四部備要

中華書局輯刊

四部備要

第三册

中華書局影印
中國書店

本書據中華書局1936年版影印

四部備要

（第二一冊）
中華書局編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發行
國防科工委印刷廠印刷
•
787×1092毫米 1/16 59.75 印張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500 冊
（62）

魏書目錄

齊　魏收　撰

帝紀一十二卷十四

列傳九十二九十六卷

志十二十卷　共一百三十卷

帝紀

魏書卷一
帝紀第一
成帝 毛
節帝 貸
莊帝 觀
明帝 樓
安帝 越
宣帝 推寅
景帝 利
元帝 俟
和帝 肆
定帝 機
僖帝 蓋
威帝 儈
獻帝 鄰
聖武帝 詰汾
始祖神元帝 力微
文帝 沙漠汗
章帝 悉鹿
平帝 綽
思帝 弗
昭帝 祿官
桓帝 猗㐌
穆帝 猗盧
太祖平文帝 鬱律
惠帝 賀傉
煬帝 紇那
烈帝 翳槐
昭成帝 什翼犍
魏書卷二
帝紀第二
太祖道武帝 珪
魏書卷三 嗣
帝紀第三
太宗明元帝 嗣
魏書卷四上
帝紀第四上
世祖太武帝 燾
魏書卷四下
帝紀第四下
世祖太武帝
恭宗景穆皇帝 晃附
魏書卷五
帝紀第五
高宗文成帝 濬
魏書卷六

帝紀第六
顯祖獻文帝 弘
魏書卷七上
帝紀第七上
高祖孝文帝 宏
魏書卷七下
帝紀第七下
高祖孝文帝
魏書卷八
帝紀第八
世宗宣武帝 恪
魏書卷九
帝紀第九
肅宗孝明帝 詡
魏書卷十
帝紀第十
敬宗孝莊帝 子攸
魏書卷十一
帝紀第十一
前廢帝廣陵王 恭
後廢帝安定王 朗
出帝平陽王 修
魏書卷十二 闕
帝紀第十二
孝靜帝 善見
列傳

魏書卷十三 闕
后妃第一
神元皇后竇氏　文帝皇后封氏 次妃蘭氏
桓帝皇后祁氏　平文皇后王氏
昭成皇后慕容氏　獻明皇后賀氏
道武皇后慕容氏　道武宣穆皇后劉氏
明元昭哀皇后姚氏
明元密皇后杜氏 太武惠太后竇氏
太武皇后赫連氏　太武敬哀皇后賀氏
景穆恭皇后郁久閭氏 文成昭太后常氏
文成文明皇后馮氏　文成元皇后李氏
獻文思皇后李氏　孝文貞皇后林氏
孝文廢皇后馮氏　孝文幽皇后馮氏
孝文昭皇后高氏　宣武順皇后于氏
宣武皇后高氏　宣武靈皇后胡氏
孝明皇后胡氏　孝靜皇后高氏
魏書卷十四 闕
列傳第二神元平文諸帝子孫
上谷公紇羅 子襄城王題　建德公嬰文
真定侯陸 曾孫軌　武陵侯因
長樂王壽樂　望都公頹
曲陽侯素延　順陽公郁
宜都王目辰　穆帝長子六修
吉陽男比干　江夏公呂
高涼王孤 六世孫華山王鷙 贊 贊子子華 子華弟子思 孤六世孫上黨王天穆
西河公敖　司徒石

武衛將軍謂 子烏真 烏真子鎮都 鎮都子東陽王丕

淮陵侯大頭　河間公齊 孫志

扶風公處真　文安公泥 子屈 屈子磨渾

魏書卷十五 闕

列傳第三昭成子孫

寔君　秦王翰 子衛王儀 儀子中山王纂

翰子稹 稹子嵩 儀弟陰平王烈 秦王觚

常山王遵 子素 素子可悉陵 可悉陵弟子昭 昭子玄 弟紹 可悉陵弟忠 忠子壽興 忠弟孫德 忠子暉

陳留王虔 子朱提王悅 崇 虔兄顗 顗子嵩

毗陵王順　遼西公意烈 子拔干 拔干曾孫洪超 意烈弟子粟 渾 渾子

康汗

窟咄

魏書卷十六

列傳第四道武七王

清河王紹　陽平王熙 子臨淮王佗 佗曾孫世遵 世遵弟子忻之 世遵弟昺

佗孫法壽 法僧

河南王曜 子潁川王提 提子平原 平原子審 和

河間王修 略陽王羯兒　長樂王處文

廣平王連 南平王渾 渾子譬 曾孫仲冏

京兆王黎 江陽王繼 繼子叉 羅 寶 繼弟羅侯

魏書卷十七 闕

列傳第五明元六王

樂平王丕　安定王彌

樂安王範 子良　永昌王健 子仁

建寧王崇　新興王俊

魏書卷十八 闕

列傳第六太武五王

晉王伏羅　東平王翰

臨淮王譚 子提 提子昌 昌子或 孝友 昌弟孚

廣陽王建閭 子嘉 嘉子深 深子湛

南安王余

魏書卷十九上 闕

列傳第七上景穆十二王上

陽平王新成 子頤 衎 衎子融 頤弟衎 欽 欽子子孝

京兆王子推 子太興 太興孫悰 太興子仲景 太興弟遙 遙弟恆

濟陰王小新成 孫弼 弼子暉業 暉業弟昭業 孫鬱 鬱弟偃 偃子誕 誕弟麗 麗子顯和

汝陰王天賜 孫慶和 天賜子汎 修義

樂良王萬壽 曾孫忠　廣平王洛侯 齊南王匡

魏書卷十九中

列傳第七中景穆十二王中

任城王雲 子澄 澄子彝 順 順子朗 澄弟嵩 嵩子世儁 嵩弟贍

魏書卷十九下

列傳第七下景穆十二王下

南安王楨 子中山王英 英子熙 熙弟東平王略 略弟纂 熙弟誕 英弟怡 怡子魯郡王肅 東海王曄

城陽王長壽 子鸞 鸞子徽　章武王太洛 嗣王彬 彬子融 東安王凝

樂陵王胡兒 嗣王思譽　安定王休 子燮 順平 貴平

魏書卷二十 闕

列傳第八文成五王

安樂王長樂 子詮 詮子鑒 紋之

廣川王略 子諧　齊郡王簡 子祐

河間王若 嗣王琛　安豐王猛 子延明

魏書卷二十一上

列傳第九上獻文六王上
咸陽王禧 子翼 樹 曄 趙郡王幹 子謐 諶 譚
廣陵王羽 子欣 高陽王雍 子端 泰 昌樂王誕
北海王詳 子顥 頊
魏書卷二十一下
列傳第九下獻文六王下
彭城王勰 子劭 子正 子直
魏書卷二十二 闕
列傳第十孝文五王
廢太子恂 京兆王愉 子寶炬
清河王懌 廣平王懷
汝南王悅
魏書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一
衛操 衛雄 姬澹 莫含 孫題 雲
劉庫仁 弟眷 族人奴真 庫仁子顯 奴真兄犍
魏書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二
燕鳳 許謙 子洛陽
張袞 孫度 度曾孫 袞子白澤 白澤子倫
崔玄伯 弟徽 高陵 眷寬 崔道固 寬父剖 道固兄子僧祐 寬子衡 僧淵 衡子敞 僧淵子伯鳳 鍾 朏 崔模 祖螭
祖虯 和子軌 僧淵從弟和 靈智 僧智父京 鄧淵 子穎 穎弟孫羨 穎孫述 羨子鍾 述子宗慶
魏書卷二十五 闕
列傳第十三
長孫嵩 子頹 頹子敦 長孫道生 孫觀 觀子稚 稚子子彥
魏書卷二十六
列傳第十四
長孫肥 子翰 肥弟孫真 陳 蘭 尉古真 弟諾 多侯 諾子眷 弟子慶寶 眷子多侯 眷弟地干
古真族玄孫瑾
魏書卷二十七
列傳第十五
穆崇 孫真 亮子紹 真子泰 壽弟多侯 崇子觀 觀弟曾孫弼 觀子壽 觀弟顗 壽孫羆 崇宗人醜善 羆子建 羆弟亮
醜善孫 羆 孫子琳 貴
魏書卷二十八
列傳第十六
和跋 子歸 奚牧
莫題 庾業延
賀狄干 李栗
劉潔 古弼
張黎
魏書卷二十九
列傳第十七
奚斤 子他觀 斤弟孫兜 孫買奴 叔孫建 子俊 麟
魏書卷三十
列傳第十八
王建 子斤 建曾孫樹 孫度 安同 子原 同弟子難 頡
樓伏連 兄曾孫毅 丘堆
娥清 劉尼
奚眷 車伊洛
宿石 來大千
周幾 豆代田
周觀 閭大肥

尉撥　陸真子延
呂洛拔子文祖
魏書卷三十一
列傳第十九
于栗磾子洛拔 洛拔子烈 烈子祚 忠 景 烈弟子昕 烈弟景、
魏書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
高湖子謐 謐子樹生 謐兄真 拔弟謐兄 謐兄子晉 謐兄弟徽 徽子歸義 湖弟曾孫幹
崔逞子賾 逞兄玄孫隆宗　封懿子玄之 玄之弟子磨奴 族子鸞從 回 回子顯之 回兄瓊
兄子懷 懷從孫靈祐 回族叔軌 軌子偉伯
魏書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一
宋隱弟輔 洽子宣 叔父洽 宣孫瓊　王憲子嶷 嶷子雲
屈遵孫恒 恒子道賜 道賜子拔　張蒲子昭 昭子靈符
谷渾孫洪 洪子穎 穎子纂 士恢　公孫表子軌 軌弟質 軌子叡 質子邃 叡子良 邃子同慶
張濟　李先孫子預
賈彝子秀 秀子儁 彝從曾孫禎 兄子景儁 景興　薛提
魏書卷三十四闕
列傳第二十二
王洛兒　車路頭
盧魯元子統內　陳建
萬安國奚拔
魏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三
崔浩
魏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四
李順子敷 式 式子憲 憲子希宗 騫 式弟奕 冏 冏子祐 族人秀林 秀林子嵩 秀林從弟侯 族子熹 熹從弟曦 曦
從弟仲曦 族人曦 曦族弟孝怡 族人熙 熙孫遺元 族孫同軌
魏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二十五
司馬休之子文思　司馬楚之孫悅 楚之子躍
司馬景之兄準　司馬叔璠子靈壽 弟子仲明 靈壽
司馬天助
魏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二十六
刁雍子纂 纂子整 雍族孫雙　王慧龍子寶興 寶興子瓊 瓊子遵業
韓延之　袁式
魏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二十七
李寶子承 承子韶 韶子瑾 韶弟彥 彥弟虔 承弟茂 茂孫遐 茂弟輔 輔子伯尚 伯尚弟仲尚 季凱 輔弟佐 佐子家 神儁 韶
從弟仲遵 韶從叔思穆
魏書卷四十
列傳第二十八
陸俟子馛 馛子琇 馛子叡 叡弟麗 麗子定國 定國子昕之 昕之從兄子彰 定國弟叡 叡子希道 希質 希之
麗弟龍成 龍成子和 俟族子儁
魏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二十九
源賀子懷 懷子子雍 子雍子延伯 子雍弟子恭
魏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
薛辯子謹 謹子拔 拔子胤 拔弟孫慶之 拔弟子和

寇讚 子臻 臻子治　酈範 子道慎 道約 範弟子惲
韓秀 子務　堯暄

魏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一
嚴稜　毛修之 朱修之
唐和 兄子玄達　劉休賓 子文曄
房法壽 房堅 法壽從弟伯玉 從祖弟崇吉 崇吉從弟士達 法壽族子景伯 景先 景遠

魏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二
羅結 子斤 斤孫伊利　伊馛 孫盆生
乙瓌 子乾歸 乾歸孫瑗　和其奴
苟頹　薛野䐗 子虎子 虎子子曇尚
宇文福 子延　費于 孫穆
孟威

魏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三
韋閬 族孫儁 從叔道福 道福從孫元恢 閬從子崇 族弟珍 珍子彧 彧從叔道福 族叔 族會孫嵩遵 蘇湛 婁僧
杜銓 族孫顒　裴駿 子修 修子詢 修弟宣 駿從弟安祖
辛紹先 孫祥 少雍 紹先子穆 穆子子馥
柳崇

魏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四
竇瑾 子遵　許彥 子宗之 宗之兄曾孫絢 許赤虎
李訢

魏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五

魏書卷四十八
盧玄 子度世 度世子淵 淵子道將 道虔 道約 淵弟敏 傳 淵弟昶 昶子元則 玄從祖兄溥
列傳第三十六
高允 孫綽 劉模 允弟推

魏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三十七
李靈 子恢 恢孫悅 悅子宣茂 恢弟子道 道子系 系子
崔鑒 子秉 秉子仲哲

魏書卷五十
列傳第三十八
尉元 子羽　慕容白曜 子真安 弟子契

魏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三十九
韓茂 子均　皮豹子 子喜
封敕文　呂羅漢 祖顯 父溫
孔伯恭

魏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
趙逸 兄溫 從玄孫超宗 令勝 超宗叔隱
胡方回　胡叟
宋繇 曾孫翻　張湛 兄懷義
宗欽　段承根 父暉
闞駰　劉昞
趙柔　索敞 陰世隆
陰仲達 弟子遵和 遵和兄子道方

魏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四十一
李孝伯 父曾 兄祥 祥子安世 安世子瑒 郁
李沖
魏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四十二
游雅 高閭
魏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四十三
游明根 子肇 劉芳 子廞 廞子隲 芳從子思祖 芳從子懋 芳族兄僧利 僧利子世明 懋演 子長猷
魏書卷五十六
列傳第四十四
鄭羲 子道昭 道昭子嚴祖 羲兄孫幼儒 伯猷 輯之 羲弟連山 連山孫先護 羲從兄孫季亮
崔辯 子逸 逸子巨倫 逸弟楷
魏書卷五十七
列傳第四十五
高祐 孫顥 諒 崔挺 子孝芬 孝芬子勉 孝芬弟孝暐 孝演 孝直 孝政 挺弟振 振子子朗 挺從父弟元珍 元珍從祖弟敬邕 敬邕從弟楷 挺族子纂 纂從祖弟遊
魏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四十六
楊播 子侃 播弟椿 椿子昱 昱子孝儼 椿弟津 津子遁 逸
魏書卷五十九
列傳第四十七
劉昶 子輝 劉武英 蕭寶夤 兄子贊
蕭正表
魏書卷六十
列傳第四十八
韓麒麟 孫子熙 麒麟子顯宗 程駿 從祖弟子靈虬
魏書卷六十一
列傳第四十九
薛安都 孫樹 安都從弟真度 真度子懷吉 懷儁
畢衆敬 子元賓 元賓子祖朽 祖暉 衆敬弟子聞慰 申纂 常珍奇
沈文秀 房天樂 文秀族子陵 張讜
田益宗 董巒 陳伯之 孟表
魏書卷六十二
列傳第五十
李彪 子志 高道悅
魏書卷六十三
列傳第五十一
王肅 兄子誦 衍 翊 宋弁 子維 紀
魏書卷六十四
列傳第五十二
郭祚 張彝 子始均
魏書卷六十五
列傳第五十三
邢巒 子遜 巒弟晏 巒從叔虬 李平 子奬 諧
魏書卷六十六
列傳第五十四
李崇 子世哲 神軌 崔亮 從弟光韶 光伯
魏書卷六十七
列傳第五十五
崔光 子勵 光弟敬友 敬友子鴻 鴻子子元 光從弟長文 長文從弟庠

魏書卷六十八
列傳第五十六
甄琛 子侃 侃弟寬 楷 寬從弟宣軌 琛從弟密
高聰
魏書卷六十九
列傳第五十七
崔休
裴延儁 從叔子夙 子慶孫 從弟良 延儁從弟仲規 良從兄仲規弟子景融 景顏 延儁族兄聿 族人瑗
袁翻
魏書卷七十
列傳第五十八
劉藻 子紹珍
傅永
傅豎眼 祖父融 子敬和 伯父靈慶 從子文驥 父靈越
李神
魏書卷七十一
列傳第五十九
裴叔業 孫譚 子芬之 藹之 兄子彥先 彥先子約 彥先弟絢 叔業兄子植 瑜粲 衍 尹挺 柳玄達 玄達子遠 弟子諧 楊令寶 韋伯昕 魏承祖 皇甫瑒 梁祐 閻慶胤 柳僧習
夏侯道遷 子夬
李元護 子會
席法友
王世弼 子由
江悅之 子文遠 文遠子果 盧樹 李忻榮 張元亮 士孫天與 畢道珍 王安世 辛諶 婁承 承弟淵 庾導 皇甫徽
淳于誕
李苗
魏書卷七十二
列傳第六十
陽尼 從孫藻 藻從弟固 藻子斐
賈思伯 弟思同
李叔虎 從子長仁 長仁從子象
路恃慶 弟思令 從叔雄 雄從弟法常
房亮
曹世表
潘永基
朱元旭
魏書卷七十三
列傳第六十一
奚康生 子難
楊大眼
崔延伯
魏書卷七十四
列傳第六十二
尒朱榮
魏書卷七十五
列傳第六十三
尒朱兆
尒朱彥伯 弟仲遠 世隆 世承 弼
尒朱度律
尒朱天光
魏書卷七十六
列傳第六十四
盧同
張烈 弟僧皓
魏書卷七十七
列傳第六十五
宋翻 弟道璵 琛族子珍之
辛雄 從兄纂 纂子悠 族祖琛
羊深
楊機
高崇 子謙之 謙之子子儒 諸 謙之子子 恭子道穆
魏書卷七十八
列傳第六十六
孫紹
張普惠
魏書卷七十九
列傳第六十七
成淹 子霄
范紹

劉桃符　劉道斌
董紹　馮元興 曾道 曾昇 曾昇
鹿悆　張熠
魏書卷八十
列傳第六十八
朱瑞　叱列延慶
斛斯椿　賈顯度 弟智
樊子鵠　賀拔勝 弟岳
侯莫陳悅　侯淵
魏書卷八十一 闕
列傳第六十九
綦儁　山偉
劉仁之　宇文忠之
魏書卷八十二 闕
列傳第七十
李琰之　祖瑩
常景
魏書卷八十三上 闕
列傳第七十一上外戚上
賀訥 弟盧 悅子泥 從弟悅　劉羅辰
姚黃眉　杜超 弟子元寶
賀迷　李毗 常英
馮熙 子誕 脩 誕子穆　閭鞍
李惠 從孫侃晞
魏書卷八十三下 闕
列傳第七十一下外戚下
高肇 子植　于勁
胡國珍 兄曾孫虔　李延寔
魏書卷八十四 不全
列傳第七十二儒林
梁越　盧醜
張偉　梁祚
平恆　陳奇
常爽　劉獻之
張吾貴　劉蘭
孫惠蔚　徐遵明
董徵　刁冲
盧景裕　李同軌
李業興
魏書卷八十五 闕
列傳第七十三文苑
袁躍 子聿修　裴敬憲
盧觀　封肅
邢臧　裴伯茂
邢昕　溫子昇
魏書卷八十六 闕
列傳第七十四孝感
趙琰　長孫慮
乞伏保　孫益德
董洛生　楊引
閻元明 令狐仕 皇甫奴 董吐渾 兄養
吳悉達 崔承宗　王續生

李顯達　張昇
倉跋　王崇
郭文恭
魏書卷八十七闕
列傳第七十五節義
于什門　段進
石文德趙令安 孟廣達　汲固
王玄威　婁提姪拔寅
劉渴侯　朱長生
于提　馬八龍
門文愛　晁清
劉侯仁　石祖興
邵洪哲　王榮世
胡小虎　孫道登
李几　張安祖
王閭劉業興 蓋儁
魏書卷八十八
列傳第七十六良吏
張恂　鹿生
張應　宋世景子季儒
路邕　閻慶胤
明亮　杜纂
裴佗　竇瑗
羊敦　蘇淑
魏書卷八十九闕
列傳第七十七酷吏
于洛侯　胡泥
李洪之　高遵
張赦提趙霸　羊祉
崔暹　酈道元
谷楷
魏書晁崇十
列傳第七十八逸士
眭夸　馮亮
李謐　鄭修
魏書卷九十一不全
列傳第七十九術藝
九卷　張淵徐路 孫僧化 高崇祖 信都芳
殷紹　王早
耿玄　劉靈助
江式　周澹
李修　徐謇
王顯　崔彧
蔣少游侯文和 苑寧兒
魏書卷九十二不全
列傳第八十列女
崔覽妻封氏　封卓妻劉氏
魏溥妻房氏　胡長命妻張氏
平原女子孫氏　房愛親妻崔氏
涇州貞女兕先氏　姚氏婦楊氏
張洪初妻劉氏　董景起妻張氏
陽尼妻高氏　史映周妻耿氏

任城國太妃孟氏　苟金龍妻劉氏
盧元禮妻李氏　河東孝女姚氏
刁思遵妻魯氏
魏書卷九十三
列傳第八十一恩倖
王叡 子襲 椿 椿妻魏氏 叡弟子翔 諧　王仲興
寇猛　趙修
茹皓 劉胄 常季賢 陳掃靜 徐義恭　趙邕
侯剛　鄭儼
徐紇
魏書卷九十四
列傳第八十二閹官
宗愛　仇洛齊 子儼
段霸　王琚
趙黑 子熾　孫小
張宗之 妻兄子蕭彥　劇鵬 兄買奴 李豐
張祐 子慶　抱嶷 從弟老壽 石榮
王遇　苻承祖
王質　李堅
秦松　白整
劉騰　賈粲
楊範　成軌
王溫　孟鸞
平季　封津 兄悠
劉思逸 張景嵩 毛暢
魏書卷九十五
列傳第八十三
匈奴劉聰 父淵 子粲 淵族子曜　羯胡石勒 子大雅 從子虎 虎子世
熙 冉閔　鐵弗劉虎 子務桓 閼陋頭 務桓子悉
勿祈 衛辰 衛辰子 屈子 屈子子昌 定　徒河慕容廆 子元真 元真子儁 儁子暐 泓 沖
廆弟孫 永 元真子垂 垂子寶 蘭汗 寶子盛 垂子熙 高雲 元真子德 德兄子超
臨渭氐苻健 父洪 子生 健弟子堅 堅子丕 丕族子登 登子崇
羌姚萇 父弋仲 兄襄 子興 興子泓　略陽氐呂光 子紹 纂 纂從弟隆
魏書卷九十六
列傳第八十四
僭晉司馬叡 子紹 紹子衍 岳 岳子聃 弈 叡子昱 昱子昌明 昌明子德宗 德文
賨李雄 父特 叔父流 兄班 雄子期 特弟子壽 壽子勢
魏書卷九十七
列傳第八十五
島夷桓玄　海夷馮跋 弟文通
島夷劉裕 子義符 義隆 義隆子劭 駿 駿子子業 義隆子彧 彧子昱 準
魏書卷九十八
列傳第八十六
島夷蕭道成 子賾 賾孫昭業 道成兄子鸞 鸞子寶卷 寶融
島夷蕭衍
魏書卷九十九
列傳第八十七
私署涼州牧張寔 父軌 寔弟茂 寔子駿 駿子重華 重華子曜靈 駿子祚 重華子玄靚 駿子天錫
鮮卑乞伏國仁 子熾磐 熾磐子暮末　鮮卑禿髮烏孤 弟利鹿孤 傉檀
私署涼王李暠 子歆 歆弟恂　盧水胡沮渠蒙遜 子牧犍 兄子萬年 秉 祖 牧犍 蒙遜
子安周 無諱
魏書卷一百

列傳第八十八
高句麗　百濟
勿吉　失韋
豆莫婁　地豆干
庫莫奚　契丹
烏洛侯
魏書卷一百一 闕
列傳第八十九
氐楊難敵　吐谷渾 乙弗勿敵國 阿蘭國 女王
宕昌羌　高昌
鄧至　蠻
獠
魏書卷一百二 闕
列傳第九十
西域 鄯善 且末 于闐 蒲山 悉居半 權於摩 渠莎 車師 且彌 焉耆 龜茲 姑默 溫宿 尉頭 烏孫 疏勒 悅般
至拔 迷密 悉萬斤 忸密 洛那 粟特 波斯 伏盧尼 色知顯 伽色尼 薄知 牟知 阿弗大汗 呼似密 諾色波羅 早伽至
伽不單 者舌 伽倍 折薛莫孫 鉗敦 弗敵沙 閻浮謁 大月氏 安息 大秦 阿鉤羌 波路 小月氏 罽賓 吐呼羅
副貨 南天竺 疊伏羅 拔豆 嚈噠 朱居 渴槃陀 鉢和 波知 賒彌 烏萇 乾陀 康國
魏書卷一百三 闕
列傳第九十一
蠕蠕　匈奴宇文莫槐
徒何段就六眷　高車 吐突隣部 紇突隣 紇奚 侯呂隣部
薛干部 破多蘭部 黜弗素古延部 越勒倍泥部
魏書卷一百四 闕
列傳第九十二
序傳

志
魏書卷一百五
志第一
天象一之一
魏書卷一百五
志第二
天象一之二
魏書卷一百五 闕
志第三
天象一之三
魏書卷一百五 闕
志第四
天象一之四
魏書卷一百六
志第五
地形二上
魏書卷一百六
志第六
地形二中
魏書卷一百六
志第七
地形二下
魏書卷一百七
志第八
律曆三上
魏書卷一百七

志第九
律曆三下
魏書卷一百八
志第十
禮四之一
魏書卷一百八
志第十一
禮四之二
魏書卷一百八
志第十二
禮四之三
魏書卷一百八
志第十三
禮四之四
魏書卷一百九
志第十四
樂
魏書卷一百十
志第十五
食貨
魏書卷一百一十一
志第十六
刑罰
魏書卷一百一十二
志第十七
靈徵上
魏書卷一百一十二
志第十八
靈徵下
魏書卷一百一十三
志第十九
官氏
魏書卷一百一十四
志第二十
釋老
魏書目錄

魏書十二紀九十二列傳十志凡一百一十四篇舊分爲一百三十卷北齊倘
書右僕射魏收撰初魏史官鄧淵崔浩高允皆作編年書遺落時事三不存一
太和中李彪崔光始分紀傳表志之目宣武時邢巒撰高祖起居注崔鴻王遵
業補續下逮明帝其後溫子昇作莊帝紀三卷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錄三十
卷魏末山偉以代人詔附元天穆尒朱世隆與綦儁更主國書二十餘年事迹
蕩然萬不記一北齊文宣天保二年詔魏收修魏史博訪百家譜狀搜采遺軼
包舉一代始終頗爲詳悉收所取史官本欲才不逮己故房延祐辛元植睦仲
刀柔裴昂之高孝幹皆不工著述其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
一啓咸出於收五年表上之悉焚崔李舊書收黨齊毀魏褒貶肆情時論以爲
不平文宣命收於倘書省與諸家子孫訴訟者百餘人評論收始亦辯答後不
能抗范陽盧斐頓丘李庶太原王松年並坐謗史受鞭配甲坊有致死者衆口
沸騰號爲穢史時僕射楊愔高正德用事收皆爲其家作傳二人深黨助之抑
塞訴辭不復重論亦未頒行孝昭皇建中命收更加審覈收請寫二本一送并
省一付鄴下欲傳錄者聽之羣臣競攻其失武成復敕收更易刊正收既以魏
史招衆怨咎齊亡之歲盜發其冢棄骨于外隋文帝以收書不實平繪中興書
敘事不倫命魏澹顏之推辛德源更撰魏書九十二卷以西魏爲正東魏爲僞
義例簡要大矯收繪之失文帝善之煬帝以澹書猶未盡善更敕楊素及潘徽
褚亮歐陽詢別修魏書未成而素卒唐高祖武德五年詔侍中陳叔達等十七
人分撰後魏北齊周隋梁陳六代史歷年不成太宗初從祕書奏罷修魏書止
撰五代史高宗時魏澹孫同州刺史克己續十志十五卷魏之本系附焉唐書
藝文志又有張大素後魏書一百卷裴安時元魏書三十卷今皆不傳稱魏史
者惟以魏收書爲主焉孔子稱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三代文章莫盛於周
東周秦漢雖戰爭喪亂而古遺風餘烈流而未絕譬君忠臣蹈道之徒功業行
誼彰灼顯布高才秀士詞章論議諫諍辯說嘉謀奇策皆可以驚耳動俗爲後
世軌範而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以良史之才博學善敘事不虛美隱惡故傳之
簡牘千餘年而不磨滅東漢魏晉去聖人稍遠史官才益淺薄采與失敗戎狄
亂華先王之澤掃地盡矣拓跋氏乘後燕之衰蠶食并冀暴師喋血三十餘年
而中國略定其始也公卿方鎮皆故部落酋大雖參用趙魏舊族往往以猜忌
夷滅爵而無祿故吏多貪墨刑法峻急故人相殘賊不貴禮義故士無風節貨
賂大行故俗尚傾奪遷洛之後稍用夏禮宣武柔弱孝明沖幼政刑弛緩風俗
媮惡上下相蒙紀綱大壞母后亂於內羣盜撓其外禍始於六鎮釁成於尒朱
國分爲二而亡矣雖享國百餘年典章制度內外風俗大抵與劉石慕容苻姚
略同道武太武暴戾甚於聰虎孝文之彊不及苻堅其文章儒學之流既無足
紀述謀臣辯士將帥功名又不可希望前世而修史者言詞質俚取捨失衷其
文不直其事不核終篇累卷皆官爵州郡名號雜以冗委瑣曲之事覽之厭而
遺忘學者陋而不習故數百年間其書亡逸不完者無慮三十卷今各疏于逐
篇之末然上繼魏晉下傳周齊隋唐六十年廢興大略不可闕也臣攽臣恕臣
燾臣祖禹謹敘目錄昧死上

魏書目錄

魏書目錄考證

魏書卷三卷十二卷十三卷十四卷十五卷十六卷十七卷十八卷十九上卷二十卷二十二卷二十五卷三十四卷八十一卷八十二卷八十三上下卷八十四卷八十五卷八十六卷八十七卷八十九卷九十一卷九十二卷一百一卷一百二卷一百三卷一百四卷一百五之三四共二十九卷或闕或不全○馮夢禎云元魏書顚末范祖禹序之詳矣時魏收原書已闕三十餘卷乃雜採李延壽北史修文御覽高氏小史等書補綴成之非完璧也

列傳第二武衛將軍謂注與都子東陽王丕○臣人龍按東陽王名丕樂平王亦名丕他若諸王子孫名相同者如臨淮王譚趙郡王幹子亦名譚東平王略廣川王亦名略中山王纂東平王略弟亦名纂陽平王新成孫融章武王太洛孫亦名融昌樂王誕濟陽王小新城子鬱鬱弟子亦名誕其他錯見於列傳者更不可勝數豈傳聞異辭沿襲易舛故致然歟

列傳第七濟陰王小新城注鬱弟子誕○本書濟陰王傳鬱小新成子據此應首書子鬱今突書鬱弟子誕不知鬱爲何人此句上脫子鬱二字

列傳第二十五司馬景之注兄準○準諸本皆作淮之本書景之傳準字巨之今改正

列傳第四十三劉芳注芳從子思祖芳從子懋○下芳從子三字衍

魏書目錄考證

齊　魏收　撰

帝紀第一

序紀

昔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內列諸華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國有大
鮮卑山因以爲號其後世爲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畜牧遷徙射獵爲業
淳樸爲俗簡易爲化不爲文字刻木紀契而已世事遠近人相傳授如史官之
紀錄焉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爲托謂后爲跋故以爲氏其裔始均入仕堯
世逐女魃於弱水之北民賴其勤帝舜嘉之命爲田祖爰歷三代以及秦漢獯
鬻獫狁山戎匈奴之屬累代殘暴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載籍
無聞焉積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諱毛立聰明武略遠近所推統國三十六大姓
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崩

節皇帝諱貸立崩

莊皇帝諱觀立崩

明皇帝諱樓立崩

安皇帝諱越立崩

宣皇帝諱推寅立南遷大澤方千餘里厥土昏冥沮洳謀更南徙未行而崩

景皇帝諱利立崩

元皇帝諱俟立崩

和皇帝諱肆立崩

定皇帝諱機立崩

僖皇帝諱蓋立崩

威皇帝諱儈立崩

獻皇帝諱隣立時有神人言於國曰此土荒遐未足以建都邑宜復徙居帝時
年衰老乃以位授子

聖武皇帝諱詰汾獻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難八阻於是欲止有神獸其形似
馬其聲類牛先行導引歷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其遷徙策略多出宣獻二
帝故人並號曰推寅蓋俗云鑽研之義初聖武帝嘗率數萬騎田於山澤欻見
輜軿自天而下既至見美婦人侍衛甚盛帝異而問之對曰我天女也受命相
偶遂同寢宿旦請還曰明年周時復會此處言終而別去如風雨及期帝至先
所田處果復相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養視之子孫相承當
世爲帝王語訖而去子即始祖也故時人諺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
舅家帝崩

始祖神元皇帝諱力微立生而英叡

元年歲在庚子先是西部內侵國民離散依於沒鹿回部大人竇賓始祖有雄
傑之度時人莫測後與賓攻西部軍敗失馬步走始祖使人以所乘駿馬給之
賓歸令其部內求與馬之人當加重賞始祖隱而不言久之賓乃知大驚將分
國之半以奉始祖始祖不受乃進其愛女賓猶思報恩固問所欲始祖請率所
部北居長川賓乃敬從積十數歲德化大洽諸舊部民咸來歸附

二十九年賓臨終戒其二子使謹奉始祖其子不從乃陰謀爲逆始祖召殺之
盡幷其衆諸部大人悉皆款服控弦上馬二十餘萬

三十九年遷於定襄之盛樂夏四月祭天諸部君長皆來助祭唯白部大人觀
望不至於是徵而戮之遠近肅然莫不震懾始祖乃告諸大人曰我歷觀前世
匈奴蹋頓之徒苟貪財利抄掠邊民雖有所得而其死傷不足相補更招寇讎
百姓塗炭非長計也於是與魏和親

四十二年遣子文帝如魏且觀風土魏景元二年也文皇帝諱沙漠汗以國太
子留洛陽爲魏賓之冠聘問交市往來不絕魏人奉遺金帛繒絮歲以萬計始
祖與鄰國交接篤信推誠不爲倚伏以要一時之利寬恕任真而遐邇歸仰魏
晉禪代和好仍密始祖春秋已邁帝以父老求歸晉武帝具禮護送

四十八年帝至自晉

五十六年帝復如晉其年冬還國晉遺帝錦罽繒綵綿絹諸物咸出豐厚車牛
百乘行達幷州晉征北將軍衛瓘以帝爲人雄異恐爲後患乃密啓晉帝請留

不遣晉帝難於失信不許琨復請以金錦賂國之大人令致間隙使相危害晉帝從之遂留帝於是國之執事及外部大人皆受琨貨

五十八年方遣帝始祖聞帝歸大悅使諸部大人詣陰館迎之酒酣帝仰視飛鳥謂諸大人曰我為汝曹取之援彈飛丸應弦而落時國俗無彈衆咸大驚乃相謂曰太子風采被服同於南夏兼奇術絕世若繼國統變易舊俗吾等必不得志不若在國諸子習本淳樸咸以為然且離間素行乃謀危害並先馳還始祖問曰我子既歷他國進德何如皆對曰太子才藝非常引空弓而落飛鳥是似得晉人異法怪術亂國害民之兆惟願察之自帝在晉之後諸子愛寵日進始祖年踰期頤頗有所惑聞諸大人之語意乃有疑因曰不可容者便當除之於是諸大人乃馳詣塞南矯害帝既而始祖甚悔之帝身長八尺英姿瓌偉在晉之日朝士英俊多與親善雅為人物歸仰後乃追諡焉其年始祖不豫烏丸王庫賢親近任勢先受衛瓘之貨故欲沮動諸部因在庭中礪鉞斧諸大人問欲何為答曰上恨汝曹讒殺太子今欲盡收諸大人長子殺之大人皆信各各散走始祖尋崩凡饗國五十八年年一百四歲太祖即位尊為始祖

章皇帝諱悉鹿立始祖之子也諸部離叛國內紛擾饗國九年而崩

平皇帝諱綽立章帝之少弟也雄武有智略威德復舉

七年匈奴宇文部大人莫槐為其下所殺更立莫槐弟普撥為大人帝以女妻撥子丘不懃帝饗國七年而崩

思皇帝諱弗立文帝之少子也聰哲有大度為諸父兄所重政崇寬簡百姓懷服饗國一年而崩

昭皇帝諱祿官立始祖之子也分國為三部帝自以一部居東在上谷北濡源之西東接宇文部以文帝之長子桓皇帝諱猗㐌統一部居代郡之參合陂北以桓帝之弟穆皇帝諱猗盧統一部居定襄之盛樂故城自始祖以來與晉和好百姓又安財畜富實控弦騎士四十餘萬是歲穆帝始出并州遷雜胡北徙雲中五原朔方又西渡河擊匈奴烏桓諸部自杏城以北八十里迄長城原夾道立碣與晉分界

二年葬文帝及皇后封氏初思帝欲改葬未果而崩至是述成前意焉晉成都王司馬穎遣從事中郎田思河間王司馬顒遣司馬靳利并州刺史司馬騰遣主簿梁天並來會葬遠近赴者二十萬人

三年桓帝度漠北巡因西略諸國

四年東部未耐婁大人倍斤入居遼東

五年宇文莫廆之子遜昵延朝貢帝嘉其誠款以長女妻焉

七年桓帝至自西略諸降附者二十餘國凡積五歲今始東還

十年晉惠帝為成都王穎逼留在鄴匈奴別種劉淵反於離石自號漢王并州刺史司馬騰來乞師桓帝率十餘萬騎帝亦同時大舉以助之大破淵衆於西河上黨會惠帝還洛騰乃辭師桓帝與騰盟於汾東而還乃使輔相衛雄段繁於參合陂西累石為亭樹碑以記行焉

十一年劉淵攻司馬騰騰復乞師桓帝以輕騎數千救之斬淵將綦毋豚淵南走蒲子晉假桓帝大單于金印紫綬是歲桓帝崩帝英傑魁岸馬不能勝常乘安車駕大牛牛角容一石帝曾中蠱嘔吐之地仍生榆木參合陂土無榆樹故世人異之至今傳記帝統部凡十一年後定襄侯衛操樹碑於大邗城以頌功德子普根代立

十二年賨人李雄僭帝號於蜀自稱大成

十三年昭帝崩徙何大單于慕容廆遣使朝貢是歲羯胡石勒與晉馬牧帥汲桑反

穆皇帝天姿英特勇略過人昭帝崩後遂總攝三部以為一統

元年劉淵僭帝號自稱大漢

三年晉并州刺史劉琨遣使以子遵為質帝嘉其意厚報饋之白部大人叛入西河鐵弗劉虎舉衆於鴈門以應之攻琨新興鴈門二郡琨來乞師帝使弟子平文皇帝將騎二萬助琨擊之大破白部次攻劉虎屠其營落虎收其餘燼西走度河竄居朔方晉懷帝進帝大單于封代公帝以封邑去國懸遠民不相接乃從琨求句注陘北之地琨自以託附聞之大喜乃徙馬邑陰館樓煩繁畤崞

五縣之民於陘南更立城邑盡獻其地東接代郡西連西河朔方方數百里帝乃徙十萬家以充之劉琨又遣使乞師救洛陽帝遣步騎二萬助之晉太傅東海王司馬越辭以洛中饑饉師乃還是年劉淵死子聰僭立

四年劉琨牙門將邢延據新興叛招引劉聰帝遣軍討之聰退走

五年劉琨遣使乞師以討劉聰石勒帝以琨忠義矜而許之會聰遣其子粲襲晉陽害琨父母而據其城琨來告難帝大怒遣長子六脩桓帝子普根及衛雄范班姬澹等為前鋒帝躬統大衆二十萬為後繼粲懼焚輜重突圍遁走縱騎追之斬其將劉儒劉豐簡令張平邢延伏尸數百里琨來拜謝帝以禮待之琨固請進軍帝曰吾不早來致卿父母見害誠以相愧今卿已復州境然吾遠來士馬疲弊且待終舉賊焉可盡乎饋琨馬牛羊各千餘匹車百乘又留勁銳戍之而還是年晉雍州刺史賈疋京兆太守閻鼎以晉懷帝為劉聰所執共立懷帝兄子秦王業為太子於長安稱行臺帝復戒嚴與琨更剋大舉命琨自列晉行臺部分諸軍帝將遣十萬騎從西河鑿谷南出晉軍從蒲坂東度會於平陽就食聰衆迎復晉帝事不果行

六年城盛樂以為北都修故平城以為南都帝登平城西山觀望地勢乃更南百里於灅水之陽黃瓜堆築新平城晉人謂之小平城使長子六脩鎮之統領南部

七年帝復與劉琨約期會於平陽會石勒擒王浚國有匈奴雜胡萬餘家多勒種類聞勒破幽州乃謀為亂欲以應勒發覺伏誅討聰之計於是中止

八年晉愍帝進帝為代王置官屬食代常山二郡帝忿聰勒之亂志欲平之先是國俗寬簡民未知禁至是明刑峻法諸部民多以違命得罪凡後期者皆舉部戮之或有室家相攜而赴死所人問何之答曰當往就誅其威嚴伏物皆此類也

九年帝召六脩六脩不至帝怒討之失利乃微服民間遂崩普根先守外境聞難來赴攻六脩滅之衛雄姬澹率晉人及烏丸三百餘家隨劉遵南奔并州普根立月餘而薨普根子始生桓帝后立之其冬普根子又薨是年李雄遣使朝貢

平文皇帝諱鬱律立思帝之子也姿質雄壯甚有威略

元年歲在丁丑

二年劉虎據朔方來侵西部帝逆擊大破之虎單騎迸走其從弟路孤率部落內附帝以女妻之西兼烏孫故地東吞勿吉以西控弦上馬將有百萬劉聰死子粲僭立為其將靳準所殺淵族子曜僭立帝聞晉愍帝為曜所害顧謂大臣曰今中原無主天其資我乎劉曜遣使請和帝不納是年司馬叡僭稱大位於江南

三年石勒自稱趙王遣使乞和請為兄弟帝斬其使以絕之

四年私署涼州刺史張茂遣使朝貢

五年僭晉司馬叡遣使韓暢加崇爵服帝絕之治兵講武有平南夏之意桓帝后以帝得衆心恐不利於己子害帝遂崩大人死者數十人天興初尊曰太祖

惠皇帝諱賀傉立桓帝之中子也以五年為元年未親政事太后臨朝遣使與石勒通和時人謂之女國使

二年司馬叡死子紹僭立

四年帝始臨朝以諸部人情未悉款順乃築城於東木根山徙都之是年張茂死兄寔子駿立遣使朝貢

五年帝崩是年司馬紹死子衍僭立

煬皇帝諱紇那立惠帝之弟也以五年為元年

三年石勒遣石虎率騎五千來寇邊部帝禦之於句注陘北不利遷於大寧時烈帝居於舅賀蘭部帝遣使求之賀蘭部帥藹頭擁護不遣帝怒召宇文部并勢擊藹頭宇文衆敗帝還大寧

四年石勒擒劉曜

五年帝出居於宇文部賀蘭及諸部大人共立烈帝

烈皇帝諱翳槐立平文之長子也以五年為元年石勒遣使求和帝遣弟昭成皇帝如襄國從者五千餘家

二年石勒僭立自稱大趙王

五年勒死子大雅僭立慕容廆死子元眞代立

六年石虎廢大雅僭立李雄死兄子班立雄子期殺班自立

七年藹頭不脩臣職召而戮之國人復貳煬帝自宇文部還入諸部大人復奉之

煬皇帝復立以七年爲後元年烈帝出居於鄴石虎奉第宅伎妾奴婢什物

三年石虎遣將李穆率騎五千納烈帝於大寧國人六千餘落叛煬帝煬帝出居於慕容部

烈皇帝復立以三年爲後元年城新盛樂城在故城東南十里一年而崩

昭成皇帝諱什翼犍立平文之次子也生而奇偉寬仁大度喜怒不形于色身長八尺隆準龍顏立髮委地臥則乳垂至席烈帝臨崩顧命曰必迎立什翼犍社稷可安烈帝崩帝弟孤乃自詣鄴奉迎與帝俱還事在孤傳十一月帝即位於繁時之北時年十九稱建國元年是歲李雄從弟壽殺期僭立自號曰漢

二年春始置百官分掌衆職東自濊貊西及破洛那莫不款附夏五月朝諸大人於參合陂議欲定都㶟源川連日不決乃從太后計而止語在皇后傳娉慕容元眞妹爲皇后

三年春移都於雲中之盛樂宮

四年秋九月築盛樂城於故城南八里皇后慕容氏崩冬十月劉虎寇西境帝遣軍逆討大破之虎僅以身免虎死子務桓立始來歸順帝以女妻之十二月慕容元眞遣使朝貢幷薦其宗女

五年夏五月幸參合陂秋七月七日諸部畢集設壇埒講武馳射因以爲常八月還雲中是年秋司馬衍死弟岳僭立

六年秋八月慕容元眞遣使請薦女是年李壽死子勢僭立遣使朝貢

七年春二月遣大人長孫秩迎后慕容氏元眞之女於境夏六月皇后至自和龍秋七月慕容元眞遣使奉聘求交婚帝許之九月以烈帝女妻之其年司馬岳死子聃僭立

八年慕容元眞遣使朝貢是年張駿私署假涼王

九年石虎遣使朝貢是年張駿死子重華代立

十年遣使詣鄴觀釁是年司馬聃擒李勢張重華遣使朝貢

十一年慕容元眞死子儁代立

十二年西巡至河而還是年石虎死子世立世兄遵殺世自立遵兄鑒殺遵自立

十三年魏郡人冉閔殺石鑒僭立

十四年帝曰石胡衰滅冉閔肆禍中州紛梗莫有匡救吾將親率六軍廓定四海乃勑諸部各率所統以俟大期諸大人諫曰今中州大亂誠宜進取如聞豪彊並起不可一舉而定若或留連經歷歲稔恐無永逸之利或有虧損之憂帝乃止是歲氐苻健僭稱大位自號大秦

十五年慕容儁滅冉閔僭尊號

十六年慕容儁遣使朝貢是年張重華死子曜靈立重華庶兄祚殺曜靈而自立稱涼公

十七年遣使於慕容儁張祚僭稱涼王置百官遣使朝貢

十八年太后王氏崩是年苻健死子生僭立羌姚襄自稱大將軍大單于張瓘宋混殺張祚立重華少子玄靖稱涼王

十九年春正月劉務桓死其弟閼頭立潛謀反叛二月帝西巡因而臨河使人招喻閼頭從命冬慕容儁來請婚許之

二十年夏五月慕容儁奉納禮幣是年苻堅殺苻生而僭立姚襄爲苻眉所殺

二十一年閼頭部民多叛懼而東走渡河半濟而冰陷後衆盡歸閼頭兄子悉勿祈初閼頭之叛悉勿祈兄弟十二人在帝左右盡遣歸欲其自相猜離至是悉勿祈奪其衆閼頭窮而歸命帝待之如初

二十二年春帝東巡至於桑乾川三月慕容儁遣使朝貢夏四月帝還雲中悉勿祈死弟衛辰立秋八月衛辰遣子朝貢

二十三年夏六月皇后慕容氏崩秋七月衛辰來會葬因而求婚許之是歲慕

容儁死子暐立遣使致賻
二十四年春衞辰遣使朝聘是年司馬聃死衍子千齡僭立
二十五年帝南巡至君子津冬十月行幸代十一月慕容暐薦女備後宮
二十六年冬十月帝討高車大破之獲萬口馬牛羊百餘萬頭是年張重華弟
天錫殺玄靖而自立
二十七年春車駕幸雲中冬十一月討沒歇部破之獲牛馬羊數百萬頭
二十八年春正月衞辰謀反東渡河帝討之衞辰懼而遁走冬十二月苻堅遣
使朝貢是歲司馬千齡死弟奕僭立
二十九年夏五月遣燕鳳使苻堅
三十年冬十月帝征衞辰時河冰未成帝乃以葦絙約澌俄然冰合猶未能堅
乃散葦於上冰草相結如浮橋焉衆軍利涉出其不意衞辰與宗族西走收其
部落而還俘獲生口及馬牛羊數十萬頭
三十一年春帝至自西伐班賞各有差
三十二年正月帝南幸君子津冬十月幸代
三十三年冬十一月征高車大破之是年苻堅擒慕容暐
三十四年春長孫斤謀反伏誅斤之反也拔刃向御座太子獻明皇帝諱寔格
之傷脇夏五月薨後追諡焉秋七月皇孫珪生大赦是年司馬奕臣桓溫廢奕
爲海西公立歎子昱
三十五年司馬昱死子昌明僭立
三十六年夏五月遣燕鳳使苻堅
三十七年帝征衞辰衞辰南走
三十八年衞辰求援於苻堅
三十九年苻堅遣其大司馬苻洛率衆二十萬及朱彤張蚝鄧羌等諸道來寇
侵逼南境冬十一月白部獨孤部禦之敗績南部大人劉庫仁走雲中帝復遣
庫仁率騎十萬逆戰於石子嶺王師不利帝時不豫羣臣莫可任者乃率國人
避於陰山之北高車雜種盡叛四面寇鈔不得芻牧復度漠南堅軍稍退乃還

十二月至雲中旬有二日帝崩時年五十七太祖即位尊曰高祖帝雅性寬厚
智勇仁恕時國中少繒帛代人許謙盜絹二匹守者以告帝匿之謂燕鳳曰吾
不忍視謙之面卿勿泄言謙或慙而自殺爲財辱士非也帝嘗擊西部叛賊流
矢中目賊破之後諸大臣執射者各持錐刀欲屠割之帝曰彼各爲其主何罪
也乃釋之是歲苻堅滅張天錫
史臣曰帝王之興也必有積德累功博利道協幽顯方契神祇之心有魏奄迹
幽方世居君長淳化育民與時無競神元生自天女桓穆勤於晉室靈心人事
夫豈徒然昭成以雄傑之姿包君子之量征伐四克威被荒遐乃立號改都恢
隆大業終於百六十載光宅幽中其原固有由矣

魏書卷一

魏書卷一考證

序紀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載籍無聞焉積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諱毛立○臣顯按北史作六七十代蓋李延壽意謂始均自堯時以訖兩漢豈能確數爲六十七世故約略其文耳顧外域僻習舊聞處固專壹魏收必非無據而定爲六十七者不可以彼議此也

昭帝紀帝英傑魁岸○北史帝字上有桓字蓋上文稱桓帝率十餘萬騎帝亦同時大舉以助之帝謂昭帝也則此帝字及下帝統部凡十一年句皆指桓帝北史文較明顯

徒何大單于慕容廆○綱目集覽何作河徒河漢縣名屬平州故城在遼東廣寧中屯衛境北史慕容氏與段氏俱稱徒河本書或作河或作何前後互異

穆帝紀乃從琨求句注陘北之地○注監本訛作主句注山名在今代州地本卷帝累之于句注陘北亦作注今改正

然吾遠來士馬疲弊且待終舉賊矣可盡乎○臣顯按文義疑應作且待終舉矣賊可盡乎終舉猶言後舉也賊可盡乎即左傳盡敵而返敵可盡乎之義盡音儘

晉雍州刺史賈疋○疋監本訛匹疋即雅字古文也从一从止與疋字或作匹者不同今改正

昭成帝紀娉慕容元真妹爲皇后○元真北史作晃又一本娉作聘晉書載記晃字元真今不從晃蓋避景穆諱也說文娉問聘與娉婷字作平聲者別

魏書卷一考證

魏書卷二

齊　魏收　撰

帝紀第二

太祖紀

太祖道武皇帝諱珪昭成皇帝之嫡孫獻明皇帝之子也母曰獻明賀皇后初
因遷徙遊于雲澤既而寢息夢日出室內寤而見光自牖屬天欻然有感以建
國三十四年七月七日生太祖於參合陂北其夜復有光明昭成大悅羣臣稱
慶大赦告於祖宗保者以帝體重倍於常兒竊獨奇怪明年有榆生於埋胞之
坎後遂成林弱而能言目有光曜廣顙大耳衆咸異之年六歲昭成崩苻堅遣
將內侮將遷帝於長安既而獲免語在燕鳳傳堅軍既還國衆離散堅使劉庫
仁劉衛辰分攝國事南部大人長孫嵩及元他等盡將故民南依庫仁帝於是
轉幸獨孤部
元年葬昭成皇帝於金陵營梓宮木柹盡生成林帝雖沖幼而嶷然不羣庫仁
常謂其子曰帝有高天下之志興復洪業光揚祖宗者必此主也
二年冬十月苻堅敗于淮南是月慕容文等殺庫仁庫仁弟眷攝國部
八年慕容暐弟沖僭立姚萇自稱大單于萬年秦王慕容垂僭稱燕王
九年庫仁子顯殺眷而代之乃將謀逆商人王霸知之履帝足於衆中帝乃馳
還是時故大人梁蓋盆子六眷爲顯謀主盡知其計密使部人穆崇馳告帝乃
陰結舊臣長孫犍元他等秋八月乃幸賀蘭部其日顯果使人求帝不及語在
獻明太后傳是歲鮮卑乞伏國仁私署大單于苻堅爲姚萇所殺子丕僭立
登國元年春正月戊申帝即代王位郊天建元大會於牛川復以長孫嵩爲南
部大人以叔孫普洛爲北部大人班爵敘勳各有差二月幸定襄之盛樂息衆
課農三月劉顯自善無南走馬邑其族奴真率所部來降夏四月改稱魏王五
月車駕東幸陵石護佛侯部帥侯辰乙弗部帥代題叛走諸將追之帝曰侯辰
等世修職役雖有小愆宜且忍之當今草創人情未一愚近者固應趑趄不足
追也秋七月己酉車駕還盛樂代題復以部落來降旬有數日亡奔劉顯帝使
其孫倍斤代領部落是月劉顯弟亢泥率騎掠奴真部落既而率以來降初帝
叔父窟咄爲苻堅徙于長安因隨慕容永永以爲新興太守八月劉顯遣弟亢
泥迎窟咄以兵隨之來逼南境於是諸部騷動人心顧望帝左右于桓等與諸
部人謀爲逆以應之事泄誅造謀者五人餘悉不問帝慮內難乃北踰陰山幸
賀蘭部阻山爲固遣行人安同長孫賀使于慕容垂以徵師垂遣使朝貢并令
其子賀驎帥步騎以隨同等冬十月賀驎軍未至而寇已前逼於是北部大人
叔孫普洛等十三人及諸烏丸亡奔衛辰帝自弩山遷幸牛川屯于延水南出
代谷會賀驎於高柳大破窟咄窟咄奔衛辰衛辰殺之帝悉收其衆十二月慕
容垂遣使朝貢奉帝西單于印綬封上谷王帝不納是歲慕容垂僭稱皇帝於
中山自號大燕苻丕死苻登自立於隴東姚萇稱皇帝於長安自號大秦慕容
沖爲部下所殺慕容永僭立
二年春正月班賜功臣長孫嵩等七十三人各有差二月帝幸甯川夏五月遣
行人安同徵兵於慕容垂垂使子賀驎率衆來會六月帝親征劉顯於馬邑南
追至彌澤大破之顯南奔慕容永盡收其部落秋八月帝至自伐顯冬十月癸
卯幸濡源遣外朝大人王建使於慕容垂十一月遂幸赤城十有二月巡松漠
還幸牛川
三年春二月帝東巡夏四月幸東赤城五月癸亥北征庫莫奚六月大破之獲
其四部雜畜十餘萬渡弱落水班賞將士各有差秋七月庚申庫莫奚部帥鳩集
遺散夜犯行宮縱騎撲討盡殺之其月帝還赤城八月使九原公元儀使於慕
容垂冬十月慕容垂遣使朝貢十有二月辛卯車駕西征至女水討解如部大
破之獲男女雜畜十數萬是歲乞伏國仁死弟乾歸立私署河南王
四年春正月甲寅襲高車諸部落大破之二月癸巳至女水討叱突鄰部大破
之戊戌賀染干兄弟率諸部來救與大軍相遇逆擊走之夏四月行還赤城五
月陳留公元虔使於慕容垂冬十月垂遣使朝貢是歲氐呂光自稱三河王遣
使朝貢
五年春三月甲申帝西征次鹿渾海襲高車袁紇部大破之虜獲生口馬牛羊

二十餘萬慕容垂遣子賀驎率衆來會夏四月丙寅行幸意辛山與賀驎討賀蘭紇突鄰紇奚諸部落大破之六月還幸牛川衛辰遣子直力鞮寇賀蘭部圍之賀訥等請降告困秋七月丙子帝引兵救之至羊山直力鞮退走八月還幸牛川遣秦王觚使於慕容垂九月壬申討叱奴部於囊曲河大破之冬十月還雲中討高車豆陳部於狼山破之十有二月紇奚部大人庫寒舉部內屬十有二月紇突鄰大人屈地鞬舉部內屬帝還次白漠

六年春二月幸紐垤川三月遣九原公元儀陳留公元虔等西討黜弗部大破之夏四月祠天六月慕容賀驎破賀訥於赤城帝引兵救之驎退走秋七月壬申講武於牛川行還紐垤川慕容垂止元觚而求名馬帝絕之乃遣使於慕容永永使其大鴻臚慕容鈞奉表勸進尊號其月衛辰遣子直力鞮出棝陽塞侵及黑城九月帝襲五原屠之收其積穀還紐垤川於棝陽塞北樹碑記功冬十月戊戌北征蠕蠕追之及於大磧南牀山下大破之班賜從臣各有差其東西二部主匹候跋及縕紇提斬別帥屋擊于事具蠕蠕傳十有一月戊辰還幸紐垤川戊寅衛辰遣子直力鞮寇南部己卯車駕出討壬午大破直力鞮軍於鐵岐山南獲其器械輜重牛羊二十餘萬戊子自五原金津南渡河辛卯次其所居悅跋城衛辰父子奔遁壬辰詔諸將追之擒直力鞮十有二月獲衛辰尸斬以徇遂滅之語在衛辰傳衛辰少子屈丏亡奔薛干部車駕次于鹽池自河以南諸部悉平簿其珍寶畜產名馬三十餘萬匹牛羊四百餘萬頭班賜大臣各有差收衛辰子弟宗黨無少長五千餘人盡殺之山胡酋大幡頹業易于等率三千餘家降附出居于馬邑是歲起河南宮

七年春正月幸木根山遂次黑鹽池饗宴羣臣覲諸國貢使北之奚水三月甲子宴羣臣於水濱還幸河南宮西部泣黎大夫茂鮮叛走遣南部大人長孫嵩追討大破之夏五月班賜諸官馬牛羊各有差秋八月行幸漠南仍築巡臺冬十有二月慕容永遣使朝貢是歲皇子嗣生

八年春正月帝南巡二月幸羖羊原赴白樓三月車駕西征侯呂鄰部夏四月至苦水大破之五月還幸白樓慕容垂討慕容永於長子六月車駕北巡永來告急遣陳留公元虔將軍庾岳率騎五萬東度河救之破類拔部帥劉曜等徙其部落元虔等因屯秀容慕容垂遂圍長子秋七月車駕臨幸新壇庚寅宴羣臣仍講武先是衛辰子屈丏奔薛干部徵之不送八月帝南征薛干部帥太悉佛於三城會其先出擊曹覆帝乘虛屠其城獲太悉佛子珍寶徙其民而還太悉佛聞之來赴不及遂奔姚興九月還幸河南宮是歲姚萇死

九年春三月帝北巡使東平公元儀屯田於河北五原至於棝陽塞外夏五月田於河東秋七月還幸河南宮冬十月蠕蠕社崙等率部落西走事具蠕蠕傳是歲姚萇子興僭立殺苻登慕容垂滅永

十年春正月太悉佛自長安還嶺北上郡以西皆應之夏五月幸鹽池六月還幸河南宮秋七月慕容垂遣其子寶來寇五原造舟收穀帝遣右司馬許謙徵兵於姚興東平公元儀徙據朔方八月帝親治兵於河南九月進師臨河築臺告津連旌沿河東西千里有餘是時陳留公元虔五萬騎在東以絕其左元儀五萬騎在河北以承其後略陽公元遵七萬騎塞其中山之路冬十月辛未寶燒船夜遁十一月己卯帝進軍濟河乙酉夕至參合陂丙戌大破之語在寶傳生擒其陳留王紹魯陽王倭奴桂林王道成濟陰公尹國北地王世子鍾葵安定王世子羊兒以下文武將吏數千人器甲輜重軍資雜財十餘萬計於俘虜之中擢其才識者賈彝賈閏晁崇等與參謀議憲章故實班賞大臣將校各有差十有二月還幸雲中之盛樂

皇始元年春正月大蒐于定襄之虎山因東幸善無北陂三月慕容垂來寇桑乾川陳留公元虔先鎮平城時徵兵未集虔率麾下邀擊失利死之垂遂至平城西北踰山結營聞帝將至乃築城自守疾甚遂遁走死於上谷子寶匿喪而還至中山乃僭立夏六月癸酉遣將軍王建等三軍討寶廣甯太守劉亢泥斬之徙其部落寶上谷太守慕容普鄰捐郡奔走丁亥皇太后賀氏崩是月葬獻明太后秋七月左司馬許謙上書勸進尊號帝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於是改元八月庚寅治兵于東郊己亥大舉討慕容寶帝親勒六軍四十餘萬南出馬邑踰于句注旌旗駱驛二千餘里鼓行而前民屋皆震別詔將軍封真等三

軍從東道出襲幽州圍薊九月戊午次陽曲乘西山臨觀晉陽命諸將引騎圍
脅已而罷還寶并州牧遼西王農大懼將妻子棄城夜出東遁并州平初建臺
省置百官封公侯將軍刺史太守尚書郎已下悉用文人帝初拓中原留心慰
納諸士大夫詣軍門者無少長皆引入賜見存問周悉人得自盡苟有微能咸
蒙敘用己未詔輔國將軍奚牧略地晉川獲慕容寶丹陽王買得等於平陶城
冬十月乙酉車駕出井陘使冠軍將軍王建左軍將軍李栗五萬騎先驅啓行
十有一月庚子朔帝至真定自常山以東守宰或捐城奔竄或稽顙軍門唯中
山鄴信都三城不下別詔征東大將軍東平公儀五萬騎南攻鄴冠軍將軍王
建左軍將軍李栗等攻信都軍之所行不得傷民桑棗戊午進軍中山己未引
騎圍之帝謂諸將曰朕量寶不能出戰必當憑城自守偷延日月急攻則傷士
久守則費糧不如先平鄴信都然後還取中山於計爲便若移軍遠去寶必散
衆求食民間如此則人心離阻攻之易克諸將稱善丁卯車駕幸魯口城是歲
司馬昌明死子德宗僭立遣使朝貢呂光僭稱天王號大涼遣使朝貢
二年春正月己亥朔大饗羣臣於魯口慕容寶遣其左衞將軍慕容騰寇博陵
殺中山太守及高陽諸縣令長抄掠租運是時信都未下庚申乃進軍壬戌引
騎圍之其夜寶冀州刺史宜都王慕容鳳踰城奔走歸于中山癸亥寶輔國將
軍張驤護軍將軍徐超率將吏已下舉城降寶聞帝幸信都乃趣博陵之深澤
屯滹沲水遣弟賀麟寇楊城殺常山守兵三百餘人寶悉出珍寶及宮人招募
郡縣羣盜無賴者多應之二月己巳帝進幸楊城丁丑軍于鉅鹿之柏肆塢臨
滹沲水其夜寶悉衆犯營燎及行宮兵人駭散帝驚起不及衣冠跣出擊鼓俄
而左右及中軍將士稍稍來集帝設奇陳列烽營外縱騎衝之寶衆大敗斬首
萬餘級擒其將軍高長等四千餘人戊寅寶走中山獲其器仗輜重數十萬計
寶尚書閔亮祕書監崔逞太常孫沂殿中侍御史孟輔等並降降者相屬賜拜
職爵各有差平原徐超聚衆反於畔城詔將軍奚辱捕斬之并州守將封真率
其種族與徒何爲逆將攻刺史元延延討平之是時柏肆之役遠近流言賀蘭
部帥附力眷紇突鄰部帥匿物尼紇奚部帥叱奴根聚黨反於陰館南安公元

順率軍討之不克死者數千詔安遠將軍庾岳總萬騎還討叱奴根等滅之三
月己酉車駕次于盧奴寶遣使求和請送元觚割常山以西奉國乞守中山以
東帝許之已而寶背約辛亥車駕次中山命諸將圍之是夜寶弟賀麟將妻子
出走西山寶見賀麟走恐先據和龍壬子夜遂將其妻子及兄弟宗族數千騎
北遁寶將李沈王次多張超賈歸等來降遣將軍長孫肥追之至范陽不及受
還城內共立慕容普鄰爲主夏四月帝以軍糧未繼乃詔征東大將軍東平公
元儀罷鄴圍徙屯鉅鹿積租楊城普鄰出步卒六千餘人伺閒犯諸屯兵詔將
軍長孫肥等輕騎挑之帝以虎隊五千橫截其後斬首五千生虜七百人宥而
遣之夏五月庚子大賞功臣帝以中山城內爲普鄰所脅而大軍迫之欲降無
路乃密招喻之甲辰曜兵揚威以示城內命諸軍罷圍南徙以待其變甲寅以
東平公元儀爲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兗豫雍荊徐揚六州牧左丞相
封衞王襄城公元題進封爲王秋七月普鄰遣烏丸張驤率五千餘人出城求
食寇常山之靈壽殺害吏民賀麟自丁零中入于驤軍因其衆復入中山殺普
鄰而自立帝還幸魯口遣將軍長孫肥一千騎襲中山入其郛而還八月丙寅
朔帝自魯口進軍常山之九門時大疫人馬牛多死帝問疫於諸將對曰在者
纔十四五是時中山猶拒守而饑疫並臻羣下咸思還北帝知其意因謂之曰
斯固天命將若之何四海之人皆可與爲國在吾所以撫之耳何恤乎無民羣
臣乃不敢復言遣撫軍大將軍略陽公元遵襲中山芟其禾菜入郛而還九月
賀麟饑窮率三萬餘人出寇新市甲子晦帝進軍討之太史令晁崇奏曰不吉
帝曰其義云何對曰昔紂以甲子亡兵家忌之帝曰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
子勝乎崇無以對冬十月丙寅帝進軍新市賀麟退阻泒水依漸洳澤以自固
甲戌帝臨其營戰於義臺塢大破之斬首九千餘級賀麟單馬走西山遂奔鄴
慕容德殺之甲申其所署公卿尚書將吏士卒降者二萬餘人其將張驤李沈
慕容文等先來降尋皆亡還是日復獲之皆赦而不問獲其所傳皇帝璽綬圖
書府庫珍寶簿列數萬班賜功臣及將士各有差中山平乙酉襄城王題薨丁
亥遣三萬騎赴衞王儀將以攻鄴是歲鮮卑禿髮烏孤私署大單于西平王

天興元年春正月慕容德走保滑臺儀克鄴收其倉庫詔賞將士各有差儀追德至於河不及而還庚子車駕自中山行幸常山之真定次趙郡之高邑遂幸于鄴民有老不能自存者詔郡縣賑恤之帝至鄴巡登臺榭遍覽宮城將有定都之意乃置行臺以龍驤將軍日南公和跋為尚書與左丞賈彝率郎吏及兵五千人鎮鄴車駕自鄴還中山所過存問百姓詔大軍所經州郡復貲租一年除山東民租賦之半車駕將北還發卒萬人治直道自望都鐵關鑿恒嶺至代五百餘里帝慮還後山東有變乃置行臺於中山詔左丞相守尚書令衞王儀鎮中山撫軍大將軍略陽公元遵鎮勃海之合口右軍將軍尹國先督租于冀州聞帝將還謀反欲襲信都安南將軍長孫嵩執送斬之辛酉車駕發自中山至于望都堯山徙山東六州民吏及徒何高麗雜夷三十六萬百工伎巧十萬餘口以充京師車駕次于恒山之陽博陵勃海章武羣盜並起略陽公元遵等討平之廣川太守賀盧殺冀州刺史王輔驅勒守兵抄掠陽平頓丘諸郡遂南渡河奔慕容德二月車駕自中山幸繁畤宮更選屯衞詔給內徙新民耕牛計口受田三月離石胡帥呼延鐵西河胡帥張崇等聚黨數千人叛詔安遠將軍庾岳討平之漁陽羣盜庫傉官韜聚衆反詔中堅將軍伊謂討之徵左丞相衞王儀還京師詔略陽公元遵代鎮中山夏四月壬戌進元遵封常山王南安公元順進封毗陵王征虜將軍歷陽公穆崇為太尉安南將軍鉅鹿公長孫嵩為司徒帝祠天於西郊旗幟有加焉廣平太守遼西公元意烈謀反於郡賜死原其妻子鄴城屠各董羌杏城盧水郝奴河東蜀薛榆氐帥苻興各率其種內附六月丙子詔有司議定國號羣臣曰昔周秦以前世居所生之土有國有家及王天下即承為號自漢以來罷侯置守時無世繼其應運而起者皆不由尺土之資今國家萬世相承啓基雲代臣等以為若取長遠應以代為號詔曰昔朕遠祖總御幽都控制遐國雖踐王位未定九州逮于朕躬處百代之季天下分裂諸華之主民俗雖殊撫之在德故躬率六軍掃平中土凶逆蕩除遐邇率服宜仍先號以為魏焉布告天下咸知朕意秋七月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漁陽羣盜庫傉官韜復聚黨為寇詔冠軍將軍王建討平之八月詔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徑術標道里平五權較五量定五度遣使循行郡國舉奏守宰不法者親覽察黜陟之九月烏丸張驤子超收合亡命聚黨二千餘家據勃海之南皮自號征東大將軍烏丸王抄掠諸郡詔將軍庾岳討之冬十月起天文殿十有一月辛亥詔尚書吏部郎中鄧淵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呂協音樂儀曹郎中董謐撰郊廟社稷朝覲饗宴之儀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晁崇造渾儀考天象吏部尚書崔玄伯總而裁之閏月左丞相驃騎大將軍衞王儀及諸王公卿士詣闕上書曰臣等聞宸極居中則列宿齊其晷帝王順天則羣后仰其度伏惟陛下德協二儀道隆三五仁風被於四海盛化塞于大區澤及昆蟲恩霑行葦謳歌所屬八表歸心軍威所及如風靡草萬姓顒顒咸思係命而躬履謙虛退身後己宸儀未彰袞服未御非所以上允皇天之意下副樂推之心宜光崇聖烈示軌憲於萬世臣等謹昧死以聞帝三讓乃許之十有二月己丑帝臨天文殿太尉司徒進璽綬百官咸稱萬歲大赦改年追尊成帝已下及后號謚樂用皇始之舞詔百司議定行次尚書崔玄伯等奏從土德服色尚黃數用五未祖辰臘犧牲用白五郊立氣宣贊時令敬授民時行夏之正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傑吏民二千家于代都是歲蘭汗殺慕容寶而自立寶子盛殺汗僭立慕容德自稱燕王

二年春正月甲子初祠上帝于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降壇視燎成禮而反乙丑曲赦京師始制三駕之法庚午車駕北巡分命諸將大襲高車大將軍常山王遵等三軍從東道出長川鎮北將軍高涼王樂真等七軍從西道出牛川車駕親勒六軍從中道自駮髯水西北二月丁亥朔諸軍同會破高車雜種三十餘部獲七萬餘口馬三十餘萬匹牛羊百四十餘萬驃騎大將軍衞王儀督三萬騎別從西北絕漠千餘里破其遺迸七部獲二萬餘口馬五萬餘匹牛羊二十餘萬頭高車二十餘萬乘并服玩諸物還次牛山及薄山並刻石記功班賜從臣各有差庚戌征虜將軍庾岳破張超於勃海超走平原為其黨所殺以所獲高車衆起鹿苑南因臺陰北距長城東包白登屬之西山廣輪數十里鑿渠引武川水注之苑中疏為三溝分流宮城內外又穿鴻鴈池三月己未車駕

至自北伐甲子初令五經羣書各置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三千人是月氐人
李辯叛慕容德求援於鄴行臺尚書和跋跋輕騎往應之克滑臺收德宮人府
藏又破德桂林王鎮及郎吏將士千餘人丙子遣建義將軍庾真越騎校尉奚
斤討庫狄部帥葉亦干宥連部帥竇羽泥於太渾川破之庫狄勤支子沓亦干
率其部落內附真等進破侯莫陳部獲馬牛羊十餘萬頭追殄遺迸入大峨谷
中山太守仇儒亡匿趙郡推羣盜趙准為主號使持節征西大將軍冀青二州
牧鉅鹿公仇儒為准長史聚黨扇惑詔中領軍長孫肥討平之夏四月前清河
太守傅世聚黨千餘家自號撫軍將軍五月癸亥征虜將軍庾岳討破之秋七
月起天華殿辛酉大閱于鹿苑饗賜各有差陳郡河南流民萬餘口內徙遣使
者存勞之姚興遣衆圍洛陽司馬德宗將辛恭靖請救八月遣太尉穆崇率騎
六千往赴之增啓京師十二門作西武庫除州郡民租賦之半辛亥詔禮官備
撰衆儀著于新令苑陽人盧溥聚衆海濱稱使持節征北大將軍幽州刺史攻
掠郡縣殺幽州刺史封沓干慕容盛遼西太守李朗舉郡內屬西河胡帥護諾
于丁零帥翟同蜀帥韓礱並相率內附冬十月太廟成遷神元平文昭成獻明
皇帝神主于太廟十有二月甲午慕容盛征虜將軍燕郡太守高湖率戶三千
內屬辛亥詔材官將軍和突討盧溥天華殿成是歲呂光立其子紹為天王自
稱太上皇光死庶子纂殺紹僭立禿髮烏孤死弟鹿孤代立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戊午和突破盧溥於遼西生獲溥及其子煥傳送京師轘之癸亥
有事於北郊分命諸官循行州郡觀民風俗察舉不法賜羣臣布帛各有差二
月丁亥詔有司祀日于東郊始耕籍田壬寅皇子聰薨三月戊午立皇后慕容
氏是月穿城南渠通於城內作東西魚池夏四月姚興遣使朝貢五月戊辰詔
謁者僕射張濟使於姚興己巳車駕東巡遂幸涿鹿遣使者以太牢祠帝堯帝
舜廟西幸馬邑觀灅源秋七月壬子車駕還宮起中天殿及雲母堂金華室十
有一月高車別帥勑力犍率九百餘落內屬十有二月乙未詔曰世俗謂漢高
起於布衣而有天下此未達其故也夫劉承堯統曠世繼德有蛇龍之徵致雲
彩之應五緯上聚天人俱協明革命之主大運所鍾不可以非望求也然狂狡
之徒所以顛蹶而不已者誠惑於逐鹿之說而迷於天命也故有踵覆車之軌
蹈釁逆之蹤毒甚者傾州郡害微者敗邑里至乃身死名頽殃及九族從亂隨
流死而不悔豈不痛哉春秋之義大一統之美吳楚僭號久加誅絕君子賤其
僭名比之塵垢自非繼聖載德天人合會帝王之業夫豈虛應歷觀古今不義
而求非望者徒喪其保家之道而伏刀鋸之誅有國有家者誠能推廢興之有
期審天命之不易察徵應之潛授杜競逐之邪言絕姦雄之僭肆思多福於止
足則幾於神智矣如此則可以保榮祿於天年流餘慶於後世夫然故禍悖無
緣而生兵甲何因而起凡厥來世勗哉戒之可不慎歟時太史屢奏天文錯亂
帝親覽經占多云改王易政故數革官號一欲防塞凶狡二欲消災應變已而
慮羣下疑惑心謗腹非丙申復詔曰上古之治尚德下名有任而無爵易治而
事序故邪謀息而不起姦慝絕而不作周姬之末下凌上替以號自定以位制
祿卿世其官大夫遂事陽德不暢議發家陪故釁由此起兵由此作秦漢之弊
捨德崇侈能否混雜賢愚相亂庶官失序任非其人於是忠義之道寢廉恥之
節廢退讓之風絕毀譽之議興莫不由乎貴尚名位而禍敗及之矣古置三公
職大憂重故曰待罪宰相將委任責成非虛寵祿也而今世俗僉以台輔為榮
貴企慕而求之夫此職司在人主之所任耳用之則重捨之則輕然則官無常
名而任有定分是則所貴者至矣何取於鼎司之虛稱也夫桀紂之南面雖高
而可薄姬旦之為下雖卑而可尊一官可以效智蓽門可以垂範苟以道德為
實賢於覆餗蔀家矣故量己者令終而義全昧利者身陷而名滅利之與名毀
譽之疵競道之與德神識之家寶是故道義治之本名爵治之末名不本於道
不可以為宜爵無補於時不可以為用用而不禁為病深矣能通其變不失其
正者其惟聖人乎來者誠思成敗之理察治亂之由鑒殷周之失革秦漢之弊
則幾於治矣是歲乞伏乾歸為姚興所破李暠私署涼州牧涼公

四年春正月高車別帥率其部三十餘落內附二月丁亥命樂師入學習舞釋
菜于先聖先師丁酉分命使者循行州郡聽察辭訟糾劾不法三月帝親漁薦
于寢廟夏四月辛卯罷鄴行臺詔有司明揚隱逸五月起紫極殿玄武樓涼風

觀石池鹿苑臺。秋七月，詔鎮遠將軍、兗州刺史長孫肥步騎二萬南徇許昌、彭城。詔賜天下鎮戍將士布帛各有差。冬十二月辛亥，詔征西大將軍、常山王遵等率衆五萬討破多蘭部帥木易于。材官將軍和突率騎六千襲黜弗、素古延等諸部。集博士儒生，比衆經文字，義類相從，凡四萬餘字，號曰衆文經。是歲，慕容盛死，寶弟熙僭立。呂光弟子隆殺纂自立。盧水胡沮渠蒙遜私署涼州牧、張掖公。蒙遜及李暠並遣使朝貢。

五年春正月丁丑，慕容熙遣將寇遼西，虎威將軍宿沓干等拒戰不利，棄令支而還。帝聞姚興將寇邊，庚寅，大簡輿徒，詔并州諸軍積穀于平陽之乾壁。戊子，材官將軍和突破黜弗、素古延等諸部，獲馬三千餘匹，牛羊七萬餘頭。辛卯，蠕蠕社崙遣騎救素古延等，和突逆擊破之于山南河曲，獲鎧馬二千餘匹。班師，賞賜將士各有差。二月癸丑，征西大將軍、常山王遵等至安定之高平，木易于率數千騎與衛辰、屈丐棄國遁走，追至隴西瓦亭，不及而還。獲其輜重庫藏，馬四萬餘匹，駱駝、氂牛三千餘頭，牛羊九萬餘口。班賜將士各有差。徙其民於京師。沙門張翹自號無上王，與丁零鮮于次保聚黨常山之行唐。夏四月，太守樓伏連討斬之。五月，姚興遣其弟安北將軍、義陽公平率衆四萬來侵，平陽乾壁爲平所陷。六月，治兵于東郊，部分衆軍，詔鎮西大將軍、毗陵王順，長孫肥等三將六萬騎爲前鋒。秋七月戊辰朔，車駕西討。八月乙巳，至於柴壁，平固守，進軍圍之。姚興悉舉其衆來救。甲子，帝渡蒙坑，逆擊興軍，大破之。冬十月，平赴水而死，俘其餘衆三萬餘人。語在興傳。獲興征虜將軍、尚書右僕射狄伯支，越騎校尉唐小方，積弩將軍姚梁國，建忠將軍雷星、康官，北中郎將康猥，平從弟伯禽已下，四品將軍已上四十餘人。獲先亡臣王次多，斬之，並斬以徇。興頻使請和，帝不許。羣臣勸進平蒲坂，帝慮蠕蠕爲難，戊申，班師。十有一月，車駕次晉陽，徵相州刺史庾岳爲司空。遣左將軍莫題討上黨羣盜秦頗、丁零翟都於壺關。丁丑，上黨太守捕頗，斬之，都走林慮。十有二月辛亥，至自西征。蠕蠕社崙犯塞，詔常山王遵追之，不及而還。越勤莫弗率其部萬餘家內屬，居五原之北。是歲，禿髮鹿孤病死，弟傉檀統任，遣使朝貢。

六年春正月辛未，朔方尉遲部別帥率萬餘家內屬，入居雲中。夏五月，大簡輿徒，將略江淮，平荆揚之亂。秋七月，鎮西大將軍、司隷校尉、毗陵王順有罪，以王還第。戊子，車駕北巡，築離宮于犲山，縱士校獵，東北踰罽嶺，出參合、代谷。九月，行幸南平城，規度灅南，面夏屋山，背黃瓜堆，將建新邑。辛未，車駕還宮。冬十月，起西昭陽殿。乙卯，立皇子嗣爲齊王，加車騎大將軍，位相國；紹爲清河王，加征南大將軍；熙爲陽平王；曜爲河南王。封故秦愍王子夔爲豫章王，陳留王子右將軍悅爲朱提王。丁巳，詔將軍伊謂率騎二萬北襲高車。司馬德宗遣使朝貢。十有一月庚午，伊謂大破高車。是年，島夷桓玄廢其主司馬德宗而自立，僭稱大楚。

天賜元年春正月，遣離石護軍劉託率騎三千襲蒲子。三月丙寅，擒姚興寧北將軍、泰平太守衡譚，獲三千餘口。初限縣戶不滿百罷之。夏四月，詔尚書郎中公孫表使於江南，以觀桓玄之釁也。值玄敗而還。蠕蠕社崙從弟悅伐大那等謀殺社崙而立大那，發覺，來奔。五月，置山東諸冶，發州郡徒謫造兵甲。秋九月，帝臨昭陽殿，分置衆職，引朝臣文武，親自簡擇，量能敍用；制爵四等，曰王、公、侯、子，除伯男之號；追錄舊臣，加以封爵，各有差。是秋，江南大亂，流民襁負而奔淮北，行道相尋。冬十月辛巳，大赦，改元。築西宮。十有一月，上幸西宮，大選朝臣，令各辨宗黨，保舉才行，諸部子孫失業賜爵者二千餘人。十有二月戊辰，車駕幸犲山宮。是歲，島夷劉裕起兵誅桓玄。

二年春二月癸亥，車駕還宮。夏四月，車駕有事于西郊，車旗盡黑。是歲，司馬德宗復僭立。慕容德死，兄子超僭立。

三年春正月甲申，車駕北巡，幸犲山宮，校獵，至屋孤山。二月乙亥，幸代園山，建五石亭。三月庚子，車駕還宮。夏四月庚申，復幸犲山宮。占授著作郎王宜弟造兵法孤虛立成圖三百六十時。遂登定襄角史山，又幸馬城。甲戌，車駕還宮。是月，蠕蠕寇邊，夜召兵將，旦賊走，乃罷。六月，發八部五百里內男丁築灅南宮，門闕高十餘丈；引溝穿池，廣苑囿；規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經塗洞達。三十日罷。秋七月，太尉穆崇薨。八月甲辰，行幸犲山宮，遂至青牛山。丙辰，西登武要

北度觀九十九泉，造石亭，遂之石漠。九月甲戌朔，幸漠南鹽池。壬午，至漠中，觀天鹽池，度漠，北之吐鹽池。癸巳，南還長川。丙申，臨觀長陂。冬十月庚申，車駕還宮。

四年春二月，封皇子脩為河間王，處文為長樂王，連為廣平王，黎為京兆王。夏五月，北巡。自參合陂東過蟠羊山，大雨，暴水流輜重數百乘，殺百餘人。遂東北踰石漠，至長川，幸濡源。常山王遵有罪賜死。秋七月，車駕自濡源西幸參合陂，築北宮垣，三旬而罷，乃還宮。八月，幸犲山宮。是月，誅司空庾岳。冬十有一月，車駕還宮。是歲，慕容寶養子高雲殺熙自立。赫連屈丐自稱大單于、大夏天王。

五年春正月，行幸犲山宮，遂如參合陂，觀漁於延水，至寧川。三月，姚興遣使朝貢。是歲，皇孫燾生。

六年夏，帝不豫。初，帝服寒食散，自太醫令陰羌死後，藥數動發，至此逾甚。而災變屢見，憂懣不安，或數日不食，或不寢達旦。歸咎羣下，喜怒乖常，謂百寮左右人不可信，慮如天文之占，或有肘腋之虞。追思既往成敗得失，終日竟夜獨語不止，若傍有鬼物對揚者。朝臣至前，追其舊惡皆見殺害，其餘或以顏色變動，或以喘息不調，或以行步乖節，或以言辭失措，帝皆以為懷惡在心，變見於外，乃手自毆擊，死者皆陳天安殿前。於是朝野人情各懷危懼。有司懈怠，莫相督攝；百工偷劫，盜賊公行，巷里之間人為希少。帝亦聞之，曰：「朕縱之使然，待過災年，當更清治之爾。」秋七月，慕容支屬百餘家謀欲外奔，發覺，伏誅，死者三百餘人。八月，衞王儀謀叛，賜死。冬十月戊辰，帝崩於天安殿，時年三十九。永興二年九月甲寅，上謚宣武皇帝，葬於盛樂金陵，廟號太祖。泰常五年，改謚曰道武。

史臣曰：晉氏崩離，戎羯乘釁，僭偽紛糺，犲狼競馳。太祖顯晦安危之中，屈申潛躍之際，驅率遺黎，奮其靈武，克翦方難，遂啓中原，朝拱人神，顯登皇極。雖冠履不暇，棲遑外土，而制作經謨，咸存長世，所謂大人利見，百姓與能，抑不世之神武也。而屯厄有期，禍生非慮，將人事不足，豈天實為之。嗚呼！

魏書卷二

魏書卷二考證

太祖紀帝左右干櫓等與諸部人謀為逆以懲之事泄〇櫓，北史作檀，本書列傳同。蠕蠕傳亦作干櫓。

遣秦王觚使于慕容垂　綱目書于晉太元十六年，是為魏登國六年，此書作五年。

魏書卷二考證

帝紀第三

齊　魏　收　撰

太宗紀

太宗明元皇帝諱嗣，太祖長子也。母曰劉貴人，登國七年生於雲中宮。太祖晚有子，聞而大悅，乃大赦天下。帝明叡寬毅，非禮不動，太祖甚奇之。天興六年，封齊王，拜相國，加車騎大將軍。初，帝母劉貴人賜死，太祖告帝曰：「昔漢武帝將立其子而殺其母，不令婦人後與國政，使外家為亂。汝當繼統，故吾遠同漢武，為長久之計。」帝素純孝，哀泣不能自勝，太祖怒之。帝還宮，哀不自止，日夜號泣。太祖知而又召之。帝欲入，左右曰：「孝子事父，小杖則受，大杖避之。今陛下怒盛，入或不測，陷帝於不義。不如且出，待怒解而進，不晚也。」帝懼，從之，乃遊行逃於外。

天賜六年冬十月，清河王紹作逆，太祖崩。帝入誅紹。壬申，即皇帝位，大赦，改年為永興元年。追尊皇妣為宣穆皇后。公卿大臣先罷歸第不與朝政者，悉復登用之。詔南平公長孫嵩、北新侯安同對理民訟，簡賢任能，彝倫攸敘。閏十月丁亥，朱提王悅謀反，賜死。詔都兵將軍山陽侯奚斤巡行諸州，問民疾苦，撫恤窮乏。十有二月戊戌，封衛王儀子良為南陽王，陰平公元烈進爵為王，高涼王樂真改封平陽王。己亥，帝始居西宮，御天文殿。蠕蠕犯塞。是歲，乞伏乾歸據金城，自稱秦王。高雲為馮跋所滅，跋僭號，自稱大燕天王。

二年春正月甲寅朔，詔南平公長孫嵩等北伐蠕蠕。平陽民黃苗等依汾自固，受姚興官號，并州刺史元六頭討平之。二月癸未朔，詔將軍于栗磾領步騎一萬討平陽。夏五月，長孫嵩等自大漠還，蠕蠕追圍之於牛川。壬申，帝北伐蠕蠕，聞而遁走，車駕還幸參合陂。秋七月丁巳，立馬射臺於陂西，仍講武教戰。乙丑，車駕至自北伐。八月，章武民劉牙聚眾反，山陽侯奚斤討平之。九月甲寅，葬太祖宣武皇帝於盛樂金陵。冬十有二月辛巳，詔將軍周幾率眾詣西河離石鎮撫山胡。是歲，司馬德宗將劉裕誅慕容超於廣固。

三年春二月戊戌，詔曰：「衣食足，知榮辱。夫人饑寒切己，唯恐朝夕不濟，所急者溫飽而已，何暇及於仁義之事乎？王教之多違，蓋由於此也。非夫耕婦織，內外相成，何以家給人足矣。其簡宮人非所當御及執作伎巧，自餘悉出以配鰥民。」己亥，詔北新侯安同等持節循行并定二州及諸山居雜胡、丁零，問其疾苦，察舉守宰不法，其冤窮失職、彊弱相陵、孤寡不能自存者，各以事聞。昌黎、遼東民二千餘家內屬。三月己未，詔侍臣常帶劍。夏四月戊寅，河東蜀民黃思、郭綽等率營部七百餘家內屬。五月丁卯，車駕謁金陵於盛樂。己巳，昌黎王慕容伯兒謀反，伏誅。六月，姚興遣使來聘。西河胡張賢等率營部內附。秋七月戊申，賜衛士酺三日，布帛各有差。辛酉，賜附國大人錦罽衣服各有差。八月戊寅，詔將軍東州侯尉古真統兵五千鎮西境太洛城。冬十二月甲戌，蠕蠕斛律宗黨吐觝于等百餘人內屬。甲午，詔南平公長孫嵩、任城公嵇拔、白馬侯崔玄伯等坐朝堂，錄決囚徒，務在平當。

四年春二月癸未，登虎圈射虎。賜南平公長孫嵩等布帛各有差。夏四月乙未，宴羣臣於西宮，使各獻直言。秋七月己巳朔，東巡，置四廂大將，又放十二時，置十二小將，以山陽侯奚斤、元城侯元屈行左右丞相。己卯，大獮于石會山。戊子，臨去畿陂觀漁。庚寅，至于濡源，西巡，幸北部諸落，賜以繒帛。八月庚戌，車駕還宮。壬子，幸西宮，臨板殿，大饗羣臣將吏，以田獵所獲賜之，命民大酺三日。乙卯，賜王公以下至宿衛將士布帛各有差。冬十有一月乙丑，賜宗室近屬南陽王良已下至於緦麻之親布帛各有差。十有二月丁巳，車駕北巡，至長城而還。是年，乞伏乾歸為兄子公府所殺，子熾磐立。沮渠蒙遜自稱河西王。

五年春正月己巳，大閱畿內男子十二以上悉集。己卯，幸西宮，頒拔大渠帥四十餘人詣闕，奉貢賜以繒帛錦罽各有差。乙酉，詔諸州六十戶出戎馬一匹。庚寅，大閱於東郊，部署將帥，以山陽侯奚斤為前軍，眾三萬；陽平王熙等十二將，各一萬騎。帝臨白登，躬自校覽焉。二月戊申，賜陽平王熙及諸王公侯將士布帛各有差。庚戌，幸高柳川。甲寅，車駕還宮。癸丑，穿魚池於北苑。庚午，姚興遣使來聘。詔分遣使者巡求儁逸，其豪門彊族為州閭所推者，及有文武才幹、臨疑能決，或有先賢世胄、德行清美、學優義博、可為人師者，各令詣京師，當隨才敘

用以贍庶政。夏四月，河東民薛相率部內屬。乙巳，上黨民勞聰、士孫糞聚爲盜，殺太守令長，相率外奔。乙卯，車駕西巡，詔前軍奚斤等先行討越勤部於跋那山。夏五月乙亥，行幸雲中舊宮之大室。丙子，大赦天下。西河張外、建興王紹自以所犯罪重，不敢解散。庚戌，遣元城侯元屈等率衆三千鎮幷州。乙卯，詔會稽公劉絜、永安侯魏勤等率衆二千鎮西河。六月，西幸五原，校獵于骨羅山，獲獸十萬。濩澤劉逸自號征東將軍、三巴王，王紹爲署置官屬，攻逼建興郡，元屈等討平之。秋七月己巳，還幸薄山。帝登觀太祖遊幸刻石頌德之處，乃於其旁起石壇而薦饗焉。賜從者大酺於山下。奚斤等破越勤倍泥部落於跋那山西，獲馬五萬匹，牛二十萬頭，徙二萬餘家於大寧，計口受田。河西胡曹龍、張大頭等各領部擁衆二萬人來入蒲子，遇賊張外於研子壘。外懼，給以牛酒，殺馬盟誓，推龍爲大單于，奉美女良馬於龍。丙戌，車駕自大室西南巡諸部落，賜其渠帥繒帛各有差。遂南次定襄大落城，東踰七嶺山，田於善無川。八月癸卯，車駕還宮。癸丑，奚斤等班師。甲寅，帝臨白登，觀降民，數軍實。曹龍降，執送張外，斬之。辛未，賜征還將士牛馬奴婢各有差。置新民於大寧川，給農器，計口受田。丁丑，幸犲山宮。癸未，車駕還宮。冬十月丁巳，將軍元屈、會稽公劉絜、永安侯魏勤等擊吐京叛胡，失利，絜被傷，勤死之。十一月癸酉，大饗于西宮。姚興遣使朝貢，來請進女，帝許之。

神瑞元年春正月辛酉，以積瑞頻集，大赦，改元。辛巳，幸繁畤，賜王公已下至於士卒百工布帛各有差。二月戊戌，車駕還宮。是月，赫連屈孑入寇河東蒲子，殺掠吏民，三城護軍張昌等要擊走之。庚戌，幸犲山宮。西河胡曹成、吐京民劉初原攻殺屈孑所置吐京護軍及其守三百餘人。乙卯，起豐宮於平城東北。夏五月辛酉，車駕還宮。六月，司馬德宗冠軍將軍、太山太守劉研第輔國將軍、領東平太守陽平趙黨、廣威將軍、平昌太守羅卓、斗城屠各帥張文興等率流民七千餘家內屬。河西胡酋劉遮、劉退孤率部落等萬餘家渡河內屬。戊申，幸犲山宮。丁亥，車駕還宮。秋八月戊子，詔馬邑侯元陋孫使於姚興。辛丑，遣謁者悅力延報慰蠕蠕，于什門招諭馮跋，詔平南將軍、相州刺史尉古真與司馬德宗太尉劉裕相聞，使博士王諒假平南參軍將命焉。姚興遣使來聘。冬十一月壬午，詔使者巡行諸州，校閱守宰資財，非自家所齎，悉簿爲贓。詔守宰不如法，聽民詣闕告言之。十二月丙戌朔，蠕蠕犯塞。丙申，帝北伐蠕蠕。河內人司馬順宰自號晉王，太守討捕不獲。是歲，秃髮傉檀爲乞伏熾磐所滅。

二年春正月丙辰，車駕至自北伐，賜從征將士布帛各有差。二月丁亥，大饗于西宮，賜附國大渠帥朝歲首者繒帛金罽各有差。司馬德宗瑯邪太守劉朗率二千餘家內屬。庚子，河西胡劉雲等率數萬戶內附。甲辰，立太祖廟於白登之西。三月，詔曰：刺史守宰，率多逋慢，前後怠惰，數加督罰，猶不悛改。今年貲調懸違者，謫出家財充之，不聽徵發於民。河西饑胡屯聚上黨，推白亞栗斯爲盟主，號大將軍，反於上黨，自號單于，稱建平元年，以司馬順宰爲之謀主。夏四月，詔將軍公孫表等五將討之。河南流民二千餘家內屬。衆廢栗斯而立劉虎，號率善王。司馬德宗遣使朝貢。己卯，車駕北巡。五月丁亥，次於參合東，幸大寧。丁未，田于四岬山。六月戊午，幸去畿陂，觀漁。辛酉，次于濡源，築立蟒臺，射白熊於頹牛山，獲之。丁卯，幸赤城，親見長老，問民疾苦，復租一年。南次石亭，幸上谷，問百年，訪賢俊，復田租之半。壬申，幸涿鹿，登橋山，觀溫泉，使使者以太牢祠黃帝廟。至廣甯，登歷山，祭舜廟。秋七月，還宮，復所過田租之半。九月，[illegible]有差。河南流民前後三千餘家內屬。京師民饑，聽出山東就食。冬十月壬子，姚興使散騎常侍、東武侯姚敞，尚書姚泰送其西平公主來，帝以后禮納之。辛酉，行幸沮洳城。癸亥，車駕還宮。丙寅，詔曰：古人有言，百姓足則君有餘，未有民富而國貧者也。頃者以來，頻遇霜旱，年穀不登，百姓饑寒不能自存者甚衆，其出布帛倉穀以賑貧窮。十有一月丁亥，幸犲山宮。庚子，車駕還宮。

泰常元年春正月甲申，行幸犲山宮。戊子，車駕還宮。三月己丑，長樂王處文薨。常山民霍季自言名載圖讖，持一黑石以爲天賜玉印，詐惑衆黨，入山爲盜，州郡捕斬之。夏四月壬子，大赦，改元。庚申，河間王脩薨。六月丁巳，車駕北巡。秋七月甲申，帝自白鹿陂西行，大獮于牛川，登釜山，臨殷繁水而南，觀于九十九泉。戊戌，車駕還宮。九月戊午，前幷州刺史叔孫建等大破山胡，劉虎渡河東走，至

陳留爲從人所殺司馬順宰等皆死司馬德宗相劉裕泝河伐姚泓遣其部將王仲德爲前鋒從陸道至梁城兗州刺史尉建畏懦棄州北渡王仲德遂入滑臺詔將軍叔孫建等渡河曜威斬尉建於城下冬十月壬戌幸犲山宮徒何部落庫傉官斌先降後復叛歸馮跋驍騎將軍延普渡濡水討擊大破之斬斌及馮跋幽州刺史漁陽公庫傉官昌征北將軍關內侯庫傉官提等皆生擒庫傉官女生縛送京師幽州平十一月甲戌車駕還宮築蓬臺於北苑十二月南陽王良薨是歲姚興卒子泓立

二年春二月丙午詔曰九州之民隔遠京邑時有壅滯守宰至不以聞今東作方興或有貧窮失農務者其遣使者巡行天下省諸州觀民風俗問民疾苦察守宰治行諸有不能自申皆因以聞辛酉司馬德宗滎陽守將傅洪遣使詣叔孫建請以虎牢降求軍赴接德宗譙王司馬文思遣使王良詣闕上書請軍討劉裕詔司徒長孫嵩率諸軍邀擊劉裕戰於畔城更有負捷帝詔止諸軍不克

夏四月丁未榆山丁零翟蜀率營部遣使通劉裕馮跋使人王特兒等通於司馬德宗章武太守捕特兒等囚送京師丁巳幸高柳壬戌車駕還宮五月汝南民胡譁等萬餘家相率內屬乙未司馬德宗齊郡太守王懿來降車駕西巡至于雲中遂濟河田于大漠秋七月作白臺於城南高二十丈司馬順之入常山流言惑衆稱受天帝命年二十五應爲人君遂聚黨於封龍山趙郡大盜趙德執送京師斬之八月劉裕滅姚泓九月癸酉司馬德宗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司馬休之惠譙王文思章武王子司馬國璠司馬道賜輔國將軍溫楷竟陵內史魯軌荊州治中韓延之殷約平西參軍桓謐桓璲及桓溫孫道子渤海刁雍陳郡袁式等數百人來降姚泓匈奴鎮將姚成都與弟和都舉鎮來降冬十月己酉詔司徒長孫嵩等還京師遣叔孫建鎮鄴癸丑豫章王夔薨十有一月司徒長孫嵩等諸軍至樂平詔嵩遣娥清周幾等與叔孫建討西山丁零翟蜀洛支等悉滅餘黨而還復諸州租稅十有二月己酉詔河東河內有姚泓子弟播越民間能有送致京師者賞之庚申田于西山癸亥車駕還宮氐豪徐駭奴齊元子等擁部落三萬於雍遣使內附詔將軍王洛生及河內太守楊聲等西行以應之壬申幸大寧長川姚泓尙書東武侯姚敞敞弟鎮遠將軍僧光右將軍姚定世自洛來奔是年李暠卒子歆立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丁酉朔帝自長川詔護高車中郎將薛繁率高車丁零十二部大人衆北略至弱水降者二千餘人獲牛馬二萬餘頭河東胡蜀五千餘家相率內屬三月司馬德宗遣使來貢庚戌幸西宮以范陽去年水復其租稅夏四月己巳徙冀定幽三州徒何於京師五月丙午詔叔孫建鎮廣阿壬子車駕東巡至于濡源及甘松遣征東將軍長孫道生給事黃門侍郎奚觀率精騎二萬襲馮跋又命驍騎將軍延普自幽州北趨遼西爲聲勢帝自突門嶺待之道生至龍城徙其民萬餘家而還六月乙酉車駕西返秋七月戊午至於京師八月鴈門河內大雨水復其租稅九月甲寅詔諸州調民租戶五十石積於定相冀三州冬十月戊辰築宮於西苑是歲司馬德宗卒弟德文僭立赫連屈丐僭稱皇帝

四年正月壬辰朔車駕臨河大蒐于犢渚癸卯車駕還宮三月癸丑築宮於蓬臺北司馬德文寧朔將軍平陽太守匈奴護軍薛辯及司馬楚之司馬順明司馬道恭並遣使請降夏四月庚辰車駕有事於東廟遠藩助祭者數百國辛巳南巡幸鴈門賜所過無出今年租賦五月庚寅朔觀漁于灅水己亥車駕還宮復所過一年租賦六月司馬德文建威將軍河西太守馮翊羌酋党道子遣使內屬秋八月辛未東巡遣使祭恆岳甲申車駕還宮所過復一年田租九月築宮於白登山冬十有二月癸亥西巡至雲中踰白道北獵野馬於辱孤山至于黃河從君子津西渡大狩於薛林山

五年春正月丙戌朔自薛林東還至于屋竇城饗勞將士大酺二日班禽獸以賜之己亥車駕還宮三月丙戌南陽王意文薨夏四月河西屠各帥黃大虎羌酋不蒙娥等遣使內附丙寅起灅南宮五月乙酉詔曰宣武皇帝體道得一天縱自然大行大名未盡美非所以光揚洪烈垂之無窮也今因啓緯圖始覩尊號天人之意煥然著明其改宣曰道更上尊諡曰道武皇帝以彰靈命之先啓聖德之玄同告祀郊廟宣于八表庚戌淮南侯司馬國璠池陽侯司馬道賜等

謀反伏誅。六月丙寅，行幸豺山。秋七月丁酉，西至于五原。丁未，幸雲中大室，賜從者大酺。八月癸亥，車駕還宮。閏月甲午，陰平王烈薨。冬十有一月，詔驍騎將軍延普城乾城。十有二月丁亥，杏城羌酋狄溫子率三千餘家內附。是歲，劉裕廢殺其主司馬德文，僭自稱皇帝，號宋。李歆爲沮渠蒙遜所滅，歆弟恂自立於敦煌。

六年春正月辛未，行幸公陽。二月，調民二十戶輸戎馬一匹、大牛一頭。三月甲子，陽平王熙薨。乙亥，制六部民，羊滿百口輸戎馬一匹。發京師六千人築苑，起自舊苑，東包白登，周回四十餘里。夏六月乙酉，北巡，至蟠羊山。秋七月，西巡，獵于柞山，親射虎，獲之，遂至于河。八月庚子，大獮于犢渚。九月庚戌，車駕還宮。壬申，劉裕遣使朝貢。冬十月己亥，行幸代。十有二月丙申，西巡狩，至于雲中。是歲，沮渠蒙遜滅李恂。

七年春正月甲辰朔，自雲中西行，幸屋竇城，賜從者大酺三日，蕃渠帥繒帛各有差。二月丙戌，車駕還宮，賜從者布帛各有差。大饗于西宮。三月乙丑，河南王曜薨。夏四月甲戌，封皇子燾爲泰平王，燾字佛釐，拜相國，加大將軍；丕爲樂平王，加車騎大將軍；彌爲安定王，加衛大將軍；範爲樂安王，加中軍大將軍；健爲永昌王，加撫軍大將軍；崇爲建寧王，加輔國大將軍；俊爲新興王，加鎮軍大將軍。獻懷長公主子嵇敬封長樂王，拜大司馬、大將軍。初，帝素服寒食散，頻年動發，不堪萬機。五月，詔皇太子臨朝聽政。是月，泰平王攝政。劉裕卒，子義符僭立。秋九月，詔假司空奚斤節，都督前鋒諸軍事，爲晉兵大將軍、行揚州刺史，交阯侯周幾爲宋兵將軍、交州刺史，安固子公孫表爲吳兵將軍、廣州刺史，前鋒伐劉義符。乙巳，幸灅南宮，遂如廣寧。己酉，詔泰平王率百國以法駕田于東苑，車乘服物皆以乘輿之副。辛亥，築平城外郭，周回三十二里。辛酉，幸橋山，遣使者祠黃帝、唐堯廟。因東幸幽州，見耆年，問其所苦，賜爵號。分遣使者循行州郡，觀察風俗。冬十月甲戌，車駕還宮，復所過田租之半。奚斤伐滑臺，不克，帝怒，議親南討，爲其聲援。壬辰，車駕南巡，出自天門關，踰恆嶺，四方蕃附大人各率所部從者五萬餘人。十有一月，泰平王親統六軍出鎮塞上，安定王彌與北新公安同居守。丙午，曲赦司州殊死已下。劉義符東郡太守王景度棄滑臺走。詔成皋侯元苟兒爲兗州刺史，鎮滑臺。十有二月，遣壽光侯叔孫建等率衆自平原東渡，徇下青兗諸郡。劉義符兗州刺史徐琰聞渡河，棄守走。叔孫建遂東入青州，司馬愛之、秀之先聚黨濟東，皆率衆來降。

八年正月丙辰，行幸鄴，存恤民俗。司空奚斤既平兗豫，還圍虎牢，劉義符守將毛德祖距守不下。河東蜀薛定、薛輔率五千餘家內屬。蠕蠕犯塞。二月戊辰，築長城於長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里，備置戍衛。三月乙巳，帝田於鄴南韓陵山，幸汲郡，至于枋頭。乙卯，濟自靈昌津，幸陳留、東郡。乙丑，濟河而北，西之河內，造浮橋於冶坂津。夏四月丁卯，幸成皋城，觀虎牢。而城內乏水，懸綆汲河，帝令連艦，上施轒轀，絕其汲路；又穿地道以奪其井。遂至洛陽，觀石經。蠻王梅安率渠帥數千人來貢方物。閏月己未，還幸河內，北登太行，幸高都。虎牢潰，獲劉義符冠軍將軍、司州刺史、觀陽伯毛德祖，冠軍司馬、滎陽太守翟廣，建威將軍竇霸，振武將軍姚勇錯，振威將軍吳寶之，司州別駕姜元興，治中竇溫。士衆大疫，死者十二三。辛酉，帝還至晉陽，班賜從官王公已下逮於廝賤，無不霑給。五月丙寅，還次鴈門，皇太子率留臺王公迎于句注之北。庚寅，車駕至自北巡。六月己亥，太尉、宜都公穆觀薨。丙辰，北巡，至於參合陂，遊于蟠羊山。秋七月，幸三會屋侯泉，詔皇太子率百官以從。八月，幸馬邑，觀于㶟源。九月乙亥，車駕還宮。詔司空奚斤還京師，昌平侯娥清、交阯侯周幾等鎮枋頭。劉義符潁川太守李元德獲入許昌，詔周幾擊之，元德遁。闕三字許昌，還軍枋頭。冬十月癸卯，廣西宮，起外垣牆，周回二十里。十有一月己巳，帝崩於西宮，時年三十二。遺詔以司空奚斤所獲軍實賜大臣，自司徒長孫嵩已下至士卒各有差。十有二月庚子，上謚曰明元皇帝，葬于雲中金陵，廟稱太宗。帝禮愛儒生，好覽史傳，以劉向所撰新序、說苑於經典正義多有所闕，乃撰新集三十篇，採諸經史，該洽古義，兼資文武焉。

史臣曰：太祖英雄，北驅朔漠，末年內多釁隙。明元抱純孝之心，達棄鏡之禍，權以濟事，危而獲安，隆基固本，內和外輯，以德見宗，良無愧也。

魏書卷二

魏書卷三考證

帝紀第三○魏收書此紀闕後人補以北史又取高氏小史修文殿御覽附益之

太宗紀司馬休之息譙王文思章武王子司馬國璠司馬道賜輔國將軍溫楷竟陵內史曹執荊州治中韓延之殷約平西參軍桓謐桓璲及桓溫孫道子勃海刁雍陳郡袁式等數百人來降○臣人龍按晉書宗室傳安帝反正進贈尚之衛將軍以休之長子文思爲嗣襲封譙郡王後文思戀蓄擁兵爲裕所敗而死不言降魏與此異

魏書卷四上

齊 魏收 撰

帝紀第四

世祖紀上

世祖太武皇帝諱燾，太宗明元皇帝之長子也，母曰杜貴嬪。天賜五年生於東宮，體貌瓌異，太祖奇而悅之，曰：成吾業者，必此子也。泰常七年四月，封泰平王。五月，爲監國。太宗有疾，命帝總攝百揆，聰明大度，意豁如也。八年十月壬申，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十有二月，追尊皇妣爲密皇太后，進司徒長孫嵩爵爲北平王，司空奚斤爲宜城王，藍田公長孫翰爲平陽王，其餘普增爵位各有差。於是除禁錮，釋嫌怨，開倉庫，賑窮乏，河南流民相率內屬者甚衆。

始光元年春正月丙寅，安定王彌薨。夏四月甲辰，東巡，幸大寧。秋七月，車駕還宮。八月，蠕蠕率六萬騎入雲中，殺掠吏民，攻陷盛樂宮。赭陽子尉普文率輕騎討之，虜乃退走。詔平陽王長孫翰等擊蠕蠕別帥，破之，殺數千人，獲馬萬餘匹。語在蠕蠕傳。九月，大簡輿徒，治兵於東郊，部分諸軍五萬騎，將北討。冬十有二月，遣平陽王長孫翰等討蠕蠕。車駕次祚山，蠕蠕北遁，諸軍追之，大獲而還。是年，劉義符爲其臣徐羨之等所廢殺，立義符弟義隆。

二年春正月己卯，車駕至自北伐，以其雜畜班賜將士各有差。二月，慕容渴悉鄰反於北平，攻破郡治，太守與守將擊敗之。三月丙辰，尊保母竇氏曰保太后。丁巳，以北平王長孫嵩爲太尉，平陽王長孫翰爲司徒，宜城王奚斤爲司空。庚申，營故東宮爲萬壽宮，起永安、安樂二殿，臨望觀，九華堂。初造新字千餘，詔曰：昔在帝軒，創制造物，乃命倉頡因鳥獸之跡以立文字。自茲以降，隨時改作，故篆隸草楷，並行於世。然經歷久遠，傳習多失其真，故令文體錯謬，會義不愜，非所以示軌則於來世也。孔子曰，名不正則事不成，此之謂矣。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頒下遠近，永爲楷式。夏四月，詔龍驤將軍步堆、謁者僕射胡覲使於劉義隆。五月，詔天下十家發大牛一頭，運粟塞上。秋九月，永安、安樂二殿成。丁卯，大饗以落之。冬十月，治兵於西郊。癸卯，車駕北伐，平陽王長孫翰等絕漠追之。蠕蠕北走。事具蠕蠕傳。是年，赫連屈丐死，子昌僭立。

三年春正月壬申，車駕至自北伐，班軍實以賜將士，行留各有差。乞伏熾磐遣使朝貢，請討赫連昌。二月，起太學於城東，祀孔子，以顏淵配。夏五月辛卯，中山公元纂進爵爲王，南安公元素復先爵常山王。六月，幸雲中舊宮，謁陵廟。西至五原，田於陰山，東至和兜山。秋七月，築馬射臺於長川，帝親登臺觀走馬，王公諸國君長馳射，中者賜金錦繒絮各有差。八月，車駕還宮。劉義隆遣使朝貢。帝以屈丐既死，諸子相攻，九月，遣司空奚斤率義兵將軍封禮、雍州刺史延普襲蒲坂，宋兵將軍周幾率洛州刺史于栗磾襲陝城。冬十月丁巳，車駕西伐，幸雲中，臨君子津。會天暴寒，數日冰結。十有一月戊寅，帝率輕騎二萬襲赫連昌。壬午，至其城下，徙萬餘家而還。語在昌傳。至祚山，班所虜獲以賜將士各有差。奚斤未至蒲坂，昌守將赫連乙升棄城西走。昌弟助興守長安，乙升復與助興自長安西走安定。奚斤遂入蒲坂。十有二月，詔斤西據長安，秦雍氐羌皆叛昌，詣斤降。武都氐王楊玄及沮渠蒙遜等皆遣使內附。

四年春正月乙酉，車駕至自西伐，賜留臺文武生口、繒帛、馬牛各有差。從人在道多死，其能到都者纔十六七。己亥，行幸幽州。赫連昌遣其弟平原公定率衆二萬向長安。帝聞之，乃遣就陰山伐木，大造攻具。二月，車駕還宮。三月丙子，遣高涼王禮鎮長安。詔執金吾桓貸造橋於君子津。丁丑，廣平王連薨。夏四月丁未，詔員外散騎常侍步堆、謁者僕射胡覲等使於劉義隆。是月，治兵講武，分諸軍：司徒長孫翰、廷尉長孫道生、宗正娥清三萬騎爲前驅，常山王素、太僕丘堆、將軍元太毗步兵三萬爲後繼，南陽王伏真、執金吾桓貸、將軍姚黃眉步兵三萬部攻城器械，將軍賀多羅精騎三千爲前候。五月，車駕西討赫連昌。辛巳，濟君子津。三城胡酋鵲子相率內附。帝次拔鄰山，築城，舍輜重，以輕騎三萬先行。戊戌，至于黑水，帝親祈天，告祖宗之靈而誓衆焉。六月甲辰，昌引衆出城，大破之。事在昌傳。昌將麾下數百騎西南走，奔上邽，諸軍乘勝追至城北，死者萬餘人。臨陣殺昌弟河南公滿及其兄子蒙遜。會日暮，昌尚書僕射問至拔城夜將昌母出走。乙巳，車駕入城，虜昌羣弟及其諸母、姊妹、妻妾、宮人萬數，府庫珍寶

車旗器物不可勝計擒昌尚書王買薛超等及司馬德宗將毛脩之秦雍人士數千人獲馬三十餘萬匹牛羊數千萬以昌宮人及生口金銀珍玩布帛班賚將士各有差昌弟平原公定拒司空奚斤於長安城娥清率騎五千討之西走上邽辛酉班師留常山王素執金吾桓貸鎮統萬秋七月己卯築壇於祚嶺戲馬馳射賜射中者金錦繒絮各有差蠕蠕寇雲中聞破赫連昌懼而還走八月壬子車駕至自西伐飲至策勳告於宗廟班軍實以賜留臺百寮各有差九月丁酉安定民舉城歸降冬十有一月以氐王楊玄爲都督荊梁益寧四州諸軍事假征南大將軍梁州刺史南秦王十有二月行幸中山守宰貪污免者十數人癸卯車駕還宮復所過田租之半

神䴥元年春正月以天下守令多行非法精選忠良悉代之辛未京兆王黎薨二月改元赫連昌退屯平涼司空奚斤進軍安定將軍丘堆爲昌所敗監軍侍御史安頡出戰擒昌昌餘衆立昌弟定爲主走還平涼三月癸酉詔侍中古弼迎赫連昌辛巳弼等以昌至于京師司空奚斤追定於平涼馬髦嶺爲定所擒丘堆先守輜重在安定聞斤敗棄甲東走蒲坂帝聞大怒詔安頡斬堆夏四月赫連定遣使朝貢帝詔諭之壬子西巡戊午田于河西大赦天下南秦王楊玄遣使朝貢六月丁酉并州胡酋卜田謀反伏誅餘衆不安詔淮南公王倍斤鎮虒祁撫慰之甲寅行幸長川秋七月車駕還宮八月東幸廣寧臨觀溫泉以太牢祭黃帝堯舜廟蠕蠕大檀遣子將萬餘騎入塞事具蠕蠕傳上郡休屠胡酋金崖率部內屬九月車駕還宮上洛巴渠泉午觸等萬餘家內附冬十月甲辰北巡壬子田于牛川劉義隆淮北鎮將王仲德遣步騎二千餘入寇濟陽陳留是月車駕還宮閏月辛巳義隆又遣將王玄謨兗州刺史竺靈秀步騎二千人寇滎陽將襲虎牢豫州遣軍逆擊走之上郡屠各隗詰歸率萬餘家內屬定州丁零鮮于臺陽翟喬等二千餘家叛入西山劫掠郡縣州軍討之失利詔鎮南將軍壽光侯叔孫建擊之十有一月行幸河西大校獵十有二月甲申車駕還宮是歲皇子晃生乞伏熾磐死子暮末僭立沮渠蒙遜遣使朝貢

二年春正月赫連定弟酒泉公儁自平涼來奔丁零鮮于臺陽等歸罪詔赦之二月上黨李禹聚衆殺太守自稱無上王署置將帥河內守將擊破之禹亡走入山爲人執送斬之夏四月治兵于南郊劉義隆遣使朝貢庚寅車駕北伐以太尉北平王長孫嵩衛尉廣陵公樓伏連留守京師從東道與長孫翰等期會於賊庭五月丁未次于沙漠舍輜重輕騎兼馬至栗水蠕蠕震怖焚燒廬舍絕跡西走事具蠕蠕傳是月赫連定來侵統萬東至侯尼城而還秋七月車駕東轅至黑山校數軍實班賜王公將士各有差八月帝以東部高車屯巳尼陂詔左僕射安原率騎萬餘討之事具蠕蠕傳冬十月振旅凱旋于京師告於宗廟列置新民於漠南東至濡源西暨五原陰山竟三千里詔司徒平陽王長孫翰尚書令劉潔左僕射安原侍中古弼鎮撫之十有一月西巡狩田于河西至祚山而還

三年春正月庚子車駕還宮壬寅大赦天下癸卯行幸廣寧臨溫泉作溫泉之歌二月丁卯司徒平陽王長孫翰薨戊辰車駕還宮三月壬寅進會稽公赫連昌爲秦王癸卯雲中河西敕勒千餘家叛尚書令劉潔追滅之帝聞劉義隆將寇邊乃詔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簡幽州以南戍兵集于河上以備之夏四月甲子行幸雲中敕勒萬餘落叛走詔尚書封鐵追討滅之五月戊戌詔曰夫士之爲行在家必孝處朝必忠然後身榮於時名揚後世矣近遣尚書封鐵翦除亡命其所部將士有盡忠竭節以殞軀命者今皆追贈爵號或有蹈鋒履難以自效者以功次進位或有故違軍法私離幢校者以軍法行戮夫有功蒙賞有罪受誅國之常典不可暫廢自今後以不善者可以自改其宣敕內外咸使聞知六月詔平南大將軍假丹陽王太毗屯于河上以司馬楚之爲安南大將軍琅邪王屯潁川秋七月己亥詔曰昔太祖撥亂制度草創太宗因循未遑改作軍國官屬至乃闕然今諸征鎮將軍王公仗節邊遠者聽開府辟召其次增置吏員庚子詔大鴻臚卿杜超假節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行征南大將軍太宰進爵爲王鎮鄴爲諸軍節度八月清河羣盜殺太守劉義隆將到彥之自清水入河泝流西行帝以河南兵少詔攝四鎮乃治兵將西討丙寅到彥之遣將渡河攻冶坂冠軍將軍安頡督諸軍擊破之斬首五千餘級投水死者甚衆

甲戌，行幸南宮，獵于南山。戊寅，詔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屯于河上。九月己丑，赫連定遣弟謂以代寇鄜城，平西將軍始平公隗歸等率諸軍討之，擒賊將王卑，殺萬餘人，謂以代遁走。癸卯，立密皇太后廟于鄴。甲辰，行幸統萬，遂征平涼。冬十月庚申，到彥之、王仲德沿河置守，還保東平。乙亥，冠軍將軍安頡濟河攻洛陽，丙子，拔之，擒義隆將二十人，斬首五千級。時河北諸軍會于七女津，彥之恐軍南度，遣將王蟠龍泝流欲盜官船，征南大將軍杜超等擊破斬之。辛巳，安頡平虎牢，義隆司州刺史尹沖墜城死。十有一月乙酉，車駕至平涼。先是，赫連定將數萬人東禦於鄜城，留其弟上谷公社于、廣陽公度洛孤城守。帝至平涼，登北原，使赫連昌招諭之，社于不降。詔安西將軍古弼等擊安定。攻平涼，定聞之，棄鄜城入于安定，自率步騎三萬從鶉觚原將救平涼，與弼相遇，弼擊之，殺數千人，乃還走。詔諸軍四面圍之。甲午，壽光侯叔孫建、汝陰公長孫道生濟河，到彥之、王仲德從清入濟，東走青州。義隆兗州刺史竺靈秀棄須昌，南奔湖陸。丁酉，定乏水，引衆下原，詔武衛將軍丘眷擊之，定衆大潰，死者萬餘人。定中重創，單騎遁走。獲定弟丹陽公烏視拔、武陵公禿骨及公侯百餘人。是日，諸將乘勝進軍，遂取安定。定從兄東平公乙升棄城奔長安，剽掠數千家，西奔上邽。戊戌，叔孫建大破竺靈秀於湖陸，殺獲五千餘人。己亥，帝幸安定，獲乞伏熾磐質子及定車旗簿，其生口財畜，班賜將士各有差。庚子，帝自安定還臨平涼，遂掘塹圍守之。行幸紐城，安慰初附，赦秦雍之民，賜復七年。定隴西守及將士數千人來降。辛丑，冠軍將軍安頡率諸軍攻滑臺，瑯邪王司馬楚之破劉義隆將於長社。沮渠蒙遜遣使朝貢。壬寅，封壽光侯叔孫建爲丹陽王。十有二月丁卯，定弟社于、度洛孤面縛出降，平涼平，收其珍寶。定長安、臨晉、武功守將皆奔走，關中平。壬申，車駕東還，留巴東公延普鎮安定。是歲，馮跋死，弟文通僭立。

四年春正月壬午，車駕次于木根山，大饗羣臣，賜布帛各有差。丙申，劉義隆將檀道濟、王仲德從清水救滑臺，丹陽王叔孫建、汝陰公長孫道生拒之，道濟等不敢進。是月，乞伏慕末爲赫連定所滅。二月辛酉，安頡、司馬楚之平滑臺，擒義隆將朱脩之、李元德及東郡太守申謨。癸酉，車駕還宮，飲至策勳，告於宗廟，賜留臺百官各有差，戰士賜復十年。丁丑，行幸南宮。定州民饑，詔啓倉以賑之。義隆將檀道濟、王仲德東走，諸將追之，至歷城而還。三月庚戌，冠軍將軍安頡獻義隆俘萬餘人，甲兵三萬。夏五月庚寅，行幸雲中。六月，赫連定北襲沮渠蒙遜，爲吐谷渾慕璝所執。閏月乙未，蠕蠕國遣使朝獻。詔散騎侍郎周紹使于劉義隆。秋七月己酉，行幸河西，起承華宮。八月乙酉，沮渠蒙遜遣子安周入侍。吐谷渾慕璝遣使奉表，請送赫連定。己丑，以慕璝爲大將軍、西秦王。九月癸丑，車駕還宮。庚申，加太尉長孫嵩柱國大將軍，特進、左光祿大夫崔浩爲司徒，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爲司空。癸亥，詔兼太常李順持節拜河西王沮渠蒙遜爲假節，加侍中、都督涼州及西域羌戎諸軍事、行征西大將軍、太傅、涼州牧、涼王。壬申，詔曰：「頃逆命縱逸，方夏未寧，戎車屢駕，不遑休息。今二寇摧殄，士馬無爲，方將偃武脩文，遵太平之化，理廢職，舉逸民，拔起幽窮，延登儁乂，昧旦思求，想遇師輔，雖殷宗之夢板築，罔以加也。訪諸有司，咸稱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穎、勃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皆賢儁之胄，冠冕州邦，有羽儀之用。詩不云乎：『鶴鳴九皋，聲聞于天。』庶得其人，任之政事，共臻邕熙之美。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如玄之比，隱跡衡門，不耀名譽者，盡敕州郡以禮發遣。」遂徵玄等及州郡所遣至者數百人，皆差次敘用。冬十月戊寅，詔司徒崔浩改定律令。行幸漠南。十一月丙辰，北部敕勒莫弗庫若于率其部數萬騎，驅鹿數百萬，詣行在所，帝因而大狩以賜從者，勒石漠南，以記功德。宜城王奚斤坐事降爵爲公。十二月丁丑，車駕還宮。

延和元年春正月丙午，尊保太后爲皇太后，立皇后赫連氏，立皇子晃爲皇太子，謁于太廟，大赦，改年。己巳，詔曰：「朕以眇身，獲奉宗廟，思闡洪基，廓清九服。遭值季運，天下分崩。是用屢征，罔或寧息。自始光至今，九年之間，戎車十舉。羣帥文武，荷戈被甲，櫛風沐雨，蹈履鋒刃，與朕均勞。賴神祇之助，將士宣力，用能摧折彊豎，克翦大憝。兵不極武，而二寇俱滅；師不違律，而遐方以寧。加以時氣和洽，嘉瑞並降，遍於郡國，不可勝紀。豈朕一人獨應此祐，斯亦羣后協同之所致也。公卿因茲稽諸天人之會，請建副貳。夫慶賞之行，所以褒崇勳舊，旌顯賢能，

以永無疆之休其王公將軍以下普增爵秩啓國承家脩廢官舉儁逸蠲除煩苛更定科制務從輕約除故革新以正一統羣司當深思效績直道正身立功立事無或懈怠稱朕意焉二月丙子行幸南宮三月丁未追贈夫人賀氏爲皇后壬申西秦王吐谷渾慕璝送赫連定於京師夏五月大簡輿徒于南郊將討馮文通劉義隆遣使朝貢六月庚寅車駕伐和龍詔尚書左僕射安原等屯于漠南以備蠕蠕辛卯兼散騎常侍鄧穎使於劉義隆秋七月己未車駕至濡水庚申遣安東將軍宜城公奚斤發幽州民及密雲丁零萬餘人運攻具出南道俱會和龍帝至遼西文通遣其侍御史崔聘奉獻牛酒己巳車駕至和龍臨其城文通石城太守李崇建德太守王融十餘郡來降發其民三萬人穿圍塹以守之是月築東宮八月甲戌文通使數萬人出城挑戰昌黎公元丘與河間公元齊擊破之死者萬餘人文通尚書高紹率萬餘家保羌胡固己卯車駕討紹辛巳斬之詔平東將軍賀多羅攻文通帶方太守慕容玄於猴固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攻建德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攻冀陽皆拔之虜獲生口班賜將士各有差九月乙卯車駕西還徙營丘成周遼東樂浪帶方玄菟六郡民三萬家于幽州開倉以賑之冬十月癸酉車駕至濡水吐谷渾慕璝遣使朝貢十有一月乙巳車駕至自伐和龍十有二月己丑馮文通長樂公崇及其母弟朗朗弟邈以遼西內屬文通遣將封羽圍遼西先是辟召賢良而州郡多逼遣之詔曰朕除僞平暴征討累年思得英賢緝熙治道故詔州郡搜揚隱逸進舉賢俊古之君子養志衡門德成業就才爲世使或雍容雅步三命而後至或棲棲遑遑負鼎而自達雖徇尚不同濟時一也諸召人皆當以禮申諭任其進退何逼遣之有也此刺史守宰宣揚失旨豈復光益乃所以彰朕不德自今以後各令鄉閭推舉守宰但宣朕虛心求賢之意既至當待以不次之舉隨才文武任之政事其明宣勑咸使聞知是年禿髮傉檀子保周棄沮渠蒙遜來奔以保周爲張掖公

二年春正月乙卯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督諸軍救遼西丙寅以樂安王範爲假節加侍中都督秦雍涇梁益五州諸軍事衞大將軍儀同三司鎮長安二月庚午詔兼鴻臚卿李繼持節假馮崇車騎大將軍遼西王承制聽置尚書已下賜崇功臣爵秩各有差征西將軍金崖與安定鎮將延普及涇州刺史狄子玉爭權構隙舉兵攻普不克退保胡空谷驅掠平民據險自固詔散騎常侍平西將軍安定鎮將陸俟討獲之壬午行幸河西詔兼散騎常侍宋宣使於劉義隆丙申馮崇母弟朗來朝三月司馬德宗驃騎將軍司馬元顯子天助來降壬子車駕還宮夏五月己亥行幸山北六月遣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尚書左僕射安原督諸軍討和龍將軍樓勃別將五千騎圍凡城文通守將封羽以城降收其民三千餘家辛巳詔樂安王範發秦雍兵萬人築小城於長安城內秋八月遼西王馮崇上表求說降其父帝不聽九月劉義隆遣使朝貢奉馴象一戊午詔兼大鴻臚卿崔賾持節拜征虜將軍楊難當爲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封南秦王冬十月南秦王楊難當率衆圍漢中十有一月甲寅車駕自山北還宮十有二月己巳大赦天下辛未幸陰山之北隴西休屠王弘祖率衆內屬金崖既死部人立崖從弟當川領其衆詔兼散騎常侍盧玄使於劉義隆是歲沮渠蒙遜死以其子牧犍爲車騎將軍改封河西王

三年春正月乙未車駕次于女水大饗羣臣班賜各有差戊戌馮文通遣其給事黃門侍郎伊臣乞和帝不許丙辰金當川反楊難當克漢中送雍州流民七千家于長安二月丁卯蠕蠕吳提奉其妹幷遣其異母兄禿鹿傀及左右數百人朝貢獻馬二千匹戊寅詔曰朕承統之始羣凶縱逸四方未賓所在逆僭蠕蠕陸梁於漠北鐵弗肆虐於三秦是以旰食忘寢抵掌扼腕期在掃清逋殘寧濟萬寓故頻年屢征有事西北運輸之役百姓勤勞廢失農業遭離水旱致使生民貧富不均未得家給人足或有寒窮不能自贍者朕甚愍焉今四方順軌兵革漸寧宜寬徭賦與民休息其令州郡縣隱括貧富以爲三級其富者租賦如常中者復二年下窮者復三年刺史守宰當務盡平當不得阿容以罔政治明相宣約咸使聞知辛卯車駕還宮三月甲寅行幸河西閏月甲戌秦王赫連昌叛走丙子河西候將格殺之驗其謀反羣弟皆伏誅己卯車駕還宮彭城公元粟進爵爲王辛巳馮文通遣尚書高顒上表稱藩詔徵其侍子戊子金當川

率其衆圍西川侯彭文暉於陰密夏四月乙未詔征西大將軍常山王素討當川丁未行幸河西壬戌獲當川斬之于長安以徇六月甲辰車駕還宮辛亥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司空汝陰公長孫道生侍中古弼督諸軍討和龍芟其禾稼徙民而還秋七月辛巳東宮成備置屯衞三分西宮之一壬午行幸美稷遂至隰城命諸軍討山胡白龍于西河九月戊子克之斬白龍及其將帥屠其城冬十月癸巳蠕蠕國遣使朝貢甲午破白龍餘黨于五原詔山胡爲白龍所逼及歸降者聽爲平民諸與白龍同惡斬數千人虜其妻子班賜將士各有差十有一月車駕還宮十有二月甲辰行幸雲中

太延元年春正月壬午降死刑已下各一等癸未出太祖太宗宮人令得嫁甲申大赦改年二月庚子蠕蠕焉耆車師諸國各遣使朝獻詔長安及平涼民徙在京師其孤老不能自存者聽還鄉里丁未車駕還宮三月癸亥馮文通遣大將渴燭通朝獻辭以子疾夏五月庚申進宜都公穆壽爲宜都王汝陰公長孫道生爲上黨王宜城公奚斤爲恆農王廣陵公樓伏連爲廣陵王本官各如故遣使者二十輩使西域甲戌行幸雲中六月甲午詔曰頃者寇逆消除方表漸晏思崇政化敷洪治道是以屢詔有司班宣恩惠綏理百揆羣公卿士師尹牧守或未盡導揚之美致令陰陽失序和氣不平去春小旱東作不茂憂勤克己祈請靈祇上下咸秩豈朕精誠有感何報應之速雲雨震灑流澤霑渥有鄙婦人持方寸玉印詣潞縣侯孫家既而亡去莫知所在玉色鮮白光照內映印有三字爲龍鳥之形要妙奇巧不類人迹文曰旱疫平推尋其理蓋神靈之報應也朕用嘉焉比者已來禎瑞仍臻所在甘露流液降於殿內嘉瓜合蔕生于中山野木連理殖於魏郡在先后載誕之鄉白燕集于盛樂舊都玄鳥隨之蓋有千數嘉禾頻歲合秀於恆農白雉白兔並見於渤海白雉三隻又集於平陽太祖之廟天降嘉貺將何德以酬之所以內省驚震欣懼交懷其令天下大酺五日禮報百神守宰祭界內名山大川上答天意以求福祿丙午高麗鄯善國並遣使朝獻戊申詔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等五將率騎四萬東伐文通秋七月田於棝陽己卯丕等至於和龍徙男女六千口而還八月丙戌遂幸河西粟特國遣使朝獻九月甲戌車駕還宮冬十月癸卯尚書左僕射安原謀反伏誅甲辰行幸定州次于新城宮十有一月乙丑行幸冀州己巳校獵于廣川丙子行幸鄴祀密太后廟諸所過對問高年褒禮賢俊十有二月甲申詔曰操持六柄王者所以統攝平政理訟公卿之所司存勸農平賦宰民之所專急盡力三時黔首之所克濟各修其分謂之有序今更不然何以爲治越職侵局有紊綱紀上無定令民知何從自今以後亡匿避難羈旅他鄉皆當歸還舊居不問前罪民相殺害牧守依法平決不聽私輒報者誅及宗族鄰伍相助與同罪州郡縣不得妄遣吏卒煩擾民庶若有發調縣宰集鄉邑三老計貲定課裒多益寡九品混通不得縱富督貧避彊侵弱太守覆檢能否覈其殿最列言屬州刺史明考優劣抑退姦吏升進貞良歲盡舉課上臺牧守荷治民之任當宣揚恩化奉順憲典與國同憂直道正身肅居官次不亦善乎癸卯遣使者以太牢祀北岳

二年春正月甲寅車駕還宮二月戊子馮文通遣使朝貢求送侍子帝不許壬辰遣使者十餘輩詣高麗東夷諸國詔諭之三月丙辰劉義隆遣使朝貢辛未平東將軍娥清安西將軍古弼率精騎一萬討馮文通平州刺史元嬰又率遼西將軍會之文通急求救於高麗高麗使其大將葛蔓盧以步騎二萬人迎文通甲戌以□鎮虎牢夏四月甲申皇子小兒苗兒並薨五月乙卯馮文通奔高麗戊午詔散騎常侍封撥使高麗徵送文通丁卯行幸河西赫連定之西也楊難當竊據上邽秋七月庚戌詔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等督河西高平諸軍討之詔散騎侍郎廣平子游雅等使於劉義隆八月丁亥遣使六輩使西域帝校獵于河西詔廣平公張黎發定州七郡一萬二千人通沙泉道甲辰高車國遣使朝獻九月庚戌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等至略陽難當奉詔攝上邽守高麗不送文通遣使奉表稱當與文通俱奉王化帝以高麗違詔議將擊之納樂平王丕計而止冬十有一月己酉行幸棝陽驅野馬於雲中置野馬苑閏月壬子車駕還宮乙丑潁川王提改封武昌王河西王沮渠牧犍遣使朝貢是歲吐谷渾慕璝死

三年春正月癸未征東大將軍中山王纂薨戊子太尉北平王長孫嵩薨乙巳

鎮南大將軍丹陽王叔孫建薨。二月乙卯，行幸幽州，存恤孤老，問民疾苦。還幸上谷，遂至代。所過復田租之半。高麗、契丹國並遣使朝獻。三月丁丑，以南平王渾為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鎮和龍。己卯，車駕還宮。癸巳，龜茲、悅般、焉耆、車師、粟特、疏勒、烏孫、渴槃陁、鄯善諸國各遣使朝獻。丁酉，劉義隆遣使朝貢。夏五月己丑，詔曰：「方今寇逆消殄，天下漸晏。比年以來，屢詔有司，班宣惠政，與民寧息。而內外羣官及牧守令長，不能憂勤所司，糾察非法，廢公帶私，更相隱置，濁貨為官，政存苟且。夫法之不用，自上犯之，其令天下吏民，得舉告守令不如法者。」丙申，行幸雲中。秋七月戊子，使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司空上黨王長孫道生討山胡白龍餘黨於西河，滅之。八月甲辰，行幸河西。九月甲申，車駕還宮。丁酉，遣使者拜西秦王慕璝弟慕利延為鎮西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西平王。冬十月癸卯，行幸雲中。十有一月壬申，車駕還宮。甲申，破洛那、者舌國各遣使朝獻，奉汗血馬。是歲，河西王沮渠牧犍世子封壇來朝。

四年春三月庚辰，鄯善王弟素延耆來朝。癸未，罷沙門年五十已下。江陽王根薨。是月，高麗殺馮文通。夏五月戊寅，大赦天下。丙申，行幸五原。秋七月壬午，車駕北伐，事具蠕蠕傳。冬十月乙丑，大饗六軍。十二月丁巳，車駕至自北伐。上洛巴泉輦等相率內附。詔兼散騎常侍高雅使劉義隆。

五年春正月庚寅，行幸定州。三月丁卯，詔衞大將軍樂安王範遣雍州刺史葛那取上洛，劉義隆上洛太守鐔長生棄郡走。辛未，車駕還宮。庚寅，以故南秦王世子楊保宗為征南大將軍、秦州牧、武都王，鎮上邽。夏四月丁酉，鄯善、龜茲、疏勒、焉耆諸國遣使朝獻。五月丁丑，治兵於西郊。癸未，遮逸國獻汗血馬。六月甲辰，車駕西討沮渠牧犍，侍中宜都王穆壽輔皇太子決留臺事，大將軍長樂王嵇敬、輔國大將軍建寧王崇二萬人屯漠南，以備蠕蠕。秋七月己巳，車駕至上郡屬國城，大饗羣臣，講武馬射。壬午，留輜重，分部諸軍：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尚書令鉅鹿公劉潔諸軍與常山王素二道並進，為前鋒；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太宰陽平王杜超督平涼、鄜城諸軍為後繼。八月甲午，永昌王健獲牧犍牛馬畜產二十餘萬。牧犍遣弟董來率萬餘人拒戰於城南，望塵退走。丙申，車駕至姑臧，牧犍兄子祖踰城來降，乃分軍圍之。九月丙戌，牧犍兄子萬年率麾下來降。是日，牧犍與左右文武五千人面縛軍門，帝解其縛，待以藩臣之禮。收其城內戶口二十餘萬，倉庫珍寶不可稱計。進張掖公禿髮保周爵為王，與龍驤將軍穆羆、安遠將軍源賀分略諸郡，雜人降者亦數十萬。牧犍弟張掖太守宜得燒倉庫，西奔酒泉；樂都太守安周南奔吐谷渾。遣鎮南將軍奚眷討張掖，遂至酒泉。牧犍弟酒泉太守無諱及宜得復奔晉昌。使弋陽公元潔守酒泉。鎮北將軍封沓討樂都，掠數千家而還。班賜將士各有差。戊子，蠕蠕犯塞，遂至七介山，京師大駭。皇太子命上黨王長孫道生等拒之，事具蠕蠕傳。冬十月辛酉，車駕東還，徙涼州民三萬餘家于京師。留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征西將軍賀多羅鎮涼州。癸亥，遣張掖王禿髮保周諭諸部鮮卑，保周因率諸部叛於張掖。十有一月乙巳，劉義隆遣使朝獻，并獻馴象一。是月，高麗及粟特、渴盤陁、破洛那、悉居半諸國各遣使朝獻。十有二月壬午，車駕至自西伐，飲至策勳，告於宗廟。楊難當寇上邽，鎮將元勿頭擊走之。是歲，鄯善、龜茲、疏勒、焉耆、高麗、粟特、渴盤陁、破洛那、悉居半等國並遣使朝貢。

魏書卷四上

魏書卷四上考證

世祖紀初造新字千餘○臣人龍按本書太祖紀天興四年比衆經文字凡四萬餘字此則初造新字頒之遠近蓋天興所集者經傳所有也始光所造者時俗所行而衆經文所不及收者也金石文字記謂說文所無而後人續添之字大都出此然三國志云有山陰朱育依體像類造作異字千名以上則知別撰之字自漢有之矣

馮文通長樂公崇及其母弟朗朗弟邈○北史作馮文通子長樂公崇考列傳崇朗邈皆文通子也加一子字義較明

魏書卷四上考證

魏書卷四下

齊　魏收　撰

帝紀第四下

世祖紀下　恭宗紀

太平真君元年春正月己酉沮渠無諱圍酒泉辛亥分遣侍臣巡行州郡觀察風俗問民疾苦壬子無諱誘執弋陽公元潔二月己巳詔假通直常侍邢穎使於劉義隆發長安五千人浚昆明池三月酒泉陷夏四月庚辰無諱寇張掖禿髮保周屯于删丹丙戌詔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等督諸軍討保周五月辛卯行幸北部乙巳無諱復圍張掖不克退還丙辰車駕還宮六月丁丑皇孫濬生大赦改年秋七月行幸陰山己丑永昌王健至番禾破保周保周遁走丙申皇太后竇氏崩于行宮癸丑保周自殺傳首京師八月甲申無諱降送弋陽公元潔及諸將士九月壬寅車駕還宮冬十有一月丁亥行幸山北十二月車駕還宮是歲州鎮十五民饑開倉賑恤以河南王曜子羯兒為河間王後改封略陽王

二年春正月癸卯拜沮渠無諱為征西大將軍涼州牧酒泉王甲辰行幸溫泉二月壬戌車駕還宮三月辛卯葬惠太后於崞山庚戌新興王俊略陽王羯兒有罪並黜為公辛亥封蠕蠕郁久閭乞列歸為朔方王沮渠萬年為張掖王夏四月丁巳劉義隆遣使朝貢庚辰詔鎮南將軍南陽公奚眷征酒泉五月辛卯行幸山北秋八月辛亥詔散騎侍郎張偉等使劉義隆行幸河西九月戊戌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薨冬十有一月庚子鎮南將軍奚眷平酒泉獲沮渠天周滅嗟屈德男女四千口十有二月甲戌車駕還宮丙子劉義隆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甲申帝至道壇親受符籙備法駕旗幟盡青語在釋老志二月壬寅北平王長孫頹有罪削爵為侯夏四月無諱走渡流沙據鄯善李暠孫寶據敦煌遣使內附三月行幸陰山之北閏月劉義隆龍驤將軍裴方明梁州刺史劉康祖寇南秦南秦王楊難當敗奔於上邽六月丙戌難當朝於行宮先是起殿於陰山之北殿始成而難當至因名曰廣德焉秋七月丙寅詔安西將軍建興公古弼督隴右諸軍及殿中虎賁與武都王楊保宗等從祁山南入征西將軍淮陽公皮豹子與琅邪王司馬楚之等督關中諸軍從散關西入俱會仇池征南將軍鬱林公司馬文思為征南大將軍進爵譙王督洛豫諸軍事南趣襄陽征南將軍東安公刁雍東趣廣陵邀方明歸路冬十月己卯封皇子伏羅為晉王翰為秦王譚為燕王建為楚王余為吳王十有二月辛巳侍中太保襄城公盧魯元薨丁酉車駕還宮李寶遣使朝貢以寶為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沙州牧封敦煌公

四年春正月己巳征西將軍皮豹子等大破劉義隆將於樂鄉擒其將王奐之王長卿等彊玄明辛伯奮棄下辨遁走追斬之盡虜其衆庚午行幸中山二月丙子車駕至于恆山之陽詔有司刊石勒銘是月克仇池三月庚申車駕還宮壬戌鳥洛侯國遣使朝貢夏四月武都王楊保宗謀反諸將擒送京師諸氐羌復推保宗弟文德為主圍仇池丁酉大赦天下己亥行幸陰山五月將軍古弼大破諸氐解仇池圍六月庚寅詔曰朕承天子民憂理萬國欲令百姓家給人足興於禮義而牧守令宰不能助朕宣揚恩德勤恤民隱至乃侵奪其產加以殘虐非所以為治也今復民貲賦三年其田租歲輸如常牧守之徒各厲精為治勸課農桑不得妄有徵發有司彈糾勿有所縱癸巳大閱于西郊秋九月辛丑行幸漠南甲辰捨輜重以輕騎襲蠕蠕分軍為四道事具蠕蠕傳鎮北將軍封沓亡入蠕蠕冬十一月將軍皮豹子等追破劉義隆將於濁水甲子車駕至於朔方詔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洪基恢隆萬世自經營天下平暴除亂掃清不順二十年矣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謝授子任賢所以休息優隆功臣式圖長久蓋古今不易之令典也其令皇太子副理萬機總統百揆諸朕功臣勤勞日久皆當以爵歸第隨時朝請饗宴朕前論道陳謨而已不宜復煩以劇職更舉賢俊以備百官主者明為科制以稱朕心十二月辛卯車駕至自北伐

五年春正月壬寅皇太子始總百揆侍中中書監宜都王穆壽司徒東郡公崔浩侍中廣平公張黎侍中建興公古弼輔太子以決庶政諸上書者皆稱臣上

覡儀與表同戊申詔曰愚民無識信惑妖邪私養師巫挾藏讖記陰陽圖緯方伎之書又沙門之徒假西戎虛誕生致妖孽非所以壹齊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自王公已下至於庶人有私養沙門師巫及金銀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師巫沙門身死主人門誅明相宣告咸使聞知庚戌詔曰自頃以來軍國多事未宣文教非所以整齊風俗示軌則於天下也今制自王公已下至於卿士其子息皆詣太學其百工伎巧騶卒子息當習其父兄所業不聽私立學校違者師身死主人門誅二月辛未中山王辰等八將以北伐後期斬于都南癸酉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薨庚辰行幸廬闕三月戊戌大會于那南池遣使者四輩使西域甲辰車駕還宮癸丑詔征西大將軍司空上黨王長孫道生鎮統萬夏四月乙亥侍中太宰陽平王杜超爲帳下所殺五月丁酉行幸陰山之北六月北部民殺立義將軍衡陽公莫孤率五千餘落北走追擊于漠南殺其渠帥餘徙居冀相定三州爲營戶西平王吐谷渾慕利延殺其兄子緯代是月緯代弟叱力延等來奔乞師以叱力延爲歸義王秋七月癸卯東雍州刺史沮渠秉謀叛伏誅八月乙丑田于河西壬午詔員外散騎常侍高濟使於劉義隆晉王伏羅督高平涼州諸軍討吐谷渾慕利延九月帝自河西至馬邑觀于崞川己亥車駕還宮丁未行幸漠南冬十月癸未晉王伏羅大破慕利延慕利延走奔白蘭慕利延從弟伏念長史𩦎鳩黎部大崇娥等率其部一萬三千落內附十一月劉義隆遣使朝貢十二月粟特國遣使朝貢丙戌車駕還宮

六年春正月辛亥車駕行幸定州引見長老存問之詔兼員外散騎常侍宋愔使劉義隆二月遂西幸上黨觀連理樹於泫氏西至吐京討徙叛胡出配郡縣三月庚申車駕還宮詔諸有疑獄皆付中書以經義量決是月酒泉公郝溫反於杏城殺守將王幡縣吏蓋鮮率宗族討溫溫棄城走自殺家屬伏誅夏四月庚戌征西大將軍高涼王那等討吐谷渾慕利延於陰平白蘭詔秦州刺史天水公封勑文擊慕利延兄子什歸於枹罕散騎常侍成周公萬度歸乘傳發涼州以西兵襲鄯善六月壬辰車駕北巡什歸聞軍將至棄城夜遁秋八月丁亥封勑文入枹罕分徙千家還上邽壬辰度歸以輕騎至鄯善執其王真達以詣京師帝大悅厚待之車駕幸陰山之北次于廣德宮詔發天下兵三分取一各當戒嚴以須後命徙諸種雜人五千餘家於北邊令民北徙畜牧至廣漠以餌蠕蠕壬寅高涼王那軍到曼頭城慕利延驅其部落西渡流沙那急追故西秦王慕璝世子被囊逆軍拒戰那擊破之被囊輕騎遁走中山公杜豐精騎追之度三危至雪山生擒被囊什歸及熾磐子成龍送于京師慕利延遂西入于闐國九月盧水胡蓋吳聚衆反於杏城冬十月戊子長安鎮副將元紇率衆討之爲吳所殺吳黨遂盛民皆渡渭奔南山於是詔發高平勑勒騎赴長安詔將軍叔孫拔乘傳領攝并秦雍兵屯渭北十有一月高涼王那振旅還京師己未遣那及殿中尚書安定公韓茂率騎屯相州之陽平郡發冀州民造浮橋於碻磝津蓋吳遣其部落帥白廣平西掠新平安定諸夷酋皆聚衆應之殺汧城守將吳遂進軍李閏堡分兵掠臨晉巴東將軍章直與戰大敗之兵溺死於河者三萬餘人吳又遣兵西掠至長安將軍叔孫拔與戰於渭北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庚申遼東王竇漏頭薨河東蜀薛永宗聚黨盜官馬數千匹驅三千餘人入汾曲西通蓋吳受其位號秦州刺史金城公周鹿觀率衆討之不克而還庚午詔殿中尚書扶風公元處真尚書平陽公慕容嵩二萬騎討薛永宗詔殿中尚書乙拔率五將三萬騎討蓋吳西平公寇提三將一萬騎討吳黨白廣平蓋吳自號天台王署置百官辛未車駕還宮選六州兵勇猛者二萬人使永昌王仁高涼王那分領爲二道各一萬騎南略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實河北癸未車駕西征

七年春正月戊辰車駕次東雍州庚午圍薛永宗營壘永宗出戰大敗六軍乘之永宗衆潰永宗男女無少長赴汾水死辛未車駕南幸汾陰庚辰帝臨戲水蓋吳退走北地二月丙戌幸長安存問父老丁亥幸昆明池丙申幸盩厔誅叛民耿青孫溫二壘與蓋吳通謀者軍次陳倉誅散關氐害守將者還幸雍城田於岐山之陽北道諸軍乙拔等大破蓋吳於杏城吳棄馬遁走永昌王仁至高平擒劉義隆將王章略金鄉方與遷其民五千家於河北高涼王那至濟南東

平陵遷其民六千餘家於河北三月詔諸州坑沙門毀諸佛像徙長安城工巧
二千家於京師車駕旋軫幸洛水分軍誅李閏叛羌是月金城邊冏天水梁會
反據上邽東城秦州刺史封敕文擊之斬冏衆復推會爲帥夏四月甲申車駕
至自長安戊子鄴城毀五層佛圖於泥像中得玉璽二其文皆曰受命於天既
壽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漢傳國璽五月癸亥安豐公閭根率騎詣上邽
與敕文討梁會會走漢中蓋吳復聚杏城自號秦地王假署山民衆旅復振於
是遣永昌王仁高涼王那督北道諸軍同討之六月甲申發定冀相三州兵二
萬人屯長安南山諸谷以防越逸丙戌發司幽定冀四州十萬人築畿上塞圍
起上谷西至于河廣袤皆千里秋八月蓋吳爲其下人所殺傳首京師永昌王
仁平其遺燼高涼王那破蓋吳黨白廣平生擒屠各路那羅於安定斬于京師
復略陽公羯兒王爵
八年春正月吐京胡阻險爲盜詔征東將軍武昌王提征南將軍淮南王他討
之不下山胡曹僕渾等渡河西保山以自固招引朔方諸胡提等引軍討僕渾
二月己卯高涼王那等自安定討平朔方胡因與提等合軍共攻僕渾斬之其
衆赴險死者以萬數癸未行幸中山頒賜從官文武各有差高陽易縣民不從
官命討平之徙其餘燼於北地三月河西王沮渠牧犍謀反伏誅徙安州丁零
三千家於京師夏五月車駕還宮六月西征諸將扶風公元處真等八將坐盜
沒軍資所在虜掠贓各千萬計並斬之八月衛大將軍樂安王範薨冬十月侍
中中書監宜都王穆壽薨十二月鄯善逸國並遣子朝獻晉王伏羅薨
九年春正月劉義隆遣使朝貢氐楊文德受義隆官號守葭蘆城招誘武都陰
平五部氐民詔仇池鎮將皮豹子討之文德棄城南走擒其妻子寮屬義隆白
水太守郭啓玄率衆救文德豹子逆擊大破之啓玄文德走還漢中宕昌羌酋
梁瑾慈遣使內附并貢方物二月癸卯行幸定州山東民饑啓倉賑之罷塞圍
作遂西幸上黨誅潞叛民二千餘家徙西河離石民五千餘家于京師詔於壺
關東北大王山累石爲三封又斬其北鳳皇山南足以斷之三月車駕還宮夏
五月甲戌以交趾公韓拔爲假節征西將軍領護西戎校尉鄯善王鎮鄯善賦
役其民比之郡縣六月辛酉行幸廣德宮丁卯悅般國遣使求與王師俱討蠕
蠕帝許之秋八月詔中外諸軍戒嚴九月乙酉治兵于西郊丙戌上幸陰山是
月成周公萬度歸千里驛上大破焉耆國其王鳩尸卑那奔龜茲冬十月辛丑
恆農王奚斤薨癸卯以婚姻奢靡喪葬過度詔有司更爲科限癸亥大赦天下
十有二月詔成周公萬度歸自焉耆西討龜茲皇太子朝于行宮遂從北討至
于受降城不見蠕蠕因積糧城內留守而還北平王長孫敦坐事降爵爲公
十年春正月戊辰朔帝在漠南大饗百寮班賜有差甲戌北伐二月蠕蠕渠帥
爾綿他拔等率其部落千餘家來降蠕蠕吐賀真恐懼遠遁事具蠕蠕傳三月
遂蒐于河西庚寅車駕還宮夏五月庚寅行幸陰山秋七月浮圖沙國遣使貢
獻九月閱武積上遂北伐事具蠕蠕傳冬十月庚子皇太子及羣官奉迎於行
宮壬午大饗班賜所獲及布帛各有差十有一月龜茲疏勒破洛那員闊諸國
各遣使朝獻十有二月戊申車駕至自北伐己酉以平昌公元託真爲中山王
十一年春正月乙酉行幸洛陽所過郡國皆親對高年存恤孤寡以高涼王那
爲儀同三司二月甲午大蒐於梁川皇子真薨是月大治宮室皇太子居于北
宮車駕遂征懸瓠益遣使者安慰境外之民其不服者誅之永昌王仁大破劉
義隆將劉坦之程天祚於汝東斬坦之擒天祚夏四月癸卯輿駕還宮賜從者
及留臺郎吏已上生口各有差六月己亥誅司徒崔浩辛丑北巡陰山秋七月
義隆遣其輔國將軍蕭斌之率衆六萬寇濟州刺史王買得棄州走斌之遂入
城仍使寧朔將軍王玄謨西攻滑臺詔杖頭鎮將平南將軍南康公杜道儁助
守兗州八月癸亥田於河西癸未治兵於西郊九月辛卯輿駕南伐癸巳皇太
子北伐屯於漠南吳王余留守京都庚子曲赦定冀相三州死罪已下發州郡
兵五萬分給諸軍冬十月癸亥車駕止杖頭詔殿中尚書長孫真率騎五千自
石濟渡備玄謨遁走乙丑車駕濟河玄謨大懼棄軍而走衆各潰散追擊斬首
萬餘級器械山積帝遂至東平蕭斌之棄濟州退保歷城乃命諸將分道並進
使征西大將軍永昌王仁自洛陽出壽春尚書長孫真趨馬頭楚王建趨鍾離
高涼王那自青州趨下邳車駕自瑯琊道十有一月辛卯至于鄒山劉義隆魯郡

太守崔邪利率屬城降使使者以太牢祀孔子壬子次于彭城遂趣盱眙頻盾國獻師子一十有二月丁卯車駕至淮詔刈萑葦作筏數萬而濟義隆盱眙守將臧質閉門拒守將軍胡崇之等率衆二萬援盱眙燕王譚大破之梟崇之等斬首萬餘級淮南皆降是月永昌王仁攻懸瓠拔之獲義隆守將趙淮送京師斬之過定項城及淮西大破義隆將劉康祖斬之并虜將軍胡盛之王羅漢等傳致行宮癸未車駕臨江起行宮於瓜步山永昌王仁自歷陽至於江西高涼王那自山陽至於廣陵諸軍皆同日臨江所過城邑莫不望塵奔潰其降者不可勝數甲申義隆使獻百牢貢其方物又請進女於皇孫以求和好帝以師婚非禮許和而不許婚使散騎侍郎夏侯野報之詔皇孫為書致馬通問焉

正平元年春正月丙戌朔大會羣臣於江上班賞各有差文武受爵者二百餘人丁亥輿駕北旋是月破洛那罽賓迷密諸國各遣使朝獻二月戊寅車駕濟河癸未次于魯口皇太子朝於行宮三月己亥車駕至自南伐飲至策勳告於宗廟以降民五萬餘家分置近畿賜留臺文武所獲軍資生口各有差夏五月壬寅大赦六月壬戌改年車師國王遣子入侍詔曰夫刑網太密犯者更衆朕甚愍之有司其案律令務求厥中自餘有不便於民者依比增損詔太子少傅游雅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略陽王羯兒儀同三司高涼王那有罪賜死戊辰皇太子薨壬申葬景穆太子於金陵秋七月丁亥行幸陰山省諸曹吏員三分之一九月癸巳車駕還宮冬十月庚申行幸陰山劉義隆遣使朝貢詔殿中將軍郎法祐使於義隆己巳司空上黨王長孫道生薨十有二月丁丑車駕還宮封皇孫濬為高陽王尋以皇孫世嫡不宜在蕃乃止封秦王翰為東平王燕王譚為臨淮王楚王建為廣陽王吳王余為南安王

二年春正月庚辰朔南來降民五千餘家於中山謀叛州軍討平之冀州刺史張掖王沮渠萬年與降民通謀賜死二月甲寅帝崩於永安宮時年四十五祕不發喪中常侍宗愛矯皇后令殺東平王翰迎南安王余入而立之大赦改元為承平尊皇后赫連氏為皇太后三月辛卯上尊謚曰太武皇帝葬於雲中金陵廟號世祖夏六月劉義隆將檀和之寇濟州梁坦及魯安生軍于京索龐萌薛安都寇弘農秋七月征南將軍安定公韓元興討之和之退梁坦安生亦走八月冠軍將軍封禮率騎二千從洹津南渡赴弘農九月司空高平公兒烏干屯潼關平南將軍昌黎公元還屯河內冬十月丙午朔余為宗愛所賊殿中尚書長孫渴侯與尚書陸麗迎立皇孫是為高宗焉帝生不逮密太后及有所識言則悲慟哀感傍人太宗聞而嘉歎暨太宗不豫衣不釋帶性清儉率素服御飲膳取給而已不好珍麗食不二味所幸昭儀貴人衣無兼綵羣臣白帝更峻京邑城隍以從周易設險之義又陳蕭何壯麗之說帝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丐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功之事朕所未為蕭何之對非雅言也每以財者軍國之本無所輕費至賞賜皆是死事勳績之家親戚愛寵未曾横有所及臨敵常與士卒同在矢石之間左右死傷者相繼而帝神色自若是以人思効命所向無前命將出師指授節度從命者無不制勝違爽者率多敗失性又知人拔士於卒伍之中惟其才效所長不論本末兼甚嚴斷明於刑賞功者賞不遺賤罪者刑不避親雖寵愛之終不虧法常曰法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故大臣犯法無所寬假雅長聽察瞬息之間下人無以措其姦隱然果於誅戮後多悔之司徒崔浩既死之後帝北伐時宣城公李孝伯疾篤傳者以為卒也帝聞而悼之謂左右曰李宣城可惜又曰朕向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襃貶雅意皆此類也

恭宗景穆皇帝諱晃太武皇帝之長子也母賀夫人延和元年春正月丙午立為皇太子時年五歲明慧强識聞則不忘及長好讀經史皆通大義世祖甚奇之世祖東征和龍詔恭宗錄尚書事西征涼州詔恭宗監國初世祖之伐河西也李順等咸言姑臧無水草不可行師恭宗有疑色及車駕至姑臧乃詔恭宗曰姑臧城東西門外流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澤中其間乃無燥地澤草茂盛可供大軍數年人之多言亦可惡也故有此勅以釋汝疑恭宗謂宮臣曰為人臣不實若此豈是忠乎吾初聞有疑但帝決行耳幾誤人大事言者復何面見帝也真君四年恭宗從世祖討蠕蠕至鹿渾谷與賊相遇虜惶怖部落擾亂恭宗言於世祖曰今大軍卒至宜速進擊掩其不備破之必矣尚

書令劉潔固諫以爲壘處賊多出至平地恐爲所圍須軍大集然後擊之可也
恭宗謂潔曰此壘之處由賊恇擾軍人亂故何有營上而有此壘世祖疑之遂
不急擊蠕蠕遁走既而獲虜候騎世祖問之對曰蠕蠕不覺官軍卒至上下惶
懼引衆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始乃徐行世祖深恨之自是恭宗所言軍國
大事多見納用遂知萬機初恭宗監國曾令曰周書言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
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餘材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
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材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其制有司課
畿內之民使無牛家以人牛力相貿墾殖鋤耨其有牛家與無牛家一人種田
二十二畝償以私鋤功七畝如是爲差至與小老無牛家種田七畝小老者償
以鋤功二畝皆以五口下貧家爲率各列家別口數所勸種頃畝明立簿目所
種者於地首標題姓名以辨種殖之功又禁飲酒雜戲棄本沽販者墾田大爲
增闢正平元年六月戊辰薨於東宮時年二十四庚午冊曰嗚呼惟爾誕資明
叡岐嶷夙成正位少陽克荷基構賓于四門百揆時敘允釐庶績風雨不迷宜
享無疆隆我皇祚如何不幸奄焉殂殞朕用悲慟于厥心今使使持節兼太尉
張黎兼司徒寶瑾奉策卽柩賜諡曰景穆以顯昭令德魂而有靈其尚嘉之高
宗卽位追尊爲景穆皇帝廟號恭宗

史臣曰世祖聰明雄斷威靈傑立藉二世之資奮征伐之氣遂戎軒四出周旋
險夷掃統萬平秦隴翦遼海盪河源南夷荷擔北蠕削跡廓定四表混一戎華
其爲功也大矣遂使有魏之業光邁百王豈非神叡經綸事當命世至於初則
東儲不終末乃釁成所忽固本貽防殆弗思乎恭宗明德令聞夙世殂夭其戾
園之悼歟

魏書卷四下

魏書卷四下考證

世祖紀明於刑賞功者賞不遺賤罪者刑不避親○賤監本誤賊今改正

魏書卷四下考證

魏書卷五

齊　魏收　撰

帝紀第五

高宗紀

高宗文成皇帝諱濬恭宗景穆皇帝之長子也母曰閭氏真君元年六月生於東宮帝少聰達世祖愛之常置左右號世嫡皇孫年五歲世祖北巡帝從在後逢虜帥桎一奴欲加其罰帝謂之曰奴今遭我汝宜釋之帥奉命解縛世祖聞之曰此兒雖小欲以天子自處意奇之既長風格異常每有大政常參決可否正平二年十月戊申卽皇帝位於永安前殿大赦改年

興安元年冬十月以驃騎大將軍元壽樂爲太宰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尚書長孫渴侯爲尚書令加儀同三司十有一月丙子二人爭權並賜死癸未廣陽王建薨臨淮王譚薨甲申皇妣薨太尉張黎司徒古弼以議不合旨黜爲外都大官平南將軍宋子侯周忸進爵樂陵王南部尚書章安子陸麗爲平原王文武各加位一等壬寅追尊景穆太子爲景穆皇帝皇妣爲恭皇后尊保母常氏爲保太后隴西屠各王景文叛詔統萬鎮將南陽王惠壽討平之十有二月戊申祔葬恭皇后於金陵乙卯初復佛法丁巳以樂陵王周忸爲太尉平原王陸麗爲司徒鎮西將軍杜元寶爲司空保達沙獵國各遣使朝獻戊寅建業公陸俟進爵東平王廣平公杜遺進爵爲王癸亥詔以營州蝗開倉賑恤甲子太尉樂陵王周忸有罪賜死濮陽公閭若文進爵爲王

二年春正月辛巳司空杜元寶進爵京兆王廣平王杜遺薨尚書僕射東安公劉尼進爵爲王封建寧王崇子麗爲濟南王癸未詔與民雜調十五丙戌尚書西平公源賀進爵爲王二月己未司空京兆王杜元寶謀反伏誅建寧王崇崇子濟南王麗爲元寶所引各賜死乙丑發京師五千人穿天淵池是月劉義隆子劭殺其父而自立三月壬午尊保太后爲皇太后安豐公閭虎皮進爵爲河間王乙未疏勒國遣使朝獻夏五月乙酉行幸崞山辛卯還宮是月劉劭弟駿殺劭而自立閏月乙亥太皇太后赫連氏崩秋七月辛亥行幸陰山濮陽王閭若文征西大將軍永昌王仁謀反乙丑賜仁死於長安若文伏誅己巳車駕還宮是月築馬射臺於南郊八月辛未渴槃陁國遣使朝貢戊戌詔曰朕以眇身纂承大業懼不能宣慈惠和寧濟方𡨥夙夜兢兢若臨淵谷然卽位以來百姓晏安風雨順序邊方無事衆瑞兼呈不可稱數又於苑內獲方寸玉印其文曰子孫長壽羣公卿士咸曰休哉豈朕一人克臻斯應實由天地祖宗降祐之所致也思與兆庶共茲嘉慶其令民大酺三日諸殊死已下各降罪一等九月壬子閱武於南郊冬十有一月辛酉行幸信都中山觀察風俗十有二月誅河間鄚民爲賊盜者男年十五以下爲生口班賜從臣各有差甲午車駕還宮庫莫奚契丹罽賓等十餘國各遣使朝貢復北平公長孫敦王爵

興光元年春正月乙丑以侍中河南公伊馛爲司空二月甲午帝至道壇登受圖籙禮畢曲赦京師班賞各有差夏六月丙寅行幸陰山秋七月庚子皇子弘生辛丑大赦改年八月甲戌趙王深薨乙亥車駕還宮己丑皇叔虎頭龍頭薨九月庚申庫莫奚國獻名馬有一角狀如麟是月閉都城門大索三日獲姦人亡命數百人冬十有一月北鎮將房杖擊蠕蠕虜其將豆渾與句等獲馬千餘匹戊戌行幸中山遂幸信都十有二月丙子還幸靈丘至溫泉宮庚辰車駕還宮出于叱萬單國各遣使朝獻

太安元年春正月辛酉奉世祖恭宗神主于太廟車騎大將軍樂平王拔有罪賜死二月癸未武昌王提薨三月己亥詔曰今始奉世祖恭宗神主于太廟又於西苑遍秩羣神朕以大慶饗賜百寮而犯罪之人獨卽刑戮非所以子育羣生矜及衆庶夫聖人之教自近及遠是以周文刑於寡妻至于兄弟以御家邦化被從近恩亦宜然其曲赦京師死囚已下夏六月壬戌詔名皇子曰弘曲赦京城改年癸酉詔曰夫爲治者因宜以設官舉賢以任職故上下和平民無怨謗若官非其人姦邪在位則政教陵遲至於凋薾思明黜陟以隆治道今遣尚書穆伏真等三十人巡行州郡觀察風俗入其境農不墾殖田畝多荒則徭役不時廢於力也耆老飯蔬食少壯無衣褐則聚斂煩數匱於財也閭里空虛民多流散則綏導無方疏於恩也盜賊公行劫奪不息則威禁不設失於刑也衆

謗並興大小嗟怨善人隱伏佞邪當途則為法混淆昏於政也諸如此比黜而
戮之善於政者褒而賞之其有阿枉不能自申聽詣使告狀使者檢治若信清
能衆所稱美誣告以求直反其罪使者受財斷察不平聽詣公車上訴其不孝
父母不順尊長為吏姦暴及為盜賊各具以名上其容隱者以所匿之罪罪之
是月遮逸國遣使朝貢戊寅帝畋於犢兒山甲申還宮秋七月丙辰行幸河西
八月丁亥車駕還宮冬十月波斯疏勒國並遣使朝貢庚午以遼西公常英為
太宰進爵為王

二年春正月乙卯立皇后馮氏二月丁巳立皇子弘為皇太子大赦天下丁零
數千家亡匿井陘山聚為寇盜詔定州刺史許宗之并州刺史乞佛成龍討平
之夏六月羽林郎于判元提等謀逆伏誅秋八月甲申畋於河西是月平西將
軍漁陽公尉眷北擊伊吾克其城大獲而還九月辛巳河東公閭毗零陵公閭
紇並進爵為王冬十月甲申車駕還宮甲午曲赦京師十有一月尚書西平王
源賀改封隴西王嚈噠普嵐國並遣使朝獻劉駿濮陽太守姜龍駒新平太守
楊伯倫各棄郡率吏民來降

三年春正月壬戌畋於崞山戊辰還宮粟特于闐國各遣使朝貢徵漁陽公尉
眷拜太尉進爵為王錄尚書事夏五月庚申畋於松山己巳還宮封皇弟新成
為陽平王六月癸卯行幸陰山秋八月畋於陰山之北己亥還宮冬十月將東
巡詔太宰常英起行宮於遼西黃山十有一月譽王文虎龍率千餘家內附十
有二月以州鎮五蝗民饑使使者開倉以賑之是月于闐扶餘等五十餘國各
遣使朝獻

四年春正月丙午朔初設酒禁乙卯行幸廣寧溫泉宮遂東巡平州庚午至於
遼西黃山宮遊宴數日親對高年勞問疾苦二月丙子登碣石山觀滄海大饗
羣臣於山下班賞進爵各有差改碣石山為樂遊山築壇記行於海濱戊寅南
幸信都畋遊於廣川三月丁未觀馬射於中山所過郡國賜復一年丙辰車駕
還宮起太華殿乙丑東平王陸俟薨夏五月壬戌詔曰朕即阼至今屢下寬大
之旨蠲除煩苛去諸不急欲令物獲其所人安其業而牧守百里不能宣揚恩
意求欲無厭斷截官物以入於己使課調懸少而深文極墨委罪於民苟求免
咎曾不改懼國家之制賦役乃輕比年已來雜調減省而所在州郡咸有逋懸
非在職之官綏導失所貪穢過度誰使之然自今常調不充民不安業宰民之
徒加以死罪申告天下稱朕意焉六月丙申畋於松山秋七月庚午行幸河西
九月乙巳還宮辛亥太華殿成丙寅饗羣臣大赦天下冬十月甲戌北巡至陰
山有故冢毀廢詔曰昔姬文葬枯骨天下歸仁自今有穿毀墳壠者斬之劉駿
將殷孝祖脩兩城於清水東詔鎮西將軍天水公封勑文擊之辛卯車駕次
于車輪山累石記行征西將軍皮豹子等三將三萬騎助擊孝祖車駕度漠蠕
蠕絕跡遠遁其別部烏朱賀頹庫世頹率衆來降十有二月征東將軍中山王
託真薨

五年春正月己巳朔征西將軍皮豹子略地至高平大破孝祖斬獲五千餘級
二月己酉侍中司空河南公伊馛薨三月庚寅曲赦京師死罪已下夏四月乙
巳封皇弟子推為京兆王五月居常國遣使朝獻六月戊申行幸陰山秋八月
庚戌遂幸雲中壬戌還宮九月戊辰詔曰夫褒賞必於有功刑罰審於有罪此
古今之所同由來之常式牧守莅民侵食百姓以營家業王賦不充雖歲滿去
職應計前逋正其刑罪而主者失於督察不加彈正使有罪者優游獲免無罪
者妄受其辜是啓姦邪之路長貪暴之心豈所謂原情處罪以正天下自今諸
遷代者仰列在職殿最案制治罪克舉者加之爵寵有愆者肆之刑戮使能否
殊貫刑賞不差主者明為條制以為常楷儀同三司敦煌公李寶薨冬十有二
月戊申詔曰朕承洪業統御羣有思恢政化以濟兆民故薄賦斂以實其財輕
徭役以紓其力欲令百姓修業人不匱乏而六鎮雲中高平二雍秦州徧遇災
旱年穀不收其遣開倉廩以賑之有流徙者諭還桑梓欲市糴他界為關傍郡
通其交易之路若典司之官分職不均使上恩不達於下下民不贍於時加以
重罪無有攸縱

和平元年春正月甲子朔大赦改元庚午詔散騎常侍馮闡使於劉駿二月衛
將軍樂安王良督東雍吐京六壁諸軍西趣河西征西將軍皮豹子等督河西

諸軍南趣石樓以討河西叛胡夏四月戊戌皇太后常氏崩於壽安宮五月癸酉葬昭太后於廣寧鳴雞山六月甲午詔征西大將軍陽平王新成等督統萬高平諸軍出南道南郡公李惠等督涼州諸軍出北道討吐谷渾什寅崔浩之誅也史官遂廢至是復置河西叛胡詣長安首罪遣使者安慰之秋七月乙丑劉駿遣使朝貢壬午行幸河西八月西征諸軍至西平什寅走保南山九月諸軍濟河追之遇瘴氣多有疫疾乃引軍還獲畜二十餘萬庚午輿駕還宮冬十月居常王獻馴象三十有一月詔散騎侍郎盧度世員外郎朱安興使於劉駿

二年春正月乙酉詔曰刺史牧民為萬里之表自頃每因發調逼民假貸大商富賈要射時利旬日之間增贏十倍上下通同分以潤屋故編戶之家困於凍餒豪富之門日有兼積為政之弊莫過於此其一切禁絕犯者十疋以上皆死布告天下咸令知禁二月辛卯行幸中山丙午至於鄴遂幸信都三月劉駿遣使朝貢輿駕所過皆親對高年問民疾苦詔民年八十以上一子不從役靈丘南有山高四百餘丈乃詔羣官仰射山峯無能踰者帝彎弧發矢出山三十餘丈過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銘是月發并肆州五千人治河西獵道辛巳輿駕還宮夏四月乙未侍中征東大將軍河東王閭毗薨五月癸未詔南部尚書黃盧頭李敷等考課諸州秋七月戊寅封皇弟小新成為濟陰王加征東大將軍鎮平原天賜為汝陰王加征南大將軍鎮虎牢萬壽為樂浪王加征北大將軍鎮和龍洛侯為廣平王壬午行巡山北八月戊辰波斯國遣使朝獻丁丑輿駕還宮冬十月詔假員外散騎常侍游明根員外郎昌邑侯和天德使于劉駿博陵之深澤章武之東州盜殺縣令州軍討平之廣平王洛侯薨

三年春正月壬午以車騎大將軍東郡公乙渾為太原王癸未樂浪王萬壽薨二月癸酉畋于崞山遂觀漁于旋鴻池三月甲申劉駿遣使朝貢高麗蓚王契嗤思厭於師疏勒石那悉居半渴槃陁諸國各遣使朝獻夏六月庚申行幸陰山詔將軍陸真討讎州叛氐仇傉檀等平之秋七月壬寅幸河西九月壬辰征西大將軍常山王素薨冬十月丙辰詔曰朕承洪緒統御萬國垂拱南面委政羣司欲緝熙治道以致寧一夫三代之隆莫不崇尚年齒今選舉之官多不以次令班白處後晚進居先豈所謂彝倫攸敘者也諸曹選補宜各先盡勞舊才能是月詔員外散騎常侍游明根員外郎昌邑侯和天德使于劉駿十有一月壬寅輿駕還宮十有二月乙卯制戰陳之法十有餘條因大儺耀兵有飛龍騰蛇魚麗之變以示威武戊午零陵王閭拔薨

四年春三月乙未賜京師民年七十以上太官廚食以終其年皇子胡仁薨追封樂陵王乙巳詔曰朕憲章舊典分職設官欲令敷揚治化緝熙庶績然在職之人皆蒙顯擢委以事任當厲己竭誠務省徭役使兵民優逸家給人贍今內外諸司州鎮守宰侵使兵民勞役非一自今擅有召役逼雇不程皆論同枉法夏四月癸亥上幸西苑親射虎三頭五月壬辰侍中漁陽王尉眷薨壬寅行幸陰山秋七月壬午詔曰朕每歲以秋日閑月命羣官講武平壤所幸之處必立宮壇糜費之功勞損非一宜仍舊貫何必改作也八月丙寅遂畋于河西詔曰朕順時畋獵而從官殺獲過度既殫禽獸乖不合圍之義其勅從官及典圍將校自今已後不聽濫殺其畋獲皮肉別自頒賚壬申詔曰前以民遭饑寒不自存濟有賣鬻男女者盡仰還其家或因緣勢力或私行請託共相通容不時檢校令良家子息仍為奴婢今仰精究不聽取贖有犯加罪若仍不檢還聽其父兄上訴以掠人論九月辛巳車駕還宮冬十月以定相二州隕霜殺稼免民田租是月詔員外散騎常侍游明根驍騎將軍昌邑子婁內近寧朔將軍襄平子李五鱗使于劉駿十有二月辛丑詔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所以殊等級示軌儀今喪葬嫁娶大禮未備貴勢豪富越度奢靡非所謂式昭典憲者也有司可為之條格使貴賤有章上下咸序著之于令壬寅詔曰夫婚姻者人道之始是以夫婦之義三綱之首禮之重者莫過於斯尊卑高下宜令區別然中代以來貴族之門多不率法或貪利財賄或因緣私好在於苟合無所選擇令貴賤不分巨細同貫塵穢清化虧損人倫將何以宣示典謨垂之來裔今制皇族師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與百工伎巧卑姓為婚犯者加罪

五年春正月丁亥封皇弟雲為任城王二月詔以州鎮十四去歲蟲水開倉賑恤夏四月癸卯頓丘公李峻進爵為王閏月戊子帝以旱故減膳責躬是夜澍

雨大降五月庚申劉駿死子子業僭立六月丁亥行幸陰山秋七月辛丑北鎮游軍大破蠕蠕壬寅行幸河西九月辛丑車駕還宮冬十月瑯邪王司馬楚之薨十有二月南秦王楊難當薨吐呼羅國遣使朝獻

六年春正月丙申大赦天下三月丁丑行幸樓煩宮高麗蓰王對曼諸國各遣使朝獻三月戊戌相州刺史西平郡王吐谷渾權薨乙巳車駕還宮夏四月破洛那國獻汗血馬普嵐國獻寶劍五月癸卯帝崩于太華殿時年二十六六月丙寅上尊諡曰文成皇帝廟號高宗八月葬雲中之金陵

史臣曰世祖經略四方內頗虛耗既而國釁時艱朝野楚楚高宗與時消息靜以鎮之養威布德懷緝中外自非機悟深裕矜濟爲心亦何能若此可謂有君人之度矣

魏書卷五

魏書卷五考證

高宗紀幸數郡考課諸州○按北史作數

魏書卷五考證

齊　魏收　撰

帝紀第六

顯祖紀

顯祖獻文皇帝諱弘高宗文成皇帝之長子也母曰李貴人興光元年秋七月生於陰山之北太安二年二月立為皇太子聰叡機悟幼而有濟民神武之規仁孝純至禮敬師友和平六年夏五月甲辰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尊皇后曰皇太后車騎大將軍乙渾矯詔殺尚書楊保年平陽公賈愛仁南陽公張天度于禁中戊申侍中司徒平原王陸麗自湯泉入朝渾又殺之己酉以侍中車騎大將軍乙渾為太尉錄尚書事東安王劉尼為司徒尚書左僕射和其奴為司空壬子以淮南王他為鎮西大將軍儀同三司鎮涼州六月封繁陽侯李嶷為丹陽王征東大將軍馮熙為昌黎王乙丑詔曰夫賦斂煩則民財匱課調輕則用不足是以十一而稅頌聲作矣先朝權其輕重以惠百姓朕承洪業上惟祖宗之休命夙興待旦惟民之恤欲令天下同於逸豫而徭賦不息將何以塞煩去苛拯濟黎元者哉今兵革不起畜積有餘諸有雜調一以與民秋七月癸巳太尉乙渾為丞相位居諸王上事無大小皆決於渾九月庚子曲赦京師丙午詔曰先朝以州牧親民宜置良佐故勑有司班九條之制使前政選吏以待俊乂必謂銓衡允衷朝綱應敘然牧司寬惰不祗憲旨舉非其人愆于典度今制刺史守宰到官之日仰自舉民望忠信以為選官不聽前政共相干冒若簡任失所以罔上論是月劉子業征北大將軍義陽王劉昶自彭城來降冬十月徵陽平王新成京兆王子推濟陰王小新成汝陰王天賜任城王雲入朝是歲劉子業叔父彧殺子業僭立

天安元年春正月己丑朔大赦改年二月庚申丞相太原王乙渾謀反伏誅乙亥以侍中元孔雀為濮陽王侍中陸定國為東郡王三月庚子以隴西王源賀為太尉辛丑高宗文成皇帝神主祔于太廟辛亥帝幸道壇親受符籙曲赦京師高麗波斯于闐阿襲諸國遣使朝獻秋七月（闕二字）詔諸有詐取爵位罪特原之削其爵職其有祖父假爵號貨賕以正名者不聽繼襲諸非勞進超遷者亦各還初不以實聞者以大不敬論九月劉彧司州刺史常珍奇以懸瓠內屬己酉初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劉彧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內屬彧將張永沈攸之擊安都詔北部尚書尉元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諸軍事鎮東將軍城陽公孔伯恭為副出東道救彭城殿中尚書鎮西大將軍西河公元石都督荊豫南雍州諸軍事給事中京兆侯張窮奇為副出西道救懸瓠冬十月曹利彤昌國各遣使朝獻十有一月壬子劉彧兗州刺史畢衆敬遣使內屬十有二月己未尉元軍次于秺彧將周凱張永沈攸之相繼退走皇弟安平薨是歲州鎮十一旱民饑開倉賑恤

皇興元年春正月癸巳尉元大破張永沈攸之於呂梁東斬首數萬級凍死者甚衆獲劉彧秦州刺史垣恭祖羽林監沈承伯攸之單騎走免獲軍資器械不可勝數劉彧遣使朝貢庚子東平王道符謀反於長安殺副將駙馬都尉萬古真鉅鹿公李恢雍州刺史魚玄明丙午詔司空平昌公和其奴東陽公元丕等討道符丁未道符司馬段太陽攻道符斬之傳首京師道符兄弟皆伏誅閏月以頓丘王李峻為太宰劉彧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並遣使請舉州內屬詔平東將軍長孫陵平南將軍廣陵公侯窮奇赴援之二月詔使持節都督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督騎五萬次於碻磝為東道後援濟陰王小新成薨高麗庫莫奚具伏弗郁羽陵日連匹黎爾于闐諸國各遣使朝貢劉彧東平太守申纂戍無鹽遏絕王使詔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督諸軍以討之三月甲寅尅之沈文秀崔道固復叛歸劉彧白曜回師討之拔彧肥城垣苗麋溝三戍夏四月白曜攻升城戍主房崇吉遁走秋八月白曜攻歷城丁酉行幸武州山石窟寺戊申皇子宏生大赦改年九月壬子高麗于闐普嵐粟特國各遣使朝獻丁巳進馮翊公李白爵梁郡王是月詔賜六鎮貧人布人三匹冬十月癸卯田於那男池濮陽王孔雀坐怠慢降爵為公

二年春二月癸未田于西山親射虎豹崔道固及劉彧梁鄒戍主平原太守劉休賓舉城降是月徐州羣盜司馬休符自稱晉王將軍尉元討平之三月白曜

進圍東陽戊午劉彧遣使朝貢夏四月辛丑以南郡公李惠為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關右諸軍事雍州刺史進爵為王高麗庫莫奚契丹具伏弗郁羽陵日連匹黎爾叱六手悉萬丹阿大何羽真侯于闐波斯國各遣使朝獻五月乙卯田于崞山遂幸繁畤辛酉還宮六月庚辰以河南關地曲赦京師殊死以下以昌黎王馮熙為太傅秋九月辛亥封皇叔楨為南安王長壽為城陽王太洛為章武王休為安定王冬十月辛丑上田於冷泉十有一月以州鎮二十七水旱開倉賑恤十有二月甲午詔曰頃張永迷擾敢拒王威暴骨原隰殘廢不少死生冤痛朕甚愍焉天下民一也可勅郡縣永軍殘廢之士聽還江南露骸草莽者收瘞之是月悉萬丹等十餘國各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乙丑東陽潰虜沈文秀戊辰司空平昌公和其奴薨二月蠕蠕高麗庫莫奚契丹國各遣使朝獻己卯以上黨公慕容白曜為都督青齊東徐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進爵濟南王夏四月壬辰劉彧遣使朝貢丙申名皇子曰宏大赦天下丁酉田于崞山五月徙青州民於京師六月辛未立皇子宏為皇太子秋七月蠕蠕國遣使朝貢冬十月侍中太宰頓丘王李峻薨十有一月吐谷渾別帥白楊提度汗率戶內附襄城公韓頹進爵為王

四年春正月詔州鎮十一民饑開倉賑恤二月以東郡王陸定國為司空高麗庫莫奚契丹各遣使朝獻吐谷渾拾寅不供職貢詔使持節征西大將軍上黨王長孫觀討之廣陽王石侯薨三月丙戌詔曰朕思百姓病苦民多非命明發不寐疚心疾首是以廣集良醫遠採名藥欲以救護兆民可宣告天下民有病者所在官司遣醫就家診視所須藥物任醫量給之夏四月辛丑大赦天下戊申長孫觀軍至曼頭山大破拾寅拾寅與麾下數百騎宵遁拾寅從弟豆勿來及其渠帥匹婁拔累等率所領降附五月封皇弟長樂為建昌王六月劉彧遣使朝貢秋八月羣盜入彭城殺鎮將元解愁長史勒兵滅之蠕蠕犯塞九月丙寅輿駕北伐諸將俱會于女水大破虜衆事具蠕蠕傳司徒東安王劉尼坐事免壬申車駕至自北伐飲至策勳告於宗廟冬十月誅濟南王慕容白曜高平公李敷十有一月詔弛山澤之禁十有二月甲辰幸鹿野苑石窟寺陽平王新成薨

五年春三月乙亥詔曰天安以來軍國多務南定徐方北掃遺虜征戍之人亡竄非一雖罪合刑書每加哀宥然寬政猶水逋逃遂多宜申明典刑以肅姦僞自今諸有逃亡之兵及下代守宰浮游不赴者限六月三十日悉聽歸首不首者論如律詔假員外散騎常侍邢祐使於劉彧夏四月西部勅勒叛詔汝陰王天賜給事中羅雲討之雲為勅勒所襲殺死者十五六北平王長孫敦薨六月丁未行幸河西秋七月丙寅遂至陰山八月丁亥車駕還宮帝雅薄時務常有遺世之心欲禪位於叔父京兆王子推語在任城王雲傳羣臣固請帝乃止丙午冊命太子曰昔堯舜之禪天下也皆由其子不肖若丹朱商均能負荷者豈搜揚仄陋而授之哉爾雖沖齡有君人之表必能恢隆王道以濟兆民今使太保建安王陸馛太尉源賀持節奉皇帝璽綬致位於爾躬其踐昇帝位克廣洪業以光祖宗之烈使朕優游履道頤神養性可不善歟丁未詔曰朕承洪業運屬太平淮岱率從四海清晏是以希心玄古志存澹泊躬覽萬務則損頤神之和一日或曠政有淹滯之失但子有天下歸尊於父父有天下傳之於子今稽協靈運考會羣心爰命儲宮踐昇大位朕方優遊恭己栖心浩然社稷乂安克廣其業不亦善乎百官有司其祗奉胤子以答天休宣布寓內咸使聞悉於是羣公奏曰昔三皇之世澹泊無為故稱皇是以漢高祖既稱皇帝尊其父為太上皇明不統天下今皇帝幼沖萬機大政猶宜陛下總之謹上尊號太上皇帝乃從之己酉太上皇帝徙御崇光宮採椽不斲土階而已國之大事咸以聞承明元年年二十三崩於永安殿上尊諡曰獻文皇帝廟號顯祖葬雲中金陵

史臣曰聰叡夙成兼資能斷其顯祖之謂乎故能更清漠野大啓南服而早懷厭世之心終致宮闈之變將天意哉

魏書卷六

魏書卷六考證

顯祖紀廣陵公侯窮奇○前云給事中京兆侯張窮奇。此云廣陵公侯窮奇。疑或有誤。

魏書卷六考證

齊　魏收　撰

帝紀第七

高祖紀上

高祖孝文皇帝諱宏，顯祖獻文皇帝之長子，母曰李夫人。皇興元年八月戊申，生於平城紫宮，神光照於室內，天地氛氳，和氣充塞。帝生而潔白，有異姿，襁褓岐嶷，長而淵裕仁孝，綽然有君人之表。顯祖尤愛異之。三年夏六月辛未，立爲皇太子。五年秋八月丙午，卽皇帝位於太華前殿，大赦，改元延興元年。丁未，劉彧遣使朝貢。九月壬戌，詔在位及民庶直言極諫，有利民益治、損政傷化，悉心以聞。壬午，青州高陽民封辯自號齊王，聚黨千餘人，州軍討滅之。高麗民奴久等相率來降，各賜田宅。冬十月丁亥，沃野、統萬二鎮敕勒叛，詔太尉、隴西王源賀追擊，至枹罕，滅之，斬首三萬餘級，徙其遺迸於冀、定、相三州爲營戶。庚寅，以征東大將軍、南安王楨爲假節、都督涼州及西戎諸軍事、領護西域校尉、儀同三司、鎮涼州。朔方民曹平原招集不逞，破石樓堡，殺軍將。劉彧將垣崇祖率衆二萬自郁洲寇東兗州，屯于南城固。十有一月，刺史于洛侯討破之，崇祖還郁洲。妖賊司馬小君聚衆反於平陵，齊州刺史武昌王平原討擒之。十有二月乙酉，以駙馬都尉穆亮爲趙郡王。壬辰，詔訪舜後，獲東萊郡民嬀苟之，復其家畢世，以彰盛德之不朽。復前濮陽王孔雀本封。辛丑，趙郡王穆亮徙封長樂王。

二年春正月乙卯，統萬鎮胡民相率北叛，詔寧南將軍交阯公韓拔等追滅之。大陽蠻酋桓誕率戶內屬，拜征南將軍，封襄陽王。曲赦京師及河西，南至秦涇，西至枹罕，北至涼州諸鎮。詔假員外散騎常侍邢祐使於劉彧。二月乙巳，詔曰：「尼父稟達聖之姿，體生知之量，窮理盡性，道光四海。頃者淮徐未賓，廟隔非所，致令祠典寢頓，禮章殄滅，遂使女巫妖覡，淫進非禮，殺生鼓舞，倡優媟狎，豈所以尊明神敬聖道者也。自今已後，有祭孔子廟，制用酒脯而已，不聽婦女合雜，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違制論。其公家有事，自如常禮。犧牲粢盛，務盡豐潔。臨事致敬，令肅如也。牧司之官，明糾不法，使禁令必行。」蠕蠕犯塞，太上皇帝次於北郊，詔諸將討之，虜遁走。其別帥阿大千率千餘落來降。東部敕勒叛奔蠕蠕，太上皇帝追之，至石磧，不及而還。壬子，高麗國遣使朝貢。三月，太上皇帝至自北討。戊辰，以散騎常侍、駙馬都尉萬安國爲大司馬、大將軍，封安城王。庚午，車駕耕於籍田。石城郡獲曹平原，送京師，斬之。連川敕勒謀叛，徙配青、徐、齊、兗四州爲營戶。夏四月庚子，詔工商雜伎，盡聽赴農。諸州郡課民益種菜果。辛亥，劉彧遣使朝貢。癸酉，詔沙門不得去寺，浮遊民間，行者仰以公文。是月，劉彧死，子昱僭立。五月丁巳，詔軍警給璽印傳符，次給馬印。六月，安州民遇水雹，丐租賦。丙申，詔曰：「頃者州郡選貢，多不以實，碩人所以窮處幽仄，鄙夫所以超分妄進，豈所謂旌賢樹德者也。今年貢舉，尤爲猥濫。自今所遣，皆門盡州郡之高，才極鄉閭之選。」閏月壬子，蠕蠕寇敦煌，鎮將尉多侯擊走之。又寇晉昌，守將薛奴擊走之。戊午，行幸陰山。秋七月，光州民孫晏等聚黨千餘人叛，通劉昱，刺史叔孫璝討平之。辛丑，高麗國遣使朝貢。壬寅，詔州郡縣各遣二人才堪專對者，赴九月講武，當親問風俗。八月丙辰，百濟國遣使奉表，請師伐高麗。辛酉，地豆于、庫莫奚國遣使朝貢。昌寧國遣使獻蜀馬。河西費也頭反，薄骨律鎮將擊走之。九月辛巳，車駕還宮。戊申，統萬鎮將河間王閭虎皮坐貪殘賜死。己酉，詔以州鎮十一水丐民田租，開倉賑恤。又詔流迸之民，皆令還本，違者配徙邊鎮。冬十月，蠕蠕犯塞，及於五原。十有一月，太上皇帝親討之，將度漠襲擊，蠕蠕聞軍至，大懼，北走數千里。以窮寇遠遁，不可追，乃止。丁亥，封皇叔略爲廣川王。壬辰，分遣使者巡省風俗，問民疾苦。帝每月一朝崇光宮。十有二月庚戌，詔曰：「書云三載一考，三考黜陟幽明。頃者已來，官以勞升，未久而代，牧守無恤民之心，競爲聚斂，送故迎新，相屬於路，非所以固民志、隆治道也。自今牧守溫仁清儉、克己奉公者，可久於其任。歲積有成，遷位一級。其有貪殘非道、侵削黎庶者，雖在官甫爾，必加黜罰。著之於令，永爲彝準。」詔以代郡事同豐沛，代民先配邊戍者，皆免之。

三年春正月庚辰，詔員外散騎常侍崔演使於劉昱。丁亥，改崇光宮爲寧光宮。戊戌，太上皇帝還至雲中。是月，相州執送妖人榮永安於京師，斬之。詔赦其支

黨二月戊申高麗契丹國並遣使朝貢癸丑詔牧守令長勤率百姓無令失時
同部之內貧富相通家有兼牛通借無者若不從詔一門之內終身不仕守宰
不督察免所居官戊午太上皇帝至自北討飲至策勳告於宗廟死王事者復
其家詔畿內民從役死事者郡縣爲迎喪給以葬費甲戌詔縣令能靜一縣劫
盜者兼治二縣即食其祿能靜二縣者兼治三縣三年遷爲郡守二千石能靜
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爲刺史三月壬午詔諸倉囷穀麥充積者出賜
貧民夏四月戊申詔假司空上黨王長孫觀等討吐谷渾拾寅壬子契丹國遣
使朝貢詔以孔子二十八世孫魯郡孔乘爲崇聖大夫給十戶以供洒掃六月
甲子詔曰往年縣召民秀二人問以守宰治狀善惡具聞將加賞罰而賞者未
幾罪者衆多肆法傷生情所未忍今特垂寬恕之恩申以解網之惠諸爲民所
列者特原其罪盡可代之秋七月詔河南六州之民戶收絹一匹綿一斤租三
十石乙亥行幸陰山蠕蠕寇敦煌鎭將樂洛生擊破之事具蠕蠕傳劉昱遣將
寇緣淮諸鎭徐州刺史淮陽公尉元擊走之八月己酉高麗庫莫奚國並遣使
朝獻庚申帝從太上皇帝幸河西拾寅謝罪請降許之九月辛巳車駕並還宮
乙亥劉昱遣使朝貢己亥詔曰自今京師及天下之囚罪未分判在獄致死無
近親者公給衣衾棺櫝葬埋之不得暴露辛丑詔遣使者十人循行州郡檢括
戶口其有仍隱不出者州郡縣戶主並論如律庫莫奚國遣使朝獻冬十月太
上皇帝親將南討詔州郡之民十丁取一以充行戶收租五十石以備軍糧悉
萬斤國遣使朝獻武都王反攻仇池詔長孫觀仍回師討之十有一月戊寅詔
以河南七州牧守多不奉法致新邦之民莫能上達遣使者觀風察獄黜陟幽
明其有鰥寡孤獨貧不自存者復其雜徭年八十已上一子不從役力田孝悌
才器有益於時信義著於鄉閭者具以名聞癸巳太上皇帝南巡至於懷州所
過問民疾苦賜高年孝悌力田布帛十有二月庚戌詔關外苑囿聽民樵採壬
子蠕蠕犯邊柔玄鎭二部勅勒叛應之癸丑沙門慧隱謀反伏誅是歲州鎭十
一水旱丐民田租開倉賑恤相州民餓死者二千八百四十五人吐谷渾部內
羌民鍾豈渴干等二千三百戶內附是年妖人劉舉自稱天子齊州刺史武昌

王平原捕斬之

四年春正月丁丑侍中太尉隴西王源賀以病辭位辛巳粟特國遣使朝獻二
月甲辰太上皇帝至自南巡辛亥吐谷渾拾寅遣子費斗斤入侍并獻方物辛
未禁斷寒食三月丁亥詔員外散騎常侍許赤虎使於劉昱高麗吐谷渾曹利
諸國各遣使朝貢夏五月甲戌蠕蠕國遣使朝貢六月乙卯詔曰朕應曆數開
一之期屬千載光熙之運雖仰嚴誨猶懼德化不寬至有門房之誅然下民兇
戾不顧親戚一人爲惡殃及合門朕爲民父母深所愍悼自今以後非謀反大
逆干紀外奔罪止其身而已今德被殊方文軌將一宥刑寬禁不亦善乎闡悉
國遣使朝貢秋七月庚午高麗國遣使朝獻己卯曲赦仇池癸巳蠕蠕寇敦煌
鎭將尉多侯大破之八月庚子吐谷渾國遣使朝獻戊申大閱於北郊九月以
劉昱內相攻戰詔將軍元蘭等五將三萬騎及假東陽王丕爲後繼伐蜀漢丙
子契丹庫莫奚地豆干諸國各遣使朝獻冬十月庚子劉昱遣使朝貢十有一
月分遣侍臣循河南七州觀察風俗撫慰初附戊寅吐谷渾國遣使朝獻是歲
州鎭十三大饑丐民田租開倉賑之十有二月詔西征吐谷渾兵在句律城初
叛軍者斬次分配柔玄武川二鎭斬者千餘人

五年春二月庚子高麗國遣使朝獻癸丑詔定考課明黜陟閏月戊午吐谷渾
國遣使朝獻夏四月丁丑龜茲國遣使朝獻癸未詔天下賦調縣專督集牧守
對檢送京師違者免所居官詔禁畜鷹鷂開相告之制五月丁酉契丹庫莫奚
國各遣使獻名馬丙午詔員外散騎常侍許赤虎使於劉昱丁未幸武州山辛
酉幸車輪山六月庚午禁殺牛馬壬申曲赦京師死罪遣備蠕蠕秋八月丁卯
高麗吐谷渾地豆干諸國遣使朝獻九月癸卯洛州人賈伯奴豫州人田智度
聚黨千餘人伯奴稱恆農王智度稱上洛王夜攻洛州州郡擊之斬伯奴於緱
氏執智度送京師冬十月蠕蠕國遣使朝獻太上皇帝大閱於北郊十有二月
丙寅建昌王長樂改封安樂王己丑城陽王長壽薨庚寅劉昱遣使朝貢

承明元年春二月蠕蠕高麗庫莫奚波斯諸國並遣使朝貢是月司空東郡王
陸定國坐事免官爵爲兵夏五月冀州武邑民宋伏龍聚衆自稱南平王郡縣

捕斬之蠕蠕國遣使朝貢六月甲子詔中外戒嚴分京師見兵爲三等第一軍出遣第一兵二等兵亦如之辛未太上皇帝崩壬申大赦改年大司馬大將軍安城王萬安國坐矯詔殺神部長奚買奴於苑中賜死戊寅征西大將軍安樂王長樂爲太尉尚書左僕射南平公目辰爲司徒進封宜都王南部尚書李訢爲司空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臨朝稱制秋七月甲辰追尊皇妣李貴人爲思皇后以汝陰王天賜爲征西大將軍儀同三司高麗庫莫奚國並遣使朝貢濮陽王孔雀有罪賜死八月甲子詔曰朕猥承前緒纂戎洪烈思隆先志緝熙政道羣公卿士其各勉厥心匡朕不逮諸有便民利國者具狀以聞壬午蠕蠕國遣使朝貢甲申以長安二蠶多死丐民歲賦之半九月丁亥曲赦京師高麗庫莫奚契丹諸國並遣使朝獻癸丑宕昌悉萬斤國並遣使朝貢冬十月丁巳起七寶永安行殿乙丑進征西大將軍假東陽王元丕爵爲正王己未詔曰朕纂承皇極照臨萬方思闡遐風光被兆庶使朝有不諱之音野無自蔽之響嚮者帝載詢及芻蕘自今已後羣官卿士下及吏民各聽上書直言極諫勿有所隱諸有便宜益治利民可以正風俗者有司以聞朕將親覽與三事大夫論其可否裁而用之辛未輿駕幸建明佛寺大宥罪人濟南公羅拔進爵爲王十有一月蠕蠕國遣使朝貢戊子以太尉安樂王長樂爲定州刺史京兆王子推爲青州刺史司空李訢爲徐州刺史並開府儀同三司

太和元年春正月乙酉朔詔曰朕夙承寶業懼不堪荷而天貺具臻地瑞並應風和氣晼天人交協豈朕沖昧所能致哉實賴神祇七廟降福之助今三正告初祗感交切宜因陽始協典革元其改今號爲太和元年辛亥詔曰今牧民者與朕共治天下也宜簡以徭役先之勸獎相其水陸務盡地利使農夫外布桑婦內勤若輕有徵發致奪民時以侵擅論民有不從長教惰於農桑者加以罪刑起太和安昌二殿己酉秦州略陽民王元壽聚衆五千餘家自號爲衝天王雲中饑開倉賑恤二月丙寅濱川民東會輝西等相率內屬處之并州辛未秦益二州刺史武都公尉洛侯討破元壽獲其妻子送京師癸未高麗契丹庫莫奚國各遣使朝獻三月庚子徵征西大將軍雍州刺史東陽王丕爲司徒丙午詔曰朕政治多闕災眚屢興去年牛疫死傷大半耕墾之利當有虧損今東作既興人須肄業其勅在所督課田農有牛者加勤於常歲無牛者倍庸於餘年一夫制治田四十畝中男二十畝無令人有餘力地有遺利庫莫奚契丹國各遣使朝獻夏四月丙寅蠕蠕國遣使朝貢丁卯幸白登山壬申幸崞山樂安王良薨詔復前東郡王陸定國官爵五月乙酉車駕祈雨於武州山俄而澍雨大洽蠕蠕國遣使朝貢秋七月壬辰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京兆王子推薨庚子定三等死刑己酉太和安昌二殿成起朱明思賢門是月劉昱死弟準僭立八月壬子大赦天下丙子詔曰工商皂隸各有厥分而有司縱濫或染清流自今戶內有工役者唯止本部丞已下準次而授若階藉元勳以勞定國者不從此制戊寅劉準遣使朝貢九月癸未蠕蠕國遣使朝貢乙酉詔羣臣定律令於太華殿辛卯高麗國遣使朝貢庚子起永樂遊觀殿於北苑穿神淵池車多羅西天竺舍衛疊伏羅諸國各遣使朝貢冬十月癸酉宴京邑耆老年七十已上於太華殿賜以衣服是月庫莫奚契丹國各遣使朝獻又詔七十已上一子不從役龜茲國遣使朝獻劉準葭蘆戍主楊文度遣弟鼠襲陷仇池丙子誅徐州刺史李訢庫莫奚契丹國各遣使朝貢十有二月癸未詔征西將軍廣川公皮懽喜鎮西將軍梁醜奴平西將軍楊靈珍等率衆四萬討楊鼠乙酉吐谷渾國遣使朝獻丁亥懷州民伊祈苟初自稱堯後應王聚衆於重山洛州刺史馮熙討滅之閏月懽喜等軍到建安楊鼠棄城南走癸亥粟特國遣使朝獻庚子詔員外散騎常侍李長仁使於劉準十有二月壬寅懽喜攻陷葭蘆斬文度傳首京師甲辰員闕吐谷渾國並遣使朝貢丁未詔以州郡八水旱蝗民飢開倉賑恤以安定王休爲儀同三司

二年春正月丁巳封昌黎王馮熙第二子始興爲北平王戊午吐谷渾遣使朝獻二月丁亥行幸代之湯泉所過問民疾苦以宮人賜貧民無妻者戊戌蠕蠕國遣使朝獻癸卯車駕還宮三月丙子以河南公梁彌機爲宕昌王夏四月甲申幸崞山丁亥還宮己丑劉準遣使朝貢京師蝗甲辰祈天災於北苑親自禮焉減膳避正殿丙午澍雨大洽曲赦京師五月詔曰婚娉過禮則嫁娶有失時

之葬厚葬送終則生者有糜費之苦聖王知其如此故申之以禮數約之以法
禁違者民漸奢侈婚葬越軌致貧富相高貴賤無別又皇族貴戚及士民之家
不惟氏族高下與非類婚偶先帝親發明詔爲之科禁而百姓習常仍不肅改
朕今憲章舊典祗案先制著之律令永爲定準犯者以違制論六月己丑幸鹿
野苑庚子皇叔若薨秋七月戊辰龜茲國遣使獻名駝七十頭劉準遣將寇仇
池陰平太守楊廣香擊走之八月分遣使者考察守宰問民疾苦丙戌詔罷諸
州禽獸之貢丁亥勿吉國遣使朝獻九月丙辰曲赦京師龜茲國遣使獻大馬
名駝珍寶甚衆冬十月壬辰詔員外散騎常侍鄭羲使於劉準十有一月庚戌
詔曰懸爵於朝而有功者必縻其賞懸刑於市而有罪者必罹其辜斯乃古今
之成典治道之實要諸州刺史牧民之官自頃以來遂各怠慢縱姦納賂背公
緣私致令賊盜並興侵劫滋甚姦宄之聲屢聞朕聽朕承太平之運屬千載之
期思光洪緒惟新庶績亦望蕃翰羣司敷德宣惠以助沖人共成斯美幸克己
復禮思愆改過使寡昧無愧於祖宗百姓見德於當世有司明爲條禁稱朕意
焉十有一月癸巳誅南郡王李惠是歲州鎮二十餘水旱民飢開倉賑恤
三年春正月癸丑坤德六合殿成庚申詔罷行察官二月辛巳帝太皇太后幸
代郡溫泉問民疾苦鰥貧者以宮女妻之己亥還宮壬寅乾象六合殿成三月
甲辰曲赦京師戊午吐谷渾高麗國各遣使朝獻夏四月壬申劉準遣使朝獻
癸未樂浪王樂平薨辛卯蠕蠕國遣使朝獻丙申幸崞山己亥還宮庚子淮陽
公尉元進爵爲王吐谷渾國遣使獻氂牛五十頭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有罪
賜死五月丁巳帝祈雨於北苑閉陽門是日澍雨大洽辛酉詔曰昔四代養老
問道乞言朕雖沖昧每尚其美今賜國老各衣一襲綿五斤絹布各五疋六月
辛未以雍州民飢開倉賑恤起文石室靈泉殿於方山秋七月壬寅詔宮人年
老及疾病者免之八月壬申詔羣臣直言盡規靡有所隱乙亥幸方山起思遠
佛寺丁丑還宮九月壬子以侍中司徒東陽王丕爲太尉侍中尚書右僕射趙
郡公陳建爲司徒進爵魏郡王侍中尚書河南公苟頹爲司空進爵河東王侍
中尚書太原公王叡進爵中山王侍中尚書隴東公張祐進爵新平王己未定
州刺史安樂王長樂有罪徵詣京師賜死庚申隴西王源賀薨高麗吐谷渾地
豆于契丹庫莫奚龜茲諸國各遣使朝獻冬十月己巳朔大赦天下十有一月
癸卯賜京師貧窮高年疾患不能自存者衣服布帛各有差癸丑進假梁郡公
元嘉爵爲假王督二將出淮陰隴西公元琛三將出廣陵河東公薛虎子三將
出壽春蠕蠕率騎十餘萬南寇至塞而還十有二月粟特州逸河[illegible][illegible]伏羅員
闊悉萬斤諸國各遣使朝貢是年蕭道成廢其主劉準而僭立自號曰齊
四年春正月癸卯乾象六合殿成洮陽羌叛枹罕鎮將討平之隴西公元琛等
攻剋蕭道成馬頭戍乙卯廣川王略薨雍州氐齊男王反殺美陽令州郡捕斬
之丁巳罷畜鷹鷂之所以其地爲報德佛寺戊午襄城王韓頹有罪削爵徙邊
蕭道成徐州刺史崔文仲寇淮北陷茬眉戍二月遣尚書游明根率騎二千南
討癸巳詔曰朕承乾緒君臨海內夙興昧旦如履薄冰今東作方興庶類萌動
品物資生膏雨不降歲一不登百姓飢乏朕甚懼焉其敕天下祀山川羣神及
能興雲雨者修飾祠堂薦以牲璧民有疾苦所在存問三月丙午詔車騎大將
軍馮熙督衆迎還假梁郡王嘉等諸軍乙卯蠕蠕國遣使朝貢四月乙卯幸廷
尉籍坊二獄引見諸囚詔曰廷尉者天下之平民命之所懸也朕得惟刑之恤
者仗獄官之稱其任也一夫不耕將或受其餒一婦不織將或受其寒今農時
要月百姓肆力之秋而愚民陷罪者甚衆宜隨輕重決遣以赴耕耘之業辛巳
幸白登山甲申賜天下貧人一戶之內無雜財穀帛者廩一年五月丙申朔幸
火山壬寅還宮六月丁卯以澍雨大洽曲赦京師以紬綾絹布百萬匹及南伐
所俘賜王公已下秋七月辛亥行幸火山壬子改作東明觀詔會京師耆老賜
錦綵衣服几杖稻米蜜麪復家人不徭役悉萬斤國遣使朝貢閏月丁亥幸虎
圈親錄囚徒輕者皆免之壬辰頓丘王李鍾葵有罪賜死蕭道成角城戍主請
舉城內屬八月丁酉詔徐州刺史假梁郡王嘉赴接之又遣平南將軍郎大檀
三將出朐城將軍白吐頭二將出海西將軍元泰二將出連口將軍封匹三將
出角城鎮南將軍賀羅出下蔡甲辰幸方山戊申幸武州山石窟寺庚戌還宮
乙卯詔諸州置冰室蕭道成梁州刺史崔慧景遣長史裴叔保率衆寇武興關

城氏帥楊鼠等破之救保遣南鄭九月蕭道成汝南太守常元真龍驤將軍胡
青苟率戶內屬乙亥思義殿成壬午東明觀成戊子詔曰隆寒雪降諸在徽纆
及轉輸在都或有凍餒朕用愍焉可遣侍臣詣廷尉獄及有囚之所周巡省察
飢寒者給以衣食桎梏者代以輕鏁假梁郡王嘉破蕭道成將盧紹之玄元度
於朐山其下蔡戍主棄城遁走冬十月丁未詔昌黎王馮熙為西道都督與征
南將軍桓誕出義陽鎮南將軍賀羅自下蔡東出鍾離蘭陵民桓富殺其縣令
與昌慮桓和北連太山羣盜張和顏等聚黨保五固推司馬朗之為主詔淮陽
王尉元等討之是歲詔以州鎮十八水旱民飢開倉賑恤
五年春正月己卯車駕南巡丁亥至中山親見高年問民疾苦二月辛卯朔大
赦天下賜孝悌力田孤貧不能自存者穀帛有差免宮人年老者還其所親丁
酉車駕幸信都存問如中山癸卯還中山己酉講武于唐水之陽庚戌車駕還
都沙門法秀謀反伏誅南征諸將擊破蕭道成游擊將軍桓康於淮陽道成豫
州刺史垣崇祖寇下蔡昌黎王馮熙擊破之假梁郡王嘉大破道成將俘獲三
萬餘口送京師三月辛酉朔車駕幸肆州癸亥講武于雲水之陽所經考察守
宰加以黜陟己巳車駕還宮詔曰法秀妖詐亂常妄說符瑞蘭臺御史張求等
一百餘人招結奴隸謀為大逆有司科以族誅誠合刑憲且矜愚重命猶所弗
忍其五族者降止同祖三族止一門門誅止身夏四月己亥行幸方山建永固
石室於山上立碑於石室之庭又銘太皇太后終制于金冊又起鑒玄殿壬子
以南俘萬餘口班賜羣臣甲寅詔曰時雨不霑春苗萎悴諸有骸骨之處皆敕
埋藏勿令露見有神祇之所悉可禱祈任城王雲薨五月庚申朔詔曰廼者邊
兵屢動勞役未息百姓因之輕陷刑網獄訟煩興四民失業朕每念之用傷懷
抱農時要月民須肆力其敕天下勿使有留獄久囚壬戌鄧至國遣使朝貢庚
午青州主簿崔次恩聚衆謀叛州軍擊之次恩走郁洲六月甲辰中山王叡薨
戊午封皇叔簡為齊郡王猛為安豐王秋七月甲子蕭道成遣使朝貢辛酉蠕
蠕別帥他稽率衆內附甲戌班乞養雜戶及戶籍之制五條九月庚午閱武於
南郊大饗羣臣蕭道成使車僧朗以班在劉準使殷靈誕之後辭不就席劉準

降人解奉君刃僧朗於會中詔誅奉君等乙亥封昌黎王馮熙世子誕為南平
王兗州斬司馬朗之傳首京師冬十月癸卯蠕蠕國遣使朝貢十有二月癸巳
詔以州鎮十二民飢開倉賑恤
六年春正月甲戌大赦天下二月辛卯詔曰靈丘郡土既褊瘠又諸州路衝官
私所經供費非一往年巡行見其勞瘁可復民租調十五年癸巳白蘭王吐谷
渾翼世以誣罔伏誅乙未詔曰蕭道成逆亂江淮戎旗頻舉七州之民既有征
運之勞深乖輕徭之義朕甚愍之其復常調三年戊申地豆于國遣使朝貢癸
丑賜王公已下清勤著稱者穀帛有差三月庚辰行幸虎圈詔曰虎狼猛暴食
肉殘生取捕之日每多傷害既無所益損費良多從今勿復捕貢辛巳幸武州
山石窟寺賜貧老者衣服壬午幸方山是月蕭道成死子賾僭立夏四月甲辰
賜畿內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帛有差六月蠕蠕國遣使朝貢秋七月發州
郡五萬人治靈丘道八月癸未朔分遣大使巡行天下遭水之處丐民租賦貧
儉不自存者賜以粟帛庚子罷山澤之禁九月辛酉以氐楊後起為武都王冬
十有一月乙卯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有二月丁亥詔曰朕以寡薄政缺平和
不能仰緝緯象蠲茲六沴去秋淫雨洪水為災百姓嗷然朕用嗟愍故遣使者
循方賑恤而牧守不思利民之道期於取辦愛毛反裘甚無謂也今課督未入
及將來租算一以丐之有司勉加勸課以要來穰稱朕意焉
七年春正月庚申詔曰朕每思知百姓之所疾苦以增修寬政而明不燭遠實
有缺焉故具問守宰苛虐之狀於州郡使者秀孝計掾而對多不實甚乖朕虛
求之意宜案以大辟明罔上必誅然情猶未忍可恕罪聽歸申下天下使知後
犯無恕丁卯詔青齊光東徐四州之民戶運倉粟二十萬石送瑕丘瑯邪復租
算一年三月甲戌以冀定二州民飢詔郡縣為粥於路以食之又弛關津之禁
任其去來夏四月庚子幸崞山賜所過鰥寡不能自存者衣服粟帛壬寅車駕
還宮閏月癸丑皇子生大赦天下五月戊寅朔幸武州山石窟佛寺六月定州
上言為粥給飢人所活九十四萬七千餘口秋七月丁丑帝太皇太后幸神淵
池甲申幸方山詔假員外散騎常侍李彪員外郎蘭英使於蕭賾濟南王羅拔

改封趙郡王九月壬寅詔曰朕承祖宗夙夜惟懼然聽政之際猶慮未周至於案文審獄恩闕己過自今羣官奏事當獻可替否無或面從俾朕之過彰於遠近冀州上言爲粥給飢民所活七十五萬一千七百餘口冬十月戊午皇信堂成十有一月辛丑蕭賾遣使朝貢十有二月癸丑詔曰淳風行於上古禮化用乎近葉是以夏殷不嫌一族之婚周世始絕同姓之娶斯皆教隨時設治因事改者也皇運初基中原未混撥亂經綸日不暇給古風遺樸未遑釐改後遂因循迄茲莫變朕屬百年之期當後仁之政思易質舊式昭惟新自今悉禁絕之有犯以不道論庚午開林慮山禁與民共之詔以州鎮十三民飢開倉賑恤

八年春正月詔隴西公元琛尚書陸叡爲東西二道大使褒善罰惡二月蠕蠕國遣使朝獻夏四月甲寅幸方山戊午車駕還宮庚申行幸旋鴻池遂幸崞山丁卯還宮五月己卯詔賑賜河南七州戍兵甲申詔員外散騎常侍李彪員外郎蘭英使於蕭賾六月丁卯詔曰置官班祿行之尚矣周禮有食祿之典二漢著受俸之秩逮于魏晉莫不聿稽往憲以經綸治道自中原喪亂茲制中絕先朝因循未遑釐改朕永鑒四方求民之瘼夙興昧旦至於憂勤故憲章舊典始班俸祿罷諸商人以簡民事戶增調三匹穀二斛九斗以爲官司之祿均預調爲二匹之賦即兼商用雖有一時之煩終克永逸之益祿行之後贓滿一匹者死變法改度宜爲更始其大赦天下與之惟新戊辰武州水泛溢壞民居舍秋七月乙未行幸方山石窟寺八月甲辰詔曰帝業至重非廣詢無以致治王務至繁非博採無以興功先王知其如此故虛己以求過明恕以思咎是以諫鼓置於堯世謗木立於舜庭用能耳目四達庶類咸熙朕承累聖之洪基屬千載之昌運每布遐風景行前式承明之初班下內外聽人各盡規以補其闕中旨雖寬允釋者少故變時法遠遵古典班制俸祿改更刑書寬猛未允人或異議思言者莫由申情求諫者無因自達故令上明不周下情壅塞今制百辟卿士工商吏民各上便宜利民益治損化傷政直言極諫勿有所隱務令辭無煩華理從簡實朕將親覽以知世事之要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爲戒九月甲午蕭賾遣使朝貢戊戌詔曰俸制已立宜時班行其以十月爲首每季一請於是內外百官受祿有差冬十月高麗國遣使朝貢蕭賾雙城戍主王繼宗內屬十有一月乙未詔員外散騎常侍李彪員外郎蘭英使於蕭賾十有二月詔以州鎮十五水旱民飢遣使者循行問所疾苦開倉賑恤

九年春正月戊寅詔曰圖讖之興起於三季既非經國之典徒爲妖邪所憑自今圖讖秘緯及名爲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又諸巫覡假稱神鬼妄說吉凶及委巷諸卜非墳典所載者嚴加禁斷癸未大饗羣臣于太華殿班賜皇誥二月己亥制皇子封王者皇孫及曾孫紹封者皇女封者歲祿各有差以廣陽王建第二子嘉紹建後爲廣陽王乙巳詔曰昔之哲王莫不博採下情勤求箴諫建設旌鼓詢納芻蕘朕班祿刪刑慮不周允虛懷讜直思顯洪猷百司卿士及工商吏民其各上書極諫靡有所隱三月丙申宕昌國遣使朝貢封皇弟禧爲咸陽王幹爲河南王羽爲廣陵王雍爲潁川王勰爲始平王詳爲北海王夏四月癸丑幸方山甲寅還宮五月高麗國及蕭賾並遣使朝貢六月辛亥幸方山遂幸靈泉池丁巳還宮秋七月丙寅朔新作諸門癸未遣使拜宕昌王梁彌機兄子彌承爲其國王戊子幸魚池登青原岡甲午還宮八月己亥行幸彌澤甲寅登牛頭山庚申詔曰數州災水饑饉荐臻致有賣鬻男女者天之所譴在予一人而百姓無辜橫罹艱毒朕用殷憂夕惕忘食與寢今自太和六年已來買定冀幽相四州飢民良口者盡還所親雖娉爲妻妾遇之非理情不樂者亦離之甲子還宮冬十月丁未詔曰朕承乾在位十有五年每覽先王之典經綸百氏儲畜既積黎元永安爰暨季葉斯道陵替富強者并兼山澤貧弱者望絕一廛致令地有遺利民無餘財或爭畝畔以亡身或因饑饉以棄業而欲天下太平百姓豐足安可得哉今遣使者循行州郡與牧守均給天下之田還受以生死爲斷勸課農桑興富民之本戊申高麗吐谷渾國並遣使朝貢辛酉侍中司徒魏郡王陳建薨詔員外散騎常侍李彪尚書郎公孫阿六頭使蕭賾十有二月乙卯侍中淮南王他爲司徒蠕蠕犯塞詔任城王澄率衆討之是年京師及州鎮十三水旱傷稼宕昌高麗吐谷渾等國並遣使朝貢

高祖紀武都王反攻仇池○綱目癸丑冬十月武都王楊僧嗣卒弟文度立降魏即延興三年事也本卷後云劉準葭蘆戍主楊文度遣弟鼠襲陷仇池不稱武都王此云武都王反攻仇池又不稱姓名莫可詳也

唯止本部悉已下準次而授○唯止二字監本作推上今依北史改

乾象六合殿成○臣人龍按本卷前云太和三年二月壬寅乾象六合殿成此處又云四年正月癸卯乾象六合殿成何句爲正何句爲重不可考矣

魏書卷七上考證

齊　魏收　撰

帝紀第七

高祖紀下

十年春正月癸亥朔帝始服袞冕朝饗萬國壬午蠕蠕犯塞二月甲戌初立黨里鄰三長定民戶籍三月丙申蠕蠕國遣使朝貢庚申蕭賾遣使朝貢夏四月辛酉朔始制五等公服甲子帝初以法服御輦祀於西郊癸酉幸靈泉池戊寅車駕還宮是月高麗吐谷渾國並遣使朝貢六月辛酉幸方山己卯名皇子曰恂大赦天下秋七月戊戌幸方山八月乙亥給尚書五等品爵已上朱衣玉珮大小組綬九月辛卯詔起明堂辟雍冬十月癸酉有司議依故事配始祖於南郊十有一月議定州郡縣官依戶給俸十有二月壬申蠕蠕犯塞癸未勿吉國遣使朝貢乙酉詔以汝南潁川大饑丐民田租開倉賑恤

十有一年春正月丁亥朔詔定樂章非雅者除之二月甲子詔以肆州之鴈門及代郡民饑開倉賑恤夏四月己未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壬辰幸靈泉池遂幸方山癸巳南平王渾薨甲午車駕還宮詔復七廟子孫及外戚緦服已上賦役無所與詔南部尚書公孫文慶上谷張伏千率衆南討舞陰山蠻高麗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六月辛巳秦州民飢開倉賑恤癸未詔曰春旱至今野無青草上天致譴實由匪德百姓無辜將罹饑饉寤寐思求罔知所益公卿內外股肱之臣謀猷所寄其極言無隱以救民瘼秋七月己丑詔曰今年穀不登聽民出關就食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所在開倉賑恤八月壬申蠕蠕犯塞遣平原王陸叡討之事具蠕蠕傳庚辰大饑北伐進賞者百有餘人辛巳罷山北苑以其地賜貧民悉萬斤國遣使朝獻九月庚戌詔曰去夏以歲旱民飢須遣就食舊籍雜亂難可分簡故依局割民閱戶造籍欲令去留得實賑貸平均然迺者以來猶有餓死衢路無人收識良由本部不明籍貫未實廩恤不周以至於此朕猥居民上聞用慨然可重遣精檢勿令遺漏冬十月辛未詔罷起部無益之作出宮人不執機杼者甲戌詔曰鄉飲禮廢則長幼之敘亂孟冬十月民閑歲隙宜於此時導以德義可下諸州黨里之內推賢而長者教其里人父慈子孝兄友弟順夫和妻柔不率長教者具以名聞十有一月丁未詔罷尚方錦繡綾羅之工四民欲造任之無禁其御府衣服金銀珠玉綾羅錦繡太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出其太半班賚百官及京師士庶下至工商皁隸逮於六鎮戍士各有差戊申詔曰朕惟上政不明令民陷身罪戾今寒氣勁切杖捶難任自今月至來年孟夏不聽拷問罪人又歲既不登民多飢窘輕繫之囚宜速決了無令薄罪久留獄犴十有二月詔秘書丞李彪著作郎崔光改析國記依紀傳之體是歲大饑詔所在開倉賑恤

十有二年春正月辛巳朔初建五牛旌旗乙未詔曰鎮戍流徙之人年滿七十孤單窮獨雖有妻妾而無子孫諸如此等聽解名還本諸犯死刑者父母祖父母年老更無成人子孫旁無朞親者具狀以聞二月壬戌高麗國遣使朝貢三月丁亥宕昌國遣使朝獻中散梁衆保等謀反伏誅夏四月高麗吐谷渾國並遣使朝貢蕭賾將陳顯達等寇邊甲寅詔豫州刺史元斤率衆禦之甲子大赦天下乙丑幸靈泉池丁卯遂幸方山己巳還宮陳顯達攻陷醴陽左僕射長樂王穆亮率騎一萬討之五月丁酉詔六鎮雲中河西及關內六郡各修水田通渠溉灌壬寅增置彝器於太廟六月甲寅宕昌國遣使朝貢秋七月己丑幸靈泉池遂幸方山己亥還宮八月甲子勿吉國貢楛矢石砮九月吐谷渾宕昌國遣使朝貢甲午詔曰日月薄蝕陰陽之恆度耳聖人懼人君之放怠因之以設誡故稱日蝕修德月蝕修刑迺癸巳夜月蝕盡公卿已下宜慎刑罰以答天意丁酉起宣文堂經武殿癸卯侍中司徒淮南王他薨吐谷渾宕昌武興諸國各遣使朝貢閏月甲子帝觀築圓丘於南郊乙丑高麗國遣使朝貢辛未幸靈泉池癸酉還宮十有一月詔以二雍豫三州民飢開倉賑恤梁州刺史臨淮王提坐貪縱徙配北鎮十有二月蠕蠕伊吾戍主高羔子率衆三千以城內附以侍中安豐王猛為開府儀同三司

十有三年春正月辛亥車駕有事於圓丘於是初備大駕乙丑兗州民王伯恭聚衆勞山自稱齊王東萊鎮將孔伯孫討斬之戊辰蕭賾遣衆寇邊淮陽太守

王僧儁擊走之二月壬午高麗國遣使朝獻庚子引羣臣訪政道得失損益之宜三月甲子吐谷渾國遣使朝獻夏州刺史章武王彬以貪賕削封夏四月丁丑詔曰昇樓散物以賚百姓至使人馬騰踐多有毀傷今可斷之以本所費之物賜窮老貧獨者丁亥幸靈泉池遂幸方山己丑還宮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州鎮十五大饑詔所在開倉賑恤五月庚戌車駕有事於方澤六月汝陰王天賜南安王楨並坐贓賄免為庶人高麗國遣使朝貢秋七月甲辰陰平國遣使朝貢丙寅幸靈泉池與羣臣御龍舟賦詩而罷立孔子廟於京師八月乙亥詔兼員外散騎常侍邢產兼員外散騎侍郎侯靈紹使於蕭賾戊子詔諸州鎮有水田之處各通溉灌遣匠者所在指授中尺國遣使朝貢九月丁未吐谷渾武興宕昌諸國各遣使朝獻出宮人以賜北鎮人貧鰥無妻者冬十月甲申高麗國遣使朝貢十有一月己未安豐王猛薨十有二月丙子侍中司空河東王苟頹薨甲午蕭賾遣使朝貢己亥以尚書令尉元為司徒左僕射穆亮為司空是歲蠕蠕別帥叱呂勤率衆內附

十有四年春正月乙丑行幸方山二月辛未行幸靈泉池壬申還宮戊寅初詔定起居注制己卯詔遣侍臣循行州郡問民疾苦三月壬申吐谷渾宕昌武興陰平諸國並遣使朝貢夏四月地豆于頻犯塞甲戌征西大將軍陽平王熙擊走之甲午詔兼員外散騎常侍邢產兼員外散騎侍郎蘇季連使於蕭賾五月己酉庫莫奚犯塞安州都將樓龍兒擊走之沙門司馬惠御自言聖王謀破平原郡擒獲伏誅秋七月甲辰詔罷都牧雜制丙午行幸方山丙辰遂幸靈泉池高麗國遣使朝貢八月丙寅朔車駕還宮辛卯宕昌國遣使朝貢詔議國之行次九月癸丑太皇太后馮氏崩壬戌高麗國遣使朝貢詔聽著鎮曾經內侍者前後奔赴冬十月戊辰詔曰自丁荼苦奄踰晦朔仰遵遺旨祖奠有期朕將親侍龍輿奉訣陵隧諸常從之具悉可停之其武衞之官防侍如法癸酉葬文明太皇太后於永固陵甲戌車駕謁永固陵羣臣固請公除帝不許己卯車駕謁永固陵庚辰帝居廬引見羣寮於太和殿太尉東陽王丕等據權制固請帝引古禮往復羣臣乃止詔在禮志京兆王太興有罪免官削爵詔曰公卿屢依金冊遺旨中代權式請過葬即吉朕思遵遠古終三年之制依禮既虞卒哭此月二十一日授服以葛易麻既衰服在上公卿不得獨釋於下故於朕之授服變從練禮已下復為節降斟酌今古以制厥衷且取遺旨速除之一端粗申臣子罔極之巨痛癸未詔曰朕遠遵古式欲終三年之禮百辟羣官據金冊顧命將奪朕心從先朝之制朕仰惟金冊俯自推省取諸二衷不許衆議以衰服過朞終四節之慕又奉聖訓事脩誥旨不敢闇嘿自居以曠機政庶不後遺令之意差展哀慕之情昔下州鎮長至三元絕告慶之禮甲申車駕謁永固陵辛卯詔曰羣官以萬機事重請求聽政朕仰祗遺命亦思無怠但哀慕纏綿心神迷塞未堪自力以親政事近侍先掌機衡者皆謀猷所寄且可任之如有疑事當時與論決十有一月甲寅詔曰垂及至節感慕崩摧凡在臣列誰不哽切內外職人先朝班次及諸方雜客冬至之日盡聽入臨三品以上衰服者至夕復臨其餘唯旦臨而已其拜哭之節一依別儀丁巳蕭賾遣使朝貢十有二月壬午詔依準丘井之式遣使與州郡宣行條制隱口漏丁即聽附實若朋附豪勢陵抑孤弱罪有常刑

十五年春正月丁卯帝始聽政於皇信東室初分置左右史官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二月乙亥枹罕鎮將長孫百年請討吐谷渾所置洮陽泥和二戍許之己丑蕭賾遣使朝貢三月甲辰車駕謁永固陵己酉悉萬斤等五國遣使朝貢夏四月癸亥帝始進蔬食乙丑謁永固陵自正月不雨至于癸酉有司奏祈百神詔曰昔成湯遇旱齊景逢災並不由祈山川而致雨皆至誠發中澍潤千里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今普天喪恃幽顯同哀神若有靈猶應未忍安饗何宜四氣未周便欲祀事唯當考躬責己以待天譴甲戌詔員外散騎常侍李彪尚書郎公孫阿六頭使於蕭賾己卯經始明堂改太廟五月己亥議改律令於東明觀折疑獄乙卯百年攻洮陽泥和二戍克之俘獲三千餘人詔悉免歸高麗國遣使朝獻丙辰詔造五輅六月丁未濟陰王鬱以貪殘賜死秋七月乙丑謁永固陵規建壽陵戊寅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己卯詔議祖宗以道武為太祖乙酉車駕巡省京邑聽訟而還八月壬辰議養老又議肆類上帝禋于六宗之禮帝親

臨決詔郡國有時物可以薦宗廟者貢之戊戌移道壇於桑乾之陰改曰崇虛
寺己亥詔諸州舉秀才先盡才學乙巳親定禘祫之禮丁巳議律令事仍省雜
祀九月辛巳蕭賾遣使朝貢壬午吐谷渾高麗宕昌鄧至諸國並遣使朝獻冬
十月庚寅車駕謁永固陵是月明堂太廟成十有一月丁卯遷七廟神主於新
廟乙亥大定官品戊寅考諸牧守詔假通直散騎常侍李彪假散騎侍郎蔣少
遊使蕭賾丙戌初罷小歲賀丁亥詔二千石考在上上者假四品將軍賜乘黃
馬一匹上中者五品將軍上下者賜衣一襲十有二月壬辰遷社於內城之西
癸巳班賜刺史已下衣冠以安定王休爲太傅齊郡王簡爲太保帝爲高麗王
璉舉哀於城東行宮己酉車駕迎春於東郊辛亥詔簡選樂官
十有六年春正月戊午朔饗羣臣於太華殿帝始爲王公興懸而不樂己未宗
祀顯祖獻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遂升靈臺以觀雲物降居青陽左个布政
事每朔依以爲常辛酉始以太祖配南郊壬戌詔定行次以水承金甲子詔罷
祖禝闕乙丑制諸遠屬非太祖子孫及異姓爲王皆降爲公公爲侯侯爲伯子
男仍舊皆除將軍之號戊辰帝臨思義殿策問秀孝丙子始以孟月祭廟二月
戊子帝移御永樂宮庚寅壞太華殿經始太極殿辛卯罷寒食饗壬辰幸北部
曹歷觀諸省巡省京邑聽理冤訟甲午初朝日于東郊遂以爲常丁酉詔祀唐
堯於平陽虞舜於廣寧夏禹於安邑周文於洛陽丁未改諡宣尼曰文聖尼父
告諡孔廟三月丁卯巡省京邑癸酉省西郊郊天雜事乙亥車駕初迎氣南郊
自此爲常辛巳以高麗王璉孫雲爲其國王蕭賾遣使朝貢是月高麗鄧至國
並遣使朝貢四月丁亥朔班新律令大赦天下癸巳契丹國遣使朝貢甲寅幸
皇宗學親問博士經義五月癸未詔羣臣於皇信堂更定律條流徒限制帝親
臨決之六月己丑高麗國遣使朝貢甲辰詔曰務農重穀王政所先勸率田疇
君人常事今四氣休序時澤滂潤宜用天分地悉力東畝然京師之民遊食者
衆不加督勸或芸耨失時可遣明使撿察勤惰以聞秋七月庚申吐谷渾世子
賀虜頭來朝壬戌詔曰王者設官分職垂拱責成振網舉綱衆目斯理朕德謝
知人豈能一見鑒識徒乖爲君委授之義自今選舉每以季月本曹與吏部銓

簡甲戌詔兼員外散騎常侍宋弁兼員外散騎侍郎房亮使於蕭賾八月庚寅
車駕初夕月於西郊遂以爲常辛卯高麗國遣使朝貢乙未詔陽平王頤左僕
射陸叡督十二將七萬騎北討蠕蠕丙午宕昌王梁彌承來朝司徒尉元以老
遜位己酉以尉元爲三老游明根爲五更又養國老庶老將行大射之禮雨不
克成癸丑詔曰文武之道自古並行威福之施必也相藉故三五至仁尚有征
伐之事夏殷明叡未捨兵甲之行然則天下雖平忘戰者殆不教民戰可謂棄
之是以周立司馬之官漢置將軍之職皆所以輔文強武威肅四方者矣國家
雖崇文以懷九服修武以寧八荒然於習武之方猶爲未盡今則訓文有典教
武闕然將於馬射之前先行講武之式可敕有司豫修場埒其列陣之儀五戎
之數別俟後敕九月甲寅朔大序昭穆於明堂祀文明太皇太后於玄室辛未
帝以文明太皇太后再周忌日哭於陵左絕膳二日哭不輟聲辛巳武興王楊
集始來朝冬十月乙酉鄧至國遣使朝獻己亥以太傅安定王休爲大司馬特
進馮誕爲司徒甲辰詔以功臣配饗太廟丙午高麗國遣使朝獻庚戌太極殿
成大饗羣臣十有一月乙卯依古六寢權制三室以安昌殿爲內寢皇信堂爲
中寢四下闕爲外寢十有二月賜京邑老人鳩杖是月蕭賾遣使朝貢
十有七年春正月壬子朔帝饗百寮於太極殿乙丑詔曰夫驂騑入覲臣下之
常式錫馬賜車君人之恆惠今諸邊君蕃胤皆虔集象魏趨鏘紫庭貢饗既畢
言旋無遠各可依秩賜車旗衣馬務令優厚其武興宕昌各賜錦繡纊一千吐
谷渾世子八百鄧至世子雖因緣至都亦宜賚及可賜三百命數之差皆依別
牒詔兼員外散騎侍郎劉承叔使於蕭賾乙亥勿吉國遣使朝獻丙子以吐谷
渾伏連籌爲其國王庚辰歸大司馬安定王休太保齊郡王簡朔望之朝二月
乙酉詔賜議律令之官各有差己酉車駕始藉田於都南三月戊辰改作後宮
帝幸永興園徙御宣文堂吐谷渾國遣使朝獻夏四月戊戌立皇后馮氏是月
蕭賾征虜將軍直閤將軍蠻酋田益宗率部落四千餘戶內屬五月乙卯宕昌
陰平契丹庫莫奚諸國並遣使朝獻壬戌宴四廟子孫於宣文堂帝親與之齒
行家人之禮甲子帝臨朝堂引見公卿已下決疑政錄囚徒丁丑以旱撤膳裹

陽營會曹婁恩等率一千三百餘戶內徙居於太和川。六月丙戌，帝將南伐，詔
造河橋。己丑，詔免徐南豫陝岐東徐洛豫七州軍糧。乙未，講武。乙巳，詔曰：「六職
備于周經，九列炳於漢晉，務必有恆，人守其職。比百秩雖陳，事典未敘。自八元
樹位，躬加省覽，遠依往籍，近採時宜，作職員令二十一卷。事迫戎期，未善周悉。
雖不足綱範萬度，永垂不朽，且可釋滯目前，釐整時務。須待軍回，更論所闕。權
可付外施行。其有當局所疑，而令文不載者，隨事以聞，當更附之。」立皇子恂為
皇太子。戊申，高麗國遣使朝獻。秋七月癸丑，以皇太子立，詔賜民為人後者爵
一級，為公士；曾為吏屬者爵二級，為上造；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粟五斛。戊
午，中外戒嚴。是月，蕭賾死，孫昭業僭立。八月乙酉，三老山陽郡公尉元薨。丙戌，
車駕類於上帝，遂臨尉元喪。丁亥，帝辭永固陵。己丑，車駕發京師，南伐，步騎百
餘萬。太尉丕奏請以宮人從。詔曰：「臨戎不諱內事，宜停來請。」壬寅，車駕至肆州，
民年七十已上賜爵一級，路見眇跛者，停駕親問，賜衣食終身。戊申，幸并州，親
見高年，問所疾苦。九月壬子，詔兼員外散騎常侍高聰、兼員外散騎侍郎賈禎
使於蕭昭業。丁巳，詔以車駕所經，傷民秋稼者，畝給穀五斛。戊辰，濟河，詔洛懷
并肆所過四州之民：百年以上假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
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帛二匹；孝悌廉義、文
武應求者，皆以名聞。又詔厮養之戶不得與士民婚；有文武之才、積勞應進者，
同庶族例，聽之。庚午，幸洛陽，周巡故宮基址。帝顧謂侍臣曰：「晉德不修，早傾宗
祀，荒毀至此，用傷朕懷。」遂詠黍離之詩，為之流涕。壬申，觀洛橋，幸太學，觀石經。
乙亥，鄧至王像舒彭遣子舊詣闕朝貢，并奉表求以位授舊，詔許之。丙子，詔六
軍發軫。丁丑，戎服執鞭，御馬而出，群臣稽顙於馬前，請停南伐，帝乃止。仍定遷
都之計。冬十月戊寅朔，幸金墉城。詔徵司空穆亮與尚書李沖、將作大匠董爵
經始洛京。己卯，幸河南城。乙酉，幸豫州。癸巳，次於石濟。乙未，解嚴，設壇於滑臺
城東，告行廟以遷都之意。大赦天下。起滑臺宮。又詔京師及諸州從戎者賜爵
一級，應募者加二級，主將加三級。癸卯，幸鄴城。乙巳，詔安定王休率從官迎家
於代京，車駕送於漳水上。初，帝之南伐也，起宮殿於鄴西，十有一月癸亥，宮成，

徙御焉。十有二月戊寅，巡省六軍。庚寅，陰平國遣使朝貢。乙未，詔陳恤軍士死
亡疾病，務令優給。

十有八年春正月丁未朔，朝群臣於鄴宮澄鸞殿。丁巳，高麗國遣使朝獻。癸亥，
車駕南巡。詔相兗豫三州，百年以上假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
爵一級；孤老鰥寡不能自存者，賜粟五石，帛二疋；孝悌廉義、文武應求者，皆以
名聞。戊辰，經殷比干之墓，祭以太牢。乙亥，幸洛陽西宮。二月己丑，行幸河陰，規
建方澤之所。丙申，河南王幹徙封趙郡，潁川王雍徙封高陽。壬寅，車駕北巡。癸
卯，濟河。蕭昭業遣使朝貢。甲辰，詔天下，喻以遷都之意。閏月癸亥，次句注陘南，
皇太子朝于蒲池。壬申，至平城宮。癸酉，臨朝堂，部分遷留。甲戌，謁永固陵。三月
庚辰，罷西郊祭天。壬辰，帝臨太極殿，喻在代群臣以遷移之略。夏五月乙亥，詔
罷五月五日、七月七日饗。六月己巳，詔兼員外散騎常侍盧昶、兼員外散騎侍
郎王清石使於蕭昭業。秋七月乙亥，以宋王劉昶為大將軍。壬午，侍中、大司馬、
安定王休薨。辛卯，高麗國遣使朝貢。壬辰，車駕北巡。戊戌，謁金陵。辛丑，幸朔州。
是月，島夷蕭鸞殺其主蕭昭業，立昭業弟昭文。八月癸卯，皇太子朝於行宮。甲
辰，行幸陰山，觀雲川。丁未，幸閱武臺，臨觀講武。癸丑，幸懷朔鎮。己未，幸武川鎮。
辛酉，幸撫冥鎮。甲子，幸柔玄鎮。乙丑，南還。所過皆親見高年，問民疾苦，貧窘孤
老賜以粟帛。丙寅，詔六鎮及禦夷城人，年八十以上而無子孫兄弟，終身給其
廩粟；七十以上家貧者，各賜粟十斛。又詔諸北城人，年滿七十以上及廢疾之
徒，校其元犯，以準新律，事當從坐者，聽一身還鄉，又令一子扶養，終命之後，乃
遣歸邊；自餘之處，如此之犯，年八十以上，皆聽還。戊辰，車駕次旋鴻池。庚午，謁
永固陵。辛未，還平城宮。九月壬申朔，詔曰：「三載考績，自古通經；三考黜陟，以彰
能否。今若待三考然後黜陟，可黜者不足為遲，可進者大成賒緩。是以朕今三
載一考，考即黜陟，欲令愚滯無妨於賢者，才能不壅於下位。各令當曹考其優
劣為三等。六品以下，尚書重問；五品以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惡。上上者遷
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任。」壬午，帝臨朝堂，親加黜陟。壬辰，陰平王楊炅
來朝。冬十月甲辰，以太尉、東陽王丕為太傅。戊申，親告太廟，奉遷神主。辛亥，車

駕發平城宮壬戌次於中山之唐湖乙丑分遣侍臣巡問民所疾苦己巳幸信都庚午詔曰比聞緣邊之蠻多有竊掠致有父子乖離室家分絕既虧和氣有傷仁厚方一區宇子育萬姓若苟如此南人豈知朝德哉可詔荊郢東荊三州勒勒蠻民勿有侵暴是月蕭鸞殺其主蕭昭文而僭立十有一月辛未朔詔冀定二州民百年以上假以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以穀帛孝義廉貞文武應求者具以名聞丁丑車駕幸鄴甲申經比干之墓傷其忠而獲戾親爲弔文樹碑而刊之己丑車駕至洛陽蕭鸞雍州刺史曹虎據襄陽請降十有二月辛丑朔遣行征南將軍薛真度督四將出襄陽大將軍劉昶出義陽徐州刺史元衍出鍾離平南將軍劉藻出南鄭壬寅革衣服之制癸卯詔中外戒嚴戊申優復代遷之戶租賦三歲己酉詔王公侯伯子男開國食邑者王食半公三分食一侯伯四分食一子男五分食一辛亥車駕南伐丁卯詔鄴豫二州之民百齡以上假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孤寡鰥老不能自存者賜以穀帛緣路之民復田租一歲孝悌廉義文武應求具以名聞戊辰車駕至懸瓠己巳詔壽陽鍾離馬頭之師所獲男女之口皆放還南

十有九年春正月辛未朔朝饗羣臣於懸瓠癸酉詔禁淮北之民不得侵掠犯者以大辟論甲戌撫[illegible]蕭鸞丙子[illegible]龍陽縣開國侯王明自鄖陽來降壬午講武於汝水之西大賚六軍丙申平南將軍王肅頻破蕭鸞將擒其寧州刺史董巒己亥車駕濟淮二月甲辰幸八公山路中雨甚詔去蓋見軍士病者親隱恤之戊申車駕巡淮而東民皆安堵租運屬路壬子高麗國遣使朝獻丙辰車駕至鍾離戊午軍士擒蕭鸞三千卒帝曰在君爲君其民何罪於是免歸辛酉車駕發鍾離將臨江水司徒馮誕薨壬戌乃詔班師丁卯遣使臨江數蕭鸞殺主自立之罪惡三月戊寅幸邵陽戊子太師馮熙薨乙未幸下邳鄧至國遣使朝貢夏四月庚子車駕幸彭城辛丑帝爲太師馮熙舉哀於行在所丁未曲赦徐豫二州其運漕之士復租賦三年辛亥詔賜百歲以上假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孤寡老疾不能自存者賜以穀帛德者丘園者具以名聞蕭鸞民降者給復十五年癸丑幸小沛遣使以太牢祭漢高祖廟己未行幸瑕丘遣使以太牢祠岱岳詔宿衞武官增位一級庚申行幸魯城親祠孔子廟辛酉詔拜孔氏四人顏氏二人爲官詔兗州刺史舉部內士人才堪軍國及守宰治行具以名聞又詔賜兗州民爵及粟帛如徐州又詔選諸孔宗子一人封崇聖侯邑一百戶以奉孔子之祀又詔兗州爲孔子起園柏修飾墳壠更建碑銘褒揚聖德戊辰行幸碻磝太和廟成五月己巳城陽王鸞赭陽失利降爲定襄縣王廣川王諧薨庚午遷文成皇后馮氏神主于太和廟甲戌行幸滑臺丙子次于石濟庚辰皇太子朝於平桃城高麗吐谷渾國並遣使朝貢癸未車駕至自南伐告于太廟甲申減閑官祿以裨軍國之用乙酉行飲至之禮班賜有差甲午皇太子冠於廟六月己亥詔不得以北俗之語言於朝廷若有違者免所居官辛丑詔復軍士從駕渡淮者租賦三年癸卯詔皇太子赴平城宮壬子詔濟州東郡滎陽及河南諸縣車駕所經者百年以上賜假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孤老鰥寡不能自存賜以穀帛孝悌廉義文武應求者具以名聞癸丑詔求天下遺書秘閣所無有裨益時用者加以優賞乙卯曲赦梁州復民田租三歲丙辰詔遷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還北於是代人南遷者悉爲河南洛陽人戊午詔改長尺大斗依周禮制度班之天下八月甲辰幸西宮路見壞冢露棺駐輦殣之乙巳詔選天下武勇之士十五萬人爲羽林虎賁以充宿衞丁巳詔諸從兵從征被傷者皆聽還本金墉宮成甲子引羣臣歷宴殿堂九月庚午六宮及文武盡遷洛陽丙戌行幸鄴丁亥詔曰諸有舊墓銘記見存昭然爲時人所知者三公及位從公者去墓三十步尚書令僕九列十五步黃門五校十步各不聽墾殖壬辰遣黃門郎以太牢祭比干之墓乙未車駕還宮冬十月甲辰曲赦相州民百年以上假郡守九十以上假縣令八十以上賜爵三級七十以上賜爵二級孤老痼疾不能自存者賜以穀帛丙辰車駕至自鄴辛酉詔州郡諸有士庶經行脩敦文思遺逸才長吏治堪幹政事者以時發遣壬戌詔諸州牧精品屬官考其得失爲三等之科以聞將親覽而升降焉詔徐兗光南青荊洛六州嚴

嚴戎備應須赴集十有二月行幸委粟山議定圜丘甲申有事於圜丘丙戌大赦天下十有二月乙未朔引見羣臣於光極堂宣示品令為大選之始辛酉驃騎大將軍司州牧咸陽王禧為長兼太尉前南安王楨復本封驃特進廣陵王羽為征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甲子引見羣臣於光極堂班賜冠服

二十年春正月丁卯詔改姓為元氏壬辰改封始平王勰為彭城王以定襄縣王鸞復封城陽王二月辛丑帝幸華林聽訟於都亭壬寅詔自非金革聽終三年喪丙午詔畿內七十以上暮春赴京師將行養老之禮庚戌幸華林聽訟於都亭癸丑詔介山之邑聽為寒食自餘禁斷三月丙寅宴羣臣及國老庶老於華林園詔國老黃耇以上假中散大夫郡守耆年以上假給事中縣令庶老直假郡縣各賜鳩杖衣裳丁丑詔諸州中正各舉其鄉之民望年五十以上守素衡門者授以令長夏四月甲辰廣州刺史薛法護南叛五月丙子詔曰農惟政首稷實民先澍雨豐洽所宜敦勵其令畿內嚴加課督墮業者申以楚撻力田者具以名聞丙戌初營方澤於河陰遣使者以太牢祭漢光武及明章三帝陵又詔漢魏晉諸帝陵各禁方百步不得樵蘇踐蹋丁亥車駕有事於方澤七月廢皇后馮氏戊寅帝以久旱咸秩羣神自癸未不食至于乙酉是夜澍雨大洽丁亥詔曰炎陽爽節秋零卷澍在予之責實深悚慄故輟膳三晨以命上訴靈鑒誠款曲流雲液雖休勿休事敢怨忘將有賢人湛德高士凝樸雖加銓採未能招致其精訪幽谷舉茲賢彥直言極諫匡予不及又邪佞毀朝固唯治蠹貪夫竊位大政以虧主者彈劾不肖明黜盜祿又法為治要民命尤重在京之囚悉命條奏朕將親案以時議決又疾苦大極人神所矜宜時訪恤以拯窮廢鰥寡困乏不能自存者明加矜恤令得存濟又輕徭薄賦君人常理歲中恆役具以狀聞又夫婦之道生民所先仲春奔會禮有達式男女失時者以禮會之又京民始業農桑為本田稼多少課督不具以狀言八月壬辰朔幸華林園親錄囚徒咸降本罪二等決遣之戊戌車駕幸嵩高甲寅還宮丁巳南安王楨薨幸華林園聽訟九月戊辰車駕閱武於小平津癸酉還宮丁亥將通洛水入穀帝親臨觀冬十月戊戌以代遷之士皆為羽林虎賁司州之民十二夫調一吏為四年更卒歲開番假以供公私力役己酉曲赦京師十有一月乙酉復封前汝陰王天賜孫景和為汝陰王前京兆王太興為西河王閏月丙辰右將軍元隆大破汾州叛胡十有二月甲子以西北州郡旱儉遣侍臣循察開倉賑恤乙丑開鹽池之禁與民共之丙寅廢皇太子恂為庶人丁卯告太廟戊辰置常平倉恆州刺史穆泰等在州謀反遣行吏部尚書任城王澄案治之樂陵王思譽坐知泰陰謀不告削爵為庶人

二十有一年春正月丙申立皇子恪為皇太子賜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己亥遣兼侍中張彝崔光兼散騎常侍劉藻巡方省察問民疾苦黜陟守宰宣揚風化乙巳車駕北巡二月壬戌次於太原親見高年問所不便乙丑詔并州士人年六十已上假以郡守先是定州民王金鉤訛言妖衆自稱應王丙寅州郡捕斬之癸酉車駕至平城甲戌謁永固陵癸未行幸雲中三月庚寅車駕至自雲中辛卯謁金陵乙未車駕南巡己酉次離石叛胡歸罪宥之甲寅詔汾州民百年以上假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丙辰車駕次平陽遣使者以太牢祭唐堯夏四月庚申幸龍門遣使者以太牢祭夏禹癸亥行幸蒲坂遣使者以太牢祭虞舜戊辰詔脩堯舜夏禹廟辛未行幸長安壬申武興王楊集始來朝乙亥親見高年問所疾苦丙子遣侍臣分省縣邑賑賜穀帛戊寅幸未央殿阿房宮遂幸昆明池癸未大將軍宋王劉昶薨丙戌遣使者以太牢祀漢帝諸陵五月丁亥朔衛大國遣使朝貢己丑車駕東旋汎渭入河庚寅詔雍州士人百年以上假華郡太守九十以上假荒郡八十以上假華縣令七十以上假荒縣庶老以年各減一等七十以上賜爵三級其營船之夫賜爵一級孤寡鰥貧窮廢疾各賜帛二匹穀五斛其孝友德義文學才幹悉仰貢舉壬辰遣使者以太牢祭周文王於酆祭武王於鎬癸卯遣使祭華嶽六月庚申車駕至自長安壬戌詔冀定瀛相濟五州發卒二十萬將以南討癸亥司空穆亮遜位丁卯部分六師以定行留秋七月甲午立昭儀馮氏為皇后戊辰以前司空穆亮為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刺史甲寅帝

親爲羣臣講喪服於清徽堂八月丙辰詔中外戒嚴壬戌立皇子愉爲京兆王懌爲清河王懷爲廣平王壬申行幸河南城甲戌講武於華林園庚辰車駕南討九月丙申詔曰哀貧恤老王者所先鰥寡六疾尤宜矜愍可勅司州洛陽之民年七十已上無子孫六十以上無朞親貧不自存者給以衣食及不滿六十而有廢痼之疾無大功之親窮困無以自療者皆於別坊遣醫救護給醫師四人豫請藥物以療之丁酉詔河南尹李崇討梁州叛羌受征西源懷節度辛丑帝留諸將攻赭陽引師而南癸卯至宛城夜襲其郛克之丁未車駕發南陽留太尉咸陽王禧前將軍元英攻之己酉車駕至新野冬十月丁巳四面進攻不克詔左右軍築長圍以守之乙亥追廢貞皇后林氏爲庶人十有一月甲午蕭鸞前軍將軍韓秀方弋陽太守王副之後軍將軍趙祖悅等十五將來降丁酉大破賊軍於沔北獲其將軍王伏保等於是民皆復業九十以上假以郡守六十五以上假以縣令新野民張睹櫓萬餘家拒守不下十有二月庚申破之俘斬萬餘丁卯詔流徙之囚皆勿決遣有登城之際令其先鋒自效庚午車駕臨沔遂巡沔東還戊寅車駕還新野己卯親行營壘隱恤六軍蕭鸞將王曇紛等萬餘人寇南青州黃郭戍戍主崔僧淵擊破之悉虜其衆以齊郡王子瑛紹河間王若後高昌國遣使朝貢

二十有二年春正月癸未朔朝饗羣臣於新野行宮丁亥拔新野獲蕭鸞輔國將軍新野太守劉忌斬之於宛戊子蕭鸞湖陽戍主蔡道福棄城遁走辛卯蕭鸞赭陽戍主成公期軍主胡松棄城遁走壬辰蕭鸞輔國將軍舞陰戍主黃瑤起及直閤將軍臺軍主鮑舉南鄉太守席謙相尋遁走瑤起鮑舉爲軍人所獲送庚戌行幸南陽二月乙卯進攻宛北城甲子拔之蕭鸞冠軍將軍南陽太守房伯玉面縛出降庚午車駕幸新野辛未詔以穰民首歸大順終始若一者給復三十年標其所居曰歸義鄉次降者給復十五年三月壬午朔大破蕭鸞平北將軍崔惠景黃門郎蕭衍軍於鄧城斬獲首虜二萬有餘庚寅行幸樊城觀兵襄沔耀武而還曲赦二荊魯陽郡鎮南將軍王肅攻蕭鸞義陽鸞遣將裴叔業寇渦陽乙未詔將軍鄭思明嚴虎敬宇文福等三軍繼援辛丑行幸湖陽乙未次比陽戊申詔荊州諸郡之民初降次附復同穰縣辛亥行幸懸瓠夏四月甲寅從征武直之官進位三階文官二級外官一階庚午發州郡兵二十萬人限八月中旬集懸瓠趙郡王幹薨五月丙午詔在征身喪者四品已下及卑兼之職給帛有差六月庚申詔諸王將士戰沒皆加優贈秋七月壬午詔曰朕以寡德屬茲靖亂實賴羣英凱清南夏宜約躬賞效以勸茂績后之私府便可損半六宮嬪御五服男女常恤恆供亦令減半在戎之親三分省一是月蕭鸞死子寶卷僭立八月辛亥皇太子自京師來朝壬子蕭寶卷奉朝請鄧學擁其齊興郡內屬勅勒樹者相率反叛詔平北將軍江陽王繼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壬戌高麗國遣使朝獻九月己亥帝以蕭鸞死禮不伐喪乃詔反旆庚子仍將北伐叛虜丙午車駕發懸瓠冬十月己酉朔曲赦二豫殊死已下復民田租一歲十有一月辛巳幸鄴十有二月甲寅以江陽王繼定勅勒乃詔班師

二十有三年春正月戊寅朔朝羣臣以帝疾瘳上壽大饗於澄鸞殿壬午幸西門豹祠遂歷漳水而還蕭寶卷遣太尉陳顯達寇荊州癸未詔前將軍元英討之乙酉車駕發鄴戊戌至自鄴庚子告於廟社癸卯行飲至策勳之禮甲辰大赦天下太保齊郡王簡薨二月辛亥以長兼太尉咸陽王禧爲正太尉癸亥以中軍大將軍彭城王勰爲司徒復樂陵王思譽本封癸酉顯達攻陷馬圈戍三月庚辰車駕南伐癸未次梁城甲申以順陽被圍危急詔振武將軍慕容平城率騎五千赴之丙戌帝不豫司徒彭城王勰侍疾禁中且攝百揆丁酉車駕至馬圈詔鎮南大將軍廣陽王嘉斷均口邀顯達歸路戊戌頻戰破之其夜顯達及崔惠景曾虎等宵遁己亥收其戎資億計班賜六軍諸將追奔及於漢水斬獲及赴水而死者十八九斬寶卷左軍將軍張千達等賊將蔡道福成公期率數萬人棄順陽遁走庚子帝疾甚車駕北次穀塘原甲辰詔賜皇后馮氏死詔司徒勰徵太子於魯陽踐阼詔以侍中護軍將軍北海王詳爲司空公鎮南將軍王肅爲尚書令鎮南大將軍廣陽王嘉爲尚書左僕射尚書宋弁爲吏部尚書與侍中太尉公禧尚書右僕射任城王澄等六人輔政顧命宰輔曰粵爾太尉司空尚書令左右僕射吏部尚書惟我太祖丕丕之業與四象齊茂累聖重

明屬瀛曆於寡昧兢兢業業思纂乃聖之遺蹤遷都嵩極定鼎河瀍庶南蕩甌吳復禮萬國以仰光七廟俯濟蒼生困窮早滅不永乃志公卿其善毗繼子隆我魏室不亦善歟可不勉之夏四月丙午朔帝崩於穀塘原之行宮時年三十三祕諱至魯陽發哀還京師上謚曰孝文皇帝廟曰高祖五月丙申葬長陵帝幼有至性年四歲顯祖曾患癰帝親自吮膿五歲受禪悲泣不能自勝顯祖問帝帝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顯祖甚歎異之文明太后以帝聰聖後或不利於馮氏將謀廢帝乃於寒月單衣閉室絕食三朝召咸陽王禧將立之元丕穆泰李沖固諫乃止帝初不有憾唯深德丕等撫念諸弟始終曾無纖介惇睦九族禮敬俱深雖於大臣持法不縱然性寬慈每垂矜捨進食者曾以熱羹傷帝手又曾於食中得蟲穢之物並笑而恕之宦者先有譖帝於太后太后大怒杖帝數十帝默然而受不自申明太后崩後亦不以介意聽覽政事莫不從善如流哀矜百姓恆思所以濟益天地五郊宗廟二分之禮常必躬親不以寒暑爲倦尚書奏案多自尋省百官大小無不留心務於周洽每言凡爲人君患於不均不能推誠御物苟能均誠胡越之人亦可親如兄弟常從容謂史官曰直書時事無諱國惡人君威福自己史復不書將何所懼南北征巡有司奏請治道帝曰粗修橋梁通輿馬便止不須去草剗令平也凡所修造不得已而爲之不爲不急之事損民力也巡幸淮南如在內地軍事須伐民樹者必留絹以酬其直民稻粟無所傷踐諸有禁忌禳厭之方非典籍所載者一皆除罷雅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覽之便講學不師受探其精奧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莊老尤精釋義才藻富贍好爲文章詩賦銘頌任興而作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後詔冊皆帝之文也自餘文章百有餘篇愛奇好士情如飢渴待納朝賢隨才輕重常寄以布素之意悠然玄邁不以世務嬰心又少而善射有膂力年十餘歲能以指彈碎羊髆骨及射禽獸莫不隨所志斃之至年十五便不復殺生射獵之事悉止性儉素常服澣濯之衣鞍勒鐵木而已帝之雅志皆此類也

史臣曰有魏始基代朔廓平南夏闢壤經世咸以威武爲業文教之事所未遑也高祖幼承洪緒早著叡聖之風時以文明攝事優游恭己玄覽獨得著自不言神契所標固以符於冥化及躬總大政一日萬機十許年間曾不暇給殊途同歸百慮一致至夫生民所難行人倫之高迹雖尊居黃屋盡蹈之矣若乃欽明稽古協御天人帝王制作朝野軌度斟酌用捨煥乎其有文章海內生民咸受耳目之賜加以雄才大略愛奇好士視下如傷役己利物亦無得而稱之其經緯天地豈虛謚也

魏書卷七下

魏書卷七下考證

高祖紀征西大將軍陽平王熙暴薨之○臣人龍按熙本傳泰常六年薨距太和十四年蓋已五六十年矣考天象志地豆于頻犯塞留征西大將軍陽平王頤擊走之蓋熙與頤俱襲陽平王音復相近是以訛也

留懸祖猓疑○臣顧按留懸祖猓句無上下文舊本旁注一疑字北史則作留懸祖猓但累葉民祖猓則當云葉不當云懸祖猓字亦復可疑或是拓跋國語有音無字當時則其文自明而今不可考耶

魏書卷七下考證

魏書卷八

齊　魏收　撰

帝紀第八

世宗紀

世宗宣武皇帝，諱恪，高祖孝文皇帝第二子。母曰高夫人，初夢爲日所逐，避於牀下，日化爲龍，繞己數匝，寤而驚悸，既而有娠。太和七年閏四月，生帝於平城宮。二十一年正月丙申，立爲皇太子。二十三年夏四月丁巳，卽皇帝位于魯陽，大赦天下。帝居諒闇，委政宰輔。五月丙子朔，高麗國遣使朝貢。六月乙卯，分遣侍臣巡行郡國，問民疾苦，考察守令，黜陟幽明，文武應求遺書丘園者，皆加褒禮。戊辰，追尊皇妣曰文昭皇后。秋八月戊申，遵遺詔，高祖三夫人已下悉歸家。癸丑，宮臣增位一級。癸亥，南徐州刺史沈陵南叛。冬十月辛未，鄧至國王像舒彭來朝。丙戌，車駕謁長陵。丁酉，有事於太廟。十有一月，幽州民王惠定聚衆反，自稱明法皇帝，刺史李肅捕斬之。是歲，州鎮十八水，民飢，分遣使者開倉賑恤。高麗國遣使朝獻。

景明元年春正月壬寅，車駕謁長陵。乙巳，大赦，改年。丁未，蕭寶卷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內屬，驃騎大將軍彭城王勰帥車騎十萬赴之。二月戊戌，復以彭城王勰爲司徒。寶卷將胡松、李居士率衆萬餘屯宛，陳伯之水軍泝淮而上，以逼壽春。夏四月丙申，彭城王勰、車騎將軍王肅大破之，斬首萬數。己亥，皇弟恌薨。五月甲寅，以北鎮大饑，遣兼侍中楊播巡撫賑恤。六月丙子，司徒彭城王勰進位大司馬，車騎將軍王肅加開府儀同三司。癸未，大陽蠻酋田育丘等率戶內附。秋七月，寶卷又遣陳伯之寇淮南。庚子，吐谷渾國遣使朝獻。八月乙酉，彭城王勰破伯之於肥口。乙未，高麗國遣使朝貢。九月乙丑，東豫州刺史田益宗破寶卷將吳子陽、鄧元起於長風。齊州民柳世明聚衆反。冬十月丁卯朔，車駕謁長陵。庚寅，齊兗二州討世明，平之。丁亥，改授彭城王勰爲司徒、錄尚書事。甲午，詔壽春置兵四萬人。十有一月己亥，荊州刺史桓道進攻寶卷下笮戍，拔之，降者二千餘戶。丁巳，陽平王頤薨。是歲，十七州大饑，分遣使者開倉賑恤。是冬，島夷蕭衍起兵東下，伐其主蕭寶卷。

二年春正月丙申朔，車駕謁長陵。庚戌，帝始親政，遵遺詔，聽司徒彭城王勰以王歸第。太尉咸陽王禧進位太保，司空北海王詳爲大將軍、錄尚書事。丁巳，引見羣臣於太極前殿，告以覽政之意。辛酉，高麗國遣使朝獻。壬戌，以太保咸陽王禧領太尉，大將軍、廣陵王羽爲司徒。詔曰：「朕幼承寶曆，艱憂在疚，庶事不親，風化未洽。今始覽政務，親協惟新，思使四方風從，率普可分遣大使，黜陟幽明。」二月庚午，宿衛之官進位一級。甲戌，大赦天下。三月乙未朔，詔曰：「比年以來，連有軍旅，役務既多，百姓彫敝，宜時矜量，以拯民瘼。正綱之外，諸妨害損民，一時蠲罷。」辛亥，詔曰：「諸州刺史不親民事，緩於督察，郡縣稽遲，旬月之間，纔一覽決，淹獄久訟，動延時序，百姓怨嗟，方成困敝。尚書可明條制，申下四方，令日親庶事，躬勤守宰，不得因循寬怠，虧政。」壬戌，詔曰：「治尚簡靜，任貴應事，州府佐史，除板稍多，方成損敝，無益政道。又京師百司，寮局殷雜，官有閑長者，亦同此例，苟非稱要，悉從蠲省。」青齊徐兗四州大饑，民死者萬餘口。是月，蕭衍立寶卷弟南康王寶融爲主，年號中興，東趨建業。夏五月壬子，廣陵王羽薨。壬戌，太保咸陽王禧謀反，賜死。六月丁亥，考諸州刺史，加以黜陟。秋七月乙巳，蠕蠕犯塞。乙未，東豫州刺史田益宗破蕭寶卷將黃天賜於赤亭。辛酉，大赦天下。壬戌，車騎將軍、儀同三司王肅薨。九月丁酉，發畿內夫五萬五千人築京師三百二十三坊，四旬而罷。己亥，立皇后于氏。乙卯，免壽春營戶爲揚州民。冬十月丁卯，吐谷渾國遣使朝獻。辛未，蕭寶卷寧陵戍主華侯率戶內屬。十有一月丙申，以驃騎大將軍穆亮爲司空。丁酉，大將軍北海王詳爲太傅，領司徒。壬寅，改築圜丘於伊水之陽。乙卯，仍有事焉。十二月，高麗國遣使朝貢。是月，寶卷直後張齊殺其主寶卷，降蕭衍，衍克建業。

三年春二月戊寅，詔曰：「自比陽旱積時，農民廢殖，寤言增愧，在予良多。申下州郡，有骸骨暴露者，悉可埋瘞。」三月，魯陽蠻反。蕭寶卷弟建安王寶寅來降。夏四月，詔撫軍將軍李崇討魯陽反蠻。是月，蕭衍又廢其主寶融而僭立，自稱曰梁。閏月丁巳，司空穆亮薨。五月，揚州小峴戍主党法宗襲蕭衍大峴戍，破之，擒其

龍驤將軍邾菩薩送之京師秋七月癸酉于闐國遣使朝獻詔加文官從征顯
達宿衛者二階閑散者一階八月癸卯蕭寶融鎮南大將軍江州刺史陳伯之
遣使請降乙卯以前太傅平陽公丕為三老九月丁巳車駕行幸鄴丁卯詔使
者弔殷比干墓戊寅閱武於鄴南庚辰武興國世子楊紹先遣使朝獻冬十月
庚子帝親射遠及一里五十步羣臣勒銘於射所甲辰車駕還宮十有一月己
卯詔京洛兵蕪歲踰十紀先皇定鼎舊都惟新魏曆翦掃榛荒創茲雲構鴻功
茂績規模長遠今廟社乃建宮極斯崇便當以來月中旬蠲吉徙御仰尋遺意
感慶交衷既禮盛周宣斯干之制事高漢祖壯麗之儀可依典故備茲考告以
稱遐邇人臣之望十有二月戊子詔曰民本農桑國重蠶籍粢盛所憑冕織攸
寄比京邑初基耕桑暫缺遺規往旨宜必祗修今寢殿顯成移御維始春郊無
遠拂羽有辰便可表營千畝開設宮壇秉耒援筐躬勸億兆壬寅饗羣臣于太
極前殿賜布帛有差以初成也甲辰揚州破蕭衍將張囂之斬級二千是歲疏
勒罽賓婆羅捺烏萇阿喻陁羅婆不崙陁拔羅弗波女提斯羅噠舍伏耆奚那
太羅槃烏稽悉萬斤朱居槃訶盤陁撥斤厭味朱沴洛南天竺持沙那斯頭諸
國並遣使朝貢河州大饑死者二千餘口
四年春正月乙亥車駕籍田於千畝梁州氐楊會反詔行梁州事楊椿左將軍
羊祉討之三月己巳皇后先蠶於北郊庚辰揚州破蕭衍將於陰山斬其龍驤
將軍吳道爽等數千級夏四月癸未朔以蕭寶夤為鎮東將軍東揚州刺史封
丹陽郡開國公齊王庚寅南天竺國獻辟支佛牙戊戌詔曰酷吏為禍綿古同
患孝婦淫刑東海憔壞今不雨十旬意者其有冤獄乎尚書鞫京師見囚務盡
聽察之理己亥帝以旱減膳徹懸辛丑澍雨大洽五月甲戌楊椿羊祉大破反
氐斬首數千級六月壬午朔封皇弟悅為汝南王丙戌發冀定瀛相并濟六州
二萬人馬千疋增配壽春秋七月乙卯三老平陽公元丕薨庚午詔還收鹽池
利以入公辛未以彭城王勰為太師八月庚子以吏部尚書元英假鎮南將軍
攻蕭衍義陽勿吉國貢楛矢辛丑行幸河南城離宮冬十有一月壬子揚州大
破蕭衍軍斬其徐州刺史潘伯鄰擒司馬明素己未以武興國世子楊紹先為

其國王癸亥詔尚書左僕射源懷撫勞代都北鎮隨方拯恤乙亥鎮南將軍元
英大破蕭衍將吳子陽於白沙擒斬千數十有二月庚寅詔鎮南將軍李崇討
東荊反蠻丙申詔曰先朝制立軌式庶事惟允但歲積人移物情乖惰比或擅
有增損廢墜不行或守舊遺宜時有舛妨或職分錯亂互相推委其下百司列
其疑闕速以奏聞癸卯蕭衍梁州刺史平陽縣開國侯翟遣徐州刺史永昌縣
開國侯陳虎牙降
正始元年春正月庚戌江州刺史曲江公陳伯之破蕭衍將趙祖悅於東關丙
辰東荊州刺史楊大眼大破羣蠻樊季安等丙寅大赦改年二月戊子蕭衍將
姜慶真襲陷壽春外郭州軍擊走之丁酉揚州統軍劉思祖大破衍衆於邵陽
擒其冠軍將軍邵陽縣開國侯張惠紹驃騎將軍祁陽縣開國男趙景悅等十
將斬獲數千級三月壬申元英破衍將王僧炳於樊城夏四月辛卯高麗國遣
使朝獻五月丁未朔太傅北海王詳以罪廢為庶人六月以旱徹樂減膳癸巳
詔曰朕以匪德政刑多舛陽旱歷旬京甸枯瘁在予之責夙宵疚懷有司可循
案舊典祗行六事囹圄冤滯平處決之庶尹廢職重加修舉鰥寡困窮在所存
恤役賦殷煩咸加蠲省賢良謇直以禮進之貪殘佞諛時加屏黜男女怨曠務
令媾會稱朕意焉甲午帝以旱親薦享於太廟戊戌詔立周旦夷齊廟於首陽
山庚子以旱見公卿已下引咎責躬又錄京師見囚殊死已下皆減一等鞭杖
之坐悉皆原之秋七月癸丑蕭衍角城戍主柴慶宗以城來降李崇大破諸蠻
帥樊素安八月丙子元英破蕭衍將馬仙琕於義陽詔洛陽令有大事聽面數
奏乙酉元英攻義陽拔之擒送蕭衍冠軍將軍蔡靈恩等十餘將辛卯英又大
破衍將仍清三關丁酉封元英為中山王戊戌西羌宋萬率戶四千內附九月
丙午詔緣淮南北所在鎮戍皆令及秋播麥春種粟稻隨其土宜水陸兼用必
使地無遺利兵無餘力比及來稔令公私俱濟也又詔諸州蠲停徭役不得橫
有徵發甲子詔中山王英所執蕭衍冠軍將軍監司州事蔡靈恩等隨才擢敘
乙丑蕭衍霍州刺史田道龍義州刺史張宗之遣使內附蠕蠕犯塞詔左僕射
源懷討之冬十月乙未詔斷羣官白衣募吏十有一月戊午詔曰古之哲王撫

業垂統安民立化莫不崇建膠庠開訓國胄昭宣三禮崇明四術使道暢羣邦風流萬宇自皇基徙構光宅中區軍國務殷未遑經建靖言思之有慚古烈可勅有司依漢魏舊章營繕國學十有二月丙子以苑牧公田分賜代遷之戶己卯詔羣臣議定律令己亥行幸伊闕閏月癸卯朔蕭衍行梁州事夏侯道遷據漢中來降假尚書邢巒鎮西將軍率衆以赴之乙丑驃騎大將軍高陽王雍爲司空尚書令廣陽王嘉加儀同三司

二年春正月丙子以宕昌國世子梁彌博爲其國王鄧至國遣使朝貢二月梁州氐反絕漢中運路刺史邢巒頻大破之夏四月己未城陽王鸞薨乙丑詔曰任賢明治自昔通規宣風贊務實惟多士而中正所銓但存門第吏部彝倫仍不才舉遂使英德罕昇司務多滯不精厥選將何考陟八座可審議往代貢士之方擢賢之體必令才學並申資望兼致丙寅以仇池氐叛詔光祿大夫楊椿假平西將軍率衆以討之邢巒遣統軍王足西伐頻破蕭衍諸軍遂入劍閣執衍輔國將軍范始男送京師五月辛巳氐賊（闕一字）虎率衆降六月己丑詔曰先朝勳臣或身罹讒黜子孫沉滯或宦途失次有替舊流因而弗採何以獎勸言念前績情有淑疎宗及庶族祖曾功績可紀而無朝官有官而才堪優引者隨才銓授甲寅蕭衍冠軍將軍李畋等置營始平郡東涪水之北王足逆擊敗之斬衍冠軍將軍張湯輔國將軍馬市寧朔將軍李當婁晃祖輔國將軍馮文豪龍驤將軍何營之等甲子詔尚書李崇太府卿于忠散騎常侍游肇諫議大夫鄧羨崇忠使持節並兼侍中羨兼黃門俱爲大使糾斷外州畿內其守令之徒咎失彰露者即便施決州鎮重職聽爲表聞乙丑蕭衍冠軍將軍王景胤輔國將軍魯方達等攻竹亭王足大破之斬其輔國將軍王明達龍驤將軍張方熾丁卯揚州刺史薛真度大破蕭衍將王超宗俘斬三千級戊辰蕭衍將魯方達屯戍新城足又遣統軍盧祖遷等擊敗之斬衍冠軍將軍楊伯仁寧朔將軍任安定秋七月甲戌詔曰朕纂馭寶曆於今七載德澤未敷鑒不燭遠人之冤痍所在猶滋而糾察之徽未暢于下實慮庸分皂白均實非所以革民耳目使善惡勵心今分遣大使省方巡檢隨其愆負與風謠相符者即加糾黜以明雷霆之威以申施軒之舉因以觀風辨俗採訪功過褒賞賢者糾罰淫慝理窮恤弊以稱朕心戊子王足擊破蕭衍軍斬其龍驤將軍喻增暉寧朔將軍庫保壽輔國將軍魯天惠建武將軍王文操王足還涪城壬辰蕭衍巴西太守龐域冠軍將軍統軍主李畋等逆戰足擊破之俘斬千數八月壬寅詔中山王英南討襄沔庚戌王足遣統軍紀洪雅盧祖遷等攻破衍軍斬其秦梁二州刺史魯方達等十五人壬子王足又遣統軍盧祖遷等擊破衍軍斬其都督冠軍將軍梓潼縣開國子王景胤劉達等二十四將軍甲寅揚州擊衍將姜慶真於羊石破之是月衍沔東太守田青喜率郡七縣三十一戶萬九千內附九月己巳揚州刺史元嵩擊破衍湘州刺史楊公則等斬獲數千冬十有一月戊辰朔武興國王楊紹先叔父集起謀反詔光祿大夫楊椿討之王足圍涪城益州諸郡戍降者十二三民送編籍者五萬餘戶既而足引軍而退十有二月庚申又詔驃騎大將軍源懷慎令討武興反氐

三年春正月丁卯朔皇子生大赦天下壬申梁秦二州刺史邢巒連破氐賊克武興蕭衍冀州刺史桓和入寇南青州州軍擊走之秦州民王智等聚衆二千自號王公尋推秦州主簿呂苟兒爲主年號建明己卯楊集起兄弟相率降二月丙辰詔曰昔虞戒面從昌言屢進周任諫輔王闕必箴朕仰纘鴻基伏膺寶曆思康庶績一日萬幾是以側望忠言虛求讜直而良策弗進規謩無聞豈所謂弼諧元首匡救不逮者乎可詔王公已下其有嘉謀深圖直言忠諫利國便民矯時厲俗者咸令指事陳奏無或依違戊午詔右衛將軍元麗等討呂苟兒乙丑平南將軍陳伯之破蕭衍徐州刺史昌義之於梁城是月衍將蕭昞率衆五萬寇淮陽三月己巳以戎旅大興詔罷諸作己卯詔荊州刺史趙怡平南將軍奚康生赴淮陽樂浪王長命坐殺人賜死國除戊子名皇子曰昌庚寅平南將軍曲江縣開國公陳伯之自梁城南奔夏四月乙未詔罷鹽池禁甲辰詔遣使者巡慰北邊官庶庚戌以中山王英爲征南將軍都督揚徐二道諸軍事指授邊將蕭衍江州刺史王茂先寇荊州屯於河南城詔平南將軍楊大眼討之辛酉大破之斬其輔國將軍王花首虜二千餘進攻河南城茂先逃潰追奔至

於漢水拔其五城將軍宇文福略衍司州俘獲千餘口而還五月乙丑朔詔尚書拯義陽初附之戶丙寅詔曰掩骼埋胔古之令典順辰修令朝之恒式今時澤未降春稼已旱或有孤老餧疾無人贍救因以致死暴露溝塹者洛陽部尉依法棺埋壬申蕭衍將張惠紹入寇陷宿豫乙亥衍將蕭容陷梁城辛巳衍將韋叡陷合肥城壬午詔尚書元遙率衆南討癸未以秦隴未平詔征西將軍于勁節度諸軍己丑衍將又陷羊石霍丘二城六月辛丑又陷小峴戍乙巳安西將軍元麗大破秦賊斬賊帥王智五人梟首六千丁未假平南將軍奚康生破蕭衍將張惠紹斬其徐州刺史宋黑丁巳詔尚書邢巒出討徐兗秋七月丙寅衍將桓和寇孤山陷固城庚辰元麗大破秦賊降呂苟兒及其王公三十餘人秦涇二州平戊子中山王英大破衍徐州刺史王伯敖於陰陵斬其將二十五人首虜五千有餘己丑詔發定冀瀛相并肆六州十萬人以濟南軍八月壬寅安東將軍邢巒破蕭衍將桓和於孤山斬首萬餘級將軍元恒別克固城斬衍冠軍將軍桓方慶統軍畢祖朽別克蒙山斬衍龍驤將軍矯道儀等斬賊及赴沂死者四千餘人兗州平己酉詔平南將軍安樂王詮督後發諸軍以赴淮南壬戌曲赦涇秦岐涼河五州九月癸酉邢巒大破衍軍於宿豫斬其大將藍懷恭等四十餘人張惠紹棄宿豫蕭昞棄淮陽南走追斬數萬級徐州平己丑中山王英大破衍軍於淮南衍中軍大將軍臨川王蕭宏尚書右僕射柳惔徐州刺史昌義之等棄梁城沿淮東走追奔次於馬頭衍冠軍將軍戍主朱思遠棄城宵遁擒送衍將四十餘人斬獲士卒五萬有餘英遂攻鍾離高麗國遣使朝貢蕭衍遣將士卒三萬寇義陽丁酉夜遁走郢州刺史婁悅追擊破之戊申蠕蠕國遣使朝貢己未征虜將軍趙遐大破衍衆於濡城桑坪十有一月甲子帝為京兆王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汝南王悅講孝經於式乾殿庚寅詔曰往歲隴右扇逆合境不民其中猶有率能自守無豫釁亂疾風知勁貞在可嘉尚書可甄量報賞以表誠義是月梁州再破反獠

四年春二月丙午吐谷渾宕昌國並遣使朝獻己未勿吉國貢楛矢三月丙子疊伏羅國遣使朝貢夏四月戊戌鍾離大水中山王英敗績而還壬寅吐谷渾婆磨羅阿拔磨拔切磨勒悉萬斤諸國並遣使朝獻夏六月己丑朔詔曰高祖德格兩儀明並日月播文教以懷遠人興禮學以旌儁造徙縣中區光宅天邑總霜露之所均一姬卜於洛涘戎緒兼興未遑儒教朕纂承鴻緒君臨寶曆思模聖規述遵先志今天平地寧方隅無事可敕有司準訪前式置國子立太學樹小學於四門丙午蕭衍龍驤將軍馮翊太守宇文子生等七郡相率內附丁未社蘭達那羅舍彌比羅直諸國並遣使朝獻秋八月辛卯契丹國遣使朝獻己亥中山王英齊王蕭寶夤坐鍾離敗退並除名為民庚子庫莫奚宕昌吐谷渾諸國遣使朝獻辛丑敦煌民飢開倉賑恤九月己未詔曰朕纂曆承天履年將紀徙正宮極歲浹歸餘台懿茂親祇勳已久列司英彥庸績未酬非所謂有功見知賞以時及其以司空高陽王雍為太尉尚書令廣陽王嘉為司空百官悉進位一級庚申夏州長史曹明謀反伏誅甲子開斜谷舊道疏勒車勒阿駒南天竺婆羅等諸國遣使朝獻丙戌司州民飢開倉賑恤閏月甲午禁大司馬門不得車馬出入冬十月丁巳高麗半社悉萬斤可流伽比沙疏勒于闐等諸國並遣使朝獻丁卯皇后于氏崩戊辰疏勒國遣使朝貢庚午淮陽太守安樂以城南叛辛未嚈噠波斯渴槃陁渴文提不那杖忸杖提等諸國並遣使朝獻乙酉葬順皇后於永泰陵十有一月丁未禁河南畜牝馬自碣石至於劍閣東西七千里置二十二都尉己酉阿與陁呵羅槃陁跋吐羅諸國並遣使朝獻十有二月戊午詔兵士鍾離沒落者復一房田租三年辛酉特那杖提莎缽離阿失勒摩致缽諸國遣使朝貢甲子蠕蠕高車民他莫孤率部來降丁丑缽崙波利伏佛胄善乾達諸國遣使朝貢

永平元年春正月戊戌潁川太守王神念奔於蕭衍二月辛未勿吉南天竺國並遣使朝獻三月戊子皇子昌薨己亥斯羅阿陁比羅阿夷义多婆那伽伽師達于闐諸國並遣使朝獻丙午以去年旱儉遣使者所在賑恤夏四月阿伏至羅國遣使朝貢五月癸未高麗國遣使朝獻辛卯帝以旱故減膳徹懸六月壬申詔曰慎獄重刑著於往誥朕御茲寶曆明鑒未遠斷決煩疑實有攸愧可依洛陽舊圖修聽訟觀農隙起功及冬令就當與王公卿士親臨錄問癸酉高車

國遣使朝貢秋七月辛卯高車契丹汗畔厥賓諸國並遣使朝獻甲午以夫人高氏爲皇后乙未詔曰察獄以情審之五聽枷杖小大各宜定準然比廷尉司州河南洛陽河陰及諸獄官鞫訊之理未盡矜恕掠拷之苦每多切酷非所以祗憲量衷愼刑重命者也推濫究枉良軫於懷可付尙書精檢枷杖違制之由斷罪聞奏八月癸亥冀州刺史京兆王愉據州反乙丑假尙書李平鎭北將軍行冀州事以討之丁卯大赦改年庚午吐谷渾庫莫奚國並遣使朝貢九月辛巳朔李平大破元愉於草橋丙戌復前中山王英本封壬辰蠕蠕國遣使朝貢定州刺史安樂王詮大破元愉於信都北戊戌殺侍中太師彭城王勰辛丑詔赦冀州民雜工役爲元愉所詿誤者其能斬獲逆黨別加優賞癸卯李平克信都元愉北走斬其所署冀州牧韋超右衞將軍睦雅尙書僕射劉子直吏部尙書崔朏等統軍叔孫頭執愉送信都羣臣請誅愉帝弗許詔送京師冀州平庚子郢州司馬彭珍治中督榮祖等謀叛潛引蕭衍衆入義陽郢州刺史婁悅嬰走之詔將軍胡季智屈祖等南赴義陽三關戍主侯登陽鳳省等以城南叛婁悅嬰城固守遣中山王英督步騎三萬以赴之冬十月丁巳詔復故北海王詳本封葬以王禮豫州彭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蕭衍遣將齊苟仁等四將以助之詔尙書邢巒行豫州事督將軍崔暹率騎討之丙子邢巒大破早生及苟仁軍於鮑口丁丑前宿豫戍主成安樂子景儁殺宿豫戍主嚴仲賓以城南叛十有一月庚寅詔安東將軍楊椿率衆四萬攻宿豫十有二月己未邢巒克懸瓠斬白早生擒齊苟仁等并蕭衍卒三千餘人分賜王公已下癸亥中山王英破衍將於楚城擒衍寧朔將軍張疑等郢州刺史婁悅破衍將馬仙琕於金山壬申漢東蠻民一萬七千戶相率內附丙子高麗國遣使朝獻是歲高昌國王麴嘉遣其兄子私署左衞將軍孝亮奉表來朝因求內徙乞師迎接

二年春正月蕭衍遣王神念寇南兗詔輔國將軍長孫稚假平南將軍爲都督率統軍邴虯等五軍以討之丁亥胡密步就磨忸密梁是悉萬斤辛豆那越拔忸諸國並遣使朝獻壬辰嚈噠薄知國遣使來朝貢白象一乙未高昌國遣使朝貢丙申中山王英進逼蕭衍長薄戍戍宵潰殺傷千數丁酉拔武陽關擒衍雲騎將軍松滋縣開國侯馬廣冠軍將軍還陵縣開國子彭瓮生驍騎將軍當陽縣開國伯徐元季等二十六將并擭七千餘人進攻黃峴西關衍將馬仙琕棄西關李元履棄黃峴遁走是月涇州沙門劉慧汪聚衆反詔華州刺史奚康生討之二月乙卯詔曰比軍役頻興仗多毀敗在庫戎器見有無幾安不忘危古人所戒五兵之器事須充積經造既殷非衆莫舉今可量造四萬人雜仗三月癸未磨豆羅阿曜社蘇突闕地伏羅諸國並遣使朝獻夏四月己酉詔以武川鎭饑開倉賑恤甲子詔曰聖人濟世隨物汙隆或正或權理無恆在先朝以雲駕甫遷嵩基始構河洛民庶徙舊未安代來新宅尙不能就伊闕西南羣蠻填聚沔陽賊城連邑作戍蠢爾愚巴心未純款故暫抑造育之仁權緩肅姦之法今京師天固與昔不同揚郢荊益皆悉我有保險諸蠻罔不歸附商洛民情誠倍往日唯樊襄已南仁乖道政被拘隔化非民之咎而無賴之徒輕相劫掠屠害良善離人父兄衍之爲酷實亦深矣便可放彼掠民示其大惠捨此殘賊未令之愆并勅緣邊州鎭自今已後不聽境外寇盜犯者罪同境內若州鎭主將知容不糾坐之如律五月高麗國遣使朝獻辛丑帝以旱故減膳徹懸禁斷屠殺甲辰幸華林都亭親錄囚徒犯死罪已下降一等六月高昌國遣使朝獻辛亥詔曰江海方同車書宜一諸州軌轍南北不等今可申勅四方使遠近無二秋七月癸未契丹國遣使朝獻八月丁未鄧至國遣使朝獻戊申以鄧至國世子像覽蹄爲其國王高昌勿吉庫莫奚諸國並遣使朝獻九月辛巳封故北海王子顥爲北海王壬午詔定諸門闥名冬十月癸丑以司空廣陽王嘉爲司徒庚午郢州獻七寶牀詔不納十有一月甲申詔禁屠殺含孕以爲永制己丑帝於式乾殿爲諸僧朝臣講維摩詰經十有二月詔曰五等諸侯比無選式其同姓者出身公正六下侯從六上伯從六下子正七上男正七下異族出身公從七上侯從七下伯正八上子正八下男從八上清修出身公從八下侯正九上伯正九下子從九上男從九下可依此敍之疊伏羅弗菩提朝陁咤波羅諸國並遣使朝獻

三年春二月丙午，高昌鄯至國並遣使朝獻。壬子，秦州沙門劉光秀謀反，州郡捕斬之。癸亥，秦州隴西羌殺鎮將趙儁，阻兵反叛，州軍討平之。三月丙戌，皇子生，大赦天下。高麗、吐谷渾、宕昌諸國並遣使朝獻。夏四月，平陽郡之禽昌、襄陵二縣大疫，自正月至此月，死者二千七百三十人。五月丁亥，詔以冀定二州旱儉，開倉賑恤。六月壬寅，詔重求遺書於天下。丁卯，名皇子曰詡。閏月己亥，吐谷渾、高麗、契丹諸國各遣使朝貢。秋七月己未，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八月己卯，勿吉國遣使朝貢。九月壬寅，烏萇、伽秀沙尼諸國並遣使朝獻。丙辰，高車別帥可略汗等率衆一千七百內屬。冬十月辛卯，中山王英薨。丙申，詔曰：「朕乘乾御曆，年周一紀，而道謝擊壤，教慚刑厝。至於下民之煢鰥疾苦，心常愍之，此而不恤，豈為民父母之意也。可勅太常於閑敞之處，別立一館，使京畿內外疾病之徒，咸令居處。嚴勅醫署，分師療治，考其能否，而行賞罰。雖齡數有期，修短分定，然三疾不同，或賴針石，庶秦扁之言，理驗今日。又經方浩博，流傳處廣，應病投藥，卒難窮究。更令有司，集諸醫工，尋篇推簡，務存精要，取三十餘卷，以班九服，郡縣備寫，布下鄉邑，使知救患之術耳。」戊戌，高車、龜茲、難地、那竭、庫莫奚等諸國並遣使朝獻。十有二月己卯，高麗、比沙杖國遣使朝獻。辛巳，江陽王繼坐事除名。甲申，詔於青州立高祖廟。殿中侍御史王敞謀反，伏誅。

四年春正月丁巳，汾州劉龍駒聚衆反，詔諫議大夫薛和率衆討之。甲子，阿悅陁、不數羅國並遣使朝獻。二月壬午，青齊徐兗四州民飢甚，遣使賑恤。三月癸卯，婆比幡彌、烏萇、比地、乾達諸國並遣使朝獻。壬戌，司徒廣陽王嘉薨。夏四月，琅邪民王萬壽斬蕭衍輔國將軍、琅邪東莞二郡太守劉晣首，以朐山來降。徐州刺史盧昶遣琅邪戍主傅文驥率衆據之。甲戌，薛和大破山胡。蕭衍遣其鎮北將軍張稷及馬仙琕寇朐山，詔盧昶率衆赴之。五月己亥，遷代京銅龍置天淵池。丙辰，詔禁天文之學。六月乙亥，乾達、阿婆羅、達舍越、伽使密、不流沙諸國並遣使朝獻。秋七月辛酉，吐谷渾、契丹國並遣使朝獻。八月辛未，阿婆羅、達舍越、伽使密、不流沙等諸國並遣使朝獻。癸巳，勿吉國獻楛矢。九月甲寅，蕭衍九山戍主茍仁以戍來降。嚈噠、朱居槃、波羅、莫伽陁、移婆僕羅、俱薩羅、舍彌、羅樂陁等諸國並遣使朝獻。冬十月丁丑，婆比幡彌、烏萇、比地、乾達等諸國並遣使朝獻。十有一月甲午，宕昌國遣使朝獻。己亥，詔李崇、奚康生等治兵壽春，以分朐山之寇。戊申，難地、伏羅國並遣使朝獻。朐城陷，盧昶大敗而還。十有二月壬申，詔曰：「進善退惡，治之通規；三載考察，政之明典。正始二年以來，于今未考，功過難齊，寧無昇降。從景明二年至永平四年，通考以聞。」戊子，大羅汗、婆來伽國遣使朝獻。

延昌元年春正月乙巳，以頻水旱，百姓飢弊，分遣使者開倉賑恤。戊申，詔勸國遣使朝獻。丙辰，以車騎大將軍、尚書令高肇為司徒公，光祿大夫、清河王懌為司空，司州牧、廣平王懷進號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二月辛卯朔，渴槃陁國遣使朝獻。甲午，州郡十一大水，詔開倉賑恤。以京師穀貴，出倉粟八十萬石以賑貧者。己未，安樂王詮薨。夏四月，詔以旱故，食粟之畜皆斷之。丁卯，詔曰：「遷京嵩縣，年將二紀，虎闈闕唱演之音，四門絕講誦之業，博士端然，虛祿歲祀，貴遊之冑，歎同子衿，靖言念之，有兼愧慨。可嚴勅有司，國子學孟冬使成，太學、四門明年暮春令就。」戊辰，以旱詔尚書與羣司鞫理獄訟。詔河北民就穀燕恆二州。辛未，詔飢民就穀六鎮。丁丑，帝以旱故，減膳徹懸。癸未，詔曰：「肆州地震陷裂，死傷甚多，言念毀沒，有酸懷抱。亡者不可復追，生病之徒，宜加療救。可遣大醫、折傷醫，并給所須之藥，就治之。」乙酉，大赦，改年。詔立理訴殿、申訟車，以盡冤窮之理。五月辛卯，疏勒及高麗國並遣使朝獻。丙午，詔天下有粟之家，供年之外，悉貸飢民。自二月不雨至於是晦。六月壬申，澍雨大洽。戊寅，通河南牝馬之禁。己卯，詔曰：「去歲水災，今春炎旱，百姓飢餒，救命靡寄，雖經蠶月，不能養績。今秋輸將及，郡縣期於責辦，尚書可嚴勅諸州，量民資產，明加檢校，以救艱敝。」庚辰，詔出太倉粟五十萬石，以賑京師及州郡飢民。秋七月，吐谷渾、契丹國並遣使朝獻。八月壬戌，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丁亥，勿吉國貢楛矢。冬十月乙亥，立皇子詡為皇太子。是月，嚈噠、于闐、高昌及庫莫奚諸國並遣使朝獻。十有一月丙申，詔曰：「朕運承天休，統御宸宇。太子體藉靈明，摹建宮華，明兩既孚，三善方洽，宜澤均率壤，榮洽庶胤。其賜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孝子順孫、廉夫節婦旌表門閭，量

給粟帛。十有二月己巳，詔守宰爲御史所彈遇赦免者，及考在中第，皆代之。

二年春正月戊戌，帝御申訟車，親理冤訟。高麗國遣使朝獻。二月丙辰朔，賑恤京師貧民。甲戌，以六鎮大饑，開倉賑贍。己卯，太尉、高陽王雍進位太保。庚辰，蕭衍郁州民徐玄明等斬送衍鎮北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張稷首，以州內附，詔前南兗州刺史樊魯率衆赴之。閏二月辛丑，以苑牧之地賜代遷民無田者。癸卯，定奴婢之制，以景明爲斷。三月丙寅，高昌國遣使朝獻。是春，民飢餓死者數萬口。夏四月庚子，以絹十五萬匹賑恤河南郡飢民。五月，壽春大水，遣平東將軍奚康生等步騎數千赴之。高麗國遣使朝獻。六月乙酉，青州民飢，詔使者開倉賑恤。甲午，曲赦揚州。辛亥，帝御申訟車，親理冤訟。是夏，州郡十三大水。秋八月辛卯，詔曰：「頃水旱互侵，頻年饑儉，百姓窘弊，多陷罪辜，頻刑之愧，朕用懼矣。其殺人、掠賣人、羣彊盜首，及雖非首而殺傷財主、曾經再犯、公斷道路、劫奪行人者，依法行決；自餘恕死，徒流已下各準減降。」庚戌，嚈噠、于闐、槃陁及契丹、庫莫奚諸國並遣使朝獻。九月丙辰，以貴族豪門崇習奢僭，詔尚書嚴立限級，節其流宕。是月，勿吉、吐谷渾、鄧至國並遣使朝貢。冬十月，詔以恆肆地震，民多死傷，蠲兩河一年租賦。十有二月丙戌，丐洛陽、河陰二縣租賦。乙巳，詔以恆肆地震，民多離災，其有課丁沒盡、老幼單辛、家無受復者，各賜廩以接來稔。高麗國遣使朝獻。

三年春二月乙未，詔曰：「肆州秀容郡敷城縣、鴈門郡原平縣，並自去年四月以來，山鳴地震，于今不已，告譴彰咎，朕甚懼焉。祗畏兢兢，若臨淵谷，可恤瘼寬刑，以答災譴。」三月，三關別將李世哲大破羣蠻，斬蕭衍龍驤將軍文思之、文天生。夏四月，青州民飢。辛巳，開倉賑恤。乙巳，上御申訟車，親理冤訟。六月，南荊州刺史桓叔興大破蕭衍軍於九山，斬其虎旅將軍、新豐縣開國子蔡令孫，冠軍將軍席世興，貞義將軍藍文孫。秋七月丙子，勿吉國遣使朝貢。八月甲申，帝臨朝堂，考百司而加黜陟。九月，吐谷渾、契丹、勿吉諸國並遣使朝貢。冬十月庚辰，詔驍騎將軍馬義舒慰諭蠕蠕。庫莫奚國遣使朝貢。十有一月庚戌，南天竺、佐越費實諸國並遣使朝獻。辛亥，詔司徒高肇爲大將軍、平蜀大都督，步騎十五萬西伐；益州刺史傅豎眼出巴北，平南將軍羊祉出涪城，安西將軍奚康生出綿竹，撫軍將軍甄琛出劍閣。乙卯，以中護軍元遙爲征南將軍、東道都督，鎮遏梁楚。丁巳，幽州沙門劉僧紹聚衆反，自號淨居國明法王，州郡捕斬之。甲戌，高麗國遣使朝獻。十有二月庚寅，詔立明堂。

四年春正月甲寅，帝不豫。丁巳，崩于式乾殿，時年三十三。二月甲戌朔，上尊諡曰宣武皇帝，廟號世宗。甲午，葬景陵。帝幼有大度，喜怒不形於色，雅性儉素。初，高祖欲觀諸子志尚，乃大陳寶物，任其所取，京兆王愉等皆競取珍玩，帝唯取骨如意而已。高祖大奇之。庶人恂失德，高祖謂彭城王勰曰：「吾固疑此兒有非常志相，今果然矣。」乃立爲儲貳。雅愛經史，尤長釋氏之義，每至講論，連夜忘疲。善風儀，美容貌，臨朝淵嘿，端嚴若神，有人君之量矣。

史臣曰：世宗承聖考德業，天下想望風化，垂拱無爲，邊徼稽服。而寬以攝下，從容不斷，太和之風替矣。比夫漢世元、成、安、順之儔歟？

魏書卷八

魏書卷八考證

世宗紀太和七年閏四月生帝於平城宮○臣人龍按歷代甲子圖。魏太和七年。歲在癸亥。閏月魏子恂生。本書高祖紀。閏月癸丑。皇子生。亦謂恂也。此云閏四月生。則宣武帝實與廢太子恂生爲同月。

魏書卷八考證

魏書卷九

齊　魏收　撰

帝紀第九

肅宗紀

肅宗孝明皇帝諱詡世宗宣武皇帝之第二子母曰胡充華永平三年三月丙戌帝生于宣光殿之東北有光照于庭中延昌元年十月乙亥立為皇太子四年春正月丁巳夜即皇帝位戊午大赦天下己未徵下西討東防諸軍庚申詔太保高陽王雍入居西柏堂決庶政又詔任城王澄為尚書令百官總己以聽於二王己巳勿吉遼榮地豆和尼步伽拔但佐越費實等諸國遣使朝獻二月庚辰尊皇后高氏為皇太后辛巳司徒高肇至京師以罪賜死蕭衍寧州刺史任太洪率衆寇關城益州長史成興孫擊破之癸未太保高陽王雍進位太傅領太尉司空清河王懌為司徒驃騎大將軍廣平王懷為司空己亥尊胡充華為皇太妃宕昌國遣使朝獻三月甲辰朔皇太后出俗為尼徙御金墉丙辰詔進宮臣位一級先是蕭衍於浮山堰淮規為揚徐之害詔平南將軍楊大眼討之乙丑進文武羣官位一級夏四月梁州刺史薛懷古破反氐於沮水五月甲寅南秦州刺史崔暹擊破氐賊解武興圍六月沙門法慶聚衆反於冀州殺阜城令自稱大乘秋七月癸卯蠕蠕國遣使朝獻丁未詔假右光祿大夫元遙征北大將軍攻討法慶宕昌國遣使朝獻八月乙亥領軍于忠矯詔殺左僕射郭祚尚書裴植免太傅領太尉高陽王雍官以王還第丙子尊皇太妃為皇太后己卯吐谷渾國遣使朝獻庚辰蕭衍定州刺史田超秀率衆三千請降戊子帝朝皇太后於宣光殿大赦天下己丑司徒清河王懌進位太傅領太尉司空廣平王懷為太保領司徒驃騎大將軍任城王澄為司空庚寅車騎大將軍于忠為尚書令特進崔光為車騎大將軍並儀同三司壬辰復前江陽王繼本國以濟南王彧復先封為臨淮王羣臣奏請皇太后臨朝稱制九月乙巳皇太后親覽萬機詔曰高祖革禮成治遺澤在民世宗纂承丕業聖德昭遠朕以沖藐屬當寶圖洪基至重若履冰薄王公百辟羣牧庶官皆受遇先朝寵榮自昔宜各勉業共康世道戮力竭誠以匡輔不逮其有懷道丘園昧跡板築山栖谷飲舒卷從時者宜廣蒐帛纁和鼎飪有能讜言直諫濟世益時者在所以聞當待以不次之位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以彰厥美高年孤獨不能自存者賑以粟帛若因饑失業夭屬流離或賣鬻男女以為僕隸者各聽歸還比冀方未肅徐城寇擾將統久勞士卒疲敝並遣撫慰賜以衣馬緣邊州鎮固捍之勞朔方曾庶北面所委亦令勞賚以副其心其有先朝舊事稽而不舉頃來便習不依軌式者並可疏聞當加覽裁若益時利治不拘常制者自依別例其明相申約稱朕意焉甲寅征北元遙破斬法慶及渠帥百餘人傳首京師安定王燮薨庚申高昌庫莫奚契丹諸國並遣使朝獻蕭衍將趙祖悅襲據硤石癸亥詔定州刺史崔亮假鎮南將軍率諸將討之冀州刺史蕭寶夤為鎮東將軍次淮堰戊辰鄧至國遣使朝貢冬十月庚午朔勿吉國貢楛矢壬午高麗吐谷渾國並遣使朝獻乙酉以安定公胡國珍為中書監儀同三司甲午蕭衍弘化太守杜桂舉郡內屬十有二月辛丑以高陽王雍為太師己酉鎮南崔亮破祖悅遂圍硤石丁卯帝皇太后謁景陵高車國遣使朝獻

熙平元年春正月戊辰朔大赦改年荊沔都督元志大破蕭衍軍斬其恆農太守王世定等以吏部尚書李平為鎮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為行臺節度討硤石諸軍二月乙巳鎮東蕭寶夤大破衍將於淮北癸亥初聽秀才對策第居中上已上敘之乙丑鎮南崔亮鎮軍李平等克硤石斬衍豫州刺史趙祖悅傳首京師盡俘其衆是月吐谷渾宕昌鄧至諸國並遣使朝貢三月辛未以揚州刺史李崇為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壬辰以硤石俘虜分賜百寮夏四月戊戌以瀛州民飢開倉賑恤高昌陰平國並遣使朝獻五月丁卯朔詔曰炎旱積辰苗稼萎悴比雖微澍猶未霑洽曉種不納企望憂勞在予之責思自兢厲尚書可釐恤獄犴察其淹枉簡量輕重隨事以聞無使一人怨嗟增傷和氣土木作役權皆休罷勸農省務肆力田疇庶嘉澤近降豐年可必蕭衍衡州刺史張齊寇益州復以傅豎眼為刺史以討之頻破賊軍斬其將任太洪首庚午詔放華林野獸於山澤丙戌吐谷渾遣使朝獻秋七月庚午重申殺牛之禁丙子詔兵士

征硤石者復租賦一年傅豎眼大破張齊齊遁走乙酉高昌國遣使朝獻八月乙巳以侍中中書監儀同三司安定郡開國公胡國珍爲都督雍涇岐華東秦豳六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丙午詔曰先賢列聖道冠生民仁風盛德煥乎圖史暨曆數永終迹隨物變陵域靈蹤鞠爲茂草古帝諸陵多見踐藉可明勒所在諸有帝王墳陵四面各五十步勿聽耕稼宕昌國遣使朝貢九月丁丑淮堰破蕭衍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于海十有二月癸巳詔洛陽河陰及諸曹雜人年七十已上鰥寡貧困不能自存及年雖少而癃疾長廢窮苦不濟者研實具列以聞

二年春正月大乘餘賊復相聚結攻瀛州刺史宇文福討平之甲戌大赦天下戊子勿吉國遣使朝貢庚寅詔遣大使巡行四方問疾苦恤孤寡黜陟幽明又詔選曹用人務在得才廣求栖遁共康治道州鎮城隍各令嚴固齊會聚集糾執妖訛囹圄皆令造屋桎梏務存輕小正巧浮进不得隱藏絹布繪綵長短合式偷竊軍階亦悉沙汰籍貫不實普使糾案聽自歸首過違加罪詔中尉元匡考定權衡癸丑地伏羅罽賓國並遣使朝獻二月庚子契丹鄧至宕昌諸國並遣使朝獻丁未封御史中尉元匡爲東平王三月甲戌吐谷渾國遣使朝獻丁亥太保領司徒廣平王懷薨夏四月甲午高麗波斯疏勒嚈噠諸國並遣使朝獻丁酉詔京尹所統百年以上賜大郡板九十以上賜小郡板戊申以中書監開府儀同三司胡國珍爲司徒公特進汝南王悅爲中書監儀同三司乙卯皇太后幸伊闕石窟寺即日還宮安定王超改封北平王五月辛酉詔曰揚州硤石荆山新淮鄭城兵士戰沒者追給斂財復一房五年若無妻子復其家一人二年身被三瘡賞一階雖一瘡而四體廢落者亦同此賞庚辰重申天文之禁犯者以大辟論乙酉鄧至國遣使朝貢秋七月乙丑地伏羅罽賓國並遣使朝獻乙亥中書監儀同三司汝南王悅坐殺人免官以王還第己巳車駕有事於太廟八月戊戌宴太祖以來宗室年十五以上於顯陽殿申家人之禮己亥詔庶族子弟年未十五不聽入仕詔曰皇魏開基道邁周漢蟬連二都德盛百祀雖帝胤蕃衍親賢並茂而猶沉屈素履巾褐衡門非所謂廣命戚族翼屏王室者也今可依世近遠敘之列位庚子詔咸陽京兆二王子女還附屬籍壬寅吐谷渾國遣使朝獻丁未詔侍中太師高陽王雍入居門下參決尚書奏事己酉契丹國遣使朝貢九月辛酉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丙寅詔曰察訟理冤實維政首躬親聽覽民情所由比日諒闇之中治綱未振獄犴繁廣嗟訴縣閭雖曰司存每多輕濫曾是寡德實深矜慨自今月望當暫出城閣親納滯枉主者可宣諸近遠咸使聞知是月城青齊兗涇平營肆七州所治東陽歷城瑕丘平涼肥如和龍九原七城冬十月庚寅以幽冀滄瀛四州大饑遣尚書長孫稚兼尚書鄧羨元纂等巡撫百姓開倉賑恤丁酉年呂國貢楛矢戊戌以光州饑饉遣使賑恤乙卯詔曰北京根舊帝業所基南遷二紀猶有留住懷本樂故未能自遣若未還者悉可聽其仍停安堵永業門才術藝應於時求者自別徵引不在斯例周之子孫漢之劉族遍於海內咸致蕃衍豈拘南北千里而已哉十有一月甲子蕭衍平西將軍巴州刺史牟漢寵遣使請降十有二月丁未蠕蠕國遣使朝貢

神龜元年春正月甲子詔以氐酋楊定爲陰平王丙寅以特進江陽王繼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壬申詔曰朕沖昧撫運政道未康民之疾苦弗遑紀恤夙宵矜慨鑒寐深懷眷彼百齡悼茲六極京畿百年以上給大郡板九十以上給小郡板八十以上給大縣板七十以上給小縣板諸州百姓百歲以上給小郡板九十以上給上縣板八十以上給中縣板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粟五斛帛二匹庚辰詔以雜役之戶或冒入清流所在職人皆五人相保無人任保者奪官還役乙酉加特進汝南王悅儀同三司秦州羌反幽州大饑民死者三千七百九十九人詔刺史趙邕開倉賑恤二月戊申嚈噠高麗勿吉吐谷渾宕昌疏勒久末陁末久半諸國並遣使朝獻己酉詔以神龜表瑞大赦改年東益州氐反蠕蠕國遣使朝貢三月辛酉以尚書右僕射于忠爲儀同三司辛巳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于忠薨南秦州氐反遣龍驤將軍崔襲持節喻之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夏四月丁酉司徒胡國珍薨甲辰江陽王繼改封京兆王辛亥舍摩國遣使朝獻五月高麗高車高昌諸國並遣使朝貢自正月不雨至于六月辛

卯澍雨乃降秋七月河州民却鐵忽聚衆反自稱水池王詔行臺源子恭討之閏月戊戌吐谷渾國遣使朝貢甲辰開恆州銀山之禁與民共之丁未波斯疏勒烏萇龜茲諸國並遣使朝獻八月癸丑朔詔曰朕沖昧纂曆未開政道皇太后殷憂在疚始覽萬幾故獄犴淹枉百姓冤斂言念繁刑思存降省京師見囚殊死以下可悉減一等丁巳詔曰頃年以來戎車頻動服制未終奪哀從役罔極之痛弗申鞠育之恩靡報非所謂敦崇至道者也自今雖金革之事皆不得請起居喪甲子勿吉國遣使朝貢鐵忽相率降於行臺源子恭九月癸未朔以右光祿大夫劉騰爲衞將軍儀同三司戊申皇太后高氏崩于瑤光寺冬十月丁卯以尼禮葬於北邙十有二月辛未詔曰民生有終下歸兆城京邑隱賑口盈億萬貴賤攸憑未有定所爲民父母尤宜存恤今制乾脯山以西擬爲九原

二年春正月丁亥詔曰朕以沖眇纂承寶位夙夜惟寅若涉淵海賴皇太后慈仁被以夙訓自臨朝踐極歲將半紀天平地成四海寧乂天道高遠巍巍難名猶以撝挹自居稱號弗備非所以崇奉坤元尤協億兆者也宜遵舊典稱詔宇內以副黎蒸元元之望是月改葬文昭皇太后高氏二月乙丑齊郡王祐薨庚午羽林千餘人焚征西將軍張彝第毆傷彝燒殺其子始均吐谷渾宕昌國並遣使朝貢乙亥大赦天下丁丑詔求直言諸有上書者聽密封通奏壬寅詔曰農要之月時澤弗應嘉穀未納二麥枯悴德之無感歎惧兼懷可勅內外依舊雩祈率從祀典察獄理冤掩骼埋胔讞之境往經寇暴死者既多白骨橫道可遣專令收葬賑窮恤寡救疾存老準訪前式務令周備三月甲辰澍雨大洽夏四月乙丑嚈噠國遣使朝貢五月戊戌以司空任城王澄爲司徒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京兆王繼爲司空秋八月己未御史中尉東平王匡坐事削除官爵辛未以左光祿大夫皇甫集爲征西將軍儀同三司九月庚寅皇太后幸嵩高山癸巳還宮瀛州民劉宣明謀反事覺伏誅冬十有一月乙酉蠕蠕莫緣梁賀侯豆率男女七百人來降十有二月癸丑司徒任城王澄薨庚申大赦天下詔除淫祀焚諸雜神是歲高麗王雲死以世子安爲其國王

正光元年春正月乙酉詔曰建國緯民立教爲本尊師崇道茲典自昔來歲仲陽節和氣潤釋奠孔顏乃其時也有司可豫繕國學圖飾聖賢置官簡牲擇吉備禮夏四月丙辰詔尚書長孫稚巡撫北蕃觀察風俗五月辛巳詔曰朕以寡薄運膺寶圖雖未明求衣惕懼終日而闇昧多闕炎旱爲災在予之愧無忘寢食今刑獄繁多囹圄尚積宜敷仁惠以濟斯民八座可推鞫見囚務申枉濫癸未詔曰攘災招應修政爲本民乃神主實宜率先刺史守令與朕共治天下宜哀矜勿喜視民如傷況今炎旱歷時萬姓彫斂而不撫恤窮冤理決庶獄可嚴勅州郡善加綏隱務盡聰明加之祗肅必使事允人神時致靈應其賦役不便於民者具以狀聞便當蠲罷秋七月丙子侍中元乂侍中劉騰奉帝幸前殿矯皇太后詔曰魏有天下奕葉重光高祖孝文皇帝以英聖馭天徙京定鼎世宗宣武皇帝以睿明承業廓寧區夏而鴻勳未半早已登遐乃令車書弗同鯨寇尚熾幼主稚弱夙纂寶曆曾是宗祏莫克祗奉朕所以敬順羣請臨朝總政帝年以長久思退身所以往歲毀勤具陳情旨百官內外已照此懷而僉爾衆意苦見勤奪僶俛從事以迄于茲自此春來先疾屢發藥石無療莫能暫瘳夏首及今數加動劇便不堪日覽萬務巨細兼省帝齒周星紀識學逾躋日就月將人君道茂足以撫輯萬邦諧決百揆朕當率前志敬遜別宮遠惟復子明辟之義以自綏養實望羣公逮于黎庶深鑒斯理如此則上下休嘉天地清晏魏道熙隆人神慶悅不其善歟乃幽皇太后於北宮殺太傅領太尉清河王懌總勒禁旅決事殿中辛卯帝加元服大赦改年內外百官進位一等八月甲寅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舉兵欲誅乂騰不果見殺九月壬寅蠕蠕主阿那瓌來奔戊戌以太師高陽王雍爲丞相加後部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冬十月乙卯以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汝南王悅爲太尉公十有一月己亥詔曰蠕蠕世雄朔方擅制漠裔歸通上國百有餘載自神鼎南底累紀于茲虔貢雖違邊燧靜息憑心象魏潛款彌純今其主阿那瓌屬離時難邦分親析萬里遠馳庇命有道悲同申伍忠孝足矜方存興滅之師以隆繼絕之舉宜且優以賓禮期之立功疏爵胙土大啓河岳可封朔方郡開國公蠕蠕王食邑一千戶錫以衣冕加以軺車祿恤儀衞同乎戚蕃十有二月壬子詔曰蠕蠕王阿那瓌遭離寇禍遠來投庇

邦分衆析猶無定主而來懷北風思還綏集啓訴情切良用愍然夫存亡恤敗自古通典可差國使及彼前後三介與阿那瓌相隨并勅懷朔都督簡銳騎二千躬自率護送達境首令觀機招納若彼候迎宜錫館餼車馬之屬務使優隆禮餞而返如不容受任聽還闕其行裝資遣付尚書量給辛酉以司空京兆王繼爲司徒公

二年春正月南秦州氐反二月庚戌假光祿大夫邴虬撫軍將軍以討之癸亥車駕幸國子學講孝經三月庚午帝幸國子學祠孔子以顏淵配甲午右衞將軍奚康生於禁內將殺元乂不果爲乂矯害以儀同三司劉騰爲司空公夏四月庚子司徒京兆王繼進位太保壬寅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崔光爲司徒公蕭衍義州刺史文僧明率衆內屬五月辛巳南荆州刺史桓叔興自安昌南叛乙酉烏萇國遣使朝貢閏月丁巳居密波斯國並遣使朝貢六月己巳高昌國遣使朝貢癸巳勿吉國遣使朝貢秋七月癸丑詔曰時澤弗降禾稼形損在予之責夙宵震懼雖克躬撤降仍無招感有司可修案舊典祗行六事圍犴淹枉隨速鞫決庶尹廢職量加修厲鰥獨困窮在所存恤役賦煩民咸加蠲省賢良讜直以時升進貪殘邪佞即就屏黜男女怨曠務令會偶庶草止戾遠有弭災沴八月己巳伏羅國遣使朝貢蠕蠕後主郁久閭俟匿代來奔懷朔鎮十有一月乙未朔高昌國遣使朝貢戊申衞大將軍儀同三司皇甫集薨癸丑侍中車騎大將軍侯剛加儀同三司十有二月甲戌詔司徒崔光安豐王延明等議定服章庚辰以東益南秦氐反詔中軍將軍河間王琛討之失利

三年春正月辛亥帝耕籍田夏四月庚辰以高車國主覆羅伊匐爲鎮西將軍西海郡開國公高車王六月己巳詔曰朕以沖昧夙纂寶曆不能祗奉上靈感延和氣致令炎旱頻歲嘉雨弗洽百稼燋萎晚種未下將成災年秋稔莫覬在予之責憂懼震懷今可依舊分遣有司馳祈嶽瀆及諸山川百神能興雲雨者盡其虔肅必令感降玉帛牲牢隨應薦享上下羣官側躬自厲理冤獄止土功減膳撤懸禁止屠殺秋七月壬子波斯不漢龜茲諸國遣使朝貢冬十月己巳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有一月乙巳車駕有事於圜丘丙午詔曰治曆明時前王茂軌考辰正律奕代通規是以北平革定於漢年楊偉革算於魏世自皇運肇基典章猶缺推步晷曜未盡厥理先朝仍世每所慨然至神龜中始命儒官改揆躔踳回度易憲始會璣衡今天正斯始陽煦將開品物初萌宜變耳目所謂魏雖舊邦其曆維新者也便可班宣內外號曰正光曆又首節嘉辰履展丘禘神人交和理契幽顯思與億兆共此維新可大赦天下十有二月癸酉以左光祿大夫皇甫度爲儀同三司乙酉以車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元欽爲儀同三司太保京兆王繼爲太傅司徒崔光爲太保丁亥以牧守妄立碑頌輒興寺塔第宅豐侈店肆商販詔中尉端衡肅厲威風以見事糾劾七品六品祿足代耕亦不聽錮貼店肆爭利城市

四年春二月壬申追封故咸陽王禧爲敷城王京兆王愉爲臨洮王清河王懌爲范陽王以禮加葬丁丑河間王琛章武王融並以貪汙削爵除名己卯以蠕蠕主阿那瓌率衆犯塞遣尚書左丞元孚兼尚書爲北道行臺持節喻之蠕蠕後主俟匿代來朝京師宕昌國遣使朝貢司空劉騰薨夏四月阿那瓌執元孚驅掠畜牧北遁甲申詔驃騎大將軍尚書令李崇中軍將軍兼尚書右僕射元纂率騎十萬討蠕蠕出塞三千餘里不及而還秋七月辛亥詔曰違尊斯在齒預一焉崇敬耆耈先代通訓故方叔以元老處位充國鑠自彊見留雖七十致仕明乎典故然以德尙壯許其縶維令庶寮之中或年迫懸車循禮宜退但少收其力老棄其身言念勳舊眷然未忍或戴白在朝未嘗外任或停私歷紀甫受考級如此之徒雖滿七十聽其莅民以終常限或新解郡縣或外佐始停已滿七十方求更叙者吏部可依令不奏其有高名俊德老成髦士灼然顯達爲時所知者不拘斯例若才非秀異見在朝官依令合解者可給本官半祿以終其身使辭朝之叟不恨歸於閭巷矣八月己巳詔曰狂蠹肆暴陵竊北垂雖軍威時接賊徒遁然寇虐所過多離其禍言念斯敝有軫深懷可勑北道行臺遣使巡檢遭寇之處饑餒不粒者厚加賑恤務令存濟戊寅詔曰朕以眇闇忝承鴻緒因祖宗之基託王公之上每鑒寐屬慮思康億兆比雨旱愆時星運舛錯政理闕和靈祗表異承尋夕惕載惡于懷宜詔百司各勤厥職諸有解案簿

疾竟掃不申者並加釐恤若孝子順孫廉貞義節才學超異獨行高時者具以言上朕將親覽加以旌命癸未追復故范陽王懌爲清河王九月丁酉庫莫奚國遣使朝獻詔侍中太尉汝南王悅入居門下與丞相高陽王雍參決尙書奏事冬十有一月丙申趙郡王謐薨丁酉太保崔光薨十有二月蕭衍遣將寇邊詔假征南將軍崔延伯討之以太尉汝南王悅爲太保徐州刺史北海王顥坐貪汙削除官爵

五年春正月辛丑車駕有事於南郊閏二月癸巳嚈噠國遣使朝貢三月沃野鎭人破落汗拔陵聚衆反殺鎭將號眞王元年詔臨淮王彧爲鎭軍將軍假征北將軍都督北征諸軍事以討之夏四月高平酋長胡琛反自稱高平王攻鎭以應拔陵別將盧祖遷擊破之琛北遁五月臨淮王彧敗於五原削除官爵壬申詔尙書令李崇爲大都督率廣陽王淵等北討六月秦州城人莫折太提據城反自稱秦王殺刺史李彥詔雍州刺史元志討之南秦州城人孫掩張長命韓祖香據城反殺刺史崔遊以應太提太提遣城人卜朝襲克高平殺鎭將赫連略行臺高元榮太提尋死子念生代立僭稱天子號年天建置立百官丁酉大赦秋七月甲寅詔吏部尙書元修義兼尙書僕射爲西道行臺率諸將西討戊午復河間王琛臨淮王彧本封都督崔暹失利于白道大都督李崇率衆還平城坐長史祖瑩截沒軍資免除官爵丁丑念生遣其都督楊伯年樊元張朗等攻仇鳩河池二戍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尹祥黎叔和擊破之斬樊元首殺賊千餘人是月涼州幢帥于菩提呼延雄執刺史宋穎據州反念生遣其兄高陽王天生下隴東寇八月甲午元志大敗於隴東退守岐州丙申詔曰賞貴宿勞明主恆德恩沾舊績哲后常範太祖道武皇帝應期撥亂大造區夏世祖太武皇帝纂戎丕緒光闡王業躬率六師掃淸逋穢諸州鎭城人本充牙爪服勤征旅契闊行間備嘗勞劇逮顯祖獻文皇帝自北被南淮海思乂便差割强族分衛方鎭高祖孝文皇帝遠遵盤庚將遷嵩洛規遏北疆蕩闢南境選良家酋帥增戍朔垂戎捍所寄實惟斯等先帝以其誠効既亮方加酬錫會宛郢馳烽朐泗告警軍旗頻動兵連積歲玆恩仍寢用迄于今怨叛之興頗由於此朕叨承乾曆撫馭宇宙調風布政思廣惠液宜追述前恩敷玆後施諸州鎭軍貫元非犯配者悉免爲民鎭改爲州依舊立稱此等世習干戈率多勁勇今旣甄拔應思報効可三五簡發討彼沙隴當使人齊其力奮擊先驅妖黨狂醜必可蕩滌衝鋒斬級自依恆賞丁酉南秀容牧子于乞眞反殺太僕卿陸延別將尒朱榮討平之戊戌莫折念生遣都督竇雙攻盤頭郡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竇念祖討之斬雙擒斬千餘人九月壬申詔尙書左僕射齊王蕭寶夤爲西道行臺大都督率征西將軍都督崔延伯又詔復撫軍將軍北海王顥官爵爲都督並率諸將西討乙亥帝幸明堂餞寶夤等是月蕭衍遣將裴邃虞鴻襲據壽春外城刺史長孫稚擊走之邃退屯黎漿詔河間王琛總衆援之衍又遣將寇淮陽詔秘書監安樂王鑒率衆討之吐谷渾主伏連籌兵討涼州于菩提棄城走追斬之城民趙天安復推宋穎爲刺史冬十月營州城人劉安定就德興據城反執刺史李仲遵城人王惡兒斬安定以降德興東走自號燕王胡琛遣其將宿勤明達寇豳夏北華三州壬午詔都督北海王顥率諸將討之十有一月戊申莫折天生攻陷岐州執都督元志及刺史裴芬之高平人攻殺卜朝共迎胡琛十有二月壬辰詔太傅京兆王繼爲太師大將軍率諸將討之嚈噠契丹地豆于庫莫奚諸國並遣使朝貢汾州正平平陽山胡叛逆詔復征東將軍章武王融封爵爲大都督率衆討之山南行臺東益州刺史魏子建招降南秦氐民復六郡十二戍又斬賊王韓祖香南秦賊王張長命晏遏乃告降於蕭寶夤是月莫折念生遣兵攻涼州城人趙天安復執刺史以應之

孝昌元年春正月庚申徐州刺史元法僧據城反害行臺高諒自稱宋王號年天啓遣其子景仲歸於蕭衍衍遣其將胡龍牙成景儁元略等率衆赴彭城詔秘書監安樂王鑒回師以討之鑒於彭城南擊元略大破之盡俘其衆旣而不備爲法僧所敗衍遣其豫章王綜入守彭城法僧擁其寮屬守令兵戍及郭邑士女萬餘口南入詔鎭軍將軍臨淮王彧尙書李憲爲都督衛將軍國子祭酒安豐王延明爲東道行臺復儀同三司李崇官爵爲東道大都督俱討徐州崇以疾不行癸亥蕭寶夤崔延伯大破秦賊於黑水斬獲數萬天生退走入隴西

涇岐及隴東悉平以太師大將軍京兆王繼為太尉餘官如故二月以領軍將軍元乂為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詔追復樂浪王長命本爵以其子忠紹之侍中特進衞大將軍穆紹為儀同三司戊戌大赦壬辰莫折念生遣都督楊鮓梁下辯姜齊等攻仇池郡城行臺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成遷擊破之斬下辯齊等首壬寅詔曰勸善黜惡經國茂典其令每歲一終郡守列令長刺史列守相以定考課辯其能否若有濫謬以考功失衷論是月齊州魏郡民房伯和聚衆反會赦乃散三月己巳詔太尉西道都督京兆王繼班師壬申詔曰丞相高陽王道德淵廣明允篤誠儀刑太階垂風下國實所以子違汝弼致治貴成宜班新制宣之遐邇其州郡先上司徒公文悉可改上相府施行符告皆亦如之甲戌詔曰選衆而舉其來自昔朕纘承大業綜理萬幾求賢致治心焉若渴知人則哲振古所難宜博訪公卿採茲聲實可令第一品以下五品以上人各薦其所知不限素身居職必使精辯器藝具注所能然後依勝銓擢隨才收敘庶濟濟之美無替往時謇謇之直有申茲歲蕭衍遣其北梁州長史錫休儒司馬魚和上庸太守姜平洛等入寇直城梁州刺史傅豎眼遣息敬紹率衆拒擊大破之擒斬三千餘人休儒等走還魏興是月齊州清河民崔畜殺太守董遵廣川民傅堆執太守劉莽反青州刺史安樂王鑒討平之是月破落汗拔陵別帥王也不盧等攻陷懷朔鎮夏四月蕭衍益州刺史蕭淵猷遣將樊文熾蕭世澄等率衆圍小劍戍益州刺史邴虯遣子子達行臺魏子建遣別將淳于誕拒擊之辛卯皇太后復臨朝攝政引羣臣面陳得失詔曰朕以寡昧夙承天曆猝若涉海罔知所濟實憑宗社降祐之靈庶勉幼志以康世道而神龜之末權臣擅命元乂劉騰陰相影響遂使皇太后幽隔後宮太傅清河王無辜致害相州刺史中山王熙横被夷滅右衞將軍奚康生仍見誅翦從此已後無所畏忌恣諸侵求任所與奪無君之心積習稍久不臣之迹緣事彌彰蔽耳目之明專生殺之柄天下為之不康四郊由茲多壘此而可忍孰不可懷雖屢經赦宥未容致之于法猶宜辨正以謝朝野騰身既往可追削爵位乂之罪狀誠合徽纆但以宗枝舅戚特加全貸可除名為民壬辰征西將軍都督崔延伯大敗於涇川戰

殁五月戊辰淳于誕等大破蕭衍軍俘斬萬計擒蕭世澄等十一將文熾僅以身免走成都戊子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李崇薨六月癸未大赦改年詔文武之官從軍二百日文官優一級武官優二級蠕蠕主阿那瓌率衆大破拔陵斬其將孔雀等諸將過彭城蕭綜夜潛出降蕭衍諸將奔退衆軍追躡免者十一二秋八月癸酉詔斷遠近貢獻珍麗違者免官柔玄鎮人杜洛周率衆反於上谷號年真王攻沒郡縣南圍燕州戊子莫折念生遣都督杜粲兒杜光等攻仇池郡行臺魏子建遣將成遷擊破之斬杜光首九月乙卯詔減天下諸調之半丙辰詔左將軍幽州刺史常景為行臺征虜將軍元譚為都督以討洛周辛酉詔曰追功表德為善者勸祖宗功臣勒銘王府而子孫屢替淪於凡民爵位無聞遷流有失穎川名守重泉令宰惠風美政結於民心而猶同常品未蒙褒陟非所謂愛及甘棠彝倫攸敘者也其功臣名將為先朝所知子孫屈塞不見齒敘牧守令長譽稱卓然者皆仰有司具以名聞朕將振彼幽滯用闡治風壬戌詔百官五品已上各舉所知辛未曲赦南北兩秦州冬十月蠕蠕國主阿那瓌遣使朝貢是月吐谷渾國復討趙天安降之河州長史元永平治中孟賓等推嚈噠使主高徽行州事而前刺史梁釗子景進攻殺之景進又自行州事冬十有一月辛亥詔曰大孝榮親著之昔典故安平孝盡諸子滿朝自今諸有父母年八十以上者皆聽居官祿養温凊朝夕時四方多事諸蠻復反十有二月壬午詔曰高祖以大明定功世宗以下武寧亂聲溢朔南化清中宇業盛隆周祚延七百朕幼齡纂曆夙馭鴻基戰戰兢兢若臨淵谷闇於治道政刑未孚權臣擅命亂我朝式致使西秦跋扈朔漠構妖蠢爾荊蠻氛埃不息孔熾甚於涇陽出軍切於細柳而師旅盤桓留滯不進北請懸危南陽告急將虧荊沔之地以致憂國之憂今茅穀扼腕爪牙搤憤並欲摧挫封豕勦截長蛇使人神兩泰幽明獻吉朕將躬馭六師掃蕩逋穢其配衣六軍分隸熊虎前驅後隊左翼右師必令將帥雄果軍吏朋濟糧仗車馬速度時須其有失律亡軍兵戍逃叛盜賊劫掠伏竄山澤者免其往咎錄其後効別立募格聽其自新廣下州郡令赴軍所今先討荊蠻疆理南服戈旗東指掃平淮外然後奮七萃於西戎騰五牛於

北狄猾擾亂離之苦面恤饑寒之患爾乃還歸萬宇飲至廟庭沉璧河洛告成
泰岱豈不盛歟百官內外牧守軍宰宜各肅勤用明爾職山胡劉蠡升反自稱
天子置官寮是月以臨淮王彧爲征南大將軍率衆討魯陽蠻
二年春正月庚戌封廣平王懷庶長子太常少卿誨爲范陽王壬子以太保汝
南王悅領太尉是月都督元譚攻於軍都爲洛周所敗五原降戶鮮于修禮反
於定州號魯興元年詔左光祿大夫長孫稚爲使持節假驃騎將軍大都督北
討諸軍事與都督河間王琛率將討之二月甲申帝皇太后臨大夏門親覽冤
訟是月疊伏羅國遣使朝貢三月庚子以驃騎大將軍徐州刺史安豐王延明
爲儀同三司追復中山王熙本爵子叔仁紹之甲寅西部勑勒斛律洛陽反於
桑乾西與河西牧子通連別將尒朱榮擊破之夏四月大赦天下癸巳以侍中
車騎大將軍城陽王徽爲儀同三司朔州城人鮮于阿胡庫狄豐樂據城反丁
未都督李琚次於薊城之北又爲洛周所敗琚戰歿戊申以驃騎大將軍開府
齊王寶夤爲儀同三司北討都督河間王琛長孫稚失利奔還詔免琛稚官爵
庫莫奚國遣使朝貢五月丁未車駕將北討內外戒嚴前給事黃門侍郎元略
自蕭衍遣朝封義陽王以丞相高陽王雍爲大司馬吏部尚書廣陽王淵爲驃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爲大都督率都督章武王融北討脩禮戊申燕州刺史
崔秉率衆棄城南走中山乙丑以安西將軍光祿大夫宗正珍孫爲都督討汾
州反胡六月己巳曲赦齊州絳蜀陳雙熾聚衆反自號始建王曲赦平陽建興
正平三郡詔假鎮西將軍都督長孫稚討雙熾平之丙子義陽王略改封東平
王衛大將軍西道都督元恒芝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戊寅詔復京兆王繼
本封江陽王戊子詔曰自運屬艱棘歷載於茲烽驛交馳旌鼓不息祖宗盛業
危若綴旒社稷鴻基殆將淪墜朕威德不能遐被經略無以及遠俾令蒼生罹
此塗炭何以茍安黃屋無愧黔黎今便避居正殿蔬餐素服當親自招募收集
忠勇其有直言正諫之士敢決徇義之夫二十五日悉集華林東門人別引見
共論得失班告內外咸使聞知乙未以衛將軍東平王略爲左光祿大夫儀同
三司秋七月丙午杜洛周遣其別帥曹紇真寇掠幽州行臺常景遣都督于榮
邀于粟園大破之斬紇真獲三千餘級牛驢二萬餘頭戊申恆州陷行臺元纂
奔冀州甲子蕭衍將元樹湛僧珍等寇壽春八月丙子進封廣川縣開國公元
邵爲常山王以驃騎大將軍東道行臺臨淮王彧爲儀同三司戊寅帝幸南石
窟寺即日還宮戊子進散騎常侍御史中尉武城縣開國公子攸爲長樂王都
督伊瓮生討巴失利戰歿癸巳賊帥元洪業斬鮮于修禮請降爲賊黨葛榮所
殺都督尒朱榮於肆州執刺史尉慶賓令其從叔羽生統州事九月辛亥葛榮
敗都督廣陽王淵章武王融於博野白牛邏融歿於陣榮自稱天子號曰齊國
年稱廣安甲申常景又破洛周斬其武川王賀拔文興別帥侯莫陳升生擒男
女四百口牛驢五千餘頭就德興攻陷平州殺刺史王買奴是月莫折天生請
降蕭寶夤使行臺左丞崔士和入據秦州天生復叛送士和於胡琛殺之冬十
有一月戊戌杜洛周攻陷幽州執刺史王延年及行臺常景丙午稅京師田租
畝五升借貸公田者畝一升閏月稅市人出入者各一錢店舍爲五等齊州平
原民劉樹劉蒼生聚衆反州軍破走之劉樹奔蕭衍衍將原樹逼壽春揚州刺
史李憲力屈以城降之初留州郡縣及長史司馬戍主副質子於京師衍又遣
將攻逼新野詔都督魏承祖討之詔曰頃舊京淪覆中原喪亂宗室子女屬籍
在七廟之內爲雜戶濫門所拘辱者悉聽離絕
三年春正月甲戌以司空公皇甫度爲司徒儀同三司蕭寶夤爲司空車騎將
軍北海王顥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徐州民任道棱聚衆反襲據蕭城以叛
州軍討平之辛巳葛榮陷殷州刺史崔楷固節死之遂東圍冀州甲申詔峻鑄
錢之制蕭寶夤元恆芝大敗于涇州大隴都督南平王仲冏小隴都督高聿並
相尋退散東秦州刺史潘義淵以汧城降賊高平虜賊逼岐州城人執刺史魏
蘭根以城應之豳州刺史畢祖暉行臺辛深並奔退祖暉於陣歿北海王顥尋
亦敗走賊帥胡引祖據北華州以應之賊帥比干麒麟入據豳州曲赦關西及
正平平陽建興戊子以司徒皇甫度爲太尉己丑以四方未平詔內外戒嚴將
親出討辛卯蕭衍將湛僧珍圍東豫州詔散騎常侍元畢爲都督以討之是月
衍又遣將彭羣王辯等率衆數萬逼琅邪詔青州南青二州討之二月丁酉詔

曰關隴遭罹寇難燕趙賊逆憑陵蒼生波流耕農靡業加諸轉運勞役已甚州
倉儲實無宜懸曠自非開輸賞之格何以息漕運之煩凡有能輸粟入瀛定岐
雍四州者官斗二百斛賞一階入二華州者五百石賞一階不限多少粟畢授
官虜賊據潼關丁未追復故東平王匡爵改封濟南王庚申東郡民趙顯德反
殺太守裴烟自號都督立其兄子爲太守詔都督李叔仁討之是月蕭衍將成
景儁寇彭城詔員外常侍崔孝芬爲行臺率將擊走之三月甲子詔將西討中
外戒嚴虜賊走復潼關戊辰詔將回駕北討詔金紫光祿大夫源子邕爲大都
督討葛榮辛未齊州廣川民劉鈞執清河太守邵懷聚衆反自署大行臺清河
民房須自署大都督屯據昌國城夏四月別將元斌之討東郡斬顯德己酉蠕
蠕國遣使朝貢六月蠕蠕國遣使朝貢是月詔都督李叔仁討劉鈞平之秋七
月陳郡民劉獲鄭辯反於西華號年天授州軍討平之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據
州反己丑大赦天下是月青州刺史彭城王劭南青州刺史胡平遣將斬蕭衍
將彭羣首俘獲二千餘人八月都督源子邕李軌裴衍攻鄴丁未斬鑒相州平
仍令子邕等討葛榮九月辛卯東豫州刺史元慶和以城南叛戊子蠕蠕國遣
使朝貢秦州城民杜粲殺莫折念生自行州事南秦州城民辛琛自行州事遣
使歸罪冬十月戊申曲赦恆農巴西河北正平平陽邵郡及關西諸州辛亥以
衛將軍討虜大都督尒朱榮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甲寅雍州刺史蕭寶夤據
州反自號曰齊年稱隆緒詔尚書右僕射長孫稚討之十有一月己丑葛榮攻
陷冀州執刺史元孚逐出居民凍死者十六七十有二月戊申都督源子邕裴
衍與葛榮戰敗於陽平東北漳水曲並戰歿是月杜粲爲駱超所殺遣使歸罪
武泰元年春正月癸亥以北海王顥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相州刺史
乙丑定州爲杜洛周所陷執刺史楊津瀛州刺史元寧以城降於洛周皇女生
祕言皇子丙寅大赦改元丙子長孫稚平潼關丁丑雍州城人侯終德相率攻
寶夤寶夤携南陽公主及子與百餘騎渡渭而走雍州平二月以長孫稚爲車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兼尚書僕射西道行臺羣盜燒劫鞏縣以
西關口以東公路澗以南詔武衛將軍李神軌爲都督討平之癸丑帝崩於顯

陽殿時年十九甲寅皇子卽位大赦天下皇太后詔曰皇家握曆受圖年將二
百祖宗累聖社稷載安高祖以文思先天世宗以下武經世股肱惟良元首穆
穆及大行在御重以寬仁奉養率由溫明恭順朕以寡昧親臨萬國識謝塗山
德慚文母屬妖逆遞興四郊多故實望穹靈降祐麟趾衆繁自潘充華有孕椒
宮冀誕儲兩而熊羆無兆維虺遂彰于時直以國步未康假稱統胤欲以底定
物情係仰宸極何圖一旦弓劍莫追國道中微大行絕祀皇曾孫故臨洮王寶
暉世子釗體自高祖天表卓異大行平日養愛特深義齊若子事符當璧及翊
日弗愈大漸彌留乃延入青蒲受命玉几暨陳衣在庭登策靡及允膺大寶卽
日踐阼朕是用惶懼忸怩心焉靡泊今喪君有君宗祏惟固宜崇賞卿士爰及
百辟凡厥在位並加陟敘內外百官文武督將征人遭艱解府普加軍功二階
其禁衛武官直閣以下直從以上及主帥可軍功三階其亡官失爵聽復封位
謀反大逆削除者不在斯限清議禁錮亦悉蠲除若二品以上不能自受者任
授兒弟可班宣遠邇咸使知之乙卯幼主卽位儀同三司大都督尒朱榮抗表
請入奔赴勒兵而南是月杜洛周爲葛榮所幷三月癸未葛榮攻陷滄州執刺
史薛慶之居民死者十八九甲申上尊諡曰孝明皇帝乙酉葬於定陵廟號肅
宗夏四月戊戌尒朱榮濟河庚子皇太后幼主崩
史臣曰魏自宣武已後政綱不張肅宗沖齡統業靈后婦人專制委用非人賞
罰乖舛於是釁起四方禍延畿甸卒於享國不長抑亦淪胥之始也嗚呼

魏書卷九

魏書卷九考證

肅宗紀無人任保者○任監本訛在今依北史改正

元邵爲常山王○邵一本誤劭

魏書卷九考證

齊　魏　收　撰

帝紀第十

孝莊紀

孝莊皇帝諱子攸彭城王勰之第三子母曰李妃肅宗初以勰有魯陽翼衞之
勳封武城縣開國公幼侍肅宗書於禁內及長風神秀慧姿貌甚美拜中書侍
郎城門校尉兼給事黃門侍郎雅為肅宗所親待長直禁中遷散騎常侍御史
中尉孝昌二年八月進封長樂王轉侍中中軍將軍三年十月以兄彭城王劭
事轉為衞將軍左光祿大夫中書監實見出也及武泰元年春二月肅宗崩大
都督尒朱榮將向京師謀欲廢立以帝家有忠勳且兼民望陰與帝通榮乃率
衆來赴夏四月丙申帝與兄弟夜北渡河丁酉會榮於河陽戊戌南濟河即帝
位以兄彭城王劭為無上王弟霸城公子正為始平王以榮為使持節侍中都
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封太原王己亥百寮相率有
司奉璽紱備法駕奉迎於河梁庚子車駕巡河西至陶渚榮以兵權在己遂有
異志乃害靈太后及幼主次害無上王劭始平王子正又害丞相高陽王雍司
空公元欽儀同三司元恒芝儀同三司東平王略廣平王悌常山王邵北平王
超任城王彝趙郡王毓中山王叔仁齊郡王溫公卿已下二千餘人列騎衞帝
遷於便幕既而榮悔稽顙謝罪辛丑車駕入宮御太極殿詔曰太祖
誕命應期龍飛燕代累世重光載隆帝緒冀欲闡茲洪業永在無窮豈圖多難
遘茲百六數使妖悖四起內外競侵朝無恤政之臣野多緡賂之士實由女主
專朝致茲顛覆孝明皇帝大情沖順深存隱忍奄棄萬國衆用疑焉求胡出
入守神器凡厥有心莫不解體太原王榮世抱忠孝功格古今赴義晉陽大會
河洛乃推翼朕躬纂茲大命德謝少康道愧前緒猥以眇身君臨萬國如涉淵
海罔知所濟可大赦天下改武泰為建義元年從太原王督將軍士普加五階
在京文官兩階武官三級復天下租役三年壬寅太原王尒朱榮上表請追謚
無上王為皇帝餘死於河陰者諸王刺史贈三司三品者令僕五品者刺史七

品以下及民郡鎮諸死者子孫聽立後授封爵詔從之癸卯以前太尉公江陽
王繼為太師司州牧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相州刺史北海王顥為太傅
開府仍刺史平東將軍光祿大夫清淵縣開國侯李延寔為太保進封陽平王
尋轉太傅安南將軍并州刺史元天穆為太尉公封上黨王侍中車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楊椿為司徒公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頓丘郡開國公穆紹為司空
公領尚書令進爵為王使持節車騎大將軍雍州刺史上黨公長孫稚為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王尋改封馮翊王中軍將軍殿中尚書元諶為
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封魏郡王中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元項為東海王金
紫光祿大夫廣陵王恭為儀同三司甲辰追復故廣陽王淵故樂安王鑒爵通
直散騎常侍敷城王坦為咸陽王諫議大夫元貴平為東萊王直閤將軍元肅
為魯郡王祕書郎中元曄為長廣王馮翊郡開國公源紹景復先爵隴西王扶
風郡開國公馮冏東郡公陸子彰北平公長孫悅並復其先王爵以北平王超
還復為安定王丁未詔內外解嚴庚戌封大將軍尒朱榮次子義羅為梁郡王
詔蠕蠕主阿那瓌贊拜不名上書不稱臣是月汝南王悅北海王顥臨淮王彧
前後奔蕭衍郢州刺史元願達據城南叛五月丁巳朔加大將軍尒朱榮北道
大行臺以尚書右僕射元羅為東道大使征東將軍光祿勳元欣副之巡方黜
陟先行後聞辛酉大將軍尒朱榮還晉陽帝餞於邙陰丙寅詔曰自孝昌之季
法令昏泯懷忠守素擁隔莫申深怨宿憾控告靡所其有事在通途橫被疑異
名例無爽枉見排抑或選舉不平或賦役煩苛諸如此者不可具說其有訴人
經公車注不合者悉集華林東門朕當親理冤獄以申積滯己巳齊州郡民賈
結聚衆反夜襲州城會明退走乙亥晉州刺史樊子鵠克唐州斬刺史崔元珍
行臺酈惲傳首京師壬午詔求德行文藝政事強直者縣令太守刺史皆敘其
志業具以表聞得三人以上縣令太守刺史賞一階舉非其人亦黜一階又以
舊叙軍勳不過征虜自今以後宜依前式以上餘階積而為品其從駕北來
之徒不在此例悉不聽破品受階破階請帛先是蕭衍遣其將曹義宗寇荊州
癸未以中軍將軍吏部尚書費穆為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節度荊州刺史

王羆以討之。六月丁亥朔，進封兄眞定縣開國公子直爲陳留王。庚寅，以鎭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李虔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特進。辛卯，南荊州刺史李志據城南叛，通直散騎常侍高乾邕及弟敖曹率合流民起兵於齊州之平原，頻破州軍。詔東道大使元欣諭旨，乃降。是月，葛榮飢，使其僕射任褒率車三萬餘乘南寇至沁水。癸卯，以高昌王世子光爲平西將軍、瓜州刺史，襲爵泰臨縣開國伯、高昌王。太尉公、上黨王天穆爲大都督東北道諸軍事，率都督宗正珍孫、奚毅、賀拔勝、尒朱陽都等討任褒。帝以寇難未夷，避正殿，責躬撤膳，又班募格，收集忠勇。其有直言正諫之士，敢決徇義之夫，陳國家利害之謀，赴君親危難之節者，集華林園，面論事。幽州平北府主簿河間邢杲率河北流民十餘萬戶反於青州之北海，自署漢王，號年天統。戊申，以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李叔仁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率衆討之。詔直寢紀業持節募新免牧戶，有投名効力者，授九品官。己酉，詔諸有私馬仗從戎者，職人優兩大階，亦授實官；白民出身外優兩階，亦授實官。若武藝超倫者，雖無私馬，亦依前條；雖不超倫，但射槊翹關一藝而膽略有施者，依第出身外特優一大階，授實官。若無姓第者，從八品出身，階依前加特授實官。辛亥，詔曰：朕當親御六戎，掃靜燕代。大將軍、太原王尒朱榮率精甲十萬爲左軍，上黨王天穆總衆八萬爲前軍，司徒公楊椿勒兵十萬爲右軍，司空公穆紹統卒八萬爲後軍。是夜，葛榮衆退屯相州之北。秋七月丁巳，詔從四品以上從征者，不得優階；正四品者優一階，軍級從三品以上從征四品者優一大階；正五品以下還依前格。若有征階十餘，計入四品三品，限授五階。己未，詔前試守東郡太守唐景宣爲持節、都督，於東郡召募僑居流民二千人渡河，隨便爲欄準塗臺軍。是月，齊獻武王於鄴西北慰喻葛榮別帥稱王者七人，衆萬餘，降之。乙丑，加大將軍尒朱榮柱國大將軍、錄尙書事。辛巳，尙書奏斷百官公給衣冠劍佩綬舃。壬子，光州人劉舉聚衆數千反於濮陽，自稱皇武大將軍。是月，高平鎭人万俟醜奴僭稱大位，署置百官。是月，臨淮王彧自江南還朝。八月，太山太守羊侃據郡引蕭衍將軍王僧辯攻兗州。甲辰，詔大都督宗正珍孫率南廣州刺史、都督鄭先護討劉舉於濮陽，破平之。以侍中、驃騎大將軍、臨淮王彧爲儀同三司。是月，葛榮率衆圍相州。九月己丑，詔太尉公、上黨王天穆討葛榮，次於朝歌之南。己巳，以征東將軍、齊州刺史元欣爲沛郡王。壬申，柱國大將軍尒朱榮率騎七千討葛榮於滏口，破擒之，餘衆悉降。冀、定、滄、瀛、殷五州平。乙亥，以平葛榮大赦天下，改爲永安元年。辛巳，以柱國大將軍、太原王尒朱榮爲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以榮子平昌郡開國公文殊、昌樂郡公文暢並進爵爲王。以司徒公楊椿爲太保，城陽王徽爲司徒。冬十月丁亥，尒朱榮檻送葛榮於京師，帝臨閶闔門，榮稽顙謝罪，斬於都市。丙申，以撫軍將軍、太常卿、太原王世子菩提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丁酉，以冀州之長樂、相州之南趙、定州之博陵、滄州之浮陽、平州之遼西、燕州之上谷、幽州之漁陽七郡，各萬戶，增封太原王尒朱榮爲太原國。戊戌，又加榮太師。庚戌，以侍中、鎭南將軍、太原郡開國公于暉兼尙書左僕射，爲行臺，與齊獻武王討羊侃。壬子，太師、江陽王繼薨。癸丑，以膠東縣開國侯李侃希復其祖爵南郡王。是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李叔仁討邢杲於濰水，失利而還。大都督費穆大破蕭衍軍，擒其將曹義宗，檻送京師。蕭衍以北海王顥爲魏王，號年孝基，入據南兗之銍城。十有一月戊午，以無上王世子韶爲彭城王，陳留王子寬爲陳留王，寬弟剛爲浮陽王，剛弟質爲林慮王。癸亥，齊獻武王、行臺于暉與徐兗行臺崔孝芬、大都督刁宣大破羊侃於瑕丘，侃奔蕭衍，兗州平。戊寅，以上黨王天穆爲大將軍、開府，世襲并州刺史；封前將軍、太中大夫元凝爲東安王。十有二月庚子，詔行臺于暉回師討邢杲，次於歷下。是歲，葛榮餘黨韓樓復據幽州反。

二年春正月甲寅，于暉所部都督彭樂率二千餘騎北走於韓樓，乃班師。二月癸未朔，詔諸禁衛之官，從戎有功及傷夷者，赴選先敘。甲午，尊皇考爲文穆皇帝，廟號肅祖；皇妣爲文穆皇后。燕州民王慶祖聚衆於上黨，自稱爲王，柱國大將軍尒朱榮討擒之。壬寅，詔散騎常侍、濟陰王暉業兼行臺尙書，督都督李德龍、丘大千鎭梁國。三月壬戌，詔大將軍、上黨王天穆與齊獻武王討邢杲。夏四月癸未，遷肅祖文穆皇帝及文穆皇后神主于太廟，內外百寮普汎加一級。曲

赦畿內死罪至流人減一等徒刑以下悉免庚子詔太原王尒朱榮下將士竝
汎加二級辛丑上黨王天穆齊獻武王大破邢杲於齊州之濟南杲降送京師
斬於都市元顥攻陷考城執行臺元暉業都督丘大千五月壬子朔元顥克梁
國丁巳以撫軍將軍前徐州刺史楊昱爲使持節鎮東將軍東南道大都督率
衆鎮滎陽尚書僕射尒朱世隆鎮虎牢侍中尒朱世承鎮崿坂辛酉詔私馬仗
從戎優階授官壬戌又詔募士一依征葛榮甲子又詔職人及民出馬優階各
有差乙丑內外戒嚴癸酉元顥陷滎陽執楊昱尒朱世隆棄虎牢遁還甲戌車
駕北巡乙亥幸河內丙子元顥入洛丁丑進封城陽縣開國公元祉爲平原王
安昌縣開國侯元鷙爲華山王竝加儀同三司戊寅行臺崔孝芬大都督刁宣
破元顥後軍都督侯暄於梁國斬之擒其卒三千人以侍中車騎將軍尚書右
僕射尒朱世隆爲使持節行臺僕射本將軍相州刺史鎮鄴城以便宜從事又
詔上黨百年以下九十以上板三品郡八十以上四品郡七十以上五品郡太
原王尒朱榮會車駕於長子卽日反旆上黨王天穆北渡會車駕於河內六月
己丑儀同三司費穆爲顥所害壬寅克河內斬太守元襲都督宗正珍孫秋七
月戊辰都督尒朱兆賀拔勝從硤石夜濟破顥子冠受及安豐王延明軍元顥
敗走庚午車駕入居華林園昇大夏門大赦天下以使持節車騎將軍都督潁
川郡開國公尒朱兆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詔以前朝勳書多竊冒宜一切
焚棄之若立效灼然爲時所知者別加科賞蕃客及邊酋翻城降有勳未敘者
不在焚斷之限北來軍士及隨駕文武諸立義加汎五級河北執事之官二級
河南立義及迎駕之官并中途扈從亦二級壬申以柱國大將軍太原王尒朱
榮爲天柱大將軍加前後部羽葆鼓吹癸酉臨潁縣卒江豐斬元顥傳首京師
甲戌以大將軍上黨王天穆爲太宰司徒公城陽王徽爲大司馬太尉公乙亥
宴勞天柱大將軍尒朱榮上黨王天穆及北來督將於都亭出宮人三百繒錦
雜綵數萬匹班賜有差又諸州郡遣使奉表行宮者竝加一大階丁丑獲元顥
第瑱斬於都市詔受元顥爵賞階級悉追奪之己卯以鎮東將軍南青州刺史
元旭爲襄城王平南將軍南兖州刺史元暹爲汝陽王閏月辛巳帝始居宮內

辛卯以車騎將軍兼吏部尚書楊津爲司空巴州刺史嚴始欣據州南叛蕭衍
遣其將蕭玩張鴻江茂達等率衆赴援八月庚戌朔詔諸有公私債負一錢以
上巨萬以還悉皆禁斷不得徵責己未以侍中太傅李延寔爲司徒公丁卯封
瓜州刺史元太榮爲東陽王甲戌侍中太保楊椿致仕乙亥詔車騎將軍右光
祿大夫奚毅板授天柱大將軍尒朱榮太宰天穆下勳及祖父叔伯耆年者牧
守有差九月大都督侯淵討韓樓於薊破斬之幽州平万俟醜奴攻東秦城陷
之殺刺史高子朗冬十月丁丑以前司空公丹陽王蕭贊爲司徒公十有一月
己卯就德興自營州遣使請降丁亥詔羣官休假在外者皆令赴闕程會有差
丙午以大司馬太尉公城陽王徽爲太保司徒公丹陽王蕭贊爲太尉公開府
儀同三司雍州刺史長孫稚爲司徒公十有二月辛亥蕭衍兖州刺史張景邕
荊州刺史李靈起雄信將軍蕭進明來降
三年春正月己丑益州刺史長孫壽梁州刺史元儁等遣將與征巴州都督元
景夏討嚴始欣斬之蕭衍都督蕭玩何難尉陳愁敗走斬玩首俘獲萬餘人辛
丑東徐州城民呂文欣王赦等殺刺史元大賓據城反以撫軍將軍都官尚書
樊子鵠兼右僕射爲行臺督征南將軍都督賈顯智征東將軍徐州刺史嚴思
達以討之二月甲寅克之東徐平三月醜奴大行臺尉遲菩薩寇岐州大都督
賀拔岳可朱渾道元大破之夏四月丁巳以侍中太尉公丹陽王蕭贊爲使持
節都督齊濟兖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齊州刺史丁卯雍州
刺史尒朱天光討醜奴蕭寶夤於安定破擒之囚送京師甲戌以關中平大赦
天下醜奴斬於都市寶夤賜死於駝牛署六月戊午詔胡民親屬受爵於朝者
黜附編民嚈噠國獻師子一是月白馬龍涸胡王慶雲僭稱大位於秦洛城署
置百官秋七月丙子天光平秦洛城擒慶雲坑其城民一萬七千癸巳蕭衍民
草虯卜湯世率僮聚內附庚子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李叔仁坐事除名爲民
九月辛卯天柱大將軍尒朱榮上黨王天穆自晉陽來朝戊戌帝殺榮天穆於
明光殿及榮子儀同三司菩提乃昇閶闔門詔曰蓋天道忌盈人倫嫉惡疏而
不漏刑之無捨是以呂霍之門禍譴所伏梁董之家咎徵斯在頃孝昌之末天

步孔艱女主亂政監國無主尒朱榮爰自晉陽同憂王室義旗之建大會盟津
與世樂推共成鴻業論其始圖非無勞效但致遠恐泥終之實難曾未朞朔豺
聲已露河陰之役安忍無親王公卿士一朝塗地宗戚靡遺內外俱盡假弄天
威殆危神器時事倉卒未遑問罪尋以葛賊橫行馬首南向捨過責成用平醜
虜及元顥問鼎大駕北巡復致勤王展力行所以此論功且可補過既位極宰
衡地踰齊魯容養之至豈復是過但心如猛火山林無以供其暴意等漏巵江
河無以充其溢既見金革稍寧方隅漸泰不推天功專爲己力與奪任情臧否
肆意無君之跡日月以甚拔髮數罪蓋不足稱斬竹書愆豈云能盡方復託名
朝宗陰圖釁逆睥睨天居窺覦聖曆乃有裂冠毀冕之心將爲拔本塞源之事
天既厭亂人亦悔禍同惡之臣犇來投告將而必誅罪無容捨又元天穆宗室
末屬名望素微遭遂際會頗參義舉不能竭其忠誠以奉家國乃復棄本逐末
背同卽異爲之謀主成彼禍心是而可忍孰不可恕並以伏辜自貽伊感元惡
既除人神慶泰便可大赦天下遣武衛將軍奚毅前燕州刺史崔淵率兵鎭北
中是夜僕射尒朱世隆榮妻鄉郡長公主率榮部曲焚西陽門出屯河陰己亥
攻河橋擒毅等於途害之據北中城南逼京邑詔以驃騎大將軍雍州刺史廣
宗郡開國公尒朱天光爲侍中儀同三司以侍中司空公楊津爲使持節督幷
肆燕恆雲朔顯汾蔚九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幷州刺史兼尙書令北道大行
臺經略幷肆庚子詔諸舊代人赴華林園帝將親簡敘以撫軍將軍金紫光祿
大夫高乾邕爲侍中河北大使招集驍勇冬十月癸卯朔封安南將軍大鴻臚
卿元寶炬爲南陽王大宗正卿汝陽縣開國公元脩爲平陽王通直散騎常侍
龍驤將軍新陽縣開國伯元誕爲昌樂王復通直散騎常侍琅邪縣開國公李
叔仁官爵仍爲使持節大都督以討世隆甲辰以魏郡王諶從封趙郡王諶弟
子趙郡王實改封平昌王儀同三司李虔薨丁未班募攻河橋格賞帛授官各
有差戊申皇子生大赦天下文武百寮汎二級以平南將軍中書令魏蘭根兼
尙書左僕射爲河北行臺定相殷三州稟蘭根節度乙卯通直散騎常侍假平
西將軍都督李苗以火船焚河橋尒朱世隆退走丙辰詔大都督兼尙書僕射
行臺源子恭率步騎一萬出自西道行臺楊昱領都督李侃希等部募勇士八
千往從東路防討之子恭仍鎭太行丹谷世隆至建州刺史陸希質拒守城陷
盡屠之唯希質獲免以中軍將軍前東荊州刺史元顯恭爲使持節都督晉建
南汾三州諸軍事鎭西將軍晉州刺史兼尙書左僕射爲征西道行臺節度都
督薛脩義裴元儁薛崇禮薛憘族等丁卯詔以世隆北叛河內固守其
在城官將文武普加三級兵士給復三年壬申尒朱世隆停建興之高都尒朱
兆自晉陽來會之共推太原太守行幷州刺史長廣王曄爲主大赦所部號年
建明普汎四級徐州刺史尒朱仲遠反率衆向京師十有一月癸酉朔詔車騎
將軍左衞將軍鄭先護爲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與都督李侃希赴行臺楊昱
以討之乙亥以使持節兼尙書令西道大行臺司徒公長孫稚爲太尉公侍中
尙書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臨淮王彧爲司徒公丙子以驃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廣宗郡開國公尒朱天光開府進爵爲王丁丑尒朱仲遠
陷西兗州執刺史王衎癸未以右衞將軍賀拔勝爲東征都督壬辰又以左衞
將軍大都督鄭先護兼尙書左僕射爲行臺與勝並討仲遠戊戌詔罷魏蘭根
行臺以後將軍定州刺史薛曇尙爲使持節兼尙書爲北道行臺隨機召發行
徐州刺史元榮禮殺後行州事陰導和擅據徐州庚子賀拔勝與仲遠戰於滑
臺東失利仍奔之十有二月壬寅朔尒朱兆寇丹谷都督崔伯鳳戰歿都督羊
文義史五龍降兆大都督源子恭奔退甲辰尒朱兆尒朱度律自富平津上率
騎涉渡以襲京城事出倉卒禁衞不守帝出雲龍門兆逼帝幸永寧佛寺殺皇
子幷殺司徒公臨淮王彧左僕射范陽王誨戊申元曄大赦天下尒朱度律自
鎭京師甲寅尒朱兆遷帝於晉陽甲子崩於城內三級佛寺時年二十四幷害
陳留王寬是月河西人紇豆陵步蕃破落韓常大敗尒朱兆於秀容齊州城人
趙洛周據西城反應尒朱兆刺史丹陽王蕭贊棄城走南陽太守趙脩延執荊
州刺史李琰之自行州事中興二年諡爲武懷皇帝太昌元年又諡孝莊皇帝
廟號敬宗十一月葬於靜陵
史臣曰魏自孝昌之末天下淆然外侮內亂神器固將無主莊帝潛思變化招

納勳王雖時事孔棘而卒有四海猜逆既萌權彊擅命抑是兆謀運會之秋勞謙夕惕之日也未聞長轡之策遽深負刺之恐謀謨罕術授任乖方猜嫌行戮禍不旋踵嗚呼胡醜之爲釁也豈周衰晉末而已哉至於高祖不祀武宣享廟三后降鑒福祿固不永矣

魏書卷十

魏書卷十考證

孝莊帝紀以高昌王世子光爲平西將軍瓜州刺史襲爵泰臨縣開國伯○泰監本訛作秦今從本傳改正

魏書卷十考證

齊　魏收　撰

帝紀第十一

前廢帝廣陵王紀
後廢帝安定王紀
出帝平陽王紀

前廢帝諱恭字脩業廣陵惠王羽之子也母曰王氏少端謹有志度長而好學
事祖母嫡母以孝聞正始中襲爵延昌中拜通直散騎常侍神龜中進兼散騎
常侍正光二年正常侍領給事黃門侍郎帝以元乂擅權遂稱疾不起久之因
託瘖病五年就除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建義元年除儀同三司王既絕
言垂將一紀居於龍花寺無所交通永安末有白莊帝者言王不語將有異圖
民間遊聲又云有天子之氣王懼禍逃匿上洛尋見追躡執送京師拘禁多日
以無狀獲免及莊帝崩尒朱世隆等以元曄疎遠又非人望所推以王潛默晦
身有過人之量將謀廢立恐實不語乃令王所親申其意且兼迫脅王遂答曰
天何言哉世隆等大悅春二月己巳曄進至邙南世隆等奉王東郭之外行禪
讓之禮羣臣上表曰否泰沿時殷憂啓聖故六飛在御三石興符伏惟陛下運
膺千齡智周萬物揭昭景象妙極天人寶曆有歸光宅攸屬而將安獨善不慕
兼濟靈命倂佪幽明載佇伏願時順謳歌命茲宗祏用捨勞疾允答人神王答
曰自量眇身是以謙執然王公勤至不可拒違今敬承所陳惟愧弗堪負荷耳
太尉公尒朱度律奉進璽綬袞冕之服乃就輅車百官侍衛入自建春雲龍門
昇太極前殿羣臣拜賀禮畢登閶闔門詔曰朕以寡薄撫臨萬邦思與億兆同
茲慶泰可大赦天下以魏為大魏改建明二年為普泰元年其稅市及稅鹽之
官可悉廢之百雜之戶貸賜民名官任仍舊天下調絹四百一疋內外文武普
汎四階合敘未定第者亦沾級除名免官者特復本資品封依舊潁川王尒朱
兆彭城王尒朱仲遠隴西王尒朱天光樂平王尒朱世隆常山王尒朱度律車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齊獻武王都督斛斯椿下軍士普汎六級庚午詔曰朕以
眇身臨王公之上夕惕祗懷若履冰谷賴七廟之靈百辟忠誠之舉庶免墜殞
夫三皇稱皇五帝云帝三代稱王迭沖挹也自秦之末競為皇帝忘負乘之深
殃垂貪鄙於萬葉予今稱帝已為褒矣可普告令知是月鎮遠將軍清河崔祖
螭聚青州七郡之衆十餘萬人圍東陽幽州刺史劉靈助起兵於薊撫軍將軍
金紫光祿大夫兼侍中河北大使高乾邕及弟平北將軍通直散騎常侍敖曹
率衆夜襲冀州執刺史元嶷殺監軍孫白鷂共推前河內太守封隆之行州事
三月癸酉封長廣王曄為東海王詔太師驃騎大將軍青州刺史魯郡王肅還
為太師特進車騎大將軍沛郡王欣為太傅司州牧改封淮陽王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彭城王尒朱仲遠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
隴西王尒朱天光並為大將軍柱國大將軍并州刺史潁州王尒朱兆為天柱
大將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左衛將軍大都督晉州刺史平陽郡開國公齊
獻武王封渤海王增邑五百戶特進車騎大將軍清河王亶為儀同三司侍中
太傅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樂平王尒朱世隆為太保開府前司
徒公長孫稚為太尉公錄尚書事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趙郡王諶
為司空公稚固辭尋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丙子帝引見尚書右僕射
元羅及皇宗於顯陽殿勞勉之丁丑加驃騎大將軍北華州刺史公孫略儀同
三司己卯詔右衛將軍賀拔勝并尚書一人募使作及雜戶從征者正入出身
皆授實官私馬者優一大階庚辰以侍中衛將軍咸陽王坦衛將軍尚書左僕
射南陽王寶炬侍中征東將軍平陽王脩並儀同三司乙酉詔前北來及在京
二官員外剩置者己丑以持節驃騎將軍涇州刺史賀拔岳為儀同三司岐州
刺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渭州刺史侯莫陳悅為儀同三司秦州刺史庚寅詔
天下有德孝仁賢忠義志信者可以禮召赴闕不應召者以不敬論丙申劉靈
助率衆次於安國城定州刺史侯淵破斬之傳首京師戊戌以使持節侍中車
騎大將軍斛斯椿侍中衛將軍元受並特進儀同三司詔曰頃官方失序仍令
沙汰定員簡剩已有判決退下之徒微亦可愍諸在簡下可特優一級皆授將
軍預參選限隨能補用是春冠軍將軍南青州刺史茹懷朗使其部將何買率

步騎三千擊蕭衍守將於琅邪擒其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雲麾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劉相如夏四月癸卯幸華林都亭燕射班錫有差太樂奏伎有倡優爲愚癡者帝以非雅戲詔罷之壬子有事於太廟癸丑詔以齊獻武王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東道大行臺冀州刺史驃騎大將軍安定王尒朱智虎爲開府儀同三司肆州刺史乙卯以右衛將軍賀拔勝武衛將軍大野拔並爲儀同三司己未帝於顯陽殿親試直散騎常侍散騎侍郎通直郎剩員非才他轉之癸亥隴西王尒朱天光大破宿勤明達擒送京師斬之丙寅以侍中驃騎大將軍尒朱彥伯爲司徒公詔有司不得復稱僞梁罷細作之條無禁鄰國往還詔員外諫議大夫步兵校尉奉車都尉羽林監給事中積射將軍奉朝請殿中將軍宮門僕射殿中司馬督治禮郎十一官得俸而不給力老合外選者依常格其未老欲外選者聽解其七品以上朔望入朝若正員有闕隨才進補前員外閑退優階者追之稱事閑下者仍優一級先是南陽太守趙脩延執刺史李琰之五月丙子荊州城民斬脩延送首遣推琰之爲刺史尒朱仲遠使其都督魏僧勗等討崔祖螭於東陽擒斬之六月庚申齊獻武王以尒朱逆亂始興義兵於信都西定殷州斬其刺史尒朱羽生命南趙郡太守李元忠爲刺史鎭廣阿癸亥帝臨顯陽殿親理冤訟戊辰以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尒朱弼爲儀同三司秋七月壬申尒朱世隆等害前太保楊椿前司空公楊津及其家丙戌司徒公尒朱彥伯以旱遜位戊子除彥伯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庚寅以侍中太保開府尚書令樂平王尒朱世隆爲儀同三司位次上公八月庚子詔隴西王尒朱天光下文武討宿勤明達者汎三級潁川王尒朱兆率步騎二萬出井陘趨殷州李元忠棄城還信都丙午常山王尒朱度律彭城王尒朱仲遠等率衆出抗義旗九月丁丑以侍中驃騎將軍盧同驃騎大將軍杜德車騎大將軍橋寧並爲儀同三司己卯以使持節都督東道諸軍事兼尚書令東道大行臺彭城王尒朱仲遠爲太宰庚辰加使持節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兼尚書令西道大行臺隴西王尒朱天光爲大司馬驃騎大將軍青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穆紹薨癸巳追尊皇考爲先帝皇妣王氏爲先太妃封皇弟永業爲高密王皇子恕爲勃海王冬十月壬寅齊獻武王推勃海太守元朗即皇帝位於信都

二年春三月齊獻武王敗尒朱天光等於韓陵夏四月辛巳齊獻武王與廢帝至邙山使魏蘭根慰諭洛邑且觀帝之爲人蘭根忌帝雅德還致毀謗竟從崔㥄議廢帝於崇訓佛寺而立平陽王脩爲帝帝既失位乃賦詩曰朱門久可患紫極非情翫顚覆立可待一年三易換時運正如此唯有脩眞觀太昌初帝殂於門下外省時年三十五出帝詔百司赴會大鴻臚監護喪事葬用王禮加以九旒鑾輅黃屋左纛班劍百二十人二衛羽林備儀衛

後廢帝諱朗字仲哲章武王融第三子也母曰程氏少稱明悟永安二年爲肆州會郡王後軍府錄事參軍儀同開府司馬元曄之建明二年正月戊子爲冀州勃海太守及齊獻武王起義兵將誅暴逆乃推戴之冬十月壬寅即皇帝位於信都城西昇壇焚燎大赦稱中興元年文武百官普汎四級以齊獻武王爲侍中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事大行臺增邑三萬戶以兼侍中撫軍將軍河北大使高乾邕爲侍中司空公前平北將軍通直散騎常侍高敖曹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以終其身以前刺史元嶷爲儀同三司己酉尒朱度律尒朱仲遠斛斯椿賀拔勝賈顯智次於陽平將抗義師齊獻武王縱反間構之遂與尒朱兆相疑敗散而還辛亥齊獻武王大破尒朱兆於廣阿虜其卒五千餘人詔將士汎五級留守者二級詔征東將軍吏部尚書封隆之爲使持節北道大使隨方處分十有一月己巳詔曰王度淑開彝倫方始所班官秩不改舊章而無識之徒因茲僥倖謬增軍級虛名顯位皆言前朝所授理難推抑自非嚴爲條制無以防其僞濫諸有虛增官號爲人發糺罪從軍法若入格檢覆無名者退爲平民終身禁錮庚辰齊獻武王率師攻鄴城是年南兗城民王乞德逐前刺史劉世明以州降蕭衍衍使其將元樹入據譙城

二年春正月壬午拔鄴擒刺史劉誕詔諸將士汎四級封侯增邑九十七人各有差等癸未詔曰自中興草昧典制權輿郡縣之官率多行督假有正者風化未均眷彼周餘事爲漁獵朕所以夙興夜寐有惕於懷有司明加糾罰稱朕意

爲二月辛亥上孝莊皇帝謚曰武懷皇帝甲子以齊獻武王爲大丞相柱國大將軍太師增封三萬戶并前爲六萬戶三月丙寅以齊文襄王起家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丙子以侍中車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孫騰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丁丑車駕幸鄴乙酉詔文武家屬自信都赴鄴城閏月乙未以安北將軍光祿大夫博野縣開國伯尉景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丙申以衞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庫狄干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壬寅尒朱天光兆度律仲遠等屯於洹水之南癸丑齊獻武王出頓紫陌庚申尒朱兆率輕騎三千夜襲鄴城叩西門不剋退走壬戌齊獻武王大破尒朱天光等四胡於韓陵前廢帝鎮軍將軍賀拔勝徐州刺史杜德於陳降尒朱兆走趣并州仲遠奔東郡天光度律將赴洛陽大都督斛斯椿賈顯智倍道先還夏四月甲子朔椿等據河橋懼罪自効尋擒天光度律於河橋西北大行臺長孫稚都督賈顯智等率騎入京師執尒朱世隆彥伯斬於都街因送天光度律於齊獻武王辛未前廢帝驃騎大將軍行濟州事侯景據城降仍除儀同三司兼尚書僕射南道大行臺濟州刺史甲戌以車騎將軍尚書右僕射魏蘭根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乙亥以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中軍大都督高盛兼尚書僕射北道行臺隨機處分尒朱仲遠奔蕭衍青州刺史尒朱弼爲其部下馮紹隆所殺傳首京師丙子前廢帝安東將軍辛永右將軍建州大都督張悅舉城降辛巳車駕至河陽遜位於別邸太昌元年五月封安定郡王邑一萬戶後以弒殂於門下外省時年二十永熙二年葬於鄴西南野馬岡

出帝諱脩字孝則廣平武穆王懷之第三子也母李氏性沉厚少言好武事始封汝陽縣開國公拜通直散騎侍郎轉中書侍郎建義初除散騎常侍尋遷平東將軍兼太常卿又爲鎮東將軍宗正卿永安三年封平陽王普泰初轉侍中鎮東將軍儀同三司兼尚書右僕射又加侍中尚書左僕射中興二年夏四月安定王自以疏遠未允四海之心請遜大位齊獻武王與百寮會議僉謂高祖不可無後乃共奉王戊子即帝位於東郭之外入自東陽雲龍門御太極前殿羣臣朝賀禮畢昇閶闔門詔曰否泰相沿廢興互有玄天無所隱精靈弗能諭大魏統乾德漸區寓牢籠九服旁礴三光而上天降禍運鍾多難禮樂崩淪憲章湮沒赫赫宗周翦爲戎寂蕭蕭清廟將成茂草胡羯乘機肆其昏虐殺君害王刳剔海內競其吞噬之意不識醉飽之心自書契以來未有若斯者已大丞相渤海王忠存本朝精貫白日爰舉義旗志雪國恥故廣阿之軍貔虎奪氣鄴下之師金湯失險近者四胡相率實繁有徒驅天下之兵盡華戎之銳桴鼓暫交一朝蕩滅元兇授首大憝斯擒揚旆濟河掃清伊洛士民安堵不失舊章社稷危而復安洪基毀而還構朕以託體茂極猥當樂推祇握寶圖承茲大業得以眇身託於王公之上若涉淵水罔識攸濟思與兆民同茲嘉慶可大赦天下改中興二年爲太昌元年詔前御史中尉樊子鵠起復本官兼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都督儀同三司徐州刺史杜德討元樹齊獻武王上言建義之家枉爲尒朱氏籍沒者悉皆蠲免帝以世易復除齊獻武王爲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刺史增封九萬戶并前十五萬戶庚寅加齊文襄王侍中開府儀同餘如故壬辰齊獻武王還鄴車駕餞別於乾脯山五月丙申前廢帝廣陵王殂以太傅淮陽王欣爲太師封沛郡王司徒公趙郡王諶爲太保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清河王亶儀同三司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州牧南陽王寶炬爲太尉公侍中太保錄尚書事長孫稚爲太傅侍中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元羅儀同三司尚書令驃騎大將軍吏部尚書元世儁儀同三司戊戌以齊獻武王固讓聽解天柱大將軍減封五萬戶餘悉如故辛丑以前司空高乾邕復爲司空公乙巳帝幸華林都亭宴羣臣班賚有差羽林隊主唐猛突入稱慶帝以猛犯禁衞杖之猛辭色有忤斬之階下丁未詔曰無侮惸獨事炳前經惠此鰥寡譽留往冊朕以薄德作民父母乃眷元元矯言增歎今理運惟新哀矜伊始如有孤老疾病無所依歸者有司明加隱括依格賑贍又詔曰理有一準則民無覬覦法啓二門則吏多威福前主爲律後主爲令歷世永久實用滋章非所以準的庶品隄防萬物可令執事之官四品以上集於都省取諸條格議定一途其不可施用者當局停記新定之格勿與舊制相連務在約通無致冗滯己酉以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清河王亶爲

司徒公庚戌詔曰頃西土年饑百姓流徙或身倚溝渠或命懸道路皆見棄草土取厭烏鳶言念於此有警夜寐掩骼之禮誠所庶幾行墐之義冀亦可勉其諸有露屍令所在埋瘞可宣告天下乙卯詔外內解嚴六月癸亥朔帝於華林園納訟丙寅蠕蠕嚈噠高麗契丹庫莫奚國並遣使朝貢丁卯太尉公司州牧南陽王寶炬坐事降爲驃騎大將軍開府王如故歸第令羽林衞守改謚武懷皇帝曰孝莊癸酉蠕蠕嚈噠國遣使朝貢戊寅詔內外百司普汎六級在京百寮加中興四級義師將士並加軍汎六級在鄴百官二級河北同義之州兩級河橋建義者加五級關西二級諸受建明普泰封爵汎級優特之階悉追己卯帝臨顯陽殿納訟乙酉高麗契丹庫莫奚國遣使朝貢丙戌以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斛斯椿還爲前官詔曰間者凶權誕恣法令變常遂立夷貊輕賦冀收天下之意謂以箕斂之重終納十倍之征捧目捕雀何能過此朕屬念蒸黎無忘寢食加田桑始事生業未滋若頓依常格或不周展今歲租調且兩收一丐來年復舊辛卯以使持節衞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賈顯度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秋七月乙未詔曰頃永安馭運載育皇儲遂錫汎階以申國慶近經普泰便爾中追今罪人既殄舊章斯復宜述往旨用荅前恩皇子汎二級悉可還授文穆廟況故宜停寢若已受者依例追之庚子以驃騎大將軍開府南陽王寶炬爲太尉公壬寅齊獻武王率衆入自滏口大都督庫狄干入自井陘討尒朱兆乙巳齊獻武王以尒朱天光尒朱度律送之京師斬於都市己酉以兼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樊子鵠爲儀同三司庚戌詔侍中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高隆之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兼尚書左僕射北道行臺率步騎十萬趣大行會齊獻武王隆之解行臺仍爲大丞相軍司齊獻武王次於武鄉尒朱兆大掠晉陽北走秀容并州平乙卯帝臨顯陽殿親理冤獄丙辰以宗師東萊王貴平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是月夏州徙民郭遷據青州反刺史元嶷棄城走詔行臺侯景率齊州刺史尉景濟州刺史蔡儁等攻討之城陷遷奔蕭衍東南道大行臺樊子鵠大破蕭衍軍於譙城擒其鄴王元樹及譙州刺史朱文開八月壬戌朔齊文襄王來朝燕射班賚部下各有差丁卯以西中郎將元寧爲高平王甲戌以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李琰之爲儀同三司庚寅以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崔㥄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辛卯以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高岳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九月癸未以侍中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封津爲儀同三司庚子帝幸華林都亭引見元樹及公卿百寮蕃使督將等宴射班賚各有差癸卯燕郡開國公賀拔允進爵爲王乙巳帝幸都水南過洛汭遂至瀍澗己酉復田于北原癸丑以太師沛王欣爲廣陵王前廢帝子渤海王子恕改封沛郡王甲寅以侍中驃騎大將軍封隆之任祥並爲儀同三司以車騎大將軍河南尹元仲景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乙卯車駕謁山陵丙辰蠕蠕高昌國遣使朝貢庚申以衞將軍前吏部尚書李神儁撫軍將軍右衞將軍婁昭並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冬十月甲子以使持節衞將軍光州刺史高仲密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丁卯以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潘紹爲儀同三司己卯以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高琛爲特進驃騎開府儀同三司庚寅以使持節驃騎將軍肆州刺史劉貴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十有一月甲午以車騎將軍揚州刺史斛斯敦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丁酉日南至車駕有事於圜丘戊戌朝會百官於太極前殿甲辰安定王朗及東海王曄坐事死乙巳蠕蠕國遣使朝貢己酉以前太尉公汝南王悅爲侍中大司馬開府葬靈太后胡氏十有二月丙寅以驃騎大將軍領御史中尉綦儁爲儀同三司乙亥以侍中廣平王贊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丁亥殺大司馬汝南王悅大赦天下改太昌爲永興以太宗號尋改爲永熙元年

二年春正月庚寅朔朝饗羣臣于太極前殿甲午齊獻武王自晉陽出討尒朱兆丁酉大破之於赤洪嶺兆遁走自殺己亥車駕幸崧高石窟靈巖寺庚子又幸散施各有差庚戌儀同三司李琰之薨丁巳追尊皇考爲武穆帝皇太妃馮氏爲武穆后皇妣李氏爲皇太妃以驃騎將軍前滄州刺史高車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蕭衍勞州刺史曹鳳東荊州刺史雷能勝等舉城內屬二月庚申以使持節鎭東將軍行汾州事張瓊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辛酉以司空公高乾邕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咸陽王坦爲司空公三月己丑

朔加驃騎大將軍滄州刺史賈顯智開府儀同三司辛卯詔以前普解諸行臺
今阿至羅相率降款復以齊獻武王爲大行臺隨機裁處甲午以車騎將軍蔚
州刺史竇泰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相州刺史使持節驃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高乾邕坐事賜死太師魯郡王肅薨戊申以使
持節都督河渭鄯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世襲河州刺史梁景叡爲儀同三
司丁巳以侍中太保司州牧趙郡王諶爲太尉公加羽葆鼓吹侍中太尉公南
陽王寶炬爲太尉開府尚書令夏四月戊辰詔諸參佐自三府以下爰及外州
皆不得復加常侍及兼兩員雖已授者亦悉追之是月青州人耿翔襲據膠州
殺刺史裴粲通於蕭衍五月庚寅詔諸幽枉未申事經一周已上悉集華林將
親覽察脫事已經年有司不列者聽其人各自陳訴若事連州郡由緣淹歲者
亦仰尚書總集以聞壬寅以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齊州刺史侯淵復
爲開府儀同三司乙巳詔曰大夫之職位秩貴顯員外之官亦爲匪賤而下及
胥吏帶領非一高卑渾雜有損彝章自今已後京官樂爲稱事小職者直加散
號將軍願罷卑官者聽爲大夫及員外之職不宜仍前散實參領其中旨特加
者不在此例東徐州城民王早簡實等殺刺史崔庠據州入蕭衍六月壬申以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樊子鵠爲青膠大使督濟州刺史大
都督蔡儁討耿翔丁丑以驃騎大將軍前行南兗州事念賢爲儀同三司秋七
月辛卯以使持節鎮北將軍大都督秦州刺史万俟普撥爲驃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壬辰以太師司州牧廣陵王欣爲大司馬侍中以太尉公趙郡王諶爲太
師並開府庚戌以前司徒公燕郡王賀拔允爲太尉公八月乙丑齊文襄王來
朝帝燕於華林都亭班賚部下各有差以驃騎大將軍前南岐州刺史司馬子
如爲儀同三司戊辰車駕餞文襄王於河梁仍濟河而返癸酉齊獻武王上表
固讓王爵不許請分邑十萬戶節降爲邑回授勳義從之九月壬子以散騎常
侍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崔孝芬爲儀同三司冬十月癸未以衛將軍瓜州
刺史泰臨縣開國伯高昌王麴子堅爲儀同三司進爵郡王十有一月癸巳持
節征北將軍殷州刺史邸珍爲徐州大都督東道行臺僕射率將討東徐州十
有二月丁巳車駕狩於嵩陽己巳遂幸溫湯丁丑車駕還宮
三年春正月壬辰齊獻武王討費也頭於河西苦洩河大破之獲其帥紇豆陵
伊利遷其部落於內地二月東梁州爲夷民侵逼詔使持節車騎大將軍行東
雍州事泉企爲東梁州行臺都督以討之己未蕭衍假節豫州刺史南昌王毛
香率城內附授以持節安南將軍信州刺史義昌王壬戌大赦天下丙子帝親
釋奠禮先師辛巳幸洪池陂遂遊田壬午以衛將軍前徐州刺史元祐爲衛大
將軍儀同三司以驃騎將軍左衛將軍元斌之爲潁昌王三月壬寅以前侍中
車騎大將軍李或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夏四月戊午契丹國遣使朝貢辛
未高平王寧坐事降爵爲公丙子高麗國遣使朝貢五月丙戌增置勳府庶子
廂別六百人又增騎官廂別二百人依第出身騎官秩比直齋辛卯詔曰大魏
得一居宸乘六馭宇考風雲之所會宅日月之所中自北而南東征西怨后來
其蘇無思不服而句吳負險久遺度外世祖太武皇帝握金鏡以照耀擊玉鼓
以鏗鏘神武之所牢籠威風之所韜轢莫不雲徹霧卷瓦解冰消長江已北盡
爲魏土頃天步中圮國綱時屯凶豎因機乎窺上國疆埸侵噬州郡淪胥乃眷
東顧無忘寢食自非五牛警旆七萃按部何以復文武之舊業拯塗炭於遺黎
朕將親總六軍徑臨彭汴一勞永逸庶保無疆內外百寮便可嚴備出頓之期
更聽後勑時帝爲斛斯椿元毗王思政魏光等詔佞間阻貳於齊獻武王託討
蕭衍盛暑徵發河南諸州之兵天下怪愕之語在斛斯椿傳丙申以使持節侍
中大司馬開府司州牧廣陵王欣爲左軍大都督太傅錄尚書事長孫稚爲中
軍四面大都督丁酉帝幸華林都亭集京畿都督及軍士三千餘人慰勉之庚
子又幸華林都亭納訟壬寅又以長孫稚爲後軍大都督六月丁卯大都督源
子恭鎮胡陽汝陽王暹守石濟儀同三司賈顯智率豫州刺史斛斯壽東趣濟
州庚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丙子詔曰頃年以來天步時阻干戈不戢荊棘斯
生或徇節感恩奮不顧命或臨戎對敵赴難如歸身首橫分骸骨不斂勳誠靡
錄榮贈莫加痛疑矜之良有嗟悼可普告內外所在言列若無親近聽故友隊
之尚書檢實隨狀科贈庶粗慰冤魂少申惻隱庚辰以使持節車騎大將軍中

軍大都督斛律沙門爲開府儀同三司秋七月辛巳朔以鎮東將軍前大鴻臚卿太原王昶特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己丑帝親總六軍十餘萬衆次於河橋以斛斯椿爲前軍大都督尋詔椿鎮虎牢又詔荆州刺史賀拔勝赴於行所勝率所部次於汝水庚子以使持節征西將軍岐州刺史越肱特爲儀同三司丁未帝爲椿等迫脅遂出於長安己酉齊獻武王入洛賀拔勝走還荆州八月甲寅推司徒公清河王亶爲大司馬承制總萬機居尚書省辛酉齊獻武王西迎車駕戊辰制曰晦爲明始亂實治基爰著天道又符人事故姬祚中微曦土有勤王之役劉氏將傾北軍致左袒之舉用能隆此遠年克茲卜世永熙之季權佞擅朝羣小是崇勳賢見害官緣價以貴賤獄因貨而死生宗祏飄若綴旒民命棄如草莽大丞相位居晉鄭任屬桓文興甲汾川問罪伊洛羣姦長威擁迫人主以自蔽衛遠出秦方雖車駕流移未即返御然權佞將除天下延頸魏邦雖舊其化惟新思與兆民同茲更始可大赦天下行臺侯景討荆州賀拔勝戰敗走奔蕭衍九月癸巳以衛大將軍河南尹元子思爲使持節行臺僕射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軍將軍婁昭爲西道大都督弁率左右侍官西迎車駕己酉椿黨毛鴻賓守潼關齊獻武王破擒之是日齊獻武王東還於洛是月東清河人傳爲殺太守韓子捷據郡反會赦乃降冬十月戊辰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行青州事侯淵克東揚州斬刺史東萊王貴平傳首京師閏十二月癸巳帝爲宇文黑獺所害時年二十五

史臣曰廣陵廢於前中興廢於後平陽猜惑自絶宗廟晉秦雅道居多永熙悖德爲甚是俱亡滅天下所棄歟

魏書卷十一

魏書卷十一考證

前廢帝紀詔隴西王尒朱天光下文武討宿勤明達○勤一本作勒北史亦作勒本書尒朱天光傳叛賊帥夏州人宿勤明達降天光于平涼亦作勤臣照按人名之字互異無憑可定但既係夏州人宿勤明達與番語近恐當是勤字

紫極非情歟○情一本作倩北史亦作倩

後廢帝紀旁礴三光○旁一本作磅

出帝紀齊獻武王次於武鄉○鄉監本誤鄕今改正

魏書卷十一考證

齊　魏收　撰

帝紀第十二

孝靜紀

孝靜皇帝諱善見清河文宣王亶之世子也母曰胡妃永熙三年拜通直散騎侍郎八月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出帝既入關齊獻武王奉迎不克乃與百寮會議推帝以奉肅宗之後時年十一冬十月丙寅卽位于城東北大赦天下改永熙三年爲天平元年庚午以太師趙郡王諶爲大司馬以司空咸陽王坦爲太尉以開府儀同三司高盛爲司徒以開府儀同三司高昂爲司空壬申有事于太廟詔曰安安能遷自古之明典所居靡定往昔之成規是以殷遷八城周卜三地吉凶有數隆替無恆事由於變通理出於不得已故也高祖孝文皇帝式觀乾象俯協人謀發自武州來幸嵩縣魏雖舊國其命惟新及正光之季國步孔棘喪亂不已寇賊交侵俾我生民無所措手今遠遵古式深驗時事考龜襲吉遷宅漳滏庶克隆洪基再昌寶曆主者明爲條格及時發遣丙子車駕北遷于鄴詔齊獻武王留後部分改司州爲洛州以衛大將軍尚書令元弼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洛州刺史鎭洛陽詔從遷之戶百官給復三年安居人五年十有一月兗州刺史樊子鵠南青州刺史大野拔據瑕丘反庚寅車駕至鄴居北城相州之廨改相州刺史爲司州牧魏郡太守爲魏尹徙鄴舊人西徑百里以居新遷之人分鄴置臨漳縣以魏郡林慮廣平陽丘汲郡黎陽東濮陽清河廣宗等郡爲皇畿十有二月丁卯燕郡王賀拔允薨庚午詔內外解嚴百司悉依舊章從容雅服不得以矛鋋從事丙子遣侍中封隆之等五人爲大使巡論天下丁丑赦畿內閏月蕭衍以元慶和爲鎭北將軍魏王入據平瀨鄉宇文黑獺既害出帝乃以南陽王寶炬僭尊號初置四中郎將於硜石橋置東中蒲泉置西中濟北置南中洛水置北中

二年春正月寶炬滑州刺史可朱渾道元擁部來降齊獻武王迎納之賑其廩食己巳詔以齊獻武王爲相國假黃鉞劍履上殿入朝不趨餘悉如故王固讓不受乙亥兼尚書右僕射東南道行臺元晏討元慶和破走之二月壬午以太尉咸陽王坦爲太傅以司州牧西河王悰爲太尉己丑前南青州刺史大野拔斬樊子鵠以降兗州平戊戌蕭衍司州刺史陳慶之寇豫州刺史堯雄擊走之三月辛酉以司徒高盛爲太尉以司空高昂爲司徒濟陰王暉業爲司空齊獻武王討平山胡劉蠡升斬之其子南海王復僭帝號獻武王進擊破擒之及其第西海王皇后夫人已下四百人幷逋逃之人二萬餘戶辛未以旱故詔京邑及諸州郡縣收瘞骸骨是春高麗契丹並遣使朝貢夏四月前青州刺史侯梁反攻掠青齊癸未濟州刺史蔡儁討平之壬辰降京師見囚五月大旱勒城門殿門及省府寺署坊門澆人不簡王公無限日得雨乃止六月元慶和寇南頓豫州刺史堯雄大破之秋七月甲戌封汝南王悅孫綽爲琅邪王八月辛卯司空濟陰王暉業坐事免甲午發衆七萬六千人營新宮九月齊獻武王以治民之官多不奉法請選朝士清正者州別遣一人問疾苦丁巳以開府儀同三司襄城王旭爲司空冬十有一月丁未蕭衍將柳仲禮寇荊州刺史王元軌破之癸丑祀圓丘甲寅閶闔門災龍見幷州人家井中丙寅詔齊文襄王起家爲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十有二月壬午車駕狩于鄴東甲午文武百官量事各給祿

三年春正月癸卯朔饗羣臣於前殿戊申詔百官舉士舉不稱才者兩免之齊獻武王襲寶炬西夏州克之詔加齊獻武王九錫之禮侍中元子思敦諭固讓乃止二月丁未蕭衍光州刺史郝樹以州內附丁酉詔加齊文襄王使持節尚書令大行臺大都督以鮮卑高車酋庶皆隸之三月甲寅以開府儀同三司華山王鷙爲大司馬丁卯陽夏太守盧公纂據郡南叛大都督元整破之夏四月丁酉昌樂王誕薨五月癸卯賜鰥寡孤獨貧窮者衣物各有差丙辰以錄尚書事西河王悰爲司州牧戊辰太尉高盛薨六月辛巳趙郡王諶薨秋七月庚子肆涿建四州隕霜大饑九月壬寅以定州刺史侯景兼尚書右僕射南道行臺節度諸軍南討丙辰陽平人路季禮聚衆反辛酉御史中尉竇泰討平之冬十

有一月戊申詔尚書可遣使巡檢河北流移飢人邢陘滏口所經之處若有死屍即爲藏掩勿使露骸枯骨有感於通夢廣漢露骸時聞於夜哭侯景攻克蕭衍楚州獲刺史桓和十有二月以并州刺史尉景爲太保辛未遣使者板假老人官百歲已下各有差壬申大司馬清河王亶薨丁丑齊獻武王自晉陽西討次於蒲津司徒公大都督高敖曹趣上洛車騎大將軍竇泰入自潼關癸未以太傅咸陽王坦爲太師乙酉勿吉國遣使朝貢是歲高麗國遣使朝貢

四年春正月禁十五日相偷戲竇泰失利自殺丁巳高敖曹攻上洛克之擒寶炬驃騎大將軍洛州刺史梁企以汝陽王暹爲錄尚書事夏四月辛未遷七帝神主入新廟大赦天下內外百官普進一階先是滎陽人張儉等聚衆反於大騩山通寶炬壬辰武衛將軍高元盛討破之六月己巳幸華林園理訟辛未詔尚書掩骼埋胔推錄囚徒壬午閶闔門災先是蕭衍因益州刺史傅和請通好秋七月甲辰遣兼散騎常侍李諧兼吏部郎中盧元明兼通直散騎常侍李鄴使于蕭衍八月寶炬宇文黑獺寇陝州城陷刺史李徽伯爲黑獺所殺九月侍中元子思與其弟子華謀西入並賜死閏月乙丑衛將軍右光祿大夫蔣天樂謀反伏誅禁京酤酒冬十月以咸陽王坦爲錄尚書事壬辰齊獻武王西討至沙苑不克而還己酉寶炬行臺宮景壽都督楊白駒寇洛州大都督韓延大破之寶炬又遣其子大行臺元季海大都督獨孤如願逼洛州刺史廣陽王湛棄城退還季海如願遂據金墉潁州長史賀若徽執刺史田迅西叛引寶炬都督梁回據城寶炬又遣其都督趙繼宗右丞韋孝寬等攻陷豫州十有一月丙子以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万俟普爲太尉十有二月甲寅蕭衍遣使朝貢河間人邢摩納范陽人盧仲禮等各聚衆反是歲高麗蠕蠕國並遣使朝貢

元象元年春正月有巨象自至碭郡陂中南兗州獲送于鄴丁卯大赦改元大都督賀拔仁攻寶炬南汾州己卯拔之擒其刺史韋子粲行臺任祥率豫州刺史堯雄等與大行臺侯景司徒高敖曹大都督万俟受洛干等於北豫相會俱討潁州梁回等棄城遁走潁州平二月豫州刺史堯雄攻揚州拔之擒寶炬義州刺史韓顥揚州長史丘岳送京師丙辰遣兼散騎常侍鄭伯猷使于蕭衍三月齊獻武王固請解大丞相詔從之夏四月庚寅曲赦畿內壬辰齊獻武王還晉陽請開酒禁六月壬辰帝幸華林都堂聽訟是夏山東大水蝦蟆鳴于樹上秋七月己亥高麗國遣使朝貢行臺侯景司徒公高敖曹圍寶炬將獨孤如願於金墉寶炬宇文黑獺並來赴救大都督庫狄干率諸將前驅齊獻武王總衆繼進八月辛卯戰于河陰大破之斬其大都督儀同三司寇洛生等二十餘人俘獲數萬司徒公高敖曹大都督李猛宋顯並戰沒寶炬留其將長孫子彥守金墉壬辰齊獻武王濟河子彥棄城走九月大都督賀拔仁擊邢摩納盧仲禮等破平之冬十月蕭衍遣使朝貢十有一月庚寅遣陸操使于蕭衍齊獻武王來朝十有二月甲辰還晉陽

興和元年春正月辛酉以尚書令孫騰爲司徒三月甲寅朔封常山郡王邵第二子曜爲陳郡王夏五月齊文襄王來朝甲戌立皇后高氏乙亥大赦天下是月高麗國遣使朝貢六月乙酉以尚書左僕射司馬子如爲山東黜陟大使尋爲東北道大行臺差選勇士庚寅前潁州刺史奚思業爲河南大使簡發勇士丁酉蕭衍遣使朝貢戊申開府儀同三司汝陽王暹薨秋七月丁丑詔以齊獻武王爲相國錄尚書事大行臺固辭相國八月壬辰兼散騎常侍王元景兼通直散騎常侍魏收使于蕭衍九月甲子發畿內民夫十萬人城鄴城四十日罷辛未曲赦畿內死罪以下各有差冬十有一月癸亥以新宮成大赦天下改元八十以上賜綾帽及杖七十以上賜帛及有疾廢者賜粟帛築城之夫給復一年

二年春正月壬申以太保尉景爲太傅以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庫狄干爲太保丁丑徙御新宮大赦內外百官普進一階營構主將別優一階三月己卯蕭衍遣使朝貢夏五月己酉西魏行臺宮延和陝州刺史宮元慶率戶內屬置之河北新附賑廩各有差壬子遣兼散騎常侍李象使于蕭衍閏月己丑封皇子景植爲宜陽王皇弟威爲清河王謙爲潁川王六月壬子太司馬華山王鷙薨冬十月丁未蕭衍遣使朝貢十有二月乙卯遣兼散騎常侍崔長謙使於蕭衍是歲蠕蠕高麗勿吉國並遣使朝貢

三年春二月甲辰阿至羅出吐拔那渾大率部來降三月己酉梁州人公孫貴賓聚衆反自號天王陽夏鎮將討擒之夏四月戊申阿至羅國主副伏羅越居子去賓來降封爲高車王六月乙丑蕭衍遣使朝貢秋七月齊文襄王如晉陽己卯宜陽王景植薨八月甲子遣兼散騎常侍李騫使于蕭衍冬十月癸卯齊文襄王自晉陽來朝先是詔文襄王與羣臣於麟趾閣議定新制甲寅班於天下己巳發夫五萬人築漳濱堰三十五日罷癸亥車駕狩于西山十有一月戊寅還宮丙戌以開府儀同三司彭城王韶爲太尉以度支尚書胡僧敬爲司空是歲蠕蠕高麗勿吉國並遣使朝貢

四年春正月丙辰蕭衍遣使朝貢夏四月丙寅遣兼散騎常侍李繪使于蕭衍乙酉以侍中廣陽王湛爲太尉以尚書右僕射高隆之爲司徒以太尉彭城王韶爲錄尚書事丁亥太傅尉景坐事降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辛卯以太保庫狄干爲太傅以領軍將軍婁昭爲大司馬封祖裔爲尚書右僕射五月辛巳齊獻武王來朝請令百官月一面敷政事明揚仄陋納諫屏邪親理獄訟褒黜勤怠牧守有愆節級相坐椒掖之內進御以序後園鷹犬悉皆放棄六月還晉陽丙申復前侍中樂浪王忠爵丁酉復陳留王景皓常山王紹宗高密王永業爵秋八月庚戌以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侯景爲兼尚書僕射河南行臺隨機討防冬十月甲寅蕭衍遣使朝貢齊獻武王圍寶炬玉壁十有一月壬午班師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西河王悰薨十有二月辛亥遣兼散騎常侍楊斐使于蕭衍是歲蠕蠕高麗吐谷渾國並遣使朝貢

武定元年春正月壬戌朔大赦天下改元己巳車駕蒐于邯鄲之西山癸酉還宮二月壬申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據虎牢西叛三月寶炬遣其子突與宇文黑獺率衆來援仲密庚子圍河橋南城丙午帝親納訟戊申齊獻武王討黑獺戰於邙山大破之擒寶炬兄子臨洮王森蜀郡王榮宗江夏王昇鉅鹿王闡譙郡王亮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太子詹事趙善督將參寮等四百餘人俘斬六萬餘甲仗牛馬不可勝數豫洛二州平齊獻武王追奔至恆農而還夏四月封彭城王韶弟襲爲武安王五月壬辰以克復虎牢降天下死罪以下囚乙未以吏部尚書侯景爲司空六月乙亥蕭衍遣使朝貢戊寅封前員外散騎侍郎元長春爲南郡王秋八月乙丑以汾州刺史斛律金爲大司馬壬午遣兼散騎常侍李渾使于蕭衍是月齊獻武王召夫五萬於肆州北山築城西自馬陵戍東至土隥四十日罷冬十有一月甲午車駕狩于西山乙巳還宮是歲吐谷渾高麗蠕蠕國並遣使朝貢

二年春正月地豆于國遣使朝貢二月丁卯徐州人劉烏黑聚衆反遣行臺慕容紹宗討平之三月蕭衍遣使朝貢以旱故宥死罪以下囚丙午以開府儀同三司孫騰爲太保壬子以齊文襄王爲大將軍領侍中其文武職事賞罰衆典詢稟之中書監元弼爲錄尚書左僕射司馬子如爲尚書令以今上爲左僕射夏四月室韋國遣使朝貢五月甲午遣散騎常侍魏季景使于蕭衍丁酉太尉廣陽王湛薨秋八月癸酉尚書令司馬子如坐事免九月甲申以開府儀同三司濟陰王暉業爲太尉太師咸陽王坦坐事免以王還第冬十月丁巳太保孫騰大司馬高隆之各爲括戶大使凡獲逃戶六十餘萬十有一月西河地陷有火出甲申以司徒高隆之爲尚書令以前大司馬婁昭爲司徒齊文襄王如晉陽庚子車駕有事於圓丘辛丑蕭衍遣使朝貢壬寅齊文襄王從獻武王討山胡破之俘獲一萬餘戶分配諸州是歲吐谷渾高麗蠕蠕勿吉國並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丙申遣兼散騎常侍李獎使于蕭衍丁未齊獻武王請於并州置晉陽宮以處配沒之口二月庚申吐谷渾國奉其從妹以備後庭納爲容華嬪夏五月甲辰大赦天下秋七月庚子蕭衍遣使朝貢冬十月遣中書舍人尉瑾使于蕭衍乙未齊獻武王請邙山之俘釋其桎梏配以人間寡婦十有二月以司空侯景爲司徒以中書令韓軌爲司空戊子以太保孫騰爲錄尚書事是歲高麗吐谷渾蠕蠕國並遣使朝貢

四年夏五月壬寅蕭衍遣使朝貢六月庚子以司徒侯景爲河南大行臺隨機討防秋七月壬寅遣兼散騎常侍元廓使于蕭衍八月移洛陽漢魏石經于鄴齊獻武王自鄴帥衆西伐文襄王會于晉州九月圍玉壁以挑之寶炬黑獺不敢應冬十有一月齊獻武王有疾班師文襄王如晉陽是歲室韋勿吉地豆于

高麗蠕蠕國並遣使朝貢

五年春正月丙午齊獻武王薨於晉陽祕不發喪辛亥司徒侯景反潁州刺史司馬世雲以城應之景入據潁城誘執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暴顯等遣司空韓軌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賀拔勝可朱渾道元左衛將軍劉豐等帥衆討之景乃遣使降於寶炬請師救援寶炬遣其將李景和王思政帥騎赴之思政等入據潁川景乃出走豫州乙丑蕭衍遣使朝貢二月侯景復背寶炬歸於蕭衍衍署景河南大將軍承制夏四月壬申大將軍齊文襄王來朝甲午遣兼散騎常侍李緯使于蕭衍五月丁酉朔大赦天下戊戌以尚書右僕射襄城王旭爲太尉甲辰以太原公今上爲尚書令領中書監餘如故詢以政事以青州刺史尉景爲大司馬以開府儀同三司庫狄干爲太師以錄尚書事孫騰爲太傅以汾州刺史賀仁爲太保以司空韓軌爲司徒以領軍將軍可朱渾道元爲司空以司徒高隆之錄尚書事以徐州刺史慕容紹宗爲尚書左僕射高陽王斌爲右僕射戊午大司馬尉景薨六月司徒韓軌司空可朱渾道元等自潁州班師乙酉帝爲齊獻武王舉哀於東堂服緦縗詔尚書右僕射高陽王斌兼大鴻臚卿赴晉陽監護喪事太尉襄城王旭兼尚書令奉詔宣慰秋七月戊戌詔贈王假黃鉞使持節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齊王璽紱轀輬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輕車介士兼備九錫之禮謚曰獻武王以齊文襄王爲使持節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大行臺渤海王壬寅詔王攝理軍國遣中使敦諭八月齊文襄王入朝固辭丞相詔復授大將軍餘如故甲申葬齊獻武王於鄴城西北車駕祖於漳濱九月齊文襄王還晉陽辛酉蕭衍遣其兄子貞陽侯淵明帥衆寇徐州堰泗水於寒山灌彭城以應侯景冬十月乙酉以尚書左僕射慕容紹宗爲東南道行臺與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高岳潘相樂討淵明十有一月大破之擒淵明及其二子璵遵將帥二百餘人俘斬五萬級凍乏赴水死者不可勝數十有二月乙亥蕭淵明至闕帝御閶闔門讓而宥之岳等回師討侯景是歲高麗勿吉國並遣使朝貢

六年春正月己亥大都督高岳等於渦陽大破侯景俘斬五萬餘人其餘溺死於渦水水爲之不流景走淮南己未齊文襄王來朝請以寒山俘士賜百官及督將等各有差二月己卯蕭衍遣使敦關乞和并修書弔齊文襄王文襄王還晉陽三月癸巳以太尉襄城王旭爲大司馬以開府儀同三司高岳爲太尉辛亥以冬春亢旱赦罪人各有差夏四月甲子吏部令史張永和青州人崔闊等僞假人官事覺糾檢首者六萬餘人秋八月甲戌以尚書左僕射慕容紹宗爲大行臺與太尉高岳司徒韓軌大都督劉豐等討王思政於潁川引洧水灌其城九月乙酉蕭衍遣使朝貢冬十月戊申侯景濟江推蕭衍弟子臨賀王正德爲主以攻建業是歲高麗室韋蠕蠕吐谷渾國並遣使朝貢

七年春正月戊辰蕭衍弟子北徐州刺史中山侯蕭正表以鍾離內屬封蘭陵郡開國公吳郡王三月丁卯侯景剋建業遣以蕭衍爲主衍弟子北兗州刺史定襄侯蕭祗湘潭侯蕭退來降衍江北郡國皆內屬夏四月大行臺慕容紹宗大都督劉豐遇暴風溺水死甲辰詔以齊文襄王爲相國齊王綠綟綬讚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食冀州之渤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五郡邑十五萬戶餘如故王固讓是月侯景殺蕭衍立子綱爲主五月齊文襄王帥衆自鄴赴潁川六月丙申克潁州擒寶炬大將軍尚書左僕射東道大行臺太原郡開國公王思政潁州刺史皇甫僧顯等及戰士一萬餘人男女數萬口齊文襄王遂如洛州秋七月齊文襄王至自南討請宥思政之罪八月辛卯詔立皇子長仁爲皇太子齊文襄王薨於第祕不發喪癸巳大赦天下內外百官並加二級甲午齊王如晉陽冬十月癸未以開府儀同三司咸陽王坦爲太傅甲午以開府儀同三司潘相樂爲司空十有二月甲辰吳郡王蕭正表薨己酉以并州刺史彭樂爲司徒是歲蠕蠕地豆于室韋高麗吐谷渾國並遣使朝貢

八年春正月辛酉帝爲齊文襄王舉哀於東堂丁卯詔贈齊文襄王假黃鉞使持節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齊王璽紱轀輬車黃屋左纛前後部羽葆鼓吹輕車介士備九錫之禮謚曰文襄王戊辰詔齊王爲使持節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大行臺齊郡王食邑一萬戶甲戌地豆于契丹國並遣使朝貢二月甲申葬齊文襄王車駕祖於漳濱庚寅以尚書令高隆之爲太保三月庚申

進齊郡王爵爲齊王夏四月乙巳蠕蠕遣使朝貢五月甲寅詔齊王爲相國總
百揆封冀州之渤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閒高陽章武定州之中山常山
博陵十郡二十萬戶備九錫之禮以齊國太妃爲王太后王妃爲王后丙辰詔
歸帝位於齊國卽日遜於別宮齊天保元年五月己未封帝爲中山王邑一萬
戶上書不稱臣答不稱詔載天子旌旗行魏正朔乘五時副車封王諸子爲縣
公邑各一千戶奉絹三萬匹錢一千萬粟二萬石奴婢三百人水碾一具田百
頃園一所於中山國立魏宗廟二年十二月己酉中山王殂時年二十八三年
二月奉謚曰孝靜皇帝葬于漳西山崗其後發之陵崩死者六十人帝好文學
美容儀力能挾石師子以踰牆射無不中嘉辰宴會多命羣臣賦詩從容沉雅
有孝文風齊文襄王嗣事甚忌焉以大將軍中兵參軍崔季舒爲中書黃門侍
郎令監察動靜小大皆令季舒知文襄與季舒書曰癡人復何似癡勢小差未
帝嘗與獵於鄴東馳逐如飛監衞都督烏那羅受工伐從後呼帝曰天子莫走
馬大將軍怒文襄嘗侍飲大舉觴曰臣澄勸陛下酒帝不悅曰自古無不亡之
國朕亦何用此活文襄怒曰朕朕狗腳朕文襄使季舒毆帝三拳奮衣而出明
日文襄使季舒勞帝帝亦謝焉賜絹季舒未敢受以啓文襄文襄使取一段帝
束百匹以與之曰亦一段耳帝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
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常侍侍講荀濟知帝意乃與華山王大器元瑾
密謀於宮內爲山而作地道向北城至千秋門門者覺地下響動以告文襄文
襄勒兵入宮曰陛下何意反邪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負陛下邪將殺諸妃嬪帝
正色曰王自欲反何關於我我尙不惜身何況妃嬪文襄下牀叩頭大啼謝罪
於是酣飲夜久乃出居三日幽帝於含章堂大器瑾等皆見烹於市及將禪位
於文宣襄城王旭及司徒潘相樂侍中張亮黃門郎趙彥深等求入奏事帝在
昭陽殿見之旭曰五行遞運有始有終齊王聖德欽明萬姓歸仰臣等昧死聞
奏願陛下則堯禪舜帝便斂容答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遜避又云若爾須作
詔書侍郎崔劼裴讓之奏云詔已作訖卽付楊愔進於帝凡十條書訖帝曰將
安朕何所復若爲而去楊愔對曰在北城別有館宇還備法駕依常仗衞而去
帝乃下御座步就東廊口詠范蔚宗後漢書贊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
百永作虞賓所司奏請發帝曰古人念遺簪敝履欲與六宮別可乎高隆之曰
今天下猶陛下之天下況在後宮乃與夫人妃嬪已下訣莫不歔欷掩涕嬪趙
國李氏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皇后已下皆哭直長趙德以
故犢車一乘候於東上閤帝上車德超上車持帝帝肘之曰朕畏天順人授位
相國何物奴敢逼人趙德尙不下及出雲龍門王公百寮衣冠拜辭帝曰今日
不減常道鄉公漢獻帝衆皆悲愴高隆之泣灑遂入北城下司馬子如南宅及
文宣行幸常以帝自隨帝后封太原公主常爲帝嘗食以護視焉竟遇酖而崩

魏書卷十二

魏書卷十二考證

帝紀第十二〇魏收書孝靜紀亡後人所補

孝靜帝紀車駕北遷於鄴〇北史曰高歡推清河王亶子善見爲主徙都鄴是爲東魏魏於此始分爲二矣

寶炬潤州刺史〇本書以齊得統於東魏故直稱西魏文帝爲寶炬

春正月壬戌朔大赦天下改元〇臣人龍按朔日爲壬戌則下文己巳車駕蒐於邯鄲之西山乃初八日癸酉還宮乃十二日直須至三月初十日乃有壬申不知二月內何以又有壬申也北史亦同

以今上爲左僕射〇北史以太原公高洋爲左僕射齊天保二年詔魏收修魏史故稱今上也

移洛陽漢魏石經于鄴〇按自漢靈帝熹平四年立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

齊王如晉陽〇齊王亦謂高洋也前稱今上未有封號莫可稱也稱太原公今上襲公爵亦人臣也此稱齊王則雖臣而近于君矣收之書法云爾

魏書卷十二考證

魏書卷十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一

皇后列傳

漢因秦制，帝之祖母曰太皇太后，母曰皇太后，妃曰皇后，餘則多稱夫人，隨世增損，非如周禮有夫人、嬪婦、御妻之定數焉。魏晉相因，時有昇降，前史言之具矣。魏氏王業之兆雖始於神元，至於昭成之前，世崇儉質，妃嬙嬪御，率多闕焉，惟以次第爲稱。而章、平、思、昭、穆、惠、煬、烈八帝，妃后無聞。太祖追尊祖妣，皆從帝謚爲皇后，始立中宮，餘妾或稱夫人，多少無限，然皆有品次。世祖稍增左右昭儀及貴人、椒房、中式數等，後庭漸已多矣。又魏故事，將立皇后，必令手鑄金人，以成者爲吉，不成則不得立也。又世祖、高宗緣保母劬勞之恩，並極尊崇之義，雖事乖典禮，而觀過知仁。高祖改定內官，左右昭儀位視大司馬，三夫人視三公，三嬪視三卿，六嬪視六卿，世婦視中大夫，御女視元士。後置女職，以典內事。內司視尚書令、僕。作司、大監、女侍中三官視二品。監，女尚書，美人，女史、女賢人、書史、書女、小書女五官，視三品。中才人、供人、中使女生、才人、恭使宮人視四品。春衣、女酒、女饗、女食、奚官女奴視五品。

神元皇后竇氏，沒鹿回部大人賓之女也。賓臨終，誡其二子速侯、回題，令善事帝。及賓卒，速侯等欲因帝會喪爲變，語頗漏泄。帝聞之，知其終不奉順，乃先圖之。於是伏勇士於宮中，晨起以佩刀殺后，馳使告速侯等，言后暴崩。速侯等驚走來赴，因執而殺之。

文帝皇后封氏，生桓、穆二帝，早崩。昭帝立，乃葬焉。高宗初，穿天淵池，獲一石銘，稱桓帝葬母封氏，遠近赴會二十餘萬人。有司以聞，命藏之太廟。

次妃蘭氏，生二子，長子曰藍，早卒；次子思帝也。

桓帝皇后祁氏，生三子，長曰普根，次惠帝，次煬帝。平文崩，后攝國事，時人謂之女國。后性猛忌，平文之崩，后所爲也。

平文皇后王氏，廣寧人也。年十三，因事入宮，得幸於平文，生昭成帝。平文崩，昭成在襁褓。時國有內難，將害諸皇子。后匿帝於袴中，懼人知，呪曰：若天祚未終者，汝便無聲。遂良久不啼，得免於難。昭成初欲定都於灅源川，築城郭，起宮室，議不決。后聞之，曰：國自上世，遷徙爲業。今事難之後，基業未固，若城郭而居，一旦寇來，難卒遷動。乃止。烈帝之崩，國祚殆危，興復大業，后之力也。十八年崩，葬雲中金陵。太祖即位，配饗太廟。

昭成皇后慕容氏，元真之女也。初，帝納元真妹爲妃，未幾而崩。元真復請繼好，遣大人長孫秩逆后，元真送于境上。后至，有寵，生獻明帝及秦明王。后性聰敏多知，沉厚善決斷，專理內事，每事多從。初，昭成遣衛辰兄悉勿祈還部落也，后戒之曰：汝還必深防衛辰。辰姦猾，終當滅汝。悉勿祈死，其子果爲衛辰所殺。卒如后言。建國二十三年崩，太祖即位，配饗太廟。

獻明皇后賀氏，父野干，東部大人。后少以容儀選入東宮，生太祖。苻洛之內侮也，后與太祖及故臣吏避難北徙。俄而，高車奄來抄掠，后乘車與太祖避賊而南。中路失轄，后懼，仰天而告曰：國家胤胄豈止爾絕滅也！惟神靈扶助。遂馳，輪正不傾。行百餘里，至七介山南，而得免難。後劉顯使人將害太祖，帝姑爲顯弟亢埿妻，知之，密以告后，梁眷亦來告難。后乃令太祖去之。后夜飲顯使醉。向晨，故驚廄中群馬，顯使起視馬。后泣而謂曰：吾諸子始皆在此，今盡亡失。汝等誰殺之？故顯不使急追。太祖得至賀蘭部，群情未甚歸附。后從弟外朝大人悅，舉部隨從，供奉盡禮。顯怒，將害后，后夜奔亢埿家，匿神車中三日。亢埿舉室請救，乃得免。會劉顯部亂，始得亡歸。後后弟染干忌太祖之得人心，舉兵圍逼行宮。后出，謂染干曰：汝等今安所置我，而欲殺吾子也？染干慚而去。後后少子秦王觚使于燕，慕容垂止之。后以觚不返，憂念寢疾，皇始元年崩，時年四十六。祔葬于盛樂金陵。後追加尊謚，配饗焉。

道武皇后慕容氏，寶之季女也。中山平，入充掖庭，得幸。左丞相、衛王儀等奏請立皇后，帝從群臣議，令后鑄金人，成，乃立之。告於郊廟。封后母孟爲漂陽君。後崩。

道武宣穆皇后劉氏，劉眷女也。登國初，納爲夫人，生華陰公主，後生太宗。后專

理內事寵待有加以鑄金人不成故不得登后位魏故事後宮產子將爲儲貳其母皆賜死太祖末年后以舊法薨太宗即位追尊諡號配饗太廟自此後宮人爲帝母皆正位配饗焉

明元昭哀皇后姚氏姚興女也興封西平長公主太宗以后禮納之後爲夫人后以鑄金人不成未昇尊位然帝寵幸之出入居處禮秩如后焉是後猶欲正位而后謙讓不當泰常五年薨帝追恨之贈皇后璽綬而後加諡焉葬雲中金陵

明元密皇后杜氏魏郡鄴人陽平王超之妹也初以良家子選入太子宮有寵生世祖及太宗即位拜貴嬪泰常五年薨諡曰密貴嬪葬雲中金陵世祖即位追尊號諡配饗太廟又立后廟于鄴刺史四時薦祀以魏郡太后所生之邑復其調役後甘露降于廟庭高宗時相州刺史高閭表修后廟詔曰婦人外成理無獨祀陰必配陽以成天地未聞有莘之國立太姒之饗此乃先皇所立一時之至感非經世之遠制便可罷祀先是世祖保母竇氏初以夫家坐事誅與二女俱入宮操行純備進退以禮太宗命爲世祖保母性仁慈勤撫導世祖感其恩訓奉養不異所生及即位尊爲保太后後尊爲皇太后封其弟漏頭爲遼東王太后訓釐內外甚有聲稱性恬素寡欲喜怒不形於色好揚人之善隱人之過世祖征涼州蠕蠕吳提入寇太后命諸將擊走之眞君元年崩時年六十三詔天下大臨三日太保盧魯元監護喪事諡曰惠葬崞山從后意也初后嘗登崞山顧謂左右曰吾母養帝躬敬神而愛人若死而不滅必不爲賤鬼然於先朝本無位次不可違禮以從園陵此山之上可以終託故葬焉別立后寢廟於崞山建碑頌德

太武皇后赫連氏赫連屈丐女也世祖平統萬納后及二妹俱爲貴人後立爲皇后高宗初崩祔葬金陵

太武敬哀皇后賀氏代人也初爲夫人生恭宗神䴥元年薨追贈貴嬪葬雲中金陵後追加號諡配饗太廟

景穆恭皇后郁久閭氏河東王毗妹也少以選入東宮有寵眞君元年生高宗世祖末年薨高宗即位追尊號諡葬雲中金陵配饗太廟

高宗乳母常氏本遼西人太延中以事入宮世祖選乳高宗慈和履順有劬勞保護之功高宗即位尊爲保太后尋爲皇太后謁於郊廟和平元年崩詔天下大臨三日諡曰昭葬於廣寧磨笄山俗謂之鳴雞山太后遺志也依惠太后故事別立寢廟置守陵二百家樹碑頌德

文成文明皇后馮氏長樂信都人也父朗秦雍二州刺史西城郡公母樂浪王氏后生於長安有神光之異朗坐事誅后遂入宮世祖左昭儀后之姑也雅有母德撫養教訓年十四高宗踐極以選爲貴人後立爲皇后高宗崩故事國有大喪三日之後御服器物一以燒焚百官及中宮皆號泣而臨之后悲叫自投火中左右救之良久乃蘇顯祖即位尊爲皇太后丞相乙渾謀逆顯祖年十三居于諒闇太后密定大策誅渾遂臨朝聽政及高祖生太后躬親撫養是後罷令不聽政事太后行不正內寵李奕顯祖因事誅之太后不得意顯祖暴崩時言太后爲之也承明元年尊曰太皇太后復臨朝聽政太后性聰達自入宮掖粗學書計及登尊極省決萬機高祖詔曰朕以虛寡幼纂寶曆仰恃慈明緝寧四海欲報之德正覺是憑諸鷙鳥傷生之類宜放之山林其以此地爲太皇太后經始靈塔於是罷鷹師曹以其地爲報德佛寺太后與高祖遊于方山顧瞻川阜有終焉之志因謂羣臣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豈必遠祔山陵然後爲貴哉吾百年之後神其安此高祖乃詔有司營建壽陵於方山又起永固石室將終爲清廟焉太和五年起作八年而成刊石立碑頌太后功德太后以高祖富於春秋乃作勸戒歌三百餘章又作皇誥十八篇文多不載太后立文宣王廟於長安又立思燕佛圖於龍城皆刊石立碑太后又制內屬五廟之孫外戚六親緦麻皆受復除性儉素不好華飾躬御縵繒而已宰人上膳案裁徑尺羞膳滋味減於故事十分之八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䕡子宰人昏而進粥有蝘蜓在焉后舉匕得之高祖侍側大怒將加極罰太后笑而釋之自太后臨朝專政高祖雅性孝謹不欲參決事無巨細一稟於太后太后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殺賞罰決之俄頃多有不關高祖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動內外故杞道德王

遇張祐苻承祖等拔自微閹歲中而至王公王叡出入臥內數年便為宰輔賞賚財帛以千萬億計金書鐵券許以不死之詔李沖雖以器能受任亦由見寵帷幄密加錫賚不可勝數后性嚴明假有寵待亦無所縱左右纖介之愆動加捶楚多至百餘少亦數十然性不宿憾尋亦待之如初或因此更加富貴是以人人懷於利欲至死而不思退太后曾與高祖幸靈泉池燕羣臣及藩國使人諸方渠帥各令為其方舞高祖帥羣臣上壽太后忻然作歌帝亦和歌遂命羣臣各言其志於是和歌者九十人太后外禮民望元丕游明根等頒賜金帛輿馬每至褒美叡等皆引丕等參之以示無私又自以過失懼人議己小有疑忌便見誅戮迄后之崩高祖不知所生至如李訢李惠之徒猜嫌覆滅者十餘家死者數百人率多枉濫天下冤之十四年崩於太和殿時年四十九其日有雄雉集于太華殿高祖酌飲不入口五日毀慕過禮謚曰文明太皇太后葬於永固陵日中而反虞於鑒玄殿詔曰尊旨從儉不申罔極之痛稱情允禮仰損儉訓之德進退思惟倍用崩感又山陵之節亦有成命內則方丈外裁掩坎脫於孝子之心有所不盡者室中可二丈墳不得過三十餘步今以山陵萬世所仰復廣為六十步辜負遺旨益以痛絕其幽房大小棺槨質約不設明器至於素帳縵茵瓷瓦之物亦皆不置此則遵先志從冊令俱奉遺事而有從有違未達者或以致怪梓宮之裏玄堂之內聖靈所憑是以一一奉遵仰昭儉德其餘外事有所不從以盡痛慕之情其宣示遠近著告羣司上明儉誨之善下彰違命之失及卒哭孝文服衰近臣從服三司已下外臣衰服者變服就練七品已下盡除即吉設祔祭於太和殿公卿已下始親公事高祖毀瘠絕酒肉不內御者三年初高祖孝於太后乃於永固陵東北里餘豫營壽宮有終焉瞻望之志及遷洛陽乃自表瀍西以為山園之所而方山虛宮至今猶存號曰萬年堂云

文成元皇后李氏梁國蒙縣人母顧丘王峻之妹也后之生也有異於常父方叔恆言此女當大貴及長姿質美麗世祖南征永昌王仁出壽春軍至后宅因得后及仁鎮長安遇事誅后與其家人送平城宮高宗登白樓望見美之謂左右曰此婦人佳乎左右咸曰然乃下臺后得幸於齋庫中遂有娠常太后後問后后云為帝所幸仍有娠時守庫者亦私書壁記之別加驗問皆相符同及生顯祖拜貴人太安二年太后令依故事令后具條記在南兄弟及引所結宗兄洪之悉以付託臨訣每一稱兄弟輒拊胸慟泣遂薨後謚曰元皇后葬金陵配饗太廟

獻文思皇后李氏中山安喜人南郡王惠之女也姿德婉淑年十八以選入東宮顯祖即位為夫人生高祖皇興三年薨上下莫不悼惜葬金陵承明元年追崇號謚配饗太廟

孝文貞皇后林氏平原人也叔父金閭起自閹官有寵於常太后官至尚書平涼公金閭兄勝為平涼太守金閭顯祖初為定州刺史未幾為乙渾所誅兄弟皆死勝無子有二女入掖庭后容色美麗得幸於高祖生皇子恂以恂將為儲貳太和七年后依舊制薨高祖仁恕不欲襲前事而稟文明太后意故不果行謚曰貞皇后葬金陵及恂以罪賜死有司奏追廢后為庶人

孝文廢皇后馮氏太師熙之女也太和十七年高祖既終喪太尉元丕等表以長秋未建六宮無主請正內位高祖從之立后為皇后高祖每遵典禮后及夫嬪以下妾御皆以次進車駕南伐后留京師高祖又南征后率六宮遷洛陽及后父熙兄誕薨高祖為書慰以敘哀情及車駕還洛恩遇甚厚高祖後重引后姊昭儀至洛稍有寵后禮愛漸衰昭儀自以年長且前入宮掖素見待念輕后而不率妾禮后雖性不妒忌時有愧恨之色昭儀規為內主譖構百端尋廢后為庶人后貞謹有德操遂為練行尼後終於瑤光佛寺

孝文幽皇后亦馮熙女母曰常氏本微賤得幸於熙熙元妃公主薨後遂主家事生后與北平公夙文明太皇太后欲家世貴寵乃簡熙二女俱入掖庭時年十四其一早卒后有姿媚偏見愛幸未幾疾病文明太后乃遣還家為尼高祖猶留念焉歲餘而太后崩高祖服終頗存訪之又聞后素疹痊除遣閹官雙三念璽書勞問遂迎赴洛陽及至寵愛過初專寢當夕宮人稀復進見拜為左昭儀後立為皇后始以疾歸頗有失德之聞高祖頻歲南征后遂與中宮高菩薩私亂及高祖在汝南不豫后便公然醜恣中常侍雙蒙等為其心腹中常侍劇

聽諫而不從憤懼致死是時彭城公主宋王劉昶子婦也年少寡居北平公馮夙后之同母弟也后求婚於高祖高祖許之公主志不願后欲强之婚有日矣公主密與侍婢及家僮十餘人乘輕車冒霖雨赴懸瓠奉謁高祖自陳本意因言后與菩薩亂狀高祖聞而駭愕未之全信而祕匿之惟彭城王侍疾左右具知其事此後后漸憂懼與母常氏求託女巫禱厭無所不至願高祖疾不起一旦得如文明太后輔少主稱命者賞報不貲又取三牲宮中妖祠假言祈福專為左道母常或自詣宮中或遣侍婢與相報答高祖自豫州北幸鄴后慮還見治檢彌懷危怖驟令閹人託參起居皆賜之衣裳殷勤託寄勿使漏洩亦令雙蒙充行省其信不然惟小黃門蘇興壽密陳委曲高祖問其本末勑以勿洩至洛執問菩薩雙蒙等六人迭相證舉具得情狀高祖以疾臥含溫室夜引后并列菩薩等於戶外后臨入令閹人搜衣中稍有寸刃便斬后頓首泣謝乃賜坐東楹去御筵二丈餘高祖令菩薩等陳狀又讓后曰汝母有妖術可具言之后乞屏左右有所密啓高祖勑中侍悉出唯令長秋卿白整在側取衛直刀拄之后猶不言高祖乃以綿堅塞整耳自小語呼整再三無所應乃令后言事隱人莫知之高祖乃喚彭城北海二王令入坐言昔是汝嫂今乃他人但入勿避二王固辭不獲命及入高祖云此老嫗乃欲白刃插我肋上可窮問本末勿有所難高祖深自引過致愧二王又云馮家女不能復相廢逐且使在宮中空坐有心乃能自死汝等勿謂吾猶有情也高祖素至孝猶以文明太后故未便行廢良久二王出乃賜后辭死訣再拜稽首涕泣歔欷令入東房及入宮後帝命閹人有所問於后后罵曰天子婦親面對豈令汝傳也高祖怒勑后母常入示與后狀常撻之百餘乃止高祖尋南伐后留京師雖以罪失寵而夫人嬪妾奉之如法惟令世宗在東宮無朝謁之事高祖疾甚謂彭城王勰曰後宮久乖陰德自絕於天若不早為之所恐成漢末故事吾死之後可賜自盡別宮葬以后禮庶掩馮門之大過高祖崩梓宮達魯陽乃行遺詔北海王詳奉宣遺旨長秋卿白整等入授后藥后走呼不肯引訣曰官豈有此也是諸王輩殺我耳整等執持強之乃含椒而盡殯以后禮梓宮次洛南咸陽王禧等知審死相視曰若無遺詔我兄弟亦當作計去之豈可令失行婦人宰制天下殺我輩也諡曰幽皇后葬長陵塋內

孝文昭皇后高氏司徒公肇之妹也父颺母蓋氏凡四男三女皆生於東裔高祖初乃舉室西歸近龍城鎮鎮表后德色婉艶任充宮掖及至文明太后親幸北部曹見后姿貌奇之遂入掖庭時年十三初后幼曾夢在堂內立而日光自窗中照之灼灼而熱后東西避之光猶斜照不已如是數夕后自怪之以白其父颺颺以問遼東人閔宗宗曰此奇徵也貴不可言颺曰何以知之宗曰夫日者君人之德帝王之象也光照女身必有恩命及之女避猶照者主上來求女不獲已也昔有夢月入懷猶生天子況日照之徵此女必將被帝命誕育人君之象也遂生世宗後生廣平王懷次長樂公主及馮昭儀寵盛密有母養世宗之意后自代如洛陽暴薨於汲郡之共縣或云昭儀遣人賊后也世宗之為皇太子三日一朝幽后后拊念慈愛有加高祖出征世宗入朝必久留后宮親視櫛沐母道隆備其後有司奏請加昭儀號諡曰文昭貴人高祖從之世宗踐阼追尊配饗后先葬城西長陵東南陵制卑局因就起山陵號終寧陵置邑戶五百家肅宗詔曰文昭皇太后德協坤儀美符文姒作合高祖實誕英聖而夙世淪暉孤塋弗祔先帝孝感自衷遷奉未遂永言哀恨義結幽明廢呂尊薄禮伸漢代又詔曰文昭皇太后尊配高祖祔廟定號促令遷奉自終及始太后當主可更上尊號稱太皇太后以同漢晉之典正姑婦之禮廟號如舊文昭遷靈櫬於長陵兆西北六十步初開終寧陵數丈於梓宮上獲大蛇長丈餘黑色頭有王字蟄而不動靈櫬既遷置蛇舊處

宣武順皇后于氏太尉烈弟勁之女也世宗始親政事烈時為領軍總心膂之任以嬪御未備因左右諷諭稱后有容德世宗乃迎入為貴人時年十四甚見寵愛立為皇后謁于太廟后靜默寬容性不妬忌生皇子昌三歲夭歿其後暴崩宮禁事祕莫能知悉而世議歸咎于高夫人葬永泰陵諡曰順皇后

宣武皇后高氏文昭皇后弟偃之女也世宗納為貴人生皇子早夭又生建德公主後拜為皇后甚見禮重性妬忌宮人希得進御及肅宗即位上尊號曰皇

太后尋爲尼居瑤光寺非大節慶不入宮中建德公主始五六歲靈太后恆置
左右撫愛之神龜元年太后出覲母武邑君時天文有變靈太后欲以后當禍
是夜暴崩天下寃之喪還瑤光佛寺殯葬皆以尼禮初高祖幽后之寵也欲專
其愛後宮接御多見阻遏高祖時言于近臣稱婦人妬防雖王者亦不能免況
士庶乎世宗暮年高后悍忌夫人嬪御有至帝崩不蒙侍接者由是在洛二十
餘年皇子全育者惟肅宗而已
宣武靈皇后胡氏安定臨涇人司徒國珍女也母皇甫氏產后之日赤光四照
京兆山北縣有趙胡者善於卜相國珍問之胡云賢女有大貴之表方爲天地
母生天地主勿過三人知也后姑爲尼頗能講道世宗初入講禁中積數歲諷
左右稱后姿行世宗聞之乃召入掖庭爲承華世婦而椒掖之中以國舊制相
與祈祝皆願生諸王公主不願生太子唯后每謂夫人等言天子豈可獨無兒
子何緣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冢嫡乎及肅宗在孕同列猶以故事相恐
勸爲諸計后固意確然幽夜獨誓云但使所懷是男次第當長子子生身死所
不辭也既誕肅宗進爲充華嬪先是世宗頻喪皇子自以春秋長矣深加慎護
爲擇乳保皆取良家宜子者養於別宮皇后及充華嬪皆莫得而撫視焉及肅
宗踐阼尊后爲皇太妃後尊爲皇太后臨朝聽政猶稱殿下下令行事後改令
稱詔羣臣上書曰陛下自稱曰朕太后以肅宗沖幼未堪親祭欲傍周禮夫人
與君交獻之義代行祭禮訪尋故式門下召禮官博士議以爲不可而太后欲
以幃幔自鄣觀三公行事重問侍中崔光光便據漢和熹鄧后薦祭故事太后
大悅遂攝行初祀太后性聰悟多才藝姑既爲尼幼相依託略得佛經大義親
覽萬機手筆斷決幸西林園法流堂命侍臣射不能者罰之又自射針孔中之
大悅賜左右布帛有差先是太后勑造申訟車時御焉出自雲龍大司馬門從
宮西北入自千秋門以納寃訟又親策孝秀州郡計吏於朝堂太后與肅宗幸
華林園宴羣臣于都亭曲水令王公已下各賦七言詩太后詩曰化光造物含
氣貞帝詩曰恭己無爲賴慈英王公已下賜帛有差太后父薨百寮表請公除
太后不許尋幸永寧寺親建剎於九級之基僧尼士女赴者數萬人及改葬文

昭高后太后不欲令肅宗主事乃自爲喪主出至終寧陵親奠遣事還哭於太
極殿至於訖事皆自主焉後幸嵩高山夫人九嬪公主已下從者數百人昇于
頂中廢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列後幸左藏王公嬪主已下從者百餘人皆
令任力負布絹即以賜之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匹唯長樂公主手持絹二
十匹而出示不異衆而無勞也世稱其廉儀同陳留公李崇章武王融並以所
負過多顛仆於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脚時人爲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
人敗類穢我明主尋幸闕口溫水登雞頭山自射象牙簪一發中之敕示文武
時太后得志逼幸清河王懌淫亂肆情爲天下所惡領軍元乂長秋卿劉騰等
奉肅宗於顯陽殿幽太后於北宮於禁中殺懌其後太后從子都統僧敬與備
身左右張車渠等數十人謀殺乂復奉太后臨朝事不克僧敬坐徙邊車渠等
死胡氏多免黜後肅宗朝太后於西林園讌文武侍臣飲至日夕乂乃起至太
后前自陳外云太后欲害己及騰太后答云無此語遂至于極昏太后乃起執
肅宗手下堂言母子不聚久今暮共一宿諸大臣送我入太后與肅宗向東北
小閤左衞將軍奚康生謀欲殺乂不果自劉騰死乂又寬怠太后與肅宗及高
陽王雍爲計解乂領軍太后復臨朝大赦改元自是朝政疏緩威恩不立天下
牧守所在貪惏鄭儼汙亂宮掖勢傾海內李神軌徐紇並見親侍一二年中位
總禁要手握王爵輕重在心宣淫於朝爲四方之所厭穢文武解體所在亂逆
土崩魚爛由於此矣僧敬又因聚集親族遂涕泣諫曰陛下母儀海內豈宜輕
脫如此后大怒自是不召僧敬太后自以行不修懼宗室所嫌於是內爲朋黨
防蔽耳目肅宗所親幸者太后多以事害焉有蜜多道人能胡語肅宗置於左
右太后慮其傳致消息三月三日於城南大巷中殺之方懸賞募賊又於禁中
殺領左右鴻臚少卿谷會紹達並帝所親也母子之間嫌隙屢起鄭儼慮禍乃
與太后計因潘充華生女太后詐以爲男便大赦改年肅宗之崩事出倉卒時
論咸言鄭儼徐紇之計於是朝野憤歎太后乃奉潘嬪女言太子即位經數日
見人心已安始言潘嬪本實生女今宜更擇嗣君遂立臨洮王子釗爲主年始
三歲天下愕然及武泰元年尒朱榮稱兵渡河太后盡召肅宗六宮皆令入道

太后亦自落髮榮遣騎拘送太后及幼主於河陰太后對榮多所陳說榮拂衣而起太后及幼主並沉於河太后妹馮翊君收瘞於雙靈佛寺出帝時始葬以后禮而追加謚

孝明皇后胡氏靈太后從兄冀州刺史盛之女靈太后欲榮重門族故立爲皇后肅宗頗有酒德專嬖充華潘氏后及嬪御並無過寵太后爲肅宗選納抑屈人流時博陵崔孝芬范陽盧道約隴西李瓚等女但爲世婦諸人訴訟咸見忿責武泰初后既入道遂居於瑤光寺

孝靜皇后高氏齊獻武王之第二女也天平四年詔娉以爲皇后王前後固辭帝不許興和初詔侍中司徒公孫騰司空公襄城王旭兼尙書令司州牧西河王悰兼太常卿及宗正卿元孝友等奉詔致禮并備宮官侍衞以后駕迎於晉陽之丞相第五月立爲皇后大赦天下齊受禪降爲中山王妃後降于尙書左僕射楊遵彥

史臣曰始祖生自天女克昌後葉靈后淫恣卒亡天下傾城之戒其在茲乎鉤弋年稚子幼漢武所以行權魏世遂爲常制子貴母死矯枉之義不亦過哉高祖終革其失良有以也

魏書卷十三

魏書卷十三考證

皇后列傳○魏收書亡後人所補

桓帝皇后傳祁氏○祁北史作惟綱目亦作惟

孝文昭皇后傳近龍城鎭○近監本譌達今從北史改

魏書卷十三考證

魏書卷十四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二

神元平文諸帝子孫

上谷公紇羅神元皇帝之曾孫也初從太祖自獨孤如賀蘭部招集舊戶得三百家與弟建議勸賀訥推太祖爲主及太祖登王位紇羅常翼衛左右又從征伐有大功紇羅有援立謀特見優賞及卽帝位與弟建同日賜爵爲公卒

子題少以雄武知名賜爵襄城公從征中山受詔徇下諸郡撫慰新城皆安化樂業進爵爲王擊慕容驎於義臺中流矢薨帝以太醫令陰光爲視療不盡術伏法

子悉襲降爵爲襄陽公卒贈襄城王

建德公嬰文神元皇帝之後也少明辯有決斷太宗器之典出納詔命常執機要世祖踐阼拜護東夷校尉進爵建德公鎮遼西卒

真定侯陸神元皇帝之後也世祖時以武功頗蒙恩遇拜散騎常侍賜爵真定侯卒

陸曾孫軌字法寄稍遷洛陽令時天下多事軌惟以深刻遇下死多酷濫識者非之孝靜時鄴宮創制以軌爲營構使除徐州刺史軌風望既陋又無學術雖歷名位時人輕之卒於州

武陵侯因章帝之後也從太祖平中原以功封曲逆侯世祖時改爵武陵

長樂王壽樂章帝之後也位選部尚書南安王改封長樂王高宗卽位壽樂有援立功拜太宰大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矜功與尚書令長孫渴侯爭權並伏法

望都公頹昭帝之後也隨太祖平中原賜爵望都侯世祖以頹美儀容進止可觀使迎左昭儀於蠕蠕進爵爲公卒

曲陽侯素延桓帝之後也以小統從太祖征討諸部初定幷州爲刺史太祖之驚於柏肆也幷州守將封竇真爲逆素延斬之時太祖意欲撫悅新附悔參合之誅而素延殺戮過多坐免官中山平拜幽州刺史豪奢放逸左遷上谷太守後賜爵曲陽侯時太祖留心黃老欲以純風化俗雖乘輿服御皆去彫飾咸尚質儉而素延奢僭過度太祖深銜之積其過因徵坐賜死

順陽公郁桓帝之後也少忠正亢直初以羽林中郎內侍勤幹有稱高宗時位殿中尚書從高宗東巡臨海以勞賜爵順陽公高宗崩乙渾專權隔絕內外百官震恐計無所出郁率殿中衛士數百人從順德門入欲誅渾渾懼逆出問郁曰君入何意郁曰不見天子羣臣憂懼求見主上渾窘怖謂郁曰今大行在殯天子諒闇故未接百官諸君何疑遂奉顯祖臨朝後渾心規爲亂朝臣側目郁復謀殺渾爲渾所誅顯祖錄郁忠正追贈順陽王謚曰簡

宜都王目辰桓帝之後也初以羽林郎從太祖南伐至江高宗卽位以勞累遷侍中尚書左僕射封南平公乙渾之謀亂也目辰與兄郁議欲殺渾事泄被誅目辰逃隱得免顯祖傳位有定策勳高祖卽位遷司徒封宜都王除雍州刺史鎮長安目辰性亢直耿介不爲朋黨朝臣咸憚之然好財利在州政以賄成有罪伏法爵除

穆帝長子六脩少而兇悖穆帝五年遣六脩爲前鋒與輔相衛雄范班及姬澹等救劉琨帝躬統大兵爲後繼劉粲懼焚燒輜重突圍遁走縱騎追之殺傷甚衆帝因大獵於壽陽山陳閱皮肉山爲變赤及晉懷帝爲劉聰所執穆帝遣六脩與桓帝子普根率精騎助劉琨初穆帝少子比延有寵欲以爲後六脩出居新平城而黜其母六脩有驊騮駿馬日行五百里穆帝欲取以給比延後六脩來朝穆帝又命拜比延六脩不從穆帝乃坐比延於己所乘步輦使人導從出遊六脩望見以爲穆帝謁伏路左及至乃是比延慚怒而去召之不逮穆帝怒率衆伐之帝軍不利六脩殺比延帝改服微行民間有賤婦人識帝遂暴崩普根先守于外聞難率衆來赴攻六脩滅之

吉陽男比干太祖族弟也以司衛監討白澗丁零有功賜爵吉陽男後爲南道都將戰沒

江夏公呂太祖族弟也從世祖平涼州有功封江夏公位外都大官委以朝政

大見尊重卒贈江夏王陪葬金陵

高涼王孤平文皇帝之第四子也多才藝有志略烈帝之前元年國有內難昭成如襄國後烈帝臨崩顧命迎昭成立之社稷可安及崩羣臣咸以新有大故內外未安昭成在南來未可果比至之閒恐生變詐宜立長君以鎮衆望次弟屈剛猛多變不如孤之寬和柔順於是大人梁蓋等殺屈共推孤孤曰吾兄居長自應繼位我安可越次而處大業乃自詣鄴奉迎請身留為質石虎義而從之昭成即位乃分國半部以與之薨

子斤失職懷怒構寔君為逆死於長安太祖時以孤勳高追封高涼王謚曰神武

斤子真樂頻有戰功後襲祖封太宗初改封平陽王薨

子禮襲本爵高涼王薨謚懿王

子那襲爵拜中都大官驍猛善攻戰正平初坐事伏法顯祖即位追那功命子紇紹封薨

子大曹性愿直高祖時諸王非太祖子孫者例降爵為公以大曹先世讓國功重高祖真樂勳著前朝改封太原郡公卒無子國除世宗又以大曹從兄子洪威紹恭謙好學為潁川太守有政績孝靜初在潁川聚衆應關西齊獻武王遣將討平之

禮弟陵世祖賜爵襄邑男進爵為子卒

子瓌位柔玄鎮司馬

瓌子鷙字孔雀容貌魁壯腰帶十圍為羽林隊仗副高祖末以征討有功賜爵晉陽男累遷領軍畿部都督武泰元年尒朱榮至河陰殺戮朝士鷙與榮共登高塚俯而觀之自此後與榮合元顥之逼也鷙從駕北迎既到河內欲入城鷙奏曰河內晝則閉門夜引駕入此之意趣難以測量本圖有在願便發邁帝從之前至長子以尒朱榮赴援除鷙車騎將軍封華山王莊帝既殺尒朱榮榮從子兆為亂帝欲率諸軍親討鷙與兆陰通乃勸帝曰黃河萬仞寧可卒渡帝遂自安及兆入殿鷙又約止衛兵帝見遁京邑破皆由鷙之謀孝靜初入為大司馬加侍中鷙有武藝木訥少言性方厚每息直省閨雖暑月不解衣冠曾於侍中高岳之席咸陽王坦恃力使酒陵侮一坐衆皆下之不敢應答坦謂鷙曰孔雀老武官何因得王鷙即答曰斬反人元禧首是以得之衆皆失色鷙怡然如故興和三年薨贈假黃鉞尚書令司徒公

子大器襲爵後與元瑾謀害齊文襄王見害

孤孫度太祖初賜爵松滋侯位比部尚書卒

子乙斤襲爵襄陽侯顯祖崇舊齒拜外都大官甚見優重卒

子平字楚國襲世爵松滋侯以軍功賜艾陵男卒

子萇高祖時襲爵松滋侯例降侯賜艾陵伯萇性剛毅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而笑高祖遷都萇以代尹留鎮除懷朔鎮都大將因別賜萇酒雖拜飲而顏色不泰高祖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隔山當為朕笑竟不能得高祖曰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閒亦何事不有左右見者無不扼腕大笑世宗時為北中郎將帶河內太守萇以河橋船絙路狹不便行旅又秋水汎漲年常破壞乃為船路遂廣闊空車從京出者率令輸石一雙累以為岸橋闊來往便利近橋諸郡無復勞擾公私賴之歷位度支尚書侍中雍州刺史卒謚曰成萇中年以後官位微達乃自尊倨閨門無禮昆季不穆性又貪虐論者鄙之

萇子子華字伏榮襲爵孝莊初除齊州刺史先是州境數經反逆邢杲之亂人不自保而子華撫集豪右委之管籥衆皆感悅境內帖然而性甚褊急當其急也口不擇言手自捶擊長史鄭子湛子華親友也見侮罵遂即去之子華雖自悔厲終不能改在官不為矯潔之行凡有餽贈者辭多受少故人不厭其取納獄訊囚務加仁恕齊人樹碑頌德後除濟州刺史尒朱兆之入洛也齊州城人趙洛周逐刺史丹陽王蕭贊表濟南太守房士達攝行州事洛周子元顯先隨子華在濟州邀路改表請子華復為齊州刺史子華母房氏曾就親人飲食夜還大吐人以為中毒甚憂懼子華遂掬吐盡噉之其母乃安尋以母憂還都孝靜初除南兗州刺史弟子思通使關西朝廷使右衛將軍郭瓊收之子思謂瓊使曰速可見殺何為久執國士子華謂子思曰由汝麤疏令我如此以頭叩床

涕泣不自勝子思以手捋鬚顧謂子華曰君惡體氣尋與子思俱死於門下外
省
子思字衆念性剛暴恆以忠烈自許元天穆當朝權以親從薦爲御史中尉先
是兼尚書僕射元順奏以尚書百揆之本至於公事不應送御史至子思奏曰
案御史令云中尉督司百寮治書侍御史糺察禁內又云中尉出行車輻前驅
除道一里王公百辟避路時經四帝前後中尉二十許人奉以周旋未曾暫廢
府寺臺省並從此令唯肅宗之世爲臨洮舉哀故兼尚書左僕射臣順不肯與
名又不送簿故中尉臣酈道元舉而奏之而順復啓云尚書百揆之本令僕納
言之貴不宜下隸中尉送名御史尋亦蒙勑聽如其奏從此迄今使無準一臣
初上臺具見其事意欲申請決議但以權兼未宜便爾日復一日遂歷炎涼去
月朔旦臺移尚書索應朝名帳而省稽留不送尋復移催并主吏忽爲尚書郎
中裴獻伯後注云案舊事御史中尉逢臺郎於複道中尉下車執板郎中車上
舉手禮之以此而言明非敵體臣既見此深爲怪愕旋省二三未解所以正謂
都省別被新式改易高祖舊命即遣移問事何所依又獲尚書郎中王元旭報
出蔡氏漢官似非穿鑿始知裴王亦規壞典謨兩人心欲自矯臣案漢書宣秉
傳云詔徵秉爲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俱會殿庭並專席而坐京師號
之爲三獨坐又尋魏書崔琰傳晉文陽[illegible]傳嚴傳皆云既爲中丞百寮震悚以
此而言則中丞不揖省郎蓋已久矣憲臺不屬都堂亦非今日又尋職令云朝
會失時即加彈糺則百官簿帳應送上臺灼然明矣又皇太子以下違犯憲制
皆得糺察則令僕朝名宜付御史又亦彰矣不付名至否臧何驗臣順專執未
爲平通先朝曲遂豈是正法謹案尚書郎中臣裴獻伯王元旭等望班士流早
參清宦輕弄短札斐然若斯苟執異端忽爲至此此而不綱將隳朝令請以見
事免獻伯等所居官付法科處尚書納言之本令僕百揆之要同彼浮虛助之
乖失宜明首從節級其罪詔曰國異政不可據之古事付司檢高祖舊格推處
得失以聞尋從子思奏仍爲元天穆所念遂傅元顥之敗封安定縣子孝靜時
位侍中而死

萇弟珍字金省襲爵艾陵男世宗時曲事高肇遂爲帝寵暱彭城王勰之死珍
率壯士害之後卒於尚書左僕射
平弟長生位游騎擊將軍卒孝莊時以子天穆貴盛贈司空
天穆性和厚美形貌善射有能名年二十起家員外郎六鎮之亂尚書令李崇
廣陽王深北討天穆奉使慰勞諸軍路出秀容尒朱榮見其法令齊整有將領
氣深相結託約爲兄弟未幾榮請天穆爲行臺朝廷不許改授別將令赴秀容
是時北鎮紛亂所在蜂起六鎮蕩然無復蕃捍惟榮當職路衝招聚散亡天穆
爲榮腹心除并州刺史及榮赴洛天穆參其始謀乃令天穆留後爲之繼援莊
帝踐阼天穆以榮之眷昵特除太尉封上黨王徵赴京師榮之討葛榮詔天穆
爲前軍都督率京師之衆以赴之榮擒葛榮天穆增封通前三萬戶尋監國史
錄尚書事開府世襲并州刺史初杜洛周鮮于修禮爲寇瀛冀諸州人多避亂
南向幽州前北平府主簿河間邢杲擁率部曲屯據鄚城以拒洛周葛榮垂將
三載及廣陽王深等敗後杲南度居青州北海界靈太后詔流人所在皆置命
屬郡縣選豪右爲守令以撫鎮之時青州刺史元世儁表置新安郡以杲爲太
守未報會臺申休[illegible]儁授郡縣以杲從子子瑤資蔭居前乃授河間太守杲深
恥恨於是遂反所在流人先爲土人凌忽聞杲起逆率來從之旬朔之間衆踰
十萬劫掠村塢毒害民人齊人號之爲䠶榆賊先是河南人常笑河北人好食
榆葉故因以號之杲東掠光州盡海而還又破都督李叔仁軍詔天穆與齊獻
武王討大破之杲乃請降傳送京師斬之增天穆邑萬戶時元顥乘虛陷滎陽
天穆聞莊帝北巡自畢公壘北渡會車駕於河內尒朱榮以天時炎熱欲還師
天穆苦執不可榮乃從之莊帝還宮加太宰羽葆鼓吹增邑通前七萬戶天穆
以疎屬本無德望憑藉尒朱爵位隆極當時熏灼朝野傾悚王公已下每旦盈
門受納財貨珍寶充積而寬柔容物不甚見疾於時莊帝以其榮黨外示寵敬
詔天穆乘車馬出入大司馬門天穆與榮相倚情寄特甚榮常以兄禮事之而
尒朱世隆等雖榮子姪位遇已重畏憚天穆俯仰承迎天穆曾言世隆之失榮
即加杖其相親任如此莊帝內畏惡之與榮同時見殺前廢帝初贈丞相柱國

大將軍雍州刺史假黃鉞諡曰武昭
子儀襲美才貌位都官尚書及齊受禪聞勳召假病遂怖而卒
西河公敦平文帝之曾孫也太祖初從征被堅執銳名冠諸將後從征中山所
向無前太宗時拜中都大官世祖時進爵西河公龍遇彌篤卒
子撥襲
司徒石平文帝之玄孫也忠勇有膽略尤善騎射從世祖南討至瓜步位尚書
令雍州刺史歷比部侍郎華州刺史累遷征南大將軍卒贈司徒公
武衛將軍謂烈帝之第四子也寬雅有將略常從太祖征討有功除武衛將軍
後謝老歸家顯祖善禮遇之賜几杖服物致膳於第卒賜祕器
子烏真膂力絕人隨太祖征伐屢有戰功官至鉅鹿太守
子興都聰敏剛毅高宗時爲河間太守賜爵樂城子爲政嚴猛百姓憚之顯祖
初以子丕貴重進爵樂城侯謝老歸家顯祖益禮之賜几杖服物致膳於第其
妻婁氏爲東陽王太妃卒追贈定州刺史河間公諡曰宣
子提襲父侯爵
提弟丕世祖擢拜羽林中郎從駕臨江賜爵興平子顯祖即位累遷侍中丞相
乙渾謀反丕以奏聞詔丕帥元賀牛益得收渾誅之遷尚書令改封東陽公高
祖時封東陽王拜侍中司徒公時有諸疑事三百餘條勑丕制決率皆平允丕
子超生車駕親幸其第特加賞賜以執心不二詔賜丕入八議傳示子孫犯至
百聽責數恕之放其同籍丁口雜使役調求受復除者有姦邪人方便讒毀者
即加斬戮尋遷太尉錄尚書事時淮南王他淮陽王尉元河東王苟頹並以舊
老見禮每有大事引入禁中乘步挽杖于朝進退相隨丕他元三人皆容貌壯
偉腰帶十圍大耳秀眉鬚鬢斑白百寮觀瞻莫不祗聳唯苟頹小爲短劣姿望
亦不逮之高祖文明太后重年敬舊存問周渥賜以珍寶丕聲氣高朗博記國
事饗讌之際恆居坐端必抗音大言敘列既往成敗帝后敬納焉然諂事要人
騎傳輕戲每見王叡苻承祖常傾身下之時文明太后爲王叡造宅故亦爲丕
造甲第第成帝后親幸之率百官文武饗落焉使尚書令王叡宣詔賜丕金印

一紐太后親造勸戒歌辭以賜羣官丕上疏贊謝太后令曰臣哉鄰哉鄰哉臣
哉君則亡逸於上臣則履冰於下若能如此太平豈難致乎及丕妻段氏卒諡
曰恭妃又特賜丕金券高祖文明太后引見公卿於皇信堂太后曰今京師旱
儉欲聽飢貧之人出關逐食如欲給過所恐稽延時日不救災窘若任其外出
復慮姦良難辨卿等可議其所宜丕議諸曹下大夫以上人各將二吏別掌給
過所州郡亦然不過三日給之便訖有何難也高祖從之四日而訖丕請立東
宮詔曰年尚幼小有何急之丕曰臣年在西夕思觀盛禮於臣實急不許後例
降王爵封平陽郡公求致仕詔不許及車駕南伐丕與廣陵王羽留守京師並
加使持節詔丕羽曰留守非賢莫可太尉年尊德重位總阿衡羽朕之懿弟溫
柔明斷故使二人留守京邑授以二節賞罰在手其祗允成憲以稱朕心丕對
曰謹以死奉詔羽對曰太尉宜專節度臣但可副貳而已高祖曰老者之智少
者之決何得辭也及高祖還代丕請作歌詔許之歌訖高祖曰公傾朕還車故
親歌述志今經構既有次第故暫還舊京願後時亦同茲適及高祖欲遷都臨
太極殿引見留守之官大議乃詔丕等如有所懷各陳其志燕州刺史穆羆進
曰移都事大如臣愚見謂爲未可高祖曰卿便言不可之理羆曰北有獫狁之
寇南有荊揚未賓西有吐谷渾之阻東有高句麗之難四方未平九區未定以
此推之謂爲不可征伐之舉要須戎馬如其無馬事不可克高祖曰卿言無馬
此理粗可馬常出北方廄在此置卿何慮無馬今代在恆山之北爲九州之外
以是之故遷于中原羆曰臣聞黃帝都涿鹿以此言之古昔聖王不必悉居中
原高祖曰黃帝以天下未定居于涿鹿既定之後亦遷于河南尚書于果曰臣
誠不識古事如聞百姓之言先皇建都於此無何欲移以爲不可中原其如是
所由擬數有纂奪自建邑平城以來與天地並固日月齊明臣雖管見膚淺性
不昭達終不以恆代之地而擬伊洛之美但以安土重遷物之常性一旦南移
懼不樂也丕曰陛下去歲親御六軍討蕭氏至洛遣任城王澄宣旨勑臣等議
都洛初奉恩旨心情惶越凡欲遷移當訊之卜筮審定吉否然後可高祖謂丕
曰往在鄴中司徒公誕咸陽王禧尚書李沖等皆欲請龜占移洛吉凶之事朕

時謂誕等曰昔周邵卜宅伊洛乃識至兆今無若斯之人卜亦無益然卜者所以決疑此既不疑何須卜也昔軒轅卜兆龜焦卜者請訪諸賢哲軒轅乃問天老天老謂爲善遂從其言終致昌吉然則至人之量未然審於龜矣朕既以四海爲家或南或北遲速無常南移之民朕自多積倉儲不令窘乏丕曰臣仰奉慈詔不勝喜舞高祖詔羣官曰卿等或以朕無爲移徙也昔平文皇帝棄背率土昭成營居盛樂太祖道武皇帝神武應天遷居平城朕雖虛寡幸屬勝殘之運故移宅中原肇成皇宇卿等當奉先君令德光迹洪規前懷州刺史青龍前秦州刺史呂受恩等仍守愚固帝皆撫而答之辭屈而退帝又將北巡丕遷太傅錄尚書事頻表固讓詔斷表啓就家拜授及車駕發代丕留守詔曰中原始構須朕營視在代之事一委太傅賜上所乘車馬往來府省丕雅愛本風不達新式至於變俗遷洛改官制服禁絕舊言皆所不願高祖知其如此亦不逼之但誘示大理令其不生同異至於衣冕已行朱服列位而丕猶常服列在坐隅晚乃稍加弁帶而不能修飾容儀高祖以丕年衰體重亦不強責及罷降非太祖子孫及異姓王者雖歎於公爵而利享封邑亦不快疑高祖南征丕表乞少留思更圖後舉會司徒馮誕薨詔六軍反旆丕又以熙薨于代都表求鑾駕親臨詔曰今洛邑肇構跂望成勞開闢暨今豈有以天子之重遠赴舅國之喪朕縱欲爲孝其如大孝何縱欲爲義其如大義何天下至重君臣道懸豈宜苟相誘引陷君不德令僕已下可付法官貶之又詔以丕爲都督領幷州刺史後詔以平陽畿甸改封新興公初李沖又德丕望所屬既當時貴要有杖情疑遂與子超娶沖兄女即伯尚妹也丕前妻子隆同產數人皆與別居後得宮人所生同宅共產父子情因此偏丕父子大意不樂遷洛高祖之發平城太子恂留於舊京及將還洛隆與超等密謀留恂因舉兵斷關規據陘北時丕以老居幷州雖不預其始計而隆超咸以告丕丕外慮不成口雖致難心頗然之及高祖幸平城推穆泰等首謀隆兄弟並是黨丕亦隨駕至平城每於測問令丕坐觀隆超與元業等兄弟並以謀逆伏誅有司奏處孥戮詔以丕應連坐但以先許不死之詔躬非染逆之身聽免死仍爲太原百姓其後妻二子聽隨隆超母弟及餘庶兄弟皆徙敦煌丕時年垂八十猶自平城力載隨駕至洛陽高祖每遣左右慰勉之乃還晉陽高祖崩丕自幷州來赴世宗引見之以丕舊老禮有加焉尋勅留洛陽後宴于華林都亭特令二子扶侍坐起丕仕歷六世垂七十年位極公輔而還爲民庶然猶心戀京邑不能自絕人事尋詔以丕爲三老景明四年薨年八十二詔贈左光祿大夫冀州刺史謚曰平

長子隆先以反誅

隆弟乙升超亦同誅

超弟儁邕並有軍功儁封新安縣男邕封涇縣男

淮陵侯大頭烈帝之曾孫也善騎射擢爲內三郎從世祖有戰功賜爵高宗初封淮陵侯性謹密帝甚重之位寧北將軍遷右將軍卒贈高平公謚曰烈

河間公齊烈帝之玄孫也少雄傑魁岸世祖愛其勇壯引侍左右從征赫連昌世祖馬蹶賊衆逼帝齊以身蔽捍決死擊賊賊乃退世祖得上馬是日微齊世祖幾至危殆世祖以微服入其城齊固諫不許乃與數人從世祖入城內既覺諸門悉閉世祖及齊等因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槊上世祖乘而上因此得拔齊有力焉賜爵浮陽侯從征和龍以功拜尚書進爵爲公後與新興王俊討禿髮保周坐事免官爵劉義隆將裴方明陷仇池世祖復授齊前將軍與建興公古弼討之遂剋仇池威振羌氐復賜爵河間公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駱谷時保宗弟文德說保宗閉險自固有期矣秦州主簿邊因知之密告齊齊晨詣保宗呼曰古弼至欲宣詔保宗出齊叱左右扶保宗上馬馳驛送臺諸氐遂推文德爲主求援於劉義隆義隆遣將房亮之苻昭啖龍等率衆助文德齊擊斬殺龍擒亮之氐遂平以功拜內都大官卒謚曰敬

長子陵襲爵陵性抗直天安初爲乙渾所害

陵弟蘭以忠謹見寵高祖初賜爵建陽子卒於武川鎮將

子志字猛略少清辯強幹歷覽書傳頗有文才爲洛陽令不避強禦與御史中尉李彪爭路俱入見面陳得失彪言御史中尉避承華車蓋駐論道劍鼓安有洛陽縣令與臣抗衡志言神鄉縣主普天之下誰不編戶豈有俯同衆官避中

尉高祖曰洛陽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揚鑣自今以後可分路而行及出與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高祖謂邢巒曰此兒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鏤自彫巒曰露竹霜條故多勁節非鸞則鳳其在本枝也員外郎馮俊昭儀之弟恃勢恣撾所部里正志令主吏收繫處刑除官由此忤旨左遷太尉主簿俄為從事中郎車駕南征高祖微服觀戰所有箭欲犯帝志以身障之高祖便得免矢中志目因此一目喪明以志行恒州事世宗時除荊州刺史還朝御史中尉王顯奏志在州日抑買良人為婢兼乘請供朝會赦免肅宗初兼廷尉卿後除揚州刺史賜爵建忠伯志在州威名雖減李崇亦為荊楚所憚尋為雍州刺史晚年耽好聲伎在揚州日侍側將百人器服珍麗冠於一時及在雍州逾尙華侈聚斂無極聲名遂損及莫折念生反詔志為西征都督討之念生遣其弟天生屯隴口與志相持為賊所乘遂棄大衆奔還岐州賊遂攻城刺史裴芬之疑城人與賊潛通將盡出之志不聽城人果開門引賊鏁志及芬之送念生見害前廢帝初贈尙書僕射太保

扶風公處真烈帝之後也少以壯烈聞位殿中尙書賜爵扶風公委以大政甚見尊禮吐京胡曹僕渾等叛招引朔方胡為援處真與高涼王那等討滅之性貪婪在軍烈暴坐事伏法

文安公泥國之疏族也性忠直壯烈有智畫太祖厚遇之賜爵文安公拜安東將軍卒

于屈襲爵太宗時居門下出納詔命性明敏善奏事每合上旨賜爵元城侯加功勞將軍與南平公長孫嵩白馬侯崔玄伯等並決獄訟太宗東巡命屈行右丞相山陽侯奚斤行左丞相命掌軍國甚有聲譽後吐京胡與離石胡出以兵等叛置立將校外引赫連屈丏屈督會稽公劉潔永安侯魏勤擊之勤沒於陳潔墜馬胡執送屈丏唯屈衆猶存太宗以屈沒失二將欲斬之時并州刺史元六頭荒淫怠事乃赦屈令攝州事屈縱酒頗廢政事太宗積其前後失檻車徵還斬於市

于磨渾少為太宗所知元紹之逆也太宗潛隱於外磨渾與叔孫俊詐云太宗所在紹使帳下二人隨磨渾往規為逆磨渾既得出便縛帳下詣太宗斬之太宗得磨渾大喜因為羽翼以勳賜爵長沙公拜尙書出為定州刺史卒

魏書卷十四

魏書卷十四考證

神元平文諸帝子孫列傳○魏收書亡後人所補

曲陽侯素延傳并州守將封竇真○道武本紀并州守將封真率其種族與徒何爲逆將攻刺史元延延討平之今稱封寶真前後互異

魏書卷十四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三

昭成子孫

寔君者昭成皇帝之庶長子也性愚戇安忍不仁昭成季年苻堅遣其行唐公苻洛等來寇南境昭成遣劉庫仁逆戰於石子嶺昭成時不豫不能親勒衆軍乃率諸部避難陰山度漠北高車四面寇抄復度漠南苻洛軍退乃還雲中初昭成以弟孤讓國乃以半部授孤孤卒子斤失職懷怨欲伺隙爲亂是時獻明皇帝及秦明王翰皆先終太祖年六歲昭成不豫慕容后子閼婆等雖長而國統未定斤因是說寔君曰帝將立慕容所生而慮汝爲變欲先殺汝是以頃日以來諸子戎服夜持兵仗遶汝廬舍伺便將發吾愍而相告時苻洛等軍猶在君子津夜常警備諸皇子挾仗彷徨廬舍之間寔君視察以斤言爲信乃率其屬盡害諸皇子昭成亦暴崩其夜諸皇子婦及宮人奔告苻洛軍堅將李柔張蚝勒兵內逼部衆離散苻堅聞之召燕鳳問其故以狀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君及斤轘之於長安西市

寔君孫勿期位定州刺史賜爵林慮侯卒

子六狀真定侯

秦明王翰昭成皇帝第三子少有高氣年十五便請率騎征討帝壯之使領二千騎及長統兵號令嚴信周旋征討多有尅捷建國十年卒太祖即位追贈秦王謚曰明

子儀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美鬚髯有算略少能舞劍騎射絕人太祖幸賀蘭部侍從出入登國初賜爵九原公從破諸部有謀戰功及太祖將圖慕容垂遣儀觀釁垂問儀太祖不自來之意儀曰先人以來世據北土子孫相承不失其舊乃祖受晉正朔爵稱代王東與燕世爲兄弟儀之奉命理謂非失垂壯其對因戲曰吾威加四海卿主不自見吾云何非失儀曰燕若不修文德欲以兵威自強此乃本朝將帥之事非儀所知也及還報曰垂死乃可圖今則未可太祖作色問之儀曰垂年已暮其子寶弱而無威謀不能決慕容德自負才氣非弱主之臣釁將內起是可計之太祖以爲然後改封平原公太祖征衛辰儀出別道獲衛辰尸傳首行宮太祖大喜徙封東平公命督屯田於河北自五原至稒陽塞外分農稼大得人心慕容寶之寇五原儀躡據朔方要其還路及幷州平儀功多遷尚書令從圍中山慕容德之敗也太祖以普驎妻周氏賜儀幷其僮僕財物尋遷都督中外諸軍事左丞相進封衛王中山平復遣儀討鄴平之太祖將還代都置中山行臺詔儀守尚書令以鎮之遠近懷附尋徵儀以丞相入輔又從征高車儀別從西北破其別部又從討姚平有功賜以絹布綿牛馬羊等儀膂力過人弓力將十石陳留公虔矟大稱異時人云衛王弓桓王矟世祖之初育也太祖喜夜召儀入太祖曰卿聞夜喚乃不怪懼乎儀曰臣推誠以事陛下陛下明察臣輒自安忽奉夜詔怪有之懼實無也太祖告以世祖生儀起拜而歌舞遂對飲申旦召羣臣入賜儀御馬御帶縑錦等先是上谷侯岌張袞代郡許謙等有名于時學博今古初來入國聞儀待士先就儀儀並禮之共談當世之務指畫山河分別城邑成敗要害造次備舉謙等歎服相謂曰平原公有大才不世之略吾等當附其尾太祖以儀器望待之尤重數幸其第如家人禮儀矜功恃寵遂與宜都公穆崇謀爲亂伏武士伺太祖欲爲逆崇子遂留在伏士中太祖召之將有所使遂留聞召恐發踰牆告狀太祖祕而恕之天賜六年天文多變占者云當有逆臣伏尸流血太祖惡之頗殺公卿欲以厭當天災儀內不自安單騎遁走太祖使人追執之遂賜死葬以庶人禮儀十五子

子纂五歲太祖命養於宮中少明敏動止有禮太祖愛之恩與諸皇子同世祖踐阼除定州刺史封中山公進爵爲王賜步挽几以優異之纂好酒愛佞政以賄成世祖殺其親嬖人使悔過修謹拜內大將軍居官清約閑慎更稱廉平纂於宗屬最長宗室有事咸就諮焉薨謚曰簡

纂弟良性忠篤太宗追錄儀功封南陽王以紹儀後

良弟幹機悟沉勇善弓馬少有父風太宗即位拜內將軍都將入備禁中太宗出遊於白登之東北幹以騎從有雙鵰飛鳴於上太宗命左右射之莫能中鵰

旋飛稍高幹自請射之以二箭下雙鵠太宗嘉之賜御馬弓矢金帶一以旌其能軍中於是號曰射鵰都將從世祖南巡進爵新蔡公高宗即位拜都官尚書卒謚曰昭

子積通解諸方之語便騎射世祖時爲司衞監從征蠕蠕忽遇賊別部多少不敵積乃杌山解鞍放馬以示有伏賊果疑而避之高祖初賜爵沛郡公後拜南豫州刺史太胡山蠻時時鈔掠前後守牧多羈縻而已積乃設畫召新蔡襄城蠻魁三十餘人積威武裝於州西爲置酒使之觀射先選左右能射者二十餘人積自發數箭皆中然後命左右以次而射並中先出一囚犯死罪者使服軍衣亦參射限命射不中積即責而斬之蠻魁等伏伎畏威相視股慄又豫教左右取死囚十人皆著蠻衣云是鈔賊積乃臨坐僞舉目瞻天傚有風動積謂蠻曰風氣少暴似有鈔賊入境不過十人當在西南五十里許即命騎追掩果縛送十人積告諸蠻曰爾鄉里作賊如此合死以不蠻等皆叩頭曰合萬死積即斬之乃遣蠻還并加慰諭諸蠻大服自是境無暴掠淮南之人相率投附者三千餘家置之城東汝水之側名曰歸義坊初豫州城豪胡丘生數與外交通及積爲刺史丘生嘗有犯懷恨圖爲不軌詐以婚進城人告云刺史欲遷城中大家送之向代共謀翻城城人石道起以事密告積速掩丘生并諸預謀者積曰吾不負人人何以叛但丘生誑誤者即收掩衆必大懼吾靜以待之不久自當悔服語未訖而城中三百人自縛詣州門陳丘生譎誑之罪丘生單騎逃走積恕而不問後徵爲都牧尚書薨贈侍中儀同三司謚簡公有八子

第五子瑞初瑞母尹氏有娠致傷後晝寢夢一老翁具衣冠告之曰吾賜汝一子汝勿憂也寤而私喜又問筮者筮者曰大吉未幾而生瑞積以爲協夢故名瑞字天賜位太中大夫卒贈太常卿

儀弟烈剛武有智略元紹之逆百寮莫敢有聲惟烈行出外詐附紹募執太宗紹信之自延秋門出遂迎立太宗以功進爵陰平王薨謚曰熹

子裘襲

烈弟觚勇略有膽氣少與兄儀從太祖侍衛左右使於慕容垂垂末年政在羣下遂止觚以求路太祖絕之觚率左右數十騎殺其衞將走歸爲慕容寶所執歸中山垂待之逾厚觚因留心學業誦讀經書數十萬言垂之國人咸稱重之太祖之討中山慕容普驎既自立遂害觚以固衆心太祖聞之哀慟及平中山發普驎柩斬其尸收議害觚者傳高霸程同等皆夷五族以大刃剉殺之乃改葬觚追謚秦愍王封子夔爲豫章王以紹觚

常山王遵昭成子壽鳩之子也少而壯勇不拘小節太祖初有佐命勳賜爵略陽公慕容寶之敗也別率騎七百邀其歸路由是有參合之捷及平中山拜尚書左僕射加侍中領渤海之合口及博陵渤海羣盜起遵討平之遷州牧封常山王遵好酒天賜四年坐醉亂失禮於太原公主賜死葬以庶人禮

子素太宗從母所生特見親寵少引內侍頻歷顯官賜爵尚安公拜外都大官世祖初復襲爵休屠郁原等叛素討之斬渠率徙千餘家於涿鹿之陽立平原郡以處之及平統萬以素有威懷之略拜假節征西大將軍以鎮之後拜內都大官高宗即位務崇寬征罷諸雜調有司奏國用不足固請復之惟素曰臣聞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帝善而從之詔羣臣議定皇子名素及司徒陸麗議曰古帝王之制名其體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伏惟陛下當盛明之運應昌發之期誕生皇子宜以德命高宗從之素宗屬之懿又年老帝每引入訪以治國政事固辭疾歸第雅性方正居官五十載終始如一時論賢之薨謚曰康陪葬金陵配饗廟庭

長子可悉陵年十七從世祖獵遇一猛虎陵遂空手搏之以獻世祖曰汝才力絕人當爲國立事勿如此也即拜內行阿干又從平涼州沮渠茂虔令一驍將與陵相擊兩槊皆折陵抽箭射之墜馬陵恐其救至未及拔劍以刀子戾其頸使身首異處世祖壯之即日拜都幢將封暨陽子卒于中軍都將

弟陪斤襲爵坐事國除

陪斤子昭小字阿倪尚書張彝引兼殿中郎高祖將爲齊郡王簡舉哀而昭乃作宮懸高祖大怒詔曰阿倪愚騃誰引爲郎於是黜彝白衣守尚書昭遂停廢世宗時昭從弟暉親寵用事稍遷左丞世宗崩于忠執政昭爲黃門郎又曲事

之忠專權擅威枉陷忠實多昭所指導也靈太后臨朝爲尙書河南尹聾而假
聽理務峭急所在患之尋出爲雍州刺史在州貪虐大爲人害後入爲尙書昭
事劉騰進號征西將軍卒贈尙書左僕射納貨元乂所以贈禮優越
昭子玄字彥道以節儉知名莊帝時爲洛陽令及前廢帝卽位玄上表乞葬莊
帝時議善之後除尙書左丞出帝卽位以孫騰爲左僕射騰卽齊獻武王心膂
仗入省玄依法舉劾當時咸爲玄懼出帝重其強正封臨淄縣子後從帝入關
昭弟紹字醜倫少聰慧遷尙書右丞紹斷決不避強禦世宗詔令檢趙脩獄以
脩佞幸因此遂加杖罰令其致死帝責紹不重聞紹曰脩姦佞甚於董賢臣若
不因釁除之恐陛下復被哀帝之名以其言正遂不罪焉及出廣平王懷拜紹
賀曰阿翁乃皇家之正直雖朱雲汲黯何以仰過紹曰但恨戮之稍晚以爲愧
耳卒於涼州刺史
陪斤弟忠字仙德少沉厚以忠謹聞高祖時累遷右僕射賜爵城陽公加侍中
鎮西將軍有翼贊之勤百寮咸敬之太和四年病篤辭退養疾於高柳輿駕親
送都門之外賜雜綵二百匹羣寮侍臣執別者莫不涕泣及卒皆悼惜之諡曰
宣命有司爲立碑銘有十七子
子盛字始興襲爵位謁者僕射卒
盛弟壽興少聰慧好學世宗初爲徐州刺史在官貪虐失於人心其從兄侍中
暉深害其能因譖之於帝詔尙書崔亮馳驛檢覈亮發日受暉旨遂鞭撻三寡
婦令其自誣稱壽興壓己爲婢壽興終恐不免乃令其外弟中兵參軍薛脩義
將車十乘運小麥經其禁之旁壽興因踰牆出脩義以大木函盛壽興其上加
麥載之而出遂至河東匿脩義家遇赦乃出見世宗自陳爲暉所譖世宗亦更
無所責初壽興爲中庶子時王顯在東宮賤因公事壽興杖之三十及顯有寵
爲御史中尉奏壽興在家每有怨言誹謗朝廷因帝極飲無所覺悟遂奏其事
命帝注可直付壽興賜死帝書半不成字當時見者亦知非本心但懼暉等威
不敢申拔及行刑日顯自往看之壽興命筆自作墓誌銘曰洛陽男子姓元名
景有道無時其年不永餘文多不載顧謂其子曰我棺中可著百張紙筆兩枚
吾欲訟顯於地下若高祖之靈有知百日內必取顯如遂無知亦何足戀及世
宗崩顯尋被殺壽興之死時論亦以爲前任中尉彈高聰譏諷所致靈太后臨
朝三公郎中崔鴻上疏理壽興詔追雪贈豫州刺史諡曰莊
壽興弟益生少亡
忠弟德封河間公卒於鎮南將軍贈曹州刺史
德子悝潁川太守卒於光州刺史諡曰恭
子凝字子仲出帝初授兗州刺史于時城人王奉伯等相扇謀逆棄城出走懸
門發斷凝要闕而出詔齊州刺史尉景本州刺史蔡儁各部在州士往討之凝
返復任封濮陽縣伯孝靜時轉尙書令攝選部凝雖居重任隨時而已薨於瀛
州刺史贈司徒公諡曰靖懿
忠子暉字景襲少沉敏頗涉文史世宗卽位拜尙書主客郎巡省風俗還奏事
稱旨爲給事黃門侍郎初高祖遷洛而在位舊貴皆難於移徙時欲和合衆情
遂許冬則居南夏便居北世宗頗惑左右之言外人遂有還北之問至乃榜賣
田宅不安其居暉乃請間言事世宗曰先皇遷都之日本期冬南夏北朕欲聿
遵成詔故有外人之論暉曰先皇移都爲百姓戀土故發冬夏二居之詔權寧
物意耳乃是當時之言實非先皇深意且北來遷人安居歲久公私計立無復
還情陛下終高祖定鼎之業勿信邪臣不然之說世宗從之再遷侍中領右衛
將軍雖無補益深被親寵凡在禁中要密之事暉別奉旨藏之於櫃唯暉入乃
開其餘侍中黃門莫有知者侍中盧昶亦蒙恩眄故時人號曰餓虎將軍飢鷹
侍中遷吏部尙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
其餘受職各有差天下號曰市曹出爲冀州刺史下州之日連車載物發信都
至湯陰間首尾相繼道路不斷其車少脂角卽於道上所逢之牛生截取角以
充其用暉檢括丁戶聽其歸首出調絹五萬匹然聚斂無極百姓患之肅宗初
徵拜尙書左僕射詔攝吏部選事上疏曰臣聞治人之本實委牧守之官得其
才則政平物理失其人則訟興怨結自非察訪善惡明加貶賞將何以黜彼貪
怠陟此清勤也竊以大使巡省必廣迎送之費御史馳糾頗回威濫之刑且暨

爾往還理不委悉縱有簡舉良未平當愚謂宜令三司八座侍中黃門各布耳
目外訪州鎮牧將治人守令能不若德教有方清白獨著宜以名聞即加褒陟
若治績無効貪暴遠聞亦便示牒登加貶退如此則不出庭戶坐知四方端委
垂拱明賞審罰矣又表以御史之職鷹鸇是任必逞爪牙有所噬搏若選後生
年少血氣方剛者恐其輕肆勁直傷物處廣愚謂宜簡宿官經事忠良平慎者
爲之詔付外依此施行後詔暉與任城王澄京兆王愉東平王匡共決門下大
事暉又上書論政要其一曰御史之職務使得賢必得其人不拘階秩久於其
事責其成功其二曰安人寧邊觀時而動頃來邊將亡遠大之略貪萬一之功
楚梁之好未聞而蠶婦之怨屢結斯乃庸人所爲銳於姦利之所致也平吳之
計自有良圖不在於一城一戍也又河北數州國之基本飢荒多年戶口流散
方今境上兵復徵發即如此日何易舉動愚謂數年以來唯宜靜邊以息召役
安人勸農惠此中夏請嚴勅邊將自今有賊戍求內附者不聽輒遣援接皆須
表聞違者雖有功請以違詔書論三曰國之資儲唯藉河北饑饉積年戶口逃
散生長姦詐因生隱藏出縮老小妄注死失收人租調割入於己人困於下官
損於上自非更立權制善加檢括損耗之來方在未已請求其議明宣條格帝
納之暉頗愛文學招集儒士崔鴻等撰錄百家要事以類相從名爲科錄凡二
百七十卷上起伏羲迄於晉宋凡十四代暉疾篤表上之神龜元年卒賜東園
祕器贈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司空公謚曰文憲將葬給羽葆班劍鼓吹二
十人羽林百二十人

陳留王虔昭成子紇根之子也少以壯勇知名登國初賜爵陳留公與衛王儀
破黜弗部從攻衛辰慕容寶來寇虔絕其左翼寶敗垂恚憤來桑乾虔勇而輕
敵於陳戰沒虔姿貌魁傑武力絕倫每以常稍細短大作之猶患其輕復綴鈴
於刃下其弓力倍加常人以其殊異於世代京武庫常存而志之虔常臨陣以
稍刺人遂貫而高舉又嘗以一手頓稍於地馳馬僞退敵人爭取引不能出虔
引弓射之一箭殺二三人搖稍之徒亡魂而散徐乃令人取稍而去每從征討
常先登陷陳勇冠當時敵無衆寡莫敢抗其前者及薨舉國悲歎爲之流涕太
祖追惜傷慟者數焉追謚陳留桓王配饗廟庭封其子悅爲朱提王

悅外和內佷太祖常以桓王死王事特加親寵爲左將軍襲封後爲宗師悅恃
寵驕矜每謂所親王洛生之徒言曰一旦宮車晏駕吾止避衛公除此誰在吾
前衛王儀美髯爲內外所重悅故云初姚興之贖狄伯支悅送之路由鴈門悅
因背誘姦豪以取其意後遇事譴逃亡投鴈門規收豪傑欲爲不軌爲土人執
送太祖恕而不罪太宗即位引悅入侍仍懷姦計說帝云京師雜人不可保信
宜誅其非類者又鴈門人多詐幷可誅之欲以雪其私忿太宗不從悅內自疑
懼懷刀入侍謀爲大逆叔孫俊疑之竊視其懷有刀執而賜死

弟崇世祖詔令襲桓王爵崇性沉厚初衛王死後太祖欲敦宗親之義詔引諸
王子弟入宴常山王素等三十餘人咸謂與衛王相坐疑懼皆出逃遁將奔蠕
蠕唯崇獨至太祖見之甚悅厚加禮賜遂寵敬之素等於是亦安久之拜幷州
刺史有政績從征蠕蠕別督諸軍出大澤越涿邪山威懾漠北薨謚曰景王

子建襲降爵爲公位鎮北將軍懷荒鎮大將卒

建子琛位恆朔二州刺史

琛子翌尚書左僕射

虔兄顗性嚴重少言太祖常敬之雅有謀策從平中山以功賜爵蒲城侯平盧
太守特見寵厚給鼓吹羽儀禮同岳牧莅政以威信著稱居官七年乃以元易
干代顗爲郡時易干子萬言得寵於太祖易干恃其子輕忽於顗不告其狀輕
騎卒至排顗墜牀而捽顗坐顗不知代己謂以罪見捕既而知之恥其侮慢謂
易干曰我更滿被代常也汝無禮見辱豈可容哉遂搏而殺之以狀具聞太祖
壯之萬言累以訴請乃詔顗輸贖顗乃自請罪太祖赦之復免其贖病卒

子崘世祖時襲父爵以功除統萬鎮將後從永昌王仁南征別出汝陰濟淮劉
義隆將劉康祖屯於慰武亭以邀軍路師人患之崘曰今大風既勁若令推草
車方軌並進乘風縱煙火以精兵自後乘之破之必矣從之斬康祖傳首行宮
高宗即位除秦州刺史進爵隴西公卒謚定公

子琛襲爵

毗陵王順昭成子地干之子也性疎佷登國初賜爵南安公及太祖討中山留順守京師柏肆之敗軍人有亡歸者言大軍奔散不知太祖所在順聞之欲自立納莫題諫乃止時賀力眷等聚衆作亂於陰館順討之不剋乃從留宮自白登南入繁時故城阻灅水為固以寧人心太祖善之進封為王位司隸校尉太祖好黃老數召諸王及朝臣親為說之在坐莫不祇肅順獨坐寐欠伸不顧而唾太祖怒廢之以王薨於家

遼西公意烈昭成子力真之子也先沒於慕容垂太祖征中山棄妻子迎於井陘及平中原有戰獲勳賜爵遼西公除廣平太守時和跋為鄴行臺意烈性雄耿自以帝屬恥居跋下遂陰結徒黨將襲鄴發覺賜死

子拔干博知古今父雖有罪太祖以拔干宗親委之心腹有計略屢效忠勤太宗踐阼除渤海太守吏人樂之賜爵武遂子轉平原鎮將得將士心卒諡曰靈公

子受洛襲進爵武邑公卒

子叱奴武川鎮將

叱奴子洪超頗有學涉大乘賊亂之後詔洪超持節兼黃門侍郎綏慰冀部還上言冀土寬廣界去州六七百里負海險遠宜分置一州鎮遏海曲朝議從之後遂立滄州卒於北軍將光祿大夫

意烈弟勃善射御以勳賜爵彭城公卒陪葬金陵

長子粟襲世祖時督諸軍屯漠南蠕蠕聞 表閣粟亮直善馭衆撫恤將士必與之同勞逸征和龍以功進封為王薨陪葬金陵

粟弟渾少善弓馬世祖嘉之會有諸方使命渾射獸三頭發皆中之舉坐咸以為善及為宰官尚書頗以驕縱為失坐事免徙長社為人所害

子庫汗為羽林中郎將從北巡有兔起乘輿前命庫汗射之應絃而斃世祖悅賜一金兔以旌其能高宗起恭宗廟賜爵陽豐侯顯祖即位復造高宗廟拜殿中給事進爵為公庫汗明於斷決每奉使察行州鎮折獄以情所歷皆稱之秦州父老詣闕乞庫汗為刺史者前後千餘人朝廷許之未及遣遇病卒

子古辰襲

昭成子窟咄昭成崩後苻洛以其年長逼徙長安苻堅禮之教以書學因亂隨慕容永東遷永以為新興太守劉顯之敗遣弟亢埿等迎窟咄遂逼南界於是諸部騷動太祖左右于桓等謀應之同謀人單烏干以告太祖慮駭人心沉吟未發後三日桓以謀白其舅穆崇崇又告之太祖乃誅桓等五人餘莫題等七姓悉原不問太祖慮內難乃北踰陰山幸賀蘭部遣安同及長孫賀徵兵於慕容垂賀亡奔窟咄安同間行遂達中山慕容垂遣子賀驎步騎六千以隨之安同與垂使人蘭紇俱還達牛川窟咄兄子意烈捍之安同乃隱藏於商賈囊中至暮乃入空井得免仍奔賀驎軍既不至而稍前逼賀染干染干陰懷異端乃為窟咄來侵北部人皆驚駭莫有固志於是北部大人叔孫普洛節及諸烏丸亡奔衛辰賀驎聞之遽遣安同朱譚等來既知賀驎軍近衆乃少定太祖自弩山幸牛川窟咄進屯高柳太祖復使安同詣賀驎因剋會期安同還太祖踰參合出代北與賀驎會於高柳窟咄困迫望旗奔走遂為衛辰殺之帝悉收其衆賀驎別帝歸於中山

魏書卷十五

魏書卷十五考證

昭成子孫列傳○魏收書亡後人所補

秦王翰傳子儀○北史儀作求又此下尚有儀弟遵子遵子子洛洛子乞乞子寔四人今俱不載蓋後人補亡固不盡從北史也

常山王遵傳郎拜內行阿干○臣顧按晉書吐谷渾傳鮮卑謂兄爲阿干慕容廆追思其兄有阿干之歌此云拜內行阿干則阿干非必兄矣蓋長者貴者之稱內行猶今云內廷行走也

登加旺遇○臣人龍按登字之義起于公羊傳隱五年登來之也注云登讀言得也今傳有登時之文猶言即刻

陳留王虔傳子𫍲襲爵○本傳虔子悅悅弟崇崇子建建子𫍲是𫍲爲虔之曾孫也此則虔弟顗顗子崘崘子𫍲又爲虔之從孫矣互異如此

魏書卷十五考證

魏書卷十六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四

道武七王列傳

清河王　陽平王　河南王　河間王　長樂王　廣平王　京兆王

道武皇帝十男宣穆劉皇后生明元皇帝賀夫人生清河王紹大王夫人生陽平王熙王夫人生河南王曜河間王脩長樂王處文二王母氏闕段夫人生廣平王連京兆王黎皇子渾及聰母氏並闕皆早薨無後

清河王紹天興六年封兇很險悖不遵教訓好輕遊里巷劫剝行人斫射犬豕以為戲樂太祖嘗怒之倒懸井中垂死乃出太宗常以義方責之遂與不協恆懼其為變而紹母夫人賀氏有譴太祖幽之於宮將殺之會日暮未決賀氏密告紹曰汝將何以救吾紹乃夜與帳下及宦者數人踰宮犯禁左右侍御呼曰賊至太祖驚起求弓刀不獲遂暴崩明日宮門至日中不開紹稱詔召百寮於西宮端門前北面而立紹從門扇間謂羣臣曰我有父亦有兄公卿欲從誰也王公已下皆驚愕失色莫有對者良久南平公長孫嵩曰從王羣臣乃知宮車晏駕而不審登遐之狀唯陰平公元烈哭泣而去於是朝野兇兇人懷異志肥如侯賀護舉烽於安陽城北故賀蘭部人皆往赴之其餘舊部亦率子弟招集族人往往相聚紹聞人情不安乃出布帛班賜王公以下上者數百匹下者十匹先是太宗在外聞變乃還潛于山中使人夜告北新侯安同衆皆響應太宗至城西衞士執送紹於是賜紹母子死誅帳下閹官宮人為內應者十數人其先犯乘輿者羣臣於城南都街生臠割而食之紹時年十六紹母即獻明皇后妹也美而麗初太祖如賀蘭部見而悅之告獻明后請納焉后曰不可此過美不善且已有夫太祖密令人殺其夫而納之生紹終致大逆焉

陽平王熙天興六年封聰達有雅操為宗屬所欽重太宗治兵於東部詔熙督十二軍校閱甚得軍儀太宗嘉之賞賜隆厚後討西部越勤有功泰常六年薨時年二十三太宗哀慟不已賜温明祕器禮物備焉熙有七子

長子他襲爵身長八尺美姿貌性謹厚武藝過人從世祖討山胡白龍於西河屠其城別破餘黨斬首數千級改封臨淮王拜鎮東將軍尋改封淮南王除使持節都督豫洛河南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虎牢威名甚著後與武昌王提率并州諸軍討吐京叛胡曹僕渾於河西平之拜使持節前鋒大將軍都督諸軍事北討蠕蠕破之運軍儲於比干城劉義隆遣將寇邊他從征於懸瓠破之拜使持節都督雍秦二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鎮長安綏撫秦土得民夷之心時義隆寇南鄙以他威信素著復為虎牢鎮都大將高宗時轉使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儀同如故高祖初入為中都大官拜侍中轉征西大將軍遷司徒賜安車几杖入朝不趨太和十二年薨年七十三時高祖有事宗廟始薦聞薨為之廢祭輿駕親臨哀慟詔有司監護喪事禮賵有加追贈平東大將軍定州牧司徒如故謚曰靖王他三子

世子吐萬早卒贈冠軍將軍并州刺史晉陽順侯

子顯襲祖爵薨謚曰僖王

子世遵襲世宗時拜前軍將軍行幽州事兼西中郎將又行青州事尋遷驍騎將軍出為征虜將軍幽州刺史世遵性清和推誠化導百姓樂之肅宗時以本將軍為荊州刺史尋加前將軍初在漢陽復有舉跡後頗行貨賄散費邊儲由是羣蠻有擾沔南蠻酋及襄陽民謀入密信引世遵請以襄陽內附世遵表求赴應朝議從之詔加世遵持節都督荊州及沔南諸軍事平南將軍加散騎常侍餘如故遣洛州刺史伊甕生冠軍將軍魯陽太守崔模為別將率步騎二萬受世遵節度軍至漢水模等皆疑不渡世遵怒臨之以兵模乃濟而內應者謀泄為蕭衍雍州刺史所殺築門以自固模焚襄陽邑郭燒殺數萬口會是夜大風雨雷模等班師士卒凍死十二三世遵及甕生模並坐免官後除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定州刺史百姓安之孝昌元年薨於州贈散騎常侍征西將軍雍州刺史謚曰康王

子敬先襲歷諫議大夫散騎常侍領主衣都統元顥入洛莊帝北巡敬先與叔

父均等於河梁起義，為顥所害，追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太尉公、定州刺史。
子寶洪襲，歷諫議大夫、光祿少卿。武定中，與元瑾謀反，誅，國除。
世遵弟均，字世平，累遷通直常侍、征虜將軍。以河梁立義之功，封安康縣開國
伯，食邑五百戶。除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卒，贈使持節、征東將軍、青州刺史。出帝
時，復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均六子。
長子忻之，性驍武，幼有氣力。釋褐定州平北府中兵參軍，稍遷尚書右中兵郎。
以河渚起義之勳，賜爵東阿侯。初，孝莊之圖尒朱榮、元天穆也，忻之密啓，臨事
之日，乞得侍立手斬二人。及榮之死，百寮入賀，忻之獨蒙勞問。莊帝崩於晉陽，
忻之內懼。及齊獻武王起義河北，忻之奔赴。後廢帝時，除散騎常侍、大丞相右
長史。出帝初，襲先封安康縣開國伯，除撫軍將軍、北徐州刺史。便道之州，屬樊
子鵠據瑕丘反，遂於中途遇害。以死王事，追贈使持節、都督定殷二州諸軍事、
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定州刺史，謚曰文貞。
忻之弟慶鸞，武定末，司徒諮議參軍。
慶鸞弟慶哲，終於司農少卿，贈中軍將軍、濟州刺史。
均弟禹，容貌魁偉。起家司空參軍，轉符璽郎、太常丞、鎮遠將軍、東海太守，帶嶧
陽戍主。禹頗好內學，每云晉地有福。孝昌末，遂詣尒朱榮。建義元年，與榮同入
洛，除中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封鄄城縣開國伯，邑五百戶。為并州東面大都
督，鎮樂平。榮死之後，為土民王悉氈起義殺之。後贈征西將軍、雍州刺史。
子長淵襲。武定中，南青州長史。齊受禪，爵例降。
禹弟菩薩，給事中。卒，贈濟南太守。
吐萬弟鍾葵，早卒。
長子法壽，侍御中散，累遷中散大夫。出除龍驤將軍、安州刺史。法壽先令所親
微服入境，觀察風俗，下車便大行賞罰，於是境內肅然。更滿還朝，吏人詣闕訴
乞，肅宗嘉之，詔復州任。後徵為太中大夫，加左將軍，遷平東將軍、光祿大夫。建
義初，於河陰遇害，贈車騎將軍、相州刺史。
子慶始，大司農丞，與父同時見害，贈前將軍、廣州刺史。
慶始弟慶遵，武定末，瀛州騎府司馬。
慶遵弟慶智，美容貌，有几案才。著作佐郎、司徒中兵參軍，卒於太尉主簿。
法壽弟法僧，自太尉行參軍，稍轉通直郎、寧遠將軍、司徒司馬、龍驤將軍、益
州刺史。素無治幹，加以貪虐，殺戮自任，威怒無恆。王、賈諸姓，州內人士，法僧皆
召為卒伍，無所假縱。於是合境皆反，招引外寇。蕭衍遣將張齊率眾攻逼，城門
晝閉，行旅不通。法僧上表曰：「臣忝守遐方，變生慮表，賊眾侜張，所在強盛。統內
城戍，悉已陷沒，近州之民，亦皆擾叛，唯獨州治，僅存而已。亡滅之期，非旦則夕。
臣自思忖，必是死人。但恐不得謝罪闕庭，既忝宗枝，累辱不淺，若死為鬼，永慚
天顏，九泉之下，實深重恨。今募使間行，偷路奔告，若臺軍速至，猶希全保。」哭送
使者，不知所言。肅宗詔曰：「比勅傅豎眼倍道兼行，而猶未達，可更遣尚書郎堪
幹者一人，馳驛催遣，庶令拔彼倒懸，救茲危急。」豎眼頻破張齊，於是獲全。徵拜
光祿大夫，出為平東將軍、兗州刺史，轉安東將軍、徐州刺史。孝昌元年，法僧殺
行臺高諒，反於彭城，自稱尊號，號年天啓。大軍致討，法僧擁掠城內及
文武，南奔蕭衍。
鍾葵弟篤，字阿成，太子右率、北中郎將、撫冥鎮將、光祿卿。出除平北將軍、幽州
刺史。卒，謚曰貞。
長子浩，字洪達，太尉長史。
他弟渾，繼叔父廣平王連。
渾弟比陵，太延五年，為司空，賜爵伴何公，除安遠將軍、懷荒鎮大將。卒。
子天琚襲。高祖時，征虜將軍、青州刺史。從駕南征，拜後將軍，尋降公為侯，除西
中郎將。世祖時，征虜將軍、夏州刺史。卒，贈本將軍、濟州刺史。
子延伯襲，卒。
河南王曜，天興六年封。五歲，嘗射雀於太祖前，中之，太祖驚歎焉。及長，武藝絕
人，與陽平王熙等並督諸軍講武，眾咸服其勇。泰常七年薨，時年二十二。有七
子。
長子提，驍烈有父風。世祖時，襲爵，改封潁川王。追昭儀于塞北，時年十六，有風

成之量殊城數爲後改封武昌拜使持節鎮東大將軍平原鎮都大將在任十年大著威名後與淮南王他討平吐京叛胡還使持節車騎大將軍統萬鎮都大將賜馬百匹羊千口甚見寵待太安元年薨年四十七謚曰成王

長子平原襲爵忠果有智略顯祖時蠕蠕犯塞從駕擊之平原戰功居多拜假節都督齊兗二州諸軍事鎮南將軍齊州刺史善於懷撫邊民歸附者千有餘家高祖時妖賊司馬小君自稱晉後聚黨三千餘人屯聚平陵號年聖君攻破郡縣殺害長吏平原身自討擊殺七人擒小君送京師斬之又有妖人劉舉自稱天子扇惑百姓復討斬之時歲穀不登齊民飢饉平原以私米三千餘斛爲粥以全民命北州戍卒一千餘人還者皆給路糧百姓咸稱詠之州民韓凝之等千餘人詣闕頌之高祖覽而嘉歎及還京師每歲率諸軍屯於漠南以備蠕蠕遷都督雍秦梁益四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雍州刺史鎮長安太和十一年薨贈以本官加羽葆鼓吹謚曰簡王有五子長子和爲沙門捨其子顯以爵讓其次弟鑒鑒固辭詔許鑒身終之後令顯襲爵鑒乃受之

鑒字紹達少有父風頗覽書傳沉重少言寬和好士拜通直散騎常侍尋加冠軍將軍守南河尹車駕南伐以鑒爲平南將軍還除左衞將軍出爲征虜將軍齊州刺史時革變之始百度惟新鑒上書上遵高祖之旨下采齊之舊風軌制粲然皆合規矩高祖覽其所上嗟美者久之顧謂侍臣曰諸州刺史皆能如此變風易俗更有何難下詔褒美班之天下一如鑒所上齊人愛詠咸曰耳目更新高祖崩後和罷沙門歸俗棄其妻子納一寡婦曹氏爲妻曹氏年齒已長攜男女五人隨鑒至歷城干亂政事和與曹及五子七處受納鑒皆順其意言無不從於是獄以賄成取受狼籍齊人苦之鑒治名大損世宗初以本將軍轉徐州刺史屬徐兗大水民多飢饉鑒表加賑恤民賴以濟先是京兆王愉爲徐州王既年少長史盧淵寬以馭下郡縣多不奉法鑒表曰梁郡太守程靈虬唯酒是耽貪財爲事虐政殘民寇盜並起譁音悖響盈於道路部境呼嗟僉爲怨酷梁郡密邇僞畿醜聲易布非直有點清風臣恐取嗤荒遠請免所居官以明刑憲詔免靈虬郡徵還京師於是徐境肅然蕭衍角城戍主柴慶宗以城內附鑒遣淮陽太守吳秦生率兵千餘赴之衍淮陰援軍已來斷路秦生屢戰破之乘勝而進遂剋角城世宗詔鑒曰知摧角城威謀展稱良以欣然此城襟帶淮滸川路衝要自昔經算未能剋之嶮固積紀每成邊害將軍淵規潛運妙略克宣關境剋城功著不日據要扼喉津徑勢阻可謂勳高三捷朕甚嘉焉守御諸宜善以量度矜嚴之使尋當別遣年四十二薨贈衞大將軍齊州刺史王如故謚曰悼王

長子伯宗員外郎

次仲淵蘭陵太守並早卒

仲淵弟季偉武定中太尉中兵參軍

和字善意鑒薨之後與鑒子伯宗競求承襲尚書令肇奏和太和中出爲沙門讓爵於鑒鑒後以和子顯年在弱冠宜承基緒求還王爵以歸正胤先朝詔終鑒身聽如其請鑒既薨逝和求襲封謹尋詔旨聽傳子顯不許其身和先讓後求有乖道素請令伯宗承襲世宗詔曰和初以讓鑒而鑒還讓其子交讓之道於是乎著其子早終可聽和襲尋拜諫議大夫兼太子率更令轉通直散騎常侍兼東中郎將肅宗時出爲輔國將軍涼州刺史坐事免久之除東郡太守正光四年薨贈安東將軍相州刺史

子謙字思義襲爵後拜前軍將軍征蠻都督莊帝初於河陰遇害贈散騎常侍征東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刺史

子孝襲齊受禪爵例降

鑒弟榮字發生高祖時直寢從駕征新野終於羽林監

榮弟亮字辟邪威遠將軍羽林監卒贈河間太守

亮弟楨字道明太尉府行參軍司徒掾鎮遠將軍太僕少卿出除安西將軍東秦州刺史建義初卒於州贈征東將軍青州刺史

河間王修天賜四年封泰常元年薨無子世祖繼絕世詔河南王曜之子羯兒襲修爵改封略陽後與永昌王健督諸軍討禿髮保周於番和徙張掖民數百家於武威遂與諸將私自沒入坐貪暴降爵爲公後統河西諸軍襲蠕蠕至於

漢南仍復王爵加征西大將軍正平初有罪賜死爵除
長樂王處文天賜四年封聰辯夙成年十四泰常元年薨太宗悼傷之自小斂
至葬常親臨哀慟陪葬金陵無子爵除
廣平王連天賜四年封始光四年薨無子世祖繼絕世以陽平王熙之第二子
渾爲南平王以繼連後加平西將軍渾好弓馬射鳥輒歷飛而殺之時皆歎異
焉世祖嘗命左右分射勝者中的籌滿詔渾解之三發皆中世祖大悅器其藝
能常引侍左右賜馬百匹僮僕數十人後拜假節都督平州諸軍事領護東夷
校尉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平州刺史鎮和龍在州綏導有方民夷悅之徙涼
州鎮將都督西戎諸軍事領護西域校尉賜御馬二匹臨鎮清慎恩著涼土更
滿還京父老皆涕泣追送若違所親太和十一年從駕巡方山道薨
子飛龍襲後賜名霄身長九尺腰帶十圍容貌魁偉雅有風則貞白卓然好直
言正諫朝臣憚之高祖特垂欽重除宗正卿右光祿大夫詔曰自今奏事諸臣
相稱可云姓名惟南平王一人可直言其封還左光祿大夫太和十七年薨賜
朝服一具衣一襲東園第一祕器絹千匹高祖緦衰臨霄喪哀動左右輟不舉
樂贈衛將軍定州刺史賜帛五百匹諡曰安王子纂襲
纂亦有譽於時除恢武將軍進平西將軍領西中郎將出爲安北將軍平州刺
史景明元年薨於平城
子伯和襲永平三年薨贈散騎侍郎諡曰哀王闕一版
統卒贈涼州刺史
子思略武定末瀛州治中
思略弟叔略武定中太尉主簿
京兆王黎天賜四年封神䴥元年薨
子根襲改封江陽王加平北將軍薨無子顯祖以南平王霄第二子繼爲根後
繼字世仁襲封江陽王加平北將軍高祖時除使持節安北將軍撫冥鎮都大
將轉都督柔玄撫冥懷荒三鎮諸軍事鎮北將軍柔玄鎮大將入爲左衛將軍
兼侍中又兼中領軍留守洛京尋除持節平北將軍鎮攝舊都高車酋帥樹者
擁部民反叛詔繼都督北討諸軍事自懷朔已東悉稟繼節度繼表高車頑黨
不識威憲輕相合集背役逃歸計其兇戾事合窮極若悉追戮恐遂擾亂請遣
使鎮別推檢斬魁首一人自餘加以慰喻若悔悟從役者即令赴軍詔從之於
是叛徒往往歸順高祖善之顧謂侍臣曰江陽良足大任也車駕北巡至鄴而
高車悉降恆朔清定繼以高車擾叛頻表請罪高祖優詔喻之世宗時除征虜
將軍青州刺史轉平北將軍恆州刺史入爲度支尚書繼在青州之日民飢餒
爲家僮取民女爲婦妾又以良人爲婢爲御史所彈坐免官爵後大將軍高肇
伐蜀世宗以繼爲平東將軍鎮遏徐揚世宗崩班師及靈太后臨朝繼子乂先
納太后妹復繼尚書本封尋除侍中領軍將軍又除特進驃騎將軍侍中領軍
如故繼頻表固讓許之又詔還依前授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太保廣
平王懷及門下八座奏追論繼太和中慰喻高車安輯四鎮之勳增邑一千五
百戶繼又上表陳讓詔聽減戶五百靈太后以子乂姻戚數與肅宗幸繼宅置
酒高會班賜有加尋加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特進領軍如故徙封京兆
王繼疾患積年枕養于家每至靈太后與肅宗遊幸於外時令扶入居守禁內
及節慶宴饗皆力疾參焉遷司空公侍中如故寬和容裕號爲長者神龜末子
乂得志轉司徒公仍加侍中繼以蕃王宿宦舊貴高祖時歷內外顯任意遇已
隆靈太后臨朝入居心膂兼處門下歷轉台司乂又居權重榮赫一世繼頻表
遜位乞以司徒授崔光詔遣侍中安豐王延明給事黃門侍郎盧同敦勸繼又
啓固讓轉太保侍中如故加後部鼓吹頻表陳辭不許詔曰至節嘉辰禮有朝
慶親尊戚老理宜優異王位高年宿可依齊郡王簡故事朝訖引坐免其拜伏
轉太傅侍中如故頻讓不許又遣使敦勸乃受之時乂執殺生之柄威福自己
門生故吏遍於省闥拜受之日送者傾朝當世以爲榮有識者爲之致懼太官
給酒膳供賓客又詔令乘步挽至殿庭兩人扶侍禮秩與丞相高陽王相埒後
駕臨餞傾朝祖送賞賜萬計轉太尉公侍中太師錄尚書都督並如故尋詔班
師繼啓求還復江陽詔從之繼晚更貪婪聚斂無已牧守令長新除赴官無不

受納貨賄以相託付妻子各別請屬至乃郡縣微吏亦不得平心選舉憑乂威勢法官不敢糾擿天下患之乂黜繼廢於家初尒朱榮之爲直寢也數以名馬奉乂乂接以恩意榮甚德之建義初復以繼爲太師司州牧永安二年薨贈假黃鉞都督雍華涇邠秦岐河梁益九州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大丞相雍州刺史王如故諡曰武烈

乂繼長子字伯儁小字夜乂世宗時拜員外郎靈太后臨朝以乂妹夫除通直散騎侍郎乂妻封新平郡君後遷馮翊郡君拜女侍中乂以此意勢日盛尋遷散騎常侍光祿少卿領嘗食典御轉光祿卿乂女夭靈太后詔曰乂長女年垂弱笄奄致夭喪悼念兼懷可贈鄉主尋遷侍中餘官如故加領軍將軍既在門下兼總禁兵深爲靈太后所信委太傅清河王懌以親賢輔政參決機事以乂恃寵驕盈志欲無限懌裁之以法乂輕其爲人每欲斥黜之乂遂令通直郎宋維告司染都尉韓文殊欲謀逆立懌懌坐禁止後窮治無實懌雖得免猶以兵衛守於宮西別館久之乂恐懌終爲己害乃與侍中劉騰密謀靈太后時在嘉福未御前殿騰詐取主食中黃門胡玄度胡定列誣懌云許度等金帛令以毒藥置御食中以害帝自望爲帝許度兄弟以富貴騰以具奏肅宗聞而信之乃御顯陽殿騰閉永巷門靈太后不得出懌入遇乂於含章殿後欲入徽章東閤乂厲聲不聽懌曰汝欲反邪乂曰元乂不反正欲縛反人乂命宗士及直齋等三十人執懌衣袂將入含章東省使數十人防守之騰稱詔召集公卿議以大逆論咸畏憚乂無敢異者唯僕射游肇執意不同語在其傳乂騰持公卿議入奏俄而事可夜中殺懌於是假爲靈太后辭遜之詔乂遂與太師高陽王雍等輔政常直禁中肅宗呼爲姨父自後專綜機要巨細決之威振於內外百寮重跡相州刺史中山王熙抗表起義以討乂爲名不果見誅乂尋遷衛將軍餘如故後靈太后與肅宗讌於西林園日暮還宮右衛將軍奚康生復欲圖乂不克而誅語在其傳是後肅宗徙御徽音殿乂亦入居殿右既在密近曲盡佞媚以承上旨遂蒙寵信出入禁中恆令勇士持刀劍以自先後公私行止彌加威防乂於千秋門外廠下施木闌檻有時出入止息其中腹心防守以備竊發人物求見者遙對之而已乃封其子亮平原郡開國公食邑一千戶及拜肅宗御南門臨觀幷賜御馬帛千匹初乂之專政矯情自飾勞謙待士時事得失頗以關懷而才術空淺終無遠致得志之後便驕愎耽酒好色與奪任情乃於禁中自作別庫掌握之寶充牣其中又曾臥婦人於食輿以帊覆之令人輿入禁內出亦如之直衛雖知莫敢言者輕薄趣勢之徒以酒色事之姑姊婦女朋淫無別政事怠惰綱紀不舉州鎮守宰多非其人於是天下遂亂矣從劉騰死後防衛微緩乂頗亦自寬時宿於外每日出遊留連他邑靈太后微察知之乂積習生常無復虞慮其所親諫乂乂又不納正光五年秋靈太后對肅宗謂羣臣曰隔絕我母子不聽我往來兒閒復何用我爲放我出家我當永絕人閒修道於嵩高閑居寺先帝聖鑒鑒於未然本營此寺者正爲我今日欲自下髮肅宗與羣臣大懼叩頭泣涕殷勤苦請靈太后聲色甚厲意殊不回肅宗乃宿於嘉福殿積數日遂與太后密謀圖乂肅宗內雖圖之外形彌密靈太后瞋忿之言欲得往來顯陽之意皆以告乂又對乂流涕敘太后欲出家憂怖之心如此密言日有數四乂殊不爲疑乃勸肅宗從太后意於是太后數御顯陽二宮無復禁礙乂舉其親元法僧爲徐州刺史法僧據州反叛靈太后數以爲言乂深愧悔丞相高陽王雍雖位重於乂而甚畏憚欲進言於肅宗而事無因會太后與肅宗南遊洛水雍邀請車駕遂幸雍第日宴肅宗及太后至雍內室從者莫得而入遂定圖乂之計後雍從肅宗朝太后乃進言曰臣不慮天下諸賊唯慮元乂何者乂總握禁旅兵皆屬之父率百萬之衆虎視京西弟爲都督總三齊之衆元乂無心則已若其有心聖朝將何以抗乂雖曰不反誰見其心而不可不懼太后曰然元郎若忠於朝廷而無反心何故不去此領軍以餘官輔政乂聞之甚懼免冠求解乃以乂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侍中領左右乂雖去兵權然總任內外殊不慮有黜廢之理也後乂出宿遂解其侍中旦欲入宮門者不納尋除名爲民初咸陽王禧以逆見誅其子樹奔蕭衍衍封爲鄴王及法僧反叛後樹遺公卿百寮書曰魏室不造姦豎擅朝社稷阽危綴旒非譬元乂險慝狠戾人倫不齒屬籍疏遠素無尚望特以太后姻婭早蒙寵擢曾不懷音公

行反噬肆茲悖逆人神同憤自頃境土所傳皆云乂狠心養毒藉權位而日滋
含忍詔詐與日月而彌甚無君之心非復一日暴逼之事旦暮必行抑又聞之
夫名以出信信以制義山川隱疾且猶不以名成師兆亂巨君不臣求之史籍
有自來矣元乂本名夜乂弟羅實名羅剎夜乂羅剎此鬼食人非遇黑風事同
飄墮嗚呼魏境離此二災惡木盜泉不息不飲勝名梟稱不入不爲況昆季此
名表能噬物日露久矣始信斯言況乃母后幽辱繼主蒙塵釋位揮戈言謀王
室不在今日何謂人臣諸實或奕世載德或將相繼踵或受任累朝或職居機
要或姻戚匪他或忠義是秉俛眉逆手見制凶威臣節未申徒有勤悴又聞自
乂專政僭兆離德重以歲時災厲年年水旱牛馬殪踣桑柘焦枯饑饉相仍菜
色滿道妖災告譴人皆歎息邊淵西北羌戎隴梁泗汴左右戍漕流離加以剖
斷忠賢殲殄宗室哀彼本邦一朝橫潰今旣率師將除君側區區之懷庶令冠
履得所大憝同必誅之戮魏祀無忽諸之非乂爲遠近所惡如此其後靈太后
顧謂侍臣曰劉騰元乂昔邀朕索鐵券望得不死朕賴不與中書舍人韓子熙
曰事關殺活豈計與否陛下昔雖不與何解今日不殺靈太后憮然未幾有人
告乂及其弟爪謀反欲令其黨攻近京諸縣破市燒邑郭以驚動內外先遣其
從弟洪業率六鎮降戶反於定州又令人勾魯陽諸蠻侵擾伊闕乂兄弟爲內
應起事有日得其手書靈太后以妹壻之故未忍便決黃門侍郎李琰之曰元
乂之罪具騰遐邇豈容復停以惑視聽黃門徐紇趙脩欲諫逡巡未敢羣臣固
執不已肅宗又以爲言太后乃從之於是乂及弟爪並賜死於家太后猶以妹
故復追贈乂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尙書令冀州刺史
乂子亮襲祖爵齊受禪例降
乂庶長子稚秘書郎中乂死之後遂亡奔蕭衍
乂弟羅字仲綱以儉素著稱起家司空參軍事轉司徒主簿領嘗食典御散騎
侍郎散騎常侍雖父兄貴盛而虛己謙退恂恂接物遷平東將軍青州刺史乂
當朝專政羅望傾四海于時才名之士王元景邢子才李獎等咸爲其賓客從
遊青土時蕭衍遣將寇邊以羅行撫軍將軍都督青光南青三州諸軍事罷州
入爲宗正卿孝莊初除尙書右僕射東道大使出帝時遷尙書令尋除使持節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羅旣懦怯孝靜初蕭衍遣將圍逼羅以
州降乂死之後羅通乂妻時人譏之或云其救命之計也
羅弟爽字景喆少而機警尤爲父所寵愛解褐秘書郎稍遷給事黃門侍郎金
紫光祿大夫永熙二年卒贈使持節都督涇岐秦三州諸軍事衞將軍尙書左
僕射秦州刺史謚曰懿
爽子德隆武定末太子中庶子
爽弟蠻武定末光祿卿
爪字景邕給事中與兄乂同以罪誅
繼弟羅侯遷洛之際以墳陵在北遂家於燕州之昌平郡內豐資產唯以意得
爲適不入京師有賓客往來者必厚相禮遺豪據北方甚有聲稱乂權重以羅
侯不樂入仕就拜昌平太守正光末逆賊大俄佛保陷郡見害
子景遵直寢太常丞
史臣曰梟獍爲物天實生之知母忘父蓋亦禽獸元紹其人此之不若乎陽平
以下降年天促英才武略未顯於時靜閑二王爲時稱首譽旣有聲渾亦見器
齊荷遇高祖繼受任太和苟無其才名位豈徒及也乂階緣寵私智小謀大任
重才弱遂亂天下殺身全祀不亦幸哉

魏書卷十六

魏書卷十六考證

陽平王熙傳鉅鹿將軍東海太守帶峒峿戍主○前漢地理志東海郡司吾注地名或從山今齊東有峒峿聚此云峬峿殆峒峿之訛也

爲顯好內學每云晉地有福○顯貴武云後漢書方術傳自是習爲內學注蓋謂圖讖之書其事祕密故稱內也褚少孫補滑稽傳以傳記雜說爲外家是以大經爲內也東漢儒者則以七緯爲內學六經爲外學

行臺高諒○諒監本作讓本書肅宗紀云孝昌元年正月徐州刺史元法僧據城反害行臺高諒又高祐傳祐孫顥顥弟雅雅弟諒爲徐州行臺屬元法僧反叛遇諒同之諒不許爲僧法所害讓自是諒字之訛今改正

廣平王連傳子伯和襲下闕一版○伯和霄之孫也本書目錄廣平王連下注云南平王渾渾子霄霄曾孫仲冏而無下文統統子思略思略弟叔略等名疑所闕者爲仲冏事蹟而統者其子也目錄世系不可詳故幷刪去耳

京兆王黎傳太傅清河王懌以親賢輔政參決機事以乂持寵驕盈志欲無限懌裁之法乂輕其爲人每欲斥黜之○乂輕其爲人句乂疑當作叉按尋文義蓋言懌輕乂非乂輕懌也

魏書卷十六考證

魏書卷十七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五

明元六王

樂平王　安定王　樂安王　永昌王　建寧王　新興王

明元皇帝七男杜密皇后生世祖太武皇帝大慕容夫人生樂平戾王丕安定殤王彌闕母氏慕容夫人生樂安宣王範尹夫人生永昌莊王健建寧王崇新興王俊二王並闕母氏

樂平王丕少有才幹爲世所稱太宗以丕長愛其器度特優異之泰常七年封拜車騎大將軍後督河西高平諸軍討南秦王楊難當軍至略陽禁令齊肅所過無私百姓爭致牛酒難當懼還仇池而諸將議曰若不誅豪帥軍還之後必聚而爲寇又以大衆遠出不有所掠則無以充軍實賞將士將從之時中書侍郎高允參丕軍事諫曰今若誅之是傷其向化之心恐大軍一還爲亂必速丕以爲然於是綏懷初附秋毫無犯初馮弘之奔高麗世祖詔遣送之高麗不遣世祖怒將討之丕上疏以爲和龍新定宜優復之使廣修農殖以饒軍實然後進圖可一舉而滅帝納之乃止後坐劉潔事以憂薨事在潔傳諡曰戾王子拔襲爵後坐事賜死國除丕之薨及日者董道秀之死也高允遂著筮論曰昔明元末起白臺其高二十餘丈樂平王嘗夢登其上四望無所見王以問日者董道秀筮之曰大吉王默而有喜色後事發王遂憂死而道秀棄市道秀若推六爻以對王曰易稱亢龍有悔窮高曰亢高而無民不爲善也夫如是則上寧於王下保於己福祿方至豈有禍哉今舍於本而從其末咎釁之至不亦宜乎

安定王彌泰常七年封太宗討滑臺留守京師薨諡殤王無子國除

樂安王範泰常七年封雅性沉厚寬和仁恕世祖以長安形勝之地非範莫可任者乃拜範都督五州諸軍事衞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長安鎭都大將高選才能以爲僚佐範謙恭惠下推心撫納百姓稱之時秦土新罹寇賊流亡者相繼範請崇易簡之治帝納之於是遂寬徭與人休息後劉潔之謀範聞而不告事發因疾暴薨長子良世祖未有子嘗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親撫養之長而壯勇多知常參軍國大計高宗時襲王拜長安鎭都大將雍州刺史爲內都大官薨諡曰簡王

永昌王健泰常七年封健姿貌魁壯善弓馬達兵法所在征戰常有大功才藝比陳留桓王而智略過之從世祖破赫連昌遂西略至木根山討和龍健別攻拔建德後平叛胡白龍餘黨于西河世祖襲蠕蠕越涿邪山車駕還詔健殿後蠕蠕萬騎追之健與數十騎擊之矢不虛發所中皆應弦而斃遂退威震漠北尋從平涼州健功居多又討破禿髮保周自殺傳首京師復降沮渠無諱無疾薨諡曰莊王子仁襲仁亦驍勇有父風世祖奇之後與濮陽王閭若文謀爲不軌發覺賜死國除

建寧王崇泰常七年封拜輔國將軍從討北虜有功高宗時封崇子麗濟南王後與京兆王杜元寶謀逆父子並賜死

新興王俊泰常七年封拜鎭東大將軍少善騎射多才藝坐法削爵爲公俊好酒色多越法度又以母先遇罪死而己被貶削恆懷怨望頗有悖心後事發賜死國除

魏書卷十七

魏書卷十七考證

明元六王列傳○魏收書亡後人所補

樂安王範傳後廣平王連傳末馬王列傳後與濮陽王閭若文○北史考作著

魏書卷十七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六

太武五王

晉王　東平王　臨淮王　廣陽王　南安王

太武皇帝十一男賀皇后生景穆皇帝越椒房生晉王伏羅舒椒房生東平王翰弗椒房生臨淮王譚伏椒房生楚王建閭石昭儀生南安王余其小兒猫兒虎頭龍頭並闕母氏皆早薨無傳

晉王伏羅真君三年封加車騎大將軍後督高平涼州諸軍討吐谷渾慕利延軍至樂都謂諸將曰若從正道恐軍聲先振必當遠遁若潛軍出其非意此鄧艾擒蜀之計也諸將咸難之伏羅曰夫將軍制勝萬里擇利專之可也遂間道行至大母橋慕利延衆驚奔白蘭慕利延兄子拾寅走河曲斬首五千餘級降其一萬餘落八年薨無子國除

東平王翰真君三年封秦王拜侍中中軍大將軍參典都曹事忠貞雅正百僚憚之太傅高允以翰年少作諸侯箴以遺之翰覽之大悅後鎮枹罕以信惠撫衆羌戎敬服改封東平王世祖崩諸大臣等議欲立翰而中常侍宗愛與翰不協矯太后令立南安王余遂殺翰

子道符襲爵中軍大將軍顯祖踐阼拜長安鎮都大將皇興元年謀反司馬段太陽討斬之傳首京師

臨淮王譚真君三年封燕王拜侍中參都曹事後改封臨淮王世祖南討授中軍大將軍先是劉義隆以郙山險固有衆胡家乃積糧爲守禦之備譚率衆攻之獲米三十萬以供軍儲義隆恃淮之阻素不設備譚造筏數十潛軍而濟賊衆驚潰遂斬其將胡崇賊首萬餘級薨諡宣王

子提襲爲梁州刺史以貪縱削除加罰徙配北鎮久之提子員外郎穎免冠請解所居官代父邊戍高祖不許後詔提從駕南伐至洛陽參定遷都之議尋卒以豫參遷都功追封長鄉縣侯世宗時贈雍州刺史諡曰懿

提子昌字法顯好文學居父母喪哀號孺慕悲感行人世宗時復封臨淮王未拜而薨贈齊州刺史諡曰康王追封濟南

子彧字文若紹封彧少有才學時譽甚美侍中崔光見彧退而謂人曰黑頭三公當此人也少與從兄安豐王延明中山王熙並以宗室博古文學齊名時人莫能定其優劣尚書郎范陽盧道將謂吏部清河崔休曰三人才學雖無優劣然安豐少於造次中山皂白太多未若濟南風流沉雅時人爲之語曰三王楚琳琅未若濟南備圓方彧姿制閑裕吐發流靡瑯琊王誦有名人也見之未嘗不心醉忘疲拜前軍將軍中書侍郎奏郊廟歌辭時稱其美除給事黃門侍郎彧本名亮字仕明時侍中穆紹與彧同署避紹父諱啓求改名詔曰仕明風神運吐常自以比荀文若可名彧以取定體相倫之美彧求復本封詔許復封臨淮寄食相州魏郡又長兼御史中尉彧以爲倫敘得之不謝領軍于忠忠言之朝廷曰臨淮雖復風流可觀而無骨鯁之操中尉之任恐非所堪遂去威儀單車而還朝流爲之歎息累遷侍中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兼尚書左僕射攝選是時蕭衍遣將圍逼渦陽詔彧以本官爲東道行臺會尒朱榮入洛殺害元氏彧撫膺慟哭遂奔蕭衍衍遣其舍人陳建孫迎接并觀彧爲人建孫還報稱彧風神閑儁衍亦先聞名深相器待見彧於樂遊園因設宴樂彧聞樂聲歔欷涕淚交下悲感傍人衍爲之不樂自前後奔叛皆希旨稱魏爲僞唯彧上表啓常云魏臨淮王衍體彧雅性不以爲責及知莊帝踐阼彧以母老請還辭旨懇切衍惜其人才又難違其意遣其僕射徐勉私勸彧曰昔王陵在漢姜維相蜀在所成名何必本土彧曰死猶願北況於生也衍乃以禮遣彧性至孝事父母盡禮自經違離不進酒肉容貌憔悴見者傷之累除位尚書令大司馬兼錄尚書莊帝追崇武宣王爲文穆皇帝廟號肅祖母李妃爲文穆皇后將遷神主於太廟以高祖爲伯考彧表諫曰漢祖創業香街有太上之廟光武中興南頓立舂陵之寢元帝之於光武疏爲絕服猶尚身奉子道入繼大宗高祖之於聖躬親實猶子陛下既纂洪緒豈宜加伯考之名且漢宣之繼孝昭斯乃上後叔祖豈忘宗承考妣蓋以大義斯奪及金德將興宣王受寄自茲而降世秉威權景王意

存毁冕文王心規裂冠雖祭則魏王而權歸晉室昆之與季實傾曹氏且子元宣王冢胤文王成其大業故晉武繼文祖宣景王有伯考之稱以今類古恐或非儔又臣子一例義彰舊典禘祫失序著譏前經高祖德溢寰中道超無外肅祖雖勳格宇宙猶曾奉贄稱臣穆皇后稟德坤元復將配享乾位此乃君臣並筵嫂叔同室歷觀墳籍未有其事時莊帝意銳朝臣無敢言者唯彧與吏部尚書李神儁並有表聞詔報曰文穆皇帝勳格四表道邁百王是用考循舊軌恭上尊號王表云漢太上於香街南頓於舂陵漢高不因瓜瓞之緒光武又無世及之德皆身受符命不由父祖別廟異寢於理何差文穆皇帝天睠人宅歷數有歸朕忝承下武遂主神器既帝業有統漢氏非倫若以昔況今不當移寢則魏太祖晉景帝雖王跡已顯皆以人臣而終豈得與餘帝別廟有闕餘序疑漢郡國立廟者欲尊高祖之德使饗遍天下非關太廟神主獨在外祠薦漢宣之父亦非勳德所出雖不追尊不亦可乎伯考之名自是尊卑之稱何必準古而言非類也復云君臣同列嫂叔共室當以文穆皇帝昔遂臣道以此為疑禮天子元子猶士禘祫豈不得同室乎且晉文景共為一代議者云世限七主無定數昭穆既同明有共室之理禮既有祔嫂叔何嫌禮士祖禰一廟豈無婦舅共室也若專以共室為疑容可更議遷毀莊帝既逼諸妹之請此辭意黃門侍郎常景中書侍郎邢子才所贊成也又追尊兄彭城王為孝宣皇帝彧又面諫曰陛下中興意欲憲章前古作而不法後世何觀歷尋書籍未有其事願割友于之情使名器無爽帝不從及神主入廟復勑百官悉陪從一依乘輿之式彧上表以為爰自中古迄於下葉崇尚君親褒明功懿乃有皇號終無帝名今若去帝直留皇名求之古義少有依準又不納尒朱榮死除彧司徒公尒朱世隆率部北叛詔彧防河陰及尒朱兆率衆奄至彧出東掖門為賊所獲見兆辭色不屈為羣胡所毆薨出帝贈太師太尉公雍州刺史彧美風韻善進止衣冠之下雅有容則博覽羣書不為章句所著文藻雖多亡失猶有傳於世者然居官不能清白所進舉止於親婭為識者所譏無子

弟孝友少有時譽襲爵臨淮王累遷滄州刺史為政溫和好行小惠不能清白而無所侵犯百姓亦以此便之孝靜帝宴齊文襄王於華林園孝友因醉自譽又云陛下許賜臣能帝笑曰朕恆聞王自道清文襄曰臨淮王雅旨舍罪於是君臣俱笑而不罪孝友明於政理嘗奏表曰令制百家為黨族二十家為閭五家為比鄰百家之內有帥二十五徵發皆免苦樂不均羊少狼多復有蠶食此之為弊久矣京邑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無闕而況外州乎請依舊置三正之名不改而百家為四閭閭二比計族省十二丁得十二疋貲絹略計見管之戶應二萬餘族一歲出貲絹二十四萬疋十五丁出一番兵計得一萬六千兵此富國安人之道也古諸侯娶九女士有一妻二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公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所以陰教聿脩繼嗣有廣廣繼嗣孝也脩陰教禮也而聖朝忽棄此數由來漸久將相多尚公主王侯亦娶后族故無妾媵習以為常婦人多幸生逢今世舉朝略是無妾天下殆皆一妻設令人強志廣娶則家道離索身事迍邅內外親知共相嗤怪凡今之人通無準節父母嫁女則教之以妒姑姊逢迎必相勸以忌持制夫為婦德以能妬為女工自云受人欺畏他笑我王公猶自一心已下何敢二意夫妬忌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姦淫之兆興斯臣之所以毒恨者也請以王公第一品娶八通妻以備九女稱事二品備七三品四品備五五品六品則一妻二妾限以一周悉令充數若不充數及待妾非禮使妻妒加捶撻免所居官其妻無子而不娶妾斯則自絕無以血食祖父請科不孝之罪離遣其妻臣之赤心義唯家國欲使吉凶無不合禮貴賤各有其宜省人帥以出兵丁立倉儲以豐穀食設賞格以擒姦盜行典令以示朝章庶使足食足兵人信之矣又冒申妻妾之數正欲使王侯將相功臣子弟苗胤滿朝傳祚無窮此臣之志也詔付有司議奏不同孝友又言今人生為皂隸葬擬王侯存沒異途無復節制崇壯丘壠盛飾祭儀鄰里相榮稱為至孝又夫婦之始王化所先共食合瓢足以成禮而今之富者彌奢同牢之設甚於祭槃累魚成山山有林木林木之上鸞鳳斯存徒有煩勞終成委棄仰惟天意其或不然請自茲以後若婚葬過者以違旨論官司不加糾劾即

與同罪孝友在郡積年以法自守甚著聲稱然性無骨鯁善事權勢為正直者所譏齊受禪爵例降

昌弟孚字秀和少有令譽侍中游肇并州刺史高聰司徒崔光等見孚咸曰此子當準的人物恨吾徒衰暮不及見耳累遷兼尚書右丞靈太后臨朝宦者干政孚乃總括古今名妃賢后凡為四卷奏之遷左丞蠕蠕王阿那瓌既得返國其人大飢相率入塞阿那瓌上表請臺賑給詔孚為北道行臺詣彼賑恤孚陳便宜表曰皮服之人未嘗粒食宜從俗因利拯其所無昔漢建武中單于款塞時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給之斯即前代和戎撫新柔遠之長策也乞以牸牛產羊餬其口命且畜牧繁息是其所便毛血之利惠兼衣食又尚書奏云如其仍住七州隨寬置之臣謂人情戀本寧肯徙內若依臣請給賑雜畜愛本重鄉必還舊土如其不然禁留益損假令逼徙事非久計何者人面獸心去留難測既易水草痾恙將多憂愁致困死亡必甚兼其餘類尚在沙磧脫出狂悖翻歸舊巢必殘掠邑里遺毒百姓亂而方塞未若杜其未萌又貿遷起於上古交易行於中世漢與胡通亦立關市今北人阻飢命懸溝壑公給之外必求市易彼若願求宜見聽許又云嘗大者不計小名圖遠者弗拘近利雖戎狄衰盛歷代不同叛服之情略可論討周之北伐僅獲中規漢氏外攘裁收下策昔在代京恆為重備將帥勞止甲士疲力前世苦之計未能致今天祚大魏亂亡在彼朝廷垂天覆之恩廓大造之德鳩其散亡禮送令返宜因此時善思遠策竊以理雖萬變可以一觀來事雖懸易以往卜昔漢宣之世呼韓款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朔方因留衛助又光武時亦令中郎將段彬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參察動靜斯皆守吉之元龜安邊之勝策計今朝廷成功不減曩時蠕蠕國敝亦同疇日宜準昔成謨略依舊事借其所閑地聽使田牧粗置官屬示相慰撫嚴戒邊兵以見保衛馭以寬仁廉以久策使親不至矯詐疎不容叛反今北鎮諸將舊常云一人代外邏因令防察所謂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者也又云先人有奪人之心待降如受彊敵武非專外亦以防內若從處分割配諸州鎮遼遠非轉輸可到悔叛之情變起難測又居人畜業布在原野戎夷性貪見則思盜防彼肅此少兵不堪渾流之際易相干犯驅之還本未必樂去配州內徙復不肯從既其如此為費必大朝廷不許孚持白虎幡勞阿那瓌於柔玄懷荒二鎮間阿那瓌眾號三十萬陰有異意遂拘留孚載以韞車日給酪一升肉一段每集其眾坐孚東廂稱為行臺甚加禮敬阿那瓌遂南過至舊京後遣孚等還因上表謝罪有司以孚事下廷尉丞高謙之云孚辱命處孚流罪後拜冀州刺史孚勸課農桑境內稱為慈父鄰州號曰神君先是州人張孟都張洪建馬潘崔獨憐張叔緒崔醜張天宜崔思哲等八家皆屯保林野不臣王命州郡號曰八王孚至皆請入城願致死効力後為葛榮所陷為榮所執兄祐為防城都督兄子子禮為錄事參軍榮欲先害子禮孚請先死以贖子禮叩頭流血榮乃捨之又大集將士議其死事孚兄弟各誣己引過爭相為死又孟都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就法請活使君榮曰此魏之誠臣義士也凡同禁五百人皆得免榮平還除冀州刺史元顥入洛授孚東道行臺彭城郡王孚封顥逆書送朝廷天子嘉之顥平封孚萬年鄉男永安末樂器殘缺莊帝命孚監儀注孚上表曰昔太和中中書監高閭太樂令公孫崇修造金石數十年間乃奏成功時大集儒生考其得失太常卿劉芳請別營造久而方就復召公卿量校合否論者沸騰莫有適從登被旨敕並見施用往歲大軍入洛戎馬交馳所有樂器亡失垂盡臣至太樂署問太樂令張乾龜等云承前以來置宮懸四箱簨虡六架東北架編黃鍾之磬十四雖器名黃鍾而聲實夷則考之音制不甚諧韻姑洗懸於東北太蔟編於西北蕤賓列於西南並皆器象差位調律不和又有儀鍾十四虛懸架首初不叩擊今便刪廢以從正則臣今據周禮鳧氏修廣之規磬氏倨句之法吹律求聲叩鍾求音損除繁雜討論實錄依十二月為十二宮各準辰次當位懸設月聲既備隨用擊奏則會還相為宮之義又得律呂相生之體今量鍾磬之數各以十二架為定奏可于時搢紳之士咸往觀聽靡不咨嗟歎服而返太傅錄尚書長孫承業妙解聲律特復稱善後從出帝入關

廣陽王建閭真君三年封楚王後改封廣陽王薨謚曰簡王

子石侯襲薨諡曰哀王
子遵興襲薨諡曰定王無子
石侯弟嘉少沉敏喜慍不形於色兼有武略高祖初拜徐州刺史甚有威惠後封廣陽王以紹建閭後高祖南伐詔嘉斷均口嘉違失指授令賊得免帝怒責之曰叔祖定非世孫何太不上類也及將大漸遺詔以嘉爲尚書左僕射與咸陽王禧等輔政遷司州牧嘉表請於京四面築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乞發三正復丁以充茲役雖有暫勞姦盜永止詔從之拜衞大將軍尚書令除儀同三司嘉好飲酒或沉醉在世宗前言笑自得無所顧忌帝以其屬尊年老常優容之與彭城北海高陽諸王每入宴集極懽彌夜數加賞賜帝亦時幸其第性好儀飾車服鮮華既居儀同又任端首出入容衞道路榮之後遷司空轉司徒嘉好立功名有益公私多所敷奏帝雅委付之愛敬人物後來才俊未爲時知者侍坐之次轉加談引時人以此稱之薨遺命薄葬世宗悼惜之贈侍中太保諡曰懿烈嘉後妃宜都王穆壽孫女司空從妹也聰明婦人及爲嘉妃多所匡贊光益家道
子深字智遠襲爵肅宗初拜肆州刺史豫行恩信胡人便之劫盜止息後爲恆州刺史在州多所受納政以賄成私家有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此爲恆累遷殿中尚書未拜坐淫城陽王徽妃于氏爲徽表訟詔付丞相高陽王雍等宗室議決其罪以王還第及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反叛臨淮王彧討之失利詔深爲北道大都督受尚書令李崇節度時東道都督崔暹敗於白道深上書曰邊豎構逆以成紛梗其所由來非一朝也昔皇始以移防爲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廢仕宦至乃偏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爲之及太和在歷僕射李沖當官任事涼州土人悉免廝役豐沛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爲伍征鎮驅使但爲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便爲清途所隔或投彼有北以御魑魅多復逃胡鄉乃峻邊兵之格鎮人浮遊在外皆聽流兵捉之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爲匪人言者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出爲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有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爲之指蹤過弄官府政以賄立莫能自改咸言姦吏爲此無不切齒憎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竊奔命師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便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時即申聞求改鎮爲州將允其願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率下失和拔陵殺之爲逆命攻城掠地所見必誅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其崔暹隻輪不反臣崇與臣逡巡復路今者相與還次雲中馬首是瞻未便西邁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時不納其策東西部勑勒之叛朝議更思深言遣兼黃門侍郎酈道元爲大使欲復鎮爲州以順人望會六鎮盡叛不得施行深後上言今六鎮俱叛二部高車亦同惡黨以疲兵討之不必制敵請簡選兵或留守恆州要處更爲後圖及李崇徵還深專總戎政拔陵避蠕蠕南移渡河先是別將李叔仁以拔陵來逼請求迎援深赴之前後降附二十萬人深與行臺元纂表求恆州北別立郡縣安置降戶隨宜賑賚息其亂心不從詔遣黃門侍郎楊昱分散之於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謂纂曰此輩復爲乞活矣禍亂當由此作既而鮮于脩禮叛於定州杜洛周反於幽州其餘降戶猶在恆州遂欲推深爲主深乃上書乞還京師令左衞將軍楊津代深爲都督以深爲侍中右衞將軍定州刺史時中山太守趙叔隆別駕崔融討賊失利臺使劉審考覈未訖會賊逼中山深乃令叔隆防境審馳驛還京云深擅相放縱城陽王徽與深有隙因此構之乃徵深爲吏部尚書兼中領軍及深至都肅宗不欲使徽深相憾勑因宴會令相和解徽銜不已後河間王琛等爲鮮于脩禮所敗乃除深儀同三司大都督章武王融爲左都督裴衍爲右都督並受深節度徽因奏靈太后構深曰廣陽以愛子握兵在外不可測也乃勑章武王等潛相防備融遂以勑示深深懼事無大小不敢自決靈太后聞之乃使問深意狀乃具言曰往者元乂執權移天徙日而徽託附無翼而飛令大明反政任寄唯重以徽褊心銜臣切骨臣以疏滯遠離京輦被其構阻無所不爲然臣昔不在其後自此以來翻成陵谷徽遂一歲八遷位居宰相臣乃積年淹滯有功不錄自徽執政以來非但抑臣而

已北征之勳皆被擁塞將士告捷終無片賞雖為表請多不蒙遂前留元標據于盛樂後被重圍析骸易子倒懸一隅嬰城二載賊散之後依階乞官徵乃盤退不允所請而徐州下邳戍主賈勳法僧叛後暫被圍逼固守之勳比之未重乃立得州即授開國天下之事其流一也功同賞異不平謂何又驃騎李崇北征之日啓募八州之人聽用關西之格及臣在後依此科賞復言北道征者不得同於關西定襄陵廟之至重平城守國之要鎮若計此而論功亦何負於秦楚但以嫉臣之故便欲望風排抑然其當途以來何直退勳而已但是隨臣征者即便為所嫉統軍袁叔和曾經省訴徵初言有理又聞北征隸臣為統應時變色復令臣兄子仲顯異端訟臣緝緝翩翩謀相誹謗言臣恐者接以恩顏稱臣善者即被嫌責甄琛曾理臣屈乃視之若仇讎徐紇頗言臣短即待之如親戚又驃騎長史祖瑩昔在軍中妄增首級矯亂戎行蠹害軍府獲罪有司避命山澤直以謗臣之故徵乃還雪其罪臣府司馬劉敬比送降人既到定州翻然背叛賊如決河豈其能擁且以臣府參寮不免身首異處徵既怒遷捨其元惡囚及胥徒從臣行者莫不悚懼嚮恆州之人乞臣為刺史徵乃斐然言不可測及降戶結謀臣頻表啓徵乃因執言此事及向定州遠彼姦惡又復論臣將有異志翻覆如此欲相陷沒致令國朝遽賜遷代賊起之由誰使然也徵既優幸任隆一世慕勢之徒於臣何有是故餘人攝選車馬填門及臣居邊賓遊罕至臣近比為慮其為梗是以孜孜乞赴京闕屬流人舉斧元戎垂翅復從後命自安無所僥倖先驅不敢辭事及臣出都行塵未滅已聞在後復生異議言臣將兒自隨證為可疑之兆忽稱此以構亂悠悠之人復傳音響言左軍臣融右軍臣衍皆受密敕伺察臣事徵既用心如此臣將何以自安竊以天步未夷國難猶梗方伯之任於斯為急徵昔臨藩乃有人譽及居端右蔑爾無聞今求出之為州使得申其利用徵若外從所長臣無內慮之切脫蒙覽公私幸甚深以兵士頻經退散人無鬭情連營轉柵日行十里行達交津隔水而陳賊脩禮常與葛榮謀後稍信朔州人毛普賢榮常銜之普賢昔為深統軍及在交津深使人諭之普賢乃有降意又使錄事參軍元晏說賊程殺鬼果相猜貳葛榮遂殺普賢脩禮而自立榮以新得大眾上下未安遂北度瀛州深便率眾北轉榮東攻章武王融戰敗於白牛邏深遂退走趨定州聞刺史楊津疑其有異志乃止於州南佛寺停三日夜乃召都督毛謚等六七人臂肩為約危難之際期相拯恤謚疑深意異乃密告津云深謀不軌津遣謚討深深走出謚叫噪追躡深與左右行至博陵郡界逢賊遊騎乃引詣葛榮賊徒見深頗有喜者榮新自立內惡之乃害深莊帝追復王爵贈司徒公謚曰忠武

子湛字士淵少有風尚莊帝初襲封孝靜初累遷冀州刺史所在聚斂風政不立入為侍中後行司州牧時齊獻武王作相以湛頗有器望啓超拜太尉公薨贈假黃鉞大司馬尚書令謚曰文獻初湛名位漸重留連聲色始以婢紫光遺尚書郎中宋遊道後乃私耽出為冀州竊而攜去遊道大致紛紛乃云紫光湛父所寵湛母遺己將致公文久乃停息論者兩非之

湛弟瑾尚書祠部郎後謀殺齊文襄事泄合門伏法

湛子法輪紫光所生也齊王矜湛覆滅乃啓原之復其爵土

南安王余真君三年封吳王後改封南安王世祖暴崩中常侍宗愛矯皇太后令迎余而立之然後發喪大赦改年為永平余自以非次而立厚賞群下取悅於眾為長夜之飲聲樂不絕旬月之間帑藏空罄尤好弋獵出入無度邊方告難余不恤之百姓憤惋而余晏如也宗愛權恣日甚內外憚之余疑愛將謀變奪其權愛怒因余祭廟夜殺余高宗葬以王禮謚曰隱

魏書卷十八

魏書卷十八考證

太武五王列傳○魏收書闕後人所補

太武皇帝十一男○臣冊按本書所載景穆帝晉王東平王臨淮王楚王南安王小兒猫兒虎頭龍頭凡十人而云十一男者蓋其一不特闕母氏而并未有名故不可得紀也

臨淮王譚傳所替成也○替北史作贊臣人龍按文義當以贊字爲順然唐書文藝傳杜審言曰我在久壓公等但恨不見替人今諺猶以替字作代字解或魏宋間語以代作爲替成亦未可定

魏書卷十八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七上

景穆十二王

陽平王 京兆王 濟陰王 汝陰王 樂浪王 廣平王

景穆皇帝十四男恭皇后生文成皇帝袁椒房生陽平幽王新成尉椒房生京兆康王子推濟陰王小新成陽椒房生汝陰靈王天賜樂浪厲王萬壽廣平殤王洛侯母並闕孟椒房生任城康王雲劉椒房生南安惠王楨城陽康王長壽慕容椒房生章武敬王太洛尉椒房生樂陵康王胡兒孟椒房生安定靖王休趙王深早薨無傳母闕魏舊太子後庭未有位號高宗即位恭宗宮人有子者並號為椒房

陽平王新成太安三年封拜征西大將軍後為內都大官薨諡曰幽

長子安壽襲爵高祖賜名頤累遷懷朔鎮大將都督三道諸軍事北討詔徵赴京勞以戰伐之事對曰當仰仗廟算使呼韓同渭橋之禮帝歎曰壯哉王言朕所望也未發遭母憂詔遣侍臣以金革敦喻既殯而發與陸叡集三道諸將議軍途所詣於是中道出黑山東道趨士盧河西道向侯延河軍過大磧大破蠕蠕頤入朝詔曰王之前言果不虛也後除朔州刺史及恒州刺史穆泰謀反遣使推頤為主頤密以狀聞泰等伏誅帝甚嘉之世宗景明元年薨於青州刺史諡曰莊王傳國至孫宗胤肅宗時坐殺叔父賜死爵除

頤弟衍字安樂賜爵廣陵侯位梁州刺史表請假王以崇威重詔曰可謂無厭求也所請不合轉徐州刺史至州病重帝敕徐成伯乘傳療疾差成伯還帝曰卿定名醫賚絹三千匹成伯辭請受一千帝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以是而言豈惟三千匹乎其為帝所重如此後所生母雷氏卒表請解州詔曰先君餘尊之所厭禮之明文季末陵遲斯典或廢侯既親王之子宜從餘尊之義便可大功後卒於雍州刺史諡曰康侯衍性清慎所在廉潔又不營產業歷牧四州皆有稱績亡日無斂屍具子暢

暢弟融字叔融貌甚短陋驍武過人莊帝謀殺尒朱榮以融為直閣將軍及尒朱兆入洛融逃人間

衍弟欽字思若位中書監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欽色尤黑故時人號為黑面僕射欽淫從兄麗妻崔氏為御史中尉封回劾奏遇赦免尋除司州牧欽少好學早有令譽時人語曰皇宗略略壽安思若及晚年貴重不能有所匡益識者輕之欽曾託青州人高僧壽為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反謂欽曰凡人絕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去食就信實有所闕欽乃大慚於是待客稍厚後除司空公封鉅平縣公於河陰遇害贈假黃鉞太師太尉公

子子孝字季業早有令譽年八歲司徒崔光見而異之曰後生領袖必此人也

京兆王子推太安五年封位侍中征南大將軍長安鎮都大將子推性沈雅善於綏接秦雍之人服其威惠入為中都大官察獄有稱顯祖將禪位於子推以大臣固諫乃傳高祖高祖即位拜侍中本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未至道薨

子太興襲拜長安鎮都大將以黷貨削除官爵後除秘書監還復前爵拜統萬鎮將改封西河後改鎮為夏州仍以太興為刺史除守衛尉卿初太興遇患請諸沙門行道所有資財一時布施乞求病愈名曰散生齋及齋後僧皆四散有一沙門方云乞齋餘食太興戲之曰齋食既盡唯有酒肉沙門曰亦能食之因出酒一斗羊腳一隻食盡猶言不飽及辭出後酒肉俱在出門追之無所見太興遂佛前乞願向者之師當非俗人若此病得差即捨王爵入道未幾便愈遂請為沙門表十餘上乃見許時高祖南討在軍詔皇太子於四月八日為之下髮施帛二千匹既為沙門更名僧懿居嵩山太和二十二年終

子昴字伯暉襲薨

子悰字魏慶襲孝靜時累遷太尉錄尚書事司州牧青州刺史薨於州贈假黃鉞太傅司徒公諡曰文悰寬和有度量美容貌風望儼然得喪之間不見於色性清儉不營產業身死之日家無餘財

昴弟仲景性嚴峭莊帝時兼御史中尉京師肅然每向臺恆駕赤牛時人號赤牛中尉太昌初為河南尹奉法無私時吏部尚書樊子鵠部下縱橫又為盜竊仲景密加收捕悉獲之咸即行決於是豪貴寒心出帝將西行授仲景中軍大都督留京師齊獻武王欲至洛陽仲景遂棄妻子而遁

仲景弟暹字叔照莊帝初除南兗州刺史在州猛暴多所殺害元顥入洛暹據州不屈莊帝還宮封汝陽王遷秦州刺史先時秦州城人屢為反覆暹盡誅之存者十一二普泰元年除涼州刺史貪暴無極欲規府人及商胡富人財物詐一臺符誑諸豪等云欲加賞一時屠戮所有資財生口悉沒自入孝靜時位侍中錄尚書事薨贈太師錄尚書

子沖襲無子國絕

太興弟遙字太原有器望以左衞將軍從高祖南征賜爵饒陽男世宗初遭所生母憂表請解任詔以餘尊所厭不許肅宗初累遷左光祿大夫仍領護軍遷冀州刺史遙以諸胡先無籍貫姦良莫辨悉令造籍又以諸胡設籍當欲稅之以充軍用胡人不願乃共構遙云取納金馬御史按驗事與胡同遙坐除名遙陳枉不已敕有司重究乃披雪還右光祿大夫時冀州沙門法慶既為妖幻遂說勃海人李歸伯歸伯合家從之招率鄉人推法慶為主法慶以歸伯為十住菩薩平魔軍司定漢王自號大乘殺一人者為一住菩薩殺十人為十住菩薩又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知識唯以殺害為事於是聚衆殺阜城令破勃海郡殺害吏人刺史蕭寶寅遣兼長史崔伯驎討之敗於煑棗城伯驎戰沒凶衆遂盛所在屠滅寺舍斬戮僧尼焚燒經像云新佛出世除去舊魔詔以遙為使持節都督北征諸軍事帥步騎十萬以討之法慶相率攻遙遙並擊破之遙遣輔國將軍張虯等率騎追掩討破擒法慶并其妻尼惠暉等斬之傳首京師後擒歸伯戮於都市初遙大功昆弟皆是恭宗之孫至肅宗而本服絕故除遙等屬籍遙表曰竊聞聖人所以南面而聽天下其不可得變革者則親也尊也四世而緦服窮五世而袒免六世而親屬竭矣去茲以往猶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又律云議親者非唯當世之屬親歷謂先帝之五世謹尋斯旨將以廣帝宗重磐石先皇所以變茲事條為此別制者太和之季方有意於吳蜀經始之費慮深在初劉滅之起暫出當時也且臨淮王提分屬籍之始高祖賜帛三千匹所以重分離樂浪王長命亦賜縑二千匹所以存慈眷此皆先朝殷勤克念不得已而然者也古人有言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以其輔己者衆臣誠不欲妄親太階苟求潤屋但傷大宗一分則天子屬籍不過十數人而已在漢諸王之子不限多少皆列土而封謂之曰侯至于魏晉莫不廣胙河山稱之曰公者蓋懸其大宗之不固骨肉之恩疎矣臣去皇上雖是五世之遠於先帝便是天子之孫高祖所以國秩祿賦復給衣食后族唯給其賦不與衣食者欲以別外內限異同也今諸廟之感在心未忘行道之悲倏然已及其諸封者身亡之日三年服終然後改奪今朝廷猶在遏密之中便議此事實用未安詔付尚書博議以聞尚書令任城王澄尚書左僕射元暉奏同遙表靈太后不從卒謚曰宣公

遙弟恒字景安粗涉書史恒以春秋之義為名不以山川表求改名芝歷位太常卿中書監侍中後於河陰遇害贈太傅司徒公謚曰宣穆公

濟陰王小新成和平二年封頗有武略庫莫奚侵擾詔新成率衆討之新成乃多為毒酒賊既漸逼便棄營而去賊至喜而競飲聊無所備遂簡輕騎因醉縱擊俘馘甚多後位外都大官薨贈大將軍謚曰惠公

子鬱字伏生襲位開府為徐州刺史以黷貨賜死國除

長子弼字邕明剛正有文學位中散大夫以世嫡應襲先爵為季父尚書僕射麗因于氏親寵遂奪弼王爵橫授同母兄子誕於是弼絕棄人事託疾還私第世宗徵為侍中弼上表固讓入嵩山以穴為室布衣蔬食卒建義元年子暉業訴復王爵永安三年追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文獻初弼嘗夢人謂之曰君身不得傳世封其紹先爵者君長子紹遠也弼覺即語暉業終如其言

暉業少險薄多與寇盜交遊長乃變節涉子史亦頗屬文而慷慨有志節歷位司空太尉加特進領中書監錄尚書事齊文襄嘗問之曰比何所披覽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暉業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唯事飲啗一日三羊

三日一牘又嘗賦詩云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羣英今逢世路阻狐兔鬱縱橫齊初降封晉陽縣公開府儀同三司特進暉業之在晉陽也無所交通居常閑暇乃撰魏藩王家世號爲辨宗室錄四十卷行於世

暉業弟昭業頗有學尚位諫議大夫莊帝將幸洛南昭業立於閶闔門外叩馬諫帝避之而過後勞勉之位給事黃門侍郎衞將軍右光祿大夫卒謚曰文侯

鬱弟偃字仲琁位太中大夫卒

子誕字曇首初誕伯父鬱以貪汙賜死爵除景明三年誕訴云伯鬱前朝之封正以年長襲封以罪除爵爵由嫡襲嫡應歸正詔以偃正元妃息曇首濟陰王嫡孫可聽紹封以纂先緒誕既襲爵除齊州刺史在州貪暴大爲人患牛馬騾驢無不逼奪家之奴隸悉迫取良人爲婦有沙門爲誕採藥還而見之誕曰師從外來有何消息對曰唯聞王貪願王早代誕曰齊州七萬戶吾至來一家未得三十錢何得言貪後爲御史中尉元纂所糾會赦免薨謚曰靜王

子撫字伯懿襲莊帝初爲從兄暉業訴奪王爵

偃弟麗字寶掌位兼宗正卿右衞將軍遷光祿勳宗正右衞如故時秦州屠各王法智推州主簿呂苟兒爲主號建明元年置立百官攻逼州郡涇州人陳瞻亦聚衆自稱王號聖明元年詔以麗爲使持節都督秦州刺史與別駕楊椿討之苟兒率衆十餘萬屯孤山列據諸險圍逼州城麗出擊大破之便進軍水洛賊徒逆戰麗夜擊走之行秦州事李韶破苟兒于孤山乘勝追奔三十里獲其父母妻子斬賊王五人其餘相繼歸降諸城之圍亦悉奔散苟兒率其王公三十餘人詣麗請罪椿又斬瞻麗因平賊之勢枉掠良善七百餘人世宗嘉其功詔有司不聽追檢拜雍州刺史爲政嚴酷吏人患之其妻崔氏誕一男麗遂出州獄囚死及徙流案未申臺者一時放免遷冀州刺史入爲尚書左僕射帝問曰聞公在州殺戮無理枉濫非一又大殺道人對曰臣在冀州可殺道人二百許人亦復何多帝曰一物不得其所若納諸隍況殺道人二百而言不多麗脫冠謝賜坐卒謚曰威

子顯和少有節操歷司徒記室參軍司徒崔光每見之曰元參軍風流清秀容止閑雅乃宰相之器除徐州安東府長史刺史元法僧叛顯和與戰被擒執手命與連坐顯和曰顯和與阿翁同源別派皆是磐石之宗一朝以地外叛若遇董狐能無慚德遂不肯坐法僧猶欲慰喻顯和曰乃可死作惡鬼不能生爲叛臣及將殺之神色自若建義初贈秦州刺史

汝陰王天賜和平三年封拜鎮南大將軍虎牢鎮都大將後爲內都大官高祖初殿中尚書胡莫寒簡西部勑勒豪富兼丁者爲殿中武士而大納財貨簡選不平衆怒殺莫寒及高平假鎮將奚陵於是諸部勑勒悉叛詔天賜與給事中羅雲督諸軍討之前鋒勑勒詐降雲信之副將元伏曰勑勒色動恐將有變今不設備將爲所圖雲不從勑勒輕騎數千襲殺雲天賜僅得自全後除征北大將軍護匈奴中郎將累遷懷朔鎮大將坐貪殘恕死削除官爵卒高祖哭於思政觀贈本爵葬從王禮謚曰靈王

子逞字萬安卒於齊州刺史謚曰威

逞子慶和東豫州刺史爲蕭衍將所攻舉城降之衍以爲北道總督魏王至項城朝廷出師討之望風退走衍責之曰言同百舌膽若鼷鼠遂徙合浦

逞弟玑字普安自元士稍遷營州刺史性貪殘人不堪命相率逐之玑走平州後除光祿大夫宗正卿封東燕縣男於河陰遇害

天賜第五子脩義字壽安涉獵書傳頗有文才爲高祖所知自元士稍遷左將軍齊州刺史脩義以齊州頻喪刺史累表固辭詔曰脩短有命吉凶由人何得過致憂憚以乖維城之寄違凶就吉時亦有之可聽更立館宇於是移理東城脩義爲政寬和愛人在州四歲不殺一人百姓以是追思之遷秦州刺史肅宗初表陳庶人禧庶人愉等請宥前愆賜葬陵域靈太后詔曰收葬之恩事由上旨藩岳何得越職干陳在州多受納累遷吏部尚書及在銓衡唯事貨賄授官大小皆有定價時中散大夫高居者有旨先敍時上黨郡缺居遂求之脩義私已許人抑居不與居大言不遜脩義命左右牽曳之居對大衆呼天唱賊人問居曰白日公庭安得有賊居指脩義曰此座上者違天子明詔物多者得官京師白劫此非大賊乎脩義失色居行罵而出後欲邀車駕論脩義罪狀左僕射

蕭寶夤諭之乃止二秦反假脩義兼尚書右僕射西道行臺行秦州事爲諸軍
節度脩義性好酒每飲連日遂遇風病神明昏喪雖至長安竟無部分之益元
志敗沒賊東至黑水更遣蕭寶夤討之以脩義爲雍州刺史卒於州贈司空諡
曰文
子均位給事黃門侍郎
樂浪王萬壽和平三年封拜征東大將軍鎮和龍性貪暴徵還道憂薨諡曰厲
王
子康王樂平襲薨
子長命襲坐殺人賜死國除
子忠肅宗時復前爵位太常少卿出帝汎舟天淵池命宗室諸王陪宴忠愚而
無智性好衣服遂著紅羅襦繡作領碧紬袴錦爲緣帝謂曰朝廷衣冠應有常
式何爲著百戲衣忠曰臣少來所愛情存綺羅歌衣舞服是臣所願帝曰人之
無良乃至此乎
廣平王洛侯和平二年封薨諡曰殤無子後以陽平幽王第五子匡後之
匡字建扶性耿介有氣節高宗器之謂曰叔父必能儀刑社稷匡輔朕躬今可
改名爲匡以成克終之美世宗即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茹皓始有寵百寮微
憚之世宗曾於山陵還詔匡陪乘又命皓登車皓褰裳將上匡諫止世宗推之
令下皓恨匡失色當時壯其忠謇世宗親政除肆州刺史匡既忤皓懼爲所害
廉慎自修甚有聲績遷恒州刺史徵爲大宗正卿河南邑中正匡奏親王及始
蕃二蕃王妻悉有妃號而三蕃已下皆謂之妻上不得同爲妃名而下不及五
品已上有命婦之號竊爲疑詔曰夫貴於朝妻榮於室婦女無定升從其夫三
蕃既啓王封妃名亦宜同等妻者齊也理與己齊可從妃例自是三蕃王妻名
號始定後除度支尚書匡表引樂陵章武之例求紹洛侯封詔付尚書議尚書
奏聽襲封以明興絕之義匡與尚書令高肇不平常無降下之色時世宗委政
於肇朝廷傾憚唯匡與肇抗衡先自造棺置於廳事意欲輿棺詣闕論肇罪惡
自殺切諫肇聞而惡之後因與太常劉芳議爭權量遂與肇聲色御史中尉王

顯奏匡曰自金行失御羣僞競興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大魏應期奄有四海高
祖孝文皇帝以睿聖統天克復舊典乃命故中書監高閭廣旌儒林推尋樂府
依據六經參諸國志以黍裁寸將均周漢舊章屬雲構中遷尚未云就高祖睿
思玄深參考經記以一黍之大用成分體準之爲尺宣布施行暨正始中故太
樂令公孫崇輒自立意以黍十二爲寸別造尺度定律刊鍾皆向成訖表求觀
試時敕太常卿臣芳以崇造既成請集朝英議其得否芳疑崇尺度與先朝不
同察其作者於經史復異推造鮮據非所宜行時尚書令臣肇清河王懌等以
崇造乖謬與周禮不同遂奏臣芳依周禮更造成訖量校從其善者而芳以先
朝尺度事合古典乃依前詔書以黍刊寸並呈朝廷用裁金石于時議者多云
芳是唯黃門侍郎臣孫惠蔚與崇扶同二途參差頻經考議而尚書令臣肇以
芳造崇物故之後而惠蔚亦造一尺仍云扶以比崇尺自相乖背量省二三謂
芳爲得而尚書臣匡表云劉孫二尺長短相傾稽考兩律所容殊異言取中黍
校彼二家云並參差抑中無所自立一途請求議判當時議者或是於匡兩途
舛駁未即時定肇又云權斛斗尺班行已久今者所諭豈復先旨宜仰依先朝
故尺爲定自爾以後而匡與肇厲言都座聲色相加高下失其常倫噂競無復
彝序匡更表列據己十是云芳十非又云肇前被敕旨共芳營督規立鍾石之
名希播製作之譽乃憑樞衡之尊藉舅氏之勢與奪任心臧否自己阿黨劉芳
遏絕臣事望勢雷同者接以恩言依經按古者即被怒責雖未指鹿化馬移天
徙日實使蘊藉之士聳氣坐端懷道之夫結舌筵次又言芳昔與崇競恆言自
作今共臣論忽稱先朝豈不前謂可行輒欲自取後知錯謬便推先朝殊非大
臣之體深失爲下之義復考校勢臣之前量度偏頗之手臣必刖足內朝抱璞
人外囂言肆意彰於朝野然匡職當出納獻替所在斗尺權度正是所司若己
有所見能練臧否宜應首唱義端早辨諸惑何故曝心隨從不關一言見芳成
事方有此語計芳才學與匡殊懸所見淺深不應相匹今乃始發恐此由心僭
智於人規成虛譽況匡表云所據銅權形如古誌明是漢作非莽別造及案權
銘云黃帝始祖德布於虞虞帝始祖德布於新若莽佐漢時事寧有銘僞新之

號哉又尋莽傳云莽居攝即變漢制度考校二謬非漢權明矣復云芳之所造又短先朝之尺臣既比之權然相合更云芳尺與千金堰不同臣復量比因見其異二三浮濫難可據準又云共構虛端妄爲疑似託以先朝云非己製臣按此數詐乃在於匡不在於芳何以言之芳先被勑專造鍾律管籥優劣是其所裁權斛尺度本非其事比前門下索芳尺度而芳牒報云依先朝所班新尺復應下黍更不增損爲造鍾律調正分寸而已檢匡造時在牒後一歲芳於爾日匡未共爭已有此牒豈爲詐也計衆造寸積黍十二羣情共知而芳造寸唯止十黍亦俱先朝詔書以黍成寸首尾歷然寧有輒欲自取之理擧任居端右百寮是望言行動靜必副具瞻若恃權阿黨詐託先詔將指鹿化馬徙日移天即是魏之趙高何以宰物擧若無此匡既誣毀宰相訕謗明時豈應談議之間便有指鹿之事可否之際輕生刖足之言趙高矯惑事屬衰秦卞和抱璞時遇暴楚何宜以濟濟之朝而有斯謗者誠阻惑朝聽不敬至甚請以擧匡並禁尚書推窮其原付廷尉定罪詔曰可有司奏匡誣擧處匡死刑世宗恕死降爲光祿大夫又兼宗正卿出爲兗州刺史匡臨發帝引見於東堂勞勉之匡猶以尺度金石之事國之大經前雖爲南臺所彈然猶許更議若議之日願聽臣暫赴世宗曰劉芳學高一時深明典故其所據者與先朝尺乃寸過一黍何得復云先朝之意也兗州既所執不經後議之日何待赴都也肅宗初入爲御史中尉匡嚴於彈糾始奏于忠次彈高聰等免官靈太后並不許以違其糾懸之心又慮匡辭解欲獎安之進號安南將軍後加鎮東將軍匡屢請更權衡不已於是詔曰謹權審度自昔令典定章革曆往代良規匡宗室賢亮留心既久可令更集儒貴以時驗決必務權衡得衷令寸籥不舛又詔曰故廣平殤王洛侯體自恭宗茂年薨殞國除祀廢不祀忽諸匡親同若子私繼歲久宜樹維城永茲磐石可特襲王爵封東平郡王匡所制尺度訖請集朝士議定是非詔付門下尚書三府九列議定以聞太師高陽王雍等議曰伏惟高祖創改權量已定匡今新造微有參差且匡云所造尺度與漢志王莽權斛不殊又晉中書監荀勗云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於是依周禮積黍以起度量惟古玉律及鍾遂改正之尋勗所造之尺與高祖所定毫釐略同又侍中崔光得古象尺于時亦準議令施用仰惟孝文皇帝德邁前王睿明下燭不刊之式事難變改臣等參論請停匡議永遵先皇之制詔從之匡每有奏請尚書令任城王澄時致執奪匡剛隘內遂不平先所造棺猶在僧寺乃復修事將與澄相攻澄頗知之後將赴省與匡逢遇騶卒相撾朝野駭愕澄因是奏匡罪狀三十餘條廷尉處以死刑詔付八座議特加原宥削爵除官三公郎中辛雄奏理之後特除平州刺史從青州刺史尋爲關右都督兼尚書行臺遇疾還京孝昌初卒諡曰文貞後追復本爵改封濟南王

第四子獻襲齊受禪爵例降

魏書卷十九上

魏書卷十九上考證

景穆十二王列傳上○魏收書闕後人所補

樂浪王萬壽傳○浪目錄作良

魏書卷十九上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七中

景穆十二王

任城王

任城王雲年五歲恭宗崩號哭不絕聲世祖聞之而呼抱之泣曰汝何知而有成人之意也和平五年封拜使持節侍中征東大將軍和龍鎮都大將顯祖時拜都督中外諸軍事中都坐大官聽理民訟甚收時譽延興中顯祖集羣寮欲禪位於京兆王子推王公卿士莫敢先言雲進曰陛下方隆太平臨覆四海豈得上違宗廟下棄兆民父子相傳其來久矣皇魏之興未之有革皇儲正統聖德夙章陛下必欲割捐塵務頤神清曠者冢副之寄宜紹寶曆若欲捨儲輕移宸極恐非先聖之意駭動人情又天下是祖宗之天下而陛下輒改神器上乖七廟之靈下長姦亂之道此是禍福所由願深思慎之太尉源賀又進曰陛下今欲外選諸王而禪位于皇叔者臣恐春秋蒸嘗昭穆有亂脫萬世之後必有逆饗之譏深願思任城之言東陽公元丕等進曰皇太子雖聖德夙彰然實沖幼陛下富於春秋始覽機政普天景仰率土僕心欲隆獨善不以萬物為意其若宗廟何其若億兆何顯祖曰儲宮正統受終文祖羣公相之有何不可於是傳位於高祖後蠕蠕犯塞雲為中軍大都督從顯祖討之遇於大磧事具蠕蠕傳後仇池氐反以雲為征西大將軍討平之除都督徐兗二州緣淮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開府徐州刺史雲以太妃蓋氏薨表求解任顯祖不許雲悲號動疾乃許之性善撫綏得徐方之心為百姓所追戀送遺錢貨一無所受顯祖聞而嘉之復拜侍中中都大官賜帛千匹羊千口出為冀州刺史仍本將軍雲留心政事甚得下情於是合州請戶輸絹五尺粟五升以報雲恩高祖嘉之遷使持節都督陝西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雲廉謹自修留心庶獄挫抑豪強羣盜息止州民頌之者千有餘人文明太后嘉之賜帛千匹太和五年薨於州遺令薄葬勿受賵襚諸子奉遵其旨喪至京師車駕親臨哭之哀慟贈以本官謚曰康陪葬雲中之金陵

雲長子澄字道鎮少而好學及康王薨澄居喪以孝聞襲封加征北大將軍高祖時蠕蠕犯塞加澄使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蠕蠕遁走又以氐羌反叛除都督梁益荊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梁州刺史文明太后引見澄誡厲之顧謂中書令李沖曰此兒風神吐發德音閑婉當為宗室領袖是行使之必稱我意卿但記之我不妄談人物也梁州氐帥楊仲顯婆羅楊卜兄弟及符叱盤等自以居邊地險世為凶狡澄至州量彼風俗誘導懷附表送婆羅授仲顯循城鎮副將楊卜廣業太守叱盤固道鎮副將自餘首帥各隨才而用之款附者賞違命加誅於是仇池帖然西南款順加侍中賜衣一襲乘馬一匹以旌其能後轉征東大將軍開府徐州刺史甚有聲績朝於京師引見於皇信堂高祖詔澄曰昔鄭子產鑄刑書而晉叔向非之此二人皆是賢士得失竟誰對曰鄭國寡弱攝於强鄰民情去就非刑莫制故鑄刑書以示威雖乖古式合今權道隨時濟世子產為得而叔向譏議示不忘古可與論道未可語權高祖曰任城當欲為魏之子產也澄曰子產道合當時聲流竹素臣既庸近何敢庶幾今陛下以四海為家宣文德以懷天下但江外尚阻車書未一季世之民易以威伏難以禮治愚謂子產之法猶應暫用大同之後便以道化之高祖心方革變深善其對笑曰非任城無以識變化之體朕方創改朝制當與任城共萬世之功耳後徵為中書令改授尚書令蕭賾使庾蓽來朝蓽見澄音韻遒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張彝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稱今魏任城乃以文見美也時詔延四廟之子下逮玄孫之冑申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為列悉序昭穆為次用家人之禮高祖曰行禮已畢欲令宗室各言其志可率賦詩特令澄為七言連韻與高祖往復賭賽遂至極歡際夜乃罷後高祖外示南討意在謀遷齋於明堂左个詔太常卿王諶親令龜卜易筮南伐之事其兆遇革高祖曰此是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之卦也羣臣莫敢言澄進曰易言革者更也將欲應天順人革君臣之命湯武得之為吉陛下帝有天下重光累葉今曰卜征乃可伐叛不得云革命此非君人之卦未可全為吉也高祖厲聲曰象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也澄

曰陛下龍興既久豈可方同虎變高祖勃然作色曰社稷我社稷任城而欲沮衆也澄曰社稷誠知陛下之社稷然臣是社稷之臣子豫參顧問敢盡愚衷高祖既銳意必行惡澄此對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亦復何傷車駕還宮便召澄未及昇階遙謂曰向者之革卦今更欲論之明堂之忿懼衆人競言阻我大計故厲色怖文武耳想解朕意也乃獨謂澄曰今日之行誠知不易但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信爲甚難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茲大舉光宅中原任城意以爲何如澄曰伊洛中區均天下所據陛下制御華夏輯平九服蒼生聞此應當大慶高祖曰北人戀本忽聞將移不能不驚擾也澄曰此既非常之事當非常人所知唯須決之聖懷此輩亦何能爲也高祖曰任城便是我之子房加撫軍大將軍太子少保又兼尚書左僕射及駕幸洛陽定遷都之策高祖詔曰遷移之旨必須訪衆當遣任城馳驛向代問彼百司論擇可否近日論革今真所謂革也王其勉之既至代都衆聞遷詔莫不驚駭澄援引今古徐以曉之衆乃開伏澄遂南馳還報會車駕於滑臺高祖大悅曰若非任城朕事業不得就也從幸鄴宮除吏部尚書及幸代車駕北巡留澄銓簡舊臣初魏自公侯以下迄于選臣動有萬數冗散無事澄品爲三等量其優劣盡其能否之用咸無怨者駕還洛京復兼右僕射高祖至北邙遂幸洪池命澄侍昇龍舟因賦詩以序懷高祖曰朕昨夜夢一老公頭鬢皓白正理冠服拜立路左朕怪而問之自云晉侍中嵇紹故此奉迎神爽卑懼似有求焉澄對曰晉世之亂嵇紹以身衛主殞命御側亦是晉之忠臣比干遭紂兇虐忠諫剖心可謂殷之良士二人俱死於王事墳塋並在於道周然陛下徙御殷洛經殷墟而弔比干至洛陽而遺嵇紹當是希恩而感夢高祖曰朕何德能幽感達士也然實思追禮先賢標揚忠懿比干嵇紹皆是古之誠烈而朕務濃於比干禮略於嵇紹情有愧然既有此夢或如任城所言於是求其兆域遣使弔祭焉蕭鸞既殺蕭昭業而自立昭業雍州刺史曹虎請以襄陽內附分遣諸將車駕將自赴之豫州又表虎奉誠之使不復重來高祖引澄及咸陽王禧彭城王勰司徒馮誕司空穆亮鎮南李沖等議之高祖曰比得邊州表云襄陽慕化朕將鳴鑾江沔爲彼聲勢今復表稱更無後信於行留之計竟欲如何禧等或云宜行或言宜止高祖曰衆人紛紜意見不等朕莫知所從必欲盡行留之勢使言理俱暢者宜有客主共相起發任城與鎮南爲應留之議朕當爲宜行之論諸公俱坐聽得失長者從之於是高祖曰二賢試言留計也沖對曰臣等正以徙御草創人斯樂安內而應者未審不宜輕爾動發高祖曰襄陽款問似當是虛亦知初遷之民無宜勞役脫歸誠有實即當乘其悅附遠則有會稽之會近則略平江北如其送款是虛且可遊巡淮楚問民之瘼使彼土蒼生知君德之所在復何所損而惜此一舉脫降問是實而停不撫接不亦稽阻款誠毀朕大略也澄曰降問若審應有表質而使人一返靜無音問其詐也可見今代遷之衆人懷戀本細累相攜始就洛邑居無一椽之室家闕儋石之糧而使怨苦即戎泣當白刃恐非歌舞之師也今茲區宇初構又東作方興正是子來百堵之日農夫肆力之秋宜寬彼逋誅惠此民庶且三軍已援無稽赴接苟其款實力足納撫待剋平襄沔然後動駕今無故勞涉空爲往返恐挫損天威更成賊膽願上覽盤庚始遷之艱難下矜詩人由庚之至詠輯寧新邑惠康億兆而司空亮以爲宜行公卿皆同之澄謂亮曰公在外見旌鉞既發而有憂色每聞談論不願此行何得對聖顏更如斯之諱也面背不同事涉欺佞非所謂論道之德更失國士之體或有傾側當由公輩佞臣李沖曰任城王可謂忠於社稷願陛下深察其言臣等在外皆憚征行唯貴與賤不謀同辭仰願聖心裁其可否高祖曰任城適以公等從朕有如此論不從朕者何必皆忠而通識安危也小忠是大忠之賊無乃似諸澄曰臣既愚闇不識大理所可言者雖涉小忠要是竭盡微款不知大忠者竟何據高祖曰任城脫居台鼎之任欲令大忠在己也澄曰臣誠才非台輔智闕和鼎脫得濫居公鉉庶當官而行不負愚志高祖大笑澄又謂亮曰昔汲黯於漢武前面折公孫食脫粟飯臥布被云其詐也于時公孫謝讓下之武帝歎汲黯至忠公孫長者二人稱賢公既道均昔士願思長者之言高祖笑曰任城欲自比汲黯也且所言是公未知得失所在何便謝司空也駕遂南伐五等開建食邑一千戶後從征至懸瓠以篤

疾還京都餞之汝濱賦詩而別車駕還洛引見王公侍臣於清徽堂高祖曰此堂成來未與王公行宴樂之禮後東閣廡堂粗復始就故今與諸賢欲無高而不升無小而不入因之流化渠高祖曰此曲水者亦有其義取乾道曲成萬物無滯次之洗煩池高祖曰此池中亦有嘉魚澄曰此所謂魚在在藻有頒其首高祖曰且取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次之觀德殿高祖曰射以觀德故遂命之次之凝閑堂高祖曰名目要有其義此蓋取夫子閑居之義不可縱奢以忘儉自安以忘危故此堂後作茅茨堂謂李沖曰此東曰步元廡西曰遊凱廡此堂雖無唐堯之君卿等當無愧於元凱沖對曰臣既遭唐堯之君不敢辭元凱之譽高祖曰光景垂落朕同宗則有載考之義卿等將出無遑何得默爾不示德音即命黃門侍郎崔光郭祚通直郎邢巒崔休等賦詩言志燭至公卿辭退李沖再拜上千萬歲壽高祖曰卿向以燭至致辭復獻千萬之壽朕報卿以南山之詩高祖曰燭至辭退庶姓之禮在夜載考宗族之義卿等且還朕與諸王宗室欲成此夜飲又從幸鄴還洛以出納之勞增邑五百戶坐公事免官尋兼吏部尚書恒州刺史穆泰在州謀反推朔州刺史陽平王頤為主頤表其狀高祖召澄入見凝閑堂曰適得陽平表曰穆泰謀為不軌招誘宗室脫或必然遷京甫爾北人戀舊南北紛擾朕洛陽不立也此事非任城不辦可為我力疾向北如其弱也直往擒翦若其勢彊可承制發并肆兵以殄之雖知王患既是國家大事不容辭也澄曰泰等愚惑正戀本為此非有遠圖臣誠怯弱不憚是輩雖復患慄豈敢有辭謹當罄盡心力繼之以死願陛下勿憂高祖笑曰得任城此行朕復何憂也遂授節銅虎竹使符御仗左右仍行恒州事行達鴈門太守夜告泰已握衆西就陽平城下聚結唯見弓仗澄聞便速進時右丞孟斌曰事不可量須依勅召并肆兵然後徐動澄曰泰既構逆應據堅城而更迎陽平度其所為似當勢弱泰既不相拒無故發兵非宜也但速往鎮之民心自定遂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又遣治書侍御史李煥先赴至即擒泰民情怡然窮其黨與罪人皆得鉅鹿公陸叡安樂侯元隆等百餘人皆獄禁具狀表聞高祖覽表大悅召集公卿以下以表示之曰我任城可謂社稷臣也尋其罪案正復皐陶斷獄豈能過之顧謂咸陽王等曰汝等脫當其處不能辦此車駕尋幸平城勞澄曰任城此行深副遠寄對曰陛下威靈遠被罪人無所逃刑臣何勞之有引見逆徒無一人稱枉時人莫不歎之高祖顧謂左右曰昔仲尼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然聖人之聽訟殆非常人所匹必也無訟今日見之矣以澄正尚書車駕南伐留澄居守復兼右僕射澄表請以國秩一歲租布帛助供軍資詔受其半高祖幸鄴值高車樹者反叛車駕將親討之澄表諫不宜親行會江陽王繼平之乃止高祖還洛引見公卿高祖曰營國之本禮教為先朕離京邑以來禮教為日新以不澄對曰臣謂日新高祖曰朕昨入城見車上婦人冠帽而著小襦襖者若為如此尚書何為不察澄曰著猶少於不著者高祖曰深可怪也任城意欲令全著乎一言可以喪邦者斯之謂歟可命史官書之又曰王者不降佐於蒼昊皆拔才而用之朕失於舉人任許一羣婦人輩奇事當更銓衡耳任城在省為舉天下綱維為當署事而已澄曰臣實署事而已高祖曰如此便一令史足矣何待任城又曰我遣舍人宣詔何為使小人聞之澄曰時雖有幹吏去榜亦遠高祖曰遠則不聞聞則不遠既得聞詔理故可知於是留守羣臣遂免冠謝罪尋除尚書右僕射蕭寶卷遣其太尉陳顯達入寇漢陽是時高祖不豫引澄入見清徽堂詔曰顯達侵亂沔陽不安朕不親行莫攘此賊朕疾患淹年氣力惙弊如有非常委任城大事是段任城必須從朕澄涕泣對曰臣謹當竭股肱之力以命上報遂從駕南伐高祖崩澄受顧命世宗初有降人嚴叔懋告尚書令王肅遣孔思達潛通寶卷圖為叛逆寶卷遣俞公喜送勅於肅公喜還南肅與裴叔業馬為信澄信之乃表肅將叛輒下禁止咸陽北海二王奏澄擅禁宰輔免官歸第尋出為平西將軍梁州刺史辭以母老除安東將軍相州刺史復固辭改授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尋徵赴季秋講武除都督淮南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揚州刺史下車封孫叔敖之墓毀蔣子文之廟頻表南伐世宗不許又辭母老乞解州任寢而不報加散騎常侍澄表曰臣參訓先朝藉規有日前言舊軌頗亦聞之又昔在恒代親習皇宗熟秘序庭無闕日臣每於侍坐先帝未嘗不以書典在懷禮經為事周旋之則不輟於時自鳳舉中京

方隆禮教宗室之範每蒙委及四門之選負荷銓量自先皇升遐未遑修述學
宮虛荷四門之名宗人有闕四時之業青衿之緒於茲將廢臣每惟其事竊所
傷懷伏惟聖略宏遠四方罕務宴安之辰於是乎在何爲太平之世而令子衿
之歎興焉聖明之日而使宗人之訓闕焉愚謂可勅有司修復皇宗之學開闢
四門之教使將落之族日就月將詔曰胄子崇業自古盛典國均之訓無應久
廢尚書更可量宜修立澄又奏母疾解州任不許蕭衍將張囂之寇陷夷陵戍
澄遣輔國將軍成興步騎赴討大破之復夷陵囂之遁走又遣長風戍主奇道
顯攻蕭衍陰山戍破之斬其戍主龍驤將軍都亭侯梅興祖仍引攻白藁戍又
破之斬其寧朔將軍關內侯吳道爽澄表曰蕭衍頻斷東關欲令巢湖汎溢湖
周回四百餘里東關合江之際廣不過數十步若賊計得成大湖傾注者則淮
南諸戍必同晉陽之事矣又吳楚便水且灌且掠淮南之地將非國有壽陽去
江五百餘里衆庶惶惶並懼水害脫乘民之願攻敵之虛豫勒諸州纂集士馬
首秋大集則南瀆可爲飲馬之津霍嶺必成徙倚之觀事貴應機經略須早縱
混一不可必果江西自是無虞若猶豫緩圖不加除討關塞既成襄陵方及平
原民戍定爲魚矣詔發冀定瀛相并濟六州二萬人馬一千五百匹令仲秋之
中畢會淮南并壽陽先兵三萬委澄經略先是朝議有南伐之意以蕭寶夤爲
東揚州刺史據東城陳伯之爲江州刺史戍陽石以澄總督二鎮授之節度至
是勒兵進討以東關水衝大峴險要東關綴水陽右合肥有急縣之切不圖大
峴則歷陽有乘險之援淮陵陸道九山水路並宜經略於是遣統軍傅豎眼王
神念等進次大峴東關九山淮陵皆分部諸將倍道據之總勒大衆絡繹相接
而神念剋其關要穎川二城斬衍軍主費尼而寧朔將軍韋惠龍驤將軍李伯
由仍固大峴澄遣統軍党法宗傅豎眼等進軍剋之遂圍白塔牽城數日之間
便即逃潰衍青溪戍望風散走衍徐州刺史司馬明素率衆三千欲援九山徐
州長史潘伯鄰規固淮陵寧朔將軍王燮保焦城法宗進克焦城破淮陵擒
明素斬伯鄰其濟陰太守王厚彊廬江太守裴邃即亦奔退詔澄曰將軍文德
內昭武功外暢奮揚大略將蕩江吳長旌始舒賊徒懾氣捷方聞東關席卷

想江湖弭波在且夕耳所送首虜並已聞之初澄出討之後衍將姜慶真襲據
壽春外郭齊王蕭寶夤擊走之長史韋纘坐免官澄以在外無坐遂攻鍾離又
詔鍾離若食盡三月已前固有可剋如至四月淮水泛長舟行無礙宜善量之
前事捷也此實將軍經略勤有常勞如或以水盛難圖亦可爲萬全之計不宜
昧利無成以貽後悔也蕭衍冠軍將軍張惠紹遊擊將軍殷暹驍騎將軍趙景
悅龍驤將軍張景仁等率衆五千送糧鍾離澄遣統軍王足劉思祖等邀擊惠
紹等大破之獲惠紹殷暹景仁及其屯騎校尉史文淵等軍主以上二十七人
既而遇雨淮水暴長引歸壽春還既狼狽失兵四千餘人頻表解州世宗不許
有司奏軍還失路奪其開府又降三階時蕭衍有移求換張惠紹澄表請不許
詔付八座會議尚書令廣陽王嘉等奏宜還之詔乃聽還後果復寇邊轉澄鎮
北大將軍定州刺史初民中每有橫調百姓煩苦前後牧守未能蠲除澄多所
省減民以忻賴又明黜陟賞罰之法表減公園之地以給無業貧口禁造布絹
不任衣者母孟太妃薨居喪毀瘠當世稱之服闋除太子太保於是高肇當朝
猜忌賢戚澄爲肇間構常恐不全乃終日昏飲以示荒敗所作詭越時謂爲狂
世宗夜崩時事倉卒高肇擁兵於外肅宗沖幼朝野不安澄疏斥不預機要而
朝望所屬領軍于忠侍中崔光等奏澄爲尚書令於是衆心忻服又加散騎常
侍驃騎大將軍尋遷司空加侍中俄詔領尚書令初正始之末詔百司普昇一
級而執事者不達旨意刺史守令限而不及澄奏曰竊惟雲構鬱起澤及百司
企春望榮內外同慶至於賞陟不及守宰爾來十年冤訟不絕封回自鎮遠安
州入爲太尉長史元匡自征虜恆州入作宗卿二人遷授並在先詔應蒙之理
備在於斯兼州佐停私之徒陪臣郡丞之例尚蒙天澤下降榮及當時然參佐
之來皆因府主今府主不霑佐官獨預棄本賞末愚謂未允今計刺史守宰之
官請準封回悉同汎限上允初旨百司之章下覆訟者元元之心詔曰自今已
後內外之事嘗經先朝者不得重聞澄奏曰臣聞堯懸諫鼓舜置誹謗之
木皆所以廣耳目於芻蕘達四聰於天下伏惟太祖開基化隆自遠累聖相承
於今九帝重光疊照污隆必同與奪隨時道無恆體屈伸如環言重千金故稱

無諱之朝遵蹤三五高祖沖年纂曆文明協統變官易律未爲違典及慈聖臨朝母儀寓縣爰發慈令垂心滯獄深枉者仰日月於九泉微屈者希曲照於盆下今乃格以先朝限以一例斯誠奉遵之本心實乖元元之至望在于謙挹有乖舊典謹尋抱枉求直或經累朝毫釐之差正之宜速謬若千里駟馬弗追故禮有損益事有可否父有諍子君有諫臣琴瑟不調理宜改作是以防川之論小決則通鄉校之言擁則敗國矧伊陳屈而可抑以先朝且先朝屈者非故屈之或有司愛憎或執事濁僻空文致法以誤視聽如此冤塞彌在可哀儒之與澄章失不經乞收今旨還依前詔詔曰省奏深體毗贊之情三皇異軌五代殊風一時之制何必詮改必謂虛文設旨理在可申者何容不同來執可依往制

澄表上皇誥宗制并訓詁各一卷意欲皇太后覽之思勸戒之益又奏利國濟民所宜振舉者十條一曰律度量衡公私不同所宜一之二曰宜興學校以明黜陟之法三曰宜興滅繼絕各舉所知四曰五調之外一不煩民任民之力不過三日五曰臨民之官皆須黜陟以旌賞罰六曰逃亡代輸去來年久者若非伎作任聽即住七曰邊兵逃走或實陷沒皆須精檢三長及近親若實隱之徵其代輸不隱勿論八曰工商世業之戶復徵租調無以堪濟今請免之使專其業九曰三長禁姦不得隔越相領戶不滿者隨近并合十曰羽林虎賁邊方有事暫可赴戰常戍宜遣蕃兵代之靈太后下其奏百寮議之事有同否時四中郎將兵數寡弱不足以襟帶京師澄奏宜以東中帶滎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恆農郡北中帶河內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兼稱者居之省非急之作配以彊兵如此則深根固本彊幹弱枝之義也靈太后初將從之後議者不同乃止澄又重奏曰固本宜彊防微在豫故雖有文事不忘武功況今南蠻仍獷北妖頻結來事難圖勢同往變脫暴勃忽起振動關畿四府羸卒何以防擬平康之世可以寄安遺之久長恐非善策如臣愚見郎將領兵兼總民職省官實祿於是乎在求還依前增兵益號將位既重則念報亦深軍郡相依則表裏俱濟朝廷無四顧之憂姦宄絕窺覦之望矣卒不納又以流人初至遠鎮衣食無資多有死者奏并其妻子給糧一歲從之尋以疾患求解任不許蕭衍於浮山斷淮爲堰以灌壽春乃除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南討諸軍事勒衆十萬將出彭宋尋淮堰自壞不行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闚邊山陵危迫奏求重鎮將之選修警備之嚴詔不從賊虜入寇至於舊都鎮將多非其人所在叛亂犯逼山陵如澄所慮澄奏都城府寺猶未周悉今軍旅初寧無宜發衆請取諸職人及司州郡縣犯十杖已上百鞭已下收贖之物絹一匹輸塼二百以漸修造詔從之太傅清河王懌表奏其事遂寢不行澄又奏曰臣聞賞必以道用防淫人之姦罰不濫及以戒良士之困刑者例也每垂三宥乘律執請不得已而用之是故小大之獄察之以情一人呼嗟或虧王道刑罰得失乃興廢之所由也竊聞司州牧高陽王臣雍拷殺奉朝請韓元昭前門下錄事姚敬賢雖因公事理實未盡何者太平之世草不橫伐行葦之感事驗隆周若昭等狀彰死罪以定處刑於都市與衆棄之如其疑似不分情理未究不宜以三清九流之官杖下便死輕絕民命傷理敗法往年州於大市鞭殺五人及檢贓狀全無寸尺今復酷害一至於此朝野云云咸懷驚愕若殺生在下虐專於臣人君之權安所復用自開古以來明明之世未聞斯比也武王曰吾不以一人之命而易天下蓋重民命也請以見事付廷尉推究驗其爲劫之狀察其拷殺之理使是非分明幽魂獲雪詔從之澄嘗官而行無所迴避又奏墾田授受之制八條甚有綱貫大便於時前來尚書文簿諸曹須則出借時公事署以理冤事重奏請真案澄執奏以尚書政本特宜遠慎故凡所奏事閣道通之蓋以秘要之切防其宣露寧有古制所重今反輕之內猶設禁外更寬也宜緘其事意以付公車詔從之西域嚈噠波斯諸國各因公使並遣澄駿馬一匹澄請付太僕以充國閑詔曰王廉貞之德有過楚相可勅付廄以成君子大哉之美御史中尉東平王匡奏請取景明元年以來內外考簿吏部除書中兵勳案并諸殿最欲以案校竊階盜官之人靈太后許之澄表曰臣聞三季之弊由於煩刑火傳之興在於三約是以老聃云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又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又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是故欲求治本莫若省事清心昔漢文斷獄四百幾致刑措省事所致也蕭曹爲相載其清靜畫一之歌清心之本也今欲求之於本宜以省事爲

先使在位羣官纂蕭曹之心以毗聖化如此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百司不怠事無愆失豈宜擾世教以深文烹小鮮以煩手哉臣輒惟景明之初暨永平之末內外羣官三經考課逮延昌之始方加黜陟五品以上引之朝堂親決聖目六品以下例由勑判自世宗晏駕大宥三行所以蕩除故意與物更始革世之事方相窮覈以臣愚見謂爲不可又尚書職分樞機出納昔魏明帝卒至尚書門陳矯亢辭帝慚而返夫以萬乘之重非所宜行猶屈一言慚而回駕羣官百司而可相亂乎故陳平不知錢穀之數丙吉不問僵道之死當時以爲達治歷代用爲美談但宜各守其職思不出位潔己以勵時靖恭以致節又尋御史之體風聞是司至於譽動妄考皆有處別若一處有風謠即應攝其一簿覆檢虛實若差舛不同僞情自露然後繩以典刑人孰不服豈有移一省之案取天下之簿尋兩紀之事窮革世之尤如此求過誰堪其罪斯實聖朝所宜重愼也靈太后納之乃止後遷司徒公侍中尚書令如故澄又表曰伏惟世宗宣武皇帝命將授旗隨陸啓顙運籌制勝淮漢自賓節用勞心志清六合是故纘武修文仍世彌盛陛下當周康靖治之時豈得宴安於玄默然取外之理要由內彊國人之本先在自備蕭衍雖虐使其民而窺覦不已若遇我虛疲士民凋瘁賊衍年老志張思播虺毒此之弗圖恐受其病伏惟陛下妙齡在位聖德方昇皇太后總御天機朝乾夕惕若留意於負荷忿車書之未一進賢拔能重官人之舉標賞忠清旌養人之器修干戈之用畜熊虎之士愛時鄙財輕寶重穀七八年間陛下聖略方剛親王德幹壯茂將相膂力未衰愚臣猶堪戎伍荷戈帶甲之衆蓄銳於今燕弧冀馬之盛充牣在昔又賊衍惡積禍盈勢不能久子弟闇悖釁逆已彰亂亡之兆灼然可見兼弱有徵天與不遠大同之機宜須蓄備昔漢帝力疾討滅英布高皇臥病親除顯達夫以萬乘之主豈忘宴安實以侵名亂正討不得已今宜慕二帝之遠圖以肅寧爲大任然頃年以來東西難寇艱虞之興首尾連接雖尋得翦除亦大損財力且饑饉之氓散亡莫保收入之賦不增出用之費彌衆不愛力以悅民無豐貲以待敵此臣所以夙夜懷憂悚息不寧者也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故曰財者非天不生非地不長非時不成非人不聚生聚之由如此其難集人守位若此之重興替之道焉可不慮又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食壯者之糧任老者之智此雖太平之法難卒而因然妨民害財不亦宜戒今墉雉素修廐庫崇列雖府寺廖墊少有未周大抵省府粗得庇憩理務諸寺靈塔俱足致虔講道唯明堂辟雍國禮之大來冬司徒兵至請籌量減徹專力經營務令早就其廣濟數施之財關商互市之稅凡所營造自非供御切須戎仗急要亦宜微減以務阜積庶府無橫損民有全力夫食土簋而嫣德昭卑宮室而禹功盛章臺麗而楚力衰阿宮壯而秦財竭存亡之由灼然可觀願思前王一同之功畜力聚財以待時會靈太后銳於繕興在京師則起永寧太上公等佛寺功費不少外州各造五級佛圖又數爲一切齋會施物動至萬計百姓疲於土木之功金銀之價爲之踊上削奪百官事力費損庫藏兼曲賚左右日有數千澄故有此表雖卒不從常優答禮之政無大小皆引參決澄亦盡心匡輔事有不便於民者必於諫諍雖不見用殷勤不已內外咸敬憚之神龜二年薨年五十三賻布一千二百匹錢六十萬蠟四百斤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大鴻臚監護喪事詔百寮與喪贈假黃鉞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太尉公加以殊禮備九錫依晉大司馬齊王攸故事謚曰文宣王澄之葬也凶飾甚盛靈太后親送郊外停輿悲哭哀動左右百官會赴千餘人莫不歔欷當時以爲哀榮之極第四子彝襲

彝字子倫繼室馮氏所生頗有父風拜通直散騎常侍及元乂專權而彝恥於託附故不得顯職莊帝初河陰遇害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曰文

子度世襲武定中金紫光祿大夫齊受禪爵例降

彝兄順字子和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誦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徹豐奇之白澄曰豐十五從師迄于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江夏黃童不得無雙也澄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爾十六通杜氏春秋恆集門生討論同異于時四方無事國富民康豪貴子弟率以朋遊爲樂而順下帷讀書篤志愛古性謇諤淡於榮利好飲酒解鼓琴每長吟永歎吒詠虛室世宗時上魏頌文多不載起家爲給事中時尚書令高肇帝舅權重天下人士望塵拜

伏順曾懷刺詣肇門門者以其年少答云在坐大有貴客不肯爲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見直往登牀捧手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怪慴而順辭吐傲然若無所覩肇謂衆賓曰此兒豪氣尚爾況其父乎及出肇加敬送之澄聞之大怒杖之數十後超轉中書侍郎俄遷太常少卿以父憂去職哭泣嘔血身自負土時年二十五便有白髮免喪抽去不復更生世人以爲孝思所致尋除給事黃門侍郎時領軍元乂威勢尤盛凡有遷授莫不造門謝謁順拜表而已曾不詣乂乂謂順曰卿何謂聊不見我順正色曰天子富於春秋委政宗輔叔父宜以至公爲心舉士報國如何賣恩責人私謝豈所望也至於朝論得失順常鯁言正議曾不阿旨由此見憚出除平北將軍恆州刺史順謂乂曰北鎮紛紜方爲國梗桑乾舊都根本所繫請假都督爲國捍屏乂心疑難不欲授以兵官謂順曰此朝廷之事非我所裁順曰叔父既握國柄殺生由己自言天之曆數應在我躬何得復有朝廷也乂彌忿憚之轉爲安東將軍齊州刺史順自負有才不得居內每懷鬱怏形於言色遂縱酒歡娛不親政事乂解領軍徵爲給事黃門侍郎親友郊迎賀其得入順曰不患不入正恐入而復出耳俄兼殿中尚書轉侍中初中山王熙起兵討元乂不果而誅及靈太后反政方得改葬順侍坐西遊園因奏太后曰臣昨往看中山家葬非唯宗親哀其冤酷行路士女見其一家七喪皆爲潸然莫不酸泣乂妻時在太后側順指之曰陛下柰何以一妹之故不伏元乂之罪使天下懷冤太后嘿然不語就德興反於營州使尚書盧同往討之大敗而返屬侍中穆紹與順侍坐因論同之罪同先有近宅借紹紹頗欲爲言順勃然曰盧同終將無罪太后曰何得如侍中之言順曰同有好宅與要勢侍中豈慮罪也紹懼不敢復言靈太后頗事妝飾數出遊幸順面諍曰禮婦人夫喪自稱未亡人首去珠玉衣不被綵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過甚修飾何以示後世靈太后慚而不出還入宮責順曰千里相徵豈欲衆中見辱也順曰陛下盛服炫容不畏天下所笑何恥臣之一言乎初城陽王徽慕順才名偏相結納而廣陽王淵姦徽妻于氏大爲嫌隙及淵自定州被徵入爲吏部尚書兼中領軍順爲詔書辭頗優美徽疑順爲淵左右由是與徐紇間順

於靈太后出順爲護軍將軍太常卿順奉辭於西遊園徽紇侍側順指之謂靈太后曰此人魏之宰嚭魏國不滅終不死亡紇脅肩而出順遂抗聲叱之曰爾刀筆小人正堪爲机案之吏寧應忝茲執戟虧我彝倫遂振衣而起靈太后嘿而不言時追論順父顥託之功增任城王彝邑二千戶又析彝邑五百戶以封順爲東阿縣開國公順疾徽等間之遂爲蠅賦曰余以仲秋休沐端坐衡門寄想琴書託情紙翰而蒼蠅小蟲往來牀几疾其變白聊爲賦云遐哉大道廓矣洪氛肇立秋夏爰啓冬春既含育於萬性又芻狗而不仁隨因緣以授體齊美惡而無分生茲穢類靡益於人名備羣品聲損衆倫欱脛纖翼紫首蒼身飛不能迴聲若遠聞點緇成素變白爲黑寡愛蘭芳偏貪穢食集桓公之屍居平叔之側亂雞鳴之響毀皇宮之飾習習戶庭營營榛棘反覆往還譬彼讒賊膚受既通譖潤罔極緝緝幡幡交亂四國於是妖姬進邪士來聖賢擁忠孝摧周昌拘於牖里天乙囚於夏臺伯奇爲之痛結申生爲之蒙災鴟鴞悲其室採葛懼其懷小弁隕其涕靈均表其哀自古明哲猶如此何況中庸與凡才若夫天生地養各有所親獸必依地鳥亦憑雲或來儀以呈祉或自擾而見文或負圖而歸德或銜書以告真或夭胎而奉味或殘軀以獻珍或主皮而興禮或牢豢以供神雖死生之異質俱有益於國人非如蒼蠅之無用唯構亂於蒸民遂屬疾在家杜絕慶弔後除吏部尚書兼右僕射及上省登階向榻見榻甚故問都令史徐仵起仵起曰此榻曾經先王坐順即哽塞涕泗交流久而不能言遂令換之時三公曹令史朱暉素事錄尚書高陽王雍雍欲以爲廷尉評頻請託順順不爲用雍遂下命用之順投之於地雍聞之大怒昧爽坐都廳召尚書及丞郎畢集欲待順至於衆挫之順日高方至雍攘袂撫几而言曰身天子之子天子之弟天子之叔天子之相四海之內親尊莫二元順何人以身成命投棄於地順鬚鬢俱張仰面看屋憤氣奔涌長歔而不言久之搖一白羽扇徐而謂雍曰高祖遷宅中土刱定九流官方清濁軌儀萬古而朱暉小人身爲省吏何合爲廷尉清官殿下既先皇同氣宜遵成旨自有恆規而復踰之也雍曰身爲丞相錄尚書如何不得用一人爲官順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得越樽俎而代之

未聞有別旨令殿下參選事順又厲聲曰殿下必如是順當依事奏聞雍遂笑而言曰豈可以朱暉小人便相忿恨遂起呼順入室與之極飲順之亢毅不撓皆此類也後除征南將軍右光祿大夫轉兼左僕射介朱榮之奉莊帝召百官悉至河陰素聞順數諫諍惜其亮直謂朱瑞曰可語元僕射但在省不須來順不達其旨聞害衣冠遂便出走爲陵戶鮮于康奴所害家徒四壁無物歛屍止有書數千卷而已門下通事令史王才達裂裳覆之莊帝還宮遣黃門侍郎山偉巡喻京邑偉臨順喪悲慟無已既還莊帝怪而問曰黃門何爲聲散偉以狀對莊帝勑侍中元祉曰宗室喪亡非一不可周贍元僕射清苦之節死乃益彰特贈絹百匹餘不得例贈驃騎大將軍尚書令司徒公定州刺史諡曰文烈順撰帝錄二十卷詩賦表頌數十篇今多亡失

長子朗時年十七枕戈潛伏積年乃手刃康奴以首祭於順墓然後詣闕請罪朝廷嘉而不問朗涉歷書記爲司徒屬天平中爲奴所害贈都督瀛冀二州諸軍事（闕二字）將軍尚書右僕射冀州刺史

順弟淑淑弟悲並早卒

悲弟紀字子綱永熙中給事黃門侍郎隨出帝沒於關中

澄弟嵩字道岳高祖時自中大夫遷員外常侍轉步兵校尉大司馬安定王休薨未及卒哭嵩便遊田高祖聞而大怒詔曰嵩不能克己復禮企心典憲大司馬薨殂甫爾便以鷹鷂自娛有如父之痛無猶子之情捐心棄禮何其太速便可免官後從平沔北累有戰功除左中郎將兼武衞將軍高祖南伐蕭寶卷將陳顯達率衆拒戰嵩身備三仗免冑直前將士從之顯達奔潰斬獲萬計嵩於爾日勇冠三軍高祖大悅而言曰任城康王大有福德文武頻出其門以功賜爵高平縣侯賚帛二千五百疋初高祖之發洛也馮皇后以罪幽於宮內既平顯達回次穀塘原高祖疾甚將賜后死曰使人不易可得顧謂任城王澄曰任城必不負我嵩亦當不負任城可使嵩也於是引嵩入內親詔遣之世宗即位以武衞將軍兼侍中出爲平南將軍荊州刺史嵩表曰蕭寶卷骨肉相殘忠良先戮臣下囂然莫不離背君臣攜貳干戈日尋流聞寶卷雍州刺史蕭衍兄懿於建業阻兵與寶卷相持荊郢二州刺史並是寶卷之弟必有圖衍之志臣若遣書相聞迎其本謀冀獲同心幷力除衍一衍之後彼必旋師赴救丹陽當不能復經營疆陲全固襄沔臣之軍威已得臨據則沔南之地可一舉而收緣漢曜兵示以威德思歸有道者則引而納之受疑告危者則援而接之總兵竚銳觀釁伺隙若其零落之形已彰怠懈之勢已著便可順流摧鋒長驅席卷詔曰所陳嘉謀深是良計如當機形可進任將軍裁之既而蕭衍尋克建業乃止除平北將軍恆州刺史轉平東將軍徐州刺史又轉安南將軍揚州刺史蕭衍湘州刺史楊公則率衆二萬屯軍洛口姜慶真領卒五千據於首陂又遣其左軍將軍騫小眼軍主何天祚張俊興等率衆七千攻圍陸城嵩乃遣統軍封邁王會等步騎八千討之邁達陸城賊皆夜遁追擊破之斬獲數千公則慶真退還馬頭衍徐州刺史昌義之屯據高皇遣三軍潛寇陰陵以淮水淺竭不通船艦屯於馬頭衍將田道龍何景先等領卒三千已至衡山規寇陸城寇並充逼嵩遣兼統軍李叔仁等援合肥小峴楊石頻戰破之衍征虜將軍趙草屯於黃口嵩遣軍司趙熾等往討之先遣統軍安伯醜潛師夜渡伏兵下蔡草率卒四千逆來拒戰伯醜與下蔡戍主王虎等前後夾擊大敗之俘斬溺死四千餘人統軍李叔仁等夜襲硤石之賊又破之衍將姜慶真專據肥汭冠軍將軍曹天寶屯於雞口軍主尹明世屯東硤石嵩遣別將羊引次于淮西去賊營十里司馬趙熾率兵一萬爲表裏聲勢衆軍既會分擊賊之四壘四壘之賊戰敗奔走斬獲數千溺死萬數統軍牛敬賓攻硤石明世宵遁慶真合餘燼浮淮下下蔡戍主王略截流擊之俘斬大半於是威名大振後爲蒼頭李太伯等同謀害嵩幷妻穆氏及子世賢世宗爲嵩舉哀於東堂賻絹一千疋贈車騎將軍領軍諡曰剛侯

第二子世儁頗有幹用而無行業襲爵除給事中東宮舍人伯父澄表求轉階授之於是除員外散騎常侍肅宗時追論嵩勳封世儁衞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遷冠軍將軍宗正少卿又爲散騎常侍安南將軍武衞將軍河南尹尋除鎮東將軍青州刺史轉征東將軍加散騎常侍邢杲之亂圍逼州城世儁憑城拒

守遂得保全孝莊時除衛將軍吏部尚書尒朱兆寇京師詔世儁以本官爲都督防守河橋及兆至河世儁初無拒守意便隔岸遥拜時論疾之前廢帝世爲驃騎將軍仍加尚書尤爲尒朱世隆所昵出帝初加儀同三司改封武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世儁居選曹不能厲心多所受納爲中尉彈糾坐免官尋復本職孝靜初加侍中尚書右僕射還尚書令世儁輕薄好去就詔送晉陽興和中薨贈侍中都督冀定瀛殷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傅定州刺史尚書令開國公如故諡曰躁戾

子景遠襲散騎侍郎

世賢弟世哲武定中吏部郎

嵩弟贍字道周高祖時自閞大夫稍遷宗正少卿龍驤將軍光州刺史散騎常侍左將軍還平東將軍兗州刺史頗愛書史而貪暴好殺澄深恥忿之絕其往來有四子

長子遠尚書郎

史臣曰顯祖之將禪讓可謂國之大節康王毅然庭諍德音孔昭一言興邦其斯之謂歟文宣貞固俊遠蔚爲宗傑身因累朝寧濟夷險既社稷是任其梁棟之望也順謇諤俶儻有汲黯之風不用於時横招非命惜矣嵩有行陣之氣儁則裂冠之徒歟

魏書卷十九中

魏書卷十九中考證

任城王雲傳拜都督中外諸軍事中都坐大官○北史作中都大官無坐字

諸寺靈塔○石林燕語漢以來九卿官府皆名曰寺鴻臚其一也本以待四裔賓客明帝時攝摩騰竺法蘭自西域以白馬負經至舍於鴻臚寺既死尸不壞因留寺中後遂以爲浮圖之居即雒中白馬寺也僧居稱寺本此

魏書卷十九中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七下

景穆十二王

南安王　城陽王　章武王　樂陵王　安定王

南安王楨皇興二年封加征南大將軍中都大官尋遷內都大官高祖即位除涼州鎮都大將尋以綏撫有能加都督西戎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西域校尉儀同三司涼州刺史徵為內都大官出為使持節侍中本將軍開府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楨性忠謹事母以孝聞賜帛千匹以褒之徵赴講武高祖引見於皇信堂戒之曰翁孝行著於私庭令問彰於邦國每欽忠懿思一言展故因講武遠徵赴闕仰戀仁慈情在未已但長安鎮年饑民儉理須綏撫不容久留翁今還州其勤隱恤無令境內有飢餒之民翁既國之懿親終無貧賤之慮所宜慎者略有三事一者恃親驕矜違禮僭度二者傲慢貪奢不恤政事三者飲酒遊逸不擇交友三者不去患禍將生但能慎此是以全身遠害光國榮家終始之德成矣而楨不能遵奉後乃聚斂肆情文明太后高祖並臨皇信堂引見王公太后令曰汝陰王天賜南安王楨不順法度黷貨聚斂依犯論坐將至不測卿等為當存親以毀令為欲滅親以明法羣臣咸以二王託體先皇宜蒙矜恕太后不答高祖乃詔曰南安王楨以懿戚之貴作鎮關右不能潔己奉公助宣皇度方肆貪欲殖貨私庭放縱姦囚壅絕訴訟貨遺諸使邀求虛稱二三之狀皆犯刑書昔魏武翦髮以齊衆叔向戮弟以明法克己忍親以率天下夫豈不懷有為而然耳今者所犯事重疇日循古推刑實在難恕皇太后天慈寬篤恩矜國屬每一尋惟高宗孔懷之近發言哽塞悲慟于懷且以南安王孝養之名聞於內外特一原恕削除封爵以庶人歸第禁錮終身後高祖南伐楨從至洛及議遷都首從大計高祖甚悅楨母劉太妃薨高祖親幸臨慰及葬贈布帛綵五百段又以楨議定遷都復封南安王食邑一千戶出為鎮北大將軍相州刺史高祖餞楨於華林都亭詔曰從祖南安既之蕃任將曠違千里豫懷惆戀然今者之集雖曰分岐實為曲宴並可賦詩申意射者可以觀德不能賦詩者可聽射也當使武士彎弓文人下筆高祖送楨於階下流涕而別太和二十年五月至鄴入治日暴風大雨凍死者十數人楨又以旱祈雨于羣神鄴城有石虎廟人奉祀之楨告虎神像云三日不雨當加鞭罰請雨不驗遂鞭像一百是月疽發背薨諡曰惠贈帛一千疋及葬又賜帛千疋遣黃門郎監護喪事及恆州刺史穆泰謀反楨知而不告雖薨猶追奪爵封國除有五子

子英字虎兒性識聰敏博聞強記便弓馬解吹笛微曉醫術高祖時為平北將軍武川鎮都大將假魏公未幾遷都督梁益寧三州諸軍事安南將軍領護西戎校尉仇池鎮都大將梁州刺史高祖南伐為梁漢別道都將後大駕臨鍾離詔英率衆備寇境上英以大駕親動勢傾東南漢中有可乘之會表求進討高祖許之師次沮水蕭鸞將蕭懿遣將尹紹祖梁季羣等領衆二萬徼山立柵分為數處居高視下隔水為營英乃謀曰彼帥賤民慢莫能相服衆而無上罔知適從若選精卒并攻一營彼不相救我克必矣若克一軍四營自拔於是簡兵三面騰上果不相救既破一處四營俱潰生擒梁季羣斬三千餘級俘七百人鸞白馬戍將其夜逃潰乘勝長驅將逼南鄭漢川之民以為神也相率歸附梁州民李天幹等詣英降待以國士之禮天幹等家在南鄭之西請師迎接英遣迎之蕭懿聞而遣將姜脩率衆追襲遂夜交戰頗有殺傷脩後屢敗復更請軍懿遣衆赴之迎者告急英率騎一千倍道赴救未至賊已退還英恐其入城別遣統軍元拔以隨其後英徼其前合擊之盡俘其衆懿續遣軍英不虞賊至且衆力已疲軍少人懼咸欲奔走英乃緩騎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賊東西指麾狀似處分然後整列而前賊謂有伏兵俄然賊退乘勢追殄遂圍南鄭禁止三軍一無所犯遠近皆供租運先是英未至也蕭懿遣軍主范潔領三千餘人伐獠潔聞大軍圍城欲還救援英遣統軍李平敵李鐵騎等收合巴西晉壽土人以斷其路潔以死決戰遂敗平敵之軍英候其稍近以奇兵掩之盡皆擒獲攻圍九十餘日戰無不克被勑班師英於是先遣老弱身勒精卒留後遣使與懿告別懿以為詐也英還一日猶閉門不開二日之後懿乃遣將追英英親自殿

後與士卒下馬交戰賊衆莫敢逼之四日四夜然後賊退全軍而還會山氏並反斷英歸路英勒衆奮擊且戰且行爲流矢所中軍人莫有知者以功遷安南大將軍賜爵廣武伯在仇池六載甚有威惠之稱父憂解任高祖討漢陽起英爲左衛將軍加前將軍尋遷大宗正又轉尙書仍本將軍鎭荊州蕭寶卷將陳顯達等寇荊州英連戰失利車駕至南陽免英官爵世宗卽位行徐州還復尙書廣武伯蕭寶卷遣將軍陳伯之寇淮南司徒彭城王勰鎭壽春以英爲鎭南將軍率衆討之英未至賊已引退勰還詔英行揚州後英還京師上表曰臣聞取亂侮亡有國之常道陳師鞠旅因機而致發竊以區區寶卷罔顧天常憑恃山河敢抗中國今妖逆數亡驕縱日甚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淫刑以逞虐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東伐秣陵埽土興兵順流而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衛此則皇天授我之日曠載一逢之秋事易走丸理同拾芥此而不乘將欲何待臣乞躬率步騎三萬直指沔陰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之路昏虐君臣自相魚肉我居上流威震遐邇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其路旣近不盈五百則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斷絕又命揚徐二州聲言俱舉緣江焚毀靡使所遺建業窮蹙魚遊釜內士治之師再興孫皓之縛重至齊文軌而大同混天地而爲一伏惟陛下暫闢旒纊少垂聽覽獨決聖心無取疑議此期脫爽并吞未日事寢不報英又奏曰臣聞乘虛討弱事在速舉因危攻昧微捷可期今寶卷亂常骨肉相賊蕃戍鼎立莫知所歸義陽孤絕密邇天境外靡糧援之期內無兵儲之固此乃臨焚之鳥不可去薪授首之寇何容緩斧若此行有果則江右之地斯爲經略之基如脫否也非直後舉難圖亦或居要生疾今豫州刺史司馬悅已戒嚴垂邁而東豫州刺史田益宗方擬守三關請遣軍司爲之節度世宗遣直寢羊靈引爲軍司以軍功拜吏部尙書以前後軍功進爵常山侯英奏謹案學令諸州郡學生三年一校所通經數因正使列之然後遣使就郡練考臣伏惟聖明崇道顯成均之風蘊義光膠序之美是以太學之館久置於下國四門之教方構於京瀍計習訓淹年聽受累紀然儁造之流應問於魏闕不革之輩宜返於齊民使就郡練考覈其最殿頃以皇都遷構江揚未一故鄉校之訓弗遑正試致使薰蕕之質均誨學庭蘭蕭之體等教文肆今外宰京官銓考向訖求遣四門博士明通五經者道別校練依令黜陟詔曰學業墮廢爲日已久非一使能勸比當別勑尋詔英使持節假鎭南將軍都督征義陽諸軍事率衆南討蕭衍司州刺史蔡道恭聞英將至遣其驍騎將軍楊由率城外居民三千餘家於城西南十里賢首山卽嶺爲二柵作表裏之勢英勒諸軍圍賢首壘焚其柵門楊由乃驅水牛從營而出繼之以兵軍人避牛師遂退下尋分兵圍守其夜柵民任馬駒斬由以降三軍館穀降民安堵蕭衍遣其平西將軍曹景宗後將軍王僧炳等率步騎三萬來救義陽僧炳統衆二萬據鑿峴景宗率一萬繼後英遣冠軍將軍元逞揚烈將軍曹文敬進據樊城以抗之英部勒將士掎角討之大破僧炳軍俘斬四千餘人英又於士雅山結壘與景宗相抗分遣諸統伏於四山示之以弱衍將馬仙琕率衆萬餘來掩英營英命諸軍僞北誘之旣至平地統軍傅永等三軍擊之賊便奔退進擊潰之斬首二千三百級斬賊羽林監軍鄧終年仙琕又率一萬餘人重來決戰英勒諸將隨便分擊又破之復斬賊將陳秀之統軍王買奴別破東嶺之陣斬首五百道恭憂死驍騎將軍行州事蔡靈恩復憑窮城短兵日接景宗仙琕知城將拔盡銳決戰一日三交皆大敗而返靈恩勢窘遂降三關戍聞之亦棄城而走詔曰知賊城已下復克三關展威闢境聲略宣振公私稱泰良以欣然將軍淵規內斷忠謨外舉受律揚旌克申廟算雖方叔之制蠻荊召虎之掃淮浦匹茲蔑如也新州初附宜廣經略想善加檢督必令周固有所委付然後凱旋耳初高祖之平漢陽英有戰功許復其封反爲顯達所敗遂寢是役也世宗大悅乃復之改封中山王食邑一千戶遣大使鴻臚少卿睦延吉持節就拜英送蔡靈恩及衍尙書郎蔡僧勰前軍將軍義陽太守潙道要遊擊將軍鮑懷愼天門太守王承伯平北府司馬宗象平北府諮議參軍伏榮給事中寧朔將軍蔡道基中兵參軍龐爵等數十人詔曰會平江南此等便可放歸也英旣還世宗引見深嘉勞之後增封一千戶蕭衍遣將軍寇肥梁詔英使持節加散騎常侍征南將軍都督揚徐二道諸軍事率衆十萬討之所在皆以便宜從事詔英曰賊勢滋甚圍逼肥梁邊將後規以至

於此故有斯舉必期勝捷而出軍淹滯肥梁已陷閭之論遂實乖本圖今衆軍雲集十有五萬進取之方其算安在克殄之期復當遠近竟以幾日可至賊所必勝之規何者爲先故遣步兵校尉領中書舍人王雲指取機要英表陳事機乃擊破陰陵斬衍將二十五人及虜首五千餘級又頻破賊軍於梁城斬其支將四十二人殺獲及溺死者將五萬衍中軍大將軍臨川王蕭宏尚書左僕射柳惔等大將五人沿淮南走凡收米三十萬石詔勞英曰知大摧鯨寇威振南海江浦無塵三楚卷壒聲被荒隅同軌斯始公私慶慰良副朕懷便當乘威藉響長驅吳會翦拉遺燼截彼東南也英追至于馬頭衍馬頭戍主委城遁走遂圍鍾離詔曰師行已久士馬疲瘠賊城險固卒難攻屠冬春之交稍非勝便十萬之衆日費無貲方圖後舉不待全事且可密裝徐嚴爲振旅之意整疆完土開示威略左右蠻楚素應逃亡或竄山湖或難制掠若凶渠黠黨有須翦除者便可撲掃以清疆界如其強狡憑阻未易致力者亦不煩肆兵凱旋遲近不復委曲英表曰臣奉辭伐罪志殄逋寇想敵量攻期至二月將末三月之初理在必克但自此月一日以來霖雨連併可謂天違人願然王者行師舉動不易不可以少致睽淹便生異議臣亦諦思若入三月已後天晴地燥憑陵是常如其連雨仍接不得進攻者臣已更高邵陽之橋防其汎突意外洪長慮其破橋臣亦部分造船復於鍾離城隨水狹處營造浮橋至三月中旬橋必克成晴則攻騰雨則圍守水陸二圖以得爲限實願朝廷特開遠略少復賜寬假以日月無使爲山之功中途而廢詔曰大軍野次已成勞久攻守之方理可豫見比頻得啓制勝不過暮春及省後表復期孟夏之末彼土蒸濕無宜久淹勢雖必取乃將軍之深計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所憂故遣主書曹道往觀軍勢使還三具聞及道還英猶表云可克四月水盛破橋英及諸將狼狽奔走士衆沒者十有五六英至揚州遣使送節及衣冠貂蟬章綬詔以付典有司奏英經算失圖案劾處死詔恕死爲民後京兆王愉反英復王封邑一千戶除使持節假征東將軍都督冀州諸軍事英未發而冀州已平時郢州治中督榮祖潛引蕭衍軍以義陽應之三關之戍並據城降衍郢州刺史婁悅嬰城自守懸瓠城民白早生等殺豫州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衍將齊苟仁率衆守懸瓠悅子尚華陽公主拜爲所劫詔英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假征南將軍出自汝南世宗引英謂之曰婁悅綏御失和銓衡闇於所授故使郢民引寇關戍外奔義陽孤窘有倒懸之切王國之召虎威名宿震故屈王親總元戎掃清氛穢昔衛霍以匈奴之故居無寧歲今南疆不靖王不得以屢勞爲辭也英對曰臣才非韓白識闇孫吳徒以宗室之長頻荷推轂之寄規略淺短失律喪師宜章子反之戮以謝天下陛下慈深念履愛等鍾牛使臣得同荀伯再生明世誓追孟氏以報復爲期關郢微寇何足平殄滅賊方略已在臣目中願陛下勿勞聖慮也世宗曰截彼東南再清隨楚所望於將軍鍾離一眚豈足以損大德今王董彼三軍朕無憂矣世宗以邢巒頻破早生詔英南赴義陽英以衆少累表請軍世宗弗許而英輒與邢巒分兵共攻懸瓠克之乃引軍而進初苟仁之據懸瓠衍寧朔將軍張道凝等率衆據楚城聞英將至棄城南走英追擊斬道凝及衍虎賁中郎曹苦生盡俘其衆既次義陽將取三關英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待攻而定攻難不如攻易東關易攻宜須先取即黃石公所謂戰如風發攻如河決英恐其并力於東乃使長史李華率五統向西關分其兵勢身督諸軍向東關先是馬仙琕使雲騎將軍馬廣率衆拒屯於長薄軍主胡文超別屯松峴英至長薄馬廣夜遁入於武陽英進師攻之聞衍遣其冠軍將軍彭甕生驃騎將軍徐超秀援武陽英乃緩軍曰縱之使入此城吾先曾觀其形勢易攻耳吾取之如拾遺也諸將未之信甕生等既入武陽英促圍攻之六日而廣等降於是進擊黃峴衍太子左衛率李元履棄城奔竄又討西關衍司州刺史馬仙琕亦即退走果如英策凡擒其大將六人支將二十人卒七千米四十萬石軍資稱是還朝除尚書僕射平三年英薨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帛七百匹贈司徒公謚曰獻武王英五子

悛字玄興東宮洗馬早卒贈散騎侍郎

悛弟熙字真興好學俊爽有文才聲著於世然輕躁浮動英深慮非保家之主常欲廢之立第四子略爲世子宗議不聽略又固請乃止起家祕書郎延昌二

年襲封累遷兼將作大匠拜太常少卿給事黃門侍郎尋轉光祿勳時領軍于忠執政熙忠之壻也故歲中驟遷尋除平西將軍東秦州刺史進號安西將軍秘書監尋以本將軍授相州刺史熙以七月入治其日大風寒雨凍死者二十餘人驢馬數十匹熙聞其祖父前事心惡之又有蛆生其庭初熙兄弟並爲清河王懌所昵及劉騰元乂隔絕二宮矯詔殺懌熙乃起兵上表曰臣聞安危無常時有休否臣早屬休明晚逢多難自皇基肇茂九葉承光高祖世宗徽明相襲皇太后聖敬自天德同馬鄧至尊神叡纂御神鑒燭遠四海晏如八表歸化而領軍將軍元乂寵藉外親叨榮左右豺狼爲心鴟便反噬遂使二宮阻隔溫凊闕禮又太傅清河王懌被屠害致使忠臣烈士喪氣闕庭親賢宗戚憤恨內外妄指鹿馬孰能躪之王莽權逼方此非喻臣仰瞻雲闕泣血而生以細草不除將爲燎漫況乂悖逆如此孰可忍之臣忝藉枝萼思盡力命碎首屠肝甘之若薺今輒起義兵實甲八萬大徒既進文武爭先與并州刺史城陽王徽恆州刺史廣陽王淵徐州刺史齊王蕭寶夤等同以今月十四日俱發庶仰憑祖宗之靈俯藉義夫之命掃彗兇醜更清京邑臣親總三軍星邁赴難置兵溫城伏聽天旨王公宰輔或世著忠烈或宿佩恩顧如能同力翦除元乂使太后至尊忻然奉對者臣即解甲散兵赴謝朝闕臣雖才乖昔人位居蕃屏寧容坐觀姦醜虛受榮祿哉熙兵起甫十日爲其長史柳元章別駕游荊魏郡太守李孝怡率諸城人鼓譟而入殺熙左右四十餘人執熙置之高樓并其子弟乂遣尚書左丞盧同斬之於鄴街傳首京師始熙妃于氏知熙必敗不從其謀自初哭泣不絕至於熙死熙臨刑爲五言詩示其寮吏曰義實動君子主辱死忠臣何以明是節將解七尺身與知友別曰平生方寸心殷勤屬知己從今一銷化悲傷無極已熙既蕃王之貴加有文學好奇愛異交結偉俊風氣甚高名美當世先達後進多造其門始熙之鎮鄴也知友才學之士袁翻李琰李神儁王誦兄弟裴敬憲等咸餞於河梁賦詩告別及熙將死復與知故書曰吾與弟並蒙皇太后知遇兄據大州弟則入侍殷勤言色恩同慈母今皇太后見廢北宮太傅清河王橫受屠酷主上幼年獨在前殿君親如此無以自安故率兵民建大義於天下但智力淺短旋見囚執上慚朝廷下愧相知本以名義干心不得不爾流腸碎首復何言哉昔李斯憶上蔡黃犬陸機想華亭鶴唳豈不以恍惚無際一去不還者乎今欲對秋月臨春風藉芳草蔭花樹廣召名勝賦詩洛濱其可得乎凡百君子各敬爾宜爲國爲身善勗名節立功立事爲身而已吾何言哉時人憐之又熙於任城王澄薨前夢有人告之曰任城當死死後二百日外君亦不免若其不信試看任城家熙夢中顧瞻任城第舍四面牆崩無遺堵焉熙惡之覺而以告所親及熙之死也果如所夢兄弟三人每從英征伐在軍貪暴或因迎降逕北至有斬殺無辜多增首級以爲功狀又于忠之誣郭祚裴植也忠意未決書之由熙勸獎遂至極法世以爲冤及熙之禍議者以爲有報應焉靈太后反政贈使持節都督冀定瀛相殷五州諸軍事大將軍太尉公冀州刺史增本封一千戶謚曰文莊王

長子景獻次仲獻次叔獻並與熙同被害後贈景獻中軍將軍青州刺史葬以王禮仲獻左將軍兗州刺史叔獻右將軍齊州刺史

叔獻弟叔仁以年幼獲全與母于氏徙朔州孝昌初靈太后詔叔仁歸京師還其財宅襲先爵除征虜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孝莊初遇害於河陰贈衛大將軍儀同三司并州刺史

子琳襲齊受禪爵例降

熙弟誘字惠輿自員外郎稍遷通直郎太子中庶子征虜將軍衛尉少卿出爲右將軍南秦州刺史乂斬之於岐州妻子得不坐追贈車騎大將軍雍州刺史後贈儀同三司追封都昌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謚曰恭

子始伯襲給事中齊受禪爵例降

誘弟略字儁興才氣劣於熙而有和遷之譽自員外郎稍遷羽林監通直散騎常侍冠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清河王懌死後乂黜略爲懷朔鎮副將未及赴任會熙起兵與略書來去尋值熙敗略遂潛行自託舊識河內司馬始賓始賓便爲荻筏夜與略俱渡盟津詣上黨屯留縣栗法光法光素敬信義忻而納之略舊識刁雙時爲西河太守略復歸之停止經年雙乃令從子昌送略潛遁江

左蕭衍甚禮敬之封略爲中山王邑一千戶宣城太守俄而徐州刺史元法僧據城南叛州內士庶皆爲法僧擁逼衍乃以略爲大都督令詣彭城接誘初附略至屯於河南爲安樂王鑒所破略唯數十騎入城衍尋追其豫章王綜鎮徐州徵略與法僧同還略雖在江南自以家禍晨夜哭泣身若居喪又惡法僧爲人與法僧言未嘗一笑衍復除略衡州刺史未行會綜以城歸國綜長史江革司馬祖暅將士五千人悉見擒虜肅宗勑有司悉遣革等還南因以徵略衍乃備禮遣之略之將還也衍爲置酒餞別賜金銀百斤衍之百官悉送別江上遣其右衞徐確率百餘人送至京師肅宗詔光祿大夫刁雙境首勞問又勑徐州賜絹布各一千匹除略侍中義陽王食邑一千戶還達石人驛亭詔宗室親黨內外百官先相識者聽迎之近郊賜帛三千匹宅一區粟五千石奴婢三十人其司馬始賓除給事中領直後粟法光本縣令刁昌東平太守刁雙西兗州刺史其略所至一餐一宿之處無不霑賞尋改封東平王又拜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領左衞將軍侍中如故又本官領國子祭酒遷大將軍尙書令靈太后甚寵任之其見委信殆與元徽相埒於時天下多事軍國萬端略守常自保無他裨益唯唯具臣而已尒朱榮略之姑夫略素所輕忽略又黨於鄭儼徐紇榮兼銜之榮入洛也見害於河陰贈以本官加太保司空徐州刺史謚曰文貞

子景式襲武定中北廣平太守齊受禪爵例降

略弟纂字紹興頗有將略爲司徒祭酒聞熙舉兵因逃奔於鄴至卽見擒與熙俱死追封北平縣公贈安北將軍恆州刺史改封高唐縣開國侯食邑八百戶

子子獻襲卒於涇州司馬

熙異母弟義興出後叔父並洛肅宗初除員外散騎侍郎及熙之遇害也義興以別後故得不坐稍遷輔國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孝莊初於河陰遇害贈中軍將軍瀛州刺史後贈散騎常侍征東將軍餘如故義興妻趙郡李氏李順有婦工爲尒朱榮妻所覩昵永安中追封義興燕郡王邑五百戶尋改封鉅鹿王又改封武邑王

子述襲天平中通直郎齊受禪爵例降

英弟怡起家步兵校尉轉城門校尉遷鄯善鎮將所在貪暴爲有司所糾逃竄得免延昌中卒莊帝初以尒朱榮婦兄超贈驃騎大將軍太尉公雍州刺史扶風王

長子肅起家員外散騎侍郎轉直寢莊帝初封魯郡王邑千戶除散騎常侍出爲後將軍廣州刺史後除衞將軍肆州刺史其弟曄僭立拜肅侍中太師錄尙書事尋改除使持節都督青膠光齊南青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東南道大行臺青州刺史不行永熙二年薨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幷恆二州諸軍事本將軍司徒公幷州刺史

子蓮興襲除前將軍齊受禪爵例降

曄字華興小字盆子性輕躁有膂力起家祕書郎稍遷通直散騎常侍莊帝初封長廣王邑一千戶出爲太原太守行幷州事尒朱榮之死也世隆等奔還幷州與尒朱兆會於建興乃推曄爲主大赦所部號年建明尋爲世隆等所廢前廢帝立封曄爲東海王邑萬戶出帝初坐事賜死於第無子爵除

城陽王長壽皇興二年封拜征西大將軍外都大官出爲沃野鎮都大將性聰惠善撫接在鎮甚有威名延興五年薨謚康王

長子多侯早卒

次子鸞字宣明始繼叔章武敬王及兄卒還襲父爵身長八尺腰帶十圍以武藝著稱頻爲北都大將高祖時拜外都大官又出爲持節都督河西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西戎校尉涼州鎮都大將改鎮立州以鸞爲涼州刺史姑臧鎮都大將餘如故後朝于京師會車駕南討領鎮軍將軍定都洛陽高祖幸鄴詔鸞留守及開建五等食邑一千戶除使持節征南大將軍都督豫荊郢三州河內山陽東郡諸軍事與安南將軍盧淵李佐攻赭陽不克敗退而還時高祖幸瑕丘鸞請罪行宮高祖引見鸞等責之曰卿等總率戎徒義應奮節而進不能夷拔賊城退不能殄茲小寇虧損王威罪應大辟朕革變之始事從寬貸今捨卿等死罪城陽降爲定襄縣王削戶五百古者軍行必載廟社之主所以示其

威惠各有攸歸今徽卿等敗軍之罪於社主之前以彰厥咎後以留守之功還復本封增邑二百戶除冠軍將軍河內太守轉幷州刺史世宗初除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後轉安北將軍定州刺史徽愛樂佛道脩持五戒不飲酒食肉積歲長齋繕起佛寺勸率百姓共爲土木之勞公私費擾頗爲民患世宗聞而詔曰鸞親唯宗懿作牧大州民物殷繁綏寧所屬宜克己厲誠崇清樹惠而乃驟相徵發專爲煩擾編戶嗷嗷家懷嗟怨北州土廣姦亂是由準法尋愆應加肅黜以鸞戚屬情有未忍可遣使者以義督責奪祿一周徽示威罰也正始二年薨時年三十八贈帛六百匹詔中書舍人王雲宣旨臨弔贈鎮北將軍冀州刺史諡懷王

子徽字顯順粗涉書史頗有吏才世宗時襲封除遊擊將軍出爲河內太守在郡清整有民譽徽拜長兼散騎常侍肅宗時除右將軍涼州刺史徽以徑途阻遠固請不行除散騎常侍其年除後將軍幷州刺史先是州界夏霜禾稼不熟民庶逃散安業者少徽輒開倉賑之文武咸共諫止徽曰昔汲長孺郡守耳尚輒開倉救民災弊況我皇家親近受委大藩豈可拘法而不救民困也先給後表肅宗嘉之加安北將軍後拜安西將軍秦州刺史詔書旦至夕發徽以將之秦部請詣闕恭授仍表啓固辭請不之職改授輔國將軍加度支尚書進號鎮軍將軍于時戎馬在郊王師屢敗徽以軍旅之費上國封絹二千匹粟一萬石以助軍用肅宗不納又以本官兼吏部尚書加侍中征東將軍遷衞將軍右光祿大夫拜尚書左僕射轉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固辭不拜聽解侍中然後受詔尋除尚書令加開府西道行臺不行時靈太后專制朝綱頹褫徽既居寵任無所匡弼與鄭儼之徒更相阿黨外似柔謹內多猜忌睚眦之忿必思報復識者嫉之又不能防閑其妻于氏遂與廣陽王淵姦通及淵受任軍府每有表啓論徽罪過雖涉誣毀頗亦實焉莊帝踐阼拜司州牧尋除司徒仍領牧元顥入洛徽從莊帝北巡及車駕還宮以與謀之功除侍中大司馬太尉公加羽葆鼓吹增邑通前二萬戶餘官如故徽表辭官封前後屢上又啓云河上之功將士之力求回所封加諸勳義徽爲莊帝親待內懼榮寵故有此辭以防外議莊帝識其意聽其辭封不許讓官徽後妻莊帝舅女侍中李彧帝之姊婿徽性佞媚善自取容挾內外之意宗室親戚莫與比焉遂與彧等勸帝圖榮莊帝亦先有意榮死世隆等屯據不解除徽太保仍大司馬宗師錄尚書事總統內外徽本意謂榮死後枝葉自應散亡及尒朱宗族聚結謀難徽算略無出憂怖而已性多嫉妬不欲人居其前每入參謀議獨與帝決朝臣有上軍國籌策者並勸帝不納乃云小賊何慮不除又悋惜財用自家及國於是有所賞錫咸出薄少或多而中減與而復追徒有糜費恩不感物莊帝雅自約狹尤亦徽所贊成太府少卿李苗徽司徒時司馬也徽待之頗厚苗每致忠言徽自得志多不採納苗謂人曰城陽本自蜂目而豺聲復將露也及尒朱兆之入禁衞奔散莊帝步出雲龍門徽乘馬奔度帝頻呼之徽不顧而去遂走山南至故吏寇彌宅彌外雖容納內不自安乃怖徽云官捕將至令其避他所使人於路邀害送屍於尒朱兆出帝初贈使持節侍中太師大司馬錄尚書事司州牧諡曰文獻

子延襲爵武定末官至太子中庶子齊受禪爵例降

徽兄顯魏給事中司徒掾卒贈輔國將軍東豫州刺史徽次兄顯恭字懷忠揚州別駕以軍功封平陽縣開國子邑三百戶孝莊初除北中郎將遷左將軍東徐州刺史入爲安東將軍大司農卿尋除中軍將軍荊州刺史莊帝既殺尒朱榮乃除顯恭使持節都督晉建南汾三州諸軍事鎮西將軍兼尚書左僕射西北道行臺晉州刺史尒朱兆入洛後死於晉陽出帝初贈衞大將軍幷州刺史重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子彥昭襲武定中漁陽太守齊受禪爵例降

顯恭弟旭字顯和莊帝時封襄城郡王邑一千戶武定末位至大司馬齊受禪爵例降

章武王太洛皇興二年薨追贈征北大將軍章武郡王諡曰敬無子高祖初以南安惠王第二子彬爲後

彬字豹兒襲爵勇健有武用出爲使持節都督東秦豳夏三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西戎校尉統萬鎮都大將朔州刺史以貪惏削封是時吐京胡反詔彬持

節假平北將軍行汾州事率并肆之衆往討之胡平仍除征虜將軍汾州刺史胡民去居等六百餘人保險謀反扇動徒類彬請兵二萬有司奏許之高祖大怒曰何有動兵馬理也可隨宜肅治若不能權方靜帖必須大衆者則先斬刺史然後發兵彬奉詔大懼而率州兵身先將士討胡平之太和二十三年卒賜錢十萬絹二百匹贈以本官加散騎常侍彬有五子

長子融字永興儀貌壯麗衣冠甚偉性通率有豪氣高祖時拜秘書郎世宗初復先爵除驍騎將軍蕭衍遣將寇逼淮陽梁城陷沒詔融假節征虜將軍別將南討大摧賊衆還復梁城于時揚州刺史元嵩爲奴所害勑融行揚州事尋除假節征虜將軍幷州刺史及世宗崩兼司空營陪景陵拜宗正卿以本官行瀛州事遇疾不行未幾除散騎常侍平東將軍青州刺史還爲秘書監遷中護軍進號撫軍將軍領河南尹加征東將軍性尤貪殘恣情聚斂爲中尉糾彈削除官爵汾夏山胡叛逆連結正平平陽詔復融前封征東將軍持節都督以討之融寡於經略爲胡所敗久之加散騎常侍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後賊帥鮮于脩禮寇暴瀛定二州長孫稚等討之失利除融車騎將軍爲前驅左軍都督與廣陽王淵等共討脩禮師渡交津葛榮殺脩禮而自立轉營至白牛邏輕騎掩融融苦戰終日更無外援遂大奔敗於陳見殺肅宗爲舉哀於東堂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綵二千八百段贈侍中都督雍華岐三州諸軍事本將軍司空雍州刺史尋以融死王事進贈司徒加前後部鼓吹謚曰莊武

子景哲襲武定中開府儀同三司齊受禪爵例降

景哲弟朗即後廢帝語在帝紀

子黄頭襲封安定王改封安平王齊受禪爵例降

融弟凝字定興起家恆州征虜錄事參軍累遷護軍長史凝姑尒朱榮妻莊帝初封東安王食邑五百戶除持節安東將軍兗州刺史轉濟州刺史仍本將軍永熙二年薨贈持節都督滄瀛冀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

子彥友襲武定中光祿大夫齊受禪爵例降

凝弟湛字鎮興起家秘書郎轉尚書左司郎中遷廷尉少卿莊帝初遇害河陰贈征東將軍青州刺史追封漁陽王食邑五百戶

子俊襲齊受禪爵例降

湛弟晏字俊興卒於秘書丞贈平東將軍秘書監豫州刺史

樂陵王胡兒和平四年薨追封樂陵王贈征北大將軍謚曰康無子顯祖詔胡兒兄汝陰王天賜之第二子永全後之襲封後改名思譽高祖初蠕蠕犯塞以思譽爲鎮北大將軍北征大都將後除使持節本將軍領護匈奴校尉都督中軍都將出爲使持節鎮東大將軍和龍鎮都大將營州刺史加領護東夷校尉轉爲鎮北將軍行鎮北大將軍高祖引見百官於光極堂謂思譽曰恆代路懸舊都意重故屈叔父遠臨此任不可不敬慎所臨以副朕望及穆泰陰謀不軌思譽知而不告恕死削封爲庶人太和末還復其王封正始四年薨贈光州刺史謚曰密王

子景略字世彥世宗時襲封拜驍騎將軍除持節冠軍將軍幽州刺史熙平元年薨贈本將軍豫州刺史賜帛四百疋謚曰惠王

子霸字休邦襲武定中鉅鹿太守齊受禪爵例降

景略弟慶略散騎侍郎

子子政通直散騎常侍

慶略弟洪略恆農太守中軍將軍行東雍州刺史

洪略弟子業平原太守

定安王休皇興二年封拜征南大將軍外都大官休少而聰慧治斷有稱高祖初厙莫奚寇邊以休爲使持節侍中都督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儀同三司和龍鎮將休撫防有方賊乃款附入爲中都大官蠕蠕犯塞出爲使持節征北大將軍撫冥鎮大將休身先將士寇虜退之入爲內都大官遷太傅及開建五等食邑二千戶車駕南伐領大司馬高祖親行諸軍遇休以三盜人徇於六軍將斬之有詔赦之休執曰陛下將遠清衡霍故親御六師跋涉野次軍行始爾已有姦竊如其不斬何以息盜請必行刑以肅姦慝詔曰大司馬執憲誠應如是但因緣會朕聞王者之體亦時有非常之澤雖違軍法可特原之

休乃奉詔高祖謂司徒馮誕曰大司馬嚴而秉法諸軍不可不慎於是六軍肅然定都洛邑休從駕幸鄴命休率從駕文武迎家于平城高祖親餞休於漳水之北十八年休寢疾高祖幸其第流涕問疾中使醫藥相望於路薨賵帛三千匹自薨至殯車駕三臨高祖至其門改服錫衰素弁加絰皇太子百官皆從行弔禮及將葬又贈布帛二千匹謚曰靖王詔假黃鉞加羽葆鼓吹虎賁班劍六十三人悉準三老尉元之儀高祖親送出郊慟哭而返諸王恩禮莫比焉世宗世配饗廟庭

長子安幼年早卒

次子燮除下大夫世宗初襲拜太中大夫除征虜將軍華州刺史燮表曰謹惟州治李潤堡雖是少梁舊地晉芮錫壤然胡夷內附遂為戎落城非舊邑先代之名爰自國初護羌小戍及改鎮立郡依岳立州因藉倉府未刊名實竊見馮翊古城羌魏兩民之交許洛水陸之際先漢之左輔皇魏之右翼形勝名都實惟西蕃奧府今州之所在豈唯非舊至乃居岡飲澗井谷穢雜升降劬勞往還數里喧譁明昏有虧禮教未若馮翊面華渭包原澤井淺池平樵牧饒廣採材華陰陸運七十伐木龍門順流而下陪削舊雉功省力易人各為己不以為勞昔宋民無井穿井而忻得人況合城無水得水而不家慶竊聞前政刺史非是無意或值兵舉或遇年災緣此契闊稽延至此去歲已熟秋方大登四境晏安京師無事丁不十錢之費人無八旬之勤損輕益重乞垂昭鑒遂詔曰一勞永逸便可聽移後除征虜將軍幽州刺史延昌四年薨贈本將軍朔州刺史

子超字化生肅宗初襲時以胡國珍封安定公改封北平王拜城門校尉通直散騎常侍東中郎將尋除光祿大夫領將作大匠後復本封尒朱榮之入洛超避難洛南遇寇見害莊帝初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岐州刺史

子孝景襲武定中通直郎齊受禪爵例降

燮弟顥平清狂無行高祖末拜員外郎世宗初遷給事中悖惡日甚殺人劫盜公私咸患世宗以其戚近未忍致之於法乃免官禁之別館館名愁思堂冀其克念世宗崩顥平乃得出靈太后臨朝以其暴亂不悛詔曰顥平志行輕疎每乖憲典可還於別館依前禁錮久之解禁還家付師嚴加誨獎後拜通直散騎常侍前將軍坐裸其妻王氏於其男女之前又彊姦妻妹於妻母之側御史中丞侯剛案以不道處死絞刑會赦免黜為員外常侍孝昌中卒

子緒幽州安西府功曹參軍莊帝初直閤將軍尋為持節兼武衛將軍關右慰勞十二州大使遂沒吐谷渾

子長春員外散騎侍郎武定初封南郡王邑五百戶齊受禪爵例降

顥平弟永平征虜將軍南州刺史為城民華延明所害太昌初追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定瀛幽三州諸軍事衛將軍定州刺史

永平弟珍平司州治中

子叔遵員外散騎常侍

珍平弟貴平羽林監轉射聲校尉莊帝初除散騎常侍宗正少卿封東萊王邑百戶除平北將軍南相州刺史莊帝既殺尒朱榮加武衛將軍兼侍中為河北山東慰勞大使至定州東北為幽州大都督侯淵所執送於晉陽後還洛前廢帝時以本官行青州事屬土民崔祖螭作逆賊徒甚盛圍逼東陽一百餘日貴平率城民固守又令將士開門交戰大軍救至遂擒祖螭等斬之還除車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遷左衛將軍宗師又遷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貴平人才險薄為出帝所信出為青州刺史又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為幽州大都督侯淵所害

史臣曰南安原始要終善不掩惡英將帥之用有聲於時熙略兄弟早播民譽或才疎志大或器狹任廣咸不能就其功名俱至非命惜也康王不永鸞起家聲徽飾智矯情外諂內忌永安之禍雖任其責宛其死也固其宜哉章武樂陵蓋不足數靜王聰斷威重見稱太和美矣

魏書卷十九下

魏書卷十九下考證

南安王楨傳景宗率一萬騎後○萬監本誤驍今改正

魏書卷十九下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八

文成五王

安樂王　廣川王　齊郡王　河間王　安豐王

文成皇帝七男孝元皇后生獻文皇帝李夫人生安樂厲王長樂曹夫人生廣川莊王略沮渠夫人生齊郡順王簡乙夫人生河間孝王若悅夫人生安豐匡王猛玄夫人生韓哀王安平王早薨無傳

安樂王長樂皇興四年封建昌王後改封安樂王長樂性凝重顯祖器愛之承明元年拜太尉出為定州刺史鞭撻豪右頓辱衣冠多不奉法為人所患百姓詣闕訟其過高祖罰杖三十貪暴彌甚以罪徵詣京師後與內行長乙肆虎謀為不軌事發賜死於家葬以王禮謚曰厲

子詮字搜賢襲世宗初為涼州刺史在州貪穢政以賄成後除定州刺史及京兆王愉之反詐言國變在北州鎮咸疑朝廷有釁遣使觀詮動靜詮具以狀告州鎮怗然愉奔信都詮與李平高殖等四面攻燒愉突門而出尋除侍中兼以首告之功除尚書左僕射薨謚曰武康子鑒字長文襲後除相州刺史北討大都督討葛榮仍兼尚書右僕射北道行臺尚書令與都督裴衍共救信都鑒既庸才諸弟麤暴見天下多事遂謀反降附葛榮都督源子邕與裴衍合圍鑒斬首傳洛詔改其元氏莊帝初許復本族又特復鑒王爵贈司空

鑒弟斌之字子爽性險無行及與鑒反敗遂奔葛榮榮滅得還出帝時封潁川郡王委以腹心之任帝入關斌之奔蕭衍後還長安

廣川王略延興二年封位中都大官性明敏鞫獄稱平太和四年薨謚曰莊

子諧字仲和襲十九年薨詔曰朕宗室多故從弟諧喪逝悲痛摧割不能已已古者大臣之喪有三臨之禮此蓋三公已上至於卿司已下故應闕自漢已降多無此禮朕欲遵古典哀感從情雖以尊降伏私痛寧爽欲令諸王有期親者為之三臨大功之親者為之再臨小功緦麻為之一臨廣川王於朕大功必欲再臨再臨者欲於大殮之日親臨盡哀成服之後緦麻而弔既殯之緦麻理在無疑大殮之臨當否如何為須撫柩於始喪為應盡哀於闔棺早晚之宜擇其厥中黃門侍郎崔光宋弁通直常侍劉芳典命下大夫李元凱中書侍郎高聰等議曰三臨之事乃自古禮爰及漢魏行之者稀陛下至聖慈仁方遵前軌志必哀喪慮同寧戚臣等以為若期親三臨大功宜再始喪之初哀之至極既以情降宜從始喪大殮之臨伏如聖旨詔曰魏晉已來親臨多闕至於戚臣必於東堂哭之頃大司馬安定王薨朕既臨之後復更受慰於東堂今日之事應更哭否光等議曰東堂之哭蓋以不臨之故今陛下躬親撫視羣臣從駕臣等參議以為不宜復哭詔曰若大司馬戚尊位重必哭於東堂而廣川既是諸王之子又年位尚幼卿等議之朕無異焉諧將大殮高祖素服深衣哭之入室哀慟撫尸而出有司奏廣川王妃薨於代京未審以新尊從於卑舊為宜卑舊來就新尊詔曰遷洛之人自茲厥後悉可歸骸邙嶺皆不得就塋恆代其有夫先葬在北婦今喪在南婦人從夫宜還代葬若欲移父就母亦得任之其有妻墳於恆代夫死於洛不得以尊就卑欲移母就父宜亦從之若異葬亦從之若不在葬限身在代喪葬之彼此皆得任之其戶屬恆燕身官京洛去留之宜亦從所擇其屬諸州者各得任意詔贈諧武衛將軍謚曰剛及葬高祖親臨送之

子靈道襲卒謚悼王

齊郡王簡字叔亮太和五年封位中都大官簡母沮渠牧犍女也簡性貌特類外祖後為內都大官高祖書與簡俱朝文明太后於皇信堂簡居帝之右行家人禮遷太保高祖仁孝以諸父零落存者唯簡每見立以待之俟坐致敬問起居傳簡拜伏簡性好酒不能理公私之事妻常氏燕郡公常喜女也文明太后以賜簡性幹綜家事頗節斷簡酒乃至盜竊求乞婢侍卒不能禁二十三年薨時高祖不豫詔曰叔父薨背痛慕摧絕不自勝任但虛頓床枕未堪奉赴當力疾發哀謚曰靈王世宗時改謚曰順

子祐字伯授襲母常氏高祖以納不以禮不許其為妃世宗以母從子貴詔特拜為齊國太妃祐位涇州刺史薨謚曰敬

河閒王若字叔儒年十六未封而薨追封河閒謚曰孝詔京兆康王子太安爲
後太安於若爲從弟非相後之義廢之以齊郡王子琛繼
琛字曇寶幼而敏慧高祖愛之世宗時拜定州刺史琛妃世宗舅女高皇后妹
琛憑恃內外多所受納貪惏之極及還朝靈太后詔曰琛在定州惟不將中山
宮來自餘無所不致何可更復敘用由是遂廢于家琛以肅宗始學獻金字孝
經又無方自達乃與劉騰爲養息賂騰金寶巨萬計騰屢爲之言乃得兼都官
尚書出爲秦州刺史在州聚斂百姓吁嗟屬東益南秦二州氐反詔琛爲行臺
仍充都督還攝州事琛性貪暴既總軍省求欲無厭百姓患害有甚狼虎進討
氐羌大被摧破士卒死者千數率衆走還內恃劉騰無所畏憚爲中尉糾彈會
赦除名爲民尋復王爵後討鮮于脩禮敗免官爵後討汾晉胡蜀卒於軍追復
王爵
安豐王猛字季烈太和五年封加侍中出爲和龍鎮都大將營州刺史猛寬仁
雄毅甚有威略戎夷畏愛之薨于州贈太尉謚曰匡
子延明襲世宗時授太中大夫延昌初歲大饑延明乃減家財以拯賓客數千
人并贍其家至肅宗初爲豫州刺史甚有政績累遷給事黃門侍郎延明既博
極羣書兼有文藻鳩集圖籍萬有餘卷性清儉不營產業與中山王熙及弟臨
淮王彧等並以才學令望有名於世雖風流造次不及熙彧而稽古淳篤過之
尋遷侍中詔與侍中崔光撰定服制後兼尚書右僕射以延明博識多聞敕監
金石事及元法僧反詔爲東道行臺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與都督臨淮王
彧尚書李憲等討法僧蕭衍遣其豫章王綜鎮徐州延明先牧徐方甚得民譽
招懷舊土遠近歸之綜既降延明因以軍乘之復東南之境至宿豫而還遷都
督徐州刺史頻經師旅人物凋弊延明招攜新故人悉安業百姓咸附莊帝時
兼尚書令大司馬及元顥入洛延明受顥委寄率衆守河橋顥敗遂將妻子奔
蕭衍死於江南莊帝末喪還出帝初贈太保王如故謚曰文宣所著詩賦讚頌
銘誄三百餘篇又撰五經宗略詩禮別義注帝王世紀及列仙傳又以河閒人
信都芳工算術引之在館其撰古今樂事九章十二圖又集器準九篇芳別爲
之注皆行於世

魏書卷二十

魏書卷二十考證

文成五王列傳〇魏收書闕。後人所補。

文成皇帝七男〇文載八人。而總書七男。蓋八訛作七也。

魏書卷二十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九上

獻文六王

咸陽王　趙郡王　高陽王　廣陵王　北海王

獻文皇帝七男李思皇后生孝文皇帝封昭儀生咸陽王禧韓貴人生趙郡靈
王幹高陽文穆王雍孟椒房生廣陵惠王羽潘貴人生彭城武宣王勰高椒房
生北海平王詳勰別有傳

咸陽王禧字永壽太和九年封加侍中驃騎大將軍中都大官文明太后令曰
自非生知皆由學誨皇子皇孫訓教不立溫故求新蓋有闕矣可於閑靜之所
別置學館選忠信博聞之士爲之師傅以匠成之高祖以諸弟典三都誡禧等
曰汝等國之至親皆幼年任重三都折獄特宜用心夫未能操刀而使割錦非
傷錦之尤實授刀之責皆可修身慎行勿有乖爽文明太后亦誡禧等曰汝兄
繼承先業統御萬機戰戰兢兢恆恐不稱汝所治雖小亦宜克念高祖又曰周
文王小心翼翼聿懷多福如有周公之才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汝等宜小心
畏慎勿自驕怠出爲使持節開府冀州刺史高祖餞於南郊又以濟陰王鬱枉
法賜死之事遣使告禧因而誡之後禧朝京師高祖謂王公曰皇太后平日以
朝儀闕然遂命百官更欲撰緝今將畢修遺志卿等謂可行不當各盡對無以
面從禧對曰儀制之事用捨各隨其時而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臣謂宜述
元志備行朝式高祖然之詔曰仲尼在鄉黨猶恂恂周文王爲世子卑躬求
道禧等雖連萼宸暉得不尊尚師傅也故爲置之以加令德廷尉卿李沖可咸
陽王師禧將還州高祖親餞之賦詩敘意加禧都督冀相兗東兗南豫東荊六
州諸軍事於時王國舍人應取八族及清修之門禧取任城王隸戶爲之深爲
高祖所責詔曰夫婚姻之義曩葉攸崇求賢擇偶綿代斯慎故剛柔著於易經
鵲巢載于詩典所以重夫婦之道美尸鳩之德作配君子流芳後昆者也然則
婚者合二姓之好結他族之親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必敬慎重正而後親
之夫婦既親然後父子君臣禮義忠孝於斯備矣太祖龍飛九五始稽遠則而
撥亂創業日昃不暇至於諸王娉合之儀宗室婚姻之戒或得賢淑或乖好逑
自茲以後其風漸缺皆人乏窈窕族非百兩擬匹卑濫舅氏輕微違典滯俗深
用爲歎以皇子茂年宜簡令正前者所納可爲妾媵將以此年爲六弟娉室長
弟咸陽王禧可娉故穎川太守隴西李輔女次弟河南王幹可娉故中散代郡
穆明樂女次弟廣陵王羽可娉驃騎諮議參軍滎陽鄭平城女次弟穎川王雍
可娉故中書博士范陽盧神寶女次弟始平王勰可娉廷尉卿隴西李沖女季
弟北海王詳可娉吏部郎中滎陽鄭懿女有司奏冀州人蘇僧瓘等三千人稱
禧清明有惠政請世胙冀州詔曰利建雖古未必今宜經野由君理非下請邑
采之封自有別式入除司州牧都督司豫荊郢洛東荊六州諸軍事開府如故
賜帛二千匹粟五千斛詔以禧元弟之重食邑三千戶自餘五王皆食邑二千
戶高祖引見朝臣詔之曰卿等欲令魏朝齊美於殷周爲令漢晉獨擅於上代
禧曰陛下聖明御運實願邁迹前王高祖曰若然將以何事致之爲欲修身改
俗爲欲仍染前事禧對曰宜應改舊以成日新之美高祖曰爲欲止在一身爲
欲傳之子孫禧對曰既卜世靈長願欲傳之來葉高祖曰若然必須改作卿等
當各從之不得違也禧對曰上命下從如風靡草高祖曰自上古以來及諸經
籍焉有不先正名而得行禮乎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年三十以上習性已
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爲當降爵
黜官各宜深戒如此漸習風化可新若仍舊俗恐數世之後伊洛之下復成被
髮之人王公卿士咸以然不禧對曰實如聖旨宜應改易高祖曰朕嘗與李沖
論此沖言四方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之即爲正矣何必改舊從新沖之此言
應合死罪乃謂沖曰卿實負社稷合令御史牽下沖免冠陳謝又引見王公卿
士責留京之官曰昨望見婦女之服仍爲夾領小袖我徂東山雖不三年既離
寒暑卿等何爲而違前詔禧對曰陛下聖過堯舜光化中原臣雖仰稟明規每
事乖互將何以宣布皇經敷贊帝則舛違之罪實合刑憲高祖曰若朕言非卿
等當須庭論如何入則順旨退有不從昔舜語禹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其卿等

之謂乎尋以禧長兼太尉公後高祖幸禧第謂司空穆亮僕射李沖曰既有天地又有君臣太尉位居台鉉在冢宰之上三槐九棘不可久空元弟禧雖在事不長而戚連皇極且長兼太尉以和飪鼎朕常恐君有空授之名臣貽彼己之刺今幸其宅徙屈二賓良以為愧高祖有事於方澤賞明羣臣問起居高祖曰昨日方澤殊自大暑遇天雲蔭密行人差得無弊禧對曰陛下德感天地故雲物凝彩雖復雨師灑掃風伯清塵豈過於此高祖曰伊洛南北之中此乃天地氤氳陰陽風雨之所交會自然之應非寡德所能致此高祖篤於兄弟以禧次長禮遇優隆然亦知其性貪每加切誡雖當時遵奉而終不改操禧表曰國朝偃武崇文偏捨來久州鎮兵人或有雄勇不閑武藝今取歲暮之暇番上之日訓其兵法弓矢干稍三分並教使人閑其能臨事無闕詔曰雖云教武未練其方既逼北行無閑教武脫生羣惑且可停之後從平漢陽以剋南陽之勳加侍中正太尉及高祖崩禧受遺輔政雖為宰輔之首而從容推委無所是非而潛受賄賂陰為威惠者禧特甚焉是年八座奏增邑千戶世宗從之固辭不受禧性驕奢貪淫財色姬妾數十意尚不已衣被繡綺車乘鮮麗猶遠有簡娉以恣其情由是昧求貨賄奴婢千數田業鹽鐵徧於遠近臣吏僮隸相繼經營世宗頗惡之景明二年春禧等為將礿祭入齋世宗詔領軍于烈率左右召禧等入於光極殿詔曰恪雖寡昧忝承寶曆比纏尪疹實憑諸父苟延視息奄涉三齡父等歸遜殷勤今便親攝百揆且還府司當別處分尋詔曰朕以寡昧夙罹閔凶憂煢在疚罔知攸濟實賴先帝聖德遺澤所鍾宰輔忠賢劬勞王室用能撫和上下肅清內外乃式遵復子歸政告遜辭理懇至遂然難奪便當勵茲空乏親覽機務王尊惟元叔道性淵凝可進位太保領太尉司空北海王季父英明謩略茂舉可大將軍錄尚書事世宗既覽政禧意不安而其國齋帥劉小苟每稱左右言欲誅禧禧聞而歎曰我不負心天家豈應如此由是常懷憂懼加以趙脩專寵王公罕得進見禧遂與其妃兄兼給事黃門侍郎李伯尚謀反時世宗幸小平津禧在城西小宅初欲勒兵直入金墉衆懷沮異禧心因緩自旦達晡計不能決遂約不洩而散武興王楊集始出便馳告而禧意不疑乃與臣妾向洪池別墅遣小苟奉啓云檢行田牧小苟至邙嶺已逢軍人怪小苟赤衣將欲殺害小苟困迫言欲告反乃緩之禧是夜宿於洪池大風暴雨拔樹折木禧不知事露其夜或說禧曰殿下集衆圖事見意而停恐必漏洩今夕何宜自寬恐危禍將至禧曰有此軀命應知自惜豈待人言又說曰殿下兒婦已渡河兩頭不相知今偃眉自安不其危乎禧曰初遣去日令如行人渡河聽我動靜我久已遣人追之計今應還而尹仵期與禧長子通已入河內郡列兵仗放囚徒而將士所在追禧禧自洪池東南走僮僕不過數人左右從禧者唯兼防閤尹龍虎禧憂迫不知所為謂龍虎曰吾憒憒不能堪試作一謎當思解之以釋毒悶龍虎欻憶舊謎云眠則俱眠起則俱起貪如豺狼贓不入己都不有心於規刺也禧亦不以為諷己因解之曰此是眼也而龍虎謂之是箸渡洛水至柏谷塢從者唯禧二舅及龍虎而已顧謂龍虎曰凡夫尚有節義相為取死汝可勉心作與太尉公同死計龍虎曰龍虎東野常人遭殿下寬明接處左右今屬危難恨無遠計匡濟聖躬若與殿下同命雖死猶生俄而禧被擒獲送華林都亭世宗親問事源著千斤鏁格龍虎羽林掌衛之初高祖閑宴從容言於禧等我後子孫邂逅不逮汝等觀望輔取之理無令他人有也禧臨盡雖言不次猶尚泣涕追述先旨然畏迫喪志不能慷慨有所感激也及與諸妹公主等訣言及一二愛妾公主哭且罵之云坐多取此婢輩貪逐財物畏罪作反致今日之事何復囑問此等禧愧而無言遂賜死私第其宮人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誤金牀玉几不能眠夜踏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度其歌遂流至江表北人在南者雖富貴絃管奏之莫不灑泣同謀誅斬者數十人潛瘞禧於北邙絕其諸子屬籍禧之諸女微給資產奴婢自餘家財悉以分賚高肇趙脩二家其餘賜內外百官逮于流外多者百餘匹下至十匹於後禧諸子每乏衣食獨彭城王勰歲中再三賑給之禧有子八人

長子通字曇和竊入河內太守陸琇初與通情既聞禧敗乃殺之

通弟翼字仲和後會赦詣闕上書求葬其父頻年泣請世宗不許翼乃與弟昌曄奔於蕭衍翼與昌申屠氏出曄李妃所生也翼容貌魁壯風制可觀衍甚重

之封爲咸陽王翼讓其嫡弟曄衍不許後以爲信武將軍青冀二州刺史鎮郁州翼謀舉州入國爲衍所移昌爲衍直閤將軍翼弟顯和昌弟樹後亦奔於衍顯和卒於江南

樹字秀和美姿貌善吐納兼有將略衍尤器之封爲魏郡王後改封鄴王數爲將領窺覦邊服時揚州降衍兵武既衆衍將湛僧珍慮其飜異盡欲殺之樹以家國遂皆聽還衍以樹爲鎮西將軍郢州刺史尒朱榮之害百官也樹聞之乃請衍討榮衍乃資其士馬使擾境上前廢帝時襲據譙城出帝初詔御史中尉樊子鵠爲行臺率徐州刺史大都督杜德以討之樹城守不下子鵠使金紫光祿大夫張安期往說之樹乃請委城還南子鵠許之樹恃誓約不爲戰備杜德襲擊之擒樹送京師禁於永寧佛寺未幾賜死孝靜時其子貞自建業赴鄴啓求葬樹許之詔贈樹侍中都督青徐兗揚豫五州諸軍事太師司徒公尚書令揚州刺史貞既葬還於江南

曄字世茂衍封爲桑乾王拜散騎常侍卒於秣陵初正光中詔曰周德崇厚秦仲享國漢道仁恕淮南畢王皆所以申恩懿戚踰遠舊章義彰曩葉詠流前史頃者咸陽京兆王自貽禍敗事由間戚猶有可矜兩門諸子並可聽附屬籍後復禧王爵葬以王禮詔曄弟坦襲改封敷城王邑八百戶坦傲佷兇麤從叔安豐王延明責之曰汝兇悖性與身而長昔有宋東海王禕志性凡劣時人號曰驢王我熟觀汝所作亦恐不免驢號莊帝初還復本封武定中爲太師齊受禪爵例降

坦弟昶起家通直散騎常侍琅邪縣開國公邑五百戶莊帝初特封太原王累遷鴻臚卿超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天平二年薨贈太尉公

子善慧襲齊受禪爵例降

趙郡王幹字思直太和九年封河南王加衛大將軍除侍中中都大官尋授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領吏部尚書所生母薨高祖詔曰太妃韓氏薨逝情以傷慟太妃先朝之世位擬九嬪豫班上族誕我同氣念此孤稚但用感惻明當暫往臨哭可勅外備辦遣侍御史假節監護喪事贈綵八百匹詔曰季世多務情緣理奪幹既居要任銓衡是荷豈容遂其私志致曠所司可遣黃門郎教諭令勉從王事朕尋當與之相見拜使持節都督南豫郢東荊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豫州刺史及車駕南伐以幹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都督關右諸軍事給銅虎符十別賜詩書高祖篤愛諸弟以幹總戎別道誡之曰司空穆亮年器可師散騎常侍盧淵才堪詢訪汝其師之尋以蕭賾死班師還洛改封趙郡王除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冀州刺史開府如故賜雜物五百段又密賜黃金十斤高祖親餞於近郊詔幹曰夫刑獄之理先哲所難然既有邦國得不自勵也汝我之懿弟當章修厥德光榮有魏深思遠圖如臨深履薄若恃親重不務世政國有常憲方增悲感高祖詔以李憑爲長史唐茂爲司馬盧尚之爲諮議參軍以匡弼之而憑等諫諍幹殊不納州表斬盜馬人於律過重而尚書以幹初臨繼而不劾詔曰夫刑以節人罪必無濫故刑罰不中民無措足若必以威殺爲夏則應抗通來牧荀須有禁何得不稽之正典又律令條憲無聽新君加戮之文典禮舊章不著始臨專威之美尚書曲阿朕意實傷皇度幹闇於治理律外重刑並可推聞後轉特進司州牧車駕南討詔幹都督中外諸軍事給鼓吹一部甲士三百人出入殿門幹貪淫不遵典法御史中尉李彪將糾劾之會遇幹於尚書下舍因屏左右而謂幹曰殿下比有風聞即欲起彈恐損聖明委託之旨若改往修來彪當不言脫不悛改夕聞旦發而幹悠然不以爲意彪乃表彈之高祖省之忿惋詔幹與北海王詳俱隨太子詣行在所既至詳獨得朝見幹不蒙引接密令左右察其意色知無憂悔乃親數其過杖之一百免所居官以王還第二十三年薨年三十一給東園秘器斂服十五稱賻帛三千匹謚曰靈王陪葬長陵

子謐世宗初襲封幹妃穆氏表謐母趙等悖禮愆常不遜日甚尊卑義阻母子道絕詔曰妾之於女君猶婦人事舅姑君臣之禮義無乖二妾子之於君母禮加如子之恭何得黷我風政可付宗正依禮治罪謐在母喪聽音聲飲戲爲御史中尉李平所彈遇赦復封除通直散騎常侍加龍驤將軍遷太子中庶子出爲冠軍將軍岐州刺史謐性嚴暴虐下人肅宗初臺使元延到其州界以驛邏

無兵攝帥檢覈隊主高保願列言所有之兵王皆私役謐聞而大怒鞭保願等五人各二百數日之間謐召近州夫閉城四門內外嚴固搜掩城中楚掠備至又無事而斬六人合城兇懼衆遂大呼屯門謐怖登樓毀梯以自固土人散走城人分守四門靈太后遣遊擊將軍王靖馳驛論之城人旣見靖至開門謝罪奉送管籥乃罷謐州還除大司農卿又除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幽州刺史謐妃胡氏靈太后從女也未發坐毆其妃免官後除都官尚書加安南將軍正光四年薨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賵帛五百匹高陽王雍幹之母弟啓論謐故超贈假侍中征南將軍司州牧諡曰貞景

子毓字子春襲莊帝初河陰遇害贈衛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諡曰宣恭無子詔以謐弟讞子寶字景融爲後襲爵及寶伯諶復封趙郡改封平昌王齊受禪爵例降

謐兄諶字興伯性平和自通直正員郎遷太子庶子司空司馬鴻臚少卿遷後將軍肆州刺史固辭不拜改授平南將軍光祿少卿轉黃門侍郎進號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出爲散騎常侍中軍將軍相州刺史罷州除宗正卿都官尚書以親例封上蔡縣開國公食邑四百戶讓而不受莊帝初拜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封魏郡王食邑一千戶又加侍中諶本年長應襲王封其父靈王寵愛其弟謐以爲世子莊帝詔復諶封趙郡王進號驃騎大將軍加開府遷司空公出帝時轉太保司州牧太尉公又遷太師錄尚書事孝靜初爲大司馬三年薨贈假黃鉞侍中都督冀州刺史諡曰孝懿諶無他才識歷位雖重時人忽之

子熾襲齊受禪爵例降

謐弟譚頗強立少爲宗室所推敬自羽林監出爲高陽太守爲政嚴斷豪右畏之肅宗初入爲直閤將軍歷太僕宗正少卿加冠軍將軍元法僧外叛詔譚爲持節假左將軍別將以討之徐州平遷光祿少卿行南兗州事征虜將軍涇州刺史入爲武衛將軍尋詔譚爲都督以討杜洛周次於軍都爲洛周所敗還除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卒贈撫軍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諶弟讞爲人貪暴無禮自羽林監遷司徒主簿肅宗時除正員郎稍遷左將軍太中大夫封平鄉縣開國男邑二百戶莊帝初河陰遇害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子景暄直閤將軍從出帝投於關西

讞弟讙羽林監直閤將軍早卒贈帛五百匹贈鎮遠將軍恆州刺史

廣陵王羽字叔翻太和九年封加侍中征東大將軍爲外都大官羽少而聰慧有斷獄之稱後罷三都羽爲大理加衛將軍典決京師獄訟微有聲譽遷特進尚書左僕射又爲太子太保錄尚書事高祖將南討遣羽持節安撫六鎮發其突騎夷人寧悅還領廷尉卿車駕旣發羽與太尉丕留守加使持節語在丕傳高祖友愛諸弟及將別不忍早分詔羽從至鴈門乃令羽歸望其稱効故賜如意以表心遷都議定詔羽兼太尉告于廟社還京之後北蕃人夷多有未悟羽鎮撫代京內外肅然高祖嘉之十八年春羽表辭廷尉不許羽奏外考令文每歲終州鎮列牧守治狀及至再考隨其品第以彰黜陟去十五年中在京百寮盡已經考爲三等此年便是三載雖外有成令而內令未班內外考察理應同等臣輒推準外考以定京官治行詔曰雖內考未宣績已久著故明堂月令載公卿大夫論考屬官之治職區分著三公疑尚書三載殿最之義此之考內已爲明矣但論考之事理在不輕問績之方應關朕聽輒爾輕發殊爲躁也每考之義應在年終旣云此年何得春初也今始維夏且待至秋後高祖臨朝堂議政事謂羽曰遷都洛陽事格天地但汝之迷徒未開沉鄣耳朕家有四海往來何難朕初發洛陽教示永壽皆謂分別比自來後諸處分之事已差前敕今舉大功寧爲虛費且朕無周召之弟豈容寘安日逸今便北巡遷留之事當稱朕懷後高祖臨朝堂謂羣臣曰兩儀旣闢人生其間故上天不言樹君以代是以書稱三考之績禮云考成之章自皇王以降斯道靡易朕以寡德猥荷洪基思與百辟允釐庶務然朕識乏知人不能使朝絕素餐之譏野無考槃之刺夙宵寤寐載懷怵惕卿等皆是朝賢國彥匡弼是寄各率乃心以旌考績之義如乖忠正國有常刑賢者雖疎必進不肖者雖親必黜顧謂羽曰上下二等可爲三

品中等但爲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旌絲髮之美中等守本事可大通羽先是廷尉五局司直高祖曰夫刑獄之難實惟自古必也斷訟夫子所稱然五局所司專主刑獄比聞諸風聽多論五局不精知人之難朕豈獨決當與羣臣同之卿等各陳所聞高祖謂羽及少卿鄭述曰五局司直卿等以何爲品羽對曰諸司直並簡聖心往者百官初置權爲獄官聽訟察辭無大差越所以爲二等者或以視事甫爾或以見機遲速朝廷既有九品之制故計其絲髮之差以爲品第統論所得大都相似高祖曰朕頃年以其人識見可取故簡司獄官小優劣不足爲差然廷尉所司人命之本事須心平性正抑彊哀弱不避貴勢直情折獄者可爲上等今正欲聽採風謠虛實難悉正欲不採事無所據然人言惡者未必是惡言善者不必是善所以然者或斷訟不避豪貴故人以爲惡或將勢抑賤貴人以爲好然關朕之聽皆貴者言是以遲迴三復良由於此局事須冰清玉潔明揚褒貶卿等既是覩典邪正得失悉所具之可精辨以聞鄭述對曰陛下行賞得人餘者甘心若賞不盡能無以勸勵如臣愚見願不行賞高祖曰朕昔置此官許三年考績必行賞罰既經今考若無黜陟恐正直者莫肯用心邪曲者無以改肅自非釋之于公何能盡其至理雖不可精其微致且望粗有殿最諸尚書更與羣官善量所以高祖謂尚書等曰朕仰纂乾構君臨萬宇往者稽古典章樹茲百職然尚書之任樞機是司豈惟總括百揆緝和人務而已朕之得失實在於斯自卿等在任年垂二周未嘗言朕之一失獻可否之片規又未嘗進一賢而退一不肖此二事罪之大者高祖又謂羽曰汝之淺薄固不足以況晉之巨源考之今世民斯下矣汝始爲廷尉及初作尚書內外瞻望以吾有第自往秋南旆之後近小人遠君子在公阿黨虧我皇憲出入無章動乖禮則計汝所行應在下下之第高祖又謂羽曰汝既是宸極之弟而居樞端之任汝自在職以來功勤之績不聞於朝阿黨之音頻干朕聽汝之過失已備積於前不復能別敘今黜汝錄尚書廷尉但居特進太保又謂尚書令陸叡曰叔翻在省之初甚有善稱自近以來偏頗懈怠豈不由卿等隨其邪僻之心不能相導以義雖不成大責已致小罰今奪卿尚書令祿一周謂左僕射元贊曰卿夙德老成久居機要不能光讚物務獎勵同寮賊人之謂豈不在卿計叔翻之黜卿應大辟但以咎歸一人不復相罪又爲少師未允所授今解卿少師之任削祿一周詔吏部尚書澄曰叔父既非端右又非座元豈宜濫歸衆過也然觀叔父神志驕傲少保之任似不能存意可解少保謂長兼尚書于果曰卿履歷卑淺超升名任不能勤謹夙夜數辭以疾長兼之職位亞正員今解卿長兼可光祿大夫守尚書削祿一周又謂守尚書尉羽曰卿在集書殊無憂存左史之事今降爲長兼常侍亦削祿一周又謂守尚書盧淵曰卿始爲守尚書未合考績然卿在集書雖非高功爲一省文學之士嘗不以左史在意如此之咎罪無所歸今降卿長兼王師守常侍尚書如故奪常侍祿一周謂左丞公孫良右丞乞伏義受曰二丞之任所以協贊尚書光宣出納而卿等不能正心直言規佐尚書論卿之罪應合大辟但以尚書之失事鍾叔翻故不能別致貶責二丞可以白衣守本官冠服祿恤盡皆削奪若三年有成還復本任如其無成則永歸南畝又謂散騎常侍元景曰卿等自任集書合省逋墮致使王言遺滯起居不修如此之咎責在於卿今降爲中大夫守常侍奪祿一周謂諫議大夫李彥曰卿雖處諫議之官實人不稱職可去諫議退爲元士又謂中庶子游肇等曰自建承華已經一稔然東宮之官無直言之士雖未經三載事須考黜肇及中舍人李平識學可觀可爲中安樂王詮可爲下中解東華之任退爲員外散騎常侍馮夙可爲下下免中庶子免爵兩任員外常侍如故中舍人閭賢保可爲下下退爲武騎常侍又謂公孫良曰頃年用人多乖觀才之授實是武人而授以文官黜同大例於理未均諸如此比黜官如初高祖引陸叡元贊等於前曰北人每言北人何用知書朕聞此深用憮然今知書者甚衆豈皆聖人朕自行禮九年置官三載正欲開導兆人致之禮教朕爲天子何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孫博見多知若永居恆北值不好文主卿等子孫不免面牆也陸叡對曰實如明詔金氏若不入仕漢朝七世知名亦不可得也高祖大悅及五等開建羽食勃海之東光二千戶車駕南伐羽進號衞將軍除使持節都督青齊光南青四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開府青州刺史以留守代京之功增邑五百

戶高祖幸羽第與諸弟言曰朕昨親受人訟始知廣陵之明了咸陽王禧對曰
臣年爲廣陵兄明爲廣陵弟高祖曰我爲汝兄汝爲羽昆汝復何恨又曰叔翻
沉痾綿惙遂有辰歲我每爲深憂恐其不振今得痊愈晚成婚媾且喜其吉慶
故命駕耳高祖親餞之華林園後詔羽曰吾因天曆運乘時樹功開荆拓沔威
振楚越時暫三炎息駕汝穎勢臨荆徐聲遏江外未容解甲凱入三川纂兵修
律俟秋方舉海服之寄故惟宗良善開經策寧我東夏敬慎汝儀勿墜嘉問唯
酒唯田可不戒歟加散騎常侍進號車騎大將軍餘如故世宗卽位遷司州牧
常侍如故羽頻表辭牧至于三四詔不許世宗覽政引羽入內面授司徒羽辭
曰彥和本自不願而陛下彊與今新去此官而以臣代之必招物議季豫旣轉
取之無嫌請爲司空世宗猶彊焉固辭乃許之羽先淫員外郎馮俊興妻夜因
私遊爲俊興所擊積日祕匿薨於府年三十二世宗親臨哀慟詔給東園溫明
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六十萬布一千匹蠟三百斤大鴻臚護喪事大殮帝
親臨之舉哀都亭贈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冀州刺史給羽葆鼓吹
班劍四十人謚曰惠及葬帝親臨送子恭襲語在紀
恭兄欣字慶樂性麤率好鷹犬肅宗初除通直散騎常侍北中郎將出爲冠軍
將軍荆州刺史轉征虜將軍齊州刺史欣在二州頗得人和又爲征東將軍太
僕卿孝莊初封沛郡王邑一千戶後改封淮陽王出帝時加太師開府復封廣
陵王除太傅司州牧尋除大司馬隨出帝沒於關中
欣弟永業普泰元年特封高密郡王食邑二千戶武定末金紫光祿大夫齊受
禪爵例降
高陽王雍字思穆少而倜儻不恆高祖曰吾亦未能測此兒之深淺然觀其任
眞率素或年器晚成也太和九年封潁川王加侍中征南大將軍或說雍曰諸
王皆待士以營聲譽王何以獨否雍曰吾天子之子位爲諸王用聲名何爲久
之拜中護軍領鎮北大將軍改封高陽奉遷七廟神主於洛陽五等開建食邑
二千戶車駕南伐雍行鎮軍大將軍總攝留事遷衞尉加散騎常侍除使持節
鎮北將軍相州刺史常侍如故高祖誡雍曰相州乃是舊都自非朝賢德望無

由居此是以使汝作牧爲牧之道非難非易其身正不令而行故便是易其身
不正雖令不從故便是難又當愛賢士存信約無用人言而輕與奪也進號征
北將軍世宗初遷使持節都督冀相瀛三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冀州刺
史常侍如故雍在二州微有聲稱入拜驃騎大將軍司州牧世宗時幸雍第皆
盡家人之禮遷司空公議定律令雍常入參大議轉太尉公加侍中時雍以旱
故再表遜位優詔不許除太保領太尉侍中如故世宗行考陟之法雍表曰竊
惟三載考績百王通典今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階散官上第者四載登一級
閑冗之官本非虛置或以賢能而進或因累勤而舉如其無能不應忝茲高選
旣其以能進之朝伍或任官外戍遠使絕域催督逋懸察檢州鎮皆是散官以
充劇使及於考陟排同閑伍檢散官之人非才皆劣稱事之輩未必悉賢而考
閑以多年課煩以少歲上乖天澤之均下生不等之苦又尋景明之格無折考
之文正始之奏有與奪之級明參差之考非聖慈之心改典易常乃有司之意
又尋考級之奏委於任事之手捗議科勤絕於散官之筆遂使在事者得展自
勤之能散輩者獨絕披衿之所抑以上下之閑限以書格之判致使近侍禁職
抱槃屈之辭禁衞武夫懷不申之恨欲剋平四海何以獲諸又散官在直一玷
成尤銜使愆失差毫卽坐徽纆所遠未以事閑優之節慶之賚不以祿微加賞
罪殿之犯未殊任事考陟之機推年不等臣聞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代何觀
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又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依依楊柳以敘治兵之役
霏霏雨雪又申振旅之勤若折往來日月便是採薇之詩廢杕杜之歌罷又任
事之官吉凶請假定省掃拜動歷十旬或因患重請動輒經歲征役在途勤泰
百倍苦樂之勢非任事之倫在家私閑非理務之日論優語劇先宜折之武人
本挽上格者爲羽林次格者爲虎賁下格者爲直從或累紀征戍靡所不捗或
帶甲連年負重千里或經戰損傷或年老衰竭今試以本格實其如初有爽於
先退階奪級此便責以不衰理未通也又蕃使之人必抽朝彥或歷嶮千餘或
履危萬里登有死亡之憂咸懷不返之感魂骨奉忠以尸將命先朝賞格酬以
爵品今朝改式止及階勞折以代考有乖使望非所以獎勵皇華而敦崇四牡

者也復尋正始之格汎後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階汎前任事上中者六年進一級三年一考自古通經今以汎前六年昇一階檢無愆犯倍年成級以此推之明以汎代考新除一日同霑階榮下第之人因汎上陟上第之士由汎而退臣又見部尉資品本居汎外刊諸明令行之已久然近為里巷多盜以其威輕不肅欲進品清流以壓姦宄甄深啓云為法者施而觀之不便則改竊謂斯言有可採用聖慈昭覽更高宰尉之秩今考格始實懷怨者衆臣竊觀之亦謂不可有光國典改之何難世宗乃引雍共論時務肅宗初詔雍入居太極西柏堂諮決大政給親信二十人又詔雍為宗師進太傅侍中領太尉公王如故別勑將作營國子學寺給雍居之領軍于忠擅權專恣僕射郭祚勸雍出之忠怒矯詔殺祚及尚書裴植廢雍以王歸第朝有大事使黃門郎就諮訪之忠尋復矯詔將欲殺雍以問侍中崔光光拒之乃止未幾靈太后臨朝出忠為冀州刺史雍表曰臣初入柏堂見詔旨之行一由門下而臣出君行不以悛意每覽傷矜覩之慘目深知不可不能禁制臣之罪一也臣近忝內樞兼尸師傅宜保護聖躬遏清晨夕而于忠身居武司禁勒自在限以內外朝謁簡絕臺居寢食所在不知社稷安危又亦不預出入柏堂尸位而已臣之罪二也忠規欲殺臣賴在事執拒又令僕卿相任情進黜遷官授職多不經旬斥退貴臣專納心腹威振百寮勢傾朝野臣見其如此欲出忠為雍州刺史鎮撫關右在心未行反為忠廢忝官尸祿孤負恩私臣之罪三也先帝升遐儲宮纂統斯乃君父之恆謨臣子之承則加賞之義自古無之忠既人臣受恩先帝與禍之際竭節是常迎陛下於東宮臣下之恆事如其不爾更欲何為而忠意氣陵雲坐要封爵爾日抑之交恐為禍臣以權臣所欲不敢輒違即集王公卿士議其多少清河王臣懌先帝懿弟識度寬明臨衆唱議非以勳而賞之憚違權臣之旨望顏而授臣知不可因而從之臣之罪四也忠秉權門下且居宰執又總禁旅為禁訓衛尉身兼內外橫于宮掖臣之罪五也古者重罪必令三公會期至旬日所以重死刑也先帝登極十有七年細人犯刑猶寬憲墨朝廷責任不戮一人今陛下踐阼年未半周殺僕射尚書如天一草是忠秉權矯旨擅行誅戮臣知不能救臣之罪六也臣位首師相年未及終雖恕之罪顯露非一何情以處何顏以生雖經恩宥猶有餘責謹反私門伏聽司敗靈太后感忠保護之勳不問其罪增雍封一千戶除侍中太師又加使持節以本官領司州牧雍表請王公以下賤妾悉不聽用織成錦繡金玉珠璣違者以違旨論奴婢悉不得衣綾綺纈止於縵繒而已奴則布服並不得以金銀為釵帶犯者鞭一百太后從之而不能久行也詔雍乘步挽出入掖門又以本官錄尚書事雍頻表辭遜優答不許詔侍中敦諭詔雍朝夕侍講肅宗覽政除使持節司州牧侍中太師錄尚書如故肅宗加元服雍兼太保與兼太尉崔光攝行冠禮詔雍乘車出入大司馬門進位丞相給羽葆鼓吹倍加班劍餘悉如故又賜帛八百疋與一千人供具催令速拜詔雍依齊郡順王簡太和故事朝訖引坐特優拜伏之禮總攝內外與元乂同決庶政歲祿萬餘粟至四萬伎侍盈房諸子璫冕榮貴之盛昆弟莫及雍元妃盧氏薨後更納博陵崔顯妹甚有色寵欲以為妃世宗初以崔氏世號東崔地寒望劣難之久乃聽許延昌已後多幸妓侍近百許人而疎棄崔氏別房幽禁不得關豫內政僅給衣食而已至乃左右無復婢使子女欲省其母必啓聞許乃得見未幾崔暴薨多云雍毆殺之也靈太后許賜其女妓未及送之雍遣其閹豎丁鵝自至宮內料簡四口冒以還第太后責其專擅追停之孝昌初詔曰比相府弗開陰陽未燮王秉哲居宗勳望隆重道庇蒼生威被華裔體國猶家匪躬在節可開府置佐史尋罷司徒以為丞相府孝莊初尒朱榮欲害朝士遂云雍將謀逆於河陰遇害贈假黃鉞相國謚文穆王雍識懷短淺又無學業雖位居朝首不為時情所推既以親尊地當宰輔自熙平以後朝政褫落不能守正匡弼唯唯而已及清河王懌之死元乂專政天下大責歸焉

嫡子泰字昌顯有時譽為中書侍郎尋遷通直散騎常侍鎮東將軍太常卿與雍同時遇害追贈侍中特進驃騎大將軍太尉公武州刺史高陽王謚曰文孝子斌襲武定中官至尚書右僕射齊受禪爵例降

泰兄端字宣雅美容貌頗涉書史起家散騎侍郎累遷通直常侍鴻臚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出為安東將軍青州刺史是時蕭衍遣將寇邊徐揚除端撫軍將

軍金紫光祿大夫使持節東南道大使處分軍機賊平拜鎮軍將軍兗州刺史。俄而衍將復寇徐兗圍逼州城端率在州文武拒守得全以功封安得縣開國公食邑五百戶遷除都官尚書與雍俱遇害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刺史子峻襲爵齊受禪例降

泰弟叡字子哲輕忽榮利愛翫琴書起家拜通直散騎侍郎遷衛尉少卿轉光祿少卿封濟北郡王與雍俱遇害贈車騎大將軍司空公雍州刺史

子徽普泰中襲爵起家通直郎武定五年坐與元瑾等謀反伏法

叡弟誕字文發少聰慧有風儀起家通直郎遷中書侍郎通直散騎常侍封新陽縣開國伯食邑三百戶加龍驤將軍進封昌樂王食邑七百戶遷平南將軍散騎常侍黃門侍郎孝靜初拜侍中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司州牧天平三年薨贈使持節侍中太保司徒公尚書令將軍牧如故諡曰文獻無子以斌第二子子亮為後

誕弟勒义勒义弟亘亘弟伏陁伏陁弟彌陁彌陁弟僧賁僧賁弟居羅出帝初勒义封陽平縣亘封濮陽縣伏陁封武陽縣彌陁封新陽縣僧賁封頓丘縣居羅封衛縣並開國伯食邑四百戶天平中並除鎮遠將軍散騎侍郎僧賁走關西國除其餘齊受禪爵例降

北海王詳字季豫美姿容善舉止太和九年封加侍中征北大將軍後拜光祿大夫解侍中將軍又兼侍中從高祖南伐為散騎常侍高祖自洛北巡詳常與侍中彭城王勰並在輿輦陪侍左右至高宗射銘之所高祖停駕詔諸弟及侍臣皆試射遠近唯詳箭不及高宗箭所十餘步高祖嘉之拊掌欣笑遂詔勒銘親自為制五等開建食邑二千戶遷侍中轉祕書監車駕南伐詳行中領軍留守給鼓吹一部甲仗三百人兼督營構之務高祖賜詳璽書曰比遊神何業也丘墳大籍何事非娛善正風猷當是樂旅詳後朝於行宮高祖引見之詳慶平沔北高祖曰朕以儀南未清神麾暫動沔北數城並皆柔服此乃將士之效非朕之功詳對曰陛下德邁唐虞功微周漢自南之風於是乎始詳還洛高祖餞之鄴詳曰昔者淮夷叛命故有三年之舉鬼方不令乃致淹載之師況江吳竊命于今十紀朕必欲蕩滌南海然後言歸今夏停此故與汝相見善守京邑副我所懷趙郡王幹薨以詳行司州牧除護軍將軍兼尚書左僕射高祖臨崩顧命詳為司空輔政世宗即位以詳有營構之勤增邑一千戶詳以帝居諒闇不受世宗覽政遷侍中大將軍錄尚書事咸陽王禧之謀反也詳表求解任詔曰一人之身猶不累德形乖性別忠逆固殊是以父殛子興義高唐世弟戮兄登迹顯周晉禧之與國異體同氣既肆無君之逆安顧弟友之親叔父忠顯二朝誠貫廟社寔昴賞神昧保乂攜獻豈容以微介之慮忘阿衡之重貂章即已勑還顧不再述祚屬眇躬言及斯事臨紙慚恨惋慨兼深詳重表陳解詔復不許除太傅領司徒侍中錄尚書事如故詳固辭詔遣敦勸乃受詳與八座奏曰竊惟姦劫難除為蠹日久郡盜作患有國攸病故五刑為用猶陷觸網之誅遺幾勝殘寧息狗竊之響是以班制垂式各為治本整綱提目政之大要謹尋奪祿事條班已周歲然京邑尹令善惡易聞邊州遠守或難聽審皆上下同情迭相掩沒設有賊發隱而不言或以劫為偷或遏掠成盜更令賊發難知據竊惟甚臣等參議若依制削奪則縣無期月之宰附條貶黜郡靡歲稔之守此制必行所謂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昔黃龔變風不由削祿張趙稱美豈憚貶退然綏導之體得失在人乃可重選慎官依律劾禁不宜輕改法令削黜奪司今請改制條還附律處其勵己公清實有常典風謠顯驗案為考第世宗從之詳之拜命其夜暴風震電拔其庭中桐樹大十圍倒立本處初世宗之覽政也詳聞彭城王勰有震主之慮而欲奪其司徒大懼物議故為大將軍至是乃居之天威如此識者知其不終世宗講武於鄴詳與右僕射高肇領軍于勁留守京師初太和末詳以少弟延愛景明初復以季父崇寵位望兼極百寮憚之而貪冒無厭多所取納公私營販侵剝遠近嬖狎羣小所在請託珍麗充盈聲色侈縱建飾第宇開起山池所費巨萬矣又於東掖門外大路之南驅逼細人規占第宅至有喪柩在堂請延至葬而不見許乃令輿櫬巷次行路哀嗟詳母高太妃頗亦助為威虐親命毆擊怨響嗷嗷妃宋王劉昶女不見答禮寵妾范氏愛等伉儷及其死也痛不自勝乃至葬訖猶毀埏視之表請贈平昌縣君詳又蒸於安定

王僖妃高氏高氏即茹皓妻姊嚴禁左右閉密始末詳既素附於皓又緣姻好往來綢密皓之取妻也詳親至其家忻飲極醉詳雖貪侈聚斂朝野所聞而世宗禮敬尙隆憑寄無替軍國大事總而裁決每所敷奏事皆協允詳常別住華林園之西隅與都亭宮館密邇相接亦通後門世宗每潛幸其所肆飲終日其寵如此又詳拜受因其私慶啓請世宗世宗頻幸南第御其後堂與高太妃相見呼爲阿母伏而上酒禮若家人臨出高每拜送舉觴祝言願官家千萬歲壽歲歲一至妾母子舍也初世宗之親政也詳與咸陽王禧彭城王勰並被召入共乘犢車防衞嚴固高時逼迫以爲詳必死亦乘車傍路哭而送至金墉及詳得免高云自今而後不願富貴但令母子相保共汝掃市作活也至此貴寵崇盛不復言有禍敗之理後爲高肇所譖云詳與皓等謀爲逆亂于時詳在南第世宗召中尉崔亮入禁勑糾詳貪婬及茹皓劉胄常季賢陳掃靜等專恣之狀亮乃奏詳貪害公私婬亂典禮朝廷比以軍國費廣禁斷諸蓄雜獻而詳擅作威令命寺署酬直驅奪人業崇侈私第蒸穢無道失尊卑之節塵敗憲章虧風教之紀請以見事免所居官爵付鴻臚削奪輒下禁止付廷尉治罪并劾皓等夜即收禁南臺又虎賁百人圍守詳第慮其驚懼奔越遣左右郭翼開金墉門馳出諭之示以中尉彈狀詳母高見翼頓首號泣不自勝詳言審如中尉所糾何憂也正恐更有大罪橫至耳人奉我珍異貨物我實愛之果爲取受吾何憂乎私以自寬至明皓等皆賜死引高陽王雍等五王入議詳罪單車防守還華林之館母妻相與哭入所居小奴弱婢數人隨從官防甚嚴終夜擊柝列坐圍守外內不通世宗爲此不幸園十餘日徙詳就太府寺圍禁彌切詔曰王位兼台輔親懿莫二朝野屬賴具瞻所歸不能勵德存道宣融軌訓方乃肆茲貪覗穢暴顯聞遠負先朝友愛之寄近乖家國推敬所期理官執憲實合刑典天下爲公豈容私抑但朕諸父傾落存者無幾便極遠坐情有未安可免爲庶人別營坊館如法禁衞限以終身邦家不造言尋感慨遂別營館於洛陽縣東北隅二旬而成將徙詳居之會其家奴數人陰結黨輩欲以劫出詳密抄名字潛託侍婢通於詳詳始得執省而門防主司遙見突入就詳手中攬得呈奏至夜守者以聞詳哭數聲而暴死詳自至太府令其母妻還居南宅五日一來與其相見此夜母妻不在死於婢手中至明告其凶問詔曰北海叔奄至傾背痛慕抽慟情不自任明便舉哀可勑備辦喪還南宅諸王皇宗悉令奔赴給東園祕器贈物之數一依廣陵故事詳之初禁也乃以蒸高事告母母大怒詈之苦切曰汝自有妻妾侍婢少盛如花何忽共許高麗婢姦通令致此罪我得高麗當噉其肉乃杖詳背及兩脚百餘下自行杖力疲乃令奴代高氏素嚴詳每有微罪常加責罰以絮裹杖至是去絮皆至瘡膿詳苦杖十餘日乃能立又杖其妃劉氏數十云新婦大家女門戶匹敵何所畏也而不檢校夫婿婦人皆妬獨不妬也劉笑而受罰卒無所言詳貪淫之失雖聞遠近而死之日罪無定名遠近歎怪之傳殯五載永平元年十月詔曰故太傅北海王體自先皇特鍾友愛受遺訓輔沖昧攸託不圖暮節晦德終缺哀榮便可追復王封剋日營厝少慰幽魂以旌陰[illegible] 咸謚曰平王

子顥字子明襲少慷慨有壯氣除龍驤將軍通直散騎常侍轉宗正卿光祿大夫長兼宗正卿散騎常侍平東將軍轉都官尙書加安南將軍出除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徐州刺史尋爲御史彈劾除名其後賊帥宿勤明達叱干騏驎等寇亂豳華諸州乃復顥王爵以本將軍加使持節假征西將軍都督華豳東秦諸軍事兼左僕射西道行臺以討明達顥轉戰而前頻破賊衆解豳華之圍以功增封八百戶進號征西將軍又除尙書右僕射持節行臺都督如故尋還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餘如故值蕭寶夤等大敗於平涼顥亦奔還京師於時葛榮南進稍逼鄴城武泰初以顥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相州刺史以禦榮顥至汲郡屬尒朱榮入洛推奉莊帝詔授顥太傅開府侍中刺史王並如故顥以葛榮南侵尒朱縱害遂盤桓顧望圖自安之策先是顥啓其舅范遵爲殷州刺史遵以葛榮充逼未得行顥令遵權停於鄴顥既懷異謀乃遣遵行相州事代前刺史李神爲己表裏之援相州行臺甄先受朝旨委其守鄴知顥異圖恐遵爲變遂相率廢遵遣推李神攝理州事然後遣軍候顥逆順之勢顥以事意不諧遂與子冠受率左右奔於蕭衍顥見衍泣涕自陳言辭壯烈衍奇之

遂以顥為魏王假之兵將令其北入永安二年四月於梁國城南登壇燔燎號
孝基元年莊帝詔濟陰王暉業為都督於考城拒之為顥所擒又剋行臺楊昱
於滎陽尒朱世隆自虎牢走退莊帝北幸顥遂入洛改稱建武元年顥以數千
之衆轉戰輒剋據有都邑號令自己天下人情想其風政而自謂天之所授頗
懷驕怠宿昔賓客近習之徒咸見寵待干擾政事又日夜縱酒不恤軍國所統
南兵凌竊市里朝野莫不失望時又酷斂公私不安莊帝與尒朱榮還師討顥
自於河梁拒戰王師渡於馬渚冠受戰敗被擒因相繼而敗顥率帳下數百騎
及南兵勇健者自轘轅而出至臨潁顥部騎分散為臨潁縣卒所斬出帝初贈
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相殷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大司馬冀州刺史武定
中子娑羅襲齊受禪爵例降
顥弟瑱字寶意起家為通直郎轉中書郎歷武衛將軍光祿少卿黃門郎出除
平北將軍相州刺史為大宗正卿封平樂縣開國公食邑八百戶莊帝初拜侍
中車騎將軍封東海王食邑千戶俄遷中書監左光祿大夫兼尚書右僕射又
拜車騎大將軍加侍中瑱無他才幹以親屬早居重任兄顥入洛成敗未分便
以意氣自得為時人所笑顥敗潛竄為人執送斬於都市出帝初贈侍中都督
雍華岐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尉公尚書令雍州刺史
子衍襲爵武定中通直散騎侍郎齊受禪爵例降
史臣曰顯祖諸子俱開道於太和之日咸陽望重位隆自猜謀亂趙郡懲於王
度終謚曰靈廣陵夙稱明察不幸中夭惜矣高陽器術缺然終荷棟榦孝昌之
叛蓋不足以責之北海義昧鶺鴒奢淫自喪雖禍由閹豎亦自貽伊戚顥取若
拾遺亡不旋踵豈守之無術其天將覆之

魏書卷二十一上

魏書卷二十一上考證
趙郡王幹傳銓衡是荷○荷一本作何
北海王詳傳閉治始末○閉一本作駁

魏書卷二十一上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九下

獻文六王

彭城王

彭城王勰字彥和少而岐嶷姿性不羣太和九年封始平王加侍中征西大將軍勰生而母潘氏卒其年顯祖崩及有所知啓求追服文明太后不許乃毀瘠三年弗參吉慶高祖大奇之敏而耽學不舍晝夜博綜經史雅好屬文高祖革創解侍中將軍拜光祿大夫復除侍中長直禁內參決軍國大政萬機之事無不預焉及車駕南伐以勰行撫軍將軍領宗子軍宿衛左右開建五等食邑二千戶轉中書令侍中如故改封彭城王高祖與侍臣升金墉城顧見堂後梧桐竹曰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今梧桐竹並茂詎能降鳳乎勰對曰鳳凰應德而來豈竹梧桐能降高祖曰何以言之勰曰昔在虞舜鳳凰來儀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未聞降桐食竹高祖笑曰朕亦未望降之也後宴侍臣於清徽堂日宴移於流化池芳林之下高祖曰向宴之始君臣肅然及將末也觴情始暢而流景將頹竟不盡適戀戀餘光故重引卿等因仰觀桐葉之茂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愷悌君子莫不令儀今林下諸賢足敷歌詠遂令黃門侍郎崔光讀暮春羣臣應詔詩至勰詩高祖乃爲之改一字曰昔祁奚舉子天下謂之至公今見勰詩始知中令之舉非私也勰對曰臣露此拙方見聖朝之私賴蒙神筆賜刊得有令譽高祖曰雖琢一字猶是玉之本體勰曰臣聞詩三百一言可蔽今陛下賜刊一字足以價等連城勰表解侍中詔曰蟬貂之美待汝而光人乏之秋何容方退也克念作聖庶必有資耳後幸代都次于上黨之銅鞮山路旁有大松樹十數根時高祖進繖遂行而賦詩令人示勰曰吾始作此詩雖不七步亦不言遠汝可作之比至吾所令就之也時勰去帝十餘步遂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詩曰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高祖大笑曰汝此詩亦調責吾耳詔曰弟勰所生母潘早齡謝世顯號未加勰禍與身具痛隨形起今因其展思有足悲矜可贈彭城國太妃以慰存亡又除中書監侍中如故高祖南討漢陽假勰中軍大將軍加鼓吹一部勰以寵受頻煩乃面陳曰臣聞兼親疏而兩並異同而建此既成文於昔臣願誦之於後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豈但今古云殊遇否人異非獨曾植遠羨於臣是亦陛下踐魏文而不顧高祖大笑執勰手曰二曹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緣此而言無慚前烈汝但克己復禮更何多及高祖親講喪服於清徽堂從容謂羣臣曰彥和季豫等年在蒙稚早登纓紱失過庭之訓並未習禮每欲令我一解喪服自審義解浮疎抑而不許頃因酒醉坐脫爾言從故屈朝彥遂親傳說將臨講坐慚戰交情御史中尉李彪對曰自古及今未有天子講禮陛下聖叡淵明事超百代臣得親承音旨千載一時從征沔北賜帛三千匹除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中軍大將軍開府又詔曰明便交敵可勑將士肅爾軍儀勰於是親勒大衆須臾有二大鳥從南而來一向行宮一向府幕各爲人所獲勰言於高祖曰始有一鳥望旗顛仆臣謂大吉高祖戲之曰鳥之畏威豈獨中軍之略也吾亦分其一爾此乃大善兵法感說至明便大破崔慧景蕭衍其夜大雨高祖曰昔聞國軍獲勝每逢雲雨今破新野南陽及摧此賊果降時潤誠哉斯言勰對曰水德之應遠稱天心高祖令勰爲露布勰辭曰臣聞露布者布於四海露之耳目必須宣揚威略以示天下臣小才豈足大用高祖曰汝豈獨親詔亦爲才達但可爲之及就尤類帝文有人見者咸謂御筆高祖曰汝所爲者人謂吾製非兄則弟誰能辨之勰對曰子夏被嗤於先聖臣又荷責於來今及至豫州高祖爲家人書於勰曰教風密微禮致嚴嚴若不深心日勸何以敬諸每欲立一宗師肅我元族汝親則宸極位乃中監風標才器實足師範屢有口勑仍執沖遜難違清挹荏苒至今宗制之重捨汝誰寄便委以宗儀責成汝躬有不遵教典隨事以聞吾別肅治之若宗室有愆隱而不舉鍾罰汝躬綱維相屬庶有勸改吾朝聞夕逝不爲恨也勰翌日面陳曰奉詔令事主宗制糾舉非違臣聞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臣處宗乏長幼之順接物無國士之禮每因啓請已蒙哀借不謂今詔終不矜免猶顧聖慈賜垂獨遂高祖曰汝諧

往欽哉。勰表以一歲國秩、職俸、親恤以裨軍國。詔曰：割身存國，理爲遠矣。但汝亦我，乃滅己助國，職俸便停，親國二事聽三分受一。高祖不豫，勰內侍醫藥，外總軍國之務，遐邇肅然，人無異議。徐謇當世之上醫也，先是假還洛陽，及召至，勰引之別所，泣涕執手而謂之曰：君今世元化。至尊氣力危惙，願君竭心專思方治。若聖體日康，令四海有賴，當獲意外之賞；不然，便有不測之誅。非但榮辱，乃存亡由此。君其勉之。左右見者，莫不嗚咽。及引入診，便欲進治。勰以高祖神力虛弱，唯令以食味消息。勰乃密爲壇於汝水之濱，依周公故事，告天地、顯祖，請命乞以身代。高祖翊日有瘳損。自懸瓠幸鄴，勰常侍坐輿輦，晝夜不離於側，飲食必先嘗之，而後手自進御。車駕還京，會百寮於宣極堂，行飲至策勳之禮，命舍人宣旨：勰翼弼六師，寧戎荊楚，沔北之勳，每毗廟算；從討新野，有克墉之謀；受命鄴城，致大捷之効。功爲羣將之最也，別當授賞，不替厥庸。高祖謂勰曰：吾與汝等早罹艱苦，中逢契闊，每謂情義隨事而疎。比纏患經歲，危如寒葉，非汝孔懷情敦忠孝，孰能動止躬親，必先藥膳？每尋此事，感思殊遠。勰悲泣對曰：臣等宿遭不天，酷恨長世，賴陛下撫育，得參人伍。豈謂上靈無鑒，復使聖躬違和，萬國所懸，蒼生繫氣。藐與之勞，豈申茶蓼。以破慧景等勳，增邑五百戶。又詔曰：朕形瘵稚年，心勞長歲，積思成痾，頓發汝潁。第六弟勰孝均周弟，感侔姬旦，遺食捨寐，動止必親，敎醫勸膳，誠力俱竭。致茲保康，實賴同氣。又秉務緝政，百司是憑，綱維折衷，萬揆獲濟，撫師於霖浩之辰，處戎於萃逼之日，安外靜內，功臣大道，侍省之績，可以孔懷無爽；翼亮之勳，實乃勳存社稷。宜有酬賞，以旌國功，可增邑一千戶。勰辭曰：臣受遇緣親，榮枯事等，以此獲賞，殊乖情願，乞追成旨，用息謗言。詔曰：汝在私能孝，處公必忠，比來勤憂，足布朝野，但可祗膺。尋以勰爲司徒、太子太傅，侍中如故。俄而蕭寶卷將陳顯達內寇，高祖復親討之，詔勰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總攝六師。是時高祖不豫，勰辭曰：臣侍疾無暇，六軍須有所託，事不兩興，情力又竭，更請一王總當軍要。高祖曰：戎務侍疾，皆憑於汝。病痾如此，吾深慮不濟。安六軍，保社稷者，捨汝而誰？何容方便請人以違心寄。宗祏所賴，唯在於汝。諸葛孔明、霍子孟異姓受託，而況汝乎？行次淯陽，高祖謂勰曰：吾患轉惡，汝其努力。車駕至馬圈，去賊營數里，顯達等出戰，諸將大破之。勰部分諸軍，將攻賊壘，其夜奔退。高祖疾甚，謂勰曰：修短命也，死生大分。今吾氣力危惙，當成不濟矣。雖敗顯達，國家安危，在此一舉，社稷所仗，唯在汝身。霍子孟以異姓受付，況汝親賢，可不勉也？勰泣曰：士於布衣，猶爲知己盡命，況臣託靈先皇，聯暉陛下，誠應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但臣出入喉膂，每跨時要，及於寵靈輝赫，聞之遐邇，復參宰匠，機政畢歸，震主之聲，見忌必矣。此乃周旦遁逃，成王疑惑，陛下愛臣，便爲未盡始終之美。臣非所以惡華捐勢，非所以辭勤請逸，正希仰成陛下日鏡之明，下念愚臣忘退之禍。高祖久之曰：吾尋思汝言，理實難奪。乃手詔世宗曰：汝第六叔父勰，清規懋賞，與白雲俱潔；厭榮捨紱，以松竹爲心。吾少與綢繆，提攜道趣。每請解朝纓，恬真丘壑，吾以長兄之重，未忍離遠。何容仍屈素業，長嬰世網。吾百年之後，其聽勰辭蟬捨冕，遂其沖挹之性。無使成王之朝，翻疑姬旦之聖，不亦善乎。汝爲孝子，勿違吾敕。及高祖崩于行宮，遏秘喪事，獨與右僕射任城王澄及左右數人爲計，奉遷高祖於安車中。勰等出入如平常，視疾進膳，可決外奏。累日達宛城，乃夜進安車於郡廳事，得加斂櫬，還載臥輿，六軍內外莫有知者。遣中書舍人張儒奉詔徵世宗。會駕梓宮至魯陽，乃發喪行服。世宗即位，勰跪授高祖遺敕數紙。咸陽王禧疑勰爲變，停在魯陽郡外，久之乃入，謂勰曰：汝非但辛勤，亦危險至極。勰恨之，對曰：兄識高年長，故知有夷險；彥和握蛇騎虎，不覺艱難。禧曰：汝恨吾後至耳。自高祖不豫，勰常居中親侍醫藥，夙夜不離左右，至於衣帶罕解，亂首垢面。帝患久多忿，因之以遷怒，勰每被誚詈，言至厲切，威責近侍，動將誅斬。勰承顏悉心，多所匡濟。及高祖昇遐，陳顯達奔遁始爾，慮凶問洩漏，致有逼迫，勰內雖悲慟，外示吉容，出入俯仰，神貌無異。及至魯陽也，東宮官屬多疑勰有異志，竊懷防懼，而勰推誠盡禮，卒無纖介。勰上高祖謚議：謹案謚法，協時肇享曰孝，五宗安之曰孝，道德博聞曰文，經緯天地曰文。仰惟大行皇帝，義實該之，宜上尊號爲孝文皇帝，廟曰高祖，陵曰長陵。世宗從之。既葬，世宗固以勰爲宰輔，勰頻口陳遺旨，請遂素懷，世宗對勰悲慟，每不許之。勰頻煩表聞，辭義懇切，世宗難違遺敕，

遂其雅情猶逼以外任乃以勰為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幽瀛營安平七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定州刺史勰仍陳讓又面申前意世宗固執不許乃述職尚書令王肅等奏臣等聞旌功表德道貫前王庸勳親親義高盛典是故姬旦翼周光宅曲阜東平宰漢寵絕列蕃彭城王勰景思內昭英風外發協那乾規播氣漢沔屬先帝在天鳳旌旋旆静一六師肅寧南服登聖皇於天衢開有魏之靈祐論道中鉉王猷以穆七德丕宣九功在錄臣等參詳宜增邑一千五百戶詔曰覽奏倍增崩絕未足以上酬勳德且可如奏勰頻表固讓世宗許之世宗與勰書曰恪奉辭暨今悲戀哽咽歲月易遠便迫暮冬每思聞道奉承風教父既辭榮閑外無容頻違至德出蕃累朔荒亂實深今遣主書劉道斌奉宣悲戀願父來望必當屆京展洩哀窮指不云遠勰乃朝於京師景明初蕭寶卷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內屬詔勰都督南征諸軍事餘官如故與尚書令王肅迎接壽春詔曰五教治樞古難其選自非親賢兼切莫應斯舉王以明德懋親任屬保傅出居蕃陝入御袞章內外克諧民神攸屬今董率戎麾威號宜重可復授司徒以光望實又詔勰以本官領揚州刺史勰簡刑導禮與民休息州境無虞遐邇安靜揚州所統建安戍主胡景略猶為寶卷拒守不下勰水陸討之景略面縛出降自勰之至壽春東定城戍至於陽石西降建安山蠻順命斬首獲生以數萬計進位大司馬領司徒餘如故增邑八百戶又寶卷遣將陳伯之屯於肥口胡松又據梁城水軍相繼二百餘里勰部分將士分攻諸營伯之胡松率衆出戰諸將擊之斬首九千俘獲一萬伯之等僅以身免屯於烽火勰又分命諸將頻戰伯之計窮宵遁淮南平詔曰王威尊上輔德勳莫二孤心昧識訓保攸憑比以壽春初開鎮壓任重故令王親董元戎遠撫淮外冒茲炎暑衝蓋飄颻經略躬時必有虧損淹違諮覲夙夜係情兼惻勝宜規威効兼著公私允稱義所欽嘉雖凱旋有期無申延屬可遣給事黃門侍郎鄭道昭就彼經勞徵勰還朝勰政崇寬裕絲毫不犯淮南士庶追其餘惠至今思之初勰之定壽春也獲蕭寶卷汝陰太守王果豫州治中庾稷等數人勰傾衿禮之常參坐席果承閑進曰果等契闊生平輪菅播越顧瞻西夕餘光幾何今遭聖化正屬力茲懸老申展尺寸但在南百口生死分張乞還江外以申德澤勰矜而許之果又謝曰殿下賜處有適國士果等今還仰負慈澤請聽仁恩接旅反跡江外至此乃遣其為遠人所懷如此勰至京師世宗臨東堂引見詔勰曰比屬鳳末一紀蕃黎二化故仰屈尊謨綏懷遐附而蕭寶昏迷敢圖淮楚叔父英略高明應機殄定凱旋今辰伏慰悲佇勰謝曰臣忝充戎帥撫安荊故而不能宣武導恩威懷遐邇致小豎伯之驅率蟻徒使獲遠堡非唯仰慚天顏實亦俯愧朝列春秋實帥臣實當之韙陛下慈深捨過故使愚臣獲免罪責勰頻表辭大司馬領司徒及所增邑乞還中山有詔不許乃除錄尚書侍中司徒如故固辭不免勰雅好恬素不以勢利嬰心高祖重其事幹故縈維不許雖臨崩遺詔復世宗留遂每乖情願常懷慨然敦惠以詔旨殷勤僶俛應命時咸陽王禧漸以驕矜頗有不法北海王詳陰言於世宗世宗深忌之又言勰大得人情不宜久在宰輔勸世宗遵高祖遺勅禧等又出領軍于烈為恆州非烈情願固彊之烈深以為忿烈子忠嘗在左右密令忠言於世宗云諸王等意不可測宜廢之早自覽政時將礿祭王公並齋於廟東坊世宗遣于烈將宿衛壯士六十餘人召禧勰詳等引入見之於光極殿世宗謂勰曰頃來南北務殷不容仰遂沖操恪是何人而敢久違先勅今遂叔父高蹈之意勰謝曰先帝不以臣虛薄曲垂罔己之澤出入綢繆公私無捨自陛下龍飛九五屢求解落既為宰輔所抑亦不為陛下所許先歲夏中重屬天難時蒙優借出為定州往年還洛陽勅總戎淮肥雖無功効幸免罪戾云歸未幾復委臣以非據之任臣頻煩干請具簡聖聽陛下孝深無改仰遵先詔上成睿明之美下遂微臣之志感惟今往悲喜交深乃詔曰王宿尚閑靜志捐世務先帝雯亮之至弗奪此情遺勅炳然許遂沖退雅操不移朕亦未敢違奪今乃釋位歸第丘園是營高尚之節確爾貞固實展之操懋焉難違而王宅初構財力多闕成立之期歲月莫就可量遣工役分給材瓦稟王所好速令制辦務從簡素以稱王心勰因是作蠅賦以喻懷惡讒構也又以勰為太師勰遂固辭詔曰蓋二儀分象君臣之位形焉上下既位倡和之義生焉自古統天位主曷嘗不賴明師仗賢輔而後變和陰陽彝倫民物者哉往而不

退者先民誠有之斯所謂獨善其身而亂大倫山林之士耳賢人君子則不然也屈己以安民殺身以濟物所謂以先知覺後知同塵而與天下俱潔者也朕猥以沖年纂臨寶曆實賴叔父匡濟之功誠宜承業將相以綱維內外但遠奉先旨俾遂沖挹使志獨心以遂高素自比水旱乖和陰陽失序是以屈王論道庶變燮玉燭且師宰從容無廢清尚故屈且復辟而居之尚父期頤以終位王義兼家國理絕獨高可遣侍中敦諭世宗又修家人書於勰曰恪言奉遵告承猶執沖遜恪實闇寡政術多秕匡弼之寄仰屬親尊父德望兼重師訓所歸豈得近遺家國遠崇清尚也便願紆降時副傾注之心勰不得已而應命世宗後頻幸勰第及京兆廣平暴虐不法詔宿衛隊主率羽林虎賁幽守諸王於其第勰上表切諫世宗不納勰既無山水之適又絕知己之遊唯對妻子鬱鬱不樂議定律令勰與高陽王雍八座朝士有才學者五日一集參論軌制應否之宜而勰夙侍高祖兼聰達博聞凡所裁決時彥歸仰加以美容貌善風儀端嚴若神折旋合度出入言笑觀者忘疲又加侍中勰敦尚文史物務之暇披覽不輟撰自古帝王賢達至於魏世子孫三十卷名曰要略小心謹慎初無過失雖閑居宴處亦無慢色惰容愛敬儒彥傾心禮待清正儉素門無私謁性仁孝言於朝廷以其舅潘僧固為冀州樂陵太守京兆王愉構逆僧固見逼從之尚書令高肇性既凶愎賊害賢俊又肇之兄女入為夫人順皇后崩世宗欲以為后勰固執以為不可肇於是屢譖勰於世宗世宗不納因僧固之同愉逆肇誣勰北與愉通南招蠻賊勰國郎中令魏偃前防閤高祖珍希肇提擢構成其事肇初令侍中元暉以奏世宗暉不從令左衛元珍言之世宗訪之於暉暉明勰無此世宗更以問肇肇以魏偃祖珍為證世宗乃信之永平元年九月召勰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及高肇等入時勰妃方產勰乃固辭不赴中使相繼不得已乃令命駕意甚憂懼與妃訣而登車入東掖門度一小橋牛不肯進遂擊之良久更有使者責勰來遲乃令去牛人輓而進宴於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俄而元珍將武士齎毒酒而至勰曰吾忠於朝廷何罪見殺一見至尊死無恨也珍曰至尊何可復見王但飲酒勰曰至尊聖明不應無事殺我求與告我罪者一對曲直武士以刀鐶築勰二下勰大言曰皇天忠而見殺武士又以刀鐶築勰勰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褥裹屍與從屏門而出載屍歸第云王因飲而薨勰妃李氏司空沖之女也號哭大言曰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還當惡死及肇以罪見殺論者知有報應焉世宗為舉哀於東堂給東園第一秘器朝服一襲賻錢八十萬布二千匹蠟五百斤大鴻臚護喪事勰既有大功於國無罪見害百姓冤之行路士女流涕而言曰高令公枉殺如此賢王在朝貴賤莫不喪氣追崇假黃鉞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公侍中太師王如故給鑾輅九旒虎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轀輬車有司奏太常卿劉芳議勰謚曰王挺德弱齡誕資至孝睿性過人學不師授卓爾之操發自天然不羣之美幼而獨出及入參政務綸綍有光爰登中鉉數明五教漢北告危皇赫問罪王內親藥膳外總六師及宮車晏駕上下哀惶晝猛衛咸英略潛通翼衛靈轝戎振旆歷次宛謝迄于魯陽送往奉居無衛周靈稟遺作輔遠至還安分陝恆方流歌燕趙廓靖江西威懾南越入釐百揆庶績咸熙履勤不憚在功愈挹遜恭愷悌忠雅寬仁興居有度善終篤始高尚厥心功成身退義亮聖衷美光世典依謚法保大定功曰武善問周達曰宣謚曰武宣王及莊帝即位追號文穆皇帝妃李氏為文穆皇后遷神主於太廟稱肅祖語在臨淮王彧傳前廢帝時去其神主

嫡子劭字子訥襲封善武藝少有氣節肅宗初蕭衍遣將犯邊劭上表曰僞豎遊魂闚覦邊境勞兵兼時日有千金之費臣仰藉先資紹饗厚秩思以埃塵用裨山海臣國封徐州去軍差近謹奉粟九千斛絹六百匹國吏二百人以充軍用靈太后嘉其至意而不許之起家宗正少卿又除使持節假散騎常侍平東將軍青州刺史于時齊州民劉均房嶮等扇動三齊蕭衍遣將彭城郡王辯等搖擾邊陲劭頻有防拒之功孝昌末靈太后失德四方紛擾劭遂有異志為安豐王延明所啓乃徵入為御史中尉莊帝即位尊為無上王尋遇害河陰追謚曰孝宣皇帝妻李氏為文恭皇后有二子

韶字世冑襲武定末司州牧齊受禪爵例降

韶弟韺字世韶武定初封武安王邑一千戶武定末中書侍郎齊受禪爵例降

劭兄子直字方言少知名爲清河文獻王所賞愛起家除散騎侍郎轉中書侍郎後除通直散騎常侍還給事黃門侍郎靈太后詔曰故太師彭城武宣王道隆德盛功高微管協契先朝導揚末命扶危濟難効漢北之誠送往奉居盡魯衛之節宗社賴之以安皇基由之永固而謙光守約屢播增邑之賞辭多受少終保初錫之封非所謂追舊報恩念勳酬德者也可以前後所封戶別封三子爲縣公食邑各一千戶庶以少慰仁魂徽申朝典

子直封真定縣開國公出爲冠軍將軍梁州刺史未幾遇患優游南鄭無他政績徵還京師病卒贈散騎常侍安南將軍都官尚書冀州刺史孝莊踐阼追封陳留王邑二千戶贈假黃鉞太師大司馬太尉加前後部羽葆鼓吹

子寬字思猛襲王爵除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尋除侍中撫軍將軍永安三年尒朱兆害之於晉陽無後國除出帝初追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青齊濟三州諸軍事衛大將軍青州刺史重贈司徒公

弟剛字金明莊帝初封浮陽王邑千戶武定末宗正少卿齊受禪爵例降

剛弟質莊帝初林慮王邑千戶永安三年薨出帝時贈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

劭弟子正美貌性寬和肅宗初封霸城縣公邑一千戶歷散騎侍郎太常少卿莊帝即位除尚書令封始平王與兄劭俱遇害贈假黃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事相王如故鸞輅九旒黃屋左纛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劍一百人謚曰貞

子欽字世道襲武定中散騎侍郎齊受禪爵例降

史臣曰武宣王孝以爲質忠而樹行文謀武略自得懷抱綢繆太和之世豈徒然哉至夫在安處危之操送往事居之節周旦匪他之義霍光異姓之誠事兼之矣功高震主德隆動俗閒言一入卒不全志嗚呼周成漢昭亦未易遇也

魏書卷二十一下

魏書卷二十一下考證

彭城王勰傳勰情始協○協一本作恊

從討新野○新一本譌新今改正

行次清陽○清一本作青

劭兄子直○本書目錄彭城王勰下注子劭子直子正今上文云嫡子劭字子訥下文云劭弟子正則劭爲子直嫡弟也

魏書卷二十一下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十

孝文五王

廢太子　京兆王　清河王　廣平王　汝南王

孝文皇帝七男林皇后生廢太子恂文昭皇后生宣武皇帝廣平文穆王懷貴
人生京兆王愉羅夫人生清河文獻王懌汝南文宣王悅鄭充華生皇子恌
未封早夭

廢太子庶人恂字元道生而母死文明太后撫視之常置左右年四歲太皇太
后親為立名恂字元道於是大赦太和十七年七月癸丑立恂為皇太子及冠
恂於廟高祖臨光極東堂引恂入見誡以冠義曰夫冠禮表之百代所以正容
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能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然母見
必拜兄弟必敬責以成人之禮字汝元道所寄不輕汝當尋名求義以順吾旨
二十年改字宣道遷洛詔恂詣代都其進止儀禮高祖皆為定及恂入辭高祖
曰今汝不應向代但太師薨於恆壤朕既居皇極之重不容輕赴舅氏之喪欲
使汝展哀舅氏拜汝母墓一寫為子之情汝至彼太師事畢後日宜一拜山陵
拜訖汝族祖南安可一就問訊在途當溫讀經籍今日親見吾也後高祖每歲
征幸恂常留守主執廟祀恂不好書學體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熱意每追樂北
方中庶子高道悅數苦言致諫恂甚銜之高祖幸崧岳恂留守金墉於西掖門
內與左右謀欲召牧馬輕騎奔代手刃道悅於禁中領軍元儼勒門防遏夜得
寧靜厥明尚書陸琇馳啟高祖於南高祖聞之駭惋外寢其事仍至汴口而還
引恂數罪與咸陽王禧等親杖恂又令禧等更代百餘下扶曳出外不起者月
餘拘於城西別館引見群臣於清徽堂議廢之司空太子太傅穆亮尚書僕射
少保李沖並免冠稽首而謝高祖曰卿所謝者私也我所議者國也古人有言
大義滅親今恂欲違父背尊跨據恆朔天下未有無父國何其包藏心與身俱
此小兒今日不滅乃是國家之大禍脫待我亡後恐有永嘉之亂乃廢為庶人

置之河陽以兵守之服食所供粗免飢寒而已恂在困躓頗知咎悔恆讀佛經
禮拜歸心於善高祖幸代遂如長安中尉李彪承間密表告恂復與左右謀逆
高祖在長安使中書侍郎邢巒與咸陽王禧奉詔齎椒酒詣河陽賜恂死時年
十五殮以粗棺常服瘞於河陽城二十二年冬御史臺令史龍文觀坐法當死
告廷尉稱恂前被攝左右之日有手書自理不知狀而中尉李彪侍御史賈尚
寢不為聞賈坐繫廷尉時彪免歸高祖在鄴尚書表收彪赴洛會赦遂不窮其
本末賈尚出繫暴病數日死初高祖將為恂娶司徒馮誕長女以女幼待年長
先為娉彭城劉長文滎陽鄭懿女為左右孺子時恂年十三四高祖泛舟天淵
池謂郭祚崔光宋弁曰人生須自放不可終朝讀書我欲使恂旦出省經傳食
後還內晡時復出日夕而罷卿等以為何如光曰孔子稱血氣未定戒之在色
傳曰晝以訪事夜以安身太子以幼年涉學之日不宜於正晝之時捨書御內
又非所以安柔弱之體固永年之命高祖以光言為然乃不令恂晝入內無子

京兆王愉字宣德太和二十一年封拜都督徐州刺史以彭城王中軍府長史
盧陽烏兼長史州事巨細委之陽烏世宗初為護軍將軍世宗留愛諸弟愉等
常出入宮掖晨昏寢處若家人焉世宗每日華林戲射衣衫騎從往來無間遷
中書監世宗為納順皇后妹為妃而不見禮答愉在徐州納妾李氏本姓楊東
郡人夜聞其歌悅之遂被寵嬖罷州還京欲進貴之託右中郎將趙郡李恃顯
為之養父就之禮逆產子寶月順皇后召李入宮毀擊之強令為尼於內以子
付妃養之歲餘后父于勁以后久無所誕乃上表勸廣嬪侍因令后歸李於愉
舊愛更甚愉好文章頗著詩賦時引才人宋世景李神儁祖瑩邢晏王遵業張
始均等共申宴喜招四方儒學賓客嚴懷真等數十人館而禮之所得穀帛率
多散施又崇信佛道用度常至不接與弟廣平王懷頗相夸尚競慕奢麗貪縱
不法於是世宗攝愉禁中推案杖愉五十出為冀州刺史始愉自以職求侍要
既勢劣二弟潛懷愧恨頗見言色又以幸妾屢被頓辱內外離抑及在州謀逆
愉遂殺長史羊靈引及司馬李遵稱得清河王密疏云高肇謀殺害主上於是
遂為壇於信都之南柴燎告天即皇帝位赦天下號建平元年立李氏為皇后

世宗詔尚書李平討愉愉出拒王師頻敗遂嬰城自守愉知事窮攜李及四子數十騎出門諸軍追之見執以送詔徵赴京師申以家人之訓愉每止宿亭傳必攜李手盡其私情雖鏁縶之中飲食自若略無愧懼之色至野王愉語人曰雖主上慈深不忍殺我吾亦何面目見於至尊於是歔欷流涕絶氣而死年二十一或云高肇令人殺之斂以小棺瘞之諸子至洛皆赦之後靈太后令愉之四子皆附屬籍追封愉臨洮王子寶月襲乃改葬父母追服三年

寶月弟寶炬輕躁薄行耽淫酒色孝莊時特封南陽王從出帝投於關西宇文黑獺害出帝寶炬乃僭大號

清河王懌字宣仁幼而敏惠美姿貌高祖愛之彭城王勰甚器異之並曰此兒風神外偉黃中內潤若天假之年比二南矣博涉經史兼綜羣言有文才善談理寬仁容裕喜怒不形於色太和二十一年封世宗初拜侍中轉尚書僕射懌才長從政明於斷決割判眾務甚有聲名司空高肇以帝舅寵任既擅威權謀去良宗屢譖懌及愉等愉不勝其忿怒遂舉逆冀州因愉之逆又構殺勰懌恐不免肇又錄囚徒以立私惠懌因侍宴酒酣乃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炎炎不息昔王莽頭禿亦藉渭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曲形見矣恐復終成亂階又言於世宗曰臣聞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是故季氏旅泰宣尼以為深譏仲叔軒懸丘明以為至誡諒以天尊地卑君臣道別宜杜漸防萌無相僭越至於減膳錄囚人君之事今乃司徒行之詎是人臣之義且陛下修政教解獄訟則時雨可降玉燭知和何使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長亂之基於此在矣世宗笑而不應肅宗初遷太尉侍中如故詔懌裁門下之事又典經義注時有沙門惠憐者自云咒水飲人能差諸病病人就之者日有千數靈太后詔給衣食事力優重使於城西之南治療百姓病懌表諫曰臣聞律深惑衆之科禮絶妖淫之禁皆所以大明居正防遏姦邪昔在漢末有張角者亦以此術熒惑當時論其所行與今不異遂能詃誘生人致黃巾之禍天下塗炭數十年間角之由也昔新垣姦不登於明堂五利僥終嬰於顯戮靈太后以懌肅宗懿叔德先具瞻委以朝政事擬周霍懌竭力匡輔以天下為己任領軍元乂太后之妹夫也特寵驕盈懌裁之以法每抑黜之為乂所疾乂黨人通直郎宗準愛希乂旨告懌謀反禁懌門下訊問左右及朝貴貴人分明乃得雪釋焉懌以忠而獲謗乃鳩集昔忠烈之士為顯忠錄二十卷以見意焉正光元年七月乂與劉騰逼肅宗於顯陽殿閉靈太后於後宮囚懌於門下省誣懌罪狀遂害之時年三十四朝野貴賤知與不知含悲喪氣驚振遠近夷人在京及歸聞懌之喪為之剺面者數百人

廣平王懷闕 有魏諸王召入華林別館禁其出入令四門博士董徵授以經傳世宗崩乃得歸

汝南王悅好讀佛經覽書史為性不倫俶儻難測悅妃閭氏即東海公之女也生一子不見禮答有崔延夏者以左道與悅遊合服仙藥松术之屬時輕與出採之宿於城外小人之所遂斷酒肉粟稻唯食麥飯又絶房中而更好男色輕忿妃妾至加捶撻同之婢使悅之出也妃住於別第靈太后勑撿問之引入窮悅事故妃病杖伏床蓐瘡尚未愈太后因悅之杖妃乃下令禁斷令諸親王及三蕃其有正妃疾患百日已上皆遣奏聞若有猶行捶撻就削封位及清河王懌為元乂所害悅了無讎恨之意乃以桑落酒候伺之盡其私佞乂大喜以悅為侍中太尉臨拜日就懌子亶求懌服翫之物不時稱旨乃召亶杖之百下亶居廬未葬形氣羸弱暴加威撻殆至不濟闕仍呼阿兒親自循撫闕悅為大剉碓置於州門盜者便欲斬其手時人懼其無常能行異事姦偷畏之而輟息及介朱榮舉兵向洛既憚入闕疑俄而聞榮肆毒於河陰遂南奔蕭衍衍立為魏主號年更興衍遣其將軍王僧辯送置於境上以覬侵逼及齊獻武王既誅榮以悅高祖子宜承大業乃令人示意悅既至清狂如故動為罪失不可扶持乃止出帝初除大司馬卒

魏書卷二十二

魏書卷二十二考證

孝文五王列傳○魏收書闕後人所補

清河王懌傳昔新垣姦不登於明堂五利僥終嬰於顯戮○載懌表諫終于此句文尚未了定係殘缺此傳本取北史補北史於此亦同殘缺遂莫可考

聞懌之喪爲之劈面者數百人○劈面係剺面之訛

魏書卷二十二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十一

衛操　莫含　劉庫仁

衛操字德元代人也少通俠有才略晉征北將軍衛瓘以操為牙門將數使於國頗自結附始祖崩後與從子雄及其宗室鄉親姬澹等十數人同來歸國說桓穆二帝招納晉人於是晉人附者稍衆桓帝嘉之以為輔相任以國事及劉淵石勒之亂勸桓帝匡助晉氏東嬴公司馬騰聞而善之表加將號稍遷至右將軍封定襄侯桓帝崩後操立碑於大邗城南以頌功德云魏軒轅之苗裔言桓穆二帝馳名域外九譯宗焉治國御衆威禁大行聲著華裔齊光純靈智深謀遠窮幽極明治則清斷沉浮得情仁如春陽威若秋霜彊不陵弱隱恤孤煢遺教仁行化而不刑國無姦盜路有頌聲自西訖東變化無形威武所向下無交兵南壹王室北服丁零招喻六狄咸來歸誠超前絕後致此有成奉承晉皇扞禦王室多難天網弛綱豪心遠濟靡離其殃威蕩逆命姦盜豺狼采安元年歲次甲子姦黨猶逆東西狼跱敕遣天王兵甲屢起怙衆肆暴虐用將士鄴洛構隙棄親求疏乃招異類屠各匈奴劉淵姦賊結黨同呼敢擊并土殺害無辜殘破獲州城邑丘墟交刃千里長蛇塞塗晉道應天亶屢眞使持節平北將軍并州刺史護匈奴中郎將東嬴公司馬騰才神絕世規略超遠時逢多難懼損皇祀欲引兵驅獫狁孔熾遂設權策濟難奇思欲招外救朝臣莫應高算獨斷決謀盟意受命外國引軍內備衛置還士命茲良使遣參軍壹倫牙門中行嘉義陽亭侯衛謨協義亭侯衛鑒等馳奉檄書至晉陽城又稱桓穆二帝心在宸極輔相二衛對揚毗翼操展文謀雄奮武烈承命會議諮論奮發桓文匡佐功著周室顯名載籍列寶備物大衆迴勳熙同靈泉與軍百萬期不經日兄弟齊契決勝廟算發兵南征平夷險難又云二帝到鎮言若合符引接款密信義不渝會盟汾東繼以并書永世奉承慎終如初契誓命將精銳先驅南救涅縣東解晉陽遂逼之邑幽而復光太原西河樂平上黨遂還寇奔自胥交

橫羯賊肆虐六郡凋傷羣惡相應圖及華堂旌旗輕指羯黨破喪遣騎十萬前臨淇漳鄴遂拔潰凶逆奔亡軍據州南曜鋒太行翼衛內外鎮靜四方志在竭力奉戴天王忠恕用暉外動亦攘於是曜武振旅而旋長路匪夷出入經年毫毛不犯百姓稱傳周覽載籍自古及今未聞外域奔救內患棄家憂國以危易安惟公遠略臨難能權應天順人恩德素宣和戎靜朔危邦復存又云非桓天挺忠孝自然孰能超常不為異端回動大衆威公之言功濟方州勳烈光延升平之日納貢充蕃漂暢鑾蓋步趾三川有德無祿大命不延年三十有九以永興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寢疾薨殂背棄華殿雲中名都國失惠主哀感欷歔悲痛煩冤載號載呼舉國崩絕攀援靡訴遠近齊軌奔赴梓廬人百其身盈塞門塗高山其頹茂林凋枯仰訴造化痛延慈夫又云桓帝忠於晉室驟奔長衢冬濩濩四出行誅蒙犯霜雪疹入豚膚用致薨殞不永桑榆以死勤事經勤同模垂名金石載美晉書平北哀悼祭以豐廚考行論勳謚曰義烈功施於人祀典所說又云桓帝經濟存亡繼絕荒服是賴祚存不輟金龜紫綬軺蓋殊制反及二代其興同烈并域嘉歎北國感慕各竭其心思揚休名刊石紀功圖像存形靡輟享祀饗以犧牲永垂于後歿有餘靈長存不朽延於億齡其頌又稱桓帝金堅玉剛應期順會王有北方行能濟國武平四荒無思不服區域大康世路紛糾運遭播揚羯胡因釁殺害并土哀痛下民死亡失所率衆百萬平夷險阻存亡繼絕一州蒙祜功烈桓桓龍文虎武朱邑小善遺愛桐鄉勳攘大患六郡無闕　柔之來由功而存刊石勒銘垂示後昆時晉光熙元年秋也皇興初雍州別駕鴈門段榮於大邗掘得此碑文雖非麗事宜載焉故錄於傳桓穆二帝並稱操穆帝三年卒始操所與宗室鄉親入國者衛勤安樂亭侯衛崇衛清並都亭侯衛沉段繁並信義將軍都亭侯王發建武將軍都亭侯范班折衝將軍廣武亭侯賈慶建武將軍上洛亭侯賈循都亭侯李壹關中侯郭乳關內侯皆為桓帝所表授也六修之難存者多隨劉琨任子遵南奔衛雄姬澹莫含等名皆見碑

雄字世遠澹字世雅並勇健多計畫晉世州從事既與衛操俱入國桓帝壯其

膂力並以爲將常隨征伐大著威名桓帝之赴難也表晉列其勳效皆拜將軍雄連有戰功稍遷至左將軍雲中侯猗亦以勇績著名桓帝末至信義將軍樓煩侯穆帝初並見委任衞操卒後俱爲左右輔相六脩之逆國內大亂新舊猜嫌迭相誅戮雄猗並爲羣情所附謀欲南歸言於衆曰聞諸舊人忌新人悍戰欲盡殺之吾等不早爲計恐無種矣晉人及烏丸驚懼皆曰死生隨二將軍於是雄猗與劉琨任子遵率烏丸晉人數萬衆而叛琨聞之大悅率數百騎馳如平城撫納之會石勒攻琨樂平太守韓據請救於琨琨以得雄猗之衆欲因其銳以滅石勒雄猗諫曰亂民飢疲未可便用宜休息觀釁而動琨不從使雄猗率衆討勒琨屯廣牧爲之聲援勒率輕騎與雄猗戰猗大敗率騎千餘奔于代郡勒遣孔萇追滅之

莫含鴈門繁時人也家世貨殖貲累巨萬劉琨爲并州辟含從事含居近塞下常往來國中穆帝愛其才器善待之及爲代王備置官屬求含於琨琨遣入國含心不願琨諭之曰當今胡寇猾天泯滅諸夏百姓流離死亡塗地主上幽執沉溺醜虜唯此一州介在羣胡之間以吾薄德能自存立者賴代王之力是以傾身竭寶長子遠質褫滅殘賊報雪大恥卿爲忠節亦是奮義之時何得苟惜共事之小誠以忘出身之大益入爲代王腹心非但吾願亦一州所賴含乃入代參國官後琨徙五縣之民於陘南含家獨留含甚爲穆帝所重常參軍國大謀卒於左將軍關中侯其故宅在桑乾川南世稱莫含壁或音訛謂之莫回城云

子顯知名於時昭成世爲左常侍

顯子題亦有策謀太祖使題與將軍王建等三軍討慕容寶廣寧太守劉亢埿斬之徙亢埿部落于平城寶上谷太守麟捐郡逃走太祖追討題爲大將別出東道以功賜爵東宛侯及還京師常與李栗侍宴栗坐不敬獲罪題亦被黜爲濟陽太守後太祖欲廣宮室規度平城四方數十里將模鄴洛長安之制運材數百萬根以題機巧徵令監之召入與論興造之宜題久侍頗怠賜死

題弟雲好學善射太祖時常典選曹賜給事中以功賜爵安德侯遷執金吾常參軍國謀議世祖之剋赫連昌詔雲與常山王素留鎮統萬進爵安定公加平西將軍後遷鎮西大將軍時初幷河西人心未一雲撫慰新舊皆得其所神䴥中卒諡曰敬公

劉庫仁本字沒根劉虎之宗也一名洛垂少豪爽有智略母平文皇帝之女昭成皇帝復以宗女妻之爲南部大人建國三十九年昭成暴崩太祖未立苻堅以庫仁爲陵江將軍關內侯令與衞辰分國部衆而統之自河以西屬衞辰自河以東屬庫仁於是獻明皇后攜太祖及衞秦二王自賀蘭部來居焉庫仁盡忠奉事不以興廢易節撫納離散恩信甚彰苻堅進庫仁廣武將軍給幢麾鼓蓋儀比諸侯處衞辰在庫仁之下衞辰怒殺堅五原太守而叛攻庫仁西部庫仁又伐衞辰破之追至陰山西北千餘里獲其妻子盡收其衆庫仁西征庫狄部大獲畜產徙其部落置之桑乾川苻堅賜庫仁妻公孫氏厚其資送庫仁又詣堅加庫仁振威將軍後慕容垂圍苻丕于鄴又遣將平規攻堅幽州刺史王永于薊庫仁自以受堅爵命遣妻兄公孫希率騎三千助永擊規大破之阬規降卒五千餘人乘勝長驅進據唐城與垂子麟相持庫仁聞希破規復將大舉以救丕發鴈門上谷代郡兵次於繁時先是慕容文等當徙長安遁依庫仁部常思東歸其計無由至是役也知人不樂文等乃夜率三郡人攻庫仁庫仁匿於馬廄文執殺之乘其駿馬奔慕容垂公孫希聞亂自唐城走於丁零

庫仁弟眷繼攝國事白部大人絜佛叛眷力不能討乃引苻堅幷州刺史張蚝擊佛破之眷又破賀蘭部于善無又擊蠕蠕別帥肺渥于意親山破之獲牛羊數十萬頭眷第二子羅辰性機警有智謀謂眷曰比來行兵所向無敵心腹之疾願早圖之眷曰誰也曰從兄顯忍人也爲亂非旦則夕耳眷不以爲意其後從牧于牛川庫仁子顯果殺眷而代立羅辰奔太祖事在外戚傳

顯本名醜伐既殺眷代立又欲謀逆語在太祖紀太祖即位顯自善無南走馬邑族人奴真領部來附奴真兄犍先居賀蘭部至是奴真請召犍而讓部落太祖義而許之犍既領部自以久託賀訥德之乃使弟去斤遣之金馬訥弟染干因謂之曰我待汝兄弟厚汝今領部宜來從我去斤請之奴真奴真曰父爲國

家附臣。世効忠貞。我志全名節。是故推讓。今汝等無狀。乃欲叛主懷貳。於是殺犍及去斤。染干聞其殺兄。率騎討之。奴真懼。徙部來奔太祖。太祖自迎之。遣使責止染干。奴真感恩。請奉妹充後宮。太祖納之。後太祖討顯于馬邑。追至彌澤大破之。衛辰與慕容垂通好。送馬三千疋於垂。垂遣慕容貲迎之。顯擊敗貲軍掠馬而去。垂怒。遣子麟兄子楷討之。顯奔馬邑西山。麟輕騎追之。遂奔慕容永於長子。部衆悉降於麟。麟徙之中山。顯弟亢泥。事在皇后傳。

史臣曰。始祖及桓穆之世也。王迹初基。風德未展。操舍就身馳驟之秋。自立功之地。可謂志識之士矣。劉庫仁兄弟忠以爲心。盛衰不二。純節所存。其意蓋遠。而並貽非命。惜乎。

魏書卷二十三

魏書卷二十三考證

衛操等列傳論。自立功之地〇功字下。北史有名字。應以彼爲是。

魏書卷二十三考證

魏書卷二十四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十二

燕鳳　許謙　張袞　崔玄伯　鄧淵

燕鳳字子章代人也好學博綜經史明習陰陽讖緯昭成素聞其名使人以禮迎致之鳳不應聘乃命諸軍圍代城謂城人曰燕鳳不來吾將屠汝代人懼送鳳昭成與語大悅待以賓禮後拜代王左長史參決國事又以經授獻明帝苻堅遣使牛恬朝貢令鳳報之堅問鳳代王何如人鳳對曰寬和仁愛經略高遠一時之雄主常有并吞天下之志堅曰卿輩北人無鋼甲利器敵弱則進彊即退走安能并兼鳳曰北人壯悍上馬持三仗驅馳若飛主上雄雋率服北土控弦百萬號令若一軍無輜重樵爨之苦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所以疲斃而北方之所常勝也堅曰彼國人馬實為多少鳳曰控弦之士數十萬馬百萬匹堅曰卿言人眾可爾說馬太多是虛辭耳鳳曰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有餘里每歲孟秋馬常大集略為滿川以此推之使人之言猶當未盡鳳還堅厚加贈遺及昭成崩太祖將遷長安鳳以太祖幼弱固請於苻堅曰代主初崩臣子亡叛遺孫沖幼莫相輔立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衛辰狡猾多變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為二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讎其勢莫敢先發此禦邊之良策待其孫長乃存而立之是陛下施大惠於亡國也堅從之鳳尋東還太祖即位歷吏部郎給事黃門侍郎行臺尚書甚見禮重太宗世與崔玄伯封懿梁越等入講經傳出議朝政世祖初以舊勳賜爵平舒侯加鎮遠將軍神䴥元年卒

子才襲爵散騎常侍平遠將軍卒

子元孫襲官至博陵太守卒

子世宗襲

許謙字元遜代人也少有文才善天文圖讖之學建國時將家歸附昭成嘉之擢為代王郎中令兼掌文記與燕鳳俱授獻明帝經從征衛辰以功賜僮隸三十戶昭成崩後謙徙長安苻堅從弟行唐公洛鎮和龍請謙之鎮未幾以繼母老辭還登國初遂歸太祖太祖悅以為右司馬與張袞等參贊初基慕容寶來寇也太祖使謙告難於姚興興遣將楊佛嵩率眾來援而佛嵩稽緩太祖命謙為書以遣佛嵩曰夫杖順以翦逆乘義而攻昧未有非其運而顯功無其時而著業慕容無道侵我疆埸師老兵疲天亡期至是以遣使命軍必望克赴將軍據方邵之任總熊虎之師事與機會今其時也因此而舉役不再駕千載之勳一朝可立然後高會雲中進師三魏舉觴稱壽不亦綽乎佛嵩乃倍道兼行太祖大悅賜謙爵關內侯重遣謙與佛嵩盟曰昔殷湯有鳴條之誓周武有河陽之盟所以藉神靈昭忠信夫親仁善隣古之令軌歃血刺牲以敦永穆今既盟之後言歸其好分災恤患休戚是同有違此盟神祇斯殛賓敗佛嵩乃還明年慕容垂復來寇太祖詔謙曰今事急矣非卿豈能復致姚師卿其行也謙未發而垂退乃止及聞垂死謙上書勸進太祖善之并州平以謙為陽曲護軍賜爵平舒侯安遠將軍皇始元年卒官時年六十三贈平東將軍左光祿大夫幽州刺史高陽公謚曰文

子洛陽襲從征慕容寶為冠軍司馬後為邢令太宗追錄謙功以洛陽為雁門太守洛陽眾田三生嘉禾皆異壟合穎世祖善之進爵北地公加鎮南將軍出為明壘鎮將居八年卒謚曰恭

子寄生襲爵降為侯皇興元年卒

洛陽弟安國中山太守

安國弟安都廣寧滄水二郡太守加揚威將軍賜爵東光子天安初卒贈平遠將軍冀州刺史東光侯謚曰烈

子白虎襲爵為侍御中散後以罪免官奪爵

張袞字洪龍上谷沮陽人也祖翼遼東太守父卓昌黎太守袞初為郡五官掾純厚篤實好學有文才太祖為代王選為左長史從太祖征蠕蠕蠕蠕遁走追之五六百里諸部帥因袞言於太祖曰今賊遠糧盡不宜深入請速還軍太祖令袞問諸部帥若殺副馬足三日食否皆言足也太祖乃倍道追之及於廣漠

赤地南床山下大破之既而太祖問袞卿曹外人知我前問三日糧意乎對曰
皆莫知也太祖曰此易知耳蠕蠕奔走數日畜產之餘至水必留計其道程三
日足及輕騎卒至出其不意彼必驚散其勢然矣袞以太祖言出告部帥咸曰
聖策長遠非愚近所及也袞常參大謀決策幃幄太祖器之禮遇優厚袞每告
人曰昔樂毅杖策於燕昭公達委身於魏武蓋命世難可期千載不易遇主上
天姿傑邁逸志凌霄必能囊括六合混一四海夫遭風雲之會不建騰躍之功
者非人豪也遂策名委質竭誠伏事時劉顯地廣兵強跨有朔裔會其兄弟乖
離共相疑阻袞言於太祖曰顯志大意高希冀非望乃有參天貳地籠罩宇宙
之規吳不并越將為後患今因其內釁宜速乘之若輕師獨進或恐越逸可遣
使告慕容垂共相聲援東西俱舉勢必擒之然後總括英雄撫懷遐邇此千載
一時不可失也太祖從之遂破走顯又從破賀訥遂命羣官登勿居山遊宴終
日從官及諸部大人請聚石為峯以記功德命袞為文慕容寶之來寇也袞言
於太祖曰寶乘滑臺之功因長子之捷傾資竭力難與爭鋒愚以為宜羸師卷
甲以侈其心太祖從之果破之參合皇始初遷給事黃門侍郎太祖南伐師次
中山袞言於太祖曰寶憑三世之資城池之固雖皇威震赫勢必擒殄然窮兵
極武非王者所宜昔酈生一說田橫委質魯連飛書聊將授首臣誠德非古人
略無奇策仰憑靈威庶必有感太祖從之袞遺寶書喻以成敗寶見書大懼遂
奔和龍既剋中山聽入八議拜袞奮武將軍幽州刺史賜爵臨渭侯袞清儉寡
欲勸課農桑百姓安之天興初徵還京師後與崔逞答司馬德宗將郗恢書失
旨黜袞為尚書令史袞遇創業之始以有才謨見任率心奉上不顧嫌疑太祖
曾問南州人於袞袞與盧溥州里數談薦之又袞未嘗與崔逞相見聞風稱美
及中山平盧溥聚黨為逆崔逞答書不允並乖本言故忿之袞年過七十闔門
守靜手執經書刊定乖失愛好人物善誘無倦士類以此高之永興二年疾篤
上疏曰臣既庸人志無殊操值太祖誕膺期運天地始開參戎氛霧之初馳驅
革命之會託翼鄧林寄鱗溟海遂荷恩寵榮兼出內陛下龍飛九五仍參顧問
曾無微誠塵山露海今舊疾彌留氣力虛頓天罰有罪將填溝壑然犬馬戀主
敢不盡言方今中夏雖平九域未一西有不賓之羌南有逆命之虜岷蜀殊風
遼海異教雖天挺明聖撥亂乘時而因幾撫會實須經略介焉易失功在人謀
伏願恢崇叡道克廣德心使揖讓與干戈並陳文德與武功俱運則太平之化
康哉之美復隆於今不獨前世昔子囊將終寄言城郢荀偃辭含遺恨在齊臣
雖闇劣敢忘前志魂而有靈結草泉壤後數日卒年七十二後世祖追錄舊勳
遣大鴻臚即墓策贈太保諡曰文康公

子溫外都大官廣寧太守卒

子式與昌黎太守

溫弟櫓州主簿

子誕有學尚性尤雅直初與高允同時被徵後除中書侍郎通直散騎常侍建
威將軍賜爵容城子

袞次子度少有志尚襲爵臨渭侯上谷太守入為武昌王師加散騎常侍除使
持節都督幽州廣陽安樂二郡諸軍事平東將軍崎城鎮都大將又轉和龍鎮
都大將所在著稱還朝為中都大官卒贈征東大將軍冀州刺史諡康侯

子陵襲爵後為赤城與作都將卒

子狀襲為中散卒

子法襲太和中例降為伯世宗時除懷荒鎮金城戍將

陵弟延散騎常侍左將軍庫部尚書賜爵永寧侯

延第孫白澤年十一遭母憂居喪以孝聞世祖聞而嘉之長而好學博通數於
當世高宗初除中散遷殿中曹給事中甚見寵任參預幾密後蠕蠕犯塞顯祖
引見羣臣議之尚書僕射元目辰進曰若車駕親行恐京師危懼不如持重固
守自安虜懸軍深入糧無繼運以臣量之自退不久遣將追擊破之必矣白澤
曰陛下欽明則天比蹤前聖而蠢爾荒愚輕犯王略寇乃顛沛於遠圖我將宴
安於近善仰惟神略則不然矣今若鑾輿親動賊必望麾崩散寧容仰挫神兵
坐而縱敵萬乘之尊嬰城自守進失可乘之機退非無前之義惟陛下留神顯
祖從之遂大破虜衆白澤本字鍾葵顯祖賜名白澤納其女為嬪出行雍州刺

史清心少欲吏民安之顯祖詔諸監臨之官所監治受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與者以從坐論糾告得尚書已下罪狀者各隨所糾官輕重而授之白澤上表諫曰伏見詔書禁尚書以下受禮者刑身糾之者代職伏惟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斯乃不易之令軌百王之通式今之都曹古之公卿也皆翊扶萬幾贊徽百揆風化藉此而平治道由茲而穆且周之下士尚有代耕況皇朝貴仕而服勤無報豈所謂祖襲堯舜憲章文武者乎羊酒之罰若行不已臣恐姦人闚望忠臣懈節而欲使事靜民安治清務簡至於委任責成下民難辦如臣愚量請依律令舊法稽同前典班祿酬廉首去亂羣常刑無赦苟能如此則升平之軌期月可望刑措之風三年必致矣顯祖納之太和初懷州民伊祁苟初三十餘人謀反將殺刺史文明太后欲盡誅一城之民白澤諫曰臣聞上天愛物之生明王重民之命故殺一人而取天下仁者不為且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羣凶肆虐輕裂誅盡合城無辜奈何極辟不經十室而況一州或有忠焉或有仁者若淫刑濫及殺忠與仁斯乃西伯所以歎息於九侯孔子所以回輪於河上伏惟聖德昭明殷鑒水鏡前禮止迅烈之怒抑雷霆之威則溥天知幸矣昔厲防民口卒滅宗姬文聽輿頌終權彊楚願不以人廢言留神省察太后從之轉散騎常侍遷殿中尚書太和五年卒詔賜帛一千疋粟三千石遣侍御史營護喪事冊贈鎮南將軍相州刺史廣平公謚曰簡

長子倫字天念年十餘歲入侍左右稍遷護軍長史員外常侍轉大司農少卿燕州大中正熙平中蠕蠕主醜奴遣使來朝抗敵國之書不修臣敬朝議將依漢答匈奴故事遣使報之倫表曰臣聞古之聖王疆理物土辨章要甸荒遐之俗政所不及故禮有壹見之文書著羈縻之事太祖以神武之姿聖明之略經略帝圖日有不暇遂令豎子遊魂一方亦由中國多虞急諸華而緩夷狄也高祖光宅土中業隆卜世赫雷霆之威振熊羆之旅方役南轅未遑北伐昔舊京烽起虜使在郊主上按劍璽書不出世宗運籌帷幄開境揚旌衣裳所及舟車萬里于時醜類款關上亦述尊遺志今大明臨朝澤及行葦國富兵彊能言率職何憚而為之何求而行此往日蕭衍通敬求和以誠為未純抑而不許先帝棄戎於前陛下交夷於後無乃上乖高祖之心下違世宗之意且虜雖慕德亦來觀我懼之以彊儻卽歸附示之以弱窺覦或起春秋所謂以我卜也又小人難近夷狄無親疏之則怨狎之則侮其所由來久矣是以高祖世宗知其若此來既莫逆去又不追不一之義於是乎在必其委贄玉帛之辰屈膝蕃方之禮則可豈其勞賄藉以珍物至於王人遠役銜命虜庭優以匹敵之尊加之相望之寵恐徒生虜慢無益聖朝假令違衆而舉使乎稱職資鄭生之辯騁終軍之辭憑軾下齊長纓羈越苟異曩時猶為不願而況極之以隆榮申之以宴好臣雖下愚輒敢固執若事不獲已應頒制詔示其上下之儀宰臣致書諷以歸順之道若聽受忠誨明我話言則萬乘之盛不失位於域中天子之聲必籠罩於無外脫或未從焉能損益徐舞干戚以招之敷文德而懷遠如迷心不已或肆犬羊則當命辛李之將勒衛霍之師蕩定雲沙掃清逋孽飲馬瀚海之濱鏤石燕然之上開都護置戊己斯亦陛下之高功不世之盛事如思按甲養民務農安邊之術經國之防豈可以戎夷兼并而遽虧典制將取笑於當時貽醜於來葉昔文公請隧襄后有言荊莊問鼎王孫是抑以古方今竊為陛下不取又陛下方欲禮神岷瀆致禮衡山登稽嶺窺蒼梧而反與夷虜之君酋渠之長結昆弟之忻抗分庭之義將何以瞰文命之遐景迹重華之高風者哉臣以為報使甚失如彼不報甚得如此願留須臾之聽察愚臣之言不從出為後將軍肆州刺史還朝除燕州大中正孝莊初遷太常少卿不拜轉大司農卿卒官

倫弟恩奉朝請員外郎

白澤弟庫瀛州刺史宜陽侯

庫長子蘭累遷龍驤將軍行光州事

蘭弟脩虎郡牧駕部二曹給事中上谷公司農少卿奉使柔玄察民疾苦遷平北將軍燕州刺史

庫弟太平西將軍荊州刺史俎陽侯

太弟那寧遠將軍雍城鎮將

崔玄伯清河東武城人也名犯高祖廟諱魏司空林六世孫也祖悅仕石虎官

至司徒左長史關內侯父瓚仕慕容暐爲黃門侍郎並有才學之稱玄伯少有儁才號曰冀州神童苻融牧冀州虛心禮敬拜陽平公侍郎領冀州從事管征東記室出總庶事入爲賓友衆務修理處斷無滯苻堅聞而奇之徵爲太子舍人辭以母疾不就左遷著作佐郎苻丕牧冀州爲征東功曹太原郝軒世名知人稱玄伯有王佐之才近代所未有也堅亡避難於齊魯之間爲丁零翟釗及司馬昌明叛將張願所留縶郝軒歎曰斯人而遇斯時不因扶搖之勢而與鴻雀飛沈豈不惜哉慕容垂以爲吏部郎尚書左丞高陽內史所歷著稱立身雅正與世不羣雖在兵亂猶勵志篤學不以資產爲意妻子不免飢寒太祖征慕容寶次於常山玄伯棄郡東走海濱太祖素聞其名遣騎追求執送於軍門引見與語悅之以爲黃門侍郎與張袞對總機要草創制度時司馬德宗遣使來朝太祖將報之詔有司博議國號玄伯議曰三皇五帝之立號也或因所生之土或即封國之名故虞夏商周始皆諸侯及聖德既隆萬國宗戴稱號隨本不復更立唯商人屢徙改號曰殷然猶兼行不廢始基之稱故詩云殷商之旅又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此其義也昔漢高祖以漢王定三秦滅彊楚故遂以漢爲號國家雖統北方廣漠之土逮于陛下應運龍飛雖曰舊邦受命惟新是以登極之初改代曰魏又慕容永亦奉進魏土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國斯乃革命之徵驗利見之玄符也臣愚以爲宜號爲魏太祖從之於是四方賓王之貢咸稱大魏矣太祖幸鄴歷問故事於玄伯應對若流太祖善之及車駕還京師次於恒嶺太祖親登山頂撫慰新民適遇玄伯扶老母登嶺太祖嘉之賜以牛米因詔諸徙人不能自進者給以車牛遷吏部尚書命有司制官爵撰朝儀協音樂定律令申科禁玄伯總而裁之以爲永式及置八部大夫以擬八坐玄伯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深爲太祖所任勢傾朝廷而儉約自居不營產業家徒四壁出無車乘朝晡步上母年七十供養無重膳太祖嘗使人密察聞而益重之厚加饋賜時人亦或譏其過約而玄伯爲之逾甚太祖常引問古今舊事王者制度治世之則玄伯陳古人制作之體及明君賢臣往代廢興之由甚合上意未嘗謇諤忤旨亦不諂諛苟容及太祖季年大臣多犯威怒玄伯獨無譴者由於此也太祖曾引玄伯講漢書至婁敬說漢祖欲以魯元公主妻匈奴善之嗟歎者良久是以諸公主皆釐降于賓附之國朝臣子弟雖名族美彥不得尚焉尚書職罷賜玄伯爵白馬侯加周兵將軍與舊功臣庾岳奚斤等同班而信寵過之太祖崩太宗未即位清河王紹聞人心不安大出財帛班賜朝士玄伯獨不受太宗即位命玄伯居門下虛己訪問以不受紹財帛特賜帛二百匹長孫嵩已下咸愧焉詔遣使者巡行郡國糾察守宰不如法者令玄伯與宜都公穆觀等按之太宗稱其平當又詔玄伯與長孫嵩等坐朝堂決刑獄太宗以郡國豪右大爲民蠹乃優詔徵之民多戀本而長吏逼遣於是輕薄少年因相扇動所在聚結西河建興盜賊並起守宰討之不能禁太宗乃引玄伯及北新侯安同壽光侯叔孫建元城侯元屈等問曰前以兇俠亂民故徵之京師而守宰失於綏撫令有逃竄今犯者已多不可悉誅朕欲大赦以紓之卿等以爲何如屈對曰民逃不罪而反赦之似若有求於下不如先誅首惡赦其黨類玄伯曰王者治天下以安民爲本何能顧小曲直也譬琴瑟不調必改而更張法度不平亦須蕩而更制夫赦雖非正道而可以權行自秦漢以來莫不相踵屈言先誅後赦會於不能兩去孰與一行便定若其赦而不改者誅之不晚太宗從之神瑞初詔玄伯與南平公嵩等坐止車門右聽理萬機事并州胡數萬家南掠河內遣將軍公孫表等率師討之敗績太宗問羣臣曰胡寇縱暴人衆不少表等已不能制若不早誅則良民大受其禍今既盛秋不可爲此小盜而復興衆以廢民業將若之何玄伯對曰表等諸軍不爲不足但失於處分故使小盜假息耳胡衆雖盛而無猛健主將所謂千奴共一膽也宜得大將軍爲胡所服信者將數百騎就攝表軍以討之賊聞之必望風震怖壽光侯建前在并州號爲威猛胡魏畏服諸將莫及太宗從之遂平胡寇拜天部大人進爵爲公泰常三年夏玄伯病篤太宗遣侍中宜都公穆觀就受遺言更遣侍臣問疾一夜數返及卒下詔痛惜贈司空諡文貞公喪禮一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詔羣臣及附國渠帥皆會葬自親王以外盡令拜送太和中高祖追錄先朝功臣以玄伯配饗廟庭玄伯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檄初不染翰故世無

遺文尤善草隸行押之書爲世摹楷玄伯祖悅與范陽盧諶並以博藝著名諶
法鍾繇悅法衞瓘而俱習索靖之草皆盡其妙諶傳子偃偃傳子邈悅傳子潛
潛傳玄伯世不替業故魏初重崔盧之書又玄伯之行押特盡精巧而不見遺
迹子浩襲爵別有傳
次子簡字沖亮一名覽好學少以善書知名太祖初歷位中書侍郎征虜將軍
爵五等侯參著作事卒
簡弟恬字叔玄小名白歷給事中賜爵繹幕子出爲上黨太守平南將軍豫州
刺史進爵陽武侯坐浩伏誅始玄伯因苻堅亂欲避地江南於泰山爲張願所
獲本圖不遂乃作詩以自傷而不行於時蓋懼罪也及浩誅中書侍郎高允受
勑收浩家始見此詩允知其意允孫綽錄於允集始玄伯父潛爲兄渾誅手筆
草本延昌初著作佐郎王遵業買書於市而遇得之計誅至今將二百載寶其
書迹深藏祕之武定中遵業子松年以遺黃門郎崔季舒人多摹搨之左光祿
大夫姚元標以工書知名於時見潛書謂爲過於己也
玄伯弟徽字玄猷少有文才與渤海高演俱知名初徽相州別駕中書侍郎稍
遷祕書監賜爵貝丘侯加龍驤將軍樂安王範鎭長安世祖以範年少而三秦
民夷恃險多變乃選忠清舊德之士與範俱鎭以徽爲散騎常侍督雍涇梁秦
四州諸軍事平西將軍副將行樂安王傅進爵濟南公徽爲政務存大體不親
小事性好人倫引接賓客或談及平生或講論道義誨誘後進終日不止以疾
徵還京師眞君四年卒謚曰元公士類無不歎惜時清河崔寬字景仁祖彤隨
晉南陽王保避地隴右遂仕於沮渠李暠父剖字伯宗每慷慨有懷東土常歎
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吾所庶幾及世祖西巡剖乃總率同義使寬送款世祖
嘉之拜寬威遠將軍岐陽令賜爵沂水男遣使與寬俱西撫慰初附徵剖詣京
師未至病卒高宗以剖誠著先朝贈散騎常侍鎭西將軍涼州刺史武陵公謚
曰元寬還京拜散騎侍郎寧朔將軍安國子未幾出爲弘農太守初寬之通款
也見司徒浩浩與相齒次厚存撫之及浩誅以遠來疎族獨得不坐遂家于武
城居司空林舊墟以一子繼浩弟覽妻封氏相奉如親寬後襲爵武陵公鎭西

將軍拜陝城鎭將弘農地險民多寇劫寬性滑稽誘接豪右宿盜魁帥與相交
結傾衿待遇不逆微細是以能得民庶忻心莫不感其意氣時官無祿力唯取
給於民寬善撫納招致禮遺大有受取而與之者無恨又弘農出漆蠟竹木之
饒路與南通販貿來往家產豐富而百姓樂之諸鎭之中號爲能政及解鎭還
京民多追戀詣闕上章者三百餘人書奏高祖嘉之延興二年卒年六十三遺
命薄葬斂以時服
長子衡字伯玉少以孝行著稱學崔浩書頗亦類焉天安元年擢爲內祕書中
散班下詔命及御所覽書多其迹也衡舉李沖李元愷程駿等終爲名器世以
是稱之承明元年遷內都坐令善折獄高祖嘉之太和二年襲爵武陵公鎭西
將軍遷給事中車駕巡狩以衡爲大都督長史衡涉獵書史陳備禦之方便國
利民之策凡五十餘條以本將軍除泰州刺史徙爵齊郡公先是河東年饑劫
盜大起衡至修龔遂之法勸課農桑周年之間寇盜止息十二年卒年五十四
贈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本將軍冀州刺史帛一千匹穀一千斛謚曰惠公衡
有五子
長子敞字公世襲爵例降爲侯自謁者僕射出爲平原相敞性狷急與刺史楊
椿迭相表列敞坐免官世宗初爲鉅鹿太守弟朏之逆敞爲黃木軍主韓文殊
所藏其家悉見籍沒唯敞妻李氏以公主之甥自贖奴婢田宅二百餘口得免
正光中普釋禁錮敞復爵齊郡侯拜龍驤將軍中散大夫孝昌中趙郡太守卒
敞弟鍾字公祿奉朝請弟朏之逆以出後被原歷尙書郎國子博士司徒右長
史征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冀州大中正敞亡後鍾貪其財物誣敞息子積等
三人非兄之胤辭訴累歲人士嫉之尒朱世隆爲尙書令奏除其官終身不齒
朏好學有文才歷治書侍御史京兆王愉錄事參軍與愉同逆伏法
衡弟恕尙書郎又有崔模字思範魏中尉崔琰兄霸後也父遵慕容垂少府卿
叔父整廣川太守模慕容熙末南渡河外爲劉裕滎陽太守戍虎牢神䴥中平
滑臺模歸降後賜爵武陵男加寧遠將軍始模在南妻張氏有二子沖智季柔
模至京師賜妻金氏生子幼度沖智等以父隔遠乃聚貨物閒託關境規贖模

歸其母張氏每謂之曰汝父性懷本自無決必不能來也行人遂以財賄至都當竊模還模果顧念幼度等指幼度謂行人曰吾何忍捨此輩令坐致刑辱當爲爾取一人使名位不滅於我乃授以申謨謨劉義隆東郡太守與朱脩之守滑臺神䴥中被執入國俱得賜妻生子靈度申謨聞此乃棄妻子走還江外靈度刑爲閹人模長者篤厚不營榮利頗爲崔浩輕侮而守志確然不爲浩屈與崔頤相親往來如家和平中卒皇興初幼度隨慕容白曜爲將時李柔爲崔道固長史帶濟南太守城將降先馳馬赴白曜軍幼度亦豫令左右覘迎之而垂互不相值爲亂兵所害初眞君末車駕南克鄒山模兄協子邪利爲劉義隆魯郡太守以郡降賜爵臨淄子拜廣寧太守卒於郡邪利二子懷順以父入國故不出仕及國家克青州懷順迎邪利喪還葬青州文恩襄政州主簿至刺史陸龍成時謀叛聚城北高柳村將攻州城龍成討斬之懷順與沖智子徽伯等俱奔江外始邪利與二女俱入國一女爲張氏婦一女爲劉休賓妻生子文華邪利後生庶子法始邪利亡後二女傳法始庶孼常欲令文華襲外祖爵臨淄子法始恨忿無所不爲後懷順歸化迎喪始與法始相見未幾法始得襲爵傳至孫延族正光中爲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季柔孫睦正光三年自郁州歸降

模孫景茂冀州別駕青州長史隨郡太守武城男

景茂子彥遵襲武定中北徐州司馬始睦來降也與高陵張炅郭緼俱至陵蕭寶夤西討開府西閤祭酒寶夤反睦共黃門侍郎關中平還洛歷尚書郎定州別駕齊文襄王作相以睦頗有文學引參賓客終於征南將軍司空長史贈驃騎大將軍大司農卿顯祖時有崔道固字季堅琰八世孫也祖瓌慕容垂車騎屬父輯南徙青州爲泰山太守道固賤出適母兄攸之目連等輕侮之輯謂攸之曰此兒姿識如此或能興人門戶汝等何以輕之攸之等遇之彌薄略無兄弟之禮時劉義隆子駿爲徐兗二州刺史得辟他州民爲從事輯乃資給道固令其南仕既至彭城駿以爲從事道固美形容善舉止便弓馬好武事駿稍嘉之會青州刺史新除過彭城駿謂之曰崔道固人身如此豈可爲寒士至老乎而世人以其偏庶便相陵侮可爲叔惠青州刺史至州辟爲主簿轉治中後爲義隆諸子參軍事被遣向青州募人長史已下皆詣道固道固諸兄等逼道固所生母自致酒炙於客前道固驚起接取謂客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兄弟所作咸起拜謝其母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賓汝宜答拜諸客皆歎美道固母子賤其諸兄後爲寧朔將軍冀州刺史移鎮歷城劉彧既殺子業自立徐州刺史薛安都與道固等舉兵推立子業弟子勛子勛敗乃遣表歸誠顯祖以爲安南將軍南冀州刺史清河公劉彧遣說道固以爲前將軍徐州刺史復叛受彧命皇興初顯祖詔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圍築長圍以守之及白曜攻其城東郭道固面縛請罪表曰臣資生南境限隔大化本朝不以卑末委授藩任而劉氏蕭牆內侮懼貽大戮前遣崔啓之奉表歸誠幸蒙陛下過垂矜納并賜爵寵慶偪困極應奔闕庭但劉彧尋續遣使恕臣百死悉以世奉劉氏深銜睿宥若猶違背則是不忠於本朝而欲求忠於大魏雖曰希生懼大魏之所不許是用迷回孤負天日冒萬死之釁固執拒守使臣白曜揚曜威靈漸經二載大將臨城以今月十四日臣東郭失守於臣叔彧之賊庶可以彰於大魏矣臣勢窮力屈以十七日面縛請罪白曜奉宣皇恩恕臣生命斯實陛下起臣死尸肉臣枯骨天地造物所不能行而陛下育之雖虞舜之格有苗姬文之宥崇壘方之聖澤未足以喻既未奉朝旨無由親馳遣路謹遣大息景徽束骸歸闕伏聽刑斧既而白曜送道固赴都有司案劾奏聞詔恕其死乃徙青齊士望共道固守城者數百家於桑乾立平齊郡於平城西北北新城以道固爲太守賜爵臨淄子加寧朔將軍尋徙治京城西南二百餘里舊陰館之西是時頻歲不登郡內飢敝道固雖在任積年撫慰未能周盡是以多有怨叛延興中卒年五十初道固之在客邸與薛安都畢衆敬隣館時以朝集相見本既同由武達頗結僚舊時安都志已衰朽於道固情乃疎略而衆敬每盡殷勤道固謂劉休賓房法壽曰古人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信不虛也安都視人殊自蕭索畢捺固依依也

子景徽字文叡襲父爵臨淄子加寧朔將軍出爲青州廣陵王羽征東府司馬大鴻臚少卿出除龍驤將軍平州刺史卒贈本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定

子休襲爵。

景徽弟景業，字文季，別有功。太和中，賜爵昌國子，加建威將軍。卒。

子休緒，襲爵，員外郎。

景業弟景淵，亦有別功，贈爵武城男，鷹揚將軍、平齊太守。卒於郡。

道固兄目連子僧祐，白曜之圍歷城也，僧祐母明氏、弟僧淵並在城內。劉彧授僧祐輔國將軍，領眾數千，與青齊人家口在歷城梁鄒者明同慶、明菩薩等，爲將佐，從淮海揚聲救援。將至，不甚聞道固已敗，母弟入國，徘徊不進。白曜圍東陽時，表請景徽往喻僧祐，乃歸降。白曜送之，在客數載，賜爵層城侯。與房法壽、畢薩諸人皆不穆，法壽等訟其歸國無誠，拘之歲餘，因赦乃釋。後坐與沙門法秀謀反，伏法。

子道寧，給事中。

僧淵入國，坐兄弟徙於薄骨律鎮。太和初，得還。高祖聞其有文學，又聞佛經，善談論，勑以白衣賜褠幘入聽于永樂經武殿。後以僧淵爲尙書儀曹郎。還洛之後，爲青州中正。尋出爲征東大將軍、廣陵王羽諮議參軍，加顯武將軍，討海戎於黃郭，大破之。蕭鸞乃遣其族兄惠景遺僧淵書，說以入國之屈，規令改圖。僧淵復書曰：主上之爲人也，無幽不照，無細不存。仁則無遠不及，博則無典不究。殫三墳之微，盡九丘之極。至於文章錯綜，煥然蔚炳，猶夫子之牆矣。遂乃開獨悟之明，尋先王之迹，安遷靈荒，兆變帝基。惟新中壤，宅臨伊域。三光起重輝之照，庶物蒙再化之始。分氏定族，料甲乙之科；班官命爵，清九流之貫。禮俗之敘，粲然復興；河洛之間，重隆周道。巷歌邑頌，朝熙門穆，濟濟之盛，非可備陳矣。加以累葉重光，地兼四岳，士馬強富，人神欣仰，道德仁義，民不能名。且大人出本無所在，況從上聖至天子天孫者乎？聖上諸弟，風度相類，咸陽王已下，莫不英越，枝葉扶疎，遍在天下，所稱稍蠕，殊爲未然。文士競謀於廟堂，武夫效通於疆場，若論事勢，此爲實矣。計彼主纂殺之迹，人鬼同知，疑親猜貴，早暴退邇。兄投心逆節，千載何名？物患無施，器非時用，生不振世，沒無令譽。先師以爲鄙，君子以爲恥。此則事困伎殫，自勉無益，故其宜矣。以兄之才，夙超鄉土，如弟之徒，誰不肆仰，每尋昔念，未敢忘懷。雖復途遙二千，心想若對，敬違軌範，以貴一生。今名可揚矣，而不能顯親，事可變矣，而不能離辱，故世之所未解也。且君子在家也不過孝於其親，入朝也不過忠於其君。主上之於兄，恩則不可酬，義則不可背，身可殺也，故非其酬；功不遠也，故非其報。今可以效矣，而又弗爲，非孝也；卽實而言，兄之不變，得爲忠乎？至於韓武爭强，不敵者久矣；論安與危，不同者驗矣。羣情背去，獨留者謬矣；願深察之。王晏道絕外交，器非雄朗，專華保望，便就屠割。方之於兄，其全百倍。且淮蕃海捍，本出北豪，壽春之任，兄何由免？以是而言，猜嫌已決。又宗門未幾，南北莫寄，先構之重，非兄何託？受社之榮，鄙心之相望矣。今執志不寤，忠孝兩忘，王晏之辜，安能自保？見機而作，其在茲乎！國家西至長安，東盡卽墨，營造器甲，必盡堅精，晝夜不息者，於茲數載。今秋中月，雲羅必舉，實不及時，雖貴不用，若不早圖，況枉連城矣。枚乘有言，欲出不出，間不容髮，精哉斯談。弟中於北京，身罹事譴，大造之及，有獲爲幸，比蒙清舉，超崖幾非一，犬馬之心，誠有在矣。雖復彼此，爲異猶昔，情不移也。況於今日哉？如兄之誨，如弟之規，改張易調，易於反掌。萬一乖情，此將運也。出除龍驤將軍、南青州刺史。久之，坐擅出師無據，檢覈幽禁，後乃獲免。僧淵元妻房氏，生二子伯驎、伯驥。後薄房氏，更納平原杜氏。僧淵之徙也，與杜俱去，生四子伯鳳、祖龍、祖螭、祖虬。得還之後，棄絕房氏，遂與杜氏及四子家於青州。伯驥與母房氏居于冀州，雖往來父間，而心存母氏，孝慈之道，頓阻一門。僧淵卒年七十餘，伯驎雖往奔赴，不敢入家，哭沙門寺。

伯驎自奉朝請，稍遷步兵校尉、樂陵太守，加中堅將軍，後兼冀州長史。大乘賊起，伯驎率州軍討之，於煑棗城爲賊所殺。贈龍驤將軍、洛州刺史。

伯驥爲京兆王愉法曹參軍，愉反，伯驥不從，見害。詔贈東海太守。

伯鳳，少便弓馬，壯勇有膂力。自奉朝請員外郎，稍遷鎭遠將軍、前將軍，數爲將帥。永安末，與都督源子恭守單父，戰殁。

祖龍，司空行參軍，性剛躁，父亡後，與兄伯驎訟競嫡庶，並以刀劍自衛，若怨讎焉。

祖巘，小字社客，驍武有氣力，刺史元羅板爲兼統軍，率衆討海賊。普泰初，與張僧皓俱反，圍青州，爲尒朱仲遠遣將討平之，傳首京師。

祖虬，少而好學，下帷誦書，不顯競，當世舉秀才不就。

僧淵從第和，平昌太守。家巨富而性吝嗇，埋錢數百斛，其母李春思堇，惜錢不買。

子軌，字孝則，盜錢百萬，背和亡走。後爲儀同開府錄事參軍，坐貪汙，死於晉陽。

玄伯同郡董謐，謐父京，與同郡崔康時、廣陽霍原等俱以碩學播名遼海。謐好學，傳父業。中山平，入朝，拜儀曹郎，撰朝覲、饗宴、郊廟、社稷之儀。

鄧淵，字彥海，安定人也。祖羌，苻堅車騎將軍。父翼，河間相。慕容垂之圍鄴，以翼爲後將軍、冀州刺史、真定侯。翼泣對使者曰：先君忠于秦室，翼豈可先叛乎。忠臣不事二主，自古通義，未敢聞命。垂遣使喻之曰：吾與車騎結異姓兄第，卿亦猶吾之子，第安得辭乎。翼曰：冀州宜任親賢，翼請他役效命。垂乃用爲建武將軍、河間太守、尚書左丞，皆有聲稱。卒於趙郡內史。淵性貞素，言行可復，博覽經書，長於易筮。太祖定中原，擢爲著作郎。出爲蒲丘令，誅翦姦猾，盜賊肅清。入爲尚書吏部郎。淵明解制度，多識舊事，與尚書崔玄伯參定朝儀、律令、音樂，及軍國文記詔策，多淵所爲。從征平陽，以功賜爵漢昌子，改下博子，加中壘將軍。太祖詔淵撰國記，淵造十餘卷，惟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體例。淵謹於朝事，未嘗忤旨。其從父第暉爲尚書郎，兇俠好奇，與定陵侯和跋厚善。跋有罪誅，其子弟奔長安，或告暉將送出之，由是太祖疑淵知情，遂賜淵死。既而恨之，時人咸愍惜焉。

子穎，襲爵，爲太學生，稍遷中書侍郎。世祖詔太常崔浩集諸文學撰述國書，穎與浩第覽等俱參著作事。駕幸漠南，高車莫弗庫若干率騎數萬餘，驅鹿百餘萬，詣行在所，詔穎爲文，銘于漠南，以紀功德。兼散騎常侍，使於劉義隆。進爵爲侯，加龍驤將軍。延和三年，從征胡賊白龍，還卒於路，謚曰文恭。

子怡，襲爵，官至荊州刺史、假寧南將軍，賜爵南陽公。和平中卒。

長子貢奴襲爵。

貢奴第侍，高祖賜名述。歷吏職，以貞謹見稱。遷中大夫，守廷尉少卿。出爲建忠將軍、齊州刺史。初改置百官，始重公府元佐，時太傅元丕出爲并州刺史，以述爲太傅長史，帶太原太守。尋徵爲司空長史。卒官。詔賜錢十萬、布五十匹。謚曰貞。

長子龔，襲奉朝請，累遷中散大夫。

龔第獻，奉朝請、司空西閣祭酒、員外常侍、河陰令，尋遷鎮遠將軍、諫議大夫。肅宗末，除冠軍將軍、潁州刺史。建義初，聞尒朱榮入洛，朝士見害，遂奔蕭衍。

怡第宗慶，以中書學生入爲中散，稍遷尚書，加散騎常侍，賜爵定安侯。轉典南部。宗慶在南部積年，多所歎奏，州鎮憚之，號爲稱職。進爵南陽公，除安南將軍、涇州刺史，徙趙郡公。宗慶在州，爲民所訟，雖訊鞫獲情，上下大不相得。轉徐州刺史，仍本將軍。未幾，坐妻韓巫蠱伏誅。

宗慶子伯忻，與父俱死。

伯忻子儼，逃越得免。後歷尚書郎，除常山太守，轉安南將軍、光祿大夫，持節兼尚書左丞、郢州行臺，又加撫軍將軍。卒，贈鎮南將軍、荊州刺史。

穎第權，從世祖征伐，官至龍驤將軍、豫州刺史，賜爵新野侯。從征蠕蠕，坐法死。

第頹，卒於中書侍郎。

頹長子豐珍，中學生、秘書中散。卒，贈員外散騎常侍。

子羨，歷中書學生、侍御史，以明謹見知。出爲齊州武昌王征虜長史。後李元護之爲齊州，仍爲長史，帶東魏郡太守。在治十年，經三刺史，以清勤著稱。齊人懷其恩德，號曰貢二千石。及代還，大受民故送遺，頗以此爲損。中山王英攻義陽，羨爲軍司。罷，除諫議大夫，兼給事黃門侍郎，副侍中游肇爲畿內大使。後行貨於錄尚書北海王詳。轉大司農少卿，出行荊州事，轉征虜將軍、郢州刺史，鎮義陽。在州貪於聚斂，又納賄於于忠，徵爲給事黃門侍郎。尋加後將軍、河南尹，黃門如故。未拜而靈太后臨朝，以元昭爲河南尹，羨仍黃門，加平南將軍。羨以義陽軍司之勳，封安陽縣開國子，邑三百戶。羨曲附左右，故獲封爵。時幽瀛滄冀大水，頻經寇竊，民飢，詔羨兼尚書，假散騎常侍，持節詣州，隨方賑恤，多有所濟。

神龜初發疽卒年五十四詔賻帛三百匹朝服一襲贈鎮東將軍青州刺史諡曰恭

長子蹟字伯昇頗有意尚祕書郎朝議以羨本不合山河之賞故不許蹟襲蹟訴訟久之始聽紹封稍遷前將軍太中大夫梁州開府長史與刺史元羅同陷蕭衍卒於江南

子孝緒元象中以蹟柩還國興和中襲爵齊受禪例降

靈珍弟靈奇立忠將軍齊州刺史進號冠軍將軍賜爵昌國侯爲政清簡有威惠

子恭伯右光祿大夫

史臣曰爲國馭民莫不文武兼運燕鳳以博識多聞昭成致禮和跋存國賢之効敷許謙才術俱美能騁艱難之日觀幾獨勤事契冥符張袞以才策見知早蒙恩遇時無寬政斯言貽咎玄伯世家雋偉仍屬權輿締構機任重守正成務禮從清顯不亦宜乎寬模俱能見幾而動道固窮而委質鄧淵貞白幹事才業秉筆禍非其罪悲哉

魏書卷二十四

魏書卷二十四考證

崔玄伯傳行押之書○押北史誤狎 臣人龍按集古錄有五代時帝王將相等署字一卷所謂署字者皆草書其名今俗謂之畫押岳珂古冢盆杆記言得晉永寧元年甎有匠者姓名下有文如押字則晉已有之黄伯思謂魏晉以來法書梁御府所藏皆是朱异唐懷充沈熾文姚懷珍等題名於首尾紙縫閒或謂之押縫或謂之押尾後人花押蓋沿於此不知南北諸史言押字者甚多也

崔模字思範○北史崔模附崔逞傳後又本書崔辯傳長子景儁高祖賜名逸逸弟模字叔軌是別一崔模也

討海戒於曹郭○海戒二字不可考當海賊字之訛

魏書卷二十四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十三

長孫嵩　長孫道生

長孫嵩代人也太祖賜名焉父仁昭成時爲南部大人嵩寬雅有器度年十四代父統軍昭成末年諸部乖亂苻堅使劉庫仁攝國事嵩與元他等率部衆歸之劉顯之謀難也嵩率舊人及鄉邑七百餘家叛顯走將至五原時寔君之子亦聚衆自立嵩欲歸之見于烏渥稱逆父之子勸嵩歸太祖嵩未決烏渥回其牛首嵩僶俛從之見太祖于三漢亭太祖承大統復以爲南部大人累著軍功後從征中山除冀州刺史賜爵鉅鹿公歷侍中司徒相州刺史封南平公所在著稱太宗即位與山陽侯奚斤北新侯安同白馬侯崔宏等八人坐止車門右聽理萬幾故世號八公會將劉裕之伐姚泓太宗假嵩節督山東諸軍事傳詣平原緣河北岸列軍次於畔城軍頗失利詔假裕道裕於舟中望嵩麾蓋遺以鄴酒及江南食物嵩皆送京師詔嵩厚答之又勅簡精兵爲戰備若裕西過者便率精銳南出彭沛如不時過但引軍隨之彼至崤陝閒必與姚泓相持一死一傷衆力疲敝比及秋月徐乃乘之則裕首可不戰而懸於是叔孫建等尋河趣洛遂入關嵩與建等自成皋南濟晉諸屯戍皆望塵奔潰裕剋長安嵩乃班師太宗寢疾問後事於嵩嵩曰立長則順以德則人服今長皇子賢而世嫡天所命也請立乃定策禁中於是詔世祖臨朝監國嵩爲左輔世祖即位進爵北平王司州中正詔問公卿赫連蠕蠕征討何先嵩與平陽王長孫翰司空奚斤等曰赫連居土未能爲患蠕蠕世爲邊害宜先討大檀及則收其畜產足以富國不及則校獵陰山多殺禽獸皮肉筋角以充軍實亦愈於破一小國太常崔浩曰大檀遷徙鳥逝疾追則不足經久大衆則不能及之赫連屈丐土宇不過千里其刑政殘虐人神所棄宜先討之尚書劉潔武京侯安原請先平馮跋帝默然遂西巡狩後聞屈丐死關中大亂議欲征之嵩等曰彼若城守以逸代勞大檀聞之乘虛而寇危道也帝乃問幽微於天師寇謙之謙之勸行杜超之贊成之崔浩又言西伐利嵩等固諫不可帝大怒責嵩在官貪污使武士頓辱尋遷太尉久之加柱國大將軍自是輿駕征伐嵩以元老多留鎮京師坐朝堂平斷刑獄薨年八十謚曰宣王後高祖追錄先朝功臣以嵩配饗廟庭

子頹善騎射彎弓三百斤襲爵加侍中征南大將軍有罪黜爲戍兵後復爵薨謚曰安王

子敦字孝友位北鎮都將坐黷貨降爲公高祖時自頌先世勳重復其王爵薨謚簡王

子道字念僧襲爵久之隨例降爲公位右衛將軍卒謚慎

子悅襲爵建義初復本王爵尋降爲公位光祿少卿卒贈司空

長孫道生嵩從子也忠厚廉謹太祖愛其慎重使掌幾密與賀毗等四人內侍左右出入詔命太宗即位除南統將軍冀州刺史後取人美女以獻太宗切責之以舊臣不加罪黜世祖即位進爵汝陰公遷廷尉卿從征蠕蠕與尉眷等率衆出白黑兩漠閒大捷而還世祖征赫連昌道生與司徒長孫翰宗正娥清爲前驅遂平其國昌弟定走保平涼劉義隆遣將到彥之王仲德寇河南以救定詔道生與丹陽王太之屯河上以禦之遂譎義隆將檀道濟邀其前後追至歷城而還除司空加侍中進封上黨王薨年八十二贈太尉謚曰靖道生廉約身爲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第宅卑陋出鎮後其子弟頗更修繕起堂廡道生還歎曰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彊寇尚游魂漠北吾豈可安坐華美也乃切責子弟令毀宅其恭慎如此世祖世所在著績每建大議多合時機爲將有權略善待士衆帝命歌工歷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如道生及年老頗惑其妻孟氏以此見譏與從父嵩俱爲三公當世以爲榮

子抗位少卿早卒

抗子觀少以壯勇知名後襲祖爵上黨王時異姓諸王襲爵多降爲公帝以其祖道生佐命先朝故特不降以征西大將軍假司空督河西七鎮諸軍討吐谷渾部帥拾寅遁藏焚其所居城邑而還高祖初拜殿中尚書侍中吐谷渾又使

還復假蠶司空討降之後為征南大將軍薨謚曰定葬禮依其祖靖王故事陪
葬雲中金陵
子冀歸六歲襲爵降為公高祖以其幼承家業賜名稚字承業稚聰敏有才藝
虛心愛士為前將軍從高祖南討授七兵尚書太常卿右將軍世宗時侯剛子
淵稚之女壻剛為元乂所厚故稚驟得轉進出為撫軍大將軍領揚州刺史假
鎮南大將軍都督淮南諸軍事蕭衍將裴邃虞鴻襲據壽春稚諸子驍果邃頗
難之號曰鐵小兒詔河間王琛總衆援之琛欲決戰稚以雨久更須持重琛弗
從遂戰為賊所乘稚後殿初稚既總彊兵久不決戰議者疑有異圖朝廷重遣
河間王琛及臨淮王彧尚書李憲等三都督外聲助稚內實防之會鮮于修禮
反於中山以稚為大都督北討尋以本使達鄴城詔稚解行臺罷大使遣河間
王琛為大都督酈道元為行臺稚遣子子裕奉表稱與琛同在淮南俱當國難
琛敗臣全遂生私隙且臨機奪帥非算所長書奏不納琛與稚前到呼沱稚未
欲戰而琛不從行達五鹿為修禮邀擊琛不赴之賊總至遂大敗稚與琛並除
名尋而正平郡蜀反復假稚鎮西將軍討蜀都督頻戰有功除平東將軍復本
爵後除尚書右僕射未幾雍州刺史蕭寶夤據州反復以稚為行臺討之稚時
背疽未愈靈太后勞之曰卿疹源如此朕欲相停更無可寄如何稚答曰死而
後已敢不自力時子彥亦患腳痺扶杖入辭尚書僕射元順顧相謂曰吾等備
位大臣各居寵位危難之日病者先行無乃不可乎莫有對者時薛鳳賢反於
正平薛修義屯聚河東分據鹽池攻圍蒲坂東西連結以應寶夤稚乃據河東
時有詔廢鹽池稅稚上表曰鹽池天資賄貨密邇京畿唯須寶而護之均贍以
理今四境多虞府藏罄竭然冀定二州且亡且亂常調之絹不復可收仰惟府
庫有出無入必須經綸出入相補略論鹽稅一年之中準絹而言猶不應減三
十萬匹也便是移冀定二州置於畿甸今若廢之事同再失臣前仰違嚴旨不
先討關賊而解河東者非是閑長安而急蒲坂蒲坂一陷沒失鹽池三軍口命
濟贍理絕天助大魏茲計不爽昔高祖昇平之年無所乏少猶創置鹽官而加
典護非為物而競利恐由利而亂俗也況今王公素餐百官尸祿租徵六年之
累調折來歲之貲此皆出人私財奪人膂力豈是願言事不獲已臣輒符司監
將尉還率所部依常收稅更聽後勑稚克寶夤將侯終德寶夤出走雍州平除
雍州刺史莊帝初封上黨王尋改馮翊王後降為郡公遷司徒公加侍中兼尚
書令大行臺仍鎮長安前廢帝立遷太尉公錄尚書事及韓陵之敗斛斯椿先
據河橋謀誅尒朱使稚入洛啓帝誅世隆兄弟之意出帝初轉太傅錄尚書事
以定策功更封開國子稚表請回授其姨兄廷尉卿元洪超次子懌初稚生而
母亡為洪超母所撫養是以求讓許之出帝入關稚時鎮虎牢亦隨赴長安稚
妻張氏生二子子彥子裕後與羅氏私通遂殺其夫棄張納羅羅年大稚十餘
歲妬忌防限稚雅相愛敬旁無姻妾僮侍之中嫌疑致死者乃有數四羅生三
子紹遠士亮季亮兄弟皆廉武稚少輕俠鬬雞走馬力爭殺人因亡抵龍門將
陳與德家會赦乃免因以後妻羅前夫女呂氏妻與德兄興恩以報之
子彥本名儁有膂力以累從父征討功封槐里縣子出帝與齊獻武王構隙加
子彥中軍大都督行臺僕射鎮弘農以為心膂後從帝入關子彥少常墜馬折
臂肘上骨起寸餘乃命開肉鋸骨流血數升言戲自若時以為踰於關羽
子裕位衞尉少卿

魏書卷二十五

魏書卷二十五考證

列傳第十三〇魏收書闕。後人所補。

長孫嵩傳見太祖赴三漢事〇三。北史作二。

長孫道生傳子抗〇抗。北史作瓬。

魏書卷二十五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十四

長孫肥　尉古真

長孫肥，代人也。昭成時，年十三，以選內侍。少有雅度，果毅少言。太祖之在獨孤及賀蘭部，肥常侍從，禦侮左右，太祖深信仗之。登國初，與莫題等俱為大將，從征劉顯，自濡源擊庫莫奚，討賀蘭部，並有戰功。太祖征蠕蠕，大破之。肥降其主匹候跋，事具蠕蠕傳。又從征衞辰及薛干部，破滅之。蠕蠕別主縕紇提子曷多汗等率部落棄父西走，肥以輕騎追至上郡，斬之。後從征中山，拜中領軍將軍。車駕次晉陽，慕容寶幷州刺史遼西王農棄城宵遁，肥追之至蒲泉，獲其妻子。太祖將圍中山，慕容寶棄城奔和龍，肥與左將軍李栗三千騎追之至范陽，不及而還。遂破其研城戍，俘千餘人。中山城內人立慕容普驎為主，太祖圍之，普驎乃出步卒千餘人欲伺間犯圍，太祖命肥挑戰，僞退，普驎衆追肥，太祖截其後，盡擒斬之。時以士馬少糧，遂罷中山之圍，就穀河間。慕容賀驎殺普驎而自立。車駕次魯口，遣肥帥七千騎襲中山，入其郛而還。賀驎以步騎四千追肥至泒水，肥自魏昌擊之，獲鎧騎二百。肥中流矢，瘡重，乃還。中山平，以功賜爵琅邪公，遷衞尉卿，改爵盧鄉。時中山太守仇儒不樂內徙，亡匿趙郡，推羣盜趙準為主，妄造妖言云：「燕東傾，趙當續，欲知其名，淮水不足。」準喜而從之，自號使持節、征西大將軍、青冀二州牧、鉅鹿公，儒為長史，聚黨二千餘人，據關城，連引丁零，殺害長吏，扇動常山、鉅鹿、廣平諸郡。遣肥率三千騎討之，破準於九門，斬仇儒，生擒準。詔以儒肉食準，傳送京師，轘之於市，夷其族。除肥鎮遠將軍、兗州刺史，給步騎二萬，南徇許昌，略地至彭城。司馬德宗將劉該遣使詣肥請降，貢其方物。姚平之寇平陽，太祖將討之，選諸將無加肥者，乃徵還京師，遣肥與毗陵王順等六萬騎為前鋒。車駕次永安，平募遣勇將率精騎二百闚軍，肥逆擊，擒之，匹馬不返。平退保柴壁，太祖進攻屠之，遣肥還鎮兗州。肥撫慰河南，得吏民心，威信著於淮泗。善策謀，勇冠諸將，每戰常為士卒先，前後征討，未嘗失敗，故每有大難，令肥當之。南平中原，西摧羌寇，肥功居多，賞賜奴婢數百口，畜物以千計。後降爵為藍田侯。天賜五年卒，諡曰武，陪葬金陵。子翰襲爵。

翰，少有父風。太祖時，以善騎射為獵郎。太宗之在外，翰與元磨渾等潛謀奉迎，太宗即位，遷散騎常侍，與磨渾等拾遺左右。以功遷平南將軍，率衆鎮北境，威名甚著。蠕蠕憚之。後為都督北部諸軍事、平北將軍、真定侯，給殿中細拾隊，加旌旗鼓吹。蠕蠕每犯塞，翰拒擊有功，進爵為公。世祖即位，徵還京師，進封平陽王，加安集將軍。蠕蠕大檀之入寇雲中，世祖親征之，遣翰率北部諸將尉眷，自參合以北，擊大檀別帥阿伏干於柞山，斬首數千級，獲馬萬餘匹。又與東平公娥清出長川以討大檀。大檀衆北遁，追擊，克獲而還。尋遷司徒。襲赫連昌，破之。世祖復征昌，翰與廷尉道生、宗正娥清率騎三萬為前驅。昌戰敗，奔上邽。翰以入千騎追之，至高平，不及而還。從襲蠕蠕，車駕度漠，大檀奔走，其弟匹黎率衆赴之，遇翰交戰，匹黎衆潰走，斬其渠帥數百人。翰清正嚴明，善撫將士，太祖甚重之。神䴥三年薨，深見悼惜，為之流涕，親臨其喪，禮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贈賜有加，諡曰威，陪葬金陵。

子平成襲爵，降為公。平成少以父任為中散，累遷南部尚書。卒，陪葬金陵。

子渾襲爵。渾初為中散，久之，為彭城鎮將。太和中卒。

子咸襲爵。

翰弟受興，世祖時從征平涼，以功賜爵長進子，除河間太守。卒。

子安都襲爵。顯祖時為典馬令。

受興弟陳，世祖時為羽林郎。征和龍，賊自西門出，將犯外圍，陳擊退之，追斬至長城下，以功賜爵五等男。又從征涼州，為都將，領入官，遷殿中給事中，進爵為子。遷駕部尚書，復出為北鎮都將。陳性寬厚，好學愛士，所歷稱為人追思之。高祖即位，進爵吳郡公，加安東將軍。興光二年卒，贈散騎常侍、吳郡王，諡曰恭，陪葬金陵。

子頭襲爵。高宗時為中散，遷內行長、典龍牧曹。天安初卒。

子拔襲爵。

陳弟蘭世祖初爲中散常從征伐典御兵器賞賜甚厚後以破平涼功賜爵睢陽子加奮武將軍遷散騎常侍北部尚書後除豫州刺史卒

子烏孤襲爵高祖初出爲武都鎮將入爲散令

子樂孝靜時金紫光祿大夫

肥弟亦干太祖初爲羽林郎從平中原除廣平太守卒

子石洛世祖初爲羽林郎稍遷散騎常侍從征赫連昌爲都將以功拜樂部尚書賜爵臨淮公加寧西將軍神部中卒諡曰簡

子眞少以父任爲中散從征平涼以功賜爵臨城子拜員外散騎侍郎廣武將軍襲父爵降爲建義將軍臨淮侯遷司衞監征蓋吳遷殿中尚書加散騎常侍從駕征劉義隆至江進爵南康公加冠軍將軍卒於軍

子吳兒襲爵高祖初爲中散武川鎮將太和初卒贈恆州刺史

子長樂襲坐事爵除後歷陵江將軍羽林監

子樂族武定中征西將軍繁昌男

吳兒弟突朔州長史

子元慶平州倉曹參軍

尉古眞代人也太祖之在賀蘭部賀染干遣侯引乙突等詣行宮將肆逆古眞知之密以馳告侯引等不敢發染干疑古眞泄其謀乃執拷之以兩車軸押其頭傷一目不伏乃免之登國初從征庫莫奚及叱突鄰並有功又從救賀蘭破衞辰子直力鞮復擊慕容寶於參合陂又從平中原以功賜爵東州侯加建節將軍太宗初爲鴻飛將軍率衆五千鎮大洛城太宗西巡古眞與奚斤等率前軍討越勤部大破之獲馬五萬匹牛羊二十萬頭掠二萬餘家西還泰常三年除定州刺史卒

子億萬襲卒

子成襲

古眞弟太眞太宗初爲平南將軍相州刺史

太眞弟諾少侍太祖以忠謹著稱從圍中山諾先登傷一目太祖歎曰諾兄弟並毀其目以建功效誠可嘉也寵待遂隆除平東將軍賜爵安樂子從討姚平還拜國部大人太宗初爲幽州刺史加東統將軍進爵爲侯長孫道生之討馮跋也諾與驍騎將軍延普率師次遼西轉寧東將軍進爵武陵公諾之在州有惠政民吏追思之世祖時薊人張廣達等二百餘人詣闕請之復除安東將軍幽州刺史改邑遼西公兄弟並爲方伯當世榮之燕土亂久民戶凋散諾在州前後十數年還業者萬餘家延和中卒

第八子觀襲爵卒

子崙襲

諾長子眷忠謹有父風太宗時執事左右爲大官令時侍臣受斤亡入蠕蠕詔眷追之遂至虜庭大檀問其故眷曰受斤負罪天子逃刑在此不時執送是以來取眷遂擒受斤於大檀前左右救之乃免由是以驍烈聞遷司衞監太宗幸幽州詔眷輔世祖居守後征河南督高車騎臨陣衝突所向無前賊憚之世祖即位命眷與散騎常侍劉庫仁等八人分典四部綰奏機要賜爵山桑侯加陳兵將軍又爲安北將軍出鎮北境與平陽王長孫翰擊蠕蠕別帥阿伏干於柞山率師至歌剛山擊蠕蠕別帥便度弟庫仁直引師而北蠕蠕部帥莫孤率高車騎五千乘來逆眷擊破之斬首千餘級又從征蠕蠕眷出白黑兩漠之間擊其東部大獲而還又從征赫連昌眷出南道擊昌於上邽士衆乏糧臨淮公丘堆等督租於郡縣爲昌所敗昌乘勝抄掠諸將患之眷與侍御史安頡陰謀設伏邀擊擒昌以功拜寧北將軍加散騎常侍進爵濼陽公後從征和龍眷督萬騎前驅慰喻降二千餘戶尋爲假節加侍中都督豫洛二州及河內諸軍事安南將軍開府鎮虎牢張掖王禿髮保周之反也徵眷與永昌王健等率師討之破保周於番禾保周遁走眷率騎追之保周窮迫自殺詔眷留鎮涼州加都督涼沙河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護羌戎校尉轉敦煌鎮將又擊破吐谷渾俘三千餘口眷歷鎮四蕃威名並著高宗時率師北擊伊吾剋其城大獲而還尋拜侍中太尉進爵爲王與太宰常英等評尚書事高宗北巡狩以寒雪方降議還眷諫曰今動大衆以威北敵去都不遠而便旋駕虜必疑我有內難雖方寒

曾兵人勢善以經略大體宜便前進高宗從之遂渡漢而還以耆元老賜杖履
上殿和平四年薨高宗悼惜之贈大將軍諡曰莊
子多侯襲爵多侯少有武幹顯祖時爲假節征西將軍領護羌戎校尉敦煌鎮
將至鎮上表求率輕騎五千西入于闐兼平諸國因敵取資平定爲效弗許高
祖初蠕蠕部帥无盧真率三萬騎入塞圍鎮多侯擊走之以功進號征西大將
軍後多侯獵于南山蠕蠕遣部帥度拔入圍敦煌斷其還路多侯且前且戰遂
衝圍而入率衆出戰大破之追北數十里斬首千餘級因上疏求北取伊吾斷
蠕蠕通西域之路高祖善其計以東作方興難之太和元年爲妻元氏所害
子建襲爵歷位給事中卒無子
建弟那襲爵卒
子範襲
範弟顯業散騎常侍與太原公主姦通生子彥武定中衛將軍南營州刺史
多侯弟子慶賓善騎射有將略高祖時釋褐員外散騎侍郎稍遷左將軍太中
大夫肅宗時議欲送蠕蠕主阿那瓌還國慶賓上表固爭不從後蠕蠕遂執行
臺元孚大掠北境詔尚書令李崇討之慶賓別將隸崇出塞而返元法僧之外
叛蕭衍遣其豫章王蕭綜鎮徐州又詔慶賓爲別將隸安豐王延明討之尋除
後將軍肆州刺史時尒朱榮兵威漸盛曾經肆州慶賓畏惡之據城不出榮恨
慶賓舉兵襲之慶賓別駕姚和內應榮遂害慶賓僚屬拘慶賓還秀容呼爲假
父後以母憂還都尋起爲平東將軍光祿大夫都督鎮汝陰還朝永安二年卒
贈車騎將軍雍州刺史又追加侍中司空公
慶賓子豹起家員外郎肅宗時行潁州事與蕭衍將裴之禮戰歿
豹弟瑾武定中東平太守
眷弟地干機悟有才藝馳馬立射五的時人莫能及太宗時爲左機令世祖少
而善之卽位擢爲庫部尚書加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領侍輦郎地干奉上忠
謹尤善嘲笑世祖見其效人舉措忻悅不能自勝甚見親愛參軍國大謀世祖
將征平涼試衝車以攻冢地干爲索所罥折脅而卒世祖親往臨撫哭之甚慟
贈中領軍將軍燕郡公諡曰惠贈賜豐厚
子長壽幼拜散騎常侍遷殿中右曹尚書仍加散騎常侍從征劉義隆至江賜
爵會稽公加冠軍將軍高宗時除涇州刺史和平五年卒
子彌真襲爵彌真卒無子
弟狀德襲爵
地干弟侯頭襲地干職爲庫部尚書
侯頭弟力斤亦以忠謹聞歷位御史中尉并州刺史有政績加冠軍將軍賜爵
晉陽侯卒贈平南將軍
力斤弟壽陳尚書安樂侯
古真族玄孫聿字成興性耿介肅宗時爲武衛將軍是時領軍元乂秉權百寮
莫不致敬而聿獨長揖不拜尋出爲平西將軍東涼州刺史涼州緋色天下之
最乂送白綾二千疋令聿染拒而不許乂諷御史劾之驛徵至京覆驗無狀還
復任尋卒於州時年五十贈安北將軍朔州刺史
子儉武定中開府祭酒
史臣曰長孫肥結髮內侍雄烈知名軍鋒所指罔不奔散關張萬人之敵未足
多也翰有父風不隕先構臨喪加禮抑有由哉尉真兄弟忠勇奮發義以忘生
眷威略著時增隆家業青紫麾旄亦其宜矣

魏書卷二十六

魏書卷二十六考證

尉古眞傳擊蠕蠕別帥阿伏干於祚山○本卷上文世祖遣長孫翰率北部諸將尉眷自參合以北擊大檀別帥阿干于柞山此作祚亦小異

魏書卷二十六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十五

穆崇

穆崇代人也其先世效節於神元桓穆之時崇機捷便辟少以盜竊為事太祖之居獨孤部崇常往來奉給時人無及者後劉顯之謀逆也平文皇帝外孫梁眷知之密遣崇告太祖眷謂崇曰顯若知之問汝者丈夫當死節雖刀劍別劉勿泄也因以寵妻及所乘良馬付崇曰事覺吾當以此自明崇來告難太祖馳如賀蘭部顯果疑眷泄其謀將囚之崇乃唱言曰梁眷不顧恩義奬顯為逆今我掠得其妻馬足以雪忿顯聞而信之窟咄之難崇外甥于桓等謀執太祖以應之告崇曰今窟咄已立衆咸歸附富貴不可失願舅圖之崇乃夜告太祖太祖誅桓等北踰陰山復幸賀蘭部崇甚見寵待太祖為魏王拜崇征虜將軍從平中原賜爵歷陽公散騎常侍後遷太尉加侍中徙為安邑公又從征高車大勝而還姚興圍洛陽司馬德宗將辛恭靖請救太祖遣崇六千騎赴之未至恭靖敗詔崇即鎮野王除豫州刺史仍本將軍徵為太尉又徙宜都公天賜三年薨先是衛王儀謀逆崇豫焉太祖惜其功而秘之及有司奏謚太祖親覽謚法至述義不克曰丁太祖曰此當矣乃謚曰丁公初太祖避窟咄之難遣崇還察人心崇夜至民中留馬與從者乃微服入其營會有火光為舂妾所識賊皆驚起崇求從者不得因匿於坑中徐乃竊馬奔走宿於大澤有白狼向崇而號崇乃覺悟馳馬隨狼而走適去賊黨追者已至遂得免難太祖異之命崇立祀子孫世奉焉太和中追錄功臣以崇配饗

崇長子遂留歷顯官討蠕蠕有功賜爵零陵侯後以罪廢

子乙九內行長者以功賜爵富城公加建忠將軍遷散騎常侍內乘黃令侍中卒謚曰靜

子真起家中散轉侍東宮尚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後勑離婚納文明太后姊尋除南部尚書侍中卒謚曰宣高祖追思崇勳令著作郎韓顯宗與真撰定碑文建於白登山

真子泰本名石洛高祖賜名焉以功臣子孫尚章武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典羽獵四曹事賜爵馮翊侯遷殿中尚書加散騎常侍安西將軍進爵為公出為鎮南將軍洛州刺史例降為侯尋徵為右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又出為使持節鎮北將軍定州刺史改封馮翊縣開國侯食邑五百戶進征北將軍初文明太后幽高祖於別室將謀黜廢泰切諫乃止高祖德之錫以山河寵待隆至泰自陳病久乞為恆州遂轉陸叡為定州以泰代焉泰不願遷都叡未及發而泰已至遂潛相扇誘圖為叛乃與叡及安樂侯元隆撫冥鎮將魯郡侯元業驍騎將軍元超陽平侯賀頭射聲校尉元樂平前彭城鎮將元拔代郡太守元珍鎮北將軍樂陵王思譽等謀推朔州刺史陽平王頤為主頤不從僞許以安之密表其事高祖乃遣任城王澄率并肆兵以討之澄先遣治書侍御史李煥單車入代出其不意泰等驚駭計無所出煥曉諭逆徒示以禍福於是凶黨離心莫為之用泰自度必敗乃率麾下數百人攻煥郭門冀以一捷不克單馬走出城西為人擒送澄亦尋到窮治黨與高祖幸代親見罪人問其反狀泰等伏誅

子伯智八歲侍學東宮十歲拜太子洗馬散騎侍郎尚饒陽公主拜駙馬都尉早卒子階

伯智弟士儒字叔賢徙涼州後乃得還為太尉參軍事

子容武定中汲郡太守

乙九弟忸頭侍中北部尚書卒贈司空公謚曰敬

子蒲坂虞曹尚書征虜將軍涇州刺史贈征西將軍雍州刺史謚曰昭

子韶字伏興員外散騎侍郎代郡太守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卒贈使持節都督冀相殷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謚曰文

子遵伯幽州司馬

遂留弟觀字闥拔襲崇爵少以文藝知名選充內侍太祖器之太宗即位為左衛將軍綰門下中書出納詔命及訪舊事未嘗有所遺漏太宗奇之尚宜陽公主拜駙馬都尉稍遷太尉世祖之監國觀為右弼出則統攝朝政入則應對左

右事無巨細皆關決焉終日怡怡無慍喜之色勞謙善誘不以富貴驕人泰常八年暴疾薨於苑內時年三十五太宗親臨其喪悲動左右賜以通身隱起金飾棺喪禮一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贈宜都王諡曰文成世祖即位每與羣臣談宴未嘗不歎惜殷勤以為自泰常以來佐命勳臣文武兼濟無及之者見稱如此

子壽襲爵少以父任選侍東宮尚樂陵公主拜駙馬都尉明敏有父風世祖愛重之擢為下大夫數奏機辯有譽內外遷侍中中書監領南部尚書進爵宜都王加征東大將軍壽辭曰臣祖榮先皇之世屬值艱危幸天贊梁眷誠心密告故得効功前朝流福於後昔陳平受賞歸功無知今眷元勳未錄而臣獨奕世受榮豈惟仰愧古賢抑亦有虧國典世祖嘉之乃求眷後得其孫賜爵郡公與駕征涼州命壽輔恭宗總錄要機內外聽焉行次雲中將濟河宴諸將於宮世祖別御靜室召壽及司徒崔浩尚書李順世祖謂壽曰蠕蠕吳提與牧犍連和今聞朕征涼州必來犯塞若伏兵漠南殄之為易朕故留壯兵肥馬使卿輔佐太子收田既訖便可分伏要害以待虜至引使深入然後擊之擒之必矣涼州路遠朕不得救卿若違朕指授為虜侵害朕還斬卿崔浩李順為證非虛言也壽頓首受詔壽信卜筮之言謂賊不來竟不設備而吳提果至侵及善無京師大駭壽不知所為欲築西郭門請恭宗避保南山惠太后不聽乃止遣司空長孫道生等擊走之世祖還以無大損傷故不追咎恭宗監國壽與崔浩等輔政人皆敬浩壽獨凌之又自恃位任以為人莫己及謂其子師曰但令吾兒及我亦足勝人不須苦教之遇諸父兄弟有如僕隸夫妻並坐共食而令諸父餕餘其自矜無禮如此為時人所鄙笑真君八年薨贈太尉諡曰文宣

子平國襲爵尚城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侍中中書監為太子四輔正平元年卒

子伏干襲爵尚濟北公主拜駙馬都尉和平二年卒諡曰康無子

伏干弟昞襲爵尚新平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又除虎牢鎮將頻以不法致罪高祖以其勳德之胄讓而赦之轉征東將軍吐京鎮將昞賞善罰惡深自克勵時西河胡叛昞欲討之而離石都將郭洛頭拒違不從昞遂上表自劾以威不攝下請就刑戮高祖乃免洛頭官山胡劉什婆寇掠郡縣昞討滅之自是部內肅然莫不敬憚後改吐京鎮為汾州仍以昞為刺史前吐京太守劉升在郡甚有威惠限滿還都胡民八百餘人詣昞請之前定陽令吳平仁亦有恩信戶增數倍昞以吏民懷之並為表請高祖皆從焉昞既頻薦升等所部守令咸自砥礪威化大行百姓安之州民李軌郭及祖等七百餘人詣闕頌昞恩德高祖以昞政和民悅增秩延限後徵為光祿勳隨例降王為魏郡開國公邑五百戶又除鎮北將軍燕州刺史鎮廣寧尋還都督夏州高平鎮諸軍事本將軍夏州刺史鎮統萬又除侍中中書監穆泰之反昞與潛通赦後事發削封為民卒于家世宗時追贈鎮北將軍恆州刺史

子建字曉興性通率頗好文史起家祕書郎稍遷直閣將軍兼武衞建妻尒朱榮之妹建常依附榮榮入洛之後除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征北將軍封濟北郡開國公後遷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兼尚書北道行臺幷州事元曄之立建兼尚書右僕射俄轉侍中驃騎大將軍出帝末本將軍儀同三司洛州刺史天平中坐事自殺於五原城北

子千牙武定中開府祭酒

建弟衍字進興解褐員外郎封新興縣開國子稍遷通直常侍行雲州事

昞弟亮字幼輔初字老生早有風度顯祖時起家為侍御中散尚中山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封趙郡王加侍中征南大將軍徙封長樂王高祖初除使持節秦州刺史在州未期大著聲稱徵為殿中尚書又遷使持節征西大將軍西戎校尉敦煌鎮都大將政尚寬簡賑恤窮乏被徵還朝百姓追思之除都督秦梁益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領護西戎校尉仇池鎮將時宕昌王梁彌機死子彌博立為吐谷渾所逼來奔仇池亮以彌機蕃款素著矜其亡滅彌博凶悖氐羌所棄彌機兄子彌承戎民歸樂表請納之高祖從焉於是率騎三萬次于龍鵠擊走吐谷渾立彌承而還是時階陵比谷羌董耕奴斯卑等率眾數千人寇仇池屯于陽遐嶺亮副將楊靈珍率騎擊走之氐豪楊卜自延興以來從軍征伐

二十一戰前來鎮將拘而不聞亮表卜為廣業太守豪右感悅境內大安徵為侍中尚書右僕射于時復置司州高祖曰司州始立未有寮吏須立中正以定選舉然中正之任必須德望兼資者世祖時崔浩為冀州中正長孫嵩為司州中正可謂得人公卿等宜自相推舉必令稱允尚書陸叡舉亮為司州大中正時蕭頤遣將陳顯達攻陷醴陽加亮使持節征南大將軍都督懷洛南北豫徐兗六州諸軍事以討之顯達遁走乃還尋遷司空參議律令例降爵為公時文明太后崩已過期月高祖毀瘠猶甚亮表曰王者居極至尊至重父天母地懷柔百靈是以古先哲王制禮成務施政立治必順天而後動宣憲垂範必依典而後行用能四時不忒陰陽和暢若有過舉咎徵必集故大舜至慕事在納麓之前孔子至聖喪無過瘠之紀竟書稽古之美不錄在服之痛禮備諸侯之喪而無天子之式雖有上達之言未見居喪之典然則位重者為世以屈己居聖者達命以忘情伏惟陛下至德參二儀惠澤覃河海宣禮明刑動遵古式以至孝之痛服期年之喪練事既闋號慕如始統重極之尊同衆庶之制廢越紼之大敬闕宗祀之舊軌誠由文明太皇太后聖略超古惠訓深至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比之前代感為過甚豈所謂順帝之則約躬隨衆者也陛下既為天地所子又為萬民父母子過哀父則為之慘悴父過感子則為之憂傷近蒙接見咫尺旒冕聖容哀毀駭感無止況神祇至靈而不久虧和氣徵致風旱者哉書稱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今一人過哀黎元焦瘁羣官所以顛殞震懼率土所以危懼悚慄百姓何仰而不憂嘉禾何由而播殖願陛下上承金冊遺訓下稱億兆之心時襲輕服數御常膳修崇郊祠垂惠咸秩與駕時動以釋憂煩博採廣諮以導性氣息無益之戀行利見之德則休徵可致嘉應必臻禮教並宣孝慈兼備普天蒙賴含生幸甚詔曰苟孝悌之至無所不通今飄風亢旱時雨不降實由誠慕未濃幽顯無感也所言過哀之咎諒為未衷省啓以增悲愧尋領太子太傅時將建太極殿引見羣臣於太華殿高祖曰朕仰遵先意將營殿宇役夫既至興功有日今欲徙居永樂以避囂埃土木雖復無心毀之能不悽愴今故臨對卿等與之取別此殿乃高宗所制爰歷顯祖逮朕冲年受位於此但事來奪情將有改制仰惟疇昔惟深悲感亮稽首對曰臣聞稽之卜筮載自典經占以決疑古今攸尚興建之功事在不易願陛下訊之蓍龜以定可否又去歲役作為功甚多太廟明堂一年便就若仍歲頻興恐民力凋弊且材幹新伐為功不固願得逾年小康百姓高祖曰若終不為可如卿言後必為之逾年何益朕遠覽前王無不興造故有周創業經建靈臺洪漢受終未央是作草創之初猶尚若此況朕承累聖之運屬太平之基且今八表清晏年穀又登爰及此時以就大功人生定分修短命也蓍蔡雖智其如之何當委之大分豈假卜筮遂移御永樂宮後高祖臨朝堂謂亮曰三代之禮日出視朝自漢魏已降禮儀漸殺晉令有朔望集公卿於朝堂而論政事亦無天子親臨之文今因卿等日中之集中前則卿等自論政事中後與卿等共議可否遂命讀奏案高祖親自決之又謂亮曰徐州表給歸化人稟王者民之父母誠宜許之但今荊揚不賓書軌未一方欲親御六師問罪江介計萬戶投化歲食百萬若聽其給也則蓄儲虛竭雖得戶千萬猶未成一同且欲隨貧賑恤卿意何如亮對曰所存遠大實如聖旨及車駕南還遷武衛大將軍以本官董攝中軍事高祖南伐以亮錄尚書事留鎮洛陽後高祖將自小平汎舟幸石濟亮諫曰臣聞垂堂之誨振古成規於安思危著於周易是以憑險弗防沒而不弔匹夫之賤猶不自輕況萬乘之尊含生所仰而可忽乎是故處則深宮廣廈行則萬騎千乘昔漢帝欲乘舟渡渭廣德將以首血汙車輪帝乃感而就橋夫一渡小水猶尚若斯況洪河浩汗有不測之慮且車乘由人猶有奔逸致敗之害況水之緩急非人所制脫難出慮表其如宗廟何高祖曰司空言是也及亮兄眾預穆泰反事亮以府事付司馬慕容契上表自劾高祖優詔不許還令攝事亮頻煩固請久乃許之尋除使持節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刺史徙封頓丘郡開國公食邑五百戶以紹崇爵世宗即位遷定州刺史尋除驃騎大將軍尚書令俄轉司空公景明三年薨時年五十二給東園溫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四十萬布七百匹蠟二百斤世宗親臨小斂贈太尉公領司州牧謚曰匡

子紹字永業高祖以其貴臣世胄顧念之九歲除員外郎侍學東宮轉太子舍

人十一尙瑯琊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散騎侍郎領京兆王愉文學世宗初通直散騎常侍高陽王雍友遭父憂詔起襲爵散騎常侍領主衣都統遷秘書監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光祿卿又遷衛將軍太常卿尋除使持節都督冀瀛二州諸軍事本將軍冀州刺史以母老固辭忤旨免官除中書令轉七兵尙書徙殿中尙書遭所生憂免居喪以孝聞又除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中書監復爲侍中領本邑中正紹無他才能而資性方重罕接賓客希造人門領軍元乂當權熏灼曾往候紹紹迎送下階而已時人歎尙之及皇太后欲黜乂猶豫未決紹贊成之以功加特進又拜其次子嚴爲給事中尋加儀同三司領左右時侍中元順與紹同直順嘗因醉入其寢所紹擁被而起正色讓順曰老身二十年侍中與卿先君亟連職事縱卿後進何宜相排突也遂謝事還家詔喻久乃起除車騎大將軍開府定州刺史固辭不拜又除侍中託疾未起河陰之役故得免害莊帝立尒朱榮遣人徵之紹以爲必死哭辭家廟及往見榮於邙山捧手不拜榮亦矯意禮之顧謂人曰穆紹不虛大家兒車駕入宮尋授尙書令司空公進爵爲王給班劍四十人仍加侍中時河南尹李奬往詣紹奬以紹郡民謂必加敬紹又恃封邑是奬國主待之不爲動膝奬憚其位望致拜而還識者兩譏焉尒朱榮之討葛榮也詔上黨王天穆爲前鋒次於懷縣司徒公楊椿爲右軍紹爲後繼未發會擒葛榮乃止未幾降王復本爵元顥入洛以紹爲兗州刺史行達東郡顥敗而反普泰元年除都督青齊兗光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青州刺史未行其年九月薨時年五十二贈侍中都督冀相殷三州諸軍事大將軍尙書令太保冀州刺史謚曰文獻

子長壽字子岳起家通直郎再遷散騎常侍襲爵轉鎭東將軍光祿少卿興和中卒贈都督冀滄二州諸軍事征東將軍冀州刺史

子巖武定中司徒諮議參軍

平國弟相國官至安東將軍濟州刺史上洛公

相國弟正國尙長樂公主拜駙馬都尉

子平城早卒高祖時始平公主薨於宮追贈平城駙馬都尉與公主合葬

平城弟長城司徒左長史

子世恭武定中朱衣直閤

長城弟彧符璽郎中卒

子永延尙書騎兵郎青州征東司馬

正國弟應國征西將軍張掖公

子度孤襲爵平南將軍梁城鎭將

子淸休頗有將略司農少卿武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出爲驃騎大將軍夏州刺史

子鐵槌秘書郎

應國弟安國歷金部長殿中尙書加右衛將軍賜爵新平子爲乙渾所殺追贈征虜將軍

子吐萬襲爵宴城鎭將

子金寶秘書郎

壽弟伏眞高宗世稍遷尙書賜爵任城侯出爲兗州刺史假寧東將軍濮陽公

子常貴南陽太守

伏眞弟多侯歷位殿中給事左將軍賜爵長寧子遷司衛監高宗崩乙渾專權時司徒陸麗在代郡溫湯療病渾忌之遣多侯追麗多侯謂麗曰渾有無君之心大王衆所望也去必危宜徐歸而圖之麗不從遂爲渾所害多侯亦見殺謚曰烈

子胡兒襲爵

觀弟翰平原鎭將西海王薨

子龍仁襲爵降爲公卒

子豐國襲爵

豐國弟子弼有風格善自位置涉獵經史與長孫稚陸希道等齊名於世矜己陵物頗以損焉高祖初定氏族欲以弼爲國子助教弼辭曰先臣以來蒙恩累世比校徒流實用慚屈高祖曰朕欲敎屬胄子故屈卿先之白玉投泥豈能相

污弼曰。既遇明時。恥沉泥滓。會司州牧咸陽王禧入。高祖謂禧曰。朕與卿作州都舉一主簿。卽命弼謁之。因爲高祖所知。與駕南征。特勑隨從。世宗初。除尙書郎。以選爲高平王懷國郎中令。數有匡諫之益。世宗善之。除中書舍人。轉司州治中。別駕。歷任有稱。肅宗時。河州羌却鐵忽反。勑兼黃門。慰喻忽。以功加前將軍。賜以錢帛。尋以本將軍行揚州事。追拜平西將軍。華州刺史。卒於州。時年五十一。贈使持節。征北將軍。定州刺史。諡曰懿。

子季齊。釋褐司徒參軍事。開府騎兵參軍。

翰弟顗。忠謹有材力。太宗時。爲中散。轉侍御郎。從世祖征赫連昌。勇冠一時。世祖嘉之。遷侍輦郎。殿中將軍。賜爵泥陽子。從征和龍。功超諸將。拜司衛監。加龍驤將軍。進爵長樂侯。曾從世祖田於崞山。有虎突出。顗搏而獲之。世祖歎曰。詩所謂有力如虎。顗乃過之。後從駕西征白龍。北討蠕蠕。以功加散騎常侍。鎭北將軍。進爵建安公。出爲北鎭都將。徵拜殿中尙書。出鎭涼州。所在著稱。還加散騎常侍。領太倉尙書。高宗時。爲征西大將軍。督諸軍事。西征吐谷渾。出南道。坐擊賊不進。免官爵徙邊。高祖又以顗著勳前朝。徵爲內都大官。天安元年卒。贈征西大將軍。建安王。諡曰康。

子寄生。襲。

寄生弟粟。涼州鎭將。安南公。

子祁。字顯德。通直常侍。上谷河內二郡太守。司州治中。太子右衞率。卒。贈齊州刺史。

子景相。字霸都。中書舍人。上黨太守。

粟弟泥乾。爲羽林中郎。賜爵臨安男。後稍歷顯職。除冀州刺史。假安南將軍。鉅鹿公。卒。

子渾。襲爵。祕書中散。

子令宣。通直常侍。

崇宗人醜善。太祖初。率部歸附。與崇同心戮力。禦侮左右。從征窟咄。劉顯。破平之。又從擊賀蘭部。平庫莫奚。拜天部大人。居於東蕃。卒。

子莫提。從平中原。爲中山太守。除寧南將軍。相州刺史。假陽陵侯。卒。

子吐。太宗世。散騎常侍。卒於侍中。鎭東將軍。

子敦。輔國將軍。西部都將。賜爵富平子。卒。

子純。襲爵。歷散騎常侍。光祿勳。高祖時。右衞將軍。尋除右將軍。河州刺史。卒。贈鎭北將軍。幷州刺史。

子威。襲爵。直閤將軍。

威弟裕。輔國將軍。中散大夫。

裕子禮。東牟太守。

禮弟略。武定末。魏尹丞。

純弟鑊。歷東宮庶子。汲郡太守。世宗時。爲懷朔鎭將。東北中郎將。幽曲涼二州刺史。肅宗世。除平北將軍。幷州刺史。金紫光祿大夫。在公以威猛見稱。卒。時年七十四。贈散騎常侍。征東將軍。相州刺史。諡曰安。

子顯壽。長水校尉。

顯壽弟顯業。卒於散騎侍郎。

子子琳。舉秀才。爲安戎令。頗有吏幹。隨長孫稚征蜀有功。除尙書屯田郎中。出帝卽位。以攝儀曹事。封高唐縣開國男。邑二百戶。孝靜初。鎭東將軍。司州別駕。以占奪民田免官爵。久之。何至羅國主副羅越居爲蠕蠕所破。其子去賓來奔。齊獻武王奏去賓爲安北將軍。肆州刺史。封高車王。招慰夷虜。表子琳爲去賓長史。復其前封。尋遷儀同開府長史。齊獻武王丞相司馬。卒。時年五十三。贈驃騎大將軍。都官尙書。瀛州刺史。

子伯昱。

弟胐。武定中。開府中兵參軍。

子琳弟貞。字先德。司空行參軍。將作丞。司徒祭酒。安東將軍。南鉅鹿太守。頗有民譽。入爲司徒司馬。大將軍從事中郎。中書舍人。武定六年卒。贈征東將軍。徐州刺史。

史臣曰。穆崇夙奉龍顏。早著誠節。遂膺寵眷。位極台鼎。至乃身豫逆謀。卒蒙全

護明主之於勞臣不亦厚矣從享廟庭抑亦尚功之義觀少當公輔之任業器其優乎顗壯烈顯達亮寬厚致位紹立虛衡之操弼有風格之名世載不隕青紫兼列盛矣至於壽以貴終羆止削廢人之無禮爲幸蓋多醜之子孫不乏名位亦有人哉

魏書卷二十七

魏書卷二十七考證

穆崇傳領軍元乂當權熏灼○監本乂譌文當譌官今改正

魏書卷二十七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十六

和跋 奚牧 莫題 庾業延 賀狄干
李栗 劉潔 古弼 張黎

和跋代人也世領部落為國附臣跋以才辯知名太祖擢為外朝大人參軍國大謀雅有智算頻使稱旨拜龍驤將軍未幾賜爵日南公從平中原以功進為尚書鎮鄴慕容德使兄子和守滑臺和長史李辯殺和求援於跋跋率輕騎赴之既至辯悔閉門拒守跋使尚書郎鄧暉說之辯乃開門跋入收其府藏德聞之遣將率三千騎襲跋跋逆擊大破之擒其將士千餘人而還於是陳潁之民多來向化改封定陵公與常山王遵率衆五萬討賀蘭部別帥木易干破之出為平原太守太祖寵遇跋冠於諸將時羣臣皆敦尚恭儉而跋好修虛譽眩曜於時性尤奢淫太祖戒之弗革後車駕北狩豺山收跋刑之路側妻劉氏自殺以從初將刑跋太祖命其諸弟毗等視訣跋謂毗曰灅北地瘠可居水南就耕良田廣為產業各相勉勵務自纂修令之背己曰汝曹何忍視吾之死也毗等解其微意詐稱使者云奔長安追之不及太祖怒遂誅其家後世祖西巡五原回幸豺山校獵忽遇暴風雲霧四塞世祖怪而問之羣下僉言跋世居此土祠冢猶存其或者能致斯變帝遣建興公古弼祭以三牲霧即除散後世祖蒐狩之日每先祭之

少子歸從征赫連昌有功拜統萬將軍賜爵成皋男與西平公安頡攻虎牢拔之進爵高陽侯後以罪徙配涼州為民蓋吳作亂於關中復拜歸龍驤將軍往討之還拜使持節冠軍將軍雍城鎮都大將高陽侯卒

子度襲爵尚書都官郎昌平太守卒

度子延穆司州部郡從事卒

子安武定末給事黃門侍郎

奚牧代人也重厚有智謀太祖龍潛之稱之曰仲兄初劉顯謀害太祖梁眷知其謀潛使牧與穆崇至七介山以告語在崇傳太祖錄先帝舊臣又以牧告顯之功拜為治民長敷奏政事參與計謀太祖征慕容寶加輔國將軍略地晉川獲寶丹陽王買得及離石護軍高秀和於平陶以軍功拜并州刺史賜爵任城公州與姚興接界興頗寇邊牧乃與興書稱頓首鈞禮抗之責興侵邊不直之意興以與國通和恨之有言於太祖太祖戮之

莫題代人也多智有才用初為幢將領禁兵太祖之征慕容寶也寶夜來犯營軍人驚駭遂有亡還京師者言官軍敗於柏肆京師不安南安公元順因之欲攝國事題謂順曰此大事不可輕爾宜審待後要不然禍將及矣順乃止以功拜平遠將軍賜爵扶柳公進號左將軍改為高邑公出除中山太守督司州之山東七郡事車駕征姚興次於晉陽而上黨羣盜秦頗丁零翟都等聚衆於壺關詔題帥衆三千以討之上黨太守捕頗斬之都走林慮詔題搜山窮討盡平之初昭成末太祖季父窟咄徙於長安苻堅敗從慕容永東遷及永自立以窟咄為新興太守登國初劉顯遣弟亢埿等迎窟咄寇南鄙題時貳於太祖遺箭於窟咄謂之曰三歲犢豈勝重載言窟咄長而太祖少也太祖既銜之天賜五年有告題居處倨傲擬則人主太祖乃使人示之箭告之曰三歲犢能勝重載不題奉詔父子對泣詰朝乃刑之

庾業延代人也後賜名岳其父及兄和辰世典畜牧稍轉中部大人昭成崩氏寇內侮事難之間收斂畜產富擬國君劉顯謀逆太祖外幸和辰奉獻明太后歸太祖又得其資用以和辰為內侍長和辰分別公私舊畜頗不會旨太祖由是恨之岳獨恭慎修謹善處危難之間太祖喜之與王建等俱為外朝大人參預軍國太祖既絕慕容垂以岳為大人使詣慕容永永服其辭義垂圍永於長子永告急求援岳與陳留王虔以五萬騎東渡河救之次於秀容破山胡部高車門等徙其部落會永滅乃班師從平中原拜安遠將軍官軍之驚於柏肆也賀蘭部帥附力眷紇突隣部帥匿物尼紇奚部帥叱奴根等聞之聚黨反於陰館南安公元順討之不克死者數千人太祖聞之詔岳率萬騎還討叱奴根等殄之百姓乃安離石胡帥呼延鐵西河胡帥張崇等不樂內徙聚黨反叛岳率

騎三千討破之斬鐵擒崇搜山窮討散其餘黨以功賜爵西昌公進號征虜將
軍又討反人張超清河太守傅世並破平以岳為鄴行臺岳為將有謀略治軍
清整常以少擊多士眾服其智勇名冠諸將及罷鄴行臺以所統六郡置相州
即拜岳為刺史公廉平當百姓稱之舊有園池時果初熟丞吏送之岳不受曰
果未進御吾何得先食其謹如此後遷司空岳兄子路有罪諸父兄弟悉誅特
赦岳父子天賜四年詔賜岳舍地於南宮岳將家僮治之候官告岳衣服鮮麗
行止風采擬儀人君太祖時既不豫多所猜惡遂誅之時人咸寃惜焉岳葬在
代西善無之界後世祖討赫連氏經其墓宅愴然動容遂下詔為立廟令一州
之民四時致祭求其子孫任為將帥者得其子陵從征有功聽襲爵
路皇始初從征慕容寶為城門校尉遷司隸校尉爵高平公而誅
賀狄干代人也家本小族世忠厚為將以平當稱稍遷北部大人登國初與長
孫嵩為對明於聽察為人愛敬太祖遣狄干致馬千匹結婚於姚萇會萇死興
立因止狄干而絕婚興弟平率眾寇平陽太祖討平之擒其將狄伯支唐小方
等三十餘人天賜中詔北新侯安同送唐小方於長安後蠕蠕社崙與興和親
送馬八千匹始濟河赫連屈丐忿與與國交好乃叛興遂留社崙馬興乃遣使
請以駿馬千匹贖伯支而遣狄干還太祖意在離間二寇於是許之狄干在長
安幽閉因習讀書史通論語尚書諸經舉止風流有似儒者初太祖普封功臣
狄干雖為姚興所留遙賜爵襄武侯加秦兵將軍及狄干至太祖見其言語衣
服有類羌俗以為慕而習之故忿焉既而殺之
弟歸亦剛直方雅與狄干俱死
李栗鴈門人也昭成時父祖入國少辯捷有才能兼有將略初隨太祖幸賀蘭
部在元從二十一人中太祖愛其藝能時王業草創爪牙心腹多任親近唯栗
一介遠寄兼非戚舊當世榮之數有戰功拜左軍將軍太祖征慕容寶栗督五
萬騎為前驅軍之所至莫不降下遷左將軍慕容寶棄中山東走也栗以輕騎
追之不及而還栗性簡慢矜寵不率禮度每在太祖前舒放倨傲不自祗肅咳
唾任情太祖積其宿過天與三年遂誅之於是威嚴始厲制勤群下盡卑謙之
禮自栗始也
劉潔長樂信都人也祖父生頗解卜筮昭成時慕容氏來獻女為公主家臣仍
隨入朝賜以妻生子父提太祖時官至樂陵太守賜爵信都男卒潔性彊力多
智數從征討有功進爵會稽公河西胡張外建興王紹等聚黨為逆潔與永安
侯魏勤率眾三千人屯於西河以鎮撫之又與勤及功勞將軍元屈等擊吐京
叛胡時離石胡出以眷引屈丐騎斷截山嶺邀潔潔失馬登山力戰矢刃俱盡
為胡所執送詣屈丐潔聲氣不撓呼其字而與之言神色自若屈丐壯而釋之
後得還國與東部事太宗寢疾世祖監國潔與古弼等選侍東宮對綜機要敷
奏百揆世祖即位以告反者又獻直言所在合旨奇其有柱石之用委以大任
及議軍國朝臣咸推其能於是超遷尚書令改為鉅鹿公世祖破蠕蠕大檀于
雲中潔言於世祖曰大檀恃眾雖破膽奔北恐不懼往敗將復送死請收田訖
復一大舉東西並進為二道討之世祖然其言後大議征討潔言宜先平馮跋
世祖不從勑勒新民以將吏侵奪咸出怨言期牛馬飽草當赴漠北潔與左僕
射安原奏欲及河冰未解徙之河西冰解之後不得北遁世祖曰不然此等習
俗放散日久有似園中之鹿急則衝突緩之則定吾自處之有道不煩徙也潔
等固執乃聽分徙三萬餘落於河西西至白鹽池新民驚駭皆曰圈我於河西
之中是將殺我也欲西走涼州潔與侍中古弼屯五原河北左僕射安原屯悅
拔城北備之既而新民數千騎北走潔追討之走者糧絕相枕而死時南州大
水百姓阻飢潔奏曰臣聞天地至公故萬物咸育帝王無私而黎民戴賴伏惟
陛下以神武之姿紹重光之緒恢隆大業育濟群生威之所振無思不服澤之
所洽無遠不懷太平之治於是而在自頃邊寇內侵戎車屢駕天資聖明所在
克殄方難既平皆蒙酬錫勳高者受爵功卑者獲賞寵賜優崇有過古義而郡
國之民雖不征討服勤農桑以供軍國實經世之大本府庫之所資自山以東
偏遇水害頻年不收就食他所臣聞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應加哀矜以鴻覆育
今南摧彊寇西敗醜虜四海晏如人神協暢若與兆民共饗其福則惠感和氣
蒼生悅樂矣世祖從之於是復天下一歲租賦潔與樂平王丕督諸軍取上邽

軍至略陽，百姓爭致牛酒。潔至上邽，諸將咸欲斬其豪帥以示王威，潔不聽，撫慰秦隴，秋豪無犯，人皆安業。世祖將發隴右騎卒東伐高麗，潔進曰：「隴土新民始染大化，宜賜優復以饒實之，兵馬足食，然後可用。」世祖深納之，乃為西伐。潔為前鋒，沮渠牧犍弟董來率萬餘人拒戰於城南，潔信卜者之言，日辰不協，擊鼓却陳，故後軍不進，董來得入城。世祖微嫌之。後潔與建寧王崇督諸軍於三城胡部中簡兵六千，將以戍姑臧，胡不從命，千餘人叛走。潔與崇擊誅之，虜男女數千人。潔朝夕在樞密，深見委任，性既剛直，恃寵自專，世祖心稍不平。時議伐蠕蠕，潔意不欲，言於世祖曰：「虜非有邑居，遷徙無常，前來出軍，無所擒獲，不如廣農積穀，以待其來。」羣臣皆從其議。世祖決行，乃問於崔浩，浩固言可伐。世祖從浩議。既出，與諸將期會鹿渾谷。而潔恨其計不用，欲沮諸將，乃矯詔更期，故諸將不至。時虜眾大亂，恭宗欲擊之，潔執不可，語在帝紀。停鹿渾谷六日，諸將猶不進，賊已遠遁，追至石水，不及而還。師次漠中，糧盡，士卒多死。潔陰使人驚軍，勸世祖棄軍輕還，世祖不從。潔以軍行無功，奏歸罪於崔浩。世祖曰：「諸將後期，及賊不擊，罪在諸將，豈在於浩？」浩又言潔矯詔，事遂發。輿駕至五原，收潔幽之。世祖之征也，潔私謂親人曰：「若軍出無功，車駕不返者，吾當立樂平王。」潔又使右丞張嵩求圖讖，問：「劉氏應王，繼國家後，我審有名姓否？」嵩對曰：「有姓而無名。」窮治款引，搜嵩家，果得讖書。潔與南康公狄鄰及嵩等，皆夷三族，死者百餘人。潔既居勢要，擅作威福，諸阿附者登進，忤恨者黜免，內外憚之，側目而視。拔城破國者，聚斂財貨，與潔分之。籍其家產，財盈巨萬。世祖追忿，言則切齒。

古弼，代人也。少忠謹，好讀書，又善騎射。初為獵郎，使長安，稱旨，轉門下奏事，以敏正著稱。太宗嘉之，賜名曰筆，取其直而有用；後改名弼，言其輔佐材也。令弼典西部，與劉潔等分綰機要，敷奏百揆。世祖即位，以功拜立節將軍，賜爵靈壽侯。征并州叛胡，還，遷為侍中、吏部尚書，典南部奏事。與安原降東部高車於巳尼陂。又與劉潔屯五原河北，以備蠕蠕。拜安西將軍，從征赫連定。駕至平涼，次于涇。南道，弼與侍中張黎擊平涼，赫連定自安定率步騎二萬來救，與弼等相遇。弼偽退以誘之，世祖使高車勅勒馳擊定，斬首數千級。弼乘勝取安定。又與永昌王健等討馮文通。文通嬰城固守，弼芟其禾而還。後又征文通，文通求救於高麗，高麗救至，文通將東奔，民多叛之。其大臣古壓因民心之不欲，遂率眾攻文通，開城門以引官軍。弼疑古壓譎詐，不入城。高麗軍至，文通乃隨之。文通之奔也，令婦人被甲居中，其精卒及高麗陳兵於外。弼部將高苟子率騎衝擊賊軍，弼酒醉，拔刀止之，故文通得東奔。將士皆怨弼不擊。世祖大怒，徵還，黜為廣夏門卒。尋復為侍中，與尚書李順使于涼州。拜安西將軍，賜爵建興公，鎮長安，甚著威名。及議征涼州，弼與順咸言涼州乏水草，不宜行師。世祖不從。既克姑臧，微嫌之，以其有將略，故弗之責也。劉義隆遣將裴方明等擊南秦王楊難當，難當遣使請救。兵未至，難當奔上邽。方明克仇池，立楊玄庶子保熾。於是假弼節，督隴右諸軍。義隆遣其秦州刺史胡崇之屯仇池。弼與平西將軍元齊邀崇之於濁水，臨陣擒之，其眾走還漢中。弼等從祁山南入，與東道將皮豹子等討仇池。遣永安侯賀純攻義隆塞狹道守將姜道祖，退守狹。諸將以山道險峻，時又雪深，用馬不便，皆遲留不進。弼獨進軍，使元齊、賀純等擊狹，斬道祖南走。仇池平。未幾，諸氐復推楊文德為主，圍仇池。弼發上邽、高平、汧城諸軍討之，仇池圍解，文德走漢川。時豹子督關中諸軍次於下辯，聞仇池圍解，議欲還軍。弼使謂豹子曰：「比連破賊軍，恐彼君臣未體大分，恥其負敗，或來報復。若其班師，寇眾復至，後舉為難。不如繕兵練甲，蓄力待之。不出秋冬，南寇必來，以逸待勞，百勝之策。」豹子乃止。世祖聞之，曰：「弼之言長策也。制南秦，弼謀多矣。」恭宗總攝萬幾，徵為東宮四輔，與宜都王穆壽等並參政事。詔以弼保傅東宮，有老成之勤，賜帛千匹，綿千斤。遷尚書令。弼雖事務殷湊，而讀書不輟，端謹慎密，口不言禁中之事，功名等於張黎而廉不及也。上谷民上書，言苑囿過度，民無田業，乞減大半，以賜貧人。弼覽見之，入欲陳奏，遇世祖與給事中劉樹碁，志不聽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於世祖前捽樹頭，掣下床，以手搏其耳，以拳毆其背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世祖失容放碁曰：「不聽奏事，實在朕躬，樹何罪？置之。」弼具狀以聞。世祖奇弼公直，皆可其所奏，以丐百姓。弼曰：「為臣而逞其志於君前者，非無罪也。」乃詣公車，免冠徒跣，自劾請罪。世祖遣使者召之。及至，世祖

曰卿其冠屨吾聞築社之役蹇蹶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與之福然則卿有何罪自今以後苟利社稷益國便民者雖復顛沛造次卿則為之無所顧也世祖大閱將校獵於河西弼留守詔以肥馬給騎人弼命給弱者世祖大怒曰尖頭奴敢裁量朕也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尖世祖常名之曰筆頭是以時人呼為筆公弼屬官惶怖懼誅弼告之曰吾以為事君使畋獵不適盤遊其罪小也不備不虞使戎寇恣逸其罪大也今北狄孔熾南虜未滅狡焉之志闚伺邊境是吾憂也故選肥馬備軍實為不虞之遠慮苟使國家有利吾何避死乎明主可以理干此自吾罪非卿等之咎世祖聞而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馬二匹鹿十頭後車駕畋於山北大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車牛五百乘以運之世祖尋謂從者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馬運之速遂還行百餘里而弼表至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猪鹿竊食鳥鴈侵費風波所耗朝夕參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世祖謂左右曰筆公果如朕所卜可謂社稷之臣初楊難當之來也詔弼悉送其子弟於京師楊玄少子文德以黃金四十斤賂弼弼受金留文德而遇之無禮文德亡入劉義隆世祖以其正直有戰功弗加罪責也世祖崩吳王立以弼為司徒高宗即位與張黎並坐議不合吉俱免有怨謗之言其家人告巫蠱俱伏法時人冤之

張黎鴈門平原人也善書計太祖知待之太宗器其忠亮賜爵廣平公管綜機要世祖以其功舊任以輔弼除大司農卿軍國大議黎常與焉加鎮北將軍以征赫連定功進號征北大將軍與樂安王範濟南公崔徽鎮長安清約公平甚著聲稱代下之日家無餘財世祖詔黎領兵一萬二千人通莎泉道車駕征涼州蠕蠕吳提乘虛入寇黎與司空道生拒擊之恭宗初總百揆黎與東郡公崔浩等輔政忠於奉上非公事不言詔曰侍中廣平公黎東郡公浩等保傅東宮有老成之勳朕甚嘉焉其賜布帛各千匹以褒舊勳恭宗薨於東宮黎兼太尉持節奉策謚焉吳王余立以黎為太尉後以議不合旨免仍與古弼並誅

史臣曰和跋奚牧莫題賀狄干李栗劉潔等並有忠勤征伐之效任遇仍優俱至誅滅岳身犯危難之中受事草創之際智勇既申功名尤舉乃良將之材弼謀軍輔國遠略正情有柱石之量張黎誠謹兼方功舊見寵纖介之間一朝殞覆宥及十世乃徒言爾惜乎

魏書卷二十八

魏書卷二十八考證

劉潔傳日辰不協擊敗却陳〇臣人龍按漢書明帝時公卿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以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詔捐其制此言日辰不協蓋其類也

潔與南康公狄鄰〇狄北史作秋

魏書卷二十八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十七

奚斤　叔孫建

奚斤，代人也。世典馬牧。父簟，有寵於昭成皇帝。時國有良馬曰騧騮，一夜忽失，求之不得。後知南部大人劉庫仁所盜，養於窟室。簟聞而馳往取馬，庫仁以國甥恃寵，慚而逆擊簟，簟捽其髮落，傷其一乳。及苻堅使庫仁與衛辰分領國部，簟懼，將家竄於民間。庫仁求之急，簟遂西奔衛辰。及太祖滅衛辰，簟晚乃得歸，故名位後於舊臣。斤機敏有識度。登國初，與長孫肥等俱統禁兵。後以斤為侍郎，親近左右。從破慕容寶於參合。皇始初，從征中原，以斤為征東長史，拜越騎校尉，典宿衛禁旅。車駕還京師，博陵、勃海、章武諸郡羣盜並起，所在屯聚，拒害長吏。斤與略陽公元遵等率山東諸軍討平之。從征高車諸部，大破之。又破庫狄、宥連部，徙其別部諸落於塞南。又進擊侯莫陳部，俘虜獲雜畜十餘萬，至大峨谷，置戍而還。遷都水使者，出為晉兵將軍、幽州刺史，賜爵山陽侯。太宗即位，為鄭兵將軍，循行州郡，問民疾苦。章武民劉牙聚黨為亂，斤討平之。詔以斤世忠孝，贈其父簟為長寧子。太宗幸雲中，斤留守京師。昌黎王慕容伯兒收合輕俠失志之徒李沈等三百餘人謀反，斤聞而召伯兒入天文殿東廡下，窮問款引，悉收其黨誅之。詔與南平公長孫嵩等俱坐朝堂，錄決囚徒。太宗大閱于東郊，治兵講武，以斤行左丞相，大蒐於石會山。車駕西巡，詔斤為先驅，討越勤部於鹿那山，大破之，獲馬五萬匹，牛羊二十萬頭，徙二萬餘家而還。又詔斤與長孫嵩等八人坐止車門右，聽理萬機。蠕蠕犯塞，令斤等追之，事具蠕蠕傳。拜天部大人，進爵為公。命斤出入乘軺軒，備威儀導從。世祖之為皇太子，臨朝聽政，以斤為左輔。劉義符立，其大臣不附，國內離阻，乃遣斤收劉裕前得河南地。假斤節，都督前鋒諸軍事、司空公、晉兵大將軍、行揚州刺史，率吳兵將軍公孫表等南征。用表計，攻滑臺，不拔，求濟師。太宗怒其不先略地，切責之，乃親南巡，次中山。義符東郡太守王景度捐城遁走，司馬楚之等並遣使詣斤降。斤自滑臺趣洛陽，義符虎牢守將毛德祖遣其司馬翟廣、將軍姚勇錯、竇霸等率五千人據土樓以拒斤。斤進擊破之，廣等單馬走免，盡殪其衆。斤長驅至虎牢，軍於汜東，留表守輜重，自率輕兵徇下河南、潁川、陳郡以南，百姓無不歸附。義符陳留太守嚴稜以郡降。斤遂平兗豫諸郡，還圍虎牢。德祖拒守不下。及虎牢潰，斤置守宰以撫之。自魏初大將行師，唯長孫嵩距劉裕、斤征河南獨給漏刻及十二牙旗。太宗崩，斤乃班師。世祖即位，進爵宜城王，仍為司空。世祖征赫連昌，遣斤率義兵將軍封禮等督四萬五千人襲蒲坂。昌守將赫連乙升聞斤將至，遣使告昌。使至統萬，見大軍已圍其城，還告乙升曰：「昌已敗矣。」乙升懼，棄蒲坂西走，斤追敗之。乙升遂奔長安。斤入蒲坂，收其資器，百姓安業。昌弟助興先守長安，乙升至，復與助興棄長安西走安定。斤又西據長安，於是秦雍氐羌皆來歸附。與赫連定相持，累戰破定。定聞昌敗，遂走上邽。斤追之至雍，不及而還。詔斤班師。斤上疏曰：「赫連昌亡保上邽，鳩合餘燼，未有蟠據之資，今因其危，滅之為易。請益鎧馬，平昌而還。」世祖曰：「昌亡國叛夫，舉之勞傷將士，且可息兵，取之不晚。」斤抗表固執，乃許之。給斤萬人，遣將軍劉拔送馬三千匹與斤。斤進討安定，昌退保平涼。斤屯軍安定，以糧竭馬死，遂深壘自固。監軍侍御史安頡擊昌，擒之，語在頡傳。昌衆復立昌弟定為主，守平涼。斤自以元帥，而擒昌之功更不在己，深恥之。乃舍輜重，輕齎三日糧，追定於平涼。娥清欲尋水而往，斤不從，自北道邀其走路。定衆將出，會一小將有罪亡入賊，具告其實。定知斤軍無糧乏水，乃邀斤前後，斤衆大潰，斤及娥清、劉拔為定所擒，士卒死者六七千人。後世祖克平涼，斤等得歸，免為宰人，使負酒食從駕還京師以辱之。尋拜安東將軍，降爵為公。車駕將討馮文通，詔斤發幽州民及密雲丁零萬餘人，運攻具出南道。太延初，為衛尉，改為弘農王，加征南大將軍。後為萬騎大將軍。世祖大集羣臣於西堂，議伐涼州。斤等三十餘人議曰：「河西王牧犍，西垂下國，雖內不純臣，而外修職貢，宜加寬宥，恕其微愆。去歲新征，士馬疲勞，未可大舉，宜且羈縻。其地鹵薄，略無水草，大軍既到，不得久停。彼聞軍來，必嬰城固守，攻則難拔，野無所掠，終無克獲。」世祖不從。征之，涼州平，以戰功賜僮隸七十戶。以斤元老，賜安車，平

決刑獄，諮訪朝政。斤聰辯彊識，善於談論，遠說先朝故事，雖未皆是，時有所得，聽者歎美之。每議大政，多見從用，朝廷稱焉。真君九年薨，時年八十。世祖親臨哀慟，謚曰昭王。斤有數十婦，子男二十餘人。

長子他觀襲爵。世祖曰：「斤關西之敗，國有常刑。以其佐命先朝，故復其爵秩，將收孟明之效。今斤終其天年，君臣之分全矣。」於是降他觀爵為公，除廣平太守。後為都將，征懸瓠，卒於軍。

子延襲爵，出為瓦城鎮將，卒。

子緒襲爵。初為散令，後為太中大夫，加左將軍。開建五等，封弘農郡開國侯，食邑二百戶。後例降為縣，改封澄城縣開國侯，增邑九百戶。卒。

子遵襲。封卒，贈鎮遠將軍、洛州刺史，謚曰哀侯。無子，國除。太和中，高祖追錄先朝功臣，以斤配食廟庭。世宗繼絕世，詔以緒弟子鑒特紹其後，以承封邑。鑒卒於中堅將軍、司徒從事中郎，贈龍驤將軍、肆州刺史。

子紹宗，武定中，開府田曹參軍。

他觀弟和觀，太祖時內侍左右。太宗以其世典戎御，遂拜典御都尉，賜爵廣興子。建威將軍，尋進為宜陽侯，加龍驤將軍，領牧官中郎將，出為冀青二州刺史，卒。

子冀州襲爵。

冀州弟受真，為中散。高宗即位，拜龍驤將軍，賜爵成都侯，遷給事中，出為離石鎮將。

和觀弟拔，太宗時內侍左右。世祖即位，稍遷侍中、選部尚書、鎮南將軍，賜爵樂陵公。後以罪徙邊，徵為散騎常侍，從征蠕蠕，戰歿。

子賈奴，有寵於顯祖，官至神部長，與安成王萬安國不平。安國矯詔殺賈奴於苑內。高祖賜安國死，追贈賈奴為并州刺史、新興公。

斤弟普回，陽曲護軍。

普回子烏侯，世祖時拜治書御史、建義將軍，賜爵夷餘侯，從征蠕蠕及赫連昌，以功進爵城陽公，加員外散騎常侍，出為虎牢鎮將。興光中卒，喪禮依其伯父弘農王故事，陪葬金陵。

烏侯子兜，世祖時親侍左右，隨從征討，常持御劍。後以罪徙龍城，尋徵為知臣監，出為薄骨律鎮將、假鎮遠將軍，賜爵富城侯。時高車叛，圍鎮城，兜擊破之，斬首千餘級。延興中卒。

叔孫建，代人也。父骨，為昭成母王太后所養，與皇子同列。建少以智勇著稱。太祖之幸賀蘭部，建常從左右。登國初，以建為外朝大人，與安同等十三人迭典庶事，參軍國之謀。隨秦王觚使慕容垂，歷六載乃還，拜後將軍。頃之，為都水使者、中領軍，賜爵安平公，加龍驤將軍，出為并州刺史。後以公事免，守鄴城園。太宗即位，念建前功，乃以建為正直將軍、相州刺史。飢胡劉虎等聚黨反叛，公孫表等為虎所敗。太宗假建前號安平公，督表等以討虎，斬首萬餘級，餘眾奔走，投沁而死，水為不流，虜其眾十萬餘口。司馬德宗將劉裕伐姚泓，令其部將王仲德為前鋒，將逼滑臺。兗州刺史尉建率所部棄城濟河，仲德遂入滑臺，乃宣言曰：「晉本意欲以布帛七萬匹假道於魏，不謂魏之守將便爾棄城。」太宗聞之，詔建自河內向枋頭，以觀其勢。仲德入滑臺月餘，又詔建渡河曜威，斬尉建，投其屍於河，呼仲德軍人與語，詰其侵境之意。仲德遣司馬竺和之，建命公孫表與言。和之曰：「王征虜為劉太尉所遣，入河西行，將取洛城，掃山陵之寇，非敢侵犯魏境。太尉自遣使請魏帝陳將假道，而魏兗州刺史不相體解，望風捐去，因空城而入，非戰攻相逼也。魏晉和好之義，不廢於前。」表曰：「尉建失守之罪，自有常刑，將更遣良牧。彼軍宜西，不然，將以小致大，乖和好之體。」和之曰：「王征虜權住於此，以待眾軍之集，比當西過，滑臺還為魏有，何必建旗鼓以耀威武乎？」仲德卑辭，常自言不敢與大魏抗衡，建不能制之。太宗令建與劉裕相聞，以觀其意。裕答言：「洛是晉之舊京，而羌姚據之，晉欲修復山陵之計久矣。而內難屢興，不暇經營。司馬休之、魯宗之父子、司馬國璠兄弟、諸桓宗屬，皆晉之蠹也，而姚氏收集此等，欲以圖晉，是以伐之。道由於魏，軍之初舉，將以重幣假途，會彼邊鎮棄守而去，故晉前軍得以西進，非敢憑陵魏境。」裕以官軍在河南，恐斷其前路，乃命引軍北寇及班師，乃止。語在帝紀。建與南平公長孫嵩各簡精兵二千，

觀劉裕事勢語在嵩傳還廣阿鎮將蕃盜斂跡威名甚震久之除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楚兵將軍徐州刺史率衆自平原濟河徇下青兗諸郡建濟河劉裕兗州刺史徐琰奔彭城建遂東入青州司馬受之秀之先聚黨於濟東皆率衆降建入臨淄劉義符前東牟太守清河張幸先匿孤山聞建至率二千人迎建於女水遂圍義符青州刺史竺夔於東陽城義符遣將檀道濟王仲德救夔建不克而還建以功賜爵壽光侯加鎮南將軍建表曰臣前遣沙門僧護詣彭城僧護還稱賊發軍向北前鋒將徐卓之已至彭城大將軍到彥之軍在泗口發馬戒嚴必有舉斧之志臣聞爲國之道存不忘亡宜繕甲兵增益屯戍先爲之備以待其來若不豫設卒難擒殄且吳越之衆便於舟檝今至北土舍其所長逆順既殊勞逸不等平寇定功在於此日臣雖衰弊謀略寡淺過蒙殊寵忝荷重任討除寇暴臣之志也是以秣馬枕戈思效微節願陛下不以南境爲憂世祖優詔答之賜以衣馬建與汝陰公長孫道生濟河而南彥之仲德等自清入濟東走青州劉義隆兗州刺史竺靈秀棄須昌南奔湖陸建追擊大破之斬首五千餘級遂至鄒山還屯范城世祖以建威名南震爲義隆所憚除平原鎮大將封丹陽王加征南大將軍都督冀青徐濟四州諸軍事先是簡幽州以南戍兵集于河上一道討洛陽一道攻滑臺義隆將檀道濟王仲德救滑臺建與汝陰公道生拒擊之建分軍挾戰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以絕其糧道道濟兵飢叛者相繼由是安頡等得拔滑臺建沉敏多智東西征伐常爲謀主治軍清整號令嚴明又雅尚人倫禮賢愛士在平原十餘年綏懷內外甚得物稱魏初名將鮮有及之南方憚其威略青兗輟不爲寇太延三年薨時年七十三世祖悼惜之諡曰襄王賜葬金陵

長子俟字醜歸少聰敏年十五內侍左右性謹密初無過行以便弓馬轉爲獵郎太祖崩清河王紹閉宮門太宗在外紹逼俟以爲己援俟外雖從紹內實忠款仍與元磨渾等說紹得歸太宗事在磨渾傳是時太宗左右唯車路頭王洛兒等及得俟等大悅以爲爪牙太宗即位命俟與磨渾等拾遺左右遷衛將軍賜爵安城公朱提王悅懷刃入禁中將爲大逆俟覺悅舉動有異便引手掣之乃於悅懷中得兩刃匕首遂殺之太宗以俟前後功重軍國大計一以委之羣官上事先由俟銓校然後奏聞性平正柔和未嘗有喜怒之色忠篤愛厚不諂上抑下每奉詔宣外必告示殷勤受事者皆飽之而退事密者倍至蒸仍是以上下嘉歎泰常元年卒時年二十八太宗甚痛悼之親臨哀慟朝野無不追惜贈侍中司空安城王諡孝元賜溫明祕器載以轀輬車衛士導從陪葬金陵子蒲襲爵後有大功及寵幸貴臣薨賻送終禮皆依俟故事無得踰之者初俟既卒太宗命其妻桓氏曰夫生既共榮沒宜同穴能殉葬者可任意桓氏乃縊而死遂合葬焉俟既爲安城王俟弟隣襲父爵降爲丹陽公少聰慧知名稍遷北部尚書有當官之稱轉尚書令出爲涼州鎮大將加鎮西將軍隣與鎮副將奚牧並以貴戚子弟競貪財貨專作威福遂相糾發坐伏誅

史臣曰奚斤世稱忠孝征伐有克平涼之役師殲身虜雖敗軍之責已赦封尸之効靡立而恩禮隆渥沒祀廟庭叔孫建少展誠勤終著庸伐治邊有術威震夷楚俟委節太宗義彰顛沛察朱提之變有日磾之風加以柔而能正見美朝野可謂世不乏賢矣

魏書卷二十九

魏書卷二十九考證

叔孫建傳青兗輟不為寇○輟北史作輒

魏書卷二十九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十八

王建　安同　樓伏連　丘堆　娥清
劉尼　奚眷　車伊洛　宿石　來大千
周幾　豆代田　周觀　閭大肥　尉撥
陸真　呂洛拔

王建廣寧人也祖姑爲平文后生昭成皇帝伯祖豐以帝舅貴重豐子支尚昭成女甚見親待建少尚公主登國初爲外朝大人與和跋等十三人迭典庶事參與計謀太祖幸濡源遣建使慕容垂辭色高亢垂壯之還爲左右大夫建兄回諸子多不順法建具以狀聞回父子伏誅其謇直如此從征伐諸國破二十餘部以功賜奴婢數十口雜畜數千從征衛辰破之賜僮隸五千戶爲中部大人從破慕容寶於參合陂太祖乘勝將席卷南夏於是簡擇俘衆有才能者留之其餘欲悉給衣糧遣歸令中州之民咸知恩德乃召羣臣議之建曰慕容寶覆敗於此國內虛空圖之爲易今獲而歸之無乃不可乎且縱敵生患不如殺之太祖謂諸將曰若從建言吾恐後南人創乂絕其向化之心非伐罪弔民之義諸將咸以建言爲然建又固執乃坑之太祖既而悔焉後從征慕容寶拜冠軍將軍幷州既平車駕東出井陘命建率五萬騎先驅啓路車駕次常山諸郡皆降惟中山鄴信都三城不下乃遣衛王儀南攻鄴建攻信都衆各五萬建等攻城六十餘日不能剋士卒多傷太祖乃自中山幸信都慕容寶冀州刺史慕容鳳夜踰城走信都降車駕幸鉅鹿破慕容寶於栢肆塢遂進圍中山寶棄城走和龍城內無主百姓惶惑東門不閉太祖將夜入乘城據守其門建貪而無謀意在虜獲恐士卒肆掠盜亂府庫請俟天明太祖乃止是夜徒河人共立慕容普驎爲主遂閉門固守太祖乃悉衆攻之連日不拔使人登巢車臨城招其衆曰慕容寶捐城奔走汝曹百姓將爲誰守何不識天命取死亡也皆曰羣小無知但復恐如參合之衆故求全月日之命耳太祖聞之顧視建而唾其面中山平賜建爵濮陽公烏丸庫傉官嗚聚黨爲寇詔建討平之遷太僕徙爲真定公加散騎常侍冀青二州刺史卒陪葬金陵初建兄豆居以建功賜爵即丘侯無子建以子斤襲兄爵太宗初給事中任職用事轉大長秋世祖征赫連昌遣斤部造攻具進爵淮南公加平北將軍時幷州胡酋田卜謀反誅餘衆不安遣斤鎮虒慮以撫慰之斤綏靜胡魏甚收聲稱劉義隆遣將到彥之寇河南世祖西征赫連定以斤爲衛兵將軍鎮蒲坂關隴平斤徙鎮長安假節鎮西將軍斤遂驕矜不順法度信用左右調役百姓民不堪之南奔漢川者數千家而委罪於雍州刺史陽文祖秦州刺史任延明世祖召問二人各以狀對世祖知爲斤所誣遣宜陽公伏樹覆按虛實得數十事遂斬斤以徇

建孫度太宗時爲虎牢鎮監軍世祖即位徵拜殿中給事遷尚書從征赫連昌討蠕蠕並有功賜爵濟陽公加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詔度率五千騎與叔孫建合擊劉義隆兗州刺史竺靈秀於湖陸大破之後出鎮長安假節都督秦涇梁益雍五州諸軍事開府卒謚曰莊

子安都襲降爵爲侯世祖拜爲太子庶子出爲都督鎮將高宗時爲內都大官卒

子買得襲

建曾孫樹以善射有寵於顯祖爲內侍長稍遷尚書賜爵歷陽侯加龍驤將軍員外常侍出爲平西將軍涇州刺史卒

安同遼東胡人也其先祖曰世高漢時以安息王侍子入洛歷魏至晉避亂遼東遂家焉父屈仕慕容暐爲殿中郎將苻堅滅暐屈友人公孫眷之妹沒入苻氏宮出賜劉庫仁爲妻庫仁貴寵之同因隨眷商販見太祖有濟世之才遂留奉侍性端嚴明惠好長者之言登國初太祖徵兵於慕容垂事在窟咄傳同頻使稱旨遂見寵異以爲外朝大人與和跋等出入禁中迭典庶事太祖班賜功臣同以使功居多賜以妻妾及隸戶三十馬二匹羊五十口加廣武將軍從征姚平於柴壁姚興悉衆救平太祖乃增築重圍以拒興同進計曰臣受遣詣鋒督祖見汾東有寮坑東西三百餘里徑路不通姚興來必從汾西乘高臨下直

至柴壁。如此則寇內外勢接。重圍難固。不可制也。宜截汾曲為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西圍既固。賊至無所施其智力矣。從之。興果視平屠滅而不能救。以謀功賜爵北新侯。加安遠將軍。詔同送姚興將越騎校尉唐小方等於長安。清河王紹之亂。太宗在外。使夜告同。令收合百工伎巧。衆皆響應奉迎太宗。即位。命同與南平公長孫嵩並理民訟。又詔與肥如侯賀護持節循察并定二州及諸山居雜胡丁零。宣詔撫慰。問其疾苦。糾舉守宰不法。同至幷州。表曰。竊見并州所部守宰多不奉法。又刺史擅用御府鍼工古形為晉陽令。交通財賄。共為姦利。請案律治罪。太宗從之。於是郡國肅然。同東出井陘。至鉅鹿。發衆四戶一人。欲治大嶺山。通天門關。又築塢於宋子。以鎮靜郡縣。護疾同得衆心。因此使人告同築城聚衆。欲圖大事。太宗以同擅徵發於外。檻車徵還。召羣官議其罪。皆曰。同擅興事役。勞擾百姓。宜應窮治。以肅來犯。太宗以同雖專命。而本在為公。意無不善。釋之。世祖監國臨朝聽政。以同為左輔。太宗征河南。拜同右光祿大夫。世祖出鎮北境。同與安定王彌留鎮京師。世祖即位。進爵高陽公。拜光祿勳。尋除征東大將軍、冀青二州刺史。同長子屈。太宗時典太倉事。盜官粳米數石。欲以養親。同大怒。奏求戮屈。自劾不能訓子。請罪。太宗嘉而恕之。遂詔長給同粳米。其公清奉法。皆此類也。同在官明察。長於校練。家法修整。為世所稱。及在冀州。年老。頗殖財貨。大興寺塔。為百姓所苦。神䴥二年卒。追贈高陽王。謚曰恭惠。

屈。子陽烈。散騎侍郎。賜爵北新子。

屈弟原。雅性矜嚴。沉勇多智略。太宗時為獵郎。出監雲中軍事。時赫連屈丐犯河西。原以數十騎擊之。殺十餘人。太宗以原輕敵違節度。加其罪責。然知原驍勇。遂任以為將。鎮守雲中。寬和愛下。甚得衆心。蠕蠕屢犯塞。原輒摧破之。以功賜爵武原侯。加魯兵將軍。世祖即位。徵拜駕部尚書。車駕征蠕蠕。大檀分軍五道並進。大檀驚駭北遁。遷尚書左僕射、河間公。加侍中、征南大將軍。從征赫連昌。入其城而還。車駕北伐蠕蠕。蠕蠕遁走。世祖聞東部高車在已尼陂。人畜甚衆。將遣襲之。諸將皆以為難。世祖不從。遣原與侍中古弼。率萬騎討之。大獲而還。車駕征昌黎。原與建寧王崇屯于漠南。以備蠕蠕。原在朝無所比周。然恃寵驕恣。多所排抑。為子求襄城公盧魯元女。魯元不許。原告其罪狀。事相連逮。歷時不決。原懼不勝。遂謀為逆。事洩伏誅。臨刑上疏曰。臣聞聖不獨明而治。鼎不單足而立。是以螢火之光。猶增日月之曜。先臣同往因聖運。歸身太祖。竭誠戮力。立效於險難之中。臣以頑闇。忝備股肱。陛下恩育。委以朝政。思展微誠。仰報恩澤。而魯元姦佞。構成貝錦。天威遂加。合門俱戮。此乃命也。非臣之枉。但魯元外類忠真。內懷姦詐。而陛下任以腹心。恐釁發肘腋。臣與魯元生為怨人。死為讐鬼。非以私故。謗毀魯元。不復眷眷。披露誠款。原弟頡。頡弟聰。為內侍。聰弟隆。為龍驤將軍、給事黃門侍郎。賜爵廣宗侯。原兄弟外節儉而內實積聚。及誅。徙籍其財至數萬。

頡辯慧多策略。最有父風。太宗初為內侍長。令察舉百寮。糾刺姦慝。無所回避。嘗告其父陰事。太宗以為忠特親寵之。宜城王奚斤自長安追擊赫連昌。至于安定。頡為監軍侍御史。斤以馬多疫死。士衆乏糧。乃深壘自固。遣太僕丘堆等督租於民閒。為昌所敗。昌遂驕矜。日來侵掠。芻牧者不得出。士卒患之。頡進計曰。本奉詔誅賊。今乃退守窮城。若不為賊殺。當以法誅。進退安有生路。而王公諸將晏然無謀。將何以報塞責。斤曰。今若出戰。則馬力不足。以步擊騎。終無捷理。當須京師救騎至。然後步陳擊於內。騎兵擊其外。所謂萬全之計也。頡曰。今猛寇遊逸於外。而吾等兵疲力屈。士有飢色。不一決戰。則死在旦夕。何救兵之可待也。等死。當戰死。寧可坐受困乎。斤猶以馬為辭。頡曰。今兵雖無馬。但將帥所乘。足得二百騎。頡請募壯勇出擊之。就不能破。可以折其銳。且昌狷而無謀。每好挑戰。衆皆識之。若伏兵掩擊。昌可擒也。斤猶難之。頡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待焉。昌來攻壘。頡出應之。昌於陳前自接戰。軍士識昌。爭往赴之。會天大風揚塵。晝昏。衆亂。昌退。頡等追擊。昌馬蹶而墜。頡擒昌送於京師。世祖大悅。拜頡建節將軍。賜爵西平公。代堆統攝諸軍。斤恥功不在己。輕追昌弟定於平涼。敗績。定將復入長安。詔頡鎮蒲坂以拒之。劉義隆遣將到彥之率衆寇河南以援赫連定。世祖以兵少。乃攝河南三鎮北渡。彥之遂列守南岸。至于潼關。世祖

西征赫連定以頡爲冠軍將軍督諸軍擊彥之彥之遣將姚縱夫渡河攻冶坂頡督諸軍擊之斬首三千餘級投水者甚衆遂濟河攻洛陽拔之擒義隆將二十餘人斬首五千級進攻虎牢虎牢潰義隆司州刺史尹沖墜城死又與琅邪王司馬楚之平滑臺擒義隆將朱脩之李元德及東郡太守申謨俘獲萬餘人乃振旅還京師神䴥四年卒贈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爲王謚曰襄頡爲將善綏士衆及卒義隆士卒降者無不歎惜

同弟腩太宗時爲樂陵太守卒

長子國位至冠軍將軍賜爵北平侯杏城鎮將

國弟難有巧思陽平王杜超督諸將擊劉義隆難參征南軍事以功表爲清河太守世祖時諸將頻征和龍皆以難爲長史鑿山堙谷省力兼功遷給事中從駕南征造浮橋於河以功賜爵清河子卒

子平城襲爵官至虞曹令爲乙渾所殺

樓伏連代人也世爲酋帥伏連忠厚有器量年十二襲父位領部落太祖初從破賀蘭部又從平中山爲太守斬逆賊張翹從征姚平於柴壁以功賜爵安邑侯太祖時爲晉兵將軍并州刺史伏連招誘西河胡曹成等七十餘人襲殺赫連屈孑吐京護軍及其守士三百餘人并擒叛胡阿度支等二百餘家太宗嘉之拜成等將軍賜爵列侯徵伏連爲內都大官世祖即位進爲廣陵公轉衛尉從光祿勳世祖征蠕蠕伏連留鎮京師進爵爲王加平南大將軍又除假節督河西諸軍鎮西大將軍出鎮統萬真君十年薨謚曰恭王

子真襲降爵爲公從世祖征伐有功官至散騎常侍尚書安北將軍徙爲湘東公從征涼州還卒於路謚曰莊公

子千襲降爵爲侯

真次弟大拔歷位尚書散騎常侍征西將軍賜爵永平侯高祖初爲中都大官卒贈平東將軍定州刺史謚曰康

子寡字法生襲拜太子宮門大夫稍遷趙郡太守更滿還京除冠軍將軍城門校尉出爲征虜將軍平城鎮將遷朔州刺史仍本將軍入爲衛尉少卿卒年五十八贈撫軍將軍恆州刺史

子貴宗武定中伏波將軍開府水曹參軍

伏連兄孫安文從征平涼有功賜爵覇城男加虎威將軍後遷三郎幢將卒高祖初以其子毅貴追贈安東將軍冀州刺史陽平公謚曰定

毅歷位內外稍遷殿中尚書散騎常侍賜爵常山公加安南將軍遷尚書右僕射以擒反人梁衆保加侍中本官如故後例降爲侯出除使持節鎮東將軍定州刺史時太極殿成將行考室之禮引集羣臣而雷不克饗高祖曰朕經始正殿功構初成將集百寮考行大禮然同雲仍結霖雪驟零將由寡昧未能仰答天心此之不德咎竟安在卿等宜各陳所懷以匡不逮毅稽首對曰雷霜風雨天地之常夏霖冬霰四時恆節今隆冬雷降固是其時又禮云兩沾服失容則廢禮自古而然不足爲異高祖曰昔劉秀將濟滹沱爲之冰合但朕德謝古人不能仰感天意故也後轉都督涼河二州鄯善鎮諸軍事涼州刺史車駕南伐毅表諫曰伏承六軍雲動問罪荊楊弔民淮表一同甌越但臣愚見私竊未安何者京邑新遷百姓易業公私草刱生途索然兼往歲弗稔民多饑饉二三之際嗟惋易興天道悠長宜遵養時晦願抑赫斯以待後日詔曰時不自來因人則合今年人事殊非昔歲守株之唱便可停也陽九利涉豈卿所知也太和二十一年卒賜錢二十萬布二百匹

丘堆代人也美容儀以忠謹親侍太宗即位拾遺左右稍遷散騎常侍與叔孫建等討滅山胡劉裕泝河西伐詔堆與建自河內次枋頭以備寇盜姚泓既滅堆留鎮并州赫連屈孑遣三千騎寇河西堆自并州與游擊將軍王洛生擊走之以功賜爵爲侯世祖監國臨朝堆與太尉穆觀等爲右弼世祖即位進爵臨淮公加鎮西將軍從爲太僕世祖征赫連昌堆與常山王素督步兵三萬人爲後繼昌戰敗南奔世祖遣堆與宗正娥清率五千騎略地關右昌貳城守將堅守不下堆與清攻拔之詔堆班師宜城王奚斤表留堆等進平昌許之堆斤合軍與昌相拒擊士馬乏糧堆與義兵將軍封禮督租於民間士卒暴掠爲昌所襲敗績堆將數百騎還城斤追擊赫連定留堆守輜重斤爲定所擒堆聞而棄

甲走長安復將高涼王禮棄守東走蒲坂世祖大怒遣西平公安頡斬堆延和初詔曰堆國之肺腑勳著先朝西征喪師遂從軍法國除祀絕朕甚愍之可賜其子跋爵淮陵侯加安遠將軍後征蓋吳戰沒

子麟襲爵歷位駕部令出爲瑕丘鎮將假平南將軍東海公遷東兗州刺史卒官

娥清代人也少有將略累著戰功稍遷振威將軍劉裕遣將朱超石寇平原至畔城遁還清與長孫道生追之至河獲其將楊豐還拜給事黃門侍郎先是徙河民散居三州頗爲民害詔清徙之平城清善綏撫徙者如歸太宗南巡幸鄴以清爲中領軍將軍與宋兵將軍周幾等渡河略地至湖陸高平民屯聚林藪拒射官軍清等因誅數千家虜獲萬餘口賜爵須昌侯清與幾等遂鎮枋頭世祖初清自枋頭還京師假征南將軍進爲東平公蠕蠕大檀徙居漠南清與平陽王長孫翰從東道出長川討之大獲而還轉宗正卿尋從征蠕蠕又從平統萬遂與奚斤追赫連昌至安定與昌相持及安頡擒昌昌弟定西走斤追之清欲尋水而往斤不從遂與斤俱爲定所擒世祖克平涼乃得還後詔清鎮幷州討山胡白龍於西河斬白龍父及其將帥遂屠其城遷平東將軍與古弼等東討馮文通以不急戰文通奔高麗檻車徵黜爲門卒遂卒於家

子延官至員外散騎常侍賜爵南平公

劉尼代人也本姓獨孤氏曾祖敦有功於太祖爲方面大人父婁冠軍將軍卒贈幷州刺史尼少壯健有膂力勇果善射世祖見而善之拜羽林中郎賜爵昌國子加振威將軍宗愛既殺南安王余於東廟祕之惟尼知狀尼勸愛立高宗愛自以負罪於景穆聞而驚曰君大癡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事乎尼曰若爾今欲立誰愛曰待還宮擇諸王子賢者而立之尼懼其有變密以狀告殿中尚書源賀賀時與尼俱典兵宿衛仍共南部尚書陸麗謀曰宗愛既立南安還復殺之今不能奉戴皇孫以順民望社稷危矣將欲如何麗曰唯有密奉皇孫耳於是賀與尚書長孫渴侯嚴兵守衛尼與麗迎高宗於苑中麗抱高宗於馬上入京城尼馳還東廟大呼曰宗愛殺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衛之士皆可還宮衆咸唱萬歲賀及渴侯登執宗愛賈周等勒兵而入奉高宗於宮門外入登永安殿以尼爲內行長進爵建昌侯遷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又進爵東安公尋遷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進封爲王出爲征南將軍定州刺史在州清慎然率多酒醉治日甚少徵爲殿中尚書加侍中特進高宗末遷司徒顯祖即位以尼有大功於先朝彌加尊重賜別戶三十皇興四年車駕北征帝親誓衆而尼昏醉兵陳不整顯祖以其功重特恕之免官而已延興四年薨

子社生襲爵世宗時寧朔將軍步兵校尉熙平初卒贈龍驤將軍朔州刺史謚曰克

奚眷代人也少有將略太祖時有戰功太宗時爲尚書假安南將軍虎牢鎮將爲寇所憚世祖初爲中軍都督尚書復鎮虎牢賜爵南陽公加使持節侍中都督豫洛二州河內諸軍事鎮南將軍開府尋徙鎮長安世祖幸美稷眷受詔督諸軍共討山胡白龍于西河破之屠其城斬首數千級虜其妻子而還世祖平姑臧遣眷討沮渠牧犍弟私署張掖太守宜得宜得奔酒泉酒泉太守無諱與宜得奔高昌獲其二城後沮渠天周復據酒泉眷討平之虜男女四千餘人世祖征蠕蠕以眷爲尚書督偏將出別道詔會鹿渾海眷與中山王辰等諸大將俱後期斬于都南爵除

車伊洛焉耆胡也世爲東境部落帥恆修職貢世祖錄其誠款延和中授伊洛平西將軍封前部王賜絹一百匹綿一百斤繡衣一具金帶鞾帽伊洛大悅規欲歸闕沮渠無諱斷路伊洛與無諱連戰破之時無諱卒其弟天周奪無諱子乾壽兵規領部曲伊洛前後遣使招喻乾壽等率戶五百餘家來奔伊洛送之京師又招喻李寶弟欽等五十餘人送詣敦煌伊洛又率部衆二千餘人伐高昌討破焉耆東關七城虜獲男女二百人駝千頭馬千匹以金一百斤奉獻先是伊洛征焉耆留其子歇守城而安周乘虛引蠕蠕三道圍歇幷遣使謂歇曰爾父已投大魏爾速歸首當賜爾爵號歇固守連戰久之外無救援爲安周所陷走奔伊洛伊洛收集遺散一千餘家歸焉耆鎮世祖嘉之正平元年詔伊洛曰歇年尚幼能固守城邑忠節顯著朕甚嘉之可遣歇詣闕伊洛令歇將弟波

利等十餘人赴都。正平二年，伊洛朝京師，賜以妻妾奴婢田宅牛羊，拜上將軍，
王如故。興安二年卒，贈鎮西大將軍、秦州刺史，謚曰康王，賜絹綿雜綵五百匹，
衣二十七襲，葬禮依盧魯元故事。
歎襲爵。皇興末，拜使持節、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延興三年卒。
子伯主襲爵。
波利，天安二年拜立節將軍、樂官侯。皇興三年卒。
兄子洛都襲爵。
宿石，朔方人也，赫連屈孑弟文陳之曾孫也。天興四年，文陳父子歸闕，太祖嘉
之，以宗女妻焉，賜奴婢數十口，拜爲上將軍。祖若豆根，太宗時賜姓宿氏，襲上
將軍。父沓干，世祖時虎賁幢將，從征平涼有功，拜虎威將軍、侍御郎，賜爵漢安
男，轉中散，遷給事，兼領工曹。從駕討和龍，以功賜奴婢十七戶。真君四年，從駕
討蠕蠕，戰歿。世祖悼惜之，詔求沓干子。時石年甫十一，引見，以幼聽歸。年十三
襲爵，稍爲中散。從駕至江，拜宣威將軍。興光中，遷侍御史，拜中壘將軍，進爵蔡
陽子，典宜官曹，遷內行令。從幸苑內遊獵，石於高宗前走馬，道峻馬倒，殞絕，久
之乃蘇，由是御馬得制。高宗嘉之，賜綿一百斤，帛五十匹，駿馬一匹，改爵義陽
子。嘗從獵，高宗親欲射虎，石叩馬而諫，引高宗至高原上。後虎騰躍殺人。詔曰：
石爲忠臣，甚馬切諫，免虎之害，後有犯罪，宥而勿坐。賜駿馬一匹，尚上谷公主，
拜駙馬都尉。天安初，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進爵太山公，爲北中道都大將。延
興元年卒，追贈太原王，謚曰康，葬禮依盧魯元故事。太和初，子倪襲爵，比部侍
御。
來大千，代人也。父初真，從太祖避難叱候山，參創業之功，官至後將軍、武原侯，
與在八議。大千驍果，善騎射，爲騎都尉。永興初，襲爵，遷中散。至於朝賀之日，大
千常著御鎧，盤馬殿前，朝臣莫不嗟歎。遷內幢將，典宿衛禁旅。大千用法嚴明，
上下齊肅。嘗從太宗校獵，見虎在高巖上，大千持矟直前刺之，應手而死。太宗
嘉其勇壯，又爲殿中給事。世祖踐阼，與襄城公盧魯元等七人俱爲常侍，持仗
侍衛，晝夜不離左右。從討赫連昌，共長孫道生與賊交戰，道生馬倒，爲賊所擊，
大千執殺，賊衆散走，大千扶道生上馬，遂得免。從討蠕蠕，戰功居多。遷征北大
將軍，賜爵廬陵公，鎮雲中，兼統白道軍事。闕賊北叛，大千前後追擊，莫不平殄。
延和初，車駕北伐，大千爲前鋒，大破虜軍。世祖以其壯勇，數有戰功，兼悉北境
險要，詔大千巡撫六鎮，以防寇虜。經略布置，甚得事宜。後吐京胡反，以大千爲
都將，討平之。在吐京卒，喪還，葬於平城南。世祖出，還見而問之，左右以對。世祖
悼歎者良久，詔曰：大千忠勇盡節，功在可嘉，今聽喪入殯城內。贈司空，謚曰莊
公。
子丘頹襲爵，降爲晉興侯，拜安遠將軍。從駕到江，進右將軍。和平中，遷中散，轉
相曹都典奉事。皇興四年卒，贈軍南將軍、陳留公，謚曰簡。
子軍襲爵。
丘頹弟提，官至監御曹給事、冠軍將軍、兗州刺史、濮陽侯。太和十年卒。
周幾，代人也。父千，有功太祖之世，賜爵順陽侯，坐事死。幾少以善騎射爲獵郎。
太祖即位，爲殿中侍御史，掌宿衛禁兵，斷決稱職。遷左民尚書。神瑞中，并州飢
民遊食山東，詔幾領衆鎮博陵之魯口，以安集之。泰常初，白澗行唐民數千家
負嶮不供輸稅，幾與安康子長孫道生宣示禍福，逃民遂還。于時郡縣斬叛胡
翟猛雀於林慮山，猛雀遣種黨於行唐及襄國，幾追討盡誅之。後爲寧朔將軍，
拒司馬德宗將劉裕於南，破毛德祖於土樓，以功賜爵交阯侯。世祖以幾有智
勇，遣鎮河南，威信著于外境。幾常嫌奚斤等綏撫關中失和，百姓不附，每至言
論，形於聲色，斤等憚焉。進號宋兵將軍，率洛州刺史于栗磾以萬人襲陝城，卒
于軍，軍人無不歎惜之。歸葬京師，追贈交阯公，謚曰桓。
子步襲爵，卒。
子安國襲爵，太和中，討蠕蠕失利，伏法，爵除。
豆代田，代人也。太宗時，以善騎射爲內細射。從攻虎牢，詔代田登樓射賊，矢不
虛發。與奚斤前鋒先入，擒劉義隆將毛德祖并長史司馬三人，以功遷內三郎。
從討赫連昌，乘勝追賊，入其宮門，門閉，代田踰宮而出。世祖壯之，拜勇武將軍。
後從駕平昌，以戰功賜奴婢十五口，黃金百斤，銀百斤。神䴥中，討蠕蠕，賜爵關

中侯。從討平涼，擊破赫連定，得奚斤等。世祖以定妻賜之。詔斤膝行授酒於代田，數斤曰：「全爾身命者，代田功也。」改爵井陘侯，加散騎常侍、右衞將軍，領內都幢將。從討和龍，戰功居多，遷殿中尚書，賜奴婢六十口。以前後軍功，進爵長廣公，加平東將軍。從駕南討，轉太子太保，出爲統萬鎮大將。興安中卒，贈侍中、安東大將軍、長廣王，謚曰恭。

子求周，爲內三郎，從駕到江，賜爵五等子。又進爵爲侯，後襲父爵，爲吏部尚書。皇興二年卒，贈征北大將軍、長廣王，謚曰簡。

子多侯襲爵。

周觀，代人也。驍勇有膂力，每在軍陳，必應募先登。以功進爲軍將長史，尋轉軍將。擊赫連屈丐有功，賜爵安川子。遷北鎮軍將。世祖卽位，從討蠕蠕，以軍功進爲都副將，鎮雲中。神䴥中，又討蠕蠕大獲，增爵爲侯。從征平涼，進爵金城公，遷爲都將，從破離石胡，加散騎常侍，轉高平鎮將。觀善撫士卒，號有威名。眞君初，詔觀統五軍西討禿髮保周於張掖，徙其民數百家，將置於京師。至武威，觀與諸將私分之，世祖大怒，黜觀爲金城侯，改授內都大官，出除平南將軍、秦州刺史，復爵金城公。撫馭失和，民薛永宗聚衆於汾曲以叛，觀討永宗，爲流矢所中。世祖幸蒲坂，觀聞帝至，驚怖而起，瘡重遂卒。世祖怒，絕其爵。

子豆，初爲三郎，遷軍將，卒于長樂太守。

閭大肥，蠕蠕人也。太祖時，與其弟大埿倍頤率宗族歸國。太祖善之，尚華陰公主，賜爵其思子。與其弟並爲上賓，入八議。太宗卽位，進大肥爲內都大官，增爵爲侯。神瑞中，爲都將，討越勤部於跋那山，大破之。泰常初，復爲都將，領禁兵討蠕蠕，獲其大將莫孤渾。宜城王奚斤之攻虎牢也，大肥與娥清領十二軍出中道，略地高平金鄉，東至泰山。假大肥使持節、安陽公，鎮撫陳汝。世祖初，復與奚斤出雲中白道，討大檀，破之。還爲內都大官，出除使持節、冀青二州刺史，假樂陽公。尋徵還，位特進，復出爲冀青二州刺史。尋入爲內都大官，從討赫連昌，以功授樂陽公，公主薨，復尚濩澤公主。又爲都將，擊大檀，大破之。還至瑪侯山，遂討東部高車於巳尼陂，又征平涼，並有功。世祖將拜大肥爲王，遇疾卒，追贈中山王。

子賀，早卒。

大肥弟䳫，襲爵，出爲仇池鎮將，卒，無子。

弟鳳襲爵。高宗時，爲內都大官，出爲鎮南將軍、肆州刺史，卒，無子，爵除。

尉撥，代人也。父那，濮陽太守。撥爲太學生，募從兗州刺史羅忸擊賊於陳汝，有功，賜爵介休男。從討和龍，遷虎賁帥，轉千人軍將。又從樂平王丕討和龍，除涼州軍將。擊吐谷渾，獲其人一千餘落。後吐谷渾小將率三百餘落來降，尋復亡叛，撥率騎追之，盡獲而還。以功進爲子。遷晉昌鎮將，綏懷邊民，甚著稱績。入爲知臣監，出爲杏城鎮將，在任九年，大收民和，山民一千餘家上郡徙各盧水胡八百餘落，盡附爲民。高宗以撥清平有惠績，賜以衣服。顯祖卽位，爲北征都將。復爲都將，南攻懸瓠，破劉彧將朱湛之水軍三千人。拜懸瓠鎮將，加員外散騎常侍，進爵安城侯。顯祖嘉其聲效，復賜衣服，轉平南將軍、北豫州刺史。後洛州民田智度聚黨謀逆，詔撥乘傳發豫州兵，與洛州刺史丘頹擊之，擒智度，送京師。撥卒，贈冠軍將軍，謚敬侯。

陸眞，代人也。父洛侯，秦州刺史。眞少善騎射，世祖初，以眞膂力過人，拜內三郎。數從征伐，所在摧鋒陷陳，前後以功屢受賞賜。眞君中，從討蠕蠕，以功賜爵關內侯。後攻懸瓠，登樓臨射城中，弦不虛發。劉義隆將王玄謨衆數萬人寇滑臺，眞從世祖討之。夜與數人乘小船突玄謨軍，入城撫慰，登城巡行賊營中，乃還渡河。至明，玄謨敗走。從駕至江，眞再破賊軍。拜建武將軍，石城子。還攻盱眙，眞功居多，遷給事中，典太倉事。高宗卽位，拜冠軍將軍，進爵都昌侯，遷散騎常侍、選部尚書。時丁零數千家寇竊并定，眞與并州刺史乞伏成龍自樂平東入，與定州刺史許宗之并力討賊。從駕巡東海，以眞爲寧西將軍，尋遷安西將軍、長安鎮將，假建平公。胡賊帥賀略孫聚衆千餘人叛于石樓，眞擊破之，殺五百餘人。是時，初置長蛇鎮，眞率衆築城，未訖而氐豪仇傉檀等反叛，氐民咸應，其衆甚盛。眞擊平之，殺四千餘人，卒城長蛇而還。東平王道符反于長安，殺雍州刺史魚玄明，關中草草。以眞爲長安鎮將，賜爵河南公。長安兵民素伏威信，眞到

撫慰之，皆怡然安靜。咸陽民趙昌受劉彧署龍驤將軍，扇動鄠盩厔二縣，聚黨數百人，據赤谷以叛。眞與雍州刺史劉邈討平之。昌單騎走免。後鄠縣民王稚兄弟聚一千餘人，招引趙昌。始平、石安、池陽、靈武四縣人皆應之，衆至五千，據治谷堡。時詔南郡王李惠等領步騎六千討昌。眞以大軍未至，慮昌滋蔓，與雍州刺史劉邈討昌。昌出營拒戰，眞擊破之，斬昌及賊首三千餘級，傳首京師，并誅其黨與七百餘人，獲男女一千餘口。雍州民夷莫不震伏。在鎭數年，甚著威稱。延興二年卒，歸葬京師，謚曰烈。

子延，字契胡，提頗有氣幹，襲爵河南公，累遷歷長安鎭將，拜安南將軍、濟州刺史。例降，改封汝陽侯。京兆王愉爲徐州刺史，以延爲愉府司馬，帶彭城內史。正始初，除武川鎭將，入除太僕卿、都督沃野、武川、懷朔三鎭諸軍事、安北將軍、懷朔鎭大將，加散騎常侍。正光初，拜金紫光祿大夫，復除太僕卿，受使綏慰秀容，爲牧子所害。

弟什貴，太府卿、平東將軍、光祿大夫、建義初，拜都官尚書，卒於平南將軍、光祿大夫。

呂洛拔，代人也。曾祖渴侯，昭成時率戶五千歸國。祖肥，濮陽太守。父匹知，世祖時爲西部長，兼陽公。洛拔以壯勇知名。高宗末，爲平原鎭都將。劉彧徐州刺史薛安都歸款請援，詔遣尉元率衆赦之。洛拔隨元入彭城。彧將張永遣將王茂之領兵五千，向武原援其運車。元遣洛拔率騎詣武原擊之，格戰二日，手殺九人，奪賊運車二百餘乘，牛二百五十頭，仍共擊張永，大敗之。賜爵成武侯，加建義將軍。年五十六卒。

長子文祖，顯祖以其勳臣子，補龍牧曹奏事中散。以牧產不滋，坐徙於武川鎭。後文祖以舊語譯注皇誥，辭義通辯，超授陽平太守，未拜，轉爲外都曹奏事中散，後坐事伏法。

史臣曰：仁人之言，必有博利，參合之役，咸罰實行，薔王建之罪，敗安同異類之人，智識入用，任等時，後嘗有由，截頭擒赭，連邑權義，隆衆遂爲名將，未易輕也。樓伏連丘堆娥清、僕以壯勇征伐，四克劉尼忠國翼主，豈徒驍猛之用乎。奚眷將略致位，不能以功名自終。車伊洛自遠宅心，異凡戎矣。宿石等並忠勤，勇略有將帥之才，自致青雲，豈徒然也。

魏書卷三十

魏書卷三十考證

安同傳同長子屈○本卷安同父屈仕慕容暐爲殿中郎將此云同長子屈是祖孫同一名也當有誤

丘堆傳可賜其子跋爵淮陵侯○臣人龍按前云堆進爵臨淮公此云淮陵恐卽臨淮之訛也

魏書卷三十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十九

于栗磾

于栗磾，代人也。能左右馳射，武藝過人。登國中，拜冠軍將軍，假新安子。從與寧朔將軍公孫蘭領步騎二萬，潛自太原從韓信故道開井陘路，襲慕容寶於中山。既而車駕後至，見道路修理，大悅，即賜其名馬。及趙魏平定，太祖置酒高會，謂栗磾曰：「卿即吾之黥彭。」大賜金帛，進假新安公。太祖田於白登山，見熊將數子，顧謂栗磾曰：「卿勇幹如此，寧能搏之乎？」對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若搏之不勝，豈不虛斃一壯士。自可驅致御前，坐而制之。」尋皆擒獲。太祖顧而謝之。永興中，關東羣盜大起，西河反叛，栗磾受命征伐，所向皆平。即以本號留鎮平陽。轉鎮遠將軍、河內鎮將，賜爵新城男。栗磾撫導新邦，甚有威惠。劉裕之伐姚泓也，栗磾慮其北擾，遂築壘於河上，親自守焉。禁防嚴密，斥候不通，裕甚憚之，不敢前進。裕遺栗磾書，遠引孫權求討關羽之事，假道西上，題書曰「黑矟公麾下」。栗磾以狀表聞，太宗許之，因授黑矟將軍。栗磾好持黑矟以自標，裕望而異之，故有是語。奚斤之征虎牢也，栗磾別率所部攻德宗河南太守王涓之於金墉，涓之棄城遁走。遷豫州刺史，將軍如故，進爵新安侯。洛陽雖歷代所都，久爲邊裔，城闕蕭條，野無煙火。栗磾刊闢榛荒，勞來安集，德刑既設，甚得百姓之心。太宗南幸盟津，謂栗磾曰：「河可橋乎？」栗磾曰：「杜預造橋，遺事可想。」乃編次大船，構橋於冶坂。六軍既濟，太宗深歎美之。世祖之征赫連昌，敕栗磾與宋兵將軍、交阯侯周幾襲陝城。昌弘農太守曹達不戰而走，乘勝長驅，仍至三輔。進爵爲公，加安南將軍。平統萬，遷蒲坂鎮將。時弘農、河內、上黨三郡賊起，栗磾討之。轉虎牢鎮大將，加督河內軍。尋遷使持節、都督兗相二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枋頭都將。又爲外都大官，平刑折獄，甚有聲稱。卒，年七十五。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贈太尉公。栗磾自少治戎，迄于白首，臨事善斷，所向無前，加以謙虛下士，刑罰不濫，世祖甚悼惜之。

子洛拔，襲爵。少以功臣子拜侍御中散。有姿容，善應對，恭慎小心，世祖甚加愛寵，因賜名爲。車駕征討，恒在侍衞。擢領監御曹事。從征涼州，既平，賜奴婢四十口。轉監御曹令。恭宗之在東宮，厚加禮遇，洛拔以恭宗雖則儲君，不宜逆自結納，恒長避屏退。左轉領候官曹事。頃之，襲爵，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寧東將軍、和龍鎮都大將、營州刺史，以治有能名，進號安東將軍。又爲外都大官。會隴西屠各王景文等恃險竊命，私署王侯，高宗詔洛拔與南陽王惠壽督四州之衆討平之，徙其惡黨三千餘家於趙魏。轉拜侍中、殿中尚書，遷尚書令，侍中如故。在朝祇肅，百寮憚之。太安四年卒，時年四十四。洛拔有六子。

長子烈，善射，少言，有不可犯之色。少拜羽林中郎，遷羽林中郎將。延興初，敕領寧光宮宿衞事，遷屯田給納。太和初，秦州刺史尉洛侯、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長安鎮將陳提等貪殘不法，烈受詔案驗，咸獲贓罪，洛侯、目辰等皆致大辟，提坐徙邊。仍以本官行秦雍二州事，遷司衞監，總督禁旅。從幸中山，車駕還次肆州，司空苟頽表沙門法秀誑惑百姓，潛謀不軌，詔烈與吏部尚書囷丞祖馳驛討之。會秀已平，轉左衞將軍，賜爵昌國子，遷殿中尚書，賜帛三千疋。于時高祖幼沖，文明太后稱制，烈與元丕、陸叡、李沖等各賜金策，許以有罪不死。加散騎常侍，遷前將軍，進爵洛陽侯，尋轉衞尉卿。從駕南征，加鎮南將軍。及遷洛陽，人情戀本，多有異議。高祖問烈曰：「卿意云何？」烈曰：「陛下聖略淵遠，非愚管所測。若隱心而言，樂遷之與戀舊，唯中半耳。」高祖曰：「卿既不唱異，即是同，深感不言之益。宜且還舊都，以鎮代邑。」敕留臺庶政，一相參委。車駕幸代，執烈手曰：「宗廟至重，翼衞不輕，卿當祗奉靈駕，時遷洛邑。朕以此事相託，頗非不重也。」烈與高陽王雍奉遷神主於洛陽。高祖嘉其勳誠，遷光祿卿。十九年，大選百僚，烈子登引例求進。烈表曰：「臣上或近臣，下不決引一人（疑）而恩出分外，冀荷榮祿，當今聖明之朝，理應謙讓，而臣子登引人求進，是臣素無教訓，請乞黜落。」高祖曰：「此乃有識之言，不謂烈能辨此。」乃引見登，詔曰：「朕今創禮新邑，明揚天下，卿父乃行謙讓之表，而有直士之風，故進卿爲太子翊軍校尉。」又加烈散騎常侍，封聊城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戶。及穆泰、陸叡謀反舊京，高祖幸代，泰等伏法，賜烈及李

沖璽書，述金策之意。語在陸叡傳。是逆也，代鄉舊族，同惡者多，唯烈一宗，無所染預。高祖嘉其忠操，益器重之，歎曰，元儀決斷威恩，深自不惡，然而為臣盡忠，猛決不如烈也。爾日烈在代都，必即斬其五三元首耳。烈之節概，不謝金日磾也。詔除領軍將軍，以本官從征荆沔，加鼓吹一部。高祖謂彭城王勰曰，烈先朝舊德，智勇兼有，軍之大計，宜共參決。宛鄧既平，車駕還洛，論功加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二十三年，蕭寶卷遣其太尉陳顯達入寇馬圈，高祖輿疾赴之，執烈手曰，都邑空虛，維捍宜重，可鎮衛二宮，以輯遠近之望。顯達破走，高祖崩於行宮。彭城王勰總一六軍，祕諱而返，稱詔召世宗會駕魯陽，以烈留守之重，密報凶問。烈處分行留，神色無變。世宗即位，寵任如前。咸陽王禧為宰輔，權重當時，曾遣家僮傳言於烈曰，須舊羽林虎賁執仗出入，領軍可為差遣。烈曰，天子諒闇，事歸宰輔，領軍但知典掌宿衛，有詔不敢違，理無私給。奴悵然而返，傳烈言報禧。禧復遣謂烈曰，我是天子兒，天子叔，元輔之命，與詔何異。烈厲色而答曰，向者亦不道王非是天子兒叔，若是詔，應遣官人，所由遣私奴索官家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禧惡烈剛直，遂議出之，乃授使持節、散騎常侍、征北將軍、恒州刺史。烈不願藩授，頻表乞停，輒優答弗許。烈乃謂彭城王勰曰，殿下忘先帝南陽之詔乎，而逼老夫乃至於此。遂以疾固辭。世宗以禧等專擅，潛謀廢之。會二年正月，初祭三公並致齋於廟，世宗夜召烈子忠謂曰，卿父忠允貞固，社稷之臣。明可早入，當有處分。忠奉詔而出。質明，烈至。世宗詔曰，諸父慢怠，漸不可任，今欲使卿以兵召之，卿其行乎。烈對曰，老臣歷奉累朝，頗以幹勇賜識，今日之事，所不敢辭。乃將直閤已下六十餘人，宣旨召咸陽王禧、彭城王勰、北海王詳，衛送至于帝前。諸公各稽首歸政。以烈為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領軍，進爵為侯，增邑三百戶，并前五百戶。自是長直禁中，機密大事，皆所參焉。太尉咸陽王禧謀反也，武興王楊集始馳於北邙以告。時世宗從禽於野，左右分散，直衛無幾，倉卒之際，莫知計之所出。乃敕烈子忠馳覘虛實。烈時留守，已處分有備，因忠奏曰，臣雖朽邁，心力猶可，此等猖狂，不足為慮。願緩蹕徐還，以安物望。世宗聞之，甚以慰悅。及駕還宮，禧已遁逃。詔烈遣直閤叔孫侯將虎賁三百人追執之。順后既立，以世父之重，彌見優禮。八月，暴疾卒，時年六十五。世宗舉哀於朝堂，給東園第一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賜錢二百萬、布五百匹，贈使持節、侍中、大將軍、太尉公、雍州刺史，追封鉅鹿郡開國公，增邑五百戶，并前千戶。

烈有五子。

長子祚，字萬年。太和中為中散，稍遷恒州別駕。襲父爵，除假節、振威將軍、沃野鎮將。貪殘多所受納，坐免官。以公還第。卒，贈平州刺史。

祚子若，襲爵。多酒過，為叔父景所摘殺。

子順，襲。卒。

子饋，襲。

祚弟忠，字思賢，本字千年。弱冠拜侍御中散。文明太后臨朝，刑政頗峻，侍臣左右多以微譴得罪。忠朴直少言，終無過誤。太和中，授武騎侍郎，因賜名登。轉太子翊軍校尉。世宗即位，遷長水校尉，尋除左右郎將，領直寢。元禧之謀亂也，車駕在外，變起倉卒，未知所之。忠進曰，臣世蒙殊寵，乃心王室。臣父領軍，付留守之重，計防遏有在，必無所慮。世宗即遣忠馳騎觀之，而烈分兵嚴備，果如所量。世宗還宮，撫背曰，卿差強人意。賜帛五百匹。又曰，先帝賜卿名登，誠為美稱，朕嘉卿忠款，今改卿名忠。既表貞固之誠，亦所以名實相副也。父憂去職，未幾，起復本官，遷司空長史。于時太傅錄尚書北海王詳親尊權重，將作大匠王遇多隨詳所欲而給之。後因公事，忠於詳前謂遇曰，殿下國之周公，阿衡王室，所須材用，自應關旨，何至阿諛附勢，損公惠私也。遇既不寧，詳亦慚謝。遷征虜將軍，餘如故。以平元禧功，封魏郡開國公，食邑九百戶。尋遷散騎常侍，兼武衛將軍。每以鯁氣正辭為北海王詳所忿，面責忠曰，我憂在前見爾死，不憂爾見我死時也。忠曰，人生於世，自有定分，若應死於王手，避亦不免，若其不爾，王不能殺。詳因忠表讓之際，密勸世宗以忠為列卿，令解左右，聽其讓爵。於是詔停其封，優進太府卿。正始二年秋，詔忠以本官使持節、兼侍中，為西道大使，刺史、鎮將贓罪顯暴者，以狀申聞，守令已下，便即行決。與撫軍將軍、尚書李崇分使二道。忠劾并州刺史高聰贓罪二百餘條，論以大辟。還，除平西將軍、華州刺史。遭繼

母憂不行。服闋。授安北將軍。相州刺史。又爲衞尉卿。河南邑中正。詔忠與吏部尙書元暉。度支尙書元匡。河南尹元萇等。推定代方姓族。高肇忌其爲人。欲密出之。乃言於世宗。稱中山要鎭。作捍須才。以忠器能。宜居其位。於是出授安北將軍。定州刺史。世宗既而悔之。復授衞尉卿。領左衞將軍。恆州大中正。密遣中使詔曰。自比股肱覊落。心膂無寄。方任雖重。比此爲輕。故輟茲外任。委以內務。當勤夙無怠。稱朕所寄也。延昌初。除都官尙書。加平南將軍。領左衞。中正如故。又加散騎常侍。嘗因侍宴。賜之劍杖。舉酒屬忠曰。卿世秉貞節。故恆以禁衞相委。昔以卿行忠。賜名曰忠。今以卿才堪禦侮。以所御劍杖相賜。循名取義。意在不輕。其出入周旋。恆以自防也。忠頓首陳謝。遷侍中。領軍將軍。忠面陳讓云。臣無學識。不堪兼文武之任。世宗曰。當今學識有文者不少。但心直不如卿。欲使卿劬勞於下。我當無憂於上。及世宗崩。夜中與侍中崔光遣右衞將軍侯剛迎肅宗於東宮而卽位。忠與門下議。以肅宗幼年。未親機政。太尉高陽王雍屬尊望重。宜入居西栢堂。省決庶政。任城王澄明德茂親。可爲尙書令。總攝百揆。奏中宮請卽敕授。御史中尉王顯欲逞姦計。與中常侍給事中孫伏連等。厲色不聽。寢門下之奏。宮闕侍中黃門。但牓六輔姓字。齎來孫伏連等密欲矯太后令。以高肇錄尙書事。顯與高猛爲侍中。忠卽於殿中收顯殺之。忠既居門下。又總禁衞。遂秉朝政。權傾一時。初。太和中軍國多事。高祖以用度不足。百官之祿四分減一。忠既擅權。欲以惠澤自固。乃悉歸所減之祿。職人進位一級。舊制天下之民絹布一匹之外。各輸綿麻八兩。忠悉以與之。忠白高陽王雍。自云世宗本許優轉。雍憚忠威權。便順其意。加忠車騎大將軍。忠自謂新故之際。有安社稷之功。諷動百寮令加己賞。於是太尉雍。清河王懌。廣平王懷。難違其意。議封忠常山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百寮咸以爲然。忠又難於獨受。乃諷朝廷。同在門下者。皆加封邑。尙書左僕射郭祚。尙書裴植。以忠權勢日盛。勸雍出忠。忠聞之。逼有司誣奏其罪。郭祚有師傅舊恩。裴植擁地入國。忠並矯詔殺之。朝野憤怨。莫不切齒。王公以下。畏之累跡。又欲殺高陽王雍。侍中崔光固執。乃止。遂免雍太尉。以王還第。自此之後。詔命生殺。皆出於忠。忠既尊靈太后爲皇太后。居崇訓宮。忠爲儀同三司。尙書令。領崇訓衞尉。侍中領軍如故。靈太后臨朝。解忠侍中領軍崇訓衞尉。止爲儀同尙書令。加侍中。忠爲令旬餘。靈太后引門下侍官于崇訓宮。問曰。忠在端右。聲聽何如。咸曰。不稱厥位。乃出忠使持節。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冀州刺史。太傅清河王等奏曰。竊惟先帝升遐之初。皇上登極之始。四海謐然。宇內晏清。至於奉迎乘輿。侍衞省闥。斯乃臣子之常節。職司之恆理。不容以此爲功。妄開井邑。臣等前議所以廣建茅土者。正以畏迫威權。苟免暴戾故也。是以中議之際。以十三日夜入爲無勳。唯以拒違矯令。抑黜姦回。微可褒敘。以前侍中臣忠總攝文武。侍中臣光久在樞密。議同其意。故唯賞二人。今尙書臣昭等。無涯上訴。奉敕重議。案王顯陰結姦徒。志爲不逞。高肇遠同凶逆。遙搆禍端。無將之罪。事合誅戮。而忠等微罪。唯以厥身。不至孥戮。又出罪人。窮治不盡。案律準憲。事在不輕。暨皇上纂曆。聖后別宮。母子隔異。溫凊道絕。皆忠等之咎。過方厥勳。功微罪重。又忠專權之後。擅殺樞納。輒廢宰輔。令朝野駭心。遠近怪愕。功過相除。悉不合賞。請悉追奪。靈太后從之。熙平元年春。御史中尉元匡奏曰。臣聞事主不以幽貞革心。奉上不以趣捨虧節。是以倚秦宮而慟哭。復楚之功已多。陟盧龍而樹勳。廣魏之勳不淺。而申包避賞。君子於是義之。田疇拒命。良史所以稱美。竊惟宮車晏駕。天人位易。正是忠臣孝子致節之秋。前領軍將軍臣忠。不能砥礪名行。自求多福。方因矯制。擅相除假。清官顯職。歲月隆崇。臣等在蕃之時。乃心家國。書詣往來。憤氣成疾。傷禮敗德。臣忠卽主。謹案臣忠世以鷹勳。威德受遇。累朝出入。承明左右。機近幸國大災。肆其愚戇。專擅朝命。無人臣之心。裴郭受冤於既往。宰輔黜辱於明世。又自矯爲儀同三司。尙書令。領崇訓衞尉。原其此意。便欲無上自處。既事在恩後。宜加顯戮。請御史一人。令史一人。就州行決。崔光與忠。雖同受召。而謂光既儒望。朝之禮宗。攝心慮遠。不關世務。但忠以光意望崇重。逼光。光若不同。又有危禍。伏度二聖。欲明深垂昭恕。而自去歲正月十三日。世宗晏駕以後。八月一日皇太后未親覽以前。諸有不由階級。而權臣用命。或發門下詔書。或由中書宣敕。擅相拜授者。已經恩宥。正可免其叨竊之罪。既非時望。朝野所知。冒階而進者。並

求追奪靈太后令曰直繩所糺實允朝憲但忠事經肆宥又蒙特原無宜追罪
餘如奏又詔曰忠以往年大諱之際開崇邑土然酬庸理乖有司執奪豈宜一
謬棄其餘勳也但忠歷任禁要誠節皎然宜褒錫山河以安厥望可靈壽縣開
國公邑五百戶初世宗崩後高太后將害靈太后劉騰以告侯剛剛以告忠忠
請計於崔光光曰宜置胡嬪於別所嚴加守衞理必萬全計之上者忠等從之
具以此意啓靈太后太后意乃安故太后深德騰等四人並有寵授忠以毁之
者多懼不免禍願還京師欲自營救靈太后不許二年四月除尚書右僕射加
侍中將軍如故神龜元年三月復儀同三司疾病未拜見裴郭爲祟忠自知必
死表曰先帝鍾臣父子一介之誠昭臣家世奉公之節故申之以婚姻重之以
爵祿至乃位亞三槐秩班九命自大明利見之始百官總己之初臣復得猥攝
禁戎緝寧內外斯誠社稷之靈兆民之福臣何力之有焉但陛下以叡明御寓
皇太后以聖善臨朝衽席不遺簪屨弗棄復乃寵踰出內榮遍宮闈外牧兩河
入參百揆顧服知妖省躬識戾而臣將慎靡方致茲痾疢自去秋苦痢纏綿迄
今藥石備嘗日增無損又今年已來力候轉惡微喘緒息振復艮難鴻慈未酬
伏枕涕咽臣薄福無男遺體莫嗣貪及餘生謹陳宿抱臣先養亡第四弟第二
子司徒掾永超爲子猶子之念實切於心乞立爲嫡傳此山河靈太后令曰于
忠表如此既誠勳宜錄又無子可矜臨危所祈不容致奪可特聽如請以彰殊
效忠薨年五十七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布七百疋蠟三百
斤贈侍中司空公有司奏太常少卿元端議忠剛直猛暴專戮好殺案諡法剛
彊理直曰武怙威肆行曰醜宜諡武醜公太常卿元脩義議忠盡心奉上翦除
凶逆依諡法除僞寧真曰武夙夜恭事曰敬諡武敬公二卿不同事奏靈太后
令曰可依正卿議于氏自曾祖四世貴盛一皇后四贈三公領軍尚書令三開
國公忠性多猜忌不交勝己唯與直閤將軍章初瓌千牛備身楊保元爲斷金
之交李世哲求寵於忠私以金帛寶貨事初瓌保元初瓌保元談之遂被賞愛
引爲腹心忠擅權昧進爲崇訓之由皆世哲計也忠後妻中山王尼須女微解
詩書靈太后臨朝引爲女侍中賜號范陽郡君

永超名祿襲爵尋卒
子世衡襲齊受禪例降
忠弟景字百年自司州從事稍遷步兵校尉寧朔將軍高平鎭將坐貪殘受納
爲御史中尉王顯所彈會赦免忠薨後景爲武衞將軍謀廢元乂乂黜爲征虜
將軍懷荒鎭將及蠕蠕主阿那瓌叛亂鎭民固請糧廩而景不給鎭民不勝其
忿遂反叛執縛景及其妻拘守別室皆去其衣服令景著皮裘妻著故絳襖其
被毁辱如此月餘乃殺之
烈弟敦自中散遷驍騎將軍景明中假節行幷州事除征虜將軍恆州刺史卒
官贈使持節平北將軍恆州刺史
子昕員外郞直後主衣都統揚烈將軍懷朔武川鎭將中散大夫孝昌中使蠕
蠕與阿那瓌擒逆賊破洛汗聽明出六斤等轉輔國將軍北中郞將恆州大中
正又還撫軍將軍衞尉卿出爲鎭東將軍殷恆州刺史還拜征東將軍領左右
天平中卒贈都督冀定州諸軍事衞將軍尚書僕射儀同三司諡曰文恭
長子揚仁武定中渤海太守
揚仁弟乂羅字仲綱中軍將軍光州刺史
乂羅弟子榮魯郡太守
敦弟果嚴毅直亮有父兄之風自中散稍遷光祿大夫守尚書賜爵武城子太
和中歷朔華幷恆四州刺史
子礫襲太子舍人通直散騎常侍卒贈右將軍洛州刺史諡曰哀
子暉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暉弟道揚儀同開府諮議參軍
礫弟祗卒於司徒掾贈鎭遠將軍朔州刺史諡曰悼
祗子元伯中散大夫
果弟勁事在外戚傳
勁弟須中散遷長水校尉稍遷武衞將軍太府卿鎭南將軍肆州刺史卒贈侍
中車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冀州長史重贈征南將軍燕州刺史諡

曰武。

子蚓太尉從事中郎。燕州刺史。

子長文。字士端。武定中。尙書考功郎。

須弟文仁。太中大夫。

史臣曰。魏定中原。于栗磾有武功于三世。兼以虛己下物。罰不濫加。斯亦諸將所希矣。拔任參內外。以著能名。烈氣慨沉遠。受任艱危之際。有柱石之質。殆禦侮之臣。忠以顯。朴見親。乘非其據。遂擅威權。生殺自己。苟非女主之世。何以全其門族。其不誅滅。抑天幸也。

魏書卷三十一

魏書卷三十一考證

于栗磾傳韶忠與吏部尙書元暉度支尙書元匡河南尹元萇等推定代方姓族〇本書官氏志云。時代人猶以姓族辭訟。又使尙書于忠尙書于匡侍中穆紹尙書元長等量定之。與此處互異。

殷恆州刺史〇殷字不可曉。殆假字之訛也。

魏書卷三十一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二十

高湖　崔逞　封懿

高湖字大淵渤海蓨人也漢太傅裒之後祖慶慕容垂司空父泰吏部尚書湖
少機敏有器度與兄韜俱知名於時雅為鄉人崔逞所敬異少歷顯職為散騎
常侍登國十年垂遣其太子寶來伐也湖言於垂曰魏燕之與國彼有內難此
遣赴之此有所求彼無違者和好多年行人相繼往求馬不得遂留其弟曲在
於此非彼之失政當敦修舊好乂寧國家而復令太子率衆遠伐且魏主雄略
兵馬精彊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太子富於春秋意果心銳輕敵好勝難可獨行
兵凶戰危願以深慮言頗切厲垂怒免湖官既而寶果敗於參合寶立乃起湖
為征虜將軍燕郡太守寶走和龍兄弟交爭湖見其衰亂遂率戶三千歸國太
祖賜爵東阿侯加右將軍總代東諸部世祖時除寧西將軍涼州鎮都大將鎮
姑臧甚有惠政年七十卒贈鎮西將軍秦州刺史謚曰敬有四子

第三子謐字安平有文武才度天安中以功臣子召入禁中除中散專典秘閣
肅勤不倦高宗深重之拜秘書郎謐以墳典殘缺奏請廣訪群書大加繕寫由
是代京圖籍莫不審正顯祖之御寧光宮也謐恆侍講讀拜蘭臺御史尋轉治
書掌攝內外彈糾非法當官而行無所畏避甚見稱賞延興二年九月卒時年
四十五太昌初追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徐齊濟兗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
太尉公青州刺史謚武貞公妻叔孫氏陳留郡君

長子樹生性通達重節義交結英雄不事生產有識者並宗奇之蠕蠕侵掠高
祖詔懷朔鎮將陽平王頤率衆討之頤假樹生鎮遠將軍都將先驅有功樹生
倘氣俠意在浮沉自適不願職位辭不受賞論者高之居宅數有赤光紫氣之
異鄰伍驚恐僉謂怪變宅不可居樹生曰何往非善安之自若雅好音律常以
絲竹自娛孝昌初北州大亂詔發衆軍廣開募賞以樹生有威略授以大都督
令率勁勇鎮捍舊蕃二年卒時年五十五太昌初追贈使持節都督冀相滄瀛
殷定六州諸軍事大將軍太師錄尚書事冀州刺史追封渤海王謚曰文穆妻
韓氏為渤海王國太妃永熙中後贈假黃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加後部羽
葆鼓吹餘如故長子即齊獻武王也

王弟琛字永寶天平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御史中尉南趙郡開國公

子叡襲武定末太子庶子

樹生弟翻字飛雀亦以器度知名卒於侍御中散元象中贈假黃鉞使持節侍
中都督冀定洛瀛并肆燕恆雲朔十州諸軍事大將軍太傅太尉公錄尚書事
冀州刺史謚曰孝宣

子嶽武定末侍中太傅公清河郡開國公

謐長兄真有志行兄弟俱至孝父亡治喪墓次甘露白雉降集焉有司以聞詔
樹闕里自涇州別駕稍遷安定太守甚著聲績卒贈龍驤將軍涇州刺史帶金
城太守神龜初卒太昌元年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定相殷三州諸軍事驃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謚曰武康

子仁正光中卒於河州別駕太昌初贈使持節侍中都督青齊濟三州諸軍事
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曰明穆

子寶字小胡永興末通直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尚食典御

拔弟睹兒美容貌膂力過人尤善弓馬顯祖時羽林幢將皇興中主仗令高祖
初給事中累遷散騎常侍內侍長坐事死

子昚字明珍有器尚初除侍御史拜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與叔徽俱使西域
還至河州遇賊攻圍城陷見害太昌初贈使持節都督冀滄二州諸軍事征東
將軍冀州刺史永熙中重贈侍中都督青徐光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青州刺史謚曰文景

子永樂興和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濟州刺史陽川縣開國公

永樂弟弼武定中安西將軍營州刺史安陵縣開國男

睹兒弟徽字榮顯小字苟兒聰敏有氣幹為任城王澄所知賞景明中起家奉
朝請延昌中假員外散騎常侍使於嚈噠西域諸國莫不敬憚之破洛侯烏孫

並因之以獻名馬還拜冗從僕射神龜中遷射聲校尉左中郎將游擊將軍又
假平西將軍員外散騎常侍使嚈噠還至枹罕屬莫折念生反於秦隴時河州
刺史元祚爲前刺史梁釗息景進等招引念生攻河州祚以憂死長史元永平
治中孟賓臺使元湛共推徵行河州事綏接有方兵士用命別駕乞伏世則潛
通景進徵殺之徵兵於吐谷渾吐谷渾率衆救之景進敗退走奔秦州景進尋
率羌夷復來攻逼徵遣統軍六景相馳表請師詔徵仍行河州事久無援救力
屈城陷爲賊所害永熙中喪還洛陽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相瀛滄五州諸
軍事司徒公冀州刺史謚曰文宣
子歸義有志烈初除奉朝請加威烈將軍與父徵俱使西域還都稍遷龍驤將
軍中散大夫西征都督每有戰功後沒於陣太昌初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雍州刺史謚曰孝貞
子普武定末安南將軍太子左衞率
歸義弟歸彥武定末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安喜縣開國男
眞弟各拔廣昌鎮將卒贈燕州刺史
子猛虎鄯善鎮錄事及居喪以至性稱遂絕宦情
子元國早卒
次顯國武定末撫軍將軍汝陽男
顯國弟達武定中驃騎將軍行滄州事
達弟永國征虜將軍中散大夫
永國弟子國武衞將軍
各拔少子感天平中侍中太尉公廣平郡開國公
子子瑗武定末兼武衞將軍
謐弟雅字幼宰薄骨律鎮將營州刺史
子隴字離隴沃野鎮長卒贈琅邪太守
子雍字景雲司徒從事後與少子思義俱奔蕭衍卒於江南元象初喪還特贈
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冀定瀛滄幽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令司徒公

冀州刺史
子思宗武定末中軍將軍儀同三司兗州刺史上洛郡開國男思義特贈使持
節散騎常侍都督青兗齊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僕射儀同三司青州
刺史
隴弟興早卒
興子貴孫晉州刺史
瑚弟恆字叔宗慕容垂鉅鹿太守太祖時率郡降賜爵涇縣侯加龍驤將軍仍
守鉅鹿卒贈安東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惠
子遺字始惜襲爵拜都牧令遷鎮南將軍相州刺史未及之職卒仍以爲贈謚
曰莊
子幹字干奴好學寬厚有雅度襲爵涇縣侯後例降爲伯歷南青州征虜府司
馬威遠將軍鄯善鎮遠府長史仍轉汾州後軍府長史白水太守所在以廉平
著稱太昌初卒贈使持節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空公雍州刺
史謚曰孝穆
子偘字伯欣襲爵除南秦州長史卒贈輔國將軍涼州刺史謚曰宣
子紹字廣祖襲爵興和初征虜將軍滄州刺史
偘弟勝字伏興卒於安東將軍光州刺史襄城縣開國公
子陟字祖遷司空中郎太尉主簿
陟弟標通直郎
標弟翻襲父爵
勝弟隆之武定末太保尚書令平原郡開國公
崔逞字叔祖清河東武城人也魏中尉琰之六世孫曾祖諒晉中書令祖遇仕
石虎爲特進父瑜黃門郎逞少好學有文才遭亂孤貧躬耕于野而講誦不廢
慕容暐時郡舉上計掾補著作郎撰燕記遷黃門侍郎及苻堅并慕容暐以爲
齊郡太守堅敗司馬昌明以逞爲清河平原二郡太守爲翟遼所虜授以中書
令慕容垂滅翟釗以爲秘書監慕容寶東走和龍爲留臺吏部尚書及慕容驎

立逞攜妻子亡歸太祖。張袞先稱美逞，及見，禮遇甚重，拜爲尚書，任以政事，錄三十六曹，別給吏屬，居門下省，尋除御史中丞。太祖攻中山未克，六軍乏糧，民多匿穀，問羣臣以取粟方略。逞曰：取椹可以助糧，故飛鴞食椹而改音，詩稱其事。太祖雖銜其侮慢，然兵既須食，乃聽以椹當租。逞又曰：可使軍人及時自取，過時則落盡。太祖怒曰：內賊未平，兵人安可解甲仗入林野而收椹乎？是何言歟！以中山未拔，故不加罪。天興初，姚興侵司馬德宗襄陽戍，戍將郗恢馳使乞師於常山王遵，遵以聞。太祖詔逞與張袞爲遵書以答。初，恢與遵書云「賢兄虎步中原」，太祖以言悖君臣之體，勅逞、袞亦貶其主號以報之。逞、袞乃云「貴主」。太祖怒曰：使汝貶其主以答，乃稱貴主，何若賢兄也！遂賜死。後司馬德宗荊州刺史司馬休之等數十人爲桓玄所逐，皆將來奔，至陳留南，分爲二輩，一奔長安，一歸廣固。太祖初聞休之等降，大悅，後怪其不至，詔兗州尋訪，獲其從者，問故，皆曰：國家威聲遠被，是以休之等咸欲歸闕，及聞崔逞被殺，故奔二處。太祖深悔之。自是士人有過者，多見優容。逞七子，二子早亡。第三子頤，頤弟禋，禋弟禕，禕弟嚴，嚴弟頤。逞之內徙也，終慮不免，乃使其妻張氏與四子留冀州，令歸慕容德，遂奔廣固。逞獨與小子頤在平城，及逞之死，亦以此爲譴。

頤字泰伸，初爲太子洗馬，後稍遷散騎侍郎，賜爵清河侯。後世祖聞劉義隆以頤爲冀州刺史，乃曰：義隆知用其兄，我豈無冀州也？乃以頤爲平東將軍、冀州刺史，又爲大鴻臚，持節策拜楊難當爲南秦王。奉使數返，光揚朝命，世祖善之。及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督諸軍取上邽，使頤齎詔於丕，前喻難當，奉詔從與方士韋文秀詣王屋山造金丹，不就，眞君初卒。頤五子。

長子泰，字公禮，早終，無子。

泰弟廣，字公淵，襲爵，拜平東將軍。

子法度，早終。

廣弟軌，字公則，太子中舍人、鎭南司馬。

軌弟穆，字公和，早終。

穆弟敬，字哲，小字男季。高祖初，以交通境外，伏誅。從兄景眞以子思叔繼敬。

思叔少爲中書學生，遷中書博士。世宗時，歷上黨、鉅鹿太守。自逞之死至敬之誅，三世積五十餘年，而在北一門盡矣。初，三齊平，禕孫相如入國，以才學知名，舉冀州秀才，早卒。

相如弟彧，在術藝傳。

逞兄遹，字寧祖，亦有名於時。慕容垂尚書左丞，范陽、昌黎二郡太守。

遹曾孫延壽，冀州主簿，輕財好施，甚收鄉曲之譽。

延壽子隆宗，閑率愛友，居喪以孝聞。歷位冀州別駕，蘭陵、燕郡二郡太守，司空諮議參軍，冀州中正，中軍大將軍府長史。仁信待物，出於至誠，故見重於世。卒，贈前將軍、齊州刺史，謚曰孝。

子敬保，員外散騎侍郎、冀州儀同府從事中郎。卒，贈冀州刺史。

子子恆，官至征虜將軍、魯郡太守，早卒。

子恆弟子安，冠軍將軍、西兗州司馬。

子安弟子昇，開府參軍。武定中，坐元瑾事，兄弟並伏法。

封懿，字處德，渤海蓨人也。曾祖釋，晉東夷校尉。父放，慕容暐吏部尚書。兄孚，慕容超太尉。懿倜儻有才氣，能屬文，與孚雖器行有長短，然名位略齊，仕慕容寶，位至中書令、民部尚書。寶敗，歸闕，除給事黃門侍郎、都坐大官、章安子。太祖數引見，問以慕容舊事。懿應對疏慢，廢還家。太宗初，復徵拜都坐大官，進爵爲侯。泰常二年卒。懿撰燕書，頗行於世。

子玄之，坐與司馬國璠、溫楷等謀亂，伏誅。臨刑，太宗謂之曰：終不令絕汝種也。將宥爾一子。玄之請曰：弟虔之子磨奴，字君明，早孤，乞全其命。乃殺玄之四子而赦磨奴。

磨奴被刑爲宦人。崔浩之誅也，世祖謂磨奴曰：汝本應全，所以致刑者，事由浩之故。後爲中曹監，西使張掖，賜爵富城子，加建威將軍、給事中。久之，出爲冠軍將軍、懷州刺史。太和七年卒。贈平東將軍、冀州刺史、渤海公，謚曰定。以族子叔念爲後，高祖賜名回。

回父繫，即慕容暐太尉弈之後也。回，皇興初爲中書學生，襲爵富城子，累遷太

子家令世宗即位以回行華州事回在州轉中散大夫党智孫為尚書左丞韋
續糾奏免尋除鎮遠將軍安州刺史山民愿朴父子賓旅同寢一室回下車勸
令別處其俗遂改徵為太尉長史頻行定州徐州事尋除後將軍汾州刺史肅
宗初轉瀛州刺史加右將軍固辭不拜仍授平北將軍瀛州刺史時大乘寇亂
之後加以水潦百姓困乏回表求賑恤免其兵調州內甚賴之又為度支尚書
尋轉都官尚書冀州大中正滎陽鄭雲諂事長秋卿劉騰貨騰紫纈四百匹得
為安州刺史除書旦出暮往詣回坐未定謂回曰我為安州卿知之否彼土治
生何事為便回答之曰卿荷國寵靈位至方伯雖不能拔園葵去織婦宜思方
略以濟百姓如何見造而問治生乎封回不為商賈何以相示雲慚愧失色靈
太后臨朝召百官問得失羣臣莫敢言回對曰昔孔丘為司寇七日而誅少正
卯魯國肅然數巧自息莊旦行戮不避兄弟周道用隆徐偃專行仁義其國乃
滅自古及今未有不厲威刑而能治者頃來頗由長吏寬怠使剝百姓盜賊羣
起請肅刑書以懲未犯太后意納之而不能用轉為七兵尚書領御史中尉尚
書右僕射元欽與從父兄麗妻崔氏姦通回乃劾奏時人稱之除鎮東將軍冀
州刺史肅宗末徵為殿中尚書頻表遜職以為右光祿大夫莊帝初遇害於河
陰時年七十七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司空公定州刺史謚曰孝宣

長子隆之武定中開府儀同三司齊州刺史安德郡開國公

子子繪武定中渤海太守

隆之弟興之字祖胄經明行修恬素清靜起家太學博士員外郎出為冀二
州平北府長史所歷有當官之譽孝昌中卒天平中追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
雍州刺史尋重贈殿中尚書謚曰文

子孝琬字士稱武定末開府中郎

琬弟孝琰秘書郎

興之弟延之字祖業天平中驃騎大將軍青州刺史剡縣開國子磨奴既以回
為後請於顯祖贈鑒寧遠將軍滄水太守

鑒長子琳字彥寶顯祖末本州表貢拜中書博士高祖初大軍南討琳參鎮南
軍事後為河南七州大使還拜中書侍郎與侍中南平王馮誕等議定律令賜
布帛六百疋粟六百石馬牛各一遷太尉長史轉司宗下大夫有長者之稱行
東兗州事及改定百官除司空長史出為立忠將軍南青州刺史兼散騎常侍
持節西道大使還為長兼太中大夫轉廣平內史又為光祿大夫世宗末除後
將軍夏州刺史徵為安東將軍光祿大夫神龜二年卒贈使持節撫軍將軍相
州刺史

子元稱

元稱弟子盛並早卒

子盛弟子施武定末沛郡太守

琳子肅在文苑傳

懿從兄子愷字思悌弈之孫也父勸慕容垂侍中太常卿愷給事黃門侍郎散
騎常侍後入代都名出懿子玄之右俱坐司馬氏事死愷妻盧玄姊也愷子伯
達棄母及妻李氏南奔河表改婚房氏顯祖末伯達子休傑內入祖母盧猶存
垂百歲矣而李已死休傑高祖時以歸國勳為河間太守兼冀州咸陽王府諮
議參軍

休傑從弟靈祐仕劉義隆為青州治中渤海太守慕容白曜平三齊靈祐率二
百人詣白曜降賜爵下密子後除建威將軍渤海太守卒

子進壽襲爵肅宗時為揚州治中以失義州為刺史元志所殺事具志傳

子子游武定中開府中兵參軍

進壽弟蚌卒於冀州別駕

蚌弟檠起家荊州長流參軍司空水曹參軍殿中侍御史累遷征東將軍廣州
長史還除光祿大夫卒贈衛將軍冀州刺史

回族叔軌字廣度沉謹好學博通經傳與光祿大夫武邑孫惠蔚同志友善惠
蔚每推軌曰封生之於經義非但章句可奇其標明綱格統括大歸吾所弗如
者多矣善自修潔儀容甚偉或曰學士不事修飾此賢何獨如此軌聞笑曰君
子整其衣冠尊其瞻視何必蓬頭垢面然後為賢言者慚退太和中拜著作佐

郎稱遷尙書儀曹郎中兼員外散騎常侍銜命高麗高麗王雲恃其偏遠稱疾不親受詔軌正色詰之喻以大義雲乃北面受詔先是契丹虜掠邊民六十餘口又爲高麗擁掠東歸軌具聞其狀移書徵之雲悉資給遣還有司奏軌遠使絕域不辱朝命權宜曉慰邊民來蘇宜加爵賞世宗詔曰權宜徵口使人常體但光揚有稱宜賞一階轉考功郎中除本郡中正渤海太守崔休入爲吏部郎以兄考事干軌軌曰法者天下之平不可以舊君故虧之也休歎其守正軌在臺中稱爲儒雅奏請遣四門博士明經學者檢試諸州學生詔從之尋除國子博士加揚武將軍假通直散騎常侍慰勞汾州山胡司空清河王懌表修明堂辟雍詔百寮集議軌議曰明堂者布政之宮在國之陽所以嚴父配天聽朔設教其經構之式蓋已尙矣故周官匠人職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五室九階四戶八窗鄭玄曰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之以見同制然則三代明堂其制一也案周與夏殷損益不同至於明堂因而弗革明五室之義得天數矣是以鄭玄又曰五室者象五行也然則九階者法九土四戶者達四時八窗者通八風誠不易之大範有國之恆式若其上圓下方以則天地通水環宮以節觀省茅蓋白盛爲之質飾赤綴白綴爲之戶牖皆典籍所具載制度之明義也在秦之世焚滅五典毀黜三代變更先聖不依舊憲故呂氏月令見九室之義大戴之禮著十二堂之論漢承秦法亦未能改東西二京俱爲九室是以黃圖白虎通蔡邕應劭等咸稱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以象十二辰夫室以祭天堂以布政依天而祭故室不過五依時布政故堂不踰四州之與辰非所可法九與十二其用安在今聖朝欲尊道訓民備禮化物宜則五室以爲永制至如廟學之嫌臺沼之雜袁準之徒已論正矣遺論具在不復須載尋以本官行東郡太守還前軍將軍行夏州事好立條教所在有績轉太子僕射還廷尉少卿加征虜將軍卒贈右將軍濟州刺史初軌深爲郭祚所知祚常謂子景尙曰封軌高綽二人並幹國之才必應遠至吾平生不妄進舉而每薦此二公非直爲國進賢亦爲汝等將來之津梁也其見重如此軌既以方直自業高綽亦以風概立名尙書令高肇拜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綽顧不見軌乃遽歸曰吾一生自謂無愆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軌以務德慎言修身之本姦回讒佞世之巨害乃爲務德慎言遠佞防姦四戒文多不載

軌長子偉伯字君良博學有才思弱冠除太學博士每朝廷大議偉伯皆預焉雅爲太保崔光僕射游肇所知賞太尉清河王懌辟參軍事懌親爲孝經解詁命偉伯爲難例九條皆發起隱漏偉伯又討論禮傳詩易疑事數十條儒者咸稱之尋將經始明堂廣集儒學議其制度九五之論久而不定偉伯乃搜撿經緯上明堂圖說六卷正光末尙書僕射蕭寶夤以爲關西行臺郎及寶夤爲逆偉伯乃與南平王冏潛結關中豪右韋子粲等謀舉義兵事發見殺年三十六時人惜之永安中追贈散騎常侍征虜將軍瀛州刺史聽一子出身偉伯無子轉授第三弟翼偉伯撰封氏本錄六卷幷詩賦碑誄雜文數十篇

偉伯弟業字君修奉朝請領殿中侍御史早卒

業弟翼字君贊美容貌腰帶十圍以兄偉伯立節之勳除給事中後加揚烈將軍武定初卒

翼弟述字君義武定末廷尉少卿

述弟詢字景文尙書起部郎

史臣曰高敏俟才鑒明遠見機而作身名俱劭世載人英天所贊也崔暹文學器識當年之俊雇遠忽微俱以爲禍頤有茲休烈厥世不延封懿獲全爲幸回乃克光家世不乏人矣

魏書卷三十二

魏書卷三十二考證

高湖傳。拔弟腈兒○臣人龍按傳無拔事。而載拔弟腈兒。不知拔何人也。或疑北齊書趙郡王琛傳。琛子叡。小名須拔。當係叡弟。但叡生三旬而孤。未必有弟。又叡於武定末爲太子庶子。而腈兒於熙平中早爲主伏令。相隔數十年。今以下文陽川縣開國公永樂推而上之。似腈兒乃永樂祖。而拔其伯祖也。永樂。神武從祖兄子。是拔與腈兒皆神武從父行。

腈兒弟徽○北齊書。徽附見於其子平秦王歸彥傳中。傳稱歸彥字仁英。神武族弟也。

詔徽仍行河州事。久無救援。力屈城陷。爲賊所害○北齊書。高徽魏末坐事以解胡言爲西域大使。以功得河東守。尋卸死焉。此傳云力屈城陷爲賊所害。則北齊書所爲死焉者。死王事也。

眞弟各拔○北齊書中。各拔之孫。爲齊襄樂王顯國。則各拔乃神武從祖。而顯國其從祖弟也。

各拔少子盛○北齊書。盛封廣平郡公。與本書合。但以世系考之。則盛當爲神武從叔。而北齊書與北史。俱稱爲從叔祖。

子子瑗○北齊書。盛無子。以兄子瑗嗣。乃神武兄弟行也。若以盛爲從叔祖。則舛矣。

封懿傳。子孝琬○一本無孝字。北史亦作孝琬。

子琬弟孝琰○一本無子字。北史作孝琬弟孝琰。子字乃孝字之訛。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二十一

宋隱　王憲　屈遵　張蒲　谷渾
公孫表　張濟　李先　賈彝　薛提

宋隱

宋隱字處默西河介休人也曾祖奭晉昌黎太守後爲慕容廆長史祖活中書監父恭尙書徐州刺史慕容儁徙鄴恭始家於廣平列人焉隱性至孝年十三便有成人之志專精好學不以兵難易操仕慕容垂歷尙書郎太子中舍人本州別駕太祖平中山拜隱尙書吏部郎車駕還北詔隱以本官輔衞王儀鎭中山尋轉行臺右丞領選如故屢以老病乞骸骨太祖不許尋以母喪歸列人旣葬被徵固辭以病而州郡切以期會隱乃棄妻子間行避焉後匿於長樂之經縣數年而卒臨終謂其子姪等曰苟能入順父兄出悌鄉黨仕郡幸而至功曹史以忠淸奉之則足矣不勞遠詣臺閣恐汝不能富貴而徒延門戶之累耳若忘吾言是爲無若父也使鬼而有知吾不歸食矣有五子

第三子溫世祖時徵拜中書博士卒追贈建威將軍豫州刺史列人定侯

溫弟演顯祖初從征彭城有功拜明威將軍濟北太守

演子愔字伯魚州別駕

隱弟輔字處仁少慷慨有大操博覽羣書州辟別駕早卒

隱叔父洽爲慕容垂尙書太祖之圍中山也洽率所領專守北圍當洽所統官軍多被傷殺太祖特深忿恨及城平遂殺之子順訓並下腐刑

洽第四子宣字道茂時年數歲親人竊逃以免後與范陽盧玄勃海高允及從子愔俱被徵拜中書博士尋兼散騎常侍使劉義隆加冠軍將軍賜爵中都侯領中書侍郎行司隸校尉眞君七年卒贈司隸諡簡侯

子模字乾仁襲爵卒於遼西太守

子鸞字珍和襲爵東莞太守

鸞弟瓊字普賢少以孝行稱母曾病季秋之月思瓜不已瓊夢想見之求而遂獲時人稱異母終州郡屢辟皆不就卒於家

子仲美武定末尙書水部郎

王憲

王憲字顯則北海劇人也祖猛苻堅丞相父休河東太守憲幼孤隨伯父永在鄴苻丕稱尊號復以永爲丞相永爲慕容永所殺憲奔淸河匿於民家皇始中輿駕次趙郡之高邑憲乃歸誠太祖見之曰此王猛孫也厚禮待之以爲本州中正領選曹事兼掌門下世祖卽位行廷尉卿出爲上谷太守加中壘將軍賜爵高唐子淸身率下風化大行尋拜外都大官後爲中都歷任二曹斷獄稱旨進爵劇縣侯加龍驤將軍出爲幷州刺史加安南將軍進爵北海公境內淸肅及還京師以憲元老特賜錦繡布帛綿絲珍羞禮膳天安初卒年八十九贈鎭南將軍靑州刺史諡曰康

子崇襲早卒

子仲智襲歷中書侍郎安西將軍幽州刺史有淸平之稱

崇弟嶷字道長少以父任爲中書學生稍遷南部大夫高祖初出使巡察靑徐兗豫撫慰新附觀省風俗還遷南部尙書在任十四年時南州多事文奏盈几訟者塡門嶷性儒緩委隨不斷終日在坐昏睡而已李訢鄧宗慶等號爲明察勤理時務而二人終見誅戮餘十數人或黜或免唯嶷卒得自保時人爲之語曰實癡實昏終得保存加散騎常侍右將軍賜爵東平侯未幾拜安東將軍進爵樂安公出爲持節鎭西將軍秦州刺史改爲華山公散騎常侍如故後入爲內都大官卒

子祖念襲爵官至東平太守例降爵爲侯卒贈寧朔將軍光州刺史

子慶鍾襲爵給事中貪穢無行坐事爵除祖念弟雲字羅漢頗有風尙自尙書郎入爲中書舍人轉司州別駕光祿少卿改授衞尉少卿出爲冠軍將軍尙書兗州刺史尋進號征虜將軍在州坐受所部荆山戍主杜虞財貨又取官絹因染割易御史糾劾付廷尉遇赦免熙平二年卒官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諡曰文昭有九子

長子昕字元景武定末太子詹事

昕弟暉字元旭早稱機悟歷尚書儀曹郎中書舍人贈散騎常侍鎮軍將軍兗州刺史

暉弟盱字仲明秘書郎司徒主簿天平中爲盜所害

屈遵字子皮昌黎徒河人也博學多藝名著當時爲慕容永尚書僕射武垣公永滅垂以爲博陵令太祖南伐車駕幸魯口博陵太守申永南奔河外高陽太守崔玄伯東走海濱屬城長吏率多逃竄遵獨告其吏民曰往年寶師大敗今茲垂征不還天之棄燕人弗支也魏帝神武命世寬仁善納御衆百萬號令若一此湯武之師吾欲歸命爾等勉之勿遇嘉運而爲禍先遂歸太祖太祖素聞其名厚加禮焉拜中書令出納王言兼總文誥中原既平賜爵下蔡子從駕還京師卒時年七十

子須襲爵除長樂太守加鎮遠將軍進爵信都侯卒贈寧北將軍昌黎公諡曰恭

少子處珍襲爵處珍卒

子車渠襲爵高祖初出爲東陽鎮將卒贈青州刺史諡曰莊

須長子恆字長生沉深有局量少纂家業尤善書計太祖初給事諸曹太宗世遷將作監統京師諸署世祖即位稍遷尚書右僕射加侍中以破平涼功賜爵濟北公加平南將軍後轉中領軍恭宗在東宮恆領太子少傅後督諸軍東伐進號鎮東大將軍師次和龍馮文通致牛酒以犒軍獻甲三千恆責其不送侍子數之以王命遂掠男女六千口而還恆在宮公正內外稱其平當世祖信任之委以大政車駕出征常居中留鎮與襄城公盧魯元俱賜甲第世祖數臨幸賞賜隆厚真君四年墜馬卒時年五十五時世祖幸陰山恭宗遣使乘傳奏狀世祖甚悼惜之謂使人曰汝等殺朕良臣何用乘馬遂令步歸贈征西大將軍諡曰成公

長子觀早卒世祖愍之賜其子男爵觀弟道賜襲祖爵

道賜少以父任內侍左右稍遷主客進爲尚書加散騎常侍善騎射機辯有辭氣世祖甚器之從征蓋吳遷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還至雁門暴疾卒諡曰哀公

子拔襲爵

拔少好陰陽學世祖追思其父祖年十四以爲南部大夫時世祖南伐擒劉義隆將胡盛之以付拔拔酒醉不覺盛之逃去世祖大怒命斬之將伏鑕世祖愴然曰若鬼而有知長生問其子孫朕何以應之乃赦拔免爲散大夫後顯祖以其功臣子拜營州刺史卒

子永興襲爵

張蒲字玄則河南修武人本名謨後改爲蒲漢太尉延之後父攀慕容垂御史中丞兵部尚書以清方稱蒲少有父風頗涉文史以端謹見知爲慕容寶陽平河間二郡太守尚書左丞太祖定中山寶之官司敍用者多降品秩既素聞蒲名仍拜爲尚書左丞天興中以蒲清謹方正遷東部大夫後拜太中大夫太宗即位爲內都大官賜爵泰昌子參決庶獄私謁不行號爲公正泰常初丁零翟猛雀驅逼吏民入白㵎山謀爲大逆詔蒲與冀州刺史長孫道生等往討道生等欲徑以大兵擊之蒲曰良民所以從猛雀者非樂亂而爲皆逼凶威彊服之耳今若直以大軍臨之吏民雖欲返善其道無由又懼誅夷必并勢而距官軍然後入山恃阻誑惑愚民其變未易圖也不如先遣使喻之使民不與猛雀同謀者無坐則民必喜而俱降矣道生甚以爲然具以奏聞太宗詔蒲軍前慰喻乃下數千家還其本屬蒲皆安集之猛雀與親黨百餘人奔逃蒲與道生等追斬猛雀首送京師後劉裕寇竊河表以蒲爲南中郎將南蠻校尉平南大將軍長孫嵩往禦之裕入長安乃還後改爲壽張子與安平公叔建將兵自平原東渡徇下劉義符青兗諸郡詔加陳兵將軍濟州刺史又與建攻青州不剋而還世祖即位以蒲清貧妻子衣食不給乃出爲相州刺史扶弱抑彊進善黜惡教化大行始光三年卒於州年七十二吏民痛惜之蒲在謀臣之列屢出爲將朝廷清論常爲稱首贈平東將軍廣平公諡曰文恭

子昭有志操天興中以功臣子爲太學生太宗即位爲內主書後襲父爵神䴥中從征蠕蠕以功進爵修武侯加平遠將軍延和二年出爲幽州刺史開府加寧東將軍時幽州年穀不登州廩虛罄民多菜色昭謂民吏曰何我之不德而過其時乎乃使富人通濟貧乏車馬之家糴運外境貧弱者勸以農桑歲乃大

熟士女稱頌之在任三年卒
子昶襲爵早卒
昶弟靈符真君八年補中書博士和平中咸陽郡民趙昌聚黨作逆百姓騷動詔靈符宣旨慰喻民乃復業天安初遷中書侍郎賜爵昌國子延興中使南豫州觀察風俗太和四年除建威將軍廣平太守還為尚書左丞司州大中正後除鎮遠將軍齊州刺史十六年轉光州刺史加立忠將軍卒
谷渾字元沖昌黎人也父袞膂力兼人彎弓三百斤勇冠一時仕慕容垂至廣武將軍渾少有父風任俠好氣以父母在常自退抑晚乃折節受經業遂覽羣籍被服類儒者太祖時以善隸書為內侍左右太宗世遷前鋒將軍從幸河南還以選給事東宮世祖即位為中書侍郎加振威將軍從征赫連昌為驍騎將軍遷侍中安南將軍領儀曹尚書賜爵濮陽公渾正直有操行性不苟合趣舍不與己同者視之蔑如也然反重舊故不以富貴驕人時人以此稱之在官廉直為世祖所器重詔以渾子孫十五以上悉補中書學生延和二年春卒世祖悼惜之親臨其喪贈賜豐厚謚曰文宣
子闡字崇基小字長命襲爵少侍東宮稍遷平南將軍相州刺史入為外都大官延興四年卒謚曰簡公
闡弟季孫襲爵中書學生入為秘書中散遷中部大夫出為吐京鎮將
闡子洪字元孫少受學中書世祖以洪機敏有祖風令入授高宗經高宗即位以舊恩為散騎常侍南部長遷尚書賜爵滎陽公洪性貪奢僕妾衣服錦綺貲累千金而求欲滋劇時顯祖舅李峻等初至京師官給衣服洪輒截沒為有司所糾幷窮其前後贓罪坐以伏法
子穎青州征東大將軍廣陵王羽田曹參軍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尚書郎加威遠將軍除員外散騎常侍尋轉中散大夫大軍伐蜀時益州刺史傅豎眼出為別將以穎權行州事後除假節鎮遠將軍涼州刺史不行改授太府少卿又加前將軍神龜二年卒贈平東將軍營州刺史謚曰貞
長子纂字靈紹頗有學涉解褐太學博士領侍御史稍遷著作郎司州治中黃門郎散騎常侍又為侍中兼殿中尚書遷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營州大中正纂前為著作又監國史不能有所緝綴
纂弟士恢字紹達少好琴書初為世宗挽郎除奉朝請正光中入侍甚為肅宗寵侍元叉之出靈太后反政紹達頗有力焉遷諫議大夫俄轉通直散騎常侍直閤將軍鴻臚少卿封元城縣開國侯邑七百戶太后嬖幸鄭儼懼紹達間構於帝每因言次導紹達為州紹達執寵不願出外太后誣其罪而殺之
公孫表字玄元燕郡廣陽人也遊學為諸生慕容沖以為尚書郎慕容垂破長子從入中山慕容寶走乃歸闕以使江南稱旨拜尚書郎後為博士初太祖以慕容垂諸子分據勢要權柄推移遂至亡滅且國俗敦樸嗜欲寡少不可啓其機心而導其巧利深非之表承指上韓非書二十卷太祖稱善太宗初表參功勞將軍元屈軍事討吐京叛胡為胡所敗表以先諫止屈太宗善之賜爵固安子河西饑胡劉虎聚結流民反於上黨南寇河內詔表討虎又令表與姚興洛陽戍將結期使備河南岸然後進軍討之時胡內自疑阻更相殺害表以其有解散之勢遂不與戍將相聞率衆討之法令不整為胡所敗軍人大被傷殺太宗深銜之及劉裕征姚興兗州刺史尉建聞寇至棄滑臺北走詔表隨壽光侯叔孫建屯枋頭泰常七年劉裕死議取河南侵地太宗以為掠地至淮滑臺等三城自然面縛表固執宜先攻城太宗從之於是以奚斤為都督以表為吳兵將軍廣州刺史斤等濟河表攻滑臺歷時不拔太宗乃南巡為之擊援表等既剋滑臺引師西伐大破劉義隆將翟廣等於王樓遂圍虎牢車駕次汲郡始昌子蘇坦太史令王亮奏表置軍虎牢東不得利便之地故令賊不時滅太宗雅好術數又積前忿及攻虎牢士卒多傷乃使人夜就帳中縊而殺之時年六十四太宗以賊未退秘而不宣初表與渤海封愷友善後為子求愷從女愷不許表甚銜之及封氏為司馬國璠所逮太宗以舊族欲原之表固證其罪乃誅封氏表為人外和內忌時人以此薄之表本與王亮同營署及其出也輕侮亮故至於死
第二子軌字元慶少以文學知名太宗時為中書郎出從征討補諸軍司馬世

租平赫連昌。引諸將帥入其府藏。各令任意取金玉。諸將取之盈懷。軌獨不探把。世祖乃親探金賜之。謂軌曰。卿可謂臨財不苟得。朕所以增賜者。欲顯廉於衆人。後兼大鴻臚。持節拜氐王楊玄爲南秦王。及境。玄不郊迎。軌數玄曰。昔尉他跨據。及陸賈至。匍匐奉順。故能垂名竹帛。今君王無肅恭之禮。非蕃臣也。玄使其屬趙客子對曰。天子以六合爲家。孰非王庭。是以敢請入國。然後受謁。軌答曰。大夫入境。尚有郊勞。而況王命者乎。請奉策以還。玄懼。詣郊受命。軌使還稱旨。拜尚書。賜爵燕郡公。加平南將軍。及劉義隆將到彥之遣其部將姚縱夫濟河攻冶坂。世祖慮更北入。遣軌屯壺關。會上黨丁零叛。軌討平之。出爲虎牢鎮將。初世祖將北征。發民驢以運糧。使軌部詣雍州。軌令驢主皆加絹一疋。乃與受之。百姓爲之語曰。驢無彊弱。輔脊自壯。衆共嗤之。坐徵還。真君二年卒。時年五十一。軌既死。世祖謂崔浩曰。吾行過上黨。父老皆曰。公孫軌爲受貨縱賊。使至今餘姦不除。軌之咎也。其初來。單馬執鞭。返去。從車百兩。載物而南。丁零渠帥乘山罵軌。軌怒。取罵者之母。以矛刺其陰而殺之。曰。何以生此逆子。從下到擘。分磔四支於山樹上。以肆其忿。是忍行不忍之事。軌幸而早死。至今在者。吾必族而誅之。軌終得娶于封氏。生二子。斌。叡。

斌。襲爵。拜內都大官。正光二年卒。贈幽州刺史。

叡。字文叔。初爲東宮吏。稍遷儀曹長。賜爵陽平公。時顯祖於苑內立殿。敕中秘羣官制名。叡曰。臣聞至尊至貴。莫崇於帝王。天人挹損。莫大於謙光。伏惟陛下躬唐虞之德。存遺頤神。道遹物外。宮居之名。當協叡旨。臣愚以爲宜曰崇光。奏可。後卒於南部尚書。贈安東將軍。幽州刺史。諡曰宣。叡妻。崔浩弟女也。生子良。

良。字遵伯。聰明好學。爲尚書左丞。雅有幹用。爲高祖所知遇。

良弟衡。字道津。良推爵讓之。仕至司直。良以別功。賜爵昌平子。

子崇基襲。

軌弟質。字元直。有經義。頗屬文。初爲中書學生。稍遷博士。世祖征涼州。留宜都王穆壽輔恭宗。時蠕蠕乘虛犯塞。候騎至於京師。京師大震。壽雅信任質。以爲謀主。質性好卜筮。卜筮者咸云寇必不來。故不設備。由質幾致敗國。後深自督屬。屢進讜言。超遷尚書。真君九年卒。追贈中護軍將軍。光祿勳。幽州刺史。廣陽侯。諡曰恭。

第二子邃。字文慶。初爲選部吏。以積勤稍遷南部長。數奏有稱。遷南部尚書。賜爵范陽侯。加左將軍。高祖詔邃與內都幢將上谷公張倫率衆討蕭賾舞陰戍。後高祖與文明太后引見王公以下。高祖曰。比年方割畿內及京城三部。於百姓頗有益否。邃對曰。先者人民離散。主司猥多。至於督察。實難齊整。自方割以來。衆賦易辦。實有大益。太后曰。諸人多言無益。卿言可謂識治機矣。詔醴陽被掠之兵。有得還者。賜絹二十匹。邃奏爲貴賤等級。高祖稱善。依例降侯。改爲襄平伯。出爲使持節。安東將軍。青州刺史。以邃在公遺迹可紀。下詔褒述。加鎮東將軍。領東夷校尉。刺史如故。太和十九年卒於官。高祖在鄴宮。爲之舉哀。時百度唯新。青州佐吏疑爲所服。詔曰。今古時殊。禮或隆殺。專古也理與今違。專今也大乖曩義。當斟酌兩途。商量得失。吏民之情。亦不可苟順也。主簿近代相承服斬。過葬便除。可如故事。自餘無服。大成寥落。可準諸境內之民。爲齊衰三月。

子同始。襲爵。卒於給事中。

同始弟同慶。篤厚廉慎。爲司徒田曹參軍。李崇驃騎府外兵參軍。隨崇北征。有方直之稱。邃。叡爲從父兄弟。而叡才器小優。又封氏之生。崔氏之壻。邃母雁門李氏。地望懸隔。鉅鹿太守祖季真。多識北方人物。每云。士大夫當須好婚親。二公孫同堂兄弟耳。吉凶會集。便有士庶之異。

張濟。字士度。西河人也。父千秋。慕容垂驍騎將軍。垂滅。來奔。太祖善之。拜建節將軍。賜爵成紀侯。隨從征伐。累著功績。登國末卒。濟涉獵書傳。清辯美儀容。太祖愛之。引侍左右。與公孫表等俱爲行人。拜散騎侍郎。襲爵。先是姚興遣將攻洛陽。司馬德宗雍州刺史楊佺期遣使乞師於常山王遵。遵以狀聞。太祖遣濟爲遵從事中郎報之。濟自襄陽還。太祖問濟江南之事。濟對曰。司馬昌明死。子德宗代立。所部州鎮。迭相攻擊。今雖小定。君弱臣彊。全無綱紀。臣等既至襄陽。佺期問臣。魏初伐中山幾十萬衆。臣答。三十餘萬。佺期曰。魏國被甲戎馬。可有幾匹。臣答。中軍精騎十有餘萬。外軍無數。佺期曰。以此討羌。豈足滅也。又曰。魏

定中山徙幾戶於北臣答七萬餘家徙期曰治在何城臣答定都平城徙期曰有如許大衆亦何用城爲又曰魏帝爲欲久都平城將復遷乎臣答非所知也徙期聞朝廷不都山東貌有喜色曰晉魏通和乃在往昔非唯今日羌寇狡猾頻侵河洛夙夜憂危今此寡弱倉庫空竭與君便爲一家義所無諱洛城救援仰恃於魏若獲保全當必厚報如其爲羌所乘寧使魏取臣等欲分向楊州徙期曰蠻賊互起水行甚難魏之軍馬已據滑臺於此而還從北道東下乃更便直晉之法制有異於魏今都督襄陽委以外事有欲征討輒便興發然後表聞令朝廷知之而已如其事勢不舉亦不承臺命太祖嘉其辭順乃厚賞其使許救洛陽後遷謁者僕射報使姚興以累使稱旨拜勝兵將軍頻從車駕北伐濟謀功居多賞賜奴婢百口馬牛數百羊二十餘口天賜五年卒

子多羅襲爵坐事除

李先字容仁中山盧奴人也本字犯高祖廟諱少好學善占相之術師事清河張御御奇之仕苻堅尚書郎後慕容永聞其名迎爲謀主先勸永據長子城永遂稱制以先爲黃門郎秘書監垂滅永徙於中山皇始初先於井陘歸順太祖問先曰卿何國人先曰臣本趙郡平棘人太祖曰朕聞中山土廣民殷信爾以不先曰臣少官長安仍事長子後乃還鄉觀望民土實自殷廣又問先曰朕聞長子中有李先者卿其是乎先曰小臣是也太祖曰卿識朕不先曰陛下聖德膺符澤被八表龍顏挺特臣安敢不識太祖又問曰卿祖父及身官悉歷何官先對曰臣大父重晉平陽太守大將軍右司馬父樊石虎樂安太守左中郎將臣苻丕尚書右主客郎慕容永秘書監高密侯太祖曰卿既宿士屢歷名官經學所通何典爲長先對曰臣才識愚闇少習經史年荒廢忘十猶通六又問兵法風角卿悉通不先曰亦曾習讀不能明解太祖曰慕容永時卿用兵不先曰臣時蒙顯任實參兵事太祖後以先爲丞相衞王府左長史從儀平鄴到義臺破慕容驎軍回定中山先每一進策所向剋平車駕還代以先爲尚書右中兵郎太祖謂先曰今蠕蠕屢來犯塞朕欲討之卿以爲何如先曰蠕蠕不識天命竄伏荒朔屢來偷竊驚動邊民陛下神武威德遐振舉兵征之必將摧殄車駕於是北伐大破蠕蠕賞先奴婢三口馬牛羊五十頭轉七兵郎遷博士定州大中正太祖問先曰天下何書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對曰唯有經書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補王者神智又問曰天下書籍凡有幾何朕欲集之如何可備對曰伏羲創制帝王相承以至於今世傳國記天文秘緯不可計數陛下誠欲集之嚴制天下諸州郡縣搜索備送主之所好集亦不難太祖於是班制天下經籍稍集太祖之討姚興於柴壁也問先曰興屯天渡平據柴壁相爲表裏今欲殄之計將安出先對曰臣聞兵以正合戰以奇勝如聞姚興欲屯兵天渡利其糧道及其未到之前遣奇兵先邀天渡柴壁左右嚴設伏兵備其表裏以陛下神策觀時而動興欲進不得退又乏糧夫高者爲敵所棲深者爲敵所囚兵法所忌而興居之可不戰而取太祖從其計興果敗歸太宗即位問左右舊臣之中爲先帝所親信者有誰時新息公王洛兒對曰有李先者最爲先帝所知太宗召先引見問曰卿有何功行而蒙先帝所識先對曰臣愚細才行無聞遭以忠直奉上更無異能太宗曰卿試言舊事先對曰臣聞堯舜之教化民如子三王任賢天下懷服今陛下躬秉勞謙六合歸德士女能言莫不慶抃俄而召先讀韓子連珠二十二篇太公兵法十一事詔有司曰先所知者皆軍國大事自今常宿於內賜先絹五十匹絲五十斤雜綵五十匹御馬一匹拜安東將軍壽春侯賜隸戶二十二詔先與上黨王長孫道生率師襲馮跋乙連城克之悉虜其衆乃進討和龍先言於道生曰宜密使兵人人備青草一束各五尺圍用填城塹攻其西南絕其外援勒兵急攻賊必可擒道生不從遂掠民而還後出爲武邑太守有治名世祖即位徵爲內都大官神䴥二年卒年九十五詔賜金縷命服一襲贈定州刺史中山公諡曰文懿

子冏襲爵爲京兆濮陰二郡太守卒

子鍾葵襲爵降爲子

鍾葵弟鳳子鳳子弟虬子並中書博士

鳳子子預字元愷少爲中書學生聰敏彊識涉獵經史太和初歷秘書令齊郡王友出爲征西大將軍長史帶馮翊太守積數年府解罷郡遂居長安每羨古

人餐玉之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稍得粗黑者亦篋盛以還而至家觀之皆光潤可玩預乃椎七十枚為屑日服食之餘多惠人後預及聞者更求於故處皆無所見馮翊公源懷等得其玉琢為器佩皆鮮明可寶預服經年云有效驗而世事寢食不禁節又加之好酒損志及疾篤謂妻子曰服玉屏居山林排棄嗜欲或當大有神力而吾酒色不絕自致於死非藥過也然吾尸體必當有異勿便速殯令後人知餐服之妙時七月中旬長安毒熱預停尸四宿而體色不變其妻常氏以玉珠二枚含之口閉常謂之曰君自云餐玉有神驗何故不受含也言訖齒啟納珠因噓屬其口都無穢氣舉斂於棺堅直不傾委死時猶有遺玉屑數斗橐盛納諸棺中初天興中先子密問於先曰子孫永為魏臣將復事他主也先告曰未也國家祚長吾不可卒躬自皇始至齊受禪實百五十餘歲矣

賈彝字彥倫本武威姑臧人也六世祖敷魏幽州刺史廣川都亭侯子孫因家焉父為苻堅鉅鹿太守坐訕謗繫獄彝年十歲詣長安訟父獲申遠近歎之僉曰此子英俊賈誼之後莫之與京弱冠為慕容垂驃騎大將軍遼西王農記室參軍太祖先聞其名嘗遣使者求彝於垂垂彌增器敬更加寵秩遷驃騎長史帶昌黎太守垂遣其太子寶來寇大敗於參合獲彝及其從兄代郡太守潤等太祖即位拜尚書左丞參預國政加給事中於鄴置行臺與尚書和跋鎮鄴招撫初附久乃召還天賜末彝請詣溫湯療病為叛胡所拘執送於姚興積數年遁歸又為屈丐所執與語悅之拜秘書監年六十一卒世祖平赫連昌子秀迎其尸柩葬于代南

秀歷中書博士遷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撫烈將軍賜爵陽都男本州大中正恭宗崩以舊選第既而掌吏曹事高宗以秀東宮舊臣進爵陽都子加振威將軍時丞相乙渾擅作威福多所殺害渾妻庶姓而求公主之號屢言於秀秀默然渾曰公事無所不從我請公主不應何意秀慷慨大言對曰公主之稱王姬之號尊寵之極非庶族所宜若假竊此號當必自咎秀寧死於今朝不取笑於後日渾左右莫不失色為之震懼而秀神色自若渾夫妻默然含忿他日乃書太醫給事楊惠富臂作老奴官悖字令以示秀渾每欲伺隙陷之會渾伏誅遂得免難秀執正守志皆此類也時秀與中書令渤海高允俱以儒舊見重於時皆選擬方岳以詢訪見留各聽長子出為郡守秀辭曰爰自愚微承乏累紀少而受恩老無成效恐先草露無報殊私豈直無功之子超齊先達雖仰感聖慈而俯深驚懼乞收成命以安微臣遂固讓不受自始及終歷奉五帝雖不至大官常掌機要而廉清儉約不營資產年七十三遇疾給醫藥賜几杖時朝廷舉動及大事不決每遣尚書高平公李敷就第詔訪皇興三年卒贈本將軍冀州刺史武邑公謚曰簡

子儁字異鄰襲爵拜秘書中散軍曹令出為顯武將軍荊州刺史依例降爵為伯先是上洛置荊州後改為洛州在重山中民不知學儁乃表置學官選聰悟者以教之在州五載清靖寡事吏民亦安還洛後儁朝京師賞以衆帛景明初卒贈本將軍光州刺史

子叔休襲爵除給事中卒

子興襲爵

興弟寶歷尚書郎以清素稱出為黎陽太守卒官

潤曾孫禎字叔願學涉經史居喪以孝聞太和中為中書博士副中書侍郎高聰使於江左還以母老患輒還家定省坐免官久之徵為京兆王愉郎中令行洛陽令轉治書侍御史國子博士加威遠將軍行魯陽太守清素善撫接得百姓情稍遷司徒諮議參軍通直散騎常侍加冠軍將軍正光中卒贈平北將軍齊州刺史

子子儒司空田曹參軍

禎兄子景儁亦以學識知名奉朝請遷京兆王愉府外兵參軍愉起逆於冀州將授其官景儁不受愉殺之永平中贈東清河太守謚曰貞

景儁弟景興清峻鯁正少為州主簿遂栖遲不仕後葛榮陷冀州為榮所虜稱疾不拜景興每捫膝而言曰吾不負汝以不拜葛榮故也

薛提太原人也皇始中補太學生拜侍御史累遷散騎常侍太子太保賜爵歷

陽侯加晉兵將軍出爲鎮東大將軍冀州刺史進爵太原公所在有聲績徵爲侍中治都曹事世祖崩祕不發喪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和匹等議以爲皇孫幼沖宜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祕室提曰皇孫有世嫡之重民望所係春秋雖少令聞聞於天下成王孝昭所以隆周漢曆所宜立而更求君必不可延等猶豫未決中常侍宗愛知其謀矯皇后令徵提等入遂殺之

提弟浮子高宗即位以提有謀立之誠詔襲兄爵太原公有司奏降爲侯皇興元年卒

提孫令保太和中襲爵歷陽侯

史臣曰宋隱操行貞白遺略榮利王憲名祖之孫老見優禮屈遵學藝知機垣乃局量受遇張蒲谷渾文武爲用人世仍顯公孫表勅則一介見知終以輕薄致戾軌始受賕金之賞末陷財利之徵鮮克有終固不虛也張濟使於四方有延譽之美李先學術嘉謀荷遇三世賈彝早播時學秀則不長覆欒薛提正議忠謀見害姦閹悲夫

魏書卷三十三

魏書卷三十三考證

列傳第二十一○臣人龍按本書目錄卷三十三不注闕字而舊本于本卷卷末有跋云此傳全寫高氏小史疑收書亡而後人補之史臣論亦悉出北史諸論合而成文然頗詳備與本史它卷略同據此則本書所闕甚多更不止如目錄所注二十九卷矣

公孫表傳鉅鹿太守祖季真○季監本作李北史亦作季真又本書祖瑩傳父季真多識前言往行位中書侍郎卒於安遠將軍鉅鹿太守自應從季

李先傳勒兵急攻○勒監本訛作勤今改正

魏書卷三十三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二十二

王洛兒　車路頭　盧魯元　陳建　萬安國

王洛兒，京兆人也。少善騎射。太宗在東宮，給事帳下，侍從游獵，夙夜無怠，性謹愿，未嘗有過。太宗嘗獵于㶟南，乘冰而濟，冰陷沒馬，洛兒投水，奉太宗出岸，水沒洛兒，殆將凍死，太宗解衣以賜之。自是恩寵日隆。天賜末，太宗出居于外，洛兒晨夜侍衛，無須臾違離，恭勤發於至誠。元紹之逆，太宗左右唯洛兒與車路頭而已。晝居山嶺，夜還洛兒家。洛兒鄰人李道潛相奉給，晨昏往復，衆庶頗知，喜而相告。紹聞，收道斬之。洛兒猶冒難往返京都，通問於大臣。大臣遂出奉迎，百姓奔赴。太宗還宮，社稷獲全，洛兒有功焉。太宗即位，拜散騎常侍。詔曰：「士處家必以孝敬為本，在朝則以忠節為先，不然何以立身於當世，揚名於後代也。散騎常侍王洛兒、車路頭等服勤左右十有餘年，忠謹恭肅，久而彌至，未嘗須臾之頃有廢替之心。及在艱難，人皆易志，而洛兒等授命不移，貞操蹈懸，雖漢之樊灌，魏之許典，無以加焉。勤而不賞，何以獎勸將來為臣之節。其賜洛兒爵新息公，加直意將軍。」又追贈其父為列侯，賜僮隸五十戶。泰常五年卒，贈太尉、建平王，賜溫明祕器，載以轀輬車，使殿中衛士為之導從。太宗親臨哀慟者數四焉。乃鳩其妻周氏與洛兒合葬。

子長成，襲爵，卒，無子。

弟德成襲爵，徙為建城公，加鎮遠將軍，官至散騎常侍、典作長安。真君十一年卒。

子定州襲爵，降為建陽侯、安遠將軍。後定州弟升為侍御中散，有寵於顯祖，以祖父洛兒著勤先朝，詔復定州爵為公。高祖初，為長安鎮將，卒。子陵襲。升，爵承明初遷監御長，賜爵始蕃子，加寧朔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卒。

車路頭，代人也。少以忠厚選給東宮，為太宗帳下帥，善自修立，謹慎無過。天賜末，太宗出於外，路頭隨侍竭力。及太宗即位，拜為散騎常侍，賜爵金鄉公，加忠意將軍，後改為宣城公。太宗性明察，羣臣多以職事遇譴，至有杖罰，故路頭優游不任事，侍宿左右，從容談笑而已。路頭性無害，每至評獄處理，常獻寬恕之議，以此見重於朝，太宗亦敬納之。寵待隆厚，賞賜無數，當時功臣親幸莫及。泰常六年卒，太宗親臨哀慟，贈侍中、左衛大將軍、太師、宣城王，諡曰忠貞。喪禮一依安成王叔孫俊故事，陪葬金陵。

子眷襲爵。

盧魯元，昌黎徒河人也。曾祖副鳩，仕慕容垂為尚書令、臨澤公。祖父並至大官。魯元敏而好學，寬和有雅度。太宗時選為通直郎，以忠謹給侍東宮，恭勤盡節，世祖親愛之。及即位，以為中書侍郎，拾遺左右，寵待彌深，而魯元益加謹肅，世祖逾親信之，內外大臣莫不敬憚焉。性多容納，善與人交，好掩人之過，揚人之美，由是公卿咸親附之。魯元以工書有文才，累遷中書監，領祕書事，賜爵襄城公，加散騎常侍、右將軍，贈其父為信都侯。從征赫連昌，世祖親追擊之，入其城門，魯元隨世祖出入，是日微魯元幾至危殆。從征平涼，以功拜征北大將軍，加侍中，後遷太保，錄尚書事。世祖貴異之，常從征伐，出入臥內，每有平殄，輒以功賞賜僮隸前後數百人，布帛以萬計。世祖臨幸其第，不出旬日，欲其居近易於往來，乃賜甲第於宮門南，衣食車馬，皆乘輿之副。真君三年冬，車駕幸陰山，魯元以疾不從，侍臣問疾，送醫藥，傳驛相屬於路。及薨，世祖甚悼惜之，還臨其喪，哭之哀慟。東西二宮命太官日送奠，晨昏哭臨，訖則備奏鐘鼓伎樂，輿駕比葬三臨之。喪禮依安成王故事，而賵送有加。贈襄城王，諡曰孝，葬於崞山，為建碑闕。自魏興，貴臣恩寵無與為比。子統襲爵。

少子內，給侍東宮，恭宗深昵之，常與臥起，同衣食。父子有寵兩宮，勢傾天下。內性寬厚，有父風，而恭順不及。正平初，宮臣伏誅，世祖以魯元故，唯殺內而厚撫其兄弟。

統以父任侍東宮。世祖以元舅陽平王杜超女南安長公主所生妻之，車駕親自臨送，太官設供具，賜賚以千計。高宗即位，典選部、主客二曹。興安二年卒，贈襄城王，諡曰景。無子。

弟彌娥襲爵，拜北鎮都將。卒，贈襄城王，謚曰恭。子興仁襲爵。

陳建，代人也。祖渾，太祖末爲右衛將軍。父陽，尚書。建以善騎射，擢爲三郎，稍遷下大夫、內行長。世祖討山胡白龍，意甚輕之，單將數十騎登山臨嶮，每日如此。白龍乃伏壯士十餘處，出於不意，世祖墮馬，幾至不測。建以身扞賊，大呼奮擊，殺賊數人，身被十餘創。世祖壯之，賜戶二十。高宗初，賜爵阜城侯，加冠軍將軍，出爲幽州刺史，假秦郡公。高宗以建貪暴懦弱，遣使就州罰杖五十。高祖初，徵爲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進爵趙郡公。建與侍中、尚書晉陽侯元仙德，殿中尚書、長樂王穆亮，比部尚書、平原王陸叡密表曰：「皇天輔德，命集大魏，臣等祖父翼贊初興，勳過蜀漢，誓固山河，事茲景福，寵辱休戚，與國均焉。臣以凡近，識無遠達，階藉先寵，遂荷今任，彼己之譏，播於羣口，仰感生成，俯自策厲，顧省驚鈍，終於無益。然飲冰驚寐，實懷衝負，至於願天高地厚，何日忘之。自永嘉之末，封豕橫噬，馬數南據，奄有荊楚，及桓劉跋扈，禍難相繼，岱宗闕望秩之敬，青徐阻見德之風。獻文皇帝睿略龍飛，道光率土，干戚暫舞，淮海從風，車書既同，華裔將一。昊天不弔，奄背萬邦。竊聞劉昱天亡，權臣殺害，思正之民，翹想罔極。愚謂時不再來，機宜易失，毫分之差，致悔千里。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所謂見而不作，過在介石者也。宜簡雄將，號令八方，義陽王臣昶深悟存亡，遠同孫氏，荷曆運響從，則吳會可定。脫事有難成，則振旅而返。進可以揚義聲於四海，退可以通德信於遐裔。宜乘之會，運鐘今日，如合聖聽，乞速施行。脫忤天心，願存臣表，徐觀後驗，賞罰隨焉。」高祖嘉之。遷司徒、征西大將軍，進爵魏郡王。高祖與文明太后頻幸建第，賜建妻宴於後庭。太和九年薨。

子念襲爵，爲中山守，坐掠買人，爲御史中尉王顯所彈，遇赦，免爵除。

萬安國，代人也。祖真，世爲酋帥，恆率部民從世祖征伐，以功除平西將軍、敦煌公，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父振，尚高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遷散騎常侍、寧西將軍、長安鎮將，賜爵馮翊公。安國少明敏，有姿貌，以國甥復尚河南公主，拜駙馬都尉，遷散騎常侍。顯祖特親寵之，與同臥起，爲立第宅，賞賜至巨萬。超拜大司馬、大將軍，封安城王。安國先與神部長奚買奴不平，承明初，矯詔殺買奴於苑中。高祖聞之大怒，遂賜安國死，年二十三。

子翼，襲王爵。太和十五年薨。高祖以其父受寵先朝，特贈并州刺史。

子纂，字輔興，襲，依例降爲公。世宗時，起家司徒倉曹參軍，遷南秦平西府司馬、護軍長史，加右軍將軍。正光二年卒，贈假節、征虜將軍、荊州刺史。

子金剛，襲。武定末，開府祭酒。齊受禪，爵例降。有奚拔者，世爲紇奚部帥。其父根，皇始初，率衆歸魏，太祖嘉之，尚昭成女，生子拔。卒於尚書令。拔尚華陰公主，生子敬。元紹之逆也，主有功，超授敬大司馬、大將軍，封長樂王。薨，子護襲爵，拜外都大官。太和中，詔以護年邁，既未致仕，令依舊養老之例。卒，子彥嗣。根事迹遺落，故略附云。

史臣曰：王洛兒、車路頭、盧魯元、陳建，咸以誠至發衷，竭節危難，茍非志烈過人，亦何能以若此。宜其生受恩遇，歿盡哀榮。至如安國，貴寵異於數子哉。

魏書卷三十四

魏書卷三十四考證

列傳第二十二○魏收書闕。後人所補。

陳建傳晉陽侯元仙德○仙。北史作仚。

魏書卷三十四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二十三

崔浩

崔浩字伯淵清河人也白馬公玄伯之長子少好文學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關綜研精義理時人莫及弱冠爲通直郎天興中給事祕書轉著作郎太祖以其工書常置左右太祖季年威嚴頗峻宮省左右多以微譴得罪莫不逃隱避目下之變浩獨恭勤不怠或終日不歸太祖知之輒命賜以御粥其砥直任時不爲窮通改節皆此類也太宗初拜博士祭酒賜爵武城子常授太宗經書每至郊祠父子並乘軒軺時人榮之太宗好陰陽術數聞浩說易及洪範五行善之因命浩筮吉凶參觀天文考定疑惑浩綜覈天人之際舉其綱紀諸所處決多有應驗恒與軍國大謀甚爲寵密是時有兔在後宮驗問門官無從得入太宗怪之命浩推其咎徵浩以爲當有鄰國貢嬪嬙者善應也明年姚興果獻女神瑞二年秋穀不登太史令王亮蘇坦因華陰公主等言讖書國家當治鄴應大樂五十年勸太宗遷都浩與特進周澹言於太宗曰今國家遷都於鄴可救今年之饑非長久之策也東州之人常謂國家居廣漠之地民畜無算號稱牛毛之衆今留守舊都分家南徙恐不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處榛林之間不便水土疾疫死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沮四方聞之有輕侮之意屈丐蠕蠕必提挈而來雲中平城則有危殆之慮阻隔恒代千里之險雖欲救援赴之甚難如此則聲實俱損矣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輕騎南出燿威桑梓之中誰知多少百姓見之望塵震服此是國家威制諸夏之長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將出兼有菜果足接來秋若得中熟事則濟矣太宗深然之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復使中貴人問浩澹曰今既糊口無以至來秋來秋或復不熟將如之何浩等對曰可簡窮下之戶諸州就穀若來秋無年願更圖也但不可遷都太宗從之於是分民詣山東三州食出倉穀以稟之來年遂大熟賜浩澹妾各一人御衣一襲絹五十疋綿五十斤初姚興死之前歲也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在或謂下入危亡之國將爲童謠妖言而後行其災禍太宗聞之大驚乃召諸碩儒十數人令與史官求其所詣浩對曰案春秋左氏傳說神降于莘其至之日各以其物祭也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此二日之內庚之與未皆主於秦辛爲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秦矣諸人皆作色曰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詣而妄說無徵之言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果出於東井留守盤旋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謠訛言國內讙擾明年姚興死二子交兵三年國滅於是諸人皆服曰非所及也泰常元年司馬德宗將劉裕伐姚泓舟師自淮泗入清欲泝河西上假道於國詔羣臣議之外朝公卿咸曰函谷關號曰天險一人荷戈萬夫不得進裕舟船步兵何能西入脫我乘其後還路甚難若北上河岸其行爲易揚言伐姚意或難測假其水道寇不可縱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又議之內朝咸同外計太宗將從之浩曰此非上策司馬休之之徒擾其荊州劉裕切齒來久今興死子劣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欲入關勁躁之人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我受敵今蠕蠕內寇民食又乏不可發軍發軍赴南則北寇進擊若其救北則東州復危未若假之水道縱裕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卞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勝也亦不失救鄰之名縱使裕得關中縣遠難守彼不能守終爲我物今不勞兵馬坐觀成敗鬬兩虎而收長久之利上策也夫爲國之計擇利而爲之豈顧婚姻酬一女子之惠哉假令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發吳越之兵與官軍爭守河北也居然可知議者猶曰裕西入函谷則進退路窮腹背受敵北上岸則姚軍必不出關助我揚聲西行意在北進其勢然也太宗遂從羣議遣長孫嵩發兵拒之戰於畔城爲裕將朱超石所敗師人多傷太宗聞之恨不用浩計二年司馬德宗齊郡太守王懿來降上書陳計稱劉裕在洛勸國家以軍絕其後路則裕軍可不戰而克書奏太宗善之會浩在前進講書傳太宗問浩曰劉裕西伐前軍已至潼關其事如何以卿觀之事得濟不浩對曰昔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子泓又病衆叛親離裕乘其危

兵精將勇以臣觀之克之必矣太宗曰劉裕武能何如慕容垂浩曰裕勝太宗曰試言其狀浩曰慕容垂承父祖世君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仗便足立功劉裕挺出寒微不階尺土之資不因一卒之用奮臂大呼而夷滅桓玄北擒慕容超南摧盧循等僭晉陵遲遂執國命裕若平姚而還必篡其主其勢然也秦地戎夷混并虎狼之國裕亦不能守之風俗不同人情難變欲行荊揚之化於三秦之地譬無翼而欲飛無足而欲走不可得也若留衆守之必資於寇孔子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今以秦之難制一二年間豈裕所能哉且可治戎東甲息民備境以待其歸秦地亦當終為國有可坐而守也太宗曰裕已入關不能進退我遣精騎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兵衆雖盛而將無韓白長孫嵩有治國之用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晚太宗笑曰卿量之已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玄恭之輔少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太宗曰卿謂先帝如何浩曰小人管窺懸象何能見玄穹之廣大雖然太祖用漢北醇樸之人南入中地變風易俗化洽四海自與羲農齊烈臣豈能仰名太宗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家國夷滅一身孤寄為姚氏封殖不思樹黨彊隣報讎雪恥乃結忿於蠕蠕背德於姚興撅豎小人無大經略正可殘暴終為人所滅耳太宗大悅語至中夜賜浩御縹醪酒十觚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旨也三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犯天棓八十餘日至漢而滅太宗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今天下未一四方岳峙災咎之應將在何國朕甚畏之盡情以言勿有所隱咸共推浩令對浩曰古人有言夫災異之生由人而起人無釁焉妖不自作故人失於下則變見於上天事恆象百代不易漢書載王莽篡位之前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國家主尊臣卑上下有序民無異望唯僭晉卑削主弱臣彊累世陵遲故桓玄逼奪劉裕秉權彗孛者惡氣之所生是為僭晉將滅劉裕篡之之應也諸人莫能易浩言太宗深然之五年裕果廢其主司馬德文而自立南鎮上裕改元赦書時太宗幸東南潟鹵池射鳥聞之驛召浩謂之曰往年卿言彗星之占驗矣朕於今日始信天道初浩父疾篤浩乃翦爪截髮夜在庭中仰禱斗極為父請命求以身代叩頭流血歲餘不息家人罕有知者及父終居喪盡禮時人稱之襲爵白馬公朝廷禮儀優文策詔軍國書記盡關於浩浩能為雜說不長屬文而留心於制度科律及經術之言作家祭法次序五宗蒸嘗之禮豐儉之節義理可觀性不好老莊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之書以亂先王之教袁生所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也太宗恆有微疾怪異屢見乃使中貴人密問於浩曰春秋星孛北斗七國之君皆將有咎今茲日蝕於胃昴盡光趙代之分野朕疾彌年療治無損恐一旦奄忽諸子並少將如之何其為我設圖後之計浩曰陛下春秋富盛聖業方融德以除災幸就平愈且天道懸遠或消或應昔宋景見災修德熒惑退舍願陛下遣諸憂虞恬神保和納御嘉福無以闇昧之說致損聖思必不得已請陳瞽言自聖化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今宜早建東宮選公卿忠賢陛下素所委仗者使為師傅左右信臣簡在聖心者以充賓友入總萬機出統戎政監國撫軍六柄在手若此則陛下可以優游無為頤神養壽進御醫藥萬歲之後國有成主民有所歸則奸宄息望旁無覬覦此乃萬世之令典塞禍之大備也今長皇子燾年漸一周明叡溫和衆情所繫時登儲副則天下幸甚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須並待成人而擇倒錯天倫則生履霜堅冰之禍自古以來載籍所記興衰存亡鮮不由此太宗納之於是使浩奉策告宗廟命世祖為國副主居正殿臨朝司徒長孫嵩山陽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為左輔坐東廂西面浩與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丘堆為右弼坐西廂東面百寮總己以聽焉太宗避居西宮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左右侍臣曰長孫嵩宿德舊臣歷事四世功存社稷奚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遠安同曉解俗情明練於事穆觀達於政要識吾旨趣崔浩博聞彊識精於天人之會丘堆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此六人輔相吾與汝曹遊行四境伐叛柔服可得志於天下矣羣臣時奏所疑太宗曰此非我所知當決之汝曹國主也會聞劉裕死太宗欲取洛陽虎牢

滑臺浩曰陛下不以劉裕欻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乘喪伐之雖得之不令春秋晉士丐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感孝子義足以動諸侯今國家亦未能一舉而定江南宜遣人弔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災布義風於天下令德之事也若此則化被荆揚南金象齒羽毛之珍可不求而自至裕新死黨與未離兵臨其境必相率拒戰功不可必不如緩之待其惡稔如其强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揚威可不勞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太宗銳意南伐詰浩曰劉裕因姚興死而滅其國裕死我伐之何爲不可浩固執曰興死二子交爭裕乃伐之太宗大怒不從浩言遂遣奚斤南伐議於監國之前曰先攻城也先略地也斤曰請先攻城浩曰南人長於守城苻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國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時克挫損軍勢敵得徐嚴而來我怠彼銳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爲限列置守宰收斂租穀滑臺虎牢反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若或不然即是囿中之物公孫表請先圖其城斤等濟河先攻滑臺經時不拔表請濟師太宗怒乃親南巡拜浩相州刺史加左光祿大夫隨軍爲謀主及車駕之還也浩從太宗幸西河太原登憩高陵之上下臨河流傍覽川域慨然有感遂與同寮論五等郡縣之是非考秦始皇漢武帝之違失好古識治時伏其言天師寇謙之每與浩言聞其論古治亂之迹常自夜達旦竦意斂容無有懈倦既而歎美之曰斯言也惠皆可底行亦當今之皋繇也但世人貴遠賤近不能深察之耳因謂浩曰吾行道隱居不營世務忽受神中之訣當兼修儒教輔助泰平真君繼千載之絕統而學不稽古臨事闇昧卿爲吾撰列王者治典并論其大要浩乃著書二十餘篇上推太初下盡秦漢變弊之迹大旨先以復五等爲本世祖即位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毀之世祖雖知其能不免羣議故出浩以公歸第及有疑議召而問焉浩纖妍白皙如美婦人而性敏達長於謀計常自比張良謂己稽古過之既得歸第因欲修服食養性之術而寇謙之有神中錄圖新經浩因師之始光中進爵東郡公拜太常卿時議討赫連昌羣臣皆以爲難唯浩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皆成鉤已其占秦亡又今年五星併出東方利以西伐天應人和時會並集不可失也世祖乃使奚斤等擊蒲坂而親率輕騎襲其都城大獲而還及世祖復討昌次其城下收衆僞退昌鼓譟而前舒陣爲兩翼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宦者趙倪進曰今風雨從賊後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將士飢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浩叱之曰是何言歟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已離絕宜分軍隱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世祖曰善分騎奮擊昌軍大潰初太祖詔尚書郎鄧淵著國記十餘卷編年次事體例未成逮于太宗廢而不述神䴥二年詔集諸文人撰錄國書浩及弟覽高讜鄧穎晁繼范亨黄輔等共參著作敘成國書三十卷是年議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保太后固止世祖世祖皆不聽唯浩贊成策略尚書令劉潔左僕射安原等乃使黃門侍郎仇齊推赫連昌太史張淵徐辯說世祖曰今年己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於上又羣臣共贊和淵等云淵少時嘗諫苻堅不可南征堅不從而敗今天時人事都不和協何可舉動世祖意不決乃召浩令與淵等辯之浩難淵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日蝕修德月蝕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諸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陰用兵蓋得其類修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饑民流應在他國遠期十二年太白行蒼龍宿於天文爲東不妨北伐淵等俗生志意淺近牽於小數不達大體難與遠圖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夫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願陛下勿疑也淵等慚而言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苦勞士馬也浩曰淵言天時是其所職若論形勢非彼所知斯乃漢世舊說常談施之於今不合事宜也何以言之夫蠕蠕者舊是國家北邊叛隸今誅其元惡收其善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漠北高涼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則北遷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來降貴者尚公主賤者將軍大夫居滿朝列又高車號爲名騎非不可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則患其輕疾於國兵則不然何者彼能遠走我亦能遠逐與之進退非難制也且蠕

蠕往數入國吏民震驚今夏不乘虛掩進破滅其國至秋復來不得安臥自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不警豈不汲汲乎哉世人皆謂淵辯通解數術明決成敗臣請試之問其西國未滅之前有何亡徵知而不言是其不忠若實不知是其無術時赫連昌在座淵等自以無先言慚赧而不能對世祖大悅謂公卿曰吾意決矣亡國之臣不可與謀信矣哉而保太后猶難之復令羣臣於保太后前評議世祖謂浩曰此等意猶不伏卿善曉之令悟既罷朝或有尤浩者曰今吳賊南寇而舍之北伐行師千里其誰不知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南賊之患危之道也浩曰不然今年不摧蠕蠕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衞淮北彼北我南彼勞我息其勢然矣比破蠕蠕往還之間故不見其至也何以言之劉裕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良將勁卒猶不能固守舉軍盡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如何正當國家休明之世士馬強盛之時而欲以駒犢齒虎口也設令國家與之河南彼必不能守之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來若或有衆備邊之軍耳夫見瓶水之凍知天下之寒嘗肉一臠識鑊中之味物有其類可推而得也且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寬來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出其慮表攻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星分望塵奔走牡馬護羣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則聚而困敝可一舉而滅暫勞永逸長久之利時不可失也唯患上無此意今聖慮已決發曠世之謀如何止之陋矣哉公卿也諸軍遂行天師謂浩曰是行也如之何果可克乎浩對曰天時形勢必克無疑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及軍入其境蠕蠕先不設備民畜布野驚怖四奔莫相收攝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所俘虜及獲畜產車廬彌漫山澤蓋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矣世祖沿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大將果疑深入有伏兵勸世祖停止不追天師以浩曩日之言固勸世祖窮討不聽後有降人言蠕蠕大檀先被疾不知所爲乃焚燒穹廬科車自載將數百人入山南走民畜窘聚方六十里中無人領統相去百八十里追軍不至乃徐徐西遁唯此得免後聞涼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世祖深恨之大軍既還南賊竟不能動如浩所量浩明識天文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鋌於酢器中令青夜有所見即以鋌畫紙作字以記其異世祖每幸浩第多問以異事或倉卒不及束帶奉進蔬食不暇精美世祖爲舉七箸或立嘗而旋其見寵愛如此於是引浩出入臥內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賞謀謨之功世祖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淵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盡規諫匡予弼予勿有隱懷朕雖當時遷怒若或不用久久可不深思卿言也因令歌工歷頌羣臣事在長孫道生傳又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於前世祖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視此人尪纖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胷中所懷乃踰於甲兵朕始時雖有征討之意而慮不自決前後克捷皆此人導吾令至此也乃勑諸尚書曰凡軍國大計卿等所不能決皆先諮浩然後施行俄而南藩諸將表劉義隆大嚴欲犯河南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因誅河北流民在界上者絕其鄉導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詔公卿議之咸言宜許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賊震懼常恐輕兵奄至臥不安席故先聲動衆以備不虞非敢先發又南土下濕夏月蒸暑水潦方多草木深邃疾疫必起非行師之時且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屯軍攻之則糧食不給分兵肆討則無以應敵未見其利就使能來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萬全之計勝必可克在朝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討西滅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馬畜成羣南鎮諸將聞而生羨亦欲南抄以取資財是以披毛求瑕妄張賊勢冀得肆心既不獲聽故數稱賊動以恐朝廷背公存私爲國生事非忠臣也世祖從浩議南鎮諸將復表賊至而自陳兵少簡幽州以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船嚴以爲備公卿議者僉然欲遣騎五千并假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令誘引邊民浩曰非上策也彼聞幽州已南精兵悉發大造舟船輕騎在後欲存立司馬誅除劉族必舉國駭擾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來備北境後審知官軍有聲無實恃其先聚必喜而前行徑來至河肆其侵暴則我守將無以禦之若彼有見機之人善設權譎乘間深入虞我國虛生變不難非制敵之良計今公卿欲以威力攘賊乃所以招

令遠至也夫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不可不思後悔無及我使在彼期四月前還可待使至審而後發猶未晚也且楚之之徒是彼所忌將奪其國彼安得端坐視之故楚之往則彼來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瑣才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就大功爲國生事使兵連禍結必此之羣矣臣嘗聞魯軌說姚興求入荊州至則散敗乃不免蠻賊掠賣爲奴使禍及姚泓已然之效浩復陳天時不利於彼曰今兹害氣在揚州不宜先舉兵一也午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晝昏星見飛鳥墮落宿值斗牛憂在危亡三也熒惑伏匿於翼軫戒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而萬全國安而身盛今義隆新國是人事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盡也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得先發而攻人哉彼必聽我虛聲而嚴我亦承彼嚴而動兩推其咎皆自以爲應敵兵法當分災迎受害氣未可舉動也世祖不能違衆乃從公卿議浩復固爭不從遂遣陽平王杜超鎮鄴琅邪王司馬楚之等屯潁川於是賊來遂疾到彥之自清水入河泝流西行分兵列守南岸西至潼關世祖聞赫連定與劉義隆懸分河北乃治兵欲先討赫連羣臣曰義隆猶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克而義隆乘虛則失東州矣世祖疑焉問計於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招連結馮跋牽引蠕蠕規肆逆心虛相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也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住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致討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儜兒情見止望固河自守免死爲幸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西行勿疑平涼既平其日宴會世祖執浩手以示蒙遜使曰所云崔公此是也才略之美當今無比朕行止必問成敗決焉若合符契初無失矣後冠軍將軍安頡軍還獻南俘因說南賊之言云義隆勅其諸將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住彭城勿進如浩所量世祖謂公卿曰卿輩前謂我用浩計爲

謬驚怖固諫常勝之家始皆自謂踰人遠矣至於歸終乃不能及還浩司徒時方士祁纖奏立四王以日東西南北爲名欲以致禎吉除災異詔浩與學士議之浩對曰先王建國以作藩屏不應假名以爲其福夫日月運轉周歷四方京都所居在於其內四王之稱實奄邦畿名之則逆不可承用先是纖奏改代爲萬年浩曰昔太祖道武皇帝應天受命開拓洪業諸所制置無不循古以始封代土後稱爲魏故代魏兼用猶彼殷商國家積德著在圖史當享萬億不宜假名以爲益也纖之所聞皆非正義世祖從之是時河西王沮渠牧犍內有貳意世祖將討焉先問於浩浩對曰牧犍惡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剋獲實無所損于時行者內外軍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歲常羸死恆不減萬乃不少於此而遠方承虛便謂大損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不圖大軍卒至必驚駭騷擾不知所出擒之必矣且牧犍劣弱諸弟驕恣爭權從橫民心離解加比年以來天災地變都在秦涼成滅之國也世祖曰善吾意亦以爲然命公卿議之弘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曰牧犍西垂下國雖心不純臣然繼父職貢朝廷接以蕃禮又王姬釐降罪未甚彰謂且羈縻而已今士馬勞止宜可小息又其地鹵斥略無水草大軍既到不得久停彼聞軍來必完聚城守攻則難拔野無所掠於是尚書古弼李順之徒皆曰自溫圉河以西至於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一丈餘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不通流則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內赤地無草又不任久停軍馬斤等議是也世祖乃命浩以其前言與斤共相難抑諸人不復餘言唯曰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爲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又雪之消液絕不斂塵何得通渠引漕溉灌數百萬頃乎此言大詆誣於人矣李順等復曰耳聞不如目見吾曹目見何可共辨浩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爲之辭謂我目不見便可欺也世祖隱聽聞之乃出親見斤等辭旨嚴厲形於神色羣臣乃不敢復言唯唯而已於是遂討涼州而平之多饒水草如浩所言乃詔浩曰昔皇祚之興世隆北土積德累仁多歷年載澤流蒼生義聞四海我太祖道武皇帝協順天人以征不服應

期撥亂奄有區夏太宗承統光隆前緒釐正刑典大業維新然荒域之外猶未賓服此祖宗之遺志而貽功於後也朕以眇身獲奉宗廟戰戰兢兢如臨淵海懼不能負荷至重繼名丕烈故即位之初不遑寧處揚威朔裔掃定赫連逮於神䴥始命史職注集前功以成一代之典自爾已來戎旗仍舉秦隴克定徐兗無塵平逋寇於龍川討孽豎於涼城豈朕一人獲濟於此賴宗廟之靈羣公卿士宣力之效也而史闕其職篇籍不著每懼斯事之墜焉公德冠朝列言爲世範小大之任望君存之命公留臺綜理史務述成此書務從實錄浩於是監秘書事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著作續成前紀至於損益褒貶折中潤色浩所總焉及恭宗始總百揆浩復與宜都王穆壽輔政事時又將討蠕蠕劉潔復致異議世祖逾欲討之乃召問浩浩對曰往擊蠕蠕師不多日潔等各欲回還後獲其生口云軍還之時去賊三十里是潔等之計過矣夫北土多積雪至冬時常避寒南徙若因其時潛軍而出必與之遇則可擒獲世祖以爲然乃分軍爲四道詔諸將俱會鹿渾海期日有定而潔恨計不用沮誤諸將無功而還事在潔傳世祖西巡詔浩與尚書順陽公蘭延都督行臺中外諸軍事世祖至東雍親臨汾曲觀叛賊薛永宗壘進軍圍之永宗出兵欲戰世祖問浩曰今日可擊不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閑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碎若待明日恐其見官軍盛大必夜遁走世祖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在渭北世祖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穀草不備欲渡渭南西行何如浩對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蛇之法當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復動宜乘勢先擊吳今軍往一日便到平吳之後回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內未便損傷愚謂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蓋吳徐入北山卒未可平世祖不從乃渡渭南吳聞世祖至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克世祖悔之後以浩輔東宮之勤賜繒絮布帛各千段著作令史太原閔湛趙郡郗標素諂事浩乃請立石銘刊載國書并勒所注五經浩贊成之恭宗善焉遂營於天郊東三里方百三十步用功三百萬乃訖世祖蒐于河西詔浩詣行在所議軍事浩表曰昔漢武帝患匈奴彊盛故開涼州五郡通西域勸農積穀爲滅賊之資東西迭擊故漢未疲而匈奴已敝後遂入朝昔平涼州臣愚以爲北賊未平征役不息可不徙其民案前世故事計之長者若遷民人則土地空虛雖有鎮戍適可禦邊而已至於大舉軍資必乏陛下以此事闊遠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猶如前議募徙豪彊大家充實涼土軍舉之日東西齊勢此計之得者浩又上五寅元曆表曰太宗即位元年勑臣解急就章孝經論語詩尚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成訖復詔臣學天文星曆易式九宮無不盡看至今三十九年晝夜無廢臣稟性弱劣力不及健婦人更無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乃夢共鬼爭義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真正者少自秦始皇燒書之後經典絕滅漢高祖以來世人妄造曆術者有十餘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誤四千小誤甚多不可言盡臣愍其如此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僞從真宜改誤曆以從天道是以臣前奏造曆今始成訖謹以奏呈唯恩省察以臣曆術宣示中書博士然後施用非但時人天地鬼神知臣得正可以益國家萬世之名過於三皇五帝矣事在律曆志真君十一年六月誅浩清河崔氏無遠近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初郗標等立石銘刊國記浩盡述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往來行者咸以爲言事遂聞發有司按驗浩取秘書郎吏及長曆生數百人意狀浩伏受賕其秘書郎吏已下盡死浩始弱冠太原郭逸以女妻之浩晚成不曜華采故時人未知逸妻王氏劉義隆鎮北將軍王仲德姊也每奇浩才能自以爲得壻俄而女亡王深以傷恨復以少女繼婚逸及親屬以爲不可王固執與之逸不能違遂重結好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讀誦浩怒取而焚之捐灰於廁中及浩幽執置之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溲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爲報應之驗也初浩構害李順基萌已成夜夢秉火爇順寢室火作而順死浩與室家羣立而觀之俄而順弟息號哭而出曰此輩吾賊也以戈擊之悉投於河寤而惡之以告館客馮景仁景仁曰此真不善也非復虛事夫以火爇人暴之極也階亂兆禍復已招也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向邇其猶可撲滅乎且兆始惡者有

終殃積不善者無餘慶厲階成矣公其圖之浩曰吾方思之而不能違至是而族浩既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無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必稱馮代彊以示不敢犯國其謹也如此浩書體勢及其先人而妙巧不如也世寶其迹多裁割綴連以爲模楷浩母盧氏諶孫女也浩著食經敘曰余自少及長耳目聞見諸母諸姑所修婦功無不蘊習酒食朝夕養舅姑四時祭祀雖有功力不任僮使常手自親焉昔遭喪亂饑饉仍臻饘蔬餬口不能具其物用十餘年間不復備設先妣慮久廢忘後生無知見而少不習業書乃占授爲九篇文辭約舉婉而成章聰辯彊記皆此類也親沒之後值國龍興之會平暴除亂拓定四方余備位台鉉與參大謀實獲豐厚牛羊蓋澤貲累巨萬衣則重錦食則粱肉遠惟平生思季路負米之時不可復得故序遺文垂示來世始浩與冀州刺史頤滎陽太守模等年皆相次浩爲長次模次頤三人別祖而模頤爲親浩恃其家世魏晉公卿常侮模頤模謂人曰桃簡正可欺我何合輕我家周兒也浩小名桃簡頤小名周兒世祖頗聞之故誅浩時二家獲免浩既不信佛道模深所歸向每雖糞土之中禮拜形像浩大笑之云持此頭顱不淨處跪是胡神也

史臣曰崔浩才藝通博究覽天人政事籌策時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於子房也屬太宗爲政之秋值世祖經營之日言聽計從寧廓區夏遇既隆也勳亦茂哉謀雖蓋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全豈鳥盡弓藏民惡其上將器盈必概陰害貽禍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

魏書卷三十五

魏書卷三十五考證

崔浩傳必稱馮代彊○臣人龍按急就篇有馮漢彊魏起漢北以漢彊爲諱故改云代彊魏初國號曰代故也顏師古曰急就篇序曰避諱改易漸就蕪舛正指此酈道元水經注廣漢並作廣魏即其例也

魏書卷三十五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二十四

李順

李順字德正趙郡平棘人也父系慕容垂散騎侍郎東武城令治有能名太祖定中原以系為平棘令年老卒於家贈寧朔將軍趙郡太守平棘男順博涉經史有才策知名於世神瑞中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始光初從征蠕蠕以籌略之功拜後軍將軍仍賜爵平棘子加奮威將軍世祖將討赫連昌謂崔浩曰朕前北征李順獻策數事實合經略大謀今欲使總攝前驅之事卿以為何如浩對曰順智足周務實如聖旨但臣與之婚姻深知其行然性果於去就不可專委世祖乃止初浩弟娶順妹又以弟子娶順女雖二門婚媾而浩頗輕順順又弗之伏也由是潛相猜忌故浩毀之至統萬大破昌軍順謀功居右轉拜左軍將軍後征統萬遷前將軍授之以兵昌出逆戰順督勒士衆破其左軍及克統萬世祖賜諸將珍寶雜物順固辭唯取書數十卷世祖善之至京論功以順為給事黃門侍郎賜奴婢十五戶帛千匹又從擊赫連定於平涼三秦平遷散騎常侍進爵為侯加征虜將軍遷四部尚書甚見寵待沮渠蒙遜以河西內附世祖欲精簡行人崔浩曰蒙遜稱藩款著河右若俾遐域流通殊荒畢至宜令清德重臣奉詔褒慰尚書李順即其人也世祖曰順納言大臣固不宜先為此使若蒙遜身執玉帛而朝於朕復何以加之浩曰邢貞使吳亦魏之太常苟事是宜無嫌於重爾日之行豈吳王入覲也世祖從之以順為太常策拜蒙遜為太傅涼王使還拜使持節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諸軍事寧西將軍開府長安鎮都大將進爵高平公未幾復徵為四部尚書加散騎常侍延和初復使涼州蒙遜遣中兵校郎楊定歸白順曰年衰多疹舊患發動腰脚不隨不堪拜伏比三五日消息小差當相見順曰王之年老朝廷所知以王祗執臣禮別有詔旨豈得自安不見上使也蒙遜翌日延順入至庭中而蒙遜箕坐隱几無動起之狀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是今則覆亡之不恤而敢陵侮天地魂神逝矣何用見之將擁節而出蒙遜使定歸追順於庭曰太常既雅恕衰疾傳云朝廷有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若太常曰爾拜爾跪而不祗命斯乃小臣之罪矣順益怒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王賜胙命曰伯舅無下拜而桓公奉遵臣節降而拜受今君雖功高勳厚未若小白之勤朝廷雖相崇重未有不拜之詔如便偃蹇自大此乃速禍之道非圖久安之計若朝廷震怒遂相吞滅悔何及哉蒙遜曰太常規之以古烈懼之以天威敢不飭悚敬聽休命遂拜伏盡禮禮畢蒙遜曰夫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朝廷頃來征伐屢克境宇已博但當循理此民亦足與治然專務討擊恐不可常勝順曰昔太祖廓定洪基造有區夏太宗承統王業惟新自聖上臨御志寧四海是以戎車屢駕親冒風霜滅赫連於三秦走蠕蠕於漠北闢土開邊祿首不紀僵屍截馘所在成觀除蕩暴虐存恤黎庶威震八荒聲被九域自古以來用兵之美未有今日之盛是以遐方荒俗之氓莫不翹足抗手斂衽屈膝天兵四臨昭德罰罪何云恃力夫聖王之用兵也征南蠻則北狄怨討西戎則東夷恨天子安得已哉蒙遜曰誠如來言則涼土之民亦願魏帝遠至何為復遠辭告誓不舍晝夜意君之所言殆為虛事順曰苗民叛帝舜而親暴君有扈違后啓而從逆主咸懷逼於近地牽制於凶威自古而然豈獨涼民也順既使還世祖問與蒙遜復往之辭及蒙遜政教得失順曰蒙遜專威河右三十許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又綏集荒隅遠人頗亦畏服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前歲表許十月送曇無讖及臣往迎便乖本意不忠不信於是而甚禮者身之輿敬者行之本未有無禮不敬而能久享福祿以臣觀之不復周矣世祖曰若如卿言則效在無遠其子必復襲世襲世之後早晚當滅順對曰臣略見其子並非才俊能保一隅如聞敦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若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僉云不逮殆天所用資聖明也世祖曰朕今方事于東未暇營西如卿所言三五年間不足為晚且停前計以為後圖既而蒙遜死問至世祖謂順曰卿言蒙遜死今則驗矣又言牧犍立何其妙哉朕克涼州亦當不遠於是賜絹千匹廐馬一乘進號安西將軍寵待彌厚政之巨細無所不參崔浩惡之順凡使涼州十有二返世祖稱其

能而蒙遜數與順遊宴頗有悖慢之言恐順東還泄之朝廷尋以金寶納順懷中故蒙遜罪釁得不聞徹浩知之密言於世祖世祖未之信太延三年順復使涼州及還世祖曰昔與卿密圖期之無遺但以頃年東伐未遑西顧荏苒之間遂及于此今和龍既平三方無事比繕甲治兵指營河右掃蕩萬里今其時也卿往復積歲洞鑒廢興若朕此年行師當剋以不順對曰臣曏日所啓私謂如然但民勞既久未獲寧息不可頻動以增勞悴願待他年世祖從之五年議征涼州順議以涼州乏水草不宜遠征與崔浩廷諍浩固執以為宜征世祖從浩議及至姑臧甚豐水草世祖與恭宗書以言其事頗銜順後謂浩曰卿昔所言今果驗矣浩曰臣之所言虛實皆如此類初蒙遜有西域沙門曇無讖微有方術世祖詔順令蒙遜送之京邑順受蒙遜金聽其殺之世祖克涼州後聞而嫌順涼土既平詔順差次羣臣賜以爵位順頗受納品第不平涼州人徐桀發其事浩又毀之云順昔受牧犍父子重賂每言涼州無水草不可行師及陛下至姑臧水草豐足其詐如此幾誤國事不忠若是反書臣讒之於陛下世祖大怒真君三年遂刑順於城西順死後數年其從父弟孝伯為世祖知重居中用事及浩之誅世祖怒甚謂孝伯曰卿從兄往雖誤國朕意亦未便至此由浩譖毀朕忿遂盛殺卿從兄者浩也皇興初順子數等貴寵顯祖追贈順侍中鎮西大將軍太尉公高平王謚曰宣王妻邢氏曰孝妃順四子

長子數字景文真君二年選入中書教學以忠謹給侍東宮又為中散與李訢盧遐度世等並以聰敏內參機密出入詔命數性謙恭加有文學高宗寵遇之遷祕書下大夫典掌要切加前軍將軍賜爵平棘子後兼錄南部遷散騎常侍南部尚書中書監領內外祕書襲爵高平公朝政大議事無不關及劉彧徐州刺史薛安都司州刺史常珍奇以彭城懸瓠降附于時朝議謂彼誠偽未可信保數乃固執必然曰劉氏喪亂釁起蕭牆骨肉內離藩屏外叛今以皇朝之靈兵馬之力兼并之會宜在於今況安都珍奇識機歸命奉誠萬里小民元元企仰皇化今之事機安可復失於是衆議乃同遣師接援淮海寧輯數有力焉數既見待二世兄弟親戚在朝者十有餘人弟奕又有寵於文明太后李訢列其隱罪二十餘條顯祖大怒皇興四年冬誅數兄弟削順位號為庶人數從弟顯德妹夫廣平宋叔珍等皆坐關亂公私同時伏法數兄弟敦崇孝義家門有禮至於居喪法度吉凶書記皆合典則為北州所稱美既至斯禍時人歎惜之數長子伯和次仲良與父俱死伯和走竄歲餘為人執送殺之伯和有庶子孝祖年小藏免後數妻崔氏得出宮養之至平涼太守

數弟式字景則學業知名歷散騎常侍平東將軍西兗州刺史濮陽侯式自以家據權要心慮危禍常敕津吏蓋有使者必先啓告然後渡之既而使人平曉卒至津吏欲先告式使者紿云我須南還不傳此州不煩令刺史知也津人信之與使俱渡使者既濟突入執式赴都與兄俱死

式子憲字仲軌清粹善風儀好學有器度太和初襲爵又降為伯拜祕書中散雅為高祖所賞稍遷散騎侍郎接對蕭衍使蕭琛范雲以母老乞歸養拜趙郡太守趙脩與其州里脩歸葬父母也牧守以下畏之累跡推憲不為之屈時人高之轉授驃騎將軍尚書左丞長兼吏部郎中遷長兼司徒左長史定州大中正尋遷河南尹參議新令於尚書上省永平三年出為左將軍兗州刺史四年坐事除名後以黨附高肇為御史所劾事具高聰傳正光二年二月肅宗講於國子堂召憲預聽又以子騫為國子生四年拜光祿大夫復本爵濮陽伯五年除持節安西將軍行雍州刺史尋除七兵尚書加撫軍將軍孝昌初元法僧據徐州反叛詔憲為使持節假鎮東將軍徐州都督與安豐王延明臨淮王彧等討之會蕭衍遣其豫章王綜據彭城俄而綜降徐州既平詔遣兼黃門侍郎常景詣軍慰勞賜憲驊騮馬一匹仍除征東將軍揚州刺史淮南大都督二年蕭衍遣其北平將軍元樹右衛將軍胡龍牙護軍將軍夏侯亶等來寇壽陽樹等從下蔡軍於城之東北亶從黎漿而屯於城南憲謂不先破元樹等則夏侯亶無由可剋乃遣子長鈞率衆逆戰軍敗長鈞見執樹等乘之憲力屈以城降因求還國衍聽歸既至敕付廷尉三年秋憲女壻安樂王鑒據相州反靈太后謂鑒心懷劫脅遂詔賜憲死時年五十八永熙中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定冀相殷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定州刺史謚曰文靜

子希遠字景沖早卒

子祖牧襲祖爵齊受禪例降

希遠兄長鈞興和中梁州驃騎府長史

希遠第二弟希宗字景玄出後憲兄性寬和儀貌雅麗涉獵書傳有文才起家太尉參軍事轉直後領侍御史遷通直散騎常侍尋為東南道行臺郎珍右丞與諸軍討賊於彭沛克之轉齊獻武王大行臺郎中還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金紫光祿大夫獻武王擢為中外府長史為齊王納其第二女希宗以人望兼美深見禮遇出行上黨太守尋而遘疾興和二年四月卒於郡年四十贈使持節都督定冀滄瀛殷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殷州刺史諡曰文簡

長子祖昇武定末太子洗馬

希宗弟希仁字景山武定末國子祭酒兼給事黃門侍郎

希仁弟騫字希義博涉經史文藻富盛年十四國子學生以聰達見知歷大將軍府法曹參軍太宰府主簿轉中散大夫遷中書舍人加通直散騎常侍曾為釋情賦曰單閼之年無射之月余承乏攝官直於本省對九重之清切望八襲之崢嶸感代序以長懷覩爽氣而軫慮寵辱之念既多寥廓之想彌切含毫有思斐然成賦猶潘生之秋興王子之登閣也厠鄭璞於周寶編魚目於隋珠未敢自同作者蓋亦各言爾志云荷峻極之層構導積石之洪流有馬形而謨舜亦龍德而史周爰相趙之鴻烈逮藩魏之優遊為衞樽於上葉號木鐸於前修若豢龍之不隕似窮葉之世濟故抱玉而懷珠且滋蘭而樹蕙或舟楫以匡時或棲遲以卒歲尚無忝於先人諒貽厥於來裔書金冊以葳蕤布銀繩而昭晰濟風忽其緬邈啟皇祖於庚寅（李伯仁上東門銘曰上東少陽厥位在寅條風動物月值孟春王武子詩曰於顯我王紹衆斯民俊明有德黎蒸惟寅）逢軒教之方洽遇周命之惟新譬龍虎其有合信山川而降神若勝庭之五傑似不速之三人協嗜欲於將至豈物色而方臻荷天寵以來儀步康衢而騁力如乾元之利貞若坤四之方直內諧於本朝外闢土於殊域乘紫氛以厲羽負青天而鼓翼既公侯之必復亦慶緒之所融績並樹於八凱道俱升於二宮遂遵流以至海且因岳而為嵩同羽儀於班氏均載德於楊公何日月之逾邁引寒暑而相終委晉會於弱齒遺堂構於微躬嗟蒙昧之無取故告舍而不及已蓬落而少成又擁腫而無立愧精堅於百鍊慚忠信於十邑非珪璋之特達詎芳菲之易襲未砥礪以自進寧琢磨而成章乖宋子之萬字異應生之五行不請觀於石室豈借書於晉皇求班莊而不遂況蔡文之可望參四科其未獲入三選而誰許本無譽於梁魏故未聞於陳汝居玉石以多迷宅顯晦而乖所既無懷於四至安有情於再舉雖衣冠之末胄而世祿之緒餘等渤澥之乘鴈類九罭之逃魚處江淮而不變對朝市而閑居空闔門以靖軌非論道而修書少賓客於季彥謝朋交於太初在正光之御曆實明皇之拱己曾問政於上學著為君而我齒叫閽人以望予遂陟降於庭止同崔駰之謁帝若謝兼之來仕逮孝莊之入統乃道喪而時昏水群飛於溟海火載燎於中原延膠船而越水若朽索而乘奔玉羊失而無御金雞亡而不存天步忽其多難横流且其云始既雲擾而海沸亦岳立而棋峙睇三綱之日紊見四維之不理顧茂草以傷懷視匪車而思起雖風雨之如晦亮膠喈而不已自牽役於宰朝實有懷於胥恥在下僚而栖屑願奮迅於泥滓睠故鄉以臨睨悵有動於思歸越來流以鼓枻遡北風而結騑入成都之舊宅反觀津之故扉乃曲肱而不悶信抱甕而無機且耕而食且蠶而衣恆一日以自省亦三月而無違遊仁義之奇嚴採墳素之精微緘因閑而養拙亦有樂於嘉肥及勾芒御節姑洗之首散遲遲於麗日發依依於弱柳鳥關關以呼庭花芬披而落牖聽乃越於笙簧望有踰於新婦襲成服以逍遙願良辰而聊厚乃席壠而踞石遂嘯儔而命偶同浴沂之五六似褉洛之八九或促膝以持肩或援笙而鼓缶賓奉萬年之觴主報千金之壽各笑語而卒獲傳禮義於不朽斯蓋先民之所樂而余心之所守也至於少昊為帝庚辛處驪視墟里之蕭蕭過寒夜之綿綿積霜露於近援起泬寥於遠天思多端以類長若臨水而登山幸出遊之或寫冀觀濤之可蠲遂杖策緩步或漁或田弋鳧鴈於清溪釣魴鯉於深泉張廣幕布長筵酌濁酒割芳鮮起白雪於促柱奏淥水於危弦賦湛露而不已歌驪駒而未旋跌蕩世俗之外疏散造化之間人生行樂聊用永年悟柱下之稱工聞首陽之為拙既有惜

於尨㦩且自悲於井渫訪鄭詹之格言求季主之高說去衡門以策駟望象魏而投轍服兖衣以從務乘大輂而就列比汗海而無紀喻江河而有缺睠重地而懼深念粲米而衛結運有折於玉斗時忽亡於金鏡始蒙塵以播蕩卒流彘而居鄭彼上天之降鑒實下民之請命因艱難以隆基據殷憂而啓聖詷南風以負扆居北辰而為政創彝倫於九疇班平章於百姓喻蝸契以輪蹤援成昭而比盛酌徙鎬之故典究遷亳之遺令奄四海以為家開七百而增慶覩禮樂之方隆信光華之始映百揆鬱以時序四門穆其惟清如得人於漢世比多士於周庭有一匡以作相或十亂而為楨各乘文而經武故天平而地成伊余身之忝穢得再入於承明執綸言之猶紼戴會弁之如星非巡瀆以窺井倍夕陽而懷驚承周任之有言攬老子之知足眷嫺誡以周旋抱徽猷而與屬每有偃而躑躅冀鄙志之獲展庶微願之達時歌致命而可卜詠歸田而有期揖帝城於唯壓恆與言於寵辱思散髮以抽簪願全真而守朴睎疏傳以徘徊望申公以高逝與人事而長辭擊壤而頌結草而嬉援巢父以戲賴追許子而升箕供慕餐於沆瀣給朝餌於瓊芝同糟醨而無別混名實而不治放言肆愁無慮無思何鷦鷯之可賦鴻鵠之為詩哉尋加散騎常侍殷州大中正鎮南將軍尚書左丞仍以本官兼散騎常侍使蕭衍後坐事免論者以為非罪著書贈親友盧元明魏收詩曰幽棲多暇日總駕萃荒坰南瞻帶宮雉北睇拒畦瀛流火時將末懸炭漸云輕寒風率已厲秋水寂無聲層陰蔽長野凍雨暗窮汀侶浴浮還沒孤飛息且驚三褫俄終歲一丸曾未營閑居同洛涘歸身款武城稍旅原思藿坐夢尹敷荊監河愛斗水蘇子惜餘明益州達反趣廷尉辯交情豈若忻蓬蓽收志偶沉冥後詔兼太府少卿尋除征南將軍給事黃門侍郎死於晉陽所著詩賦碑誄別有集錄贈本將軍太常殷州刺史齊受禪重贈使持節侍中都督殷滄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仍殷州刺史諡曰文惠

騫弟希禮字景節武定末通直散騎常侍

希遠庶長兄劍與和中梁州驃騎府長史

式弟奕字景世美容貌有才藝早歷顯職散騎常侍宿衛監都官尚書安平侯與兄敷同死太和初文明太后追念奕兄弟乃誅李訢存問敷等一二家歲時賜以布帛

奕別生弟冏字道度少為中散逃避得免太和中拜下大夫南部給事出為龍驤將軍南豫州刺史還拜冠軍將軍尋除光祿大夫守度支尚書二十一年高祖幸長安冏以咸陽山河險固秦漢舊都古稱陸海勸高祖去洛陽而都之後高祖引見笑而謂之曰卿一昨有啓欲朕都此昔婁敬一說漢祖即日西駕尚書今以西京說朕仍使朕不廢東轅當是獻可理殊所以今古相反耳冏對曰昔漢祖起於布衣欲藉險以自固婁敬之言合於本旨今陛下百世重光德洽四海事同隆周均其職貢是以愚臣獻說不能上動高祖大悅其年冏卒賜錢二十萬布百匹朝服一具衣一襲冏性鯁烈敢直言常面折高祖彈駮公卿無所回避百寮皆憚之高祖常加優禮故車駕巡幸恆兼尚書右僕射雖才學不及諸兄然公彊當世堪濟過之

子祐字長禮篤穆友于見稱於世歷位給事中尚書祠部郎相州撫軍府長史司空從事中郎博陵太守所在亦以清幹著稱

祐弟太字季軍涉歷書傳太尉行軍員外郎

順弟修基陳留太守卒

子探幽

探幽兄子洪爨河間太守

洪爨孫悕傑樂陵太守武定中以貪汙賜死

修基季弟惲字善祖小字藥囊少有高名為中書侍郎從世祖征涼州戰歿時人咸惜焉初順與從兄靈從弟孝伯並以學識器業見重於時故能砥礪宗族競名修尚靈與族叔晞族弟熙等俱被徵事在高允高士頌

詵字令孫京兆太守詵後闕

秀林小名檀性彊直太和中自中書博士為頓丘相豪右畏之景明初試守博陵郡抑彊扶弱致以威嚴為名以母憂去職後為太尉諮議參軍假節行荊州事拜司徒司馬加冠軍將軍定州大中正太中大夫正光中卒年六十三贈左

將軍齊州刺史

子裔字徽伯出後秀林兄鳳林裔初除汝南王悅常侍稍遷定州別駕孝昌中爲定州鎮軍長史加輔國將軍帶博陵太守于時逆賊杜洛周侵亂州界尋假平北將軍防城都督賊旣圍城裔潛引洛周州遂陷沒洛周僞竊特無綱紀至於市令驛帥咸以爲王呼曰市王驛王乃封裔爲定州王洛周尋爲葛榮所滅裔仍事榮永安初尒朱榮旣擒葛榮遂繫裔及高敖曹薛修義李無爲等於晉陽從榮至洛榮死乃免普泰初以裔爲持節散騎常侍安北將軍兼給事黃門侍郎慰勞山東大使永熙中除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齊獻武王大丞相諮議參軍天平初以預定策之功封固安縣開國伯食邑四百戶加征東將軍車駕還鄴爲大行臺右丞留在洛陽監修宮殿尋除使持節大將軍陝州刺史四年八月宇文黑獺攻陷州城被執見害年五十詔贈使持節都督定冀瀛殷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令司徒公定州刺史

子直襲武定末司徒屬齊受禪例降

裔弟景義大司馬諮議參軍殷州大中正

景義弟伯穆武定末合州刺史

秀林從弟煥字仲文小字醜褒有幹用少與酈道元俱爲李彪所知自給事中轉治書侍御史恆州刺史穆泰據代都謀反高祖詔煥與任城王澄推治之煥先驅至州宣旨曉喻仍誅泰等景明初遷司空從事中郎蕭寶卷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歸附詔煥以本官爲軍司與楊大眼奚康生等率衆迎接煥至淮西叔業兄子植遣使送質煥等濟師入城撫尉民咸忻悅仍行揚州事賜爵容城伯軍還行河內郡事拜司徒右長史以荊蠻擾動敕煥兼散騎常侍慰勞之降者萬餘家除輔國將軍梁州刺史時武興氐楊集起舉兵作逆令弟集義邀斷白馬戍敕假煥平西將軍督別將石長樂統軍王祐等與軍司荀金寶俱討之大破集起軍會秦州民呂苟兒反煥仍令長樂等由麥積崖赴援屬都督元麗至遂共平之時氐王楊定進猶據方山與苟兒影響煥密募氐趙芒路斬定進還朝遇患卒時年四十四贈征虜將軍幽州刺史諡曰昭

子密武定中襄州刺史

秀林族子肅字彥邕歷奉朝請清河王懌郎中令稍遷洛陽令步兵校尉員外常侍初詔附侍中元暉後以左道事侍中穆紹常裸身被髮畫腹銜刀於隱屛之處爲紹求福故紹愛之延昌四年肅爲黃門郎加光祿大夫肅爲性酒狂熙平初從靈太后幸江陽王繼第肅時侍飲頗醉言辭不遜抗辱太傅清河王懌爲有司彈劾靈太后怒之出爲章武內史歲餘還右將軍夏州刺史卒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肅從弟璥字景林有學識初除奉朝請太學博士司空主簿以母憂去職服闋拜左軍將軍正光中元乂以其弟羅爲青州刺史璥爲羅平東府長史還廷尉少卿殷州大中正孝昌二年冬卒年五十七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諡曰宣

子懷武定中東平太守

璥從弟仲瑍奉朝請定雍二州長史太尉諮議中散太中大夫東郡汲郡二郡太守司徒左長史弘農太守先是宮牛二姓阻嶮爲害仲瑍示以威惠並卽歸伏還除衛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仍除北雍州刺史將軍如故轉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天平初遷都於鄴以仲瑍爲營構將作進號衛大將軍出除車騎大將軍兗州刺史仲瑍以孔子廟牆宇頗有頹毀遂改修焉還除將作大匠所歷並清勤有聲年六十六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子希良侍御史

瑍從子善犯孝靜諱趙郡太守

子顯進州主簿

顯進子映字輝道南安王國常侍光州征虜府主簿相州治中寧朔將軍步兵校尉孝昌三年冬卒年四十二天平中贈通直散騎常侍輔國將軍殷州刺史

子普濟武定中北海太守

映弟育字仲遠奉朝請稍遷揚烈將軍奉車都尉都督相州防城別將以拒葛榮之勳賜爵趙郡公後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天平四年夏卒年五十七贈驃騎大將軍都官尚書定州刺史諡曰貞

子愔，襲。武定末，齊文襄王大將軍府記室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顯進弟特顯，位至左中郎將。卒，贈中壘將軍、安州刺史。特顯養京兆王愉妻楊氏爲女，愉改楊姓爲李，而親念特顯。特顯子道舒與愉同逆，愉敗，走免。

第三子道璩，武定末，苑陽太守。

道璩弟道璀，少以父謀被刑，位至中常侍。

特顯弟暉，字季顯，涉歷書史。司徒行參軍，稍遷濟州輔國府長史。坐兄事免。後除尚書中兵郎，遷冠軍、中散大夫。正光二年，南荆州刺史桓叔興擁掠城民叛入蕭衍，衍資以兵糧，令築谷陂城以立洛州，遣土山戍。詔暉持節兼尚書左丞，爲行臺，督諸軍討叔興，大破之，乘勝拔谷陂，叔興退走，軍還，仍除尚書左丞，出除洛州刺史，將軍如故。未拜，卒。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子暉賓，美容貌，寬和沉雅，太學博士。

暉賓弟山儒，少而清立，學涉羣書。山儒少弟大蓋，並早卒。

暉族弟孝怡，字悅宗，中書學生、相州高陽王雍主簿、廣陵王羽掾、新蔡太守、別將、蕭寶夤長史。從中山王英破蕭衍臨川王蕭宏於梁城，除朔州安北府長史，又爲中堅將軍、相州鎮北府長史，遷冠軍將軍、魏郡太守、相州刺史。中山王熙據鄴起兵也，孝怡陰結募城民與熙長史柳元章、別駕游荆之等率衆擒熙，賞爵昌樂伯。靈太后反政，以孝怡乂黨，除名爲民。後安樂王鑒鎮鄴起，孝怡爲別將。永安初，除左將軍、太中大夫，仍爲防城都督，以拒葛榮之勳，賜爵趙郡公。拜撫軍將軍、光祿大夫。永安三年，行殷州事，遷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武定六年卒，八十。

子恩遺，儀同開府中兵參軍、武城縣公。

熙字仲熙，神𪊽中，與高允等俱被徵，拜中書博士，轉侍郎，以使沮渠有功，賜爵元氏子，加中壘將軍。卒，贈鎮東將軍、豫州刺史，謚曰莊。

子季主，襲。卒，贈青州刺史，謚曰貞。

子遺元，襲。初除冀州趙郡王幹東閣祭酒，累轉尚書左民郎中、冀州京兆王愉功曹參軍，帶扶柳令，爲愉所親遇。與同反。愉敗，遺元逃竄，會赦乃出，復除兖州平東府長史，後拜中堅將軍、殷州征北將軍長史。卒，年六十三。贈征北將軍、定州刺史。

子特寧，以父事被刑，武定末，官至中尹。

特寧弟子寧，襲爵。開府默曹參軍。齊禪，爵例降。

熙族孫蘭和，自右軍將軍，歷平陽、勃海二郡太守。

蘭和弟蘭集，平昌太守。

熙族孫同軌，體貌魁岸，腰帶十圍，學綜諸經，多所治誦，兼讀釋氏，又好醫術。年二十二，舉秀才，射策，除奉朝請，領國子助教，轉著作郎，典儀注，修國史，遷國子博士，加征虜將軍。永熙二年，出帝幸平等寺，僧徒講說，敕同軌論難，音韻閑朗，往復可觀，出帝善之。三年春，釋菜，詔延公卿學官於顯陽殿，敕祭酒劉廞講孝經，黃門李郁講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解大戴禮夏小正篇，時廣招儒學，引令預聽。同軌經義素優，辯析兼美，而不得執經，深爲慨恨。太平中，轉中書侍郎。興和中，兼通直散騎常侍，使蕭衍。衍深耽釋學，遂集名僧於其愛敬、同泰二寺，講涅槃大品經，引同軌預席。衍兼遣其臣並共觀聽，同軌論難久之，道俗咸以爲善。盧景裕卒，齊獻武王引同軌在館教諸公子，甚嘉禮之，每旦入授，日暮始歸，緇素請業者，同軌夜爲解說，四時恆爾，不以爲倦。武定四年夏，卒，年四十七。時人傷惜之。齊獻武王亦殊嗟悼，賻襚甚厚，贈驃騎大將軍、瀛州刺史，謚曰康。

同軌兄義深，武定中，齊州刺史。

同軌弟幼舉，安德太守。武定中，以在郡貪汙，輒召部曲，還京師，棄市。

幼舉弟之員，有幹用，前將軍、尚書金部郎。卒。

之員弟稚廉，武定末，并州儀同開府長史。

史臣曰：李順器宇才識，一時推重，謀宣中國，氣折外蕃，所以世祖垂心，而崔浩側目。敷、式兄弟，位望並高，憲風度恢雅，夙重朝列，而遭隨有命，報施儻爽，嗚呼。以茲感德，克廣其猷，宗緒扶疎，人位咸顯，可謂李雖舊族，其世唯新矣。

魏書卷三十六

魏書卷三十六考證

李順傳推惠不爲之屈○北史作惠不爲屈。此推字，殆惟字之訛也。

啓皇祖於庚寅○本書本無注此獨引李伯仁上東門銘厥位在寅。王武子詩嚴恭唯寅作注又與本句庚寅全不相涉。未詳其故。

魏書卷三十六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二十五

司馬休之　司馬楚之　司馬景之　司馬叔璠　司馬天助

司馬休之，字季預，河內溫人，晉宣帝季弟譙王進之後也。司馬叡僭立江南，又以進子孫襲封。至休之父恬，爲司馬昌明鎮北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天興五年，休之爲司馬德宗平西將軍、荊州刺史。爲桓玄逼逐，遂奔慕容德。劉裕誅玄，後還建鄴。裕復以休之爲荊州刺史。休之頗得江漢人心，劉裕疑其有異志，而休之子文思繼休之兄尚之爲譙王，謀圖裕，裕執送休之，令自爲其所。休之表廢文思，并與裕書陳謝。神瑞中，裕收休之子文寶、兄子文祖，並殺之，乃率眾討休之。休之上表自陳於德宗，與德宗鎮北將軍魯宗之、宗之子竟陵太守軌等起兵討裕。裕軍至江陵，休之不能敵，遂與軌奔襄陽。裕復進軍討之，太宗遣長孫嵩屯河東爲之援。時姚興征虜將軍姚成王、冠軍將軍司馬國璠亦將兵救之，不及而還。休之遂與子文思及宗之等奔於姚興。裕滅姚泓，休之與文思及德宗河閒王子道賜、輔國將軍溫楷、竟陵內史魯軌、荊州治中韓延之、殷約、平西參軍桓謐、桓璲及桓溫孫道度、道子、勃海刁雍、陳郡袁式等數百人皆將妻子詣嵩降。月餘，休之卒於嵩軍。詔曰：「司馬休之率其同義，萬里歸誠，雅操不遂，中年殞喪，朕甚愍焉。其追贈征西大將軍、右光祿大夫，謚始平聲公。」

文思與淮南公國璠、池陽子道賜不平，而僞親之，引與飲宴。國璠性疏直，因酒醉，遂語文思言己將與溫楷及三城胡酋王珍、曹栗等外叛，因說京師豪彊可與爲謀數十人。文思告之，皆坐誅。以文思爲廷尉，賜爵鬱林公。善於其職，聽訟斷獄，百姓不復匿其情。劉義隆遣將裴方明擊楊難當於仇池，世祖以文思爲假節、征南大將軍，進爵譙王，督洛豫諸軍南趣襄陽，邀其歸路。還京，爲懷朔鎮將。興安初，薨。

子彌陀襲爵，以選尚臨涇公主，而辭以先取毗陵公竇瑾女，與瑾並坐祝詛，伏誅。

司馬楚之，字德秀，晉宣帝弟太常馗之八世孫。父榮期，司馬德宗梁益二州刺史，爲其參軍楊承祖所殺。楚之時年十七，送父喪還丹陽。值劉裕誅夷司馬戚屬，叔父宣期、兄貞之並爲所殺。楚之乃亡，匿諸沙門中，濟江，自歷陽西入義陽、竟陵蠻中。及從祖荊州刺史休之爲裕所敗，乃亡於汝潁之閒。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待士。與司馬順明、道恭等所在聚黨。及劉裕自立，楚之規欲報復，收眾據長社，歸之者常萬餘人。劉裕深憚之，遣刺客沐謙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疾，知楚之必自來，因欲殺之。楚之聞謙病，果自齎湯藥往省之。謙感其意，乃出匕首於席下，以狀告之曰：「將軍爲裕所忌憚，願不輕率，以保全爲先。」楚之歎曰：「若如來言，雖有所防，恐有所失。」謙遂委身以事之。其推誠信物，得士之心，皆此類也。太宗末，山陽公奚斤略地河南，楚之遣使請降。因表曰：「江淮以北，聞王師南首，無不抃舞，思奉德化，而逼於寇逆，無由自致。臣因民之欲，請率慕義爲國前驅。今皆白衣，無以制服，人望若霑儁禕之號，假王威以唱義，則莫不率從。」於是假楚之使持節、征南將軍、荊州刺史。奚斤既平河南，以楚之所率戶民分置汝南、南陽、南頓、新蔡四郡，以益豫州。世祖初，楚之遣妻子內居於鄴，尋徵入朝。時南藩諸將表劉義隆欲入爲寇，以楚之爲使持節、安南大將軍，封琅邪王，屯潁州以距之。其長史臨邑子步邁表曰：「楚之渡河，百姓思舊，義眾雲集。汝潁以南，望風翕然，回首革面，斯誠陛下應天順民，聖德廣被之所致也。」世祖大悅，璽書勞勉，賜前後部鼓吹。義隆將到彥之，泝河而西，列守南岸，至於潼關。及彥之等退走，楚之破其別軍於長社，又與冠軍將軍安頡攻滑臺，拔之，擒義隆將朱脩之、李元德及東郡太守申謨，俘萬餘人。上疏曰：「臣奉命南伐，受任一方，而智力淺短，誠節未効，所以夙夜憂惶，忘寢與食。臣屢遣人至荊揚，所在陳說，具論天朝威化之美，莫不忻承聖德，傾首北望。而義隆兄弟知人情搖動，遣臣私隸顯爲司州刺史，統淮北七郡，代垣苗守懸瓠。自聞洛滑臺敗散以來，義隆恥其敗北，多加罪罰。到彥之創位還同卒伍，殺姚縱夫於壽春，斬竺靈秀於彭城，王休元託疾，檀道濟斥放，凡在腹心，悉懷疑阻，民怨臣猜，可謂今日。臣聞平殄寇逆，必乘戰勝之威；建立功勳，亦因離貳之勢。伏惟陛下聖德膺符，道光四

稗神差所指莫不摧服其未賓者義隆而已今天網遐舉殊方仰德固宜掃清東南齊一區宇使濟濟之風被於江漢世祖以兵久勞不從以散騎常侍徵還從征涼州以功賜隸戶一百義隆遣將裴方明胡崇之寇仇池以楚之為假節與淮陽公皮豹子等督關中諸軍從散關西入擊走方明擒崇之仇池平而還車駕伐蠕蠕詔楚之與濟陰公盧中山等督運以繼大軍時鎮北將軍封沓亡入蠕蠕說令擊楚之等以絕糧運蠕蠕乃遣奸覘入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諸將莫能察楚之曰必是覘賊截之以為驗耳賊將至矣即使軍人伐柳為城水灌之令凍城立而賊至冰峻城固不可攻逼賊乃走散世祖聞而嘉之尋拜假節侍中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雲中鎮大將朔州刺史王如故在邊二十餘年以清儉著聞和平五年薨時年七十五高宗悼惜之贈都督梁益秦寧四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領護西戎校尉揚州刺史謚貞王陪葬金陵

長子寶胤與楚之同入國拜中書博士雁門太守卒

楚之後尚諸王女河內公主生子金龍字榮則少有父風初為中書學生入為中散顯祖在東宮擢為太子侍講後襲爵拜侍中鎮西大將軍開府雲中鎮大將朔州刺史徵為吏部尚書太和八年薨贈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謚康王贈絹一千疋金龍初納太尉隴西王源賀女生子延宗次纂次悅後娶沮渠氏生徽亮即河南王沮渠牧犍女世祖妹武威公主所生也有寵於文明太后故以徽亮襲例降為公坐連穆泰罪失爵延宗父亡後數年卒

子裔字承業世宗時悅等為裔理嫡還襲祖爵位至後軍將軍卒贈征虜將軍洛州刺史

子蘭襲齊受禪例降

纂字茂宗中書博士歷司州治中別駕河內邑中正永平元年卒贈鎮遠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肅

子澄字元鏡司州秀才司空功曹參軍給事中卒贈龍驤將軍夏州刺史

澄弟仲粲武定中尚書左丞

悅字慶宗自司空司馬出為立節將軍建興太守轉寧朔將軍司州別駕遷太子左衛率河北太守世宗初除鎮遠將軍豫州刺史時有汝南上蔡董毛奴者齎錢五千死在道路郡縣疑民張堤為劫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拷掠自誣言殺獄既至州悅觀色察言疑其不實引見毛奴兄靈之謂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此賊竟遺何物靈之云唯得一刀鞘而已悅取鞘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為也乃召州城刀匠示之有郭門者前曰此刀鞘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民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曰汝何故殺人取錢而遺刀鞘及祖款引靈之又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著皂襦及祖伏法悅之察獄多此類也豫州于今稱之悅與鎮南將軍元英攻義陽克之詔改蕭衍司州為郢州以悅為征虜將軍郢州刺史蕭衍遣其豫州刺史馬仙琕左軍將軍丞陽戍主陳可等率衆一萬於三關南六十里因山起城名為竹敦遣其輔國將軍濟陰太守蒯沛精卒二千以戍之後於關南四十里麻陽舊柵起城仙琕輕騎東南為之節度關南之民多懷兩望悅令西關統軍諸盛鳳摧擊敗之盡燔其城樓儲積擒蒯沛及其輔國將軍軍主劉靈秀詔曰司馬悅首謀義陽征略有捷且違京既久屢請入朝可遂此志聽其赴闕尋詔以本將軍為豫州刺史論義陽之勳封漁陽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永元元年城人白早生謀為叛逆遂斬悅首送蕭衍既而邢巒復懸瓠詔曰司馬悅暴罹横酷身首異所國戚舊勳特可悼念主書董紹銜命公行囚譚殊城事可矜愍尚書可量賊將齊苟兒等四人之中分遣二人敕揚州為移以易悅首及紹迎接還本用慰亡存贈平東將軍青州刺史賜帛二百疋謚曰莊子朏襲爵

朏尚世宗妹華陽公主拜駙馬都尉特除員外散騎常侍加鎮遠將軍正光五年公主薨月餘朏卒贈左將軍滄州刺史

子鴻字慶雲性麤武襲爵位至都水使者坐與西賊交通賜死

子孝政襲齊受禪爵例降

金龍弟躍字寶龍尚趙郡公主拜駙馬都尉代兄為雲中鎮將朔州刺史假安北將軍河內公躍表罷河西苑封與民墾殖有司執奏此麋鹿所聚太官取給

今若與民。至於奉獻時禽。饋有所闕。詔曰。此地若任稼穡。雖有獸利。事須廢封。若是山澗。虞禁何損。尋先朝置此。豈苟藉斯。禽亮亦以俟軍行薪蒸之用。其更論之。躍固請宜以與民。高祖從之。遷爲祠部尚書。大鴻臚卿。潁川王師。以疾表求解任。太和十九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賜朝服一具。衣一襲。絹一千匹。楚之父子相繼鎮雲中。朔土服其威德。

司馬景之。字洪略。晉汝南王亮之後。太宗時歸闕。爵蒼梧公。加征南大將軍。清直有節操。太宗甚重之。卒。贈汝南王。

子師子。襲爵。

景之兄準。字巨之。以泰常末率三千餘家歸國。時太宗在虎牢。授寧遠將軍。新蔡公。假相州刺史。隨駕至京。出除廣寧太守。悅近來遠。清儉有稱。世祖嘉之。賜布六百疋。後降號爲平遠將軍。改爲密陵侯。興光初卒。

子安國。襲爵。

司馬叔璠。晉安平獻王孚之後也。父曇之。司馬德宗河間王。桓玄劉裕之際。叔璠與兄國璠北奔慕容超。後西投姚興。劉裕滅姚泓。北奔屈丐。世祖平統萬。兄弟俱入國。國璠賜爵淮南公。卒。無子。爵除。叔璠安遠將軍。丹楊侯。卒。

長子靈壽。神䴥中與弟道壽俱來歸國。靈壽冠軍將軍。溫縣侯。道壽寧朔將軍。宜陽子。靈壽出除陳郡太守。劉義隆侵境。詔靈壽招引義士。得二千餘人。從西平公安頡破虎牢。滑臺。洛陽三城。徙五百餘家入河內。又從討蠕蠕。西征涼州。所在著功。出爲遼西太守。治有清儉之稱。太和九年卒。贈懷州刺史。謚曰靖。靈壽娶太宰頓丘王李峻女。與婦父雅不相善。每見抑退。故位不大至。

子惠安。高祖時襲爵。歷恆州別駕。桑乾太守。太尉諮議參軍事。卒。

子祖珍。年十五。舉司州秀才。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年十八。先父卒。

祖珍弟宗胤。世宗時。父惠安以久病。啓以爵轉授。解褐安定王府騎兵參軍。洛州龍驤府司馬。善射。未曾自伐。性閑俊。少所交遊。識者云其津至。永安中卒。

子嵩亮。襲。

惠安弟宣安。歷位尚書郎。濟北濟南二郡太守。員外散騎常侍。蕭寶寅征蠕蠕。引爲長史。坐軍退免官加刑。以疾得免。尋除東平原太守。還京。爲中散大夫。加征虜將軍。太中大夫。遷左將軍。正光四年卒。贈大將軍。濟州刺史。

子龍泉。滄州開府長史。

道壽長子元興。襲父爵。

子景和。給事中。稍遷揚州驃騎府長史。清河內史。正光元年卒。贈左將軍。平州刺史。

元興弟仲明。侍御史。中書舍人。以謹敕著稱。稍遷衞尉少卿。仍領舍人。出爲征虜將軍。涼州刺史。坐貪殘爲御史所彈。遇赦免。積年不敍。後娶靈太后從姊爲繼室。除武衞將軍。征虜將軍。轉光祿大夫。武衞如故。遷大司農卿。加安東將軍。散騎常侍。出爲安北將軍。恆州刺史。常侍如故。正光五年卒。

子彥邕。有風望。正員郎。稍遷相州刺史。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天平四年卒。贈散騎常侍。都督懷洛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懷州刺史。

司馬天助。自云司馬德宗驃騎將軍元顯之子。劉裕自立。乃來歸闕。除平東將軍。青徐二州刺史。東海公。天助招率義士。欲襲裕東平濟北二郡及城戍。又破裕將閻萬齡軍。前後多所虜獲。拜侍中。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征東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公如故。真君三年。與司馬文思等南討還。又從駕北征。在陣殁。

子元伯。字歸都。襲爵。後降爲溫縣子。太和中。爲建威將軍。泰山太守。

史臣曰。諸司馬以亂亡歸命。楚之風概器略。最可稱乎。其餘未足論也。而以往代遺緒。並當位遇。可謂幸矣。

魏書卷三十七

魏書卷三十七考證

司馬叔璠傳丹楊侯○楊一本作陽。晉書地理志丹陽郡有丹楊縣。注丹陽山多赤柳在西也。今人誤改楊爲陽。誤矣。

魏書卷三十七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二十六

刁雍　王慧龍　韓延之　袁式

刁雍字淑和渤海饒安人也高祖攸晉御史中丞曾祖協從司馬叡渡江居于
京口位至尚書令父暢司馬德宗右衛將軍初暢兄逵以劉裕輕狡薄行負社
錢三萬違時不還執而徵焉及裕誅桓玄以嫌故先誅刁氏雍為暢故吏所匿
奔姚興豫州牧姚紹於洛陽後至長安雍博覽書傳姚興以雍為太子中庶子
泰常二年姚泓滅與司馬休之等歸國上表陳誠於南境自效太宗許之假雍
建義將軍雍遂於河濟之間招集流散得五千餘人南阻大峴擾動徐兗建牙
誓衆傳檄邊境劉裕遣將李嵩等討雍雍斬之於蒙山於是衆至二萬進屯固
山七年三月雍從弟彌亦率衆入京口規共討裕裕遣兵破之六月雍又侵裕
青州雍敗乃收散卒保於馬耳山又為裕青州軍所逼遂入大峴山八年太宗
南幸鄴朝於行宮問先朝卿家縛劉裕於卿親疏雍曰是臣伯父太宗笑曰劉
裕父子當應憚卿又謂之曰朕先遣叔孫建等攻青州民盡藏避城猶未下彼
既素憚卿威士民又相信服今欲遣卿助建等卿宜勉之於是假雍鎮東將軍
青州刺史東光侯給五萬騎使別立義軍建先攻東陽雍至招集義衆得五千
人遣撫慰郡縣土人盡下送租供軍是時攻東陽平其北城三十許步劉義符
青州刺史竺夔於城內鑿地道南下入澠水欄以為退路雍請建曰此城已平
宜時入取不者走盡建懼傷兵士難之雍曰若懼傷官兵者雍今請將義兵先
入建不聽夔欲東走會義符遣其將檀道濟等救青州雍謂建曰賊畏官軍突
騎以鎖連車為函陣大峴已南處處狹隘車不得方軌雍求將義兵五千要險破
之建不聽曰兵人不宜水土疫病過半若相持不休兵自死盡何須復戰今不
損大軍安全而返計之上也建乃引還雍遂鎮尹卯固又詔令南入以亂賊境
雍攻克項城會有敕追令隨機立效雍於是招集譙梁彭沛民五千餘家置二
十七營遷鎮濟陰延和二年立徐州於外黃城置譙梁彭沛四郡九縣以雍為
平南將軍徐州刺史賜爵東安侯在鎮七年太延四年徵還京師頻歲為邊民
所請世祖嘉之真君二年復授使持節侍中都督揚豫兗徐四州諸軍事征南
將軍徐豫二州刺史三年劉義隆將裴方明寇略仇池詔雍與建興公古弼等
十餘將討平之五年以本將軍為薄骨律鎮將至鎮表曰臣蒙寵出鎮奉辭西
藩總統諸軍戶口殷廣又總勒戎馬以防不虞督課諸屯以為儲積夙夜惟憂
不遑寧處以今年四月末到鎮時以夏中不及東作念彼農夫雖復布野官渠
乏水不得廣殖乘前以來功不充課兵人口累率皆飢儉略加檢行知此土稼
穡艱難夫欲育民豐國事須大田此土乏雨正以引河為用觀舊渠堰乃是上
古所制非近代也富平西南三十里有艾山南北二十六里東西四十五里鑿
以通河似禹舊跡其兩岸作溉田大渠廣十餘步山南引水入此渠中計昔為
之高於水不過一丈河水激急沙土漂流今日此渠高於河水二丈三尺又河
水浸射往往崩頹渠溉高懸水不得上雖復諸處按舊引水水亦難求今艾山
北河中有洲渚水分為二西河小狹水廣百四十步臣今求入來年正月於河
西高渠之北八里分河之下五里平地鑿渠廣十五步深五尺築其兩岸令高
一丈北行四十里還入古高渠即循高渠而北復八十里合百二十里大有良
田計用四千人四十日功渠得成訖所欲鑿新渠口河下五尺水不得入今求
從小河東南岸斜斷到西北岸計長二百七十步廣十步高二丈絕斷小河二
十日功計得成畢合計用功六十日小河之水盡入新渠水則充足溉官私田
四萬餘頃一旬之間則水一遍水凡四溉穀得成實官課常充民亦豐贍詔曰
卿憂國愛民知欲更引河水勸課大田宜便興立以克就為功何必限其日數
也有可以便國利民者動靜以聞七年雍表曰奉詔高平安定統萬及臣所守
四鎮出車五千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鎮以供軍糧臣鎮去沃野八百里
道多深沙輕車來往猶以為難設令載穀不過二十石每涉深沙必致滯陷又
穀在河西轉至沃野越度大河計車五千乘運十萬斛百餘日乃得一返大廢
生民耕墾之業車牛艱阻難可全至一歲不過二運五十萬斛乃經三年臣前
被詔有可以便國利民者動靜以聞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淮海之粟泝流數千

周年乃得一至。猶稱國有備禦。民用安樂。今求於牽屯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
艘。二船爲一舫。一船勝穀二千斛。一舫十人。計須千人。臣鎮內之兵。率皆習水。
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
從三月至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計用人功。輕於車運十倍有餘。不費牛力。
又不廢田。詔曰。知欲造船運穀。一冬卽成。大省民力。既不費牛。又不廢田。甚善。
非但一運。自可永以爲式。今別下統萬鎮出兵以供運穀。卿鎮可出百兵爲船
工。豈可專廢千人。須遣船匠。猶須卿指授。未可專主也。諸有益國利民如此者。
續復以聞。九年。雍表曰。臣聞安不忘亂。先聖之政也。況綏服之外。帶接邊城。防
守不備。無以禦敵者也。臣鎮所綰河西。爰在邊表。常懼不虞。平地積穀。實難守
護。兵人散居。無所依恃。脫有妖奸。必致狼狽。雖欲自固。無以得全。今求造城儲
穀。置兵備守。鎮自建立。更不煩官。又於三時之隙。不令廢農。一歲二歲不訖。三
歲必成。立城之所。必在水陸之次。大小高下。量力取辦。詔許之。至十年三月。城
訖。詔曰。卿深思遠慮。憂勤盡思。知城已周訖。邊境無不虞之憂。千載有永安之
固。朕甚嘉焉。卽名此城爲刁公城。以旌爾功也。興光二年。詔雍還都。拜特進。將
軍如故。和平六年。表曰。臣聞有國有家者。莫不禮樂爲先。故樂記云。禮所以制
外。樂所以修內。和氣中釋。恭敬温文。是以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易俗移風。莫善
於樂。且於一民一俗。尙須樂而用之。況統御八方。陶鈞六合者哉。故帝堯修五
禮以明典章。作咸池以諧萬類。顯皇軌於云岱。揚鴻化於介丘。令木石革心。鳥
獸率舞。包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夫感天動神。莫近於禮樂。故大樂與天地同
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阜生。節。故報天祭地。禮行於郊。則上下和。肅肅
者禮之情。和和者樂之致。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違。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
歟。唯聖人知禮樂之不可以已。故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所以承天之道。治
人之情。故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虞夏殷周。易代而起。及周之末。王政陵遲。
仲尼傷禮樂之崩亡。痛文武之將墜。自衛返魯。各得其中。逮乎秦皇。剪棄道術。
灰滅典籍。坑燼儒士。盲天下之目。絕象魏之章。簫韶來儀。不可復矣。賴大漢之
興。改正朔。易服色。協音樂。制禮儀。正聲古禮。粗欲周備。至於孝章。每以三代損

益。優劣殊軌。歎其薄德。無以易民視聽。博士曹褒。覩斯詔也。知上有制作之意。
乃上疏求定諸儀。以爲漢禮。終於休廢。寢而不行。及魏晉之日。修而不備。伏惟
陛下無爲以恭己。使賢以御世。方鳴和鸞以陟岱宗。陪羣后以昇中岳。而三禮
闕於唐辰。象舞替於周日。夫君舉必書。古之典也。柴望之禮。帝王盛事。臣今以
爲有其時而無其禮。有其德而無其樂。史闕封石之文。工絕清頌之饗。良由禮
樂不興。王政有缺所致也。臣聞樂由禮。所以象德。禮由樂。所以防淫。五帝殊時不
相沿。三王異世不相襲。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故也。臣識昧儒先。管窺不遠。謂宜
修禮正樂。以光大聖之治。詔令公卿集議。會高宗崩。遂寢。皇興中。雍與隴西王
源賀及中書監高允等。並以耆年特見優禮。錫雍几杖。劍履上殿。月致珍羞焉。
雍性寬柔。好尙文典。手不釋書。明敏多智。凡所爲詩賦頌論并雜文。百有餘篇。
又汎施愛士。怙靜寡欲。篤信佛道。著教誡二十餘篇。以訓導子孫。太和八年冬
卒。年九十五。賜命服一襲。贈帛五百疋。贈儀同三司冀州刺史。將軍如故。謚曰
簡。

雍長子纂。字奉宗。中書侍郎。早卒。

纂弟遵。字奉國。襲爵。

遵弟紹。字奉世。武騎侍郎。汝陰王天賜涼州征西府司馬。

紹弟獻。字奉章。秘書郎。

獻弟融。字奉業。汝陰太守。

融弟肅。字奉誠。中書博士。遵少不拘小節。長更修改。太和中。例降爲侯。景明中。
除相州魏郡太守。還爲太尉諮議參軍。年七十。志力不衰。嘗經篤疾幾死。見神
明救免。言是福門之子。當享長年。延昌三年。遷司農少卿。尋拜龍驤將軍洛州
刺史。遵招誘有方。蕭衍新化太守杜性新化令杜龍振平陽令杜墓定等。率戶
三千。據地內附。熙平元年七月卒。年七十六。贈平東將軍兗州刺史。謚曰惠侯。

有子十三人。

長子楷。字景伯。州舉秀才。早卒。

子沖。字文助。在儒林傳。

楷弟衎，字景勝，本州治中，早卒。

衎弟整，字景智，少有大度，頗涉書史。郡功曹。太和十五年，奉朝請。高祖都洛，親自臨選，除司空法曹參軍。高祖南討，以廣陽王嘉鎮荊州，整爲嘉外兵參軍事。尋轉太尉咸陽王禧外兵參軍。景明中，除給事中，領本州中正，尋除尚書左中兵郎中。正始中，蕭衍江州刺史王茂先來寇南境，平南將軍楊大眼討之，詔整持節爲大眼軍司。大破茂先，斬衍輔國將軍王花等。永平初，以軍功除員外散騎常侍，仍除郎中。延昌三年秋，世宗親選百官於朝堂，拜右軍將軍，仍除郎中。尋轉驍騎將軍。未幾，丁父憂。相州刺史山陽王熙在鄴起兵，將誅元乂等，事敗，傳首京師。熙之親故莫敢視，整弟婦即熙姊，遂收其屍，藏之。後乃還熙所親。乂聞而致憾，因以熙弟略南走蕭衍，誣整將叛，送整與弟宜及子恭等幽繫之。賴御史王基前軍將檢事，使魏子建理雪，獲免。後自征虜將軍出除苑陽太守。時已兵亂，整郡獲全。去郡之後，尋被陷沒。靈太后反政，除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元略曾於整坐泣，謂黃門王誦、尚書袁翻曰：刁公收斂我家，卿等宜知。整以母老，河北喪亂，時整族弟雙爲西兗州刺史，整遂攜家依焉。永安初，拜金紫光祿大夫。二年，兼黃門。元顥入洛，用爲滄州刺史。莊帝還朝，坐免官，後歸鄉里。及莊帝殺介朱榮，就除鎮東將軍，行滄州事。普泰初，假征東大將軍、滄冀瀛三州刺史，大都督將軍如前。尋加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逢本鄉賊亂，奉母客於齊州。加衛大將軍。天平四年卒於鄴，贈司空公，謚曰文獻。整解音律，輕財好施，交結名勝，聲酒自娛，然貪而好色，爲議者所貶。初，雍與從弟寶惠俱入國。

寶惠，字道明。太祖以爲上客。卒，有六子。

子遵，城爲冀州開府掾。刁氏世有榮祿，而門風不甚修潔，爲時所鄙。

雍族孫雙，字子山。高祖䕫，晉齊郡太守，數因晉亂，居青州之樂安。父道矡，皇興初除平原太守。至雙始還本鄉。雙少好學，兼涉文史，雅爲中山王英所知。賞拜西河太守。正光初，中山王熙之誅也，熙弟略投命於雙，雙護之周年。時購略甚切，略乃謂雙曰：我兄弟屠滅已盡，唯我一身漏刃，相託，卿雖厚恩，久見容藏，但事留變生，終恐離保，脫萬一發覺，我死分也，無事相累。卿若送吾出境，便是再生之惠。如其不爾，輒欲自裁。雙曰：人生會有一死，死所難遇耳。今遭知己，視死如歸，願不以爲慮。略後苦求南轉，雙乃遣從子昌送達江左。靈太后返政，知略因雙獲免，徵拜光祿大夫。時略姊饒安公主刁宣妻也，頻訴靈太后，乞徵略還。朝廷乃以徐州所獲俘江革、祖暅二人易之，以雙與略有舊，乃令至境迎接。略肅宗末，除西兗州刺史。時賊盜蜂起，州人張桃弓等招聚亡命，公行劫掠。雙至境，先遣使諭桃弓，陳示禍福，桃弓即隨使歸罪。雙捨而不問，後有盜發之處，令桃弓追捕，咸悉擒獲，於是州境清肅。莊帝初，行濟州刺史，以功封曲城鄉男。出帝初，遷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興和三年卒，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齊州刺史，謚曰靖穆。

王慧龍，自云太原晉陽人，司馬德宗尚書僕射愉之孫，散騎侍郎緝之子也。幼聰慧，愉以爲諸孫之龍，故名焉。初，劉裕微時，愉不爲禮，及得志，愉合家見誅。慧龍年十四，爲沙門僧彬所匿。百餘日，將慧龍過江，爲津人所疑，曰：行意怱怱彷徨，得非王氏諸子乎？僧彬曰：貧道從師有年，止西岸，今暫欲定省，還期無遠，此隨吾受業者，何至如君言。既濟，遂西上江陵，依叔祖忱故吏荊州前治中習辟疆。時刺史魏詠之卒，辟疆與江陵令羅脩、前別駕劉期公、士人王騰等謀舉兵，推慧龍爲盟主，剋日襲州城。而劉裕聞詠之卒，亦懼江陵有變，遣其弟道規爲荊州，眾遂不果。羅脩將慧龍又與僧彬北詣襄陽。司馬德宗雍州刺史魯宗之資給慧龍，送渡江，遂自虎牢奔于姚興。其自言也如此。泰常二年，姚泓滅，慧龍歸國。太宗引見與言，慧龍請効力南討，言終，俯而流涕，天子爲之動容，謂曰：朕方混一車書，席卷吳會，卿情計如此，豈不能相資以眾乎。然亦未之用。後拜洛城鎮將，配兵三千人，鎮金墉。既拜十餘日，太宗崩。世祖初即位，咸謂南人不宜委以師旅之任，遂停前授。初，崔浩弟恬聞慧龍王氏子，以女妻之。浩既婚姻，及見慧龍，曰：信王家兒也。王氏世齇鼻，江東謂之齇王。慧龍鼻大，浩曰：真貴種矣。數向諸公稱其美。司徒長孫嵩聞之不悅，言於世祖，以其嘆服南人，則有訕鄙國化之意。世祖怒，召浩責之。浩免冠陳謝得釋。及魯宗之子軌奔姚興，後歸國，云慧龍是王愉家豎，僧彬所通生也。浩雖聞之，以女之故，成贊其族。慧龍由是

不調。久之，除樂安王範傅，領并荊揚三州大中正。慧龍抗表願得南垂自効，崔浩固言之，乃授南蠻校尉、安南大將軍左長史。及劉義隆荊州刺史謝晦起兵江陵，引慧龍爲援。慧龍督司馬盧壽等一萬人拔其思陵戍，進圍項城。晦敗，乃班師。後劉義隆將王玄謨寇滑臺，詔假慧龍楚兵將軍，與安頡等同討之。相持五十餘日，諸將以賊盛莫敢先，慧龍設奇兵大破之。世祖賜以劍馬錢帛，授龍驤將軍，賜爵長社侯，拜滎陽太守，仍領長史。在任十年，農戰並脩，大著聲績。招攜邊遠，歸附者萬餘家，號爲善政。其後劉義隆將到彥之、檀道濟等頻頓淮潁，大相侵掠，慧龍力戰，屢摧其鋒。彥之與友人蕭斌書曰：「魯軌頑鈍，馬楚麤狂，亡人之中，唯王慧龍及韓延之可爲深憚。不意儒生懦夫，乃令老子訝之。」劉義隆縱反間云：「慧龍自以功高而位不至，欲引寇入邊，因執安南大將軍司馬楚之以叛。」世祖聞曰：「此必不然，是齊人忌樂毅耳。」乃賜慧龍璽書曰：「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也。」劉義隆計既不行，復遣刺客呂玄伯購慧龍首二百戶男，絹一千疋。玄伯僞爲反間，來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有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爲其主也。吾不忍害此人。」左右皆言義隆賊心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且吾方以仁義爲干櫓，又何憂乎刺客？」遂捨之。時人服其寬恕。慧龍自以遭難流離，常懷憂悴，乃作祭伍子胥文以寄意焉。生一男一女，遂絕房室，布衣蔬食，不參吉事。舉動必以禮。太子少傅游雅言於朝曰：「慧龍古之遺孝也。」撰帝王制度十八篇，號曰國典。真君元年，拜使持節、寧南將軍、虎牢鎮都副將，未至鎮而卒。臨沒，謂功曹鄭曄曰：「吾羈旅南人，恩非舊結，蒙聖朝殊特之慈，得在疆埸效命。誓願鞭屍吳市，戮墳江陰。不謂嬰此重疾，有心莫遂。非唯仰愧國靈，實亦俯慚后土。脩短命也，夫復何言！身歿後，乞葬河內州縣之東鄉依古墓而不墳，足藏髮齒而已。庶魂而有知，猶希結草之報。」時制，南人入國者皆葬桑乾。曄等申遺意，詔許之。贈安南將軍、荊州刺史，謚穆侯。吏人及將士共於墓所起佛寺。圖慧龍及僧彬象讚之。呂玄伯感全宥之恩，留守墓側，終身不去。

子寶興襲爵。

寶興少孤，事母至孝。尚書盧遐妻，崔浩女也。初，寶興母及遐妻俱孕，浩謂曰：「汝等將來所生，皆我之自出，可指腹爲親。」及婚，浩爲撰儀，躬自監視。謂諸客曰：「此家禮事，宜盡其美。」及浩被誅，盧遐後妻，寶興從母也，緣坐沒官。寶興亦逃避，未幾得出。盧遐妻時官賜度河鎮高車滑骨，寶興盡賣貨產，自出塞贖之。以歸州辟治中從事、別駕，舉秀才，皆不就。閉門不交人事。襲爵長社侯、龍驤將軍。卒。

子瓊襲爵。

瓊字世珍。高祖賜名焉。太和九年，爲典寺令。十六年，降侯爲伯。高祖納其長女爲嬪，拜前軍將軍、并州大中正。正始中，爲光州刺史，有受納之響。爲中尉王顯所劾，終得雪免。神龜中，除左將軍、兖州刺史。去州歸京，多年沉滯，所居在司空劉騰宅西。騰雖勢傾朝野，初不候之。騰既權重，吞并鄰宅，增廣舊居，唯瓊終不肯與。以此久見抑屈。瓊女適范陽盧道亮，不聽歸其夫家。及女卒，哀慟無已。瓊仍葬之別所，冢不即塞，常於壙內哭泣。久之，乃葬。當時深怪疑其穢行，加以聾疾。每見道俗，乞丐無已，造次見之，令人笑愕。遂太保廣平王懷，拔棘抗禮，自言馬瘦，懷即以誕馬并乘具與之。嘗詣尚書令李崇，騎馬至其黃閤，見崇子世哲，直問：「嚴伯在否？」崇遽出，瓊乃下。崇徐而好以紙帖衣領，瓊哂而掣去之。崇小子青肫嘗厭賤，勢亦不足恨，領軍元叉使奴遺瓊馬，并留奴，王顯聞之笑曰：「東海之風，於茲墜矣。」孝昌三年，除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令。時瓊子遵業爲黃門郎，故有此授。卒，年七十四。贈征北將軍、中書監、并州刺史。自慧龍入國三世一身，至瓊始有四子。

長子遵業，風儀清秀，涉歷經史。位著作佐郎，與司徒左長史崔鴻同撰起居注。遷右軍將軍，兼散騎常侍，慰勞蠕蠕。乃詣代京，採拾遺文，以補起居所闕。與崔光、安豐王延明等參定服章。及光爲肅宗講孝經，遵業預講，延明錄義，並應詔作釋奠侍宴詩。時人語曰：「英英濟濟，王家兄弟。」轉司徒左長史、黃門郎、監典儀注。遵業有譽當時，與中書令陳郡袁翻、尚書琅邪王誦並領黃門郎，號曰三哲。時政歸門下，世謂侍中、黃門爲小宰相。而遵業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嘗著角履，好事者多毀新履以學之。以胡太后臨朝，天下方亂，謀避地，自求徐州太后

曰王師罷曲州始作黃門郎何乃欲徐州更待一二年當有好處分遵業兄弟並交遊時俊乃為當時所美及介朱榮入洛兄弟在父喪中以於莊帝有從姨兄弟之親相率奉迎俱見害河陰朝野惜其人才而譏其躁競贈并州刺史著三晉記十卷

遵業子松年尚書庫部郎

韓延之字顯宗南陽赭陽人魏司徒暨之後也司馬德宗平西府錄事參軍劉裕率伐司馬休之未至江陵密使與延之書招之延之報曰聞親率戎馬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恇駭何者莫知師出之名故也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愛待物當於古人中求耳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今伐人之君啗人以利真可謂處懷期物自有由來者矣以平西之至德寧無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遊於地下不復多言裕得書歎息以示諸佐曰事人當應如此劉裕父名翹字顯宗於是延之字顯宗名子為翹蓋示不臣劉氏也後奔姚興泰常二年與司馬文思來入國以延之為虎牢鎮將爵魯陽侯初延之曾來往柏谷塢省魯宗之墓有終焉之志因謂子孫云河洛三代所都必有治於此者我死不勞向北代葬也即可就此及卒子從其言遂葬於宗之墓次延之死後五十餘年而高祖徙都其孫即居於墓北柏谷塢延之前妻羅氏生子措措隨父入國又以淮南王女妻延之生道仁措推道仁為嫡襲父爵位至殿中尚書進爵西平公

袁式字季祖陳郡陽夏人漢司徒滂之後父淵司馬昌明侍中式在南歷武陵王遵諮議參軍與司馬文思等歸姚興泰常二年歸國為上客賜爵陽夏子與司徒崔浩一面便盡國士之交是時朝儀典章悉出於浩浩以式博於古事每所草創恒顧訪之性長者雖羈旅飄泊而清貧守度不失士節時人甚敬重之皆呼曰袁諮議延和三年衛大將軍樂安王範為雍州刺史詔式與中書侍郎高允俱為從事中郎辭而獲免式沉靖樂道周覽書傳至於詁訓倉雅偏所留懷作字釋未就以天安二年卒贈豫州刺史諡宣侯

子濟襲位魏郡太守政有清稱加寧遠將軍子延遂居潁川之陽夏

史臣曰刁雍才識恢遠著聲立事禮遇優隆世有人爵當構之義也王慧龍援雖自歸頗歷夷險撫人督衆見憚殷敵世珍實有令子克播家聲韓延之報書劉裕國體在焉袁式贊禮儀崔浩時稱長者一時有稱信為美哉

魏書卷三十八

魏書卷三十八考證

刁雍傳山陽王熙在鄴起兵〇本書南安王楨子英世宗時改封中山王英子熙延昌二年襲爵尋授相州刺史鄴起兵上表此處作山陽王亦互異

魏書卷三十八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二十七

李寶

李寶字懷素小字衍孫隴西狄道人私署涼王暠之孫也父翻字士舉小字武彊私署驍騎將軍祁連酒泉晉昌三郡太守寶沉雅有度量驍勇善撫接伯父歆為沮渠蒙遜所滅寶徙於姑臧歲餘隨舅唐契北奔伊吾臣於蠕蠕其遺民歸附者稍至二千寶傾身禮接甚得其心衆皆樂為用每希報雪屬世祖遣將討沮渠無諱於敦煌無諱捐城遁走寶自伊吾南歸敦煌遂修繕城府規復先業遣弟懷達奉表歸誠世祖嘉其忠款拜懷達散騎常侍敦煌太守別遣使授寶使持節侍中都督西垂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西戎校尉沙州牧敦煌公仍鎮敦煌四品以下聽承制假授真君五年因入朝遂留京師拜外都大官轉鎮南將軍并州刺史還除內都大官高宗初代司馬文思鎮懷荒改授鎮北將軍太安五年薨年五十三詔賜命服一襲贈以本官諡曰宣有六子承茂輔佐公業沖公業早卒沖別有傳

承字伯業少有策略初寶欲謀歸款民僚多有異議承時年十三勸寶速定大計於是遂決仍令承隨表入質世祖深相器異禮遇甚優賜爵姑臧侯後遭父憂居喪以孝聞承應傳先封以自有爵乃讓弟茂時論多之承方裕有鑒裁為時所重高宗末以姑臧侯出為龍驤將軍滎陽太守為政嚴明甚著聲稱延興五年卒時年四十五贈使持節本將軍雍州刺史諡曰穆

長子韶字元伯學涉有器量與弟彥虔蕤並為高祖賜名韶又為季父沖所知重延興中補中書學生襲爵姑臧侯除儀曹令時修改車服及羽儀制度皆令韶典焉遷給事黃門侍郎後例降侯為伯兼大鴻臚卿黃門如故高祖將創遷都之計詔引侍臣訪以古事韶對洛陽九鼎舊所七百攸基地則土中實均朝貢惟王建國莫尚於此高祖稱善遷太子右詹事尋罷左右仍為詹事秦州大中正出為安東將軍兗州刺史高祖自鄴還洛韶朝於路高祖及庶人恂事高祖曰甯若不出東宮或未至此世宗初徵拜侍中領七兵尚書尋除撫軍將軍并州刺史以從弟伯尚同元禧之逆在州禁止徵還京師雖不知謀猶坐功親免除官爵久之起兼將作大匠敕參定朝儀律令呂苟兒反於秦州除撫軍將軍西道都督行秦州事與右衛將軍元麗率衆討之事平即真賞帶勞勉復其先爵時隴右新經師旅之後百姓多不安業韶善撫納甚得夷夏之心徵還行定州事尋轉相州刺史將軍如故肅宗初入為殿中尚書行雍州事後除中軍大將軍吏部尚書加散騎常侍韶在選曹不能平心守正通容而已議者貶之出為冀州刺史清簡愛民甚收名譽政績之美聲冠當時肅宗嘉之就加散騎常侍遷車騎大將軍賜劍佩貂蟬各一具驊騮馬一匹并衣服寢具韶以年及懸車抗表遜位優旨不許轉定州刺史常侍如故及赴中山冀州父老皆送出西境相聚而泣二州境既連接百姓素聞風德州內大治正光五年四月卒於官年七十二詔贈帛七百疋贈侍中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司空公雍州刺史諡曰文恭既葬之後有冀州兵千餘人戍於荆州還經韶墓相率培冢數日方歸其遺愛如此初韶克定秦隴永安中追封安城縣開國伯邑四百戶

長子璵字道璠襲武定中驃騎大將軍東徐州刺史

璵弟瑾字道瑜美容貌頗有才學特為韶所鍾愛清河王懌知賞之懌為司徒辟參軍轉著作佐郎加龍驤將軍稍遷通直散騎侍郎與給事黃門侍郎王遵業尚書郎盧觀典領儀注臨淮王彧謂瑾等曰卿等三儁共掌帝儀可謂舅甥之國士盧即瑾之外兄也肅宗崩上諡策文瑾所制也莊帝初於河陰遇害年四十九贈冠軍將軍齊州刺史

長子產之字孫僑容貌短醜而撫訓諸弟愛友篤至年四十九亡

產之弟蒨之武定末司空主簿

瑾弟璞字道璋少有風尚辟司徒參軍事神龜中卒贈漢陽太守

子修年大將軍開府士曹參軍早亡

韶弟彥字次仲頗有學業高祖初舉司州秀才除中書博士轉諫議大夫後因考課降為元士尋行主客曹事徙郊廟下大夫時朝儀典章咸未周備彥留心

考定號爲稱職高祖南伐彥以蕭寶卷江閩不足親勞鑾駕頻有表諫雖不從納然亦嘉其至誠及六軍次於淮南徵爲廣陵王羽長史加恢武將軍西翼副將軍還除冀州趙郡王幹長史轉青州廣陵王羽長史帶齊郡太守徵爲龍驤將軍司徒右長史轉左長史秦州大中正出行揚州事尋徵拜河南尹還至汝陰復勅行徐州事轉平北將軍平州刺史遷平東將軍徐州刺史延昌二年夏大霖雨川瀆皆溢彥相水陸形勢隨便疏通得無淹漬之害朝廷嘉之頻詔勞勉入爲河南尹遷金紫光祿大夫光祿勳卿轉度支尚書出爲撫軍將軍秦州刺史是時破落汗拔陵等反於北鎮二夏豳涼所在蜂起而彥刑政過猛爲下所怨城民薛珍劉慶杜遷等因四方離叛遂潛結逆謀正光五年六月突入州門擒彥於內齋因於西府推其黨莫折大提爲帥遂害彥永安中追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謚曰孝貞

子燮字德諧少有風望解褐司徒參軍著作佐郎司徒祭酒轉主簿卒贈輔國將軍太常少卿

燮弟德廣終於中散大夫

德廣弟德顯太尉行參軍稍遷散騎侍郎卒贈征虜將軍東秦州刺史

德顯弟德明祕書郎

彥弟虔字叔恭太和初爲中書學生遷祕書中散轉冀州驃騎府長史太子中舍人世宗初遷太尉從事中郎出爲清河太守屬京兆王愉反虔棄郡奔闕世宗聞虔至謂左右曰李虔在冀州日久恩信著物今拔難而來衆情自解矣乃授虔別領軍前慰勞事事平轉長樂太守延昌初冀州大乘賊起令虔以本官爲別將與都督元遙討平之遷後將軍燕州刺史還爲光祿大夫加平西將軍轉大司農卿出爲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兗州刺史追論平冀州之功賜爵高平男還京除河南邑中正遷鎮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莊初授特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又進號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永安三年冬薨年七十四贈侍中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尉公冀州刺史男如故謚曰宣景

長子暉字仁明解褐司空行參軍稍遷尚書左外兵郎孝莊初於河陰遇害年四十贈安東將軍度支尚書青州刺史

子瑗武定中太師法曹參軍

暉弟明字仁曜起家高陽王雍常侍員外散騎侍郎太尉錄事參軍孝莊初與兄暉同時遇害年四十八贈散騎常侍左將軍兗州刺史

子爲武定中司空長流參軍

明弟昭字仁照卒於散騎侍郎贈征虜將軍涼州刺史

子士元操武定中並儀同開府參軍事

昭弟曉字仁略武定末太尉諮議參軍

虔弟蘖字延賓歷步兵校尉東郡太守司農少卿卒贈龍驤將軍豫州刺史

長子祿字義興有幹局起家太學博士領殿中侍御史稍遷東郡太守莊帝初遷安東將軍濟州刺史轉廣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前廢帝時與第三弟通直散騎常侍義眞第七弟中書侍郎太常少卿義邕同時爲尒朱仲遠所害義邕莊帝居藩之日以外親甚見親昵及有天下特蒙信任尒朱榮之誅義邕與其事由是並及於禍出帝初贈祿侍中驃騎將軍吏部尚書冀州刺史義眞贈前將軍齊州刺史義邕贈安東將軍青州刺史

祿次弟義愼司空屬第四弟義遠國子博士莊帝初並於河陰遇害義愼贈散騎常侍征東將軍雍州刺史

承弟茂字仲宗高宗末襲父爵鎮西將軍敦煌公高祖初除長安鎮都將轉西兗州刺史將軍如故入爲光祿大夫例降爲侯茂性謙愼以弟沖寵盛懼於盈遂託以老疾固請遜位高祖不奪其志聽食大夫祿還私第因居定州之中山自是優遊里舍不入京師景明三年卒時年七十一謚曰恭侯

子靜字紹安襲解褐太尉參軍事定州別駕東平原太守神龜三年卒年五十五

子遇字會遠有几案才起家司空行參軍襲爵稍遷右將軍尚書駕部郎中出爲河內太守尒朱榮稱兵向洛次其郡境莊帝潛濟河北相會遇既開榮推奉

莊帝遂開門謁候仍從駕南渡及河陰爲亂兵所害時年四十二事寧追贈散
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秦州刺史以候駕之功封盧鄉縣開國伯邑
三百戶
子孝儒襲齊受禪爵例降
靜弟季字仲安恭順篤厚起家鎮北府公曹參軍定州別駕汝陽汝南中山三
郡太守孝莊初以外親超授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出除鎮東將軍滄州刺
史加散騎常侍普泰元年卒年六十二有五子
長子惠昭太傅開府城局參軍
惠昭弟惠諶武定中齊州別駕
季弟敞安奉朝請早亡
敞安弟季安粗涉書史解褐彭城王行參軍稍遷寧朔將軍步兵校尉出爲徐
州北海王顥撫軍府長史正光末顥爲關西都督復引爲長史委以戎政尋加
驍騎將軍孝昌三年卒於軍時年五十三贈征虜將軍涼州刺史
子處默少精惠起家青州彭城王府主簿稍遷通直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光祿
大夫撫軍將軍廣州開府長史天平初卒年三十九
茂弟輔字督真亦有人望解褐中書博士遷司徒議曹掾太和初高祖爲咸陽
王禧納其女爲妃除鎮遠將軍頴川太守帶長社戍輔綏懷招集甚得邊和六
年卒於郡年四十七贈征虜將軍秦州刺史襄武侯謚曰惠
長子伯尙少有重名弱冠除祕書郎高祖每云此李氏之千里駒稍遷通直散
騎侍郎勑撰太和起居注尋遷祕書丞世宗初兼給事黃門侍郎景明二年坐
與咸陽王禧謀反誅時年二十九
伯尙弟仲尙儀貌甚美少以文學知名二十著前漢功臣序贊及季父司空沖
誄時兼侍中高聰尙書邢巒見而歎曰後生可畏非虛言也起家京兆王愉行
參軍景明中坐兄事賜死年二十五
仲尙弟季凱沉敏有識量坐兄事與母弟俱徙邊久之會赦免遂寓居於晉陽
沉廢積年孝昌中解褐太尉參軍事加威遠將軍尋除幷州安北府長史肅宗
崩尒朱榮陰圖義舉季凱豫謀莊帝踐阼徵拜給事黃門侍郎封博平縣開國
侯邑七百戶尋加散騎常侍東平將軍轉祕書監進號中軍將軍普泰元年七
月尒朱世隆以榮之死謂季凱通知於是見害年五十五出帝初追贈侍中驃
騎將軍吏部尚書定州刺史
子統字基伯襲武定末太尉刑獄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季凱弟延慶孝昌中解褐定州鎮北城局參軍稍遷奉車都尉陳留太守還鎮
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永熙二年卒年五十二贈本將軍雍州刺史
子惠矩武定中儀同開府參軍事
延慶弟延度武定中衞將軍安德太守
輔弟佐字季翼有文武才幹高祖初兼散騎常侍銜命使高麗以奉使稱旨遷
拜常山太守賜爵真定子還冠軍將軍懷州刺史賜爵山陽侯尋加安南將軍
河內公轉安東將軍相州刺史所在有稱績車駕南討拜安南將軍副大司馬
咸陽王禧爲殿中將軍尋敕勒與征南將軍城陽王鸞安南將軍盧淵等軍攻
赭陽各不相節度諸軍皆坐甲城下欲以不戰降賊佐獨勒所部晨夜攻擊屬
蕭鸞遣其太子右衞率垣歷生率眾來援咸以勢弱不敵規欲班師佐乃簡騎
二千逆賊爲賊所敗坐徙瀛州爲民車駕征宛鄧復起佐假平遠將軍統軍蕭
鸞新野太守劉忌憑城固守佐率所領攻拔之以功封涇陽縣開國子邑三百
戶沔北既平廣陽王嘉爲荊州刺史仍以佐爲嘉鎮南府長史加輔國將軍別
鎮新野及大軍凱旋高祖執佐手曰沔北洛陽南門卿既爲朕平之亦當爲朕
善守高祖崩遺勅以佐行荊州事仍本將軍佐在州威信大行邊民悅附前後
歸之者二萬許家尋正刺史世宗初徵兼都官尚書景明二年卒年七十一贈
征虜將軍秦州刺史謚曰莊子遵襲
遵爽備有父風歷相州治中轉別駕冀州征北府長史司空司馬卒贈龍驤將
軍洛州刺史孝莊初以外戚超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子果襲司空諮議參軍武定中坐通西賊伏誅
遵弟柬字休賢郡辟功曹以父憂去職遂終身不食酒肉因屏居鄉里肅宗初

司空任城王澄嘉其操尙以爲參軍事尋轉司徒外兵參軍歷任城濟北二郡太守孝莊初遷鎮遠將軍濟州刺史卒贈安北將軍殿中尙書相州刺史

子經司徒諮議參軍行豫州事興和初坐妖言賜死

東弟神儁小名提少以才學知名爲太常劉芳所賞釋褐奉朝請轉司徒祭酒從事中郎頃之拜驍騎將軍中書侍郎太常少卿出爲前將軍荊州刺史時四方多事所在連兵蕭衍遣將曹敬宗來寇攻圍積時又引水灌城城不沒者數版神儁循撫兵民戮力固守詔遣都督崔暹別將王羆裴衍等赴援敬宗退走時寇賊之後城外多有露骸神儁教令收葬之徵拜大司農卿肅宗末除鎮軍將軍行相州事於時葛榮南逼神儁憂懼乃故墜馬傷脚仍停汲郡有詔追還莊帝纂統以神儁外戚之望拜散騎常侍殿中尙書追論固守荊州之功封千乘縣開國侯邑一千戶轉中書監吏部尙書神儁意尙風流情在推引人物而不能守正奉公無多聲譽有鉅鹿人李炎上書言神儁之失天柱將軍尒朱榮曾補人爲曲陽縣令神儁以階縣不用榮聞大怒謂神儁自樹親黨排抑勳人神儁懼啓求解官乃除衞將軍左光祿大夫尋屬尒朱兆入京乘輿幽執神儁遂逃竄民間出帝初始來歸闕拜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孝靜初行并州事尋除驃騎大將軍肆州刺史入爲侍中興和二年薨年六十四贈都督雍秦涇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尙書左僕射司徒公雍州刺史侍中開國公如故神儁風韻秀舉博學多聞朝廷舊章及人倫氏族多所諳記篤好文雅老而不輟凡所交遊皆一時名士汲引後生爲其光價四方才子咸宗附之而性通率不持檢度至於少年之徒皆與褻狎不能淸正方重識者以此爲譏神儁喪二妻又欲娶鄭嚴祖妹神儁之從甥也盧元明亦將爲婚遂至紛競二家聞於嚴祖之門鄭卒歸元明神儁惆悵不已時人謂神儁鳳德之衰

神儁無子從弟延度以第三子容兒後之

韶從弟元珍小名大墨起家奉朝請太尉錄事參軍卒於步兵校尉

元珍弟仲遵有業尙彭城王勰爲定州請爲開府參軍累轉員外散騎常侍遊擊將軍太中大夫出爲京兆內史大將軍京兆王繼西伐請爲諮議參軍尋除左將軍營州刺史時四方州鎮謀逆叛亂相續營州城內咸有異心仲遵單車赴州既至與大使盧同以恩信懷誘率皆怡悅後肅宗又詔盧同爲行臺北出慰勞同疑彼人情難信聚兵將往城民劉安定等先有異志謂欲圖己遂相恐動遂執仲遵二子淸石阿罕尋亦見殺唯兄子徵仁得免

韶從叔思穆字叔仁父抗自涼州渡江左仕劉駿歷晉壽安東東萊三郡太守思穆有度量善談論工草隸爲當時所稱太和十七年攜家累自漢中歸國除步兵校尉遭母憂解任起爲都水使者及車駕南伐以本官兼直閤將軍從平南陽以功賜爵爲伯尋除司徒司馬彭城王勰爲定州請爲司馬帶鉅鹿太守勰從鎮揚州仍請爲司馬府解除征虜將軍太中大夫出爲京兆內史在郡八年頗有政績徵拜光祿大夫肅宗初除平北將軍中山太守未拜遷安北將軍營州刺史卒於位時年六十一贈安西將軍華州刺史永安中子獎爲莊帝所親待復超贈思穆衞將軍中書監左光祿大夫諡曰宣惠有子十四人

嫡子斌襲官至散騎侍郎早卒

斌兄獎武定末司徒左長史李氏自初入魏人位兼舉因仲寵遇遂爲當世盛門而仁義吉凶情禮淺薄朞功之服殆無慘容相視窘乏不加拯濟識者以此貶之

史臣曰李寶家難流離晚獲歸正大享名器世業不殞諸子承基俱有位望韶淸身履度累績洽美矣神儁才尙風流殆民望也貞粹之地君子或未許焉

魏書卷三十九

魏書卷三十九考證

李寶傳隨舅唐契北奔伊吾○唐監本譌虞各本同考本書唐和傳和與兄契攜外甥李寶避難伊吾北史亦云攜其甥武昭王孫寶臣於婣婭乃諸本譌作虞契傳寫之譌也今改正

年四十○臣人龍按嚴弟暱傳云孝莊初與兄嚴同時遇害年四十八嚴既暱兄矣反年四十耶二者必有一譌

請而發議參軍○而當作爲

魏書卷三十九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二十八

陸俟

陸俟代人也曾祖幹祖引世領部落父突太祖時率部民隨從征伐數有戰功
拜厲威將軍離石鎮將天興中爲上黨太守關內侯俟少聰慧有策略太宗踐
阼拜侍郎遷內侍襲爵關內侯轉龍驤將軍給事中典選部蘭臺事當官而行
無所屈橈世祖親征赫連昌詔俟督諸軍鎮大磧以備蠕蠕車駕還復典選部
蘭臺事與西平公安頡督諸軍攻虎牢剋之賜爵建業公拜冀州刺史仍本將
軍時考州郡治功唯俟與河內太守丘陳爲天下第一轉都督洛豫二州諸軍
事本將軍虎牢鎮大將平涼休屠金崖羌狄子玉等叛復轉爲使持節散騎常
侍平西將軍安定鎮大將既至懷柔羌戎莫不歸附追討崖等皆獲之徵還拜
散騎常侍出爲平東將軍懷荒鎮大將未期諸高車莫弗訟俟嚴急待下無
恩還請前鎮將郎孤世祖詔許之徵俟還京既至朝見言於世祖曰陛下今以
郎孤復鎮以臣愚量不過周年孤身必敗高車必叛世祖疑謂不實切責之以
公歸第明年諸莫弗果殺郎孤而叛世祖聞之大驚即召俟問其知敗之意俟
曰夫高車上下無禮無禮之人難爲其上臣所以涖之以威嚴節之以憲網欲
漸加訓導使知分限而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故訟臣無恩稱孤之美孤獲還鎮
欣其名譽必加恩於百姓譏臣爲失專欲以寬惠治之仁恕待之無禮之人易
生陵傲不過期年無復上下然後收之以威則人懷怨懟怨懟既多敗亂彰矣
世祖笑曰卿身乃短慮何長也即日復除散騎常侍世祖征蠕蠕破涼州常隨
駕別督輜重又與高涼王那渡河南略地至濟南東平陵徙其民六千家於河
北又以俟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平西將軍長安鎮大將與高涼王那擊蓋吳
於杏城大破之獲吳二叔諸將欲送京師俟獨不許曰夫長安一都險絕之土
民多剛彊類乃非一清平之時仍多叛動今雖良民猶以爲懼況其黨與乎若
不斬吳恐長安之變未已吳一身藏竄非其親信誰能獲之若停十萬之衆以
追一人非上策也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擒之必也諸將咸曰今
來討賊既破之獲其二叔唯吳一人何所復至俟曰吳之悖逆本自天性今若
獲免必誑惑愚民稱王者不死妄相扇動爲患必大諸君不見毒蛇乎斷其頭
猶能爲害況除腹心疾而曰必遺其類其可乎諸將曰公言是也但得賊不殺
更有所求遂去不返其如罪何俟曰此罪我與諸君當之高涼王那亦從俟計
遂遣吳二叔與之期及吳叔不至諸將各咎於俟俟曰此未得其便耳必不背
也後數日果斬吳以至皆如其言俟之明略獨決皆此類也遷內都大官安定
盧水劉超等聚黨萬餘以叛世祖以俟威恩被於關中詔以本官加都督秦雍
諸軍事鎮長安世祖曰秦川險絕奉化日近吏民未被恩德故頃年已來頻有
叛動今超等恃險不順王命朕若以重兵與卿則超等必合而爲一據險拒戰
未易攻也若以輕兵與卿則不制矣今使卿以方略定之於是俟單馬之鎮超
等聞之大欣以爲無能爲也既至申揚威信示以成敗誘納超女外若姻親超
猶自警初無降意俟乃率其帳下往見超觀其舉措設掩襲之計超使人逆曰
三百人以外當以弓馬相待三百人以內當以酒食相供俟乃將二百騎詣超
超設備甚嚴俟遂縱酒盡醉而還後謂將士曰超可取也乃密選精兵五百人
陳國恩德激厲將士言至懇切士卒奮勇各曰以死從公必無二也遂僞獵而
詣超與士卒約曰今會發機當以醉爲限俟於是詐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士
卒應聲縱擊殺傷千數遂平之世祖大悅徵俟還京師轉外都大官散騎常侍
如故高宗踐阼以子麗有策立之勳拜俟征西大將軍進爵東平王太安四年
薨年六十七謚曰成王有子十二人

長子馛多智有父風高宗見馛而悅之謂朝臣曰吾常歎其父智過其軀是復
踰於父矣少爲內都下大夫奉上接下行止取與每能逆曉人意與其從事者
無不愛之興安初賜爵聊城侯出爲散騎常侍安南將軍相州刺史假長廣公
爲政清平抑彊扶弱州中有德宿老名望重者以友禮待之詢之政事責以方
略如此者十人號曰十善又簡取諸縣彊門百餘人以爲假子誘接殷勤賜以
衣服令各歸家爲耳目於外於是發姦擿伏事無不驗百姓以爲神明無敢劫

盜者在州七年家至貧約徵爲散騎常侍民乞留馛者千餘人顯祖不許謂羣臣曰馛之善政雖復古人何以加之賜絹五百疋奴婢十口馛之還也吏民大斂布帛以遺之馛一皆不受民亦不取於是以物造佛寺焉名長廣公寺後襲父爵改封建安王時劉彧司州刺史常珍奇以懸瓠內附而新民猶懷去就馛銜旨撫慰諸有陷軍爲奴婢者馛皆免之百姓忻悅民情乃定車駕討蠕蠕詔馛爲選部尚書錄留臺事督兵運糧一委處分顯祖將禪位於京兆王子推任城王雲隴西王源賀等並皆固諫馛抗言曰皇太子聖德承基四海屬望不可橫議干國之紀臣請刎頸殿庭有死無貳久之帝意乃解詔曰馛直臣也其能保吾子乎遂以馛爲太保與太尉源賀持節奉皇帝璽紱傳位于高祖延興四年薨贈以本官謚曰貞王馛有六子琇凱知名

琇字伯琳馛第五子母赫連氏身長七尺九寸甚有婦德馛有以爵傳琇之意琇年九歲馛謂之曰汝祖東平王有十二子我爲嫡長承襲家業今已年老屬汝幼沖詎堪爲陸氏宗首乎琇對曰苟非闕力何患童稚馛奇之遂立琇爲世子馛薨襲爵琇沉毅少言雅好讀書以功臣子孫爲侍御長給事中遷黃門侍郎轉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太子左詹事領北海王師光祿大夫轉祠部尚書司州大中正會從兄叡事免官景明初試守河內郡咸陽王禧謀反令子翼和與尹仵期薛魏祖等先據河內琇聞禧敗斬翼和首時以琇不先送翼和稽數始斬首責其通情徵詣廷尉廷尉少卿崔振窮治罪狀按琇大逆陸宗大小咸見收捕會赦先薨於獄琇弟凱仍上書訴冤世宗詔復琇爵

子景祚襲

凱字智君謹重好學年十七爲中書學生拜侍御中散轉通直散騎侍郎遷太子庶子給事黃門侍郎凱在樞要十餘年以忠厚見稱希言屢中高祖嘉之後遇患頻上書乞骸骨詔不許敕太醫給湯藥除正平太守在郡七年號爲良吏初高祖將議革變舊風大臣並有難色又每引劉芳郭祚等密與規謨共論時政而國戚謂遂疏己怏怏有不平之色乃令凱私喻之曰至尊但欲廣知前事直當問其古式耳終無親彼而相疏也國戚舊人意乃稍解咸陽王禧謀逆凱兄琇陷罪凱亦被收遇赦乃免凱痛兄之死哭無時節目幾失明訴冤不已備盡人事至正始初世宗復琇官爵凱大喜置酒集諸親曰吾所以數年之中抱病忍死者顧門戶計耳逝者不追今願畢矣遂以其年卒贈龍驤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惠

長子暐字道暉與弟恭之並有時譽洛陽令賈禎見其兄弟歎曰僕以老年更覩雙璧又書兄弟共候黃門郎孫惠蔚惠蔚謂諸賓曰不意二陸復在坐隅吾德謝張公無以延譽暐起家司徒行參軍太尉西閤祭酒兼尚書右民三公郎坐事免後除伏波將軍正光中卒贈司州治中孝昌中重贈冠軍將軍恆州刺史暐擬急就篇爲悟蒙章及七誘十醉章表數十篇暐與恭之晚不睦爲時所鄙

子元規武定中尚書郎

恭之字季順有操尚釋褐侍御史著作佐郎建義初除中書侍郎領著作郎尋除河北太守轉征虜將軍殷州刺史前廢帝初拜廷尉卿加鎮西將軍所歷並有聲績後坐事免孝靜初還復本位出除征南將軍東荊州刺史天平四年卒贈散騎常侍衞將軍吏部尚書定州刺史謚曰懿恭之所著文章詩賦凡千餘篇

子騭開府中兵參軍

馛弟石跋涇州刺史

石跋弟歸東宮舍人厲部校尉

歸弟尼內侍校尉東陽鎮都將

尼弟麗少以忠謹入侍左右太武特親昵之恭勤恪愼而無過失賜爵章安子稍遷南部尚書太武崩南安王余立既而爲中常侍宗愛等所殺百寮憂惶莫知所立麗以高宗世嫡之重民望所係乃首建大義與殿中尚書長孫渴侯尚書源賀羽林郎劉尼奉迎高宗於苑中立之社稷獲安麗之謀矣由是受心膂之任在朝者無出其右興安初封平原王加撫軍將軍麗辭曰陛下以一統之重承基纘業至於奉迎守順臣職之常豈敢昧當以干大典頻讓再三詔不聽

龍乃啓曰臣父歷奉先朝忠勤著稱今年至西夕未登王爵臣叨荷寵榮於分已過愚款之情未申犬馬之効未展願裁過恩聽遂所請高宗曰朕爲天下主豈不能得二王封鄉父子也乃以其父侯爲東平王麗尋遷侍中撫軍大將軍司徒公復其子孫賜妻妃號麗以優寵既頻固辭不受高宗益重之領太子太傅麗好學愛士常以講習爲業其所待者皆篤行之流士多稱之性又至孝遭父憂毀瘠過禮和平六年高宗崩先是麗療疾於代郡溫泉聞諱欲赴左右止之曰宮車晏駕王德望素重奸臣若疾民譽慮有不測之禍願少遲回朝廷寧靜然後奔赴猶爲未晚麗曰安有聞君父之喪方慮禍難不即奔波者遂便馳赴乙渾專擅朝政忌而害之初渾恃傲每爲不法麗數諍之由是見忌顯祖甚追惜麗諡曰簡王陪葬金陵高祖追錄先朝功臣以麗配饗廟庭麗二妻長曰杜氏次張氏長子定國杜氏所生次叡張氏所生

定國在襁抱高宗幸其第詔養宮內至於遊止常與顯祖同處年六歲爲中庶子及顯祖踐阼拜散騎常侍特賜封東郡王加鎮南將軍定國以承父爵頻辭不許又求以父爵讓弟叡乃聽之俄遷侍中儀曹尚書轉殿中尚書前後大駕征巡每擢爲行臺錄都曹事超遷司空定國恃恩不循法度延興五年坐事免官爵爲兵太和初復除侍中鎮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復王爵八年薨於州贈以本官諡曰莊王賜命服一襲

子昕之字慶始風望端雅襲爵例降爲公尚顯祖女常山公主拜駙馬都尉歷通直郎景明中以從叔務罪免官尋以主壻除通直散騎常侍未幾遷司徒司馬加輔國將軍出爲兗州刺史尋進號安東將軍治有名績仍除青州刺史在州著寬平之稱轉安北將軍相州刺史永平四年夏卒贈鎮東將軍冀州刺史諡曰惠初定國娶河東柳氏生子安保後納范陽盧度世女生昕之二室俱爲舊族而嫡妾不分定國亡後兩子爭襲父爵僕射李沖有寵於時與度世子淵婚親相好沖遂左右申助昕之由是承爵尙主職位赫奕安保沉廢貧賤不免飢寒昕之容貌柔謹高祖以其主壻特垂昵眷世宗時年未四十頻撫三蕃當世以此榮之昕之卒後母盧悼念過哀未幾而亡公主奉姑有孝稱神龜初與穆氏頓丘長公主並爲女侍中又性不妬忌以昕之無子爲納妾媵而皆育女公主有三女無男以昕之從兄希道第四子子彰爲後

子彰字明遠本名士沉年十六出後事公主盡禮丞相高陽王雍嘗言曰常山妹雖無男以子彰爲兒乃過自生矣正光中襲爵東郡公尋除散騎侍郎拜山陽太守莊帝卽位徵拜給事黃門侍郎子彰妻卽咸陽王禧女禧誅養於彭城王第莊帝親之略同諸姊建義初介朱榮欲修舊事庶姓封王由是封子彰濮陽王食邑七百戶尋而詔罷仍復先爵除安西將軍洛州刺史還拜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領廣平王贊開府諮議參軍事天平中拜衞將軍穎州刺史以母憂去職元象中以本將軍除齊州刺史又加驃騎將軍行懷州事轉北豫州刺史仍除徐州刺史將軍並如故一年歷三州當世榮之還朝除衞大將軍右光祿大夫又行瀛州事尋拜侍中復行滄州事進號驃騎大將軍行冀州事除侍讀兼七兵尚書行青州事子彰之爲州以聚斂爲事晚節修改自行青冀滄瀛甚有時譽加以虛己納物人敬愛之武定八年二月除中書監三月卒年五十四贈帛一百疋追贈都督青光齊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公如故諡曰文宣子彰榮好道術嘗嬰重疾藥中須桑螵蛸子彰不忍害物遂不服焉其仁恕如此教訓六子雅有法度

子昴武定中中書舍人

昴弟駿太子洗馬

駿弟杳尚書倉部郎

叡字思弼其母張氏字黃龍本恭宗宮人以賜麗生叡麗之亡也叡始十餘歲襲爵撫軍大將軍平原王沉雅好學折節下士年未二十時人便以宰輔許之娶徐州刺史博陵崔鑒女鑒謂所親云平原王才度不惡但恨其姓名殊爲重複時高祖未改其姓叡婚自東徐還經於鄴見李彪甚敬悅之仍與俱趨京師以爲館客資給衣馬僮使待之甚厚爲北征都督拜北部長轉尚書加散騎常侍太和八年正月叡與隴西公元琛並持節爲東西二道大使褒善罰惡羣稱聞於京師五月詔賜叡夏服一具後以叡爲北征都督擊蠕蠕大破之遷侍中

都曹尚書時蠕蠕又犯塞詔叡率騎五千以討之蠕蠕遁走追至石磧擒其帥赤阿突等數百人而還加散騎常侍遷尚書左僕射領北部尚書十六年降五等之爵以麗勳著前朝封叡鉅鹿郡開國公食邑三百戶尋爲使持節鎮北大將軍與陽平王頤並爲都督督領軍將軍斛律桓等北征三道諸軍事步騎十萬以討蠕蠕叡以下各賜衣物有差〔闕二字〕親幸城北訓誓衆師除尚書令衞將軍〔闕〕大破蠕蠕而還尋以母憂解令高祖將有南伐之事以本官起之改授征南將軍叡固辭請終情禮詔曰叡猶執私痛致違往旨金革方興何宜曲遂也加領衞尉可重勑有司速令敦喻後除使持節都督恆肆朔三州諸軍事本將軍恆州刺史行尚書令高祖大考百官奪叡尚書令祿一周十九年叡表曰臣聞先天有弗違之略後天有順時之見今蕭鸞盜有名目竊據江左惡盈罪稔天人棄之取亂攻昧誠在茲日愚以長江浩蕩彼之巨防可以德招難以力屈又南土昏霧暑氣鬱蒸師人經夏必多疾病而鼎遷草創庶事甫爾臺省無論政之館府寺靡聽治之所百寮居止事等行路沉雨炎陽自成癘疫且兵徭並舉聖王所難今介胄之士外攻雖寇羸弱之夫內勤土木運給之費日損千金驅罷敝之兵討堅城之虜將何以取勝乎陛下往冬之舉政欲曜武江漢示威衡湘自春幾夏理宜釋甲願纂旌卷旆爲持久之方崇成帝居深重本之固聖懷無內念之虞兆庶休斤板之役修禮華區飄風洛浦然簡英略之將任猛毅之雄南取荊湘據其要府則梁秦以西覩機自服撫附振威回麾東指則義陽以左馳擊可制然後布仁化以綏近播恩施以懷遠凡在有情孰不思奮還遣慕德之人効其餘力乘流而下勢勝萬倍蕞爾閩甌敢不稽顙豈必茲年親斯寸尺惟願顧存近勑納降而旋不紆鑾輿久臨炎暑高祖從之叡表請車駕還代親臨太師馮熙之葬坐削奪都督三州諸軍事尋除都督恆朔二州諸軍事進號征北大將軍以有順遷之表加邑四百戶時穆泰爲定州刺史辭以疾病上溫則甚請恆州自効高祖許之乃以叡爲散騎常侍定州刺史將軍如故叡未發遂與泰等同謀構逆賜死獄中聽免孥戮徙其妻子爲遼西郡民詔僕射李沖領軍于烈曰陸叡元丕早〔闕五字〕大臣自與卿等同受非常之詔朕許以不死之旨恩得上下齊信以保大義朕於卿等常忘短棄瑕務相含養豈謂陸叡無心之甚一年於斯乃與穆泰結禍數圖反噬以朕遷洛內懷不可擬舉諸王議引于恂若斯之論前後非一始欲推故南安王次推陽平王若不肯從欲逼樂陵王抽蕩朝廷書信炳然事既垂就叡以洛都休明勸令小緩於是之後兩人復競然猶隱而弗聞賴陽平王忠貞奮發捷泰之旨便爾馳表得使正人糾慝恆岳無虞是以叡之愆失處入門誅朕諦尋前旨許不盡法反逆之志自負幽冥違誓在彼不關朕也反心逆意既異餘犯雖欲矜恕末如之何然猶懷先旨緣以末願異議聽自死別府免厥孥戮其門子孫永世不齒元丕二子一弟首爲賊端其父無人明證理在可規但以言無炳灼隱而弗窮以違坐應死特恕爲民朕本期有終而彼自棄卿等之閑忽及今日違心乖念一何可悲故此別示想無致怪也謀反之外皎如白日耳沖烈表曰臣等邀逢幸會生遇昌辰才非利用坐班位列功無汗馬猥受山河叨忝之寵終古無比莫大之施萬殞靡酬而叡丕識乖犬馬心同梟獍潛引童稚搆茲妖逆違悖天常罪踰萬殞叡結釁在心陰搆不息閑說威蓍擬窺乾象雖覩休平未懷疑惑何嘗片辭披露宿志厚心語跡實爲賊首丕之二子從惡累年交扇東西規擾并夏測覩此狀無容不知雖聖慈含育恕其生命其若天地何其若神祇何夫劾誠盡節爲下之常分刑茲無捨在上之常法況曲蒙莫大之恩獎以忠貞之義而更違天背道包藏奸逆求情推理罪乃常誅而慈造寬遲更流恩貸續叡三斷之骸還丕已絕之魄二三縱宥實虧憲典猶復上延天眷言念疇日不以臣等背負餘黨別垂明詔再申齊信之恩重喻皎日之旨伏讀悲慚惟深愧惕

叡長子希道字洪度有風貌美鬚髯歷覽經史頗有文致初拜中散遷通直郎坐父事徙於遼西於後得還從征自効以軍功拜給事中遷司徒記室司空主簿征南將軍元英攻蕭衍司州以希道爲副及克義陽以功賜爵淮陽男拜諫議大夫以學關今古參議新令轉廷尉少卿加龍驤將軍南青州刺史以本將軍轉梁州刺史希道頻表辭免又除東夏州刺史不拜轉北中郎將還前將軍郢州刺史希道善於馭邊甚有威略轉平西將軍涇州刺史正光四年卒官贈

撫軍將軍定州刺史希道有六子

士懋字元偉天平中以其曾祖麗有翼戴之勳詔特復鉅鹿郡開國公邑三百戶令士懋襲武定中平東將軍營州刺史

士懋弟士宗字仲彥尚書左外兵郎中

士宗弟士述字幼文符璽郎中士宗士述建義初並於河陰遇害

士述弟士沉出繼從叔昕之

士沉弟士廉字季脩建州平北府長史永安末爲尒朱世隆攻陷州城見害

士廉弟士佩字季偉武定中安東將軍司州治中

希道弟希悅尚書外兵郎中驃騎諮議參軍通直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光祿大夫遇害於河陰贈散騎常侍衞將軍相州刺史

希悅弟希諡太尉參軍早卒

希諡弟希靜字季默司徒默曹稍遷邵郡太守

希靜弟希質字幼成起家員外郎領侍御史稍遷散騎侍郎陽城太守孝莊初除龍驤將軍膠州刺史蕭衍遣將率衆數萬從郁洲浮海據島來侵州界希質討破之轉建州刺史將軍如故尒朱榮之死也世隆率衆北還晉陽希質固守拒之城陷兄子被害希質妻元氏榮妻之兄孫由是獲免天平初給事黄門侍郎遷魏尹轉太常卿衞大將軍都官尚書武定七年夏卒年五十八贈驃騎大將軍中書監青州刺史諡曰文希質名家子位宦又通不能平心於物唯與山偉宇文忠之等共爲朋黨排毁朝俊有識者薄之

子瑀字子璞開府參軍

次瑾字子瑜性並麤險乃爲劫盜瑀瑾俱死

瑾弟璀字子璧次丞遷武定中並儀同開府參軍

麗弟頎早卒子闕 字清都性機巧歷位長水校尉賜爵廣牧子遷龍驤將軍游擊將軍北中郎將轉南中郎將帶魯陽太守進號前將軍卒贈本將軍夏州刺史諡曰順

頎弟陵成中校尉河間太守祕書中散新城子

陵成弟龍成有父兄之風少以功臣子爲中散稍遷散騎常侍賜爵永安子加平遠將軍出爲安南將軍青州刺史假樂安公愛民恤下百姓稱之卒

子昶字細文襲爵正始中爲太尉屬加寧遠將軍以本官行滎陽郡事被劾會赦免久之進號廣武將軍遷司空司馬尋拜光祿大夫昶無他才能唯飲酒爲事出爲平西將軍京兆內史固辭不拜轉平北將軍肆州刺史入爲衞將軍大鴻臚卿仍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天平中進號驃騎大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左右兼給事黄門侍郎仍兼太僕卿復以本將軍爲東徐州刺史尋卒贈本將軍衞尉卿青州刺史

龍成季弟麒驎侍郎中散轉侍御長太和初新平太守銀青光祿大夫以彭城勳除夏州刺史

子高貴孝昌中兗州鎮東府法曹參軍

子操武定末度支尚書

操弟楚

高貴弟順宗員外郎祕書中散

子概之武定末東莞太守

俟族弟宜雲中鎮將

子儁高宗世歷侍中給事顯祖初侍御長以謀誅乙渾拜侍中樂部尚書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賜爵安樂公甚見委任尋拜尚書令後除安東將軍定州刺史轉征東大將軍相州刺史政尚寬惠民吏安定卒諡貞公

子登澄城太守

子匡司空倉曹參軍

登弟子景元元象初衞將軍儀同三司南青州刺史

史臣曰陸俟威略智器有過人者馛識幹明屬不替家風麗忠國奉主爲時梁棟踣忠履義制於一豎惜哉叡琇以沉雅顯達而釁逆陷禍深山大澤實有龍蛇希道風度有聲子彰令終之美也

魏書卷四十

魏書卷四十考證

陸俟傳與度世子淵婚親相好○淵北史作伯源臣服按本書盧度世傳度世子淵字伯源北史避唐高祖諱書字知此則改淵爲泉唐時例以泉代淵也

然簡其能之將任猛毅之雄南取荊湘據其要府○然字下疑脫後字

上溫則甚○臣服按此四字北史無之汲古閣本則闕之蓋以義不可曉也推尋文意上字乃土字之訛時已除叡都督恆朔二州諸軍事矣因定州刺史穆泰在定疾病辭歸居定土溫則疾愈甚請恆州自効蓋恆北而定南恆必涼于定故以叡與泰對調也

魏書卷四十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二十九

源賀

源賀自署河西王禿髮傉檀之子也傉檀爲乞伏熾磐所滅賀自樂都來奔賀偉容貌善風儀世祖素聞其名及見器其機辯賜爵西平侯加龍驤將軍謂賀曰卿與朕源同因事分姓今可爲源氏從擊叛胡白龍又討吐京胡皆先登陷陳進號平西將軍世祖征涼州以賀爲鄉導詔問攻戰之計賀對曰姑臧城外有四部鮮卑各爲之援然皆是臣祖父舊民臣願軍前宣國威信示其禍福必相率歸降外援既服然後攻其孤城拔之如反掌耳世祖曰善於是遣賀率精騎歷諸部招慰下三萬餘落獲雜畜十餘萬頭及圍姑臧由是無外慮故得專力攻之涼州平遷征西將軍進號西平公又從征蠕蠕擊五城吐京胡討蓋吳諸賊皆有功拜散騎常侍從駕臨江爲前鋒大將賀爲人雄果每遇強寇輒自奮擊世祖戒之曰兵凶戰危不宜輕犯卿可運籌處分勿恃身力也賀本名破羌是役也世祖曰人之立名宜其得實何可濫也賜名賀焉拜殿中尚書南安王余爲宗愛所殺也賀部勒禁兵靜遏外內與南部尚書陸麗決議定策翼戴高宗令麗與劉尼馳詣苑中奉迎高宗賀守禁中爲之內應俄而麗抱高宗單騎而至賀乃開門高宗即位社稷大安賀有力焉轉征北將軍加給事中以定策之勳進爵西平王高宗即位班賜百僚謂賀曰朕大賚善人卿其任意取之勿謙退也賀辭固使取之賀唯取戎馬一疋而已是時斷獄多濫賀上書曰案律謀反之家其子孫雖養他族追還就戮所以絕罪人之類彰大逆之辜其爲劫賊應誅者兄弟子姪在遠道隔關津皆不坐竊惟先朝制律之意以不同謀非絕類之罪故特垂不死之詔若年十三已下家人首惡計謀所不及愚以爲可原其命沒入縣官高宗納之出爲征南將軍冀州刺史改封隴西王賀上書曰臣聞人之所寶莫寶於生全德之厚者莫厚於宥死然犯死之罪難以盡恕權其輕重有可矜恤今勍寇遊魂於北狡賊負險於南其在疆埸猶須防戍臣愚以爲自非大逆赤手殺人之罪其坐贓及盜與過誤之愆應入死者皆可原命謫守邊境是則已斷之體更受全生之恩徭役之家漸蒙休息之惠刑措之化庶幾在茲虞書曰流宥五刑此其義也臣受恩深重無以仰答將違闕庭豫增係戀敢上瞽言唯加裁察高宗納之已後入死者皆恕死徙邊久之高宗謂羣臣曰源賀勸朕宥諸死刑徙充北番諸戍自爾至今一歲所活殊爲不少生濟之理既多邊戍之兵有益卿等事朕致何善意也苟人人如賀朕治天下復何憂哉顧憶誠言利實廣矣羣臣咸曰非忠臣不能進此計非聖明不能納此言賀之臨州鞫獄以情徭役簡省武邑郡姦人石華告沙門道可與賀謀反有司以聞高宗謂羣臣曰賀誠心事國朕爲卿等保之無此明矣乃精加訊檢華果引誣於是遣使者詔賀曰卿以忠誠款至著自先朝以丹青之潔而受蒼蠅之汙朕登時研檢已加極法故遣宣意其善綏所莅勿以暴謗之言致損慮也賀上書謝書奏高宗顧謂左右曰以賀之忠誠尚致其誣不若是者可無慎乎時考殿最賀治爲第一賜衣馬器物班宣天下賀上表請代朝議以賀得民情不許在州七年乃徵拜太尉蠕蠕寇邊賀從駕追討破之顯祖將傳位于京兆王子推時賀都督諸軍屯漠南乃馳傳徵賀賀既至乃命公卿議之賀正色固執不可即詔賀持節奉皇帝璽綬以授高祖是歲河西勑勒叛遣賀率衆討之降二千餘落倍道兼行追賊黨郁朱于等至枹罕大破之斬首五千餘級虜男女萬餘口雜畜三萬餘頭復追統萬高平上邽三鎮叛勑勒至于金城斬首三千級賀依古今兵法及先儒耆舊之說略採至要爲十二陳圖以上之顯祖覽而嘉焉賀以年老辭位詔不許又詔都督三道諸軍屯于漠南是時每歲秋冬遣軍三道並出以備北寇至春中乃班師賀以勞役京都又非禦邊長計乃上言請募諸州鎮有武健者三萬人復其徭賦厚加振恤分爲三部二鎮之間築城城置萬人給強弩十二床武衛三百乘弩一床給牛六頭武衛一乘給牛二頭多造馬槍及諸器械使武略大將二人以鎮撫之冬則講武春則種殖並戍並耕則兵未勞而有盈畜矣又於白道南三處立倉運近州鎮租粟以充之足食足兵以備不虞於宜爲便不可歲常舉衆連動京師令朝廷恆有北顧之慮

也事寢不報又上書稱病篤乞骸骨至于再三乃許之朝有大議皆就詢訪又給衣藥珍羞太和元年二月療疾於溫湯高祖文明太后遣使者屢問消息太醫視疾患篤還京師賀乃遺令敕諸子曰吾頃以老患辭事不悟天慈降恩爵逮於汝汝其毋傲吝毋荒怠毋奢越毋嫉妒疑思問言思審行思恭服思度遏惡揚善親賢遠佞目觀必真耳屬必正誠勤以事君清約以行己吾終之後所葬時服單櫝足申孝心芻靈明器一無用也三年秋薨年七十三贈侍中太尉隴西王印綬謚曰宣賻雜綵五百疋賜輼輬車及命服溫明祕器陪葬于金陵

長子延性謹厚好學初以功臣子拜侍御中散賜爵武城子西冶都將卒贈涼州刺史廣武侯謚曰簡

子鱗襲

延弟思禮後賜名懷謙恭寬雅有大度高宗末為侍御中散父賀辭老詔懷受父爵拜征南將軍尋為持節督諸軍屯於漢南還除殿中尚書出為長安鎮將雍州刺史清儉有惠政善於撫恤劫盜息止流民皆相率來還歲餘復拜殿中尚書加侍中參都曹事又督諸軍征蠕蠕六道大將咸受節度遷尚書令參議律令後例降為公除司州刺史從駕南征加衛大將軍領中軍事以母憂去職賜帛三百疋穀千石十九年除征北大將軍夏州刺史轉都督雍岐東秦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雍州刺史景明二年徵為尚書左僕射加特進時有詔以奸吏犯罪每多逃遁因眚乃出並皆釋然自今已後犯罪不問輕重而藏竄者悉遠流若永避不出兄弟代徙懷乃奏曰謹按條制逃吏不在赦限竊惟聖朝之恩事異前宥諸流徙在路尚蒙旋反況有未發而仍遣邊戍按守宰犯罪逃走者衆祿潤既優尚有茲失及蒙恩宥卒然得還今獨苦此等恐非均一之法如臣管執謂宜免之書奏門下以成式既班駁奏不許懷重奏曰臣以為法貴經通治尚簡要刑憲之設所以網羅罪人苟理之所備不在繁典行之可通豈容峻制此乃古今之達政救世之恆規伏尋條制勳品已下罪發逃亡遇恩不宥仍流妻子雖欲抑絕奸途匪為通式謹按事條侵官敗法專據流外豈九品已上人皆貞白也其諸州守宰職任清流至有貪濁事發逃竄而遇恩免罪勳品已下獨乖斯例如此則寬縱上流法切下吏育物有差惠罰不等又謀逆滔天輕恩尚免吏犯微罪獨不蒙赦使大宥之經不通開生之路致壅進違古典退乖今律輒率愚見以為宜停書奏世宗納之其年除車騎大將軍涼州大中正懷奏曰南賊遊魂江揚職為亂逆肆厥淫昏月滋日甚貴臣重將靡有孑遺榮信姦回昵比閹豎內外離心骨肉猜叛蕭寶融僭號於荊郢其雍州刺史蕭衍勒兵而東襲上流之衆已逼其郊廣陵京口各持兵而懷兩望鍾離淮陰並鼎峙而觀得失秣陵孤危制不出門君子小人並罹災禍延首北望朝不及夕斯實天啟之期吞并之會乘厥蕭離之釁藉其分崩之際東據歷陽兼指瓜步緣江鎮戍達於荊郢然後奮雷霆之威布山河之信則江西之地不刃自來吳會之鄉指期可舉昔士治有言皓若暴死更立賢主文武之官各得其任則勍敵也若蕭衍克就上下同心非直後圖之難實亦揚境危逼何則壽春之去建鄴七百而已山川水陸彼所諳利脫江湘無波君臣效職藉水憑舟倏忽而至壽春容不自保江南將若之何今寶卷邑居有土崩之形邊城無繼援之兆清蕩江區實在今日臣受恩既重不敢不言詔曰不君不臣江南常弊有累不食其在斯矣上天將欲亡之諸書又願取之人事天道孰云匪會但以養害仁者不為且十月五日衍軍已達大航其大傷小亡之勢久應有決假令天罰寶卷衍兵獲進則衍之主佐又是亂亡遺孽豈能久祐之乎今之所務者正以南黔企德邊書繼至殄悴之堪理須救接若爾者揚州兵力配積不少但可速遣任城委以處分別加慰勉令妙盡邊算也以衍事克遂倖懷又表曰昔世祖昇遐南安在位出拜東廟為賊臣宗愛所弒時高宗避難龍潛苑中宗愛異圖神位未定臣亡父先臣賀與長孫渴侯陸麗等表迎高宗纂徽寶命麗以扶負聖躬親所見識蒙授撫軍大將軍司徒公平原王興安二年追論定策之勳進先臣爵西平王皇興季年顯祖將傳大位於京兆王先臣時都督諸將屯於武川被徵詣京特見顧問先臣固執不可顯祖久乃許之遂命先臣持節授皇帝璽綬於高祖至太和十六年麗息叡狀私書稱其亡父與先臣援立高宗朝廷追錄封叡鉅鹿郡開國公臣時丁艱草土不容及例至二十年除臣雍州刺史臨發

奉辭面奏先帝申先臣舊勳時勅旨但赴所臨尋當别判至二十一年車駕幸雍臣復陳聞時蒙勅旨征還當授自宫車晏駕遂爾不白竊惟先臣遠則援立高宗寶曆不墜近則陳力顯祖神器有歸如斯之勳超世之事麗以父功而獲河山之賞臣有家勳不霑茅社之賜得否相懸請垂裁處詔曰宿老元臣云如所訴訪之史官頗亦言此可依比授漁陽郡開國公邑九百戶又詔爲使持節加侍中行臺巡行北邊六鎮恒燕朔三州賑給貧乏兼採風俗考論殿最事之得失皆先決後聞自京師遷洛邊朔遥遠加連年旱儉百姓困敝懷銜命巡撫存恤有方便宜運轉有無通濟時后父于勁勢傾朝野勁兄子祚與懷宿昔通婚時爲沃野鎮將頗有受納懷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即劾祚免官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懷少舊亦貪穢狼藉置酒請懷謂懷曰命之長短由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之集乃是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鞫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爲使人檢鎮將罪狀之處尼須揮淚而已無以對之懷既而表劾尼須其奉公不撓皆此類也懷又表曰景明以來北蕃連年災旱高原陸野不任營殖唯有水田少可菑畝然主將參僚專擅腴美瘠土荒疇給百姓因此困敝日月滋甚諸鎮水田請依地令分給細民先貧後富若分付不平令一人怨訟者鎮將已下連署之官各奪一時之祿四人已上奪祿一周北鎮邊蕃事異諸夏往日置官全不差别沃野一鎮自將已下八百餘人黎庶怨嗟僉曰煩猥邊隅事尠實少畿服請主帥吏佐五分減二詔曰省表具恤民之懷已勅有司一依所上下爲永準如斯之比不便於民損化害政者其備列以聞時細民爲豪彊陵壓積年枉滯一朝見申者日有百數所上事宜便於北邊者凡四十餘條皆見嘉納正始元年九月有告蠕蠕率十二萬騎六道並進欲直趨沃野懷朔南寇恒代詔懷以本官加使持節侍中出據北蕃指授規略隨須徵發諸所處分皆以便宜從事又詔懷子直寢徵隨懷北行詔賜馬一匹細鎧一具御矟一枚懷拜受訖乃於其庭跨鞍執矟躍馬大呼顧謂賓客曰氣力雖衰尚得如此蠕蠕雖畏壯輕老我亦未便可欺今奉廟勝之規總驍捍之衆足以擒其酋帥獻俘闕下耳時年六十一懷至雲中蠕蠕亡遁懷旋至恒代案視諸鎮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築城置戍之處皆量其高下揣其厚薄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表五十八條表曰蠕蠕不羈自古而爾遊魂鳥集水草爲家中國患者皆斯類耳歷代驅逐莫之能制雖北拓榆中遠臨瀚海而智臣勇將力算俱竭胡人頗遁中國以疲于時賢哲思造化之至理推生民之習業量夫中夏粒食邑居之民蠶衣儒步之士荒表茹毛飲血之類鳥宿禽居之徒親校短長因宜防制知城郭之固暫勞永逸自皇魏統極都於平城威震天下德籠宇宙今定鼎成周去北遥遠代表諸蕃北固高車外叛尋遭旱儉戎馬甲兵十分闕八去歲復鎮陰山庶事蕩盡遣尚書郎中韓貞宋世量等檢行要險防遏形便謂準舊鎮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築城置戍分兵要害觀農積粟警急之日隨便翦討如此則威形增廣兵勢亦盛且北方沙漠夏乏水草時有小泉不濟大衆脫有非意要待秋冬因雲而動若至冬日冰沙凝厲遊騎之寇終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憂矣世宗從之今北鎮諸戍東西九城是也還驃騎大將軍時武興氏王楊紹先叔集起反叛詔懷使持節侍中都督平氏諸軍事以討之須有與廢任從權計其邢巒李煥並稟節度三年六月卒年六十三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布七百疋蠟三百斤贈司徒冀州刺史兼吏部尚書盧昶奏太常寺議謚曰懷體尚寬柔器操平正依謚法柔直考終曰靖宜謚靖公司徒府議懷作牧陝西民餘惠化入總端武朝列歸仁依謚法布德執義曰穆宜謚穆公二謚不同詔曰府寺所執並不克允愛民好與曰惠可謚惠公懷性寬容簡約不好煩碎恒語人曰爲貴人理世務當舉綱維何必須太子細也譬如爲屋但外望高顯楹棟平正基壁完牢風雨不入足矣斧斤不平斲削不密非屋之病也又性不飲酒而喜以飲人好接賓友雅善音律雖在白首至宴居之暇常自操絲竹懷有七子

長子規字靈度中書學生羽林監襲爵年三十三卒

子纂襲卒

子紹襲景明初詔復王爵尋除隴西郡開國公卒於光祿大夫贈度支尚書冀州刺史謚曰文

子文遠襲齊受禪例降
規弟榮字靈並年三十二卒於司徒掾贈光州刺史
榮弟徽字靈祚年二十八卒於直閣將軍特贈洛州刺史諡曰質
徽弟玄諒出後懷弟奐卒贈代郡太守
玄諒弟子雍字靈和少好文雅篤志於學推誠待士士多歸之自秘書郎除太子舍人涼州中正肅宗踐阼以宮臣例轉奉車都尉遷司徒屬轉太中大夫司徒司馬除恒農太守遷夏州刺史時沃野鎮人破落汗拔陵首為反亂所在蜂起統萬逆胡與相應接子雍嬰城自守城中糧盡煑馬皮而食之子雍善綏撫得士心人人戮力無有離貳以饑饉轉切欲自出求糧留子延伯據守寮屬僉云今天下分析寇賊萬重四方音信莫不斷絕儻頃之間變在不意何宜父子如此分張未若棄城俱去更展規略子雍泣而謂衆曰吾世荷國恩早受藩寄此是吾死地更欲何求然守禦以來歲月不淺所患乏糧不得制勝吾今向東州得數月之食還與諸人保全必矣遂自率羸弱向東夏運糧延伯與將士送出城外哭而拜辭三軍莫不嗚咽子雍行數日為朔方胡帥曹阿各拔所邀力屈見執子雍乃密遣人齎書間行與城中文武云大軍在近努力固守必令諸人福流苗裔又勸延伯令共固守子雍雖被囚執雅為胡人所敬常以民禮事之子雍為陳安危禍福之理勸阿各拔令降阿各拔將從之未果而死拔弟桑生代總部衆竟隨子雍降時北海王顥為大行臺子雍具陳賊可滅之狀顥給子雍兵馬令其先行時東夏合境反叛所在屯結子雍轉鬭而前九旬之中凡數十戰仍平東夏徵稅租粟運於統萬於是二夏漸寧及蕭寶夤等為賊所敗賊帥宿勤明達遣息阿非率衆遮路華州白水被圍過關右騷擾咫尺不通時子雍新平黑城遂率士馬并夏州募義之民攜家席卷鼓行南出賊帥康維摩擁率羌胡守鋸谷斷甄棠橋子雍與交戰大破之生禽維摩又攻賊帥契官斤於楊氏堡破之子雍出自西夏漸至於東轉戰千里至是朝廷始得其委問除散騎常侍使持節假撫軍將軍都督兼行臺尚書復破賊帥紇單步胡提於曲沃堡肅宗璽書勞勉之子雍在白水郡復破阿非軍多所斬獲詔遣侍中尚書令城陽王徽於潼關宣旨慰勞除中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給事黃門侍郎封樂平縣開國公邑一千戶還洛以葛榮久逼信都詔假子雍征北將軍為北討都督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據鄴反勑子雍與都督李神軌先討之子雍行達湯陰鑒遣弟斌之夜襲子雍軍不克奔敗而返子雍乘機繼進徑圍鄴城與裴衍神軌等攻鑒平之改封陽平縣開國公增邑千五百戶進號鎮東將軍遂與裴衍發鄴以討葛榮而信都城陷除子雍冀州刺史餘官如故子雍以冀州不守上書曰賊中甚飢專仰野掠今朝廷足食兵卒飽暖高壁深壘勿與爭鋒彼求戰則不得野掠無所獲不盈數旬可坐制凶醜時裴衍復表求行詔子雍與衍速進子雍重表固請如謂不可乞令裴衍獨行若不賜解求俾裴衍苟過固行取敗旦夕詔不聽遂與衍俱進至陽平郡東北漳曲榮率賊十萬來逼官軍子雍戰敗被害年四十朝野痛惜之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公如故永安中重贈司空諡曰莊穆
長子延伯出後從伯
次子士則早亡
士則弟士正士規並坐事死
次楷字士質小字那延襲武定中齊文襄王府參軍齊受禪例降
延伯初為司空參軍事時南秦民吳富反叛詔以河間王琛為都督延伯叔父子恭為軍司延伯為統軍隨子恭西討戰必先鋒子恭見其年幼常訶制之而不能禁子雍在夏州表乞兵援詔延伯率羽林一千人赴之城闕野戰勇冠三軍子雍之向東夏留延伯城守付以後事延伯與兵士共分湯菜防固城隍及子雍為胡所執合城憂懼延伯乃人人曉喻曰吾父吉凶不測方寸焦爛實難裁割但奉命守城所為處重若以私害公誠孝並闕諸君幸得此心無虧所寄於是衆感其義莫不勵憤朝廷聞而嘉之除龍驤將軍行夏州事封五城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卒能固守及後刺史至延伯率領義衆還赴子雍共平黑城在咸棠橋戰先鋒陷陳身擒維摩及至白水首摧阿非隨子雍至鄴進爵浮陽伯增封百戶為諫議大夫假冠軍將軍別將隨子雍北討與葛榮戰歿時年二

十四贈持節平北將軍涼州刺史開國如故
子孝孫襲齊受禪爵例降
子雍弟子恭字靈順聰慧好學初辟司空參軍事司徒祭酒尙書北主客郎中
攝南主客事蕭衍亡人許周自稱爲衍給事黃門侍郎朝士翕然咸共信待子
恭奏曰徐州表投化人許團幷其弟周等究其牒狀周列云己蕭衍黃門侍郎
又稱心存山水不好榮宦屢曾辭讓貽彼赫怒遂被出爲齊康郡因爾歸國願
畢志嵩嶺比加採訪略無證明尋其表狀又復莫落案牒推理實有所疑何者
昔夷齊獨往周王不屈其志伯況辭祿漢帝因成其美斯實古先哲王必有不
臣之人者也蕭衍雖復崎嶇江左竊號一隅至於處物未甚悖禮豈有士辭榮
祿而苟不聽之哉推察情理此則孟浪假蕭衍皆狂不存雅道通士出郡未爲
死急何宜輕去生養之土長辭父母之邦乎若言不好榮宦志願嵩嶺者初居
之日即應杖策尋山負帙沿水而乃廣尋知己遍造執事希榮之心已見逃宦
之志安在昔梁鴻去鄉終傭吳會逢萌浮海遠客遼東並全志養性遺遁而已
考之事實何其懸哉又其歷歷淸華名位高達計其家累應在不輕今者歸化
何其孤迥設使當時忽遽不得攜將及其來後家貲產業應見簿斂尊卑口累
亦當從法而周兄弟怡然書無憂慼若無種族理或可通如有不坐便應是衍
故遣非周投化推究二三眞僞難辨請下徐揚二州密訪必令獲實不盈數旬
玉石可覩於是詔推訪周果以罪歸闕假稱職位如子恭所疑河州羌却鐵忽
反殺害長吏詔子恭持節爲行臺率諸將討之子恭嚴勒州郡及諸軍不得犯
民一物輕與賊戰然後示以威恩兩旬間悉皆降款朝廷嘉之正光元年爲行
臺左丞巡行北邊轉爲起部郎明堂辟雍並未建就子恭上書曰臣聞辟臺望
氣軌物之德旣高方堂布政範世之道斯遠是以書契之重理冠於造化推尊
之美事絕於生民至如郊天饗帝蓋以對越上靈宗祀配天是用酬膺下土大
孝莫之能加嚴父以玆爲大乃皇王之休業有國之盛典竊惟皇魏居震統極
總宙馭宇革制土中垂式無外自北徂南同卜維於洛食定鼎遷民均氣候於
寒暑高祖所以始基世宗於是恢構按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乃訪遺文修廢典
建明堂立學校興一代之茂矩標千載之英規永平之中始創雉構基趾草昧
迄無成功故尙書令任城王臣澄按故司空臣沖所造明堂樣幷連表詔答兩
京模式奏求營起緣期發旨即加葺繕侍中領軍臣乂物動作官宣贊授令自
玆厥後方配兵人或給一千或與數百進退節縮曾無定準欲望速了理在難
克若使專役此功長得營造委成責辦容有就期但所給之夫本自寡少諸處
競借動即千計雖有繕作之名終無就功之實爽塏荒茫淹積年載結架崇構
指就無兆仍令肆㬊之禮掩仰而不進養老之儀寂寥而不返構厦止於尺土
爲山頓於一簣良可惜歟愚謂召民經始必有子來之歌興造勿亟將致不日
之美況本兵不多兼之牽役廢此與彼循環無極便是輟創禮之重資不急之
費廢經國之功供寺館之役求之遠圖不亦闕矣今諸寺大作稍以粗舉並可
徹減專事經綜嚴勒工匠務令克成使祖宗有薦配之期蒼生覩禮樂之富書
奏從之除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又領治書侍御史秦益氐反詔子恭持節爲都
督河間王琛軍司以討之事平仍行南秦州事及六鎭反以子恭兼給事黃門
郎持節慰勞還拜河內太守加後將軍平蜂蜀反丹谷淸廉二路險縊不通以
子恭爲當州闕郡別將俄而建興蜀復反相與連勢進子恭爲持節散騎常侍假
平北將軍征建興都督仍兼尙書行臺與正平都督長孫稚合勢進討大破之
正平賊帥范明遠與賊帥劉牙奴並面縛請降事平除平南將軍豫州刺史尋
加散騎常侍撫軍將軍武泰初郢州刺史元顯達以城降蕭衍詔徵都督尉慶
賓還京師回衆隸子恭以討之衍將夏侯夔率衆數萬來寇遠近不安夔乘勢
分兵遂逼新蔡自攻毛城子恭隨方應援賊並破走蕭衍豫州刺史夏侯亶復
遣四將率衆三萬入圍南頓北攻陳項子恭遣軍禦之賊復奔退加鎭南將軍
又兼尙書行臺子恭勒衆渡淮徙民於淮北立郡縣置戍而還蕭衍直閣將軍
軍主胡智達等入將與其監軍闞次洪入寇屯於州城東北四十餘里子恭擊
破之斬智達生擒次洪元顥之入洛也加子恭車騎將軍子恭不敢拒之而頻
遣間使參莊帝動靜未幾顥敗車駕還洛進征南將軍兼右僕射假車騎將軍
後加散騎常侍板橋蠻文石活石忌蠱受蕭衍印節扇誘黨類據險寇竊子恭

躬率將士徑襲其柵數日之中殲殪略盡諸蠻款服咸求輸稅徵拜右光祿大
夫給事黃門侍郎仍本將軍錄其前後征討功封臨穎縣開國侯食邑六百戶
加散騎常侍俄遷侍中尒朱榮之死也世隆度律據斷河橋詔子恭爲都督以
討之出頓於大夏門北尋而太府卿李苗夜燒河橋世隆退走仍以子恭兼尙
書僕射爲大行臺大都督尋遷衞將軍假車騎將軍率諸將於太行築壘以防
之旣而尒朱兆率衆南出子恭所部都督史仵龍羊文義開柵降兆子恭退走
爲兆所破衆旣退散兆因入洛子恭竄于緣氏仍被執送俄而見釋前廢帝初
除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侍中如故尋授散騎侍郎都督三州諸軍事本將軍
假車騎大將軍行臺僕射荊州刺史以與定策之勳封臨汝縣開國子食邑三
百戶時叛蠻晉亂淸受蕭衍兗州刺史章緞入爲寇掠諸蠻從之置立郡縣子
恭討平之采熙中入爲吏部尙書加驃騎大將軍以子恭前在豫州戰功追賞
襄城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又論子恭餘勍封新城縣開國子食邑四百戶子
恭尋表請轉授第五子文盛許之天平初除中書監三年拜魏尹又爲齊獻武
王軍司元象元年興和二年贈都督徐兗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尙書左僕
射司空公兗州刺史諡曰文獻
子彪字文宗子恭存日轉授臨穎縣開國侯武定末太子洗馬
彪弟文瑤武定中襲襄城縣開國男齊受禪爵並降
子恭弟纂字靈秀員外散騎侍郎累遷征虜將軍通直散騎常侍涼州大中正
轉太府少卿建義初遇害河陰年三十七贈散騎常侍征北將軍定州刺史
懷弟奐字思周少而謹密初爲中書學生隨父討勍勤有斬獲之功遷中散前
後使檢察州鎭十餘所皆有功績除長樂太守以母老解官歸養卒無子
史臣曰源賀堂堂非徒武節而已其翼戴高宗庭抑禪讓殆社稷之臣也懷幹
略兼舉出內有聲繼迹賢考不墜先業子雍劾立夏方身亡寇手惜乎

魏書卷四十一

魏書卷四十一考證

源賀傳時年二十四〇二監本譌三臣人龍按本傳云子雍戰敗被害年四十
今延伯隨父兆討與葛榮戰同時戰殁安有父年四十而子已三十四耶今
依別本改
捧仰而不進〇仰字疑抑字之譌
元象元年興和二年贈都督徐兗二州諸軍事〇臣人龍按孝靜帝紀卽位之
五年改元元象其明年又改元興和元象元年句下當脫一卒字蓋子恭卒
於元象元年至興和二年乃卸贈也

魏書卷四十一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三十

薛辯　寇讚　酈範　韓秀　堯暄

薛辯字允白其先自蜀徙於河東之汾陰因家焉祖陶與薛祖薛落等分統部衆故世號三薛父彊復代領部落而祖落子孫微劣彊遂總攝三營善綏撫爲民所歸歷石虎苻堅常憑河自固仕姚興爲鎭東將軍入爲尙書彊卒辯復襲統其營爲興尙書郎建威將軍河北太守辯稍驕傲頗失民心劉裕平姚泓辯舉營降裕司馬德宗拜爲寧朔將軍平陽太守及裕失長安辯來歸國仍立功於河際太宗授平西將軍雍州刺史賜爵汾陰侯泰常七年卒於位年四十四

子謹字法順容貌魁偉頗覽史傳劉裕擒泓辟相府行參軍隨裕渡江尋轉記室參軍辯將歸國密使報謹遂自彭城來奔朝廷嘉之授河東太守後襲爵平西將軍汾陰侯謹所治與屈丐連接結士抗敵甚有威惠始光中世宗詔奚斤討赫連昌勅謹領偏師前鋒鄉導既剋蒲坂世祖以新舊之民幷爲一郡謹仍爲太守遷秦州刺史將軍如故山胡白龍憑險作逆世祖詔鎭南將軍奚眷與謹自太平北入討平之除安西將軍涪陵公刺史如故太延初征吐沒骨平之謹自郡遷州威惠兼備風化大行時兵荒之後儒雅道息謹命立庠教以詩書三農之暇悉令受業躬巡邑里親加考試於是河汾之地儒道興焉眞君元年徵還京師除內都坐大官五年爲都將從駕北討以後期與中山王辰等斬於都南時年四十四尋贈鎭西將軍秦雍二州刺史謚曰元公

長子初古拔一曰車輅拔本名洪祚世祖賜名沉毅有器識年始弱冠司徒崔浩見而奇之眞君中蓋吳擾動關右薛永宗屯據河側世祖親討之乃詔拔糾合宗鄉壁於河際斷二寇往來之路事平除中散賜爵永康侯世祖南討以拔爲都將從駕臨江而還又共陸眞討反氐仇傉檀彊免生平之皇興三年除散騎常侍尙西河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其年拔族叔劉彧徐州刺史安都據城歸順勅拔詣彭城勞迎除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延興二年除鎭西大將軍開府進爵平陽公三年拔與南兗州刺史游明根南平太守許含等以治民著稱徵詣京師顯祖親自勞勉復令還州太和六年改爵爲河東公八年三月詔拔入朝暴病卒年五十八贈左光祿大夫謚曰康

長子胤字宣宗少有父風弱冠拜中散襲爵鎭西大將軍河東公除懸瓠鎭將蕭賾遣將寇邊詔胤爲都將與穆亮等拒於淮上尋授持節義陽道都將十四年文明太后公除高祖詔諸刺史鎭將曾經近侍者皆聽赴闕胤隨例入朝屬開革五等降公爲侯十七年高祖南討詔趙郡王幹司空穆亮爲西道都將時幹年少未涉軍旅高祖乃除胤假節假平南將軍爲幹副軍行達襄父以蕭賾死班師又爲都將共討秦州反賊支酉黨生擒斬之除立忠將軍河北太守郡帶山河路多盜賊有韓馬兩姓各二千餘家恃彊憑險最爲狡害劫掠道路侵暴鄉閭胤至郡之日卽收其奸魁二十餘人一時戮之於是羣盜懾氣郡中淸肅二十三年秋遇疾卒於郡時年四十四謚曰敬

子裔字豫孫襲爵性豪爽盛營園宅賓客聲伎以恣嬉遊歷尙書左外兵郎左軍將軍遷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出爲洛州刺史卒贈平西將軍岐州刺史

子孝紳襲爵稍遷前將軍太中大夫孝紳立行險薄坐事爲河南尹元世儁所劾死後贈征西將軍華州刺史

胤弟鉄字棠業廣平王懷郎中令汝陰太守

子修仁司空行參軍

修仁弟玄景陳留太守

拔弟洪隆字菩提解褐陽平王國常侍稍遷河東太守

長子驎駒好讀書舉秀才除中書博士太和九年蕭賾使至乃詔驎駒兼主客郎以接之十年秋遇疾卒時年三十五贈寧朔將軍河東太守謚曰宣

長子慶之字慶集頗以學業聞解褐奉朝請領侍御史遷廷尉丞廷尉寺隣接北城曾夏日於寺傍執得一狐慶之與廷尉正博陵崔纂或以城狐狡害宜速殺之或以長育之月宜待秋分二卿裴延儁袁翻互有同異雖曰戲謔詞義可觀事傳於世轉尙書郎兼尙書左丞爲幷肆行臺賜爵龍丘子行幷州事遷征

虜將軍滄州刺史爲蕭衍攻圍城陷毒死卒後贈右將軍華州刺史
慶之弟英集性通率隨舅李崇在揚州積年以軍功歷司徒鎧曹參軍稍遷治
書侍御史通直散騎常侍卒
驎駒弟鳳子自徙都洛邑鳳子兄弟移屬華州河西郡焉太和二年爲太子詹
事丞本州中正世宗登阼轉太尉府鎧曹參軍稍遷治書侍御史正始初爲持
節征義陽軍司還京其年秋卒時年四十九贈陵江將軍光城太守
鳳子弟驎奴州主簿
洪隆弟破胡州治中別駕稍遷河東太守征仇池都將有六子
長子聰字延智有世譽累遷治書侍御史直閤將軍爲高祖所知世宗踐阼除
輔國將軍齊州刺史卒於州贈征虜將軍華州刺史
長子景茂司州記室從事猗氏令早卒
景茂弟孝通頗有文學永安中中尉高道穆引爲御史歷中書舍人中書侍郎
常山太守遇惡疾而卒
聰弟遵智尚書郎卒
子長瑜天平中爲征東將軍洛州刺史擊賊濩關歿於陳贈都督冀定太三州
諸軍事車騎將軍冀州刺史
遵智弟仙智郡功曹
仙智弟曇寶卒於國子博士
小子景淵尚書左民郎
曇寶弟和字導穆解褐大將軍劉昶府行參軍轉司空長流參軍除太尉府主
簿遷諫議大夫永平四年正月山賊劉龍駒擾亂夏州詔和發汾華東秦夏四
州之衆討龍駒平之和因表立東夏州世宗從之又行正平潁川二郡事除通
直散騎常侍蕭衍遣將張齊寇晉壽詔和兼尚書左丞爲西道行臺節度都督
傅豎眼諸軍大破齊軍正光初除左將軍南青州刺史卒於州年五十五贈安
北將軍瀛州刺史
長子元信武定末中軍將軍儀同開府長史
和弟季令奉朝請
破胡弟破氏爲本州別駕早卒四子
長子敬賓爲鉅鹿太守
破氏弟積智爲中書博士臨淮王提友
子隆宗太原太守
寇讚字奉國上谷人因難徙馮翊萬年父脩之字延期苻堅東萊太守讚弟謙
之有道術世祖敬重之故追贈脩之安西將軍秦州刺史馮翊公賜命服謚曰
哀公詔秦雍二州爲立碑於墓又贈脩之母爲馮翊夫人及宗從追贈太守縣
令侯子男者十六人其臨民者七郡五縣讚少以清素知名身長八尺姿容嚴
嶷非禮不動苻堅僕射韋華州里高達雖年時有異恆以風味相待華爲馮翊
太守召爲功曹後除襄邑令姚泓滅秦雍人千有餘家推讚爲主歸順拜綏遠
將軍魏郡太守其後秦雍之民來奔河南滎陽河內者戶至萬數拜讚安遠將
軍南雍州刺史軹縣侯治于洛陽立雍州之郡縣以撫之由是流民繈負自遠
而至參倍於前賜讚爵河南公加安南將軍領護南蠻校尉仍刺史分洛豫二
州之僑郡以益之雖位高爵重而接待不倦初讚之未貴也嘗從相者唐文相
文曰君額上黑子入幘位當至方伯封公及貴也文以民禮拜謁仍曰明公憶
民疇昔之言乎爾日但知公當貴然不能自知得爲州民也讚曰往時卿言杜
瓊不得官長人咸謂不然及瓊被選爲盩厔令卿猶言相中不見而瓊果以暴
疾未拜而終昔魏舒見主人兒死自知己必至公吾常以卿言瓊之驗亦復不
息此望也乃賜文衣服良馬讚在州十七年甚獲公私之譽年老表求致仕真
君九年卒年八十六遺令薄葬斂以時服世祖悼惜之謚曰宣穆
長子元寶襲爵爲豫州別駕興安元年卒贈安南將軍豫州刺史
子祖襲爵高祖時爲安南將軍東徐州刺史卒
子豐孫襲頻陽太守
元寶弟虎皮有才器本縣令
虎皮弟臻字仙勝年十二遭父憂居喪以孝稱輕財好士顯祖末爲中川太守

時遇熙爲洛州刺史敵號食虜仙勝彼能附之甚得其意轉弘農太守後以母
老屢求解任久乃從之高祖初母憂未闋以恆農大盜張煩等賊害頁善徽爲
郡將與荊州刺史公孫初頭等追捕之拜振武將軍北陽鎮將有威惠之稱遷
建威將軍郢州刺史及高祖南遷郢州地爲王畿除弘農太守坐受納爲御史
所彈遂廢卒於家
長子祖訓順陽太守
祖訓弟治字祖禮自洛陽令稍遷鎮遠將軍東荊州刺史代下之後蠻民以刺
史酈道元峻刻請治爲刺史朝議以蠻民宜悅乃以治代道元進號征虜將軍
坐遣戍兵送道元免官治兄弟並孝友敦穆白首同居父亡雖久而猶於平生
所處堂宇備設幃帳几杖以時節開堂列拜垂淚陳薦若宗廟然吉凶之事必
先啓告遠出行反亦如之治世宗末遷前將軍河州刺史在任數年遇邵鐵忽
反又爲城民諸都列其食狀十六條會赦免久之兼廷尉卿又兼尚書長避勢
家承顏候色不能有所執據尋遷金紫光祿大夫是時蠻反於三鴉治爲都督
追討戰沒贈持節都督雍華岐三州諸軍事衞大將軍七兵尚書雍州刺史昌
平男
治弟彌兼尚書郎爲城陽王徽所親待永安末徽避尒朱兆脫身南走歸命於
彌彌不納遣人加害時論深責之後沒關西
治長子胐之字長明自直後奉朝請再遷鎮遠將軍諫議大夫仍直後建義中
出除冠軍將軍東荊州刺史兼尚書爲荊郢行臺代還除征虜將軍普泰中襲
爵又爲東荊州刺史永熙中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武定四年卒年五十八
酈範字世則小名記祖范陽涿鹿人祖紹慕容寶濮陽太守太祖定中山以郡
迎降授兗州監軍父嵩天水太守範世祖時給事東宮高宗踐阼追錄先朝舊
勳賜爵永寧男加寧遠將軍以治禮郎奉遷世祖恭宗神主於太廟進爵爲子
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南征範爲左司馬師次無鹽劉彧戍主申纂憑城拒守
識者僉以攻具未周不宜便進範曰今輕軍遠襲深入敵境無宜淹留久稽機
候且纂必以我軍來遠不去攻守謂方城可憑弱卒可恃此天亡之時也今若
外潛威形內整戎旅密厲將士出其非意可一攻而剋之白曜曰一日縱敵數
世之患今若舒遲民心固矣司馬之策是也遂潛軍僞退示以不攻纂果不設
備於是即夜部分旦便騰城崇朝而剋白曜將盡以其人爲軍實範曰齊四履
之地世號東秦不遠爲經略恐未可定也今皇威始被民未霑澤連城有懷貳
之將比邑有拒守之夫宜先信義示之軌物然後民心可懷二州可定白曜曰
此良策也乃免之進次肥城白曜將攻之範曰肥城雖小攻則淹日得之無益
軍聲失之有損威勢且見無鹽之卒死者塗炭成敗之機足爲鑒矣若飛書告
喻可不攻自伏縱其不降亦當逃散白曜乃以書曉之肥城果潰白曜目範於
衆曰此行也得卿三齊不足定矣軍達升城劉彧太原太守房崇吉棄母妻東
走彧青州刺史沈文秀遣其寧朔將軍張元孫奉啟歸款請軍接援白曜將遣
偏師赴之範曰桑梓之戀有懷同德文秀家在江南青土無墳柏之累擁衆數
萬勁甲堅城彊則拒戰勢屈則走師未逼之朝夕無患竟何所畏已求援軍且
觀其使詞煩而顏愧視下而志怯幣厚言甘誘我也若不遠圖懼虧軍勢既進
無所取退逼彊敵羝羊觸藩羸角之謂未若先守歷城平盤陽下梁鄒剋樂陵
然後方軌連鑣揚旌直進何患不壹舉路左以迎明公者哉白曜曰卿前後納
策皆不失衷今日之算吾所不取何者道固孤城裁能自守盤陽諸戍勢不野
戰文秀必剋殄意在先誠天與不取後悔何及範曰短見猶謂不虛歷城足食
足兵非一朝可拔文秀既據東陽爲諸城根本多遣軍則歷城之固不立少遣
衆則無以懼敵心脫文秀還叛閉門拒守偏師在前爲其所挫梁鄒諸城追擊
其後文秀身率大軍必相乘追腹背受敵進退無途雖有韓白恐無全理願更
思審勿入賊計中白曜乃止遂表範爲青州刺史以撫新民後進爵爲侯加冠
軍將軍遷尚書右丞後除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假范陽公範前解州還京也夜
夢陰毛拂踝他日說之時齊人有占夢者曰史武進云豪盛於齊下矣使君臨
撫東秦道光海岱必當重牧全齊再祿營丘矣範笑而答曰吾將爲卿必驗此
夢果如其言是時鎮將元伊利表範與外賊交通高祖詔範曰卿身非功舊位
無重班所以超遷顯爵任居方夏者正以勤能致遠雖外無殊效亦未有負時

之怨而鎮將伊利妄生姦挑表鄉造船市玉與外賊交通規陷鄉罪窺覦州任有司推驗虛實自顯有罪者今伏其辜矣鄉其明爲算略勿復懷疑待鄉別犯處刑及鞭令恕刑罷鞭止罰五十鄉宜克循綏輯邊服稱朕意也還朝年六十二卒於京師諡曰穆鄉五子遵元在酷吏傳

遵元第四弟遵慎字善季涉歷史傳有幹略自奉朝請遷尚書二千石郎中加威遠將軍爲漢川行臺迎接降款以功除員外常侍領郎中輔國將軍驍騎將軍出爲正平太守治有能名遷長樂相正光五年卒年三十八贈後將軍平州刺史

子中字伯偉武定初司徒刑獄參軍

遵慎弟遵約字善穫起家奉朝請再遷冠軍將軍司徒諮議參軍樸質遲鈍頗愛琴書性多造請好以榮利干謁乞丐不已多爲人所笑弄坎壈於世不免飢寒晚歷東萊魯郡二郡太守爲政清靜吏民安之年六十三武定七年卒

範弟神虎尚書左民郎中

神虎弟夔子惲字幼和好學有文才尤長吏幹正光中刺史裴延儁用爲主簿令其修起學校又舉秀才射策高第爲奉朝請後延儁爲討胡行臺尚書引爲行臺郎以招撫有稱除尚書外兵郎仍行臺郎及延儁解還行臺長孫稚又引爲行臺郎加征虜將軍惲頗兼武用常以功名自許每進計於稚多見納用以功賞魏昌縣開國子邑三百戶惲在軍啓求減身官爵爲父請贈詔贈夔征虜將軍安州刺史惲後與唐州刺史崔元珍固守平陽武泰中介朱榮稱兵赴洛惲與元珍不從其命爲榮行臺郎中樊子鵠所攻城陷被害時年三十六世咸痛惜之所作文章頗行於世撰慕容氏書不成

子儇則武定末司空長流參軍

夔弟神期中書博士

神期弟顯度司州秀才尚書庫部郎

韓秀字白虎昌黎人也祖宰慕容儁謁者僕射父䁬皇始初歸國拜宣威將軍騎都尉秀歷吏任稍遷尚書郎賜爵遂昌子拜廣武將軍高宗稱秀聰敏清辯才任喉舌遂命出納王言并掌機密行幸遊獵隨侍左右顯祖踐阼轉給事中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延興中尚書奏以敦煌一鎮介遠西北寇賊路衝慮或不固欲移就涼州羣官會議僉以爲然秀獨謂非便曰此蹙國之事非闢土之宜愚謂敦煌之立其來已久雖土隣彊寇而兵人素習縱有姦竊不能爲害循常置戍足以自全進斷北狄之覘途退塞西夷之闚路若徙就姑臧慮人懷異意或貪留重遷情不願徙脫引寇內侵深爲國患且敦煌去涼州及千餘里捨遠就近遙防有闕一旦廢罷是啓戎心則夷狄交構互相來往恐醜徒協契侵竊涼土及近諸戍則關右荒擾烽警不息邊役煩興艱難方甚乃從秀議太和初遷內侍長後爲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假漁陽公在州數年卒子務襲爵

務字道世性端謹有治幹初爲中散稍遷太子翊軍校尉時高祖南征行梁州刺史楊靈珍謀叛以務爲統軍受都督李崇節度以討靈珍有戰功授後軍長史徵赴行在所遙遷長水校尉景明初假節行肆州事轉左中郎將寧朔將軍試守常山郡又爲征虜都督李崇司馬崇擒蕩蠻除近畿之患務有力焉後除鎮北府司馬初試守常山府解復爲平北長史務頗有受納爲御史中尉李平所劾付廷尉會赦免後除龍驤將軍郢州刺史務獻七寶牀象牙席詔曰晉武帝焚雉頭裘朕常嘉之今務所獻亦此之流也奇麗之物有乖風素可付其家人邊人李長馬道進等詐殺蕭衍黃坂戍主率戶來降務信之遣兵千餘人迎接戶既不至而詐表破賊坐以免官久之拜冠軍將軍太中大夫進號左將軍神龜初卒

堯暄字辟邪上黨長子人也本名鍾葵後賜爲暄祖僧賴太祖平中山與趙郡呂舍首來歸國暄聰了美容貌爲千人軍將東宮吏高宗以其恭謹擢爲中散奉使齊州檢平原鎮將及長史貪暴事推情診理皆得其實除太尉中給事兼北部曹事後轉南部太和中遷南部尚書于時始立三長暄爲東道十三州使更比戶籍賜獨車一乘廐馬四匹時蕭賾遣其將陳顯達寇邊以暄爲使持節假中護軍都督南征諸軍事平陽公軍次許昌會陳顯達遁走暄乃班師暄前後從征及出使檢察三十餘許度皆有克己奉公之稱賞賜衣服二十具綵絹

十匹、細絹千餘段、奴婢十口、賜爵平陽伯。及改置百官、授太僕卿、車駕南征、加安南將軍、轉大司農卿。太和十九年、卒於平城。高祖為之舉哀、贈安北將軍、相州刺史、賻帛七百匹。初、暄使徐州、見州城樓觀、嫌其華盛、乃令往往毀撤、由是後更損落、及高祖幸彭城、聞之曰、暄猶可追斬。

暄長子洪、襲、鎮北府錄事參軍。

子榮、字永壽、元象中、開府儀同三司、樂城縣開國公。

洪弟遵、伏波將軍、河州冠軍府長史、臨洮太守。卒、贈龍驤將軍、謚曰恩。

遵弟榮、員外散騎侍郎。

子雄、字休武、元象中、儀同三司、豫州刺史、城平縣開國公。

雄弟會、字彥舉、興和中、驃騎將軍、穎州刺史。

會弟難宗、武定中、征西將軍、南岐州刺史、征羌縣開國伯。

呂舍既歸國、從至京師、給賜田宅。

子方生、機識明辯、卒於主書郎、贈建武將軍、定州刺史、高邑子、謚曰敬。

子受恩、為侍御中散、典宜官曹、累遷外都曹令、轉北部給事、秦州刺史、卒於官。

史臣曰、薛辯寇讚歸身有道、並以款効見嘉、韓秀、堯暄、得馭遠之算、務武夫、酈詐、貢猷飾實業而不御、斯乃人主之威德、堯暄聰察奉公、以致名位、禮加存歿、有餘榮矣。

魏書卷四十二

魏書卷四十二考證

鄭羲傳長孫稚又引為行臺郎○北史行臺長孫承業引為行臺郎　臣人龍按本書長孫道生傳子抗、抗子觀、觀子黨、歸高祖以其幼承家業、賜名稚、字承業、北史書其字、而此又改作稚、疑唐臣避高宗嫌名而易其文。

魏書卷四十二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三十一

嚴稜　毛脩之　唐和　劉休賓　房法壽

嚴稜馮翊臨晉人遇亂避地河南劉裕以爲廣威將軍陳留太守戍倉垣泰常
中山陽公奚斤南討軍至潁川稜率文武五百人詣斤降驛送稜朝太宗於冀
州嘉其誠款拜平遠將軍賜爵郃陽侯假荊州刺史隨駕南討還爲上客及世
祖踐祚以稜歸化之功除中山太守有清廉之稱年九十卒於家
子雅玉襲爵真君中詔雅玉副長安鎮將元蘭率衆一萬迎漢川附化之民入
自斜谷至甘亭劉義隆梁州刺史王玄載遣將拒嶮路不得通班師太和二年
太倉令五年出爲平南將軍東兗州刺史假馮翊公卒
子襲爵

毛脩之字敬文滎陽陽武人也父瑾司馬德宗梁秦二州刺史劉裕之擒姚泓
留子義真鎮長安以脩之爲司馬及赫連屈丐破義真於青泥脩之被俘遂沒
統萬世祖平赫連昌獲脩之神䴥中以脩之領吳兵討蠕蠕大檀以功拜吳兵
將軍領步兵校尉後從世祖征平涼有功遷散騎常侍前將軍光祿大夫脩之
能爲南人飲食手自煎調多所適意世祖親待之進太官尚書賜爵南郡公加
冠軍將軍常在太官主進御膳從討和龍別破三堡賜奴婢牛羊是時諸軍攻
城宿衞之士多在戰陳行宮人少雲中鎮將朱脩之劉義隆故將也時從在軍
欲率吳兵謀爲大逆因入和龍冀浮海南歸以告脩之脩之不聽乃止是日無
脩之大變幾作朱脩之遂亡奔馮文通又以脩之收三堡功多遷特進撫軍大
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位次崔浩之下浩以其中國舊門雖學不博洽而猶涉獵
書傳每推重之與共論說言次遂及陳壽三國志有古良史之風其所著述文
義典正皆揚于王廷之言微而顯婉而成章班史以來無及壽者脩之曰昔在
蜀中聞長老言壽曾爲諸葛亮門下書佐被撻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將略
非其所長浩乃與論曰承祚之評亮乃有故義過美之譽案其迹也不爲負之
非挾恨之矣何以云然夫亮之相劉備當九州鼎沸之會英雄奮發之時君臣
相得魚水爲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荊州退入巴蜀誘奪劉璋偽連孫
氏守窮踦嶇之地僭號邊夷之間此策之下者可與趙他爲偶而以爲管蕭之
亞匹不亦過乎謂壽貶亮非爲失實且亮既據蜀恃山嶮之固不達時宜弗量
勢力嚴威切法控勒蜀人矜才負能高自矯舉欲以邊夷之衆抗衡上國出兵
隴右再攻祁山一攻陳倉踈遲失會摧衄而反後入秦川不復攻城更求野戰
魏人知其意閉壘堅守以不戰屈之知窮勢盡憤結攻中發病而死由是言之
豈合古之善將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者乎脩之謂浩言爲然太延二年爲外都
大官卒謚曰恭公脩之之在南有四子唯子法仁入國高宗初爲金部尚書襲爵
後轉殿中尚書加散騎常侍法仁言聲壯大至於軍旅田狩唱呼處分振於山
谷和平六年卒贈征東大將軍南郡王謚曰威
長子猛虎太安中爲東宮主書轉中舍人又遷中散大夫初襲爵爲散騎常侍
皇興中蠕蠕犯塞從顯祖討之有勇決之稱太和初卒贈豫州刺史謚曰康公
子秦寶襲爵征虜長史例降爲侯卒
子乾祐襲

朱脩之者劉義隆司徒從事中郎守滑臺安頡圍之其母在家乳汁忽出母號
慟告家人曰我年老非復有乳汁之時今忽如此兒必殁矣果以其日爲頡所
擒世祖善其固守授以內職以宗室女妻之而佞巧輕薄爲人士所賤爲雲中
鎮將及入馮文通文通送之江南

唐和字稚起晉昌冥安人也父繇以涼土喪亂民無所歸推隴西李暠於敦煌
以寧一州李氏爲沮渠蒙遜所滅和與兄契攜外甥李寶避難伊吾招集民衆
二千餘家臣於蠕蠕蠕蠕以契爲伊吾王經二十年和與契遣使來降爲蠕蠕
所逼遂擁部落至于高昌蠕蠕遣部帥阿若率騎討和和至白力城和率騎五百
先攻高昌契與阿若戰殁和收餘衆奔前部王國時沮渠安周屯橫截城和攻
拔之斬安周兄子樹又剋高寧白力二城斬其戍主遣使表狀世祖嘉其誠款
屢賜和和後與前部王車伊洛擊破安周斬首三百世祖遣成周公萬度歸討

焉耆。詔和與伊洛率所領赴度歸。和率詔會度歸喻下柳驢以東六城，因共擊波居羅城，拔之。後同征龜茲，度歸令和鎮焉耆。時柳驢戍主乙真伽率諸胡將據城而叛，和領輕騎一百匹入其城，擒乙真伽，斬之。由是諸胡款附，西域剋平，和有力也。正平元年，和詣闕，世祖優寵之，待以上客。高宗以和歸誠先朝，拜鎮南將軍、酒泉公。太安中，出爲濟州刺史，甚有稱績。徵爲內都大官，評決獄訟，不加捶楚，察疑獲實者甚多，世以是稱之。皇興中卒，年六十七。贈征西大將軍、太常卿、酒泉王，諡曰宣。

子欽，字孟直，中書學生，襲爵。太和中，拜鎮南將軍、長安鎮副將，轉陝州刺史，將軍如故。後降爵爲侯。二十年卒。

子景宣，襲爵。歷幷州城陽王徽後軍府長史，加中堅將軍，遷東郡太守。普泰中卒，贈撫軍將軍、秦州刺史。

景宣弟季彌，武定中，滄州別駕。

契子玄達，性果毅，有父風。與叔父和歸闕，俱爲上客，拜安西將軍、晉昌公。顯祖時，出爲華州刺史，將軍如故。杏城民蓋平定聚衆爲逆，顯祖詔給事楊鍾葵擊平定，不剋而還。詔玄達討平之。杏城民成赤李又聚黨自號爲王，逼掠郡縣，殘害百姓，玄達率騎二百邀其狹路，擊破之。叛民會平原復聚爲亂，玄達追擊，悉平之。延興二年，有罪免官。太和十六年，降爵爲侯。卒。

子崇，字繼祖，襲爵。威樂太守。

崇弟興業，定陽、關熙二郡太守。

劉休賓，字處幹，本平原人。祖昶，從慕容德度河，家于北海之都昌縣。父奉伯，劉裕時北海太守。休賓少好學，有文才，兄弟六人，乘民、延和等皆有時譽。休賓爲劉彧虎賁中郎將，稍遷幽州刺史，鎮梁鄒。及慕容白曜軍至升城，遣人說之令降，休賓不從。劉彧龍驤將軍崔靈延、行渤海郡房靈建等數十家皆入梁鄒，同舉休賓爲征虜、兗州。會劉彧遣使授休賓輔國將軍、兗州刺史。休賓妻，崔邪利女也，生一男，字文曄。崔氏先歸寧在魯郡，邪利之降也，文曄母子遂與俱入國。至是，白曜表請崔與文曄，既至，白曜以報休賓，又於北海執延和妻子，送至梁鄒，巡視城下。休賓答白曜，許歷城降，當卽歸順，密遣兼主簿尹文達向歷城觀國軍形勢。文達詣白曜，詐言聞王臨境，故來祗候，私謂白曜曰：「劉休賓父子兄弟累郡連州，今若識運知機，束手歸化，不審明王加何賞敘？」白曜曰：「休賓仕南，爵寵如此，今若不勞兵甲，望風自降者，非直處卿富貴，兼還其婦兒。休賓縱令不畏攻圍，豈不憐其妻子也？今升城，卿自往見。」文達乃至升城，見休賓妻子。文曄攀援文達，哭泣號咣，以爪髮爲信。文達回還，復經白曜，誓約而去。白曜曰：「卿是休賓耳目腹心，親見其妻子，又知我衆旅少多，善共量議，自求多福。」文達還，見休賓，出其妻兒爪髮，兼宣白曜所言及國軍形勢，謂休賓曰：「升城已敗，歷城非朝則夕，公可早圖之。」休賓撫爪髮泣涕曰：「妻子幽隔，誰不愍乎？吾荷南朝厚恩，受寄邊任，今顧妻子而降，於臣節足乎？」然而密與其兄子聞慰議爲降計。聞慰曰：「此故當文達誑詐耳。年常抄掠，豈有多軍也？但可撫彊兵，勤肅衛，方城狹喻，何爲便生憂怯，示人以弱也？」休賓又謂文達曰：「卿勿憚危苦，更爲吾作一返，善觀形勢。」於是遣文達偷道而出，令與白曜爲期，剋日許送降款。文達既至，白曜喜曰：「非直休賓父子荷榮，城內賢豪亦隨人補授，卿便卽爲梁鄒城主。」以酒灌地，啓告山河曰：「若負休賓，使我三軍覆沒。」初，白曜之表取休賓妻子也，顯祖以道固既叛，詔授休賓持節、平南將軍、冀州刺史、平原公。至是，付文達詔策。文達還，謂休賓曰：「白曜信誓如此，公可早爲決計，恐攻逼之後，降悔無由。」休賓於是告兄子聞慰曰：「事勢可知，汝早作降書。」聞慰沉疑，因執不作，遂差本契。白曜尋遣著作佐郎許赤虎夜至梁鄒南門下，告城上人曰：「汝語劉休賓，何由遣文達頻造僕射，許送降文，歸誠大化，何得無信，違期不來？」於是門人唱告，城內悉知，遂相維持，欲降不得，皆云劉休賓父子欲以我城內人易榮位也。尋被攻逼，經冬至春，歷城降，白曜遣道固子景業與文曄至城下，休賓知道固降，乃出請命。白曜送休賓及宿有名望者十餘人俱入代都爲客。及立平齊郡，乃以梁鄒民爲懷寧縣，休賓爲縣令。延興二年卒。

文曄有志尚，綜覽羣書，輕財重義。太和中，坐從兄聞慰南叛，與二弟文顥、季友被徙北邊。高祖特聽還代。高祖曾幸方山，文曄大言於路側曰：「求見聖明，申宣

久屈高祖遣尙書李沖宣詔問曰卿欲何言聽卿面自申盡於是引見文曄對曰臣之陋族出自平原往因燕亂流離河表居齊以來八九十載真君十一年世祖太武皇帝巡江之日時年二歲隨外祖魯郡太守崔邪利於鄒山歸國邪利蒙賜四品除廣寧太守以臣年小不及齒錄至天安之初皇威遠被臣亡父休賓劉氏持節兗州刺史戍梁鄒時慕容白曜以臣父居全齊之要水陸道衝靑冀二城往來要路三城岳峙並拒王師白曜知臣母子先在代京表請臣母子慰勞臣卽被先帝詔遣乘傳詣軍又賜亡父官爵白曜遣右司馬盧河內等送臣母子至鄒臣既見亡父備申皇澤云吾蒙本朝寵遇捍禦藩屏尊卑百口並在二城吾若先降百口必被誅滅既不固誠於本朝又令尊卑塗炭豈堪爲人臣以奉大魏乎汝且申吾意白僕射降意已判平歷城卽率士衆送款軍前既剋歷城白曜遣赤虎送臣并崔道固子景業等向梁鄒亡父既見赤虎之信仰感聖朝遠遣妻子又知天命有歸擁衆一萬以城降款乘驛赴臺蒙爲客例臣私衷深重亡父以延興二年孤背明世血誠微心未獲申展如臣等比並蒙榮爵爲在事孤抑以人廢勳高祖曰卿訴父賞而卿父無勳歷城齊之西關歸命請順梁鄒小戍豈能獲全何足以爲功也文曄對曰誠如聖旨愚臣所見猶有未申何者昔樂毅破齊七十餘城唯有卽墨獨在此豈非根亡而條立且夫降順之人驗之古今未有不由危逼者故黃權無路歸款列地封侯且薛安都舉衆歡危急投命並受茅土之爵論古則如彼語今則如此明明之世不及比流竊惟梁鄒嚴固地據中齊粟支十載控弦數千萬方之升城不可同日而語升城猶能抗兵累旬傷殺甚衆若臣亡父固守孤城則非一朝可剋高祖曰歷城既陷梁鄒便是掌中何煩兵力對曰若如聖旨白曜便應窮兵極意取勝俯仰何爲上假赤虎之信下銜知變之民高祖曰卿父此勳本自至少以卿才地豈假殷勤對曰臣尫愚六藏文武無施嚮絕九皐聞天無日遭逢聖運萬死猶生但臣竊見徐兗是賊藩要徐兗既降諸戍皆應國有而東徐州刺史張讜所戍團城領二郡而已徐兗降後猶閉門拒命授以方歎始乃歸降父子二人並蒙侯爵論功比勳不先臣父高祖曰卿引張讜讜事小異對曰臣未識異狀高祖曰張讜始來送款終不差信卿父進非先覺退又拒守何得不異對曰張讜父子始有歸順之名後有閉門之罪以功補過免罪爲幸臣又見崔僧祐母弟隨其叔父道固在歷城僧祐遠聞王威遠及恐母弟淪亡督率鄉閭來欲救援既至鄆洲歷城已沒束手歸誠救母弟之命聖朝嘉其附化賞以三品亡父之誠豈後僧祐高祖曰僧祐身居東海去留任意來則有位去則他人是故賞之卿父被圍孤城已是己物所以不賞對曰亡父據城歸國至公也僧祐意計而來爲私也爲私蒙賞至公不酬臣未見其可高祖笑而不言比部尙書陸叡叱文曄曰假令先朝謬賞僧祐豈可謬相賞也文曄曰先帝中代聖主與日月等曜比隆堯舜宰相則十亂五臣今言謬賞豈不仰誣先朝乎尙書高閭曰卿謂母弟與妻子何者爲重文曄曰母弟爲重閭曰卿知母弟爲重朝廷賞僧祐是也卿父爲妻子而來事何相反對曰僧祐若無母弟來歸以不閭曰不來文曄曰若僧祐赴母弟之難此是其私而亡父本爲大丈夫立身處世豈可顧妻子而虧高節也昔樂羊食子有顧以不亡父本心實不垂顧所以歸化者自知商周不敵天命有所歸高祖謂文曄曰卿之所許頗亦有途賞從重罰從輕肆勳酬敘文曄泣曰臣愚頓理極再見無期陛下既垂慈澤願勅有司特賜矜理高祖曰王者無戲何得勤勤既而賜文曄爵都昌子深見待遇拜協律郎中改授羽林監世宗世除高陽太守延昌中卒贈平遠將軍光州刺史謚曰貞

子元顥拜員外郎襄威將軍靑州別駕卒

文顥性仁孝篤厚徐州安豐王府騎兵參軍季友南靑州左軍府錄事參軍

閭慰博識有才思至延興中南叛

休賓叔父旋之其妻許氏二子法鳳法武而旋之早亡東陽平許氏攜二子入國孤貧不自立並疎薄不倫爲時人所棄母子皆出家爲尼既而反俗太和中高祖選盡物望河南人士才學之徒咸見申擢法鳳兄弟無可收用不蒙選授後俱奔南法武後改名孝標云

房法壽小名烏頭淸河繹幕人也幼孤少好射獵輕率勇果結羣小而爲劫盜從叔元慶範鎭等坐法壽被州郡切責時月相繼宗族甚患之弱冠州迎主簿

後以母老不復應州郡之命常盜殺豬牛以供其母招集壯士常有百數母亡歲餘遇沈文秀崔道固起兵應劉子勛明僧暠劉乘民起兵應劉彧攻討文秀法壽亦與清河太守王玄邈起兵西屯合討道固玄邈以法壽爲司馬累破道固軍甚爲歷城所憚加法壽綏邊將軍魏郡太守子勛死道固文秀悉復歸彧乃罷兵道固慮其扇亂百姓遂切遣之而法壽外託裝辦而內不欲行會從弟崇吉在升城爲慕容白曜所破母妻沒於白曜軍崇吉奔還舊宅法壽與崇吉年志粗相諧協而親則從祖兄弟也崇吉以母妻見獲託法壽爲計法壽既不欲南行恨道固過切又矜崇吉情理時道固以兼治中房靈賓督清河廣川郡事戍盤陽法壽遂與崇吉潛謀襲靈賓克之仍歸款於白曜以贖母妻白曜遣將軍長孫觀等自大山南入馬耳關以赴盤陽還崇吉母妻初道固遣軍圍盤陽法壽等拒守二十餘日觀軍至賊乃散走觀軍入城詔以法壽爲平遠將軍與韓麒麟對爲冀州刺史督上租糧以法壽從父弟靈民爲清河太守思順爲濟南太守靈悅爲平原太守伯憐爲廣川太守叔玉爲高陽太守叔玉兄伯玉爲河間太守伯玉從父弟思安爲樂陵太守思安弟幼安爲高密太守以安初附及歷城梁鄒降法壽崇吉等與崔道固劉休賓俱至京師以法壽爲上客崇吉爲次客崔劉爲下客法壽供給亞於安都等以功賜爵壯武侯加平遠將軍給以田宅奴婢性好酒愛施親舊賓客率同飢飽坎壈常不豐足畢衆敬等皆尙其通愛太和中卒贈平東將軍青州刺史諡敬侯

子伯祖襲例降爲伯歷齊郡內史伯祖闇弱委事於功曹張僧皓僧皓大有受納伯祖衣食不充後廣陵王羽爲青州伯祖爲從事郎中平原相轉幽州輔國長史坐公事免官卒

子翼襲宣威將軍大城戍主永安中青州太傅開府從事中郎

伯祖弟叔祖別以功賜爵魏昌子歷廣陵王國郎中令長廣東萊二郡太守龍驤將軍中散大夫永安中安東將軍鄆州刺史

叔祖弟幼愍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坐事奪官居家忽聞有客聲出無所見還至庭中爲家羣犬所噬遂卒初長孫觀之將至盤陽也城中稍以震懼時劉彧給事中崔平仲欲歸江南自歷下至圍城軍中與十餘騎遁共法壽語靈賓密遣人捕執之始法壽克盤陽之後常禁靈賓於別齋既得平仲引與同室致酒食敘國軍明將入意夜中北城上縋出平仲靈賓等十餘人厥明官軍至城靈賓遂歸梁鄒

靈賓文藻不如兄靈建而辯悟過之靈建在南官至州治中渤海太守以才名見稱兄弟俱入國爲平齊民雖流漂屯圮操尙卓然並卒於平齊

靈建子宣明亦文學著稱雅有父風高祖擢爲中書博士遷洛轉議郎試守東清河郡正始中京兆王愉出除征東冀州以宣明爲記室參軍愉反逼宣明爲太守

靈賓從父弟堅字千秋少有才名亦內徙爲平齊民太和初高祖擢爲祕書郎遷司空諮議齊州大中正高祖臨朝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千秋與幽州中正陽尼各舉其子高祖曰昔有一祁名垂往史今有二奚當聞來牒出爲濮陽太守世宗時復爲司空諮議加立忠將軍卒贈南青州刺史諡曰懿

長子祖淵羽林監從章武王融討葛榮歿於陣贈安東將軍齊州刺史

祖淵弟祖皓長水校尉後討蕭衍將於九山戰歿贈撫軍將軍兗州刺史

崔平仲自東陽南奔妻子於歷城入國太和中高祖聽其還南

思安有勇力伯玉果毅有將略思安賜爵西安子建威將軍北平太守遷大司馬司馬齊州武昌王府司馬高祖南伐徵爲步兵校尉直閤將軍中統軍善撫士衆高祖嘉之漢陽既平復爲武昌王司馬帶東魏郡太守加寧朔將軍改爵清河子卒官子敬寶襲爵

敬寶亦壯健奉朝請征北中兵參軍北征統軍寧遠將軍每有戰功早卒

子去病襲

伯玉坐弟叔玉南奔徙於北邊後亦南叛爲蕭鸞南陽太守高祖南伐剋宛外城命舍人公孫延景宣詔於伯玉曰天無二日土無兩王是以躬總六師蕩一四海宛城小戍豈足以禦抗王威深可三思封侯胙土事在俯仰伯玉對曰外臣荷國厚恩奉任疆境爲臣之道未敢聽命伏惟遊鑾遠涉願不損神高祖又

遣詔曰朕親率戎旆遠清江沔此之小戍豈足徘徊王師但戎輅所經纖介須殄宜量力三思自求多福且卿早蒙蕭賾殊常之眷曾不懷恩報以塵露蕭鸞妄言入纂遂成讎子無孑遺卿不能建忠於前君方立節於逆豎卿之罪一又頃年傷我偏師卿之罪二今鑾旆親戎清一南服不先面縛待罪麾下卿之罪三卿之此戍多則一年中則百日少則三旬克殄豈遠宜善思之後悔無及伯玉對曰昔蒙武帝慢傷之恩奉侍左右此之厚遇無忘夙夜但繼主失德民望有歸主上龍飛踐極光紹太宗非直副億兆之深望實兼武皇之遺勅是以懃懃懇懇不敢失墜往者北師深入寇擾邊民輒厲將士以救蒼生此乃邊戍常事陛下不得垂責及克宛伯玉面縛而降高祖引見伯玉并其參佐二百人詔伯玉曰朕承天馭宇方欲清一寰域卿蕞爾小戍敢拒六師卿之愆罪理在不赦伯玉對曰臣既小人備荷驅使緣百口在南致拒皇略罪合萬死高祖曰凡立忠抱節皆應有所至若奉逆君守迷節古人所不爲卿何得事逆賊蕭鸞自貽伊譴伯玉對曰臣愚癡晚悟罪合萬斬今遭陛下願乞生命高祖曰凡人惟有兩途知機獲福背機受禍勞我王師彌歷歲月如此爲降何人有罪且朕前遣舍人公孫延景城西共卿語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卿答云在此不在彼天道攸遠變化無方卿寧知今日在此不在彼乎伯玉乞命而已更無所言高祖以思安頻爲伯玉泣請故特宥之伯玉在南之日放妾楊氏爲尼入國遂令還俗復愛幸焉爲有司所奏高宗聽之世宗即位拜長史兼游擊將軍出爲濡翊相卒官

崇吉少驍勇爲沈文秀中兵參軍及太原戍守傅靈越率衆赴子勛文秀以崇吉督郡事既而背文秀同於劉彧母叔在歷城爲崔道固所拘繫又將殺刑於市以愁之而崇吉卒無所顧會道固歸彧乃出其母彧以崇吉爲龍驤將軍并州刺史領太原太守戍升城崇吉以其從兄靈獻爲長史族兄寶延年爲司馬未幾而白曜軍至白曜遣人招之崇吉不降遂閉門固守升城至小人力不多勝仗者不過七百人而白曜侮之乃遣衆陵城崇吉督士卒方梁下相春擧不時克殄白曜遂築長城圍三重更造攻具日夜攻擊自二月至四月糧矢俱盡崇吉突圍出走遺藏民舍母妻見獲道固遣治中房靈賓慰引之崇吉不肯見道固遂東歸舊村陰募壯士欲以偷母還奔河南白曜慮其如此守備嚴固後與法壽取盤陽俱降及立平齊郡以歷城民爲歸安縣崇吉爲縣令頗懷昔憾與道固接事意甚不平後委縣出臺訟道固罪狀數條會赦不問崇吉乞解縣許之停京師半歲乃南奔崇吉夫婦異路剃髮爲沙門改名僧達投其族叔法延住歲餘清河張略之亦豪俠士也崇吉遺其金帛得以自達妻從幽州南出亦得相會崇吉至江東尋病死

崇吉從父弟三益字敬安於南陽內附高祖與語善之曰三益了了殊不惡拜員外散騎侍郎尋出爲太山太守遷兗州左軍府司馬所在以清和著稱遷除左將軍正光中卒年六十三九子

長子士隆興和中東清河太守帶盤陽鎮將

士隆弟士達少有才氣其族兄景先有鑒識每曰此兒僂儸終當大其門戶起家清州左將軍府倉曹參軍時京兆王繼爲大將軍出鎮關右聞其名徵補騎兵參軍領帳內統軍孝昌中其鄉人劉蒼生劉鈞房須等作亂攻陷郡縣頻敗州軍時士達父憂在家刺史元欣欲遣其爲將士達以禮固辭欣乃令其友人馮元興謂之曰今合境從逆賊徒轉熾若萬一陷州君家豈得獨全既急病如此安得顧名教也士達不得已而起率州郭之人二千餘人東西討擊悉破平之武泰初就家拜平原太守抑挫豪強境內肅然時邢杲寇亂憚其威名越郡城西度不敢攻逼永安末轉濟南太守士達不入京師而頻爲本州郡時人榮之永安末尒朱兆入洛刺史蕭贊爲城民趙洛周所逐城內無主洛周等以士達鄉情所歸乃就郡請之命攝州事永熙二年卒年三十八時人傷惜之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謚曰武

士達弟士素武定末太尉諮議參軍

士素弟士章尚書郎

法壽族子景伯字長暉高祖諶避地渡河居於齊州之東清河繹幕焉祖元慶仕劉駿歷七郡太守後爲沈文秀青州建威府司馬劉彧之殺子業自立也子

業弟子勔起兵攻之文秀遣其將劉珍之率兵助彧後背彧歸于子勛元慶不
同爲文秀所害父愛親率勤鄉部攻文秀劉彧嘉之起家授龍驤將軍尋會文
秀降彧乃止顯祖時三齊平隨例內徙爲平齊民以父非命疏服終身景伯生
於桑乾少喪父以孝聞家貧傭書自給養母甚謹尚書盧淵稱之於李沖沖時
典選拔爲奉朝請司空祭酒給事中尚書儀曹郎除齊州輔國長史值刺史死
勅行州事政存寬簡百姓安之後值清河太守杜昶外叛郡居山峻盜賊羣起
除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虎曾失禮於景伯聞其臨郡闔家逃亡景伯督切屬縣
捕擒之卽署其子爲西曹掾命喻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一時俱下論者稱
之舊守令六年爲限限滿將代郡民韓靈和等三百餘人表訴乞留復加二載
後還太尉中郎司徒諮議參軍輔國將軍司空長史以母疾去官景伯性淳和
涉獵經史諸弟宗之如事嚴親及弟妓亡蔬食終喪期不內御憂毀之容有如
居重其友弟景先亡其幼弟景遺期年哭臨亦不內寢鄉里爲之語曰有義有
禮房家兄弟廷尉卿崔先韶好標膀人物無所推尙每云景伯有士大夫之行
業及母亡景伯居喪不食鹽菜因此遂爲水病積年不愈孝昌三年卒于家時
年五十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子文烈武定中尙書三公郎中
景先字光胄幼孤貧無資從師其母自授毛詩曲禮年十二請其母曰豈可使
兄傭賃以供景先也請自求衣然後就學母哀其小不許苦請從之遂得一羊
裘忻然自足晝則樵蘇夜誦經史自是精勤遂大通贍太和中例得還鄉郡辟
功曹州舉秀才值州將卒不得對策解褐太學博士時太常劉芳侍中崔光當
世儒宗歎其精博光遂奏兼著作佐郎修國史尋除司徒祭酒員外郎侍中穆
紹又啓景先撰世宗起居注累遷步兵校尉領尙書郎齊州中正所歷皆有當
官之稱景先沉敏方正事兄恭謹出告反面晨昏參省側立移時兄亦危坐相
敬如對賓客兄曾寢疾景先侍湯藥衣冠不解形容毀瘁親友見者莫不哀之
神龜元年蕭衍龍驤將軍田甲能據東義陽城內屬勅景先爲行臺發二荊兵
以援之在軍遇疾而還其年卒於家時年四十三贈持節冠軍將軍洛州刺史

謚曰文景先作五經疑問百餘篇其言該典今行於時文多略舉其切於世教
者
問王者受命木火相生曰五精代感稟靈者與金德方隆禎發華渚水運告昌
瑤光啓祚人道承天天理應實受謝既彰玄命若契相生之義有允不違至如
湯武革命殺伐是用水火爲次違而不改既事乖代終而數同納麓逆順且殊
積運宜異而兆徵不差有疑符應
問禹以鯀配天舜不尊父曰明明在上下土是冒道高者負扆四方神積者郊
厲斯主是以則天不能私其子紹堯不敢尊其父鯀既罪彰於山川受殛於羽
裔化質與鱗甲爲羣銘精不能上乘箕尾而厚尊配於國陽當升煙之大禮苟
存及射以亂祀典降上帝爲罪鬼之實委夾鐘爲介蟲之樂奉天之道不乃有
倫乎
問湯尊稷廢柱曰神積道存異世同尊列山見享綿紀前代成湯革命承天當
欲陽之運不思理數之有時黜元功於百世且畢箕感應風雨異徵尊播殖之
靈而遏滂澍之潤升廢之道無乃謬與若柱不合薦虞夏應失之於前如以歲
久宜遷百神可計日而代求之二三未究往旨
問湯剋桀欲遷夏社爲不可武王滅紂以亳社爲亡國之誡曰神無定方唯人
爲主道協無爲天地是依業德弗崇百靈更祀周武承天禮存咸秩升后稷當
四圭之尊貶土祇隔牲幣之事就如旨之稷粟靈感誠允章追之宜社非商祖
孝乎乃考之昝殷鑒致誠何獨在斯
問易著革命之爻而無揖讓之象曰玄黃剖別人道爲尊含靈佇化故義始元
首是以飛龍啓徵大人載就及理運相推帝圖異序虞賓以爲薔終順守有慙
未盡不顯揖讓之象而著巳日之美豈可兆巨覺爲貽厥之謀訓萬世而開安
忍之一求之反衷未識理恕
問周禮秋官司烜氏邦若屋誅爲明竁焉曰王道貴產法理尙恩舊德見食入
象載其美五宥三刺禮經實其仁是以祿父巨釁毀禮不輟三監亂德蔡胤猶
存罪莫極於無上逆莫甚於違天行大辟禍不及族理正刑愆止於身何惡當

參爽之禍何戾受淪殄之事

問儀禮繼母出嫁從爲之服傳云貴終其恩曰繼母配父本非天屬與尊合德名義以興兼鞠育有加禮服是重既體違義盡棄節毀慈作嬪異門爲鬼他族神道不全何終恩之有方齊服是違爽於野次術存降重無乃過猶不及乎

問禮記生不及祖父母父母稅喪已則否曰服以恩制禮由義立慈母三年孫無緦葛者以戚非天屬報養止身祖雖異域恩不及己但正體於下可無服乎且縞冠玄武子姓之服緦緣之後練冠已除猶懷惨素未忍從吉況斬齊初之創巨方始復弔之賓術改緇襲奉哀苦次而無追變孝子孝孫豈天理是與

問左氏傳齊人殺哀姜君子以爲不可曰受離從天人倫所重保育異宗承奉郊冀而乃肆極昏婬禍傾合卷之尊怙亂無終殄滅睦鞠之愛齊桓匡翼四方正存刑矩制不忍之恩行至公之法方生貶違以殺爲甚而神道幽默禍降未期雖弱物履朝臣不宜斜既事反人靈咎將有所施之取哀孰爲優允

問公羊傳王者之後郊天曰神不饗事帝無妄尊介丘僭祀猶不歆季氏之旅昊天至重豈可納履藩之度唐虞已往事無斯與三后已降始見其文揖讓之實禮不上通昏痛後嬗四圭是主此便至道相承乾無二統純風既被玄牡肆葦禮不虚章庶昭異聞

問穀梁傳魯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傳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曰樂以觀風禮爲教本其細已甚民不堪命齊不加兵屈於周典僖公會之威君告誠度祀禘卜迎吉而休徵不至若推咎於天則神不棄墨歸怨於人則頌聲宜替既命龜失辰靈威弗眷郊享不從配天斯缺即傳所言殆非虚美何承而惻

問尚書胤征羲和酤其罪乃季秋月朔辰弗合於房曰衛紀不移日月有度炎涼馨辰次會無代歷端歷殊歸餘成閏是以爰命羲和升降徂節使晷數應時火旅協運致盈餘後推歸靈爽次即官闕承容可爲怨玄象一差未成巨戾且杪秋豈回羣之辰擾攻非合璧之月救食弗當積失加誅律度暫差便遘殄絶仁者之兵義不妄興王赫斯舉將有異說

問毛詩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曰日月次周行會有常分至之候不爲愆咎今同之辰而爲深戾者專以金木相殘指日成釁推步不一容可如之若龍見正陽日維戊午生育相因猶子歸母但以陰陽得無深忌乎若爲忌也朔亦應爲災如不忌也辛卯豈獨成醜且舉凡之始以屬月時繫之在日有爽明例義不妄構理用倘依

問論語河不出圖泣麟自傷曰聖人稟靈天地資識未形齊生死於一同榮辱於彼我孔子自生不辰從心告幽樂正既修素王斯著方與吾已之歎結反袂之悲進步無上之心退深負杖之懼聖達之理無乃缺如符靈郎王神貴答之名爲辯疑合成十卷亦有可觀前廢帝時奏上之帝親自執卷與神貴往復嘉其用心特除神貴子嫡彦爲奉朝請

景先子延祐武定末太子家令

景遠字叔遐重然諾好施與頻歲凶儉分贍宗親又於通衢以食餓者存濟甚衆平原劉郁行經齊兗之境忽遇劫賊已殺十餘人次至郁郁呼曰與君鄉近何忍見殺賊曰若言鄉里親親是誰郁曰齊州主簿房陽是我姨兄陽是景遠小字賊曰我食其粥得活何得殺其親遂還衣服蒙活者二十餘人景遠好史傳不爲章句天性小急不類家風然事二兄至謹撫養兄孤恩訓甚篤益州刺史傅豎眼慕其名義啓爲昭武府功曹參軍以母老不應豎眼頗恨之卒於家子敬道永熙中開府參軍事

史臣曰嚴稜夙款可嘉脩之晩有誠効唐和萬里慕義歸身者績休賓窮而委質法壽伯玉末能投命景伯兄弟儒風雅業良可稱焉

魏書卷四十三

魏書卷四十三考證

劉休賓傳母子皆出家爲尼○北史母子皆出家爲尼僧此少僧字

房法壽傳法壽族子景伯字長暉○長北史作頁

魏書卷四十三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三十二

羅結　伊馛　乙瓌　和其奴　苟頹
薛野䐗　宇文福　費于　孟威

羅結，代人也。其先世領部落，為國附臣。劉顯之謀逆也，太祖去之，結與衛鑒翼從幸賀蘭部。後以功賜爵屈蛇侯。太宗時，除持節、散騎常侍、寧南將軍、河內鎮將。世祖初，遷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世祖以其忠愨，甚見信待，監典後宮，出入臥內。因除長信卿。年一百一十，詔聽歸老，賜大寧東川以為居業，并為築城，即號曰羅侯城，至今猶在。朝廷每有大事，驛馬詢訪焉。年一百二十歲卒。贈寧東將軍、幽州刺史，謚曰貞。

子斤，太宗時為侍御中散。後從世祖討赫連昌，世祖追奔入城，昌遂舉左右多死，斤力戰有功，世祖嘉之。後錄勳，除散騎常侍、侍中、四部尚書，又加平西將軍。後平涼州，攻城野戰，多有克捷。以功賜爵帶方公，除長安鎮都大將。會蠕蠕侵境，統騎徵還，除柔玄鎮都大將。後以斤機辯，勤與王俊使蠕蠕，迎女備後宮。又以本將軍開府，為長安鎮都大將。卒，贈本將軍、雍州刺史，謚曰靜，陪葬金陵。

子拔襲爵。有姿貌，善舉止。自太子洗馬，稍遷散騎常侍、庫部尚書。卒，贈安東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恭。

子伊利，高宗時襲爵，除內行長。以沉密小心，恭勤不怠，領御食、羽獵諸曹事。伊利曾病，顯祖幸其宅，自視醫藥，其見待如此。稍遷散騎常侍、儀曹尚書，出為安東將軍、兗州刺史。善撫接，在州數年，遣民歸之五千餘戶。高祖時，蠕蠕來寇，詔伊利追擊之，不及而反。從例降為侯。除司農卿、光祿大夫。卒。世宗初，贈征北將軍、肆州刺史，謚曰靜。

子阿奴，亦忠實篤誠，有智度。以勳臣之子，除侍御中散。襲爵，稍遷中散大夫。卒。

子殺鬼襲爵。武泰中，驃騎將軍、南青州刺史。

斤弟拔，歷殿中尚書，賜爵濟南公。高祖時，進爵為王，除征西將軍、吏部尚書，改封趙郡王。後例降為公。卒，贈寧東將軍、定州刺史，謚曰康，陪葬金陵。

子道生，肆州安北府外兵參軍。卒。

子延，天興中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

結從子遷，遷子提，並歷通顯。提從世祖討赫連昌，有功，賜昌女為妻。

子雲，早有名位。顯祖時給事中，西征勅勒，為賊所襲殺。

子蓋，世宗時左將軍、直閤將軍，轉龍驤將軍、濟州刺史。卒，贈本將軍、兗州刺史。

長子鑒襲，遷冠軍將軍、岐州刺史，入除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主衣都統。卒，贈侍中、都督東定瀛三州諸軍事、尚書右僕射、司空公、衛將軍、冀州刺史，以孝靜外戚故也。

鑒弟衡，累遷天水、樂陵二郡太守，輔國將軍、光州刺史。

結宗人彌，善射，有膂力。世祖時為軍將，數從征伐，有功，官至苑陽太守。卒，贈幽州刺史。

彌孫念，字子懷。武定中，驃騎將軍、膠州刺史。

伊馛，代人也。少而勇健，走及奔馬，善射多力，曳牛卻行。神䴥初，擢為侍郎，轉三郎，賜爵汾陽子，加振威將軍。世祖之將討涼州也，議者咸諫，唯司徒崔浩勸世祖決行。羣臣出後，馛言於世祖曰：「若涼州無水草，何得為國？議者不可用也，宜從浩言。」世祖善之。既克涼州，世祖大會於姑臧，謂羣臣曰：「崔公智謀有餘，吾亦不復奇之。馛弓馬之士，而所見能與崔同，此深自可奇。」顧謂浩曰：「馛有智力如此，終至公相。」浩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衛青、霍去病亦不讀書，而能大建勳名，致位公輔。」世祖笑曰：「誠如公言。」馛性忠謹，世祖愛之，親待日殊，賞賜優厚。真君初，世祖欲拜馛為尚書，封郡公。馛辭曰：「尚書務殷，公爵至重，非臣年少愚近所宜堪任，請收過恩。」世祖問其欲，馛曰：「中祕二省多諸文士，若恩矜不已，請參其次。」世祖賢之，遂拜為中護將軍、祕書監。以功賜爵魏安侯，加冠軍將軍。後出為東雍州刺史，風化大行，百姓愛之。轉殿中尚書，常典宿衛，世祖親任之。從幸瓜步，頻有戰功，進號鎮軍將軍。興安二年，遷征北大將軍、都曹尚書，加侍中，進爵河南公。興光元年，拜司空。及為三公，清約自守，為政舉大綱而已，不為苛

碑太安二年領太子太保三年與司徒陸麗等並平尚書事五年薨
子寵襲散騎常侍庫部尚書卒
子益生驍勇有膽氣初爲統軍累有戰功遂爲名將以勳賜爵平城子神龜二
年自驍騎將軍直閤將軍爲持節右將軍洛州刺史與荆州刺史淮南王世遵
魯陽太守崔模俱討襄陽不剋而還坐免官後除安西將軍光祿大夫又爲撫
軍將軍太僕卿假鎭西將軍西道別將每戰頻捷自崔延伯之後益生爲次焉
進號征西將軍行岐州刺史復爲西道都督戰歿贈車騎將軍雍州刺史永熙
中重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子武平司徒祭酒
武平弟武榮直閤將軍
敬族孫豹子武衛將軍
豹子從子琳亦武衛將軍
乙瓌代人也其先世統部落世祖時瓌父匹知慕國威化遣瓌入貢世祖因留
之瓌便弓馬善射手格猛獸膂力過人數從征伐甚見信待尚上谷公主世祖
之女也除鎭南將軍駙馬都尉賜爵西平公從駕南征除使持節都督前鋒諸
軍事每戰身先士卒勇冠三軍後除侍中征東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進爵
爲西道都將和平中薨時年二十九贈太尉公謚曰恭
子乾歸襲爵年十二爲侍御中散及長身長八尺有氣幹頗習書疏尤好兵法
復尚恭宗女安樂公主除駙馬都尉侍中顯祖初除征西將軍秦州刺史有惠
政高祖初卽位爲征西道都將又爲中道都將延興五年卒時年三十一贈左
光祿大夫開府儀同謚曰康
子海字懷仁少歷侍御中散散騎侍郎卒時年四十一贈散騎常侍衛將軍濟
州刺史謚曰孝
子瑗字雅珍尚淮陽公主高祖之女也除駙馬都尉汝南王友固辭不拜歷濟
南太守時爲逆賊劉桃攻郡瑗奔城獲免後都督李叔仁討桃平之瑗乃還郡
後除司農少卿領胥金紫左右光祿大夫中軍將軍西兗州刺史天平元年卒

兵應樊子鵠與行臺左丞宗顯戰敗死時年四十六
瑗弟諧字連和武定中司馬
諧弟琛字仲珍解褐司空參軍事稍遷東平濟陰二郡太守散騎常侍卒時年
四十九
和其奴代人也少有操行善射御初爲三郎轉羽林中郎以恭勤致稱賜爵東
陽子除奮武將軍高祖初遷尚書加散騎常侍進爵平昌公拜安南將軍遷尚
書左僕射太安元年詔羣臣議立皇太子和其奴與司徒陸麗等以爲宜以德命
名帝從之又與河東王閭毗太宰常英等並平尚書事在官愼法不受私請時
以西征吐谷渾諸將淹停不進久囚未決其奴與尚書毛法仁等窮問其狀遣
日具伏和平六年遷司空加侍中高宗崩乙渾與林金閭擅殺尚書楊保年等
殿中尚書元郁率殿中宿衛士欲加兵於渾渾懼歸咎於金閭執金閭以付郁
時其奴以金閭罪惡未分乃出之爲定州刺史皇興元年長安鎭將東平王道
符反詔其奴領征西大將軍率殿中精甲萬騎以討之未至而道符敗軍還三
年薨內外咸歎惜之贈平昌王謚曰宣
子天受襲爵初爲內行令太和六年遷駕庫曹下大夫卒
苟頹代人也曾祖烏提登國初有勳於太祖賜吳寧子父洛跋內行長頹性厚
重少言嚴毅清直武力過人擢爲中散小心謹敕世祖南討以頹爲前鋒都將
每臨敵對戰常先登陷陳世祖至江賜爵建德男加寧遠將軍遷奏事中散
典涼州作曹遷內行令轉給事中遷司衛監以本將軍拜洛州刺史爲政剛嚴
抑彊扶弱山蠻畏威不敢爲寇承明元年文明太后令百官舉才堪幹事人足
委此者於是公卿咸以頹應選徵拜散騎常侍殿中尚書進爵成德侯加後將
軍太和元年加散騎常侍尋遷侍中安東將軍都曹尚書進爵河南公頹方正
好直言雖文明太后生殺不允頹亦言至懇切未曾阿諛李訢李敷之誅也頹
並致諫太后不從三年遷征北大將軍司空公進爵河東王以舊老聽乘步挽
杖於朝大駕行幸三川頹留守京師沙門法秀謀反頹率禁衛收掩畢獲內外
晏然駕還飲至文明太后曰當爾之日卿若持疑不即收捕處分失所則事成

不測矣今京畿不擾宗社獲安者實卿之功也七年詔曰頻爲台鼎論道是寄歷奉四朝庸績彌遠宜加崇異以彰厥功自茲已後可永受復除十三年冬薨高祖痛悼者久之贈賵有加謚僖王

長子悝累遷冠軍將軍柔玄懷荒武川鎮大將襲爵河東王例降爲公正光二年卒贈平北將軍恆州刺史

子寶武定中北梁太守

悝弟養步兵校尉早卒

養弟資武騎侍郎河間太守太僕少卿汲郡太守遷龍驤將軍肆州刺史還除武衛將軍加後將軍延昌末卒贈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幷給帛二百匹布一百匹謚曰懸

子景豐莊帝時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資弟若周散騎常侍尚書太和中安南將軍豫州刺史穎川侯卒贈光祿大夫

若周弟壽樂太和中北部尚書安南將軍懷州刺史假山陽公未拜尋除散騎常侍殿中尚書晉安侯卒贈安東將軍冀州刺史

資從叔孤少以忠直稱太宗即位以定策功拜車騎將軍後除鎮軍大將軍幷州刺史博陵公不治產業死之日家無餘財百姓追思之

薛野䐗代人也父達頭自姚萇時率部落歸國太祖嘉其忠款賜爵聊城侯散員大夫待以上客之禮賜妻鄭氏達頭閑雅恭慎太祖深器之卒贈平南將軍冀州刺史謚曰悼野䐗少失父母養於宗人利家及長好學善射高宗初召補羽林還給事中典民籍事校計戶口號爲稱職賜爵順陽子野䐗少孤父侯不襲至是錫爵和平中除平南將軍幷州刺史進爵河東公轉太州刺史在治有聲卒年六十一贈散騎常侍大將軍幷州刺史謚曰簡

子虎子姿貌壯偉明斷有父風年十三入侍高宗太安中遷內行長典奏諸曹事當官正直內外憚之及文明太后臨朝出虎子爲枋頭鎮將虎子素剛簡爲近臣所疾因小過黜爲鎮門士及顯祖南巡次於山陽虎子拜訴於路曰臣昔事先帝過蒙重恩陛下在諒闇之日臣橫罹非罪自擯黜此著已經多載不悟今日得奉聖顏遂流涕鳴咽顯祖曰卿先帝舊臣久屈非所良用憮然詔虎子侍行勅以政事數十里中占對不絕時山東饑饉盜賊競起相州民孫誨等五百餘人稱虎子在鎮之日土境清晏訴乞虎子仍復除枋頭鎮將即日之任至鎮數州之地姦盜屏跡顯祖璽書慰喻後除平南將軍相州刺史顯祖崩不行太和二年襲爵三年詔虎子督三將出壽春與劉昶南討四年徐州民桓和等叛逆屯於五固詔虎子爲南征都副將與尉元等討平之以本將軍爲彭城鎮將至鎮雅得民和除開府徐州刺史時州鎮戍兵資絹自隨不入公庫任其私用常苦飢寒虎子上表曰臣聞金湯之固非粟不守韓白之勇非糧不戰故自用兵以來莫不先積聚然後圖兼幷者也今江左未賓鯨鯢待戮自不委粟彭城以彊豐沛將何以拓定江關掃一衡霍竊惟在鎮之兵不減數萬資糧之絹人十二匹卽自隨身用度無準未及代下不免飢寒論之於公無毫釐之潤語其利私則橫費不足非所謂納民軌度公私相益也徐州左右水陸壤沃清汴通流足盈激灌其中良田十萬餘頃若以兵絹市牛分減戍卒計其牛數足得萬頭興力公田必當大獲粟稻一歲之中且給官食半兵耘植餘兵尙衆且耕且守不妨捍邊一年之收過於十倍之絹暫時之耕足充數載之食於後兵資唯須內庫五稔之後穀帛俱溢匪直戍士有豐飽之資於國有吞敵之勢昔杜預田宛葉以平吳充國耕西零以彊漢臣雖識謝古人任當邊守庶竭塵露有增山海高祖納之又上疏曰臣聞先王建不易之軌萬代承之聖主垂不刊之制千載共仰伏惟陛下道洽羣生恩齊造化仁德所覃遠超前哲遠崇古典留意治方革前王之弊法申當今之宜用定貢賦之輕重均品秩之厚薄庶令百辟足以代耕編戶享其餘畜魏乎煥焉不可量也臣竊尋居邊之民蒙化日淺戎馬之所資計素微小戶者一丁而已計其徵調之費終歲乃有七縑去年徵實不備或有貨易田宅質妻賣子呻吟道路不可忍聞今淮南之人思慕聖化延頸企足十室而九恐聞賦重更懷進退非惟損皇風之盛慮傷慕義之心且臣所居與南連接民情去就實所諳知特宜寬省以招未至其小郡太守數戶而已一請止六尺絹歲不滿匹旣委邊捍取其必死邀之士重何吝君輕今班

制已行布之天下不宜忤冒以亂朝章但猥藉恩私備位蕃岳憂責之地敢不盡言書奏文明太皇太后令曰律制已行不可以小有不平便虧通式在州戍兵每歲交代虎子必親自勞送喪者給其斂帛州內遭水二麥不收上表請貸民粟民有車牛者求詣東兗給之並如所奏民得安堵高祖曾從容問祕書丞李彪曰卿頻使江南徐州刺史政績何如彪曰綏邊布化甚得其和高祖曰朕亦知之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張攀咸以贓污虎子案之於法安等遣子弟上書誣虎子南通賊虜高祖曰此其妄矣朕度虎子必不然也推案果虛乃下詔曰夫君臣體合則功業可興上下猜懼則治道替矣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張攀咸以貪惏獲罪各遣子弟詣闕告刺史虎子縱民通賊妄稱無端安宜賜死攀及子僧保鞭一百配敦煌安息他生鞭一百可集州官兵民等宣告行決塞彼輕狡之源開此陳力之效在州十一載太和十五年卒年五十一贈散騎常侍鎮南將軍相州刺史諡曰文有六子

長子世遵襲爵例降為侯景明中為秦州刺史稍遷左將軍年四十二

長子忱字安民正光中襲爵稍遷鎮南將軍鉅鹿太守定州儀同開府諮議參軍齊獻武王大行臺左丞中外府司馬出為殷州驃騎府長史武定五年除鎮北將軍北廣平太守為治暴虐曾因公事一家之內併殺數人為民所訟將致之罪遇患卒於郡贈征西將軍西兗州刺史

忱弟安穎武定末東豫州征西府長史

世遵弟曇慶少有度量永平中員外散騎常侍遷尚書郎年五十一卒

子衍字元祿輕財慕義熙平中為侍御史奉朝請永安中尚書駕部郎中行河陰縣事卒於正平太守贈征東將軍徐州刺史

曇慶弟曇寶初補散騎高祖詔曇寶採遺書於天下歷侍御中散直閤將軍太子步兵校尉世宗時遣使巡行四方以曇寶持節兼散騎常侍龍驤將軍南道大使曇寶達豫州卒年二十九

曇寶弟曇尚有容貌性寬和初辟御史加奉朝請熙平二年除徐州穀陽戍主行南陽平郡事母憂去職正光中詔以陽平縣接蕭衍簡擇須人仰尚書舉才而遣左僕射蕭寶夤舉曇尚應選馳驛之郡孝昌初徐州刺史元法僧叛入蕭衍曇尚斬其使人送首於都督安樂王鑒鑒不能援遂為蕭衍將王希聃所陷拘曇尚送蕭衍衍以禮遇之曇尚乞歸衍乃聽還肅宗復其本秩武泰初尒朱榮擅權并肆朝廷欲揣其情除曇尚員外常侍使於榮託以慰情密以覘之建義初除司徒左長史兼吏部尚書授太原王尒朱榮官還賜爵永安侯尋除後將軍定州刺史尒朱榮之死授持節兼尚書北道行臺代魏蘭根後為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太昌初加征東將軍行兗州事天平中除驃騎大將軍齊州刺史曇尚凡歷三州俱稱貪虐遷除將作大匠卒於官年六十一贈都督瀛滄二州諸軍事本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

子仲芬武定中齊文襄王中外府中兵參軍

曇尚弟璥字曇珍武定末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

宇文福河南洛陽人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世為擁部大人祖活撥仕慕容垂為唐郡內史遼東公太祖之平慕容寶活撥入國為第一客福少驍果有膂力太和初拜羽林郎將遷建節將軍賜爵新昌侯南征都將擊蕭賾有功授顯武將軍尋除恢武將軍北征都將特賜戎服破蠕蠕別部獲萬餘還除都牧給事十七年車駕南討假冠軍將軍後軍將軍時仍遷洛勑福檢行牧馬之所福規石濟以西河內以東拒黃河南北千里為牧地事尋施行今之馬場是也及從代移雜畜於牧所福善於將養並無損耗高祖嘉之尋補司衛監從駕豫州加冠軍將軍西道都將假節征虜將軍領精騎一千專殿駕後未幾轉驍騎將軍仍領太僕典牧令從駕征南陽兼武衛將軍二十二年車駕南討遣福與右衛將軍楊播為前軍至鄧城福選兵簡將為攻圍之勢高祖望福軍法齊整將士閑習大被褒歎蕭鸞遣其尚書崔慧景黃門郎蕭衍率衆十萬來救高祖指麾將士勒福領高車羽林五百騎出賊南面奪其橋道遏絕歸路賊衆大恐六道來戰福據鞍奮衆身先士卒賊不得前遂大奔潰賜爵昌黎伯正武衛加征虜將軍尋以高車叛命加征北將軍北征都將追討之軍敗被黜景明初乃起拜平遠將軍南征統軍進討於都督彭城王勰曰建安是淮南重鎮彼此要衝得之

則義陽易圖不獲則壽春難保顯然之及顯為州遂令福攻建安建安降以勳封襄樂縣開國男邑二百戶除太僕少卿尋以衍將寇邊假節征虜將軍領兵出三關討之又詔福行豫州事與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共相影援綏邊懋捷還為光祿大夫轉太僕卿延昌中以本官領左衛將軍除散騎常侍都官尚書加安東將軍營州大中正熙平初除鎮北將軍瀛州刺史福性忠清在公嚴毅以信御民甚得聲譽解任復除太僕卿又為金紫光祿大夫出除散騎常侍都督懷朔沃野武川三鎮諸軍事征北將軍懷朔鎮將至鎮遇病卒詔遣主書樂安嘉赴弔贈車騎大將軍定州刺史開國如故謚曰貞惠

長子善字慶孫襲爵自司空掾稍遷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孝昌末北征戰歿贈車騎將軍冀州刺史

善弟延字慶壽體貌魁岸眉目疎朗永平中釋褐奉朝請直後員外散騎常侍以父老詔聽隨侍在瀛州屬大乘妖黨突入州城延率奴客戰死者數人身被重瘡賊乃小退而縱火燒齋閤福時在內延突火而入抱福出外支體灼爛鬚髮盡為煨燼於是勒衆與賊苦戰賊乃散走以此見稱孝昌中授假節建威將軍西道別將赴援關隴有戰功除員外散騎常侍轉直寢與万俟醜奴戰歿贈冠軍將軍豫州刺史

子仲鸞武定末齊王丞相府長流參軍

慶壽弟慶安歷給事中尚書殿中郎中後加平北將軍武衛將軍河陰遇害贈征東將軍兗州刺史

長子仲融

融弟仲衍

費于代人也祖峻仕赫連昌為寧東將軍泰常末率衆來降拜龍驤將軍賜爵犍為公後遷征南將軍廣阿鎮大將徙爵下邳公父郁以隨父歸誠勳賜五等男除燕郡太守卒贈幽州刺史于少有節操起家內三郎世祖南伐從駕至江以宿衛之勤除寧遠將軍賜爵松陽男遷南寶部二曹令除平南將軍懷州刺史卒

子萬襲太和初除平南將軍梁國鎮將後高祖南伐萬從駕渡淮戰歿贈鎮東將軍冀州刺史

子穆字朗興性剛烈有壯氣頗涉書史好尚功名世宗初襲男爵後除夏州別駕尋加寧遠將軍轉涇州平西府長史時刺史皇甫集靈太后之元舅恃外戚之親多為非法穆正色匡諫集亦憚之轉安定太守仍為長史還朝拜左軍將軍轉河陰令有嚴明之稱時蠕蠕主婆羅門自涼州歸降其部衆因饑侵掠邊邑詔穆銜命宣慰便皆款附明年復叛入寇涼州除穆輔國將軍假征虜將軍兼尚書左丞西北道行臺仍為別將往討之穆至涼州蠕蠕遁走穆謂其所部曰夷狄獸心唯利是視見敵便走乘虛復出今王師來討雖畏威逃跡然軍還之後必來侵暴今欲羸師誘致冀獲一戰若不令其破膽終恐疲於奔命衆咸然之穆乃簡練精騎伏於山谷使羸劣之衆為外營以誘之賊騎覘見謂為信弱俄而競至穆伏兵奔擊大破之斬其帥郁厥烏爾俟斤十代等獲生口雜畜甚衆及六鎮反叛詔穆為別將隸都督李崇北伐都督崔暹失利崇將班師會諸將議曰朔州是白道之衝賊之咽喉若此處不全則并肆危矣今欲選諸將一人留以鎮捍不知誰堪此任僉曰無過穆者崇乃請為朔州刺史仍本將軍尋改除雲州刺史穆招離聚散頗得人心時北境州鎮悉皆淪沒唯穆獨據一城四面抗拒久之援軍不至兼行路阻塞糧仗俱盡穆知勢窮乃棄城南走投介朱榮於秀容既而詣闕請罪詔原之孝昌中二絳蜀反以穆為都督討平之拜前將軍散騎常侍遷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妖賊李洪於陽城起逆連結蠻左詔穆兼武衛將軍率衆討之破於關口之南還金紫光祿大夫正武衛將軍介朱榮向洛靈太后徵穆令屯小平及榮推奉莊帝河梁不守穆遂棄衆先降穆素為榮所知見之甚悅穆潛說榮曰公士馬不出萬人今長驅向洛前無橫陳者正以推奉主上順民心故耳既無戰勝之威羣情素不厭伏今以京師之衆百官之盛一知公之虛實必有輕侮之心若不大行誅罰更樹親黨公還北之日恐不得度太行而內難作矣榮心然之於是遂有河陰之事天下聞之莫不切齒榮入洛穆遷中軍將軍吏部尚書魯縣開國侯食邑八百戶又領夏州大

中正蕭衍遣將軍曹義宗過荆州詔穆爲使持節南征將軍都督南征諸軍事大都督以援之穆潛軍徑進出其不意王卽大破之生擒義宗送闕以功遷衞將軍進封趙平郡開國公增邑一千戸遷使持節加侍中車騎將軍假儀同三司前鋒大都督與大將軍元天穆東討邢杲破平之時元顥內逼莊帝北幸顥入京師穆與天穆旣平齊地回師將擊顥穆先驅圍虎牢盡銳攻之將拔屬天穆北渡旣無後繼人情離沮穆遂降顥以河陰酷濫事起於穆引人詰讓出而殺之時年五十三莊帝還宮追贈侍中司徒公謚曰武宣

長子慶遠永安中龍驤將軍青州開府司馬

第二子孝遠襲天平中叛入關西

孟威字能重河南洛陽人頗有氣尙尤曉北土風俗歷東宮齊帥羽林監時四鎭高車叛投蠕蠕高祖詔威曉慚禍福追還逃散分配爲民後以明解北人之語勅在著作以備推訪永平中自鎭遠將軍前軍將軍左右直長加龍驤將軍出使高昌還遷城門校尉直閤將軍沃野鎭將正光初蠕蠕主阿那瓌歸國詔遣前鄴州刺史陸希道兼侍中爲使主以威兼散騎常侍爲副遣幾迎接阿那瓌之還國也復以威爲平北將軍光祿大夫假員外常侍爲使主護送之前後頻使遠蕃粗皆稱旨復加撫軍將軍晉泰中除大鴻臚卿尋加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天平三年卒贈使持節侍中本將軍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司空公冀州刺史子悔嗣

威弟季稍遷鎭遠將軍左中郎將廷尉監以本將軍除廣州刺史預尒朱榮義舉封鉅鹿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戸除撫軍將軍廷尉卿轉司農卿出爲平西將軍華州刺史卒贈車騎大將軍雍州刺史

史臣曰羅結枝附葉從當舊之眷子孫顯祿俱至公王伊馛以勇力見擢而能贊伐姑臧之策請參中祕之官世祖嘉之於前良有以也乙瓌之驍猛和奴之貞正苟頹之剛直虎子之威彊宇文之氣幹咸亦有用之士費穆出身致力遂有功名而末路一言禍被衿帶校之文和異世同符其死也幸哉孟威致力荒裔其勳可錄矣

羅結孫拔高祖時進爵濟南王拔孫延天興中驃騎將軍案太祖初卽位年號天興拔仕高祖其孫必非太祖時蓋年號誤也

魏書卷四十四

魏書卷四十四考證

伊馛傳子延天興中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臣人龍按道武紀天興爲太祖年號今延之祖拔於高祖時進爵爲王已距天興七八十年矣安有其孫先於彌時爲驃騎將軍光祿大夫者耶年號當有訛

費于傳引人持讓○人北史作入

魏書卷四十四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三十三

韋閬　杜銓　裴駿　辛紹光　柳崇

韋閬，字友觀，京兆杜陵人，世爲三輔冠族。祖楷，晉建威將軍、長樂清河二郡太守。父逵，慕容垂吏部郎、大長秋卿。閬少有器望。值慕容氏政亂，避地於薊城。世祖徵拜咸陽太守，轉武都太守。屬杏城鎮將郝溫及蓋吳反，關中擾亂，閬盡心撫納，所部獨全。在郡十六年卒。

子範，歷鎮西大將軍府司馬、試守華山郡。高宗時，賜爵興平男。卒。

子儁，字穎超，早有學識。少孤，事祖母以孝聞。性溫和廉讓，爲州里所稱。太和中襲爵，除荊州治中，轉梁州寧朔府長史，還爲太尉外兵參軍、本州中正，遷都水使者。所在有譽。世宗勑領軍于忠矯擅威刑，與左僕射郭祚、尚書裴植同時遇害，語在植傳。時年五十七。儁與祚婚家，爲忠所惡，故及於難。臨終，儁訴枉於尚書元欽，欽知而不敢申理。儁歎曰：「吾一生爲善，未蒙善報；常不爲惡，今爲惡終。悠悠蒼天，抱直無訴。」時人咸怨傷焉。熙平元年，追贈中壘將軍、洛州刺史，諡曰貞。有子十三人。

長子榮緒，字子光，頗涉文史。襲爵，除員外散騎侍郎、齊王蕭寶夤儀同開府屬，因戰敗歿。

榮緒弟榮茂，字子暐，以幹局知名。歷侍御史、尚書考功郎中，出爲征虜將軍、東秦州刺史。永熙末，兄弟並歿關西。

榮茂弟子粲，爲寶炬南汾州刺史。

子粲少弟道諧，爲南汾州鎮城都督。齊獻武王命將出討，陷城，克之。武定末，子粲官至南兗州刺史。

閬兄子眞喜，起家中書博士，遷中書侍郎、馮翊太守。

子祉，卒於太府少卿。

祉子褘，遠出帝時爲岐州刺史，歿關西。

祉弟稹，有識幹。起家奉朝請、尚書郎中、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廷尉少卿、給事黃門侍郎、光祿大夫。卒，贈安西將軍、秦州刺史。

子文殊，員外散騎侍郎，早卒。

閬從叔道福，父羆，爲苻堅丞相王猛所器重，以女妻焉，爲堅東海太守。堅滅，奔江左，仕劉裕爲輔國將軍、秦州刺史。道福有志略，歷劉駿盱眙、南沛二郡太守，領鎮北府錄事參軍。時徐州刺史薛安都謀欲擁州內附，道福參贊其事。以功除安遠將軍，賜爵高密侯，因此仍家於彭城。卒，贈征虜將軍、兗州刺史，諡曰簡。

子欣宗，以歸國勳，別賜爵杜縣侯。高祖初，拜彭城內史，還大將軍宋王劉昶諮議參軍、廣陵侯元衍爲徐州刺史，又請爲長史，帶彭城內史，撫綏內外，甚得民和。世宗初，除通直散騎常侍，出爲河北太守，不行。尋轉太中大夫，行幽州事。卒，贈龍驤將軍、南兗州刺史，諡曰簡。

子元𠑽，武定中，穎州驃騎府長史。

欣宗從父弟合宗，卒於東海太守。

子元恢，有氣幹，孝昌初，値刺史元法僧據州外叛，元恢招聚同志，潛規克復，事泄，爲法僧所害，時人傷惜之。

閬從子崇，字洪基。父彝，字道壽，劉義眞鎮關中，辟爲主簿，仍隨義眞度江，歷魏郡、弋陽二郡太守，豫州刺史。崇年十歲，父卒，母鄭氏以入國，因寓居河洛。少爲舅兗州刺史鄭羲所器賞，解褐中書博士，轉司徒從事中郎。高祖納其女爲充華嬪，除南穎川太守。不好發擿細事，常云：「何用小察，以傷大道。」吏民感之。郡中大治。高祖聞而嘉賞，賜帛二百匹。還洛，以崇爲司州中正，尋除右將軍、咸陽王禧開府從事中郎，復爲河南邑中正。崇頻居衡品，以平直見稱。出爲鄉郡太守，更滿，應代，吏民詣闕乞留，復延三年。在郡九年，轉司徒諮議，久之，除華山太守，卒。

子猷之，釋褐奉朝請，轉給事中、步兵校尉，稍遷前將軍、太中大夫。卒。

猷之弟休之，起家安州左將軍府城局參軍，轉給事中、河南邑中正，稍遷安西將軍、光祿大夫。休之貞和自守，未嘗以言行忤物。卒。

子遵，建武、定末，定州儀同開府長史，帶中山太守。
遵第遵儒，齊文襄王大將軍府東閣祭酒。
閭族弟珍，字靈智，高祖賜名焉。父尙，字文叔，樂安王良安西府從事中郎，卒，贈
安遠將軍、雍州刺史。珍少有志操，解褐京兆王子推常侍，轉尙書南部郎。高祖
初，蠻首桓誕歸款，朝廷思安邊之略，以誕爲東荊州刺史，令珍爲使，與誕招慰
蠻左。珍自懸瓠西入三百餘里，至桐柏山，窮淮源，宣揚恩澤，莫不降附。淮源舊
有祠堂，蠻俗恆用人祭之。珍乃曉告曰：「天地明靈，卽是民之父母，豈有父母甘
子肉味！自今已後，悉宜以酒脯代用。」羣蠻從約，至今行之。凡所招降七萬餘戶，
置郡縣而還。以奉使稱旨，除左將軍、樂陵鎮將，賜爵霸城子。蕭道成司州民謝
天蓋自署司州刺史，規欲以州內附，事泄，爲道成將崔慧景攻圍。詔珍率在鎮
士馬渡淮援接。時道成聞珍將至，遣將苟元賓據淮逆拒，珍乃分遣鐵馬於上
流潛渡，親率步士與賊對接，旗鼓始交，甲騎奄至，腹背奮擊，破之。天蓋尋爲左
右所殺，降於慧景。珍乘勝馳進，又破慧景，擁降民七千餘戶，內徙表置城陽、剛
陵、義陽三郡以處之。高祖詔珍移鎮北陽。蕭賾遣其雍州刺史陳顯達率衆來
寇，城中將士咸欲出戰。珍曰：「彼初至氣銳，未可便挫，且共堅守，待其攻我疲敝，
擊之未晚。」於是憑城拒戰，殺傷甚衆，相持旬有二日，夜開城門掩擊之，賊遂奔
潰。以功進爵爲侯。車駕南討，珍上便宜，并自陳在邊歲久，悉其要害，願爲前驅。
詔珍爲隴西公源懷衞大將軍府長史，轉太保齊郡王長史，還，顯武將軍、郢州
刺史。在州有聲績，朝廷嘉之，遷龍驤將軍，賜驊騮二匹、帛五十匹、穀三百斛。珍
乃召集州內孤貧者，謂曰：「天子以我能綏撫卿等，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獨當？」遂
以所賜悉分與之。尋加平南將軍、荊州刺史，與尙書盧淵征赭陽，爲蕭鸞將垣
歷生、蔡道貴所敗，免歸鄉里。臨別，謂淵曰：「主上聖明，志吞吳會，用兵機要，在於
上流，若有事荊楚，恐老夫復不得停耳。」後車駕征樊鄧，復起珍爲中軍大將軍、
彭城王勰長史。沔北既平，以珍爲建威將軍，試守魯陽郡。高祖復南伐，路經珍
郡，加中壘將軍，正太守。珍從至濟水，高祖曰：「朕頃戎車再駕，卿常翼務中軍，今
日之舉，亦欲與卿同行，但三鵶險要，非卿無以守也。」因勑珍辭還。及高祖崩於
行宮，祕匿而還，至珍郡，始發大諱。還，除中散大夫，尋加鎮遠將軍、太尉諮議參
軍。永平元年卒，時年七十四。贈本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懿。
長子纘，字遵彥。年十三，補中書學生，聰敏明辯，爲博士李彪所稱。除祕書中散，
遷侍御中散。高祖每與名德沙門談論往復，纘掌綴錄，無所遺漏，頗見知賞。轉
散騎侍郎，徙太子中舍人，仍兼黃門，又兼司徒右長史，尋轉長兼尙書左丞。蕭
寶夤內附，尙書令王肅出鎮揚州，請纘爲長史，加平遠將軍，帶梁郡太守。肅薨，勑
纘行州事。任城王澄代肅爲州，復啓纘爲長史。澄出征之後，蕭衍將姜慶真乘
虛攻陷，遂據外郭，雖尋克復，纘坐免官。永平三年卒，年四十五。
纘弟彧，字遵慶，亦有學識。解褐奉朝請，遷太尉騎兵參軍，出爲雍州治中，轉別
駕，入爲司徒掾，尋轉散騎侍郎，稍遷平遠將軍、東豫州刺史。彧綏懷蠻左，頗得
其心。蠻首田益宗子魯生、魯賢先叛父南入，數爲寇掠，自彧至州，魯生等咸隱
啓修敬，不復爲害。彧以蠻俗荒梗，不識禮儀，乃表立太學，選諸郡生徒於州總
教，又於城北置崇武館以習武焉。境內清肅。遇大將軍京兆王繼西征，請爲
長史，拜通直散騎常侍，尋以本官兼尙書，爲西夏行臺，以功封陰盤縣開國男，
邑二百戶。孝昌元年秋，卒於長安，贈撫軍將軍、雍州刺史，謚曰文。
子彪，襲。歷本州治中，轉別駕，孝莊末，藍田太守，沒於關西。
彪弟融，解褐員外散騎侍郎，以軍功賜爵長安伯，稍遷大司馬開府司馬。融娶
司農卿趙郡李瑾女，天平中，疑其妻與章武王景哲姦通，乃刺殺之，懼不免，仍
亦自害。
彧弟朏，字遵顯，少有志業。年十八，辟州主簿。時屬歲儉，朏以家粟造粥，以飼飢
人，所活甚衆。解褐太學博士，遷祕書郎中，稍遷左軍將軍，爲荊郢和糴大使。南
郢州刺史田夷啓稱朏父珍往任荊州，恩洽夷夏，乞朏充南道別將，領荊州驍
勇，共爲腹背。詔從之。未幾，行南荊州事。肅宗末，除征虜將軍、東徐州刺史，尋遷
東安將軍，加散騎常侍。蕭衍遣其郢州刺史田樸特率衆來寇，朏於石羊崗破
斬之。以功封杜縣開國子，邑二百戶。永安三年卒於州，贈侍中、車騎將軍、雍州
刺史，謚曰宣。

長子嶋字道衍頗有幹用解褐奉朝請遷尚書令吏部郎中中書舍人天平三年坐[illegible]雅賜死於家時年三十二。

嶋弟遺植武定末儀同開府中兵參軍。

太祖時有安定梁穎先仕慕容寶歷黃門郎入國拜建德太守賜爵朝那男。

孫景儁起家趙郡王幹行參軍稍遷治書侍御史司徒中兵參軍卒。

子師禮早卒。

師禮族弟嵩遵少有氣俠起家奉朝請歷司空外兵參軍後蕭寶夤為雍州刺史引為中兵參軍深見信任寶夤反令嵩遵率衆出征嵩遵僞受其署既行之後遂與侯終德等還來襲城以功封烏氏縣開國伯邑五百戶後除光州平東府長史轉荊州驃騎府司馬卒官年四十四。

嵩遵弟嵩景武定中燕郡太守又有武功。

蘇湛字景儁魏侍中則之後也晉亂避地河右世祖平涼州還鄉里父攜字天祐秦州撫軍府司馬湛少有器行頗涉群書年二十餘舉秀才除奉朝請領侍御史轉員外散騎侍郎蕭寶夤之討關西以湛為行臺郎中深見委任孝昌中寶夤大敗東還朝廷以為雍州刺史後自猜懼害中尉酈道元乃稱兵反時湛臥疾於家寶夤令姜儉報湛云元略受蕭衍意旨乃欲見除酈道元之來事不可測吾不能坐受死亡今便為身計不復作魏臣也與卿契闊故以相報死生榮辱與君共之湛聞之舉聲大哭儉遽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百口居家即時屠戮云何不哭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為我白齊王王本以窮鳥投人賴朝廷假王羽翼榮寵至此屬國步多虞不能竭忠報德乃欲乘人閒隙有不臧之心信惑行路無識之語欲以羸敗之兵守關問鼎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且王之恩義未洽於民但見其敗未見有成蘇湛不能以百口居家為王族滅寶夤復報曰此自救命之計不得不爾所以不先相白者恐沮吾計故爾湛復曰凡為大事當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長安博徒小兒輩計校辦有成理不湛恐荊棘必生庭閣願乞骸骨還鄉里脫得因此病死可以下見先人寶夤素重之以湛病且知不為己用聽還武功寶夤敗莊帝即位徵補尚書郎既至莊帝曰前聞卿答蕭寶夤甚有美辭為我說也湛頓首謝曰臣雖言辭不如伍被始終不易自謂過之然臣與寶夤周遊契闊言得盡心而不能令其不反臣之罪也莊帝悅拜散騎都尉仍領郎尋遷中書侍郎出帝初病還鄉里終於家贈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雍州刺史。

湛從母弟天水姜儉字文儉父昭自平憲司直出為兗州安東長史帶高平太守卒於營構都將儉少有幹用勤濟過人起家徐州車騎府田曹參軍轉太尉外兵參軍蕭寶夤出討關西引為開府屬軍機謀略多所參預儉亦自謂遭逢知己遂竭誠委託寶夤為雍州仍請為開府從事中郎帶長安令及寶夤反以為左丞尤見信任為群下所讎疾寶夤敗城人殺之時年三十九蘇湛每謂人曰以姜儉才志堪致富貴惜其不遇命也如何。

儉弟秦武定末中散大夫。

杜銓字士衡京兆人晉征南將軍預五世孫也祖曾苻堅太尉長史父㨗慕容垂秘書監仍僑居趙郡銓學涉有長者風與盧玄高允等同被徵為中書博士初密太后父豹喪在濮陽世祖欲命迎葬於鄴謂司徒崔浩曰天下諸杜何處望高浩對京兆為美世祖曰朕今方改葬外祖意欲取京兆中長老一人以為宗正命營護凶事浩曰中書博士杜銓其家今在趙郡是杜預之後於今為諸杜之最即可取之詔召見銓器貌瓌雅世祖感悅謂浩曰此真吾所欲也以為宗正令與杜超子道生迎豹喪柩致葬鄴南銓遂與超如親超謂銓曰既是宗近何緣復僑居趙郡乃延引同屬魏郡焉遷散騎侍郎轉中書侍郎賜爵新豐侯卒贈平南將軍相州刺史魏縣侯諡曰宣。

子振字季元太和初舉秀才卒於中書博士。

子遇字慶期起家奉朝請轉員外散騎侍郎尚書起部郎中稱官材瓦起立私宅清論鄙之遷龍驤將軍中散大夫出為河東太守卒贈中軍將軍都官尚書豫州刺史諡曰惠。

子嬌永熙中司徒倉曹參軍。

銓族子洪太字道廓延興中為中書博士後使高麗除安遠將軍下邳太守轉

梁郡太守太和中除鷹揚將軍龍城鎮將帶新昌陽平二郡太守卒年五十二子祖悅字士豁頗有識尙大將軍劉昶參軍事稍遷天水仇池二郡太守行南秦州事正光中入爲太尉汝南王悅諮議參軍出除高陽太守卒於郡

子長文字子儒肅宗挽郎員外散騎侍郎稍遷尙書郎以隨叔顒守岐州勳賜爵始平伯加平東將軍天平末卒於安西將軍光祿大夫贈中軍將軍度支尙書雍州刺史

長文第四弟子建武定中齊文襄王大都督府戶曹參軍

祖悅弟顒字思顏頗有幹用解褐北中府錄事參軍正光中稍遷厲威將軍盱眙太守帶大徐戍主元法僧之叛也顒逃竄獲免後爲諫議大夫孝昌二年爲西征軍司行岐州事蕭寶夤起逆顒據州不從還除征虜將軍東荊州刺史以守岐州勳封平陽縣開國伯邑五百戶武泰中轉授岐州刺史永安中除涇州刺史時万俟醜奴充斥關右不行乃爲都督防守岐州醜奴攻之不剋事寧除鎮西將軍光祿大夫以勳又賞安平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以平陽伯轉授弟二子景仲後爲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歿於關西

裴駿字神駒小名皮河東聞喜人父雙碩本縣令假建威將軍恆農太守安邑子卒贈平南將軍東雍州刺史聞喜侯駿幼而聰慧親表異之稱爲神駒因以爲字弱冠通涉經史好屬文性方檢有禮度鄉里宗敬焉蓋吳作亂於關中汾陰人薛永宗聚衆應之屢殘破諸縣來襲聞喜縣中先無兵仗人情駭動縣令憂惶計無所出駿在家聞之便率厲鄉豪曰在禮君父有危臣子致命府縣今爲賊所逼是吾等徇節之秋諸君可不勉乎諸豪皆奮激請行駿乃簡騎驍勇數百人奔赴賊聞救至引兵退走刺史嘉之以狀表聞會世祖親討蓋吳引見駿駿陳敘事宜甚會機理世祖大悅顧謂崔浩曰裴駿有當世才具且忠義可嘉補中書博士浩亦深器駿目爲三河領袖轉中書侍郎劉駿遣使明僧暠朝貢以駿有才學乃假給事中散騎常侍於境上勞接皇興二年卒贈平南將軍秦州刺史聞喜侯謚曰康

子修字元寄清辯好學年十三補中書學生遷秘書中散轉主客令以婦父李訢事出爲張掖子都大將張掖境接胡夷前後數致寇掠修明設烽候以方略禦之在邊六年關塞清靜高祖嘉之徵爲中部令轉中大夫兼祠部曹事職主禮樂每有疑議修斟酌故實咸有條貫太和十六年卒時年五十一高祖悼惜之賻帛一百匹謚曰恭伯世宗時追贈輔國將軍東秦州刺史修早孤居喪以孝聞二弟三妹並在幼弱撫養訓誨甚有義方次弟務早喪修哀傷之感於行路愛育孤姪同於己子及將異居奴婢田宅悉推與之時人以此稱焉

子詢字敬叔美儀貌多藝能音律博奕咸所開解起家奉朝請太尉集曹參軍轉長流尙書起部郎中平昌太守時太原長公主寡居與詢私姦肅宗仍詔詢尙焉尋以主壻特除散騎常侍時本邑中正闕司徒召詢爲之詢族叔昞自陳情願此官詢遂讓焉時論善之尋監起居事遷秘書監出爲平南將軍郢州刺史詢以凡司戍士蠻酋田朴特地居要險衆號數萬足爲邊捍遂表朴特爲西郢州刺史朝議許之蕭衍遣將李國興寇邊時四方多事朝廷未遑外略緣境城戍多爲國興所陷賊既乘勝遂向州城詢率厲固守垂將百日援軍既至賊乃退走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朴特自國興來寇便與詢犄角爲表裏擊援郢州獲全朴特頗有力焉徵爲七兵尙書至都未幾除豫州刺史尋進號撫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未之州還爲七兵尙書常侍如故武泰初詔詢以本官兼侍中爲關右大使賞擢慕義之徒未及發會尒朱榮入洛於河陰遇害年五十一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司空公雍州刺史謚曰貞烈無子

修弟務字陽仁少而聰慧舉秀才州辟主簿早卒

子美字師伯少有美名舉秀才州主簿太尉咸陽王禧相賞愛欲以女妻之美拒而不納除奉朝請亦早卒無子

務弟宣字叔令通辯博物早有聲譽少孤事母兄以孝友稱舉秀才至都見司空李訢與言自旦及夕訢嗟善不已司空李沖有人倫鑒識見而重之高祖初徵爲尙書主客郎與蕭賾使顏幼明劉思效蕭琛范雲等對接轉都官郎遷員外散騎侍郎舊令與吏部郎同班闕 高祖曾集沙門講佛經因命宣論難甚有理詣高祖稱善遷都洛陽以宣爲採材副將奉使稱旨遷除司空諮議參軍府

解轉司州治中兼司徒右長史又轉別駕仍長史宣明敏有器幹總攝州府事
無凝滯遠近稱之世宗初除太中大夫領本郡中正仍別駕又為司州都曾遷
太尉長史宣上言曰自遷都已來凡戰陳之處及軍罷兵還之道所有骸骼無
人覆藏者請悉令州郡戍邏檢行埋掩并符出兵之鄉其家有死於戎役者使
皆招魂復魄祔祭先靈復其年租調身被傷痍者免其兵役朝廷從之出為征
虜將軍益州刺史宣善於綏撫甚得羌戎之心從晉壽更置益州改宣所莅為
南秦州先是有陰平氐帥楊孟孫擁戶數萬自立為王通引蕭衍數為邊患宣
乃遣使招誘曉以逆順孟孫感恩即遣子詣闕武興氐姜謨等千餘人上書乞
延更限世宗嘉焉宣家世以儒學為業常慕廉退每歎曰以賈誼之才仕漢文
之世不歷公卿將非運也乃謂親賓曰吾本闕闒之士素無當世之志直隨牒
推移遂至於此祿俸養親道不光國瞻言往哲可以言歸矣因表求解世宗不
許乃作懷田賦以敘心焉永平四年患篤世宗遣太醫令馳驛就視并賜御藥
宣素明陰陽之書自始患便知不起因自剋亡日果如其言時年五十八世宗
悼惜之贈左將軍豫州刺史謚曰定尋改為穆子敬憲莊伯並在文苑傳
第四子猷伯武定末廷尉卿
駿從弟安祖少而聰慧年八九歲就師讀詩至鹿鳴篇語諸兄云鹿雖禽獸得
食相呼而況人也自此之後未曾獨食弱冠州辟主簿民有兄弟爭財詣州相
訟安祖召其兄弟以禮義責讓之此人兄弟明日相率謝罪內外欽服之復有
人勸其入仕安祖曰高尚之事非敢庶幾且京師遼遠實憚於栖屑耳於是閑
居養志不出城邑安祖曾行值天熱舍於樹下鷹為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
死安祖愍之乃取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安祖喜而放之後夜忽夢一丈
夫衣冠甚偉著繡衣曲領向安祖再拜安祖怪而問之此人云感君前日見放
故來謝德聞者異焉後高祖幸長安至河東存訪故老安祖朝於蒲坂高祖與
語甚悅仍拜安邑令安祖以老病固辭詔給一時俸以供湯藥焉年八十三卒
於家
子恩濟亦有志操早卒

子宗賓
恩濟弟幼儁卒於猗氏令
辛紹先隴西狄道人五世祖怡晉幽州刺史父淵私署涼王李暠驍騎將軍暠
子歆亦厚遇之歆與沮渠蒙遜戰於蓼泉軍敗失馬淵以所乘馬授歆而身死
於難以義烈見稱西土世祖之平涼州紹先內徙家於晉陽明敏有識量與廣
平游明根范陽盧度世同郡李承等甚相友善有至性丁父憂三年口不甘味
頭不櫛沐髮遂落盡故常著垂裙皁帽自中書博士轉神部令與中書薛安都
以彭城歸國時朝廷欲綏安初附以紹先為下邳太守加寧朔將軍為政不苟
察舉其大綱而已唯教民治產蓄賊之備及劉彧將陳顯達蕭道成蕭順之
來寇道成謂順之曰辛紹先未易侵也宜共慎之於是不歷郡境遂徑屯呂梁
太和十三年卒贈冠軍將軍并州刺史晉陽公謚曰惠
子鳳達就建業古有長者之名卒於京兆王子推國常侍
鳳達子祥字萬福舉司州秀才司空行參軍遷主簿太傅元丕為并州刺史祥
為丕府屬勅行建興郡咸陽王禧妃即祥妻妹及禧構逆親知多罹塵謗祥獨
蕭然不預轉并州平北府司馬會刺史喪朝廷以其公清遂越長史勅行州事
祥初在司馬有白壁還兵桑道顯被誣為賊官屬推處咸以為然祥曰道顯面
有悲色察獄以色其此之謂乎苦執申之月餘別獲真賊後除郢州龍驤府長
史帶義陽太守白早生之反也蕭衍遣眾來援因此緣淮鎮戍相繼降叛唯祥
堅城獨守蕭衍遣將胡武城陶平虜於州南金山之上連營侵逼眾情大懼祥
從容曉喻人心遂安時出挑戰傷退以驕賊賊果日來攻逼不復自備乃夜出
襲其營將曉矢刃交下賊大崩散擒平虜斬武城以送京師州境獲全論功
方有賞授而刺史婁悅恥勳出其下間之執政事竟不行胡賊劉龍駒作逆華
州勅除祥華州安定王燮征虜府長史仍為別將與討胡使薛和討滅之神龜
元年卒時年五十五永安二年贈冠軍將軍南青州刺史
長子琨字懷玉少聰敏解褐相州倉曹參軍稍遷陳郡太守輕車將軍濟州征
虜府長史卒年四十六

琨弟懷仁，武定末，襄樂太守。

懷仁弟實，字叔文，少有文學，識度沉雅。起家北中府中兵參軍、員外散騎侍郎。建義初，修起居注，除冀州撫軍府長史。出帝時，轉滕州車騎府長史，遷平東將軍、太師咸陽王坦開府長史。武定中，中尉崔暹表薦實，除潁川太守，吏民懷其恩惠。還，卒於鄴，時年五十六。

實弟烈，字季武，歷太傅東閤祭酒，卒於梁州鎮南府長史。

烈弟匡，字季政，頗有文學。永安初，釋褐封丘令，加威烈將軍。時經河陰之役，朝士多求出外，故匡為之。後除平遠將軍、符璽郎中，卒於龍驤將軍、通直散騎侍郎，時年三十五。贈散騎常侍、前將軍、雍州刺史。

琳弟少雍，字季和，少雍頗有孝行，尤為祖父紹先所愛。紹先性嗜羊肝，常呼少雍共食。及紹先卒，少雍終身不食肝。性仁厚，有禮義，閨門之內，為時所重。釋褐奉朝請、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司空高陽王雍引為田曹參軍。少雍性清正，不憚彊禦，積年久訟，造次決之，請託路絕，時稱實明。正始中，詔百官各舉所知，高陽王雍及吏部郎中李憲俱以少雍為舉首，遷給事中。侍中游肇後亦薦之。會卒，年四十二。少雍妻王氏，有德義，與其從子懷仁兄弟同居，懷仁等事之甚謹，閨門禮讓，人無比焉。士大夫以此稱美。

子元植，武定中，儀同府司馬。

元植弟士遜，太師開府功曹參軍。

鳳達弟穆，字叔宗，舉茂才，東雍州別駕。初，隨父在下邳，與彭城陳敬文友善。敬文弟敬武少為沙門，從師遠學，經久不反。敬文病臨卒，以雜綾二十匹託穆與敬武。穆久訪不得，經二十餘年，始於洛陽見敬武，以物還之，封題如故。世稱其廉信。歷東荊州司馬，轉長史，帶義陽太守，領戍。雅有恤民之稱。轉汝陽太守，值水潦民飢，上表請輕租賦，帝從之，遂勑汝陽一郡聽以小絹為調。遷中散大夫，加龍驤將軍。正光四年，以老疾求致仕，詔引見，謂穆志力尚可，除平原相。穆善撫導，民吏懷之。孝昌二年，徵為征虜將軍、太中大夫，未發，卒於鄴，年七十七。贈後將軍、齊州刺史，謚曰貞。

長子子馥，字元穎，早有學行。孝昌初，釋褐南司州龍驤府錄事參軍。丁父艱，居喪有禮。後除給事中、南冀州防城都督，素為莊帝所知識。及即位，除宣威將軍、尚書右主客郎中，持節為南濟冀齊青四州慰勞使，尋除寧朔將軍、員外散騎常侍，仍領郎中。太宰元天穆征邢杲，引為行臺郎中，尋除平原相。子馥父子並為此郡，吏民懷安之。元顥入洛，子馥不受其赦，刺史元仲景附顥，拘子馥，將禁家口。莊帝反政，詔封三門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天平中，為東南道行臺左丞，徐州開府長史，入除太尉府司馬。長白山連接三齊、瑕丘數州之界，多有盜賊。子馥受使檢覆，因辨山谷要害，宜立鎮戍之所。又諸州豪右在山鼓鑄，姦黨多依之，又得密造兵仗，亦請破罷諸冶。朝廷善而從之。遷除尚書右丞，出為清河太守。武定八年，卒於郡。子馥以三傳經同說異，遂總為一部，傳注並出，校比短長。會亡，未就。

子傳雄，武定末，司徒行參軍。

子馥弟子華，字仲實，天平中，右光祿大夫。

柳崇，字僧生，河東解人也。七世祖軌，晉廷尉卿。崇方雅有器量，身長八尺，美鬚明目。兼有學行，舉秀才，射策高第，解褐太尉主簿、尚書右外兵郎中。于時河東、河北二郡爭境，其間有鹽池之饒，虞坂之便，守宰及民皆恐外割，公私朋競，紛囂臺府。高祖乃遣崇檢斷，民官息訟。屬荊郢新附，南寇窺擾，又詔崇持節與州郡經略。崇加慰喻，遣還，遷太子洗馬、本郡邑中正，轉中壘將軍、散騎侍郎，遷司空司馬，兼衛尉少卿，又領邑中正。出為河北太守。崇初屆郡，郡民張明失馬，疑十餘人，崇見之，不問賊事，人人別借以溫顏，更問其親老存不，農桑多少，而徽察其辭色，即獲真賊呂穆等二人，餘皆放遣。郡中畏服，境內怗然。卒於官，年五十六。贈輔國將軍、岐州刺史，謚曰穆。崇所製文章，寇亂遺失。

長子慶和，性沉靜，不競於時。起家奉朝請，稍遷輕車將軍、給事中、本郡邑中正。卒。

子傳逸，武定末，齊王丞相府主簿。

慶和弟楷，字孝則，身長八尺，善算書，頗涉文史。解褐員外散騎侍郎，隨蕭寶 西征，

引爲車騎主簿仍爲行臺郎中征還以員外郎領殿中侍御史轉太尉記室參
軍遷寧遠將軍通直散騎侍郎本郡邑中正普泰初刪定集書省官出除征虜
將軍司徒從事中書郎轉儀同開府長史天平中爲肆州驃騎府長史頗有聲
譽又加中軍將軍與和中撫軍司馬遇病卒
崇從父弟元章姿貌魁偉歷太尉中兵參軍司空錄事司徒從事中郎遷相州
平東府長史屬刺史元熙起兵欲除元义元章與魏郡太守李孝怡等執熙賜
爵猗氏伯除正平太守後靈太后反政削除官爵卒於家
崇族弟徹起字華之起家中書博士轉城陽王文學除寧遠將軍尙書儀曹郎
中龍驤將軍平陽太守卒有五子
長子釆字神護性麤率解褐奉朝請轉員外散騎侍郎除太尉記室參軍諫議
大夫又轉征虜將軍太中大夫本郡邑中正以母老解官歸養卒於家贈征西
將軍秦州刺史
釆弟暢字叔智自奉朝請三遷伏波將軍岐州征虜府長史遷征虜將軍當陽
太守還除左將軍太中大夫轉安東將軍光祿大夫卒贈衞大將軍雍州刺史
諡曰穆
暢弟範字洪禮卒於前將軍給事中本州大中正
範弟粹字季義出後叔仲起武定末平東後軍還遼西太守
徹起弟仲起字紹隆舉秀才咸陽王禧爲牧辟西曹書佐無子兄子粹繼之
崇族子儁起少有志尙解褐奉朝請轉太尉默曹參軍伏波將軍司徒倉曹參
軍卒
長子建摩武定末陽城太守
儁起從父弟援字乾護身長八尺儀望甚偉解褐太尉鎧曹參軍轉護軍司馬
稍遷冠軍將軍司空長史轉廷尉少卿出除安西將軍南秦州刺史尋爲散騎
常侍鎭軍將軍轉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還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卒贈本
將軍秦州刺史
長子粲武定末青州驃騎府中兵參軍
援從父弟仲景汝南王悅常侍
史臣曰韋杜舊族門風名亦不殞裴辛柳氏素業有資器行仍世所以布於列
位不替其美

魏書卷四十五

魏書卷四十五考證

韋閬傳崇年十歲○年監本誤第今改從北史

少爲舅兗州刺史鄭羲所器賞○羲北史作義本書鄭羲傳羲嘗出爲安東將軍西兗州刺史

魏書卷四十五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三十四

竇瑾 許彥 李訢

竇瑾字遵瑜頓丘衛國人也自云漢司空融之後高祖成爲頓丘太守因家焉瑾少以文學知名自中書博士爲中書侍郎賜爵繁陽子加寧遠將軍參與軍國之謀屢有軍功遷秘書監進爵衛國侯加冠軍將軍轉西部尚書初定三秦人猶去就拜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寧西將軍長安鎮將毗陵公在鎮八年甚著威惠徵爲殿中都官尚書仍散騎常侍世祖親待之賞賜甚厚從征蓋吳先驅慰諭因平巴西氐羌酋領降下數千家不下者誅之又降樓會仇天爾等三千家於五將山蓋吳平瑾留鎮長安還京復爲殿中都官典左右執法世祖歎曰古者右賢左戚國之良輔毗陵公之謂矣恭宗薨於東宮瑾兼司徒奉詔冊謚出爲鎮南將軍冀州刺史清約沖素憂勤王事著稱當時還爲內都大官興光初瑾女壻鬱林公司馬彌陁以選尚臨涇公主瑾教彌陁辭託有誹謗呪詛之言與彌陁同誅瑾有四子秉持依並爲中書學生與父同時伏法唯少子遵逃匿得免

遵善楷篆北京諸碑及臺殿樓觀宮門題署多遵書也官至尚書郎濮陽太守多所受納其子僧演姦通民婦爲民買逸所告免官後以善書拜庫部令卒官

許彥字道謨小字嘉屯高陽新城人也祖茂慕容氏高陽太守彥少孤貧好讀書後從沙門法叡受易世祖初被徵以卜筮頻驗遂在左右參與謀議拜散騎常侍賜爵博陵侯彥質厚慎密與人言不及內事世祖以此益親待之進爵武昌公拜安東將軍相州刺史在州受納多違法度詔書切讓之然以彥腹心近臣弗之罪也真君二年卒謚曰宣公

子宗之初入爲中散領內秘書世祖臨江賜爵高鄉侯高宗踐阼遷殿中尚書出爲鎮東將軍定州刺史穎川公受勑討丁零丁零既平宗之因循郡縣求取不節深澤人馬超毀謗宗之宗之怒遂毆殺超懼超家人告狀上超謗訕朝政高宗聞之曰此必妄也朕爲天下主何惡於超而超有此言必是宗之懼罪誣超按驗果然事下有司司空伊馛等以宗之腹心近臣出居方伯不能宣揚本朝盡心綏導而侵損齊民枉殺良善妄列無辜上塵朝廷誣詐不道理合極刑太安二年冬遂斬於都南

宗之孫亮字元規正光中盪寇將軍稍遷冀州驃騎長史司徒諮議參軍年五十二卒

宗之長兄熙字德融襲爵武昌公中書郎早卒

子安仁襲除中書郎卒贈安東將軍冀州刺史謚曰簡

子元康襲爵後降爲侯拜冠軍將軍長安鎮副將還監河州諸軍事河州刺史將軍如故入爲廷尉少卿除魏郡太守固辭不拜尋卒贈征虜將軍營州刺史謚曰肅

子鄖字崇遠襲爵除奉朝請累遷頓丘東太原二郡太守卒年二十八子子躬襲

子躬武定末中外府水曹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子躬弟子憲太尉中兵參軍

元康弟護州主簿

子瑞字徽之亦州主簿卒

瑞弟絢字伯禮頗有業尚閨門雍睦三世同居吏部尚書李神儁常稱其家風自侍御史累遷尚書左民部司徒諮議參軍修起居注後拜太中大夫興和初卒年四十七贈使持節都督冀瀛二州諸軍事征東將軍吏部尚書冀州刺史

絢弟遜武定末東陽平太守

遜弟靜字叔明性開率州治中別駕西高陽太守太中大夫興和三年卒年四十一贈鎮東將軍瀛州刺史

靜弟惇字季良武定末兼大司農卿

熙弟龍官至趙郡太守

孫琰字長琳有幹用初除太學博士累遷尚書南主客郎瀛州中正孝昌中卒

年四十七贈平東將軍滄州刺史永熙中重贈散騎常侍衛將軍尚書右僕射瀛州刺史

琰弟璣字仲衡有識尚廣平王常侍員外散騎侍郎諫議大夫遷通直散騎常侍瀛州大中正散騎常侍滎陽太守行南青州事卒年五十五琰兄弟並通率多與勝流交遊又有博陵許赤虎涉獵經史善嘲謔延興中著作佐郎與慕容白曜南討後使江南應對敏捷雖言不典故而南人頗稱機辯滑稽焉使還為東郡太守卒官子隴定州長史

李訢字元盛小名真奴范陽人也曾祖產產子績二世知名於慕容氏父崇馮跋吏部尚書石城太守延和初車駕至和龍崇率十餘郡歸降世祖甚禮之呼曰李公以崇為平西將軍北幽州刺史固安侯卒年八十一謚曰襄侯訢母賤為諸兄所輕崇曰此子之生相者言貴吾每觀察或未可知遂使入都為中書學生世祖幸中書學見而異之指謂從者曰此小兒終效用於朕之子孫矣因識眄之世祖舅陽平王杜超有女將許貴戚世祖聞之謂超曰李訢後必官達益人門戶可以女妻之勿許他貴也遂勸成婚南人李哲嘗言訢必當貴達杜超之死也世祖親哭三日訢以超壻得在喪位出入帝目而指之謂左右曰觀此人舉動豈不有異於眾必為朕家幹事之臣訢聰敏機辯彊記明察初李靈為高宗博士諮議詔崔浩選中書學生器業優者為助教浩舉其弟子箱子與盧度世李敷三人應之給事高讜子祐尚書段霸兒姪等以為浩阿其親戚言於恭宗恭宗以浩為不平聞之於世祖世祖意在於訢曰云何不取幽州刺史李崇老翁兒也浩對曰前亦言訢合選但以其先行在外故不取之世祖曰可待訢還箱子等罷之訢為世祖所識如此遂除中書助教博士稍見任用入授高宗經高宗即位訢以舊恩親寵遷儀曹尚書領中秘書賜爵扶風公加安東將軍贈其母孫氏為容城君高宗顧謂群臣曰朕始學之歲情未能專既總萬機溫習靡暇是故儒道實有闕焉豈惟予咎抑亦師傅之不勤所以爵賞仍隆者蓋不遺舊也訢免冠拜謝出為使持節安南將軍相州刺史為政清簡明於折獄姦盜止息百姓稱之訢上疏求立學校曰臣聞至治之隆非文德無以經綸王道太平之美非賢才無以光贊皇化是以昔之明主建庠序於京畿立學官於郡邑教國子弟習其道藝然後選其俊異以為造士今聖治欽明道隆三五九服之民咸仰德化而所在州土學校未立臣雖不敏誠願備之使後生聞雅頌之音童幼覩經教之本臣昔蒙恩寵長管中秘時課修學有成立之人髦俊之士已蒙進用臣今重荷榮遇顯任方岳思闡帝猷光宣於外自到以來訪諸文學舊德已老後生未進歲首所貢雖依制遣對問之日懼不克堪臣愚欲仰依先典於州郡治所各立學官使士望之流冠冕之冑就而受業庶必有成其經藝通明者貢之王府則郁郁之文於是不墜書奏顯祖從之以訢治為諸州之最加賜衣服自是遂有驕矜自得之志乃受納民財及商胡珍寶兵民告言尚書李敷與訢少長相好每左右之或有勸以奏聞敷不許顯祖聞訢罪狀檻車徵訢拷劾抵罪時敷兄弟將見疎斥有司諷訢以中旨嫌敷兄弟之意令訢告列敷等隱罪可得自全訢深所不欲且弗之知也乃謂其女壻裴攸曰吾宗與李敷族世雖遠情如一家在事既有此勸竟如何也昨來每欲為此取死引簪自刺以帶自絞而不能致絕且亦不知其事攸曰何為為他死也敷兄弟事釁可知有馮闡者先為敷所敗其家切恨之但呼闡弟問之足知委曲訢從其言又趙郡范檦具條列敷兄弟事狀有司以聞敷坐得罪詔列訢貪冒罪應死以糾李敷兄弟故得降免百鞭髡刑配為廝役訢之廢也平壽侯張讜見訢與語奇之謂人曰此佳士也終不久屈未幾而復為太倉尚書攝南部事用范檦陳端等計令千里之外戶別轉運詣倉輸之所在委滯傅延歲月百姓競以貨賂各求在前於是遠近大為困敝道路羣議曰畜聚斂之臣未若盜臣訢弟左將軍璞謂訢曰范檦善能降人以色假人以辭未聞德義之言但有勢利之說聽其言也甘察其行也賊所謂諂諛讒慝貪冒姦佞不早絕之後悔無及訢不從彌信之腹心之事皆以告檦訢既寵於顯祖參決軍國大議兼典選舉權傾內外百寮莫不曲節以事之檦以無功起家拜盧奴令延興末詔曰尚書李訢著勳先朝弼諧皇極讜言嘉謀旬日屢進實國家之楨幹當今之老成也是以擢授南部綜理煩務自在厥位夙夜惟寅乃心匪懈克己復禮退食自公利

上之事知無不為賞罰所加不避疏戚雖孝子之恩慈母鷹鸇之逐鳥雀何以
方之若鄭之子產晉之李文亦未加也然惡直醜正盜憎主人自往年以來靈
姦不息劫訢宗人李英等四家焚燒舍宅傷害良善此而可忍孰不可恕有司
可明加購募必令擒殄六月顯祖解訢還司空進爵范陽公七月以訢為侍中
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范檦知文明太后忿訢也又知內外疾
之太和元年二月希旨告訢外叛文明太后徵訢至京師言其叛狀訢曰無之
引檦證訢訢言爾妄云知我吾又何言雖然爾不顧余之厚德而忍為此不仁
甚矣檦曰公德於檦何若李敷之德於公公昔忍於敷檦今敢不忍於公乎訢
慨然曰吾不用璞言自貽伊戚方悔於心何嗟及矣遂見誅訢有三子
長子邃起家拜侍御中散東宮門大夫遷散騎常侍加平東將軍先訢卒
子曄字暐明逃竄遇赦免
曄子衡字伯琳武定中中堅將軍齊獻武王丞相府水曹參軍
邃弟令和令度與訢同時死
訢長兄恭字元順成周太守卒贈幽州刺史容成侯謚曰簡侯
恭弟璞字元衡營丘太守襲父爵固安侯平西將軍卒贈兗州刺史謚曰康侯
子長生襲長生卒
子元宗襲廣平郡丞陳郡太守
璞字季真性淳厚多識人物歷中書博士侍郎漁陽王尉眷傳左將軍長安副
將賜爵宜陽侯太常卿承明元年年五十一先訢卒贈安西將軍雍州刺史謚
曰穆
子暉中書議郎
暉弟固太學博士高密太守
固弟欽州主簿
欽子奐字元熾武定末鎮西將軍南營州別駕
奐弟威字仲炎安東將軍開府諮議參軍
威弟叔奬平西將軍太中大夫

欽弟蘊字宗令有器幹中書學生祕書中散侍御中散出為燕郡范陽二郡太
守入為員外散騎常侍尚書右丞中堅將軍遷左丞延昌二年卒贈平遠將軍
南青州刺史謚曰敬初崇之歸魏也與州里北平田彪俱降而彪子孫遂微劣
焉

史臣曰魏氏之有天下百餘年中任刑為治蹉跌之間便至夷滅寶瑾李訢器
識既美時曰良幹瑾以片言疑似訢以夙故猜嫌而舉合門之戮悲夫宗之不
全自貽伊戚矣

魏書卷四十六

魏書卷四十六考證

李訢傳父崇○本書李崇傳崇頓邱人文成元皇后第二兄誕之子此名崇別一李崇也

魏書卷四十六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三十五

盧玄

盧玄字子真范陽涿人也曾祖諶晉司空劉琨從事中郎祖偃父邈並仕慕容氏為郡太守皆以儒雅稱神䴥四年辟召儒儁以玄為首授中書博士司徒崔浩玄之外兄每與玄言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大欲齊整人倫分明姓族玄勸之曰夫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為此者詎幾人也宜其三思浩當時雖無異言竟不納浩敗頗亦由此後轉寧朔將軍兼散騎常侍使劉義隆義隆見之與語良久歎曰中郎卿曾祖也既還病卒

子度世字子遷幼而聰達有計數為中書學生應選東宮弱冠與從兄遐俱以學行為時流所重度世後以崔浩事棄官逃於高陽鄭羆家羆匿之使者囚羆長子將加捶楚羆戒之曰君子殺身以成仁汝雖死勿言子奉父命遂被拷掠至乃火爇其體因以物故卒無所言度世後令弟娶羆妹以報其恩世祖臨江劉義隆使其殿中將軍黃延年朝貢世祖問延年曰范陽盧度世坐與崔浩親通逃命江表應已至彼延年對曰都下無聞當必不至世祖詔東宮赦度世宗族逃亡及籍沒者度世乃出赴京拜中書侍郎襲爵與安中兼太常卿立保太后父遼西獻王廟加鎮遠將軍進爵為侯後除散騎侍郎使劉駿遣其侍中柳元景與度世對接度世應對失衷還被禁劾經年乃釋除假節鎮遠將軍齊州刺史州接邊境將士數相侵掠度世乃禁勒所統還其俘虜二境以寧後坐事囚繫久之還鄉里尋徵赴京除平東將軍青州刺史未拜遇患延興元年卒年五十三謚曰惠侯四子淵敏昶尚初玄有五子嫡唯度世餘皆別生崔浩之難其庶兄弟常欲危害之度世常深忿恨及度世有子每誡約令絕妾孽不得使長以防後患至淵兄弟婢賤生子雖形貌相類皆不舉接為識者所非

淵字伯源小名陽烏性溫雅寡欲有祖父之風敦尚學業閨門和睦襲侯爵拜主客令典屬國遷秘書令始平王師以例降爵為伯給事黃門侍郎遷兼散騎常侍秘書監本州大中正是時高祖將立馮后方集朝臣議之高祖先謂淵曰卿意以為何如對曰此自古所慎如臣愚意宜更簡卜高祖曰以先后之姪朕意已定淵曰雖奉敕如此然於臣心實有未盡及朝臣集議執意如前馮誕有盛寵深以為恨淵不以介懷及高祖議伐蕭賾淵表曰臣誠識不周覽頗尋篇籍自魏晉以前承平之世未有皇輿親御六軍決勝行陳之閒者勝不足為武弗勝有虧威德明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故也昔魏武以弊卒一萬而袁紹土崩謝玄以步兵三千而苻堅瓦解勝負不由衆寡成敗在於須臾若用田豐之謀則坐制孟德矣魏既并蜀迄于晉世吳介有江水居其上流大小勢殊德政理絕然猶君臣協謀垂數十載逮孫晧暴戾上下攜爽水陸俱進一舉始克今蕭氏以篡殺之燼政虐役繁又支屬相屠人神同棄吳會之民延踵皇澤正是齊軌之期一同之會若大駕南巡必左衽革面閩越倒戈其猶運山壓卵有征無戰然愚謂萬乘親戎轉漕難繼千里饋糧士有饑色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不若命將簡銳蕩滌江右然後鳴鑾巡省告成東岳則天下幸甚率土戴賴臣又聞流言關右之民自比年以來競設齋會假稱豪貴以相扇惑顯然於衆坐之中以謗朝廷無上之心莫此之甚愚謂宜速懲絕戮其魁帥不爾懼成黃巾赤眉之禍育其微萌不芟之毫末斧斤一加恐貽害者衆臣世奉皇家義均休戚誠知干忤之愆實深然不忠之罪莫大詔曰至德雖一樹功多途三聖殊文五帝異律或張或弛豈必相因遠惟承平之主所以不親旆五戎者蓋有由矣英明之主或以同軌無征守庸之君或緣志劣寢伐今若喻之英皇時非昔類比之庸后意有殊焉脫元極之尊本不宜駕二公之徒革輅之戎實非謬歟尋夫昔人若必須己而濟世豈不克廣先業也定火之難未聞不武世祖之行匪皆擬議且曹操勝袁蓋由德義內舉苻堅瓦解當緣立政未至定非弊卒之力彊十萬之衆寡也今則驅馳先天之術駕用仁義之師審觀成敗庶免斯咎長江之阻未足可憚踰紀之略何必可師洞庭彭蠡竟非殷固當齊一呼或成漢業經略之義當付之臨機足食之籌望寄之蕭相將希混一豈好輕動利見之事何得委人也又水旱之運未必由兵堯湯之難詎因興役頗豐之後雖靜有

之嗣左小翁已勑禁勒流言之細易足以紓天功深鑠誠心勿使不相遂耳及
車駕南伐趙郡王幹督關右諸軍事詔加淵使持節安南將軍爲副勒衆七萬
將出子午尋以蕭賾死停師是時涇州羌叛殘破城邑淵以步騎六千衆號三
萬徐行而進未經三旬賊衆逃散降者數萬口唯梟首惡餘悉不問詔兼侍中
初淵年四十嘗詣長安將還諸相餞送者五十餘人别於渭北有相者扶風人
王伯達曰諸君皆不如此盧郎雖位不副實然德聲甚盛望踰公輔後二十餘
年當制命關右願不相忘此行也相者年過八十詣軍門請見言敘平生未幾
拜儀曹尚書高祖考課在位降淵以王師守常侍尚書奪常侍祿一周尋除豫
州刺史以母老固辭會蕭昭業雍州刺史曹虎遣使請降乃以淵爲使持節安
南將軍督前鋒諸軍徑赴樊鄧淵面辭曰臣本儒生頗聞俎豆軍旅之事未之
學也惟陛下裁之軍期已逼高祖不許淵曰但恐曹虎爲周魴耳陛下宜審之
虎果僞降淵至葉具曹虎譎詐之問兼陳其利害詔淵進取南陽淵以兵少糧
乏表求先攻赭陽以近葉倉故也高祖許焉乃進攻赭陽蕭鸞遣將垣歷生來
救淵素無將略爲賊所敗坐免官爵爲民尋遭母憂高祖遣謁者詣宅宣慰厭
闋兼太尉長史高祖南討又兼彭城王中軍府長史尋爲徐州京兆王愉兼長
史賜絹百匹愉既年少事無巨細多決於淵淵以誠信御物甚得東南民和南
徐州刺史沈陵密謀外叛淵覺其萌漸潛敕諸戍微爲之備屢有表聞朝廷不
納陵果殺將佐勒宿豫之衆逃叛濱淮諸戍由備得全陵在邊歷年陰結既廣
二州人情咸相扇惑陵之餘黨頗見執送淵皆撫而赦之惟歸罪於陵由是衆
心乃安景明初除秘書監二年卒官年四十八贈安北將軍幽州刺史復本爵
固安伯諡曰懿初諶父志法鍾繇書傳業累世有能名至邈以上兼善草迹淵
習家法代京宮殿多淵所題白馬公崔玄伯亦善書世傳衛瓘體魏初工書者
崔盧二門淵與僕射李沖特相友善沖重淵門風而淵私沖才官故結爲婚姻
往來親密至於淵荷高祖意遇頗亦由沖淵有八子
長子道將字祖業應襲父爵而讓其第八弟道舒有司奏聞詔曰長嫡承重禮
之大經何得輒授也而道將引清河國王常侍韓子熙讓弟仲穆會陽男之例
尚書李平重申奏詔乃聽許道將涉獵經史風氣謇諤頗有文才爲一家後來
之冠諸父並敬憚之彭城王勰任城王澄皆虛襟相待勰爲中軍大將軍辟行
參軍遷司徒東閤祭酒尚書左外兵郎中轉秘書丞出爲燕郡太守道將下車
表樂毅霍原之墓而爲之立祠優禮儒生勵勸學業敦課農桑墾田歲倍入爲
司徒司馬卒贈龍驤將軍太常少卿諡曰獻所爲文筆數十篇
子懷祖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卒
懷祖弟懷仁武定中太尉鎧曹參軍
道將弟亮字仁業不仕而終
子思道
亮弟道裕字寧祖少以學尚知名風儀兼美尚顯祖女樂浪長公主拜駙馬都
尉太子舍人尋轉洗馬遷散騎侍郎轉安遠將軍中書侍郎兼秘書丞尋以母
憂去官服終復拜中書侍郎遷龍驤將軍太子中庶子幽州大中正轉長兼散
騎侍郎加左將軍神龜二年除左將軍涇州刺史其年七月卒官年四十四贈
撫軍將軍青州刺史賜帛三百匹諡曰文侯
子景緒武定中儀同開府錄事參軍
道裕弟道虔字慶祖粗閑經史兼通算術尚高祖女濟南長公主公主驕淫聲
穢遐邇先無疹患倉卒暴薨時云道虔所害世宗秘其醜惡不苦窮治尚書奏
奏道虔爲國子博士靈太后追主薨事乃黜道虔爲民終身不仕孝昌末臨淮
王彧因將出征啓除道虔奉車都尉道虔外生李彧尚莊帝姊豐亭公主因相
藉託永安中除輔國將軍通直常侍尋加征虜將軍以議歷勳賜爵臨淄伯遷
散騎常侍天平初征南將軍轉都官尚書本州大中正出除驃騎將軍幽州刺
史尋加衛大將軍卒於官贈都督幽瀛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
司空公瀛州刺史諡曰恭文公主二子昌寓昌仁昌寓不慧昌仁早卒道虔又
娶司馬氏有子昌裕及司馬晃出之後更娶元氏生二子昌期昌衡兄弟競父
爵至今未決
道虔弟道侃字希祖州主簿沉雅有學尚孝昌末卒二子早夭以弟道約子正

遵爲後武定中征虜將軍太尉記室參軍。

遵保弟遵和字叔雍兄弟之中人望最下冀州中軍府中兵參軍卒。

子景儒。

景儒弟景熙武定中儀同開府諮議。

遵和弟遵約字季恭起家員外郎累遷司空錄事參軍司徒屬幽州大中正輔國將軍光祿大夫轉司徒右長史太傅李延實出除青州延實先被病遵約延實之妻弟詔以遵約爲延實長史加散騎常侍寄以匡維也永熙中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領廣平王贊儀同開府長史天平中開府儀同高岳請爲長史岳轉除青冀二州遵約仍爲長史隨岳兩藩有毗佐之稱興和末除衛大將軍兗州刺史在州頗得民和武定元年卒年五十八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

子正通開府諮議少有令譽徵赴晉陽遇患卒妻鄭氏與正通弟正思淫亂武定中爲御史所劾人士疾之。

遵約弟遵舒字幼安襲父爵自尚書左主客郎中爲冠軍將軍中書侍郎卒。

淵弟敏字仲通小字紅崖少有大量太和初拜議郎早卒贈威遠將軍苑陽太守謚曰靖高祖納其女爲嬪敏五子。

義僖字遠慶早有學尚識度沉雅年九歲喪父便有至性少爲僕射李沖所歎美起家秘書郎歷太子舍人司徒中郎神龜初任城王澄奏舉義僖除散騎侍郎轉冠軍將軍中散大夫以母憂去職幽州刺史王誦與義僖交款每與舊故李神儁等書曰盧冠軍在此時復慮好輒留連數日得諮詢啓遺其見重若此齊王蕭寶夤啓爲開府諮議參軍辭疾不赴尋兼司空長史拜征虜將軍太中大夫散秩多年澹然自得李神儁勸其干謁當途義僖曰學先王之道貴行先王之志何能銜求富貴也孝昌中除散騎常侍時靈太后臨朝黃門侍郎李神軌勢傾朝野求結婚姻義僖慮其必敗拒而不許王誦謂義僖曰昔人不以一女易五男卿豈易之也義僖曰所以不從正爲此耳從之恐禍大而速誦乃堅握義僖之手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遂適他族臨婚之夕靈太后遣中常侍服景就家勅停內外惶怖義僖夷然自若建義初兼都官尚書尋除安東將軍衛尉卿普泰中除都官尚書加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義僖少時幽州頻遭水旱先有穀數萬石貸民義僖以年穀不熟乃燔其契州閭悅其恩德性寬和長慎不妄交款與魏子建情好尤篤言無所隱義僖性清儉不營財利雖居顯位每至困乏麥飯蔬食忻然甘之永熙中風疾頻發興和中卒年六十四贈大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孝簡。

子遜之武定中太尉記室參軍。

遜之弟世猷齊王開府集曹參軍。

義僖弟義悰字叔預司空行參軍本州治中散騎侍郎司徒諮議參軍

子孝章儀同開府行參軍早亡。

義悰弟義敎字季和征北府獸曹參軍。

子景開字子達武定中儀同開府屬。

義敎弟義安字幼仁不仕義僖諸弟並遠不逮兄也。

敏弟昶字叔達小字師顏學涉經史早有時譽太和初爲太子中舍人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蕭昭業高祖詔昶曰卿便至彼勿存彼我密邇江揚不早當晚會是朕物卿等欲言便無相疑難又勅副使王清石曰卿莫以本是南人言語致慮若彼先有所知所識欲見便見須論即論盧昶正是寬柔君子無多文才或主客命卿作詩可率卿所知莫以昶不作便復罷也凡使人之體以和爲貴勿迭相矜誇見於色貌失將命之體卿等各率所知以相規誨及昶至彼值蕭鸞僭立於是高祖南討之昶兄淵爲別道將而蕭鸞以朝廷加兵遂酷遇昶等昶本非骨鯁聞南人云兄既作將弟爲使者乃大恐怖淚汗交橫鸞以腐米臭魚莖豆供之而謁者張思寧辭氣謇諤曾不屈撓遂以壯烈死於館中昶還高祖責之曰銜命之禮有死無辱雖流放海隅猶宜抱節致殞卿不能長纓羈首已是可恨何乃俛眉飲啄自同犬馬有生必死修短幾何卿若殺身成名貽之竹素如何甘彼芻菽以辱君父縱不遠慚蘇武寧不近愧思寧昶對曰臣器乏陸賈奉使無狀屈節偷生任誅戮無逃恐不得仰奉明時歸養老母苟存尺

螻屈以求伸負辱朝命罪宜萬死乞歸司寇伏聽斧鉞遂見罷黜久之復除彭城王友轉秘書丞景明初除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昶請外祿世宗不許遷散騎常侍兼尚書時洛陽縣獲白鼠昶奏曰謹案瑞典外鎮刺史二千石令長不祗上命剋暴百姓人民怨嗟則白鼠至臣聞積不善見德合必符妖不妄出咎彰則至是以古之人君或忽瑞以失德或祗變而立功斯乃萬古之殷鑒千齡之炯誡比者災氣作沴恒陽爲虐度陛下垂如傷之慈降納隍之旨哀百姓之無辜引在予之深責舉賢黜佞之詔遠映於堯先進思納諫之言事光於舜右伏讀明旨猶戴微誠敢布庸管以陳萬一竊惟一夫之耕食裁充口一婦之織衣止蔽形年租歲調則惟常理此外徵求於何取足然自比年以來兵革屢動荊揚二州屯戍不息鍾離義陽師旅相繼兼荊蠻凶狡王師薄伐暴露原野經秋淹夏汝潁之地率戶從戎河冀之境連丁轉運又戰不必勝加之退負死喪離曠十室而九細役煩徭日月滋甚苛兵酷吏因逞威福至使通原遙畛田蕪罕耘連村接閈蠶飢莫食而監司因公以貪求豪彊恃私而逼掠遂令鬻短褐以益千金之資制口腹而充一朝之急此皆由牧守令長多失其人郡國貢薦之君縣無魯恭之宰不思所以安民正思所以潤屋故士女呼嗟相望於道路守宰暴貪風聞於魏闕往歲法官案驗多挂刑網謂必顯戮以明勸誡然後遣使覆訊公違憲典或承風挾請輕樹私恩或容情受賄輒施己惠御史所劾皆言誣枉申雪罪人更云清白長侮上之源滋陵下之路忠清之人見之而自怠犯暴之夫聞之以益快白鼠之至儻而有徵矣伏願陛下垂叡諦之鑒察妖災之起延對公卿廣詢庶政引見樞納博求民隱存問孤寡去其苛碎輕徭省賦與民休息黜貪貢忠讜置之於朝姦回食佞棄之於市則九官勿戒而恆敬百辟不嚴而自肅士女欣欣人有望矣詔曰朕寡承鴻緒伏膺寶曆思靖八方惠康四海當必世之期麟鳳不降屬勝殘之會白鼠告咎萬邦有罪實唯朕躬尚書敦納機猷獻替是寄讜言有開朕實嘉美轉侍中又兼吏部尚書尋即正仍侍中昶守職而已無所激揚也與侍中元暉等更相朋附爲世宗所寵時論鄙之出除鎮東將軍徐州刺史永平四年夏昶表曰蕭衍琅邪郡民王萬壽等義誠內結潛來詣臣云朐山戍今將交換有可圖之機臣即許以旌賞遣其還入至三月二十四夜萬壽等與率同盟攻掩朐城斬衍輔國將軍琅邪東莞二郡太守帶朐山戍主劉晰并將士四十餘人傳首至州臣即遣兼郯城戍副張天惠率驍勇二百徑往赴之琅邪諸戍絡繹繼援而衍郁洲已遣二軍以拒天惠天惠與萬壽等內外齊擊併斬數百便即據城詔昶曰彭宋地接邊彊勢連淮海威禦之術功在不易朐山險塞寇之要防水陸交綏揚郁路衝實繫凶徒虔劉邊鄙青光齊兗每罹其患卿妙算既敷克城殄衆展彊闢土何善如之庸勳之懋朕用嘉止故遣左右直長閻遵業具宣往懷此戍郁洲之本存亡所繫今既失守有不存之心彼見扼喉將圖救援之計今水雨盛行宜須防守卿可深思擬捍之規擬敵之略使還具聞昶又表蕭衍將張稷馬仙琕陰虔和等各領精兵分屯諸堰昌義之張惠紹王神念王茂光承彼傳信續發建鄴自存之計并歸於此量力準寇事恐不輕何者此兵九千賊衆四萬名將健士遠近畢集邀憑兩熱決死來戰藉衆衆凶希固巢穴所以傾國而舉非爲朐山將恐王師固六里據湖衝南截淮浦勢將難測海利鹽物交關常貫所慮在大有必爭之心若皇家經略方有所討必須倚將增兵加益糧仗與之亢擬相持至秋天麾一動開拓爲易圖南之計事本在今請增兵六千米十萬石如其不也伏聽朝議昶又表賊徒大集衆旅彊盛置柵朐山屯守門井并圍固城壘夜連戰恐狡勢既彊後難除擒輒欲令征虜將軍趙遐率勒見兵與之決勝退慮衆少不敵若一舉失利則衆心挫怯求待大衆俱至奮銳擊之竊謂此謀非爲孟浪具臣本奉朝規令相拒守以待涼月今歲已云秋高風漸舉經算大圖時事既至且飽口以東陸運無闕朐固之閒本無倖潦宜時掩擊邊陲而賊自夏以來實甲不散從六里以北城柵相連役使兵人便已疲殆若大衆臨之必可禽捷一城遇潰衆壘土崩乘勝圖之易於摧朽脫兵不速至長彼姦心軍士憂懼自生異議請速簡配以及事機詔曰克獲朐山計本於昶衆勝之規終宜有寄是以起兵之始即委處分前機經略一以任之今既請兵理宜速遣可遣冀定瀛相四州中品羽林虎賁四千人赴之又詔昶曰朐山之克寔由於卿開

糧拓土實爲長策然經討未服非卿而誰而蟻徒送死規便王略天亡小賊數
在無遠故前者命卿親臨指授尋以卿疾未瘳且待消息今既痊復宜遵前旨
秉戈揮鋭殄寇爲懷已發虎旅五萬應機電赴指辰而至遂卿本請截彼東南
亮委高算又詔昶曰取朐置戍並是卿計始終成敗悉歸於卿卿以兵少請益
今已遣卿本意如鬪東唐陸道甚狹一軌之外皆是大水彼必據之以斷軍路
若已如此更設何策其軍奇兵變遣以表聞又聞衍軍將帥每有流言云魏博
淮陽宿豫乃是兩宜若實有此卿可量朐山薪水得支幾時脫事容往返馳驛
遠聞如薪水少急即可量計若理不可爾亦將軍裁決昶既儒生本少將略又
羊祉子燮爲昶司馬專征戍事掩昶耳目將士怨之朐山戍主傅文驥糧樵俱
罄以城降衍昶見城降於是先走退諸軍相尋奔遁遇大寒雪軍人凍死及落
手足者三分而二自國家經略江左唯有中山王英敗於鍾離昶於朐山失利
最爲甚焉世宗遣黃門甄琛馳驛鎖昶窮其敗狀詔曰朐山之敗傷損實深推
始究末罪鍾元帥雖經大宥輕重宜別昶一人可以免官餘坐自餘將統以下
悉聽依赦復任未幾拜太常卿仍除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又進號鎮西將軍加
散騎常侍熙平元年卒於官贈征北將軍冀州刺史謚曰穆昶寬和矜恕善於
綏撫其在徐州戍兵疾病自檢恤至番兵年滿不歸容充後役終昶一政然後
始遣人庶稱之
子元章字仲則無他才能尚高祖女義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太尉司馬光
祿大夫卒贈中書監
子士晟儀同開府掾
元章第五弟元明字幼章涉歷羣書兼有文義風彩閑潤進退可觀永安初長
兼尚書令臨淮王彧欽愛之及彧開府引爲兼屬仍領郡曲出帝登阼以郎任
行穫封城陽縣子遷中書侍郎永熙末居洛東緱山乃作幽居賦焉於時元明
友人王由居潁川忽夢由攜酒就之言別賦詩爲贈及明憶其詩十字云自茲
一去後市朝不復遊元明歎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間乃今有夢又復如此必
有他故經三日果聞由爲亂兵所害尋其亡日乃是得夢之夜天平中兼吏部
郎中副李諧使蕭衍南人稱之還拜尚書右丞轉散騎常侍監起居積年在史
館了不厝意又兼黃門郎本州大中正元明善自標置不妄交遊飲酒賦詩遇
興忘返性好玄理作史子新論數十篇文筆別有集錄少時常從鄉還洛途遇
相州刺史中山王熙熙博識之士見而歎曰盧郎有如此風神唯須誦離騷飲
美酒自爲佳器遂留之數日贈帛及馬而別元明凡三娶次妻鄭氏與元明兄
子士啓淫汙元明不能離絕又好以世地自矜時論以此貶之
元明弟元緝字幼緒凶率好酒曾於婦氏飲宴小有不平手刃其客起家祕書
郎轉司徒祭酒稍遷輔國將軍司徒司馬卒於官贈散騎常侍都督幽瀛二州
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吏部尚書幽州刺史謚曰宣
子士深開府行參軍
昶弟尚之字季儒小字羨夏亦以儒素見重太和中拜議郎轉趙郡王征東諮
議參軍母憂去官後爲太尉主簿司徒屬范陽太守章武內史兼司徒右長史
加冠軍將軍轉左長史出爲前將軍濟州刺史入除光祿大夫正光五年卒年
六十二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青州刺史
長子文甫字元祐少有器尚涉歷文史有譽於時位司空參軍年四十九卒
子敬舒有文學早卒
文甫弟文翼字仲祐少甚輕躁晚頗改節爲員外郎因歸鄉里永安中爲都督
守范陽三城拒賊帥韓婁有功賜爵范陽子永熙中除右將軍太中大夫棲遲
桑井而卒年六十
子士偉興和中中散大夫
文翼弟文符字叔偉性通率位員外郎羽林監尚書主客郎中還通直散騎侍
郎永安中卒年四十
子子潛武定中齊文襄王中外府中兵參軍度世李氏之甥其爲濟州也國家
初平升城無鹽房崇吉母傅氏度世繼外祖母兄之子婦也兗州刺史申纂妻
賈氏崇吉之姑女也皆亡破軍途老病憔悴而度世推計中表致其恭恤每覲
見傅氏跪問起居隨時奉送衣被食物亦存賑賈氏供其服膳青州既陷諸崔

墜落多所收贖及淵昶等並循父風遠親疎屬敘爲尊行長者莫不畢拜致敬閨門之禮爲世所推謙退簡約不與世競父母亡然同居共財自祖至孫家內百口在洛時有饑年無以自贍然尊卑怡穆豐儉同之親從昆弟常旦省謁諸父出坐別室至暮乃入朝府之外不妄交遊其相勖以禮如此又一門三主當時以爲榮淵兄弟亡及道將卒後家風衰損子孫多非法帷薄混穢爲論者所鄙

度世從祖弟神寶中書博士太和中高祖爲高陽王雍納其女爲妃初玄從祖兄溥慕容寶之末總攝鄉部屯於海濱遂殺其鄉姻諸祖十餘人稱征北大將軍幽州刺史攻掠郡縣天興中討禽之事在帝紀

溥玄孫洪字曾孫太和中歷中書博士稍遷高陽王雍鎮北府諮議參軍幽州中正樂陵陽平二郡太守洪三子

長子榮字元禮少立美名有識者許之以遠大景明中驃騎府法曹參軍早卒

子子剛司空行參軍荆州驃騎府主簿沒於關中

榮弟仲義小名黑知名於世高陽王雍司空行參軍員外散騎侍郎幽州別駕

第三子叔矩字子規武定中尙書郎

子規弟子正司徒法曹參軍榮兄弟官雖不達至於婚姻常與玄家齊等

仲義弟幹字幼禎州主簿

子讓儀同開府參軍

洪弟光宗子觀觀弟仲宣事在文苑傳

仲宣弟叔虔武定初司徒諮議參軍

洪從弟附伯附伯弟侍伯並有學識附伯位至滄州平東府長史侍伯永熙中衛大將軍南岐州刺史

侍伯從弟文偉興和中驃騎大將軍青州刺史大夏縣開國男

史臣曰盧玄緒業著聞首應旌命子孫繼迹爲世盛門其文武功烈殆無足紀而見重於時聲高冠帶蓋德業儒素有過人者淵之兄弟亦有二方之風流雅道家聲諸子不逮餘烈所被弗及盈乎

魏書卷四十七考證

盧玄傳定火之雄未聞不武○定火二字未詳

第三子叔矩○弟應作第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三十六

高允

高允字伯恭渤海人也祖泰在叔父湖傳父韜少以英朗知名同郡封懿雅相敬慕爲慕容垂太尉從事中郎太祖平中山以韜爲丞相參軍早卒允少孤夙成有奇度清河崔玄伯見而異之歎曰高子黃中內潤文明外照必爲一代偉器但恐吾不見耳年十餘奉祖父喪還本郡推財與二弟而爲沙門名法淨未久而罷性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郡召功曹神䴥三年世祖舅陽平王杜超行征南大將軍鎮鄴以允爲從事中郎年四十餘矣超以方春而諸州囚多不決乃表允與中郎呂熙等分詣諸州共評獄事熙等皆以貪穢得罪唯允以清平獲賞府解還家教授受業者千餘人四年與盧玄等俱被徵拜中書博士遷侍郎與太原張偉並以本官領衛大將軍樂安王範從事中郎範世祖之寵弟西鎮長安允甚有匡益秦人稱之尋被徵還允曾作塞上翁詩有混欣戚遣得喪之致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西討上邽復以本官參丕軍事語在丕傳涼州平以參謀之勳賜爵汶陽子加建武將軍後詔允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以本官領著作郎時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幷譏前史之失別爲魏曆以示允允曰天文曆數不可空論夫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曆術之淺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譏今猶今之譏古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曰欲爲變者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怪唯東宮少傅游雅曰高君長於曆數當不虛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注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又謂雅曰高允之術陽元之射也衆乃歎服允雖明於曆數初不推步有所論說唯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尋以本官爲秦王翰傅後勑以經授恭宗甚見禮待又詔允與侍郎公孫質李虛胡方回共定律令世祖引允與論刑政言甚稱旨因問允曰萬機之務何者爲先是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者衆允因言曰臣少也賤所知唯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爲田三頃七十畝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爲粟二百二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哉世祖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民初崔浩薦冀定相幽幷五州之士數十人各起家郡守恭宗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勞勤未答今可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爲郎吏又守令宰民宜使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能濟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世祖奉使幷州受布千疋事尋發覺黑子請計於允曰主上問我爲首爲諱乎允曰公帷幄寵臣答詔宜實又自告忠誠罪必無慮中書侍郎崔覽公孫質等咸言首實罪不可測宜諱之黑子以覽等爲親己而反怒允曰如君言誘我死何其不直遂與允絕黑子以不實對竟爲世祖所疎終獲罪戮是時著作令史閔湛郗標性巧佞爲浩信待見浩所注詩論語尚書易遂上疏言馬鄭王賈雖注述六經並多疏謬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內諸書藏之秘府班浩所注命天下習業幷求勑浩注禮傳令後生得觀正義浩亦表薦湛有著述之才既而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用垂不朽欲以彰浩直筆之跡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而難作初浩之被收也允直中書省恭宗使東宮侍郎吳延召允仍留宿宮內翌日恭宗入奏世祖命允驂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允請曰爲何等事也恭宗曰入自知之既入見帝恭宗曰中書侍郎高允自在臣宮同處累年小心密慎臣所委悉雖與浩同事然允微賤制由於浩請赦其命世祖召允謂曰國書皆崔浩作不允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浩綜務處多總裁而已至於注疏臣多於浩

世祖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恭宗曰天威嚴重允是小臣迷亂失次耳臣
向備問皆云浩作世祖問如東宮言不允曰臣以下才謬參著作犯逆天威罪
應滅族今已分死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臣無
此言臣以實對不敢迷亂世祖謂恭宗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
不亦難乎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如此言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於是召
浩前使人詰浩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世祖怒甚勅允為詔
自浩已下僮吏已上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為頻詔催切允乞更一
見然後為詔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
死世祖怒命介士執允恭宗拜請世祖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
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恭宗後讓允曰人當知機不知
機學復何益當爾之時吾導卿端緒何故不從人言怒帝如此每一念之使人
心悸允曰臣東野凡生本無宦意屬休延之會應旌弓之舉釋褐鳳池仍參麟
閣尸素官榮妨賢已久夫史籍者帝王之實錄將來之炯戒今之所以觀往後
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榮曜當時
孤負聖恩自貽灰滅即浩之跡時有可論浩以蓬蒿之才荷棟梁之重在朝無
謇諤之節退私無委蛇之稱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至於
書朝廷起居之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亦為史之大體未為多違然臣與浩實
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大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之意恭宗動
容稱歎允後與人言我不奉東宮導旨者恐負翟黑子恭宗季年頗親近左右
營立田園以取其利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包養昔之明
王以至公宰物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示天下以無私訓天下以至儉故美聲
盈溢千載不衰今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
畜養雞犬乃至販酤市鄽與民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
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何欲而弗從而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昔虢之將亡
神乃下降賜之土田卒喪其國漢之靈帝不修人君之重好與宮人列肆販賣
私立府藏以營小利卒有顛覆傾亂之禍前鑒若此甚可畏懼夫為人君者必
審於擇人故稱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商書云無邇小人孔父有云小人近之則
不遜遠之則怨矣武王愛周召齊畢所以王天下殷紂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
國歷觀古今存亡之際莫不由之今東宮誠曰乏人儁乂不少頃來侍御左右
者恐非在朝之選故願殿下少察愚言斥出佞邪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
下畜產販賣以時收散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恭宗不納恭宗之崩也允
久不進見後世祖召允升階歔欷悲不能止世祖流淚命允使出左右莫知其
故相謂曰高允無何悲泣令至尊哀傷何也世祖聞之召而謂曰汝不知高允
悲乎左右曰臣等見允無言而泣陛下為之悲傷是以竊言耳世祖曰崔浩誅
時允亦應死東宮苦諫是以得免今無東宮允見朕因悲耳允表曰往年被勑
令臣集天文災異使事類相從約而可觀臣聞箕子陳謨而洪範作宣尼述史
而春秋著皆所以章明列辟景測皇天者也故先其善惡而驗以災異隨其失
得而效以禍福天人誠遠而報速如響甚可懼也自古帝王莫不尊崇其道而
稽其法數以自修飭厥後史官並載其事以為鑒誡漢成時光祿大夫劉向見
漢祚將危權歸外戚屢陳妖眚而不見納遂因洪範春秋災異報應者而為其
傳覲以感悟人主而終不聽察卒以危亡豈不哀哉伏惟陛下神武則天叡鑒
自遠欽若稽古率由舊章前言往行靡不究覽前皇所不逮也臣學不洽聞識
見寡薄懼無以裨廣聖德仰酬明旨今謹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事要略其文
辭凡為八篇世祖覽而善之曰高允之明災異亦豈減崔浩乎及高宗即位允
頗有謀焉司徒陸麗等皆受重賞允既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
此類也給事中郭善明性多機巧欲逞其能勸高宗大起宮室允諫曰臣聞太
祖道武皇帝既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營立非因農隙不有所興今建國已久
宮室已備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萬國西堂溫室足以安御聖躬紫樓臨望可以
觀望遠近若廣修壯麗為異觀者宜漸致之不可倉卒計斫材運土及諸雜役
須二萬人丁夫充作老小供餉合四萬人半年可訖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
其飢一婦不織或受其寒況數萬之衆其所損廢亦已多矣推之於古驗之於
今必然之效也誠聖主所宜思量高宗納之允以高宗纂承平之業而風俗仍

爲婚娶喪葬不依古式允乃諫曰前朝之世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
葬送之日歌謠鼓舞殺牲燒葬一切禁斷雖條旨久頒而俗不革變將由居上
者未能悛改爲下者習以成俗教化陵遲一至於斯昔周文以百里之地修德
布政先於寡妻及於兄弟以至家邦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明爲政者先自近始
詩云爾之教矣民胥效矣人君舉動不可不愼禮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燭娶
婦之家三日不舉樂今諸王納室皆樂部給伎以爲嬉戲而獨禁細民不得作
樂此一異也古之婚者皆揀擇德義之門妙選貞閑之女先之以媒娉繼之以
禮物集寮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敬婚姻之際如此之難今諸王十五便
賜妻別居然所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入掖庭而作合宗王妃嬪藩懿失禮之
甚無復此過往年及今頻有檢劾誠是諸王過酒致責跡其元起亦由色衰相
棄致此紛紜今皇子娶妻多出宮掖令天下小民必依禮限此二異也萬物之
生靡不有死古先哲王作爲禮制所以養生送死折諸人情若毀生以奉死則
聖人所禁也然葬者藏也死者不可再見故深藏之昔堯葬穀林農不易畝舜
葬蒼梧市不改肆秦始皇作爲地市下錮三泉金玉寶貨不可計數死不旋踵
尸焚墓掘由此推之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營葬費損巨億一
旦焚之以爲灰燼苟靡費有益於亡者古之臣奚獨不然今上爲之不輟而禁
下民之必止此三異也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憑致食饗之禮今
已葬之魂人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損敗風化瀆亂情理莫此
之甚上未禁之下不改絕此四異也夫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王重之
至乃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物非正色則不列今之大會
內外相混酒醉喧譊罔有儀式又俳優鄙藝污辱視聽朝廷積習以爲美而責
風俗之清純此五異也今陛下當百王之末踵晉亂之弊而不矯然釐改以厲
頹俗臣恐天下蒼生永不聞見禮教矣允言如此非一高宗從容聽之或有觸
迕帝所不忍聞者命左右扶出事有不便允輒求見高宗知允意逆屏左右以
待之禮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或有上事陳得失者高
宗省而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何爲不作書於人中諫之使人知惡

而於家內隱處也豈不以父親恐惡彰於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
顯諫此豈不彰君之短明己之美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是非常正言面
論至朕所不樂聞者皆侃侃言說無所避就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
忠乎汝等在左右曾不聞一正言但伺朕喜時求官乞職汝等把弓刀侍朕左
右徒立勞耳皆至公王此人把筆匡我國家不過著作郎汝等不自愧乎於是
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高
宗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幸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縕袍
廚中鹽菜而已高宗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卽賜帛五百匹粟千斛拜
長子忱爲綏遠將軍長樂太守允頻表固讓高宗不許初與允同徵游雅等多
至通官封侯及允部下吏百數十人亦至刺史二千石而允爲郎二十七年不
徙官時百官無祿允常使諸子樵采自給初尚書竇瑾坐事誅瑾子遵亡在山
澤遵母焦沒入縣官後焦以老得免瑾之親故莫有恤者允愍焦年老保護在
家積六年遵始蒙赦其篤行如此轉太常卿本官如故允上代都賦因以規諷
亦二京之流也文多不載時中書博士索敞與侍郎傅默梁祚論名字貴賤著
議紛紜允遂著名字論以釋其惑甚有典證復以本官領祕書監解太常卿進
爵梁城侯加左將軍初允與游雅及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嘗論允曰夫喜怒
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之弗信余與高
子遊處四十年矣未嘗見其是非慍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內文明而外柔弱
其言吶吶不能出口余常呼爲文子崔公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
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聲嘶股戰不
能言宗欽已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
高亮明主爲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寮友保茲元吉向之所爲矯矯者更
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
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臥見衞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
不謂此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內崔亦漏之於形外鍾期
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其爲人物所推如此高宗重允常不

名之愜呼爲令公令公之號播於四遠矣高宗崩顯祖居諒闇乙渾專擅朝命謀危社稷文明太后誅之引允禁中參決大政又詔允曰自頃以來庠序不建爲日久矣道肆陵遲學業遂廢子衿之歎復見于今朕既纂統大業八表晏寧稽之舊典欲置學官於郡國使進修之業有所津寄卿儒宗元老朝望舊德宜與中祕二省參議以聞允表曰臣聞經綸大業必以教養爲先咸秩九疇亦由文德成務故辟雍光於周詩泮宮顯於魯頌自永嘉以來舊章殄滅鄉閭蕪沒雅頌之聲京邑杜絕釋奠之禮道業陵夷百五十載仰惟先朝每欲憲章昔典經闡素風方事尙殷弗遑克復陛下欽明文思纂成洪烈萬國咸寧百揆時敘申祖宗之遺志興周禮之絕業爰發德音惟新文教搢紳黎獻莫不幸甚臣承旨勑並集二省披覽史籍備究典紀靡不敦儒以勸其業貴學以篤其道伏思明詔玄同古義宜如聖旨崇建學校以厲風俗使先王之道光演於明時郁郁之音流聞於四海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關經典世履忠清堪爲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與博士同年限三十以上若道業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謹堪循名教者先盡高門次及中第顯祖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也後允以老疾頻上表乞骸骨詔不許於是乃著告老詩又以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蓋止於應命者其有命而不至則闕焉羣賢之行舉其梗概矣今著之於左

中書侍郎固安侯范陽盧玄子真

郡功曹史博陵崔綽茂祖

河內太守下樂侯廣甯燕崇玄略

上黨太守高邑侯廣甯常陟公山

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勃海高毗子翼

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勃海李欽道賜

河西太守饒陽子博陵許堪祖根

中書郎新豐侯京兆杜銓士衡

征西大將軍從事中郎京兆韋閬友規

京兆太守趙郡李詵令孫

太常博士鉅鹿公趙郡李靈虎符

中書郎即丘子趙郡李遐仲熙

營州刺史建安公太原張偉仲業

輔國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邁

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侃士倫

東郡太守蒲陰子中山劉策

濮陽太守眞定子常山許琛

行司隸校尉中都侯西河宋宣道茂

中書郎燕郡劉遐彥鑒

中書郎武恆子河間邢穎宗敬

滄水太守浮陽侯勃海高濟叔民

太平太守平原子鴈門李熙士元

祕書監梁郡公廣平游雅伯度

廷尉正安平子博陵崔建興祖

廣平太守列人侯西河宋愔

州主簿長樂潘天符

郡功曹長樂杜熙

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張綱

中書郎上谷張誕叔術

祕書郎鴈門王道雅

祕書郎鴈門閔弼

衞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郎苗

大司馬從事中郎上谷侯辯

陳留郡太守高邑子趙郡呂季才

夫百王之御世也莫不資伏羣才以隆治道故周文以多士克寧漢武以得賢爲盛此載籍之所記由來之常義魏自神䴥已後宇內平定誅赫連積世之僭掃窮髮不羈之寇南摧江楚西盪涼域殊方之外慕義而至於是偃兵息甲修立文學登延儁造酬諮政事夢想賢哲思遇其人訪諸有司以求名士咸稱范陽盧玄等四十二人皆冠冕之冑著聞州邦有羽儀之用親發明詔以徵玄等乃旌官以待之懸爵以縻之其就命三十五人自餘依例州郡所遣者不可稱記爾乃髦士盈朝而濟濟之美興焉昔與之俱蒙斯舉或從容廊廟或游集私門上談公務下盡忻娛以爲千載一時始於此矣日月推移吉凶代謝同徵之人凋殲殆盡在者數子然復分張往昔之忻變爲悲戚張仲業東臨營州遲其還返一敘于懷齎衿于垂殁之年寫情於桑榆之末其人不幸復至殞殁在朝者皆後進之士居里者非疇昔之人進涉無寄心之所出入無解顏之地顧省形骸所以永歎而不已夫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亦可以長言寄意不爲文二十年矣然事切於心豈可默乎遂爲之頌詞曰紫氣干霄羣雄亂夏王襲徂征戎車屢駕掃盪遊氛克翦妖霸四海從風八埏漸化政教無外既寧且一偃武櫜兵唯文是恤帝乃旁求搜賢舉逸巖隱投竿異人並出藹藹盧生量遠思純鑽道據德遊藝依仁旌弓既招釋褐投巾擢齊升堂嘉謀日陳自東徂南躍馬馳輪僭馮影附劉以和親茂祖發軍夙罹不造克己勉躬聿隆家道敦心六經遊思文藻終辭寵命以之自保燕常篤信百行靡遺位不苟進任理栖遲居沖守約好讓善推思賢樂古如渴如飢子翼致遠道賜悟深相期以義相和若琴並叅幕府俱發德音優游卒歲聊以寄心祖根運會克光厥猷仰緣朝恩俯因德友功雖後建祿實先受班同舊臣位並羣后士衡孤立內省靡疚言不崇華交不遺舊以產則貧論道則富所謂伊人實邦之秀卓矣友規稟茲淑量存彼大方樸此細讓神與理冥形隨流浪雖屈王侯莫屈其尚邈邈名區世多奇士山岳所鍾挺生三李矯矯清風抑抑容止初九而潛望雲而起就尹西都讚惟作傅垂訓皇宮載理雲霧熙雖中天迹階郎署餘塵可挹終亦顯著仲業淵長雅性清到憲章古式綢繆典誥時值險艱常一其操納衆以仁訓下以孝化被龍川民歸其教遵則英賢侃亦稱選聞達邦家名行素顯志在兼濟豈伊獨善絕匠弗顧功不獲展劉許履忠竭力致躬出能騁說入獻其功軺軒一舉挑燕下崇名彰魏世享業亦隆道茂夙成弱冠播名與朋以信行物以誠怡怡昆弟穆穆家庭發響九皐翰飛紫冥頻在省闥亦司于京刑以之中政以之平猗歟彥鑒思參文雅率性任真器成非假靡矜于高莫恥于下乃謝朱門歸迹林野宗敬延譽號爲四儁華藻雲飛金聲夙振中遇沉痾賦詩以諷忠顯于辭理出于韻高滄朗達默識淵通領新悟異發自心胸質侔和璧文炳雕龍耀姿天邑衣錦舊邦士元先覺介焉不惑振袂來庭始賓王國蹈方履正好是繩墨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孔稱游夏漢美淵雲越哉伯度出類踰羣司言秘閣作牧河汾移風易俗理亂解紛融彼滯義渙此潛文儒道以析九流以分崔宋二賢誕性英偉擢穎閭閻聞名象魏蹇蹇儀形邈邈風氣達而不矜素而能貴潛符標尙杜熙好和情不潔流渾不同波絕希龍津止分常科曲而遠顯損而逾多張綱柔謙叔術正直道雅洽聞研爲兼識拔萃衡門俱漸鴻翼發憤忘餐豈要斗食寧禮從仁罔怨于式失不繫心得不形色郎苗始舉用均已試智足周身言足爲治性協於時情敏於事與今而同與古爲異物以利移人以酒昏侯生潔己唯義是敦日縱醇醪逾敬逾溫其在私室如涉公門季才之性柔而執競居彼南秦申威致命誘之以權矯之以正帝道用光邊土納慶羣賢遭世顯名有代志竭其忠才盡其概體襲朱裳腰紉雙佩榮曜當時風高千載君臣相遇理實難偕昔因朝命與之克諧披衿散想解帶舒懷此昕如昨存亡奄乖靜言思之中心九摧揮毫頌德潸爾增哀

皇興中詔允兼太常至兗州祭孔子廟謂允曰此簡德而行勿有辭也後允從顯祖北伐大捷而還至武川鎮上北伐頌其詞曰

皇矣上天降鑒惟德眷命有魏照臨萬國禮化丕融王猷允塞靜亂以威穆民以則北虜舊隸稟政在蕃往因時闕逃命北轅世襲凶軌背忠食言招亡聚盜醜類實繁敢率犬羊圖縱猖蹶乃詔訓師興戈北伐躍馬裹糧星馳電發撲討虔劉肆陳斧鉞斧鉞暫陳馘剪厥旅積骸填谷流血成浦元凶狐奔假息窮墅

爪牙既推腹心亦阻罔之忠厚存及行業翼翼聖明有兼斯美譯被京觀垂此仁旨封尸野穫惠加生死生死蒙惠人欣覆育理貫幽冥澤漸殊域物歸其誠神獻其福遐邇斯懷無思不服古稱善兵歷時始捷今也用師辰不及浹六軍克合萬邦以協義著春秋功銘玉牒載與頌聲播之來葉顯祖覽而善之又顯祖時有不豫以高祖沖幼欲立京兆王子推集諸大臣以次召問允進跪上前涕泣曰臣不敢多言以勞神聽願陛下上思宗廟託付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顯祖於是傳位於高祖賜帛千匹以標忠亮又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雖久典史事然而不能專勤屬述時與校書郎劉模有所緝綴大較續崔浩故事準春秋之體而時有刊正自高宗迄于顯祖軍國書檄多允文也末年乃薦高閭以自代以定議之勳進爵咸陽公加鎮東將軍尋授使持節散騎常侍征西將軍懷州刺史允秋月巡境問民疾苦至邵縣見邵公廟廢毀不立乃曰邵公之德闕而不禮為善者何望乃表聞修葺之允於時年將九十矣勸民學業風化頗行然儒者優遊不以斷決為事後正光中中散大夫中書舍人河內常景追思允帥郡中故老為允立祠於野王之南樹碑紀德焉太和二年又以老乞還鄉里十餘章上卒不聽許遂以疾告歸其年詔以安車徵允勑州郡發遣至都拜鎮軍大將軍領中書監固辭不許又扶引就內改定皇誥允上酒訓曰臣被勑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為酒訓臣以朽邁遺人倫所棄而殊恩過隆錄臣於將殁之年勸臣於已墜之地奉命驚惶喜懼兼甚不知何事可以上答伏惟陛下以叡哲之姿撫臨萬國太皇太后以聖德之廣濟育羣生普天之下罔不稱賴然日昃憂勤虛求不已思監往事以為警戒此之至誠悟通百靈而況於百官士民不勝踴躍謹竭其所見作酒訓一篇但臣愚短加以荒廢辭義鄙拙不足觀採伏願聖慈體臣悾悾之情恕臣狂瞽之意其詞曰自古聖王其為饗也玄酒在堂而醴酒在下所以崇本重原降於滋味雖泛爵旅行不及於亂故能禮章而敬不虧事畢而儀不忒非由斯致是失其道將何以範時軌物垂之於世歷觀往代成敗之效吉凶由人不在數也商辛耽酒殷道以之亡公旦陳誥周德以之昌子反昏酣而致斃穆生不飲而身光或長世而為戒或百代而流芳酒之為狀變惑情性雖曰哲人孰能自競在官者殆於政也為下者慢於令也聰達之士荒於聽也柔順之倫興於諍也久而不悛致於病也豈止於病乃損其命諺亦有云其益如毫其損如刀言所益者止於一味之益不亦寡乎言所損者夭年亂志夭亂之損不亦夥乎無以酒荒而陷其身無以酒狂而喪其倫迷邦失道流湎漯肆不師不遵反將何因詩不云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朋友之義也作官以箴之申謨以禁之君臣之道也其言也善則三覆而佩之言之不善則哀矜而貸之此實先王納規之意往者有晉士多失度肆散誕以為不羈縱長酣以為高達調酒之頌以相眩曜稱堯舜有千鍾百觚之飲著非法之言引大聖為譬以則天之明豈其然乎且子思有云夫子之飲不能一升以此推之千鍾百觚皆為妄也今大魏應圖重明御世化之所暨無思不服仁風教洽於四海太皇太后以至德之隆誨而不倦憂勤備於皇情誥訓行於無外故能道協兩儀功同覆載仁恩下逮罔有不遵普天率土靡不蒙賴在朝之士有志之人宜克己從善履正存貞節酒以為度順德以為經悟昏飲之美疾審敬慎之彌榮遵孝道以致養顯父母而揚名蹈閔曾之前軌遺仁風於後生仰以答所授俯以保其成可不勉歟可不勉歟高祖悅之常置左右詔允乘車入殿朝賀不拜明年詔允議定律令雖年漸期頤而志識無損猶心存舊職披考史書又詔曰允年涉危境而家貧養薄可令樂部絲竹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特賜允蜀牛一頭四望蜀車一乘素几杖各一蜀刀一口又賜珍味每春秋常致之尋詔朝晡給膳朔望致牛酒衣服綿絹每月送給允皆分之親故是時貴臣之門皆羅列顯官而允子弟皆無官爵其廉退若此遷尚書散騎常侍時延入備几杖問以政治十年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朝之大議皆咨訪焉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初無譴咎初真君中以獄訟留滯始令中書以經義斷諸疑事允據律評刑三十餘載內外稱平允以獄者民之命也常歎曰皐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釁況凡人能無咎乎其年四月有事西郊詔以御馬車迎允就郊所板殿觀矚馬忽驚奔車覆傷眉三處高祖文明太后遣醫藥護

治存問相望司駕將處重坐允啓陳無恙乞免其罪先是命中黃門蘇興壽扶
侍允曾雪中遇犬驚倒扶者大懼允慰勉之不令聞徹興壽稱共允接事三年
未嘗見其忿色恂恂善誘誨人不倦晝夜手常執書吟詠尋覽篤親念故虛己
存納雖處貴重志同貧素性好音樂每至伶人弦歌鼓舞常擊節稱善又雅信
佛道時設齋講好生惡殺性又簡至不妄交遊顯祖平青齊徙其族望於代時
諸士人流移遠至率皆飢寒徙人之中多允姻媾皆徒步造門允散財竭產以
相贍賑慰問周至無不感其仁厚收其才能表奏申用時議者皆以新附致異
允謂取材任能無宜抑屈先是允被召在方山作頌志氣猶不多損談說舊事
了無所遺十一年正月卒年九十八初允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
民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矣先卒旬外微有不適猶不寢臥呼醫請藥
出入行止吟詠如常高祖文明太后聞而遣醫李脩往脈視之告以無恙脩入
密陳允榮衛有異懼其不久於是遣使備賜御膳珍羞自酒米至於鹽醢百有
餘品皆盡時味及牀帳衣服茵被几杖羅列於庭王官往還慰問相屬允喜形
於色語人曰天恩以我篤老大有所賚得以贍客矣表謝而已不有他慮如是
數日夜中卒家人莫覺詔給絹一千匹布二千匹綿五百斤錦五十匹雜綵百
匹穀千斛以周喪用魏初以來存亡蒙賚者莫及焉朝廷榮之將葬贈侍中司
空公冀州刺史將軍公如故謚曰文賜命服一襲允所製詩賦誄頌箴論表讚
左氏公羊釋毛詩拾遺論雜解議何鄭膏肓事凡百餘篇別有集行於世允明
算法為算術三卷子忱襲

忱字士和以父任除綏遠將軍長樂太守為政寬惠民庶安之後例降爵為侯
尋卒

孫貴賓襲除州治中卒官

忱弟懷字士仁任城王雲郎中令大將軍從事中郎授中散恬懷退靜不競世
利在散輩十八年不易官太和中除太尉東陽王諮議參軍而卒

子綽字僧裕少孤恭敬自立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沉雅有度量博涉經史太和
十五年拜奉朝請太尉扶曹行參軍尋兼尚書祠部郎以母憂去職久之除治
書侍御史轉洛陽令綽為政強直不避豪貴邑人憚之又詔參議律令遷長兼
國子博士行潁川郡事詔假節行涇州刺史延昌初遷尚書右丞參議壬子曆
肅宗初司徒清河王懌司馬冠軍又隨懌遷太尉司馬其年秋大乘賊起於冀
州都督元遙率衆討之詔綽兼散騎常侍持節以白虎幡軍前招慰綽信著州
里降者相尋軍還除汲郡太守固辭不拜御史中尉元匡奏高聰及綽等朋附
高肇詔並原罪俄行滎陽郡事以本將軍出除豫州刺史為政清平抑強扶弱
百姓愛之流民歸附者二千餘戶遷後將軍幷州刺史正光三年冬暴疾卒年
四十八四年九月詔贈安東將軍冀州刺史謚曰簡

子炳字仲彰太尉行參軍稍遷征虜將軍開府掾早卒

允弟推字仲讓小名檀越早有名譽太延中以前後南使不稱妙簡行人游雅
薦推應選詔兼散騎常侍使劉義隆南人稱其才辨遇疾卒於建業朝廷悼惜
之喪還贈輔國將軍臨邑子謚曰恭賜命服衣冠允為之作誄

推弟燮字季和小字淳于亦有文才世祖每詔徵辭疾不應恆譏笑允屈折久
宦栖泊京邑常從容於家州辟主簿卒

孫市賓奉朝請冀州京兆王愉城局參軍愉構逆市賓逃歸京後除青州安南
府司馬永熙中冠軍將軍開府從事中郎始神䴥中允與從叔濟族兄毗及同
郡李金俱被徵

濟字叔民初補中書博士又為楚王傅真君中假員外常侍賜爵浮陽子使於
劉義隆世祖臨江於行所除盱眙太守後超授游擊將軍尋出除滄水太守卒
年六十七贈鎮遠將軍冀州刺史謚曰宣

子矯襲卒子師襲

師字孝則有學識歷詹事丞太子舍人尚書主客郎轉通直散騎侍郎從事正
員郎累遷光祿少卿行涇州事卒贈龍驤將軍河州刺史

子和仁字德舒襲釋褐員外散騎侍郎領殿中御史少清簡有文才曾為五言
詩贈太尉屬盧仲宣仲宣甚歎重之常有高尚之志後為洛州錄事參軍不赴
服餌於汲郡白鹿山未幾卒時人悼惜之

和仁弟德偉武定末東宮齋帥
矯弟遵自有傳
毗字子翼鄉邑稱為長者官至從事中郎
孫當尚書郎卒贈樂陵太守謚曰恭初允所引劉模者長樂信都人也少時竊遊河表 闕 遂至河南尋復潛歸頗涉經籍微有注疏之用允領祕書典著作選為校書郎允修撰國記與俱緝著常令模持管籥每日同入史閣接膝對筵屬述時事允年已九十目手稍衰多遣模執筆而指授裁斷之如此者五六歲允所成篇卷著論上下模預有功焉太和初模遷中書博士與李彪為寮友並相愛好至於訓導國胄甄明風範遠不及彪也出除潁州刺史王肅之歸闕路經懸瓠屬旅羇悴時人莫識模獨給所須弔待以禮肅深感其意及肅臨豫州模猶在郡徵報復之由是為新蔡太守在二郡積十年寬猛相濟頗有治稱正始元年復出為陳留太守時年七十餘矣而飾老隱年昧禁自效遂家於南潁川不復歸其舊鄉矣
子懷怨聰率多 闕 甚收潁川情和至襄武將軍本州冠軍府功曹參軍
懷怨弟懷遠頗解醫術歷位給事中卒於左軍將軍鎮遠將軍
史臣曰依仁遊藝執義守誥其司空高允乎蹈危禍之機抗雷電之氣處死夷然忘身濟物卒悟明主保己全身自非體隣知命鑒照窮達亦何能以若此宜其光寵四世終享百齡有魏以來斯人而已僧裕學治有聞辛脩之義也

魏書卷四十八

魏書卷四十八考證

高允傳䜟詩以訊○訊監本作迅今改正
執義守誥○玉篇誥同哲守誥即明哲保身之義也

魏書卷四十八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三十七

李靈　崔鑒

李靈字虎符趙郡人高平公順從父兄也父勰字小同恬靜好學有聲趙魏太祖平中原聞勰已亡哀惜之贈宣威將軍蘭陵太守神䴥中世祖徵天下才儁靈至拜中書博士轉侍郎從駕臨江除淮陽太守靈以學優遴謹選授高宗經後加建威將軍中散內博士賜爵高邑子高宗踐祚除平南將軍洛州刺史而卒時年六十三帝追悼之贈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定州刺史鉅鹿公諡曰簡

子恢襲子爵高宗以恢師傅之子拜員外散騎常侍安西將軍長安鎮副將進爵爲侯假鉅鹿公皇興元年鎮軍大將軍東平王道符謀反殺恢及雍州刺史魚玄明雍州別駕李允等恢時年四十八顯祖愍之追贈恢散騎常侍鎮西將軍定州刺史鉅鹿公諡曰貞

恢長子悅祖襲爵高邑侯例降爲伯卒

子瑾字伯瓊太和中拜奉朝請後襲爵轉司徒廣陽王嘉集曹參軍太尉高陽王雍長流參軍太尉清河王懌記室參軍後除中堅將軍步兵校尉葛榮反於河北所在殘害詔瑾持節兼吏部郎中東北道弔慰大使至冀州值葛榮圍逼勑授瑾防城都督時瑾以三子自隨次子戰死瑾恐動人情忍哀輟哭城陷投賊既而走免永安初拜左將軍太中大夫殷州大中正累遷衞將軍右光祿大夫太尉諮議參軍天平初除車騎將軍大司農卿中正如故瑾淳謹好學老而不倦元象元年秋卒年六十五贈使持節都督定瀛殷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定州刺史

子景威襲武定末西汝陰太守齊受禪爵例降

悅祖弟顯甫本州別駕遷步兵校尉從駕南討以功賜爵平棘子行幷州事尋除河北太守卒贈顯武將軍安州刺史諡曰威

子元忠武定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晉陽縣開國伯

子搔武定末河內太守

顯甫次弟華字季夏初爲羽林中郎武騎侍郎步兵校尉轉直閤將軍武衞將軍華膂力過人頗有將略每從征伐頻著軍功賜爵欒城子定州驃騎長史輔國將軍中山太守卒贈前將軍幽州刺史有八子

長子構襲爵至通直散騎常侍卒贈殷州刺史

次敬義司徒長流參軍兼光祿少卿平北將軍光祿大夫卒贈本將軍殷州刺史

次叔向爲徐州鎧曹參軍帶郭浦戍主值刺史元法僧叛遇入蕭衍

次幼緒早亡

次季脩博陵常山二郡太守

次世幹次稚明兄弟並不修名行險暴無禮爲時所疾

華弟憑字青龍祕書主文中散累遷冀州征東長史太子中舍人阿附趙脩超遷司空長史給事黃門侍郎武衞將軍定州大中正坐脩黨免官後除趙郡太守卒

子道嘉字同吉豫州外兵參軍汝陽太守

同吉弟文衡開府行參軍

恢弟綜行河間郡早卒

綜子遵字貝軌有業尚初拜奉朝請尚書度支郎遷洛爲營構將高祖南伐爲行臺郎車駕還拜太子步兵校尉世宗初轉步兵校尉兼散騎侍郎副盧昶東北道使拜司空諮議加中壘將軍京兆王愉以征東將軍爲冀州刺史遵爲愉府司馬愉反召集州府以告之遵不從爲愉所害時年四十四事平詔賜帛二百匹贈征虜將軍幽州刺史諡曰簡拜子渾給事中

渾字季初武定末大司農卿

渾弟繪字敬文齊王丞相府司馬

繪弟系字乾經少聰惠有才學與舅子河間邢昕少相倫輩曉不逮之初爲征東法曹參軍後除奉車都尉加寧遠將軍尋拜大司馬廣陵王錄事參軍府解

還鄉里徵拜冠軍將軍中散大夫齊獻武王從子永樂爲濟州刺史聞而請與相見待以賓交之禮及永樂薨系送葬還都蕭衍遣使朝貢侍中李神儁舉系爲尚書南主客郎系前後接對凡十八人頗爲稱職齊文襄王攝選以系爲司徒諮議參軍因謂之曰自郎署至此所謂不次以鄉人才故有此舉耳尋加征虜將軍武定五年兼散騎常侍使蕭衍與其二兄前後將命時人稱之太尉高岳出討以系爲大都督司馬師還拜太子家令七年八月卒時年四十六時人傷惜之齊初贈平東將軍北徐州刺史謚曰文

靈弟均趙郡太守

均子瓚字世顯身長八尺五寸衣冠魁偉受學於梁祚與安中爲祕書中散本州別駕轉趙郡常山二郡太守遷中書郎雅爲高允所知天安初劉彧徐州刺史薛安都舉彭城降詔鎮南大將軍博陵公尉元鎮東將軍陽城公孔伯恭等率衆迎之顯祖復以瓚參二府軍事軍達九里山安都率文武出迎元不加禮接安都還城使遂不至時劉彧將張永沈攸之等率衆先屯下磕元令瓚與中書郎高閭入彭城說安都安都即與俱載赴軍元等入城收管籥其夜永攻南門不剋退還時永輜重在武原瓚勸元乘永之失據攻永米船大破之斬首數千級時大雪寒永軍凍死者萬計於是遂定淮北加瓚寧朔將軍與張讜對爲兗州刺史綏安初附以參定徐州之功賜爵始豐侯加建武將軍延興元年年四十卒謚曰懿

子元茂太和八年襲爵加建武將軍以寬雅著稱闕又例降拜司徒司馬尋除掇威將軍南征別將彭城鎮副將民吏安之賞帛百匹穀二百斛太和二十年年四十四卒贈顯武將軍徐州刺史謚曰順

子秀之字鳳起初除京兆王參軍轉員外散騎侍郎襲爵拜尚書都官郎

秀之弟子雲字鳳昇司空參軍轉外兵參軍本州治中

子雲弟子羽字鳳降征南法曹參軍

子羽弟子岳字鳳跱員外郎大司馬祭酒秀之等早孤事母孝謹兄弟並容貌魁偉風度審正而皆早卒

鳳昇子道宗武定末直閤將軍

道宗弟道林司徒中兵參軍

元茂弟宣茂太和初拜中書博士稍遷司空諮議轉司馬監營構事出除寧朔將軍試守正平郡不拜兼定州大中正坐受鄉人財貨爲御史所劾除名爲民從駕征新野又從討樊鄧持節兼散騎常侍東南二道使景明中除平陽太守以罪左遷步兵校尉正始初除太中大夫遷光祿大夫宣茂議明堂之制以五室爲長與游肇往復參著之還平東將軍幽州刺史延昌二年卒年五十九遺言薄葬贈本將軍齊州刺史謚曰惠

子籍之字脩遠性謹正粗涉書史歷員外郎給事中司徒諮議參軍前將軍太中大夫著忠誥一篇文多不載永熙初卒年五十四贈中軍將軍定州刺史

子儼字伯倫武定末司空主簿

籍之弟志字敬遠有氣尚州主簿

子長瑜郡功曹

敬遠弟幼遠性麤暴每爲劫盜刺史錄殺之

宣茂弟叔胤舉秀才著作佐郎歷廣陵王諮議南趙郡太守在位九載有政績景明三年卒年三十六謚曰惠

子暉字延軌位至相州錄事參軍

暉弟昺字景業初爲盪寇將軍齋帥又除員外郎遷尚書郎仍齋帥建義初遇害河陰贈平北將軍定州刺史

叔胤弟仲胤自中書學生歷公府主簿從事中郎諫議大夫尚書左丞卒賜帛一百匹布五十匹綿五十斤贈鎮遠將軍光州刺史謚曰恭

少子子仁尚書主客郎

崔鑒字神具博陵安平人父綽少孤學行修明有名於世與盧玄高允李靈等俱被徵語在允傳尋以母老固辭後爲郡功曹而卒鑒頗有文學自中書博士轉侍郎延興中受詔使齊州觀省風俗行兗州事以功賜爵桐廬縣子出爲奮威將軍東徐州刺史鑒欲安悅新附民有年老者表求假以守令詔從之又於

州內冶銅以爲農具兵民獲利卒贈冠軍將軍青州刺史安平侯諡曰康

子合字貴和少有時譽襲爵桐廬子爲中書學生主文中散太尉諮議參軍本州大中正出爲常山太守卒於郡時年二十七

長子脩義有風望襲爵自司徒默曹參軍再遷寧遠將軍新野太守還除太尉掾出爲冀州征東府長史卒年四十五

長子放寶襲爵齊受禪例降

合第秉少有志氣太和中爲中書學生拜奉朝請轉徐州安東府錄事參軍陽平王頤之爲定州秉復爲衞軍府錄事參軍帶毋極令時甄琛爲長史因公事言競之間秉以拳擊琛墜于牀下琛以本縣長笑而不論其豪率若此彭城王勰征壽春秉從行招致壯俠以爲部卒勰目之謂左右曰吾當寄膽氣於此人後爲司空主簿轉掾城門校尉長兼司空司馬遷長史加輔國將軍出除左將軍廣平內史大納財貨爲清論所鄙入爲司徒左長史未幾除平東將軍光祿大夫尋加安西將軍出除燕州刺史時天下多事遂爲杜洛周攻圍秉堅守歷年朝廷遣都督元譚與秉第二子仲哲赴救譚敗仲哲死之秉遂率城民奔定州坐免官尋除撫軍將軍行相州事轉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昌末冀州流民聚於河外因立東冀州除秉爲刺史加征東將軍不之任永安二年還衞將軍右光祿大夫秉年老被疾上表辭事詔不許元顥入洛秉避居陽武二年除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太昌中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常侍左光祿如故頻以老病乞解永熙三年去職天平四年薨年七十八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定瀛滄三州諸軍事本將軍尚書令司徒公定州刺史諡曰靖穆

長子忻字伯悅有世幹爲荊州平南府外兵參軍北道行臺常景引爲行臺郎又啓除員外郎復爲安遠將軍尚書左中兵郎中以鄭儼之甥兼尚書左丞莊帝初遇害於河陰年四十二贈鎮軍將軍殿中尚書冀州刺史

忻弟仲哲生爲祖母宋氏所養早有知識六歲宋亡啼慕不止見者悲之性恢達常以將略自許辟司徒行參軍假寧朔將軍統軍從廣陽王淵北討擊柔玄賊破之賜爵安平縣男及父秉於燕州被圍泣訴朝廷遂除別將與都督元譚赴援到下口遇賊仲哲戰歿時年三十五

長子長瑜武定中儀同開府中兵參軍

長瑜弟叔瓚司徒田曹參軍

仲哲弟叔彥撫軍將軍

叔彥弟季通武定中兼司農少卿

季通小弟季良風望閑雅自太學博士從都督李神軌征討有功賜爵蒲陰縣男尋除著作佐郎通直散騎侍郎轉征虜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太尉長史及秉還鄉季良亦去職歸養後除中軍將軍光祿大夫先秉卒於家時年三十六贈車騎將軍尚書右僕射定州刺史諡曰簡

秉弟習字貴禮有世譽歷司徒主簿彭城王勰開府屬遷幽州長史博陵太守吏民愛敬之在郡九年轉河東太守卒於郡年五十一贈中山太守孝昌三年重贈後將軍幷州刺史

長子世儒字希業卒於大司馬從事中郎

世儒第三弟叔業武定中南兗州別駕

秉從父弟廣字仲慶有識幹初爲中書學生高祖時殿中郎中歷通直散騎侍郎太子步兵校尉詔守尚書左丞父憂去職後任城王澄爲揚州引廣爲鎮南府長史以母老辭景明末卒於家贈安遠將軍光州刺史

子元獻字世儁頗有學識舉秀才不行後卒於鄉里

廣弟文業爲中書博士轉司徒主簿城陽王鸞爲定州刺史引爲治中年四十九卒子伯謙武定末司空諮議參軍

史臣曰李以儒俊之風當旌帛之舉崔以文雅之烈應利用之科世家有業餘慶不已人位繼軌亦爲盛哉

魏書卷四十九

魏書卷四十九考證

李靈傳繪弟系〇系北史作繇按李氏宗族見於北史者趙郡太守顯字彥祖
生三子思系曾其名系者即順之父也順與靈爲從父兄繪系俱靈之曾孫
不應犯其五世從祖之諱當以繇爲是

魏書卷四十九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三十八

尉元　慕容白曜

尉元字苟仁代人也世爲豪宗父目斤勇略聞於當時泰常中爲前將軍從平虎牢頗有軍功拜中山太守元年十九以善射稱神䴥中爲虎賁中郎將轉羽林中郎小心恭肅以匪懈見知世祖嘉其寬雅有風貌稍遷駕部給事中從幸海隅賜爵富城男加寧遠將軍和平中遷北部尚書加散騎常侍進爵太昌侯拜冠軍將軍天安元年薛安都以徐州內附請師救援顯祖以元爲使持節都督東道諸軍事鎮南大將軍博陵公與城陽公孔伯恭赴之劉彧東平太守無鹽戍主申纂詐降元知非誠款外示容納而密備焉劉彧兗州刺史畢衆敬遣東平太守章仇摽詣軍歸款元並納之遂長驅而進賊將周凱望聲遁走彧遣將張永沈攸之等率衆討安都屯于下磕永乃分遣羽林監王穆之領卒五千守輜重於武原龍驤將軍謝善居領卒二千據呂梁散騎侍郎張引領卒二千守茱萸督上租糧供其軍實安都出城見元元依朝旨授其徐州刺史遣中書侍郎高閭李璨等與安都俱還入城別令孔伯恭精甲二千撫安內外然後元入彭城元以張永仍據險要攻守勢倍懼傷士卒乃命安都與璨等固守身率精銳揚兵于外分擊呂梁絕其糧運善居遁奔茱萸仍與張引東走武原馳騎追擊斬首八百餘級武原窮寇八千餘人拒戰不下元親擐甲胄四面攻之破穆之外營殺傷太半獲其輜重五百餘乘以給彭城諸軍然後收師緩戰開其走路穆之率餘燼奔于永軍永勢挫力屈元乘勝圍之攻其南門永遂捐城夜遁伯恭安都乘勢追擊時大雨雪泗水冰合永棄船而走元豫測永必將奔亡身率衆軍邀其走路南北奮擊大破於呂梁之東斬首數萬級追北六十餘里死者相枕手足凍斷者十八九生擒劉彧使持節都督梁南北秦三州諸軍事梁秦二州刺史寧朔將軍益陽縣開國侯垣恭祖龍驤將軍羽林監沈承伯等永攸之輕騎走免收其船車軍資器械不可勝數劉彧東徐州刺史張讜據團城徐州刺史王玄載守下邳輔國將軍兗州刺史樊昌侯王整龍驤將軍蘭陵太守桓忻驅掠近民保險自固元遣慰喻張讜及青州刺史沈文秀等皆遣使通誠王整桓忻相與歸命元表曰彭城倉廩虛罄人有飢色求運冀相濟兗四州粟取張永所棄船九百艘泝清運致可以濟救新民顯祖從之又表分兵置戍進定青冀復表曰彭城賊之要藩不有積粟彊守不可以固若儲糧廣戍雖劉彧師徒悉動不敢窺覦淮北之地此自然之勢也詔曰待後軍到量宜守防其青冀已遣軍援須待尅定更運軍糧元又表曰臣受命出疆再離寒暑進無鄧艾一舉之功退無羊祜保境之略雖淮岱獲振而民情未安臣以愚智屬當偏任苟事宜宣徹敢不以聞臣前表以下邳水陸所湊先規殄滅遣兵屢討猶未擒定然彭城下邳信命未斷而此城之人元居賊界心尚戀土輒相誑惑希幸非望南來息耗壅塞不達雖至窮迫仍不肯降彭城民任玄朗從淮南到鎮稱劉彧將任農夫陳顯達領兵三千來備宿豫臣即以其日密遣覘使驗其虛實如朗所言臣欲自出擊之以運糧未接又恐新民生變遣子都將于沓千劉龍駒等步騎五千將往赴擊但征人淹久逃亡者多迭相扇動莫有固志器仗敗毀無一可用臣聞伐國事重古人所難功雖可立必須經略而舉若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路亦由下邳入沂水經東安即爲賊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陽戍東安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而尅若四處不服青冀雖拔百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臣愚以爲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斷劉彧北顧之意絕愚民南望之心夏水雖盛無津途可因冬路雖通無高城可固如此則淮自舉暫勞永逸今雖向熱猶可行師兵尚神速久則生變若天雨既降或因水通運糧益衆規爲進取恐近淮民庶翻然改圖青冀二州卒未可拔臣輒與寮佐共議咸謂可然若隱而不陳懼有損敗之責陳而無驗恐成誣罔之罪惟天鑒照臣愚衷或復遣沈攸之吳憘公領卒數萬從沂清而進欲援下邳元遣孔伯恭率步騎一萬以拒之幷以攸之前敗軍人傷殘手足瘃瓦膝行者盡送令還以沮其衆又表求濟師詔遣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赴之白曜到瑕丘遇患會泗水暴竭賊軍不得前進白曜遂不行伯恭大破

賊軍攸之懽公等輕騎遁走元書與劉彧徐州刺史王玄載示其禍福玄載狼
狽夜走宿豫淮陽皆棄城而遁於是遣南中郎將中書侍郎高閭領騎一千與
張讜對爲東徐州刺史中書侍郎李璨與畢衆敬對爲東兗州刺史以安初附
拜元都督徐南北兗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開府徐州刺史淮陽公持節散騎
常侍尙書如故詔元曰賊將沈攸之吳懽公等驅率蟻衆進寇下邳卿戎昭果
毅智勇奮發水陸邀絕應時摧殄自淮以北蕩然清定皆是元帥經略將士效
力之所致也朕用嘉焉所獲諸城要害之處分兵置戍以怗民情今方欲清蕩
吳會懸旌秣陵至於用兵所宜形勢進止善加量度勗靜以聞是時徐州妖人
假姓司馬字休符自稱晉王扇惑百姓元遣將追斬之四年詔徵元還京赴西
郊尋還所鎮延興元年五月假元淮陽王三年劉昱將蕭順之王勑懃等領衆
三萬入寇淮北諸城元分遣諸將逆擊走之元表淮陽郡上黨令韓念祖始臨
之初舊民南叛全無一人令撫綏招集愛民如子南來民費係先等前後歸附
戶至二百有餘南濟陰郡睢陵縣人趙憐等辭稱念祖善於綏撫清身潔己請
乞念祖爲睢陵令若得其人必能招集離叛成立一縣顯祖詔曰樹君爲民民
情如此可聽如請元好申下人之善皆此類也太和初徵爲內都大官既而出
爲使持節鎮西大將軍開府統萬鎮都將甚得夷民之心三年進爵淮陽王以
舊老見禮聽乘步挽杖於朝蕭道成既將立多遣間諜扇動新民不逞之徒所
在蜂起以元威名夙振徵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征諸軍事征西大將軍大都
將餘官如故總率諸軍以討之元討五固賊桓和等皆平之東南清晏遠近怗
然入爲侍中都曹尙書遷尙書令十三年進位司徒十六年例降庶姓王爵封
山陽郡開國公食邑六百戶元表曰臣以天安之初奉律總戎廓寧淮右海內
既平仍忝徐岳素餐尸祿積有年歲彼土安危竊所具悉每惟彭城水陸之要
江南用兵莫不因之威陵諸夏夫國之大計豫備爲先且臣初剋徐方青齊未
定從河以南猶懷彼此時劉彧遣張永沈攸之陳顯達蕭順之等前後數度規
取彭城勢連青兗唯以彭城既固而永等摧屈今計彼戍兵多是胡人臣前鎮
徐州之日胡人子都將呼延龍達因於負罪便爾叛亂鳩引胡類一時扇動賴

威靈退被罪人斯戮又團城子都將胡人王勑懃負釁南叛每懼奸圖狡誘同
黨闕賊所見宜以彭城胡軍換取南豫州徙民之兵轉戍彭城又以中州鮮卑
增實兵數於事爲宜詔曰公之所陳甚合事機其年頻表以老乞身八月詔曰
元年尊識遠屢表告退朕以公秉德淸挹體懷平隱仁雅淵廣謀猷是仗方委
之以政用康億兆故頻文累札仍違沖志而謙光逾固三請彌切若不屈從高
謨復何以成其美德也已許其致仕主者可出表付外如禮申遂元詣闕謝老
引見於庭命升殿勞宴賜玄冠素服又詔曰夫大道凝虛至德沖挹故尹王法
玄猷以御世聖人崇謙光而降美是以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所以明孝悌
於萬國垂教本於天下自非道高識博孰能處之是故五帝憲德三王乞言若
求備一人同之古哲叔世之老孰能克堪師上聖則難爲其舉傳中庸則易爲
其選朕既虛寡德謝曩喆更老之選差可有之前司徒山陽郡開國公尉元前
大鴻臚卿新泰伯游明根並元亨利貞明允誠素少著英風老敷雅迹位顯台
宿歸終私第可謂知始知卒希世之賢也公以八十之年宜處三老之重卿以
七十之齡可充五更之選於是養三老五更於明堂國老庶老於階下高祖再
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於五更行肅拜之禮賜國老庶老衣服有差既而
元言曰自天地分判五行施則人之所崇莫重於孝順然五孝六順天下之所
先願陛下重之以化四方臣既衰老不究遠趣心耳所及敢不盡誠高祖曰孝
順之道天地之經今承三老明言銘之于懷明根言曰夫至孝通靈至順感幽
故詩云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如此則孝順之道無所不格願陛下念
之以濟黎庶臣年志朽敝識見昧然在於心慮不敢不盡高祖曰五更助三老
以言至範敷展德音當克己復禮以行來授禮畢乃賜步挽一乘詔曰夫尊老
尙更列聖同致欽年敬德綿哲齊軌朕雖道謝玄風識昧叡則仰稟先誨企遵
猷會故推老以德立更以元父焉斯彰兄焉斯顯矣前司徒公元前鴻臚卿明
根並以沖德懸車懿量歸老故尊公以三事更以五雖更老非官耋罔祿然
況事既高宜加殊養三老可給上公之祿五更可食元卿之俸供食之味亦同
其例十七年七月元疾篤高祖親幸省疾八月元薨時年八十一詔曰元至行

寬純仁風英富內秉越羣之武外挺溫懿之容自少暨長勤勤備至歷奉五朝美隆四葉南曜河淮之功北光燕然之効奄宋懷仁中鉞載德所謂立身備於本末行道著於終始勤書玉牒惠結民志者也爰及五福攸集懸車歸老謙損既彰遠近流詠睠茲父事儀我萬方謂極眉壽彌贊王業天不遺老奄爾薨逝念功惟善抽恒于懷但戎事致奪恨不盡禮耳可賜布帛綵物二千匹溫明祕器朝衣一襲并爲營造墳域謚曰景桓公葬以殊禮給羽葆鼓吹假黃鉞班劍四十人賜帛一千匹

子羽名犯肅宗廟諱頗有器望起家祕書中散駕部令轉主客給事加通直散騎常侍守殿中尚書兼侍中以父憂去職又起復本官詔襲爵加平南將軍高祖親考百司以羽怠惰降常侍爲長兼仍守尚書奪祿一周還洛以山陽在畿內改爲博陵郡開國公後爲征虜將軍恒州刺史卒仍以爲贈謚曰順

子景興襲正始元年卒贈兗州刺史無子

景興弟景儁襲爵員外散騎常侍延昌中坐杖國吏死降封深澤縣開國公

子伯承襲無子爵除

羽弟靜寬雅有才識世宗時爲尚書左民郎中卒贈博陵太守重贈鎮軍將軍洛州刺史謚曰敬

子祐之通直散騎常侍護軍長史卒

慕容白曜慕容元真之玄孫父琚歷官以廉清著稱賜爵高都侯卒於冠軍將軍尚書左丞贈安南將軍并州刺史高都公謚曰簡白曜少爲中書吏以敦直給事東宮高宗即位拜北部下大夫襲爵遷北部尚書在職執法無所阿縱高宗厚待之高宗崩與乙渾共秉朝政遷尚書右僕射進爵南鄉公加安南將軍劉彧徐州刺史薛安都兗州刺史畢衆敬並以城內附詔鎮南大將軍尉元鎮東將軍孔伯恭率師赴之而彧東平太守申纂屯無鹽并州刺史房崇吉屯升城遏絕王使皇興初加白曜使持節都督諸軍事征南大將軍上黨公屯於碻磝以爲諸軍後繼白曜攻纂於無鹽城拔其東郛其夜纂遁遣兵追執之獲其男女數千口先是劉彧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並遣使內附既而彧遣招慰復歸於彧白曜既拔無鹽回攻升城肥城戍主聞軍至棄城遁走獲粟三十萬斛既至升城垣苗麋溝二戍拒守不下白曜以千餘騎襲麋溝麋溝潰自投濟水死者千餘人擊垣苗又破之得粟十餘萬斛由是軍糧充足先是淮陽公皮豹子等再征垣苗不剋白曜以一旬之內頻拔四城威震齊土顯祖嘉焉詔曰卿總率戎旅討除不賓霜戈所向無不摧靡旬日之內剋拔四城韓白之功何以加此雖升城戍將房崇吉守遠不順危亡已形潰在旦夕宜勉崇威略務存長轡不必窮兵極武以爲勞頓且伐罪弔民國之令典當招懷以德使來蘇之澤加於百姓升城不降白曜忿之縱兵陵城殺數百人崇吉夜遁白曜撫慰其民無所殺戮百姓懷之獲崇吉母妻待之以禮劉彧遣其將吳憘公率衆數萬欲寇彭城鎮南大將軍尉元表請濟師顯祖詔白曜赴之白曜到瑕丘遇患時泗水暴竭船不得進憘公退白曜因停瑕丘會崇吉與從弟法壽盜彧盤陽城以贖母妻白曜自瑕丘遣將軍長孫觀等率騎入自馬耳關赴之觀至盤陽諸郡悉降平東將軍長孫陵寧東將軍尉眷東討青州白曜自瑕丘進攻歷城白曜乃爲書以諭之曰天棄劉彧禍難滋興骨肉兄弟自相誅戮君臣上下靡復紀綱徐州刺史薛安都豫州刺史常珍奇兗州刺史畢衆敬等深覩存亡飄然歸義故朝廷納其誠款委以南蕃皆目前之見事東西所備聞也彼無鹽戍主申纂敢縱奸慝劫奪行人官軍始臨一時授首房崇吉固守升城尋即潰散自襄陽以東至于淮海莫不風靡服從正化謂東陽歷城有識之士上思安都之榮顯下念申纂之死亡追悔前惑改圖後悟然執守愚迷不能自革猥總戎旅掃定北方濟黃河知十二之虛說臨齊境想一變之清風踟躕周覽依然何極故先馳書以喻成敗夫見機而動周易所稱去危就安人事常理若以一介爲高不悛爲美則微子負嫌於時紀季受譏於世我皇魏重光累葉德懷無外軍威所拂無不披靡固非三吳弱卒所能擬抗況於今者勢已土崩劉彧威不制秣陵政不出閫外豈能復浮江越海赴危救急恃此爲援何異於蹄涔之魚冀拯江海夫蝮蛇螫手則斷手螫足則斷足誠忍肌體以救性命若推義而行之無割身之痛也而可以保家寧宗長守安樂此智士所宜深思重慮

自求多福道固固守不降白曜築長圍以攻之長孫陵等既至青州沈文秀遣使請降軍人入其西郭頗有採掠文秀悔之遂嬰城拒守二年崔道固及兗州刺史梁鄒守將劉休賓並面縛而降白曜皆釋而禮之送道固休賓及其寮屬于京師後乃徙二城民望於下館朝廷置平齊郡懷寧歸安二縣以居之自餘悉為奴婢分賜百官白曜雖在軍旅而接待人物寬和有禮獲崇吉母妻申纂婦女皆別營安置不令士卒喧雜乃進討東陽冬入其西郭三年春剋東陽擒沈文秀凡獲倉粟八十五萬斛米三千斛弓九千張箭十八萬八千刀二萬二千四百甲冑各三千三百銅五千斤錢十五萬城內戶八千六百口四萬一千吳蠻戶三百餘始末三年築圍攻擊日日交兵雖士卒死傷無多怨叛督上土人租絹以為軍資不至侵苦三齊欣然安堵樂業剋城之日以沈文秀抗據不為之拜忿而箠撻唯以此見譏以功拜使持節都督青齊東徐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濟南王將軍如故四年冬見誅初乙渾專權白曜頗所俠附緣此追以為責及將誅也云謀反叛時論冤之

白曜少子真安年十一聞父被執將自殺家人止之曰輕重未可知真安曰王位高功重若有小罪終不至此我何忍見父之死遂自縊焉

白曜弟如意亦從白曜平歷下與白曜同誅太和中著作佐郎成淹上表理白曜曰臣聞經緯啓宇實良將之功褒德酬庸乃聖王之務昔姜公杖鉞開隆周之基韓生秉旄興鴻漢之業故能實超當時名垂前史若闇外功成而流言內作人主猜疑良將懷懼樂毅所以背燕章邯所以奔楚至如鄧艾懷忠矯命寧國赤心皎然幽顯同見而橫受屠戮良可悲哀及士治伐吳奮不顧命萬里浮江應機直指使孫皓君臣輿櫬入洛大功亦舉讒書驟至內外唱和貝錦將成微晉武之鑒亦幾於顛沛矣每覽其事常為痛心聖主明王固宜深察臣伏見故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濟南王慕容白曜祖父相資世酋東裔值皇運廓被委節臣妾白曜生長王國飲服道教爵列上階位登帝伯去天安初江陰夷楚敢拒王命三方阻兵連城岳峙海岱蒼生翹首拯援聖朝乃眷南顧思救荒黎大議廟堂顯舉元將百寮同音僉曰惟允遂推轂委鉞授以專征之任擁兵十萬杖鉞一方威陵河濟則淮徐震懼師出無鹽而申纂授首濟北太原同時潰靡濤垣苗相尋奔走及回麾東掃道固銜璧盤陽梁鄒肉袒請命于時東陽未平人懷去就沈文靜高崇仁擁衆不朝扇擾邊服崔僧祐蓋次陽陳顯達連兵淮海水陸鋒起揚旌而至規援青齊士民恟恟莫不南顧時兵役既久咸有歸心而白曜外宣皇風內盡方略身擐甲冑與士卒同安撫初附示以恩厚三軍懷挾纊之溫新民欣來蘇之澤遂使僧祐擁徒弭旆効順軍門文靜崇仁棄城竄海次陽顯達望麾南奔聲震江吳風偃荊漢及青州剋平文秀面縛海波清靜三齊克定遂彼東南永為國有使天府納六州之貢濟泗息烽警之虞開岱宗封禪之略闢山川望秩之序斯誠宗廟之靈神算所授然抑亦白曜與有力矣及氛翳既靜爵命亦隆榮燭當時聲譽日遠而民惡其上妄生尤隙因其功高流言惑聽巧僞亂真朱紫難辨傷夷未瘳合門屠戮鴻勳盛德蔑爾無聞有識之徒能不悽愴臣謂白曜策名王庭累荷榮授歷司出內世載忠美秉鉞啓蕃折衝敵國開疆千里拔城十二辛勤於戎旅之際契闊於矢石之間登鋒履危志存靜亂及方難既夷身膺高賞受胙河山與國升降六十之年寵靈已極觀其立功足明機運豈容僥倖更邀非望者乎且於時國家士馬屯積京南跨州連鎮勢侔雲岳主將驍雄按鉀在所莫不殉忠死難效節奉時此之不可生心白曜足知之矣況濟逆阻兵警岱厭亂加以王師仍舉州郡屠裂齊民勞止神膽俱喪亡燼之衆不可以圖存離散之民不可以語勇哉白曜果毅習戎體閑兵勢寧不知士民之不可藉將士之不同己擁彊兵之勢因塗炭之民而欲立非常之事此愚夫之所弗為也料此推之事可知矣伏惟陛下聖鑒自天仁孝宰世風冠宇宙道超百王開國以來諸有罪犯極刑不得骸骨者悉聽收葬大造之恩振古未有而白曜人舊功高舉禍淪覆名滅國除爵命無紹天下衆庶咸共哀憐方之餘流應有差異願陛下揚日月之光明勳臣之績垂天地之施慰僵屍之魂使合棺定謚殁有餘稱選其宗近才堪驅策錫以微爵繼其絕世進可以獎勸將來退可以顯國恩澤使存者銜莫大之恩死者受骨肉之惠豈不美哉仰惟聖明霈然昭覽狂瞽之言伏待刑憲高祖覽

表請恕之。

白曜弟子契，輕薄無檢。太和初，以名家子擢為中散，遷宰官。南安王楨有貪暴之響，遣中散閭文祖詣長安察之，文祖受楨金寶之賂，為楨隱而不言。事發，坐之。文明太后引見群臣，謂之曰：前論貪清，皆云克修，文祖時亦在中，後竟犯法。以此言之，人心信不可知。高祖曰：古有待放之臣，亦有離俗之士。卿等自審不勝貪心者，聽辭位歸第。契進曰：臣卑微小人，闇識不遠，過蒙曲照，虛忝今職。小人之心無定，帝王之法有常，以無恆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堪，乞垂退免。高祖曰：昔鄭相嗜魚，人有獻魚者，相曰：若取此魚，恐削名祿，遂不肯受。契若知心不可常，即知貪之惡矣，何為求退？遷宰官令。微好碎事，頗曉工作，主司廚宰，稍以見知。及營洛陽基構，征新野、南陽，起諸攻具，契皆參典。太和末，以功遷太中大夫、光祿少卿、營州大中正，賜爵定陶男。正始初，除征虜將軍、營州刺史，徙都督沃野、薄骨律二鎮諸軍事、沃野鎮將，轉都督禦夷、懷荒二鎮諸軍事、平城鎮將，將軍並如故。轉都督朔州沃野懷朔武川三鎮三道諸軍事、後將軍、朔州刺史。熙平元年卒，贈鎮北將軍、并州刺史，謚曰克。初，慕容破後，種族仍繁，天賜末，頗忌而誅之。時有遺免，不敢復姓，皆以輿為氏。延昌末，詔復舊姓，而其子女先入掖庭者，猶號慕容，特多於他族。

契長子昇，字僧度，建興太守，遷鎮遠將軍、沃野鎮將，進號征虜將軍，甚得邊民情。

契第二子僧濟，自奉朝請，稍轉至五校，躭淫酒色，不事名行。

契弟暐，歷涇州長史、新平太守，有惠政。景明中，大使于忠賞粟二百石。卒，贈幽州刺史。

孫善儀，同開府主簿。

史臣曰：魏之諸將，罕立方面之功。尉元以寬雅之風，受將帥之任，取瑕丘如覆掌，剋彭城猶拾遺，擒將馘醜，威名遠被，位極公老，聖主乞言，無乃近世之一人歟！白曜有敎正之風，出當薄伐，席卷三齊，如風靡草，接物有禮，海垂欣慰，其勞固不細矣。功名難處，追猜嬰戮，宥賢議勤，未聞於斯日也。

魏書卷五十

魏書卷五十考證

慕容白曜傳皆以輿爲氏〇史炤釋文慕容氏音訛又爲慕輿胡三省辨之謂慕容慕輿同出於鮮卑其得姓之初各自爲氏猶拓跋之與拔拔非音訛也

臣人龍按本書官氏志莫輿氏後改爲輿氏乃神元皇帝時餘部諸姓內入者若此以輿爲氏則慕容種族嫌僭稱而託之耳

魏書卷五十考證

魏書卷五十一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三十九

韓茂　皮豹子　封敕文　呂羅漢　孔伯恭

韓茂字元興安定武安人也父耆字黃老永興中自赫連屈丐來降拜綏遠將軍遷龍驤將軍常山太守假安武侯仍居常山之九門卒贈涇州刺史諡曰成侯茂年十七膂力過人尤善騎射太宗曾親征丁零翟猛茂爲中軍執幢時有風諸軍旌旗皆偃仆茂於馬上持幢初不傾倒太宗異而問之徵茂所屬具以狀對太宗謂左右曰記之尋徵詣行在所試以騎射太宗深奇之以茂爲虎賁中郎將後從世祖討赫連昌大破之世祖謂諸將曰今若窮兵極武非弔民之道明年當共卿等取之徙其民而還以軍功賜茂爵蒲陰子加彊弩將軍遷侍輦郎又從征統萬大破之從平平涼當茂所衝莫不應弦而殪由是世祖壯之拜內侍長進爵九門侯加冠軍將軍後從征蠕蠕頻戰大捷與樂平王丕等伐和龍徙其居民從平涼州茂爲前鋒都將戰功居多遷司衞監錄前後功拜散騎常侍殿中尚書進爵安定公加平南將軍從破薛永宗伐蓋吳轉都官尚書從征懸瓠頻破賊軍車駕南征分爲六道茂與高涼王那出青州諸軍渡淮降者相繼拜茂徐州刺史以撫之車駕還以茂爲侍中尚書左僕射加征南將軍世祖崩劉義隆遣將檀和之寇濟州南安王余令茂討之至濟州和之遁走高宗踐祚拜尚書令加侍中征南大將軍茂沉毅篤實雖無文學每議論合理爲將善於撫衆勇冠當世爲朝廷所稱太安二年夏領太子少師冬卒贈涇州刺史安定王諡曰桓王

長子備字延德初爲中散賜爵江陽男加揚烈將軍又進爵行唐侯拜冠軍將軍太子庶子遷寧西將軍典遊獵曹加散騎常侍襲爵安定公征南大將軍卒贈雍州刺史諡曰簡公

備弟均字天德少而善射有將略初爲中散賜爵范陽子加寧朔將軍遷金部尚書加散騎常侍兄備卒無子均襲爵安定公征南大將軍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本將軍定州刺史轉青冀二州刺史餘如故恤民廉謹甚有治稱廣阿澤在定冀相三州之界土廣民稀多有寇盜乃置鎮以靜之以均在冀州劫盜止息除本將軍廣阿鎮大將加都督三州諸軍事均清身率下明爲耳目廣設方略禁斷奸邪於是趙郡屠各西山丁零聚黨山澤以劫害爲業者均皆誘慰追捕遠近震跼先是河外未賓民多去就故權立東青州爲招懷之本新附之民咸受優復然舊人奸逃者多往投焉均表陳非便朝議罷之後均所統劫盜頗起顯祖詔書誚讓之又以五州民戶殷多編籍不實以均忠直不阿詔均檢括出十餘萬戶復授定州刺史輕徭寬賦百姓安之延興五年卒諡曰康公

子寶石襲爵

均弟天生爲內殿令後典龍牧曹出爲持節平北將軍沃野鎮將

皮豹子漁陽人少有武略泰常中爲中散稍遷內侍左右世祖時爲散騎常侍賜爵新安侯加冠軍將軍又拜選部尚書餘如故出除使持節侍中都督秦雍荊梁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淮陽公鎮長安尋加征西將軍後坐盜官財徙於統萬真君三年劉義隆遣將裴方明等侵南秦王楊難當遂陷仇池世祖徵豹子復其爵位尋拜使持節仇池鎮將督關中諸軍與建興公古弼等分命諸將十道並進四年正月豹子進擊樂鄉大破之擒義隆將王奐之王長卿等六人斬首二千餘級俘獲一千人豹子進軍下辨義隆將強玄明辛伯奮棄城遁走追斬之悉獲其衆義隆使其秦州刺史胡崇之鎮仇池至漢中聞官軍已西懼不敢進方明益其兵而遣之豹子與司馬楚之至於濁水擊擒崇之盡虜其衆進至高平義隆將姜道祖降仇池平未幾諸氐復反推楊文德爲主以圍仇池古弼率諸軍討平之時豹子次於下辨聞圍解欲還弼遣使謂豹子曰賊恥其負敗必求報復後舉爲難不如陳兵以待之豹子以爲然尋除都督秦雍荊梁益五州諸軍事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仇池鎮將持節公如故十一月義隆復遣楊文德姜道盛率衆二萬人寇濁水別遣將青陽顯伯守斧山以拒豹子濁水城兵射殺道盛豹子至斧山斬顯伯悉俘其衆豹子又與河間公元齊俱會于濁水賊衆震恐棄其兵甲夜遁初南秦王楊難當歸命

詔送楊氏子弟詣京師。文德以行賂得留，亡奔漢中。義隆以文德為武都王，給兵二千人守葭蘆城，招誘氐羌。於是武都、陰平五部氐民叛應文德。詔豹子率諸軍討之。文德阻兵固險，拒豹子。文德將楊高來降，引諸軍向其城。文德棄城南走，收其妻子寮屬軍資及故武都王保宗妻公主，送京師。義隆白水太守郭啓玄率衆救文德，豹子分軍逆擊，大破之。啓玄、文德走還漢中。興安二年正月，義隆遣其將蕭道成、王虬、馬光等入漢中，別令楊文德、楊頭等率諸氐羌圍武都，城中拒之，殺賊二百餘人。豹子分兵將救之，至女磊，聞賊傳軍，豹子遣人於祁山取馬，欲往赴援。文德謂豹子欲斷其糧運，回軍還入覆津，據險自固。義隆恐其輒回，又增兵益將，令晉壽、白水送糧覆津，漢川、武興運粟甘泉，皆置倉儲。豹子表曰：「義隆增兵運糧，剋必送死。臣所領之衆，本自不多，唯仰民兵，專恃防固。其統萬、安定二鎮之衆，從戎以來，經三四歲，長安之兵，役過期月，未有代期，衣糧俱盡，形顏枯悴，窘切戀家，逃亡不已，既臨寇難，不任攻戰。士民奸通，知臣兵弱，南引文德，共為脣齒。計文德去年八月與義隆梁州刺史劉秀之同征長安，聞臺遣大軍，勢援雲集，長安地平，用馬為便，畏國騎軍，不敢北出，但承仇池局（本或作句，或作勾，皆疑）人稱臺軍不多，戍兵尠少，諸州雜人，各有還思，軍勢若及，必自奔逃，進軍取城，有易反掌。承信其語，回趣長安之兵，遣文德、蕭道成、王虬等將領來攻武都、仇池，蕃運秦隴，進圖武都，已經積日。畏臣截後，斷其糧路，關鎮少兵，未有大損。今外寇兵強，臣力寡弱，拒賊備敵，非兵不擬。乞選壯兵，增戍武都，牢城自守，可以無患。今事已切急，若不馳聞，損失城鎮，恐招深責。願遣高平突騎二千，齎糧一月，速赴仇池，且可抑折逆民，支對賊虜。須長闕上邽、安定戍兵至，可得自全。糧者民之命也，雖有金城湯池，無糧不守。仇池本無儲積，今歲不收，苦高平騎至，不知云何以得供援。請遣秦州之民送軍祁山，臣隨迎致。」詔高平鎮將苟莫于率突騎二千以赴之。道成等乃退。徵豹子為尚書，出為內都大官。

劉駿遣其將殷孝祖脩兩當城於清東，以逼南境。天水公封勑文擊之，不剋。詔豹子與給事中周丘等助擊之。豹子以南寇城守，攻圍費日，遂略地至高平。劉駿瑕丘鎮遣步卒五千助戍兩當，去城八里，與豹子前鋒候騎相遇，郎便交戰。豹子軍繼至，大破之，縱騎追擊，殺之至於城下，其免者十餘人而已。城內恐懼，不敢出救。既而班師。先是，河西諸胡亡匿避命，豹子及前涇州刺史封阿君督河西諸軍南趣石樓，與衛大將軍樂安王頁以討羣胡。豹子等與賊相對，不覺胡走，無捷而還，又坐免官。尋以前後戰功，復擢為內都大官。和平五年六月卒。高宗追惜之，贈淮陽王，謚曰襄，賜命服一襲。

子道明襲爵。

道明第八弟喜，高宗以其名臣子，擢為侍御中散，遷侍御長。高祖初，吐谷渾拾寅部落飢窘，侵涼澆（洮一[illegible]）河，大為民患。詔假喜平西將軍、廣川公，領涼州、枹罕、高平諸軍，與上黨王長孫觀討拾寅。又拜為使持節、侍中、都督秦雍荊梁益五州諸軍事，本將軍、開府、仇池鎮將，假公如故。以其父豹子昔鎮仇池，有威信故也。喜至，申恩布惠，夷民大悅，酋帥強奴子等各率戶歸附，於是置廣業、固道二郡以居之。徵為南部尚書，賜爵南康侯，加左將軍。太和元年，劉準葭蘆戍主楊文度遣弟鼠竊據仇池。喜率衆四萬討鼠，軍到建安，鼠棄城南走。進次濁水，遣平西將軍楊靈珍擊文度所置仇池太守楊真，真衆潰，僅而得免。喜遂軍於覆津。文度將強大黑固守津道，懸崖險絕，偏閣單行。喜部分將士，攀崖涉水，衝擊大黑，大黑潰走。追奔西入，攻葭蘆城，拔之，斬文度，傳首京師，殺一千餘人。詔曰：「夫忠臣生於德義之門，智勇出於將相之族。往年氐羌放命，侵竊邊戍。都將皮喜、梁醜奴等，或資父舊勳，或身建殊效，威名著於庸漢，公義列於天府，故授以節鉞，委閫外之任。並畢力盡銳，克荷所司，霜戈始動，蟻賊奔散，仇池旋復，民夷晏安。及討葭蘆，又梟凶醜，元惡俱殲，闔閭永息，朕甚嘉之。其所陳計略，商校利審，料其應否，寧邊益國，事之可也。今軍威既振，羣惡懾服，革弊崇新，有易因之勢，寬猛之宜，任其量處。應立郡縣者，亦聽銓置。其楊文度、楊鼠親屬家累，都送赴臺。仇池兩秦之根本，守禦資儲，特須豐積，險阻之要，尤宜守防，令奸覘之徒，絕其僥倖。勉勤戎務，綏靜新俗，懷民安土，稱朕意焉。」又詔喜等曰：「卿受命專征，薄伐邊寇，軍威所及，郎皆平蕩，復仇池之舊鎮，破葭蘆之新邦，梟擒首逆，剋翦凶黨，勳庸之美，朕無間然。仇池國之要藩，防守事宜，尤須完實。從前以來，略谷

置鎮是以奸賊息闚𨵦之心邊城無危敗之禍近由徙就建安致有往年之役前勑卿等部率兵將略谷築城雖有一時之勤終致永延之固而卿等不祗詔命至于今日徒使兵人稽頓無事閑停方復曲辭表求罷下豈是賢將忘身憂國盡忠之謂也諸州之兵已復一歲宜暫戮力成此要功卿等表求來年築城豈不更勞兵將執若因今之勢即令就之一勞永逸事不再舉也今更給軍糧一月速於略谷築城使四月盡必令成就訖若不時營築乃築而不成成而不固以軍法從事南天水郡民柳旂據險不順喜率衆討滅之轉散騎常侍安南將軍豫州刺史詔讓其在州寬怠以飲酒廢事威不禁下遣使者就州決以杖罰七年卒贈以本官謚曰恭公

子承宗襲爵

喜弟雙仁冠軍將軍仇池鎮將

封勑文代人也祖豆皇始初領衆三萬東征幽州平定三郡拜幽州刺史後爲使持節都督冀青二州諸軍事前將軍開府冀青二州刺史關內侯父涅太宗時爲侍御長卒贈龍驤將軍定州刺史章武侯謚曰隱勑文始光初爲中散稍遷西部尚書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開府領護西夷校尉秦益二州刺史賜爵天水公鎮上邽詔勑文率步騎七千征吐谷渾慕利延兄子拾歸於枹罕衆少不能制詔遣安遠將軍廣川公乙烏頭等二軍與勑文會隴右軍次武始拾歸夜遁勑文引軍入枹罕虜拾歸妻子及其民戶分徙千家於上邽留烏頭守枹罕金城邊冏天水梁會謀反扇動秦益二州雜人萬餘戶據上邽東城攻逼西城勑文先已設備殺賊百餘人被傷者衆賊乃引退冏會復率衆四千攻城氐羌一萬屯於南嶺休官屠各及諸雜戶二萬餘人屯於北嶺爲冏等形援勑文遣二將領騎二百設備門內別令騎出擊之既而僞退冏率衆騰逐勑文輕騎橫衝大破之斬冏而北嶺之賊從高射勑文軍人飛矢如雨梁會得奔北嶺騎乃引還復推會爲主勑文分兵二百人突入南城燒其門樓賊見火起衆皆驚亂又遣步卒攻門剋之便率騎士馳入賊餘衆開門出走奔入東城乘背追擊殺千餘人安豐公閭根率軍助勑文勑文表曰安定逆賊帥路那羅遣使齎書與逆帥梁會會以那羅書射於城中那羅稱纂集衆旅剋期助會又仇池城民李洪自稱應王天授玉璽擅作符書誑惑百姓梁會遣使招引楊文德而文德遣權壽胡將兵二十人來到會間扇動州土云李洪自稱應王兩雄不並若欲須我先殺李洪我當自往梁會欲引致文德誘說李洪來入東城即斬洪首送與文德仇池鎮將淮陽公臣豹子遣使潛行以今月二十四日來達臣鎮稱楊文德受劉義隆職爵領兵聚衆在仇池境中沮動民人規竊城鎮且梁會反逆以來南勾文德援勢相連武都氐羌盡相脣齒爲文德起軍所在屯結兵衆已集剋來不遠臣備邊鎮與賊相持賊在東城隔牆而已但以腹背有敵攻城有疑討度文德剋來助會若文德既至百姓響應賊黨遂甚用功益難今文德未到麥復未熟事宜速擊於時爲便伏願天鑒特遣大軍助臣誅翦表未及報梁會謀欲逃遁先是勑文掘重塹於東城之外斷賊走路夜中會乃車陳飛梯騰塹而走勑文先嚴兵於塹外拒鬬從夜至旦勑文謀於衆曰困獸猶鬬而況於人賊衆知無生路人自致死必傷士衆未易可平若開其生路賊必上下離心剋之易矣衆咸以爲然初勑文以白虎幡宣告賊衆曰若能歸降原其生命應時降者六百餘人會知人心沮壞於是分遁勑文縱騎躡之死者大半俘獲四千五百餘口略陽王元達因梁會之亂聚衆攻城招引休官屠各之衆推天水休官王官興爲秦地王勑文與臨淮公莫真討之軍次略陽勑文遣使慰喻而元達等三千餘人屯於松多川乃部分諸軍三道並攻賊出營拒戰大破之俘三千人高宗時與新平公周盆擊劉駿將殷孝祖於清東不剋天安元年五月卒

長子萬護讓爵於弟翰於時讓者惟萬護及元氏侯趙辟惡子元伯讓其弟次興朝廷議而許之

翰族孫靜世宗時歷位征虜將軍武衛將軍太子左衛率以幹用稱延昌中遷平北將軍恆州刺史臨朐都護坐事免卒

子熙奉朝請還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與薛曇尚迎蠕蠕主婆羅門於涼州又除鎮遠將軍河陰令卒贈輔國將軍朔州刺史

子纘武定末潁川太守

呂羅漢本東平壽張人其先石勒時徙居幽州祖顯字子明少好學性廉直鄉人有分爭者皆就而質焉慕容垂以為河間太守皇始初以郡來降太祖嘉之賜爵魏昌男拜鉅鹿太守清身奉公務存贍恤妻子不免飢寒民頌之曰時惟府君克己清明緝我荒土民胥樂生願壽無疆以享長齡卒官父溫字晞陽善書好施有文武才略世祖伐赫連昌以溫為幢將先登陷陳每戰必捷以功拜宣威將軍奉車都尉出為秦州司馬遷上黨太守善勸課有治名卒贈平遠將軍豫州刺史野王侯諡曰敬羅漢仁篤愼密弱冠以武幹知名父溫之佐秦州羅漢隨侍隴右氐楊難當率衆數萬寇上邽秦民多應之鎭將元意頭知羅漢善射共登西城樓令羅漢射難當隊將及兵二十三人應弦而殪賊衆轉盛羅漢進計曰今若不出戰示敵以弱衆情攜貳大事去矣意頭善之即簡千餘騎令羅漢出戰羅漢與諸騎策馬大呼直衝難當軍衆皆披靡殺難當左右隊騎八人難當大驚會世祖賜難當璽書責其跋扈難當乃引還仇池意頭具以狀聞世祖嘉之徵為羽林中郎上邽休官呂豐屠各王飛廉等八千餘家據險為逆詔羅漢率騎一千討擒之從征懸瓠羅漢與琅邪王司馬楚之駕前招慰降者九千餘戶比至盱眙頻破賊軍擒其將顧儼李觀之等以功遷羽林中郎幢將賜爵烏程子加建威將軍及南安王余立羅漢猶典宿衞高宗之立羅漢有力焉遷少卿仍幢將進爵野王侯加龍驤將軍拜司衞監遷散騎常侍殿中尚書進爵山陽公加鎭西將軍及蠕蠕犯塞顯祖討之羅漢與右僕射南平公元目振都督中外軍事出為鎭西將軍秦益二州刺史時仇池氐羌反攻逼駱谷鎭將吳保元走登百頃請援於羅漢羅漢帥步騎隨長孫觀擊氐羌大破之斬其渠帥賊衆退散詔羅漢曰卿以勞勤獲敍才能致用內總禁旅外臨方岳褒寵之隆可謂備矣自非盡節竭誠將何以垂名竹帛仇池接近邊境兵革屢興既勞士卒亦動民庶皆由鎭將不明綏禁不理之所致也卿應機赴擊殄此兇醜隴右土險民亦剛悍若不導之以德齊之以刑寇賊莫由可息百姓無以得靜朕垂心治道欲使遠近清穆卿可召集豪右擇其事宜以利民為先益國為本隨其風俗以施威惠其有安土樂業奉公勤私者善加勸督無奪時利明相宣告稱朕意焉涇州民張羌郎扇惑隴東聚衆千餘人州軍討之不能制羅漢率步騎一千擊羌郎擒之仇池氐羌叛逆遂甚所在鋒起道路斷絕其賊帥蛩廉符祈等皆受劉昱官爵鐵券略陽公伏阿奴為都將與羅漢赴討所在破之生擒廉祈等秦益阻遠南連仇池西接赤水諸羌恃險數為叛逆自羅漢莅州撫以威惠西戎懷德土境怗然高祖詔羅漢曰朕總攝萬機統臨四海思隆古道光顯風教故內委臺司外任（闕四字）志士建節之秋忠臣立功之會然赤水諸羌居邊土非卿善誘何以招輯卿所得口馬表求貢奉朕嘉乃誠便勅領納其馬印付都牧口以賜卿徵拜內都大官聽訟察獄多得其情太和六年卒於官高祖深悼惜之賜命服一襲贈以本官諡曰莊公

長子興祖襲爵山陽公後例降為侯景明元年卒

興祖弟伯慶為中散咸陽王禧郎中令

伯慶弟世興校書郎

羅漢弟大檀為中散恆農太守

大檀弟豹子東萊鎭將後改鎭為州行光州事

豹子弟七寶侍御中散遷少卿出為假節龍驤將軍東雍州刺史

孔伯恭魏郡鄴人也父昭始光初以密皇后兄賜爵汝陰侯加安東將軍徙爵魏縣侯遷安南將軍昭性柔懦有才用出為趙郡太守治有能名徵拜光祿大夫轉中都大官善察獄訟明於政刑遷侍中鎭東將軍幽州刺史進爵魯郡公和平二年卒諡曰康公長子羅漢東宮洗馬次伯恭以父任拜給事中後賜爵濟陽男加鷹揚將軍出為安南將軍濟州刺史進爵成陽公入為散騎常侍顯祖初劉彧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內附彧遣將張永沈攸之等擊安都安都上表請援顯祖進伯恭號鎭東將軍副尚書尉元救之軍次于秺賊將周凱聞伯恭等軍至棄衆遁走張永仍屯下磕永輜重在武原伯恭等攻而剋之永計無所出引師而退時皇興元年正月天大寒雪泗水冰合永與攸之棄船而走伯恭等進擊首虜及凍死甚衆八月伯恭以書喻下邳宿豫城內曰劉彧肆逆

滔天弗鑒靈命猶謂絕而復興長江可恃敢遣張永周凱等率此蟻衆送死彭城大軍未臨逆首奔潰今乘機電舉當屠此城遂平吳會弔民伐罪幸時歸款自求多福時攸之吳憘公等率衆數萬來援下邳屯軍焦墟曲去下邳五十餘里伯恭遣子都將侯汾等率騎五百在水南奚升等五百餘騎在水北南北邀之伯恭密造火車攻具欲水陸俱進攸之等既聞將戰引軍退保樊階城伯恭又令子都將孫天慶等步騎六千向零中峽斫木斷清水路劉彧寧朔將軍陳顯達領衆二千溯清而上以迎攸之屯于睢清合口伯恭率衆渡水大破顯達軍俘斬十九攸之聞顯達軍敗順流退下伯恭部分諸將俠清南北尋攸之軍後伯恭從睢陵城東向零中峽分軍爲二道遣司馬苑師子等在清南伯恭從清西與攸之合戰遂大破之斬其將姜產之高遵世及丘幼弼丘隆先沈榮宗陸道景等首攸之憘公等輕騎遁走乘勝追奔八十餘里軍資器械虜獲萬計進攻宿豫劉彧戍將魯僧遵棄城夜遁又遣將孔太恆等領募騎一千南討淮陽彧太守崔武仲焚城南走遂據淮陽二年以伯恭爲散騎常侍都督徐南兗州諸軍事鎮東將軍彭城鎮將東海公三年十月卒贈鎮東大將軍東海王謚曰桓

伯恭弟伯遜爲中書闕士襲父爵魯郡公拜鎮東將軍東萊鎮將轉本將軍東徐州刺史先事免官卒于家

史臣曰韓茂皮豹子封勑文呂羅漢孔伯恭之爲將也皆以沉勇篤實仁厚撫衆功成事立不徒然矣與夫苟要一戰之利僥倖暫勝之名豈同年而語也

魏書卷五十一

魏書卷五十一考證

韓茂傳韓茂字元興安定武安人也〇武安北史作安武下文云假安武侯似以北史爲正

封敕文傳討虔文德劍來助會若文德既至百姓響應賊黨遂甚用功益難〇討虔討字應是計字之訛

魏書卷五十一考證

魏書卷五十二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四十

趙逸　胡方回　胡叟　宋繇　張湛　宗欽
段承根　闞駰　劉昞　趙柔　索敞　陰仲達

趙逸字思羣天水人也十世祖融漢光祿大夫父昌石勒黃門郎逸好學夙成仕姚興歷中書侍郎爲興將齊難軍司征赫連屈丐難敗爲屈丐所虜拜著作郎世祖平統萬見逸所著曰此豎無道安得爲此言乎作者誰也其速推之司徒崔浩進曰彼之謬述亦猶子雲之美新皇王之道固宜容之世祖乃止拜中書侍郎神䴥二年三月上巳帝幸白虎殿命百寮賦詩逸製詩序時稱爲善久之拜寧朔將軍赤城鎮將綏和荒服十有餘年百姓安之頻表乞免久乃見許性好墳典白首彌勤年踰七十手不釋卷凡所著述詩賦銘頌五十餘篇

逸兄温字思恭博學有高名姚泓天水太守劉裕滅泓遂没於氐氐王楊盛盛子難當既有漢中以温爲輔國將軍秦梁二州刺史及難當稱蕃世祖以温爲難當府司馬卒于仇池

長子廣夏中書博士

第三子琰歸在孝感傳初姚萇以逸伯父遷爲尚書左僕射卒于長安劉裕滅姚泓徙遷子孫於建業遷玄孫翼翼從子超宗令勝遐叔隆穆等太和景明中相尋歸降

翼祖涉書傳通率有器藝初爲平昌太守甚有治稱入歷軍校加鎮遠將軍長史深爲領軍元乂所知待遷光祿大夫卒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超宗身長八尺頗有將略太和末爲豫州平南府長史帶汝南太守加建威將軍賜爵尋陽伯入爲驍騎將軍超宗在汝南多所受納貨賂太傅北海王詳詳言之於世宗除持節征虜將軍岐州刺史徙河東太守卒官超宗在河東更自修厲清靖愛民百姓追思之贈本將軍華州刺史謚曰成伯

子懿襲爵歷員外常侍尚書郎

超宗弟令勝亦長八尺疎狂有膂力歷河北恆農二郡太守並坐貪暴爲御史所彈遇赦免神龜末自後將軍太中大夫出爲恆農太守卒官令勝寵惑妾潘離棄其妻羊氏夫妻相訟迭發陰私醜穢之事彰於朝野

遐初爲軍主從高祖征南陽景明初爲梁城戍主被蕭衍將攻圍以固守及戰功封牟平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戶後以左軍將軍假征虜將軍督巴東諸軍事鎮南鄭時蕭衍冠軍將軍軍主姜脩衆二萬屯羊口輔國將軍姜白龍據南城龍驤將軍泉建率土民北入桑坯姜脩又分軍據與勢龍驤將軍譚思文據夾石司州刺史王僧炳鎮南安並扇動夷獠規翻南鄭遐率甲士九千所在衝擊數百里中莫不摧靡前後斬首五千餘級還以輔國將軍出爲滎陽太守時蕭衍將馬仙琕率衆攻圍朐城戍主傅文驥舉城固守以遐持節假平東將軍爲別將與劉思祖等救之次於鮑口去朐城五十里夏雨頻降厲涉長驅將至朐城仙琕見遐營壘未就逕來逆戰思祖率彭沛之衆望陳奔退遐孤軍奮擊獨破仙琕斬其直閤將軍軍主李魯生直後軍主葛景羽等仙琕先分軍於朐城之西阻水列柵以圍固城遐身自潛行觀水深淺結草爲筏銜枚夜進破其六柵遂解固城之圍進救朐城都督盧昶率大軍繼之未幾而文驥力竭以城降賊衆軍大崩昶棄其節傳輕騎而走惟遐獨握節而還時仲冬寒盛兵士凍死者朐山至於郯城二百里間僵尸相屬昶儀衛失盡於郯城借假節以爲軍威遐坐失利免官延昌中起爲光祿大夫使持節假前將軍爲別將防捍西荊又爲別將隸蕭寶夤東征淮堰熙平初出爲平西將軍汾州刺史在州貪濁聞於遠近卒贈安南將軍豫州刺史謚曰襄

子子獻襲爵

子獻第四弟子素司空長流參軍

叔隆步兵校尉永平初同懸瓠城民白早生之逆鎮南邢巒平豫州擒而宥之後以貨自通得爲秦州 闕 西府長史加鎮遠將軍秦州殷富去京懸遠叔隆與敕使元脩義同心聚斂納貨巨萬拜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尋還左軍將軍太中大夫賂司空劉騰出爲中山内史在郡無德政專以貨賄爲事叔隆姦詐無行

忘背恩義懸瓠之免是其族人前軍將軍趙文相之力後無報德之意更與文
相斷絕文相長者不以爲恨及文相爲汝南內史猶經紀其家後文相卒叔隆
了不恤其子弟時論賤薄之
穆善書記有刀筆之用爲汾州平西府司馬翼臨亡以穆託領軍元乂以穆爲
汝南刺史
胡方回安定臨涇人父義周姚泓黃門侍郎方回赫連屈丐中書侍郎涉獵史
籍辭彩可觀爲屈丐統萬城銘蛇祠碑諸文頗行於世世祖破赫連昌方回入
國雅有才尙未爲時所知也後爲北鎭司馬爲鎭脩表有所稱慶世祖覽之嗟
美問誰所作既知方回召爲中書博士賜爵臨涇子遷侍郎與太子少傅游雅
等改定律制司徒崔浩及當時朝賢並愛重之淸貧守道以壽終
子始昌亦長者有父風歷位南部主書
子醜孫中書學生秘書郎中散世不治產業家甚貧約兄弟並早亡
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也世有冠冕爲西夏著姓叟少聰敏年十三辨疑釋
理知名鄉國其意之所悟與成人交論尠有屈焉學不師受友人勸之叟曰先
聖之言精義入神者其唯易乎猶謂可思而過半末世腐儒粗別剛柔之位寧
有探賾未兆者哉就道之義非在今矣及披讀羣籍再閱於目皆誦於口好屬
文既善爲典雅之詞又工爲鄙俗之句以姚政將衰遂入長安觀風化隱匿名
行懼人見知時京兆韋祖思少閱典墳多蔑時輩知叟至召而見之祖思習常
待叟不足叟聊與敘溫涼拂衣而出祖思固留之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遽
而反乎叟對曰論天人者其亡久矣與君相知何誇言若是也遂不坐而去至
主人家賦韋杜二族一宿而成時年十有八矣其述前載無違舊美敘中世有
協時事而末及鄙黷人皆奇其才畏其筆世猶傳誦之以爲笑狎叟孤飄坎壈
未有仕路遂入漢中劉義隆梁秦二州刺史馮翊吉翰以叟才士頗相禮接授
叟末佐不稱其懷未幾翰遷益州叟隨入蜀多爲豪儁所尙時蜀沙門法成鳩
率僧旅幾于千人鑄丈六金像劉義隆惡其聚衆將加大辟叟聞之即赴丹陽
啓申其美遂得免焉復還於蜀法成感之遺其珍物價直千餘匹叟謂法成曰

緯蕭何人能棄明珠吾爲德請財何爲也一無所受在益土五六載北至楊難
當乃西入沮渠牧犍遇之不重叟亦本無附之之誠乃爲詩示所知廣平程伯
達其略曰羣犬吠新客佞闇排疎賓直途既以塞曲路非所遵望衛惋祝鮀眄
楚悼靈均何用宣憂懷託翰寄輔仁伯達見詩謂叟曰涼州雖地居戎域然自
張氏以來號有華風今則憲章無虧曷祝鮀之有也叟曰古人有言君子聞鞞
鼓之聲則思戰爭之士貴主奉正朔而弗淳慕仁義而未允地陋僻而僭徽號
居小事大寧若茲乎徐偃之轍故不旋踵矣吾之擇木夙在大魏與子暫違非
久闊也歲餘牧犍破降叟既先歸國朝廷以其識機拜虎威將軍賜爵始復男
家於密雲蓬室草筵惟以酒自適謂友人金城宗舒曰我此生活似勝焦先志
意所栖謝其高矣後叟被徵至謝恩并獻詩一篇高宗時召叟及舒並使作檄
劉駿蠕蠕文舒文劣於叟舒尋歸家叟不治產業常苦飢貧然不以爲恥養子
字螟蛉以自給養每至貴勝之門恆乘一牸牛敝韋袴褶而已作布囊容三四
斗飲噉醉飽便盛餘肉餅以付螟蛉見車馬榮華者視之蔑如也尙書李敷嘗
遺之以財都無所取初叟一見高允曰吳鄭之交以紵縞爲美談吾之於子以
弦韋爲幽贄以此言之彼可無愧也於允館見中書侍郎趙郡李璨璨被服華
靡叟貧老衣褐璨頗忽之叟謂之曰老子今若相許脫體上袴褶衣帽君欲作
何計也譏其惟假盛服璨惕然失色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之號
春秋當祭之前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廣寧常順陽馮翊田文宗上谷侯
法儁攜壺執榼至郭外空靜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時敦煌氾潛家善釀酒
每節送一壺與叟著作佐郎博陵許赤虎河東裴定宗等謂潛曰再三之惠以
爲過厚子惠於叟何其恆也潛曰我恆給祭者以其恆於孝思也論者以潛爲
君子矣順陽等數子稟叟獎示頗涉文流高閭曾造其家値叟短褐曳柴從田
歸舍爲閭設濁酒蔬食皆手自辦集其館宇卑陋園疇褊局而飯菜精潔醯醬
調美見其二妾並年衰跛眇衣布穿敝閭見其貧約以物直十餘匹贈之亦無
辭愧閭作宣命賦叟爲之序密雲左右皆祗仰其德歲時奉以麻布穀麥叟隨
分散之家無餘財年八十而卒叟元妻敦煌宋氏先亡無子後庶養者亦皆早

天寬以絶後叟死無有家人營主凶事胡始昌迎而殯之于家葬於墓次郎令一弟繼之襲其爵始復男虎威將軍叟與始昌雖為宗室而性氣殊詭不相好附於其存也往來乃簡及亡而收恤至厚議者以為非必敦哀疎宗或緣求利品秩也

宋繇字體業敦煌人也曾祖配祖悌世仕張軌子孫父僚張玄靚龍驤將軍武興太守繇生而僚為張邕所誅五歲喪母事伯母張氏以孝聞八歲而張氏卒居喪過禮繇少而有志尚喟然謂妹夫張彥曰門戶傾覆負荷在繇不銜膽自厲何以繼承先業遂隨彥至酒泉追師就學閉室誦書晝夜不倦博通經史諸子羣言靡不覽綜呂光時舉秀才除郎中後奔段業業拜繇中散常侍繇以業無經濟遠略西奔李暠歷位通顯家無餘財雅好儒學雖在兵難之間講誦不廢每聞儒士在門常倒屣出迎停寢政事引談經籍尤明斷決時事亦無滯也沮渠蒙遜平酒泉於繇室得書數千卷鹽米數十斛而已蒙遜歎曰孤不喜剋李歆欣得宋繇耳拜尚書吏部郎中委以銓衡之任蒙遜之將死也以子牧犍委託之牧犍以繇為左丞送其妹興平公主於京師世祖拜繇為河西王右丞相賜爵清水公加安遠將軍世祖幷涼州從牧犍至京師卒謚曰恭

長子嚴襲爵改為西平侯

嚴子㥄中書議郎樂安王範從事中郎本州輔國將軍咸陽太守

子超尚書度支郎

超弟稚字季預師事安邑李紹伯受諸經傳性清嚴治家如官府太和中拜司徒屬又以例降除西中府戶曹參軍轉幷州城陽王鸞城局參軍景明二年拜白水縣令在縣十一年頗得民和遷青州渤海太守正光三年卒

子遵道武定末太尉長史

張湛字子然一字仲玄敦煌人魏執金吾恭九世孫也湛弱冠知名涼土好學能屬文沖素有大志仕沮渠蒙遜黃門侍郎兵部尚書涼州平入國年五十餘矣賜爵南浦男加寧遠將軍司徒崔浩識而禮之浩注易敘曰國家西平河右敦煌張湛金城宗欽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並有俊才見稱於西州每與余論易余以左氏傳卦解之遂相勸為注故因退朝之餘暇而為之解焉其見稱如此湛至京師家貧不粒操尚無虧浩常給其衣食每歲贈浩詩頌浩常報答及浩被誅湛懼悉燒之

兄懷義閑粹有才幹遭母憂哀毀過人服制雖除而蔬糲弗改卒于征西參軍

長子廣平高平令

宗欽字景若金城人也父燮字文友呂光太常卿欽少而好學有儒者之風博綜羣言聲著河右仕沮渠蒙遜為中書郎世子洗馬欽上東宮侍臣箴曰恢恢玄古悠悠生民五才迭用經敘彝倫匡父雖子弼君伊臣顛而能扶屈而能申昔在上聖妙鑒厥趣不曰我明而乖其度不曰我新而忽其故如彼在泉臨深是懼如彼覆車望途改步是以令聞宣流英風遠布及於三季道喪純還桀起瓊臺紂醱糟山周滅妖姒羿喪以田險敝蔽其耳目鄭衛陳於其前怙才肆虐異端是據豈伊害身厥胤殲焉茫茫禹跡畫為九區昆蟲鳥獸各有巢居雲歌唐后垂橫美虞疎網改祝殷道攸敷龍盤應德隨蛇銜珠勿謂無心識命不殊勿謂理絶千載同符爰在子桓靈數攸臻儀形徐阮左右劉陳披文採友叩典問津用能重離雙曜魏鼎維新於昭儲后運應玄籙夕惕乾乾虛衿遠屬外撫幽荒內懷鑒獨猶懼思不遠遠明不遐燭君有諍臣庭立謗木本枝克昌丕符天祿儀臣作箴敢告在僕世祖平涼州入國賜爵臥樹男加鷹揚將軍拜著作郎欽與高允書曰昔皇綱末振華裔殊風九服分隔金蘭莫遂希懷寄契延想積久天遂其願爰遘京師才非季札而眷深孫喬德乖程子而義均傾蓋曠齡罕遇會之一朝比公私理異淵路塞端拱蓬宇歎慨如何不量鄙拙貢詩數韻若夫泉江相忘之談遺言存意之美雖莊生之所尚非淺識所宜循愛歎既深情期往返思遲德意以祛鄙吝若能紆鳳彩以爛樸蕃迴連城以映瓦礫者是所望也詩曰嵬峨恒嶺浣濭滄溟山挺其和水耀其精啟茲令族應期誕生華冠衆彥偉邁羣英其一 於穆吾子含貞藉茂如彼松竹陵霜擢秀味老思沖翫易體復載冀九臯聲溢宇宙其二 我皐龍興重離疊映剛德外彰柔明內鏡乾象奄氣坤厚山競風無殊音俗無異徑其三 經緯曰文著述曰史斟酌九流錯綜典

曾帝用欽路明發虛擬廣闢四門披延髦士其十四 爾應其求翰飛東觀口吐瓊音手揮霄翰彈毫珠零落紙錦粲墳無凝劃典無滯泮其十五 山降則謙舍柔爲信林榮日漸明升斯進有趣夫子兼茲四慎弱而難勝通而不峻其十六 南董遐矣史功不申國傾佞實雄積矣斯遷以陵廣邕由卑泯時無逸勸路盈權輪其十七 尹佚謨周孔明述魯抑揚羣致惠章三五昂昂高生纂我退武勿謂古今建規易矩其十八 自昔叢居沉淪西藩風馬既殊標榜莫緣開通有運闇遇當年披衿暫面定交一言其十九 諮疑秘省訪滯京都水鏡叔度洗客田蘇望儀神婉即象心虛悟言禮樂採研詩書其二十 履霜悼遷撫節感變嗟我年邁迅踰激電進乏由賜退非回憲素髮掩玄枯顏落蒨其二十一 文以會友友由知己詩以明言言以通理盼坎迷流覲艮闇止伊爾虬光四鱗曲水其二十二 允答書曰頃因行李承足下高問延佇之勞爲日久矣王途一蹔得敘其懷欣於相遇情無有已足下兼愛爲心每能存顧養之以風味惠之以德音執翫反覆銘於心抱吾少乏尋常之操長無老成之致憑賴寶勝以自克勉而來喻褒飾有過其分既承雅贈即應有答但唱高則難和理深則難酬所以留連日月以至於今今往詩一篇誠不足標明來旨且表以心幸恕其鄙滯領其至意詩曰湯湯流漢藹藹南都載稱多士載耀靈珠遐矣高族世記丹圖啓基鄧城振彩涼區其一 吾生既到誕發英風紹熙前緒奕世克隆方圓備體淑德斯融望傾羣俊響駭華戎其二 響駭伊何金聲允著匡贊西藩拯厥時務蕭志羣書恬心初素潛思淵濘秀藻雲布其三 上天降命祚鍾有代協燿紫宸與乾作配仁邁春陽功隆覆載招延隱叟汞貽大賚其四 伊余樸散才至庸微遭緣幸會忝與樞機竊名華省厠足丹墀愧無螢燭少益天暉其五 明升非倫借漸難兼體卑處下豈曰能謙進不弘道退失淵潛既慙朱闕亦愧閭闔其六 史班稱達楊纂致深負荷典策載蹈於心四轍同軌覆車相尋敬承嘉誨承佩明箴其七 遠恩古賢內尋諸己仰謝丘明長揖南史遐武難存高蹤難擬夙興夕惕豈獲恬止其八 世之圮矣靈運未通風馬殊隔區域異封有懷西望路險莫從王澤遠灑九服來同其九 在昔平吳二陸稱寶今也剋涼吾生獨矯道映儒林義爲羣表我思與之均於紵縞其十 仁乏田蘇量非叔度韓生爲降林宗仍顧千載曠遊遵茲一遇藻詠風流鄙心已悟其十一 年時迅邁物我俱逝任之斯通擁之則滯結駟貽塵屢空亦敝兩閒可守安有回賜其十二 詩以言志志以表丹慨哉刎頸義已中殘雖曰不敏請事金蘭爾其勖之無忘歲寒崔浩之誅也欽亦賜死欽在河西撰蒙遜記十卷無足可稱

弟舒字景太蒙遜庫部郎中與兄同歸國賜爵句町男加威遠將軍名亞於兄子孫皆夷替

段承根武威姑臧人自云漢太尉熲九世孫也父暉字長祚身長八尺餘師事歐陽湯湯甚器愛之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勑遊學今將欲歸煩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位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爲好言終乘木馬騰空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也乞伏熾磐以暉爲輔國大將軍涼州刺史御史大夫西海侯磐子暮末襲位國政衰亂暉父子奔吐谷渾慕璝慕璝內附暉與承根歸國世祖素聞其名頗重之以爲上客後暉從世祖至長安有人告暉欲南奔世祖問曰何以知之告者曰暉置金於馬韉中不欲逃走何由爾也世祖密遣視之果如告者之言斬之於市暴尸數日時有儒生京兆林白奴歛暉德音夜竊其尸置之枯井女爲敦煌張氏婦久而聞之乃向長安收葬承根好學機辯有文思而性行疎薄有始無終司徒崔浩見而奇之以爲才堪注述言之世祖請爲著作郎引與同事世咸重其文而薄其行甚爲敦煌公李寶所敬待承根贈寶詩曰世道衰陵淳風殆緬衡交閒鼎路盈訪羈狗競爭馳天機莫踐不有真宰榛棘誰揃其一 於皇我后重明襲煥文以息煩武以靜亂剖蚌求珍搜巖采幹野無投綸朝盈逸翰其二 自昔涼季林焚淵涸矯矯公子鱗羽靡託靈慧雖奮祆氛未廓鳳戢岷丘龍潛玄漢其三 數不常擾艱極則夷奮翼幽谿翰飛京師珥蟬紫闥杖節方畿弼我王度庶績緝熙其四 自余幽淪眷參舊契庶庇餘光優游卒歲忻路未淹離轡已際顧難分岐載張載繼其五 聞諸交舊累聖疊曜淳源雖漓民懷餘劭恩樂哲人靜以鎮躁藹彼繁音和此清調其六 詢下曰文辨訏曰明化由禮治政以寬成勉崇仁教播德簡刑傾首景風遲聞休聲其七 浩誅承根與宗欽等俱死

承根外孫長水校尉南陽張令言美韓實言談舉止有異武人李琰之李神儁
一時名士並稱美之
闞駰字玄陰敦煌人也祖倞有名於西土父玖爲一時秀士官至會稽令駰博
通經傳聰敏過人三史羣言經目則誦時人謂之宿讀注王朗易傳學者藉以
通經撰十三州志行於世蒙遜甚重之常侍左右訪以政治損益拜秘書考課
郎中給文吏三十人典校經籍刊定諸子三千餘卷加奉車都尉牧犍待之彌
重拜大行遷尚書姑臧平樂平王丕鎮涼州引爲從事中郎王薨之後還京師
家甚貧敝不免飢寒性能多食一飯至三升乃飽卒無後
劉昞字延明敦煌人也父寶字子玉以儒學稱昞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學時瑀
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昞遂別設
一席於坐前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向成長欲覓一快女壻誰坐此席者吾
當婚焉昞遂奮衣來坐神志肅然曰向聞先生欲求快女壻昞其人也瑀遂以
女妻之昞後隱居酒泉不應州郡之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李暠私署徵爲
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暠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治昞時侍側前請代暠
暠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值何異孔明之會玄德遷撫夷護軍
雖有政務手不釋卷暠曰卿注記篇籍以燭繼晝白日且然夜可休息昞曰朝
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焉昞何人斯敢不如此昞以三史文繁
著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涼書十卷敦煌實錄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銘
一卷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黃石公三略並行於世蒙遜平酒泉拜秘書郎專管
注記築陸沉觀於西苑躬往禮焉號玄處先生學徒數百月致羊酒牧犍尊爲
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焉時同郡索敞陰興爲助教並以文
學見舉每巾衣而入世祖平涼州士民東遷夙聞其名拜樂平王從事中郎世
祖詔諸年七十以上聽留本鄉一子扶養昞時老矣在姑臧歲餘思鄉而返至
涼州西四百里韭本或作悲亦作韭谷窟遇疾而卒昞六子
長子僧衍早亡
次仲禮留鄉里

次字仲次貳歸少歸仁並遷代京後分屬諸州爲城民歸仁有二子
長買奴
次顥宗太和十四年尚書李沖奏昞河右碩儒今子孫沉屈未有祿潤賢者子
孫宜蒙顯異於是除其一子爲郢州雲陽令正光三年太保崔光奏曰臣聞太
上立德其次立功立言死而不朽前哲所尚思人愛樹自古稱美故樂平王從
事中郎敦煌劉昞著業涼城遺文茲在篇籍之美頗足可觀如或愆釁當蒙數
世之宥況乃維祖逮孫相去未遠而令久淪皂隸不獲收異儒學之士所爲竊
歎臣忝職史敢冒以聞奏乞敕尚書推檢所屬甄免碎役用廣聖朝旌善繼絕
敦化厲俗於是乎在四年六月詔曰昞德冠前世蔚爲儒宗太保啓陳深合勸
善其孫等三家特可聽免河西人以爲榮
趙柔字元順金城人也少以德行才學知名河右沮渠牧犍時爲金部郎世祖
平涼州內徙京師高宗踐祚拜爲著作郎後以歷效有績出爲河內太守甚著
仁惠柔嘗在路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直數百縑柔呼主還之後有人與柔鏵
數百枚者柔與子善明鬻之於市有從柔買索絹二十匹有商人知其賤與柔
三十匹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也遂與之搢紳
之流聞而敬服焉其推誠秉信皆此類也隴西王源賀採佛經幽旨作祇洹精
舍圖偈六卷柔爲之注解咸得理衷爲當時儒僧所欽味焉又憑立銘讚頗行
于世
子默字沖明武威太守
索敞字巨振敦煌人爲劉昞助教專心經籍盡能傳昞之業涼州平入國以儒
學見拔爲中書博士篤勤訓授肅而有禮京師大族貴遊之子皆敬憚威嚴多
所成益前後顯達位至尚書牧守者數十人皆授業於敞敞遂講授十餘年敞
以喪服散在眾篇遂撰比爲喪服要記其名字論文多不載後出補扶風太守
在位清貧未幾卒官時舊同學生等爲請詔贈平南將軍涼州刺史諡曰獻
敞子僧養中書議郎京兆太守
僧養子演貴征東府參軍

演子懷眞字公道武定末侍御史初敏在州之日與鄉人陰世隆文才相友
世隆至京師被罪徙和龍居上谷困不前達土人徐能抑掠爲奴五年敏因行
至上谷遇見世隆轄其由狀對泣而別敏爲訴理得免世隆子孟貴性至孝每
向田耘耨早朝拜父來亦如之鄉人欽其篤於事親
陰仲達武威姑臧人祖訓字處道仕李暠爲武威太守父華字季文姑臧令仲
達少以文學知名世祖平涼州內徙代都司徒崔浩啓仲達與段承根云二人
俱涼土才華同修國史除祕書著作郎卒
華次子周達徐州平南司馬太山太守
周達子遵和小名虎頭好音律尚武事初爲高祖挽郎拜奉朝請後廣平王懷
取爲國常侍遵和便辟善事人深爲懷所親愛轉司空法曹太尉中兵參軍又
爲汝南王悅郎中令復被愛信稍遷龍驤將軍驍騎將軍豫州都督鎭懸瓠孝
莊末除左將軍行豫州刺史時前行州事元崇禮被徵將還旣聞尒朱兆入洛
遂矯殺遵和擅攝州任後追贈平南將軍涼州刺史
遵和兄子道方性和雅頗涉書傳深爲李神儁所知實神儁爲前將軍荊州刺
史請道方爲其府長流參軍神儁曾使道方詣蕭衍雍州刺史蕭綱論邊事道
方風神沉正爲綱所稱正光末蕭綱遣其軍主曹義宗等擾動邊蠻神儁令道
方馳傳向新野處分軍事於路爲土因村蠻所掠送於義宗義宗又傳致襄陽
仍送於蕭衍因之尙方孝昌中始得還國旣至拜奉朝請轉員外散騎侍郎孝
莊初遷尙書左民郎中修起居注永安二年詔道方與儀曹郎中王元旭使於
蕭衍至南兗州有詔追還轉安東將軍光祿大夫領右民郎中太昌初卒年四
十二人士咸嗟惜之贈撫軍將軍荊州刺史
史臣曰趙逸等皆通涉經史才志不羣價重西州有聞東國故於流播之中拔
泥滓之上人之不可以無能信也胡叟顯晦之間優遊無悶亦一世之異人乎

魏書卷五十二

魏書卷五十二考證
宗欽傳宗欽○宗監本訛作宋今改正
無忘歲寒○詩凡十三章此句下應如前注其十三字
魏書卷五十二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四十一

李孝伯　李沖

李孝伯，趙郡人也，高平公順從父弟。父曾，少治鄭氏禮、左氏春秋，以教授為業。郡三辟功曹不就，門人勸之，曾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選高第，猶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州辟主簿，到官月餘，乃歎曰：「梁叔敬有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也。」遂還家講授。太祖時，徵拜博士，出為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劫盜奔竄，太宗嘉之。并州丁零，數為山東之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謂趙郡地也，賊長責之，還令送鹿故處。鄰郡為之謠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其見憚如此。卒，贈平南將軍、荊州刺史、柏仁子，諡曰懿。

孝伯少傳父業，博綜群言。美風儀，動有法度。從兄順言之於世祖，徵為中散。世祖見而異之，謂順曰：「真卿家千里駒也。」遷祕書奏事中散，轉侍郎、光祿大夫，賜爵南昌子，加建威將軍，委以軍國機密，甚見親寵。謀謨切祕，時人莫能知也。遷北部尚書。以頻從征伐規略之功，進爵壽光侯，加建義將軍。

真君末，車駕南伐，將出彭城。劉義隆子安北將軍、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遣將馬文恭率步騎萬餘至蕭城，前軍擊破之。文恭走免，執其隊主蒯應。義隆聞大駕南巡，又遣其弟太尉、江夏王義恭率眾赴彭城。世祖至彭城，登亞父冢以望城內，遣送蒯應至小市門，宣世祖詔，勞問義恭，并遣自陳蕭城之敗。義恭等問應：「魏帝自來以不？」應曰：「自來。」又問：「今在何處？」應曰：「在城西南。」又問：「士馬多少？」應曰：「中軍四十餘萬。」駿遣人獻酒二器、甘蔗百梃，并請駱駝。世祖明旦復登亞父冢，遣孝伯至小市。駿亦遣其長史張暢對孝伯。孝伯遙問暢姓，暢曰：「姓張。」孝伯曰：「是張長史也。」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既涉此境，何容不悉。」暢問孝伯曰：「君復何姓，居何官也？」孝伯曰：「我戎行一夫，何足致問，然足與君相敵。」孝伯曰：「主上有詔：太尉、安北可暫出門，欲與相見，朕亦不攻彭城，何為勞苦將士，城上嚴備。今遣賜駱駝及貂裘、雜物。」暢曰：「有詔之言，政可施於彼國，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卿家太尉、安北，是人臣不？」暢曰：「是也。」孝伯曰：「我朝廷奄有萬國，率土之濱，莫敢不臣。縱為鄰國之君，何為不稱詔於鄰國之臣？」孝伯又問暢曰：「何至忽遽杜門絕橋？」暢曰：「二王以魏帝壁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萬，人思致命，恐輕相陵踐，故且閉城耳。待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場，刻日交戲。」孝伯曰：「令行禁止，主將常事，宜當以法裁物，何用廢橋杜門。窮城之中，復何以十萬誇大。我亦有良馬百萬，復可以此相矜。」暢曰：「王侯設險，何但法令而已也。我若誇君，當言百萬，所以言十萬者，正是二王左右素所畜養者耳。此城內有數州士庶，工徒營伍，猶所未論。我本鬭人不鬭馬，足且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君復何以逸足見誇也。」孝伯曰：「王侯設險，誠如來言。開閉有常，何為杜塞絕橋之意，義在何也？此城守君之所習，野戰我之所長，我之恃馬，猶如君之恃城耳。」城內有具思者，嘗至京師，義恭遣視之。思識是孝伯，思前問孝伯曰：「李尚書，行途有勞。」孝伯曰：「此事應相與共知。」思答曰：「緣共知，所以仰勞。」孝伯曰：「感君至意。」既開門，暢屏人卻仗，出受賜物。孝伯曰：「詔以貂裘賜太尉，駱駝、騾、馬賜安北，蒲萄酒及諸食味，當相與同進。」暢曰：「二王敬白魏帝，知欲垂見，常願面接。但受命本朝，忝居藩任，人臣無境外之交，故無容私覿。」義恭獻皮袴褶一具，駿奉酒二器、甘蔗百梃。孝伯曰：「又有詔：太尉、安北久絕南信，殊當憂悒。若欲遣信者，當為護送，脫須騎者，亦當以馬送之。」暢曰：「此方間路甚多，使命日夕往復，不復以此勞魏帝也。」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為白賊所斷。」暢曰：「君著白衣，稱白賊也。」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賊，似異黃巾、赤眉。」暢曰：「黃巾、赤眉，不在江南。」孝伯曰：「雖不在江南，亦不離徐方也。」孝伯曰：「向與安北相聞，何以久而不報？」暢曰：「二王貴遠，啓聞為難。」孝伯曰：「周公握髮吐餐，二王何獨貴遠？」暢曰：「握髮吐餐，不謂鄰國之人也。」孝伯曰：「本邦尚爾，鄰國彌應盡恭。且賓至有禮，主人宜以禮接。」暢曰：「昨見眾賓至門，未為有禮。」孝伯曰：「非是賓至無禮，直是主人怱怱無待賓調度耳。」孝伯又言：「有詔：程天祚一介常人，誠知非江南之選，近於汝陽身被九槍，落在殷水，我使牽而出之。凡人骨肉分張，並思集聚，聞其弟在此，如何不遣暫出？尋自令反，豈復苟留一人？」暢曰：「知欲程天祚兄弟集聚，已勅遣之，但其固辭不往。」孝伯曰：「豈有子弟聞其父兄而反不肯相見，此

便禽獸之不若貴土風俗何至如此世祖又遣賜義恭駿等氈各一領鹽各九
種并胡豉孝伯曰有後詔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食鹽主上自食黑鹽治腹
脹氣滿末之六銖以酒而服胡鹽治目痛戎鹽治諸瘡赤鹽駮鹽臭鹽馬齒鹽
四種並非食鹽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朕間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復見朕
小大知朕老少觀朕爲人暢曰魏帝久爲往來所具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
此不盡故不復遣信義恭獻蠟燭十挺駿獻錦一匹孝伯曰君南土士人何爲
著屩君而著此將士云何暢曰士人之言誠爲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陳
之閒不容緩服孝伯曰永昌王自頃恆鎮長安今領精騎八萬直造淮南壽春
亦閉門自固不敢相禦向送劉康祖首彼之所見王玄謨甚是所悉亦是常才
耳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敗自入境七百餘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抗鄒山
之險彼之所憑前鋒始得接手崔邪利便藏入穴將士倒曳出之主上丐其生
命今從在此復何以輕脫遣馬文恭至蕭縣使望風退撓也彼之民人甚相忿
怨言清平之時賦我租帛至有急難不能相拯暢曰知永昌已過淮南康祖爲
其所破比有信使無此消息王玄謨南土偏將不謂爲才但以其北人故爲前
驅引導耳大軍未至而河冰向合玄謨量宜反旆未爲失算但因夜回歸致戎
馬驚亂耳我家懸瓠小城陳憲小將魏帝傾國攻圍累旬不剋胡盛之偏裨小
帥衆無三旅始濟翮水魏國君臣奔散僅得免脫滑臺之師無所多愧鄒山小
戍雖有微險河畔之民多是新附始慕政化姦盜未息示使崔邪利撫之而已
今雖陷沒何損於國魏帝自以十萬之師而制一崔邪利乃復足言也近聞蕭
縣百姓並依山險聊遣馬文恭以十隊迎之耳文恭前以三隊出還走彼大營
嵇玄敬以百舸至留城魏軍奔敗輕敵致此亦非所卹王境人民列居河畔二
國交兵當互加撫養而魏師入境事生意外官不負民民亦何怨知入境七百
里無相捍拒此自上由太尉神算次在武陵聖略軍國之要雖不預聞然用兵
有機閒亦不容相語孝伯曰君藉此虛談支離相對可謂遁辭知其所窮且主
上當不圍此城自率衆軍直造瓜步南事若辦城故不待攻圍南行不捷彭城
亦非所欲也我今當南欲飲馬江湖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魏帝遂得

飲馬長江便爲無復天道孝伯曰自北而南實惟人化飲馬長江豈獨天道暢
將還城謂孝伯曰冀蕩定有期相見無遠君若得還宋朝今爲相識之始孝伯
曰今當先至建業以待君耳恐爾日君與二王面縛請罪不暇爲容孝伯風容
閑雅應答如流暢及左右甚相嗟歎世祖大喜進爵宣城公興安二年出爲使
持節散騎常侍平西將軍秦州刺史太安三年卒高祖甚悼惜之贈鎮南大將
軍定州刺史謚曰文昭公孝伯體度恢雅明達政事朝野貴賤咸推重之恭宗
曾啓世祖廣徵俊秀世祖曰朕有一孝伯足治天下何用多爲假復求訪此人
輩亦何可得其見賞如此性方慎忠厚每朝廷大事有不足必手自書表切言
陳諫或不從者至於再三削滅藁草家人不見公庭論議常引綱紀或有言事
者孝伯恣其所陳假有是非終不抑折及見世祖言其所長初不隱人姓名以
爲己善故衣冠之士服其雅正自崔浩誅後軍國之謀咸出孝伯世祖寵眷有
亞於浩亦以宰輔遇之獻替補闕其迹不見時人莫得而知也卒之日遠近哀
傷焉孝伯美名聞於遐邇李彪使於江南蕭賾謂之曰孝伯於卿遠近其爲遠
人所知若此孝伯妻崔賾女高明婦人生一子元顯崔氏卒後納翟氏不以爲
妻也憎忌元顯後遇劫元顯見害世云翟氏所爲也元顯志氣甚高爲時人所
傷惜翟氏二子安民安上並有風度

安民襲爵壽光侯司徒司馬卒贈鄴州刺史無子爵除

安上鉅鹿太守亦早卒

安民弟豹子正光三年上書曰竊惟庸勳賞勞有國恆典興滅繼絕哲后所先
是以積德累忠春秋許宥十世立功著節河山誓其永久伏惟世祖太武皇帝
英叡自天籠罩日域東清遼海西定玉門凌滅漠北飲馬江水臣亡父故尚書
宣城公先臣孝伯冥基感會邀幸昌辰綢繆幃幄繾綣侍從廟算嘉謀每蒙顧
採于時儲后監國奏請徵賢詔報曰朕有一孝伯足以治天下何用多爲其見
委遇乃至於此是用寵以元凱爵以公侯詔冊曰江陽之巡奇謀屢進六師大
捷亦有勳焉出內勳王寵遇隆厚方開大賞而世祖登遐梓宮始遷外任名岳
高宗沖年纂運未及追敘臣行舛百靈先臣棄世微績未甄誠志長寢搢紳僉

僞平世朝野咸哀不永臣亡兄襲無子封除永惟宗構五情崩圮先臣榮寵前朝勳書王府同之常倫爵封堙墜準古量今實深荼苦竊惟朝例廣川王遵太原公元大曹等並以勳重先朝世絕繼祀或以傍親或聽弟襲皆傳河山之功垂不世之賞況先臣在蒙委任運籌幃幄勳著於中聲傳於外事等功均今古無易是以漢賞信布裁重良平魏酬張徐不棄荀郭今數族追賞於先朝之世先臣絕封於聖明之時瞻流顧侶存亡永恨竊見正始中爰發存亡之詔褒賢報功之旨熙平元年故任城王澄所請十事復新前澤成一時之盛事垂曠代之茂典凡在纓紱誰不感慶盡以擬勸來今垂範萬古且劉氏僞書翻流上國尋其訕謗百無一實前後使人不書姓字亦無名爵至於張暢傳中略敘先臣對問雖改脫略盡自欲矜高然逸韻難虧猶見稱載非直存益於時沒亦有彰國美乞覽此書昭然可見則微微衰構重起一朝先臣潛魂結草於千載矣卒不得襲

孝伯兄祥字元善學傳家業鄉黨宗之世祖詔州郡舉賢良祥應貢對策合旨除中書博士時南士未賓世祖親駕遠伐尚書韓元興率衆出青州以祥爲軍司略地至于陳汝淮北之民詣軍降者七千餘戶遷之於兗豫之南置淮陽郡以撫之拜祥爲太守加綏遠將軍流民歸之者萬餘家勸課農桑百姓安業世祖嘉之賜以衣馬遷河間太守有威恩之稱太安中徵拜中書侍郎民有千餘上書乞留數年高宗不許卒官追贈定州刺史平棘子謚曰懿

子安世幼而聰悟興安二年高宗引見侍郎博士之子簡其秀俊者欲爲中書學生安世年十一高宗見其尚小引問之安世陳說祖父甚有次第即以爲學生高宗每幸國學恆獨被引問詔曰汝但守此至大不慮不富貴居父憂以孝聞天安初拜中散以溫敏敬慎高宗親愛之累遷主客令蕭賾使劉纘朝貢安世美容貌善舉止纘等自相謂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纘等呼安世爲典客安世曰三代不共禮五帝各異樂安足以亡秦之官稱於上國纘曰世異之號凡有幾也安世曰周謂掌客秦改典客漢名鴻臚今曰主客君等不欲影響文武而殷勤亡秦纘又指方山曰此山去燕然遠近安世曰亦由石頭之於番禺耳國家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內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貨之令使任情交易使至金玉肆問價纘曰北方金玉大賤當是山川所出安世曰聖朝不貴金玉所以賤同瓦礫又皇上德通神明山不愛寶故無川無金無山無玉纘初將大市得安世言慚而罷遷主客給事中時民困飢流散豪右多有占奪安世乃上疏曰臣聞量地畫野經國大式邑地相參致治之本井稅之興其來日久田萊之數制之以限蓋欲使土不曠功民罔游力雄擅之家不獨膏腴之美單陋之夫亦有頃畝之分所以恤彼貧微抑茲貪欲同富約之不均一齊民於編戶竊見州郡之民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世三長既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毀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彊宗豪族肆其侵凌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又年載稍久鄉老所惑羣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互有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採僥倖之徒興繁多之獄作欲令家豐歲儲人給資用其可得乎愚謂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徑術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則無私之澤乃播均於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積於比戶矣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妄之民絕望於覬覦守分之士永免於凌奪矣高祖深納之後均田之制起於此矣出爲安平將軍相州刺史假節趙郡公敦勸農桑禁斷淫祀西門豹史起有功於民者爲之修飾廟堂表薦廣平宋翻陽平路恃慶皆爲朝廷善士初廣平人李波宗族彊盛殘掠生民前刺史薛道摽親往討之波率其宗族拒戰大破摽軍遂爲逋逃之藪公私成患百姓爲之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安世設方略誘波及諸子姪三十餘人斬于鄴市境內肅然以病免太和十七年卒于家安世妻博陵崔氏生一子瑒崔氏以妬悍見出又尚滄水公主生二子謐郁

瑒字琚羅涉歷史傳頗有文才氣尚豪爽公彊當世延昌末司徒行參軍遷司徒長兼主簿太師高陽王雍表薦瑒爲其友正主簿于時民多絕戶而爲沙門瑒上言禮以教世法導將來跡用既殊區流亦別故三千之罪莫大不孝不孝

之大無過於絕祀然則絕祀之罪重莫甚焉安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
之意也正使佛道亦不應然假令聽然猶須裁之以禮一身親老棄家絕養既
非人理尤乖禮情堙滅大倫且闕王賈交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孔子云
未知生焉知死斯言之至亦爲備矣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又今南服
未靜衆役仍煩百姓之情方多避役若復聽之恐捐棄孝慈比屋而是沙門都
統僧暹等忿瑒鬼教之言以瑒爲謗毁佛法泣訴靈太后太后責之瑒自理曰
竊欲清明佛法使道俗兼通非敢排棄眞學妄爲瞽毁且鬼神之名皆通靈達
稱自百代正典敘三皇五帝皆號爲鬼天地曰神祇人死曰鬼易曰知鬼神之
情狀周公自美亦曰能事鬼神禮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以明者爲堂
堂幽者爲鬼教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應世導俗其道幽隱名之爲鬼愚謂非
謗且心無不善以佛道爲教者正可未達衆妙之門耳靈太后雖知瑒言爲允
然不免暹等之意猶罰瑒金一兩轉尙書郎加伏波將軍隨蕭寶夤西征以瑒
爲統軍假寧遠將軍瑒德洽鄉閭招募雄勇其樂從者數百騎瑒傾家賑恤率
之西討寶夤見瑒至乃拊瑒肩曰子遠來吾事辦矣故其下每有戰功軍中號
曰李公騎寶夤又啓瑒爲左丞仍爲別將軍機戎政皆與參決寶夤又啓爲中
書侍郎還朝除鎭遠將軍岐州刺史坐辭不赴任免官建義初於河陰遇害時
年四十五初贈鎭東將軍尙書右僕射殷州刺史太昌中重贈散騎常侍驃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瑒俶儻有大志好飲酒篤於親知每謂弟郁曰士
大夫學問稽博古今而罷何用專經爲老博士也與弟謐特相友愛謐在鄉物
故瑒慟哭絕氣久而方蘇不食數日朞年之中形骸毁悴人倫哀歎之瑒三子
長子義盛武定中司徒倉曹參軍
瑒弟謐字永和在逸士傳
謐弟郁字永穆好學沉靜博通經史自著作佐郎爲廣平王懷友懷深相禮遇
時學士徐遵明教授山東生徒甚盛懷徵遵明在館令郁問其五經義例十餘
條遵明所答數條而已稍遷國子博士自國學之建諸博士率不講說朝夕教
授惟郁而已謙虛雅寬甚有儒者之風遷廷尉少卿加冠軍將軍轉通直散騎
常侍建義中以兄瑒卒遂撫育孤姪歸於鄉里永熙初除散騎常侍大將軍左
光祿大夫兼都官尙書尋領給事黃門侍郎三年春於顯陽殿講禮詔郁執經
解說不窮羣難鋒起無廢談笑出帝及諸王公凡預聽者莫不嗟善尋病卒贈
散騎常侍都督定冀相滄殷五州軍事驃騎大將軍尙書左僕射儀同三司定
州刺史
子士謙儀同開府參軍事
李沖字思順隴西人敦煌公寶少子也少孤爲長兄滎陽太守承所攜訓承常
言此兒器量非恒方爲門戶所寄沖沉雅有大量隨兄至官是時牧守子弟多
侵亂民庶輕有乞奪沖與承長子韶獨清簡皎然無所求取時人美焉顯祖末
爲中書學生沖善交遊不妄戲雜流輩重之高祖初以例遷秘書中散典禁中
文事以修整敏惠漸見寵待遷內秘書令南部給事中舊無三長惟立宗主督
護所以民多隱冒五十三十家方爲一戶沖以三正治民所由來遠於是創三
長之制而上之文明太后覽而稱善引見公卿議之中書令鄭羲秘書令高祐
等曰沖求立三長者乃欲混天下一法言似可用事實難行羲又曰不信臣言
但試行之事敗之後當知愚言之不謬太尉元丕曰臣謂此法若行於公私有
益咸稱方今有事之月校比民戶新舊未分民必勞怨請過今秋至冬閑月徐
乃遣使於事爲宜沖曰民者冥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調時百姓徒
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課調之月令知賦稅之
均既識其事又得其利因民之欲爲之易行著作郎傅思益進曰民俗既異險
易不同九品差調爲日已久一旦改法恐成擾亂太后曰立三長則課有常準
賦有恒分苞蔭之戶可出僥倖之人可止何爲而不可羣議雖有乖異然惟以
變法爲難更無異義遂立三長公私便之遷中書令加散騎常侍給事中如故
尋轉南部尙書賜爵順陽侯沖爲文明太后所幸恩寵日盛賞賜月至數十萬
進爵隴西公密致珍寶御物以充其第外人莫得而知焉沖家素淸貧於是始
爲富室而謙以自牧積而能散近自姻族逮于鄉閭莫不分及虛己接物垂念
羇寒衰舊淪屈由之躋敘者亦以多矣時以此稱之初沖兄佐與河南太守來

榮同自涼州入國素有微嫌佐因緣成榮罪餓死獄中後榮子護又糾佐贓罪佐及沖等悉坐幽繫會赦乃免佐甚銜之至沖寵貴綜攝內外護爲南部郎深慮爲沖所陷常求退避而沖每慰撫之護後坐贓罪懼必不濟沖乃具奏與護本末嫌隙乞原恕之遂得不坐沖從甥陰始孫孤貧往來沖家至如子姪有人求官因其納馬於沖始孫輒受而不爲言後假方便借沖此馬馬主見沖乘馬而不得官後乃自陳始末沖聞之大驚執始孫以狀款奏始孫坐死其處要自厲不念愛惡皆此類也是時循舊王公重臣皆呼其名高祖常謂沖爲中書而不名之文明太后崩後高祖居喪引見待接有加及議禮儀律令潤飾辭旨刊定輕重高祖雖自下筆無不訪決焉沖竭忠奉上知無不盡出入憂勤形於顏色雖舊臣戚輔莫能逮之無不服其明斷慎密而歸心焉於是天下翕然及殊方聽望咸宗奇之高祖亦深相仗信親敬彌甚君臣之間情義莫二及改置百司開建五等以沖參定典式封滎陽郡開國侯食邑八百戶拜廷尉卿尋遷侍中吏部尚書咸陽王師東宮既建拜太子少傅高祖初依周禮置夫嬪之列以沖女爲夫人詔曰昔軒皇誕御垂棟宇之構爰歷三代興宮觀之式然茅茨土階昭德於上代層臺廣廈崇威於中業實由文質異宜華朴殊禮故也是以周成繼業營明堂於東都漢祖聿興建未央於咸鎬蓋所以尊嚴皇威崇重帝德豈好奢惡儉苟敝民力者哉我皇運統天協纂乾曆銳意四方未遑建制宮室之度頗爲未允太祖初基雖粗有經式自茲厥後復多營改至於三元慶饗萬國充庭觀光之使具瞻有闕朕以寡德猥承洪緒運屬休期事鍾昌運宜遵遠度式茲宮宇指訓規模事昭於平日明堂太廟已成於昔年又因往歲之豐資藉民情之安逸將以今春營改正殿違犯時令行之惕然但朔土多寒事殊南夏自非裁度當春興役徂暑則廣制崇基莫由克就成功立事非委賢莫可改制規模非任能莫濟尚書沖器懷淵博經度明遠可領將作大匠司空長樂公亮可與大匠共監興繕其去故崇新之宜修復太極之制朕當別加指授車駕南伐加沖輔國大將軍統衆翼從自發都至於洛陽霖雨不霽仍詔六軍發軫高祖戎服執鞭御馬而出羣臣啓顙於馬首之前高祖曰長驅之謀廟算已定

今大將軍進公等更欲何云沖進曰臣等不能折衝帷幄坐制四海而令南有僭號之渠實臣等之咎陛下以文軌未一親勞聖駕臣等誠思亡軀盡命效死戎行然自離都淫雨士馬困弊前路尚遙水潦方甚且伊洛境內小水猶尚致難況長江浩汗越在南境若營舟檝必須停滯師老糧乏進退爲難矜喪反旆於義爲允高祖曰一同之意前已具論卿等正以水雨爲難然天時頗亦可知何者夏既炎旱秋故雨多玄冬之初必當開爽比後月十閒若雨猶不已此乃天也脫於此而晴行則無害古不伐喪謂諸侯同軌之國非王者統一之文已至於此何容停駕沖又進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惟陛下欲之漢文言吾獨乘千里馬竟何至也臣有意而無其辭敢以死請高祖大怒曰方欲經營宇宙一同區域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於是大司馬安定王休兼左僕射任城王澄等並殷勤泣諫高祖乃諭羣臣曰今者興動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欲班師無以垂之千載朕仰惟遠祖世居幽漠違衆南遷以享無窮之美豈其無心輕遺陵壤今之君子寧獨有懷當由天工人代王業須成故也若不南鑾即當移都於此光宅土中機亦時矣王公等以爲何如議之所決不得旋踵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率如右南安王楨進曰夫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行至德者不議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非常之人乃能非常之事廓神都以延王業度土中以制帝京周公啓之於前陛下行之於後固其宜也且天下至重莫若皇居人之所貴寧如遺體請上安聖躬下慰民望光宅中原輟彼南伐此臣等願言蒼生幸甚羣臣咸唱萬歲高祖初謀南遷恐衆心戀舊乃示爲大舉因以協定羣情外名南伐其實遷也舊人懷土多所不願內憚南征無敢言者於是定都洛陽沖言於高祖曰陛下方修周公之制定鼎成周然營建六寢不可遊駕待就興築城郛難以馬上營訖願暫還北都令臣下經造功成事訖然後備文物之章和玉鑾之響巡時南徙軌儀土中高祖曰朕將巡省方岳至鄴小停春始便還未宜遂不歸北尋以沖爲鎮南將軍侍中少傅如故委以營構之任改封陽平郡開國侯邑戶如先車駕南伐以沖兼左僕射留守洛陽車駕渡淮別詔安南大將軍元英平南將

軍劉藻討漢中召雍涇岐三州兵六千人擬戍南鄭剋城則遣沖表諫曰秦州
險阨地接羌夷自西師出後餉援連續加氐胡叛逆所在奔命運糧擐甲迄茲
未已今復豫差戍卒懸擬山外雖加優復恐猶驚駭脫終攻不剋徒動民情連
胡結夷事或難測輒依旨密下刺史待軍剋鄭城然後差遣如臣愚見猶謂未
足何者西道險阨單徑千里今欲深戍絕界之外孤據羣賊之口敵攻不可卒
援食盡不可運糧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南鄭於國實為馬腹也且昔
人攻伐或城降而不取仁君用師或撫民而遺地且王者之舉情在拯民夷寇
所守意在惜地校之二義德有淺深惠聲已遠何遽於一城哉且魏境所掩九
州過八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未民者惟漠北之與江外耳羈之在近豈急急
於今日也宜待大開疆宇廣拔城聚多積資糧食足支敵然後置邦樹將為吞
并之舉今鍾離壽陽密邇未拔赭城新野跬步弗降所剋者舍之而不取所降
者撫之而旋戮東道既未可以近力守西蕃寧可以遠兵固若果欲置者臣恐
終以資敵也又今建都土中地接寇壤方須大收死士平蕩江會輕遣單寡棄
令陷沒恐後舉之日眾以留守致懼求其死効未易可獲推此而論不戍為上
高祖從之車駕還都引見沖等謂之曰本所以多置官者慮有令僕闇弱百事
稽壅若明獨聰專則權勢大併今朕雖不得為聰明又不為劣闇卿等不為大
賢亦不為大惡且可一兩年許少置官司高祖自鄴還京汎舟洪池乃從容謂
沖曰朕欲從此通渠於洛南伐之日何容不從此入洛從洛入河從河入汴從
汴入清以至於淮下船而戰猶開戶而鬬此乃軍國之大計今溝渠若須二萬
人以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漸修之沖對曰若爾便是士無遠涉之勞戰有兼
人之力遷尚書僕射仍領少傅改封清淵縣開國侯邑戶如前及太子恂廢沖
罷少傅高祖引見公卿於清徽堂高祖曰聖人之大寶惟位與功是以功成作
樂治定制禮今徙極中天創居嵩洛雖大構未成要自條紀略舉但南有未賓
之豎兼兇蠻密邇朕夙夜悵惋實在於茲取南之計決矣朕行之謀必矣若依
近代也則天子下帷深宮之內準上古也則有親行祚延七百魏晉不征旋踵
而殞祚之脩短在德不在征今但以行期未知早晚知幾其神乎朕既非神籌

能知也而順來陰陽卜術之士咸勸朕今征必剋此既家國大事宜共君臣各
盡所見不得以朕先言便致依違退有同異沖對曰夫征戰之法先之人事然
後卜筮今卜筮雖吉猶恐人事未備今年秋稔有損常實又京師始遷眾業未
定加之征戰以為未可宜至來秋高祖曰僕射之言非為不合朕意之所慮乃
有社稷之憂然咫尺寇戎無宜自安理須如此僕射言人事未從亦不必如此
朕去十七年擁二十萬眾行不出畿甸此人事之盛而非天時往來乘機天時
乃可而闕人事又致不捷若待人事備復非天時若之何如僕射之言便終無
征理朕若秋行無剋捷三君子並付司寇不可不人盡其心罷議而出後世宗
為太子高祖讌於清徽堂高祖曰皇儲所以纂歷三才光昭七祖斯乃億兆咸
悅天人同泰故延卿就此一讌以暢忻情高祖又曰天地之道一盈一虛豈有
常泰天道猶爾況人事乎故有升有黜自古而然悼往欣今良用深歎沖對曰
東暉承儲蒼生咸幸但臣前忝師傅弗能弼諧仰慙天日慈造寬含得預此讌
慶愧交深高祖曰朕尚不能革其昏師傅何勞愧謝也後尚書疑元拔穆泰罪
事沖奏曰前彭城鎮將元拔與穆泰同逆養子降壽宜從拔罪而太尉咸陽王
禧等以為律文養子而為罪父及兄弟不知情者不坐謹審律意以養子於父
非天性於兄弟非同氣敦薄既差故刑典有降是以養子雖為罪而兄弟不預
然父兄為罪養子不知謀易地均情豈獨從戮乎理固不然臣以為依據律文
追戮於所生則從坐於所養明矣又律惟言父不從子稱子不從父當是優尊
厲卑之義臣禧等以為律雖不正見互文起制於乞也舉父之罪於養也見子
坐是為互起互起兩明無罪必矣若以嫡繼養與生同則父子宜均祇明不坐
且繼養之注云若有別制不同此律又令文云諸有封爵若無親子及其身卒
雖有養繼國除不襲是為有福不及己有罪便預坐均事等情律令之意便相
矛盾伏度律旨必不然也臣沖以為指例條尋罪在無疑準令語情頗亦同式
詔曰僕射之議據律明矣太尉等論於曲矯也養所以從戮者緣其已免所生
故不得復甄於所養此獨何福長處吞舟于國所以不襲者重列爵特立制因
天之所絕推而除之耳豈復報對刑賞于斯則應死可特原之沖機敏有巧思

北京明堂、圓丘、太廟，及洛都初基，安處郊兆，新起堂寢，皆資於沖。勤志彊力，孜孜無怠，旦理文簿，兼營匠制，几案盈積，剞劂在手，終不勞厭也。然顯貴門族，務益六姻，兄弟子姪，皆有爵官，一家歲祿，萬匹有餘；是其親者，雖復癡聾，無不超越官次。時論亦以此少之。年四十而鬢髮斑白，姿貌豐美，未有衰狀。李彪之入京也，孤微寡援，而自立不羣，以沖好士，傾心宗附。沖亦重其器學，禮而納焉，每言之於高祖，公私共相援益。及彪為中尉、兼尚書，為高祖知待，便謂非復藉沖，而更相輕背，惟公坐斂袂而已，無復宗敬之意也。沖頗銜之。後高祖南征，沖與吏部尚書任城王澄並以彪倨傲無禮，遂禁止之，奏其罪狀，沖手自作，家人不知。辭甚激揚，因以自劾。高祖覽其表，歎悵者久之，既而曰：「道固可謂溢也，僕射亦為滿矣。」沖時震怒，數數彪前後過惡，瞋目大呼，投折几案。盡收御史，皆泥首面縛，詈辱肆口。沖素性溫柔，而一旦暴恚，遂發病荒悸，言語亂錯，猶扼腕叫詈，稱李彪小人。醫藥所不能療，或謂肝藏傷裂。旬有餘日而卒，時年四十九。高祖為舉哀於懸瓠，發聲悲泣，不能自勝。詔曰：「沖貞和資性，德義樹身，訓業自家，道素形國。太和之始，朕在弱年，早委機密，實康時務。鴻漸瀍洛，朝選開清，升冠端右，惟允出納。忠肅柔明，足敷睿範，仁恭信雅，有結民心。可謂國之賢也，朝之望也。方昇寵秩，以旌功舊，奄致喪逝，悲痛於懷。既留勳京，宜有加飾，可贈司空公，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贈錢三十萬，布五百匹，蠟三百斤。」有司奏謚曰文穆。葬於覆舟山，近杜預冢，高祖之意也。後車駕自鄴還洛，路經沖墓，左右以聞，高祖臥疾望墳，掩泣久之。詔曰：「司空文穆公，德為時宗，勳簡朕心，不幸徂逝，託墳邙嶺，旋鑾覆舟，躬睇塋域，悲仁惻舊，有慟朕衷。可遣太牢之祭，以申吾懷。」及與留京百官相見，皆敘沖亡之故，言及流涕。高祖得留臺啟，知沖患狀，謂右衛宋弁曰：「僕射執我樞衡，總釐朝務，清儉居躬，知寄已久，朕以仁明忠雅，委以臺司之寄，使我出境無後顧之憂，一朝忽有此患，朕甚愴慨於懷。」其相痛惜如此。

沖兄弟六人，四母所出，頗相忿鬩。及沖之貴，封祿恩賜皆以共之，內外輯睦。父亡後同居二十餘年，至洛乃別第宅，更相友愛，久無間然。皆沖之德也。始沖之見私寵也，兄子韶恒有憂色，慮致傾敗。後榮名日顯，稍乃自安。而沖明目當官，圖為己任，自始迄終，無所避屈。其體時推運，皆此類也。

子延寔，語在外戚傳。

史臣曰：燕趙信多奇士。李孝伯風範鑒略，蓋亦過人遠甚。世祖雅相器遇，猶已見疏外，而入參心膂，謀出籌策，獻可替否，無跡可尋，故能從容任遇，以功名始卒，其智器固以優乎。安世識具通雅，時幹之良，[illegible]以[illegible]則[illegible]。李沖早延寵眷，入幹腹心，風流識業，固乃一時之秀，終協契聖主，佐命太和，位當端揆，身任梁棟，德洽家門，功著王室，蓋有魏之亂臣也。

魏書卷五十三

魏書卷五十三考證

列傳第四十一○高氏小史魏書列傳第四十五高祐崔挺李安世三人其傳云李安世趙郡人也宣城公孝伯之兄子父祥中書博士今魏書諸本祥及安世事皆附此卷孝伯傳後李燾經史釋題據九齡目錄第四十五卷高祐崔挺李安世三人崇文總目殿藏用十三代史目惟高祐崔挺而無李安世此卷史臣論安世及瑒郁與北史同疑李延壽用魏收書補或後人移安世傳附孝伯因取北史論安世父子事益此篇亦不可考證故載諸目錄同異以備傳疑

魏書卷五十三考證

魏書卷五十四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四十二

游雅　高閭

游雅字伯度小名黃頭廣平任人也少好學有高才世祖時與渤海高允等俱知名徵拜中書博士東宮內侍長遷著作郎使劉義隆授散騎侍郎賜爵廣平子加建威將軍稍遷太子少傅領禁兵進爵為侯加建義將軍受詔與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出為散騎常侍平南將軍東雍州刺史假梁郡公在任廉白甚有惠政徵為秘書監委以國史之任不勤著述竟無所成詔雅為太華殿賦文多不載雅性剛戇好自矜誕陵獵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雅輕薄允才允性柔寬不以為恨允將婚于邢氏雅勸允娶于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人自棄伯度我自敬黃頭貴己賤人皆此類也允著徵士頌殊為重雅事在允傳雅因論議長短忿儒者陳奇遂陷奇至族議者深責之和平二年卒贈相州刺史謚曰宣侯

子僧奴襲爵卒

子雙鳳襲

雅弟恒子崇襲太和中為中散遷典寺令後尉勞仇池為賊所害贈肆州刺史

高閭字閻士漁陽雍奴人五世祖原晉安北軍司上谷太守關中侯有碑在薊中祖雅少有令名州別駕父洪字季願陳留王從事中郎閭貴乃贈寧朔將軍幽州刺史固安貞子閭早孤少好學博綜經史文才儁偉下筆成章本名驢司徒崔浩見而奇之乃改為閭而字焉真君九年徵拜中書博士和平末遷中書侍郎高宗崩乙渾擅權內外危懼文明太后臨朝誅渾引閭與中書令高允入於禁內參決大政賜爵安樂子加南中郎將與鎮南大將軍尉元南赴徐州閭先入彭城收管籥元表閭以本官領東徐州刺史與張讜對鎮團城後還京城以功進爵為侯加昭武將軍顯祖傳位徙御崇光宮閭上表頌曰臣聞刑制改物者膺天之聖君纘緒順常者守文之庸主故五帝異規而化與三王殊禮而致治用能憲章萬祀垂範百王歷葉所以挹其遺風後君所以酌其軌度伏惟太上皇帝道光二儀明齊日月至德潛通武功四暢霜威南被則淮徐來同齊斧北斷則獫狁覆巢西摧三危之酋東引肅慎之貢荒遐款塞九有宅心於是從容閑覽希心玄奧御鼎湖之奇風崇巢由之高潔疇咨熙載堯采羣后爰挹大位傳祚聖人開古之高範爰萃於一朝曠葉之希事載見於今日昔唐堯禪舜前典大其成功太伯讓季孔子稱其至德苟位以聖傳臣子一也謹上至德頌一篇其詞曰茫茫太極悠悠遐古三皇刑制五帝垂祜仰察璿璣俯鑒后土雍容端拱惟德是與夏殷世傳周漢纂烈道風雖邈仍誕明哲爰暨三季下凌上替九服三分禮樂四缺上靈降鑒思皇反正乃眷有魏配天承命功冠前王德侔往聖移風革俗天保載定於穆太皇克廣聖度玄化外暢惠鑒內悟遺此崇高挹彼沖素遺映當今慶流後祚明明我皇承乾紹煥比誦熙周方文隆漢重光麗天晨暉疊旦六府孔修三辰貞觀功均乾造雲覆雨潤養之以仁敦之以信綏之斯和動之斯震自東徂西無思不順禎候並應福祿來格嘉穀秀町素文表石玄鳥呈皓醴泉流液黃龍蜿蜿游麟奕奕沖訓既布率土咸寧穆穆四門灼灼典刑勝殘豈遠期月有成翹翹東岳庶見翠旌先民有言千載一泰昔難其運今易其會沐浴淳澤被服冠帶飲和陶潤載欣載賴文以寫意功由頌宣吉甫作歌式昭永年唐政緝熙康哉垂篇仰述徽烈被之管絃高允以閭文章富逸舉以自代遂為顯祖所知數見引接參論政治命造鹿苑頌北伐碑顯祖善之承明初為中書令加給事中委以機密文明太后甚重閭詔令書檄碑銘贊頌皆其文也太和三年出師討淮北閭表曰伏見廟算有事淮海雖成事不說猶可思量臣以愚劣本非武用至於軍旅尤所不學直以無諱之朝敢肆狂瞽區區短見竊有所疑臣聞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天下開泰四方無虞豈宜盛世干戈妄動疑一也淮北之城凡有五處難易相兼皆須攻擊然攻守難圖力懸百倍反覆思量未見其利疑二也縱使如心於國無用發兵遠入費損轉多若不置城是謂空爭疑三也脫不如意當延日月屯眾聚費于何不有疑四也伏願思此四疑時速返旆文明太后令曰六軍電發有若摧朽何

慮四輩也。遷尚書、中書監。淮南王他奏求依舊斷祿，文明太后令召羣臣議之。閭表曰：天生烝民，樹之以君，明君不能獨理，必須臣以作輔。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車服有等差，爵命有分秩，德高者則位尊，任廣者則祿重。下者祿足以代耕，上者俸足以行義。庶民均其賦，以展奉上之心；君王聚其材，以供事業之用。君班其俸，垂惠則厚；臣受其祿，感恩則深。於是貪殘之心止，竭効之誠篤；兆庶無侵削之煩，百辟備禮容之美。斯則經世之明典，爲治之至術。自堯舜以來，逮于三季，雖優劣不同，而斯道弗改。自中原崩否，天下幅裂，海內未一，民戶耗減，國用不充，俸祿遂廢。此則事出臨時之宜，良非久長之道。大魏應期紹祚，照臨萬方，九服既和，八表咸謐。二聖欽明文思，道冠百代，動遵禮式，稽考舊章，准百王不易之勝法，述前聖利世之高軌，置立鄰黨，班宣俸祿，事設令行，於今已久，苟惡不生，上下無怨，姦巧革慮，窺覦絕心，利潤之厚，同於天地。以斯觀之，如何可改？又洪波奔激，則隄防宜厚；姦悖充斥，則禁網須嚴。且飢寒切身，慈母不保其子；家給人足，禮讓可得而生。但廉清之人，不必皆富；豐財之士，未必悉賢。今給其俸，則清者足以息其濫竊，貪者足以感而勸善；若不班祿，則貪者肆其姦情，清者不能自保。難易之驗，灼然可知，如何一朝便欲去俸？淮南之議，不亦謬乎！詔從閭議。高祖又引見王公已下於皇信堂，高祖曰：政雖多途，治歸一體。朕每蒙慈訓，猶自昧然，誠知忠佞有損益，而未識其異同，恒懼忠貞見毀，佞人便進。寤寐思此，如有隱憂。國彥朝賢，休戚所共，宜辨斯真僞，以釋朕懷。尚書游明根對曰：忠佞之士，實亦難知。依古爵人，先試之以官，官定然後祿之。三載考績，然後忠佞可明。閭曰：昔漢朝袁盎卻慎夫人席，是其忠；譖殺鼂錯，是其佞者。以異人言之，爲忠，石顯是佞。高祖曰：自非聖人，忠佞之行，時或互有。但忠功顯節著，謂之忠；佞迹成斯，謂之佞。史官據成事而書，於今觀之，有别明矣。朕所問者，未然之前，辯之所難；已然之後。閭曰：佞者飾智以行事，忠者發心以附道，譬如玉石，皦然可知。高祖曰：玉石同體而異名，忠佞異名而同理，求之於同，則得其所以異，尋之於異，則失其所以同。出處同異之間，交換忠佞之境，豈是戇愚所識。或有鈍佞以成忠，或有假忠以飾佞，如楚子綦後事顯忠，初非佞也。閭曰：子綦諫楚，初雖隨述，終致忠言，此適欲幾諫，非爲佞也。子綦若不設初權，後忠無由得顯。高祖善閭對。閭後上表曰：臣聞爲國之道，其要有五：一曰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曰刑賞。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荒狡放命，則播武功以威之；民未知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輕侵，則設防固以禦之；臨事制勝，則明刑賞以勸之。用能闢國寧方，征伐四剋。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產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爲邊患者，良以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鬭，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易稱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謂歟？今宜依故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如其一成，惠及百世。即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地却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始必懲。又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爲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爲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戈盾，二萬人專習騎矟，修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爲平地禦寇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器械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部兵六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敕臺北諸屯倉庫，隨近作米，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領，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強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運糧一月不足爲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其利五也。又任

將之道使須恩德推之以禮恕之以情闔外之事有利輒決赦其小過要其大
功足其兵力資其給用君臣相體若身之使臂然後忠勇可立制勝可果是以
忠臣盡其心征將竭其力雖三敗而逾榮雖三背而彌寵詔曰覽表具卿安邊
之策比當與卿面論一二高祖又引見羣臣議伐蠕蠕帝曰蠕蠕前後再擾朔
邊近有投化人云敕勒渠帥興兵叛之蠕蠕主身率徒衆追至西漠今為應乘
弊致討為應休兵息民左僕射穆亮對曰自古以來有國有家莫不以戎事為
首蠕蠕子孫襲其凶業頻為寇擾為惡不悛自相違叛如臣愚見宜興軍討之
雖不頓除巢穴且以挫其醜勢閭曰昔漢時天下一統故得窮追北狄今南有
吳寇不宜懸軍深入高祖曰先朝屢興征伐者以有未賓之虜朕承太平之基
何為搖動兵革夫兵者凶器聖王不得已而用之便可停也高祖又曰今欲遣
蠕蠕使還應有書問以不羣臣以為宜有乃詔閭為書於時蠕蠕國有喪而書
不敘凶事高祖曰卿為中書監職典文詞所進書不論彼之凶事若知而不
作罪在灼然若情思不至應謝所任閭對曰昔蠕蠕主敦崇和親其子不遵父
志屢犯邊境如臣愚見謂不宜弔高祖曰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君則臣悅卿云
不合弔慰是何言歟閭遂引愆免冠謝罪高祖謂閭曰蠕蠕使牟提小心恭慎
甚有使人之禮同行疾其敦厚每至陵辱恐其還北必被謗誣昔劉準使殷靈
誕每禁下人不為非禮之事及其還國果被譖愬以致極刑今為書可明牟
提忠於其國使蠕蠕主知之是年冬至高祖文明太后大饗羣官高祖親舞於
太后前羣臣皆舞高祖乃歌仍率羣臣再拜上壽閭進曰臣聞大夫行孝行合
一家諸侯行孝聲著一國天子行孝德被四海今陛下聖性自天敦行孝道稱
觴上壽靈應無差臣等不勝慶踊謹上千萬歲壽高祖大悅賜羣臣帛人三十
匹又議政於皇信堂高祖曰百揆多途萬機事猥未聞之闕卿等宜有所陳閭
對曰臣伏思太皇太后十八條之令及仰尋聖朝所行事周於百揆理兼於庶
務孔子至聖三年有成子產治鄭歷載乃就今聖化方宣風政驟改行之積久
自然致治理之必明不患事闕又為政之道終始若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
之政令既宣若有不合於民者因民之心而改之願終成其事使至教必行臣

願復三思理若於此不知其他但使今之法度必理必明必行必久勝殘去殺
可不遠而致高祖曰刑法者王道之所用何者為法何者為刑施行之日何先
何後閭對曰臣聞創制立會軌物齊衆謂之法犯違制約致之於憲謂之刑然
則法必先施刑必後著自鞭杖已上至於死罪皆謂之刑刑者成也成而不可
改高祖曰論語稱冉子退朝孔子問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
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何者是政何者為事閭對曰臣聞政者君上之所施行
合於法度經國治民之屬皆謂之政臣下奉教承旨作而行之謂之事然則天
下大同風軌齊一則政出於天子王道衰則政出於諸侯君道缺則政出於大
夫故詩敘曰王道衰政教失則國異政家殊俗政者上之所行事者下之所奉
高祖曰若君命為政子夏為莒父宰問政此應奉命而已何得稱政尚書游明
根曰子夏宰民故得稱政帝善之十四年秋閭上表曰奉癸未詔書以春夏少
雨憂饑饉之方臻嗟黎元之傷瘁同禹湯罪己之誠齊堯舜引咎之德虞災致
懼詢及卿士令各上書極陳損益深恩被於蒼生厚惠流于后土伏惟陛下天
縱聖叡利見纂極欽若昊天光格宇宙太皇太后以叡哲贊世稱合三才高明
柔克道被無外七政昭宣於上九功咸序於下君人之量逾高謙光之旨彌篤
修復祭儀宗廟所以致敬飾正器服禮樂所以宣和增置官以重文德簡勇士
以昭武功慮獄訟之未息定刑書以理之懼蒸民之奸宄置鄰黨以穆之究庶
官之勤劇班俸祿以優之知勞逸之難均分民土以齊之甄忠明孝矜貧恤獨
開納讜言抑絕讒佞明訓以體率土移風雖未勝殘去殺成無為之化足以仰
答三靈者矣臣聞皇天無私降鑒在下休咎之徵咸由人召故帝道昌則九疇
敘君德衰而彝倫斁休瑞並應事以五福則康于其邦咎徵屢臻罰以六極則
害于其國斯乃洪範之實徵神祇之明驗及其厄運所纏世鍾陽九數乖於天
理非謀於人事則有之矣故堯湯逢歷年之災周漢遭水旱之患然立功修
行終能弭息今考治則有如此之風計運未有如彼之害而陛下殷勤引過事
邁前王從屢澍雨之徵指辰可必消災滅禍之符灼然自見雖王畿之內頗為
少雨關外諸方禾稼仍茂苟動之以禮綏之以和一歲不收未為大損但豫備

不虞古之善政安不忘危有國常典竊以北鎮新徙家業未就思親戀本人有愁心一朝有事難以禦敵可寬其往來頗使欣慰開雲中馬城之食以賑恤之足以感德致力邊境矣明察畿甸之民飢甚者出靈丘下館之粟以救其乏可以安慰孤貧樂業保土使幽定安并四州之租隨運以溢其處開關弛禁薄賦賤糴以消其費清道路恣其東西隨豐逐食貧富相贍可以免度凶年不爲患苦又聞常士困則濫竊生匹婦餒則慈心薄凶儉之年民輕違犯可緩其使役急其禁令宜於未然之前申敕外牧又一夫幽枉王道爲虧京師之獄或恐未盡可集見囚於都曹使明折庶獄者重加究察輕者即可決遣重者定狀以聞罷非急之作放無用之獸此乃救凶之常法且以昇憂於百姓論語曰不患貧而患不安苟安而樂生雖遭凶年何傷於民庶也愚臣所見如此而已詔曰省表聞之當敕有司依此施行後詔閭與太常採雅樂以營金石又領廣陵王師出除鎮南將軍相州刺史以參定律令之勤賜布帛千匹粟一千斛牛馬各三閭上疏陳伐吳之策高祖納之還都洛陽閭表諫言還有十損必不獲已請還於鄴高祖頗嫌之蕭鸞雍州刺史曹虎據襄陽請降詔劉昶薛真度等四道南伐車駕親幸懸瓠閭表諫曰洛陽草創虎既不遣質任必非誠心無宜輕舉高祖不納虎果虛詐諸將皆無功而還高祖攻鍾離未剋將於淮南修故城而置鎮戍以撫新附之民賜閭璽書具論其狀閭表曰南土亂亡僭主屢易陛下命將親征威陵江左望風慕化剋拔數城施恩布德攜民襁負可謂澤流邊方威惠普著矣然元非大舉軍興後時本爲迎降戎卒實少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攻之所率既寡東西懸闊難以並稱伏承欲留戍淮南招撫新附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而弗剋班師之日兵不戍一郡土不闢一廛夫豈無人以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堰水先塞其源伐木必拔其本源不塞本不拔雖翦枝竭流終不可絕矣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源本也三鎮不剋其一而留兵守郡不可自全明矣既逼敵之大鎮隔深淮之險少置兵不足以自固多留衆糧運難可充又欲修渠通漕路必由于泗口泝淮而上須經角城淮陰大鎮舟船素畜敵因先積之資以拒始行之路若元戎旋旆兵士挫怯夏雨水長救援實難忠勇雖奮事不可濟淮陰東接山陽南通江表兼近江都海西之資西有盱眙壽陽之鎮且安土樂本人之常情若必留戍軍還之後恐爲敵擒何者鎮戍新立懸在異境以勞禦逸以新擊舊而能自固者未之有也昔彭城之役既剋其城戍鎮已定而思叛外向者猶過數方角城蕞爾處在淮北去淮陽十八里五固之役攻圍歷時卒不能剋以今比昔事兼數倍今以向熱水雨方降兵刃既交難以恩恤降附之民及諸守令亦可徙置淮北如其不然進兵臨淮速度士卒班師還京踵太武之成規營皇居於伊洛畜力以待敵釁布德以懷遠人使中國清穆化被遐裔淮南之鎮自効可期天安之捷指辰不遠車駕還幸石濟閭朝於行宮高祖謂閭曰朕往年之意不欲決征但兵士已集恐爲幽王之失不容中止發洛之日正欲至於懸瓠以觀形勢然機不可失遂至淮南而彼諸將並列州鎮至無所獲定由晚一月日故也閭對曰人皆是其所事而非其所不事猶犬之吠非其主且古者攻戰之法倍則攻之十則圍之聖駕親戎誠應大捷所以無大獲者良由兵少故也且徙都者天下之大事今京邑甫爾庶事草創臣聞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臣願陛下從容伊瀍優遊京洛使德被四海中國緝寧然後向化之徒自然樂附高祖曰願從容伊瀍實亦不少但未獲耳閭曰司馬相如臨終恨不見封禪今雖江介不賓小賊未殄然中州之地略亦盡平豈可於聖明之辰而闕盛禮齊桓公霸諸侯猶欲封禪而況萬乘高祖曰由此桓公屈於管仲荊揚未一豈得如卿言也閭曰漢之名臣皆不以江南爲中國且三代之境亦不能遠高祖曰淮海惟揚州荊及衡陽惟荊州此非近中國乎及車駕至鄴高祖頻幸其州館詔曰閭昔在中禁有定禮正樂之勳作藩於州有廉清公幹之美自大軍停軫庶事咸豐可謂國之老成善始令終者也每惟厥德朕甚嘉焉可賜帛五百匹粟一千斛馬一匹衣一襲以褒厥勳閭每請本州以自効詔曰閭以懸車之年方求衣錦知進忘退有虧謙德可降號平北將軍朝之老成宜遂情願徙授幽州刺史令存勸兩修恩法並舉閭以諸州罷從事依府置參軍於治體不便表宜復舊高祖不悅歲餘表求致仕優答不許徵爲太常卿頻表陳遜不聽又

車駕南討漢陽閭上表諫求回師高祖不納漢陽平賜閭璽書閭上表陳謝世宗踐祚閭累表遜位詔曰閭貞幹早聞儒雅素著出內清華朝之儁老以年及致仕固求辭任宜聽解宗伯遂安車之禮特加優授崇老成之秩可光祿大夫金印紫綬使散騎常侍兼吏部尚書邢巒就家拜授及辭引見於東堂賜以餚羞訪之大政以其先朝儒舊告老永歸世宗為之流涕詔曰閭歷官六朝著勳五紀年禮致辭義光進退歸軒首路感悵兼懷安駟籠金漢世榮貺可賜安車几杖輿馬繒綵衣服布帛事從豐厚百寮餞之猶昔羣公之祖二疏也閭進陟北邙上望闕表以示戀慕之誠景明三年十月卒于家世宗遣使弔慰贈帛四百匹四年三月贈鎮北將軍幽州刺史諡曰文侯閭好為文章軍國書檄詔令碑頌銘讚百有餘篇集為三十卷其文亦高允之流後稱二高為當時所服閭彊果敢直諫其在私室言裁聞耳及於朝廷廣眾之中則談論鋒起人莫能敵高祖以其文雅之美每優禮之然貪褊矜慢初在中書好詈辱諸博士博士學生百有餘人有所干求者無不受其財貨及老為二州乃更廉儉自謹有良牧之譽有三子

長子元昌襲爵位至遼西博陵二郡太守

子欽字希叔頗有文學莫折念生之反也欽隨元志西討志敗為賊所擒念生以為黃門郎死於秦州

子穆宗襲祖爵興和中定州開府祭酒

欽弟石頭小石皆早卒

元昌弟定殷中壘將軍漁陽太守卒贈征虜將軍安州刺史

子洪景少有名譽早卒

次子宣景武定中開府司馬

定殷弟幼成員外郎頗有文才性清狂為奴所害

閭弟悅篤志好學有美於閭早卒

史臣曰游雅才業亦高允之亞歟至於陷族陳奇斯所以絕世而莫祀也高閭發言有章句下筆富文彩亦一代之偉人故能受遇累朝見重高祖挂冠謝事禮備懸輿美矣

魏書卷五十四

魏書卷五十四考證

游雅傳趙靈秦始長城是也○史記匈奴傳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此所謂趙靈之築長城也又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此所謂秦始之築長城也

魏書卷五十四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四十三

游明根　劉芳

游明根字志遠廣平任人也祖鱓慕容熙樂浪太守父幼馮跋假廣平太守和龍平明根乃得歸鄉里游雅稱薦之世祖擢爲中書學生性貞愼寡欲綜習經典及恭宗監國與公孫叡俱爲主書高祖踐祚遷都曹主書賜爵安樂男寧遠將軍高祖以其小心敬慎每嗟美之假員外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安樂侯使於劉駿直使明僧暠相對前後三返駿稱其長者迎送之禮有加常使顯祖初以本將軍出爲東青州刺史加員外常侍遷散騎常侍平東將軍都督兗州諸軍事瑕丘鎮將尋就拜東兗州刺史改爵新泰侯爲政清平新民樂附高祖初入爲給事中遷儀曹長加散騎常侍清約恭謹號爲稱職後王師南討詔假安南將軍儀曹尚書廣平公與梁郡王嘉參謀軍計後兗州民叛詔明根慰喻敕南征沔西仇城邊口三遣諸軍稟明根節度遷都正尚書仍加散騎常侍詔以與蕭賾絕使多年今宜通否羣臣會議尚書陸叡曰先以三吳不靖荆梁有難故權停之將觀釁而動今彼方既靖宜還通使明根曰中絕行人是朝廷之事深築醴陽侵彼境土二三之理直在蕭賾我今遣使於理爲長高祖從之文明太后崩羣臣固請公除高祖與明根往復事在禮志遷大鴻臚卿河南王幹師尚書如故隨例降侯爲伯又參定律令屢進讜言明根以年踰七十表求致仕詔不許頻表固請乃詔曰明根風度清幹志尚貞敏溫恭靜密乞言是寄故抑其高蹈之操至于再三表請慇懃不容違奪便已許其告辭可出前後表付外依禮施行引明根入見高祖曰卿年耆德茂服勤累朝歷職內外並著顯績逮于耆年履道不渝是以釐革之始委以禮任遷能迂德匡贊於朕然高尚悠邈便爾首歸君臣之禮於斯而畢眷德思仁情何可已夫七十致仕典禮所稱位隆固辭賢者達節但季俗陵遲斯道弗繼卿獨秉沖操居今行古有魏以來首操頹俗進可以光我朝化退可以榮慰私門明根對曰臣桑榆之年鍾鳴漏盡蒙陛下之澤首領獲全得盡私庭下奉先帝陛下大恩臣之願也但犬馬之戀不勝悲塞因泣不自勝高祖命之令進言別慇懃仍爲流涕賜青紗單衣委貌冠被褥錦袍等物其年以司徒尉元爲三老明根爲五更行禮辟雍語在元傳賜步挽一乘給上卿之祿供食之味太官就第月送之以定律令之勤賜布帛一千匹穀一千斛後明根歸廣平賜絹五百匹安車一乘馬二匹幄帳被褥車駕幸鄴明根朝于行宮詔曰游五更光素蓬簷歸終衡里可謂朝之舊德國之老成可賜帛五百匹穀五百斛敕太官備送珍羞後車駕幸鄴又朝行宮賜穀帛如前爲造甲第國有大事恆璽書訪之舊疹發動手詔問疾太醫送藥太和二十三年卒於家年八十一世宗遣使弔祭賻錢一十萬絹三百匹布二百匹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謚靖侯明根歷官內外五十餘年處身以仁和接物以禮讓時論貴之高祖初明根與高閭以儒老學業特被禮遇公私出入每相追隨而閭以才筆時侔明根世號高游焉子肇襲爵

肇字伯始高祖賜名焉幼爲中書學生博通經史及蒼雅林說高祖初爲內秘書侍御中散司州初建爲都官從事轉通直郎秘閣令遷散騎侍郎典命中大夫車駕南伐肇上表諫止高祖不納尋遷太子中庶子肇謙素敦重文雅見任以父老求解官扶侍高祖欲令遂祿養乃出爲本州南安王楨鎮北府長史帶魏郡太守王薨復爲高陽王雍鎮北府長史太守如故爲政清簡加以匡贊歷佐二王甚有聲迹數年以父憂解任景明末徵爲廷尉少卿固辭乃授黃門侍郎遷散騎常侍黃門如故兼侍中爲畿內大使黜陟善惡賞罰分明轉太府卿徙廷尉卿兼御史中尉黃門如故肇儒者動存名教直繩所舉莫非傷風敗俗持法仁平斷獄務於矜恕尚書令高肇世宗之舅爲百寮慴憚以肇名與己同欲令改易肇以高祖所賜秉志不許高肇甚銜之世宗嘉其剛梗盧昶之在朐山也肇諫曰朐山蕞爾僻在海濱山湖下墊民無居者於我非急於賊爲利爲利故必致死而爭之非急故不得已而戰以不得已之眾擊必死之師恐稽延歲月所費遂甚假令必得朐山徒致交爭終難全守所謂無益之田也知賊將屢以宿豫求易朐山臣愚謂此言可許朐山久捍危敵宜速審之若必如此宿

豫不征而自伏持此無用之地復彼舊有之疆兵役時解其利爲大世宗將從
之尋而昶敗還侍中蕭衍軍主徐玄明斬其青冀二州刺史張稷首以郁洲內
附朝議遣兵赴援肇表曰玄明之款雖奔救是當然事有損益或懼舉而功多
或因小而生患不可必也今六里朐山地實接海陂湖下溼人不可居郁洲又
在海中所謂雖獲石田終無所用若不待連兵六里雖剋尙不可守況方事連
兵而爭非要也且六里於賊逾要去此閑遠若以閑遠之兵攻逼近之衆其勢
既殊不可敵也災儉之年百姓飢敝餓死者亦復不少何以得宜靜之辰興干
戈之役軍糧資運取濟無所唯見其損未覩其益且新附之民服化猶近特須
安帖不宜勞之勞則怨生怨生則思叛思叛則不自安不安則擾動脫爾則連
兵難解事不可輕宜損茲小利不使大損世宗並不納大將軍高肇伐蜀肇諫
曰臣聞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兵者凶器不得已而後用當今治雖太平
論征未可何者山東關右殘傷未復頻年水旱百姓空虛宜在安靜不宜勞役
然往昔開拓皆因城主歸款故有征無戰今之據者雖假官號真僞難分或有
怨於彼不可全信且蜀地險隘稱之自古鎭戍晏然更無異趣豈得虛承浮說
而動大軍舉不慎始悔將何及討蜀之略願俟後圖世宗又不納肅宗即位還
中書令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相州大中正出爲使持節加散騎常侍鎭東將
軍相州刺史有惠政徵爲太常卿遷尙書右僕射固辭詔不許肇於吏事斷決
不速主者諮呈反覆論敘有時不曉至於再三必窮其理然後下筆雖寵勢干
請終無回撓方正之操時人服之及領軍元乂之廢靈太后將害太傅清河王
懌乃集公卿會議其事於時羣官莫不失色順旨肇獨抗言以爲不可終不下
署正光元年八月卒年六十九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襲賜帛七百匹肅宗舉
哀於朝堂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文貞公肇
外寬柔內剛直耽好經傳手不釋書治周易毛詩尤精三禮爲易集解撰冠婚
儀白珪論詩賦表啓凡七十五篇皆傳於世謙廉不競曾撰儒棊以表其志焉
清貧寡欲資仰俸祿而已肇之爲廷尉也世宗嘗私敕肇有所降恕肇執而不
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足令臣曲筆也其執意如此及肅宗初近侍羣官豫在
奉迎者自侍中崔光已下並加封邑時封肇文安縣開國侯邑八百戶肇獨曰
子襲父位今古之常因此獲封何以自處固辭不應論者高之

子祥字宗良頗有學歷祕書郎襲爵新泰伯遷通直郎國子博士領尙書郎中
肅宗以肇昔辭文安之封復欲封祥祥守其父意卒亦不受又追論肇前議清
河守正不屈乃封祥高邑縣開國侯邑七百戶孝昌元年卒年三十六贈征虜
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幽州刺史謚曰文

子晧字寶多襲侍御史早卒

晧弟安居襲爵新泰伯武定中司空墨曹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明根叔父矯中書博士濮陽鉅鹿二郡太守卒贈冠軍將軍相州刺史

矯孫馥國子博士

馥弟思進尙書郎中

劉芳字伯文彭城人也漢楚元王之後也六世祖訥晉司隸校尉祖該劉義隆
征虜將軍青徐二州刺史父邕劉駿兗州長史芳出後伯父遜之遜之劉駿東
平太守也邕同劉義宣之事身死彭城芳隨伯母房逃竄青州會赦免舅元慶
爲劉子業青州刺史沈文秀建威府司馬爲文秀所殺芳母子入梁鄒城慕容
白曜南討青齊梁鄒降芳北徙爲平齊民時年十六南部尙書李敷妻司徒崔
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師詣敷門崔恥芳流播拒不見之芳雖處
窮窘之中而業尙貞固聰敏過人篤志墳典晝則傭書以自資給夜則讀誦終
夕不寢至有易衣併日之敝而澹然自守不汲汲於榮利不戚戚於賤貧乃著
窮通論以自慰焉芳常爲諸僧傭寫經論筆迹稱善卷直以一縑歲中能入百
餘匹如此數十年頗以贍振由是與德學大僧多有還往時有南方沙門惠度
以事被責未幾暴亡芳因緣聞知文明太后召入禁中鞭之一百時中官李豐
主其始末知芳篤學有志行言之於太后太后微愧於心會蕭賾使劉纘至芳
之族兄也擢芳兼主客郎與纘相接尋拜中書博士後與崔光宋弁邢產等俱
爲中書侍郎俄而詔芳與產入授皇太子經遷太子庶子兼員外散騎常侍從
駕洛陽自在路及旋京師恆侍坐講讀芳才思深敏特精經義博聞強記兼覽

畜雅尤長音訓辨析無疑於是禮遇日隆賞賚豐渥正除員外散騎常侍俄兼通直常侍從駕南巡撰述行事尋而除正王肅之來奔也高祖雅相器重朝野屬目芳未及相見高祖宴羣臣於華林肅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無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髽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髽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時變而男子婦人免髽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奪其笄稱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纚笄總以茲而言男子有笄明矣高祖稱善者久之肅亦以芳言爲然曰此非劉石經邪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辨疑者皆往詢訪故時人號爲劉石經酒闌芳與肅俱出肅執芳手曰吾少來留意三禮在南諸儒亟共討論皆謂此義如吾向言今聞往釋頓祛平生之惑芳理義精通類皆如是高祖遷洛路由朝歌見殷比干墓愴然悼懷爲文以弔之芳爲注解表上之詔曰覽卿注殊爲富博但文非屈宋理慙張賈既有雅致便可付之集書詔以芳經學精洽超遷國子祭酒以母憂去官高祖南征宛鄧起爲輔國將軍太尉長史從太尉咸陽王禧攻南陽蕭鸞將裴叔業入寇徐州疆場之民頗懷去就高祖憂之以芳爲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徐州大中正行徐州事後兼侍中從征馬圈高祖崩於行宮及世宗即位芳手加衮冕高祖自襲斂暨于啓祖山陵練除始末喪事皆芳撰定咸陽王禧等奉申遺旨令芳入授世宗經及南徐州刺史沈陵外叛徐州大水遣芳撫慰賑恤之尋正侍中祭酒中正並如故芳表曰夫爲國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學校爲先誠復政有質文茲範不易誰由萬端資始衆務稟法故也唐虞已往典籍無據隆周以降任居虎門周禮大司樂云師氏掌以媺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之事以教國子弟蔡氏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虎門左敷陳六藝以教國子今之祭酒卽周師氏洛陽記國子學宮與天子宮對太學在開陽門外案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親民教學爲先鄭氏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由斯而言國學在內太學在外明矣案如洛陽記猶有仿像臣愚謂今既徙

縣崧瀍皇居伊洛宮闕府寺僉復故趾至於國學豈可舛替校量舊事應在宮門之左至如太學基所炳在仍舊營構又云太和二十年發敕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臣案自周已上學惟以二或尚西或尚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蓋有六師氏居內太學在國四小在郊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禮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周四郊之虞庠也案大戴保傅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周之五學於此彌彰案鄭注學記周則六學所以然者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此其證也漢魏已降無復四郊謹尋先旨宜在四門案王肅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王都五十里考之鄭氏不云遠近今太學故坊基趾寬曠四郊別置相去遼闊檢督難周計太學坊并作四門猶爲太廣以臣愚量同處無嫌且今時制置多循中代未審四學應從古不求集名儒禮官議其定所從之還中書令祭酒如故出除安東將軍青州刺史爲政儒緩不能禁止姦盜廉清寡欲無犯公私還朝議定律令芳斟酌古今爲大議之主其中損益多芳意也世宗以朝儀多闕其一切諸議悉委芳修正於是朝廷吉凶大事皆就諮訪焉轉太常卿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里數於禮有違又靈星周公之祀不應隸太常乃上疏曰臣聞國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實在審位是以列聖格言彪炳綿籍先儒正論昭著經史臣學謝全經業乖通古豈可輕薦瞽言妄陳管說竊見所置壇祠遠近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既曰職司請陳膚淺孟春令云其數八又云迎春於東郊盧植云東郊八里之郊也賈逵云東郊木帝太昊八里許慎云東郊八里郊也鄭玄孟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禮曰王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周禮近郊五十里鄭玄別注云東郊去都城八里高誘云迎春氣於東方八里郊也王肅云東郊八里因木數也此皆同謂春郊八里之明據也孟夏令云其數七又云迎夏於南郊盧植云南郊七里郊也賈逵云南郊火帝炎帝七里許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鄭玄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誘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肅云南郊七里因火數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審據也

中央令云其數五盧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賈逵云中央黃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於四郊也鄭玄云中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審據也孟秋令云其數九又曰迎秋於西郊盧植云西郊九里郊賈逵云西郊金帝少皞九里許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鄭玄云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誘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肅云西郊九里因金數也此又西郊九里之審據也孟冬令云其數六又云迎冬於北郊盧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賈逵云北郊水帝顓頊六里許慎云北郊六里郊也鄭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誘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肅云北郊六里因水數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審據也宋氏含文嘉注云周禮王畿千里二十分其一以為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為遠郊迎王氣蓋於近郊漢不設王畿則以其方數為郊處故東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採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此又漢世南北郊之明據也今地祇準此至如三十里之郊進乖鄭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據退違漢魏所行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計四郊各以郭門為限里數依上禮朝拜日月皆於東西門外今日月之位去城東西路各三十竊又未審禮又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今計造如上禮儀志云立高禖祠于城南不云里數故今仍舊靈星本非禮事兆自漢初專在祈田恆隸郡縣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牲用太牢縣邑令長侍祠晉祠令云郡縣國祠稷社先農縣又祠靈星此靈星在天下諸縣之明據也周公廟所以別在洛陽者蓋姬旦創成洛邑故傳世洛陽崇祠不絕以彰厥庸夷齊廟者亦世為洛陽界內神祠今並移太常恐乖其本天下此類甚衆皆當部郡縣修理公私施之營造隨時惟太常所司郊廟神祇自有常限無宜輕刪以此而論若遷移其本則不免褻祀二祠在太常在洛陽於國一也然貴在審本臣以庸蔽謬忝今職考括墳籍博採群議既無異端謂粗可依據今玄冬務隙野罄人閑遷易郊壇二三為便詔曰所上乃有明據但先朝置立已久且可從舊先是高祖於代都詔中書監高閭太常少卿陸琇并公孫崇等十餘人修理金石及八音之器後崇為太樂令乃上請尚書僕射高肇更共營理世宗詔芳共主之芳表以禮樂事大不容輒決自非博延公卿廣集儒彥討論得失研窮是非則無以垂之萬葉為不朽之式被報聽許數旬之間頻煩三議于時朝士頗以崇專綜既久不應乖謬各嘿然無發論者芳乃探引經誥搜括舊文共相難質皆有明據以為盈縮有差不合典式崇雖示相酬答而不會問意卒無以自通尚書述奏仍詔委芳別更考制於是學者彌歸宗焉

芳以社稷無樹又上疏曰依合朔儀注日有變以朱絲為繩以繞係社樹三匝而今無樹又周禮司徒職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鄭玄注云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此其一證也又小司徒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鄭玄注云不言稷者王主於社稷社之細也此其二證也又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證也又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民望見即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案此正解所以有樹之義了不論有之與無也此其四證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樹何然則稷亦有樹明矣又五經通義云天子太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萬物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也此其五證也此最其丁寧備解有樹之意也又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以木周禮司徒職曰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逸篇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證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樹別之明據也又見諸家禮圖社稷圖皆畫為樹唯誠社誡稷無樹此其七證也雖辨有樹之據猶未正所植之木按論語稱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書逸篇則云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如此便以一代之中而五社各異也愚以為宜植以松何以言之逸書云太社惟松今者植松不慮失禮惟稷無成證乃社之細蓋亦不離松也世宗從之

芳沉雅方正概尚甚高經傳多通高祖尤器敬之動相顧訪太子恂之在東宮高祖欲為納芳女芳辭以年貌非宜高祖歎其謙慎更敕芳舉其宗女芳乃稱其族子長文之女高祖乃為恂聘之與鄭懿女對為左右孺子焉崔光於芳有中表之敬每事詢仰芳撰鄭玄所注周官儀禮

音干寶所注周官音王肅所注尚書音何休所注公羊音范寧所注穀梁音韋昭所注國語音范曄後漢書音各一卷辨類三卷徐州人地錄二十卷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毛詩箋音義證十卷禮記義證十卷周官儀禮義證各五卷崔光表求以中書監讓芳世宗不許延昌二年卒年六十一詔賜帛四百匹贈鎮東將軍徐州刺史謚文貞

長子懌字祖欣雅有父風篤好文翰歷徐州別駕兗州左軍府長史司空諮議參軍歷爲行臺出使所歷皆有當官之稱轉通直散騎常侍徐州大中正行鄴州事尋遷安南將軍大司農卿卒贈鎮東將軍徐州刺史謚曰簡無子弟廞以第三子瑗爲後

瑗天平中走江南武定末歸國賜爵臨潁縣子

懌弟廞字景興好學强立善事當世高肇之盛及清河王懌爲宰輔廞皆與其子姪交遊往來靈太后臨朝又與太后兄弟往還相好太后令廞以詩賦授弟元吉歷尚書郎太尉屬中書侍郎冠軍將軍行南青州事尋徵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孝莊初除國子祭酒復以本官行徐州事前廢帝時除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出帝初除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復領國子祭酒出帝於顯陽殿講孝經廞爲執經雖訓答論難未能精盡而風彩音制足有可觀尋兼都官尚書又兼殿中尚書及出帝入關齊獻武王至洛責廞而誅之時年五十二

子隋字子昇少有風氣頗涉文史爲兗州辟主簿奉使詣闕見莊帝於顯陽殿問以邊事隋應對閑敏帝善之遂敕除員外散騎侍郎出補徐州開府從事中郎父廞之死隋率勵鄉部赴兗州與刺史樊子鵠抗禦王師每戰流涕突陳城陷擒送晉陽齊獻武王矜而赦之文襄王之爲儀同開府以隋爲屬本州大中正武定初轉中書舍人加安東將軍於時與蕭衍和通隋前後受敕接對其使十六人出爲司徒右長史未幾遷左長史六年受使兗州行達東郡暴疾卒時人嗟惜之追贈本將軍南青州刺史

廞弟悅永安中開府記室

悅弟彧武定中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彧弟粹徐州別駕末文宣國粹少尚氣俠兄廞死粹招合部曲就兗州刺史樊子鵠謀廢關西大將軍攻討城陷殺之

芳叔撫之孫思祖勇健有將略高祖末入朝歷羽林監梁沛二郡太守員外常侍歷爲統軍南征累著功捷任城王之圍鍾離也蕭衍遣其冠軍將軍張惠紹及彭甕張豹子等率眾一萬送糧鍾離時思祖爲平遠將軍領兵數千邀衍輸軍於邵陽遣其長史元少騎一千於鍾離之北邀其前鋒錄事參軍楊琰擒其後思祖身率精銳横衝其陳三軍合擊大破之擒惠紹及衍驍騎將軍邵陽縣開國男趙景悅悅弟寧遠將軍景儁寧遠將軍梅世和屯騎校尉任景伏長水校尉趙欣越騎校尉賈慶真龍驤將軍徐敞等俘斬數千人尚書論功擬封千戶侯思祖有二婢美姿容善歌舞侍中元暉求之不得事遂停寢後除揚烈將軍遼西太守思祖於路叛奔蕭衍衍以思祖爲輔國將軍北徐州刺史頻寇淮北數年而死

撫子晰歷蕭衍琅邪東莞二郡太守戍朐山朐山人王萬壽斬晰送首以朐山內附弇晰子猷於京師數年後以猷爲給事中汝陽太守正光初自郡南叛

芳從子懋字仲華祖奉之父承伯仕於劉彧並有名位懋聰敏好學博綜經史善草隸書多識奇字世宗初入朝拜員外郎遷尚書外兵郎中加輕車將軍芳甚重之凡所撰制朝廷軌儀皆與參量尚書儀職新與殿中郎袁翻常爲議主達於從政事中疑事咸所訪決受詔參議新令性沉雅厚重善與人交然學淵顧風流甚美時論高之尚書李平與之結莫逆之交遷步兵校尉領郎中兼東宮中舍人轉員外常侍鎮遠將軍領考功郎中立考課之科明黜陟之法甚有條貫肅宗初大軍攻硤石懋爲李平行臺郎中城拔懋頗有大功太傅清河王懌愛其風雅常目而送之曰劉生堂堂搢紳領袖若天假之年必爲魏朝宰輔詔懋與諸才學之士撰成儀令懌爲宰相積年尤重懋令諸子師之遷太尉司馬熙平二年冬暴病卒年三十七家惟四壁而已太傅懌及當時才儁莫不痛惜之贈征虜將軍南秦州刺史謚曰宣懋撰詩誄賦頌及諸文筆見稱於時又撰諸器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物祖

子鑄，字士眞，司員外散騎侍郎，歷河南郡丞、中散大夫、徐州大中正、祕書丞。天平初卒。贈前將軍、徐州刺史。

子規，早卒。

鑄弟肇，字士文，少而聰惠。年十二，詣尚書王衍，衍與語，大奇之，遂與太傅李延寔、祕書李凱上疏薦之，拜祕書郎。肇亦善士。興和元年卒，年二十八。無子，兄子矩繼。

懋從叔元孫，養志丘園，不求聞達。高祖幸彭城，起家拜蘭陵太守，治以清白爲名。卒官。

子長文，高祖擢爲南兗州冠軍府長史，帶譙郡太守。被圍擁堨，固節全城，以功賜爵下邑子。遷魯郡太守。高祖爲太子恂納其女爲孺子。卒。

子敬先，襲爵。

敬先弟徽，奉朝請、徐州治中。

長文弟永，字屢南，頗有將略，累著征戰之勳，歷位中散大夫、龍驤將軍。神龜中，兼大鴻臚卿，持節拜高麗王安，還，除苑陽太守。

芳族兄僧利，輕財通俠，甚得鄉情。高祖幸徐州，引見善之，拜徐州別駕，遷沛郡太守。後遂從容鄉里，不樂臺官，積十餘年。朝議慮其有二志，徵拜輕車將軍、羽林監。卒官。

長子世雄，至太山太守。

世雄弟世明，字伯楚，頗涉書傳，自奉朝請稍遷蘭陵太守、彭城內史，屬刺史元法僧以城外叛，遂送蕭衍。衍欲加封爵，世明固辭不受，頻請衍乞還，衍聽之。肅宗時，徵爲諫議大夫。孝莊末，除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時尒朱世龍等威權自己，四方怨叛，城民王乞得逼劫世明，據州歸蕭衍，衍封世明開國縣侯，食邑千戶，征西大將軍、郢州刺史，又加儀同三司。世明復辭不受，固請北歸，衍不奪其意，乃躬餞之於樂遊苑。世明既還，奉送所持節，身歸鄉里，自是不復入朝，常以射獵爲適。興和三年卒於家，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徐州刺史。

子禕，字彥英，武定末，冠軍將軍、中散大夫。

初，蘭陵繆饒、雲奇與彭城劉氏才望略等，及彭城內附，雲奇弟子承先隨薛安都至京師，賜爵襄賁子。尋還徐州，數十年間，了無從宦者。世宗末，承先子彥植襲爵，見敘，稍遷伏波將軍、羽林監。彥植恭慎長厚，爲時所稱。

時滎陽鄭演仕劉彧爲琅邪太守，屬徐州刺史薛安都將謀內附，演贊成其事。顯祖初入朝，以功除冠軍將軍、彭城太守、洛陽侯，後拜太中大夫，改爵雲陽伯。卒，贈幽州刺史，諡曰懿。其子孫因此遂家彭泗。

子長猷，以父勳起家拜寧遠將軍、東平太守，尋轉沛郡，入爲南主客郎中、太尉屬，襲爵雲陽伯。車駕南伐，既克宛城，拜長猷南陽太守，及鑾輿將反，詔長猷曰：「昔曹公克荊州，留滿寵於後，朕今委卿此郡，兼統戎馬，非直綏初附，以扞城相託。」特賜縑二百疋。高祖崩於南陽，斂於其郡。尋徵護軍長史。世宗初，壽春歸款，兼給事黃門侍郎、持節宣慰，及任城王爲揚州刺史，詔長猷爲諮議參軍，帶安豐太守，轉徐州武昌王府長史，帶彭城內史。徵拜諫議大夫，轉司徒諮議，遷通直散騎常侍。永平五年卒，諡曰貞侯。

子廊，襲。卒。

子元休，襲。興和中，雎州刺史。齊受禪，爵例降。

元休弟憑，字元祐，武定中，司徒從事中郎。

史臣曰：游明根雅道儒風，終受非常之遇，以太和之盛，當乞言之重，抑亦曠世一時。肇既聿修，克隆堂構，正情梗氣，顛沛不渝，辭爵主幼之年，亢節臣權之日，顧視羣公，其風固以遠矣。劉芳矯然特立，沉深好古，博通洽識，爲世儒宗，亦當年之師表也。懋才流識學，有名士之風，見重於世，不虛然矣。

魏書卷五十五

魏書卷五十五考證

游明根傳游明根字志遠廣平任人也○臣人龍按本書游雅傳雅字伯度小名黃頭廣平任人也北史游明根即附雅傳後謂爲雅從祖弟竊疑本書五十四五兩卷亦必有一非魏收之舊者否則此處應如北史稱雅從祖弟不應復云廣平任人矣

劉芳傳遣其長史元少騎一千於鍾離之北○元字下汲古閣本有一龜字

魏書卷五十五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四十四

鄭羲　崔辯

鄭羲字幼驎滎陽開封人魏將作大匠渾之八世孫也曾祖豁慕容垂太常卿父曄不仕娶于長樂潘氏生六子粗有志氣而羲第六文學爲優弱冠舉秀才尚書李孝伯以女妻之高宗末拜中書博士天安初劉彧司州刺史常珍奇據汝南來降顯祖詔殿中尚書元石爲都將赴之幷招慰淮汝遣羲參石軍事到上蔡珍奇率文武三百人來迎既相見羲欲頓軍於汝北未即入城羲謂石曰機事尚速今珍奇雖來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奪其管籥據有府庫雖出其非意要以全制爲勝石從羲言遂策馬徑入其城城中尚有珍奇親兵數百人在珍奇宅內石既剋城意益驕怠置酒嬉戲無警防之虞羲謂石曰觀珍奇甚有不平之色可嚴兵設備以待非常其夜珍奇果使人燒府廂屋欲因救火作難以石有備乃止明旦羲齎白虎幡慰郭邑衆心乃定明年春又引軍東討汝陰劉彧汝陰太守張超城守不下石率精銳攻之不克遂退至陳項議欲還軍長社待秋擊之諸將心樂早還咸稱善計羲曰今張超驅市負擔石蟻聚窮城命不延月宜安心守之超食已盡不降當走可翹足而待成擒物也而欲棄還長社道塗懸遠超必修城深壍多積薪穀將來恐難圖矣石不納遂旋師長社至冬復往攻超超果設備無功而還歷年超死楊文長代戍食盡城潰乃剋之竟如羲策淮北平遷中書侍郎延興初陽武人田智度年十五妖惑動衆擾亂京索以羲河南民望爲州郡所信遣羲乘傳慰諭羲到宣示禍福重加募賞旬日之閒衆皆歸散智度奔潁川尋見擒斬以功賜爵平昌男加鷹揚將軍高祖初兼員外散騎常侍假寧朔將軍陽武子使於劉準中山王叡寵幸當世並置王官羲爲其傅是後歷年不轉資產亦乏因請假歸遂盤桓不返及李沖貴寵與羲姻好乃就家徵爲中書令文明太后爲父燕宣王立廟於長安初成以羲兼太常卿假滎陽侯具官屬詣長安拜廟刊石建碑於廟門還以使功仍賜侯爵加給事中出爲安東將軍西兗州刺史假南陽公羲多所受納政以賄成性又嗇吝民有禮餉者皆不與杯酒臠肉西門受羊酒東門酤賣之以李沖之親法官不之糾也酸棗令鄭伯孫鄄城令董騰別駕賈德治中申靈度並在任廉貞勤恤百姓羲皆申表稱薦時論多之文明太后爲高祖納其女爲嬪徵爲祕書監太和十六年卒贈帛五百疋尚書奏諡曰宣詔曰蓋棺定諡先典成式激揚清濁治道明範故何曾幼孝良史不改繆醜之名賈充寵晉直士猶立荒公之稱羲雖宿有文業而治闕廉清稽古之效未光於朝策昧貨之談已形於民聽諡以善問殊乖其衷又前歲之選匪由備行充舉自荷後任勤績未昭尚書何乃情遺至公愆違明典依諡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諡文靈

長子懿字景伯涉歷經史善當世事解褐中散尚書郎稍遷驃騎長史尚書吏部郎太子中庶子襲爵滎陽伯懿閑雅有治才爲高祖所器遇拜長兼給事黃門侍郎司徒左長史世宗初以從弟思和同咸陽王禧之逆與弟通直常侍道昭俱坐緦親出禁拜太常少卿加冠軍將軍出爲征虜將軍齊州刺史尋進號平東將軍懿好勸課善斷決雖不潔清義然後取百姓猶思之永平二年卒贈本將軍兗州刺史諡曰穆

子恭業襲爵武定三年坐與房子遠謀逆伏誅

懿弟道昭字僖伯少而好學綜覽羣言初爲中書學生遷祕書郎拜主文中散徙員外散騎侍郎祕書丞兼中書侍郎從征沔漢高祖饗侍臣於懸瓠方丈竹堂道昭與兄懿俱侍坐焉樂作酒酣高祖乃歌曰白日光天兮無不曜江左一隅獨未照彭城王勰續歌曰願從聖明兮登衡會萬國馳誠混內外鄭懿歌曰雲雷大振兮天門闢率土來賓一正曆邢巒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歸文德遠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風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高祖又歌曰遵彼汝墳兮昔化貞未若今日道風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暉江沼寧如大化光四表高祖謂道昭曰自比遷務雖猥與諸才儁不廢詠綴遂命邢巒總集敍記當爾之年卿頻丁艱禍每眷文席常用慨然尋正除中書郎轉通直散騎常侍

北海王詳爲司徒，以道昭與琅邪王秉爲諮議參軍。遷國子祭酒。道昭表曰：「臣竊以爲崇治之道，必也須才；養才之要，莫先於學。今國子學堂房粗置，弦誦闕爾。城南太學，漢魏石經，丘墟殘毀，藜藿蕪穢，遊兒牧豎，爲之歎息；有情之輩，實亦悼心。況臣親司，而不言露。伏願天慈回神紆眄，賜垂鑒察。若臣微意，萬一合允，求重勅尚書、門下，考論營制之模，則五雍可翹立而興，毀銘可不日而就，樹舊經於帝京，播茂範於不朽，斯有天下者之美業也。」不從。廣平王懷爲司州牧，以道昭與宗正卿元匡爲州都。道昭又表曰：「臣聞唐虞啓運，以文德爲本；殷周致治，以道藝爲先。然則禮樂者，爲國之基，不可斯須廢也。是故周敷文教，四海宅心；魯秉周禮，彊齊歸義。及至戰國紛紜，干戈遞用，五籍灰焚，群儒坑殄，賊仁義之經，貴戰爭之術，遂使天下分崩，黔黎荼炭，數十年間，民無聊生者，斯之由矣。爰暨漢祖，於行陳之中，尙優引叔孫通等；光武中興，於撥亂之際，乃使鄭衆、苑升校書東觀。降逮魏晉，何嘗不殷勤於篇籍，篤學於戎伍。伏惟大魏之興也，雖羣凶未殄，戎馬在郊，然猶招集英儒，廣開學校，用能闡道義於八荒，布威德於萬國，教靡不懷，風無不偃。今者乘休平之基，闡無疆之祚，定鼎伊瀍，惟新寶曆，九服感至德之和，四垠懷擊壤之慶。而蠢爾閩吳，阻化江湫，先帝爰震武怒，戎車不息，而停鑾佇蹕，留心典墳，命故御史中尉臣李彪與吏部尙書任城王澄等，妙選英儒，以宗文教。澄等依旨，置四門博士四十人，其國子博士、太學博士及國子助教，宿已簡置。伏尋先旨，意在速就，但軍國多事，未遑營立。自爾迄今，垂將一紀，學官凋落，四術寢廢，遂使碩儒耆德，卷經而不談；俗學後生，遺本而逐末。進競之風，實由於此矣。伏惟陛下欽明文思，玄鑒洞遠，越會未款，務修道以來之；遐方後服，敷文教而懷之。垂心經素，優柔墳籍，將使化越軒唐，德隆虞夏。是故屢發中旨，敦營學館，房宇既修，生徒未立。臣學陋全經，識蔽篆素，然往年刪定律令，謬預議筵，謹依準前修，尋訪舊事，參定學令，事訖封呈。自爾迄今，未蒙報判。但廢學歷年，經術淹滯，請學令幷制，早勅施行，使選授有依，生徒可準。」詔曰：「具卿崇儒敦學之意，良不可言。新令尋班，施行無遠，可謂職思其憂，無曠官矣。」道昭又表曰：「竊惟鼎遷中縣，年將一紀，縉紳褫業，俎豆闕閑，遂使濟濟明朝，無觀風之美，非所以光國宣風，納民軌義。臣自往年以來，頻請學令，并置生員，前後累上，未蒙一報。故當以臣識淺濫官，無能有所感悟者也。館宇既修，生房粗構，博士見員，足可講習。雖新令未班，請依舊權置國子學生，漸開訓業，使播教有章，儒風不墜，後生覩徙義之機，學徒崇知新之益。至若孔廟既成，釋奠告始，揖讓之容，請俟令出。」不報。遷祕書監、滎陽邑中正。出爲平東將軍、光州刺史，轉青州刺史，將軍如故。復入爲祕書監，加平南將軍。熙平元年卒，贈鎮北將軍、相州刺史，諡曰文恭。道昭好爲詩賦，凡數十篇。其在二州，政務寬厚，不任威刑，爲吏民所愛。

子嚴祖，頗有風儀，粗觀文史。歷通直郎、通直常侍。輕躁薄行，不修士業，傾側勢家，乾沒榮利，閨門穢亂，聲滿天下。出帝時，御史中尉綦儁劾嚴祖與宗氏從姊姦通，人士咸恥言之，而嚴祖聊無愧色。孝靜初，除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鴻臚卿。出爲北豫州刺史，仍本將軍。罷州，還除鴻臚卿。卒，贈都督豫兗潁三州諸軍事、〔闕二字〕將軍、司空公、豫州刺史。

嚴祖弟敬祖，性亦麤疎。起家著作佐郎。鄭儼之敗也，爲鄉人所害。

敬祖弟述祖，武定中尙書。

述祖弟遵祖，祕書郎。卒，贈輔國將軍、光州刺史。

遵祖弟順，卒於太常丞。自靈太后預政，婬風稍行，及元乂擅權，公爲姦穢。自此素族名家，遂多亂雜，法官不加糾治，婚宦無貶於世，有識咸以歎息矣。羲五兄：長白驎，次小白，次洞林，次叔夜，次連山，並恃豪門，多行無禮，鄉黨之內，疾之若讎。

白驎孫道慄，隨郡太守。

小白，中書博士。

子胤伯，有當世器幹。自中書博士遷侍郎，轉司空長史。高祖納其女爲嬪。出爲建威將軍、東徐州刺史，轉廣陵王征東府長史，帶齊郡內史。卒於鴻臚少卿，諡曰簡。

子希儁，未官而亡。

子遵晉武定中開封太守

希儁弟幼儒好學修謹時望甚優丞相高陽王雍以女妻之歷尚書郎通直郎司州別駕有當官之稱卒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兗州刺史諡景幼儒亡後妻淫蕩兇悖肆行無禮子敬遵敬德並亦不才俱走於關右幼儒從兄伯猷每謂所親曰從弟人才足爲令德不幸得如此婦今死復重死可爲悲歎

胤伯弟平城太尉諮議廣陵王羽納其女爲妃出爲東平原太守性清狂使酒爲政貪殘卒贈征虜將軍南青州刺史

長子伯猷博學有文才早知名舉司州秀才以射策高第除幽州平北府外兵參軍轉太學博士領殿中御史與當時名勝咸申遊款肅宗釋奠詔伯猷錄義安豐王延明之征徐州也引爲行臺郎中事寧還都還尚書外兵郎中典起居注以軍功賜爵陽武子稍遷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前廢帝初以舅氏超授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久之爲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轉護軍將軍元象初以本官兼散騎常侍使於蕭衍前後使人蕭衍令其侯王於馬射之日宴對申禮伯猷之行衍令其領軍將軍臧盾與之相接議者以此貶之使還除驃騎將軍南青州刺史在州貪惏妻定豐王元延明女專爲聚斂貨賄公行潤及親戚戶口逃散邑落空虛乃誣良民云欲反叛籍其貲財盡以入己誅其丈夫婦女配沒百姓怨苦聲聞四方爲御史糾劾死罪數十條遇赦免因以頓廢齊文襄王作相每誡屬朝士常以伯猷及崔叔仁爲論武定七年除太常卿其年卒年六十四贈驃騎大將軍中書監兗州刺史

伯猷弟仲衡武定中儀同開府中郎

仲衡弟輯之解褐奉朝請領侍御史以軍功賜爵城皐男稍遷黎陽太守屬元顥入洛令其舅苑遵鎮守滑臺與輯之隔岸相對遵潛軍夜渡規欲掩襲輯之率厲城民拒河擊之遵遂遁走朝廷嘉之除司州別駕尋轉司空長史還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靜初除征南將軍東濟北太守帶肥城戍主男如故天平四年卒時年四十九贈都督北豫梁二州諸軍事驃騎將軍度支尚書北豫州刺史

輯之弟懷孝武定中司徒諮議

洞林子敬叔司州都官從事滎陽邑中正濮陽太守坐貪穢除名

子籍字承宗徐州平東府長史

籍弟瓊字祖珍有彊幹之稱自太尉諮議爲范陽太守治頗有聲卒贈太常少卿孝昌中弟儼寵要重贈安東將軍青州刺史瓊兄弟雍睦其諸娣姒亦咸相親愛閨門之內有無相通爲時人所稱美

子遵邕殁關西儼事在恩倖傳

敬叔弟士恭燕郡太守孝昌中因儼之勢除衛尉少卿尋遷左將軍瀛州刺史時葛榮寇亂河北州城淪陷不獲之鎮尋除征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又遷衛將軍右光祿大夫永熙中卒贈驃騎將軍冀州刺史重贈尚書左僕射諡曰貞

長子子貞司空掾還從事中郎南兗州開府司馬

子貞弟子湛齊濟二州長史光祿大夫

子湛弟昭伯武定中東平太守

昭伯弟子嘉早卒

子大護武定中司空戶曹參軍

叔夜子伯夏司徒諮議東萊太守卒贈冠軍將軍太常少卿青州刺史

子忠字周子右軍將軍鎮遠將軍卒贈平東將軍徐州刺史

弟豢長水校尉東平原太守

伯夏弟謹字仲恭瑯邪太守

子嵩賓歷尚書郎員外常侍稍遷至左光祿大夫卒

遵山性嚴暴摘撻僮僕酷過人理父子一時爲奴所害斷首投馬槽下乘馬北逝其第二子思明驍勇善騎射披髮率村義馳騎追之及於河奴乘馬投水思明止將從不聽放矢乃自射之一發而中落馬隨流衆人擒執至家臠而殺之思明及弟思和並以武功自效思明至驍騎將軍直閤將軍坐弟思和同元禧逆徙邊會赦卒於家後贈冠軍將軍濟州刺史

子先護少有武幹解褐員外郎轉通直郎莊帝之居藩也先護深自結託及尒

朱榮稱兵向洛靈太后令先護與鄭季明等固守河梁先護聞莊帝即位於河
北遂開門納榮以功封平昌縣開國侯邑七百戶轉通常侍加鎮北將軍尋除
前將軍廣州刺史假平南將軍當州都督時妖賊劉舉於濮陽起逆詔先護以
本官爲東道都督討舉平之還鎮後元顥入洛莊帝北巡先護據州起義兵不
受顥命顥遣上書令臨淮王彧率衆討之先護出城拒戰莊帝還京嘉其誠節
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襄廣二州諸軍事鎮南將軍刺史如故進爵郡公增
邑一千三百戶尋轉征西將軍東雍州刺史假車騎將軍當州都督常侍如故
未之任又轉都督二豫東雍三州諸軍事征東將軍豫州刺史餘官如故又兼
尙書右僕射二豫郢潁四州行臺尋除車騎將軍左衞將軍及尒朱榮死徐州
刺史尒朱仲遠擁兵向洛前至東郡諸軍出討不能制之乃詔先護以本官假
驃騎將軍大都督領所部與行臺楊昱同討之莊帝又遣都督賀拔勝討仲遠
勝於陣降賊戰士離心尋聞京師不守先護部衆逃散遂竄伏於南境前廢帝
初仲遠遣人招誘之旣出而害焉出帝時贈持節都督青齊濟兗四州諸軍事
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開國如故
思和歷太尉中兵參軍同元禧之逆伏法
子康業通直郎出帝時坐事賜死
子彬武定末齊王相國中兵參軍
思和弟季長太學博士卒
子喬歷司州治中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
羲叔父簡簡孫尙壯健有將略屢爲統軍東西征討以軍功賜爵汝陽男歷位
尙書郎步兵校尉驍騎將軍還輔國將軍太尉司馬出爲濟州刺史將軍如故
爲政寬簡百姓安之卒贈本將軍豫州刺史謚曰惠
子貴賓襲解褐北海王國常侍員外散騎侍郎稍遷尙書金部郎以公坐免官
久之兼太尉屬卒贈征虜將軍荆州刺史
子景裕襲武定末儀同開府行參軍
貴賓弟次珍卒於員外常侍贈安東將軍光州刺史
貴賓異母弟大倪小倪皆麤險薄行好爲劫盜侵暴鄉里百姓毒患之普泰中
並爲尒朱仲遠所殺
尙從父兄雲字道漢歷鴈門濮陽二郡貪穢狼籍肅宗時納賄劉騰得爲龍驤
將軍安州刺史坐遷舉受財爲御史所糾因暴病卒
雲從父兄子敬賓自祕書郎稍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魏郡太守金紫光祿大
夫
子士淵司空行參軍
羲從父兄德玄顯祖初自淮南内附拜滎陽太守
子穎考太和中復爲滎陽太守卒贈冠軍將軍豫州刺史開封侯謚曰惠
子洪建太尉祭酒同元禧之逆與弟祖育同伏法永安中特追贈平東將軍齊
州刺史
子士穰性識不周多有短失歷散騎侍郎司空從事中郎中書郎卒
子遵藤武定末開府行參軍
祖育太尉祭酒亦特贈平東將軍豫州刺史
祖育弟仲明奉朝請稍遷太尉屬以公彊當世爲從弟儼所昵除滎陽太守儼
慮世難欲以東道託之建義初仲明弟季明遇害河陰儼後歸之欲與起兵尋
爲城民所殺
仲明兄洪健季沖女壻建義初莊帝以仲明舅氏之親其弟與謀扶戴仲明之
死也且有奉國之意乃追封安平縣開國侯邑七百戶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尙書左僕射雍州刺史
長子道門仲明初謀起義令道門說大都督李叔仁於大梁叔仁始欲同舉後
聞莊帝已立叔仁子拔江乃斬道門建義中特贈立節將軍瓜州刺史
道門弟孝邕襲天保初爵隨例降
仲明弟季亮司徒城局參軍員外常侍卒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青州刺史
季亮弟季明釋褐太學博士正光中譙郡太守帶渦陽戍主頻爲蕭衍遣將攻
圍兵糧寡少外援不接季明孤城自守卒得保全朝廷嘉之封安德縣開國伯

邑七伯戶累遷平東將軍光祿少卿武泰中潛通尒朱榮謀奉莊帝及在河陽遂爲亂兵所害事寧追封南潁川郡開國公食邑千五百戶贈驃騎大將軍尙書左僕射司空公定州刺史

子晶襲武定末司徒城局參軍天保初爵隨例降

崔辯字神通博陵安平人學涉經史風儀整峻顯祖徵拜中書博士散騎侍郎平遠將軍武邑太守政事之餘專以勸學爲務年六十二卒贈安南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恭

長子景儁梗正有高風好古博涉以經明行修徵拜中書博士歷侍御史主文中散受勅接蕭賾使蕭琛范雲高祖賜名爲逸後爲員外散騎侍郎與著作郎韓興宗參定朝儀雅爲高祖所知重遷國子博士每有公事逸常被詔獨進博士特命自逸始轉通直散騎常侍廷尉少卿卒朝廷悼惜之贈以本官

子巨倫字孝宗幼孤及長歷涉經史有文學武藝以世宗挽郎除冀州鎭北府墨曹參軍太尉記室參軍叔楷爲殷州巨倫仍爲長史北道別將在州陷賊敘恤亡存爲賊所義葛榮聞其才名欲用爲黃門侍郎巨倫心惡之至五月五日會集官寮令巨倫賦詩巨倫乃曰五月五日時天氣已大熱狗便呀欲死牛復吐出舌以此自晦獲免未幾潛結死士數人夜中南走遇賊遊騎數百俱恐不濟巨倫曰寧南死一寸豈北生一尺也便欺賊曰吾受敕而行賊不信共爇火觀敕火未然巨倫手刃賊帥餘人因與奮擊殺傷數十人賊乃四潰得馬數匹而去夜陰失道惟看佛塔戶而行到洛朝廷嘉之授持節別將北討初楷喪之始巨倫收殯倉卒事不周固至是遂偷路改殯并竊家口以歸尋授國子博士莊帝卽位假節中堅將軍東濮陽太守假征虜將軍別將時河北紛梗人避賊參佐郡界歲儉飢乏巨倫傾資贍恤務相全濟時類高之元顥入洛據郡不從莊帝還宮行西兗州事封漁陽縣開國男邑二百戶尋除光祿大夫三年卒時年四十四

子武襲武定中懷州衛軍府錄事參軍齊受禪爵例降初巨倫有姊明惠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內外親類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胤之妻高明慈篤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豈令此女屈事卑族乃爲子翼納之時人歎其義崔氏與翼書詩數十首辭理可觀

逸弟模字叔軌身長八尺圍亦如之出後其叔雅有志度起家奉朝請歷太尉祭酒尙書金部郎中太尉主簿轉中郎遷太子家令以公事免神龜中詔復本資除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出除魯陽太守正光二年襄陽民密求款附詔模爲別將隸淮南王世遵率衆赴之事覺模焚襄陽邑郭而還坐不剋免官及蕭寶夤討關隴引模爲西征別將屢有戰功除持節光祿大夫都督別道諸軍事加安東將軍万俟醜奴遣將郝虎南侵模攻破其營擒虎以功封槐里縣開國伯邑五百戶於時將督敗歿者多模挫敵持重號爲名將後假征東將軍行岐州事未幾擊賊入深歿於陳贈撫軍將軍相州刺史永熙中追錄前勳又贈都督定相冀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刺史子士謙

模弟楷字季則美風望性剛梗有當世幹具釋褐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廣平王懷文學正始中以王國官非其人多被刑戮惟楷與楊昱以數諫獲免後爲尙書左主客郎中伏波將軍太子中舍人左中郎將以黨附高肇爲中尉所劾事在高聰傳楷性嚴烈能摧挫豪彊故時人語曰莫䲷都反冒䲷孤反楷付崔楷於時冀定數州頻遭水害楷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莫不以萬姓爲心故矜傷軫於造次求瘼結於寢興黎民阻飢唐堯致歎衆庶斯饉帝乙罪己良以爲政與履實繫民命水旱緣茲以得濟夷險用此而獲安頃東北數州頻年淫雨長河激浪洪波汨流川陸連濤原隰通望彌漫不已汎濫爲災戶無擔石之儲家有藜藿之色華壤膏腴變爲舄鹵菽麥禾黍化作藻蒲斯用痛心徘徊潸然佇立也昔洪水爲害四載流於夏書九土既平攸同紀自虞誥堯由君之勤恤臣用劬勞日昃忘餐宵分廢寢伏惟皇魏握圖臨宇總契裁極道數九有德被八荒槐階棘路實維英哲虎門麟閣實曰賢明天地函和日月光曜自比定冀水潦無歲不飢幽瀛川河頻年汎溢豈是陽九厄會百六鍾期故以人事而然非爲運極昔魏國鹹舄史起晒之茲地荒蕪臣實爲耻不揆愚瞽輒敢陳之計水之湊下浸潤無間九河通塞屢有變改不可一準古法皆循舊隄何者河決瓠

子梁楚幾危宜防既建水遺舊迹十數年間戶口豐衍又決屯氏兩川分流東北數郡之地僅得支存及下通靈鳴水田一路往昔膏腴十分病九邑居凋雜壙井毀滅良由水大渠狹更不開瀉衆流壅塞曲直乘之所致也至若量其逶迤穿鑿涓澮分立隄堨所在疏通預決其路令無停蹙隨其高下必得地形土木參功務從便省使地有金隄之堅水有非常之備鉤連相注多置水口從河入海遠邇逕過瀉其境潟泄此陂澤九月農罷量役計功十月晉正立匠表度縣遣能工麼畫形勢郡發明使籌察可否審地推岸辨其脈流樹板分崖練厥從往別使案檢分部是非職瞬川原明審通塞當境修治不勞役遠終春自罷未須久功卽以高下營田因於水陸水種秔稻陸藝桑麻必使室有久儲門豐餘積其實上葉禦災之方亦爲中古井田之利卽之近事有可比倫江淮之南地勢洿下雲雨陰霖動彌旬月遙途遠運惟用舟艫南畝畲菑微事耒耜而衆庶未爲饉色黔首罕有飢顏豈天德不均致地偏罰故是地勢異圖有茲豐餒臣旣鄕居水際目覩荒殘每思鄭白屢想王李夙宵不寐言念皇家愚誠丹款實希效力有心豐矯乞暨施行使數州士女無廢耕桑之業聖世洪恩有賑飢荒之士鄰宰深笑息自一朝臣之至誠申於今日詔曰頻年水旱爲患黎民阻飢靜言念之戻不遑食覽此事條深協在慮但計畫功廣非朝夕可合宜付外量閑事遂施行楷用功未就詔還追罷久之京兆王繼爲大將軍西討引楷爲司馬還轉後將軍廣平太守後葛榮韓威諸將拒擊並皆失利孝昌初加楷持節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兼尚書北道行臺尋轉軍司未幾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以楷爲刺史加後將軍楷至州表曰竊惟殷州地實四衝居當五裂西通長山東漸巨野頃國路康寧四方有截仍聚姦宄桴鼓時鳴況今天長喪亂妖災間起定州逆虜趑趄北界鄴下兇燼當嗟腹心兩處犬羊勢足并合城下之戰匪暮斯朝臣以不武屬此屏捍實思効力以弱敵強析骸責彎固此忠節但基趾造創庶事荒然升儲尺刃聊自未有雖欲竭誠莫知攸濟謹列所須兵仗請垂矜許必當虎視一方遏其侵軼肅清境內保全所委詔付外量竟無所給葛榮自破章武廣陽二王之後鋒不可當初楷將之州人咸勸留家口單身述職楷曰貪人之祿憂人之事如一身獨往朝廷謂吾有進退之計將士又誰肯爲人固志也遂合家赴州三年春賊勢已逼或勸減小弱以避之乃遣第四女第三兒夜出旣而召寮屬共論之咸曰女郎出嫁之女郎君小未勝兵留之無益去復何損且使君在城家口尚多足固將士之意竊不足爲疑楷曰國家豈不知城小力弱也置吾死地令吾死耳一朝送免兒女將謂吾心不固虧忠全愛臧獲恥之況吾荷國重寄也遂命追還州旣新立了無禦備之具及賊來攻楷率力抗拒強弱勢懸每勸兵士撫厲之莫不爭奮咸稱崔公尚不惜百口吾等何愛身速戰半旬死者相枕力竭城陷楷執節不屈賊遂害之時年五十一長子士元舉茂才平州錄事參軍假征虜將軍防城都督隨楷之州州陷亦戰歿楷兄弟父子並死王事朝野傷歎焉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鎭軍將軍定州刺史永熙中又特贈侍中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

士元弟士謙士約並歿關西

士約弟士順儀同開府行參軍

士元息勵德武定中司徒城局參軍

史臣曰鄭羲機識明悟爲時所許懿兄弟風尚俱有可觀故能並當榮遇其濟美矣嚴祖穢薄忝其家世幼儒令問促年伯猷賄以敗業楷乎崔辯器業著聞位不遠到逸經明行高籍甚太和之日德優官薄仍世恨之楷雄壯之烈楷忠貞之操殺身成義臨難如歸非大丈夫亦何能以若此

魏書卷五十六

魏書卷五十六考證

鄭羲傳洞林子敬叔○子，監本作字，據本傳云鄭羲五兄長白驎，次小白，次洞林，次叔夜，次連山，並各序其子某孫某，今觀下文有云敬叔弟士恭，則可知敬叔士恭皆洞林子，而非其字矣，今改正。

崔辨傳逸弟模○臣人龍按本書崔玄伯傳附崔模，乃別爲一人。

穿鑿涓澮○涓，疑應作溝。

魏書卷五十六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四十五

高祐　崔挺

高祐字子集小名次奴勃海人也本名禧以與咸陽王同名高祖賜名祐司空允從祖弟也祖展慕容寶黃門郎太祖平中山內徙京師卒於三都大官父讜從世祖滅赫連昌以功拜游擊將軍賜爵南皮子與崔浩共參著作遷中書侍郎轉給事中冀青二州中正假散騎常侍平東將軍蓨縣侯使高麗卒贈安南將軍冀州刺史假滄水公謚曰康祐兄祚襲爵東青州刺史祐博涉書史好文字雜說材性通放不拘小節初拜中書學生轉博士侍郎以祐招下邵郡羣賊之功賜爵建康子高宗末兗州東郡吏獲一異獸獻之京師時人咸無識者詔以問祐祐曰此是三吳所出厥名鯪鯉餘域率無今我獲之吳楚之地其有歸國者乎又有人於零丘得玉印一以獻詔以示祐祐曰印上有籀書二字文曰宋壽壽者命也我獲其命亦是歸我之徵顯祖初劉義隆子義陽王昶來奔薛安都等以五州降附時謂祐言有驗高祖拜秘書令後與丞李彪等奏曰臣等聞典謨興話言所以光著載籍作成事所以昭揚然則尚書者記言之體春秋者錄事之辭尋覽前志斯皆言動之實錄也夏殷以前其文弗具自周以降典章備舉史官之體文質不同立書之旨隨時有異至若左氏屬詞比事兩致並書可謂存史意而非全史體逮司馬遷班固皆博識大才論敘今古曲有條章雖周達未兼斯實前史之可言者也至於後漢魏晉咸以放焉惟聖朝創制上古開基長發自始均以後至於成帝其間世數久遠是以史弗能傳臣等疏陋忝當史職披覽國記竊有志焉愚謂自王業始基庶事草創皇始以降光宅中土宜依遷固大體令事類相從紀傳區別表志殊貫如此修綴事可備盡伏惟陛下先天開物洪宣帝命太皇太后淳曜二儀惠和王度聲教之所漸洽風譯之所覃加固已義振前王矣加太和以降年未一紀然嘉符禎瑞備臻於往時洪功茂德事萃於曩世會稽佇玉牒之章岱宗想石記之列而秘府策勳述美未盡將令皇風大猷或闕而不載功臣懿績或遺而弗傳著作郎已下請取有才用者參造國書如得其人三年有成矣然後大明之德功光于帝篇聖后之勳業顯于皇策佐命忠貞之倫納言司直之士咸以備著載籍矣高祖從之高祖從容問祐曰比水旱不調五穀不熟何以止災而致豐穰祐對曰昔堯湯之運不能去陽九之會陛下道同前聖其如小旱何但當旌賢佐政敬授民時則災消穰至矣又問止盜之方祐曰昔宋均樹德害獸不過其鄉卓茂善教蝗蟲不入其境彼盜賊者人也苟訓之有方寧不易息當須宰守貞良則盜止矣祐又上疏云今之選舉不採職治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停此薄藝棄彼朽勞唯才是舉則官方斯穆又勳舊之臣雖年勤可錄而才非撫人者則可加之以爵賞不宜委之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高祖皆善之加給事中冀州大中正餘如故時李彪專統著作祐為令時相關預而已出為持節輔國將軍西兗州刺史假東光侯鎮滑臺祐以郡國雖有太學縣黨宜有黌序乃縣立講學黨立教學村立小學又令一家之中自立一碓五家之外共造一井以供行客不聽婦人寄舂取水又設禁賊之方令五五相保若盜發則連其坐初雖似煩碎後風化大行寇盜止息轉宋王劉昶傅以昔參定律令之勤賜帛五百疋粟五百石馬一匹昶以其官舊年耆雅相祗重妓妾之屬多以遺之拜光祿大夫傅如故昶薨後徵為宗正卿而祐留連彭城久而不赴於是尚書僕射李沖奏祐散逸淮徐無事稽命處刑三歲以贖論詔免卿任還復光祿太和二十三年卒太常議謚曰煬侯詔曰不遵上命曰靈可謚為靈

子和璧字僧壽有學問中書博士早卒

和璧子顥字門賢學涉有時譽自司空參軍轉員外郎襲爵建康子遷符璽郎中出為冀州別駕未之任屬刺史元愉據州反世宗遣尚書李平為都督率衆討之平以顥彼州領袖乃引為錄事參軍仍領統軍軍機取捨多與參決擒愉之後別黨千餘人皆將伏法顥以為擁逼之徒前許原免宜為表陳請平從之於是咸蒙全濟事定顥仍述職時軍旅之後因之饑饉顥為綱紀務存寬靜甚

收時譽尋加陵江將軍坐事免久之除鎮遠將軍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轉征虜將軍仍中散卒時年四十九贈平東將軍滄州刺史謚曰惠
子德正襲武定中黃門侍郎
顥弟雅字興賓有風度自給事中稍遷司徒府錄事參軍定州撫軍府長史卒年三十四天平中追贈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冀州刺史
子德乾早有令問任城太守卒
雅弟諒字修賢少好學多識強記居喪以孝聞太和末京兆王愉開府辟召高祖妙簡行佐諒與隴西李仲尚趙郡李鳳起等同時應選稍遷太尉主簿國子博士正光中加驍騎將軍為徐州行臺至彭城屬元法僧反叛逼諒同之諒不許為法僧所害時年四十一朝廷痛惜之贈左將軍滄州刺史又下詔以諒臨危授命誠節可重復贈使持節平北將軍幽州刺史贈帛二百匹優一子出身謚曰忠侯三子長惠勝武定中司徒外兵參軍諒造親表譜錄四十許卷自五世已下內外曲盡覽者服其博記
祐弟欽幼隨從叔濟使於劉義隆還為中書學生遷秘書中散年四十餘卒
子法丞諸王從事中郎亦早亡
祐從父弟友同永安末撫軍將軍定州刺史
子乾邕永熙中司空公長樂郡開國公
乾邕弟敖曾天平中司徒公京兆郡開國公
崔挺字雙根博陵安平人也六世祖贊魏尚書僕射五世祖洪晉吏部尚書父鬱濮陽太守挺幼居喪盡禮少敦學業多所覽究推人愛士州閭親附焉每四時與鄉人父老書相存慰辭旨款備得者榮之三世同居門有禮讓於後頻值饑年家始分析挺與弟振推讓田宅舊資惟守墓田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怡然手不釋卷時穀糴踊貴鄉人或有贈者遺挺辭讓而受仍亦散之貧困不為畜積故鄉邑更欽敬焉舉秀才射策高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以工書受敕於長安書文明太后父燕宣王碑賜爵泰昌子轉登聞令遷典屬國下大夫以參議律令賜布帛八百匹穀八百石馬牛各二尚書李沖甚重之高祖以挺女為嬪太和十八年大將軍宋王劉昶南鎮彭城詔假立義將軍為昶府長史以疾辭免乃以王肅為長史其被寄遇如此後除昭武將軍光州刺史威恩並著風化大行十九年車駕幸兗州召挺赴行在所及見引論優厚又問挺治邊之略因及文章高祖甚悅謂挺曰別卿已來條焉二載吾所綴文已成一集今當給卿副本時可觀之又顧謂侍臣曰擁旄者悉皆如此吾何憂哉復還州及散騎常侍張彝兼侍中巡行風俗見挺政化之美謂挺曰彝受使省方採察謠訟入境觀政實愧清使之名州治舊掖城西北數里有斧山峯嶺高峻北臨滄海南望岱嶽一邦遊觀之地也挺於頂上欲營觀宇故老曰此嶺秋夏之際常有暴雨迅風巖石盡落相傳云是龍道恐此觀不可久立挺曰人神相去何遠之有虬龍倏忽豈唯一路乎遂營之數年間果無風雨之異挺既代即為風雹所毀於後作復尋壞遂莫能立衆以為善化所感時以犯罪配邊者多有逃越遂立重制一人犯罪逋亡合門充役挺上書以為周書父子罪不相及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以一人犯罪延及合門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辭甚雅切高祖納之先是州內少鐵器用皆求之他境挺表復鐵官公私有賴諸州中正本在論人高祖將辨天下氏族仍亦訪定乃遙授挺本州大中正掖縣有人年踰九十板輿造州自稱少曾充使林邑得一美玉方尺四寸甚有光彩藏之海島垂六十歲忻逢明治今願奉之挺曰吾雖德謝古人未能以玉為寶遣船隨取光潤果然竟不肯受仍表送京都世宗即位累表乞還景明初見代老幼泣涕追隨縑帛贈送挺悉不納散騎常侍趙脩得幸世宗挺雖同州壤未嘗詣門北海王詳為司徒錄尚書事以挺為司馬挺固辭不免世人皆歎其屈而挺處之夷然於後詳攝選衆人競稱考第以求遷敘挺終獨無言詳曰崔光州考級並未加授宜投一牒當為申請蘧伯玉恥獨為君子亦何故嘿然挺對曰階級是聖朝大例考課亦國之恆典下官雖慚古賢不伐之美至於自銜求進竊以羞之詳大相稱歎自為司馬詳未曾呼名常稱州號以示優禮四年卒時年五十九其年冬贈輔國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景光州故吏聞凶問莫不悲感共鑄八尺銅像於城東廣因寺起八關齋追奉冥福其遺愛若此

初崔光之在貧賤也挺贍遺衣食常親敬焉又識邢巒宋弁於童稚之中並謂終當遠致世稱其知人歷官二十餘年家貧不營食不重味室無綺羅閨門之內雍雍如也著故多有雜題諸子推挺素心一無所受有子六人

長子孝芬字恭梓早有才識博學好文章高祖召見甚嗟賞之李彪謂挺曰比見賢子謁帝旨諭殊優今當為群拜紀挺曰卿自欲善處人父子之間然斯言吾所不敢聞也司徒彭城王勰板為行參軍後除著作郎襲父爵尚書令高肇親寵權盛肇子植除青州刺史啓孝芬為司馬後除司徒記室參軍司空屬定州大中正長於剖判甚有能名府主任城王澄雅重之熙平中澄奏地制八條孝芬所參定也在府久之除龍驤將軍廷尉少卿孝昌初蕭衍遣將裴邃等寇淮南詔行臺酈道元都督河間王琛討之停師城父累月不進勅孝芬持節齎齊庫刀催令赴接賊退而還荊州刺史李神儁為蕭衍遣將攻圍詔加孝芬通直散騎常侍以將軍為荊州刺史兼尚書南道行臺領軍司率諸將以援神儁因代焉於時州郡內戍悉已陷沒且路由三鵶賊已先據孝芬所統既少不得徑進遂從弘農堰梁山遣南入遣弟孝直輕兵在前出賊不意賊便奔散人還安堵肅宗嘉勞之幷賚馬及絹綿等物後以元叉之黨與盧同李獎等並除名徵還又孝芬為廷尉之日章武王融以贓貨被劾孝芬按以重法及融為都督北討鮮于脩禮於博陵郡城為賊攻陷尋為賊所害融乃密啓云孝芬入賊為王遂見收捕合家逃竄遇赦乃出孝昌二年蕭衍將成景儁率衆逼彭城除孝芬寧朔將軍員外常侍兼尚書右丞為徐州行臺孝芬將發入辭靈太后謂孝芬曰卿女今事我兒與卿便是親舊曾何相負而內頭元叉車中稱此老嫗會須却之孝芬曰臣蒙國厚恩義無斯語假實有此誰能得聞若有聞知此於元叉親密過臣遠矣乞對言者足辨虛實靈太后悵然意解乃有愧色景儁築堰遏斷泗水以灌彭城孝芬率大都督李叔仁柴集等赴戰景儁等力屈退走除孝芬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兼尚書為徐兗行臺建義初太山太守羊侃據郡反遣引南賊圍逼兗州除孝芬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仍兼尚書東道行臺大都督刁宣馳往救援與行臺于暉接至便圍之侃突圍奔蕭衍餘悉平定永安二年莊帝聞元顥有內侵之計勅孝芬南赴徐州顥遂潛師向考城擒大都督濟陰王暉業乘勝徑進遣其後軍都督侯暄守梁國城以為後援孝芬勒諸將馳往圍暄恐顥遣援乃急攻之晝夜不息五日暄遂突出擒斬之俘其卒三千餘人莊帝還宮授西兗州刺史將軍如故孝芬久倦外役固辭不行乃除太常卿普泰元年南陽太守趙脩延襲據荊州城因刺史李琰之招引南寇除孝芬衛將軍荊州刺史兼尚書南道行臺又除都督三荊諸軍事車騎將軍假驃騎將軍孝芬已出次改授散騎常侍驃騎將軍西兗州刺史太昌初兼殿中尚書尋除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仍尚書後加儀同三司兼吏部尚書出帝入關齊獻武王至洛與尚書辛雄劉廞等並誅時年五十沒其家口天平中乃免之孝芬博文口辯善談論愛好後進終日忻然商確古今間以嘲謔聽者忘疲所著文章數十篇有子八人

長子勉字宣祖頗涉史傳有几案才正光初除太學博士莊帝之為御史中尉啓除侍御史永安初除建節將軍尚書右中兵郎中後太尉豫章王蕭贊啓為諮議參軍郎中如故以舉人失衷為中尉高道穆奏免其官普泰中兼尚書左丞勉善附會世論以浮競譏之為尚書令尒朱世隆所親待而尚書郎魏季景尤為世隆知任勉與季景內頗不穆季景除求右丞尋勉所兼世隆啓用季景勉遂悵快自失尋除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兼國子祭酒與儀注太昌初除散騎常侍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定州大中正勅左右廂出入其家被收之際在外逃免於後乃出見齊獻武王於晉陽王勞撫之天平末王遣勉送勳貴妻子赴定州因得還家屬母李氏喪亡勉哀號過性遇病卒時年四十七無子弟宣度以子龍後之

勉弟宣猷司徒中郎走於關西

宣猷弟宣度齊王儀同開府司馬

宣度弟宣軌頗有才學尚書考功郎中與弟宣質宣靜宣略並死於晉陽

孝芬弟孝暐字敬業少寬雅早著長者之風彭城王勰之臨定州辟為主簿釋褐冀州安東府外兵參軍歷員外散騎侍郎寧朔將軍員外散騎常侍武泰初

欒首李洪扇動諸蠻詔孝暐持節爲別將隸都督李神軌討平之尒朱榮之害
朝士孝暐與弟孝直攜家避難定陶孝莊初徵拜通直散騎常侍加征虜將軍
尋除趙郡太守郡經葛榮離亂之後民戶喪亡六畜無遺斗粟乃至數縑民皆
賣鬻兒女夏椹大熟孝暐勸民多收之郡內無牛教其人種招撫遺散先恩後
威一周之後流民大至興立學校親加勸篤百姓賴之卒於郡時年四十九贈
通直散騎常侍平東將軍瀛州刺史諡曰簡朝議謂爲未申復贈安北將軍定
州刺史

子昂武定中尚書左丞兼度支尚書

孝暐弟孝演字則伯出繼伯父性通率美鬚髯姿貌魁傑少無宦情沉浮鄉里
河間王琛爲定州刺史以爲治中曉除瀛州安西府外兵參軍因罷歸及鮮于
脩禮起逆孝演率宗屬保郡城爲賊攻陷賊以孝演民望恐移衆心乃害之時
年四十無子弟孝直以子士遊爲後

士遊儀同開府倉曹參軍

孝演弟孝直字叔廉身八尺眉目疏朗早有志尚起家司空行參軍尋爲員外
散騎侍郎宣威將仍以本官入領直後轉寧遠將軍汝南王開府掾領直寢兄
孝芬除荊州詔孝直假征虜將軍別將總羽林二千騎與孝芬俱行孝直潛師
徑進賊遂破走孝芬入城後蕭衍將曹義宗仍在馬圈鼓動順陽豐夷綠邊寇
竊孝直率衆擊之賊皆退散還轉直閤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尒朱兆入洛孝直
以天下未寧去職歸鄉里勸督宗人務行禮義後除安東將軍光祿大夫太昌
中又除衛將軍右光祿大夫並辭不赴宗親勸孝直曰榮華人之所願何故陸
沉孝直不答年五十八卒於鄉里顧命諸子曰吾才疏效薄於國無功若朝廷
復加贈諡宜循吾意不得祗受若致干求則非吾子斂以時服祭勿殺生其子
皆遵行之有四子

長子士順儀同開府行參軍

孝直弟孝政字季讓十歲挺亡號哭不絕見者爲之悲傷操尚貞立博洽經史
雅好辭賦喪紀之禮特所留情衣服制度手能執造太尉汝南王悅辟行參軍
年四十九卒

子巖武定中員外常侍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演孝政先亡孝芬等哭泣哀
慟絕肉蔬食容貌損瘠見者傷之孝暐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
不命則不敢也雞鳴而起旦參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
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始挺兄弟同居孝芬叔振既亡之後孝芬等奉承叔
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溫凊出入啓觀家事巨細一以諮決每兄弟出行有獲
財物尺寸已上皆內李氏之庫四時分賚李自裁之如此者二十餘歲撫從弟
宣伯子朗如同氣焉

挺弟振字延根少有學行居家孝友爲宗族所稱自中書學生爲祕書中散在
內謹勑爲高祖所知出爲冀州咸陽王禧驃騎府司馬在任久之太和二十年
遷建威將軍平陽太守不拜轉高陽內史高祖南討徵兼尚書左丞留京振既
才幹被擢當世以爲榮後改定職令振本實惟擬五品詔曰振在郡著績宜有
褒升除太子庶子景明初除長兼廷尉少卿振有公斷以明察稱河內太守陸
琇與咸陽王禧同謀爲逆禧敗事發振窮治之時琇內外親黨及當朝貴要咸
爲之言振研覈切至終無縱緩遂斃之於獄其奉法如此正始初除龍驤將軍
肆州刺史在任有政績還朝除河東太守永平中卒於郡時年五十九贈本將
軍南兗州刺史諡曰定振歷官四十餘載考課恒爲稱職議者善之

長子宣伯早喪

子勁字仲括驃騎參軍

宣伯弟子朗美容貌涉獵經史少溫厚有風尚以軍功起家襄威將軍員外散
騎侍郎普泰中從兄孝芬爲荊州請爲車騎府司馬孝芬轉西兗州爲驃騎府
司馬太昌初冠軍將軍北徐州撫軍府長史固辭不獲免興和二年中尉高仲
密引爲侍御史尋加平西將軍武定中卒子道綱

挺從父弟元珍釋褐司徒行參軍稍遷司徒主簿趙郡王幹開府屬景明中荊
州長史久之爲司徒從事中郎有公平稱後遷中散大夫加征虜將軍正光末
山胡作逆除平陽太守假右將軍爲別將以討之頻破胡賊郡內以安武泰初

改郡爲唐州仍除元珍爲刺史加右將軍以破胡勳賜爵涼城侯尒朱榮之趣
洛也遣其都督樊子鵠取唐州元珍與行臺酈惲拒守不從爲子鵠所陷被害
世咸痛之
子叔恭
挺從父弟瑜之字仲璉少孤有學業太和中釋褐奉朝請廣陵王羽常侍累歷
蕃佐入爲司空功曹參軍事太尉主簿還冀州撫軍府長史後爲揚州平東府
長史帶南梁太守蕭衍義州刺史文僧明來降瑜之迎接有勳賜爵高邑男孝
昌初除鴻臚少卿三年卒年五十六贈平北將軍瀛州刺史有三子
長子孟舒字長才襲父爵累遷平東將軍太中大夫興和中除廣平太守卒贈
中軍將軍殷州刺史贈平東將軍諡曰康
孟舒弟仲舒武定末鄴縣令
仲舒弟季舒給事黃門侍郎
挺從祖弟修和州主簿
子儉字元恭雅有器度歷太學博士終於符璽郎中
儉弟緒字仲穆定州撫軍府法曹參軍
緒小弟孝忠侍御史秘書郎並有容貌無他才識
緒子子謙尚書郎
子謙弟子讓與侯景同反子謙坐以囚執遇病死於晉陽
子讓弟子廉等並伏法
修和弟徽邕性長者有幹用高祖時自司徒主簿轉尚書都官郎中所在稱職
遷太子步兵校尉景明初母憂去職後中山王英南討引爲都督府長史加左
中郎將以功賜爵臨淄男遷龍驤將軍太府少卿以本將軍出除營州刺史庫
莫奚國有馬百匹因風入境徽邕悉令送還於是奚人感附熙平二年拜征虜
將軍太中大夫神龜中卒年五十七贈左將軍濟州刺史諡曰恭
子子威襲爵除奉朝請
修和從弟接字顯賓容貌魁偉放邁自高不拘常檢爲中書博士樂陵內史雅

爲任城王澄所禮待及澄爲定州刺史接了無民敬王忻然容下之後爲冀州
安東府司馬轉樂陵太守還鄉而卒
挺族子纂字叔則博學有文才景明中太學博士轉員外散騎侍郎襄威將軍
既不爲時知乃著無談子論後爲給事中延昌中除梁州征虜府長史熙平初
爲寧遠將軍廷尉正每於大獄多所據明有當官之譽時太原王靜自廷尉監
遷少卿纂恥居其下乃與靜書辭氣抑揚無上下之體又啓求解任乃除左中
郎將領尚書三公郎中未幾以公事免後爲洛陽令正光中卒年四十五贈司
徒左長史凡所製文多行於世
長子史武定末儀同府長流參軍
纂兄穆寬雅有度量州辟主簿卒
子遷武定末度支尚書兼右僕射
纂弟融字脩業奉朝請尚書令高肇出討巴蜀引爲統軍還除員外散騎侍郎
正光中定州別駕年四十二卒
子鴻獻郡功曹
纂從祖弟遊字延叔少有風概釋褐奉朝請稍遷太尉主簿江州刺史陳伯之
啓爲司馬還除奉車都尉大都督中山王英征義陽引爲錄事參軍尋轉司馬
及英敗於鍾離遊坐徙秦州久而得還大將軍高肇西征引爲統軍除步兵校
尉遷豫州征虜府長史未幾除征虜將軍北趙郡太守並有政績熙平末轉河
東太守郡有鹽戶常供州郡爲兵子孫見丁從役遊矜其勞苦乃表聞請聽更
代郡內感之太學舊在城內遊乃移置城南閑敞之處親自說經當時學者莫
不勸慕號爲良守以本將軍遷涼州刺史以母憂解任正光中起除右將軍南
秦州刺史固辭不免先是州人楊松柏楊洛德兄弟數爲反叛遊至州深加招
慰松柏歸款引爲主簿稍以辭色誘之兄弟俱至松柏既州之豪帥感遊恩遇
獎諭羣氐咸來歸款且以過在前政不復自疑遊乃因宴會一時俱斬於是外
人以其不信合境皆反正光五年夏秦州城人殺刺史李彥據州爲逆數日之
後遊知必不定謀欲出外尋爲城人韓祖香孫掩攻於州館遊事窘登樓慷慨

悲歎乃推下小女而殺之義不爲輩小所辱也尋爲祖香等所執害時年五十二永安中贈散騎侍郎鎮北將軍定州刺史

子伏護開府參軍

史臣曰高祐學業優通知名前世儒俊之風門舊不隕諸子經傳之器加有捨生之節崔挺兄弟風操高亮懷文抱質歷事著稱見重於朝野繼世承家門族並著蓋所謂俊有人焉

魏書卷五十七

魏書卷五十七考證

崔挺傳其被寄遇如此○北史無寄字

孝芬事大都督李叔仁與集等起戰○起當作赴

魏書卷五十七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四十六

楊播

楊播字延慶自云恆農華陰人也高祖結仕慕容氏卒於中山相曾祖珍太祖時歸國卒於上谷太守祖眞河內清河二郡太守父懿延興末爲廣平太守有稱績高祖南巡吏人頌之加寧遠將軍賜帛三百匹徵爲選部給事中有公平之譽除安南將軍洛州刺史未之任而卒贈以本官加弘農公謚曰簡播本字元休太和中高祖賜改焉母王氏文明太后之外姑播少修整奉養盡禮擢爲中散累遷給事領中起部曹以外親優賜亟加前後萬計進北部給事中詔播巡行北邊高祖親送及戶戒以軍略未幾除龍驤將軍員外常侍轉衞尉少卿常侍如故與陽平王頤等出漠北擊蠕蠕大獲而還高祖嘉其勳賜奴婢十口遷武衞將軍復擊蠕蠕至居然山而還除左將軍尋假前將軍隨車駕南討至鍾離師回詔播領步卒三千騎五百爲衆軍殿時春水初長賊衆大至舟艦塞川播以諸軍渡淮未訖嚴陳南岸身自居後諸軍渡盡賊衆遂集於是圍播乃爲圓陳以禦之身自搏擊斬殺甚多相拒再宿軍人食盡賊圍更急高祖在北而望之既無舟船不得救援水勢稍減播領精騎三百歷其舟船大呼曰今我欲渡能戰者來賊莫敢動遂擁衆而濟高祖甚壯之賜爵華陰子尋除右衞將軍後從駕討崔慧景蕭衍於鄧城破之進號平東將軍時車駕耀威沔水上巳設宴高祖與中軍彭城王勰賭射左衞元遙在勰朋內而播居帝曹遙射侯正中籌限已滿高祖曰左衞籌足右衞不得不解播對曰仰恃聖恩庶幾必爭於是彎弓而發其箭正中高祖笑曰養由基之妙何復過是遂舉卮酒以賜播曰古人酒以養病朕今賞卿之能可謂今古之殊也從到懸瓠除太府卿進爵爲伯景明初兼侍中使恆州贍恤寒乏轉左衞將軍出除安北將軍并州刺史固辭乃授安西將軍華州刺史至州借民田爲御史王基所劾削除官爵延昌二年卒于家子侃等停柩不葬披訴積年至熙平中乃贈鎭西將軍雍州刺史并復其爵謚曰壯

侃字士業頗愛琴書尤好計畫時播一門貴滿朝廷兒姪早通而侃獨不交遊公卿罕有識者親朋勸其出仕侃曰苟有良田何憂晚歲但恨無才具耳年三十一襲爵華陰伯釋褐太尉汝南王悅騎兵參軍揚州刺史長孫稚請爲錄事參軍蕭衍豫州刺史裴邃治合肥城規相掩襲密購壽春郭人李瓜花袁建等令爲內應邃已纂勒兵士有期日矣而慮壽春疑覺遂謬移云魏始於馬頭置戍如聞復欲修白捺舊城若爾便稍相侵逼此亦須營歐陽設交境之備今板卒已集唯聽信還佐寮咸欲以實答之云無修白捺意而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勝邃好小黠今集兵遣移虛構是言得無有別圖也稚深悟之乃云錄事可造移報侃移曰彼之纂兵想別有意何爲妄構白捺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勿謂秦無人也邃得移謂已知覺便爾散兵瓜花等以期契不會便相告發伏辜者十數家邃後竟襲壽春入羅城而退遂列營於黎漿梁城日夕鈔掠稚乃奏侃爲統軍侃叔椿爲雍州刺史又請爲其府錄事參軍帶長安令府州之務多所委決及蕭寶夤等軍敗北地功曹毛洪賓據郡引寇抄掠渭北侃督椿自出討之遂購募戰士信宿之間得三千餘人銜枚夜進至馮翊郡西賊見大軍卒至衆情離解洪賓遂通書送質乞求自效於是擒送宿勤明達兄子賊署南平王烏過仁後雍州刺史蕭寶夤據州反尙書僕射長孫稚討之除侃鎭遠將軍諫議大夫爲稚行臺左丞尋轉通直散騎常侍軍次弘農侃白稚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挾關爲壘勝負之理久而無決豈才雄相類算略抗行當以河山險阻難用智力今賊守潼關全據形勝縱曹操更出亦無所騁奇必須北取蒲坂飛棹西岸置兵死地人有鬬心華州之圍可不戰而解潼關之賊必望風潰散諸處既平長安自剋愚計可錄請爲明公前驅稚曰薛脩義已圍河東薛鳳賢又保安邑都督宗正珍孫停師虞坂久不能進雖有此計猶用爲疑侃曰珍孫本行陳一夫因緣進達可爲人使未可使人一旦受元帥之任處分三軍精神亂矣寧堪圍賊河東治在蒲坂西帶河湄所部之民多在東境脩義驅率壯勇西圍郡邑父老妻弱倘保舊村若率衆一臨方寸各亂人人思歸則郡圍自解

不戰而勝昭然在目雖從之令其子彥等領騎與侃於弘農北渡所領悉是騎士習於野戰未可攻城便據石錐壁侃乃班告曰今且停軍於此以待步卒兼觀民情向背然後可行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烽火各亦應之以明降款其無應烽者即是不降之村理須殄戮賞賚軍士民遂轉相告報未實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內圍城之寇不測所以各自散歸脩義亦即逃遁長安平侃頗有力建義初除冠軍將軍東雍州刺史其年州罷除中散大夫為都督鎮潼關還朝除右將軍岐州刺史屬元顥內逼詔以本官假撫軍將軍為都督率衆鎮大梁未發詔行北中郎將孝莊徙御河北執侃手曰朕停卿蕃寄移任此者正為今日但卿尊卑百口若隨朕行所累處大卿可還洛寄之後圖侃曰此賊陛下曲恩寧可以臣微族頓廢君臣之義固求陪從至建州敘行從功臣自城陽王徽已下凡十人並增三階以侃河梁之誠特加四階侃固辭乞同諸人久乃見許於是除鎮軍將軍度支尚書兼給事黃門侍郎敷西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及車駕南還顥令蕭衍將陳慶之守北中城自據南岸有夏州義士為顥守河中渚乃密信通款求破橋立效尒朱榮率軍赴之及橋破應接不果皆為顥所屠滅榮因悵然將為還計欲更圖後舉侃曰未審明大王發并州之日已知有夏州義士指來相應為欲廣申經略寧復帝基乎夫兵散而更合瘡愈而更戰持此收功自古不少豈可以一圖不全而衆慮頓廢今事不果乃是兩賊相殺則大王之利矣若今即還民情失望去就之心何由可保未若召發民村惟多縛筏間以舟檝沿河廣布令數百里中皆為渡勢首尾既遠顥復知防何處一旦得渡必立大功榮大笑曰黃門即奏行此計於是尒朱兆與侃等遂於馬渚楊南渡破顥子領軍將軍冠受擒之顥便南走車駕入都侃解尚書正黃門加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以濟河之功進爵濟北郡開國公增邑五百戶復除其長子師沖為秘書郎時所用錢人多私鑄稍就薄小乃至風飄水浮米斗幾直一千侃奏曰昔馬援至隴西嘗上書求復五銖錢事下三府不許及援徵入為虎賁中郎親對光武申釋其趣事始施行臣頃在雍州亦表陳其事聽人與官並鑄五銖錢使人樂為而俗弊得改旨下尚書八座不許以今況昔即理不殊求取臣前表經御披析侃乃隨事剖辨孝莊從之乃鑄五銖錢如侃所奏万俟醜奴陷東秦遂圍岐州爵誘巴蜀大都督尒朱天光率衆西伐詔侃以本官使持節兼尚書僕射為關右慰勞大使還朝除侍中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莊帝將圖尒朱榮也侃與其內弟李晞城陽王徽侍中李彧等咸預密謀尒朱兆之入洛也侃時休沐遂得潛竄歸於華陰普泰初天光在關西遣侃子婦父韋義遠招慰之立盟許恕其罪侃從兄昱恐為家禍令侃出應假其食言不過一人身殞冀全百口侃往赴之秋七月為天光所害太昌初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

子純陁

播弟椿字延壽本字仲考太和中與播俱蒙高祖賜改姓寬謹初拜中散典御廏曹以端慎小心專司醫藥遷內給事與兄播並侍禁闈又領蘭臺行職改授中部曹析訟公正高祖嘉之及文明太后崩高祖五日不食椿進諫曰陛下至性孝過有虞居哀五朝水漿不御羣下惶灼莫知所言陛下荷祖宗之業臨萬國之重豈可同匹夫之節以取僵仆且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於萬代其若宗廟何高祖感其言乃一進粥轉授宮輿曹少卿加給事中出為安遠將軍豫州刺史高祖自洛向豫幸其州館信宿賜馬十匹縑千匹遷冠軍將軍濟州刺史高祖自鍾離趣鄴至碻磝幸其州館又賜馬二匹縑千五百匹坐為平原太守崔敞所訟廷尉論輒收市利費用官炭免官後降為寧朔將軍梁州刺史初武興王楊集始為楊靈珍所破降於蕭鸞至是率賊萬餘自漢中而北規復舊土椿領步騎五千出頓下辨貽書集始開以利害集始執書對使者曰楊使君此書除我心腹之疾遂領其部曲千餘人來降尋以母老解還後武都氐楊會反假椿節冠軍將軍都督西征諸軍事行梁州刺史與軍司羊祉討破之於後梁州運糧為羣氐劫奪詔椿兼征虜將軍持節招慰尋以氐叛拜光祿大夫假平西將軍督征討諸軍事以討之還兼太僕卿秦州羌呂苟兒涇州屠各陳瞻等聚衆反詔椿為別將隸安西將軍元麗討之賊入隴守蹊自固或謀伏兵山徑斷其出入待糧盡而攻之或云斬除山木縱火焚之然後進討椿

曰並非計也此本規益非有經略自王師一至無戰不摧所以深竄者正避死耳今宜勒三軍勿更侵掠賊必謂我見險不前心輕我軍然後掩其不備可一舉而平矣乃緩師不進賊果出掠乃以軍中驢馬餌之不加討逐如是多日陰簡精卒銜枚夜襲斬瞻傳首入正太僕卿加安東將軍初顯祖世有蠕蠕萬餘戶降附居於高平薄骨律二鎮太和之末叛走略盡惟有一千餘家太中大夫王通高平鎮將郎育等求徙置淮北防其叛走詔許之慮不從命乃使椿持節往徙焉椿以為徙之無益上書曰臣以古人有言裔不謀夏夷不亂華荒忽之人羈縻而已是以先朝居之於荒服之間者正以悅近來遠招附殊俗亦以別華戎異內外也今新附者衆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安不安必思土思土則走叛狐死首丘其害方甚又此族類衣毛食肉樂冬便寒南土濕熱往必將盡進失歸伏之心退非藩衛之益徙在中夏而生後患愚心所見謂為不可時八座議不從遂徙於濟州緣河居之冀州元愉之難果悉浮河赴賊所在抄掠如椿所策永平初徐州城人成景儁以宿豫叛詔椿率衆四萬討之不剋而返久之除都督朔州撫冥武川懷朔三鎮三道諸軍事平北將軍朔州刺史在州為廷尉奏椿前為太僕卿日招引細人盜種牧田三百四十頃依律處刑五歲尚書邢巒據正始別格奏椿罪應除名為庶人注籍盜門同籍合門不仕世宗以新律既班不宜雜用舊制詔依寺斷聽以贖論尋加撫軍將軍入除都官尚書監修白溝堤堰復以本將軍除定州刺史自太祖平中山多置軍府以相威攝凡有八軍軍各配兵五千食祿主帥軍各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八軍之兵漸割南戍一軍兵纔千餘然主帥如故費祿不少椿表罷四軍減其帥百八十四人州有宗子稻田屯兵八百戶年常發夫三千草三百車修補畦堰椿以屯兵惟輸此田課更無徭役及至閑月卽應修治不容復勞百姓椿亦表罷朝廷從之椿在州因治黑山道餘功伐木私造佛寺役使兵力為御史所劾除名為庶人正光五年除輔國將軍南秦州刺史時南秦州反叛路又阻塞仍俾長安轉授岐州復除撫軍將軍衛尉卿轉左衛將軍又兼尚書右僕射馳驛詣并肆賑絹三萬匹募召恆朔流民揀充軍士不行尋加衛將軍出除都督雍南豳二州諸

軍事本將軍雍州刺史又進號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蕭寶夤元恆芝諸軍為賊所敗恆芝從渭北東渡椿使追之不止寶夤後至留於逍遙園內收集將士猶得萬餘由是三輔人心頗得安帖于時涇岐及豳悉已陷賊扶風以西非復國有椿乃鳩募內外得七千餘人遣兄子錄事參軍侃率以防禦詔椿以本官加侍中兼尚書右僕射為行臺節度關西諸將其統內五品已下郡縣須有補用者任卽擬授椿遇暴疾頻啓乞解詔許之以蕭寶夤代椿為刺史行臺椿還鄉里遇子昱將還京師因謂曰當今雍州刺史亦不賢於蕭寶夤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人何得任其牒用此乃聖朝百慮之一失且寶夤不藉刺史為榮吾觀其得州喜悅不少至於賞罰云為不依常憲恐有異心關中可惜汝今赴京稱吾此意以啓二聖并白宰輔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正須三人耳如其不遣必成深憂昱還面啓肅宗及靈太后並不信納及寶夤邀害御史中尉酈道元猶上表自理稱為椿父子所謗詔復除椿都督雍岐南豳三州諸軍事本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討蜀大都督椿辭以老病不行建義元年遷司徒公尒朱榮東討葛榮詔椿統衆為後軍榮擒葛榮乃止永安初進位太保侍中給後部鼓吹元顥入洛椿子征東將軍昱出鎮滎陽為顥所擒又椿弟順為冀州刺史順子仲宣正平太守兄子侃弟子遁並從駕河北為顥嫌疑以椿家世顯重恐失人望未及加罪時人助其憂怖或有勸椿攜家避禍椿曰吾內外百口何處逃竄正當坐任運耳莊帝還宮椿每辭遜不許上書頻乞歸老詔曰椿國之老成方所尊尚遽以高年願言致仕顧懷舊德是以未從但告謁頻煩辭理彌固以茲難奪又所重違今便允其雅志可服侍中朝服賜服一具衣一襲八尺牀帳几杖不朝乘安車駕駟馬給扶傳詔二人仰所在郡縣時以禮存問安否方乖詢訪良用憮然椿奉詔於華林園帝下御座執椿手流淚曰公先帝舊臣實為元老今四方未寧理須諮訪但高尚其志決意不留既難相違深用悽愴椿亦歔欷欲拜莊帝親執不聽於是賜以絹布給羽林衛送羣公百寮餞於城西張方橋行路觀者莫不稱歎椿臨行誡子孫曰我家入魏之始卽為上客給田宅賜奴婢馬牛羊遂成富室自爾至今二十年二千石

方伯不絶祿恤甚多至於親姻知故吉凶之際必厚加贈禭來往賓寮必以酒肉飲食是故親姻朋友無憾焉國家初丈夫好服綵色吾雖不記上谷翁時事然記清河翁時服飾恒見翁著布衣韋帶常約敕諸父曰汝等後世脫若富貴於今日者慎勿積金一斤綵帛百匹已上用為富也又不聽治生求利又不聽與勢家作婚姻至吾兄弟不能遵奉今汝等服乘以漸華好吾是以知恭儉之德漸不如上世也又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忍飢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忍別食也又願畢吾兄弟世不異居異財汝等眼見非為虛假如聞汝等兄弟時有別齋獨食者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吾今日不為貧賤然居住舍宅不作壯麗華飾者正慮汝等後世不賢不能保守之方為勢家所奪北都時朝法嚴急太和初吾兄弟三人並居內職兄在高祖左右吾與津在文明太后左右于時口敕責諸內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瞋嫌諸人多有依敕密列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間傳言構間者吾兄弟自相誡曰今忝二聖近臣母子間甚難宜深慎之又列人事亦何容易縱被瞋責慎勿輕言十餘年中不嘗言一人罪過當時大被嫌責答曰臣等非不聞人言正恐不審仰誤聖聽是以不敢言於後終以不言蒙賞及二聖間言語終不敢輒爾傳通太和二十一年吾從濟州來朝在清徽堂豫讌高祖謂諸王諸貴曰北京之日太后嚴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此有是非言語和朕母子者唯楊椿兄弟遂舉賜四兄及吾酒汝等脫若萬一蒙時主知遇宜深慎言語不可輕論人惡也吾自惟文武才藝門望姻援不勝他人一旦位登侍中尚書四歷九卿十為刺史光祿大夫儀同開府司徒太保津今復為司空者正由忠貞小心謹慎口不嘗論人過無貴無賤待之以禮以是故至此耳聞汝等學時俗人乃有坐而待客者有驅馳勢門者有輕論人惡者及見貴勝則敬重之見貧賤則慢易之此人行之大失立身之大病也汝家仕皇魏以來高祖以下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內外顯職時流少比汝等若能存禮節不為奢淫驕慢假不勝人足免尤誚足成名家吾今年始七十五自惟氣力尚堪朝覲天子所以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滿足之義為一門法耳非是苟求千載之名也汝等能記吾言百年之後終無恨矣椿還華陰踰年普泰元年七月為尒朱天光所害年七十七時人莫不冤痛之太昌初贈都督冀定殷相四州諸軍事太師丞相冀州刺史

子昱字元晷起家廣平王懷左常侍懷好武事數出遊獵昱每規諫正始中以京兆廣平二王國臣多有縱恣公行屬請於是詔御史中尉崔亮窮治之伏法於都市者三十餘人其不死者悉除名為民唯昱與博陵崔楷以忠諫得免從除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初尚書令王肅除揚州刺史出頓於洛陽東亭朝貴畢集詔令諸王送別昱伯父播同在錢席酒酣之後廣陽王嘉北海王詳等與播論議競理播不為之屈北海顧謂昱曰尊伯性剛不伏理大不如尊使君也昱前對曰昱父道隆則從其隆道洿則從其洿伯父剛則不吐柔亦不茹一坐歎其能言肅曰非此郎何得申二父之美也延昌三年以本官帶詹事丞于時肅宗在懷抱之中至於出入左右乳母而已不令宮寮聞知昱諫曰陛下不以臣等凡淺備位宮臣太子動止宜令翼從然自此以來輕爾出入進無二傅輔導之美退闕羣寮陪侍之式非所謂示民軌儀著君臣之義陛下若召太子必降手勅令臣下咸知為後世法於是詔曰自今已後若非朕手勅勿令兒輒出宮臣在直者從至萬歲門久之轉太尉掾兼中書舍人靈太后嘗從容謂昱曰今帝年幼朕親萬機然自薄德化不能感親姻在外不稱人心卿有所聞慎勿諱隱昱於是奏揚州刺史李崇五車載貨恆州刺史楊鈞造銀食器十具並餉領軍元乂靈太后召乂夫妻泣而責之乂深恨之昱第六叔舒妻武昌王和之妹和即乂之從祖父舒早喪有一男六女及終喪而元氏頻請別居昱父椿乃集親姻泣而謂曰我弟不幸早終今男不婚女未嫁何忽忽便求離居不聽遂懷憾焉神龜二年瀛州民劉宣明謀反事覺逃竄乂乃使和及元氏誣告昱藏隱宣明云父定州刺史椿叔華州刺史津並送甲仗三百具謀圖不逞乂又構成其事乃遣左右御仗五百人夜圍昱宅而收之並無所獲靈太后問其狀昱具對元氏遘釁之端言至哀切太后乃解昱縛和及元氏並處死刑而乂相左右和直免官元氏卒亦不坐及元乂之廢太后乃出昱為濟陰內史中山王

熙起兵於鄴乂遣黃門盧同詣鄴刑熙并窮黨與同希乂旨就郡鎖昱赴鄴訊百日後乃遣任孝昌初除征虜將軍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時北鎮饑民二十餘萬詔昱爲使分散於冀定瀛三州就食後賊圍豳州詔昱兼侍中持節催西北道大都督北海王顥仍隨軍監察豳州圍解雍州蜀賊張映龍姜神達知州內空虛謀欲攻掩刺史元脩義懼而請援一日一夜書移九通都督李叔仁遲疑不赴昱曰長安關中基本今大軍頓在涇豳與賊相對若使長安不守大軍自然瓦散此軍雖往有何益也遂與叔仁等俱進於陳斬神達及諸賊四百許人餘悉奔散詔以昱受旨催督而顥軍稽緩遂免昱官乃兼侍中催軍尋除征虜將軍涇州刺史未幾昱父椿出爲雍州刺史徵昱還除吏部郎中武衛將軍轉北中郎將加安東將軍及蕭寶夤等敗於關中以昱兼七兵尚書持節假撫軍將軍都督防守雍州昱遇賊失利而返除度支尚書轉撫軍徐州刺史尋除鎮東將軍假車騎將軍東南道都督又加散騎常侍後太山太守羊侃據郡南叛蕭衍遣將軍王辯率衆侵寇徐州番郡人續靈珍受衍平北將軍番郡刺史擁衆一萬攻逼番城昱遣別將劉馘擊破之臨陳斬靈珍首王辯退走侃兄深時爲徐州行臺府州咸欲禁深昱曰昔叔向不以鮒也見廢春秋貴之奈何以侃罪深也宜聽朝旨不許羣議還朝未幾屬元顥侵逼大梁除昱征東將軍右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使持節假車騎將軍爲南道大都督鎮滎陽顥既擒濟陰王暉業乘虛徑進大兵集於城下遣其左衛劉業王道安等招昱令降昱不從顥遂攻之城陷都督元恭太守西河王悰並踰城而走俱被擒縶昱與弟息五人在門樓上須臾顥至執昱下城面責昱曰楊昱卿今死甘心否卿自負我非我負卿也昱答曰分不望生向所以不下樓者正慮亂兵耳但恨八十老父無人供養負病黃泉求乞小弟一命便死不朽也顥乃拘之明旦顥將陳慶之胡光等三百餘人伏顥帳前請曰陛下渡江三千里無遺鏃之費昨日一朝殺傷五百餘人求乞楊昱以快意顥曰我在江東嘗聞梁主言初下都日袁昂爲吳郡不降稱其忠節奈何殺楊昱自此之外任卿等所請於是斬昱下統帥三十七人皆令蜀兵刳腹取心食之顥既入洛除昱名爲民孝莊還宮還復前官及父椿辭老請解官從養詔不許尒朱榮之死也昱爲東道行臺率衆拒尒朱仲遠會尒朱兆入洛昱還京師後歸鄉里亦爲天光所害太昌初贈都督瀛定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定州刺史

子孝邕員外郎走免匿於蠻中潛結渠帥謀應齊獻武王以誅尒朱氏微服入洛參伺機會爲人所告世隆收付廷尉掠殺之

椿弟穎字惠哲本州別駕

子叔良武定中新安太守

穎弟順字延和寬裕謹厚太和中起家奉朝請累遷直閣將軍北中郎將兼武衛將軍太僕卿預立莊帝之功封三門縣開國公食邑七百戶出爲平北將軍冀州刺史尋進號撫軍將軍罷州還遇害年六十五太昌初贈都督相殷二州諸軍事太尉公錄尚書事相州刺史

子辯字僧達歷通直常侍平東將軍東雍州刺史

辯弟仲宣有風度才學自奉朝請稍遷太尉掾中書舍人通直散騎侍郎加鎮遠將軍賜爵弘農男建義初遷通直常侍出爲平西將軍正平太守進爵爲伯在郡有能名就加安西將軍還京之日兄弟與父同遇害辯太昌初贈使持節都督燕恆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恆州刺史仲宣贈都督青光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青州刺史

仲宣子玄就幼而俊拔收捕時年九歲牽挽兵人謂曰欲害諸尊乞先就死兵人以刀斫斷其臂猶請死不止遂先殺之永熙初贈汝陰太守仲宣弟測朱衣直閣亦同時見害太昌中贈都督平營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吏部尚書平州刺史

測弟稚卿太昌中爲尚書右丞坐事死

順弟津字羅漢本名延祚高祖賜名焉少端謹以器度見稱年十一除侍御中散于時高祖沖幼文明太后臨朝津曾久侍左右忽咳逆失聲遂吐血數升藏衣袖太后聞聲閱而不見問其故具以實言遂以敬慎見知賜縑百匹遷符璽郎中津以身在禁密不外交遊至於宗族姻表罕相祗候司徒馮誕與津少結

文遊而津見其貴寵每恆退避及相招命多辭疾不往誕以爲恨而津逾遠焉人或謂之曰司徒君之少舊宜蒙進達何遽自外也津曰爲勢家所厚復何容易但全吾今日亦以足矣轉振威將軍領監曹奏事令又爲直寢遷太子步兵校尉高祖南征以津爲都督征南府長史至懸瓠徵加直閤將軍後從駕濟淮司徒誕薨高祖以津送柩還都遷長水校尉仍直閤景明中世宗遊於北邙津時陪從太尉咸陽王禧謀反世宗馳入華林時直閤中有同禧謀皆在從限及禧平帝顧謂朝臣曰直閤半爲逆黨非至忠者安能不預此謀因拜津左中郎將遷驍騎將軍仍直閤出除征虜將軍岐州刺史津巨細躬親孜孜不倦有武功民齎絹三匹去城十里爲賊所劫時有使者馳驛而至被劫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劫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視有一老母行出而哭云是己子於是遣騎追收并絹俱獲自是闔境畏服至於守令僚佐有瀆貨者未曾公言其罪常以私書切責之於是官屬感厲莫有犯法以母憂去職延昌末起爲右將軍華州刺史與兄播前後皆牧本州當世榮之先是受調絹匹度尺特長在事因緣共相進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度其輸物尤好者賜以杯酒而出所輸少劣亦爲受之但無酒以示其恥於是人競相勸官調更勝舊日還除北中郎將帶河內太守太后疑津貳己不欲使其處河山之要轉平北將軍肆州刺史仍轉并州刺史將軍如故徵拜右衛將軍孝昌初加散騎常侍尋以本官行定州事既而近鎮擾亂侵逼舊京乃加津安北將軍假撫軍將軍北道大都督右衛尋轉左衛加撫軍將軍始津受命出據靈丘而賊帥鮮于修禮起於博陵定州危急遂回師南赴始至城下營壘未立而州軍新敗津以賊既乘勝士衆勞疲柵壘未安不可擬敵賊必夜至則萬無一全欲移軍入城更圖後舉刺史元固稱賊既逼城不可示弱閉門不內津揮刀欲斬門者軍乃得入城賊果夜至見柵空而去其後賊攻州城東面已入羅城刺史閉小城東門城中搔擾不敢出戰津欲禦賊長史許被守門不聽津手劍擊被不中被乃走津開門出戰斬賊帥一人殺賊數百賊退人心少安詔除衛尉卿征官如故以津兄衛尉卿椿代爲左衛尋加鎮軍將軍討虜都督兼吏部尚書北道行臺初津兄椿得罪此州由鉅鹿人趙略投書所致及津之至略舉家逃走津乃下教慰喻令其還業於是闔州愧服遠近稱之時賊帥薛脩禮杜洛周殘掠州境孤城獨立在兩寇之間津貯積柴粟修理戰具更營雉堞賊每來攻機械競起又於城中去城十步掘地至泉廣作地道潛兵涌出置爐鑄鐵持以灌賊賊遂相語曰不畏利槊堅城唯畏楊公鐵星津與賊帥元洪業及與賊中督將尉靈根程殺鬼潘法顯等書曉喻之并授鐵券許以爵位令圖賊帥毛普賢洪業等感悟復書云今與諸人密議欲殺普賢願公聽之又賊欲圍城正爲取北人耳城中所有北人必須盡殺公若置之恐縱敵爲患矣願公察之津以城內北人雖是惡黨然掌握中物未忍便殺但收內子城防禁而已將吏無不感其仁恕朝廷初以鐵券二十枚委津分給津隨賊中首領間行送之脩禮普賢頗亦由此而死既而杜洛周圍州城津盡力捍守詔加衛將軍封開國縣侯邑一千戶將士有功者任津科賞兵民給復八年葛榮以司徒說津津大怒斬其使以絕之自受攻圍經涉三稔朝廷不能拯赴乃遣長子遁突圍而出詣蠕蠕主阿那瓌令其討賊遁日夜泣諭阿那瓌遣其從祖吐豆發率精騎一萬南出前鋒已達廣昌賊防塞隘口蠕蠕持疑遂還津長史李裔引賊踰城賊入轉衆津苦戰不敵遂見拘執洛周脫津衣服置地牢下數日欲將烹之諸賊還相諫止遂得免害津曾與裔相見對諸賊帥以大義責之辭淚俱發裔大慚典守者以相告洛周弗之責也及葛榮吞洛周復爲榮所拘守榮破始得還洛永安初詔除津本將軍荊州刺史加散騎常侍當州都督津以前在中山陷寇詣闕固辭竟不之任二年兼吏部尚書又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仍除吏部元顥內逼莊帝將親出討以津爲中軍大都督兼領軍將軍未行顥入及顥敗津乃入宿殿中掃洒宮掖遣第二子逸封閉府庫各令防守及帝入也津迎於北邙流涕謝罪帝深嘉慰之尋以津爲司空加侍中尒朱榮死也以津爲都督并肆燕恆雲朔顯汾蔚九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兼尚書令北道大行臺并州刺史侍中司空如故委津以討胡經略津馳至鄴手下唯羽林五百人士馬寡弱始加招募將從滏口而入值尒朱兆等便已

剋洛相州刺史李神等議欲與津舉城通款津不從以子逸既爲光州刺史兄子昱時爲東道行臺鳩率部曲在於梁沛津規欲東轉更爲方略乃率輕騎望於濟州渡河而尒朱仲遠已陷東郡所圖不遂乃還京師普泰元年亦遇害於洛時年六十三太昌初贈都督秦華雍三州諸軍事大將軍太傅雍州刺史諡曰孝穆將葬本鄉詔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津有六子

長子遁字山才其家貴顯諸子弱冠咸縻王爵而遁性澹退年近三十方爲鎮西府主簿累遷尚書郎莊帝北巡奉詔慰勞山東車駕入洛除尚書左丞又爲光祿大夫仍左丞永安末父津受委河北兼黃門郎詣鄴參行省事尋還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亦被害於洛時年四十二太昌初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諡曰恭定

遁弟逸字遵道有當世才度起家員外散騎侍郎以功賜爵華陰男轉給事中父津在中山爲賊攻逼逸請使於尒朱榮徵師赴救詔許之建義初莊帝猶在河陽逸獨往謁帝特除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及朝士濫禍帝益憂怖詔逸晝夜陪侍數日之內常寢宿於御牀前帝曾夜中謂逸曰昨來舉目唯見異人賴得卿差以自慰尋除吏部郎中出爲平西將軍南秦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時年二十九於時方伯之少未有先之者仍以路阻不行改除平東將軍光州刺史逸折節綏撫乃心民務或日昃不食夜分不寢至於兵人從役必親自送之或風日之中兩雪之下人不堪其勞逸曾無倦色又法令嚴明寬猛相濟於是合境肅然莫敢干犯時災儉連歲人多餓死逸欲以倉粟賑給而所司懼罪不敢逸曰國以人爲本人以食爲命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假令以此獲戾吾所甘心遂出粟然後申表右僕射元羅以下謂公儲難闕並執不許尚書令臨淮王彧以爲宜貸二萬詔聽二萬逸既出粟之後其老小殘疾不能自存活者又於州門養粥飯之將死而得濟者以萬數帝聞而善之逸爲政愛人尤憎豪猾廣設耳目其兵吏出使下邑皆自持糧人或爲設食者雖在闇室終不進咸言楊使君有千里眼那可欺之在州政績尤美及其家禍尒朱仲遠遣使於州害之時年三十二吏人如喪親戚城邑村落爲營齋供一月之中所在不絕太昌初贈都督豫郢二州諸軍事衞將軍尚書僕射豫州刺史諡曰貞

逸弟謐字遵智辟太尉行參軍歷員外散騎常侍以功賜爵弘農伯鎮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衞將軍在晉陽爲尒朱兆所害太昌初贈驃騎將軍兗州刺史

謐弟遵彥武定中吏部尚書華陰縣開國侯

津弟暐字延季性雅厚頗有文學起家奉朝請稍遷散騎侍郎直閤將軍本州大中正兼武衞將軍尚食典御孝昌初正武衞將軍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莊帝初遇害於河陰贈衞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

子元讓武定末尚書祠部郎中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剛毅椿津恭謙與人言自稱名字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曾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侍還室仍假寐閤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嘗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爲司空於時府主皆引寮佐人就津求官津曰此事須家兄裁之何爲見問初津爲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椿每得所寄輒對之下泣兄弟皆有孫唯椿有曾孫年十五六矣椿常欲爲之早娶望見玄孫自昱已下率多學尚時人莫不欽羨焉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緦服同爨庭無間言魏世以來唯有盧淵兄弟及播昆季當世莫逮焉世隆等將害椿家誣其爲逆奏請收治前廢帝不許世隆復苦執不得已下詔付有司檢聞世隆遂遣步騎夜圍其宅天光亦同日收椿於華陰東西兩家無少長皆遇禍籍其家世隆後乃奏云楊家實反夜拒軍人遂盡格殺廢帝惋恨久之不言而已知世隆縱擅無如之何永熙中椿合家歸葬華陰衆咸觀而悲傷焉

播族弟鈞祖暉庫部給事稍遷洛州刺史卒贈弘農公諡曰簡父恩河間太守鈞頗有幹用自廷尉正爲長水校尉中壘將軍洛陽令出除中山太守入爲司徒左長史又除徐州東荊州刺史還爲廷尉卿拜恒州刺史轉懷朔鎮將所居以強濟稱後爲撫軍將軍七兵尚書北道行臺卒贈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

將軍左光祿大夫華州刺史

長子暄卒於尙書郞

暄弟穆華州別駕

穆弟儉寧遠將軍頓丘太守建義初除太府少卿尋爲華州中正加左將軍儉與元顥有舊及顥入洛受其位任莊帝還宮坐免後以本將軍潁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州罷不行普泰初除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永熙中以大將軍除北雍州刺史仍陷關西

儉弟寬自宗正丞建義初爲通直散騎侍郞領河南尹丞稍遷散騎常侍安東將軍永安二年除中軍將軍太府卿後爲散騎常侍驃騎將軍右光祿大夫澄城縣開國伯太昌初除給事黃門侍郞尋加驃騎大將軍除華州大中正監內典書事坐事去官永熙三年兼武衞將軍又除黃門郞隨出帝入關西儉寬皆輕薄無行爲人流所鄙

史臣曰楊播兄弟俱以忠毅謙謹荷內外之任公卿牧守榮赫累朝所謂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而言色恂恂出於誠至恭德愼行爲世師範漢之萬石家風殊紀門法所不過也諸子秀立靑紫盈庭其積善之慶歟及胡逆擅朝淫刑肆毒以斯族而遇斯禍報施之理何相反哉

魏書卷五十八

魏書卷五十八考證

楊播傳尒朱榮東討葛榮○討監本作封各本同本書孝莊帝紀建義元年九月壬申柱國大將軍尒朱榮率騎七千討葛榮於滏口破擒之餘衆悉降冀定滄瀛殷五州平則封字乃討字之訛也

魏書卷五十八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四十七

劉昶　蕭寶夤　蕭正表

劉昶字休道義隆第九子也義隆時封義陽王兄駿以爲征北將軍徐州刺史
開府及駿子子業立昏狂肆暴害其親屬疑昶有異志昶聞甚懼遣典籤虞法
生表求入朝以觀其意子業曰義陽與太宰謀反我欲討之今知求還甚善又
屢詰法生義陽謀事汝何故不啓法生懼禍走歸彭城昶欲襲建康諸郡並不
受命和平六年遂委母妻攜妾吳氏作丈夫服結義從六十餘人間行來降在
路多叛隨昶至者二十許人昶雖學不淵洽略覽子史前後表啓皆其自製朝
廷嘉重之尚武邑公主拜侍中征南將軍駙馬都尉封丹陽王歲餘而公主薨
更尚建興長公主皇興中劉彧遣其員外郎李豐來朝顯祖詔昶與彧書爲兄
弟之戒彧不答責昶以母爲其國妾宜如春秋荀罃對楚稱外臣之禮尋敕昶
更與彧書昶表曰臣植根南偽託體不殊秉旄作牧職班台位天厭子業夷戮
同體背本歸朝事捨簪笏臣弟彧廢姪自立彰于遐邇孔懷之義雖奪爲臣之
典靡經棠棣之詠可修越敵之事未允臣若改書事爲二敵猶修往文彼所不
納伏願聖慈停臣今答朝廷從之拜外都坐大官公主復薨更尚平陽長公主
昶好犬馬愛武事入國歷紀猶布衣皂冠同凶素之服然呵詈童僕音雜夷夏
雖在公坐諸王每侮弄之或戾手齧臂至於痛傷笑呼之聲聞于御聽高祖每
優假之不以怪問至於陳奏本國事故語及征役則能斂容涕泗悲動左右而
天性褊躁喜怒不恆每至威忿楚朴特苦引待南士禮多不足緣此人懷畏避
太和初轉內都坐大官及蕭道成殺劉準時遣諸將南伐詔昶曰卿識機體運
先覺而來卿宗廟不復血食朕聞斯問矜忿兼懷今遣大將軍率南州甲卒以
伐逆豎剋蕩凶醜翦除民害氛穢既清即胙卿江南之土以興蕃業乃以本將
軍與諸將同行路經徐州哭拜其母舊堂哀感從者乃遍循故居處處隕涕左
右亦莫不辛酸及至軍所將欲臨陳四面拜諸將士自陳家國滅亡蒙朝廷慈
覆辭理切至聲氣激揚涕泗橫流三軍咸爲感歎後昶恐雨水方降表請還師
從之又加儀同三司領儀曹尚書於時改革朝儀詔昶與蔣少游專主其事昶
條上舊式略不遺忘高祖引見於宣文堂昶啓曰臣本國不造私有虐政不能
廢昏立德扶定傾危萬里奔波投蔭皇闕仰賴天慈以存首領然大恥未雪痛
愧纏心屬逢陛下釐校之始願垂曲恩處臣邊戍招集遺人以雪私恥雖死之
日猶若生年悲泣良久高祖曰卿投誠累紀本邦湮滅王者未能恤難矜災良
以爲愧出蕃之日請別當處分後以昶女爲鄉君高祖臨宣文堂見武興王楊
集始既而引集始入宴詔昶曰集始邊方之酋不足以當諸侯之禮但王者不
遺小國之臣況此蕃垂之主故勞公卿於此昶對曰陛下遺化光被自北而南
故巴漢之雄遠覲天闕臣猥瞻盛禮實忻嘉遇高祖曰武興宕昌於禮容並不
閑備向見集始觀其舉動有賢於彌承昶對曰陛下惠洽普天澤流無外武興
蕞爾豈不食椹懷音又爲中書監開建五等封昶齊郡開國公加宋王之號十
七年春高祖臨經武殿大議南伐語及劉蕭篡奪之事昶每悲泣不已因奏曰
臣本朝淪喪艱毒備罹冀恃國靈釋臣私恥頓首拜謝高祖亦爲之流涕禮之
彌崇蕭賾雍州刺史曹虎之詐降也詔昶以兵出義陽無功而還十八年除使
持節都督吳越楚彭城諸軍事大將軍固辭詔不許又賜布千匹及發高祖親
餞之命百寮賦詩贈昶又以其文集一部賜昶高祖因以所製文筆示之謂昶
曰時契勝殘事鍾文業雖則不學欲罷不能脫思一見故以相示雖無足味聊
復爲笑耳其重昶如是自昶之背彭城至是久矣其昔齋宇山池並尚存立昶
更修繕還處其中不能綏邊懷物撫接義故而閨門喧猥內外姦雜前民舊吏
莫不慨歎爲豫營墓於彭城西南與三公主同塋而異穴發石累之墳崩壓殺
十餘人後復移改爲公私費害高祖南討昶候駕於行宮高祖遣侍中迎勞之
昶討蕭昭業司州雖屢破賊軍而義陽拒守不剋昶乃班師十九年高祖在彭
城昶至入見昶曰臣奉敕專征剋殄凶醜徒勞士馬久淹歲時有損威靈伏聽
斧鉞高祖曰朕之此行本無攻守之意正欲伐罪弔民宣威布德二事既暢不
失本圖朕亦無剋而還豈但卿也十月昶朝于京師高祖臨光極堂大選高祖

曰朝因月旦欲評魏典夫典者爲國大綱治民之柄君能好典則國治不能則國亂我國家昔在恆代隨時制作非通世之長典故自夏及秋親議條制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門朕以爲不爾何者當今之世仰祖質朴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名品無別此殊爲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若苟有其人可起家爲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爲一人渾我典制故令班鏡九流清一朝軌使千載之後我得髣像唐虞卿等依俙元凱昶對曰陛下光宅中區惟新朝典刊正九流爲不朽之法豈唯髣像唐虞固以有高三代高祖曰國家本來有一事可慨可慨者何恆無公言得失今卿等各盡其心人君患不能納羣下之諫爲臣患不能盡忠於主朕今舉一人如有不可卿等盡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者宜各舉所知朕當虛己延納若能如此能舉則受賞不言則有罪及論大將軍高祖曰劉昶即其人也後給班劍二十人二十一年四月薨於彭城年六十二高祖爲之舉哀給溫明祕器錢百萬布五百匹蠟三百斤朝服一具衣一襲贈假黃鉞太傅領揚州刺史加以殊禮備九錫給前後部羽葆鼓吹依晉琅邪武王伷故事諡曰明

昶適子承緒主所生也少而尫疾尚高祖妹彭城長公主爲駙馬都尉先昶卒贈員外常侍

長子文遠次輝字重昌並皆疏狂昶深慮不能守其爵封然輝猶小未多罪過乃以爲世子襲封正始初尚蘭陵長公主世宗第二姊也拜員外常侍公主頗嚴妬輝嘗私幸主侍婢有身主笞殺之剖其孕子節解以草裝實婢腹裸以示輝輝遂忿憾疏薄公主公主姊因入聽講言其故於靈太后太后敕清河王懌窮其事懌與高陽王雍廣平王懷奏其不和之狀無可爲夫婦之理請離婚削除封位太后從之公主在宮周歲高陽王及劉騰等皆爲言於太后太后慮其不改未許之雍等屢請不已聽復舊義太后流涕送公主誡令謹護正光初輝又私淫張陳二氏女公主更不檢惡主姑陳留公主共相扇獎遂與輝復致忿爭輝推主墮床手脚毆蹈主遂傷胎輝懼罪逃逸靈太后召清河王懌決其事二家女髡笞付宮兄弟皆坐鞭刑徙配敦煌爲兵公主因傷致薨太后親臨慟哭舉哀太極東堂出葬城西太后親送數里盡哀而還謂侍中崔光曰向哭所以過哀者追念公主爲輝頓辱非一乃不關言能爲隱忍古今寧有此此所以痛之後執輝於河內之溫縣幽于司州將加死刑會赦得免三年復其官爵遷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四年輝卒家遂衰頓無復可紀

文遠歷步兵校尉前將軍景明初爲統軍在壽春坐謀殺刺史王肅以壽春叛事發伏法有通直郎劉武英者太和十九年從淮南內附自云劉裕弟長沙景王道憐之曾孫賜爵建寧子司徒外兵參軍稍轉步兵校尉游擊將軍卒于河內太守而昶不以爲族親也

蕭寶夤字智亮蕭鸞第六子寶卷母弟也鸞之竊位封寶夤建安王寶卷立以爲車騎將軍開府領石頭戍軍事寶卷惛狂其直後劉靈運等謀奉寶夤密遣報寶夤寶夤許之遂迎寶夤率石頭文武向其臺城稱警蹕百姓隨從者數百人會日暮城門閉乃燒三尚及建業城城上射殺數人衆乃奔散寶夤棄車步走部尉執送之自列爲人所逼寶卷亦不罪責也寶卷弟寶融僭立以寶夤爲衞將軍南徐州刺史改封鄱陽王蕭衍既克建業殺其兄弟將害寶夤以兵守之未至嚴急其家閹人顏文智與左右麻拱黃神密計穿墻夜出寶夤具小船於江岸脫本衣服著烏布襦腰繫千許錢潛赴江畔躡屩徒步脚無全皮防守者至明追之寶夤假爲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待散乃度西岸遂委命投華文榮文榮與其從子天龍惠連等三人棄家將寶夤遁匿山澗賃驢乘之晝伏宵行景明二年至壽春之東城戍戍主杜元倫推檢知實蕭氏子也以禮延待馳告揚州刺史任城王澄澄以車馬侍衞迎之時年十六徒步憔悴見者以爲掠賣生口也澄待以客禮乃請喪居斬衰之服澄遣人曉示情禮以喪兄之制給其齊衰寶夤從命澄率官寮赴弔寶夤居處有禮不飲酒食肉輟笑簡言一同極哀之節壽春多其故義皆受慰唁唯不見夏侯一族以夏侯同蕭衍故也改日造澄澄深器重之景明三年閏四月詔曰蕭寶夤深識機運歸誠有道冒險履屯投命絳闕微子陳韓亦曷以過也可遣羽林監領主書劉桃符詣彼迎接其資生所須之物及衣冠車馬在京邸館付尚書悉令預備及至京

師世宗禮之甚重伏訴闕下請兵南伐雖遇暴風大雨終不暫移是年冬蕭衍江州刺史陳伯之與其長史褚胄等自壽春歸降請軍立効世宗以寶夤鹹懸及伯之所陳時不可失四年二月乃引入座門下入議部分之方四月除使持節都督東揚南徐兗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揚州刺史丹陽郡開國公齊王配兵一萬令且據東城待秋冬大舉寶夤明當拜命其夜慟哭至晨備禮策授賜車馬什物給虎賁五百人事從豐厚猶不及劉昶之優隆也又任其募天下壯勇得數千人以文智三人等爲積弩將軍文榮等三人爲彊弩將軍並爲軍主寶夤雖少羇流而志性雅重過期猶絕酒肉慘形悴色蔬食麤衣未嘗嬉笑及被命當南伐貴要多相憑託門庭賓客若市書記相尋寶夤接對報復不失其理正始元年三月寶夤行達汝陰東城已陷遂停壽春之栖賢寺值賊將姜慶真內侵士民響附圍逼壽春遂據外郭寶夤躬貫甲冑率下擊之自四更交戰至明日申時賊旅彌盛寶夤以衆寡無援退入金城又出相國東門率衆力戰始破走之當寶夤壽春之戰勇冠諸軍聞見者莫不壯之七月還京師改封梁郡開國公食邑八百戶及中山王英南伐寶夤又表求征乃爲使持節鎮東將軍別將以繼英配羽林虎賁五百人與英頻破衍軍乘勝遂攻鍾離淮水汎溢寶夤與英狼狽引退士卒死沒者十四五有司奏寶夤守東橋不固軍敗由之處以極法詔曰寶夤因難投誠宜加矜貸可恕死免官削爵還第尋尚南陽長公主賜帛一千匹幷給禮具公主有婦德事寶夤盡肅雍之禮雖好合積年而敬事不替寶夤每入室公主必立以待之相遇如賓自非太妃疾篤未曾歸休寶夤器性溫順自處以禮奉敬公主內外諧穆清河王懌親而重之永平四年盧昶克蕭衍朐山戍以瑯邪戍主傅文驥守之衍遣師攻文驥盧昶督衆軍救之詔寶夤爲使持節假安南將軍別將長驅往赴受盧昶節度賜帛三百匹世宗於東堂餞之詔曰蕭衍送死連兵再離寒暑卿忠規內挺孝誠外亮必欲鞭尸吳墓戮衍江陰故授卿以總統之任仗卿以克捷之規宜其勉歟寶夤對曰讎恥未復枕戈俟旦雖無申包之志敢忘伍胥之心今仰仗神謀俯厲將帥誓必拉彼姦勍以清王略聖澤下臨不勝悲荷因泣涕橫流哽咽良久於後盧昶軍敗唯寶夤全師而歸延昌初除安東將軍瀛州刺史復其齊王四年遷撫軍將軍冀州刺史及大乘賊起寶夤遣軍討之頻爲賊破臺軍至乃滅之靈太后臨朝還京師蕭衍遣其將康絢於浮山堰淮以灌揚徐除寶夤使持節都督東討諸軍事鎮東將軍以討之尋復封梁郡開國公寄食濟州之濮陽熙平初賊堰既成淮水濫溢將爲揚徐之患寶夤於堰上流更鑿新渠引注淮澤水乃小減乃遣輕車將軍劉智文虎威將軍劉延宗率壯士千餘夜渡淮燒其竹木營聚破賊三壘殺獲數千人斬其直閤將軍王升明而還火數日不滅衍將垣孟孫張僧副等水軍三千渡淮北攻統軍呂叵寶夤遣府司馬元達統軍魏續年等赴擊破之孟孫等奔退乃授左光祿大夫殿中尚書寶夤又遣軍主周恭叔率壯士數百夜渡淮南焚賊徐州刺史張豹子等十一營賊衆驚擾自殺害者甚衆寶夤還京師又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荊郢東洛三州諸軍事衞將軍荊州刺史不行復爲殿中尚書寶夤之在淮堰蕭衍手書與寶夤曰謝齊建安王寶夤亡兄長沙宣武王昔投漢中值北寇華陽地絕一隅內無素畜外絕繼援守危疏勒計踰田單卒能全土破敵以弱爲彊使至之日君臣動色左右相賀齊明帝每念此功未嘗不輟箸咨嗟及至張永崔慧景事大將覆軍於外小將懷貳於內事危累卵勢過綴旒亡兄忠勇奮發旋師大峴重圍累日一鼓魚潰克定慧景功踰桓文亡弟衞尉兄弟戮力盡心內外大勳不報翻罹荼酷百口幽執禍害相尋朕於齊明帝外有龕敵之力內盡帷幄之誠日自三省曾無寸咎遠身邊外亦復不免遂遣劉山陽輕舟西上來見掩襲時危事迫勢不得已所以誓衆樊鄧會踰孟津本欲翦除梅蟲兒茹法珍等以雪冤酷拔濟親屬反身素里屬張稷王珍國已建大事寶晊予奪屢動危機迫樂推之心應上天之命事不獲已豈其始願所以自有天下絕棄房室斷除滋味正欲使四海見其本心耳勿謂今日之位是爲可重朕之視此曾不如一芥雖復蛭蜩之蹤難追汾陽之志何遠而今立此堰卿當未達本意朕於昆蟲猶不欲殺亦何急爭無用之地戰蒼生之命也正爲李繼伯在壽陽侵犯邊境歲月滋甚或攻小城小戍或掠一村一里若小相酬答終無寧日邊邑爭桑吳楚連禍所以每抑鎮

戍不與校計纖伯既得如此濫竊彌多今修此堰止欲以報纖伯侵盜之役既
非大舉所以不復文移北土卿幼有倜儻之心早懷縱橫之氣往日卿於石頭
舉事雖不克捷亦丈夫也今止河洛真其時矣雖然爲卿計者莫若行率此衆
襲據彭城別當遣軍以相影援得捷之後便遣卿兄子屏侍送卿國廟并卿室
家及諸姪從若方欲還北更設奇計恐機事一差難重復集勿爲韓信受困野
雞寶夤表送其書陳其忿毒之意朝廷爲之報答寶夤志存雪復屢請居邊神
龜中出爲都督徐南兗二州諸軍事車騎將軍徐州刺史乃起學館於清東朔
望引見土姓子弟接以恩顏與論經義勤於政治吏民愛之凡在三州皆著名
稱正光二年徵爲車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善於吏職甚有聲名四年上表曰
臣聞堯典有黜陟之文周書有考績之法雖其源難得而尋然條流抑亦可知
矣大較在于官人用才審於所蒞練迹校名驗於虛實豈不以臧否得之餘論
優劣著於歷試者乎既聲窮於月旦品定於黃紙用效於名聲事彰於臺閣則
賞罰之途差有商準用捨之宜非無依據雖復勇進忘退之儔奔競於市里過
分亡涯之請馳騖於多門猶且顧其聲第慎其與奪器分定於下爵位懸於上
不可妄叨故也今竊見考功之典所懷未喻敢竭無隱試陳萬一何者竊惟文
武之名在人之極地德行之稱爲生之最首忠貞之美立朝之譽仁義之號處
身之端自非職惟九官任當四岳授曰爾諧讓稱俞往將何以克厭大名允茲
令問自比已來官罔高卑人無貴賤皆飾辭假說用相褒舉涇渭同波薰猶共
器求者不能量其多少與者不復覈其是非遂使冠履相貿名與實爽謂之考
功事同汎涉紛紛漫漫焉可勝言又在京之官積年一考其中或所事之主遷
移數四或所奉之君身亡廢絕或具寮離索或同事凋零雖當時文簿記其殿
最日久月深散落都盡人有去留誰復掌其勤墮或停休積稔或分隔數千累
年之後方求追訪聲迹立其考第無不苟相悅附共爲脣齒飾垢掩疵妄加丹
素趣令得階而已無所顧惜賢達君子未免斯患中庸已降夫復何論官以求
成身以請立上下相蒙莫斯爲甚又勳恤人隱咸歸守令厥任非輕所責實重
然及其考課悉以六載爲程既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敘是則歲周十二始

得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閑職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朔望
止於暫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爲限是則一紀之中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
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懸令厚薄之
如是又聞之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孟子亦曰仁義忠信天爵也公卿
大夫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雖文質異時污隆殊世莫不寶
茲名器不以假人是以賞罰之柄恆自持也至乃周之藹藹五叔無官漢之察
察館陶徒請豈不重骨肉私親親誠以賞罰一差則無以懲勸至公暫替則觀
觀相欺故至慎至惜殷勤若此況乎親非肺腑才乖秀逸或充單介之使始無
汗馬之勞或說興利之規終慚十一之潤皆虛張無功妄指贏益坐獲數階之
官藉成通顯之貴於是巧詐萌生僞辯鋒出役萬慮以求榮開百方而逐利握
樞秉鈞者亦知其若斯但抑之則其流已往引之則有何紀極夫琴瑟在於必
和更張求其適調去者既不可追來者猶或宜改按周官太宰之職歲終則令
官府各正所司受其會計聽其致事而詔於王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
之愚謂今可粗依其準見居官者每歲終本曹皆明辨在官日月具覈才行能
否審其實用而注其上下游辭宕說一無取焉列上尚書覆其合否如有紕繆
即正而罰之不得方復推詰委否容其進退既定其優劣善惡交分庸短下第
黜凡以明法幹務忠清甄能以記賞總而奏之經奏之後考功曹別書於黃紙
油帛一通則本曹尚書與令僕印署留於門下一通則以侍中黃門印署掌在
尚書嚴加緘密不得開視考績之日然後對共裁量如此則少存實錄薄止姦
回其內外考格裁非庸管乞求博議以爲畫一若殊謀異策事關廢興遐邇所
談物無異議者自可臨時斟酌匪拘恆例至如援流引比之訴貪榮求級之請
如不限以關鍵肆其傍通則蔓草難除涓流遂積穢我彝章撓茲大典謂宜明
加禁斷以全至治開返本之路杜澆散之門如斯則吉士盈朝薪樵載燠矣詔
付外博議以爲永式竟無所定時蕭衍第子西豐侯正德來降寶夤表曰伏見
揚州表蕭正德自云避禍遠投宸掖背父叛君駭議衆口深心指趣厥情難測
臣聞立身行道始於事親終於事君故君親盡之以恆敬嚴父兼之以博愛斯

人倫之所先王教之盛典三千之條莫大於不孝毀則藏姦常刑靡赦所以晉
恭獲謗無所逃死衛伋受誣二子繼沒親命匪棄國執無父況今封豕尙存長
虵未滅偷生江表自安毒酖而正德居猶子之親竊通侯之貴父榮於國子爵
於家履霜弗聞去就先結隔絕山淮温凊永盡定省長違報復何日以此爲心
心可知矣皇朝綿基累葉恩均四海自北徂南要荒仰澤能言革化無思不肆
賓玉帛於丘園標忠孝以納賞築藁街于伊洛集華裔其歸心被髮纓身之酋
屈膝而請吏交趾文身之渠款關而効質至如正德宜甄義以致貶昔越栖會
稽賴宰嚭以獲立漢困彭宋實丁公而獲免吳項已平二臣即法豈不錄其情
哉欲明責以示後況遺君忽父很子是心既不親親安能親人中間變詐或有
萬等伏惟陛下聖敬自天欽光纂曆昭德塞違以臨羣后脫包此凶醜實之列
位百官是象其何誅焉臣釁結禍深痛纏肝髓日暮途遠復報無日豈區區於
一豎哉但才雖庸近職居獻替感憂寸抱敢不申陳伏願聖慈少垂察覽訪議
槐棘論其是非使秋霜春露施之有在相鼠攸刺遄死有歸無令申伋受笑於
苟存曾閔淪名於盛世正德既至京師朝廷待之尤薄歲餘遁叛五年蕭衍遣
其將裴邃虞鴻等率衆寇揚州詔寶夤爲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都督
徐州東道諸軍事率諸將討之既而揚州刺史長孫稚大破邃軍斬鴻賊遂奔
退初秦州城人薛珍劉慶杜遷等反執刺史李彥推莫折大提爲首自稱秦王
大提尋死其第四子念生竊號天子改年曰天建置立官寮以息阿胡爲太子
其兄阿倪爲西河王弟天生爲高陽王伯珍爲東郡王安保爲平陽王遣天生
率衆出隴東攻沒汧城仍陷岐州執元志裴芬之等遂寇雍州屯於黑水朝廷
甚憂之乃除寶夤開府西道行臺率所部東行將統爲大都督西征肅宗幸明
堂因以餞之寶夤與大都督崔延伯擊天生大破之斬獲十餘萬追奔至于小
隴軍人採掠遂致稽留不速追討隴路復塞仍進討高平賊帥万俟醜奴於安
定更有負捷時有天水人呂伯度兄弟始共念生同逆後與兄衆保於顯親聚
衆討念生戰敗降於胡琛琛以伯度爲大都督秦王資其士馬還征秦州大敗
念生將杜粲於成紀又破其金城王莫折普賢於永洛城遂至顯親念生率衆
身自拒戰又大奔敗伯度乃背胡琛襲琛將劉拔破走之遣其兄子忻和率騎
東引國軍念生事迫乃詐降於寶夤朝廷喜伯度立義之功授撫軍將軍涇州
刺史平秦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而大都督元修義高聿停軍隴口久不西進
念生復反伯度終爲醜奴所殺故賊勢更甚寶夤不能制孝昌二年四月除寶
夤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假大將軍尙書令給後部鼓吹增封千戶寶夤
初自黑水終至平涼與賊相對數年攻擊賊亦憚之關中保全寶夤之力矣三
年正月除司空公出師既久兵將疲敝是月大敗還雍州仍停長安收聚離散
有司處寶夤死罪詔恕爲民四月除使持節都督雍涇岐南豳四州諸軍事征
西將軍雍州刺史假車騎大將軍開府西討大都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九月
念生爲其常山王杜粲所殺合門皆盡粲據州請降於寶夤十月除散騎常侍
車騎將軍尙書令復其舊封是時山東關西寇賊充斥王師屢北人情沮喪寶
夤自以出軍累年糜費尤廣一旦覆敗慮見猜責內不自安朝廷頗亦疑阻乃
遣御史中尉酈道元爲關中大使寶夤謂密欲取己彌以憂懼而長安輕薄之
徒因相說動道元行達陰盤驛寶夤密遣其將郭子恢等攻而殺之詐收道元
尸表言白賊所害又殺都督南平王仲冏是月遂反僭舉大號赦其部內稱隆
緒元年立百官乃遣郭子恢東寇潼關行臺張始榮圍華州刺史崔襲詔尙書
僕射行臺長孫稚討之時北地人毛鴻賓與其兄遐糾率鄉義將討寶夤寶夤
遣其大將軍盧祖遷等擊遐爲遐所殺又遣其將侯終德往攻遐會子恢爲官
軍所敗長孫稚又遣子子彥破始榮於華州終德因此勢挫還圖寶夤軍至白
門寶夤始覺與終德交戰戰敗攜公主及其少子與部下百餘騎從後門出走
渡渭橋投於寧夷巴張宕昌劉興周舍尋奔醜奴醜奴以寶夤爲太傅永安三
年都督尒朱天光遣賀拔岳等破醜奴於安定追擒醜奴寶夤並送京師詔置
閶闔門外都街之中京師士女聚共觀視凡經三日吏部尙書李神儁黃門侍
郎高道穆並與寶夤素舊二人相與左右言於莊帝云其逆迹事在前朝冀得
赦免會應詔王道習時自外至莊帝問道習在外所聞道習曰唯聞陛下欲不
殺蕭寶夤帝問其故道習曰人云李尙書高黃門與寶夤周款並居得言之地

必能全之道習因曰若謂寶夤逆在前朝便將恕之寶夤敗於長安走爲醜奴太傅豈非陛下御曆之日賊臣不翦法欲安施帝然其言乃於太僕駝牛署賜死寶夤之將死神儁攜酒就之以敘舊故因對之下泣而寶夤夷然自持了不憂懼唯稱推天委命恨不終臣節而已公主攜男女就寶夤訣別慟哭極哀寶夤死色貌不改寶夤有三子皆公主所生而並凡劣

長子烈復尚蕭宗妹建德公主拜駙馬都尉寶夤反伏法

次子權與少子凱射戲凱矢激中之而死凱仕至司徒左長史凱妻長孫稚女也輕薄無禮公主數加罪責凱竊銜恨妻復慼慼之天平中凱遂遣奴害公主乃轘凱於東市妻梟首家遂殄滅

寶夤兄寶卷子贊字德文本名綜入國寶夤改焉初蕭衍滅寶卷寶卷宮人吳氏始孕匿而不言衍乃納之生贊以爲己子封豫章王及長學涉有才思其母告之以實贊晝則談謔如常夜則銜悲泣涕結客待士恆有來奔之志爲衍諸子深所猜疾而衍甚愛寵之有濟陰芮文寵安定梁話贊曲加禮接乃割血自誓布以腹心寵話等既感其情義敬相然諾值元法僧以彭城叛入蕭衍衍命贊爲南兗徐二州刺史都督江北諸軍事鎮彭城於時肅宗遣安豐王延明臨淮王彧討之贊便遣使密告誠款與寵話夜出步投彧軍孝昌元年秋居于洛陽陛見之後就館舉哀追服三載寶夤于時在關西遣使觀察聞其形貌歔欷悲感朝廷賞賜豐渥禮遇隆厚授司空封高平郡開國公丹陽王食邑七千戶及寶夤反贊惶怖欲奔白鹿山至河橋爲北中所執朝議明其不相干預仍蒙慰勉建義初隨尒朱榮赴晉陽莊帝徵贊還洛轉司徒遷太尉尚帝姊壽陽長公主出爲都督齊濟西兗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齊州刺史寶夤見擒贊拜表請寶夤命尒朱兆入洛爲城民趙洛周所逐公主被錄還京尒朱世隆欲相陵逼公主守操被害贊既棄州爲沙門潛詣長白山未幾趣白鹿山至陽平遇病而卒時年三十一贊機辯文義頗有可觀而輕薄俶儻猶有父之風尚普泰末敕迎其喪至洛遣黃門郎鹿悆護喪事以王禮與公主合葬嵩山至元象初吳人盜其喪還江東蕭衍猶以爲子祔葬蕭氏墓焉贊江南有子在國無後

蕭正表字公儀蕭衍弟臨川王宏建子也正表長七尺九寸眉目疏朗雖質貌豐美而性理短闇衍以爲封山縣開國侯拜給事中歷東宮洗馬淮南晉安二郡太守轉輕車將軍北徐州刺史鎮鍾離初衍未有子以正表兄正德爲子既而封爲西豐侯正德私懷忿憾正光三年背衍奔洛朝廷以其人才庸劣不加禮待尋逃歸衍不之罪後封正德臨賀王衍末復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知丹陽尹事侯景之將濟江也知正德有恨於衍密與交通許推爲主正德以船數十舫迎之景渡江衍召正表入援正表率眾次廣陵聞正德爲侯景所推仍託舫糧未集盤桓不進景尋以正表爲南兗州刺史封南郡王正表既受景署遂於歐陽立柵斷衍援軍又欲遣其妾兄龔子明進攻廣陵衍南兗州刺史南康王蕭會理遣前廣陵令劉瑗襲擊破之正表狼狽失據乃率輕騎走還鍾離武定七年正月仍送子爲質據州內屬徐州刺史高歸彥遣長史劉士榮馳赴之事定正表入朝以勳封蘭陵郡開國公吳郡王食邑五千戶尋除侍中車騎將軍特進太子太保開府儀同三司賞賚豐厚其年冬薨年四十二贈侍中都督徐揚兗豫濟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徐州刺史開國公王並如故諡曰昭烈子廣壽

史臣曰劉昶猜疑懼禍蕭夤亡破之餘並潛骸竄影委命上國俱稱曉了咸當任遇雖有枕戈之志終無鞭墓之誠昶諸子尪疏喪其家業寶夤背恩忘義梟獍其心此亦戎夷彯狡輕薄之常事也天重其罪鬼覆其門至於母子兄弟還相殲滅抑是積惡之義云蕭贊臨邊脫身晚去讐賊寵祿頻繁顛沛旋至信吉凶之相倚也正表歸命大享名族亦以優哉

魏書卷五十九

魏書卷五十九考證

蕭寶夤傳雖復摩其勤墮○墮與惰通禮月令曰民氣解墮韓非子五蠹篇侈而墮者貧史記司馬相如傳不敢怠墮注墮嬾惰

魏書卷五十九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四十八

韓麒麟　程駿

韓麒麟昌黎棘城人也自云漢大司馬增之後父瑚秀容平原二郡太守麒麟幼而好學美姿容善騎射恭宗監國為東曹主書高宗即位賜爵魯陽男加伏波將軍父亡在喪有禮邦族稱之後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進攻升城師人多傷及城潰白曜將坑之麒麟諫曰今始踐偽境方圖進取宜寬威厚惠以示賊人此韓信降范陽之計勍敵在前而便坑其衆恐自此以東將人各為守攻之難尅日久師老外民乘之以生變故則三齊未易圖也白曜從之皆令復業齊人大悅後白曜表麒麟為冠軍將軍與房法壽對為冀州刺史白曜攻東陽麒麟上義租六十萬斛并攻戰器械於是軍資無乏及白曜被誅麒麟亦徵還停滯多年高祖時拜給事黃門侍郎乘傳招慰徐兗叛民歸順者四千餘家尋除冠軍將軍齊州刺史假魏昌侯麒麟在官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說麒麟曰明公仗節方夏而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刑罰所以止惡蓋不得已而用之今民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慚懼而退麒麟以新附之人未階臺宦士人沉抑乃表曰齊土自屬偽方歷載久遠舊州府寮動有數百自皇威開被并職從省守宰闕任不聽土人監督竊惟新人未階朝宦州郡局任甚少沉塞者多願言冠冕輕為去就愚謂守宰有闕宜推用豪望增置吏員廣延賢哲則華族蒙榮良才獲敘懷德安土庶或在茲朝議從之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饑麒麟表陳時務曰古先哲王經國立治積儲九稔謂之太平故躬籍千畝以勵百姓用能衣食滋茂禮教興行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實百王之常軌為治之所先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三分居二蓋一夫不耕或受其飢況於今者動以萬計故頃年山東遭水而民有餧終今秋京都遇旱穀價踊貴實由農人不勸素無儲積故也伏惟陛下天縱欽明道高三五昧旦憂勤思恤民敝雖帝虞一日萬幾周文昃不暇食蔑以為喻上垂覆載之澤下有凍餒之人皆由有司不為明制長吏不恤其本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遂成侈俗車服第宅奢僭無限喪葬婚娶為費實多貴富之家童妾袨服工商之族玉食錦衣農夫餔糟糠蠶婦乏短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飢寒之本實在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為格式令貴賤有別民歸朴素制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巡行臺使歲一按檢勤相勸課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雖遇災凶免於流亡矣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民為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十二年春卒於官年五十六遺敕其子殯以素棺事從儉約麒麟立性恭慎恆置律令於坐傍臨終之日唯有俸絹數十匹其清貧如此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燕郡公謚曰康

長子興宗字茂先好學有文才年十五受道太學後司空高允奏為祕書郎參著作事中山王叡貴寵當世[illegible]為文遷祕書中散太和十四年冬卒贈寧遠將軍漁陽太守

子子熙字元雍少自修整頗有學識弱冠未能自通侍中崔光舉子熙為清河王懌常侍遷郎中令初子熙父以爵讓弟顯宗不受子熙緣父素懷卒亦不襲及顯宗卒子熙別蒙賜爵乃以其先爵讓弟仲穆兄弟友愛如此父亡居喪有禮子熙為懌所眷遇遂闕位待其畢喪後復用及元乂害懌久不得葬子熙為之憂悴屏處田野每言王若不得復封以禮遷葬誓以終身不仕後靈太后返政以元乂為尚書令解其領軍子熙與懌中大夫劉定興學官令傅靈摽賓客張子慎伏闕上書曰竊惟故主太傅清河王職綜樞衡位居論道盡忠貞以奉公竭心膂以事國自先皇崩殂陛下沖幼負扆當朝義同分陝宋維反常小子性若青蠅汙白點黑讒佞是務以元乂皇姨之壻權勢攸歸遂相附託規求榮利共結圖謀坐生眉眼誣告國王枉以大逆賴明明在上赫赫臨下泥濆自消

玉寶還深鞫案律文諸告事不實以其罪罪之雖遂無罪出爲大郡刑賞僭差朝野怪愕若非宋維與乂爲計豈得全其身命方撫千里王以權在寵家塵謗紛雜恭慎之心逾深逾厲去其本宅移住殿西閨門靜守親賓阻絕于時吏部諮稟劉騰奏其弟官郡戍兼補及經內呈爲王駁退騰由此生嫌私深怨怒遂乃擅廢太后離隔二宮拷掠胡定誣王行毒含齒戴髮莫不悲惋及會公卿議王之罪莫不俛眉飲氣唯諮是從僕射游肇亢言厲氣發憤成疾爲王致死王之忠誠款篤節義純貞非但蘊藏胸襟實乃形於文翰搜括史傳撰顯忠錄區目十篇分卷二十既欲彰忠心於萬代豈可爲逆亂於一朝乞追遺志足明丹款乂籍寵姻戚恃握兵馬無君之心實懷皁白擅廢太后枉害國王生殺之柄不由陛下賞罰之詔一出於乂名藩重地皆其親黨京官要任必其心腹中山王熙本興義兵不圖神器戮其大逆合門滅盡遂令元略南奔爲國巨患奚康生國之猛將盡忠弃市其餘枉被屠戮者不可稱數緣此普天喪氣匝地憤傷致使朔隴猖狂歷歲爲亂荆徐蠢動職是之由昔趙高秉秦令關東鼎沸今元乂執權使四方雲擾自古及今竹帛所載賊子亂臣莫此爲甚開逆之始起自宋維成禍之末良由騰矣而令凶徒姦黨迭相樹置高官厚祿任情自取非但臣等痛恨終身抑爲聖朝懷慚負愧以臣赤心慺慺之見宜梟諸兩觀洿其舍廬騰合斲棺斬骸沉其五族上謝天人幽隔之憤下報忠臣冤酷之痛方乃榮亞三事委以樞端所謂虎也更傅其翼朝野切齒遐邇扼腕夏草難除去之宜盡臣歷觀曠代緬追振古當斷不斷其禍更生況乂猜忍更居衡要臣中宵九歎寤以寒心實願宸鑒早爲之所臣等潛伏閭閻於茲六載旦號白日夕泣星辰叩地寂寥呼天無嚮銜野納肝秦庭夜哭千古之痛何足相比今幸遇陛下叡聖親覽萬機太后仁明更撫四海臣等敢詣闕披陳乞報冤毒書奏靈太后義之乃引子熙爲中書舍人後遂剖騰棺賜乂死尋修國史加寧朔將軍未幾除著作郎又兼司州別駕轉輔國將軍鴻臚少卿建義初兼黃門尋正子熙清白自守不交人事又少孤爲叔顯宗所撫養及顯宗卒顯宗子伯華又幼子熙友愛等於同生長猶共居車馬資財隨其費用未嘗見於言色又上書求析階與伯華於是除伯華東太原太守及伯華在郡爲刺史元弼所辱子熙乃泣訴朝廷肅宗詔遣按檢弼遂大見詰讓介朱榮之擒葛榮也送至京師莊帝欲面見數之子熙以爲榮既元兇自知必死恐或不遜無宜見之介朱榮聞而大怒請罪子熙莊帝恕而不責尋加征虜將軍及邢杲之起逆詔子熙慰勞杲詐降而子熙信之還至樂陵杲復反子熙遂還坐付廷尉論以大辟恕死免官未幾兼尚書吏部郎普泰初除通直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光祿大夫尋正吏部郎出帝初還領著作郎以奉冊之故封歷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又加衞將軍右光祿大夫天平初爲侍讀又除國子祭酒子熙儉素安貧常好退靜遷鄴之始百司並給兵力時以祭酒閑務止給二人或有令其陳請者子熙曰朝廷自不給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也論者高之尋除驃騎將軍元象中加衞大將軍先是子熙與弟聘王氏爲妻姑之女也生二子子熙尚未婚後遂與寡婭李氏姦合而生三子王李不穆迭相告言歷年不罷子熙因此慚恨遂以發疾興和中孝靜欲行釋奠敕子熙爲侍講尋卒遺戒不求贈謚其子不能遵奉遂至干謁武定初贈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

興宗弟顯宗字茂親性剛直能面折庭諍亦有才學沙門法撫三齊稱其聰悟常與顯宗校試抄百餘人名各讀一遍隨即覆呼法撫猶有一二舛謬顯宗了無誤錯法撫歎曰貧道生平以來唯服郎耳太和初舉秀才對策甲科除著作佐郎車駕南討兼中書侍郎既定遷都顯宗上書其一曰竊聞輿駕今夏若不巡三齊當幸中山竊以爲非計也何者當今徭役宜早息洛京宜速成省費則徭役可簡并功則洛京易就往冬輿駕停鄴是閑隙之時猶編戶供奉勞費爲劇聖鑒矜愍優旨殷勤爵浹高年賚周鰥寡雖賑普霑今猶恐來夏菜色況三農要時六軍雲會其所損業實爲不少雖調斂輕省未足稱勞然大駕親臨誰敢寧息往來承奉紛紛道路田蠶暫廢則將來無資此國之深憂也且向炎暑而六軍暴露恐生癘疫此可憂之次也臣願輿駕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帳之費并功專力以營洛邑則南州免雜徭之煩北都息分析之歎洛京可以時就遷者僉爾如歸其二曰自古聖帝必以儉約爲美亂主必以奢侈貽患仰惟先

朝營卑宮室而致力於經略故能基宇開廣業祚隆泰今洛陽基址魏明帝所營取譏前代伏願陛下損之又損頃來北都富室競以第宅相尚今因遷徙宜申禁約令貴賤有檢無得踰制端廣衢路通利溝渠使寺署有別四民異居永垂百世不刊之範則天下幸甚矣三曰竊聞輿駕還洛陽輕將數千騎臣甚爲陛下不取也夫千金之子猶坐不垂堂況萬乘之尊富有四海乎警蹕於閨閫之內者豈以爲儀容而已蓋以戒不虞也清道而後行尚恐銜橛之或失況履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哉此愚臣之所以悚息伏願少垂省察其四曰伏惟陛下耳聽法音目翫墳典口對百辟心虞萬機晷昃而食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隨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雖叡明所用未足爲煩然非所以嗇神養性頤無疆之祚莊周有言形有待而智無涯以有待之形役無涯之智殆矣此愚臣所不安伏願陛下垂拱司契委下責成唯冕旒垂纊而天下治矣高祖頗納之顯宗又上言曰進賢求才百王之所先也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之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敘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是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之賤聖皇不恥以爲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自墜於皁隸矣是以大才受大官小才受小官各得其所以致雍熙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邵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當校其有寸長銖重者即先敘之則賢才無遺矣又曰夫帝皇所以居尊以御下者威也兆庶所以徙惡以從善者法也是以有國有家必以刑法爲治生民之命於是而在有罪必罰罰必當辜則雖箠撻之刑而人莫敢犯也有制不行人得僥倖則雖參夷之誅不足以肅自太和以來多坐盜弃市而遠近肅清由此言之止姦在於防檢不在嚴刑也今州郡牧守邀當時之名行一切之法臺閣百官亦咸以深酷爲無私以仁恕爲容盜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要遇下如仇讎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實宜敕示百寮以惠元元之命又曰昔周王爲犬戎所逐東遷河洛鎬京猶稱宗周以存本也光武雖曰中興實自創革西京尚置京尹亦不廢舊今陛下光隆先業遷宅中土稽古復禮於斯爲盛豈若周漢出於不得已哉按春秋之義有宗廟曰都無則謂之邑此不刊之典也況北代宗廟在焉山陵託焉王業所基聖躬所載其爲神鄉福地實亦遠矣今便同之郡國臣竊不安愚謂代京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崇本重舊以光萬葉又曰伏見洛京之制居民以官位相從不依族類然官位非常有朝榮而夕悴則衣冠淪於廝豎之邑臧獲騰於膏腴之里物之顛倒或至於斯古之聖王必令四民異居者欲其業定而志專業定則不僞志專則不淫故耳目所習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肅而成仰惟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別士庶不令雜居伎作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賣買任情販貴易賤錯居混雜假令一處彈箏吹笛緩舞長歌一處嚴師苦訓誦詩講禮宣令童齔任意所從其走赴舞堂者萬數往就學館者無一此則伎作不可雜居士人不宜異處之明驗也故孔父云里仁之美孟母弘三徙之訓賢聖明誨若此之重今令伎作家習士人風禮則百年難成令士人兒童效伎作容態則一朝可得是以士人同處則禮教易興伎作雜居則風俗難改朝廷每選舉人士則校其一婚一宦以爲升降何其密也至與開伎作宦途得與膏粱華望接閈連甍何其略也此愚臣之所惑今稽古建極光宅中區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別伎作在於一言有何爲疑而闕盛美又曰自南僞相承竊有淮北欲擅中華之稱且以招誘邊民故僑置中州郡縣自皇風南被仍而不改凡有重名其數甚衆疑惑書記錯亂區宇非所以疆域物土必也正名之謂也愚以爲可依地理舊名一皆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縣昔以戶少併省今人口既多亦不可復舊君人者以天下爲家不得有所私也故倉庫儲貯以俟水旱之災供軍國之用至於有功德者然後加賜爰及末代乃寵之所隆賜賚無限自比以來亦爲太過在朝諸貴受祿不輕土木被錦綺僮妾厭粱肉而復厚賚屢加動以千計若分賜鰥寡贍濟實多如不悛革豈周給不繼富之謂也愚謂事有可賞則明旨褒揚稱事加賜以勸爲善不可以親近之昵猥損天府之儲又曰諸宿衛內直者宜令武官習

弓矢文官諷書傳而今給其精博之具以成褻狎之容長矜爭之心恣諠譁之慢徒損朝儀無益事實如此之類一宜禁止高祖善之後乃啓乞宋王劉昶府諮議參軍事欲立效南境高祖不許高祖曾謂顯宗及程靈虬曰著作之任國書是司卿等之文朕自委悉中省之品卿等所聞若欲取況古人班馬之徒固自遼闊若求之當世文學之能卿等應推崔孝伯又謂顯宗曰見卿所撰燕志及在齊詩詠大勝比來之文然著述之功我所不見當更訪之監令校卿才能可居中第又謂程靈虬曰卿比顯宗復有差降可居下上顯宗對曰臣才第短淺猥聞上天至乃比於崔光實爲隆渥然臣竊謂陛下貴古而賤今臣學微才短誠不敢仰希古人然遭聖明之世覩惟新之禮染翰勒素實錄時事亦未慚於後人昔揚雄著太玄經當時不免覆盎之談二百年外則越諸子今臣之所撰雖未足光述帝載裨暉日月然萬祀之後仰觀祖宗巍巍之功上覩陛下明明之德亦何謝欽明於唐典愼徽於虞書高祖曰假使朕無愧於虞舜卿復何如於堯臣顯宗曰臣聞君不可以獨治故設百官以贊務陛下齊蹤堯舜公卿寧非二八之儔高祖曰卿爲著作僅名奉職未是良史也顯宗曰臣仰遭明時直筆而無懼又不受金安眠美食此臣優於遷固也高祖哂之後與員外郎崔逸等參定朝儀高祖曾詔諸官曰自近代已來高卑出身恒有常分朕意一以爲可復以爲不可宜相與量之李沖對曰未審上古已來置官列位爲欲爲膏粱兒地爲欲益治贊時高祖曰俱欲爲治沖曰若欲爲治陛下今日何爲專崇門品不有拔才之詔高祖曰苟有殊人之伎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假使無當世之用者要自德行純篤朕是以用之沖曰傅巖呂望豈可以門見舉高祖曰如此濟世者希曠代有一兩人耳沖謂諸卿士曰適欲請諸賢救之秘書令李彪曰師旅寡少未足爲援意有所懷不敢盡言於聖日陛下若專以門地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高祖曰猶如向解顯宗進曰陛下光宅洛邑百禮唯新國之興否指此一選臣既學識浮淺不能援引古今以證此議且以國事論之不審中秘書監令之子必爲秘書郎頃來爲監令者子皆可爲不高祖曰卿何不論當世膏腴爲監令者顯宗曰陛下以物不可類不應以貴承貴以賤襲賤高祖曰若有高明卓爾才具儁出者朕亦不拘此例後爲本州中正二十一年車駕南伐顯宗爲右軍府長史征虜將軍統軍軍次赭陽蕭鸞戍主成公期遣其軍主胡松高法援等并引蠻賊來擊軍營顯宗親率拒戰遂斬法援首顯宗至新野高祖詔曰卿破賊斬帥殊益軍勢朕方攻堅城何爲不作露布也顯宗曰臣頃聞鎭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驢馬數匹皆爲露布臣在東觀私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兵寡力弱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彌甚臣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高祖笑曰如卿此勳誠合茅社須赭陽平定檢審相酬新野平以顯宗爲鎭南廣陽王嘉諮議參軍顯宗後上表頗自矜伐訴前征勳詔曰顯宗斐然成章甚可怪責進退無檢虧我淸風此而不糾或長敝俗可付尚書推列以聞兼尚書張彝奏免顯宗官詔曰顯宗雖浮矯致愆才猶可用豈得永棄之也可以白衣守諮議展其後效但鄙狠之性不足參華可奪見闌并禁閉訊諸王顯宗既失意遇信向洛乃爲五言詩贈御史中尉李彪曰賈生謫長沙董儒詣臨江愧無若人跡忽尋兩賢蹤追昔渠閣游策駑廁羣龍如何情願奪飄然獨遠從痛哭去舊國銜淚居新邦哀哉無援民噭然失侶鴻彼蒼不我聞千里告志同二十三年卒顯宗撰馮氏燕志孝友傳各十卷所作文章頗傳於世景明初追赭陽勳賜爵章武男

子武華襲除討寇將軍奉朝請太原太守

程駿字驎駒本廣平曲安人也六世祖良晉都水使者坐事流于涼州祖父肇呂光民部尚書駿少孤貧居喪以孝稱師事劉昞性機敏好學晝夜無倦昞謂門人曰舉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此子亞之也駿謂昞曰今世名教之儒咸謂老莊其言虛誕不切實要弗可以經世駿意以爲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莊生申性本之旨若斯者可謂至順矣人若乖一則煩僞生爽性則沖真喪昞曰卿年尚稚言若老成美哉由是聲譽益播沮渠牧犍擢爲東宮侍講太延五年世祖平涼遷于京師爲司徒崔浩所知文成踐阼拜著作佐郎未幾遷著作郎爲任城王雲郎中令進箴於王王納而嘉之皇興中除高密太守尚書李敷奏曰夫君之使臣必須終效駿實史才方申直筆千里之任十室可有請留之數載

以成前籍後授方伯愚以爲允書奏從之顯祖屢引駿與論易老之義顧謂羣臣曰朕與此人言意甚開暢又問駿曰卿年幾何對曰臣六十有一顯祖曰昔太公既老而遭文王卿今遇朕豈非早也駿曰臣雖才謝呂望而陛下尊過西伯覬天假餘年竭六韜之効延興末高麗王璉求納女於掖庭顯祖許之假駿散騎常侍賜爵安豐男加伏波將軍持節如高麗迎女賜布帛百疋駿至平壤城或勸璉曰魏昔與燕婚既而伐之由行人具其夷險故也今若送女恐不異於馮氏璉遂謬言女喪駿與璉往復經年責璉以義方璉不勝其忿遂斷駿從者酒食璉欲逼辱之憚而不敢害會顯祖崩乃還拜秘書令初遷神主于太廟有司奏舊事廟中執事之官例皆賜爵今宜依舊詔百寮評議羣臣咸以爲宜依舊事駿獨以爲不可表曰臣聞名器爲帝王所貴山河爲區夏之重是以漢祖有約非功不侯必當勵有命於大君之辰展心力於戰謀之日然後可以應茅土之錫未見預事於宗廟而獲賞於疆土徒見晉鄭之后以夾輔爲至勳吳鄧之儔以征伐爲重績周漢既無文於遠代魏晉亦靡記於往年自皇道開符乾業創統務高三五之規思隆百王之軌罰頗減古賞實增昔時因神主改祔清廟致肅而授羣司以九品之命顯執事以五等之名雖復帝王制作弗相沿襲然當時恩澤豈足爲長世之軌乎乖衆之愆伏待罪譴書奏從之文明太后謂羣臣曰言事固當正直而準古典安可依附暫時舊事乎賜駿衣一襲帛二百匹駿又表曰春秋有云見有禮於其君者若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所以勸誡將來垂範萬代昔陳恆殺君宣尼請討雖欲晏逸其得已乎今廟算天回七州雲動將水蕩鯨鯢陸掃凶逆然戰貴不陳兵家所美宜先遣劉昶招喻淮南若應聲響悅同心齊舉則長江之險可朝服而濟道成之首可崇朝而懸苟江南之輕薄背劉氏之恩義則曲在彼矣何負神明哉宜義檄江南振旅回旆亦足以示救患之大仁揚義風於四海且攻難守易則力懸百倍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熟慮今天下雖謐方外猶虞拾晉僥倖於西南狂虜伺釁於漠北脫攻不稱心恐兵不卒解兵不卒解則憂慮逾深夫爲社稷之計者莫不先於守本臣愚以爲觀兵江滸振曜皇威宜特加撫慰秋毫無犯則民知德信民知德信則襁負而來襁負而來則淮北可定淮北可定則吳寇異圖寇圖異則禍釁出然後觀釁而動則不晚矣請停諸州之兵且待後舉所謂守本者也伏惟陛下太皇太后英算神規彌綸百勝之外應機體變獨悟方寸之中臣影頹虞淵昏耄將及雖思憂國終無云補不從沙門法秀謀反伏誅駿表曰臣聞詩之作也蓋以言志讚之事父遠之事君關諸風俗靡不備焉上可以頌美聖德下可以申厚風化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誡此古人用詩之本意臣以垂歿之年得逢盛明之運雖復昏耄將及猶慕廉頗強飯之風伏惟陛下太皇太后道合天地明侔日月則天與唐風斯穆順帝與周道通靈是以狂妖懷逆無隱謀之地冥靈潛翦伏發覺之誅用能七廟幽贊人神扶助者已臣不勝喜踴謹竭老鈍之思上慶國頌十六章并序巡狩甘雨之德焉其頌曰乾德不言四時迭序於皇大魏則天承祜疊聖三宗重明四祖豈伊殷周遐契三五明明在上聖敬日新汪汪叡后體治垂仁德從風穆教與化津千載昌運道隆茲辰歲惟巡狩應運遊田省方問苦訪政高年咸秩百靈柴望山川誰云禮滯遇聖則宣王業初定中山是由臨幸之盛情特綢繆仰歎祖業俯欣春柔大哉肆眚蕩民百憂百憂既蕩與之更初邕邕億兆戶詠來蘇忽有狂豎謀逆聖都明靈幽告發覺伏誅羿浞爲亂祖龍干紀狂華冬茂有自來矣美哉皇度道固千祀百靈潛翦姦不遑起姦不遑起罪人得情憲章刑律五秩猶輕於穆二聖仁等春生除棄周漢遐軌儀庭周漢奚棄忿彼苛刻儀庭易軌希仁尚德徽音一振聲教四塞豈惟京甸化播萬國誠信幽贊陰陽以調谷風扇夕甘雨降朝嘉生含穎深盛熙苗鰥貧巷詠寡婦室謠聞諸詩者雲漢賦宣章句迥秀英昭雅篇矧乃盛明德隆道玄豈唯雨施神徵豐年豐年盛矣化無不濃有禮有樂政莫不通杳臣延躍欣詠時邕誰云易遇曠齡一逢上天無親唯德是在思樂盛明雖疲勿怠差之毫釐千里之倍願言勞謙求仁不悔人亦有言聖主慎微五國連兵踰年歷時甿車而運廟算失恩有司不惠蠶食役煩民不堪命將家逃山宜督厥守威德是宣威德如何聚衆盈川民之從令實賴衣食農桑失本離耕廢織飢寒切身易子而食靜言念之實懷歎息昔聞典論非位不

謀漆室憂國遺芳載昊咨臣昏老偏蒙恩福忽忘狂瞽敢獻愚陋文明太后令曰省詩表聞之歌頌宗祖之功德可爾當世之盲何其過也所箴下章戢之不忘駿又奏得一頌始於固業終於無爲十篇文多不載文明太后令曰省表并頌十篇聞之鑒戒既備良用欽翫養老乞言其斯之謂又詔曰程駿歷官清慎言事每惬又門無挾貨之賓室有懷道之士可賜帛六百匹旌其儉德駿悉散之親舊性介直不競時榮太和九年正月病篤乃遺令曰吾存尙儉薄豈可殁爲奢厚哉昔王孫𧷤葬有感而然士安籧篨頗亦矯厲今世既休明百度循禮彼非吾志也可歛以時服器皿從古遂卒年七十二初駿病甚高祖文明太后遣使者更問其疾敕御史徐謇診視賜以湯藥臨終詔以小子公稱爲中散從子靈虬爲著作佐郎及卒高祖文明太后傷惜之賜東園祕器朝服一稱帛三百匹贈冠軍將軍兗州刺史曲安侯謚曰憲所制文筆自有集錄駿六子元繼

公逵公亮公禮並無官

公義侍御史謁者僕射都水使者武昌王司馬沛郡太守

公稱主文中散給事中尙書郎並早卒

公禮子畿字世伯好學頗有文才荆州府主簿始駿從祖弟伯達名犯顯祖廟諱與駿同年亦以文辯闕沮渠牧犍時俱選與牧犍世子參乘出入時論美之伯達早亡

弟子靈虬幼孤頗有文才而久淪末役在吏職十餘年坐事免會駿臨終啓請得擢爲著作佐郎後坐稱在京無緦親而高祖知其與駿子公義爲始族故致譴免至洛無官貧病久之崔光啓申爲羽林監選補徐州梁郡太守以酗酒爲刺史武昌王鑒所劾失官既下梁郡志力少衰猶時爲酒困久去官祿不免飢寒屢詣尙書乞効舊任僕射高肇領選還申爲著作郎以崔光領任勅令外敘

史臣曰韓麒麟以才器識用遂見紀於齊王顯宗文學立己屢陳時務至於實錄之功所未聞也子熙淸尙自守榮過其器程駿才業未多見知於世者蓋當時之長策乎

魏書卷六十

魏書卷六十考證

韓麒麟傳節義純貞○義監本訛乂今改正

豈關給不繼富之謂也○給恩作急

魏書卷六十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四十九

薛安都　畢衆敬　沈文秀　張讜　田益宗　孟表

薛安都，字休達，河東汾陰人也。父廣，司馬德宗上黨太守。安都少驍勇，善騎射，頗結輕俠，諸兄患之。安都乃求以一身分出，不取片資，兄許之，居於別廄。遠近交遊者爭有送遺，馬牛衣服什物充牣其庭。真君五年，與東雍州刺史沮渠康謀逆，事發，奔於劉義隆。後自盧氏入寇弘農，執太守李拔等，遂逼陝城。時秦州刺史杜道生討安都，仍執拔等南遁。及世祖臨江，拔乃得還。安都在南，以武力見敘，值劉駿起江州，遂以為將，位至左衞率。劉累歸降子業，以安都為平北將軍、徐州刺史，鎮彭城。和平六年，劉彧殺其主子業而自立，羣情不協，共立子業弟晉安王子勛。安都與沈文秀、崔道固、常珍奇等舉兵應之。彧遣將張永討安都，安都遣使來降，請兵救援。顯祖召羣臣議之，羣官咸曰：「昔世祖常有幷義隆之心，故親御六軍，遠臨江浦。今江南阻亂，內外離心，安都今者求降，千載一會，機事難遇，時不可違，取亂侮亡，於是乎在。」顯祖納之。安都又遣第四子道次為質，幷與李敷等書，絡繹相繼。乃遣鎮東大將軍、博陵公尉元，城陽公孔伯恭等率騎一萬赴之。拜安都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徐南北兗青冀五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鎮南大將軍、徐州刺史，賜爵河東公。安都以事窘歸國，元等既入彭城，安都乃中悔，謀圖元等，欲還以城叛。會元知之，遂不果發。安都因重貨元等，委罪於女壻裴祖隆，元乃殺祖隆而隱安都謀。皇興二年，與畢衆敬朝于京師，大見禮重，子姪羣從並處上客，皆封侯，至于門生無不收敘焉。又為起第宅，館宇崇麗，資給甚厚。三年卒，贈本將軍、秦州刺史、河東王，諡曰康。

子道標，襲爵。太和初，出為鎮南將軍、平州刺史，治有聲稱。轉相州刺史，將軍如故。復以本將軍為秦州刺史。十三年卒。

子達，字宗胤，襲，例降為侯。及開建五等，以安都著勳先朝，封達河東郡開國侯，食邑八百戶。後以河東畿甸，改封華陰縣侯。熙平初，拜奉車騎都尉，出為濮陽太守。達不樂為郡，詔聽解。卒。

子承華，襲爵。稍遷司徒從事中郎、河東邑中正，卒於安南將軍、光祿大夫。

子羅漢，襲。齊受禪，爵例降。

道標弟道異，亦以勳為第一客，早卒。贈寧西將軍、秦州刺史、安邑侯。

道異弟道次，既質京師，拜南中郎將、給事中，賜爵安邑侯，加安遠將軍。出為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假河南公。太和十五年，為光祿大夫。卒。

子巒，襲爵，降為平溫子。尚書郎、秦州刺史、鎮遠將軍、隴西鎮將，帶隴西太守。後為滎陽太守，遷平北將軍、肆州刺史。所在貪穢，在州彌甚。納賄於司空劉騰，以求美官，未得而騰死。正光五年，莫折念生反於秦州，遣其別帥卜胡、王慶雲等衆寇涇州。肅宗以巒為持節、光祿大夫、假安南將軍、西道別將，與伊瓮生等討之。進及平涼郡東，與賊交戰不利，巒等退還。後為撫軍將軍、幷城大都督、鎮北龍。孝昌二年春，卒於軍。贈征西大將軍、雍州刺史，子如故。

安都兄子碩明，隨安都入國，賜爵蒲坂侯，清河太守、太中大夫。

安都從祖弟真度，初與安都南奔。及安都為徐州，真度為長史，頗有勇幹，為其爪牙。從安都來降，為上客。太和初，賜爵河北侯，加安遠將軍，為鎮遠將軍、平州刺史，假陽平公。後降侯為伯，除冠軍將軍。隨駕南討，假平南將軍。久之，除護南蠻校尉、平南將軍、荊州刺史。蕭賾雍州刺史曹虎之詐降也，詔真度督四將出襄陽，無功而還。後征赭陽，為房伯玉所敗。有司奏免官爵，高祖詔曰：「真度之罪，誠如所奏。但頃與安都送款彭方，開闢徐宋，外捍沈攸、道成之師，內寧邊境烏合之衆，淮海來服，功頗在茲。言念厥績，每用嘉美。赭陽百敗，何足計也。宜異羣將，更申後效。可還其元勳之爵，復除荊州刺史，自餘徽號削奪，進足彰忠，退可明失。」尋除假節、假冠軍將軍、東荊州刺史。初遷洛後，真度每獻計於高祖，勸先取樊鄧，後攻南陽，故為高祖所賞，賜帛一百疋。又加持節，正號冠軍，改封臨晉縣開國公，食邑三百戶。詔曰：「獻忠盡心，人臣令節；標善賞功，有國徽範。故一言可以興邦，片辭可以喪國，得無遠錄前謀，以褒厥善。真度爰自還京，每在戎役，沔北之討，恆所與聞，知無不言，頗見採納。及六師南邁，朕欲趣據新野，羣情皆

異真度揚與朕同撫豐軍旅寔有勳績可增邑二百戶轉征虜將軍豫州刺史景明初豫州大饑真度表曰去歲不收饑饉十五今又災雪三尺民人萎餒無以濟之臣輒日別出州倉米五十斛爲粥救其甚者詔曰真度所表甚有憂濟百姓之意宜在拯卹陳郡儲粟雖復不多亦可分贍尚書量賑以聞及裴叔業以壽春內附詔真度率衆赴之尋遷華州刺史將軍如故未幾轉荊州刺史仍本將軍入爲大司農卿正始初除平南將軍揚州刺史又以年老聽子懷吉以本官隨行蕭衍豫州刺史王超宗率衆圍逼小峴真度遣兼統軍李叔仁等率步騎擊之超宗逆來拒戰叔仁擊破之俘斬三千還朝除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又改封數西縣永平中卒年七十四賻帛四百疋朝服一襲贈左光祿大夫常侍如故謚曰莊有子十二人

嫡子懷徹襲封自太常丞稍遷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又除左將軍太中大夫卒於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初真度有女妓數十人每集賓客輒命奏之絲竹歌舞不輟於前盡聲色之適庶長子懷吉居喪過周以父妓十餘人并樂器獻之世宗納焉

懷吉好勇有膂力雖不善書學亦解達世事自奉朝請歷直後寢領太官令正始初爲驃騎將軍後欲守恆農郡蕭衍遣衆入寇徐兗安東邢巒討之詔懷吉以本任爲巒軍司永平初分梁州晉壽爲益州除征虜將軍益州刺史以元愉未平中山王英爲征東將軍討之詔懷吉爲英軍司未發而愉平蕭衍遣將寇陷郢州之三關詔英南討懷吉仍爲軍司以義陽危急令懷吉馳驛先赴時豫州城民白早生殺刺史以懸瓠入蕭衍衍將齊苟仁率衆守城於是自懸瓠以南至於安陸惟義陽一城而已懷吉與郢州刺史婁悅督厲將士且守且戰卒全義陽與英討復三關諸戍後鎮東將軍盧昶救朐山與賊相持詔懷吉爲昶軍司及昶敗懷吉得不坐延昌中以本將軍除梁州刺史南秦氐反攻逼武興懷吉遣長史崔纂司馬韋瑯別駕苑琬擊平之進號右將軍正光初除後將軍汾州刺史四年卒贈平北將軍并州刺史懷吉本不屬清節及爲汾州偏有聚納之響自以支庶餌誘勝已共爲婚姻多攜親戚恣令同行兼爲之彌縫恣其取受而將勞賓客曲盡物情送去迎來不避寒熱性少言每有接對但嘿然而退既指授先期人馬之數左右密已記錄俄而酒饌相尋芻粟繼至逮于將別贈以錢縑下及廝傭咸過本望其延納貴賤若此

懷吉弟懷直京兆內史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

懷直弟懷朴恆農太守襄陵男

懷朴弟懷景征南將軍河東太守安定男卒贈持節都督北徐兗東徐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徐州刺史

懷景弟懷儁撫軍將軍光祿大夫汾陰男出爲征南將軍益州刺史天平初代還至梁州與刺史元羅俱爲蕭衍將蘭欽所擒送江南衍見懷儁謂之曰卿父先爲魏荊州我于時猶在襄陽且州壤連接極相知練卿今至此當能住乎若欲還者亦以禮相遣顧謂左右曰此家在北富貴極不可言懷儁便乞歸衍聽還國興和中卒子湛儒襲武定中司空水曹參軍齊受禪爵例降真度諸子既多其母非一同產相朋因有憎愛興和中遂致訴列云以毒藥相害顯在公府發揚疵釁時人恥焉

畢衆敬小名捺東平須昌人少好弓馬射獵交結輕果常於疆境盜掠爲業劉駿爲徐兗刺史辟爲部從事駿既竊號歷其泰山太守冗從僕射及劉彧殺子業而自立遣衆敬出詣兗州募人到彭城刺史薛安都召與密謀云晉安有上流之名且孝武第三子當共卿爲計西從乃矯彧命以衆敬行兗州事衆敬從之時兗州刺史殷孝祖留其妻子率文武二千人赴彧使司馬劉文石守城衆敬率衆取瑕丘殺文石安都與孝祖先不相協命衆敬誅孝祖諸子衆敬不得已遂殺之州內悉附唯東平太守申纂據無鹽城不與之同及彧平子勛授纂兗州刺史會安都引國授軍經其城下纂閉門城守深恨衆敬會有人發衆敬父墓遂令其母骸首散落衆敬發哀行服拷掠近墓細民死者十餘人又疑纂所爲弟衆愛爲安都長史亦遣人密至齊陰掘纂父墓以相報答及安都以城入國衆敬不同其謀子元賓以母并百口悉在彭城恐交致禍日夜啼泣遣請衆敬衆敬猶未從之衆敬先已遣表謝彧彧授衆敬兗州刺史而以元賓有他

彝猶不捨之。衆敬拔刀斫柱曰：「皓首之年，唯有此子，今不原貸，何用獨全！」及尉元至，遂以城降。元遣將入城，事定，衆敬悔恚，數日不食。皇興初，就拜散騎常侍、寧南將軍、兗州刺史，賜爵東平公，與中書侍郎李璨對爲刺史。慕容白曜攻剋無鹽，申纂爲亂兵所傷，走出，被擒，送於白曜。白曜無殺纂之意，而城中火起，纂創重不能避，爲火所燒死。衆敬聞剋無鹽，慍不殺纂，乃與白曜書，并表朝廷云：家之禍酷，皆由於纂。聞纂死，乃悅。二年，與薛安都朝于京師，因留之。賜甲第一區。後復爲兗州刺史，將軍如故。徵還京師。衆敬善自奉養，食膳豐華，必致他方遠味。年已七十，鬢髮皓白，而氣力未衰，跨鞍馳騁，有若少壯。篤於姻類，深有國士之風。張讜之亡，躬往營視，有若至親。太和中，高祖賓禮舊老，衆敬與咸陽公高允引至方山，雖文武奢儉，好尚不同，然亦與允甚相愛敬，接膝談款，有若平生。後以篤老乞還桑梓，朝廷許之。衆敬臨還，獻真珠璫四具、銀裝劍一口、刺虎矛一枚、仙人文綾一百疋。文明太后、高祖引見於皇信堂，賜以酒饌，車一乘、馬三匹、絹三百匹，勞遣之。十五年十月卒。詔於兗州賜絹一千匹，以供葬事。

子元賓，少而豪俠，有武幹，涉獵書史。爲劉駿正員將軍，與父同建勳誠。及至京師，俱爲上客，賜爵須昌侯，加平遠將軍。後以元賓勳重，拜使持節、平南將軍、兗州刺史，假彭城公。父子相代爲本州，當世榮之。時衆敬以老還鄉，常呼元賓爲使君。每於元賓聽政之時，乘輿出至元賓所，先遣左右敕不聽起，觀其斷決，忻忻然喜見顏色。衆敬善持家業，尤能督課田產，大致儲積。元賓爲政清平，善撫民物，百姓愛樂之。以父憂解任，喪中遇授長兼殿中尚書。其年冬末卒，贈撫軍將軍、衛尉卿，謚曰平，賜帛八百匹。元賓入國，初娶東平劉氏，有四子，祖朽、祖髦、祖歸、祖旋。賜妻元氏，生二子，祖榮、祖暉。祖朽最長，祖暉次祖髦，故事前妻雖先有子，後賜之妻子皆承嫡，所以劉氏先亡，祖暉不服重。元氏後卒，祖朽等三年終禮。祖榮早卒。

子義允，襲祖爵東平公，例降爲侯。陵江將軍、給事中，卒。

子僧安，襲。

祖朽，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歷涉經史，好爲文詠，性寬厚，善與人交，襲父爵須昌侯，例降爲伯。起家員外郎、尚書郎、治書侍御史，加寧遠將軍、本州中正。正始三年，蕭衍將蕭及先率步騎二萬人寇兗州，及先令別帥角念屯于蒙山，以祖朽爲統軍，假寧朔將軍，隸邢巒討之。祖朽開誘有方，降者相繼，賊比逆戰，祖朽大破之，賊走還栅。祖朽夜又焚擊，賊徒潰散，追討百餘里，斬獲及赴沂水死者四千餘人。斬龍驤將軍犢道儀、寧朔將軍王季秀，以功封南城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歷散騎侍郎、中書侍郎，加龍驤將軍。延昌末，安南王志出討荊沔，以祖朽爲志軍司，兼給事黃門侍郎，尋遷司空長史。神龜末，除持節、東豫州刺史，將軍如故。祖朽善撫邊人，清平有信，務在安靜，百姓稱之。還除前將軍、太尉長史，兼尚書北道行臺。孝昌初，除持節、本將軍、南兗州刺史。尋授度支尚書，行定州，未之職，改授安東將軍、瀛州刺史。爲賊帥鮮于脩禮攻圍積旬，拒守自固，病卒於州。贈衛將軍、吏部尚書、兗州刺史。祖朽無子，以弟祖歸子義暢爲後，襲爵。

義暢傾巧無士業，善通時要。歷尚書郎中、侍郎、兗州刺史、大中正、中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太昌初，車騎將軍，尋除散騎常侍。天平中，坐與北豫州山賊張儉通，伏法。

祖髦，起家奉朝請，兄祖朽別封南城，以須昌侯回授之。神龜初，累遷揚烈將軍、東平太守，後爲本州別駕，卒於官。

子義和，襲。卒於右將軍、太中大夫，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兗州刺史。

子仁超。

義和第六弟義亮，性豪疎，歷尚書郎、中書舍人。太平中，與舍人韋鴻坐泄密，賜盡於宅。

祖暉，早有器幹，自奉朝請，稍遷鎮遠將軍、前軍將軍、直後。正始中，除龍驤將軍、東郡太守，入爲驍騎將軍，加征虜將軍。後試守渤海郡。熙平中，拜穎川太守。神龜初，除右將軍、幽州刺史，入爲平東將軍、光祿大夫。正光五年，幽州民反，招引蠕賊，攻逼州城。以祖暉前在州日得民情和，復授平西將軍、幽州刺史，假安西將軍，爲別將以討之。祖暉且戰且前，突圍入治。孝昌初，北海王顥救至，城圍始解，以全城之勳，封新昌縣開國子，食邑四百戶。後值蕭寶夤退敗，祖暉乃拔城

東趣華州坐免官爵尋假征虜將軍行豳州事建義中詔復州爵加撫軍將軍
永安中祖暉從大樹柵規入州城于時賊帥叱干麒麟保太子壁祖暉擊破之
而賊宿勤明達復攻祖暉祖暉兵少糧竭軍援不至爲賊所乘遂歿時年五十
長子義纓襲爵武定中開府中郞齊受禪爵例降
義纓弟義雲尚書騎兵郞中
祖歸官至建寧太守
子義遠武定中平原太守
義遠弟義顯義儁性並豪率天平已後蕭衍使人還往經歷兗城前後州將以
義儁兄弟善營饌膳器物鮮華常兼長史接宴賓客義顯左將軍太中大夫義
儁歷司空主簿兗州別駕而卒
祖旋太尉行參軍鎮遠將軍卒贈都官尚書齊兗二州刺史子義眞太尉行參
軍
衆敬弟衆愛隨兄歸國以勳爲第一客賜爵鉅平侯卒贈冠軍將軍徐州刺史
諡曰康
子聞慰字子安有器幹襲爵例降爲伯拜泰山太守入爲尚書郞本州中正加
威遠將軍出爲徐州平東府長史帶彭城內史永平中遷中散大夫加龍驤將
軍延昌初除淸河內史因以疾辭復爲龍驤中散又試守廣平內史正光初相
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誅元乂聞慰斬其使發兵拒之在任寬謹百姓愛附
後乂以聞慰忠於己遷持節平東將軍滄州刺史甚有政績後以本軍除散騎
常侍東道行臺尋爲都督安樂王鑒軍司孝昌元年春徐州刺史元法僧反聞
慰與鑒攻之爲法僧所敗奔還京師被劾遇赦免其年卒年五十七贈散騎常
侍安東將軍兗州刺史伯如故諡曰恭
子祖彥字脩賢涉獵書傳風度閑雅爲時所知以侍御史爲元法僧監軍法僧
反逼祖彥南入永安中得還歷中書侍郞襲爵鉅平伯中軍將軍光祿大夫天
平四年卒年五十贈都督兗濟二州諸軍事征東將軍尚書左僕射兗州刺史
祖彥弟晳永安末祕書郞諸畢當朝不乏榮貴但帷薄不修爲時所鄙

申纂者本魏郡人申鍾曾孫也皇始初太祖平中山纂宗室南奔家于濟陰及
在無鹽劉彧用爲兗州刺史顯祖曰申纂旣不識機又不量力進不能歸正朔
退不能還江南守孤城於危亡之地欲建功立節豈可得乎纂旣敗子景義入
國太和中爲散員士宋王劉昶國侍郞景明初試守濟陰郡揚州車騎府錄事
參軍右司馬
常珍奇者汝南人也爲劉駿司州刺史亦與薛安都等推立劉子勛子勛敗遣
使馳告長社鎭請降顯祖遣殿中尚書元石爲都將率衆赴之中書博士鄭羲
參右軍事進至上蔡珍奇率文武來迎羲說石令徑入城語在羲傳事定以珍
奇爲持節平南將軍豫州刺史河內公珍奇表曰臣昔蒙劉氏生成之恩感義
亡身志陳報答遂與雍州刺史袁顗豫州刺史殷琰等共唱大義奉戴子勛纂
承彼曆大運未集遂至分崩而劉彧滔天殺主纂立蒼生殄悴危於綴旒伏惟
陛下龍姿鳳儀光格四表凡在黔黎延屬象魏所願天地垂仁亟圖南服宜遣
文檄喩以吉凶使江東之地離心草靡荊雍九州北面請吏乞高臣官名更遣
雄將秣馬五千助臣經討幷賜威儀震動江外長江已北必可定矣臣雖不武
乞備前驅進據之宜更在處分敢冒愚款推誠上聞機運可乘實在茲日珍奇
雖有虛表而誠款未純歲餘徵其子超超母胡氏不欲超赴京師密懷南叛時
汝徐未平元石自出攻之珍奇乘虛於懸瓠反叛燒城東門斬三百餘人虜掠
上蔡安城平輿三縣居民屯于灌水石馳往討擊大破之會日闇放火燒其營
珍奇乃匹馬逃免其子超走到苦城爲人所殺小子沙彌囚送京師刑爲閹人
沈文秀字仲遠吳興武康人伯父慶之劉駿司空公文秀初爲郡主簿稍遷建
威將軍青州刺史和平六年劉子業爲其叔彧所殺文秀遂與諸州推立劉子
勛及子勛敗皇興初文秀與崔道固俱以州降請師應接顯祖遣平東將軍長
孫陵等率騎赴之會劉彧遣文秀弟文炳來喩之文秀復歸於彧彧以文秀爲
輔國將軍刺史如故後慕容白曜旣剋升城引軍向歷下白曜復遣陵等率萬
餘人長驅至東陽文秀始欲降以軍人虜掠遂有悔心乃嬰城固守陵乃引師
軍於淸西白曜旣下歷城乃率大衆幷力攻討長圍數匝自夏至春始剋文秀

取所持節衣冠儼然坐於齋內亂兵入曰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執而縛送子白曜左右令拜文秀曰各二國大臣無相拜之禮白曜忿之乃至撾撻後還其衣爲之設饌遂與長史房天樂司馬沈嵩等鎖送京師面縛數罪宥死待爲下客給以麤衣蔬食顯祖重其節義稍亦加禮之拜爲外都下大夫太和三年遷外都大官高祖嘉文秀忠於其國賜絹綵二百匹後爲南征都將臨發賜以戎服尋除持節平南將軍懷州刺史假吳郡公是時河南富饒人好奉遺文秀一無所納卒守清貧然爲政寬緩不能禁止盜賊而大興水田於公私頗有利益在州數年年六十一卒

子保沖太和中奉朝請大將軍宋王外兵參軍後爲南徐州冠軍長史二十一年坐援渦口退敗有司處之死刑高祖詔曰保沖文秀之子可特原命配洛陽作部終身既而獲免世宗時卒於下邳太守

房天樂者清河人清稽多智先爲青州別駕文秀拔爲長史督齊郡州府之事一以委之卒于京師

弟子嘉慶漁陽太守

嘉慶從弟翙建長廣太守

文秀族子崇聰敏有筆札文秀以爲司馬甚器任之隨文秀至懷州文秀卒後依宋王劉昶昶遇之無禮憂愧飢寒未幾而卒

文秀族子陵字道通太和十八年高祖南伐陵攜族孫智度歸降引見於行宮陵姿質妍偉辭氣辯暢高祖奇之禮遇亞於王肅授前軍將軍後監南徐州諸軍事中壘將軍南徐州刺史尋假節龍驤將軍二十二年秋進持節冠軍將軍及高祖崩陵陰有叛心長史趙儼密言于朝廷尚書令王肅深保明之切責儼既而果叛殺數十人驅掠城中男女百餘口夜走南入智度於彭城知之從清中單舸奔陵爲下邳戍人所射殺

張讜字處言清河東武城人也六世祖名犯顯祖諱晉長秋卿父華爲慕容超左僕射讜仕劉駿歷給事中泰山太守青冀二州輔國府長史帶魏郡太守劉彧之立遙授冠軍將軍東徐州刺史及革徐兗讜乃歸順於尉元元亦表授冠軍東徐州刺史遣中書侍郎高閭與讜對爲刺史後至京師禮遇亞於薛畢以勳賜爵平陸侯加平遠將軍讜性開通篤於撫恤青齊之士雖疏族末姻咸相敬視李敷李訢等寵要勢家亦推懷陳款無所顧避畢衆敬等皆敬重之高允之徒亦相器待延興四年卒贈平南將軍青州刺史諡康侯子敬伯求致父喪出葬冀州清河舊墓久不被許停柩在家積五六年第四子敬叔先在徐州初聞父喪不欲奔赴而規南叛爲徐州所勒送至乃自理後得襲父爵

敬伯自以隨父歸國之功賜爵昌安侯出爲樂陵太守

敬叔武邑太守父喪得葬舊墓還屬清河初讜兄弟十人

兄忠字處順在南爲合鄉令世祖南征忠歸降賜爵新昌男拜新興太守卒官贈冀州刺史初讜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官爲婢皇甫遂乃詐癡不能梳沐後讜爲劉駿冀州長史因貨千餘匹購求皇甫高宗怪其納財之多也引見之時皇甫年垂六十矣高宗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義此老母復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費也皇甫氏歸讜令諸妾境上奉迎數年卒卒後十年而讜入國

讜兄子安世正始中自梁漢同夏侯道遷歸款爲客積年出爲東河間太守卒官

元茂爲信都令遷冀州治中

元茂弟子讓洛州安西府長史都水使者

田益宗光城蠻也身長八尺雄果有將略貌狀舉止有異常蠻世爲四山蠻帥受制於蕭賾太和十七年遣使張超奉表歸款十九年拜員外散騎常侍都督光城弋陽汝南新蔡宋安五郡諸軍事冠軍將軍南司州刺史光城縣開國伯食蠻邑一千戶所統守宰任其銓置後以益宗既渡淮北不可仍爲司州乃於新蔡立東豫州以益宗爲刺史尋改封安昌縣伯食實邑五百戶二十二年進號征虜將軍景明初蕭衍遣軍主吳子陽率衆寇三關益宗遣光城太守梅興之步騎四千進至陰山關南八十餘里據長風城逆擊子陽大破之斬獲千餘級蕭衍建寧太守黃天賜築城赤亭復遣其將黃公賞屯於漴城與長風相持益宗命安蠻太守梅景秀爲之掎角擊討破天賜等斬首數百獲其二城上表

曰臣聞機之所在聖賢弗之疑兼弱攻昧前王莫之捨皆拯羣生於湯炭盛武功於方來然霜葉將淪非勁飈無以速其籜天之所棄非假手無以殲其人竊惟蕭衍闕常君臣交爭江外州鎮中分爲兩東西抗峙已淹歲時民庶窮於轉輸甲兵疲於戰鬪事救於目前力盡於麾下闕無外維州鎮綱紀庶方藩城棊立孤存而已不乘機電掃廓彼蠻疆恐後之經略未易於此且壽春雖平三面仍梗鎮守之宜寔須豫設義陽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師必由此道若江南一平有事淮外須乘夏水汎長列舟長淮師赴壽春須從義陽之北便是居我喉要在慮彌深義陽之滅今實時矣度彼衆不過須精卒一萬二千然行師之法貴張形勢請使兩荊之衆西擬隨雍揚州之卒頓于建安得捍三關之援然後二豫之軍直據南關對抗延頭遣一都督總諸軍節度季冬進師迄于春末弗過十旬剋之必矣世宗納之遣鎮南元英攻義陽益宗遣其息魯生領步騎八千斷賊糧運并焚其鈞城積聚衍戍主趙文舉率衆拒戰魯生破之獲文舉及小將胡建興古皓莊元仲等斬五千餘級溺死千五百人倉米運舟焚燒蕩盡後賊寧朔將軍楊僧遠率衆二千寇逼蒙籠益宗命魯生與戍主奇道顯逆擊破之追奔十里俘斬千餘進號平南將軍又詔益宗率其部曲并州鎮文武與假節征虜將軍太僕少卿宇文福綏防蠻楚加安南將軍增封一百戶賜帛二千匹白早生反於豫州詔益宗曰懸瓠要藩密邇崧潁南疆之重所寄不輕而羣小猖狂忽構釁逆殺害鎮主規成反叛此而可忍孰不可容卽遣尚書邢巒總精騎五萬星馳電驅征南將軍中山王英統馬步七萬絡繹繼發量此蟻寇唯當逃奔知將軍志翦豺狼以清邊境節義慷慨更在可嘉非蹇蹇之至何以能爾深戢誠款方相委託故遣中書舍人趙文相具宣朕懷往還之規口別指授便可善盡算略隨宜追掩勿令此豎得有竄逸遲近清蕩更有別旨時自樂口已南郢豫二州諸城皆沒於賊唯有義陽而已蕭衍招益宗以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五千戶郡公當時安危在益宗去就而益宗守節不移郢豫剋平益宗之力也益宗年稍衰老聚斂無厭兵民患其侵擾諸子及孫競規賄貨部內苦之咸言欲叛世宗深亦慮焉乃遣中書舍人劉桃符宣旨慰喩庶

以安之桃符還啓益宗侵掠之狀世宗詔之曰風聞卿息魯生淮南貪暴擾亂細民又橫殺梅伏生爲爾不已損卿誠效可令魯生與使赴闕當加任使如欲外祿便授中畿一郡魯生久未至延昌中詔曰益宗先朝耆艾服勤邊境不可以地須其人遂令久屈可使持節鎮東將軍濟州刺史常侍如故世宗慮其不受代遣後將軍李世哲與桃符率衆襲之出其不意奄入廣陵益宗子魯生魯賢等奔於關南招引賊兵襲逐諸戍光城已南皆爲賊所保世哲討擊破之復置郡戍而以益宗還授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改封曲陽縣開國伯益宗生長邊地不願內榮雖位秩崇重猶以爲恨上表曰臣昔在南仰餐皇化擁率部曲三千餘家棄彼邊榮歸投樂土兄弟荼炭釁結賊朝高祖孝文皇帝錄臣乃誠授以藩任方欲仰憑國威冀雪冤恥豈容背寵向讎就險危命昔郢豫紛擾臣躬率義兵擁絕賊路竊謂誠心仰聞朝野但任重據邊易招塵謗致使桃符橫加讒毀說臣恆欲投南暴亂非一乞檢事原以何爲驗復云虐害番兵殺實過半如其所言未審死失之家所訟有幾又云耗官累帛倉庫傾盡御史覆檢曾無損折初代之日二子魯生魯賢從子超秀等並在城中安然無二而桃符密遣積射將軍鹿永固私將甲士打息魯生僅得存命唱云我被面勑若能得魯生魯賢首者各賞本郡士馬圍遶騰城唱殺二息戰怖塞由於此殘敗居業爲生蕩然乃復毀發墳墓露泄枯骸存者罹生離之苦亡魂遭粉骨之痛昔歲朝廷頻遣桃符敷加慰勞而桃符凶姦擅生禍福云唯我相申致降恩旨及返京師復欺朝廷說臣父子全無忠誠誣陷貞良惑亂朝聽乞攝桃符與臣並對若臣罪有狀分從憲網如桃符是謬坐宜有歸詔曰經既大宥不容方更爲獄熙平初益宗又表乞東豫以招二子靈太后令曰卿誠著二朝勳光南服作藩萬里列土承家前朝往恩酬敘不淺兼子弟荷榮中表被澤相闕輕重卿所知悉先帝以卿勞舊州小祿薄故遷牧華壤爰登顯級于時番兵交換不生猜疑而卿息魯賢等無事外叛忠孝俱乖親爲戎首以卿誠重不復相討今卧護征南榮以金紫朝廷處遇又甚於先且卿年老方就閑養焉得以本州爲念魯賢來否豈待自往也但遣慰納足相昭亮若審遣信當更啓聞別勑

東豫雖鄉情曉會實二年卒年七十三贈征東大將軍郢州刺史謚曰莊

少子纂襲封位至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卒贈左將軍東豫州刺史

益宗長子隨與冠軍將軍平原太守隨與情貪過官不願內地改授弋陽汝南二郡太守

益宗兄興祖太和末亦來歸附景明中假郢州刺史及義陽置郢州改授征虜將軍江州刺史詔賜朝服劍舄一具治麻城興祖卒益宗請隨與代之世宗不許罷并東豫初益州內附之後蕭衍遣寧州刺史董巒追討之官軍進擊執巒并其子景曜送於行宮

巒字仲舒晉陽人真君末隨父南叛雖長自江外言語風氣猶同華夏性疎武不多識文字高祖引巒於庭問其南事巒怖不能對數顧景曜景曜進代父答申敘蕭鸞纂襲始終辭理橫出言非而辯高祖異焉以巒為越騎校尉景曜為員外郎謀欲南叛坐徙朔州及車駕南討漢陽召巒從軍景曜至洛陽密啓其父必當奔叛軍次魯陽巒單騎南走遇南陽新野歷告二城以魏軍當至戒之備防房伯玉劉忌並云無足可慮巒曰不然軍勢甚盛至境首北向哭呼景曜云吾百口在彼事理須還不得顧汝一子也景曜鎖詣行在所數而斬之又有陳伯之者下邳人也以勇力自効仕於江南為鎮南大將軍江州刺史豐城縣開國公景明三年伯之遣使密表請降并遣其子冠軍將軍徐州刺史永昌縣開國侯虎牙為質四年以伯之為持節都督江郢二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曲江縣開國公邑一千戶虎牙為冠軍將軍員外散騎常侍豫寧縣開國伯邑五百戶正始初蕭衍征虜將軍趙祖悅築城於水東與潁川接對置兵數千欲為攻討之本伯之進軍討祖悅大破之乘勝長驅入城刺祖悅三創賊衆大敗進討南城破賊諸部斬獲數千二年夏除伯之光祿大夫虎牙遷前軍將軍

孟表字武達濟北蛇丘人也自云本屬北地號索里諸孟青徐內屬後表因事南渡仕蕭鸞為馬頭太守太和十八年表據郡歸誠除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領馬頭太守賜爵譙縣侯鎮渦陽後蕭鸞遣其豫州刺史裴叔業攻圍六十餘日城中食盡唯以朽革及草木皮葉為糧表撫循將士戮力固守會鎮南將軍王肅解義陽之圍還以救之叔業乃退初有一南人自云姓邊字叔珍攜妻息從壽春投表云慕化歸國未及送闕便值叔業圍城表後察叔珍言色頗疑有異即加推覈乃云是叔業姑兒為叔業所遣規為內應所攜妻子並亦假妾表出叔珍於北門外斬之於是人情乃安高祖嘉其誠績封汶陽縣開國伯邑五百戶還征虜將軍濟州刺史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進號平西將軍世宗末除平東將軍齊州刺史延昌四年卒年八十一贈安東將軍兗州刺史謚曰恭

子崇襲官至昌黎濟北二郡太守

史臣曰薛安都一武夫耳雖輕於去就實啓東南事窘圖變而竟保寵秩優矣真度一謀見實明主衆敬舉地納誠榮曜朝國人位並列無乏於時文秀不回有死節之氣非但身蒙嘉禮乃至子免刑戮在我欲其為人忠義可不勉也張讜觀機委質篤愉流離亦仁智矣田益宗蠻夷荒帥翻然效款終懷金曳紫不其美歟孟表之致名位非徒然也

魏書卷六十一

魏書卷六十一考證

畢衆敬傳安都引國授軍壓其城下○臣人龍按本卷安都傳安都遣使來降請兵救援顯祖召羣臣議而納之今云引國授軍語意不明殆授字譌爲授字也

魏書卷六十一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五十

李彪　高道悅

李彪字道固頓丘衞國人高祖賜名焉家世寒微少孤貧有大志篤學不倦初
受業於長樂監伯陽伯陽稱美之晚與漁陽高悅北平陽尼等將隱於名山不
果而罷悅兄閭博學高才家富典籍彪遂於悅家手抄口誦不暇寢食既而還
鄉里平原王叡年將弱冠雅有志業娶東徐州刺史博陵崔鑒女路由冀相聞
彪名而詣之修師友之禮稱之於郡遂舉孝廉至京師館而受業焉高閭稱之
于朝貴李沖禮之甚厚彪深宗附高祖初爲中書教學博士後假員外散騎常
侍建威將軍衞國子使於蕭賾還祕書丞參著作事自成帝以來至于太和崔
浩高允著述國書編年序錄爲春秋之體遺落時事三無一存彪與祕書令高
祐始奏從遷固之體創爲紀傳表志之目焉彪又表曰臣聞昔之哲王莫不亹
亹孜孜思納讜言以康黎庶是以訪童閭師不避淵深詢謀諮善不棄芻蕘用
能光茂實於竹素播徽聲於金石臣屬生有道遇無諱之朝敢修往式竊撰時
宜謹冒死上封事七條狂瞽之言伏待刑戮其一曰自太和建號踰于一紀典
刑德政可得而言也立圜丘以昭孝則百神不乏饗矣舉賢才以酬諮則多士
盈朝矣開至誠以軌物則朝無佞人矣敎六順以教人則四門無凶人矣制冠
服以明秩則典式復彰矣作雅樂以協人倫則人神交慶矣深慎罰以明刑則
庶獄得衷矣薄服味以示約則儉德光昭矣舉宮女以配鰥則人無怨曠矣傾
府藏以賑錫則大賚周渥矣省賦役以育人則編戶巷歌矣宣德澤以懷遠遐
則華荒抃舞矣垂至德以暢幽顯則禎瑞效質矣生生得所事事惟新巍巍乎
猶造物之曲成也然臣愚以爲行儉之道猶自闕　何者今四人豪富之家奢華
既深毁樸情淺夫識儉素之易長而行奢靡之難久壯制第宅美飾車馬僕妾
衣綾綺土木被文繡僭度違衷者衆矣古先哲王之爲制也自天子以至公卿
下及抱關擊柝其宮室車服各有差品小不得踰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

序而人志定今時浮華相競情無常守大爲消功之物巨制費力之事豈不謬
哉消功者錦繡彫文是也費力者廣宅高宇壯制麗飾是也其妨男業害女工
者焉可勝言哉漢文時賈誼上疏云今之王政可爲嘗太息者六此即是其一
也夫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故越王好勇而士多輕死楚靈好瘠而國有飢人今
二聖躬行儉素詔令殷勤而百姓之奢猶未革者豈楚越之人易變如彼大魏
之士難化如此蓋朝制弗宣人未見德使之然耳臣愚以爲第宅車服自百官
以至于庶人宜爲其等制使貴不逼賤卑不僭高不可以稱其侈意用違經典
今或者以爲習俗日久不可卒革臣謹言古人革之之漸昔子產爲政一年百
姓歌之曰我有田疇子產伍之我有衣冠子產貯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
年乃改歌曰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我有子弟子產誨之子產若死其誰嗣之然
則鄭人之智豈前昏而後明哉且從政者須漸受化者難頓故也今若爲制以
差品之始末之情魏士與鄭人同矣既同鄭人是爲卒有善歌豈可憚其初怨
而不爲終善哉夫尚儉者開福之源好奢者起貧之兆然則儉約易以教行華
靡難以財滿是以聖人留意焉賢人希準焉故夏禹卑宮室而惡衣服殷湯寢
茅屋而乘輅輿此示儉於後王後王所宜觀其意而取折衷也孔子爲魯司寇
乘柴車而駕駑馬晏嬰爲齊正卿冠濯冠而衣故裘此示儉於後臣後臣所宜
識其情而消息之也前志云作法於涼其弊猶貪此言雖略有達治道臣之瞽
言儻或可採比及三年可以有成有成則人務本人務本則奢費除奢費除則
穀帛豐穀帛豐則人逸樂人逸樂則皇基固矣其二曰易稱主器者莫若長子
傳曰太子奉冢嫡之粢盛然則祭亡主則宗廟無所饗冢嫡廢則神器無所傳
聖賢知其如此故垂誥以爲長世之法昔姬王得斯道也故恢崇儒術以訓世
嫡世嫡於是乎習成懿德用大協於蒸蒸是以世統生人載祀八百逮嬴氏之
君於秦也殆棄德政坑焚儒典弗以義方教厥冢子於是習成凶德肆虐以臨
黔首是以饗年不永二世而亡亡之與興其道在於師傅師傅之損益可得而
言昔者周公傅成王教以孝仁禮義逐去邪人不使見惡人選天下之端士孝
悌博聞有道術者以爲衞翼衞翼之成王正周道之所以長久也秦者趙高傅

胡亥教以刑戮斬劓及夷人族遂去正人不得見善士詔佞讒賊者爲其左右左右邪胡亥僻秦祚之所以短促也夫皇天輔德者也豈私周而疎秦哉由所行之道殊故禍福之途異耳昔光武議爲太子置傅以問其羣臣羣臣望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新陽侯陰就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即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光武稱善曰置傅以正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爲太子太傅漢明卒爲賢主然則佚之傳漢明非迺生之漸也尚或有稱而況迺生訓之以正道其爲益也固以大矣故禮曰太子生因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于南郊明冢嫡之重見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明孝敬之道也然古之太子自爲赤子而教固以行矣此則遠世之鏡也高祖文成皇帝慨少時師不勤教嘗謂羣臣曰朕始學之日年尚幼沖情未能專既臨萬機不遑溫習今而思之豈唯予咎抑亦師傅之不勤尚書李訢免冠而謝此則近日之可鑒也伏惟太皇太后翼贊高宗訓成顯祖使巍巍之功邈乎前王陛下幼蒙鞠誨聖敬之蹟及儲宮誕育復親撫誥日省月課實勞神慮今誠宜準古立師傅以訓導太子訓導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皇家慶皇家慶則人幸甚矣其三曰臣聞國本黎元人資粒食是以昔之哲王莫不勤勸稼穡盈畜倉廩故堯湯水旱人無菜色者蓋由備之有漸積之有素暨于漢家以人食少乃設常平以給之魏氏以兵糧乏制屯田以供之用能不匱當時軍國取濟又記云國無三年之儲謂國非其國光武以一畝不實罪及牧守聖人之憂世重穀殷勤如彼明君之恤人勸農相切若此頃年山東饑去歲京師儉內外人庶出入就豐既廢營產疲而乃達又於國體實有虛損若先多積穀安而給之豈有驅督老弱餬口千里之外以今況古誠可懼也臣以爲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積於倉時儉則加私之二糶之於人如此民必力田以買官絹又務貯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以爲屯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贓贖雜物餘財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蠲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人足雖災不

爲害臣又聞前代明主皆務懷遠人禮賢引滯故漢高過趙求樂毅之冑晉武廓定旌吳蜀之彥臣謂宜於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門才引令赴闕依中州官比隨能序之一可以廣聖朝均新舊之義二可以懷江漢歸有道之情其四曰昔帝舜命咎繇惟刑之恤周公誥成王勿誤于庶獄斯皆君臣相誡重刑之至也今二聖哀矜罪辜小大二情讞決之日多從降恕時不得已必垂惻隱雖前王之勤聽肆赦亦如斯而已至若行刑犯時愚臣竊所未安漢制舊斷獄報重常盡季冬至孝章時改盡十月以育三微後歲旱論者以十月斷獄陰氣微陽氣泄以故致旱事下公卿尚書陳寵議冬至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射干芸荔之應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蟄蟲皆震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三統之月斷獄流血是不稽天意也月令仲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以起隆怒不可謂寧以行大刑不可謂靜章帝善其言卒以十月斷今京都及四方斷獄報重常竟季冬不推三正以育三微寬宥之情每過於昔遵時之憲猶或闕然豈所謂助陽發生垂奉微之仁也誠宜遠稽周典近採漢制天下斷獄起自初秋盡於孟冬不於三統之春行斬絞之刑如此則道協幽顯仁垂後昆矣其五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之不廉乃曰簠簋不飾此君之所以禮貴臣不明言其過也臣有大譴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室而請死此臣之所以知罪而不敢逃刑也聖朝賓遇大臣禮同古典自太和以降有負罪當陷大辟者多得歸第自盡遣之日深垂隱愍言發懷淚百官莫不見四海莫不聞誠足以感將死之心慰戚屬之情然恩發至衷未著永制此愚臣所以敢陳末見昔漢文時人有告丞相周勃謀反者逮繫長安獄頓辱之與皁隸同賈誼乃上書極陳君臣之義不宜如是夫貴臣者天子爲其改容而體貌之吏人爲其俯伏而敬貴之其有罪過廢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束縛之輸之司寇榜笞之小吏詈罵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及將刑也臣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天子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上不使人抑而刑之也孝文深納其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孝武時稍復入獄夏由孝文行之當時不爲永制故耳伏惟聖德慈惠豈與漢文比隆哉今天下

有道庶人不譏之時臣安可陳瞽言於朝但恐萬世之後繼體之主有若漢武之事焉夫道貴長久所以樹之風聲也法尚不虧所以貽厥孫謀也焉得行恩當時而不著長世之制乎其六曰孝經稱父子之道天性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二經之旨盡明一體而同氣可共而不可離者也及其有罪罪不相及者乃君上之厚恩也至若有懼懼應相連者固自然之恆理也無情之人父兄繫獄子弟無慘惕之容子弟逃刑父兄無愧恧之色宴安榮位遊從自若車馬仍華衣冠猶飾寧是同體共氣分憂均戚之理也昔秦伯以楚人圍江素服而示懼宋仲子以失舉桓譚免冠而謝罪然則子弟之於父兄父兄之於子弟惟其情至豈與結盟相知者同年語其深淺哉二聖清簡風俗孝慈是先臣愚以為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若職任必要不宜許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厲凡薄使人知有所恥矣其七曰禮云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此聖人緣情制禮以終孝子之情者也周季陵夷喪禮稍亡是以要絰即戎素冠作刺逮于虐秦殆皆泯矣漢初軍旅屢興未能遵古至宣帝時民當從軍屯者遭大父母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弗徭役其朝臣喪制未有定聞至後漢元初中大臣有重憂始得去官終服暨魏武孫劉之世日尋干戈前世禮制復廢而不行晉時鴻臚鄭默喪親固請終服武帝感其孝誠遂著令以為常聖魏之初撥亂返正未遑建終喪之制今四方無虞百姓安逸誠是孝慈道洽禮教興行之日也然愚臣所懷竊有未盡伏見朝臣丁父憂者假滿赴職衣錦乘軒從郊廟之祀鳴玉垂緌同節慶之醼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愚謂如有遭大父母父母喪者皆聽終服若無其人有曠庶官者則優旨慰喻起令視事但綜司出納敷奏而已國之吉慶一令無預其軍戎之警墨縗從役雖愆於禮事所宜行也如臣之言少有可採願付有司別為條制高祖覽而善之尋皆施行彪稍見禮遇加中壘將軍及文明太后崩羣臣請高祖公除高祖不許與彪往復語在禮志高祖詔曰歷觀古事求能非一或承藉微蔭著德當時或見拔幽陋流名後葉故毛遂起賤奮抗楚之辯苟有才能何必拘族也彪雖宿非清第本闕華資然識性嚴聰學博墳籍剛辯之才頗堪時用兼憂吏若家載宜朝美若不賞庸敘績將何以勸獎勤能可特遷秘書令以酬厥款以參議律令之勤賜帛五百匹馬一匹牛二頭其年加員外散騎常侍使於蕭賾賾遣其主客郎劉繪接對并設讌樂彪辭樂及坐彪曰齊主既賜讌樂以勞行人向辭樂者卿或未相體自喪禮廢替於茲以久我皇孝性自天追慕罔極故有今者喪除之議去三月晦朝臣始除衰裳猶以素服從事裴謝在此固應具此我今辭樂想卿無怪繪答言辭樂之事向以不異請問魏朝喪禮竟何所依彪曰高宗三年孝文踰月今聖上追鞠育之深恩感慈訓之厚德執於殷漢之間可謂得禮之變繪復問若欲遵古何為不終三年彪曰萬機不可久曠故割至慕俯從羣議服變不異三年而限同一朞可謂亡禮之禮繪言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彪曰聖朝自為曠代之制何關許人繪言百官總己聽於冢宰萬機何慮於曠彪曰我聞載籍五帝之臣臣不若君故君親攬其事三王君臣智等故共理機務五霸臣過於君故事決於下我朝官司皆五帝之臣主上親攬盡遺軌軒唐彪將還賾親謂曰卿前使還日賦阮詩云但願長閑暇後歲復來遊果如今日卿此還也復有來理否彪答曰使臣請重賦阮詩曰宴衍清都中一去永矣哉賾惘然曰清都可爾一去何事觀卿此言似成長闊朕當以殊禮相送賾遂親至琅邪城登山臨水命羣臣賦詩以送別其見重如此彪前後六度銜命南人奇其謇諤後車駕南征假彪冠軍將軍東道副將尋假征虜將軍車駕還京遷御史中尉領著作郎彪既為高祖所寵性又剛直遂多所劾糾遠近畏之豪右屏氣高祖常呼彪為李生於是從容謂羣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汾州胡叛詔彪持節綏慰事寧還京除散騎常侍仍領御史中尉解著作事高祖宴羣臣於流化池謂僕射李沖曰崔光之博李彪之直是我國家得賢之基車駕南伐彪兼度支尚書與僕射李沖任城王澄參理留臺事彪素性剛豪與沖等意議乖異遂形於聲色殊無降下之心自謂身為法官莫能糾劾己者遂多專恣沖積其前後罪過乃於尚書省禁止彪上表曰臣聞範國匡人光化昇治輿服典章理無暫失故晉文功建九合猶見抑於請隧季氏藉政三世尚受譏於璵璠固知名器之重不可以妄假先王既憲章

於古陛下又經綸於今用能車服有敘禮物無墜案臣彪昔於凡品特以才拔等望清華司文東觀綢繆恩眷繩直憲臺左加金璫右珥蟬冕　闕　東省宜感恩厲節忠以報德而竊名忝職身為違傲矜勢高亢公行僭逸坐輿禁省冒取官材輒駕乘黃無所憚懾肆志傲然愚聾視聽此而可忍誰不可懷臣輒集尚書以下令史以上并治書侍御史臣酈道元等於尚書都座以彪所犯罪狀告彪訊其虛實若或不知須訊部下彪答臣言事見在目實如所劾皆彪所知何須復召部下臣今請以見事免彪所居職付廷尉治獄沖又表曰臣與彪相識以來垂二十載彪始南使之時見其色厲辭辯才優學博臣之愚識謂是拔萃之一人及彪位宦升達參與言燕聞彪評章古今商略人物興言於侍筵之次啟論於眾英之中賞忠識正發言懇惻惟直是語辭無隱避雖復諸王之尊近侍之要至有是非多面抗折酷疾矯詐毒憎非違厲色正辭如鷹鸇之逐鳥雀懍懍然實似公清之操臣雖下才輒亦尚其梗概欽其正直微識其褊急之性而不以為瑕及其初登憲臺始居司直首復騶唱之儀肇正直繩之體當時識者僉以為難而彪兼志信行不避豪勢其所彈劾應弦而倒赫赫之威振於下國肅肅之稱著自京師天下改目貪暴斂手臣時見其所行信謂言行相符忠清內發然時有私於臣云其威暴者臣以直繩之官人所忌疾風謗之際易生音謠心不承信往年以河陽事曾與彪在領軍府共太尉司空及領軍諸卿等集閱廷尉所問囚徒時有人訴枉者二公及臣少欲聽採語理未盡彪便振怒東坐攘袂揮赫口稱賊奴叱吒左右高聲大呼云南臺中取我木手去搭奴肋折雖有此言終竟不取即言南臺所問唯恐枉活終無枉死但可依此時諸人以所枉至重有首實者多又心難彪遂各嘿爾因緣此事臣遂心疑有濫審加情察知其威虐猶未體其採訪之由訊檢之狀商略而言酷急小罪肅禁為大會而言之猶謂益多損少故懷疑所疑不以申徹實失為臣知無不聞之義及去年大駕南行以來彪兼尚書日夕共事始乃知其言與行舛是己非人專恣無忌尊身忽物安以身作之過深劾他人己方事人好人佞己聽其言同振古忠恕之賢校其行是天下佞暴之賊臣與任城卑躬曲己若順弟之奉暴兄其所欲者事雖非理無不屈從依事求實悉有成驗如臣列得實宜殛彪於有北以除姦矯之亂政如臣無證宜投臣於四裔以息青蠅之白黑高祖在懸瓠覽表歎愕曰何意留京如此也有司處彪大辟高祖恕之除名而已彪尋歸本鄉高祖自懸瓠北幸鄴彪拜迎於鄴南高祖曰朕之期卿每以貞松為志歲寒為心卿應報國盡身為用而近見彈文殊乖所以卿罹此譴為朕與卿為宰事與卿為卿自取彪對曰臣愆由己至罪自身招實非陛下橫與臣罪又非宰事無辜濫臣臣罪既如此宜伏東皋之下不應遠點屬車之塵但伏承聖躬不豫臣肝膽塗地是以敢至非謝罪而來高祖納宋弁言將復採用會留臺表言彪與御史賈尚往窮庶人恂事理有誣抑奏請收彪彪自言事枉高祖明彪無此遣左右慰勉之聽以牛車散載送之洛陽會赦得免高祖崩世宗踐阼彪自託於王肅又與邢巒詩書往來迭相稱重因論求復舊職修史官之事肅等許為左右彪乃表曰臣聞龍圖出而皇道明龜書見而帝德稱斯實冥中之書契也自瑞官文而卑高陳民師建而殿貴序此乃人間之繩式也是以唐典纂欽明之冊虞書銘睿徽之篇傳著夏氏之箴詩錄商家之頌斯皆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也逮于周姬鑒乎二代文王開之以兩經公旦申之以六聯郁乎其文典章大略也故觀雅頌識文武之丕烈察歌音辨周公之至孝是以季札聽風而知始基聽頌而識盛德至若尼父之別魯籍丘明之辨孔志可謂婉而成章盡而不污者矣自餘乘志之比其亦有趣焉暨史班之錄乃文窮於秦漢事盡於哀平懲勸兩書華實兼載文質彬彬富哉言也令大漢之風美類三代炎　闕　崇道冠來事降及華馬陳干咸有放焉四數贊弗遠不可力致豈虛也哉其餘率見而書覩事而作者多矣尋其本末可往來焉唯我皇魏之奄有中華也歲越百齡年幾十紀太祖以弗違開基武皇以奉時拓業虎嘯城中龍飛宇外小往大來品物咸亨自茲以降世濟其光史官敘錄未充其盛加以東觀中圮冊勳有闕美隨日落善因月稀故諺曰一日不書百事荒蕪至于太和之十一年先帝先后遠惟景業綿綿休烈若不恢史閣錄懼上業茂功始有缺矣於是召名儒之士充麟閣之選于時忘臣眾短采臣片志令臣出納授臣丞職猥屬斯事無所

與讓高祖時詔臣曰平爾雅志正爾筆端書而不法後世何觀臣奉以周旋不敢失墜與著作等鳩集遺文并取前記撰爲國書假有新進時賢制作於此者恐闇門既異出入生疑弦柱既易善者或謬自十五年以來臣使國遷頻有南轅之事故載筆遂寢簡牘弗張其於書功鮮矣不其闕歟伏惟孝文皇帝承天地之寶崇祖宗之業景功未就奄焉崩殞凡百黎萌若無天地賴遇陛下體明叡之真應保合之量恢大明以燭物履靜恭以安邦天清其氣地樂其靜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可謂重明疊聖元首康哉惟先皇之開創造物經綸浩曠加以魏典流製湊續垂篇騁理於有象盡性於眾變可謂日月出矣無幽不燭也記曰善述者欲人繼其行善歌者欲人繼其聲故傳曰文王基之周公成之又曰無周公之才不得行周公之事今之親王可謂當之矣然先皇之茂猷聖達今王之懿美洞鑒準之前代其德靡悔也時哉時哉可不光昭哉合德二儀者先皇之陶鈞也齊明日月者先王之洞照也應周四時者先皇之茂功也合契神鬼者先皇之玄燭也遷都改邑者先皇之達也變是協和者先皇之鑒也思同書軌者先皇之遠也守在四夷者先皇之略也海外有截者先皇之威也禮田岐陽者先皇之義也張樂岱郊者先皇之仁也鑾幸幽漠者先皇之智也燮伐南荊者先皇之禮也升中告成者先皇之肅也親虔宗社者先皇之敬也賚賞無闕者先皇之德也開物成務者先皇之貞也觀乎人文者先皇之蘊也革弊創新者先皇之志也孝慈道洽者先皇之衷也先皇有大功二十加以謙尊而光爲而弗有可謂四三皇而六五帝矣誠宜功書於竹素聲播於金石臣竊謂史官之達者大則與日月齊明小則與四時並茂其大者孔子左丘是也小者史遷班固是也故能聲流於無窮義昭於來裔是以金石可滅而流風不泯者其唯載籍乎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斯不唯其性蓋言習之所得也竊謂天文之官太史之職如有其人宜其世矣故尚書稱羲和世掌天地之官張衡賦曰學乎舊史氏斯蓋世傳之義也若夫良冶之子善知爲裘良弓之子善知爲箕物豈有定習實則知耳所以言及此者史職不修事多淪曠天人之際不可須臾闕載也是以談遷世事而功立彪固世事而名成此乃前鑒之軌轍後鏡之蓍龜也然前代史官之不終業者有之皆陵遲之世不能容善是以平子去史而成賦伯喈違閣而就志近僭晉之世有佐郎王隱爲著作虞預所毀亡官在家晝則樵薪供爨夜則觀文屬綴集成晉書存一代之事司馬紹勅尚書唯給筆札而已國之大籍成於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史官之不遇時也今大魏之史職則身貴祿則親榮優哉游哉式穀爾休矣而典謨弗恢者其有以也而故著作漁陽傅毗北平陽尼河間邢產廣平宋弁昌黎韓顯宗等並以文才見舉注述是同皆登年不永弗終茂績前著作程靈虬同時應舉共掌此務今從他職官非所司唯崔光一人雖不移任然侍官兩兼故載述致闕臣聞載籍之興由於大業雅頌垂薦起於德美雖時有文質史有備略然歷世相仍不改此度也昔史談誡其子遷曰當世有美而不書汝之罪也是以久而見美孔明在蜀不以史官留意是以久而受譏取之深衷史談之志賢亮遠矣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臣雖今非所司然昔忝斯任故不以草茅自疏敢言及於此語曰患爲之者不必知知之者不得爲臣誠不知彊欲爲之耳竊尋先朝賜臣名彪者遠則擬漢史之叔皮近則準晉史之紹統推名求義欲罷不能荷恩佩澤死而後已今求都下乞一靜處綜理國籍以終前志官給事力以充所須雖不能光啓大錄庶不爲飽食終日耳近則期月可就遠則三年有成正本蘊之麟閣副貳藏之名山時司空北海王詳尚書令王肅以其無祿頗相賑餉遂在祕書省同王隱故事白衣修史世宗親政崔光表曰伏見前御史中尉臣李彪夙懷美意創刊魏典臣昔爲彪所致與之同業積年其志力貞彊考述無倦督勸羣寮注綴略舉雖頃來契闊多所廢離近蒙收起還綜厥事老而彌厲史才日新若克復舊職專功不殆必能昭明春秋闡成皇籍既先帝厚委宿歷高班纖負微愆應從滌洗愚謂宜申以常伯正綰著作俾其外役展其內思研積歲月紀冊必就鴻聲巨迹蔚乎有章盛軌懋詠鏘焉無泯矣世宗不許詔彪兼通直散騎常侍行汾州事非彪好也固請不行有司切遣之會遘疾累旬景明二年秋卒於洛陽年五十八始彪爲中尉號爲嚴酷以姦款難得乃爲木手擊其脇腋氣絕而復屬者時有焉又慰喻汾州叛胡得其兇渠皆鞭面殺之及

彪之病也，體上往往癰潰，痛毒備極。詔賜帛一百五十匹，贈鎮遠將軍、汾州刺史，諡曰剛憲。彪在秘書歲餘，史業竟未及就，然區分書體，皆彪之功。述春秋三傳，合成十卷。其所著詩頌賦誄章奏雜筆百餘篇，別有集。彪雖與宋弁結管鮑之交，弁為大中正，與高祖私議，猶以寒地處之，殊不欲微相優假。彪亦知之，不以為恨。及弁卒，彪痛之無已，為之哀誄，備盡辛酸。郭祚為吏部，彪為子志求官，祚仍以舊第處之。彪以位經常伯，又兼尙書，謂祚應以貴遊拔之，深用忿怨，形於言色。時論以此譏祚。祚每曰：爾與義和至交，豈能饒爾，而怨我乎？任城王澄與彪先亦不穆，及為雍州，彪詣澄為志求其府寮，澄釋然為啓，得列曹行參軍。時稱美之。

志字鴻道，博學有才幹，年十餘歲便能屬文，彪甚奇之。謂崔鴻曰：子宜與鴻道為二鴻於洛陽。鴻遂與志交款往來。彪有女，幼而聰令，彪每奇之，教之書學，讀誦經傳。嘗竊謂所親曰：此當興我家，卿曹容得其力。彪亡後，世宗聞其名，召為婕妤，以禮迎引。婕妤在宮，常教帝妹書，誦授經史。志後稍遷符璽郎中、徐州平東府司馬，以軍功累轉後軍將軍、中散大夫、輔國將軍、永寧寺典作副將。始彪奇志及婕妤，特加器愛，公私坐集，必自稱詠，由是為高祖所責。及彪亡後，婕妤果入掖庭，後宮咸師宗之。世宗崩，為比丘尼，通習經義，法座講說，諸僧歎重之。志所在著績。桓叔興外叛，南荊荒毀，領軍元乂舉其才任撫導，權為南荊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建義初，叛入蕭衍。

高道悅，字文欣，遼東新昌人也。曾祖策，馮跋散騎常侍、新昌侯。祖育，馮文通建德令，值世祖東討，率其所部五百餘家歸命軍門，世祖授以建忠將軍、齊郡建德二郡太守，賜爵肥如子。父立，起武邑太守，遂居渤海蓨縣。道悅少為中書學士，侍御主文中散，久之，轉治書侍御史，加諫議大夫。正色當官，不憚彊禦。車駕南征，徵兵秦雍，大期秋季閱集洛陽。道悅以使者治書御史薛聰、侍御主文中散元志等稽違期會，奏舉其罪。又奏兼左僕射、吏部尙書任城王澄，位總朝右，任屬戎機，兵使會否，曾不檢奏；尙書左丞公孫良，職維樞轄，蒙冒莫舉：請以見事免良等所居官。時道悅兄觀為外兵郎中，而澄奏道悅有黨兄之負。高祖詔責，然以事經恩宥，遂寢而不論。詔曰：道悅資性忠篤，稟操貞亮，居法樹平肅之規，處諫著必犯之節，三公憚其風鯁，朕實嘉其一至，謇諤之誠，何愧黯鮑也。其以為主爵下大夫，諫議如故。車駕將幸鄴，又兼御史中尉，留守洛京。時宮極初基，廟庫未構，車駕將水路幸鄴，已詔都水回營構之材，以造舟楫。道悅表諫曰：臣聞博納輿言，君上之崇務；規箴匡正，臣下之誠節。是以置鼓設謗，爰自曩日；虛襟博聽，義屬今辰。臣既疎鄙，濫蒙榮貫，司兼獻納，職當然否，偶遇恩華，願陳聞見。竊以都作營構之材，部別科擬，素有定所，工治已訖，回付都水，用造舟艫，闕永固居宇之功，作暫時游嬉之用，損耗殊倍，終為棄物。且子來之誠，本期營起，今乃修繕舟楫，更為非務，公私回惶，僉深怪愕。又欲御泛龍舟，經由石濟，其沿河挽道，久以荒蕪，舟楫之人，素不便習。若欲委棹正流，深薄之危，古今共慎；若欲挽牽取進，授衣之月，驟形水陸，恐乖視人若子之義。且鄴洛相望，陸路平直，時乘沃若，往來匪難，更乃捨周道之安，卽涉川之殆，此乃愚智等慮，朝野俱惑。進退伏思，不見其可。又從駕羣寮，聽將妻累，舟楫之閒，更無限隔，士女雜亂，內外不分。當今景御休明，惟新式度，裁禮調風，軌物寰宇，竊惟斯舉，或損洪猷，深失溥天順則之望。又氐胡犯順，未恭西道，偏戎旗首，仍襲南寇，對接近畿，鄉民疎戾，每造不軌，闚覦閒隙，或生慮外。愚謂應妙選懿親，撫寧後事，令姦回息覬覦之望，邊寇絕闚壘之心。臣稟性愚直，知而無隱，區區丹志，冒昧以聞。詔曰：省所上事，深具乃心。但卿之立言，半非矣。當須陳非以示謬，稱是以彰得，然後明所以而不用，有由而為之，不爾則未相體耳。回材都水，暫營嬉遊，終為棄物，修繕非務，舟楫無鄣，士女雜亂，此則卿之失辭矣。深薄之危，撫役之重，斯則卿之得言也。於是高祖遂從陸路。轉道悅太子中庶子。正色立朝，儼然難犯，宮官上下，咸畏憚之。太和二十年秋，車駕幸中岳，詔太子恂入居金墉，而恂潛謀還代，忿道悅前後規諫，遂於禁中殺之。高祖甚加悲惜，贈散騎常侍、營州刺史，賜帛五百匹，并遣王人慰其妻子，又詔使者監護喪事，葬于舊塋，諡曰貞侯。世宗又追錄忠概，拜長子顯族給事中。

顯族亦以忠厚見稱，本於右軍將軍。

顥族弟敬猷有風度員外散騎侍郎殿中侍御史進給事中輕車將軍奉車都尉蕭寶夤西征引爲驃騎司馬及寶夤謀逆敬猷與行臺郎中封偉伯等潛圖義舉謀泄見殺贈冠軍將軍滄州刺史聽一子出身

道悅長兄萬字崐崙魏郡太守

子夏寶長水校尉

夏寶弟侯險薄爲劫盜冀郡患之

萬弟雙清河太守濁貨將刑在市遇赦免時北海王詳爲錄尚書雙多納金寶除司空長史未幾遷大尉長史俄出爲征虜將軍涼州刺史專肆貪暴以罪免後貨高肇復起爲幽州刺史又以貪穢被劾罪未判遇赦復任未幾而卒

子景徽幽州司馬

雙弟覲尚書左外兵郎中城陽王鸞司馬西征赭陽先驅而歿贈通直散騎侍郎謚曰閔

史臣曰李彪生自微族才志確然業藝夙成見擢太和之世輶軒驟指聲駭江南秉筆立言足爲良史逮於直繩在手厲氣明目持堅無術末路蹉跎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豈彪之謂也高道悅匡直之風見憚於世醜正貽禍有可悲乎

魏書卷六十二

魏書卷六十二考證

李彪傳談遷世事而功立彪固世事而名成道爭乃前鑒之軌轍後鏡之蓍龜也○道爭二字不可曉疑衍文

魏書卷六十二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五十一

王肅　宋弁

王肅字恭懿琅邪臨沂人司馬衍丞相導之後也父奐蕭賾尚書左僕射肅少而聰辯涉獵經史頗有大志仕蕭賾歷著作郎太子舍人司徒主簿祕書丞肅自謂禮易爲長亦未能通其大義也父奐及兄弟並爲蕭賾所殺肅自建業來奔是歲太和十七年也高祖幸鄴聞肅至虛襟待之引見問故肅辭義敏切辯而有禮高祖甚哀惻之遂語及爲國之道肅陳說治亂音韻雅暢深會帝旨高祖嗟納之促席移景不覺坐之疲淹也因言蕭氏危滅之兆可乘之機勸高祖大舉於是圖南之規轉銳器重禮遇日有加焉親貴舊臣莫能間也或屏左右相對談說至夜分不罷肅亦盡忠輸誠無所隱避自謂君臣之際猶玄德之遇孔明也尋除輔國將軍大將軍長史賜爵開陽伯肅固辭伯爵許之詔肅討蕭鸞義陽聽招募壯勇以爲爪牙其募士有功賞加常募一等其從肅行者六品已下聽先擬用然後表聞若投化之人聽五品已下先即優授於是假肅節行平南將軍肅至義陽頻破賊軍降者萬餘高祖遣散騎侍郎勞之以功進號平南將軍賜駿馬一匹除持節都督豫闕 東郢三州諸軍事本將軍豫州刺史揚州大中正肅善於撫接治有聲稱尋徵肅入朝高祖手詔曰不見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歲我勞如何飾館華林拂席相待卿欲以何日發汝墳也故復此敕又詔曰肅丁荼越世志等伍胥自拔吳州膺求魏縣躬操忘禮之本而同無數之喪誓雪怨恥方展申復竊論再期蔬縕不改誠季世之高風末代之孝節也但聖人制禮必均愚智先王作則理齊盈虛過之者俯而就之不及者企而行之曾參居罰寧其哀終吳員處酷豈闕四載夫三年者天下之達喪古今之所一其雖欲過禮朕得不制之以禮乎有司可依禮諭之爲裁練禫之制二十年七月高祖以久旱不雨輟膳三旦百寮詣闕引在中書省高祖在崇虛樓遣舍人問曰朕知卿等至不獲相見卿何爲而來肅對曰伏承陛下輟膳已經三旦羣臣焦怖不敢自寧臣聞堯水湯旱自然之數須聖人以濟世不由聖以致災是以國儲九年以禦九年之變臣又聞至於八月不雨然後君不舉膳昨四郊之外已蒙滂澍唯京城之內微爲少澤蒸民未闕一餐陛下輟膳三日臣庶惶惶無復情地高祖遣舍人答曰昔堯水湯旱賴聖人以濟民朕雖居羣黎之上道謝前王今日之旱無以救恤應待立秋克躬自咎但此月十日已來炎熱焦酷人物同悴而連雲數日高風蕭條雖不食數朝猶自無感朕誠心未至之所致也肅曰臣聞聖人與凡同者五常異者神明昔姑射之神不食五穀臣常謂矯今見陛下始知其驗且陛下自輟膳以來若天全無應臣亦謂上天無知陛下無感一昨之前外有滂澤此有密雲臣即謂天有知陛下有感矣高祖遣舍人答曰昨內外貴賤咸云四郊有雨朕恐此輩皆勉勸之辭三覆之慎必欲使信而有徵比當遣人往行若果雨也便命大官欣然進膳豈可以近郊之內而慷慨要天乎若其無也朕之無感安用朕身以擾民庶朕志確然死而後已是夜澍雨大降以破蕭鸞將裴叔業功進號鎮南將軍加都督豫南兗東荊東豫四州諸軍事封汝陽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持節中正刺史如故肅頻表固讓不許詔加鼓吹一部二十二年既平漢陽詔肅曰夫知己貴義君臣務恩不能矜災卹禍恩義焉措卿情同伍員懷酷歸朕然未能翦一讎人馘彼凶帥何嘗不興言憤歎羨吳闔而長息比獲蕭鸞輔國將軍黃瑤起乃知是卿怨也尋當相付微望紓泄使吾見卿之日差得緩懷初賾之收肅父奐也司馬黃瑤起攻奐殺之故詔云然高祖之伐淮北令肅討義陽未剋而蕭鸞遣將裴叔業寇渦陽劉藻等救之爲叔業所敗肅表求更遣軍援渦陽詔曰得表覽之憮然觀卿意非專在水當是以藻等銳兵新敗於前事往勢難故也朕若分兵遣之非多會無所制多遣則禁旅難闕今日之計唯當作必剋之舉不可爲狐疑之師徒失南兗也卿便息意停彼以圖義陽之寇宜止則止還取義陽宜下則下鎮軍淮北深量二途勿致重爽若孟表糧盡軍不及至致失渦陽卿之過也肅乃解義陽之圍以赴渦陽叔業乃引師而退肅坐劉藻等敗黜爲平南將軍中正刺史如故高祖崩遺詔以肅爲尚書令與咸陽王禧等同爲宰輔徵肅會駕魯陽

肅至遂與禧等參同謀謨自魯陽至於京洛行途喪紀委肅參量憂勤經綜有
過舊戚禧兄弟並敬而昵之上下稱爲和輯唯任城王澄以其起自羈遠一旦
在己之上以爲憾焉每謂人曰朝廷以王肅加我上尙可從叔廣陵宗室尊宿
歷任內外云何一朝令肅居其右也肅聞其言恆降而避之尋爲澄所奏劾稱
肅謀叛言尋申釋詔肅尙陳留長公主本劉昶子婦彭城公主也賜錢二十萬
帛三千疋肅奏考以顯能陟由績著昇明退闇於是乎在自百寮曠察四稔于
茲請依舊式考檢能否從之裴叔業以壽春內附拜肅使持節都督江西諸軍
事車騎將軍與驃騎大將軍彭城王勰率步騎十萬以赴之蕭寶卷豫州刺史
蕭懿率衆三萬屯於小峴交州刺史李叔獻屯合肥將圖壽春懿遣將胡松李
居士等領衆萬餘屯據死虎肅進師討擊大破之擒其將橋珉等斬首數千進
討合肥生擒叔獻蕭懿棄小峴南走肅還京師世宗臨東堂引見勞之又問江
左有何息耗肅曰如聞崔慧景已死寶卷所仗非邪即佞天殆以此資陛下廓
定之期勢將不久以肅淮南累捷賞帛四千七百五十疋進位開府儀同三司
封昌國縣開國侯食邑八百戶餘如故尋以肅爲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
揚州刺史持節餘官如故肅頻在邊悉心撫接遠近歸懷附者若市以誠綏納
咸得其心清身好施簡絕聲色終始廉約家無餘財然性微輕佻頗以功名自
許護疵稱伐少所推下高祖每以此爲言景明二年薨於壽春年三十八世宗
爲舉哀詔曰肅奄至不救痛惋兼懷可遣中書侍郎賈思伯兼通直散騎常侍
撫慰厥孤給東園秘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帛一千疋布五百疋蠟三百斤并
問其卜遷遠近專遣侍御史一人監護喪事務令優厚又詔曰死生動靜卑高
有域勝達所居存亡崇顯故杜預之歿窆於首陽司空李沖覆舟是託顧瞻斯
所誠亦二代之九原也故揚州刺史肅誠義結於二世英惠符於李杜平生本
意願終京陵既有宿心宜遂先志其令葬於沖預兩墳之間使之神遊相得也
贈侍中司空公本官如故有司奏以肅忠心大度宜謚匡公詔謚宣簡肅宗初
詔爲肅建碑銘子紹襲
紹字三歸歷官太子洗馬員外常侍中書侍郎卒贈輔國將軍徐州刺史
子遷襲武定中通直常侍齊受禪爵隨例降
紹弟理孝靜初始得還朝武定末著作佐郎紹肅前妻謝生也肅臨薨謝始攜
二女及紹至壽春世宗納其女爲夫人肅宗又納紹女爲嬪
肅弟秉字文政涉獵書史微有兄風世宗初攜兄子誦翊衍等入國拜中書郎
遷司徒諮議出爲輔國將軍幽州刺史卒贈征虜將軍徐州刺史
誦字國章肅長兄融之子學涉有文才神氣清儁風流甚美自員外郎司徒主
簿轉司徒屬司空諮議通直常侍汝南王友遷司徒諮議加前軍散騎常侍光
祿大夫出爲左將軍幽州刺史未幾徵爲長兼秘書監徙給事黃門侍郎肅宗
崩靈太后之立幼主也於時大赦誦宣讀詔書音制抑揚風神疎秀百寮傾屬
莫不歎美孝莊初於河陰遇害年三十七贈驃騎大將軍尙書左僕射司空公
徐州刺史謚曰文宣
子孝康武定中尙書郎中卒
孝康弟儁康性清雅頗有文才齊文襄王中外府祭酒卒贈征虜將軍太府少
卿
誦弟衍字文舒名行器藝亞於誦自著作佐郎稍遷尙書郎員外常侍司空諮
議光祿大夫廷尉揚州大中正度支尙書仍轉七兵徙太常卿出爲散騎常侍
征東將軍西兗州刺史衍居治未幾屬尒朱仲遠稱兵內向州既路衝爲其攻
逼衍不能守爲仲遠所擒以其名望不害也令其騎牛從軍久乃見釋還洛除
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孝靜初轉侍中將軍如故天平三年卒年五十二勅給
東園秘器賵物三百段贈使持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尙書
令司徒公徐州刺史謚曰文獻衍篤於交舊有故人竺虤於西兗爲仲遠所害
其妻子飢寒衍量之於家累年贍恤世人稱其敦厚
翊字士游肅次兄琛子也風神秀立好學有文才歷司空主簿清河王友中書
侍郎頗銳於榮利結婚於元乂超拜左將軍濟州刺史尋加平東將軍清靜愛
民有政治之稱入爲散騎常侍孝莊初遷鎭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監
祭酒永安元年冬卒年三十七贈侍中衞將軍司空公徐州刺史

子淵武定中儀同開府記室參軍
宋弁字義和廣平列人人也祖愔與從叔宣博陵崔建俱知名世祖時歷位中
書博士員外散騎常侍使江南賜爵列人子還拜廣平太守興安五年卒贈安
遠將軍相州刺史諡曰惠長子顯襲爵弁伯父世顯無子養弁爲後弁父叔珍
李敷妹夫因敷事而死弁才學儁贍少有美名高祖初曾至京師見尚書李沖
因言論移日沖竦然異之退而言曰此人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顯卒弁襲爵弁
與李彪州里迭相祗好彪爲祕書丞弁自中散彪請爲著作佐郎尋除尚書殿
中郎中高祖曾因朝會之次歷訪治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對聲姿清亮進止
可觀高祖稱善者久之因是大被知遇賜名爲弁意取弁和獻玉楚王不知寶
之也遷中書侍郎兼員外常侍使於蕭賾賾司徒蕭子良祕書丞王融等皆稱
美之以爲志氣謇諤不逮李彪而體韻和雅舉止閑邃過之轉散騎侍郎時散
騎位在中書之右高祖曾論江左事因問弁曰卿比南行入其隅隩彼政道云
何興亡之數可得知不弁對曰蕭氏父子無大功於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順守
德政不理徭役滋劇內無股肱之助外有怨叛之民以臣觀之必不能貽厥孫
謀保有南海若物憚其威身免爲幸後車駕南征以弁爲司徒司馬曜武將軍
東道副將軍人有盜馬靽者斬而徇之於是三軍振懼莫敢犯法黃門郎崔光
薦弁自代高祖不許然亦賞光知人未幾以弁兼黃門尋卽正兼司徒左長史
時大選內外羣官并定四海士族弁專參銓量之任事多稱旨然好言人之陰
短高門大族意所不便者弁因毀之至於舊族淪滯人非可忌者又申達之弁
又爲本州大中正姓族多所降抑頗爲時人所怨從駕南討詔弁於豫州都督
所部又東荊領葉皆滅戍士營農水陸兼作遷散騎常侍尋遷右衞將軍領黃
門弁屢自陳讓高祖曰吾爲相知者卿亦不可有辭豈得專守一官不助朕爲
治且常侍者黃門之麤冗領軍者二衞之假攝不足空存推讓以棄大委其被
知遇如此始高祖北都之選也李沖多所參預頗抑宋氏弁有恨於沖而與李
彪交結雅相知重及彪之抗沖沖謂彪曰爾如狗耳爲人所嗾及沖劾彪不至
大罪弁之力也彪除名爲民弁大相嗟慨密圖申復高祖在汝南不豫大漸旬
有餘日不見侍臣左右唯彭城王勰等數人而已小瘳乃引見門下及宗室長
幼諸人入者未能知致悲泣弁獨進及御牀歔欷流涕曰臣不謂陛下聖顏毀
瘠乃爾由是益重之車駕征馬圈留弁以本官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及行執
其手曰國之大事在祠與戎故令卿綰攝二曹可不自勉弁頓首辭謝弁劬勞
王事夙夜在公恩遇之甚輩流莫及名重朝野亞於李沖高祖每稱弁可爲吏
部尚書及崩遺詔以弁爲之與咸陽王禧等六人輔政而弁已先卒年四十八
詔賜錢十萬布三百疋贈安東將軍瀛州刺史諡曰貞順弁性好矜伐自許膏
腴高祖以郭祚晉魏名門從容謂弁曰卿固應推郭祚之門也弁笑曰臣家未
肯推祚高祖曰卿自漢魏以來既無高官又無儁秀何得不推弁曰臣清素自
立要爾不推侍臣出後高祖謂彭城王勰曰弁人身良自不惡乃復欲以門戶
自矜殊爲可怪
長子維字伯緒維弟紀字仲烈維少襲父爵自員外郎遷給事中坐謟事高肇
出爲益州龍驤府長史辭疾不行太尉清河王懌輔政以維名臣之子薦爲通
直郎辟其弟紀行參軍靈太后臨政委任元乂而乂恃寵驕盈懌每以分理裁
斷乂甚忿恨思以害懌遂與維爲計以富貴許之維見乂寵勢日隆便至乾沒
乃告司染都尉韓文殊父子欲謀逆立懌懌坐被錄禁中文殊父子懼而逃遁
鞫無反狀以文殊亡走懸處大辟置懌於宮西別館禁兵守之維應反坐乂言
於太后欲開將來告者之路乃黜爲燕州昌平郡守紀爲秦州大羌令維及紀
頗涉經史而浮薄無行懌親尊懿望朝野瞻屬維受懌眷賞而無狀構間天下
人士莫不怪忿而賤薄之及乂殺懌專斷朝政以維兄弟前者告懌徵維爲散
騎侍郎紀爲太學博士領侍御史甚昵之維超遷通直常侍又除冠軍將軍洛
州刺史紀超遷尚書郎初弁謂族弟世景言維性疏險而紀識慧不足終必敗
吾業也世景以爲不爾至是果然聞者以爲知子莫若父尚書令李崇尚書左
僕射郭祚右僕射游肇每云伯緒兇疏終敗宋氏幸得殺身耳論者以爲有徵
後除營州刺史仍本將軍靈太后反政以乂黨除名遂還鄉里尋追其前誣告
清河王事於鄴賜死

子春卿早亡弟紀以次子欽仁繼

欽仁武定末太尉祭酒

紀肅宗末爲北道行臺卒於晉陽

子欽道武定末冀州別駕

弁弟機本州治中

子寶積卒於中散大夫

弁族弟穎字文賢自奉朝請稍遷尚書郎魏郡太守納貨劉騰騰言之於元乂以穎爲冠軍將軍涼州刺史穎前妻鄧氏亡後十五年穎夢見之向穎拜曰新婦今被處分爲高崇妻故來辭君泫然流涕穎旦而見崇言之崇後數日而卒

穎族弟燮字崇和廣平王懷郎中令員外常侍爲征北李平司馬北殄元愉頗有贊謀之功

燮族弟鴻貴爲定州平北府參軍送兵於荊州坐取兵絹四百匹兵欲告之乃斬十人又疎凡不達律令見律有梟首之罪乃生斷兵手以水澆之然後斬決尋坐伏法時人哀兵之苦笑鴻貴之愚

史臣曰古人有云才未半古功以過之非徒語也王肅流寓之人見知一面雖器業自致抑亦逢時榮仕赫然寄同舊列美矣誦翊繼軌不殞光風宋弁以才度見知迹參顧命拔萃出類其有以哉無子之歎豈徒半舌宗祀之不亡幸矣

魏書卷六十三

魏書卷六十三考證

宋弁傳詔弁於豫州都督所部及東荊領葉皆滅戍士營農水陸兼作○滅字當是減字之訛領葉當是地名而亦有訛字

魏書卷六十三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五十二

郭祚　張彝

郭祚字季祐太原晉陽人魏車騎郭淮弟亮後也祖逸州別駕前後以二女妻司徒崔浩一女妻浩弟上黨太守恬世祖時浩親寵用事拜逸徐州刺史假榆次侯終贈光祿大夫父洪之坐浩事誅祚亡竄得免少而孤貧姿貌不偉鄉人莫之識也有女巫相祚後當富貴祚涉歷經史習崔浩之書尺牘文章見稱於世弱冠州主簿刺史孫小妾之書記又太原王希彥逸妻之姪共相賙恤得以饒振高祖初舉秀才對策上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遷尚書左丞長兼給事黃門侍郎祚清勤在公夙夜匪懈高祖甚知賞之從高祖南征及還正黃門車駕幸長安行經渭橋過郭淮廟問祚曰是卿祖宗所承邪祚曰是臣七世伯祖高祖曰先賢後哲頓在一門祚對曰昔臣先人以通儒英博唯事魏文微臣虛薄遭奉明聖自唯幸甚因勅以太牢祭淮廟令祚自撰祭文以贊遷洛之規賜爵東光子高祖曾幸華林園因觀故景陽山祚曰山以仁靜水以智流願陛下修之高祖曰魏明以奢失於前朕何爲襲之於後祚曰高山仰止高祖曰得非景行之謂遷散騎常侍仍領黃門是時高祖銳意典禮兼銓鏡九流又遷都草創征討不息內外規略號爲多事祚與黃門宋弁參謀幃幄隨其才用各有委寄祚承稟注疏特成勤劇嘗以立馮昭儀百官夕飲清徽後園高祖舉觴賜祚及崔光曰郭祚憂勞庶事獨不欺我崔光溫良博物朝之儒秀不勸此兩人當勸誰也其見知若此初高祖以李彪爲散騎常侍祚因入見高祖謂祚曰朕昨誤授一人官祚對曰陛下聖鏡照臨論才授職進退可否黜陟幽明品物既彰人倫有序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高祖沈吟曰此自應有讓因讓朕欲別授一官須臾彪有啓云伯石辭卿子產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辭讓高祖歎謂祚曰卿之忠諫李彪正辭使朕遲回不能復決遂不換彪官也乘輿南討祚以兼侍中從拜尚書進爵爲伯高祖崩咸陽王禧等奏祚兼吏部尚書尋除長兼吏部尚書并州大中正世宗詔以姦吏逃刑懸配遠戍若永避不出兄弟代之祚奏曰慎獄審刑道煥先古垂憲設禁義纂惟今是以先王沿物之情爲之軌法故入刑備於昔典姦律炳於來制皆所以謀其始迹訪厥成罪敦風厲俗永資世範者也伏惟旨義博遠理絕近情既懷愚異不容不述誠以敗法之原起於姦吏姦吏雖微敗法實甚伏尋詔旨信亦斷其逋逃之路爲治之要實在於斯然法貴止姦不在過酷立制施禁爲可傳之於後若法猛而姦不息禁過不可永傳將何以載之刑書垂之百代若以姦吏逃竄徙其兄弟罪人妻子復應徙之此則一人之罪禍傾二室愚謂罪人既逃止徙妻子走者之身懸名永配於眚不免姦途自塞詔從之尋正吏部祚持身潔清重惜官位至於銓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下筆即云此人便以貴矣由是事頗稽滯當時每招怨讟然所拔用者皆量才稱職時又以此歸之出爲使持節鎮北將軍瀛州刺史及太極殿成祚朝於京師轉鎮東將軍青州刺史祚值歲不稔闔境飢敝矜傷愛下多所賑恤雖斷決淹留號爲煩緩然士女懷其德澤于今思之入爲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并州大中正遷尚書右僕射時議定新令詔祚與侍中黃門參議刊正故事令僕中丞騶唱而入宮門至於馬道及祚爲僕射以爲非盡敬之宜言於世宗帝納之下詔御在太極騶唱至止車門御在朝堂至司馬門騶唱不入宮自此始也詔祚本官領太子少師祚曾從世宗幸東宮肅宗幼弱祚懷一黃瓜出奉肅宗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御史中尉王顯迭相脣齒深爲世宗所信祚私事之時人謗祚者號爲桃弓僕射黃瓜少師祚奏曰謹案前後考格雖班天下如臣愚短猶有未悟今須定職人遷轉由狀超越階級者即須量折景明初考格五年者得一階半正始中故尚書中山王英奏考格被旨但可正滿三周爲限不得計殘年之勤又去年中以前二制不同奏請裁決旨云黜陟之體自依舊來恆斷今未審從舊來之旨爲從景明之斷爲從正始爲限景明考法東西省文武閑官悉爲三等考同任事而前尚書盧昶奏上第之人三年轉半階今之考格復分爲九等前後不同參差無準詔曰考在上中者得汎以前有六年以上遷一階三年以上遷半階殘年悉除考在上下者得汎以

前六年以上遷半階不滿者除其得汎以後考在上下者三年遷一階散官從盧昶所奏祚又奏言考察令公清獨著德績超倫而無負殿者爲上上一殿爲上中二殿爲上下累計八殿品降至九未審今諸曹府寺凡考在事公清然才非獨著績行稱務而德非超倫幹能粗可而守平堪任或人用小劣處官濟事幷全無負殿之徒爲依何第景明三年以來至今十有一載準限而判三應昇退今既通考未審爲十年之中通其殿最積以爲第隨前後年斷各自除其善惡而爲昇降且負注之章數成殿爲差此條以寡愆爲最多戾爲殿未審取何行是寡愆何坐爲多戾結累品次復有幾等諸文案失衷應杖十者爲一負罪依律次過隨負記十年之中三經肆眚赦前之罪不問輕重皆蒙宥免或爲御史所彈案驗未周遇赦復任者未審記殿得除以不詔曰獨著超倫及才備寡咎皆謂文武兼上上之極言耳自此以降猶有八等隨才爲次令文已具其積負累殿及守平得濟皆含在其中何容別疑也所云通考者據總多年之言至於黜陟之體自依舊來年斷何足復請其罰贖已決之殿固非免限遇赦免罪惟記其殿除之尋加散騎常侍時詔營明堂國學祚奏曰今雲羅西舉開納岷蜀戎旗東指鎮靖淮荊漢沔之間復須防捍徵兵發衆所在殷廣邊郊多壘烽驛未息不可於師旅之際興板築之功且獻歲云暨東作將始臣愚量謂宜待豐靖之年因子來之力可不時而就從之世宗末年每引祚入東宮密受賞賚多至百餘萬雜以錦繡又特賜以劍杖恩寵甚深遷左僕射先是蕭衍遣將康絢遏淮將灌揚徐祚表曰蕭衍狂悖擅斷川瀆役苦民勞危亡已兆然古諺有之敵不可縱夫以一酌之水或爲不測之淵如不時滅恐同原草宜命一重將率統軍三十人領羽林一萬五千人幷科京東七州虎旅九萬長驅電邁遄令撲討擒斬之勳一如常制賊資雜物悉入軍人如此則鯨鯢之首可不日而懸誠知農桑之時非發衆之日苟事理宜然亦不得不爾昔韋顧跋扈殷后起昆吾之師玁狁孔熾周王興六月之伐臣職忝樞衡獻納是主心之所懷寧敢自默幷宜勑揚州選一猛將遣當州之兵令赴浮山表裏夾攻朝議從之出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岐華三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太和以前朝法尤峻貴臣蹉跌便致誅夷李沖之用事也欽祚識幹薦爲左丞又兼黃門意便滿足每以孤門往經崔氏之禍常慮危亡苦自陳挹辭色懇然發於誠至沖謂之曰人生有運非可避也但當明白當官何所顧畏自是積二十餘年位秩隆重而進趨之心更復不息又以東宮師傅之資列辭尚書志在封侯儀同之位尚書令任城王澄爲之奏聞及爲征西雍州雖喜於外撫尚以府號不優心望加大執政者頗怪之於時領軍于忠恃寵驕恣崔光之徒曲躬承奉祚心惡之乃遣子太尉從事中郎景尚說高陽王雍令出忠爲州忠聞而大怒矯詔殺祚時年六十七祚達於政事凡所經履咸爲稱職每有斷決多爲故事名器既重時望亦深一朝非罪見害遠近莫不惋惜靈太后臨朝遣使弔慰追復伯爵正光中贈使持節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謚文貞公初高祖之置中正從容謂祚曰幷州中正卿家故應推王瓊也祚退謂寮友曰瓊眞僞今自未辨我家何爲減之然主上直信李沖吹噓之說耳祚死後三歲而于忠死咸以祚爲祟

祚長子思恭弱冠州辟爲主簿早卒思恭弟慶禮以第二子延伯繼

延伯襲祖爵東光伯武定中驃騎大將軍將作大匠齊受禪爵例降

思恭弟景尚字思和涉歷書傳曉星曆占候言事頗驗初爲彭城王中軍府參軍遷員外郎司徒主簿太尉從事中郎公彊當世善事權寵世號之曰郭尖肅宗時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轉中書侍郎未拜而卒年五十一

子季方武定中驃騎府長流參軍

景尚弟慶禮字叔爲祚所愛著作佐郎通直郎卒贈征虜將軍瀛州刺史

子元貞武定末定州驃騎府長史

張彝字慶賓清河東武城人曾祖幸慕容超東牟太守後率戶歸國世祖嘉之賜爵平陸侯拜平遠將軍靑州刺史祖準之襲又爲東靑州刺史父靈眞早卒彝性公彊有風氣歷覽經史高祖初襲祖侯爵與盧淵李安民等結爲親友往來朝會常相追隨淵爲主客令安民與彝並爲散令彝少而豪放出入殿庭步眄高上無所顧忌文明太后雅尚恭謹因會次見其如此遂召集百寮督責之

令其修悔而猶無悛改書於督察每東西馳使有所巡檢彝恆充其選清慎嚴
猛所至人皆畏伏儔類亦以此高之遷主客令例降侯為伯轉太中大夫仍行
主客曹事尋為黃門後從駕南征母憂解任彝居喪過禮送葬自平城達家千
里徒步不乘車馬顏貌毀瘠當世稱之高祖幸冀州遣使弔慰詔以驍騎將軍
起之還復本位以參定遷都之勳進爵為侯轉太常少卿遷散騎常侍兼侍中
持節巡察陝東河南十二州甚有聲稱使還以從征之勤遷尚書坐舉元昭為
兼郎中黜為守尚書世宗初除正尚書兼侍中尋正侍中世宗親政罷六輔彝
與兼尚書邢巒聞處分非常出京奔走為御史中尉甄琛所彈云非虎非兕率
彼曠野詔書切責之尋除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彝務尚典式考訪故事及臨隴
右彌加討習於是出入直衛方伯威儀赫然可觀羌夏畏伏憚其威整一方肅
靜號為良牧其年冬太極初就彝與郭祚等俱以勤舊被徵及還州進號撫軍
將軍彝表解州任詔不許彝敷政隴右多所制立宣布新風革其舊俗民庶愛
仰之為國造佛寺名曰興皇諸有罪咎者隨其輕重謫為土木之功無復鞭杖
之罰時陳留公主寡居彝意願尚主主亦許之僕射高肇亦望尚主主意不可
肇怒譖彝於世宗稱彝擅立刑法勞役百姓詔遣直後萬貳興馳驛檢察貳興
肇所親愛必欲致彝深罪彝清身奉法求其愆過遂無所得見代還洛猶停廢
數年因得偏風手腳不便然志性不移善自將攝稍能朝拜久之除光祿大夫
加金章紫綬彝愛好知己輕忽下流非其意者視之蔑爾雖疹疾家庭而志氣
彌高上表曰臣聞元天高朗御假列星以助明洞庭淵湛猶藉衆流以增大莫
不以孤照不諧其幽獨深未盡其廣先聖識其若此必取物以自誡故堯稱則
天設謗木以曉未明舜稱盡善懸諫鼓以規政闕虞人獻箴規之旨盤盂著舉
動之銘庶幾見善而思齊聞惡以自改眷眷於悔往之衢孜孜於不逮之路用
能聲高百王卓絕中古經十氏而不渝歷二千以孤鬱伏惟太祖撥亂奕代重
光世祖以不世之才開盪函夏顯祖以溫明之德潤伏九區高祖大聖臨朝經
營云始未明求衣日昃忘食開翦荆棘徙御神縣更新風軌冠帶朝流海東雜
種之渠衡南異服之帥沙西氈頭之戎漠北辮髮之虜重譯納貢請吏稱藩積

德懋於夏殷富仁盛於周漢澤教既周武功亦匝猶且發明詔思求直士信是
蒼生薦言之秋祝史陳辭之日況臣家自奉國八十餘年紆金鏘玉及臣四世
過以小才藉蔭出仕學慚專門武闕方略早荷先帝眷仗之恩末蒙陛下不遺
之施侍則出入兩都官歷納言常伯忝牧秦蕃號兼安撫實思碎首膏原仰酬
二朝之惠輕塵碎石遠增嵩岱之高輒私訪舊書竊觀圖史其帝皇興起之元
配天隆家之業修造益民之奇龍麟雲鳳之瑞卑宮愛物之仁釋網改祝之澤
前歌後舞之應囹圄寂寥之美可為輝風景行者輒謹編丹青以標睿範至如
太康好田遇窮后之禍武乙逸禽罹震雷之酷夏桀淫亂南巢有非命之誅殷
紂昏酣牧野有倒戈之陳周厲逐獸滅不旋踵幽王遇惑死亦相尋暨於漢成
失御亡新篡奪桓靈不綱魏武遷鼎晉惠闇弱骨肉相屠終使聰曜鴟視幷州
勒虎狼據燕趙如此之輩罔不畢載起元庖犧終於晉末凡十六代百二十八
帝歷三千二百七十年雜事五百八十九合成五卷名曰歷帝圖亦謗木諫鼓
虞人盤盂之類脫蒙置御坐之側時復披覽冀或起予左右上補未萌伏願陛
下遠惟宗廟之憂近存黎民之念取其賢君棄其惡主則微臣雖沉淪地下無
異乘雲登天矣世宗善之彝又表曰竊惟皇王統天必以窮幽為美臺理作聖
亦假廣採成明故詢於芻蕘著之周什輿人獻箴流於夏典不然則美刺無以
得彰善惡有時不達逮於兩漢魏晉雖道有隆污而被繡傳檄未始闕也及惠
帝失御中夏崩離劉符專據秦西燕趙獨制關左姚夏繼起五涼競立致使九
服搖搖民無定主禮儀典制此焉堙滅暨大魏應曆撥亂登皇翦彼鯨鯢龕靖
神縣數紀之間天下寧一傳暉七帝積聖如神高祖遷鼎成周永茲八百偃武
修文憲章斯改實所謂加五帝登三王民無德而名焉猶且慮獨見之不明欲
廣訪於得失乃命四使觀察風謠臣時忝常伯充一使之列遂得仗節揮金宣
恩東夏周歷於齊魯之間遍馳於梁宋之域詢採詩頌研檢獄情實庶片言之
不遺美刺之俱顯而才輕任重多不遂心所採之詩並始申目而值鑾輿南討
問罪宛鄧臣復忝行軍樞機是務及鑾駕之返膳御未和續以大諱奄臻四海
崩慕遂爾推遷不及聞徹未幾改牧秦蕃違離闕下繼以譴疾相纏寧丁八歲

常恐所採之詩永淪丘壑是臣夙夜所懷以爲深憂者也陛下垂日月之明行雲雨之施察臣往罪之濫矜臣貧病之切既蒙崇以祿養復得拜掃丘墳明目友朋無所負愧且臣一二年來所患不劇尋省本書粗有髣髴凡有七卷今寫上呈伏願昭覽勅付有司使魏代所採之詩不湮於丘井臣之願也肅宗初侍中崔光表曰彝及李韶朝列之中唯此二人出身官次本在臣右器能幹世又並爲多近來參差便成替後計其階途雖應遷陟然恐班秩猶未賜等昔衞之公叔引下同舉晉之士丐推長伯游古人所高當時見許敢緣斯義乞降臣位一階授彼汎級齊行聖庭帖穆選敘詔加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雖年向六十加之風疾而自彊人事孜孜無怠公私法集衣冠從事延請道俗修營齋講好善欽賢愛獎人物南北新舊莫不多之大起第宅徽號華侈頗侮其疏宗舊戚不甚存紀時有怨憾焉榮宦之間未能止足屢表在秦州預有開援漢中之勳希加賞報積年不已朝廷患之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別選格排抑武人不使預在清品由是衆口喧喧謗讟盈路立榜大巷剋期會集屠害其家彝殊無畏避之意父子安然神龜二年二月羽林虎賁幾將千人相率至尚書省詬罵求其長子尚書郎始均不獲以瓦石擊打公門上下畏懼莫敢討抑遂便持火虜掠道中薪蒿以杖石爲兵器直造其第曳彝堂下捶辱極意唱呼嗸嗸焚其屋宇始均仲瑀當時踰北垣而走始均回救其父拜伏羣小以請父命羽林等就加毆擊生投之於煙火之中及得尸骸不復可識唯以髻中小釵爲驗仲瑀傷重走免彝僅有餘命沙門寺與其比鄰輿致於寺遠近聞見莫不惋駭彝臨終口占左右上啓曰臣自奉國及孫六世尸祿素餐負恩唯覬徒思竭智盡誠終然靡效臣第二息仲瑀所上之事益治實多既曰有益寧容默爾通呈有日未簡神聽豈圖衆忿乃至於此臣不能禍防未萌慮絕殃兆致令軍衆橫嘗攻焚臣宅息始均仲瑀等叩請流血乞代臣死始均即陷塗炭仲瑀經宿方蘇臣年已六十宿被榮遇垂暮之秋忽見此苦顧瞻災酷古今無比臣傷至重殘氣假延望景顧時推漏就盡頃刻待終臣之命也知復何言若所上之書少爲益國臣便是生以理全死與義合不負二帝於地下臣無餘恨矣一歸泉壤長離紫庭戀仰天顏誠痛無已不勝眷眷力喘奉辭伏願二聖加御珍膳覆露黔首壽保南嶽德與日昇臣夙被芻豢先後銜恩欲報之期昊天罔極亡魂有知不忘結草彝遂卒時年五十九官爲收掩羽林凶彊者八人斬之不能窮誅羣豎即爲大赦以安衆心有識者知國紀之將墜矣喪還所焚宅與始均東西分斂於小屋仲瑀遂以創重避居滎陽至五月創得漸瘳始奔父喪詔賜布帛千匹靈太后以其累朝大臣特垂矜惻數月猶追言泣下謂諸侍臣曰吾爲張彝飲食不御乃至首髮微有虧落悲痛之苦以至於此初彝曾祖幸所招引河東民爲州裁千餘家後相依合至於罷入冀州積三十年析別有數萬戶故高祖比校天下民戶最爲大州彝爲黃門每侍坐以爲言高祖謂之曰終當以卿爲刺史酬先世誠效彝追高祖往旨累乞本州朝議未許彝亡後靈太后云彝屢乞冀州吾欲用之有人違我此意若從其請或不至是悔之無及乃贈使持節衞將軍冀州刺史謚文侯

始均字子衡端潔好學有文才司徒行參軍遷著作佐郎世宗以彝先朝勳舊不幸疹廢特除始均長兼左民郎中遷員外常侍仍領郎始均才幹有美於父改陳壽魏志爲編年之體廣益異聞爲三十卷又著冠帶錄及諸賦數十篇今並亡失初大乘賊起於冀瀛之間遣都督元遙討平之多所殺戮積尸數萬始均以郎中爲行臺忿軍士重以首級爲功乃令檢集人首數千一時焚爇至於灰燼用息僥倖見者莫不傷心及始均之死也始末在於烟炭之間有燋爛之痛論者或亦推咎焉贈樂陵太守謚曰孝

子暠襲祖爵武定中儀同開府主簿齊受禪爵例降

暠弟晏之武定中儀同開府中兵參軍

仲瑀司空祭酒給事中

子台儀同開府參軍事

仲瑀弟珉著作佐郎

史臣曰郭祚才幹敏實有世務之長高祖經綸之始獨在勤勞之地居官任事動靜稱述張彝風力謇謇有王臣之氣銜命擁旄風聲猶在並魏氏器能之臣

乎。遭隨有命。俱嬰世禍。悲哉。始均才志未申。惜也。

魏書卷六十四

魏書卷六十四考證

張彝傳大起第宅微號華侈頗侮其疎宗舊戚○微北史作徽

魏書卷六十四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五十三

邢巒 李平

邢巒字洪賓河間鄚人也五世祖嘏石勒頻徵不至嘏無子巒高祖蓋自旁宗
入後蓋孫穎字宗敬以才學知名世祖時與范陽盧玄渤海高允等同時被徵
後拜中書侍郎假通直常侍寧朔將軍平城子銜命使於劉義隆後以病還鄉
里久之世祖訪穎於羣臣曰往憶邢穎長者有學義宜侍講東宮今其人安在
司徒崔浩對曰穎臥疾在家世祖遣太醫馳驛就療卒贈冠軍將軍定州刺史
諡曰康子脩年即巒父也州主簿巒少而好學負帙尋師家貧厲節遂博覽書
傳有文才幹略美鬚髯姿貌甚偉州郡表貢拜中書博士遷員外散騎侍郎爲
高祖所知賞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蕭賾還拜通直郎轉中書侍郎甚見顧遇
常參坐席高祖因行藥至司空府南見巒宅遣使謂巒曰朝行藥至此見卿宅
乃住東望德館情有依然巒對曰陛下移構中京方建無窮之業臣意在與魏
昇降寧容不務永年之宅高祖謂司空穆亮僕射李沖曰巒之此言其意不小
有司奏策秀孝詔曰秀孝殊問經權異策邢巒才清可令策秀後兼黃門郎從
征漢北巒在新野後至高祖曰伯玉天迷其心鬼惑其慮守危邦固逆主乃至
如此巒曰新野既摧衆城悉潰唯有伯玉不識危機平殄之辰事在旦夕高祖
曰至此以來雖未擒滅城隍已崩想在不遠所以緩攻者正待中書爲露布耳
尋除正黃門兼御史中尉瀛州大中正遷散騎常侍兼尚書世宗初巒奏曰臣
聞昔者明王之以德治天下莫不重粟帛輕金寶然粟帛安國育民之方金玉
是虛華損德之物故先皇深觀古今去諸奢侈服御尚質不貴雕鏤所珍在素
不務奇綺至乃以紙絹爲帳扆銅鐵爲轡勒訓朝廷以節儉示百姓以憂務日
夜孜孜小大必慎輕賤珠璣示其無設府藏之金裁給而已更不買積以費國
資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業四疆清晏遠邇來同於是蕃貢繼路商賈交入諸
所獻貿倍多於常雖加以節約猶歲損萬計珍貨常有餘國用恒不足若不裁
其分限便恐無以支歲自今非爲要須者請皆不受世宗從之尋正尚書常侍
如故蕭衍梁秦二州行事夏侯道遷以漢中內附詔加巒使持節都督征梁漢
諸軍事假鎮西將軍進退徵攝得以便宜從事巒至漢中白馬以西猶未歸順
巒遣寧遠將軍楊舉統軍楊衆愛氾洪雅等領卒六千討之軍鋒所臨賊皆款
附唯補谷戍主何法靜據城拒守懸等進師討之法靜奔潰乘勝追奔至關城
之下蕭衍龍驤將軍關城流雜疑李侍叔逆以城降蕭衍輔國將軍任僧幼等
三十餘將率南安廣長東洛大寒武始除口平溪桶谷諸郡之民七千餘戶相
繼而至蕭衍平西將軍李天賜晉壽太守王景胤等擁衆七千屯據石亭統軍
韓多寶等率衆擊之破天賜前軍趙臏擒斬一千三百遣統軍李義珍討晉壽
景胤宵遁遂平之詔曰巒至彼須有板官以懷初附高下品第可依征義陽都
督之格也拜巒使持節安西將軍梁秦二州刺史蕭衍巴西太守龐景民恃遠
不降巒遣巴州刺史嚴玄思往攻之斬景民巴西悉平蕭衍遣其冠軍將軍孔
陵等率衆二萬屯據深坑冠軍將軍魯方達固南安冠軍將軍任僧褒輔國將
軍李畎戍石同巒統軍王足所在擊破之衍輔國將軍樂保明寧朔將軍李
伯度龍驤將軍李思賢賊遂保回車柵足又進擊衍輔國將軍范峻自餘斬獲
殆將萬數孔陵等收集遺衆奔保梓潼足又破之斬衍輔國將軍符伯度其殺
傷投溺者萬有餘人開地定民東西七百南北千里獲郡十四二部護軍及諸
縣戍遂逼涪城巒表曰揚州成都相去萬里陸途既絕唯資水路蕭衍兄子淵
藻去年四月十三日發揚州今歲四月四日至蜀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外無
軍援一可圖也益州頃經劉季連反叛鄧元起攻圍資儲散盡倉庫空竭今猶
未復兼民人喪膽無復固守之意二可圖也蕭淵藻是裙屐少年未洽治務及
至益州便戮鄧元起曹亮宗臨戎斬將則是駕馭失方范國惠津渠退敗鎖執
在獄今之所任並非宿將重名皆是左右少年而已既不厭民望多行殘暴民
心離解三可圖也蜀之所恃唯劍閣今既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界內三分已
一從南安向涪方軌任意前軍累破後衆喪魂四可圖也昔劉禪據一國之地
姜維爲佐鄧艾既出綿竹彼即投降及苻堅之世楊安朱彤三月取漢中四月

至涪城兵未及州仲孫逃命桓溫西征不旬月而平蜀地昔來恆多不守況淵藻是蕭衍兄子骨肉至親若其逃亡當無死理脫軍剋涪城淵藻復何宜城中坐而受困若其出鬭庸蜀之卒唯便刀矟弓箭至少假有遙射弗至傷人五可圖也臣聞乘機而動武之善經攻昧侮亡春秋明義未有捨干戚而康時不征伐而混一伏惟陛下纂武文之業當必世之期跨中州之饒兼甲兵之盛清蕩天區在於今矣是以踐極之初壽春馳款先歲命將義陽剋闢淮外謐以風清荊沔於焉肅晏方欲偃甲息兵候機而動而天贊休明時來斯速雖欲靖戎理不獲已至使道遷歸誠漢境佇拔臣以不才屬當戎寄內省文吏不以軍謀自許指臨漢中惟規保疆守界事屬艱途東西寇竊上憑國威下仗將士遂帥用命頻有薄捷藉勢乘威經度大劍既剋南安據彼要險前軍長邁已至梓潼新化之民翻然懷惠瞻望涪益旦夕可屠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爲爾稽緩懼失民心則更爲寇今若不取後圖便難輒率愚管庶幾殄剋如其無功分受憲坐且益州殷實戶餘十萬比壽春義陽三倍非匹可乘可利實在于茲若朝廷志存保民未欲經略臣之在此便爲無事乞歸侍養微展烏鳥詔曰若賊敢闚覦觀機翦撲如其無也則安民保境以悅邊心子蜀之舉更聽後勑方將席卷岷蜀電掃西南何得辭以戀親中途告退宜勗令圖務申高略巒又表曰昔鄧艾鍾會率十八萬衆傾中國資給裁得平蜀所以然者鬭實力故也況臣才絕古人智勇又闕復何宜請二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要險士民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剋今王足前進已逼涪城脫得涪城則益州便是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梓潼已附民戶數萬朝廷豈得不守之也若守也直保境之兵則已一萬臣今請二萬五千所增無幾又劍閣天險古來所稱張載銘云世亂則逆世清斯順此之一言良可惜矣臣誠知征戎危事不易可爲自軍度劍閣以來鬢髮中白憂慮戰懼寧可一日爲心所以勉強者既得此地而自退不守恐辜先皇之恩遇負陛下之爵祿是以孜孜頻有陳請且臣之意算正欲先圖涪城以漸而進若剋涪城便是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彼外無援軍孤城自守復何能持久哉臣今欲使軍軍相次聲勢連接先作萬全之計然後圖彼得之則大剋不得則自全又巴西南鄭相離一千四百去州迢遞恆多生動昔在南之日以其統綰勢難故增立巴州鎮靜夷獠梁州藉利因而表罷彼土民望嚴蒲何楊非唯五三族落雖在山居而多有豪右文學箋啓往往可觀冠帶風流亦爲不少但以去州既遠不能仕進至於州綱無由廁迹巴境民豪便是無梁州之分是以鬱怏多生動靜比建議之始嚴玄思自號巴州刺史剋城以來仍使行事巴西廣袤一千戶餘四萬若彼立州鎮攝華獠則大帖民情從墊江已還不復勞征自爲國有世宗不從又王足於涪城輒還遂不定蜀巒既剋巴西遣軍主李仲遷守之仲遷得蕭衍將張法養女有美色甚惑之散費兵儲專心酒色公事諮承無能見者巒忿之切齒仲遷懼謀叛城人斬其首以城降衍將譙希遠巴西遂沒武興氐楊集起等反叛巒遣統軍傅豎眼討平之語在豎眼傳巒之初至漢中從容風雅接豪右以禮撫細民以惠歲餘之後頗因百姓去就誅滅齊民藉爲奴婢者二百餘口兼商販聚斂清論鄙之徵授度支尚書時蕭衍遣兵侵軼徐兗緣邊鎮戍相繼陷沒朝廷憂之乃以巒爲使持節都督東討諸軍事安東將軍尚書如故世宗勞遣巒於東堂曰蕭衍寇邊旬朔滋甚諸軍舛互規致連戍陷沒宋魯之民尤罹湯炭誠知將軍旋京未久膝下難違然東南之寄非將軍莫可將軍其勉建殊績以稱朕懷自古忠臣亦非無孝也巒對曰賊雖送死連城犬羊衆盛然逆順理殊滅當無遠況臣仗陛下之神算奉律以摧之平殄之期可指辰而待願陛下勿以東南爲慮世宗曰漢祖有云金吾擊郾吾無憂矣今將軍董戎朕何慮哉先是蕭衍輔國將軍蕭及先率衆二萬寇陷固城冠軍將軍魯顯文驍騎將軍相文玉等率衆一萬屯於孤山衍將角念等率衆一萬擾亂龜蒙士民從逆十室而五巒遣統軍樊魯討文玉別將元恆攻固城統軍畢祖朽討角念樊魯大破文玉等追奔八十餘里斬首四千餘級元恆又破固城畢祖朽復破念等兗州悉平巒破賊將藍懷恭於睢口進圍宿豫而懷恭等復於淮南造城規斷水陸之路巒身率諸軍自水南而進遣平南將軍楊大眼從北逼之統軍劉思祖等夾水造筏燒其船舫衆軍齊進拔柵填塹登其城火起中流四面俱擊仍陷

賊城俘斬數萬在陳刑斬懷恭擒其列侯列將直閤直後三十餘人俘斬一萬
宿豫既平蕭昞亦於淮陽退走二戍獲米四十餘萬石世宗賜巒璽書曰知大
龕醜虜戚援賊庭淮外霧披徐方卷澄王略遠恢混一維始公私慶泰何快如
之賊衍此舉實爲傾國比者宿豫陷歿淮陽舉城凶狡倂張規抗王旅將軍忠
規協著火烈霜摧電動岱陰風掃沂嶧遂令逋誅之寇一朝殲夷元餘大憝千
里折首殊勳茂捷自古莫二但揚區未安餘燼宜盪乘勝掎角勢不可遺便可
率厲三軍因時經略申威東南清彼江介忘此仍勞用圖永逸進退規度委之
高算又詔巒曰淮陽宿豫雖已清復梁城之賊猶敢聚結事宜乘勝并勢摧殄
可率二萬之衆渡淮與征南掎角以圖進取之計及梁城賊走中山王英乘勝
攻鍾離又詔巒帥衆會之巒表曰奉彼詔旨令臣濟淮與征南掎角乘勝長驅
實是其會但愚懷所量竊有未盡夫圖南因於積風伐國在於資給用兵治戎
須先討校非可抑爲必闕 幸其無能若欲掠地誅民必應萬勝如欲攻城取邑
未見其果得之則所益未幾不獲則虧損必大蕭衍傾竭江東爲今歲之舉疲
兵喪衆大敗而還君臣失計取笑天下雖野戰非人敵守城足有餘今雖攻之
未易可剋又廣陵懸遠去江四十里鍾離淮陰介在淮外假其歸順而來猶恐
無糧艱守況加攻討勞兵士乎且征南軍士從戎二時疲敝死病量可知已雖
有乘勝之資懼無遠用之力若臣之愚見謂宜修復舊戍牢實邊方息養中州
擬之後舉又江東之釁不患久無畜力待機謂爲勝計詔曰濟淮掎角事如前
勑何容猶爾盤桓方有此請可速進軍經略之宜聽征南至要巒又表曰蕭衍
侵境久勞王師今者奔走實除邊患斯由靈贊皇魏天敗寇豎非臣等弱劣所
能剋勝若臣之愚見今正宜修復邊鎮俟之後動且蕭衍尚在凶身未除螳蜋
之志何能自息唯應廣備以待其來實不宜勞師遠入自取疲困今中山進軍
鍾離實所未解若能爲得失之計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入其內地出其不備或
未可知正欲屯兵蕭密餘軍猶自在彼欲言無糧運船復至而欲以八十日糧
圍城者臣未之前聞且廣陵任城可爲前戒豈容今者復欲同之今若往也彼
牢城自守不與人戰城塹水深非可填塞空坐至春則士自敝苦遣臣赴彼糧

何以致夏來之兵不齎冬服脫遇冰雪取濟何方臣寧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
敗損空行之罪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剋狀
若其不復其辱如何若信臣言也願賜臣停若謂臣難行求回臣所領兵統悉
付中山任其處分臣求單騎隨逐東西且俗諺云耕則問田奴絹則問織婢臣
雖不武忝備征將前宜可否頗實知之臣既謂難何容強遣詔曰安東頻請罷
軍還回未往阻異戎規殊乖至望士馬既殷無容停積宜務神速東西齊契乘
勝掃殄以赴機會巒累表求還世宗許之英果敗退時人伏其識略初侍中盧
昶與巒不平昶與元暉俱世宗所寵御史中尉崔亮昶之黨也昶暉令亮糾巒
事成許言於世宗以亮爲侍中亮於是奏劾巒在漢中掠良人爲奴婢巒懼爲
昶等所陷乃以漢中所得巴西太守龐景民女化生等二十餘口與暉化生等
數人奇色也暉大悅乃背昶爲巒言於世宗云巒新有大功已經赦宥不宜方
爲此獄也世宗納之高肇以巒有剋敵之效而爲昶等所排助巒申釋故得不
坐豫州城民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以城南入蕭衍遣其冠軍將軍齊苟仁率
衆入據懸瓠詔巒持節率羽林精騎以討之封平舒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賞
宿豫之功也世宗臨東堂勞遣巒曰司馬悅不愼重門之戒智不足以謀身匪
直喪元隸實乃大虧王略懸瓠密邇近畿東南藩捍兼云闕 公在彼憂慮尤深
早生理不獨立必遠引吳楚士民同惡勢或交兵卿文昭武烈朝之南仲故令
卿星言電邁出其不意卿言早生走也守也何時可以平之巒對曰早生非有
深謀大智能構成此也但因司馬悅虐於百姓乘衆怒而爲之民爲凶威所懾
不得已而苟附假蕭衍軍入應水路不通糧運不繼亦成擒耳不能爲害也早
生得衍軍之接溺於利欲之情必守而不走今王師若臨士民必翻然歸順圍
之窮城奔走路絕不度此年必傳首京師願陛下不足垂慮世宗笑曰卿言何
其壯哉深會朕遣卿之意知卿親老頗勞於外然忠孝不俱才宜救世不得辭
也於是巒率騎八百倍道兼行五日次於鮑口賊遣大將軍胡孝智率衆七千
去城二百逆來拒戰巒奮擊破孝智乘勝長驅至於懸瓠賊出城逆戰又大破之
因即渡汝既而大兵繼至遂長圍之詔加巒使持節假鎮南將軍都督南討諸

軍事征南將軍中山王英南討三關亦次於懸瓠以後軍未至前寇稍多憚不
敢進乃與巒分兵掎角攻之衍將齊苟仁等二十一人開門出降即斬早生等
同惡數十人豫州平巒振旅還京師世宗臨東堂勞之曰卿役不踰時剋清妖
醜鴻勳碩美可謂無愧古人巒對曰此自陛下聖略威靈英等將士之力臣何
功之有世宗笑曰卿匪直一月三捷所足稱奇乃存士伯欲功成而不處巒自
宿豫大捷及平懸瓠志行修正不復以財賄為懷戎資軍實絲毫無犯還殿中
尚書加撫軍將軍延昌三年暴疾卒年五十一巒才兼文武朝野瞻望上下悼
惜之詔賻帛四百匹朝衣一襲贈車騎大將軍瀛州刺史初世宗欲贈冀州黃
門甄琛以巒前曾劾己乃云瀛州巒之本邦人情所欲乃從之及琛為詔乃云
優贈車騎將軍瀛州刺史議者笑琛淺薄諡曰文定

子遜字子言貌雖陋短頗有風氣解褐司徒行參軍襲爵後還國子博士本州
中正因謁靈太后自陳功名之子久抱沉屈臣父屢為大將而臣身無軍功階
級臣父唯為忠臣不為慈父靈太后慨然以遜為長兼吏部郎中出為安遠將
軍平州刺史時北蕃多難稽留不進免孝莊初除輔國將軍通直散騎常侍東
道軍司討逆賊劉舉於濮陽不剋還除散騎常侍加前將軍永安二年坐受任
元顥除名尋除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出帝時轉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孝靜
初以本官領營構典御加車騎將軍久之除大司農卿與少卿馬慶哲至相糾
訟遜銳於財利議者鄙之武定四年卒年五十六贈本將軍光祿勳卿幽州刺
史

子祖徵開府祭酒父喪未終謀反伏法

巒弟儒瀛州鎮遠府長史給事中

儒弟偉尚書郎中卒贈博陵太守子昕在文苑傳

偉弟季彥

季彥弟晏字幼平美風儀博涉經史善談釋老雅好文詠起家太學博士司徒
東閤祭酒世宗初為與廣平王懷遊晏左遷鄭縣令未之官除給事中還司空
主簿本州中正汝南王文學稍遷輔國將軍司空長史兼吏部郎中以本將軍
出為南兗州刺史徵為太中大夫兼丞相高陽王右長史尋以本將軍除滄州
刺史為政清靜吏民安之孝昌中卒時年五十一贈征北將軍尚書左僕射瀛
州刺史諡曰文貞晏篤於義讓初為南兗州刺史例得一子解褐乃啓其孤弟
子子慎年甫十二而其子已弱冠矣後為滄州復啓孤兄子昕為府主簿而其
子並未從宦世人以此多之

子測武定末太子洗馬

測弟亢字子高頗有文學釋褐司空行參軍遷廣平王開府從事中郎兼通直
散騎常侍使於蕭衍時年二十八還除平東將軍齊文襄王大將軍府屬又轉
中外府屬武定七年坐事死於晉陽年三十四

巒叔祖祐字宗祐少有學尚知名於時徵除著作郎領樂良王傅後假員外散
騎常侍使於劉彧以將命之勤除建威將軍平原太守賜爵城平男政清刑肅
百姓安之卒年七十三

子產字神寶好學善屬文少時作孤蓬賦為時所稱舉秀才除著作佐郎假員
外常侍鄭縣子使於蕭賾產仍世將命時人美之後遷中書侍郎俄遷太子中
庶子卒年四十六朝廷嗟惜焉贈建威將軍平州刺史樂城子諡曰定

祐從子虬字神虎少為三禮鄭氏學明經有文思舉秀才上第為中書議郎尚
書殿中郎高祖因公事與語問朝覲宴饗之禮虬以禮對大合上旨轉司徒屬
國子博士高祖崩尚書令王肅多用新儀虬往往折以五經正禮轉尚書右丞
徙左丞多所糾正臺閣肅然時屬門人有審母者入座奏劾之而辭其室有其
二子虬駁奏云君親無將將而必誅今謀逆者戮及其親審親者今不及子既
逆甚梟獍禽獸之不若而使禋祀不絕遺育永傳非所以勸忠孝之道存三綱
之義若聖教含容不加孥戮使父子罪不相及惡止於其身不則宜投之四裔
勑所在不聽配匹盤庚言無令易種於新邑漢法五月食梟羹皆欲絕其類也
奏入世宗從之尋除司徒右長史遷龍驤將軍光祿少卿虬母在鄉遇患請假
歸偵秋水暴長河梁破絕虬得一小船而渡漏而不沒時人異之母喪哀毀過
禮為時所稱年四十九卒贈征虜將軍幽州刺史諡曰威虬善與人交清河崔

亮鎮丘李平並與親善所作碑頌雜筆三十餘篇有二子

長子臧在文苑傳

臧弟子才武定末太常卿

虬從子策亦有才學卒於齊王儀同開府主簿

李平字曇定頓丘人也彭城王嶷之長子少有大度及長涉獵羣書好禮易頗有文才太和初拜通直散騎侍郎高祖禮之甚重頻經大憂居喪以孝稱後以例降襲爵彭城公拜太子中舍人遷散騎侍郎舍人如故遷太子中庶子平因侍從容請自效一郡高祖曰卿復欲以吏事自試也拜長樂太守政務清靜吏民懷之車駕南伐以平兼冀州儀同開府長史甚著聲稱仍除正長史太守如故未幾遂行河南尹豪右權貴憚之世宗即位除黃門郎遷司徒左長史行尹如故尋以稱職正尹長史如故車駕將幸鄴平上表諫曰伏見已丑詔書雲軒鑾輅行幸有期鳳服龍驂剋駕近日將欲講武淇陽大習鄴魏馳驥騄於鐵竹之區騁騏驎於漳滏之壤斯誠幽顯同忻人靈共悅臣之愚管竊有惑焉何者嵩京創構洛邑俶營雖年跨十稔根基未就代民至洛始欲向盡資產罄於遷移牛畜斃於牽運陵太行之險越長津之難辛勤備經得達京闕富者猶損太半貧者可以意知兼歷歲從戎不遑啓處自景明已來差得休息事農者未積二年之儲築室者裁有數間之屋莫不肆力伊瀍人急其務實宜安靜新人勸其稼穡令國有九年之糧家有水旱之備若乘之以羈紲則所廢多矣一夫從役舉家失業今復秋稼盈田禾菽遍野鑾駕所幸騰踐必殷未若端拱中天坐招四海耀武崧原禮射伊洛士馬無跋涉之勞兆民有康哉之詠可不美歟不從詔以本官行相州事世宗至鄴親幸平第見其諸子尋正刺史加征虜將軍平勸課農桑修飾太學簡試通儒以充博士選五郡聰敏者以教之圖孔子及七十二子於堂親為立讚前來臺使頗好侵取平乃畫履虎尾踐薄冰於客館注頌其下以示誡焉加平東將軍徵拜長兼度支尚書尋正尚書領御史中尉冀北刺史京兆王愉反於信都以平為使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鎮北將軍行冀州事以討之世宗臨式乾殿勞遣平曰愉朕之元弟居不疑之地豺狼之心不意而發欲上傾社稷下殘萬姓大義滅親夫豈獲止周公行之於古朕亦當行之於今委卿以專征之任必令應期摧殄務盡經略之規勿虧推轂之寄也何圖今日言及斯事因歔欷流涕平對曰臣愉天迷其心構此梟悖陛下不以臣不武委以總督之任今大宥既敷便應有征無戰脫守迷不悟者當仰憑天威抑厲將士譬猶太陽之消微露巨海之蕩樊燭天時人事滅在昭然如其稽顙軍門則送之大理若不悛待戮則鳴鼓釁鐘非陛下之事平進次經縣諸軍大集夜有蠻兵數千斫平前壘矢及平帳平堅臥不動俄而乃定遂至冀州城南十六里賊攻圍濟州軍拔柵填塹未滿者數尺諸將合戰無利而還憚於更進平親入行間勸以重賞士卒乃前大破逆衆愉時墜馬乃有一人下馬授愉止而闘死乘勝逐北至於城門斬首數萬級遂圍城燒門愉與百餘騎突門出走遣統軍叔孫頭追之去信都八十里擒愉冀州平世宗遣兼給事黃門侍郎秘書丞元梵宣旨慰勞徵還京師以本官領相州大中正平先為尚書令高肇侍御史王顯所恨後顯代平為中尉平加散騎常侍顯劾平在冀州隱截官口肇又扶成其狀奏除平名延昌初詔復官爵除其定冀之勳前來貿賤之訟多有積年不決平奏不問真僞一以景明年前為限於是爭訟止息武川鎮民飢鎮將任款請貸未許擅開倉賑恤有司繩以費散之條免其官爵平奏款意在濟人心無不善世宗原之還中書令尚書如故肅宗初轉吏部尚書加撫軍將軍平高明彊濟所在有聲但以性急為累尚書令任城王澄奏理平定冀之勳請酬以山河之賞靈太后乃封武邑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縑二千五百疋先是蕭衍遣其左游擊將軍趙祖悅偷據西硤石衆至數萬以逼壽春鎮南崔亮攻之未剋又與李崇乖貳詔平以本官使持節鎮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為行臺節度諸軍東西州將一以稟之如有乖異以軍法從事詔平長子獎以通直郎從賜平縑帛百段紫納金裝衫甲一領賜獎縑布六十段絳衲襖一領父子會列拜受家庭觀者榮之於是率步騎二千以赴壽春平巡視硤石內外知其盈虛之所嚴勒崇亮令水陸兼備剋期齊舉崇亮憚之無敢乖互頻日交戰屢破賊軍安南將軍崔延伯立橋於下蔡以拒賊之援軍賊將王神念昌

義之等不得進救祖悅守死窮城平乃部分攻之令崔亮督陸卒攻其城西李崇勒水軍擊其東面然後鼓噪南北俱上賊衆周章東西赴戰屠賊外城賊之將士相率歸附祖悅率其餘衆固保南城通夜攻守至明乃降斬祖悅送首於洛俘獲甚衆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平還京師靈太后見於宣光殿賜以金裝刀杖一口時南徐州表云蕭衍堰淮水爲患詔公卿議之平以爲不假兵力終自毀壞及淮堰破靈太后大悅引羣臣入宴勑平前嗚蕭寶夤宗手賜縑布百段熙平元年冬卒遣令薄葬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帛七百疋靈太后爲舉哀於東堂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諡文烈公平自在度支至於端副夙夜在公孜孜匪懈凡歷機密十有餘年有獻替之稱所製詩賦箴誄詠頌別有集錄

平長子奬字遵穆襲容貌魁偉有當世才度自太尉參軍事稍遷通直郎中書侍郎直閤將軍吏部郎中征虜將軍遷安東將軍光祿大夫仍吏部郎中又以本官兼尚書出爲撫軍將軍相州刺史初元乂擅朝奬爲其親待頻居顯要靈太后反政削除官爵孝莊初爲散騎常侍鎮東將軍河南尹奬前後所歷皆以明濟著稱元顥入洛顥以奬兼尚書右僕射慰勞徐州羽林及城人不承顥旨害奬傳首洛陽出帝時奬故吏通直散騎常侍宋游道上書理奬曰臣聞賞善罰惡謂之二機有道存焉所貴不濫是以子胥無罪吳人痛之鄭宛不幸國言未息故河南尹李奬門居戚里世擅名家有此良才是兼周用自少及長忠孝爲心入朝出牧清明流譽襟懷放暢風神爽發實廊廟之瑚璉社稷之楨幹往歲北海竊據負扆當朝王公卿士俛眉從事而奬闔門百口同居京洛既被羈縶自拔無由託使東南情存避難當時物論謂其得所然北海未敗之日徐州刺史元孚爲其純臣莫之敢距表啓相望遲速唯命及皇輿返正神器斯復輕薄之徒共生佻倖詭言要賞曲道求通濫及善人稱爲己力若以奬受命賊朝歸跡成罪便與天下共當此責于時朝旨唯命免官亦既經恩方加酷濫伊昔具臣比肩賊所身臨河上日尋干戈時遂寬政任過不改一介使人獨罹斯戮凡在有心孰不嗟悼前朝所以論功者見其遣人且相慰悅其有郭歡生亂劉胤鼓宜事乃權宜盡非實錄昔鄧艾下世段灼理其寃馬援物故朱勃申其屈臣雖小人趣事君子有懷舊恩義兼人故見其若此久欲陳辭含言未吐遂至今日幽泉已閉墓樹成行內手捫心顧懷愧慨幸逢興聖理運唯新雖曰纂戎事同創革頻有大恩被於率土亡官失爵者悉蒙追復而奬雖木猶存牛車未改士感知己懷此無忘輕率瞽言干犯聾聽伏願天鑒賜垂矜覽加其贈秩慰此幽魂詔贈衛將軍冀州刺史

子構襲武定末太子中舍人齊受禪爵例降

構弟訓太尉騎曹參軍

奬弟諧字虔和風流閑潤博學有文辯當時才俊咸相欽賞受父爵彭城侯自太尉參軍歷尚書郎徐州北海王顥撫軍府司馬入爲長兼中書侍郎崔光引爲兼著作郎諧在史職無所歷意加輔國將軍相州大中正光祿大夫除金紫光祿大夫加衛將軍元顥入洛以爲給事黃門侍郎顥敗除名乃爲述身賦曰夫休咎相躡禍福相生龜筮迷其兆聖達蔽其萌寔成敗於前迹料趣捨於人情咸爭途以走利罕外己以逃名違從軍以載禍多厭馬以取刑豈知夫一介獨往乃千乘所不能傾伊薄躬之悔吝無性命之淑靈藉休膺於祖武仰餘烈於家聲徒從師以下學乏遊道於上京洎方年之四五實始筮之羈齡爰釋巾而從吏譯遠寵於時明彼（闕二字）之赫赫乃晒周而小漢帝文篤其成功我武治其未亂掩四輿而同軌穆三辰而貞觀咸北暢而武戢鼎南遷而文煥異人相趨於緝闕嬙生接武於儒館總羣雅而同歸果方員而殊貫伊濫吹之所從初竊服於宰旅奉感王之高義遊兎園而容與綴鴻鸞之末行違英髦之茂序及伯舅之西伐肅靈旗之東舉復恭役於前驅仍執羈於後距迫玄冬之暮歲歷關山之遐阻風激沙而破石雪浮河而漫野樂在志其無端悲涉物而多緒俄宮車之晏駕改乘輿而歸于屬推恩之在今自傍枝而徙福既獻（闕）以命宋叨微躬於侯服稽空文於魏饗賦無征於湯沐思守位而匪懈每屏居而自肅忽恭命於建禮遊丹綺之重複信茲選之爲難乃上應於列宿陽源猶且自免何稱仲治與太叔余生（闕）之薄散本寓名而爲仕好不存於吏法才實疎於默

理竟火熾之不事徒博弈其實已竊自託於諸生頗馳騁於文史通人假其餘論士林察於闕理乃妄捗於風流遂飾辭於士子且以自託闕四字　雖遷僕舉滓而實許雲霞棲閑虛以築館背城闕而爲家帶二學之高宇遠三市之狹邪事雖儉而未陋製有度而不奢山隱勢於複石水回流於激沙樹先春而動色草迎歲而發花座有清談之客門交好事之車或林嬉於月夜或水宴於景斜辯雕章之腴旨咀文藝之英華産綠萋與丹藕薦朱李及甘瓜雖慚洛水之名致有類金谷之韻韡聊自足於所好豈留連於或號思炯戒而自反勗身名於所蹈牽哲后之淵猷讚榮麗於華輿豈千乘之乏使感一眄之相勞竟不留於三月因病滿而休告彼東觀之清華乃任隆於載筆恭一去而貽恨張再選而有述忽牽短而釐官司惇史於藏室慚班子之繁麗微馬生之簡實復通籍而延龍陪帝扃之華密侍儀鳳之所棲乃綠文之自出歷五載而徘徊猶官命之不改謝能飛於無翼故同滯於有待晚加秩於戎章乃闕號之斯在屬運道之將季諒冠屨之無殊奄昇御於鼎湖忽流哀於四海昔漢命之中微皇統於是三絕暨孝昌之陵陂亦繼闕而禍結將小雅之詩廢復三綱之道滅思踰蹐於時昏獨沉吟於運閉遂退處於窮里不外交於人世及數反於中興驅時雄而電逝既藉取亂之權方乘轉圜之勢俄隙開而守廢遂冠冕之毀裂彼青原而墊野嗟衛肝與稽血何古今之一揆每治少而亂多屬遭身於東掖宥密迹於南墨時獲逃於闕阜仍寓宿於嚴阿首丘急於明發東路長其如何遽登舟而鼓柁乃泝洛而汎河驚寸陰於不測競征鳥於歸波時在所而放命連百萬於山東何信都之巨猾若封豕與大風肆吞噬於冀距咸邑爐而野空徑黎陽之寇衆迫壁壘之飆塵蹂通川而鼎沸矢交射於舟中備百罹於茲日諒陳蔡之非窮乘虎口而獲濟陵陽侯而迅往得投憩於濮陽實陶衛之舊壤望鄉村而佇立曾不遠之河廣閑虜馬之夕嘶見胡塵之晝上王略恢而廟勝章徒發而雷響扇風師之猛氣張天畢之層網裁一鼓而冰銷俄氛祲之廓蕩昔蠻生之出奔覩亡徵於亂政及季子之來反乃君立而位定伊吾人之蕞爾本無僕於褒咸忻草茅而偃伏且優遊於寢處復推斥於世流延光華於寵命甫閑內

侍之黍復恭優加之令何金紫之陸離譬貂玉之相映時權定之云初徇民心之易擾何建武之明傑茂雄姿於天表忽靈命之有歸藉親均而爭紹師出楚而飈發旆陵江而雲矯闢閶闔之崢嶸端冕旒於億兆神鷙逝以流越翠華颺而繚繞銜命舛而數違雖功深而祚夭時難忽然已及網羅周其四張非五三之親暱罕徇節於漢陽彼百寮之冠帶咸北面於西王矧恩疎而任遠固身存而義亡及震居之反正振天網於頹綱甄大義以明罰虛半列於周行乃褫帶而來反驅下澤於故鄉探宿志以內求撫身途而自討不能邁以邀合豈鈞名以干世獨浩然而任己同虛舟之不繫既未識其所以來亦豈知其所以逝於是得喪同遣忘懷自深遇物栖息觸地山林雖因西浮之迹何異東都之心顧自託於魚鳥求得性於飛沉庶保此以獲沒不再罹於當今孝靜初遭母憂還鄉里徵爲魏尹將軍如故以禪制未終表辭朝議亦以爲優仍許其讓蕭衍求通和好朝廷盛選行人以諧兼散騎常侍爲聘使主諧至石頭蕭衍遣其主客郎范胥當接諧問胥曰主客在郎官幾時胥答曰我本訓胄虎門適復今任諧言國子博士不應左轉爲郎胥答曰特爲接應遠賓故權兼耳諧言屈己濟務誠得事宜由我一介行人令卿左轉胥答曰自顧菲薄不足對揚盛美豈敢言屈胥問曰今猶尚暖北間當小寒於此諧答曰地居陰陽之正寒暑適時不知多少胥曰所訪鄴下豈是測影之地諧答曰皆是皇居帝里相去不遠可得統而言之胥曰洛陽既稱盛美何事還鄴諧答曰不常厥邑于茲五邦王者無外所在關河復何所怪胥曰殷人否危故遷相耿貴朝何爲而遷諧答聖人藏往知來相時而動何必俟於隆替胥曰金陵土氣兆於先代黃旗紫蓋本出東南君臨萬邦故宜在此諧答曰帝王符命豈得與中國比隆紫蓋黃旗終於入洛無乃自害也有口之說乃是俳諧亦何足道蕭衍親問諧曰魏朝人士德行四科之徒凡有幾人諧對曰本朝多士濟濟如林文武賢才布在列位四科之美非無其人脩短遞次無以備啓衍曰武王有亂臣十人魏雖人物之盛豈得頓如卿　首諧曰恐謂周稱十人本舉佐命至於濟濟多士實是文王之詩皇朝廓廟之才足與周人有競衍曰若爾文足撥異武有冠絕者便可指陳諧曰大丞

相勃海王秉文經武左右皇極晝一九州懸衡四海錄尚書汝陽王元叔昭尚書令元世儁宗室之秀緝政朝端左僕射司馬子如右僕射高隆之並時譽民英戮力匡輔侍中高岳侍中孫騰勳賢忠亮宣贊王猷自餘才美不可具悉衍曰故宜輔弼幼主永固基業深不可言江南稱其才辯使還除大司農卿加驃騎將軍轉祕書監遇偏風廢頓武定二年卒年四十九時人悼惜之贈驃騎大將軍衛尉卿齊州刺史所著文集別有集錄行於世

長子歆武定末司徒祭酒

歆弟庶尚書南主客郎

諧弟鑒字修穆幼而儁爽有逸才著作佐郎高陽王雍友凡所交遊皆倍年儁秀才藻之美為時所稱年二十五卒贈鎮遠將軍洛州刺史諡曰文

史臣曰邢巒以文武才策當軍國之任內參機揆外寄折衝其緯世之器歟李平以高明幹略劾智於時出入當官功名克著蓋實務之英也

魏書卷六十五

魏書卷六十五考證

邢巒傳河間鄚人也○鄚應作鄭史記趙世家注鄭屬涿郡觀本傳巒弟晏左遷鄭縣令巒叔祖祐子彦假員外常侍鄭縣子益可知其誤矣

子爵之韋更襲後勅○子當作平

魏書卷六十五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五十四

李崇　崔亮

李崇字繼長小名繼伯頓丘人也文成元皇后第二兄誕之子年十四召拜主文中散襲爵陳留公鎭西大將軍高祖初爲大使巡察冀州尋以本官行梁州刺史時巴氏擾動詔崇以本將軍爲荆州刺史鎭上洛勑發陝秦二州兵送崇至治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代之自然易帖但須一宣詔旨而已不勞發兵自防使懷懼也高祖從之乃輕將數十騎馳到上洛宣詔綏慰當卽帖然尋勑邊戍掠得蕭賾人者悉令還之南人感德仍送荆州之口二百許人兩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在治四年甚有稱績召還京師賞賜隆厚以本將軍除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始聞者撾鼓一通次復聞者以二爲節次後聞者以三爲節各擊數千槌諸村聞鼓皆守要路是以盜發俄頃之閒聲布百里之內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擒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後例降爲侯改授安東將軍車駕南征驃騎大將軍咸陽王禧都督左翼諸軍事詔崇以本官副焉徐州降人郭陸聚黨作逆人多應之搔擾南北崇遣高平人卜冀州詐稱犯罪逃亡歸陸陸納之以爲謀主數月冀州斬陸送之賊徒潰散入爲河南尹後車駕南討漢陽崇行梁州刺史氐楊靈珍遣弟婆羅與子雙領步騎萬餘襲破武興與蕭鸞相結詔崇爲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率衆數萬討之崇槎山分進出其不意表裏以襲羣氐皆棄靈珍散歸靈珍衆減太半崇進據赤土靈珍又遣從弟建率五千人屯龍門躬率精勇一萬據鷲硤龍門之北數十里中伐樹塞路鷲硤之口積大木聚礌石臨崖下之以拒官軍崇乃命統軍慕容拒率衆五千從他路夜襲龍門破之崇乃自攻靈珍靈珍連戰敗走俘其妻子崇多設疑兵襲剋武興蕭鸞梁州刺史陰廣宗遣參軍鄭猷王思考率衆援靈珍崇大破之幷斬婆羅首殺千餘人俘獲猷等靈珍走奔漢中高祖在南陽覽表大悅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崇之功也以崇爲都督梁秦二州諸軍事本將軍梁州刺史高祖手詔曰今仇隴剋清鎭捍以德文人威惠既宣蹇允遠寄故勑授梁州用寧邊服便可善思經略去其可除安其可育公私所患悉令芟夷及靈珍偷據白水崇擊破之靈珍遠遁世宗初徵爲右衛將軍兼七兵尚書尋加撫軍將軍正尚書轉左衛將軍相州大中正魯陽蠻柳北喜魯北燕等聚衆反叛諸蠻悉應之圍逼湖陽游擊將軍李暉先鎭此城盡力捍禦賊勢甚盛詔以崇爲使持節都督征蠻諸軍事以討之蠻衆數萬屯據形要以拒官軍崇累戰破之斬北燕等徙萬餘戶於幽幷諸州世宗追賞平氐之功封魏昌縣開國伯邑五百戶東荆州蠻樊安聚衆於龍山僭稱大號蕭衍共爲脣齒遣兵應之諸將擊討不利乃以崇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征蠻諸軍事進號鎭南將軍率步騎以討之崇分遣諸將攻擊賊壘連戰剋捷生擒樊安進討西荆諸蠻悉降詔以崇爲使持節兼侍中東道大使黜陟能否著賞罰之稱轉中護軍出除散騎常侍征南將軍揚州刺史詔曰應敵制變算非一途救左擊右疾雷均勢今朐山蟻寇久結未殄賊衍狡詐或生詭劫宜遣銳兵備其不意崇可都督淮南諸軍事坐敎威重遙運聲算延昌初加侍中車騎將軍都督江西諸軍事刺史如故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人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己子並有隣證郡縣不能斷崇曰此易知耳令二父與兒各在別處禁經數旬然後遣人告之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有敎解禁可出奔哀也苟泰聞卽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崇察知之乃以兒還泰詰奉伯詐狀奉伯乃款引云先亡一子故妄認之又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後役追責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弟爲人所殺迎歸殯葬頗類思安見者莫辨又有女巫楊氏自云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飢渴之意慶賓又誣疑同軍兵蘇顯甫李蓋等所殺經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自款引獄將決竟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僞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住在此州去此三百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卽詰問迹其由緒乃云是流兵背役逃走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

及稱有兄慶賓今住揚州相國城內嫂姓徐君脫矜愍爲往報告見申委曲家兄聞此必重相報所有資財當不愛惜今但見質若往不獲送官何晚是故相造指申此意君欲見雇幾何當放賢弟若其不信可見隨看之慶賓悵然失色求其少停當備財物此人具以報崇攝慶賓問曰爾弟逃亡何故妄認他尸慶賓伏引更問蓋等乃云自誣數日之間思安亦爲人縛送崇召女巫視之鞭笞一百崇斷獄精審皆此類也時有泉水湧於八公山頂壽春城中有魚無數從地湧出野鴨羣飛入城與鵲爭巢五月大霖雨十有三日大水入城屋宇皆沒崇與兵泊於城上水增未已乃乘船附於女牆城不沒者二板而已州府勸崇棄壽春保北山崇曰吾受國重恩忝守藩岳德薄招災致此大水淮南萬里繫於吾身一旦動腳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黃河吾豈愛一軀取愧千載但憐茲士庶無辜同死可桴筏隨高人規自脫吾必死守此城幸諸君勿言時州人裴絢等受蕭衍假豫州刺史因乘大水謀欲爲亂崇皆擊滅之崇以洪水爲災請罪解任詔曰卿居藩累年威懷兼暢資儲豐溢足制勍寇然夏雨汎濫斯非人力何得以此辭解今水涸路通公私復業便可繕甲積糧修復城雉勞恤士庶務盡綏懷之略也崇又表請解州詔報不聽是時非崇則淮南不守矣崇沉深有將略寬厚善御眾在州凡經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臥虎賊甚憚之蕭衍惡其久在淮南屢設反間無所不至世宗雅相委重衍無以措其姦謀衍乃授崇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萬戶郡公諸子皆爲縣侯欲以構崇崇表言其狀世宗屢賜璽書慰勉之賞賜珍異歲至五三親待無與爲比衍每歎息服世宗之能任崇也肅宗踐阼褒賜衣馬及蕭衍遣其遊擊將軍趙祖悅襲據西硤石更築外城逼徙緣淮之人於城內又遣二將昌義之王神念率水軍泝淮而上規取壽春田道龍寇邊城路長平寇五門胡興茂寇開霍揚州諸戍皆被寇逼崇分遣諸將與之相持密裝船艦二百餘艘教之水戰以待臺軍蕭衍霍州司馬田休等率眾寇建安崇遣統軍李神擊走之又命邊城戍主邵申賢要其走路破之於濡水俘斬三千餘人靈太后璽書勞勉許昌縣令兼紆麻戍主陳平玉南引衍軍以戍歸之崇

自秋請援表至十餘詔遣鎮南將軍崔亮救硤石鎮東將軍蕭寶夤於衍堰上流決淮東注朝廷以諸將乖角不相順赴乃以尚書李平兼右僕射持節節度之崇遣李神乘鬪艦百餘艘沿淮與李平崔亮合攻硤石李神水軍剋其東北外城祖悅力屈乃降語在平傳朝廷嘉之進號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刺史都督如故衍淮堰未破水勢日增崇乃於硤石戍間編舟爲橋北更立船樓十各高三丈十步置一籬至兩岸蕃板裝治四箱解合賊至舉用不戰解下又於樓船之北連覆大船東西竟水防賊火栰又於八公山之東南更起一城以備大水州人號曰魏昌城崇累表解州前後十餘上肅宗乃以元志代之尋除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儀同如故不行崇上表曰臣聞世室明堂顯於周夏二黌兩學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下土以彰則天之軌養黃髮以詢格言育青衿而敷典式用能享國久長風徽萬祀者也故孔子稱巍巍乎其有成功郁郁乎其有文章此其盛矣爰暨亡秦政失其道坑儒滅學以蔽黔首國無黌序之風野有非時之役故九服分崩祚終二世炎漢勃興更修儒術文景已降禮樂復彰化致昇平治幾刑措故西京有六學之美東都有三本之盛莫不紛綸掩藹響流無已逮自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遺文燦然方軌前代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徙馭嵩河光宅函洛模唐虞以革軌儀規周漢以新品制列教序於鄉黨敦詩書於郡國使揖讓之禮橫被於崎嶇歌詠之音聲溢於仄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劍弗追世宗統曆聿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續以水旱戎馬生郊雖逮爲山還停一簣竊惟皇遷中縣垂二十祀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荊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跡城隍嚴固之重闕塼石之工墉堞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又府寺初營頗亦壯美然一造至今更不修繕廳宇凋朽牆垣頹壞皆非所謂追隆堂構儀形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大造區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宇不修仍同丘畎即使高皇神享闕於國陽宗事之典有缺無聞此臣子所以匪寧億兆所以失望也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事既任矣酬之以祿如此上無曠官之

機下絕尸素之譏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燕麥南箕北斗哉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化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司勤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則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臣以為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宴經國要重理應先營脫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臣愚量宜罷尚方雕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功并減瑤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鐫琢之勞及諸事役非急者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壯於外槐宮棘宇顯麗於中道發明令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庠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誠知佛理淵妙含識所宗然比之治要容可小緩苟使魏道熙緝元首唯康爾乃經營未為晚也靈太后令曰省表具悉體國之誠配饗大禮為國之本比以戎馬在郊未遑修繕今四表晏寧年和歲稔當敕有司別議經始除中書監驃騎大將軍儀同如故又授右光祿大夫出為使持節侍中都督定幽燕瀛四州諸軍事本將軍定州刺史儀同如故徵拜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驃騎儀同如故遷尚書令加侍中崇在官和厚明於決斷受納辭訟必理在可推始為下筆不徒爾收領也然性好財貨販肆聚斂家資巨萬營求不息子世哲為相州刺史亦無清白狀鄴洛市鄽收擅其利為時論所鄙蠕蠕主阿那瓌率眾犯塞詔崇以本官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崇辭於顯陽殿戎服武飾志氣奮揚時年六十九幹力如少肅宗目而壯之朝廷莫不稱善崇遂出塞三千餘里不及賊而還後北鎮破落汗拔陵反叛所在響應征北將軍臨淮王彧大敗於五原安北將軍李叔仁尋敗於白道賊眾日甚詔引丞相令僕尚書侍中黃門於顯陽殿詔曰朕比以鎮人構逆登遣都督臨淮王剋時除蕩軍屆五原前鋒失利二將殞命兵士挫衄又武川乖防復陷凶手恐賊勢侵淫寇連恆朔金陵在彼夙夜憂惶諸人宜陳良策以副朕懷吏部尚書元脩義曰強寇充斥事須得討臣謂須得重貴鎮壓恆朔總彼師旅備衛金陵詔曰去歲阿那瓌叛逆遣李崇令北征崇遂長驅塞北返旆榆關此亦一時之盛崇乃上表求改鎮為州罷削舊貫朕于時以舊典難革不許其請尋李崇此表開諸鎮非異之心致有今日之事但既往難追聊復略論此耳朕以李崇國戚望重器識英斷意欲還遣崇行總督三軍揚旌恆朔除彼群盜諸人謂可爾以不僕射蕭寶夤等曰陛下以舊都在北憂慮金陵臣等實懷悚息李崇德位隆重社稷之臣陛下此遣實合群望崇啟曰臣實無用猥蒙殊寵位妨賢路遂充北伐徒勞將士無勳而還慚負聖朝於今莫已臣以六鎮幽垂與賊接對鳴柝聲弦弗離旬朔州名差重於鎮謂實可悅彼心使聲教日揚微塵去塞豈敢導此凶源開生賊意臣之愆負死有餘責屬陛下慈寬賜全腰領今更遣臣北行正是報恩改過所不敢辭但臣年七十自惟老疾不堪敵場更願英賢收功盛日於是詔崇以本官加使持節開府北討大都督撫軍將軍崔暹鎮軍將軍廣陽王淵皆受崇節度又詔崇子光祿大夫神軌假平北將軍隨崇北討崇至五原崔暹大敗于白道之北賊遂并力攻崇崇與廣陽王淵力戰累破賊眾相持至冬乃引還平城淵表崇長史祖瑩詐增功級盜沒軍資崇坐免官爵徵還以後事付淵後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南叛時除安樂王鑒為徐州刺史以討法僧為法僧所敗單馬奔歸乃詔復崇官爵為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會崇疾篤乃以衛將軍安豐王延明代之除開府相州刺史侍中將軍儀同並如故孝昌元年薨於位時年七十一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謚曰武康後重贈太尉公增邑一千戶餘如故

長子世哲性輕率供奉豪侈少經征役頗有將用自司徒中兵參軍超為征虜將軍驍騎將軍尋遷後將軍為三關別將討群蠻大破之斬蕭衍龍驤將軍文思之等還拜鴻臚少卿性傾巧善事人亦以貨賂自達高肇劉騰之處勢也皆與親善故世號為李錐肅宗末遷宗正卿加平南將軍轉大司農卿仍本將軍又改授太僕卿加鎮東將軍尋出為相州刺史將軍如故世哲至州斥逐細人遷徙佛寺逼買其地廣興第宅百姓患之崇北征之後徵拜太常卿御史高道穆毀發其宅表其罪過後除鎮西將軍涇州刺史賜爵衛國子正光五年七月卒贈帛五百疋朝服一襲贈散騎常侍衛將軍吏部尚書冀州刺史子如故世哲弟神軌受父爵陳留侯自給事中稍遷員外常侍光祿大夫累出征討頗

有將領之氣孝昌中爲靈太后寵遇勢傾朝野時云見幸帷幄與鄭儼爲雙時
人莫能明也頻遷征東將軍武衛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常領中書舍人時相州
刺史安樂王鑒據州反詔神軌與都督源子邕等討平之武泰初督帥李洪扇
動諸落伊闕已東至於鞏縣多被燒劫詔神軌爲都督破平之尒朱榮之向洛
也復爲大都督率衆禦之出至河橋值北中不守遂便退還尋與百官俱斃於
河陰仍遇害焉建義初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空公相州刺史謚曰烈
崔亮字敬儒清河東武城人也父元孫劉駿尚書郎劉彧之僭立也彧青州刺
史沈文秀阻兵叛之彧使元孫討文秀爲文秀所害亮母房氏攜亮依冀州刺
史崔道固於歷城道固即亮之叔祖也及慕容白曜之平三齊內徙桑乾爲平
齊民時年十歲常依季父幼孫居家貧傭書自業時隴西李沖當朝任事亮從
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而不往託李氏也彼家饒書因可得學亮
曰弟妹飢寒豈可獨飽自可觀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光言之於沖沖召亮
與語因謂亮曰比見卿先人相命論使人胸中無復怵迫之念今遂亡本卿能
記之不亮即爲誦之涕淚交零聲韻不異沖甚奇之迎爲館客沖謂其兄子彥
曰大崔生寬和篤雅汝宜友之小崔生峭整清徹汝宜敬之二人終將大至沖
薦之爲中書博士轉議郎尋遷尚書二千石郎高祖在洛欲創革舊制選置百
官謂羣臣曰與朕舉一吏部郎必使才望兼允者給卿三日假又一日高祖曰
朕已得之不煩卿輩也馳驛徵亮兼吏部郎俄爲太子中舍人遷中書侍郎兼
尚書左丞亮雖歷顯任其妻不免親事舂簸高祖聞之嘉其清貧詔帶野王令
世宗親政遷給事黃門侍郎仍兼吏部郎領青州大中正亮自參選事垂將十
年廉慎明決爲尚書郭祚所委每云非崔郎中選事不辦尋除散騎常侍仍爲
黃門遷度支尚書領御史中尉自遷都之後經略四方又營洛邑費用甚廣亮
在度支別立條格歲省億計又議修汴蔡二渠以通邊運公私賴焉侍中廣平
王懷以母弟之親左右不遵憲法敕亮推治世宗禁懷不通賓客者久之後因
宴集懷恃親使忿欲陵突亮亮乃正色責之即起於世宗前脫冠請罪遂拜辭
欲出世宗曰廣平粗疏向來又醉卿之所悉何乃如此也遂詔亮復坐令懷謝

焉亮外雖方正內亦承候時情宣傳左右郭神安頗被世宗識遇以弟託亮亮
引爲御史及神安敗後因集禁中世宗令兼侍中盧昶宣旨責亮曰在法官何
故受左右囑請亮拜謝而已無以上對轉都官尚書又轉七兵領廷尉卿加散
騎常侍中正如故徐州刺史元昞撫御失和詔亮馳驛安撫亮至劾昞處以大
辟勞賚綏慰百姓帖然除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船行人艱阻
亮謂寮佐曰昔杜預乃造河梁況此有異長河且魏晉之日亦自有橋吾今決
欲營之咸曰水淺不可爲浮橋汎長無恆又不可施柱恐難成立亮曰昔秦居
咸陽橫橋渡渭以像閣道此即以柱爲橋今唯慮長柱不可得耳會天大雨山
水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藉此爲用橋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猶名崔公橋亮
性公清敏於斷決所在並號稱職三輔服其德政世宗嘉之詔賜衣馬被褥徵
納其女爲九嬪徵爲太常卿攝吏部事肅宗初出爲撫軍將軍定州刺史蕭衍
左遊擊將軍趙祖悅率衆偷據硤石詔亮假鎮南將軍齊王蕭寶夤鎮東將軍
章武王融安南將軍並使持節都督諸軍事以討之靈太后勞遣亮等賜戎服
雜物亮至硤石祖悅出城逆戰大破之賊復於城外置二欄欲拒官軍亮焚擊
破之殺三千餘人亮與李崇爲水陸之期日日進攻而崇不至及李平至崇乃
進軍共平硤石語在平傳靈太后賜亮璽書曰硤石既平大勢全舉淮堰孤危
自將奔遁若仍敢遊魂此當易以立計擒翦蟻徒應在旦夕將軍推轂所憑親
對其事處分經略宜共協齊必令得掃蕩之理盡彼遺燼也隨便守禦及分度
掠截扼其咽喉防塞走路期之全獲無令漏逸若長威降首者自加蠲宥以仁
爲本任之雅算一二往使別宣以功進號鎮北將軍李平部分諸軍將水陸兼
進以討堰賊亮違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而發平表曰臣以蕭衍將湛僧珍田
道龍逞魂境內猶未收跡義之神念尚住梁城令都督崔亮權據下蔡別將黃
生即住東岸與亮接勢以防橋道臣發引向堰舍人曾道主奉敕更有處分而
亮已輒還京按亮受付東南推轂是託誠應憂國忘家致命爲限而始居汝陰
盤桓不進暫到寇所俾淹入旬所營土山攻道並不克就捐費糧力坐延歲序
賴天威遠被士卒憤激東北勝上垂至北門而亮遲回仍不肯上臣逼以白刃

責乃登陟及平硤石宜蒙厚分方更肆其違忿輕還歸此而不糾法將焉寄按律臨軍征討而故留不赴者死又云軍還先歸者流軍罷先還尚有流坐況亮被符令停棄而反失乘勝之機闕水陸之會緣情據理咎深故留今處亮死上議靈太后令曰亮為臣不忠去留自擅既損威棱違我經略雖有小捷豈免大咎但吾攝御萬機庶茲惡殺可特聽以功補過及平至亮與爭功於禁中形於聲色尋除殿中尚書遷吏部尚書時羽林新害張彝之後靈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前尚書李韶循常擢人百姓大為嗟怨亮乃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沉滯者皆稱其能亮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書規亮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在昔其不盡美未足為十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業空辨氏姓高下至於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未精而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之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亮答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時邀幸得為吏部尚書當其壯也尚不如人況今朽老而居帝難之任常思同升舉直以報明主之恩盡忠竭力不為貽厥之累昨為此格有由而然今已為汝所怪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可靜念吾言當為汝論之吾兼正六為吏部郎三為尚書銓衡所宜頗知之矣但古今不同時宜須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人授職此乃與天下群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遺才無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鏡人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哉今勳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起不解書計唯可彎弓推鋒不能指蹤捕噬而已忽令垂組乘軒求其烹鮮之效未曾操刀而使專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不可周溥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況一人望一官何由可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產鑄刑書以救弊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仲尼云德我者亦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由是也但令當來君子知吾意焉後甄琛元修義城陽王徽相繼為吏部尚書利其便己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轉侍中太常卿尋遷左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時劉騰擅權亮託妻劉氏傾身事之故頻年之中名位隆赫有識者譏之轉尚書僕射加散騎常侍正光二年秋疽發於背肅宗遣舍人問疾亮上表乞解僕射送所負荷及印綬詔不許尋卒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襲贈物七百段蠟三百斤贈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諡曰貞烈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為八磨嘉其有濟時用遂教民為碾及為僕射奏於張方橋東堰穀水造水碾磨數十區其利十倍國用便之亮有三子士安士和士泰並彊幹著於當世

士安歷尚書比部郎卒於諫議大夫贈左將軍光州刺史無子弟士和以子乾亨繼

乾亨定武中尚書都兵郎中

士和歷司空主簿通直郎從亮征硤石以軍勳拜冠軍將軍中散大夫西道行臺元脩義左丞行涇州事蕭寶夤之在關中高選寮佐以為督府長史時莫折念生遣使詐降寶夤表士和兼度支尚書為隴右行臺令入秦撫慰為念生所害

士泰歷給事中司空從事中郎諫議大夫司空司馬肅宗末荆蠻侵斥以士泰為龍驤將軍征蠻別將事平以功賜爵五等男建義初遇害於河陰贈都督青兗二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青州刺史諡曰文肅

子肇師襲爵武定末中書舍人

亮弟敬默奉朝請卒於征虜長史贈南陽太守子思韶從亮征硤石以軍功賜爵武城子為冀州別駕

敬默弟敬遠青州州都亮以其賤出殊不經紀論者譏焉

亮從父弟光韶事親以孝聞初除奉朝請光韶與弟光伯雙生操業相侔特相友愛遂經吏部尚書李沖讓官於光伯辭色懇至沖為奏聞高祖嘉而許之太和二十年以光韶為司空行參軍復請讓從叔和曰臣誠微賤未登讓品屬逢

皇朝恥無讓德和亦謙退辭而不當高祖善之遂以和為廣陵王國常侍尋勑光韶兼祕書郎掌校華林御書肅宗初除青州治中後為司空騎兵參軍又兼司徒戶曹出為濟州輔國府司馬刺史高植甚知之政事多委訪焉還青州平東府長史府解勑知州事光韶清直明斷民吏畏愛之入為司空從事中郎以母老解官歸養賦詩展意朝士屬和者數十人久之徵為司徒諮議固辭不拜光韶性嚴毅聲韻抗烈與人平談常若震厲至於兄弟議論外聞謂為忿怒然孔懷雍睦人少逮之孝莊初河間邢杲率河北流民十餘萬衆攻逼州郡刺史元儁憂不自安州人乞光韶為長史以鎮之時陽平路回寓居齊土與杲潛相影響引賊入郭光韶臨機處分在難確然賊退之後刺史表光韶忠毅朝廷嘉之發使慰勞焉尋為東道軍司及元顥入洛自河以南莫不風靡而刺史廣陵王欣集文武以議所從欣曰北海長樂俱是同堂兄弟今宗祏不移我欲受赦諸君意各何如在坐之人莫不失色光韶獨抗言曰元顥受制梁國稱兵本朝拔本塞源以資讎敵賊臣亂子曠代少儔何但大王家事所宜切齒等荷朝眷未敢仰從長史崔景茂前瀛州刺史張烈前鄴州刺史房叔祖徵士張僧皓咸云軍司議是欣乃斬顥使尋徵輔國將軍廷尉少卿未至除太尉長史加左將軍俄遷廷尉卿時祕書監祖瑩以贓罪被劾光韶必欲致之重法太尉城陽王徽尚書令臨淮王彧吏部尚書李神儁侍中李彧並勢望當時皆為瑩求寬光韶正色曰朝賢執事於舜之功未聞有一如何反為罪人言乎其執意不回如此永安末擾亂之際遂還鄉里光韶博學強辯尤好理論至於人倫名教得失之閒摧而論之不以一毫假物家足於財而性儉吝衣馬敝瘦食味麤薄始光韶在都同里人王蔓於夜遇盜害其二子孝莊詔黃門高道穆令加檢捕一坊之內家別搜索至光韶宅綾絹錢布匱篋充積議者譏其矯嗇其家資產皆光伯所營光伯亡悉焚其契河閒邢子才曾貸錢數萬後送還之光韶曰此亡弟相貸僕不知也竟不納刺史元弼前妻是光韶之繼室兄女而弼貪婪多諸不法光韶以親情亟相非責弼銜之時耿翔反於州界弼誣光韶子通與賊連結囚其合家考掠非理而光韶與之辯對辭色不屈會樊子鵠為東道大使知其見枉理出之時人勸令詣樊陳謝光韶曰羊舌大夫已有成事何勞往也子鵠亦數諭之後刺史侯淵代下疑懼停軍益都謀為不軌令數百騎夜入南郭劫光韶以兵脅之責以謀略光韶曰凡起兵者須有名義使君今日舉動直是作賊耳父老知復何計淵雖恨之敬而不敢害尋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不起光韶以世道屯邅朝廷屢變閉門卻掃吉凶斷絕誡子孫曰吾自謂立身無慙古烈但以祿命有限無容希世取進在官以來不冒一級官雖不達經為九卿且吾平生素業足以遺汝官閥亦何足言也吾既運薄便經三娶而汝之兄弟各不同生合葬非古吾百年之後不須合也然贈謚之及出自君恩豈容子孫自求之也勿須求贈若違吾志如有神靈不享汝祀吾兄弟自幼及老衣服飲食未曾一片不同至於兒女官婚榮利之事未嘗不先以推弟弟頃橫禍權作松櫬亦可為吾作松棺使吾見之卒年七十一孝靜初侍中賈思同申啓稱述光韶贈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青州刺史

光韶弟光伯尚書郎青州別駕後以族弟休臨州遂申牒求解尚書奏按禮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臣昆弟不臣諸父封君之孫得盡臣計始封之君即是世繼之祖尚不得臣況今之刺史既非世繼而得行臣吏之節執笏稱名者乎檢光伯請解率禮不愆請宜許遂以明道教靈太后令從之尋除北海太守有司以其更滿依例奏代肅宗詔曰光伯自莅海沂清風遠著兼其兄光韶復能辭榮侍養兄弟忠孝宜有甄錄可更申三年以屬風化後歷太傅諮議參軍前廢帝時崔祖螭張僧皓起逆攻東陽旬日之閒衆十餘萬刺史東萊王貴平欲令光伯出城慰勞兄光韶曰城民陵縱為日已久人人恨之其氣甚盛古人有言衆怒如水火焉以此觀之今日非可慰諭止也貴平彊之光韶曰使君受委一方董攝萬里而經略大事不與國士圖之所共腹心皆趨走羣小既不能綏邊以杜其萌又不能坐觀待其衰挫變迫小弟從為無名之行若單騎獨往或見拘縶若以衆臨之勢必相拒敵縣見無益也貴平逼之不得已光伯遂出城數里城民以光伯兄弟羣情所繫慮人劫留防衛者衆外人疑其欲戰未及曉諭為飛矢所中卒贈征東將軍青州刺史

子滔武定末殷州別駕

史臣曰李崇以風質英重毅然秀立任當將相望高朝野美矣崔亮既明達後事動有名迹於斷年之選失之逾遠救弊未聞終爲國蠹無所苟而已其若是乎光韶居雅仗正有國士之風矣

魏書卷六十六

魏書卷六十六考證

李崇傳崇上表〇臣人龍按崇此表北史作邢卲所上其文大同小異

魏書卷六十六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五十五

崔光

崔光本名孝伯字長仁高祖賜名焉東清河鄃人也祖曠從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之時水慕容氏滅仕劉義隆爲樂陵太守父靈延劉駿龍驤將軍長廣太守與劉彧冀州刺史崔道固共拒國軍慕容白曜之平三齊光年十七隨父徙代家貧好學晝耕夜誦傭書以養父母太和六年拜中書博士轉著作郎與秘書丞李彪參撰國書遷中書侍郎給事黃門侍郎甚爲高祖所知待常曰孝伯之才浩浩如黃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以參贊遷都之謀賜爵朝陽子拜散騎常侍黃門著作如故又兼太子少傅尋以本官兼侍中使持節爲陝西大使巡方省察所經述敘古事因而賦詩三十八篇還仍兼侍中以謀謨之功進爵爲伯光少有大度喜怒不見於色有毀惡之者必善言以報之雖見誣謗終不自申曲直皇興初有同郡二人並被掠爲奴婢後詣光求哀光乃以二口贖免高祖聞而嘉之雖處機近曾不留心文案唯從容論議參贊大政而已高祖每對羣臣曰以崔光之高才大量若無意外咎譴二十年後當作司空其見重如是又從駕破陳顯達世宗即位正除侍中初光與李彪共撰國書太和之末彪解著作事以史事任光彪尋以罪廢世宗居諒闇彪上表求成魏書詔許之彪遂以白衣於秘書省著述光雖領史官以彪意在專功表解侍中著作以讓彪世宗不許遷太常卿領齊州大中正正始元年夏有典事史元顯獻四足四翼雞詔散騎侍郎趙邕以問光光表答曰臣謹按漢書五行志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輅軨中雌雞化爲雄毛變而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爲雄冠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爲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小臣執事爲政之象也言小臣將秉君之威以害政事猶石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爲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臣竊推之頭爲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滋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賊遂破壞四方疲於賦役民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亂今之雞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矣向邕並博達之士考物驗事信而有證誠可畏也臣以邕言推之翅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雛而未大脚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覩之而懼乃能招福闇主視之彌慢所用致禍詩書春秋秦漢之事多矣此陛下所觀者也今或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殆亦前代君房之匹比者南境死亡千計白骨橫野存有酷恨之痛歿爲怨傷之魂義陽屯師盛夏未返荊蠻狡猾征人淹次東州轉輸往多無還百姓困窮絞縊以殞北方霜降蠶婦輟事羣生憔悴莫甚於今此亦賈誼哭歎谷永切諫之時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陛下爲民父母所宜矜恤國重戎戰用兵猶火內外怨斂易以亂離陛下縱欲忽天下豈不仰念太祖取之艱難先帝經營劬勞也誠願陛下留聰明之鑒警天地之意禮處左右節其貴越往者鄧通董賢之盛愛之正所以害之又躬饗加罕宴宗或闕時應親薦郊廟延敬諸父檢訪四方務加休息爰發慈旨撫振貧瘼簡費山池減撤聲飲晝存政道夜以安身博采芻蕘進賢黜佞則兆庶幸甚妖弭慶進禎祥集矣世宗覽之大悅後數日而茹皓等並以罪失伏法於是禮光愈重加撫軍將軍二年八月光表曰去二十八日有物出於太極之西序敕以示臣臣按其形即莊子所謂蒸成菌者也又云朝菌不終晦朔雍門周所稱磨蕭斧而伐朝菌皆指言蒸氣鬱長非有根種柔脆之質凋殞速易不延旬月無擬斧斤又多生墟落穢濕之地罕起殿堂高華之所今極宇崇麗牆築工密糞朽弗加沾濡不及而玆菌欻構厥狀扶疏誠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以爲敗亡之象然懼災修德者咸致休慶所謂家利而怪先國興而妖豫是故桑穀拱庭太戊以昌雊雉集鼎武丁用熙自比鵲巢於廟殿梟鵩鳴於宮寢菌生賓階軒坐之正準諸往記信可爲誡且東南未靜兵革不息郊甸之內大旱跨時民勞物悴莫此之甚承天子育者所宜矜恤伏願陛下追殷二宗感變之意側躬聳誡惟新聖道節夜

斂之忻，彊朝御之歷，養方富之年，保金玉之性，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岳。四年秋，除中書令，進號鎮東將軍。永平元年秋，將刑元愉妾李氏，羣官無敢言者。勑光爲詔，光逡巡不作，奏曰：「伏聞當刑元愉妾李，加之屠割。妖惑扇亂，誠合此罪。但外人竊云李今懷姙，例待分產。且臣尋諸舊典，兼推近事，戮至刳胎，謂之虐刑，桀紂之主，乃行斯事。君舉必書，義無隱昧，酷而乖法，何以示後？陛下春秋已長，未有儲體，皇子襁褓，至有夭失。臣之愚識，知無不言，乞待李獄，以俟育孕。」世宗納之。延昌元年，遷中書監，侍中如故。二年，世宗幸東宮，召光與黃門甄琛、廣陽王淵等，並賜坐。詔光曰：「卿是朕西臺大臣，今當爲太子師傅。」光起拜固辭，詔不許。即命肅宗出，從者十餘人，勑以光爲傅之意，令肅宗拜光。光又拜辭，不當受太子拜，復不蒙許，肅宗遂南面再拜。詹事王顯啓請從太子拜，於是宮臣畢拜。光北面立，不敢答拜，唯西面拜謝而出。於是賜光繡綵一百匹，琛、淵等各有差。尋授太子少傅。三年，遷右光祿大夫，侍中、監如故。四年正月，世宗夜崩，光與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迎肅宗於東宮，安撫內外，光有力焉。帝崩後二日，廣平王懷扶疾入臨，以母弟之親，徑至太極西廡，哀慟禁內，呼侍中、黃門、領軍、二衞，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諸人皆愕然相視，無敢抗對者。光獨攘衰振杖，引漢光武初崩，太尉趙憙橫劍當階，推下親王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不稱善，壯光理義有據。懷聲淚俱止，云侍中以古事裁我，我不敢不服。於是遂還，頻遣左右致謝。初，永平四年，以黃門郎孫惠蔚代光領著作，惠蔚首尾五載，無所厝意。至是三月，尚書令任城王澄表光宜還史任，於是詔光還領著作。四月，遷特進。五月，以奉迎肅宗之功，封光博平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七月，領國子祭酒。八月，詔光乘步挽於雲龍門出入。尋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靈太后臨朝之後，光累表遜位。于忠擅權，光依附之，及忠稍被疎黜，光幷送章綬冠服茅土，表至十餘上，靈太后優答不許。有司奏追于忠及光封邑。熙平元年二月，太師、高陽王雍等奏舉光授肅宗經。初，光有德於靈太后，語在于忠傳。四月，更封光平恩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以朝陽伯轉授第二子勗。其月，勑賜羊車一乘。時靈太后臨朝，每於後園親執弓矢，光乃表上中古婦人文章，因以致諫曰：「孔子云：士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謂禮、樂、書、數、射、御。明前四業，丈夫婦人所同修者，若射御，唯王男子事，不及女。古之賢妃烈媛，母儀家國，垂訓四海，宣教九宗，可秉道懷（疑）率遵仁禮。是以漢后馬、鄧，術邁祖考，羋、嬪、蔡氏，異體偕德。伏惟皇太后含聖履仁，臨朝闡化，肅雍愷悌，靖徽齊穆，孝祀通於神明，和風溢于區宇。因時暇豫，清暑林園，遠頹姑射，眷言曼相，弦矢所發，必中正鵠。威靈退暢，義震上下，文武懾心，左右悅目。吾王不遊，吾何以休？不窺重仞，安見富美？天情沖謙，動容祇愧，以爲舉非靈織，事存無功，豈謂應乾順民，裁成輔相者哉？臣不勝慶幸，謹上婦人文章錄一帙，其集具在內，伏願以時披覽，仰裨未聞。」惠鑾挾之勞，納閑拱之泰，頤精養壽，棲神翰林。是秋，靈太后頻幸王公第宅，光表諫曰：「禮記云：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時歸寧；親沒，使卿大夫聘。春秋紀陳、宋、齊之女，並爲周王后，無適本國之事，是制深於士大夫。許嫁唁兄，又義不得。衞女思歸，以禮自抑，載馳、竹竿所爲作也。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爲宰輔，后猶御武帳以接羣臣，示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伯姬待姆，安就炎燎，樊姜俟命，忍赴洪流，傳皆綴集，以垂來禩。昨軒駕頻出，幸馮翊君、任城王第。雖漸中秋，餘熱尚蒸，衞蓋往還，聖躬煩倦。豐廚嘉醴，罄竭時羞，上壽弗限一觴，方丈甘踰百品。旦及日斜，接對不憩，非謂順時而遊，奉養有度。縱雲輦崇涼，御筵安暢，左右僕侍，衆過千百，扶衞跋涉，袍鉀在身，蒙曝塵日，渙汗流離，致時飢渴，餐飯不贍，賞馬假乘，交費錢帛。昔人稱陛下甚樂，臣等至苦，或其事也。伏惟皇太后月靈炳曜，坤儀挺茂，誕育帝躬，雖興魏道，德踰文母，仁邁和熹，親以天至，遺異莫間，愛由眞固，非侯虛隆，紆屈鑾駕，降臨閭里，榮光帝京，士女欣悅，白首之耋，欣遇僥年，青衿之童，慶屬唐日，千載之所難，一朝之爲易，非至明超古，忘驕釋吝，孰能若斯者哉？魏元以來，莫正斯美，與居出入，自當坦然，豈同往嫌，曲有婦避？但帝族方衍，勳貴增遷，祗請遂多，將成彝式。陛下遵酌前王，貽厥後矩，天下爲公，億兆己任，專薦郊廟，止決大政，輔養神和，簡息遊幸，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悅矣。臣過荷恩榮，所知必

靈[illegible]神龜元年夏光表曰詩稱蔽芾甘
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又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傳曰思其人猶愛其樹況
用其道不恤其人是以書始稽古易本山火觀於天文以察時變觀於人文以
化成天下孟平實匡張刜說安世紀鐘於汾陰伯山抱卷於河右元始孤論
光漢帝之坐石室壁序字懸魏王之慢前哲之寶重壇寶珍愛分篆楷若此之至
也矧乃聖典鴻經炳勒金石理為國楷義成家範迹實世模事則人軌千載之
格言百王之盛烈而令焚荒污毀積榛棘而弗掃為鼯鼠之所栖宿童豎之所
登踞者哉誠可為痛心疾首拊膺扼腕伏惟皇帝陛下孝敬日休自天緯睿垂
心初學儒業方熙皇太后欽明慈淑臨制統化崇道重教留神翰林將披雲臺
而開禮辟雍以招賢儁宜遵闡闕里清彼孔堂而使近在城闉面接宮廟學
校為墟子衿來巷豈所謂建國君民教學為先京邑翼翼四方是則也尋石經
之作起自炎劉繼以曹氏典論初乃三百餘載計末向二十紀矣昔來雖屢經
戎亂猶未大崩侵如聞往者刺史臨州多構圖寺道俗諸用稍有發掘基蹠泥
灰或出於此皇都始遷尚可補復軍國務殷遂不存檢官私顯隱漸加剝撤播
麥納菽秋春相因生蒿杞時致火燎由是經石彌減文字增缺職忝冑教參
掌經訓不能繕修頹墜興復生業倍深慚恥今求遣國子博士一人堪任幹事
者專主周視驅禁田牧制其踐穢料閱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補綴詔曰此乃學
者之根源不朽之永格垂範將來憲章之本便可一依公表光乃令國子博士
李郁與助教韓神固劉燮等勘校石經其殘缺者計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補治
之於後靈太后廢遂寢二年八月靈太后幸永寧寺躬登九層佛圖光表諫曰
伏見親昇上級佇蹕表刹之下祗心圖構誠為福善聖躬玉趾非所踐陟臣庶
恇惶竊謂未可按禮記為人子者不登高不臨深古賢有言寶人失於朝奮大
人墜於中野漢上欲西馳下峻坂袁盎攬轡帝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
百金之子不倚衡如有事敗為奈高廟太后何又云上嘗祭廟出欲御樓船
薛廣德免冠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臣以血汙車輪樂正子春曾參弟子
亦稱至孝動有儀矩堂不過一尺猶有傷足之愧求責累月謂迴固陋以乘
備之實猶崇至敬之重況萬乘一蹕千官何遵禮將祭宗廟必散齋七日致齋
三日然後入祀神明可得而通今雖容像未建已為神明之宅方加雕繢飾麗
丹青人心所祇銳觀滋甚登者既眾異懷若面縱一人之身恆盡誠潔豈左右
臣妾各竭虔仰不可獨昇必有扈侍儻或忘慎非猶酒茹葷而已昨風霾暴興
紅塵四塞白日晝昏特可驚畏春秋宋衛陳鄭同日而災伯姬待姆致焚如之
禍去臺與中青州七級亦號崇壯夜為上火所焚雖梓慎裨竈之明尚不能逆
覩瑞兆變起倉卒預備不虞天道幽遠自昔深誡壇墓必哀廟社致敬雖坐懷
憫入門肅慄適墓不登壟未有昇陟之事傳云公既視朔遂登觀臺其下無天
地先祖之神故可得而乘也內經寶塔高華堪室千萬唯盛言香花禮拜豈有
登上之義獨稱三寶階從上而下人天交接兩得相見超世奇絕莫可而擬恭
敬拜跽悉在下級遠存瞻眺周見山河因其所眄增發嬉笑未能級級加虔步
步崇慎徒使京邑士女公私湊集上行下從理勢以然迄於無窮豈長世競慕
一登而可抑斷哉蓋心信為本形敬乃末重實輕根靖寔踐君恭己正南面者
豈月乘棧極旬御層階今經始既就子來自勸基構已興雕絢漸起紫山華臺
即其宮也伏願息躬親之勞廣風靡之化因立制防班之條限以遏囂汙永歸
清寂下竭肅穆之誠上展瞻仰之敬勿踐勿履顧固儀齡融教闡悟不其博歟
九月靈太后幸嵩高光上表諫曰伏聞明后當親幸嵩高往還累宿鑾遊近甸
存省民物誠足為善雖漸農隙所獲棲畝飢貧之家指為珠玉遺秉滯穗莫不
寶惜步騎萬數來去經踐駕輦雜遝競蹂交馳縱加禁護猶有侵耗士女老幼
微足傷心秋末久旱塵壤委深風霾一起紅埃四塞轉相嶺峽山路危狹聖駕
清道當務萬安栗履澗塞愛犯霜露出入半旬途越數百風曀獨日仰虧和豫
七廟上靈容或未許億兆下心定用惵慄且蠶暫節遠邑桑布列蠶嬆之類登
於川原耕事未起必有頓役終行好生康桑末謝恐悠悠之議將謂為福與
是斯役因於食椒爪牙將於實乘供頓候迎公私擾費尉兵幕士衣履敗穿晝
暄夜凝圍所獲籍異地維拉呼相望霜旱為災所在不稔饑饉薦臻方成儉
歲為民父母所宜存恤以禮節之以儉散乃於收斂初辰致此行事自近及

遠文興替，嘆伏願遠覽虞舜恭己無爲，近遵老易不出戶牖，罷勞形之遊，息傷財之費，動循典防，納諸軌儀，委司責成，寄之耳目，人神幸甚，朝野抃悅。靈太后不從。正光元年冬，賜光几杖衣服。二年春，肅宗親釋奠國學，光執經南面，百寮陪列。司徒京兆王繼頻上表以位讓光。夏四月，以光爲司徒，侍中、國子祭酒、領著作如故。光表固辭，歷年終不肯受。八月，獲禿鶖鳥於宮內，詔以示光。光表曰：

蒙示十四日所得大鳥，此即詩所謂有鶖在梁，解云禿鶖也，貪惡之鳥，野澤所育，不應入殿庭。昔魏氏黃初中有鵜鶘集于靈芝池，文帝下詔以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博求賢俊，太尉華歆由此遜位而讓管寧者也。臣聞野物入舍，古人以爲不善，是以張臶惡鵀，賈誼忌鵩。鵀鵩暫集而去，前王猶爲至誡，況今親入宮禁，爲人所獲，方被畜養，晏然不以爲懼。準諸往義，信有殊矣。且饕餮之禽，必資魚肉，菽麥稻粱，時或餐啄，一食之費，容過斤鎰。今春夏陽旱，穀糴稍貴，窮窘之家，時有菜色。陛下爲民父母，撫之如傷，豈可棄人養鳥，留意於醜形惡聲哉！衞侯好鶴，曾伯愛鳳，身死國滅，可爲寒心。陛下學通春秋，親覽前事，何得口詠其言，行違其誡。願遠師殷宗，近法魏祖，修德延賢，消災集慶。放無用之物，委之川澤，取樂琴書，頤養神性。

肅宗覽表大悅，即棄之池澤。詔召光與安豐王延明議定服章。三年六月，詔光乘步挽至東西上閤。九月，進位太保。光又固辭。光年耆多務，疾病稍增，而自強不已，常在著作，疾篤不歸。四年十月，肅宗親臨省疾，詔斷賓客，中使相望，爲止聲樂，罷諸遊眺。拜長子勵爲齊州刺史。十一月，疾甚，勑子姪等曰：「諦聽吾言。聞曾子有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啓予手，啓予足，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吾荷先帝厚恩，位至於此，史功不成，殁有遺恨，汝等以吾之故，並得名位，勉之勉之，以死報國。修短命也，夫復何言。速可送我還宅。」氣力雖微，神明不亂。至第而薨，年七十三。肅宗聞而悲泣，中使相尋。詔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六十萬、布一千匹、蠟四百斤，大鴻臚監護喪事。車駕親臨，撫屍慟哭，御輦還宮，流涕於路，爲減常膳，言則追傷。每至光坐講讀之處，未嘗不改容悽悼。五年正月，贈太傅，領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開府、冀州刺史，侍中如故，又勑加後部鼓吹、班劍，依太保廣陽王故事，諡文宣公。肅宗祖喪建春門外，茲據衷感，儒者榮之。

初，光太和中依宮商角徵羽本音而爲五韻詩，以贈李彪，彪爲十二次詩以報光。光又爲百三郡國詩以答之，國別爲卷，爲百三卷焉。

光寬和慈善，不逆於物，進退沉浮，自得而已。常慕胡廣、黃瓊之爲人，故爲氣概者所不重。始領軍于忠以光舊德，甚信重焉，每事籌決，光亦傾身事之。元叉於光亦深宗敬。及郭祚、裴植見殺，清河王懌遇禍，光隨時俛仰，竟不匡救，於是天下譏之。自從貴達，罕所申薦，曾啓其女壻彭城劉敬徽，云敬徽爲荊州五龍戍主，女隨夫行，常慮寇抄，南北分張，乞爲徐州長史、兼別駕，暫集京師。肅宗許之，時人比之張禹。光初爲黃門，則讓宋弁；爲中書監，讓汝南王悅；爲太常，讓劉芳；爲少傅，讓元暉、穆紹、甄琛；爲國子祭酒，讓清河王懌、任城王澄；爲車騎、儀同，讓江陽王繼，又讓靈太后父胡國珍；皆顧望時情，議者以爲矯飾。崇信佛法，禮拜讀誦，老而逾甚，終日怡怡，未曾恚忿。曾於門下省晝坐讀經，有鴿飛集膝前，遂入於懷，緣臂上肩，久之乃去。道俗讚詠詩頌者數十人。每爲沙門朝貴請講維摩、十地經，聽者常數百人，即爲二經義疏三十餘卷。識者知其疏略，以貴重爲後坐焉。於講次，凡所爲詩賦銘讚誄頌表啓數百篇，五十餘卷，別有集。光十一子：勵、勗、勔、勸、劼、勊、勍、勑、勤、勦、勉。

勵，字彥德，器學才行，最有父風。舉秀才，中軍彭城王參軍、祕書郎中。以父光爲著作，固辭不拜。歷員外郎、騎侍郎、太尉記室、散騎侍郎。以繼母憂去職。神龜中，除司空從事中郎。正光二年，拜中書侍郎，領軍將軍元义爲明堂大將，以勵爲長史。與從兄鴻俱知名於世。四年十月，父光疾甚，詔拜征虜將軍、齊州刺史，以父寢疾，衣不解帶。及光薨，肅宗每加存慰。五年春，光葬於本鄉，又詔遣主書張文伯宣弔焉。孝昌元年十二月，詔除太尉長史，仍爲齊州大中正，襲父爵。建義初，遇害河陰，時年四十八。贈侍中、衞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子挹，襲。武定末，太尉屬。齊受禪，爵例降。

挹弟損，儀同開府主簿。

勗，武定末，征虜將軍、安州刺史、朝陽伯。齊受禪，例降。

勔，字彥儒，亦有父風。司空記室、通直散騎侍郎、寧遠將軍、清河太守，帶樂陵鎮

將爲逆賊崔景安所害，贈征虜將軍、齊州刺史。

子橒，太尉參軍事。

勖，武定中，中書郎。

光弟敬友，本州治中，頗有受納，御史案之，乃與守者俱逃。後除梁郡太守，會遭所生母憂，不拜。敬友精心佛道，晝夜誦經。免喪之後，遂菜食終世。恭寬接下，修身厲節。自景明已降，頻歲不登，飢寒請丐者，皆取足而去。又置逆旅於肅然山南大路之北，設食以供行者。延昌三年二月卒，年五十九。

子鴻，字彥鸞，少好讀書，博綜經史。太和二十年，拜彭城王國左常侍。景明三年，遷員外郎，兼尚書虞曹郎中，勑撰起居注。遷給事中，兼祠部郎，轉尚書都兵郎中。詔太師、彭城王勰以下公卿朝士儒學才明者三十人，議定律令於尚書上省，鴻與光俱在其中，時論榮之。永平初，豫州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據懸瓠叛，詔鎮南將軍邢巒討之，以鴻爲行臺鎮南長史，從三公郎中加輕車將軍。遷員外散騎常侍，領郎中。延昌二年，將大考百寮，鴻以考令於體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惟王者爲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揚清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升夕進，年歲數遷，豈拘一階半級，閡以員寮等位者哉？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人稱此職，或超騰昇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而遷進者，披卷則人人而是，舉目則朝貫皆然。故能時收多士之譽，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一考轉一階，貴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黃、龔，儒學如王、鄭，史才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爲常流所攀，選曹亦抑爲一概，不曾甄別。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明旨已行，猶宜消息。」世宗不從。三年，鴻以父憂解任，甘露降其廬前樹。十一月，世宗以本官徵鴻。四年，復有甘露降其京兆宅之庭樹。復加中堅將軍，常侍、領郎如故。遷中散大夫、高陽王友，仍領郎中。其年，爲司徒長史。正光元年，加前將軍，修高祖、世宗起居注。光撰魏史，徒有卷目，初未考正，闕略尤多，每云此史會非我世所成，但須記錄時事，以待後人。臨薨言鴻於肅宗。五年正月，詔鴻以本官修緝國史。孝昌初，拜給事黃門侍郎，尋加散騎常侍、齊州大中正。鴻在史甫爾，未有所就，尋卒。贈鎮東將軍、度支尚書、青州刺史。

鴻弱冠便有著述之志，見晉魏前史皆成一家，無所措意。以劉淵、石勒、慕容儁、苻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孑、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並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鴻乃撰爲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焉。鴻二世仕江左，故不錄僭晉、劉、蕭之書。又恐識者責之，未敢出行於外。世宗聞其撰錄，遣散騎常侍趙邕詔鴻曰：「聞卿撰定諸史，甚有條貫，便可隨成者送呈，朕當於機事之暇覽之。」鴻以其書有與國初相涉，言多失體，且既未訖，迄不奏聞。鴻後典起居，乃妄載其表曰：

臣聞帝王之興也，雖誕應圖籙，然必有驅除，蓋所以翦彼厭政，成此樂推。故戰國紛紜，年過十紀，而漢祖夷殄羣豪，開四百之業。歷文、景之懷柔，襲夏世宗之奮揚威武，始得涼朔同文，軒越一軌。於是談、遷感漢德之盛，痛諸史放絕，乃鈐括舊書，著成太史，所謂緝茲人事，光彼天時之義也。昔晉惠不競，華戎亂起，三帝受制於姦臣，二皇晏駕於非所，五都蕭條，鞠爲煨燼。趙燕既爲長蛇，遼海緬成殊域，窮兵銳進，以力相雄，中原無主，八十餘年。遺晉僻遠，勢略孤微，民殘兵革，靡所歸控。皇魏龍潛幽代，世篤公劉，內修德政，外抗諸偽，并冀之民，懷寶之士，襁負而至者，日月相尋。雖邠岐之赴太王，謳歌之歸西伯，實可同年而語矣。太祖道武皇帝以神武之姿，接金行之運，應天順民，龍飛受命。太宗必世重光，業隆玄默。世祖雄才叡略，闡曜威靈，農戰兼修，掃清氛穢，歲垂四紀，而寰宇一同。儋耳文身之長，卉服斷髮之酋，莫不請朔率職，重譯來庭。隱愍鴻濟之澤，三樂擊壤之歌，百姓始得陶然蘇息，欣於堯舜之世。自晉永寧以後，雖所在稱兵，競自尊樹，而能建邦命氏成爲戰國者，十有六家。善惡興滅之形，用兵乖會之勢，亦足以垂之將來，昭明勸戒。但諸史殘缺，體例不全，編錄紛謬，繁略失所，宜審正不同，定爲一書。伏惟高祖以大聖應期，欽明御運，合德乾坤，同光日月，建格天之功，創不世之法，開鑿生民，惟新大造。陛下以青陽繼統，叡武承天，應符屈己，則道高三五；顧神至境，則洞彼玄宗。剖判百家，斟酌六籍，遠邁石渠，美深白虎。至如導禮革俗之風，昭文變性之化，固以感彼禽魚，穆茲寒暑，而況愚臣

沐浴太和，懷音正始，而可不勉強難掌之性，砥礪木石之心哉。誠知散謝允南，才非承祚，然國志史考之美，竊亦輒所庶幾。始自景明之初，搜集諸國舊史，屬遷京甫爾，率多分散，求之公私，驅馳數歲。又臣家貧祿薄，唯任孤力，至於紙盡，書寫所資，每不周接。暨正始元年，寫乃向備，謹於吏按之暇，草構此書。區分時事，各繫本錄，破彼異同，凡爲一體；約損煩文，補其不足。三豕五門之類，一事異年之說，備以長曆考諸舊志，刪正差謬，定爲實錄，商校大略，著春秋百篇。至三年之末，草成九十五卷。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據蜀時書，尋訪不獲，所以未及繕成，輟筆私求，七載於今。此書本江南撰錄，恐中國所無，非臣私力所能終得。其起兵僭號，事之始末，乃亦頗有，但不得此書，懼簡略不成。久思陳奏，乞敕緣邊求採，但愚賤無因，不敢輕輒。散騎常侍、太常少卿、荊州大中正臣趙邕忽宣明旨，敕臣送呈，不悟九皋微志，乃得上聞，奉敕欣惶，慶懼兼至。今謹以所訖者附臣邕呈奏。臣又別作序例一卷，年表一卷，仰表皇朝統括大義，俯明愚臣著錄微體。徒竊慕古人立書美意，文致疏鄙，無一可觀，簡御之日，伏深慙悸。鴻意如此，然自正光以前，不敢顯行其書。自後以其伯光貴重當朝，知時人未能發明其事，乃頗相傳讀，亦以光故，執事者遂不論之。鴻經綜既廣，多有違謬。至如太祖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以爲改在元年；太宗永興二年，慕容超擒於廣固，鴻又以爲事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敗於長安，而鴻亦以爲滅在元年。如此之失，多不考正。

子子元，祕書郎。後永安中乃奏其父書曰：「臣亡考故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前將軍、齊州大中正鴻，不殞家風，式纘世業，古學克明，在新必鏡，多識前載，博極羣書，史才富洽，號稱籍甚。年止壯立，便斐然著述，意正始之末，任屬記言，撰緝餘暇，乃刊著趙、燕、秦、夏、涼、蜀等遺載，爲之贊序，褒貶評論。先朝之日，草構悉了，唯有李雄蜀書搜索未獲，闕茲一國，遲留未成。去正光三年，購訪始得，討論適訖，而先臣棄世。凡十六國，名爲春秋，一百二卷，近代之事，最爲備悉。未曾奏上，弗敢宣流。今繕寫一本，敢以仰呈，儻或淺陋，不回睿賞，乞藏祕閣，以廣異家。」子元後謀反，事發逃竄，會赦免，尋爲其叔鵾所殺。

光從祖弟長文，字景翰，少亦從於代都，聰敏有學識。太和中，除奉朝請，遷洛，拜司空參軍事，營構華林園。後兼員外散騎常侍，爲宕昌使主。還，授給事中、本國中正，尙書庫部郎。正始中，大修器械，爲諸州造仗都使、齊州太原太守、雍州撫軍府長史，以廉慎稱。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轉太府少卿，丞相高陽王雍諮議參軍、太中大夫。永安中，以老拜征虜將軍、平州刺史。還家，專讀佛經，不關世事。年七十九，天平初卒。贈使持節、征東將軍、齊州刺史，謚曰貞。

子慈緒，字德林，永熙初，征虜將軍、徐州征東府長史。

長文從弟庠，字文序，有幹用。初除侍御史、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頻使高麗。轉步兵校尉，又轉司空掾，領左右直長，出除相州長史，遷拜河陰、洛陽令，以彊直稱。遷東郡太守。元顥寇逼郡界，庠拒不從命，棄郡走還鄉里。孝莊還宮，賜爵平原伯，拜潁川太守。二年五月，爲城民王早、蘭寶等所害。後贈驃騎將軍、吏部尙書、齊州刺史。

子罕，襲爵，齊受禪，例降。

光族弟榮先，字隆祖，涉經史，州辟主簿。

子鐸，有文才，冠軍將軍、中散大夫。

鐸弟覲，寧遠將軍、羽林監。

史臣曰：崔光風素虛遠，學業淵長。高祖歸其才博，許其大至，明主固知臣也。歷事三朝，師訓少主，不出宮省，坐致台傳，斯亦近世之所希有。但顧懷大雅，託迹中庸，其於容身之譏，斯乃胡廣所不免也。鴻博綜古今，立言爲事，亦才志之士乎。

魏書卷六十七

魏書卷六十七考證

崔光傳鴻乃撰爲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臣人龍按唐史臣所作晉書載記大都出於此書。

魏書卷六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五十六

甄琛　高聰

甄琛字思伯，中山毋極人，漢太保甄邯後也。父凝，州主簿。琛少敏悟，閨門之內兄弟戲狎，不以禮法自居。頗學經史，稱有刀筆，而形貌短陋，鮮風儀。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弈棋棄日，至乃通夜不止。手下蒼頭常令秉燭，或時睡頓，大加其杖，如此非一。奴後不勝楚痛，乃白琛曰：「郎君辭父母，仕宦京師，若爲讀書執燭，奴不敢辭罪，乃以圍棋，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惕然慚感，遂從許叡、李彪假書研習，聞見益優。太和初，拜中書博士，遷諫議大夫，時有所陳，亦爲高祖知賞。轉通直散騎侍郎，出爲本州征北府長史，後爲本州陽平王頤衛軍府長史。世宗踐祚，以琛爲中散大夫，兼御史中尉，轉通直散騎常侍，仍兼中尉。琛表曰：王者道同天壤，施齊造化，濟時拯物，爲民父母。故年穀不登，爲民祈祀。乾坤所惠，天子順之；山川祕利，天子通之。苟益生民，損躬無吝，如或所聚，唯爲賑恤。是以月令稱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禽獸者，皆野虞教導之；其迭相侵奪者，罪之無赦。此明導民而弗禁，通有無以相濟也。周禮雖有川澤之禁，正所以防其殘盡，必令取之有時。斯所謂障護雖在公，更所以爲民守之耳。且一家之長，惠及子孫；一運之君，澤周天下；皆所以厚其所養，以爲國家之富。未有尊居父母而醯醢是吝，富有萬品而一物是規。今者天爲黔首生鹽，國與黔首障護，假獲其利，是猶富專口斷，不及四體也。且天下夫婦歲貢粟帛，四海之有備奉一人，軍國之資取給百姓，天子亦何患乎貧，而苟禁一池也？古之王者，世有其民，或水火以濟其用，或巢宇以誨其居，或教農以去其飢，或訓衣以除其敝。故周詩稱教之誨之，飲之食之，皆所以撫覆導養，爲之求利者也。臣性昧知理，識無遠尚，每觀上古愛民之迹，時讀中葉驟稅之書，未嘗不歎彼遠大，惜此近狹。今僞弊相承，仍崇關鄽之稅；大魏恢博，唯受穀帛之輸。是使遠方聞者，罔不歌德。昔亶父以棄寶得民，碩鼠以受財失衆，君王之義，宜其高矣。魏之簡稅，惠實遠矣。語稱出內之吝，有司之福；施惠之難，人君之禍。夫以府藏之物，猶以不施而爲災，況府外之利，而可吝之於黔首？且善藏者藏於民，不善藏者藏於府。藏於民者民欣而君富，藏於府者國怨而民貧。國怨則示化有虧，民貧則君無所取。願弛茲鹽禁，使沛然遠及，依周禮置川衡之法，使之監導而已。

詔曰：「民利在斯，深如所陳。付八座議可否以聞。」司徒、錄尚書、彭城王勰，兼尚書邢巒等奏：琛之所列，富乎有言，首尾大備，或無可貶。但恐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是用遲回，未謂爲可。竊惟古之善爲治者，莫不昭其勝途，悟其遠理，及於救世，升降稱時，欲令豐無過溢，儉不致敝，役養消息，備在厥中，節約取足，成其性命。如不爾者，焉用君爲？若任其生產，隨其啄食，便是芻狗萬物，不相有矣。自大道既往，恩惠生焉，下奉上施，卑高理睦。然恩惠既交，思拯之術廣；恒恐財不贍國，澤不厚民，故多方以達其情，立法以行其志。至乃取貨山川，輕在民之貢；立稅關市，裨十一之儲。收此與彼，非利己也；回彼就此，非爲身也。所謂集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藉造物之富，賑造物之貧。徹商賈給戎戰，賦四民贍軍國，取乎用乎，各有義已。禁此淵池，不專大官之御；斂此匹帛，豈爲後宮之資。既潤不在己，彼我理一，猶積而散之，將焉所吝。且稅之本意，事有可求，固以希濟生民，非爲富賄藏貨。不爾者，昔之君子何爲然哉？是以後來經圖，未之或改。故先朝商校，小大以情，降鑒之流，廢興復鹽禁。然自行以來，典司多怠，出入之間，事不如法，遂令細民怨嗟，商販輕議，此乃用之者無方，非興之者有謬。至使朝廷明識，聽營其間。今而罷之，懼失前旨，一行一改，法若易棋，參論理要，宜依前式。

詔曰：「司鹽之稅，乃自古通典，然興制利民，亦代或不同，苟可以富氓益化，唯理所在。甄琛之表，實所謂助政毗治者也。可從其前計，使公私並宜，川利無擁。尚書嚴爲禁豪強之制也。」詔琛參八座議事。尋正中尉，常侍如故。遷侍中，領中尉。琛俛眉畏避，不能繩糾貴遊，凡所劾治，率多下吏。於時趙修盛寵，琛傾身事之。琛父凝爲中散大夫，弟僧林爲本州別駕，皆託修申達。至修姦詐事露，明當收考，今日乃舉其罪。及監決修鞭，猶相隱惻，然告人曰：「趙修小人，背如土牛，殊耐鞭杖。」有識以此非之。修死之明日，琛與黃門郎李憑以朋黨被召詣尚書，兼尚

書元英邢巒窮其阿附之狀琛曾拜官諸賓悉集巒乃晚至琛謂巒曰卿何處放蛆來今晚始顧巒以戲言巒變色銜忿及此大相推窮司徒公錄尚書北海王詳等奏曰臣聞黨人為患自古所疾政之所忌雖寵必誅皆所以存天下之至公保靈基於永業者也伏惟陛下叡聖前暉淵鑒幽慝恩斷近習憲軌唯新大政蔚以增光鴻猷於焉永泰謹按侍中領御史中尉甄琛身居直法糾擿是司風邪響黷猶宜劾糾況趙修奢暴聲著內外侵公害私朝野切齒而琛嘗不陳奏方更往來綢繆結納以為朋黨中外影響致其談譽令布衣之父超登正四之官七品之弟越陟三階之祿虧先皇之選典塵聖明之官人又與武衛將軍黃門郎李憑相為表裏憑兄叨封知而不言及修釁彰方加彈奏生則附其形勢死則就地排之竊天之功以為己力仰欺朝廷俯罔百司其為鄙詐於茲甚矣不實不忠寔合貶黜謹依律科徒請以職除其父中散實為叨越雖皇族帝孫未有此例既得不以倫請下收奪李憑朋附趙修是親是仗交遊之道不依恆度或晨昏從就或吉凶往來至乃身拜其親妻見其子每有家事必先請託緇點皇風塵鄙正化此而不糾將何以肅整阿諛獎厲忠概請免所居官以肅風軌奏可琛遂免歸本郡左右相連死黜者三十餘人始琛以父母年老常求解官扶侍故高祖授以本州長史及貴達不復請歸至是乃還供養數年遭母憂母鉅鹿曹氏有孝性夫氏去家路踰百里每得魚肉菜果珍美口實者必令僮僕走奉其母乃後食焉琛母服未闋復喪父琛於塋兆之內手種松柏隆冬之月負擔水土鄉老哀之咸助加力十餘年中墳成木茂與弟僧林誓以同居沒齒專事產業躬親農圃時以鷹犬馳逐自娛朝廷有大事猶上表陳情久之復除散騎常侍領給事黃門侍郎定州大中正大見親寵委以門下庶事出參尚書入廁帷幄琛高祖時兼主客郎迎送蕭賾使彭城劉纘琛欽其器貌常歎詠之纘子晰為朐山戍主晰死家屬入洛有女年未二十琛已六十餘矣乃納晰女為妾婚日詔給廚費琛深所好悅世宗時調戲之盧昶敗於朐山詔琛馳驛檢按還河南尹加平南將軍黃門中正如故琛表曰詩稱京邑翼翼四方是則者京邑是四方之本安危所在不可不清是以國家居代患多盜竊世祖太武皇帝親自發憤廣置主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長及五等散男有經略者乃得為之又多置吏士為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今遷都已來天下轉廣四遠赴會事過代都五方雜沓難可備簡寇盜公行劫害不絕此由諸坊混雜釐比不精主司闇弱不堪檢察故也凡使人攻堅木者必為之擇良器今河南郡是陛下天山之堅木盤根錯節亂植其中六部里尉即攻堅之利器非貞剛精銳無以治之今擇尹既非南金里尉鉛刀而割欲望清肅都邑不可得也里正乃流外四品職輕任碎多是下才人懷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盜得容姦百賦失理邊外小縣所領不過百戶而令長皆以將軍居之京邑諸坊大者或千戶五百戶其中皆王公卿尹貴勢姻戚豪猾僕隸蔭養姦徒高門邃宇不可干問又有州郡俠客蔭結貴遊附黨連群陰為市劫比之邊縣難易不同今難彼易此實為未愜王者立法隨時從宜改弦易調明主所急先朝立品不必即定施而觀之不便則改今閑官靜任猶聽長兼況煩劇要務不得簡能下領請取武官中八品將軍已下幹用貞濟者以本官俸恤領里尉之任各食其祿高者領六部尉中者領經途尉下者領里正不爾請少高里尉之品選下品中應遷之者進而為之則督責有所輦轂可清詔曰里正可進至勳品經途從九品六部尉正九品諸職中簡取何必須武人也琛又奏以羽林為遊軍於諸坊巷司察盜賊於是京邑清靜至今踵焉轉太子少保黃門如故大將軍高肇伐蜀以琛為使持節假撫軍將軍領步騎四萬為前驅都督琛次梁州獠亭會世宗崩班師高肇既死以琛肇之黨也不宜復參朝政出為營州刺史加安北將軍歲餘以光祿大夫李思穆代之時年六十五矣遂停中山久之乃赴洛除鎮西將軍涼州刺史猶以琛高氏之昵也不欲處之於內尋徵拜太常卿仍以本將軍出為徐州刺史及入辭肅宗琛辭以老詔除吏部尚書將軍如故未幾除征北將軍定州刺史衣錦晝遊大為稱滿治體嚴細甚無聲譽崔光辭司徒之授也琛與光書外相抑揚內實附會也光亦揣其意復書褒美以悅之徵為車騎將軍特進又拜侍中以其衰老詔賜御府杖朝直杖以出入正光五年冬卒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萬物七百段蠟三百斤贈司徒公尚書左僕射加

後部鼓吹太常議謚文穆吏部郎袁翻奏曰案禮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生於己名生於人故闔棺然後定謚皆累其生時美惡所以爲將來勸戒身雖死使名常存也凡薨亡者屬所卽言大鴻臚移本郡大中正條其行迹功過承中正移言公府下太常部博士評議爲謚列上謚不應法者博士坐如選舉不以實論若行狀失實中正坐如博士自古帝王莫不殷勤重愼以爲褒貶之實也今之行狀皆出自其家任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無復相是非之事臣子之欲光揚君父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是以極辭肆意無復限量觀其狀也則周孔聯鑣伊顏接衽論其謚也雖窮文盡武罔或加焉然今之博士與古不同唯知依其行狀又先問其家人之意臣子所求便爲議上都不復斟酌與奪商量是非致號謚之加與汎階莫異專以極美爲稱無復貶降之名禮官之失一至於此案甄司徒行狀至德與聖人齊蹤鴻名共大賢比跡文穆之謚何足加焉但比來贈謚於例普重如甄琛之流無不復謚謂宜依謚法慈惠愛民曰孝宜謚曰孝穆公自今已後明勒太常司徒有行狀如此言辭流宕無復節限者悉請裁量不聽爲受必準人立謚不得甚加優越復仍踵前來之失者付法司科罪從之琛祖載肅宗親送降車就輿弔服哭之遣舍人慰其諸子琛性輕簡好嘲謔故少風望然明解有幹具在官清白自高祖世宗咸相知待肅宗以師傅之義而加禮焉所著文章鄙碎無大體時有理詣磔四聲姓族廢興會通緇素三論及家誨二十篇篤學文一卷頗行於世

琛長子侃字道正郡功曹釋褐祕書郎性險薄多與盜劫交通隨琛在京以酒色夜宿洛水亭舍毆擊主人爲司州所劾淹在州獄琛大以慚慨廣平王懷爲牧與琛先不協欲具案窮推琛託左右以聞世宗遣白衣吳仲安勑懷寬放懷固執治之久乃特旨出之侃自此沉廢卒於家

侃弟楷字德方粗有文學頗習吏事太平中上高祖頌十二篇文多不載優詔報之琛啓除祕書郎世宗崩未葬楷與河南尹丞張普惠等飲戲免官任城王澄爲司徒引爲功曹參軍稍遷尚書儀曹郎有當官之稱肅宗末定州刺史廣陽王淵被徵還朝時楷丁憂在鄉淵臨發召楷不兼長史委以州任尋值鮮于修禮毛普賢等率北鎭流民反於州西北之左人城屠村掠野引向州城州城之內先有燕恆雲三州避難之戶皆依傍市鄽草廬攢住修禮等聲云欲收此輩共爲舉動既外寇將逼恐有內應楷見人情不安慮有變起乃收州人中粗豪者皆殺之以威外賊固城民之心及刺史元固大都督楊津等至楷乃還家後修禮等忿楷屠害北人遂掘其父墓載棺巡城示相報復孝莊時徵爲中書侍郎尒朱榮之死帝以其堪率鄉義除試守常山太守賜絹二百疋出帝初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衞將軍右光祿大夫齊文襄王取爲儀同府諮議參軍天平四年卒年四十六贈驃騎將軍祕書監滄州刺史

楷弟寬字仁規自員外散騎侍郎本州別駕稍遷太尉從事中郎治書侍御史武定初謝病還鄉卒於家

僧林終於鄉里

琛從父弟密字叔雍清謹少嗜欲頗涉書史太和中舉朝請密疾世俗貪競乾沒榮寵曾作風賦以見意後參中山王英軍事英鍾離敗退鄉人蘇良沒於賊手密盡私財以贖之良既歸傾資報密密一皆不受謂良曰濟君之日本不求貨豈相贖之意也歷太尉錯曹遷國子博士肅宗末通直散騎常侍冠軍將軍時賊帥葛榮侵擾河北裴衍源子邕敗沒人情不安詔密爲相州行臺援守鄴城莊帝以密全鄴之勳賞安市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遷平東將軍光祿大夫領廷尉少卿尋轉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靜初車騎將軍廷尉卿在官有平直之譽出爲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興和四年卒贈驃騎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曰靖

長子儉字元恭官至前將軍太中大夫卒

儉弟頤有才學亦早卒

琛同郡張纂字伯業祖珍字文表慕容寶度支尚書太祖平中山入國世祖時拜中書侍郎眞君元年關右慰勞大使二年拜使持節鎭西將軍涼州刺史卒贈征東將軍燕州刺史謚曰穆纂頗涉經史雅有氣尚交結勝流太和中釋褐

奉朝請稍遷伏波將軍任城王澄鎭北府騎兵參軍帶魏昌縣令吏民安之後爲北中府司馬久之除樂陵太守在郡多所受納聞御史至棄郡逃走於是除名乃卒天平初贈使持節都督冀定二州諸軍事驃騎將軍定州刺史

纂叔感字崇仁有器業不應州郡之命

子宜軌少孤事母以孝聞歷郡功曹州主簿延昌中釋褐奉朝請冀州征東府長流參軍轉相州中軍府錄事參軍定州別駕後除鎭遠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出爲相州撫軍府司馬宜軌性通率輕財好施屬葛榮圍城與刺史李神有固守之効永安中以功賜爵中山公中興初坐事死於鄴

子子瑜

纂從弟元賓太和十六年出身奉朝請遷員外郎給事中正光中除中堅將軍射聲校尉永安三年卒永熙中外生高敖曹貴達啓贈持節撫軍將軍瀛州刺史

子辨天平中司徒行參軍

高聰字僧智本渤海蓚人曾祖軌隨慕容德徙青州因居北海之劇縣父法昂劉駿車騎將軍王玄謨甥也少隨玄謨征伐以軍功至員外郎早卒聰生而喪母祖母王撫育之大軍攻尅東陽聰徙入平城與蔣少游爲雲中兵戶窘困無所不至族祖允視之若孫大加賙給聰涉獵經史頗有文才允嘉之數稱其美言之朝廷云青州蔣少游與從孫僧智雖爲孤弱然皆有文情由是與少游同拜中書博士積十年轉侍郎以本官爲高陽王雍友稍爲高祖知賞太和十七年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蕭昭業高祖定都洛陽追詔聰等曰比於河陽敕卿仍居瀍洛周視舊業依然有懷固欲先之營之後乃薄伐且以曠喪甫爾使通在昔乘危幸凶君子弗取是用輟茲前圖遠期來會爰息六師三川是宅將底居成周永恢皇宇今更造璽書以代往詔比所敕授隨宜變之著勗皇華無替指意使還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太府少卿轉兼太子左率聰微習弓馬乃以將用自許高祖銳意南討專訪王肅以軍事聰託肅願以偏裨自効肅言之於高祖故假聰輔國將軍統兵二千與劉藻傅永成道益任莫問俱受肅節度同援渦陽而聰躁怯少威重所經淫掠無禮及與賊交望風退敗與藻等同囚於懸瓠高祖恕死徙平州爲民行居瀛州屬刺史王質獲白兔將獻託聰爲表高祖見表顧爲王肅曰在下那得復有此才而令朕不知也肅曰比高聰北徙此文或其所製高祖悟曰必應然也何應更有此輩世宗初聰復竊還京師六輔之廢聰之謀也世宗親政除給事黃門侍郎加輔國將軍遷散騎常侍黃門如故世宗幸鄴還於河內懷界帝親射矢一里五十餘步侍中高顯等奏伏見親御弧矢臨原弋遠弦動羽馳矢鏃所逮三百五十餘步臣等伏惟陛下聖武自天神藝夙茂巧會騶虞之節妙盡矍圃之儀威稜攸暨麀兕懾氣才猛所拔勍憝弭心足以肅截九區赫服八宇矣威事奇迹必宜表述請勒銘射宮永彰聖藝詔曰此乃弓弧小藝何足以示後葉而喉脣近侍苟以爲然亦豈容有異便可如請遂刊銘於射所聰爲之詞趙修嬖幸聰深朋附及詔追贈修父聰爲碑文出入同載觀視碑石聰每見修迎送盡禮聰又爲修作表陳當時便宜教其自安之術由是迭相親狎修死甄琛李憑皆被黜落聰亦深用危慮而聰先以疎宗之情曲事高肇竟獲自免肇之力也修之任勢聰傾身事之及修之死言必毀惡茹皓之寵聰又媚附每相招命言笑攜撫公私託仗無所不至每稱皓才識明敏非趙修之儔乃因皓啓請青州鎭下治中公廨以爲私宅又乞水田數十頃皆被遂許及皓見戮聰以爲死之晚也其薄於情義類皆如此侍中高顯出授護軍聰轉兼其處於時顯兄弟疑聰間搆而求之聰居兼十餘旬出入機要言卽眞無遠慮藉貴因權耽於聲色賄納之音聞於遐邇中尉崔亮知肇微恨遂面陳聰罪世宗乃出聰爲平北將軍幷州刺史聰善於去就知肇嫌之側身承奉肇遂待之如舊聰在幷州數歲多不率法又與太原太守王椿有隙再爲大使御史舉奏肇每以宗私相援事得寢緩世宗末拜散騎常侍平北將軍肅宗踐祚以其素附高肇出爲幽州刺史將軍如故尋以高肇之黨與王世義高綽李憲崔楷蘭氛之爲中尉元匡所彈靈太后並特原之聰遂停廢于家斷絕人事唯修營園果以聲色自娛久之拜光祿大夫加安北將軍聰心望中書令然後出作青州願竟不果正光元年夏卒年六十九靈太后聞其病遣主書

聞之，聽對使者歔欷慟泣。及聞其亡，嗟悼良久，言：「朕既無福，大臣殞喪，且其與朕父南征，契闊戎旅，特可感念。」賵布帛三百匹，冰一車，贈撫軍將軍、青州刺史，諡曰獻。聽有妓十餘人，有子無子，皆注籍爲妾，以悅其情。及病，不欲他人得之，並令燒指吞炭，出家爲尼。聽所作文筆二十卷，別有集。

子長雲，字彥鴻，起家秘書郎、太尉主簿，稍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建義初，於河陰遇害。贈安東將軍、兗州刺史。

長雲弟叔山，字彥甫，司徒行參軍，稍遷寧朔將軍、越騎校尉。卒，贈太常少卿。

史臣曰：甄琛以學尚刀筆，早樹聲名，受遇三朝，終至崇重。高聽才尚見知，名位顯著，而異軌同奔，咸經於危覆之轍，惜乎。

魏書卷六十八

魏書卷六十八考證

甄琛傳遂從許叡李彪假書研習聞見益優○許叡李彪，北史作許赤彪。

僧林終於鄉里○臣照按：僧林既不著爲甄琛何人，又止綴於鄉里四字，亦成一附傳，史家荒率如此。

魏書卷六十八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五十七

崔休　裴延儁　袁翻

崔休字惠盛，清河人，御史中丞逞之玄孫也。祖靈和，仕劉義隆為員外散騎侍郎。父宗伯，世宗初，追贈清河太守。休少孤貧，矯然自立。舉秀才，入京師，與中書郎宋弁、通直郎邢巒雅相知友。尚書王嶷欽其人望，為長子娉休姊，贍以貨財，由是少振。高祖納休妹為嬪，以為尚書主客郎，轉通直正員郎，兼給事黃門侍郎。休好學，涉歷書史，公事軍旅之隙，手不釋卷。崇尚先達，愛接後來，常參高祖侍席，禮遇次於宋、郭之輩。高祖南伐，以北海王為尚書僕射，統留臺事，以休為尚書左丞。高祖詔休曰：「北海年少，未閑政績，百揆之務，便以相委。」轉長史，兼給事黃門侍郎。後從駕南行，及車駕還幸彭城，汎舟泗水，詔在侍筵，觀者榮之。世祖初，休以第七祖父未葬，固求渤海，於是除之。性嚴明，雅長治體，下車先戮豪猾數人，廣布耳目，所在姦盜，莫不擒翦。百姓畏之，寇盜止息，清身率下，渤海大治。時大儒張吾貴有盛名於山東，西方學士咸相宗慕，弟子自遠而至者恆千餘人，生徒既眾，所在多不見容。休乃為設俎豆，招延禮接，使肄業而還，儒者稱為口實。入為吏部郎中，遷散騎常侍，權兼選任。休愛才好士，多所拔擢。廣平王懷數引談宴，世宗責其與諸王交遊，免官。後除龍驤將軍、洛州刺史。在州數年，以母老辭州，許之，尋行幽州事。徵拜司徒右長史。休聰明強濟，雅善斷決，幕府多事，辭訟盈几，剖判若流，殊無擁滯，加之公平清潔，甚得時談。復除吏部郎中，加征虜將軍、冀州大中正，遷光祿大夫，行河南尹。肅宗初，即真，加平東將軍。尋除平北將軍、幽州刺史，進號安北將軍，遷安東將軍、青州刺史。青州九郡民單爾等伯徽劉通等一千人上書訟休德政，靈太后善之。休在幽青州五六年，皆清白愛民，甚著聲績，二州懷其德澤，百姓追思之。徵為安南將軍、度支尚書，尋進號撫軍將軍、七兵尚書，又轉殿中尚書。休久在臺閣，明習典禮，每朝廷疑議，咸取正焉。諸公咸相謂曰：「崔尚書下意處，我不能異也。」正光四年卒，年五十二。

贈帛五百匹，贈車騎將軍、尚書僕射、冀州刺史，謚文貞侯。休少而謙退，事母孝謹。及為尚書，子仲文納丞相雍第二女，女妻領軍元乂長庶子祕書郎稚舒，恃二家志氣，微改，內有自得之心，外則陵藉同列，尚書令李崇、左僕射蕭寶夤、右僕射元欽皆以雍、乂之故，每憚下之。始休母房氏欲以休女妻其外孫邢氏，休不欲，乃違其母情，以妻乂子，議者非之。休有九子。

長子㥄，字長儒，武定中，七兵尚書、武城縣開國公。

㥄弟仲文，散騎常侍。

仲文弟叔仁，性輕俠，重衿期，歷通直散騎侍郎、司徒司馬、散騎常侍，出為驃騎將軍、潁州刺史，以貪汙為御史所劾，興和中賜死於宅，臨刑賦詩與諸弟訣別，而不及其兄，以其不甚營救故也。

叔仁弟叔義，孝莊時為尚書庫部郎，坐兄㥄鑄錢事發，合家逃逸。數日，叔義遂見執獲。時城陽王徽為司州牧，臨淮王彧以非其身罪，驟為致言，徽不從，乃殺之。

叔義弟子侃，以資級為中書郎，為尚書左丞。和子岳彈糾失官，後兼通直常侍，使於蕭衍，還路病卒。

子侃弟子韋，武定末，東莞太守，卒。

子韋弟子約，開府祭酒。

休弟寅，字敬禮，太子舍人，早卒，贈樂安太守。妻安樂王長樂女晉寧主也，貞烈有德行。

子長謙，好學修立，少有令名，仕歷給事中，仍還鄉里。久之，刺史尉景取為開府諮議參軍事。晚頗以酒為損。天平中，被徵兼主客郎，接蕭衍使張皋等，後兼散騎常侍使蕭衍，還卒於宿豫，時人歎惜之。以死王事，贈驃騎將軍、南青州刺史。

裴延儁，字平子，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八世孫。曾祖天明，諮議參軍、并州別駕。祖雙虎，河東太守，卒，贈平遠將軍、雍州刺史，謚曰順。父嵩，州主簿，行平陽郡事，以平蜀賊丁蟲功，贈東雍州刺史。延儁少偏孤，事後母以孝聞。涉獵墳史，頗有才筆，舉秀才，射策高第，除著作佐郎，遷尚書儀曹郎，轉殿中郎、太子洗

馬又領本邑中正及太子友太子愍廢以宮官例免頃之除太尉掾兼太子中舍人世宗初爲散騎侍郎尋除雍州平西府長史加建威將軍入爲中書侍郎時世宗專心釋典不事墳籍延儁上疏諫曰臣聞有堯文思欽明稽古嬀舜體道慎典作聖漢光神叡軍中讀書魏武英規馬上翫籍先帝天縱多能克文克武營遷謀伐手不釋卷頁以經史義深補益處廣雖則劬勞不可暫輟斯乃前王之美實後王之水鏡善足以遵惡足以誡也陛下道悟自深淵鑒獨得昇法座於宸闈釋覺善於日宇凡在聽矚塵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六籍軌俗之本蓋以訓物有漸應時匪妙必須先粗後精乘近即遠伏願經書互覽孔釋兼存則內外俱周眞俗斯暢後除司州別駕加鎭遠將軍及詔立明堂羣官博議延儁獨著一堂之論太傅淸河王懌時與衆議讀而笑曰子故欲遠符僕射也兼太子中庶子尋即正別駕如故加冠軍將軍肅宗初遷散騎常侍監起居注加前將軍又加平西將軍除廷尉卿轉平北將軍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督亢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戾陵諸堰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莫能修復時水旱不調民多飢餒延儁謂疏通舊跡勢必可成乃表求營造遂躬自履行相度水形隨力分督未幾而就溉田百萬餘畝爲利十倍百姓至今賴之又命主簿酈惲修起學校禮教大行民歌謠之在州五年考績爲天下最延儁繼母隨延儁在薊時遇重患延儁啓求侍母還京療治至都未幾拜太常卿時汾州山胡恃險寇竊正平平陽二郡尤被其害以延儁兼尚書爲西北道行臺節度討胡諸軍尋遇疾勅還三鵶羣蠻寇掠不已車駕欲親征之延儁乃於病中上疏諫諍尋除七兵尚書安南將軍徙殿中尚書加中軍將軍轉散騎常侍中書令御史中尉又以本官兼侍中吏部尚書延儁在臺閣守職而已不能有所裁斷直繩也莊帝初於河陰遇害贈都督雍岐豳三州諸軍事儀同三司本將軍雍州刺史

子元直尚書郎中

元直弟敬猷員外常侍兄弟並有學尚與父同時遇害元直贈光州刺史敬猷妻丞相高陽王雍外孫超贈尚書僕射

延儁從叔桃弓亦見稱於鄉里

子夙字買興沉雅有器識儀望甚偉高祖見而異之自司空主簿轉尚書左主客郎中時吏部尚書任城王澄有知人鑒每歎美夙以遠大許之高祖南伐爲行臺吏部郎仍除征北大將軍穆亮從事中郎轉爲河北太守以忠恕接下百姓感之卒於郡年四十三

長子範字宗模早卒

範子凝字長儒卒於武平鎭將

範弟昇之鑒武定末昇之太尉掾鑒司徒右長史

延儁從祖弟良字元賓起家奉朝請轉北中府功曹參軍世宗初南絳縣令稍遷幷州安北府長史入爲中散大夫領尚書考功郎中時汾州吐京羣胡薛羽等作逆以良兼尚書左丞爲西北道行臺值別將李德龍爲羽所破良入汾州與刺史汝陰王景和及德龍率兵數千憑城自守賊併力攻逼詔遣行臺裴延儁大都督章武王融都督宗正珍孫等赴援時有五城郡山胡馮宜都賀悅回成等以妖妄惑衆假稱帝號服素衣持白傘白幡率諸逆衆於雲臺郊抗拒王師融等與戰敗績賊乘勝圍城良率將士出戰大破之於陣斬回成復誘導諸胡令斬送宜都首又山胡劉蠡升自云聖術胡人信之咸相影附旬日之間逆徒還振德龍議欲拔城良不許德龍等乃止景和薨以良爲汾州刺史加輔國將軍行臺如故都督高防來援復敗於百里候先是官粟貸民未及收聚仍值寇亂至是城民大飢人相食賊知倉庫空虛攻圍日甚死者十三四良以飢窘因與城人奔赴西河汾州之治西河自良始也時南絳蜀陳雙熾等聚衆反自號建始王與大都督長孫稚宗正珍孫等相持不下詔良解州爲慰勞使轉太中大夫本郡中正孝莊末除光祿大夫尒朱榮死榮從子天光擁衆關西乃詔良持節假安西將軍潼關都督又兼尚書爲河東恆農河北宜陽行臺以備之前廢帝時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尋轉衛將軍又加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轉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出帝末除汲郡太守孝靜初衛大將軍太府卿天平二年秋卒時年六十一贈使持節都督雍華二州諸軍事吏部尚

書本將軍雍州刺史諡曰貞又重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尚書僕射餘如故

子叔祉武定末太子洗馬

貝從父兄子慶孫字紹遠少孤性倜儻重然諾釋褐員外散騎侍郎正光末汾州吐京羣胡薛悉公馬牒騰並自立為王聚黨作逆衆至數萬詔慶孫為募人別將招率鄉豪得戰士數千人以討之胡賊屢來逆戰慶孫身先士卒每摧其鋒遂深入至雲臺郊諸賊更相連結大戰郊西自旦及夕慶孫身自突陳賊王〔闕〕郭康兒賊衆大潰勑徵赴都除直後於後賊復鳩集北連蠡升南通絳蜀凶徒轉盛復以慶孫為別將從軹關入討至齊子嶺東賊帥范多范安族等率衆來拒慶孫與戰復斬多首乃深入二百餘里至陽胡城朝廷以此地被山帶河衿要之所肅宗末遂立邵郡因以慶孫為太守假節輔國將軍當郡都督民經賊亂之後率多逃竄慶孫務安緝之咸來歸業永安中還朝除太中大夫尒朱榮之死也世隆擁衆北渡詔慶孫為大都督與行臺源子恭率衆追擊軍次太行而慶孫與世隆密通事泄追還河內而斬之時年三十六慶孫任俠有氣鄉曲壯士及好事者多相依附撫養咸有恩紀在郡之日值歲饑凶四方遊客常有百餘慶孫自以家糧贍之性雖麤武愛好文流與諸才學之士咸相交結輕財重義座客常滿是以為時所稱

子子鑒永安中太尉行參軍

延儁從祖弟仲規少好經史頗有志節起家奉朝請領侍御咸陽王禧為司州牧辟為主簿仍表行建興郡事車駕自代遷洛次於郡境仲規備供帳朝於路側高祖詔仲規曰朕閑習神畿郡望〔字闕〕一重卿既首膺司隸美舉復督我名邦何能自致也仲規對曰陛下窮神盡聖應天順民棄彼玄壤來宅紫縣臣方罄心力躍馬吳會冀功銘帝籍勸書王府豈一郡而已高祖笑曰冀卿必副此言車駕達河梁見咸陽王禧曰昨得汝主簿為南道主人六軍豐贍元弟之寄殊副所望尋除司徒主簿仲規父在鄉疾病棄官奔赴以違制免久之中山王英征義陽引為統軍奏復本資於陳戰歿時年四十八贈河東太守諡曰貞無子弟叔義以第二子伯茂為之後伯茂在文苑傳

叔義亦有學行高祖末除兗州安東府外兵參軍累遷太山太守為政清靜吏民安之還司空從事中郎正光五年夏卒時年五十七贈征虜將軍東秦州刺史諡曰宣

子景融字孔明篤學好屬文正光初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永安中祕書監李凱以景融才學啓除著作佐郎稍遷輔國將軍諫議大夫仍領著作出帝時議孝莊諡事遂施行時詔撰四部要略令景融專典竟無所成元象中儀同高岳以為錄事參軍弟景顏被劾廷尉獄景融入選吏部擬郡為御史中丞崔暹所彈云其貪昧苟進遂坐免官武定四年冬病卒年五十景融卑退廉讓無競於時雖才不稱學而緝綴無倦文詞汎濫理會處寡所作文章別有集錄又造鄴都晉都賦云

景顏頗有學尚起家汝南王開府行參軍孝莊初為廣州防禦別將行廣漢郡事元顥入洛與刺史鄭先護據州起義事寧賜爵保城子以軍功稍遷太尉從事中郎轉諮議參軍孝靜初徙司空長史在官貪穢武定二年為中尉崔暹所劾事下廷尉遇疾死於獄年四十五

仲規弟子伯珍歷襄威將軍員外散騎郎西河太守孝靜初為平東將軍榮陽太守卒官時年三十二贈本將軍雍州刺史

延儁族子禮和解褐員外散騎侍郎遷謁者僕射身長九尺腰帶十圍於羣衆之中魁然有異出為陳留太守卒於金紫光祿大夫

延儁族兄聿字外興以操尚貞立為高祖所知自著作佐郎出為北中府長史時高祖以聿與中書侍郎崔亮並清貧欲以幹祿優之乃以亮帶野王縣聿帶溫縣時人榮之轉尚書郎遷太尉諮議參軍出為平秦太守卒贈冠軍將軍洛州刺史

子子袖歿關西

延儁族人瓊字珍寶太和中析屬河北郡少孤貧而清苦自立太守司馬悅召為中正悅為別將軍征義陽引為中兵參軍瓊夙夜恭勤為悅所知軍還除奉朝請轉給事中汝南王悅郎中令悅散費無常每國俸初入一日之中分賜極

意愛每闕飢恆辭多受少倜悅虛曉遺來奉貫悅雖性理不恆然亦相貫愛悅遷太尉諸爲從事中郎轉驍騎將軍肅宗末出爲汝南太守不行轉太原太守屬肅宗崩尒朱榮初謀赴洛殘預其事封五原縣開國子邑三百戶尋行并州事轉平北將軍殷州刺史孝靜初除衛將軍東雍州刺史興和元年卒年七十三。

子寬善武定末徐州驃騎府長流參軍。

袁翻字景翔陳郡項人也父宣有才筆爲劉彧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主簿皇興中東陽州平隨文秀入國而大將軍劉昶每提引之言是其外祖淑之近親令與其府諮議參軍袁濟爲宗宣時孤寒甚相依附及翻兄弟官顯與濟子洸演遂各陵競洸等乃經公府以相排斥翻少以才學擅美一時初爲奉朝請景明初李彪在東觀翻爲徐紇所薦彪引兼著作佐郎以參史事及紇被徙尋解後遷司徒祭酒揚烈將軍尚書殿中郎正始初詔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翻與門下錄事常景孫紹廷尉監張虎律博士侯堅固治書侍御史高綽前軍將軍邢苗奉車都尉程靈虬羽林監王元龜尚書郎祖瑩宋世景員外郎李琰之太樂令公孫崇等並在議限又詔太師彭城王勰司州牧高陽王雍中書監京兆王愉前青州刺史劉芳左衛將軍元麗兼將作大匠李韶國子祭酒鄭道昭廷尉少卿王顯等入預其事後除豫州中正是時修明堂辟雍翻議曰謹案明堂之義古今諸儒論之備矣異端競構莫適所歸故不復遠引經傳傍採紀籍以爲之證且論意之所同以酬詔〔闕字〕耳蓋唐虞已上事難該悉夏殷已降校可知之前典章之極莫如三代郁郁之盛從周斯美制禮作樂典刑在焉遺風餘烈垂之不朽案周官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具論夏殷名制豈其紕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爲配帝象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个之別然推其體例則無九室之證既而世衰禮壞法度淆弛正義殘隱妄說斐然明堂九室著自戴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爲一代之法故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德行焉於今雖有不同時說昞然本制著存而言無明文欲復何責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於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爲九室略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猶竊有懵焉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綜注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九室之制非巨異乎裴頠又云漢氏作四維之个不能令各據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爲設虛器也甚知漢世徒欲削滅周典捐棄舊章改物創制故不復拘於載籍且鄭玄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窮神故得之遠矣覽其明堂圖義皆有悟人意察察著明確乎難奪諒足以扶微闡幽不墜周公之舊法也伯喈損益漢制章句繁雜既違古背新又不能易玄之妙矣魏晉書紀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不記其經始之制又無坦然可準觀夫今之基址猶或髣髴高卑廣狹頗與戴禮不同何得以意抑心便謂九室可明且三雍異所復乖盧蔡之義進退亡據何用經通晉朝亦以穿鑿難明故有一屋之論並非經典正義皆以意妄作茲爲不典學家常談不足以範時軌世皇代既乘乾統曆得一馭宸自宜稽古則天憲章文武追蹤周孔述而不作四彼三代使百世可知豈容虛追子氏放篇之浮說徒損經紀雅誥之遺訓而欲以支離橫議指畫妄圖儀刑宇宙而貽來葉者也又北京制置未皆允帖繕修草創以意良多事移禮變所存者無幾理苟宜革何必仍舊且遷都之始日不遑給先朝規度每事循古是以數年之中悛換非一良以永法爲難數改爲易何爲宮室府庫多因故迹而明堂辟雍獨遺此制建立之辰復未可知矣既猥班訪逮輒輕率瞽言明堂五室請同周制郊建三雍求依故所庶有會經誥無失典刑識偏學疎退慚謬漫後議選邊戍事翻議曰臣聞兩漢警於西北魏晉備在東南是以鎮邊守塞必寄威重伐叛柔服寔賴溫良故田叔魏尚聲高於沙漠當陽鉅平績流於江漢紀籍用爲美談今古以爲盛德自皇上以叡明纂御風凝化遠威厲秋霜惠洽春露故能使淮海輸誠華陽即序連城請面比屋歸仁懸車劍閣豈伊異載鼓鍊金陵復在茲日然荊揚之牧宜盡一時才望梁鄧之君尤須當今秀異自比緣邊州郡官至便登疆埸統戍階當即用或值穢德凡人或遇貪家惡子不識字民溫恤之方唯知重役殘忍之法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

左右姻親，或受人財貨請屬，皆無防寇禦賊之心，唯有通商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値強敵，卽爲奴虜，如有執獲，奪爲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深山，或耘草平陸，販貿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既不多，資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工，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常十七八焉。是以吳楚間伺，審此虛實，皆云糧匱兵疲，易可乘擾，故驅率犬羊，屢犯疆埸，頻年以來，甲冑生蟣，十萬在郊，千金日費，爲弊之深，一至於此。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延若斯之患。賈生所以痛哭，良有以也。夫潔其流者清其源，理其末者正其本。既失之在始，庸可止乎。愚謂自今以後，荊揚徐豫梁益諸蕃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能統御有方，清高獨著，威足臨戎，信能懷遠，撫循將士，得其忻心，不營私潤，專修公利者，則就加爵賞，使久於其任，以時褒賚，厲其忠款。所舉之人，亦垂優異，獎其得士，嘉其誠節。若不能一心奉公，才非捍禦，貪惏日富，經略無聞，人不見德，兵厭其勞者，卽加顯戮，用彰其罪。所舉之人，隨事免降，責其謬薦，罰其傷蹟。如此則舉人不得挾其私，受任不得孤其舉，善惡既審，沮勸亦明，庶邊患永消，譏議攸息矣。」遭母憂去職。熙平初，除冠軍將軍、廷尉少卿，尋加征虜將軍。後出爲平陽太守。翻爲廷尉，頗有不平之論，及之郡，甚不自得，遂作思歸賦曰：「日色黯兮高山之岑，月逢霞而未皎，霞値月而成陰。望他鄉之阡陌，非舊國之池林。山有木而蔽月，川無梁而復深。悵浮雲之弗限，何此恨之難禁。於是雜石爲峯，諸煙共色，秀出無窮，煙起不極，錯翻花而似繡，網遊絲其如織，蝶兩戲以相追，燕雙飛而鼓翼，怨驅馬之悠悠，歎征夫之未息。爾乃臨峻壑，坐層阿，北眺羊腸詰屈，南望龍門嵯峨，疊千重以聳翠，橫萬里而揚波，遠彈鸛與鷹鷂，走鯔鼈及龜鼉。彼嫚然兮望洛，此邈矣兮關河，心鬱鬱兮徒傷，思搖搖兮空滿，思故人兮不見，神翻覆兮魂斷，斷魂兮如亂，憂來兮不散，俯鏡兮白水，水流兮漫漫，異色兮縱橫，奇光兮爛爛，下對兮碧沙，上覩兮青岸，岸上兮氤氳，駁霞兮絳氛，風搖枝而爲弄，日照水以成文，行復行兮川之畔，望復望兮望夫君，君之門兮九重門，余之別兮千里分，顧一見兮導我意，我不見兮君不聞，魄惝怳兮知何語，氣繚戾兮獨縈縎，彼鳥馬之無知，尙有情於南北，雖吾人之固鄙，豈忘懷於上國，去上國之美人，對下邦之鬼蜮，形既同於魍魎，心匪殊於蝥賊，欲修之而難化，何不殘之云剋，知進退之非可，徒終朝以默默，願生還於洛濱，荷天地之厚德。」神龜末，遷冠軍將軍、涼州刺史。時蠕蠕主阿那瓌、後主婆羅門並以國亂來降，朝廷問翻安置之所。翻表曰：「謬以非才，忝荷邊任，猥垂訪逮安置蠕蠕主阿那瓌、婆羅門等處所，遠近利害之宜。竊惟匈奴爲患，其來久矣，雖隆周盛漢，莫能障服。衰弱則降，富強則叛。是以方叔、召虎不遑自息，衞、霍去病勤亦勞止。或修文德以來之，或興干戈以伐之，而一得一失，利害相侔。故呼韓來朝，左賢入侍，史籍謂之盛事，千載以爲美談。至于皇代勃興，威馭四海，爰在北京，仍梗疆埸。自卜惟洛食，定鼎伊瀍，高車、蠕蠕迭相吞噬。始則蠕蠕衰微，高車強盛，蠕蠕則自救靡暇，高車則僻遠西北。及蠕蠕復振，反破高車，王喪民離，不絕如綫。而高車今能終雪其恥，復摧蠕蠕者，正由種類繁多，不可頓滅故也。然鬪此兩敵，卽卞莊之算，得使境上無塵數十年中者，抑此之由也。今蠕蠕爲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靈，兩主投身，一期而至，百姓歸誠，萬里相屬，進希朝廷哀矜，克復宗社，退望庇身有道，保其妻兒，雖乃遠夷荒桀，不識信順，終無純固之節，必有孤負之心。然興亡繼絕，列聖同規，撫降卹附，綿經共軌。若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禮待，則損我資儲。來者既多，全徙內地，非直其情不願，迎送艱難。然夷不亂華，殷鑒無遠，覆車在於劉石，毀轍固不可尋。且蠕蠕尙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若蠕蠕全滅，則高車跋扈之計，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主奔於上，民散於下，而餘黨實繁，部落猶衆，處處棊布，以望今主耳。高車亦未能一時并兼，盡令率附。又高車士馬雖衆，主甚愚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唯以掠盜爲資，陵奪爲業。河西捍禦強敵，唯涼州、敦煌而已。涼州土廣民希，糧仗素闕，敦煌、酒泉空虛尤甚，若蠕蠕無復豎立，令高車獨擅北垂，則西顧之憂，匪旦伊夕。愚謂蠕蠕二主，皆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分其降民，各有攸屬。那瓌住所，非所經見，其中事勢，不敢輒陳。其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

安處之西海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拒張掖西北千二百里去高車所住金
山一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衝要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
但今處婆羅門於事爲便即可永爲重戍鎮防西北宜遣一良將加以配衣贍
仍令監護婆羅門凡諸州鎮應徙之兵隨宜割配且田且戍雖外爲置蠕蠕之
舉內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
能自克厲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乃漸令北轉徙渡流沙即是我
之外蕃高車勍敵西北之虞可無過慮如其姦回返覆孤恩背德者此不過爲
逋逃之寇於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啓脫先據西海奪我險要則酒泉張掖
自然孤危長河以西終非國有不圖厥始而憂其終噬臍之恨悔將何及愚見
如允乞遣大使往涼州燉煌及於西海躬行山谷要害之所親閱亭障遠近之
宜商量士馬校練糧仗部分見定處置得所入春西海之間即令播種至秋收
一年之食使不復勞轉輸之功也且西海北垂即是大磧野獸所聚千百爲羣
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籍獸以自給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之豫度
微似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高車豺狼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臣致款正可
外加優納而復內備彌深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者也管窺所陳懼多孟浪時
朝議是之還拜吏部郎中加平南將軍光祿大夫以本將軍出爲齊州刺史無
多政績孝昌中除安南將軍中書令領給事黃門侍郎與徐紇俱在門下並掌
文翰翻既才學名重又善附會亦爲靈太后所信待是時蠻賊充斥六軍將親
討之翻乃上表諫止後蕭寶夤大敗於關西翻上表請爲西軍死亡將士舉哀
存而還者幷加賑賚後拜度支尚書尋轉都官翻表曰臣往忝門下翼侍帷幄
同時流輩皆以出離左右蒙數階之陟唯臣奉辭非但直去黃門今爲尚書後
更在中書令下於臣庸朽誠爲叨濫準之倫匹或有未盡竊惟安南之與金紫
雖是異品之隔實有半階之校加以尚書清要位遇通顯準秩論資似加少進
語望比官人不願易臣自揆自顧力極求此伏願天地成造有始有終矜臣疲
病乞臣骸骨願以安南尚書換一金紫時天下多事翻雖外請閑秩而內有求
進之心識者怪之於是加撫軍將軍肅宗靈太后曾讌於華林園舉觴謂羣臣
曰袁尚書朕之杜預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今爲盡之侍座者莫不羨仰翻名位
俱重當時賢達咸推與之然獨善其身無所獎拔排抑後進懼其凌己論者鄙
之建義初遇害於河陰年五十三所著文筆百餘篇行於世贈使持節侍中車
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嫡子寶首武定中司徒記室參軍

寶首兄叔德武定末太子中舍人翻弟躍語在文苑傳

躍弟颺本州治中別駕豫州冠軍府司馬而卒

颺弟昇太學博士司徒記室尚書儀曹郎中正員郎通直常侍颺死後昇通其
妻翻慙恚爲之發病昇終不止時人鄙穢之亦於河陰見害贈左將軍齊州刺
史

史臣曰崔休立身有本當官著聞朝之良也裴儁器業位望有可稱乎袁翻文
高價重其當時之才秀歟

魏書卷六十九

魏書卷六十九考證

崔休傳時大儒張吾貴有威名於山東〇臣人龍按本書張吾貴傳吾貴辯能飾非好為詭說由是業不見傳此則稱為大儒有威名矛盾如此

魏書卷六十九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五十八

劉藻　傅永　傅豎眼　李神

劉藻字彥先廣平易陽人也六世祖遐從司馬叡南渡父宗之劉裕廬江太守藻涉獵羣籍美談笑善與人交飲酒至一石不亂永安中與姊夫李嶷俱來歸國賜爵易陽子擢拜南部主書號爲稱職時北地諸羌數萬家恃險作亂前後牧守不能制姦暴之徒並無名實朝廷患之以藻爲北地太守藻推誠布信諸羌咸來歸附藻書其名籍收其賦稅朝廷嘉之遷龍驤將軍雍城鎮將先是氐豪徐成楊黑等驅逐鎮將故以藻代之至鎮擒獲成黑等斬之以徇羣氐震懾雍州人王叔保等三百人表乞藻爲騂奴戍主詔曰選曹已用人藻有惠政自宜他敘在任八年遷離城鎮將太和中改鎮爲岐州以藻爲岐州刺史轉秦州刺史秦人恃嶮率多麤暴或拒課輸或害長吏自前守宰率皆依州遙領不入郡縣藻開示恩信誅戮豪橫羌氐憚之守宰於是始得居其舊所遷車駕南伐以藻爲東道都督秦人紛擾詔藻還州人情乃定仍與安南將軍元英征漢中頻破賊軍長驅至南鄭垂平梁州奉詔還軍乃不果克後車駕南伐以藻爲征虜將軍督統軍高聰等四軍爲東道別將辭於洛水之南高祖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曰臣雖才非古人庶亦不留賊虜而遺陛下輒當釃曲阿之酒以待百官高祖大笑曰今未至曲阿且以河東數石賜卿後與高聰等戰敗俱徙平州景明初世宗追錄舊功以藻爲太尉司馬是年六月卒年六十七贈錢六萬

子紹珍無他才用善附會好飲酒結託劉騰騰啓爲其國郎中令襲子爵稍遷本州別駕司空屬以事免官建義初詔復尋除太中大夫永安二年除安西將軍河北太守還朝久之拜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出爲黎陽太守所在無政績天平中坐子尚書郎洪業入於關中率衆侵擾伏法

傅永字脩期清河人也幼隨叔父洪仲與張幸自青州入國尋復南奔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年二十餘有友人與之書而不能答請於洪仲洪仲深讓之而不爲報永乃發憤讀書涉獵經史兼有才筆自東陽禁防爲崔道固城局參軍與道固俱降入爲平齊民父母並老飢寒十數年賴其強於人事戮力傭丐得以存立晚乃被召兼治禮郎詣長安拜文明太后父燕宣王廟賜爵貝丘男加伏波將軍未幾除中書博士又改爲議郎轉尚書考功郎中爲大司馬從事中郎尋轉都督任城王澄長史兼尚書左丞王肅之爲豫州以永爲建武將軍平南長史咸陽王禧慮肅難信言於高祖高祖曰已選傅脩期爲其長史雖威儀不足而文武有餘矣肅以永宿士禮之甚厚永亦以肅爲高祖眷遇盡心事之情義至穆蕭衍遣將魯康祚趙公政衆號一萬侵豫州之太倉口肅令永勒甲士三千擊之時康祚等軍於淮南永舍淮北十有餘里永量吳楚之兵好以斫營爲事即夜分兵二部出於營外又以賊若夜來必應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既設伏乃密令人以瓠盛火渡淮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之云若有火起即亦然之其夜康祚公政等果親率領來斫永營東西二伏夾擊之康祚等奔趨淮水火既競起不能記其本濟遂望永所置之火而爭渡焉水深溺死斬首者數千級生擒公政康祚人馬墜淮曉而獲其屍斬首并公政送京師公政岐州刺史超宗之從兄也時裴叔業率王茂先李定等來侵楚王戍永適還州肅復令大討之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戍至即令填塞外塹夜伏戰士一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江於城東列陳將置長圍永所伏兵於左道擊其後軍破之叔業乃令將佐守所列之陳自率精甲數千救之永上門樓觀叔業南行五六里許更開門奮擊遂摧破之叔業進退失圖於是奔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既不測我之虛實足喪其膽存此足矣何假逐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兩月之中遂獻再捷高祖嘉之遣謁者就豫州策拜永安遠將軍鎮南府長史汝南太守貝丘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高祖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傅脩期耳裴叔業又圍渦陽時高祖在豫州遣永爲統軍與高聰劉藻成道益任莫問等往救之軍將逼賊永曰先深溝固壘然後圖之聰等不從裁營輜重便擊之一戰而敗聰等棄甲徑奔懸瓠永獨收散卒徐還賊追至又設伏擊

之挫其鋒銳四軍之兵多賴之以免永至懸瓠高祖俱鎭之聽蕤徙爲邊民永免官爵而已不經旬日詔曰脩期在後少有擒殺可揚武將軍汝陰鎭將帶汝陰太守景明初裴叔業將以壽春歸國密通於永永具表聞及將迎納詔永爲統軍與楊大眼奚康生等諸軍俱入壽春同日而永在後故康生大眼二人並賞列土永唯清河男蕭寶卷將陳伯之侵逼壽春沿淮爲寇時司徒彭城王勰廣陵侯元衍同鎭壽春以九江初附人情未洽兼臺援不至深以爲憂詔遣永爲統軍領汝陰之兵三千人先援之永總勒士卒水陸俱下而淮水口伯之防之甚固永去二十餘里牽船上汝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趣淮下船便渡適上南岸賊軍亦及會時已夜永乃潛進曉達壽春城下勰衍聞外有軍共上門樓觀望然不意永至永免冑乃信之遂引永上勰謂永曰北望以久恐洛陽難復可見不意卿能至也勰令永引軍入城永曰執兵被甲固敵是求若如教旨便共殿下同被圍守豈是救援之意遂孤軍城外與勰并勢以擊伯之頻有剋捷中山王英之征義陽永爲寧朔將軍統軍當長圍遏其南門蕭衍將馬仙琕遣曾稽進規解城圍永謂英曰凶豎豕突意在決戰雅山形要宜早據之英沉吟未決永曰機者如神難遇易失今日不往明朝必爲賊有雖悔無及英乃分兵遣夜築城於山上遣統軍張懷等列陣於山下以防之至曉仙琕果至懷等戰敗築城者悉皆奔退仙琕乘勝直趣長圍義陽城人復出挑戰永乃分兵付長史賈思祖令守營壘自將馬步千人南逆仙琕擐甲揮戈單騎先入唯有軍主蔡三虎副之餘人無有及者突陳橫過賊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遂大破之斬仙琕子仙琕燒營席卷而遁英於陳謂永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微國家一帥奈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還時年七十餘矣三軍莫不壯之義陽既平英使司馬陸希道爲露板意謂不可令永改之永亦不增文彩直與之改陳列軍儀處置形要而已而英深賞之歎曰觀此經算雖有金城湯池亦不能守矣還京復封永先有男爵至是以品不累加賜帛二千疋除太中大夫行秦梁二州事代邢巒鎭漢中後還京師於路除恆農太守非心所樂時英東征鍾離連表請永求以爲將朝廷不許永每言曰文淵充國竟何人哉吾獨白首見拘此郡深用扼腕然於治民非其所長故在任無多聲稱未幾解郡還爲太中大夫行南青州事遷左將軍南兗州刺史猶能馳射盤馬奮矟時年踰八十常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還京拜平東將軍光祿大夫熙平元年卒年八十三贈安東將軍齊州刺史永嘗登北邙於平坦處奮矟躍馬盤旋瞻望有終焉之志遠慕杜預近好李沖王肅欲葬附其墓遂買左右地數頃遺勅子叔偉曰此吾之永宅也永妻賈氏留於本鄉永至代都娶妾馮氏生叔偉及數女賈後歸平城無男唯一女馮恃子事賈無禮叔偉亦奉賈不順賈常忿之馮先永亡及永之卒叔偉稱父命欲葬北邙賈疑叔偉將以馮合葬賈遂求歸葬永於所封貝丘縣事經司徒司徒胡國珍本與永同經征役感其所慕許叔偉葬焉賈乃邀訴靈太后靈太后遂從賈意事經朝堂國珍理不能得乃葬於東清河又永昔營宅兆葬父母於舊鄉賈於此彊徙之與永同處永宗親不能抑葬已數十年矣棺爲桑棗根所遶東去地尺餘甚爲周固以斧斬斫出之於坎時人咸怪未三年而叔偉亡

叔偉九歲爲州主簿及長膂力過人彎弓三百斤左右馳射又能立馬上與人角騁見者以爲得永之武而不得永文也

正光中叔偉子豐生襲封

傅豎眼本清河人七世祖伷伷子遐石虎太常祖父融南徙渡河家于磐陽爲鄉閭所重性豪爽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並有才力融以此自負謂足爲一時之雄嘗謂人曰吾昨夜夢有一駿馬無堪乘者人曰何由得人乘之有一人對曰唯有傅靈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堪引人曰唯有傅靈根可以彎此弓又有數紙文書人皆讀不能解人曰唯傅靈越可解此文融意謂其三子文武才幹堪以駕馭當世常密謂鄉人曰汝聞之不鬲蟲之子有三靈此圖讖之文也好事者然之故豪勇之士多相歸附劉駿將蕭斌王玄謨寇碻磝時融始死玄謨彊引靈慶爲軍主將攻城攻車爲城內所燒靈慶懼軍法詐云傷重令左右輿之還營遂與壯士數十騎遁還斌玄謨命追之左右諫曰靈慶兄弟並有雄才兼其部曲多是壯勇如彭超尸生之徒皆一當數十人援不虛發不

可還也不如殺之玄謨乃止靈慶至家遂與二弟匿於山澤之間時靈慶從叔
乾愛為斌法曹參軍斌遣乾愛誘呼之以腰刀為信密令壯健者隨之而乾愛
不知斌之欲圖靈慶也既至靈慶間對坐未久斌所遣壯士執靈慶殺之靈慶
將死與母崔訣言法曹殺人不可忘也靈根靈越奔河北靈越至京師高宗見
而奇之靈越因說齊民慕化青州可平高宗大悅拜靈越鎮遠將軍青州刺史
貝丘子鎮羊蘭城靈根為臨齊副將鎮明潛壘靈越北入之後母崔氏遇赦免
劉駿恐靈越在邊擾動三齊乃以靈越叔父琰為冀州治中乾愛為樂陵太守
樂陵與羊蘭隔河相對命琰遣其門生與靈越婢詐為夫婦投化以招之靈越
與母分離思積遂與靈根相要南走靈越與羊蘭曹兵相擊乾愛遣船迎之得
免靈根差期不得俱渡臨齊人覺知剉斬殺之乾愛出郡迎靈越問靈根愆期
之狀而靈越殊不應答但言不知而已乾愛不以為惡勸左右出匣中烏皮袴
褶令靈越代所常服靈越言不須乾愛云汝豈可著體上衣服見垣公也時垣
護之為刺史靈越意舉言垣公垣公者此當見南方國主豈垣公也竟不肯著
及至丹陽劉駿見而禮之拜員外郎兗州司馬帶魯郡而乾愛亦遷青冀司馬
帶魏郡後二人俱還建康靈越意恆欲為兄復讎而乾愛初不疑防知乾愛嗜
雜肉羹莫食乃為作之下以毒藥乾愛飯還而卒後數年而靈越為太原太守
戍升城後舉兵同劉駿子子勛子勛以靈越為前軍將軍子勛敗靈越軍衆散
亡為劉彧將王廣之軍人所擒厲聲曰我傅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即殺廣之生
送詣彧輔國府司馬劉勔勔躬自慰勞詰其叛逆對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勔
又問四方阻逆無戰不擒主上皆加以大恩即其才用卿何不早歸天闕乃逃
命草間乎靈越答曰薛公舉兵淮北威震天下不能專任智勇委付子姪致敗
之由實在於此然事之始末備皆參預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活勔壯其意
送詣建康劉彧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終不回改乃殺之豎眼即靈越子也
沉毅壯烈少有父風入國鎮南王肅見而異之且奇其父節傾心禮敬表為參
軍從肅征伐累有戰功稍遷給事中步兵校尉左中郎將常為統軍東西征伐
世宗時為建武將軍討揚州賊破之仍鎮於合肥蕭衍民歸之者數千戶後武

興氐楊集義反叛推其兄子紹先為主攻圍關城梁州刺史邢巒遣豎眼討之
集義衆逆戰頻破走之乘勝追北仍剋武興還洛詔假節行南兗州事豎眼善
於綏撫南人多歸之轉昭武將軍益州刺史以州初置境逼巴獠給羽林虎賁
三百人進號冠軍將軍及高肇伐蜀假豎眼征虜將軍持節領步兵三萬先討
北巴蕭衍聞大軍西伐遣其寧州刺史任太洪從陰平偷路入益州北境欲擾
動氐蜀以絕運路乘國諱班師遂扇誘土民奄破東洛除口二戍因此詐言南
軍繼至氐蜀信之翕然從逆太洪率氐蜀數千圍逼關城豎眼遣寧朔將軍成
興孫討之軍次白護太洪遣其輔國將軍任碩北等率衆一千邀險拒戰在虎
徑南山連置三營興孫分遣諸統隨便掩擊皆破之太洪又遣軍主邊昭等率
氐蜀三千攻逼興孫柵興孫力戰為流矢所中死豎眼又遣統軍姜喜季元度
從東嶠潛入回出西嶠邀賊之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斬邊昭及太洪前部王隆
護首於是太洪及關城五柵一時逃散豎眼性既清素不營產業衣食之外俸
祿粟帛皆以饗賜夷首賑恤士卒撫蜀人以恩信為本保境安民不以小利侵
竊有掠蜀民入境者皆移送還本土檢勒部下守宰肅然遠近雜夷相率款謁
仰其德化思為魏民矣是以蜀民請軍者旬月相繼世宗甚嘉之肅宗初屢請
解州乃以元法僧代之益州民追隨戀泣者數百里至洛拜征虜將軍太中大
夫蕭衍遣將趙祖悅入屯硤石以逼壽春鎮南將軍崔亮討之以豎眼為持節
鎮南軍司法僧既至大失民和蕭衍遣其信武將軍衡州刺史張齊因民心之
怨入寇晉壽頻陷葭萌小劍諸戍進圍州城朝廷以西南為憂乃驛徵豎眼於
淮南既至以為右將軍益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平西將軍假安西將軍西征
都督率步騎三千以討張齊給銅印千餘須有假職者聽六品以下板之豎眼
既出梁州衍冠軍將軍勾道侍梁州刺史王太洪等十餘將所在拒塞豎眼三
日之中轉戰二百餘里甲不去身頻致九捷士民統軍席廣度等處處邀擊斬
太洪及衍征虜將軍楊伏錫等首張齊引兵西退遂奔葭萌蜀民聞豎眼復為
刺史人人喜悅迎於路者日有百數豎眼至州白水以東民皆寧業先是蕭衍
信義將軍都統白水諸軍事楊興起征虜將軍李光宗襲據白水舊城豎眼遣

虎威將軍彊虬與陰平王楊太赤率衆千餘夜渡白水，旦而交戰，大敗賊軍，斬興起首，尅復舊城。又遣統軍傅豎眼等大破衍寧朔將軍王光昭於陰平。張齊仍阻白水，屯寇葭萌，豎眼分遣諸將水陸討之。齊遣其寧朔將軍費忻督步騎二千逆來拒戰，軍主陳洪起力戰破之，乘勝追奔，遂臨夾谷三柵。統軍胡小虎四面攻之，三柵俱潰。張齊親率驍勇二萬餘人與諸軍交戰，豎眼命諸統帥同時奮擊。軍主許暢斬衍雄信將軍牟興祖，軍主孔領周射齊中足，於是大破賊軍，斬獲甚衆。齊乃柵於虎頭山下。賊帥任令宗屯據西郡，豎眼復遣討之，令宗棄衆夜遁。乃進討齊，破其二柵，斬首萬餘。齊被重創，奔寰而退。小劍、大劍賊亦捐城西走，益州平。靈太后璽書勞勉，賜驊騮馬一匹、寶劍一口。豎眼表求解州，不許。復轉安西將軍、岐州刺史，常侍如故。仍轉梁州刺史，常侍、將軍如故。梁州之人既得豎眼為牧，人咸自賀。而豎眼至州，遇患不堪綜理。其子敬紹險暴不仁，聚貨耽色，甚為民害，遠近怨望焉。尋假鎮軍將軍、都督梁西益巴三州諸軍事。蕭衍遣其北梁州長史錫休儒、司馬魚和、上庸太守姜平洛等十軍率衆三萬入寇直城。豎眼遣敬紹總衆赴之，倍道而進，至直城，而賊已據直口。敬紹以賊斷歸路，督兼統軍高徹、吳和等與賊決戰，大破之，擒斬三千餘人，休儒等走還魏興。敬紹頗覽書傳，微有膽力，而奢淫倜儻，輕為殘害。又見天下多事，陰懷異圖，欲杜絕四方，擅據南鄭。令其妻兄唐崐崙扇擾於外，聚衆圍城，敬紹謀為內應。賊圍既合，其事泄露，在城兵武執敬紹白豎眼而殺之。豎眼恥恚發疾，遂卒。永安中，贈征東將軍、吏部尚書、齊州刺史。出帝初，重贈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司徒三公、相州刺史，開國如故。

長子敬和，敬和弟敬仲，並好酒薄行，傾側勢家。敬和歷青州鎮遠長史。孝莊時，復為益州刺史，朝廷以其父有遺惠故也。至州，聚斂無已，好酒嗜色，遠近失望。仍為蕭衍將樊文熾攻圍，敬和以城降，送於江南。後衍以齊獻武王威德日廣，令敬和還國，以申和通之意。久之，除北徐州刺史，復以耽酒為土賊掩襲，棄城走。徵詣廷尉，遇赦免，遂廢棄，卒於家。

乾愛子三寶，與房法壽等同勳[illegible]盤陽，賜爵貝丘子。三寶弟法獻，高祖初南叛，為蕭鸞右中郎將、直閤將軍，從崔慧景至鄧城，為官軍所殺。

琰曾孫文驥，勇果有將領之才，隨豎眼征伐，累有軍功。自彊弩將軍出為瑯邪戍主。朐山內附，徐州刺史盧昶遣文驥守朐山，樵米既竭，而昶軍不進，文驥遂棄母妻以城降蕭衍。後大以南貨賂光州刺史羅衡，衡為渡其母妻。

李神，恆農人。父洪之，秦益二州刺史。神少有膽略，以氣尚為名，早從征役。其從兄崇深所知賞，累遷威遠將軍、新蔡太守，領建安戍主，轉寧遠將軍，除陳留太守，領狄丘戍主。頻有軍功，封長樂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遷征虜將軍、驍騎將軍、直閤將軍。蕭衍將趙祖悅率衆據硤石，神為別將，率揚州水軍，受刺史李崇節度，與都督崔亮、行臺僕射李平等攻硤石，尅之。進平北將軍、太中大夫。孝昌中，行相州事，尋正，加撫軍將軍，假鎮東將軍、大都督。建義初，除衛將軍。時葛榮充斥，民多逃散。先是州將元鑒反叛，引賊，後都督源子邕、裴衍戰敗被害，朝野憂惶，人不自保，而神志氣自若，撫勞兵民，小大用命。既而葛榮盡銳攻之，久不能尅。會尒朱榮擒葛榮於鄴西，事平，除車騎將軍，以功進爵為公，增邑八百，通前一千戶。元顥入洛，莊帝北巡，以神為侍中，又除殿中尚書，仍行相州事。車駕還宮，改封安康郡開國公，加封五百戶。普泰元年，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大中正。永熙中薨。天平元年，贈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冀州刺史。子士約襲。齊受禪，爵例降。

史臣曰：劉藻、傅永、豎眼，文武器幹，知名於時。豎眼加以撫邊導俗，風化尤美，方之二子，固以優乎，抑又魏世之良牧。李神據危城，當大難，其氣概亦足稱焉。

魏書卷七十

魏書卷七十考證

傅豎眼傳在城，兵武執敷紹○北史無武字。

魏書卷七十考證

魏書卷七十一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五十九

裴叔業 夏侯道遷 李元護 席法友 王世弼 江悅之 淳于誕

李苗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也，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五代祖苞，晉秦州刺史。祖邕，自河東居于襄陽。父順宗，兄叔寶，仕蕭道成，並有名位。叔業少有氣幹，頗以將略自許。仕蕭賾，歷右軍將軍、東中郎將諮議參軍。蕭鸞見叔業而奇之，謂之曰：卿有如是志相，何慮不大富貴，深宜勉之。鸞爲豫州，引爲司馬，帶陳留太守。鸞輔政，叔業常伏壯士數百人於建業，及鸞廢昭文，叔業率衆赴之。鸞之自立也，以叔業爲給事黃門侍郎，封武昌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高祖南巡，車駕次鍾離，鸞拜叔業持節、冠軍將軍、徐州刺史，以水軍入淮，去王師數十里。高祖令尚書郎中裴聿往與之語，叔業盛飾左右服翫以夸聿，曰：我在南富貴正如此，豈若卿彼之儉陋也。聿云：伯父儀服誠爲美麗，但恨不晝遊耳。徙輔國將軍、豫州刺史，屯壽陽。鸞死，子寶卷自立，遷叔業本將軍、南兗州刺史。會陳顯達圍建鄴，叔業遣司馬李元護率軍赴寶卷，其實應顯達也。顯達敗而還。叔業慮內難未已，不願爲南兗，以其去建鄴近，受制於人。寶卷嬖人茹法珍、王咺之等疑其有異，去來者並云叔業北入。叔業兄子植、颺、粲等棄母奔壽陽，法珍等以其既在疆場，急則引魏，力不能制，且欲羈縻之，白寶卷遣中書舍人裴長穆慰誘之，許不復回換。叔業雖云得停，而憂懼不已。遣親人馬文範以自安之計訪之於寶卷雍州刺史蕭衍，曰：天下之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立理。雍州若能堅據襄陽，輒當勠力自保；若不爾，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遣文範報曰：羣小用事，豈能及遠，多遣人相代，力所不辦，少遣人，又於事不足。意計回惑，自無所成。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自然無患。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二萬直至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也。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地相處，河南公寧復可得？如此則南歸之望絕矣。叔業沉疑未決，遣信詣豫州刺史薛真度，具訪入國可否之宜。真度答書，盛陳朝廷風化惟新之美，知卿非無款心，自不能早決，捨南耳。但恐臨迫而來，便不獲多賞。叔業遲遲數反，真度亦遣使與相報復，乃遣子芬之及兄女夫韋伯昕奉表內附。景明元年正月，世宗詔曰：叔業明敏秀發，英款早悟，馳表送誠，忠高振古，宜加褒授，以彰先覺。可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豫雍兗徐司五州諸軍事、征南將軍、豫州刺史，封蘭陵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又賜叔業璽書曰：前後使返，有敕想卿具一二。寶卷昏狂，日月滋甚，虐遍宰輔，暴加戚屬，淫刑既逞，朝無孑遺，國有瓦解之形，家無自安之計。卿兼茲智勇，深懼禍萌，翻然高舉，去彼危亂。朕興居在念，深嘉乃勳，前即敕豫州緣邊諸鎮兵馬，行往赴援。楊大眼、奚康生鐵騎五千，星言即路；彭城王勰、尚書令肅精卒十萬，絡繹繼發，將以長驅淮海，電擊衡巫。卿其并心勠力，同斯大舉，殊勳茂績，職爾之由，崇名厚秩，非卿孰寘？并有敕與州佐吏及彼土人士，其有微功片效，必加褒異。軍未渡淮，叔業病卒，年六十三。李元護、席法友等推叔業兄子植監州事。乃贈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謚忠武公，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絹一千匹，布五百匹，蠟三百斤。

子蒨之，字文聰。仕蕭鸞爲隨郡王左常侍，先卒。子譚紹封。

譚粗險好殺，所乘牛馬爲小驚逸，手自殺之。然孝事諸叔，盡於子道，國祿歲入，每以分贍。世以此稱之。世宗以譚及高皇后弟貞王肅子紹俱爲太子洗馬，肅宗踐祚，轉員外常侍，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卒。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謚曰敬。

子測，字伯源，襲。歷通直散騎侍郎。天平中，走於關西。

蒨之弟芬之，字文馥。長者好施，篤愛諸弟。仕蕭鸞，歷位羽林監。入國，以父勳授通直散騎常侍、上蔡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除廣平內史。固辭不拜，轉輔國將軍、東秦州刺史。在州有清靜之稱。入爲征虜將軍、太中大夫，徙封山茌縣。出爲後將軍、岐州刺史。正光末，元志西討，醜賊軍敗，退守岐州，爲賊所圍。城陷，志與芬之並爲賊擒，送於上邽，爲莫折念生所害。贈平東將軍、青州刺史。

子涉，字仲昇，襲。卒。

子儁尼襲。武定中，員外羽林監。齊受禪，爵例降。

芬之弟儁之、英之，並早卒。

英之弟藹之，字幼重，性輕率，好琴書。其內弟柳諧善鼓琴，藹之師諧而微不及也。歷通直散騎侍郎、平東將軍、安廣汝陽二郡太守，卒。

叔業長兄子彥先，少有志尚。叔業以壽春入國，彥先景明二年逃遁歸魏。朝廷嘉之，除通直散騎常侍，封雍丘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出為趙郡太守，為政舉大綱而已。正始中，轉渤海相。屬元愉作逆，徵兵郡縣，彥先不從，為愉拘執，踰獄得免，仍為沙門，潛行至洛。愉平，敕還郡。延昌中卒，時年六十一。熙平中，贈持節、左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惠恭。

子約，字元儉，性頗剛鯁。起家員外郎，轉給事中，永平中，丹陽太守，後襲爵。冀州大乘賊起，敕為別將，行渤海郡事。後州軍為賊所敗，遂圍郡城，城陷見害，年三十六。神龜中，贈平原太守。出帝時，復贈前將軍、揚州刺史。

長子英起，武定末，洛州刺史。

英起弟威起，卒於齊王開府中兵參軍，年三十二，贈鴻臚少卿。

彥先弟絢，揚州治中。時揚州霖雨，水入州城，刺史李崇居於城上，繫船憑焉。絢率城南民數千家，汎舟南走，避水高原，謂崇還北，遂與別駕鄭祖起等送子十四人於蕭衍，自號豫州刺史。衍將馬仙琕遣軍赴之。崇聞絢反，未測虛實，乃遣國侍郎韓萬興單舸召之。絢聞崇在，悵然驚恨，報崇曰：「比因大水，顛狽不免，羣情所逼，推為盟首。今大計已爾，勢不可追。恐民非公民，吏非公吏，願早行無犯將士。」崇遣從弟寧朔將軍神、丹陽太守謝靈寶勒水軍討絢，絢率衆逆戰，神等大破之，斬其將帥十餘人。絢衆奔營，神乘勝剋柵，衆皆潰散。絢匹馬單逃，為村民所獲，至尉升湖，絢曰：「吾為人吏，反而見擒，有何面目得視公也！」投水而死。并鄭祖起等皆斬之。

植，字文遠，叔業兄叔寶子也。少而好學，覽綜經史，尤長釋典，善談理義。仕蕭寶卷，以軍勳至長水校尉，隨叔業在壽春。叔業卒，寮佐同謀者多推司馬李元護監州，一二日謀不決定，唯席法友、柳玄達、楊令寶等數人慮元護非其鄉曲，恐有異志，共舉植監州。祕叔業喪問，教命處分皆出於植。於是開門納國軍，城庫管籥，悉付康生。詔以植為征虜將軍、兗州刺史、崇義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尋進號平東將軍，入為大鴻臚卿。後以長子昕南叛，有司處之大辟，詔曰：「植闔門歸款，子昕愚昧，為人誘陷，雖刑書有常，理宜矜恤，可特恕其罪，以表勳誠。」尋除揚州大中正，出為安東將軍、瀛州刺史，罷州，復除大鴻臚卿，遷度支尚書，加金紫光祿大夫。植性非柱石，所為無恆，兗州還也，表請解官，隱於嵩山，世宗不許，深以為怪。然公私集論，自言人門不後王肅，怏怏朝廷處之不高。及為尚書，志意頗滿，欲以政事為己任，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辭氣激揚，見於言色。入參議論，時對衆官面有譏毀，又表毀征南將軍田益宗，言華夷異類，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率多侵侮，皆此類也。侍中于忠、黃門元昭覽之切齒，寢而不奏。會韋伯昕告植欲謀廢黜，尚書又奏：「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達云受植旨，詐稱被詔，率合部曲，欲圖領軍于忠。臣等窮治，辭不伏引，然衆證明昞，案律在邊合率部衆不滿百人以下，身猶尚斬，況仲達公然在京稱詔聚衆，諠惑都邑，駭動人情。量其本意，不可測度。按詐偽律，詐稱制者死。今依衆證，處仲達入死，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崇義縣開國侯裴植，身居納言之任，為禁司大臣，仲達又稱其姓名，募集人衆，雖名仲達切讓，無忿懼之心，衆證雖不見植，皆言仲達為植所使。召仲達責問而不告列，推論情狀，不同之理不可分明，不得同之常獄，有所降減。計同仲達處植死刑。又植親率城衆附從王化，依律上議，唯恩裁處。」詔曰：「凶謀既爾，罪不合恕，雖有歸化之誠，無容上議，亦不須待秋分也。」時于忠專擅朝權，既構成其禍，又矯為此詔，朝野怨之。臨終，神志自若，遺令子弟命盡之後，翦落鬚髮，被以法服，以沙門禮葬于嵩高之陰。年五十。初，植與僕射郭祚、都水使者韋儁等同時見害，於後祚、儁事雪加贈，而植追復封爵而已。植故吏渤海刁沖上疏訟之，於是贈植征南將軍、尚書僕射、揚州刺史，乃改葬。植母夏侯道遷之姊也，性甚剛峻，於諸子皆如嚴君。長成之後，非衣幍不見，小有罪過，必束帶伏閤，經五三日，乃引見之，督以嚴訓。唯少子衍得以常服見之，旦夕溫凊。植在瀛州也，其母年踰七十，以身為婢，自施三寶，布衣麻菲，手執箕帚，於沙門寺灑掃。植弟瑜、粲、衍並亦奴僕之服，泣涕而從，有感道俗。諸子各以布帛數百贖

免其母於是出家爲比丘尼入嵩高積歲乃還家楨雖自州送禄奉母及贍諸弟而各别資財同居異爨一門數竈蓋亦染江南之俗也楨母既老身又長嫡其臨州也妻子隨去分違數歲論者譏焉

子悏字道則襲爵

楨弟颺壯果有謀略常隨叔業征伐以軍功爲寶卷驍騎將軍叔業之歸誠也遣颺率軍於外外以討蠻楚爲名內實備寶卷之衆景明初以颺爲輔國將軍南司州刺史擬戍義陽封義安縣開國伯邑千戶詔命未至爲賊所殺贈冠軍將軍進爵縣侯餘如故世宗以颺勳効未立而卒其子烱不得襲封肅宗初烱行貨於執事乃封城平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

烱字休光小字黃頭頗有文學善事權門領軍元义納其金帛除鎮遠將軍散騎侍郎揚州大中正進伯爲侯改封高城縣增邑一千戶尋兼尚書右丞出爲東郡太守孝昌二年爲城民所害贈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青州刺史開國如故諡曰閔

子斌襲武定中廣州長流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颺弟瑜字文琬初拜通直散騎常侍封下密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尋試守滎陽郡坐虐暴殺人免官後徙封灌津子卒於渤海太守年四十五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諡曰定

子堪字靈淵襲爵歷尚書郎興和中坐事死爵除

瑜弟粲字文亮景明初賜爵舒縣子沉重善風儀頗以驕豪爲失歷正平恆農二郡太守高陽王雍曾以事屬粲粲不從雍甚爲恨後因九日馬射敕畿內太守皆赴京師雍時爲州牧粲往脩謁雍含怒待之粲神情閑邁舉止抑揚雍目之不覺解顏及坐定謂粲曰相愛舉動可更爲一行粲便下席爲行從容而出坐事免官後世宗聞粲善自標置欲觀其風度忽令傳詔就家急召之須臾之閒使者相屬合家恇懼不測所以粲更恬然神色不變世宗歎異之時僕射高肇以外戚之貴勢傾一時朝士見者咸望塵拜謁粲候肇惟長揖而已及還家人尤責之粲曰何可自同凡俗也又曾詣清河王懌下車始進便屬暴雨粲容步舒雅不以霑濡改節懌乃令人持蓋覆之歎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性好釋學親升講座雖持義未精而風韻可重但不涉經史終爲知音所輕世宗末除前將軍太中大夫揚州大中正遷安南將軍中書令肅宗釋奠以爲侍講轉金紫光祿大夫後元顥入洛以粲爲西兗州刺史尋爲濮陽太守崔巨倫所逐棄州入嵩高山前廢帝初徵爲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復爲中書令後正月晦帝出臨洛濱粲起於御前再拜曰今年還節美聖駕出遊臣幸參陪從豫奉醼樂不勝忻戴敢上壽酒帝曰昔歲北海入朝暫竊神器具聞爾日卿戒之以酒今欲使我飲何異於往情粲曰北海志在沉湎故諫其所失陛下齊聖溫克臣敢獻微誠帝曰實乃寡德甚愧來譽仍爲命酌出帝初出爲驃騎大將軍膠州刺史屬時亢旱士民勸令禱於海神粲憚違衆心乃爲祈請直據胡床舉杯而言曰僕白君左右云前後例皆拜謁粲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而致禮海神也卒不肯拜時青州叛賊耿翔受蕭衍假署寇亂三齊粲唯高談虛論不事防禦之術翔乘其無備掩襲州城左右白言賊至粲云豈有此理左右又言已入州門粲乃徐云耿王可引上廳事自餘部衆且付城外其不達時變如此尋爲翔所害送首蕭衍時年六十五

子舍字文若員外散騎侍郎

粲弟衍字文舒學識優於諸兄才行亦過之事親以孝聞兼有將略仕蕭寶卷至陰平太守景明二年始得歸國授通直郎衍欲辭朝命請隱嵩高乃上表曰臣幸乘昌運得奉盛化沐浴炎風餐佩唐德於生於運已溢已榮但稟性乖和恆苦虛羸比風露增加精形侵耗小人愚懷有願閑養伏見嵩岑極天苞育名草脩生救疾多遊此岫臣質無靈分性乖山水非敢追蹤輕舉髣髴高蹤誠希藥此沉痾全養稟氣耳若所療微痊庶偶影風雲永歌至德衛衣葛屨裁營已畢搖策納履便陟山途謹附陳聞乞垂昭許詔曰知欲養痾中岳練石嵩嶺栖素雲根餌芝清壑騰跡之操深用嘉焉但治缺古風有愧山客耳既志往難裁豈容有抑便從來請世宗之末衍稍以出山干祿執事肅宗除散騎侍郎行河內郡事尋除建興太守轉河內太守加征虜將軍遭母憂解任衍歷二郡廉貞

寡欲善撫百姓民吏追思之孝昌初蕭衍遣將曹敬宗寇荆州山蠻應之大路斷絕都督崔暹率數萬之衆盤桓魯陽不能前討荆州危急朝廷憂之詔衍爲別將假前將軍與恒農太守王羆率軍一萬出武關以救荆州賊逆戰於淅陽衍大破之賊遂退走荆州圍解除使持節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假安東將軍北道都督鎮鄴西之武城封安陽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潛圖叛逆衍覺其有異密表陳之尋而鑒所部別將嵇宗馳驛告變乃詔衍與都督源子邕李神軌等討鑒平之除撫軍將軍相州刺史假鎮北將軍北道大都督進封臨汝縣開國公增邑千二百戶常侍如故仍詔衍與子邕北討葛榮軍次陽平之東北漳曲賊來拒戰衍軍敗見害朝野人情莫不駭惋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司空相州刺史

子嵩襲武定中河內太守齊受禪爵例降又天水冀人尹挺仕蕭鸞以軍勳至陳郡太守遂與叔業參謀歸誠景明初除輔國將軍南司州刺史擬戍義陽亦封宋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轉冠軍將軍東郡太守未拜而卒賜布帛一百匹贈本將軍涇州刺史

子循歷太原太守

循弟象饒安令遼西太守兄弟皆有政事才時河東南解人柳玄達頗涉經史仕蕭鸞歷諸王參軍與叔業姻婭周旋叔業之鎮壽春委以管記及叔業之被猜疑將謀獻款玄達贊成其計前後表啓皆玄達之詞景明初除輔國將軍司徒諮議參軍封南頓縣開國子邑二百戶二年秋卒時年四十三後改封夏陽縣邑戶如先玄達曾著大夫論備陳叔業背逆歸順契闊危難之旨又著喪服論約而易尋文多不錄

子緒襲武定中東太原太守齊受禪爵例降

緒弟遺字季雲性麤疎無拘檢時人或謂之柳癲好彈琴耽酒時有文詠爲蕭宗挽郎出帝初除儀同開府參軍事放情琴酒之間每出返家人或問有何消息答云無所聞縱聞亦不解元象二年客遊項城遇患卒時年四十

玄達弟玄瑜景明初除正員郎轉鎮南大將軍開府從事中郎帶汝陰太守延昌二年卒年五十五

子諧頗有文學善鼓琴以新聲手勢京師士子翕然從學除著作佐郎建義初於河陰遇害時年二十六又武都人楊令寶有膂力善射仕蕭鸞數爲小將征戰著效至譙郡太守遂參叔業歸誠之謀景明初除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擬戍淮陰封軍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在淮南征戰累著勞捷徵拜冠軍將軍試守京兆內史卒追封邵陵縣開國子邑二百戶賜帛二百匹贈征虜將軍華州刺史

子彪襲爵永熙中征虜將軍中散大夫齊受禪例降

令寶弟令仁亦隨令寶立效前將軍汝南內史又京兆杜陵人韋伯昕學尚有壯氣自以才智優於裴植常輕之植疾之如讎即彥先之妹壻也叔業以其有大志故遣送子芬之爲質景明初封雲陵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拜南陽太守數歲坐事免久之拜員外散騎常侍加中壘將軍延昌末告尚書裴植謀爲廢黜植坐死後百餘日伯昕亦病卒臨亡見植爲祟口云裴尚書死不獨見由何以見怒也其叔業爪牙心膂所寄者裴智淵左中郎將封浚儀縣王昊左軍將軍封南汝陰縣趙草右中郎將封西宋縣並開國男食邑各二百戶李道真右軍將軍封睢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胡文盛右軍將軍封剛陽縣魏承祖右軍將軍封平春縣並開國子食邑各三百戶

承祖廣陵寒人也依隨叔業爲趨走左右壯健善事人叔業待之甚厚及出爲州以爲防閤善撫士卒兼有將用自景明以後常爲統軍南北征伐累有戰功歷太原太守至光祿大夫安南將軍蕭衍遣將圍義陽士民應之三關既陷州城時甚懸急以承祖持節行撫軍將軍率師討之大破賊衆解義陽之圍還復三關遂爲名將終於并州刺史衣冠之士預叔業勳者安定皇甫光北地梁祐清河崔高客天水閻慶胤河東柳僧習等

光美鬚髯善言笑仕蕭鸞以軍勳至右軍將軍入國爲輔國將軍假南兗州刺史卒於渤海太守

兄椿齡薛安都壻也隨安都於彭城內附歷位司徒諮議岐州刺史光未入朝

而椿齡先卒。
椿齡子瑋，襲郡相。
瑋弟瑒，為司徒胡國珍所拔，自太尉記室超遷吏部郎。性貪婪，多所受納，鬻賣
吏官，皆有定價。後以丞相高陽王雍之壻，超拜持節、冠軍將軍、豫州刺史。為政
殘暴，百姓患之。罷州後，仍遇風病，久之，除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太昌初卒，年五
十八。贈衛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
子長卿，司州主簿、祕書郎中、太尉司馬。
祐，叔業之從姑子也。好學，便弓馬。隨叔業征伐，身被五十餘創。景明初，拜右軍
將軍，賜爵山桑子，出為北地太守，清身率下，甚有治稱。歷驍騎將軍、太中大夫、
右將軍。從容風雅，好為詩詠，常與朝廷名賢汎舟洛水，以詩酒自娛。遷光祿大
夫，加平北將軍。端然養志，不歷權門。出為平西將軍、京兆內史，當世歎其抑屈。
卒官，贈本將軍、涇州刺史。
高客，博學善文札，美風流。景明初，拜散騎侍郎，出為揚州開府掾，帶陳留太守。
卒官。
慶胤父汪，參薛安都平北將軍事。安都入國，聽汪還南。慶胤博識洽聞，善於談
論，聽其言說，不覺忘疲。景明初，為李元護輔國府司馬，卒於數城太守。
僧習善隸書，敏於當世。景明初，為裴植征虜府司馬，稍遷北地太守，為政寬平，
氐羌悅愛。肅宗時，至太中大夫，加前將軍，出為潁川太守。卒官。
夏侯道遷，譙國人。少有志操。年十七，父母為結婚韋氏，道遷云欲懷四方之志，
不願取婦。家人咸謂戲言。及至婚日，求覓不知所在。於後訪問，乃云逃入益州。
仕蕭鸞，以軍勳稍遷至前軍將軍、輔國將軍。隨裴叔業至壽春，為南譙太守。兩
家雖為姻好，而親情不協，遂單騎歸國。拜驍騎將軍，隨王肅至壽春，遣道遷守
合肥。肅薨，道遷棄戍南叛。會蕭衍以莊丘黑為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鎮南
鄭。黑請道遷為長史，帶漢中郡。會黑死，衍以王鎮國為刺史，未至而道遷陰圖
歸順。先是，仇池鎮將楊靈珍阻兵反叛，戰敗南奔，衍以靈珍為征虜將軍，假武
都王，助戍漢中，有部曲六百餘人，道遷憚之。衍時又遣其左右吳公之等十餘
人使南鄭，道遷乃偽會使者，請靈珍父子，靈珍疑而不赴。道遷乃殺使者五人，
馳襲靈珍，斬其父子，并送使者五首於京師。江悅之等推道遷為持節、冠軍將
軍、梁秦二州刺史。道遷表曰：「臣聞知機其神，趨利如響，臣雖不武，敢忘機利。伏
惟陛下澤被區宇，德濟蒼生，八表同忻，品物咸賴。臣頃亡蠛賊，匹馬歸闕，自斯
搏噬，磨竭丹款。但中於壽陽，橫為韋纘所謗，理之曲直，並是楊集朗、王秉所悉。
臣實愚短，豈能自安，便逃竄江吳，苟存視息。蕭衍梁州刺史莊丘黑與臣早舊，
申臣為長史。值黑亡殁，事任天時，來願機會，在茲遇武興私署侍郎鄭洛生來
此，臣即披露誠款，與其共契機要，報武興王楊紹先并其中叔集起等，請其遣
軍以為腹背。即遣左天長由寒山路馳啟。復會通直散騎常侍臣集朗還至武
興，臣聞其至，知事必剋。集朗果遣鄭右留使至臣閣，密參機舉。會有蕭衍使人
吳公之至，知臣懷誠，將歸大化，遂與府司馬嚴思、臧恭、典籤吳宗肅、王勝等共
楊靈珍父子密相構結，期當取臣。臣幸先覺，悉得戮思、恭等。臣即遣鄭猥馳告
集朗，急求軍援。而武興軍未到之間，蕭衍白馬戍主尹天寶不識天命，固執愚
迷，乃率部曲，驅掠民丁，敢為不逞。臣即遣軍主江悅之率諸軍主席靈坦、龐樹
等領義勇應時討撲。而樹銳氣難裁，違悅之節度，輕進失脫。天寶因此直到南
鄭，重圍州城。梁秦士庶僉云危棘，以義逼臣，勸為刺史，須藉此威，鎮靖內外。臣
赤誠奉國，苟取濟事，輒捐小跡，且從權宜，假當州位。重遣皇甫選由斜谷道以
事啓聞。臣即親率士卒，四日三夜，交鋒苦戰。武興之軍乘虛躡後，天寶兇徒因
宵鳥散，進既摧破，退失巢穴，潛捨單來，依山傍險，突入白馬。集朗與二弟躬擐
甲胄，率其所領，登即擒斬。戍內戶口，即放還民。斯由皇威遐振，群人授首，凶狡
時殄，公私慶快。非但梁秦竭力，實賴集朗赴接之機。臣前已遣軍主杜法先還
洵陽，構合徒黨，誘結鄉落，令晉壽士豪王僧承、王文粲等還至西關，共興大義。
當今盧觸樊鄧懸危，開拓九區，掃清六合，形要之利，在於此時，進趣之略，
願速處分。臣以愚陋，猥當推舉，事定之後，便即束身，馳歸天闕。但物情草創，猶
有參差，蕭衍魏興太守苑瑜、安康太守苑泌共南巴西太守姜脩屯聚川東，衛
規舉斧，登遣討襲，具於別啓。集朗兄弟並議曰：『臣往日歸誠，曾盡心力，超蒙榮

樊灰殄匪報但留臣權相綏獎須得撲滅珣等便卽首路伏願聖慈特垂鑒照謹遣兼長史臣張天亮奉表略聞詔曰得表聞之將軍前識機運已投誠款而中途猜閡致有播越復翻然風返建茲殊效忠貫古烈義動遐邇漢鄭既開勢藉膚蜀混同之略方自斯始擒凶掃惡何快如之想餘黨悉平西南清謐經算淹期當有劬勞所請軍宜別勑一二又賜道遷璽書曰得表具誠節之懷卿忠義夙挺期委自昔中有事因以致乖舛知能乘機豹變翻然改圖獎率同心萬里投順遂舉漢中爲開蜀之始洪規茂略深有嘉焉今授卿持節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豐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并同義諸人尋有別授王師數道絡繹電邁遣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征梁漢諸軍事鎮西將軍尙書邢巒指授節度卿其善建殊効稱朕意焉道遷表受平南常侍而辭豫州豐縣侯引裴叔業公爵爲例世宗不許道遷自南鄭來朝京師引見於太極東堂免冠徒跣謝曰比在壽春遭韋纘之酷申控無所致此猖狂是段之來希酬昔遇勤微願重有覩心願世宗曰卿建爲山之功一簣之玷何足謝也道遷以賞報爲微遂巡不拜詔曰道遷至止既淹未恭州封可勑吏部速令召拜道遷拜日詔給百五十人供尋改封濮陽縣開國侯邑戶如先歲餘頻表解州世宗許之除南兗州大中正不拜道遷雖學不淵洽而歷覽書史閑習尺牘札翰往還甚有意理好言宴務口實京師珍羞罔不畢有於京城之西水次市地大起園池植列蔬果延致秀彥時往遊適妓妾十餘常自娛樂國秩歲入三千餘匹專供酒饌不營家產每誦孔融詩曰坐上客恆滿樽中酒不空餘非吾事也識者多之出爲散騎常侍平西將軍華州刺史轉安東將軍瀛州刺史常侍如故爲政清嚴善禁盜賊熙平年病卒年六十九贈撫軍將軍雍州刺史賻帛五百匹諡曰明侯初道遷以拔漢中歸誠本由王穎興之計求分邑戶五百封之世宗不許靈太后臨朝道遷重求分封太后大奇其意議欲更以三百戶封穎興會卒遂寢道遷不娉正室唯有庶子數人

長子夬字元廷歷位前軍將軍鎭遠將軍南兗州大中正夬性好酒居喪不戚醇醪肥鮮不離於口沽買飲啖多所費用父時田園貨賣略盡人間債負數猶千餘匹穀食至常不足弟妹不免飢寒初道遷知夬好酒不欲傳授國封夬未亡前忽夢見征虜將軍房世寶來至其家直上廳事與其父坐屏人密言夬心驚懼謂人曰世寶至官聞必擊我也尋有人至云官呼郎隨召卽去遣左右杖之二百不勝楚痛大叫良久乃寤流汗徹於寢具至明而涼城太守趙卓詣之見其衣濕謂夬曰卿昨夕當大飲溺衣如此夬乃具陳所夢先是旬餘秘書監鄭道昭暴病卒夬聞謂卓曰人生何常唯當縱飲耳於是昏酣遂甚夢後二日不能言針之乃得語而猶虛劣其從兄奧等並營視之皆言危而猶援戲而心悶旋轉而死爲洗浴者視其尸體大有杖處青赤隱起二百下許贈鉅鹿太守初夬與南人辛諶庾道江文遙等終日遊聚酣飲之際恆相謂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之間耳脫有先亡者當於良辰美景靈前飲宴儻或有知庶其歆饗及夬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夬靈前酌飲時日晚天陰室中微闇咸見夬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執杯酒似若獻酬但無語耳時夬家客雍僧明心有畏恐披簾欲出便卽僵仆狀若被毆夬從兄欣宗云今是節日諸人憶弟嘗昔之言故來共飲僧明何罪而被瞋責僧明便癡而欣宗鬼語如夬平生并怒家人皆得其罪又發擿陰私竊盜咸有次緒夬妻裴植女也與道遷諸妾不穆訟鬩徹于公庭

子籍年十餘歲襲祖封已數年而夬弟脅等言其眇目癇疾不任承繼自以與夬同庶已應紹襲尙書奏籍承封元象中平東將軍太中大夫齊受禪例降

奧道遷兄子也位至咸陽太守

李元護遼東襄平人八世祖胤晉司徒廣陸侯胤子順璠及孫沉志皆有名宦沉孫根慕容寶中書監根子後智等隨慕容德南渡河居靑州數世無名位三齊豪門多輕之元護以國家平齊後隨父懷慶南奔身長八尺美鬚髯少有武力仕蕭道成歷官馬頭太守後軍將軍龍驤將軍雖以將用自達然亦頗覽文史習於簡牘高祖至鍾離元護時在城中爲蕭鸞徐州刺史蕭惠休奉使詣軍高祖見而善之後爲裴叔業司馬帶汝陰太守叔業歸順元護贊同其謀及叔業疾病外內阻貳元護督率上下以俟援軍壽春剋定元護頗有力焉景明初

以元護爲輔國將軍齊州刺史廣饒縣開國伯食邑一千戶。便道述職。其年入朝尋以州民柳世明圖爲不軌。元護馳還歷城至即擒殄誅戮所加微爲濫酷。值州內饑儉民人困斂志存隱恤表請賑貸蠲其賦役但多有部曲時爲侵擾城邑苦之故不得爲良刺史也三年夏卒年五十一病前月餘京師無故傳其凶問又城外送客亭柱有人書曰李齊州死綱佐餞別者見而拭之後復如此元護妾妓十餘聲色自縱情慾既甚支骨消削鬚長二尺一時落盡贈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元護爲齊州經拜舊墓巡省故宅饗賜村老莫不欣暢及將亡謂左右曰吾嘗以方伯簿伍至青州士女屬目若喪過東陽不可不好設儀衛哭泣盡哀令觀者改容也家人遵其誡。

子會襲正始中降爵爲子邑五百戶延昌中除宣威將軍給事中會頑騃好酒其妻南陽太守清河房伯玉女也甚有姿色會不答之房乃通於其弟機因會飲醉殺之。

子景實襲天平中除給事中齊受禪例降機與房遂如夫婦積十餘年房氏色衰乃更婚娶。

元護弟靜景明初以歸誠勳拜前將軍性甚貪忍兄亡未斂便剝脫諸妓服玩及餘財物歷齊州內史天水太守。

靜子敏羽林監。

元護從叔愔卒於東代郡太守。

子曠之。

席法友安定人也祖父南奔法友仕蕭鸞以膂力自効軍勳稍遷至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建安戍主蕭寶卷遣胡景略代之法友遂留壽春與叔業同謀歸國景明初拜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苞信縣開國伯食邑千戶始叔業卒後法友與裴植追成叔業志淮南剋定法友有力焉尋轉冠軍將軍華州刺史未拜改授并州刺史歲餘代還蕭衍遣將楊公則寇揚州假法友征虜將軍以討之法友未至而公則敗走後假法友前將軍持節爲別將出淮南欲解朐山之圍法友始渡淮而朐山敗沒遂停散十年恬靜自處不競勢利世宗末以本將軍除齊州刺史在州廉和著稱又從封衆氏肅宗初拜光祿大夫熙平二年卒贈平西將軍秦州刺史贈帛三百匹諡襄侯。

子景通襲善事元叉兼以貨賂叉父繼繼爲司空引景通爲掾後加右軍將軍鎮軍將軍卒官贈輔國將軍衛尉少卿。

子暢襲永安末尚書郎走關西。

王世弼京兆霸城人也劉裕滅姚泓其祖父從裕南遷世弼身長七尺八寸魁岸有壯氣善草隸書好愛墳典仕蕭鸞以軍勳至游擊將軍爲軍主助戍壽春遂與叔業同謀歸誠景明初除冠軍將軍南徐州刺史擬戍鍾離懸封愼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後以本將軍除東徐州刺史始任於刑爲民所怨有受納之響歲餘爲御史中尉李平所彈會赦免久之拜太中大夫加征虜將軍尋以本將軍出爲河北太守治有清稱轉渤海相尋還中山內史加平北將軍直閣元羅領軍叉弟也曾行過中山謂世弼曰二州刺史轉復爲郡亦當恨恨耳世弼曰儀同之號起自鄧騭平北爲郡始在下官正光元年卒官贈本將軍豫州刺史諡曰康。

長子會汝陽太守。

次子由字茂道好學有文才尤善草隸性方厚有名士之風又工摹畫爲時人所服歷給事中尚書郎東萊太守罷郡後寓居潁川天平初元洪威構逆大軍攻討爲亂兵所害時年四十三名流惜之。

江悅之字彥和濟陽考城人也七世祖統晉散騎常侍劉淵石勒之亂南徙渡江祖與之父範之並爲劉裕所誅悅之少孤仕劉駿歷諸王參軍好兵書有將略善待士有部曲數百人蕭道成初以悅之爲荊州征西府中兵參軍領臺軍主遷屯騎校尉轉後軍將軍部曲稍衆千有餘人蕭賾遣戍漢中就遷輔國將軍蕭衍初劉季連據蜀反叛悅之率部曲及梁秦之衆討滅之以功進號冠軍將軍武興氐破白馬進圍南鄭悅之率軍拒戰大破氐衆還復白馬衍秦梁二州刺史莊丘黑死夏侯道遷與悅之及嚴樹軍主李忻榮張元亮士孫天與等謀以梁州內附既殺蕭衍使者及楊靈珍衍華陽太守尹天寶率衆向州城悅

之與樹忻榮勸衆逆戰爲天寶所敗遂圍南鄭戰經四日衆心危沮咸懷離貳悅之盡以家財散賞士卒身當矢刃晝夜督戰會武興軍至天寶敗走道遷之克全勳效悅之實有力焉正始二年夏與道遷俱至洛陽尋卒年六十一贈輔國將軍梁州刺史追封安平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謚曰莊悅之二子文遠文遙。

文遙少有大度輕財好士士多歸之道遷之圖楊靈珍也文遙贊獻謀行遂手斬靈珍正始二年除步兵校尉還父憂解官永平初襲封拜前軍出爲咸陽太守勤於禮接終日坐聽事至者見之假以恩顏屏人密問於是民所疾苦大盜姓名姦猾吏長無不知悉郡中震肅姦劫息止治爲雍州諸郡之最徵拜驍騎將軍輔國將軍進號征虜將軍肅宗初拜平原太守在郡六年政理如在咸陽還後將軍安州刺史文遙善於綏納甚得物情時杜洛周葛榮等相繼叛逆自幽燕以南悉皆淪陷唯文遙介在羣賊之外孤城獨守鳩集荒餘且耕且戰百姓皆樂爲用建義元年七月遇疾卒於州年五十五長史許思祖等以文遙遺愛在民復推其子果行州事旣攝州任乃遣使奉表莊帝嘉之除果通直散騎侍郎假節龍驤將軍行安州事當州都督旣而賊勢轉盛援不接果以阻隔彊寇內徙無由乃攜諸弟幷率城民東奔高麗太平中詔高麗送果等元象中乃得還朝。

果弟昂武定三年襲爵齊受禪例降。

文遠善騎射勇於攻戰以軍勳致效自給事中稍遷中散大夫龍驤將軍。

龐樹南安人世宗追錄謀勳封其子景亮襄邑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

李忻榮漢中人與樹俱舉天寶同時戰歿封其子建爲清水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戶。

張元亮漢中人便弓馬善戰鬭以勳封撫夷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戶拜東萊太守入爲平遠將軍左中郎將遷中散大夫加龍驤將軍卒贈左將軍巴州刺史。

士孫天與扶風人以勳封冀西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拜武功太守又襄陽羅道珍北海王安世潁川辛諶漢中姜永等皆參其勳末。

道珍除齊州東平原相有治稱卒於鎮遠將軍屯騎校尉。

安世苻堅丞相王猛之玄孫也歷涉書傳敏於人間自羽林監稍遷安西將軍北華州刺史卒贈本將軍梁州刺史。

諶魏衛尉辛毗之後有文學歷步兵校尉濮陽上黨二郡太守卒贈征虜將軍梁州刺史。

子儒之濟州司馬。

永善彈琴有文學員外郎梁州別駕漢中太守。

永弟涑亦善士性亦至孝爲漢中所歎服元暴之陷也永入於建鄴遂死焉時有潁川庾導者亦與道遷俱入國雖不豫謀亦爲奇士歷覽史傳善草隸書輕財重義仕蕭衍右中郎將助戍漢中及至洛陽環堵敝廬多與儁秀交舊積二十餘歲殊無宦情正光中乃除幽州左將軍府主簿館安令罷縣後仍客遊齊魯之間天平中卒於青州時有皇甫徽字子玄安定朝那人仕蕭衍歷諸王參軍郡守及道遷之入國也徽亦因地內屬徽妻即道遷之兄女道遷列上勳書欲以徽爲元謀徽曰創謀之始本不關預雖貪榮賓內愧於心遂拒而不許後刺史羊祉表授征虜府司馬卒官。

子和武定末司空司馬。

和弟亮儀曹郎中。

淳于誕字靈遠其先太山博人後世居於蜀漢或家安國之桓陵縣父興宗蕭賾南安太守誕年十二隨父向揚州父於路爲羣盜所害誕雖童稚而哀感奮發傾資結客旬朔之內遂得復讎由是州里歎異之賾益州刺史劉悛召爲主簿蕭衍除步兵校尉景明中自漢中歸國旣達京師陳伐蜀之計世宗嘉納之延昌末王師大舉除驍騎將軍假冠軍將軍都督別部司馬領鄉導統軍誕不願先受榮爵乃固讓實官止參戎號及奉辭之日詔遣主書趙桃弓宣旨勞勉若剋成都即以益州許之師次晉壽蜀人大震屬世宗晏駕不果而還後以客例起家除羽林監蕭衍遣將張齊攻圍益州詔誕爲統軍與刺史傅豎眼赴援事寧還朝正光中秦隴反叛詔誕爲西南道軍司假冠軍將軍別將從子午南

出斜谷趣建安與行臺魏子建共參經略時衍益州刺史蕭淵猷遣將樊文熾蕭世澄等率眾數萬圍小劍戍益州刺史邴虬令子建拒之因轉營為文熾所掩統軍胡小虎崔珍寶並見俘執子建遣顯助討之顯勒兵馳赴相對月餘未能摧殄文熾軍行之谷東峯名龍鬚山置柵其上以防歸路顯以賊眾難可角力乃密募壯士二百餘人令夜登山攻其柵及時火起煙焰漲天賊以還途不守連營震怖顯率諸軍鳴鼓攻擊文熾大敗俘斬萬計擒世澄等十一人文熾為元帥先走獲免孝昌初子建以顯行華陽郡帶白馬戍二年復以顯行巴州刺史三年朝議以梁州安康郡阻帶江山要害之所分置東梁州仍以顯為鎮遠將軍梁州刺史永安二年四月卒時年六十贈安西將軍益州刺史謚曰莊長子亢

亢弟胤字闡館武定末梁州驃騎府司馬

李苗字子宣梓潼涪人父膺蕭衍尚書郎太僕卿苗出後叔父略略為蕭衍寧州刺史大著威名王足伐蜀也衍命略拒足於涪許其益州及足還退衍遂改授略怒將有異圖衍使人害之苗年十五有報雪之心延昌中遂歸闕仍陳圖蜀之計於是大將軍高肇西伐詔假苗龍驤將軍鄉導統軍師次晉壽世宗晏駕班師後以客例除員外散騎侍郎加襄威將軍苗有文武才幹以大功不就家恥未雪常懷慷慨乃上書曰昔晉室數否華戎鼎沸三燕兩秦吮物中夏九服分崩五方圮裂皇祚承歷自北而南殄滅姦雄定鼎河洛唯獨荊揚尚阻聲教今令德廣被於江漢威風遠振於吳楚國富兵彊家給人足以九居八之形有兼弱攻昧之勢而欲遠蹤遺疾子孫違高祖之本圖非社稷之深慮竊宜商度東西戍防輕重之要計彊弱險易安危之理探測南人攻守窺覬之情籌算卒乘器械征討之備然後去我所短避彼所長釋其至難攻其甚易奪其險要割其膏腴數年之內荊揚可并若捨舟檝即平原敵便鞍騎則江淮之所短乘車馬游飛溟乘流馳逐非中國之所長彼不敢入平陸而爭衡猶我不能越巨川而爭利若俱去其短各恃其長則東南未見可滅之機而淮沔方有相持之勢且夫強弱相傾陰陽恆理盛衰遞襲五德常運今以至彊攻至弱必見吞并之理如以至弱禦至彊焉有全濟之術故明王聖主皆欲及時立功為萬世之業去高而就下百川以之常流取易而避難兵家以之恆勝今巴蜀孤懸去建鄴遼遠偏兵獨戍泝流十千牧守無良專行劫剝官由財進獄以貨成士民思化十室而九延頸北望日覬王師若命一偏將弔民伐罪風麾不接可傳檄而定守白帝之阨據上流之險循士治之迹蕩建鄴之逋然後偃武修文制禮作樂天下幸甚豈不盛哉於時蕭宗幼沖無遠略之意竟不能納正光末二秦反叛侵及三輔時承平既久民不習戰苗以隴兵彊悍且群聚無資乃上書曰臣聞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眾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離阻坐受崩潰夫飇至風起逆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但天下久泰人不曉兵奔利不相待逃難不相顧將無法令士非教習以驕將御惰卒不思長久之計務奇正之通必有莫敖輕敵之志恐無充國持重之規如令隴東不守汧軍敗散則二秦遂彊三輔危弱國之右臂於斯廢矣今且宜勒大將深溝高壘堅守勿戰別命偏師精兵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群妖自散於是詔苗為統軍與別將淳于誕俱出梁益隸行臺魏子建子建以苗為郎中仍領軍深見知待孝昌中還朝鎮遠將軍步兵校尉俄兼尚書右丞為西北道行臺與大都督宗正珍孫討汾絳蜀賊平之還除司徒司馬轉太府少卿加龍驤將軍於時蕭衍巴西民何難尉等豪姓相率請討巴蜀之間詔苗為通直散騎常侍冠軍將軍西南道慰勞大使未發會殺尒朱榮榮從弟世隆擁榮部曲屯據河橋還逼都邑孝莊親幸大夏門集群臣博議百寮恇懼計無所出苗獨奮衣而起曰今小賊唐突如此朝廷有不測之危正是忠臣烈士效節之日臣雖不武竊所庶幾請以一旅之眾為陛下徑斷河梁城陽王徽中尉高道穆贊成其計莊帝壯而許焉苗乃募人於馬渚上流以舟師夜下去橋數里便放火船河流既駛倏忽而至賊於南岸望見火下相蹙爭橋俄然橋絕沒水死者甚眾苗身率士卒百許人泊於小渚以待南援既而官軍不至賊乃涉水與苗死鬬眾寡不敵左右死盡苗浮河而歿時年四十六帝聞苗死哀傷久之曰苗若不死當應更立

奇功，贈使持節、都督梁益巴東梁四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梁州刺史、河陽縣開國侯，邑一千戶，賻帛五百疋，粟五百石，謚忠烈侯。苗少有節操，志尚功名，每讀蜀書，見魏延請出長安，諸葛不許，常歎息謂亮無奇計；及覽周瑜傳，未曾不咨嗟絕倒。太保、城陽王徽，司徒、臨淮王彧重之。二王頗或不穆，苗每諫之。及徽寵勢隆極，猜忌彌甚，苗謂人曰：城陽蜂目先見，豺聲今轉彰矣。解鼓琴，好文詠，尺牘之敏，當世罕及。死之日，朝野悲壯之。及莊帝幽崩，世隆入洛，主者追苗贈封以白世隆，世隆曰：吾爾時羣議，更一二日便欲大縱兵士，焚燒都邑，任其採掠，賴苗，京師獲全。天下之善士也，不宜追之。

子曇襲爵。武定末，冀州儀同府刑獄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史臣曰：壽春形勝，南鄭要險，乃建鄴之肩髀，成都之喉嗌。裴叔業、夏侯道遷體運知機，翻然鵲起，舉地而來，功誠兩茂，其所以大啓茅賦，兼列旄旟，固其宜矣。植不恆其德，器小志大，斯所以顛覆也。衍才行將略，不遂其終，惜哉。李、席、王、江雖復因人成事，亦爲果決之士。淳于誕好立功名，有志者竟能遂也。李苗以文武幹局，沉斷過人，臨難慨然，奮其大節，蹈忠履義，殞而後已。仁必有勇，其斯人之謂乎。

魏書卷七十一

魏書卷七十一考證

裴叔業傳　城庫管籥悉付康生○臣人龍按：康生當是奚康生。本書奚康生傳裴叔業率衆圍渦陽，高祖勑王肅遣康生馳往救援，是也。

淳于誕傳　及晦火赴○赴當作起。

李苗傳　梓橦涪人○橦應作潼。

魏書卷七十一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六十

陽尼　賈思伯　李叔虎　路恃慶　房亮　曹世表　潘永基

朱元旭

陽尼字景文北平無終人少好學博通羣籍與上谷侯天護頓丘李彪同志齊名幽州刺史胡泥以尼學藝文雅乃表薦之徵拜祕書著作郎奏佛道宜在史錄後改中書學爲國子學時中書監高閭侍中李沖等以尼碩學博識舉爲國子祭酒高祖嘗親在苑堂講諸經典詔尼侍聽賜帛百匹尼後兼幽州中正出爲幽州平北府長史帶漁陽太守未拜坐爲中正時受鄉人財貨免官尼每自傷曰吾昔未仕不曾羨人今日失官與本何異然非吾宿志命也如何既而還鄉遂卒於冀州年六十一有書數千卷所造字釋數十篇未就而卒其從孫太學博士承慶遂撰爲字統二十卷行於世

子介字天佐奉朝請冀州默曹參軍早卒

尼從子鳴鸞

鳴鸞弟季智俱有名於時前後並爲幽州司馬

季智子璠通直散騎常侍

季智從弟荆范陽太守有吏能卒贈平西將軍東益州刺史

季智從子伯慶汝南太守

伯慶從父弟藻字景德少孤有雅志涉獵經史太和初舉秀才射策高第以母疾還徵拜中書博士詔兼禮官拜燕宣王廟於長安還授寧遠將軍賜爵魏昌男還爲廷尉正轉考功郎中除建德太守以清貧賜帛六十匹尋假寧遠將軍領統軍外防內撫甚得居邊之稱解任還家久之除兗州左將軍府長史又拜瀛州安東府長史加揚烈將軍藻以年老歸家閭門不關世事孝昌中在鄉爲賊帥杜洛周所囚發病卒永熙中贈征虜將軍幽州刺史

子眞字世幹早卒

眞弟弼字世輔長於吏事本州別駕加輕車將軍屬洛周陷城弼遂率宗親南渡河居於青州值邢杲起逆青州城民疑河北人爲杲內應遂害弼時年四十八

子據襲祖爵

弼弟斐武定末尚書右丞

藻從弟令銑京兆王愉郎中令坐同愉反逃竄免會赦除名

子世和武定末齊州驃騎司馬

藻從弟延興南豳州刺史

延興從弟固字敬安性倜儻不拘小節少任俠好劍客弗事生產年二十六始折節好學遂博覽篇籍有文才太和中從大將軍宋王劉昶征義陽板府法曹行參軍假陵江將軍昶嚴暴治軍甚急三軍戰慄無敢言者固啓諫并面陳事宜昶大怒欲斬之使監當攻道固在軍勇決志意閑雅了無懼色昶甚奇之軍還言之高祖年三十餘始辟大將軍府參軍事署城局仍從昶鎮彭城板兼長史俄以憂去任裴叔業以淮南內附世宗詔平南將軍廣陵侯元衍與司徒彭城王勰同鎮壽春勑固爲衍司馬還除太尉西閤祭酒兼廷尉評上改定律令議除給事中出爲試守平北太守甚有惠政久之以公事免後除給事中領侍御史轉治書勑奏廣平王懷汝南王悅南陽長公主及使懷荒鎮將葛貳望風逃走勑恆農太守裴粲免官時世宗廣訪得失固上讜言表曰臣聞爲治不在多方在於力行而已當今之務宜早正東儲立師傅以保護立官司以防衞以保蒼生之心攬權衡親宗室彊幹弱枝以立萬世之計舉賢良黜不肖使野無遺才朝無素餐孜孜萬幾躬勤庶務使民無謗讟之響省徭役薄賦斂修學官遵舊章貴農桑賤工賈絕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以存元元之民以救飢寒之苦上合昊天之心下悅億兆之望然後備器械修甲兵習水戰滅吳會撰封禪之禮襲軒唐之軌同彼七十二君之徽號協定鼎嵩河之心副高祖殷勤之寄上與三皇比隆下與五帝齊美豈不茂哉臣位卑識昧言不及義屬聖明廣訪敢獻瞽言伏願陛下留神少垂究察初世宗委任羣下不甚親覽好

桑門之法術書令高肇以外戚權寵專決朝事又咸陽王禧等並有釁故宗室
大臣相見疏薄而王畿民庶勞斂益甚固乃作南北二都賦稱恒代田漁聲樂
侈靡之事節以中京禮儀之式因以諷諫辭多不載世宗末中尉王顯起宅既
成集寮屬饗宴酒酣問固曰此宅何如固對曰晏嬰湫隘流稱于今豐屋生災
著於周易此蓋同傳舍耳唯有德能卒願公勉之顯嘿然他日又謂固曰吾作
太府卿庫藏充實卿以為何如固對曰公收百官之祿四分之一州郡贓贖悉
入京藏以此充府未足為多且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豈不戒哉顯大不悅以
此銜固又有人間固於顯顯因奏固剩請米麥免固官既無事役遂闔門自守
著演賾賦以明幽微通塞之事其詞曰紹有周之遐軌兮初錫世於河陽建甸
侯而列爵兮與王室而並昌遭季葉之紛亂兮仍播迹於夏鄉業衛侯之楨弼
兮乃植根於幽方自祖考而輝烈兮逮余躬而黯微懼堂構之頹撓兮恐勝毀
其洪基心惴惴而慄慄兮若臨深而履薄登喬木而長吟兮抗幽谷而靡託何
身輕而任重兮懼顛墜於峻壑憑神明之扶助兮雖幽微而獲存賴先后之醇
德兮乃保護其遺孫伊日月之屢遷兮何四時之相過知年命之有期兮慨斡
流之不息傷艱躓之相承兮悲屯蹇而日臻心惻愴而不懌兮乃有懷於古人
或垂綸於渭濱兮有胥靡於傅巖既歷繇而赴兆兮作殷周之元鑒孔棲棲而
不息兮終見黜於庶邦墨馳騁而不已兮亦舉世而不容有黨孤而爭國兮有
讓位而採薇有躍馬而赴會兮有棲遲以俟時曹納辛而賓亡兮賓戮田而曹
臧鮑授州而得時兮韓棄牧而失性趙堯門而誕聖兮終天隕而不業衛泯軀
於世難兮啓洪業於宣元釋卑絲之法憲兮見孽六之先亡練擬枉於怨獄兮
寧于公之獨昌明禍福之同門兮知休咎之異塗彝倚伏之無源兮或先黜而
後舒賜憑軒而策駟兮撫清琴而自娛憲服斂於陋巷兮蘊六藝於蓬廬勃計
行而致位兮錯謀合而身傾蕭功成而禍集兮韓勳立而禍幷紛回平而綿結
兮羌未識其幽情有積毀而恩昵兮有積譽而寵衰或形乖而意合兮或身密
而志離情與貌而紛競兮體與識而交馳旦流言而見疑兮先縲絏而益信樂
食子而中疎兮巴放麑而日進或舉世而稱賢兮偶不合於主心或居鄉而三
黜兮獨為時之所欽或負鼎而干主兮或杖策於幽林或望旗而色阻兮或臨
危而撫琴道有大而由小兮義有顯而必微理貴在於得要兮事終成於會機
每一日而三省兮亦有念而九思孰有是而可是兮孰有非而可非石育子而
啓夏兮齕遺卵而孕殷鳥藉冰而存棄兮虎乳孩以字文發昇舟而魚躍兮季
潛軀而覆雲或揮戈而爭帝兮或洗耳而辭君遭曲成而不一兮神參差而異
兆茲聖達之未明兮豈前修之克了迷白日之近遙兮方有闕於天表且臨海
而觀瀾兮何津源之杳杳文遷繹而身徂兮景守節而炎移湯改祝而革命兮
靈投策而齧龜圖據胎而為巨兮友發文而自相風吹鵰而襄墜兮神壓紐而
平王彼贏縮之由人兮信吉凶之在己或勤憂以滅齡兮亦安樂而穫祉第成
師而審兄兮父純臣而烹子識同命於三君兮兆先見於喬姒始樓桑而發輝
兮終龍變於巴庸綰閭門而結慶兮鸞蟬蛻於三江水浩浩而襄陵兮羸息壤
而濟之鮌殛死於羽山兮禹宣力而營之鑿龍門以通河兮疏九江而入海總
九州以攸同兮甄五都之所在雖父子之同氣兮乃業行之丕改以忠蹇為福
兮痛比干之殘軀以佞諛為獲安兮哂宰嚭之見屠以舉士而受賞兮悼史遷
之腐刑以進為無益兮見鄂秋之專城以仁義為桎梏兮信揖讓之勞疲以放
曠為懸解兮傷六親之乖離哀越種之被戮兮嘉范蠡之脫羈欽四皓之高尚
兮歎伊周之涉危望仗鉞而先鋒兮光安車而勿顧求封賞於寸心兮夢台袞
於遠歷或忌賢而獨立兮或篡君以自樹既思匿而名揚兮亦求清而反汙見
衆兆之紛錯兮覩變化之無方心營營而擾擾兮乃探衷而準常儼端坐於敝
筵兮始拂龜而整策冀靈鑒之祐余兮顧告余以忠益龜發兆以施靈兮利去
華而守約蓍布列而成卦兮保龍潛而勿躍蹠嘉遯之玄蹤兮追考盤於巖壑
登名山以恬澹兮辭朝市之紛若奉貞吉於占繇兮翻夕警而晨裝揖許公於
箕嶺兮諮夷齊於首陽矚嵩華之崆峒兮眺恒碣之硤磽睇江湖之騤浪兮昇
醫閭以倘羊乘玄虬之奕奕兮鳴玉鸞之瑲瑲浮滄波而濯足兮入三山而解
裳謁伯禹於塗山兮詰三苗於三危登蒼梧而遐眺兮訪二妃於有嬀追祝融
於荆莘兮問洛宓於馮夷陵回飈而上騤兮羈深谷而下馳訟扶水而遠矚兮

見虞淵之威儀乘閶風之崚峻兮觀王母於崦嵫昇瑤臺而奏歌兮坐瓊室而
賦詩託赤水以寄命兮附光風以傳辭出琨岫之崢嶸兮入汜林之杳藹採鍾
山之玉瑛兮收珠澤之珂珹攜羽民而遠遊兮採長生之妙術騰雲霧而窈冥
兮變城中之穢質望玄闕之寂寥兮過寒門而懷悲揖若士於胥際兮求霧壓
於海嵋憑帝臺而肆眺兮歷層冰而風馳越弱水之渟微兮躡不周之峻巘屑
瓊蘂以為糧兮斟玉液以為漿結秋蘭以為珮兮攬白蜺以為裳聳景雲而上
征兮撫閶闔而啓扉肅百神而警策兮奏中皇於紫微聆鈞天而九變兮耽廣
樂而忘歸忽心移而志駭兮戀舊京而依依握招搖以為旃兮巡天漢而下遊
建雲旗之逶迤兮御回風之瀏瀏策王良以斂轡兮命風伯以挾輈衍屏翳以
清路兮告河鼓以具舟聊右次於析木兮遹回駕於青丘訪古人以首陽兮亦
問道於鶉鴒觀三韓之累累兮見卉服之悠悠瞻雒常之鬱鬱兮貢楛矢之啾
啾心怊招而惕惕兮志憫憫而綿綿伊五嶽之嵯嵯兮何四海之涓涓瞻九河
其如帶兮觀三江其沉然夫五都之總總兮尚何足以遊盤彼八方之局促兮
殊無可以遠觀方吞霞而棄粒兮亦屑玉而餐丹漱醴泉以養氣兮吸沆瀣以
當餐蔭建木之長柯兮援木禾之修莖咀玉髓而充渴兮嚌正陽以長生參松
喬而擁翰兮侶浮丘而上征嗟域中之默默兮詎攄寫其深情情盤桓而猶豫
兮志狐疑而未決久放蕩而不還兮心惆悵而不悅懷慈親於故鄉兮戀先君
於丘墓回遊駕而改轅兮縱歸轡而緩御僕眷眷於短衢兮馬依依於跬步還
故園而解羈兮入茅宇而返素耕東皐之沃壤兮釣北湖之深潭養慈顔於婦
子兮競獻壽而薦甘朝樂酣於濁酒兮夕寄忻於素琴誦風雅以導志兮蘊六
籍於胸襟敦儒墨之大教兮崇逸民之遠心播仁聲於終古兮流不朽之徽音
進不求於聞達兮退不營於榮利泛若不繫之舟兮湛若不用之器不潔其身
兮不屑於位不拘小節兮不求曲備資靈運以託己兮任性命之遭隨既聽天
而委化兮無形志之兩疲除紛競而靖默兮守沖寂以無為寄徒實以藉實兮
寧懇時之弗知亂曰稟元承命人最靈兮夭壽否泰本天成兮體源究道歸聖
哲兮隨化委遇能違節兮顯親揚名德之上兮保家全身亦厚量兮趣世浮動

違性命兮鑒始究終同水鏡兮志願不合思遠遊兮陵虛騁志從所求兮周歷
四極騰八表兮形勞志沮未亶道兮反我遊駕養慈親兮躬耕練藝齊至人兮
固又作刺讒疾嬖幸詩二首曰巧巧佞佞讒言興兮營營習習似青蠅兮以白
為黑在汝口兮汝非蝮蠆毒何厚兮巧佞巧佞一何工矣司閑司忿言必從矣
朋黨噂沓自相同矣浸潤之譖傾人墉矣成人之美君子貴焉攻人之惡君子
恥焉汝何人斯譖毀日繁予實無罪騁汝詭言番番緝緝讒言側入君子好讒
如或弗及天疾讒說汝其至矣無妄之禍行將及矣泛泛遊鳧弗制弗拘行藏
之徒或智或愚維予小人未明茲理毀與行俱言與釁起我其懲矣我其悔矣
豈求人兮忠恕在己彼諂諛兮人之蠹兮刺促昔粟罔顧恥辱以求媚兮邪干
側入如恐弗及以自容兮志行褊小好習不道朝挾其車夕承其輿或騎或徒
載奔載趨或言或笑曲事親要正路不由邪徑是蹈不識大猷不知話言其朋
其黨其徒實繁有詭其行有佞其音違除威施邪媚是欽既詭且妬以遏其心
是信是任敗其以多不始不慎末如之何習習宰嚭營營無極梁丘寡智王鮒
淺識伊戾息夫異世同力江充趙高甘言似直晉刁上官擅生羽翼乃如之人
僭爽其德豈徒喪邦又亦覆國嗟爾中下其親其昵不謂其非不覺其失好之
有年寵之有日我思古人心焉若疾凡百君子宜其慎矣覆車之鑒近可信矣
言既備矣事既至矣反是不思維塵及矣肅宗即位除尚書考功郎奏諸秀孝
中第者聽敘自固始大軍征硤石勅為僕射李平行臺七兵郎中平奇固勇敢
軍中大事悉與謀之又命固節度水軍固設奇計先期乘賊獲其外城軍罷太
傅清河王懌舉固除步兵校尉領汝南王悅郎中令尋加寧遠將軍時悅年少
行多不法屑近小人固上疏切諫并面陳往代諸王賢愚之分以感動悅悅甚
敬憚之懌大悅以為舉得其人熙平二年除洛陽令將軍如故在縣甚有威風
丁母憂號慕毀病杖而能起練禫之後猶酒肉不進時固年踰五十而喪過於
哀鄉黨親族咸歎服焉神龜末清河王懌領太尉辟固從事中郎屬懌被害元
乂秉政朝野震悚懌諸子及門生吏寮莫不慮禍隱避不出素為懌所厚者彌
不自安固以嘗被辟命遂獨詣喪所盡哀慟哭良久乃還僕射游肇聞而歎曰

雖欒布王脩何以尚也君子哉若人及汝南王悅為太尉選舉多非其人又輕肆撾撻固以前為元卿雖離國猶上疏切諫事在悅傳悅辟固為從事中郎不就正光二年京兆王繼為司徒高選官寮辟固從事中郎加鎮遠將軍府解除前軍將軍鎮遠如故又典科揚州勳賞初硤石之役固有先登之功而朝賞未及至是與尚書令李崇訟勳更表崇雖貴盛固據理不撓談者稱焉四年九月卒時年五十七贈輔國將軍太常少卿諡曰文固剛直雅正不畏彊禦居官清潔家無餘財終歿之日室徒四壁無以供喪親故為其棺斂焉初固著緒制一篇務從儉約臨終又勑諸子一遵先制固有三子

長休之武定末黃門郎

休之弟詮之字子衡少著才名辟司徒行參軍早為門生所害時人悼惜之

賈思伯字士休齊郡益都人也世父元壽高祖時中書侍郎有學行見稱於時思伯釋褐奉朝請太子步兵校尉中書舍人轉中書侍郎頗為高祖所知常從征伐及世宗即位以侍從之勤轉輔國將軍任城王澄之圍鍾離也以思伯持節為其軍司及澄失利思伯為後殿澄以思伯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常謂虛談今於軍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時論稱其長者後為河內太守不拜尋除鴻臚少卿以母憂免服闋徵為滎陽太守有政績遷征虜將軍南青州刺史初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授業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及思伯之部送縑百匹遺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慚不往時人稱歎焉尋以父憂免後除征虜將軍光祿少卿仍拜左將軍兗州刺史肅宗時徵為給事黃門侍郎因請拜掃還鄉里未拜以風闕免尋除右將軍涼州刺史思伯以州邊遠不樂外出辭以男女未婚靈太后不許舍人徐紇言之得改授太尉長史又除安東將軍廷尉卿思伯自以儒素為業不好法律希言事俄轉衛尉卿于時議建明堂多有同異思伯上議曰按周禮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則殷夏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九室十二堂按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難得厥衷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云東膠即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邕邕在宮肅肅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尚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按孟子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毀之問且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一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陰陽九六之數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按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為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如此蔡氏之論非為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從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優乎且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絕今古自為一代制作者則所願也若猶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殷周成法襲近代妄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疑議難可準信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施行于今雖有不同時說然耳尋鄭此論非為無當按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即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為可按其方圓高廣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幹靈臺之說裴逸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紜並無取焉學者善其議又遷太常卿兼度支尚書轉正都官時太保崔光疾甚表薦思伯為侍講中書舍人馮元興為侍讀思伯遂入授肅宗杜氏春秋思伯少雖明經從官廢業至是更延儒生夜講晝授性謙和輕身禮士雖在街途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思伯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世以為雅談為元义所寵論者譏其趨勢孝昌元年卒贈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又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文貞

子彥始武定中淮陽太守。

思伯弟思同字士明少厲志行雅好經史釋褐彭城王國侍郎五遷尚書考功郎青州別駕久之遷鎮遠將軍中散大夫試守滎陽太守尋即真後除平南將軍襄州刺史雖無明察之譽百姓安之及元顥之亂也思同與廣州刺史鄭光護並不降莊帝還宮封營陵縣開國男邑二百戶除撫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青州大中正又為鎮東金紫光祿大夫仍兼黃門尋加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遷鄴後除黃門侍郎兼侍中河南慰勞大使仍與國子祭酒韓子熙並為侍講授靜帝杜氏春秋又加散騎常侍兼七兵尚書尋拜侍中興和二年卒贈使持節都督青徐光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司徒公青州刺史謚曰文獻初思同之為別駕也清河崔光韶先為治中自恃資地恥居其下聞思同還鄉遂便去職州里人物為思同恨之及光韶之亡遺誡子姪不聽求贈思同遂上表訟光韶操業登時蒙贈議者歎尚焉思同之侍講也國子博士遼西衛冀隆為服氏之學上書難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復駁冀隆乖錯者十一條互相是非積成十卷詔下國學集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卒後魏郡姚文安樂陵秦道靜復述思同意冀隆亦尋物故浮陽劉休和又持冀隆說至今未能裁正焉。

李叔虎渤海蓨人也從祖金世祖神䴥中與高允俱被徵位至征南從事中郎叔虎好學博聞有識度為鄉閭所稱太和中拜中書博士與清河崔光河間邢巒並相親友轉議郎久之遷太尉從事中郎轉國子博士本國中正攝樂陵中正性清直甚有公平之稱後兼散騎侍郎太極都將事訖除高陽太守固辭不拜尋除顯武將軍太尉高陽王雍諮議參軍事雍以其器操重之尋除假節行華州事為吏民所稱永平四年卒年五十四贈冠軍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穆。兄叔寶州舉秀才拜頓丘公國郎中令遷太常丞延昌末叔寶為弟臺戶及從弟歸伯同沙門法慶反陷破郡縣叔寶當坐遇病死於洛陽獄。

子伯胄光祿大夫。

叔寶從弟鳳歷尚書郎中國子博士坐弟同京兆王愉逆除名。鳳從子長仁字景安頗有學涉舉秀才射策高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累遷平南將軍沛郡太守仍為彭城太守又從尉元討定南境賜爵延陵男徵拜員外散騎常侍使於劉準行還以疾除北海內史韶賜醫藥凡在三郡吏民安之尋卒武定中贈安南將軍七兵尚書冀州刺史男如故。

長仁從弟述字道興有學識州舉秀才拜太常博士使詣長安冊祭燕宣王廟還除尚書儀曹郎賜爵蓨縣男稍遷建興太守卒。

子象字孟則清簡有風概博涉羣書初襲爵為徐州平東府功曹參軍遷冀州治中有勤績久之拜散騎侍郎加寧朔將軍尋轉中書侍郎出為青州太傅開府諮議參軍行北徐州事本將軍光祿大夫齊文襄王引為開府諮議參軍加征東將軍興和二年兼散騎常侍使於蕭衍三年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曰文簡以子子貞預義之勳也。

子貞歷司空長史武邑太守司徒右長史陽平太守入為吏部郎中出為驃騎將軍兗州刺史坐貪汙賜死。

路恃慶字伯瑞陽平清淵人也祖綽陽平太守恃慶有幹用與廣平宋翻俱知名為鄉閭所稱相州刺史李安世並表薦之太和中除奉朝請恃慶以從兄文舉有才望因推讓之高祖遂並拜焉稍遷尚書儀曹郎轉左民郎行潁川郡出為華州安定王征虜府長史尋以母憂去職仍轉定州河間王琛長史琛貪暴肆意恃慶每進苦言年四十八卒贈左將軍安州刺史謚曰襄。

子祖璧給事中。

恃慶弟仲信亦好學為太尉參軍稍遷奉車都尉開府掾章武王融之討葛榮也仲信為其都督府長史融敗歿仲信遂亦免棄。

仲信弟思略字叔約有識尚冀州安東府騎軍參軍。

子祖遺武定末太學博士。

思略弟思令字季儁初為廣陽王司空參軍轉司空城局參軍司徒記室威遠將軍尚書左民郎轉右民時天下多事思令乃上疏曰臣聞國之大事唯祀與戎戎之有功在於將帥三代不必別民取治不等五霸不必異兵各能剋定有

湯武之實猶須伊望之佐堯舜之聖尚有稷契之輔得其人也六合唾掌可清
失其人也三河方為戰地何者勳之甚易靖之至難竊以比年以來將帥多是
寵貴子孫軍幢統領亦皆故義託附貴戚子弟未經戎役至於銜杯躍馬志逸
氣浮軒眉攘腕便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怖懼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
羸弱在前以當銳彊壯居後以安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不集任羊質之將驅
不練之兵當負險之眾敵數戰之虜欲令不敗豈有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
而先逃將又怖敵遷延而不進國家便謂官號未滿重爵屢加復疑賞賚之輕
金帛日賜帑藏空虛民財殫盡致使賊徒更增膽氣益盛生民損耗荼毒無聊
主歎臣哀何心繼食臣雖位微竊不違舍臣聞孝行出於忠貞節義率多果決
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捨上所輕求下所重黜陟幽明賞罰善惡搜徒
簡卒練兵習武甲密弩彊弓調矢勁謀夫既設辯士先陳曉以安危示其禍福
如其不悛以我義順之師討茲悖逆之豎豈異厲蕭斧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
毛髮雖愚者知其不旋踵矣敢以愚短昧死陳誠尋拜假節征虜將軍陽平太
守又割冀州之清河相州之陽平齊州之平原以為南冀州仍以恩令為左將
軍南冀州刺史假平東將軍都督時葛榮遣其清河太守援季虎高唐城以招
叛民恩令乃命麾下并率鄉曲潛軍夜往出其不意遂大破之徐乃收眾南還
又詔恩令并領冀州流民及葛榮滅還鎮平原後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轉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天平三年三月卒時年五十一贈驃騎將軍定州刺史
特慶從叔景略起家中書博士太和中尚書郎本郡中正出為齊州魏郡平原
二郡太守卒

景略弟雄字仲略容貌偉異以軍功為給事中高祖曾對羣臣云路仲略好尚
書郎才僕射李沖云其人宜為武職遂停轉太尉咸陽王錄事參軍遷伏波將
軍奉車都尉卒贈頓丘太守

景略從祖弟法常幼而修立為郡功曹早卒儀同李神儁與之有舊每云諸路
前輩中有路法常足為名士謂必遠至而竟無年天下事誠難知也

房亮字景高清河人也父法延譙郡太守亮好學有節操太和中舉秀才為奉
朝請拜祕書郎又兼員外散騎侍郎副中書侍郎宋弁使於蕭賾還除尚書二
千石郎中濟州中正兼員外常侍使高麗高麗王託疾不拜以亮辱命坐白衣
守郎中後除濟北太守轉平原太守以清嚴稱時冀州刺史京兆王愉據州反
平原界在河北與愉接境愉乃遣人說亮啖以榮利亮即斬其使人發兵防捍
愉怒遣其大將張靈和率眾攻亮亮督厲兵民喻以逆順出城拒擊大破之尋
遭憂解任服終除左將軍汲郡太守遷前將軍東荊州刺史亮留心撫納夷夏
安之時邊州刺史例得一子出身亮不言其子而啓弟子超為奉朝請議者稱
之轉平東將軍滄州刺史入為光祿大夫加安東將軍永安二年卒年七十一
贈撫軍將軍齊州刺史

子東字元約卒於光祿大夫

亮弟詮字鳳舉尚書郎本州中正卒贈撫軍將軍齊州刺史

詮弟悅字季欣解褐廣平王懷國常侍轉青州平東府中兵參軍加宣威將軍
遷高陽太守轉廣川太守加鎮遠將軍普泰中濟州刺史張瓊表所部置南清
河郡仍請悅為太守朝廷從之凡歷三郡民吏安之遷平東將軍太中大夫與
和二年卒年七十贈征東將軍濟州刺史

長子超字伯穎武定末司徒錄事參軍濟州大中正

超弟昭淮州驃騎大將軍府長史

曹世表字景昇東魏郡魏人也魏大司馬休九世孫祖謨父慶並有學名世表
少喪父舉止有禮度性雅正工尺牘涉獵羣書太和二十三年尚書僕射任城
王澄奏世表為國子助教頗失意後轉司徒記室與武威賈思伯范陽盧同隴
西辛雄等並相友善侍中崔光鄉里貴達每稱美之遇患歸鄉永平中除兗州
左將軍府司馬非其所願復以病解延昌中除清河太守治官省約百姓安之
正光中拜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大將軍京兆王繼西征以為從事中郎攝中
水兵事自當煩劇論者皆稱其能還都拜司空長史孝昌中青齊頻年反亂詔
世表持節慰喻還都轉尚書右丞後加征虜將軍出行豫州刺史值蕭衍將湛
僧珍陷東豫州州民劉獲鄭辯反於州界為之內應朝廷以源子恭代世表為

州以世表爲東南道行臺率元安平元顯伯皇甫鄧林等討之於時賊衆彊斷小殷關驛使不通諸將以士馬單少皆敗散之餘不敢復戰咸欲保城自固世表時患背腫乃輿病出外呼統軍是云寶謂之曰湛僧珍所以敢深入爲寇者以獲辯皆州民之望爲之內應向有驛至知劉獲移軍欲迎僧珍去此八十里今出其不意一戰可破獲破則僧珍自走東南清服卿之功也乃簡選兵馬付寶討之促令發軍日暮出城比曉兵合賊不意官軍卒至一戰破獲諸賊悉平湛僧珍退走唯鄭辯與子恭親舊亡匿子恭所世表召諸將吏衆責子恭收辯斬之傳首京師勑遣中使宣旨慰喻賜馬二匹衣服被褥復以世表行豫州事行臺如故還朝加左將軍兼尚書東道行臺泓河分立鎮戍以備蕭衍行達青州遇患卒時年五十四永熙中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

潘永基字紹業長樂廣宗人也父靈虬中書侍郎永基性通率輕財好施爲冀州鎮東府法曹行參軍遷威烈將軍揚州曲陽戍主轉西硤石戍主治陳留南梁二郡事頗有威惠轉揚州車騎府主簿累遷虎賁中郎將直寢前將軍出爲持節平北將軍冀州防城都督長樂太守于時葛榮攻信都長圍遏水以灌州城永基與刺史元孚同心戮力晝夜防拒外無軍援內乏糧儲從春至冬力窮乃陷榮欲害孚永基請以身代孚死永安二年除潁川太守遷鎮東將軍東徐州刺史時蕭衍將曹世宗馬洪武等率衆來寇永基出討破之永熙中爲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尋加衛大將軍復除東徐州刺史前後在州爲吏民所樂代還京師元象初卒年五十六贈散騎常侍都督冀瀛洲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司徒公冀州刺史

長子子禮州主簿

子禮弟子智武定中太尉士曹參軍

朱元旭字君昇本樂陵人也祖霸真君末南叛投劉義隆遂居青州之樂陵元旭頗涉子史開解几案起家清河王國常侍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頻使高麗除尚書度支郎中神龜末以郎選不精大加沙汰元旭與隴西辛雄范陽祖瑩泰山羊深西平源子恭並以才用見留尋加鎮遠將軍兼尚書右丞仍郎中本州中正時關西都督蕭寶寅啓云所統十萬食唯一月於是肅宗大怒召問所由錄令以下皆推罪於元旭元旭入見於御座前屈指校計寶寅兵糧乃踰一年事乃得釋除通直散騎常侍永安初加平東將軍尚書左丞光祿大夫從轉司農少卿遷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天平中復拜尚書左丞既無風操俛仰隨俗性多機數自容而已於時朝廷分汲郡河內二界挾河之地以立義州安置關西歸款之戶除元旭使持節驃騎將軍義州刺史武定三年夏卒於州年六十七贈本將軍幽州刺史

子敬道武定中司徒長流參軍

史臣曰陽尼學義之迹世不乏人固遠氣正情文學兼致賈思伯門有書業經明行修唯兄及弟並操儒素李路器尚所及俱可觀者象風采詞涉亦當年之俊民房亮曹世表潘永基朱元旭拔萃從宦咸享名器各有由也

魏書卷七十二

魏書卷七十二考證

陽尼傳兆先見於矞奴〇奴應作似　臣人龍按左傳文十年楚范巫矞似注矞似人名范邑之巫也

朱元旭傳於時朝廷分汲郡河內二界挾河之地以立義州〇臣人龍按本書地形志義州興和二年置寄治汲郡陳城當即其事也挾河即夾河古字通北史作扶風誤

魏書卷七十二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六十一

奚康生　楊大眼　崔延伯

奚康生，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也，世為部落大人。祖直，平遠將軍、柔玄鎮將。入為鎮北大將軍，內外三都大官，賜爵長進侯。卒，贈幽州刺史，謚曰簡。父普憐，不仕而卒。太和十一年，蠕蠕頻來寇邊，柔玄鎮都將李兜討擊之。康生性驍勇，有武藝，弓力十石，矢異常箭，為當時所服。從兜為前驅軍主，頻戰陷陳，壯氣有聞，由是為宗子隊主。從駕征鍾離，駕旋濟淮，五將未渡，蕭鸞遣將率眾據渚，邀斷津路。高祖勅曰：能破中渚賊者，以為直閤將軍。康生時為軍主，謂友人曰：如其剋也，得暢名績；脫若不捷，命也在天。丈夫今日何為不決。遂便應募，縛筏積柴，因風放火，燒其船艦，依煙直進，飛刀亂斫，投河溺死者甚眾。乃假康生直閤將軍。後以勳除中堅將軍、太子三校、西臺直後。吐京胡反，自號辛支王，康生為軍主，從章武王彬討之。胡遣精騎一千邀路斷截，康生率五百人拒戰，破之，追至石羊城，斬首三十級。彬甲卒七千與胡對戰，分為五軍，四軍俱敗，康生軍獨全。還為統軍，率精騎一千追胡至車突谷，詐為墜馬，胡皆謂死，爭欲取之。康生騰騎奮矛，殺傷數十人，胡遂奔北。辛支輕騎退走，去康生百餘步，彎弓射之，應弦而死。因俘其牛羊駝馬以萬數。蕭鸞置義陽【闕一】招誘邊民，康生復為統軍，從王肅討之，進圍其城。鸞將張伏護自昇城樓，言辭不遜，肅令康生射之，以彊弓大箭，望樓射窗，扉開，即入，應箭而斃。彼民見箭，皆云狂弩。以殺伏護，賞帛一千匹。又頻戰再退其軍，賞三階，帛五百匹。蕭寶卷將裴叔業率眾圍渦陽，欲解義陽之急，詔遣高聰等四軍往援之，後遣都督廣陵侯元衍，並皆敗退。時刺史孟表頻啓告，高祖勅肅遣康生馳往赴援，一戰大破之，賞二階，帛一千匹。及壽春來降也，遣康生領羽林一千人，給龍廄馬兩匹，馳赴壽春。既入其城，命集城內耆老，宣詔撫賚。俄而蕭寶卷將桓和頓軍梁城，陳伯之據硤石，民心駭動，頗有異謀。康生乃防禦內外，音信不通，固城一月，援軍乃至。康生出擊桓和、伯之等二軍，並破走之，拔梁城、合肥、洛口三戍。以功遷征虜將軍，封安武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出為南青州刺史。後蕭衍郁洲遣軍主徐濟寇邊，康生率將出討，破之，生擒濟，賞帛千匹。時蕭衍聞康生能引彊弓，力至十餘石，故特作大弓兩張，送與康生。康生得弓，便會集文武，乃用平射，猶有餘力。其弓長八尺，把中圍尺二寸，箭麤殆如今之長笛，觀者以為希世絕倫。弓即表送，置之武庫。又蕭衍遣將宋黑率眾寇擾彭城，時康生遭母憂，詔起為別將，持節、假平南將軍，領南青州諸軍擊走之。後衍復遣都督臨川王蕭宏、副將張惠紹勒甲十萬規寇徐州，又假宋黑徐州刺史，領眾二萬，水陸俱進，徑圍高塚戍。詔授康生武衛將軍、持節、假平南將軍，為別將，領羽林三千人，騎步甲士隨便割配。康生一戰敗之，還京，召見宴會，賞帛千匹，賜驊騮御胡馬一匹。出為平西將軍、華州刺史，頗有聲績。轉涇州刺史，仍本將軍。以輒用官炭瓦為御史所劾，削除官爵。尋旨復之。蕭衍直閤將軍徐玄明戍於郁州，殺其刺史張稷，以城內附。詔遣康生迎接，賜細御銀纏槊一張，并棗柰果，面勅曰：果者，果如朕心；棗者，早遂朕意。未發之間，郁州復叛。時揚州別駕裴絢謀反，除康生平東將軍，為別將，領羽林四千討之。會事平，不行。遭父憂，起為平西將軍、西中郎將。是歲，大舉征蜀，假康生安西將軍，領步騎三萬邪趣綿竹。至隴右，世宗崩，班師。除衛尉卿，出為撫軍將軍、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虎畫像；復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亦遇疾，巫以為虎豹之祟。徵拜光祿勳，領右衛將軍，與元义同謀廢靈太后。遷撫軍大將軍、河南尹，仍右衛、領左右。與子難娶左衛將軍侯剛女，即元义妹夫也。义以其通姻，深相委託，三人率多俱宿禁內，時或迭出。义以康生子難為千牛備身。康生性麤武，言氣高下，义稍憚之，見於顏色，康生亦微懼不安。正光二年三月，肅宗朝靈太后於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舞。次至康生，康生乃為力士舞，及於折旋，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瞋目頷首，為殺縛之勢。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日暮，太后欲攜肅宗宿宣光殿。侯剛曰：至尊已朝訖，嬪御在南，何勞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兒，隨陛下將東西，更復訪問誰。羣臣莫敢應。靈太后自起援肅宗臂下堂而去。康生大呼唱萬歲於後，近侍皆唱萬歲。肅宗

引甫入閤左右競相排閤不得閉康生奪其子難千牛刀斫直後元思輔乃得定肅宗既上殿康生時有酒勢將出處分遂為乂所執鎖於門下至曉乂不出令侍中黃門僕射尚書等十餘人就康生所訊其事處康生斬刑難處絞刑乂與剛並在內矯詔決之康生如奏難恕死從流難哭拜辭父康生忻子免死又亦慷慨了不悲泣語其子云我不及死汝何為哭也有司驅逼奔走赴市時已昏闇行刑人注刀數下不死於地刻截咸言稟乂意旨過至苦痛嘗食典御奚混與康生同執刀入內亦就市絞刑康生久為將及臨州尹多所殺戮而乃信向佛道數捨其居宅以立寺塔凡歷四州皆有建置死時五十四

子難年十八以侯剛子壻得停百日竟徙安州後尚書盧同為行臺又令殺之

康生於南山立佛圖三層先死忽夢崩壞沙門有為解云檀越當不吉利無人供養佛圖故崩耳康生稱然竟及禍靈太后反政贈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又追封壽張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

子剛襲武定中青州開府主簿齊受禪爵例降

剛弟定國襲康生安武縣開國男

楊大眼武都氐難當之孫也少有膽氣跳走如飛然側出不為其宗親顧待頗有飢寒之切太和中起家奉朝請時高祖自代將南伐令尚書李沖典遷征官大眼往求焉沖弗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莫不驚歎沖曰自千載以來未有逸材若此者也遂用為軍主大眼顧謂同寮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自此一舉終不復與諸君齊列矣未幾遷為統軍從高祖征宛葉穰鄧九江鍾離之間所經戰陳莫不勇冠六軍世宗初裴叔業以壽春內附大眼與奚康生等率衆先入以功封安成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除直閤將軍尋加輔國將軍游擊將軍出為征虜將軍東荊州刺史時蠻酋樊季安等反詔大眼為別將隸都督李崇討平之大眼妻潘氏善騎射自詣軍省大眼至於攻陳遊獵之際大眼令妻潘戎裝或齊鑣戰場或並驅林壑及至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寮佐言笑自得時指之謂人曰此潘將軍也蕭衍遣其前江州刺史王茂先率衆數萬次于樊雍招誘蠻夏規立宛州又令其所署宛州刺史雷豹狼軍主曹仲宗等領衆二萬偷據河南城世宗以大眼為武衛將軍假平南將軍持節都督統軍曹敬邴虬樊魯等諸軍討茂先等大破之斬衍輔國將軍王花龍驤將軍申天化俘馘七千有餘衍又遣其舅張惠紹總率衆軍竊據宿豫又假大眼平東將軍為別將與都督邢巒討破之遂乘勝長驅與中山王英同圍鍾離大眼軍城東守淮橋東西二道屬水汎長大眼所綰統軍劉神符公孫祉兩軍夜中爭橋奔退大眼不能禁相尋而走坐徙為營州兵永平中世宗追其前勳起為試守中山內史時高肇征蜀世宗慮蕭衍侵軼徐揚乃徵大眼為太尉長史持節假平南將軍東征別將隸都督元遙遏禦淮肥大眼至京師時人思其雄勇喜其更用臺省閭巷觀者如市大眼次譙南世宗崩時蕭衍遣將康絢於浮山遏淮規浸壽春詔加大眼光祿大夫率諸軍鎮荊山復其封邑後與蕭寶夤俱征淮堰不能剋遂於堰上流鑿渠決水而還加平東將軍大眼善騎乘裝束雄竦擐甲折旋見稱當世撫巡士卒呼為兒子及見傷痍為之流泣自為將帥恒身先兵士衝突堅陳出入不疑當其鋒者莫不摧拉南賊前後所遣督將軍未渡江預皆畏懾傳言淮泗荊沔之間有童兒啼者恐之云楊大眼至無不即止王肅弟子秉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為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當世推其驍果皆以為關張弗之過也然征淮堰之役喜怒無常捶撻過度軍士頗憾焉識者以為性移所致又以本將軍出為荊州刺史常縛蒿為人衣以青布而射之召諸蠻渠指示之曰卿等若作賊吾政如此相殺也又北淯郡嘗有虎害大眼搏而獲之斬其頭懸於穰市自是荊蠻相謂曰楊公惡人常作我蠻形以射之又深山之虎尚所不免遂不敢復為寇盜在州二年而卒大眼雖不學恒遣人讀書坐而聽之悉皆記識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識字也有三子長甑生次領軍次征南皆潘氏所生氣幹咸有父風初大眼徙營州潘在洛陽頗有失行及為中山大眼側生女夫趙延寶言之於大眼大眼怒幽潘而殺之後娶繼室元氏大眼之死也甑生等問印綬所在時元始懷孕自指其腹謂甑生等曰開國當我兒

襲之汝等婢子勿有所望甑生深以爲恨及大眼喪將還京出城東七里營車
而宿夜二更甑生等開大眼棺延寶怪而問之征南射殺之元怖走入水征南
又彎弓射之甑生曰天下豈有害母之人乃止遂取大眼屍令人馬上抱之左
右扶挾以叛荆人畏甑生等驍勇不敢苦追奔於襄陽遂歸蕭衍
崔延伯博陵人也祖壽於彭城陷入江南延伯有氣力少以勇壯聞仕蕭賾爲
緣淮遊軍帶濠口戍主太和中入國高祖深嘉之常爲統帥膽氣絶人兼有謀
略所在征討咸立戰功積勞稍進除征虜將軍荆州刺史賜爵定陵男荆州土
險蠻左爲寇每有聚結延伯輒自討之莫不摧殄由是穰土怙然無敢爲患永
平中轉後將軍幽州刺史蕭衍遣其左遊擊將軍趙祖悅率衆偷據峽石詔延
伯爲別將與都督崔亮討之亮令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別將伊瓮生挾淮爲營
延伯遂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揉竹爲絙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
爲橋兩頭施大轆轤出沒任情不可燒斫既斷祖悅等走路又令舟舸不通由
是衍軍不能赴救祖悅合軍咸見俘虜於軍拜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延伯與楊
大眼等至自淮陽靈太后幸西林園引見延伯等太后曰卿等志尙雄猛皆國
之名將比平峽石公私慶快此乃卿等之功也但淮堰仍在宜須豫謀故引卿
等親共量算各出一圖以爲後計大眼對曰臣輒謂水陸二道一時俱下往無
不剋延伯曰臣今輒難大眼既對聖顏答旨宜實水南水北各有溝瀆陸地之
計如何可前愚臣短見願聖心愍水兵之勤苦給復一年專習水戰脫有不虞
召便可用往無不獲靈太后曰卿之所言深是宜要當勅如請二年除安北將
軍幷州刺史在州貪污聞於遠近還爲金紫光祿大夫出爲鎭南將軍行岐州
刺史假征西將軍賜驊騮馬一匹正光五年秋以往在揚州建淮橋之勳封當
利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尋增邑一百戶改封新豐進爵爲子時莫折念生兄
天生下隴東寇征西將軍元志爲天生所擒賊衆甚盛進屯黑水詔延伯爲使
持節征西將軍西道都督與行臺蕭寶夤討之寶夤與延伯結壘馬嵬南北相
去百餘步寶夤日集督將論討賊方略延伯每云賊新制勝難與爭鋒寶夤正
色責之曰君荷國寵靈總戎出討便是安危所繫每云賊不可討以示怯懦損

威挫氣乃君之罪延伯明晨詣寶夤自謝仍云今當仰爲明公參賊勇怯延伯
選精兵數千下渡黑水列陳西進以向賊營寶夤率衆於水東尋原西北以示
後繼於時賊衆大盛水西一里營營連接延伯徑至賊壘揚威情之徐而還退
賊以延伯衆少開營競追衆過十倍臨水逼蹙寶夤親觀之懼有虧損延伯不
與其戰身自殿後抽衆東渡轉運如神須臾濟盡徐乃自渡賊徒奪氣相率還
營寶夤大悅謂官屬曰崔公古之關張也今年何患不制賊延伯馳見寶夤曰
此賊非老奴敵公但坐看後日延伯勒衆而出寶夤爲後拒天生悉衆來戰延
伯申令將士身先士卒陷其前鋒於是勇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及
於小隴秦賊勁彊諸將所憚朝廷初議遣將咸云非延伯無以定之果能剋敵
授右衞將軍於時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寇掠涇州先是盧祖遷伊瓮生數將
等皆以元志前行之始同時發雍從六陌道將取高平志敗仍停涇部延伯既
破秦賊乃與寶夤率衆會於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匹軍威甚盛醜奴置
營涇州西北七十里當原城時或輕騎暫來挑戰大兵未交便示奔北延伯矜
功負勝遂唱議先驅伐木別造大排內爲鏁柱教習彊兵負而趨走號爲排城
戰士在外輜重居中自涇州緣原北上衆軍將出討賊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
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且緩師寶夤延伯謂其事實逡巡未閱俄而宿勤明達
率衆自東北而至乞降之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陳賊勢摧
挫便爾逐北徑造其營賊本輕騎延伯軍兼步卒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得入排
城延伯軍遂大敗死傷者將有二萬寶夤斂軍退保涇州延伯修繕器械購募
驍勇復從涇州西進去賊彭阬谷柵七里結營延伯恥前挫辱不報寶夤獨出
襲賊大破之俄頃間平其數柵賊皆逃遁見兵人採掠散亂不整還來衝突遂
大奔敗延伯中流矢爲賊所害士卒死者萬餘人延伯善將撫能得衆心與康
生大眼爲諸將之冠延伯末路功名尤重時大寇未平而延伯死朝野歎懼焉
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諡曰武烈又有王足者驍果多策
略隸邢巒伐蜀所在剋捷詔行益州刺史遂圍涪城蜀人大震世宗復以羊祉
爲益州足聞而引退後遂奔蕭衍次有王神念足之流也後自潁川太守奔江

南又冀州李叔仁叔仁弟龍瓌以勇壯爲將統叔仁位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陳郡開國公後爲梁州刺史歿於關西龍瓌正光中北征戰死白道其平州刺史王買奴南秦州刺史曹敬南兖州刺史樊會益州刺史邴虬玄州刺史邢豹及屈祖嚴思達呂巨崔巍柴慶宗宗正珍孫盧祖遷高智方俱爲將帥並有攻討之名而事迹不存無以編錄然未若康生大眼延伯尤著也

史臣曰人主聞鞞鼓之響則思將帥之臣何則夷難平暴折衝禦侮爲國之所繫也康生等俱以熊虎之姿奮征伐之氣亦一時之驍猛壯士之功名也

魏書卷七十三

魏書卷七十三考證

崔延伯傳賊徒奪氣相率還營○奪監本譌作奮今改正

魏書卷七十三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六十二

尒朱榮

尒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也其先居於尒朱川因爲氏焉常領部落世爲酋帥高祖羽健登國初爲領民酋長率契胡武士千七百人從駕平晉陽定中山論功拜散騎常侍以居秀容川詔割方三百里封之長爲世業太祖初以南秀容川原沃衍欲令居之羽健曰臣家世奉國給侍左右北秀容既在劃內差近京師豈以沃塉更遷遠地太祖許之所居之處曾有狗舐地因而穿之得甘泉焉至今名狗舐泉羽健世祖時卒曾祖鬱德祖代勤繼爲領民酋長代勤世祖敬哀皇后之舅以外親兼數征伐有功給復百年除立義將軍曾圍山而獵部民射獸誤中其髀代勤仍令拔箭竟不推問曰此既過誤何忍加罪部內聞之咸感其意高宗末假寧南將軍除肆州刺史高祖賜爵梁郡公以老致仕歲賜帛百匹以爲常年九十一卒賜帛五百匹布二百匹贈鎮南將軍并州刺史謚曰莊孝莊初榮有翼戴之勳追贈太師司徒公錄尙書事父新興太和中繼爲酋長家世豪擅財貨豐贏曾行馬羣見一白蛇頭有兩角遊於馬前新興異之謂曰爾若有神令我畜牧蕃息自是之後日覺滋盛牛羊駝馬色別爲羣谷量而已朝廷每有征討輒獻私馬兼備資糧助裨軍用高祖嘉之除右將軍光祿大夫及遷洛後特聽冬朝京師夏歸部落每入朝諸王公朝貴競以珍翫遺之新興亦報以名馬轉散騎常侍平北將軍秀容第一領民酋長新興每春秋二時恒與妻子閱畜牧於川澤射獵自娛肅宗世以年老啓求傳爵於榮朝廷許之正光中卒年七十四贈散騎常侍平北將軍恒州刺史謚曰簡孝莊初贈假黃鉞侍中太師相國西河郡王榮絜白美容貌幼而神機明決及長好射獵每設圍誓衆便爲軍陳之法號令嚴肅衆莫敢犯秀容界有池三所在高山之上清深不測相傳曰祁連池魏言天池也父新興曾與榮遊池上忽聞簫鼓之音新興謂榮曰古老相傳凡聞此聲皆至公輔吾今年已衰暮當爲汝耳汝其勉之

榮襲爵後除直寢游擊將軍正光中四方兵起遂散畜牧招合義勇給其衣馬蠕蠕主阿那瓌寇掠北鄙詔假榮節冠軍將軍別將隸都督李崇北征榮率其新部四千人追擊度磧不及而還秀容內附胡民乞扶莫于破郡殺太守南秀容牧子萬子乞真反叛殺太僕卿陸延并州牧子素和婆崘嶮作逆榮並前後討平之遷直閤將軍冠軍將軍仍別將內附叛胡乞步落堅胡劉阿如等作亂瓜肆勑勒北列步若反於沃陽榮並滅之以功封安平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尋加通直散騎常侍勑勒斛律洛陽作逆桑乾西與費也頭牧子迭相掎角榮率騎破洛陽於深井逐牧子於河西進號平北將軍光祿大夫假安北將軍爲北道都督尋除武衞將軍俄加使持節安北將軍都督恒朔討虜諸軍假撫軍將軍進封博陵郡公增邑五百戶其梁郡前爵聽賜第二子時榮率衆至肆州刺史尉慶賓畏惡之閉城不納榮怒攻拔之乃署其從叔羽生爲刺史執慶賓於秀容自是榮兵威漸盛朝廷亦不能罪責也尋除鎮北將軍鮮于修禮之反也榮表東討復進號征東將軍右衞將軍假車騎將軍都督并肆汾廣恒雲六州諸軍事進爲大都督加金紫光祿大夫時杜洛周陷中山於時車駕聲將北討以榮爲左軍不行及葛榮吞洛周凶勢轉盛榮恐其南逼鄴城表求遣騎三千東援相州肅宗不許又遷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尋進位儀同三司榮以山東賊盛慮其西逸乃遣兵固守滏口以防之復上書曰臣前以二州頻反大軍喪敗河北無援實慮南侵故令精騎三千出援相州京師影響斷其南望賊聞此衆當亦息圖使還奉勑云念生梟戮寶夤受擒醜奴明達並送誠款三輔告謐關隴載寧費穆虎旅大翦妖蠻兩絳狂蜀漸已稽顙又承北海王顥率衆二萬出鎮相州北海皇孫名位崇重鎮撫鄴城實副羣望惟願廣其配衣及機早遣今關西雖平兵未可役山南隣賊理無發召王師雖衆頻被摧北人情危怯實謂難用若不更思方略無以萬全如臣愚量蠕蠕主阿那瓌荷國厚恩未應忘報求乞一使慰喻那瓌即遣發兵東引直趣下口揚威振武以躡其背北海之軍鎮撫相部嚴加警備以當其前臣麾下雖少輒盡力命自井陘以北隘口以西分防險要攻其肘腋葛榮雖并洛周威恩未著人類差異形勢可分於是

榮遂嚴勒部曲廣召義勇北捍馬邑東塞井陘尋屬肅宗崩事出倉卒榮聞之大怒謂鄭儼徐紇爲之與元天穆等密議稱兵入匡朝廷討定之乃抗表曰伏承大行皇帝背棄萬方奉諱號蹄五內摧剝仰尋詔旨實用驚惋今海內草草異口一言皆云大行皇帝鴆毒致禍臣等外聽訟言內自追測去月二十五日聖體康悆至於二十六日奄忽昇遐即事觀望實有所惑且天子寢疾侍臣不離左右親貴名醫瞻仰患狀面奉音旨親承顧託豈容不豫初不召醫崩棄曾無親奉欲使天下不爲怪愕四海不爲喪氣豈可得乎復皇后女生稱爲儲兩疑惑朝野虛行慶宥宗廟之靈見欺兆民之望已失使七百危於累卵社稷墜於一朝方選君嬰孩之中寄治乳抱之日使姦豎專朝賊臣亂紀惟欲指影以行權假形而弄詔此則掩眼捕雀塞耳盜鍾今秦隴塵飛趙魏霧合寶夤醜奴勢逼豳雍葛榮就德憑陵河海楚兵吳卒密邇在郊古人有言邦之不臧鄰之福也一旦聞此誰不闚覦竊惟大行皇帝聖德馭宇繼體正君猶邊烽迭舉妖寇不滅況今從佞臣之計隨親戚之談舉潘嬪之女以誑百姓奉未言之兒而臨四海欲使海內安乂愚臣所未聞也伏願留聖善之慈回須臾之慮照臣忠誠錄臣至款聽臣赴闕預參大議問侍臣帝崩之由訪禁旅不知之狀以徐鄭之徒付之司敗雪同天之恥謝遠近之怨然後更召宗親推其年德舉副遐邇改承寶祚則四海更蘇百姓幸甚於是遂勒所統將赴京師靈太后甚懼詔以李神軌爲大都督將於大行杜防榮抗表之始遣從子天光親信奚毅及倉頭王相入洛與從弟世隆密議廢立天光乃見莊帝具論榮心帝許之天光等還北榮發晉陽猶疑所立乃以銅鑄高祖及咸陽王禧等六王子孫像成者當奉爲主惟莊帝獨就師次河內重遣王相密來奉迎帝與兄彭城王劭弟始平王子正於高渚潛渡以赴之榮軍將士咸稱萬歲於時武泰元年四月九日也十一日榮奉帝爲主詔以榮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開府兼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太原王食邑二萬戶十二日百官皆朝於行宮十三日榮惑武衛將軍費穆之說乃引迎駕百官於行宮西北云欲祭天朝士既集列騎圍遶責天下喪亂明帝卒崩之由云皆緣此等貪虐不相匡弼所致因縱兵亂害王公卿士皆斂手就戮死者千三百餘人皇弟皇兄並亦見害靈太后少主其日暴崩榮遂有大志令御史趙元則造禪文遣數十人遷帝於河橋至夜四更中復奉帝南還營幕帝憂憤無計乃令人喻旨於榮曰帝王迭襲盛衰無常既屬屯運四方瓦解將軍仗義而起前無橫陳此乃天意非人力也我本相投規存性命帝王重位豈敢妄希直是將軍見逼權順所請耳今璽運已移天命有在宜時即尊號將軍必若推而不居存魏社稷亦任更擇親賢共相輔戴榮既有異圖遂鑄金爲己像數四不成時幽州人劉靈助善卜占爲榮所信言天時人事必不可爾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久而方悟遂便愧悔於是獻武王榮外兵參軍司馬子如等切諫陳不可之理榮曰愆誤若是惟當以死謝朝廷今日安危之機計將何出獻武王等曰未若還奉長樂以安天下於是還奉莊帝十四日輿駕入宮于時或云榮欲遷都晉陽或云欲肆兵大掠迭相驚恐人情駭震京邑士子不一存率皆逃竄無敢出者直衛空虛官守廢曠榮聞之上書曰臣世荷蕃寄征討累年奉忠王室志存效死直以太后淫亂孝明暴崩遂率義兵扶立社稷陛下登祚之始人情未安大兵交際難可齊一諸王朝貴橫死者衆臣今粉軀不足塞往責以謝亡者然追榮褒德謂之不朽乞降天慈微申私責無上王請追尊帝號諸王刺史乞贈三司其位班三品請贈令僕五品之官各贈方伯六品已下及白民贈以鎮郡諸死者無後聽繼即授封爵均其高下節級別科使恩洽存亡有慰生死詔曰覽表不勝鯁塞朕德行無感致滋酷濫尋繹往事實切於懷可如所表自茲已後贈終叨濫庸人賤品動至大官爲識者所不貴武定中齊文襄王始革其失追褒有典焉榮啓帝遣使循城勞問於是人情遂安朝士逃亡者亦稍來歸闕榮又奏請番直朔望之日引見三公令僕尚書九卿及司州牧河南尹洛陽河陰執事之官參論國治經綸王道以爲常式五月榮還晉陽七月詔曰乾坤統物星象贊其功皇王御運股肱匡其業是以周道中缺齊晉立濟世之忠殷祚或虧彭韋振救時之節自前朝失御厄運荐臻太原王榮爰戴朕躬推臨萬國勳踰伊霍功格二儀王室不壞伊人是賴可柱國大將軍兼錄尚書事餘如故時葛榮將向京師衆號百萬相

州刺史李神軌閉門自守賊鋒已過汲郡所在村塢悉被殘略榮啓求討之九月乃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葛榮為賊既久橫行河北時眾寡非敵議者謂無制賊之理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乃令其眾曰此易與耳諸人俱辦長繩至便縛取葛榮自鄴以北列陳數十里箕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為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為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馬上各齎神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於戰時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慮廢騰逐也乃分命壯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戰士同奮榮身自陷陳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陳擒葛榮餘眾悉降榮以賊徒既眾若即分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乃普告勒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群情喜悅登即四散數十萬眾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帥量才授用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乃檻車送葛榮赴闕詔曰功格天地錫命之位必崇道濟生民褒賞之名宜大是以有莘贊亳不次之號爰歸渭叟翼周殊世之班載集況導源積石疑構岷山門踵英猷弼成鴻業抗高天之摧柱振厚地之絕維德冠五侯勳高九伯者哉太原王榮代荷蕃寵世載忠烈入匡頹運出勦元兇使積年之霧倏焉滌蕩數載之壘一朝清謐燕恆既泰趙魏還蘇比績況功古今莫二若不式稽舊典增是穰數將何以昭德報功遠明國範可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增邑一萬戶通前三萬餘官悉如故初榮之將討葛榮也軍次襄垣遂令軍士列圍大獵有雙兔起於馬前榮乃躍馬彎弓而誓之曰中之則擒葛榮不中則否既而並應弦而殪三軍咸悅及破賊之後即命立碑於其所號雙兔碑榮將戰之夜夢一人從葛榮索千牛刀而葛榮初不肯與此人自稱我是道武皇帝汝何敢違葛榮乃奉刀此人手持授榮既寤而喜自知必勝又詔曰我皇魏道契神元德光靈籙源先二象化穆三才三曆與日月惟休金鼎共乾坤俱永而正光之末皇運時屯百揆咸亂九宮失敘朝野懔懔士女嗟怨遂使四海土崩九區瓦解逆賊杜周虔劉燕代妖寇葛榮假噬魏趙常山易水戎鼓夜驚冰井叢臺胡塵晝合朔南久已丘墟河北殆成灰燼宗廟懷匪安之慮社稷急不測之憂

大丞相太原王榮道鏡域中德光區外神昭藏往思實知來義踵先勳忠貫曩烈遂能大建義謀收集忠勇熊羆競逐虎豹爭先軒翥南溟摶風北極氣霧林原勢動山岳弔民伐罪殲此鯨鯢致卒多於長平積器高於熊耳秦晉開基而褒贍齊莒側聽而讋息中興之業是乎再隆太平之基茲焉更始雖復伊霍宣翼之功桓文燮贊之道何足以考彝鴻蹤比勳盛烈道格普天仁沾率土振古以來未有其比若不廣錫山河大開土宇何以表大義之崇高據盛德之廣遠可以冀州之長樂相州之南趙定州之博陵滄州之浮陽平州之遼西燕州之上谷幽州之漁陽等七郡各萬戶通前滿十萬戶為太原國邑又進位太師餘如故建義初北海王元顥南奔蕭衍衍乃立為魏主資以兵將時邢杲寇亂三齊與顥應接朝廷以顥孤弱不以為慮永安二年春詔大將軍元穆先平齊地然後回師征顥顥以大軍未還乘虛徑進既陷梁國鼓行而西滎陽虎牢並皆不守五月車駕出幸河北事出不虞天下改望榮聞之即時馳傳朝行宮於上黨之長子行其部分輿駕於是南轅榮為前驅旬日之間兵馬大集資糧器仗繼踵而至天穆既平邢杲亦渡河以會車駕顥都督宗正珍孫河內太守元襲固守不降榮攻而剋之斬珍孫元襲以徇帝幸河內城榮與顥相持於河上顥令都督安豐王延明緣河據守榮既未有舟船不得即渡議欲還北更圖後舉黃門郎楊侃高道穆等並謂大軍若還失天下之望固執以為不可語在侃等傳屬馬渚諸楊云有小船數艘求為鄉導榮乃令都督尒朱兆等率精騎夜濟登岸奮擊顥子領軍將軍冠受率馬步五千拒戰兆大破之臨陳擒冠受延明聞冠受見擒遂自逃散顥便率麾下南奔事在其傳車駕渡河入居華林園詔曰周武奉時藉十亂以纂曆漢祖先天資三傑以除暴理民濟治斯道未爽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丞相太原王榮蘊伏風煙抱含日月總奇正以成術兼文武而為資昔處亂朝韜光戢翼秣馬冀北厲兵晉陽佇龍顏而振腕想日角以歎息忠勇奮發虎士如林義功始立所向風靡故能芟夷群惡拯此頹綱俾朕寡昧獲承鴻緒雖大位克正而眾盜未息葛榮跋扈仍亂中原建旗伐罪授首殲馘元顥凶頑構成巨釁阻弄吳楚虧汙宗社朕徙御北徂劬勞鞍甲王聞難

星奔一舉大定下洽民和上匡王室殊勳巨績書契所未紀歆至策勳事絕於比況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賞可天柱大將軍此官雖訪古無聞今員未有太祖已前增置此號式遵典故用錫殊禮又宜開土宇可增封十萬通前二十萬加前後部羽葆鼓吹餘如故榮尋還晉陽先是葛榮枝黨韓婁仍據幽平二州榮遣都督侯淵討斬之時賊帥万俟醜奴蕭寶夤擁衆豳涇兇勢日盛榮遣其從子天光爲雍州刺史令率都督賀拔岳侯莫陳悅等總衆入關討之天光既至雍州以衆少不敢逡巡未集榮大怒遣其騎兵參軍劉貴馳驛詣軍加天光杖罰天光等大懼乃進討連破之擒醜奴寶夤並檻車送闕天光又擒王慶雲万俟道樂關西悉平於是天下大難便以盡矣榮性好獵不舍寒暑至於列圍而進必須齊一雖遇阻險不得回避虎豹逸圍者坐死其下甚苦之太宰元天穆從容謂榮曰大王勳濟天下四方無事惟宜調政養民順時蒐狩何必盛夏馳逐傷犯和氣榮便攘肘謂天穆曰太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者此是人臣常節葛榮之徒本是奴才乘時作亂妄自署假譬如奴走擒獲便休頃來受國大寵未能開拓境土混一海內何宜今日便言勳也如聞朝士猶自寬縱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馬校獵嵩原令貪污朝貴入圍搏虎仍出魯陽歷三荊悉擁生蠻北塡六鎭回軍之際因平汾胡明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萬戶侯如其不降徑渡數千騎便往縛取待六合寧一八表無塵然後共兄奉天子巡四方觀風俗布政教如此乃可稱勳耳今若止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榮身雖居外恒遙制朝廷廣布親戚列爲左右伺察動靜大小必知或有僥倖求官者皆詣榮承候得其啓請無不遂之曾關補定州曲陽縣令吏部尙書李神儁以階懸不奉別更擬人榮聞大怒卽遣其所補者往奪其任榮使入京雖復微蔑朝貴見之莫不傾靡及至闕下未得通奏恃榮威勢至乃忿怒榮曾啓北人爲河南諸州莊帝未許天穆入見面啓曰天柱既有大功若請普代天下官屬恐陛下亦不得違之如何啓數人爲州便停不用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爲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理此事復何足論榮聞所啓不允大爲恚恨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莊帝外迫於榮恒怏怏不悅兼懲榮河陰之事恐終難保又城陽王徽侍中李彧等欲擅威權懼榮害之復相間構日月滋甚於是莊帝密有圖榮之意三年九月榮啓將入朝朝士應其有變莊帝又畏惡之榮從弟世隆與榮書勸其不來榮妻北鄉郡長公主亦勸不行榮並不從帝既圖榮榮至入見卽欲害之以天穆在幷恐爲後患故隱忍未發榮之入洛有人告榮云帝欲圖之榮卽具奏帝曰外人告云亦言王欲害我我豈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謁帝從人不過數十又皆挺身不持兵仗及天穆至帝伏兵於明光殿東廊引榮及榮長子菩提天穆等俱入坐定光祿少卿魯安典御李侃晞等抽刀而至榮奮迫起投御坐帝先橫刀膝下遂手刃之安等亂斫榮與天穆菩提同時俱死榮時年三十八於是內外喜叫聲滿京城既而大赦前廢帝初世隆等得志乃詔曰故使持節侍中都督河北諸軍事天柱大將軍大丞相太師領左右兼錄尙書北道大行臺太原王榮功濟區夏誠貫幽明天不慭遺奄從物化追終褒績列代通謨紀德銘勳前王令範可贈假黃鉞相國錄尙書事司州牧使持節侍中將軍王如故又詔曰故假黃鉞持節侍中相國錄尙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天柱大將軍司州牧太原王榮惟岳降靈應期作輔功侔伊霍德契桓文方籍棟梁永康國命道長運短震悼兼深前已褒贈用彰厥美然禮數弗窮文物有闕遠近之望猶或未盡宜循舊典更加殊錫可追號爲晉王加九錫給九旒鑾輅虎賁班劍三百人輼輬車準晉太宰安平獻王故事諡曰武詔曰武泰之末乾樞中圮丕基寶命有若綴旒晉王榮固天所縱世秉忠誠一匡邦國再造區夏俾我頹綱於斯復振雖勳銘王府德被管絃而從祀之禮於茲尙闕非所以酬懋賞於當時騰殊績於不朽宜遵舊典配享高祖廟庭

菩提肅宗末拜羽林監尋轉直閤將軍孝莊初以榮翼戴之勳超授散騎常侍平北將軍中書令轉太常卿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特進死時年十四前廢帝初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冀州刺史諡曰惠

菩提弟叉羅孝莊初除散騎常侍武衞將軍初襲爵梁郡公又進爵爲王尋卒贈侍中車騎將軍司空公雍州刺史

乂羅弟文殊建義初封平昌郡開國公進爵爲王孝靜初轉襲榮爵太原王薨於晉陽時年九歲

文殊弟文暢初封昌樂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以榮破葛賊之勳進爵爲王增邑千戶超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後除肆州刺史仍本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武定三年春坐與前東郡太守任冑等謀反伏誅時年十八

文暢弟文略襲爵梁郡王武定末撫軍將軍光祿大夫

史臣曰太祖撫運乘時奄開王業世祖以武功一海內高祖以文德革天下世宗之後政道頗虧及明皇幼沖女主南面始則于忠專恣繼以元乂權重握賞罰之柄擅生殺之威榮悴在親疎貴賤由離合附會者結之以子女進趨者要之以金帛且佞諛用事功勳不賞居官肆其聚斂乘勢極其陵暴於是四海囂然已有羣飛之漸矣逮於靈后反政宣淫於朝鄭儼手運天機口吐王制李軌徐紇刺促以求先元略元徽啀喍以競入私利畢舉公道盡亡遐邇怨憤天下鼎沸傾覆之徵於此至矣尒朱榮緣將帥之列藉部衆之用屬肅宗暴崩民怨神怒遂有匡頹拯斂之志援主逐惡之圖蓋天啓之也於是上下離心文武解體咸企忠義之舉俱聽桓文之舉勞不汗馬朝野靡然扶翼懿親宗祏有主祀魏配天不殞舊物及夫擒葛榮誅元顥戮邢杲翦韓婁醜奴寶夤咸梟馬市此諸魁者或據象魏或僭號令人謂秉皇符身各謀帝業非徒鼠竊狗盜一城一聚而已苟非榮之致力剋夷大難則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也然則榮之功烈亦已茂乎而始則希覬非望睥睨宸極終乃靈后少帝沉流不反河陰之下衣冠塗地此其所以得罪人神而終於夷戮也向使榮無姦忍之失修德義之風則彭韋伊霍夫何足數至於末迹見猜地逼貽斃斯則蒯通致說於韓王也

魏書卷七十四

魏書卷七十四考證

尒朱榮傳三曆與日月惟休金鼎共乾坤俱永○三曆作玉千寶搜神記處舜耕于歷山得玉曆于河際之巖舜知天命在己體道不倦

魏書卷七十四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六十三

尒朱兆　尒朱彦伯　尒朱度律　尒朱天光

尒朱兆字萬仁榮從子也少驍猛善騎射手格猛獸蹻捷過人數從榮遊獵至於窮巖絕澗人所不能升降者兆先之榮以此特加賞愛任爲爪牙榮曾送臺使見二鹿乃命兆前止授二箭曰可取此鹿供今食也遂停馬構火以待之俄然兆獲其一榮欲矜奇使人責兆曰何不盡取杖之五十後以軍功除平遠將軍步兵校尉榮之入洛兆兼前鋒都督及孝莊卽阼特除中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又假驍騎將軍建興太守尋除使持節車騎將軍武衞將軍左光祿大夫都督潁川郡開國公食邑千二百戶後從上黨王天穆討平邢杲及元顥之屯於河橋榮遣兆與賀拔勝等自馬渚西夜渡數百騎襲擊顥子冠受擒之又進破安豐王延明顥於是退走莊帝還宮論功除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八百戶爲汾州刺史復增邑一千戶尋加侍中驃騎大將軍又增邑五百戶及尒朱榮死也兆自汾州率騎據晉陽元曄立授兆大將軍爵爲王兆與世隆等定謀攻洛兆遂率衆南出進達太行大都督源子恭下都督史仵龍開壘降兆子恭退走兆輕兵倍道從河梁西涉渡掩襲京邑先是河邊人夢神謂己曰尒朱家欲渡河用爾作灅波津令爲之縮水脈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淺處以草往往表插而導道焉忽失其所在兆遂策馬涉渡是日暴風鼓怒黃塵漲天騎叩宮門宿衞乃覺彎弓欲射袍撥弦矢不得發一時散走帝步出雲龍門外爲兆騎所縶幽於永寧佛寺兆撲殺皇子汙辱妃嬪縱兵虜掠停洛旬餘先令衞送莊帝於晉陽兆後於河梁監閱財貨遂害帝於五級寺初兆將向洛也遣使招齊獻武王欲與同舉王時爲晉州刺史謂長史孫騰曰臣而伐君其逆已甚我今不往彼必致恨卿可往申吾意但云山蜀未平今方攻討不可委之而去致有後憂定蜀之日當隔河爲掎角之勢如此報之以觀其趣騰乃詣兆及之於并州大谷具申王言兆殊不悅且曰還白高兄弟有吉夢今段之行必有克獲騰問王夢如何兆答曰吾比夢吾亡父登一高堆堆旁之地悉皆耕熟唯有馬蘭草株往往猶在吾父問言何故不拔左右云堅不可去吾父顧我令下拔之吾手所至無不盡出以此而言往必有利騰還具報王曰兆等猖狂舉兵犯上吾今不同猜忌成矣勢不可反事尒朱今也南行天子列兵河上兆進不能渡退不得還吾乘山東下出其不意此徒可以一舉而擒俄而兆剋京師孝莊幽縶都督尉景從兆南行以書報王王得書大驚召騰示之曰卿可馳驛詣兆示以禍賀密觀天子今在何處爲隨兆軍府爲別送晉陽脫其送并卿宜馳報吾當於路邀迎唱大義於天下騰晨夜驅馳已遇帝於中路王時率騎東轉聞帝已渡於是西還仍與兆書陳其禍福不宜害天子受惡名兆怒不納帝遂暴崩初榮既死莊帝詔河西人紇豆陵步蕃等令襲秀容兆入洛後步蕃兵勢甚盛南逼晉陽兆所以不暇留洛回師禦之兆雖驍果本無策略頻爲步蕃所敗於是部勒士馬謀出山東令人頻徵獻武王於晉州乃分三州六鎮之人令王統領既分兵別營乃引兵南出以避步蕃之銳步蕃至於樂平郡王與兆還討破之斬步蕃於秀容之石鼓山其衆退走兆將數十騎詣王通夜宴飲後還營招王王知兆難信未能顯示將欲詣之臨上馬長史孫騰牽衣而止兆乃隔水責罵騰等於是各去王還自襄垣東出兆歸晉陽及前廢帝立授兆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柱國大將軍領軍將軍領左右并州刺史兼錄尚書事大行臺又以兆爲天柱大將軍兆謂人曰此是叔父終官我何敢受遂固辭不拜尋加都督十州諸軍事世襲并州刺史齊獻武王之剋殷州也兆與仲遠度律約共討之仲遠度律次於陽平北出井陘屯於廣阿衆號十萬王廣縱反間或云世隆兄弟謀欲害兆復言兆與王同圖仲遠等於是兩不相信各致猜疑徘徊不進仲遠等頻使斛斯椿賀拔勝往喻之兆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同坐幕下兆性麤獷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嘯凝望深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遣椿勝等追而曉譬兆遂拘縶將還經日放遣仲遠等於是奔退王乃進擊兆兆軍大敗兆與仲遠度律遂相疑阻久而不和世隆請前廢帝納兆女爲后兆乃大喜世隆厚禮喻兆赴洛深示卑下隨其所爲無敢

達者兆與天光度律更自信約然後大會於韓陵山戰敗復奔晉陽遂大掠并州城內獻武王自鄴進討之兆遂走於秀容王又追擊度赤洪嶺破之衆並降散兆竄於窮山殺所乘馬自縊於樹王收而葬之兆果於戰鬭每有征伐常居鋒首當時諸將伏其材力而麤脫少智無將領之能榮雖奇其膽決然每云兆不過將三千騎多則亂矣

兆弟智虎前廢帝封爲安定王驃騎大將軍肆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與兆俱走獻武王擒之於岢嵐南山赦之後死於晉陽

尒朱彥伯榮從弟也祖侯真高祖時并安二州刺史始昌侯父買珍世宗時武衞將軍出爲華州刺史彥伯性和厚釋褐奉朝請累遷奉車都尉爲榮府長史元曄立以爲侍中前廢帝潛獻龍花佛寺彥伯敦喻往來尤有勤款廢帝既立尒朱兆以己不預謀大爲忿恚將攻世隆詔令華山王鷙兼尚書僕射北道大使慰喻兆兆猶不釋世隆復遣彥伯自往喻之兆乃止及還帝勞彥伯於顯陽殿時侍中源子恭黃門郎竇瑗並侍坐彥伯曰源侍中比爲都督與臣相持於河內當爾之時旗鼓相望眇如天隔寧期同事陛下今日之歡也子恭曰蒯通有言犬吠非其主他日之事永安猶今日之事陛下耳帝曰源侍中可謂有射鉤之心也遂令二人極醉而罷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右光祿大夫馬場大都督封博陵郡開國公後進爵爲王又遷司徒于時炎旱有勸彥伯解司徒者乃上表遜位詔許之俄除儀同三司侍中彥伯於兄弟之中差無過患天光等敗於韓陵彥伯欲領兵屯河橋以爲聲勢世隆不從及張勸等掩襲世隆彥伯時在禁直從長孫稚等於神虎門啓陳齊獻武王義功既振將除尒朱廢帝令舍人郭崇報彥伯知彥伯狼狽出走爲人所執尋與世隆同斬於閶闔門外懸首於斛斯椿門樹傳首於齊獻武王先是洛中謠曰三月末四月初揚灰簸土覓真珠又曰頭去項腳根齊驅上隴不須扶至是並驗

彥伯弟仲遠頗知書計肅宗末年尒朱榮兵威稍盛諸有啓謁率多見從而仲遠摹寫榮書又刻榮印與尚書令史通爲姦詐造榮啓表請人爲官大得財貨以資酒色落魄無行及孝莊即阼除直寢寧遠將軍步兵校尉尋特除平北將軍建興太守頓丘縣開國侯邑五百戶後加散騎常侍及改郡立州遷使持節車騎將軍肆州刺史加侍中進爵爲公增邑五百戶尋改封清河郡又加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轉使持節本將軍徐州刺史兼尚書左僕射三徐州大行臺尋進督三徐州諸軍事餘如故仲遠上言曰將統參佐人數不足事須在道更僕以充其員竊見比來行臺採募者皆得權立中正在軍定第斟酌授官今求兼置權濟軍要詔從之於是隨情補授肆意聚斂尒朱榮死仲遠勒衆來向京師攻陷西兗州將逼東郡莊帝詔諸督將絡繹進討並爲仲遠所敗又詔都督鄭先護及右衞將軍賀拔勝共討之勝戰不利仍降仲遠尋尒朱兆入洛先護衆散而走前廢帝立除使持節侍中都督三徐二兗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東道大都督大行臺進爵彭城王尋加大將軍又兼尚書令竟不之州遂鎮於大梁仲遠遣使請準朝式在軍鳴騶帝覽啓笑而許之其肆情如此復進督東道諸軍本將軍兗州刺史餘如故仲遠天性貪暴大宗富族誣之以反殺其家口簿籍財物皆以入己丈夫死者投之河流如此者不可勝數諸將婦有美色者莫不被其淫亂自滎陽以東輸稅悉入其軍不送京師時天光控關右仲遠在大梁兆據并州世隆居京邑各自專恣權彊莫比爲所在並以貪虐爲事於是四方解體又加太宰解大行臺仲遠專恣尤劇方之彥伯世隆最爲無禮東南牧守下至民俗比之豺狼特爲患苦後移屯東郡率衆與度律等拒齊獻武王尒朱兆領騎數千自晉陽來會軍次陽平王縱以閒說仲遠等迭相猜疑狼狽遁走後與天光等於韓陵戰敗南走東郡仍奔蕭衍死於江南

仲遠弟世隆字榮宗肅宗末爲直齋轉直寢後兼直閤加前將軍尒朱榮表請入朝靈太后惡之令世隆詣晉陽慰喻榮榮因欲留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令世隆來今若遂住便有內備非計之善者榮乃遣之榮舉兵南出世隆遂逃走會榮於上黨建義初除給事黃門侍郎莊帝即位乃特除侍中領軍將軍左衞將軍領左右肆州大中正封樂平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二百戶又除車騎將軍兼領軍俄授左光祿大夫兼尚書右僕射尋即真元顥逼大梁詔假儀同三司

前軍都督鎮虎牢。世隆不關世事，無將帥之略。顥既剋滎陽，擒行臺楊昱，世隆懼而遁還，莊帝倉卒北巡，世隆之罪也。駕在河內，假驃騎大將軍、行臺右僕射、都督相州諸軍事、相州刺史、當州都督。及車駕還宮，除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攝選左右廂出入。又以停年格取士，頗為猥濫所稱。又請解侍中，詔加散騎常侍。莊帝之將圖介朱榮也，或有牓世隆門以陳其狀者，世隆封以呈榮，勸其不入。榮自恃威彊，不以為意，遂手毀密書，唾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心？」及榮死，世隆奉榮妻燒西陽門，率眾夜走，北攻河橋，殺武衛將軍奚毅，率眾還戰大夏門外。朝野震懼，憂在不測。莊帝遣前華陽太守段育慰喻，世隆斬之以徇。會李苗燒絕河梁，世隆乃北遁。建州刺史陸希質閉城拒守，世隆攻剋之，盡殺城人，以肆其忿。及至長子，與度律等共推長廣王曄為主。曄以世隆為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樂平郡王，加太傅，行司州牧，增邑五千戶。先赴京師，會兆於河陽。兆既平京邑，自以為功，讓世隆曰：「叔父在朝多時，耳目應廣，如何不知不聞，令天柱受禍？」按劍瞋目，聲色甚厲，世隆遜辭拜謝，然後得已。世隆深恨之。時仲遠亦自滑臺入京。世隆與兄弟密謀，以元曄疎遠，欲推立前廢帝，而介朱度律意在寶炬，乃曰：「廣陵不言，何以主天下？」世隆兄彥伯密相敦喻，乃與度律同往龍花佛寺觀之，後知能語，遂行廢立。初，世隆之為僕射，自畏不了，乃取尚書文簿在家省閱，性聰解，積十餘日，然後視事。又畏介朱榮威，深自克勉，留心几案，傍接賓客，遂有解了之名。榮死之後，無所顧憚，及為尚書令，常使尚書郎宋遊道、邢昕在其宅聽視事，東西別坐，受納訴訟，稱命施行。其專恣如此。既總朝政，生殺自由，公行淫佚，無復畏避，信任羣小，隨其與奪。又欲收軍人之意，加汎除授，皆以將軍而兼散職，督將兵吏無虛號者。自此五等大夫遂致猥濫，又無員限，天下賤之。武定中，齊文襄奏皆罷，於是始革其弊。世隆兄弟羣從，各擁彊兵，割剝四海，極其暴虐，姦謀亂階，多見信用，播貫名士，罕預腹心，於是天下之人莫不厭毒。世隆尋讓太傅，改授太保，又固辭。前廢帝特置儀同三師之官，次上公之下，以世隆為之。贈其父買珍使持節、侍中、相國、錄尚書事、都督定相青齊濟五州諸軍事、大司馬、定州刺史。及齊獻武王起義兵，仲遠、度律等愚戇恃彊，不以為慮，而世隆獨深憂恐。及天光戰敗，世隆請出收兵，前廢帝不許。世隆令其外兵參軍陽叔淵單騎馳赴北中，簡閱敗眾，以次內之。而斛斯椿未得入城，詭說叔淵曰：「天光部下皆是西人，聞其欲掠京邑，遷都長安，宜先內我，以為其備。」叔淵信而內之。椿既至橋，盡殺世隆黨附，令行臺長孫稚詣闕奏狀，別使都督賈智、張勸率騎掩執世隆與兄彥伯，俱斬之，時年三十三。初，世隆曾與吏部尚書元世儁握槊，忽聞局上歘然有聲，一局之子盡皆倒立，世隆甚惡之。世隆又曾晝寢，其妻奚氏忽見有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怖，就視而世隆寢如故也。既覺，謂妻曰：「向夢人斷我頭去，意殊不適。」又此年正月晦日，令、僕並不上省，西門不開。忽有河內太守田怙家奴告省門亭長云：「今且為令王借車牛一乘，終日於洛濱遊觀。至晚，王還省，將車出東掖門，始覺車上無褥，請為記識。」時世隆封王，故呼為令王。亭長以令、僕不上，西門不開，無車入省，兼無車跡，此奴固陳不已，公文列訴。尚書都令史謝遠疑謂妄有假借，白世隆付曹推檢。時都官郎穆子容窮究之，奴言：「初來時至司空府西，欲向省，令王嫌遲，遣二防閤捉儀刀催車。車入到省西門，王嫌牛小，繫於閣下槐樹，更將一青牛駕車。令王著白紗高頂帽，短黑色，儐從皆裙襦袴褶，握板，不似常時章服。遂遣一吏將奴送入省中廳事東閣內東廂第一屋中。」其屋先常閉鑰。子容以西門不開，忽言從入；此屋常閉，奴言在中，詰其虛罔。奴云：「此屋若閉，求得開看。屋中有一板牀，牀上無席，大有塵土，兼有一甕米。奴拂牀而坐，兼畫地戲弄，甕中之米亦握看之。」定其閉者，塵無車跡。子容與謝遠自入看之，戶閉極久，全無開跡，及入，拂牀畫地蹤跡歷然，米亦符同，方知不謬，具以此對。世隆悵然，意以為惡，未幾見誅。

世隆弟世承，莊帝初，為寧朔將軍、步兵校尉、樂城縣開國伯，又特除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左衛將軍，尋加侍中，領御史中尉。世承人才猥劣，備員而已。及元顥內逼，詔世承守轘轅，世隆棄虎牢，不暇追告，尋為元顥所擒，臠殺之。莊帝還宮，贈使持節、都督冀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徒、冀州刺史，追封趙郡公。

世承弟弼，字輔伯。前廢帝初，為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朝陽縣開國伯，又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領左右，改封河間郡公，尋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青州刺史天光等之赴韓陵也世隆以其府長史房謨兼尚書爲齊州行臺召募士馬以趣四瀆弼總東陽之衆亦赴亂城揚聲北渡以爲犄角之勢及天光等敗弼乃還州世隆既擒弼欲奔蕭衍數與左右割臂爲約弼帳下都督馮紹隆爲弼信待乃說弼曰今方同契闊須更約盟宜可當心瀝血示衆以信弼乃從之大集部下弼乃踞胡牀令紹隆持刀披心紹隆因推刃殺之傳首京師

尒朱度律榮從父弟也訥朴少言爲統軍從榮征伐莊帝初除安西將軍光祿大夫封樂鄉縣開國伯尋轉安北將軍朔州刺史復除軍州刺史後加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又除衛將軍左光祿大夫榮入京轉大都督榮死與世隆赴晉陽元曄之立以度律爲太尉公四面大都督封常山王與尒朱兆入洛兆還晉陽留度律鎮京師前廢帝時爲使持節侍中大將軍太尉兼尚書令東北道大行臺與仲遠出拒義旗爲齊獻武王間之與尒朱兆遂相疑貳自敗而還度律歸在軍戎案斂無厭所至之處爲百姓患毒其母山氏聞度律敗遂恚憤而發病及度律至母責之曰汝既荷國恩無狀反叛我何忍見他屠戮汝也言終而卒時人怪異之後解大行臺與長孫稚戰於韓陵敗還斛斯椿先據河梁度律欲攻之會大雨晝夜不止士馬疲頓弓矢不得施用遂西走於灢陂津爲人擒執椿囚之送於齊獻武王王送於洛斬之都市

尒朱天光榮從祖兄子少勇決善弓馬榮親愛之每有軍戎事要常預謀策孝昌末榮將擁衆南轉與天光密議既據幷肆仍以天光爲都將總統肆州兵馬肅宗崩榮向京師以天光攝行肆州委以後事建義初特除撫軍將軍肆州刺史長安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榮將討葛榮留天光在州鎮其根本謂之曰我身不得至處非汝無以稱我心永安中加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北秀容第一酋長尋轉衛將軍大將軍元天穆東征邢杲詔天光以本官爲使持節假鎮東將軍都督隸天穆討破之元顥入洛天光與天穆會榮於河內榮發之後幷肆不安詔天光以本官兼尚書僕射爲幷肆雲恆朔燕蔚顯汾九州行臺仍行幷州委以安靜之天光至幷州部分約勒所在寧輯顥破尋還京師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改封廣宗郡公增邑一千戶仍爲左衛將軍建義元年夏万俟醜奴僭大號朝廷憂之乃除天光使持節都督雍岐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雍州刺史率大都督武衛將軍賀拔岳大都督侯莫陳悅等以討醜奴天光初行唯配軍士千人詔發京城已西路次民馬以給之時東雍赤水蜀賊斷路詔侍中楊侃先行曉慰幷與其馬侃輕入慰勞而蜀持疑不下天光遂入關擊破之簡取壯健以充軍士悉收其馬至雍又稅民馬合得萬餘匹以軍人寡少停留未進榮遣責之杖天光一百榮復遣軍士二千人以赴天光令賀拔岳率千騎先驅至岐州界與賊西與醜奴行臺尉遲菩薩相遇遂破擒之獲騎士三千步卒萬餘醜奴棄岐州走還安定置柵於平亭天光發雍至岐與岳合勢悉所獲之閑停軍牧馬宣言遠近曰今時將熱非可征討待至秋涼別量進止醜奴每遣覘覘有執送者天光寬而問之仍便放遣免者傳其待秋之言醜奴謂以爲實分遣諸軍散營農稼在岐州之北百里涇川使其太尉侯伏侯元進領兵五千據險立柵且耕且守在其左右千人已下爲一柵者乃復數處天光知其勢分遂密嚴備晡時潛遣輕騎先行斷路以防賊知於後諸軍盡發昧旦攻圍元進大柵拔之諸所俘執並皆放散須臾之間左右諸柵悉來歸款前去涇州百八十里通夜徑進後日至城賊涇州刺史侯幾長貴舉城降醜奴棄平亭而走欲趨高平天光遣岳輕騎急追明日及醜奴於平涼長平坑一戰擒之天光明便共還高平城內執送蕭寶夤而降賊行臺万俟道洛率衆六千人入山不下時高平大旱天光以馬乏草乃退於城東五十許里息衆牧馬於是涇豳二夏北至靈州賊黨諸來之類並來歸降天光遣都督長孫邪利率二百人行原州事以鎮之道洛招誘城人來襲殺邪利幷其所部天光與岳悅等馳赴之道洛出城拒戰尋交便退追殺千餘人道洛還走入山城復降附天光遣尉喻道洛不從乃率衆西依牽屯山據險自守榮責天光失邪利不擒道洛復遣使杖之一百詔降爲散騎常侍撫軍將軍雍州刺史削爵爲侯天光與岳悅等復向牽屯討之天光身討道洛道洛戰敗率數千騎而走追之不及遂得入隴投略陽賊帥王慶雲慶雲以道洛驍果絕倫得之甚喜便謂大事可圖乃自稱皇

帝以遵洛爲大將軍天光欲討之而莊帝頻勑與復有書以隴中險遠兼天威
暑令待冬月而天光知其可制乃率諸軍入隴至慶雲所居永洛城慶雲遣洛
出城拒戰天光復射中遵洛臂失弓還走破其東城賊遂併趨西城城中無水
衆聚熱渴有人走降言慶雲遵洛欲突出死戰天光恐失賊帥嫌釁未已乃遣
謂慶雲曰力屈如此可以早降若未敢決當聽諸人今夜共議明晨早報而慶
雲等冀得小緩待夜突出報天光云請待明日天光因謂曰相知須水今爲小
退任取河飲賊衆安悅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人多作木槍各長七尺至黃昏
時布立人馬爲防衛之勢周匝立槍要路加厚又伏人槍中備其衝突兼令密
縛長梯於城北其夜慶雲遵洛果便突出馳馬先進不覺至槍馬各傷倒伏兵
便起同時擒獲餘衆皆出城南遇槍而止城北軍士登梯上城賊徒路窮乞降
至明盡收其仗天光岳悅等議悉坑之死者萬七千人分其家口於是三秦河
渭瓜涼鄯善咸來歸順天光頓軍略陽詔復天光前官爵尋加侍中儀同三司
增邑至三千戶秦州城民謀殺刺史駱超超覺走歸天光天光復與岳悅等討
平之南秦滑城人謀害刺史辛琛顯琛顯走赴天光天光遣帥臨之往皆剋定
勑賊帥夏州人宿勤明達降天光於平涼後復北走收聚部類謀爲逆攻降人
叱干麒麟欲并其衆麒麟請救於天光天光遣將討之未至明達走於東夏岳
聞榮死故不違之仍還涇州以待天光天光亦下隴與岳圖入洛之策進至雍
州比破叛已曄詔遣侍中朱瑞詣天光慰喻天光與岳謀欲令帝外奔別更推
立乃頻啓云臣實無異心惟仰奉天顏以申宗門之罪又其下寮屬啓云天光
密有異圖願思勝算以防微意既而莊帝進天光爵爲廣宗王元曄又以爲隴
西王及聞尒朱兆已入京師天光乃輕騎向都見世隆等尋便還雍世隆等議
廢元曄更舉親賢遣使告天光天光與定策立前廢帝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尚
書令關西大行臺天光出夏州遣將討宿勤明達擒之送洛時費也頭帥紇豆
陵伊利万俟受洛干等猶有河西未有所附天光以齊獻武王起兵信都內懷
憂恐不復北事伊利等但微遣備之而已又除大司馬於時獻武王義軍轉盛
尒朱兆仲遠等既經敗退世隆累使徵天光天光不從後令斛斯椿苦要天光
云非王無以能定豈可坐看宗家之滅也天光不得已而東下與仲遠等敗於
韓陵斛斯椿等先還於河梁拒之天光既不得渡西北走遇雨不可前進乃執
獲之與度律送於獻武王王致於洛斬於都市年三十七尒朱專恣分裂天下
各據一方天光有定關西之功差不酷暴比之兆與仲遠爲不同矣

史臣曰尒朱兆之在晉陽天光之據隴右仲遠鎮捍東南世隆專秉朝政于時
立君廢主易於弈棋慶賞威刑咸出於己若使布德行義憂公忘私脣齒相依
同心協力則磐石之固未可圖也然是庸才志識無遠所爭唯權勢所好唯財
色譬諸溪壑有甚豺狼天下失望人懷怨憤遂令勍敵得容覘間心腹內阻形
影外合是以廣阿之役葉落冰離韓陵之戰土崩瓦解一旦殄滅豈不哀哉傳
稱師克在和詩云貪人敗類貪而不和難以濟矣

魏書卷七十五

魏書卷七十五考證

尒朱天光傳天光有定關西之功差不黷暴○臣人龍按本傳載天光坑萬七千人又云差不黷暴其黷戾如此

魏書卷七十五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六十四

盧同　張烈

盧同字叔倫范陽涿人盧玄之族孫父輔字顯元本州別駕同身長八尺容貌魁偉善於處世太和中起家北海王詳國常侍稍遷司空祭酒昌黎太守尋為營州長史仍帶郡入除河南尹丞遷太尉屬會豫州城民白早生反都督中山王英尚書邢巒等討之詔同為軍司事平除冀州鎮東府長史遭父憂解任後除司空諮議參軍兼司馬為營構東宮都將延昌中秦州民反詔同兼通直常侍持節慰喻之多所降下還轉尚書右丞進號輔國將軍以父諱不拜改授龍驤熙平初轉左丞加征虜將軍時相州刺史奚康生徵民歲調皆七八十尺以邀奉公之譽部內患之同於歲祿官給長絹同乃舉按康生度外徵調書奏詔科康生之罪兼褒同在公之績肅宗世朝政稍衰人多竊冒軍功同閱吏部勳書因加檢覆覈得竊階者三百餘人同乃表言竊見吏部勳簿多皆改換乃校中兵奏按並復乖舛臣聊爾揀練已得三百餘人明知隱而未露者動有千數愚謂罪雖恩免猶須刊定請遣一都令史與令僕省事各一人總集吏部中兵二局勳簿對勾奏按若名級相應者即於黃素楷書大字具件階級數令本曹尚書以朱印印之明造兩通一關吏部一留兵局與奏按對掌進則防揩洗之偽退則無改易之理從前以來勳書上省唯列姓名不載本屬致令竊濫之徒輕為苟且今請征職白民具列本州郡縣三長之所其實官正職者亦列名貫別錄歷階仰本軍印記其上然後印縫各上所司統將都督並皆印記然後列上行臺行臺關太尉太尉檢練精實乃始關刺省重究括然後奏申奏出之日黃素朱印關付吏部頃來非但偷階冒名改換勳簿而已或一階再取或易名受級凡如此者其人不少良由吏部無簿防塞失方何者吏部加階之後簿不注記緣此之故易生侮偽自今敘階之後名簿具注加補日月尚書印記然後付曹郎中別作抄目印記一如尚書郎中自掌遞代相付此制一行差止姦罔詔從之同又奏曰臣頃奏以黃素為勳具注官名戶屬及吏部換勳之法事目三條已蒙旨許臣伏思黃素勳簿政可粗止姦偽然在軍虛詐猶未可盡請自今在軍閱簿之日行臺軍司監軍都督各明立文按處處記之斬首成一階已上即令給券一紙之上當中大書起行臺統軍位號勳人甲乙斬三賊及被傷成階已上亦具書於券各盡一行當行豎裂其券前後皆起年號日月破某處陳某官某勳印記為驗一支付勳人一支付行臺記至京即送門下別函守錄又自遷都以來戎車屢捷所以征勳轉多敘不可盡者良由歲久生姦積年長偽巧吏階緣偷增遂甚請自今為始諸有勳簿已經奏賞者即廣下遠近云某處勳判咸令知聞立格酬敘以三年為斷其職人及出身限內者令銓除實官及外號隨才加授庶使酬勳者速申立功者勸事不經久侮偽易息或遭窮難州無中正者不在此限又勳簿之法征還之日即應申送頃來行臺督將至京始造或一年二歲方上勳書姦偽之原實自由此於今以後軍還之日便通勳簿不聽隔月詔復依行元乂之廢靈太后也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熙敗以同為持節兼黃門侍郎慰勞使乃就州刑熙還授平東將軍正黃門營明堂副將尋加撫軍將軍光祿大夫本州大中正同善事在位為乂所親戮熙之日深所贊與以希乂旨論者非之又給同羽林二十人以自防衛同兄琇少多大言常云公侯可致至此始為都水使者同啟求回身二階以加琇琇遂除安州刺史論者譏之營州城民就德興謀反除同度支尚書黃門如故持節使營州慰勞聽以便宜從事同頻遣使人皆為賊害乃遣賊家口三十人并免家奴為良齎書諭德興德興乃降安輯其民而還德興復反詔同以本將軍為幽州刺史兼尚書行臺慰勞之同慮德興難信勒眾而往為德興所擊大敗而還靈太后反政以同乂黨除名孝昌三年除左將軍太中大夫兼左丞為齊兗二州行臺節度大都督李叔仁軍莊帝踐阼詔復本秩除都官尚書復兼七兵以同前慰勞德興之功封章武縣開國伯邑四百戶正除七兵尋轉殿中加征南將軍普泰初除侍中進號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同時久病羸瘵從務啓乞儀同初同之為黃門也與前廢帝俱在門下同異其為人素相款託廢帝以恩舊許

之除儀同三司餘官如故永熙初薨年五十六贈侍中都督冀滄瀛三州諸軍
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開國伯如故賜帛四百匹謚曰孝穆三年復
加贈尚書右僕射有四子
長子斐武定中文襄王大將軍府掾
斐弟鑄青州治中
同兄靜太常丞
靜子景裕在儒林傳
張烈字徽仙清河東武城人也高祖賜名曰烈仍以本名爲字焉高祖悕爲慕
容備尚書右僕射曾祖恂散騎常侍隨慕容德南渡因居齊郡之臨淄烈少孤
貧涉獵經史有氣概時青州有崔徽伯房徽叔與烈並有令譽時人號曰三徽
高祖時入官代都歷侍御主文中散遷洛除尚書儀曹郎彭城王劭曹史太子
步兵校尉蕭寶卷將陳顯達治兵漢南謀將入寇時順陽太守王青石世官江
南荊州刺史廣陽王嘉慮其有異表請代之高祖詔侍臣各舉所知互有申薦
者高祖曰此郡今當必爭之地須得堪濟之才何容私舉也太子步兵張烈每
論軍國之事時有會人意處朕欲用之何如彭城王勰稱贊之遂勅除陵江將
軍順陽太守烈到郡二日便爲寶卷將崔慧景攻圍七十餘日烈撫厲將士甚
得軍人之和會車駕南討慧景遁走高祖親勞烈曰卿定可遂能不負所寄烈
拜謝曰若不值鑾輿親駕臣將不免困於犬羊自是陛下不負臣非臣能不負
陛下高祖善其對世宗即位追錄先勳封清河縣開國子邑二百戶尋以母老
歸養積十餘年頻值凶儉烈爲粥以食飢人蒙濟者甚衆鄉黨以此稱之肅宗
初除龍驤將軍司徒右長史又轉征虜將軍司空長史先是元乂父江陽王繼
曾爲青州刺史及乂當權烈託故義之懷遂相諂附除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
尋加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後靈太后反政以烈乂黨出爲鎮東將軍青州刺史
于時議者以烈家產畜殖僮客甚多慮其怨望不宜出爲本州改授安北將軍
瀛州刺史爲政清靜吏民安之更滿還朝因辭老還鄉里兄弟同居怡怡然爲
親類所慕元象元年卒於家時年七十七烈先爲家誡千餘言并自敍志行及
所歷之官臨終勅子姪不聽求贈但勒家誡立碣而已其子質奉行焉
質博學多才藝解褐奉朝請員外郎龍驤將軍諫議大夫未襲爵興和中卒於
家
質弟登州主簿
烈弟僧晧字山客歷涉羣書工於談說有名於當世熙平初徵爲諫議大夫正
光五年以國子博士徵之孝昌二年徵爲散騎侍郎並不赴世號爲徵君焉好
營產業孜孜不已藏鏹巨萬他資亦稱是兄弟自供儉約車馬瘦敝身服布裳
而婢妾紈綺僧晧尤好蒱弈戲不擇人是以獲譏於世前廢帝時崔祖螭舉兵
攻東陽城僧晧與同事敗死於獄籍沒家產出帝初訴復業
子軌州主簿
史臣曰盧同質器洪厚眷紆兼濟張烈早擅名輩氣尚見知趨捨深沉俱至顯
達雅道正路其殆病諸

魏書卷七十六

魏書卷七十六考證

盧同傳父輔字顯元○元北史作光

張烈傳張烈字徽仙○仙北史作之

魏書卷七十六考證

[illegible]

魏書卷七十七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六十五

宋飜　辛雄　羊深　楊機　高崇

宋飜字飛鳥廣平列人人也吏部尚書弁族弟少有操尚世人以剛斷許之世宗初起家奉朝請本州治中廣平王郎中令尋拜河陰令飜弟道璵先爲冀州京兆王愉法曹行參軍愉反逼道璵爲官飜與弟世景俱囚廷尉道璵後棄愉歸罪京師猶坐身死飜世景除名久之拜飜治書侍御史洛陽令中散大夫相州大中正猶領治書又遷左將軍南兗州刺史時蕭衍遣將先據荊山規將寇掠屬壽春淪陷賊遂乘勢徑趣項城飜遣將成僧達潛軍討襲頻戰破之自是州境怗然孝莊時除司徒左長史撫軍將軍河南尹初飜爲河陰令順陽公主家奴爲劫攝而不送飜將兵圍主宅執主壻馮穆步驅向縣時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沾地縣舊有大枷時人號曰彌尾青及飜爲縣主吏請焚之飜曰且置南牆下以待豪家未幾有內監楊小駒詣縣請事辭色不遜命取尾青以鎮之既免入訴於世宗世宗大怒勑河南尹推治其罪飜具自陳狀詔曰卿故違朝法豈不欲作威以買名飜對造者非臣買名者亦宜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於百姓欲待凶暴之徒如小駒者耳於是威振京師及爲洛陽迄於爲尹畏憚權勢更相承接故當世之名大致減損永安三年卒於位贈侍中衛將軍相州刺史出帝初重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謚曰貞烈

子恩達卒於司空從事中郎

飜弟輔字道和敦篤有志行平西將軍太中大夫

子世儁齊文襄王大將軍府祭酒

輔弟世景在良吏傳

世景弟叔集亦有學行征東元遙之討蕭衍也表爲員外散騎侍郎引同戎役及衍敗同時遇害

叔集弟道璵少而敏俊世宗初以才學被召與秘書丞孫惠蔚典校羣書考正同異自太學博士轉京兆王愉法曹行參軍臨死作詩及挽歌詞寄之親朋以見怨痛道璵又嘗贈著作佐郎張始均詩其末章云子深懷璧憂余有當門病道璵既不免難始均亦遇世禍時咸怪之無子兄輔以第三子子叔繼

辛雄字世賓隴西狄道人父暢字幼達大將軍諮議參軍汝南鄉郡二郡太守太和中本郡中正雄有孝性頗涉書史好刑名廉謹雅素不妄交友喜怒不形於色釋褐奉朝請父於郡遇患雄自免歸晨夜扶抱及父喪居憂殆不可識爲世所稱正始初除給事中十年不遷職乃以病免清河王懌爲司空辟戶曹參軍攝田曹事懌遷司徒仍隨授戶曹參軍並當煩劇諍訟填委雄用心平直加以閑明政事經其斷割莫不悅服懌重之每謂人曰必也無訟乎辛雄其有焉由是名顯懌遷太尉又爲記室參軍神龜中除尚書駕部郎中轉三公郎其年沙汰郎官唯雄與羊深等八人見留餘悉罷遣更授李琰等先是御史中尉東平王元匡復欲輿棺諫諍尚書令任城王澄劾匡大不敬詔恕死爲民雄奏理匡曰竊惟白衣元匡歷奉三朝每蒙寵遇謇諤之性侔自帝心鷹鸇之志形於在昔故高祖錫之以匡名陛下任之以彈糾至若茹皓升輦匡斥宜下之言高肇當政匡陳擅權之表剛毅忠款羣臣莫及骨鯁之跡朝野共知當高肇之時匡造棺致諫主聖臣直卒以無咎假欲重造先帝已容之於前陛下亦宜寬之於後況其元列由緒與罪按不同也脫終貶黜不在朝廷恐杜忠臣之口塞諫者之心乖琴瑟之至和違鹽梅之相濟祈奚云叔向之賢可及十世而匡不免其身實可嗟惜未幾匡除龍驤將軍平州刺史右僕射元欽謂左僕射蕭寶夤曰至如辛郎中才用省中諸人莫出其右寶夤曰吾聞游僕射云得如雄者四五人共治省事足矣今日之賞何其晚哉初廷尉少卿袁翻以犯罪之人經恩競訴枉直難明遂奏曾染風聞者不問曲直推爲獄成悉不斷理詔令門下尚書廷尉議之雄議曰春秋之義不幸而失有僭不濫僭則失罪人濫乃害善人今議者不忍罪姦吏使出入縱情令君子小人薰蕕不別豈所謂賞善罰惡殷勤隱恤者也仰尋周公不減流言之愆俯惟釋之不加驚馬之辟所以小大用情貴在得所失之千里差在毫釐雄久執案牘數見疑訟職掌三千願言者六

一曰御史所糾有注其逃走者及其出訴或爲公使本曹給過所有指如不推檢文案灼然者當之二曰御史赦前注獲見贓不辯行賕主名檢無路以置重之主宜應洗復三曰經拷不引傍無三證比以獄案既成因即除削或有據令奏復者與奪不同未獲爲通例又須定何如得爲證人若必須三人對見受財然後成證則於理太寬若傳聞即爲證則於理太急令請以行賕後三人俱見物及證狀顯著準以爲驗四曰赦前斷事或引律乖錯使除復失吏雖案成經赦宜追從律五曰經赦除名之後或邀駕訴枉被旨重究或訴省稱寃爲奏更檢事付有司未被研判遂遇恩宥如此之徒謂不得異於常格依前案爲定若不合拷究已復之流請不追奪六曰或受辭下檢反覆使輸獄證占分明理合清雪未及告案忽遇恩赦若從證占而雪則違正格如除其名罪證深士以爲罪須案成雪以占定若拷未畢格及要證一人未集者不得爲占定古人雖患察獄之不精未聞知寃而不理今之所陳實士師之深疑朝夕之急務願垂察焉詔從雄議自後每有疑議雄與公卿駁難事多見從於是公能之名甚盛又爲祿養論稱仲尼陳五孝自天子至庶人無致仕之文禮記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鄭玄注云復除之然則止復庶民非公卿大夫士之謂以爲宜聽祿養不約其年書奏肅宗納之以母憂去任卒哭右僕射元欽奏雄起復爲郎俄兼司州別駕加前軍將軍孝昌元年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城南叛蕭衍遣蕭綜來據彭城時遣大都督安豐王延明督臨淮王彧討之盤桓不進乃詔雄副太常少卿元晦爲使給齊庫刀持節乘驛催軍有違即令斬決肅宗謂雄曰諱朕家諸子擇以親懿善其機計使卿取勝耳到軍勒令並進徐州綜送降款冀州刺史侯剛啓爲長史肅宗以雄長於世務惜不許之更除司空長史於時諸公皆慕其名欲屈爲佐莫能得也時諸方賊盛而南寇侵境山東作逆肅宗欲親討以荊州爲先詔雄爲行臺左丞與前軍臨淮王彧東趣葉城別將裴衍西通鵶路衍稽留未進彧師已次汝濱北溝求救彧以處分道別不欲應之雄曰今裴衍未至王士衆已集蠻左唐突撓亂近畿梁汝之間民不安業若不時撲滅更爲深害王秉麾閫外唯利是從見可而進何必守道苟安社稷理可專裁所謂臣率義而行不待命者也彧恐後有得失之責要雄符下雄以駕將親伐蠻夷必懷震動乘彼離心無往不破遂符彧軍令速赴擊賊聞之果自走散

在軍上疏曰凡人所以臨堅陳而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則求榮名二則貪重賞三則畏刑罰四則避禍難非此數事雖聖王不能勸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疏貴賤勇怯賢愚聞鍾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早死也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將歷數年蠻左亂常稍已多載凡在戎役數十萬人三方師衆敗多勝少跡其所由不明賞罰故也陛下欲天下之早平愍征夫之勤悴乃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兵將之勳歷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致令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懾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進力者矣若重發明詔更量賞罰則軍威必張賊難可弭臣聞必不得已去食就信以此推之信不可斯須廢也賞罰陛下之所易尙不能全而行之攻敵士之所難欲其必死寧可得也臣既庸弱忝當戎使職司所見輒敢上聞惟陛下審其可否會右丞闕肅宗詔僕射城陽王徽舉人徽遂舉雄仍除輔國將軍尙書右丞尋轉吏部郎中遷平東將軍光祿大夫郎中如故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尙於安民安民之本莫加於禮律禮律既設擇貴而行之天下雍熙無非任賢之功也故虞舜之盛穆穆標美文王受命濟濟以康高祖孝文皇帝天縱大聖開復典謨選三代之異禮採二漢之典法端拱而四方安刑措而兆民治世宗重光繼軌每念章修官人有道萬里清謐陛下劬勞日昃躬親庶政求瘼恤民無時暫憩而黔首紛然兵車不息以臣愚見可得而言自神龜末來事以傳年爲選士無善惡歲久先敘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按之吏以差次日月爲功能銓衡之人以簡用者爲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筲以共治之重託頑鼠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求肆心縱意禁制雖煩不勝其欲致令徭役不均發調違謬箕斂盈門囚執滿道二聖明詔寢而不遵畫一之法懸而不用自此夷夏之民相將爲亂豈有餘憾哉蓋由官授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當今天下黔黎久經寇賊父死兄亡子弟淪陷流離艱危十室而九白

骨不收孤榮廟恤財殫力盡無以卒歲宜及此時早加慰撫蓋助陛下治天下者惟在守令最須簡置以康國道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遊儁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請上等郡縣爲第一清中等爲第二清下等爲第三清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竟無銓革三載黜陟有稱者補在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歷郡縣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上下同心枉屈可申彊暴自息刑政日平民俗奉化矣復何憂於不治何恤於逆徒也竊見今之守令清愼奉治則政平訟理有非其才則綱維荒穢伏願陛下甄留天心校其利害則臣言可驗不待終朝昔杜畿寬惠河東無警蘇則分糧金城剋復略觀今古風俗遷訛罔不任賢以相化革朝任夕治功可立待若遵常習故不明選與欲以靜民便恐無日書奏會肅宗崩初蕭寶夤在雍州起逆城人侯衆德等討逆之多蒙爵賞武泰中詔雄兼尚書爲關西實勤大使未行之間會尒朱榮入洛及河陰之難人情未安雄潛竄不出莊帝欲以雄爲尚書門下奏曰辛雄不出存亡未分莊帝曰寧失亡而用之不可失存而不用也遂除度支尚書加安南將軍元顥入洛也北中郎將楊侃從駕北出莊帝以侃爲度支尚書及乘輿反洛復召雄上雄面辭曰臣不能死事俛眉從賊乃是朝廷罪人縱陛下不賜誅戮而北來尚書勤高義重臣宜避賢路莊帝曰卿且還本司朕當別有處分遂解侃尚書未幾詔雄以本官兼侍中關西慰勞大使將發請事五條一言遭懸租調宜悉不徵二言簡罷非時徭役以紓民命三言課調之際使豐儉有殊令州郡量檢不得均一四言兵起歷年死亡者衆或父或子辛酸未歇見存者老請假板職悅生者之意慰死者之魂五言喪亂既久禮儀罕習如有閨門和穆孝悌卓然者宜表其門閭仍啓曰臣聞王者愛民之道有六一曰利之二曰成之三曰生之四曰與之五曰樂之六曰喜之使民不失其時則成之也省刑罰則生之也薄賦斂則與之也無多徭役則樂之也吏靜不苛則喜之也伏惟陛下道邁前王功超往代敷春風而鼓俗旌至德以調民生之養之正當茲日悅近來遠亦是今時臣既忝將命宣揚聖澤前件六事謂所宜行若不除煩收疾惠孤恤寡便是徒乘官驛虛號王人往還有費於郵亭豈愿無違於民俗謹率愚管敢以陳聞乞垂覽許莊帝從之因詔民年七十者授縣八十者授郡九十加四品將軍百歲從三品將軍三年遷鎭南將軍都官尚書行河南尹普泰時爲鎭軍將軍殿中尚書又加衞將軍右光祿大夫秦州大中正太昌中又除殿中尚書兼吏部尚書尋除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仍尚書永熙二年三月又兼吏部尚書於時近習專恣請託不已雄懼其讒慝不能確然守正論者頗譏之出帝南狩雄兼左僕射留守京師永熙末兼侍中帝入關右齊獻武王至洛於永寧寺集朝士責讓雄及尚書崔孝芬劉欽楊機等曰爲臣奉主扶危救亂若處不諫諍出不陪隨緩則耽寵急便竄避臣節安在諸人默然不能對雄對曰當主上信狎近臣雄等不與謀議及乘輿西邁者即奔隨便恐跡同佞黨留待大王便以不從蒙責雄等進退如此不能自委溝壑實爲慚負王復責曰卿等備位納言當以身報國不能盡忠依附諂佞未聞卿等諫諍一言使國家之事忽至於此罪欲何歸也乃誅之時年五十沒其家口二子士璨士貞逃入關中

雄從父兄纂字伯將學涉文史溫良雅正初爲兗州安東府主簿與祕書丞同郡李伯尚有舊伯尚與咸陽王禧同逆逃竄投纂事覺坐免官積十餘年除奉朝請稍轉太尉騎兵參軍每爲府主清河王懌所賞及欲定考懌曰辛騎兵有學有才宜爲上第轉越騎校尉尚書令李崇北伐蠕蠕引爲錄事參軍臨淮王彧北征以纂隨榮有稱啓爲長史及廣陽王淵北伐又引爲長史尋拜諫議大夫雅爲彧所稱歎屢在朝廷薦舉之蕭衍遣將曹義宗攻新野詔纂持節兼尚書左丞南道行臺率衆赴援至便破之義宗等以其勁速不敢復進於時海內多虞京師更無繼援惟以二千餘兵捍禦穰場又詔爲荊州軍司除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纂善撫將士人多用命賊甚憚之會肅宗崩諱至咸以對敵欲祕凶問纂曰安危在人豈關是也遂發喪號哭三軍縞素還入州城申以盟約尋爲義宗所圍相率固守莊帝即位除通直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兼尚書仍行臺後大都督費穆擊義宗擒之入城因舉酒屬纂曰微辛行臺之在斯吾亦無由建此功也入朝言於莊帝稱纂固節危城宜蒙爵賞以勸將來帝乃下詔慰勉

之辭除持節平東將軍中郎將賜絹五十匹金裝刀一口永安二年元顥乘勝
卒至城下尒朱世隆狼狽退還城內空虛遂爲顥擒及莊帝還宮纂謝不守之
罪帝曰於時朕亦北巡東軍不守豈卿之過還鎮虎牢俄轉中軍將軍滎陽太
守民有姜洛生康乞得者舊是太守鄭仲明左右豪猾偷竊境內爲患纂伺捕
擒獲梟於郡市百姓忻然加鎮東將軍太昌中除左光祿大夫纂僑寓洛陽乃
爲河南邑中正永熙三年除使持節河內太守齊獻武王赴洛兵集城下纂出
城謁王曰纂受詔於此本有禦防大王忠貞王室扶獎顛危纂敢不俯首王曰
吾志去姦佞以康國道河內此言深得王臣之節因命前侍中司馬子如曰吾
行途疲倦宜代吾執河內手也便入洛九月行西荊州事兼尚書南道行臺尋
正刺史時蠻酋樊五能破析陽郡應宇文黑獺纂議欲出軍討之纂行臺郎中
李廣諫曰析陽四面無民唯一城之地耳山路深險表裏羣蠻今若少遣軍則
力不能制賊多遣則減徹防衛根本虛弱脫不如意便大挫威名人情一去州
城難保纂曰豈得縱賊不討令其爲患日深廣曰今日之事唯須萬全且慮在
心腹何暇疥癬聞臺軍已破洪威計不久應至公但約勒屬城使各修完壘壁
善撫百姓以待救兵雖失析陽如棄雞肋纂曰卿言自是一途我意以爲不爾
遂遣兵攻之不剋而敗諸將因亡不返城人又密招西賊黑獺遣都督獨孤如
願率軍潛至突入州城遂至廳閤纂左右惟五六人短兵接戰爲賊所擒遂害
之贈都督定殷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徒公定州刺史
子子炎武定中博陵太守
雄從祖景儁以謹厚見稱卒於并州州都
子熾武定中衛將軍右光祿大夫
雄族祖琛字僧貴父敬宗延興中代郡太守琛少孤曾過友人見其父母兄弟
悉無恙垂涕久之釋褐奉朝請滎陽郡丞太守元麗性頗使酒琛每諫之麗後
醉敕令閉閤曰勿使丞入也高祖南征麗從輿駕詔琛曰委卿郡事如太守也
景明中爲伏波將軍濟州輔國府長史轉奉車都尉出爲揚州征南府長史刺
史李崇多事產業琛每諫折崇不從遂相糾舉詔並不問後加龍驤將軍帶南
梁太守崇因置酒謂琛曰長史後必爲刺史但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琛對曰
若萬一叨忝得一方正長史朝夕聞過是所願也崇有慚色卒於官琛寬雅有
度量涉獵經史喜慍不形於色當官奉法在所有稱
長子悠字元壽早有器業爲侍御史監揚州軍賊平錄勳書時崇猶爲刺史欲
寄人名悠不許崇曰我昔值其父今復逢其子早卒
悠弟俊字叔義有文才東益州征虜府外兵參軍府主魏子建爲山南行臺以
爲郎中有軍國機斷還京於滎陽爲人劫害贈征虜將軍東秦州刺史
俊弟術武定末散騎常侍
術弟休字季令
休弟修字季緒俱有學尚亦早卒時人傷惜之
琛族子珍之少有氣力太尉錄事參軍稍遷中堅將軍司徒錄事參軍廣州
大中正丁憂去任尋起爲汝北太守永安中司空諮議參軍通直常侍永熙中
襄城太守天平初洛州以南人情駭懼勑爲大使持節慰諭廣洛二州三年除
征東將軍行陽平郡事郡民路黑奴起逆攻郡爲黑奴所執諸賊勸殺之黑奴
曰成敗未可知何爲先殺太守也乃將珍之自隨待遇以禮右衛將軍郭瓊討
平黑奴乃得免興和中爲衛將軍司徒司馬武定三年除驃騎將軍北海太守
還爲儀同開府長史兼光祿少卿未幾詔珍之持節爲廣洛北荊揚雍襄六州
慰勞大使北荊鎮城行廣州事招納有稱齊文襄王遣書慰勉賜以衣帛尋勑
行平州卒於官贈驃騎大將軍洛州刺史謚曰恭
子懿武定末開府錄事參軍
羊深字文淵太山平陽人梁州刺史祉第二子也早有風尚學涉經史好文章
兼長几案少與隴西李神儁同志相友自司空府記室參軍轉輕車將軍尚書
騎兵郎尋轉駕部加右軍將軍于時沙汰郎官務精才實深以才堪見留在公
明斷尚書僕射崔亮吏部尚書甄琛咸敬重之肅宗行釋奠之禮講孝經儒童
之中獨蒙引聽時論美之正光末北地人車金雀等帥羌胡反叛高平賊宿勤
明達寇豳夏諸州北海王顥爲都督行臺討之以深爲持節通直散騎常侍行

臺左丞軍司仍領郎中顥敗還京頃之遷尙書左丞加平東將軍光祿大夫蕭
寶夤反攻圍華州王平薛鳳賢等聚衆作逆勅深兼給事黃門侍郎與大行臺
僕射長孫稚共會潼關規模進止事平以功賜爵新泰男靈太后曾幸邙山集
僧尼齋會公卿盡在座會事將終太后引見深欣然勞問之深謝曰臣蒙國厚
恩世荷榮遇寇難未平是臣憂責而隆私忽被犬馬知歸太后顧謂左右曰羊
深眞忠臣也舉坐傾心孝昌末徐方多事以深爲東道慰勞使仍爲二徐行臺
莊帝踐祚除安東將軍太府卿又爲二兗行臺深處分軍國損益隨機亦有時
譽初尒朱榮殺害朝士深第七弟侃爲太山太守性麤武遂率鄉人外託蕭衍
深在彭城忽得侃書招深同逆深慨然流涕斬侃使人幷書表聞莊帝乃下詔
曰羊侃作逆釁起瑕丘擁集不逞扇擾疆埸傾宗之禍侃乃自貽累世之節一
朝毀圮羊深血誠奉國秉操罔貳聞弟猖悖自劾請罪此之丹款實載于懷且
叔向復位春秋稱美深之慷慨氣同古人忠烈遠彰赤心已著可令還朝面受
委勅乃歸京師除名久之除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元顥入洛以深兼黃門
郎顥平免官俄拜大鴻臚卿普泰初遷散騎常侍衞將軍右光祿大夫監起居
注自天下多事東西二省官員委積前廢帝勅深與常侍盧道虔元晏元法壽
選人補定自奉朝請以上各有沙汰尋兼侍中廢帝甚親待之是時膠序廢替
名教陵遲深乃上疏曰臣聞崇禮建學列代之所修尊經重道百王所不易是
以均塾洞啓昭明之頌載揚膠序大闢都穆之詠斯顯伏惟大魏乘乾統物欽
若奉時模唐軌虞率由前訓重以高祖纘聖垂衣體風載蔚得才之盛如彼薪
槱固以追隆周而並驅蹈炎漢而獨邁宣皇下武式遵舊章用能揄揚盛烈肇
修厥業自茲已降世極道消風猷稍遠澆薄方競退讓寂寥馳競靡節進必吏
能升非學藝是使刀筆小用計日而期榮專經大才甘心於陋巷然治之爲本
所貴得賢苟値其人豈拘常檢三代兩漢異世間出或釋褐中林鬱登卿尹或
投竿釣渚徑升公相事炳丹靑義在往策彼哉邈乎不可勝紀竊以今之所用
弗修前矩至如當世通儒冠時盛德見徵不過四門登庸不越九品以此取士
求之濟治譬猶卻行以及前之燕而向楚積習之不可者其所由來漸矣昔魯
興泮宮頌聲爰發鄭廢學校國風以譏將以納民軌物莫始於經禮育義育才
義光於篇什自兵亂以來垂將十載干戈日陳俎豆斯闕四海荒涼民物凋敝
名教頓虧風流殆盡世之陵夷可爲歎息陛下中興纂曆理運惟新方隅稍康
實惟文德但禮賢崇讓之科淈世未備還淳反樸之化起言斯歸夫先黃老而
退六經史遷終其成蠹貴玄虛而賤儒術應氏所以亢言臣雖不敏敢忘前載
且魏武在戎尙修學校宣尼確論造次必儒臣愚以爲宜重修國學廣延胄子
使函丈之教日聞釋奠之禮不闕幷詔天下郡國興立儒教考課之程咸依舊
典苟經明行修宜擢以不次抑斗筲喋喋之才進大雅汪汪之德博收鴻生以
光顯闡繁雄奇異共精得失使區寰之內競務仁義之風荒散之餘漸知禮樂
之用豈不美哉臣誠闇短敢慕前訓用稽古義上塵聽覽伏願陛下垂就日之
鑒齊非煙之化儻以臣言可採乞特施行廢帝善之出帝初拜中書令頃之轉
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永熙三年六月以深兼御史中尉東道軍司及出帝
入關深與樊子鵠等同逆於兗州子鵠署深爲齊州刺史於太山博縣商王村
結壘招引山齊之民天平二年正月大軍討破之於陳斬深
子肅武定末儀同開府東閤祭酒
楊機字顯略天水冀人祖伏恩郡功曹赫連屈丐時將家奔洛陽因以家焉機
少有志節爲士流所稱河南尹李平元暉並召署功曹暉尤委以郡事或譋暉
曰弗躬弗親庶人弗信何得委事於機高臥而已暉曰吾聞君子勞於求士逸
於任賢故前代有坐嘯之人主諾之守吾既委得其才何爲不可由是聲名更
著解褐奉朝請於時皇子國官多非其人詔選淸直之士機見舉爲京兆王愉
國中尉愉甚敬憚之遷給事中伏波將軍廷尉評延昌中行河陰縣事機當官
正色不避權勢明達政事斷獄以情甚有聲譽平東將軍荊州刺史楊大眼啓
爲其府長史熙平中爲涇州平西府長史尋授河陰令轉洛陽令京輦伏其威
風希有干犯凡訴訟者一經其前後皆識其名姓幷記事理世咸異之遷鎭軍
將軍司州治中轉別駕荊州擾叛兼尙書左丞南道行臺討之還除中散大夫
復爲別駕州牧高陽王雍事多委機出除淸河內史轉左將軍河北太守並有

能名建義初拜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兼廷尉卿又除安南將軍司州別駕未幾
行河南尹轉廷尉卿徙衛尉卿出除安西將軍華州刺史永熙中衛將軍右光
祿大夫尋除度支尚書機方直之心久而彌厲奉公正己爲時所稱家貧無馬
多乘小犢車時論許其清白與辛雄等並誅年五十九

子毗羅解褐開府參軍事卒於鎮遠將軍

機兄順字元信梁郡太守

順子僧靜武定中太中大夫

機兄子虬少有公幹頻爲司州記室戶曹從事早卒

高崇字積善勃海蓨人四世祖撫晉永嘉中與兄顧避難奔於高麗父潛顯祖
初歸國賜爵開陽男居遼東詔以沮渠牧犍女賜潛爲妻封武威公主拜駙馬
都尉加寧遠將軍卒崇少聰敏以端謹見稱徵爲中散稍遷尚書三公郎家資
富厚僮僕千餘而崇志尚儉素車馬器服充事而已自修潔與物無競初崇舅
氏坐事誅公主痛本生絕胤遂以崇繼牧犍後改姓沮渠景明中啓復本姓襲
爵遷領軍長史伏波將軍洛陽令爲政清斷吏民畏其威風每有發擿不避彊
禦縣內肅然朝廷方有遷授會病卒年三十七贈漁陽太守永安二年復贈征
虜將軍滄州刺史謚曰成初崇謂友人曰仲尼四科德行爲首人能立身約己
不忘典訓斯亦足矣故吾諸子闕

子謙之字道讓少事後母李以孝聞李亦撫育過於己生人莫能辨其兄弟所
出同異論者兩重之及長屏絕人事專意經史天文算曆圖緯之書多所該涉
日誦數千言好文章留意老易襲爵釋褐奉朝請加宣威將軍轉奉車都尉廷
尉丞正光中尚書左丞元孚慰勞蠕蠕反被拘留及蠕蠕大掠而還置孚歸國
事下廷尉卿及監以下謂孚無坐惟謙之以孚辱命闕 以流罪尚書同卿執詔
可謙之之奏孝昌初行河陰縣令先是有人囊盛瓦礫指作錢物詐市人馬因逃
去詔令追捕必得以聞謙之乃僞枷一囚立於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今欲
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議者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復憂矣執送按問具伏
盜馬徒黨悉獲并出前後盜竊之處資貨甚多遠年失物之家各來得其本物

具以狀奏尋詔除寧遠將軍正河陰令在縣二年損益治體多爲故事弟道穆
爲御史在公亦有能名世美其父子兄弟並著當官之稱舊制二縣令得面陳
得失時佞幸之輩惡其有所發聞遂共奏罷謙之乃上疏曰臣以無庸謬宰神
邑實思奉法不撓稱是官方酬朝廷無貲之恩盡人臣守器之節但豪家支屬
戚里親媾縲紲所及舉目多是皆有盜憎之色咸起怨上之心縣令輕弱何能
克濟先帝昔發明詔得使面陳所懷臣亡父先臣崇之爲洛陽令常得入奏是
非所以朝貴斂手無敢干政近日以來此制遂寢致使神宰威輕下情不達今
二聖遠遵堯舜憲章高祖愚臣望策其駑蹇少立功名乞新舊典更明往制庶
姦豪知禁頗自屏心詔曰此啓深會朕意付外量聞謙之又上疏曰臣聞夏德
中微少康成克復之主周道將廢宣王立中興之功則知國無常安世無恆亂
唯在明主所以變之有方化之有道耳自正光已來邊城屢擾命將出師相繼
於路軍費戎資委輸不絕至如弓格賞募咸有出身槊刺斬首又蒙階級故四
方壯士願征者多各各爲己公私兩利若使軍帥必得其人賞勳不失其實則
何賊不平何征不捷也諸守帥或非其才多遣親者妄稱入募別倩他人引弓
格虛受征官身不赴陳惟遣奴客充數而已對寇臨敵曾不彎弓則是王爵虛
加征夫多闕賊虜何可殄除忠貞何以勸誡也且近習侍臣戚屬朝士請託官
曹擅作威福如有清貞奉法不爲回者咸共譖毀橫受罪罰在朝顧望誰肯申
聞蔽上擁下虧風壞政使讒諂甘心忠讜息義況且頻年以來多有徵發民不
堪命動致流離苟保妻子競逃王役不復顧其桑井憚比刑書正由還有必困
之理歸無自安之路若聽歸其本業徭役微甄則還者必衆墾田增闢數年之
後大獲課民今不務以理還之但欲嚴符切勒恐數年之後走者更多安業無
幾故有國有家者不患民不我歸唯患政之不立不恃敵不我攻唯恃吾不可
侮此乃千載共遵百王一致且琴瑟不韻知音改弦更張騑驂未調善御執轡
成組諺云迷而知反得道不遠此言雖小可以諭大陛下一日萬機事難周覽
元凱結舌莫肯明言臣雖庸短世受榮祿竊慕前賢匪躬之義不避斧鉞之誅
以希一言之益伏願少垂覽察略加推採使朝章重舉軍威更振海內起惟新

之歌天下見復禹之績則臣奏之後笑入下泉靈太后得其疏以責左右近侍
諸寵要者由是疾之乃啓太后云謙之有學藝宜在國學以訓胄子詔從之除
國子博士謙之與袁翻常景酈道元温子昇之徒咸申款舊好於贍恤言諾無
虧居家僮隸對其兒不撻其父母生三子便免其一世無髡黥奴婢常稱俱稟
人體如何殘害以父舅氏沮渠蒙遜曾據涼土國書漏闕謙之乃修涼書十卷
行於世涼國盛事佛道爲論貶之因稱佛是九流之一家當世名士競以佛理
來難謙之還以佛義對之竟不能屈以時所行曆多未盡善乃更改元修撰爲
一家之法雖未行於世識者歎其多能於時朝議鑄錢以謙之爲鑄錢都將長
史乃上表求鑄三銖錢曰蓋錢貨之立本以通有無便交易故錢之輕重世代
不同太公爲周置九府圜法至景王時更鑄大錢秦兼海內錢重半兩漢興以
秦錢重改鑄榆莢錢至文帝五年復爲四銖孝武時悉復銷壞更鑄三銖至元
狩中變爲五銖又造赤仄之錢以一當五王莽攝政錢有六等大錢重十二銖
次九銖次七銖次五銖次三銖次一銖魏文帝罷五銖錢至明帝復立孫權江
左鑄大錢一當五百權赤烏年復鑄大錢一當千輕重大小莫不隨時而變竊
以食貨之要八政爲首聚財之貴詒訓典文是以昔之帝王乘天地之饒御海
內之富莫不腐紅粟於太倉藏朽貫於泉府儲畜既盈民無困敝可以寧謐四
極如身使臂者矣昔漢之孝武地廣財豐外事四戎遂虛國用於是草萊之臣
出財助國興利之計納稅廟堂市列榷酒之官邑有告緡之令鹽鐵既興錢幣
屢改少府遂豐上林饒積外闢百蠻內不增賦者皆計利之由也今羣妖未息
四郊多壘徵稅既煩千金日費資儲漸耗財用將竭誠楊氏獻稅之秋桑兒言
利之日夫以西京之盛錢猶屢改並行小大子母相權況今寇難未除州郡淪
敗民物凋零軍國用少別鑄小錢可以富益何損於政何妨於人也且政興不
以錢大政衰不以錢小惟貴公私得所政化無虧既行之於古亦宜效之於今
矣昔禹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救民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民
之賣子者今百姓窮悴甚於曩日欽明之主豈得垂拱而觀之哉臣今此鑄以
濟交乏五銖之錢任使並用行之無損國得其益穆公之言於斯驗矣臣雖術

愧計然識非心算譬充錢官願觀其理苟有所益不得不言脫以爲疑求下公
卿博議如謂爲允即乞施行詔將從之事未就會卒初謙之弟道穆正光中爲
御史糾相州刺史李世哲事大相挫辱其家恆以爲憾至是世哲弟神軌爲靈
太后深所寵任直謙之家僮訴良神軌左右之入諷尚書判禁謙之於廷尉時
將赦神軌乃啓靈太后發詔於獄賜死時年四十二朝士莫不哀之所著文章
百餘篇別有集錄永安中贈征虜將軍營州刺史諡曰康又除一子出身以明
冤屈謙之妻中山張氏明識婦人也教勸諸子從師受業常誡之曰自我爲汝
家婦未見汝父一日不讀書汝等宜各修勤勿替先業

謙之長子子儒字孝禮元顥入洛其叔道穆從駕北巡子儒後踰河至行宮莊
帝見之具訪洛中事意子儒備陳元顥敗在旦夕帝謂道穆曰卿初來日何故
不與子儒俱行對曰臣家百口在洛須其經營且欲其今日之來知京師後事
帝曰子儒非直合卿本懷亦大慰朕意仍授祕書郎中轉通直郎後除安東將
軍光祿大夫司徒中兵參軍兼祭酒襲爵興和初除兼殿中侍御史時四方多
有流民子儒爲梁州北豫西兗三州檢戶使所獲甚多後以公事去官武定六
年卒時年四十一

子儒弟緒字叔宗明悟好學謙之常謂人曰興吾門者當是此兒及長涉獵書
傳好文藻司空行參軍轉長流參軍除鎮遠將軍冀州儀同府中兵參軍爲府
主封隆之所賞隆之行梁州濟州引自隨恆令總攝數郡武定三年卒年三十
二

緒弟孝貞武定中司徒士曹參軍

孝貞弟孝幹司空東閤祭酒

謙之弟恭之字道穆以字行於世學涉經史非名流儁士不與交結幼孤事兄如
父母每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貴於見知當使夕脫羊裘朝佩珠玉者若時不
我知便須退迹江海自求其志御史中尉元匡高選御史道穆奏記於匡曰道
穆生自蓬檐長於陋巷頗獵羣書無純碩之德倘好章繇乏彫掞之工雖欲廁
影髦徒班名俊伍其可得哉然凝明獨斷之主雄才不世之君無藉朽株之實

求人屠釣之下不率闇投之韻取士商歌之中是以聞英風而慷慨望雲路而低徊者天下皆是也若得身隸繡衣名充直指雖謝周生騎上之敏實有茅氏就鑊之心匡大喜曰吾久知其人適欲召之遂引爲御史其所糾擿不避權豪臺中事物多爲匡所顧問道穆曾進說於匡曰古人有言罰一人當取千萬人懼豺狼當道不問狐狸明公荷國重寄宜使天下知法匡深然之正光中出使相州刺史李世哲卽尚書令崇之子貴盛一時多有非法逼買民宅廣興屋宇皆置鴟尾又於馬埒堠上爲木人執節道穆繩糾悉毀去之幷發其贓貨具以表聞又尒朱榮討蠕蠕道穆監其軍事榮甚憚之還除奉朝請俄除太尉鎧曹參軍蕭寶夤西征以道穆爲行臺郎中軍機之事多以委之大都督崔延伯敗後賊勢轉彊屢請益兵朝廷不許寶夤謂道穆曰非卿一行兵無益理遂令乘傳赴洛靈太后親問賊勢道穆具以狀對太后怒曰比來使人皆言賊弱卿何獨云其彊也道穆曰前使不實者當是冀陛下恩顏望霑爵賞臣旣忝使人不敢虛妄願令近臣觀檢足知虛實事訖當反遇病不行後屬兄謙之被害情不自安遂託身於莊帝帝時爲侍中特相欽重引居第中深相保護俄而帝以兄事見出道穆懼禍乃攜家趣濟陰變易姓名往來於東平畢氏以避時難莊帝卽位徵爲尚書三公郎中加寧朔將軍尋兼吏部郎中與薛曇尚書使晉陽授尒朱榮職賜爵龍城侯九月除太尉長史領中書舍人遭母憂去職帝令中書舍人溫子昇就宅弔慰詔攝本任表辭不許三年加前軍將軍及元顥逼虎牢城或勸帝赴關西者帝以問道穆道穆對曰關中今日殘荒何由可往臣謂元顥兵衆不多乘虛深入者由國家將帥征捍不得其人耳陛下若親率宿衛高募重賞背城一戰臣等竭其股肱之力破顥孤軍必不疑矣如恐成敗難測非萬乘所履便宜車駕北渡循河東下徵大將軍天穆合於滎陽向虎牢別徵尒朱王軍令赴河內以掎角之旬月之間何往不剋臣竊謂萬全之計不過於此帝曰高舍人語是其夜到河內郡北未有城守可依帝命道穆秉燭作詔書數十紙布告遠近於是四方知乘輿所在除中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安喜縣開國公食邑千戶於時尒朱榮欲回師待秋道穆謂榮曰元顥以蕞爾輕兵奄據京洛使乘輿飄露人神憤憤主憂臣辱良在於今大王擁百萬之衆輔天子而令諸侯自可分兵河畔縛筏造船處處遣渡徑擒羣賊復主宮闕此桓文之舉也且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今若還師令顥重完守具徵兵天下所謂養虺成蛇悔無及矣榮深然之曰楊黃門侃已陳此計當更議決耳及莊帝反政因宴次謂尒朱榮曰前若不用高黃門計則社稷不安可爲朕勸其酒令醉榮對曰臣本北征蠕蠕高黃門與臣作監軍臨事能決實可任用除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兼御史中尉尋卽眞仍兼黃門道穆外秉直繩內參機密凡是益國利民之事必以奏聞諫諍極言無所顧憚選用御史皆當世名輩李希宗李繪陽休之陽斐封君義邢子明蘇淑宋世良等四十人於時用錢稍薄道穆表曰四民之業錢貨爲本救弊改鑄王政所先自頃以私鑄薄濫官司糾繩掛網非一在市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餘二百旣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罹罪者雖多姦鑄者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沉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之愆彼復何罪昔漢文帝以五分錢小故鑄四銖至武帝復改三銖爲半兩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輕也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銅價至賤五十有餘其中人功食料錫炭鉛沙縱復私營不能自潤直置無利自應息心況復嚴刑廣設也以臣測之必當錢貨永通公私獲允後遂用楊侃計鑄永安五銖錢僕射尒朱世隆當朝權盛因內見衣冠失儀道穆便卽彈糾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深以爲恨泣以訴帝帝謂公主曰高中尉清直之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私恨責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犯極以爲愧道穆免冠謝曰臣蒙陛下恩守陛下法不敢獨於公主虧朝廷典章以此負陛下帝曰朕以愧卿卿反謝朕尋勑監儀注又詔曰秘書圖籍所在內典（闕一字）書又加繕寫緗素委積蓋有年載出內繁蕪多致零落可令御史中尉兼給事黃門侍郎道穆總集帳目幷牒儒學之士編比次第道穆又上疏曰臣聞舜命皋陶姦宄是詰禹泣辜人堯心爲念所以舉直錯枉事切叢實明德愼罰議存先典高祖太和之初置廷尉

司直論刑辟是非雖事非古始交濟時要所謂禮樂互興不相沿襲者矣臣以無庸忝當今任所思報效未忘寢興但識謝知今業慚稽古未能進一言以利國況一策以輿邦索米長安豈不知恥至於職司其憂猶望僶俛竊見御史出使悉受風聞雖時獲罪人亦不無枉濫何者得堯之罰不能不怨守令為政容有愛憎姦猾之徒恆思報惡多有妄造無名共相誣謗御史一經檢究恥於不成杖木之下以虛為實無罪不能自雪者豈可勝道哉臣雖愚短守不假器繡衣所指冀以清肅若仍踵前失或傷善人則尸祿之責無所逃罪所以夙夜為憂思有悛革如臣鄙見請依太和故事還置司直十人名隸廷尉秩以五品選歷官有稱心平性正者為之御史若出糾劾即移廷尉令知人數廷尉遣司直與御史俱發所到州郡分居別館御史檢了移付司直覆問事訖與御史俱還中尉彈聞廷尉科按一如舊式庶使獄成罪定無復稽寬為惡取敗不得稱枉若御史司直糾劾失實悉依所斷獄罪之聽以所檢迭相糾發如二使阿曲有不盡理聽罪家詣門下通訴別加按檢如此則肺石之傍怨訟可息叢棘之下受罪吞聲者矣詔從之復置司直及尒朱榮之死也帝召道穆付赦書令宣於外因謂之曰自今日後當得精選御史矣先是榮等常欲以其親黨為御史故有此詔及尒朱世隆等率其部類戰於大夏門北道穆受詔督戰又贊成太府卿李苗斷橋之計世隆等於是北遁加衛將軍假車騎將軍大都督兼尚書右僕射南道大行臺又除車騎將軍餘官如故時雖外託征討而帝恐北軍不利欲為南巡之計未發會尒朱兆入洛道穆慮禍及己託病去官世隆以道穆忠於前朝遂害之時年四十二泰昌中贈使持節都督雍秦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

子士鏶襲爵為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據入關

道穆弟謹之繼沮渠氏後卒於滄州平東府主簿年三十五贈通直郎無子

謹之弟慎之字遵密好學有諸兄風年二十三卒無子以兄謙之第二子緒繼焉

史臣曰宋飜剛斷自立猛而斷務辛雄以吏能歷職任著效官羊深以才幹從事著迹可紀楊機清斷在公高崇明濟為用謙之兄弟咸政事之敏飾學有聞列于朝廷豈徒然也深失之晚節至于顛覆惜乎

魏書卷七十七

魏書卷七十七考證

羊深傳羊深字文淵太山平陽人梁州刺史祉第二子也○臣人龍按北史羊祉傳祉太山鉅平人本書地形志泰山郡有鉅平若平陽則屬高平郡又有陽平則屬魯郡當以鉅平爲是

魏書卷七十七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六十六

孫紹 張普惠

孫紹字世慶昌黎人世仕慕容氏祖志入國卒於濟陽太守父協字文和上黨太守紹少好學通涉經史頗有文才陰陽術數多所貫涉初爲校書郎稍遷給事中自長兼羽林監爲門下錄事朝廷大事好言得失遂爲世知曾著釋典論雖不具美時有可存與常景等共修律令延昌中紹表曰臣聞建國有計雖危必安施化能和雖寡必盛治乖人理雖合必離作用失機雖成必敗此乃古今同然百王之定法也伏惟大魏應天明命兆啓無窮累世後仁祚隆七百今二號京門了無嚴防南北二中復闕固守長安鄴城股肱之寄穰城上黨腹背所憑四軍五校之軌領護分事之式徵兵儲粟之要舟車水陸之資山河要害之權緩急去來之用持平赴救之方節用應時之法特宜修置以固堂堂之基持盈之體何得而忽居安之辰故應危懼矣且法開清濁而清濁不平申滯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懷怨中正賣望於下里主案舞筆於上臺真僞混淆知而不糾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門齊身等而涇渭奄殊類應同役而苦樂懸異士人居職不以爲榮兵士役苦心不忘亂故有競棄本生飄藏他土或詭名託養散在人間或亡命山藪漁獵爲命或投仗彊豪寄命衣食又應遷之戶逐樂諸州應留之徒避寒歸暖兼職人子弟隨逐浮遊南北東西卜居莫定關禁不修任意取適如此之徒不可勝數爪牙不復爲用百工爭棄其業混一之計事實闕如考課之方實辦無日流浪之徒決須精校今彊敵窺時邊黎伺隙內民不平久戍懷怨戰國之勢竊謂危矣必造禍源者北邊鎮戍之人也若夫一統之年持平用之者大道之計也亂離之期縱橫作之者行權之勢也故道不可久須文質以換情權不可恆隨洿隆以牧物文質應世道形自安洿隆獲衷權勢亦濟然則王者計法之趣化物之規圓方務得其境人物不失其地又先帝時律令並議律尋施行令獨不出十餘年矣臣以令之爲體卽帝王之身也分處百揆之儀安置九服之節經緯三才之倫包羅六卿之職措置風化之門作用賞罰之要乃是有爲之樞機世法之大本也然修令之人亦皆博古依古撰置大體可觀比之前令精麤有在但主議之家太用古制若令依古高祖之法復須昇降誰敢措意有是非哉以是爭故久廢不理然律令相須不可偏用今律班令止於事甚滯若令不班是無典法臣下執事何依而行臣等修律非無勤止署下之日臣乃無名是謂農夫盡力他食其秋功名之所實懷於悒未幾出除濟陰太守還歷司徒功曹參軍步兵長水校尉正光初兼中書侍郎使高麗還爲鎮遠將軍右軍將軍久之爲徐兗和糴使還朝大陳軍國利害不報紹又表曰臣聞文質互用治道以之緝熙洿隆得時人物以之通濟故能事恢三靈仁洽九服伏惟陛下應靈踐阼沖明照物宰輔忠純伊霍均美旣致昇平之基應成無爲之業而漢北叛命隴右構逆中州驚擾民庶竊議其故何哉皆由上法不通下情怨塞故也臣雖愚短具鑒始末往在代都武質而治安中京以來文華而政亂故臣昔於太和極陳得失具論四方華夷心態高祖垂納文應可尋延昌正光奏疏頻上主者收錄不蒙報問卽日事勢乃至於此蠢微臣豫陳之驗今東南有竊號之豎西北有逆命之寇豈得怨天實尤人矣臣今不憂荒外正慮中畿急須改張以寧其意若仍持疑變亂尋作肘腋一乖大事去矣然臣奉國四世欣戚是同但職在冗散不關樞密寧濟之計欲陳無所可謂經緯甚多無機可織夫天下者大器也一正難傾一傾難正當今之危驟足之急臣衛肉食痛心無已泣血上陳願垂採察若得言參執事獻可替否殄逆撥亂社稷稱慶雖死如生犬馬情畢紹性抗直每上封事常至懇切不憚犯忤但天性疏脫言乍高下時人輕之不見採納紹兄世元早卒世元善彈箏紹後聞箏聲便涕泗嗚咽捨之而去世以此尚之除驍騎將軍使吐谷渾還爲太府少卿曾因朝見靈太后謂曰卿年稍老矣紹曰臣年雖老臣節乃少太后笑之遷右將軍太中大夫紹曾與百寮赴朝東掖未開守門候旦紹於衆中引吏部郎中辛雄於衆外竊謂之曰此中諸人尋當死盡唯吾與卿猶享富貴雄甚駭愕不測所以未幾有河陰之難紹善推祿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建義初除衛

尉少卿將軍如故轉金紫光祿大夫丞安中拜太府卿以前參議正光壬子曆
賜爵新昌子太昌初遷左衛將軍右光祿大夫永熙二年卒時年六十九贈都
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冀州刺史諡曰宣
子伯元襲齊受禪例降
伯元弟叔利右將軍太中大夫
紹從父弟瑜濟州長史
瑜弟彝字鳳倫太和中舉秀才稍遷步兵校尉卒於武邑太守贈征虜將軍營
州刺史
子伯融出繼瑜後武定末闕二字太守
伯融嫡弟子寬開府田曹參軍
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九門人身長八尺容貌魁偉父曄為齊州中水縣令隨父
之縣受業齊土專心墳典剋厲不息及還鄉里就程玄講習精於三禮兼善春
秋百家之說多所窺覽諸儒稱之太和十九年為主書帶制局監與劉桃符石
榮劉道斌同員共直頗為高祖所知轉尚書都令史任城王澄重其學業為其
聲價僕射李沖曾至澄處見普惠言論亦善之世宗初轉積射將軍澄為安西
將軍雍州刺史啓普惠為府錄事參軍尋行馮翊郡事澄功衰在身欲於七月
七日集會文武北園馬射普惠奏記於澄曰竊聞三殺九親別疎昵之敘五服
六術等衰麻之心皆因事飾情不易之道者也然則莫大之痛深於終身之外
書艱之哀除於喪紀之內外者不可無節故斷之以三年內者不可遂除故敎
之以日月禮大練之日鼓素琴蓋推以即吉也小功以上非虞祔練除不沐浴
此拘之以制也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
於人祭既不與疑無宴食之道又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子曰脫衰
與奠非禮也注云為其忘哀疾惡謂除喪之始不與饋奠小功之內其可觀射
乎雜記云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黨也不食食猶擇人於
射為戒伏見明教立射會之限將以二七令辰集城中文武肄武藝於北園行
揖讓於中舍時非大閱之秋景涉妨農之節國家縞禮甫除殿下功衰仍襲釋

而為樂以訓百姓便是易先王之典教忘衰戚之情恐非所以昭令德視子孫
者也按射儀射者以禮樂為本忘而從事不可謂禮鐘鼓弗設不可謂樂捨此
二者何用射為又七日之戲令制無之班勞所施慮違事體庫府空虛宜待新
調二三之趣停之為便乞至九月備飾盡行然後奏貍首之章宣矍相之令舉
軒懸建雲鉦神民忻暢於斯時也伏惟慈明遠被萬民是望舉動所書發言唯
則願更廣訪賜垂曲採昭其管見之心恕其讜言之責則芻蕘無遺歌輿人有
獻誦矣澄意納其言託辭自罷乃答曰文武之道自昔成規明恥教戰振古常
軌令雖非公制而此州承前已有斯式既不勞民損公任其私射復何失也且
纂文習武人之常藝豈可於常藝之間要須令制乎比適欲依前州府相率王
務之暇肄藝良辰亦未言費用庫物也禮兄弟內除明哀已殺小功客至主不
絕樂聽樂則可觀武豈傷直自事緣須罷先以令停方獲此請深具來意澄轉
揚州啓普惠以羽林監領鎮南大將軍開府主簿尋加威遠將軍普惠既為澄
所知歷佐二藩甚有聲譽旋京之日裝束藍縷澄賚絹二十匹以充行資還朝
仍羽林監又澄遭太妃憂臣寮為立碑頌題碑欲云康王元妃之碑澄訪於普
惠答曰謹尋朝典但有王妃而無元字魯夫人孟子稱元妃者欲下與繼室聲
子相對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更無聲子仲子之嫌竊謂不假元字以別名位
且以氏配姓愚以為在生之稱故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齊既葬以諡配姓故經
書葬我小君文姜氏又曰來歸夫人成風之襚皆以諡配姓古者婦人從夫諡
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褒錫乃萬代之高事豈容於定名之重而不稱
烈懿乎澄從之及王師大舉重征鍾離普惠為安樂王詮別將長史班師除揚
烈將軍相州安北府司馬還步兵校尉後以本官領河南尹丞世宗崩坐與甄
楷等飲酒遊從免官驃騎將軍刁整家有舊訓將營儉葬普惠以為矯時太甚
與整書論之事在刁雍傳故事免官者三載之後降一階而敘若才優擢授不
拘此限熙平中吏部尚書李韶奏普惠有文學依才優之例宜特顯敘敕除寧
遠將軍司空倉曹參軍朝議以不降階為榮時任城王澄為司空表議書記多
出普惠廣陵王恭北海王顥疑為所生祖母服朞與三年博士執意不同詔羣

寮會議普惠議曰謹按二王祖母皆受命先朝為二國太妃可謂受命於天子
為始封之母矣喪服慈母如母在三年章傳曰貴父命也鄭注云大夫之妾子
父在為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為母朞父卒則皆得申此大夫命其妾子以為母
所慈猶曰貴父命為之三年況天子命其子為列國王命其所生母為國太妃
反自同公子為母練冠之與大功乎輕重顛倒不可之甚者也傳曰始封之君
不臣諸父昆弟則當服其親服若魯衛列國相為服朞判無疑矣何以明之喪
服君為姑姊妹女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
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然則兄弟一體位列諸侯自以尊同得相
為服不可還準公子遠厭天王故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
厭降名例不同何可亂也禮大夫之妾子以父命慈己申其三年太妃既受命
先帝光昭一國二王胙土茅社顯錫大邦舍尊同之高據附不禰之公子雖許
蔡失位亦不是過服問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公子雖厭妻尙獲
申況廣陵北海論封則封君之子語妃則命妃之孫承妃纂重遠別先皇更以
先后之正統厭其所生之祖嫡方之皇姑不以遠乎今既許其申服而復限之
以朞比之慈母不亦爽歟經曰為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長子傳曰何以朞父母
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今祖乃獻文皇帝諸侯不得
祖之母為太妃蓋二王三年之證議者近背正經以附非類差之毫毛所失或
遠且天子尊則配天莫非臣妾何為命之為國母而不聽子服其親乎記曰從
服者所從亡則已又曰不為君母之黨服則為其母之黨服今所從既亡不以
親服服其所生則屬從之服於何所施若以諸王入為公卿便同大夫者則當
今之議皆不須以國為言也今之諸王自同列國雖不之國別置臣寮玉食一
方不得以諸侯言之敢據周禮輒同三年當時議者亦有同異國子博士李郁
於議罷之後書難普惠普惠據禮還答鄭重三返郁議遂屈轉諫議大夫澄謂
普惠曰不喜君得諫議唯喜諫議得君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太
上秦公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詣闕上疏陳其不可左右畏懼莫敢為
通會閣胡家穿壙下墳有磐石乃密表曰臣聞優名寶位王者之所光錫尊君

愛親臣子所以慎終必使勳績相侔號秩相可然後能顯揚當時傳徽萬代者
矣竊見故侍中司徒胡公懷道含靈實誕聖后載育至尊母儀四海近樞克惟
允之寄居槐體論道之明故以功餘九錫褒假變霸深聖上之加隆極慈后之
至愛寵章天下不亦可乎而太上之號竊謂未衷何者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
矣故曰大哉乾元又曰至哉坤元明乾坤不可並大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
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明君臣不可並上伏見詔書以司徒為太上秦公夫人
為太上秦君夫人蒙號於前司徒繫之於後尊光之美盛矣竊惟高祖受禪於
獻文皇帝故仰尊為太上皇此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敕下蓋取
三從之道遠同文母列於十亂則司徒之為太上恐乖繫敕之意春秋傳曰葬
稱公臣子辭明不可復加上也書曰茲予大饗于先王爾祖其從與饗之司徒
位尊屬重必當配饗先朝稱太上以為臣以事太上皇恐非司徒翼翼之心漢
祖創有天下尊父曰太上皇母曰昭靈后乃帝者之事晉有小子侯僭曰僭之
於天子司徒三公也其可同號於帝乎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言
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
所措手足易曰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天道虧
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又曰困於上
者必反於下故受之以井比剋吉定兆而以淺改卜羣心悲惋亦或天地神靈
所以垂至戒啓聖情伏願聖后回日月之明察微臣之請停司徒逼同之號從
卑下不踰之稱畏困上之鑒邀謙光之福則天下幸甚臣聞晃災修德災變成
善此太戊所以興殷桑穀以之自滅況今卜還方始當修事之會愚以為無上
之名不可假之脫譏於千載恐貽不言之咎且君之於臣比葬三臨之禮也司
徒誠為后父實人臣也雖子尊不加於父乃天下母以義斷恩不可遂在室之
意故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況乃應坤之載承天之重而朔望於司徒之殯
晨昏於郊墓之間雖聖恩蒸蒸其不虞宜戒離宸極之嚴居疲雲蹕於道路此
亦億兆蒼生瞻仰失圖伏願尋載馳之不歸存靜方之光大則草木可繁人靈
斯穆臣職忝諫司敢獻狂瞽謹冒上聞不敢宣露乞垂省覽昭臣微款脫得奉

謁聖顏曲盡悫衷者死且不朽太后覽表親至國珍宅召集王公八座卿尹及五品已上博議其事遣使召普惠與相問答又令侍中元乂中常侍賈璨監觀得失任城王澄問普惠曰漢高作帝尊父爲太上皇今聖母臨朝贈父太上公求之故實非爲無準且君舉作則何必循舊對曰天子稱詔太后稱令故周臣十亂文母預焉仰思所難竊謂非匹澄曰前代太后亦有稱詔聖母自欲存謙光之義故不稱耳何得以詔令之別而廢嚴父之孝對曰后父太上自昔未有前代母后豈不欲尊崇其親王何以不遠謨古義而近順今旨未審太后何故謙於稱詔而不謙於太上竊願聖后終其謙光太傅清河王懌曰昔在晉諸氏臨朝殷浩遺褚裒書曰足下今之太上皇也既太上公而致疑對曰褚裒以女輔政辭不入朝淵源譏其不恭故有太上之刺本稱其非不記其是不謂殷下以此賜難侍中崔光曰張生表中引晉有小子侯出自鄭注非爲正經對曰雖非正經之文然述正經之旨公好古習禮復固斯難御史中尉元匡因謂崔光曰張表云晉之小子侯以號同稱僭今者太上公名同太上皇比晉小子義似相類但不舉不敢辨其是非普惠對曰中丞既疑其是不正其非豈所望於三獨尚書崔亮曰諫議所見正以太上之號不應施於人臣然周有太公尚父亦兼二名人臣尊重之稱固知非始今日普惠對曰尚父者有德可稱太上者上中之上名同義異此亦非並亮又曰古有文王武王亦有文子武子然則太上皇太上公亦何嫌于同也普惠對曰文武者德行之迹故迹同則謚同太上者尊極之位豈得通施於臣下廷尉少卿袁飜曰周官上公九命上大夫四命命數雖殊同名爲上何必上者皆是極尊普惠應聲詶飜曰禮有下卿上士何止大夫與公但今所行以太加上二名雙舉不得非極雖鼎小藝儀或相許至於此處豈卿所及飜甚有慚色默不復言任城王澄曰諫諍之體各言所見至於用捨固在應時卿向答袁氏辭何太厲普惠對曰所言若是宜見採用所言若非懼有罪及是非須辨非爲苟競澄曰朝廷方開不諱之門以廣忠言之路卿今意在向義何云乃慮罪罰議者咸以太后當朝志相黨順遂奏曰張普惠辭雖不屈然非臣等所同渙汗已流請依前詔太后復遣元乂賈璨宣令謂普惠曰朕向召卿與羣臣對議往復既終皆不同卿表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羣公已有成議卿不得苦奪朕懷後有所見勿得難言普惠於是拜令辭還初普惠被召傳詔馳驛騶馬來甚迅速佇立催去普惠諸子憂怖涕泣普惠謂曰我當休明之朝掌諫議之職若不言所難言諫所難諫便是唯唯竊官尸祿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復何恨然朝廷有道汝輩勿憂及議罷旨勞還宅親故賀其幸甚時中山莊弼遺書普惠曰明侯淵儒碩學身負大才秉此公方來居諫職謇謇如也諤諤如也一昨承胡司徒等當面折庭諍雖問難鋒至而應對響出宋城之帶始繁魯門之析裁警終使羣后逡巡庶寮拱默難不見用於一時固已傳美於百代聞風快然敬裁此白普惠美其此書每爲口實普惠以天下民調幅度長廣尚書計奏復徵綿麻恐其勞民不堪命上疏曰伏聞尚書奏復綿麻之調尊先皇之軌夙宵惟度忻戰交集何者聞復高祖舊典所以忻惟新俱可復而不復所以戰違法仰惟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稱所以愛萬姓從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云幅度之間億兆應有綿麻之利故絹上稅綿八兩布上稅麻十五斤萬姓得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稱荷輕賦之饒不適於綿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職奔走以役其勤天子信於上億兆樂於下故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此之謂也自茲以降漸漸長闊百姓嗟怨聞於朝野伏惟皇太后未臨朝之前陛下居諒闇之日宰輔不尋其本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其幅廣度長秤重斗大革其所弊存其可存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悅天下之心此所謂悅之不以道愚臣所以未悅者也尚書既知國少綿麻不惟法度之〔闕字〕易民言之可長便欲去天下之大信棄已行之成詔追前之非遂後之失奏求還復綿麻以充國用不思庫中大有綿麻而羣官共竊之愚臣以爲於理未盡何者今宮人請調度造衣物必度忖秤量絹布疋有尺丈之盈一猶不計其廣絲綿斤兼百銖之剩未聞依律罪州郡若一疋之濫一斤之惡則鞭戶主連三長此所以教民以貪者也今百官請俸人樂長闊并欲厚重無復準極得長闊厚重者便云其州能調絹布精闊且長橫發美譽以亂視聽不聞嫌長惡廣求計還官者此百司所以仰負聖明也今若必復綿麻者謂宜先令四

海知其所由明立嚴禁復本幅度新綿麻之典依太和之稅其在庫絹布幷及絲綿不依典制者請遣一尙書與太府卿左右藏令依今官度官秤計其斤兩廣長折給請俸之人總常俸之數千俸所出以布綿麻亦應其一歲之用使天下知二聖之心愛民惜法如此則高祖之軌中興於神龜明明慈信照布於無窮則孰不幸甚伏願亮臣悾悾之至下慰蒼生之心普惠又表乞朝直之日時聽奉見自此之後月一陛見又以肅宗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上疏曰臣聞明德卹祀成湯光六百之祚嚴父配天孔子稱周公其人也故能馨香上聞福傳遐世伏惟陛下重暉纂統欽明文思天地屬心百神佇望故宜敦崇祀禮咸秩無文而告朔朝廟不親於明堂嘗禘郊社多委於有司觀射遊苑躍馬騁中危而非典豈清蹕之意殖不思之冥業捐巨費於生民減祿削力近供無事之僧崇飾雲殿遠邀未然之報昧爽之臣稽首於外玄寂之衆遨遊於內愆禮忤時人靈未穆愚謂從朝夕之因求祇劫之果未若先萬國之忻心以事其親使天下和平災害不生者也伏願淑慎威儀萬邦作式躬致郊廟之虔親紆朔望之禮釋奠成均竭心千畝明發不寐潔誠禋禘孝悌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則一人有喜兆民賴之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化深故諸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岸可登量撤僧寺不急之華還復百官久折之秩已興之構務從簡成將來之造權令停息仍舊亦可何必改作庶節用愛人法俗俱賴臣學不經遠言多孟浪忝職其憂不敢默爾尋則勑付外議釋奠之禮時史官尅日蝕豫勑罷朝普惠以逆廢非禮上疏陳之又表論時政得失一曰審法度平斗尺闕租務輕賦役務省二曰聽輿言察怨訟先皇舊事有不便於政者請悉追改三曰進忠謇退不肖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四曰興滅國繼絕世勸親之胤所宜收敘書奏肅宗靈太后引普惠於宣光殿隨事難詰延對移時令曰寧有先皇之詔一一輒改普惠僶俛不言令曰卿似欲致諫故以左右有人不肯苦言朕爲卿屏左右卿其盡陳之對曰聖人之養庶物愛之如傷況今二聖纂承洪緒豈承夫子承父夫父之不可安然仍行豈先帝傳委之本意仰惟先帝行事或有司之謬或權時所行在後以爲不可者皆追而正之聖上忘先帝之自新不閤理之伸屈一皆抑之豈蒼生黎庶所仰望於聖德太后曰小小細務一一親勤更成煩擾普惠曰聖上之養庶物若慈母之養赤子今赤子幾臨危墜將赴水火以煩勞而不救豈赤子所望於慈母太后曰天下蒼生寧有如此苦事普惠曰天下之親戚莫重於太師彭城王然遂不免枉死微細之苦何可得無太后曰彭城之苦吾已封其三子何足復言普惠曰聖后封彭城之三子天下莫不忻至德知慈母之在上臣所以重陳者凡如此枉乞垂聖察太后曰卿云興滅國繼絕世滅國絕世竟復誰是普惠曰昔淮南逆終漢文封其四子蓋骨肉之不可棄親親故也竊見故太尉咸陽王冀州刺史京兆王乃皇子皇孫一德之虧自貽悔戾沉淪幽壤緬爲弗收豈是興滅繼絕之意乞收葬二王封其子孫愚臣之願太后曰卿言有理朕深識之當命公卿博議此事及任城王澄薨普惠以吏民之義又荷其恩待朔望奔赴至於釋除雖寒暑風雨無不必至初澄嘉賞普惠臨薨啟爲尙書右丞靈太后既深悼澄覽啟從之詔行之後尙書諸郎以普惠地寒不應便居管轄相與爲約並欲不放上省紛紜多日乃息正光二年詔遣楊鈞送蠕蠕主阿那瓌還國普惠謂遣之將貽後患上疏曰臣聞乾元以利貞爲大非義則不動皇王以博施爲功非類則不從故能始萬物而化天下者也伏惟陛下叡哲欽明道光虞舜八表宅心九服清晏蠕蠕相害於朔垂妖師扇亂於江外此乃封豕長蛇不識王度天將悔其罪所以奉皇魏故荼毒之辛苦之令知至道之可樂也宜安民以悅其志恭己以懷其心而先自勞擾艱難下民興師郊甸之內遠投荒塞之外救累世之勍敵可謂無名之師諺曰唯亂門之無過愚情未見其可當是邊將窺竊一時之功不思兵爲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者也夫白登之役漢祖親困之樊噲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以爲不可請斬之千載以爲美況今旱酷異常聖慈降膳乃以萬五千人使楊鈞爲將而欲定蠕蠕忤時而動其可濟乎阿那瓌投命皇朝撫之可也豈容困疲我兆民以資天喪之虜昔莊公納子糾以致乾時之敗魯僖以邾國而有懸胄之恥今蠕蠕時亂後主繼立雖云散亡奔虜難抑脫有井陘之虞楊鈞之肉其可食乎高車蠕蠕連兵積年饑饉相仍須其自斃小

亡大傷然後一舉而并之此卞氏之高略所以獲兩虎不可不圖之今土山告
難闕書相續盡亦無能爲也正與今舉相會天其或者欲以告戒人不欲使南
北兩疆並興大衆脫狂狡搆閙於其間而復事連中國何以寧之今宰輔專欲
好小名不圖安危大計此微臣所以寒心者也邢巒之不還負何信義此機之
際北師宜停臣言不及義文書所經過不敢不陳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二虜
自滅之形可以爲殷鑒伏願輯和萬國以靜四疆混一之期坐而自至矣臣愚
昧多違必無可採匹夫之智願以呈獻表奏詔答曰夫窮鳥歸人尚或興惻況
邢巒畢禍流離遠來依庇在情在國何容弗矜且納亡興喪有國大義皇魏堂
堂寧廢斯德後主亂亡似當非謬此送彼迎想無拒戰國義宜表朝筭已決鄭
深誠厚慮朕用嘉戢但此段機略不獲相從脫後不速勿憚匡言時蕭衍義州
刺史文僧明舉城歸順揚州刺史長孫稚遣別駕封壽入城固守衍將裴邃湛
僧率衆攻逼詔普惠爲持節東道行臺攝軍司赴援之軍始度淮而封壽已棄
城單馬而退軍罷還朝蕭衍第子西豐侯正德詐稱降款朝廷頗事當迎普惠
上疏請赴揚州移還蕭氏不從俄而正德果逃還涼州刺史石士基行臺元洪
超並贓貨被繩以普惠爲右將軍涼州刺史即爲西行臺以病辭免除光祿大
夫右丞如故先是仇池武興羣氐數反西垂郡戍租運久絕詔普惠以本官爲
持節西道行臺給秦岐涇華雍豳東秦七州兵武三萬人任其召發送南秦東
益二州兵租分付諸戍其所部將統聽於關西牧守之中隨機召遣軍資板印
之屬悉以自隨普惠至南秦停岐涇華雍豳東秦六州兵武召秦州兵武四千
人分配四統令送租兵連營接柵相繼而進運租車驢隨機輸轉別遣中散大
夫封答慰喻南秦員外常侍楊公熙宜勞東益氐民於時南秦氐豪吳富聚合
兇類所在邀劫公熙既至東益州刺史魏子建密與普惠書言公熙舊是蕃國
之胤而諸氐與相見者必有陰私言宜加圖防普惠乃符攝公熙令赴南秦公
熙果已密遣其從兄山虎與吳富同逆又妄自說鄉里紛動羣氐既云與崔南
秦有隙拒而不赴租運平稽吳富等果情事聲實公熙所潛遣也後吳富雖爲
左右所殺而後黨猶盛秦關所饋武都武階租頗得達東益羣氐先叛順故廣
業仇鳩河池三城累便得入其應入東益十萬石租皆稽留費盡升斗不至鎮
戍兵武遂致飢虛咸恨普惠經略不廣事訖普惠拜表挍劾公熙還朝賜絹布
一百段時詔訪冤屈普惠上疏曰詩稱文王孫子本枝百世易曰大君有命開
國承家皆所以明德睦親維城作翰漢祖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
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又申之以丹書之信重之以白馬之盟其以彊大分王罪
犯變邑者蓋有之矣未聞父基子搆世載忠貞一死一削用爲恆典者也故尚
書令臣肇未能遠稽古義近究成旨以初封之詔有親王二千戶始蕃一千戶
二蕃五百戶三蕃三百戶謂是親疎世減之法又以開國五等有所減之言以
爲世減之趣遂立格奏奪稱是高祖本意仍被旨可差謬之來亦已甚矣遂使
勳親懷屈幽顯同冤紛訟彌年莫之能息臣輒遠研旨格深窮其事世變減奪
今古無據又尋詔書稱昔未可采今始列璧[illegible]豈得混一內分久近也故樂良
樂安同蕃異封廣陽安豐屬別戶等安定之嫡邑齊親王河間咸近更從蕃食
是乃太和降旨初封之倫級勳親兼樹非世減之大驗者也博陵襲爵亦在太
和之年時不世減以父番全食足戶充本同之始封減從今式如此則減者減
其所足之外足者足其所減之內減足之旨乃爲所貢所食耳欲使諸王開國
弗事其民賦役之差貴賤有等蓋準擬周禮公侯伯子男貢稅之法王食其半
公食三分之一侯伯四分之一子男五分之一是以新興得足充本清淵更多
減戶故始封承襲俱稱所減謂減之以貢食謂食之於國斯實高祖霈然之詔
減實之理聖明自釋求之史帛猶有未盡時尚書臣琇疑減足之參差旨又判
之以開訓所減之旨可以不疑於世減矣而臣肇弗稽往事曰五等有所減之
格用爲世減之法以王封有親疎之等謂是代削之條妄解成旨雷同世奪以
此奉天下民其從乎故太傅任城文宣王臣澄樞弼累朝纖綱今古爲尚書之
日殷勤執請孜孜於靈議被旨不許於此遂停又律罪例減及先帝之緦麻令
給親恤止當世之有服律令相違威澤異品使七廟曾玄不治未恤嫡封則爵
祿無窮枝庶則屬內貶絕儀刑作孚億兆何觀夫一人吁嗟尚曰虧治今諸王
五等各稱其冤七廟之孫並訟其切陳訴之案盈於省曹朝言巷議咸云其苦

恐非先王所以建萬國親諸侯睦九族之義也臣猥忝今任於茲五年推尋旨
格謂無世減之理請近遵高祖減食之謨遠循百代象賢之誥退由九伐進從
九儀則刑罰有倫封不虛黜斯乃文王所以克慎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公侯
伯子男乎今旨訪冤滯愚以此為大者求尋光錫之詔幷諸條格所奪所請事
事窮審諸王開國非犯罪削奪者並求還復其昔會全食足戶充本減從令式
者從前則力多於親懿全奪則減足之格不行愚謂祿力並應依所(字闕)一之食
而食之若是則力少蕃王粟帛仍本戶邑雖盈之減兩秦既有全食足戶之異
故不得同於新封之力耳親疏所裒請依律斷伏惟親親尊賢位必功立尊賢
以司民可不慎乎親親以牧族其可棄乎如脫蒙允求以旨判為始其前來吏
秩忝年久不追臣又聞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咸有一德殷湯所以革夏故
能上令下從風動草偃畏之如雷霆敬之如明神是以天子家天下綏萬國若
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遷都之構庶方子來汎澤所沾降及陪皂寧有岳牧
二千石縣令丞尉治中別駕及諸軍幢受命於朝廷而可不預乎此之班駁雲
爾之不平謂是當時有司出納之未允何以明之仰尋世宗詔書百官普進一
級中有朝臣刺史登時褒授則內外貴賤莫不同澤又覆奏稱爰及陪皂明無
不逮自後人率其心紛綸盈庭嫌少誤感視聽限以汎前更為年斷六年三年
之考以意折之汎前汎後之歲隔而絕之遂使如綸之旨頓於一朝汎前六年
上第者全不得汎三年上第者裁半階而已汎前汎後合考者隔絕而不得無
考者無折而全汎前汎後有考無考並蒙全汎與否乖違勤舊彌屈差若毫釐
謬以千里其此之謂乎易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下可不慎歟言之不從無
以抑之遂奏奪牧守外祿全不與汎散官改為四年之考汎前者八年一階政
令不一冤訟惟甚與而復奪其本在茲致使邀駕擊鼓者無理以加其罪誹謗
公聽者無辭以抑其言嗟嗟所由生慢悖所由起夫琴瑟不調濟而更張善人
國之本也其可棄乎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堯典曰克明俊德呂刑曰何擇
非人周官曰官弗必備惟其人咎繇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詩云人之云
亡邦國殄悴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如此則官必
擇人汎則宜遵請遠遵正始元旨近準聖明二汎內外百官悉同一階不以汎
前折考不以散任增年則同雲共澍四海均洽如謂未可宜以權理折之易曰
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春秋傳曰一曰擇人如此則乃可無汎不可
無考守宰之汎既以追奪則百官之汎不應獨霑澤既收復誰敢怨夫三載
之考與於太和再周之陟通於景明開劇祿力自有加減陪臣以事省降而考
則三年朝官既祿等平曹更四周乃陟考祿參差各稱其枉且一日從軍征戍
苦於煩任終年事使決斷重於陪臣恆上若通為三載之考無汎隔折則各盈
其分亦足以近塞群口遠綏四方日昃求賢猶有所失況不遵擇人之訓唯以
停久而進乎自今已後考黜願以三宅革心選進願以三德居德書曰舉能其
官惟爾之能稱非其人惟爾弗任斯周道所以佑辟康民敢不敬守臣忝官樞
副毗察冤訟竊寐惟省謂宜追正愚固所陳萬無可採出除左將軍東豫州刺
史淮南九戍十三郡猶因蕭衍前弊別郡異縣之民錯雜居止普惠乃依次括
比省減郡縣上表陳狀詔許之宰守因此綰攝有方姦盜不起民以為便蕭衍
遣將胡廣來寇安陽軍主陳明祖等備白沙鹿城二戍衍又遣定州刺史田超
秀田僧達等寇陷石頭戍徑據安陂城郢州新塘之賊近在州西數十里普惠
前後命將拒戰並破之普惠不營財業好有進舉敎於故舊冀州人侯堅固少
時與其遊學早終其子長瑜普惠每於四時請祿無不減贍給其衣食及為豫
州啓長瑜解褐攝其合門拯給之孝昌元年三月在州卒時年五十八贈平北
將軍幽州刺史謚曰宣恭

長子榮儁武定末齊王相府屬

榮儁弟龍子揚州驃騎府長史

史臣曰孫紹關右之士又能指論世務亦其志也張普惠明達典故彊直從官
侃然不撓其有王臣之風矣

魏書卷七十八

魏書卷七十八考證

張普惠傳何以不遵謨古義○謨應作模

魏書卷七十八考證

魏書卷七十九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六十七

成淹　范紹　劉桃符　劉道斌　董紹　馮元興　鹿悆　張熠

成淹字季文上谷居庸人也自言晉侍中粲之六世孫祖昇家於北海父洪名犯顯祖廟諱仕劉義隆爲撫軍府中兵參軍早卒淹好文學有氣尚劉子業輔國府刑獄參軍事劉彧以爲員外郎假龍驤將軍領軍主令援東陽歷城皇興中降慕容白曜赴闕授兼著作郎時顯祖於仲冬之月欲巡漠北朝臣以寒甚固諫並不納淹上接輿釋遊論顯祖覽之詔尙書李訢曰卿等諸人不如成淹論通釋人意乃勅傳行太和中文明太后崩蕭賾遣其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侍郎謝竣等來弔欲以朝服行事主客執之云弔有常式何得以朱衣入山庭昭明等言本奉朝命不容改易如此者數四執志不移高祖勅尙書李沖令選一學識者更與論執沖奏遣淹昭明言未解魏朝不聽朝服行禮義出何典淹言吉凶不同禮有成數玄冠不弔童孺共聞昔季孫將行請遭喪之禮千載之下猶共稱之卿遠自江南奉慰不能式遵成事方謂議出何典行人得失何其異哉昭明言二國交和既久南北皆須準望齊高帝崩魏遣李彪通弔於時初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爲疑那得苦見要逼淹言彪通弔之日朝命以弔服自隨而彼不遵高宗追遠之慕乃踰月即吉彪行弔之時齊之君臣皆已鳴玉盈庭貂璫曜日百寮內外朱服煥然彪行人不被主人之命復何容獨以素服間衣冠之中來責雖高未敢聞命我皇帝仁孝之性侔於有虞諒闇以來百官聽於冢宰卿豈得以此方彼也昭明乃搖膝而言三皇不同禮亦安知得失所歸淹言若如來談卿以虞舜高宗爲非也昭明遂相顧而笑曰非孝者無親宣尼有成責行人亦弗敢言希主人裁以弔服使人唯齎袴褶比既戎服不可以弔幸借緇衣幍以申國命今爲魏朝所逼違負指授還南之日必得罪本朝淹言彼有君子也卿將命折中還南之日應有高賞若無君子也但令有光國之譽雖復非理見罪亦復何嫌南史董狐自當直筆既而高祖遣李沖問淹昭明所言淹以狀對高祖詔沖曰我所用得人仍勅送衣幍給昭明等賜淹果食明旦引昭明等入皆令文武盡哀後正侍郎高祖以淹清貧賜絹百匹十六年蕭賾遣其散騎常侍庾蓽散騎侍郎何憲主書邢宗慶朝貢值朝廷有事明堂因登靈臺以觀雲物高祖勅淹引蓽等館南門望行禮事畢還外館賜酒食宗慶語淹言南北連和既久而比棄信絕好爲利而動豈是大國善鄰之義淹言夫爲王者不拘小節中原有菽工採者獲多豈眷眷守尾生之信且齊先主歷事宋朝荷恩積世當應便爾掇奪宗慶庾蓽及行者皆相顧失色何憲知淹昔從南入而以手掩目曰卿何爲不作于禁而作魯肅淹言我捨危效順欲追蹤陳韓何于禁之有憲亦不對王肅歸國也高祖以淹曾宦江表詔觀是非乃造肅與語還奏言實時議紛紜猶謂未審高祖曰明日引入我與語自當知之及鑾輿行幸肅多扈從勅淹將引若有古跡皆使知之行到朝歌肅問此是何城淹言紂都朝歌城肅言故應有殷之頑民也淹言昔武王滅紂悉居河洛中因劉石亂華仍隨司馬東渡肅知淹寓於青州乃笑而謂淹曰青州間何必無其餘種淹以肅本隸徐州言青州本非其地徐州間今日重來非所知也肅遂伏馬上掩口而笑顧謂侍御史張思寧曰向者聊因戲言遂致辭溺思寧馳馬奏聞高祖大悅謂彭城王勰曰淹此段足爲制勝輿駕至洛肅因侍宴高祖戲肅曰近者行次朝歌聞成淹共卿殊有往復卿試重敘之肅言臣前朝歌爲淹所困不謂此事仰聞聽覽臣輒曰失言一之已甚豈宜再敘遂皆大笑高祖又謂肅曰淹能制卿其才亦不困肅言淹才詞便爲難有聖朝宜應敘進高祖言若因此進淹恐辱卿轉甚肅言臣屈己達人正可顯臣之美高祖曰卿既爲人所屈欲求屈己之名復於卿太優肅言淹既蒙進臣得屈己伸人此所謂陛下惠而不費遂酣笑而止乃賜淹龍廐上馬一疋并鞍勒宛具朝服一襲轉謁者僕射時遷都高祖以淹家無行資勅給事力送至洛陽并賜假日與家累相隨行次靈丘屬蕭鸞遣使勅驛馬徵淹車駕濟淮淹於路左請見高祖竚駕而進之淹曰蕭鸞悖虐幽明同棄陛下俯應人神按劍江涘然敵不可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深願聖明保萬全之策詔曰此前車之轍得不慎乎淹曰伏聞發洛已來諸有諫

者解官奪職恐非聖明納下之義高祖曰此是我命耳卿不得為干斧鉞淹曰昔文王詢於芻蕘晉文聽輿人之誦臣雖卑賤敢同匹夫高祖優而容之詔賜絹百匹高祖幸徐州勅淹與閭龍駒等主舟檝將汎泗入河泝流還洛軍次碻磝淹以黃河峻急慮有傾危乃上疏陳諫高祖勅淹曰朕以恒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民貧今移都伊洛欲通運四方而黃河急峻人皆難涉我因有此行必須乘流所以開百姓之心知卿至誠而今者不得相納勅賜驊騮馬一疋衣冠一襲除羽林監領主客令加威遠將軍于時宮殿初構經始務廣兵民運材日有萬計伊洛流澌苦於厲涉淹遂啓求勅都水造浮航高祖賞納之意欲榮淹於眾朔旦受朝百官在位乃賜帛百疋知左右二都水事世宗初司徒彭城王勰曰先帝本有成旨淹有歸國之誠兼歷官著稱宜加優陟高祖雖崩詔猶在耳乃相聞選曹加淹右軍領左右都水仍主客令復授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都水主客如故淹小心畏法典客十年四方貢聘皆有私遺毫釐不納乃至衣食不充遂啓乞外祿景明三年出除平陽太守將軍如故還朝病卒贈本將軍光州刺史諡曰定

子霄字景鸞亦學涉好為文詠但詞彩不倫率多鄙俗與河東姜質等朋遊相好詩賦間起知音之士共所嗤笑閭巷淺識頌諷成群乃至大行於世歷治書侍御史而卒

范紹字始孫敦煌龍勒人少而聰敏年十二父命就學師事崔光以父憂廢業母又誡之曰汝父卒日令汝遠就崔生希有成立今已過期宜遵成命紹還赴學太和初充太學生轉算生頗涉經史十六年高祖選為門下通事令史遷錄事令掌奏文集高祖善之又為侍中李沖黃門崔光所知出內文奏多以委之高祖曾謂近臣曰崔光從容范紹之力稍遷彊弩將軍積弩將軍公車令加給事中還羽林監揚州刺史任城王澄請征鍾離勅紹詣壽春共量進止澄曰須兵十萬往還百日渦陽鍾離廣陵廬江欲數道俱進但糧仗軍資須朝廷速遣紹曰計十萬之眾往還百日須糧百日頃秋以向末方欲徵召兵仗可集恐糧難至有兵無糧何以剋敵願王善思為社稷深慮澄沉思良久曰實如卿言使還具以狀聞後澄遂征鍾離無功而返尋除長兼奉車都尉轉右都水使者錄事如故丁母憂去職值義陽初復起紹除寧遠將軍郢州龍驤府長史帶義陽太守其年冬使還都值朝廷有南討之計發河北數州田兵二萬五千人通緣淮戍兵合五萬餘人廣開屯田八座奏紹為西道六州營田大使加步兵校尉紹勤於勸課頻歲大獲又詔紹詣鍾離與都督中山王英論攻鍾離形勢英固言必剋紹觀其城隍防守恐不可陷勸令班師英不從紹還具以狀聞俄而英敗詔以徐豫二境民稀土曠令紹量度處所更立一州紹以譙城形要之所置州為便遂立南兗入為主衣都統加中堅將軍轉前軍將軍追賞營田之勤拜游擊將軍遷龍驤將軍太府少卿都統如故轉長兼太府卿紹量功節用甄煩就簡凡有賜給千匹以上皆別覆奏然後出之靈太后嘉其用心勅紹每月入見諸有益國利民之事皆令面陳出除安北將軍幷州刺史清慎守法頗得民和值山胡來寇不能擊以此損其聲望復入為太常卿莊帝初遇害河陰

劉桃符中山盧奴人生不識父九歲喪母性恭謹好學舉孝廉射策甲科歷碎職景明中羽林監領主書蕭寶夤之降也桃符受詔迎接歷奉車都尉長水校尉游擊將軍正始中除征虜將軍中書舍人以勤明見知久不遷職世宗謂之曰揚子雲為黃門頻歷三世卿居此任始十年不足辭也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居邊貪穢世宗頻詔桃符為使慰喻之桃符還具稱益宗既老耄而諸子非理處物世宗後欲代之恐其背叛拜桃符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與後軍將軍李世哲領眾襲益宗語在益宗傳桃符善恤鬱左為民吏所懷久之徵還病卒年五十一贈後將軍洛州刺史

子景均殿中侍御史

劉道斌武邑灌津人自云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幼而好學有器幹及長腰帶十圍鬚髯甚美舉孝廉入京拜校書郎轉主書頗為高祖所知從征南陽還加積射將軍給事中高祖謂黃門侍郎邢巒曰道斌是段之舉便異儕流矣世宗即位遷謁者僕射轉步兵校尉廣武將軍領中書舍人出為武邑太守時冀州新經元愉逆亂之後加以連年災儉道斌頻為表請蠲其租賦百姓賴之罷郡還

除右將軍太中大夫又以本將軍出爲恆農太守遷岐州刺史所在有清治之稱正光四年卒於州贈平東將軍滄州刺史改贈濟州謚曰康道斌在恆農修立學館建孔子廟堂圖畫形像去郡之後民故追思之乃復畫道斌形於孔子像之西而拜謁焉

子士長武定中碭郡太守卒

董紹字興遠新蔡鮦陽人也少好學頗有文義起家四門博士歷殿中侍御史國子助教積射將軍兼中書舍人辯於對問爲世宗所賞豫州城人白早生以城南叛詔紹慰勞至上蔡爲賊所襲囚送江東仍被鏁禁蕭衍領軍將軍呂僧珍與紹言便相器重衍聞之遣使勞紹云忠臣孝子不可無之今當聽卿還國紹對曰老母在洛無復方寸既奉恩貸實若更生衍又遣主書霍靈超謂紹曰今放卿還令卿通兩家之好彼此息民豈不善也對曰通好息民乃兩國之事既蒙命及輒當聞奏本朝衍賜紹衣物引入見之令其舍人周捨慰勞并稱戰爭多年民物塗炭是以不恥先言與魏朝通好比亦有書都無報旨卿宜備申此意故遣傳詔周靈秀送卿至國遲有嘉問又令謂紹曰卿知所以得不死不今者獲卿乃天意也夫千人之聚不散則亂故須立君以治天下不以天下養一人凡在民上胡不思此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彼當以漢中見歸先是詔有司以所獲衍將齊苟兒等十人欲以換紹事在司馬悅傳及紹還世宗愍之永平中除給事中仍兼舍人紹雖陳說和計朝廷不許久之加輕車將軍正舍人又除步兵校尉肅宗初紹上御天馬頌帝賞其辭賜帛八十匹又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舍人如故加冠軍將軍出除右將軍洛州刺史紹好行小惠頗得民情蕭衍將軍曹義宗王玄真等寇荊州據順陽馬圈裴衍王羆討之既復順陽進圍馬圈城堅裴王糧少紹上書言其必敗未幾裴衍等果失利順陽復爲義宗所據紹有氣病啓求解州詔不許蕭寶夤反於長安也紹上書求擊之云臣當出瞎巴三千生噉蜀子肅宗謂黃門徐紇曰此巴真瞎也紇曰此是紹之壯辭云巴人勁勇見敵無所畏懼非實瞎也帝大笑勑紹速行又加平西將軍以拒寶夤之功賞新蔡縣開國男食邑二千戶永安中代還於是除安西將軍梁州刺史假撫軍將軍兼尚書爲山南行臺頗有清稱前廢帝以元孚代之紹至長安時尒朱天光爲關右大行臺啓紹爲大行臺從事兼吏部尚書又除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天光赴洛留紹於後天光敗賀拔岳復請紹爲其開府諮議參軍永熙中加車騎將軍岳後攜紹於高平牧馬紹悲而賦詩曰走馬山之阿馬渴飲黃河寧謂胡關下復聞楚客歌後爲宇文黑獺所殺

子敏永安中爲太尉西閤祭酒

馮元興字子盛東魏郡肥鄉人也其世父僧集官至東清河西平原二郡太守贈濟州刺史元興少有操尚隨僧集在平原因就中山張吾貴常山房虬學通禮傳頗有文才年二十三還鄉教授常數百人領冀孝廉對策高第又舉秀才時御史中尉王顯有權寵元興奏記於顯召爲檢校御史尋轉殿中除奉朝請三使高麗江陽王繼爲司徒元興爲記室參軍遂爲元乂所知乂秉朝政引元興爲尚書殿中郎領中書舍人仍御史元興居其腹心預聞時事卑身克己人無恨焉家數貧約食客恆數十人同其飢飽曾無吝色時人歎尚之及太保崔光臨薨薦元興爲侍讀尚書賈思伯爲侍講授肅宗杜氏春秋於式乾殿元興常爲摘句儒者榮之及乂欲解領軍以訪元興元興曰未知公意如何耳乂曰卿謂吾欲反也元興不敢言因勸之乂既賜死元興亦被廢乃爲浮萍詩以自喻曰有草生碧池無根綠水上脆弱惡風波危微苦驚浪丞相高陽王雍召爲兼屬未幾去任還鄉僕射元羅爲東道大使以元興爲本郡太守尋徵赴闕以母憂還家頻值鄉亂數爲監軍元興多所賞罰鄉黨頗以此憾焉上黨王天穆之討邢杲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元顥入洛復爲平北將軍光祿大夫領中書舍人莊帝還宮天穆以爲太宰諮議參軍加征虜將軍普泰初安東將軍光祿大夫領中書舍人太昌初卒於家贈征東將軍齊州刺史文集百餘篇元興世寒因元乂之勢託其交道相用爲州主簿論者以爲非倫高祖時有譙郡曹道頗涉經史有幹用舉孝廉太和中東宮主書門下錄事景明中尚書都令史領主書後轉中書舍人行使每稱旨出除東郡太守卒贈儀同三司又有北海曹昇亦以學識清立見知歷治書侍御史永安中黃門郎散騎常侍出帝世國子

祭酒不營家產至以餒卒於鄴時人傷歎之又齊郡曹昂有學識舉秀才永安中太學博士兼尚書郎而常徒步上省以示清貧忽遇盜大失綾縑時人鄙其矯詐

鹿悆字永吉濟陰人父生在良吏傳悆好兵書陰陽釋氏之學太師彭城王勰召爲館客嘗詣徐州馬疲附船而至大梁夜睡從者上岸竊禾四束以飼其馬船行數里悆覺問得禾之處從者以告悆大忿即停船上岸至取禾處以縑三丈置禾束下而返初爲眞定公元子直國中尉恆勸以忠廉之節嘗賦五言詩曰嶧山萬丈樹雕鐫作琵琶由此材高遠弦響藹中華又曰援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雪絲管韻未成莫使弦響絕子直少有令問悆欲其善終故以諷焉母憂去職服闋仍本任子直出鎭梁州悆隨之州州有兵糧和糴和糴者靡不潤屋悆獨不取子直彊之終不從命莊帝爲御史中尉悆兼殿中侍御史監臨淮王彧軍時蕭衍遣其豫章王綜據徐州綜密信通彧云欲歸款綜時爲蕭衍愛子衆議咸謂不然彧募人入報驗其虛實悆遂請行曰若綜有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豈惜一人命也時徐州始陷邊方騷擾綜部將成景儁胡龍牙並總彊兵內外嚴固悆遂單馬間出徑趣彭城未至之間爲綜軍主程兵潤所止問其來狀悆答曰兵交使在自昔通吉我爲臨淮王所使須有交易兵潤遂先遣人白龍牙等綜既有誠心聞悆被執語景儁等曰我每疑元略規欲叛城將驗其虛實且遣左右爲元略使入魏軍中喚彼一人其使果至可令人詐作略身在一深室稱爲患狀呼使戶外令人傳語時略始被衍追還綜又遣腹心梁話迎悆密語意狀令善酬答引悆入城詣龍牙所時日已暮龍牙列仗舉火引悆曰元中山甚欲相見故令喚卿又曰安豐臨淮將少弱卒規復此城容可得乎悆曰彭城魏之東鄙勢在必爭得否在天非人所測龍牙曰當如卿言復詣景儁住所傳悆在外門久而未入時夜已久星月甚明有綜軍主婁桃來與悆語曰君年已長宿又充令使良有所達元法僧魏之微子拔城歸梁梁主待物有道乃舉手上指今歲星在斗斗吳之分野君何爲不歸梁國我令君富貴悆答曰君使知其一未知其二法僧者莒僕之流而梁納之無乃有愧於季孫也今月建鶉首斗牛受破歲星木也逆而尅之君吳國敗喪不久且衣錦夜遊有識不許言未及盡引入見景儁景儁曰元中山難曰相喚不懼而來何也答曰昔楚伐吳吳遣蹷由勞師今者此行略同於彼又曰遊歷多年與卿先經相識仍敘由緣景儁便記引悆同坐謂悆曰卿不爲刺客也答曰今者爲使欲返命本朝相刺之事更卜後圖爲設飯食雜果悆彊飲多食向敵數人微自夸矜諸人相謂曰壯士哉乃引向元略所一人引入戶內指床令坐一人別在室中出謂悆曰中山有教與君相聞悆遂起立使人謂悆曰君但坐悆曰家國王子豈有坐聽教命使人曰頻首君我昔有以向南且遣相喚欲聞鄉事晚來患動不獲相見悆曰且奉音旨冒險祇赴不得瞻見內懷反側遂辭而退須臾天曉綜軍主范曇景儁司馬楊暕等競問北朝士馬多少悆云秦隴既平三方靜晏今有高車白眼羌蜀五十萬齊王（闕一字）陳留崔延伯李叔仁等分爲三道徑趣江西安樂王鑒李神領冀相齊濟青光羽林十萬直向瑯邪南出諸人相謂曰詎非華辭也悆曰可驗崇朝何華之有日晏令還景儁送悆上戲馬臺北望城壘曰何此城之固良非彼軍士所能圖擬卿可語二王回師改計悆曰金墉湯池衝甲彌巧貴守以人何論險審還軍於路與梁話誓盟契約既固未旬綜果降詔曰日者法僧父子頑固自天長惡不已竊城外叛職此亂階遂使彭宋名藩淪爲賊有雖宗臣名將揮戈於泗濱虎士雄卒拔劍於汴渚然高墉峻堞非可易登廣塹深隍實爲難踐是用日昃忘食中宵憤惋者也而衍都督豫章王蕭綜體運知機欲歸有道潛遣密信送款於都督臨淮王彧時事同夜光能不按劍殿中侍御史監軍鹿悆不憚虎口視險若夷便能占募入驗虛實督盟既固所圖遂果返地復城寔我兵甲亦是悆之力焉若不酬以榮祿何以勸厲將來可封定陶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除員外散騎常侍俄出爲青州彭城王劭府長兼司馬尋解長兼廣川人劉鈞東清河人房須反劭遣悆與州軍討之戰於商山頗有所捷將統皆劭左右擅增首級妄請賞帛悆面執不與劭弗從悆勃然作色曰竭志立言爲王爲國豈悆家事不辭而出劭追而謝焉稱勸者放言嗤嗒欲加私害悆聞而笑之不以介意先是蕭衍遣將彭羣王辯率衆七萬圍逼琅

邪自春及秋官軍不至而兩青士馬裁可萬餘師老城久而未進砌乃遣悆
南青州刺史胡平遣長史劉仁之並監勒諸將徑赴賊壘大破之斬羣首俘馘
二千餘級肅宗嘉之璽書勞問永安中入為左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又以前賞
悆入徐之功未盡增邑二百戶進爵為侯雖任居通顯志在謙退迎送親賓加
於疇昔而自無室宅常假賃居止布衣糲食寒暑不變莊帝嘉其清素時復賜
以錢帛及東徐城民呂文欣殺刺史元大賓南引賊眾屯柵曲術詔悆使持節
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為六州大使與行臺樊子鵠討破之文欣黨重以購之文
欣同逆人韓端正斬文欣送首魁帥同死者十二人詔書褒慰還拜鎮東將軍
金紫光祿大夫尋詔為使持節兼尚書左僕射東南道三徐行臺至東郡值尒
朱仲遠陷西兗向滑臺詔與都督賀拔勝等拒仲遠軍敗還京普泰中加征東
將軍轉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兼度支尚書河北五州和糴大使天平中除梁州
刺史時繁陽民鄭榮業等聚眾反圍逼州城悆不能固守遂以城降榮業送悆
於關西

張熠字景世自云南陽西鄂人漢侍中衡是其十世祖熠自奉朝請為揚州車
騎府錄事參軍入除步兵校尉永寧中寺塔大興經營務廣靈太后曾幸作所
凡有顧問熠敷陳指畫無所遺闕太后善之久之除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後為
別將隨長孫稚西征轉平西將軍太中大夫為關西都督以功封長平縣開國
男食邑二百戶永安初除平西將軍岐州刺史假安西將軍尋加撫軍將軍矜
恤貧弱為民所愛代還值元顥入洛仍令復州熠遂私還莊帝還宮出除鎮南
將軍東荊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征蠻大都督轉荊州刺史值尒朱兆入洛不
行普泰中衛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天平初遷鄴草創右僕射高隆之吏部尚書
元世儁奏曰南京宮殿毀撤送鄴連筏竟河首尾大至自非賢明一人專委受
納則恐材木耗損有闕經構熠清貞素著有稱一時臣等輒舉為大將詔從之
熠勤於其事尋轉營構左都將興和初衛大將軍宮殿成以本將軍除東徐州
刺史三年卒於州時年六十贈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兗州刺史諡曰懿
子孝直武安末司空騎兵參軍

史臣曰成淹等身遭際會俱得効其所能以至於顯達苟曰非才亦何可以致

魏書卷七十九

魏書卷七十九考證

鹿悆傳及東徐城民呂文欣殺刺史元大賓南引賊衆屯據曲術詔悆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爲六州大使與行臺樊子鵠討破之文欣黨重以購之文欣同逆人韓端正斬文欣送首○北史文欣黨重以購之句作悆又購斬文欣推尋文純破之二字顚倒應作與行臺樊子鵠討之句破文欣黨句重以購之句

魏書卷七十九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六十八

朱瑞　叱列延慶　斛斯椿　賈顯度　樊子鵠

賀拔勝　侯莫陳悅　侯淵

朱瑞字元龍代郡桑乾人祖就字祖成卒於沛縣令父惠字僧生行太原太守卒永安中瑞貴達就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惠贈使持節冠軍將軍恆州刺史瑞長厚質直敬愛人士孝昌末尒朱榮引為其府戶曹參軍又為大行臺郎中甚為榮所親任建義初除黃門侍郎仍中書舍人榮恐朝廷事意有所不知故居之門下為腹心之寄錄前後勳封陽邑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未幾又除散騎常侍安南將軍黃門如故丁父憂去官詔起復任除青州大中正及元顥內逼瑞啓勸北幸乃從駕於河陽除侍中征南將軍兼吏部尚書改封北海郡開國公增邑一千戶莊帝還洛加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又改封樂陵郡開國公仍侍中瑞雖為尒朱榮所委而善處朝廷之間莊帝亦賞遇之曾顧侍臣曰為人臣當須忠實至如朱元龍者朕待之亦不異餘人瑞啓乞三從之內並屬滄州樂陵郡詔許之仍轉滄州大中正瑞始以青州樂陵有朱氏意欲歸之故求為青州中正又以滄州樂陵亦有朱氏而心好河北遂乞移屬焉尋加車騎將軍尒朱榮死瑞與世隆俱北走既而以莊帝待之素厚且見世隆等並無雄才終當敗喪於路乃還帝大悅執其手曰社稷忠臣當須如此尒朱天光擁衆關右帝欲招納之乃以瑞兼尚書左僕射為西道大行臺以慰勞焉既達長安會尒朱兆入洛復還京師都督斛斯椿先與瑞有隙數譖之於世隆世隆性多忌且以前日乖異忿恨更甚普泰元年七月遂誅之時年四十九太昌初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曰恭穆

子孟胤襲封齊受禪例降

瑞弟珍字多寶太尉上黨王天穆錄事參軍卒

珍弟勝字神龍建義初為龍驤將軍大都督司馬又封涇陽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累遷中軍將軍光祿大夫與瑞同遇害太昌初贈滄州刺史

勝弟慶賓卒於光祿大夫

子清武定末齊王開府中兵參軍

叱列延慶代西部人也世為酋帥曾祖鍮石世祖末從駕至瓜步賜爵臨江伯父億彌襲祖爵高祖時越騎校尉延慶少便弓馬有膽力正光末除直後隸大都督李崇北伐後隨尒朱榮入洛仍從榮討葛榮於相州延慶世隆姊壻也榮親遇之葛榮既擒除使持節撫軍將軍光祿大夫假鎮東將軍都督西部第一領民酋長封永寧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永安二年以本將軍除恆州刺史普泰初世隆得志特見委重遷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又進驃騎大將軍開府餘如故尋除都督恆雲燕朔四州諸軍事大都督兼尚書左僕射山東行臺北海郡開國公邑五百戶時幽州刺史劉靈助以莊帝幽崩遂舉兵唱義諸州豪右咸相結附靈助進屯於定州之安固世隆白前廢帝以延慶與大都督侯淵於定州相會以討靈助淵謂延慶曰靈助善於卜占百姓信惑所在響應未易可圖若萬一戰有利鈍則大事去矣未若還師西入據關拒險以待其變延慶曰劉靈助庸人也天道深遠豈其所識大兵一臨彼皆恃其妖術坐看符厭寧肯戮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如吾計者政欲出營城外詭言西歸靈助聞之必信而自寬潛軍往襲可一往而擒淵從之乃出頓城西聲云將還簡精騎一千夜發詰朝造靈助壘戰於城北遂破擒之仍兼尚書左僕射為恆雲燕朔四州行臺又除使持節侍中都督恆雲燕朔定五州諸軍事定州刺史餘如故與尒朱兆等拒義旗於韓陵戰敗延慶與尒朱仲遠走渡石濟仲遠南奔延慶北降齊獻武王王與之入洛仍從王於幷州後赴洛出帝以為中軍大都督延慶既尒朱親昵又黨於權佞出帝之西齊獻武王入洛以罪誅之

延慶兄子平武定末儀同三司右衛將軍廣陶縣開國侯

斛斯椿字法壽廣牧富昌人也父敦肅宗時為左牧令時河西賊起牧民不安椿乃將家投尒朱榮榮以椿兼其都督府鎧曹參軍從榮征伐有功表授厲威將軍稍遷中散大夫署外兵事椿性佞巧甚得榮心軍之密謀頗亦關預及爾

宗勝椿從榮入洛莊帝初封陽曲縣開國公食邑千戶遷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司馬尋除尒朱榮大將軍府司馬從平葛榮以功除上黨太守及元顥入洛椿隨榮奉迎莊帝遂從攻顥顥敗還安北將軍建州刺史改封深澤縣轉鎮東將軍徐州刺史又轉征東將軍東徐州刺史及尒朱榮死椿甚憂懼時蕭衍以汝南王悅為魏主資其士馬次於境上椿聞大喜遂率所部棄州歸悅悅授椿使持節侍中大將軍領軍將軍領左右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封靈丘郡開國公邑萬戶又為大行臺前驅都督會尒朱兆入洛椿復率所部背悅歸兆尒朱世隆之立前廢帝也椿參其謀以定策功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京畿北面大都督改封城陽郡開國公增邑五百戶并前一千五百戶尋加開府時椿父敦先在秀容忽有傳敦死問請減己階以贈之自襄城將軍超贈車騎將軍恆州刺史尋知其父猶在詔復椿官仍除其父為車騎將軍揚州刺史世隆之厚椿也如此椿與尒朱度律仲遠等北拒齊獻武王次陽平會尒朱兆與度律等相疑遁還語在兆傳椿後復與度律等同拒義旗敗於韓陵椿謂都督賈顯智等曰若不先執尒朱我等死無類矣遂與顯智等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兼行椿入北中城收尒朱部曲盡殺之令長孫稚賈顯智等率數百騎襲尒朱世隆彥伯兄弟斬於閶闔門外椿入洛懸世隆兄弟首於其門樹椿父出見謂椿曰汝與尒朱約兄弟今何忍懸其頭於家門寧不愧負天地乎椿乃傳世隆等首并囚度律天光送於齊獻武王出帝拜椿侍中儀同開府初獻武王之入洛頓於邙山尒朱仲遠帳下都督橋寧張子期自滑臺而至獻武王責寧等曰汝事仲遠擅其榮利盟契百重許同生死前仲遠自徐為逆汝為戎首今仲遠南走汝復背之於臣節則不忠論事人則無信犬馬尚識恩養汝今犬馬之不如遂斬之椿自以數為反覆見寧等之死意常不安遂密構間勸出帝置閤內都督部曲又增武直人數自直閤已下員別數百皆選天下輕剽者以充之又說帝數出遊幸號令部曲別為行陳椿自約勒指麾其間從此以後軍謀朝政一決於椿又勸帝徵兵詭稱南討將以伐齊獻武王帝從之遂陳兵城西北接邙山南至洛水帝詰旦戎服與椿臨閱焉獻武王以椿亂政欲誅之椿譖說既行因此遂相恐動出帝勒兵河橋令椿為前軍營於邙山北尋遣椿率步騎數千鎮虎牢椿弟豫州刺史元壽與都督賈顯智守滑臺獻武王令相州刺史竇泰擊破之椿懼己不免復啓出帝假說遊聲以劫脅帝信之遂入關椿亦西走長安椿狡猾多事好亂樂禍于時敗國朝野莫不讎疾之

元壽尋為部下所殺

賈顯度中山無極人父道監沃野鎮長史顯度形貌偉壯有志氣初為別將防守薄骨律鎮正光末北鎮擾亂為賊攻圍顯度拒守多時以賊勢轉熾不可久立乃率鎮民浮河而下既達秀容為尒朱榮所留尋表授直閤將軍左中郎將建義初除汲郡太守假平東將軍隨尒朱榮破葛榮又除撫軍將軍光祿大夫都督封石艾縣開國公邑一千戶從上黨王天穆破邢杲值元顥入洛仍與天穆渡河赴行宮於河內顥平以本將軍除廣州刺史假鎮南將軍轉南兗州刺史尒朱榮之死也顯度情不自安南奔蕭衍衍厚待之普泰初還朝授衛大將軍儀同三司左光祿大夫又行濟州事復隨尒朱度律等北拒義旗敗於韓陵與斛斯椿及弟顯智等率衆先據河橋誅尒朱氏出帝初除尚書左僕射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大中正未幾以本官行徐州刺史東道大行臺永熙三年五月轉雍州刺史西道大行臺歿於關中

弟智字顯智少有膽決孝昌中告毛謐等逆靈太后嘉之除伏波將軍冗從僕射領直齋蕭衍將夏侯夔攻郢州以智為龍驤將軍別將討之至則夔退智仍入城及刺史元顯達以城降於蕭衍智勒城人不欲叛者與顯達交戰相率歸闕後為都督隸太宰上黨王天穆征邢杲臨陳流矢中胸仍戰不已元顥入洛仍隨天穆渡河朝莊帝於河內與尒朱兆同先渡河破顥軍以勳除持節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封義陽縣開國伯邑五百戶假衛將軍與行臺樊子鵠討邑文欣於東徐州平之加侍中驃騎大將軍增邑三百戶尋行東中郎將加散騎常侍及尒朱仲遠為徐州刺史智隸仲遠赴彭城尒朱榮之死也仲遠舉兵向洛智不從之遂擁部下出清水東招勒州民與相拒擊莊帝聞而善之除右光祿大夫武衛將軍進爵為侯增邑二百戶通前一千因鎮徐州普泰初還洛

仲遠忿其乖背讓欲殺之智兄顯度先爲世隆所厚世隆爲解僅得全時趙脩巡起逆荆州蕭衍遣兵接援世隆欲令智以功自劾遣智討之除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假驃騎大將軍荆州大都督進爵爲公將發會荆州斬送脩巡首不行又從尒朱度律北拒義旗合尒朱兆於陽平兆與度律自相疑阻退還除驃騎大將軍從度律等敗於韓陵智與兄顯度斛斯椿謀誅尒朱氏椿顯度據守北中令智等入京擒世隆兄弟出帝初除散騎常侍本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滄州刺史在州貪縱甚爲民害出帝徵還京師尋加授侍中以本將軍除濟州刺史率衆達東郡仍停不進於長壽津爲相州刺史竇泰所破還洛天平初赴晉陽智去就多端後坐事死時年四十五

子羅侯祕書郎

樊子鵠代郡平城人其先荆州蠻酋被遷於代父興平城鎮長史歸義侯普泰中子鵠貴顯乃贈征虜將軍荆州刺史子鵠值北鎮擾亂南至幷州尒朱榮引爲都督府倉曹參軍孝昌三年冬榮使子鵠詣京師靈太后見之問榮兵勢子鵠應對稱旨太后嘉之除直齋封南和縣開國子邑三百戶令還赴榮榮以爲行臺郎中行上黨郡及榮向洛以爲假節假平南將軍都督河東正平軍事行唐州事刺史崔元珍閉門拒守子鵠攻剋之建義初拜平北將軍晉州刺史封永安縣開國伯食邑千戶又兼尚書行臺治有威信山胡率服元顥入洛薛脩義及降蜀陳雙熾等受顥處分率衆攻州城子鵠出與戰大破之又破脩義等於土門以功拜撫軍將軍尋徵授都官尚書西荆州大中正後兼右僕射爲行臺督賈智等討呂文欣於東徐州平之還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進封南陽郡開國公增戶六百尚書如故仍假驃騎大將軍率所部爲都督時尒朱榮在晉陽京師之事子鵠頗預委寄故在臺閣征官不解後出除散騎常侍本將軍殷州刺史屬歲旱儉子鵠恐民流亡乃勒有粟之家分貸貧者幷遣人牛易力多種二麥州內以此獲安及尒朱榮之死世隆等遣書招子鵠欲與同趣京師子鵠不從以母在晉陽啓求移鎮河南莊帝嘉之除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假驃騎大將軍都督二豫郢三州諸軍事兼尚書右僕射二豫郢潁四州行臺子鵠到相州又勅賚絹五百匹行達汲郡聞尒朱兆入洛乃渡河見仲遠仲遠遣鎮汲郡兆徵子鵠赴洛既見責以乖異之意奪其部衆將還晉陽及紇豆陵步藩起以子鵠爲都督徵發糧仗元曄以爲侍中御史中尉中軍大都督隨曄向洛普泰初仍除舊任及趙脩延叛於荆州詔子鵠通三鵶道而還遭母憂去職前廢帝聞其在洛無宅凶費不周賚絹四百疋粟五百石以本官起之太昌初兼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總大都督杜德等追討尒朱仲遠仲遠已奔蕭衍收其兵馬甲仗時蕭衍遣元樹入寇陷據譙城詔子鵠與德討之樹屯兵梁國欲來逆戰見子鵠軍盛夜退還譙子鵠引兵追躡樹又背城爲陳子鵠勒兵直趣城下縱騎衝突樹衆大敗奔入城門城門隘塞多自殺害於是斬千餘級獲馬數百匹大收鎧仗遂圍城加儀同三司樹勒兵出戰輒被摧衂遂不敢出自守而已子鵠恐蕭衍遣救乃分兵擊衍苞州然州宕州大澗蒙縣等五城並望風逃散樹既無外援計無所出子鵠又令人說之樹遂請率衆歸南以地還國子鵠等許之共結盟約及樹衆半出子鵠中擊破之擒樹及衍譙州刺史朱文開俘馘甚多班師出帝賚馬匹還吏部尚書轉尚書右僕射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與選初青州人耿翔聚衆反亡奔蕭衍衍資其兵偷據膠州除子鵠使持節侍中青膠大使督濟州刺史蔡儁討之師達青州翔拔城奔走在軍遇病詔遣醫給藥仍除兖州刺史餘官如故便道之州子鵠先遣腹心緣歷民間採察得失及入境太山太守彭穆參候失儀子鵠責讓穆幷數其罪狀穆皆引伏於是州內震悚及出帝入關子鵠據城爲逆南青州刺史大野拔徐州人劉粹各率衆就子鵠天平初遣儀同三司婁昭等率衆討之子鵠先使前膠州刺史嚴思達鎮東平郡昭攻陷之仍引兵圍子鵠城久不拔昭以水灌城靜帝欲招慰下之遣散騎常侍陸琛兼黃門郎張景徵齎璽書勞子鵠而入野拔因與相見左右斬子鵠以降

賀拔勝字破胡神武尖山人祖尒逗選充北防家於武川以窺覘蠕蠕兼有戰功顯祖賜爵龍城男爲本鎮軍主父度拔襲爵正光末沃野人破落汗拔陵聚衆反度拔與三子鄉中豪勇援懷朔鎮殺賊王衛可瓌度拔尋爲賊所害孝昌

中遣開安遠將軍肆州刺史度拔之死也勝與兄弟俱奔恆州刺史廣陽王淵
勝便弓馬有武幹淵厚待之表為彊弩將軍充帳內軍主恆州陷歸尒朱榮韓
積射將軍為別將又兼都督及榮入洛以預義之勳封易陽縣開國伯邑四百
戶除直閤將軍尋加通直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光祿大夫進號安南將軍尋除
撫軍將軍為大都督出井陘鎮中山元顥入洛勝從東路率騎三百赴行宮於
河梁榮命勝與尒朱兆先渡破擒顥息冠受及顥大都督陳思保莊帝還宮以
功增邑六百戶復加通直散騎常侍征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武衛將軍改封
真定縣開國公尋除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尒朱榮之死也勝與田怙等奔走榮
第於時宮殿之門未加嚴防怙等議即攻門勝止之曰天子既行大事必當更
有奇謀吾等衆旅不多何可輕爾但得出城更為他計怙乃止及世隆夜走勝
遂不從莊帝甚嘉之仲遠逼東郡詔勝以本官假驃騎大將軍為東征都督率
衆會鄭先護以討之為先護所疑置之營外人馬未得休息俄而仲遠兵至勝
與交戰不利乃降之普泰初除右衛將軍進號車騎大將軍右光祿大夫儀同
三司共尒朱仲遠度律北拒義旗相與奔退事在尒朱兆傳後俱敗於韓陵勝
因降齊獻武王太昌初拜領軍將軍餘官如故又除侍中出帝既納斛斯椿等
構閒之說將謀齊獻武王以勝弟岳擁衆關西仍欲廣為勢援除勝使持節侍
中都督三荊二郢南襄南雍七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
史勝將圖襄陽攻蕭衍下迮戍剋之擒其戍主尹道玩戍副庫峻又使人誘動
蠻王開道期道期率種起義衍雍州刺史蕭續遣軍擊道期為道期所敗漢南
大駭勝又遣軍攻均口擒衍將莊思延又攻馮翊安定沔陽酇陽城並平之續
遣將柳仲禮於穀城拒守勝攻之不剋乃班師沔北蕩為丘墟矣衍書勑續云
賀拔勝北間驍將汝宜慎之勿與爭鋒其見憚如此進爵琅邪郡公出帝末詔
勝統衆北赴京師軍次汝水出帝入關勝率所部欲從武關趣長安行至析陽
聞齊獻武王平潼關擒毛鴻賓勝懼復走荊州城人閉門不納時獻武王已遣
行臺侯景大都督高敖曹討之勝戰敗為流矢所中乃率左右五百餘騎奔蕭
衍明年從閒道投寶炬勝好行小數志大膽薄周章南北終無所成致殁於賊
中。

勝兄可泥永熙中太尉公封燕郡王。

勝弟岳字阿斗泥初為太學生長以弓馬為事與父兄赴援懷朔賊王衛可瓌
在城西二百餘步岳乘城射之箭中瓌臂賊衆大駭後歸恆州廣陽王淵以為
帳內軍主表為彊弩將軍州陷投尒朱榮榮以為別將進為都督永安初除安
北將軍光祿大夫武衛將軍賜爵樊城鄉男坐事失官爵二年詔並復之尋除
使持節假衛將軍西道都督隸尒朱天光為左廂大都督討万俟醜奴天光先
知岳書得同行每事諮訪尋加衛將軍假車騎將軍餘如故岳屆長安榮遣岳
續至時万俟醜奴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向武功南渡渭水攻圍趣柵天光遣
岳率騎一千馳往赴救菩薩攻柵已剋還向岐州岳以輕騎八百北渡渭水擒
賊令殺掠其民以挑菩薩菩薩果率步騎二萬餘人至渭水北岳以輕騎數十
與菩薩隔水交言岳稱揚國威菩薩自言彊盛往復數返菩薩乃自驕令省事
傳語岳怒曰我與菩薩言卿是何人與我對語省事恃水應答不遜岳舉弓射
之應弦而倒時已逼暮於此各還岳密於渭南傍水分置精騎四十五十以為
一所隨地形便略置之明日自將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並且東行岳漸前
進先所置騎隨岳而集騎既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里許便至淺可
濟岳便馳馬東出以示奔遁賊謂岳走乃棄步兵南渡渭水輕騎追岳岳東行
十餘里依橫岡伏兵以待之賊以路險不得前進前後繼至半渡岡東岳乃回
戰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
悉投馬俄而虜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渡渭北降步兵萬餘收其輜重其有土
民普皆勞遣醜奴尋棄岐州北走安定其後破侯伏侯元進降侯幾長貴擒醜
奴蕭寶夤王慶雲万俟道洛走宿勤明達事在尒朱天光傳天光雖為元帥而
岳功效居多加車騎將軍增邑二千戶進封樊城縣開國伯尋詔岳都督涇北
豳二夏四州諸軍事本將軍涇州刺史進爵為公改封清水郡公天光入洛使
岳行雍州事元曄立除驃騎大將軍增邑五百戶餘如故普泰初都督二岐東
秦三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岐州刺史尋加侍中給後部鼓吹仍詔開府俄兼尚

書左僕射、隴右行臺，仍停高平。後以隴中猶有土民不順，岳助侯莫陳悅所在討平。二年，加岳都督三雍三秦二岐二華諸軍事、雍州刺史、關西行臺，餘如故。及尒朱天光率衆赴洛，將抗齊獻武王，岳與侯莫陳悅下隴赴雍，以應義旗。永熙初，仍開府，兼僕射、大行臺、雍州刺史，增邑千戶。二年，詔岳都督雍華北華東雍二岐豳四梁二益巴二夏蔚寧南益涇二十州諸軍事、大都督。岳自詣北境，安置邊防，率部趣涇州平涼西界，布營數十里，使諸軍士田殖涇州。身將壯勇，託以牧馬於原州，北招万俟受洛干等，并遣近州鎮聚結者，靈州刺史曹泥身詣岳軍請代。岳以前洛州刺史元季海爲州，彼民不從，舉破季海部下，獨聽季海闕。五年正月，岳召侯莫陳悅會於高平，將討之，令悅前驅北趣靈州，閑鴉波隘中河水未解，將往趣之。岳既總大衆，據制關右，憑彊驕恣，有不臣之心。齊獻武王惡其專擅，令悅圖之。悅素服威略，既承密旨，便潛爲計。時岳遣悅先行，悅乃通夜東進，達明晦日，岳行軍前與悅相見，悅誘岳入營，坐論兵事，悅詐云腹痛，起而徐行，悅女夫元洪景抽刀斬岳。後岳部下收岳尸，葬於雍州北石安原。六月，贈大將軍、太保、錄尚書事、都督、刺史，開國並如故。

侯莫陳悅，代郡人也。父婆羅門，爲駝牛都尉，故悅長於河西，好田獵，便騎射。會牧子逆亂，遂歸尒朱榮，榮引爲都督府長流參軍，稍遷大都督。莊帝初，除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封柏人縣開國侯，邑五百戶。尒朱天光之討關西，榮以悅爲天光右廂大都督，本官如故。西伐剋獲，皆與天光賀拔岳略同，勞效以本將軍除鄯州刺史，餘如故。尒朱榮死後，亦隨天光下隴。元曄立，除車騎大將軍、渭州刺史，進爵爲公，改封白水郡，增邑五百戶。及天光向洛，使悅行華州事。普泰中，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秦州刺史。天光之東出，將抗義旗，悅與岳下隴以應齊獻武王。至雍州，會尒朱覆敗。永熙初，加開府、都督隴右諸軍事，仍秦州刺史。永熙三年正月，岳召悅共討靈州，悅誘岳斬之。岳左右奔散，悅遣人安慰云：我別稟意旨，止在一人，諸君勿怖。衆皆畏服，無敢拒違。悅心猶豫，不即撫納，乃還入隴，止永洛城。岳之所部聚於平涼，規還圖悅，遣追夏州刺史宇文黑獺。黑獺至，遂總岳部衆并家口，入高平城以自安固，乃勒衆入隴征悅。悅聞之，棄城南據山水之險，設陳候戰。黑獺至，遙望見悅，欲待明日決戰。悅先召南秦州刺史李景和，其夜景和遣人詣黑獺，密許翻降。至暮，景和乃勒其所部，使上隴就云儀同有教，欲還秦州守以拒賊，令軍人嚴備。景和復紿悅帳下云：儀同欲還秦州，汝等何不裝辦。衆謂爲實，以次相驚，人情惶惑，不可復止，皆散走而趣秦州。景和先驅至城，據門以慰輯之。悅部衆離散，猜畏傍人，不聽左右近己，與其二弟并兒及謀殺岳者八九人棄軍迸走，數日之中，盤回往來，不知所趣。左右勸向靈州，而悅不決，言下隴之後，恐有人所見，乃於中山令從者悉步，自乘一騾，欲向靈州。中路追騎將及，望見之，遂縊死野中。弟息部下悉見擒殺，唯先謀殺岳者悅中兵參軍豆盧光走至靈州，後奔晉陽。悅自殺岳後，神情恍惚，不復如常，恆言我纔睡即夢見岳語我兄欲何處去，隨我不相置，因此彌不自安，而致敗滅。

侯淵，神武尖山人也。機警有膽略。肅宗末年，六鎮飢亂，淵隨杜洛周南寇。後與妻兄念賢背洛周歸尒朱榮，路中遇寇，身被苦禍。榮賜其衣帽，厚待之，以淵爲中軍副都督，常從征伐，屢有戰功。孝莊即位，除領左右，封厭次縣開國子，邑四百戶。後從榮討葛榮於滏口，戰功尤多。榮啓淵爲驃騎將軍、燕州刺史。時葛榮別帥韓樓、郝長等有衆數萬，屯據薊城。尒朱榮令淵與賀拔勝討之，會元顥入洛，榮徵勝南赴大軍，留淵獨鎮中山。及莊帝還宮，榮令淵進討韓樓，配卒甚少，或以爲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今擊此賊，故當不足定也。止給騎七百，淵遂廣張軍聲，多設供具，親率數百騎，深入樓境，欲執行人以問虛實。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萬餘，淵遂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既獲賊衆，何爲復資遣之也？淵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戰，事須爲計，以離隙之。淵度其已至，遂率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淵內應，遂遁走，追擒之。以勳進爵爲侯，增邑八百戶。尋詔淵以本將軍爲平州刺史、大都督，仍鎮范陽。及尒朱榮之死也，范陽太守盧文偉誘淵出獵，閉門拒之。淵率部曲屯於郡南，爲榮舉哀，勒兵南向，莊帝使東萊王貴平爲大使，慰勞燕薊。淵乃詐降，貴平信之，遂執貴平，自隨進

至中山行臺僕射魏蘭根邀擊之爲淵所敗會元曄立淵欲歸之常山太守甄楷屯據井陘淵又擊破之曄乃授淵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左軍大都督漁陽郡開國公邑一千戶前廢帝立仍加開府餘如故幽州刺史劉靈助舉義兵屯於安國城淵與叱列延慶等破擒之後隨介朱兆拒義旗於廣阿兆既敗走淵降齊獻武王後從王破介朱於韓陵永熙初除齊州刺史餘如故出帝末淵與兗州刺史樊子鵠青州刺史東萊王貴平密信往來以相連結又遣間使通誠於獻武王及出帝入關復懷顧望汝陽王暹既除齊州刺史次於城西淵擁部據城不時迎納民劉桃符等潛引暹入據西城淵爭門不剋率騎出奔妻兒部曲爲暹所虜行達廣里會承制以淵行青州事齊獻武王又遣淵書曰卿勿以部曲輕少難於東適齊人澆薄唯利是從齊州城民尙能迎汝陽王青州之人豈不能開門待卿也但當勉之淵乃復還暹始歸其部曲而貴平自以斛斯椿黨亦不受代淵進襲高陽郡剋之置部曲家累於城中身率輕騎遊掠於外貴平使其長子率衆攻高陽南青州刺史茹懷朗遣兵助之時青州城人魏攘者首尾相繼淵親率騎夜趣青州詐魏攘人曰臺軍已至殺戮都盡我是世子下人今已走還城汝何爲復去也人信其言棄攘奔走比曉復謂行人曰臺軍昨夜已至高陽我是前鋒今始到此頗知侯公竟在何處城人兇懼遂執貴平出降淵自惟反覆慮不獲安遂斬貴平傳首京師欲明不同於斛斯椿也及子鵠平詔以封延之爲青州刺史淵既不獲州任情又恐懼行達廣川遂劫光州庫兵反遣騎詣平原執前膠州刺史賈璐夜襲青州南郭劫前廷尉卿崔光韶以惑人情攻掠郡縣其部下督帥叛拒之淵率騎奔蕭衍途中亡散行達南青州南境爲賣漿者斬之傳首京師家口配沒

史臣曰朱瑞以背本向義貴不見原延慶黨舊違順常刑所及斛斯椿姦佞爲心讒式自口取譬蒼蠅交亂四國投於豺虎天實棄之賈智侯淵反覆取斃破胡器小謀大終於顛蹶子鵠迷機寡算竟以殲殄岳負力無謀制以一劍悅果行慮淺死不旋足觀其亡滅自取之也

魏書卷八十

魏書卷八十考證

斛斯椿傳郊野莫不傷殘之○臣人龍按北史斛斯椿傳椿從孝武帝入關內外戒嚴惟椿得列戚儀鳴騶清路帝嘗給椿店數區耕牛三十頭椿以國難未平不可與百姓爭利辭店受牛日烹一頭以饗軍士及死家無餘資此獨加醜詆蓋以其與齊獻武爲讎耳

賈顯度傳時趙修巡起逆荊州○臣人龍按本卷樊子鵠傳云趙修延叛於荊州又本書李璞之傳云南陽太守趙修延擊璞之規奔蕭衍襲州城仍自行州事城內人斬修延則此與下文荊州斬送修巡皆訛延爲巡也

賀拔勝傳勝與田怙等奔走榮第○田怙北史作田恬又本書介朱世隆傳有河內太守田怙蓋本係一人輾轉傳譌未知孰是

魏書卷八十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六十九

綦儁　山偉　劉仁之　宇文忠之

綦儁字攜顯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祖辰并州刺史儁莊帝時仕累遷爲滄州刺史甚爲吏人畏悅尋除太僕卿及尒朱世隆等誅齊獻武王赴洛止於邙山上召文武百司下及士庶令之曰尒朱暴虐矯弄天常孤起義信都罪人斯得今將翼戴親賢以昌魏曆誰主社稷允愜天人申令頻煩莫有應者儁乃避席曰人主之體必須度量深遠明喆仁恕廣陵王遇世艱難不言淹載以人謀察之雖爲尒朱扶戴當今之聖主也獻武王欣然是之時黃門侍郎崔㥄作色而前謂儁曰廣陵王爲主不能紹宣魏綱布德天下爲君如此何聖之有若言其聖應待大王時高乾邕魏蘭根等固執㥄言遂立出帝及出帝失德齊獻武王深思儁言常以爲恨尋除御史中尉於路與僕射賈顯度相逢顯度恃勳貴排儁騶列倒儁忿見於色自入奏之尋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儁佞巧能候當塗斛斯椿賀拔勝皆與友善斛斯椿之搆間也出帝令儁奉詔晉陽齊獻武王集文武與儁申釋儁辭屈而退性多詐賀拔勝出鎮荊州遇儁別因辭儁母儁故見敗氈敝被勝更遺之錢物後兼吏部尚書復爲滄州刺史徵還兼中尉章武縣伯尋除殷州刺史薨於州贈司空公謚曰文貞

子洪寶字巨正位尚書左右郎魏郡邑中正嗜酒好色無行檢卒官

山偉字仲才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祖強美容貌身長八尺五寸工騎射彎弓五石爲奏事中散從顯祖獵方山有兩狐起於御前詔強射之百步內二狐俱獲位內行長父稚之營陵令偉隨父之縣遂師事縣人王惠涉獵文史稚之位金明太守肅宗初元匡爲御史中尉以偉兼侍御史入臺五日便遇正會偉司神武門其妻從叔爲羽林隊主擿直長於殿門偉卽劾奏匡善之俄然奏正帖國子助教遷員外郎廷尉評時天下無事進仕路難代遷之人多不霑預及六鎮隴西二方起逆領軍元乂欲用代來寒人爲傳詔以慰悅之而牧守子孫投狀求者百餘人又欲杜之因奏立勳附隊令各依資出身自是北人悉被收敘偉遂奏記賀乂德美乂素不識偉訪侍中安豐王延明黃門郎元順順等因是稱薦之乂令僕射元欽引偉兼尚書二千石郎後正名士郎修起居注僕射元順領選表薦爲諫議大夫尒朱榮之害朝士偉時守直故免禍及莊帝入宮仍除偉給事黃門侍郎先是偉與儀曹郎袁昇屯田郎李延孝外兵郎李奐三公郎王延業方駕而行偉少居後路逢一尼望之歎曰此輩緣業同日而死謂偉曰君方近天子當作好官而昇等四人皆於河陰遇害果如其言俄領著作郎前廢帝立除安東將軍祕書監仍著作初尒朱兆之入洛官守奔散國史典書高法顯密埋史書故不遺落偉自以爲功訴求爵賞偉挾附世隆遂封東阿縣伯而法顯止獲男爵偉尋進侍中孝靜初除衛大將軍中書令監起居後以本官復領著作卒官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幽州刺史謚曰文貞公國史自鄧淵崔琛崔浩高允李彪崔光以還諸人相繼撰錄綦儁及偉等諂說上黨王天穆及尒朱世隆以爲國書正應代人修緝不宜委之餘人是以儁偉等更主大籍守舊而已初無述著故自崔鴻死後迄終偉身二十許載時事蕩然萬不記一後人執筆無所憑據史之遺闕偉之由也外示沉厚內實矯競與綦儁少甚相得晚以名位之間遂若水火與宇文忠之之徒代人爲黨時賢畏惡之而愛尚文史老而彌篤偉弟少亡偉撫寡訓孤同居二十餘載恩義甚篤不營產業身亡之後賣宅營葬妻子不免飄泊士友歎愍之

長子昂襲爵

劉仁之字山靜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徙于洛父尒頭在外戚傳仁之少有操尚粗涉書史真草書迹頗號工便御史中尉元昭引爲御史前廢帝時兼黃門侍郎深爲尒朱世隆所信用出帝初爲著作郎兼中書令既非其才在史未嘗執筆出除衛將軍西兗州刺史在州有當時之譽武定二年卒贈衛大將軍吏部尚書青州刺史謚曰敬仁之外示長者內懷矯詐其對賓客破牀敝席麤飯冷菜衣服故敗乃過逼下善候當塗能爲詭激每於稠人廣衆之中或撾一姦吏或縱一孤貧大言自眩示己高明矜物無知淺識皆稱其美公能之譽動過

其實性又豁達，在晉陽曾營城雉，仁之統監作役，以小稽緩，遂杖前殷州刺史裴瑗、并州刺史王綽，齊獻武王大加譴責。性好文字，吏書失體，便加鞭撻，言韻微訛，亦見捶楚，吏民苦之。而愛好文史，敬重人流，與齊帥馮元興交款，元興死後，積年，仁之營視其家，常出隆厚，時人以此尚之。

宇文忠之，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世據東部，後入居代都。祖阿生，安南將軍、巴西公。父侃，卒於治書侍御史。忠之獵涉文史，頗有筆札，釋褐太學博士。天平初，除中書侍郎。裴伯茂與之同省，常侮忽之，以忠之色黑，呼爲黑宇。後勅修國史。元象初，兼通直散騎常侍，副鄭伯猷使蕭衍，武定初，爲安南將軍、尚書右丞，仍修史。未幾，以事除名。忠之好榮利，自爲中書郎六七年矣，遇尚書省選右丞，預選者皆射策，忠之入試焉。既獲丞職，大爲忻滿，志氣囂然，有驕物之色，識者笑之。既失官爵，怏怏發病卒。

子君山。

史臣曰：蕃傳遭逢受職，山偉位行頗爽，仁之雖內懷矯詐，而交情自篤，忠之雖文史足用，而雅道蔑聞，謂全德者，其難矣哉。

魏書卷八十一

魏書卷八十一考證

列傳第六十九○魏收書闕，後人所補。

宇文忠之傳志氣囂然○囂監本誤嚻，今改從北史。

魏書卷八十一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七十

李琰之　祖瑩　常景

李琰之字景珍小字默蠡隴西狄道人司空韶之族弟早有盛名時人號曰神童從父司空沖雅所歎異每曰興吾宗者其此兒乎恒資給所須愛同己子弱冠舉秀才不行曾遊河內北山便欲有隱遁意會彭城王勰辟爲行臺參軍苦相敦引尋爲侍中李彪啓兼著作郎修撰國史稍遷國子博士領尚書儀曹郎中書侍郎司農少卿黃門郎修國史遷國子祭酒轉秘書監兼七兵尚書遷太常卿孝莊初太尉元天穆北討葛榮以琰之兼御史中尉爲北道軍司還除征東將軍仍兼太常出爲衛將軍荊州刺史頃之兼尚書左僕射三荊二郢大行臺尋加散騎常侍琰之雖以儒素自業而每語人言吾家世將種自云猶有關西風氣及至州後大好射獵以示威武尒朱兆入洛南陽太守趙脩延以琰之莊帝外戚誣琰之規奔蕭衍襲州城遂被囚執脩延仍自行州事城內人斬脩延還推琰之復任出帝初徵兼侍中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永熙二年薨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謚曰文簡琰之少機警善談經史百家無所不覽朝廷疑事多所訪質每云崔博而不精劉精而不博我既精且博學兼二子謂崔光劉芳也論者許其博未許其精當時物議咸共宗之又自誇文章從姨兄常景笑而不許每休閑之際恒閉門讀書不交人事嘗謂人曰吾所以好讀書不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爲聲名勞七尺也此乃天性非爲力強前後再居史職無所編緝安豐王延明博聞多識每有疑滯恒就琰之辨析自以爲不及也

二子綱惠並從出帝入關

祖瑩字元珍范陽遒人也曾祖敏仕慕容垂爲平原太守太祖定中山賜爵安固子拜尚書左丞卒贈并州刺史祖嶷字元達以從征平原功進爵爲侯位馮翊太守贈幽州刺史父季真多識前言往行位中書侍郎卒於安遠將軍鉅鹿太守瑩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爲中書學生好學耽書以晝繼夜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於灰中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睡之後燃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窗戶恐漏光明爲家人所覺由是聲譽甚盛內外親屬呼爲聖小兒尤好屬文中書監高允每歎曰此子才器非諸生所及終當遠至時中書博士張天龍講尚書選爲都講生徒悉集瑩夜讀書勞倦不覺天曉催講既切遂誤持同房生趙郡李孝怡曲禮卷上座博士嚴毅不敢還取乃置禮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講罷孝怡異之向博士說舉學盡驚後高祖聞之召入令誦五經章句并陳大義帝嗟賞之瑩出後高祖戲盧昶曰昔流共工於幽州北裔之地那得忽有此子昶對曰當是才爲世生以才名拜太學博士徵署司徒彭城王勰法曹行參軍高祖顧謂勰曰蕭賾以王元長爲子良法曹今爲汝用祖瑩豈非倫匹也敕令掌勰書記瑩與陳郡袁翻齊名秀出時人爲之語曰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翩翩祖與袁再遷尚書三公郎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勰甚嗟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王公吟詠情性聲律殊佳可更爲誦悲彭城詩肅因戲勰云何意悲平城爲悲彭城也勰有慚色瑩在座即云所有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耳肅云可爲誦之瑩應聲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甚嗟賞之勰亦大悅退謂瑩曰卿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爲吳子所屈爲冀州鎮東府長史以貨賄事發除名後侍中崔光舉爲國子博士仍領尚書左戶部李崇爲都督北討引瑩爲長史坐截沒軍資除名未幾爲散騎侍郎孝昌中於廣平王第掘得古玉印敕召瑩與黃門侍郎李琰之令辨何世之物瑩云此是于闐國王晉太康中所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人稱爲博物累遷國子祭酒領給事黃門侍郎幽州大中正監起居事又監議事元顥入洛以瑩爲殿中尚書莊帝還宮坐爲顥作詔罪狀尒朱榮免官後除秘書監中正如故以參議律歷賜爵容城縣子坐事繫於廷尉前廢帝遷車騎將軍初莊帝末尒朱兆入洛軍人焚燒樂署鐘石管弦略無存者敕瑩與錄尚書事長孫稚侍中元孚典造金石雅樂三載乃就事在樂志遷車騎大將軍及出帝登阼瑩以太常

行禮封文安縣子天平初將遷鄴齊獻武王因召瑩議之以功遷儀同三司進
爵為伯薨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冀州刺史瑩以文學見重常語人云文章須
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蓋譏世人好偷竊他文以為己用
而瑩之筆札亦無乏天才但不能均調玉石兼有製裁之體減於袁常焉性爽
俠有節氣士有窮厄以命歸之必見存拯時亦以此多之其文集行於世
子挺字孝儼襲

常景字永昌河內人也父文通天水太守景少聰敏初讀論語毛詩一受便覽
及長有才思雅好文章廷尉公孫良舉為律博士高祖親得其名既而用之後
為門下錄事太常博士正始初詔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勑景
參議世宗季舅護軍將軍高顯卒其兄右僕射肇私託景及尚書邢巒并州刺
史高聰通直郎徐紇各作碑銘並以呈御世宗悉付侍中崔光簡之光以景所
造為最乃奏曰常景名位乃處諸人之下文出諸人之上遂以景文刊石肇尚
平陽公主未幾主薨肇欲使公主家令居廬制服付學官議正施行尚書又以
訪景景以婦人無專國之理家令不得有純臣之義乃執議曰喪紀之本實稱
物以立情輕重所因亦緣情以制禮雖理關盛衰事經今古而制作之本降殺
之宜其實一焉是故臣之為君所以資敬而崇重為君母妻所以從服而制義
然而諸侯大夫之為君者謂其有地土有吏屬無服文者言其非世爵也今王
姬降適雖加爵命事非君邑理異列土何者諸王開國備立臣吏生有趨奉之
勤死盡致喪之禮而公主家令唯有一人其丞已下命之屬官既無接事之儀
實闕為臣之禮原夫公主之貴所以立家令者蓋以主之內事脫須關外理無
自達必也因人然則家令唯通內外之職及典主家之事耳無關君臣之理名
義之分也由是推之家令不得為純臣公主不可為正君明矣且女人之為君
男子之為臣古禮所不載先朝所未議而四門博士裴道廣孫榮乂等以公主
為之君以家令為之臣制服以斬乖謬彌甚又張虛景吾難羈等不推君臣之
分不尋致服之情猶同其議準母制齊求之名實理未為允竊謂公主之爵既
非食菜之君家令之官又無純臣之式若附如母則情義罔施若準小君則從
服無據案如經禮事無成文即之愚見謂不應服朝廷從之景淹滯門下積歲
不至顯官以蜀司馬相如王襃嚴君平揚子雲等四賢皆有高才而無重位乃
託意以讚之其讚司馬相如曰長卿有艷才直致不群性鬱若春煙舉皎如秋
月映遊梁雖好仁仕漢常稱病清貞非我事窮達委天命其讚王子淵曰王子
挺秀質逸氣干青雲明珠既絕俗白鵠信驚群才世苟不合遇否途自分空枉
碧雞命徒獻金馬文其讚嚴君平曰嚴公體沉靜立志明霜雪味道綜微言端
蓍演妙說才屈羅仲口位結李強舌素尚邁金貞清標陵玉徹其讚揚子雲曰
蜀江導清流揚子挹餘休含光絕後彥覃思邈前修世輕久不賞玄談物無求
當塗謝權寵置酒獨閑遊景在樞密十有餘年為侍中崔光盧昶游肇元暉尤
所知賞累遷積射將軍給事中延昌初東宮建兼太子屯騎校尉錄事皆如故
其年受勑撰門下詔書凡四十卷尚書元萇出為西安將軍雍州刺史請景為
司馬以景階次不及除錄事參軍襄威將軍帶長安令甚有惠政民吏稱之先
是太常劉芳與景等撰朝令未及班行別典儀注多所草創未成芳卒景纂成
其事及世宗崩召景赴京還修儀注拜謁者僕射加寧遠將軍又以本官兼中
書舍人後授步兵校尉仍舍人又勑撰太和之後朝儀已施行者凡五十餘卷
時靈太后詔依漢世陰鄧二后故事親奉廟祀與帝交獻景乃據正以定儀注
朝廷是之正光初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舍人如故時肅宗以講學之禮於國
子寺司徒崔光執經勑景與董紹張徹馮元興王延業鄭伯猷等俱為錄義事
畢又行釋奠之禮並詔百官作釋奠詩時以景作為美是年九月蠕蠕主阿那
瓌歸闕朝廷疑其位次高陽王雍訪景景曰昔咸寧中南單于來朝晉世處之
王公特進之下今日為班宜在蕃王儀同三司之間雍從之朝廷典章疑而不
決則時訪景而行初平齊之後光祿大夫高聰徙於北京中書監高允為之娉
妻給其資宅聰後為允立碑每云吾以此文報德足矣豫州刺史常綽以未盡
其美景尚允才器先為遺德頌司徒崔光聞而觀之尋味良久乃云高光祿平
日每矜其文自許報允之德今見常生此頌高氏不得獨擅其美也侍中崔光
安豐王延明受詔議定服章勑景參修其事尋進號冠軍將軍阿那瓌之還國

也境上遷延仍陳響乏遣尚書左丞元孚奉詔振恤阿那瓌執孚過柔玄奔于漠北遣尚書令李崇御史中尉兼右僕射元纂追討不及乃令景出塞經瓫山臨瀚海宣勑勒衆而返景經涉山水悵然懷古乃擬劉琨扶風歌十二首進號征虜將軍孝昌初兼給事黃門侍郎尋除左將軍太府少卿仍舍人固辭少卿不拜改授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徐州刺史元法僧叛入蕭衍衍遣其豫章王蕭綜入據彭城時安豐王延明爲大都督大行臺率臨淮王彧等衆軍討之既而蕭綜降附徐州清復遣景兼尚書持節馳與行臺都督觀機部分景經洛汭乃作銘焉是時尚書令蕭寶夤都督崔延伯都督北海王顥都督車騎將軍元恆芝等並各出討詔景詣軍宣旨勞問還以本將軍授徐州刺史杜洛周反於燕州仍以景兼尚書爲行臺與幽州都督平北將軍元譚以禦之景表求勒幽州諸縣悉入古城山路有通賊之處權發兵夫隨宜置戍以爲防遏又以頃來差兵不盡強壯今之三長皆是豪門多丁爲之今求權發爲兵肅宗皆從之進號平北將軍別勑譚西至軍都關北從盧龍塞據此二嶮以杜賊出入之路又詔景山中嶮路之處悉令捍塞景遣府錄事參軍裴智成發范陽三長之兵以守白嶼都督元譚據居庸下口俄而安州石離冗城斛鹽三戍兵反結洛周有衆二萬餘落自松岍赴賊譚勒別將崔仲哲等截軍都關以待之仲哲戰沒洛周又自外應之腹背受敵譚遂大敗諸軍夜散詔以景所部別將李琚爲都督代譚征下口降景爲後將軍解州任仍詔景爲幽安玄等四州行臺賊既南出鈔掠薊城景命統軍梁仲禮率兵士邀擊破之獲賊將御夷鎮軍主孫念恆都督李琚爲賊所攻薊城之北軍敗而死率屬城人禦之賊不敢逼洛周還據上谷授景平北將軍光祿大夫行臺如故洛周遣其都督王曹紇真馬叱斤等率衆薊南以掠人穀乃遇連雨賊衆疲勞景與都督于榮刺史王延年置兵粟園邀其走路大敗之斬曹紇真洛周率衆南趨范陽景與延年及榮復破之又遣別將重破之於州西虎眼泉擒斬及溺死者甚衆後洛周南圍范陽城人翻降執刺史延年及景送於洛周洛周尋爲葛榮所吞景又入榮榮破景得還朝永安初詔復本官兼黃門侍郎又攝著作固辭不就二年除中軍將軍正黃門先是參議正光壬子歷至是賜爵高陽子元顥內逼莊帝北巡景與侍中大司馬安豐王延明在禁中召諸親賓安慰京師顥入洛景仍居本位莊帝還宮解黃門普泰初除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祕書監以預詔命之勤封濮陽縣子後以例追承熙二年監議事景自少及老恆居事任清儉自守不營產業至於衣食取濟而已耽好經史愛翫文詞若遇新異之書殷勤求訪或復質買不問價之貴賤必以得爲期友人刁整每謂曰卿淸德自居不事家業雖儉約可尙將何以自濟也吾恐摯太常方餒於柏谷耳遂與衞將軍羊深矜其所乏乃率刁雙司馬彥邕李諧畢祖彥畢義顯等各出錢千文而爲買馬焉天平初遷鄴景匹馬從駕是時詔下三日戶四十萬狼狽就道收百官馬尚書丞郎已下非陪從者盡乘驢齊獻武王以景清貧特給車牛四乘妻孥方得達鄴後除儀同三司仍本將軍武定六年以老疾去官詔曰几杖爲禮安車致養敬齒尊賢其來尚矣景藝業該通文史淵洽歷事三京年彌五紀朝章言歸祿俸無餘家徒壁立宜從哀恤以旌元老可特給右光祿事力終其身八年薨景善與人交終始若一其遊處者皆服其深遠之度未曾見其矜吝之心好飲酒澹於榮利自得懷抱不事權門性和厚恭慎每讀書見韋弦之事深薄之危乃圖古昔可以鑒戒指事爲象讚而述之曰周雅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有朝隱大夫監戒斯文乃惕焉而懼曰夫道喪則世傾利重則身輕是故乘和體遜式銘方冊防微慎獨載象丹青信哉辭人之賦文晦而理明仰瞻高天聽卑視歸俯測厚地岳峻川渟誰其載之不私不畏誰其蹊之不陷不墮故善惡是徵物罔同異諭亢匪久人咸敬忌嗟乎唯地厚矣尚亦兢兢浩浩名位孰識其親搏之弗得聆之無聞故有戒於顯而急乎微好爵是智擧奢是惎身陷於祿利盲溺於是非或求欲而未厭或知足而不辭是故位高而勢愈迫正立而邪愈斂安有位極而危不萃邪榮而正不凋故悔多於地厚禍甚於天高夫悔未結誰肯曲躬夫禍未加誰肯累足固機發而後思圖車覆而後改躅改之無及故狡兔失穴思之在後故逆鱗易觸君子則不然體舒則懷卷視溺則思濟原夫人之度邈於無階之天勢位之危深於不測之地餌厚而躬不競爵降而心不俟

守書於已成，懼怨於未敗，雖盈而戒沖，通而慮滯，以知命爲遐齡，以樂天爲大惠，以戢智而從時，以懷愚而遊世，曲躬焉累足焉，苟行之，書已決矣，猶夜則思其計，晝則誦之口，亦明矣，故心必實其契，故能不同不誘，而弭謗於羣小，無毀無譽，而貽信於上帝，託身與金石俱堅，立名與天壤相敝，奮競無侵，優遊獨逝，夫如是，故綺閣金門，可安其宅，錦衣玉食，可頤其形，柳下三黜，不愠其色，子文三陟，不喜其情，而或者見居高可以持勢，欲乘高以據榮，見直道可以修己，欲專道以邀聲，夫去聲然後聲可立，豈矜道之所宣，慮危然後安可固，豈假道之所全，是以君子譽恃道不可以流聲，故去聲而懷道，譽專道不可以守勢，故去勢以崇道，何者，履道雖高，不得無亢，求聲雖道，不得無悔，然則聲奢繁，則實儉凋，功業進，則身迹退，如此，則精靈迷越，驕侈自親，情與道絕，事與勢隣，方欲役思以持勢，乘勢以求津，故利欲誘其情，禍難嬰其身，利欲交，則幽明以之變，禍難構，則智術無所陳，若然者，雖摩爵帝扃，焉得而寧之，雖結珮皇庭，焉得而榮之，故身道未究，而榮邪之徑已形，成功未立，而修正之術已生，禍福交蹇於人事，屯難頻萃於時情，忠介剖心於白日，耿節沉骨於幽靈，因斯愚智之所機，倚伏之所係，全亡之所依，其在遜順而已哉，嗚呼鑒之，嗚呼審之，景所著述數百篇，見行於世，删正晉司空張華博物志及撰儒林列女傳各數十篇云。

長子昶，少學識，有文才，早卒。

昶弟彪之，永安中司空行參軍。

史臣曰，瑗之好學博聞，彝爲邦彥，祖瑩幹能藝用，實曰時良，常景以文義見宗，著美當代，覽其遺業，可稱尚哉。

魏書卷八十二

魏書卷八十二考證

列傳第七十○魏收書闕，後人所補。

常景傳仍詔景爲幽安玄等四州行臺○一本等字上空一字

厥夫人之度邁于無階之天○北史人字下旁注云闕

魏書卷八十二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外戚第七十一上

賀訥 劉羅辰 姚黃眉 杜超 賀迷 閭毗
馮熙 李峻 李惠

夫右賢左戚，尙德尊功，有國者所以治天下也。殷肇王基，不藉莘氏爲佐；周成大業，未聞姒姓爲輔。及於漢世，外戚尤重，殺身傾族，相繼於兩京，乃至移其鼎靈，亂其邦國。魏文深以爲誡，明帝尙封禎。駮晉之楊駿，尋至爽宗。居上不以至公任物，在下徒用私寵要榮，顧積引大車，羸質任厚棟，所謂愛之所以害之矣。太祖初，賀訥有部衆之業，翼成皇祚；其餘或以勞勤，或緣恩澤。咸序其迹，擧外親之盛衰云爾。

賀訥，代人，太祖之元舅，獻明后之兄也。其先世爲君長，四方附國者數十部。祖紇，始有勳於國，尙平文女。父野干，尙昭成女遼西公主。昭成崩，諸部乖亂，獻明后與太祖及衞秦二王依訥。會苻堅使劉庫仁分攝國事，於是太祖還居獨孤部。訥總攝東部爲大人，遷居大寧，行其恩信，衆多歸之，侔於庫仁。苻堅假訥鷹揚將軍。後劉顯之謀逆，太祖聞之，輕騎北歸訥。訥見太祖，驚喜拜曰：「官家復國之後，當念老臣。」太祖笑荅曰：「誠如舅言，要不忘也。」訥中弟染干麤暴，忌太祖，常圖爲逆，每爲皇姑遼西公主擁護，故染干不得肆其禍心。於是諸部大人請訥兄弟求擧太祖爲主。染干曰：「在我國中，何得爾也！」訥曰：「帝，大國之世孫，興復先業，於我國中之福。常相持獎，立繼統勳，汝尙異議，豈是臣節！」遂與諸人勸進太祖登代王位于牛川。及太祖討吐突隣部，訥兄弟遂懷異圖，率諸部救之。帝擊之，大潰。訥西遁。衞辰遣子直力鞮征訥，訥告急請降。太祖簡精騎二十萬救之，遂徙訥部落及諸弟處之東界。訥又通於慕容垂，垂以訥爲歸善王。染干謀殺訥而代立，訥遂與染干相攻。垂遣子麟討之，敗染干於牛都，破訥於赤城。太祖遣師救訥，麟乃引退。訥從太祖平中原，拜安遠將軍。其後離散諸部，分土定居，不聽遷徙，其君長大人皆同編戶。訥以元舅，甚見尊重，然無統領。以壽終於家。

訥弟盧，亦從平中原，以功賜爵遼西公。太祖遣盧會衞王儀伐鄴，而盧自以太祖之季舅，不肯受儀節度。太祖遣使責之，盧遂忿恨，與儀司馬丁建構成其嫌，彌加猜忌。會太祖敕儀去鄴，盧亦引歸。太祖以盧爲廣川太守。盧性雄豪，恥居冀州刺史王輔下，襲殺輔，奔慕容德。德以爲幷州刺史、廣寧王。廣固敗，盧亦沒。

訥從父弟悅。初，太祖之居賀蘭部，下人情未甚附，唯悅擧部隨從，又密爲太祖祈禱天神，請成大業，出於誠至，太祖嘉之，甚見寵待。從平中原，以功賜爵鉅鹿侯，進爵北新卒。

子泥，襲爵，後降爲肥如侯。太祖崩，京師草草，泥出擧烽於安陽城北，賀蘭部人皆往赴之。太宗卽位，乃罷。詔泥與元渾等八人拾遺左右，與北新侯安同持節行幷定二州，劾奏幷州刺史元六頭等，皆伏罪，州郡肅然。後從世祖征赫連昌，以功進爵爲琅邪公，軍國大議，每參預焉。又征蠕蠕，爲別道將，坐逗賊不進，詐增虜首，斬，贖爲庶人。久之，拜光祿勳，爲外都大官，復本爵。卒於官。

子醜建，襲。

劉羅辰，代人，宣穆皇后之兄也。父眷，爲北部大人，帥部落歸國。羅辰有智謀，謂眷曰：「從兄顯，忍人也，願早圖之。」眷不以爲意。後庫仁子顯殺眷而代立，又謀逆。及太祖卽位，討顯于馬邑，追至彌澤，大破之，後奔慕容麟，麟徙之中山。羅辰率騎奔太祖。顯恃部衆之彊，每謀爲逆，羅辰輒先聞奏，以此特蒙寵念。尋拜南部大人。從平中原，以前後勳賜爵永安公。以軍功除征東將軍、定州刺史。卒，謚曰敬。

子殊暉，襲爵，位幷州刺史。卒。

子求引，位武衞將軍。卒，謚曰貞。

子尒頭，位魏昌、廮陶二縣令，贈鉅鹿太守。子仁之，自有傳。

姚黃眉，姚興之子，太宗昭哀皇后之弟也。姚泓滅，黃眉閒來歸，太宗厚禮待之，賜爵隴西公，尙陽翟公主，拜駙馬都尉，賜隸戶二百。世祖卽位，遷內都大官。後拜太常卿。卒，贈雍州刺史、隴西王，謚曰獻，陪葬金陵。黃眉寬和溫厚，希言得失，世祖悼惜之，故贈有加禮。

杜超字祖仁魏郡鄴人密皇后之兄也少有節操泰常中爲相州別駕奉使京師時以法禁不得與后通問始光中世祖思念舅氏以超爲陽平公尚南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大鴻臚卿車駕數幸其第賞賜巨萬神䴥三年以超行征南大將軍太宰進爵爲王鎮鄴追加超父豹鎮東大將軍陽平景王母曰鉅鹿惠君眞君五年超爲帳下所害世祖臨其喪哀慟者久之謚曰威王

長子道生賜爵城陽侯後爲秦州刺史進爵河東公

道生弟鳳皇襲超爵加侍中特進世祖追思超不已欲以鳳皇爲定州刺史鳳皇不願違離闕庭乃止

鳳皇弟道儁賜爵發干侯鎮枋頭除兗州刺史

超既薨復授超從弟遺侍中安南將軍開府相州刺史入爲內都大官進爵廣平王遺性忠厚頻歷州郡所在著稱薨贈太傅謚曰宣王

長子元寶位司空元寶弟胤寶司隸校尉元寶又進爵京兆王及歸而父遺喪明當入謝元寶欲以表聞高宗未知遺薨怪其遲召之元寶將入時人止之曰宜以家憂自辭元寶欲見其寵不從遂冒哀而入未幾以謀反伏誅親從皆斬唯元寶子世衡逃免時朝議欲追削超爵位中書令高允上表理之後兗州故吏汲宗等以道儁遺愛在人前從坐受誅委骸土壤求得收葬書奏詔義而聽之贈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南康公謚曰昭

世衡襲遺公爵

賀迷代人從兄女世祖敬哀皇后皇后生恭宗初后少孤無父兄近親唯迷以從父故襲賜爵長鄉子卒贈光祿大夫五原公

閭毗代人本蠕蠕人世祖時自其國來降毗即恭皇后之兄也皇后生高宗高宗太安二年以毗爲平北將軍賜爵河東公弟紇爲寧北將軍賜爵零陵公其年並加侍中進爵爲王毗征東將軍評尚書事紇征西將軍中都大官自餘子弟賜爵爲王者二人公五人侯六人子三人同時受拜所以隆崇舅氏當世榮之和平二年追謚后祖父延襄康公父辰定襄懿王毗薨贈太尉追贈毗妻河東王妃

子惠襲紇薨贈司空

子豆後賜名莊太和中初立三長以莊爲定戶籍大使甚有時譽十六年例降爵後爲七兵尚書卒

紇弟染位外都大官冀州刺史江夏公卒先是高宗以乳母常氏有保護功旣即位尊爲保太后後尊爲皇太后興安二年太后兄英字世華自肥如令超爲散騎常侍鎮軍大將軍賜爵遼西公弟喜鎮東大將軍祠曹尚書帶方公三妹皆封縣君妹夫王睹爲平州刺史遼西公追贈英祖父符堅扶風太守亥爲鎮西將軍遼西簡公渤海太守澄爲侍中征東大將軍太宰遼西獻王英母許氏博陵郡君遣兼太常盧度世持節改葬獻王於遼西樹碑立廟置守冢百家太安初英爲侍中征東大將軍太宰進爵爲王喜左光祿大夫改封燕郡從兄泰爲安東將軍朝鮮侯訢子伯夫散騎常侍選部尚書次子員金部尚書喜子振太子庶子三年英領太師評尚書事內都大官伏寶泰等州刺史五年詔以太后母宋氏爲遼西王太妃和平元年喜爲洛州刺史初英事宋不能謹而睹奉宋甚至就食於和龍無車牛宋疲不進睹負宋於笈至是宋於英等薄不如睹之篤謂太后曰何不王睹而黜英太后曰英爲長兄門戶主也家內小小不順何足追計睹雖盡力故是他姓奈何在英上本州郡公亦足報耳天安中英爲平州刺史訢爲幽州刺史伯夫進爵范陽公英黷貨徙燉煌諸常自興公及[illegible]至是皆以親疏受爵賜田宅時爲隆盛後伯夫爲洛州刺史以贓汙欺妄徵斬於京師承明元年徵英復官薨謚遼西平王始英之徵也夢日墜其所居黃山下水中村人以車牛挽致不能出英獨抱載而歸聞者異之後員與伯夫子禽可共爲飛書誣謗朝政事發有司執憲刑及五族高祖以昭太后故罪止一門訢年老赦免歸家恕其孫一人扶養之給奴婢田宅其家僮入者百人金錦布帛數萬計賜尚書以下宿衛以上其女壻及親從在朝皆免官歸本鄉十一年高祖文明太后以昭太后故悉出其家前後沒入婦女以喜子振試守正平郡卒

馮熙字晉昌長樂信都人文明太后之兄也祖文通僭在海夷傳世祖平遼海

熙父朗內徙官至秦雍二州刺史遼西郡公坐事誅文明太后臨朝追贈假黃鉞太宰燕宣王立廟長安熙生於長安爲姚氏魏母所養以叔父樂陵公邈因戰入蠕蠕魏母攜熙逃避至氐羌中撫育年十二好弓馬有勇幹氐羌皆歸附之魏母見其如此將還長安始就博士學問從師受孝經論語好陰陽兵法及長游華陰河東二郡閒性汎愛不拘小節人無士庶來則納之熙姑先入掖庭爲始祖左昭儀妹爲高宗文成帝后即文明太后也使人外訪知熙所在徵赴京師拜冠軍將軍賜爵肥如侯尚恭宗女博陵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出爲定州刺史進爵昌黎王顯祖即位爲太傅累拜內都大官高祖即位文明太后臨朝王公貴人登進者衆高祖乃承旨皇太后以熙爲侍中太師中書監領祕書事熙以頻履師傅又中宮之寵爲羣情所駭心不自安乞轉外任文明太后亦以爲然於是除車騎大將軍開府都督洛州刺史侍中太師如故洛陽雖經破亂而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在至熙與常伯夫相繼爲州廢毀分用大至頹落熙爲政不能仁厚而信佛法自出家財在諸州鎮建佛圖精舍合七十二處寫一十六部一切經延致名德沙門日與講論精勤不倦所費亦不貲而在諸州營塔寺多在高山秀阜傷殺人牛有沙門勸止之熙曰成就後人唯見佛圖焉知殺人牛也其北邙寺碑文中書侍郎賈元壽之詞高祖頻登北邙寺親讀碑文稱爲佳作熙爲州因事取人子女爲奴婢有容色者幸之爲妾有子女數十人號爲貪縱後求入朝授內都大官太師如故熙事魏母孝謹如事所生魏母卒乃散髮徒跣水漿不入口三日詔不聽服熙表求依趙氏之孤高祖以熙情難奪聽服齊衰期後以例降改封京兆郡公高祖納其女爲后曰白虎通云王所不臣數有三謂妻之父母抑言其一此所謂供承宗廟不欲奪私心然吾季著於春秋無臣體於往牒既許通體之一用開至尊之敬比長秋配極陰政既敷未聞有司陳奏斯式可詔太師睽臣從禮又勒集書造儀付外高祖前後納熙三女二爲后一爲左昭儀由是馮氏寵貴益隆賞賜累巨萬高祖每詔熙上書不臣入朝不拜熙上書如舊熙於後遇疾綿寢四載詔遣醫問道路相望車駕亦數臨幸焉將還洛高祖親與熙別見其困篤歔欷流涕敕宕昌公王遇曰太師萬一即可監護喪事十九年薨於代車駕在淮南留臺表聞還至徐州乃舉哀爲制緦服詔有司豫辦凶儀并開魏京之墓令公主之柩俱向伊洛凡所營送皆公家爲備又勑代給綵帛前後六千匹以供凶用皇后詣代都赴哭太子恂亦赴代哭弔將葬贈假黃鉞侍中都督十州諸軍事大司馬太尉冀州刺史加黃屋左纛備九錫前後部羽葆鼓吹皆依晉太宰安平獻王故事有司奏諡詔曰可以威彊恢遠曰武奉謚於公柩至洛七里澗高祖服衰往迎叩靈悲慟而拜焉葬日送臨墓所親作誌銘主生二子誕修

誕字思政修字寶業皆姿質妍麗年纔十餘歲文明太后俱引入禁中申以教誡然不能習讀經史故兄弟並無學術徒整飾容儀寬雅恭謹而已誕與高祖同歲幼侍書學仍蒙親待尚帝妹樂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侍中征西大將軍南平王修侍中鎮北大將軍尚書東平公又除誕儀曹尚書知殿中事及罷庶姓王誕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中軍將軍特進改封長樂郡公誕拜官高祖立於庭遙受其拜既訖還室修降爲侯誕與修雖並長宮禁而性趣乖別誕性淳篤修乃浮競誕亦未能誨督其過然時言於太后高祖嚴責之至於楚捶由是陰懷毒恨遂結左右有憾於誕者求藥欲因食害誕事覺高祖自詰之具得情狀誕引過謝乞全修命高祖以誕父老又重其意不致於法撻之百餘黜爲平城百姓脩妻司空穆亮女也求離婚請免官高祖引管葬事皆不許高祖寵誕每與誕同輿而載同案而食同席坐臥彭城王勰北海王詳雖直禁中然親近不及十六年以誕爲司徒高祖既深愛誕除官日親爲制三讓表并啓將拜又爲其章謝辭加車騎大將軍太子太師十八年高祖謂其無師傅獎導風誕深自誨責從駕南伐十九年至鍾離誕遇疾不能侍從高祖日省問醫藥備加時高祖銳意臨江乃命六軍發鍾離南轅與誕泣訣左右皆入無不掩涕時誕已惙然彊坐視高祖悲而淚不能下言夢太后來呼臣高祖嗚咽執手而出遂行是日去鍾離五十里許昏時告誕薨問高祖哀不自勝時崔慧景裴叔業軍在中淮去所次不過百里高祖乃輕駕西還從者數千人夜至誕薨所撫屍哀慟若喪至戚達旦聲淚不絕從者亦迭舉音明告蕭鸞鍾離戍主蕭惠休惠休

遣其太守李慰詔求棺於城中及歛送舉高祖以所服衣幍充襚親自臨視徹樂去膳宣勑六軍止臨江之駕高祖親北度慟哭極哀詔侍臣一人兼大鴻臚送柩至京禮物轜儀徐州備造陵兆葬事下洛候設喪至洛陽車駕猶在鍾離詔留守賜賻物布帛五千匹穀五千斛以供葬事贈假黃鉞使持節大司馬領司徒侍中都督太師駙馬公如故加以殊禮備錫九命依晉大司馬齊王攸故事有司奏諡詔曰案諡法善行仁德曰元柔克有光曰懿昔貞惠兼美受二諡之榮忠武雙徽錫兩號之茂式準前迹宜契具瞻既自少綢繆知之惟朕案行定名諡曰元懿帝又親為作碑文及挽歌詞皆窮美盡哀事過其厚車駕還京詔曰馮大司馬已就墳塋永潛幽室宿草之哭何能忘之遂親臨誕墓停車而哭使彭城王勰詔群官脫朱衣服單衣介幘陪哭司徒貴者示以朋友微者示如寮佐公主貞厚有禮度產二男長子穆

穆字孝和襲熙爵避皇子愉封改扶風郡公尚高祖女順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員外通直散騎常侍穆與叔輔興不和輔興亡贈相州刺史祖載在庭而穆方高車良馬恭受職命賓寮滿堂忻笑自若為御史中尉東平王匡所劾後位金紫光祿大夫遇害河陰贈司空雍州刺史

子冏字景昭襲爵昌黎王尋以庶姓罷王仍襲扶風郡公

子皭字子潢齊受禪例降

穆弟顥襲父誕長樂郡公

脩弟聿字寶興廢后同產兄也位黃門郎信都伯後坐妹廢免為長樂百姓世宗時卒於河南尹

聿同產弟夙幼養於宮文明太后特加愛念數歲賜爵至北平王拜太子中庶子出入禁闥寵侔二兄高祖親政後恩寵稍衰降爵為侯幽后立乃復敘用后死亦宂散卒贈青州刺史崔光之兼黃門也與聿俱直光每謂之曰君家富貴太盛終必衰敗聿云我家何負四海乃呪我也光云以古推之不可不慎時熙為太保誕司徒太子太傅脩侍中尚書聿黃門廢后在位禮愛未弛是後歲餘脩以罪棄熙誕喪亡后廢聿退時人以為盛必衰也

李峻字珍之梁國蒙縣人元皇后兄也父方叔劉義隆濟陰太守高宗遣閭使諭之峻與五弟誕嶷雅白永等前後歸京師拜峻鎮西將軍涇州刺史頓丘公雅嶷誕等皆封公位顯後進峻爵為王徵為太宰薨

李惠中山人思皇后之父也父蓋少知名歷位殿中都官二尚書左將軍南郡公初世祖妹武威長公主故涼王沮渠牧犍之妻世祖平涼州頗以公主通密計助之故寵遇差隆詔蓋尚焉蓋妻與氏以是而出是後蓋加侍中駙馬都尉殿中都官尚書左僕射卒官贈征南大將軍定州刺史中山王諡曰莊惠弱冠襲父爵妻襄城王韓頹女生二女長即后也惠歷位散騎常侍侍中征西大將軍秦益二州刺史進爵為王轉雍州刺史征南大將軍加長安鎮大將惠長於思察雍州廳事有燕爭巢鬭已累日惠令人掩獲試命綱紀斷之並辭曰此乃上智所測非下愚所知惠乃使卒以弱竹彈兩燕既而一去一留惠笑謂吏屬曰此留者自計為巢功重彼去者既經楚痛理無留心群下伏其聰察人有負鹽負薪者同釋重擔息於樹陰二人將行爭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惠遣爭者出顧謂州綱紀曰此羊皮可拷知主乎群下以為戲言咸無答者惠令人置羊皮席上以杖擊之見少鹽屑曰得其實矣使爭者視之負薪者乃伏而就罪凡所察究多如此類由是吏民莫敢欺犯後為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王如故歷政有美績惠素為文明太后所忌誣惠將南叛誅之惠二弟初樂與惠諸子同戮後妻梁氏亦死青州盡沒其家財惠本無釁故天下冤惜焉

惠從弟鳳為定州刺史安樂王長樂主簿後長樂以罪賜死時卜筮者河間邢瓚辭引鳳云長樂不軌鳳為謀主伏誅惟鳳弟道念與鳳子及兄弟之子皆逃免後遇赦乃出太和十二年高祖將爵舅氏詔訪存者而惠諸從以再罹孥戮難於應命唯道念敢先詣闕乃申后妹及鳳兄弟子女之存者於是賜鳳子屯爵柏人侯安祖浮陽侯興祖安喜侯道念真定侯從弟寄生高邑子皆加將軍十五年安祖昆弟四人以外戚蒙見詔謂曰卿之先世內外有犯得罪於時然官必用才以親非興邦之選外氏之寵超於末葉從今已後自非奇才不得復外戚謬班抽舉既無殊能今且可還後例降爵安祖等改侯為伯並去軍號高

祖奉馮氏過厚於李氏過薄舅家了無敘用朝野人士所以竊議太常高閭顯言於禁中及世宗寵隆外家並居顯位乃惟高祖舅氏存己不霑恩澤景明末特詔與祖為中山太守正始初詔追崇惠為使持節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中山公太常考行上言案謚法武而不遂曰壯謚曰壯公與祖自中山遷燕州刺史卒以兄安祖子侃晞為後襲先封南郡王後以庶姓罷王改為博陵郡公侃晞為莊帝所親幸拜散騎常侍嘗食典御帝之圖尒朱榮侃晞與魯安等持刀於禁內殺榮及莊帝蒙塵侃晞奔蕭衍

魏書卷八十三上

魏書卷八十三上考證

列傳第七十一上○魏收書外戚傳上亡後人所補

賀訥傳父野干○干監本誤于今改正

馮熙傳左右皆入○入監本誤人今改正

魏書卷八十三上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外戚第七十一下

高肇　于勁　胡國珍　李延寔

高肇字首文文昭皇太后之兄也自云本渤海蓨人五世祖顧晉永嘉中避亂入高麗父颺字法修高祖初與弟乘信及其鄉人韓內冀富等入國拜厲威將軍河間子乘信明威將軍俱待以客禮賜奴婢牛馬綵帛遂納颺女是爲文昭皇后生世宗颺卒景明初世宗追思舅氏徵肇兄弟等錄尚書事北海王詳等奏颺宜贈左光祿大夫賜爵渤海公謚曰敬其妻蓋氏宜追封清河郡君詔可又詔颺嫡孫猛襲渤海公爵封肇平原郡公肇弟顯澄城郡公三人同日受封始世宗未與舅氏相接將拜爵乃賜衣幘引見肇顯於華林都亭皆甚惶懼舉動失儀數日之間富貴赫奕是年咸陽王禧誅財物珍寶奴婢田宅多入高氏未幾肇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冀州大中正尚世宗姑高平公主遷尚書令肇出自夷土時望輕之及在位居要留心百揆孜孜無倦世咸謂之爲能世宗初六輔專政後以咸陽王禧無事構逆由是遂委信肇肇既無親族頗結朋黨附之者旬月超昇背之者陷以大罪以北海王詳位居其上構殺之又說世宗防衛諸王殆同囚禁時順皇后暴崩世議言肇爲之皇子昌薨僉謂王顯失於醫療承肇意旨及京兆王愉出爲冀州刺史畏肇恣擅遂至不軌肇又譖殺彭城王勰由是朝野側目咸畏惡之因此專權與奪任己又嘗與清河王懌於雲龍門外廡下忿諍大至紛紜太尉高陽王雍和止之高后既立愈見寵信肇既當衡軸每事任己本無學識動違禮度好改先朝舊制出情妄作減削封秩抑黜勳人由是怨聲盈路矣延昌初遷司徒雖貴登台鼎猶以去要快快形乎辭色衆咸嗤笑之父兄封贈雖久竟不改瘞三年乃詔令遷葬肇不自臨赴唯遣其兄子猛改服詣代遷葬於鄉時人以肇無識哂而不責也其年大舉征蜀以肇爲大將軍都督諸軍爲之節度與都督甄琛等二十餘人俱面辭世宗於東堂親奉規略是日肇所乘駿馬停於神虎門外無故驚倒轉臥渠中鞍具瓦解衆咸怪異肇出惡焉四年世宗崩赦罷征軍肅宗與肇及征南將軍元遙等書稱諱言以告凶問肇承變哀慟非唯仰慕亦私憂身禍朝夕悲泣至于羸悴將至宿瀍澗驛亭家人夜迎省之皆不相視直至闕下衰服號哭昇太極殿奉喪盡哀太尉高陽王先居西柏堂專決庶事與領軍于忠密欲除之潛備壯士直寢邢豹伊瓮生等十餘人於舍人省下肇哭梓宮訖於百官前引入西廊清河王懌任城王澄及諸王等皆竊言目之肇入省壯士搤而拉殺之下詔暴其罪惡又云刑書未及便至自盡自餘親黨悉無追問削除職爵葬以士禮及昏乃於廁門出其尸歸家初肇西征行至函谷車軸中折從者皆以爲不獲吉還也靈太后臨朝令特贈營州刺史永熙二年出帝贈使持節侍中中外諸軍事太師大丞相太尉公錄尚書事冀州刺史

肇子植自中書侍郎爲濟州刺史率州軍討破元愉別將有功當蒙封賞不受云家荷重恩爲國致效是其常節何足以膺進陟之報懇惻發於至誠歷青相朔恆四州刺史卒植頻莅五州皆清能著稱當時號爲良刺史贈安北將軍冀州刺史

肇長兄琨早卒襲颺封渤海郡公贈都督五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冀州刺史詔其子猛襲

猛字豹兒尚長樂公主即世宗同母妹也拜駙馬都尉歷位中書令出爲雍州刺史有能名入爲殿中尚書卒贈司空冀州刺史出帝時復贈太師大丞相錄尚書事公主無子猛先在外有男不敢令主知臨終方言之年幾三十矣乃召爲喪主尋卒無後

琨弟偃字仲游太和十年卒正始中贈安東將軍都督青州刺史謚曰莊侯景明四年世宗納其女爲貴嬪及于順皇后崩永平元年立爲皇后二年八座奏封后母王氏爲武邑郡君

偃弟壽早卒壽弟即肇也

肇弟顯侍中高麗國大中早卒

于勁字鍾葵太尉拔之子頗有武略以功臣子又以功績位沃野鎮將賜爵富

晶子拜征虜將軍世宗納其女爲后封太原郡公妻劉氏爲章武郡君後拜征北將軍定州刺史卒贈司空謚曰恭莊公自栗磾至勁累世貴盛一皇后四贈公三領軍二尚書令三開國公勁雖以后父但以順后早崩竟不居公輔子暉字宣明后母弟也少有氣幹襲爵位汾州刺史暉善事人爲尒朱榮所親以女妻其子長孺歷侍中河南尹後兼尚書僕射東南道行臺與齊獻武王討平羊侃於兗州元顥入洛害之

勁弟天恩位內行長遼西太守卒贈平東將軍燕州刺史

天恩子仁生位太中大夫

仁生子安定平原郡太守高平郡都將卒

胡國珍字世玉安定臨涇人也祖略姚興渤海公姚逵平北府諮議參軍父淵赫連屈丐給事黃門侍郎世祖克統萬淵以降款之功賜爵武始侯後拜河州刺史國珍少好學雅尚清儉太和十五年襲爵例降爲伯女以選入掖庭生肅宗即靈太后也肅宗踐阼以國珍爲光祿大夫靈太后臨朝加侍中封安定郡公給田第賜帛布綿縠奴婢車馬牛甚厚追崇國珍妻皇甫氏爲京兆郡君置守冢十戶尚書令任城王澄奏安定公屬尊望重親賢羣矚宜出入禁中參諮大務詔可乃令入決萬幾尋進位中書監儀同三司侍中如故賞賜累萬又賜絹歲八百疋妻梁四百匹男女姊妹兄弟各有差皆極豐贍國珍與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太保廣平王懷入居門下同釐庶政詔依漢車千秋晉安平王故事給步挽一乘自掖門至于宣光殿得以出入并備几杖後與侍中崔光俱授帝經侍直禁中國珍尋上表陳刑政之宜詔皆施行延和初加國珍使持節都督雍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靈太后以國珍年老不欲令其在外且欲示以方面之榮竟不行遷司徒公侍中如故就宅拜之靈太后肅宗率百寮幸其第宴會極歡又追京兆郡君爲秦太上君太上君景明三年薨於洛陽於此十六年矣太后以太上君墳瑩卑局更增廣爲起塋域門闕碑表侍中崔光等奏案漢高祖母始謚曰昭靈夫人後爲昭靈后薄太后母曰靈文夫人皆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今秦太上君未有尊謚陵寢孤立即秦君名宜上終稱兼設掃衛以慰情典請上尊謚曰孝穆權置園邑三十戶立長丞奉守太后從之封國珍繼室梁氏爲趙平郡君元乂妻拜爲女侍中封新平郡君又從封馮翊君國珍子祥妻長安縣公主即清河王懌女也國珍年雖篤老而雅敬佛法時事齋潔自彊禮拜至於出入侍從猶能跨馬據鞍神龜元年四月七日步從所建佛像發第至閶闔門四五里八日又立觀像晚乃肯坐勞熱增甚因遂寢疾靈太后親侍藥膳十二日薨年八十給東園溫明祕器五時朝服各一具衣一襲贈布五千匹錢一百萬蠟千斤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太后還宮成服於九龍殿遂居九龍寢室肅宗服小功服舉哀於太極東堂又詔自始薨至七七皆爲設千僧齋令七人出家百日設萬人齋二七人出家先是巫覡言將有凶勸令爲厭勝之法國珍拒而不從云吉凶有定分唯脩德以禳之臨死與太后訣云母子善治天下以萬人之心勿視大臣面也殷勤至於再三又及其子祥云我唯有一子死後勿如比來威抑之靈太后以其好戲時加威罰國珍故以爲言始國珍欲就祖父西葬舊鄉後緣前世諸胡多在洛葬有終洛之心崔光嘗對太后前問國珍公萬年後爲在此安厝爲歸長安國珍言當陪葬天子山陵及病危太后請以後事竟言還安定語遂惛忽太后問清河王懌與崔光等議去留懌等皆以病亂請從先言太后猶記崔光昔與國珍言遂營墓於洛陽太后雖外從衆議而深追臨終之語云我公之遠慕二親亦吾之思父母也追榮假黃鉞使持節侍中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太尉公司州牧號太上秦公加九錫葬以殊禮給九旒鸞輅虎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轀輬車謚文宣公賜物三千段粟一千五百石又詔贈國珍祖父兄父兄下逮從子皆有封職持節就安定監護喪事靈太后迎太上君神柩還第與國珍俱葬贈襚一與國珍同及國珍神主入廟詔太常權給以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初國珍無男養兄真子僧洗爲後後納趙平君生子祥

祥字元吉襲封故事世襲例皆減邑唯祥獨得全封趙平君薨給東園祕器肅宗服小功服舉哀于東堂靈太后服齊衰期葬於太上君墓左不得祔合祥歷位殿中尚書中書監侍中改封東平郡公薨贈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謚曰

孝景.
僧洗字湛輝封愛德縣公位中書監侍中改封濮陽郡公僧洗自永安後廢棄不預朝政天平四年薨詔給東園祕器贈太師太尉公錄尚書事雍州刺史諡曰孝真.

長子暉字惠歸襲國珍先爵改爲臨涇伯後進爲公歷岐涇二州刺史卒諡曰孝穆女爲清河王亶妃生孝靜皇帝武定初贈太師太尉公錄尚書事諡曰孝昭.

子虔字僧敬元乂之廢靈太后虔時爲千牛備身與備身張車渠等謀殺乂事發乂殺車渠等虔坐遠徙靈太后反政徵爲吏部郎中太后好以家人禮與親族宴戲虔常致諫由是後宴讌多不預焉出爲涇州刺史封安陽縣侯興和三年以帝元舅超遷司空公薨贈太傅太尉公尚書僕射徐州刺史諡曰宣葬日百官會葬棨與送於郭外.

子長粲.

李延寔字禧隴西人尚書僕射沖之長子性溫良少爲太子舍人世宗初襲父爵清泉縣侯累遷左將軍光州刺史莊帝卽位以元舅之尊超授侍中太保封濮陽郡王延寔以太保犯祖諱又以王爵非庶姓所宜抗表固辭徙封濮陽郡公改授太傅尋轉司徒公出爲使持節侍中太傅錄尚書事青州刺史尒朱兆入洛棨與幽縶以延寔外戚見害於州館出帝初歸葬洛陽贈使持節侍中太師太尉公錄尚書事都督雍州刺史諡曰孝懿.

長子彧字子文尚莊帝姊豐亭公主封東平郡公位侍中左光祿大夫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廣州刺史彧任俠交遊輕薄無行尒朱榮之死也武毅之士皆彧所進孝靜初以罪棄市.

史臣曰三五哲王深防遠慮舅甥之國罕執鈞衡母后之家無聞傾敗爰及後世顚覆繼軌蓋由進不以禮故其斃亦速其閒或不能泯舊基弗虧先構者蓋處之以道遠權之所致也.

魏書卷八十三下

魏書卷八十三下考證

列傳第七十一下○魏收書外戚傳下亡史臣論全用隋書外戚傳.

高肇傳高麗國大中○北史作高麗國大中正此脫去正字.

魏書卷八十三下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儒林第七十二

梁越　盧醜　張偉　梁祚　平恆　陳奇　常爽

劉獻之　張吾貴　劉蘭　孫惠蔚　徐遵明　董徵　刁沖

盧景裕　李同軌　李業興

自晉永嘉之後運鍾喪亂宇內分崩羣兇肆禍生民不見俎豆之容黔首唯覩戎馬之跡禮樂文章埽地將盡而契之所感斯道猶存高才有德之流自强蓬蓽鴻生碩儒之輩抱器晦己太祖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爲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豈不以天下可馬上取之不可以馬上治之爲國之道文武兼用毓才成務意在茲乎聖達經猷蓋爲遠矣四年春命樂師入學習舞釋菜于先聖先師太宗世改國子爲中書學立教授博士世祖始光三年春別起太學於城東後徵盧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舉才學於是人多砥尙儒林轉興顯祖天安初詔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詔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太和中改中書學爲國子學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詔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高祖欽明稽古篤好墳典坐輿據鞍不忘講道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崔光邢巒之徒以文史達其餘涉獵典章閑集詞翰莫不縻以好爵動貽賞眷於是斯文鬱然比隆周漢世宗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於四門大選儒生以爲小學博士員四十人雖黌宇未立而經術彌顯時天下承平學業大盛故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對揚王庭每年逾衆神龜中將立國學詔以三品以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選未及簡置仍復停寢正光三年乃釋奠於國學命祭酒崔光講孝經始置國子生三十六人暨孝昌之後海內淆亂四方校學所存無幾永熙中復釋奠於國學又於顯陽殿詔祭酒劉廞講孝經黃門李郁說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復置生七十二人及遷都於鄴國子置生三十六人至於興和武定之世寇難既平儒業復光矣漢世鄭玄並爲衆經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玄易書詩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王肅易亦間行焉晉世杜預注左氏預玄孫坦坦弟驥於劉義隆世並爲靑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自梁越以下傳受講說者甚衆今舉其知名者附列於後云

梁越字玄覽新興人也少而好學博綜經傳無所不通性純和篤信行無擇善國初爲禮經博士太祖以其謹厚舉動可則拜上大夫命授諸皇子經書太宗即祚以師傅之恩賜爵祝阿侯後出爲鴈門太守獲白雀以獻拜光祿大夫卒子弼早卒

弼子恭襲降爲雲中子無子爵除

盧醜昌黎徒河人襄城王魯元之族也世祖之爲監國醜以篤學博聞入授世祖經後以師傅舊恩賜爵濟陰公除鎮軍將軍拜尙書加散騎常侍出爲河內太守延和二年冬卒闕　初中山襲爵太和中以老疾自免

子升頭襲爵後例降

張偉字仲業小名翠螭太原中都人也高祖敏晉祕書監偉學通諸經講授鄉里受業者常數百人儒謹汎納勤於教訓雖有頑固不曉問至數十偉告喩殷勤曾無慍色常依附經典教以孝悌門人感其仁化事之如父性恬平不以夷嶮易操淸雅篤愼非法不言世祖時與高允等俱被辟命拜中書博士轉侍郎大將軍樂安王範從事中郎馮翊太守還仍爲中書侍郎本國大中正使酒泉慰勞沮渠無諱還遷散騎侍郎聘劉義隆還拜給事中建威將軍賜爵成皋子出爲平東將軍營州刺史進爵建安公卒贈征南將軍幷州刺史謚曰康在州郡以仁德爲先不任刑罰淸身率下宰守不敢爲非

子仲慮太和初假給事中高麗副使尋假散騎常侍高麗使後出爲章武太守加寧遠將軍

仲慮第仲讎學尙有父風著倉雅林說太和中官至侍御長坐事徙西裔道死

梁祚北地泥陽人父劭皇始二年歸國拜吏部郎出為濟陽太守至祚居趙郡祚篤志好學歷治諸經尤善公羊春秋鄭氏易常以教授有儒者風而無當世之才與幽州別駕平恆有舊又姊先適范陽李氏遂攜家人僑居於薊積十餘年雖羈旅貧窘而著述不倦恆時相請屈與論經史辟祕書中散稍遷祕書令為李訢所排擯退為中書博士後出為統萬鎮司馬徵為散令撰并陳壽三國志名曰國統又作代都賦頗行於世清貧守素不交勢貴年八十七太和十二年卒

子元吉有父風

少子重歷碎職後為相州鎮北府參軍事

平恆字繼叔燕國薊人祖視父儒並仕慕容為通宦恆耽勤讀誦研綜經籍鉤深致遠多所博聞自周以降暨於魏世帝王傳代之由貴臣升降之緒皆撰錄品第商略是非號曰略注合百餘篇好事者覽之咸以為善焉安貧樂道不以屢空改操徵為中書博士久之出為幽州別駕廉貞寡欲不營資產衣食至常不足妻子不免飢寒後拜著作佐郎遷祕書丞時高允為監河閒邢祜北平陽嘏河東裴宗廣平程駿金城趙元順等為著作佐郎雖才學互有短長然俱為稱職並號長者允每稱博通經籍無過恆也恆即劉彧將軍王玄謨舅子恆三子並不率父業好酒自棄恆常忿其世衰植杖巡舍側崗而哭不為營事婚宦任意官娶故仕聘濁碎不得及其門流恆婦弟鄧宗慶及外生孫玄明等每以為言恆曰此輩會是衰頓何煩勞我乃別構精廬并置經籍於其中一奴自給妻子莫得而往酒食亦不與同時有珍美呼時老東安公刁雍等共飲噉之家人無得嘗焉太和十年以恆為祕書令而恆固請為郡未授而卒時年七十六贈平東將軍幽州刺史都昌侯諡曰康

子壽昌太和初祕書令史稍遷荆州征虜府錄事參軍

陳奇字修奇河北人也自云晉涼州刺史驤之八世孫祖刃仕慕容垂奇少孤家貧而奉母至孝齠亂聰識有夙成之美性氣剛亮與俗不羣愛翫經典博通墳籍常非馬融鄭玄解經失旨志在著述五經始注孝經論語頗傳於世為搢紳所稱與河閒邢祜同召赴京時祕書監游雅素聞其名始頗好之引入祕省欲授以史職後與奇論典誥及詩書雅贊扶馬鄭至於易訟卦天與水違行雅曰自蔥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易之所及自蔥嶺以東耳奇曰易理綿廣包含宇宙若如公言自蔥嶺以西豈東向望天哉奇執義非雅每如此類終不苟從雅性護短因以為嫌嘗眾辱奇或爾汝之或指為小人奇曰公身為君子奇身且小人耳雅曰君言身且小人君祖父是何人也奇曰祖燕東部侯釐雅質奇曰侯釐何官也奇曰三皇不傳禮官名豈同哉故昔有雲師火正鳥師之名以斯而言世革則官異時易則禮變公為皇魏東宮內侍長侍長竟何職也由是雅深憾之先是勑以奇付雅令銓補祕書雅既惡之遂不復敘用焉奇冗散數年高允與奇讎溫古籍嘉其遠致稱奇通識非凡學所窺允微勸雅曰君朝望具瞻何為與野儒辨簡牘章句雅謂允有私於奇曰君寧黨小人也乃取奇所注論語孝經焚於坑內奇曰公貴人不乏樵薪何乃燃奇論語雅愈怒因告京師後生不聽傳授而奇無降志亦評雅之失雅製昭皇太后碑文論后名字之美比諭前魏之甄后奇刺發其非遂聞於上詔下司徒檢對碑史事乃郭后雅有屈焉有人為謗書多怨時之言頗稱奇不得志雅乃諷在事云此書言奇不遂當是奇假人為之如依律文造謗書者皆及孥戮遂抵奇罪時司徒平原王陸麗知奇見枉惜其才學故得遷延經年冀有寬宥但執以獄成竟致大戮遂及其家奇於易尤長在獄嘗自筮卦未及成乃揲破而歎曰吾不度來年冬季及奇受害如其所占奇初被召夜夢星墜壓腳明而告人曰星則好風星則好雨夢星壓腳必無善徵但時命峻切不敢不赴耳奇妹適常氏有子曰矯之仕歷郡守神龜中上書陳時政所宜言頗忠至清河王懌稱美之奇所注論語矯之傳掌未能行於世其義多異鄭玄往往與司徒崔浩同

常爽字仕明河內溫人魏太常卿林六世孫也祖珍苻堅南安太守因世亂遂居涼州父坦乞伏世鎮遠將軍大夏鎮將顯美侯爽少而聰敏嚴正有志概雖家人僮隸未嘗見其寬誕之容篤志好學博聞強識明習緯候五經百家多所

研綠州郡禮命皆不就世祖西征涼土爽與兄仕國歸款軍門世祖嘉之賜仕國爵五品顯美男爽爲六品拜宣威將軍是時戎車屢駕征伐爲事貴遊子弟未遑學術爽置館溫水之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京師學業翕然復興爽立訓甚有勸罰之科弟子事之若嚴君焉尙書左僕射元贊平原太守司馬眞安著作郎程靈虬皆是爽教所就崔浩高允並稱爽之嚴教獎勵有方允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其爲通識歎服如此因教授之暇述六經略注以廣制作甚有條貫其序曰傳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者人之性也經典者身之文也皆以陶鑄神情啓悟耳目未有不由學而能成其器不由習而能利其業是故季路勇士也服道以成忠烈之概甯越庸夫也講藝以全高尙之節蓋所由者習也所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身文而德備焉昔者先王之訓天下也莫不導以詩書教以禮樂移其風俗和其人民故恭儉莊敬而不煩者教深於禮也廣博易良而不奢者教深於樂也溫柔敦厚而不愚者教深於詩也疏通知遠而不誣者教深於書也潔靜精微而不賊者教深於易也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教深於春秋也夫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源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其幾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經者先王之遺烈聖人之盛事也安可不游心寓目習性文身哉頃因暇日屬意藝林略撰所聞討論其本名曰六經略注以訓門徒焉其略注行於世爽不事王侯獨守閑靜講肆經典二十餘年時人號爲儒林先生年六十三卒於家

子文通歷官至鎭西司馬南天水太守西翼校尉文通子景別有傳

劉獻之博陵饒陽人也少而孤貧雅好詩傳曾受業於渤海程玄後遂博觀衆籍見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爲此書千載誰知其小也曾謂其所親曰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何足惜也吾常謂濯纓洗耳有異人之迹哺糟歠醨有同物之志而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誠哉斯言實獲我心時人有從獻之學者獻之輒謂之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途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爲首君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儻不能然雖復下帷針股躡屩從師正可博聞多識不過爲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皐魚之歎方歸而養親嗟乎先達何自覺之晚也束脩不易受之亦難敢布心腹子其圖之由是四方學者莫不高其行義而希造其門獻之善春秋毛詩每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便止云義例已了不復須解由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說後本郡舉孝廉非其好也逼遣之乃應命至京稱疾而還高祖幸中山詔徵典內校書獻之喟然歎曰吾不如莊周散木遠矣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固以疾辭時中山張吾貴與獻之齊名海內皆曰儒宗吾貴每一講唱門徒千數其行業可稱者寡獻之著錄數百而已皆經通之士於是有識者辨其優劣魏承喪亂之後五經大義雖有師說而海內諸生多有疑滯咸決於獻之六藝之文雖不悉注然所標宗旨頗異舊義撰三禮大義四卷三傳略例三卷注毛詩序義一卷今行於世幷章句疏三卷注涅槃經未就而卒有四子放古爰古參古修古

放古幼有人才爲州從事早亡

爰古參古並傳父詩而不能精通也

張吾貴字吳子中山人少聰慧口辯身長八尺容貌奇偉年十八本郡舉爲太學博士吾貴先未多學乃從酈詮受禮牛天祐受易詮祐粗爲開發而吾貴覽讀一遍便卽別構戶牖世人競歸之曾在夏學聚徒千數而不講傳生徒竊云張生之於左氏似不能說吾貴聞之謂其徒曰我今夏講暫罷後當說傳君等來日皆當持本生徒怪之而已吾貴謂劉蘭云君曾讀左氏爲我一說蘭遂爲講三旬之中吾貴兼讀杜服隱括兩家異同悉舉諸生後集便爲講之義例無窮皆多新異蘭乃伏聽學者以此益奇之而以辯能飾非好爲詭說由是業不久傳而氣陵牧守不屈王侯竟不仕而終

劉蘭武邑人年三十餘始入小學書急就篇家人覺其聰敏遂令從師受春秋詩禮於中山王保安家貧無以自資且耕且學三年之後便白其兄蘭欲講書其兄笑而聽之爲立黌舍聚徒二百蘭讀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經先是張吾貴以聽辯過人其所解說不本先儒之旨唯蘭推經傳之由本注者之意參以

緯候及先儒舊事甚爲精悉自後經義審博皆由於蘭蘭又明陰陽博物多識爲儒者所宗瀛州刺史裴植徵蘭講書於州城南館植爲學主故生徒甚盛海內稱焉又特爲中山王英所重英引在館令授其子熙誘略等蘭學徒前後數千成業者衆而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見譏於世永平中爲國子助教延昌中靜坐讀書有人叩門門人通焉蘭命引入其人葛巾單衣入與蘭坐謂蘭曰君自是學士何爲每見毀辱理義長短竟知在誰而過無禮見陵也今欲相召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出後蘭告家人少時而患卒

孫惠蔚字叔炳武邑武遂人也小字陁羅自言六世祖道恭爲晉長秋卿自道恭至惠蔚世以儒學相傳惠蔚年十五粗通詩書及孝經論語十八師董道季講易十九師程玄讀禮經及春秋三傳周流儒肆有名於冀方太和初郡舉孝廉對策於中書省時中書監高閭宿聞惠蔚稱其英辯因相談薦爲中書博士轉皇宗博士閭被勑理定雅樂惠蔚參其事及樂成閭上疏請集朝貴於太樂共研是非秘書令李彪自以才辯立難於其閒閭命惠蔚與彪抗論彪不能屈黃門侍郎張彝常與遊處每表疏論事多參訪焉十七年高祖南征上議告類之禮及太師馮熙薨惠蔚監其喪禮上書令熙未冠之子皆服成人之服惠蔚與李彪以儒學相知及彪位至尚書惠蔚仍太廟令高祖曾從容言曰道固既登龍門而孫蔚猶沉涓澮朕常以爲負矣雖久滯小官深體通塞無孜孜之望儒者以是尙焉二十二年侍讀東宮先是七廟以平文爲太祖高祖議定祖宗以道武爲太祖祖宗雖定然昭穆未改及高祖崩祔神主於廟時侍中崔光兼太常卿以太祖既改昭穆以次而易兼御史中尉黃門侍郎邢巒以爲太祖雖改昭穆仍不應易乃立彈草欲按奏光光謂惠蔚曰此乃禮也而執法欲見彈劾思獲助於碩學惠蔚曰此深得禮變尋爲書以與光讚明其事光以惠蔚書呈宰輔乃召惠蔚與巒庭議得失尚書令王肅又助巒而巒理終屈彈事遂寢世宗即位之後仍在左右敷訓經典自冗從僕射遷秘書丞武邑郡中正惠蔚既入東觀見典籍未周乃上疏曰臣聞聖皇之御世也必幽贊人經參天貳地憲章典故述遵鴻猷故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六經百氏圖書秘籍乃承天之正術治人之貞範是以温柔疏遠詩書之教恭儉易良禮樂之道爻彖以精微爲神春秋以屬辭爲化故大訓炳於東序藝文光於麟閣斯寔太平之樞宗勝殘之要道有國之靈基帝王之盛業安上靖民敦風美俗其在兹乎及秦棄學術禮經泯絕漢興求訪典文載舉先王遺訓燦然復存暨光武撥亂日不暇給而入洛之書二千餘兩魏晉之世尤重典墳收亡集逸九流咸備觀其鳩閱史篇訪購經論紙竹所載略盡無遺臣學闕通儒思不及遠徒循章句片義無立而慈造曲覃廁班秘省忝官承乏唯書是司而觀閣舊典先無定目新故雜糅首尾不全有者累帙數十無者曠年不寫或篇第褫落始末淪殘或文壞字誤謬爛相屬篇目雖多全定者少臣請依前丞臣盧昶所撰甲乙新錄欲裨殘補闕損併有無校練句讀以爲定本次第均寫永爲常式其省先無本者廣加推尋搜求令足然經記浩博諸子紛綸部帙既多章篇紕繆當非一二校書歲月可了今求令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書省專精校考參定字義如蒙聽許則典文允正群書大集詔許之又兼黃門侍郎遷中散大夫仍兼黃門久之正黃門侍郎代崔光爲著作郎才非文史無所撰著唯自披其傳注數行而已遷國子祭酒秘書監仍知史事延昌二年追賞侍講之勞封棗強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肅宗初出爲平東將軍濟州刺史還京除光祿大夫魏初已來儒生寒官惠蔚最爲顯達先單名蔚正始中侍講禁內夜論佛經有愜帝旨詔使加惠號惠蔚法師焉神龜元年卒于官時年六十七賜帛五百匹贈大將軍瀛州刺史諡曰戴子伯禮襲封

伯禮善隸書拜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寧朔將軍步兵校尉國子博士卒贈輔國將軍巴州刺史

子產同襲少有才學早亡時人惜之

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也身長八尺幼孤好學年十七隨鄉人毛靈和等詣山東求學至上黨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年便辭聰詣燕趙師事張吾貴吾貴門徒甚盛遵明伏膺數月乃私謂其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凡所講說不愜吾心請更從師遂與平原田猛略就范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

欲去之猛略謂遵明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千里負帙何去就之甚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曰吾今始知真師所在猛略曰何在遵明乃指心曰正在於此乃詣平原唐遷納之居於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時彈箏吹笛以自娛慰又知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本遵明乃往讀之復經數載因手撰春秋義章為三十卷是後教授門徒蓋寡久之乃盛遵明每臨講坐必持經執疏然後敷陳其學徒至今浸以成俗遵明講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頗好聚斂有損儒者之風後廣平王懷聞而徵焉至而尋退不好京輦孝昌末南渡河客於任城以兗州有舊因從居焉永安初東道大使元羅表薦之竟無禮辟二年元顥入洛任城太守李湛將舉義兵遵明同其事夜至民間為亂兵所害時年五十五永熙二年遵明弟子通直散騎常侍李業興表曰臣聞行道樹德非求利於當年服義履仁豈邀恩於沒世但天爵所存果致式閭之禮民望攸屬終有祠墓之榮伏見故處士兗州徐遵明生在衡泌弗因世族之基長於原野匪乘雕鐫之地而託心淵曠置情恬雅處靜無悶居約不憂故能垂簾自精下帷獨得鑽經緯之微言研聖賢之妙旨莫不入其門戶踐其堂奧信以稱大儒於海內擅明師於日下矣是故眇眇四方知音之類延首慕德跂踵依風每精廬暫闢杖策不遠千里束脩受業編錄將踰萬人固已企盛烈於西河擬高蹤於北海若慕奇好士愛客尊賢罷吏遊梁紛而成列遵明以碩德重名首蒙禮命曳裾雅步眷同置醴黃門李郁具所知明方申薦舉之恩處心守壑之志潛居樂道遂往不歸故北海王入洛之初率土風靡遵明確然守志忠潔不渝遂與太守李湛將誅叛逆時有邂逅受斃凶險至誠高節堙沒無聞朝野人士相與嗟悼伏惟陛下遠應龍序俯執天衷每端聽而忘昃常坐思而候曉雖微功小善片言一行莫不衣襃加室玉帛在門況遵明冠蓋一時師表當世溘焉冥沒旌紀寂寥逝者長辭無論榮價文明敘物敦厲斯在臣託跡諸生親承顧眄惟伏膺之義感在三之重是以越分陳愚上請幄座特乞加以顯諡追以好爵仰申朝廷尚德之風下示學徒稽古之利若宸鑒昭回曲垂矜採則荒墳千載式貴生平卒無贈諡

董徵字文發頓丘衛國人也祖英高平太守父虬郡功曹徵身長七尺二寸好古學尚雅素年十七師清河監伯陽受論語毛詩春秋周易就河內高望崇受周官後於博陵劉獻之遍受諸經數年之中大義精練講授生徒太和末為四門小學博士後世宗詔徵入璇華宮令孫惠蔚問以六經仍詔徵教授京兆清河廣平汝南四王後特除員外散騎侍郎清河王懌之為司空司徒引徵為長流參軍懌遷太尉徵為倉曹參軍出為沛郡太守加揚烈將軍入為太尉司馬俄加輔國將軍未幾以本將軍除安州刺史徵因述職路次過家置酒高會大享邑老乃言曰腰龜返國昔人稱榮仗節還家云胡不樂因誡二三子弟曰此之富貴匪自天降乃勤學所致耳時人榮之入為司農少卿光祿大夫徵出州入卿匪唯學業所致亦由汝南王悅以其師資之義為之啓請焉永安初加平東將軍尋以老解職永熙二年卒出帝以徵昔授父業故優贈散騎常侍都督相殷滄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相州刺史諡曰文烈子仲曜武定末儀同開府屬

刁沖字文朗勃海饒安人也鎮東將軍雍之曾孫十三而孤孝慕過人其祖母司空高允女聰明婦人也哀其早孤撫養尤篤沖免喪後便志學他方高氏泣涕留之沖終不止雖家世貴達及從師於外自同諸生於時學制諸生悉日直監廚沖雖有僕隸不令代己身自炊爨每師受之際發志精專不捨晝夜殆忘寒暑學通諸經偏修鄭說陰陽圖緯算數天文風氣之書莫不關綜當世服其精博刺史郭祚聞其盛名訪以疑義沖應機解辯無不祛其久惑後太守范陽盧尚之刺史河東裴植並徵沖為功曹主簿非所好也受署而已不關事務惟以講學為心四方學徒就其受業者歲有數百沖雖儒生而執心壯烈不畏彊禦延昌中世宗舅司徒高肇擅恣威權沖乃抗表極言其事辭旨懇直文義忠憤太傅清河王懌覽而歎息先是沖曾祖雍作行孝論以誡子孫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棺槨其有生則不能致養死則厚葬過度及於末世至蘧蒢裹尸倮而葬者確而為論並非折衷既知二者之失豈宜同之當令所存者棺厚不過三寸高不過三尺弗用繒綵斂以時服轜車止用白

布爲幔不加畫飾名爲清素車又去挽歌方相并明器雜物及沖祖遵將卒勑其子孫令奉遵遺旨河南尹丞張普惠謂爲太儉貽書於沖叔整議其進退整令與通學議之沖乃致書國學諸儒以論其事學官竟不能答沖以嫡傳祖爵東安侯京兆王繼爲司空也並以高選頻辟記室參軍肅宗將親釋奠於是國子助教韓神固與諸儒詣國子祭酒崔光吏部尚書甄琛舉其才學奏而徵焉及卒國子博士高涼及范陽盧道侃盧景裕等復上狀陳沖業行議奏謚曰安憲先生祭以太牢

子欽字志儒早亡

盧景裕字仲孺小字白頭范陽涿人也章武伯同之兄子少聰敏專經爲學居拒馬河將一老婢作食妻子不自隨從又避地大寧山不營世事居無所業惟在注解其叔父同職居顯要而景裕止於園舍情均郊野謙恭守道貞素自得由是世號居士前廢帝初除國子博士參議正聲甚見親遇待以不臣之禮永熙初以例解天平中還鄉里與邢子才魏季景魏收邢昕等同徵赴鄴景裕寓託僧寺講聽不已未幾歸本郡河間邢摩納與景裕從兄仲禮據鄉作逆逼其同反以應元寶炬齊獻武王命都督賀拔仁討平之聞景裕經明行著驛馬特徵既而舍之使教諸子在館十日一歸家隨以鼎食景裕風儀言行雅見嗟賞先是景裕注周易尚書孝經論語禮記老子其毛詩春秋左氏未訖齊文襄王入相於第開講招延時儁令景裕解所注易景裕理義精微吐發閑雅時有問難或相詆訶大聲厲色言至不遜而景裕神彩儼然風調如一從容往復無際可尋由是士君子嗟美之元顥入洛以爲中書郎普泰初復除國子博士進退其間未曾有得失之色性清靜淡於榮利敝衣麤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興和中補齊王開府屬卒於晉陽齊獻武王悼惜之景裕雖不聚徒教授所注易大行於世又好釋氏通其大義天竺胡沙門道悕每譯諸經論輒託景裕爲之序景裕之敗也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是時又有人負辠當死夢沙門教講經覺時如所夢默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於世號曰高王觀世音

李同軌趙郡高邑人陽夏太守義深之弟體貌魁岸腰帶十圍學綜諸經多所治誦兼讀釋氏又好醫術年二十二舉秀才射策除奉朝請領國子助教轉著作郎典儀注修國史遷國子博士加征虜將軍永熙二年出帝幸平等寺僧徒講法勑同軌論難音韻閑朗往復可觀出帝善之三年春釋菜詔延公卿學官於顯陽殿勑祭酒劉廞講孝經黃門李郁講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解大戴禮夏小正篇時廣招儒學引令預聽同軌經義素優辯析兼美而不得執經深爲慨恨天平中轉中書侍郎興和中兼通直散騎常侍使蕭衍衍深耽釋學遂集名僧於其愛敬同泰二寺講涅槃大品經引同軌預席衍兼遣其朝臣並共觀聽同軌論難久之道俗咸以爲善盧景裕卒齊獻武王引同軌在館教諸公子甚加禮之每旦入授日暮始歸緇素請業者同軌夜爲說解四時恆爾不以爲倦武定四年夏卒年四十七時人傷惜之齊獻武王亦殊嗟悼賻襚甚厚贈驃騎大將軍瀛州刺史謚曰康

李業興上黨長子人也祖虬父玄紀並以儒學舉孝廉玄紀卒於金鄉令業興少耿介志學精力負帙從師不憚勤苦耽思章句好覽異說晚乃師事徐遵明於趙魏之間時有漁陽鮮于靈馥亦聚徒教授而遵明聲譽未高著錄尚寡業興乃詣靈馥黌舍類受業者靈馥乃謂曰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也業興默爾不言及靈馥說左傳業興問其大義數條靈馥不能對於是振衣而起曰羌子弟正如此耳遂便徑還自此靈馥生徒傾學而就遵明遵明學徒大盛業興之爲也後乃博涉百家圖緯風角天文占候無不討練尤長算曆雖在貧賤常自矜負若禮待不足縱於權貴不爲之屈後爲王遵業門客舉孝廉爲校書郎以世行趙匪曆節氣後辰下算延昌中業興乃爲戊子元曆上之於時屯騎校尉張洪盪寇將軍張龍祥等九家各獻新曆世宗詔令共爲一曆洪等後遂共推業興爲主成戊子曆正光三年奏行之事在律曆志累遷奉朝請臨淮王彧征蠻引爲騎兵參軍後廣陵王淵北征復爲外兵參軍業興以殷曆甲寅黃帝辛卯徒有積元術數亡缺業興又修之各爲一卷傳於世建義初勑典儀注未幾除著作佐郎永安三年以前造曆之勳賜爵長子伯遭憂解任尋起復本官

元暉之竊號也，除通直散騎侍郎。普泰元年，沙汰侍官，業興仍在通直，加寧朔將軍，又除征虜將軍、中散大夫，仍在通直。太昌初，轉散騎侍郎，仍以典儀之勳特賞一階，除平東將軍、光祿大夫，尋加安西將軍。後以出帝登極之初預行禮事，封屯留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轉中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永熙三年二月，出帝釋奠，業興與魏季景、溫子昇、竇瑗爲摘句。後入爲侍讀。遷鄴之始，起部郎中辛術奏曰：「今皇居徙御，百度創始，營構一興，必宜中制。上則憲章前代，下則模寫洛京。今鄴都雖舊，基址毀滅，又圖記參差，事宜審定。臣雖曰職司，學不稽古，國家大事，非敢專之。通直散騎常侍李業興碩學通儒，博聞多識，萬門千戶，所宜訪詢。今求就之，披圖案記，考定是非，參古雜今，折中爲制，召畫工并所須調度，具造新圖，申奏取定。庶經始之日，執事無疑。」詔從之。天平二年，除鎮南將軍，尋爲侍讀。於時尚書右僕射、營構大將高隆之被詔繕治三署樂器、衣服及百戲之屬，乃奏請業興共參其事。四年，與兼散騎常侍李諧、兼吏部郎盧元明使蕭衍。衍散騎常侍朱异問業興曰：「魏洛中委粟山是南郊邪？」業興曰：「委粟是圓丘，非南郊。」异曰：「比聞郊丘異所，是用鄭義。我此中用王義。」業興曰：「然，洛京郊丘之處專用鄭解。」异曰：「若然，女子逆降傍親亦從鄭以不？」業興曰：「此之一事，亦不專從。若卿此間用王義，除禫應用二十五月，何以王儉喪禮禫用二十七月也？」异遂不答。業興曰：「我昨見明堂四柱方屋，都無五九之室，當是裴頠所制。明堂上圓下方，裴唯除室耳。今此上不圓何也？」异曰：「圓方之說，經典無文，何怪於方？」業興曰：「圓方之言，出處甚明，卿自不見。見卿錄梁主孝經義亦云上圓下方，卿言豈非自相矛楯！」异曰：「若然，圓方竟出何經？」業興曰：「出孝經援神契。」异曰：「緯候之書，何用信也！」業興曰：「卿若不信，靈威仰、叶光紀之類，經典亦無出者，卿復信不？」异不答。蕭衍親問業興曰：「聞卿善於經義，儒、玄之中何所通達？」業興曰：「少爲書生，止讀五典，至於深義，不辨通釋。」衍問：「詩周南，王者之風，繫之周公；召南，仁賢之風，繫之召公。何名爲繫？」業興對曰：「鄭注儀禮云：昔大王、王季居于岐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行今周南之教，以受命。作邑於酆，分其故地，屬之二公。名爲繫。」衍又問：「若是故地，應自統攝，何由分封二公？」業興曰：「文王爲諸侯之時所化之本國，今既登九五之尊，不可復守諸侯之地，故分封二公。」衍又問：「乾卦初稱潛龍，二稱見龍，至五飛龍。初可名爲虎。」問意小乖。業興對：「學識膚淺，不足仰酬。」衍又問：「尚書『正月上日受終文祖』，此是何正？」業興對：「此是夏正月。」衍言：「何以得知？」業興曰：「案尚書中候運行篇云：日月營始。故知夏正。」衍又問：「堯時以何月爲正？」業興對：「自堯以上，書典不載，實所不知。」衍又云：「『寅賓出日』，即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即是二月。此出堯典，何得云堯時不知用何正也？」業興對：「雖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周禮仲春二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自周書，月亦夏時。堯之日月，亦當如此。但所見不深，無以辨析明問。」衍又曰：「禮，原壤之母死，孔子助其沐椁，原壤叩木而歌曰：『久矣不託音。』『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孔子聖人，而與原壤爲友？」業興對：「孔子即自解，言親者不失其爲親，故者不失其爲故。」又問：「原壤何處人？」業興對曰：「鄭注云：原壤，孔子幼少之舊。故是魯人。」衍又問：「孔子聖人，所存必可法，原壤不孝，有逆人倫，何以存故舊之小節，廢不孝之大罪？」業興對曰：「原壤所行，事自彰著，幼少之交，非是今始，既無大故，何容棄之？孔子深敦故舊之義，於理無失。」衍又問：「孔子聖人，何以書原壤之事，垂法萬代？」業興對曰：「此是後人所錄，非孔子自制。猶合葬於防，如此之類，禮記之中動有百數。」衍又問：「易曰太極，是有無？」業興對：「所傳太極是有，素不玄學，何敢輒酬。」還，兼散騎常侍，加中軍大將軍。後罷議事省，詔右僕射高隆之及諸朝士與業興等在尚書省議定五禮。興和初，又爲甲子元曆，時見施用。復預議麟趾新制。武定元年，除國子祭酒，仍侍讀。三年，出除太原太守。齊獻武王每出征討，時有顧訪。五年，齊文襄王引爲中外府諮議參軍。後坐事禁止。業興乃造九宮行棊曆，以五百爲章，四千四十爲部，九百八十七爲斗分，還以己未爲元，始終相維，不復移轉，與今曆法術不同。至於氣序交分，景度盈縮，不異也。七年，死於禁所，年六十六。業興愛好墳籍，鳩集不已，手自補治，躬加題帖。其家所有，垂將萬卷。覽讀不息，多有異聞，諸儒服其淵博。性豪俠，重意氣。人有急難，委之歸命，便能容匿。與其好合，傾身無吝；若有相乖忤，便即疵毀，乃至聲色加以謗罵。性又躁隘，至於論難之際，高聲攘振，無儒者之風。每語人云：「但道我好，

雖知妄言故勝遁憑務進忌前不顧後患時人以此惡之至於學術精微當時莫及

子榮祖武定中太尉外兵參軍

榮祖弟遵祖太昌中業興傳其長子伯以授之齊受禪例降

史臣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譽後裔者其惟學乎信哉斯言也梁越之徒篤志不倦自求諸己遂能聞道下風稱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軒咸稽古之力也

魏書卷八十四

魏書卷八十四考證

列傳第七十二〇魏收書儒林傳亡用高氏小史補之刁沖盧景裕傳全錄北史史氏論全用隋書儒林傳論

梁越等傳敘顯祖天安初〇天監本誤作太太安係高宗文成帝年號今從帝紀改正

李業興傳以世行趙匪歷〇趙匪本書律歷志作趙畋北史同

魏書卷八十四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文苑第七十三

袁躍　裴敬憲　盧觀　封肅　邢臧　裴伯茂
邢昕　溫子昇

夫文之爲用其來日久自昔聖達之作賢喆之書莫不統理成章蘊氣標致其
流廣變諸非一貫文質推移與時俱化淳于出齊有雕龍之目靈均逐楚著嘉
禍之章漢之西京馬揚爲首稱東都之下班張爲雄伯曹植信魏世之英陸機
則晉朝之秀雖同時並列分途爭遠永嘉之後天下分崩夷狄交馳文章殄滅
昭成太祖之世南收燕趙網羅俊乂逮高祖馭天銳情文學蓋以頡頏漢徹掩
踔曹丕氣韻高豔才藻獨構衣冠仰止咸慕新風肅宗歷位文雅大盛學者如
牛毛成者如麟角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

袁躍字景騰陳郡人尚書翻弟也博學儁才性不矯俗篤於交友翻每謂人曰
躍可謂我家千里駒也釋褐司空行參軍歷位尚書都兵郎中加員外散騎常
侍將立明堂躍乃上議當時稱其博洽蠕蠕主阿那瓌亡破來奔朝廷矜之送
復其國既而每使朝貢辭旨頗不盡禮躍爲朝臣書與瓌陳以禍福言辭甚美
後遷車騎將軍太傅清河王懌文學雅爲懌所愛賞懌之文表多出於躍卒贈
冠軍將軍吏部郎中所制文集行於世無子兄翻以子聿脩繼

聿脩字叔德七歲遭喪居處禮若成人九歲州辟主簿性深沉有鑒識清靖寡
欲與物無競姨夫尚書崔休深所知賞年十八領本州中正兼尚書度支郎中
齊受禪除太子庶子以本官行博陵太守

裴敬憲字孝虞河東聞喜人也益州刺史宣第二子少有志行學博才清撫訓
諸弟專以讀誦爲業澹於榮利風氣俊遠郡徵功曹不就諸府辟命先進其弟
世人歎美之司州牧高陽王雍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性和雅未嘗失
色於人工隸草解音律五言之作獨擅於時名聲甚重後進共宗慕之中山闕
將之部朝賢送於河梁賦詩言別皆以敬憲爲最其文不能贍逸而有清麗之
美少有氣病年三十三卒人物甚悼之敬憲世有仁義於鄉里孝昌中蜀賊陳
雙熾所過殘暴至敬憲宅輒相約束不得焚燒爲物所伏如此永興三年贈中
書侍郎謚曰文

盧觀字伯舉范陽涿人也少好學有儁才舉秀才射策甲科除太學博士著作
佐郎與太常少卿李神儁光祿大夫王誦等在尚書上省撰定朝儀拜尚書儀
曹郎中孝昌元年卒

封肅字元邕渤海人尚書回之兄子也早有文思博涉經史太傅崔光見而賞
焉位太學博士修起居注兼廷尉監爲還園賦其辭甚美正光中京兆王西征
引爲大行臺郎中委以書記還除尚書左中兵郎中卒肅性恭儉不妄交遊唯
與崔勵勵從兄鴻尤相親善所製文章多亡失存者十餘卷

邢臧字子良河間人光祿少卿虬長孫也幼孤早立操尚博學有藻思年二十
一神龜中舉秀才問策五條考上第爲太學博士正光中議立明堂臧爲裴頠
一室之議事雖不行當時稱其理博出爲本州中從事雅爲鄉情所附永安初
徵爲金部郎中以疾不赴轉除東牟太守時天下多事在職少能廉白臧獨清
慎奉法吏民愛之隴西李延寔莊帝之舅以太傅出除青州啓臧爲屬領樂安
內史有惠政後除濮陽太守尋加安東將軍臧和雅信厚有長者之風爲時人
所愛敬爲特進甄琛行狀世稱其工與裴敬憲盧觀兄弟並結交分曾共讀回
文集臧獨先通之撰古來文章并敘作者氏族號曰文譜未就病卒時賢悼惜
之其文筆凡百餘篇贈鎮北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文

子恕涉學有識悟

裴伯茂河東人司空中郎叔義第二子少有風望學涉群書文藻富贍釋褐奉
朝請大將軍京兆王繼西討引爲鎧曹參軍南討絳蜀陳雙熾爲行臺長孫承
業行臺郎中承業還京師留伯茂仍知行臺事以平薛鳳賢等賞平陽伯再遷
散騎常侍典起居注太昌初爲中書侍郎永熙中出帝兄子廣平王贊盛選賓
僚以伯茂爲文學後加中軍大將軍伯茂好飲酒頗涉疏傲久不徙官曾爲豁
情賦其序略曰余攝養舛和服餌寡術自春徂夏三嬰湊疾雖桐君上藥有時

致効而草木下性實禁衿抱故復究覽莊生具體齊物物我兩忘是非俱遣斯人之達吾所師焉故作是賦所以托名豁情寄之風謠矣天平初遷鄴又爲遷鄴賦文多不載二年因內宴伯茂侮慢殿中尚書章武王景哲景哲遂申啓稱伯茂棄其本列與監同行以梨擊案傍汙冠服禁庭之內令人挐衣詔付所司後竟無坐伯茂先出後其伯仲規與兄景融別居景融貧窘伯茂了無賑恤殆同行路世以此貶薄之卒年三十九知舊歎惜焉伯茂末年劇飲不已乃至傷性多有愆失未亡前數日忽云吾得密信將被收捕乃與婿乘車西逃避後因顧指壁中言有官人追逐其妻方知其病卒後殯於家園友人常景李渾王元景盧元明魏季景李騫等十許人於墓傍置酒設祭哀哭涕泣一飲一酹曰裴中書魂而有靈知吾曹也乃各賦詩一篇李騫以魏收亦與之友寄以示收收時在晉陽乃同其作論敘伯茂其十字云臨風想玄度對酒思公榮時人以伯茂性侮傲謂收詩頗得事實贈散騎常侍衛將軍度支尚書雍州刺史重贈吏部尚書謚曰文伯茂曾撰晉書竟未能成無子兄景融以第二子孝才繼

邢昕字子明河間人尚書巒弟偉之子幼孤見愛於祖母李氏好學早有才情蕭寶夤以車騎大將軍開府討關中以子明爲東閤祭酒委以文翰在軍解褐盪寇將軍累遷太尉記室參軍吏部尚書李神儁奏昕修起居注太昌初除中書侍郎加平東將軍光祿大夫時言冒竊官級爲中尉所劾免官乃爲述躬賦未幾受詔與秘書監常景典儀注事出帝行釋奠禮昕與校書郎裴伯茂等俱爲錄義永熙末昕入爲侍讀與溫子昇魏收參掌文詔遷鄴乃歸河間天平初與侍中從叔子才魏季景魏收同徵赴都尋還鄉里既而復徵時蕭衍使兼散騎常侍劉孝儀等來朝貢詔昕兼正員郎迎於境上司徒孫騰引爲中郎尋除通直常侍加中軍將軍既有才藻兼長几案自孝昌之後天下多務世人競以吏工取達文學大衰司州中從事宋遊道以公斷見知時與昕嘲謔昕謂之曰世事同知文學外遊道有慚色興和中以本官副李象使於蕭衍昕好忤物人謂之牛是行也談者謂之牛象鬭於江南齊文襄王攝選擬昕爲司徒右長史未奏遇疾卒士友悲之贈車騎將軍都官尚書冀州刺史謚曰文所著文章自有集錄

溫子昇字鵬舉自云太原人晉大將軍嶠之後也世居江左祖恭之劉義隆彭城王義康戶曹避難歸國家于濟陰冤句因爲其郡縣人焉家世寒素父暉兗州左將軍府長史行濟陰郡事子昇初受學於崔靈恩劉蘭精勤以夜繼晝晝夜不倦長乃博覽百家文章清婉爲廣陽王淵賤客在馬坊教諸奴子書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故詣淵謝之景曰頃見溫生淵怪問之景曰溫生是大才士淵由是稍知之熙平初中尉東平王匡博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策者八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搴等二十四人爲高第於時預選者爭相引決匡使子昇當之皆受屈而去搴謂人曰朝來靡旗亂轍者皆子昇逐北遂補御史時年二十二臺中文筆皆子昇爲之以憂去任服闋還爲朝請後李神儁行荊州事引兼錄事參軍被徵赴省神儁表留不遣吏部郎中李獎退表不許曰昔伯瑜之不應留王朗所以發歎宜速遣赴無踵彥雲前失於是還員正光末廣陽王淵爲東北道行臺召爲郎中軍國文翰皆出其手於是才名轉盛黃門郎徐紇受四方表啓答之敏速於淵獨沉思曰彼有溫郎中才藻可畏高車破走珍寶盈滿子昇取絹四十疋及淵爲葛榮所害子昇亦見羈執榮下都督和洛興與子昇舊識以數十騎潛送子昇得達冀州還京李楷執其手曰卿今得免足使夷甫慚德自是無復宦情閉門讀書厲精不已建義初爲南主客郎中修起居注曾一日不直上黨王天穆時錄尚書事將加捶撻子昇遂逃遁天穆甚怒奏人代之莊帝曰當世才子不過數人豈容爲此便相放黜乃寢其奏及天穆將討邢杲召子昇同行子昇未敢應天穆謂人曰吾欲收其才用豈懷前忿也今復不來便須南走越北走胡耳子昇不得已而見之加伏波將軍爲行臺郎中天穆深加賞之元顥入洛天穆召子昇問曰卽欲向京師爲隨我北渡對曰主上以虎牢失守致此狼狽元顥新入人情未安今往討之必有征無戰王若克復京師奉迎大駕桓文之舉也捨此北渡竊爲大王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用遣子昇還洛顥以爲中書舍人莊帝還宮爲顥任使者多被廢黜而子昇復爲舍人天穆每謂子昇曰恨不用卿前計除正員郎仍舍人及帝殺尒

朱榮也子昇預謀當時赦詔子昇詞也榮入內遇子昇把詔書問是何文書子昇顏色不變曰勅榮不視之尒朱兆入洛子昇懼禍逃匿永熙中爲侍讀兼舍人鎭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後領本州大中正蕭衍使張皋寫子昇文筆傳於江外衍稱之曰曹植陸機復生於北土恨我辭人數窮百六陽夏太守傅標使吐谷渾見其國主牀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也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含任吐沈楊遵彥作文德論以爲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溫子昇彬彬有德素齊文襄王引子昇爲大將軍府諮議參軍子昇前爲中書郎嘗詣蕭衍客館受國書自以不修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逋峭難爲文襄館客元僅曰諸人當賀推子昇合陳辭子昇久忸怩乃推陸操爲及元僅劉思逸荀濟等作亂文襄疑子昇知其謀方使之作獻武王碑文旣成乃餓諸晉陽獄食敝襦而死棄尸路隅沒其家口太尉長史宋遊道收葬之又爲集其文筆爲三十五卷子昇外恬靜與物無競言有準的不妄毀譽而內深險事故之際好預其間所以終致禍敗又撰永安記三卷無子

史臣曰古之人所貴名不朽者蓋重言之衛存又加之以才名其爲貴顯固其宜也自餘或位下人微居常亦何能自達及其靈蛇可握天網俱頓並編緗素咸貫儒林雖其位可下其身可殺千載之後貴賤一焉非此道也孰云能致凡百士子可不務乎

魏書卷八十五

魏書卷八十五考證

列傳第七十三〇魏收書闕後人所補

封軌傳軌性嚴儉不妄交遊唯與崔勵〇勵北史作勱

魏書卷八十五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孝感第七十四

趙琰　長孫慮　乞伏保　孫益德　董洛生　楊引
閻元明　吳悉達　王續生　李顯達　張昇　倉跋
王崇　郭文恭

經云孝德之本孝弟之至通於神明此蓋生人之大者淳風既遠世情惟薄孔門有以貴衣錦詩人所以思素冠且生盡色養之天終極哀思之地若乃誠達泉魚感通鳥獸事匪常倫斯蓋希矣至如温牀扇席灌樹負土時或加人咸爲度俗今書趙琰等以孝感爲目焉

趙琰字叔起天水人父温爲楊難當司馬初苻氏亂琰爲乳母攜奔壽春年十四乃歸孝心色養飪羨之節必親調之皇興中京師儉婢簡粟糶之琰遇見切責敕留輕粃嘗送子應冀州娉室從者於路邊得一羊行三十里而琰知之令送於本處又過路傍主人設羊羹琰訪知盜殺卒辭不食遣人買耜刃得剩六耜即令送還刃主刃主高之義而不受琰命委之而去初爲兗州司馬轉團城鎮副將還京爲淮南王他府長史時禁制甚嚴不聽越關葬於舊兆琰積三十餘年不得葬二親及蒸嘗拜獻未曾不嬰慕卒事每於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餘耳順而孝思彌篤慨歲月推移遷窆無期乃絕鹽粟斷諸滋味食麥而已年八十卒遷葬洛陽子應等乃還鄉葬焉

應弟煦字寶育好音律以善歌聞於世位秦州刺史

長孫慮代人也母因飲酒其父真呵叱之誤以杖擊便即致死真爲縣囚執處以重坐慮列辭尚書云父母忿爭本無餘惡直以謬誤一朝橫禍今母喪未殯父命旦夕慮兄弟五人並各幼稚慮身居長今年十五有一女弟始向四歲更相鞠養不能保全父若就刑交墜溝壑乞以身代老父命使嬰弱眾孤得蒙存立尚書奏云慮於父爲孝子於弟爲仁兄尋究情狀特可矜感高祖詔特恕其父死罪以從遠流

乞伏保高車部人也父居顯祖時爲散騎常侍領牧曹尚書賜爵寧國侯以忠謹慎密常在左右出內詔命賜宮人河南宗氏亡後賜以宮人申氏宋太子左率申坦兄女也歲餘居卒申撫養伏保性嚴肅捶罵切至而伏保奉事孝謹初無恨色襲父侯爵例降爲伯稍遷左中郎將每請祿賜在外公私尺丈所用無不白知出爲無蕃鎮將申年餘八十伏保手製馬輿親自扶接申欣然體之申亡伏保解官奉喪還洛復爲長兼南中郎將卒

孫益德樂安人也其母爲人所害益德童幼爲母復仇還家哭於殯以待縣官高祖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決又不逃罪特免之

董洛生代人也居父喪過禮詔遣秘書中散温紹伯奉璽書慰之令自抑割以全孝道又詔其宗親使相喻獎勿令有滅性之譏

楊引鄉郡襄垣人也三歲喪父爲叔所養母年九十三卒引年七十五哀毀過禮三年服畢恨不識父追服斬衰食粥麤服誓終身命經十三年哀慕不改爲郡縣鄉閭三百餘人上狀稱美有司奏宜旌賞復其一門樹其純孝詔別勑集書標揚引至行又可假以散員之名

閻元明河東安邑人也少而至孝行著鄉閭太和五年除北隨郡太守元明以違離親養興言悲慕母亦慈念泣淚喪明元明悲號上訴許歸奉養一見其母母目便開刺史呂壽恩列狀上聞詔下州郡表爲孝門復其租調兵役令終母年母亡服終心喪積載每忌日悲慟傍隣昆弟雍和尊卑諧穆安貧樂道白首同歸又猗氏縣人令狐仕兄弟四人早喪父泣慕十載奉養其母孝著鄉邑而力田積粟博施不已又河東郡人楊風等七百五十人列稱樂戶皇甫奴兄弟雖沉屈兵伍而操尚彌高奉養繼親甚著恭孝之稱又東郡小黃縣人董吐渾兄養事親至孝三世同居閨門有禮景明初畿內大使王凝奏請標異詔從之

吳悉達河東聞喜人也弟兄三人年並幼小父母爲人所殺四時號慕悲感鄉隣及長報仇避地永安昆弟同居四十餘載閨門和睦讓逸競勞雖於儉年糊饘不繼賓客經過必傾所有每守宰殯喪私辦車牛送終葬所隣人孤貧窘困者莫不解衣輟糧以相賑恤鄉閭五百餘人詣州稱頌焉刺史以悉達兄弟行

著鄉里。板贈悉達父渤海太守。悉達後欲改葬，亡失墳墓，推尋弗獲，號哭之聲，晝夜不止，叫訴神祇。忽於悉達足下地陷，得父銘記，因遷葬曾祖已下三世九喪，傾盡資業，不假於人，哀感毀悴，有過初喪。有司奏聞，標閭復役，以彰孝義。時有齊州人崔承宗，其父於宋世仕漢中，母喪因殯彼。後青徐歸國，遂爲隔絕。承宗性至孝，萬里投險，偷路負喪還京師。黃門侍郎孫惠蔚聞之，曰：「吾於斯人見廉范之情矣。」於是弔贈，豐厚如舊相識。

王續生，滎陽京縣人也。遭繼母憂，居喪杖而後起，及終禮制，鬢髮墮落。有司奏聞，世宗詔標其門閭，蠲其徭役。

李顯達，潁川陽翟人也。父喪，水漿不入口七日，鬢髮墮落，形體枯悴。六年廬於墓側，哭不絕聲，殆於滅性。州牧高陽王雍以狀奏，靈太后詔表其門閭。

張昇，滎陽人。居父母喪，鬢髮墮落，水漿不入口，吐血數升。詔表門閭。

倉跋，滎陽京縣人也。喪母，水漿不入口五日，吐血數升，居憂毀瘠，見稱州里。有司奏聞，出帝詔標門閭。

王崇，字乾邕，陽夏雍丘人也。兄弟並以孝稱，身勤稼穡，以養二親。仕梁州鎮南府主簿。母亡，杖而後起，鬢髮墮落。未及葬，柩殯宅西，崇廬於殯所，晝夜哭泣，鳩鴿群至。有一小鳥，素質黑眸，形大如雀，棲於崇廬，朝夕不去。母喪始闋，復丁父憂，哀毀過禮。是年夏，風雹，所經之處，禽獸暴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竟無損落。及過崇地，風雹如初。咸稱至行所感。崇雖除服，仍居墓側。於其室前，生草一根，莖葉甚茂，人莫能識。至冬中，復有鳥巢於崇屋，乳養三子，毛羽成長，馴而不驚。守令聞之，親自臨視。州以聞奏，標其門閭。

郭文恭，太原平遙人也。仕爲太平縣令。年踰七十，父母喪亡，文恭孝慕罔極，乃居祖父墓次，晨夕拜跪，跣足負土，培祖父二墓。寒暑竭力，積年不已。見者莫不哀歎。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史臣曰：塞天地而横四海者，唯孝而已矣。然則始於孝敬之方，終極哀思之道，厥亦多緒，其心一焉。蓋上智稟自然之質，中庸有企及之義，及其成名，其理一也。趙琰等或出公卿之緒，藉禮教以資；或出茅簷之下，非獎勸所得。乃有負土成墳，致毀滅性，雖乖先王之典制，亦觀過而知仁矣。

魏書卷八十六

魏書卷八十六考證

列傳第七十四〇魏收書孝感傳亡惟張昇事出宗諫史目與北史小異高氏小史不載昇事遂據小史孝感節義良吏列女閹官五傳敘目并傳與正史及諸書目次序前後不同惟據九齡經史目錄與小史同九齡撰錄皆在殷仲讓宗諫等後是時正史已不完往往取小史爲據故同之

魏書卷八十六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節義第七十五

于什門 段進 石文德 汲固 王玄威
婁提 劉渴侯 朱長生 于提 馬八龍
門文愛 晁清 劉侯仁 石祖興 邵洪哲
王榮世 胡小虎 孫道登 李几 張安祖
王閭

大義重於至聞自日人慕之者蓋希行之者實寡至於輕生蹈節臨難如歸殺身成仁死而無悔自非耿介苦心之人鬱快激氣之士亦何能若斯者列之傳名節義云

于什門代人也太宗時為謁者使喻馮跋及至和龍住外舍不入使人謂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主出受然後敢入跋使人牽逼令入見跋不拜跋令人按其項什門曰馮主拜受詔吾自以賓主致敬何須苦見逼也與跋往復聲氣厲然初不撓屈既而跋止什門什門於羣衆之中回身背跋被褲後襠以辱之既見拘留隨身衣裳敗壞略盡蟣虱被體跋遺以衣服什門拒而不受和龍人皆歎曰雖古烈士無以過也歷二十四年後馮文通上表稱臣乃送什門歸拜治書侍御史世祖下詔曰什門奉使和龍值狂豎肆虐勇志壯厲不為屈節雖昔蘇武何以加之賜羊千口帛千匹進為上大夫策告宗廟頒示天下咸使聞也

段進不知何許人也世祖初為白道守將蠕蠕大檀入塞圍之力屈被執進抗聲大罵遂為賊殺世祖愍之追贈安北將軍賜爵顯美侯諡曰莊

石文德河中蒲坂人也有行義真君初縣令黃宣在任喪亡宣單貧無期親文德祖父苗以家財殯葬持服三年奉養宣妻二十餘載及亡又衰絰斂祔率禮無闕自苗逮文德刺史守令卒官者制服送之五世同居閨門雍睦又梁州上言天水白石縣人趙令安孟蘭強等四世同居行著州里詔並標榜門閭

汲固東郡梁城人也為兗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民皆送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曰程嬰杵臼何如人也固曰今古豈殊遂便潛還不復回顧徑來入城於式婦閨抱憲歸藏之及捕者收憲屬有一婢產男母以婢兒授之事尋泄固乃攜憲逃遁遇赦始歸憲即為固長育至十餘歲恆呼固夫婦為郎婆後高祐為兗州刺史嘉固節義以為主簿

王玄威恆農北陝人也顯祖崩玄威立草廬於州城門外衰裳疏粥哭踊無時刺史苟頹以事表聞詔令問狀玄威稱先帝統御萬國慈澤被於蒼生含氣之類莫不仰賴玄威不勝悲慕中心如此不知禮式詔問玄威欲有所訴聽為表列玄威云聞諱悲號竊謂臣子同例無所求訴及至百日乃自竭家財設四百人齋會忌日又設百僧供至大除日詔送白紬褲褶一具與玄威釋服下州令表異焉

婁提代人也顯祖時為內三郎顯祖暴崩提謂人曰聖主升遐安用活為遂引佩刀自刺幾至於死文明太后詔賜帛二百匹時有敕勒部人蛭拔寅兄地于坐盜食官馬依制命死拔寅自誣己殺兄又云實非弟殺兄弟爭死辭不能定高祖詔原之

劉渴侯不知何許人也稟性剛烈太和中為徐州後軍以力死戰衆寡不敵遂為賊擒瞋目大罵終不降屈為賊所殺高祖贈立忠將軍平州刺史上庸侯賜絹千匹穀千斛有嚴季者亦為軍校尉與渴侯同殿勢窮被執終不降屈後得逃還除立節將軍賜爵五等男

朱長生及于提並代人也高祖時以長生為員外散騎常侍與提俱使高車至其庭高車主阿伏至羅責長生等拜長生拒之曰我天子使安肯拜下土諸侯阿伏至羅乃不以禮待長生以金銀寶器奉之至羅既受獻長生曰為臣內附宜盡臣禮何得口云再拜而實不拜呼出帳命衆中拜阿伏至羅慚其臣下大怒曰帳中何不教我拜而辱我於大衆奪長生等獻物內之叢石之中兵脅之曰汝能為我臣則活如其不降殺汝長生與于提瞋目厲聲責之曰豈有天子使人拜汝夷我寧為魏鬼不為汝臣至羅彌怒絕其飲食從行者三十人皆降

至羅乃給以肉酪惟長生與提不從乃各分徙之積三歲乃得還高祖以長生等守節遠同蘇武甚嘉之拜長生河內太守于提隴西太守並賜爵五等男從者皆爲令長

馬八龍武邑武強人也輕財重義友人武遂縣尹靈哲在軍喪亡八龍聞即奔赴負屍而歸以家財殯葬爲制緦服撫其孤遺恩如所生州郡表列詔表門閭

門文愛汲郡山陽人也早孤供養伯父母以孝謹聞伯父亡服未終伯母又亡文愛居喪持服六年哀毀骨立鄉人魏仲賢等相與標其孝義

晁清遼東人也祖暉濟州刺史潁川公清襲祖爵例降爲伯爲梁城戍將蕭衍攻圍糧盡城陷清抗節不屈爲賊所殺世宗褒美贈樂陵太守諡曰忠子榮賓襲

劉侯仁豫州人也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悅息朏走投侯仁賊雖重加購募又嚴其捶撻侯仁終無漏泄朏遂免禍事寧有司奏其操行請免府籍敘一小縣詔可

石祖興常山九門人也太守田文彪縣令和真等喪亡祖興自出家絹二百餘匹營護喪事州郡表列高祖嘉之賜爵二級爲上造後拜寧陵令卒吏部尚書李韶奏其節義請加贈諡以獎來者靈太后令如所奏有司諡曰恭

邵洪哲上谷沮陽人也縣令范道榮先自朐城歸款以除縣令道榮鄉人徐孔明妄經公府訟道榮非勳道榮坐除名羇旅孤貧不能自理洪哲不勝義憤遂代道榮詣京師明申曲直經歷寒暑不憚劬勞道榮卒得復雪又北鎮反亂道榮孤單無所歸附洪哲兄伯川復率鄉人來相迎接送達幽州道榮感其誠節訴省申聞詔下州郡標其里閭

王榮世陽平館陶人也爲三城戍主方城縣子蕭衍攻圍力窮知不可全乃先焚府庫後殺妻妾及賊陷城與戍副鄭元興等俱以不屈被害肅宗下詔褒美忠節進榮世爵爲伯贈齊州刺史元興開國子贈洛州刺史

胡小虎河南河陰人也少有武氣正光末爲統軍於晉壽孝昌中蕭衍將樊文熾等寇邊益州刺史邴虯遣長史和安固守小劍文熾圍之虯命小虎與統軍崔珍寶同往防拒文熾掩襲小虎珍寶並擒之文熾攻小劍未陷乃將珍寶至城下使謂和安曰南軍強盛北救不來豈若歸款取其富貴和安命射之乃退復逼小虎與和安交言小虎乃慷慨謂安曰我柵不防爲賊所虜觀其兵士勢不足言努力堅守魏行臺傅梁州遣將已至賊以刀毆擊言不得終遂害之三軍無不歎其壯節哀其死亡賊尋奔敗禽其次將蕭世澄陳文緒等一十一人行臺魏子建壯其氣概啓以世澄購其屍柩乃獲骸骨歸葬

孫道登彭城呂縣人也永安初爲蕭衍將韋休等所虜面縛臨刃巡遠村塢令其招降鄉曲道登厲聲唱呼但當努力賊無所能賊遂屠戮之又荊州被圍行臺宗靈恩遣使宗女等四人入城曉喻爲賊將所獲執女等巡城令其改辭女等大言天軍垂至堅守莫降賊忿各刳其腹然後斬首二州表其節義道登等並賜五品郡五等子爵聽子弟承襲遣使諭所在弔祭

李几博陵安平人也七世共居同財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至於作役卑幼競進鄉里嗟美標其門閭

張安祖河陽人也襲世爵山北侯時有元承貴曾爲河陽令家貧且赴尙書求選逢天寒甚遂凍死路側一子年幼停屍門巷棺斂無託安祖悲哭盡禮買木爲棺手自營作斂殯周給朝野嘉歎尙書聞奏標其門閭

王閭北海密人也數世同居有百口又太山劉業興四世同居魯郡蓋儁六世同居並共財產家門雍睦鄉里敬異有司申奏皆標其門閭

史臣曰于什門等或臨危不撓視死如歸或赴險如夷惟義所在其大則光國隆家其小則損己利物故其盛烈所著與河海而爭流峻節所標共松柏而俱茂並蹈履之所致身歿名立豈徒然哉

魏書卷八十七

魏書卷八十七考證

列傳第七十五○魏收書亡後人所補

于什門等傳敍大義重於至聞白日人慕之者蓋希行之者實寡○首九字訛舛不可推尋

魏書卷八十七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良吏第七十六

張恂 鹿生 張應 宋世景 路邕 閻慶胤 明亮

杜纂 裴佗 竇瑗 羊敦 蘇淑

罷侯置守歷年永久統以方牧仍世相循所以寬猛爲用庇民調俗但廉平常迹聲問難高適時應務招響必速是故搏擊爲侯起不旋踵儒弱貽咎錄用無時此則已然於前世矣後之爲吏與世沉浮叔季澆漓姦巧多緒所以蒲密無爲之化雖見其人有魏初拓中州兼并疆域河南關右遺黎未純擁節分符多出豐沛政術治風未能咸允雖動貽大戮而貪虐未悛亦由網漏吞舟時挂一目高祖肅明綱紀賞罰必行肇革舊軌時多奉法世宗優游而治寬政遂往太和之風頗以陵替肅宗馭運天下淆然其於移風革俗之美浮虎還珠之政九州百郡無所聞焉且書其爲時所稱者以著良吏云爾

張恂字洪讓上谷沮陽人也隨兄袞歸國參代王軍事恂言於太祖曰金運失御劉石紛紜慕容竊號山東苻姚盜器秦隴遂使三靈乏饗九域曠君大王樹基玄朔重明積聖自北而南化被燕趙今中土遺民望雲冀潤宜因斯會以建大業太祖深器異厚加禮焉皇始初拜中書侍郎幃幄密謀頗預參議從將軍奚牧略地晉川拜鎮遠將軍賜爵平皋子出爲廣平太守恂招集離散勸課農桑民歸之者千戶遷常山太守恂開建學校優顯儒士吏民歌詠之於時喪亂之後罕能克厲惟恂當官清白仁恕臨下百姓親愛之其治爲當時第一太祖聞而嘉歎太宗即位賜帛三百匹徵拜太中大夫神瑞二年卒年六十九恂性清儉不營產業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太宗悼惜之贈征虜將軍并州刺史平皋侯謚曰宣

子純字道倘襲爵鎮遠將軍平皋子坐事爵除

純弟代字定燕隸留北平二郡太守卒贈冠軍將軍營州刺史謚曰惠侯代所歷著清稱有父之遺風

代子長年中書博士出爲寧遠將軍汝南太守有郡民劉榮之兄弟分析家貲惟有一牛爭之不決訟於郡庭長年見之悽然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各應得一豈有訟理即以家牛一頭賜之於是郡境之中各相誡約咸敦敬讓太和初卒於家

子琛字寶貴少有孝行歷武騎常侍羽林監太子翊軍校尉卒

子略武定中左光祿大夫

鹿生濟陰乘氏人父壽興沮渠牧犍庫部郎生再爲濟南太守有治稱顯祖嘉其能特徵赴季秋馬射賜以驄馬加以青服彰其廉潔前後在任十年時三齊始附人懷苟且蒱博終朝頗廢農業生立制斷之聞者嗟善後歷徐州任城王澄廣陵侯元衍征東安南二府長史帶淮陽太守鄴城鎮將年七十四正始中卒追贈龍驤將軍兗州刺史

張應不知何許人延興中爲魯郡太守應履行貞素聲績著聞妻子樵采以自供高祖深嘉其能遷京兆太守所在清白得吏民之忻心焉

宋世景廣平人河南尹翻之第三弟也少自修立事親以孝聞與弟道璵下帷誦讀博覽羣言尤精經義族兄弁甚重之舉秀才對策上第拜國子助教還彭城王勰開府法曹行參軍勰愛其才學雅相器敬高祖亦嘉之遷司徒法曹行參軍世景明刑理著律令裁決疑獄剖判如流轉尙書祠部郎彭城王勰每稱之曰宋世景精識尙書僕射才也臺中疑事右僕射高肇常以委之世景既才長從政加之夙勤不怠兼領數曹深著稱績頻爲左僕射源懷引爲行臺郎巡察州鎮十有餘所黜陟賞罰莫不咸允遷徙十鎮別置諸戍明設亭候以備北虜懷大相委重還而薦之於世宗曰宋世景文武才略當今寡儔清平忠直亦少其比陛下若任之以機要終不減李沖也世宗曰朕亦聞之尙書令廣陽王嘉右僕射高肇吏部尙書中山王英共薦世景爲國子博士尋薦爲尙書右丞王顯與宋弁有隙毀之於世宗故事寢不報尋加伏波將軍行滎陽太守鄭氏豪横號爲難治濟州刺史鄭尙弟遠慶先爲苑陵令多所受納百姓患之世景下車召而謂之曰與卿親宜假借吾未至之前一不相問今日之後終不相捨

而述慶行事自若世景繩之以法遠慶懼棄官亡走於是寮屬畏威莫不改肅終日坐於廳事未嘗寢息縣史三正及諸細民至即見之無早晚之節來者無不盡其情抱皆假之恩顏屏人密語民間之事巨細必知發姦擿伏有若神明嘗有一吏休滿還郡食人雞豚又有一幹受人一帽又食二雞世景叱之曰汝何敢食甲乙雞豚取丙丁之帽吏幹叩頭伏罪於是上下震悚莫敢犯禁坐弟道瑒事除名世景友于之性過絕於人及道瑒死哭之哀切酸感行路形容毀悴見者莫不歎愍歲餘母喪遂不勝哀而卒世景嘗撰晉書竟未得就

子季儒遺腹生弱冠太守崔楷辟爲功曹起家太學博士明威將軍嘗至譙宋之間爲文弔嵇康甚有理致後夜寢室壞壓殞年二十五時人咸傷惜之

路邕陽平清淵人世宗時積功勞除齊州東魏郡太守有惠政靈太后詔曰邕蒞政清勤善綏民俗比經年儉郡內饑饉庶嗷嗷將就溝壑而邕自出家粟賑賜貧窘民以獲濟雖古之良守何以尚茲宜見霑錫以垂獎勸可賜龍廄馬一匹衣一襲被褥一具班宣州鎮咸使聞知邕以善治民稍遷至南青州刺史而卒

閻慶胤不知何許人爲東秦州敷城太守在政五年清勤厲俗頻年饑饉慶胤歲常以家粟千石賑恤貧窮民賴以濟其郡民楊寶龍等一千餘人申訟美政有司奏曰案慶胤自蒞此郡惠政有聞又能自以己粟賑恤饑饉乃有子愛百姓之義如不少加優賚無以厲後貪殘又案齊州東魏郡太守路邕在郡治能與之相埒論其分贍又亦不殊而聖旨優隆賜以衣馬求情即理謂合同賞靈太后卒無褒賞焉

明亮字文德平原人性方厚有識幹自給事中歷員外常侍延昌中世宗臨朝堂親自黜陟授亮勇武將軍亮進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號至濁且文武又殊請更改授世宗曰今依勞行賞不問清濁卿何得乃復以清濁爲辭亮曰聖明在上清濁故分臣既屬聖明是以敢陳世宗曰九流之內人咸君子雖文武號殊佐治一也卿何得獨欲乖衆妄相清濁所請未可但依前授亮曰今江左未賓書軌宜一方爲陛下授命前驅拓定吳會官爵陛下之所輕賤命微臣之所重陛下方收所重何惜所輕世宗笑曰卿欲爲朕拓定江表揃平蕭衍揃平拓定非勇武莫可今之所授是副卿言辭勇及武自相矛楯亮曰臣欲仰稟聖規運籌而定何假勇武方乃成功世宗曰謀勇二事體本相須若勇而無謀則勇不獨舉若謀而無勇則謀不孤行必須兼兩乃能制勝何得云偏須運籌而不復假勇乎亮曰請改授平遠將軍世宗曰運籌用武然後遠人始平卿但用武平之何患不得平遠也亮乃陳謝而退後除陽平太守清白愛民甚有惠政聲績之美顯著當時朝廷嘉其風化轉汲郡太守爲治如前譽宣遠近二郡民吏迄今追思之卒孝昌初贈左將軍南青州刺史初亮之在陽平屬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討元乂時并州刺史城陽王徽亦遣使詣亮密同熙謀熙敗亮詭其使辭由是徽銜之後亮免二年詔追前效重贈平東將軍濟州刺史拜其子希遠奉朝請

亮從弟遠儀同開府從事中郎

杜纂字榮孫常山九門人也少以清苦自立時縣令齊麟喪亡無親屬收殯纂以私財殯葬由是郡縣擇其門閭後居父喪盡禮郡舉孝廉補豫州司士稍除積弩將軍領衆詣淮迎降民楊楯等修立楚鎮招納山蠻李天保等五百戶從征新野除騎都尉又從駕壽春勅纂緣淮慰勞豫州刺史田益宗率戶歸國復纂詣廣陵安慰初附賑給田廩從征新野及南陽平以功賜爵井陘男賞帛五百匹數日之中散之知友時人稱之又詣轄陽武陰二郡課種公田隨供軍費除南秦州武都太守正始中遷漢陽太守並以清白爲名又隨都督楊椿等詣南秦軍前招慰逆氐還除虎賁中郎將領太倉令遭母憂去職久之除伏波將軍復爲太倉令尋除寧遠軍除陵戍主延昌中京師儉勅纂監京倉賑給民廩肅宗初拜征虜將軍清河內史性儉約尤愛貧老至能問民疾苦對之泣涕勸督農桑親自檢視勤者賞以物帛惰者加以罪譴弔死問生甚有恩紀還以本將軍除東益州刺史無御邊威略羣氐反叛以失民和徵還遷太府少卿除平陽太守後將軍太中大夫正光末清河人房通等三百人頌纂德政乞重臨郡詔許之孝昌中爲葛榮圍逼纂以郡降榮榮令纂入信都慰喻都督李瑾欲斬

刺史元孚德纂還出又勸榮以水灌城榮遂以纂爲常山太守至郡未幾榮滅定州刺史薛曇尙以纂老舊令護博陵鉅鹿二郡纂以疾辭少時卒於家纂所歷任好行小惠蔬食敝衣多涉誣矯而輕財潔己終無受納爲百姓所思號爲良守永熙中贈平北將軍殷州刺史天平四年重贈本將軍定州刺史

裴佗字元化河東聞喜人其先因晉亂避地涼州苻堅平河西東歸桑梓因居解縣焉父景惠州別駕佗容貌魁偉隤然有器望少治春秋杜氏毛詩周易並舉其宗致舉秀才以高第除中書博士轉司徒參軍司空記室揚州任城王澄開府倉曹參軍入爲尙書倉部郎中行河東郡事所在有稱績還拜尙書考功郎中河東邑中正世宗親臨朝堂拜員外散騎常侍中正如故轉司州治中以風聞爲御史所彈尋會赦免轉征虜將軍中散大夫爲趙郡太守爲治有方威惠甚著猾吏姦民莫不改肅所得俸祿分恤貧窮轉前將軍東荊州刺史郡民戀仰傾境餞送至今追思之尋加平南將軍蠻酋田盤石田敬宗等部落萬餘家恃衆阻險不賓王命前後牧守雖屢征討未能降款佗至州單使宣慰示以禍福敬宗等聞佗宿德相率歸附於是闔境清晏寇盜寢息邊民懷之襁負而至者千餘家尋加撫軍將軍又遷中軍將軍在州數載以疾乞還永安二年卒遺令不聽請贈不受賻襚諸子皆遵行之佗性剛直不好俗人交游其投分者必當時名勝清白任眞不事家產宅不過三十步又無田園暑不張蓋寒不衣裘其貞儉若此六子

讓之字士禮武定末中書侍郎

讓之弟諏之字士正早有才學司徒記室參軍天平末入於關西

竇瑗字世珍遼西遼陽人自言本扶風平陵人漢大將軍竇武之曾孫崇爲遼西太守子孫遂家焉曾祖堪慕容氏漁陽太守祖表馮文通成周太守入國父同舉秀才早卒普泰初瑗啓以身階級爲父請贈詔贈征虜將軍平州刺史瑗年十七便荷帙從師游學十載始爲御史轉奉朝請兼太常博士拜大將軍太原王尒朱榮官因是爲榮所知遂表留瑗爲北道大行臺左丞以軍功賜爵陽洛男除員外散騎常侍瑗以拜榮官實新昌男因從榮東討葛榮事平封容城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後除征虜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仍左丞瑗乞以容城伯讓兄叔珍詔聽以新昌男轉授之叔珍由是位至太山太守尒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曄爲主南赴洛陽至東郭外世隆等遣瑗奏廢之瑗執鞭獨入禁內奏曰天人之望皆在廣陵願行堯舜之事曄遂禪焉由是除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數奏偘然前廢帝甚重之出帝時爲廷尉卿及釋奠開講瑗與散騎常侍溫子昇給事黃門侍郎魏季景通直散騎常侍李業興並爲摘句天平中除鎭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尋除廣宗太守治有清白之稱廣宗民情凶戾前後累政咸見告訟惟瑗一人終始全潔轉中山太守加征東將軍聲譽甚美爲吏民所懷及齊獻武王班書州郡誡約牧守令長稱瑗政績以爲勸厲焉後授使持節本將軍平州刺史在州政如治郡又爲齊獻武王丞相府右長史瑗無軍府斷割之才不堪稱職又行晉州事既還京師上表曰臣在平州之日蒙班麟趾新制即依朝命宣示所部士庶忻仰有若三章臣聞法象巍巍乃大舜之事致道郁郁亦隆周之軌故元首股肱可否相濟羣教之閒於此爲證伏惟陛下應圖臨寓握紀承天克構洪基會昌寶曆式張琴瑟且調宮羽去甚剛秦革弊還澆俾高祖之德不墜於地書一既敷萬國歡躍臣伏讀至三公曹第六十六條母殺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再三返覆之未得其門何者案律子孫告父母祖父母者死又漢宣云子匿父母孫匿大父母皆勿論蓋謂父母祖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殺害之類恩須相隱律抑不言法理如是足見其直未必指母殺父止子不言也若父殺母乃是夫殺妻母卑於父此子不告是也而母殺父不聽子告臣誠下愚輒以爲惑昔楚康王欲殺令尹子南其子棄疾爲王御士而上告焉對曰泄命重刑臣不爲也王遂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臣乎曰殺父事讎吾不忍乃縊而死注云棄疾自謂不告父爲與殺謂王爲讎皆非禮春秋譏焉斯蓋門外之治以義斷恩知君殺父而子不告是也母之於父同在門內恩無可掩義無斷割知母將殺理應告父如其已殺宜聽告官今母殺父而子不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識比野人義近禽獸且母之於父作合移天既殺己之天復殺子之天二天頓毀豈容頓默此母之罪義不在赦下

手之日母恩即離仍以母道不告鄙臣所以致惑今聖化淳洽穆如韶夏食椹懷音梟獍猶變況承風稟教識善知惡之民哉脫下愚不移事在言外如或有之可臨時議罪何用豫制斯條用爲訓誡誡恐千載之下談者諠譁以明明大朝有尊母卑父之論以臣管見實所不取如在淳風厚俗必欲行之且君父一也父者子之天被殺事重宜附父謀反大逆子得告之條父一而已至情可見竊惟聖主有作明賢贊成光國寧民厥用爲大非下走頑蔽所能上測但受恩深重輒獻瞽言儻蒙收察乞付評議詔付尚書三公郎封君義立判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生我勞悴續莫大焉子於父母同氣異息終天靡報在情一也今忽欲論其尊卑辨其優劣推心未忍訪古無據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案春秋莊公元年不稱即位文姜出故服虔注云文姜通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諱期而中練思慕少殺念至於母故經書三月夫人遜於齊既有念母深諱之文明無讎疾告列之理且聖人設法所以防淫禁暴極言善惡使知而避之若臨事議刑則陷罪多矣惡之甚者殺父害君著之律令百王罔革此制何嫌獨求削去既於法無違於事非害宣布有年謂不宜改瑗復難云尋局判云子於父母同氣異息終天靡報在情一也今欲論其尊卑辨其優劣推心未忍訪古無據瑗以爲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又曰乾天也故稱父坤地也故稱母又曰乾爲天爲父坤爲地爲母禮喪服經曰爲父斬衰三年爲母齊衰期尊卑優劣顯在典章何言訪古無據局判云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何欲之瑗案典律未聞母殺其父而子有隱母之義既不告母便是與殺父天下豈有無父之國此子獨得有所之乎局判又云案春秋莊公元年不稱即位文姜出故服虔注云文姜通於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諱期而中練思慕少殺念至於母故經書三月夫人遜於齊既有念母深諱之文明無讎疾告列之理瑗尋注義隱痛深諱者以父爲齊所殺而母與之隱痛父死深諱母出故不稱即位非爲諱母與殺也是以下文以義絕其罪不爲與殺明矣公羊傳曰君殺子不言即位隱之也期而中練父憂少衰始念於母略書夫人遜於齊是內諱出奔猶爲罪文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注云夫人有與殺桓之罪絕不爲親得尊父之義善莊公思大義絕有罪故曰禮也以大義絕有罪得禮之衷明有讎疾告列之理但春秋桓莊之際齊爲大國通於文姜魯公謫之文姜以告齊襄使公子彭生殺之魯既弱小而懼於齊是時天子衰微又無賢霸故不敢讎之又不敢告列惟得告於齊曰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公子彭生除之齊人殺公子彭生案即此斷讎有援引即以情推理尙未遺惑事遂停寢除大宗正卿尋加衛將軍宗室以其寒士相與輕之瑗案法推治無所顧避甚見讎疾官雖通顯貧窘如初清尙之操爲時所重領本州大中正以本官兼廷尉卿卒官贈本將軍太僕卿濟州刺史諡曰明

羊敦字元禮太山鉅平人梁州刺史祉第子也性尙閑素學涉書史以父靈引死王事除給事中出爲本州別駕公平正直見有非法敦終不判署後爲尙書左侍郎徐州撫軍長史永安中轉廷尉司直不拜拜洛陽令後爲鎭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太府少卿轉衛將軍廣平太守治有能名姦吏跼蹐秋毫無犯雅性清儉屬歲饑饉家餽未至使人外尋陂澤採藕根而食之遇有疾苦家人解衣質米以供之然其爲治亦尙威嚴朝廷以其清白賜穀一千斛絹一百匹興和初卒年五十二吏民奔哭莫不悲慟贈都督徐兗二州諸軍事衛大將軍吏部尙書兗州刺史諡曰貞武定初齊獻武王以敦及中山太守蘇淑在官奉法清約自居宜見追褒以厲天下乃上言請加旌錄詔曰昔五袴興謠兩岐致詠皆由仁罩千里化洽一邦故廣平太守羊敦故中山太守蘇淑並器業和隱幹用貞濟善政聞國清譽在民方籍具才遂登高秩先後凋亡朝野傷悼追旌清德蓋惟舊章可各賞帛一百匹穀五百斛班下郡國咸使聞知

子隱武定末開府行參軍

蘇淑字仲和武邑人也立性敦謹頗涉經傳兄壽興坐事爲閹官壽興後爲河間太守賜爵晉陽男及壽興將卒遂冒養淑爲子熙平中襲其爵除司空士曹參軍尋轉太學博士廣威將軍員外散騎侍郎轉奉車都尉領殿中侍御史因

使於冀州會高乾邕執刺史元嶷據城起義淑贊成其事乾邕以淑行武邑郡事未幾尒朱汝歸疑率兵將至淑於郡逃還京師後除左將軍太中大夫行河陰令出除樂陵內史淑在郡綏撫甚有民譽始經二周謝病乞解有詔聽之民吏老幼詣乞淑者甚衆後歷榮陽太守亦有能名加中軍將軍司空從事中郎興和二年拜中山太守三年卒於郡淑清心愛下所歷三郡皆為吏民所思當時稱為良二千石武定初贈衛大將軍都官尚書瀛州刺史諡曰懿齊獻武王追美清操與羊敦同見優賞

子子且襲武定中齊獻武王廟丞

史臣曰闕

魏書卷八十八

魏書卷八十八考證

竇瑗傳遼西遼陽人○遼陽北史作陽洛本書地形志遼西郡領縣三有陽樂無遼陽今以下文以軍功賜爵陽洛男證之應從北史但陽樂陽洛未知孰是

齊　魏　收　撰

列傳酷吏第七十七

于洛侯　胡泥　李洪之　高遵　張赦提　羊祉
崔暹　酈道元　谷楷

淳風既喪，姦黠萌生，法令滋章，刑禁多設，為吏罕仁恕之誠，當官以威猛為濟。魏氏以戎馬定王業，武功平海內，治任刑罰，肅厲為本，猛酷之倫，所以列之今史。

于洛侯，代人也。以勞舊為秦州刺史，而貪酷安忍。州人富燉奪民呂勝脛纏一具，洛侯輒鞭富燉一百，截其右腕。百姓王龍客刺殺民王羌奴、王愈二人，依律罪死而已。洛侯生拔龍客舌，刺其本，并刺胸腹二十餘瘡。龍客不堪苦痛，隨刀戰動。乃立四柱磔其手足，命將絕，始斬其首，支解四體，分懸道路。見之者無不傷楚，闔州驚震，人懷怨憤。百姓王元壽等一時反叛。有司糾劾，高祖詔使者於州刑人處宣告兵民，然後斬洛侯以謝百姓。

胡泥，代人也。歷官至司衛監，賜爵永城侯。泥率勒禁中，不憚豪貴。殿中尚書叔孫侯頭應內直而闕於一時，泥以法繩之。侯頭恃寵，遂與口諍，高祖聞而嘉焉，賜泥衣服一襲。出為幽州刺史，假范陽公。以北平陽尼碩學，遂表薦之。還平東將軍、定州刺史。以暴虐刑罰，酷濫受納，貨賄徵還，戮之將就法也，高祖臨太華殿，引見遣侍臣宣詔責之，遂就家賜自盡。

李洪之，本名文通，恆農人。少為沙門，晚乃還俗。真君中為狄道護軍，賜爵安陽男。會永昌王仁隨世祖南征，得元后姊妹二人。洪之以宗人潛相餉遺，結為兄弟，遂便如親，頗得元后在南兄弟名字，乃改名洪之。及仁坐事誅，元后入宮，得幸於高宗，生顯祖。元后臨崩，昭太后問其親，因言洪之為兄。與相訣經日，具條列南方諸兄珍之等，手以付洪之。遂號為顯祖親舅。太安中，珍之等兄弟至都，與洪之相見，敘元后平生故事，計長幼為昆季。以外戚為河內太守，進爵任城侯，威儀一同刺史。河內北連上黨，南接武牢，地險人悍，數為劫害，長吏不能禁。洪之至郡，嚴設科防，募斬賊者便加重賞，勸農務本，盜賊止息。誅鋤奸黨，過為酷虐。後為懷州刺史，封汲郡公，徵拜內都大官。河西羌胡領部落反叛，顯祖親征，命洪之與侍中、東郡王陸定總統諸軍。輿駕至并州，詔洪之為河西都將，討山胡。皆保險拒戰。洪之築壘於石樓南白雞原以對之。諸將悉欲進攻，洪之乃開以大信，聽其復業，胡人遂降。顯祖嘉之，遷拜尚書外都大官。後為使持節、安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至治，設禁姦之制，有帶刃行者，罪與劫同，輕重品格，各有條章。於是大饗州中豪傑長老，示之法制。乃夜密遣騎分部覆諸要路，有犯禁者，輒捉送州，宣告斬決。其中枉見殺害者百數。赤葩渴郎羌深居山谷，雖相羈縻，王人罕到。洪之芟山為道，廣十餘步，示以軍行之勢，乃興軍臨其境。山人驚駭。洪之將數十騎至其里閭，撫其妻子，問其疾苦，因資遺之。眾羌喜悅，求編課調，所入十倍於常。洪之善御戎夷，頗有威惠，而刻害之聲聞於朝野。初，洪之微時，妻張氏助洪之經營資產，自貧至貴，多所補益，有男女幾十人。洪之後得劉氏，劉芳從妹。洪之欽重，而疏薄張氏，為兩宅別居，偏厚劉室。由是二妻妬競，互相訟詛，兩宅母子，往來如讎。及蒞西州，以劉自隨。洪之素非廉清，每多受納。時高祖始建祿制，法禁嚴峻，司察所聞，無不窮糾。遂鎖洪之赴京。高祖臨太華庭，集群官，有司奏洪之受贓狼藉，又以酷暴。高祖親臨數之，以其大臣，聽在家自裁。洪之志性慷慨，多所堪忍，疹疾灸療，艾炷圍將二寸，首足十餘處，一時俱下，而言笑自若，接賓不輟。及臨自盡，沐浴換衣，防卒扶持，將出却入，遍遶家庭，如是再三，泣歎良久，乃臥而引藥。始洪之託為元后兄，公私自同外戚。至此罪後，高祖乃稍對百官辨其誣假，而諸李猶善相視，恩紀如親。洪之始見元后，計年為兄，及珍之等至，洪之以元后素定長幼，其呼拜坐皆如家人。暮年數延攜之宴飲，醉酣之後，攜之時或言及本末，洪之則起而加敬，笑語自若。富貴赫奕，當舅戚之家，遂棄宗事，附珍之等。後頗存擬本屬，而猶不顯然。劉氏四子，長子神，自有傳。

高遵，字世禮，勃海蓨人。父濟，滄水太守。遵賤出，兄矯等常欺侮之。及父亡，不令在喪位。遵遂馳赴平城，歸從祖兄中書令允，允乃為遵父舉哀，以遵為喪主，京

邑無不弔集朝貴咸識之徐歸奔赴免喪尤爲營宦路得補樂浪王侍郎遷咸成益之恩事尤如諸父涉歷文史頗有筆札進中書侍郎詣長安刊燕宣王廟碑進爵安昌子及新製衣冠高祖恭薦宗廟遵形貌莊潔音氣雄暢常兼太祝令跪贊禮事爲俯仰之節粗合儀矩由是高祖識待之後與游明根高閭李沖入議律令親對御坐時有陳奏以積年之勞賜粟帛牛馬出爲立忠將軍齊州刺史遵節歷本州宗鄉改觀而矯等彌妬毀之遵性不廉清在中書時每假歸山東必借備騾馬將從百餘屯逼民家求絲縑不滿意則詬罵不去彊相徵求旬月之間縑布千數邦邑苦之遵既臨州本意未弭選召僚吏多所取納又其妻明氏家在齊州母弟舅甥共相憑屬爭求貨利嚴暴非理殺害甚多貪酷之響帝頗聞之及車駕幸鄴遵自州來朝會有赦宥遵臨還州請辭帝於行宮引見誚讓之遵自陳無負帝厲聲曰若無遷都赦必無高遵矣又卿非惟貪惏又虐於刑法謂何如濟陰王猶不免於法卿何人而爲此行自今宜自謹約還州仍不悛革齊州人孟僧振至洛訟遵詔廷尉少卿劉述窮鞫皆如所訴先是沙門道登過遵遵以道登荷寵於高祖多奉以貨深託仗之道登屢因言次申啓救遵帝不省納遂詔述賜遵死時遵子元榮詣洛訟冤猶恃道登不時還赴道登知事決方乃遣之遵恨其妻不與訣別處沐浴引椀而死

元榮學尚有文才長於几案位兼尚書右丞爲西道行臺至高平鎮遇城叛被害。

遵弟次文雖無位宦而貲財巨萬遵每責其財又結憾於遵吉凶不相往反時論賣之。

張赦提中山安喜人也性雄武有規畫初爲虎賁中郎時京畿盜魁自稱豹子虎子並善弓馬遂領逃軍及諸畜牧者各爲部帥於靈丘鴈門間聚爲劫害至乃斬人首射其口刺人腹引腸遶樹而共射之以爲戲笑其爲暴酷如此軍騎掩捕久弗能獲行者患焉赦提設防遏追窮之計宰司善之以赦提爲逐賊軍將乃求驍勇追之未幾而獲虎子豹子及其黨與盡送京師斬於闕下自是清靜其靈丘羅思祖宗門豪溢家處隘險多止亡命與之爲劫顯祖怒之孥戮其家而思祖家黨相率寇盜赦提應募求捕逐乃以赦提爲游徼軍將前後禽獲殺之略盡因而濫有屠害尤爲忍酷既資前稱又藉此功除冠軍將軍幽州刺史假安喜侯赦提克己厲約遂有清稱後頗縱妻段氏多有受納令僧尼因事通請貪虐流聞中散李真香出使幽州採訪牧守政績真香驗案其罪赦提懼死欲逃其妻姑爲太尉東陽王丕妻恃丕親貴自許詣丕申訴求助謂赦提曰當爲訴理幸得申雪願且寬憂不爲異計赦提以此差自解慰段乃陳列真香昔嘗因假而過幽州知赦提有好牛從索不果今臺使心協前事故威逼部下拷楚過極橫以無辜證成誣罪執事恐有不盡使駕部令趙秦州重往究訊事狀如前處赦提大辟高祖詔賜死於第將就盡召妻而責之曰貪濁穢吾者卿也又安吾而不得免禍九泉之下當爲仇讎矣又有華山太守趙霸酷暴非理大使崔光奏霸云不遵憲度威虐任情至乃手擊吏人寮屬奔走不可以君人字下納之軌物輒禁止在州詔免所居官。

羊祉字靈祐太山鉅平人晉太僕卿琇之六世孫也父規之宋任城令世祖南討至鄒山規之與魯郡太守崔邪利及其屬縣徐通爰猛之等俱降賜爵鉅平子拜鴈門太守祉性剛愎好刑名爲司空令輔國長史襲爵鉅平子侵盜公資私營居宅有司案之抵死高祖特恕遠徙後還景明初爲將作都將加左軍將軍四年持節爲梁州軍司討叛氐正始二年王師伐蜀以祉假節龍驤將軍益州刺史出劍閣而還又以本將軍爲秦梁二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天性酷忍又不清潔坐掠人爲奴婢爲御史中尉王顯所彈免高肇南征祉復被起爲光祿大夫假平南將軍持節領步騎三萬先驅趣涪未至世宗崩班師夜中引軍山有二徑軍人迷而失路祉便斬隊副楊明達梟首路側爲中尉元昭所劾會赦免後加平北將軍未拜而卒贈安東將軍兗州刺史太常少卿元端博士劉臺龍議謚曰祉志存埋輪不避彊禦及贊戎律熊武斯裁仗節撫藩邊夷識德化沾殊類襁負懷仁謹依謚法布德行剛曰景宜謚爲景侍中侯剛給事黃門侍郎元纂等駁曰臣聞惟名與器弗可妄假定謚準行必當其迹按祉志性急酷所在過威布德罕聞暴聲屢發而禮官虛述謚之爲景非直失於一人實毀朝

則請還付外準行更量虛實靈太后令曰依駮更議元端臺龍上言竊惟謚者行之迹狀者迹之稱然尚書銓衡是司釐品庶物若狀與迹乖應抑而不受錄其實狀然後下寺依謚法準狀科上豈有捨其行迹外有所求去狀去稱將何亦準檢祉以母老辭藩乃降手詔云卿綏撫有年聲實兼著安邊寧境實稱朝望及其歿也又加顯贈言祉誠著累朝效彰內外作牧岷區字萌之績驟聞詔冊褒美無替倫望然君子使人器之義無求備德有數德優劣不同剛而能克所爲德焉謹依謚法布德行剛曰景請謚前議爲允司徒右長史張烈主簿李瑒刺稱按祉歷宦累朝當官允稱委捍西南邊隅靖遏準行易名獎誠攸在竊謂無虧體例尚書李韶又述奏以府寺爲允靈太后可其奏祉自當官不憚彊禦朝廷以爲剛斷時有檢覆每令出使好慕名利頗爲深文所經之處人號天狗下及出將臨州並無恩潤兵民患其嚴虐焉

崔暹字元欽本云清河東武城人也世家于滎陽穎川之間性猛酷少仁恕奸猾好利能事勢家初以秀才累遷南兗州刺史盜用官瓦贓污狼藉爲御史中尉李平所糾免官後行豫州事尋即真坐遣子析戶分隸三縣廣占田宅藏匿官奴障吝陂葦侵盜公私爲御史中尉王顯所彈免官後累遷平北將軍瀛州刺史貪暴安忍民庶患之嘗出獵州北單騎至於民村井有汲水婦人暹令飲馬因問曰崔瀛州何如婦人不知其暹也答曰百姓何罪得如此癩兒刺史暹默然而去以不稱職被解還京武川鎮反詔暹爲都督隸大都督李崇討之違崇節度爲賊所敗單騎潛還禁於廷尉以女妓園田貨元乂獲免建義初遇害於河陰贈司徒公冀州刺史追封武津縣公

子瓚字紹珍位兼尚書左丞卒瓚妻莊帝妹也後封襄城長公主故特贈瓚冀州刺史

子茂字祖昂襲祖爵

酈道元字善長范陽人也青州刺史範之子太和中爲尚書主客郎御史中尉李彪以道元秉法清勤引爲治書侍御史累遷輔國將軍東荊州刺史威猛爲治蠻民詣闕訟其刻峻坐免官久之行河南尹尋即真肅宗以沃野懷朔薄骨律武川撫冥柔玄懷荒禦夷諸鎮並改爲州其郡縣戍名令準古城邑詔道元持節兼黃門侍郎與都督李崇籌宜置立裁減去留儲兵積粟以爲邊備未幾除安南將軍御史中尉道元素有嚴猛之稱司州牧汝南王悅嬖近左右丘念常與臥起及選州官多由於念念匿於悅第時還其家道元收念付獄悅啓靈太后請全之敕赦之道元遂盡其命因以劾悅是時雍州刺史蕭寶夤反狀稍露悅等諷朝廷遣爲關右大使遂爲寶夤所害死於陰盤驛亭道元好學歷覽奇書撰注水經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爲七聘及諸文皆行於世然兄弟不能篤穆又多嫌忌時論薄之

谷楷昌黎人濮陽公渾曾孫稍遷奉車都尉時沙門法慶反於冀州雖大軍討破而妖帥尚未梟除詔楷詣冀州追捕皆擒獲之楷眇一目而性甚嚴忍前後奉使皆以酷暴爲名時人號曰瞎虎尋爲城門校尉卒

史臣曰士之立名其途不一或以循良進或以嚴酷顯故寬猛相資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君子所先于洛侯等爲惡不同同歸於酷肆其毒螫多行殘忍賤人肌膚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芻狗長惡不悛鮮有不及故或身嬰罪戮或憂恚值隕異途皆斃各其宜焉凡百君子以爲有天道矣

魏書卷八十九

魏書卷八十九考證

列傳第七十七○魏收書亡後人所補

張赦提傳今臺使心協前事咸遏部下拷楚過極○心協北史作止挾心字應從此書挾字應從北史

魏書卷八十九考證

魏書卷九十

齊　魏收　撰

列傳逸士第七十八

眭夸　馮亮　李謐　鄭修

蓋兼濟獨善顯晦之殊其事不同由來久矣昔夷齊獲全於周武華矞不容於太公何哉求其心者許以激貪之用督其迹者以爲束教之風而肥遁不反代有人矣夷情得喪忘懷累有比夫邁德弘道匡俗庇民可得而小不可得而忽也自叔世澆浮淳風殆盡錐刀之末競入成羣而能冥心物表介然離俗望古獨適求友千齡亦異人矣何必御霞乘雲而追日月窮極天地始爲超遠哉今錄眭夸等爲逸士傳

眭夸一名昶趙郡高邑人也祖邁晉東海王越軍謀掾後沒石勒爲徐州刺史父邃字懷道慕容寶中書令夸少有大度不拘小節耽志書傳未曾以世務經心好飲酒浩然物表年三十遭父喪須鬢致白每一悲哭聞者爲之流涕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同郡李順願與之交夸拒而不許邦國少長莫不憚之少與崔浩爲莫逆之交浩爲司徒奏徵爲其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延留數日惟飲酒談敘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其見敬憚如此浩後遂投詔書於夸懷亦不開口夸曰桃簡卿已爲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於此將別桃簡浩小名也浩慮夸即還時乘一騾更無兼騎浩乃以夸騾內之廄中冀相維縶夸遂託鄉人輸租者謬爲御車乃得出關浩知而歎曰眭夸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又使其人杖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時朝法甚峻夸既私還將有私歸之咎浩仍相左右始得無坐經年送夸本騾兼遺以所乘馬爲書謝之夸更不受其騾馬亦不復書及浩誅爲之素服受鄉人弔唁經一時乃止歎曰崔公既死誰能更容眭夸遂作朋友篇辭義爲時人所稱婦父鉅鹿魏攀當時名達之士未嘗備婿之禮情同朋好或人謂夸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仕子何獨在桑榆乎遂著知命論以釋之年七十五卒葬日赴會者如市無子

馮亮字靈通南陽人蕭衍平北將軍蔡道恭之甥也少博覽諸書又篤好佛理隨道恭至義陽會中山王英平義陽而獲焉英素聞其名以禮待接亮性清淨至洛隱居嵩高感英之德以時展勤及英亡亮奔赴盡其哀慟世宗嘗召以爲羽林監領中書舍人將令侍講十地諸經固辭不拜又欲使衣幘入見亮苦求以幅巾就朝遂不彊逼還山數年與僧徒禮誦爲業蔬食飲水有終焉之志會逆人王敞事發連山中沙門而亮被執赴尚書省十餘日詔特免雪亮不敢還山遂寓居景明寺勑給衣食及其從者數人後思其舊居復還山室亮既雅愛山水又兼巧思結架巖林甚得栖游之適頗以此聞世祖給其工力令與沙門統僧暹河南尹甄琛等周視崧高形勝之處遂造閑居佛寺林泉既奇營製又美曲盡山居之妙亮時出京師延昌二年冬因遇篤疾世宗勑以馬輿送令還山居崧高道場寺數日而卒詔贈帛二百匹以供凶事遺誡兄子綜歛以衣幍左手持板右手執孝經一卷置尸盤石上去人數里外積十餘日乃焚於山以灰燼處起佛塔經藏初亮以盛冬喪時連日驟雪窮山荒澗鳥獸飢窘僵尸山野無所防護時壽春道人惠需每旦往看其尸拂去塵霰禽蟲之迹交橫左右而初無侵毀衣服如本惟風吹幍巾又以亮識舊南方法師信大栗十枚言期之將來十地果報開亮手以置把中經宿乃爲蟲鳥盜食皮殼在地而亦不傷肌體焚燎之日有素霧蓊鬱迴繞其傍自地屬天彌朝不絕山中道俗營助者百餘人莫不異焉

李謐字永和涿郡人相州刺史安世之子少好學博通諸經周覽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爲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謐以公子徵拜著作郎辭以授弟郁詔許之州再舉秀才公府二辟並不就惟以琴書爲業有絕世之心覽考工記大戴禮盛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制度論曰余謂論事辨物當取正於經典之真文援證定疑必有驗於周孔之遺訓然後可以稱準的矣今禮文殘缺聖言靡存明堂之制誰使正之是以後人紛糾競興異論五九之說各信其習是非無準得失相半故歷代紛紜靡所取正乃使裴頠云今羣儒紛糾互相掎摭就令其象可得而圖其

所以居用之禮莫能通也為設虛器耳況漢氏所作四維之个復不能令各處其辰愚以為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殿屋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斯豈不以羣儒舛互並乖其實據義求衷莫適可從哉但恨典文殘滅求之靡據而已矣乃復遂去室牖諸制施之於教未知其所隆政求之於情未可喻其所以必須惜哉言乎仲尼有言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余以為隆政必須其禮豈彼一羊哉推此而論則聖人之於禮殷勤而重之裴頠之於禮任意而忽之是則顏實於仲尼矣以斯觀之裴氏之子以不達而失禮之旨也余竊不自量頗有鄙意據理尋義以求其真貴合雅衷不苟偏信乃藉之以禮傳考之以訓注博採先賢之言廣搜通儒之說量其當否參其同異棄其所短收其所長推義察圖以折厥衷豈敢必善聊亦合其言志矣凡論明堂之制者雖衆然校其大略則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以為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盛德之篇以為源是伯喈之倫所持此之二書雖非聖言然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正可謂既盡美矣未盡善也而先儒不能考其當否便各是所習卒相非毀豈達士之確論哉小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號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賢亦無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採掇二家參之月令以為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當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个者卽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既殊故房个之名亦隨事而遷耳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案圖察義略可驗矣故檢之五室則義明於考工校之戶牖則數協於盛德考之施用則事著於月令求之閑也合周禮與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衆儒儻或在斯矣考功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謂記得之於五室而謬於堂之修廣何者當以理推之令愜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營構之範自當因宜創制耳故五室者合於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皆據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謂施政及祀二三俱允求之古義竊為當矣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宗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个棄而不顧乃反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既依五行當從其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攻於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非所望於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玄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於明堂門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玄注曰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出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尙書顧命篇曰迎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卽路寢矣其下曰大貝賁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髽帶麻於房中鄭玄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南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个同制之說還相矛楯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奮筆而爭鋒者豈不由處室之不當哉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於斯堂雖使班倕構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扆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約為陋過矣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余恐為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相訾抑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故備論之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為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耳記云四房兩夾窗若為三尺之戶二尺之窗窗戶之間裁盈一尺繩樞甕牖之室蓽門圭竇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闊狹不齊東西既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為

通矣驗之衆塗略無算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間不踰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玄注曰設斧於戶牖之間而鄭氏禮圖說扆制曰縱廣八尺畫斧文於其上今之屏風也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間此之叵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室爲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其不然二也又復以世代驗之卽虞夏尙朴殷周稍文制造之差每加崇飾而夏后世室堂修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狹豈是夏禹卑宮之意周監郁郁之美哉以斯察之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戶之外裁四尺五寸於營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而復云凡室二筵而不以几還自相違其不然五也以此驗之記者之謬抑可見矣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圓下方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也余謂盛德篇得之於戶牖失之於九室何者五室之制傍有夾房面各有戶戶有兩牖此乃因事立則非拘異術戶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事既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隅兩辰同處參差出入斯乃義無所據未足稱也且又堂之修廣裁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爲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丈置其戶牖則於何容之哉若必小而爲之以容其數則令帝王側身出入斯爲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余謂其九室之言誠亦有由然竊以爲戴氏聞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弗見其制靡知所置便謂一室有四戶之窗計其戶牖之數卽以爲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漢末之時學士而見重於當時卽識其修廣之不當而必未思其九室之爲謬更修而廣之假其法象可謂因僞飾辭順非而澤諒可歎矣余今省彼衆家委心從善庶探其衷不爲苟異但是古非今俗間之常情愛遠惡近世中之恆事而千載之下獨論古制驚俗之談固延多誚脫有深賞君子者覽而揣之儻或存焉

謐不飲酒好音律愛樂山水高尙之情長而彌固一遇其賞悠爾忘歸乃作神士賦歌曰周孔重儒教莊老貴無爲二途雖如異一是買聲兒生乎意不愜死名用何施可心聊自樂終不爲人移脫尋余志者陶然正若斯延昌四年卒年三十二遐邇悼惜之其年四門小學博士孔璠等學官四十五人上書曰竊見故處士趙郡李謐十歲喪父哀號罷隣人之相幼事兄瑒恭順盡友于之誠十三通孝經論語毛詩尙書歷數之術尤盡其長州閭鄉黨有神童之號年十八詣學受業時博士卽孔璠也覽始要終論端究緒授者無不欣其言矣於是鳩集諸經廣校同異比三傳事例名春秋叢林十有二卷爲璠等判析隱伏垂盈百條滯無常滯纖毫必舉通不長通有枉斯屈不苟言以違經弗飾辭而背理辭氣磊落觀者忘疲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跡下幃杜門却掃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矣猶括次專家搜比讜議隆冬達曙盛暑通宵雖仲舒不闚園君伯之閉戶高氏之遺漂張生之忘食方之斯人未足爲喻謐嘗詣故太常卿劉芳推問音義語及中代興廢之由芳乃歎曰君若遇高祖侍中太常非僕有也前河南尹黃門侍郎甄琛內贊近機朝野傾目于時親識求官者答云趙郡李謐耽學守道不悶于時常欲致言但未有次耳諸君何爲輕自媒衒謂其子曰昔鄭玄盧植不遠數千里詣扶風馬融今汝明師甚邇何不就業也又謂朝士曰甄琛行不媿時但未薦李謐以此負朝廷耳又結宇依巖憑崖鑿室方欲訓彼靑衿宣揚墳典冀西河之教重興北海之風不墜而祐善空聞暴疾而卒邦國銜殄悴之哀儒生結摧梁之慕況璠等或服議下風或親承音旨師儒之義其可默乎事奏詔曰謐屢辭徵辟志守沖素儒隱之操深可嘉美可遠傍惠康近準玄晏謚曰貞靜處士并表其門閭以旌高節遣謁者奉冊於是表其門曰文德里曰孝義云

鄭修北海人也少隱於岐南几谷中依巖結宇獨處淡然屏迹人事不交世俗耕食水飲皮冠草服雅好經史專意玄門前後州將每徵不至岐州刺史魏蘭根頻遣致命修不得已暫出見蘭根尋還山舍蘭根申表薦修肅宗詔付雍州刺史蕭寶夤訪實以聞會寶夤作逆事不行

史臣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爲心不皦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眭夸輩忘懷纓冕畢志丘園或隱不違親貞不絕俗或不教而勸虛往實歸非有自然純德其

孰能至於此哉。

魏書卷九十

魏書卷九十考證

列傳第七十八○魏收書亡。史臣論。全用隋書隱逸傳論。

眭夸傳以時展勤○勤。北史作覲。

魏書卷九十考證

魏書卷九十一

齊　魏收　撰

列傳術藝第七十九

晁崇　張淵　殷紹　王早　耿玄　劉靈助
江式　周澹　李脩　徐謇　王顯　崔彧
蔣少游

蓋小道必有可觀，況往聖標歷數之術，先王垂卜筮之典，論察有法，占候相傳，觸類長之，其流遂廣。工藝紛綸，理非抑止，今列於篇，亦所以廣聞見也。

晁崇，字子業，遼東襄平人也。家世史官。崇善天文術數，知名於時。為慕容垂太史郎。從慕容寶敗於參合，獲崇，後乃赦之。太祖愛其伎術，甚見親待。從平中原，拜太史令。詔崇造渾儀，曆象日月星辰。遷中書侍郎，令如故。天興五年，月暈左角，蝕將盡，崇奏曰：「占為角蟲將死。」時太祖既克姚平於柴壁，以崇言之徵，遂命諸軍焚車而反。牛果大疫，輿駕所乘巨犗數百頭亦同日斃於路側，自餘首尾相繼。是歲，天下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崇弟懿，明辯而才不及崇也。以善北人語內侍左右，為黃門侍郎。兄弟並顯。懿好矜容儀，被服僭度，言音類太祖。左右每聞其聲，莫不驚竦。太祖知而惡之。後其家奴告崇與懿叛，又與（闕一字）臣王次多潛通，招引姚興。太祖銜之。及興寇平陽，車駕擊破之。太祖以奴言為實，還次晉陽，執崇兄弟，並賜死。

崇兄子暉，太祖時給事諸曹，稍遷給事中，賜爵長平侯、征虜將軍、濟州刺史，假寧東將軍、潁川公。劉駿鎮東平郡，徙戍近境，暉上表求擊之。高宗不許。暉乃為書以大義責之。卒。

子林，襲爵。林卒，子清襲，事在節義傳。

暉從弟繼，太祖時稍遷中書侍郎、給事中、中堅將軍，賜爵襄平子，除魏郡太守。卒。

子世宗，襲爵，卒。

子元和，襲，卒。

張淵，不知何許人。明占候，曉內外星分。自云嘗事苻堅，堅欲南征司馬昌明，淵勸不行，堅不從，果敗。又仕姚興父子，為靈臺令。姚泓滅，入赫連昌，昌復以淵及徐辯對為太史令。世祖平統萬，淵與辯俱見獲。世祖以淵為太史令，數見訪問。神䴥二年，世祖將討蠕蠕，淵與徐辯皆謂不宜行，與崔浩爭於世祖前，語在浩傳。淵專守常占，而不能鉤深致遠，故不及浩。後為驃騎軍謀祭酒。著觀象賦曰：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又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三極雖殊，妙本同一；顯昧雖遐，契齊影響。尋其應感之符，測乎冥通之數，天人之際，可見明矣。夫機象冥緬，至理幽玄，豈伊管智所能究暢。然歌詠之來，偶同風人，目閱羣宿，能不歌吟。是時也，歲次析木之津，日在翼星之分，閶闔辰鼓而蕭瑟，流火夕曛以摧頹，游氣眇其高寥，辰宿煥焉華布。睹時逝，懷川上之感；步秋林，同宋生之戚。數巨艱之未終，抱殷憂而不寐，遂彷徨於窮谷之裏，杖策陟神巖之側。乃仰觀太虛，縱目遠覽，吟嘯之頃，懔然增懷。不覽至理，拔自近情，常韻發於宵夜，不任詠歌之末，遂援管而為賦。其辭曰：

陟秀峯以遐眺，望靈象於九霄。（陟，昇；遐，遠；九霄，九天也。）觀紫宮之環周，嘉帝坐之獨標。（紫宮垣十五星，在北斗北。天皇大帝一星，在紫宮中。天帝位尊，故言獨標也。）瞻華蓋之陸離，何虛中之迢迢。（華蓋七星，杠九星，合十六星，在大帝上。迢迢，高遠之貌。）觀閣道之穹隆，想靈駕之電飄。（閣道六星，在王良東北，天帝乘輿之所由從。電飄，疾也。）爾乃縱目遠覽，傍極四維，北鑒機衡，南覩太微。（四維，四方之維。機衡，謂北斗星。太微宮十星，在翼軫北。）三台皦皦以雙列，皇座冏冏以垂暉。（三台凡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極太微。皇座一星，在太微中。皦皦冏冏，皆星光明之貌也。）虎賁執銳於前階，常陳屯聚於後闈。（三台謂之太階。虎賁一星，在下台南，故言前階。常陳七星，如畢狀，在皇座北，皆宿衛天帝，前後備非常。闈，門，宮中之門也。）遂回情旋首，次目文昌。（文昌七星，在北斗魁前，一宮之名，皆相位次也。）別仰見造父，爰及王良。（造父五星，在傳舍河中。造父，周穆王御，死，精上為星。王良五星，在奎北。王良者，晉大夫，善御，九方渾之子，一名郵無正，為趙簡子御，死，精託於星，為天帝之御官。）傅說登天而乘尾，奚仲託精於津陽。（傅說一星，在尾後。傅說，殷時隱於巖中，殷王武丁夢得賢人，圖畫其象，求而得之，舉立為相，死，精上為星，乘尾，在龍駟之閒。奚仲四星，在天津北，近河傍。太古時造車輿者，死而精上為星尾。水北曰陽，在河北，故曰津陽也。）織女朗列於河湄，牽牛煥然而舒光。（織女三星，在紀星東端。牽牛六星，在河鼓南。世人復以河鼓為牽牛。）五車亭柱於畢陰，兩河俠井而相望。（五車三柱，都十四星，在畢東北，在宿北，故謂之陰。兩河，南河、北河，六星，俠東井，東西適相對，故曰相望也。）灼灼羣位，落落幽紀，設官分職，罔不悉置。（灼灼落落，皆星光明疎之貌。羣位，謂天設三

公九卿之官皇后嬪御之位分謂分其所司而各有所典兩無悉盡言無不盡備官職亦有之也儲貳副天，庭延三吏。儲貳謂太子一星在帝座北三吏三公星在太微宮中也論道納言，各有攸司。論道謂三公坐而論道納言謂尚書獻可替否將相次序以衛守，九卿珠連而內侍。太微宮十星皆有上將上相次將次相之位九卿三星在太微庭中行列似珠之相連而內侍天街分中外之境，四七列九土之異。天街二星昴畢間近月星陰陽之所分中國之境界天街以西屬外國旄頭罼弓之民皆屬之域天街以東屬中國縉紳之士冠帶之倫皆屬之四七二十八宿角亢鄭國兗州氐房心宋國豫州尾箕燕國幽州斗牛吳國揚州女虛危齊國青州營室東壁衛國并州奎婁魯國徐州胃昴畢趙國冀州觜參魏國益州井鬼秦國雍州柳星張周國洛陽三河翼軫楚國荊州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經歷地有十二州王侯之所國方土所出之物各有殊異不同者左則天紀槍棓，攝提大角，二咸防奢，七公理獄。天紀九星在貫索東天槍三星在北斗杓東天棓五星在女牀東北攝提六星俠大角大角一星在攝提間二咸東咸四星在房東北西咸四星在房西北此星主防奢淫招衛之事七公七星在招搖東接近貫索貫索爲天獄刑獄失中則七公評議理其冤枉庫樓炯炯以灼明，騎官騰驤而奮足。庫樓十星在大角南騎官二十七星在氐南騎官典乘故曰騰驤也天市建肆於房心，帝座磷落而電燭。天市二十四星在房心北帝座一星在天市中心於前則老人天社，清廟所居。老人一星在弧南常以春秋分候之天社六星亦在弧南清廟十四星在張南明堂配帝，靈臺考符。明堂三星在太微西南角外靈臺三星在明堂西丈人極陽而慌忽，子孫嘒嘒於參嵎。丈人二星在軍市西南星在南方故稱極陽慌忽謂星細小遠難見老子曰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子二星在丈人東嘒小貌孫二星在子東詩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此之謂乎天狗接狼以吠守，野雞伺晨於參墟。天狗七星在狼北野雞一星在參東南天市中街主警備故曰吠守雞能候時故曰伺晨右則少微軒轅，皇后之位，嬪御相次，尊卑有秩。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南北列處士之位軒轅十七星在七星北有皇后嬪御之位尊卑相次皆秩序之也御宮典儀，女史執筆。御宮四星在鉤陳左傍此星主典司禮儀威容步趨之事女史一星在柱下史北女史紀識晝夜昏明節漏省時在鉤陳右傍內平秉禮以伺邪，天牢禁愆而察失。內平四星在中宮南有邪僻之事以禮正之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有過失則懲其愆也於後則有車府傳舍，匏瓜天津。車府七星在天津東傳舍五星在華蓋上匏瓜五星在離珠北天津九星在匏瓜北扶匡照曜，麗珠珮珍。扶匡七星在天津東麗珠五星在須女北麗桂衣珠珮珍后夫人之盛飾其星主皇后之服也人星麗玄以閑逸，哭泣連屬而趨墳。人星五星在車府南附玄天言人星近於閑逸易曰日月星辰麗於天石氏經曰人星僻辟人乃安哭二星在虛南泣三星在哭東墳墓四星在危南哭泣星行列趨向墳墓故曰連屬河鼓震雷以礔礰，騰蛇蟠縈而輪菌。河鼓十二星在南斗北此星昏中南方而震雷易曰鼓之以雷霆此之謂也此星主擊音故曰礔礰騰蛇二十二星在營室北形狀似蛇故曰輪菌於是周章高眄，還旋辰極。辰極北極既觀鉤陳中禁，復覩天帝休息。鉤陳六星在紫宮中天皇大帝之所居諸宮星別館及天牀星皆是休息寢臥而遊也漸臺可昇，離宮可即。漸臺離宮皆天宮臺之名漸臺四星在織女東足下離宮六星在營室相連言天帝或升漸臺而觀或就離宮而燕即就也禮記曰即宮于宗周也酒旗建醇醪之旌，女牀列窈窕之色。酒旗三星在軒轅左角天設置酒官

爲飲燕之事故建牙旗爲識女牀二星在紀星東北端奉侍天王之女侍衛天王必有關雎窈窕之美無妬忌之心乃可侍衛天王左右故言列窈窕之色也輦道屈曲以微嬛，附路立于雲閣之側。輦道五星在織女西足屈曲而細小故言微嬛也附路一星在閣道傍言天帝出入由閣道附路豫防敗備故言立於雲閣之側其列星之表，五車之間，乃有咸池鴻沼，玉井天淵，建樹百果，竹林在焉。列宿之外謂之表咸池三星在天潢東鴻沼二十三星在須女北玉井四星在參左足下天淵十星在鼈星東南建樹百果星在胃南竹林二十五星在囷西南江河炳著於上穹，素氣霏霏其帶天。江天江星天江四星在尾北言天江星乃炳然著見於天上素氣者天河白氣素白霏霏然帶著於天也神龜曜甲於清泠，龍魚擒光以暎連。神龜龜星也有五星在尾南龜知來事故稱神在河中故言清泠魚龍謂魚一星在尾後河中尾爲龍宿故言龍魚此星在河中以魚星之映水有光曜也又有南門鼓吹，器府之官，奏彼絲竹，爲帝娛懽。南門鼓吹二星在庫樓西南器府三十二星在軫南器府典掌絲竹之事以娛樂天帝也熊羆綿絡於天際，虎豹儵煜而暉爛。虎豹熊羆四星在狼星傍弧精引弓以持滿，狼星搖動於霄端。狼一星在參東南弧九星在狼東南星傳云天下兵起則弧弓張天其外則有燕秦齊趙，列國之名。外謂列宿之外復有諸國之名齊一星在九坎東趙二星在齊北鄭一星在趙北越一星在鄭北周二星在越東秦二星在周東代二星在秦南晉一星在代南韓一星在晉西魏一星在韓北楚一星在魏西燕一星在楚南諸列國之名凡有十二星也雷電霹靂，雨落雲征。征行也雷電六星在營室南霹靂五星在土公西南雲雨四星在霹靂南陳車策駕於氐南，天駟騁步於太清。陳車三星在氐南房星一名天駟園苑周回以曲列，倉廩區別而殊形。天園十四星在苑南天苑十六星在昴畢南天倉六星在婁南天廩四星在昴南言形象殊別不同也內則尚書大理，太一天一之宮。尚書五星在紫微宮門內東南維大理二星在紫微宮中太一天一各一星相近在紫宮門南柱下著術，傳示無窮。柱下史一星在北極東六甲候大帝之所須，內廚進御膳於皇躬。六甲在華蓋下內廚二星在紫宮西南角外天船橫漢以普濟，積水候災于其中。天船九星在大陵北積水一星在天船中陰德播洪施以恤不足，四輔翼皇極而闡玄風。陰德二星在尚書西四輔四星俠北極播布洪大玄天也陰德之官必有陽報夫陰施陽報自然之常數貧窮困死生民之極數以至困乏賑死遺陰德之終故窮者不希則恤而惠與自至施者無求於報而酬答自來斯乃冥中之理大象豈虛構其曜哉四輔星既翼佐北極之樞又能闡揚天帝之風教故言闡玄風也恢恢太虛，寥寥帝庭。恢恢寥寥皆廣大清虛之貌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帝庭謂太微宮也五座並設，爰集神靈。五座謂太微宮中五帝座也黃帝靈威仰位東方赤帝赤熛怒位南方白帝白招矩位西方黑帝汁光紀位北方黃帝含樞紐位中央五帝各異並集諸神之宮與之謀國事孝經援神契曰並設神靈集謀此之謂也乃命熒惑，伺彼驕盈。熒惑常以十月十一月入太微受制伺無道之國故曰伺彼驕盈也執法刺舉於南端，五侯議疑於水衡。太微南門謂之執法刺舉者刺奏舉有功五侯五星在東北東井爲水衡辨疑獄五侯議而評之也金火時出以成緯，七宿匡衛而爲經。金火熒惑太白也七宿謂四方七宿天文謂五星爲緯二十八宿爲經故舉金火七宿言則五星二十八宿可知也言五星出入伏見有時不常出也暐曄昱其並曜，粲若三春之榮。言星辰布曜若春日之榮

事也。觀夫天官之羅布，故作則於華京。言天官羅布於上，王者法效於下。論語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也。及其災異之興，出無常所。言災異出無常，皆隨其善惡而應之候，使御國有事則變見角亢也。歸邪繽紛，飛流電舉。如星非星，如雲非雲，謂之歸邪，以徵氣，故繽紛。飛，飛星也；流，流星也。飛星與流星各異，飛星衆去而迹絕，流星迹存而不滅。電舉者，似衆電長。妖星起則殃及晉平，蛇乘龍則禍連周楚。春秋魯襄公十年春正月戊子，妖星出於婺女，見於申，論婺女齊晉為晉分，梓慎見妖星出，知晉侯以戊子日死。蛇乘龍，謂襄公二十八年，歲星次天津於玄枵十五度，在虛下。歲星主木，位在東，體合房心，故名龍。虛在坎，坎子位，次玄枵，龜蛇之類。歲星失次，行虛之外，出其下，故曰蛇乘龍。龍，宋鄭之分。梓慎見蛇乘龍，知饑在宋鄭；然禆竈以為周王及楚子皆死。二人推變不同，所見各異。梓慎禆竈，古之良史也。或取證於逢公，或推變於衡午。逢公，齊邑姜之先。言逢公死時，亦有此星見，梓慎推星以此方之，知晉平公將死。衡午，謂禆竈對午，午為張翼，張翼周楚之分，禆竈占知周王楚子死，故言推變於衡午。乃有欽明光被，填逆水府。言堯遭洪水，填星逆行入水府。書曰：欽明文思，光被萬邦。洪波滔天，功隆大禹。言洪水既出，堯命鯀治之而功不成，乃復命禹治而平之，為有濟世之難治水之功。書曰：洪水滔天。又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此則冥數之大運，非治綱之失緒。言堯遭洪水致填星逆行之異，非不德所致，此乃運數應爾也。蓋象外之妙，不可以麤理尋；重玄之內，難以熒燎覩。言玄理微妙，不可知見也。至於精靈所感，迅踰駭機，荊軻慕丹，則白虹貫日而不徹。昔荊軻慕燕太子丹之義，入秦為刺客，雖至精感上，而事覺不捷。衛生畫策，則太白食昴而摛朗。昔衛先生為秦畫策長平，昭王疑而不信，太白有食昴之變。魯陽指麾而曜靈為之回駕，魯陽，古之賢人，以手麾日，能再迴也。嚴陵來游而客氣著於乾象。昔光武為白衣時，與嚴陵相厚，暨及登帝位，陵來入見，太史奏曰：客星犯帝座。光武詔曰：乃嚴子陵，非客。斯皆至感動於神祇，誠應效於既往。爾乃四氣鱗次，斗建辰移，雖無聲言，三光是知。言四時代謝不常，每月斗移建一辰，天無聲言語，止以星辰見變戒以示人也。星中定於昏明，影度以之不差，測水旱於未然，占方來之安危。言孟春之正月，昏參中，旦尾中；仲春之月，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之月，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孟夏之月，昏翼中，旦婺女中；仲夏之月，昏亢中，旦危中；季夏之月，昏心中，旦奎中；孟秋之月，昏建星中，旦畢中；仲秋之月，昏牽牛中，旦觜觿中；季秋之月，昏虛中，旦柳中；孟冬之月，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之月，昏東壁中，旦軫中；季冬之月，昏婁中，旦氐中。冬至之日，建八尺之標，影長一丈三尺；夏至之日，影長一尺六寸也。影長為水，影短為旱也。五陰精乘箕，則大颷暮鼓；西南入畢，則淫雨滂沲。陰精，月也。東北失道入箕則多風，而西南失道入畢則多雨。雨三日為淫雨。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沲矣。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此之謂也。譬有晉鍾之應銅山，風雲之從班螭。言雲從龍，風從虎，同氣相求，同類相感，銅山崩而晉鐘鳴也。若夫翼軫滑驚，時乘六虯，大儀回運，萬象俱流。六虯，六龍。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此皆是天回運轉。北斗俄其西傾，羣星忽以匿幽也。曉晴。望舒縱轡以騁度，靈輪浹旦而過周。望舒，月也。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周天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一日一夜運轉過周一度，浹匝也。至旦曉而過匝，故曰浹旦而過周也。爾乃凝神遠矚，矚目八荒，察之無象，視之眇然，狀若渾元之未判，剮又似浮海而觀滄溟，幽遐迥以希夷，寸眸焉能究其傍？凝神，精不動也。言極遠傳視茫然者，造化之始，元氣未分，似浮海遠望而不見其邊。論語曰：乘桴浮於海。老子曰：聽之不聞其聲，名曰希；視之不見其形，名曰夷。於是乎夜對山水，栖心高鏡，遠尋終古，攸然獨詠，美景星之繼晝，大唐堯之德盛。瑞應圖曰：景星大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光明。堯之時有此星見，故美堯之德能致之也。嘉黃星之靡鋒，明虞舜之不競。昔舜將受禪於堯，先有星見於天而無鋒芒，言舜當用土德王天下。星見而無芒角者，示揖讓而受，不以兵事爭競也。睹呂尚之寶夢，善登輔而翼聖。昔太公未遇文王時，釣魚於渭濱，夜夢得北斗輔星神告尚以伐紂之意，事見尚書中候篇也。欽管仲之察微，見虛危而知命。昔管仲與鮑叔牙商賈於南陽，見三星聚虛危之分，知齊將有霸王，遂共戮力來投齊也。歎熒惑之舍心，高宋景之守政。昔春秋時熒惑守心，景公不從史韋之言，熒惑退舍，延二十年。而壯漢祖之入秦，奇五緯之聚映。昔漢祖入秦，五星聚於東井，秦之分。爾乃歷象既周，相佯羲際。相佯，徜佯也。尚書曰：歷象日月星辰。尋圖籍之所記，著星變乎書契，覽前代之將淪，咸譴告於昏世。言先代之君將淪亡，天必告災異之徵也。桀斬諫以星孛，紂酖荒而致彗。夫景星見則太平，應彗孛作而禍亂興，天之常也。昔夏桀無道，斬關龍逢而極惡，孛星見，湯伐之，放於鳴條之野。殷紂酖炮烙之形，彗星出，武王懸之白旗也。恆不見以周衰，枉蛇行而秦滅。昔魯莊公十年夏四月，恆星不見，自是以後周室衰微。枉矢出，蛇行而無尾，自昔項羽入關有此變，見漢書。諒人事之有由，豈妖災之虛設。言天以冥應玄象為變，要由人事，豈妖災而已。誠庸王之難悛，故明君之所察變。言庸君闇主，玄象譴告，不能改行自新以答天變；賢君明主則不然，見天災異，懼而修德也。堯無為猶觀象，而況德非乎先哲。夫唐堯至治，猶歷象璇璣，致況德不及古而不觀之乎。

七

先是，太祖、太宗時，太史令王亮、蘇坦，世祖後破和龍，得馮文通太史令閔盛。高祖時，太史令趙樊生，並知天文。後太史趙勝、趙翼、趙洪慶、胡世榮、胡法通等二族，世業天官者。又有容城令徐路，善占候。世宗時，坐事繫冀州獄，別駕崔隆宗就禁慰問，路曰：昨夜驛馬星流，計赦卽時應至。隆宗先信之，遂遣人試出城候焉。俄而赦至。時人重之。永安中，詔以恆州民高崇祖善天文，每占吉凶有驗，特除中散大夫。永熙中，詔通直散騎常侍孫僧化與太史令胡世榮、張龍、趙洪慶及中書舍人孫子良等，在門下外省校比天文書，集甘石二家星經及漢魏以來二十三家經占，集為五十五卷。後集諸家撮要，前後所上雜占，以類相從，日月五星、二十八宿、中外官圖，合為七十五卷。

僧化者，東莞人，識星分，案天占以言災異，時有所中。普泰中，尒朱世隆惡其多言，遂繫於廷尉，免官。永熙中，出帝召僧化與中散大夫孫安都共撰兵法，未就，

而帝入關遂罷元象中死於晉陽時有河間信都芳字玉琳好學善天文算數甚爲安豐王延明所知延明家有羣書欲抄集五經算事爲五經宗及古今樂事爲樂書又聚渾天欹器地動銅烏漏刻候風諸巧事幷圖畫爲器準並令芳算之會延明南奔芳乃自撰注後隱於幷州樂平之東山太守慕容保樂聞而召之芳不得已而見焉於是保樂弟紹宗薦之於齊獻武王以爲中外府田曹參軍芳性清儉質樸不與物和紹宗給其騾馬不肯乘騎夜遣婢侍以試之芳忿呼毆擊不聽近已狷介自守無求於物後亦注重差勾股復撰史宗仍自注之合數十卷武定中卒

殷紹長樂人也少聰敏好陰陽術數游學諸方達九章七曜世祖時爲算生博士給事東宮西曹以藝術爲恭宗所知太安四年夏上四序堪輿表曰臣以姚氏之世行學伊川時遇游遁大儒成公興從求九章要術興字廣明自云膠東人也山居隱跡希在人間興時將臣南到陽翟九崖巖沙門釋曇影間興即北還臣獨留住依止影所求請九章影復將臣向長廣東山見道人法穆法穆時共影爲臣開述九章數家雜要披釋章次意況大旨又演隱審五藏六府心髓血脈商功大算端部變化玄象土圭周髀練精銳思蘊習四年從穆所聞粗皆髣髴穆等仁矜特垂憂閔復以先師和公所注黃帝四序經文三十六卷合有三百二十四章專說天地陰陽之本其第一孟序九卷八十一章說陰陽配合之原第二仲序九卷八十一章解四時氣王休殺吉凶第三叔序九卷八十一章明日月辰宿交會相生爲表裏第四季序九卷八十一章具釋六甲刑禍福德以此等文傳授於臣山神禁嚴不得齎出尋究經年粗舉綱要山居險難無以自供不堪窘迫心生懈怠以甲寅之年日維鶉火月呂林鍾景氣鬱盛感物懷歸奉辭影等自爾至今四十五載歷觀時俗堪輿八會逕世已久傳寫謬誤吉凶禁忌不能備悉或考良日而値惡會舉吉用凶多逢殃咎又史遷鄭援中古大儒亦各撰注流行於世配會大小序述陰陽依如本經猶有所闕臣前在東宮以狀奏聞奉被景穆皇帝聖詔敕臣撰錄集其要最仰奉明旨謹審先所見四序經文抄撮要略當世所須吉凶舉動集成一卷上至天子下及庶人又貴賤階級尊卑差別吉凶所用罔不畢備未及內呈先帝晏駕臣時狼狽幾至不測停廢以來逕由八載思欲上聞莫能自徹加年夕齒頹餘齡旦暮每懼殂殞塡仆溝壑先帝遺志不得宣行夙夜悲憤理難違匿依先撰錄奏謹以上聞請付中祕通儒達士定其得失事若可施乞即班用其四序堪輿遂大行於世

王早勃海南皮人也明陰陽九官及兵法尤善風角太宗時喪亂之後多相殺害有人詣早求問勝術早爲設法令各無咎由是州里稱之時有東莞鄭氏因爲同縣趙氏所殺其後鄭氏執得讎人趙氏又剋明晨會宗族當就墓所刑之趙氏求救於早早爲占候幷授以一符曰君今且還選壯士七人令一人爲主者佩此符於雞鳴時伏在仇家宅東南二里許平旦當有十人眼隨向西北行中有二人乘黑牛一黑牛最在前一黑牛應第七但捉取第七者將還事必無他趙氏從之果如其言乃是鄭氏五男父也諸子並爲其族所宗敬故和解二家趙氏竟免後早與客清晨立於門內遇有卒風振樹早語客曰依法當有千里外急使日中將有兩匹馬一白一赤從西南來至即取我逼我不聽與妻子別語訖便入召家人隣里辭別語訖浴帶書囊日中出門候使如期果有二馬一白一赤從涼州而至即促早上馬遂詣行宮時世祖圍涼州未拔故許彥薦之早彥師也及至詔問何時當得此城早對曰陛下但移據西北角三日內必剋世祖從之如期而剋輿駕還都時久不雨世祖問早曰何時當雨早曰今日申時必大雨比至未時猶無片雲世祖召早詰之早曰願更少時至申時雲氣四合遂大雨滂沲世祖甚善之而早苦以疾辭乞歸鄉里詔許之遂終於家或言許彥以其術勝恐終妨己故譖令歸耳

耿玄鉅鹿宋子人也善卜占坐於室內有客扣門玄已知其姓字幷所齎持及來問之意其所卜筮十中八九別有林占世或傳之而性不和俗時有王公欲求其筮者玄則拒而不許每云今既貴矣更何所求而復卜也欲望意外乎代京法禁嚴切王公聞之莫不驚悚而退故玄多見憎忿不爲貴勝所親官至鉅鹿太守顯祖高祖時有勃海高遵挺清河趙法遇並有名於世世宗肅宗時奉車都尉清河魏道虔奉車都尉周恃魏郡太守韋武高月光月光弟明月任玄

智雍州人潘禕並長於陰陽卜筮故玄於日者之中最爲優洽冠軍將軍濮陽賈元紹章武呂胐濟北馮道安河內馮懷海東郡李文殊並工於法術而道虔月光文殊爲優其餘不及浮陽孟剛饒安王領郡善銓錄風角章武顏懸頭善卜筮亦用耿玄林占當時最知名苑陽人劉弁亦有名於世

劉靈助燕郡人師事劉弁好陰陽占卜而麤疎無賴常去來燕恆之界或時負販或復劫盜賣術於市後自代至秀容因事尒朱榮榮性信卜筮靈助所占屢中遂被親待爲榮府功曹參軍建義初榮於河陰王公卿士悉見屠害時奉車都尉盧道虔兄弟亦相率朝於行宮靈助以其州里衛護之由是朝士與諸盧相隨免害者數十人榮入京師超拜光祿大夫封長子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尋進爵爲公增邑通前千戶後從榮討擒葛榮特除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幽州刺史又從大將軍上黨王天穆討邢杲時幽州流民盧城人最爲兇悍遂令靈助兼尚書軍前慰勞之事平而元顥入洛天穆渡河靈助先會尒朱榮於太行及將攻河內令靈助筮之靈助曰未時必剋時已向中士衆疲怠靈助曰時至矣榮鼓之將士騰躍即便剋陷及至北中榮攻城不獲以時盛暑議欲且還以待秋涼莊帝詔靈助筮之靈助曰必當破賊詔曰何日靈助曰十八十九閒果如其言車駕還宮領幽州大中正尋加征東將軍增邑五百戶進爵爲燕郡公詔贈其父僧安爲幽州刺史尋兼尚書左僕射慰勞幽州流民於濮陽頓丘因率民北還與都督侯淵等討葛榮餘黨韓婁滅之於薊仍釐州務加車騎將軍又爲幽幷營安四州行臺及尒朱榮死莊帝幽崩靈助本寒微一朝至此自謂方術堪能動衆又以尒朱有誅滅之兆靈助遂自號燕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行臺爲莊帝舉義兵靈助馴養大鳥稱爲己瑞妄說圖讖言劉氏當王又云欲知避世入鳥村遂刻氈爲人象畫桃木爲符書作詭道厭祝之法民多信之於時河西人紇豆陵步藩舉兵逼晉陽尒朱兆頻戰不利故靈助唱言尒朱自然當滅不須我兵由是幽瀛滄冀之民悉從之從之者夜悉舉火爲號不舉火者諸村共屠之以普泰元年三月率衆至博陵之安國城與叱列延慶侯淵尒朱羽生等戰戰敗被擒斬於定州傳首洛陽支分其體初靈助每云三月末我必入定州尒朱亦必滅及將戰靈助自筮之卦成不吉以手折蓍棄之於地云此何知也尋見擒果以三月入定州而齊獻武王以明年閏三月破西胡於韓陵山遂滅兆等永熙二年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幽瀛冀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諡曰恭

子宗輝襲興和中開府屬齊受禪例降

江式字法安陳留濟陽人六世祖瓊字孟琚晉馮翊太守善蟲篆詁訓永嘉大亂瓊棄官西投張軌子孫因居涼土世傳家業祖彊字文威太延五年涼州平內徙代京上書三十餘法各有體例又獻經史諸子千餘卷由是擢拜中書博士卒贈敦煌太守父紹興高允奏爲祕書郎掌國史二十餘年以謹厚稱卒於趙郡太守式少專家學數年之中常夢兩人時相教授及寤每有記識初拜司徒長史兼行參軍檢校御史尋除殄寇將軍符節令以書文昭太后尊號謚冊特除奉朝請仍符節令式篆體尤工洛京宮殿諸門板題皆式書也延昌三年三月式上表曰臣聞庖羲氏作而八卦列其畫軒轅氏興而靈龜彰其彩古史倉頡覽二象之爻觀鳥獸之跡別創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維事宣之王庭則百工以敘載之方冊則萬品以明迄于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悉殊倉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諧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蓋是史頡之遺法也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籀書至孔子定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蠲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趣約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以邈徒隸即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尉律學復教以籀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爲尚書史吏民上書省字不正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考其書形雖無厥誼亦是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

讀者獨張敞從之受涼州刺史杜鄴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宮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楊雄採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以應運制作使大司空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即前代之古文矣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逵即汝南許慎古文學之師也後慎嗟時人之好奇歎儒俗之穿鑿惋文毀於譽痛字敗於訾更詭任情變亂於世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亥各有部屬包括六藝羣書之詁評釋百氏諸子之訓天地山川草木鳥獸昆蟲雜物奇怪珍異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可謂類聚羣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爲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集于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究諸埤廣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於文爲益者然其字詁方之許慎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矣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時博古開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衞覬二家並號能篆當時臺觀榜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義陽王典祠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忱弟靜別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龣徵羽各爲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衞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巧談辯之士又以意說炫惑於時難以釐改故傳曰以衆非非行正信哉得之於斯情矣乃曰追來爲歸巧言爲辯小兒爲觀神虫爲蠶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凡所關古莫不惆悵焉嗟夫文字者六藝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述而不作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皆言遵修舊史而不敢穿鑿也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往晉之初與從父兄應元俱受學於衞覬古篆之法倉雅方言說文之誼當時並收善譽而祖官至太子洗馬出爲馮翊郡值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太延中皇威西被牧犍內附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錄敘列於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暨臣闇短識學庸薄漸漬家風有忝無顯但逢時來恩出願外每承澤雲津厠霑漏潤驅馳文閣參預史官題篆宮禁猥同上哲既竭愚短欲罷不能是以敢藉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竊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輒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爲主爰採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皆以次類編聯文無復重糾爲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隸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詁訓假借之誼僉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並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則闕如也脫蒙遂許冀省百氏之觀而同文字之域典書秘書所須之書乞垂敕給幷學士五人嘗習文字者助臣披覽書生五人專令抄寫侍中黃門國子祭酒一月一監評議疑隱庶無紕繆所撰名目伏聽明旨詔曰可如所請幷就太常冀兼教八書史也其有所須依請給之名目待書成重聞式於是撰集字書號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體依許氏說文爲本上篆下隸又除宣威將軍符璽郎尋加輕車將軍正光中除驍騎將軍兼著作佐郎正史中字凡四年卒贈右將軍巴州刺史其書竟未能成

式兄子征虜將軍順和亦工篆書先是太和中兗州人沈法會能隸書世宗之在東宮敕法會侍書已後隸迹見知於閭里者甚衆未有如崔浩之妙

周澹京兆鄠人也爲人多方術尤善醫藥爲太醫令太宗嘗苦風頭眩澹治得愈由此見寵位至特進賜爵成德侯神瑞二年京師饑朝議將遷都於鄴澹與

博士祭酒崔浩進計論不可之意太宗大然之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也詔賜澹浩妾各一人御衣一襲絹五十匹綿五十斤泰常四年卒諡曰恭時有河南人陰貞家世爲醫與澹並受封爵清河李潭亦以善鍼見知

子驢駒襲傳術延興中位至散令

李修字思祖本陽平館陶人父亮少學醫術未能精究世祖時奔劉義隆於彭城又就沙門僧坦研習衆方略盡其術針灸授藥莫不有效徐兗之間多所救恤四方疾苦不遠千里竟往從之亮大爲廳事以舍病人停車輿於下時有死者則就而棺殯親往弔視其仁厚若此累遷府參軍督護本郡士門宿官咸相交昵車馬金帛酬賚無貲修兄元孫隨畢衆敬赴平城亦遵父業而不及以功賜爵義平子拜奉朝請修略與兄同晚入代京歷位中散令以功賜爵下蔡子遷給事中太和中常在禁內高祖文明太后時有不豫修侍鍼藥治多有效賞賜累加車服第宅號爲鮮麗集諸學士及工書者百餘人在東宮撰諸藥方百餘卷皆行於世先是咸陽公高允雖年且百歲而氣力尚康高祖文明太后時令修診視之一旦奏言允脈竭氣微大命無遠未幾果亡遷洛爲前軍將軍領太醫令後數年卒贈威遠將軍青州刺史

子天授襲汶陽令醫術又不逮父

徐謇字成伯丹陽人家本東莞與兄文伯等皆善醫藥謇因至青州慕容白曜平東陽獲之表送京師顯祖欲驗其所能乃置諸病人於幕中使謇隔而脈之深得病形兼知色候遂被寵遇爲中散稍遷內侍長文明太后時問治方而不及李修之見任用也謇合和藥劑攻救之驗精妙於修而性甚祕忌承奉不得其意者雖貴爲王公不爲措療也高祖後知其能及遷洛稍加眷幸體小不平及所寵馮昭儀有疾皆令處治又除中散大夫轉右軍將軍侍御師謇欲爲高祖合金丹致延年之法乃入居崧高採營其物歷歲無所成遂罷二十二年高祖幸懸瓠其疾大漸乃馳驛召謇令水路赴行所一日一夜行數百里至診省下治果有大驗高祖體少瘳內外稱慶九月車駕發豫州次于汝濱乃大爲謇設太官珍膳因集百官特坐謇于上席遍陳餚觴于前命左右宣謇救攝危篤振濟之功宜加酬賚乃下詔曰夫神出無方形稟有礙憂喜乖適理必傷生朕覽萬機長鍾革運思芒芒而無怠身忽忽以興勞仲秋動病心容頓竭氣體羸瘠玉几在慮侍御師右軍將軍徐成伯馳輪太室進療汝蕃方窮丹英藥盡芝石鍼術兩輸忠妙俱至乃令沉勞勝愈篤瘵克痊論勤語效實宜褒錄昔晉武暴疾程和應增封辛亥數朝錢爵大隆況疾深於曩辰業難於曩日得不重加陟賞乎宜順羣望錫以山河且其舊遷高秩中暫解退比雖銓用猶未（闕二字）準舊量今事合顯進可鴻臚卿金鄉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賜錢一萬貫又詔曰錢府未充須以雜物絹二千匹雜物一百匹四十匹出御府穀二千斛奴婢十口馬十匹一匹出驊騮牛十頭所賜雜物奴婢牛馬皆經內呈諸親王咸陽王禧等各有別賚並至千匹從行至鄴高祖猶自發動謇日夕左右明年從詣馬圈高祖疾勢遂甚戚戚不怡每加切誚又欲加之鞭捶幸而獲免高祖崩謇隨梓宮還洛謇常有藥餌及吞服道符年垂八十鬢髮不白力未多衰正始元年以老爲光祿大夫加平北將軍卒延昌初贈安東將軍齊州刺史諡曰靖

子踐字景升小名靈寶襲爵歷官兗州平東府長史右中郎將建興太守

踐弟知遠給事中

成伯孫之才孝昌初爲蕭衍豫章王蕭綜北府主簿從綜鎮彭城綜降其下僚屬並奔散之才因入國武定中大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昌安縣開國侯

王顯字世榮陽平樂平人自言本東海郯人王朗之後也祖父延和中南奔居于魯郊又居彭城伯父安上劉義隆時板行館陶縣世祖南討安上棄縣歸命與父母俱從平城例敘陽都子除廣寧太守顯父安道少與李亮同師俱學醫藥粗究其術而不及亮也安上還家樂平頗參士流顯少歷本州從事雖以醫術自通而明敏有決斷才用初文昭皇太后之懷世宗也夢爲日所逐化而爲龍而繞后后寤而驚悸遂成心疾文明太后勑召徐謇及顯等爲后診脈謇云是微風入藏宜進湯加針顯云案三部脈非有心疾將是懷孕生男之象果如顯言久之召補侍御師尚書儀曹郎號稱幹事世宗自幼有微疾久未差愈顯攝療有效因是稍蒙眄識又罷六輔之初顯爲領軍于烈間通規策頗有密功

累遷游擊將軍拜廷尉少卿仍在侍御營進御藥出入禁內乞臨本州世宗曾許之積年未授因是聲問傳于遠近顯每語人言時旨已決必爲刺史遂除平北將軍相州刺史尋詔馳驛還京復掌藥又遣還州元愉作逆顯討之不利入除太府卿御史中尉顯前後歷職所在著稱糾折庶獄究其姦回出內惜慎憂國如家及領憲臺多所彈劾百寮肅然又以中尉屬官不悉稱職諷求更換詔委改選務盡才能而顯所舉或有請屬未皆得人於是衆口諠譁聲望致損後世宗詔顯撰藥方三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療諸疾東宮既建以爲太子詹事委任甚厚世宗每幸東宮顯常近侍出入禁中仍奉醫藥賞賜累加爲立館宇寵振當時延昌二年秋以營療之功封衞南伯四年正月世宗夜崩肅宗踐阼顯參奉璽策隨從臨哭微爲憂懼顯既蒙任遇兼爲法官恃勢使威爲時所疾朝宰託以侍療無效執之禁中詔削爵位臨執呼冤直閤以刀鐶撞其腋下傷中吐血至右衞府一宿死始顯布衣爲諸生有沙門相顯後當富貴誡其勿爲吏官吏官必敗由是世宗時或欲令其遂攝吏部每殷勤避之及世宗崩肅宗夜即位受璽册於儀須兼太尉乃吏部倉卒百官不具以顯兼吏部行事矣

崔彧字文若清河東武城人父勳之字寧國位大司馬外兵郎贈通直郎彧與兄相如俱自南入國相如以才學知名早卒彧少嘗詣青州逢隱逸沙門教以素問九卷及甲乙遂善醫術中山王英子略曾病王顯等不能療彧針之抽針即愈後位冀州別駕累遷寧遠將軍性仁恕見疾苦好與治之廣教門生令多救療其弟子清河趙約勃海郝文法之徒咸亦有名

彧子景哲豪率亦以醫術知名爲太中大夫司徒長史

蔣少游樂安博昌人也慕容白曜之平東陽見俘入於平城充平齊戶後配雲中爲兵性機巧頗能畫刻有文思吟詠之際時有短篇遂留寄平城以傭寫書爲業而名猶在鎭後被召爲中書寫書生與高聰俱依高允允愛其文用遂並薦之與聰俱補中書博士自在中書恆庇李沖兄弟子姪之門始北方不悉青州蔣族或謂少游本非人士又少游微因工藝自達是以公私人望不至相重唯高允李沖曲爲體練由少游舅氏崔光與李沖從叔衍對門婚姻也高祖文明太后常因密宴謂百官曰本謂少游作師耳高允老公乃言其人士眷識如此然猶驟被引命屑屑禁闥以規矩刻績爲務因此大蒙恩錫超等備位而亦不遷陟也及詔尙書李沖與馮誕游明根高閭等議定衣冠於禁中少游巧思令主其事亦訪於劉昶二意相乖時致諍競積六載乃成始班賜百官冠服之成少游有效焉後於平城將營太廟太極殿遣少游乘傳詣洛量準魏晉基趾後爲散騎侍郎副李彪使江南高祖修船乘以其多有思力除都水使者遷前將軍兼將作大匠仍領水池湖泛戲舟檝之具及華林殿沼修舊增新改作金墉門樓皆所措意號爲妍美雖有文藻而不得伸其才用恆以剞劂繩尺碎劇怱怱徒倚園湖城殿之側識者爲之歎慨而乃坦爾爲己任不告疲恥又兼太常少卿都水如故景明二年卒贈龍驤將軍青州刺史謚曰質有文集十卷餘少游又爲太極立模範與董爾王遇等參建之皆未成而卒初高宗時郭善明甚機巧北京宮殿多其製作高祖時青州刺史侯文和亦以巧聞爲要舟水中立射滑稽多智辭說無端尤善淺俗委巷之語至可歡笑位樂陵濟南二郡太守

世宗肅宗時豫州人柳儉殿中將軍關文備郭安興並機巧洛中製永寧寺九層佛圖安興爲匠也

高祖時有范寧兒者善圍碁曾與李彪使蕭賾賾令江南上品王抗與寧兒制勝而還又有浮陽高光宗善摴蒱趙國李幼序洛陽丘何奴並工握槊此蓋胡戲近入中國云胡王有弟一人遇罪將殺之弟從獄中爲此戲以上之意言孤則易死也世宗以後大盛於時

史臣曰陰陽卜祝之事聖哲之教存焉雖不可以專亦不可得而廢也徇於是者不能無非厚於利者必有其害詩書禮樂所失也鮮故先王重其德方術伎巧所失也深故往哲輕其藝夫能通方術而不詭於俗習技巧而必蹈於禮者幾于大雅君子故昔之通賢所以戒乎妄作晁崇張淵王早殷紹耿玄劉靈助皆術藝之士也觀其占候卜筮推步盈虛通幽洞微近知鬼神之情狀周澹李脩徐謇王顯崔彧方藥特妙各一時之美也蔣少游以剞劂見知没其學思藝

成爲下。其近是乎。

魏書卷九十一

魏書卷九十一考證

列傳第七十九〇此卷王顯以前。魏收舊書。崔彧蔣少游傳。全出北史及小史、史臣論。亦取北史藝術傳論。而北史全用隋書藝術傳論。

殷紹傳姿及王良注王良九方湮之子〇莊子作九方歅。

江式傳三曰諧聲〇諧。監本訛形。各本同。今改正。

魏書卷九十一考證

魏書卷九十二

北齊　魏收　撰

列傳列女第八十

崔覽妻封氏　封卓妻劉氏　魏溥妻房氏

胡長命妻張氏　平原女子孫氏　房愛親妻崔氏

涇州貞女兕先氏　姚氏婦楊氏　張洪祁妻劉氏

董景起妻張氏　陽尼妻高氏　史映周妻耿氏

任城國太妃孟氏　苟金龍妻劉氏　盧元禮妻李氏

河東孝女姚氏　刁思遵妻魯氏

夫婦人之事，存於織紝組紃、酒漿醯醢而已。至如嫫訓軒宮，娥成舜業，塗山三母，克昌二邦，殆非匹婦之謂也。若乃明識列操，文辯兼該，聲自閨庭，號顯列國，子政集之於前，元凱編之於後，隨時綴錄，代不乏人。今書魏世可知者，為列女傳。

中書侍郎清河崔覽妻封氏，勃海人，散騎常侍愷女也。有才識，聰辯彊記，多所究知，於時婦人莫能及。李敷、公孫文叔雖已貴重，近世故事有所不達，皆就而諮請焉。

勃海封卓妻，彭城劉氏女也。成婚一夕，卓官於京師，後以事伏法。劉氏在家，忽然夢想，知卓已死，哀泣不輟。諸嫂喻之不止，經旬，凶問果至，遂憤歎而死。時人比之秦嘉妻。中書令高允念其義高而名不著，為之詩曰：「兩儀正位，人倫肇甄。爰制夫婦，統業承先。雖曰異族，氣猶自然。生則同室，終契黃泉。其一封生令達，卓為時彥。內協黃中，外兼三變。誰能作配，克應其選。實有華宗，挺生淑媛。其二京野勢殊，山川乖互。乃奉王命，載驅在路。公務既弘，私義獲著。因媒致幣，遘止一暮。其三率我初冠，眷彼弱笄。形由禮比，情以趣諧。忻願難常，影跡易乖。悠悠言邁，戚戚長懷。其四時值險屯，橫罹塵網。伏鑕就刑，身分土壤。千里雖遐，應如影響。良嬪洞感，發於夢想。其五仰惟親命，俯尋嘉好。誰謂會淺，義深情到。畢志守窮，誓不二醮。何以驗之，殞身是效。其六人之處世，孰不厚生。必存於義，所重則輕。結念鍾心，甘就幽冥。永捐堂宇，長辭母兄。其七茫茫中野，翳翳孤丘。葛蕌冥蒙，荊棘四周。理苟不昧，神必俱遊。異哉貞婦，曠世靡儔。其八」

鉅鹿魏溥妻，常山房氏女也。父堪，慕容垂貴鄉太守。房氏婉順高明，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病且卒，顧謂之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死不足恨，但夙心往志不聞於沒世矣。良痛母老家貧，供奉無寄，赤子矇眇，血祀孤危，所以抱怨於黃墟耳。」房垂泣而對曰：「幸承先人餘訓，出事君子，義在自畢。有志不從，命也。夫人在堂，稚子襁褓，顧當以身少相感，長往之恨。」俄而溥卒。及大斂，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助喪者咸皆哀懼。姑劉氏輟哭而謂曰：「新婦何至於此！」房對曰：「新婦少年不幸，實慮父母未量至情，覬持此自誓耳。」聞知者莫不感愴。於時子緝生未十旬，鞠育於後房之內，未曾出門。遂終身不聽絲竹，不預座席。緝年十二，房父母仍存，於是歸寧。父兄尚有異議，緝竊聞之，以啟母。房命駕，紿云他行，因而遂歸，其家弗知之也。行數十里方覺。兄弟來追，房哀歎而不反。其執意如此。訓導一子，有母儀法度。緝所交遊有名勝者，則身具酒飯；有不及己者，輒屏臥不餐，須其悔謝乃食。善誘嚴訓，類皆如是。年六十五而終。緝事在序傳。緝子悅，為濟陰太守，吏民立碑頌德。金紫光祿大夫高閭為其文，序云「祖母房年在弱笄，艱貞守志，秉恭姜之操，著自毀之誠」。又頌曰「爰及處士，遘疾夙凋，伉儷秉志，識茂行高，殘形顯操，誓敎久要。誕茲令胤，幽感乃昭」。溥未仕而卒，故云處士焉。

樂部郎胡長命妻張氏，事姑王氏甚謹。太安中，京師禁酒，張以姑老且患，私為醞之，為有司所糾。王氏詣曹自告曰：「老病須酒，在家私醞，王所為也。」張氏曰：「姑老抱患，張主家事，姑不知釀，其罪在張。」主司疑其罪，不知所處。平原王陸麗以狀奏，高宗義而赦之。

平原鄃縣女子孫氏男玉者，夫為靈縣民所殺。追執讎人，男玉欲自殺之，其弟止而不聽。男玉曰：「女人出適，以夫為天，當親自復雪，云何假人之手！」遂以杖毆殺之。有司處死，以聞。顯祖詔曰：「男玉重節輕身，以義犯法，緣情定罪，理在可原，其特恕之。」

清河房愛親妻崔氏者同郡崔元孫之女性嚴明高尚歷覽書傳多所聞知子景伯景光崔氏親授經義學行修明並為當世名士景伯為清河太守每有疑獄常先請焉貝丘民列子不孝吏欲案之景伯為之悲傷入白其母母曰吾聞聞不如見山民未見禮教何足責哉但呼其母來吾與之同居其子置汝左右令其見汝事吾或應自改景伯遂召其母崔氏處之於榻與之共食景伯為之溫凊其子侍立堂下未及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顏慚未知心愧且可置之凡經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終以孝聞其識度厲物如此竟以壽終

涇州貞女兕先氏許嫁彭老生為妻娉幣既畢未及成禮兕先率行貞淑居貧常自舂汲以養父母老生輒往逼之女曰與君禮命雖畢二門多故未及相見何由不稟父母擅見陵辱若苟行非禮正可身死耳遂不肯從老生怒而刺殺之取其衣服女尚能言臨死謂老生曰生身何罪與君相遇我所以執節自固者寧更有所邀正欲奉給君耳今反為君所殺若魂靈有知自當相報言終而絕老生持女珠瓔至其叔宅以告叔叔曰此是汝婦奈何殺之天不祐汝遂執送官太和七年有司劾以死罪詔曰老生不仁侵陵貞淑原其強暴便可戮之而女守禮履節沒身不改雖處草萊行合古跡宜賜美名以顯風操其標墓旌善號曰貞女

姚氏婦楊氏者閹人苻承祖姨也家貧無產業及承祖為文明太后所寵貴親姻皆求利潤唯楊獨不欲常謂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每遺其衣服多不受強與之則云我夫家世貧好衣美服則使人不安與之奴婢則云我家無食不能供給終不肯受常著破衣自執勞事時受其衣服多不著密埋之設有著者污之而後服承祖每見其寒悴深恨其母謂不供給之乃啓其母曰今承祖一身何所乏少而使姨如是母具以語之承祖乃遣人乘車往迎之則厲志不起遣人強舁於車上則大哭言爾欲殺我也由是苻家內外皆號為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一姨致法以姚氏婦衣裳敝陋特免其罪其識機雖呂須亦不過也

榮陽京縣人張洪祁妻劉氏年十七夫亡遺腹生子二歲又沒其舅姑年老朝夕奉養率禮無違兄矜其少寡欲奪而嫁之劉氏自誓弗許以終其身

陳留董景起妻張氏景起早亡張時年十六痛夫少喪哀傷過禮形容毀頓永不沐浴蔬食長齋又無兒息獨守貞操期以闔棺鄉曲高之終見標異

漁陽太守陽尼妻高氏勃海人學識有文才高祖勑令入侍後宮幽后表啓悉其辭也

榮陽史映周妻同郡耿氏女年十七適於映周太和二十三年映周卒耿氏恐父母奪其志因葬映周哀哭而殯見者莫不悲歎屬大使觀風以狀具上詔標榜門閭

任城國太妃孟氏鉅鹿人尚書令任城王澄之母澄為揚州之日率衆出討於後賊帥姜慶真陰結逆黨襲陷羅城長史韋纘倉卒失圖計無所出孟乃勒兵登陴先守要便激厲文武安慰新舊勸以賞罰喻之逆順於是咸有奮志親自巡守不避矢石賊不能剋卒以全城澄以狀表聞屬世祖崩事寢靈太后令曰鴻功盛美實宜垂之永年乃勑有司樹碑旌美

苟金龍妻劉氏平原人也廷尉少卿劉叔宗之姊世宗時金龍為梓潼太守郡帶關城戍主蕭衍遣衆攻圍值金龍疾病不堪部分衆甚危懼劉遂率厲城民修理戰具一夜悉成拒戰百有餘日兵士死傷過半戍副高景陰圖叛逆劉斬之及其黨與數十人自餘將士分衣減食勞逸必同莫不畏而懷之井在外城尋為賊陷城中絕水渴死者多劉乃集諸長幼喻以忠節遂相率告訴於天俱時號叫俄而澍雨劉命出公私布絹及至衣服懸之城中絞而取水所有雜器悉儲之於是人心益固會益州刺史傅豎眼將至賊乃退散豎眼歎異具狀奏聞世宗嘉之正光中賞平昌縣開國子邑二百戶授子慶珍又得二子出身慶珍卒子純陁襲齊受禪爵例降

慶珍弟季武定末儀同開府司馬

貞孝女宗者趙郡柏人人趙郡太守李叔胤之女范陽盧元禮之妻性至孝聞於州里父卒號慟幾絕者數四賴母崔氏慰勉之得全三年之中形骸銷瘠非

人扶不起及歸夫氏與母分隔便飲食日損涕泣不絕日就羸篤盧氏合家慰喻不解乃遣歸寧還家乃復故如此者八九焉後元禮卒李追亡撫存禮無違者事姑以孝謹著母崔以神龜元年終於洛陽凶問初到舉聲慟絕一宿乃蘇水漿不入口者六日其姑慮其不濟親送奔喪而氣力危殆自范陽向洛八旬方達攀櫬號踊遂卒有司以狀聞詔曰孔子稱毀不滅性蓋為其廢養絕類也李既非嫡子而孝不勝哀雖乖俯就而志厲義遠若不加旌異則無以勸引澆浮可追號曰貞孝女宗易其里為孝德里標李盧二門以惇風俗

河東姚氏女字女勝少喪父無兄弟母憐而守養年六七歲便有孝性人言其父者聞輒垂泣鄰伍異之正光中母死女勝年十五哭泣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數日不勝哀遂死太守崔游申請為營墓立碑自為製文表其門閭比之曹娥改其里曰上虞里墓在郡城東六里大道北至今名為孝女冢

滎陽刁思遵妻魯氏女也始笄為思遵所娉未踰月而思遵亡其家矜其少寡許嫁已定魯聞之以死自誓父母不違其志遂經郡訴稱刁氏吝護寡女不使歸寧魯乃與老姑徒步詣司徒府自告情狀普泰初有司聞奏廢帝詔曰貞夫節婦古今同尚可令本司依式標牓

史臣曰闕

魏書卷九十二

魏書卷九十二考證

魏書卷九十二〇魏收書不全

魏溥妻房氏傳所以抱怨於黃壚耳〇壚北史作壠黃壚黃泉也若黃壠乃地名

緝事在序傳緝子悅為濟陰太守〇　臣人龍按本書列傳自序魏悅即收之祖也今據此傳悅為緝之子溥之孫而列傳自序則云盡子歆歆子悅位濟陰太守編輯收自紀其高曾之名不應兩傳迥異殆序傳本闕亦後人所補故舛訛若此耶

魏書卷九十二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恩倖第八十一

王叡　王仲興　寇猛　趙脩　茹皓　趙邕
侯剛　鄭儼　徐紇

夫令色巧言矯情飾貌邀眄睞之利射咳唾之私此蓋苟進之常也故甚者刑
身淪子甘父舐痔嘗癰況乃散金賓貨輸錢瀆爵又何怪哉若夫地窮尊貴嗜
欲所攻聖達其猶病諸中庸固不能免男女性態其揆斯一二代之亡皆是物
也據天下之圖持海內之命顧指如意高下在心此乃夏桀殷紂喪二邦秦毋
呂嫪穢兩國也魏世王叡幸太和之初鄭儼寵孝昌之季主幼於前君稚於後
乘閒宣淫殆無忌畏樹列朋黨蔽塞天聰高祖明聖外彰人神繫仰御之有術
宗社弗墜肅宗不言垂拱潛晴罕方六合渹然至於顛覆且承顏色竊光寵勢
等秋風氣同夏日亦何世而不有哉此周旦所以誡其朋詩人是為疾辜小也
太宗時王車之徒雖云幸念皆宣力夷險誠效兼存未如趙脩等出於近習趨
走之地坐擅威刑勢傾都鄙得之非道君子所以賤之書其變態備禍福之由
焉

王叡字洛誠自云太原晉陽人也六世祖橫張軌參軍晉亂子孫因居於武威
姑臧父橋字法生解天文卜筮涼州平入京家貧以術自給歷仕終於侍御中
散天安初卒贈平遠將軍涼州刺史顯美侯謚曰敬叡少傳父業而姿貌偉麗
恭宗之在東宮見而奇之興安初擢為太卜中散稍遷為令領太史承明元年
文明太后臨朝叡因緣見幸超遷給事中俄而為散騎常侍侍中吏部尚書賜
爵太原公於是內參機密外豫政事愛寵日隆朝士懾憚焉太和二年高祖及
文明太后率百僚與諸方客臨虎圈有逸虎登門閣道幾至御座左右侍御皆
驚靡叡獨執戟禦之虎乃退去故親任轉重三年春詔叡與東陽王丕同入八
議永受復除四年遷尚書令進爵中山王加鎮東大將軍置王官二十二人中
書侍郎鄭羲為傅郎中令以下皆當時名士又拜叡妻丁氏為妃及沙門法秀
謀逆事發多所牽引叡曰與其殺不辜寧赦有罪宜梟斬首惡餘從疑赦不亦
善乎高祖從之得免者千餘人叡出入帷幄太后密賜珍玩繒綵人莫能知率
常以夜帷車載往閹官防致前後巨萬不可勝數加以田園奴婢牛馬雜畜並
盡良美大臣及左右因是以受賚錫外示不私所費又以萬計及疾病高祖太
后每親視疾侍官省問相望於道及疾篤上疏曰臣聞忠於事君者節義著於
臨終孝於奉親者淳誠表於垂沒故孔明卒軍不忘全蜀之計曾參疾甚情存
善言之益雖則庸昧敢忘景行臣荷天地覆載之恩蒙大造生成之德濫風朝
於華年服道教於弱冠躍纓清朝垂周三紀受先帝非分之眷叨陛下殊常之
寵遂乃齊跡功舊內侍帷幄爵列諸王位班上等從容閑逸與知國政誠思竭
盡力命以報所受不謂事與心違忽嬰重疾每屈輿駕親臨問之榮給生平恩
洽身後犬馬之誠銜佩罔極今所病遂篤慮必不起延首闕庭觖觖終日仰恃
皇造宿眷之隆敢陳愚昧管窺之見臣聞為治之要其略有五一者慎刑罰二
者任賢能三者親忠信四者遠讒佞五者行黜陟夫刑罰明則姦宄息賢能用
則功績著親忠信則視聽審遠讒佞則疑閒絕黜陟行則貪叨改是以欽恤惟
刑載在唐典知人則哲唯帝所難周書垂好德之文漢史列防姦之論考諸幽
明先王大典又八表既廣遠近事殊撫荒裔宜待之以寬懷華甸宜肅之以
明簡哀恤孤獨賑施困窮錄功舊赦小罪輕徭役薄賦斂修穡業禁淫祀顯賢
敦餘暇賜垂覽察使子囊之誠畢申於當世將墜之志獲用於明時薨時年
四十八高祖文明太后親臨哀慟賜溫明秘器宕昌公王遇監護喪事贈衛大
將軍太宰并州牧謚曰宣王內侍長董醜奴營墳墓將葬於城東高祖登城樓
以望之京都文士為作哀詩及誄者百餘人乃詔為叡立祀於都南二十里大
道右起廟以時祭薦并立碑銘置守祀五家又詔褒叡圖其捍虎狀於諸殿命
高允為之讚京都士女諂稱叡美造新聲而絃歌之名曰中山王樂詔班樂府
合樂奏之初叡女妻李沖兄子延寶次女又適趙國李恢子華女之將行也先
入宮中其禮略如公主王女之儀太后親御太華殿寢其女於帳中叡與張祐
侍坐叡所親及兩李家丈夫婦人列於東西廊下及車引太后送過中路時人

爾謂天子太后嫁女叡之葬也假親姻義舊衰絰縞冠送喪者千餘人皆舉聲慟泣以要榮利時謂之義孝叡既貴乃言家本太原晉陽遂移屬焉故其兄弟封爵多以并州郡縣叢後重贈叡父橋侍中征西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武威王諡曰定追策叡母賈氏爲妃立碑於墓左父子並葬城東相去里餘遷洛後更徙葬太原晉陽

子襲字元孫年十四以父任擢爲中散仍遷中部叡薨高祖詔襲代領都曹爲尚書令領吏部曹中部如其品職依與承襲文明太后令曰都曹尚書曹百寮之首民所具瞻襲年少智思未周其都曹尚書令可權記使閑習政事後用不晚終太后世寵念如初襲王爵例降爲公太后崩後襲仍在高祖左右然禮遇稍薄不復關與時事久之出爲鎮西將軍秦州刺史又轉并州刺史十七年輿駕詣洛路幸其治供帳粗辦境內清靜高祖頗嘉之而民庶多爲立銘置于大路虛相稱美或曰襲所教也高祖聞而問之對不以實因是面被責讓尚書奏免其官詔唯降號二等二十年以事爲中尉所糾會赦免爵在常景傳景明二年卒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諡曰質

子昕襲爵爲太尉汝南王悅記室參軍建義初河陰遇害贈散騎常侍安北將軍肆州刺史諡曰穆

子子暄襲爵武定末齊州驃騎府功曹參軍齊受禪例降

昕弟誕字永安龍驤將軍正平太守亦於河陰遇害贈撫軍將軍并州刺史

子希雲舉秀才早亡

誕弟殖字永興司空城局參軍

子祖幹司徒行參軍并州刺史

殖弟永業司空參軍事

襲弟椿字元壽少以父任拜祕書中散尋以父憂去職後除羽林監謁者僕射母喪解任正始初拜中散出爲太原太守加鎮遠將軍坐事免椿僮僕千餘園宅華廣聲妓自適無乏於時或有勸椿仕者椿笑而不答雅有巧思凡所營製可爲後法由是正光中元义將營明堂辟雍欲徵椿爲將作大匠椿聞而以疾固辭孝昌中尒朱榮既據并肆以汾州胡逆表加椿征虜將軍都督尉勞汾胡汾胡與椿比州服其聲望所在降下事寧授右將軍太原太守以預立莊帝之勞封遼陽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尋轉封真定縣開國侯食邑七百戶除持節本將軍華州刺史尋轉使持節散騎常侍殷州刺史元曄立除都官尚書固辭不拜永熙中行冀州事尋除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瀛州刺史時有風雹之變詔書廣訪讜言椿乃上疏曰伏奉詔書以風雹厲威上動天眷訪讜辭於百辟詔輿誦於四海宸衷懇切備在絲綸祗承就感心焉靡厝伏惟陛下叡鑒應期恢育萬物承綴旒之艱運纂纘絲之危緒忘餐日昃求衣未明俾上帝下臨歆茲荼蓼承瀍澗塞而滄溟降戾作害中秋上帝照臨義不虛變竊惟風爲號令皇天所以示威雹者氣激陰陽有所交諍殆行令殊節舒急失中之所致也昔澍雨千里寔緣教祀之誠炎精三舍寧非善言之力譴不空發徵豈謬應雖謂蓋高實符人事伏願陛下留心曲覽垂神遠察禮賢登士博舉卷官權中滯怨振窮省役使夫溢水沒川之彥畢居朝右儀表丹青之位未或虛加圖土絕五事之民揆日息千門之費嚴敕廊署無不遇之士恤恤憚獨荷酒帛之恩則物見昭蘇人知休泰徐奏薰風之曲無論矯厲之歌豈不天人幸甚鬼神咸抃椿性嚴察下不容姦所在吏民畏之重足天平末更滿還鄉初椿於宅構起廳事極爲高壯時人忽云此乃太原王宅豈是王太原宅椿往爲本郡世皆呼爲王太原未幾尒朱榮居椿之宅榮封太原王焉至於齊獻武王之居晉陽霸朝所在人士輻輳椿禮敬親知多所拯接後以老病遂辭疾客居趙郡之西鯉魚祠山興和二年春卒時年六十二贈使持節都督冀瀛二州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太尉公冀州刺史諡曰文恭及葬齊獻武王親自弔送椿妻鉅鹿魏悅之次女明達有遠操多識往行前言隨夫在華州兄子建在洛遇患聞而晨夜馳赴膚容虧損親類歎尚之尒朱榮妻北鄉郡長公主深所禮敬永安中詔以爲南和縣君內足於財不以華飾爲意撫兄子牧倩同己子存拯親類所在周洽椿名位終始魏有力焉元象中卒贈鉅鹿郡君椿無子以兄孫叔明爲後

叔明太尉參軍事儀同開府祭酒死於晉陽無子以弟子暄子爲後
敷弟諶字庫鹹爲給事中安南將軍祠部尚書賜爵上黨公加散騎常侍領太
史事例降爲侯遷太常卿出爲持節安東將軍兗州刺史還除光祿大夫卒於
官贈帛五十匹
子翔字元鳳少以聰敏循良詔充內侍自太和初與李沖等奏決庶事迄于十
六年賞賜前後累千萬是時致事多決於文明太后后好細察而翔恭謹慎密
甚被知任遷洛兼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左丞襲爵遷輔國將軍太府少卿出爲
濟州刺史卒贈大將軍肆州刺史子超襲
超字和善孝靜時幷州治中超愛好人物輕財重義性豪華能自奉養每食必
窮水陸之味年三十四卒
子景寬襲武定中衞將軍右光祿大夫齊受禪例降
景寬弟景招開府集曹參軍
超弟穉字恩泰元象中上黨太守卒
穉弟穟字恩穆員外散騎侍郎上黨王天穆以爲北道行臺郎中尒朱榮代天
穆爲大行臺仍爲吏部郎以預奉莊帝之勳封猗氏縣開國侯邑五百戶永安
末除征西將軍齊州刺史不之任元曄立轉除驃騎大將軍幷州刺史興和中
卒
肆弟爽司徒中兵參軍
諶弟魏誠爲東宮學生拜給事中賜爵中都侯加龍驤將軍卒贈安南將軍冀
州刺史諡曰恭
子靜字元安少有公幹拜中散襲爵例降爲伯除員外郎羽林監兼尚書郎以
明法除廷尉評轉遊擊將軍加冠軍將軍岐州刺史趙郡王謐虐害城民悖叛
詔靜以驛慰喩咸即降下以奉使稱旨賜帛五百匹除趙郡太守以母老固辭
不拜又授征虜將軍廷尉少卿有當官之稱坐公事左遷中散大夫以母憂去
職孝昌初詔兼廷尉卿尋行定州事並固辭不起二年夏除兼廷尉卿尋行
定州事至冬病卒年五十七贈撫軍將軍幷州刺史諡曰貞無子以從子伯穆
爲後
伯穆襲爵武定中冀州開府錄事參軍齊受禪例降
魏誠弟亮字平誠承明初擢爲中散告沙門法秀反遷冠軍將軍賜爵永寧侯
加給事中出爲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後轉陝州刺史坐事免卒於家
亮子洪壽早卒
子元景正光中許復先爵降爲伯卒無子
洪壽弟疑字安壽除奉朝請稍遷中散大夫以疾歸鄉里遂移居上黨年七十
一卒
子亮字景預有文才少工詩詠知名於世未官而卒
敷叔隆保冠軍將軍姑臧侯卒追贈安東將軍幷州刺史鉅鹿公諡曰靖
王仲興趙郡南欒人也父天德起自細微至殿中尚書仲興幼而端謹以父任
早給事左右太和中殿內侍御中散武騎侍郎給事中出入禁內十餘年轉冗
從僕射猶參密近爲齊帥從駕征新野有功除折衝將軍屯騎校尉又命率千
餘騎破賊於鄧城除振威將軍越騎校尉賜帛千匹高祖於馬圈自不豫大漸
迄於崩仲興頗預侍護達魯陽世宗即位轉左中郎將仍齊帥及帝親政與趙
脩並見寵任遷光祿大夫領武衞將軍仲興雖與脩並而畏慎自退不若脩之
倨傲無禮咸陽王禧之出奔也當時上下微爲駭震世宗於北邙山遣仲興馳
入金墉城安慰後與領軍于勁共參機要因自理馬圈侍疾及入金墉之功乞
同元賞遂封上黨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自拜武衞及受封之日車駕每臨饗
其宅世宗遊幸仲興常侍從不離左右外事得徑以聞百寮亦聳體而承望焉
兄可久以仲興故自散爵爲徐州征虜府長史帶彭城太守仲興世居趙郡自
以寒微云舊出京兆霸城故爲雍州大中正尚書僕以仲興開國公賞報過優
北海王詳嘗面啓奏請降減事久不決可久在徐州恃仲興寵勢輕侮司馬樊
郡太守李長壽遂至忿諍彭城諸沙門共相和解未幾復有所競可久乃令僮
僕邀毆長壽遂折其脅州以表聞北海王詳因百寮朝集厲色大言曰徐州名
藩先帝所重朝廷云何簡用上佐遂令致此紛紜以徹荒外豈不爲國醜辱也

葉亦莫有應者。仲興是後漸疏，不得徑入左右。世宗乃下詔，奪其封邑，出除平北將軍、幷州刺史。卒，贈安東將軍、青州刺史。

寇猛，上谷人也。祖父平城。猛少以姿幹充虎賁，稍遷羽林中郎，從高祖征南陽，以擊賊不進免官。世宗踐位，復敘用，愛其膂力，置之左右，爲千牛備身，歷轉遂至武衞將軍，出入禁中，無所拘忌。自以上谷寇氏，得補燕州大中正，而不能甄别士庶也。家漸富侈，宅宇高華，妻隷充溢，傲象弟姪，然不及茹皓、仲興也。卒，贈平北將軍、燕州刺史。

趙脩，字景業，趙郡房子人。父惠安，後名謐，郡曹史，積勞補陽武令。脩貴，追贈威烈將軍、本郡太守，及葬，復贈龍驤將軍、定州刺史。脩本給事東宮，爲白衣左右，頗有膂力。世宗踐阼，仍充禁侍，愛遇日隆。然天性闇塞，不閑書疏，是故不參文墨。世宗親政，旬月之閒，頻有轉授，歷員外通直散騎常侍、鎮東將軍、光祿卿。每受除設宴，世宗親幸其宅，諸王公卿士百寮悉從，世宗親見其母。脩能劇飲，至於逼勸觴爵，雖北海王詳、廣陽王嘉等皆亦不免，必致困亂。每適郊廟，脩常驂陪出入，華林恆乘馬至于禁內，咸陽王禧誅，其家財貨多賜高肇及脩。脩之葬父也，百寮自王公以下無不弔祭，酒犢祭奠之具，填塞門街。於京師爲制碑銘、石獸、石柱，皆發民車牛，傳致本縣。財用之費，悉自公家；凶吉車乘將百兩，道路供給，亦皆出官。時將馬射，世宗留脩過之，帝如射宮，脩又驂乘，輅車旒竿觸東門而折。脩恐不逮葬日，驛赴窆期，左右求從及特遣者數十人。脩道路嬉戲，殆無藏容，或與賓客姦掠婦女，保觀從者噂喈喧譁，詬詈無節，莫不畏而惡之。是年，又爲脩廣增宅舍，多所并兼，洞門高堂，房廡周博，崇麗擬於諸王。其四面鄰居賂入其地者，侯天盛兄弟越次出補長史大郡。脩起自賤伍，暴致富貴，奢傲無禮，物情所疾。因其在外，左右或諷糾其罪。自其葬父還也，舊寵少薄。初，王顯猶附於脩，後因忿鬩，密伺其過，規陷戮之。而脩過短，都不悛防，顯積其前後愆咎，列脩葬父時，路中淫亂不軌，又云與長安人趙僧檦謀匿玉印事。高肇、甄琛等構成其罪，乃密以聞。始琛及李憑等曲事於脩，無所不至，懼相連及，爭共糾擿，助攻抬之。遂乃詔曰：「小人難育，朽穢不彫，長惡不悛，豈容撫養。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領寵左右趙脩，昔在東朝，選充臺皁，幼所經見，長難遺之，故簪帶之叙，仍引西熱。雖地微器陋，非所宜採，然識早念生，遂階名級。自蒙洗濯，昇陪日甚，驕佚膺懷，恩加輕慢，不識人倫之體，不悟深淺之方。陵轢王侯，輕猾卿相，門賓巷士，拜叩不接，驕氣豪心，仍懷鄙塞。比聽葬父，脩暴縱閒，居京違宅，殘虐徒隷。又廣張形勢，妄生矯詐，與雍州人趙僧檦等陰相傳納，許受玉印，不軌不物，日月滋甚。朕猶愍其宿櫬，每加覆護，而擅威弄勢，侮慢不已，法案耳目，並求憲綱。雖欲捨之，辟實難爽。然楚腹既墜，江君佇徊，輟牛一舉，東向改觀，脩雖小人，承侍在昔，極辟之奏，欲加未忍，可鞭之一百，徙敦煌爲兵。其家宅作徒，即仰停罷。所親在內者，悉令出禁。朕昧於處物，育茲豺虎，顧尋往謬，有愧臣民，便可時勑申敍，以謝朝野。」是日，脩詣領軍于勁第，與之樗蒱，籌未及畢，而羽林數人相續而至，稱詔呼之。脩驚起，隨出路中，執引脩馬詣領軍府。琛與顯監決其罰，先具問事有力者五人，更迭鞭之，占令必死。旨決百鞭，其實三百。脩素肥壯，腰背博碩，堪忍楚毒，了不轉動。鞭訖，即召驛馬，促之令發，出城西門，不自勝舉，縛置鞍中，急驅馳之。其母妻追隨，不得與語，行八十里乃死。初，于后之入，脩之力也。脩死後，領軍于勁猶追感舊意，經恤其家，自餘朝士昔相宗承者，悉棄絕之，示己之疎遠焉。

茹皓，字禽奇，舊吳人也。父讓之，本名要，隨劉駿巴陵王休若爲將，至彭城。是時南土飢亂，遂寓居淮陽上黨。皓年十五六，爲縣金曹吏，有姿貌，謹慎。南徐州刺史沈陵見而善之，自隨入洛陽，舉充高祖白衣左右。世宗踐阼，皓侍直禁中，稍被寵接。世宗嘗拜山陵，路中欲引與同車，皓奮衣將昇，黃門侍郎元匡切諫，乃止。及世宗親政，皓眷賚日隆，又以爲園之勞，當擬補員外將軍。時趙脩亦被幸，始審之求出，皓爲外守，皓亦慮見危禍，不樂內官，遂超授濮陽太守，加厲威將軍。其父因皓歎理舊勳，先除兗州陽平太守，賜以子爵，父子剖符，名邦郡境相接，皓忻然於去內，不以疎外爲戚。及趙脩爭取覓獲全免，雖起復細爲守，乃請領寨事。世宗幸鄴，轉武皓警求朝，遂解郡，授左中郎將，領直閤，寵待如前。皓既官達，自云本出雁門，雁門人諂附者，乃因薦皓於司徒，請爲肆州大中正，府省

以閑習待使許遷驍騎將軍領華林諸作皓性微工巧多所興立為山於天淵池西採掘北邙及南山佳石徙竹汝潁羅蒔其間經構樓館列於上下樹草栽木頗有野致世宗心悅之以時臨幸遷冠軍將軍仍驍騎將軍皓貴寵日升關與政事太傅北海王詳以下咸祗憚附之皓弟年尚二十擢補員外郎皓娶僕射高肇從妹於世宗為從母迎納之日詳親詣之禮以馬物皓又為弟聘安豐王延明妹延明恥非舊流不許詳勸諭之云欲覓官職如何不與茹皓婚姻也延明乃從焉皓頗敏慧折節下人而潛自經營陰有納受貨產盈積起宅宮西朝貴弗之及也是時世宗雖親萬務皓率常居內留宿不還傳可門下奏事未幾轉光祿少卿意殊不已方欲陳屬圖從先帝之勢更希進舉初修皓之寵北海王詳皆附納之又直閤將軍劉冑本為詳所薦常感詳恩密相承望並共來往高肇素疾諸王常規陷害既知詳與皓等交關相昵乃構之世宗云皓等將有異謀世宗乃召中尉崔亮令奏皓冑常季賢陳掃靜四人擅勢納賄及私亂諸事即日執皓等皆詣南臺翌日奏處罪其晚就家殺之皓妻被髮出堂哭而迎皓皓徑入哭別食椒而死皓子懷朔仕至南青州刺史興和初以罪賜死子姪從邊

冑字元孫河間人始為北海王詳所舉六輔時出守本郡與皓俱赴鄴宮轉武亦自乞留至洛久不敍用詳又為啓晚乃拜將軍直閤

季賢起於主馬世宗初好騎乘因是獲寵位至殿中將軍司藥丞仍主廄閑與茹皓通知庶事勢望漸隆引其兄為朝請直寢娶武邑王蓋妹季賢又將娶洛州刺史元祓女並結託帝戚以為榮援云

掃靜徐義恭並彭城舊營人掃靜能為世宗典櫛梳義恭善執衣服並以巧便旦夕居中愛寵相侔官敍不異掃靜娶義恭姊也情相遵厚室家不諱義恭恆念恨之親經世宗訴其隱僻世宗以其左右兩寵之二人皆承奉茹皓亦並加接眷而掃靜偏為親密與皓常在左右略不歸休皓敗掃靜亦死於家義恭小心謹慎謙退少語皓等死後獨見幸信長侍左右典掌秘密世宗不豫義恭晝夜扶侍崩于懷中靈太后臨政義恭諂附元乂又有淫宴多在其宅為靈畢次

御出為東秦州刺史建義後歷內外顯職武定初卒於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

趙邕字令和自云南陽人潔白明髭眉曉了恭敏司空李沖之貴寵也邕以少年端謹出入其家頗給按磨奔走之役沖亦深加接念令與諸子游處人有束帶謁於沖者時託之以自通高祖太和中給事左右至殿中監世宗即位及親政猶居本任備與趙修結為宗援然亦不甚相附也邕稍遷至殿中將軍猶帶監職邕父怡太和中歷郢州刺史傳家久之以邕寵召拜太常少卿尋為荊州大中正出除征虜將軍荊州刺史怡乃致其母喪葬於宛城之南趙氏舊墟以老乞解州任還拜光祿大夫轉金紫光祿卒贈鎮東將軍相州刺史世宗每出入郊廟修恆以常侍侍中陪乘而邕兼奉車都尉執轡同載時人號為二趙以趙出南陽徙屬荊州邕轉給事中南陽中正以父為荊州大中正乃罷轉長兼散騎侍郎領左右直長出入禁中復為荊州大中正邕弟尚中書舍人出除南陽太守怡辭荊州也尚求解郡與父俱還未至京師逆除步兵校尉邕祖巖舊葬代京喪自平城還葬南陽贈平遠將軍青州刺史世宗崩邕兼給事黃門俄轉太府卿出除平北將軍幽州刺史在州貪縱與范陽盧氏為婚女父早亡其叔許之而母不從母北平陽氏攜女至家藏避規免邕乃拷掠陽叔遂至於死陽氏訴冤臺遣中散大夫孫景安研檢事狀邕坐處死會赦得免猶當除名自理經年臨淮王彧時為廷尉久不斷決孝昌初卒

侯剛字乾之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也本出寒微少以善於鼎俎進飪出入久之拜中散累遷冗從僕射嘗食典御世宗以其質直賜名剛焉稍遷奉車都尉右中郎將領刀劍左右加游擊將軍城門校尉遷武衛將軍仍領典御又加通直散騎常侍詔曰太和之季蟻寇侵疆先皇於不豫之中命師出討撫戎暴露躬御兼和朕屬當監國弗獲隨侍而左右服事唯藉忠勤剛於違和之中辛勤行陣違遠饋誠宜先推敘其以剛為右衛大將軍俄領太子中庶子世宗崩剛與侍中崔光迎肅宗於東宮尋除衛尉卿封武陽縣開國侯邑千二百戶俄為侍中撫軍將軍恆州大中正遷衛將軍表讓侍中詔不許進爵為公以給侍之

勞加實散伯熙平初除左衛將軍餘官如故侍中游肇出爲相州剛言於靈太后曰昔高氏擅權游肇抗衡不屈先帝所知四海同見而出牧一藩未盡其美宜還引入以輔聖主太后善之剛寵任既隆江陽王繼尚書長孫稚皆以女妻其子司空任城王澄以其起由膳宰頗輕侮之云此近爲我舉食然公坐對集敬遇不虧後剛坐掠殺試射羽林爲御史中尉元匡所彈廷尉處剛大辟尚書令任城王澄爲之言於靈太后侯剛歷仕前朝事有可取纖芥之疵未宜便致於法靈太后乃引見廷尉卿裴延儁少卿袁翻於宣光殿問曰剛因公事掠人邂逅致死律文不坐卿處其大辟竟何所依翻對曰案律邂逅不坐者謂情理已露而隱避不引必須箠撻取其款言謂撾撻以理之類至於此人問則具首正宜依犯結案不應橫加箠朴兼剛口唱打殺撾築非理本有殺心事非邂逅處之大辟未乖憲典太后曰卿等且還當別有判於是令曰廷尉執處侯剛於法如猛剛既意在爲公未宜便依所執但輕剿民命理無全捨可削封三百戶解尚衣典御剛於是頗爲失意剛自太和進食遂爲典御歷兩都三帝二太后將三十年至此始解未幾加散騎常侍御史中尉元匡之廢也太后舫代匡者剛爲太傅清河王懌所舉遂除車騎將軍領御史中尉常侍衛尉如故及領軍元乂執政擅權樹結親黨剛長子乂之妹夫乃引剛爲侍中左衛將軍還領尚食典御以爲枝援復加車騎大將軍領左右復前削之封尋加儀同復領御史中尉剛啓軍旅稍興國用不足求以封邑俸粟賑給征人肅宗許之孝昌元年除領軍餘官如故初元乂之解領軍也靈太后以乂腹心尚多恐難卒制故權以剛代之示安其意尋出爲散騎常侍冀州刺史將軍儀同三司剛行在道詔曰剛因緣時會恩隆自久擢於凡品越昇顯爵往以微勤賞同利建寵靈之極超絕夷等曾無犬馬識主之誠方懷梟獍返噬之志與權臣元乂婚姻朋黨虧違典制長直禁中一出一入迭爲姦防又與劉騰共爲心膂間隔二宮逼脅內外且位居繩憲糾察是司宜立格言勢同儁集方嚴楚撻枉服貴賤事任凶威以直爲曲不忠不道深暴民聽附下罔上事彰幽顯其大之罪雖從宥原封爵之科理宜貶奪可征虜將軍餘悉削黜剛終于家永安中贈司徒公剛長子詳自奉朝請稍遷通直散騎侍郎冠軍將軍主衣都統剛以上谷先有侯氏於是始家焉正光中又請以詳爲燕州刺史將軍如故欲爲家世之基尋進後將軍五年拜司徒左長史領嘗藥典御燕州太中正與和中驃騎將軍殷州刺史遷朝久而卒

鄭儼字季然滎陽人容貌壯麗初爲司徒胡國珍行參軍因緣爲靈太后所幸時人未之知也遷員外散騎侍郎直後靈太后廢蕭寶夤西征以儼爲開府屬孝昌初太后反政儼請使還朝復見寵待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領嘗食典御晝夜禁中寵愛尤甚儼每休沐太后常遣閹童隨侍儼見其妻唯得言家事而已與徐紇俱爲舍人儼以紇有智數仗爲謀主紇以儼寵幸既盛傾身承接共相表裏勢動內外城陽王徽儼與之合當時政令歸於儼等遷通直郎散騎常侍平東將軍武衛將軍華林都將右衛將軍散騎常侍中軍將軍中書令車騎將軍舍人常侍如故肅宗崩事出倉卒天下咸言儼計也尒朱榮舉兵向洛以儼紇爲辭榮逼京師儼走歸鄉里儼從兄仲明先爲滎陽太守至是儼與仲明欲據郡起衆尋爲其部下所殺與仲明俱傳首洛陽

子文寬從出帝歿關西

徐紇字武伯樂安博昌人也家世寒微紇少好學有名理頗以文詞見稱察孝廉對策上第高祖拔爲主書世宗初除中書舍人諂附趙脩遷通直散騎侍郎及脩誅坐黨徙枹罕雖在徒役志氣不撓故事捉逃役流兵五人流者聽免紇以此得還久之復除中書舍人太傅清河王懌又以文翰待之及領軍元乂之害懌也出爲鴈門太守紇稱母老解郡還鄉至家未幾尋入洛飾說事乂大得乂意及乂父繼西鎮潼關以紇爲從事中郎尋以母憂歸鄉里靈太后反政以紇曾爲懌所顧待復起爲中書舍人紇又曲事鄭儼是以特被信任俄遷給事黃門侍郎仍領舍人總攝中書門下之事軍國詔命莫不由之時有急速令數吏執筆或行或臥人別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雖無雅才亦可通情時黃門侍郎太原王遵業琅邪王誦並稱文學亦不免爲紇秉筆承其指授尋加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黃門舍人如故紇機辯有智數當公斷決終日不以爲勞

長直禁中，略無休息，時復與沙門講論，或分宵達曙，而心力無怠，道俗歎服之。然性浮動，慕權利，外似謇正，內實謟諛，時豪勝己，必相陵駕，書生貧士，矯意禮之。其詭態若此。有識鄙薄焉。紇既處腹心，參斷機密，勢傾一時，遠近填湊，與鄭儼李神軌寵任相亞，時稱徐鄭焉。然無經國大體，好行小數，說靈太后以鐵券間介朱榮左右，榮知，深以爲憾，啓求誅之。榮將入洛，既剋河梁，紇矯詔夜開殿門，取驊騮御馬十匹，東走兗州，紇弟獻伯爲北海太守，獻伯弟季彥先爲青州長史，紇使人告之，亦將家南走，羊侃時爲太山太守，紇往投之，說侃令舉兵，侃從之，遂聚兵反，共紇圍兗州。孝莊初，遣侍中于暉爲行臺，與齊獻武王督諸軍討之，紇慮不免，說侃請乞師於蕭衍，侃信之，遂奔衍。文筆駮論數十卷，多有遺落，時或存於世焉。

史臣曰：闕

魏書卷九十三

魏書卷九十三考證

王叡傳都督尉勞汾胡〇尉，北史作慰。

徐紇傳獻伯弟季彥〇季，監本訛李，今改正。

魏書卷九十三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閹官第八十二

宗愛　仇洛齊　段霸　王琚　趙黑　孫小
張宗之　劇鵬　張祐　抱嶷　王遇　苻承祖
王質　李堅　秦松　白整　劉騰　賈粲
楊範　成軌　王溫　孟鸞　平季　封津
劉思逸

夫宮腐之族置於閹寺取則天象事歷百王身乖全品任事宮掖親由褻狎恩生趨走便僻俯仰當寵擅權斯則伊戾豎刁因而禍兩國石顯張讓所以翦二京也豈非形質既虧生命易忽譬之胥靡不懼登高此亦苟且之事由斐不已也王者殷鑒宜改往轍而後庭婉孌遊宴之地掖壼留連終見任使巧佞由之而自達權幸俄然而復歸斯蓋其由來遠矣非一朝一世也魏氏則宗愛殺帝害王劉騰廢后戮相其間竊官爵盜財賄乘勢使氣爲朝野之患者何可勝舉今謹錄其尤顯焉

宗愛不知其所由來以罪爲閹人歷碎職至中常侍正平元年正月世祖大會於江上班賞羣臣以愛爲秦郡公恭宗之監國也每事精察愛天性險暴行多非法恭宗每銜之給事仇尼道盛侍郎任平城等任事東宮微爲權勢世祖頗聞之二人與愛並不睦爲懼道盛等案其事遂構告其罪詔斬道盛等於都街時世祖震怒恭宗遂以憂薨是後世祖追悼恭宗愛懼誅遂謀逆二年春世祖暴崩愛所爲也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吳興公和疋侍中太原公薛提等祕不發喪延疋二人議以高宗沖幼欲立長子徵秦王翰置之祕室提以高宗有世嫡之重不可廢所宜立而更求君延等猶豫未決愛知其謀始愛負罪於東宮而與吳王余素協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矯皇后令徵延等延等以愛素賤弗之疑皆隨之入愛先使閹豎三十人持仗於宮內及延等入以次收縛斬於殿堂執秦王翰殺之於永巷而立余余以愛爲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祕書封馮翊王愛既立余位居元輔錄三省兼總戎禁坐召公卿權恣日甚內外憚之羣情咸以爲愛必有趙高閻樂之禍余疑之遂謀奪其權愛憤怒使小黃門賈周等夜殺余事在余傳高宗立誅愛周等皆具五刑夷三族

仇洛齊中山人本姓侯氏外祖父仇款始出馮翊重泉款石虎末徙鄴南枋頭仕慕容暐爲烏丸護軍長水校尉生二子長曰嵩小曰騰嵩仕慕容垂還居中山位殿中侍御史嵩有二子長曰廣小曰盆嵩妹子洛齊生而非男嵩養爲子因爲之姓仇初嵩長女有姿色充冉閔宮閔破入慕容儁又轉賜盧豚生子魯元有寵於世祖而知外祖嵩已死唯有三舅每言於世祖世祖爲訪其舅是時東方罕有仕者廣盆皆不樂入平城洛齊獨請行曰我養子兼人道不全當爲兄弟試禍福也乃乘驢赴京魯元候知將至結從者百餘騎迎于桑乾河見而下拜從者亦同致敬入言于世祖世祖問其才用所宜將授之以官魯元曰臣舅不幸生爲閹人唯合與陛下守宮闈耳而不言其養子世祖矜焉賜以奴馬引見尋拜武衞將軍俄而賜爵文安子稍遷給事黃門侍郎魏初禁網疏闊民戶隱匿漏脫者多東州既平綾羅戶民樂葵因是請採漏戶供爲綸綿自後逃戶占爲細繭羅穀者非一於是雜營戶帥遍於天下不屬守宰發賦輕易民多私附戶口錯亂不可檢括洛齊奏議罷之一屬郡縣從平涼州以功超遷散騎常侍又加中書令寧南將軍進爵零陵公拜侍中平遠將軍冀州刺史爲內都大官興安二年卒諡曰康

養子儼襲柔和敦敏有長者風太和中爲虎牢鎮將初洛齊貴盛之後廣盆坐他事誅世祖以其非仇氏子不與焉還取侯家近屬以儼爲子後欲還本而廣有女孫配南安王楨生章武王彬即中山王英弟也仇妃聞而請儼曰由我仇家富貴至此奈何一旦孤背恩養也楨時在內都主司呂臣儼辭於楨畏憚之遂不敢九年卒諡曰靜

子振襲稍遷至中堅將軍長水校尉廣盆並善營產業家于中山號爲巨富子孫仕進至州主簿

騰曾孫儁位至龍驤將軍驍騎將軍樂平男

段霸鴈門原平人父乾慕容垂廣武令太祖初遣騎略地至鴈門霸年幼見執因被宮刑乾尋率鄉部歸化雲中霸少以謹敏見知稍遷至中常侍中護軍將軍殿中尙書領壽安少府賜爵武陵公出爲安東將軍定州刺史世祖親考內外大明黜陟前定州治中張潭屯告霸前在定州濁貨貪穢便遣致財歸之鄉里召霸定對霸不首引世祖以霸近臣而不盡實由此益怒欲斬之恭宗進請遂免霸爲庶人

霸從弟榮雍州別駕兄弟諸從遂世居廣武城修飾有士風

王琚高平人自云本太原人高祖始晉豫州刺史琚以泰常中被刑入宮禁小心守節久乃見敘用稍遷爲禮部尙書賜爵廣平公加寧南將軍高祖以琚歷奉先朝志在公正授散騎常侍後爲侍中征南將軍冀州刺史假廣平王徵還進爲征南將軍進爵高平王侍中如故遣還冀州高祖文明太后東巡冀州親幸其家存問周至還京以其年老拜散騎常侍養老於家前後賜以車馬衣服雜物不可稱計後降爵爲公扶老自平城從遷洛邑高祖以其朝舊遣左右勞問之琚附表自陳初至家多乏賚賜帛二百疋常飲牛乳色如處子太和二十年冬卒時年九十贈征南將軍冀州刺史諡曰靖

養子寄生未襲而亡

子蓋海襲祖琚爵初琚年七十餘賜得世祖時宮人郭氏本鍾離人明嚴有母德內外婦孫百口奉之肅若嚴君家內以治蓋海官至靑州樂陵太守

趙黑字文靜初名海本涼州隸戶自云其先河內溫人也五世祖術晉末爲平遠將軍西夷校尉因居酒泉安彌縣海生而涼州平沒入爲閹人因改名爲黑有容貌恭謹小心世祖使進御膳出入承奉初無過行遷侍御典監藏拜安遠將軍賜爵睢陽侯轉選部尙書能自謹厲當官任舉頗得其人加侍中進爵河內公顯祖將傳位京兆王子推訪諸羣臣百官唯唯莫敢先言者唯源賀等詞義正直不肯奉詔顯祖怒變色復以問黑黑曰臣愚無識伏惟陛下春秋始富如日方中天下睨其盛明萬物懷其光景元元之心願終萬歲若聖性淵遠欲頤神味道者臣黑以死奉戴皇太子不知其佗顯祖默然良久遂傳祚于高祖黑得幸兩宮祿賜優厚是時尙書李訢亦有寵於顯祖與黑對綰選部訢奏中書侍郎崔鑒爲東徐州北部主書郎公孫處顯爲荊州選部監公孫遼爲幽州皆曰有能也實有私焉黑疾其虧亂選體遂爭於殿庭曰以功授官因爵與祿國之常典中書侍郎尙書主書郎諸曹監勳能俱立不過列郡今訢皆用爲方州臣實爲惑顯祖疑之曰公孫遼且止遼最爲訢厚於是黑與訢遂爲深隙訢竟列黑爲監藏時多所截沒先是法禁寬緩百司所典與官並貪故多所損折遂黜爲門士黑自以爲訢所陷歎恨終日廢寢忘食規報前怨踰年還入爲侍御散騎常侍侍中尙書左僕射復兼選部如昔黑告訢專恣訢遂出爲徐州及其將獲罪也黑構成以誅之然後食甘寢安志在於職事出爲假節鎭南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進爵爲王克己清儉憂濟公私時有人欲行私賂黑曰高官祿厚足以自給賣公營私本非情願終無所納高祖文明太后幸中山閔之賜帛五百匹穀一千五百石轉冀州刺史太和六年秋薨於官詔賜絹四百五十匹穀一千斛車牛二十乘致柩至都追贈司空公諡曰康黑養族弟趙奴第四子熾爲後

熾字貴樂初爲中散襲黑爵後降爲公官至揚州安南府長史加平遠將軍元嵩之死壽春也熾處分安輯微有聲稱神龜中卒贈光州刺史黑爲定州與熾納鉅鹿魏幹女有二子

長子援字景則襲父侯爵官至樂陵太守卒贈左將軍滄州刺史

援弟儁之字仲彥輕薄無行爲給事中轉謁者僕射爲劉騰養息猶以閹官餘資賂遺權門頻歷顯官而卒

孫小字茂翹咸陽石安人父瓚姚泓安定護軍爲赫連屈丐所俘人懷危懼亡奔者相屬瓚獨率衆拒守見殺小沒入宮刑會魏平統萬遂徙平城內侍東宮以聰識有智略稱未幾轉西臺中散每從征伐屢有戰功多獲賞賜世祖幸瓜步慮有北寇之虞乃加小左衛將軍賜爵泥陽子除留臺將軍車駕還都遷給事中綰太僕曹小請父瓚贈諡求更改葬詔贈振威將軍秦州刺史石安縣子

謚曰戴。轉小領駕部，課理有方，畜牧蕃息。出為冠軍將軍、幷州刺史，進爵中都侯。州內四郡百餘人詣闕頌其政化。後遷冀州刺史，聲稱微少於前，然所在清約，當時牧伯無能及也。性頗忍酷，所養子息，驅逐鞭撻，視如仇讎。小之為幷州，以郭祚為主簿，重祚門才，兼任之以書記，時人多之。

張宗之，字益宗，河南鞏人。家世寒微。父孟舒，劉裕西征，假洛陽令。及宗之貴幸，高宗贈孟舒平南將軍、洛州刺史、鞏縣侯，謚曰貞。初，緱氏宗文邕聚黨於伊闕謀反，逼脅孟舒等。文邕敗，孟舒走免，宗之被執入京，充腐刑。以忠厚謹慎，擢為侍御中散，賜爵鞏縣侯。遂（闕四字）常侍、儀曹庫部二曹尚書，領中祕書，進爵彭城公，出為散騎常侍、寧西將軍、東雍州刺史，以在官有稱，入為內都大官，出除散騎常侍、鎮東將軍、冀州刺史，又例降為侯。太和二十年卒，年六十九，贈建節將軍、懷州刺史，謚曰敬。

宗之兄鸞旗，中書侍郎、東宮中庶子，兼宿衛給事，加寧遠將軍，賜爵洛陽男。轉殿中給事，出為散騎常侍、冠軍將軍、涇州刺史，進爵為侯，復為殿中給事中常侍，卒，贈洛州刺史，謚曰靖。始宗之納南來殷孝祖妻蕭氏，劉義隆儀同三司思話弟思度女也，多悉婦人儀飾故事。太和中，初制六宮服章，蕭被命在內，預見訪採，數蒙賜賚。蕭兄子超業，後名彥，幼隨姑入國，娶李洪之女，賴其給贍，以自濟，歷位太尉長史、武衛將軍、齊州刺史、散騎常侍、中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彥時來往，蕭寶夤致敬，稱名，呼之為尊。彥於河陰遇害，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徐州刺史。

子百年，西河太守。宗之養兄子襲紹爵。

襲字子業。高祖初，除主文中散，稍遷員外郎、京兆王大農，久之，除義陽太守，為司空劉騰諮議參軍、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光祿大夫。太昌初卒，年七十七，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

子顯，邵郡太守，卒，贈荊州刺史。

顯弟環，中散大夫。

環弟瑋，武定中，豫州征西府長史。諸中官皆世衰，唯趙黑及宗之後，家僮數百，通於士流。

劇鵬，高陽人。粗覽經史，閑曉吏事，與王質等俱充宦官。性通率，不以閹閹為恥。文明太后時，亦見眷遇，為給事中。高祖遷洛，常為宮官事。幽后，后之惑薛菩薩也，鵬密諫止之，不從，遂發憤而卒。

兄買奴，亦為宦者，歷位幽州刺史，才志遠不及鵬。是時有李豐之徒數人，皆被眷寵，出入禁闈，並致名位，積貲巨萬，第宅華壯。文明太后崩後，乃漸衰矣。

張祐，字安福，安定石唐人。父成，扶風太守。世祖末，坐事誅，祐充腐刑，積勞至曹監、中給事，賜爵黎陽男，稍遷散騎常侍、都綰內藏曹。時文明太后臨朝，中官用事，祐以左右供承，合旨，寵幸冠諸閹官，特遷為尚書，加安南將軍，進爵隴東公，仍綰內藏曹。未幾，監都曹，加侍中，與王叡等俱入入議，太后嘉其忠誠，為造甲宅，宅成，高祖、太后親率文武往燕會焉。拜散騎常侍、鎮南將軍、尚書左僕射，進爵新平王，受職于太華庭，備威儀於宮城之南，觀者以為榮。高祖、太后親幸其宅，饗會百官。祐性恭密，出入機禁二十餘年，未曾有過，由是特被恩寵，歲月賞賜，家累巨萬。與王質等十七人俱賜金券，許以不死。太和十年薨，時年四十九。高祖親臨之，詔鴻臚典護喪事，賜帛千匹，贈征南大將軍、司空公，謚曰恭，葬日，車駕親送出郊。

祐養子顯明，後名慶，少歷內職。有姿貌，江陽王繼以女妻之。襲爵，降為隴東公，又降為侯。遷洛，歷職二十餘年，虛爵而已。熙平初，為員外常侍，兼衛尉少卿。以元乂姊壻，故越次而授焉。神龜二年冬，靈太后為肅宗采名家女，慶女入充世婦。未幾，為績郎。乂甥也。正光三年，正少卿，尋出為將軍、高平鎮將，卒。

子適洛襲。

抱嶷，字道德，安定石唐人，居於直谷。自言其先姓杞，漢靈帝時，杞匡為安定太守，董卓時懼誅，由是易氏，即家焉。無得而知也。幼時，隴東人張乾王反叛，家染其逆，及乾王敗，父睹生逃逸得免，嶷獨與母沒入京都，遂為宦人。小心慎密，恭以奉上，沉跡冗散，經十九年，後以忠謹被擢，累遷為中常侍、安西將軍、中曹侍御、尚書，賜爵安定公。自總納言，職當機近，諸所奏議，必致抗直。高祖、文明太后

嘉之以爲殿中侍御尚書領中曹如故以統宿衞俄加散騎常侍高祖太后每出遊幸疑多驂乘入則後宮導引太后既寵之乃徵其父睹生拜太中大夫賞賜衣馬睹生將還見於皇信堂高祖執手謂之曰老人歸途幾日可達好慎行路太和十二年還都曹加侍中祭酒尚書領中曹侍御後降爵爲侯睹生卒贈秦州刺史諡曰靖賜黃金八十斤繒綵及絹八百疋以供喪用并別使勞慰加疑大長秋卿疑老疾請乞外祿乃以爲鎮西將軍涇州刺史特加右光祿大夫將之州高祖餞於西郊樂陽殿以御白羽扇賜之十九年被詔赴洛以刺史從駕南征常參侍左右以疑耆舊每見勞問數追稱疑之正直命乘馬出入行禁之閒與司徒馮誕同例軍回還州自以故老前宦爲政多守往法不能遵用新制侮慢舊族簡於接禮天性酷薄雖弟姪甥壻略無存潤後數年卒於州先以從弟老壽爲後又養太師馮熙子次興疑死後二人爭立疑妻張氏致訟經年得以熙子爲後老壽亦仍陳訴終獲紹爵次興還於本族給奴婢三十口疑前後賜賞奴婢牛馬蓋數百千他物稱是老壽凡薄酒色肆情御史中尉王顯奏言風聞前洛州刺史陰平子石榮積射將軍抱老壽恣蕩非軌易室而姦臊聲布於朝野醜音被於行路即攝鞫問皆與風聞無差犯禮傷化老壽等即主謹案石榮籍貫兵伍地隔宦流處世無入朝之期在生絕冠冕之望遭時之運遂非次之擢以犬馬延慈簪履恩念自微至貴位階方岳不能懷恩感德上酬天施迺釁彰遐邇穢播京墟老壽種類無聞氏姓莫紀丐乞刑餘之家覆養閹人之室蒙國殊澤預班爵序正宜治家假內教誡閨庭方恣其淫姦換妻易妾榮前在洛州遠迎老壽妻常氏兵人千里疲於道路老壽同歎苟之在槃若其原之無別男女三人莫知誰子人理所未聞鳥獸之不若請以見事免官付廷尉理罪鴻臚削爵詔可老壽妻常氏萬歎弟女也老壽死後收紀家業稍復其舊奴婢尙六七百人三女並嬪貴室爲老壽祖父皆造碑銘自洛就鄉而建之西方云直谷出二貴人

石榮者從主書稍進爲州自被劾後遂便廢頓

子長宣武定中南兗州刺史與侯景反伏法

王遇字慶時本名他惡馮翊李潤鎭羌也與雷党不蒙俱爲羌中彊族自云其先姓王後改氏鉗耳世宗時復改爲王焉自晉世已來恆爲渠長父守貴爲郡功曹卒遇既貴追贈安西將軍秦州刺史澄城公遇坐事腐刑爲中散遷內行令中曹給事中加員外散騎常侍右將軍賜爵富平子遷散騎常侍安西將軍進爵宕昌公拜尙書轉吏部尙書仍常侍例降爲侯出爲安西將軍華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幽后之前廢也遇頗言其過及後進幸高祖對李沖等申后無咎而稱遇謗議之罪沖言果爾遇合死也高祖曰遇舊人未忍盡之當止黜廢耳遣御史馳驛免遇官奪其爵收衣冠以民還私第世宗初兼將作大匠未幾拜光祿大夫復奪爵廢后馮氏之爲尼也公私罕相供恤遇自以常更奉接往來祗謁不替舊敬衣食雜物每有薦奉后皆受而不讓又至其館遇夫妻迎送謁伏侍立執臣妾之禮遇性巧彊於部分北都方山靈泉道俗居宇及文明太后陵廟洛京東郊馬射壇殿修廣文昭太后墓園太極殿及東西兩堂內外諸門制度皆遇監作雖年在耆老朝夕不倦跨鞍驅馳與少壯者均其勞逸又長於人事留意酒食之間每逢寮舊具設餚果觴膳精豐然競於榮利趨求勢門趙修之寵也遇往還宗承受勑爲之監作第宅增於本旨晝作人莫不嗟怨卒于官初遇之疾也太傅北海王與太妃俱往臨問視其危惙爲之泣下其舊奉諸貴致相悲悼如此贈使持節鎭西將軍雍州刺史侯如故始遇與抱疑並爲文明太后所寵前後賜以奴婢數百人馬牛羊他物稱是二人俱號富室遇養弟子屬本郡太守稍遷至右軍將軍襲爵宕昌侯產業有過于遇時

苻承祖略陽氐人也因事爲閹人爲文明太后所寵自御廐令遷中部給事中散騎常侍輔國將軍賜爵略陽侯兼典選部事中部如故轉吏部尙書仍領中部高祖爲造甲第數臨幸之進爵略陽公安南將軍加侍中知都曹事初太后以承祖居腹心之任許以不死之詔後承祖坐贓應死高祖原之削職禁錮在家授悖義將軍佞濁子月餘遂死

王質字紹奴高陽易人也其家坐事幼下蠶室頗解書學爲中曹吏內典監稍遷祕書中散加寧朔將軍賜爵永昌子領監御遷爲侍御給事又領選部監御

二曹事復特加前將軍進爵魏昌侯轉選部尚書加員外散騎常侍出為鎮遠將軍瀛州刺史賀在州十年風化粗行察姦糾慝究其情狀民庶畏服之而刑政刻峻多所笞戮號為威酷高祖頗念其忠勤宿舊每行留大故馮司徒亡廢馮后陸叡穆泰等事皆賜賀以璽書手筆莫不委至同之戚貴賀皆寶掌以為榮入為大長秋卿未幾而卒

李堅字次壽高陽易人也高宗初因事為閹人文明太后臨朝稍遷至中給事中賜爵魏昌伯小心謹慎常在左右雖不及王遇王質等而亦見任用高祖遷洛轉被委授為太僕卿檢課牧產多有滋息世宗初出為安東將軍瀛州刺史本州之榮同於王質所在受納家產巨萬值京兆王愉反於冀州堅勒衆征愉為愉所破代還遇風疾拜光祿大夫數年卒贈撫軍將軍相州刺史賜帛五百匹以弟子疊景為後襲爵魏昌伯為羽林監直後

秦松不知其所由太和末為中尹遷長秋卿賜爵高都子有罪免世宗復其爵起為光祿大夫領中常侍遷平北將軍領長秋卿出為散騎常侍安北將軍幷州刺史卒贈大將軍肆州刺史謚曰定

白整者亦因事腐刑少掌宮掖碎職以恭敏著稱稍遷至中常侍太和末為長秋卿賜爵雲陽男世宗封其妻王氏為雲陽縣君卒贈平北將軍幷州刺史

劉騰字青龍本平原城民徙屬南兗州之譙郡幼時坐事受刑補小黃門轉中黃門高祖之在懸瓠騰使詣行所高祖問其中事騰具言幽后私隱與陳留公主所告符協由是進冗從僕射仍中黃門後與茹皓使徐兗采召民女及還遷中給事稍遷中尹中常侍特加龍驤將軍後為大長秋卿金紫光祿大夫太府卿肅宗踐極之始以騰預在宮衞封開國子食邑三百戶是年靈太后臨朝以與于忠保護之勳除崇訓太僕加中侍中改封長樂縣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拜其妻魏氏為鉅鹿郡君每引入內受賞賚亞於諸主外戚所養二子為郡守尚書郎騰曾疾篤靈太后慮或不救遷衞將軍儀同三司餘官仍舊後疾瘳騰之拜命肅宗當為臨軒會其日大風寒甚而罷乃遣使持節授之騰幼充宮役手不解書裁知署名而已姦謀有餘善射人意靈太后臨朝特蒙進寵多所干託內外碎密栖栖不倦洛北永橋太上公太上君及城東三寺皆主修營吏部嘗望騰意奏其弟為郡帶戍人資乖越清河王懌抑而不與騰以為恨遂與領軍元乂害懌廢靈太后於宣光殿宮門晝夜長閉內外斷絕騰自執管鑰肅宗亦不得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飢寒又使中常侍賈粲假言侍肅宗書密令防察乂以騰為司空公表裏擅權共相樹置乂為外禦騰為內防迭直禁闥共裁刑賞騰遂與崔光同受詔乘步挽出入殿門四年之中生殺之威決於騰乂之手八座九卿旦造騰宅參其顏色然後方赴省府亦有歷日不能見者公私屬請唯在財貨舟車之利水陸無遺山澤之饒所在固護剝削六鎮交通互市歲入利息以巨萬計又頗役嬪御時有徵求婦女器物公然受納逼奪鄰居廣開室宇天下咸患苦之正光四年三月薨于位年六十賜帛七百匹錢四十萬蠟二百斤鴻臚少卿護喪事中官為義息衰絰者四十餘人騰之初治宅也奉車都尉周特為之筮不吉深諫止之騰怒而不用特告人曰必困於三月四月之交至是果死廳事甫成陳屍其下追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太尉公冀州刺史騰之葬日閹官為義服杖絰衰縞者以百數朝貴皆從軒蓋填塞相屬郊野魏初以來權閹存亡之盛莫及焉靈太后反政追奪爵位發其冢散露骸骨沒入財產後騰所養一子叛入蕭衍太后大怒因徙騰餘養於北裔尋遣密使追殺之於汲郡

賈粲字季宜酒泉人也太和中坐事腐刑頗涉書記世宗末漸被知識得充內侍自崇訓丞為長兼中給事中中嘗藥典御轉長兼中常侍光祿少卿光祿大夫靈太后之廢粲與元乂劉騰等伺帝動靜右衞奚康生之謀殺乂也靈太后肅宗同升於宣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階下康生既被囚執粲紿太后曰侍臣懷恐不安陛下宜親安慰太后信之適下殿粲便扶肅宗於東序前御顯陽還閉太后於宣光殿粲既乂黨威福亦震於京邑自云本出武威魏太尉文和之後遂移家屬焉時武威太守韋景承粲意以其兄緒為功曹緒時年向七十未幾又以緒為西平太守比景代下已轉武威太守靈太后反政欲誅粲以乂黨與不一恐驚動內外乃止出粲為濟州刺史未幾遣武衞將軍刁宣馳驛殺

之資財沒於縣官

楊範字法僧長樂廣宗人也高宗時坐宗人劫賊被誅範宮刑為王琚所養恩若父子往來出入其家範為中謁者轉黃門中謁者僕射中給事中射聲校尉加寧遠將軍為中尹世宗崩高陽王雍總政出為白水太守加龍驤將軍靈太后臨朝徵為常侍崇訓太僕卿領中嘗藥典御賜爵華陰子為平西將軍華州刺史中官侍貴者靈太后皆許其方岳以範年長拜跪為難所司非要故得早遂其請父子納貨勞役兵民為御史所糾子遂逃竄範事得散赴京師遂廢於家後靈太后念範勤舊乃以範為中侍中安南將軍尋進鎮南將軍崇訓太僕華州大中正卒贈征西將軍秦州刺史

成軌字洪義上谷居庸人少以罪刑入事宮掖以謹厚稱除中謁者僕射高祖意有所欲軌睹候容色時有奏發輒合帝心從駕南征專進御食于時高祖不豫常居禁中晝夜無懈車駕還賜帛百匹景明中嘗食典御丞僕射如故轉中給事中步兵校尉勑侍東宮延昌末遷中常侍中嘗食典御光祿大夫賜始平伯統京染都將轉崇訓太僕少卿遭母憂詔遣主書常顯景弔慰又起為本官進安東將軍崇訓衛尉卿久之超遷中侍中撫軍將軍典御崇訓如故尋除中軍將軍燕州大中正孝昌二年以勤舊封始平縣開國伯食邑三百戶肅宗所幸潘嬪以軌為假父頗為中官之所敬憚建義初軌迎於河陰詔令安慰宮內進爵為侯增戶三百并前六百戶遷衛將軍其年八月卒贈車騎大將軍雍州刺史謚曰孝惠

養弟子仲慶襲歷位鎮軍將軍光祿大夫卒

子朏襲齊受禪例降

王溫字桃湯趙郡欒城人父冀高邑令坐事被誅溫與兄繼叔俱充宦者高祖以其謹慎補中謁者小黃門轉中黃門鉤盾令稍遷中嘗食典御中給事中給事東宮加左中郎將世宗之崩羣官迎肅宗於東宮溫於臥中起肅宗與保母扶抱肅宗入踐帝位高陽王雍既居冢宰慮中人朋黨出為鉅鹿太守加龍驤將軍靈太后臨朝徵還為中常侍光祿大夫賜爵欒城伯安東將軍領崇訓太僕少卿特除使持節散騎常侍撫軍將軍瀛州刺史還除中侍中進號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還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光祿勳卿侍中如故孝昌二年封欒城縣開國侯邑六百戶溫後自陳本陽平武陽人於是改封武陽縣開國侯食邑如故建義初於河陰遇害年六十六永安初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

養子冏哲襲齊受禪例降

孟鸞字龍兒不知何許人坐事充閹人文明太后時王遇有寵鸞以謹敏為遇左右往來方山營諸寺舍由是漸見眷識靈太后臨朝為左中郎將中給事中素被病面常黯黑於九龍殿下暴疾半身不攝扶載歸家其夜亡鸞初出靈太后聞之曰鸞必不濟我為之憂及奏其死為之下淚曰其事我如此不見我一日忻樂時也遂賜帛三百匹黃十匹以供喪用七日靈太后為設二百僧齋賜助施五十匹同類榮焉

平季字稚穆燕國薊人祖濟武威太守父雅州秀才與沙門法秀謀反伏誅季坐腐刑入事宮掖久之除小黃門以忤旨出為謁縣令不拜仍除奉朝請靈太后反政授寧朔將軍長水校尉領黃門令轉前軍將軍中給事中時四方多事太后每令季出使於外後慰勞西軍還至潼關華州先人舜明等擁嶮作逆都督姜道明不能進討會舜明遣十餘人詐降入道明軍闕 遂散出為新興太守肅宗崩與尒朱榮等議立莊帝莊帝即位起拜平北將軍肆州刺史尋除撫軍將軍中侍中以參謀之勳封元城縣開國侯食邑七百戶仍加金紫光祿大夫幽州大中正尋攝燕安平營中正前廢帝以為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中侍中如故永熙中加驃騎將軍季遇疾詔遣使存問三年九月卒天平初贈使持節都督幽燕安平四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幽州刺史中侍中將軍侯如故初季以兄闕

叔買為襲季爵卒

子世冑襲齊受禪例降

封津字醜漢勃海蓨人也祖羽真君中為薛胥律鎮副將以貪汙賜死父令德

娶党寶女寶伏誅令德以連坐伏法津受刑給事宮掖積官久之除中謁者僕射遷奉車都尉肅宗初冀州大乘賊起詔津慰勞津世不居桑梓故不爲州鄉所歸靈太后令津侍肅宗書遷常山太守孝昌初除中侍中加征虜將軍仍除崇訓太僕領宮室都將冀州大中正超拜金紫光祿大夫二年封東光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戸鎮南將軍兼中關右慰勞太傅出爲散騎常侍征東將軍濟州刺史永安初中侍中衛將軍尋轉大長秋左光祿大夫太昌初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津少長宮闈給事左右善候時情號爲機悟天平初除開府儀同三司本將軍懷州刺史元象初復爲中侍中大長秋卿仍開府儀同夏薨年六十二贈都督冀瀛幽安四州諸軍事本將軍司徒公冀州刺史諡曰孝惠

養兄子長業襲爵齊受禪例降

津兄凴字元寄當時逃竄後會赦免太和中奉朝請冀州趙郡王幹田曹參軍定州彭城王勰水曹參軍給事中越騎校尉以討大乘功除左中郎將遷龍驤將軍中散大夫孝昌中歷恆農武邑二郡太守尋除征虜將軍光州刺史還爲平東將軍光祿大夫轉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除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初津被敕營出帝父廣平王陵永熙中以營陵功封津城陽縣開國子邑三百戸津自有封乃啓轉於凴後除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興和三年夏卒年六十七凴無他才伎始終資歷皆由於津津卒之後凴亦無贈

子靈素襲齊受禪例降

津從兄答光祿大夫

子宗顯司徒掾

劉思逸平原人父直武邑太守與元愉反於信都伏誅思逸少充腐刑初爲中小史轉寺人久之除小黃門拜奉朝請坐事免後除東莞太守思逸雖身在閹寺而性頗豪率輕薄無行好結朋遊又除左將軍大長秋卿遷中侍中平東將軍武定中與元瑾等謀反伏誅又有張景嵩毛暢者咸以閹寺在肅宗左右而並黠了甚見知遇俱爲小黃門每承間陳元乂之惡於肅宗元乂之出景嵩暢頗有力焉靈太后反政未即戮乂時內外喧喧云乂還入知政事暢等恐禍及己乃啓肅宗欲詔右衛將軍楊津密往殺乂詔書已成未及出乂妻知之告太后云景嵩暢與清河王惠邵欲廢太后太后信之責暢暢出詔書草以呈太后太后讀之知無廢己狀意爲小解然乂妻構之不已遂致疑惑未幾出暢爲頓丘太守後復出景嵩爲魯郡太守乃密令御史掩暢暢走免尋捕殺之景嵩因入都太后數其與暢同計之事大致嫌責後爲陽城滎陽二郡太守孝靜時位至中侍中坐事死

史臣曰闕

魏書卷九十四

魏書卷九十四考證

劉騰傳假言持肅宗書○持,監本訛作叉,一本作倚,亦誤。今從北史改正。

孟鸞傳賚十匹○北史作賚綾一十匹。

魏書卷九十四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八十三

匈奴劉聰　羯胡石勒　鐵弗劉虎　徒何慕容廆

臨渭氐苻健　羌姚萇　略陽氐呂光

夫帝皇者配德兩儀家有四海所謂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者也三代以往守在海外秦吞列國漢幷天下逮桓靈失政九州瓦裂曹武削平寇難魏文奄有中原於是偽孫假命於江吳僭劉盜名於岷蜀何則戎方椎髻之帥夷俗斷髮之魁世崇凶德罕聞王道屑以跋扈忻從放命加以中州避地華士違離思託號令之辜念邀風塵之際因廣候隙仍相君長偷名竊位脅息一隅至乃指言井絡假上帝之祉妄說黃旗云人君之氣論土不出江漢語地僅接褒斜而謂握皇符秉帝籍三分鼎立比蹤王者溺人必笑其在茲乎若是黨靈可擬於周王夫差容比於漢祖尉佗定黃屋之尊子陽成縮璽之貴豈其然哉及鍾會一將之威士治偏師之勢而使驟車西至侯蓋北首天人弗許斷可知焉晉年不永時逢喪亂異類羣飛姦凶角逐內難興於戚屬外禍結於藩維劉淵一唱石勒繼響二帝沉淪兩都傾覆徒何仍釁氐羌襲梗夷楚喧聒於江淮胡虜叛換於瓜涼兼有張赫山河之間顧恃遼海之曲各言應曆數人謂遷圖鼎或更相吞噬迭為驅除或狼戾未馴俟我斧鉞太祖奮風霜於參合鼓雷霆於中山黃河以北廓然歸順矣世祖叡略潛舉靈武獨斷以夫僭偽未夷九域尚阻慨然有混一之志既而戎車歲駕神兵四出全國克敵伐罪弔民遂使專制令擅威福者西自流沙東極滄海莫不授館於東門懸首於北闕矣唯夫竊髮遺虜未拔根株僥垂殘狡偷餘栽櫱而北踰瀚漢折其肩髀南極江湖抽其腸胃雖骸骨僅存腦膏咸盡視息纔舉魂魄久遊高祖聖敬時乘遷居改作日轉雲移風行雹掃辮髮之渠非逃則附卉服之長探賾繼入猶以侍子不至取亂乘機五牛一指六師騁路鹹其武臣驍帥傾其湯池石城向使時無穀墉之禍民無鼎湖之恩北可焚穹廬收服匿剸引弓之左衽苑韝荒以牧馬南則巢黿鼉纂鯨鯢變水處之文身化鳥言於人俗矣彝以壽春內款華陽稽服裹彼江陰憂於繫頸肅宗以沖年踐祚儀則母后當陽務崇寬政取和朝野置荒遐於度外替撥夷於雞肋而黠狄淪胥種落離貳虜帥飄然窮而歸我矜其眼目愍厥顛亡反之於故庭復之以保塞魏道將虧禍出權幸事辟於中民驚於外疆埸前騰藩籬傾駭陰朔委命之倫雲蒸霧合上失其道下極其難致亂如風草師亡猶彈丸十數年間中區殄悴而江湄巨狡規覦上國虺虺肆毒窺我邊鄙氈裘相率馬首南向白山邊水狐鼠羣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援墜扶危齊武奮發屈身宰世大濟橫流和戎略遠用謀息病輶軒四指喻以德音爾乃舟車接交軺驛銜尾蜂析不警尉候空設而水鄉大猾好利忘信納我逋叛共為擧斧遂有寒山之戰渦陽（字闕二）糺合偷楚覆其巢穴衍以矮卒網實媿死撫虜邪瑱舞亦殲殪自二百許年僭盜多矣天道人事卒有歸焉猶衆星環於斗極百川之赴溟海今總其僭偽列於國籍俾後之好事知僭盜之終始焉

匈奴劉聰字玄明一名載冒頓之後也漢高祖以宗女妻冒頓故其子孫以母姓為氏祖豹為左賢王及魏分匈奴之衆為五部以豹為左部帥豹雖分屬五部然皆家于晉陽汾澗之濱父淵形容偉壯膂力過人晉初為任子在洛陽豹卒淵代之後改帥為都尉以淵為北部都尉楊駿輔政以淵為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封漢光鄉侯後坐部民叛出塞免官永寧初成都王穎表淵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及齊王冏長沙王乂與穎等自相誅滅北部都督劉宣等竊議反叛謀推淵為大單于時淵在鄴乃使呼延攸以此謀告之淵請歸會葬穎不許穎為皇太弟以淵為太弟屯騎校尉晉惠帝之伐穎也以淵為輔國將軍都督北城守事及惠帝敗以淵為冠軍將軍封盧奴伯既而幷州刺史司馬騰幽州刺史王浚起兵伐穎穎師戰敗淵請穎曰今二鎮跋扈衆踰十萬恐非宿衛及近都士民所能禦之淵當為殿下還說五部鳩合義衆以赴國難穎悅拜淵為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衆便五萬都於離石淵謂宣等曰帝王豈有常哉當上為漢高下為魏武然晉人未必同我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於民心吾又漢氏之甥約為兄弟兄亡弟紹不亦

可平今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民望乃還於左國城自稱漢王置百官年號元熙追尊劉禪爲孝懷皇帝攻擊郡縣桓帝十一年晉并州刺史司馬騰來乞師桓帝親率萬騎救騰斬淵將綦毋豚淵南走蒲子語在序傳晉光熙元年淵進據河東剋平陽蒲坂遂都平陽晉永嘉二年淵稱帝年號永鳳後汾水中得玉璽文曰有新保之蓋王莽之璽也得者因增淵海光三字而獻之淵以爲己瑞號年爲河瑞以聰爲大司馬大單于錄尙書事置單于臺於平陽西淵死子和僭立聰即和第四弟也殺和而自立聰驍勇善射彎弓三百斤晉新興太守郭頤辟爲主簿任以郡事舉良將爲驍騎別部司馬齊王冏以爲國中尉出爲左部司馬尋遷右部都尉太宰河間王顒表爲赤沙中郎將以淵在鄴懼爲成都王穎所害亡奔穎穎甚悅拜右積弩將軍參前鋒戰事隨還左國淵稱大號拜大司馬封楚王及僭位年號光興聰遣王彌劉曜攻陷洛陽執晉懷帝改年爲嘉平聰於是驕奢淫暴殺戮無已誅其公卿旬日相繼納其太保劉殷二女爲左右貴嬪又納殷孫女四人爲貴人六劉之寵傾於後宮聰希復出外事皆中黃門納奏左貴嬪決之其郡水使者襄陵王攄以魚蟹不供將作大匠望都公靳陵以營作遲晚並斬於東市聰遊獵無度晨出暮歸觀魚於汾以燭繼晝其弟乂及子粲輿櫬切諫聰怒曰吾豈桀紂幽厲乎而汝等生來哭人也先是劉琨來告難穆帝親率大衆令長子六脩擊粲等大破之語在序紀聰與羣臣飲讌逼晉帝行酒晉光祿大夫庾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於是害晉帝誅珉等改嘉平爲建元平陽地震聰崇明觀陷爲池水赤如血赤氣至天有赤龍奮迅而去流星起于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於平陽北十里視之則肉長二十步廣二十七步臭達於平陽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聰惡之劉后產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在隕肉之旁聰遣劉曜攻陷長安執晉愍帝改建元爲麟嘉其武庫陷入地一丈五尺聰自去冬至是遂不受朝賀立市於後庭與宮人讌戲積日不醒立上皇后樊氏樊氏是聰張后之侍婢也時稱后者四人佩皇后璽綬者七人阿諛日進貨賄公行後宮賞賜動至千萬有豕著進賢冠犬冠武弁帶綬並昇聰座俄而鬬死宿衛之人無見入者平文二年聰死

子粲襲位號年漢昌粲荒耽酒色遊讌後庭軍國之事決於大將軍靳準準勒兵誅粲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殺之準自號漢王置百官尋爲靳明所殺衆降淵族子曜

曜字永明少孤見養於淵穎知書計志性不恆拳勇有膂力鐵厚一寸射而洞之坐事當誅亡匿朝鮮客爲縣卒會赦得還聰之末年位至相國鎮長安靳準之誅粲也曜來赴之次於赤壁遂僭尊號改年光初靳明既降於曜曜還都長安自稱大趙曜西通張駿南服仇池窮兵極武無復寧歲又發六百萬功營其父及妻二塚下洞三泉上崇百尺積石爲基周回二里發掘古塚以千百數迫督役徒繼以脂燭百姓嗟哭盈於道路又更增九十尺塚前石人有聲言慎封其子胤爲南陽王以漢陽十三郡爲國立單于臺於渭城置左右賢王已下皆以雜種爲之曜得黑兔改年爲太和石虎伐曜曜擊破之遂攻石生於洛陽曜不撫士衆專與嬖臣飲博左右或諫曜怒斬之石勒進據石門曜甫知之解金墉之圍陳于洛西將與勒戰至西陽門麾軍就平師遂大潰曜墜于冰爲石勒將石堪所擒勒因之襲國尋殺之烈帝元年曜子毗率百官棄長安西走秦州尋爲石勒所滅

羯胡石勒字世龍小字匐勒其先匈奴別部分散居於上黨武鄉羯室因號羯胡祖耶奕于父周曷朱一字乞翼加並爲部落小帥周曷朱性凶麤不爲羣胡所附勒壯健有膽略好騎射周曷朱每使代己督攝部胡部胡愛信之并州刺史司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兩胡一枷勒亦在中至平原賣與師氏爲奴師家鄰於馬牧勒與牧帥汲桑往來相託遂招集王陽夔安支雄冀保吳豫劉膺姚豹逯明郭敖劉徵劉寶張曀僕呼延莫郭黑略張越孔豚趙鹿支屈六等東如赤龍騄驥諸苑乘苑馬還掠繒寶以賂汲桑成都王穎之廢也穎故將陽平人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衆至數萬勒與汲桑率牧人乘苑馬數百騎以赴之於是桑始命勒以石爲姓以勒爲名藩拜爲前隊督藩戰敗身死勒與汲桑亡潛苑中穎之將如河北也汲桑以勒爲伏夜牙門率牧人劫掠郡

[illegible]桑因合軍以應之屯于平石桑自號大將軍進軍攻鄴以勒爲前鋒都尉攻
鄴剋之尋爲晉將苟晞所敗勒往從劉淵拜爲輔漢將軍平晉王劉聰立以勒
爲征東大將軍幷州刺史汲郡公劉粲攻洛陽勒留長史刁膺統步卒九萬從
輜重于重門率輕騎二萬會粲於太陽大敗晉監軍裴邈于澠池遂至洛川勒
出成皋圍晉陳留太守王讚於倉垣爲讚所敗屯文石津將北攻晉幽州刺史
王浚會浚將王甲始率遼西鮮卑萬餘騎敗劉聰安北大將軍趙固于津北勒
乃燒船棄營引軍向柏門迎重門輜重合于石門而濟南攻晉豫州刺史馮嵩
于陳郡不剋進攻襄城太守崔曠於繁昌斬之先是雍州流民王如侯脫嚴嶷
等起兵江淮閒受劉淵官位聞勒之來也懼遣衆一萬拒於襄城勒擊敗之盡
俘其衆勒至南陽屯于宛之北山王如遣使通好勒進攻宛剋之斬侯脫降嚴
嶷盡幷其衆南至襄陽攻剋江西三十餘壘有據江漢之志勒右長史張賓以
爲不可引軍而北晉太傅東海王越率洛陽之衆二十餘萬討勒越薨於軍軍
人推太尉王衍爲主率衆而東勒追擊破之於苦縣勒分騎圍而射之相登如
山殺王衍及晉襄陽王範等十餘萬人越世子毗聞越薨出自洛陽從者傾城
勒逆毗於洧倉破之執毗及晉宗室二十六王幷諸卿士皆殺之與王彌劉曜
攻陷洛陽歸功彌曜遂出轘轅執晉大將軍苟晞於蒙城以爲左司馬劉聰授
勒鎮軍大將軍幽州牧領幷州刺史用張賓之計自汝南葛陂北都襄國襲幽
州擒王浚殺之劉聰加勒陝東伯得專征伐封拜刺史將軍守宰列侯歲盡集
上及劉粲爲靳準所殺勒率衆赴平陽曜稱尊號授勒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
增封十郡幷前十三郡進爲趙公勒至平陽靳明出與勒戰勒大破之遣兼左
長史王修主簿劉茂獻捷於曜明率平陽之衆奔曜曜西如粟邑勒焚平陽宮
室置戍而歸徙渾儀樂器於襄國曜遣使授勒太宰領大將軍進爵趙王增封
七郡幷前二十郡出入警蹕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如魏武輔漢故事
王修舍人曹平樂留仕曜朝言於曜曰大司馬遣修等來外表至虔內覘強弱
曜寶殘敝懼修宣之大怒追還策命而斬王修劉茂逃歸言修死狀勒大怒誅
曹平樂父兄夷其三族又知追停太宰趙王之授怒曰帝王之起復何常也趙

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爾所節乎勒乃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趙
王以二十四郡爲趙國號爲趙王元年平文三年也勒遣使求和請爲兄弟斬
其使以絶之自是朝會常僭天子禮樂以饗羣臣烈帝元年勒又遣使求和帝
許之二年勒僭稱皇帝置百官年號建平雖都襄國又營鄴宮作者數十萬人
兼以晝夜五年勒死子大雅僭立

大雅名犯顯祖廟諱大雅立號年延熙石虎廢大雅爲海陽王而僭立尋殺之

虎字季龍勒之從子也祖曰匐邪父曰寇覓寇覓有七子虎第四勒父幼而子
之故或謂之爲勒弟也晉永興中與勒相失永嘉五年劉琨送勒母王氏及虎
於葛陂時年十七矣性殘忍遊獵無度能左右射好以彈彈人軍中甚患之勒
白母曰此兒凶暴無賴使軍人殺之聲名可惜宜自除也王曰快牛爲犢子時
多能破車爲復小忍勿却之至年十八身長七尺五寸弓馬迅捷勇冠當時將
佐親戚莫不敬憚勒深嘉之而酷害過差軍中有壯健與己齊者因獵戲諠輒
殺之至於降城陷壘不復斷別善惡坑斬士女鮮有遺類御衆嚴整莫敢犯者
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信彌隆仗以專征之任劉聰以虎爲魏郡太守鎮
鄴三臺又封繁陽侯食邑三千戶勒爲趙王以虎爲車騎將軍加侍中開府進
封中山公勒稱尊號爲太尉守尚書令封中山王食邑萬戶勒死虎擅誅右光
祿大夫程遐中書令徐光遣子邃率兵入大雅宮直衛文武皆奔散大雅大懼
自陳弱劣讓位于虎虎曰若其不堪天下自當有大義何足豫論遂逼立之虎
自爲丞相魏王虎以勒文武舊臣皆補丞相閑任其府寮舊昵悉居臺省禁要
改勒太子宮曰崇訓宮徙勒妻劉氏已下居之簡其美淑及車馬服御皆歸虎
第劉氏謂其彭城王石堪曰丞相便相陵踏恐國祚之滅不復久矣眞可謂養
虎自殘者也王將何以圖之堪曰先帝舊臣皆以斥外衆旅不復由人宮殿之
中亡所厝計臣請出奔兗州據廩丘扶南陽王恢爲盟主宣太后詔於諸牧守
征鎮令各率義兵同討惡逆蔑不濟也劉氏然之既而堪計不果虎炙而殺之
又殺劉氏石生先鎮長安石朗鎮洛陽並起兵討虎爲虎所滅虎遂自立爲大
趙王號年建武自襄國徙居於鄴乃殺大雅及其母程氏幷大雅諸弟初虎衣

袞冕將祀南郊照鏡無首大恐怖不敢稱皇帝乃自貶爲王使其太子邃省可尙書奏事唯選牧守祀郊廟征伐刑斷乃親覽之虎又改稱大趙天王邃以事呈之恚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聞復怒曰何以不呈誚責杖捶月至再三邃甚悒恨私謂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虎聞而大怒殺邃及其男女二十六人一棺埋之誅其宮臣支黨二百餘人立次子宣爲太子虎於鄴起臺觀四十餘所營長安洛陽二宮作者四十餘萬人又欲自鄴起閣道至于襄國勅河南四州具南師之備幷朔秦雍嚴西討之資靑冀幽州三五發卒諸州造甲者五十萬人兼役黎元民庶失業得農桑者十室而三船夫十七萬人爲水所沒爲虎所害三分而一課責征士五人車一乘牛二頭米各十五斛絹十匹諸役調有不辦者皆以斬論窮民率多鬻子以充軍制而猶不足者乃自經于道路死者相望猶求發無已太武殿成圖畫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爲胡狀頭縮入肩虎大惡之遣司虞中郎將賈霸率工匠四千於東平岡山造獵車千乘轅長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一丈七尺格虎車四十乘立行樓二層於其上南至滎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司其中禽獸民有犯者罪至大辟御史因之擅作威福民有美女好牛馬求之不得便誣以犯獸論民死者相繼海岱河濟之間民無寧志矣又發民牛二萬餘頭配朔州牧官增內官二十四等東宮十二等諸公侯七十餘國皆爲置女官九等先是大發民女二十已下十三已上三萬餘人爲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縣有希旨務於美淑奪人婦者九千餘人民妻有美色豪勢因而脅之率多自殺太子諸公私令採發者亦垂一萬建國九年虎遣使朝貢虎使其太子宣及宣弟秦公韜遞日省可尙書奏事宣惡韜倂己請變人楊柯牟成等曰汝等殺韜吾入西宮當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既死上必親臨因行大事亡不濟矣柯等許諾乃夜入韜第而殺之虎將出臨韜喪其司空李農諫乃止翌日有人告之虎大怒以鐵鎖穿宣頷而鏁之作數斗木槽和以羹飯以猪狗法食之取害韜刀杖舐其上血號叫之聲震動宮殿積柴城北樹標其上標末置鹿盧穿之以繩送宣於標所使韜所親宦者郝稚劉霸拔其髮抽其舌以繩貫其頷鹿盧絞上之劉霸斷其手足斫眼潰腹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煙焰際天虎從昭儀已下數千人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二十九人誅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洿其東宮以養豬牛十二年虎自稱皇帝號年太寧虎死

少子世僭立虎養孫閔殺世以世兄遵爲主

遵以閔爲大將軍輔政遵立七日大風雷震晝昏火水俱下災其太武殿延及宮內府庫至于閶闔門火月餘乃滅

遵兄鑒又殺遵而自立號年靑龍鑒弟苞與胡張才孫伏都等謀殺閔不剋而死自鳳陽門至琨華殿積屍如丘流血成池閔知胡人不爲己用乃閉鄴城四門盡殺諸胡晉人貌似胡者多亦濫死閔乃殺鑒而自立盡滅石氏

閔本姓冉乃復其姓自稱大魏號年永興尋爲慕容儁所擒

鐵弗劉虎南單于之苗裔左賢王去卑之孫北部帥劉猛之從子居於新興慮虒之北北人謂胡父鮮卑母爲鐵弗因以爲號猛死子副崙來奔虎父誥升爰代領部落誥升爰一名訓兜誥升爰死虎代焉虎一名烏路孤始臣附於國自以衆落稍多舉兵外叛平文與晉幷州刺史劉琨共討之虎走據朔方歸附劉聰聰以虎宗室拜安北將軍監鮮卑諸軍事丁零中郎將復渡河侵西部平文逆擊大破之虎退走出塞昭成初虎又寇西部帝遣軍逆討又大破之虎死

子務桓代領部落遣使歸順務桓一名豹子招集種落爲諸部雄潛通石虎虎拜爲平北將軍左賢王務桓死弟閼陋頭代立密謀反叛語在序紀後務桓子悉勿祈逐閼陋頭而自立悉勿祈死

弟衞辰代立衞辰務桓之第三子也既立之後遣子朝獻昭成以女妻衞辰衞辰潛通苻堅堅以爲左賢王遣使請堅求田內地春來秋去堅許之後掠堅邊民五十餘口爲奴婢以獻於堅堅讓歸之乃背堅專心歸國舉兵伐堅堅遣其建節將軍鄧羌討擒之堅自至朔方以衞辰爲夏陽公統其部落衞辰以堅還復其國復附於堅雖於國貢使不絕而誠敬有乖帝討衞辰大破之收其部落十六七焉衞辰奔苻堅堅送還朔方遣兵戍之昭成末衞辰導苻堅來寇南境

王師敗績堅遂分國民爲二部自河以西屬之衛辰自河以東屬之劉庫仁語在燕鳳傳堅後以衛辰爲西單于督攝河西雜類屯代來城慕容永之據長子拜衛辰使持節都督河西諸軍事大將軍朔州牧居朔方姚萇亦遣使結好拜衛辰使持節都督北朔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河西王幽州牧累爲寇害登國中衛辰遣子直力鞮寇南部其衆八九萬太祖軍五六千人爲其所圍太祖乃以車爲方營並戰並前大破之於鐵岐山南直力鞮單騎而走獲牛羊二十餘萬乘勝追之自五原金津南渡逕入其國居民駭亂部落奔潰遂至衛辰所居悅跋城衛辰父子驚遁乃分遣諸將輕騎追之陳留公元虔南至白鹽池虜衛辰家屬將軍伊謂至木根山禽直力鞮盡并其衆衛辰單騎遁走爲其部下所殺傳首行宮獲馬牛羊四百餘萬頭先是河水赤如血衛辰惡之及衛辰之亡誅其族類並投之於河衛辰第三子屈孑亡奔薛干部帥太悉伏

屈孑本名勃勃太宗改其名曰屈孑屈孑者卑下也太悉伏送之姚興興高平公破多羅沒弈干妻之以女屈孑身長八尺五寸興見而奇之拜驍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常參軍國大議寵遇踰於勳舊興弟濟南公邕言於興曰屈孑天性不仁難以親育寵之太甚臣竊惑之興曰屈孑有濟世之才吾方收其藝用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屈孑爲安遠將軍封陽川侯使助沒弈干鎮高平議以義城朔方雜夷及衛辰部衆三萬配之以候邊隙邕固諫以爲不可興曰卿何以知其氣性邕曰屈孑奉上慢御衆殘貪暴無親輕爲去就寵之踰分終爲邊害興乃止以屈孑爲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二萬餘落鎮朔方太祖末屈孑襲殺沒弈干而并其衆僭稱大夏天王號年龍昇置百官興乃悔之屈孑恥姓鐵弗遂改爲赫連氏自云徽赫與天連又號其支庶爲鐵伐氏云其宗族剛銳如鐵皆堪伐人劉裕攻長安屈孑聞而喜曰姚泓豈能拒裕裕必滅之待裕去後吾取之如拾遺耳於是秣馬厲兵休養士卒及裕擒泓留子義真守長安屈孑伐之大破義真積人頭爲京觀號曰髑髏臺遂僭稱皇帝於灞上號年爲昌武定都統萬勒銘城南頌其功德以長安爲南都性慓虐視民如草芥蒸土以築都城鐵錐刺入一寸即殺作人而并築之所造兵器匠呈必死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如其入也便斬鎧匠凡殺工匠數千人常居城上置弓劍於側有所嫌忿手自殺之羣臣忤視者鑿其目笑者決其脣諫者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議廢其長子璝璝自長安起兵攻屈孑屈孑中子太原公昌破璝殺之屈孑以昌爲太子始光二年屈孑死昌僭立

昌字還國一名折屈孑之第三子也既僭位改年永光世祖聞屈孑死諸子相攻關中大亂於是西伐乃以輕騎一萬八千濟河襲昌時冬至之日昌方宴饗王師奄到上下驚擾車駕次於黑水去城三十餘里昌乃出戰世祖馳往擊之昌退走入城未及閉門軍士乘勝入其西宮焚其西門夜宿城北明日分軍四出略居民殺獲數萬生口牛馬十數萬徙萬餘家而還後昌遣弟定與司空奚斤相持於長安世祖乘虛西伐濟君子津輕騎三萬倍道兼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十日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克退無所資不若步軍攻具一時俱往世祖曰夫用兵之術攻城最下不得已而用之如其攻具一時俱往賊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則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非上策也朕以輕騎至其城下彼先聞有步軍而徒見騎至必當心閑朕且羸師以誘之若得一戰擒之必矣所以然者軍士去家二千里復有黃河之難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以是決戰則有餘攻城則不足遂行次于黑水分軍伏於深谷而以少衆至其城下昌將狄子玉來降說昌使人追其弟定定曰城既堅峻未可攻拔待擒斤等然後徐往內外擊之何有不濟昌以爲然世祖惡之退軍城北示昌以弱遣永昌王健及娥清等分騎五千西掠居民會軍士負罪亡入昌城言官軍糧盡士卒食菜輜重在後步兵未至擊之爲便昌信其言引衆出城步騎三萬司徒長孫翰等言昌步陳難陷宜避其鋒且縱步兵一時奮擊世祖曰不然遠來求賊恐其不出今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軍僞北引而疲之昌以爲退鼓譟而前舒陳爲翼行五六里世祖衝之賊陳不動稍復前行會有風起方術宦者趙倪勸世祖更待後日崔浩叱之世祖乃分騎爲左右以掎之世祖墜馬賊已逼接世祖騰馬刺殺其尚書斛黎又殺騎賊十餘人流矢中掌奮擊不輟昌軍大潰不及入城奔於上邽遂克其城初屈孑性奢好治宮室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

上廣十步宮牆五仞其堅可以礪刀斧臺榭高大飛閣相連皆彫鏤圖畫被以綺繡飾以丹青窮極文采世祖顧謂左右曰蕞爾小國而用民如此雖欲不亡其可得乎後侍御史安頡擒昌世祖使侍中古弼迎昌至京師舍之西宮門內給以乘輿之副又詔昌尚始平公主假常忠將軍會稽公封為秦王坐謀反伏誅

昌弟定小字直獯屈孑之第五子凶暴無賴昌敗定奔於平涼自稱尊號改年勝光定登陰槃山望其本國泣曰先帝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日之事乎使天假朕年當與諸卿建季興之業俄而有羣狐百數鳴於其側定命射之無所獲定惡之曰此亦大不臧咄咄天道復何言哉與劉義隆連和遙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義隆恒山以西屬定遣其將冦鄜城始平公隗歸討破之定又將數萬人東擊歸世祖親率輕騎襲平涼定救平涼方陳自固世祖四面圍之斷其水草定不得水引衆下原詔武衛將軍丘眷擊之衆潰定被創單騎遁走收其餘衆乃西保上邽神䴥四年為吐谷渾慕璝所襲擒定送京師伏誅

徒何慕容廆字弈洛瓌其本出於昌黎曾祖莫護跋魏初率諸部落入居遼西從司馬宣王討平公孫淵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祖木延從毋丘儉征高麗有功加號左賢王父涉歸以勳進拜鮮卑單于遷邑遼東涉歸死廆代領部落以遼東僻遠徙於徒何之青山穆帝之世頗為東部之患左賢王普根擊走之乃修和親晉愍帝拜廆鎮軍將軍昌黎遼東二國公平文之末廆復侵東部擊破之王浚稱制以廆為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前鋒大都督大單于廆以非王命所授拒之廆死子元真代立

元真小字萬年名犯恭宗廟諱元真既襲第仁叛於遼東之平郭與元真相攻元真討斬之乃號年為元年自稱燕王置官如魏武輔漢故事石虎率衆伐元真元真擊走之建國二年帝納元真女為后元真襲石虎至於高陽掠徙幽冀二州三萬戶而還四年元真遣使朝貢城和龍城而都焉元真征高麗大破之遂入丸都掘高麗王釗父利墓載其屍幷其母妻珍寶掠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宮室毀丸都而歸釗單馬遁走後稱臣於元真乃歸其父屍又大破宇文闥地千里徙其部民五萬餘家於昌黎元真死子儁統任

儁字宣英既襲位號年為元年閔石氏亂乃礪甲嚴兵將為進取之計鑿山除道入自盧龍剋薊城而都之進剋中山常山大破冉閔於魏昌廉臺擒之閔太子叡固守鄴城進師攻鄴剋之建國十五年儁僭稱皇帝置百官號年元璽國稱大燕郊祀天地十六年遣使朝貢儁自薊遷都於鄴號年為光壽儁死子暐統任

暐字景茂儁之第三子也既僭立號年建熙暐政無綱紀時人知其將滅有神降於鄴自稱湘女有聲與人相接數日而去僭晉將桓溫率衆伐暐至於枋頭暐叔父垂擊走之垂有大功暐不能賞方欲殺之垂懼奔苻堅堅遣將王猛伐鄴擒暐封新興侯後拜尚書太祖之七年苻堅敗於淮南垂叛攻苻丕於鄴暐弟濟北王泓先為北地長史聞垂攻鄴亡奔關東收諸馬牧鮮卑衆至數千還屯華陰暐乃潛使諸弟及宗人起兵於外堅遣將軍張永步騎五千擊之為泓所敗泓衆遂盛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推垂為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領大司馬冀州牧吳王堅遣子鉅鹿公叡伐泓泓弟中山王沖先為平陽太守亦起兵河東有衆二萬泓大破叡軍斬叡沖為堅將竇衝所破棄其步衆率鮮卑騎八千奔於泓軍泓衆至十餘萬遣使謂堅曰秦為無道滅我社稷今天誘其衷秦師傾敗將欲興復大燕吳王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乘輿幷宗室功臣之家泓當率關中燕人翼衛皇帝還返鄴都與秦以虎牢為界分王天下永為鄰好不復為秦之患也堅怒責暐曰卿雖曰破滅其實若歸奈何因王師小敗猖悖若是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暐叩頭流血嗚泣陳謝堅久之曰此自三豎之罪非卿之過復其位待之如初命暐以書招喻垂及泓沖使息兵還長安恕其反叛之咎而暐密遣使謂泓曰今秦數已終社稷不輕勉建大業可以吳王為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即尊位泓於是進向長安年號燕興泓謀臣高蓋宿勤崇等以泓德望後沖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沖為皇太弟承制行事置百官沖去長安二百里堅遣子平原公暉拒之沖大破暉軍進據阿房初堅之滅燕沖姊清河公主年

十四有殊色納之寵冠後庭沖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爲亂王猛切諫堅乃出沖及其母卒葬之以燕后之禮長安又謠曰鳳皇鳳皇止阿房堅以鳳皇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乃蒔梧竹數十萬株于阿房城以待鳳皇之至沖小字鳳皇至是終爲堅賊入止阿城焉暐入見堅稽首謝曰弟沖不識義方孤背國恩臣罪應萬死陛下垂天地之容臣蒙更生之惠臣二子昨婚明當三日愚欲暫屈鑾駕幸臣私第堅許之暐出術士王嘉曰椎蘆作籧篨不成文章會天大雨不得殺羊吾暐將殺堅而不果也堅與羣臣莫之能解是夜大雨晨不果出初暐之遣諸弟起兵於外也謀欲伏兵請堅殺之時鮮卑在城者猶有千餘人暐令其帥悉羅騰屈突鐵侯等潛告之曰官今使吾外鎮聽舊人悉隨可於某日會集某處鮮卑信之北部人突賢之妹爲堅左將軍竇衝小妻賢與妹別妹請衝留其兄衝馳入白堅堅大驚召騰問之騰具首服乃誅暐父子及其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男女皆殺之廆弟運運孫永

永字叔明暐既爲苻堅所并永徙於長安家貧夫妻常賣韡於市及暐爲堅所殺也沖乃自稱尊號以永爲小將沖與左將軍苟池大戰於驪山永力戰有功斬池等數千級堅大怒復遣領軍將軍楊定率左右精騎二千五百擊沖大敗之俘掠鮮卑萬餘而還堅悉坑之又敗沖右僕射慕容憲於灞滻之間定果勇善戰沖深憚之納永計穿馬埳以自固遷永黃門郎沖毒暴關中人民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煙及堅出如五將山沖入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初堅之未亂也關中土然無火而煙氣大起方數十里月餘不滅堅每臨聽訟觀令民有怨者舉煙於城北觀而錄之長安爲之語曰欲得必存當舉煙關中謠曰長鞘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復虜西人呼徒何爲白虜沖果據長安樂之忘歸且以慕容垂威名夙著跨據山東憚不敢進課農築室爲久安之計衆咸怨之登國元年沖左將軍韓延因民之怨殺沖立沖將段隨爲燕王改年昌平沖之入長安王嘉謂之曰鳳皇鳳皇何不高飛還故鄉無故在此取滅亡沖敗其左僕射慕容恆與永潛謀襲殺段隨立宜都王子覬爲燕王號年建明率鮮卑男女三十餘萬口乘輿服御禮樂器物去長安而東以永爲武衞將軍恆弟護軍將軍韜陰有貳志誘覬殺之于臨晉恆怒去之永與武衞將軍刁雲率衆攻韜韜遣司馬宿勤黎逆戰永執而戮之韜懼出奔恆營恆立慕容沖子望爲帝號年建平衆悉去望奔永永執望殺之立慕容泓之子忠爲帝改年建武忠以永爲太尉守尚書令封河東公至聞喜知慕容垂稱尊號託以農要弗集築燕熙城以自固刁雲等又殺忠推永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涼四州牧河東王稱藩於垂永以苻丕至平陽恐不能自固乃遣使求丕假道還東丕不許率衆討永永擊走之進據長子永僭稱帝號年中興垂攻丁零翟釗於滑臺釗請救於永永謀於衆尚書郎渤海鮑遵曰徐觀其斃卞莊之舉也中書侍郎太原張騰曰彊弱勢殊何斃之有不如救之成鼎峙之勢可引兵趣中山晝多疑兵夜倍其火彼必懼而還師我衝其前釗躡其後此天授之機不可失也永不從釗敗降永永以釗爲車騎大將軍東郡王歲餘謀殺永永誅之垂遣其龍驤將軍張崇攻永弟武鄉公友於晉陽永遣其尚書令刁雲率衆五萬屯潞川垂停鄴月餘不進永乘詭道伐之乃攝諸軍還於太行軹關垂進師入自天井關攻永從子征東將軍小逸豆歸鎮東將軍王次多於臺壁永遣其從兄太尉大逸豆歸救次多等垂將平規擊破之永率衆五萬與垂戰於臺壁南爲垂所敗奔還長子嬰城固守大逸豆歸部將潛爲內應垂勒兵密進永奔北門爲前驅所獲垂數而戮之幷斬永公卿已下刁雲大逸豆歸等三十餘人永所統新舊民戶及服御圖書器樂珍寶垂盡獲之

垂字道明元真第五子也甚見寵愛常目而謂諸弟曰此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業恩遇踰於儁故儁不能平之及即王位以垂墜馬傷齒改名爲𡙇外以慕郤𡙇爲名內實惡之尋以讖記之文乃去夬以垂爲名焉年十三爲偏將所在征伐勇冠三軍儁平中原垂爲前鋒累戰有大功及儁僭尊號拜黃門郎出爲安東冀州牧封吳王以侍中右禁將軍錄留臺事鎮龍城大收東北之和歷位鎮東平州征南大將軍荊兗二州牧司隸校尉以車騎大將軍敗桓溫於枋頭威名大震不容於暐西奔苻堅堅甚重之拜冠軍將

軍。封寶鄴侯。堅敗於淮南。入於垂軍。子寶勸垂殺之。垂以堅遇之厚也。不聽。行至洛陽。請求拜墓。許之。遂起兵攻苻丕於鄴。乃引漳水以灌之。不沒者尺餘。丁零翟斌怨垂。使人夜往決堰。水潰。故鄴不拔。垂稱燕王。置百官。年號燕元。引師去鄴。開苻丕西歸之路。丕固守鄴城。請援於司馬昌明。垂怒曰。苻丕吾縱之不能去。方引南賊規固鄴都。不可置也。乃復進師。丕乃棄鄴。奔幷州。垂以兄子魯陽王和為南中郎將。鎮鄴。垂定都中山。登國元年。垂僭稱大位。號年為建興。建宗廟社稷於中山。垂有幽冀平州之地。垂遣使朝貢。三年。太祖遣九原公儀使於垂。垂又遣使朝貢。四年。太祖遣陳留公虔使於垂。垂又遣使朝貢。五年。又遣秦王觚使於垂。垂留觚不遣。遂絕行人。垂議討慕容永。太史令靳安言於垂曰。彗星經尾。國之分燕。當有野死之王。不出五年。其國必亡。歲在鶉火。必克長子。垂乃止。安出而謂人曰。此衆既幷。終不能久安。意蓋知太祖之興也。而不敢言。先是。丁零翟遼叛垂。後遣使謝罪。垂不許。遼怒。遂自號大魏天王。有衆數萬。屯於滑臺。與垂相擊。遼死。子釗代之。及垂征釗。滑臺釗奔長子。垂議征長子。諸將咸諫。以永國未有釁。連歲征役。士卒疲怠。請待他年。垂將從之。垂弟司徒范陽王德固勸垂征。垂曰。司徒議與吾同。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吾計決矣。且吾投老。叩囊底智。足以克之。不復留逆賊以累子孫。垂率步騎七萬伐永。剋之。十年。垂遣其太子寶來寇。時太祖幸河南宮。乃進師臨河。築臺告津。曾揚威武。連旌沿河東西千有餘里。是時陳留公虔五萬騎在河東。要山截谷六百餘里。以絕其左。太原公儀十萬騎在河北。以承其後。略陽公遵七萬騎塞其南路。太祖遣捕寶中山行人。一二盡擒。馬步無脫。寶乃引船列兵。亦欲南渡。中流大風卒起。漂寶船數十艘泊南岸。擒其將士三百餘人。太祖悉賜衣服遣還。始寶之來。垂已有疾。自到五原。太祖斷其行路。父子問絕。太祖乃詭其行人之辭。令臨河告之曰。汝父已死。何不遽還。兄弟聞之。憂怖。以為信然。於是士卒駭動。往往間言。皆欲為變。初。寶至幽州。其所乘車軸無故自折。占工靳安以為大凶。固勸令還。寶怒不從。至是。問安。安對曰。今天變人事。咎徵已集。速去可免。寶逾大恐。安退而告人曰。今皆將死於他鄉。尸骸委於草野。為烏鳶螻蟻所食。不復見家矣。冬十月。寶燒船夜遁。是時河冰未成。寶謂太祖不能度。故不設斥候。十一月。天暴風寒。冰合。太祖進軍濟河。留輜重。簡精銳二萬餘騎急追之。晨夜兼行。暮至參合陂西。寶在陂東。營於蟠羊山南水上。靳安言於寶曰。今日西北風勁。是追軍將至之應。宜設警備。兼行速去。不然必危。寶乃使人防後。先不撫循。軍無節度。將士莫為盡心。行十餘里。便皆解鞍寢臥。不覺大軍在近。前驅斥候見寶軍營。還告。其夜。太祖部分衆軍相援。諸將羅落東西。為掎角之勢。約勒士卒。束馬口。銜枚無聲。昧爽。衆軍齊進。日出登山。下臨其營。寶衆晨將東引。顧見軍至。遂驚擾奔走。太祖縱騎騰躡。大破之。有馬者皆蹶倒冰上。自相鎮壓。死傷者萬數。寶及諸父兄弟單馬迸散。僅以身免。於是寶軍四五萬人一時放仗斂手就羈矣。其遺迸去者不過千餘人。生擒其王公文武將吏數千。獲寶寵妻及宮人。器甲輜重。軍資雜財十餘萬計。垂復欲來寇。太史曰。太白夕沒西方。數日後見東方。此為躁兵。先舉者亡。垂不從。鑿山開道。至寶前敗所。見積骸如丘。設祭弔之。死者父兄子弟遂皆號哭。聲震山川。垂慚忿嘔血。發病而還。死於上谷。寶僭立。

寶字道祐。小字庫勾。垂之第四子也。少而輕果。無志操。好人佞己。及為太子。砥礪自修。朝士翕然稱之。垂亦以為克保家業。垂妻段氏謂垂曰。寶資質雍容。柔而不斷。承平則為仁明之主。處難則非濟世之雄。今託之以大業。未見克昌之美。遼西高陽兒之賢者。宜擇一以樹之。趙王麟姦詐負氣。常有輕寶之心。恐必難作。此自家事。宜深圖之。垂弗納。寶聞之。深以為恨。寶既僭立。年號永康。遣麟逼其母段氏曰。后常謂主上不能繼守大統。今竟能不。宜早自裁。以全段氏。段氏怒曰。汝兄弟尚逼殺母。安能保社稷。吾豈惜死。念國滅不久耳。遂自殺。寶議以后諫廢嫡統。無母后之道。不宜成喪。群臣咸以為然。寶中書令眭邃執意抗言。寶從而止。皇始元年。太祖南伐。及克信都。寶大懼。太祖軍於柏肆。寶夜來犯營。太祖擊破之。寶走還中山。率萬餘騎奔薊。寶子清河王會先守龍城。聞寶被圍。率衆赴難。逢寶於路。寶分奪其軍。以授弟遼西王農等。會怒。襲農。殺之。農弟高陽王隆勸寶收會。不獲。會勒兵攻寶。寶走龍城。會追圍之。侍御郎高雲襲敗會。會奔中山。寶命雲為子。封夕陽公。會至中山。為慕容普驎所殺。寶率衆自龍

城而南將攻中山衆憚征逃潰寶還龍城垂舅蘭汗拒之寶南走奔薊汗遣使
誘迎寶寶殺之將南奔叔父范陽王德聞德稱制還潛辟陽汗復遣迎寶寶以
汗垂之季舅子盛又汗之壻也必謂無二乃還龍城汗殺之及子弟等百餘人
汗自稱大都督大單于昌黎王號年青龍以盛子壻哀而宥之
盛字道運寶之長子也垂封爲長樂公歷位散騎常侍左將軍寶既僭立進爵
爲王拜征北大將軍司隸校尉尚書左僕射蘭汗之殺寶也以盛爲侍中左光
祿大夫盛乃間汗兄弟使相疑害李旱衛雙劉志張真等皆盛之舊昵汗太子
穆世引爲腹心盛要結旱等因汗穆等酒醉夜襲殺之僭尊號改年爲建平又
號年爲長樂盛改稱庶民大王盛以寶闇而不斷遂峻極威刑纖介嫌忌莫不
裁之於未萌防之於未兆於是上下震局人不自安雖忠誠親戚亦僉懷離貳
前將軍段璣等夜潛禁中鼓譟攻盛盛聞變起率左右出戰衆皆披潰俄有一
賊闇中擊盛傷之遂輦昇殿申約禁衛召叔父河間公熙屬之未至而盛死
熙字道文小字長生垂之少子也羣臣與盛伯母丁氏議以其家多難宜立長
君遂廢盛子定迎熙而立之熙立殺定年號光始築龍騰苑廣袤十餘里役徒
二萬人起景雲山於苑內基廣五百步高十七丈又起逍遙宮甘露殿連房數
百觀閣相交鑿天河渠引水入宮又爲妻苻氏鑿曲光海清涼池季夏盛暑不
得休息暍死者大半熙遊于城南止大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王且止熙惡之
伐其樹下有蛇長丈餘熙盡殺寶諸子改年爲建始又爲其妻起承華殿負土
於北門土與穀同價典軍杜靜載棺詣闕上書極諫熙大怒斬之熙妻當季夏
思凍魚鱠仲冬須生地黃皆下有司切責不得加之以大辟其虐也如此及苻
氏死熙擁其屍而撫之曰體已就冷命遂斷矣於是僵仆絕息久而乃蘇悲號
擗踴斬衰食粥大斂之後復啓而交接制百官哭臨沙門素服令有司案檢有
淚者爲忠孝無淚者罪之於是羣臣震懼莫不含辛以爲淚焉及葬熙被髮徒
跣步從轜車高大毀城門而出長老相謂曰慕容氏自毀其門將不入矣中衛
將軍馮跋兄弟因門拒熙執而殺之立夕陽公雲爲主
雲寶之養子復姓高氏年號正始跋又殺雲自立雲之立也熙幽州刺史上庸

公慕容懿以遼西歸降太祖以懿爲征東將軍平州牧昌黎王後坐反伏誅元
真少子德
德字玄明雅爲兄垂所重桓溫之至枋頭也德與垂擊走之苻堅滅暐以德爲
張掖太守垂稱尊號封爲范陽王拜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尋遷司徒寶既即
位以德鎮鄴後拜丞相寶既東走羣衆勸德稱尊號德不從皇始二年既拔中
山太祖遣衞王儀攻鄴德率戶四萬南走滑臺自稱燕王號年爲燕元置百官
德冠軍將軍苻廣叛於乞活壘德留兄子和守滑臺率衆攻廣斬之而和長史
李辯殺和以城來降德無所據乃謀於衆其給事黃門侍郎張華勸德取彭城
而據之其尚書潘聰曰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土方二千里戶餘十萬四塞之固
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宜攻取據之以爲關中河內也德從之引師克薛城
徐兗之民盡附之以其南海王法爲兗州刺史鎮梁父進克莒城以潘聰爲徐
州刺史鎮莒城北伐廣固司馬德宗幽州刺史辟閭渾聞德將至徙民八千餘
戶入廣固遣司馬崔誕率千餘人戍薄荀固平原太守張豁屯柳泉誕豁皆承
檄遣子降德渾懼攜妻子北走德追騎斬之渾少子道秀自歸請與父俱死德
曰渾雖不忠而子能孝其特赦之德入都廣固僭稱尊號號年建平女水竭德
聞而惡之因而寢疾兄子超請祈女水德曰人君之命豈女水所知超固請終
不許立超爲太子德死超僭立
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也既僭位號年太上超青州刺史北地王鍾兗
州刺史南海王法等起兵叛超超悉平之超南郊柴燎煙起而煙不出靈臺令
張光告人曰今火盛而煙滅國其亡乎天賜五年司馬德宗將劉裕伐超超將
公孫五樓勸超拒之於大峴超曰但令度峴我以鐵騎蹊之此成擒也太尉桂
林王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用馬便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
縱敵自貽寇逼臣以爲天時不如地利拒之大峴策之上也超不從出而告人
曰主上闇似劉璋今年國滅吾必死之超收鎮下獄裕入大峴超拒之於臨朐
乃赦鎮而謝之超戰於臨朐爲裕所敗退還廣固裕遂圍之廣固鬼夜哭有流
星長十餘丈隕于廣固城潰裕執超送建康市斬之

臨渭氏苻健字建業本出略陽臨渭祖懷歸為部落小帥父洪字廣世洪之生
也隴右霖雨百姓苦之時有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名之曰洪年十二而
父死為部帥羣氏推以為盟主劉曜拜洪為寧西將軍率義侯徙之高陸進為
氏王石虎平秦隴表石勒拜冠軍將軍涇陽伯又徙之枋頭遷光烈將軍進爵
為侯稍遷冠軍大將軍進封西平公討平梁犢進位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略陽公冉閔之亂秦雍徙民西歸濮洪為主衆至十餘萬自稱大將軍大單
于三秦王既而為其將麻秋所鴆臨死謂健曰關中周漢舊都形勝之國進可
以一同天下退不失保全秦雍吾死之後便可鼓行而西健從之健初名羆字
世建又避石虎外祖張羆之名故改焉健便弓馬善於事人石虎深愛之歷位
翼軍校尉鎮軍將軍時京兆杜洪竊據長安關中雄儁皆應之健密圖關中懼
洪之知也乃繕宮室於枋頭課民種麥示無西意既而自稱征西大將軍雍州
刺史盡衆西行至盟津起浮橋以濟遣弟輔國將軍雄率步騎五千入自潼關
兄子揚武將軍菁率衆七千自軹關入河東執菁手曰若事不捷汝死河北我
死河南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濟訖焚橋自統大衆繼雄而進杜洪遣將軍張光
逆健于潼關雄擊破之洪盡召關中之衆以拒健健聞而惡之遇泰之臨健曰
小往大來吉亨昔往東而小今還西而大吉孰大焉諸君知不此則漢祖屠秦
之機也健長驅至長安杜洪奔司竹健遂入都建國十四年乃僭稱天王號年
皇始國號大秦置百官健尋自稱皇帝桓溫率衆伐長安次于灞上健弟雄擊
溫破之溫乃引衆東走健遣其太子萇追溫比至潼關克敗之萇亦為流矢所
中死關中大饑蝗蟲生於華澤西至隴山百草皆盡牛馬至相噉毛虎狼食人
行路斷絕十八年健死子生僭立

生字長生健之第三子也幼而凶暴嗜酒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目年七歲
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
亦一淚也洪驚鞭之生曰性耐刀稍不堪鞭捶洪曰汝為爾不已吾將以汝為
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懼跣而掩其口謂健曰此兒狂悖宜早除之不然長
大必破人家健欲殺之雄止之曰兒長成自當修改何至便如此健乃止及長
力舉千鈞雄勇好殺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初健之長子死
生母彊氏意在少子柳健以讖有三羊五眼之言故立之生既僭立號年壽光
雖在諒闇遊飲自若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錘鉗鋸鑿備置左右在位未幾后妃
公卿下至僕隸殺五百餘人朝饗羣臣酣飲奏樂生親歌以和之命其尚書令
辛牢行酒既而生怒曰何不彊酒猶有坐者引弓射牢而殺之於是百僚大懼
無不引滿汙服失冠生以為樂長安大風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日乃止生推
告賊者刳出心胃生舅彊平切諫生鑿其頂而殺之虎狼大暴從潼關至于長
安晝則斷道夜則發屋不食六畜專以害人自其元年秋至于二年夏虎殺七
百餘人民廢農桑內外恟懼其臣奏請禳災生曰野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終
不累年為患也天將助吾行誅以施刑教但勿犯罪何為怨天生如阿房遇人
共妹行者逼令為淫固執弗從生怒殺之其尚書僕射賈玄石形貌美偉生與
妻樓上望見玄石在庭中妻曰此何人也生曰汝欲得也乃誅玄石生晝夜食
棗過多至旦病使太醫程延診脈延曰陛下食棗多無他疾也生曰嘻汝非聖
人焉知吾食棗乃殺之常從輿上溲便黨者謂之天雨生既眇其目所諱者不
足不具少無缺傷殘毀偏隻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勝紀太白
犯東井其臣奏曰東井秦也太白罰星必有暴兵起於京師生曰星入井者必
將渴耳何所怪乎初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為龍男便為王
女為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是月生以謠夢之故誅太師魚遵父子一十八人東
海苻堅封也時為龍驤將軍宅在洛門之東又謠曰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青青
瞎人不知法仰不見天星於是悉壞諸空城以禳之法是苻法也生耽湎於酒
無復晝夜其臣朝謁盡請見生曰日知盡乎須待飲訖因醉問左右曰吾統
天下已來汝等何所聞乎或對曰聖明宰世子育百姓罰必有罪賞必有功天
下唯歌太平未聞有怨生曰汝媚吾也引而斬之他日又問或對曰陛下刑罰
微過生曰汝謗吾也亦殺之使宮人與男女裸交於殿前引羣臣臨而觀之或
生剝牛羊驢馬活燖雞豚鵝鴨數十為羣放之殿下剝人面皮令其歌舞勸舊
親戚殺害略盡王公在者以疾告歸得度一日如過十年至於截脛刳胎拉脅

銛頭者動有千數生夜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旦而侍婢以告法與弟堅堅率壯士數百人入雲龍門宿衛者皆捨仗歸堅廢生為越王俄而殺之

堅字永固一字文玉雄第二子也既殺苻生以位讓其兄清河王法法固以推堅於是去皇帝之號僭稱天王號年永興以法為丞相東海公尋以疑忌殺之改年為甘露時建國二十二年也堅從弟晉公柳反於蒲坂魏公廋反於陝燕公武反於安定堅弟趙公雙反於上邽皆討平之慕容垂奔於堅王猛勸堅殺之堅不從三十八年改為建元堅遣使牛恬朝貢使尚書令王猛伐鄴堅親率大衆以繼之克鄴擒慕容暐堅使其右將軍楊安攻克漢中仍平蜀又遣其武衛將軍苟萇西伐涼州降張天錫遣其子長樂公丕攻克襄陽堅觀其史書見母苟氏通李威之事慚怒乃焚其書堅南伐司馬昌明戎卒六十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旗鼓相望堅至項城涼州兵始達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于汝潁堅弟陽平公融攻壽春克之融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但懼越逸宜速進軍堅大悅捨大軍于項城輕騎八千兼道赴之堅與融登城望昌明將謝石軍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也何謂少乎憮然有懼色謝石欲戰苻融陳逼肥水石遣使謂融曰君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也融於是麾軍卻陳欲因其濟覆而取之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融馬倒見殺軍遂大敗謝石乘勝追擊至于青岡死者相枕堅單騎遁還淮北初謠言曰堅不出項羣臣勸堅停項為六軍聲鎮堅不從諸軍悉潰唯其冠軍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收集離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行未及關垂有貳志說堅請巡撫燕代并求拜墓許之垂遂叛堅既而將軍石越鎮軍將軍毛當引丁零之衆攻堅子長樂公丕於鄴慕容泓沖起兵華澤堅遣子叡軍前後擊泓為泓所敗長安鬼夜哭三旬沖又擊殺堅將姜宇於灞上遂屯阿房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而出其強若斯大言責沖曰爾羣奴正可牧牛羊何為送死沖曰奴則奴矣既厭奴苦復取爾見代堅遣使送錦袍一領遣沖使者稱有詔古人兵交使在其間卿遠來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懷朕於卿恩分如何而於一朝忽為此變沖命詹事答之亦稱皇太弟有令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便可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寬貸苻氏以酬曩好終不使既往之事獨美於前堅大怒曰朕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於此長安大饑人民相食姚萇叛於北地與沖連和合攻長安有羣烏數萬鳴於長安城上其聲甚悲占者以為不終年有甲兵入城之象每夜有人周城大呼曰楊定健兒應屬我宮殿臺觀應坐我父子同出不共汝且遣尋求不見人跡先是又謠曰堅入五將山長得堅大信之告其太子永道曰天或導余脫如謠言留汝兼總戎政勿與賊爭利吾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天其或者正訓予也遣其衛將軍楊定擊沖於城西為沖所擒堅彌懼付永道以後事率騎數百出如五將宣告州郡期救長安月餘永道尋將母妻宗室男女數千騎出奔武都遂假道入司馬昌明慕容沖入據長安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其將吳忠圍之堅衆奔散獨左右十數人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兵至執堅及其夫人張氏與少女寶錦送詣姚萇萇囚之將害焉堅自以平生遇萇厚忿之厲聲大罵謂張氏曰豈令羌奴辱吾兒於是殺寶錦姚萇乃縊堅於新平佛寺永道既奔昌明處之江州桓玄以為梁州刺史後為劉裕所誅永道名犯高祖廟諱

堅子丕字永叔堅以為征東將軍冀州牧封長樂公鎮鄴為慕容垂圍逼丕乃去鄴率男女六萬餘口進如潞川堅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丕入據晉陽堅既為姚萇所殺太祖九年丕乃僭稱尊號改年太安先是王猛子幽州刺史永亦率衆赴之丕以永為司徒錄尚書事張蚝為司空王騰為司隸傳檄遠近率多應之丕留王騰守晉陽楊輔守壺關率衆四萬進據平陽將討姚萇而慕容永請假道東歸丕弗許怒曰永乃我之馬將首亂京畿傾覆社稷永凶離逆方請逃歸是而可忍孰不可恕使其丞相王永討之戰于襄陵永大敗死之丕衆離散率騎數千南奔東垣為司馬昌明將馮該所殺

丕族子登字文高麤險不修細行故堅弗之奇也長而折節頗覽書傳堅以為

長安令坐事黜爲狄道長及關中起兵奔於枹罕羣氐殺河州牧毛興推衞平爲安西將軍河州刺史平以登爲長史既而枹罕諸氐以衞平年老議欲廢之而憚其宗彊連日不決氐有啖青者謂諸將曰大事宜定東討姚萇不可猶豫一旦事發返爲人害諸君但請衞公會集衆將青爲諸君決之衆咸以爲然因大饗青抽劍而前曰衞公朽耄不足以成大事狄道長苻登雖王室疏屬請共立之於是推登爲使持節都督隴右征羌諸軍事撫軍大將軍雍河二州牧略陽公率衆五萬東下隴據南安馳使請命丕以登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餘因其所稱而授之後與姚萇戰于胡奴阜大破之丕死登國元年登僭稱尊號於隴東號年太初置百官立堅神主於軍中載以輜軿羽葆青蓋建黃旗虎賁之士三百人以衞之每戰必告繕甲治兵引師而東皆刻鉾鎧爲死休字示以戰死爲志每戰以長矛鉤刃爲方圓大陳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爲戰所向無前登每圍萇營四面大哭哀聲動人大呼曰殺君賊姚萇出來吾與爾決何爲枉害無辜萇憚而不應登進攻安定萇襲其輜重獲登妻毛氏將妻之毛氏哭罵萇殺之登聞姚萇死喜曰姚興小兒吾將折杖以笞之乃盡衆而東以趣廢橋興將尹緯據橋待之爭水不得爲緯所敗奔於平涼入馬毛山姚興攻之登戰死

子崇奔於湟中僭稱尊號改年延初尋爲乞伏乾歸所殺

羌姚萇字景茂出於南安赤亭燒當之後也祖柯回助魏將鉡姜維於沓中以功假綏戎校尉西羌都督父弋仲晉永嘉之亂東徙榆眉劉曜以弋仲爲平西將軍平襄公烈帝之五年弋仲率部衆隨石虎遷于清河之灄頭勒以弋仲爲奮武將軍封襄平公昭成時弋仲死子襄代屯於譙城慕容儁以襄爲豫州刺史丹陽公進屯淮南自稱大將軍大單于爲司馬聃將桓溫所敗奔於河東後爲苻眉所殺弋仲有子四十二人萇第二十四隨兄襄征伐襄甚奇之襄之敗也萇率子弟降於苻堅從堅征伐頻有戰功歷宰幽兗三州刺史封益都侯邑五百戶苻堅伐司馬昌明以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初未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竇衞進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臧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及慕容泓起兵華澤堅遣子衞大將軍叡討之戰敗爲泓所殺時萇爲叡司馬懼罪奔馬牧聚衆萬餘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號年白雀數月之間衆至十餘萬與慕容沖連和進屯北地苻堅出至五將山萇執而殺之登國元年僭稱皇帝置百官國號大秦年曰建初改長安曰常安以其太子興鎭長安自擊苻登安定敗之萇病夢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後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萇乃狂言或稱臣或稱萇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萇死子興襲位祕不發喪

興字子略萇長子也既滅苻登乃發喪行服僭稱皇帝於槐里號年皇初天興元年興去皇帝之號降稱天王號年洪始興克洛陽以其弟東平公紹鎭之三年興遣使朝貢太祖遣謁者僕射張濟使於興興又大破乞伏乾歸遂入枹罕獲鎧馬六萬匹乾歸降於興太祖遣軍襲興高平公沒弈于干棄部衆率數千騎與赫連屈孑奔於秦州追至於瓦亭長安震懼興大議爲寇其臣咸以爲不可興不從天興五年夏興遣其弟義陽公平率衆四萬侵平陽攻乾壁六十餘日壁中衆少失井乃陷之六月太祖將討平遣毗陵王順等三軍六萬騎爲先鋒七月車駕親征八月次於永安平募遣勇將率精騎二百闚軍爲太祖前鋒將長孫肥所擒匹馬不返平遂退走太祖急追及於柴壁平因守固太祖圍之興乃悉舉其衆救平太祖聞興將至增築重圍內以防平之出外以拒興之入又截汾曲爲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太祖以步騎三萬餘人渡蒙坑南四十里逆擊興興晨行北引未及安營太祖軍卒至興衆怖擾太祖詔毗陵王順以精騎衝擊獲興甲騎數百斬首千餘級興退南走四十餘里太祖引還平竟不敢出但使人燒圍數百步而已太祖知興氣挫乃南絕蒙坑之口東杜坂之新隘守天度屯賈山令平水陸路絕將坐甲而擒之太祖又緣汾帶岡樹柵數十里以衞芻牧者九月興從汾西北下憑壑爲壘以自固興又將數千騎乘西岸闚視太祖營束柏材從汾上流下之欲以毀橋官軍鉤取以爲薪蒸興還壘太祖

度其必攻西圍乃命修塹增廣之至夜興果來攻梯短不及衆之塹中而還又分其衆臨汾爲壘叩邊水門與平相望太祖因截水中與內外隔絕士衆喪氣於是平糧盡窘急夜悉衆將突西南而出興列兵汾西舉烽鼓譟爲平接援太祖儆諸軍精銳屯汾西圍守南橋絕塞水口興夜聞擧望平力戰突免平聞外鼓望興攻圍引接故但叫呼虛相應和莫敢逼圍平引不得出窮迫乃將二妾赴水而死興安遠將軍不蒙世楊武將軍雷重等將士四千餘人隨平投水太祖令泅水鉤捕無得免者平衆三萬餘人皆斂手受執擒興尚書右僕射狄伯支越騎校尉唐小方積弩將軍姚梁國建忠將軍雷星康官北中郎將康猥與從子伯禽已下四品將軍已上四十餘人興遠來赴救自觀其窮力不能免擧軍悲號震動山谷數日不止頻遣使請和太祖不許乃班師興還長安有雀數萬頭鬭於興廟毛羽折落多有死者月餘乃止識者曰今雀鬭廟上子孫當有爭亂者乎又興殿有聲如牛吼有二狐入長安一登興殿屋走入宮一入于市求之不得先是譙縱略有益寧之地僭稱尊號遣使稱藩於興興以縱爲蜀王加九錫永興三年興遣周寶朝貢五年興遣使朝貢并請進女太宗許之興中子廣平公弼有寵委之朝政興疾篤長子泓侍疾於中弼集黨數千人候興死欲殺泓自立興諸子姪外鎮者聞之皆起兵討弼興疾瘳不忍誅弼免官而已神瑞元年興遣兼散騎常侍尚書吏部郎嚴康朝貢二年興遣散騎常侍東武侯姚敞尚書姚泰奉其西平公主於太宗帝以后禮納之興復以弼爲中軍大將軍配兵三萬屯於渭北興又疾甚弼遣其黨姚武伯等率衆攻端門泓時侍疾遣兵拒之興力疾臨前殿殺弼弼黨乃散泰常元年興死泓僭立

泓字元子興之長子也既僭位號年永和赫連屈孑攻泓秦州又剋安定遂據雍城司馬德宗將劉裕伐泓裕遣將檀道濟至洛陽泓弟陳留公洸以城降泓弟太原公懿反於蒲坂泓從弟齊公恢反於積北皆擧兵伐長安泓既有內難裕遂長驅入關泓戰敗請降送於建康市斬之

略陽氐呂光字世明本出略陽父婆樓苻堅太尉光年十歲遊戲好戰陳之法爲諸兒所推身長八尺四寸肘有肉印從王猛征討稍遷破虜將軍堅以光爲驍騎將軍率衆七千討西域所經諸國莫不降附光至龜茲王帛純拒之西域諸胡救帛純者七十餘萬人光乃結陳爲勾鏁之法戰於城西大破之斬級萬餘帛純逃走降者三十餘國光以駝二千餘頭致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怪獸千有餘品駿馬萬餘匹而還苻堅涼州刺史梁熙遣兵拒之光擊破熙軍遂入姑臧斬熙自署護羌校尉涼州刺史登國初又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酒泉公主簿尉祐奸佞讒慝光寵任之譖誅姚皓尹景等名士十餘人於是遠近失望人懷離貳四年光私稱三河王遣使朝貢置官自丞郎已下猶循州郡號麟嘉元年皇始初光僭稱天王置百官改號龍飛立子紹爲太子遣使朝貢光疾甚立紹爲天王自號太上皇帝光死長子纂殺紹僭立

纂字永緒既自立號咸寧元年纂弟大司馬洪名犯顯祖諱以猜忌不容起兵攻纂纂殺之縱兵大掠纂笑謂左右曰今日之戰何如纂侍中房晷對曰先帝始崩太子以幽逼致殂山陵甫訖大司馬疑懼肆逆京邑交兵友于接刃雖洪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義且洪妻陛下弟婦也洪女陛下之姪女也奈何使小人汙辱爲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因歔欷流涕纂謝之乃收洪妻子纂昏虐任情遊田無度耽荒酒色與左右因醉馳獵於坑澗之間或有諫者纂昏不納又性多猜忌忍於殺戮纂從弟超殺纂纂弟緯單馬入城超殺之而立其兄隆

隆字永基光弟寶之子也初超讓位於隆隆難之超曰今猶乘龍上天豈得中下乃僭位改神鼎元年超使纂妻楊氏及侍婢數人殯纂於城西超慮楊持珍寶出使人搜之楊氏責超曰郎君兄弟手刃相圖新婦旦夕死人用金寶何爲超慚而退楊氏國色超將妻焉謂其父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之楊氏曰大人本賣女與氏以圖富貴一之以甚復可使女辱於二氏乎乃自殺沮渠蒙遜禿髮傉檀頻來攻擊河西之民不得農植穀價湧貴斗直錢五千文人相食餓死者千餘口姑臧城門晝閉樵採路斷民請出城乞爲夷虜奴婢者日有數百隆恐沮動人情盡坑之於是積屍盈于衢路戶絕者十有九焉屢爲蒙遜攻逼乃請迎於姚興遣齊難率衆迎之隆遂降焉至長安尋復爲興所誅

史臣曰夷狄不恭作害中國帝王之世未曾無也劉淵等假竊名目狼戾爲梗汙辱神器毒徧黎元喪亂缔多一至於此怨積禍盈死傷巢穴天意其俟大人乎

魏書卷九十五

魏書卷九十五考證

劉聰傳至西明門○門監本訛作明今改正

慕容廆傳又大破宇文歸地千里○各本同晉書載記晃親伐宇文歸遠遁漠北開地千餘里此殆脫去歸字并訛開爲闢也

魏書卷九十五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八十四

僭晉司馬叡　竇李雄

僭晉司馬叡字景文晉將牛金子也初晉宣帝生大將軍琅邪武王伷伷生冗
從僕射琅邪恭王覲覲妃譙國夏侯氏字銅環與金姦通遂生叡因冒姓司馬
仍為覲子由是自言河內溫人初為王世子又襲爵拜散騎常侍頻遷射聲越
騎校尉左右軍將軍從晉惠帝幸臨漳其叔繇為成都王穎所殺叡懼禍遂走
至洛迎其母俱歸琅邪國東海王越收兵下邳假叡輔國將軍越謀迎惠帝於長
安復假叡平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使鎮下邳尋加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
事假節當鎮壽陽且留下邳及越西迎惠帝留叡鎮後平東府事當還鎮江東
屬陳敏作亂叡以兵少因留下邳永嘉元年春敏死秋叡始到建業五年進鎮
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以會稽戶二萬增封加督揚江湘交廣五州諸軍事
六月王彌劉曜寇洛陽懷帝幸平陽晉司空荀藩司隸校尉荀組推叡為盟主
於是輒改易郡縣假置名號江州刺史華軼北中郎將裴憲並不從之憲自稱
鎮東將軍都督江北五郡軍事與軼連和叡遣左將軍王敦將軍甘卓周訪等
擊軼斬之憲奔于石勒六年叡檄四方稱與穆帝俱討劉淵大會平陽建興元
年晉愍帝以叡為侍中左丞相大都督陝東諸軍事持節王如故叡改建業為
建康七月叡以晉室將滅潛有他志乃自大赦為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又
為丞相叡號令不行政刑淫虐殺督運令史淳于伯行刑者以刀拭柱血流上
柱二丈三尺迴頭流下四尺五寸其直如弦時人怨之平文帝初叡自稱晉王
改元建武立宗廟社稷置百官立子紹為太子叡以晉王而祀南郊其年叡僭
即大位改為大興元年其朝廷之儀都邑之制皆準模王者擬議中國遂都於
丹陽因孫權之舊所即禹貢揚州之地去洛二千七百里地多山水陽鳥攸居
厥土為塗泥厥田惟下下所謂島夷卉服者也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地辨其
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

周知其利害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藪澤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
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春秋時為吳越之地吳
越僭號稱王僻遠一隅不聞華土楚申公巫臣竊妻以奔教其軍陣然後乃知
戰伐由是晚與中國交通俗氣輕急不識禮教盛飾子女以招遊客此其土風
也戰國時則并於楚故地遠恃險世亂則先叛世治則後服秦末項羽起江南
故衡山王吳芮從百越之兵越王無諸身率閩中之眾以從滅秦漢初封芮為
長沙王無諸為閩越王又封吳王濞於朱方逆亂相尋亟見夷滅漢末大亂孫
權遂與劉備分據吳蜀權阻長江殆天地所以限內外也叡因擾亂跨而有之
中原冠帶呼江東之人皆為貉子若狐貉類云巴蜀蠻獠谿俚楚越鳥聲禽呼
言語不同猴蛇魚鱉嗜慾皆異江山遼闊將數千里叡羈縻而已未能制服其
民有水田少陸種以罟網為業機巧趨利恩義寡薄家無藏蓄常守飢寒地既
暑濕多有腫泄之病障氣毒霧射工沙蝨蛇虺之害無所不有叡割有揚荊梁
三州之土因其故地分置十數州及諸郡縣郡縣戶口至有不滿百者遣使韓
暢浮海來請通和平文皇帝以其僭立江表拒不納之是時叡大將軍王敦宗
族擅勢權重於叡迭為上下了無君臣之分叡侍中劉隗言於叡曰王氏彊大
宜漸抑損敦聞而惡之惠帝時叡改年曰永昌王敦先鎮武昌乃表於叡曰劉
隗前在門下遂乘權寵今趨進軍指討姦萃宜速斬隗首以謝遠近朝梟隗首
諸軍夕退昔太甲不能遵明湯典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訓殷道復昌賢智故
有先失後得者矣敦又移告州郡以沈充為大都督護東吳諸軍叡乃下書曰
王敦恃寵敢肆狂逆方朕於太甲欲見囚于桐宮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當
親帥六軍以誅大逆叡光祿勳王含率其子瑜以輕舟棄叡歸于武昌叡以其
司空王導為前鋒大都督尚書陸曄為軍司以廣州刺史陶侃為江州梁州刺
史甘卓為荊州使其率眾掎躡敦後以太子右率周莚率中軍三千人討沈充
敦至溯州表尚書令刁協黨附宜加誅戮叡遣右將軍周札戍于石頭札潛與
敦書許軍至為應敦使司馬楊朗等入于石頭札見敦朗等既據石頭叡征西
將軍戴淵鎮北將軍劉隗率眾攻之戴淵親率士數萬來陵城俄而敗止息朗等

衆之敦軍敗績隗協入見敦敦遣其避禍二人泣而出隗還淮陰後奔石勒協奔江乘爲敦追兵所害敦師敗敦自爲丞相武昌郡公邑萬戶朝事大小皆關諮之敦收戴淵及敦尚書左僕射周顗並斬于石頭皆敦朝之望也於是改易百官及諸州鎮其餘轉徙黜免者過百數或朝行暮改或百日半年敦所寵沈充錢鳳等所言必用所譖必死敦將還武昌其長史謝鯤曰公不朝懼天下私議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入覲主上側席待公遲得相見宮省穆然必無不虞之慮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何損朝廷遂不朝而去敦召安南將軍甘卓轉譙王承爲軍司並不從敦遣從母弟南蠻校尉魏乂率江夏太守李恆攻承於臨湘旬日城陷執承送于武昌敦從弟王廙使賊迎之害于車中先是王敦表疏言旨不遜敦以示承曰敦言如此豈有厭哉對曰陛下不早裁之難將作矣敦惡之襄陽太守周慮襲殺甘卓敦長追於敦居常憂感發病而死

子紹僭立改年曰太寧王敦將篡諷紹徵己乃爲書曰孤子紹頓首天下事大紹以眇身弗克負荷哀憂孔疚如臨于谷實賴冢宰以濟艱難公邁德樹勳遐邇歸懷任社稷之託居總己之統然道里長遠江川阻深動有介石之機而回旋之間固以有所喪矣謂公宜入輔朝政得旦夕諮諏朝士亦僉以爲然以公高亮忠肅至心憂國苟其宜然便當以至公處之期於靜國寧民要之括囊無咎伏想闇同此志願便速尅近期以副翹企之懷紹恭憚於敦若此復使兼太常應詹拜敦丞相武昌郡公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敦於是屯於蕪湖敦乃轉王導爲司徒自領揚州刺史以兄含子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貳敦無子養應爲後敦疾踰年故召含還欲屬以後事是時敦令紹宿衛之兵三番休二紹密欲襲敦微行察敦營壘及敦疾紹屢遣大臣訊問起居遷含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敦疾甚紹召其司徒王導中書監庾亮丹陽尹溫嶠尚書卞壼密謀討之導嶠及右將軍卞敦共據石頭光祿勳應詹都督朱雀桁南諸軍事尚書令郗鑒都督從駕諸軍事紹出次于中堂敦聞兵起怒欲自將困不能坐召其黨錢鳳鄧岳周撫等率衆三萬指造建業含謂敦曰此事吾便當行於是以含爲元帥鳳等問敦曰事尅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爲天子便盡卿兵勢唯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初紹謂敦已死故敢發兵及下詔數曰敦猶能與王導書後自手筆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太真溫嶠字也紹朝見之咸共駭懼含等兵至溫嶠燒朱雀桁以挫其鋒紹使中軍司馬曹渾左衛參軍陳嵩段匹磾弟秀率壯士千人逆含等戰于江寧斬其前鋒將何康殺數百人敦聞康死軍不獲濟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微羣從中才兼文武者皆早死今年事去矣語參軍呂寶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乃復臥使術士郭璞筮之卦成對曰不能佳敦既疑璞勸亮嶠等舉事又聞卦惡於是殺璞敦疾轉困語其舅羊鑒及子應曰我亡後應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營葬初敦敗敦之後夢白犬自天而下噬之及疾甚見刁協甘卓爲祟遂死王應祕不發喪裹屍以席埋於齋中與其將諸葛瑤等縱酒淫逸沈充將萬餘人來會含等充臨行顧謂其妻曰男兒不建豹尾不能歸也紹平西軍祖約率衆至于淮南逐敦所置淮南太守任台紹將劉遐蘇峻濟自滿洲含相率渡兵應詹逆擊大破之周撫斬錢鳳沈充將吳儒斬充紹遣御史劉彝發敦瘞斬屍梟首朱雀桁

紹死

子衍僭立號年曰咸和衍歷陽太守蘇峻不順於衍衍護軍庾亮曰蘇峻豺狼終爲禍亂晁錯所謂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速而禍小不削反遲而禍大乃以大司農徵之令峻弟逸領峻部曲徵書至峻怒曰庾亮專擅欲誘殺我也阜陵令匡術樂安人任讓並爲峻謀主勸峻誅亮乃使使推崇祖約共討亮約大喜於是約命兄逖子沛國內史渙女壻淮南太守許柳將兵會峻峻使其黨韓光光名犯恭宗廟諱入姑孰殺于湖令陶馥殘掠而還衍假庾亮節爲征討都督使其右衛將軍趙胤左將軍司馬流率衆次于慈湖韓光晨襲流殺之衍以其驍騎將軍鍾雅爲前鋒監軍假節率舟軍拒峻宣城內史桓彝統吏士次于蕪湖韓光敗之大掠宣城諸縣而還江州刺史溫嶠使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岱鄱陽太守紀睦等以舟軍赴于建業愆期岱次直瀆峻督衆二萬濟自橫江登牛渚山愆期等邀擊不制峻至于蔣山衍假領軍卞壼節率諸將陳兵

衍之將柱兵弱爲峻所敗卞壼及其二子丹陽尹羊曼黄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散騎侍郎任台等皆死死者三千餘人庾亮兵敗與三弟奔于柴桑峻遂焚衍宮羣賊突掠百寮奔散唯有米數石而已無以自供峻逼衍大赦庾亮兄弟不在赦限峻以祖約爲太尉尚書令加侍中自爲驃騎將軍領軍將軍録尚書事於是建業荒毁奔投吴會者十八九温嶠聞之移告征鎮州郡庾亮至盆口嶠分兵配給又招衍荆州刺史陶侃欲共討峻侃不從曰吾疆埸外將本非顧命大臣今日之事所不敢當時侃子爲峻所害嶠復喻侃曰蘇峻遂得志四海雖廣公寧有容足地乎賢子越騎酷没天下爲公痛心况慈父之情哉侃乃許之蘇峻屯於于湖衍母庾氏憂怖而死蘇峻聞兵起自姑熟還建業屯于石頭使其黨張瑾管商率衆拒諸軍逼遷衍於石頭衍哀泣升車宮人盡哭隨從衍者莫不流涕峻以倉屋爲宮使鄉人許方爲司馬督將兵守衛陶侃庾亮温嶠率舟軍二萬至于石頭俄引還次于蔡州沙門浦庾亮守白石壘詰朝峻將萬餘人攻之亮等逆擊峻退吴國内史庾冰率三吴之衆驟戰不勝瑾商等破庾冰前軍於無錫焚掠肆意韓光攻宣城内史桓彝彝率吏民力戰不勝爲光所殺祖約爲穎川人陳光率其屬攻之約乃奔於歷陽長樂人賈寧勸峻殺王導盡誅諸大臣峻不從乃改計叛峻王導使袁耽潛誘納之謀奉衍出奔温嶠嶠食盡貸于陶侃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士衆及糧食也唯欲得老民爲主耳今比戰皆北良將安在今若無食民便欲西歸先是嶠慮侃不赴敵以甘言招侃嶠乃卑辭謝之且曰今者騎虎之勢可得下乎賊垂滅願公留思侃怒少止其將李陽說曰今事若不捷雖有粟焉得而食之公宜割見儲以卒大事乃以米五萬石供軍祖渙襲盆口欲以沮温嶠之兵渙過皖攻譙國内史桓宣不剋乃還蘇峻并兵攻大業大業水竭皆飲糞汁諸將謀救之慮不能當且欲水陸攻峻陶侃以舟師攻石頭温嶠庾亮陳于白石峻子碩以數十騎出戰峻見碩騎乃捨其衆自以四馬北下突陳陳堅乃還軍士彭世李千投之以矛峻墜馬遂梟首臠割之焚其骸骨任讓及諸賊帥復立峻弟逸求峻屍弗獲乃發衍父母冢剖棺焚屍匡衍率其徒據苑城以降韓光蘇碩等率衆攻苑苑中飢

斂石四萬諸將攻石頭蘇碩及章武王世子休率勁賊孔盧張偏等數十人擊李陽於祖浦退走碩等追之庾冰司馬滕含以鋭卒自後擊之碩逸等震潰奔于曲阿含入抱衍始得出奔温嶠之舟是時兵破之後宮室灰燼議欲遷移王導不從乃止衍改年咸康建國中衍死中書監庾冰廢衍子千齡立其弟岳改年曰建元初岳之立當改元庾冰立號而晉初已有改作又如之乃爲建元頃之或告冰曰子作年號乃不視讖也讖云建元之末丘山崩丘山岳也冰矍然久而歎曰如有吉凶豈改易所能救乎遂不復改岳死庾冰欲立司馬昱驃騎將軍何充立岳子聃號年曰永和聃安西將軍桓温率所統七千餘人伐蜀拜表輒行聃威力微弱不能控制也及石虎死聃征北將軍褚裒以舟軍至下邳西中郎將陳逵進據淮南石遵聞裒至下邳使其司空李農領萬餘騎逆圍督護王龕於薛執龕送于鄴又殺李邁龕裒之驍將三軍喪氣乃引還陳逵聞之震懼焚淮南而走桓温表廢聃揚州刺史殷浩聃憚温乃除其名温遂率所統諸軍步騎四萬自鄖越關中至灞上苻健與五千餘人守長安小城是歲大儉温軍人懸磬健深溝堅壁清野待温温軍食盡乃退苻健遣子萇頻擊敗之初温次灞上其部將振武將軍順陽太守薛珍勸温徑進逼城温弗從珍以偏師獨濟頗有所獲温退珍乃還放言於衆且矜其鋭而咎温之持重温慚忿殺之聃又改年曰升平聃死無子

立衍子丕號年隆和時謠曰升平不滿斗隆和那得久改爲興寧又謠曰雖復改興寧亦自無聊生丕死

弟奕立號年曰太和桓温率衆北討慕容暐至金鄉鑿鉅野三百餘里以通舟軍自清水入河慕容垂逆擊破之獲其資仗温之北引也先命西中郎將袁真及趙悦開石門而袁真等停於梁宋石門不通糧竭温自枋頭回軍垂以步騎數萬追及襄邑大敗温軍温遂歸罪袁真除名削爵收節傳真子雙之等殺梁國内史朱憲真據壽陽以叛真諸子兄弟阻兵自守招誘陸城戍將陳郡太守朱輔數千人遣參軍爨亮通慕容暐又遣使西降苻堅真病死輔立其嫡子瑾爲使持節建威將軍豫州刺史瑾弟四五人皆領兵暐令陳文報爨亮且以觀

變桓溫遣督護竺瑤以軍泝淮伐瑾瑤次于肥口屢戰慕容暐假瑾征南將軍揚州刺史宣城公瑾弟泓等皆郡守四品將軍朱輔亦如之溫乃伐瑾瑾等拒戰於是築長圍守之城中震潰遂平瑾初溫任兼將相其不臣之心形于音氣曾臥對親寮撫枕而起曰爲爾寂寂將爲文景所笑衆莫敢對後悉衆北討纂成陵寢之勢及枋頭奔敗知民望之去已既平瑾問中書郎郗超曰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此未厭有識之情也公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不世之勳不足以鎮壓民望因說溫以廢立之事溫既宿有此謀深納超言溫自廣陵將旋鎮姑孰至于白石乃言其主奕少同閹人之疾初在東海琅邪國親近嬖人相龍朱靈寶等並侍臥內而美人田氏孟氏遂生三男衆致疑惑然莫能審其虛實至是將建儲立王溫因之以定廢立之計遂率百寮並還朝堂溫率衆入屯兵宮門進坐殿庭使督護竺瑤散騎侍郎劉亨取奕璽綬奕著白帢單衣步下西堂登犢車羣臣拜辭皆殞涕侍御史將百餘人送出神虎門入東海第於是迎司馬昱而立之

昱叡子也昱東向流涕拜受璽綬昱既僭立改年曰咸安以溫依諸葛亮故事甲仗入殿進丞相其大司馬等皆如故留鎮建業以奕爲海西縣公溫常有大志昱心不自安謂中書郎郗超曰命之修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事邪超父愔爲會稽太守超假還東昱謂之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衛思患豫防愧歎之深言何能喻又誦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因泣下昱疾與溫書曰吾遂委篤足下便入冀得相見不謂疾患遂至於此今者惙然勢不復久且雖有詔豈復相及惟恨兼深如何可言天下艱難而昌明幼沖眇然非阿衡輔導之訓當何以寧濟也國事家計一託於公昱死子昌明僭立徐州小吏盧悚與其妖衆男女二百向晨攻廣莫門詐言海西公還由萬春雲龍門入殿略取三廂及武庫甲仗時門下軍校並假兼在直吏士駭愕不知所爲游擊將軍毛安之先入雲龍門討悚中領軍桓祕將軍殷康止車門入會兵攻之斬五十六級捕獲餘黨死者數百人前殿中監許龍與悚皆遣人至吳詐迎奕奕不從昌明改年曰寧康徵溫入朝又詔溫無拜尚書謝安等於新亭見溫皆敬溫拜昱墓得病還姑孰溫自歸寢疾諷求備物九錫謝安已令吏部郎袁彥伯撰策文文成安輒勾點令更治改既屢引日乃謀於尚書僕射王彪之彪之云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小遲回其事安從之溫死苻堅遣苻雅率將王統朱彤楊安姚萇步騎五萬向駱谷伐昌明秦州刺史楊纂纂請救於梁州刺史楊亮亮遣參軍卜靖赴之敗走朱彤至梁州亮望風奔散於是堅遂有梁益二州昌明上下莫不憂怖建國三十九年昌明改年曰太元元年太祖七年苻堅大舉討昌明令其國曰東南平定指日當以司馬昌明爲尚書僕射可速爲起第堅前後擒張天錫等皆豫築甲宅至而居之堅至淮南大敗奔退是時昌明年長嗜酒好內而昌明弟會稽王道子任居宰相昏醟尤甚狎昵謟邪于時尼娼構扇內外風俗頹薄人無廉恥左僕射王珣兒婦門客車數百乘會聞王雅爲太子少傅回以詣雅者半焉雅素有寵人情去就若此皇始元年昌明死子德宗僭立初昌明耽於酒色末年殆爲長夜之飲醒治既少外人罕得接見故多居內殿流連於樽俎之間以嬖姬張氏爲貴人寵冠後宮威行閫內於時年幾三十昌明妙列妓樂陪侍嬪少乃笑而戲之云汝以年當廢吾已屬諸姝少矣張氏潛怒昌明不覺而戲逾甚向夕昌明稍醉張氏乃多潛飲宦者內侍而分遣焉至暮昌明沉醉臥張氏遂令其婢蒙之以被既絕而懼貨左右云以魘死時道子昏廢子元顯專政遂不窮張氏之罪

德宗既立改年爲隆安以道子爲太傅揚州牧中書監加殊禮黃鉞羽葆鼓吹又增甲仗百人入殿既而內外衆事必先關於道子尚書僕射王國寶輕薄無行爲道子所親寵建業擅取東宮兵以配己府道子以王緒爲輔國將軍琅邪內史又輒并石頭之兵屯于建業緒猶領其從事中郎居中用事寵幸當政德宗兗州刺史王恭惡國寶王緒之亂政也乃要荊州刺史殷仲堪剋期同舉王恭表德宗曰國寶身負莫大之罪謹陳其狀前荊州刺史王悅國寶同產弟也受任西藩不幸致喪國寶求假奔彼遂不即路應臺糾察懼於黜免乃毀冠改服變爲婦人與婢同載入諸相王又先帝暴崩莫不驚駭而國寶晏然了無哀容方犯閤叩扉求行姦計欲詐爲遺詔矯弄神器彰暴于外莫不聞知幾疾

二昆過於讎敵樹立私黨遍於府朝兵食貲儲斂爲私積販官鬻爵威恣百城收聚不逞招集亡命輔國將軍王緒頑凶狂狡人理不齒同惡相成共竊名器自知禍惡已盈怨集人鬼規爲大逆蕩覆天下昔趙鞅興晉陽之甲夷君側之惡臣雖駑劣敢忘斯義恭表至道子密欲討恭以元顯爲征虜將軍內外諸軍潛加嚴備而國寶惶懼不知所爲乃遣數百人戍竹里夜遇風雨各散而歸緒勸國寶殺王珣然後南征北伐弗聽反問計於珣既而懼懾遂上表解職尋復悔懼詐稱德宗復其本官道子既不能拒恭等之兵亦欲因以委罪乃收國寶付廷尉殺之斬王緒於市以悅恭等司徒左長史王廞遭母喪居吳恭板行吳國內史廞乃徵發吳興諸郡兵國寶既死王恭使廞反於喪廞謂因緣事際可大得志乃據吳郡遣子弟率衆擊恭以女爲貞烈將軍亦置官屬領兵自衞恭遣司馬劉牢之討平之德宗譙王尚之兄弟復說道子以爲藩伯彊盛宰相權弱宜密樹置以自藩衞道子然之分遣腹心跨據形要由是內外騷動王恭深慮禍難復密要殷仲堪西中郎將庾楷廣州刺史桓玄同會建業玄等響應恭抗表傳檄以江州刺史王愉司馬尚之爲事端仲堪遣龍驤將軍南郡相楊佺期舟師五千發江陵桓玄借兵於仲堪亦給五千人於是德宗戒嚴加道子黃鉞遣右將軍謝琰拒恭等元顯爲征討都督衆軍繼進前軍王珣領中軍府衆次于北郊以尚之爲豫州刺史率弟恢之允之西討楷等皆執白虎幡居前王恭遣劉牢之爲前鋒次于竹里初道子之誅恭也陷牢之以重賞牢之斬恭別帥顏延延弟疆送二級於謝琰琰與牢之俱進襲恭恭奔于曲阿爲湖浦尉所執送建業尚之與庾楷子鴻戰于牛渚斬鴻前鋒將殷萬鴻遁還歷陽尚之猶不敢濟桓玄佺期奄至橫江尚之等退恢之所領水軍皆沒玄等徑造石頭仲堪繼在蕪湖建業震駭道子殺恭於倪塘桓玄等於是走還尋陽是年冬德宗遣使朝貢并乞師請討姚興二年夏德宗又遣使朝貢以元顯爲揚州刺史道子有疾元顯懼已弗得嗣位故矯以自授而道子弗知既寤乃大怒以元顯已拜故弗復改於是內外政事一決元顯道子少而耽酒抬日甚希至是無事偉晝作夜時謂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西府千兩輻湊東第門設雀羅矣元顯

年少頗居權重驕奢淫暴於是遠近譏之初德宗新安太守孫泰以左道惑衆被戮其兄子恩竄于海嶼妖黨從之至是轉衆攻上虞殺縣令衆百許人徑向山陰會稽內史王凝之事五斗米道恩之來也弗先遣軍乃稽顙于道室跪而呪說指麾空中若有處分者官屬勸其討恩凝之曰我已請大道出兵凡諸津要各有數萬人矣恩漸近乃聽遣軍比兵出恩已至矣戰敗凝之奔走再宿執之旬日恩衆數萬自號平東將軍逼人士爲官屬於是諸郡妖惑並殺守令而應之衆皆雲集吳國內史桓謙出奔吳興太守謝邈被害自德宗以來內外乖貳石頭之外皆專之於荊江自江以西則受命於豫州京口暨于江北皆兗州刺史劉牢之等所制德宗政令所行唯三吳而已恩既作亂八郡盡爲賊場及丹陽諸縣處處蜂起建業轉成蹙弱且妖惑之徒多潛都邑人情危懼恆慮大兵竊發於是衆軍戒嚴劉牢之共衞將軍謝琰討之賊等禁令不行肆意殺戮士庶死者不可勝計或醢諸縣令以食其妻子不肯者輒支解之其虐如此驃騎長史王平之死未葬恩劃棺焚屍以其頭爲穢器牢之率軍討破之琰將至吳興賊徒遁走驅逼士庶奔于山陰諸妖亂之家婦女尤甚未得去者皆盛飾嬰兒投之于水而告之曰賀汝先登仙堂我尋復就汝也賊既走散邑屋焚毀郛郭之中時見人跡經月乃漸有歸者謝琰留屯烏程遣其將高素助牢之牢之率衆軍濟江初孫恩聞八郡響應也告諸官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而至建業既聞牢之臨江復曰我割據浙江不失作勾踐也尋知牢之已濟乃曰孤不恥走於是乃走緣道多遺珍寶牢之將士爭取之不得窮追恩復入於海初三吳困於虐亂皆企望牢之高素等既至放肆抄暴百姓咸怨尋失望焉孫恩在海妖衆轉復從之既破永嘉臨海復入山陰謝琰戰歿於是建業大震遣冠軍將軍東海太守桓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廣陵相高雅之等東討恩吳興太守庾恆慮妖黨復發大行誅戮殺男女數千人孫恩復破高雅之於餘姚雅之走還山陰元顯自爲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十六州本官悉如故封子彥章爲東海王食吳興四萬餘戶清選文學臣寮吏兵一同宗國孫恩浮海奄至京口戰士十萬劉牢之隔在山陰衆軍懼不敢旋恩遂徑向建業徙

宗懼駭遣召豫州刺史司馬尚之于時中外驚擾而元顯置酒高會道子唯日祈于鍾山恩來漸近百姓恟懼尚之率精銳馳至徑屯積弩堂恩時所風不得疾行數日乃至白石恩本以諸軍分散欲掩不備知尚之在建業復聞牢之不遠不敢上乃走向郁洲恩別帥盧循攻沒廣陵虜掠而去桓玄聞孫恩之逼也乃建牙戒嚴表求征討時恩去未遠玄表復至元顯等大懼急遣止玄庚楷密使自結於元顯說玄大失人情衆不爲用若朝廷遣軍己當內應元顯得書大喜遣張法順謀于劉牢之牢之同許焉於是徵兵裝艦將謀西討德宗改年曰元興以元顯爲大都督討玄玄軍至元顯不戰而敗父子並爲玄所殺後改年爲大亨天興六年十月德宗遣使朝京師德宗封桓玄爲楚王玄尋逼德宗手詔禪位德宗出居永安宮玄既受禪封德宗爲平固縣王居之尋陽天賜元年德宗在姑熟二月至尋陽其彭城內史劉裕殺玄徐州刺史桓修與劉毅等舉兵討玄玄敗走尋陽擁德宗兄弟至於江陵又走荊州荊州別駕王康產南郡相王騰之迎德宗入南郡府桓玄死玄將桓振復襲江陵斬王康產及騰之將殺德宗玄揚州刺史新安王桓謙苦禁之乃止時盧循執德宗廣州刺史吳隱之自號平南將軍廣州刺史令其黨徐道覆據始興餘郡皆以親黨居之德宗復僭立於江陵改年義熙尚書陶夔迎德宗遣于板橋大風暴起龍舟沉沒死者十餘人德宗發江陵至尋陽其益州刺史毛璩參軍譙縱反攻涪城剋之遂以益州叛德宗德宗發姑熟還建業六月太祖遣軍攻德宗鉅鹿太守賀申申舉城降永興二年盧循復起於嶺南殺德宗江州刺史何無忌於石城咸欲以德宗北走知循未下乃止裕令撫軍劉毅討循敗於桑落洲步走而還裕黨孟昶諸葛長民等勸裕擁德宗過江裕不從神瑞二年德宗遣廣武將軍玄文石齊朝貢太宗初劉裕征姚泓三年太宗遣長孫道生娥清破其將朱超石於石河擒騎將楊豐斬首千七百餘級三年德宗死

弟德文僭立四年改年曰元熙五年德文禪位於裕裕封德文爲零陵王德文后河南褚氏兄秀之弟淡之雖德文姻戚而盡心於裕德文每生男輒令方便殺焉或誘內人密加毒害前後非一及德文被廢囚於秣陵宮常懼見禍與褚氏共止一室慮有鴆毒自煑食於前六年劉裕將殺之不欲遣人入內令淡之兄弟視褚氏褚氏出別宮於是兵乃踰垣而入進藥於德文德文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復人身乃以被掩殺之自叡之僭江南至於德文之死君弱臣彊不相羈制賞罰號令皆出權寵危亡廢奪釁故相尋所謂夷狄之有君不若諸夏之亡也

賨李雄字仲儁蓋廩君之苗裔也其先居於巴西宕渠秦并天下爲黔中郡薄賦其民口出錢三十巴人謂賦爲賨因爲名焉後徙櫟陽祖慕魏東羌獵將慕有五子輔特庠流驤晉惠時關西擾亂頻歲大饑特兄弟率流民數萬家就穀漢中遂入巴蜀時晉益州刺史趙廞反叛特兄弟起兵誅之晉拜特宣威將軍長樂鄉侯流奮威將軍武陽侯流民閻式等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流行鎮東將軍後與晉益州刺史羅尚相攻昭帝七年特自稱大將軍大都督號年建初戰敗爲尚所殺流代統兵事流字玄通自號大都督大將軍流病將死以後事屬雄雄特少子也雄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十年僭稱成都王號年建興置百官時涪陵人范長生頗有術數雄篤信之勸雄即眞十二年僭稱皇帝號大成改年爲晏平拜長生爲天地太師領丞相西山王又改年爲玉衡雄以中原喪亂乃頻遣使朝貢與穆帝請分天下雄捨其子而立兄蕩第四子班爲太子烈帝六年雄死

班代統任雄子期殺班而自立

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改年爲玉恆驤子壽自涪城襲剋成都廢期爲邛都公期自殺

壽字武考初爲雄大將軍封建寧王以南中十二郡爲建寧國至期徙封漢王既廢期自立改年爲漢興又改號曰漢時建國元年也壽廣漢太守李乾與大臣謀欲廢壽壽懼令子廣與大臣盟於殿前壽聞鄴中殿實宮觀美麗石虎以殺罰御下控制邦域城鎮深用欣慕吏民有小過輒殺之以立威名又以郊甸未實城邑空虛工匠器械事用不足乃徙民三丁已上於成都興尚方御府發州郡工巧以充之廣修宮室引水入城務於奢侈百姓疲於使役民多嗟怨思

亂者十室而九其僕射蔡興直言切諫壽以爲謗訕誅之其臣龔壯作詩七首託言應璩以諷壽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賢哲之話言古人所作死鬼之常辭耳動慕漢武魏明政法恥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化自以勝之也及壽疾病見李期蔡興爲祟遂死子勢統任

勢字子仁旣立改年爲太和遣使朝貢又改爲嘉寧勢弟漢王廣以勢無子請爲太弟勢不許廣欲襲勢勢使其太保李奕襲廣於涪城貶之爲臨邛侯廣尋自殺勢旣驕吝荒於酒色至殺人而取其妻又納李奕女爲后耽於淫樂不恤國事夷獠叛亂境土減削累年荒儉性多忌害誅殘大臣刑罰酷濫斥外父祖舊臣親任近習左右小人因行威福修飾室宇羣臣諫諍一無所納又常居內少入公卿史官屢陳災譴乃加相國董皎大都督以名位優之實望與分災眚建國十年司馬聃將桓溫伐之勢降於溫先是頻有怪異成都北鄉有人望見女子避入草中往視見物如人有身形頭目無手足能動搖不能言廣漢馬生角各長寸半有馬駒一頭二身六耳無目二陰一牝一牡又有驢無皮毛飲食數日而死江南兩血地生毛江源又生草高七八尺華葉皆赤子青如牛角涪陵民藥氏婦頭上生角長三寸凡三截之李漢家舂米米自臼中跳出斂舉箕中又跳出寓豐單中童謠曰江橋頭闕下市成都北門十八子又曰有客有客來侵門陌其氣欲索讎周云我死後三十年當有異人入蜀由之而亡蜀亡之歲去周亡三十二年周又著讖曰廣漢城北有大賊曰流特攻難得歲在玄宮自相剋卒如其言

史臣曰司馬叡之竄江表竊魁帥之名無君長之實跼天蹐地畏首畏尾對之李雄各一方小盜其孫皓之不若矣

魏書卷九十六

魏書卷九十六考證

司馬叡傳晷明改年曰寧康○寧康各本訛康寧晉書孝武帝紀寧康元年春

正月乙丑朔改元吟改正

魏書卷九十六考證

魏書卷九十七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八十五

島夷桓玄　海夷馮跋　島夷劉裕

島夷桓玄字敬道本譙國龍亢楚也僭晉大司馬溫之子溫愛之臨終命以為後年七歲襲封南郡公登國五年為司馬昌明太子洗馬玄志氣不倫欲以雄豪自許朝議以溫有陵虐之跡故抑玄兄弟出為義興太守不得志少時去職皇始初司馬德宗立其會稽王道子擅權信任尚書僕射王國寶為時所疾玄說荊州刺史殷仲堪令推德宗兗州刺史王恭為盟主以討國寶仲堪從之會恭使亦上相遇於中路約同大舉並抗表起兵尋平王國寶等天興初德宗以玄為使持節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後王恭復與德宗豫州刺史庾楷共起兵以討其江州刺史王愉司馬尚之兄弟玄及龍驤將軍楊佺期荊州刺史殷仲堪等率軍應恭玄等造於石頭於時德宗征虜將軍司馬元顯一軍仍守石頭列舟艦斷淮口道子出軍將屯中堂忽有馬驚軍中擾亂人馬赴江者甚衆良久乃定玄等不知建業危弱且王恭尋敗玄甚憧惶乃回軍于蔡洲王恭司馬劉牢之率北府軍來次新亭於是德宗以桓脩為荊州仲堪為廣州玄為江州佺期為雍州刺史郗恢為尚書仲堪回師南旋乃使人徇于玄等軍曰若不各散歸大軍至江陵當悉戮餘口仲堪偏將劉系先領兵二千隸于佺期輒率衆而歸玄等大懼乃狼狽而走庾楷亦棄衆奔于南軍玄並趣輕舟追仲堪至尋陽而推玄為盟主鎮於夏口德宗加玄都督荊州四郡以玄兄西昌公偉為輔國將軍南蠻校尉寵玄兄弟欲以侵削荊雍先是荊州大水仲堪倉廩空竭玄乘其虛而伐之先遣軍襲巴陵梁州刺史郭銓當之鎮路逢玄玄遣銓為前驅玄發夏口與仲堪書云今當入沔討除佺期頓兵江口若相與無貳可殺楊廣若其不爾便當率軍入江別與桓偉書令剋期為內應偉惶遽以書示仲堪仲堪慰喻遣歸夜乃執之仲堪遣龍驤將軍殷遹揚威將軍劉山民等統衆七千至西江口玄聞遹至復與其黨苻宏道領帳下擊之遹等敗走玄頓巴陵收其兵而館其穀復破楊廣於夏口仲堪既失巴陵之積又諸將皆敗江陵駭震城內大飢皆以胡麻為廩初仲堪之得玄書也急召佺期佺期曰江陵無食何以待敵可來見就共守襄陽仲堪猶以全軍無緣棄城逬走甚憂佺期弗來乃紿之曰北來收集已有儲矣可有數萬人百日糧佺期信之乃率步騎八千既至仲堪惟以飯餉其軍佺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不過見仲堪使人於艦上橫射玄玄軍亦射之佺期乃退玄乃渡軍於馬頭命其諸軍進破殺仲堪殺楊廣佺期殷道護及仲堪參軍羅企生等德宗以玄為持節都督荊司雍秦梁益寧江八州及揚豫并八郡諸軍事後將軍荊江二州刺史玄大論功賞以長史卞範之領南郡相委以心膂之任乃斷上流禁商旅使德宗下書曰豎子桓玄故大司馬不肖之息少懷狡惡長而不悛遂與王恭協同奸謀阻兵內侮三方雲集志在問鼎闚擬神器賴祖宗威靈宰輔神略忠義奮發罪人斯殞玄等猖狂失圖回舟為逝便宜乘會殲除奸源于時同異之論用成廟策遂使王憲屢撓寵授非所猶冀玄當洗濯胸腑小懲大誡而狼心弗革悖慢愈甚割據江湘擅威荊郢矯命稱制與奪在手又對侍中王謐放肆醜言欲縱凶毒陵陷上京無君之心形於音翰不臣之迹日月彌著是可忍也孰不可懷宜明九伐以寧西夏尚書令後將軍元顯可為征討大都督督十八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以劉牢之為前鋒行征西將軍權領江州命司馬尚之入沔水玄聞元顯處分甚駭懼欲保江陵長史卞範之說玄東下玄甚狐疑範之苦勸玄乃留桓偉守江陵率軍東下至夏口乃建牙傳檄曰案揚州刺史元顯凶暴之性自幼加長犯禮毀教發蒙如備居喪無一日之哀衰絰為實征之服娛樂於殷憂之時窮色於罔極之日劫略王國寶妓妾一朝空房此甚惡之始駭愕視聽者矣相王有疾情無怵惕幸災擅命揚州篡授遂乃父子同錄比肩連案既專權重多行險暴恐相王知之杜絕視聽懸舉無閑侍養日至萬機之重委之厮孽國典朝政紛紜淆亂又諷旨尚書使普敬錄公錄公之位非盡敬之所苟自尊貴遂悖朝禮又妖賊陵縱破軍殄民之後己為都督親則刺史於宜降之日輒加崇進弱冠之年古今莫比宰相懸懸己獨解錄推禍委

親歸之有在自古僭逆未有若斯之甚者取妾之僭殆同六禮乃使尚書僕射爲媒人長史爲迎客婁履饗發賓同長秋所謂無君之心觸事而發八日覲佛略人子女至人家宿唐突婦妾慶封迄今甫見易室之飲晉靈以來忽有支解之刑喜怒輕戮人士劃裂治城之暴一睡而斬又以四歲華子與東海之封與興殘暴之後横復若斯之禍妖賊之興實由此暨居喪極味孫秦供其膳在夜恩遊亦孫秦延其駕秦承其勢得行威福雖加誅戮所染既多加之以苦發樂屬枉濫者衆驅逐徙擾死叛殆盡改號元興以爲己瑞莽之符命於斯尤著否極必亨天盈其毒不義不昵勢必崩喪取亂侮亡實在斯會三軍文武憤踊郎路玄亦失荊楚人情而師出不順其兵雖彊慮弗爲用恆有回師之計既過尋陽不見東軍玄意乃定於是遂鼓行而進徑至姑熟又克歷陽劉牢之遣子敬宣詣玄請降玄大喜與敬宣置酒宴集玄至新亭元顯棄船退入國子堂列陳宣陽門前元顯欲挾德宗出戰而軍中相驚言玄已及南桁乃回軍赴宮既至中堂一時崩散元顯奔東府惟張法順一騎隨之玄乃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丞相錄尚書事揚州牧領徐州刺史持節荊江二州公如故假黃鉞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置左右長史從事中郎四人甲仗二百人入殿於是收遣子付廷尉免爲庶人徙于安城郡殺元顯并其子及豫州刺史司馬尚之吏部郎袁遵張法順等又誠庾楷於豫章徙尚之弟丹楊尹恢之輔國將軍允之及國寶王緒諸子于交廣州以劉牢之爲會稽內史將欲解其兵也初敬宣既降隨入東府至是求歸玄獎牢之受命乃遣之敬宣既至牢之知將不免欲襲玄衆皆離散乃於班瀆北走縊於新洲傳首建業敬宣奔於江北玄白德宗大赦改年爲大亨玄讓丞相荊江徐三州及錄尚書事乃改授太尉都督中外揚州牧領平西將軍豫州刺史綠綟綬加袞冕之服劍履之禮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增班劍六十人甲仗二百人入殿玄乃鎮姑熟既而大築府第田遊無度政令屢改播傷肆欲朋黨會習沮亂內外朝政皆諮焉小事則決於左僕射桓謙及丹陽尹卞範之玄大賦三吳富室以賑飢民猶不能濟也東郡既由兵掠因以飢饉死者甚衆三吳戶口減半會稽則十三四臨海永嘉死散殆盡諸舊富室皆衣羅穀懷金玉相守閉門而死玄自封豫章郡公食安成七千五百戶後封桂陽郡公邑二千五百戶本封南郡如故既而矯殺道子玄削奪德宗供奉之具務盡約陋殆至飢寒雖殺逆未至君臣之禮盡矣進位大將軍加前後部羽葆鼓吹奏事不名又表請自率諸軍命諸蕃方兵掃平關洛德宗不許之玄本無資力但好爲大言既不辦行乃云奉詔故止玄既無他處分先作征行服玩并制裝書畫之具或諫曰今日之行必有征無戰輜重自足相運不煩更有制造玄曰書畫服玩宜恆在左右且兵凶戰危脫有意外當使輕而易運衆咸笑之玄所親仗惟桓偉而已先欲徵還以自副貳偉既死玄甚恇懼初玄常以其父王業垂成以己弱年不昌前構常懷恨憤及昌明死便有四方之計既克建業無復居下之心及偉死慮一己單危益欲速成大業卞範之之徒既屢事變且幸其利咸共催促於是殷仲文等並已撰集策命矣德宗加玄相國總百揆封南郡南平宜都天門零陵桂陽營陽衡陽義陽建平十郡爲楚王備九錫之禮揚州牧領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如故遣司徒王謐授相國印綬光祿大夫武陵王司馬遵授楚王璽策德宗先遣百寮固請又云當親幸敦喻十二月德宗禪位於玄大赦所部稱永始元年初欲改年爲建始左丞王納之曰建始者晉趙王倫之號也於是易爲永始復同王莽始貴之年玄入建鄴宮逆風迅激旌旗服章儀飾一皆傾偃是月酷寒此日尤甚多行苛政而時施小惠迎遷神主進于太廟玄遊行無度至此不出殿上施金顙流蘇絳幔頗類轜車王莽仙蓋太廟郊齋皆二日而已又其廟祭不及於祖以玄曾祖已上名位不顯故不列序且以王莽立九廟見譏前史遂以一廟矯之又毁僭晉小廟以崇臺榭其庶母蒸嘗未有定所慢祖忘親時人知其不永是月玄出遊水南飄風飛其儀蓋又欲造大輦使容三十人坐以二百人輿之玄憍逸荒縱不恤時事奏案停積了不省覽或親細事手注直官自用令史制度亂出主司奉答不暇晨夜遊獵文武困乏直侍之官皆繫馬省中休下之吏留供土木之役朝士勞瘁百姓力盡民之思亂十室而八德宗彭城內史劉裕因是斬徐州刺史桓修於京口與沛國劉毅東海何無忌收衆濟江玄加桓謙征討都督召侍官皆入止省中玄移還上

害百僚步從赦揚豫徐兗青冀六州遣頓丘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拒劉裕於江乘裕斬甫之進至羅落橋又梟敷首玄外飾猛內恒怯及聞二將已沒志慮荒窘計無所出日與巫術道士爲厭勝之法乃謂衆曰朕其敗乎黃門郎曹靖對曰神怒民怨臣實懼焉玄曰民怨可然神何爲怒對曰移晉宗廟飄泊無所大楚之祭不及於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諸君子皆以爲堯舜之世臣何敢諫玄使桓謙何澹之屯于東陵門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衆合二萬又遣武衛庾賾之配以精卒利器援助謙等謙等大敗玄擊云赴戰將子姪出南掖門西至石頭先使殷仲文具船於津遂相與南走經日不得食左右進以麤粥咽不能下玄子昇五六歲抱玄胸而撫之玄悲不自勝玄挾德宗發尋陽至江陵西中郎將桓石康納之張幔屋止城南署置百官以卞範之爲尚書僕射殷仲文爲徐州其餘各顯用玄謂諸侍臣曰卿等並升清塗翼從朕躬都下竊位者方應謝罪軍門其見卿等入石頭無異雲霄中人也玄以奔敗之後懼法令不肅遂輕怒妄殺逾甚暴虐殷仲文諫之玄大怒曰漢高魏武幾遇敗但諸將失利耳以天文惡故還都舊楚而羣小愚惑妄生是非方當糾之以猛未宜施之以恩也荊江郡守以玄播越咸遣使通表有匪寧之辭玄悉不受乃更令所在表賀遷都玄在道自作起居注敘其拒劉裕事自謂算略無失諸將違節度以至於敗不暇謀議軍事惟誦述篇傳之劉裕遣其冠軍將軍劉毅發建鄴追之玄軍屢敗玄常裝輕舸於舫側故其兵人莫有鬪志玄乃棄衆而走餘軍以次崩散遂與德宗還江陵初玄留德宗妻子巴陵殷仲文與玄同舟乃說玄求別舫收集散軍遂以德宗妻歸于建鄴玄入江陵城南平太守馮該勸玄更戰玄欲出漢中投梁州刺史桓希夜中處分將發城內已亂禁令不行將親近腹心百許人出城北至城門左右即於闇中斫玄而前後相殺交橫盈路玄僅得至船德宗入南郡府玄既下船猶欲走漢中玄屯騎校尉毛脩之誘以入蜀遂與石康等泝江而上達枚回洲爲益州參軍費恬等迎射之箭如雨下玄中流矢子昇輒拔之益州督護馮遷抽刃而登玄艦玄曰是何人也敢殺天子遷曰我自欲殺天子之賊耳遂斬玄首并石康等斬昇于江陵市傳送玄首梟于朱雀門玄既敗桓謙匿於沮中桓振逃于華容之涌陵聚黨數千人晨襲江陵克之桓謙亦聚衆而出振既至聞玄子昇所在知昇已死欲殺德宗謙苦禁之於是爲玄舉哀諡爲武悼皇帝謙率羣官復立德宗振自爲都督八州鎮軍將軍荊州刺史謙復本職又加江豫二州刺史從德宗益州刺史毛璩殺桓希於漢中桓振寇江陵爲唐興所斬其餘親從或當時擒獲或奔散外境數年之閒並敗滅之

海夷馮跋字文起小名乞直伐本出長樂信都慕容永僭號長子以跋父安爲將永爲垂所滅安東徙昌黎家于長谷跋飲酒至一石不亂母弟素弗次丕次洪皆任俠放逸不修行業跋恭慎勤稼穡既家昌黎遂同夷俗後慕容熙僭號以跋爲殿中左監稍遷衛中郎將後坐事逃亡既而熙政殘虐民不堪命跋乃與從兄萬泥等二十三人結謀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於孫護之室以誅熙乃立夕陽公高雲爲主以跋爲侍中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武邑公事皆決跋兄弟太宗初雲爲左右所殺跋乃自立爲燕王置百官號年太平于時永興元年也跋撫納契丹等諸落頗來附之太宗遣謁者于什門喻之爲跋所留語在什門傳泰常三年和龍城有赤氣蔽日自寅至申跋太史令張穆以爲兵氣言於跋曰大魏威制六合而聘使隔絕自古鄰國未有不通之理違義致忿取敗之道恐大軍卒至必致吞滅宜還魏使奉修職貢跋不從太宗詔征東大將軍長孫道生率衆二萬討之跋嬰城固守不克而還神䴥二年跋有疾其長子永先死立次子翼爲世子攝國事勒兵以備非常跋妻宋氏規立其子受居深忌翼謂之曰主上疾將瘳奈何代父臨國乎翼遂還宋氏矯絕內外遣閹人傳問翼及跋諸子大臣並不得省疾惟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衞跋疾甚福慮宋氏將成其計乃言於跋弟文通勒兵而入跋驚怖而死文通襲位翼勒兵出戰不利遂死跋有男百餘人悉爲文通所殺

文通跋之少弟也本名犯顯祖廟諱高雲僭號以爲征東大將軍領中領軍封汲郡公跋立爲尚書左僕射改封中山仍爲領軍內掌禁衞外總朝政歷位司徒及自立乃與劉義隆交通延和元年世祖親討之文通嬰城固守文通營丘

遼東成周樂浪帶方玄菟六郡皆降世祖徙其三萬餘戶于幽州文通尙書郭淵勸其歸誠進女乞爲附庸保守宗廟文通曰負釁在前忿形已露降附取死不如守志更圖所適也先是文通廢其元妻王氏黜世子崇令鎭肥如以後妻慕容氏子王仁爲世子崇母弟廣平公朗樂陵公邈相謂曰大運有在家國已亡又慕容之譖禍將至矣於是遂出奔遼西勸崇來降崇納之會世祖使給事中王德賜示成敗崇遂遣邈入朝世祖遣兼鴻臚李繼持節拜崇假節侍中都督幽平二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幽平二州牧封遼西王錄其國尙書事食遼西十郡承制假授文官尙書刺史武官征虜已下文通遣其將封羽率衆圍崇世祖詔永昌王健督諸軍救之封羽又以凡城降徙其三千餘家而還文通遣其尙書高顒請罪乞以季女充掖庭世祖許之徵其子王仁入朝文通不遣其散騎常侍劉訓言於文通曰雖結婚和通而未遣侍子魏若大舉將有危亡之慮夫以重山之隘劉禪銜璧長江之難孫皓歸命況魏彊於晉氏燕弱于吳蜀願時遣世子以恭大國之命然後收離集散厚布恩澤分賑倉廩以濟民乏勸督農桑以邀秋稔庶大業危而更安社稷可以永保文通大怒殺之世祖又詔樂平王丕等討之日就蹙削上下危懼文通太常陽岷復勸文通請罪乞降速令王仁入侍文通曰吾未忍爲此若事不幸且欲東次高麗以圖後舉岷曰魏以天下之衆擊一隅之地以臣愚見勢必土崩且高麗夷狄難以信期始雖相親終恐爲變若不早裁悔無及也文通不聽乃密求迎於高麗太延二年高麗遣將葛盧等率衆迎之入和龍城脫其敝褐取文通精仗以賦其衆文通乃擁其城內士女入于高麗先是其國有狼夜繞城羣嘷如是終歲又有鼠集於城西闐滿數里西行至水則在前者銜馬矢迭相齧尾而渡宿軍地然一旬而滅厲地生蛆月餘乃止和龍城生白毛長一尺二寸文通至遼東高麗遣使勞之曰龍城王馮君爰適野次士馬勞乎文通慚怒稱制答讓之高麗乃處之於平郭尋徙北豐文通素侮高麗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乃奪其侍人質任王仁文通忿怨之謀將南奔世祖又徵文通於高麗高麗乃殺之於北豐子孫同時死者十餘人文通子朗邈朗子熙在外戚傳

島夷劉裕字德輿晉陵丹徒人也其先不知所出自云本彭城彭城人或云本姓項改爲劉氏然亦莫可尋也故其與叢亭安上諸劉了無宗次裕家本寒微住在京口恆以賣履爲業意氣楚剌僅識文字樗蒱傾產爲時賤薄嘗負驃騎諮議刁逵社錢三萬經時不還逵以其無行錄而徵責驃騎長史王謐以錢代還事方得了落魄不修廉隅天興二年僭晉司馬德宗遣其輔國將軍劉牢之東討孫恩裕應募始爲牢之參軍恩北寇海鹽裕追勝之以功稍遷建武將軍下邳太守劉牢之討桓玄裕參其軍事牢之降裕爲玄從兄桓脩中兵參軍孫恩死餘衆推恩妹夫盧循爲主玄遣裕征之裕破循于東陽永嘉循浮海奔逸加裕彭城內史及桓玄廢德宗而自立裕與弟道規劉毅何無忌潛謀舉兵桓脩弟思祖鎭廣陵道規劉毅先爲之佐天賜初裕與何無忌等旦候城門開率衆斬玄徐州刺史桓脩於京口其日劉毅道規等亦斬思祖因收衆濟江河內太守辛扈興恆農太守王元德振威將軍童厚之亦與裕剋是日取玄毅兄邁時在建業毅遣周安穆之邁懼而告玄玄遣頓丘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拒裕率衆宿于竹里遇甫之於江乘裕執長刀直入其陳斬甫之進至羅落橋又斬敷首玄使桓謙屯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裕又破之玄大懼乃擕子姪浮江南走裕入鎭石頭以德宗司徒王謐爲錄尙書領揚州刺史立留臺總百官裕爲使持節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幷八州鎭軍將軍徐州刺史令道規等率衆追玄裕因是相署名位遣尙書王嘏等迎德宗害桓溫神主于宣陽門外尋殺尙書左僕射王愉及其子綏納等裕以司馬遵爲大將軍承制入居東宮公卿以下莫不畢拜乃大赦惟玄等不在例是夜司徒王謐逃走劉毅以其手解德宗璽綬宜誅之裕以其償錢之惠固請免之乃遣丹陽尹孟昶迎焉無忌道規至于桑落洲破桓玄諸將進據尋陽加裕都督江州劉毅復敗桓玄於崢嶸洲玄乃棄衆單舸奔走挾德宗奔于江陵裕領青州刺史甲仗百人入殿毅等平巴陵德宗復位於江陵改年曰義熙及還建業裕進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飾讓不受加錄尙書事又詐不受乃出鎭丹徒改授都督十六州餘如故又領兗州乃解青州盧循破廣州裕仍以循爲廣州刺史其黨項

邪人徐道覆爲始興相。裕又都督交廣二州，又封裕豫章郡公，邑萬戶，絹三萬匹，加侍中，進號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又進裕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居於東府。裕遣劉敬宣伐蜀，爲譙道福所敗，乃免敬宣官。裕自降爲中軍將軍，開府如故。永興初，慕容超大掠淮北，執德宗陽平太守劉千載、濟南太守趙元，驅掠千餘家而歸。裕乃伐超，遂屠廣固，執超，斬其王公以下三千人，納口萬餘，馬二千匹，夷其城隍，送超于建業斬之。裕是行也，徐道覆勸盧循令乘虛而出，循從之。於是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皆奔走。江州刺史何無忌率軍至豫章，戰歿。于時羣議欲令德宗北從渡江，循遂寇湘中，破劉道規於長沙，敗劉毅於桑落洲，席卷而下。裕將孟昶、諸葛長民勸裕擁德宗過江，裕不從。昶謂事必不濟，乃自殺。裕發居人治石頭城。道覆等至，卽欲於新亭白石焚舟而上，盧循曰：大軍未至，孟昶便逆自殺，以此而推，建業尋應有變。但按甲守之，不憂不濟也。乃屯軍於蔡洲。循乃率衆數萬上南岸，至于丹陽郡，遂遣焚京口、金城、姑孰，寇掠塗中及江寧、蕪湖。循以阮賜爲豫州刺史，裕中軍參軍尙靖、宣城內史毛修之破賜於姑孰，獲其輜重。賜乃退。又加裕太尉、中書監、黃鉞，裕受黃鉞。盧循既不戰，乃告道覆曰：師老矣，可還據尋陽，幷力取荊州，徐以三分有二之勢，與下流爭衡，猶可以濟也。乃自蔡洲南退。裕遣輔國將軍王仲德等追之。裕又遣建威將軍孫季高率衆自海道襲番禺。裕自以舟師南伐。季高乘海兼行，奄至番禺，循不以海道爲防。既至，而覺衆乃大驚。季高悉力而上，四面攻之，仍屠其城。盧循父嘏及長史孫建之並以輕舟奔始興。循與道覆率衆而下，裕衆軍擊之，循等還尋陽。循欲遁於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裕諸軍乘勝而擊之。循單舸徑還廣州，道覆還始興。裕還爲大將軍、揚州牧，班劍二十人，本官如故。徐道覆至始興，猶據山澗。劉蕃等攻之，道覆先燒妻子，然後自殺。盧循至番禺，收衆攻季高。劉蕃遣沈田子討之，循奔走，餘衆從橫道襲合浦，克之，進攻交阯。交州刺史杜慧度屢戰克捷，循投水而死。裕自爲太尉、中書監。裕殺尚書左僕射謝混、兗州刺史劉蕃。裕既擅重，便懷異志，以荊州刺史劉毅頗有勇略，又據上流之所，心甚惡之，遂自討毅，遣參軍王鎮惡等襲江陵。鎮惡至豫章口，焚毅舟艦，毅兵逆戰，不能抗。

鎮惡馳入外城。于時毅病，乃阻內城，鎮惡焚諸門攻之，其徒乃潰。毅自北門出走，縊于道側，斬屍於市，誅其子姪。裕至江陵，誅南蠻校尉郗僧施、衛軍諮議謝邵等。裕本寒微，不參士伍，及擅時政，便肆意殺戮，以威懼下。初以刁逵縛之之怨，誅其兄弟。又以王愉、謝混、郗僧施之徒並皆時望，遂悉害之。分荊州爲湘州。裕自總督，裕還於東府，召諸葛長民屏人閑語，密令壯士丁旿等出自幔後，於座拉之。長民墜地，死於牀側，亦以才雄見忌也。荊州刺史司馬休之頗得衆心，裕內懷忌憚。神䴥二年，率衆討之，遣龍驤將軍蒯恩等爲前軍。裕進領荊州刺史，加黃鉞。雍州刺史魯宗之率其子軌會休之于江陵。軌等軍敗，乃與休之俱奔襄陽。裕自領南蠻校尉。休之等奔姚興。裕爲太傅、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餘如故。裕又領平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增督南秦州，尋督中外諸軍事。裕志傾僭晉，若不外立功名，恐人望不許，乃西伐姚泓，自領征西將軍、司豫二州刺史，尋領北雍州刺史，加前後部羽葆鼓吹，增班劍爲四十人，子義符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給鼓吹一部。左僕射劉穆之爲左僕射，領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穆之謂龍驤將軍王鎮惡曰：公今委卿以關中，卿其勉之。鎮惡曰：吾今不克咸陽，誓不濟江。而公九錫不至者，亦卿之責矣。裕率衆軍至彭城，加鎮北將軍、徐州刺史。遣中兵參軍沈林子自汴入河，冠軍檀道濟與王鎮惡步出淮肥。裕將王仲德汎舟入河。德宗封裕十郡，爲宋公，加相國九錫，僭擬魏晉故事。王鎮惡進至宜陽，獨取潼關。沈林子自襄邑屯于陝城。姚泓諸將不能抗。始裕入河，西上，太宗遣將軍娥清、長孫嵩等屯於河畔。裕遣朱超石、劉榮祖等渡河，長孫道生破之，擒斬其將楊豐等。裕遣將軍王仲德、趙倫之率沈田子等入武關，屯軍青泥。沈林子由秦嶺會田子於堯柳城。姚泓率衆數萬，不戰而還。裕至關頭，鎮惡至渭橋，破泓軍於橫門。裕至長安，執姚泓以歸，斬于建業市。裕以其子義真爲雍州刺史，鎮咸陽。進裕爲宋王，增十郡，置百官，一擬舊制。裕還彭城，赫連屈丐掠渭陽。義真遣沈田子率軍討之，田子退軍壓上。鎮惡往就田子議之，田子斬鎮惡於幕下，又殺其兄弟羣從七人。田子馳還，云鎮惡有異志。義真長史王脩執而斬

之義真與左右多爲不法王脩每裁割之左右咸怨白義真曰王脩以關中阻險兵食又足欲謀反叛宜早圖之義真遂遣左右殺脩裕聞之以朱齡石爲雍州刺史義真發自長安將走江東諸將競收財貨次於灞上赫連昌率衆追之既至青泥義真大敗蒯恩與安西司馬毛脩之並被擒獲參軍段横名犯高祖廟諱單馬負義真走歸朱齡石亦棄長安奔就龍驤將軍王敬先于曹公故壘既而城陷被執見殺德宗死裕立德宗弟德文裕又自增十郡裕遣司馬傅亮赴建業令德文禪其位遂自號爲宋改年爲永初時泰常五年也裕旣僭立頻請和通太宗許之六年裕遣其中軍將軍沈範索季孫等朝貢七年五月裕死子義符僭立太宗以其禮敬不足遣山陽公奚斤等率步騎二萬於滑臺渡河南討義符司州刺史毛德祖遣司馬翟廣領步騎三千來拒司空奚斤以千餘騎御陳留太守嚴稜率衆降仍攻滑臺其東郡太守王景度奔走斬其司馬陽瓚德祖又遣其將竇應明攻輜重于石濟奚斤於土樓大破廣等乘勝徑至虎牢義符遣其將杜垣等與徐州刺史王仲德次湖陸太宗詔安平公叔孫建等軍於泗瀆口義符兗州刺史徐琰委尹卯城奔退於是泰山諸郡悉棄戍而走太宗詔耆楷于公孫表等復攻虎牢義符遣將檀道濟率師赴救八年義符改年爲景平奚斤進攻金墉義符河南太守王涓之出奔太宗南巡至鄴奚斤自金墉還圍虎牢太宗又詔安平公叔孫建等東擊青州其刺史竺夔守東陽城濟南太守垣苗自梁鄒奔夔奚斤分軍攻潁川太守李元德奔還項城斤又遣騎破高平郡所統五縣略居人二千餘家叔孫建以時暑班師檀道濟王仲德向青州遂不敢進太宗至虎牢因幸洛陽乃北渡河斤克虎牢擒德祖及其滎陽太守翟廣廣武將軍竇霸等義符豫州刺史劉粹屯項城不敢進斤遣步騎至許昌潁川太守索元德奔項城遂圍汝陽太守王公度突圍而出仍破邵陵掠萬餘口而還始光初義符司空徐羨之尚書令傅亮領軍謝晦等專其朝政收其廬陵王義真徙于新安郡殺之義符昏暴失德羨之等勒兵入殿時義符在華林舟中兵士競進殺其侍者扶義符出東閤廢爲營陽王遂徙于吳郡於金昌亭殺之

亮等立義符弟荊州刺史義隆號年元嘉遣使趙道生朝貢二年徐羨之傅亮等歸政於義隆不許三年義隆信其侍中王華之言誅羨之傅亮遣其將檀道濟等討荊州刺史謝晦晦率衆東下謀廢義隆以討王華爲辭破義隆將到彥之及聞道濟將至晦衆散晦走江陵乃擒其弟遁等北走至安陸延頭爲戍主光順之所執斬于建業八月義隆使其殿中將軍吉恆朝貢神䴥二年又遣殿中將軍孫横之朝貢三年又遣殿中將軍田奇朝貢尋遣其右將軍到彥之安北將軍王仲德兗州刺史竺靈秀舟師入河驍騎將軍段横寇虎牢又遣其豫州刺史劉德武後將軍長沙王義欣至彭城爲後繼到彥之寇碻磝分軍向虎牢及洛陽世祖詔河南諸軍收衆北渡以驕之尋詔冠軍將軍安頡等率衆自盟津渡攻金墉義隆建武將軍杜驥出奔遂乘勝進攻虎牢陷之斬其司州刺史尹沖叔孫建大破竺靈秀追至湖陸四年頡攻滑臺彥之與王仲德等焚舟棄甲走歸彭城義隆又遣檀道濟救滑臺叔孫建長孫道生擊之道濟至高梁山頡等攻剋滑臺擒其司徒從事中郎朱脩之等道濟走奔歷城夜乃遁還義隆青州刺史蕭思話亦棄鎮奔于平昌其東陽積聚爲百姓所焚延和元年五月義隆又遣趙道生朝貢二年二月詔兼散騎常侍宋宣使於義隆且爲皇太子結親九月義隆遣趙道生貢馴象一太延二年三月義隆遣使會元紹朝貢義隆忌其司空檀道濟遂誅之道濟臨死脫幘投地曰乃復壞汝萬里長城三年三月義隆遣其散騎常侍劉熙伯朝貢且論納幣六月義隆女死不果爲婚五年十一月義隆遣黃延年獻馴象真君初義隆徙其弟大將軍義康於豫章二年其龍驤參軍巴東扶令育詣義隆理義康義隆大怒收育殺之四月義隆遣使黃延年朝貢十二月義隆又遣黃延年朝貢是歲義隆梁州刺史劉真道將裴方明攻擊楊難當難當捨仇池將妻子來奔三年世祖詔琅邪王司馬楚之等討之西安將軍古弼平西將軍元齊等邀義隆秦州刺史胡崇之於濁水破擒之餘衆奔漢中義隆立難當兄子文德爲秦州刺史武都王戍茄蘆騶等討平之義隆遂殺真道方明五年義隆復遣使朝貢六年其員外散騎侍郎孔熙先以才學而不見用太子詹事范曄以家門淫汙爲世所薄與熙先及外

生禽誅謀殺義隆立其弟前大將軍義康丹陽尹徐湛之告之乃誅曄等徙義康於安成郡御史監守七年詔諸軍掠瀕陰金鄉等七縣并驅其青冀二州民戶而還北地人蓋吳聚衆反義隆以吳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封北地公規亂雍州詔諸軍討平之義隆好行小計肆動邊民內起山苑羈係樓麗役使百姓江南苦之九年正月義隆遣使獻孔雀十一年二月世祖欲獵於雲夢發使告義隆勿相猜阻義隆請奉詔世祖南巡義隆邊城閉門拒守世祖怒之乃攻懸瓠分遣使者安慰降民其不服者誅戮之義隆汝南南頓汝陽潁川太守並棄城奔走義隆安北將軍武陵王駿遣參軍劉泰之臧肇之殿中將軍尹懷義程天祚等以千餘騎至汝陽永昌王仁擊破之斬泰之肇之執天祚等義隆又遣寧朔將軍王玄謨率其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鎮軍諮議參軍申坦等入河青冀二州刺史蕭斌及駿水陸並進太子左衛率臧質統驍騎將軍王方回安蠻司馬劉康祖右軍參軍梁坦進許洛右將軍豫州刺史南平王鑠太尉江夏王義恭爲諸軍節度梁南秦二州刺史劉秀之統輔國將軍楊文德宣威將軍劉洪宗向汧隴護軍將軍蕭思話部龍驤將軍杜坦竟陵太守劉德願向武關義隆令王公妃主及其朝士牧守下逮富人通出私財以助軍費士庶怨之南兗及青冀兗豫三吳箭發以配戎行揚南徐兗江州富民並四分之一建威司馬申元吉趣泗瀆蕭斌至碻磝王玄謨遣軍主王寶惠攻滑臺右軍蕭鑠遣中兵參軍梁坦等進軍小索世祖詔諸軍援滑臺大敗王寶惠等王玄謨走還碻磝蕭斌遣申坦與梁坦垣護之據兩當城斌退還歷下及車駕渡河梁坦退走棄甲山積車駕發滑臺過碻磝義隆又遣雍州刺史竟陵王誕率其將薛安都柳元景等入盧氏進攻弘農詔洛州刺史張提率衆度崤蒲城鎮將何難於風陵堆濟河秦州刺史杜道生至閿鄉元景退走十一月車駕從東安山出下邳義隆鄒山戍主魯陽平二郡太守崔邪利降楚王建南康侯杜道儁進軍清西至留城義隆鎮軍劉駿參軍馬文恭至蕭城軍主嵇玄敬至留城並爲覘候見官軍俱時退走永昌王仁攻懸瓠拔之獲義隆守將趙淮過定項城破尉武戍執其戍主進攻壽陽屯兵於孫叔敖冢掠馬頭鍾離二郡義隆遣左軍將軍劉康祖赴壽陽與仁相遇仁大破之盡坑其衆斬康祖傳首示壽春獲其將胡盛之王羅漢等以所斬首使軍士曳之遶城三面積之城西高與城齊劉鑠乃焚四郭廬舍嬰城固守車駕至盱眙淮泗義隆遣輔國將軍臧質率師至盱眙頓軍城北六軍於上流濟淮質遣司馬胡崇之等率所領於山上立營建威將軍毛熙祚據城前大浦詔攻二軍斬崇之熙祚等及佗首數千級衆悉赴水死淮南之民皆詣軍降高梁王那出山陽永昌王仁於壽陽出橫江凡所經過莫不風靡車駕登於瓜步伐葦結筏示欲渡江義隆大懼欲走吳會建業士女咸荷擔而立義隆遣黃延年朝於行宮獻百牢貢其方物并請和求進女於皇孫世祖以師婚非禮許和而不許婚初義隆欲遣軍侵境其臣江湛徐湛之贊成其事而義隆太子劭與蕭思話沈慶之諫義隆曰昔檀道濟到彥之無利而反今將帥士衆不及於前不可輕動兵甲時湛等在坐義隆使與慶之謀議慶之曰治國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義隆大笑遂不納慶之言至是登石頭城樓而望甚有憂色歎曰若檀道濟在豈應至此劭乃委罪於江徐義隆曰此自吾意不關二人也正平元年正月世祖饗會於瓜步既許和好詔班師其江北之民歸降者數十萬計凡克南兗豫徐兗青冀六州其軍鋒殺掠不可勝算時義隆江北蕭條境內擾擾義隆慮義康爲亂遣使殺之葬以侯禮義隆慚恚歸罪於下降義恭爲儀同三司蕭斌王玄謨並免所居職十月義隆遣其將軍孫蓋等朝貢興安九年義隆遣撫軍將軍蕭思話率其將張永等攻碻磝詔諸軍擊破之永等退走思話遣建武將軍垣護之至梁山逆軍尚書韓茂率騎逆擊之思話退還歷濟義隆又遣雍州刺史臧質向崤陝梁州刺史劉秀之輔國將軍楊文德出子午豫州刺史長孫蘭遣騎破之秀之等僅以身免臧質柳元景薛安都等至關城並相繼敗走是年義隆太子劭及始興王休明令女巫嚴道育呪詛義隆事發義隆憤愧自失廢於致事乃議黜劭殺休明慶召尚書僕射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侍中王僧綽等謀議僧綽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惟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義隆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不可

不殷勤三思義康始死人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又云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易於裁弟難於廢子義隆默然休明母潘有寵於義隆義隆以廢立之謀告之潘請赦劭許遂告休明休明馳報劭劭知己當廢遂夜召左右隊主陳叔兒詹齋帥張超之任建之等總二千餘人被甲自衛又召左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王正見又呼左軍長史蕭斌劭曰朝廷信讒當見罪廢內省無過不能受枉明當入殿卿等必不得異乃遍拜告哀衆皆驚不得答袁淑良久曰自古無此願顧加善思劭怒變色於是左右咸云伏聽令旨明晨斬淑劭守萬春門乃告門者曰我受敕入有所收可助我督後隊令速劭又詐義隆敕云魯秀謀反汝明可守關將兵入討也故士卒信之超之等率十餘人走入雲龍門拔刃徑登含章殿義隆夜與徐湛之屏人閑語時猶未訖門戶並無侍衞義隆迫急以几自障兵刃交下五指俱落超之斬義隆徐湛之爲亂兵所害劭分遣捧江湛之斬之休明時在西州來屯中堂劭又使兵殺休明母是日劭登殿受璽綬下書曰徐湛之江湛殺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號惋崩咽心肝破裂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卜世靈祚永事無窮思與億兆更始可大赦天下改元嘉三十年爲太初元年劭弟駿時爲江州刺史先以西陽蠻反義隆令東宮步兵校尉沈慶之襄陽太守柳元景司空中兵參軍宗慤並討之駿出次五洲斬劭使於軍門司徒義宣雍州刺史臧質司州刺史魯爽同舉兵駿以沈慶之柳元景宗慤爲前軍駿諮議參軍顏竣專主軍謀劭葬義隆託疾不出臧質子敦逃走劭乃悉聚諸王及大臣徙入城內移南岸百姓渡淮貴賤皆被驅逼建業淆亂駿等發尋陽檄至劭乃殺駿數子於侍中省義宣諸男於大倉屋以兵守之使其將魯秀王羅漢等爲水陸之備休明及蕭斌爲之謀主焚除淮中船舫駿至南州頓溧洲令柳元景等擊劭劭衆崩潰奔走還宮義恭單馬奔駿勸即位劭大怒遣休明就西省殺義恭子南豐王朗等十二人

駿乃僭即大位于新亭於是擒劭休明並梟首大桁暴屍於市經日壞爛投之水中男女妃妾一皆從戮時人爲之語曰遥望建康城小江逆流縈前見子殺父後見弟殺兄興光元年駿改年曰孝建其中軍府錄事參軍周殷啟駿曰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異計十家而七庶人父子殊產八家而五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飢寒不相恤又疾讒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易其風俗駿如此駿不能革臧質遣使說荆州刺史南郡王義宣曰有大才負大功挾震主威自古豈有全者宜在人前早有處分義宣使要豫州刺史魯爽兖州刺史徐遺寶司州刺史魯秀等剋秋起兵爽時昏醉即日便戴黄摽稱建平元年板義宣爲天子遣信至建業迎弟瑜由是駿知爽反惶懼欲遣迎義宣其竟陵王誕執議不許乃遣左衛將軍王玄謨率衆討爽領軍將軍柳元景鎭軍將軍沈慶之討義宣臧質下戍大雷馳報義宣抗表以誅元景爲名遣軍就質使爽與質會于江上玄謨屯兵梁山義宣率衆至尋陽與質俱下雍州刺史朱修之不從義宣臧質進計曰今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絶萬人守梁山玄謨必不敢動下官浮舟外江直向石頭此上策也義宣將從之其諮議劉諶之曰質不求前驅凶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山事克然後長驅萬安之計也義宣乃止義宣遣劉諶之就質步攻東壘義宣進自蕪湖赴梁山屯兵西岸玄謨拒質駿將軍護之薛安都又摧破之義宣衆潰因風放火焚其舟艦義宣閉船大泣因而迸逸走至江陵荆州司馬竺超民具儀服迎之左右相率潰叛超民送付刺姦朱修之於獄殺之太安二年駿改年爲大明駿於新亭造中興佛寺設齋忽有一僧形貌有異衆皆愕然問其名答云名惠明從天安寺來言竟倏然而滅乃改爲天安寺至天安初而彭城歸國四年駿遣其將殷孝祖寇濟州高宗遣清水公封敕文等擊走之又詔征西將軍皮豹子擊孝祖於清東五年豹子還遂掠地至高平大獲而還駿以其南兖州刺史竟陵王誕得士庶之心內畏忌之誕不自安乃治城多聚糧仗駿大怒貶誕爵爲侯遣兖州刺史垣閬給事中戴明寶討之誕遣衆出戰斬垣閬誕表駿曰往年元凶禍逆陛下入討臣背凶赴順可謂常節及丞相構難臧魯協從朝野恍忽咸懷憂懼陛下欲建百官羽儀星馳推奉臣前後固執末方賜從社稷獲全是誰之力陛下接遇殷勤屢加榮寵驃騎揚州旬月移授恩秩頻煩復賜徐兖仰屈皇輿遠相餞送臣一遇之感此何以忘庶希偕老永相娛慰豈謂陛下信用讒言遂令小人來相掩襲不任枉酷即加

誅損當鼠食生仰違詔敕今親勒部曲鎮扞徐兗昔綠何禍同生皇家今有何
罪便成胡越陵鋒嘗戈萬歿豈顧定蕩之期冀在旦夕右軍宜簡愛及武昌皆
以無罪並遇枉酷臣有何過復致於此陛下宮闈之醜豈可一二臨紙悲塞不
止所言駿以沈慶之前軍討之親勞軍人賜以金帛慶之軍敗退傷者十四五
駿大怒將自往久乃拔之斬誕傳首誕母殷妻徐並自殺城內誅者數千人或
先鞭殺而行戮並移首於石頭南岸以爲京觀至於風晨雨夜輒聞哀號之響
駿淫亂無度蒸其母路氏穢汙之聲布於歐越東揚州刺史顏竣恃舊每獻弄
之駿慚怒殺竣和平元年七月駿使其散騎常侍明僧暠朝貢二年三月又使
其散騎常侍尹顯朝貢駿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謀將除駿參軍尹玄慶斬休
茂是歲凡諸郡士族婚宦點雜者悉黜爲將吏而人情驚怨並不服役逃竄山
湖聚爲寇盜侍中沈懷文苦諫不納三年三月駿使其散騎常侍嚴靈護朝貢
以沈懷文數直諫付廷尉殺之駿寵姬殷死贈貴妃謚曰宣及葬龍山給轀輬
九旒黃屋左纛羽葆鼓吹班劍虎賁龍輴之飾功妙萬端山池雲鳳之屬皆鏤
以衆寶繡帷珠帶重鈴疊毦儀服之盛古今尠有駿自殷死常懷悲惻神情罔
罔廢棄政事或親至殷靈牀酌奠酒飲之旣而慟哭流連不能自反其耽惜若
此四年獵于烏江之㮄口又遊湖縣之滿山並與母同行宣淫肆意五年三吳
大飢人食草木皮葉親屬互相販鬻劫掠蜂起死者不可勝數是年駿死
子子業立性尤凶悖其母疾篤遣呼子業子業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其母怒
語侍者曰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如馨兒六年改爲永光以奄人華願兒爲散
騎常侍遊止必同越騎校尉戴法興屢相裁割願兒深以爲嫌或謂法興爲真
天子子業爲贗天子願兒具以聞子業乃殺法興驃騎將軍柳元景尚書左僕
射顏師伯欲廢子業立太宰義恭以告沈慶之慶之告子業子業出兵誅義恭
逵剝肢體抽裂心藏挑其眼睛投之蜜中謂之鬼目粽又殺柳元景顏師伯
并諸子及弟姪乃改年爲景和子業除去喪禮服錦繡之衣以石頭城爲長樂
宮東城爲未央宮北邸爲建章宮南宅爲長楊宮子業自以昔在東宮不爲駿
所愛及即位常欲毀其墓乃遣發駿所寵殷氏冢殷死駿爲之造新安寺於是

壞之復欲誅諸遠近尼僧遣使殺其新安王子鸞臨死歎曰惟願後身不復生
天王家義恭旣誅徐州刺史義陽王昶大懼遣典籤蘧法生啓求還建業子業
謂法生曰義陽謀反我正欲誅之法生懼禍走還彭城子業遣沈慶之率師伐
昶法生至彭城昶便繕甲諸郡不從昶知事不捷遂來奔子業淫其姑稱爲謝
氏爲貴嬪夫人加以殊禮虎賁劍戟出警入蹕鸞輅龍旂在貴妃之上即義隆
第十女其新蔡長公主也子業矯云主喪空設喪事而實納之時其姊山陰主
大見愛狎淫恣過度謂子業曰妾與陛下男女雖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宮百
數而妾惟一駙馬事不均平乃可如此子業爲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進爵會
稽郡長公主秩同郡王食湯沐邑二千戶給鼓吹一部加班劍二十人每出遊
與羣臣陪乘吏部褚淵以有風貌子業使淵侍主子業皆令廟別畫其祖父形
像嘗入裕廟指裕像曰此渠大英雄生擒數天子次入義隆廟指義隆像曰此
渠亦不惡但暮年中不免兒斫去頭次入其父駿廟指駿像曰此渠大好色不
擇尊卑顧謂左右曰渠大齇鼻如何不齇之即令畫工齇駿像鼻其父子淫悖
書契所無也子業又殺沈慶之撫軍諮議參軍何邁即其新蔡主壻其湘東王
彧及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常被猜忌並欲誅之休仁每以調謔悅之故得
推遷不死彧休祐形體肥大遂以籠盛稱之彧尤肥號曰豬王廷尉劉曚妾懷
孕子業迎入宮冀其生男立爲太子及其生子遂爲大赦子業召其南平王鑠
妃江氏偶諸左右江不從子業曰若不從當殺汝三子江猶不從乃鞭一百殺
其子敬猷等巫覡云湘州有天子氣子業將南行以厭之未行前欲悉誅諸叔
時彧被拘祕書省與子業左右阮佃夫等謀廢子業子業出華林園共巫竹林
堂前射鬼佃夫時爲內監乃以告外監典事朱幼主衣壽寂之細鎧主姜產之
等寂之抽刃而前產之繼進子業引弓射寂之不中寂之乃斬其首
彧旣誅子業憂遽不知所爲休仁推立彧彧時失履徒跣登西堂備天子儀服
呼諸大臣入見事無巨細稱令施行彧以豫章王子尚及山陰主爲子業所狎
殺之十二月僭即帝位改年爲泰始先是子業敕其弟子勛曰聞汝與何邁謀
共廢我汝自量體氣何如孝武尋當遣使送藥與汝子勛長史鄧琬與鎮事參

軍陶亮等起兵遣其黨俞伯奇出頓大雷巴東太守孫仲之至于平石與陶亮並統前軍始彧未知子勛起兵加子勛車騎將軍儀同三司符至尋陽鄧琬乃投於地攘袂而起曰殿下當開端門何黃閤之有與陶亮等徵兵馳檄建牙於桑尼時雍州刺史袁顗便勸子勛即位琬乃立宗廟設壇場遣乘輿法服立子勛爲天子即位江州號義嘉元年子勛以袁顗爲尚書左僕射鄧琬爲尚書右僕射左司馬張悅爲領軍將軍吏部尚書州郡並加爵號彧乃遣領軍將軍王玄謨討之復遣其將沈攸之劉靈出據虎檻初彧聞四方反亂憂遽不知所爲休仁請前鋒決勝於是始有防禦之軍攸之軍至江州斬子勛彧慮子勛弟松滋侯子房等年大終不相服休仁遂勸除之因誅駿男子路休之等以陷子房兄弟於是殺駿子安陸王子綏及子房臨海王子瑱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邵陵王子元淮南王子孟臨賀王子產晉熙王子輿及子起子期子悅子頓初駿二十八男其餘先早夭及子業殺子鸞等至是盡殲之矣其骨肉相殘若此之甚彧南新蔡太守常珍奇奉啓請降顯祖詔遣西河公元石京兆侯張窮奇率軍援之皇興元年正月彧遣其散騎常侍貝思散騎侍郎崔小白朝貢初彧遣其鎮軍張永領軍沈攸之以大衆迎其徐州刺史薛安都安都聞永將發乃遣信請降顯祖詔博陵公尉元城陽公孔伯恭率騎二萬救之永等前後奮擊斬首凍溺死者不可勝數又其兗州刺史畢衆敬亦來降衆至是徐兗及淮西諸郡青齊二州相尋歸附彧又遣其中領軍沈攸之太子左衞率劉勔寇彭城兗州刺史申纂守無鹽時薛安都略有廣平順陽義成扶風諸郡沈攸之至下邳與元等戰敗而走初彧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並請歸順詔遣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率衆援之文秀等復叛歸彧白曜進軍圍城二年克歷城擒道固彧遣其員外散騎常侍李豐朝貢彧遣沈文秀弟文靜浮海救青州文靜至東萊之不期城白曜遣軍克之尋復東陽城彧遣其員外散騎常侍于希潤朝貢四年六月彧又遣員外散騎常侍劉航朝貢延興元年彧於巖山射雉休祐從在後與其左右相失彧遣壽寂之率諸壯士追躡休祐蹙令墜馬拉而殺之乃揚聲曰驃騎墮馬死召司徒休仁宿尚書下省鴆而殺之自彧立之後民庶凋敝而宮殿器服多更興造初其即位軍人多被超越或有不與戎勳者名受賞阮佃夫等並被信委凡所談笑言無不行抽進阿黨咸受不次之位故佃夫左右乃有四軍五校羽林給事等官皆市井傭販之人紹附而獲至綱紀不立風政頽斂境內多離民庶嗷然遂廣募義勇置爲部曲於是官品淪穢士人渾亂民衆顒顒咸願來奔矣彧遣其司州刺史垣叔通爲益州刺史叔通極爲聚斂蜀還之貨過數千金知彧好財先送家貲之半彧猶嫌少及叔通至建業遣詣廷尉彧先令獄官留之於訊堂彌旬不得出叔通於是悉送其財然後原遣凡蠻夷不受鞭罰輸財贖罪謂之賧時人謂叔通被賧刺史彧嘗宮內大集而裸婦人觀之以爲忻笑其妻王氏以扇鄣面獨無所言彧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爲笑樂何獨不視王曰爲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裸婦人形體以此爲樂外舍之爲忻適與此不同彧大怒遣王起去彧末年好事鬼神多所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及疑似之言應回避者數百千品有犯必加罪戮改騧馬字爲馬邊瓜以騧似禍字故也嘗以南苑借張永言且給三百年期訖更申其事皆如此又以宣陽門之名不善甚諱之其太后停屍漆牀移出東宮見之怒甚免中庶子官職局以下坐死者數十人內外常慮犯觸人不自保移牀治壁必祭土神文士爲辭祝事如大祭又更忍虐好殺左右失旨忤意往往有刳斬斷截者時遣覘覘淮泗軍旅不息荒弊積久府藏空虛內外百官普斷祿俸而彧奢費過度務爲彫侈每所造制必爲正御三十副御三十次副三十須一物輒造九十枚境內騷然人不堪命彧又以壽寂之有膽決乃殺之又追降休仁休祐爲庶人絕其屬籍諸子徙遠郡休祐母邢妻江付廷尉殺之遣員外散騎侍郎田康員外散騎侍郎祖德朝貢又殺其巴陵王休若改年爲泰豫又遣田康及員外散騎侍郎劉惠秀朝貢彧又殺太子太傅王景文畏其族盛故也彧死

子昱僭立改爲元徽昱遣員外散騎常侍田惠紹員外散騎侍郎劉惠秀朝貢其司空桂陽王休範奔尋陽舉兵右衞將軍蕭道成率衆軍出頓新亭越騎校尉張敬兒斬休範首其左右皆散道成遣送其首途中遇賊遂棄於水中休範

之徒乃詐曰殿下猶在新亭於是士庶奔馳候迎是夜休範將杜墨蠡等又攻新亭東廂休範參軍江珉等破二縣六署竊掠金帛放諸徒隸由是徒衆復盛燒東宮津陽門乃領軍右府昱將陳顯達率所領至杜姥宅破墨蠡軍主全景淵進平白壁宣陽津陽二門斬墨蠡等昱遣其員外散騎常侍明曇徹員外散騎侍郎江山圖朝貢五年又遣員外散騎常侍李祖員外散騎侍郎烏長耀朝貢承明初昱建平王景素據京口叛昱遣蕭道成前軍將軍周盤龍殿中將軍張倪奴討之攻陷京口斬景素太和初昱以其母數諫責之遂使太醫煮藥欲鴆之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豈復得出入狡獪昱曰汝語大有理乃止初昱母陳氏本李道兒妾或納之生昱故世中皆呼昱爲李氏子昱每自稱李將軍或自名爲李統昱直閤將軍申伯宗步兵校尉朱幼司徒左長史沈勃等欲廢昱昱親率羽林兵掩之乃躬運矛鋋手殺勃等闔門嬰稚莫不斷截昱狂走逸避不捨晝夜腹心所寄數十許人並執兵刄爲人之牙爪路行逢人便加斫刺或入人家劫略財賄往來倏忽狀若鬼魅建業惶振並重關自守又提拍鍼鑿錐鋸之屬常以自隨或有忤意輒加酷暴挺陰刺心剖腹之誅日有十數常見臥屍流血然後爲樂無所誅害則憂思草草於耀靈殿上養驢數十頭造露車以銀爲校具或乘以出入著小袴衫帶挾刀劍與營署女子通好自齎私服贈之常入壚肆飲酒輒與左右歌唱略民雞犬躬自屠割內外畏惡人不自保昱往新安寺夕乃還殿寢於氍毹昱左右楊玉夫楊萬年等見其醉眠乃於幄斬之左右陳奉伯稱敕開承明門出送首於直閤王敬則夜送昱首與中領軍蕭道成道成率左右數十人稱昱行還開承明門入殿云其皇太后令廢昱爲蒼梧王。

立昱弟揚州刺史安成王準初或晚年痿疾不能內御諸弟姬人有懷孕者輒取以入宮及生男皆殺其母而與其宮人所愛者養之準即桂陽王休範子也荊州刺史沈攸之興兵討道成準改年爲昇明遣其員外散騎常侍李祖員外散騎侍郎陶貞寶赴國訃并貢方物準司徒袁粲丹陽尹劉秉中領軍劉韞前湘州刺史王蘊等以道成專恣潛謀圖之共推粲爲主要引沈攸之以爲外援丹陽丞王遜告道成並斬之準遣員外散騎常侍何佩員外散騎侍郎孔邃朝貢三年正月準遣其員外散騎常侍殷靈誕員外散騎侍郎苟昭先朝貢準尋禪位於道成居于東邸道成僭立封準汝陰郡王尋死於丹陽。

史臣曰桓玄侏張竊劉乃厥孽窮凶極迷爲天下笑其夷楚之常性乎。

魏書卷九十七

魏書卷九十七考證

桓玄傳平越中郎將○平監本訛作一今改正

劉裕傳戍茄蘆○茄蘆綱目作葭蘆

魏書卷九十七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八十六

島夷蕭道成　島夷蕭衍

島夷蕭道成字紹伯晉陵武進楚也僭晉時以武進之東城為蘭陵郡縣遂為蘭陵人父承之常隨宗人蕭思話征伐久乃得為其横野司馬以軍功仕劉義隆位至右軍將軍道成少好武事初從散冗每充征役前後為討蠻小帥以堪勤劇見知思話之鎮襄陽啓之自隨任以統戍稍遷左軍中兵參軍每在疆埸擾動邊民曾至談堤大敗而走劉駿時閑關備職至建業令駿死子業以為後軍將軍直閤子業死劉彧除右軍將軍時子業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等並舉兵彧加道成輔國將軍東討平定諸縣晉陵太守袁摽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皆棄郡奔走時徐州刺史薛安都遣從子索兒率銳衆渡淮徼道成拒焉以功封西陽縣開國侯食邑六百戶子勛遣臨川內史張淹自東嶠入規欲擾動三吳劉彧遣道成率三千人統軍主沈思仁拒淹淹便奔走張永沈攸之大敗於彭城劉彧以道成為冠軍將軍督諸軍事假節戍淮陰彧死子昱以道成為右衛將軍領衛尉加兵五百人與尚書令袁粲護軍褚淵領軍劉勔參掌朝事尋解衛尉加侍中戍石頭城劉休範舉兵以討王道隆等為名治嚴數日便率大衆席卷而下道成等率衆拒戰事平以道成為散騎常侍中領軍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鎮軍將軍南兗州刺史持節侯如故後進爵為公增邑二千戶劉昱凶虐日甚道成與直閤王敬則昱左右楊玉夫同謀殺昱迎弟準立之改年為昇明時太和元年也道成移鎮東城以甲仗五十人入殿進位侍中司空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如故封竟陵郡公五千戶給班劍三十人又進督豫司二州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討道成道成率衆入鎮朝堂司徒袁粲先鎮石頭據城與尚書令劉秉前湘州刺史王蘊謀討道成密信要攸之速下將為內應不克粲與子最俱死秉父子踰城走於額檐湖王蘊走向關埸並見擒攸之至于夏口敗走與第三子中書郞太和單騎南奔華容縣偵自縊死道成又為太尉增封三千戶班劍四十人甲仗百人入殿道成將有大志準侍中王儉請閒勸之道成曰卿盲何我今當依事相啓言辭雖厲而意色甚悅儉諷勸在位乃加道成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郞掾屬各四人使持節侍中太尉驃騎大將軍錄尚書南徐州刺史如故道成詐辭殊禮重申前命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進位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為齊公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遊冠位在諸王上加相國綠綟綬其驃騎大將軍揚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於是建齊臺置百官以東府為齊宮又增封十郡進公為王尋僭大號封其主劉準為汝陰王未幾而死於是高祖詔梁郡王嘉督二將出淮陰隴西公元操三將出廣陵河東公薛虎子三將出壽春以討之元操等攻其馬頭戍剋之道成遣其徐州刺史崔文仲攻陷茬眉戍詔遣尚書游明根討之又遣平南將軍郞大檀三將出朐城將軍白吐頭二將出海西將軍元泰二將出漣口將軍封延三將出角城鎮南將軍賀羅出下蔡道成梁州刺史崔慧景遣長史裴叔保寇武興關城氐帥楊鼠擊破之叔保還南鄭梁郡王嘉破道成將盧紹之玄元度於朐山下蔡戍主棄城遁走又詔昌黎王馮熙為西道都督與征南將軍桓誕出義陽鎮南將軍賀羅自下蔡東出鍾離道成游擊將軍桓康於淮陽破之道成豫州刺史垣崇祖寇下蔡昌黎王馮熙擊破之梁郡王嘉大破道成將俘獲二萬餘口送京師道成遣後軍參軍車僧朗朝貢先是劉準遣使殷靈誕苟昭先未反而道成僭立及僧朗至朝廷處之靈誕之下僧朗與靈誕競前後降人解奉君遂於朝會刃僧朗詔加殯斂送喪令還

道成死

子賾僭立改年為永明賾遣其驍騎將軍劉纘前將軍張謨朝貢八年又遣兼員外散騎常侍司馬憲兼員外散騎侍郎庾留朝獻九年遣輔國將軍劉纘通直郞裴昭明朝貢十年又遣昭明與冠軍參軍司馬迪之朝貢賾初為太子時特奢侈道成每欲廢之賴王敬則和諧賾性貪惏常謂人曰唯崔慧景知我貧賾嘗至其益州刺史劉悛宅晝臥覺悛自捧金澡盤面廣三尺愛姬執金澡灌

受四升以充沃盥因以奉獻賾納之其好利若此賾遊獵無度其殿中將軍邯鄲起上表諫賾殺之十三年遣平南參軍顏幼明冗從僕射劉思效朝貢十四年賾巴東王子響殺長史劉寅司馬席恭穆謀殺賾賾遣丹陽尹蕭順之討殺之十五年二月遣員外散騎常侍裴昭明員外散騎侍郎謝竣朝貢九月又遣司徒參軍蕭琛范縝朝貢十六年復遣琛與司徒參軍范雲朝貢又遣車騎功曹庾蓽南豫州別駕何憲朝貢十七年賾雍州刺史王奐與南蠻長史劉興祖論衆罪賾以興祖付獄令送還建業奐輒於獄殺之而云自死賾怒遣其直閤將軍曹道剛梁州刺史曹虎等收奐奐閉門拒戰司馬黃瑤起於城內起兵攻奐殺之奐子秘書丞肅肅弟秉來降賾子長懋死立其孫南郡王昭業爲太孫賾遇疾暫絶其子竟陵王子良在殿內昭業未入中書郎王融戎服於中書省閤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欲立子良賾既蘇昭業入殿融知子良不得立乃釋服還省賾死

昭業立十數日收融付廷尉殺之昭業生而爲其叔子良所養而嬌情飾詐陰懷鄙慝與左右無賴羣小二十許人共衣食同臥起妻何氏擇其中美貌者與交通密就富商大賈取錢無數既與子良同居未得肆意子良移西邸昭業獨住西州每至昏夜輒開後閤與諸小人共至諸營署恣淫宴凡諸不逞皆迭加爵位許以南面之日便即施行皆疏官位名號於黃紙與之各各囊盛帶之肘後昭業師史仁祖侍書胡天翼聞之相與謀曰若言之二宮則其事未易若於營署爲異人所毆打及爲犬物所傷殘豈直罪止一身亦當盡室及禍年各已七十餘生寧足吝也數日仁祖天翼皆自殺昭業父長懋自患及死昭業侍奉憂哀號毀過禮及還私室與所親愛欣笑酣飲備諸甘滋葬畢立爲皇太孫截壁爲閤於母房內往何氏閤每入輒彌時不出賾至東宮昭業迎拜號慟絶而後蘇賾自下輿抱持之寵愛隆重初昭業在西州令女巫楊氏禱祝速求天位及其父死謂由楊氏之力加倍敬信楊氏子珉亦有美貌何氏尤愛悅之昭業呼楊氏爲婆劉氏以來民間亦作楊婆兒歌蓋爲此也及在東宮賾有疾令楊氏日夕祈禱令賾早死與何氏書於紙中作一大喜字作小喜三十六字遶之賾謂其必能負荷大業謂曰五年已來一委宰相汝多厝意五年已後勿復委人臨死執昭業手曰阿奴若憶翁當好作如此者再而死子良時在中書省昭業疑畏使虎賁中郎將潘淑領百人屯太極殿西階以防之大斂之始呼賾伎人備奏衆樂諸伎雖畏威從事莫不哽咽流涕及成服未遣諸王還第子良固乞留過賾葬不許昭業素好狗馬立未十日便毀賾所起招婉殿以殿材乞閹人徐龍駒造宅於其處爲馬埒馳走墜馬面額並傷稱疾不出者數日多聚名鷹快犬以粱肉奉之賾將葬喪車未出端門昭業便稱疾還內裁入閤便於內奏胡伎鞞鐸之聲震響內外時司空王敬則問射聲校尉蕭坦之曰便如此不當怱怱邪坦之曰此政當是內人哭聲響徹耳自賾葬後昭業微服而出遊走里市又多往其父母陵隧中與羣小共作鄙褻擲塗賭跳放鷹走狗諸雜狡獪日日輒往以此爲常朝事大小皆斷於尚書令蕭鸞初蕭賾聚錢上庫至五億萬齋庫亦出三億萬金銀布帛絲綿不可稱計至此歲末所用過半皆賜與左右廝卒之徒及至廢黜府庫空盡昭業在內常著紫綿紅繡雜衣或錦帽改年爲隆昌以黃門郎周奉叔爲冠軍將軍青州刺史奉叔諂諛爲事昭業甚悅之而專恣跋扈無所忌憚常從單刀二十口出入禁闥門衛莫敢訶止每語人云周郎刀不識君徐龍駒自東宮齋師以便佞見寵構造姦邪以取容媚凡諸鄙黷雜事皆龍駒所勸誘也昭業爲龍駒置美女伎樂常住含章殿著黃綸帽被貂裘南面向案代昭業畫勑左右侍直與昭業不異蕭鸞固請誅之楊珉及母亦並下獄死珉及母爲昭業所寵恩情特隆賞賜傾府藏珉爲何氏所幸常居中內侍蕭鸞初令衛尉蕭諶征北諮議蕭坦之請誅珉何氏與昭業同席坐流涕覆面謂坦之曰楊郎好年少無罪何可枉殺坦之乃耳語於昭業曰此事別有一意不可令人聞昭業呼何氏曰阿奴暫起去坦之乃曰外間並云楊珉與皇后有情聞彰遐邇此事自古所無恐必誤官事昭業不得已乃許之俄勑原之已行刑矣益州刺史劉悛罷任還昭業以其饋奉不豐收付廷尉將加大辟悛弟中書郎繪乞以身代得不死業錮終身昭業與其父寵姬霍氏淫通納之後宮蕭鸞謀廢之率衆而入時昭業裸身與霍氏相對聞兵至拔劍起拒鸞

鸞自殺之，左右死者十餘人。

鸞立其弟昭文，自爲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驃騎大將軍、開府、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加班劍三十人，封宣城郡公，二千戶，以兵五千人出鎭東城，殺其鄱陽王鏘、隨王子隆，遣中護軍王玄邈殺昭文南兗州刺史安陸王子敬，豫州刺史王廣之殺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又殺湘州刺史南平王銳、郢州刺史晉熙王銶、南豫州刺史宣都王鏗。鸞加黃鉞，進授都督中外諸軍、太傅，領大將軍、揚州牧，增班劍四十人，前後部羽葆鼓吹，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封宣城郡王，食邑五千戶，使持節、中書監、錄尚書並如故。又殺昭文桂陽王鑠、衡陽王鈞、江夏王鋒、廬陵王子卿、建安王子真、巴陵王子倫，乃廢昭文爲海陵王，尋死。鸞僭立焉。

鸞字景栖，其叔父道成寵愛之，過於諸子。蕭賾末，爲尚書左僕射，甚親委之。賾死，遂秉朝政。既殺昭業，專權酷暴，屠滅賾等子孫。既而自立，時太和十八年也。號年建武。其宣德太僕劉朗之、游擊將軍劉璩之坐不贍給兄子，致使隨母他嫁，免官禁錮。時論者謂薄義之由，實自鸞始。鸞雍州刺史曹虎據襄陽請降，高祖詔行征南將軍薛真度督四將出襄陽，大將軍劉昶出義陽，徐州刺史元衍出鍾離，平南將軍劉藻出南鄭。車駕南伐。十九年，鸞龍陽縣開國侯王朗自渦陽來降。左將軍元麗大破鸞將，擒其寧州刺史董巒。車駕濟淮，幸八公山，巡淮而東，發鍾離，將臨江水，司徒馮誕薨，乃詔班師，遣使臨江，數鸞罪惡。鸞殺其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邵陵王子貞。二十一年，車駕討鸞，鸞前將軍韓李萬弋陽太守王嗣之、後將軍趙祖悅等十五將來降。大破鸞軍於江北，獲其將軍王伏保等。車駕遂巡沔東而還。鸞將王曇紛等萬餘人寇南青州黃郭戍，戍主崔僧淵擊破之，悉虜其衆。又剋新野城，斬鸞輔國將軍、新野太守劉忌。鸞湖陽戍主蔡道福、赭陽戍主成公期及軍主胡松、舞陰戍主輔國將軍西汝南北義陽二郡太守黃瑤起及直閤將軍軍主鮑舉、南鄉太守席謙並委戍走，擒瑤起、鮑舉。鸞又殺其河東王鉉、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衡陽王子珉、湘東王子建、南郡王子夏、巴陵王昭秀、桂陽王昭粲。車駕幸南陽，進攻宛北城，拔之。冠軍將軍、南陽太守房伯玉以城降。又大敗鸞平北將軍崔慧景、黃門郎蕭衍於鄧城，斬獲首虜二萬有餘。鸞憂怖，遂疾甚，乃大赦，改年爲永泰。其大司馬王敬則於會稽舉兵，將以誅鸞，鎭北諮議謝朓，敬則女夫也，告之，敬則敗而死。鸞死。

子寶卷僭立。二十三年春，寶卷改元爲永元，遣其太尉陳顯達率崔慧景攻馬圈城，詔前將軍元英討之。寶卷遣將寇順陽，詔振威將軍慕容平城率騎討之。顯達攻陷馬圈城。車駕南伐，詔鎭南大將軍廣陽王嘉斷均口。顯達戰敗，潰圍夜走，斬其左軍將軍張千順，賊將蔡道福、成公期等數萬人棄順陽遁走。寶卷昏狂，政出羣豎。其始安王遙光據東府反，不克見殺。并殺其右僕射蕭坦之、左衞將軍曹虎、領軍將軍劉暄，尋殺司空徐孝嗣、左僕射沈文季、前撫軍長史沈昭略。其太尉、江州刺史陳顯達舉兵襲建業，不果而死。景明初，寶卷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陽降。寶卷遣其衞尉蕭懿爲征虜將軍、豫州刺史，步道伐壽陽，頓軍小峴。詔遣軍司李煥及統軍奚康生、楊大眼等率衆入壽陽，驃騎大將軍彭城王勰、車騎將軍王肅率步騎十萬赴之。寶卷遣將胡松、李居士率衆萬餘屯死虎，陳伯之水軍泝淮而上，以逼壽春。勰、肅大破之，斬首萬數。陳伯之又寇淮南，勰破之肥口。豫州刺史田益宗破寶卷將吳子陽、劉元超於長風。寶卷遣侍中崔慧景率諸軍自廣陵水路欲赴壽陽。慧景見寶卷狂虐，不復自保，及得專征，欣然即路。慧景子覺時爲直閤，與之密期。慧景至廣陵，覺遂出奔。慧景過廣陵數十里，便回軍還。時廣陵鎭司馬崔恭納之，因率衆濟江，遂攻建業。寶卷嬰城自守。寶卷豫州刺史蕭懿擊破慧景，擒殺之。慧景既死，寶卷便自得志，無所忌憚，日日出遊。愛幸茹法珍、梅虫兒等及左右應敕捉御刀之徒，並專國命，民間謂之刀敕。寶卷每常輕騎戎服往此諸家，與之讌飲。此等每有吉凶，寶卷輒往弔慶。不欲令人見之，驅斥百姓，惟置空宅而已。所往之處，既無定所，官司常慮得罪，東行驅西面人，南出驅北面人，旦或應出，夜便驅遣，吏司奔馳，叫呼盈路，老少震驚，啼號塞路，處處禁斷，不知所適。疾患困篤者悉輿去之，其有無人輿者，匍匐道側，主司又加捶打，絕命者相繼。還宮之時，常至半夜，左右輒入富室取物，蕩盡。前魏興太守王敬賓新死未斂，家人被驅，不得守視，及家人還

鼠食儉賓兩眼都盡如此者非一寶卷酷亂逾甚其尚書令蕭懿雖有大勳忌
而殺之并殺其弟衛尉卿蕭暢世宗詔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席法友三萬人
圍寶卷輔國將軍北新安豐二郡太守胡景略於建安城剋之擒景略寶卷雍
州刺史蕭衍據襄陽舉兵伐之荆州行事蕭穎胄應衍三月穎胄叛寶卷以南
康王寶融爲天子於是寶融僭即帝位穎胄爲侍中尚書令衍爲左僕射都督
征討諸軍征東大將軍使持節如故穎胄請封寶卷爲廣陽縣侯寶融不許又
封涪陵王穎胄監八州諸軍事行荆州刺史假衍黃鉞蕭衍軍至沔口郢州嬰
城自守寶卷又殺巴陵王昭胄永新侯昭秀黃門郎蕭寅寶卷昏暴日甚內外
不堪其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等於石頭迎寶卷弟寶寅率城內文武向其臺城
百姓空手隨從者萬數會日暮城門閉不剋衍兵至建業所在乘寶卷降之衍
兵入宮寶卷在含德殿吹笙歌作女兒子臥未及睡聞兵入趨出北戶欲還後
宮清曜閤已閉閹人禁防黃泰平刀傷其膝仆地顧曰奴反也直後張齊斬首
送衍衍追封東昏侯廢其皇后太子爲庶人衍殺寶卷弟湘東王寶晊衍又殺
邵陵王寶攸晉熙王寶嵩桂陽王寶貞其建安王寶夤來奔尋逼寶融禪位於
己封爲巴陵王宮于姑熟寶融尋暴死

島夷蕭衍字叔達亦晉陵武進楚也父順之蕭賾光祿大夫衍少輕薄有口辯
歷王儉衛軍府戶曹屬累遷爲蕭鸞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太和二十二年高
祖南伐詔諸軍圍襄陽衍時率衆來援爲武衛將軍宇文福所破單騎走免蕭
鸞末出爲輔國將軍雍州刺史鸞死子寶卷立殺衍兄懿遣巴西梓潼二郡太
守劉山陽西上襲云之郡寶令誅衍山陽至荆州爲蕭穎胄所殺景明二年衍
乃與穎胄推寶卷弟荆州刺史寶融爲主號年中興舉兵伐寶卷其年十二月
剋建業殺寶卷及其妻子衍爲大司馬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建安郡公邑萬戶
三年又自爲相國揚州牧封十郡爲梁王衍尋僭立自稱曰梁號年天監五月
揚州小峴戍主党法宗襲衍大峴戍破之擒其龍驤將軍邾菩薩送京師衍又
遣將張囂寇揚州州軍擊破之斬二千餘級四年三月揚州刺史任城王澄遣
長風戍主奇道顯攻衍陰山戍破之斬其龍驤將軍都亭侯梅興祖仍攻白藁
戍又破之斬其寧朔將軍吳道爽等獲數千級衍又遣其徐州長史潘伯鄰屯
軍淮陵徐州刺史司馬明素又據九山遣軍並擊破之斬伯鄰擒明素衍將
吳子陽寇白沙中山王英大破之擒斬千數衍梁州刺史平陽縣開國侯翟遠
徐州刺史永昌縣開國侯陳虎牙來降正始元年正月衍將趙祖悅屯據東關
江州刺史陳伯之擊破之二月衍將姜慶真襲陷壽春外郭州軍擊走之中山
王英圍衍鍾離衍遣冠軍張惠紹率衆軍送糧於鍾離任城王澄遣統軍王足
劉思祖邀擊於邵陽大破之生擒惠紹并其驍騎將軍祁陽縣開國男趙景悅
等十將斬獲數千級惠紹衍舅子也衍乃移書求之朝議欲示威懷遂聽惠紹
等還三月元英破衍將王僧炳於樊城八月英又攻衍義陽克之破衍將馬仙
琕擒其冠軍將軍蔡靈恩等十餘將九月衍霍州刺史田道龍義州刺史張宗
之遣使內附十二月衍梁秦二州行事夏侯道遷據漢中內附詔尚書邢巒率
衆赴之二年四月巒頻破衍軍遂入劍閣執其輔國將軍范始男送京師巒又
遣統軍王足破衍諸將斬其輔國將軍馮文豪等六月衍遣將王超宗寇逼揚
州刺史薛真度大破之俘斬三千級七月王足又大破衍衆斬其秦梁二州刺
史魯方達王明達等三十餘將俘虜二千五百人九月衍湘州刺史楊公則率
衆寇壽春揚州刺史元嵩擊破之斬獲數千級三年正月衍徐州刺史昌義之
寇梁城江州刺史王茂先寇荆州屯河南城平南將軍陳伯之擊義之平南將
軍楊大眼擊茂先並大破之斬其輔國將軍王花俘斬二千茂先逃潰追奔至
於漢水拔其五城將軍宇文福略衍司州俘獲千餘口而還五月衍將蕭昞寇
淮陽張惠紹寇宿豫蕭密寇梁城韋叡寇合肥平南將軍奚康生破惠紹斬其
徐州刺史宋黑七月衍徐州刺史王伯敖入寇陰陵中山王英大破之斬將二
十五人首虜五千衍又遣將桓和屯孤山冠軍將軍桓方慶屯固城龍驤將軍
婦道儀屯蒙山八月安東將軍邢巒擊桓和破之將軍元常攻克固城統軍畢
祖朽攻克蒙山斬獲及赴沂水死者四千有餘衍又遣張惠紹屯宿豫蕭昞屯
淮陽九月都督邢巒大破之斬其大將藍懷恭等三十餘人惠紹蕭昞並棄戍
南去追斬數萬級衍中軍大將軍臨川王蕭密右僕射柳惔徐州刺史昌義之

等屯據梁城中山王英大破之密等棄城泝淮東走追奔至於馬頭衍冠軍將軍馬頭戍主朱思遠棄城走擒衍將三十餘人斬獲五萬有餘十月衍征虜將軍馬仙琕率衆三萬寇義陽郢州刺史婁悅以州軍擊走之永平元年十月懸瓠城民白早生據州反叛衍遣將齊苟仁等四將以助之詔尚書邢巒率騎討之巒攻克懸瓠斬早生擒苟仁俘衍衆三千餘人初早生之反也世宗遣主書董紹銜詔宣慰紹爲早生所執送之於衍衍乃厚資遣紹令奉書朝廷請割宿豫內屬以求和好時朝議或有異同世宗以衍辭雖款順而不稱藩詔有司不許十二月衍寧朔將軍張凝等率衆寇楚城中山王英破擒之衍將馬仙琕據金山郢州刺史婁悅擊走之二年正月中山王英攻克衍長薄戍殺傷數萬仍攻拔武陽關擒衍雲騎將軍松滋縣開國侯馬廣冠軍將軍遷陵縣開國子彭甕驍騎將軍當陽縣開國伯徐元秀等二十六將俘獲七千餘人又進攻黃峴西關衍將軍馬仙琕棄西關李元履棄黃峴遁走四年春三月衍琅邪郡民王萬壽等斬衍輔國將軍琅邪東莞二郡太守帶朐山戍主劉晣并將士四十餘人以城內屬徐州刺史盧昶遣兼郯城戍副張天惠率衆赴之而衍郁洲已遣二軍以拒天惠天惠與萬壽等內外齊擊俘斬數百昶乃遣琅邪戍主傅文驥入城據守衍又遣將張稷馬仙琕等攻圍文驥詔昶率衆赴之而文驥以糧盡降衍昶遂失利而還延昌二年二月郁洲徐玄明斬送衍鎮北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張稷首以州內附三年六月衍遣衆寇九山荆州刺史桓叔興大破之斬其虎旅將軍蔡令孫冠軍將軍席世興貞義將軍藍次孫四年二月衍寧州刺史任太洪率衆寇關城益州長史成興孫擊破之熙平元年正月衍遣其桓農太守王定世等寇遏都督元志破之斬定世悉俘其衆衍豫州刺史趙祖悅率衆數萬偷據硤石詔鎮南將軍崔亮鎮軍將軍李平討克之斬祖悅傳首京師衍衡州刺史張齊寇益州刺史傅豎眼討之斬其將任太洪齊遁走初衍每欲稱兵境上闚伺邊隙常爲諸將摧破雖懷進趣之計而勢力不從遂於浮山堰淮規爲壽春之害肅宗詔征南蕭寶夤率諸將討之大破衍衆於淮北秋九月堰自潰決漂其緣淮城戍居民村落十餘萬口流入於海正光元年衍改稱普

通至三年其弟子西豐侯正德棄衍來奔尋復亡歸衍初忿之改其姓爲背氏既而復焉封爲臨賀王五年九月衍將裴邃虞鴻襲據壽春外郭刺史長孫稚擊走之孝昌元年正月徐州刺史元法僧據城南叛衍遣豫章王綜鎮彭城綜蕭寶卷之遺腹子也初衍平建業因納其母吳氏吳氏先有孕後生綜衍謂爲己子甚寵愛之綜既長母密告綜綜遂潛圖叛衍既鎮彭城及大軍往討綜乃拔身來奔餘將退走國軍追躡所獲萬計衍初聞之慟哭氣絕甚爲慚惋猶云其子言其病風所致時人咸笑之三月衍遣其北梁州長史錫休儒司馬魚和上庸太守姜平洛等入寇直城梁州刺史傅豎眼遣息敬紹率衆大敗之擒斬三千人休儒等遁走四月衍益州刺史蕭淵猷遣將樊文熾等率衆圍小劍戍益州刺史邴虬遣子子建行臺魏子建遣別將淳于誕拒擊之五月誕等大破文熾俘斬二萬擒其次將蕭世隆等十二人文熾走免是歲衍又改年爲大通二年七月衍將元樹湛僧珍等寇壽春又攻過新野詔都督魏承祖討破之三年二月衍將成景儁寇彭城行臺崔孝芬率諸將擊走之建義元年衍遣其將曹義宗寇荆州大都督費穆大破之生擒義宗檻送京師初尒朱榮入洛北海王顥奔於衍衍以顥爲魏主資顥士馬令其大將陳慶之部率送顥永安二年夏送入洛陽車駕還討破走之唯慶之一身走免自餘部衆皆見俘執閏月巴州刺史嚴始欣據州入衍衍遣將蕭玩張鴻等率衆赴援都督元景夏率益梁二州兵討之三年正月斬始欣衍衆敗走又斬蕭玩等首俘獲萬餘人普泰元年春南青州刺史茹懷朗遣部將何寶率步騎三千擊衍守將於琅邪擒其雲麾將軍徐兗二州刺史沈預斬其宣猛將軍齊州刺史劉相如永熙元年夏衍遣其鄱王元樹及譙州刺史朱文開入據譙城東南道行臺樊子鵠率諸軍攻克之擒元樹文開等送於京師天平元年十月衍雄信將軍紀耕率衆入寇嶧嶧都督曹仲尼破走之斬其軍主沈達閔莊等二年正月衍將湛僧珍寇南兗州州軍擊破之行臺元晏又破湛僧珍等於項城虜其闕二字刺史楊暕二月衍司州刺史陳慶之鄴州刺史田朴特等寇邊豫州刺史堯雄擊走之五月衍仁州刺史黃道始寇北濟陰徐州刺史任祥討破之十月衍將梁乘儁寇單父祥

又大敗之，俘斬萬餘人。十一月，衍雍州刺史蕭恭遣將柳仲禮寇荊州，刺史王元軌破之於牛飲，斬其將張殖、王世興。是年，衍又改號爲中大通。三年五月，豫州刺史堯雄攻衍白苟堆鎮，克之，擒其北平太守荀元暉。十月，行臺侯景攻陷衍楚城，獲其楚州刺史桓和兄弟。四年九月，衍青冀二州刺史徐子彥寇團城，南青州刺史陸景元擊走之。先是，益州刺史傅和以城降衍，衍資送和，令申意於齊獻武王，求通交好。王志綏邊遠，乃請許之。四年冬，衍遣其散騎常侍張皐、通直常侍劉孝儀、通直常侍崔曉朝貢。二年夏，又遣散騎常侍沈山卿、通直常侍劉研朝貢。興和二年春，又遣散騎常侍柳豹、通直常侍劉景彥朝貢。其年冬，又遣散騎常侍陸晏子、通直常侍沈景徽朝貢。是年，衍改號大同。三年夏，又遣散騎常侍明少遐、通直郎謝藻朝貢。四年春，又遣散騎常侍袁狎、通直常侍賀文發朝貢。其年冬，又遣散騎常侍劉孝勝、通直常侍謝景朝貢。武定元年夏，又遣散騎常侍沈衆、通直常侍殷德卿朝貢。其年冬，又遣散騎常侍蕭確、通直常侍陸緬朝貢。三年秋，又遣散騎常侍徐君房、通直常侍庾信朝貢。四年夏，又遣散騎常侍蕭瑳、通直常侍賀德璉朝貢。五年春，又遣散騎常侍謝藺、通直常侍鮑至朝貢。朝廷亦遣使報之。十餘年間，南境寧息。六年，衍又改號爲中大同。其年又改爲太清。是歲，司徒侯景反，遣使通衍，請其拯援。衍惑景遊說，遂絶貢使。衍子綱及朝臣並切諫，以爲不可，衍不從，乃遣其兄子豫州刺史貞陽侯淵明、北兗州刺史胡貴孫等寇逼徐州，與侯景爲聲援，仍堰泗水以灌彭城。齊文襄王遣行臺慕容紹宗、儀同三司高岳、潘相樂等率衆討之。紹宗檄衍境內曰：夫乾坤交泰，明聖興作，有冥運行之力，俱盡變化之途，抱識含靈，翕然並至。是形賦命，混而同往，所以玄功潛運，至德旁通，百姓日用而不知，萬國受賜而無迹，豈徒鑿其耳目，易其心慮，悟以風雲，一其文軌，使夫日月之照不私，雨露之施均洽，運諸仁壽之域，納於福祿之林。自晉政多僻，金行淪蕩，中原作戰鬬之場，生民爲鳥獸之餌，則我皇魏握玄帝之圖，納水靈之祉，駕雲車而自北，策龍御以圖南，致符上帝，撥亂下土，怪物殛死，淫水不作，運神器於顧眄，定寶命於瞬廓，恢之以武功，據之以文德，宇內反可封之俗，屬首識堯舜之心，抄撣荒怱之外，瀚漠羈縻之表，方志所不傳，荒經所不綴，莫不繩谷釣山，依風託水，共仰中國之聖，同欣大道之行。唯夫三吳百越，獨阻聲教，匪民之咎，責有由焉。自偽晉之後，劉蕭作慝，擅僭一隅，號令自己。惟我祖宗馭宇，愛民重戰，未極謀臣之畫，不窮節將之兵，聊遣行人，降以尺一，圓臺已築，黃屋飄去，賜其几杖，置之度外。蕭衍輕險有素，士操蔑聞，睥睨君親，自少而長，好亂樂禍，惡直醜正，巧用其短，以少爲多，鼓惑愚淺，大言以驚俗，騁扇邪僻，口兵以作威，曲體脅肩，搖脣鼓舌，候當朝之顧指，邀在位之餘論，遂汙辱冠帶，倫竊藩維。及寶卷昏狂，下不堪命，曾無北面有犯之節，遽滅人倫在三之禮，憑妖假怪，鬼語神言，稱兵指闕，傾朝鴆主，陵虐孤寡，聾愚士民。天不悔禍，姦醜得志，內恣彫靡，外逞殘賊，羅嬴國之兵，迫糊口之衆，南出五嶺，北防九江，屯戍不解，役無寧歲，死亡矢刃之下，夭折霧露之中，哭泣者無已，傷痍者不絶。託身人上，忽下如草，遂使頑嚚子弟，肆行淫虐，狡猾羣小，縱極貪惏，剝割蒼生，肌肉略盡，刳剔黔首，骨髓俱罄。猛虎未方其害，餓狼詎侔其禍。㥞㥞周餘，救死無地。至於矯情飾詐，事非一緒，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靜。至乃大興寺塔，廣鑄臺堂，昭陽到景，垂珠銜璧，崢嶸刻削，千門萬戶，鞭撻疲民，盡其筋骨，延壞運石，悲歎捶塗，死而可祈，甘同仙化。智淺謀疎，曾不自揆，遏桐柏之流，翻爲己害，子亡齊之胤，忽爲戎首，書契迄茲，罕聞其事。至於廢捐冢嫡，崇樹愚子，朋黨路開，彼我側目，疾視扼腕，十室而九，翹足有待，見亦多人。二紀於茲，王家多故，始則車馳之警，終有驚墜之哀，神祇痛憤，萬縣崩震。於是故相國齊獻武高王感天壤之慘黷，激雲雷以慨然，仗高義而率民，奮大節以成務，受有匡國定霸之圖，非直討賊雪恥之舉。於是數略紛紜，靈武冠世，纘緒遐擧，尊主康邦，皇上乘歷受圖，天臨日鏡，道隨玄運，德與神行，既而元首懷舞咸之風，上宰薄兵車之會，遂解縈南冠，喻以好睦，舟車遠溯川陸，光華聿徹，相望欣然。自泰反肉還，童不待羊陸，雖嘉謀長算，爰自我始，罷戰息民，兩獲其泰，王者之信，明如四時，豈或爲人君父，二三其德，書而不法，可不惜哉！侯景一介役夫，出自凡賤，身名淪毀，無或可紀，直以趨馳便習，見愛尒朱，小人叨竊，遂忝名位。及中興之際，義旗四指，元惡不赦，實在羣胡，景

荷人成拔藉其股肱主人有丹頸之期所天蹈族滅之釁雖不能敵捍左右以命酬恩猶當慘顏後至義形於色而趣利改圖速如覆手投身麾下甘爲僕隸獻武王棄其瑕穢錄其小誠得廁五命之末預在一隊之後搴跡驅馳庶其來効長鞭利鍛術以制之既關龍逋誅每事經略以河南空虛之地非兵戰之衝藉存犄角聊示旗鼓豈賓實效寄以遊麾軍機催勤盡唯景任總兵統旅別有司存而恩獨有積憍慢遂甚犯違軍紀仍自猜貳禍心潛構翻爲亂階負恩棄德罔恤天討不義不暱厚而必顛委慈母如脫屣棄少弟如遺土羣子陸陸妻姪成行慕姜兒之爽言蔑伯春之宛轉跳梁猖獗夫欲誰欺比之梟獍異類同醜欲擬蚍鼠顧匪其倫及遠託關右委命寇逆寶炬定君臣之分黑獺結兄弟之親授以名器之尊救其晝圖之死憑人繫援假人鼻息俄而忘恩背惠親尋干戈釁暴惡盈側首無託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寓之地甘辭卑體進熟圖身詭言浮說抑可知矣叛賢救命豈將擇音僞朝大夫幸災忘義主耄於上臣蔽於下逐雀去草曾不是圖竊寶叛邑板蘭比好人而無禮其能國乎夫安危有大勢成敗有恆兆不假離朱之目不藉子野之聽聊陳刺心之說且吐伐謀之言今帝道休明皇猷允塞四民樂業百靈效祉雖上相云亡而伊陟繼事秉文經武虎視龍驤驅日下之俊雄收一世之英銳摩刺猶雷霆合戰如風雨控弦躍馬固敵是求蠕蠕昔遭離亂輻分瓦裂匹馬孤征告困於我國家深敦隣附愍其入懷盡憂人之禮極繼絕之義保衛出於故地資給唯其多少存其已亡之業成其莫大之基深仁厚德鎮其骨髓引領思報義如手足吐谷渾深執忠孝膠漆不渝萬里仰德委款屬路並申以婚好行李如歸蠕蠕境斜界黃河望通西夏飛雪千里層冰洞積北風轉勁實筋角之時迍寒方猛正氈裘之利吐谷渾疾彼凶逆彊兵歲舉傾河及鄯壓通隴峽羈龍池之種藉常勝之氣二方候隙企其發蹤加以獨孤如願擁衆秦中治兵劫脅黑獺北備西擬內營腹心救首救尾疲於奔命豈暇稱兵東指出師函谷且秋風揚塵國有恆防關河形勝之際山川襟帶之所猛將精兵碁跱岳立又寶炬河陰之北黑獺亡山之走衆無一旅僅以身歸就其不顧根本輕懷進趣斯則一勞永逸天贊我也吉之旦旦日月經天舉世所知義非徒語持此量之理有可見則侯景遊魂莫非虛擬夫景繩樞席牖之子阡陌鄙俚之夫遭風塵之會逢馳騖之日遂位在三吏邑啓千社揣身量分久當止足而乃周章去就離披不已夫豈徒爾事可推揚度其衆叛親離守死不暇乃聞將棄懸瓠遠赴彭城老賊姦謀復將作矣固揚聲赴助討在圖發吞淵明之衆招歷虛之民舉長淮以爲斷仍踐發歲月南面假名死而後已此蓋蜂蠆之禍我承其弊且僞主昏悖不惟善鄰賊忍之心老而彌篤納逋叛之鯨鯢蔑信義以猖狂天喪其神人棄其魄將蹈瓜圃之蹤且追兒侯之轍今徵發犬羊侵軼徐部築壘擁川規覦小利此而可忍孰不可懷兵凶戰危出不得已謬奉朝規薦茲九伐扛鼎拔樹之衆超乘投石之旅練甲爭途波聚霧合虎班龍文之逸蘭池蒲梢之駔嘯天陸野躡影追風援枹南轅長驅討襲非直三吳鼠面一麾魚駭乘此而往青蓋將歸且衍虐網崇兵權在外持險躁之風俗兼輕薄之子孫蕭綸兇狡之魁豈無商臣之假蕭譽失志之憤當召專諸之客外崩中潰今也其時幕府師行以禮兵動以義弔民伐罪理有存焉其有知機審變翻然鵲起立功立事去危就安賞典未忘事必加等若軍威所至敢有拒違尺兒已上咸從梟戮今三種四義之將豹虎熊羆之士深銜逋僞信納叛亡違卜慢諫實興伐役莫不含怒作色如赴私讎茹肝涉血義不旋踵攻戰之日事若有神莽積麻亂匪旦伊夕以彼曲師危卒望我軍鋒何異蛣蜣被甲蝍蛆舉尾正恐旗鼓一接芝艾俱摧先事諭懷備知翰墨王侯無種禍福由人斯蓋丈夫肉食之秋壯士封侯之會冬冰可折時不再來凡百君子勉求多福檄之所到咸共申省知我國行師之意冬十二月紹宗高岳等大破衍衆寒山擒淵明貴孫等俘斬五萬其凍溺燒之而死不可勝數衍既慚悔六年復遣使羊珍孫款關乞和并修弔書於齊文襄王文襄王欲以威德懷之許其通而不復其書衍於是遣其散騎常侍謝班通直常侍徐陵詣闕朝貢班等未及還而侯景舉兵襲衍密與衍弟子臨賀王正德交通許推爲主景至橫江衍令正德率軍拒景正德因而迎之景濟江立以爲主以趣建業衍好人佞己末年尤甚或有云國家彊盛者即便忿怒有云朝廷衰弱者因致喜悅是

以其朝臣左右皆承其風旨莫敢正言初景之將渡江也衍沿道軍戍皆有啓列而中領軍朱异恐忤衍意且謂景不能渡遂不爲聞景至蠡湖方大驚駭乃令其太子綱守中書省軍事悉以委之又逼居民入城百姓因相剽掠不可禁止衍令直從監衛景茂救二冶尚方錢署罪人及建康廷尉諸囚欲押令入城以充防捍諸徒因放火燒冶一時散走衍憂懣無計唯令其王公已下分屯諸門攝諸寺藏錢皆入聚德陽堂以充軍實景既至便圍其城縱火燒爇擺長圍築土山以攻衍衍亦於城內起山以應之衍令文武運土人責二十石於是其王侯朝貴皆自負擔蕭綱亦欲自負食議以爲太示迫屈乃止衍每募人出戰素無號令初或暫勝後必奔背景宣言曰城中非無菜但無醬耳以戲侮之衍太官及軍人無柴乃發取尚書省武庫左右藏以充用衍州鎮外援雖有至者而景圍柵深固內外斷絕衍數募人出戰常爲景所執獲有一小兒請以飛鵄傳致消息綱乃作數千丈繩綴紙鵄於繩端縛書其背又題鵄口若有得鵄送援軍者賞銀百兩綱出太極殿因西北風而颺之頻放數鵄景令走馬射取之竟不能達也衍城內大飢人相食米一斗八十萬皆以人肉雜牛馬而賣之軍人共於德陽堂前立市屠一牛得絹三千匹賣一狗得錢二十萬皆燻鼠捕雀而食之至是雀鼠皆盡死者相枕初有盜取其池魚者衍猶大怒勅付廷尉既而宿昔都盡其不識事宜如此景久攻未拔而衍外援雖多各各乖張無有總制更相妬忌不肯奮擊唯衍子邵陵王綸再於鍾山決戰戰敗而走景糧既少遂譎衍求和衍信之乃割江西四州授景封爲壽陽王遣其朝貴與部下歃血盟訖景詐引軍還石頭衍乃勅援軍令下諸軍初不受詔後重勅乃從衍又令援軍以船三百艘給景景猶嫌其少又勅付二百衍永安侯蕭確直閤將軍趙威方頗有勇略爲景所憚景乃謂衍曰確與威方頻隔岸見罵云天子自與汝和我終不置汝我今便不敢去若召此二人入城者吾當解圍衍復遣使徵確等確等不從衍又爲手書與諸軍云確若不入者宜以軍法送之確等不得已乃赴衍景復謂衍曰始有西信至北軍已克壽春鍾離我今便無委足處求權借廣陵譙州待征復兩城還以此州相歸衍又許之景外云欲和伺其懈怠衍君臣上下信景欺詐所有戰具悉皆收去後知非實更復嚴備有甚於初城轉危急衍等計窮乃復遣使詰景景又詭云今時既熱便不能得去正當乞留京師爲朝廷立效耳而悉力大攻七年三月遂拔之景自至建業縱軍士前後虜掠倉庫所有皆掃地盡矣景乃從數百騎見衍獻欷流涕因請香火爲作義兒還以衍爲主令正德通啓云前爲景所擒使攝四海辭不獲免權總萬機今景既入輒乞解僭號以王還邸自景圍建業城中多有腫病死者相繼無復板木乃剉柱爲棺自雲龍神虎門外横屍重沓血汁漂流無復行路及景入城悉聚尸焚之煙氣張天臭聞數十里初城中男女十餘萬人及陷存者纔二三千人又皆帶疾病蓋天亡之也衍尋爲景所餓殺自衍爲景攻圍歷百餘日衍子荆州刺史湘東王繹益州刺史武陵王紀各擁兵自守坐看衍之懸危竟不奔赴始景渡江至陷城之後江南之民及衍王侯妃主世胄子弟爲景軍人所掠或自相賣鬻漂流入國者蓋以數十萬口加以饑饉死亡所在塗地江左遂爲丘墟矣初衍崇信佛道於建業起同泰寺又於故宅立光宅寺於鍾山立大愛敬寺兼營長干二寺皆窮工極巧殫竭財力百姓苦之曾設齋會自以身施同泰寺爲奴其朝臣三表不許於是內外百官共斂珍寶而贖之衍每禮佛捨其法服著乾陁袈裟令其王侯子弟皆受佛誡有事佛精苦者輒加以菩薩之號其臣下奏表上書亦稱衍爲皇帝菩薩衍所部刺史郡守初至官者皆責其上禮獻物多者便云稱職所貢微少言爲弱惰故其牧守在官皆競事聚斂劫剝細民以自封殖多妓妾粱肉金綺百姓怨苦咸不聊生又發召兵士皆須鎖械不爾便即逃散其王侯貴人奢婬無度弟兄子姪侍妾或及千數至乃回相贈遺其風俗頽喪綱維不舉若此衍自以持戒乃至祭其祖禰不設牢牲時人皆竊云雖僭司王者然其宗廟實不血食矣衍未敗前災其同泰寺衍祖父墓前石麟一旦亡失識者咸知其將滅也景又立衍子綱尋復殺之綱屬並見屠害矣

史臣曰二蕭競驅塗泥之中同蝸角之戰或年纔三紀或身不獲終而僞名江徼自擬王者考之遠古所未前聞昔句踐致貢而延世夫差爭長而侵死兩寇方

之吳越不乃劣乎

魏書卷九十八

魏書卷九十八考證

蕭衍傳是歲衍又改年爲大通〇歷代甲子圖梁大通元年卽魏孝昌三年此書于孝昌元年之下謂是歲改年大通互異

是年衍又改號爲中大通〇歷代甲子圖歲在丁未梁改普通爲大通己酉又改中大通乙卯又改爲大同卽東魏孝靜帝之天平二年也此書則于天平二年之下謂爲中大通

二年夏〇二年上脫年號 臣人龍按本書孝靜帝紀號天平者凡四年至次年正月卽改元爲元象又次年十一月卽改元興和今上文云四年冬下文云興和二年春則此年當稱興和元年

是年衍改號大同〇歷代甲子圖東魏興和二年爲梁大同六年與書互異

六年衍又改號爲中大同其年又改爲太清〇歷代甲子圖梁中大同元年卽東魏武定四年又梁太清元年卽東魏武定五年與此互異

魏書卷九十八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八十七

私署涼州牧張寔　鮮卑乞伏國仁　鮮卑禿髮烏孤
私署涼王李暠　盧水胡沮渠蒙遜

張寔字安遜安定烏氏人父軌字士彥散騎常侍以晉室多難陰圖保據河西求為涼州乃除持節護羌校尉涼州刺史桓帝西略也軌遣使貢其方物晉加號安西將軍封安樂鄉侯邑一千戶永嘉五年晉以軌為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封霸城侯尋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愍帝即位進拜司空封西平公邑三千戶後拜侍中太尉涼州牧軌年老多疾拜寔撫軍大將軍副涼州刺史未幾軌風病積年寔代行州事閉絕音問莫能知者軌頗識天文每州內有賊黨疾仰觀曰無能為害終如其言寔代統任愍帝拜為使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西平公劉曜陷長安寔自稱侍中司空大都督涼州牧承制行事于時天下喪亂秦雍之民死者十八九唯涼州獨全寔自恃眾彊轉為驕恣平文皇帝四年寔為左右閻沙等所殺先是謠曰蛇利砲蛇利砲公頭墜地而不覺寔所住室梁間有人象而無頭久之乃滅寔惡之未幾見殺寔弟茂統任

茂字成遜私署使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誅閻沙等百餘人遣使朝貢茂妻弟賈模兄弟謀害茂茂殺之劉曜上隴茂懼而降曜以為太師涼王茂卒無子寔子駿統任

駿字公庭自稱使持節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遣使朝貢煬帝時隴西人辛晏以枹罕降之駿遂有河南之地至於狄道與石勒分境駿築南城起謙光殿於其中窮珍極巧又四面各起一殿東曰宣陽青殿南曰朱陽赤殿西曰正德白殿北曰玄武黑殿服章器物皆依色隨四時居之其旁有直省寺署一依方色其奢僭如此民以勞役駿議治石田參軍索孚諫曰凡為治者動不逆天機作不破地德昔后稷之播百穀不墾磐石禹決江河不逆流勢今欲從石為田運土殖穀計所損用畝盈百石所收不過三石而已竊所未安駿怒出孚為伊吾都尉有石隕於破胡燋而碎聲如擊鼓聞七百里其處氣上黑如煙煙首如赤龍駿少而淫佚常夜出微行姦亂邑里少年皆化之性又貪婪有圖秦隴意以穀帛付民歲收倍利利不充者簿賣田宅分武威武興西平張掖酒泉建康西海西郡湟河晉興廣武十一郡為涼州以長子重華為刺史金興晉城武始南安永晉大夏武城漢中八郡為河州以其寧戎校尉張瓘為刺史敦煌晉昌高昌西域都護戊己校尉玉門大護軍三郡三營為沙州以西胡校尉楊宣為刺史駿私署大都督大將軍假涼王督攝三州始置諸祭酒郎中大夫舍人謁者之官官號皆擬天朝而微辨其名舞六佾建豹尾車服旌旗一如王者軌保涼州陰澹之力駿以陰氏門宗彊盛忌之乃逼澹弟鑒令自殺由是大失人情駿既病見鑒為祟遂死時建國九年也子重華統任

重華字太林私署使持節大都督太尉公護羌校尉涼州牧平西公假涼王石虎遣麻秋率眾渡河城於長最涼州震動司馬張耽薦主簿謝艾於重華重華任之艾擊斬秋將恭母安等俘斬萬五千人重華遣使朝貢自署丞相涼王領秦雍涼三州牧重華死子曜靈統任

曜靈年十歲自稱大司馬涼州牧以重華兄祚為撫軍將軍輔政祚先烝重華母馬氏密說馬氏以曜靈幼弱須立長君馬從之遂廢曜靈而立祚曜靈尋為祚所殺

祚字太伯既統任自稱大將軍涼州牧涼公專為姦虐駿及重華子女未嫁者皆婬之涼州人士咸賦牆茨初重華末年有螽斯蟲集安昌門外緣壁逆行都尉常據諫曰螽斯是祚小字今乃逆行災之大者願出之重華曰子孫繁昌之徵何為災也吾昨夢祚攝位方委以周公之事輔翼世子而祚終殺曜靈篡自署涼王立宗廟置百官號和平元年遣使朝貢又追加軌以下王號濫殺謝艾於酒泉郎中丁琪諫祚僭竊祚斬琪於闕下廢諸神祀山川枯竭置五都尉司人姦過棄四品以下不得衣繒帛庶人不得畜奴婢乘車馬百姓怨憤有光狀如車蓋聲如雷震動城邑仲夏降霜有神降自稱玄冥與人交語祚日夜祈之

神言與其福利祚信焉衆知祚必敗而祚暴虐彌甚明年祚河州刺史張瓘起兵討祚驍騎將軍宋混率衆應瓘混進攻姑臧祚遣侍中宗平伐瓘有王鸞者云師出必敗并陳祚三不道祚以妖言惑衆斬之鸞臨刑曰我死之後軍敗於外王死於內祚族之宋混至姑臧領軍趙長等開宮門應之入殿稱萬歲祚以長等破混也出勞之長以槊刺祚中額祚奔入爲廚士徐黑所殺暴尸道左城內咸稱萬歲瓘等立重華少子玄靖統任

玄靖字元安自署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王以瓘爲尚書令涼州牧秉政宋混爲尚書僕射瓘性猜忌賞罰皆以愛憎無復綱紀郎中殷郇陳損益諫瓘瓘曰虎生三日能食肉不須人教由是莫有言者瓘與玄靖參乘出城城北大橋三梁俱折瓘惡之乃日日散錢帛樹私惠而都街殺人朝朝不絕思爲亂者十室而九東苑大冢上忽有池水城東大澤地忽火然廣數里乃殺宿燧牛旋等以應水火之變瓘謀誅諸宋廢玄靖自立先是太白守輿鬼占者以爲州分當有暴兵故瓘欲厭之於是宋混率衆誅瓘瓘先殺妻子三十口乃自殺玄靖以混爲驃騎大將軍尚書令混病死弟玄安代輔政以單祈帶石山玄安欲登之弟名犯世宗諱曰世人云登此山者破家身亡玄安曰安有此也策馬登之馬倒傷足御史房屋柱自然燋折或曰柱之爲字也左木右主宋字含木木燋宋破而主存災之大也宜防之又所乘馬五匹一夜中毹尾秃人曰尾之爲字也尸下毛毛去尸絕滅之徵玄安曰吉凶在天知可如何未幾玄安司馬張邕起兵殺玄安盡誅宋氏先是謠曰滅宋者田土子邕一名野邕刑殺過差內外復思爲亂駿少子天錫因民心起兵殺邕以冠軍大將軍輔政玄靖庶母郭氏以天錫擅權與張氏謀誅之事發天錫殺玄靖而自立

天錫字純嘏一名公純私署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涼王有火然於泥中天錫驕恣淫昏不恤民務元日與嬖人褻飲既（闕二字）羣臣朝賀又不省其母從事中郎張慮輿櫬切諫且求大覲天錫不納昭成末苻堅遣將苟萇伐涼州破之天錫降於萇初駿時謠曰劉新婦簸米石新婦炊羖羝蕩滌簸張兒張兒食之口正披是時姑臧及諸郡國童兒皆歌之謂劉曜石虎並伐涼州不克至堅而降之也天錫至長安堅拜爲尚書堅敗於壽春天錫奔建康

鮮卑乞伏國仁出於隴西其先如弗自漠北南出五代祖祐鄰并兼諸部部衆漸盛父司繁擁部落降於苻堅以爲南單于又拜鎮西將軍鎮勇士川司繁死國仁代統任苻堅之伐司馬昌明以國仁爲前將軍領騎先鋒及堅之敗國仁叔步頹叛於隴右堅令國仁討之步頹大悅迎而推之招集部落衆十餘萬太祖時私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秦州河州牧號年建義署置官屬分部內爲十一郡築勇士城以都之國仁死

弟乾歸統事自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改年爲太初置百官登國中還於金城南門自壞乾歸惡之遷於苑川尋爲姚興所破又奔枹罕遂降姚興興拜爲河州刺史封歸義侯尋還苑川乾歸乃背姚興私稱秦王置百官年號更始遣使請援太宗許之後乾歸田於五谿梟集其手尋爲兄子公府所殺子熾磐殺公府代統位

熾磐自稱大將軍河南王改年爲永康後襲禿髮傉檀於樂都滅之乃私署秦王置百官改年爲建洪後遣其尚書郎莫胡積射將軍乞伏又寅等貢黃金二百斤請伐赫連昌世祖許之及世祖平統萬熾磐乃遣其叔平遠將軍泥頭弟安遠將軍度質於京師又使其中書侍郎王愷丞相從事中郎烏訥闐奉表貢其方物熾磐死子暮末統任

暮末字安石跋既立改年爲永洪其尚書隴西辛進曾隨熾磐遊於後園彈烏丸誤傷暮末母面至是殺進五族二十七人暮末弟殊羅烝熾磐左夫人禿髮氏暮末知而禁之殊羅懼與叔父什寅謀殺暮末禿髮氏盜門鑰於內鑰誤門者告暮末收其黨與盡殺之欲鞭什寅什寅曰我負汝死不負汝鞭暮末怒刳其腹投屍於河什寅母弟白養及去列頗有怨言又殺之政刑酷濫內外崩離部民多叛人思亂矣後爲赫連定所逼遣王愷烏訥闐請迎於世祖世祖許以安定以西平涼以東封之暮末乃焚城邑毀寶器率戶萬五千至高田谷爲赫連定所拒遂保南安世祖遣使迎之暮末衛將軍吉毗固諫以爲不宜內徙暮末從之赫連定遣其北平公韋代率衆一萬攻南安城內大飢人相食神䴥

四年慕末及宗族五百餘人出降送於上邽
鮮卑禿髮烏孤八世祖匹孤自塞北遷于河西其地東至麥田牽屯西至濕羅
南至澆河北接大漠匹孤死子壽闐統任初母孕壽闐因寢產於被中乃名禿
髮其俗為被覆之義五世祖樹機能壯果多謀略晉泰始中殺秦州刺史胡烈
於高斛堆敗涼州刺史蘇愉于金山咸寧中又斬涼州刺史楊欣於丹嶺盡有
涼州之地後為部民沒骨所殺從弟務丸統任務丸曾孫思復鞬部衆稍盛即
烏孤父也思復鞬死烏孤統任皇始初呂光拜烏孤益州牧左賢王烏孤私署
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年號太初天興初烏孤又稱武威王徙治樂都
置車騎將軍已下分立郡縣烏孤因酒走馬馬倒傷脅笑曰幾為呂光父子所
喜既而遂死
弟涼州牧西平公利鹿孤統任徙治西平改年建和使使朝貢遣弟車騎將軍
傉檀拒呂纂纂士馬精銳軍人大懼傉檀下馬據胡牀以安衆情乃貫甲交戰
破纂軍二千餘級利鹿孤私署百官自丞相以下利鹿孤死
傉檀統任私署涼王遷居樂都年號洪昌遣使朝貢天賜中傉檀詐降姚興興
以傉檀為涼州刺史遂據姑臧與沮渠蒙遜戰於均石為蒙遜所敗傉檀又為
赫連屈丐所破於陽武以數千騎奔南山幾為追騎所得懼東西寇至乃徙三
百里內民於姑臧姚興乘釁遣將姚弼等至於城下傉檀驅牛羊於野弼衆採
掠傉檀因分擊大破之弼乃退還傉檀又自署涼王署百官改號嘉平采輿中
壘衆伐沮渠蒙遜為蒙遜所敗於窮泉單馬歸姑臧懼蒙遜所滅乃還于樂都
蒙遜以兵圍之築室反耕為持久之計傉檀以子保周為質於蒙遜蒙遜乃還
神瑞初傉檀率騎擊乙弗虜大有擒獲而乞伏熾磐乘虛襲樂都克之執傉檀
子虎臺以下傉檀聞之曰若歸熾磐便為奴僕豈忍見妻子在他懷中也引衆
而西衆皆離散傉檀曰蒙遜熾磐昔皆委質於吾今而歸之不亦鄙哉四海之
廣無所容身何其痛乎既乃歎曰吾老矣寧見妻子而死遂降熾磐熾磐待以
上賓之禮用為驃騎大將軍封左南公歲餘鴆殺之傉檀少子賀後來奔自有
傳

李暠字玄盛小字長生隴西狄道人也漢前將軍廣之後曾祖柔晉相國從事
中郎北地太守祖弇張祚武衞將軍父昶早卒暠遺腹子也皇始中呂光建康
太守段業自稱涼州牧以敦煌太守孟敏為沙州刺史暠為效穀令敏死敦煌
護軍郭謙等推暠為寧朔將軍敦煌太守業私稱涼王暠詐臣於業業以暠為
鎮西將軍天興中暠私署大都督大將軍護羌校尉秦涼二州牧涼公年號庚
子居敦煌遣使朝貢天賜中改年建初遷於酒泉歲修職貢暠死子歆統任
歆字士業自稱大都督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涼公號年嘉興元年大破沮
渠蒙遜於解支澗獲七千餘級遣使朝貢歆聞蒙遜南伐乞伏乃起兵攻張掖
其母尹氏謂歆曰汝新造之國地狹民希蒙遜驍武汝非其敵吾觀其數年以
來經謀規略有兼并之志且天時人事似欲歸之度德量力春秋之義先王遺
令深慎兵戰保境寧民俟時而動言猶在耳奈何忘之汝必行也非唯師敗國
亦亡矣歆不從遂率步騎三萬東伐次于都瀆澗蒙遜自浩亹拒歆戰于懷城
為蒙遜所敗左右勸歆還酒泉歆曰吾違太后明敎遠取敗辱不殺此胡復何
面目見吾母也勒衆復戰敗于蓼泉為蒙遜所殺蒙遜遂克酒泉歆之未敗有
一大蛇從南門而入至歆恭德殿前有雙雉飛出宮內通衢大樹上有烏鵲爭
巢鵲為烏所殺敦煌父老令狐熾夢一白頭公帢衣而謂曰南風動吹長木胡
桐椎不中轂言訖忽然不見歆小字桐椎至是而亡
歆弟敦煌太守恂復自立于敦煌稱冠軍將軍涼州刺史蒙遜攻恂于敦煌三
面起堤以水灌城恂請降不許城陷恂自殺蒙遜克敦煌恂兄翻子寶後入國
自有傳
胡沮渠蒙遜本出臨松盧水其先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為氏蒙遜滑稽有權
變頗曉天文為諸胡所歸呂光殺其伯父西平太守羅仇蒙遜聚衆萬餘屯於
金山與從兄晉昌太守男成共推建康太守段業為使持節大都督龍驤大將
軍涼州牧建康公稱神璽元年業以蒙遜為張掖太守封臨池侯男成為輔國
將軍委以軍國之任業自稱涼王以蒙遜為尚書左丞忌蒙遜威名微疎遠之
天興四年蒙遜內不自安請為安西太守蒙遜欲激怒其衆乃密誣告男成叛

遜業殺之蒙遜泣告衆陳欲復讎之意男成素有恩信衆情怨憤泣而從之蒙遜因舉兵攻殺業私署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號年永安居張掖永興中蒙遜克姑臧遷居之改號玄始元年自稱河西王置百官丞郎以下頻遣使朝貢蒙遜襲於新臺閹人王懷祖斫蒙遜傷足蒙遜妻孟氏擒懷祖斬之蒙遜聞劉裕滅姚泓怒甚有校書郎言事於蒙遜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遂殺之其峻暴如此泰常中蒙遜克李歆尋滅燉煌後改年承玄神䴥中遣尚書郎宗舒左常侍高猛朝貢上表曰伏惟陛下天縱叡聖德超百王陶育齊於二儀洪基隆於三代然鍾運多難九服紛擾神旗暫擁章書未同上靈降祐祚歸有道純風一鼓殊方革面羣生幸甚率土齊欣臣誠弱才效無可錄幸遇重光恩踰力命自欣投老得覩盛化萁終餘年憑倚皇極前後奉表貢使相望去者杳然寂無旋返未審津塗寇險竟不仰達爲天朝高遠未蒙齒錄屏營戰灼無地自措往年侍郎郭祗等還奉被詔書三接之恩始隆萬里之心有賴今極難之餘開泰唯始誘勸既加引納彌篤老臣見存遐外無棄仰荷愷悌之仁俯蹈康哉之詠然商胡後至奉公卿書援引歷數安危之機厲以寶融知命之美覩惟情願實深悚惕何者臣不自揆遠託大陸庶微誠上達天鑒下降若萬國來庭百辟陛賀高蹈先至之端獨步知機之首但世難尚殷情願未遂章表頻觸猶懷不暢許身於國誠誠莫表致感羣后貽慮公卿辭旨紛紜抑引章奢不在同獎之例未建拱辰之心延首一隅低回四極臣歷觀符瑞候察天時未有過於皇魏踰於陛下加以靈啓聖姿幼登天位美詠侔於成康道化踰於文景方將振神綱以掩六合灑玄澤以潤入荒況在秦隴荼炭之餘直是老臣盡效之會後蒙遜遣子安周內侍世祖遣兼太常李順持節拜蒙遜爲假節加侍中都督涼州西域羌戎諸軍事太傅行征西大將軍涼州牧涼王冊曰昔我皇祖胄自黃軒總御羣才攝服戎夏疊曜重光不殞其舊逮于太祖應期協運大業惟新奄有區宇受命作魏降及太宗廣闢崇基政和民阜朕承天緒思廓宇縣然時運或否雰霧四張赫連跋扈於關西大檀陸梁於漠北戎夷負阻江淮未賓是用自東徂西戎軒屢駕賴宗廟靈長將士宣力克翦兇渠震服彊獷四方漸泰表裏無塵王先識機運經略深遠與朕協同厥功洪茂當今運鍾時季僭逆憑陵有土者莫不跨峙一隅有民者莫不榮其私號不遵衆星拱極之道不慕細流歸海之義而王深悟大體率由典章任土貢珍愛子入侍勤義著蒸遺業存篤惟王乃祖乃父有土有民論功德則無二於當時言氏族則始因於世爵古先帝王褒賢賞德莫不胙土分民建爲藩輔是以周成命太公以表東海襄王錫晉文大啓南陽是用割涼州之武威張掖敦煌酒泉西海金城西平七郡封王爲涼王受茲素土苴以白茅用建冢社爲魏室藩輔威衰存亡與魏升降夫功高則爵尊德厚則任重又加命王入贊百揆謀謨帷幄出征不懷登攝侯伯其以太傅行征西大將軍仗鉞秉旄鷹揚河右遠祛王略懷柔荒隅北盡于窮髮南極於庸岷西被于崐嶺東至于河曲王實征之以夾輔皇室又命王建國置將相羣卿百官承制假授除文官刺史以還武官撫軍以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如漢初諸侯王故事欽哉惟時往踐乃職祗服朕命協亮天工俾九德咸事無忝庶官用終爾顯德對揚我皇祖之休烈崔浩之辭也蒙遜又改稱義和元年延和二年四月蒙遜死遣使監護喪事謚曰武宣王蒙遜性婬忌忍於刑戮閨庭之中略無風禮

第三子牧犍統任自稱河西王遣使請朝命先是世祖遣李順迎蒙遜女爲夫人會蒙遜死牧犍受蒙遜遺意送妹於京師拜右昭儀改稱承和元年世祖又遣李順拜牧犍使持節侍中都督涼沙河三州西域羌戎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西戎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牧犍以無功授賞乃留順上表乞安平一號優詔不許牧犍尚世祖妹武威公主遣其相宋繇表謝獻馬五百匹黃金五百斤繇又表請公主及牧犍母妃后定號朝議謂禮母以子貴妻從夫爵牧犍母宜稱河西國太后公主於其國內可稱王后於京師則稱公主詔從之牧犍遣其將軍沮渠旁周朝京師世祖遣侍中古弼尚書李順賜其侍臣衣服有差并徵世子封壇入侍牧犍乃遣封壇朝於京師太延五年世祖遣尚書賀多羅使涼州且觀虛實以牧犍雖稱蕃致貢而內多乖悖於是親征之詔公卿爲書讓之曰王外從正朔內不捨僭罪一也民籍地圖不登公府任土作

貢不入司虞罪二也既荷王爵又授偽官取兩端之榮邀不二之寵罪三也知朝廷志在懷遠固違聖略切稅商胡以斷行旅罪四也揚言西戎高自驕大罪五也坐自封殖不欲入朝罪六也北託叛虜南引仇池憑援谷軍提挈爲姦罪七也承敕過限輒假征鎮罪八也欣敵之全幸我之敗侮慢王人供不以禮罪九也既婚帝室寵踰功舊方恣欲情蒸淫其嫂罪十也既違伉儷之體不篤婚姻之義公行酖毒規害公主罪十一也備防王人候守關要有如寇讎罪十二也爲臣如是其可恕乎先令後誅王者之典也若親率羣臣委贄郊迎謁拜馬首上策也六軍既臨面縛輿櫬又其次也如其守迷窮城不時悛悟身死族滅爲世大戮宜思厥中自求多福也官軍濟河牧犍曰何故爾也用其左丞姚定國計不肯出迎求救於蠕蠕又遣弟董來率兵萬餘人拒官軍於城南戰退車駕至姑臧遣使喻牧犍令出牧犍聞蠕蠕內侵於善無幸車駕返旆遂嬰城自守牧犍兄子祖踰城出降具知其情世祖乃引諸軍進攻牧犍兄子萬年率麾下又來降城拔牧犍與左右文武面縛請罪詔釋其縛徙涼州民三萬餘家于京師初太延中有一父老投書於敦煌城東門忽然不見其書一紙八字文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又於震電之所得石丹書曰河西河西三十年破帶石樂七年帶石山名在姑臧南山祀傍泥昭不通牧犍征南大將軍董來曰祀當有知乎遂毀祀伐木通道而行牧犍立果七年而滅如其言牧犍婬嫂李氏兄弟三人傳嬖之李與牧犍姊共毒公主上遣解毒醫乘傳救公主得愈上徵李氏牧犍不遣厚送居於酒泉上大怒既克猶以妹壻待之其母死以王太妃禮葬焉又爲蒙遜置守墓三十家改授牧犍征西大將軍王如故初官軍未入之間牧犍使人斫開府庫取金銀珠玉及珍奇器物不更封閉小民因之入盜巨細蕩盡有司求賊不得真君八年其所親人及守藏者告之上乃窮竟其事搜其家中悉得所藏器物又告牧犍父子多畜毒藥前後隱竊殺人乃有百數姊妹皆爲左道朋行婬佚曾無愧顏始罽賓沙門曰曇無讖東入鄯善自云能使鬼治病令婦人多子與鄯善王妹曼頭陁林私通發覺亡奔涼州蒙遜寵之號曰聖人曇無讖以男女交接之術教授婦人蒙遜諸女子婦皆往受法世祖聞諸行人言曇無讖之術乃召曇無讖蒙遜不遣遂發露其事拷訊殺之至此帝知之於是賜昭儀沮渠氏死誅其宗族唯萬年及祖以前先降得免是年人又告牧犍猶與故臣民交通謀反詔司徒崔浩就公主第賜牧犍死牧犍與主訣良久乃自裁葬以王禮謚曰哀王及公主薨詔與牧犍合葬公主無男有女以國甥親寵得襲母爵爲武威公主

蒙遜子秉字季義世祖以其父故拜東雍州刺史除秘多塢真君中遂與河東蜀薛安都謀逆至京師付其兄弟扼而殺之

萬年祖並以先降萬年拜安西將軍張掖王祖爲廣武公萬年後爲冀定二州刺史復坐謀逆與祖俱死初牧犍之敗也弟樂都太守安周南奔吐谷渾世祖遣鎮南將軍奚眷討之牧犍弟酒泉太守無諱奔晉昌乃使弋陽公元絜守酒泉真君初無諱圍酒泉絜輕之出城與語爲無諱所執絜所部相率固守無諱仍圍之糧盡爲無諱所陷無諱又圍張掖不能克退保臨松遂還世祖下詔喻之時永昌王健鎮涼州無諱使其中尉梁偉詣健求奉酒泉又送絜及執帥兵士于健二年春世祖遣兼鴻臚持節策拜無諱爲征西大將軍涼州牧酒泉王尋以無諱復規叛逆復遣鎮南將軍南陽公奚眷討酒泉克之無諱遂謀渡流沙遣安周西擊鄯善鄯善王恐懼欲降會魏使者勸令拒守安周遂與連戰不能克退保東城三年春鄯善王比龍西奔且末其世子乃從安周鄯善大亂無諱遂渡流沙士卒渴死者大半仍據鄯善先是高昌太守闞爽爲李寶舅唐契所攻聞無諱至鄯善遣使詐降欲令無諱與唐契相擊無諱留安周住鄯善從焉耆東北趣高昌會蠕蠕殺唐契爽拒無諱無諱將衛興奴詐誘爽遂屠其城爽奔蠕蠕無諱因留高昌五年夏無諱病死安周代立後爲蠕蠕國所并

史臣曰周德之衰七雄競時咸分割神州專晥尊極至是張寔等介在人外地實戎墟大爭彊張猾懷不逞其不知量固爲甚矣蛇虺相噬終爲擒滅宜哉

魏書卷九十九

魏書卷九十九考證

張寔傳茂妻弟賈模○臣人龍按晉書張茂傳云涼州大姓賈摹寔之妻弟也此以摹爲茂之妻弟與晉書異又按茂傳有手莫頭圖涼州之謠則字當從手上莫

軌保涼州賴陰澹之力○臣人龍按本傳不載陰澹事晉書張軌傳云治中楊澹馳詣長安訴軌被誣此云陰澹又云軌以陰氏門宗強盛忌之未知孰誤

禿髮烏孤傳殺秦州刺史胡烈於高解堆○高解堆晉書載記作萬斛堆

李暠傳祖太張祚武衛將軍○晉書載記李暠祖弇仕張軌爲武衛將軍後追尊爲涼景公義熙元年暠表稱亡祖武衛將軍天水太守安世亭侯弇則此太字乃弇字之訛也

魏書卷九十九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八十八

高句麗　百濟　勿吉　失韋　豆莫婁
地豆于　庫莫奚　契丹　烏洛侯

高句麗者出於夫餘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為夫餘王閉於室中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與犬犬不食棄之與豕豕又不食棄之於路牛馬避之後棄之野衆鳥以毛茹之夫餘王割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於暖處有一男破殼而出及其長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將有異志請除之王不聽命之養馬朱蒙每私試知有善惡駿者減食令瘦駑者善養令肥夫餘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給朱蒙後狩于田以朱蒙善射限之一矢朱蒙雖矢少殪獸甚多夫餘之臣又謀殺之朱蒙母陰知告朱蒙曰國將害汝以汝才略宜遠適四方朱蒙乃與烏引烏違等二人棄夫餘東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濟無梁夫餘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濟於是魚鼈並浮為之成橋朱蒙得渡魚鼈乃解追騎不得渡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見三人其一人著麻衣一人著納衣一人著水藻衣與朱蒙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為氏焉初朱蒙在夫餘時妻懷孕朱蒙逃後生一子字始閭諧及長知朱蒙為國主即與母亡而歸之名之曰閭達委之國事朱蒙死閭達代立閭達死子如栗代立如栗死子莫來代立乃征夫餘夫餘大敗遂統屬焉莫來子孫相傳至裔孫宮生而開目能視國人惡之及長凶虐國以殘破宮曾孫位宮亦生而視人以其似曾祖宮故名為位宮高句麗呼相似為位位宮亦有勇力便弓馬魏正始中入寇遼西安平為幽州刺史毌丘儉所破其玄孫乙弗利利子釗烈帝時與慕容氏相攻擊建國四年慕容元真率衆伐之入自南陜戰於木底大破釗軍乘勝長驅遂入丸都釗單馬奔竄元真掘釗父墓載其屍并掠其母妻珍寶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宮室毀丸都城而還自後釗遣使來朝阻隔寇讎不能自達釗後為百濟所殺世祖時釗曾孫璉始遣使者安東奉表貢方物并請國諱世祖嘉其誠款詔下帝系名諱於其國遣員外散騎侍郎李敖拜璉為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領護東夷中郎將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敖至其所居平壤城訪其方事云遼東南一千餘里東至柵城南至小海北至舊夫餘民戶參倍於前魏時其地東西二千里南北一千餘里民皆土著隨山谷而居衣布帛及皮土田薄埆蠶農不足以自供故其人節飲食其俗婬好歌舞夜則男女羣聚而戲無貴賤之節然潔淨自喜其王好治宮室其官名有謁奢太奢大兄小兄之號頭著折風其形如弁旁插鳥羽貴賤有差立則反拱跪拜曳一脚行步如走常以十月祭天國中大會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為飾好蹲踞食用俎几出三尺馬云本朱蒙所乘馬種即果下也後貢使相尋歲致黃金二百斤白銀四百斤時馮文通率衆奔之世祖遣散騎常侍封撥詔璉令送文通璉上書稱當與文通俱奉王化竟不送世祖怒欲往討之樂平王丕等議待後舉世祖乃止而文通亦尋為璉所殺後文明太后以顯祖六宮未備勑璉令薦其女璉奉表云女已出嫁求以弟女應旨朝廷許焉乃遣安樂王真尚書李敷等至境送幣璉惑其左右之說云朝廷昔與馮氏婚姻未幾而滅其國殷鑒不遠宜以方便辭之璉遂上書妄稱女死朝廷疑其矯詐又遣假散騎常侍程駿切責之若女審死者聽更選宗淑璉云若天子恕其前愆謹當奉詔會顯祖崩乃止至高祖時璉貢獻倍前其報賜亦稍加焉時光州於海中得璉所遣詣蕭道成使餘奴等送闕高祖詔責璉曰道成親殺其君竊號江左朕方欲興滅國於舊邦繼絕世於劉氏而卿越境外交遠通篡賊豈是藩臣守節之義今不以一過掩卿舊款即送還藩其感恕思愆祗承明憲輯寧所部動靜以聞太和十五年璉死年百餘歲高祖舉哀於東郊遣謁者僕射李安上策贈車騎大將軍太傅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諡曰康又遣大鴻臚拜璉孫雲使持節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領護東夷中郎將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賜衣冠服物車旗之飾又詔雲遣世子入朝令及郊丘之禮雲上書辭疾惟遣其從叔升于隨使詣闕嚴責之自此歲常貢獻正始中

世祖於東堂引見其使芮悉弗，悉弗進曰：高麗係誠天極，累葉純誠，地產土毛，無愆王貢。但黃金出自夫餘，珂則涉羅所產。今夫餘為勿吉所逐，涉羅為百濟所并，國王臣雲惟繼絕之義，悉遷于境內。二品所以不登王府，實兩賊是為。世宗曰：高麗世荷上將，專制海外，九夷黠虜，實得征之。瓶罄罍恥，誰之咎也？昔方貢之愆，責在連率。卿宜宣朕旨於卿主，務盡威懷之略，揃披害群，輯寧東裔，使二邑還復舊墟，土毛無失常貢也。神龜中，雲死，靈太后為舉哀於東堂，遣使策贈車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又拜其世子安為安東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正光初，光州又於海中執得蕭衍所授安寧東將軍衣冠劍珮，及使人江法盛等，送於京師。安死，子延立。出帝初，詔加延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賜衣冠服物車旗之飾。天平中，詔加延侍中、驃騎大將軍，餘悉如故。延死，子成立。訖於武定末，其貢使無歲不至。

百濟國，其先出自夫餘。其國北去高句麗千餘里，處小海之南。其民土著，地多下濕，率皆山居。有五穀，其衣服飲食與高句麗同。延興二年，其王餘慶始遣使上表曰：臣建國東極，豺狼隔路，雖世承靈化，莫由奉藩，瞻望雲闕，馳情罔極。涼風微應，伏惟皇帝陛下協和天休，不勝係仰之情，謹遣私署冠軍將軍、駙馬都尉弗斯侯、長史餘禮、龍驤將軍、帶方太守、司馬張茂等投舫波阻，搜徑玄津，託命自然之運，遣進萬一之誠。冀神祇垂感，皇靈洪覆，克達天庭，宣暢臣志，雖且聞夕沒，永無餘恨。又云：臣與高句麗源出夫餘，先世之時，篤崇舊款。其祖釗輕廢鄰好，親率士衆，陵踐臣境。臣祖須整旅電邁，應機馳擊，矢石暫交，梟斬釗首。自爾已來，莫敢南顧。自馮氏數終，餘燼奔竄，醜類漸盛，遂見陵逼，構怨連禍，三十餘載，財殫力竭，轉自孱踧。若天慈曲矜，遠及無外，速遣一將，來救臣國，當奉送鄙女，執掃後宮，并遣子弟，牧圉外廄。尺壤匹夫不敢自有。又云：今璉有罪，國自魚肉，大臣彊族，戮殺無已，罪盈惡積，民庶崩離。是滅亡之期，假手之秋也。且馮族士馬，有鳥畜之戀；樂浪諸郡，懷首丘之心。天威一舉，有征無戰。臣雖不敏，志效畢力，當率所統，承風響應。且高麗不義，逆詐非一，外慕隗囂藩卑之辭，內懷兇禍豕突之行。或南通劉氏，或北約蠕蠕，共相脣齒，謀陵王略。昔唐堯至聖，致罰丹水；孟嘗稱仁，不捨塗詈。涓流之水，宜早壅塞，今若不取，將貽後悔。去庚辰年後，臣西界小石山北國海中見屍十餘，并得衣器鞍勒，視之非高麗之物。後聞乃是王人來降臣國，長蛇隔路，以沉于海。雖未委當，深懷憤恚。昔宋戮申舟，楚莊徒跣；鷂撮放鳩，信陵不食。克敵建名，美隆無已。夫以區區偏鄙，猶慕萬代之信，況陛下合氣天地，勢傾山海，豈令小豎跨塞天逵。今上所得鞍一，以為實驗。顯祖以其僻遠，冒險朝獻，禮遇優厚，遣使者邵安與其使俱還。詔曰：得表聞之，無恙甚善。卿在東隅，處五服之外，不遠山海，歸誠魏闕，欣嘉至意，用戢于懷。朕承萬世之業，君臨四海，統御群生。今宇內清一，八表歸義，襁負而至者不可稱數，風俗之和，士馬之盛，皆餘禮等親所聞見。卿與高麗不穆，屢致陵犯，苟能順義，守之以仁，亦何憂於寇讎也。前所遣使，浮海以撫荒外之國，從來積年，往而不返，存亡達否，未能審悉。卿所送鞍，比校舊乘，非中國之物。不可以疑似之事，以生必然之過。經略權要，已具別旨。又詔曰：知高麗阻彊，侵軼卿土，修先君之舊怨，棄息民之大德，兵交累載，難結荒邊。使兼申胥之誠，國有楚越之急，乃應展義扶微，乘機電舉。但以高麗稱藩先朝，供職日久，於彼雖有自昔之釁，於國未有犯令之愆。卿使命始通，便求致伐，尋討事會，理亦未周。故往年遣禮等至平壤，欲驗其由狀。然高麗奏請頻煩，辭理俱詣，行人不能抑其請，司法無以成其責，故聽其所啓，詔璉等還。若今復違旨，則過咎益露，後雖自陳，無所逃罪，然後興師討之，於義為得。九夷之國，世居海外，道暢則奉藩，惠戢則保境，故羈縻著於前典，楛貢曠於歲時。卿備陳彊弱之形，具列往代之迹，俗殊事異，擬貺乖衷，洪規大略，其致猶在。今中夏平一，宇內無虞，每欲陵威東極，懸旌域表，拯荒黎於偏方，舒皇風於遠服。身由高麗即敘，未及卜征。今若不從詔旨，則卿之來謀，載協朕意，元戎啓行，將不云遠。便可豫率同興，具以待事，時遣報使，速究彼情。師舉之日，卿為鄉導之首，大捷之後，又受元功之賞，不亦善乎。所獻錦布海物，雖不悉達，明卿至心。今賜雜物如別。又詔璉護送安等。安等至高句麗，璉稱昔與餘慶有讎，不令東過。安等於是皆還。乃下詔切責之。五年，使安等從

東萊浮海賜餘慶璽書褒其誠節安等至海濱遇風飄蕩竟不達而還

勿吉國在高句麗北舊肅慎國也邑落各自有長不相總一其人勁悍於東夷最強言語獨異常輕豆莫婁等國諸國亦患之去洛五千里自和龍北二百餘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三日至祁黎山又北行七日至如洛瓌水水廣里餘又北行十五日至太魯水又東北行十八日到其國國有大水闊三里餘名速末水其地下濕築城穴居屋形似冢開口於上以梯出入其國無牛有車馬佃則偶耕車則步推有粟及麥穄菜則有葵水氣鹹凝鹽生樹上亦有鹽池多豬無羊嚼米醞酒飲能至醉婦人則布裙男子豬犬皮裘初婚之夕男就女家執女乳而罷便以為定仍為夫婦俗以人溺洗手面頭插虎豹尾善射獵弓長三尺箭長尺二寸以石為鏃其父母春夏死立埋之冢上作屋不令雨濕若秋冬以其屍捕貂貂食其肉多得之常七八月造毒藥傅箭鏃射禽獸中者便死煮藥毒氣亦能殺人國南有從太山魏言太皇有虎豹羆狼不害人人不得山上溲汙行逕山者皆以物盛去延興中遣使乙力支朝獻太和初又貢馬五百匹乙力支稱初發其國乘船泝難河西上至太沵河沉船於水南出陸行渡洛孤水從契丹西界達和龍自云其國先破高句麗十落密共百濟謀從水道并力取高句麗遣乙力支奉使大國請其可否詔敕三國同是藩附宜共和順勿相侵擾乙力支乃還從其來道取得本船汎達其國九年復遣使侯尼支朝獻明年復入貢其傍有大莫盧國覆鍾國莫多回國庫婁國素和國具弗伏國匹黎尒國拔大何國郁羽陵國庫伏真國魯婁國羽真侯國前後各遣使朝獻太和十二年勿吉復遣使貢楛矢方物於京師十七年又遣使人婆非等五百餘人朝獻景明四年復遣使侯力歸等朝貢自此迄于正光貢使相尋爾後中國紛擾頗或不致延興二年六月遣使石久云等貢方物至於武定不絕

失韋國在勿吉北千里去洛六千里路出和龍北千餘里入契丹國又北行十日至啜水又北行三日有蓋水又北行三日有犢了山其山高大周回三百餘里又北行三日有大水名屈利又北行三日至刃水又北行五日到其國有大水從北而來廣四里餘名㮈水國土下濕語與庫莫奚契丹豆莫婁國同頗有粟麥及穄唯食豬魚養牛馬俗又無羊夏則城居冬逐水草亦多貂皮丈夫索髮用角弓其箭尤長女婦束髮作叉手髻其國少竊盜盜一徵三殺人者責馬三百匹男女悉衣白鹿皮襦袴有麴釀酒俗愛赤珠為婦人飾穿挂於頸以多為貴女不得此乃至不嫁父母死男女聚哭三年屍則置於林樹之上武定二年四月始遣使張焉豆伐等獻其方物迄武定末貢使相尋

豆莫婁國在勿吉國北千里去洛六千里舊北扶餘也在失韋之東東至於海方二千里其人土著有宮室倉庫多山陵廣澤於東夷之域最為平敞地宜五穀不生五果其人長大性彊勇謹厚不寇抄其君長皆以六畜名官邑落有豪帥飲食亦用俎豆有麻布衣制類高麗而幅大其國大人以金銀飾之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沒其家人為奴婢俗淫尤惡妒婦妒者殺之尸其國南山上至腐女家欲得輸牛馬乃與之或言本穢貊之地也

地豆于國在失韋西千餘里多牛羊出名馬皮為衣服無五穀惟食肉酪延興二年八月遣使朝貢至于太和六年貢使不絕十四年頻來犯塞高祖詔征西大將軍陽平王頤擊走之自後時朝京師迄武定末貢使不絕

庫莫奚國之先東部宇文之別種也初為慕容元真所破遺落者竄匿松漠之閒其民不潔淨而善射獵好為寇鈔登國三年太祖親自出討至弱洛水南大破之獲其四部落馬牛羊豕十餘萬帝曰此群狄諸種不識德義互相侵盜有犯王略故往征之且鼠竊狗盜何足為患今中州大亂吾先平之然後張其威懷則無所不服矣既而車駕南還雲中懷服燕趙十數年閒諸種與庫莫奚亦皆滋盛及開遼海置戍和龍諸夷震懼各獻方物高宗顯祖世庫莫奚歲致名馬文皮高祖初遣使朝貢太和四年輒入塞內辭以畏地豆于鈔掠詔書切責之二十二年入寇安州營燕幽三州兵數千人擊走之後復款附每求入塞與交易詔曰庫莫奚去太和二十一年以前與安營二州邊民參居交易往來並無疑貳至二十二年叛逆以來遂爾遠竄今雖款附猶在塞表每請入塞與民交易若抑而不許乖其歸向之心聽而不虞或有萬一之警不容依先任其交易事宜限節交市之日州遣上佐監之自是已後歲常朝獻至於武定末不絕

契丹國在庫莫奚東異種同類俱竄於松漠之閒登國中國軍大破之遂逃迸與庫莫奚分背經數十年稍滋蔓有部落於和龍之北數百里多為寇盜真君以來求朝獻歲貢名馬顯祖時使莫弗紇何辰奉獻得班饗於諸國之末歸而相謂言國家之美心皆忻慕於是東北羣狄聞之莫不思服悉萬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連部匹絜部黎部吐六于部等各以其名馬文皮入獻天府遂求為常皆得交市於和龍密雲之閒貢獻不絕太和三年高句麗竊與蠕蠕謀欲取地豆于以分之契丹懼其侵軼其莫弗賀勿于率其部落車三千乘衆萬餘口驅徙雜畜求入內附止於白狼水東自此歲常朝貢後告饑高祖矜之聽其入關市糴及世宗肅宗時恆遣使貢方物熙平中契丹使人祖真等三十人還靈太后以其俗嫁娶之際以青氊為上服人給青氊兩匹賞其誠款之心餘依舊式朝貢至齊受禪常不絕

烏洛侯國在地豆于之北去代都四千五百餘里其土下濕多霧氣而寒民冬則穿地為室夏則隨原阜畜牧多豕有穀麥無大君長部落莫弗皆世為之其俗綰髮皮服以珠為飾民尚勇不為姦竊故慢藏野積而無寇盜好獵射樂有箜篌木槽革面而施九弦其國西北有完水東北流合于難水其地小水皆注於難東入于海又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已尼大水所謂北海也世祖真君四年來朝稱其國西北有國家先帝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靈民多祈請世祖遣中書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於室之壁而還

史臣曰夷狄之於中國羈縻而已高麗歲修貢職東藩之冠榮哀之禮致自天朝亦為優矣其他碌碌咸知款貢豈牛馬內向東風入律者也

魏書卷一百

魏書卷一百考證

地豆于傳二十二年入寇安州○寇監本譌作塞今改正又二十二年北史作二十年

烏洛侯傳無大君長部落莫弗皆世為之○臣人龍按北史室韋國傳云南室韋分為二十五部每部有餘莫弗瞞咄猶酋長也北室韋分為九部落其部落渠帥號乞引莫賀咄每部有莫何弗三人以貳之則此云莫弗亦酋長名也

魏書卷一百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八十九

氐　吐谷渾　宕昌　高昌　鄧至　蠻　獠

氐者，西夷之別種，號曰白馬。三代之際，蓋自有君長，而世一朝見，故詩稱「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也。秦漢以來，世居岐隴以南，漢川以西，自立豪帥。漢武帝遣中郎將郭昌、衛廣滅之，以其地為武都郡。自汧渭抵於巴蜀，種類實繁，或謂之白氐，或謂之故氐，各有侯王，受中國封拜。漢建安中，有楊騰者，為部落大帥。騰勇健多計略，始徙居仇池。仇池方百頃，因以為號，四面斗絕，高七里餘，羊腸蟠道三十六回。其上有豐水泉，煮土成鹽。騰後有名千萬者，魏拜為百頃氐王。千萬孫名飛龍，漸強盛，晉武帝假平西將軍。無子，養外甥令狐茂搜為子。惠帝元康中，茂搜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羣氐推以為主。關中人士流移者多依之。愍帝以為驃騎將軍、左賢王。茂搜死，子難敵統位，與弟堅頭分部曲。難敵自號左賢王，屯下辨；堅頭號右賢王，屯河池。難敵死，子毅立，自號使持節、龍驤將軍、左賢王、下辨公，以堅頭子盤為使持節、冠軍將軍、右賢王、河池公，臣晉，晉以毅為征南將軍。三年，毅族兄初襲殺毅，幷有其衆，自立為仇池公，臣於石虎。後稱藩於晉，晉永和十年，改初為天水公。十一年，毅小弟宋奴使姑子梁三王因侍直手刃殺初。初子國率左右誅三王及宋奴，復自立為仇池公。桓溫表國為秦州刺史，國子安為武都太守。十二年，國從叔俊復殺國自立。國子安叛苻生，殺俊，復稱藩於晉。安死，子世自立為仇池公。晉太和三年，以世為秦州刺史，弟統為武都太守。世死，統廢世子纂自立。統一名德。纂聚黨襲殺統，自立為仇池公，遣使詣闕，文帝以纂為秦州刺史。晉咸安元年，苻堅遣楊安伐纂，剋之，徙其民於關中，空百頃之地。宋奴之死，二子佛奴、佛狗逃奔苻堅，堅以妻佛奴子定，拜為尚書領軍。苻堅之敗，關右擾亂，定盡力於堅。堅死，乃率衆奔隴右，徙治歷城，去仇池百二十里，置倉儲於百頃，招夷夏得千餘家，自稱龍驤將軍、仇池公，稱藩於晉。孝武帝以其自號假之，後以為秦州刺史。登國四年，遂有秦州之地，自號隴西王。後為乞伏乾歸所殺，無子。佛狗子盛，先為監國守仇池，乃統事，自號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謚定為武王。分諸氐羌為二十部護軍，各為鎮戍，不置郡縣。遂有漢中之地，仍稱藩于晉。天興初，遣使朝貢，詔以盛為征南大將軍、仇池王。隔礙姚興，不得歲通貢使。盛以兄子撫為平南將軍、梁州刺史，守漢中。劉裕永初中，封盛為武都王。盛死，私謚曰惠文王。子玄統位。玄字黃眉，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雖稱藩於劉義隆，仍奉晉永熙之號。後始用義隆元嘉正朔。初，盛謂玄曰：「吾年已老，當終為晉臣，汝善事宋帝。」故玄奉焉。玄善於待士，為流舊所懷。始光四年，世祖遣大鴻臚公孫軌拜玄為征南大將軍、都督、梁州刺史、南秦王。玄上表請比內藩，許之。玄死，私謚孝昭王。子保宗統位。初，玄臨終謂弟難當曰：「今境候未寧，方須撫慰。保宗沖昧，吾授卿國事，其無墜先勳。」難當固辭，請立保宗以輔之。保宗既立，難當妻姚氏謂難當曰：「國險宜立長君，反事孺子，非久計。」難當從之，廢保宗而自立，稱藩于劉義隆。難當拜保宗為鎮南將軍，鎮石昌；以次子順為鎮東將軍、秦州刺史，守上邽。保宗謀襲難當，事泄被繫。先是，四方流人以仇池豐實，多往依附。流人有許穆之、郝惔之二人投難當，並改姓為司馬，穆之自云名飛龍，惔之自云名康之，云是晉室近戚。康之尋為人所殺。時劉義隆梁州刺史甄法護刑政不理，義隆遣刺史蕭思話代任。難當以思話未至，遣將舉兵襲梁州，破白馬，遂有漢中之地。尋而思話使其司馬蕭承之先驅進討，所向剋捷，遂平梁州。因又附義隆。難當後釋保宗，遣鎮董亭。保宗與兄保顯歸京師，世祖拜保宗征南大將軍、秦州牧、武都王，尚公主；保顯為鎮西將軍、晉壽公。後遣大鴻臚崔頤拜難當為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領護西羌校尉、秦梁二州牧、南秦王。難當後自立為大秦王，號年曰建義，立妻為王后，世子為太子，置百官，具擬天朝，然猶貢獻于劉義隆不絕。尋而其國大旱，多災異，降大秦王，復為武都王。太延初，難當立鎮上邽。世祖遣車騎大將軍、樂平王丕等督河西、高平諸軍取上邽，又詔諭難當，難當奉詔攝守。尋而傾國南寇，規有蜀土，襲義隆益州，攻涪城，又伐巴西，獲雍州流人七千餘家還于仇池。義隆怒，遣將裴方明等伐之。難當為方明所敗，棄仇池，與千餘騎奔上

鄧世祖遣中山王辰迎之赴行宮方明既剋仇池以保宗弟保熾守之河間公
齊擊走之先是詔保宗鎮上邽又詔鎮駱谷復其本國保宗弟文德先逃氐中
乃說保宗令叛事泄齊執保宗送京師詔難當殺之氐羌立文德屯于濁水文
德自號征西將軍秦河梁三州牧仇池公求援於義隆義隆封文德為武都王
遣偏將房亮之等助之齊逆擊禽亮之文德奔守葭蘆武都陰平氐多歸之詔
淮陽公皮豹子等率諸軍討之文德走漢中收其妻子僚屬資糧及保宗妻公
主送京師賜死初公主勸保宗反人問曰背父母之邦若何公主曰禮婦人外
成因夫而榮事立據守一方我亦一國之母豈比小縣之主以此得罪高宗時
拜難當營州刺史還為外都大官卒諡曰忠子和隨父歸國別賜爵仇池公子
德襲難當爵卒子小眼襲例降為公拜天水太守卒子大眼別有傳小眼子
公熙襲爵正光中尚書右丞張普惠為行臺送租於南秦東益普惠啓公熙俱
行至南秦以氐反不得進遣公熙先慰氐東益州刺史魏子建以公熙險薄密
令訪察公熙果有潛謀將為叛亂子建仍報普惠令其攝錄普惠急追公熙竟
不肯赴東出漢中普惠表列其事公熙大行賄賂終得免罪後為假節別將與
都督元志同守岐州為秦賊莫折天生所虜死於秦州文德後自漢中入統汧
隴遂有陰平武興之地後為劉義隆荊州刺史劉義宣所殺保宗之執也子元
和奔義隆以為武都白水太守元和據城歸順高宗嘉之拜征南大將軍武都
王內徙京師元和從叔僧嗣復自稱武都王於葭蘆僧嗣死從弟文度自立為
武興王遣使歸順顯祖授文度武興鎮將既而復叛高祖初征西將軍皮歡喜
攻葭蘆破之斬文度首文度弟弘小名鼠犯顯祖廟諱以小名稱鼠自為武興
王遣使奉表謝罪貢其方物高祖納之鼠遣子苟奴入侍拜鼠都督南秦州刺
史征西將軍西戎校尉武都王鼠死從子後起統任高祖復以鼠爵授之鼠子
集始為白水太守後起死以集始為征西將軍武都王集始後朝于京師拜都
督南秦州刺史安南大將軍領護南蠻校尉漢中郡侯武興王賜以車旗戎馬
錦綵繒纊等尋還武興進號鎮南將軍加督軍湘等五州諸軍事後仇池鎮將
楊靈珍襲破武興集始遂入蕭賾景明初集始來降還授爵位歸守武興死子

紹先立拜都督南秦州刺史征虜將軍漢中郡公武興王贈集始車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諡安王紹先年幼委事二叔集起集義夏侯道遷以漢中歸順
也蕭衍白馬戍主尹天保率衆圍之道遷求援於集起集義二人貪保邊藩不
欲救之唯集始弟集朗心願立功率衆破天保全漢川集朗之力也集義見梁
益既定恐武興不得久為外藩遂扇動諸氐推紹先僭稱大號集起集義並稱
王外引蕭衍為援安西將軍邢巒遣建武將軍傅豎眼攻武興剋之執紹先送
于京師遂滅其國以為武興鎮復改鎮為東益州前後鎮將唐法樂刺史杜纂
邢豹以威惠失衆氐豪仇石柱等相率反叛朝廷以西南為憂正光中詔魏子
建為刺史以恩信招撫風化大行遠近款附如內地焉後唐永代子建為州未
幾氐人悉反永棄城東走自此復為氐地其後紹先奔還武興復自立為王

吐谷渾本遼東鮮卑徒河涉歸子也涉歸一名奕洛韓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
少曰若洛廆涉歸死若洛廆代統部落別為慕容氏涉歸之存也分戶七百以
給吐谷渾吐谷渾與若洛廆二部馬鬬相傷若洛廆怒遣人謂吐谷渾曰先公
處分與兄異部何不相遠而馬鬬相傷吐谷渾曰馬是畜耳食草飲水春氣發
動所以鬬鬬在馬而怒及人乖別甚易今當去汝萬里之外若洛廆悔遣舊老
及長史七那樓追謝留之吐谷渾曰我乃祖以來樹德遼右先公之世卜筮之
言云有二子當享福祚並流子孫我是卑庶理無並大今以馬致乖殆天所啓
諸君試驅馬令東馬若還東我當隨去卽令從騎擁馬令回數百步欻然悲鳴
突走而西聲若頹山如是者十餘輩一回一迷樓力屈乃跪曰可汗此非復人
事渾謂其部落曰我兄弟子孫並應昌盛廆當傳子及曾玄孫其間可百餘年
我及玄孫間始當顯耳於是遂西附陰山後假道上隴若洛廆追思吐谷渾作
阿于歌徒河以兄為阿于也子孫僭號以此歌為輦後鼓吹大曲吐谷渾遂從
上隴止於枹罕暨甘松南界昂城龍涸從洮水西南極白蘭數千里中逐水草
廬帳而居以肉酪為糧西北諸種謂之阿柴虜吐谷渾死有子六十人長子吐
延身長七尺八寸勇力過人性刻暴為昂城羌酋姜聰所刺劍猶在體呼子葉
延語其大將紇拔埿曰吾氣絕棺斂訖便速去保白蘭地既險遠又土俗懦弱

易控御葉延小兒欲授餘人恐倉卒終不能相制今以葉延付汝竭股肱之力以輔之孺子得立吾無恨也抽劍而死有子十二人葉延少而勇果年十歲縛草為人號曰姜聰每旦輒射之射中則嗥叫泣涕其母曰讎賊諸將已屠膾之汝年小何煩朝朝自苦葉延嗚咽若不自勝答母曰誠知無益然罔極之心不勝其痛性至孝母病三日不食葉延亦不食頗視書傳自謂曾祖奕洛韓始封昌黎公吾為公孫之子案禮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為氏遂以吐谷渾為氏焉葉延死子碎奚立性淳謹三弟專權碎奚不能制諸大將共誅之碎奚憂哀不復攝事遂立子視連為世子委之事號曰莫賀郎華言父也碎奚遂以憂死視連立以父憂思不遊娛酣宴十五年死弟視羆立死子樹洛干等並幼弟烏紇提立而妻樹洛干母生二子慕璝利延烏紇提一名大孩死樹洛干立自號車騎將軍是歲晉義熙初也樹洛干死弟阿豺立自號驃騎將軍沙州刺史部內有黃沙周回數百里不生草木因號沙州阿豺兼并羌氐地方數千里號為强國田于西彊山觀墊江源問於羣臣曰此水東流有何名由何郡國入何水也其長史曾和曰此水經仇池過晉壽出宕渠號墊江至巴郡入江度廣陵會於海阿豺曰水尚知有歸吾雖塞表小國而獨無所歸乎遣使通劉義符獻其方物義符封為澆河公未及拜受劉義隆元嘉三年又加除命又將遣使朝貢會暴病臨死召諸子弟告之曰先公車騎捨其子虔以大業屬吾吾豈敢忘先公之舉而私於緯代其以慕璝繼事阿豺有子二十人緯代長子也阿豺又謂曰汝等各奉吾一隻箭折之地下俄而命母弟慕利延曰汝取一隻箭折之慕利延折之又曰汝取十九隻箭折之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否單者易折衆則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言終而死兄子慕璝立先是阿豺時劉義隆命竟未至而死慕璝又奉表通義隆義隆又授隴西公慕璝招集秦涼亡業之人及羌戎雜夷衆至五六百落南通蜀漢北交涼州赫連部衆轉盛世祖時慕璝始遣其侍郎謝大寧奉表歸國尋討禽赫連定送之京師世祖嘉之遣使者策拜慕璝為大將軍西秦王慕璝表曰臣誠庸弱敢竭情款俘禽僭逆獻捷王府爵秩雖崇而土不增廓車旗既飾而財不周賞願垂鑒察亮其單款臣頃接寇逆疆境之人為賊所抄流轉東下今皇化混一求還鄉土乞佛曰連寵略寒張華等三人家屬在此分乖可愍願并勑遣使恩洽遐荒存亡感戴世祖詔公卿朝會議答施行太尉長孫嵩及議郎博士二百七十九人議曰前者有司處以為秦王荒外之君本非政教所及來則受之去則不禁皇威遠被西秦王慕義畏威稱臣納貢求受爵號議者以為古者要荒之君雖人土衆廣而爵不擬華夏陛下加寵王官乃越常分容飾車旗班同上國至於緡絮多少舊典所無皆當臨時以制豐寡自漢魏以來撫接荒遐頗有故事呂后遺單于御車二乘馬二駟單于答馬千匹其後匈奴和親敵國遺繒絮不過數百呼韓邪稱臣身自入朝始至萬匹今西秦王若以土無桑蠶便當上請不得言財不周賞昔周室衰微齊侯小白一匡天下有賜胙之命無益土之賞晉侯重耳破楚城濮唯受南陽之田為朝宿之邑西秦所致唯定而已塞外之人因時乘便侵入秦涼未有經略拓境之勳爵登上國統秦涼河沙四州之地而云土不增廓比聖朝於弱周而自同於五霸無厭之情其可極乎西秦王忠款於朝廷原其本情必不至此或左右不敏因致斯累檢西秦流人賊時所抄悉在蒲坂今既稱藩四海咸泰天下一家可勑秦州送詣京師隨後遣還所請乞佛三人昔為賓國之使來在王庭國破家遷即為臣妾可勿聽許制曰公卿之議未為失體西秦王所收金城枹罕隴西之地彼自取之朕即與之便是裂土何須復廓西秦款至綿絹隨使疎數增益之非一匹而已自是慕璝貢獻頗簡又通于劉義隆義隆封為隴西王太延二年慕璝死弟慕利延立詔遣使者策謚慕璝曰惠王後拜慕利延鎮西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西平王以慕璝子元緒為撫軍將軍時慕利延又通劉義隆義隆封為河南王世祖征涼州慕利延懼遂率其部人西遁沙漠世祖以慕利延兄有禽赫連定之功遣使宣喻之乃遣從慕利延遣使表謝書奏乃下詔褒獎之慕利延兄子緯代懼慕利延害己與使者謀欲歸國慕利延覺而殺之緯代弟叱力延等八人逃歸京師請兵討慕利延世祖拜叱力延歸義王詔晉王伏羅率諸將討之軍至大母橋慕利延兄子拾寅走河西伏羅遣將追擊之斬首五千餘級慕利延走白蘭慕利延從弟伏念長史鞠嶋黎部大

樂頰等率衆一萬三千落歸降後復遣征西將軍高涼王那等討之於白蘭慕利延遂入于闐國殺其王死者數萬人南征罽賓遣使通劉義隆求援獻烏丸帽女國金酒器胡王金釧等物義隆賜以牽車七年遂還舊土慕利延死樹洛干子拾寅立始邑於伏羅川其居止出入竊擬王者拾寅奉修貢職受朝廷正朔又受劉義隆封爵號河南王世祖遣使拜爲鎭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平王後拾寅自恃險遠頗不恭命通使于劉彧獻善馬四角羊彧加之官號高宗時定陽侯曹安表拾寅今保白蘭多有金銀牛馬若擊之可以大獲議者咸以先帝忿拾寅兄弟不穆使晉王伏羅高涼王那再征之竟不能尅拾寅雖復遠遁軍亦疲勞今在白蘭不犯王塞不爲人患非國家之所急也若遣使招慰必求爲臣妾可不勞而定也王者之於四荒羈縻而已何必屠其國有其地安曰臣昔爲澆河戍將與之相近明其意勢若分軍出其左右拾寅必走保南山不過十日牛馬草盡人無所食衆必潰叛可一舉而定也從之詔陽平王新城建安王穆六頭等出南道南郡公李惠給事中公孫拔及安出北道以討之拾寅走南山諸軍濟河追之時軍多病諸將議賊已遠遁軍容已振今驅疲病之卒要難冀之功不亦過乎衆以爲然乃引還獲駝馬二十餘萬顯祖復詔上黨王長孫觀等率州郡兵討拾寅軍至曼頭山拾寅來逆戰觀等縱兵擊敗之拾寅宵遁於是思悔復修藩職遣別駕康盤龍奉表朝貢顯祖幽之不報其使拾寅部落大饑屢寇澆河詔平西將軍廣川公皮歡喜率敦煌枹罕高平諸軍爲前鋒司空上黨王長孫觀爲大都督以討之觀等軍入拾寅境芻其秋稼拾寅窘怖遣子詣軍表求改過觀等以聞顯祖以重勞將士乃下詔切責之徵其任子拾寅遣子斤入侍顯祖尋遣斤還拾寅後復擾掠邊人遣其將良利守洮陽枹罕所統枹罕鎭將西郡公楊鍾葵貽拾寅書以責之拾寅表曰奉詔聽臣還舊土故遣良利守洮陽若不追前恩求令洮陽貢其土物辭旨懇切顯祖許之自是歲修職貢太和五年拾寅死子度易侯立遣其侍郎時真貢方物提上表稱嗣事後度易侯伐宕昌詔讓之賜錦綵一百二十匹喻令悛改所掠宕昌口累部送時遣易侯並奉詔死子伏連籌立高祖欲令入朝表稱疾病輒脩洮陽泥和

城而置戍焉文明太后崩使人告凶伏連籌拜命不恭有司請伐之高祖不許羣臣以其受詔不敬不宜納所獻高祖曰拜受失禮乃可加以告責所獻土毛乃是臣之常職杜棄所獻便是絕之縱欲改悔其路無由矣詔曰朕在哀疚之中未有征討而安春枹罕表取其洮陽泥和二戍時以此既邊將之常節便聽許及偏師致討二戍望風請降執訊二千餘人又得婦女九百口子婦可悉還之伏連籌乃遣世子賀魯頭朝于京師禮錫有加拜伏連籌使持節都督西垂諸軍事征西將軍領護西戎中郎將西海郡開國公吐谷渾王麾旗章綬之飾皆備給之後遣兼員外散騎常侍張禮使於伏連籌伏連籌謂禮曰昔與宕昌通和恆見稱大王己則自名今忽名儀而拘執此使將命偏師往問其意禮曰君與宕昌並爲魏藩而比輒有興動殊違臣節當發之日宰輔以爲君若反迷知罪則克保藩業脫守愚不改則禍難將至伏連籌遂嘿然及高祖崩遣使赴哀盡其誠敬伏連籌內修職貢外幷戎狄塞表之中號爲彊富準擬天朝樹置官司稱制諸國以自誇大世宗初詔責之曰梁州表送卿報宕昌書梁彌邕與卿並爲邊附語其國則鄰藩論其位則同列而稱書爲表名報爲旨有司以國有常刑殷勤請討朕慮險遠多虞輕相構惑故先宣此意善自三思伏連籌上表自申辭誠懇至終世宗世至于正光犛牛蜀馬及西南之珍無歲不至後秦州城人莫折念生反河西路絕涼州城人萬于菩提等東應念生囚刺史宋穎穎密遣求援於伏連籌伏連籌親率大衆救之遂獲保全自爾以後關徼不通貢獻路絕伏連籌死子夸呂立始自號爲可汗居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雖有城郭而不居恆處穹廬隨水草畜牧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官有王公僕射尚書及郎將將軍之號夸呂椎髻毦珠以皂爲帽坐金師子牀號其妻爲恪尊衣織成裙披錦大袍辮髮於後首戴金花冠其俗丈夫衣服略同於華夏多以羃䍦爲冠亦以繒爲帽婦人皆貫珠貝束髮以多爲貴兵器有弓刀甲矟國無常賦須則稅富室商人以充用焉其刑罰殺人及盜馬者死餘則徵物以贖罪亦量事決杖刑人必以氈蒙頭持石從高擊之父兄死妻後母及嫂等與突厥俗同至于婚貧不能備財者輒盜女去死者亦皆埋殯其服制葬訖則

除之性貪婪忍於殺害好射獵以肉酪爲糧亦知種田有大麥粟豆然其北界氣候多寒唯得蕪菁大麥故其俗貧多富少青海周回千餘里海內有小山每冬冰合後以良牝馬置此山至來春收之馬皆有孕所生得駒號爲龍種必多駿異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世傳青海驄者是也土出犛牛馬多鸚鵡饒銅鐵朱砂地兼鄯善且末興和中齊獻武王作相招懷荒遠蠕蠕既附於國夸呂遣使致敬獻武王喻以大義徵其朝貢夸呂乃遣使人趙吐骨真假道蠕蠕頻來又薦其從妹靜帝納以爲嬪遣員外散騎常侍傅靈檦使於其國夸呂又請婚乃以濟南王匡孫女爲廣樂公主以妻之此後朝貢不絕吐谷渾北有乙弗勿敵國風俗與吐谷渾同不識五穀唯食魚及蘇子蘇子狀若中國枸杞子北又有阿蘭國與鳥獸同不知鬪戰忽見異人舉國便走土無所出大養羣畜體輕工走逐之不可得北又有女王國以女爲主人所不知其傳云然

宕昌羌者其先蓋三苗之胤周時與庸蜀微盧等八國從武王滅商漢有先零燒當等世爲邊患其地東接中華西通西域南北數千里姓別自爲部落酋帥皆有地分不相統攝宕昌卽其一也俗皆土著居有屋宇其屋織犛牛尾及羖羊毛覆之國無法令又無徭賦惟戰伐之時乃相屯聚不然則各事生業不相往來皆衣裘褐收養犛牛羊豕以供其食父子伯叔兄弟死者卽以繼母叔母及嫂弟婦等爲妻俗無文字但候草木榮落記其歲時三年一相聚殺牛羊以祭天有梁懃者世爲酋帥得羌豪心乃自稱王焉懃孫彌忽世祖初遣子彌黃奉表求內附世祖嘉之遣使拜彌忽爲宕昌王賜彌黃爵甘松侯彌忽死孫虎子立其地自仇池以西東西千里席水以南南北八百里地多山阜人二萬餘落世脩職貢頗爲吐谷渾所斷絕虎子死彌治立虎子弟羊子先奔吐谷渾吐谷渾遣兵送羊子欲奪彌治位彌治遣使請救顯祖詔武都鎮將宇文生救之羊子退走彌治死子彌機立遣其司馬利住奉表貢方物楊文度之叛圍武都彌機遣其二兄率衆救武都破走文度高祖時遣使子橋表貢朱砂雌黃白石膽各一百斤自此後歲以爲常朝貢相繼後高祖遣鴻臚劉歸謁者張察拜彌機征南大將軍西戎校尉梁益二州牧河南公宕昌王後朝于京師殊無風禮朝罷高祖顧謂左右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宕昌王雖爲邊方之主乃不如中國一吏於是改授領護西戎校尉靈州刺史王如故賜以車騎戎馬錦綵等遣還國

高昌者車師前王之故地漢之前部地也東西二千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或云昔漢武遣兵西討師旅頓敝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地勢高敞人庶昌盛因云高昌亦云其地有漢時高昌壘故以爲國號東去長安四千九百里漢西域長史戊己校尉並居於此晉以其地爲高昌郡張軌呂光沮渠蒙遜據河西皆置太守以統之去敦煌十三日行國有八城皆有華人地多石磧氣候溫暖厥土良沃穀麥一歲再熟宜蠶多五果又饒漆有草名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佳引水溉田出赤鹽其味甚美復有白鹽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爲枕貢之中國多蒲萄酒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國中羊馬牧在隱僻處以避寇非貴人不知其處北有赤石山七十里有貪汗山夏有積雪此山北鐵勒界也世祖時有闞爽者自爲高昌太守太延中遣散騎侍郎王恩生等使高昌爲蠕蠕所執真君中爽爲沮渠無諱所襲奪據之無諱死弟安周代立和平元年爲蠕蠕所幷蠕蠕以闞伯周爲高昌王其稱王自此始也太和初伯周死子義成立歲餘爲其兄首歸所殺自立爲高昌王五年高車王可至羅殺首歸兄弟以敦煌人張孟明爲王後爲國人所殺立馬儒爲王以鞏顧禮麴嘉爲左右長史二十一年遣司馬王體玄奉表朝貢請師迎接求舉國內徙高祖納之遣明威將軍韓安保率騎千餘赴之割伊吾五百里以儒居之至羊榛水儒遣禮嘉率步騎一千五百迎安保去高昌四百里而安保不至禮等還高昌安保亦還伊吾安保遣使韓興安等十二人使高昌儒復遣顧禮將其世子義舒迎安保至白棘城去高昌百六十里而高昌舊人情戀本土不願東遷相與殺儒而立麴嘉爲王嘉字靈鳳金城榆中人既立又臣于蠕蠕那蓋顧禮與義舒隨安保至洛陽及蠕蠕主伏圖爲高車所殺嘉又臣高車初前部胡人悉爲高車所徙入於焉耆焉耆又爲嚈噠所破滅國人分散衆不自立請王於嘉嘉遣第二子爲焉耆王以主

之熙平元年嘉遣兄子私署左衛將軍田地太守孝亮朝京師仍求內徙乞軍迎援於是遣龍驤將軍孟威發涼州兵三千人迎之至伊吾失期而反於後十餘遣使獻珠像白黑貂裘名馬鹽枕等款誠備至惟賜優旨卒不重迎三年嘉遣使朝貢世宗又遣孟威使詔勞之延昌中以嘉爲持節平西將軍瓜州刺史泰臨縣開國伯私署王如故熙平初遣使朝獻詔曰卿地隔關山境接荒漠頻請朝援徙國內遷雖來誠可嘉即於理未帖何者彼之甿庶是漢魏遺黎自晉氏不綱因難播越成家立國世積已久惡徙重遷人懷戀舊今若動之恐異同之變爰在肘腋不得便如來表神龜元年冬孝亮復表求援內徙朝廷不許正光元年肅宗遣假員外將軍趙義等使於嘉嘉朝貢不絕又遣使奉表自以邊遐不習典誥求借五經諸史并請國子助教劉燮以爲博士肅宗許之嘉死贈鎮西將軍涼州刺史子堅立於後關中賊亂使命遂絕普泰初堅遣使朝貢除平西將軍瓜州刺史泰臨縣伯王如故又加衛將軍至永熙中特除儀同三司進爲郡公後遂隔絕

鄧至者白水羌也世爲羌豪因地名號自稱鄧至其地自亭街以東平武以西汶嶺以北宕昌以南土風習俗亦與宕昌同其王像舒治遣使內附高祖拜龍驤將軍鄧至王遣貢不絕鄧至之西有赫羊等二十國時遣使朝貢朝廷皆授以雜號將軍子男渠帥之名

蠻之種類蓋盤瓠之後其來自久習俗叛服前史具之在江淮之間依託險阻部落滋蔓布於數州東連壽春西通上洛北接汝潁往往有焉其於魏氏之時不甚爲患至晉之末稍以繁昌漸爲寇暴矣自劉石亂後諸蠻無所忌憚故其族類漸得北遷陸渾以南滿於山谷宛洛蕭條略爲丘墟矣太祖既定中山聲教被於河表泰常八年蠻王梅安率渠帥數千朝京師求留質子以表忠款始光中拜安侍子豹爲安遠將軍江州刺史順陽公興光中蠻王文武龍請降詔褒慰之拜南雍州刺史魯陽侯延興中大陽蠻酋桓誕擁沔水以北滍葉以南八萬餘落遣使內屬高祖嘉之拜誕征南將軍東荊州刺史襄陽王聽自選郡縣誕字天生桓玄之子也初玄西奔至枚回洲被殺誕時年數歲流竄大陽蠻中遂習其俗及長多智謀爲羣蠻所歸誕既內屬治於朗陵太和四年王師南伐誕請爲前驅乃授使持節南征西道大都督討義陽不果而還十年移居潁陽十六年依例降王爲公十七年加征南將軍中道大都督征竟陵遇遷洛師停是時蕭賾征虜將軍直閤將軍蠻酋田益宗率部曲四千餘戶內屬襄陽酋雷婆思等十一人率戶千餘內徙求居大和川詔給廩食後開南陽令有沔北之地蠻人安堵不爲寇賊十八年誕入朝實遇隆厚卒諡曰剛子暉字道進位龍驤將軍東荊州刺史襲爵景明初太陽蠻酋田育丘等二萬八千戶內附詔置四郡十八縣暉卒贈冠軍將軍三年魯陽蠻魯北燕等聚衆攻逼潁川詔左衛將軍李崇討平之徙萬餘家於河北諸州及六鎮尋叛南走所在追討比及河殺之皆盡四年東荊州蠻樊素安反僭帝號正始元年素安弟秀安復反李崇楊大眼悉討平之二年蕭衍沔東太守田清喜擁七郡三十一縣戶萬九千遣使內附乞師討衍其雍州以東石城以西五百餘里水陸援路請率部曲斷之四年蕭衍永寧太守文雲生六部自漢東遣使歸附永平初東荊州表（闕二字）太守桓叔興前後招慰大陽蠻歸附者一萬七百戶請置郡十六縣五十詔前鎮東府長史酈道元檢行置之叔興即暉弟也延昌元年拜南荊州刺史居安昌隸於東荊三年蕭衍遣兵討江沔破掠諸蠻百姓擾動蠻自相督率二萬餘人頻請統帥爲聲勢叔興給一統幷威儀爲之節度蠻人遂安其年蕭衍雍州刺史蕭藻遣其將蔡令孫等三將寇南荊之西南沿襄沔上下破掠諸蠻蠻酋衍龍驤將軍樊石廉叛衍來請援叔興與石廉督集蠻夏二萬餘人擊走之斬令孫等三將藻又遣其新陽太守邵道林於沔水之南石城東北立清水戍爲抄掠之基叔興遣諸蠻擊破之四年叔興上表請不隸東荊許之蕭衍每有寇抄叔興必摧破之正光中叔興擁所部南叛蠻首成龍強率戶數千內附拜爲刺史蠻師田午生率戶二千內徙揚州拜爲郡守蕭衍義州刺史邊城王文僧明鐵騎將軍邊城太守田官德等率戶萬餘舉州內屬拜僧明平南將軍西豫州刺史封開封侯官德龍驤將軍義州刺史自餘封授各有差僧明官德並入朝蠻出山至邊城建安者八九千戶義州尋爲蕭衍將裴邃所陷衍定州刺史

田超秀亦遣使求附請援歷年朝廷恐輕致邊役未之許會超秀死其部曲相率內附徙之六鎮秦隴所在反叛二荆西郢蠻大擾動斷三鵶路殺都督寇盜至於襄城汝水百姓多被其害蕭衍遣將圍廣陵樊城諸蠻並爲前驅自汝水以南處處鈔劫恣其暴掠連年攻討散而復合其暴滋甚又有冉氏向氏者陬落尤盛餘則大者萬家小者千戶更相崇僭稱王侯屯據三峽斷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

獠者蓋南蠻之別種自漢中達于邛笮川洞之間所在皆有種類甚多散居山谷略無氏族之別又無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長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稱阿謩阿段婦人阿夷阿等之類皆語之次第稱謂也依樹積木以居其上名曰干蘭干蘭大小隨其家口之數往往推一長者爲王亦不能遠相統攝父死則子繼若中國之貴族也獠王各有鼓角一雙使其子弟自吹擊之好相殺害多不敢遠行能臥水底持刀刺魚其口嚼食並鼻飲死者豎棺而埋之性同禽獸至於忿怒父子不相避惟手有兵刃者先殺之若殺其父走避求得一狗以謝其母母得狗謝不復嫌恨若報怨相攻擊必殺而食之平常劫掠賣取豬狗而已親戚比鄰指授相賣被賣者號哭不服逃竄避之乃將買人捕逐指若亡叛獲便縛之但經被縛者即服爲賤隸不敢稱良矣亡失兒女一哭便止不復追思惟執楯持矛不識弓矢用竹爲簧羣聚鼓之以爲音節能爲細布色至鮮淨大狗一頭買一生口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殺之人美鬢髯者必剝其面皮籠之於竹及燥號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至有賣其昆季妻奴盡者乃自賣以供祭焉鑄銅爲器大口寬腹名曰銅爨既薄且輕易於熟食建國中李勢在蜀諸獠始出巴西渠川廣漢陽安資中攻破郡縣爲益州大患勢內外受敵所以亡也自桓溫破蜀之後力不能制又蜀人東流山險之地多空獠遂挾山傍谷與夏人參居者頗輸租賦在深山者仍不爲編戶蕭衍梁益二州歲歲伐獠以自裨潤公私頗藉爲利正始中夏侯道遷舉漢中內附世宗遣尚書邢巒爲梁益二州刺史以鎮之近夏人者安堵樂業在山谷者不敢爲寇後以羊祉爲梁州傅豎眼爲益州祉性酷虐不得物情蕭衍輔國將軍范季旭與獠王趙清荆率衆屯孝子谷祉遣統軍魏胡擊走之後蕭衍寧朔將軍姜白復擁夷獠入屯南城梁州人王法慶與之通謀衆屯於固門川祉遣征虜將軍（闕二字）討破之豎眼施恩布信大得獠和後以元法僧代傅豎眼爲益州法僧在任貪殘獠遂反叛勾引蕭衍軍圍逼晉壽朝廷憂之以豎眼先得物情復令乘傳往撫獠聞豎眼至莫不欣然拜迎道路於是而定及元恒元子真相繼爲梁州並無德績諸獠苦之其後朝廷以梁益二州控攝險遠乃立巴州以統諸獠後以巴酋嚴始欣爲刺史又立隆城鎮所綰獠二十萬戶彼謂北獠歲輸租布又與外人交通貿易巴州生獠並皆不順其諸頭王每於時節謁見刺史而已孝昌初諸獠以始欣貪暴相率反叛攻圍巴州山南行臺勉諭即時散罷自是獠諸頭王相率詣行臺者相繼子建厚勞賚之始欣見中國多事又失彼心慮獲罪譴時蕭衍南梁州刺史陰子春扇惑邊陲始欣謀將南叛始欣族子愷時爲隆城鎮將密知之嚴設邏候遂禽蕭衍使人幷封始欣詔書鐵券刀劍衣冠之屬表送行臺子建乃啓以鎮爲南梁州愷爲刺史發使執始欣囚於南鄭遇子建見代梁州刺史傅豎眼仍爲行臺豎眼久病其子敬紹納始欣重賂使得還州始欣乃起衆攻愷屠滅之據城南叛蕭衍將蕭玩率衆援接時梁益二州並遣將討之攻陷巴州執始欣遂大破玩軍及斬玩以傅曇表爲刺史後元羅在梁州爲使陷自此遂絕

史臣曰氐羌蠻獠風俗各異嗜欲不同言語不通聖人因時設教所以達其志而通其俗也然而外事必有內憂覽之者不可不誡慎也

魏書卷一百一

魏書卷一百一考證

列傳第八十九○魏收書亡史臣論蓋略取北史

吐谷渾傳作阿于歌徒河以兄爲阿于也○于應作干晉書鮮卑謂兄爲阿干是也

通使於劉彧獻善馬四角羊彧加之官號○兩彧字監本俱譌作彧北史云通使於宋獻善馬四角羊宋文帝加之官號彧文帝諱也今改正

魏書卷一百一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九十

西域

夏書稱西戎卽序班固云就而序之非盛威武致其貢物也漢氏初開西域有
三十六國其後分立五十五王置校尉都護以撫納之王莽篡位西域遂絕至
於後漢班超所通者五十餘國西至西海東西萬里皆來朝貢復置都護校尉
以相統攝其後或絕或通漢朝以爲勞弊中國其官時置時廢暨魏晉之後互
相吞滅不可復詳記焉太祖初經營中原未暇及於四表既而西戎之貢不至
有司奏依漢氏故事請通西域可以振威德於荒外又可致奇貨於天府太祖
曰漢氏不保境安人乃遠開西域使海內虛耗何利之有今若通之前弊復加
百姓矣遂不從歷太宗世竟不招納太延中魏德益以遠聞西域龜茲疏勒烏
孫悅般渴槃陁鄯善焉耆車師粟特諸國王始遣使來獻世祖以西域漢世雖
通有求則卑辭而來無欲則驕慢王命此其自知絕遠大兵不可至故也若報
使往來終無所益欲不遣使有司奏九國不憚遐嶮遠貢方物當與其進安可
豫抑後來乃從之於是始遣行人王恩生許綱等西使恩生出流沙爲蠕蠕所
執竟不果達又遣散騎侍郎董琬高明等多齎錦帛出鄯善招撫九國厚賜之
初琬等受詔便道之國可往赴之琬過九國北行至烏孫國其王得朝廷所賜
拜受甚悅謂琬曰傳聞破洛那者舌皆思魏德欲稱臣致貢但患其路無由耳
今使君等既到此可往二國副其慕仰之誠琬於是自向破洛那遣明使者舌
烏孫王爲發導譯達二國琬等宣詔慰賜之已而琬明東還烏孫破洛那之屬
遣使與琬俱來貢獻者十有六國自後相繼而來不間于歲國使亦數十輩矣
初世祖每遣使西域常詔河西王沮渠牧犍令護送至姑臧牧犍恆發使導路
出於流沙後使者自西域還至武威牧犍左右謂使者曰我君承蠕蠕吳提妄
說云去歲魏天子自來伐我士馬疫死大敗而還我禽其長弟樂平王丕我君
大喜宣言國中又聞吳提遣使告西域諸國稱魏已削弱今天下唯我爲彊若
更有魏使勿復恭奉西域諸國亦有貳者牧犍事主稍以慢惰使還具以狀聞
世祖遂議討牧犍涼州既平鄯善國以爲脣亡齒寒自然之道也今武威爲魏
所滅次及我也若通其使人知我國事取亡必近不如絕之可以支久乃斷塞
行路西域貢獻歷年不入後平鄯善行人復通始琬等使還京師具言凡所經
見及傳聞傍國云西域自漢武時五十餘國後稍相并至太延中爲十六國分
其地爲四域自蔥嶺以東流沙以西爲一域蔥嶺以西海曲以東爲一域者舌
以南月氏以北爲一域兩海之間水澤以南爲一域內諸小渠長蓋以百數其
出西域本有二道後更爲四出自玉門渡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爲一道自
玉門渡流沙北行一千二百里至車師爲一道從莎車西行百里至蔥嶺蔥嶺
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爲一道自莎車西南五百里蔥嶺西南一千三百里至
波路爲一道焉自琬所不傳而更有朝貢者紀其名不能具國俗也其與前使
所異者錄之

鄯善國都扜泥城古樓蘭國也去代七千六百里所都城方一里地多沙鹵少
水草北卽白龍堆路至太延初始遣使來獻四年遣其弟素延耆入侍及世祖
平涼州沮渠牧犍弟無諱走保敦煌無諱後謀渡流沙遣其弟安周擊鄯善王
比龍恐懼欲降會魏使者自天竺罽賓還俱會鄯善勸比龍拒之遂與連戰安
周不能剋退保東城後比龍懼率衆西奔且末其世子乃應安周鄯善人頗剽
劫之令不得通世祖詔散騎常侍成周公萬度歸乘傳發涼州兵討之度歸到
敦煌留輜重以輕騎五千渡流沙至其境時鄯善人衆布野度歸勑吏卒不得
有所侵掠邊守感之皆望旗稽服其王真達面縛出降度歸釋其縛留軍屯守
與真達詣京都世祖大悅厚待之是歲拜交趾公韓牧爲假節征西將軍領護
西戎校尉鄯善王以鎮之賦役其人比之郡縣

且末國都且末城在鄯善西去代八千三百二十里真君三年鄯善王比龍避
沮渠安周之難率國人之半奔且末後役屬鄯善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
日有熱風爲行旅之患風之所至唯老駝豫知之卽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
中人每以爲候亦卽將氈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

于闐國，在且末西北，葱嶺之北二百餘里。東去鄯善千五百里，南去女國二千里，去朱俱波千里，北去龜茲千四百里，去代九千八百里。其地方亘千里，連山相次。所都城方八九里，部內有大城五，小城數十。于闐城東三十里有首拔河，中出玉石。土宜五穀幷桑麻，山多美玉，有好馬、駝、騾。其刑法，殺人者死，餘罪各隨輕重懲罰之。自外風俗物產與龜茲略同。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衆，王尤信尙，每設齋日，必親自灑掃饋食焉。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即昔羅漢比丘盧旃爲其王造覆盆浮圖之所，石上有辟支佛跣處，雙跡猶存。于闐西五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俗無禮義，多盜賊，淫縱。自高昌以西，諸國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國，貌不甚胡，頗類華夏。城東二十里有大水北流，號樹枝水，即黃河也，一名計式水。城西五十五里亦有大水，名達利水，與樹枝水會，俱北流。眞君中，世祖詔高涼王那擊吐谷渾慕利延，慕利延懼，驅其部落渡流沙。那進軍急追之，慕利延遂西入于闐，殺其王，死者甚衆。顯祖末，蠕蠕寇于闐，于闐患之，遣使素目伽上表曰：「西方諸國，今皆已屬蠕蠕，奴世奉大國，至今無異。今蠕蠕軍馬到城下，奴聚兵自固，故遣使奉獻，延望救援。」顯祖詔公卿議之，公卿奏曰：「于闐去京師幾萬里，蠕蠕之性，惟習野掠，不能攻城，若爲所拒，當已旋矣。雖欲遣師，勢無所及。」顯祖以公卿議示其使者，亦以爲然。於是詔之曰：「朕承天理物，欲令萬方各安其所，應勑諸軍，以拯汝難。但去汝遐阻，雖復遣援，不救當時之急，已停師不行，汝宜知之。朕今練甲養卒，一二歲間，當躬率猛將，爲汝除患。汝其謹警候，以待大舉。」先是，朝廷遣使者韓羊皮使波斯，波斯王遣使獻馴象及珍物。經于闐，于闐中于王秋仁輒留之，假言慮有寇不達。羊皮言狀，顯祖怒，又遣羊皮奉詔責讓之，自後每使朝獻。

蒲山國，故皮山國也。居皮城，在于闐南，去代一萬二千里。其國西南三里，有凍凌山。後役屬于闐。

悉居半國，故西夜國也，一名子合。其王號子治呼犍。在于闐西，去代萬二千九百七十里。太延初，遣使來獻，自後貢使不絕。

權於摩國，故烏秅國也。其王居烏秅城，在悉居半西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七十里。

渠莎國，居故莎車城，在子合西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八十里。

車師國，一名前部。其王居交河城。去代萬五十里，其地北接蠕蠕。本通使交易，世祖初，始遣使朝獻，詔行人王恩生、許綱等出使。恩生等始渡流沙，爲蠕蠕所執。恩生見蠕蠕吳提，持魏節不爲之屈。後世祖切讓吳提，吳提懼，乃遣恩生等歸。許綱到敦煌，病死，朝廷壯其節，賜諡曰貞。初，沮渠無諱兄弟之渡流沙也，鳩集遺人，破車師國。眞君十一年，車師王車夷落遣使琢進薛直上書曰：「臣亡父僻處塞外，仰慕天子威德，遣使表獻，不空於歲，天子降念，賜遺甚厚。及臣繼立，亦不闕常貢，天子垂矜，亦不異前世。敢緣至恩，輒陳私艱。臣國自無諱所攻擊，經今八歲，人民饑荒，無以存活。賊今攻臣甚急，臣不能自全，遂捨國東奔，三分免一，即日已到焉耆東界。思歸天闕，幸垂賑救。」於是下詔撫慰之，開焉耆倉給之。正平初，遣子入侍，自後每使朝貢。

且彌國，都天山東于大谷，在車師北，去代一萬五百七十里。本役屬車師。

焉耆國，在車師南，都員渠城，白山南七十里，漢時舊國也。去代一萬二百里。其王姓龍，名鳩尸卑那，即前涼張軌所討龍熙之胤。所都城方二里，國內凡有九城。國小人貧，無綱紀法令。兵有弓刀甲矟。婚姻略同華夏。死亡者皆焚而後葬，其服制滿七日則除之。丈夫並翦髮以爲首飾。文字與婆羅門同。俗事天神，並崇信佛法。尤重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是日也，其國咸依釋教，齋戒行道焉。氣候寒，土田良沃，穀有稻粟菽麥，畜有駝馬。養蠶不以爲絲，唯充綿纊。俗尙蒲萄酒，兼愛音樂。南去海十餘里，有魚鹽蒲葦之饒。東去高昌九百里，西去龜茲九百里，皆沙磧。東南去瓜州二千二百里。恃地多險，頗剽劫中國使。世祖怒之，詔成周公萬度歸討之，約齎輕糧，取食路次。度歸入焉耆東界，擊其邊守左回、尉犂二城，拔之，進軍向員渠。鳩尸卑那以四五萬人出城，守險以拒。度歸募壯勇，短兵直往衝，鳩尸卑那衆大潰，盡虜之，單騎走入山中。度歸進屠其城，四鄙諸戎皆降服。焉耆爲國，斗絕一隅，不亂日久，獲其珍奇異翫殊方譎詭不識之物，橐駝馬牛雜畜巨萬。時世祖幸陰山北宮，度歸破焉耆露板至，世祖省訖，賜司徒

崔浩書曰：萬度歸以五千騎經萬餘里拔焉耆三城獲其珍奇異物及諸委積不可勝數自古帝王雖云即序西戎有如指注不能控引也朕今手把而有之如何浩上書稱美遂命度歸鎮撫其人初鳩尸卑那走山中猶覬城不拔得還其國既見盡為度歸所剋乃奔龜茲龜茲以其婿厚待之

龜茲國在尉犁西北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都延城漢時舊國也去代一萬二百八十里其王姓白即後涼呂光所立白震之後其王頭繫綵帶垂之於後坐金師子牀所居城方五六里其刑法殺人者死劫賊則斷其一臂并刖一足稅賦準地徵租無田者則稅銀錢風俗婚姻喪葬物產與焉耆略同唯氣候少溫為異又出細氈燒銅鐵鉛麖皮氍毹沙鹽綠雌黃胡粉安息香良馬犎牛等東有輪臺即漢貳師將軍李廣利所屠者其南三百里有大河東流號計式水即黃河也東去焉耆九百里南去于闐一千四百里西去疏勒一千五百里北去突厥牙帳六百餘里東南去瓜州三百里其東闕城戍寇竊非一世祖詔萬度歸率騎一千以擊之龜茲遣烏羯目提等領兵三千距戰度歸擊走之斬二百餘級大獲駝馬而還俗性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錢入官土多孔雀羣飛山谷間人取養而食之孳乳如雞鶩其王家恒有千餘隻云其國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數里入地如餬餬甚臭服之髮齒已落者能令更生病人服之皆愈自後每使朝貢

姑默國居南城在龜茲西去代一萬五百里役屬龜茲

溫宿國居溫宿城在姑默西北去代一萬五百五十里役屬龜茲

尉頭國居尉頭城在溫宿北去代一萬六百五十里役屬龜茲

烏孫國居赤谷城在龜茲西北去代一萬八百里其國數為蠕蠕所侵西徙葱嶺山中無城郭隨畜牧逐水草太延三年遣使者董琬等使其國後每使朝貢

疏勒國在姑默西白山南百餘里漢時舊國也去代一萬一千二百五十里高宗末其王遣使送釋迦牟尼佛袈裟一長二丈餘高宗以審是佛衣應有靈異遂燒之以驗虛實置於猛火之上經日不然觀者莫不悚駭心形俱肅其王戴金師子冠土多稻粟麻麥銅鐵錫雌黃錦綿每歲常供送於突厥其都城方五里國內有大城十二小城數十人手足皆六指產子非六指者即不育勝兵二千人南有黃河西帶葱嶺東去龜茲千五百里西去錣汗國千里南去朱俱波八九百里東北至突厥牙帳千餘里東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

悅般國在烏孫西北去代一萬九百三十里其先匈奴北單于之部落也為漢車騎將軍竇憲所逐北單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龜茲北地方數千里眾可二十餘萬涼州人猶謂之單于王其風俗言語與高車同而其人清潔於胡俗翦髮齊眉以醍醐塗之昱昱然光澤日三澡漱然後飲食其國南界有火山山傍石皆燋鎔流地數十里乃凝堅人取為藥即石流黃也與蠕蠕結好其王嘗將數千人入蠕蠕國欲與大檀相見入其界百餘里見其部人不浣衣不絆髮不洗手婦人舌舐器物王謂其從臣曰汝曹誑我入此狗國中乃馳還大檀遣騎追之不及自是相仇讎數相征討真君九年遣使朝獻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脈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內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痕瘢世祖疑其虛乃取死罪囚試之皆驗云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術而厚遇之又言其國有大術者蠕蠕來抄掠術人能作霖雨狂風大雪及行潦蠕蠕凍死漂亡者十二三是歲再遣使朝貢求與官軍東西齊契討蠕蠕世祖嘉其意命中外諸軍戒嚴以淮南王他為前鋒襲蠕蠕仍詔有司以其鼓舞之節施於樂府自後每使貢獻

者至拔國都者至拔城在疏勒西去代一萬一千六百二十里其國東有潘賀那山出美鐵及師子

迷密國都迷密城在者至拔西去代一萬二千六百里正平元年遣使獻一峯黑橐駝其國東有山名郁悉滿山出金玉亦多鐵

悉萬斤國都悉萬斤城在悉密西去代一萬二千七百二十里其國南有山名伽色那山出師子每使朝貢

忸密國都忸密城在悉萬斤西去代二萬二千八百二十八里

洛那國故大宛國也都貴山城在疏勒西北去代萬四千四百五十里太和三

年遣使獻汗血馬自此每使朝貢

粟特國在葱嶺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溫那沙居於大澤在康居西北去代一萬六千里先是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其國商人先多詣涼土販貨及克姑臧悉見虜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請贖之詔聽焉自後每使朝獻

波斯國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條支國也去代二萬四千二百二十八里城方十里戶十餘萬河經其城中南流土地平正出金銀鍮石珊瑚琥珀車渠馬腦多大眞珠頗梨瑠璃水精瑟瑟金剛火齊鑌鐵銅錫朱砂水銀綾錦疊毦氍毹毾㲪赤麞皮及薰陸鬱金蘇合青木等香胡椒蓽撥石蜜千年棗香附子訶梨勒無食子鹽綠雌黃等物氣候暑熱家自藏冰地多沙磧引水溉灌其五穀及鳥獸等與中夏略同唯無稻及黍稷土出名馬大驢及駝往往有日行七百里者富室至有數千頭又出白象師子大鳥卵有鳥形如橐駝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能噉火其王姓波氏名斯坐金羊牀戴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帔飾以眞珠寶物其俗丈夫剪髮戴白皮帽貫頭衫兩廂近下開之亦有巾帔緣以織成婦女服大衫披大帔其髮前爲髻後披之飾以金銀花仍貫五色珠落之於膊王於其國內別有小牙十餘所猶中國之離宮也每年四月出遊處之十月乃還王即位以後擇諸子內賢者密書其名封之於庫諸子及大臣皆莫之知也王死衆乃發書視之其封內有名者即立以爲王餘子出各就邊任兄弟更不相見也國人號王曰醫嚈妃曰防步率王之諸子曰殺野大官有摸胡壇掌國內獄訟泥忽汗掌庫藏開禁地卑掌文書及衆務次有遏羅訶地掌王之內事薛波勃掌四方兵馬其下皆有屬官分統其事兵有甲矟圓排劍弩弓箭戰兼乘象百人隨之其刑法重罪懸諸竿上射殺之次則繫獄新王立乃釋之輕罪則劓刖若髡或翦半鬢及繫牌於項以爲恥辱犯彊盜者繫之終身姦貴人妻者男子流婦人割其耳鼻賦稅則準地輸銀錢俗事火神天神文字與胡書異多以姊妹爲妻妾自餘婚合亦不擇尊卑諸夷之中最爲醜穢矣百姓女年十歲以上有姿貌者王收養之有功勳人即以分賜死者多棄屍於山一月著服城外有人別居唯知喪葬之事號爲不淨人若入城市搖鈴自別以六月爲歲首尤重七月七日十二月一日其日人庶以上各相命召設會作樂以極懽娛又每年正月二十日各祭其先死者神龜中其國遣使上書貢物云大國天子天之所生願日出處常爲漢中天子波斯國王居和多千萬敬拜朝廷嘉納之自此每使朝獻

伏盧尼國都伏盧尼城在波斯國北去代二萬七千三百二十里累石爲城東有大河南流中有鳥其形似人亦有如橐駝馬者皆有翼常居水中出水便死城北有云尼山出銀珊瑚琥珀多師子

色知顯國都色知顯城在悉萬斤西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四十里土平多五果

伽色尼國都伽色尼城在悉萬斤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里出赤鹽多五果

薄知國都薄知城在伽色尼南去代一萬三千三百二十里多五果

牟知國都牟知城在忸密西南去代二萬二千九百二十里土平禽獸草木類中國

阿弗太汗國都阿弗太汗城在忸密西去代二萬三千七百二十里土平多五果

呼似密國都呼似密城在阿弗太汗西去代二萬四千七百里土平出銀琥珀有師子多五果

諾色波羅國都波羅城在忸密南去代二萬三千四百二十八里土平宜稻麥多五果

早伽至國都早伽至城在忸密西去代二萬三千七百二十八里土平少田植取稻麥於隣國有五果

伽不單國都伽不單城在悉萬斤西北去代一萬二千七百八十里土平宜稻麥有五果

者舌國故康居國在破洛那西北去代一萬五千四百五十里太延三年遣使朝貢自是不絕

伽倍國故休密翕侯都和墨城在莎車西去代一萬三千里人居山谷間

折薛莫孫國故雙靡翕侯都雙靡城在伽倍西去代一萬三千五百里人居山谷間

鉗敦國故貴霜翕侯都護澡城在折薛莫孫西去代一萬三千五百六十里人居山谷間

弗敵沙國故肸頓翕侯都薄茅城在鉗敦西去代一萬三千六百六十里居山谷間

閻浮謁國故高附翕侯都高附城在弗敵沙南去代一萬三千七百六十里居山谷間

大月氏國都盧監氏城在弗敵沙西去代一萬四千五百里北與蠕蠕接數為所侵遂西徙都薄羅城去弗敵沙二千一百里其王寄多羅勇武遂興師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陁羅以北五國盡役屬之世祖時其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為五色瑠璃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為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神明所作自此中國瑠璃遂賤人不復珍之

安息國在葱嶺西都蔚搜城北與康居西與波斯相接在大月氏西北去代二萬一千五百里

大秦國一名黎軒都安都城從條支西渡海曲一萬里去代三萬九千四百里其海傍出猶渤海也而東西與渤海相望蓋自然之理地方六千里居兩海之間其地平正人居星布其王都城分為五城各方五里周六十里王居中城城置八臣以主四方而王城亦置八臣分主四城若謀國事及四方有不決者則四城之臣集議王所王自聽之然後施行王三年一出觀風化人有冤枉詣王訴訟者當方之臣小則讓責大則黜退令其舉賢人以代之其人端正長大衣服車旗擬儀中國故外域謂之大秦其土宜五穀桑麻人務蠶田多璆琳琅玕神龜白馬朱鬣明珠夜光璧東南通交趾又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出異物大秦西海水之西有河河西南流河西有南北山山西有赤水西有白玉山玉山西有西王母山玉為堂云從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四萬餘里於彼國觀日月星辰無異中國而前史云條支西行百里日入處失之遠矣

阿鉤羌國在莎車西南去代一萬三千里國西有縣度山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下臨不測之淵人行以繩索相持而度因以名之土有五穀諸果市用錢為貨居止立宮室有兵器土出金珠

波路國在阿鉤羌西北去代一萬三千九百里其地濕熱有蜀馬土平物產國俗與阿鉤羌同

小月氏國都富樓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也寄多羅為匈奴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因號小月氏焉在波路西南去代一萬六千六百里先居西平張掖之間被服頗與羌同其俗以金銀錢為貨隨畜牧移徙亦類匈奴其城東十里有佛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丈自佛塔初建計至武定八年八百四十二年所謂百丈佛圖也

罽賓國都善見城在波路西南去代一萬四千二百里居在四山中其地東西八百里南北三百里地平溫和有苜蓿雜草奇木檀槐梓竹種五穀糞園田地下濕生稻冬食生菜其人工巧雕文刻鏤織罽有金銀銅錫以為器物市用錢他畜與諸國同每使朝獻

吐呼羅國去代一萬二千里東至范陽國西至悉萬斤國中間相去二千里南至連山不知名北至波斯國中間相去一萬里國中有薄提城周帀六十里城南有西流大水名漢樓河土宜五穀有好馬駝騾其王曾遣使朝貢

副貨國去代一萬七千里東至阿副使且國西至沒誰國中間相去一千里南有連山不知名北至奇沙國相去一千五百里國中有副貨城周帀七十里宜五穀蒲桃唯有馬駝騾國王有黃金殿殿下金駝七頭各高三尺其王遣使朝貢

南天竺國去代三萬一千五百里有伏醜城周帀十里城中出摩尼珠珊瑚城東三百里有拔賴城城中出黃金白真檀石蜜蒲萄土宜五穀世宗時其國王婆羅化遣使獻駿馬金銀自此每使朝貢

疊伏羅國去代三萬一千里國中有勿悉城城北有鹽奇水西流有白象并有

阿末黎木皮中織作布土宜五穀世宗時其國王伏陁末多遣使獻方物自是
每使朝貢

拔豆國去代五萬一千里東至多勿當國西至旃那國中間相去七百五十里
南至罽陵伽國北至弗那伏且國中間相去九百里國中出金銀雜寶白象水
牛犛牛蒲萄五果土宜五穀

嚈噠國大月氏之種類也亦曰高車之別種其原出於塞北自金山而南在于
闐之西都馬許水南二百餘里去長安一萬一百里其王都拔底延城蓋王舍
城也其城方十里餘多寺塔皆飾以金風俗與突厥略同其俗兄弟共一妻夫
無兄弟者其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角焉衣服類加以
纓絡頭皆剪髮其語與蠕蠕高車及諸胡不同衆可十萬無城邑依隨水草以
氈爲屋夏遷涼土冬逐煖處分其諸妻各在別所相去或二百三百里其王巡
歷而行每月一處冬寒之時三月不徙王位不必傳子子弟堪任死便授之其
國無車有輿多駝馬用刑嚴急偷盜無多少皆腰斬盜一責十死者富者累石
爲藏貧者掘地而埋隨身諸物皆置冢內其人凶悍能鬬戰西域康居于闐沙
勒安息及諸小國三十許皆役屬之號爲大國與蠕蠕婚姻自太安以後每遣
使朝貢正光末遣使貢師子一至高平遇万俟醜奴反因留之醜奴平送京師
永熙以後朝獻遂絕初熙平中肅宗遣王伏子統宋雲沙門法力等使西域訪
求佛經時有沙門慧生者亦與俱行正光中還慧生所經諸國不能知其本末
及山川里數蓋舉其略云其國去漕國千五百里去瓜州六千五百里

朱居國在于闐西其人山居有麥多林果咸事佛語與于闐相類役屬嚈噠

渴槃陁國在葱嶺東朱駒波西河經其國東北流有高山夏積霜雪亦事佛道
附於嚈噠

鉢和國在渴槃陁西其土尤寒人畜同居穴地而處又有大雪山望若銀峯其
人唯食餅麨飲麥酒服氈裘有二道一道西行向嚈噠一道西南趣烏萇亦爲
嚈噠所統

波知國在鉢和西南土狹人貧依託山谷其王不能總攝有三池傳云大池有
龍王次者有龍婦小者有龍子行人經之設祭乃得過不祭多遇風雪之困

賒彌國在波知之南山居不信佛法專事諸神亦附嚈噠東有鉢盧勒國路嶮
緣鐵鎖而度下不見底熙平中宋雲等竟不能達

烏萇國在賒彌南北有葱嶺南至天竺婆羅門胡爲其上族婆羅門多解天文
吉凶之數其王動則訪決焉土多林果引水灌田豐稻麥事佛多諸寺塔事極
華麗人有爭訴服之以藥曲者發狂直者無恙爲法不殺犯死罪唯徙於靈山
西南有檀特山山上立寺以驢數頭運食山下無人控御自知往來也

乾陁國在烏萇西本名業波爲嚈噠所破因改焉其王本是勅勤臨國民二世
矣好征戰與罽賓鬬三年不罷人怨苦之有鬬象七百頭十人乘一象皆執兵
仗象鼻縛刀以戰所都城東南七里有佛塔高七十丈周三百步即所謂雀離
佛圖也

康國者康居之後也遷徙無常不恒故地自漢以來相承不絕其王本姓溫月
氏人也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踰葱嶺遂有其國枝庶各分
王故康國左右諸國並以昭武爲姓示不忘本也王字世夫畢爲人寬厚甚得
衆心其妻突厥達度可汗女也都於薩寶水上阿祿迪城多人居大臣三人共
掌國事其王索髮冠七寶金花衣綾羅錦繡白疊其妻有髻幪以皂巾丈夫剪
髮錦袍名爲強國西域諸國多歸之米國史國曹國何國安國小安國那色波
國烏那曷國穆國皆歸附之有胡律置於祆祠將決罰則取而斷之重者族次
罪者死賊盜截其足人皆深目高鼻多髯善商賈諸夷交易多湊其國有大小
鼓琵琶五弦箜篌婚姻喪制與突厥同國立祖廟以六月祭之諸國皆助祭奉
佛爲胡書氣候溫宜五穀勤修園蔬樹木滋茂出馬駝驢犎牛黃金硇沙䝤香
阿薛那香瑟瑟麞皮氍毹錦疊多蒲萄酒富家或致千石連年不敗太延中始
遣使貢方物後遂絕焉

史臣曰西域雖通魏氏而中原始平天子方以混一爲心未遑征伐其信使往
來深得羈縻勿絕之道耳

魏書卷一百二

魏書卷一百二考證

西域○魏收書亡此卷全寫北史西域傳而不錄安國以後又隋書西域云康國大業中始遣使貢方物後遂絕焉此改大業字爲太延蓋後人妄改

罽賓國傳都善見城○本書孝靜帝紀帝名善見固應諱之而此不避者以文固北史也

乾陁國傳臨國民二世矣○民北史作已

漕國傳太延中○太延北史作大業

魏書卷一百二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九十一

蠕蠕　匈奴宇文莫槐　徒何段就六眷　高車

蠕蠕東胡之苗裔也姓郁久閭氏始神元之末掠騎有得一奴髮始齊眉忘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閭木骨閭者首禿也木骨閭與郁久閭聲相近故後子孫因以為氏木骨閭既壯免奴為騎卒穆帝時坐後期當斬亡匿廣漠谿谷間收合逋逃得百餘人依純突隣部木骨閭死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衆自號柔然而役屬於國後世祖以其無知狀類於蟲故改其號為蠕蠕車鹿會既為部帥歲貢馬畜貂豽皮冬則徙度漠南夏則還居漠北車鹿會死子吐奴傀立吐奴傀死子跋提立跋提死子地粟袁立地粟袁死其部分為二地粟袁長子匹候跋繼父居東邊次子縕紇提別居西邊及昭成崩縕紇提附衛辰而貳於我登國中討之蠕蠕移部遁走追之及於大磧南牀山下大破之虜其半部匹候跋及部帥屋擊各收餘落遁走遣長孫嵩及長孫肥追之度磧嵩至平望川大破屋擊禽之斬以徇肥至涿邪山及匹候跋跋舉落請降獲縕紇提子曷多汗及曷多汗兄誥歸之社崙斛律等幷宗黨數百人分配諸部縕紇提西遁將歸衛辰太祖追之至跋那山縕紇提復降太祖撫慰如舊九年曷多汗與社崙率部衆棄其父西走長孫肥輕騎追之至上郡跋那山斬曷多汗盡殪其衆社崙與數百人奔匹候跋匹候跋處之南鄙去其庭五百里令其子四人監之既而社崙率其私屬執匹候跋四子而叛襲匹候跋諸子收餘衆亡依高車斛律部社崙凶狡有權變月餘乃釋匹候跋歸其諸子欲聚而殲之密舉兵襲匹候跋殺匹候跋子啓拔吳頡等十五人歸于太祖社崙既殺匹候跋懼王師討之乃掠五原以西諸部北度大漠太祖以拔頡為安遠將軍平棘侯社崙與姚興和親太祖遣材官將軍和突襲黜弗素古延諸部社崙遣騎救素古延突逆擊破之社崙遠遁漠北侵高車深入其地遂幷諸部凶勢益振北徙弱洛水始立軍法千人為軍軍置將一人百人為幢幢置帥一人先登者賜以虜獲退懦者以石擊首殺之或臨時捶撻無文記將帥以羊屎粗計兵數後頗知刻木為記其西北有匈奴餘種國尤富彊部帥曰拔也稽舉兵擊社崙社崙逆戰於頞根河大破之後盡為社崙所幷號為彊盛隨水草畜牧其西則焉耆之地東則朝鮮之地北則渡沙漠窮瀚海南則臨大磧其常所會庭則敦煌張掖之北小國皆苦其寇抄羈縻附之於是自號丘豆伐可汗丘豆伐猶魏言駕馭開張也可汗猶魏言皇帝也蠕蠕之俗君及大臣因其行能卽為稱號若中國立謚既死之後不復追稱太祖謂尚書崔玄伯曰蠕蠕之人昔來號為頑嚚每來抄掠駕牸牛奔遁驅犍牛隨之牸牛伏不能前異部人有教其以犍牛易之者蠕蠕曰其母尚不能行而況其子終於不易遂為敵所虜今社崙學中國立法置戰陳卒成邊害道家言聖人生大盜起信矣天興五年社崙聞太祖征姚興遂犯塞入參合陂南至豺山及善無北澤時遣常山王遵以萬騎追之不及天賜中社崙從弟悅代大那等謀殺社崙而立大那發覺大那等來奔以大那為冠軍將軍西平侯悅代為越騎校尉易陽子三年夏社崙寇邊永興元年冬又犯塞二年太宗討之社崙遁走道死其子度拔年少未能御衆部落立社崙弟斛律號藹苦蓋可汗魏言姿質美好也斛律北幷賀術也骨國東破譬曆辰部落三年斛律宗人悅侯咄觝干等數百人來降斛律畏威自守不敢南侵北邊安靜神瑞元年與馮跋和親跋聘斛律女為妻將為交婚斛律長兄子步鹿真謂斛律曰女小遠適憂思生疾可遣大臣樹黎勿地延等女為媵斛律不許步鹿真出謂樹黎等曰斛律欲令汝女為媵遠至他國黎遂共結謀令勇士夜就斛律穹廬候其出執之與女俱嬪于和龍乃立步鹿真步鹿真立委政樹黎初高車叱洛侯者叛其渠帥導社崙破諸部落社崙德之以為大人步鹿真與社崙子社拔共至叱洛侯家婬其少妻少妻告步鹿真叱洛侯欲舉大檀為主遺大檀金馬勒為信步鹿真聞之歸發八千騎往圍叱洛侯叱洛侯焚其珍寶自刎而死步鹿真遂掩大檀大檀發軍執步鹿真及社拔絞殺之乃自立大檀者社崙季父僕渾之子先統別部鎮於西界能得衆心國人推戴之號牟汗紇升蓋可汗魏言制勝也斛律父子既至和龍馮跋封為上谷侯大檀率衆南徙犯塞太宗親

討之大檀懼而遁走遣山陽侯奚斤等追之遇寒雪士衆凍死墮指者十二三及太宗崩世祖即位大檀聞而大喜始光元年秋乃寇雲中世祖親討之三日二夜至雲中大檀騎圍世祖五十餘重騎逼馬首相次如堵焉士卒大懼世祖顏色自若衆情乃安先是大檀弟大那與社崙爭國敗而來奔大檀以大那子於陟斤爲部帥軍士射於陟斤殺之大檀恐乃還二年世祖大舉征之東西五道並進平陽王長孫翰等從黑漠汝陰公長孫道生從白黑兩漠閒車駕從中道東平公娥清次西從栗園宜城王奚斤將軍安原等西道從爾寒山諸軍至漠南舍輜重輕騎齎十五日糧絕漠討之大檀部落駭驚北走神䴥元年八月大檀遣子將騎萬餘人入塞殺掠邊人而走附國高車追擊破之自廣寧還追之不及二年四月世祖練兵于南郊將襲大檀公卿大臣皆不願行術士張淵徐辯以天文說止世祖世祖從崔浩計而行會江南使還稱劉義隆欲犯河南謂行人曰汝疾還告魏主歸我河南地即當罷兵不然盡我將士之力世祖聞而大笑告公卿曰龜鼈小豎自救不暇何能爲也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蠕蠕便是坐待寇至腹背受敵非上策也吾行決矣於是車駕出東道向黑山平陽王長孫翰從西道向大娥山同會賊庭五月次于沙漠南舍輜重輕襲之至栗水大檀衆西奔弟匹黎先典東落將赴大檀遇翰軍翰縱騎擊之殺其大人數百大檀聞之震怖將其族黨焚燒廬舍絕跡西走莫知所至於是國落四散竄伏山谷畜產布野無人收視世祖緣栗水西行過漢將竇憲故壘六月車駕次於菟園水去平城三千七百里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渡燕然山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三千里高車諸部殺大檀種類前後歸降三十餘萬俘獲首虜及戎馬百餘萬匹八月世祖聞東部高車屯已尼陂人畜甚衆去官軍千餘里遣左僕射安原等往討之暨已尼陂高車諸部望軍降者數十萬大檀部落衰弱因發疾而死子吳提立號勑連可汗魏言神聖也四年遣使朝獻先是北部俟斤獲吳提南偏邊者二十餘人世祖賜之衣服遣歸吳提上下感德故朝貢焉世祖厚賓其使而遣之延和三年二月以吳提尚西海公主又遣使人納吳提妹爲夫人又進爲左昭儀吳提遣其兄禿鹿傀及左右數百人來朝獻馬二千匹世祖大悅班賜甚厚至太延二年乃絕和犯塞四年車駕幸五原遂征之樂平王丕河東公賀多羅督十五將出東道永昌王健宜都王穆壽督十五將出西道車駕出中道至浚稽山分中道復爲二道陳留王崇從大澤向涿邪山車駕從浚稽北向天山西登白阜刻石記行不見蠕蠕而還時漠北大旱無水草軍馬多死五年車駕西伐沮渠牧犍宜都王穆壽輔景穆居守長樂王嵇敬建寧王崇二萬人鎮漠南以備蠕蠕吳提果犯塞壽素不設備賊至七介山京邑大駭爭奔中城司空長孫道生拒之於吐頹山吳提之寇也留其兄乞列歸與北鎮諸軍相守敬崇等破乞列歸於陰山之北獲之乞列歸歎曰沮渠陷我也獲其伯父他吾無鹿胡及其將帥五百人斬首萬餘級吳提聞而遁走道生追之至于漠南而還真君四年車駕幸漠南分四道樂安王範建寧王崇各統十五將出東道樂平王丕督十五將出西道車駕出中道中山王辰領十五將爲中軍後繼車駕至鹿渾谷與賊相遇吳提遁走追至頞根河擊破之車駕至石水而還五年復幸漠南欲襲吳提吳提遠遁乃還吳提死子吐賀真立號處可汗魏言唯也十年正月車駕北伐高昌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西道車駕與景穆自中道出涿邪山吐賀真別部帥尒綿他拔等率千餘家來降是時軍行數千里吐賀真新立恐懼遠遁九月車駕北伐高昌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中道與諸軍期會於地弗池吐賀真悉國精銳軍資甚盛圍那數十重那掘長圍堅守相持數日吐賀真數挑戰輒不利以那衆少而固疑大軍將至解圍夜遁那引軍追之九日九夜吐賀真益懼棄輜重踰穹隆嶺遠遁那收其輜重引軍還與車駕會於廣澤略陽王羯兒盡收其人戶畜產百餘萬自是吐賀真遂單弱遠竄邊疆息警矣太安四年車駕北征騎十萬車十五萬兩旌旗千里遂渡大漠吐賀真遠遁其莫弗烏朱駕頹率衆數千落來降乃刊石記功而還世祖征伐之後意存休息蠕蠕亦怖威北竄不敢復南和平五年吐賀真死子予成立號受羅部真可汗魏言惠也自稱永康元年率部侵塞北鎮遊軍大破其衆皇興四年予成犯塞車駕北討京兆王子推東陽公元丕督諸軍出西道任城王雲等督軍出東道汝陰王賜濟南公羅烏拔督軍爲前鋒隴西

王源賀曾諸軍爲後繼諸將會車駕于女水之濱顯祖親誓衆詔諸將曰用兵在奇不在衆也卿等爲朕力戰方略已在朕心乃選精兵五千人挑戰多設奇兵以惑之虜衆奔潰逐北三十餘里斬首五萬級降者萬餘人戎馬器械不可稱計旬有九日往返六千餘里改女水曰武川遂作北征頌刊石紀功延興五年予成求通婚娉有司以予成數犯邊塞請絕其使發兵討之顯祖曰蠕蠕譬若禽獸貪而亡義朕要當以信誠待物不可抑絕也予成知悔前非遣使請和求結姻援安可孤其款意乃詔報曰所論婚事今始一反尋覽事理未允厥中夫男而下女爻象所明初婚之吉敦崇禮娉君子所以重人倫之本不敬其初令終難矣予成每懷譎詐終顯祖世更不求婚太和元年四月遣莫河去汾比拔等來獻良馬貂裘比拔等稱伏承天朝珍寶華麗甚積求一觀之乃敕有司出御府珍玩金玉文繡器物御廐文馬奇禽異獸及人間所宜用者列之京肆令其歷觀焉比拔見之自相謂曰大國富麗一生所未見也二年二月又遣比拔等朝貢尋復請婚焉高祖志存招納許之予成雖歲貢不絕而款約不著婚事亦停九年予成死子豆崙立號伏古敦可汗魏言恆也自稱太平元年豆崙性殘暴好殺其臣侯醫垔石洛候數以忠言諫之又勸與國通和勿侵中國豆崙怒誣石洛候謀反殺之夷其三族十六年八月高祖遣陽平王頤左僕射陸叡並爲都督領軍斛律桓等十二將七萬騎討豆崙部內高車阿伏至羅率衆十餘萬落西走自立爲主豆崙與叔父那蓋爲二道追之豆崙出自浚稽山北而西那蓋出自金山豆崙頻爲阿伏至羅所敗那蓋累有勝捷國人咸以那蓋爲天所助欲推那蓋爲主那蓋不從衆彊之那蓋曰我爲臣不可焉能爲主衆乃殺豆崙母子以屍示那蓋那蓋乃襲位那蓋號候其伏代庫者可汗魏言悅樂也自稱太安元年那蓋死子伏圖立號他汗可汗魏言緒也自稱始平元年正始三年伏圖遣使紇奚勿六跋朝獻請求通和世宗不報其使詔有司敕勿六跋曰蠕蠕遠祖社崙是大魏叛臣往者包容暫時通使今蠕蠕衰微有損疇日大魏之德方隆周漢跨據中原指淸八表正以江南未平權寬北掠通和之事未容相許若修藩禮款誠昭著者當不孤爾也永平元年伏圖又遣勿六跋奉函書一封并獻貂裘世宗不納依前喻遣伏圖西征高車爲高車王彌俄突所殺子醜奴立號豆羅伏跋豆伐可汗魏言彰制也自稱建昌元年永平四年九月醜奴遣沙門洪宣奉獻珠像延昌三年冬世宗遣驍騎將軍馬義舒使於醜奴未發而崩事遂停寢醜奴壯健善用兵四年遣使俟斤尉比建朝貢熙平元年西征高車大破之禽其王彌俄突殺之盡幷叛者國遂彊盛二年又遣俟斤尉比建紇奚勿六跋鞏顧禮等朝貢神龜元年二月肅宗臨顯陽殿引顧禮等二十人於殿下遣中書舍人徐紇宣詔讓以蠕蠕藩禮不備之意初豆崙之死也那蓋爲主伏圖納豆崙之妻候呂陵氏生醜奴阿那瓌等六人醜奴立後忽亡一子字祖惠求募不能得有屁引副升牟妻是豆渾地萬年二十許爲醫巫假託神鬼先常爲醜奴所信出入去來乃言此兒今在天上我能呼得醜奴母子欣悅後歲仲秋在大澤中施帳屋齋潔七日祈請天神經一宿祖惠忽在帳中自云恆在天上醜奴母子抱之悲喜大會國人號地萬爲聖女納爲可賀敦授夫副升牟爵位賜牛馬羊三千頭地萬既挾左道亦有姿色醜奴甚加重愛信用其言亂其國政如是積歲祖惠年長其母問之祖惠言我恆在地萬家不嘗上天上天者地萬教也其母具以狀告醜奴醜奴言地萬懸鑒遠事不可不信勿用讒言也既而地萬恐懼譖祖惠於醜奴醜奴陰殺之正光初醜奴母遣莫何去汾李具列等絞殺地萬醜奴怒欲誅具列等又阿至羅侵醜奴醜奴擊之軍敗還爲母與其大臣所殺立醜奴弟阿那瓌立經十日其族兄俟力發示發率衆數萬以伐阿那瓌阿那瓌戰敗將弟乙居伐輕騎南走歸國阿那瓌母候呂陵氏及其二弟尋爲示發所殺而阿那瓌未之知也九月阿那瓌將至肅宗遣兼侍中陸希道爲使主兼散騎常侍孟威爲使副迎勞近畿使司空公京兆王繼至北中侍中崔光黃門郎元纂在近郊並申宴勞引至闕下十月肅宗臨顯陽殿引從五品以上清官皇宗藩國使客等列於殿庭王公以下及阿那瓌等入就庭中北面位定謁者引王公以下升殿阿那瓌位於藩王之下又引將命之官及阿那瓌弟并二叔位於羣官之下遣中書舍人曹道宣詔勞問阿那瓌啓云陛下優隆命臣弟叔等升殿預會但臣有從兄在北之日官高

於二叔乞命升殿詔聽之乃位於阿那瓌弟之下二叔之上宴將罷阿那瓌執
啓立於座後詔遣舍人常景問所欲言阿那瓌求詣殿前詔引之阿那瓌再拜
跽曰臣先世源由出於大魏詔曰朕已具知阿那瓌起而言曰臣之先逐草放
牧遂居漠北詔曰卿言未盡可具陳之阿那瓌又言曰臣先祖以來世居北土
雖復隔越山津而乃恭心慕化未能時宣者正以高車悖逆臣國擾攘不暇遣
使以宣遠誠自頃年以前漸定高車及臣兄爲主故遣鞏顧禮等使來大魏實
欲虔修藩禮是以曹道芝北使之日臣與主兄卽遣大臣五人拜受詔命臣兄
弟本心未及上徹但高車從而侵暴中有姦臣因亂作逆殺臣兄立臣爲主裁
過旬日臣以陛下恩慈如天是故倉卒輕身投國歸命陛下詔曰具卿所陳理
猶未盡可更言之阿那瓌再拜受詔起而言曰臣以家難輕來投闕老母在彼
萬里分張本國臣民皆已迸散陛下隆恩有過天地求乞兵馬還向本國誅翦
叛逆收集亡散陛下慈念賜借兵馬老母若在得生相見以申母子之恩如其
死也卽得報讎以雪大恥臣當統臨餘人奉事陛下四時之貢不敢闕絕陛下
聖顏難覩敢有披陳但所欲言者口不能盡言別有辭啓謹以仰呈願垂昭覽
仍以啓付舍人常景具以奏聞尋封阿那瓌朔方郡公蠕蠕主賜以衣冕加之
軺蓋祿從儀衛同于戚藩十二月肅宗以阿那瓌國無定主思還綏集啓請切
至詔議之時朝臣意有同異或言聽還或言不可領軍元乂爲宰相阿那瓌私
以金百斤貨之遂歸北二年正月阿那瓌等五十四人請辭肅宗臨西堂引見
阿那瓌及其伯叔兄弟五人升階賜坐遣中書舍人穆弼宣勞阿那瓌等拜辭
詔賜阿那瓌細明光人馬鎧二具鐵人馬鎧六具露絲銀纏槊二張幷白眊赤
漆槊十張幷白眊黑漆槊十張幷幡露絲弓二張幷箭朱漆柘弓六張幷箭黑
漆弓十張幷箭赤漆楯六幡幷刀黑漆楯六幡幷刀赤漆鼓角二十具五色錦
被二領黃紬被褥三十具私府繡袍一領幷帽內者緋納襖一領緋袍二十領
幷帽內者雜綵千段緋納小口袴褶一具內中宛具紫納大口袴褶一具內中
宛具百子帳十八具黃布幕六張新乾飯一百石麥麨八石榛麨五石銅烏錥
四枚柔鐵烏錥二枚各受二斛黑漆竹樏四枚各受五升婢二口父草馬五百

匹駝百二十頭牸牛一百頭羊五千口朱畫盤器十合粟二十萬石至鎮給之
詔侍中崔光黃門元纂郭外勞遣阿那瓌來奔之後其從父兄俟力發婆羅門
率數萬人入討示發破之示發走奔地豆于爲其所殺推婆羅門爲主號彌偶
可社句可汗魏言安靜也時安北將軍懷朔鎮將楊鈞表傳聞彼人已立主是
阿那瓌同堂兄弟夷人獸心已相君長恐未肯以殺兄之人郊迎其弟輕往虛
反徒損國威自非廣加兵衆無以送其入北二月肅宗詔舊經蠕蠕使者牒云
具仁往喻婆羅門迎阿那瓌復藩之意婆羅門殊自驕慢無遜避之心責具仁
禮敬具仁執節不屈婆羅門遣大官莫何去汾俟斤丘升頭六人將兵一千隨
具仁迎阿那瓌五月具仁還鎮論彼事勢阿那瓌慮不敢入表求還京會婆羅
門爲高車所逐率十部落詣涼州歸降於是蠕蠕數萬相率迎阿那瓌七月阿
那瓌啓云投化蠕蠕元退社渾河旃等二人以今月二十六日到鎮云國土大
亂姓姓別住迭相抄掠當今北人鵠望待拯今乞依前恩賜給精兵一萬還令
督率送臣磧北撫定荒人脫蒙所請事必克濟詔付尚書門下博議八月詔兼
散騎常侍王遵業馳驛宣旨慰阿那瓌幷申賜賚九月蠕蠕後主俟匿伐來奔
懷朔鎮阿那瓌兄也列稱規望乞軍幷請阿那瓌十月錄尚書事高陽王雍尚
書令李崇侍中侯剛尚書左僕射元欽侍中元乂侍中安豐王延明吏部尚書
元修義尚書李彥給事黃門侍郎元纂給事黃門侍郎張烈給事黃門侍郎盧
同等奏曰竊聞漢立南北單于晉有東西之稱皆所以相維禦難爲國藩籬今
臣等參議以爲懷朔鎮北土名無結山吐若奚泉敦煌北西海郡卽漢晉舊障
二處寬平原野彌沃阿那瓌宜置西吐若奚泉婆羅門宜置西海郡各令總率
部落收離聚散其爵號及資給所須唯恩裁處彼臣下之官任其舊俗阿那瓌
所居既是境外宜少優遣以示威刑請沃野懷朔武川鎮各差二百人令當鎮
軍主監率給其糧仗送至前所仍於彼爲其造構功就聽還諸於北來在婆羅
門前投化者令州鎮上佐準程給糧送詣懷朔阿那瓌鎮與使人量給食稟在
京館者任其去留阿那瓌草創先無儲積請給朔州麻子乾飯二千斛官駝運
送婆羅門居於西海既是境內資衛不得同之阿那瓌等新造藩屏宜各遣使

持節馳驛先詣慰喻并委經略肅宗從之十二月詔安西將軍廷尉元洪超兼尚書行臺詣敦煌安置婆羅門婆羅門尋與部衆謀叛投嚈噠嚈噠三妻皆婆羅門姊妹也仍爲州軍所討禽之三年十二月阿那瓌上表乞粟以爲田種詔給萬石四年阿那瓌衆大饑入塞寇抄肅宗詔尚書左丞元孚兼行臺尚書持節喻之孚見阿那瓌爲其所執以孚自隨驅掠良口二千公私驛馬牛羊數十萬北遁謝孚放還詔驃騎大將軍尚書令李崇等率騎十萬討之出塞三千餘里至瀚海不及而還俟匿伐至洛陽肅宗臨西堂引見之五年婆羅門死於洛南之館詔贈使持節鎮西將軍秦州刺史廣牧公是歲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反諸鎮相應孝昌元年春阿那瓌率衆討之詔遣牒云具仁齎雜物勞賜阿那瓌阿那瓌拜受詔命勒衆十萬從武川鎮西向沃野頻戰克捷四月肅宗又遣兼通直散騎常侍中書舍人馮儁使阿那瓌宣勞班賜有差阿那瓌部落既和士馬稍盛乃號勑連頭兵豆伐可汗魏言把攬也十月阿那瓌復遣郁久閭彌娥等朝貢三年四月阿那瓌遣使人鞏鳳景等朝貢及還肅宗詔之曰北鎮羣狄爲逆不息蠕蠕主爲國立忠助加誅討言念誠心無忘寢食今知停在朔垂與尒朱榮鄰接其嚴勒部曲勿相暴掠又近得蠕蠕主啓更欲爲國東討但蠕蠕主世居北漠不宜炎夏今可且停聽待後勑蓋朝廷慮其反覆也此後頻使朝貢建義初孝莊詔曰夫勳高者賞重德厚者名隆蠕蠕主阿那瓌鎮衞北藩禦侮朔表遂使陰山息警弱水無塵刊迹狼山銘功瀚海至誠既篤勳緒莫酬故宜標以殊禮何容格以常式自今以後讚拜不言名上書不稱臣太昌元年六月阿那瓌遣烏句蘭樹什伐等朝貢并爲長子請尚公主永熙二年四月出帝詔以范陽王誨之長女瑯邪公主許之未及婚帝入關齊獻武王遣使說之阿那瓌遣使朝貢求婚獻武王方招四遠以常山王妹樂安公主許之改爲蘭陵公主瓌遣奉馬千匹爲娉禮迎公主詔宗正元壽送公主往北自是朝貢相尋瓌以齊獻武王威德日盛請致愛女於王靜帝詔王納之自此塞外無塵矣

匈奴宇文莫槐出於遼東塞外其先南單于遠屬也世爲東部大人其語與鮮卑頗異人皆翦髮而留其頂上以爲首飾長過數寸則截短之婦女披長襦及足而無裳焉秋收烏頭爲毒藥以射禽獸莫槐虐用其民爲部人所殺更立其弟普撥爲大人普撥死子丘不勤立尚平文女丘不勤死子莫廆立本名犯太祖諱莫廆遣弟屈雲攻慕容廆廆擊破之又遣別部素延伐慕容廆於棘城復爲慕容廆所破時莫廆部衆彊盛自稱單于塞外諸部咸畏憚之莫廆死子遜昵延立率衆攻慕容廆於棘城廆子翰先戍於外遜昵延謂其衆曰翰素果勇必爲人患宜先取之城不足憂也乃分騎數千襲翰翰聞之使人詐爲段末波使者逆謂遜昵延曰翰數爲吾患久思除之今聞來討其善戒嚴相待宜兼路早赴翰設伏待之遜昵延以爲信然長驅不備至於伏所爲翰所虜翰馳使告廆乘勝遂進及晨而至廆亦盡銳應之遜昵延見而方嚴率衆逆戰前鋒始交而翰已入其營縱火燎之衆乃大潰遜昵延單馬奔還悉俘其衆遜昵延父子世雄漠北又先得玉璽三紐自言爲天所相每自誇大及此敗也乃卑辭厚幣遣使朝獻于昭帝帝嘉之以女妻焉遜昵延死子乞得龜立復伐慕容廆廆拒之惠帝三年乞得龜屯保澆水固壘不戰遣其兄悉跋堆襲廆子仁于柏林仁逆擊斬悉跋堆廆又攻乞得龜克之乞得龜單騎夜奔悉虜其衆乘勝長驅入其國城收資財億計徙部民數萬戶以歸先是海出大龜枯死於平郭至是而乞得龜敗別部人逸豆歸殺乞得龜而自立與慕容晃相攻擊遣其國相莫渾伐晃而莫渾荒酒縱獵爲晃所破死者萬餘人建國八年晃伐逸豆歸逸豆歸拒之爲晃所敗殺其驍將涉亦干逸豆歸遠遁漠北遂奔高麗晃徙其部衆五千餘落於昌黎自此散滅矣

徒何段就六眷本出於遼西其伯祖日陸眷因亂被賣爲漁陽烏丸大庫辱官家奴諸大人集會幽州皆持唾壺唯庫辱官獨無乃唾日陸眷口中日陸眷因咽之西向拜天曰願使主君之智慧祿相盡移入我腹中其後漁陽大饑庫辱官以日陸眷爲健使將之詣遼西逐食招誘亡叛遂至彊盛日陸眷死弟乞珍代立乞珍死子務目塵代立即就六眷父也據有遼西之地而臣於晉其所統三萬餘家控弦上馬四五萬騎穆帝時幽州刺史王浚以段氏數爲己用深德之乃表封務目塵爲遼西公假大單于印綬浚使務目塵率萬餘騎伐石勒於

常山封龍山下大破之務目塵死就陸眷立就陸眷與弟匹磾從弟末波等率
五萬餘騎圍石勒於襄國勒登城望之見將士皆釋仗寢臥無警備之意勒因
其懈怠選募勇健穿城突出直衝末波生禽之置之座上與飲宴盡歡約爲父
子盟誓而遣之末波既得免就陸眷等遂攝軍而還不復報波歸于遼西自此
以後末波常不敢南向渡溝人問其故末波曰吾父在南其感勒不害己也如
此就陸眷死其子幼弱匹磾與劉琨世子羣奔喪匹磾陰卷甲而往欲殺其從
叔羽鱗及末波而奪其國末波等知之遣軍逆擊匹磾劉羣爲末波所獲匹磾
走還薊懼琨圖己請琨宴會因執而害之匹磾既殺劉琨與羽鱗末波自相攻
擊部衆乖離欲擁其衆徙保上谷阻軍都之險以拒末波等平文帝聞之陰嚴
精騎將擊之匹磾恐懼南奔樂陵後石勒遣石虎擊段文鴦于樂陵破之生擒
文鴦匹磾遂率其屬及諸塢壁降于石勒末波自稱幽州刺史屯遼西末波死
國人立日陸眷弟護遼爲主烈帝時假護遼驃騎大將軍幽州刺史大單于北
平公弟鬱蘭撫軍將軍冀州刺史渤海公建國元年石虎征護遼於遼西護遼
奔平岡山遂投慕容晃晃殺之鬱蘭奔石虎以所徙鮮卑五千人配之使屯令
支鬱蘭死子龕代之及冉閔之亂龕率衆南移遂據齊地慕容儁使弟玄恭帥
衆伐龕於廣固執龕送之薊儁毒其目而殺之坑其徒三千餘人
高車蓋古赤狄之餘種也初號爲狄歷北方以爲勑勒諸夏以爲高車丁零其
語略與匈奴同而時有小異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其種有狄氏袁紇氏斛律
氏解批氏護骨氏異奇斤氏俗云匈奴單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國人皆以爲神
單于曰吾有此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於國北無人之地築高臺置二女其
上曰請天自迎之經三年其母欲迎之單于曰不可未徹之間耳復一年乃有
一老狼晝夜守臺嘷呼因穿臺下爲空穴經時不去其小女曰吾父處我於此
欲以與天而今狼來或是神物天使之然將下就之其姊大驚曰此是畜生無
乃辱父母也妹不從下爲狼妻而產子後遂滋繁成國故其人好引聲長歌又
似狼嘷無都統大帥當種各有君長爲性麤猛黨類同心至於寇難翕然相依
鬭無行陳頭別衝突乍出乍入不能堅戰其俗蹲踞褻黷無所忌避婚姻用牛
馬納聘以爲榮結言既定男黨營車闌馬令女黨恣取上馬袒乘出闌馬主立
於闌外振手驚馬不墜者即取之墜則更取數滿乃止俗無穀不作酒迎婦之
日男女相將持馬酪熟肉節解主人延賓亦無行位穹廬前叢坐飲宴終日復
留其宿明日將婦歸既而將夫黨還入其家馬羣極取良馬父母兄弟雖惜終
無言者頗諱取寡婦而優憐之其畜產自有記識雖闌縱在野終無妄取俗不
清潔喜致震霆每震則叫呼射天而棄之移去至來歲秋馬肥復相率候於震
所埋羖羊然火拔刀女巫祝說似如中國祓除而羣隊馳馬旋繞百帀乃止人
持一束柳桋回豎之以乳酪灌焉婦人則以皮裹羊骸戴之首上縈屈髮鬢而
綴之有似軒冕其死亡葬送掘地作坎坐屍於中張臂引弓佩刀挾矟無異於
生而露坎不掩時有震死及疫癘則爲之祈福若安全無佗則爲報賽多殺雜
畜燒骨以燎走馬遶旋多者數百帀男女無小大皆集會平吉之人則歌舞作
樂死喪之家則悲吟哭泣其遷徙隨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產盡與蠕蠕同唯
車輪高大輻數至多後徙於鹿渾海西北百餘里部落彊大常與蠕蠕爲敵亦
每侵盜于國家太祖親襲之大破其諸部後太祖復度弱洛水西行至鹿渾海
停駕簡輕騎西北行百餘里襲破之虜獲生口馬牛羊二十餘萬復討其餘種
於狼山大破之車駕巡幸分命諸將爲東西二道太祖親勒六軍從中道自駮
髯水西北徇略其部諸軍同時雲合破其雜種三十餘落衛王儀別督將從西
北絕漠千餘里復破其遺迸七部於是高車大懼諸部震駭太祖自牛川南引
大校獵以高車爲圍騎徒遮列周七百餘里聚雜獸於其中因驅至平城即以
高車衆起鹿苑南因臺陰北距長城東包白登屬之西山尋而高車姪利曷莫
弗勑力犍率其九百餘落內附拜勑力犍爲揚威將軍置司馬參軍賜穀二萬
斛後高車解批莫弗幡豆建復率其部三十餘落內附亦拜爲威遠將軍置司
馬參軍賜衣服歲給廩食蠕蠕社崙破敗之後收拾部落轉徙廣漠之北侵入
高車之地斛律部部帥倍侯利患之曰社崙新集兵貧馬少易與耳乃舉衆掩
擊入其國落高車昧利不顧後患分其廬室妻其婦女安息寢臥不起社崙登
高望見乃招集亡散得千人晨掩殺之走而脫者十二三倍侯利遂來奔賜爵

孟都公倍侯利質直勇健過人奮戈陷陳有異於衆北方之人畏嬰兒啼者語曰倍侯利來便止處女歌謠云求良夫當如倍侯其服衆如此善用五十蓍筮吉凶每中故得親幸賞賜豐厚命其少子曷堂內侍及倍侯利卒太祖悼惜葬以國禮諡曰忠壯王後詔將軍伊謂帥二萬騎北襲高車餘種袁紇烏頻破之太祖時分散諸部唯高車以類麤獷不任使役故得別為部落後世祖征蠕蠕破之而還至漠南聞高車東部在已尼陂人畜甚衆去官軍千餘里將遣左僕射安原等討之司徒長孫翰尚書令劉潔等諫世祖不聽乃遣原等并發新附高車合萬騎至于已尼陂高車諸部望軍而降者數十萬落獲馬牛羊亦百餘萬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乘高車逐水草畜牧蕃息數年之後漸知粒食歲致獻貢由是國家馬及牛羊遂至于賤氈皮委積高宗時五部高車合聚祭天衆至數萬大會走馬殺牲遊遶歌吟忻忻其俗稱自前世以來無盛於此會車駕臨幸莫不忻悅後高祖召高車之衆隨車駕南討高車不願南行遂推表紇樹者為主相率北叛遊踐金陵都督宇文福追討大敗而還又詔平北將軍江陽王繼為都督討之繼先遣人慰勞樹者樹者入蠕蠕尋悔相率而降高車之族又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二曰吐盧氏三曰乙旃氏四曰大連氏五曰窟賀氏六曰達薄干氏七曰阿崙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俟分氏十曰副伏羅氏十一曰乞袁氏十二曰右叔沛氏先是副伏羅部為蠕蠕所役屬豆崙之世蠕蠕亂離國部分散副伏羅阿伏至羅與從弟窮奇俱統領高車之衆十餘萬落太和十一年豆崙犯塞阿伏至羅等固諫不從怒率所部之衆西叛至前部西北自立為王國人號之曰候婁匐勒猶魏言大天子也窮奇號候倍猶魏言儲主也二人和穆分部而立阿伏至羅居北窮奇在南豆崙追討之頻為阿伏至羅所敗乃引衆東徙十四年阿伏至羅遣商胡越者至京師以二箭奉貢云蠕蠕為天子之賊臣諫之不從遂叛來至此而自豎立當為天子討除蠕蠕高祖未之信也遣使者于提往觀虛實阿伏至羅與窮奇遣使者薄頡隨于提來朝貢其方物詔員外散騎侍郎可足渾長生復與于提使高車各賜繡袴褶一具雜綵百疋窮奇後為嚈噠所殺虜其子彌俄突等其衆分散或來奔附或投蠕蠕詔遣宣威將軍羽林監孟威撫納降人置之高平鎮阿伏至羅長子蒸阿伏至羅餘妻謀害阿伏至羅阿伏至羅殺之阿伏至羅又殘暴大失衆心衆共殺之立其宗人跋利延為主歲餘嚈噠伐高車將納彌俄突國人殺跋利延迎彌俄突而立之彌俄突既立復遣朝貢又奉表獻金方一銀方一金杖二馬七匹駝十頭詔使者慕容坦賜彌俄突雜綵六十匹世祖詔之曰卿遠據沙外頻申誠款覽揖忠志特所欽嘉蠕蠕嚈噠吐谷渾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掎角相接今高昌內附遣使迎引蠕蠕往來路絕姦勢不得妄令羣小敢有陵犯擁塞王人罪在不赦彌俄突尋與蠕蠕主伏圖戰於蒲類海北為伏圖所敗西走三百餘里伏圖次於伊吾北山先是高昌王麴嘉表求內徙世宗遣孟威迎之至伊吾蠕蠕見威軍怖而遁走彌俄突聞其離駭追擊大破之殺伏圖於蒲類海北割其髮送於孟威又遣使獻龍馬五匹金銀貂皮及諸方物詔東城子于亮報之賜樂器一部樂工八十人赤紬十匹雜綵六十匹彌俄突遣其莫何去汾屋引叱賀真貢其方物肅宗初彌俄突與蠕蠕主醜奴戰敗被禽醜奴繫其兩脚於駑馬之上頓曳殺之漆其頭為飲器其部衆悉入嚈噠經數年嚈噠聽彌俄突弟伊匐還國伊匐既復國遣使奉表於是詔遣使者谷楷等拜為鎮西將軍西海郡開國公高車王伊匐復大破蠕蠕蠕蠕王婆羅門走投涼州正光中伊匐遣使朝貢因乞朱畫步挽一乘并幔褥鞦轡一副傘扇各一枚青曲蓋五枚赤漆扇五枚鼓角十枚詔給之伊匐後與蠕蠕戰敗歸其弟越居殺伊匐自立天平中越居復為蠕蠕所破伊匐子比適復殺越居而自立興和中比適又為蠕蠕所破越居子去賓自蠕蠕來奔齊獻武王欲招納遠人上言封去賓為高車王拜安北將軍肆州刺史既而病死初太祖時有吐突鄰部在女水上常與解如部相為脣齒不供職事登國三年太祖親西征度弱洛水復西行趣其國至女水上討解如部落破之明年春盡略徙其部落畜產而還又有紇突鄰與紇奚世同部落而各有大人長帥擁集種類常為寇於意辛山登國五年太祖勒衆親討焉慕容驎率師來會大破之紇突鄰大人屋地鞬紇奚大人庫寒等皆舉部歸降皇始二年車駕伐中山軍於柏肆慕容寶夜來攻營軍人驚走還於

國路由并州遂反將攻晉陽并州刺史元延討平之紇突隣部帥匿物尼紇奚部帥叱奴根等復聚黨反於陰館南安公元順討之不克死者數千人太祖聞之遣安遠將軍庾岳還討匿物尼等皆殄之又有侯呂隣部衆萬餘口常依險畜牧登國中其大人叱伐爲寇於苦水河八年夏太祖大破之并禽其別帥焉古延等

薛干部常屯聚於三城之間及滅衛辰後其部帥太悉伏望軍歸順太祖撫安之車駕還衛辰子屈丏奔其部太祖聞之使使詔太悉伏執送之太悉伏出屈丏以示使者曰今窮而見投寧與俱亡何忍送之遂不遣太祖大怒車駕親討之會太悉伏先出擊曹覆寅官軍乘虛遂屠其城獲太悉伏妻子珍寶徙其人而還太悉伏來赴不及遂奔姚興未幾亡歸嶺北上郡以西諸鮮卑雜胡聞而皆應之天賜五年屈丏盡劫掠蘊服之及平統萬薛干種類皆得爲編戶矣而率屯山鮮卑別種破多蘭部世傳主部落至木易干有武力壯勇劫掠左右西及金城東侵安定數年間諸種患之天興四年遣常山王遵討之於高平木易干將數千騎棄國遁走盡徙其人於京師餘種分迸其後爲赫連屈丏所滅又黜弗素古延等諸部富而不恭天興五年材官將軍和突率六千騎襲而獲之又越勤倍泥部天興五年轉牧跋那山西七月遣奚斤討破之徙其人而還

史臣曰周之獫狁漢之匈奴其作害中國固亦久矣魏晉之世種族瓜分去來沙漠之陲窺擾鄣塞之際猶皆東胡之餘緒冒頓之枝葉至如蠕蠕者匈奴之裔根本莫尋逃形集醜自小爲大風馳鳥赴倏來忽往代京由之屢駭戎車所以不寧是故魏氏祖宗揚威曜武驅其畜產收其部落翦之窮髮之野逐之無人之鄉豈好肆兵極銳凶器不戢蓋亦急病除惡事不得已而然也

魏書卷一百三

魏書卷一百三考證

魏書卷一百三○魏收書亡後人所補

蠕蠕傳及昭成崩○昭成下應有帝字此蓋用北史補亡而未及改正者

樂平王督十五將出西道○臣人龍按上云樂安王範建寧王崇下云中山王辰則樂平王亦應書名本書樂平王丕傳云丕薨於真君五年二月則此樂平王當是丕也

孝莊詔曰○孝莊下亦應加帝字

匈奴宇文莫槐傳與慕容晃相攻擊○本書以晃字係恭宗廟諱故改稱其字此與魏六書傳仍稱爲晃亦以其文係北史也

魏書卷一百三考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九十二

自序

漢初魏無知封高良侯子均均子恢恢子彥彥子歆字子胡少孤有志操博洽經史成帝世位終鉅鹿太守仍家焉歆子悅字處德性沉厚有度量宣城公趙國李孝伯見而重之以女妻焉位濟陰太守以善政稱悅子子建字敬忠釋褐奉朝請累遷太尉從事中郎初世祖時平氐遂於武興立鎮尋改為東益州其後鎮將刺史乖失人和羣氐作梗遂為邊患乃除子建為東益州刺史子建布以恩信風化大行遠近清靜正光五年南北二秦城人莫折念生韓祖香張長命相繼構逆衆以州城之人莫不勁勇同類悉反宜先收其器械子建以為城人數當行陳盡皆驍果安之足以為用急之腹背為憂乃悉召居城老壯曉示之并上言諸城人本非罪坐而來者悉求聽免肅宗優詔從之子建漸分其父兄子弟外居郡戍內外相顧終獲保全及秦賊乘勝屯營黑水子建乃潛使掩襲前後斬獲甚衆威名赫然先反者及此悉降乃間使上聞肅宗甚嘉之詔子建兼尚書為行臺刺史如故於是威震蜀土其梁巴二益兩秦之事皆所節度梁州刺史傅豎眼子敬和中心以為愧在洛大行貨賄以圖行臺先是子建亦屢求歸京師至此乃遣刺史唐永代焉豎眼因為行臺子建將還羣氐慕戀相率斷道主簿楊僧覆先行曉喻諸氐忿曰我留刺史爾送出也斫之數創幾死子建徐加慰譬旬日方得前行吏人贈遺一無所受而東益氐蜀尋反攻逼唐永永棄城而走乃喪一藩矣初永之走子建客有沙門曇璨及鉅鹿人耿顯皆沒落氐手及知子建之客垂泣追衣物還之送出白馬遺愛所被如此自國家開華陽等郡梁州邢巒益州傅豎眼及子建為最初子建為前軍將軍十年不徙在洛閑暇與吏部尚書李韶韶從弟延寔頗為弈棊時人謂為耽好子建每曰棊於機權廉勇之際得之深矣且吾未為時用博弈可也及一臨邊事凡經五年未曾對局還洛後俄拜常侍衛尉卿初元顥內逼莊帝北幸子建謂所親盧義僖曰北海自絕社稷稱藩蕭衍吾老矣豈能為陪臣遂攜家口居洛南顥平乃歸先苦風痺及此遂甚以卿任有務屢上書乞身特除右光祿大夫邢杲之平太傅李延寔子侍中彧為大使撫慰東土時外戚貴盛送客填門子建亦往候別延寔曰小兒今行何以相勖子建曰益以盈滿為誡延寔悵然久之及莊帝殺尒朱榮遇禍於河陰者其家率相弔賀太尉李虔第二子仁曜子建之女婿往亦見害子建謂姨弟盧道虔曰朝廷誅翦權彊凶徒尚梗未聞有奇謀異略恐不可濟此乃李門禍始弔賀無乃怱怱及永安之後李氏宗族流離或遇誅夷如其所慮後歷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子建自出為藩牧董司山南居脂膏之中遇天下多事正身潔己不以財利經懷及歸京師家人衣食常不周贍清素之迹著於終始性存重慎不雜交遊唯與尚書盧義僖姨弟涇州刺史盧道裕雅相親昵及疾篤顧敕二子曰死生大分含氣所同世有厚葬吾平生不取籧篨裸身又非吾意氣絕之後斂以時服吾生年契闊前後三娶合葬之事抑又非古且汝二母先在舊塋墳地久固已有定別唯汝次母墓在外耳可遷入兆域依班而定行於吾墓之後如此足矣不須祔合當順吾心勿令吾有遺恨永熙二年春卒于洛陽孝義里舍時年六十三贈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諡曰文靜二子收祚收字伯起小字佛助年十五頗已屬文及隨父赴邊值四方多難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滎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慚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諷誦積年牀板為之銳減而精力不輟以文華顯初以父功除太學博士及尒朱榮於河陰濫害朝士收亦在圍中以日晏獲免吏部尚書李神儁重收才學奏授司徒記室參軍永安三年除北主客郎中前廢帝立妙簡近侍詔試收為封禪書收下筆便就不立草藁文將千言所改無幾時黃門郎賈思同侍立深奇之帝曰雖七步之才無以過此遷散騎侍郎尋勑典起居注并修國史俄兼中書侍郎年二十六出帝初又詔收攝本職文誥填積事咸稱旨黃門郎崔㥄從齊獻武王入朝熏灼於世收初不詣門㥄為帝登阼赦云朕託體孝文收嗤其率直正員郎李慎以告之㥄深忿忌時前廢帝殂令收為詔㥄乃宣言收普泰世出入帷幄一日造詔優為詞旨

然則義旗之士盡爲逆人又收父老合解官歸侍南臺將加彈劾賴尚書辛雄爲言於中尉綦儁乃解收有賤生弟仲同先未齒錄因此怖懼上籍遣還鄉扶侍出帝嘗大發士卒狩於嵩少之南旬有六日時既寒苦朝野嗟怨帝與從官皆胡服而騎宮人及諸妃主雜其間奇伎異飾多非禮度收欲言則畏懼欲默不能已乃上南狩賦以諷焉年二十七雖富言淫麗而終歸雅正帝手詔報焉甚見褒美鄭伯謂曰卿不遇老夫猶應逐兎初齊獻武王固讓天柱大將軍帝勑收爲詔令遂所請欲加相國問收相國品秩收以實對帝遂止收既未測主相之意以前事不安求解詔許焉久之除帝兄子廣平王贊開府從事中郎收不敢辭乃爲庭竹賦以致己意尋兼中書舍人與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時出帝猜忌獻武內有間隙收遂以疾固辭而免其舅崔孝芬怪而問之收曰懼有晉陽之甲尋而獻武南上帝西入關收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昕聘蕭衍昕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衍及其羣臣咸加敬異先是南北初和李諧盧元明首通使命二人才器並爲隣國所重至此衍稱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未知後來復何如耳文襄啓收兼散騎常侍修國史武定二年除正常侍領兼中書侍郎仍修史帝宴百寮問何故名人日皆莫能知收對曰晉議郎董勛答問稱俗云正月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豬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時邢邵亦在側甚恧焉自南北和好書下紙每云想彼境內寧靜此率土安和蕭衍後使其書乃去彼字自稱猶著此欲示無外之意收定報書云想境內清晏今萬國安和南人復書依以爲體後獻武入朝靜帝授相國固讓令收爲啓啓成呈上文襄時侍側獻武指收曰此人當復爲崔光四年獻武於西門豹祠宴集謂司馬子如曰魏收爲史官書吾善惡聞北伐時諸貴常餉史官飲食司馬僕射頗曾餉不因共大笑仍謂收曰卿勿見元康等在吾目下趨走謂吾以爲勤勞我後世身名在卿手勿謂我不知尋加兼著作郎靜帝曾季秋大射普令賦詩收詩末云尺書徵建鄴折簡召長安文襄壯之顧謂人曰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采雅俗文墨通達縱橫我亦使子才子昇時有所作至於詞氣並不及之吾或意有所懷忘而不語語而不盡意有未及及收呈草皆以周悉此亦難有又勑兼主客郎接蕭衍使謝珽徐陵侯景既陷臺城衍鄱陽王範時爲合州刺史文襄勑收以書喻之範得書乃率部伍西上劉州刺史崔聖念入據其城文襄謂收曰今定一州卿有其力猶恨尺書徵建鄴未效耳文襄崩文宣如晉陽令與黃門郎崔季舒高德正吏部郎中尉瑾於北第參掌機密轉秘書監兼著作郎又除定州大中正時齊將受禪楊愔奏收置之別館令撰禪代詔冊諸文遣徐之才守門不聽出天保元年除中書令仍兼著作郎封富平縣子二年授詔撰魏史除魏尹故優以祿力專在史閣不知郡事初帝令羣臣各言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出魏書故帝使收專其任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署名而已帝勑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始魏初鄧淵撰代記十餘卷其後崔浩典史游雅高允程駿李彪崔光李琰之世修其業浩爲編年體彪始分作紀表志傳書猶未出世宗時命邢巒追撰高祖起居注書至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鴻王遵業補續焉下訖肅宗事甚委悉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錄三十卷收於是與通直常侍房延祐司空司馬辛元植國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書郎高孝幹專總斟酌以成魏書辨定名稱隨條甄舉又搜採亡遺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表而上聞勒成一代大典凡十二紀九十二列傳合一百一十卷五年三月奏上之秋除梁州刺史收以志未成奏請終業許之十一月復奏十志天象四卷地形三卷律曆二卷禮樂四卷食貨一卷刑罰一卷靈徵二卷官氏二卷釋老一卷凡二十卷續於紀傳合一百三十卷分爲十二帙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啓焉

魏書卷一百四

魏書卷一百四考證

自序專總斟酌○專,監本誤傳,今改從北史.

魏書卷一百四考證

魏書卷一百五之一

齊　魏收　撰

志第一

天象一之一

夫在天成象，聖人是觀，日月五星，象之著者，變常舛度，徵咎隨焉。然則明晦暈蝕，疾餘犯守，飛流欻起，彗孛不恆，或皇靈降臨，示譴以戒下，或王化有虧，感達於天路。易稱天垂象見吉凶，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書曰：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是故有國有家者之所祗畏也。百王興廢之驗，萬國禍福之來，兆勤雖微，罔不必至，著於前載，不可得而備舉也。班史以日暈五星之屬列天文志，薄蝕彗孛之比入五行說。七曜一也，而分為二志，故陸機云學者所疑也。今以在天諸異咸入天象，其應徵符合，隨而條載，無所顯驗則闕之云。

太祖天興五年八月，天鳴。

六年九月，天鳴。

皇始二年十月壬辰，日暈有佩璚。占曰：兵起。天興元年九月，烏丸張超收合亡命衆黨三千餘家，據勃海之南皮，自號征東大將軍、烏丸王，鈔掠諸郡，詔將軍庾岳討之。

天興三年六月庚辰朔，日有蝕之。占曰：外國侵，土地分。五年五月，姚興遣其弟義陽公平率衆四萬來侵，平陽乾壁為平所陷。

六年四月癸巳朔，日有蝕之。占曰：兵稍出。十月，太祖詔將軍伊謂率騎二萬北襲高車，大破之。

天賜五年七月戊戌朔，日有蝕之。占曰：后死。六年七月，夫人劉氏薨，後諡為宣穆皇后。

太宗神瑞二年八月庚辰晦，日有蝕之。

世祖始光四年六月癸卯朔，日有蝕之。占曰：輔佐非其人。神䴥元年二月，司空奚斤、監軍侍御史安頡討赫連昌，擒之於安定。其餘衆立昌弟定為主，走還平涼。斤追之，為定所擒。將軍丘堆棄甲，與守將高涼王禮東走蒲坂。世祖怒，斬堆。

神䴥元年十一月乙未朔，日有蝕之。

太延元年正月己未朔，日有蝕之。

四年十一月丁卯朔，日有蝕之。

太平真君元年四月戊午朔，日有蝕之。

三年八月甲戌晦，日有蝕之。

六年六月戊子朔，日有蝕之。占曰：有九族夷滅。七年正月戊辰，世祖車駕次東雍州。庚午，圍薛永宗營壘，永宗出戰，大敗，六軍乘之，永宗衆潰，斬永宗，男女無少長皆赴汾水而死。

七年六月癸未朔，日有蝕之。占曰：不臣欲殺。八年三月，河西王沮渠牧犍謀反，伏誅。

十年夏四月丙申朔，日有蝕之。

六月庚寅朔，日有蝕之。占曰：將相誅。十一年六月己亥，誅司徒崔浩。

十一年十二月辛未，日南北有珥。

高宗興安元年十一月己卯，日出赤如血。

二年三月，日暈。

興光元年七月丙申朔，日有蝕之。

和平元年九月庚申朔，日有蝕之。

三年二月壬子朔，日有蝕之。占曰：有白衣之會。六年五月癸卯，高宗崩。

顯祖皇興元年十月己卯朔，日有蝕之。

二年四月丙子朔，日有蝕之。占曰：將誅。四年十月，誅濟南王慕容白曜。

十月癸酉朔，日有蝕之。占曰：尊后有憂。三年，夫人李氏薨，後諡思皇后。

三年十月丁酉朔，日有蝕之。

高祖延興元年十二月癸卯，日有蝕之。占曰：有兵。二年正月乙卯，統萬鎮胡民相率北叛，遣寧南將軍、交阯公韓拔等滅之。

三年十二月癸卯朔，日有蝕之。

四年正月癸酉朔，日有蝕之。占曰：有崩主，天下改服，有大臣死。五年十二月己

丑征北大將軍城陽王壽薨六年六月辛未顯祖崩
七月丙寅日有背珥
五年正月丁酉白虹貫日直珥一
承明元年三月辛卯日暈五重有二珥
太和元年冬十月辛亥朔日有蝕之
二年正月辛亥日暈東西有珥
二月乙酉晦日有蝕之占曰有欲反者近三月遠三年四年正月癸卯洮陽羌
叛枹罕鎮將討平之
九月乙巳朔日有蝕之占曰東邦發兵四年十月丁未蘭陵民桓富殺其縣令
與昌慮桓和北連太山羣盜張和顏等聚黨保五固推司馬朗之爲主詔淮陽
王尉元等討之
三年春正月癸丑日暈東西有珥有佩戟一重北有偃戟四重後有白氣貫日
珥狀如車輪京師不見雍州以聞
三月癸卯朔日有蝕之占曰大臣誅四月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有罪賜死
四年正月辛酉日東西有珥北有佩日暈貫兩珥
五年正月庚辰日暈東西有珥南北並白氣長一丈廣二尺許北有連環暈又
貫珥內復有直氣長三丈許內黃中青外白暈乍成散乃滅
七月庚申朔日有蝕之
七年十二月乙巳朔日有蝕之
八年正月戊寅有白氣貫日占曰近臣亂十年三月丁亥中散梁衆保等謀反
伏誅
十一年十一月丁亥日失色
十二年三月戊戌白虹貫日
十三年二月乙亥朔日十五分蝕八占曰有白衣之會十一月己未安豐王猛
薨
十四年二月己巳朔未時雲氣斑駮日十五分蝕一占曰有白衣之會九月癸
丑文明太皇太后馮氏崩
十五年正月癸亥晦日有蝕之占曰王者將兵天下擾動十七年六月丙戌高
祖南伐
十七年六月庚辰朔日有蝕之
十八年五月甲戌朔日有蝕之
二十年九月庚寅晦日有蝕之
二十三年六月己卯日中有黑氣占曰內有逆謀八月癸亥南徐州刺史沈陵
南叛
十二月甲申日中有黑氣大如桃
世宗景明元年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
七月己亥朔日有蝕之
二年四月癸酉日自午及未再暈內黃外白
七月癸巳朔日有蝕之
八月戊辰日赤無光中有黑子一
三年正月乙巳日中有黑氣如鵝子申酉復見又有二黑氣橫貫日
二月辛卯日中有黑氣大如鵝子
七月丁巳朔日有蝕之
正始元年十二月丙戌黑氣貫日
壬子日有冠珥內黃外青占曰天下喜三年正月丁卯皇子生大赦天下
三年二月甲辰日左右有珥內赤外黃
辛亥日暈外白內黃
十月乙巳日赤無光
十二月乙卯日暈內黃外青東西有珥北有背巳時白虹貫日
永平元年三月己酉日南北有珥外青內黃暈不匝西北有直氣長尺餘北有
白虹貫日
八月壬子朔日有蝕之

二年八月丙午朔日有蝕之
丁卯旦日旁有黑氣形如月從東南來衝日如此者一辰乃滅
三年二月甲子日中有黑氣二
十二月乙未日交暈中赤外黃東西有珥南北白暈貫日皆匝
四年十一月癸卯日中有黑氣二大如桃占曰天子崩延昌四年正月丁巳世宗昇遐
十二月壬戌朔日有蝕之在牛四度占曰其國叛兵發延昌二年正月庚辰蕭衍郁洲民徐玄明等斬送衍鎮北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張稷首以州內附
延昌元年二月甲戌至于辛巳日初出及將沒赤白無光明
五月己未晦日十五分蝕九占曰大旱民流千里二年春京師民飢死者數萬口
二年閏月辛亥日中有黑氣占曰內有逆謀三年十一月丁巳幽州沙門劉僧紹聚衆反自號淨居國明法王州郡捕斬之
五月甲寅朔日有蝕之京師不見恒州以聞
三年三月庚申日交暈其色內赤黃外青白南北有佩可長二丈許內赤黃外青白西有白暈貫日又日東有一抱長二丈許內赤黃外青
肅宗熙平元年三月戊辰朔日有蝕之
丁丑日出無光至于酉時占曰兵起神龜元年正月秦州羌反二月己酉東益州氐反七月河州民却鐵忽聚衆反自稱水池王
四月甲辰卯時日暈帀西有一背內赤外黃南北有珥內赤外黃漸滅
十二月己酉日暈北有一抱內赤外白兩傍有珥北有白虹貫日
神龜元年三月丁丑白虹貫日占曰天下有來臣之衆不三年十一月乙酉蠕蠕莫緣梁賀侯豆率男女七百口來降
二年正月辛巳朔日有蝕之
正光元年正月乙亥朔日有蝕之占曰有大臣亡七月丙子殺太傅領太尉清河王懌
二年五月丁酉日有蝕之夏州以聞
三年正月甲寅日交暈內赤外青有白虹貫暈外有直氣長二丈許內赤外青
五月壬辰朔日有蝕之占曰秦邦不臣五年六月秦州城人莫折大提據城反自稱秦王
十月己巳太史奏自八月已來黃埃掩日日出三丈色赤如赭無光曜
十一月己丑朔日有蝕之占曰有小兵在西北四年二月己卯蠕蠕主阿那瓌率衆犯塞
四年十一月癸未朔日有蝕之
五年閏月乙酉日暈內赤外青南有珥上有一抱兩背內赤外青
三月丁卯日暈三重外青內赤占曰有謀其主孝昌元年正月庚申徐州刺史元法僧據城反自稱宋王
十二月丙申日暈南北有珥上有兩抱一背
孝昌元年十二月丙戌白虹刺日不過虹中有一背占曰有臣背其主一曰有反城二年九月己卯東徐州刺史元慶和據城南叛
三年十一月戊寅辰時日暈東面不合其色內赤外黃東西有珥內赤外黃西北去暈一尺餘有一背長二丈餘廣三尺許內赤外黃
莊帝永安二年三月甲戌未時日暈三重內黃赤外青白暈東西兩處不合其狀如抱
五月辛酉日暈東西兩處不合
辛未申時日南有珥去一尺餘有一背長三丈許廣五尺餘內赤外青
七月丙寅直東去日三尺許有一背長二丈餘內赤外青半食頃從北頭漸滅至半須臾還如初見內赤外青其色分炳
十月己酉朔日從地下蝕出十五分蝕七虧從西南角起占曰西夷欲殺後有大兵必西行三年四月丁卯雍州刺史尒朱天光討擒万俟醜奴蕭寶夤於安定送京師斬之
三年五月戊戌辰時日暈帀內赤外白暈內有兩珥西有白虹貫日東北有一

背內赤外青南有一背內赤外青東有一抱內青外赤京師不見青州表聞
六月辛丑日暈白虹貫日
前廢帝普泰元年三月丁亥日月並赤赭色天地溷濁
六月己亥朔日蝕從西南角起雲陰不見定相二州表聞占曰主弱小人持政
時尒朱世隆兄弟專擅威福
後廢帝中興二年二月辛丑辰時日暈東西不合其色內赤外青南北有珥西
北去暈一尺餘有一背長二丈許可廣三尺內赤外青
十一月日暈再重上有背長三丈餘內青外赤
出帝太昌元年五月日暈再重上有兩背一尺許
癸丑午時日南有珥去日一尺餘有一背長三丈許廣五尺內赤外青
十月辛酉朔日從地下蝕出虧從西南角起占曰有兵大行永熙二年正月甲
午齊獻武王自晉陽出討尒朱兆丁酉大破之於赤洪嶺兆遁走自殺
永熙二年四月己未朔日有蝕之在丙虧從正南起占曰君陰謀三年五月辛
卯出帝爲斛斯椿等譖佞間構猜於齊獻武王託討蕭衍盛暑徵發河南諸州
之兵天下怪愕之語在斛斯椿傳
三年四月癸丑日有蝕之占曰有亂殺天子者七月丁未出帝爲斛斯椿等逼
脅遂出於長安
孝靜元象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占曰大臣死八月辛卯司徒公高敖
曹戰歿於河陰
六月己丑日暈一重有兩珥上有背長二丈餘
十一月己巳辰時日暈南面不合東西有珥背有白虹至珥不徹
二年二月己丑巳時日暈帀白虹貫日不徹
興和二年閏月丁丑朔日有蝕之占曰有小兵七月癸巳元寶炬虞豫二州行
臺趙繼宗南青州刺史崔康寇陽翟鎮將擊走之
武定三年冬十一月壬申日暈兩重東南角不合西南東北有珥西北有兩重
背東北西北有白氣竟有兩珥中間有一白氣東西橫至珥
十二月乙酉竟天徹有白雲日暈東南角不合西南東北有珥西北有一背去
日一尺
五年正月己亥朔日有蝕之從西南角起占曰不有崩喪必有臣亡天下改服
丙午齊獻武王薨
二月辛丑日暈帀西北交暈貫日竟有一珥一抱
六年七月庚寅朔日有蝕之虧從西北角起

魏書卷一百五之一

魏書卷一百五之一考證

天象志敘高麗禍福之來○來監本誤未今改正

兆勳雖微○勳係勳字之訛

世祖始光四年諸佐非其人○佐南監本作侯

莊帝永安二年外青白○白監本誤日今改正

魏書卷一百五之一考證

齊　魏　收　撰

志第二

天象一之二

太祖皇始二年六月庚戌月掩太白在端門外占曰國受兵九月慕容賀驎率
三萬餘人出寇新市十月太祖破之於義臺塢斬首九千餘級
天興元年十一月丁丑月犯東上相
二年五月辛酉月掩東上相
八月壬辰月犯牽牛占曰國有憂三年二月丁亥皇子聰薨
三年三月乙丑月犯鎮星在牽牛
七月己未月犯鎮星在牽牛
辛酉月犯哭星
四年三月甲子月生齒占曰有賊臣五年十一月秀容胡帥前平原太守劉曜
聚衆爲盜遣騎誅之
七月丁卯月犯天關
十月甲子月犯東次相
五年四月辛丑月掩辰星在東井
五月丙申月犯太微
七月己亥月犯歲星在左角
十月戊申月暈左角時帝討姚興弟平於乾壁克之太史令晁崇奏角蟲將死
上黨牛疫乃命諸軍併重焚車丙戌車駕北引牛大疫死者十八九官車所馭
巨犗數百同日斃於路側首尾相屬麋鹿亦多死
乙卯月犯太微占曰貴人憂六年七月鎮西大將軍司隸校尉毗陵王順有罪
以王還第
十二月庚申月與太白同入羽林
六年正月月掩氐西南星
六月甲辰月掩北斗魁第四星
十月乙巳月犯軒轅第四星
十一月辛巳月犯熒惑
天賜元年二月甲辰月掩歲星在角占曰天下兵起三年四月蠕蠕寇邊夜召
兵將旦賊走乃罷
四月甲午月掩軒轅第四星占曰女主惡之六年七月夫人劉氏薨後追宣穆
皇后
五月壬申月掩斗魁第二星
二年三月壬辰月掩左執法
丁酉月掩心前星
四月己卯月犯鎮星在東壁占曰貴人死四年五月常山王遵有罪賜死
七月己未月掩鎮星
八月丁巳月犯斗第一星占曰大臣憂三年七月太尉穆崇薨
十月丁巳月掩鎮星在營室
三年二月己丑月犯心後星
四月癸丑月犯太微西上將
己未月犯房南第二星占曰將相有憂四年五月誅定陵公和跋
五月癸未月犯左角占曰左將軍死六年三月左將軍曲陽侯元素延死
十二月丙午月掩太白在危
四年二月庚申月掩心後星
五年五月丁未月掩斗第二星占曰大人憂六年十月戊辰太祖崩
太宗永興元年二月甲子月犯昴占曰胡不安天子破匈奴二年五月太宗討
蠕蠕社崙社崙遁走
九月壬寅月犯昴
閏月丁酉月犯昴
二年三月丁卯月掩房南第二星又掩斗第五星

五月甲子月掩斗第五星
己亥月掩昴
六月己丑月犯房南第二星
七月乙亥月犯輿鬼
八月甲申月犯心前星
三年六月庚子月犯歲星在畢占曰有邊兵五年四月上黨民勞聰士𤣩羣聚
爲盜殺太守令長相率外奔
八月乙未月犯歲星在參
四年春正月壬戌月行畢蝕歲星
癸亥月掩房北第二星
閏月庚申月行昴犯熒惑
七月月蝕熒惑
八月戊申月犯泣星
十月辛亥月掩天關占曰有兵五年六月濩澤民劉逸自號征東將軍三巴王
署置官屬攻逼建興郡元城侯元屈等討平之
五年三月戊辰月行參犯太白
四月癸卯月暈翼軫角
七月庚午月掩鉤鈐占曰喉舌臣憂五年三月散騎常侍王洛兒卒
八月庚申月犯太白占曰憂兵神瑞元年二月赫連屈丐入寇河東殺掠吏民
三城護軍張昌等要擊走之
九月己丑月犯左角占曰天下有兵神瑞元年十二月蠕蠕犯塞
十月乙巳月犯畢占曰貴人有死者泰常元年三月長樂王處文薨
十一月丙戌月蝕房第一星
十二月甲辰三暈東井
神瑞元年正月丁卯月犯畢占曰貴人有死者泰常元年四月庚申河間王脩
薨

二月戊申月蝕房第一星
三月壬申月蝕左角
五月壬寅月犯牽牛南星
六月丙申月掩氐
七月庚辰月犯天關
八月丁酉月蝕牽牛中大星
己酉月犯西咸占曰有陰謀神瑞二年三月河西饑胡屯聚上黨推白亞栗斯
爲盟主號大單于稱建平元年四月詔將軍公孫表等五將討之
二年三月丁巳月入畢占曰天下兵起泰常元年三月常山民霍季自言名載
圖讖持一黑石以爲天賜玉印誑惑聚黨入山爲盜州郡捕斬之
四月己卯月犯畢陽星
七月辛丑月犯畢占曰貴人有死者泰常元年十二月南陽王良薨
八月壬子月犯氐
十月甲子月暈畢
十一月月暈軒轅
戊午月犯畢陽星
泰常元年五月甲申月犯歲星在角
六月己巳月犯畢占曰貴人死二年十月豫章王夔薨
七月月犯牛
十月丙戌月入畢占曰有邊兵二年二月司馬德宗譙王司馬文思自江東遣
使詣闕上書請軍討劉裕太宗詔司徒長孫嵩率諸將邀擊之
二年五月丙子月犯軒轅
八月己酉月犯牽牛占曰其地有憂三年司馬德宗死
丁卯月犯太微
十一月癸未月犯東井南轅西頭第一星占曰諸侯貴人死一曰有水三年八
月鴈門河內大雨水復其租稅五年三月南陽王意文薨

二年正月戊申月犯輿鬼積尸己酉月犯軒轅爟星占曰女主有憂五年六月
丁卯貴嬪杜氏薨後謚密皇后
四月壬申月犯鎮星在張
五月癸亥月犯太白於東井
七月丁巳月犯東井
九月丙寅月犯熒惑在張翼
十一月庚申月犯太白在斗
十二月庚辰月犯熒惑於太微
四年正月丙午月犯太微
三月壬寅月犯太微
五月丙申月犯太微占曰人君憂八年十一月太宗崩
十二月丁巳月犯太白入羽林
五年十一月辛亥月蝕熒惑在亢占曰韓鄭地大敗八年九月劉義符穎川太
守李元德寇入許昌太宗詔交阯侯周幾擊之元德遁走
六年二月己亥月蝕南斗杓星
五月丙辰月暈在角亢
七年正月丁卯月犯南斗占曰大臣憂三月河南王曜薨
三月壬戌月犯南斗
五月丙午月犯軒轅
六月辛巳月犯房占曰將相有憂八年六月己亥太尉宜都公穆觀薨
世祖始光元年正月壬午月犯心中央大星
二年三月丙子月犯熒惑在虛
十二月丁酉月犯軒轅
神䴥三年夏四月壬戌月犯軒轅
六月月犯歲星
四年十月丙辰月掩天關占曰有兵延和元年七月世祖討馮文通於和龍

十二月月犯房鉤鈐
延和元年三月月犯軒轅
四月月犯左角占曰天下有兵二年二月征西將軍金崖與安定鎮將延普及
涇州刺史狄子玉爭權舉兵攻普不克退保胡空谷驅掠平民據險自固世祖
詔平西將軍安定鎮將陸俟討獲之
五月月犯軒轅掩南斗第六星
七月丙午月蝕左角
三年二月庚午月犯畢口而出月暈昴五車及參占曰貴人死五月甲子陰平
王求薨
閏月己丑月入東井犯太白占曰憂兵七月辛巳世祖行幸隰城命諸軍討山
胡白龍于西河克之
太延元年五月壬子月犯右執法占曰執法有憂十月尚書左僕射安原謀反
伏誅
十月丙午月犯右執法
二年正月庚午月犯熒惑占曰貴人死三年正月癸未征東大將軍中山王纂
薨
二月月犯太微東藩第一星
三月癸亥月犯太微右執法又犯上相占曰將相有免者真君二年三月庚戌
新興王俊略陽王羯兒有罪並黜爲公
三年正月月犯東井占曰將相死戊子太尉北平王長孫嵩薨乙巳鎮南大將
軍丹陽王叔孫建薨
九月丙申月暈太微
十一月戊戌月掩太白
四年四月己卯月犯氐
十一月丁未月犯東井占曰將軍死真君二年九月戊戌撫軍大將軍永昌王
健薨

五年六月甲午朔，月見西方。
七月，月掩鎮星。
眞君元年十二月，月犯太微。
二年六月壬子朔，月見西方。
三年三月癸未，月犯太白，占曰憂兵。四年正月，征西將軍皮豹子等大破劉義隆將於樂鄉，擒其將王奐之、王長卿等。
五年五月甲辰，月犯心後星。
六年四月，月犯心，占曰有亡國。是月，征西大將軍高涼王那討吐谷渾慕利延於陰平，軍到曼頭城，慕利延驅其部落西渡流沙，那急追之，故西秦王慕璝世子被囊逆軍距戰，那擊破之，慕利延遂西入于闐。
七年八月癸卯，月犯輿鬼，又犯軒轅。
十一月，月犯軒轅。
八年正月庚午，月犯心大星。
九年正月，月犯歲星。
十一年正月甲子，月入羽林。
正平元年正月，月入羽林。
高宗太安四年正月己未，月入太微，犯西蕃。
三月，月犯五諸侯。
六月癸酉朔，月生西方。
八月，月入南斗。
九月，月犯軒轅。
十二月，月犯氐。
五年正月，月掩軒轅，又掩氐東南星。
六月，月犯心前星。
十二月，月犯左執法，占曰大臣有憂。和平二年四月，侍中、征東大將軍、河東王閭毗薨。

和平元年正月丁未，月入南斗。
三月，月掩軒轅，占曰女主惡之。四月，保太后常氏崩。
六月戊子，月犯心前星。
十一月壬辰，月犯右執法。
二年正月，月犯心後星。
九月，月犯心大星。
三年三月壬寅，月犯心後星。
八月，月犯哭星。
四年四月，月掩軒轅御女星。
五年二月甲申，月入南斗魁中，犯第三星。
三月庚子，月入輿鬼積尸。
六年七月，月犯心前星。
九月，月犯軒轅右角。
顯祖天安元年六月甲辰，月犯東井。
十月癸巳，月掩東井。
皇興元年正月丙辰，月犯東井北轅東頭第三星。
八月辛酉，月蝕東井南轅第二星，占曰有將死。三年正月，司空、平昌公和其奴薨。
十月癸巳，月在參蝕。
二年四月丙辰，月犯牽牛中星。
三年十二月乙酉，月犯氐。
五年七月辛巳，月犯東井。
高祖延興元年十月庚子，月入畢口，占曰有赦。二年正月乙卯，曲赦京師及河西，南至秦涇，西至枹罕，北至涼州及諸鎮。
二年正月壬戌，月犯畢，占曰天子用法。九月辛巳，武昌鎮將河間王閭虎皮坐貪殘賜死。

閏月丙子月犯東井占曰有水是年以州鎮十一水旱免民田租開倉賑恤
庚子月犯東井北轅
三年八月己未月犯太微占曰將相有免者期不出三年承明元年二月司空
東郡王陸定國坐事免官爵
十二月戊午月蝕在七星京師不見統萬鎮以聞
四年正月己卯月犯畢占曰貴人死五年十二月城陽王長壽薨
二月癸丑月犯軒轅
甲寅月犯歲星占曰饑太和元年正月雲中饑詔開倉賑恤
九月乙卯月犯右執法占曰大臣有憂承明元年六月大司馬大將軍安成王
萬安國坐矯詔殺都長奚買奴於苑中賜死
五年三月甲戌月掩鎮星
八月乙亥月掩畢占曰有邊兵太和元年正月秦州略陽民王元壽聚衆五千
餘家自號爲衝天王二月詔秦益二州刺史武都公尉洛侯討破元壽獲其妻
子送京師
十一月癸卯月入軒轅中蝕第三星
承明元年四月甲戌月蝕尾
太和元年二月壬戌月在井暈參南北河五車二星三柱熒惑
三月甲午月犯太微
戊辰月蝕尾下入濁氣不見
五月丁亥月犯軒轅大星
丙午月入太微
八月庚申月入南斗犯第三星
戊寅月入太微犯屏南星
十月乙丑月蝕昴京師不見雍州以聞占曰貴臣誅是月誅徐州刺史李訢
十二月癸卯月犯南斗
二年六月庚辰月犯太微東蕃南頭第一星京師不見定州以聞

甲申月犯房又犯太微
八月壬午月入南斗占曰大臣誅十二月誅南郡王李惠
九月庚申陰雲開合月在昴蝕
十月戊戌月入南斗口中占曰大臣誅三年四月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有罪
賜死
十一月甲子月犯鎮星
十二月戊戌月入南斗口中
三年正月壬子月暈觜參兩肩五車五星畢東井占曰有赦十月大赦天下
十月庚寅月犯心
三月庚戌月入南斗口中占曰大臣誅九月定州刺史安樂王長樂有罪徵詣
京師賜死
乙卯月入南斗口中
七月癸未月犯心
十月月犯心
十二月丙戌月犯太微左執法占曰大臣有憂四年正月襄城王韓頹有罪削
爵徙邊
四年正月丁未月在畢暈參兩肩五車東井丁巳月犯心占曰人伐其主五年
二月沙門法秀謀反伏誅
閏月犯心
二月己卯月犯軒轅北第二星
辛巳月犯太微左執法占曰大臣有憂閏月頓丘王李鍾葵有罪賜死
壬午月蝕
乙酉月掩熒惑
五年二月癸卯月犯太微西蕃南頭第一星
二月甲辰月在翼暈東南不帀須臾西北有偏白暈侵五車二星東井北河北
河輿鬼柳北斗紫微宮攝提翼星

戊戌，月犯心，京師不見，廣州以聞。
七月戊寅，月犯昴，占曰有白衣之會。六年正月，任城王雲薨。
六年正月癸亥，月在畢，暈參兩肩、五車三星、觜、昴、畢，京師不見，營州以聞。
己巳，月在張，犯軒轅大星。
辛未，月蝕。
五月戊申，月入南斗口中。
戊寅，月犯昴。
七月丁卯，月蝕。
十一月辛亥朔，月寅見東方，京師不見，平州以聞。
七年五月辛卯，月犯南斗。
八年正月辛巳，月在畢，暈東井、歲星、觜、參兩肩、五車。
三月己丑，月犯心。
四月丁亥，月蝕斗。
癸亥，月犯昴，相州以聞。占曰有白衣之會。十一年五月，南平王渾薨。
五月丁亥，月在斗，蝕盡，占曰饑。十二月，詔以州鎮十五水旱，民飢，遣使者循行，
問所疾苦，開倉賑恤。
九年正月丁丑，月在參，暈觜、參兩肩、東井、北河、五車三星，占曰水。是年，冀、定、數
州水，民有賣男女者。
戊申，月犯東井，占曰貴人死，一曰有水。十月，侍中、司徒、魏郡王陳建薨。是年，京
師及州鎮十二水旱，傷稼。
四月丁未，月犯心。
十一月戊寅，月蝕。
十年十一月辛亥，月犯房。
十一年正月丙午，月犯房鉤鈐。
二月癸亥，月犯東井。
三月丙申，月三暈太微。

庚子，月蝕氐，占曰糴貴。是年，年穀不登，聽民出關就食，開倉賑恤。
六月乙丑，月犯斗。
丙寅，月犯建星。
七月丁未，月入東井。
八月己巳，月蝕胃，占曰有兵。是月，蠕蠕犯塞，遣平原王陸叡討之。
九月戊戌，陰雲離合，月在胃蝕。
十一月乙巳，月入氐。
十二月戊午，月及熒惑合於東壁。
甲子，月入東井，犯天關。
十二年正月戊戌，月犯左角。
二月壬戌，月暈太微。
丁卯，月犯氐。
四月癸丑，月犯東井，占曰將死。九月，司徒、淮南王他薨。
壬戌，月犯氐，與歲星同在氐。
癸亥，月犯房。
六月丁巳，月入氐，犯歲星。
七月乙酉，月犯房。
庚寅，月犯牽牛。
庚子，月犯畢。
九月，月蝕盡。
十一月己未，月犯東井。
丙寅，月犯左角，占曰天下有兵。十二年正月，蕭賾遣衆寇邊，淮陽太守王僧儁
擊走之。
十二月甲申，月犯畢。
乙未，月犯氐。
丙申，月犯房。

十三年正月甲寅，月入東井。
壬戌，月掩牽牛。
二月己丑，月在角十五分，蝕七。
三月庚申，月犯歲星。
四月丙戌，月犯房。
六月乙酉，月掩牽牛。
乙未，月犯畢，占曰貴人死。十二月，司空、河東王苟頹薨。
七月丁未，月入氐。
戊申，月犯鍵閉。
八月丙戌，天有微雲，月在未蝕，占曰有兵。十四年四月，地豆于頻犯塞，詔征西大將軍、陽平王頤擊走之。
九月丁巳，月掩畢。
庚申，月入東井。
十月己卯，月掩熒惑，又掩畢。
丁酉，月犯鍵閉。
十二月壬午，月入東井。
十四年二月甲戌，月犯畢。
六月甲戌，月犯亢。
八月乙亥，月犯牽牛。
辛卯，月犯軒轅，占曰女主當之。九月，文明皇太后馮氏崩。
十月壬午，月入東井。
戊子，月犯太微。
十一月戊戌，月犯鎮星。
乙卯，月犯太微右執法。
十二月庚辰，月犯軒轅。
癸未，月掩太微左執法。

十五年正月己酉，月在張蝕。
三月丙申，月掩畢，占曰有邊兵。十六年八月，詔陽平王頤、右僕射陸叡督十二將七萬騎北討蠕蠕。
四月庚午，月犯軒轅。
癸酉，月犯太微東蕃上將，占曰貴人憂。六月，濟陰王鬱以貪殘賜死。
癸未，月犯歲星。
五月庚子，月掩太微左執法，占曰大臣憂。十七年二月，南平王霄薨。
丁未，月掩建星。
七月乙未，月犯太微東蕃。
辛丑，月掩建星。
癸卯，月犯牽牛。
九月乙丑，月犯牽牛，占曰大臣有憂。十七年，蕭賾死。大臣疑當作吳賊
癸未，月入太微，犯右執法，占曰大臣憂。十七年八月，三老、山陽郡開國公尉元薨。
十月甲午，月犯鎮星。
戊申，月犯軒轅。
十一月乙巳，月犯畢。
辛未，月入東井。
十二月辛卯，月蝕盡。
十六年二月甲辰，月入氐。
三月己卯，月入羽林。
四月壬辰，月入太微。
丙午，月入羽林。
五月壬子，月掩南斗第六星。
甲戌，月入羽林。
六月戊子，月犯熒惑，占曰貴人死。十九年五月，廣川王諧薨。

己丑月入太微
丁酉月掩建星
丁未月入畢占曰有邊兵十九年正月平南將軍王肅頻破蕭鸞軍於義陽降
者萬餘
七月甲戌月入畢
丁丑月犯軒轅
八月壬辰月犯建星
壬寅月犯畢
甲辰月入東井
戊申月犯軒轅占曰女主當之二十年十月廢皇后馮氏
辛亥月入太微犯右執法
九月癸亥月掩鎮星
十月辛卯月入羽林
癸亥月入東井
十一月甲子月犯畢
壬申月入太微
丁丑月入氐
十二月丁酉月在柳蝕占曰國有大事兵起十七年八月己丑車駕發京師南
伐步騎三十餘萬
十七年正月己丑月犯軒轅
壬申月犯氐
三月甲午月入太微
壬寅月掩南斗第六星
四月癸丑月入太微占曰大臣死十九年二月辛酉司徒馮誕薨
壬寅月入羽林
五月甲子月犯南斗第六星
乙丑月掩建星
六月甲午月在女蝕占曰旱二十年以南北州郡旱遣侍臣循察開倉賑恤
七月壬子月入太微占曰有反臣二十年二月恆州刺史穆泰謀反伏誅多所
連及
丙辰月入氐
癸未月犯南斗第六星
庚申月犯建星
八月庚寅月犯哭星
辛卯月入羽林
丁酉月入畢占曰兵起十九年二月車駕南伐鍾離
辛丑月犯輿鬼
乙巳月入太微犯屏星
十月壬午月犯建星
甲午月入東井
十一月壬子月犯哭星
辛酉月犯東井南星
丁卯月入太微占曰大臣死有反臣二十七年四月大將軍宋王劉昶薨廣州
刺史薛法護南叛
壬申月入氐
十二月辛巳月入羽林
乙未月入太微
己亥月入氐
十八年二月甲午月入氐
四月庚申月在斗蝕
六月丁卯月入東井
十九年三月己卯月犯軒轅占曰女主當之二十一年十月追廢貞皇后林氏

爲庶人。

二十年七月辛巳，月掩鎮星。

十月丙午，月在畢蝕。

二十一年三月丁酉，月犯屏星。

四月庚午，月掩房星。

六月丁卯，月掩斗魁。

十二月乙亥，月掩心。

二十二年正月丙申，月掩軒轅。占曰，女主當之。二十三年，詔賜皇后馮氏死。

二月乙丑，月與歲星熒惑合於右掖門內。

丁丑，月在角蝕。占曰，天子憂。二十三年四月，高祖崩。

七月乙酉，月掩心。

九月庚申，月蝕昴。

二十三年二月壬戌，月在軫蝕。

六月癸未，月掩房南頭第二星。

甲申，月掩箕北頭第一星。

八月，月在壁蝕子已上。

十一月癸丑，月在畢，暈昴、觜、參、五車。

十二月己卯，月掩昴。

辛巳，月掩五車。

世宗景明元年正月丙辰，月在翼蝕十五分蝕三。

十二月癸未，月暈太微，既而有白氣長一匹，廣二尺許，南至七星，俄而月復暈北斗大角。

丁亥，月暈角、亢、房。

二年正月甲辰，月暈井、觜、參兩肩、昴、五車。占曰，貴人死，大赦。二月甲戌，大赦天下。五月壬子，廣陵王羽薨。

二月丙子，月掩軒轅大星。占曰，女主憂。正始四年十月，皇后于氏崩。

癸未，月掩房南頭第二星。丙戌，月入南斗，距星南三尺。占曰，吳越有憂。十二月，蕭寶卷直後張齊玉殺寶卷。

五月丙午，月掩心第三星。

戊申，月掩斗魁第三星。

七月辛亥，月暈婁內青外黃，標昴、畢、天船、大陵、卷舌、奎、婁。

三年正月甲寅，月入斗，去魁第二星四寸許。占曰，吳越有憂。四月，蕭衍又廢其主寶融。

四月癸酉，月乘房南頭第二星。

己亥，月暈在角、亢、氐、房、心。

六月戊戌，月掩南斗第二星。

八月壬寅，月暈外青內黃，標昴、畢、婁、胃、五車。占曰，貴人死。乙卯，三老元丕薨。

己酉，月犯軒轅。

十一月己巳，月蝕井盡。

十一月壬辰，月掩昴。占曰，有白衣之會。正始二年四月，城陽王鸞薨。

乙未，月暈參、井、鎮星。占曰，兵起。四年，氐反，行梁州事楊椿、左將軍羊社大破之。

丙申，月掩鎮星，又暈。

四年正月庚申，月暈胃、昴、參、五車。

二月辛亥，月掩太白。

三月辛酉，月暈軒轅、太微西垣帝座。

四月丙申，月掩心大星。

五月丁卯，月在斗，從地下蝕出十五分蝕十二。占曰，饑。正始四年八月，敦煌民饑，開倉賑恤。

六月癸卯，月犯昴。占曰，有白衣之會。永平元年三月，皇子昌薨。

丁未，月掩太白。

七月戊午，月犯房大星。

壬申，月犯昴、畢、觜、參、東井、五車、五星。占曰，旱，有大赦。正始元年正月丙寅，大赦

改年六月詔以旱徹樂減膳
十二月丁亥月暈昴畢婁胃
己未月暈太微帝座軒轅
庚子月暈房心亢氐占曰有軍大戰正始元年荊州刺史楊大眼大破羣蠻樊
秀安等
正始元年正月乙卯月暈胃昴畢五車二星
丁巳月暈婁胃昴畢
二月甲申月暈昴畢參左肩五車
戊戌月暈五車三星東井南河北河輿鬼鎮星
二年九月癸未月在昴十五分蝕十占曰饑四年九月司州民飢開倉賑恤
十一月丙子月暈東西兩珥內赤外青東有白虹長二丈許西有白虹長一匹
北有虹長一丈餘外赤內青黃虹北有背外赤內青黃
三年正月辛巳月暈太微帝坐軒轅左角貫歲星
三月庚辰月在氐蝕盡
十月甲寅月犯太白
永平元年五月丁未月犯畢占曰貴人有死者九月殺太師彭城王勰
六月己巳月掩畢
十一月癸酉月犯左執法占曰大臣有憂四年三月壬戌廣陽王嘉薨
二年正月甲午月在翼十五分蝕十二
十一月丙戌月掩畢大星
三年正月戊子月在張蝕
閏月乙酉月在危蝕
十一月壬寅月犯太白
十二月壬午月在張蝕
四年四月癸酉月暈太微軒轅占曰小赦延昌二年八月詔犯罪者恕死從流
已下減降

辛卯月犯太白於胃
八月癸丑月掩輿鬼
丁巳月入太微占曰大臣死延昌元年三月己未尚書左僕射安樂王詮薨
辛酉月犯太白
十月壬午月失行黃道北犯軒轅大星
甲申月入太微
十一月乙巳月犯畢占曰為邊兵十一月戊申詔李崇奚康生治兵壽春以討
朐山之寇
延昌元年二月庚午月暈東井輿鬼軒轅大星
三月辛丑月在翼暈須臾之間再成再散
壬寅月犯太微
乙巳月暈角亢房心鎮歲
九月丁卯月及熒惑俱在七星
十月癸酉月暈東井五車畢參占曰大旱一曰為水二年四月庚子出絹十五
萬疋賑恤河南飢民五月壽春水
十二月戊戌月犯熒惑於太微占曰君死不出三年四年正月世宗崩
二年正月庚子月暈暈東有連環標亢房鎮織女天棓紫宮北斗
二月己巳月暈熒惑軒轅太微帝座占曰旱六月乙酉青州民飢詔開倉賑恤
四月丙申月掩鎮星
己亥月在箕從地下蝕出還生三分漸漸而滿占曰饑三年四月青州民飢開
倉賑恤
六月乙巳月犯畢左股占曰為邊兵二年六月南荊州刺史桓叔興破蕭衍軍
於九江
七月戊午月掩鎮星
十月丙申月在參蝕盡占曰軍起三年十一月詔司徒高肇為大將軍率步騎
十五萬伐蜀

三年二月乙酉月暈畢昴太白東井五車
四月癸巳月在尾從地下蝕出十五分蝕十四占曰旱饑熙平元年四月瀛州
民飢開倉賑恤
九月丁卯月犯太微屏星
十月壬寅月犯房第二星
十二月丙午月掩熒惑
四年五月庚戌月犯太微占曰貴人憂九月安定王燮薨
九月乙丑月犯太微
十月癸巳月入太微占曰大臣死熙平二年二月太保領司徒廣平王懷薨
閏月戊午月犯軒轅占曰女主憂之神龜元年九月皇太后高尼崩于瑤光寺
肅宗熙平元年八月己酉月在奎十五分蝕八占曰有兵神龜元年三月南秦
州氐反遣龍驤將軍崔襲持節喻之
十二月戊戌月犯歲星
甲辰月暈東井觜參五車占曰大旱一曰水二年十月庚寅幽冀滄瀛四州大
饑開倉賑恤
二年二月丁未月在軫蝕
四月癸卯月犯房
八月癸卯月在婁蝕盡
九月癸酉月犯畢占曰貴人有死者神龜元年四月丁酉司徒胡國珍薨
十月癸卯月暈昴畢觜參五車四星
甲辰月暈畢右股觜參五車三星東井占曰天下饑大赦神龜元年正月幽州
大饑死者甚衆開倉賑恤又大赦天下
十一月戊戌月暈觜參東井
壬子月犯心小星
神龜二年二月丙辰月在參暈井觜參右肩歲星五車四星占曰有相死十二
月司徒衛書令任城王澄薨

八月辛未月犯軒轅
十二月庚申月在柳十五分蝕十
正光元年正月戊子月犯軒轅大星占曰女主有憂七月丙子元乂幽靈太后
於北宮
十二月甲寅月蝕占曰兵外起二年正月南秦州氐反二月詔光祿大夫邴虬
討之
二年五月丁未月蝕占曰旱饑三年六月帝以炎旱減膳撤懸
七月乙卯月在昴北三寸
九月庚戌月暈胃昴畢五車二星
辛亥月暈昴畢觜參兩肩五車五星占曰有赦三年十一月丙午大赦天下
十月辛卯月掩心大星
十一月己酉月在井蝕
乙卯月犯昴
三年正月甲寅月掩心距星
二月丁卯月掩太白京師不見涼州以聞
甲戌月在張暈軒轅太微右執法歲星
四月丁丑月掩心距星
九月丙午月在畢暈昴畢觜參兩肩五車四星
四年正月戊戌月在井暈東井南河轅觜參右肩一星五車一星
七月乙巳月在胃暈婁胃昴畢觜占曰貴人死四年十一月丁酉太保崔光薨
八月乙亥月在畢掩熒惑
五年二月庚寅月在參暈畢觜參兩肩東井熒惑五車一星占曰兵起六月秦
州城人莫折大提據城反自稱秦王詔雍州刺史元志討之
閏月壬辰月在張暈軒轅太微西蕃占曰天子發軍自衛孝昌三年正月己丑
詔內外戒嚴將親出討
癸巳月在翼暈太微張翼占曰士卒多逃走一曰士卒大聚十月營州城人劉

安定就德興反，執刺史李仲遵。其部下王惡兒斬安定以降，德興東走，自號燕王。

八月丙申，月在昴，暈胃、昴、五車二星、畢、觜、參一周。

十二月癸未，月在婁，暈奎、婁、胃、昴。

孝昌元年九月丁巳，月蝕。

十月丙戌，月在畢，暈昴、畢、觜、兩肩、五車二星。

二年八月甲申，月在胃，掩鎮星。

閏月癸酉，月掩鎮星。

三年正月戊辰，月犯鎮星於婁，相去七寸許，光芒相及。占曰「國破，期不出三年。一曰天下有大喪」。武泰元年二月癸丑，肅宗崩。四月庚子，尒朱榮害靈太后及幼王，又害王公已下。

癸酉，月在井，暈觜、參、兩肩、南北河、五車兩星。占曰「有赦」。七月己丑，大赦天下。

武泰元年三月庚申，月掩畢大星。

庚午，月在軫，暈太微、角。

莊帝建義元年七月丙子，月在畢，掩大星。

永安元年十一月丙寅，月在畢大星東北五寸許，光芒相掩。

十二月辛卯，月在婁，暈奎、歲星、胃、昴。

癸巳，月掩畢大星。

二年三月乙卯，月入畢口。占曰「大兵起」。壬戌，詔大將軍上黨王天穆與齊獻武王討邢杲。

四月己丑，月在翼，入太微，在屏星西南，相去一尺五寸，須臾下沒。

辛卯，月在軫，暈太微、軫、角。

乙丑，月在危。

八月乙丑，月在畢左股第二星北，相去二寸許，光芒相掩，須臾入畢。占曰「兵起」。

三年正月辛丑，東徐州城民呂文欣等反，殺刺史，行臺樊子鵠討之。

十月辛亥，月在畢，暈畢、昴、鎮星、觜、參、井、五車四星。占曰「兵起，大赦」。三年三月，万俟醜奴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寇岐州，大都督賀拔岳、可朱渾道元大破之。四月，大赦天下。

甲子，月在參，蝕。

十二月丙辰，月掩畢右股大星。

乙丑，月熒惑同在軫。

丁巳，月在畢，暈昴、畢及鎮星、觜、參、伐、五車四星。占曰「大赦」。三年九月，大赦天下。

癸亥，月在翼，暈軒轅、翼、太微。占曰「有赦」。三年十月戊申，皇子生，大赦天下。

乙丑，月在軫，掩熒惑。

三年正月己丑，月入太微，蝕熒惑。

辛卯，月行太微中，暈太微、熒惑。

壬辰，月在軫，掩熒惑。

四月戊午，月暈太微。

五月甲申望，前月蝕於午。洪範傳曰「天子微弱，大法失中，不能立功成事，則月蝕望前」。時尒朱榮等擅朝也。

六月乙巳，月在畢大星北三寸許，光芒相掩。

八月庚申，月入畢口，犯左股大星。

辛丑，月入軒轅后星北、夫人南，直東過太白，犯次妃。占曰「人君死，又爲兵起」。十二月，尒朱兆入洛，執帝，殺皇子，亂兵汙辱後宮，殺司徒公、臨淮王彧。

九月庚寅，月在參，暈昴、觜、參、井、歲、鎮二星、五車三星。

十月辛亥，月暈東壁。

十一月辛丑，月在太白北，中不容指。

前廢帝普泰元年正月己丑，月在角，暈軫、角、亢、氐、亦連環暈接北斗柄三星、大角、織女。

五月甲申，月蝕盡。

己未，月犯畢右股第一星，相去三寸許，光芒相及，又入畢口。

十月癸丑，月暈昴、觜、參、東井、五車三星。占曰「有赦」。是月，齊獻武王推立後廢帝。

大赦天下
後廢帝中興元年十一月甲申月暈
二年四月戊寅月在箕蝕
出帝太昌元年六月癸未月戴珥
九月甲寅月入太微犯屏星
十月丙子月在參蝕
永熙二年十一月乙丑月在畢暈昴畢觜參兩肩五車五星
三年三月戊戌月在亢蝕
八月庚午月在畢暈昴畢觜參五車四星占曰大赦是月戊辰大赦天下
孝靜天平元年十二月庚申月在畢暈昴畢觜參兩肩五車五星
閏月庚子月掩心中央星
三年三月月暈北斗第二星占曰糴貴兵聚是月齊獻武王討山胡劉蠡升斬
之三年并肆汾建諸州霜儉
壬申月在婁太白在月南一寸許至明漸漸相離
八月己卯月在心去心中央大星西廂七寸許
十一月戊辰月在心掩前小星
三年春正月丁卯月掩軒轅大星
二月丁亥月蝕
八月癸未月蝕
十月丁丑月在熒惑北相去五寸許
四年二月壬申月掩五車東南星
庚辰月逕環暈北斗
八月癸未月掩五車東南星
元象元年三月丁卯月掩軒轅大星
六月癸卯月蝕
十月己亥陰雲班駮月在昴暈胃昴畢占曰大赦興和元年五月大赦天下

丁未月在翼暈太微軒轅左角軫二星
十一月庚午月在井暈五車一星及東井南北河占曰有赦興和元年十一月
大赦改年
興和元年八月辛丑月在畢暈畢觜參兩肩五車
九月丁巳月在斗犯魁第二星相去三寸許光芒相及丁卯月掩昴
十二月甲午月蝕
二年八月己酉月犯心中央大星
三年春正月辛巳月在畢暈東井參兩肩畢西蠂昴五車五星占曰大赦武定
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月壬辰月蝕
八月丁巳月在胃暈畢歲星昴婁胃五車一星須臾暈缺復成
四年十一月壬午月在七星暈熒惑軒轅太微帝座
十二月壬寅月在昴暈昴畢五車兩星占曰有赦武定二年三月齊獻武王歷
冀定二州因入朝以今春亢旱請蠲懸租賑窮乏死罪已下一皆原宥
武定元年三月丙午月蝕
四年正月己未月蝕軫
十月癸巳月入畢中
九月癸亥月在翼暈軒轅太微帝座熒惑占曰兵起是月北徐州山賊鄭土定
自號郎中偷陷州城儀同斛律平討平之
五年正月乙巳月犯畢大星昴東井觜參五車二星占曰大赦五月丁酉朔大
赦天下
庚辰月在張暈軒轅大星太微天庭
七年九月戊午月在斗掩歲星占曰吳越有憂是歲侯景破建業吳人餓死及
流亡者不可勝數
十一月丁卯月蝕
魏書卷一百五之二

魏書卷一百五之二考證

太宗永興五年三月畢東井○三南監本作月。臣人龍按本卷第十七頁有云三月丙申月三畢太微。此當是三字上脫去月字。

世祖延和元年及涇州刺史狄子玉爲權○本書世祖紀征西將軍金崖與安定鎮將延普及涇州刺史狄子玉爭權構隙。此爲字乃爭字之訛也。

高祖太和四年闕犯心○所闕之字南監本作戊午月。當亦誤也。係何月戊午耶。或此犯心二字重出。

高祖太和五年北河北河○兩北河字其一必南河之訛也。或重出。

世宗景明三年左將軍羊社○本書世宗紀景明四年梁州氐楊會反。詔行梁州事楊椿左將軍羊祉討之。此社字乃祉字之訛也。

魏書卷一百五之二考證

齊　魏收　撰

志第三

天象一之三

太祖皇始元年夏六月，有星彗于髦頭。彗所以去穢布新也，皇天以黜無道，建有德，故或凭之以昌，或繇之以亡。自五胡蹂躪生人，力正諸夏，百有餘年，莫能建經始之謀而底定其命。是秋，太祖啓冀方之地，實始芟夷滌除之，有德教之音，人倫之象焉。終以錫類長代，修復中朝之舊物，故將建元立號，而天街彗之，蓋其祥也。先是，有大黃星出於昴、畢之分，五十餘日，慕容氏太史丞王先曰：當有真人起於燕代之閒，大兵鏘鏘，其鋒不可當。冬十一月，黃星又見，天下莫敵。是歲六月，木犯哭星。木，人君也，君有哭泣之事。是月，太后賀氏崩。至秋，晉帝殂。

二年六月庚戌，月掩金于端門之外，戰祥也，變及南宮，是謂朝廷有兵。時燕王寶已走和龍，秋九月，其弟賀麟復糾合三萬衆寇新市，上自擊之，大敗燕師于義臺，遂定河北。而晉桓玄等連衡內侮，其朝廷日夕戒嚴。是歲正月，火犯哭星，占有死喪哭泣事。秋八月，又守井鉞，占曰：大臣誅。十月，[illegible]城王[illegible]，明年正月，右軍將軍尹國於冀州謀反，伏誅。

天興元年八月戊辰，木晝見胃。胃，趙代墟也。天之事，歲為有國之君，晝見者，並明而干陽也。天象若曰：且有負海君實能自濟其德而行帝王事。是月，始正封畿，定權量，肆禮樂，頒官秩。十二月，羣臣上尊號，正元日，遂禋上帝于南郊，由是魏為北帝，而晉氏為南帝。

元年十月至二年五月，月再掩東蕃上相。相所以蕃輔王室而定君臣位，天象若曰：今下陵上替，而莫之或拔，將焉用之哉。且曰：中坐成刑，貴人奪勢。是歲，桓玄專殺殷仲堪等，制上流之衆，晉室由是遂卑。是歲五月，辰星犯軒轅大星，占曰：女主當之。三年三月至七月，月再犯軒轅星。子午年又犯哭星，為兵喪女憂。或曰：月為彊大之臣，所以正綱紀也。是時彊臣有干犯者，在吳越。既而晉太后李氏殂，桓玄擅命江南，仍有篡，故云。

三年三月，有星孛于奎，歷閣道至紫微西蕃，入北斗魁，犯太陽守，循下台，轉南宮，歷帝坐，遂由端門以出。奎是封豨剝氣所由生也，又啟徐州之分，桓玄國焉。劉裕興焉。天象若曰：君德之不建，人之無援，且有權其列蕃，盜其名器之守，而拌食之者矣。又將由其天步席其帝庭，而出號施令焉。至四年二月甲寅，有大流星衆多西行，歷牛、虛、危，絕漢津，貫太微、紫微。虛危主靜人，牽牛主農政，皆負海之陽國也。天象若曰：黎元喪其所食，失其所保命，卒至流亡矣。上不能恤，又將播遷以從之。其後晉人有孫恩之難，而桓玄踵之，三吳連兵荐饑，西奔，死亡者萬計。竟篡晉主而流之尋陽，既又劫之以奔江陵。是歲三月甲子，月生齒，占曰：有賊臣。七月丁卯，月犯天關。天關所以制衡封畿也，月犯之，是為兵起于郊甸。十月甲子，月又犯東蕃上相，占同。二年，既而桓玄殺會稽王司馬元顯、太傅道子。是歲，秀容胡帥亦聚衆反，伏誅。

五年四月辛丑，月掩辰星在東井。月為陰國之兵，辰象戰鬭，占曰：所直野，軍大起，戰不勝，亡地，家臣死。冬十月，帝伐秦師于柴壁，大敗之，遂舉乾壁，關中大震，其上將姚平赴水死。是月戊申，月掩左角，太史令晁崇奏：角蟲將死。上慮牛疫，乃命諸將併重焚車。丙戌，車駕北引，牛大疫，死者十有八九，官車所御巨犗數百同日斃於路側，首尾相屬，麋鹿亦多死者。

五年三月戊子，太白犯五諸侯，晝見經天。九月己未，又犯進賢。太白為彊侯之誠，犯五諸侯，所以興霸形也。是時桓玄擅征伐之柄，專殺諸侯，以弱其本朝，卒以干君之明而代奪之。故皇天著誠焉，若曰：夫進賢與功，大司馬之官守也，而今自殘之，君於何有焉？是冬十月，客星白若粉絮，出自南宮之西，十二月入太微，亂氣所由也，以距乏之氣而乘純陽之天庭，適足以驅除焉爾。明年，竟篡晉室，得諸侯而不終。是歲五月丙申，月犯太微，十月乙卯又如之。月者，太陰臣象，太微正陽之庭，不當循行其中，是謂朝廷閒陵，彊臣不制，亦桓玄之誠也。又占曰：貴人有坐之者。明年七月，鎮西大將軍毗陵王順以罪廢，亦是也。

五年七月己亥，月犯歲星在鶉火。鶉火，為裕南國之墟也。至天賜元年二月甲辰，又掩之，在角。角為外朝，而歲星君也。天象若曰：有彊大之臣干君之庭，以挾其主，而播遷于外。是歲，桓玄之師敗績于劉裕，玄劫晉帝以奔江陵，至五月，玄死。桓氏之黨復攻江陵，陷之，凡再劫天子云。先是，六年六月甲辰，月掩斗魁第四星。至天賜元年五月壬申，又掩斗魁第三星。二年八月丁巳，又犯斗第一星。斗為吳分，大人憂，將相戮，宮中有自賊者。及桓玄伏誅，貴臣多戮死者，江南兵革十餘歲乃定，故譴見于斗。

天賜二年四月己卯，月犯鎮星，在東壁。七月己未，又如之。十月丁巳，又掩之，在室。夫室，星所以造宮廟而鎮司空也。占曰：土功之事興。明年六月，發八部人自

五百里內繕修都城魏於是始有邑居之制度或曰北宮後庭人主所以庇衛其身也鎮主后妃之位存亡之基而是時堅冰之漸著矣故犯又掩再三焉占曰臣賊君邦大喪是歲三月丁酉月犯心前星二年二月月犯心後星四年二月又如之心主嫡庶之禮占曰亂臣犯主儲君失位庶子惡之先是天興六年冬十月至元年四月月再掩軒轅占曰有亂易政后妃執其咎三年五月壬寅熒惑犯氐氐宿宮也天戒若曰是時蠱惑人主而興內亂之萌矣亦自我天視而修省焉及六年七月宣穆后以彊死太子微行人間既而有清河萬人之難二年八月火犯斗丁亥又犯建斗爲大人之事建爲經綸之始此天所以建創業君時劉裕且僞晉祚而清河之釁方作矣帝猶不悟至是歲九月火犯哭星其象若曰將以內亂至于哭泣之事焉由是言之皇天所以儆勑教之主篤矣而卒能教儆以自悟悲夫二年八月甲子熒惑犯少微庚寅犯右執法癸未犯左執法十一月丙戌太白掩鉤鈐皆南邦之禍也火象方伯金爲彊侯少微以官賢材而輔南宮之化執法者威令所由行也天象若曰夫祿去公室所由來漸矣始則奮其賢材以爲其本親終以干其鈐鍵而席其威令焉至三年十二月丙午月掩太白于危危齊分也占曰其國以戰亡丁未金火皆入羽林四年正月太白晝見奎是謂或稱王師而干君明者占曰天下兵起魯邦受之二月癸亥金火土水聚于奎婁徐魯之分也四神聚謀所以革衰替之政定霸王之命五月己丑金晝見于參天意若曰是將自植攻伐以震其主而代奪之云爾八月辛丑熒惑犯執法九月遂犯進賢與桓氏同占是時南燕慕容氏兼有齊魯之墟不務修德而驟侵晉淮泗六年四月劉裕以晉師伐之大敗燕師于臨朐進克廣固執慕容超以歸戮諸建康於是革其兵威幷食藩輔篡奪之形由此而著云二年三月月掩左執法三年四月又犯西蕃上將己未犯房次相六月火犯房次將三年七月太尉穆崇薨四年鎮定陵公和跋殺司空庾岳又四年六月火犯水左翼八月金掩火犯左執法占曰大兵在楚執法當之至五年火犯天江占曰水賊作亂六月金犯上將又犯左執法其後盧循作亂於上流晉將何無忌戰死左僕射孟昶仰藥卒劉裕自伐齊奔命僅乃克之六年六月金火再入太微犯帝座蓬孛客星及他不可勝紀太史上言且有骨肉之禍更致立君語在帝紀冬十月太祖崩夫前事之感大即後事之災深故帝之季年妖怪特甚是歲二月至九月月三犯昴昴爲白衣會喪事喪之徵也十二月辛丑金犯木於奎占曰其君有兵死者既而基

容超戮于晉是歲四月火犯水于東井其冬赫連氏攻安定秦主興自將救之自是僭代不息或曰水火之合內亂之形也時朱提王悅謀反賜死太宗永興二年五月己亥月掩昴昴爲髦頭之兵虜君憂之是月蠕蠕社崙圍長孫嵩于牛川上自將擊之社崙遁走道死六月甲午太白晝見占曰爲不臣七月月犯鬼占曰亂臣在內明年五月昌黎王慕容伯兒謀反誅之是歲三月至秋八月月三掩南斗第五星斗吳分也且曰彊大之臣有干天祿者大人憂之是月乙未太白犯少微晝見九月甲寅進犯左執法占曰且有杖其覇刑以戮社稷之衛而專威令者徵在南朔先是三月丁卯月掩房次將六月己丑又如之八月甲申犯心前星占曰服軛者當之君失馭徵在豫州時劉裕謀篡晉室四年九月專殺僕射謝混因襲荊州刺史劉毅于江陵夷之明年三月又誅晉豫州刺史諸葛長人其君託食而已是歲八月壬子太白犯軒轅大星占曰有亂易政女君憂三年十一月丙午金犯哭星午秦地四年八月戊申月犯哭星申晉地是月晉后王氏死其後姚主薨三年六月庚子月犯歲星在畢八月乙未又犯之在參四年正月又蝕在畢直微垣之陽參在山河之右歲星所以阜農事安萬人也占曰月仍犯之邊萌阻兵而荐饑是歲六月癸巳金木合于東井七月甲申金犯土于井占曰其國內兵有白衣之會十一月土犯井十二月癸卯土犯鉞土主疆理之政存亡之機也是爲土地分裂有戮死之君徵在秦邦至五年二月丙午火土皆犯井占曰國有兵喪之禍主出走是月壬辰歲塡熒惑太白聚于井將以建霸國之命也其地君子憂小人流又自三年四月至五年三月熒惑三干鬼主命者將夭而國徙焉是時雍州假王霸之號者大國而赫連氏據朔方之地尤爲彊暴荐食關中秦人奔命者殆路閱歲姚興薨而難作于內明年劉裕以晉師伐之秦師連戰敗績執姚泓以歸戮諸建康既而遣守內攜長安淪覆焉或曰自上黨並河山之北皆鬼星參畢之郊也五年四月上黨羣盜外叛六月雍澤人劉逸自稱三巴王七月河西胡曹龍入蒲子號大單于十月將軍劉潔魏勤擊吐京叛胡失利勤力戰死潔爲所虜明年赫連屈孑寇蒲子三城諸將擊走之其餘災波及晉魏仍其兵革之禍二年九月土犯畢畢爲邊塲之兵三年七月木犯土于參占曰戰敗亡地國君死四年十月月掩天關其災同上參外主巴蜀其後晉師伐蜀戮其主譙縱先是四年閏月月犯畢或在昴七月又蝕之五年將軍奚斤討越勤大破之明年禿髮氏降于西秦其君傉檀戮死

神瑞元年二月填入東井犯天尊天尊旱祥也天象若曰土失其性水源將壅焉施于天尊所以福務寡之萌也先是去年九月至于五月歲再犯軒轅大星八月庚寅至二年三月填再犯鬼積尸歲星主農事軒轅主雷霜風雨之神反覆由之所以告黃祇也土爰稼穡鬼爲物之精氣是謂稼穡潛耗人將以饑而死焉一曰大旱是後京師比歲霜旱五穀不登詔人就食山東以粟帛賑乏語在崔浩傳先是月犯歲于畢占曰饑在晉代亦其徵又鬼主秦畢在秦邦至二年太史奏熒惑在匏瓜中一夜忽亡失之後出東井語在崔浩傳既而關中大旱昆明枯涸是歲四月癸丑流星晝見中天西行占曰營頭所首野有覆軍流血西行讖在秦邦而魏人覩之亦王師之戒也天若戒魏師曰是擁衆而西圖欲干君之明而代奪之爾姑息人以觀變無膚聚焉先是五年三月月犯太白于參八月庚申又犯之參魏分野占曰彊侯作難國戰不勝九月己丑月犯左角是歲三月壬申又蝕之是謂以剛晉之兵合戰而偏將戮徵在兗州二年四月太白入畢月犯畢而再入之占曰大戰不勝邊將憂魏邦受之六月己巳有星孛于昴南天象若曰且有驅除之雄勿用距之于朔方矣明年七月劉裕以舟師泝河九月裕陷我滑臺兗州刺史尉建以畏懦斬時崔浩欲勿戰上難違衆議詔司徒嵩率師逆之及晉人戰于畔城魏師敗績語在崔浩傳裕既定關中遣歸受禪既而赫連氏幷之遂竊尊號云自元年正月至泰常元年十月月三犯畢再入之再犯畢陽星占曰邊兵起貴人有死者元年十二月蠕蠕犯塞上自將大破之二年上黨胡反詔五將討平之泰常元年長樂河間南陽王皆薨二年豫章王又薨常山霍季聚衆反伏誅二年四月辛巳有星孛于天市五月甲申彗星出天市掃帝座在房心北市所以建國均人心宋分也國且殊號人將更主其革而爲宋乎先是往歲七月月犯鉤鈐十一月月食房上相至元年二月又如之天象若曰偝尸鈐鍵之位君憑而尊之者又將及矣是歲八月金木合于翼占曰且有內兵楚邦受之至泰常二年正月晉荊州刺史司馬休之雍州刺史魯宗之爲劉裕所襲皆出奔走是歲十月鎮星守太微七十餘日占曰易代立王其三年三月癸丑太白犯五諸侯如桓氏之占七月有流星孛于少微以入太微自劉氏之霸三變少微以加南宮矣始以方伯專之中則霸形干之又今孛政除之剛而三積堅冰至焉是月辰星見東方在翼甚明大翼楚邦也是爲冢臣干明賊人其昌先是五年十一月壬子辰星出而明盛非常至泰常二年十二月庚戌辰星過時而見光色明盛是爲彊臣有不還今書至是又如之亦三至焉或曰辰星以負北海亦魏將大興之兆九月長彗星孛于北斗犯紫微辛酉入南宮凡八十餘日十二月彗星出自天津入太微經北斗干紫宮犯天棓八十餘日及天漢乃滅語在崔浩傳是歲晉安帝殂後年而宋篡之夫晉室雖微秦始之遺俗也蓋皇天有以原始篤終以褒王道之淪喪故猶著二微之戒焉神瑞二年四月木入南宮加右執法五月火又如之八月金入自掖門掩左執法泰常元年六月又由掖門入太微五月火犯執法是冬土守天尊而月掩之三年八月土又入太微犯執法因留二百餘日九月金又犯右執法十月火犯上將因留左掖門內二十日乃逆行四年三月出西蕃又還入之繞填星成句已四月丙午行端門出晉氏之禍也自晉滅之後太微有變多應魏國也泰常三年十月辛巳有大流星出昴歷天津乃分爲三須臾有聲占曰車騎滿野非喪即會明年四月帝有事于東廟書服之君以其職來祭者蓋數百國也是歲正月己酉月犯軒轅四月壬申又犯填星在張四年五月辰星又犯軒轅占曰國有喪女君受之明年五月貴人姚氏薨是爲昭哀皇后六月貴嬪杜氏薨是爲密后先是二年九月火犯軒轅三年八月金又犯之占同也四年自正月至秋七月月行四犯太微天象若曰太微粹陽之天庭月者臣也今横行轥之不已甚乎先是元年五月月犯歲星在角是歲七月月又犯歲星明年宋始建國後年而晉主殂裕酖之也昔桓氏之難月再干歲星再劫其主至是亦再犯之而再勛其君極其幽逼之患而購以篡殺之禍斯謂之甚矣先是三年九月月犯火于轅尾十二月又犯火于太微是歲五月月犯太白在井十月又犯之在斗且再犯井星皆有兵水大喪諸侯有死者七月鴈門河內大水五年三月南陽王意文死十一月西涼李歆爲沮渠所滅晉君亦殂秦吳亡之應五年十一月乙卯熒惑犯填星在角角外朝也土爲紀綱火主內亂會于天門王綱將紊焉占曰有死君逐主后妃憂之十二月月蝕熒惑在亢亢內庭也占曰君薨而亂作于內貴臣以兵死是月客星見于翼翼楚邦也占曰國更服邊有急將軍或謀反者六年二月月食南斗杓星十月乙酉金土鬬于亢占曰內兵且喪更立王公又兗州陳鄭之墟也有攻城野戰之象焉至十年正月犯南斗三月壬戌又犯之斗爲人君受命又吳分是歲五月宋武殂秋九月魏師侵宋北鄙十一月攻滑臺克之明年拔虎牢陷金墉屠許昌遂略河南之地八年宋太后蕭氏死既大臣專權遂殺其主卒皆伏誅自五年八月至七年十二月熒惑一守軒轅再犯遂貫再

犯房星，一犯軒轅及房，皆女君大臣之戒。是時陽平河南王、太尉穆壽相次薨，而宋氏延臣乘釁以傳其主，竟以幽死云。或曰，火犯土，九爲饑疾。時官軍隔武牢，會軍大疫，死者十二三。是冬解塞飢人。

六年六月壬午，有大流星出紫宮。占曰：上且行幸，若有大君之使。明年，駕幸橋山，祠黃帝，東過幽州，命使者觀省風俗。十月，上南征。八年春，步自鄴宮，遂絕靈昌，至東郡，觀兵成皋，反自河內，登太行山，幸高都，飲至晉陽焉。

七年二月辛巳，有星孛于虛危，向河津。占曰：玄枵所以飾喪紀也，宗廟並起，司人更謀，有易政之象。十一月甲寅，彗星出室，掃北斗，及于閤門。占曰：內宮幾室主命將，易塞垣，有土功之事。其地又齊衛也。八年正月，彗星出奎，南長三丈，東南掃河。奎爲將食之兵，徐方之地。占曰：西北之兵伐之，君絕嗣，天下饑。七年十二月，帝命壽光侯叔孫建徇定齊地。八年春，築長城，距五原二千餘里，置守卒，以備蠕蠕。冬十月，大饑。十一月己巳，上崩于西宮。明年，宋廢其主，由是南邦日蹙。齊衛之地，壹爲兵衝，及世祖即政，遂荒淮沂，以負東海云。八年二月丙寅，火守斗，亦南邦之禍也。十一月，彗星孛于土司空。司空主疆理邦城，且曰有土功哭泣事。後年，赫連屈孑薨，太武征之，取新秦之地，由是征伐四克，提封萬里云。

世祖始光元年正月壬午，月犯心大星。心爲宋分，中星者君也，月爲大臣，主刑事。是歲五月，宋權臣徐羨之、謝晦、傅亮放殺其主，而立其弟宜都王，是爲宋文帝。至十月，火犯心，天戒若曰：是復作亂以干其君矣。十月壬寅，大流星出天將軍，西南行，殷殷有聲。占曰：有禁暴之兵，上將奮戰，以所首名之。三年正月，歲星食月，在張，張南國之分。歲之於月，少君之象，今反食之，且誅彊大之臣。是月，羨之等戮死，謝晦與江陵之甲以伐其君，宋將檀道濟帥師禦之，晦又奔潰伏誅。或曰，是歲上伐赫連氏，入其郛，夏都直代西南，亦奔星象也。

二年五月，太白晝見經天。占曰：時謂亂紀，革人更王。六月己丑，火入羽林，守六十餘日。占曰：禁兵大起，且有反臣之戒。

三年十月，有流星出西南而東北行，光明燭地，有聲如雷，爲獸蠹駭。占曰：所發之野，有破國遷君。西南直夏，而首于代都，焉著而有聲，威怒也。

四年五月辛酉，金水合于西方。占曰：兵起，大戰。先是三年正月，宋人有謝氏之難。王本晝出。冬十一月，上伐赫連昌，入其郛，徙萬餘家以歸。是歲復攻之。六月，大敗昌于城下，昌奔上邽，遂拔統萬，盡收夏器用，虜其母弟妻子，由是威加四隣，北夷讋焉。

神䴥元年五月癸未，太白犯天街。占曰：六夷髦頭滅。二年五月，太白晝見。占曰：大兵且興，彊國有弱者。是月，上北征蠕蠕，大破之，虜獲以鉅萬計，遂降高車，以實漠南，闢地數千里云。

三年六月，火犯井鬼，入軒轅。占曰：秦憂兵亂，有死君，又旱饑之應。丙子，有大流星出危，南入羽林。占曰：兵起，負海國與王師合戰。是歲自三月至十月，太白再犯歲星，月又犯之。占曰：有國之君或罹兵刑之難者。且歲鎮十二月丙戌，流星首如甕，長二十餘丈，大如數十斛船，色正赤，光燭人面，自天船及河，抵奎大星，及于壁。占曰：天船以濟兵車，奎爲徐方，東壁衛也，是爲宋師之祥，昭威者事大也。是歲六月，宋將到彥之等侵魏，自南鄴清水入河，泝流而西，列屯二千餘里。九月，帝用崔浩策，行幸統萬，遂擊赫連定於平涼。十二月，克之，秦定三秦地。明年，大師涉河，攻滑臺，屠之，宋人宵遁。是時赫連定轉攻西秦，戮其君乞伏暮末，吐谷渾慕容璝又襲擊定，虜之，以彊死者再君焉。是歲二月，定州大饑，詔開倉賑乏。或曰，奎星羽獵，理兵象也，流星抵之而著大，是爲大人之事。冬十月，上大閱于漠南，甲騎五十萬，旌旗二千餘里，又明威之徵。四年，金火入東井，火又犯天尸。明年五月，又犯鬼。占曰：秦有兵喪，而至秦夏出亡，威沮渠蒙遜又死，氐主楊難當陷宋之漢中地云。

四年三月，有大流星東南行，光燭地，長六七丈，食頃乃滅，後有聲。占曰：大兵從之。是時諸將方逐宋師至歷城，不及，有聲駭譁之象也。四月辛未，太白晝見于胃。胃爲趙分。五月，太白犯天關。十月丙辰，又掩之。天關外主勃碣，山河之險，羯焉。占曰：兵革起。九月丙寅，有流星大如斗，赤色，發太微，至北斗而滅。太微，禮樂之庭，且有昭德之象，而述宣王命，是以帝車受之。是月壬申，有詔徵范陽盧玄等三十六人，郡國察秀孝數百人，且命以禮宣喻，申其出處之節。明年六月，上伐北燕，舉燕十餘郡，進圍和龍，徙豪傑三萬餘家以歸。四年八月，金入太微，亦君自將兵象。明年正月庚午，火入鬼。占曰：秦有死君。四月己丑，太白晝見，爲不臣。其後秦王赫連昌叛走，伏誅之應也。

延和元年七月，有大流星出參左肩，東北入河，乃滅。參主兵政，晉魏墟也。河山

所首推之大兵將發于魏以加燕國八月癸未太白犯心前星乙酉又犯心明堂占曰有亡國近期二年十二月有流星大如甕尾長二十餘丈奔君之象比歲連兵東討至太延二年三月燕後主馮文通去國奔高麗元年四月月犯左角五月月掩斗七月月食左角皆占曰兵大起其後征西將軍金崖安定鎮將延普涇州刺史狄子玉爭權崖及子玉舉兵攻普不克據胡空谷反平西將軍陸俟討獲之

三年三月丙辰金晝見在參魏邦戒也閏月戊寅金犯五諸侯占曰西滑起官兵起亂延己丑月入井犯太白占曰兵起合戰秦邦受之七月上幸陽城詔諸軍討山胡白龍入西河九月克之伏誅者數千人而宋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方擅威福後竟幽廢是歲二月庚午月犯畢口而出因暈昴及五車占曰貴人死五月甲子陰平王求薨

太延元年五月月犯右執法九月火犯太微上將又犯左執法十月丙午月犯右執法二年二月月犯東蕃上相三月月及太白俱犯右執法及上相三年八月火犯左執法及上將五年二月木逆行犯執法皆大臣禍也元年十月左僕射安原謀反誅三年正月征東大將軍中山王纂太尉北平王長孫嵩鎮南大將軍丹陽王叔孫建皆薨其後宋大將軍義康坐徙豫章誅其黨與僕射殷景仁亦尋卒焉元年五月熒出軒轅二年正月月犯火月后妃也三年七月木犯軒轅至五年七月月掩填星並女主禍也眞君元年太后竇氏殂宋氏皇后亦薨或曰熒出軒轅女主有爲寇者其後沮渠氏失國實公主潛毒禍之

二年五月壬申有星孛于房占曰名山崩有亡國八月丁亥木入鬼守積尸十一月辛亥又犯鬼鬼秦分天戒若曰涼君淫奢無度財力竭矣將喪國身爲戮焉二年正月四年十一月月犯井亦爲秦有兵刑

三年正月壬午有星晡前晝見東北在井左右色黃大如橘魏師之應也黃星出于燕墟而慕容氏滅今復見東井涼室亡乎四年四月己酉華山崩華山西鎮也天又若曰星孛于房既有徵矣鎮傾而國從之先是元年十二月金犯羽林二年十二月至四年十一月火再入之五年五月太白晝見胃昴入羽林遂犯畢畢又邊兵也六月上自將西征秋八月進圍姑臧九月丙戌沮渠牧犍師文武將吏五千餘人面縛來降明年悉定涼地或曰星孛于房爲大臣之事又爲禳祥也火入鬼犯軒轅又禳禮不成自元年已來將相薨尤衆至眞君元年州鎮十五盡饑

四年十月壬戌大流星出文昌入紫宮聲如雷天象若曰將相戮以全師禦衛帝宮者其事密近有震驚之象焉明年六月帝西征詔大將軍黎敬等帥衆二萬屯漠南以備蠕蠕寇九月蠕蠕乘虛犯塞遂至七介山京師大駭司空長孫道生等并力拒之虜乃退走是月壬午有大流星出紫微入貫索長六丈餘占曰有大君之命貫索賤人牢也明年帝命侍臣行郡國觀風俗問其所疾苦云

眞君二年七月壬寅填星犯鉞鉞者國家所安危而爲之綱紀者也其舉鈇鉞之戮而君及焉自元年十一月至此月歲星三犯房上相歲星爲人君今反覆由之循省鉤鈐之備也天若戒輔臣曰涼邦卒滅敵國殲矣而猶挾震主之威負百勝之計盡思盈亢之戒乎是時司徒崔浩方持國鈞且有寵於上明年安西李順備五刑之誅而由浩鍛成之後八年竟族滅無後夫天哀賢良而示以明訓夙矣罕能省躬以先覺豈不悲哉浩誅之明年卒有景穆之禍後年而亂作

三年三月癸未月犯太白占曰大兵起合戰九月乙丑有星孛于天牢入文昌五車經昴畢之閒至天苑百餘日與宿俱入西方天象若曰且有王者之兵彗除髦頭之域矣責臣預有戮焉明年正月征西將軍皮豹子大敗宋師于樂鄉九月上北伐樂平王丕統十五將爲左軍中山王辰統十五將爲右軍上自將中軍蠕蠕可汗不敢戰亡追至頻根河虜二萬餘騎而還中山王辰等八將軍坐後期皆斬或曰彗由昴畢貴人多死十一月太保盧魯元薨五年二月樂平王丕薨

六年二月太白熒惑歲星聚于東井占曰三星合是爲驚立絕行其國內外有兵與喪改立王公九月盧水胡蓋吳據杏城反僭署百官諸虜皆響從關內大震十一月將軍叔孫拔敗吳師于渭北至七年正月太白犯熒惑占曰兵起有大戰時上討吳黨於河東屠之遂幸長安三月吳軍敗績于杏城棄馬遁去復收合餘燼八月乃夷之五年五月月犯心六年四月又如之占曰兵犯宋邦是月太白入軒轅占曰有反臣是冬宋太子詹事范曄謀反誅留高涼王那衛淮泗徙其人河北焉

九年正月火水皆入羽林占曰禁兵大起四月太白晝見經天十年五月彗星出于昴北此天所以滌除天街而禍髦頭之國也時閏歲討蠕蠕是秋九月上復自將征之所捕虜凡百餘萬矣是歲七月太白犯哭星占曰天子有哭泣事明年春皇子眞薨

十年十月辛巳彗星見于太微占曰兵喪並興國亂易政臣賊主至十一年正月甲子太白晝見經天四月又如之占曰中歲而再干明兵事尤大且革人更王之應也是歲十月甲辰熒惑入太微十二月辛未又犯之癸卯又如之占曰臣將戮主君將惡之仍犯事荐也先是八年正月庚午月犯心大星九年正月犯歲星是歲九月太白又犯歲星至正平元年五月彗星見卷舌入太微卷舌讒言之戒六月辛酉彗星進逼帝座七月乙酉犯上相拂屏出端門滅于翼軫辛酉直陰國（是）翼軫爲楚邦干屏者蕭牆之亂也天象若曰夫膺受之譜實爲亂階卒至芟夷主相而專其大號雖南國之君由遷及焉先是去年十月上南征絕河十二月六師涉淮登瓜步山觀兵騎士六十萬列屯三千餘里宋人兇懼饋百牢焉是年正月盡舉淮南地俘之以歸所夷滅甚衆六月帝納宗愛之言皇太子以殭死明年二月愛殺帝于永安宮左僕射蘭延等以建議不同見殺愛立吳王余爲主尋又賊之荐災之驗也閏歲宋太子劭坐蠱事泄亦殺其君而僭立劭弟武陵王駿以上流之師討平之滅於翼軫之徵也（先是七年八月月犯熒惑八月至十一月又犯軒轅是歲正月太白經天九月火犯太微十月宗愛等伏誅高宗踐阼至十一月錄尚書元壽尚書令長孫渴侯以爭權賜死太尉裴司徒陸麗又忤旨左遷李子屏相之應又明年五月太后崩）

高宗興安二年二月有星孛于西方占曰凡孛者非常惡氣所生也內不有大亂外且有大兵至興光元年二月有流星大如月西行占曰奔星所墜其野有兵光威者事大先是京兆王杜元寶建康王崇濟南王麗濮陽王閭文若永昌王仁相次謀反伏誅是歲宋南郡王義宣及魯爽臧質以荊豫之師構逆大將王玄謨等西討盡夷之或曰彗加太微翼軫之餘禍也春秋星之大變或災連三國之君其流炎之所及二十餘年而後弭至是彗干天庭二太子首亂三君爲戮侯王事死者幾數十人由此言之皇天疾威之誡不可不惕也

太安元年六月辛酉有星起河鼓東流有尾跡光明燭地河鼓爲履險之兵負海之象也昭威爲人君之事星之所往君且從之閏二歲帝幸遼西登碣石以臨滄海復所過郡國一年又尾迹之徵（是歲五月火入斗斗主形命之贊其後三吳荐饑仍歲疾疫）

二年夏四月熒惑犯太白占曰是謂相鑠不可舉事用兵成師以出而禍其雄之象也明年宋將殷孝祖侵魏南鄙詔征南將軍皮豹子擊之宋軍大敗（或曰金火合主喪事明年十月金又犯哭星十二月征東將軍中山王託真薨）

三年十一月熒惑犯房鉤鈐星是謂彊臣不御王者憂之至四年正月月入太微犯西蕃三月又犯五諸侯占曰諸侯大臣有謀反伏誅者是月太白犯房月入南斗皆宋分占曰國有變臣爲亂十一月長星出於奎色白蜿行有尾跡既滅變爲白雲奎爲徐方又魯分也占曰下有流血積骨明年宋兗州刺史竟陵王誕據廣陵作亂宋主親戎自夏涉秋無日不戰及城陷悉屠之

四年八月熒惑守畢直徹垣之南占曰歲饑至五年二月又入東井占曰旱兵饑疫大臣當之六月太白犯鉞占曰兵起更正朔是歲二月司空伊馛薨十二月六鎮雲中高平雍秦饑旱明年改年爲和平至六月諸將討吐谷渾什寅遂絕河窮躡之會軍大疫乃還（是歲三月流星數萬西行占曰小流星百數四面行者庶人遷之象既而吐谷渾舉國西遁大軍又躡隨）之

四年九月月犯軒轅十二月犯氐至五年正月月掩軒轅又掩氐東南星皆后妃之府也和平元年正月丁未歲犯鬼鬼爲死喪歲星人君也是爲君有喪事三月月掩軒轅四月戊戌皇太后崩於壽安宮（宋志云人間宣言人主惟宿不修故謫見軒轅又五年十一月月犯左執法明年十一月又犯之占曰大臣有憂和平二年征東將軍河東王閭毗薨十月廣平王洛侯薨）

和平元年十月有長星出於天倉長丈餘饑祥也二年三月熒惑入鬼是謂稼穡不成且曰萬人相食其後定相阻饑宥其田租時三吳亦仍歲凶旱死者十二三先是元年四月太白犯東井井鬼皆秦分雍州有兵亂自元年六月月犯心大星三犯前後于房心宋分時宋君虐其諸弟後宮多喪子女繼天哭泣之聲相再是歲詔諸將討雍州叛氐大破之宋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亦稱兵作亂閏歲而宋主殂嗣子淫昏政刑蠹焉（先是元年十月太白入氐占曰兵起後宮有白衣會三年五月歲星犯上將占曰上將憂之三年八月月犯哭星皆宋祥也是歲樂良王萬壽及征東大將軍常山王素並薨）

二年三月辛巳有長星出天津色赤長匹餘滅而復出大小百數天津帝之都船所以渡神通四方光大且衆爲人君之事天象若曰是將有千乘萬騎之舉而絕濟大川焉是月發卒五千餘通河西獵道後年八月帝校獵于河西宋主

亦大閱舟師巡狩江右云。

二年九月太白犯南斗斗吳分占曰君死更政大臣有誅者十一月太白犯塡塡女君也且曰有內兵白衣會至三年九月火犯積尸占曰貴人憂之斧鉞用十月太白犯歲星歲爲人君而以兵喪干之且有死君簒殺之禍是月熒惑守軒轅占曰女主憂之宮中兵亂十一月歲入氐氐爲正寢歲爲有國之君占曰諸侯王有來入宮者五年二月月入南斗魁中犯第四星占曰大人憂太子傷宮中有自賊者又大赦既而宋孝武及宋后相繼殂少主昏誅輔臣覊運戚屬羣下相與殺之而立宋明帝江南大饑且仍有肆眚之令焉先是三年六月太白犯東井七月火入井四年五月金火皆犯上相五年六月火又入井占曰大臣憂斧鉞用兵年七月月犯心前星是月宋殺少主其後有乙渾之變

五年七月丁未歲星守心心爲明堂歲爲諸侯爲長子入而守之立君之象占曰凡五星守心皆爲宮中亂賊羣下有謀立天子者七月己酉有流星長丈餘入紫微經北辰第三星而滅占曰有大喪九月丁酉火入軒轅十一月長星出織女色正白彗之象也女主專制將由此始是以天視由之長星彗之著易政之漸焉冬熒惑入太微犯上將十二月遂守之占曰公侯謀上且有斬臣六年正月乙未有流星長丈餘自五車抵紫宮西蕃乃滅天象若曰羣臣或修霸刑而干蕃輔之任矣且占曰政亂有奇令四月太白犯五諸侯占曰有專殺諸侯者五月癸卯上崩于太華殿車騎大將軍乙渾矯詔殺尚書楊寶年等于禁中戊申又害司徒平原王陸麗明年皇太后定策誅之太后臨朝自馮氏始也或曰心爲宋分是歲六月歲星晝見于南斗斗爲天祿吳分也天象若曰或以諸侯干君而代奪之是冬宋明帝以皇弟踐阼孝武諸子舉兵攻之四方響應尋皆伏誅有太白之刑與歲星之祐焉是歲三月有流星西行不可勝數至明乃止至六月己卯又有流星貫西南行星象而小細人象也星之所首人將從之及宋討孝武諸子大兵首自壽陽進平[闕]二字其後殷琰之師敗于呂梁魏師盡舉淮右俘其人又西南行之效也

顯祖天安元年正月戊子太白犯歲星歲農事也肅殺干之是爲稼穡不登六月熒惑犯鬼占曰旱饑疾疫金革用八月丁亥太白犯房占曰霜雨失節馬牛多死九月甲寅熒惑犯上將太白犯南斗第二星占曰貴人將相有誅者十一月己酉太白又犯歲星或曰歲爲諸侯太白主兵刑之政再干之事洊也是歲九月州鎮十一旱饑十月宋氏六王皆戮死明年宋師敗于呂梁江南阻饑牛且大疫其後東平王道符擅殺副將及雍州刺史據長安反詔司空和其奴討滅之九月詔賜六鎮孤貧布帛宋主以後宮服御賜征北將士後歲夏旱河決州鎮二十七皆饑尋又天下大疫元年六月太白犯左執法十月火又犯之占曰大臣有憂執法者之刑用是歲六月月犯井十月又掩之皇興元年正月月犯井北轅第二星八月又蝕之占曰貴人當之有將死水旱祥也趙將作亂之明年司空和其奴太宰李峻皆薨

皇興元年四月太白犯歲星占曰有攻城略地之事六月壬寅太白犯鬼秦分也二年正月太白犯熒惑占曰大兵起是時鎮南大將軍尉元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略定淮泗明年徐州羣盜作亂元又討平之後歲正月上黨王觀西征吐谷渾又大破之

二年九月癸卯火犯太微上將占曰上將誅先是元年六月熒惑犯氐是歲十一月太白又犯之是爲內宮有憂逼之象占曰天子失其宮四年十月誅濟南王慕容白曜明年上迫於太后傳位太子是爲孝文帝宋志以爲先是比年月頻犯左角占曰天子惡之及上遜位而宋明帝亦殂

高祖延興元年十月庚子月入畢口畢魏分占曰小人罔上大人易位國有拘主反臣十二月辛卯火犯鉤鈐鉤鈐以統天駟火爲內亂天象若曰人君失馭或以亂政乘之矣乙巳鎮星犯井天井者天下之平也而女君以干之是爲后竊刑柄占曰天下無主大人憂之有過賞之事焉二年正月月犯畢丙子月犯東井庚子又如之占曰天下有變令貴人多死者

三年八月月犯太微又羣陰不制之象也是時馮太后宣淫于朝昵近小人而附益之所費以鉅萬億計天子徒尸位而已二年九月河間王閭虎皮以貪殘賜死其後司空東平郡王陸麗坐事廢爲兵既而宮車晏駕或曰月入畢口爲赦令二年正月曲赦京師及秦梁諸鎮星及月犯井皆爲水災且旱饑也是歲九月州鎮十一水旱詔免其田租開倉賑乏

四年九月己卯月犯畢七月丙申太白犯歲星在角丁卯太白又入氐太白有母后之幾主兵喪之政以干君於外朝而及其宿宮是將有劫殺之虞矣二月癸丑月犯軒轅甲寅又犯歲星月爲彊大之臣爲主女之象始由后妃之府而于少陽之君示人主以戒敬之備也五年三月甲戌月掩歲星天象若曰是又

僻行不制而棄其紀綱矣且占曰貴人彊死天下亂二月癸未金火皆入羽林占曰臣欲賊主諸侯之兵盡發八月乙亥月掩畢十一月月入軒轅食第二星至承明元年四月月食尾五月己亥金火皆入軒轅庚子相逼同光皆后妃之謫也天若言曰母后之釁幾貫盈矣人君忘祖考之業慕匹夫之孝其如宗祀何是時獻文不悟至六月暴崩實有酖毒之禍焉由是言之皇天有以覩履霜之萌而爲之成象久矣其後文明皇太后崩孝文皇帝方修諒陰之儀篤孺子之慕竟未能述宜春秋之義而懲供人之黨是以胡氏循之卒傾魏室豈不哀哉或曰太白犯歲於天門以臣伐君之象金火同光又兵亂之徵時宋主昏狂公侯近戚寃死相繼既而桂陽建平王並稱兵內侮矢及宮闕僅乃戡之尋爲左右楊玉夫等所殺或曰月犯歲鎮金火入軒轅皆饑祥也月掩畢主邊兵四年州鎮十三饑又比歲連畢太和元年雲中又饑開倉賑之先是四年四月丙午有大星西流殷殷有聲十一月辛未又如之是歲五月宋桂陽王反于江州閒歲沈攸之反于江陵皆爲大兵西伐時以江南內難又輟五將伐齊

太和元年五月庚子太白犯歲在張南國之次也占曰其國兵喪並興有軍大戰人主死壬申水土合于翼皆入太微主令不行之象也占曰女主持政大夫執綱國且內亂羣臣相殺九月丁亥太白晝見經天光色尤盛更姓之祥也二年九月火犯鬼占曰主以淫泆失政相死之三年三月月犯心心爲天王又宋分三月填星逆行入太微留左掖門內占曰土守南宮必有破國易代逆行者事逆也自元年三月至二年六月月行五犯太微與劉氏纂晉同占又自元年八月至三年五月月行六犯南斗入魁中斗爲大人壽命且吳分是時馮太后專政而宋將蕭道成亦擅威福之權方圖劉氏宋司徒袁粲起兵石頭沈攸之起兵江陵將誅之不剋皆爲所殺三年四月竟簒其君而自立是爲齊帝是年五月又弒宋君于丹陽宮又元年十月月犯昴爲刑獄事二年六月月犯房占曰貴人有憂或曰月犯斗亦大臣之謫也其後李惠伏誅宜都長樂王並賜死又元年二月壬戌月在井暈參畢兩河五車占曰大赦至八月大赦天下三年正月壬子又暈觜參昴畢五車東井至十月大赦天下

三年自五月至十二月月三入斗魁中四年五月庚戌七月己巳又如之六年二月又犯斗魁第二星占曰其國大人憂不出三年七月丁未十月丙申月再犯心大星自四年正月至六年二月又五干之斗爲爵祿之柄心爲布政之宮月行干而犯之亦以薦矣其占曰月犯心亂臣在側有亡君之戒人主以善事除殃是時馮太后將危少主者數矣帝春秋方富而承事孝敬動無違禮故竟得无咎至六年三月而齊主殂焉或曰月犯斗其國兵憂心又豫州也時比歲連兵南討五年二月大破齊師于淮陽又擊齊下蔡軍大敗之先是三年八月金犯軒轅四年二月又犯軒轅第二星六年正月又犯軒轅大星八月又犯軒轅左角左角后宗也是時太后淫亂而幽后之姪娣又將讒傷天若言曰是無閨閫之風不足訓也故月太白屢干之

三年九月庚子太白犯左執法十一月丙戌月犯之四年二月辛巳月又犯之九月壬戌太白又犯之五年二月癸卯月犯太微西蕃上將至六年十月乙酉熒惑又犯之夫南宮執法所以糾淫忒成肅雍而上將朝廷之輔也天象若曰王化將施淫風幾興固不足以令天下矣而廷臣莫之糾弼安用之文明太后雖獨厚幸臣而公卿坐受槃賜者費亦巨億蓋近乎棄鬻焉其三年九月安樂王長樂下獄死隴西王源賀薨四年正月廣川王略薨襄城王韓頹徙邊七月頓丘王李鍾葵賜死其後任城王雲中山王叡又薨比年死黜相繼蓋天譴存焉四年春月又掩火亦大臣死黜之祥也又比年月再犯昴亦爲獄事與白衣之會也

五年九月辛巳填犯辰星于軫占曰爲饑爲內亂且有壅川溢水之變是歲京師大霖雨州鎮十二饑至六年七月丙申又大流星起東壁光明燭地尾長二丈餘東壁土功之政也是月發卒五萬通靈丘道十月己酉有流星入翼尾長五丈餘七星中州之羽儀翼南國也天象若曰將擇文明之士使于楚邦焉明年員外散騎常侍李彪使齊始通二國之好焉四年正月丁未月在畢暈參井五車赦祥也四月幸廷尉獄錄囚徒明年二月大赦是月月在翼有傾日暈五車東井軒轅北河鬼至北斗紫垣攝提六年正月癸亥月在畢暈參兩肩五車胃昴畢至甲戌天下大赦江南嗣君即位亦大赦改元

七年六月庚午辰時東北有流星一大如太白北流破爲三段十月己亥星隕如虹是時太后專朝且多外嬖雖天子由倚附之故有干明之譴焉破而爲三席勢者衆也昔春秋星隕如雨而羣陰起覇其後漢成帝時旰日晦冥衆星行隕爚爚如雨而王氏之禍萌至是天妖復見又與元后同符矣

十年八月辰時有星落如流火三道戊寅又有流星出日西南一丈所西北流大如太白至午西破爲二段尾長五尺復分爲二入雲閒仍見者事脅也後代其踵而行之以至於分崩離析乎先是七年十月有客星大如斗在參東似孛占曰大臣有執主之命者且歲旱糴貴十年九月熒惑犯歲星歲主農事火星以亂氣干之五稼旱傷之象也占曰元陽以饑人不安自八年至十一年黎人阻饑且仍歲災旱八年正月辛巳月在畢暈井歲星觜參五車占曰有赦糴貴其年六月大赦冬州鎮十五水旱人飢九年正月月在參暈觜參兩肩五車爲大赦爲水戊申月犯井爲水祥也是歲冀定數州大水人有鬻男女者京師及州鎮十三水旱傷稼明年大赦

十一年三月丁亥火土合于南斗填爲履霜之漸斗爲經始之謀而天視由之所以爲大人之戒也占曰其國內亂不可舉事用兵是時齊主持諸侯王酷甚雖酒食之饋猶裁之有司故天若言曰非所以保根固本以貽長代之謀也內亂由是興焉五月丁酉太白經天晝見庚子遂犯畢畢又邊兵也是時蠕蠕寇邊明年齊將陳達伐我南鄙陷澧陽閒歲而齊君子子響爲有司所御遂憤怒而反伏誅及齊王殂而西昌侯纂之高武子孫所在棊布皆拱手就戮亦齊君自爲之焉十一年六月乙丑月犯斗丙寅遂犯建星亦圖始之謀也十二年七月月犯牛十三年六月又掩之明年八月又犯之牛主吳分占曰國有憂大將戮亦江南兵饑之徵也七月癸丑太白犯軒轅大星八月甲寅又犯之皆女君之謫也天象若曰軒轅以母萬物由后妃之母兆人也是固多穢復將安用之其物類之感又稼穡之不滋候也是歲年穀不登聽人出關就食明年州鎮十五皆大饑詔開倉賑乏閒歲太后崩是歲月三入井金又犯之占曰陰陽不和不爲水患且大旱其後連年亢陽而吳中比歲霖雨傷稼也

十二年三月甲申歲星逆行入氐甲申皆齊分也占曰諸侯王而升爲天子者逆行者其事逆也先是去年十月歲辰太白合于氐是謂驚亡絕行改立王公是歲四月月犯氐與歲同舍六月丁巳月又入氐犯歲星月爲彊大之臣歲爲少君也與歲同心內宮而干犯之彊宗擅命逼奪其君之象也再干之其事荐至

十三年三月庚申月犯歲十五年六月又犯之歲星不在宿宮是爲彊侯之讎江南太子寶王相次薨歿既而齊武帝殂太孫幼沖西昌輔政竟殺二君而篡之月再犯于氐及逆行之效也歲曰月犯木饑祥也時比歲稼穡不登又十二年正月戊戌月犯左角十一月丙寅又如之七月金又犯左角角爲外朝且兵政也占曰不出三年天下有兵主子死大君惡之至十四年有子響誅閒歲而齊室亂

十二年四月癸丑月火金會于井辛酉金犯火甲戌火水又俱入井皆兩陽失節萬物不成候也且曰王業將易諸侯貴人多死是歲月行四入氐十月辰星入之閏月丁丑火犯氐乙卯又入之占曰大旱歲荒人且相食國易政君失宮遠期五年氐又女君之府也是歲兩雍及豫州旱饑明年州鎮十五大饑至十四年太后崩時江南北連歲災兩至十七年有刦殺之禍誅死相踵焉是歲月三犯昴十三年四月又犯之七月至十月再犯鍵閉占曰有亂臣不出三年伐其主自十二年六月至十四年八月再犯牛又再掩之凡六犯牛且掩之牛爲吳越饑祥也畢魏分且曰貴人多死免者十二年九月司徒淮南王佗薨十三年光州人王察反章武汝陰南安三王皆坐贓廢安豐王猛司空穆頳並薨十三四年地豆于及庫莫奚頻犯塞京兆王愔爲庶人

魏書卷一百五之三

魏書卷一百五之三考證

志第三〇魏收書天象志第一卷載天及日變第二卷載月變第三第四卷廣載星變今此二卷天日月星變編年總繫魏及南朝禍咎蓋魏收志第三第四卷亡後人取他人所撰志補足之魏澹書世已無本据目錄作西魏帝紀而元善見司馬昌明劉裕蕭道成皆入列傳此志主東魏而晉宋齊梁君皆稱帝號亦非魏澹書明矣唐書經籍志有張太素魏書一百卷故世人疑此二卷爲太素書志崇文總目有張太素魏書天文志二卷今亦亡矣唯昭文館有史館舊本魏書志第三卷前題朝議郎行著作郎修國史張太素撰太素唐人故諱世民等字

太宗神瑞四年月犯歲星在角〇月字下北監本脫犯字今從南監本增入

世祖始光元年大航星出天將軍〇天當作大

世祖神䴥三年又明歲之徵〇往秦有兵喪而至秦夏出爽威此十一字不可讀疑有脫訛

世祖真君三年進至頹根河〇頹根河本書蠕蠕傳作頞根河

高祖太和十年占曰元陽以饑人不安〇元應作九

魏書卷一百五之三考證

齊　魏收　撰

志第四

天象一之四

太和十二年十一月，戊午，太白犯歲，又犯火，喪疾之祥。占曰：「國無兵憂，則君有白衣之會。」景寅，火又犯木。占曰：「內無亂政，則主有喪戚之故。」十二月，壬寅，太白犯填。占曰：「金爲喪祥，后妃受之。」十三年二月，熒惑犯填。占曰：「火主凶亂，女君應之。」皆文明太后之譴也。先是十一年六月，甲子，歲星晝見。十二月，甲戌，又晝見。是歲六月，又如之。歲而麗于大明，少君象也。是時孝文有仁聖之表，而太后分權以干曹之。及帝春秋方壯，始將經緯禮俗，財成國風，故比年女君之譴屢見，而歲星歸盛，至于不可掩奪矣。且占曰：「木晝見，主有白衣之會。」是歲九月，丙午，有大流星自五車北入紫宮，抵天極，有聲如雷。占曰：「天下大凶，國有喪，宮且空。」夫五車，君之車府也。天象若曰：是將以喪事有千乘萬騎而舉者，大有聲，其事昭盛。至十四年三月，填星守哭泣。占曰：「將以女君有哭泣之事。」四月，丙申，火犯鬼，喪祥也。六月，有大流星從紫宮出，西行。天象又曰：人主將以喪事而出其宮。八月，月、太白皆犯軒轅。九月，癸丑，而太皇太后崩。帝哭三日不絕聲，勺飲不入口者七日，納訾履，徒行至陵，其反亦如之，哀毀骨立，杖而後起，雖殊俗之萌嬌，然知感焉。自九月至于歲終，凡四謁陵，又犇出紫宮之驗也。十四年十一月，月犯填星。十二月，月犯軒轅。十五年十月，月犯填，又犯軒轅。八月，又犯之。九月，月掩填星。十七年正月，月又犯軒轅，皆女君之象也。是時林貴人以故事薨，及馮貴人爲后，而其姊嬖之，至二十年，竟坐廢黜，以憂死。馮后繼立，又以淫亂不終。

十三年十二月，戊戌，填星、辰星合于須女。女，齊吳分。占曰：「是爲雍沮，主令不行，且有陰親者。」至十四年三月，庚申，歲星守牛。占曰：「其君不愛親戚，貴人多喪，又饑祥也。」是歲，太白三犯熒惑。十月，太白入氐。十一月，有大流星從南行入氐。甲申，齊邦之物也。金火相鑠爲兵喪，爲大人之譴。天象若曰：宿宮有兵喪之故，盛大者循而殘之，處其寢廟之中矣。至十五年三月，壬子，歲犯填在虛。三月，癸巳，木、火、土三星合宿于虛。甲午，火土相犯。虛，齊也。占曰：「其國亂，事政內外兵喪，故立侯王。」九月，乙丑，太白犯斗第四星。戊子，有大流星起少微，入南宮，至帝坐。主有威大之臣乘釁以傳其君者。且占曰：「大人易政。」至十七年正月，戊辰，金木合于危。危亦齊也，是爲人君且權兵喪之變。四月，戊子，太白犯五諸侯。占曰：「有擅刑以殘賊諸侯者。」至七月，齊武帝殂，西昌侯以從子干政，竟殺二君而自立，是爲齊明帝。於是高武諸子王侯數十人相次誅夷，殆無遺育矣。雖繼體相循，實有準命之禍，故天譴仍見云。自十五年至十七年，月行七犯建星，建星爲忠臣之輔、經代之謀，又吳之分也。十五年再犯牽牛，十六年至十七年又四犯南斗，是謂臣干天祿，且曰大人多死者。又十五年七月，金入太微，十七年火入太微宮，反逆之戒。是歲月行四入太微，十七年六入太微，比歲凡十干之，而齊君喪其宗室，亦積忍酷甚也。

十五年四月，癸亥，熒惑入羽林。十六年二月，壬子，太白入羽林。占曰：「天下兵起。」三月己卯、四月丙午、五月甲戌、十月辛卯，月行皆入羽林。十七年四月壬寅、八月辛卯、十二月辛巳，又如之。先是陽平王頤統十二將軍騎士七萬北討蠕蠕，是歲八月，上勒兵三十餘萬自將襲齊，由是比歲皆有事于南方。十五年三月，月掩畢。十一月，又犯之。十六年五月及七月，月再入畢。八月、十一月，又再犯之。十七年八月，又入畢。畢爲邊兵，占曰貴人多死。十五年六月，濟陰王鬱死。十七年，南平王霄、三老尉元皆死。十八年，安定王休死。十九年，司徒馮誕、太師馮熙、廣川王諧皆死。

十七年二月，庚戌，火土合于室。室星，先王所以制宮廟也。熒惑天視，填爲司空，聚而謀之，其相宅之兆也。且緯曰：「人君不失善政，則火土相扶，卜洛之業庶幾興矣。」是歲九月，上親襲齊，始大議遷都。冬十月，詔司空穆亮、將作董邇繕洛陽宮室，明年而徙都之。於是更服色，殊徽號，文物大備，得南宮之應焉。凡五星分野，熒惑始朱鳥之實，而填以軒轅爲之，皆周鶉火之分。室又幷州之分，是爲步自幷州而遷始洛邑之祥也。

十七年二月，丁丑，太白犯井。辛丑，又犯鬼。五月，戊午，晝見。九月，又如之，是謂兵祥，雍州也。是月，火木合于婁，婁爲徐州。占曰：「其地有亂，萬人不安。」八月，辛巳，熒惑入井。占曰：「兵革起。」明年二月，詔征南將軍薛真度督四將出襄陽，大將軍劉昶出義陽，徐州刺史元衍出鍾離，平南將軍劉藻出南鄭，皆兩雍徐方之分。後年正月，平南王肅大敗齊師于義陽，降者萬餘。己亥，上絕淮，登八公山，並淮而東，及鍾離乃還。至十九年六月，庚申，金木合于井。七月，火犯井。三十一年十一月，大敗齊師于沔北。明年春，復大破之，下二十餘城，於是悉定河漢諸郡。時江南僞立雍州於襄陽，以總牧西土遺裔，故與東井同候。

十八年四月甲寅，熒惑入軒轅，后妃之戒也。是時左昭儀得幸，方譖訴馮后，上蠱而惑之，故天若言曰：夫膚受之微，不可不察，亦自我天視而降鑒焉。至十九年三月，月犯軒轅。二十年七月辛巳，又掩填星。是月，馮后竟廢，尋以憂死，而立左昭儀，是爲幽后。明年，追廢林貞后爲庶人。二十二年正月，月又掩軒轅。十一月，又彗星起軒轅，歷鬼南及天漢。天又若曰：是固多穢德，宜其彗除矣。行歷鬼，又殲死之徵。明年，幽后賜死也。十九年六月壬寅，熒惑出于端門。占曰：邦有大獄，君子惡之，又更紀立王之戒也。明年，皇太子恂坐不軌，黜爲庶人。至二十一年十月壬午，熒惑、歲星合于端門之內。歲爲人君，火主死喪之禮，而陳于門庭，大喪之象也。二十二年二月乙丑，木火合于掖門內，是夕月行逮之。三月丙午，木火俱出掖門外，再合一相犯，月行逮之，后妃預有咎焉。明年四月，宮車晏駕。夫太微，禮樂之庭也。時帝方修禮儀，正喪服，以經人倫之化，竟未就而崩。少君嗣立，其事復寢，縉紳先生咸哀慟焉。故天視奉而修之，是以徘徊南宮，蓋皇天有以著慎終歸厚之情。或曰：合于天庭，南方有反臣之戒。是時齊明帝殂，比及三年，而亂兵四交，宮掖既而蕭衍戕之，竟覆齊室云。二十二年十一月，有流星瓶，地至天津而滅。占曰：將有擐船之攻，人君以大衆行。二十二年而上南伐。是歲之正月，有流星大如三斗瓶，起貫索，東北流，光燭地，經天棓，乃滅，有聲如雷。天棓，天子先驅也。占曰：國中貴人有死者，且大赦。至三月，上南征不豫，幽武衞元嵩請歸，幽后死。

世宗景明元年四月壬辰，有大流星起軒轅左角，東南流，色黃赤，破爲三段，狀如連珠，相隨至翼。左角，后宗也。占曰：流星起軒轅，女主後宮多讒死者。翼爲天庭之羽儀，王室之蕃衛，彭城國焉。又占曰：流星于翼，貴人有憂繫。是時彭城王忠賢，且以懿親輔政，俾世宗諒陰恭己，而修成王之業，則高祖之道庶幾興焉。而阿倚母族，納高肇之譖。明年，彭城王竟廢。後數年，高氏又媚于后，而以貴嬪代之。由是小人道長，讒亂之風作矣。夫天之風戒，肇于履端之始，而沒身不悟，以傷魏道，豈不哀哉！或曰：軒轅主后土之養氣，而庇祐下人也，故左角謂之少人焉。天象若曰：人將喪其所以致養，幾至流亡離析矣。是歲，北鎮及十七州大饑，人多乾食云。是歲十二月癸未，月暈太微，既而有白氣長一丈許，南抵七星。既而月復暈北斗大角，爾朱以兵自衞，又數祥也，且爲立君之戒。時蕭衍立少主於江陵，改元大赦，舉伐金陵，以長圍逼之。又二年正月，月暈井參觜昴五車。占曰：貴人死，大赦。是歲，廣陵王羽薨。二月至秋，再大赦。

二年正月己未，金火俱在奎，光芒相掩，爲兵喪，爲逆謀，大人憂之，野有破軍殺將。奎，徐方也。三月丁巳，有流星起五諸侯，入五車，至天潢，散絕爲三，光明燭地。五車所以輔蕃普之君也，流星自五諸侯干之，諸侯且霸而修兵車之會，分而爲二，距之疑之君，幾將並立焉。魏收以爲流星出五車，諸侯有反者。至五月，咸陽王禧謀反，賜死。戊午，填星在井，犯鉞，相去二寸。占曰：人君有戮死者。時蕭衍起兵襄陽，將討東昏之亂。是月，推南康王寶融爲帝，踐阼于江陵，於是齊有二君矣。至八月戊午，金火又合于翼，楚分也。十一月甲寅，金水俱出西方。占曰：東方國大敗。時蕭衍已舉夏口，平尋陽，遂沿流而東，東主之師連戰敗績，於是長圍守之。十二月，齊將張稷斬東昏以降，又戮主之徵。至三年正月，火犯房北星，光芒相接。癸巳，填星逆行守井北轅西星，皆大臣賊主、更政立君之戒也。三月，金水合於須女，女，齊分，金水合爲兵誅。二月丁酉，有流星起東井，流入紫宮，至北極而滅。東井，雍州之分，衍憑之以興，且西君之分，使星由之以抵辰極，是爲禪受之命，且爲大喪。是月，齊諸侯相次伏誅，既而西君錫命，衍受禪于建康，是爲梁武帝。戊辰而少主殂。自二年至三年，月六掩犯斗魁，七月火犯斗，皆吳分也。時江南北戰，大饑，又連兵北鄙，敗相迹。又二年七月，月暈婁內，有外暈貫畢天船大陵卷舌奎婁，爲徐魯，又赦祥也。且曰多死喪。三月，齊徐兗饑，死萬餘人。七月，大赦。三年八月，月暈外有內暈纏昴畢觜五車。占曰：貴人多死。十二月，月犯昴頸。月，太傅平陽王丕薨。後年正月，大赦。

三年八月丙戌，有大流星起天中，北流，大如二斗器。占曰：有天子之使出自中京，以臨北方。至四年九月壬戌，有大流星起五車，東北流。占曰：有兵將首于東北。是歲二月辛亥、三月丁未，月再掩太白，皆大戰之象也。庚辰，揚州諸將大破梁師于陰陵。十一月，左僕射源懷以便宜安撫北邊。明年二月，又大破梁師于邵陵。九月，蠕蠕犯邊，復詔源懷擊之。是歲七月，月暈昴畢觜參井五車。占曰：畢大赦。又再暈軒轅太微。明年正月，月暈五車東井兩河鬼積屍。是月大赦改元。六月，以亢陽報撤樂減膳。

正始元年正月戊辰，流星如斗，起相星，入紫宮，抵北極而滅。夫紫宮，后妃之內政，而由輔相干之，其道悖矣。且占曰：其象著，大有非常之變。至二年六月癸丑，有流星如五斗器，起織女，抵室而滅。占曰：王后憂之，有女子白衣之會，往反營室，貫離後庭焉。三年正月己亥，有大流星起天市垣西，貫紫蓋，入北極。市垣之

西又公卿外朝之理也占曰以臣犯主天下大凶明年高肇欲其家擅寵乃鴆殺于后及皇子昌而立高嬪爲后先是景明四年七月太白犯軒轅大星至二年六月木犯昴占曰人君有白衣之會同上三年六月丙辰太白晝見占曰陰國之兵彊八月梁師寇邊攻陷城邑秋九月安東將軍邢巒大破之宿豫斬將三十餘人捕虜數萬十月甲寅月犯太白又大戰之象明年中山王英敗績于淮南士卒死者十八九又元年正月月暈胃昴畢五車戊午又暈五車東井兩河鬼填星二月甲申又暈昴觜參三年正月月暈太微軒轅皆爲兵赦是月皇子生大赦天下

四年七月己卯有星孛于東北占曰是謂天讒大臣貴人有戮死者凡孛出東方必以晨乘日而見亂氣蔽君明之象也昔魯哀公十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明年春秋之事終是謂諸夏微弱蠻夷遞霸田氏專齊三族擅晉卒以干其君明而代奪之陵夷遂爲戰國天下横流矣今孛星又見與春秋之象同天戒若曰是居太陽之側而干其明者固多穢德可彗除矣而君不悟袞替之萌將繇此始乎是歲高肇鴆后及皇子明年又譖殺諸王天下寃之肇故東夷之孼而驟更先帝之法累構不測之禍干明執甚焉魏氏之悖亂自此始也

永平元年三月戊申熒惑在東壁月行抵之相距七寸光芒相及室壁四輔君之內宮人主所以庇衛其身也天象若曰且有重大之臣屏藩王室者將以讒賊之亂死於內宮又曰諸侯相誅五月癸未填星逆行太微在左執法西是爲后黨持政大夫執綱而逆行傳法以替蕃輔之內是月月犯畢六月又掩之占曰貴人有死者庚辰太白歲星合于柳柳爲周分且占曰有內兵以賊諸侯八月京兆王愉出爲冀州刺史恐不見容遂舉兵反以誅尚書令高肇爲名與安樂王詮相攻于定州九月太師彭城王勰于禁中愉亦死之或曰柳豫州分所合之野謀兵有戰斬拔邑事至十一月丙子流星起羽林南大如椀色赤有黑雲東南引如一匹布櫝北轉晷占曰禁兵起所首召之是歲豫州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以城降梁遣尚書邢巒擊之十二月巒拔懸瓠斬早生

二年三月丁未流星徑數寸起自天紀孛于市垣光芒燭地有尾跡長丈餘凝著天天象若曰政失其紀而亂加乎人浸以萌矣是將以地震爲徵地震者下土不安之應也是月火入鬼距積尸五寸積尸人之精爽而炎氣加之疫祥也四月乙丑金入鬼去積尸一寸又以兵氣干之彊死之祥也踰遣者事甚鬼主驕亢之戒故金火并災其人以警而懼之五月太白犯歲光芒相觸占曰兵大亂歲饑不出三年七月庚辰有流星起騰蛇入紫宮抵北極而滅天戒若曰彼光後王遺者殆以馭陰陽之變矣將有水旱之沴地震之祥而後災加皇極焉明年夏四月平陽郡大疫死者幾三千人平陽鬼星之分也秋州郡二十大水冀定旱饑四年朐山之役喪師殆盡其後繁時桑乾靈丘秀容鴈門地震陷裂山崩泉涌殺八千餘人延昌二年詔曰比歲山鳴地震于今不已朕甚懼焉至正月宮車晏駕七年十一月丙戌月掩畢火星至三年八月火犯積尸占曰貴人死又饑疫祥也比年水旱災疫是月中山王略薨明年春司徒廣陽王嘉薨

二年九月甲申歲星入太微距右執法五寸光明相及十二月乙酉逆行入太微掩左執法三年閏月壬申又順行犯之相去一寸保乾圖曰臣擅命歲星犯執法是時高肇方爲尚書令故歲星反復由之所以示人主也天若言曰政刑之命亂矣彼居重華之位者盍將反復而觀省焉今雖厚而席之適所以爲禍資耳且占曰中坐成刑遠期五年閏五歲而肇誅四年四月庚午熒惑犯軒轅大星至五月入太微距右執法三寸光芒相接熒惑天視也始由軒轅而省執法之位其象若曰是居后黨而擅南宮之命君其降監焉其應與歲星同也

四年正月戊戌有流星起張西南行殷殷有聲入參而滅張河南之分參爲兵事占曰流星自東方來至代而止有來兵大敗吾軍有聲者怒也先是去年十一月月犯太白是歲又犯之在胃八月辛酉又犯之胃爲徐方大戰之象也十月戊寅有大流星孛于羽林南流色赤珠落下入濁氣孛然而流王師潰亂之兆先是梁朐山鎮殺其將來降詔徐州刺史盧昶援之十二月昶軍大敗於淮南淪覆十有餘萬是歲七月乙巳有流星起北斗魁前西北流入紫宮至北極而滅占曰不出期年兵起且亡君戒是歲有朐山之役閲歲而帝崩

四年十二月己巳歲星犯房上相相距一寸光芒相及至延昌元年三月丙申歲星在鉤鈐東五寸距鍵閉三寸丙午又掩房上相天象若曰夫鈐鍵之權君上所宜獨操非輔股所當共也先是高肇爲尚書令而歲星三省執法是歲至升爲司徒猶怏怏不悅而歲星又再循之所以示人主審矣閉二歲而上崩肇亦誅滅或曰木與房合主喪水又元年二月月暈井鬼軒轅十月又暈井五車參畢皆水旱饑疫之祥自元年二月不雨至六月雨大水二年四月庚

（子出綱十五萬匹賑河南飢人是夏州郡十二大水八月減天下殊死）

二年四月庚午熒惑犯軒轅大星十月壬申月失行犯軒轅大星至延昌元年三月填星在氐守之九十餘日占曰有德令拜太子女主不居宮至十月立皇太子賜爲父後者爵旌孝友之家至二年三月乙丑填星守房占曰女主有黜者以地震爲徵地震者陰盈而失其性也四月丙申月掩填星七月戊午又犯之是爲后妃有相還奪者且曰女主死之時比歲地震至三年八月太白又犯軒轅十二月月掩熒惑皆小君之讁也時高后席寵凶悍雖人主猶畏之莫敢動搖故世宗胤嗣幾絕明年上崩后廢爲尼降居瑤光寺尋爲胡氏所害以厭天變也

延昌元年八月己未有流星起五車西南流入畢畢邊兵也占曰有兵車之事以所直名之至二年十一月戊午又有流星起五車西南流殷殷有聲憑怒者事盛也十二月己卯有流星西南流分而爲二又偏師之象也至三年六月辛巳太白晝見占曰西兵大起有王者之喪十一月大將軍高肇伐蜀益州刺史傅豎眼出北巴平南羊祉出涪安西奚康生出緜竹撫軍甄琛出劍閣會帝崩旋師（先是元年三月己酉木土相犯占曰人君有失地者將死之又曰先作事者敗兵起必受其殃三年九月太白掩右執法是爲大將軍有罹刑辟者）（先是二年二月梁鄱洲人徐玄明斬大將張稷來降及肇出征還亦被戮）

元年二月乙未有流星起太陽守歷北斗入紫宮抵北極至華蓋而滅太陽守所以弼承帝車大臣之象今使星由之以語天極之位臣執國命將由此始乎且占曰天下大凶主室其空先是去年八月至十月月再入太微是歲三月又如之十二月甲戌月犯火于太微占曰君死不出三年貴人奪權失勢二年三月辛酉熒惑又犯太微占曰天下不安有立君之戒九月丁卯入太微犯屏星明年正月而世宗崩於是王室遂卑政在公輔（三年二月月暈昴五車太白東井占主赦是月太白失行在天關北占有關梁之兵道不通明年正月肅宗立大赦天下二月梁將任大洪師衆寇關城）

四年五月庚戌九月乙丑十月癸巳月皆犯太微中歲而驟干之彊臣不御執法多門之象也閏月戊午月犯軒轅又女主之讁十一月庚寅木火會于室相距一尺至甲午火徙居東北亦相距一尺室爲後宮火與木合曰內亂環而營之或淫事干逼諸侯之象占曰姦臣謀大將戮若有夷族之害以赦令除之先是三年九月太白犯執法是歲八月領軍于忠擅戮僕射郭祚九月太后臨朝淫放日甚至逼幸清河王懌其後羽林千餘人焚征西將軍張彝宅毆死者百數朝廷不能討於是大赦原羽林亦營室之故也（魏收以爲月犯太微大臣有死者其後安定王薨月犯軒轅女主憂之其後皇太后高尼崩于瑤光寺營室又主土功也胡太后害高氏以厭天變乃以后禮葬之）

四年十月太白犯南斗斗爲吳分占曰大兵起先是三年四月有流星起天津東南流轢虛危天津主水事且曰有大衆之行其後梁遂浮山堰以害淮泗諸將攻之是歲閏月有大流星起七星南流色正赤光明燭地尾長丈餘歷南河至東井七星河南之分也流星出之有兵起施及東井將以水禍終之又占曰所與城等（缺）是時鎮南崔亮攻梁師于硤石明年二月鎮東蕭寶夤大破梁淮北軍九月淮堰決梁人十餘萬口皆漂入海

肅宗熙平元年三月丙子太白犯歲星十二月甲辰月犯歲星是謂彊臧之陰而陵少陽之君歲又諸侯也天象若曰始由內亂干之終以威刑及之是歲正月熒惑犯房四月庚子又逆行犯之癸卯月又犯房占曰天下有喪諸侯起亂將相戮十一月大流星起織女東南流長且三丈光明照地占曰王后憂之有女子白衣之會閏歲高太后殂司徒國珍薨中宮再有喪事其後僕射于忠司徒任城王澄薨既而太后幽逼清河中山王戮死（或曰月太白犯歲星饑祥也火犯房隊兵滿野有饑國且大赦又元年十二月月暈井觜參五車占曰水旱有赦至二年正月大赦十月幽冀滄瀛大饑是月月暈畢參五車占曰饑赦明年幽州大饑死者數千人自正月不雨至六月是歲四夷反叛兵大出又赦改元）

二年六月癸丑有大流星出河鼓東南流至牛十一月流星起河鼓色黃赤西南流長且三丈有光照地至神龜元年四月壬子有流星起河鼓西北流至北斗散滅河鼓鼓旗之應也故流星出之兵出入之兵入昔宋泰始初大流星出自河鼓西南行竟夜有小星百數從之既而諸侯同時作亂至是三出河鼓秦州屬國羌及南秦東益氐皆反七月河州人却鐵忽與羣盜又起自稱水池王詔行臺源子恭及諸將四出征之朝廷多事故天應屢見云

神龜二年四月甲戌大流星起天市垣西東南流轢尾光明燭地天象若曰將

作大衆而從后妃之事矣以所首名之是歲九月太后幸嵩高或曰市垣所以均國屬尾幽州也明年詔尙書長孫稚撫巡北蕃觀省風俗（二月丙辰月在參暈井觜參歲星五車占曰有死相且赦明年蕭王會伏事又大赦）

二年八月己亥太白犯軒轅是月月又犯之至正光元年正月月又犯軒轅大星四月庚戌金火合于井相去一尺占曰王業易君失政大臣首亂將相戮死以用師大敗五月丙午太白犯月相距三寸占曰將相相攻秦國有戰七月太白犯角角天門也是爲兵及朝廷占曰有謀不成破軍斬將是月侍中元乂幡詔幽太后于北宮殺太傅淸河王懌八月中山王熙起兵誅元乂不克遇害明春衞將軍奚康生謀討乂于禁中事泄又死是冬諸將伐氐官軍敗績

正光元年九月辛巳有彗星光燭如火出于東方陰勳爭明之異也感精符曰天下以兵相威以勢相乘至威（疑）亂起布衣從衡禍未庸息帝宮其空昔正始中天魏孛于東北是歲而稱提復周故天象若曰夫魏之亂萌有自來矣彗除之象今則著矣戰國之禍將由此作乎閒三年而北鎮肇亂關中迹之自是姦雄鼎沸覆軍相踵其災之所及且二十餘年而猶未弭焉（梁志曰九月乙亥有星孛見東方光如火占曰國皇見有內難急兵明年魏州反乙亥去辛巳凡六日而北方觀之其氣蓋同矣始干其明以妖南國既又彗而布之以除魏邦）

二年四月甲辰火土相犯於危十一月辛亥金土又相犯于危危存亡之機太白司兵熒惑司亂而玄枵司人土下之所係命也三精淆聚羣臣叶謀以濟屯復之運焉占曰天下方亂甲兵大起王后專制有虛國徙王至四年四月己未火土又相犯于室是謂後宮內亂且占曰欲殺主天子不以壽終或曰魏氏軒轅之裔填星之物也赤靈爲母白靈爲子經綸建國之命所以傳撥亂之君也其受之者將在并州與有齊之國乎其後太后淫昏天下大壞上春秋方壯誅諸佞臣由是鄭嚴篡嫉懼遂說太后鴆帝既而尒朱氏興于并州終啓齊室之運下洛之業遂丘墟矣（二年十月月掩心大星至三年正月月掩心距星四月丁丑又如之占曰亂臣在側國有喪五年閒三歲而肅宗崩）

三年七月庚申有大流星如五斗器起王良東北流長一丈許王良主車騎且曰有軍涉河昭威者事大是日月在昴北三寸十一月乙卯又如之是謂兵加匈奴且胡王之讎也先是蠕蠕阿那瓌失國詔北鎮師納之是歲八月蠕蠕後主來奔懷朔鎮閉歲阿那瓌背約犯塞詔尙書令李崇率騎十萬討之出塞三千餘里不及而還（三年九月庚戌月暈胃昴畢五車辛亥又暈之占曰關二十有赦至三年九月月在畢暈昴畢觜參五車是歲夏大旱十二月大赦）

三年二月丁卯月掩太白京師不見涼州以聞占曰天下大兵起涼州獨見災在秦也三月癸卯有大流星起西北角流入紫宮破爲三段光明照地角星主外朝兵政流星由之將大出師之象若曰將以兵革之故王室分崩入抵紫宮天下大凶有虛國之象四月癸酉有大奔星歷紫微入北斗東北首光明燭地殷然如雷威怒之象也皆以所直名之至四年八月乙亥月在畢掩熒惑又邊城兵亂之戒也十月乙卯太白入斗口距第四星三寸光芒相掩占曰大兵起將戮辱又吳分也五年正月沃野鎮人破落汗拔陵反臨淮王彧征之敗績于五原六月莫折大提反於秦雍州刺史元志討之又大敗於隴東明年南方諸將頻破梁師至八月杜洛周起上谷其後鮮于修禮反定州王師比歲北征冀方大震既而葛榮承之竟陷河北（五年二月月在參暈觜參五車東井熒惑八月又暈之閏月月在張翼再暈軒轅太微占曰兵起士卒多逃走一曰士卒大聚又皆赦祥也是時徵調繁起兵相蹂籍又有詔內外戒嚴將親征自二月至六月再大赦天下十月月在畢暈昴畢觜參後年齊又大赦）

先是二年九月歲星犯左執法至三年正月癸丑又逆行犯之相去四寸光芒相及五月丙辰歲星又掩左執法是時宦者劉騰與元乂叶謀遂總百揆之任故歲星反復由之與高肇同占至四年二月騰死乂由是失援其年十一月庚戌歲星犯房上相相距二寸光芒相掩五年四月己丑歲星又逆行犯之明年皇太后反政乂遂廢黜昔高肇爲尙書令而歲星三省之及升于上相歲星亦再循之至是三犯執法而騰死再干上相而乂敗寵官之讎異代同符矣

孝昌元年五月太白犯軒轅八月在張角威大占曰有暴駭之兵張河南也十二月火入鬼又犯之占曰大賊在大人之側后以淫泆失政又秦分也二年正月癸卯金木相犯於牛十一月戊申又相犯于女歲所以建國均人女爲嚳妾牛爲農夫天象若曰是將僭以寇戎而喪其耕織之務矣且曰有亂兵大戰而

波及齊吳是歲八月甲申月在胃掩鎭星四月癸酉又掩之三年正月戊辰又
掩之是爲女君有僭兵刑之禍者濟干之事甚而衆也又占曰天下大喪无主
貴人兵死國以滅亡又二年三月奔星大如斗出紫微東北流光照地占曰王
師大出邦去其君六月有奔星如斗起大角入紫宮而滅棟星以肆覲羣后而
歎威令于四方也今大號由之以詔天極不以逆乎且有空國徙王之戒焉十
月有星入月中而滅占曰入而無光其國卒滅星反出者亡國復立是歲四月
至三年九月熒惑再犯軒轅大星武泰元年正月又逆行復犯之占曰主命將
失女君之象亂逆之災三月庚申月掩畢大星占曰邊兵起貴人多死者是時
淫風滋甚王政寖寢自大河而北極關而西覆軍屠邑不可勝計既而蕭寶夤
叛于雍州梁師驟伐淮泗連兵青土萬姓嗷嗷喪其樂生之志矣是歲二月帝
竟以暴崩四月尒朱榮以大兵濟河執太后及幼主沉諸中流害王公以下二
千遂專權晉陽以令天下焉三年正月癸酉月在井暈觜參兩河五車七月大赦明年少主立又大赦
莊帝永安元年七月癸亥太白犯左角相距四寸光芒相掩兵及朝廷之象占
曰大戰不勝貴人有來者其謀不成至二年閏月熒惑入鬼犯積尸占曰兵起
西北有鈇鉞之誅是歲北海王顥以梁師陷考城執濟陰王暉業乘虛逐勝遂
入洛陽至七月王師大敗之顥竟戮死有謀不成之驗明年尒朱天光擊反虜
万俟醜奴及蕭寶夤于安定克之咸伏誅
二年十一月熒惑自鬼入太微西掖門犯上將出東掖門犯上相東行累日句
已去來復逆行而西十二月乙丑月又掩之至三年正月癸未逆行入東掖門
己丑月入太微蝕熒惑辛卯月行太微中又暈之三月己卯在右執法北一尺
五寸留十四日至壬辰月又掩之復順行而東四月戊午月又干太微而暈己
未熒惑出端門在左執法南尺餘而東自魏興以來未有循環反復若此之粹
也是時孝莊將誅權臣有興復魏室之志是以機發於中而熒惑咨謀於上焉
其占曰有權臣之戮有大兵之亂貴人以彊死而天下滅亡至五月己亥太白
在參晝見參爲晉陽之墟天意若曰干明之釁於是乎在矣七月甲午有彗星
晨見東北方在中台東一丈長六尺色正白東北行西南指丁酉距下台上星
西北一尺而晨伏庚子夕見西北方長尺東南指漸移入氐至八月己未漸見
癸亥滅占曰彗出太階有陰謀姦宄與凡天事爲之釁形以戒告人主始綱公
輔之機而彗除之權臣將滅之象再干太陽之明而後陵奪之逆亂復興之象
也三月而見者變近亟也宄于內宮者反仇其上也近期在衡遠期一年先是
二月壬申有大流星相隨西北尾迹不絕以千計西北直晉陽之墟而微星庶
人所以載皇極也人從而君從之是月戊戌有大奔星自極東貫紫宮而出影
迹隨之還君之應至九月上誅太原王榮上黨王天穆于明光殿是夕尒朱氏
黨攻西陽門不克還屯河陰十二月洛陽失守帝崩于晉陽自是南宮板蕩劫
殺之禍相躡先是永安元年七月丙子十一月丙寅十二月癸巳月皆掩畢大
星至二年三月乙卯月入畢口八月乙丑又距畢左股二寸光芒相掩須臾入
畢口十二月丙辰掩畢右股大星三年六月乙巳又犯畢大星八月庚申入畢
口犯左股大星是月辛丑太白犯軒轅明年五月月又犯畢右股遂入之畢星
所以建魏國之命也占曰天下有變其君大憂邊兵起上將戮月濟干之事甚
而衆及尒朱兆作亂奉長廣王爲主號年建明明年二月又廢之而立節閔六
月高歡又推安定王爲帝於信都復黜之後更立武帝於是三少王相次崩殂
又洛陽再陷六宮汙辱有兵及軒轅之效焉永安二年十月辛亥十二月丁巳月皆在畢暈昴畢鎭星觜參五車
普泰元年正月己丑月在角暈軫角五車九遊暈北斗大角攝女十月又暈昴畢觜參井五車是時肆赦之令歲月相踵
節閔普泰元年五月辛未太白出西方與月並間容一指戰祥也先是去年十
一月辛丑月在太白北不容一指占曰有破軍殺將主人不勝既而尒朱氏南
侵王師敗績至是又與月合幾將復之乎十月甲寅金火歲土聚于觜參甚明
大晉魏之墟也且曰兵喪並起霸君興焉是時渤海王歡起兵信都改元中興
至十一月己卯奔星如斗起太微東北流光明燭地有聲如雷占曰大臣有外
事以所首事命之或曰中國失君有立王還主者而有聲者威怒也是時尒朱
氏成師北伐明年三月癸巳火逆行犯氐占曰天子失其宮閏月庚申歲星入
鬼犯天尸占曰有戮死之君既而尒朱兆等大敗于韓陵覆師十餘萬四月武
帝卽位比及歲終凡殺三廢帝

孝武永熙元年九月，太白經天。十一月辛丑，有大流星出昴北，東南流，轢畢貫參，光明照地，有聲如雷。天象若曰：將有髦頭之兵，憑陵塞垣，與大司馬合戰。明年正月丁酉，渤海王歡追擊兆等于赤洪嶺，大破之，尒朱氏殲焉。

二年四月，太白晝見。九月丁酉，火木合于翼，相去一寸，光芒相掩。占曰：是謂內亂，姦臣謀，人主憂。甲寅，金火合于軫，相去七寸，光芒相及。占曰：是謂相鑠，不可舉事用兵。翼軫，南宮之蕃，又荊州也。至三年三月癸巳，有奔星如三斛甕，起軫瓜西，流入市垣，有光燭地，迸流如珠，尾跡數丈，廣且三尺，凝著天，狀如蒼白雲，須臾屈曲蛇行，輓瓜為陰謀。星大如甕，為發謀舉事，光盛且大，人貴而衆也。以所首名之，且為天飾，王者更均封疆。是時斛斯椿等方說上伐高歡，荊州刺史賀拔岳預謀焉。高歡知之，亦以晉陽之甲來赴。七月，上自將十餘萬次河橋，望歡軍憚之，不敢戰，遂西幸長安。至十月，渤海王更奉孝靜為主，改元天平，由是分為二國，更均封疆之應也。是月，歡命侯景攻荊州，拔之，勝南奔。是年三月庚子，木逆行在左執法北一寸，光芒相掩。五月甲申，又在執法西半寸，乍見乍不見。占曰：彊臣擅命，改政更元。十二月，上崩。由是高歡、宇文泰擅權兩國。又二年十一月乙丑、三年八月庚午、十二月庚申，月皆在畢，暈畢、昴、參、五車。自三年二月至明年正月，東西魏凡四大赦。

三年五月己亥，熒惑逆行，掩南斗魁第二星，遂入斗口。先是元年十一月，熒惑入斗，十餘日出而逆行，復入之，六十日乃去。斗，大人之事也。占曰：中國大亂，道路不通，天下皆更元易政，吳越之君絕嗣。是歲東西帝割據山河，遂為戰國，比十月至正月，梁、魏三帝皆大赦改元。或曰：斗為壽命之養，而火以亂氣干之，耄荒之戒也。是時梁武帝年已七十矣，怠於聽政，專以講學為業，故皇天殷勤著戒。又若言曰：經遠之謀替矣，將以逆亂終之，而勵其天祿焉。夫天懸而示之，且猶不悟，其後擁提復周，卒有侯景之亂云。三年十二月，梁人立元慶和為魏王，屯平潮。明年正月，東南行臺元晏大破之。六月，豫州刺史堯雄又大破梁師於南頓。十月，梁攻單父，徐州刺史任祥又大破之，斬虜萬餘級。十一月，侍仲禮寇荊州，諸將又大敗之。時梁軍敗益衄，故累有負敗之應。

東魏孝靜天平二年，有星孛于太微，歷下台及室壁而滅。南宮，成周之墟，孝文之餘烈也。孛星由之，易政從王之戒。天象若曰：王城為墟，夏聲幾變，而台階持政，有代奪之漸乎。且抵于營室，更都之象也。是後兩霸專權，皆以北俗從事，河南新邑，遂為戰爭之郊。閱三歲，至興和元年九月，發司州卒十萬營鄴都。十月，新宮成。天平元年閏月，月掩心大星；二年八月，又犯之，相去七寸；十一月，又掩心小星。相臣遏主之象，且占曰：人臣伐主，懸以善事除殘。時兩雄王業已定，特以人臣取容而已。至興和二年、八月，月又犯心大星，後數年而禪代。

元象二年七月壬戌，金土合于七星。癸亥，遂犯七星。七星，河南之分。金而犯土，將有封畿之戰。且占曰：其分亡地。先是去年十二月癸丑，太白食月。是歲三月壬申，太白又與月合，相距一寸，大戰之祥也。月，象彊大之國，而金合之，秦師將勝焉。十二月，有流星從天市垣西流，長且一丈，有尾迹。三年正月，渤海王歡攻夏州，克之。十月丁丑，月犯火。占曰：大將有鬬死者。十二月，大都督竇泰入潼關，明年，宇文泰距擊斬之。十月，遂及渤海王歡戰于沙苑，歡軍敗績，捕虜萬餘。是月，獨孤信拔洛陽。

三年十一月，熒惑犯歲星。占曰：有內亂，臣謀王。至四年正月，客星出于紫宮。占曰：國有大變。二月壬申、八月癸未，月再掩五車東南星。占曰：兵起，道不通。十一月，太白晝見。占曰：軍興，為不臣。五年二月庚戌、三月甲子，填星逆順行，再犯上相。上相，司徒也。六月，太白入東井。占曰：秦有兵，大臣當之。至元象元年七月，太白在柳，晝見。柳，河南也。八月辛卯，有大流星出房心北，東南行，長且三尺，尾迹分為三段，軍破為三之象也。先是行臺侯景、司徒高昂圍金墉，西帝及宇文泰自將救之。是月，陳于河陰，泰以中軍合戰，大克，司徒高昂死之。既而左右軍不利，西師由是敗績，斬將二十餘人，降卒六萬。是月，西帝太傅梁景叡據長安反，關中大震，尋皆伏誅。天平三年正月、元象元年三月，月再掩軒轅大星。是年，西帝廢皇后乙氏，立蠕蠕女為后。明年五月，火犯軒轅大星。既而乙氏遇害，其後蠕蠕后又死，而乙氏為祟禍。元象元年十月，月犯昴，暈畢、胃。丁未，在翼，暈大星、軒轅左角。十一月，在井，暈五車。兩年，東西主凡三大赦。

興和元年二月壬子，火犯井。占曰：秦有兵亂，貴人當之。四月，又入鬼，亦兵喪之祥也。又土地之分也。至二年十一月甲戌，太白在氐，與填星相犯。氐，鄭地也。至四年七月壬午，火木合于井，相去一尺，占同天平。明年，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據武牢西叛，宇文泰帥衆援之。戊申，及渤海王戰于邙山，西軍大敗，虜王侯將校四百餘人，獲六萬餘級。元年八月，月在畢，暈昴、畢、五車；二年正月，大赦；三年正月至八月，又再暈之；歲星在觜。四年十一月，月暈軒轅、太微。壬申，又暈胃、昴、畢、五車，皆兵饑赦禳也。明年，東西王皆大赦。後年三月，高歡入朝，以春冬亢旱，請賑窮乏，死罪已下皆宥之。先是元年十

月辛丑有彗星出于南斗長丈餘至十一月丙戌距太白三尺長丈餘東南指

二月乙卯至婁始滅占曰彗出南斗之上皆誅其上缺又吳分始自微末終成

著大而與兵星合焉天戒若曰夫劫殺之萌其事由來漸矣而人君辯之不早

終以兵亂橫流不可撲滅焉婁又徐方之次亂之所自招也至二年四月己丑

金木相犯于奎丙午火木又相犯于奎奎爲徐方所以虞豫防之寇也歲主建

國之令而省人君之譽敗火主亂金主兵三精濟而聚謀所以哀矜下土而示

驅除之戒也是時梁主衰老太子寶明而不能授之以政焉由是領軍朱异等

浸侵明福之權至武定五年侯景竊河南六州而叛又與連衡而附益之是歲

十二月梁師敗績于彭城捕虜五萬餘級江淮之間始蕭然愁歎矣明年師大

敗陷溺以十萬數景遂舉而濟江三吳大荒道殣流離者大半淮表二十六州

咸內屬焉昔三精聚謀於危九年而高氏霸至是聚謀於奎而蕭氏亡亦天之

大數云爾

武定二年四月丁巳熒惑犯南宮上將戊寅又犯右執法占曰中坐成刑金火

尤甚四年四月庚午金晝見六月癸巳月入畢九月壬寅太白在左執法東南

三寸許是爲執法事五年正月月犯畢大星貴人之譴也先是九月大丞相歡

圍玉壁不克是月歡薨于晉陽辛亥侯景反僕射慕容紹宗擊之八月淮南三

王謀反誅明年紹宗攻王思政于潁川竟溺四年九月月在翼又掩軒轅太微帝坐五年二月掩昴畢參井五車五

月在張又掩軒轅太微時兵革屢動東西帝祚比歲大赦

七年九月戊午月掩歲星在斗斗爲天廟帝王壽命之期月由之以干歲星是

爲大人有篡殺死亡之禍是歲梁武帝以憂逼殂明年而齊帝後年西主文帝

及梁簡文又終天下皆有大故而江表尤甚八年三月甲午歲鎮太白在虛虛

齊分是爲篡立絕行改立王公熒惑又從而入之四星聚焉五月丙寅帝禪位

于齊是歲西主大統十六年也是時兩主立而東帝得全魏之墟爲天官爲正

昔宋武北伐西星聚奎及西伐秦四星聚井四星聚參而渤海始霸四星聚危

而文宣受終由是言之帝王之業其有徵矣其後六年西帝禪于周室天文史

失其傳也

魏書卷一百五之四

魏書卷一百五之四考證

志第四○此卷亦闕後人所補

高祖太和十二年景寅○唐人諱丙故南北史俱作景此亦作景者志爲唐人所著故也若卷內或有仍作丙者則又後人間有改易耳

高祖太和十五年注十五年三月月掩畢○三月下北監本脫月字今從南監本增入

又注司徒馮誕○馮監本誤作馬今改正

肅宗正光二年注閏三歲○三監本訛作五今以上文推之則以三爲是

魏書卷一百五之四考證

魏書卷一百六上

齊　魏收　撰

志第五

地形二上

夏書禹貢、周氏職方，中畫九州，外薄四海，析其物土，制其疆域，此蓋王者之規摹也。戰國分并，秦吞海內，割裂都邑，混一華夷。漢興，即其郡縣，因而增廣。班固考地理，馬彪志郡國，魏世三分，晉又一統，地道所載，又其次也。自劉淵、石勒傾覆神州，僭逆相仍，五方淆亂，隨所跨擅，關長更相侵食，彼此不恆，犬牙未足論，繡錯莫能比。魏定燕趙，遂荒九服，夷翦逋僞，一國一家，遺之度外，吳蜀而已。正光已前，時惟全盛，戶口之數，比夫晉之太康，倍而已矣。孝昌之際，亂離尤甚。恆代而北，盡爲丘墟；崤潼已西，煙火斷絕；齊方全趙，死於亂麻。於是生民耗減，且將大半。永安末年，胡賊入洛，官司文簿，散棄者多，往時編戶，全無追訪。今錄武定之世以爲志焉。州郡創改，隨而注之，不知則闕。內史及相，仍代相沿，魏自明莊寇難紛糾，攻伐既廣，啓土逾衆，王公錫社，一地累封，不可備舉，故總以爲郡。其淪陷諸州戶，據永熙綰籍，無者不錄焉。

司州治鄴城。魏武帝國於此。太祖天興四年置相州，天平元年遷都改。

領郡十二　縣六十五

戶三十七萬一千六百七十五

口一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三十五

魏尹故魏郡，漢高祖置。二漢屬冀州，晉屬司州，天興中屬相州，天平初改爲尹。

領縣十三

戶一十二萬二千六百一十三

口四十三萬八千二十四

鄴二漢、晉屬。天平初併蕩陰、安陽屬之。蕩陰，太和中置，關今罷。有西門豹祠、武城、里城、蕩城、石竇堰，有南部、右部、西部。天平中決漳水爲萬金渠，今世號天平渠。臨漳天平初分鄴，併內黃、斥丘、肥鄉置。有鼓山、肥鄉城、邯鄲城、斥丘城、列人城、鵝鴨陂、林臺澤，有左部、東部、北部尉。繁陽二漢屬，晉屬頓丘，真君六年併頓丘，太和十九年復，天平二年屬。治繁陽城。列人前漢屬廣平，後漢屬，晉屬廣平，天平初屬。昌樂太和二十一年分魏置。永安元年置郡，天平中罷郡，復有昌城。武安二漢屬，晉屬廣平，天平初屬。臨水晉屬廣平，真君六年併鄴，太和二十一年復屬。魏二漢、晉屬。平邑天平二年分元城置。易陽二漢屬趙國，晉屬廣平，天平初屬。有易陽城。元城二漢屬，晉屬陽平，天平初屬。有沙鹿山。斥章前漢屬廣平，後漢屬鉅鹿，晉屬廣平，真君三年併列人，太和二十年復，天平初屬。貴鄉天平二年分館陶置，治趙城。有典中郎將治，有空陵城、闕城。

陽平郡魏文帝黃初二年分魏置，治館陶城。

領縣八

戶四萬七千四百四十四

口十六萬二千七百七十五

館陶二漢屬魏郡，晉屬。有館陶城。清淵二漢屬魏郡，晉屬。有清淵城。樂平二漢屬東郡，晉屬。前漢曰清，後漢章帝更名。治樂平城。發干二漢屬東郡，晉屬。有發干城。臨清太和二十一年置。武城永安中置，天平元年罷，二年復。有武城。武陽二漢、晉屬東郡，曰東武陽，後改屬。陽平二漢屬東郡，晉屬，永嘉後併樂平，太和二十一年復屬。有陽平城、顯城、館閭子陵、武溝水、白馬瀆。

廣平郡漢武帝爲平干國，宣帝改爲廣平國，後漢建武中省屬鉅鹿，魏文帝黃初二年復，改治曲梁城。

領縣六

戶二萬三千七百五十

口十萬三千四百三

平恩二漢屬魏郡，晉屬。治平恩城。有康臺澤。曲安景明中分平恩置，治曲安城。邯鄲二漢屬趙國，晉屬，後罷。魏真君六年屬。有紫山。廣平前漢屬，後漢屬鉅鹿，晉屬，後罷。太和二十年復，治廣平城。曲梁前漢屬，後漢屬魏，晉屬。廣年前漢屬，後漢屬鉅鹿，晉屬，永嘉後廢，太和二十年復，治廣年城。

汲郡晉武帝置，治枋頭。

領縣六

戶二萬九千八百八十三

口十萬二千九百九十七

北修武孝昌中分南修武置，治清陽城。有清陽泉、陽泉、丁公神、育河、陶河、數斗泉、覆釜山、五里泉、七里泉、鳴鼎泉、重泉、郡戒、安陽城。南修武二漢屬河內，晉屬。有黃家吳城、宜陽城。汲二漢屬河內，晉屬，後罷，太和十二年復，治汲城。有比干墓、太公廟、陳城。興和二年，慎泉人率戶歸國，仍置義州於城中。朝歌二漢屬河內，晉屬。有朝歌城、熊方城、大方山、淇水、白溝水、天井溝、苑城、新城、伏羲祠。山陽二漢、晉屬河內，後屬。有沁陽城、南北二武陽城。孝昌二年置郡，初治共城，後移治山陽城，尋罷。獲嘉二漢屬河內，晉屬，後省，太和二十三年復，治新洛城。有修嘉城。

廣宗郡太和十一年立，尋罷，孝昌中復。

領縣三

戶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二

口五萬五千八百九十七

廣宗（後漢屬鉅鹿，晉屬安平。中興中立南北廣宗，尋罷，後屬。有廣宗城、建始城、建德城。）武強（真君三年併信都，太和二十一年復。有武城。）經（後漢、晉屬安平，真君二年併南宮，後復屬。）

東郡（秦置，治滑臺城。晉改為濮陽，後復。天興中置兗州，太和十八年改。）

領縣七

戶三萬五百二十一

口十萬七千七百一十七

東燕（二漢屬，晉屬濮陽，後屬。有燕城、堯祠、伍子胥祠。）平昌（孝昌二年分白馬置，治平昌城。）白馬（二漢屬，晉屬濮陽，後屬。有朝滿、白馬、樊城、凡臺。）涼城（有源城，城南中城，城西王母祠。）酸棗（二漢、晉屬陳留，後屬。有酸棗城、帥山、白沙淵、延氣臺、五馬淵。）長垣（二漢、晉屬陳留，後屬。真君八年併外黃，景明三年復。有平丘城、匡城、蒲城、子路祠、長垣城、衛靈公祠、龍城。）長樂（武泰初分涼城置。有蠻。）

北廣平郡（永安中分廣平置。）

領縣三

戶一萬六千六百九十一

口九萬一千一百四十八

南和（前漢屬廣平，後漢屬鉅鹿，晉屬，後併任，太和二十年復。有左陽亭、沙陂、南和城，一名嘉和城、安豐城、宛鄉城、張相祠。）襄國（秦為信都，項羽更名。二漢屬趙國，晉屬，後併任，太和二十年復。有襄國城。）任（前漢屬廣平，後漢屬鉅鹿，晉屬。有廣平鄉。）

林慮郡（永安元年置。）

領縣四

戶一萬三千八百二十一

口五萬二千三百七十二

林慮（二漢屬河內，晉屬汲郡。前漢名隆慮，後漢避殤帝名改焉。真君六年併鄴，太和二十一年復。有陂陽河，東流為洹。）臨淇（天平初分朝歌、林慮、共縣置。有王莽橫縣，河東流為淇。有棗川、枯柏嶺、黎城、淇城。）共（二漢屬河內，晉屬汲。天平中屬。有壘城、凡城、卓水陂、柏門山、恒門水，南號名大清水。有檜山、白鹿山。）魏德（天平二年分朝歌置。有累山、冷泉。）

頓丘郡（晉武帝置。）

領縣四

戶一萬七千一十二

口八萬七千六十三

頓丘（太和中併汲郡，餘民在畿外者，景明中置。有魚陽澤、帝顓頊冢、帝嚳冢、路冢、蒯聵冢、孔悝冢、衛瓢冢、衛靈公冢、武鄉城。）衛國（二漢屬東郡，晉屬。漢曰觀，後漢光武改。有衛國城、衛康叔冢、子路冢。）臨黃（真君三年併衛國，太和十九年復。有宮城、黃城、衛新臺、昌鄉水。）陰安（二漢屬魏郡，晉屬。真君三年併衛國，太和十九年復。有陰安城、審食其冢。）

濮陽郡（晉置。天興中屬兗州，太和十一年屬濟州，孝昌末又屬西兗，天平初屬。）

領縣四

戶一萬八千六百六十四

口五萬五千五百一十二

廩丘（前漢屬東郡，後漢屬濟陰，晉屬。有羊角亭、左伯桃冢、管公明冢。）濮陽（二漢屬東郡，晉屬。）城陽（二漢、晉屬濟陰，後屬。有鄭子河、曹澤。）鄄城（二漢屬濟陰，晉屬。）

黎陽郡（孝昌中分汲郡置，治黎陽城。）

領縣三

戶一萬一千九百八十

口五萬四百五十七

黎陽（二漢、晉屬魏郡，後罷，孝昌中復屬。有黎陽山。）東黎（永安元年分黎陽置。）頓丘（二漢屬東郡，晉屬頓丘，太和十八年屬汲，後屬。永安元年分入內黃，天平中罷。）

清河郡（漢高帝置。）

領縣四

戶二萬六千三十三

口十二萬三千六百七十

清河（二漢、晉屬。前漢曰厝，後漢安帝改為甘陵，晉改。有河城。）貝丘（二漢、晉屬。）侯城（太和十三年置。有侯城。）武城（二漢、晉曰東武城，屬。後改。有武城、有關闕。）

定州（太祖皇始二年置安州，天興三年改。）

領郡五　縣二十四

戶一十七萬七千五百一
口八十三萬四千二百七十四

中山郡漢高帝置景帝三年改為國後改

領縣七
戶五萬二千五百九十二
口二十五萬五千二百四十一

盧奴州郡治二漢屬世祖神䴥中置新城宮有陽鄉城樂陽城 上曲陽前漢屬常山後漢屬晉屬常山真君七年併新市景明元年復屬有黃樂城有恒山嘉山黑山堯山苦山 魏昌二漢晉屬前漢曰苦陘後漢章帝改為漢昌魏文帝改有魏昌城安城 新市二漢晉屬有藺相如冢戲臺城新市城 毋極二漢屬晉罷太和十二年復治毋極城有新城滕臺 安喜二漢晉屬前漢曰安險後漢章帝改有天井澤安喜城趙奢祠 唐二漢晉屬有左人城寡婦城唐水倶山祠

常山郡漢高帝置曰恒山郡文帝諱恒改為常山後漢建武中省真定郡屬焉孝章建初中為淮陽永元二年復

領縣七
戶五萬六千八百九十
口二十四萬八千六百二十二

九門二漢晉屬有常山城九門城有安樂壘燕趙神受陽壘明臺神 真定前漢屬真定國後漢晉屬故東垣漢高帝十一年改有趙朔祠 行唐二漢晉曰南行唐屬後改太和十四年置唐郡二十一年罷郡立熙平中移積乾城治唐城 蒲吾二漢晉屬有嘉陽城 靈壽二漢晉屬有所山西王母祠慈水 井陘二漢晉屬有回星城 石邑前漢屬後漢罷晉復屬有石邑城

鉅鹿郡秦置後漢建武中省廣平國屬焉

領縣三
戶二萬七千一百七十二
口一十三萬二百三十九

曲陽二漢晉屬趙國曰下曲陽後改有臨平城真鄉城曲鄉城有堯祠青丘 槀城前漢屬真定後漢屬晉罷太和十二年復有肥壘 鄡二漢晉屬有鄡城安定城有西門趙君神有青丘牛丘黃丘罷丘曹丘

博陵郡漢桓帝立

領縣四
戶二萬七千八百一十二
口一十三萬五千七

饒陽前漢屬涿後漢屬安平晉屬有魯口城博陵城三夏神饒陽城 安平前漢屬涿後漢屬安平晉屬治安平城有樓女貴人神 深澤前漢屬涿後漢屬安平晉屬二漢晉曰南深澤後改有女媧神祠 安國二漢屬中山晉屬真君七年併深澤景明二年復有望石淵安國城

北平郡孝昌中分中山置治北平城

領縣三
戶一萬三千三十四
口六萬五千一百二

蒲陰二漢晉屬中山前漢曰曲逆章帝改名有蒲陰城安國城安陽赤泉神 北平二漢晉屬中山有北平城木刊城 望都二漢晉屬中山有高昌城朝陽城伊祁山有堯神孫山

冀州後漢治高邑袁紹曹操為冀州治鄴魏晉治信都晉世郡鎮治厭次慕容垂治信都皇始二年平信都仍置

領郡四 縣二十一
戶一十二萬五千六百四十六
口四十六萬六千六百一

長樂郡漢高帝置為信都郡景帝二年為廣川國明帝更名樂成安帝改曰安平晉改

領縣八
戶三萬五千六百八十三
口十四萬三千一百四十五

堂陽前漢屬鉅鹿後漢晉屬安平國後屬有荊丘 棗強前漢屬清河後漢罷晉復屬廣川神瑞二年併廣川太和二十二年後屬有貴棗城 扶柳前漢屬後漢晉屬安平國真君三年併堂陽景明元年復 索盧晉屬廣川神瑞二年併廣川太和二十二年復屬有索盧城 廣川前漢屬後漢屬清河晉屬廣川後屬 南宮前漢屬後漢晉屬安平後屬 信都二漢晉屬有武陽城安城辟陽城 下博二漢晉屬

渤海郡漢高帝置世祖勑改為滄水郡太和二十一年復

領縣四
戶三萬七千九百七十二
口一十四萬四百八十二

南皮二漢晉屬有渤海城 東光二漢晉屬 修前漢晉屬號修後改有董仲舒祠 安陵晉置渤海

武邑郡晉武帝置

領縣五
戶二萬九千七百七十五
口一十四萬四千五百七十九
武遂前漢屬河間後漢晉屬安平後屬阜城前漢屬勃海後漢屬安平晉屬勃海後屬有弓高城灌津前漢屬信都後漢晉屬安平後屬有
竇氏冢武邑前漢屬信都後漢晉屬安平後屬武強神䴥二年併武邑太和十八年復有武淵
安德郡太和中置尋併勃海中興初復
領縣四
戶二萬二千二百一十六
口六萬八千三百九十六
平原二漢晉屬真君三年併鬲太和二十一年復後屬勃海後屬安德二漢晉屬平原後屬勃海後屬繹幕二漢晉屬清河真君三年併武城太
和二十一年復後屬鬲二漢晉屬平原後屬勃海後屬治臨齊城
并州漢晉治晉陽晉末治壺壁復治晉陽皇始元年平仍置
領郡五　縣二十六
戶一十萬七千九百八十三
口四十八萬二千一百四十
太原郡
領縣十
戶四萬五千六
口二十萬七千五百七十八
晉陽二漢晉屬真君九年罷榆次屬焉有介子推祠西南有懸甕山一名龍山晉水所出東入汾有晉王祠梗陽城同過水出木瓜嶺一出沾嶺一出大
廉山一出原過祠下五水合道故曰同過西南入汾出帝永熙中霸朝置大丞相府武定初齊獻武王止置晉陽宮祁二漢晉屬有祁城祁奚墓閻黨冢太
谷水趙襄子城榆次二漢晉屬真君九年併晉陽景明元年復有鹿臺山祠長寧水西北合同過中都二漢晉屬有榆次城壽陽城平陶城原過
祠旱山鄔二漢晉屬後罷太和十九年復有中鄔有鄔城太岳山慮水入區真澤平遙二漢晉爲平陶屬後改有京陵城平遙城過山沾二漢
屬上黨晉屬樂平真君九年罷樂平郡屬焉有夾山轑水出得章嶺西北入汾有汾陽追城受陽晉屬樂平真君九年罷樂平屬有大陵城文谷水
長安泰常二年置真君中省景明初復有二陸城三角城陽邑二漢晉屬真君九年罷景明二年復有白壁嶺樊陽水八表山徐水
上黨郡秦置治壺關城前漢治長子城董卓作亂治壺關城慕容儁治安民城後遷潞縣城皇始元年還治安民真君中復治壺關有台駘祠劉公祠
上黨關石井關天井關
領縣五
戶二萬五千九百三十七
口一十萬四千四百七十五
屯留二漢晉屬有屯留城鳳凰山一名天冢山大王山上有關龍逢祠有妬山過澤黃沙嶺絳水自寄氏界來入濁漳因名交漳余五城陽水源出三槐
山東流合車臺水東南入絳水長子二漢晉屬慕容永所都有麻山濁漳出焉有長子城應城傾城幸城長灣水東流至梁川北入濁漳羊頭山下神農
泉北有穀關即神農得嘉穀處有泉北流至陶鄉名陶水合羊頭山水北流入濁漳有鮑宣墓壺關二漢晉屬後罷太和十二年復有羊腸坂靜林山雞
鳴嶺一名大山有赤壤川其地寒而早霜營般門一名天門徵子城鐵鼓山五馬門令狐徵君墓五龍祠寄氏二漢爲猗氏屬晉罷景明元年復改有猗氏
城三嵕山北有水源出滿谷東南流入絳水有八禮泉上黨谷有盤秀嶺藍水出其南東流入濁漳有方山伏牛山樂陽晉泰中分長子寄氏置有望天
嶺絳水所出有堯廟
鄉郡石勒分上黨置武鄉郡後罷延和二年置
領縣四
戶一萬六千二百一十
口五萬五千九百六十一
陽城二漢晉屬上黨曰湼永安中改有湼城覆甑山湼水出焉東南合武鄉水襄垣二漢晉屬上黨有五音山神祠襄垣城臨川城鄉郡治晉屬
上黨真君九年罷遼陽屬焉有武鄉城魏城榆社城方山上有堯關三臺嶺上有李陽墓有古麻池即石勒與李陽所爭池銅鞮二漢晉屬上黨有銅
鞮城石鍋水東行入漳有烏蘇城沙石堆有堯祠
樂平郡後漢獻帝置真君九年治太原孝昌二年復治沾城
領縣三
戶一萬八千二百六十七
口六萬八千一百五十九
遼陽晉屬真君九年併鄉孝昌二年復有黃澤嶺遼陽城樂平晉屬真君九年併治孝昌二年復有皋山祠沾嶺八賦嶺石艾前漢屬太原後
罷晉屬真君九年罷孝昌六年復故名上艾後改有井陘關葦澤關董卓城妬女泉及祠
襄垣郡建義元年置治襄垣城
領縣四
戶七千五百一十三

口三萬六千五百六十七

襄垣郡治。建義元年，分鄉郡之襄垣置。有安民城、襄垣城。五原建義元年，分鄉郡之銅鞮置。建義建義元年，分上黨之屯留置。有鹿臺山及祠。

刈陵二漢、晉曰潞，屬上黨，真君十一年改，後屬。有伏牛山、襄城、三壘山、積布山、潞城、武軍城、涉城，有涉水、壘城。

瀛州太和十一年，分定州河間高陽、冀州章武浮陽置，治趙都軍城。

領郡三

戶十萬五千五百四十九

口四十五萬一千五百四十二

高陽郡晉置高陽國，後改。

領縣九

戶三萬五百八十六

口十四萬一百七

高陽前漢屬涿，後漢屬河閒國，晉復。有郝神、高陽城。博野有博陸城、侯城、武城、中鄉城。蠡吾前漢屬涿，後漢屬中山，晉屬。有清涼城、鄗頃城、蠡吾城、石羊壘。易前漢屬涿，後漢、晉屬河閒，後屬。有易京。扶輿前漢屬涿，後漢罷，晉復屬。前漢、晉曰樊輿，後罷，太和中復改。新城二漢、晉曰北新城，前漢屬中山，後漢屬涿，晉屬。樂鄉前漢屬信都，後漢罷，晉復屬。有樂鄉城。永寧有班姬神、石闕神。清苑高祖太和元年分新城置。

章武郡晉置章武國，後改。

領縣五

戶三萬八千七百五十四

口十六萬二千八百七十

成平前漢屬渤海，後漢、晉屬河閒國，後屬。治京城。有平城、樂平城。平舒前漢屬渤海，後漢屬河閒國，晉屬。二漢、晉曰東平舒。有章武城、平鄉城，有城頭神、里城神。東州前漢屬渤海，後漢屬河閒國，晉屬。有東州城。文安前漢屬渤海，後漢屬河閒國，晉屬。有文安、平曲城、廣陵、趙君神。西章武正光中，分滄州章武置。有章武城。

河閒郡漢文帝置河閒國，後漢光武併信都，和帝永元三年復，晉仍爲國，後改。

領縣四

戶三萬五千八百九

口十四萬八千五百六十五

武垣前漢屬涿郡，後漢、晉屬。有武垣城、小陵城。樂城二漢、晉屬。治河閒城。有高平陵、二王陵。中水前漢屬涿郡，後漢、晉屬河閒國。鄚後漢、晉屬。治陵城。有鄚城。

殷州孝昌二年，分定相二州置，治廣阿。

領郡三　縣十五

戶七萬七千九百四十三

口三十五萬七千一十六

趙郡秦邯鄲，漢高帝爲趙國，景帝又爲邯鄲，後漢建武中復，後改。

領縣五

戶三萬一千八百九十九

口一十四萬八千三百一十四

平棘二漢屬常山，晉屬。有平棘城。房子二漢屬常山，晉屬。有房子城、回車城、平州城、嶂洪祠。元氏二漢屬常山，晉屬。有元氏城、大嶽山。高邑二漢屬常山，前漢曰鄗，後漢光武改，晉屬。有壇亭祠、漢光武即位碑，有高邑城。欒城太和十一年，分平棘置，治關城。有欒城。

鉅鹿郡永安二年，分定州鉅鹿置，治瞢楊城。

領縣四

戶一萬三千九百九十七

口五萬八千五百四十九

廮陶二漢、晉屬。治廮陶城。有沃州城。宋子二漢屬，後罷，永安二年復。治宋子城。西經永安二年，分廮陶置。有邑城、三女神。廮遙永安二年，分廮陶置，治楊城。有歷城。

南趙郡太和十一年爲南鉅鹿，屬定州，十八年屬相州，後改。孝昌中屬。

領縣六

戶三萬二千四百四十六

口十五萬一百一十三

平鄉晉屬，後罷，景明二年復。治鉅鹿城。有平鄉城。南欒二漢屬鉅鹿，晉罷，後復，真君六年併柏人，太和二十一年復。有南欒城。鉅鹿二漢、晉屬鉅鹿，後屬。柏人二漢、晉屬。有柏人城、柏鄉城。廣阿前漢屬鉅鹿，後罷，太和十三年復。有廣阿城、堯臺、大陸陂、銅馬祠。中丘前漢屬常山，後漢、晉屬趙國，晉罷，太和二十一年復。有中丘城、伯陽城、鵲山祠。

滄州熙平二年，分瀛冀二州置，治饒安城。

領郡三　縣十二

戶七萬一千八百三

口二十五萬一千八百七十九

浮陽郡 太和十一年分勃海、章武置，屬瀛州，景明初併，章武熙平二年復。

領縣四

戶二萬六千八百八十

口九萬八千四百五十八

饒安 二漢、晉屬勃海，前漢曰千童，章帝改。有無棣溝、西鄉、茅焦冢。浮陽 郡治。二漢、晉屬勃海。西接滹水，衡水入焉，今謂之合口。有浮水。高城 二漢、晉屬勃海，治高城。有平津鄉，興和中縮流民立東西河郡、隔城縣，武定末罷。章武 二漢屬勃海，晉屬章武，後屬。治章武城。有漢武帝臺、漳水入海。有沾水、大家姑祠，俗云海神，或云麻姑神。

樂陵郡 晉爲國，後改。

領縣四

戶二萬四千九百九十八

口八萬五千二百八十四

樂陵 郡治。二漢屬平原，後屬魏，初置樂陵郡，晉太和中罷。有樂陵城、東鄉城、白麻泉神。陽信 二漢屬勃海，晉屬。治陽信城。有靈山神祠。厭次 二漢屬平原，後漢曰富平，孝明改。晉屬。治馬領城。有蒲臺祠、有富城，邵讀居之，號邵城，中有鐵柱神、羊闌城。濕沃 前漢屬千乘國，後罷，晉復屬。治鳳城。有故閣延鄉城、后父城。

安德郡 中興初分樂陵置，太昌初罷，天平初復。治般界。

領縣四

戶一萬九千九百二十五

口六萬八千一百三十七

般 二漢、晉屬平原，後屬勃海，熙平中屬樂陵，後屬。治般城。有故般河。重合 二漢、晉屬勃海，正平元年併安陵，太和十八年復，後屬勃海，熙平中屬樂陵，後屬。治重合城。有竇康冢、竇敎通臺。重平 前漢屬勃海，後罷，孝昌中復屬。有歐陽歆冢。平昌 二漢、晉屬平原，後漢、晉曰西平昌，後罷，太和二十二年復，屬勃海，熙平中屬樂陵，後屬。治平昌城。

肆州 治九原。天賜二年爲鎭，眞君七年置州。

領郡三　縣十一

戶四萬五百八十二

口一十八萬一千六百三十三

永安郡 後漢建安中置新興郡，永安中改。

領縣五

戶二萬二千七百四十八

口一十萬四千一百八十五

定襄 前漢屬定襄，後漢屬雲中，晉屬新興。眞君七年併雲中、九原、晉昌屬焉。永安中屬。有趙武靈王祠、介君神、五石神、關門山、聖人祠、秦天神、定襄城、樓城。陽曲 二漢、晉屬太原，永安中屬。有羅陰城、陽曲澤。平寇 眞君七年併三堆、朔方、定陽屬焉。永安中屬。有離頭山神祠、三會河。蒲子 始光三年置，眞君七年併平河屬焉。永安中屬。有案山祠。驢夷 二漢屬太原，曰慮虒，晉罷，太和十年復，改。永安中屬。有思陽城、驢夷城、倉城、代王神祠。

秀容郡 永興二年置，眞君七年併肆盧、敷城二郡屬焉。

領縣四

戶一萬一千五百六

口四萬七千二十四

秀容 永興二年置。有秀容城、原平城、肆盧城、石鼓山神、女郎神、金山神、護君神、風神。石城 永興二年置。有大頹石神。肆盧 治新會城。眞君七年併三會屬焉。有淸天神、大壘山、壘城、大邗城。敷城 始光初置郡，眞君七年改。治敷城。有石谷山、亞劍神、車輪泉神。

雁門郡 秦置，光武建武十五年罷，二十七年復。天興中屬司州，太和十八年屬。

領縣二

戶六千三百二十八

口三萬四百三十四

原平 前漢屬太原，後漢、晉屬。有陰館城、樓煩城、廣武城、龍淵神、亞澤神。廣武 前漢屬太原，後漢、晉屬。有東西二平原。

幽州 治薊城。

領郡三　縣十八

戶三萬九千五百八十

口一十四萬五百三十六

燕郡 故燕，漢高帝爲燕國，昭帝改爲廣陽郡，宣帝更爲國。後漢光武併上谷，和帝永元六年復爲廣陽郡。晉改爲國，後改。

領縣五

戶五千七百四十八

口二萬二千五百五十九
薊二漢屬廣陽晉屬有燕昭王陵燕惠王陵獨山神戾陵陂廣陽二漢屬廣陽晉屬有廣陽城良鄉二漢屬涿晉屬范陽後屬治良鄉城有大
房山神軍都前漢屬上谷後漢屬廣陽晉屬有觀石山軍都關昌平城安城前漢屬勃海後漢屬廣陽晉屬有安次城燕道城
范陽郡漢高帝置涿郡後漢章帝改
領縣七
戶二萬六千八百四十八
口八萬八千七百七
涿二漢屬涿晉屬有涿城當平城鸞城固安二漢屬涿晉屬有固安城永陽城金臺三公臺易臺范陽二漢屬涿晉屬有長安城范陽城梁門陂
萇鄉晉屬有萇鄉城方城前漢屬廣陽後漢屬涿晉屬有臨鄉城方城韓侯城容城前後漢屬涿晉屬後罷太和中復遒二漢屬涿晉屬
有遒城南北二遒城
漁陽郡秦始皇置真君七年併北平郡屬焉
領縣六
戶六千九百八十四
口二萬九千六百七十
雍奴二漢屬晉屬燕國後屬真君七年併泉州屬有泉州城雍奴城潞二漢屬晉屬燕國後屬真君七年併安樂平谷屬焉有樂山神無終二漢
晉屬右北平後屬有無終城獨山漁陽二漢屬晉罷後復有漁陽城冒樂城桃芝山土垠二漢晉屬右北平後屬有北平城徐無二漢
晉屬右北平後屬有徐無城
晉州孝昌中置唐州建義元年改治白馬城
領郡十二　縣三十一
戶二萬八千三百四十九
口一十萬三十九
平陽郡晉分河東置真君四年置東雍州太和十八年罷改置
領縣五
戶一萬五千七百三十四
口五萬八千五百七十二
禽昌二漢屬河東晉屬前漢晉之北屈也神䴥元年世祖禽赫連昌仍置禽昌郡真君二年改七年併永安屬焉有乾城郭城平陽二漢屬河東晉
屬州治真君六年併禽昌太和十一年復有晉水高梁城龍子城堯廟襄陵二漢屬河東晉屬治襄陵城臨汾二漢屬河東晉屬真君七年併
泰平太和十一年復泰平真君七年置有泰平城齊城
北絳郡孝昌三年置治絳
領縣二
戶一千七百四十
口六千二百九十二
新安二漢屬恆農晉屬河南後罷孝昌二年復後屬北絳二漢屬河東晉屬平陽二漢晉曰絳後罷太和十二年復改屬
永安郡建義元年治永安城
領縣二
戶二千九百三十二
口一萬五百四十
永安二漢屬河東晉屬平陽前漢曰彘順帝改真君七年併禽昌正始二年復屬治仇池壁有霍山祠彘城楊二漢屬河東晉屬平陽後罷太和二
十一年復後屬治楊城有岳陽山東明神
北五城郡興和二年置
領縣三
戶二百一十二
口八百六十四
平昌興和二年置石城興和二年置北平昌興和二年置
定陽郡興和四年置
領縣三
戶四百九十八
口一千九百四十一
平昌興和四年置
西五城興和四年置
敷城郡天平四年置
領縣一

戶九十
口三百五十九
斅城天平四年置

河西郡天平四年置
領縣一
戶二百五十六
口一千一百四十四
夏陽天平四年置

五城郡天平中置
領縣三
戶四百一十一
口一千六百一十八
北襄天平二年置　南襄天平二年置　永安元象元年置

西河郡舊汾州西河民，孝昌二年為胡賊所破，遂居平陽界，還置郡。
領縣三
戶一千七百六十一
口四千九百九十七
永安孝昌中置，治白坑城。　陽城孝昌中置　介休孝昌中置

冀氏郡建義元年，分平陽郡置。
領縣二
戶一千三百二
口五千三百一十六
冀氏建義元年，分禽昌、襄陵置。有冀氏城。　合陽建義元年置。有合陽城。

南絳郡建義初置，治會交川。
領縣二
戶八百三十六
口二千九百九十一
南絳太和十八年置，屬正平郡，建義初屬。　小鄉建義元年置，有小鄉城。

義寧郡建義元年置，治孤遠城。
領縣四
戶二千四百七十八
口八千四百六十六
圁城建義元年置，治陶谷川。　義寧建義元年，分禽昌置。　安澤建義元年置。　沁源建義元年置，郡治。

懷州天安二年置，太和十八年罷，天平初復。
領郡二　縣八
戶二萬一千七百四十
口九萬八千三百一十五

河內郡漢高帝置
領縣四
戶九千九百五
口四萬二千六百一
野王二漢、晉屬，州郡治。有太行山、華岳神。　沁水二漢、晉屬，治沁城。有沁水、濟水。　河陽二漢、晉屬，後罷，孝昌中復。　軹後漢、晉屬，治軹城。有軹關。

武德郡天平初，分河內置。
領縣四
戶一萬一千八百三十五
口五萬五千七百一十四
平皐二漢、晉屬河內。有平皐陂、平皐城、安昌城。　溫二漢、晉屬河內。有溫城、湨水。　懷二漢、晉屬河內。有長陵城、懷城。　州二漢、晉屬河內。有雍城、中都城、金城。

建州慕容永分上黨置建興郡，真君九年省，和平五年復。永安中罷郡置州，治高都城。
領郡四　縣十
戶一萬八千九百四
口七萬五千三百

高都郡永安中置

領縣二

戶六千四百九十九

口二萬七千六百三十五

高都二漢、晉屬上黨，後屬。陽阿二漢屬上黨，晉罷，後復屬。有武斯關。

長平郡永安中置，治玄氏城。

領縣二

戶五千四百一十二

口二萬二千七百七十八

高平永安中置，治高平城。玄氏二漢、晉屬上黨，郡治。有羊頭山。

安平郡

領縣二

戶五千六百五十八

口一萬九千五百五十七

端氏二漢屬河東，晉屬平陽，後屬。真君七年省，太和二十年復。濩澤二漢屬河東，晉屬平陽，後屬。

泰寧郡孝昌中置，及縣。

領縣四

戶一千三百三十五

口五千三百三十

東永安　西河　西濩澤　高延

汾州延和三年為鎮，太和十二年置州。治蒲子城，孝昌中陷，移治西河。

領郡四　縣十

戶六千八百二十六

口三萬一千二百一十

西河郡漢武帝置，晉亂罷，太和八年復。治茲氏城。

領縣三

戶五千三百八十八

口二萬五千三百八十八

隰城二漢、晉屬，太延中改為什星軍，太和八年復。有虞城、隰城。介休二漢屬太原，晉屬，晉亂罷，太和八年復。有木瓜山、鄔城，有郭林宗墓、介休城、太岳山祠。

永安太和十七年分隰城置。

吐京郡真君九年置，孝昌中陷，寄治西河。

領縣二

戶三百八十四

口一千五百一十三

新城世祖名嶺東，太和二十一年改。吐京世祖名嶺西，太和二十一年改。

五城郡正平二年置，孝昌中陷，寄治西河。

領縣三

戶二百五十七

口一千一百一

五城世祖名京軍，太和二十一年改。有雞亭。平昌世祖名刑軍，太和二十一年改。有白馬谷。石城世祖為定陽，太和二十一年改。

定陽郡晉屬東雍州，延興四年分屬汾州，孝昌中陷，寄治西河。

領縣二

戶七百九十七

口三千二百八

定陽延興四年置。　昌寧延興四年置。有陰陽二城。

東雍州世祖置，太和中罷，天平初復。

領郡三　縣八

戶六千二百四十一

口三萬四百

邵郡皇興四年置邵上郡，太和中併河內，孝昌中改復。

領縣四

戶五十二

口一百五十八

白水有馬頭山。清廉有清廉山、白馬山。甚平有王屋山。西太平

高涼郡

領縣二

戶四千四百四十五

口二萬一千八百五十三

高涼太和十一年分龍門置。有高涼城、關關、龍征冢。龍門故皮氏，二漢屬河東，晉屬平陽。真君七年改屬。有龍汾城。

正平郡故南太平，神䴥元年改。治征平。太和十八年復。

領縣二

戶一千七百四十四

口八千三百八十九

聞喜二漢、晉屬河東。後屬。有周陽城。曲沃太和十一年置。

安州皇興二年置，治方城。天平中陷，元象中寄治幽州北界。

領郡三　縣八

戶五千四百五

口二萬三千一百四十九

密雲郡皇始二年置。治提攜城。

領縣三

戶二千二百三十一

口九千一十一

密雲真君九年併方城屬焉。要陽前漢屬漁陽，後漢、晉罷，後復屬。有桃花山。白檀郡治

廣陽郡延和元年置益州，真君二年改屬郡。

領縣三

戶二千八

口八千九百一十九

廣興延和二年置，真君九年併恆山屬焉。燕樂州郡治。延和九年置，真君九年併水樂。方城晉泰元年置

安樂郡延和元年置交州，真君二年罷州置。

領縣二

戶一千一百六十六

口五千二百一十九

土垠真君九年置。安市二漢、晉屬遼東，真君九年併當平屬焉。

義州興和二年置，寄治汲郡陳城。

領郡七　縣十九

戶三千四百二十八

口一萬六千七百二十四

五城郡永安中置，屬司州，天平中屬北豫州，武定五年屬。

領縣三

戶二千一百

口一萬七千六十九

隰城永安中置。有鳳臺、安郎神、虛侯神。介休永安中置　五城永安中置

泰寧郡興和中置

領縣三

戶二百二十八

口一千一百二十七

泰寧興和中置　義興興和中置　郤陽興和中置

新安郡興和中置

領縣三

戶三百九十四

口一千五百九十五

西垣興和中置　新安興和中置　東垣興和中置

澠池郡興和中置

領縣三

戶一百六十六
口八百二十八
北澠池興和中置　俱利興和中置　西新安興和中置
恆農郡興和中置
領縣三
戶九十三
口五百四十三
恆農興和中置　北郟興和中置　崤興和中置
宜陽郡興和中置
領縣三
戶一百六十九
口六百八十六
宜陽興和中置　南澠池興和中置　金門興和中置
金門郡興和中置
領縣一
戶二百七十八
口一千二百一十七
北陸興和中置
南汾州
領郡九　縣十八
戶一千九百二十二
口七千六百四十八
北吐京郡
領縣四
戶八十八
口三百五十一
平昌　北平昌　石城　吐京
西五城郡
領縣三
戶二百四十七
口一千一百一十八
西五城　昌寧　平昌
南吐京郡
領縣一
戶三十二
口七十三
新城
西定陽郡
領縣一
戶四十二
口一百四十
洛陵
定陽郡
領縣一
戶五十四
口一百九十
永寧
北鄉郡
領縣二
戶二百九
口七百五十九
龍門　汾陰

五城郡
領縣二
戶二百一十四
口八百八十四
五城 平昌
中陽郡
領縣二
戶四百六十八
口一千六百三十七
洛陵 昌寧
龍門郡
領縣二
戶五百七十八
口二千四百九十六
西太平 汾陽
南營州 孝昌中營州陷，永熙二年置，寄治英雄城。
領郡五 縣十一
戶一千八百一十三
口九千三十六
昌黎郡 永興中置
領縣三
戶五百九
口二千六百五十八
龍城 永熙中置 廣興 永熙中置 定荒 興和中置
遼東郡 永熙中置
領縣二
戶五百六十五
口二千六百三十四
太平 永熙中置 新昌 永熙中置
建德郡 永熙中置
領縣二
戶一百七十八
口八百一十四
石城 永熙中置 廣都 興和中置
營丘郡 天平四年置
領縣三
戶五百一十二
口二千七百二十七
富平 天平四年置 永安 元象中置 帶方 元象中置
樂良郡 天平四年置
領縣一
戶四十九
口二百三
永樂 興和二年置
東燕州 太和中，分恒州東部置燕州，孝昌中陷，天平中，領流民置，寄治幽州宣都城。
領郡三 縣六
戶一千七百六十六
口六千三百一十七
平昌郡 孝昌中陷，天平中置。
領縣二
戶四百五十
口一千七百一十三

萬言天平中置。昌平天平中置。有龍泉。

上谷郡天平中置

領縣二

戶九百四十二

口三千九十三

平舒孝昌中陷，天平中置。居庸孝昌中陷，天平中置。

偏城郡武定元年置

領縣二

戶三百七十四

口一千五百一十三

廣武武定元年置　沃野武定元年置

營州治和龍城。太延二年爲鎮，真君五年改置。永安末陷，天平初復。

領郡六　縣十四

戶一千二十一

口四千六百六十四

昌黎郡晉分遼東置。真君八年併冀陽屬焉。

領縣三

戶二百一

口九百一十八

龍城真君八年併柳城、昌黎、棘城屬焉。有堯祠、榆頓城、狼水。　廣興真君八年併徒何、永樂、燕昌屬焉。有雞鳴山、石城、大柳城。　定荒正光末置

有鹿頭山、松山。

建德郡真君八年置。治白狼城。

領縣三

戶二百

口七百九十三

石城前漢屬右北平，後屬。真君八年併遼陽、路、大樂屬焉。有白鹿山祠。　廣都真君八年併白狼、建德、望平屬焉。有金紫城。　陽武正光末置

有三合城。

遼東郡秦置，後罷。正光中復。治固都城。

領縣二

戶一百三十一

口八百五十五

襄平二漢、晉屬，後罷。正光中復。有青山。　新昌二漢、晉屬，後罷。正光中復。

樂良郡前漢武帝置，二漢、晉曰樂浪，後改，罷。正光末復。治連城。

領縣二

戶二百一十九

口一千八

永洛正光末置。有烏山。　帶方二漢屬，晉屬帶方，後罷。正光末復屬。

冀陽郡真君八年併昌黎，武定五年復。

領縣二

戶八十九

口二百九十六

平剛　柳城

營丘郡正光末置

領縣二

戶一百八十二

口七百九十四

富平正光末置　永安正光末置

平州晉置。治肥如城。

領郡二　縣五

戶九百七十三

口三千七百四十一

遼西郡秦置

領縣三
戶五百三十七
口一千九百五
肥如二漢晉屬。有孤竹山祠、碣石。武王祠、令支城、黄山、濡河。 陽樂二漢晉屬，真君七年併令支、含資屬焉。有武歷山、覆舟山、林榆山、太真山。海
陽二漢晉屬。有橫山、新婦山、清水。
北平郡秦置
領縣二
戶四百三十
口一千八百三十六
朝鮮二漢、晉屬樂浪，後罷。延和元年徙朝鮮民於肥如，復置，屬焉。 新昌前漢屬涿，後漢、晉屬遼東，後屬。有盧龍山。
恆州天興中置司州，治代都平城，太和中改。孝昌中陷，天平二年置，寄治肆州秀容郡城。
領郡八　縣十四
代郡秦置，孝昌中陷。天平二年置。
領縣四
平城二漢、晉屬鴈門，後屬。 太平 武周二漢屬鴈門，晉罷，後復屬。 永固
善無郡天平二年置
領縣二
善無前漢屬鴈門，後漢屬定襄，後屬。 沃陽
梁城郡天平二年置
領縣二
參合前漢屬代，後漢晉罷，後復屬。 桓鴈一本作秖鴈
繁畤郡天平二年置
領縣二
崞山二漢、晉曰崞，屬鴈門，後改屬。 繁畤二漢、晉屬鴈門，後改屬。
高柳郡永熙中置
領縣二

安陽二漢曰東安陽，屬代郡。晉屬，後改屬。 高柳二漢屬代郡，晉罷，後復屬。
北靈丘郡天平二年置
領縣一
靈丘前漢屬代，後漢晉罷，後復屬。 莎泉
內附郡天平二年置
靈丘郡天平二年置
朔州本漢五原郡，延和二年置為鎮，後改為懷朔，孝昌中改為州，後陷，今寄治并州界。
領郡五　縣十三
大安郡
領縣二
狄郡　捍殊
廣寧郡
領縣二
石門　中川
神武郡
領縣二
尖山　殊類
太平郡
領縣三
太平　太清　永寧
附化郡
領縣四
附化　息澤　五原　廣牧
雲州舊置朔州，後陷。永熙中改，寄治并州界。
領郡四　縣九
盛樂郡永熙中置

領縣二
歸順永興中置。州郡治。 還安永熙中置
雲中郡泰置
領縣二
延民永興中置 雲陽永熙中置
建安郡永熙中置
領縣二
永定永熙中置 永樂永熙中置
眞興郡永熙中置
領縣三
眞興永熙中置 建義永熙中置 南恩永熙中置
蔚州永安中改懷荒禦夷二鎭置。寄治幷州郡縣界。
領郡三 縣七
始昌郡永安中置
領縣二
于門永安中置 蘭泉永安中置
忠義郡永安中置
領縣二
葦池永安中置 楊柳永安中置
附恩郡天平中置
領縣三
西涼天平中置 利石天平中置 化政天平中置
顯州永安中置治汾州大壁城。
領郡四 縣四
定戎郡永安中置。治瓜城。
領縣二

零山永安中置 陽林永安中置
建平郡永安中置。州治。
領縣二
昇原永安中置 赤谷永安中置
眞君郡天平中置。治東參城。
武昌郡武定四年置。治圍城。
廓州武定元年置。治縣州數城界郡城。
領郡三
廣安郡武定元年置
永定郡武定元年置
建安郡武定元年置
武州武定元年置。治臨門川。武定三年始立州城。
領郡三 縣四
吐京郡武定八年置
領縣二
吐京武定三年置 新城武定三年置
齊郡武定元年置。州治。
領縣二
昌國武定元年置 安平武定元年置
新安郡武定元年置
西夏州寄治幷州界
領郡二
太安郡
神武郡
寧州興和中置。寄治汾州介休城。
領郡四

武康郡武定四年置治東參城

靈武郡武定元年置

初平郡武定元年置

武定郡武定元年置

靈州太延二年置薄骨律鎮孝昌中改後陷關西天平中置寄治汾州隰城縣界郡縣闕

前自恆州已下十州，永安已後禁旅所出戶口之數並不得知。

魏書卷一百六上

魏書卷一百六上考證

魏尹郡注有南部右部西部○臣召南按此句下當有尉字下文臨漳縣注有左部東部北部尉即其證也

陽平郡清淵注二漢屬郡○臣召南按郡字上當有魏字係從來刊本之脫

林慮郡林慮注有陵陽河東流爲垣○臣召南按垣應作洹後漢郡國志河內郡林慮注徐廣曰洹水所出蘇秦合諸侯盟處是也

常山郡注孝章建初中爲淮陽永元二年復○後漢書章帝建初四年四月徙常山王昞子側爲常山王昞傳云徙淮陽王以汝南之新安西華益淮陽國昞自常山徙封淮陽非改常山爲淮陽蓋魏收之誤

長樂郡注晉改○晉志仍曰安平國似長樂郡名不始於晉也

武邑郡灌津○臣召南按二漢及晉志俱作觀津此志作灌不知魏時改之耶抑後人轉寫因聲音相近而誤也

太原郡受陽○晉志作壽陽

樂平郡遼陽○晉志作轑陽

趙郡注後漢建武中復○臣召南按漢景帝三年改趙國爲邯鄲郡至五年卽復爲趙國是以前志列趙國並邊至光武復置乎

永安郡蘆夷○漢前後志俱作慮虒

范陽郡注後漢章帝改○臣召南按二漢俱名涿郡晉志曰范陽郡漢置涿郡魏文更名是改稱范陽非後漢章帝也

永安郡注建義元年○年下當有置字

秀容郡秀容注桃花山○桃字上當有有字

魏書卷一百六上考證

齊　魏收　撰

志第六

地形二中

兗州 後漢治山陽昌邑魏晉治廩丘劉義隆治瑕丘魏因之

領郡六　縣三十一

戶八萬八千三十二

口二十六萬六千七百九十一

泰山郡 漢高帝置

領縣六

戶二萬六千八百

口九萬一千八百七十三

鉅平 二漢晉屬治平陽城有亭亭山祠雲城陽關城鉅平城祝丘防城龍山祠 奉高 二漢晉屬有梁父山岱岳祠王符山故明堂基 博平 二漢晉曰博屬後改有博平城防城龍山祠肝首山牟山祠伍子胥廟 嬴 二漢晉屬有馬耳山祠汶水出焉磨阜嬴城銅冶山 牟 二漢晉屬有萊蕪城平州城牟城蓋石山 梁父 二漢晉屬有菟裘澤徂來山在北梁城龜山羊舖碑貞女山祠雲母山

魯郡 秦置為薛郡高后改為魯國晉漢中改

領縣六

戶一萬五千一百六十

口四萬七千三百二十九

魯 二漢晉屬有牛首亭五父衢尼丘山房山魯城叔梁紇廟孔子墓廟沂水泗水季武子臺顏母祠魯昭公臺伯禽冢魯文公冢魯恭王陵宰我冢兗寬碑 汶陽 二漢晉屬有桑社丘新甫山嶠山奉舒城汶陽城 鄒 二漢晉屬有叔梁紇城嶧山鄒山 陽平 劉駿置魏因之有滕城 新陽 前漢屬東海後罷劉駿復魏因之

高平郡 故梁國漢景帝分為山陽國武帝改為郡晉武帝更名

領縣四

戶一萬一千一百二十四

口二萬五千八百九十六

高平 二漢屬山陽晉屬前漢橐也後漢章帝更名有洸水千秋城胡陸城齊城高平山承雀山伏羲廟 方與 二漢屬山陽晉屬有方與城 金鄉 後漢屬山陽晉屬有金鄉山范巨卿冢碑 平陽 二漢晉曰南平陽漢屬山陽晉屬有平陽城漆城白馬溝

任城郡 後漢章帝分東平為任城國晉永嘉後罷神龜元年分高平置

領縣三

戶八千五十

口二萬一千七百八十九

任城 前漢屬東平後漢晉屬有任城魯陽城 亢父 前漢屬東平後漢晉屬有亢父城女媧冢風伯祠 鉅野 二漢屬山陽晉屬高平後屬有鉅野城武安城武平城任山祠

東平郡 故梁國漢景帝分為濟東國武帝改為大河郡宣帝為東平國後漢晉仍為國後改

領縣七

戶二萬七百五十二

口六萬一千八百一十

無鹽 二漢晉屬有龍山無鹽城南章城北章城 范 有蔡壽 須昌 前漢屬東郡後漢晉屬治須昌城有濟瀆 壽張 有郈城 平陸 二漢晉屬曰東平陸後改有廣武城 富城 二漢晉屬有富城上武強城左丘明冢 剛 前漢屬泰山後漢屬濟北晉曰剛平後改治剛城

東陽平郡 故東平地劉義隆置尋罷劉駿復魏因之治平陸城

領縣五

戶六千一百四十六

口一萬八千九百四十四

元城 劉義隆置魏因之有寧陽城 樂平 劉義隆置魏因之有青山祠魯縣水 頓丘 劉駿置魏因之有乘城 館陶 劉義隆置魏因之有廣陽城 平原 劉駿置魏因之有苦城鉅野澤

青州 後漢治臨淄司馬德宗治東陽魏因之

領郡七　縣三十七

戶七萬九千七百五十三

口三十萬六千五百八十五

齊郡 秦置

領縣九

戶三萬八百四十八
口八萬二千一百
臨淄二漢晉屬。有公孫接冢、晏嬰冢。齊莊公冢、營丘、齊書堯山祠。昌國二漢晉屬。有紀信冢。益都魏置。有鈞臺。盤陽前漢屬濟南，後漢晉屬。有朱虛城、大峴山。有甑山、鉅平山、太山祠。平昌前漢屬琅邪，後漢屬北海，晉屬城陽，延興三年屬。廣饒二漢晉屬。有吳頭山。西安二漢晉屬。有逢山、八士山。安平二漢晉曰東平，後改。前漢屬淄川，後漢屬北海，後屬。有覆釜山。廣川有牛山、仲父冢、黑山、石硯山、齊桓公冢、四豪冢。

北海郡漢景帝置。治平壽城。
領縣五
戶一萬七千五百八十七
口四萬六千五百四十九
下密前漢屬膠東國，後漢屬，晉屬齊郡，後屬。劇二漢屬，晉屬琅邪，後屬。有倉山。都昌二漢屬，晉屬齊郡，後屬。有徐偉長冢。平壽二漢屬，晉屬齊郡，後屬。有浮山，有金關山。膠東前漢曰膠東國，後漢屬北海，晉屬齊郡，後屬。有逢萌冢。

樂安郡漢高帝爲千乘國，後漢和帝更名樂安國，晉改。
領縣四
戶五千九百一十六
口一萬三千二百三十九
千乘前漢屬千乘，後漢屬，晉罷，後復屬。博昌前漢屬千乘，後漢晉屬。安德　般

渤海郡故臨淄地，劉駿置，魏因之。
領縣三
戶五千二百七十九
口一萬三千七百五
重合　脩　長樂有王陵冢。

高陽郡故樂安地，劉義隆置，魏因之。
領縣五
戶六千三百二十二
口一萬七千六百六十七
高陽　新城　鄣　安次　安平

河間郡劉義隆置，魏因之。
領縣六
戶五千八百三十
口一萬四千八百一十八
阜城　城平　武垣　樂城　章武有發舞之冢。南皮劉駿置，魏因之。有望海臺。

樂陵郡故千乘地，劉義隆置，魏因之。
領縣五
戶七千九百七十一
口一萬八千五百一十五
陽信有千乘城、博昌城。樂陵有姑城。厭次　新樂　濕沃

齊州治歷城。劉義隆置冀州，皇興三年更名。
領郡六　縣三十五
戶七萬七千三百七十八
口二十六萬九千六百六十二

東魏郡劉駿置，魏因之。治歷城，後徙臺城。
領縣九
戶一萬九千一百三十
口七萬三千五百七十
蠡吾劉駿置，魏因之。有龍山。頓丘劉駿置，魏因之。有飛鳥峴。肥鄉有平陵城、巨合城。聊城有泰城、管城。衛國有挺城、石湯水、鵲山。博平有七陂城、逢陵城、長白山。安陽有魚嶸。東魏有嶂山，出鐵。有蒼頂嶂、時水。臨邑劉駿置，魏因之。有刀環水、鵲山、黑陰城。

東平原郡劉義隆置，魏因之。治梁鄒。
領縣六
戶一萬三千九百二十九
口四萬四百三
平原有黃山。鬲有高鬲城、平原城。臨濟有新平城、建新城。茌平有圓城。廣宗有胡山、平鄉城。高唐

東清河郡劉義隆置，魏因之。治盤陽城。

領縣七
戶六千八百一十
口二萬二千五百七十四
清河 繹幕有龍水。鄃有淳于髡冢、金雀山。零 武城有昌國城。貝丘有萊蕪城。饒陽晉屬青州，太和十八年分屬。
廣川郡 劉裕置，魏因之。
領縣三
戶三千九百四十五
口一萬一千四百七十二
武強 索盧 中水有長城、三綠山。
濟南郡 漢文帝爲濟南國，景帝爲郡，後漢建武中復爲國，晉改。
領縣六
戶二萬一十七
口六萬八千八百二十
歷城 二漢、晉屬。有黃臺、華不注山、華泉、匡山、舜山祠、娥姜祠。著 二漢、晉屬。治著城。平陵 二漢、晉屬，曰東平陵，後改。有東丘城、洛盤城、平陵城、女郎山祠。
土鼓 二漢屬，晉罷，後復。有龍盤山。逢陵 有於陵城。朝陽 二漢屬，後漢曰東朝陽，後改。晉屬樂安，後屬。有朝陽城。
太原郡 劉義隆置，魏因之。
領縣四
戶一萬三千五百六十
口五萬八百二十三
太原 司馬德宗置，魏因之。治升城。有扇譁垣城。祝阿 二漢屬平原，晉屬濟南，後屬。有唐城、陽城。山茌 二漢、晉屬泰山，後屬。有岷山、祇山、格馬山。
盧 前漢屬太山，後漢、晉屬濟北，後屬。有盧城、平陰城、孝子堂。
鄭州 天平初置潁州，治長城。武定七年改，治潁陰城。
領郡三 縣九
戶六萬二千一百七十三
口二十七萬四千二百四十二

許昌郡 天平元年，分潁川置。
領縣四
戶二萬五千三百二十七
口一十萬四千四百六十三
許昌 二漢、晉屬潁川，舊許都也。治許昌城。有西梁城。扶溝 前漢屬淮陽，後漢、晉屬陳留，真君七年併長平屬焉，後屬。有白亭城、蔡河、扶溝城、康溝水、
龍洲陂、刀陂岡。鄢陵 二漢、晉屬潁川。有鄢陵城、馬領城、向城、陂揚城、蔡澤陂、深陂、三門陂、唐且冢。新汲 二漢、晉屬潁川。有新汲城、長令城、臨春城、
平侯城、鴨子陂。
潁川郡 秦置，漢高改曰韓國，尋復。
領縣三
戶二萬二千四十四
口一十萬五千九百九
長社 二漢、晉屬。有長葛城、長平城、藍臺、鶴鳴城、鍾繇墓、白鶴陂。臨潁 二漢、晉屬。真君七年併潁陰屬之。有殷陽城。潁陰 二漢、晉屬。真君
七年併臨潁，元象二年復。有荀爽臺、東西二武城、博望城。
陽翟郡
領縣二
戶一萬四千八百二
口六萬三千八百七十
黃臺 興和元年分陽翟置。有萬壽水、黃臺岡。陽翟 二漢屬潁川，晉屬河南尹，興和元年屬。有陽翟城、康城、禹山祠、赤沙澗、九山祠、呂不韋冢。
濟州 治濟北碻磝城。泰常八年置。
領郡五 縣十五
戶五萬三千二百一十四
口一十四萬五千二百八十四
濟北郡 漢和帝置。
領縣三
戶九千四百六十七
口二萬九千三百九十九

臨邑二漢屬東郡晉屬有邑鄉城臨邑城莫城　東阿二漢屬東郡晉屬有東阿城衛城濟城　盧前漢屬泰山後漢晉屬有柳舒城鼓城盧千城

平原郡漢高帝置皇始中屬冀州太和十一年分屬武泰初立南冀州永安中罷州

領縣四

戶二萬二千二百五十

口五萬九千四百三十七

聊城二漢屬東郡晉屬魏置太平鎮後罷并郡有王城郡縣治有畔城　博平二漢屬東郡晉屬有博平城桑蕉城漯水　茌平前漢屬東郡後漢屬濟北晉屬治鼓城有茌平城陽城　西聊孝昌中分聊城置治聊城

東平郡太常中置太和末罷建義中復治鹽城

領縣二

戶八千八百九十六

口二萬五千一百三

范二漢屬東郡晉屬兗州東平後屬治泰城　壽張前漢曰壽良屬東郡光武改後漢晉屬兗州東平後屬有梁山高陽城壽城需城

南清河郡晉泰常中分平原置治葛城

領縣三

戶一萬一百三十五

口一萬三千九百八十五

鄃二漢晉屬清河太和中屬平原治鄃城　零二漢晉屬清河太和中屬平原後屬治零城有莒城　高唐二漢晉屬平原後罷景明三年復

東濟北郡孝昌三年置

領縣三

戶二千四百六十四

口六千六百七十八

肥城前漢屬泰山後漢屬濟北晉罷後復屬治肥城　穀城後漢屬東郡晉屬濟北後屬　蛇丘前漢屬泰山後漢晉屬濟北後屬

光州治掖城皇興四年分青州置延興五年改爲鎮景明元年復

領郡三　縣十四

戶四萬五千七百七十六

口一十六萬九百五十

東萊郡漢高帝置

領縣四

戶一萬九千一百九十五

口六萬二千四百四十四

掖州郡治二漢屬晉罷後復有掖山祠秀陽山斧山　西曲城二漢晉曰曲城屬後改有倉石山　東曲城皇興中分曲城置有昌丘日山　盧鄉二漢晉屬有高君山方山

長廣郡晉武帝置治膠東城

領縣六

戶一萬五千八百三十三

口五萬一千五百六十七

昌陽二漢屬東萊後罷晉屬惠帝復後屬有挺城蓋石山凡屬祠五龍廟洋遊水　長廣前漢屬琅邪後屬東萊晉屬有馬山祠卽墨城奄王山祠金泉山昌城括水　不其前漢屬琅邪後漢屬東萊晉屬有牢山魚脊山　挺前漢屬膠東後漢屬北海晉屬有樂毅城　卽墨郡治前漢屬膠東國後漢屬北海晉屬有三戶山膠水寘成冢　當利二漢晉屬東萊後屬有當利城

東牟郡孝昌四年分東郡陳留置治雍丘

領縣四

戶一萬七百四十八

口四萬七千三百三十八

牟平二漢屬東萊晉罷後復有之罘山成山牟城東牟城劉龍墓風山　黃二漢晉屬東萊有黃城萊山祠龍淵　惤二漢晉屬東萊有惤城羅山　觀陽前漢屬膠東後漢屬北海後罷興和中復有陣于城觀陽城昌城馬寶山牛耳山

梁州天平初置治大梁城

領郡三　縣七

戶四萬三千八百一十九

口一十八萬一千九百三

陽夏郡孝昌四年分東郡陳留置治雍丘城

領縣五

戶一萬六千五百四十九

口六萬三千五百五十九

陽夏 前漢屬淮陽，後漢屬陳國，晉初併梁，惠帝後復。真君七年併扶溝，太和十二年復。治陽夏城。有大小扶溝。 雍丘 二漢、晉屬陳留，郡治。有抱城、廣陵城、高陽城、少婁城、華城、白楊陂。 濟陽 二漢、晉屬陳留，延和二年置徐州，皇興初罷。有濟陽城、外黃城、東昏城、崔城。 圉城 二漢、晉曰圉，前漢屬淮陽，後漢、晉屬陳留，後罷，景明元年復，後改。有沙城。 襄邑 二漢、晉屬陳留，後罷，景明元年復。有直陽城、圉鄉、陽倉。

開封郡 天平元年分陳留置，治開封城。

領縣二

戶八千二百七

口三萬六千六百二

開封 二漢屬河南，晉屬滎陽，真君八年併苑陵，景明元年復，孝昌中屬陳留。有開封城、陳留城、孔侯城。 尉氏 二漢、晉屬陳留，真君初併苑陵，太安三年復，治尉氏城。有陵、有事。

陳留郡 漢武帝置，太和十八年罷，孝昌中復。

領縣三

戶一萬九千六百一十二

口八萬二千七百四十二

浚儀 州郡治。二漢、晉屬，後罷，孝昌二年復。有信陵君冢、張耳冢、董仲舒冢、樊於期冢、邊讓冢、會垣城。濮水在大梁城東，分爲蔡渠。聖女溝、婦臺。 封丘 二漢、晉屬，真君九年併酸棗，景明二年復，治封丘城。有封丘臺、白溝。 小黃 二漢、晉屬，真君八年併外黃，太和中復。有昭靈后冢、陳冢、蔡邕冢、小黃城。

豫州 劉義隆置司州，治懸瓠城，皇興中改。

領郡九　縣三十九

戶四萬一千一百七十二

口九萬六千九百一十六

汝南郡 漢高帝置。

領縣八

戶一萬五千八百八十九

口三萬七千六百六十一

上蔡 州郡治。二漢、晉屬。有武陵城。 臨汝 劉裕置，魏因之。有固城。 平輿 二漢、晉屬。有平輿城。 安城 二漢、晉屬。 西平 二漢、晉屬。 灈陽 二漢、晉屬，劉義隆置灈陽，後改。有灈陽城。 陽安 二漢、晉屬。 保城 劉駿置，魏因之。

潁川郡 太和六年置。

領縣三

戶八千三百九十六

口二萬六百四十

邵陵 二漢屬汝南，晉屬。有邵陵城、鄧城。 臨潁 二漢、晉屬。有葛丘、王陵城。 曲陽 前漢屬東海，後漢屬下邳，晉罷，後復屬。有華岳祠、鄧城。

汝陽郡

領縣三

戶七千二百五十四

口一萬五千二百四十五

汝陽 郡治。二漢、晉屬汝南，後屬。有章華臺。 武津 有武津城。 征羌 後漢屬汝南，後屬。

義陽郡 永安三年置郢州，天平四年罷州置。

領縣五

戶一千七百九十

口四千五百九十五

義陽 清丘 有鍾離城。 平陽 有鄳鄉城。 真陽 有宜春城。 安陽 後漢屬汝南，晉罷，後復屬。有真陽城。

新蔡郡 晉置，孝昌中陷，後復，治石母臺。

領縣三

戶一千九百一十七

口四千七百七十八

新蔡 二漢屬汝南，晉屬汝陰，孝昌中陷，後復屬。 鮦陽 二漢屬汝南，晉屬汝陰，司馬衍併新蔡，後復屬，魏因之，永安中陷，武定中復。有蔡城。 固始 二漢屬汝南，晉屬汝陰。前漢寖，後漢光武更名，後屬。

初安郡 延興二年置，孝昌中陷，後復。

領縣四

戶二千二十六

口五千九百二十二

新懷 有巢山。 安昌 前漢屬汝南，後屬。 懷德 有清水山、銅山、浮石山。 昭越 有水逵山。

襄城郡晉武帝置。治襄城。

領縣三

戶一千四百四十六

口四千六十三

義綏 遂寧 武陽

城陽郡太和三年置。後罷。武定初復。

領縣五

戶五百四十六

口一千三百八十八

安定 淮陰 眞陽 建興 建寧

廣陵郡太和中。分東豫州置。

領縣五

戶一千九百六

口三千二百二十四

宋安太和中置。 光城太和中置。 安蠻太和中置。 新蔡太和中置。 汝南太和中置。

北豫州後漢治譙。魏治汝南安城。晉治項。司馬德宗置司州。泰常中。復治虎牢。太和十九年罷。置東中府。天平初罷。改復。

領郡三 縣十二

戶四萬七百二十八

口一十八萬二千五百五十一

廣武郡天平初。分滎陽置。治中左城。

領縣五

戶一萬五千五百九十六

口七萬四千五百一十九

曲梁孝昌中分密置。有武陵城。曲梁城。 原武二漢屬河南。晉罷。孝昌中復。有五馬溝。白馬溝。原武城。 陽武二漢屬河南。晉屬滎陽。天平初屬。有陽武城。黃雀溝。 中牟二漢屬河南。晉屬滎陽。眞君八年併陽武。景明元年復。天平初屬。有中牟城。管城。蔡邕祠。 苑陵二漢屬河南。晉屬汝陽。天平初屬。有新鄭城。鄭莊公廟。子產祠。苑陵城。

滎陽郡

領縣五

戶二萬一千四百七十二

口九萬二千三百一十

滎陽二漢屬河南。晉屬。有滎陽山。滎陽城。敖倉。廣武城。石門城。管叔冢。周苛紀信冢。滎澤。 成皋二漢晉屬河南。後屬。 京二漢屬河南。晉屬。有萬尹山祠。高陽城。管城。索水。京水。檕嶠冢。 密二漢屬河南。晉屬。治密城。有承雲山。青煙谷。開陽山。大龜山。子產墓。卓茂冢祠。 卷二漢屬河南。晉屬。眞君八年省。太和十一年復。有卷城。

成皋郡天平元年。分滎陽置。

領縣二

戶三千六百六十

口一萬五千七百四十

西成皋天平元年。分滎陽之成皋置。州郡治。有厄井。漢高祖壇。汜水。成皋城。 章二漢晉屬河南。天平初屬。有長羅川。章城。九山祠。

徐州後漢治東海郯。魏晉治彭城。

領郡七 縣二十四

戶三萬七千八百一十二

口一十萬八千七百八十七

彭城郡漢高帝置楚國。宣帝改。後復爲楚國。後漢章帝更名彭城國。晉改。

領縣六

戶六千三百二十九

口二萬三千八百四十一

彭城前漢屬楚國。後漢晉屬。有寨山。孤山。龜山。黃山。九里山。桓魋冢。亞父冢。楚元王冢。龔勝冢。 呂前漢屬楚國。後漢晉屬。有呂梁城。茱黃山。信陽城。明星陂。龍泉池。石頭山。項羽山。 薛二漢晉屬魯國。後屬。有奚公山。奚仲廟。薛城。孟嘗君冢。 龍城有楚王墓。龍赤眉陂。龍城。 留二漢晉屬。有微山。留城。微子冢。張良冢祠。戚城。薛城。戚夫人廟。黃山祠。 睢陵前漢屬臨淮。後漢晉屬下邳。晉亂陰。武定五年屬。有睢陵城。九子山。荊山。

南陽平郡治沛南界。後晉治彭城。

領縣三

戶三千七十一

口六千三百五十八

襄邑 陽平 濮陽

蕃郡 孝昌三年置元象二年併彭城武定五年復

領縣二

戶四千三百九十二

口一萬八千八百四十二

蕃 二漢晉屬魯國後屬合蕃城 承興 皇興初置屬建昌郡太和十五年罷郡屬彭城武定五年屬 承福 皇興初置屬建昌郡太和十九年罷郡屬彭城武定五年屬

沛郡 故秦泗水郡漢高帝更名後漢爲國後改

領縣三

戶四千四百一十九

口一萬二千二百七十八

蕭 二漢晉屬有蕭城漢高祖廟谷水華山 沛 二漢晉屬有漢高祖廟沛城呂母冢 相 二漢晉屬有厥城相城相山廟畾山

蘭陵郡 晉置後罷武定五年復治承城

領縣四

戶十千四百二十四

口一萬五千七百七十六

昌慮 二漢晉屬東海後屬有桃山孤山 承 二漢晉屬東海後屬有抱犢山承城坊山 合鄉 二漢晉屬東海後屬有三孤山 蘭陵 二漢晉屬東海後屬有蘭陵山石孤山荀卿冢

北濟陰郡 劉駿置魏因之治單父城

領縣三

戶八千五百四十六

口二萬一千九百八十八

豐 二漢晉屬沛後屬有豐城漢高祖舊宅廟碑 離狐 晉罷置郡治有單襄公祠宓子賤祠漢高祖祠平洛城 城武 前漢屬山陽後漢晉屬濟陰後屬治郜城

碭郡 孝昌二年置治下邑城

領縣二

戶三千六百二十一

口八千七百五十四

安陽 孝昌二年置治麻城 碭 二漢屬梁國晉罷後復屬治魯城

西兗州 孝昌三年置治定陶城後徙左城

領郡二 縣七

戶三萬七千四百七

口一十萬三千八百九十四

沛郡 興和二年置治孝昌城

領縣三

戶七千五百七十一

口二萬三百一十四

考

己氏 前漢屬梁國後漢晉屬濟陰後屬有新中城安陽城 新安 興和中置

濟陰郡

領縣四

戶二萬九千八百三十六

口八萬三千五百八十

定陶 二漢晉屬有定陶城 離狐 前漢屬東郡後漢晉屬有離狐城桃城 冤句 二漢晉屬治冤句城有南陽城 乘氏 二漢晉屬有大鄉城梁丘城廩城

南兗州 正光中置治睢城

領郡七 縣二十一

戶三萬七千一百三十

口一十一萬五千五百三十九

陳留郡

領縣五

戶六千二百三十

口一萬六千七百四十九

小黃劉裕置。魏因之有曹騰墓。曹嵩墓鄧艾祠。浚儀有城父城。谷陽有苦城。陽都陂。老子廟。樂城。東燕有蔡水。馮唐冢。武平正始中置。有武平城。賴鄉城。天平二年置鎮。武定七年罷。

梁郡故秦碭郡。漢高帝爲梁國。後改。治梁國城。

領縣二

戶一萬三百五十九

口二萬五千九百九十五

襄邑二漢晉屬陳留。後屬。治胡城。睢陽二漢晉屬。郡治。

下蔡郡太和十九年置。孝昌中陷。興和中復。

領縣四

戶三千三百六十二

口七千九百七十三

樓煩孝昌中陷。興和中復。下蔡前漢屬沛。後屬。孝昌中陷。興和中復。臨淮永平二年置。孝昌中陷。興和中復。龍亢二漢屬沛。晉屬譙國。後罷。永安三年復屬。孝昌中陷。興和中復。

譙郡二漢縣。屬沛。晉以爲郡。太昌中陷。武定中復。

領縣三

戶五千一百三十二

口一萬二千九百九十一

蒙二漢晉屬梁國。後屬。蘄二漢屬沛。晉屬。寧陵前漢屬陳留。後漢晉屬梁國。後屬。孝昌中陷。後復。

北梁郡

領縣二

戶八千二百三十一

口四萬一千七百三十八

城安孝昌中置郡。治。有蛟龍城。孝陽孝昌中置。治亳城。

沛郡延昌中置。正光中陷。後復。治黃陽城。

領縣二

戶一千八百四十八

口四千五百六十五

蕭延昌中置。治虞城。相延昌中置。

馬頭郡司馬德宗置。魏因之。正光中陷。天平中復。治建平城。

領縣三

戶一千九百六十八

口五千五百二十八

蘄正光中陷。天平中復。己吾後漢屬陳留。正光中陷。興和中徙。治平石城。下邑前漢晉屬。晉屬梁國。孝昌元年置臨渙郡。縣屬。興和中罷郡屬。

廣州永安中置。治魯陽。武定中陷。徙治襄城。

領郡七　縣十五

戶二萬八千六百九十六

口九萬六千七百八十

南陽郡

領縣二

戶七千四百八十九

口二萬六千七百二十八

南陽有大劉山祠。坎城有缺城。

順陽郡太和中置縣。後改。

領縣二

戶二千四十五

口七千二百五十二

龍陽太和十七年置。龍山太和十七年置。有龍山。

定陵郡永安中置。

領縣三

戶三千六百九十

口八千七百五十六

北舞陽皇興元年置，有木陂。雲陽太和十一年置。西舞陽天安元年置，正光中陷，興和二年復。
魯陽郡太和十一年置鎮，十八年改爲荊州，二十二年罷置。
領縣二
戶二百四十五
口七百七十五
山北太和十一年置。有應山、應城。河山太和二十一年置。
汝南郡天安元年置，治符壘城。
領縣二
戶七百八十三
口二千三百四十四
汝南太和十八年置。符壘太和中置。有沙水。
漢廣郡天安中置。
領縣二
戶六千二百
口八千一十七
昆陽二漢屬潁川，晉屬襄城，後屬。有漢廣城、昆陽城、新安。高陽太和元年置。有滍水、南襄城、東西二精城、高陽山、皮城、首山祠。
襄城郡晉置。
領縣二
戶八千二百四十四
口四萬二千八百七十八
繁昌晉屬。有繁昌城、潁鄉城、安陽城、陽城陂。襄城二漢屬潁川，晉屬。有潁陽城、繁工城。
廣州永安二年置，治東武陵。
領郡二　縣十四
戶二萬六千五百六十二
口六萬三百八十二
東武郡永安二年置。

領縣三
戶八千六百一十七
口一萬八千七百五十七
姑幕二漢屬琅邪，晉屬城陽，後罷，永安中復屬。有荊菩山、公冶長墓。扶其永安中置。有常山祠、扶其水、沙城、雲母山、盧水。梁鄉永安中置。有梁鄉城、五弩山，膠水出焉。紀丘山、琅邪臺、秦始皇碑、漢和中立臨海郡，尋罷屬焉。
高密郡漢文帝爲膠西國，宣帝更爲高密國，後漢併北海，晉惠帝復，劉駿併北海，延昌中復。
領縣五
戶七千五百五
口一萬六千一百五十三
高密前漢屬，後漢屬北海，晉屬城陽，後屬。有高密城、濰水、鄭玄墓。夷安前漢屬，後漢屬北海，晉屬城陽，後屬。有夷安城、夷安澤。黔陬前漢屬琅邪，後漢屬東萊，晉屬城陽，後屬。有黔陬城、野艾山祠。平昌前漢屬琅邪，後漢屬北海，晉屬城陽，魏初屬平昌郡，延昌中屬。治平昌城。有龍臺山，上有井，云與荊水通。東武二漢屬琅邪，晉屬城陽，後屬。有平昌城。
平昌郡魏文帝置，後罷，晉惠帝復。
領縣六
戶一萬四百四十
口二萬五千四百七十二
昌安前漢屬高密，後漢屬北海，晉屬城陽，後屬。有巨丘亭、昌安城。淳于二漢屬北海，晉屬城陽，後屬。有淳于城、鐵山。營陵二漢屬北海，晉屬琅邪，後屬。有營陵城、高密城。安丘二漢屬北海，晉屬琅邪。有石崇墓、鄭原墓。朱虛前漢屬琅邪，後漢屬北海，晉屬琅邪，後屬。有九山，丹水所出。
琅邪二漢屬琅邪，晉罷，後復屬。有管寧墓。
洛州太宗置，太和十七年改爲司州，天平初復。
領郡六　縣十二
戶一萬五千六百七十九
口六萬六千五百二十一
洛陽郡天平初置。
領縣二
戶三千六百五十九

口一萬五千七十二
洛陽二漢、晉屬河南。天平初置。緱氏二漢、晉屬河南，太和十七年併洛陽，天平初復屬。有緱氏城。
河陰郡天象二年置
領縣一
戶二千七百六十七
口一萬四千七百一十五
河陰晉置，太宗併洛陽。正始二年復屬河南。
新安郡天平初置
領縣三
戶四百九十
口一千九百一十一
新安二漢屬恒農，晉屬河南，太和十二年改屬郡，十九年復，後屬。東垣二漢、晉屬河東，後屬。河南二漢、晉屬河南，後屬。
中川郡天平初置
領縣二
戶二千七十八
口八千二百二十五
堙陽太和十三年分潁陽置。潁陽天安二年置。
河南郡秦置三川守，漢改為河南郡，後漢、晉為尹，後罷，司州屬僞宋置，後罷，太宗復，太和中遷都為尹，天平初改。
領縣一
戶三千六百四十二
口一萬四千七百一十五
宜遷天平二年置
陽城郡孝昌二年置
領縣三
戶三千四十三
口一萬一千八百八十三

陽城二漢屬潁川，晉屬河南，後罷，正光中復屬。有少室山、嵩高山、許由臺、啓母廟。潁陽二漢屬潁川，後屬。康城孝昌中分陽城置。有陽城
關、箕山、許由隴窟、刑山、鄭子產廟。
南青州治團城。顯祖置為東徐州，太和二十二年改。
領郡三　縣九
戶一萬五千二十四
口四萬五千三百二十二
東安郡二漢縣，晉惠帝置。
領縣三
戶四千六百四十
口一萬六千五百五十一
蓋二漢屬泰山，晉屬琅邪，後屬。有東安城、蒙山廟。新泰有蒙山。發干有危山廟。
東莞郡晉武帝置
領縣三
戶九千六百二十
口二萬六千五百六
莒前漢、晉屬城陽，後漢屬琅邪，後屬。有莒城。東莞二漢、晉屬琅邪，後屬。諸二漢屬琅邪，晉屬城陽，後屬。
義塘郡武定七年置，治黃郭城。
領縣三
戶七百六十四
口二千二百六十五
義塘武定七年置。歸義武定七年置。有盧山、靈倉。懷仁武定七年置。有奧山、魏山、莒城。
北徐州永安二年置
領郡二　縣五
戶一萬四千七百八十一
口四萬一百二十五
東泰山郡皇興三年分泰山置。屬兗州，永安中屬。

領縣二
戶五千七
口一萬六千三百八十一
南城前漢屬東海，後漢、晉屬泰山。有東安城、武城、員石山。　新泰魏置，晉屬泰山，後屬。有蒙山。　武陽二漢、晉爲南武陽，屬泰山，後改。有顓臾城、蒙山。
瑯邪郡秦置，後漢建武中省城陽國，以其縣屬。
領縣二
戶九千七百七十四
口二萬三千七百四十四
即丘前漢屬東海，後漢、晉屬。有繒城、臨沂城、即丘城、魯國山、廟、王休徵冢。　費前漢屬東海，後漢屬泰山，晉屬。有費城。
北揚州天平二年置，治項城。
領郡五　縣十九
戶九千八百四十五
口三萬二千一百三十九
陳郡漢高帝置，爲淮陽國，後漢章帝更名陳國，晉初併梁國，後復改。
領縣四
戶三千二十四
口七千六百六十九
項二漢屬汝南，晉屬梁國，後屬。有方城。　長平前漢屬汝南，後漢屬陳國，晉屬潁川。有長平城、習陽城，晉初省，惠帝永康元年復。　西華二漢屬汝南，晉初省，惠帝永康元年復屬潁川，後屬。治西華城。　襄邑治思都城。
南頓郡晉惠帝置。
領縣四
戶二千五百二十
口七千二百六十五
南頓二漢、晉屬汝南，後屬。有頓陰城、南頓城、漢光武廟。　和城有高陽丘。　平鄉有平鄉城。　新蔡二漢屬汝南，晉屬汝陰，後屬。
汝陰郡晉武帝置，太和十八年爲東豫州，孝罷。治杜奉城。

領縣三
戶一千七百九十四
口八千四百九十八
汝陰二漢屬汝南，晉屬。　宋前漢曰新郪，屬汝南，後漢改。晉屬，後罷，太和元年復屬。　許昌
丹陽郡
領縣四
戶二千一百四十四
口七千九百三十一
秣陵有大水。　邵陵　南陽　白水
陳留郡武定六年置及縣。
領縣四
戶三百六十七
口七百七十五
小黃　宋　雍丘　新蔡
東楚州司馬德宗置宿豫郡，高祖初立東徐州，後陷，世宗初改爲鎮，後陷，武定七年復改爲宿豫郡。
領郡六　縣二十
戶六千五百三十一
口二萬七千一百三十二
宿豫郡
領縣四
戶一千六百五十五
口七千三百七
宿豫武定七年置。　新昌武定七年置。　臨泗武定七年改蕭衍平原清河置。有東西二竹城。　潼夷
高平郡治大徐城。
領縣四
戶九百二十

口三千九十六

高平武定七年改蕭衍東平陽平清河歸義四郡置。朱沛武定七年改蕭衍朱沛修儀安豐三郡置。有朱沛水。徐君墓。卸延陵季子掛劍處。白水武定七年改蕭衍濟陰郡置。襄邑武定七年改蕭衍館陶下邳梁招高平四縣置。

淮陽郡蕭衍置。魏因之。

領縣四

戶一千六百一十七

口七千二百七十七

角城武定七年改蕭衍臨清天水浮陽三縣置。有呂武城。綏化武定七年改蕭衍綏化呂梁二郡置。有單甫城。招義武定七年改蕭衍恩撫郡二縣置。淮陽武定七年改蕭衍西淮郡七縣置。

晉寧郡蕭衍置。魏因之。

領縣四

戶一千二百二十二

口五千二十三

臨清武定七年置。魏興武定七年改蕭衍梁興臨沂歸義三縣置。有歸城。富城武定七年改蕭衍下邳扶風清河三郡置。招慶武定七年改蕭衍蘭陵郡十三縣置。有晉軍城。

安遠郡武定七年改蕭衍安遠戍置。治安遠城。

領縣二

戶五百八十

口二千三百八十二

鉅鹿郡治。武定七年改蕭衍鉅鹿郡六縣置。淮浦武定七年改蕭衍太山郡四縣置。有寄浦。

臨沭郡蕭衍置。魏因之。

領縣二

戶五百三十五

口二千一百七

臨沭　招遠有馬徹城

東徐州孝昌元年置，永熙二年州郡陷。武定八年復。治下邳城。

領郡四　縣十六

戶六千二百八十一

口三萬六百六十五

下邳郡

領縣六

戶一千一百四十八

口三千七百三十九

下邳前漢屬東海，後漢、晉屬。有沂水、巨川神祠。良城前漢屬東海，後漢、晉屬。有柏山。僮前漢屬臨淮，後漢、晉屬。坊亭武定八年改晉寧置。

柵淵武定八年分宿豫置。歸正武定七年置。有陳琳墓。

武原郡武定八年分下邳置。

領縣三

戶二千八百一十七

口二萬五十五

武原前漢屬楚國，後漢、晉屬彭城。後屬。有武原水、武原城、徐偃王墓。開遠武定八年分良城置。有睹麒山祠。艾山武定八年分僮置。

郯郡秦置，漢高改為東海，後漢為國，晉復。武定八年改。治郯城。

領縣四

戶一千二百一十九

口三千三百八

郯二漢、晉屬。有建陵山。臨沂前漢屬，後漢、晉屬琅邪。武定八年復。建陵前漢屬。有建陵山。郡治。有海王神、白馬淵、馬嶺山。歸昌武定八年置。

臨清郡孝昌三年置盱眙郡。武定八年改。

領縣三

戶一千五百一十七

口三千五百六十三

下相前漢晉屬臨淮，後漢屬下邳。後屬。睢陵武定七年置。有睢水。歸義武定七年置。

海州劉子業置青州，武定七年改。治龍沮城。

領郡六　縣十九
戶四千八百七十八
口二萬三千二百一十
東彭城郡蕭衍置，魏因之。
領縣三
戶八百
口三千四百六十九
龍沮蕭衍置，魏因之。有卸丘城、房山。安樂蕭衍置彭城縣，武定七年改。有伊萊山神、聖母祠。渤海蕭衍置清河縣，武定七年改。有東海明王神。
東海郡蕭衍改置北海郡，武定七年復。
領縣四
戶一千二百四十二
口五千九百四
贛榆前漢屬琅邪，後漢、晉屬。安流蕭衍置郡昌縣，武定七年改。廣饒蕭衍置，魏因之。下密蕭衍置，魏因之。有堯廟。
海西郡蕭衍置東海郡，武定七年改置。
領縣三
戶八百六十
口三千九百五十
襄賁二漢、晉屬。海西武定七年分襄賁置。臨海蕭衍置，魏因之。
沭陽郡蕭衍置僮陽郡，武定七年改。
領縣四
戶一千三百九十七
口七千五百八十三
下城武定七年置。有洋瀆神。臨潼武定七年置。懷文武定七年置。服武武定七年置。有武都山。
琅邪郡
領縣三

戶三百五十六
口一千三百七十一
海安蕭衍置，魏因之。有壁壘山、鹽石山。朐二漢屬東海，晉曰臨朐，屬。蕭衍改爲招遠，武定七年復。有朐城、朐山郡治。山寧蕭衍北雝郡，武定七年改置。
武陵郡
領縣二
戶二百二十三
口七百三十三
上鮮蕭衍齊郡，武定七年改置。洛要蕭衍高密縣，武定七年改。有武陵城。
東豫州太和十九年晉治廣陵城。孝昌三年陷，武定七年復。
領郡六　縣十六
戶三千九十九
口一萬一千二十一
汝南郡孝昌三年陷，武定七年復。
領縣五
戶一千六百二十九
口六千四百八十二
南新息孝昌三年陷，武定七年復。北新息　安陽　汝陽　長平
東新蔡郡
領縣四
戶二百四十七
口六百七十七
固始太和二年置，孝昌中陷，武定七年復。銅陽太和二十三年置，孝昌中陷，武定七年復。苞信孝昌中陷，武定七年復。汝陽孝昌三年陷，武定七年復。
新蔡郡孝昌中陷，武定七年復。
領縣二

戶四百六十五
口一千五百一十三
苞信孝昌三年陷，武定七年復。長陵
弋陽郡孝昌三年陷，武定七年復。
領縣一
戶一百三十七
口五百三十三
弋陽孝昌三年陷，武定七年復。有弋陽城、黃水。
長陵郡蕭衍置，魏因之。
領縣三
戶三百八十七
口一千三百六十三
長陵蕭衍置，魏因之。苞信蕭衍置，魏因之。安寧蕭衍置，魏因之。有期思城、孫叔敖廟。
陽安郡
領縣二
戶二十二
口一百三十一
汞陽
義州蕭衍置，武定七年內屬。
戶二百一十五
口三百二十二
潁州孝昌四年置，武泰元年陷，武定七年復。
領郡二十　縣四十
戶三千六百一
口一萬三千三百四十三
汝陰弋陽二郡蕭衍置雙頭郡縣，魏因之。

領縣七
戶一千六百六十五
口六千七十八
汝陰　陳留蕭衍置，魏因之。有高塘陂、鬱谷陂。樓煩建義中陷，武定七年復。宋蕭衍置，魏因之。有荊亭城。弋陽
新息太和十九年置弋陽，後陷，武定七年復。蕭衍置新息，合弋陽，魏因之。期思蕭衍置，魏因之。
北陳留潁川二郡蕭衍為陳州，武定七年改置。
領縣五
戶三百五十一
口一千二百七十二
許昌蕭衍置，魏因之。　圉城　雍丘有雍丘、校水。陳留　小黃治安陽城
財丘梁興二郡蕭衍置，魏因之。
領縣四
戶二百八十三
口一千六十九
梁興蕭衍置，魏因之。有丈亭丘。財丘　梁城蕭衍置，魏因之。汝陽蕭衍置，魏因之。
西恆農陳南二郡蕭衍置，魏因之。
領縣三
戶二百三十一
口八百六十四
恆農　胡城蕭衍置，魏因之。有雉丘、雉鋼二陂、神廟。南頓蕭衍置，魏因之。有閩水、東陵城。
東郡汝南二郡治牛心丘
領縣二
戶一百四十七
口六百二十一
白馬　濟陽蕭衍置，魏因之。有石歷陂。
清河南陽二郡蕭衍置，魏因之。

領縣三
戶一百三十二
口五百五十五
清河蕭衍置，魏因之。南陽 汝南蕭衍置，魏因之。
東恆農郡蕭衍置，魏因之。
領縣三
戶一百一十九
口四百四十
滎陽 陽武蕭衍置，魏因之。淮陽武定七年置。有平陵。
新蔡南陳留二郡蕭衍置，魏因之。
領縣一
戶二百五十七
口一千二百四十二
銅陽蕭衍置，魏因之。
滎陽北通二郡蕭衍置，魏因之。
領縣四
戶一百七十七
口四百七十二
北通 臨淮蕭衍置，魏因之。臨沂 汝陰蕭衍置，魏因之。
汝南太原二郡蕭衍置，魏因之。
領縣四
戶八十七
口四百六
平豫 安城蕭衍置，魏因之。太原 新息蕭衍置，魏因之。
新興郡蕭衍置，魏因之。
領縣四

戶一百一十二
口三百二十四
安城郡治。蕭衍置，魏因之。都立蕭衍置，魏因之。新興蕭衍置，魏因之。義興蕭衍置，魏因之。
譙州景明中置渦陽郡，孝昌中陷。武定七年復置。州治渦陽城。
領郡七 縣十七
戶二千六百一十七
口七千八百二十一
南譙郡司馬昌明置，魏因之。
領縣四
戶四百七十六
口一千七百三十四
渦陽武定六年置。有北平城、曹操祠。茅岡武定六年置。有石山祠。柏橋武定六年置。蜀坡武定六年置。
汴郡蕭衍置，魏因之。
領縣二
戶二百五十三
口八百二十九
蕭有平阿山。 頼川
龍亢郡蕭衍置，魏因之。
領縣二
戶三百三十三
口一千六十六
葛山武定六年置。龍亢武定六年置。
蘄城郡蕭衍置，魏因之。
領縣二
戶三百二十四
口七百六

廣平 武定六年置。有艾平城、黄丘。

新城 武定六年置。有新城。

下蔡郡 蕭衍潁川郡，武定六年改置。

領縣二

戶三百四十

口八百七十八

黄城 蕭衍黄城戍，武定六年改置。

肥陽 蕭衍軍陵縣，武定六年改。有大坪城、石子鬭。

臨渙郡 蕭衍置，魏因之。

領縣三

戶七百九

口二千六十二

白捍 治白捍城。

丹城 治費城。

渙北 有石城。

蒙郡 蕭衍置，魏因之。

領縣二

戶一百八十一

口五百四十六

勇山 有丹城、勇山祠。

蒙 郡治。

北荊州 武定二年置。

領郡三 縣八

戶九百三十三

口四千五十六

伊陽郡 武定二年置，治伏犢城。後陷，寄治州城。

領縣一

戶四十八

口二百八十三

南陸渾

新城郡 天平中置，治孔城。後陷，徙治州城。

領縣二

戶三百三十一

口一千四百八十四

新城 二漢、晉屬河南。

北陸 武定五年陷。

汝北郡 孝昌二年置，治陽仁城。天平二年罷，武定元年復。移治梁崔塢，五年陷，[illegible]年復，治楊志塢。

領縣五

戶五百五十四

口二千二百八十九

石臺 有平州城。

南汝原 有汝水、石澗水。

治城

東汝南 有石樓山、黄陂、陽陂。

梁城 有廣濼。

陽州 天平初置，尋陷。武定初復。

領郡二 縣七

宜陽郡 孝昌初置，屬州，天平初屬。

領縣三

宜陽

西新安 孝昌三年置。

東亭

金門郡 天平初置。

領縣四

金門 南澠池 南陝 盧氏

南司州 劉彧置司州，正始元年改爲郢州，孝昌三年陷，蕭衍又改爲司州，武定七年復，改置。

領郡二 縣七

齊安郡 正始元年置。

領縣三

保城 劉駿置，魏因之。有基山廟。

鄎 有石城山、霸山廟。

齊安 正始元年置。

義陽郡 魏文帝置，後罷，晉武帝復。

領縣二

平陽 有師水。

義陽 晉屬。

宋安郡 劉彧置，魏因之。

領縣二
樂寧有成陽關、樂頭山。 東隨有黃峴關、長平山關。
楚州蕭衍置北徐州，武定七年改。治鍾離城。
領郡十二 縣二十九
彭沛二郡
領縣三
南陽有曲陽城。 中陽 洛陽
馬頭郡
領縣二
蘄 平預
沛郡
領縣三
蕭 相 已吾有當塗山、荊山。
安定郡
領縣四
濮陽 臨涇 新豐 南陽
廣梁郡
領縣一
相邑
魯郡蕭衍置，魏因之。
領縣三
鄒 碭 魯
北譙郡治陰陵城
領縣二
南秦 北譙有苟甫城、龍淵。
濟陽郡

領縣四
樂平 睢陽 頓丘 齊丘
北陽平郡
領縣二
陽平 濮陽
鍾離陳留二郡
領縣五
燕有孤山、白石山。 朝歌有九山城、黃淚水。 零 浚儀 雍丘有郡陽城
合州蕭衍置，魏因之，治合肥城。
領郡八 縣十七
汝陰郡州治
領縣二
汝陰 天水
南頓郡
領縣二
南頓 和城
南梁郡
領縣二
慎 南高
北梁郡
領縣二
北蒙 北陳
南譙郡
領縣二
蘄 邵陵
廬江郡

領縣三
潛有野父山　北始新　南始新
西汝南郡
領縣二
安城有金牛山　新野
北陳郡
領縣二
西華有野王城、紓水　陽夏
霍州蕭衍置，魏因之。
領郡十七　縣三十六
安豐郡治洛步城
領縣一
安豐郡治
平原郡
領縣一
清化
北潁川郡
領縣三
潁川　邵陵　天水
梁興郡
領縣一
陽夏郡治
陳郡
領縣三
關　陽夏　銅陽
北陳郡治衛山城

領縣一
陽夏
扶風郡治烏漢城
北沛郡
領縣五
沛　曲陽　相　順　新蔡郡治
南陳郡州治
領縣二
南陳治玄康城　邊水
新蔡郡
領縣三
汝陽　新蔡　固始
岳安郡
領縣二
安成　義興
邊城郡治麻步山
領縣一
史水
西邊城郡
領縣三
史水　宇樓　開化
西沛郡
領縣三
蕭　沛　平陽
淮南郡
領縣三

淮南　新興　清河
樂安郡
領縣三
新蔡　樂安　潁川
南潁川郡
領縣一
譙
睢州蕭衍置潼州，武定元年平，改。置治取慮城。
領郡五　縣十二
淮陽郡武定六年置。
領縣二
淮陽武定六年置。　睢陵武定六年置。有陽牙城。
穀陽郡治穀陽城。太和中置鎮，世宗開置平陽郡，孝昌中陷，武定六年復改。
領縣二
連城武定六年置。有豪城、潁水。　高昌武定六年置。郡治。有項羽祠。
睢南郡蕭衍置沛郡，武定六年改。
領縣二
斛城武定中改。蕭衍睢陽置。有五丈陂、扶離城。　新豐武定六年置。
南濟陰郡治竹邑城。孝昌中陷蕭衍，為睢州，武定五年復。
領縣二
頓丘　定陶有精陽山。
臨潼郡治臨潼城。孝昌中陷，武定六年置。
領縣四
晉陵郡治。武定六年置。　取慮州治。　寧陵武定六年置。　夏丘武定六年置。有夏丘城。
南定州蕭衍置，魏因之。治蒙籠城。
領郡五　縣七

弋陽郡州治。
領縣二
汝南　期思
汝陰郡治汝陰城。
領縣一
汝陰
安定郡
領縣一
安定
新蔡郡治新蔡城。
領縣一
新蔡
北建寧郡
領縣二
建寧　陽武
西楚州蕭衍置，魏因之。治樊城。
領郡三　縣七
汝陽郡蕭衍置，魏因之。
領縣一
義陽蕭衍置，魏因之。
仵城郡蕭衍置，魏因之。
領縣二
城陽蕭衍置，魏因之。　淮陰蕭衍置，魏因之。
城陽郡蕭衍置，魏因之。
領縣四
淮陰蕭衍置，魏因之。　平春蕭衍置，魏因之。　義興蕭衍置，魏因之。　皎城蕭衍置，魏因之。

蔡州治豫州銅陽縣新蔡城。
領郡二　縣四
新蔡郡治四盪城
領縣三
南趙　新蔡
汝南郡治白馬澗
領縣二
新息　南頓
西淮州蕭衍置，魏因之。治豫州界白苟堆。
領郡一　縣二
淮川郡治州
領縣二
真陽　梁興
譙州蕭衍置，魏因之。治新昌城。
領郡四　縣十五
高塘郡治高塘城
領縣四
平阿　盤塘　石城　蘭陵
臨徐郡治葛城
領縣三
懷德　烏江　酇
南梁郡
領縣四
愼　梁　蒙　譙
新昌郡治州
領縣四

赤湖　荻港　蘄陽　頓丘
揚州後漢治歷陽，魏治壽春，後治建業。晉亂，置豫州。劉裕、蕭道成並同之。景明中改，孝昌中陷，武定中復。
領郡十　縣二十一
梁郡治州
領縣二
梁義有楚城、韓城。　蒙有馬頭城
淮南郡
領縣三
壽春故楚，有倉陵城。　汝陰有楊泉城、少灊水。　西宋
北譙郡永平元年置
領縣二
安陽　北譙
陳留郡
領縣二
浚儀有竹城　雍丘有曹城
北陳郡
領縣一
長平有沙陵城
邊城郡
領縣二
期思郡治，有九口山。　豐城
新蔡郡
領縣二
新蔡郡治，有大蘇山。　固始有大城陂
安豐郡
領縣二

安豐有□城　松滋有□城
下蔡郡
領縣二
下蔡　樓煩
潁州郡
領縣三
相　西華有潩水　許昌有鈇石山
淮州蕭衍置，魏因之，治淮陰城。
領郡四　縣九
盱眙郡治盱眙城
領縣三
盱眙郡治　陽城　直瀆
山陽郡治山陽城
領縣二
山陽郡治　左鄉
淮陰郡
領縣三
富陵　懷恩州郡治　書
陽平郡治陽平城
領縣一
太清郡治
仁州蕭衍置，魏因之，治赤坎城。
領郡一　縣二
臨淮郡
領縣二
巳吾州郡治　義城

光州蕭衍置，魏因之，治光城。
領郡五　縣十
北光城郡
領縣二
光城州治　樂安
弋陽郡
領縣二
北弋陽郡治　南弋陽
梁安郡
領縣二
濆陽郡治　陽城
南光城郡
領縣二
光城郡治　南樂安
宋安郡治大城
領縣二
樂寧郡治　宋安
南朔州蕭衍置，魏因之，治赤坂城。
領郡六　縣六
梁郡
領縣一
新息
新蔡郡
領縣一
鮦陽
邊城郡治石頭城

領縣一
邊城
義陽郡
領縣一
義陽
新城郡治新城，有關城。
領縣一
新城
黃川郡
領縣一
安定
南建州蕭衍置，魏因之，治高平城。
領郡七　縣十七
高平郡
領縣四
高平　譙　弋陽　義昌
新蔡郡
領縣二
新蔡　安定
陳留郡
領縣三
陳留郡治　東光　穎川
魯郡
領縣二
魯　義興
南陳郡

領縣二
南陳　環城
光城郡
領縣三
光城　邊城　婆水
清河郡
領縣一
清河
南郢州蕭衍置，魏因之，治赤石關。
領郡三　縣七
定城郡
領縣二
宇婁　邊城
邊城郡
領縣一
茹由
光城郡治赤石城。
領縣一
光城
沙州蕭衍置，魏因之，治白沙關城。
領郡二　縣二
建寧郡
領縣一
建寧
寧安郡
領縣一

梁豐
北江州蕭衍置，魏因之，治鹿城關。
領郡六　縣六
義陽郡
領縣一
義陽州郡治
齊昌郡
領縣一
齊昌
蘄昌郡
領縣一
興義
梁安郡治建昌郡
領縣一
梁興
光城郡
領縣一
光城
齊興郡
領縣一
西平
湘州蕭衍置，魏因之，治大治關城。
領郡三　縣三
安豐郡
領縣一
新化州郡治

梁寧郡
領縣一
濡陽
丞安郡
領縣一
新城
汴州蕭衍置，魏因之，治汴城。
領郡二　縣四
沛郡
領縣三
蕭　潁川　相
臨淮郡
領縣一
臨淮
財州武定八年置，治豫州鋼縣固始城。
前件自揚州已下二十二州，並緣邊新附，地居險遠，故郡縣戶口有時而闕。

魏書卷一百六中

魏書卷一百六中考證

兗州注魏晉治貝丘○貝字以宋志證之則魏晉治廩丘當作廩。

青州注治東陽○東陽城在益都縣。通典曰。即青州治東城是也。

樂安郡注漢高帝為千乘國○漢書高帝置千乘郡。未嘗建國。此國字係郡字之訛。

濟南郡著○臣召南按著字乃著字之誤。兩漢有著縣。屬濟南。晉省。劉宋復置。後魏因之。此注謂晉屬誤也。

蘭陵郡戶十千四百二十四○十。必係訛字。

濟陰郡離孤○孤當作狐。又注有離孤城。亦誤。漢志可證。

譙郡注晉以為郡○臣召南按譙郡始置於曹魏。不始於晉也。志誤。

漢廣郡晁陽注新安○新安下當有城字。各本俱脫。

郯郡注後漢為國晉復○臣召南按後漢之初。雖嘗封東海王。後復為東海郡。晉因之。非至晉始復也。

東豫州注太和十九年晉治廣陵城○臣召南按年字下當有置字。各本並脫。

邊城郡豐城○臣召南按此與期思並屬邊城郡。豐本誤刊豐城二小字於期思注下。則邊城郡少一縣矣。今改正。

前件自揚州已下二十二州○當云自揚州已下一十二州。指揚州。淮州。仁州。兗州。南荊州。南建州。南郢州。沙州。北江州。湘州。汴州。財州也。各本俱誤作二十二州。又揚州監本誤陽州。今改正。

魏書卷一百六中考證

齊　魏　收　撰

志第七

地形二下

雍州 漢改曰涼，治漢陽。魏復，後治長安。

領郡五　縣三十一

京兆郡 秦為內史，漢高帝為渭南郡，武帝為京兆尹，後漢因之屬司隸，魏改屬。

領縣八

長安 漢高帝置。二漢、晉屬。有昆明池、周靈臺、鎬池、彪池、沘水。杜 二漢、晉屬。二漢曰杜陵，晉曰杜城，後改。鄠 二漢屬右扶風，晉屬始平，真君七年分屬。豐水出焉。山北 有鳳涼原，有苦谷，灞水出焉，有杜城。新豐 漢高帝置。二漢、晉屬。有驪山、戲亭、首谷水。霸城 郡治。二漢曰霸陵，晉改屬。有枳道亭、長門亭、霸水、溫泉、安昌陂。陰槃 二漢屬定安，晉屬。真君七年併新豐，太和十一年復。有鴻門亭、靈谷水、戲水。藍田 二漢、晉屬。真君七年併霸城，太和十一年復。有白鹿原。

馮翊郡 故秦內史，漢高帝二年更名河上郡，九年復為內史，武帝為左內史，後為左馮翊，後改。

領縣六

高陸 郡治。二漢曰高陵，屬、晉屬京兆，魏明帝改屬。有薄水。頻陽 秦置。二漢、晉屬。有廣武城、南幽原、靈沚。萬年 漢高帝置。二漢、晉屬京兆，後屬。有漆沮水。蓮芍 二漢、晉屬。有據城、下邽城。廣陽 景明元年置。郝 太和二十二年置。

扶風郡 故秦內史，漢高帝二年更名為中地郡，九年復為內史，武帝為右內史，太初中更名主爵都尉，為右扶風，後改。世祖真君年中併始平郡屬焉。

領縣五

好畤 郡治。前漢屬，後漢、晉罷，後復。有武都城。始平 魏置，晉屬始平。有溫泉、新市城。美陽　槐里 二漢、晉屬始平。周曰大丘，秦更名廢丘，漢高帝改。有椒楠泉。盩厔 漢武帝置，屬，後漢、晉罷，後復。真君七年併武功屬焉。

咸陽郡

領縣五

石安 石勒置。秦孝公築渭城，名咸陽宮。有四皓祠、安陵城、杜郵亭、竇氏泉、周文王祠。池陽 郡治。二漢屬左馮翊，晉屬扶風，後屬。有鄭白渠。靈武 前漢屬北地，後漢罷，晉復，真君七年分屬焉。寧夷 有甘泉、九嵕山。涇陽 真君七年併石安，景明二年復屬。

北地郡 魏文帝分馮翊之祋祤置。

領縣七

富平 真君八年罷泥陽、弋居屬焉。有北地城、漢武帝祠。泥陽 二漢、晉屬。真君七年併富平，景明元年復。有慈城山。弋居 二漢屬，晉罷，後復。真君七年併富平，後復。雲陽 二漢屬左馮翊，晉罷，後復屬。有龍池水、雲陽宮。銅官 真君七年置。有關山、石槃山。土門 景明元年置。有土門山。

宜君 真君七年置。有宜君水。

岐州 太和十一年置，治雍城鎮。

領郡三　縣八

平秦郡 太延二年置。

領縣三

雍 二漢、晉屬右扶風，後屬。有周城。周城 真君六年置。橫水 真君十年分周城置。

武都郡 太延年置。

領縣三

平陽 真君六年置。有新谷、五丈原、郿塢。南田　高車

武功郡 太和十一年分扶風置。

領縣二

美陽 二漢、晉屬扶風。真君七年罷郿屬焉，後屬。有岐山、太白山、美原廟、駱谷邵亭。漢西 太和十一年分好畤置。有梁山、武都城。

秦州 治上封城。

領郡三　縣十三

天水郡 漢武帝置，後漢明帝改為漢陽郡，晉復。

領縣五

上封 前漢屬隴西，後漢屬漢陽，晉屬。邽，太祖諱改。有席水。顯新 後漢屬漢陽，晉屬。真君八年併安夷，後屬。平泉　當亭 真君八年置。

略陽郡 晉武帝分天水置。

領縣五

安戎 前漢曰戎邑，屬天水，後漢、晉罷，後改屬。有董城。綿諸 前漢屬天水，後漢、晉罷，後復屬。有檜亭。隴城 前漢屬天水，後漢屬漢陽，晉罷，後復屬。有隴城、略陽城。清水 前漢屬天水，後漢罷，晉復屬。阿陽 前漢屬天水，後屬漢陽，晉罷，太和十一年復屬。

漢陽郡 真君七年分天水置。

領縣三
黃瓜 真君八年置。有始昌城。 陽廉 有鄣松山。 階陵
南秦州 真君七年置仇池鎮，太和十二年爲渠州，正始初置，治洛谷城。
領郡六　縣十八
天水郡 真君七年置
領縣三
水南郡 郡治。真君二年置。 平泉 真君三年置 平原
漢陽郡 真君五年置
領縣二
穀泉 蘭倉 郡治。真君三年置。有鬥山、黃帝祠。
武都郡 漢武帝置
領縣四
石門 郡治。真君九年置。有先道城。 白水 真君九年置郡，後改。 東平 真君九年置 孔提
武階郡
領縣三
北郡 南五部 太和四年置郡，後改。 赤萬 太和四年置郡，後改。
脩武郡
領縣四
平洛 太和四年置 和樹 太和八年置 下辨 二漢、晉屬武都郡，太和四年分屬。 廣長 郡治。太和四年置。
仇池郡
領縣二
階陵 真君四年置。有頭山。 倉泉 太和四年置
南岐州
領郡三
固道郡 延興四年置
廣化郡

廣業郡
東益州 治武興
領郡七　縣十六
武興郡
領縣四
景昌 武興 州郡治 石門 武安
仇池郡
領縣二
西鄉 西石門
槃頭郡
領縣二
武壯 葚摹
廣葚郡
領縣二
葚廉 新巴
廣業郡
領縣二
廣業 廣化
梓潼郡
領縣二
華陽 興宋
洛叢郡
領縣二
武都 明水
益州 正始中置
領郡五　縣十

東晉壽郡司馬德宗置，魏因之。
領縣四
黃　石亭　晉安司馬德宗置，魏因之。　晉壽晉惠帝置，屬梓潼，後屬。
西晉壽郡
領縣一
陰平
新巴郡司馬德宗置，魏因之。
領縣一
新巴司馬德宗置，魏因之。
南白水郡
領縣二
始平　京兆
宋熙郡
領縣二
興樂　元壽
巴州治巴郡
梁州蕭衍梁秦二州，正始初改置。
領郡五　縣十四
晉昌郡
領縣三
龍亭有安陽城、鐃山、濜水。　興勢延昌三年置。　南城
褒中郡
領縣三
褒中二漢、晉屬漢中，後罷，永平四年復屬。　武鄉延昌元年置。有牛頭山。　廉水
安康郡劉準置，魏因之。
領縣二

安康二漢曰安陽，屬漢中，漢末省，魏復。武帝更名，屬魏興郡，後屬。有直水。　寧都
漢中郡秦置
領縣三
南鄭二漢、晉屬。　漢陰有胡城。　城固二漢、晉屬。
華陽郡
領縣三
華陽有黃牛山、廣水、蕭何城。　沔陽二漢、晉屬漢中，後屬。有白馬城、黃沙城、諸葛亮廟。　嶓冢有嶓冢山，漢水出焉。
南梁州郡縣闕
東梁州
領郡三　縣四
戶一千二百二十二
金城郡
領縣一
戶二百八十六
直城
安康郡
領縣一
戶六百一十八
安康
魏明郡
領縣二
戶三百一十八
漢陽　寧都
涇州治臨涇城
領郡六　縣十七
安定郡漢武帝置，太和十一年罷石堂郡，以其縣屬。

領縣五

安定前漢屬，後漢、晉屬，後復。有銅城。臨涇二漢、晉屬。有洪城。朝那二漢、晉屬。有當原城、胡城。烏氏二漢、晉屬。有岐山、逕鄉城、陽邑城、撫

夷城。石堂有白度山。

隴東郡

領縣三

涇陽前漢屬安定，後漢、晉屬罷，後復。有笄頭山、涇水出焉、白城、方石、銅鹽山。祖居前漢屬，罷，後復屬。武威、晉罷，後復屬。撫夷前漢屬安定，後

漢、晉罷，後復屬。

新平郡後漢獻帝建安中置。

領縣四

白土二漢屬上郡，晉屬金城，後屬。有岐亭嶺。爰得前漢屬安定，後漢、晉罷，後復屬。有邑成、東魏城。三水二漢屬安定，晉罷，後復屬。有臨蘆城。

高平二漢屬安定，晉罷，後復屬。有石門山。

趙平郡

領縣二

鶉觚前漢屬山城，後漢、晉屬安定，後有弘原亭、壽山。東槃

平涼郡

領縣二

鶉陰治。前漢屬安定，後漢屬武威，晉罷，後復屬。有凡亭、涇陽、平涼城。陰密前漢屬安定，後漢罷，晉復，後屬。

平原郡

領縣一

陰槃二漢屬安定，晉屬京兆，後屬。有安城、安武城。

河州有伏乾國二十。真君六年置鎮，後改。治枹罕。

領郡四　縣十四

金城郡漢昭帝置，後漢建武十三年罷隴西，孝明復。

領縣二

榆中二漢、晉屬。大夏二漢屬隴西，晉屬晉興，皇興三年改鎮郡，後復屬。有白水、金柳城。

武始郡晉分隴西置。

領縣三

勇田真君八年置郡，後改。狄道二漢屬隴西，晉屬。陽素

洪和郡

領縣三

水池真君四年置郡，後改。藍川真君八年置郡，後改。童州延興四年置。

臨洮郡二漢、晉屬隴西，真君六年改置。

領縣三

龍城太和十年置。石門太和九年置。赤水

渭州

領郡三　縣六

隴西郡秦置。

領縣二

襄武　首陽

南安陽郡

領縣二

桓道　中陶

廣寧郡

領縣二

彭　新興真君八年罷中陶，併御襄武屬焉。

原州太延二年置鎮，正光五年改置。并郡縣，治高平城。

領郡二　縣四

高平郡

領縣二

高平　黑亭

長城郡

領縣二

黃石　白池

涼州漢置治隴神鄉中舊鎮太和中復

領郡十　縣二十

戶三千二百七十三

武安郡

領縣一

戶三百七十三

宣威

臨杜郡杜一作社

領縣二

戶三百八十九

安平　和平

建昌郡

領縣三

戶六百五十七

榆中　治城　蒙水

番和郡

領縣二

戶一百三十九

彭　燕支

泉城郡

領縣一

戶七十九

新陽

武興郡

領縣三

戶三百八十五

晏然　馬城　休屠

武威郡漢武帝置

領縣二

戶三百四

林中　襄城有休屠城武始澤

昌松郡

領縣三

戶三百九十七

溫泉　揟次本作擻沙又作揟次　莫口

東涇郡

領縣一

戶一百九十一

台城

梁寧郡

領縣二

戶三百三十一

圍池　貫澤

鄯州闕郡縣

瓜州闕郡縣

華州太和十一年分秦州之華山澄城白水置

領郡三　縣十三

華山郡

領縣五

華陰前漢屬京兆後漢晉屬恆農後屬有華山集仙觀巨靈原潼關北鄉城泉城　鄭二漢晉屬京兆後屬有廣鄉原鄭城赤城　夏陽二漢晉屬馮翊後屬故少梁秦惠文王更名有梁山龍門山黑水城　敷西太和十一年分夏陽置有武平城高平城　郃陽二漢晉屬馮翊後罷太和二十年復

陽。

澄城郡真君七年置

領縣五

澄城真君七年置。有杏城。　五泉真君七年置。有五泉水、瀘水、石谷城。　三門真君七年置。有陽遮城、衙城。　宮城真君七年置　南五

泉太和十一年置

白水郡太和二年分澄城置

領縣三

姚谷太和二年置。有黃嵐山。　白水太和二年置。有五龍山、粟邑城。　南白水太和十一年分白水置。有關。

北華州太和十五年置東秦州，後改。治杏城。

領郡二　縣七

戶一萬一千五百九十七

中部郡

領縣四

戶八千九百二十四

中部姚興置，魏因之。　石保有回女山。　狄道有狄堡城、淺石山。　長城有五郊城

敷城郡

領縣三

戶五千六百七十二

敷城有女陰山。　洛川真君中置。　定陽

豳州皇興二年為華州，延興二年為三縣鎮，太和十一年改為班州，十四年為邠州，二十年改為豳。

領郡三　縣十

西北地郡秦昭王置

領縣三

彭陽二漢屬安定，晉罷，後復屬。　富平二漢、晉屬北地，後屬。有神泉、靈州城、彰縣山。　安武前漢屬安定，後漢、晉罷，後復屬。

趙興郡真君二年置

領縣五

陽周前漢屬上郡，後漢、晉罷，後復屬。有橋山、黃帝冢、泥陽城、高平城、狄水。　獨樂前漢屬上郡，後漢、晉罷，後復屬。　定安真君二年置　趙安

真君二年置　高望真君二年置。有高望山。

襄樂郡太和十一年置

領縣二

襄樂前漢屬上郡，後漢、晉罷，後復屬。　膚施二漢屬上郡，晉罷，後復屬。有五龍山、黃帝祠。

夏州赫連屈丐都。始光四年平，為統萬鎮。太和十一年改置，治大夏。

領郡四　縣九

化政郡太和十二年置

領縣二

革融　巖綠一本作巖綠

闡熙郡太和十二年置

領縣二

山鹿　新圃

金明郡真君十二年置

領縣三

永豐真君十三年置　啓寧　廣洛真君十年置

代名郡太安二年置

領縣二

呼酋太安二年置。有橫水。　渠搜太和二年置

東夏州延昌二年置

領郡四　縣九

偏城郡太和元年置

領縣二

廣武前漢屬太原，後漢、晉屬雁門，後屬。有三城、偏城。　汶野二漢屬朔方，晉罷，後復屬。

朔方郡漢武帝置

領縣三

魏平 致和 朔方二漢屬，晉罷，後復。有黃塔渾。
定陽郡二漢縣，屬上郡。太安中改置。
領縣二
臨戎二漢屬朔方，晉罷，後復屬。 臨真有丹陽山、白泉。
領縣二
上郡秦置。
領縣二
石城 因城
秦州神䴥元年置雍州，延和元年改，太和中屬天平，初復，後罷。
領郡二 縣七
河東郡秦置，治蒲坂。
領縣五
安定太和元年置。 蒲坂二漢、晉屬。有華陽城、雷首山。 南解二漢、晉曰解，屬，後改。有桑泉城。 北解太和十一年置。有瑕城。 猗氏
二漢、晉屬河東，後復屬。有介山堆。
北鄉郡
領縣二
北猗氏太和十一年置。有解城。 汾陰二漢、晉屬河東，後屬。有北鄉城、后土祠。
陝州太和十一年置，治陝城。八年屬天平，初復，後罷。
領郡五 縣十一
恒農郡前漢置，以顯祖諱改曰恒。
領縣三
陝中 北陝二漢、晉曰陝，屬。有曲沃城、鄧芝祠。 崤太和十一年置。有三崤山、白棲谷。
西恒農郡
領縣一
恒農二漢、晉屬恒農，後屬。有桃林。
澠池郡
領縣二

俱利 北澠池太和十一年置。有鼂頭山、俱利城、生耳山。
石城郡正始二年置縣，後改。
領縣一
同堤
河北郡
領縣四
北安邑二漢、晉曰安邑，屬河東，後改。太和十一年置，屬郡，十八年復屬。 南安邑太和十一年置。有中條山。 河北二漢、晉屬河東，後屬。有芮
城、立城、鹽水、首陽山、伯夷叔齊墓。 大陽二漢、晉屬河東，後屬。有虞城、夏陽城。
洛州太延五年置荊州，太和十一年改，治上洛城。
領郡五 縣七
上洛郡晉武帝置。
領縣二
上洛前漢屬恒農，後漢屬京兆，晉屬。有丹水、南秦水、漢高祖祠、四皓祠、高東祠。 拒陽
上庸郡皇興四年置東上洛，承平四年改。
領縣二
商前漢屬恒農，後漢屬京兆，晉屬上洛，後屬。有京城。 豐陽郡治。太安二年置。有固地。
魏興郡太延五年置。
領縣一
陽亭太和五年置。
始平郡景明元年置。
領縣一
上洛
義和郡景明元年置。
領縣一
南商
荊州後漢治漢壽，魏、晉治江陵，太延中治上洛，太和中治穰城。

領郡八　縣四十八

南陽郡秦置

領縣十

宛二漢、晉屬。有清水、梅溪水。　新城太和二十二年置。有覆釜山、赤石山。　冠軍漢武帝置。二漢、晉屬。有淄水、羊鉤。　舞陰二漢、晉屬。有橫山。

酈二漢、晉屬。有大鼓谷、懸鼓山。　云陽二漢、晉曰育陽，屬。司馬昌明改，魏因之。　西平有精山。　涅陽二漢、晉屬。有涅。　上陌

西鄂二漢、晉屬。有精山、華城、張衡碑。

順陽郡魏分南陽置，曰南鄉。司馬衍更名，魏因之。

領縣五

南鄉後漢屬南陽，晉屬南鄉。　丹水前漢屬恆農，後漢屬南陽，晉屬南鄉。　臨洮有洮山。

槐里　順陽二漢屬南陽，晉屬南鄉。漢哀帝置鄧博山也，後漢明帝改。

新野郡晉惠帝置

領縣三

穰二漢屬南陽，晉屬義陽，後屬。　新野二漢屬南陽，晉屬義陽，後屬。　池陽

東恆農郡太和中置

領縣六

西城二漢屬漢中，晉屬魏興，後屬。　北酈有長山。　南鄉　左南鄉有凡亭山。　上憶　東石

漢廣郡

領縣二

南棘陽二漢屬南陽，晉屬義陽。二漢、晉曰棘陽，後改屬。有漢廣城。　西棘陽

襄城郡

領縣九

方城有緒陽城、七石山。　郟城有崩石山。　伏城有廣陽山。　舞陰有磨山。　清水　翼陽有招泉。　鄎　北平有因城。　赭城有陵中山。

北清郡

領縣二

武川有韓城、鳳鳴山、屢山。　北雉二漢、晉曰雉，屬南陽，後改屬。有西鄂城。

恆農郡

領縣四

國　恆農　南酈　邯鄲

襄州孝昌中置

領郡六　縣二十

襄城郡蕭道成置，魏因之。治赭陽城。

領縣六

方城　郟城　伏城　舞陰　翼陽　赭城

舞陰郡孝昌中置

領縣二

舞陰　安陽

南安郡太和十三年置郢州，十八年改為南中府，天平初罷府置，後陷。

領縣四

安南　南舞　葉　南定

期城郡孝昌中置

領縣四

西舞陽　東舞陽　南陽　新安

北南陽郡孝昌中置，蕭寶夤郡，後改州治。

領縣二

北平　白水

建城郡太和十八年置，泰明末罷郡置戍，永熙二年復。

領縣二

赭陽　北方城

南襄州

領郡三　縣五

西淮郡

領縣二
鍾離　襄城
襄城郡
領縣二
陳陽　上馬
北南陽郡
領縣一
南陽
南廣州
領郡五　縣七
襄城郡
領縣一
襄城
魯陽郡
領縣二
冠軍　繁昌
高昌郡
領縣一
高陽
南陽郡
領縣一
南陽
襄城郡
領縣二
扶城　南陽
郢州
領郡三　縣八
安陽郡
領縣四
眞陽　安陽　濆陰一本作青丘　淮陰
城陽郡
領縣三
平春　義陽　義興
汝南郡
領縣一
上蔡
南郢州
領郡十二　縣二十九
北遂安郡
領縣一
新安
馮翊郡
領縣四
山陽　彭城　城　建安
江夏郡
領縣二
屈陽　郢陽
[illegible]字子郡
領縣四
南新陽　西新　北新陽　新與
香山郡
領縣二

北新安　鄜陽
汞安郡
　領縣二
汞安　南新興
新平郡
　領縣二
闕城　安城
汞安郡
　領縣二
劉剛　上城
宕郗郡
　領縣三
西新化　東平陽　安城
宜民郡
　領縣三
西新安　新安　平陽
南遂安郡
　領縣一
安興
闕二字郡
　領縣三
東新市　西新市　長安
析州
　領郡五　縣十一
修陽郡
　領縣二
薑陽　修陽
固郡
　領縣三
懷襄　南陽　固
朱陽郡
　領縣二
黃水　朱陽
南上洛郡
　領縣二
畢水　南上洛
析陽郡
　領縣二
西析陽　東析陽

魏書卷一百六下

魏書卷一百六下考證

京兆郡注漢高帝爲渭南郡武帝爲京兆尹○臣召南按高帝九年。即復爲內史。不稱渭南郡。史志似疎。

扶風郡槐里注周曰大丘○臣召南按漢志。槐里周曰犬丘。懿王都之。非大丘也。此當係傳寫之誤。

安定郡爲氏○臣召南按漢志晉志作烏氏。後漢郡國志作烏枝。此作爲氏。當是氏字。誤多一點耳。

隴東郡祖居注前漢屬鶉後復屬武威○臣召南按祖居。即二漢之祖厲縣也。前屬安定。後屬武威。此注前漢屬下。似脫安定二字。衍鶉字。又訛後漢漢字爲復字。

隴平郡鶉觚注前漢屬山城○鶉觚前漢志作鶉孤。後漢及晉志作鶉觚。傅休奕封鶉觚男。即此縣也。此志作鶉蓋誤。又此縣前漢屬北地。此誤作屬山城。前漢並無郡名山城也。

僞城郡彼野○彼野當作沃野。前漢志作沃壄。後漢志作沃野。

南陽郡冠軍注羊角○羊角下疑有脫字。

湼陽注有湼○以縣在湼水之陽。故名。有湼之下。當有水字。

魏書卷一百六下考證

齊　魏收　撰

志第八

律曆三上

大聖通天地之至理，極生民之能事，體妙繫於神機，作範留於器象，然則制物成法，故冥賾可尋，推變有因，而化生以驗。昔黃帝採竹崑崙之陰，聽鳳岐陽之下，斷自然之物，寫自然之音，音既協矣，黃鍾以立，數既生矣，氣亦徵之，於是乎備數和聲，審度嘉量，權衡之用，皆出於茲矣。三古所共行，百王不能易。漢孝武置協律之官，元帝時京房明六十律，事爲密矣。王莽世，徵天下通鍾律之士劉歆，論而條奏之，最爲該博，故班固取以爲志。後漢待詔嚴崇頗爲知律，至其子宣，不傳遂罷。魏世杜夔亦以通樂制律。晉中書監荀勖持夔律校練八音，以謂後漢至魏，尺長古尺四分有餘，又得古玉律，勖以新律命之，謂其應合，遂改晉韶，而散騎侍郎阮咸譏其聲高。永嘉以後，中原喪亂，考正鍾律，所未聞焉，其存於夷裔，聲器而已。魏氏平諸僭僞，頗獲古樂。高祖慮其永爽，太和中，詔中書監高閭修正音律，久未能定。閭出爲相州刺史。十八年，閭表曰：「書稱同律度量衡，論語謹權量，審法度，此四者，乃是王者之要務，生民之所由。四者何先？以律爲首，豈不以取法之始，求天地之氣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然則樂之所感，其致遠矣。今調音制樂，非律無以克和，然則律者樂之本也。臣前被敕理樂，與皇宗博士孫惠蔚、大樂祭酒公孫崇等考周官、國語及後漢律曆志，案京房法作準以定律，吹律以調絲，案律寸以孔竹，八音之別，事以粗舉。書既三奏，備在前文。臣年垂七十，日就衰頹，恐一朝先犬馬，竟無絲髮之益，使律法長絕，遺恨沒世，是以慺慺惓惓，不敢忘怠。近在鄴，見樂臣先，以其聰敏精勤，有挈瓶之智，雖非經國之才，頗長推考之術，故臣舉以教樂，令依臣先共所論樂事，自作鍾磬志議二卷，器數爲備，可謂世不乏賢。今樂徒教樂童書學而已，不恭樂事，臣恐音律一曠，精賞實難，習業差怠，轉乖本意。今請使樂參知律呂鍾磬之事，觸類而長之，成益必深。求持臣先所奏三表，勑後漢律曆志，陛下親覽，以求厥衷，俱然易了。又著作郎韓顯宗博聞強識，頗有史才，粗解音律，亦求令時往參知。臣雖在外官，竊慕古人舉善之義，愚意所及，不能自已，雖則越分，志在補益，願不以言廢人。」詔許之。景明四年，幷州獲古銅權，詔付樂，以爲鍾律之準。永平中，樂更造新尺，以一黍之長，累爲寸法。尋太常卿劉芳受詔修樂，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即爲一分，而中尉元匡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家紛競，久不能決。太和十九年，高祖詔以一黍之廣，用成分體，九十黍之長，以定銅尺。有司奏從前詔，而芳尺同高祖所制，故遂與修金石。迄武定末，未有論律者。

曆者數之用，探靈測化，窮微極幽之術也。所以上齊七政，下授萬方，自軒轅以還，迄於三代，推元革統，厥事不一也。秦世漢興，曆同顓頊，百有餘年，始行三統。後漢孝章世，改從四分。光和中，易以乾象。魏文時，用韓翊所定，至明帝，行楊偉景初，終於晉朝，無所改作。司天測象，今古共情，暨遐歸餘，爲法不等，協日正時，俱有得失。太祖天興初，命太史令晁崇修渾儀以觀星象，仍用景初曆。歲年積久，頗以爲疏。世祖平涼土，得趙𢾺所修玄始曆，後謂爲密，以代景初。真君中，司徒崔浩爲五寅元曆，未及施行，浩誅，遂寢。高祖太和中，詔秘書鍾律郎上谷張明豫爲太史令，修綜曆事，未成，明豫物故。遷洛，仍歲南討，而宮車晏駕。世宗景明中，詔太樂令公孫崇、太樂令趙樊生等同共考驗。正始四年冬，崇表曰：「臣頃自太樂，詳理金石，及在秘省，考步三光，稽覽古今，詳其得失。然四序遷流，五行變易，帝王相踵，必奉初元，改正朔，殊徽號，服色觀于時變，以應天道。故易湯武革命，治曆明時。是以三五迭隆，曆數各異。伏惟皇魏紹天明命，家有率土，戎軒仍動，未遑曆事，因前魏景初曆，術數差違，不協晷度。世祖應期，輯寧諸夏，仍命故司徒東郡公崔浩錯綜其數。浩博涉淵通，更修曆術，兼著五行論。是時故司空咸陽公高允該覽群籍，贊明五緯，并述洪範。然浩等考察未及周密。高宗踐阼，乃用敦煌趙𢾺甲寅之曆，然其星度稍爲差遠。臣輒鳩集異同，研其損益，更造新曆，以甲寅爲元，考其盈縮，晷象周密，又從約省，起自景明，因名景明曆。然天道盈虛，豈曰必協，要須參候是非，乃可施用。太史令辛寶貴職司玄象，頗閑秘數；秘書監鄭道昭才學優贍，識覽該密；長兼國子博士高僧裕，乃故司空允

之孫世緒文業尚書祠部郎中宗景博涉經史前兼尚書郎中崔彬微曉法術請此數人在秘省參候而伺察晷度要在冬夏二至前後各五日然後乃可取驗臣區區之誠冀效萬分之一詔曰測度晷象考步宜審可令太常卿芳率太學四門博士等依所啓者悉集詳察延昌四年冬侍中國子祭酒領著作郎崔光表曰易稱君子以治曆明時書云曆象日月星辰乃同律度量衡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春秋舉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又言天子有日官是以昔在軒轅容成作曆逮乎帝唐羲和察影皆所以審農時而重民事也太和十一年臣自博士遷著作忝司載述時舊鍾律郎張明豫推步曆法治己丑元草創未備及遷中京轉爲太史令未幾喪亡所造致廢臣中修史景明初奏求奉車都尉領太史令趙樊生著作佐郎張洪給事中領太樂令公孫崇等造曆功未及訖而樊生又喪洪出除涇州長史唯崇獨專其任暨永平初亦已略舉時洪府解停京又奏令重修前事更取太史令趙勝太廟令龐靈扶明豫子龍祥共集秘書與崇等詳驗推建密曆然天道幽遠測步理深候觀遷延歲月滋久而崇及勝前後並喪洪所造曆爲甲午甲戌二元又除豫州司馬靈扶亦除蒲陰令洪至豫州續造甲子己亥二元唯龍祥在京獨修前事以皇魏運水德爲甲子元兼校書郎李業興本雖不預亦和造曆爲戊子元三家之術並未申用故貞靜處士李謐私立曆法言合紀次求就其兄瑒追取與洪等所造遞相參考以知精麤臣以仰測晷度實難審正又求更取諸能算術兼解經義者前司徒司馬高綽駙馬都尉盧道虔前冀州鎮東長史祖瑩前并州秀才王延業謁者僕射常景等日集秘書與史官同檢疏密并朝貴十五日一臨推驗得失擇其善者奏聞施用限至歲終但世代推移軌憲時改上元今古考準或異故三代課步始卒各別臣職預其事而朽墮已甚既謝運籌之能彌愧意算之藝由是多歷年世茲業弗成公私負責俯仰慚靦靈太后令曰可如所請延昌四年冬太傅清河王懌司空尚書令任城王澄散騎常侍尚書僕射元暉侍中領軍江陽王繼奏天道至遠非人情可量曆數幽微豈以意輒度而議者紛紜競起端緒爭指虛遠難可求衷自非建標準影無以驗其真僞頃永平中雖有考察之利而不累歲窮究遂不知影之至否差失少多臣等參詳請宜今年至日更立表木明伺晷度三載之中足知當否令是非有歸爭者息競然後採其長者更議所從神龜初光復表曰春秋載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又曰履端于始歸餘于終皆所以推二氣考五運成六位定七曜審八卦立三才正四序以授百官于朝萬民于野陰陽剛柔仁義之道罔不畢備懿是先代重之垂於典籍及史遷班固司馬彪著立書志所論備矣謹案曆之作也始自黃帝辛卯爲元迄于大魏甲寅曆數千有餘代歷祀數千軌憲不等遠近殊術其清濁盈虛晛步疏密莫得而識竊去延昌四年冬中堅將軍屯騎校尉張洪故太史令張明豫息盪寇將軍龍祥校書郎李業興等三家並上新曆各求申用臣學缺章程素謝籌運而驗職觀閣謬忝厥司奏請廣訪諸儒更取通數兼通經義者及太史並集秘書與史官同驗疏密并請宰輔羣官臨檢得失至於歲終密者施用 詔聽可 時太傅太尉公清河王臣懌等以天道至遠非卒可量請立表候影期之三載乃採其長者更議所從又蒙赦許於是洪等與前鎮東府長史祖瑩等研窮其事爾來三年再歷寒暑積勤構思大功獲成謹案洪等三人前上之曆并駙馬都尉盧道虔前太極採材軍主衞洪顯殄寇將軍太史令胡榮及雍州沙門統道融司州河南人樊仲遵定州鉅鹿人張僧豫所上總合九家共成一曆元起壬子律始黃鍾考古合今謂爲最密昔漢武帝元封中治曆改年爲太初即名太初曆魏文帝景初中治曆即名景初曆伏惟陛下道唯先天功邀稽古休符告徵靈瑞炳發壬子北方水之正位龜爲水畜實符魏德修母子應義當麟趾請定名爲神龜曆今封以上呈乞付有司重加考議事可施用并藏秘府附於典志肅宗以曆就大赦改元因名正光曆班於天下其九家共修以龍祥業興爲主

壬子元以來至魯隱公元年歲在己未積十六萬六千五百七算外入甲申紀來至隱公元年己未積四萬五千三百七算外

壬子元以來至今大魏正光三年歲在壬寅積十六萬七千七百五十算外壬子歲入甲申紀以來至今孝昌二年歲在丙午積四萬六千五百五十四算外

從壬子元以來至今大魏孝昌三年歲次丁未，積十六萬七千七百五十六算上。壬子歲入甲寅紀以來至今大魏孝昌三年歲次丁未，積四萬六千五百五十六算上。

章歲五百五。古十九年七閏，閏餘盡爲章，積至多年，月盡之日，月見東方，日蝕先晦，朔復變曆以同天象。二百年多一日，三百年多一日半，晦朔失故。先儒及緯文皆言二百年斗曆改憲，候天減閏，五百五年減閏餘一，九千五百九十五年減一閏月，則從僖公五年至今，日蝕不失晦與二日，合朔者多。閏餘成月，餘盡爲章。

章閏一百八十六。五百五年閏月之數。其中減舊十九分之一。

章月六千二百四十六。五百五年所有月之數，幷閏月。

蔀法六千六十。十二章爲一蔀，至此年小餘成日，爲度法。

斗分一千四百七十七。四分度法，得一千五百一十五，爲古法。今減三十八者，從僖公五年以來，減七日有奇，譯爲最近。一百二十三歲減閏日，減之太深，是以三十餘年改從四子也。

紀法六萬六百。十蔀成紀，大餘十也。

統法十二萬一千二百。二紀成統，大餘二十。

元法三十六萬三千六百。三統成元，大餘盡。

日法七萬四千九百五十二。十二乘章月爲日法，章月一年之閏分。

周天分二百二十一萬三千三百七十七。以度法通三百六十五度內斗分。

氣法二十四。歲中十二，一十二次，次有初中，分二十四。

經月大餘二十九，小餘三萬九千七百六十九。日法除周天分得之。日法者，一蔀之月數。周天分者，一蔀之日數。以用月除衆日，得一月二十九及餘，是周天分，卽爲月通。

會數百七十三，餘二萬三千二百八。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爲一會，以二十三乘五月，內二十得一百三十五，以乘周天分，以二十三乘日法除之，得一百七十三及餘。

會通一千二百九十八萬九千九百四。以日法乘會數內會餘。

周日二十七，餘四萬一千五百六十二。以月一日行除周天，得二十七日及餘。

通周二百六萬五千二百六十六。日法乘周日二十七內周餘。

小周六千七百五十一。月一日行十三度乘章歲內章閏也。

月周八萬一千一十二。以十二乘小周卽得與度同。

推月朔術第一

推積月。術曰：置入紀年算外，以章月乘之，如章歲爲積月，不盡爲閏餘，閏餘滿三百一十九以上，其歲有閏。

推朔積日。術曰：以通數乘積月爲朔積分，分滿日法爲積日，不盡爲小餘，六旬去積日，不盡爲大餘，命以紀算外，則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日。

推上下弦望。術曰：加朔大餘七，小餘二萬八千六百八十，小分一，小分滿四從小餘，小餘滿日法從大餘一，大餘滿六十去之，卽上弦日；又加得望，又加得下弦，又加得後月朔。

推二十四氣術第二

推二十四氣。術曰：置入紀年以來算外，以餘數乘之爲實，以蔀法除之，所得爲積沒，不盡爲小餘，以六旬去積沒，不盡爲大餘，命以紀算外，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冬至日。求次氣，加大餘十五，小餘一千三百二十四，小分一，小分滿氣法二十四從小餘一，小餘滿蔀法從大餘一，大餘滿六十去之，命如上，卽次氣日。

推閏。術曰：以閏餘減章歲五百五，餘以歲中十二乘之，滿章閏一百八十六得一月，餘半法已上亦得一月，數從天正十一月起算外，閏月月也。閏有正退，以無中氣爲正。

冬至十一月中　小寒十二月節　大寒十二月中　立春正月節

雨水正月中　驚蟄二月節　春分二月中　清明三月節

穀雨三月中　立夏四月節　小滿四月中　芒種五月節

夏至五月中　小暑六月節　大暑六月中　立秋七月節

處暑七月中　白露八月節　秋分八月中　寒露九月節

霜降九月中　立冬十月節　小雪十月中　大雪十一月節

推合又交會月蝕去交度。術曰：置入紀朔積分，朔以交會差分幷之，今用甲申紀差分七百四十一萬八千七百八十四也。以會通去之，所得爲積交，餘不盡者，以日法除之，所得爲度餘，卽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却去交度及餘。

求次月去交度。術曰：加度二十九日，度餘三萬九千七百六十九，除如上，則

次月去交度及分。

求望去交度。術曰：加度十四日，度餘五萬七千三百六十半，度餘滿日法從度，滿會數去之，亦除其餘，餘若不足減者減度一，加會虛，則望去交度及分。朔望去交度分如朔望合數十四度度餘五萬七千三百六十半已下入交限數，一百五十八度度餘四萬七千九百九十九半以上者，朔則交會，望則月蝕。

甲子紀（合朔，日月如合璧交中。）

甲戌紀（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四十九度

度餘三萬六千七百四十四

甲申紀（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九十八度

度餘七萬三千四百八十八

甲午紀（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一百四十八度

度餘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八

甲辰紀（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二十四度

度餘四萬八千八百一十六

甲寅紀（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七十四度

度餘一萬六百八

求交道所在月。以十一月朔，却去交度及餘，滅會數及餘，餘若不足減者減一度，加入法乃減之，乃以十一月朔小餘加之，滿日法除去之，從日一，餘為日餘。命起往年十一月，如曆月大小除之，不滿月者，為入月算外，交道日。交在望前者，其月朔則交會，望則月蝕；交在望後者，亦其月月蝕，後月朔則交會；交正在望者，其月月蝕，既前後朔皆交會；交正在朔者，日蝕既，前後望皆月蝕。

求後交月及日。以會數及餘加前入月日及餘，餘滿日法從日一，如曆月大小除之，命起前蝕月，得後交月及餘。

推月在日道表裏。術曰：置入紀朔積分，又以紀交會差分加之（今用甲申，如交會差分七百四十一萬八千七百八十四），倍會通去之，餘不滿會通者，紀首裏者，則天正十一月合朔月在日道裏；紀首表者，則月在表。若滿會通者，紀首表者，則月在裏；紀首裏者，則月在表。黃道南為表，北為裏。其滿會通者，去之，餘如日法而一，即往年天正十一月朔，却交度及餘，以却去交度及餘，滅會數及會餘，會餘若不足減者減一度，加日法乃減，餘為前去度及餘，又以十一月朔小餘加之，滿日法從度一，命起十一月，如曆月大小除之，不滿月者，為入月日及餘，算外交道日。（若十一月朔，月在日道裏者，此交為出外，後交為入內；若十一月朔在表者，此交為入內，後交為出外。一出一入，常法也。）其交在朔後望前者，朔月在日道表裏與十一月同，望則反矣；若交在望後朔前者，望與十一月同，後月朔則異矣。（若先交會後月蝕者，朔月在日道裏，望在表；朔在表，則望在裏。其先月蝕後交會者，望在表，則朔在裏也；）望在裏，則朔在表矣。

推交會起角。術曰：其月在外道，先會後交者，虧從東南角起；先交後會者，虧從西南角起。其月在內道，先會後交者，虧從西北角起；先交後會者，虧從西北角起。合交中者蝕之既，其月蝕在日之衝，起角亦如之。凡日月蝕去交十五為限，十以下是蝕也，十以上虧蝕微少，光影相接而已。

推蝕分多少。術曰：置入交限十五度，以朔望去交日數減之，餘則蝕分。

推合朔入曆遲疾盈縮第四

推合朔入曆遲疾。術曰：置入紀以來朔日積分，又以紀遲疾差分并之（今用甲申紀遲疾差分一百八十二萬千七百九十一），以通周如一為積周，不盡者以日法約之為日，不盡為日餘，命日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合朔入曆日。

甲子紀　遲疾差二十四日　日餘六萬三千五百六十八

甲戌紀　遲疾差二十四日　日餘四萬二千二百五十六

甲申紀　遲疾差二十四日　日餘二萬九百四十四

甲午紀　遲疾差二十三日　日餘十萬四千五百八十四

甲辰紀　遲疾差二十三日　日餘五萬三千二百七十二

甲寅紀　遲疾差二十三日　日餘三萬一千九百六十

求次月入曆日。術曰：加一日，日餘七萬三千一百五十九，日餘滿日法從日，日滿二十七去之，亦除餘如周日餘，日餘若不足減，減一日，加周虛，日滿二十七而餘不滿周日日餘者，為入曆值周日；日法滿去之，為入曆一日。

求朓朒入曆術曰：加十四日日餘五萬七千三百六十半，又加得後月曆日。

月行遲疾度及分	損益率	盈縮并	盈縮積分
一日十四度二百六十一分	益六百八十	盈初	
二日十四度三百分	益六百一十九	盈六百八十	盈積分七千五百五十
三日十四度二百四十六分	益五百五十五	盈一千二百九十九	盈積分一萬四千四百二十二
四日十四度一百七十一分	益四百九十	盈一千八百五十四	盈積分二萬五百八十四
五日十四度九十九分	益四百一十八	盈二千三百四十四	盈積分二萬六千二十四
六日十三度四百七十一分	益二百八十五	盈一千七百六十二	盈積分三萬六百六十五
七日十三度二百六十六分	益八十	盈三千四十七	盈積分三萬三千八百二十九
八日十三度六十分	損一百二十五	盈三千一百二十七	盈積分三萬四千七百一十七
九日十三度四百十九分	損二百五十二	盈三千二	盈積分三萬三千三百二十九
十日十二度三百三十八分	損三百五十三	盈二千七百五十	盈積分三萬五百三十一
十一日十二度二百三十七分	損五百五十四	盈二千三百九十七	盈積分二萬六千六百一十二
十二日十二度一百三十六分	損五百五十五	盈一千九百四十二	盈積分二萬一千五百七十二
十三日十二度三十五分	損六百五十六	盈一千三百八十八	盈積分一萬五千四百一十
十四日十一度四百六十四分	損七百三十一	盈七百三十二	盈積分八千一百二十七
十五日十二度三十六分	益六百五十五	縮初	
十六日十二度	益五百八十二	縮六百五十五	縮積分七千一百七十二
十七日十二度二百八十九分	益五百二	縮一千二百三十七	縮積分一萬三千七百三十四
十八日十二度二百九十分	益四百一	縮一千七百三十七	縮積分一萬九千三百七
十九日十二度二百九十二分	益二百九十九	縮二千一百四十	縮積分二萬三千七百五十九
二十日十二度四百九十六分	益一百九十五	縮二千四百三十九	縮積分二萬七千七十九
二十一日十三度一百十八分	益六十八	縮二千六百三十四	縮積分二萬九千一百四十四
二十二日十三度二百三十三分	損五十七	縮二千七百二	縮積分二萬九千九百九十九
二十三日十三度三百八十八分	損二百二	縮二千六百四十五	縮積分二萬九千三百六十六
二十四日十四度二十九分	損三百四十八	縮二千四百四十三	縮積分二萬七千一百二十三
二十五日十四度一百七十四分	損四百九十三		

縮二千九十五　縮積分二萬三千二百五十九

二十六日十四度三百八十七分　損六百六

縮一千六百二　縮積分一萬七千七百八十六

二十七日十四度三百十一分　損六百三十一

縮九百九十六　縮積分一萬闕五十八

周日十四度三百三十九分小分九千六百八十四　損六百五十小分九千六百八十四分

縮三百六十五　縮積分四百五十二

推合朔交會月蝕定大小餘。術曰，以入曆日餘乘所入曆下損益率，以小周六千七百五十一除之，所得以損益盈縮積分，加之爲定積分。值盈者以減本朔望小餘，值縮者加之。滿日法者交會加時在後日，減之不足減者減上一日加下日法乃減之，交會加時在前日。月蝕者隨定大小餘爲定日加時。

推加時。術曰，以時法六千二百四十六除定小餘，所得命以子起算外，朔望加時。有餘不盡者四之，加法得一爲少，二爲半，三爲太半。又有餘者三之，如法得一爲強，半法以上排成之，不滿半法棄之。以強并少爲少強，并半爲半強，并太爲太強。得二強者爲少弱，以定并少爲半弱，以之并半爲太弱，以之并太爲一辰弱。隨所在辰命之，則其強弱日之衝爲破，月常在破下蝕。

入曆值周日者。術曰，以周日月餘乘損率，以周日度小分并，又以入曆日餘乘之爲實，以小周乘周日日餘爲法，實如法得一，以減縮積積分，有餘者以加本朔望小餘。小餘滿日法從大餘一，是爲蝕後日。推加時如上法。

推日月合朔弦望度術第五

推日度。術曰，置入紀朔積日，以日度法乘之，滿周天去之，餘滿日度法爲度，不盡爲餘。命度起牛前十二度（牛前十二度在斗十五度也），宿次除之，不滿宿者算外，即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日所在度。

推日度又法。術曰，置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斗分一千四百七十七，以冬至去朔日數減一，餘以減周天度，冬至小餘減斗分，不足減者減度一，加日度法乃減之，命起如上，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日夜半日所在度。

求次月日所在度。術曰，月大加三十度，月小加二十九度，求次日加一度，宿次除之，逕斗去其分一千四百七十七。

推合朔日月共度。術曰，以章歲乘朔小餘，以章月除之，所得爲大分，不盡小分，以加夜半日度分，分滿日度法從度，命起如前，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合朔日月共度。

求次月合朔共度。術曰，加度二十九，大分三千二百一十五，小分二千四百五十五，小分滿章月從太分，大分滿日度法從度，宿次除之，經斗除其分，則次月合朔日月共度。

推月度。術曰，置入紀朔積日，以月周八萬一千一十二乘之，滿周天去之，餘以日度法約之爲度，不盡爲度分，命度起牛前十二度，宿次除之，不滿宿者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月所在度及分。

推月度又一法。術曰，以小周乘朔小餘爲實，以章歲乘日法爲法，實如法得一爲度，不滿法者以章月除之爲大分，不盡爲小，所得以減合朔度及分餘，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月所在度及分。

求次月度。術曰，小月加度二十二，分二千六百五十一，大月加度三十五分四千八百八十三，分滿日度法從度，宿次除之，不滿宿者算次月所在度。

求次日月行度。術曰，加度十三，分二千二百三十二，分滿日度法從度，宿次除之，經斗去其分。

求弦望日所在度。術曰，加合朔度七，大分二千三百一十八，小分五千二百九十八，微分，微分滿四從小分，小分滿章月從大分，大分滿日度法從度，命如上，則上弦日所在度。又加得望，下弦，月合朔。

斗二十六度　牛八度　女十二度　虛十度　危十七度　室十六度　壁九度

北方玄武七宿九十八度（一千四百七十七分）

奎十六度　婁十二度　胃十四度　昴十一度　畢十六度　觜二度

參九度

西方白虎七宿八十度

井三十三度　鬼四度　柳十五度　星七度　張十八度　翼十八度

軫十七度

南方朱鳥七宿一百一十二度

角十二度　亢九度　氐十五度　房五度　心五度　尾十八度

箕十一度

東方蒼龍七宿七十五度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六千六十分度之一千四百七十七

通分得二百二十一萬三千七百七十七名曰周天分

五行沒滅易卦氣候上朔術第六

推五行用事日水火木金土各王七十三日小餘二百九十五小分九微分三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四立即其用事始求土者置立春大小餘及分以木王七十三日小餘二百九十五小分九微分三加之微分滿五從小分一小分滿氣法二十四從小餘一小餘滿蔀法從大餘一大餘滿六十去之命以紀得季春上王日又加土王十八日小餘一千五百八十八小分二十微分二滿從命如上即得立夏日求次加法又一法求土王用事日各置四立大小餘及分各減大餘十八小餘一千五百八十八小分二十微分二命以紀算外即四立土王日若大餘不足減者加六十而後減之小餘不足減者減取大餘一加蔀法乃減之

推沒滅　術曰因冬至積沒有小餘者加積一以沒分乘之如沒法而一為積日不盡為沒餘以六旬去積日餘為沒日命以紀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冬至後沒日

求次沒　術曰加沒日六十九沒餘二萬七百六十四沒餘滿沒法三萬一千七百七從沒日一沒日滿六十去之命以紀算外即次沒月一歲常有五沒或六沒小餘盡者為滅日又以冬至去朔日加沒日冬至小餘滿蔀法從沒日命日起天正十一月如曆月大小除之不足除者入月算命以朔算外即冬至後沒日求次沒加沒日六十九沒餘三千九百五十九沒分二萬四千六百九十七分滿沒法從沒餘餘滿蔀從沒日命起前沒凡曆日大小除之即後沒日及餘

為四正卦　術曰因冬至大小餘即坎卦用事日春分即震卦用事日夏至即離卦用事日秋分即兌卦用事日

求中孚卦加冬至小餘五千五百三十小分九微分一微分滿五從小分小分滿氣法從小餘小餘滿蔀法從大餘命以紀算外即中孚卦用事日其解加震咸加離賁加兌亦如中孚加坎

求次卦加坎大餘六小餘五百二十九小分十四微分四微分滿五從小分小分滿氣法從小餘小餘滿蔀法從大餘命以紀算外即復卦用事日大壯加震姤加離觀加兌如中孚加坎

十一月未濟蹇頤中孚復十二月屯謙睽升臨正月小過蒙益漸泰二月需隨晉解大壯三月訟豫蠱革夬四月旅師比小畜乾五月大有家人井咸姤六月鼎豐渙履遯七月恆節同人損否八月巽萃大畜賁觀九月歸妹无妄明夷困剝十月艮既濟噬嗑大過坤

四正為方伯中孚為三公復為天子屯為諸侯謙為大夫睽為九卿升還從三公周而復始

九三應上九清淨微溫陽風九三應上六絳赤決温陰雨六三應上六白濁微寒陰雨六三應上九麴塵決寒陽風諸卦上有陽爻者陽風上有陰爻者陰雨

推七十二候　術曰因冬至大小餘即虎始交日加大餘五小餘四百四十一小分八微分一微分滿三從小分小分滿氣法從小餘小餘滿蔀從大餘命以紀算外所候日

冬至　虎始交　芸始生　荔挺出

小寒　蚯蚓結　麋角解　水泉動

大寒　鴈北向　鵲始巢　雉始雊

立春　雞始乳　東風解凍　蟄蟲始振

雨水	魚上冰	獺祭魚	鴻鴈來
驚蟄	始雨水	桃始華	倉庚鳴
春分	鷹化鳩	玄鳥至	雷始發聲
清明	電始見	蟄蟲咸動	蟄蟲啓戶
穀雨	桐始花	田鼠為鴽	虹始見
立夏	萍始生	戴勝降於桑	螻蟈鳴
小滿	蚯蚓出	王瓜生	苦菜秀
芒種	靡草死	小暑至	螳螂生
夏至	鵙始鳴	反舌無聲	鹿角解
小暑	蟬始鳴	半夏生	木槿榮
大暑	溫風至	蟋蟀居壁	鷹乃學習
立秋	腐草化螢	土潤溽暑	涼風至
處暑	白露降	寒蟬鳴	鷹祭鳥
白露	天地始肅	暴風至	鴻鴈來
秋分	玄鳥歸	羣鳥養羞	雷始收聲
寒露	蟄蟲附戶	殺氣浸盛	陽氣始衰
霜降	水始涸	鴻鴈來賓	雀入大水化為蛤
立冬	菊有黃華	豺祭獸	水始冰
小雪	地始凍	雉入大水化為蜃	虹藏不見
大雪	冰始壯	地始坼	鶡旦不鳴

術曰：因冬至虎始交後五日一候。

推上朔術曰：法置入紀年滅一，加入以六律乘之，以六千去之，餘為大餘，以甲子算外，上朔日。

推五星六通術第七

上元壬子以來至春秋魯隱公元年己未，積十六萬六千五百七算外，至今大魏熙平二年，歲次丁酉，積十六萬七千七百四十五算外。

木精曰歲星，其數二百四十一萬六千六百六十。

火精曰熒惑星，其數四百七十二萬五千八百四十八。

土精曰鎮星，其數三百二十九萬一千二十一。

金精曰太白，其數三百五十三萬八千一百三十一。

水精曰辰星，其數七十萬二千一百八十二。

推五星　置上元以來盡所求年，滅一，以周天二百二十一萬三千三百七十七乘之，名為六通之實，以蔀法除之，所得為冬至積日，不盡為小餘，以旬六去積日，不盡為大餘，命以甲子算外，即冬至日。以章歲五百五除冬至小餘，所得命子算外，即律氣加時。

五星各以其數為法，除六通實，所得為積合，不盡為合餘，以合餘減法，餘為入歲度分，以日度約之，所得即所求天正十一月冬至後晨夕合度算及餘。其金水以一合日數及合餘減合度算及餘，得一者為夕見，無所得為晨見。若度餘不足減，減合度算一，加日度法乃減之，命起牛前十二度，宿次除之，不滿宿者算外，即天正十一月冬至後晨夕合度及餘。

求星合月及日。　置冬至朔日數滅一，以加合度算，以冬至小餘加度餘，度餘滿日度法去之，加度一，合度算變成合日算，餘為日餘，命起天正十一月，如曆月大小除之，不滿月者算外，星合月及日。有閏計之。

求後合月及日。　以合終日數及餘加前入月算及餘，餘滿日度從日，曆月大小除之，起前合月算外，即後合月及日。其金水以一合日數及餘加晨得夕，加夕得晨。

求後合度。　以行星度及餘加前合度算及餘，餘滿日度從度，命起前合度宿次除之，不滿宿者算外，即後合度及餘。逕斗去其分一千四百七十七。

歲星合終日數三百九十八，合終日餘四千七百八十，行星三十三度，度餘三千三百三，周虛一千二百八十。

歲星晨與日合，在日後伏十六日，餘二千三百九十，行星二度，餘四千六百八十一半，去日十三度半，晨見東方，順，疾日行五十七分之十一，五十七日行十

一度，順遲日行九分，五十七日行九度，而留不行二十七日，而旋逆日行七分之一，八十四日退十三度，復留二十七日，復順遲日行九分，五十七日行九度，復疾日行十一分，五十七日行十一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順遲十六日日餘二千三百九十，行星二度餘四千六百八十一半，與日合。凡一見三百六十六日，行星二十八度，在日前後伏三十二日餘四千七百八，行星五度度餘三千三百三，復終於晨見。

熒惑合終日數七百七十九，合終日餘五千一十八，周虛九百五十二，行星四十九度，度餘三千一百五十四。

熒惑晨與日合，在日後伏七十一日，餘五千五百八十四，行星五十五度，餘四千八百四十五半，去日十六度，晨見東方，順疾日行二十三分之十四，一百八十四日行一百一十二度，順遲日行二十三分之十二，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而留不行十一日，而旋逆日行六十二分之十七，六十二日退十度，復留十一日，復順疾日行十四分，一百八十四日行一百一十二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順七十一日餘五千五百八十四，行星五十五度，度餘四千八百四十五半，而與日合。凡一見六百三十六日，行星三百三度，在日前後伏一百四十三日餘五千一百八，行星一百一十一度，度餘三千六百四十一，過周四十九度，度餘二千一百五十四，復終於晨見。

鎮星合終日數三百七十八日，餘三百四十一，行星十二度，度餘四千九百二十四，周虛五千七百一十九。

鎮星晨與日合，在日後伏十八日，日餘一百七十半，行星二度，餘二千四百六十二，去日十五度半，晨見東方，順日行十二分之一，八十四日行七度，而留不行三十六日，而旋逆行十七分之一，一百二日退六度，復留三十六日，復順日行十二分之一，八十四日行七度，在日前，伏西方，順十八日日餘一百七十半，行星二度，餘二千四百六十二，而與日合。凡見三百四十二日，行星八度，在日前後伏三十六日日餘三百四十一，行星四度，度餘四千九百二十四，復終於晨見。

太白金再合終日數五百八十三日，日餘五千一百五十一，周虛九百九，行星二百九十一度（亦曰一合日數），度餘五千六百五十半（亦曰一合日餘）。

太白晨與日合，在日後伏六日，退四度，去日十度，晨見東方，逆日行三分之二，九日退六度，留不行八日，順遲日行十五分之十一，四十五日行三十三度，順疾日行一度十三分之二，九十一日行一百五度，太疾日行一度十三分之三，九十一日行一百一十二度，在日後，晨伏東方，順四十一日餘五千六百五半，行星五十一度，度餘五千六百五半，而與日合。凡見東方二百四十四日，行星二百四十度，在日後伏四十一日餘五千六百五半，行星五十一度，餘五千六百五半，而與日合（見西方亦如之），夕與日合，在前，伏四十一日，餘五千六百五半，行星五十一度，餘三千六百五半，去日十度，夕見西方，順疾日行一度十二分之三，九十一日行一百一十二度，順遲日行一度十三分之二，九十一日行一百五度，順遲日行十五分之十一，四十五日行三十三度，而留不行八日，而旋逆日行三分之二，九日退六度，在日前，夕伏西方，六日退四度，而與日合。凡再見四百八十日，行星四百八十度，在日前後伏八十三日餘五千一百五十一，行星一百三度，度餘五千一百五十一，過周二百一十八度，度餘三千六百七十四，復終於晨見。

水星辰星再合終日數一百一十五，餘五千二百八十二，行星五十七度（亦曰一合日數），日餘五千六百七十一（亦曰一合日餘），周虛七百七十八。

辰星與日合，在日後伏十一日，退六度，去日十七度，晨見東方，而留不行四日，順遲日行七分之五，七日行五度，順度日行一度三分之一，十八日行二十四度，在日後，晨伏東方，順十七日餘五千六百七十一，行星四十四度，餘五千六百六十一，而與日合，凡見東方二十九日，行星二十二度，在日後伏二十八日餘五千六百七十一，行星三十四度，餘五千六百七十一，而與日合。見西方亦然。

辰星夕與日合，在日前伏十七日，餘五千六百七十一，行星三十四度，餘五千六百七十一，去日十七度，夕見西方，順疾日行一度三分之一，十八日行二十

四度順遲日行七分之五七日行五度而留四日在日前夕伏西方逆十一日退六度而晨與日合凡再見五十八日行星四十六度在日前後伏五十七日餘五千二百八十二行星六十九度餘五千二百八十二復終於晨見

斗一至牛五星紀丑　牛五至危五玄枵子
危五至壁三陬訾亥　壁三至婁八降婁戌
婁八至畢二大梁酉　畢二至井五實沈申
井五至鬼三鶉首未　鬼三至張七鶉火午
張七至軫一鶉尾巳　軫一至亢三壽星辰
亢三至心四大火卯　心四至斗一析木寅

魏書卷一百七十上

魏書卷一百七十上考證

律曆志敘後漢待詔嚴栄〇栄監本作嵩今從後漢書改正

推二十四氣術第二雨水正月中〇北監本脫水字今從南監本增入

推日月合朔弦望度術第五夜半月所在度及分〇度監本作衆譌也今改正

以章歲乘日法爲法〇乘字疑乘字之訛

五行授誠易卦氣候上朔術第六所候日〇南監本作節所候日此處脫一節字又下卷作候次候日

推上朔法〇以上文例之則此四字下應空一格加術曰二字今脫去乃傳寫之訛也各本俱同姑存其舊

以六千去之〇千字疑十字之訛又下卷作以六旬去之

推五星六通術第七順疾日行一疾十三分之二〇下疾字當作度

朔虛七百七十八〇又次行晨星與日合在日後伏十一日退六度去日十七度晨共二十八字監本闕今補

魏書卷一百七十上考證

齊　魏收　撰

志第九

律曆三下

孝靜世，壬子曆氣朔稍違，熒惑失次，四星出伏，曆亦乖舛。興和元年十月，齊獻武王入鄴，復命李業興，令其改正，立甲子元曆。事訖，尙書左僕射司馬子如、右僕射隆之等表曰：自天地剖判，日月運行，剛柔相摩，寒暑交謝，分之以氣序，紀之以星辰，弦望有盈缺，明晦有修短，古先哲王則之成化，迎日推筴，各有司存。以天下之至王，盡生民之能事，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及卯金受命，年曆屢改，當塗啓運，日官變業，分路揚鑣，異門馳騖，回互靡定，交錯不等，豈是人情淺深，苟相違異，蓋亦天道盈縮，欲止不能。正光之曆，既行於世，發元壬子，置差令朔，測影淸臺，懸炭之期或爽，候氣重室，布灰之應少差。伏惟陛下當璧膺符，大橫協兆，乘機虎變，撫運龍飛，苞括九隅，牢籠萬寓，四海來王，百靈受職。大丞相渤海王降神挺生，固天縱德，負圖作宰，知機成務，撥亂反正，決江疏河，效續勤王，勳彰濟世，功成治定，禮樂惟新，以履端歸餘，術數未盡，乃命兼散騎常侍執讀臣李業興，大丞相府東閤祭酒夷安縣開國公臣王春，大丞相府戶曹參軍臣和貴興等，委其刊正。但回合有疾徐，推步有疏密，不可以一方知，難得以一途揆。大丞相主簿臣孫搴，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臣聯，前給事黃門侍郎臣季景，渤海王世子開府諮議參軍事定州大中正臣崔暹，業興息國子學生屯留縣開國子臣子述等，並令參預。定其是非，臣等職司其憂，猶恐未盡。竊以蒙戎爲飾，必藉衆腋之華；輪奐成宇，寧止一枝之用。必集名勝，更共修理。左光祿大夫臣盧道約，大司農卿彭城侯臣李諧，左光祿大夫東雍州大中正臣裴獻伯，散騎常侍西兗州大中正臣溫子昇，太尉府長史臣陸操，尙書右丞城陽縣開國子臣盧元明，中書侍郎臣李同軌，前中書侍郎臣邢子明，中書侍郎臣宇文忠之，前司空府長史建康伯臣元仲俊，大丞相法曹參軍臣杜弼，尙書左中兵郎中定陽伯臣李溥濟，尙書起部郎中臣辛術，尙書祠部郎中臣元長和，前靑州驃騎府司馬安定子臣胡世榮，太史令盧鄉縣開國男臣趙洪慶，太史令臣胡法通，應詔左右臣張喆，員外司馬督臣曾魏祖，太史丞郭慶，太史博士臣胡仲和等，或器攝民譽，或術兼世業，並能顯微闡幽，表同錄異，詳考古今，共成此曆。甲爲日始，子實天正，命曆置元，宜從此起。運屬興和，以年號爲目，豈獨太初表於漢代，景初冠於魏曆而已。謹以封呈，乞付有司，依術施用。詔以新曆示齊獻武王田曹參軍信都芳，芳關通曆術，駮業興曰：今年十二月二十日，新曆歲星在營室十二度，順疾，天上歲星在營室十一度；今月二十日，新曆鎭星在角十一度留，天上鎭星在亢四度留；今月二十日，新曆太白在斗二十五度，晨見逆行，天上太白在斗二十一度逆行，便爲差殊。業興對曰：歲星行天，伺候以來八九餘年，恆不及二度。今新曆加二度，至於夕伏晨見，纖毫無爽。今日仰看，如覺二度，及其出沒，還應如術。鎭星自造壬子元以來，歲常不及，故加壬子閏度，亦知猶不及五度。適欲并加，恐出沒頓校十度，十日將來永用，不合處多。太白之行，頓疾頓遲，取其會歸而已。近十二月二十日晨見東方，新舊二曆推之，分寸不異。行星三日，頓校四度，如此之事，無年不有。至其伏見，還依術法。又芳唯嫌十二月二十日星有前却。業興推步已來，三十餘載，上算千載之日月星辰，有見經史者，與涼州趙𢾺、劉義隆廷尉卿何承天、劉駿南徐州從事史祖沖之，參校業興甲子元曆，長於三曆一倍。考洛京已來四十餘歲，五星出沒，歲星、鎭星、太白，業興曆首尾恆中，及有差處，不過一日二日、一度兩度。三曆之失，動校十日十度。熒惑一星，伏見體自無常，或不應度。祖沖之曆多甲子曆十日六度，何承天曆不及三十日二十九度。今曆還與壬子同，不有加增。辰星一星，沒多見少，及其見時，與曆無舛。今此亦依壬子元不改。太白、辰星唯起夕合爲異。業興以天道高遠，測步難精，五行伏留，推考不易，入目仰闚，未能盡密，但取其見伏大歸，略其中間小謬，如此曆便可行。若專據所見之驗，不取出沒之效，則曆數之道，其幾廢矣。夫造曆者，節之與朔，貫穿於千年之間，閏餘斗分，推之於毫釐之內，必使盈縮得衷，閏限數合，周日小分，不殊錙銖，陽曆陰曆，纖芥無爽，損益之數，驗之交會，日所居度，考之月蝕，上推下減，先定衆條，然後曆元可求。猶

甲子雖值又雖值甲子復有差分如此踳駮參錯不等今曆發元甲子七率同遵合璧連珠其言不失法理分明情謂爲可如芳所言信亦不謬但一合之裏星度不驗者至若合終必還依術鎭星前年十二月二十日見差五度今日差三度太白前差四度今全無差以此準之見伏之驗尋效可知將來永用大體無失芳又云以去年十二月中算新曆其鎭星以十二月二十日在角十一度留天上在亢四度留是新曆差天五度太白歲星並各有差校於壬子舊曆鎭星差天五度太白歲星亦各有差是舊曆差天爲多新曆差天爲少凡造曆者皆須積年累日依法候天知其疏密然後審其近者用作曆術不可一月兩月之間能正是非若如熒惑行天七百七十九日一遲一疾一留一逆一順一伏一見之法七頭一終太白行天五百八十三日晨夕之法七頭一終歲星行天三百九十八日七頭一終鎭星行天三百七十八日七頭一終晨星行天一百一十五日晨夕之法七頭一終造曆者必須測知七頭然後作術得七頭者造曆爲近不得頭者其曆甚疏皆非一二日能知是非自五帝三代以來及秦漢魏晉造曆者皆積年久測術乃可觀其倉卒造者當時或近不可久行若三四年作者初雖近天多載恐失今甲子新曆業與滑構積年雖有少差校於壬子元曆近天者多若久而驗天十年二十年間比壬子元曆三星行天其差爲密獻武王上言之詔付外施行

上元甲子以來至春秋魯隱公元年歲在己未積二十九萬二千七百三十六算上

甲子之歲入甲戌紀已來積十二萬四千一百三十六算上

上元甲子以來至大魏興和二年歲在庚申積二十九萬三千九百九十七算上

甲子之歲入甲戌紀至今庚申積十二萬五千三百九十七算上

元法一百一萬一千六百（三統之數）

統法三十三萬七千二百（二紀之數）

紀法十六萬八千六百（千歲成紀日數至十）

蔀法一萬六千八百六十（三十乘章歲得日月餘皆盡之年數）

度法一萬六千八百六十（三十乘章歲得此數）

日法二十萬八千五百三十（三十乘章月得此數）

氣時法一千四百（十二分度法得一時之數）

章歲五百六十二（二十九章十一年減閏餘二萬一百七十八年減右一閏月）

章閏二百七（五百六十二年之閏月數）

章月六千九百五十一（五百六十二年之月數并閏）

章中六千七百四十四（五百六十二年月除閏月數）

周天六百一十五萬八千一十七（度法通度內斗分之數）

通數六百一十五萬八千一十七（日法通二十九日內經月餘之數）

沒分六百一十五萬八千一十七（餘數通沒六十九內分五萬七千一百八十四得此數）

餘數八萬八千四百一十七（度法通一年下五內斗分之數）

沒法八萬八千四百一十七（一年之內成甲之外分數）

斗分四千一百一十七（從斗量周天至此不成度之分）

虛分九萬七千八百八十三（經月二十九日外少此不滿三十日）

小分法二十四（二十四氣除周天分之數也）

歲中十二（十二月之中氣）

會數一百七十三（月一出一入黃道之日數周辭六二十三分月之二十也）

會餘六萬七千一百一十七（百七十二日外不成日之分）

會通三千六百一十四萬二千八百七（以日法通百七十二內會餘之數）

會虛十四萬一千四百一十三（會餘之外不成度之數）

周日二十七（周天用日月行數）

周餘十一萬五千六百三十一（周天用日外殘本歲之分數）

通周五百七十四萬五千九百四十一（日法通二十七內分）

周虛九萬二千八百九十九（用餘外不成日之數）

小周七千五百一十三（月一日行之數）

月周二十二萬五千三百九十（通小周內度數）

朔望合數十四（半經月日數）

度餘十五萬九千五百八十八半（半經月日餘）

入交限數一百五十八度（月出入黃道減半月之數）

度餘十一萬六千五十八半（減半月小餘之外）

推月朔弦望術第一

推積月，術曰，置入紀以來盡所求年減一，以章月乘之，章歲如一，所得為積月，不盡為閏餘。閏餘三百五十五以上，其年有閏。餘五百一十五以上，進退在天正十一月前後，以冬至定之。

推積日，術曰，以通數乘積月為朔積分，日法如一為積日，不盡為小餘。以六旬去積日，不盡為大餘，命大餘以紀（今命以甲戌紀），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日。

求次月朔，術曰，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十一萬六百四十七，滿除如上，命以紀，算外，即次月朔日。其小餘滿虛分九萬七千八百八十三者，其月大，減者其月小。

求上下弦望，術曰，加朔大餘七，小餘七萬九千七百九十四，小分一，小分滿四從小餘，小餘滿日法從大餘，大餘滿六十去之，命以紀，算，即上弦日。又加得望、下弦、後月朔。

推二十四氣閏術第二

推二十四氣，術曰，置入紀以來盡所求年減一，以餘數乘之，蔀法如一為積沒，不盡為小餘，以六旬去積沒，不盡為大餘，命以紀，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冬至日。

求次氣術，術曰，加大餘十五，小餘三千六百八十四，小分一，小分滿小分法二十四從小餘，小餘滿蔀法從大餘一，命如上，算外，即次氣日。

推閏，術曰，以閏餘減章歲，餘以歲中十二乘之，滿章閏二百七得一月，餘半法以上亦得一月，數起天正十一月，算外，即閏月。閏月有進，即以無中氣定之。

推閏又法，術曰，以歲中乘閏餘，加章閏，得一盈章中六千七百四十四，數起冬至算外，中氣終閏月也。盈中氣在朔若二日，即前月閏。

冬至十一月中	小寒十二月節	大寒十二月中	立春正月節
雨水正月中	驚蟄二月節	春分二月中	清明三月節
穀雨三月中	立夏四月節	小滿四月中	芒種五月節
夏至五月中	小暑六月節	大暑六月中	立秋七月節
處暑七月中	白露八月節	秋分八月中	寒露九月節
霜降九月中	立冬十月節	小雪十月中	大雪十一月節

推合朔卻去度表裏術第三

推合朔卻去交度，術曰，置入紀以來朔積分，又以所入紀交會差分并之（甲戌紀交會差分二千六百五十二萬二千六百四十九），以會通去之，所得為積交，不盡者以日法約之為度，不盡者為度餘，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卻去交度及度餘。

甲子紀（紀首合朔日月合食交中）

甲戌紀（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表） 交會差一百二十七度

度餘三萬九千三百四十九

甲申紀（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八十一度

度餘一萬一千五百六十一

甲午紀（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三十四度

度餘十九萬二千三百一十三

甲辰紀（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表） 交會差一百六十二度

度餘二萬三千一百二十二

甲寅紀（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表） 交會差一百一十五度

度餘二十萬三千八百七十四

求次月卻去交度，術曰，加度二十九，度餘十萬六百四十七，度餘滿日法從度，度滿會數去之，亦降其會餘，即次月朔卻去交度及度餘。

求望卻去交度，術曰，加度十四，度餘十五萬九千五百八十八半，滿除如上，即望卻去交度及度餘。

推月在日道表裏。術曰：置入紀以來朔積分，又以紀交會差分并之，倍會通去之，餘以會通減之，得一減者爲月在日道裏，無所得者爲月在日道表。

求次月表裏。術曰：加次月度及度餘，加表滿會數及會數餘則在裏，加裏滿會數及會餘則在表。

推交道所在日。術曰：以十一月朔却去交度及餘，減會數及會餘，會餘若不足減者，減一度，加日法乃減之。又以十一月朔小餘加之，滿日法從度，餘爲度餘，即是天正十一月朔前去交度及餘。如曆月大小除之，起天正月十一月，不滿月者，爲入月算外交道所在日。又以歲中乘入月小餘，日法除之，所得命以子算，即交道所在辰。其交在望前者，其月朔則交道；望則月蝕。交在望後者，其月月蝕，後朔交會。交正在望者，其月月蝕既，前後朔交會。交正朔者，日蝕既，前後月望皆月蝕。

求後交月及日。術曰：以會數及會餘，加前入月算及餘，餘滿日法從日，日如曆月大小除之，起前交月算外，即後交月及日，以次放之。

推交會起角。術曰：其月在外道，先會後交者，虧從東南角起；先交後會者，虧從西南角起。其月在內道，先會後交者，虧從西北角起。合交中者蝕之既。其月蝕在日之衝，起角亦如之。

推蝕分多少。術曰：其朔望去交度及度餘，如入交限數一百五十八度，度餘十一萬六千五十八半以上者，以減會數及會數餘，餘爲不蝕度。若朔望去交度，如朔望合數十四度，度餘十五萬九千五百八十八半以下者，即是不餘度，皆以減十五，餘爲餘蝕分。朔望去交度盡者蝕之既。

推合朔月蝕入遲疾曆盈縮術第四

推合朔入遲疾曆。術曰：置入紀以來朔積分，又以所入紀遲疾差分并之。甲戌紀遲差分二日三十五萬三千一百九十一。以通周去之，所得日餘周不盡者，以日法約之爲日，不盡者爲日餘，命日算外，即所求年天正月十一月合朔入曆日。

求次月入曆日。術曰：加一日，日餘二十萬三千五百四十六，日蝕滿日從日法，日滿周日及周餘去之，命如上算外，即次月入曆日。

求望入曆。術曰：加日十四日，餘十五萬九千五百八十八半，滿除如上算外，即望入曆。

日月行遲疾度及合	損益率	盈縮并率	盈縮積分
一日十四度四百二分	益七百五十七	盈初	
二日十四度三百三十十四分	益六百八十九	盈七百五十	盈積分二萬一千一十一
三日十四度二百四十六十一分	益六百一十七	盈一千四百三十六	盈積分四萬一百三十五
四日十四度一百九十分	益五百四十五	盈二千六十二	盈積分五萬七千二百三十二
五日十四度一百十一分	益四百六十六	盈二千六百七	盈積分七萬二千三百六十
六日十三度五百二十二分	益二百一十五	盈三千七十三	盈積分八萬五千二百九十四
七日十三度二百九十六分	益八十九	盈三千三百八十八	盈積分九萬四千三十七
八日十三度六十八分	損一百三十九	盈三千四百七十七	盈積分九萬六千五百七
九日十二度四百八十六分	損二百八十三	盈三千三百三十八	盈積分九萬二千六百四十九
十日十二度三百七十九分	損三百九十	盈三千五十五	盈積分八萬四千七百九十四
十一日十二度三百六十七分	損五百二	盈二千六百六十五	盈積分七萬三千九百六十九

十二日十二度一百五十一分　損六百一十八
盈二千一百六十三　盈積分六萬三十六
十三日十二度四十分　損七百二十九
盈一千五百四十五　盈積分四萬二千八百八十三
十四日十一度五百一十五分　損八百一十六
盈八百一十六　盈積分二萬二千六百四十九
十五日十二度三十八分　益七百三十一
縮初
十六日十二度一百二十三分　益六百三十六
縮七百三十一　縮積分二萬二百九十
十七日十二度三百一十一分　益五百五十八
縮一千三百七十七　縮積分三萬八千二百二十
十八日十二度二百二十四分　益四百四十五
縮一千九百三十五　縮積分五萬三千七百
十九日十二度四百三十五分　益三百三十四
縮二千三百八十　縮積分六萬六千五十九
二十日十二度五百五十五分　益二百一十四
縮二千七百一十四　縮積分七萬五千三百二十九
二十一日十三度一百三十八分　益七十九
縮二千九百二十八　縮積分八萬一千二百六十九
二十二日十二度二百七十分　損六十三
縮三千七　縮積分八萬三千四百六十二
二十三日十三度四百三十二分　損二百二十五
縮二千九百四十四　縮積分八萬一千七百一十三
二十四日十四度三十三分　損三百八十八
縮二千七百一十九　縮積分七萬五千四百六十八
二十五日十四度一百九十四分　損五百四十九
縮二千三百三十一　縮積分六萬四千六百九十九
二十六日十四度三百一十九分　損六百七十四
縮一千七百八十二　縮積分四萬九千四百六十一
二十七日十四度三百三十六分　損七百一
縮一千一百八　縮積分三萬七百五十四
周日十四度三百七十九分　損七百三十四
縮四百七　縮積分一萬一千二百九十七

推合朔交會月蝕定大小蝕。術曰。以入曆日餘乘所入曆下損益率。以小周七千五百一十三除之。所得損益盈縮積分。爲定積分。積分盈者以減本朔望小餘。縮者加之。加之滿日法者交會加時在後日。減之不足減者減一日。加日法乃減之。交會加時在前日。月蝕者隨定大小蝕餘爲定日加時。

推加時。術曰。以歲中乘定小餘。日法除之。所得命以子算外。朔望加時。有餘不盡者四之。如法得一爲少。二爲半。三爲太半。又有餘者三之。如法得一爲強。半法以上排成一。不滿半法棄之。以強幷少爲少強。幷半爲半強。幷太爲太強。得二強者爲少弱。以之幷少爲半弱。以之幷半爲太弱。以之幷太爲一辰弱。隨所在辰而命之。即其強弱日之衝爲破。月常在破下蝕。

推日月合朔弦望度第五

推日度。術曰。置入紀以來朔積日。以日度法一萬六千八百六十乘之。滿周天去之。餘以日度法約之爲度。餘命起牛前十二度。宿次除之。不滿宿者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日所在度及分。

推日度又法。術曰。置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斗分四千一百一十七。以冬至去朔日數減一。以減周天度。冬至小餘減斗分。斗分不足減者減一度。加日度法乃減之。命起如上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日所在度及分。

求日次月次日所在度。術曰。月大者加度三十。月小者加度二十九。次日者加度一。宿次除之。經斗除其分。

推合朔日月共度。術曰：以章歲五百六十二乘朔小餘，以章月六千九百五十一除之，所得為大分，不盡為小分，以加夜半日度分，分滿日度法從度，命如上，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合朔日月共度。

推合朔日月共度又法。術曰：加度二十九，大分八千九百四十五，小分六千九百一十九，小分滿章月從大分，大分滿日度法從度，宿次除之，逕斗去其分，算外，即次月合朔日月共度。

推月度。術曰：置入紀以來朔積日，以周二十二萬五千三百九十乘之，滿周天去之，餘以日度法約之為度，餘為度分，命起牛前十二度，宿次除之，不滿宿者，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月所在度及分。

推月度又法。術曰：以小周乘朔小餘為實，章歲乘日法為法，實如法得一為度，不滿法者，以章月除之為大分，餘為小分，所得以減合朔度及度分，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月所在度及分。

求月次月度。術曰：月小加度二十二，分七千三百七十三；月大加度三十五，分一萬三千五百八十三，分滿日度法從度，宿次除之，不滿宿者，算外，即月次月所在度。

求月次日度。術曰：加度十三，分六千二百一十，分滿日度法從度，除如上，算外，即月次日所在度。

求弦望日所在度。術曰：加合朔度七，大分六千四百五十一，小分三千四百六十一，微分二，微分滿四從小分，小分滿章月從大分，大分滿日度法從度，命如上，算外，即上弦日所在度。又加，得望、下弦、後月合朔。

求弦望月所在度。術曰：加合朔度九十八，大分一萬一千六百九十五，小分五千二百二十五，微分一，滿除如上，算外，即上弦日月所在度。又加，得望、下弦、後月合朔。

斗二十六度　牛八度　女十二度　虛十度　危十七度　室十六度
壁九度

北方玄武七宿九十八度分四千一百一十七

奎十六度　婁十二度　胃十四度　昴十一度　畢十六度　觜二度
參九度

西方白虎七宿八十度

井三十三度　鬼四度　柳十五度　星七度　張十八度　翼十八度
軫十七度

南方朱鳥七宿一百一十二度

角十二度　亢九度　氐十五度　房五度　心五度　尾十八度
箕十一度

東方蒼龍七宿七十五度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一萬六千八百六十分度之四千一百一十七，通之得六百一十五萬八千一百一十七，名曰周天。

推土王滅沒卦候上朔術第六

推土王日。術曰：置四立大小餘，各減其大餘十八，小餘四千四百二十，小分十八，微分二。大餘不足減者，加六十乃減之；小餘不足減者，減一日，加蔀法乃減之；小分不足減者，減小餘一，加小分法二十四乃減之；微分不足減者，減小分一，加五然後皆減之，命以紀，算外，即四立前土王日。

推土王又法。術曰：加冬至大餘二十七，小餘六千六百三十一，小分六，微分三，微分滿五從小分，小分滿小分法從小餘，小餘滿蔀法從大餘一，命以紀，算外，即季冬土王日。

求次季土王日。術曰：加大餘九十一，小餘五千二百四十四，小分六，小分滿小分法從小餘，小餘滿蔀法從大餘，大餘滿六十去之，命以紀，算外，即次季土王日。

推滅沒。術曰：因冬至積沒有小餘者，加積沒一，以沒分乘之，以沒法八萬八千四百一十七除之，所得為積日，不盡為沒餘，六旬去積日，不盡為沒日，命以紀，算外，即所求天正十一月冬至後沒日。

求次沒。術曰：加沒日六十九，沒餘五萬七千二百四十四，沒餘滿沒法從沒

日、沒日滿六十去之、命以紀、算外、即次沒日、餘盡者爲滅、
求次沒、術曰、加沒日六十九、沒餘一萬九百一十五、沒分六萬二千二百八十五、沒分滿沒法從沒餘、沒餘滿蔀法從沒日、命起前沒月曆月大小除之、不滿月者、即後沒日及沒餘沒分、命曰如上、算外、即次沒日、
推四正卦、術曰、因冬至大小餘、即坎卦用事日、春分即震卦用事日、夏至即離卦用事日、秋分即兌卦用事日、中孚因坎卦、
求次卦、術曰、加坎卦大餘六、小餘一千四百七十三、小分十四、微分四、微分滿五從小分、小分滿小分法從小餘、小餘滿蔀法從大餘、大餘滿六十去之、命以紀、算外、即復卦用事日、
十一月未濟、蹇、頤、中孚、復、
十二月屯、謙、睽、升、臨、
正月小過、蒙、益、漸、泰、
二月需、隨、晉、解、大壯、
三月豫、訟、蠱、革、夬、
四月旅、師、比、小畜、乾、
五月大有、家人、井、咸、姤、
六月鼎、豐、渙、履、遯、
七月恆、節、同人、損、否、
八月巽、萃、大畜、賁、觀、
九月歸妹、无妄、明夷、困、剝、
十月艮、既濟、噬嗑、大過、坤、
四正爲方伯、中孚爲三公、復爲天子、屯爲諸侯、謙爲大夫、睽爲九卿、升還從三公、周而復始、
九三應上九、清淨微溫、陽風、九三應上六、絳赤決溫、陰雨、六三應上六、日澤寒陰雨、六三應上九、麴塵決寒、陽風、諸卦上有陽爻者陽風、上有陰爻者陰雨、
推七十二候、術曰、因冬至大小餘、即虎始交日、加大餘五、小餘一千二百二十八、微分一、微分滿三從小分、小分滿小分法從小餘、小餘滿蔀法從大餘、大餘滿六十去之、命以紀、算外、依次候日、

冬至	虎始交	芸始生	荔挺生
小寒	蚯蚓結	麋角解	水泉動
大寒	鴈北向	鵲始巢	雉始雊
立春	雞始乳	東風解凍	蟄蟲始振
雨水	魚上負冰	獺祭魚	鴻鴈來
驚蟄	始雨水	桃始華	倉庚鳴
春分	鷹化爲鳩	玄鳥至	雷始發聲
清明	電始見	蟄蟲咸動	蟄蟲啓戶
穀雨	桐始華	田鼠化爲鴽	虹始見
立夏	萍始生	戴勝降桑	螻蟈鳴
小滿	蚯蚓出	王瓜生	苦菜秀
芒種	靡草死	小暑至	螳螂生
夏至	鵙始鳴	反舌無聲	鹿角解
小暑	蟬始鳴	半夏生	木槿榮
大暑	溫風至	蟋蟀居壁	鷹乃學習
立秋	腐草化爲螢	土潤溽暑	涼風至
處暑	白露降	寒蟬鳴	鷹祭鳥
白露	天地始肅	暴風至	鴻鴈來
秋分	玄鳥歸	羣鳥養羞	雷始收聲
寒露	蟄蟲附戶	殺氣浸盛	陽氣日衰
霜降	水始涸	鴻鴈來賓	雀入大水化爲蛤
立冬	菊有黃華	豺祭獸	水始冰
小雪	地始凍	雉入大水爲蜃	虹藏不見
大雪	冰始壯	地始坼	鶡旦鳴

推上朔。術曰：置入紀以來盡所求年減一，以六律乘之，以六旬去之，不盡者命以甲子算上，卽上朔日。

推五星見伏術第七

上元甲子以來至春秋魯隱公元年歲在己未，積二十九萬二千七百三十六算。

上元甲子以來至今大魏興和二年歲在庚申，積二十九萬三千九百九十七算。

木精曰歲星，其數六百七十二萬二千八百八十八。

火精曰熒惑，其數一千三百一十四萬九千八十三。

土精曰鎮星，其數六百三十七萬四千六十一。

金精曰太白，其數九百八十四萬三千八百八十二。

水精曰辰星，其數一百九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七。

推五星。術曰：置上元以來盡所求年減一，以周天乘之，爲五星之實，各以其數爲法除之，所得爲積合，不盡爲合餘，以合餘減法，餘爲入歲度分，以日度法約之，所得卽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冬至後晨夕合度算及度餘。其金水以一合日數及合餘減合度算及度餘，得一者爲晨，無所得者爲夕。若度餘不足減者，減合度算一，加日度法乃減之，命起牛前十二度，宿次除之，不滿宿者算外，卽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冬至後晨夕合度及度餘。

徑推五星。術曰：置上元以來盡所求年減一，如法算之，合度餘滿日度法，加合度算一。合度算滿合終日數去之，亦以合終日餘減合度，若不足減者，減合度算一，加周虛。積年盡所得，卽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冬至後晨夕合度年及度餘。其求水及命度，皆如上法。

求星合月及日。術曰：置冬至去朔日，盡減一，加合度算冬至小餘，以加合度餘，合度餘滿日度法去之，加合度算一。合度年變成合日算，合度餘爲日餘，命日起天正十一月，如曆月大小除之，不滿月者算外，卽星合月及日。有閏以閏計之。

求後合月及日。術曰：以合終日數及合終日餘加前入月算及餘，餘滿日度法從日，一日如曆月大小除之，起前合月算外，卽後合月及日。其金水以合日數及一合日餘加之，加夕得晨，加晨得夕也。

求後合度。術曰：以行星度餘加前合度及度餘，度餘滿日度法從度，命起前合度，宿次除之，不滿宿者算外，卽後合度。餘運斗除其分，其分四千一百一十七。

歲星合終日數三百九十八，合終日餘一萬二千六百八，周虛三千二百五十二，行星三十三度，度餘九千四百九十一。

歲星晨與日合，在日後，伏十六日，日餘六千八百四，行星二度，度餘一萬三千一百七十五，晨見東方，順疾日行五十八分之十一，五十八日行十一度，順遲日行九分，五十八日行九度而留，不行二十五日而旋，逆日行七分之一，八十四日退十二度，復留二十五日，復順遲日行九分，五十八日行九度，復順疾日行十一分，五十八日行十一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順十六日，日餘六千八百四，行星二度，度餘一萬三千一百七十六，而與日合。

熒惑合終日數七百七十九，合終日餘一萬五千一百四十三，周虛一千七百一十七，行星四十九度，度餘六千九百九。

熒惑晨與日合，在日後，伏七十一日，日餘一萬六千一，行星五十五度，度餘一萬三千九百四十三，晨見東方，順疾日行二十三分之十四，一百八十四日行一百一十二度，順遲日行十二分，九十一日行四十八度而留，不行十一日而旋，逆日行六十二分之十七，六十二日退十七度，復留十一日，復順遲日行十二分，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復順疾日行十四分，一百八十四日行一百一十二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順七十一日，日餘一萬六千二，行星五十度，度餘一萬三千九百四十三，而與日合。

鎮星合終日數三百七十八，合終日餘九百八十一，周虛一萬五千八百七十九，行星十二度，度餘一萬三千七百二十四。

鎮星晨與日合，在日後，伏十八日，日餘四百九十，行星二度，度餘六千八百六

十二晨見東方順日行十二分之一八十四日行七度而留不行三十六日而旋逆日行十七分之一一百二日退六度復留三十六日復順日行十二分之一八十四日行七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順十八日日餘四百九十一行星二度度餘六千八百六十二而與日合

太白合終日數五百八十三合終日餘一萬四千五百二周虛二千三百五十八行星二百九十一度（亦曰一合日數）度餘一萬五千六百八十一（亦曰一合日數）

太白夕與日合在日前伏四十一日日餘一萬五千六百八十一行星五十一度度餘一萬五千六百八十一夕見西方順疾日行一度十三分之三九十一日行一百一十二度順遲日行一度十三分之二九十一日行一百五度順大疾日行十五分之十一四十五日行三十三度而留不行八日而旋逆日行三分之二九日退六度在日前夕伏西方伏六日退四度而與日晨合

太白晨與日合在日後伏六日退四度晨見東方逆日行三分之二九日退六度而留不行八日順日行十五分之十一四十五日行三十三度順疾日行一度十三分之二九十一日行一百五度順大疾日行一度十三分之三九十一日行一百一十二度在日後晨伏東方順四十一日日餘一萬五千六百八十一行星五十一度度餘一萬五千六百八十一而與日夕合

辰星合終日數一百一十五合終日餘一萬四千八百一十八周虛二千四十四行星五十七度（亦曰一合日數）度餘一萬五千八百四十八（亦曰一合日數）

辰星夕與日合在日前伏十七日日餘一萬五千八百四十八夕見西方順疾日行一度三分之一十八日行二十四度順遲日行七分之五七日行五度而留不行四日在日前夕伏西方逆十一日退六度而與日晨合

辰星晨與日合在日後伏十一日退六度晨見東方而留不行四日順遲日行七分之五七日行五度順疾日行一度三分之一十八日行二十四度在日後晨伏東方順十七日日餘一萬五千八百三十八行星三十四度度餘一萬五千八百四十八而與日夕合

五星歷步　術曰以術法伏日度及餘加星合日度及餘餘滿日度法一萬六千八百六十得一從令命之如前得星見日度及餘以星行分母乘見度分日度法如一得一分不盡半法以上亦得一以加所行分分滿其母得一度逆順母不同以當行之母乘故分故母如一爲當行分留者承前逆則減之伏不盡度除斗分以行母爲率分有損益前後相御十四

求五星行所在度　術曰以行分子乘行日數分母除之所得即星行所在度

魏書卷一百七下

魏書卷一百七下考證

律曆志敘亦知猶不及五度〇五監本訛作王今改正

甲子之歲入甲戌紀紀法十六萬八千六百註千部成紀〇臣人龍按詩大雅疏二十部爲一紀則千字誤也

度餘十一萬六千五十八半〇半監本訛作度今改正

推合朔月去度表裏術第三甲寅紀註月在日道表〇監本月在日道下脫表字今增正

推日月合朔弦望度第五又如得望下弦後月合朔〇如字當作加

推五星見伏術第七歲在己未〇己監本作乙今據歷代甲子圖改正

魏書卷一百七下考證

齊　魏收　撰

志第十

禮四之一

夫在天莫明於日月在人莫明於禮儀先王以安上治民用成風化苟或失之斯亡云及聖者因人有尊敬哀思嗜慾喜怒之情而制以上下隆殺長幼衆寡之節本於人心會於神道故使三才惟穆百姓允諧而淳澆世殊質文異設損益相仍隨時作範秦滅儒經漢承其弊三代之禮蓋如綫焉劉氏中興頗率周典魏晉之世抑有可知自永嘉擾攘神州蕪穢禮壞樂崩人神殲殄太祖南定燕趙日不暇給仍世征伐務恢疆宇雖馬上治之未遑制作至於經國軌儀互舉其大但事多粗略且兼闕遺高祖稽古率由舊則斟酌前王擇其令典朝章國範煥乎復振早年厭世叡慮未從不幸劉馬之迹夫何足數世宗優遊在上致意玄門儒業文風顧有未洽墜禮淪聲因之而往肅宗已降魏道衰羸太和之風仍世凋落以至於海內傾圮綱紀泯然嗚呼魯秉周禮國以克固齊臣撤器降人折謀治身不得以造次忘治國庸可而須臾忽也初自皇始迄於武定朝廷典禮之迹故總而錄之

太祖登國元年即代王位於牛川西向設祭告天成禮

天興元年定都平城即皇帝位立壇兆告祭天地祝曰皇帝臣珪敢用玄牡昭告于皇天后土之靈上天降命乃眷我祖宗世王幽都珪以不德纂戎前緒思寧黎元龔行天罰殪劉顯屠衛辰平慕容定中夏羣下勸進謂宜正位居尊以副天人之望珪以天時人謀不可久替謹命禮官擇吉日受皇帝璽綬惟神祇其丕祚於魏室永綏四方事畢詔有司定行次正服色羣臣奏以國家繼黃帝之後宜為土德故神獸如牛牛土畜又黃星顯曜其符也於是始從土德數用五服尚黃犧牲用白祀天之禮用周典以夏四月親祀于西郊徽幟有加焉

二年正月帝親祀上帝于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為壇通四陛為壝埒三重天位在其上南面神元西面五精帝在壇內壝內四帝各於其方一帝在未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一太一北斗司中司命司祿司民在中壝內各因其方其餘從食者合一千餘神餟在外壝內藉用藁秸玉用四珪幣用束帛牲用黝犢器用陶匏上帝神元用犢各一五方帝共用犢一日月等共用牛一祭畢燎牲體左於壇南巳地從陽之義其瘞地壇兆制同南郊明年正月辛酉郊天癸亥瘞地於北郊以神元竇皇后配五岳名山在中壝內四瀆大川於外壝內后土神元后牲共用玄牲一玉用兩珪幣用束帛五岳等用牛一祭畢瘞牲體右於壇之北亥地從陰也乙丑赦京師畿內五歲刑以下其後冬至祭上帝于圜丘夏至祭地于方澤用牲幣之屬與二郊同

冬十月平文昭成獻明廟成歲五祭用二至二分臘牲用太牢常遣宗正兼太尉率祀官侍祀置太社太稷帝社於宗廟之右為方壇四陛祀以二月八月用戊皆太牢句龍配社周棄配稷皆有司侍祀立祖神常以正月上未設藉於端門內祭牲用羊豕犬各一又立神元思帝平文昭成獻明五帝廟於宮中歲四祭用正冬臘九月牲用馬牛各一太祖親祀宮中立星神一歲一祭常以十二月用馬薦各一牛豕各二雞一太祖初有兩彗星見劉后使占者占之曰祈之則當掃定天下后從之故立其祀又立（闕二字）神十二歲一祭常以十一月各用牛一雞三又立王神四歲二祭常以八月十月各用羊一又置獻明以上所立天神四十所歲二祭亦以八月十月神尊者以馬次以牛小以羊皆女巫行事又於雲中及盛樂神元舊都祀神元以下七帝歲三祭正冬臘用馬牛各一祀官侍祀明年春帝始躬耕籍田祭先農用羊一祀日於東郊用騂牛一秋分祭月於西郊用白羊一

廩賜二年夏四月復祀天于西郊為方壇一置木主七於上東為二陛無等周垣四門門各依其方色為名牲用白犢黃駒白羊各一祭之日帝御大駕百官及賓國諸部大人畢從至郊所帝立青門內近南壇西內朝臣皆位於帝北外朝臣及大人咸位於青門之外后率六宮從黑門入列於青門內近北並西面天犧令掌牲陳於壇前女巫執鼓立於陛之東西面選帝之十族子弟七人執酒在巫南西面北上女巫升壇搖鼓帝拜若肅拜百官內外盡拜祀訖復拜拜

乾乃殺牲執酒七人西向以酒灑天神主復拜如此者七禮畢而返自是之後歲一祭。

太宗永興三年三月帝禱于武周車輪二山初清河王紹有寵於太祖性凶悍帝每以義責之弗從帝懼其變乃於山上祈福於天地神祇及卽位壇兆後因以爲常祀歲一祭牲用牛帝皆親之無常日。

明年立太祖廟于白登山歲一祭具太牢帝親之亦無常月兼祀皇天上帝以山神配旱則禱之多有效是歲詔郡國於太祖巡幸行宮之所各立壇祭以太牢歲一祭皆牧守侍祀又立太祖別廟於宮中歲四祭用牛馬羊各一又加置天日月之神及諸小神二十八所於宮內歲二祭各用羊一後二年於白登西太祖舊遊之處立昭成獻明太祖廟常以九月十月之交帝親祭牲用馬牛羊及親行貙劉之禮別置天神等二十三於廟左右其神大者以馬小者以羊華陰公主帝姊也元紹之爲逆有保護功故別立其廟於太祖廟垣後因祭薦焉又於雲中盛樂金陵三所各立太廟四時祀官侍祀。

泰常三年爲五精帝兆於四郊遠近依五行數各爲方壇四陛埒壝三重通四門以太皞等及諸佐隨配侑祭黃帝常以立秋前十八日餘四帝各以四立之日牲各用牛一有司主之又六宗靈星風伯雨師司民司祿先農之壇皆有別兆祭有常日牲用少牢立春之日遣有司迎春於東郊祭用酒脯棗果無牲幣又立五岳四瀆廟於桑乾水之陰春秋遣有司祭有牲及幣四瀆唯以牲牢準古望秩云其餘山川及海若諸神在州郡者合三百二十四所每歲十月遣祀官詣州鎮遍祀有水旱災厲則牧守各隨其界內祈謁其祭皆用牲王畿內諸山川皆列祀次祭各有水旱則禱之。

明年八月帝嘗於白登廟將薦熟有神異焉太廟博士許鍾上言曰臣聞聖人能饗帝孝子能饗親伏惟陛下孝誠之至通於神明近嘗於太祖廟有車騎聲從北門入殷殷轟轟震動門闕執事者無不肅慄斯乃國祚永隆之兆宜告天下使知聖德之深遠。

辛未幸代至鴈門關望祀恆岳後二年九月幸橋山遣有司祀黃帝唐堯廟明年正月南巡恆岳祀以太牢幸洛陽遣使以太牢祀嵩高華岳還登太行五月至自洛陽諸所過山川羣祀之後三年二月祀孔子於國學以顏淵配。

神䴥二年帝將征蠕蠕省郊祀儀四月以小駕祭天神畢帝遂親戎大捷而還歸格於祖禰徧告羣神。

九月立密皇太后廟於鄴后之舊鄉也置祀官太常博士齋郎三十餘人侍祀歲五祭。

太延元年立廟於恆岳華嶽嵩岳上各置侍祀九十人歲時祈禱水旱其春秋泮涸遣官率刺史祭以牲牢有玉幣。

魏先之居幽都也鑿石爲祖宗之廟於烏洛侯國西北自後南遷其地隔遠真君中烏洛侯國遣使朝獻云石廟如故民常祈請有神驗焉其歲遣中書侍郎李敞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祝曰天子燾謹遣敞等用駿足一元大武敢昭告于皇天之靈自啓闢之初祐我皇祖于彼土田歷載億年聿來南遷惟祖惟父光宅中原克翦凶醜拓定四邊沖人纂業德聲弗彰豈謂幽遐稽首來王具知舊廟弗毀弗亡悠悠之懷希仰餘光王業之興起自皇祖綿綿瓜瓞時惟多祜敢以丕功配饗于天子子孫孫福祿永延敞等既祭斬樺木立之以置牲體而還後所立樺木生長成林其民益神奉之咸謂魏國感靈祇之應也石室南距代京可四千餘里。

明年六月司徒崔浩奏議神祀多不經案祀典所宜祀凡五十七所餘復重及小神請皆罷之奏可。

十一年十一月世祖南征逕恆山祀以太牢浮河濟祀以少牢過岱宗祀以太牢至魯以太牢祭孔子遂臨江登瓜步而還。

文成皇帝卽位三年正月遣有司詣華岳修廟立碑數十人在山上聞虛中若音聲聲中稱萬歲云。

和平元年正月帝東巡歷橋山祀黃帝幸遼西望祀醫無閭山遂緣海西南幸冀州北至中山過恆岳禮其神而返明年帝南巡過石門遣使者用玉璧牲牢禮恆岳。

四月旱下詔州郡於其界內神無大小悉洒掃薦以酒脯年登之後各隨本秩祭以牲牢至是羣祀先廢者皆復之

顯祖皇興二年以青徐既平遣中書令兼太常高允奉玉幣祀於東岳以太牢祀孔子

高祖延興二年有司奏天地五郊社稷已下及諸神合一千七十五所歲用牲七萬五千五百顯祖深愍生命乃詔曰朕承天事神以育羣品而咸秩處廣用牲甚衆夫神聰明正直享德與信何必在牲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苟誠感有著雖行潦菜羹可以致大嘏何必多殺然後獲祉福哉其命有司非郊天地宗廟社稷之祀皆無用牲於是羣祀悉用酒脯

先是長安牧守常有事於周文武廟四年坎地埋牲廟玉發見四月詔東陽王丕祭文武二廟以廟玉露見若即而埋之或恐愚民將為盜竊敕近司收之府藏

六月顯祖以西郊舊事歲增木主七易世則更兆其事無益於神明初革前儀定置主七立碑於郊所

太和二年旱帝親祈皇天日月五星於苑中祭之夕大雨遂赦京師

三年上祈於北苑又禱星於苑中

六年十一月將親祀七廟詔有司依禮具儀於是羣臣議曰昔有虞親虔祖考來格殷宗躬謁介福逮降大魏七廟之祭依先朝舊事多不親謁今陛下孝誠發中思親祀事稽合古王禮之常典臣等謹案舊章幷採漢魏故事撰祭服冠屨牲牢之具罍洗簠簋俎豆之器百官助祭位次樂官節奏之引升降進退之法別集為親拜之儀制可於是上乃親祭其後四時常祀皆親之

十年四月帝初以法服御輦祀於西郊

十二年十月帝親築圓丘於南郊

十三年正月帝以大駕有事於圓丘五月庚戌車駕有事於方澤壬戌高祖臨皇信堂引見羣臣詔曰禮記祭法稱有虞氏禘黃帝大傳曰禘其祖之所自出又稱不王不禘論曰禘自既灌詩頌長發大禘爾雅曰禘大祭也夏殷四時祭礿禘烝嘗周改禘為祠祭義稱春禘秋嘗亦夏殷祭也王制稱犆礿祫禘祫嘗祫烝其禮傳之文如此鄭玄解禘天子祭圓丘曰禘祭宗廟大祭亦曰禘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則合羣毀廟之主於太廟合而祭之禘則增及百官配食者審禘而祭之天子先禘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禘祫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圓丘宗廟大祭俱稱禘祭有兩禘明也王肅解禘祫稱天子諸侯皆禘於宗廟非祭天之祭郊祀后稷不稱禘宗廟稱禘禘祫一名也合而祭之故稱祫審禘之故稱禘非兩祭之名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總而互舉之故稱五年再殷祭不言一禘一祫斷可知矣禮文大略諸儒之說盡具於此卿等便可議其是非尚書游明根左丞郭祚中書侍郎封琳著作郎崔光等對曰鄭氏之義禘者大祭之名大祭圓丘謂之禘者審諦五精星辰也大祭宗廟謂之禘者審諦其昭穆圓丘常合不言祫宗廟時合故言祫斯則宗廟祫禘並行圓丘一禘而已宜於宗廟俱行禘祫之禮二禮異故名殊依禮春廢犆礿於嘗於烝則祫不於三時皆行禘祫之禮中書監高閭儀曹令李韶中書侍郎高遵等十三人對稱禘祭圓丘之禘與鄭義同其宗廟禘祫之祭與王義同與鄭義同者以為有虞禘黃帝黃帝非虞在廟之帝不在廟非圓丘而何又大傳稱祖其所自出之祖又非在廟之文論稱禘自既灌事似據爾雅稱禘大祭也頌長發大禘也殷王之祭斯皆非諸侯之禮諸侯無禘禮唯夏殷夏祭稱禘又非宗廟之禘魯行天子之儀不敢專行圓丘之禘改殷之禘取其禘名於宗廟因先有祫遂生兩名據王氏之義祫而禘祭之故言禘祫總謂再殷祭明不異也禘祫一名也其禘祫止於一時止於一時者祭不欲數數則黷一歲而三禘愚以為過數帝曰尚書中書等據二家之義論禘祫詳矣然於行事取衷猶有未允監等以禘祫為名義同王氏禘祭圓丘事與鄭同無所間然尚書等與鄭氏同兩名兩祭並存並用理有未稱俱據二義一時禘祫而闕二時之禘事有難從夫先王制禮內緣人子之情外協尊卑之序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數盡則毀藏主於太祖之廟三年而祫祭之世盡則毀以示有終之義三年而祫以申追遠之情禘祫既是一祭分而兩之事無所據毀廟三年一祫又有不盡四時

於禮爲闕七廟四時常祭祫則三年一祭而又不究四時於情爲簡王以禘祫爲一祭王義爲長鄭以圜丘爲禘與宗廟大祭同名義亦爲當今互取鄭王二義禘祫并爲一名從王禘是祭圜丘大祭之名上下同用從鄭若以數則黷五年一禘改祫從禘五年一禘則四時盡禘以稱今情禘則依禮文先禘而後時祭便卽施行著之於令永爲世法

高閭曰書稱肆類於上帝禋于六宗六宗之祀禮無明文名位壇兆歷代所疑漢魏及晉諸儒異說或稱天地四時或稱六者之間或稱易之六子或稱風雷之類或稱星辰之屬或曰世代所宗或云宗廟所尚或曰社稷五祀凡有十一家自晉已來逮于聖世以爲論者雖多皆有所闕莫能評究遂相因承別立六宗之兆總爲一位而祭之比勑臣等評議取衷附之祀典臣等承旨披究往說各有其理較而論之長短互有若偏用一家事或差舛衆疑則從多今惑則仍古請依先別處六宗之兆總爲一祀而祭之帝曰詳定朝令祀爲事首以疑從疑何所取正昔石渠虎閣之議皆準類以引義原事以證情故能通百家之要定累世之疑况今有文可據有本可推而不評而定之其致安在朕躬覽尚書之文稱肆類上帝禋於六宗文相連屬理似一事上帝稱肆而無禋六宗言禋而不別其名以此推之上帝六宗當是一時之祀非別祭之名肆類非獨祭之目焚煙非他祀之用六宗者必是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明矣禋是祭帝之事故稱禋以關其他故稱六以證之然則肆類上帝禋于六宗一祭也互舉以成之今祭圜丘五帝在焉其牲幣俱禋故稱肆類上帝禋于六宗一祭而六祀備焉六祭既備無煩復別立六宗之位便可依此附令永爲定法

十四年八月詔曰丘澤初志配尚宜定五德相襲分敘有常然異同之論著於往漢未詳之說疑在今史羣官百辟可議其所應必令合衷以成萬代之式中書監高閭議以爲帝王之作百代可知運代相承書傳可驗雖祚命有長短德政有優劣至於受終嚴祖殷薦上帝其致一也故敢述其前載舉其大略臣聞居尊據極允應明命者莫不以中原爲正統神州爲帝宅苟位當名全化迹流洽則不專以世數爲與奪善惡爲是非故堯舜禪揖一身異尚魏晉相代少紀運殊桀紂至虐不廢承歷之敘厲惠至昏不闕周晉之錄計五德之論始自漢劉一時之議三家致別故張蒼以漢爲水德賈誼公孫臣以漢爲土德劉向以漢爲火德以爲水德者正以嘗有水溢之應則不推運代相承之數矣以土德者則以亡秦繼曆相卽爲次不推逆順之異也以爲火德者懸證赤帝斬蛇之符棄秦之暴越惡承善不以世次爲正也故以承周爲火德自茲厥後乃以爲常魏承漢火生土故魏爲土德晉承魏土生金故晉爲金德趙承晉金生水故趙爲水德燕承趙水生木故燕爲木德秦承燕木生火故秦爲火德秦之未滅皇魏未克神州秦氏旣亡大魏稱制玄朔故平文之廟始稱太祖以明受命之證如周在岐之陽若繼晉晉亡已久若棄秦則中原有寄推此而言承秦之理事爲明驗故以魏承秦魏爲土德又五緯表驗黃星曜彩考氏定實合德軒轅承土祖未事爲著矣又秦趙及燕雖非明聖各正號赤縣統有中土郊天祭地肆類咸秩明刑制禮不失舊章奄岱踰河境被淮漢非若齷齪邊方僭擬之屬遠如孫權劉備近若劉裕道成事繫蠻夷非關中夏伏唯聖朝德配天地道被四海承乾統曆功侔百王光格同於唐虞享祚流於周漢正位中境奄有萬方今若幷棄三家遠承晉氏則蔑中原正次之實存之無損於此而有成於彼廢之無益於今而有傷於事臣愚以爲宜從尚黃定爲土德又前代之君明賢之史皆因其可褒褒之可貶貶之今議者偏據可絕之義而不錄可全之禮所論事大垂之萬葉宜並集中祕羣儒人人別議擇其所長於理爲悉祕書丞臣李彪著作郎崔光等議以爲尚書閭議繼近秦氏臣職掌國籍頗覽前書惜此正次慨彼非緒輒仰推帝始遠尊百王魏雖建國君民兆朕振古祖黃制朔綿迹有因然此帝業神元爲首案神元晉武往來和好至于桓穆洛京破亡二帝志摧聰勒思存晉氏每助劉琨申威幷冀是以晉室銜扶救之仁越石深代王之請平文太祖抗衡苻石終平燕氏大造中區則是司馬祚終於郟鄏而元氏受命於雲代蓋自周之滅及漢正號幾六十年著符尚赤後雖張賈殊議暫疑而卒從火德以繼周氏排虐嬴以比共工蔑暴項而同吳廣近蹈謬偽遠卽神正若此之明也寧使白蛇徒斬雕雲空結哉自有晉傾淪暨登國肇號亦幾六十

餘載物色旗幟率多從黑是又自然合應玄同漢始且秦并天下革刱法度漢仍其制少所變易猶仰推五運竟躋隆姬而況劉石苻燕世業促褊綱紀弗立魏接其弊自有彝典豈可異漢之承木捨晉而爲土邪夫皇統崇極承運至重必當推協天緒考審正次不可雜以僭竊參之彊狡神元既晉武同世桓穆與懷愍接時晉室之淪平文始大廟號太祖抑亦有由紹晉定德孰曰不可而欲次茲僭僞豈非惑乎臣所以悽悽惜之唯垂察納詔命羣官議之

十五年正月侍中司空長樂王穆亮侍中尚書左僕射平原王陸叡侍中吏部尚書中山王王元孫侍中尚書駙馬都尉南平王馮誕散騎常侍都曹尚書新泰侯游明根散騎常侍南部令鄧侍祖秘書中散李恺尚書左丞郭祚右丞霸城子衛慶中書侍郎封琳中書郎秦昌子崔挺中書侍郎賈元壽等言臣等受勑共議中書監高閭秘書丞李彪等二人所議皇魏行次尚書高閭以石承晉爲水德以燕承石爲木德以秦承燕爲火德大魏次秦爲土德皆以地據中夏以爲得統之徵皇魏建號事接秦末晉既滅亡天命在我故因中原有寄即而承之彪等據神元皇帝與晉武並時桓穆二帝仍修舊好始自平文逮于太祖抗衡秦趙終平慕容晉祚終於秦方大魏興於雲朔據漢棄秦承周之義以皇魏承晉爲水德二家之論大略如此臣等謹共參論伏惟皇魏世王玄朔下迄魏晉趙秦二燕雖地據中華德祚微淺並獲推敘於理未愜又國家積德修長道光萬載彪等職主東觀詳究圖史所據之理其致難奪今欲從彪等所議宜承晉爲水德詔曰越近承遠情所未安然考次推時頗亦難繼朝賢所議豈朕能有違奪便可依爲水德祖申臘辰

四年經始明堂改營太廟詔曰祖有功宗有德自非功德厚者不得擅祖宗之名居二祧之廟仰惟先朝舊事舛駮不同難以取準今將述遵先志具詳禮典宜制祖宗之號定將來之法烈祖有刱基之功世祖有開拓之德宜爲祖宗百世不遷而遠祖平文功未多於昭成然廟號爲太祖道武建業之勳高於平文廟號爲烈祖比功校德以爲未允朕今奉尊道武爲太祖與顯祖爲二祧餘者以次而遷平文既遷廟唯有六始今七廟一則無主唯當朕躬此事亦臣子所難言夫生必有終人之常理朕以不德忝承洪緒若宗廟之靈獲全首領以沒于地爲昭穆之次心願畢矣必不可豫設可垂之文示後必令遷之司空公長樂王穆亮等奏言升平之會事在於今推功考德實如明旨但七廟之祀備行日久無宜闕一虛有所待臣等愚謂依先尊祀可垂文示後理衷如此不敢不言詔曰理或如此比有間隙當爲文相示

八月壬辰詔郡國有時果可薦者並送京師以供廟饗

又詔曰禮云自外至者無主不立先朝以來以正月吉日於朝廷設幕中置松柏樹設五帝坐此既無可祖配揆之古典實無所取可去此祀又探策之祭既非禮典可悉罷之

戊午詔曰國家自先朝以來饗祀諸神凡有一千二百餘處今欲減省羣祀務從簡約昔漢高之初所祀衆神及寢廟不少今日至于元成之際匡衡執論乃得減省後至光武之世禮儀始備饗祀有序凡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神聰明正直不待煩祀也又詔曰明堂太廟並祀祖宗配祭配享於斯備矣白登崞山雞鳴山廟唯遣有司行事馮宣王誕生先后復因在官長安立廟宜異常等可勑雍州以時供祭又詔曰先恆有水火之神四十餘名及城北星神今圜丘之下既祭風伯雨師司中司命明堂祭門戶井竈中霤每神皆有此四十神計不須立悉可罷之

甲寅集羣官詔曰近論朝日夕月皆欲以二分之日於東西郊行禮然月有餘閏行無常準若一依分日或值月出於東而行禮於西尋情即理不可施行昔秘書監薛謂等嘗論此事以爲朝日以朔夕月以朏卿等意謂朔朏二分何者爲是尚書游明根對曰考案舊式推校衆議宜從朏月

十一月己未朔帝釋禫祭於太和廟帝袞冕與祭者朝服既而帝冠黑介幘素紗深衣拜山陵而還宮庚申帝親省齋官冠服及郊祀俎豆癸亥冬至將祭圜丘帝袞冕劍舄侍臣朝服辭太和廟之圜丘升祭柴燎遂祀明堂大合既而還之太和廟乃入甲子帝袞冕辭太和廟臨太華殿朝羣官既而帝冠通天絳紗袍臨饗禮帝感慕樂懸而不作丁卯遷廟陳列冕服帝躬省之既而帝袞冕辭

太和廟之太廟百官陪從奉神主於齋車至新廟有司升神主於太廟諸王侯
牧守四海蕃附各以其職來祭
十六年正月戊午詔曰夫四時享祀人子常道然祭薦之禮貴賤不同故有邑
之君祭以首時無田之士薦以仲月況七廟之重而用中節者哉自頃蒸嘗之
禮頗違舊義今將仰遵遠式以此孟月犆礿於太廟但朝典初改衆務殷湊無
遑齋潔遂及於今又接神饗祖必須擇日今禮律未宣有司或不知此可勅太
常令剋日以聞
二月丁酉詔曰夫崇聖祀德遠代之通典秩 闕三字 中古之近規故三五至仁
唯德配享夏殷私己稍用其姓且法施於民祀有明典立功垂惠祭有恆式斯
乃異代同途奕世共軌今遠遵明令憲章舊則比於祀令已爲決之其孟春應
祀者頃以事殷遂及今日可令仍以仲月而饗祀焉凡在祀令者其數有五帝
堯樹則天之功興巍巍之治可祀於平陽虞舜播太平之風致無爲之化可祀
於廣寧夏禹禦洪水之災建天下之利可祀於安邑周文公制禮作樂垂範萬
葉可祀於洛陽其宣尼之廟已於中省當別勅有司饗薦之禮自文公已上可
令當界牧守各隨所近攝行祀事皆用清酌尹祭也
丙午詔有司剋吉亥備小駕躬臨千畝官別有勅
癸丑帝臨宣文堂引儀曹尚書劉昶鴻臚卿游明根行儀曹事李韶授策孔子
崇文聖之謚於是昶等就廟行事既而帝齋中書省親拜祭於廟
九月甲寅朔大享於明堂祀文明太后於玄室帝親爲之詞
十月己亥詔曰夫先王制禮所以經綸萬代貽法後昆至乃郊天享祖莫不配
祭然而有節白登廟者有爲而與昭穆不次故太祖有三層之宇巳陵無方丈
之室又常用季秋躬駕展虔祀禮或有褻慢之失嘉樂頗涉野合之譏今授衣
之旦享祭明堂玄冬之始奉烝太廟若復致齋白登便爲一月再駕事成褻瀆
回詳二理謂宜省一白登之高未若九室之美幃次之華未如清廟之感將欲
廢彼東山之祀成此二享之敬可具勅有司但令內典神者攝行祭事獻明道
武各有廟稱可具依舊式自太宗諸帝昔無殿宇因停之

十八年南巡正月次殷比干墓祭以太牢
三月詔罷西郊祭天
十九年帝南征正月車駕濟淮命太常致祭又詔祀岱岳
三月癸亥詔曰知太和廟已就神儀靈主宜時奉寧可剋三月三日己巳內奉
遷於正廟其出金墉之儀一準出代都太和之式入新廟之典可依近至金墉
之軌其威儀鹵簿如出代廟百官奉遷宜可省之但令朝官四品已上侍官五
品已上及宗室奉迎六月相州刺史高閭表言伏惟太武皇帝發孝思之深誠
同渭陽之遠感以鄴土舅氏之故鄉有歸魂之舊宅故爲密皇后立廟於城內
歲時祭祀置廟戶十家齋宮三十人春秋烝嘗冠服從事刺史具威儀親行薦
酌升降揖讓與七廟同儀禮畢撤會而罷今廟殿虧漏門牆傾毀簠簋故敗行
禮有闕臣備職司目所親覩若以七廟惟新明堂初制配饗之儀備於京邑者
便應罷壞輟其常祭如以功高特立宜應新其靈宇敢陳所見伏請恩裁詔罷
之
十一月庚午帝幸委粟山議定圓丘己卯帝在合溫室引咸陽王禧司空公穆
亮吏部尚書任城王澄及議禮之官詔曰朝集公卿欲論圓丘之禮今短晷斯
極長日方至案周官祀昊天上帝於圓丘禮之大者兩漢禮有參差魏晉猶亦
未一我魏氏雖上參三皇下考叔世近代都祭圓丘之禮復未考周官爲不刊
之法令以此祭圓丘之禮示卿等欲與諸賢考之厥衷帝曰夕牲之禮無可依
準近在代都已立其議殺牲裸神誠是一日之事終無夕而殺牲待明而祭員
外散騎常侍劉芳對曰臣謹案周官牧人職正有夕展牲之禮實無殺牲之事
祕書令李彪曰夕不殺牲誠如聖旨未審告廟以不臣聞魯人將有事于上帝
必先有事于泮宮注曰先人以此推之應有告廟帝曰卿言有理但朕先以郊
配意欲廢告而卿引證有據當從卿議
帝又曰圓丘之牲色無常準覽推古事乖互不一周家用騂解言是尚晉代靡
知所據舜之命禹悉用堯辭復言玄牡告于后帝今我國家時用夏正至於牲
色未知何準祕書令李彪曰觀古用玄似取天玄之義臣謂宜用玄至於五帝

各象其方色亦有其義帝曰天何時不玄地何時不黃意欲從玄
又曰我國家常擊鼓以集衆易稱二至之日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以助微陽微
陰今若依舊鳴鼓得無闕寢鼓之義員外郎崔逸曰臣案周禮當祭之日靁鼓
靁鼓八面而作猶不妨陽臣竊謂以鼓集衆無妨古義
癸未詔三公衮冕八章太常鷩冕六章用以陪薦
甲申長至祀昊天於委粟山大夫祭 疑
二十年立方澤於河陰仍遣使者以太牢祭漢光武及明章三帝陵

魏書卷一百八之一

魏書卷一百八之一考證

高祖太和十五年十一月奉神主於齋車○神監本譌作臣今改正

魏書卷一百八之一考證

齊 魏收 撰

志第十二

禮四之二

世宗景明二年夏六月，秘書丞孫惠蔚上言：臣聞國之大禮，莫崇明祀，祀之大者，莫過禘祫，所以嚴祖敬宗，追養繼孝，合享聖靈，審諦昭穆，遷毀有恆，制尊卑有定，體誠察著於中，百順應於外。是以惟王創制，爲建邦之典，仲尼述定，爲不刊之式。暨秦燔詩書，鴻籍泯滅，漢氏興求，拾綴遺篆，淹中之經，孔安所得，唯有卿大夫士饋食之篇。而天子諸侯享廟之祭，禘祫之禮，盡亡曲臺之記。戴氏所述，然多載尸灌之義，牲獻之數，而行事之法，備物之體，蔑有具焉。今之取證，唯有王制一簡，公羊一冊。考此二書，以求厥旨，自餘經傳，雖時有片記，至於取正，無可依攬。是以兩漢淵儒，魏晉碩學，咸據斯文，以爲朝典，然持論有深淺，及義有精浮，故令傳記雖一，而探意乖舛。伏惟孝文皇帝合德乾元，應靈誕載，玄思洞微，神心暢古，禮括商周，樂宣韶濩，六籍幽而重昭，五典淪而復顯。舉二經於和中，一姬公於洛邑。陛下叡哲淵凝，欽明道極，應必世之期，屬功成之會，繼文垂則，實惟下武，而祫禘二殷，國之大事，蒸嘗合享，朝之盛禮。此先皇之所留心，聖懷以之永慕，臣聞司疑宗初開，致禮清廟，敢竭愚管，輒陳所懷。謹案王制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蒸。鄭玄曰：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爲常。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春秋公羊魯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何休曰：陳者，就陳列太祖前。太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又曰：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祫猶合也，禘猶諦也，審諦無所遺失。察記傳之文，何鄭祫禘之義，略可得聞。然則三年喪畢，祫祭太祖，明年春祀，遍禘羣廟，此禮之正也，古之道也。又案魏氏故事，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五年正月，積二十五晦爲大祥。太常孔美、博士趙怡等以爲禫在二十七月，到其年四月，依禮應祫。散騎常侍王肅、博士樂詳等以爲禫在祥月，至其年二月，宜應祫祭。雖孔王異識，六八殊制，至於喪畢之祫，明年之禘，其議一焉。陛下永惟孝思，因心即禮，取鄭捨王，禫終此晦，來月中旬，禮應大祫，六室神祏，外食太祖。明年春享，咸禘羣廟。自茲以後，五年爲常。又古之祭法，時祫並行，天子先祫後時，諸侯先時後祫。此於古爲當，在今則煩。且禮有升降，事有文節，通時之制，聖人弗違。當祫之月，宜減時祭，以從要省。然大禮久廢，羣議或殊，以臣觀之，理在無怪。何者？心制既終，二殷惟始，祫禘之正，實在於斯。若停而闕之，唯行時祭，七聖不聞合享，百辟不覩盛事，何以宣昭令問，垂式後昆乎？皇朝同等三代，治邁終古，而令徽典缺於昔人，鴻美虧於往志。此禮所不行，情所未許。臣學不鉤深，思無經遠，徒閱章句，蔑爾無立，但飲澤聖時，銘恩天造，是以妄盡區區，冀有塵露。所陳蒙允，請付禮官，集定儀注。詔曰：禮貴循古，何必改作。且先聖久遠，歸代恆典，豈朕沖闇所宜革之。且禮祭之議，國之至重，先代碩儒，論或不一，可付八座、五省、太常、國子參定以聞。七月，侍中、錄尚書事、北海王詳等奏：奉旨集議，僉以爲禘祫之設，前代彝典，惠蔚所陳，有允舊義。請依前剋，敬享清宮。其求省時祭，理實宜爾，但求之解注，下逼列國，兼時冀之敬，事難輒省。請移仲月，擇吉重聞。制可。

十一月壬寅，改築圜丘於伊水之陽。乙卯，仍有事焉。

延昌四年正月，世宗崩，肅宗即位。三月甲子，尚書令、任城王澄奏：太常卿崔亮上言：秋七月應祫祭于太祖，今世宗宣武皇帝主雖入廟，然烝嘗時祭，猶別寢室，至於殷祫，宜存古典。案禮，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又案杜預亦云：卒哭而除，三年喪畢而禘。魏武宣后以太和四年六月崩，其月既葬，除服即吉，四時行事，而猶未禘。王肅、韋誕並以爲今除即吉，故特時祭，至於禘祫，宜存古禮。高堂隆亦如肅議，於是停不殷祭。仰尋太和二十三年四月一日，高祖孝文皇帝崩，其年十月祭廟，景明二年秋七月祫於太祖，三年春禘於羣廟，亦三年乃祫。謹準古禮及晉魏之議，并景明故事，愚謂來秋七月祫祭，應停，宜待年終乃後祫禘。詔曰：太常援引古今，並有證據，可依請。

熙平二年三月癸未，太常少卿元端上言：謹案禮記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大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自夏以下，稍用其姓代之。是故周人以后稷爲始祖，文武爲二祧，訖於周世，配祭不毀。案禮，嚳雖無廟，配食禘祭。謹尋聖朝以太祖道武皇帝配圜丘，道穆皇后劉氏配方澤；太宗明元皇帝配上帝，明密皇后杜氏配地祇；又以顯祖獻文皇帝配雩祀。太宗明元皇帝之廟既毀，上帝地祇配祭有式。國之大事，唯祀與戎，廟配事重，不敢專決，請召羣官集議以聞。靈太后令曰：依請。於是太師、高陽王雍，太傅、領太尉公、清河王懌，太保、領司徒公、廣平王懷，司空公、領尚書令、任城王澄，侍中、中書監胡國珍，侍中、領著作郎崔光等議：竊以尚德尊功，其來自昔，郊稷宗文，周之茂典。仰惟世祖太武皇帝以神武纂業，剋清禍亂，德濟生民，功加四海，宜配南郊。高祖孝文皇帝大聖膺期，惟新魏道，刑措勝殘，功同天地，宜配明堂。令曰：依議施行。

七月戊辰，侍中、領軍將軍、江陽王繼表言：臣功緦之內，太祖道武皇帝之後，於臣始是曾孫。然道武皇帝傳業無窮，四祖三宗，功德最重，配天郊祀，百世不遷。而曾玄之孫，烝嘗之薦，不預拜於廟庭，霜露之感，闕陪奠於階席。今七廟之後，非直隔歸胙之靈，五服之孫，亦不霑出身之敘。校之墳史，則不然矣。驗之人情，則未允。何者？禮云：祖遷於上，宗易於下。臣曾祖是帝，世數未遷，便疎同庶族，而孫不預祭。斯之爲屈，今古罕有。昔堯敦九族，周隆本枝，故能磐石維城，禦侮於外。今臣之所親，生見隔棄，豈所以楨幹根本，隆建公族者也？伏見高祖孝文皇帝著令銓衡，取曾祖之服，以爲資蔭，至今行之，相傳不絕。而況曾祖爲帝，而不見錄。伏願天鑒，有以照臨，令皇恩洽穆，宗人咸敘。請付外博議，永爲定準。靈太后令曰：付八座集禮官議定以聞。四門小學博士王僧奇等議：案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然則太祖不遷者，尊王業之初基；二祧不毀者，旌不朽之洪烈。其旁枝遠胄，豈得同四廟之親哉？故禮記婚義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又文王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庶人，冠娶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鄭注云：赴告於君也。實四廟言五者，容顯考爲始封君子故也。鄭君別其四廟，理協二祭，而四廟者，在當世服屬之內，可以與於子孫之位者，廟毀服盡，豈得同於此例乎？敢竭愚昧，請以四廟爲斷。國子博士李琰之議：案祭統曰：有事於太廟，羣昭羣穆咸在。鄭氏注：昭穆咸在，謂同宗父子皆來。古禮之制如是，其廣；而當今儀注，唯限親廟四，愚竊疑矣。何以明之？設使世祖之子男於今存者，既身是戚蕃，號爲重子，可得賓於門外，不預碑鼎之事哉？又因宜變法，禮有其說。記言五廟之孫，祖廟未毀，爲庶人，冠娶必告，死必赴。注曰：實四廟而言五者，容顯考始封之君子。今因太祖之廟在，仍通其曾玄侍祠，與彼古記甚相符會。且國家議親之律，指取天子之玄孫，乃不旁準於時后，至於助祭，必謂與世主相倫，將雖均一，壽有短長，世有延促，綜當何時可得齊同？謂宜入廟之制，率從議親之條；祖祧之裔，各蠲盡其玄孫，使得駿奔堂壝，薦承禘祫，則情理差通，不宜復各爲例，令事事舛駮。侍中、司空公、領尚書令、任城王澄，侍中、尚書左僕射元暉奏：臣等參量琰之等議，雖爲始封君子，又祭統曰：有事於太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鄭注云：昭穆謂同宗父子皆來也。言未毀及同宗，則共四廟之辭。云未絕與父子，明崇五屬之稱。天子諸侯，繼立無殊，吉凶之赴，同止四廟。祖祧雖存，親級彌遠，告赴拜薦，典記無文。斯由祖遷於上，見仁親之義疎；宗易於下，著五服之恩斷。江陽之於今帝也，計親而枝宗三易，數世則廟應四遷。吉凶尚不告聞，拜薦寧容輒預。高祖孝文皇帝聖德玄覽，師古立政，陪拜止於四廟，哀恤斷自緦宗，即之人情，冥然符一；推之禮典，事在難違。此所謂明王相沿，今古不革者也。太常少卿元端議：禮記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遠廟爲祧，有二祧，而祖考以功重不遷，二祧以盛德不毀，迭遷之義，其在四廟也。祭統云：祭有十倫之義，六曰見親疎之殺焉。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倫。注云：昭穆咸在，同宗父子皆來，指謂當廟父子爲羣，不繫於昭穆也。若一公十子，便爲羣公子，豈待數公而立稱乎？文王世子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有所

援引然與朝議不同如依其議匪直太祖曾玄諸廟子孫悉應預列既無正據竊謂太廣臣等愚見請同僧奇等議靈太后令曰議親律注云非唯當世之屬籍歷謂先帝之五世此乃明親親之義篤骨肉之恩重尙書以遠及諸孫太廣致疑百僚助祭可得言狹也祖廟未毀曾玄不預壇堂之敬便是宗人之昵反外於附庸王族之近更疎於羣辟先朝舊儀草創未定刊制律憲垂之不朽琰之援據甚允情理可依所執

十二月丁未侍中司空公領尙書令任城王澄度支尙書崔亮奏謹案禮記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不得成禮者幾孔子曰四太廟火日蝕后之喪雨沾服失容則廢臣等謂元日萬國賀慶是諸侯旅見之義若禘廢朝會孔子應云五而獨言四明不廢朝賀也鄭玄禮注云魯禮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春禘羣廟又鄭志檢魯禮春秋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歸氏薨十三年五月大祥七月禫釋公會劉子及諸侯于平丘八月歸不及於祫冬公如晉明十四年春歸祫明十五年春乃禘經曰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傳曰禘於武公謹案明堂位曰魯王禮也喪畢祫禘似有退理詳考古禮未有以祭事廢元會者禮云吉事先近日脫不吉容改筮三旬寧稱太史令趙翼等列稱正月二十六日祭亦吉請移禘祀在中旬十四日時祭移二十六日猶曰春禘又非退義祭則無疏怠之譏三元有順軌之美既叡成旨宜即宣行臣等伏度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君舉必書恐貽後誚輒訪引古籍竊有未安臣等學缺通經識不稽古備位樞納可否必陳冒陳所見伏聽裁衷靈太后令曰可如所執

初世宗永平延昌中欲建明堂而議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頻屬年饑遂寢至是復議之詔從五室及元乂執政遂改營九室值世亂不成宗配之禮迄無所設

神龜初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太上秦公時疑其廟制太學博士王延業議曰案王制云諸侯祭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又小記云王者立四廟鄭玄云高祖已下與始祖而五明立廟之正以親爲限不過於四其外有大功者然後爲祖宗然則無太祖者止於四世有太祖乃得爲五禮之正文也文王世子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娶妻必告鄭玄云實四廟而言五廟者容高祖爲始封君之子明始封之君在四世之外正位太祖乃得稱五廟之孫若未有太祖已祀五世則鄭無爲釋高祖爲始封君之子也此先儒精義當今顯證也又喪服傳曰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鄭玄云謂後世爲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別子也公子若在高祖已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爾明始封猶在親限故祀止高祖又云如親而遷尤知高祖之父不立廟矣此又立廟明法與今事相當者也又禮緯云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注云言至子孫則初時未備也此又顯在緯籍區別若斯者也又晉初以宣帝是始封之君應爲太祖而以猶在祖位故唯祀征西已下六世待世世相推宣帝出居太祖之位然後七廟乃備此又依準前軌若重規疊矩者也竊謂太祖者功高業大百世不遷故親廟之外特更崇立苟無其功不可獨居正位而遠晃遷毀且三世已前廟及於五玄孫已後祀止於四一與一奪名位莫定求之典禮所未前聞今太上秦公號爵列土大啓河山傳祚無窮永同帶礪實有始封之功方成不遷之廟但親在四世之內名班昭穆之序雖應爲太祖而尙在禰位不可遠探高祖之父以合五者之數太祖之室當須世世相推親盡之後乃出居正位以備五廟之典夫循文責實理貴允當考彼宗祊得禮爲美不可苟爲虛名取乘多數求之經記竊謂爲允又武始侯本無采地於皇朝制令名準大夫案如禮意諸侯奪宗武始四時蒸嘗宜於秦公之廟博士盧觀議案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士一自上已下降殺以兩庶人無廟死爲鬼焉故曰尊者統遠卑者統近是以諸侯及太祖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至於禘祫方合食太祖之宮大傳曰別子爲祖喪服傳曰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鄭說不得祖禰者不得立其廟而祭之也世世祖是人者謂世世祖受封之君不得祖公子者後世爲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別子也公子若在高祖以下則如其

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耳。惑以為遷者遷於太祖廟，毀者從太祖而毀之，若不遷於祖，不須廢祖，是人之文明非始封。故復見乃毀之節，何以知之？案諸侯有祖考之廟，祭五世之禮，五禮正祖為輕，一朝頓立而祖考之廟要待六世之君。六世已前，虛而無主，求之聖旨，未為通論。曾子問曰：廟無虛主，虛主唯四祖考不與焉。明太祖之廟必不空置。禮緯曰：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見夏無始祖，待禹而五；殷人郊契，得湯而六；周有后稷及文王，至武王而七。言夏即大禹之身，言子謂啓誦之世，言孫是迭遷之時。禹為受命不毀，殷湯為始君不遷，五主文武為二祧，亦不去三昭三穆。三昭三穆，謂通文武。若無文武，親不過四，觀遠祖漢侍中植所說云然，鄭玄馬昭亦皆同爾。且天子逆加二祧，得并為七；諸侯預立太祖，何為不得為五乎？今始封君子之立禰廟，頗似成王之於二祧。孫卿曰：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假使八世天子乃得事七，六世諸侯方通祭五，推情準理，不其謬乎。雖王侯用禮，文節不同，三隅反之，自然昭灼。且文宣公方為太祖，世居子孫，今立五廟，竊謂為是。禮緯又云：諸侯五廟，親四，始封之君，或上或下，雖未居正室，無廢四祀之親。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此實殷湯時制，不為難也。聊復標牓，略引章條，愚戇不足以待大問。侍中太傅清河王懌議：太學博士王延業及盧觀等各率異見，案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並是後世追論備廟之文，皆非當時據立神位之事也。良由去聖久遠，經禮殘缺，諸儒注記，典制無因，雖稽考異聞，引證古誼，然用捨從世，通塞有時，折衷取正，固難詳矣。今相國秦公初構國廟，追立神位，唯當仰祀二昭二穆，上極高曾四世而已。何者？秦公身是始封之君，將為不遷之祖，若以功業隆重，越居正室，恐以卑臨尊，亂昭穆也。如其權立始祖，以備五廟，恐數滿便毀，非禮意也。昔司馬懿立功於魏，為晉太祖，及至子晉公昭，乃立五廟，亦祀四世，止於高曾。太祖之位，虛俟宣文，待其後裔，數滿乃止。此亦前代之成事，方今所殷鑒也。又禮緯云：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明知當時太祖之神，仍依昭穆之序，要待子孫，世世相推，然後太祖出居正位耳。遠稽禮緯諸儒所說，近循晉公之廟故事，宜依博士王延業議，定立四主，親止高曾，且虛太祖之位，以待子孫而備五廟焉。又延業盧觀前經詳議，並據許慎鄭玄之解，謂天子諸侯作主，大夫及士則無。意謂此議雖出前儒之事，實未允情禮。何以言之？原夫作主之禮，本以依神，孝子之心，非主莫依。今銘旌紀柩，設重憑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廟，皆所以展事孝敬，想象乎存。上自天子，下逮於士，如此四事，並同其禮，何至於主，惟謂王侯？禮云：重，主道也。此為理重則立主矣。故王肅曰：重，未立主之禮也。士喪禮亦設重，則士有主明矣。孔悝反祏，載之左史；饋食設主，著於逸禮。大夫及士，既得有廟題紀祖考，何可無主？公羊傳：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今以為攝主者，攝神斂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也。意謂不然。君聞臣喪，尚為之不懌，況臣聞君喪，豈得安然代主終祭也？又相國立廟設主依神，主無貴賤，紀座而已。若位擬諸侯者則有主，位為大夫者則無主，便是三神有主，一位獨闕，求諸情禮，實所未安。宜通為主，以銘神位。懌又議曰：古者七廟，廟堂皆別。光武已來，異室同堂。故先朝祀堂令云：廟皆四柎五架，北廂設座，東昭西穆。是以相國構廟，唯制一室，同祭祖考。比來諸王立廟者，自任私造，不依公令，或五或一，參差無準。要須議行新令，然後定其法制。相國之廟，已造一室，實合朝令，宜即依此，展其享祀。詔依懌議。

天平四年四月，七帝神主既遷於太廟，太社石主將遷於社宮，禮官云：應用幣。中書侍郎裴伯茂時為祖祀文，伯茂據故事，太和中遷社宮，高祖用牲不用幣。遂以奏聞。于時議者或引大戴禮遷廟用幣，今遷社宜不殊。伯茂據尚書召誥應用牲。詔遂從之。

武定六年二月，將營齊獻武王廟，議定室數形制。兼度支尚書崔昂、司農卿盧元明、祕書監王元景、散騎常侍裴獻伯、國子祭酒李渾、御史中尉陸操、黃門侍郎李騫、中書侍郎陽休之、前南青州刺史鄭伯猷、祕書丞崔劼、國子博士邢峙、國子博士宗惠振、太學博士張毓、太學博士高元壽、國子助教王顯季等議：案禮諸侯五廟，太祖及親廟四。今獻武王始封之君，便是太祖，既通親廟，不容立

五室且帝王親廟亦不過四今宜四室二間兩頭各一頰室夏頭徘徊鴟尾又案禮圖諸侯止開南門而二王後祔祭儀法執事列於廟東門之外既有東門明非一門獻武禮數既隆備物殊等準據今廟宜開四門內院南面開三門餘面及外院四面皆一門其內院牆四面皆架爲步廊南出夾門各置一屋以置禮器及祭服內外門牆並用赭堊廟東門道南置齋坊道北置二坊西爲典祠廨并廚宰東爲廟長廨并置車輅其北爲養犧牲之所詔從之

魏書卷一百八之二

魏書卷一百八之二考證

初世宗永平延昌中欲建明堂及元義執政○元義應係元叉之訛

孝靜帝武定六年內外門牆並用赭堊○堊監本訛作聖今改正

魏書卷一百八之二考證

齊 魏收 撰

志第十二

禮四之三

魏自太祖至於武泰帝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崩悉依漢魏既葬公除唯高祖太和十四年文明太后崩將營山陵九月安定王休齊郡王簡咸陽王禧河南王幹廣陵王羽潁川王雍始平王勰北海王詳侍中太尉錄尚書事東陽王丕侍中司徒淮陽王尉元侍中司空長樂王穆亮侍中尚書左僕射平原王陸叡等率百寮詣闕表曰上靈不弔大行太皇太后崩背溥天率土痛慕斷絕伏惟陛下孝思烝烝攀號罔極臣等聞先王制禮必有隨世之變前賢制法亦務適時之宜良以世代不同古今異致故也三年之喪雖則自古然中代已後未之能行先朝成式事在可準聖后終制刊之金冊伏惟陛下至孝發衷哀毀過禮欲依上古喪終三年誠協大舜孝慕之德實非俯遷濟世之道今雖中夏穆清庶邦康靜然萬機事殷不可暫曠春秋烝嘗事難廢闕伏願天鑒抑至孝之深誠副億兆之企望喪期禮數一從終制則天下幸甚日月有期山陵將就請展安兆域以備奉終之禮詔曰凶禍甫爾未忍所請休等又表曰臣等聞五帝已前喪期無數三代相因禮制始立名雖虛立行之者寡高宗徒有諒闇之言而無可遵之式康王既處初喪之儀先行即位之禮於是無改之道或虧三年之喪有缺夫豈無至孝之君賢明之子皆以理貴隨時義存百姓是以君薨而即位不暇改年踰月而即葬豈待同軌葬而即吉不必終喪此乃二漢所以經綸治道魏晉所以綱理政術伏惟陛下以至孝之性遭罔極之艱烝慕崩號哀過虞舜誠是萬古之高德曠世之絕軌然天下至廣萬機至殷曠之一朝庶政必滯又聖后終制已有成典宗社廢禮其事尤大伏願天鑒抑哀毀之至誠思在予之深責仰遵先志典冊之文俯哀百辟元元之請詔曰自遭禍罰慌惚如昨奉侍梓宮猶髣髴山陵遷厝所未忍聞十月休等又表曰臣等頻煩上聞仰申誠款聖慕惟遠未垂昭亮伏讀哀灼憂心如焚臣等聞承乾統極者宜以濟世為務經綸天下者特以百姓為心故萬機在躬周康弗獲申其慕漢文作戒孝景不得終其禮此乃先代之成軌近世所不易伏惟太皇太后叡聖淵鑒慮及始終明誥垂於典策遺訓備於末命聿修厥德聖人所重遵承先式臣子攸尚陛下雖欲終上達之禮其如黎元何臣等不勝憂懼之誠敢冒重陳乞垂矜訪以副億兆之望詔曰仰尋遺旨俯闡所奏倍增號絕山陵可依典冊如公卿所議衰服之宜情所未忍別當備敘在心既葬休又表曰奉被癸酉詔書述遺誡之旨昭遵從之義遵儉葬之重式稱孝思之深誠伏讀未周悲感交切日月有期山陵即就伏惟陛下永慕崩號倍增摧絕臣等具位在官與國休戚庇心之至不敢不陳咸以為天下之至尊莫尊於王業皇極之至重莫重於萬幾至尊故不得以常禮任己至重亦弗獲以世典申情是以二漢已降逮于魏晉葬不過踰月服不淹三旬良以叔世事廣禮隨時變不可以無為之法行之於有為之辰文質不同古今異制其來久矣自皇代革命多歷年祀四祖三宗相繼纂業上承數代之故實俯副兆民之企望豈伊不懷理宜然也文明太皇太后欽明稽古聖思淵深所造終制事合世典送終之禮既明遺誥之文載備奉而行之足以垂風百王軌儀萬葉陛下以至孝之誠哀毀過禮三御不充半溢晝夜不釋絰帶永思纏綿滅性幾及百姓所以憂懼失守臣等所以肝腦塗地王者之尊躬行一日固可以感徹上靈實被幽顯況今山陵告終〔字闕二〕咸畢曰已淹月仍不卜練比之前世理為過矣願陛下思大孝終始之義感億兆悲惶之心抑思劇哀遵奉終制以時即吉一日萬機則天下蒙恩率土仰賴謹依前式求定練日以備祔禫之禮詔曰比當別敘在心既而帝引見太尉丕及群臣等於太和殿前哭拜盡哀出幸思賢門右詔尚書李沖宣旨於王等仰惟先后平日近集群官共論政治平秩民務何圖一旦禍酷奄鍾獨見公卿言及喪事追惟荼毒五內崩摧丕對曰伏奉明詔群情圮絕臣與元等不識古義以老朽之年歷奉累聖國家舊事頗所知聞伏惟遠祖重光世襲至有大諱之日唯侍送梓宮者凶服左右盡皆從吉四祖三宗因而無改世祖高宗臣所目見唯先帝升遐臣受任長安不在侍送之列竊聞所傳無異前式伏惟陛下以至孝之

性哀毀過禮伏聞所御三食不滿半溢臣等叩心絕氣坐不安席願暫抑至慕之情遵先朝成事思金冊遺令奉行前式無失舊典詔曰追惟慈恩昊天罔極哀毀常事豈足關言既不能待沒而朝夕食粥粗亦支任二公何足以至憂怖所奏先朝成事亦所具聞祖宗情事武略未修文教朕今仰稟聖訓庶習古道論時比事又與先世不同太尉等國老政之所寄於典記舊式或所未悉且可知朕大意其餘喪禮之儀古今異同漢魏成事及先儒所論朕雖在衰服之中以喪禮事重情在必行故暫抑哀慕躬自尋覽今且以所懷別問尚書游明根高閭等公且可聽之高祖謂明根曰朕丁罹酷罰日月推移山陵已過公卿又依金冊據案魏晉請除衰服重聞所奏倍增號哽前者事逼山陵哀疚頓斂未得論敘今故相引欲具通所懷卿前所表除釋衰麻聞之實用悲恨于時親侍梓宮匍匐筵几哀號痛慕情未暫闕而公卿何忍便有此言何於人情之不足夫聖人制卒哭之禮授練之變皆奪情以漸又聞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今則旬日之間言及即吉特成傷理明根對曰臣等伏尋金冊遺旨踰月而葬葬而即吉故於卜葬之初因奏練除之事仰傷聖心伏增悲悚高祖曰卿等咸稱三年之喪雖則自古然中代以後未之能行朕謂中代所以不遂三年之喪蓋由君上違世繼主初立故身襲袞冕以行即位之禮又從儲宮而登極者君德未沈臣義不洽天下顒顒未知所傒故須備朝儀示皇極之尊及后之喪也因父在不遂即生情易之情踵以為法諒知敦厚之化不易違也朕少蒙鞠育慈嚴兼至臣子之情君父之道無不備誨雖自蒙昧粗解告旨庶望量行以免咎戾朕誠不德在位過紀雖未能恩洽四方化行萬國仰稟聖訓足令億兆知有君矣於此之日而不遂哀慕之心使情禮俱損喪紀圮壞者深可痛恨高閭對曰太古既遠事難襲用漢魏以來據有成事漢文繼高惠之蹤斷獄四百幾致刑措猶垂三旬之禮孝景承平遵而不變以此言之不為即位之際有所逼懼也良是君臣之道理自宜然又漢稱文景雖非聖君亦中代明主今遺冊之旨同於前式伏願陛下述遵遺令以副群庶之情杜預晉之碩學論自古天子無有行三年之喪者以為漢文之制闇與古合雖叔世所行事可承踵是以

臣等懷懼干謁高祖曰漢魏之事與今不同備如向說孝景雖承昇平之基然由嫡子即位君德未顯無異前古又父子之親誠是天屬之重然聖母之德昊天莫報思自殞滅豈從衰服而已竊尋金冊之旨所以告奪臣子之心令早即吉者慮遺絕萬機荒廢政事群臣所以懷懷亦懼機務之不理矣今仰奉冊令俯順群心不敢闇默不言以荒庶政唯欲存衰麻廢吉禮朔望盡哀寫泄悲慕上無失導誨之志下不乖衆官所請情在可許故專欲行之公卿宜審思朕懷不當固執至如杜預之論雖暫適時事於孺慕之君諒闇之主蓋亦誣矣孔聖稱喪與其易也寧戚而預於孝道簡略朕無取焉祕書丞李彪對曰漢明德馬后保養章帝母子之道無可間然及后之崩葬不淹旬尋以從吉然漢章不受譏於前代明德不損名於往史雖論功比德事有殊絕然母子之親抑亦可擬願陛下覽前世之成規遵金冊之遺令割哀從議以親萬機斯誠臣下至心兆庶所願高祖曰既言事殊固不宜仰匹至德復稱孝章從吉不受譏前代朕所以眷戀衰絰不從所議者仰感慈恩情不能忍故也蓋聞孝子之居喪見美麗則感親故釋錦而服麤衰內外相稱非虛加也今者豈徒顧禮違議苟免嗤嫌而已抑亦情發於衷而欲肆之於外金冊之意已具前答故不復重論又卒日奉旨不忍片言後事遂非嘿嘿在念不顯所懷今奉終之事一以仰遵遺冊於令不敢有乖但痛慕之心事繫於予雖無丁蘭之感庶聖靈不奪至願是以謂無違旨嫌諸公所表稱先朝成式事在可準朕仰惟太祖龍飛九五初定中原及太宗承基世祖纂曆皆以四方未一群雄競起故銳意武功未修文德高宗顯祖亦心存武烈因循無改朕承累世之資仰聖善之訓撫和內外上下輯諧稽參古式憲章舊典四海移風要荒革俗仰遵明軌庶無愆違而方於禍酷之辰引末朝因循之則以為前準非是所喻高閭對曰臣等以先朝所行頗同魏晉又適於時故敢仍請高祖曰卿等又稱今雖中夏穆清庶邦康靜然萬機事廣不可暫曠朕以卿苦見逼奪情不自勝尋覽喪儀見前賢論者稱卒哭之後王者得理庶事依據此文又從遺冊之旨雖存衰服不廢萬機無闕庶政得展罔極之恩於情差申高閭對曰君不除服於上臣則釋衰於下從服之義有違

為臣之道不足。又親御衰麻，復聽朝政，吉凶事雜，臣竊為疑。高祖曰：卿等猶以朕之未除，於上不忍專釋，於下奈何令朕獨忍於親。著論云，王者不遂三年之服者，屈己以寬群下也。先后之撫群下也，念之若子，視之猶傷。卿等哀慕之思，既不求寬，朕欲盡罔極之慕，何為不可。但逼遺冊，不遂乃心，將欲居廬服衰，寫朝夕之慕，升堂襲素，理日昃之勤，使大政不荒，哀情獲遂，吉不害於凶，凶無妨於吉。以心處之，謂為可爾。遺旨之文，公卿所議，皆服終三旬，釋衰襲吉。從此而行，情實未忍。遂服三年，重違旨誥，今處二理之際，唯望至期，使四氣一周，寒暑代易，雖不盡三年之心，得一終忌日，情結差申，案禮卒哭之後，將受變服。於朕受日，庶民及小官，皆命即吉。內職羽林中郎已下，虎賁郎已上，及外職五品已上無衰服者，素服以終三月。內職及外臣衰服者，變從練禮，外臣三月而除，諸王三都、駙馬及內職，至來年三月晦，朕之練也，除凶即吉。侍臣比服，斯服隨朕所降。此雖非舊式，推情即理，有貴賤之差，遠近之別。明根對曰：聖慕深遠，孝情彌至，臣等所奏，已不蒙許，願得踰年即吉。既歷冬正，歲序改易，且足申至慕之情，又近遺誥之意，何待期年。高祖曰：冊旨速除之意，慮廣及百官，久曠眾務，豈於朕一人獨有違奪。今既依次降除，各不廢王政，復何妨於事，而猶奪期年之心。高閭對曰：昔王孫倮葬，士安去棺，其子皆從而不違，不為不孝。此雖貴賤非倫，事頗相似，臣敢借以為論。今親奉遺令，而有所不從，臣等所以頻煩干奏。李彪亦曰：三年不改其父之道，可謂大孝。今不遵冊令，恐涉改道之嫌。高祖曰：王孫、士安皆誨子以儉，送終之事，及其遵也，豈異今日。改父之道者，蓋謂慢孝忘禮，肆情違度。今梓宮之儉，玄房之約，明器帷帳，一無所陳，如斯之事，卿等所悉，衰服之告，乃至聖心卑己申下之意，寧可苟順沖約之旨，而頓絕創巨之痛。縱有所涉，甘受後代之譏，未忍今日之請。又奏稱：春秋蒸嘗，事難廢闕，朕聞諸夫子，吾不與祭，如不祭。自先朝以來，有司行事，不必躬親。比之聖旨，於事殆闕。賴蒙慈訓之恩，自行致敬之禮。今昊天降罰，殃禍上延，人神喪恃，幽顯同切，想宗廟之靈，亦輟歆祀，脫行饗薦，恐乖冥旨。仰思成訓，倍增痛絕，豈忍身襲袞冕，親行吉事。高閭對曰：古者郊天越紼行事，宗廟之重，次於郊祀。今山陵已畢，不可

久廢廟饗。高祖曰：祭祀之典，事由聖經，未忍之心，具如前告。脫至廟庭，號慕自纏，終恐廢禮。公卿如能獨行，事在言外。李彪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今欲廢禮闕樂，臣等未敢。高祖曰：此乃宰予不仁之說，已受責於孔子，不足復言。群官前表稱高宗徒有諒闇之言，而無可遵之式，朕惟信闇默之難，周公禮制，自茲以降，莫能景行。言無可遵之式，良可怪矣。復云康王既廢初喪之儀，先行即位之禮，於是無改之道式虧，三年之喪有缺。朕謂服美不安，先賢有論，禮畢居喪，著在前典，或虧之言，有缺之義，深乖理衷。高閭對曰：臣等據案成事，依附杜預，多有未允。至乃推校古今，量考眾議，實如明旨。臣等切惟曾參匹夫，七日不食，夫子以為非禮，及錄其事，唯書七日，不稱三年。蓋重其初慕之心，伏惟陛下以萬乘之尊，不食竟於五日，既御則三食不充半溢。臣等伏用悲惶，肝腦塗地，躬行一日，足以貫被幽顯，豈宜衰服三年，以曠機務。夫聖人制禮，不及者企而及之，過之者俯而就之，伏願陛下抑至慕之情，俯就典禮之重，誠是臣等懷懷之願。高祖曰：恩隆德厚，則思戀自深，雖非至情，由所感發。然曾參之孝，曠代而有，豈朕今日所足論也。又前表稱古者葬而即吉，不必終禮，此乃二漢所以經綸治道，魏晉所以綱理庶政。朕以為既葬即吉，蓋其季俗多亂，權宜救世耳。諒非光治興邦之化。二漢之盛，魏晉之興，豈由簡略喪禮，遺忘仁孝哉。公卿偏執一隅，便謂經治之要，皆在於斯，殆非義也。昔平日之時，公卿每奏稱當今四海晏安，諸夏清泰，禮樂日新，政和民悅，蹤侔軒唐，事等虞禹，漢魏已下，固不足仰止聖治。及至今日，便欲苦奪朕志，使不踰於魏晉，如此之意，未解所由。昔文母上承聖主之資，下有賢子之化，唯助德宣政，因風致穆而已。當今眾事草挪，萬務惟始，朕以不德，沖年踐祚，而聖母匡訓，以義方詔誨，以政事經綸內外，憂勤億兆，使君臣協和，天下輯穆，上代以來，何后之功得以仰比。如有可擬，則從眾議。堯雖稟子禪舜，而舜自有聖德，不假堯成，及其徂也，猶四海遏密，終於三年。今慈育之恩，詔教之德，尋之曠代，未有匹擬。既受非常之恩，寧忍從其常式，況未殊一時，而公卿欲令即吉，冠冕黼黻，行禮廟庭，臨軒設懸，饗會萬國，尋事求心，實所未忍。高閭對曰：臣等遵承冊令，因循前典，惟願除衰即

吉。親理萬機。至德所在。陛下欽明稽古。周覽墳籍。孝性發於聖質。至情出於自然。斟酌古今。事非臣等所及。李彪曰。當今雖治風緝穆。民庶晏然。江南有未賓之吳。朔北有不臣之虜。東西二蕃。雖文表稱順。情尚難測。是以臣等猶懷不虞之慮。高祖曰。魯公帶絰從師。晉侯墨衰敗寇。往聖無譏。前典所許。如有不虞。雖越紼無嫌。而況衰麻乎。豈可於晏安之辰。豫念戎旅之事。以廢衰紀哉。李彪對曰。昔太伯父死適越。不失至德之名。夫豈不懷。有由然也。伏願抑至慕之心。從遺告之重。臣聞知子莫若父。母聖后知陛下至孝之性也。難奪。故豫造金冊。明著遺禮。今陛下孝慕深遠。果不可奪。臣等常辭。知何所啓。高祖曰。太伯之言。有乖今事。諸情備如前論。更不重敘。古義亦有稱王者除衰而諒闇終喪者。若不許朕衰。朕則當除衰闇默。委政冢宰。二事之中。惟公卿所擇。明根對曰。陛下孝侔高宗。慕同大舜。服衰麻以申至痛。理萬機以從遺旨。與曠世之廢禮。制一代之高則。臣等伏尋淵默不言。則代政將曠。仰順聖慕之心。請從衰服之旨。東陽王丕曰。臣與尉元歷事五帝。雖衰老無識。敢奏所聞。自聖世以來。大諱之後。三月必須迎神於西。攘惡於北。具行吉禮。自皇始以來。未之或易。高祖曰。太尉國老。言先朝舊事。誠如所陳。但聰明正直。唯德是依。若能以道。不召自至。苟失仁義。雖請弗來。大禍三月而備行吉禮。深在難忍。縱卽吉之後。猶所不行。況數旬之中。而有此理。恐是先朝萬得之一失。未可以爲常式。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但公卿執奪朕情。未忍從遂。成往復。追用悲絕。上遂號慟。羣官亦哭而辭出。

壬午。詔曰。公卿屢上啓事。依據金冊遺旨。中代成式。求過葬卽吉。朕仰惟恩重。不勝罔極之痛。思遵遠古。終三年之禮。比見羣官。具論所懷。今依禮既虞卒哭。剋此月二十日受服。以葛易麻。既衰服在上。公卿不得獨釋於下。故於朕之授變從練已下。復爲節降。斷度今古。以情制衷。但取遺旨速除之一節。粗申臣子哀慕之深情。欲令百官同知此意。故用宣示。便及變禮。感痛彌深。

十五年四月癸亥朔。設薦於太和廟。是日。高祖及從服者。仍朝夕臨。始進蔬食。上哀哭追感不飯。侍中南平王馮誕等諫。經宿乃膳。甲子。罷朝夕哭。九月丙戌。有司上言求卜祥日。詔曰。便及此期。覽以摧絕。敬祭卜祥。乃古之成典。但世失其義。茲曰承吉。既乖敬事之志。又違承慕之心。今將屈禮厲衆。不訪龜兆。已企及此晦。寧敢重違冊旨。以異羣議。尋惟承往。言增崩裂。丁亥。高祖宿於廟。至夜一刻。引諸王三都大官駙馬三公令僕已下。奏事中散已上。及刺史鎭將。立哭於廟庭。三公令僕升廟。既出。監御令陳服笥於廟陛南。近侍者奉而升。列於聖室前席。侍中南平王馮誕跪奏。請易服進縞冠。皂朝服。革帶。黑屨。侍臣各易以黑介幘。白絹單衣。革帶。烏履。遂哀哭至乙夜盡。戊子。質明。薦羞。奏事中散已上冠服如侍臣。刺史已下無變。高祖薦酌。神部尚書王諶讚祝訖。哭拜遂出。有司陳祥服。如前侍中跪奏。請易祭服。進縞冠。素紕。白布深衣。麻繩履。侍臣去幘易幍。羣官易服如侍臣。又引入如前儀。會尚書游明根升廟。跪尉復位。哭遂出。引太守外臣及諸部渠帥入哭。次引蕃瞻使幷雜客入。至甲夜四刻。侍御散騎常侍司衛監以上升廟哭。既而出。帝出廟。佇立哀哭。久而乃還。十月。太尉丕奏曰。竊聞太廟已就。明堂功畢。然享祀之禮。不可久曠。至於移廟之日。須得國之大姓遷主。安廟神部尚書王諶。既是庶姓。不宜參豫。臣昔以皇室宗屬。遷世祖之主。先朝舊式。不敢不聞。詔曰。具聞所奏。尋惟平日。倍增痛絕。今遵述先旨。營建寢廟。既而粗就。先王制禮。職司有分。移廟之日。遷奉神主。皆太尉之事。朕亦親自行事。不得越局。專委大姓。王諶所司。惟贊板而已。時運流速。奄及縞制。復不得哀哭於明堂。後當親拜山陵。寫泄哀慕。

是年。高麗王死。十二月。詔曰。高麗王璉守蕃東隅。累朝貢職。年踰期頤。勳德彌著。今既不幸。其赴使垂至。將爲之舉哀。而古者同姓哭廟。異姓隨其方。皆有服制。今既久廢。不可卒爲之衰。且欲素委貌。白布深衣。於城東爲盡一哀。以見其使也。朕雖不嘗識此人。甚悼惜之。有司可申敕備辦。事如別儀。

十六年九月辛未。高祖哭於文明太后陵左。終日不絕聲。慕越席爲次。侍臣侍哭。壬申。高祖以忌日哭於陵左。哀至則哭。侍哭如昨。帝二日不御膳。癸酉。朝中夕三時哭拜於陵前。夜宿鑒玄殿。是夜徹次。甲戌。帝拜哭辭陵。還永樂宮。

十九年。太師馮熙薨。有數子尙幼。議者以爲童子之節。事降成人。謂爲衰而不裳。免而不絰。又無屨麻緦垂。唯有絞帶。時博士孫惠蔚上書言。臣雖識謝古人

然微涉傳記，近取諸身，遠取諸禮，驗情以求理，尋理以推制，竊謂童子在幼之儀，居喪之節，冠杖之制，有降成人，衰麻之服，略爲不異。以玉藻二簡微足明之，曰：童子之節，錦紳幷紐，錦印大帶，既有佩觿之革，又有錦紐之紳，此明童子雖幼，已備二帶，以凶類吉，則腰經存焉。又曰：童子無緦服。鄭注曰：雖不服緦，猶免深衣，是許其有裳，但不殊上下。又深衣之制，長幼俱服，童子爲服之緦，猶免深衣，況居有服之斬，而反無裳乎？臣又聞先師舊說，童子常服，類深衣，衰裳所施，理或取象，但典無成言，故未敢孤斷。又曰：聽事則不麻，則知不聽事麻矣。故注曰：無麻往給事。此明族人之喪，童子有事，貫經帶麻，執事不易，故暫聽去之，以便其使，往則不麻，不往則經，如使童子本自無麻，禮腰首，聽與不聽，俱闕兩經，唯舉無麻，足明不備，豈得言聽事則不麻乎？以此論之，有經明矣。且童子不杖不廬之節，理儉於責，（疑）不裳不經之制，未覩其說。又臣竊解童子不衣裳之記，是有聞之言，將謂童子時甫稚齡，未就外傅，出則不交族人，內則事殊長者，餕旨父母之前，往來慈乳之手，故許其無裳，以便易之。若在志學之後，將冠之初，年居二九，質並成人，受道成均之學，釋菜上庠之內，將命孔氏之門，執燭曾參之室，而唯有掩身之衣，無蔽下之裳，臣愚未之安矣。又女子未許嫁，二十則笄，觀祭祀，納酒漿，助奠廟堂之中，視禮至敬之處，其於婉容之服，寧無其備？以此推之，則男女雖幼，理應有裳，但男女未冠，禮謝三加，女子未出，衣殊狄褖，無名之服，禮文罕見。童子雖不當室，茍以成人之心，則許其人服緦之經，輕猶有經，斬重無麻，是爲與輕而奪重，非禮之意。此臣之所以深疑也。又衰傍有衽，以掩裳際，如使無裳，衽便徒設，若復去衽，衰又不備，設有齊斬之故，而便成童男女，唯服無衽之衰，去其裳經，此必識禮之所不行，亦以明矣。若不行於己而立制於人，是爲違制以爲法，從制以誤人，恕禮而行，理將異此，韶從其議。

魏書卷一百八之三

魏書卷一百八之三考證

禮志敘日巳淹月仍不卜練○日監本訛作自今改正

臨軒設懸饗會萬國○軒監本訛作宜今改正

魏書卷一百八之三考證

齊 魏收 撰

志第十三

禮四之四

世宗永平四年冬十二月員外將軍兼尚書都令史陳終德有祖母之喪欲服
齊衰三年以無世爵之重不可陵諸父若下同衆孫恐違後祖之義請求詳正
國子博士孫景邕劉懷義封軌高綽太學博士袁昇四門博士陽寧居等議嫡
孫後祖持重三年不爲品庶生二終德宜先諸父太常卿劉芳議案喪服乃士
之正禮含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事其中時復下同庶人者皆別標顯至如傳
重自士以上古者卿士咸多世位又士以上乃有宗廟世儒多云嫡孫傳重下
通庶人以爲差謬何以明之禮稽命徵曰天子之元士二廟諸侯之上士亦二
廟中下士一廟一廟者祖禰共廟祭法又云庶人無廟既如此分明豈得通於
庶人也傳重者主宗廟非謂庶人祭於寢也兼累世承嫡方得爲嫡子嫡孫耳
不爾者不得繼祖也又鄭玄別變除云爲五世長子服斬也魏晉以來不復行
此禮矣案喪服經無嫡孫爲祖持重三年正文唯有爲長子三年嫡孫期傳及
注因說嫡孫傳重之義今世既不復爲嫡子服斬卑位之嫡孫不陵諸叔而持
重則可知也且準終德資階方之於古未登下士庶人在官復無斯禮考之舊
典驗之今世則茲範罕行且諸叔見存喪主有寄宜依諸孫服期爲允景邕等
又議云喪服雖以士爲主而必下包庶人何以論之自大夫以下每條標列逮
於庶人含而不述此同士制起後疑也唯有庶人爲國君此則明義服之輕重
不涉於孫祖且受國於曾祖廢疾之祖父亦無重可傳而猶三年不必由世重
也夫霜感露濡異識咸感承重主嗣寧甄寢廟嫡孫之制固不同殊又古自卿
以下皆不殊承襲末代僭妄不可以語通典是以春秋譏於世卿王制稱大夫
不世此明訓也喪服經雖無嫡孫爲祖三年正文而有祖爲嫡孫者豈祖以嫡
服己己與庶孫同爲祖服期於義可乎服祖三年此則近世未嘗變也準古士
官不過二百石已上終德卽古之廟士也假令終德未班朝次苟曰志仁必也
斯遂況乃官歷士流當訓章之運而以庶叔之嫌替其嫡重之位未是成人之
善也芳又議國子所云喪服雖以士爲主而必下包庶人本亦不謂一篇之內
全不下同庶人正言嫡孫傳重專士以上此經傳之正文不及庶人明矣戴德
喪服變除云父爲長子斬自天子達於士此皆士以上乃有嫡子之明據也且
承重者以其將代己爲宗廟主廟主了不云寢又其證也所引大夫不世者此
公羊穀梁近儒小道之書至如左氏詩易尚書論語皆有典證或是未寤許叔
重五經異義云今春秋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位則權并一姓譏周尹氏齊崔
氏也而古春秋左氏說卿大夫皆得世祿傳曰官族易曰食舊德舊德謂食父
故祿也尚書曰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詩云惟周之士不顯奕世論語曰興滅
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也斯皆正經及論語士以上世位之明證也
士皆世祿也八品者一命斯乃信然但觀此據可謂睹其綱未照其目也案晉
官品令所制九品皆正無從故以第八品準古下士今皇朝官令皆有正從若
以其員外之資爲第十六品也豈得爲正八品之士哉推考古今謹如前議景
邕等又議喪服正文大夫以上每事顯列唯有庶人含而不言此通下之義了
然無惑且官族者謂世爲其功食舊德者謂德侯者世位興滅國繼絕世主謂
諸侯卿大夫無罪誅絕者耳且金貂七耗楊氏四公雖以位相承豈得言世祿
乎晉太康中令史殷遂以父祥不及所繼求還爲祖母三年時政以禮無代父
追服之文亦無不許三年之制此卽晉世之成規也尚書邢巒奏依芳議詔曰
嫡孫爲祖母禮令有據士人通行何勞方致疑請也可如國子所議
延昌二年春偏將軍乙龍虎喪父給假二十七月而虎并數閏月詣府求上領
軍元珍上言案違制律居三年之喪而冒哀求仕五歲刑龍虎未盡二十七月
而請宿衛依律結刑五歲三公郎中崔鴻駮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大祥諸儒
或言祥月下旬而禫或言二十七月各有其義未知何者會聖人之旨龍虎居
喪已二十六月若依王杜之義便是過禫卽吉之月如其依鄭玄二十七月禫
中復可以從御職事禮云祥之日鼓素琴然則大祥之後喪事終矣旣可以從
御職事求上何爲不可若如府判禫中鼓琴復有罪乎求之經律理實未允下

更詳辨珍又上言案士虞禮三年之喪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鄭玄云中猶閒也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又禮言祥之日鼓素琴鄭云鼓琴者存樂也孔子祥後五日彈琴而不成十日而成笙歌鄭注與鄭志及踰月可以歌皆身自逾月可爲此譚存樂也非所謂樂樂者使工爲之晉博士許猛解三驗曰案黍離麥秀之歌小雅曰君子作歌惟以告哀魏詩曰心之憂矣我歌且謠若斯之類豈可謂之金石之樂哉是以徒歌謂之謠徒吹謂之和記曰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毛謂之樂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者此乃所謂樂也至於素琴以示終笙歌以省哀者則非樂矣閒傳云大祥除衰杖而素縞麻衣大祥之服也雜記注云衣黃裳則是禫祭黃者未大吉也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鄭志趙商問鄭玄答云祥謂大祥二十五月是月禫謂二十七月非謂上祥之月也徙月而樂許猛釋六徵曰樂者自謂八音克諧之樂也謂在二十八月工奏金石之樂耳而駮云大祥之後喪事終矣脫如此駮禫復焉施又駮云禫中鼓琴復有罪乎然禫則黃裳未大吉也鼓琴存樂在禮所許若使工奏八音融然成韻既未徙月不罪伊何又駮云禫中既得從御職事求上何爲不可檢龍虎居喪二十六月始是素縞麻衣大祥之中何謂禫乎三年沒閏理無可疑麻衣在體冒仕求榮實爲大尤罪其焉捨又省依王杜禫祥同月全乖鄭義喪凶尙遠而欲速除何忽忽者哉下府愚量鄭爲得之何者禮記云吉事尙近日凶事尙遠日又論語云喪與其易寧戚而服限三年痛盡終身中月之解雖容二義尙遠寧戚又檢王杜之義起於魏末晉初及越騎校尉程猗贊成王肅駮鄭禫二十七月之失爲六徵三驗上言於晉武帝曰夫禮國之大典兆民所日用豈可二哉今服禫者各各不同非聖世一統之謂鄭玄說二十七月禫甚乖大義臣每難鄭失六有徵三有驗初未能破臣難而通玄說者如猗之意謂鄭義廢矣太康中許猛上言扶鄭釋六禫解三驗以鄭禫二十七月爲得猗及王肅爲失而博士宋昌等議猛扶鄭爲衷晉武從之王杜之義於是敗矣王杜之義見敗者晉武知其不可行故也而上省同猗而贊王欲虧鄭之成軌竊所未寧更無異義還從前處竊又駮曰案三年之喪沒閏之義儒生學士猶或病諸龍虎生自戎馬之鄉不蒙稽古之訓數月成年便懼違緩原其本非貪榮求位而欲責以義方未可便爾也且三年之喪再朞而大祥中月而禫鄭玄以中爲閒王杜以爲是月之中鄭亦未爲必會經旨王杜豈於必乖聖意既諸儒探賾先聖後賢見有不同晉武後雖從宋昌許猛之駮同鄭禫議然初亦從程猗贊成王杜之言二論得否未可知也聖人大祥之後鼓素琴成笙歌者以喪事既終餘哀之中可以存樂故也而樂府必以干戚羽毛施之金石然後爲樂樂必使工爲之庶民凡品於祥前鼓琴可無罪乎律之所防豈必爲貴士亦及凡庶府之此義彌不通矣晉人朝祥而暮歌孔子以爲踰月則可矣爾則大祥之後喪事已終鼓琴笙歌經禮所許龍虎欲宿衛皇宮豈欲合刑五歲就如鄭義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六月十五升布深衣素冠縞紕及黃裳綵緌以居者此則三年之餘哀不在服數之內也衰絰則埋之於地杖則棄之隱處此非喪事終乎府以大祥之後不爲喪事之終何得復言素琴以示終也喪事尙遠日誠如鄭義龍虎未盡二十七月而請宿衛實爲忽忽於戚之理合在情責便以深衣素縞之時而罪同杖絰苦凷之日於禮憲未允詳之律意冒喪求仕謂在斬焉草土之中不謂除衰杖之後也又龍虎具列居喪日月無所隱冒府應告之以禮遣還終月便幸彼昧識欲加之罪豈是遵禮敎風愛民之致乎正如鄭義龍虎罪亦不合刑忽忽之失宜科鞭五十

三年七月司空淸河王懌第七叔母北海王妃劉氏薨司徒平原郡開國公高肇兄子太子洗馬員外亡並上言未知出入猶作鼓吹不請下禮官議決太學博士封祖胄議喪大記云朞九月之喪既葬飲酒食肉不與人樂之五月三月之喪比葬飲酒食肉不與人樂之世叔母故主宗子直云飲酒食肉不言不與人樂之鄭玄云義服恩輕以此推之明義服葬容有樂理又禮大功言而不議小功議而不及樂言論之閒尙自不及其於聲作明不得也雖復功衰樂在宜止四門博士蔣雅哲議凡三司之尊開國之重其於王服皆有厭絕若尊同體敵雖疏尙宜徹樂如或不同子姓之喪非嫡者既殯之後義不闕樂國子助教韓神固議[illegible]可以展耳目之適絲竹可以肆遊宴之娛故於樂貴縣有哀則廢

至君德儉如禮升降有數文物昭旂旗之明錫鸞爲行動之響列明貴賤非措哀樂於其間矣謂威儀鼓吹依舊爲允兼儀曹郎中房景先駮曰案祖育議以功德有喪鼓吹不作雅哲議齊衰卒哭簫管必陳準之輕重理用未安聖人推情以制服據服以副心何容拜虞生之奠於神宮變衰麻而奏樂大燧一移哀情頓盡反心以求豈制禮之意也就如所言義服恩輕既虞而樂正服一朞何以爲斷或義服尊正服卑如此之比復何品節雅哲所議公子之喪非嫡者既殯之後義不關樂案古雖有尊降不見作樂之文未詳此據竟在何典然君之於臣本無服體但恩誠相感致存惻隱是以仲遂卒垂筆籥不入智悼在殯杜蕢明言豈大倫之痛既殯而樂乎又神固等所議以爲笳鼓不在樂限鳴鐃以警衆聲笳而清路者所以辨等列明貴賤耳雖居哀恤施而不廢粗而言之似如可通考諸正典未爲符合案詩云鐘鼓既設鼓鐘伐鼛又云於論鼓鐘於樂辟雍言則相連豈非樂乎八音之數本無笳名推而類之簫管之比豈可以名稱小殊而不爲樂若以王公位重威飾宜崇鼓吹公給不可私辭者魏絳和戎受金石之賞鍾公勳茂蒙五熟之賜若審功膺賞君命必行豈可陳嘉牢於齊殯之時擊鐘磬於祔之後尋究二三未有依據國子職兼文學令問所歸宜明據典謨曲盡斟酌率由必衷以辨深惑何容總議並申無所析剖更詳得失據典正議祕書監國子祭酒孫惠蔚太學博士封祖胄等重議司空體服衰麻心懷慘切其於聲樂本無作理但以鼓吹公儀致有疑論耳案鼓吹之制蓋古之軍聲獻捷之樂不常用也有重位茂勳乃得備作方之金石準之管絃其爲音奏雖曰小殊然其大體與樂無異是以禮云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竊惟今者加台司之儀蓋欲兼廣威華若有哀用之無變於吉便是一人之年悲樂並用求之禮情於理未盡二公雖受之於公用之非私出入聲作亦以娛己今既有喪心不在樂笳鼓之事明非欲聞其從寧戚之義廢而勿作但禮崇公卿出入之儀至有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和鸞之聲佩玉之飾者所以顯槐鼎之至貴彰宰輔之爲重今二公地處尊親儀殊百辟鼓吹之用無容全去禮有懸而不樂今陳之以備威儀不作以示哀痛述理節情愚謂爲允詔曰可從國子從議

清河王懌所生母羅太妃薨表求申齊衰三年詔禮官博議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光議喪服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爲母傳曰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中也君之厭不得申其罔極依禮大功據喪服厭降之例並無從厭之文今太妃既捨六宮之稱如太妃之號爲封君之母尊崇一國臣下固宜服朞不得以王服厭屈而更有降禮有從輕而重義包於此太學博士封偉伯等十人議案臣從君服降君一等君爲母三年臣則朞今司空以仰厭先帝俯就大功臣之從服不容有過但禮文殘缺制無正條竊附情理謂宜小功庶君臣之服不失其序升降之差頗會禮意清河國郎中令韓子熙議謹案喪服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爲其母妻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敢過大功也夫以一國之貴子猶見厭況四海之尊固無申理頃國王遭太妃憂議者援引斯條降王之服尋究義例頗有一途但公之庶昆弟或爲士或爲大夫士之卑賤不得仰匹親王正以餘厭共同可以奪情相擬然士非列土無臣從服今王有臣復不得一準諸士矣議者仍令國臣從服以朞竊昧所見未曉高趣案不杖章云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傳所以深釋父卒爲祖服斬者蓋恐君爲祖朞臣亦同朞也明臣之後朞由君服斬若由君服斬然後朞則君服大功安得亦朞也若依公之庶昆弟不云有臣從朞若依爲君之父母則出應申三年此之二章殊不相干引彼則須去此引此則須去彼終不得兩服功朞渾雜一圖也議者見餘尊之厭不得過大功則令王依庶昆弟見不杖章有爲君之父母便令臣從服以朞此乃據殘文守一隅恐非先聖之情達禮之喪矣且從服之體自有倫貫雖秩微閽寺位卑室老未有君服細絰裁踰三時臣著疏衰獨涉兩歲案禮天子諸侯之大臣唯服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其餘不服也唯近臣閽寺隨君而服耳若大夫之室老君之所服無所不從而降一等此三條是從服之通旨較然之明例雖近臣之賤不過隨君之服未有君輕而臣服重者也議者云禮有從輕而重臣之從君

義包於此愚謂服問所云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直是禮記之異獨
此一條耳何以知其然案服問經云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而大傳
云從服有六其六曰有從輕而重注曰公子之妻爲其皇姑若從輕而重不獨
公子之妻者則鄭君宜更見流輩廣論所及不應還用服問之文以釋大傳之
義明從輕而重唯公子之妻臣之從君不得包於此矣若復有君爲母大功臣
從服朞當云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爲母大功臣從服朞何爲不備
書兩條以杜將來之惑而偏著一事彌結今日之疑且臣爲君母乃是徒從徒
從之體君亡則已妻爲皇姑既非徒從雖公子早沒可得不制服乎爲君之父
母妻子君已除喪而後聞喪則不稅蓋以恩輕不能追服假令妻在遠方姑沒
遙域過朞而後聞喪復可不稅服乎若姑亡必不關公子有否聞喪則稅不許
日月遠近者則與臣之從君聊自不同矣又案臣服君黨不過五人悉是三年
其餘不服妻服夫黨可直五人乎朞功以降可得無服乎臣妻事殊邈然胡越
苟欲引之恐非通例也愚謂臣有合離三諫待決妻無去就一醮終身親義既
有參差喪服固宜不等故見厭之婦可得申其本服君屈大功不可過從以朞
所以從麻而齊專屬公子之妻隨輕而重何關從服之臣尋理求途儻或在此
必以臣妻相準未覩其津也子熙誠不能遠探墳籍曲論長智請以情理校其
得失君遭母憂巨創之痛臣之爲服從君之義如何君至九月便肅然而即吉
臣猶朞年仍衰哭於君第創巨而反輕從義而反重緣之人情豈曰是哉侍中
崔光學綱今古達禮之宗頃探幽立義申三年之服雖經典無文前儒未辨然
推例求旨理亦難奪若臣服從朞宜依侍中之論脫君仍九月不得如議者之
談耳嬴氏焚坑禮經殘缺故今追訪靡據臨事多惑愚謂律無正條須準傍以
定罪禮闕舊文宜準類以作憲禮有朞同緦功而服如齊疏者蓋以在心實輕
於義乃重故也今欲一依喪服不可從君九月而服周年如欲降一等兄弟之
服不可以服君母詳諸二途以取折衷謂宜麻布可如齊衰除限則同小功所
以然者重其衰麻尊君母也蹙其日月隨君降也如此衰麻猶重不奪君母之嚴日
月既降可塞從輕之責矣尚書李平奏以謂禮臣爲君黨妻爲夫黨俱爲從服

各降君夫一等故君服三年臣服一朞今司空臣懌自以尊厭之禮奪其罔極
之心國臣厭所不及當無隨降之理禮記大傳云從輕而重鄭玄注云公子之
妻爲其皇姑既舅不厭婦明不厭者還應服其本服此則是其例詔曰禮有從
無服而有服何但從輕而重乎懌今自以厭故不得申其過隙衆臣古無疑厭
之論而有從輕之據易爲不得申其本制也可從尚書及景林等議尋詔曰比
決清河國臣爲君母服朞以禮事至重故追而審之今更無正據不可背章生
條但君服既促而臣服仍遠禮緣人情過厭須變服可還從前判既葬除之
四年春正月丁巳夜世宗崩于式乾殿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光侍中領軍
將軍于忠與詹事王顯中庶子侯剛奉迎肅宗於東宮入自萬歲門至顯陽殿
哭踊久之乃復王顯欲須明乃行即位之禮崔光謂顯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
至明顯曰須奏中宮光曰帝崩而太子立國之常典何須中宮令也光與于忠
使小黃門曲集奏置兼官行事於是光兼太尉黃門郎元昭兼侍中顯兼吏部
尚書中庶子裴儁兼吏部郎中書舍人穆弼兼謁者僕射光等請肅宗止哭立
于東序于忠元昭扶肅宗西向哭十數聲止服太子之服太尉光奉策進璽綬
肅宗跪受服皇帝用袞冕服御太極前殿太尉光等降自西階夜直羣官於庭
中北面稽首稱萬歲
熙平二年十一月乙丑太尉清河王懌表曰臣聞百王所尚莫尚於禮於禮之
重喪紀斯極世代沿革損益不同遺風餘烈景行終在至如前賢往哲商榷有
異或並證經文而論情別緒或各言所見而討事共端雖憲章祖述人自名家
而論議紛綸理歸羣正莫不隨時所宗各爲一代之典自上達下罔不遵用是
使叔孫之儀專擅於漢朝王肅之禮獨行於晉世所謂共同軌文四海畫一者
也至乃折旋俯仰之儀哭泣升降之節去來閭巷之容出入閨門之度尚須疇
諮禮官博訪儒士載之翰紙著在通法辯答乖殊證據不明即詆訶疵謬糾劾
成罪此乃簡牘成文可具閱而知者也未聞有皇王垂範國無一定之章英賢
贊治家制異同之式而欲流風作則永貽來世比學官雖建庠序未修稽考古
今莫專其任暨乎宗室喪禮百寮凶事冠服制裁日月輕重率令博士一人輕

爾議之。廣陵王恭北海王顥同爲庶母服。恭則治重居廬。顥則齊期堊室。論親則恭顥俱是帝孫。語貴則二人並爲蕃國。不知兩服之證。據何經典。儀爲舛駁。莫有裁正。懿王既戚。尙或如斯。自玆已降。何可紀極。歷觀漢魏喪禮諸儀。卷盈數百。或當時名士。往復成規。或一代詞宗。較然爲則。況堂堂四海。藹藹如林。而令喪禮參差。始於帝族。非所以儀刑萬國。綴旒四海。臣忝官台傅。備位喉脣。不能秉國之鈞。致斯爽缺。具瞻所誚。無所逃罪。謹略舉恭顥二國不同之狀。以明喪紀乖異之失。乞集公卿樞納內外儒學博議定制。班行天下。使禮無異準。得失有歸。並因事而廣。永爲條例。庶塵岳沾河。微酬萬一。靈太后令曰。禮者爲政之本。何得不同如此。可依表定議。事在張普惠傳。

神龜元年九月。尼高皇太后崩於瑤光寺。肅宗詔曰。崇憲皇太后。德協坤儀。徽符月晷。方融壼化。奄至崩殂。朕幼集荼蓼。夙憑德訓。及禽龍定難。是賴謨謀。夫禮沿情制。義循事立。可特爲齊衰三月。以申追仰之心。有司奏。案舊事。皇太后崩儀。自復魄斂葬。百官哭臨。其禮甚多。今尼太后既存委俗尊。憑居道法。凶事簡速。不依配極之典。庭局狹隘。非容百官之位。但昔經奉接。義成君臣。終始情禮。理無廢絕。輒準故式。立儀如別。內外羣官。權改常服。單衣邪巾。奉送至墓。列位哭拜。事訖而除。止在京師。更不宣下。詔可。

十一月。侍中國子祭酒儀同三司崔光上言。被臺祠部曹符。文昭皇太后改葬。議至尊皇太后羣臣服制輕重。四門博士劉季明議云。案喪服記雖云改葬緦。文無指據。至於注解。乖異不同。馬融王肅云。本有三年之服者。鄭及三重。然而後來諸儒符融者多。與玄者少。今請依馬王諸儒之議。至尊宜服緦。案記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鄭注云。爲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親服至尊也。今皇太后雖上奉宗廟。下臨朝臣。至於爲姑。不得遏於私。計應無服。其清河汝南二王母服三年。亦宜有緦。自餘王公百官。爲君之母妻。唯朞而已。並應不服。又太常博士鄭六議云。謹檢喪服。幷中代雜論記云。改葬緦。鄭注。臣爲君。子爲父。妻爲夫。親見屍柩。不可以無服。故服緦。三年者緦。則朞已下無服。竊謂鄭氏得服緦之旨。謬三月之言。如臣所見。請依康成之服緦。既葬而除。慮以爲允。詔可。

二年正月二日元會。高陽王雍以靈太后臨朝。太上秦公喪制未畢。欲罷百戲絲竹之樂。清河王懌以爲萬國慶集。天子臨享。宜應備設。太后訪之於侍中崔光。光從雍所執。懌謂光曰。宜以經典爲證。光據禮記緇冠玄武子姓之冠。父母有重喪。子不純吉。安定公親爲外祖。又有師恩。太后不許公除。衰麻在體。正月朔日。還家哭臨。至尊輿駕奉慰。記云。朋友之墓。有宿草焉而不哭。是則朋友有朞年之哀。子貢云。夫子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顏淵之喪。饋練肉。夫子受之。彈琴而後食之。若子之哀。則容一朞。不舉樂也。孔子既大練。五日彈琴。父母之喪也。由是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心喪三年。由此而制。雖古義難追。比來發詔。每言師祖之尊。是則一朞之內。猶有餘哀。且禮。母有喪服。聲之所聞。子不舉樂。今太后更無別宮。所居嘉福。去太極不爲大遠。鼓鐘于宮。聲聞于外。況在內密邇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智悼子喪未葬。杜蕢所以諫晉平公也。今相國雖已安厝。裁三月爾。陵墳未乾。懌以理據爲然。乃從雍議。

孝靜武定五年正月。齊獻武王薨。時祕凶問。六日。孝靜皇帝舉哀於太極東堂。服齊衰三月。及將窆。中練。齊文襄王請自發喪之月。帝使侍中陸子彰舉詔三往。義喻王。固執詔不許。乃從薨月。

太祖天賜三年十月。占授著作郎王宜弟造兵法。

高宗和平三年十二月。因歲除大儺之禮。遂耀兵示武。更爲制令。步兵陳於南。騎士陳於北。各擊鐘鼓以爲節度。其步兵所衣。青赤黃黑。別爲部隊。楯矟矛戟。相次周回轉易。以相赴就。有飛龍騰蛇之變。爲函箱魚鱗四門之陳。凡十餘法。跽起前却。莫不應節。陳畢。南北二軍皆鳴鼓角。衆盡大譟。各令騎將六人去來挑戰。步兵更進退以相拒擊。南敗北捷。以爲盛觀。自後踵以爲常。

高祖太和十九年五月甲午。冠皇太子恂於廟。丙申。高祖臨光極堂。太子入見。帝親詔之。事在恂傳。六月。高祖臨光極堂。引見羣官。詔曰。比冠子恂。禮有所闕。當思往失。更順將來。禮古今殊制。三代異章。近冠恂之禮。有三失。一朕與諸儒同誤。二諸儒違朕。故令有三誤。今中原兆建。百禮惟新。而有此三失。殊以愧歎。

春秋襄公將至衛以同姓之國問其年幾而行冠禮古者皆灌地降神或有作樂以迎神昨失作樂至廟庭朕以意而行拜禮雖不得降神於理猶差完司馬彪云漢帝有四冠一緇布二進賢三武弁四通天冠朕見家語冠頌篇四加冠公也家語雖非正經孔子之言與經何異諸儒忽司馬彪志致使天子之子而行士冠禮此朝廷之失冠禮朕以爲有賓諸儒皆以爲無賓朕既從之復令有失孔所云斐然成章其斯之謂太子太傅穆亮等拜謝高祖曰昔裴頠作冠儀不知有四裴頠尙不知卿等復何愧

正光元年秋肅宗加元服時年十一既冠拜太廟大赦改元官有其注

輿服之制秦漢已降損益可知矣魏氏居百王之末接分崩之後典禮之用故有闕焉太祖世所制車輦雖參采古式多違舊章今案而書之以存一代之迹

乘輿輦輅龍輈十六四衡轂朱班繡輪有雕虬文虎盤螭之飾龍首銜扼鸞爵立衡圓蓋華蟲金雞樹羽絞龍游蘇建太常十有二斿畫日月升龍郊天祭廟則乘之

乾象輦羽葆圓蓋華蟲金雞樹羽二十八宿天階雲罕山林雲氣仙聖賢明忠孝節義遊龍飛鳳朱雀玄武白虎青龍奇禽異獸可以爲飾者皆亦圖焉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助祭郊廟則乘之

大樓輦輈十二加以玉飾衡輪雕綵與輦輅同駕牛十二

小樓輦輈八衡輪色數與大樓輦同駕牛十二天子太皇太后皇太后郊廟亦乘之

象輦左右鳳凰白馬仙人前却飛行駕二象羽葆旒蘇龍旂旌麾其飾與乾象同太皇太后皇太后助祭郊廟之副乘也

馬輦重級其飾皆如之繢漆直輈六左右騑駕天子籍田小祀時則乘之

臥輦其飾皆如之丹漆駕六馬

遊觀輦其飾亦如之駕馬十五匹皆白馬朱髦尾天子法駕行幸巡狩小祀時則乘之

七寶旃檀刻鏤輦金薄隱起

馬輦天子三駕所乘或爲副乘

緇漆蜀馬車金薄華蟲隱起

軺軒駕駟金銀隱起出挽解合

步挽天子小駕遊宴所乘亦爲副乘

金根車羽葆旒畫輈輪華首綵軒交落左右騑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助祭郊廟籍田先蠶則乘之長公主大貴公主封君諸王妃皆得乘但右騑而已太祖初皇太子皇子皆鸞輅立乘畫輈龍首朱輪繡轂綵蓋朱裏龍旂九斿畫雲榛皇子封則賜之皆駕駟又有軺車緇漆紫幰朱裏駕一馬爲副乘

公安車緇漆紫蓋朱裏畫輈朱雀青龍白虎龍旂八斿駕三馬軺車與王同

侯車與公同七斿紫蓋青裏駕二馬副車亦如之

子車緇漆草蟲文六斿皂蓋青裏駕一馬副車亦如之兩及公侯子陪列郊天則乘之宗廟小祀乘軺軒而已至高祖太和中詔儀曹令李韶監造車輅一遵古式焉

太祖天興二年命禮官捃採古事制三駕鹵簿一曰大駕設五輅建太常屬車八十一乘平城令代尹司隸校尉丞相奉引太尉陪乘太僕御從輕車介士千乘萬騎魚麗鴈行前驅皮軒闟戟芝蓋雲罕指南後殿豹尾鳴葭唱上下作鼓吹軍戎大祠則設之二曰法駕屬車三十六乘平城令代尹太尉奉引侍中陪乘奉車都尉御巡狩小祠則設之三曰小駕屬車十二乘平城令太僕奉引常侍陪乘奉車郎御遊宴離宮則設之二至郊天地四節祠五帝或公卿行事唯四月郊天帝常親行樂加鐘懸以爲迎送之節焉

天賜二年初改大駕魚麗鴈行更爲方陳鹵簿列步騎內外爲四重列欄建旌通門四達五色車旗各處其方諸王導從在鉀騎內公在幢內侯在步矟內子在刀楯內五品朝臣使列乘輿前兩廂官卑者先引王公侯子車旒麾蓋信幡及散官構服一皆純黑

肅宗熙平元年六月中侍中劉騰等奏中宮僕射列車輿朽敗自昔舊都禮物頗異遷京已來未復更造請集禮官以裁其制靈太后令曰付尙書量議太常

御稽紹少卿元端博士鄭六劉臺龍等議案周禮王后之五輅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翣羽蓋重翟后從王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安車后朝見於王所乘翟車后出桑則乘輦車后宮中所乘議以周禮聖制不刊之典其禮文尤備孔子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以其法不可踰以此言之後王輿服典章多放周式雖文質時變輅名宜存彫飾雖異理無全捨當今聖后臨朝親覽庶政輿駕之式宜備典禮臣等學缺通經叨參議末輒率短見宜準周禮備造五輅彫飾之制隨時增減太學博士王延業議案周禮王后有五輅重翟以從王祠厭翟以從王饗賓客安車以朝見于王翟車以親桑輦車宮中所乘又漢輿服志云秦幷天下閱三代之禮或曰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殷人以為大輅於是始皇作金根之車漢承秦制御為乘輿太皇太后皇太后皆御金根車加交絡帷裳非法駕則乘紫罽軿車雲樸文畫輈黃金塗五末蓋爪在右騑駕三馬阮諶禮圖幷載秦漢已來輿服亦云金根輅皇后法駕乘之以禮婚見廟乘輅后法駕乘之以親桑安車后小駕乘之以助祭山軿車后行則乘之紺罽軿車后小行則乘之以哭公主邑君王妃公侯夫人入閤輿后出入閤宮中小遊則乘之晉先蠶儀注皇后乘雲母安車駕六騩案周秦漢晉車輿儀式互見圖書雖名號小異其大較略相依擬金根車雖起自秦造即殷之遺制今之乘輿五輅是其象也華飾典麗容觀莊矣司馬彪以為孔子所謂乘殷之輅即此之謂也案阮氏圖桑車亦飾以雲母晉之雲母車即是一輿周之翟車其用正同安車既名同周制又用同重翟山軿車案圖飾之以紫紺罽軿車雖制用異於厭翟而實同用於今入閤輿與輦其用又同案圖今之黑漆畫扇輦與周之輦車其形相似竊以為秦滅周制百事刱革官名軌式莫不殊異漢魏因循繼踵仍舊雖時有損益而莫能反古良由去聖久遠典儀殊缺時移俗易物隨事變雖經賢哲祖襲無改伏惟皇太后叡聖淵凝照臨萬物動循典故貽則後王今輒竭管見稽之周禮考之漢晉採諸圖史驗之時事以為宜依漢晉法駕則御金根車駕四馬加交絡帷裳御雲母車駕四馬以親桑其非法駕則御紫罽軿車駕三馬小駕則御安車駕三馬以助祭小行則御紺罽軿車駕三馬以哭公主王妃公侯夫人宮中出入則御畫扇輦車案舊事比之周禮唯闕從王饗賓客及朝見於王之乘竊以為古者諸侯有朝會之禮故有從饗之儀今無其事宜從省略又今之皇居宮掖相逼就有朝見理無結駟即事考實亦宜闕廢又哭公主及王妃周禮所無施之於今寔合事要損益不同用捨隨時三代異制其道然也又金根及雲母駕馬或三或六訪之經禮無駕六之文今之乘輿又皆駕四義符古典宜仍駕四其餘小駕宜從駕三其制用形飾備見圖志司空領尚書令任城王澄尚書左僕射元暉尚書右僕射李平尚書齊王蕭寶夤尚書元欽尚書元昭尚書左丞盧同右丞元洪超考功郎中劉懋北主客郎中源子恭南主客郎中游思進三公郎中崔鴻長兼駕部郎中薛悅起部郎中杜遇左主客郎中元韡騎兵郎中房景先外兵郎中石士基長兼右外兵郎中鄭幼儒都官郎中李秀之兼尚書左士郎中朱元旭度支郎中谷穎左民郎中張均金部郎中李仲東庫部郎中賈思同國子博士薛禎邢晏高諒奚延太學博士邢湛崔瓚韋朏鄭季期國子助教韓神固四門博士楊那羅唐荆寶王令僧吳珍之宋婆羅劉燮高顯邕杜靈儁張文和陳智顯楊渴侯趙安慶賈天度艾僧櫆呂太保王當百槐貴等五十人議以為皇太后稱制臨朝躬親庶政郊天祭地宗廟之禮所乘之車宜同至尊不應更有製造周禮魏晉雖有文辭不辨形制假令欲作恐未合古制而不可以為一代典臣以太常國子二議為疑重集羣官並從今議唯恩裁決靈太后令曰羣官以後議折中者便可如奏

太祖天興元年冬詔儀曹郎董謐撰朝覲饗宴郊廟社稷之儀六年又詔有司制冠服隨品秩各有差時事未暇多失古禮世祖經營四方未能留意仍世以武力為事取於便習而已至高祖太和中始考舊典以制冠服百寮六宮各有差次早世升遐猶未周洽肅宗時又詔侍中崔光安豐王延明及在朝名學更議之條章粗備焉

熙平元年九月侍中儀同三司崔光表奏詔定五時朝服案北京及遷都以來未有斯制輒勒禮官詳據太學博士崔瓚議云周禮及禮記三冠六冕承用區

分。璪玉五綵配。飾亦別。都無隨氣春夏之異。唯月令有青。旂赤玉黑衣白輅。隨四時而變。復不列弁冕改用之玄黃以此而推。五時之冠。禮既無文。若求諸正典。難以經。證。案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及祭祀志云。迎氣五郊自永平中以禮讖幷月令。迎氣服色。因采元始故事。兆五郊於洛陽。又云。五郊衣幘各如方色。又續漢禮儀志立春。京都百官皆著青衣服青幘。秋夏悉如其色。自漢逮於魏晉。迎氣五郊用幘從服改色隨氣。斯制因循。相承不革。冠冕仍舊。未聞有變。今皇魏憲章前代。損益從宜。五時之冠。愚謂如漢晉用幘爲允。靈太后令曰。太傅博學洽通。多識前載。既綜朝儀。彌悉其事。便可諮訪。以決所疑。二年九月。太傅清河王懌。給事黃門侍郎韋延祥奏。謹案前勅。制五時朝服。嘗訪國子。議其舊式。太學博士崔瓚等議。自漢逮于魏晉。迎氣五郊。用幘從服。改色隨氣。斯制因循。相承不革。冠冕仍舊。未聞有變。今皇魏憲章前代。損益從宜。五時之冠。謂如漢晉用幘爲允。尚書以禮式不經。請訪議事。奉勅付臣。令加考決。臣以爲帝王服章。方爲萬世則。不可輕裁。請更集禮官下省定議。蒙勅聽許。謹集門下及學官以上四十三人。尋考史傳。量古校今。一同國子前議。幘隨服變。冠冕弗改。又四門博士臣王僧奇。蔣雅哲二人以爲五時冠冕。宜從衣變。臣等謂從國子前議爲允。靈太后令曰。依議。

魏書卷一百八之四

魏書卷一百八之四考證

世宗永平四年。且金貂七珥〇珥。監本訛作毦。今改正。

高祖太和十九年。聞其季幾而行冠禮〇季。監本訛作季。今改正。

輿服之制。大樓輦駕牛一十〇南監本作駕牛十二。觀下文小樓輦駕牛十二。則知此大樓輦駕牛一十之爲訛矣。

魏書卷一百八之四考證

齊 魏收 撰

志第十四

樂五

氣質初分，聲形立矣。聖者因天然之有，爲入用之物，緣喜怒之心，設哀樂之器。蕢桴葦籥，其來自久。伏羲絃琴，農皇制瑟，垂鍾和磬，女媧之簧，隨感而作，其用稍廣。軒轅桴阮瑜之管，定小一之律，以成咸池之美，次以六莖、五英、大章、韶、夏、護、武之屬，聖人所以移風易俗也。故在易之豫，義明樂德，書云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神人以和。周禮，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奏之六變，天神可得而降矣。函鍾爲宮，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奏之八變，地祇可得而禮矣。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蔟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奏之九變，人鬼可得而禮矣。此所以協三才，寧萬國也。凡音，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姦聲感人，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莫不和順；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莫不和親。又有韎昧任禁之樂，以娛四夷之民，斯蓋立樂之方也。三代之衰，邪音間起，則有爛漫靡靡之樂興焉。周之衰也，諸侯力爭，澆僞萌生，淫慝滋甚，競其邪，忘其正，廣其器，蕪其禮，或奏之而心疾，或撞之不令。晉平公閔清角而顛隕，魏文侯聽古雅而眠睡，鄭宋齊衛，流宕不反，於是正樂虧矣。大樂感於風化，與世推移，治國之音安以樂，亡國之音哀以思，隨時隆替，不常厥聲，延陵歷聽諸國，盛衰必舉，蓋所感者著，所識者深也。樂之崩矣，秦始滅學，經亡義絕，莫採其真。人重協俗，世貴順耳，則雅聲古器幾將淪絕。漢興，制氏但識其鏗鏘鼓舞，不傳其義，而於郊廟朝廷，皆協律新變，雜以趙、代、秦、楚之曲，故王禹、宋曄上書切諫，丙強、景武顯著當時，通儒達士所共歎息矣。後漢東平王蒼總議樂事，頗有增加，大抵循前而已。及黃巾、董卓以後，天下喪亂，諸樂亡缺。魏武既獲杜夔，令其考會古樂，而柴玉、左延年終以新聲寵愛。晉世荀勖典樂，與郭夏、宋識之徒共加研集，謂爲合古，而阮咸譏之。金行不永，以至亡敗，哀思之來，便爲驗矣。夫大樂與天地同和，苟非達識至精，何以體其妙極。自漢以後，舞稱歌名，代相改易，服章之用，亦有不同，斯則不襲之義也。永嘉已下，海內分崩，伶官樂器，皆爲劉聰、石勒所獲，慕容儁平冉閔，遂克之。王猛平鄴，入於關右。苻堅既敗，長安紛擾，慕容永之東也，禮樂器用多歸長子，及垂平永，並入中山。自始祖內和魏晉，二代更致音伎；穆帝爲代王，愍帝又進以樂物；金石之器雖有未周，而絃管具矣。逮太祖定中山，獲其樂縣，既初撥亂，未遑創改，因時所行而用之。世歷分崩，頗有遺失。

天興元年冬，詔尚書吏部郎鄧淵定律呂，協音樂。及追尊皇曾祖、皇祖、皇考諸帝，樂用八佾，舞皇始之舞。皇始舞，太祖所作也，以明開大始祖之業。後更制宗廟。皇帝入廟門，奏王夏；太祝迎神于廟門，奏迎神曲，猶古降神之樂；乾豆上奏登歌，猶古清廟之樂；曲終，下奏神祚，嘉神明之饗也；皇帝行禮七廟，奏陛步，以爲行止之節；皇帝出門，奏總章，次奏八佾舞，次奏送神曲。又舊禮：孟秋祀天西郊，兆內壇西，備列金石，樂具，皇帝入兆內行禮，咸奏舞八佾之舞；孟夏有事于東廟，用樂略與西郊同。太祖初，冬至祭天于南郊圜丘，樂用皇矣，奏雲和之舞，事訖，奏維皇，將燎；夏至祭地祇於北郊方澤，樂用天祚，奏大武之舞。正月上日，饗羣臣，宣布政教，備列宮懸正樂，兼奏燕、趙、秦、吳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時饗會亦用焉。凡樂者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掖庭中歌真人代歌，上敘祖宗開基所由，下及君臣廢興之跡，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時與絲竹合奏。郊廟宴饗亦用之。

六年冬，詔太樂、總章、鼓吹增修雜伎，造五兵、角觝、麒麟、鳳皇、仙人、長蛇、白象、白

虎及諸畏獸魚龍辟邪鹿馬仙車高絙百尺長趫緣橦跳丸五案以備百戲大饗設之於殿庭如漢晉之舊也太宗初又增修之撰合大曲更爲鐘鼓之節世祖破赫連昌獲古雅樂及平涼州得其伶人器服並擇而存之後通西域又以悅般國鼓舞設於樂署

高宗顯祖無所改作諸帝意在經營不以聲律爲務古樂音制罕復傳習舊工更盡聲曲多亡太和初高祖垂心雅古務正音聲時司樂上書典章有闕求集中秘羣官議定其事幷訪吏民有能體解古樂者與之修廣器數甄立名品以諧八音詔可雖經眾議於時卒無洞曉聲律者樂部不能立其事彌缺然方樂之制及四夷歌舞稍增列于太樂金石羽旄之飾爲壯麗於往時矣

五年文明太后高祖並爲歌章戒勸上下皆宣之管絃

七年秋中書監高允奏樂府歌詞陳國家王業符瑞及祖宗德美又隨時歌謠不準古舊辨雅鄭也

十一年春文明太后令曰先王作樂所以和風改俗非雅曲正聲不宜庭奏可集新舊樂章參探音律除去新聲不典之曲裨增鐘縣鏗鏘之韻

十五年冬高祖詔曰樂者所以動天地感神祇調陰陽通人鬼故能關山川之風以播德於無外由此言之治用大矣逮乎末俗陵遲正聲頓廢多好鄭衛之音以悅耳目故使樂章散缺伶官失守今方釐革時弊稽古復禮庶令樂正雅頌各得其宜今置樂官實須任職不得仍令濫吹也遂簡置焉

十六年春又詔曰禮樂之道自古所先故聖王作樂以和中制禮以防外然音聲之用其致遠矣所以通感人神移風易俗至乃簫韶九奏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有周之季斯道崩缺故夫子忘味於聞韶正樂於返魯逮漢魏之間樂章復闕然博採音韻粗有篇條自魏室之興太祖之世尊崇古式舊典無墜但干戈仍用文教未淳故令司樂失治定之雅音習不典之繁曲比太樂奏其職司求與中書參議覽其所請愧感兼懷然心喪在躬未忍闕此但禮樂事大乃爲化之本自非通博之才莫能措意中書監高閭器識詳富志量明允每間陳奏樂典頗體音律可令與太樂詳採古今以備茲典其內外有堪此用者任其參議也閭歷年考度粗以成立遇遷洛不及精盡未得施行尋屬高祖崩未幾閭卒

先是閭引給事中公孫崇共考音律景明中崇乃上言樂事正始元年秋詔曰太樂令公孫崇更調金石燮理音準其書二卷幷表悉付尚書夫禮樂之事有國所重可依其請八座已下四門博士以上此月下旬集太樂署考論同異博採古今以成一代之典也十月尚書李崇奏前被旨勅以兼太樂令公孫崇更調金石幷其書表付外考試登依旨勅以去八月初詣署集議但六樂該深五聲妙遠至如仲尼淵識故將忘味吳札善聽方可論辨自斯已降莫有詳之今既草創悉不窮解雖微有詰論略無究悉方欲商搉淫濫作範將來寧容聊爾一試便垂竹帛今請依前所召之官幷博聞通學之士更申一集考其中否研窮音律辨括權衡若可施用別以聞請制可時亦未能考定也

四年春公孫崇復表言伏惟皇魏龍躍鳳舉配天光宅世祖太武皇帝革靜荒嵎廓寧宇內兇醜尚繁戎軒仍動制禮作樂致有闕如高祖孝文皇帝德鍾後仁之期道協先天之日顧雲門以興言感簫韶而忘味以故中書監高閭博識明敏文思優洽紹蹤成均實允所寄乃命閭廣程儒林究論古樂依據六經參諸國志錯綜陰陽以制聲律鐘石管絃略以完具八音聲韻事別粗舉值遷邑崧瀍未獲周密五權五量竟不就果自爾迄今率多褫落金石虛懸宮商未會伏惟陛下至聖承天纂戎熾烈以金石未協詔臣緝理謹即廣搜秬黍選其中形又採梁山之竹更裁律呂制磬造鐘依律並就但權量差謬其來久矣頃蒙付幷州民王顯進所獻古銅權稽之古範考以今制鐘律準度與權參合昔造猶新始制若舊異世同符如合規矩樂府先正聲有王夏肆夏登歌鹿鳴之屬六十餘韻又有皇始五行勺舞太祖初興置皇始之舞復有吳夷東夷西戎之舞樂府之內有此七舞太和初郊廟但用文始五行皇始三舞而已竊惟周之文武頌聲不同漢之祖宗廟樂又別伏惟皇魏四祖三宗道邁隆周功超鴻漢頌聲廟樂宜有表章或文或武以旌功德自非懿望茂親雅量淵遠博識洽聞者其孰能識其得失衛軍將軍尚書右僕射臣高肇器度儁雅神賞入微徽贊

大猷，聲光海內，宜委之監就，以成皇代典謨之美。昔晉中書監荀勗前代名賢，受命成均，委以樂務，崇述舊章，儀刑古典，事光前載，豈遠乎哉！又先帝明詔，內外儒林，亦任高閭申請。今之所須，求依前比。世宗知聲非才，詔曰：王者功成治定，制禮作樂，以宣風化，以通明神，理萬品，贊陰陽，光功德，治之大本，所宜詳之。可令太常卿劉芳亦與主之。永平二年秋，尚書令高肇、尚書僕射清河王懌等奏言：案太樂令公孫崇所造八音之器并五度五量，太常卿劉芳及朝之儒學執諸經傳，考辨合否，尺寸度數，悉與周禮不同。問其所以，稱必依經文，聲則不協，以情增減，殊無準據。竊惟樂者，皇朝治定之盛事，光贊祖宗之茂功，垂之後王，不刊之制，宜憲章先聖，詳依經史。且二漢、魏、晉歷諸儒哲，未聞器度依經而聲調差謬。臣等參議，請使臣芳準依周禮，更造樂器。事訖之後，集議並呈，從其善者。詔可。芳上尚書言：詞樂諧音，本非所曉，且國之大事，亦不可決於數人。今請更集朝彥，衆辨是非，明取典據，資決元凱，然後營制。肇及尚書邢巒等奏許，詔可。於是芳主修營。時揚州民張陽子、義陽民兒鳳鳴、陳孝孫、戴當千、吳殿、陳文顯、陳成等七人頗解雅樂正聲，八佾、文武二舞、鍾聲、管絃、登歌聲調，芳皆請令教習，參取是非。

永平三年冬，芳上言：觀古帝王，罔不據功象德而制舞名及諸樂章，今欲教文武二舞，施之郊廟，請參制二舞之名。竊觀漢魏已來，鼓吹之曲亦不相緣，今亦須制新曲，以揚皇家之德美。詔芳與侍中崔光、郭祚、黃門游肇、孫惠蔚等四人參定舞名并鼓吹諸曲。其年冬，芳又上言：臣聞樂者感物移風，諷氓變俗，先王所以教化黎元，湯武所以（闕一版）請依京房立準以調八音。神龜二年夏，有司問狀。仲儒言：前被符，問京房準定六十之律，後雖有存，曉之者尠。至熹平末，張光等猶不能定絃之急緩，聲之清濁。仲儒授自何師，出何典籍，而云能曉？但仲儒在江左之日，頗授琴文，嘗覽司馬彪所撰續漢書，見京房準術，成數昞然。而張光等不能定，仲儒不量庸昧，竊有意焉。遂竭愚思，鑽研甚久，雖未能測其機妙，至於聲韻，頗有所得。度量權衡，歷出自黃鍾，雖造管察氣，經史備有，但氣有盈虛，黍有巨細，差之毫氂，失之千里，自非管應時候，聲驗吉凶，則是非之原，諒亦難定。此則非仲儒淺識所敢聞之。至於準者，本以代律，取其分數，調校樂器，則宮商易辨。若尺寸小長，則六十宮商相與微濁；若分數加短，則六十徵羽類皆小清。語其大本，居然微異。至於清濁相宜，諧會歌管，皆得應合。雖積黍驗氣，取聲之本，清濁諧會，亦須有方。若聞準意，則辨五聲清濁之韻；若善琴術，則知五調調音之體。參此二途，以均樂器，則自然應和，不相奪倫。如不練此，必有乖謬。案後漢順帝陽嘉二年冬十月，行禮辟雍，奏應鍾，始復黃鍾作樂，器隨月律。是為十二之律必須次第為宮，而商角徵羽以類從之。尋調聲之體，宮商宜濁，徵羽用清。若公孫崇止以十二律聲，而云還相為宮，清濁悉足，非唯未練五調調器之法，至於五聲次第，自是不足。何者？黃鍾為聲氣之元，其管最長，故以黃鍾為宮，太簇為商，林鍾為徵，則宮徵相順。若均之八音，猶須錯採衆聲，配成其美。若以應鍾為宮，大呂為商，蕤賓為徵，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韻，不成音曲。若以夷則為宮，則十二律中唯得取中呂為徵，其商角羽並無其韻。若以中呂為宮，則十二律內全無所取。何者？中呂為十二之窮[illegible]變律之首。依京房書，中呂為宮，乃以去滅為商，執始為徵，然後方韻。而崇乃以中呂猶用林鍾為商，黃鍾為徵，何由可諧？仲儒以調和樂器，文飾五聲，非準不妙。若如嚴嵩父子，心賞清濁，是則為難。若依案見尺作準，調絃緩急，清濁可以意推耳。但音聲精微，史傳簡略，舊志唯云準形如瑟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九寸，調中一絃，令與黃鍾相得。案盡以求其聲，遂不辨準須柱以不柱，有高下，絃有粗細，餘十二絃復應若為。致令攬者望風拱手。又案房準九尺之內為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一尺之內為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又復十之，是為於準一寸之內亦為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然則於準一分之內，乘[illegible]二十分，又為小分，以辨彊弱。中間至促，雖復離朱之明，猶不能窮而分之。雖然，仲儒私曾考驗，但前却中柱，使入準常尺分之內，則相生之韻已自應合。分數既微，器宜精妙。其準面平直，須如停水。其中絃一柱，高下須與二頭臨岳一等，移柱上下之時，不使離絃，不得舉絃。又中絃粗細，須與琴宮相類。中絃須施軫如琴，以軫調聲，令與黃鍾一管相合。中絃下依數盡出六十律清濁之節。其餘十二絃須施柱如箏。又凡絃皆須

豫張便臨時不動即於中絃案盡一周之聲度著十二絃上然後依相生之法以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調調聲之法以均樂器其瑟調以宮爲主清調以商爲主平調以宮爲主五調各以一聲爲主然後錯採衆聲以文飾之方如錦繡上來消息調準之方並史文所略出仲儒所思若事有乖此聲則不和仲儒尋準之分數精微如彼定絃緩急艱難若此而張光等親掌其事尚不知藏中有準既未識其器又焉能施絃也且燧人不師資而習火延壽不束脩以變律故云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苟有一毫所得皆關心抱豈必要經師授然後爲奇哉但仲儒自省膚淺才非一足正可粗識音韻纔言其理致耳時尚書蕭寶夤奏言金石律呂制度調均中古已來尠或通曉仲儒雖粗述書文頗有所說而學不師授云出己心又言舊器不任必須更造然後克諧上違成敕用舊之旨輒持己心輕欲制作臣竊思量不合依許詔曰禮樂之事蓋非常人所明可如所奏

正光中侍中安豐王延明受詔監修金石博探古今樂事令其門生河間信都芳考算之屬天下多難終無制造芳後乃撰延明所集樂說并諸器物準圖二十餘事而注之不得在樂署考正聲律也

普泰中前廢帝詔錄尚書長孫稚太常卿祖瑩營理金石永熙二年春稚瑩表曰臣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詩言志律和聲敦敘九族平章百姓天神於焉降歆地祇可得而禮故樂以象德舞以象功干戚所以比其形容金石所以發其歌頌薦之宗廟則靈祇饗其和用之朝廷則君臣協其志樂之時義大矣哉雖復沿革異時晦明殊位周因殷禮百世可知也太祖道武皇帝應圖受命光宅四海義合天經德符地緯九戎薦舉五禮未詳太宗世祖重輝纂業恭宗顯祖誕隆丕基而猶經營四方匪遑制作高祖孝文皇帝承太平之緒纂無爲之運帝圖既遠王度惟新太和中命故中書監高閭草創古樂閭尋去世未就其功閭亡之後故太樂令公孫崇續修遺事十有餘載崇敷奏其功時太常卿劉芳以崇所作體制差舛不合古義請更修營被旨聽許芳又釐綜久而申呈時故東平王元匡共相論駮各樹朋黨爭競紛綸竟無底定及孝昌已後世屬艱虞內難孔殷外敵滋甚永安之季胡賊入京燔燒樂庫所有之鐘悉畢賊手其餘磬石咸爲灰燼普泰元年臣等奉敕營造樂器責問太樂前來郊丘懸設之方宗廟施安之分太樂令張乾龜答稱芳所造六格北廂黃鐘之均實是夷則之調其餘三廂宮商不和共用一笛施之前殿樂人尚存又有姑洗太簇二格用之後宮撿其聲韻復是夷則於今尚在而芳一代碩儒斯文攸屬討論之日必應考古深有明證乾龜之辨恐是歷歲稍遠伶官失職芳久殂沒遺文銷毀無可遵訪臣等謹詳周禮分樂而序之凡樂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若樂六變天神可得而禮函鐘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若樂八變地祇可得而禮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鐘爲羽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至於布置不得相生之次兩均異宮並無商聲而同用一徵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八音克諧神人以和計五音不具則聲豈成文七律不備則理無和韻八音克諧莫曉其旨聖道幽玄微言已絕漢魏以來未能作者案春秋魯昭公二十年晏子言於齊侯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服子慎注云黃鐘之均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一懸十九鐘十二懸二百二十八鐘八十四律即如此義乃可尋究今案周禮小胥之職樂懸之法鄭注云鐘磬編縣之二八十六枚漢成帝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獻呈漢以爲瑞復依禮圖編懸十六去正始中徐州薛成送玉磬十六枚亦是一懸之器檢太樂所用鐘磬各一懸十四不知何據魏侍中繆襲云周禮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今之樂官徒知古有此制莫有明者又云樂制既亡漢成謂韶武武德武始大鈞可以備四代之樂奏黃鐘舞文始以祀天地奏太簇舞大武以祀五郊明堂奏姑洗舞武德巡狩以祭四望山川奏蕤賓舞武始大鈞以祀宗廟祀圜丘方澤羣廟祫祭之時則可兼舞四代之樂漢亦有雲翹育命之舞罔識其源漢以祭天魏時又以雲翹兼祀圜丘天郊育命

兼祀方澤地郊今二舞久亡無復知者臣等謹依高祖所制尺周官考工記鳧
氏爲鐘鼓之分磬氏爲磬倨闕之法禮運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之義以律呂
爲之劑量奏請制度經紀營造依魏晉所用四廂宮懸鐘磬各十六懸塤篪箏
筑聲韻區別蓋理三稔於茲始就五聲有節八音無爽笙鏞和合不相奪倫元
日備設百僚允矚雖未極萬古之徽蹤實是一時之盛事竊惟古先哲王制禮
作樂各有所稱黃帝有咸池之樂顓頊作承雲之舞大章大韶堯舜之異名大
夏大濩禹湯之殊稱周言大武秦曰壽人及焚書絕學之後舊章淪滅無可準
據漢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迎神廟門奏嘉至皇帝入廟門奏永
至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通所作也高祖六年有昭容樂禮容樂又有房中
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安世
樂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
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者高祖四年作也以象天下樂己行武以除
亂也文始舞者舜韶舞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
舞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天下之安和也
孝景以武德舞爲昭德孝宣以昭德舞爲盛德光武廟奏大武諸帝廟並奏文
始五行四時之舞及卯金不祀當塗勃興魏武廟樂改云韶武用虞之大韶周
之大武總號大鈞也曹失其鹿典午乘時晉氏之樂更名正德自昔帝王莫不
損益相緣徽號殊別者也而皇魏統天百三十載至於樂舞迄未立名非所以
聿宣皇風章明功德贊揚懋軌垂範無窮者矣案今后宮饗會及五郊之祭皆
用兩懸之樂詳攬先誥大爲紕繆古禮天子宮懸諸侯軒懸大夫判懸士特懸
皇后禮數德合王者名器所資豈同於大夫哉孝經言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卽五精之帝也禮記王制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
論語禹卑宮室盡力於溝洫惡衣服致美於黻冕何有殿庭之樂過於天地乎
失禮之差遠於千里昔漢孝武帝東巡狩封禪還祀泰一於甘泉祭后土於汾
陰皆盡用明其無減普泰元年前侍中臣孚及臣瑩等奏求造十二懸六懸裁
訖續復營造尋蒙旨判今六懸既成臣等思鐘磬各四鎛鐏相從十六格宮懸
已足今請更營二懸通前爲八宮懸兩具矣一具備於太極一具列於顯陽若
圜丘方澤上辛四時五郊社稷諸祀雖時日相礙用之無闕孔子曰周道四達
禮樂交通傳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然則天地宗廟同樂之明證也其升斗權
量當時未定請卽刊校以爲長準周存六代之樂雲門咸池韶夏濩武用於郊
廟各有所施但世運遙緬隨時亡缺漢世唯有虞韶周武魏爲武始咸熙錯綜
風聲爲一代之禮晉無改造易名正德今聖朝樂舞未名舞人冠服無準稱之
文武舞而已依魏景初三年以來衣服制其祭天地宗廟武舞執干戚著平冕
黑介幘玄衣裳白領袖絳領袖中衣絳合幅袴襪黑韋鞮文舞執羽籥冠委貌
其服同上其奏於廟庭武舞武弁赤介幘生絳袍單衣練領袖皂領袖中衣虎
文畫合幅袴白布襪黑韋鞮文舞者進賢冠黑介幘生黃袍單衣白合幅袴服
同上其魏晉相因承用不改古之神室方各別所故聲歌各異今之太廟連基
接棟樂舞同奏於義得通自中煩喪亂晉室播蕩永嘉已後舊章湮沒太武皇
帝破平統萬得古雅樂一部正聲歌五十曲工伎相傳間有施用自高祖遷居
世宗晏駕內外多事禮物未周今日所有王夏肆夏之屬二十三曲猶得擊奏
足以闡累聖之休風宣重光之盛美伏惟陛下仁格上皇義光下武道契玄機
業隆寶祚思服典章留心軌物反堯舜之淳風復文武之境土飾宇宙之儀刑
納生人於福地道德熙泰樂載新聲天成地平於是乎在樂舞之名乞垂旨判
臣等以愚昧參廁問道呈御之日伏增惶懼詔其樂名付尚書博議以聞其年
夏集羣官議之瑩復議曰夫樂所以乘靈通化舞所以象物昭功金石播其風
聲絲竹申其歌詠郊天祠地之道雖百世而可知奉神育民之理經千載而不
昧是以黃帝作咸池之樂顓頊有承雲之舞堯爲大章舜則大韶禹爲大夏湯
爲大濩周曰大武秦曰壽人漢爲大予魏名大鈞晉曰正德雖三統互變五運
代降莫不述作相因徽號殊別者也皇魏道格三才化清四宇奕世載德累葉
重光或以文教興邦或以武功平亂功成治定於是乎在及主上龍飛載造景
命惟新書軌自同典刑罔二覆載均於兩儀仁澤被於四海五聲有序八音克
諧樂舞之名宜以詳定案周兼六代之樂聲律所施咸有次第滅學以後經禮

散亡漢來所存二舞而已請以韶武爲崇德武舞爲章烈總名曰嘉成漢樂章云高張四縣神來燕饗宗廟所設宮懸明矣計五郊天神尊於人鬼六宮陰極體同至尊理無減降宜皆用宮懸其舞人冠服制裁咸同舊式庶得以光贊鴻功敷揚大業錄尚書事長孫稚已下六十人同議申奏詔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以成爲號頁無間然又六代之舞者以大爲名今可準古爲大成也凡音樂以舞爲主故干戈羽籥禮亦無别但依舊爲文舞武舞而已餘如議

初侍中崔光臨淮王彧並爲郊廟歌詞而迄不施用樂人傳習舊曲加以訛失了無章句後太樂令崔九龍言於太常卿祖瑩曰聲有七聲調有七調以今七調合之七律起於黃鐘終於中呂今古雜曲隨調舉之將五百曲恐諸曲名後致亡失今輒條記存之於樂府瑩依而上之九龍所錄或雅或鄭至於淫俗四夷雜歌但記其聲折而已不能知其本意又名多謬舛莫識所由隨其淫正而取之樂署今見傳習其中復有所遺至於古雅尤多亡矣

初高祖討淮漢世宗定壽春收其聲役江左所傳中原舊曲明君聖主公莫白鳩之屬及江南吳歌荊楚四聲總謂清商至於殿庭饗宴兼奏之其圓丘方澤上辛地祇五郊四時拜廟三元冬至社稷馬射籍田樂人之數各有差等焉

魏書卷一百九

魏書卷一百九考證

樂志敘軒轅梓阮瑜之管定小一之律○呂氏春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是瑜當作隃小一當作十二

磬氏爲磬倨闕之法○考工記磬有倨句則此所闕當是一句字也

魏書卷一百九考證

齊　魏收　撰

志第十五

食貨六

夫爲國爲家者莫不以穀貨爲本故洪範八政以食爲首其在易曰聚人曰財周禮以九職任萬民以九賦斂財賄是以古先哲王莫不敬授民時務農重穀躬親千畝貢賦九州且一夫不耕一女不織或受其飢寒者飢寒迫身不能保其赤子攘竊而犯法以至於殺身迹其所由王政所陷也夫百畝之內勿奪其時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既飽且富而仁義禮節生焉亦所謂衣食足識榮辱也晉末天下大亂生民道盡或死於干戈或斃於饑饉其幸而自存者蓋十五焉

太祖定中原接喪亂之敝兵革並起民廢農業方事雖殷然經略之先以食爲本使東平公儀墾闢河北自五原至于棝陽塞外爲屯田初登國六年破衞辰收其珍寶畜產名馬三十餘萬牛羊四百餘萬漸增國用既定中山分徙吏民及徒何種人工伎巧十萬餘家以充京都各給耕牛計口授田天興初制定京邑東至代郡西及善無南極陰館北盡參合爲畿內之田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勸課農耕量校收入以爲殿最又躬耕籍田率先百姓自後比歲大熟匹中八十餘斛是時戎車不息雖頻有年猶未足以久贍矣

太宗永興中頻有水旱詔簡宮人非所當御及非執作伎巧自餘出賜鰥民神瑞二年又不熟京畿之內路有行饉帝以飢將遷都於鄴用博士崔浩計乃止於是分簡尤貧者就食山東敕有司勸課留農者曰前志有之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凡庶民之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死無槨不蠶者衣無帛不績者喪無衰教行三農生殖九穀教行園圃毓長草木教行虞衡山澤作材教行藪牧養蕃鳥獸教行百工飭成器用教行商賈阜通貨賄教行嬪婦化治絲枲教行臣妾事勤力役自是民皆力勤故歲數豐穰畜牧滋息

泰常六年詔六部民羊滿百口調戎馬一匹

世祖即位開拓四海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修其教不改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納其方貢以充倉廩收其貨物以實庫藏又於歲時取鳥獸之登於俎用者以牣膳府

先是禁網疏闊民多逃隱天興中詔採諸漏戶令輸綸綿自後諸逃戶占爲細繭羅穀者甚衆於是雜營戶帥遍於天下不隸守宰賦役不周戶口錯亂始光三年詔一切罷之以屬郡縣

神䴥二年帝親御六軍略地廣漠分命諸將窮追蠕蠕東至瀚海西接張掖北度燕然山大破之虜其種落及馬牛雜畜方物萬計其後復遣成周公萬度歸西伐焉耆其王鳩尸卑那單騎奔龜茲舉國臣民負錢懷貨一時降款獲其奇寶異玩以巨萬駝馬雜畜不可勝數度歸遂入龜茲復獲其殊方瓌詭之物億萬已上是時方隅未剋帝屢親戎駕而委政於恭宗真君中恭宗下令修農職之教事在帝紀此後數年之中軍國用足矣

高宗時牧守之官頗爲貨利太安初遣使者二十餘輩循行天下觀風俗視民所疾苦詔使者察諸州郡墾殖田畝飲食衣服閭里虛實盜賊劫掠貧富強劣而罰之自此牧守頗改前弊民以安業

自太祖定中原世祖平方難收獲珍寶府藏盈積和平二年秋詔中尚方作黃金合盤十二具徑二尺二寸鏤以白銀鈿以玫瑰其銘曰九州致貢殊域來賓乃作茲器錯用具珍鍛以紫金鏤以白銀範圍擬載吐燿含真纖文麗質若化若神皇王御之百福惟新其年冬詔出內庫綾綿布帛二十萬匹令內外百官分曹賭射四年春詔賜京師之民年七十已上大官廚食以終其身

顯祖即位親行儉素率先公卿思所以賑益黎庶至天安皇興間歲頻大旱絹匹千錢劉彧淮北青冀徐兗司五州告亂請降命將率衆以援之既臨其境青冀懷貳進軍圍之數年乃拔山東之民咸勤於征戍轉運帝深以爲念遂因民貧富爲租輸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內納粟千里外納米上三品戶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

先是太安中高宗以常賦之外雜調十五頗爲煩重將與除之尚書毛法仁曰

此是軍國資用今頓罷之臣愚以爲不可帝曰使地利無窮民力不竭百姓有餘吾孰與不足遂免之未幾復調如前至是乃終罷焉於是賦斂稍輕民復贍矣

舊制民間所織絹布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爲一匹六十尺爲一端令任服用後乃漸至濫惡不依尺度高祖延興三年秋七月更立嚴制令一準前式違者罪各有差有司不檢察與同罪

太和八年始準古班百官之祿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戶以九品混通戶調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至是戶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爲官司之祿後增調外帛滿二匹所調各隨其土所出其司冀雍華定相秦洛豫懷兗陝徐青齊濟南豫東兗東徐十九州貢綿絹及絲幽平并肆岐涇荊涼梁汾秦安營豳夏光郢東秦司州萬年鴈門上谷靈丘廣寧平涼郡懷州邵郡上郡之長平白水縣青州北海郡之膠東縣平昌郡之東武平昌縣高密郡之昌安高密夷安黔陬縣秦州河東之蒲坂汾陰縣東徐州東莞郡之莒諸東莞縣雍州馮翊郡之連芍縣咸陽郡之寧夷縣北地郡之三原雲陽銅官宜君縣華州華山郡之夏陽縣徐州北濟郡之離狐豐縣東海郡之贛榆襄賁縣皆以麻布充稅九年下詔均給天下民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諸民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於分雖盈沒則還田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蒔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榆棗奴各依良限三年種畢不畢奪其不畢之地於桑榆地分雜蒔餘果及多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榆棗果種者以違令論地入還分諸桑田皆爲世業身終不還恆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土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諸有舉戶老小癃殘無授田者年十一已上及癃者各授以半夫田年踰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授婦田諸還受民田恆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賣買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還受諸土廣民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民種蒔役有土居者依法封授諸地狹之處有進丁受田而不樂遷者則以其家桑田爲正田分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家內人別減分無桑之鄉準此爲法樂遷者聽逐空荒不限異州他郡唯不聽避勞就逸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而移諸民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爲居室奴婢五口給一畝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課種菜五分畝之一諸一人之分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他畔進丁受田者恆從所近若同時俱受先貧後富再倍之田放此爲法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給其所親未給之間亦借其所親諸宰民之官各隨地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魏初不立三長故民多蔭附蔭附者皆無官役豪彊徵斂倍於公賦十年給事中李沖上言宜準古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長取鄉人彊謹者鄰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所復復征戍餘若民三載亡愆則陟用陟之一等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二十頭當奴婢八其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匹下至牛以此爲降大率十匹爲工調二匹爲調外費三匹爲內外百官俸此外雜調民年八十以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癃老篤疾貧窮不能自存者三長內迭養食之書奏諸官通議稱善者衆高祖從之於是遣使者行其事乃詔曰夫任土錯貢所以通有無井乘定賦所以均勞逸有無通則民財不匱勞逸均則人樂其業此自古之常道也又鄰里鄉黨之制所由來久欲使風教易周家至日見以大督小從近及遠如身之使手幹之總條然後口算平均義興訟息是以三典所同隨世洿隆貳監之行從時損益故鄭僑復丘賦之術鄒人獻盍徹之規雖輕重不同而當時俱適自昔以來諸州戶口籍貫不實包藏隱漏廢公罔私富彊者并兼有餘貧弱者餬口不足賦稅齊等無

輕重之殊力役同科無衆寡之別雖建九品之格而豐埆之土未融雖立均輸之楷而蠶績之鄉無異致使淳化未樹民情偷薄朕每思之良懷深慨今改舊從新為里黨之法在所牧守宜以喻民使知去煩即簡之要初百姓咸以為不若循常豪富并兼者尤弗願也事施行後計省昔十有餘倍於是海內安之十一年大旱京都民飢加以牛疫公私闕乏時有以馬驢及橐駝供駕輓耕載詔聽民就豐行者十五六道路給糧稟至所在三長贍養之遣使者時省察焉留業者皆令主司審覈開倉賑貸其有特不自存者悉檢集為粥於街衢以救其困然主者不明牧察郊甸間甚多餧死者時承平日久府藏盈積詔盡出御府衣服珍寶太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刀鉾十分之八外府衣物繒布絲纊諸所供國用者以其太半班齎百司下至工商皁隸逮于六鎮邊戍畿內鰥寡孤獨貧癃者皆有差十二年詔羣臣求安民之術有司上言請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豐年糴貯於倉時儉則加私之一糶之於民如此民必力田以買絹積財以取粟官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以為屯民相水陸之宜斷頃畝之數以臧贖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甄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民足矣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時有水旱不為災也

世祖之平統萬定秦隴以河西水草善乃以為牧地畜產滋息馬至二百餘萬匹橐駝將半之牛羊則無數高祖即位之後復以河陽為牧場恒置戎馬十萬匹以擬京師軍警之備每歲自河西徙牧於并州以漸南轉欲其習水土而無死傷也而河西之牧彌滋矣正光以後天下喪亂遂為羣寇所盜掠焉

世宗延昌三年春有司奏長安驪山有銀鑛二石得銀七兩其年秋恒州又上言白登山有銀鑛八石得銀七兩錫三百餘斤其色潔白有踰上品詔並置銀官常令採鑄又漢中舊有金戶千餘家常於漢水沙淘金年終總輸後臨淮王彧為梁州刺史奏罷之其鑄鐵為農器兵刃在所有之然以相州牽口冶為工故常鍊鍛為刀送於武庫

自魏德既廣西域東夷貢其珍物充於王府又於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貨羽毛齒革之屬無遠不至神龜正光之際府藏盈溢靈太后曾令公卿已下任力負物而取之又數賚禁內左右所費無貲而不能一丐百姓也自徐揚內附之後仍世經略江淮於是轉運中州以實邊鎮百姓疲於道路乃令番戍之兵營起屯田又收內郡兵資與民和糴積為邊備有司又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自此費役微省三門都將薛欽上言計京西水次汾華二州恒農河北河東正平平陽五郡年常綿絹及貲麻皆折公物雇車牛送京道險人敝費公損私略計華州一車官酬絹八匹三丈九尺別有私民雇價布六十匹河東一車官酬絹五匹二丈別有私民雇價布五十匹自餘州郡雖未練多少推之遠近應不減此今求車取雇絹三匹市材造船不勞採斫計船一艘舉十三車車取三匹合有三十九匹雇作手并匠及船上雜具食直足以成船計一船剩絹七十八匹布七百八十匹又租車一乘官格四十斛成載私民雇價遠者五斗布一匹近者一石布一匹準其私費一車布遠者八十匹近者四十匹造船一艘計舉七百石準其雇價應有一千四百匹今取布三百匹造船一艘并船上覆治雜事計一船有剩布一千一百匹又其造船之處皆須鋸材人功并削船茹依功多少即給當州郡門兵不假更召汾州有租調之處去汾不過百里華州去河不滿六十並令計程依舊酬價車送船所船之所運唯達雷陂其陸路從雷陂至倉庫調一車雇絹一匹租一車布五匹則於公私為便尚書度支郎中朱元旭計稱效立於公濟民為本政列於朝潤國是先故大禹疏決以通四載之宜有漢穿引受納百川之用厥績顯於當時嘉聲播於圖史今校薛欽之說雖跡驗未彰而指況甚善所云以船代車是其策之長者若以門兵造舟便為闕彼防禦無容全依宜令取雇車之物市材執作及倉庫所須悉以營辦七月之始十月初旬令州郡綱典各租調於將所然後付之十車之中留車士四人佐其守護粟帛上船之日隨運至京將共監慎如有耗損其陪徵河中闕失事歸運司輸京之時聽其即納不得雜合違失常體必使量上數下謹其受

入自餘一如其列計底柱之難號爲天險迅驚千里未易其功然既陳便利無容輒抑若效充其說則附例酬庸如其不驗徵塡所損今始開刱不可懸生減折且依請營立一年之後須知贏費歲遣御史校其虛實脫有乖越別更裁量尚書崔休以爲刳木爲舟用興上代鑿渠通運利盡中古是以漕輓河渭留侯以爲偉談方舟蜀漢酈生稱爲口實豈直張純之奏見美東都陳勰之功事高晉世其爲利益所從來久矣案欽所列實允事宜郎中之計備盡公理但舟檝所通遠近必至苟利公私不宜止在前件昔人乃遠通褒斜以利關中之漕南達交廣以增京洛之饒況乃漳洹夷路河濟平流而不均彼省煩同茲巨益且鴻溝之引宋衛史牒具存討虜之通幽冀古迹備在舟車省益理實相懸水陸難易力用不等昔忝東州親逕闕驗斯損益不可同年而語請諸通水運之處皆宜率同此式縱復五百三百里車運水次校計利饒猶爲不少其欽所列州郡如請興造東路諸州皆先通水運今年租調悉用舟檝若船數有闕且賃假充事比之僦車交成息耗其先未通流宜遣檢行閑月修治使理有可通必無壅滯如此則發召匪多爲益實廣一爾暫勞久安永逸錄尚書高陽王雍尚書僕射李崇等奏曰運漕之利今古攸同舟車息耗實相殊絕欽之所列關西而已若域內同行足爲公私巨益謹輒參量備如前計庶徵召有減勞止小康若此請蒙遂必須溝洫通流即求開興修築或先以開治或古跡仍在舊事可因用功差易此冬閑月令疎通咸訖比春水之時使運漕無滯詔從之而未能盡行也。

正光後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國用不足預折天下六年租調而徵之百姓怨苦民不堪命有司奏斷百官常給之酒計一歲所省合米五萬三千五十四斛九升蘗穀六千九百六十斛麪三十萬五百九十九斤其四時郊廟百神群祀依式供營遠蕃使客不在斷限爾後寇賊轉衆諸將出征相繼奔敗所亡器械資糧不可勝數而關西喪失尤甚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內外百官及諸蕃客稟食及肉悉二分減一計終歲省肉百五十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二石。

孝昌二年終稅京師田租畝五升借賃公田者畝一斗又稅市入者人一錢其店舍又爲五等收稅有差。

莊帝初承喪亂之後倉廩虛罄遂班入粟之制輸粟八千石賞散侯六千石散伯四千石散子三千石散男職人輸七百石賞一大階授以實官白民輸五百石聽依第出身一千石加一大階無第者輸五百石聽正九品出身一千石加一大階諸沙門有輸粟四千石入京倉者授本州統若無本州者授大州都若不入京倉入外州郡倉者三千石畿郡都統依州格若輸五百石入京倉者授本郡維那其無本郡者授以外郡粟入外州郡倉七百石者京倉三百石者授縣維那。

孝靜天平初以遷民草刱資產未立詔出粟一百三十萬石以賑之三年夏又賑遷民稟各四十日其年秋幷肆汾建晉泰陝東雍南汾九州霜旱民飢流散四年春詔所在開倉賑恤之而死者甚衆時諸州調絹不依舊式齊獻武王以其害民興和三年冬請班海內悉以四十尺爲度天下利焉。

河東郡有鹽池舊立官司以收稅利是時罷之而民有富彊者專擅其用貧弱者不得資益延興末復立監司量其貴賤節其賦入於是公私兼利世宗即位政存寬簡復罷其禁與百姓共之其國用所須別爲條制取足而已自後豪貴之家復乘勢占奪近池之民又輒障吝彊弱相陵聞於遠近神龜初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等奏鹽池天藏資育羣生仰惟先朝限者亦不苟與細民競茲贏利但利起天池取用無法或豪貴封護或近者吝守卑賤遠來超然絕望是以因置主司令其裁察彊弱相兼務令得所且十一之稅自古及今取輒以次所濟爲廣自爾霑洽遠近齊平公私兩宜儲益不少及鼓吹主簿王後興等詞稱請供百官食鹽二萬斛之外歲求輸馬千匹牛五百頭以此而推非可稍計後中尉甄琛啓求罷禁被敕付議尚書執奏稱琛啓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請依常禁爲允詔依琛計乃爲繞池之民尉保光等擅自固護語其障禁倍於官司取與自由貴賤任口若無大宥罪合推斷詳度二三深乖王法臣等商量請依先朝之詔禁之爲便防姦息暴斷遣輕重亦準前旨所置監司一同

往式於是復置監官以監檢焉其後更罷更立以至於永熙自遷鄴後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煑鹽滄州置竈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竈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竈一百八十青州置竈五百四十六又於邯鄲置竈四計終歲合收鹽二十萬九千七百二斛四升軍國所資得以周贍矣

魏初至於太和錢貨無所周流高祖始詔天下用錢焉十九年冶鑄粗備文曰太和五銖詔京師及諸州鎮皆通行之內外百官祿皆準絹給錢絹匹爲錢二百在所遣錢工備爐冶民有欲鑄聽就鑄之銅必精練無所和雜世宗永平三年冬又鑄五銖錢肅宗初京師及諸州鎮或鑄或否或有止用古錢不行新鑄致商貨不通貿遷頗隔熙平初尚書令任城王澄上言臣聞洪範八政貨居二焉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成養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夏殷之政九州貢金以定五品周仍其舊太公立九府之法於是國貨始行定銖兩之楷齊桓循用以霸諸侯降及秦始漢文遂有輕重之異吳濞鄧通之錢收利遍於天下河南之地猶甚多焉逮于孝武乃更造五銖其中毀鑄隨利改易故使錢有大小之品竊尋太和之錢高祖留心刱制後與五銖並行此乃不刊之式但臣竊聞之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因其所宜順而致用太和五銖雖利於京邑之肆而不入徐揚之市土貨既殊貿鬻亦異便於荆郢之邦者則礙於兖豫之域致使貧民有重困之切王道貽隔化之訟去永平三年都座奏斷天下用錢不依準式者時被敕云不行之錢雖有常禁其先用之處權可聽行至年末悉令斷之延昌二年徐州民儉刺史啓奏求行土錢旨聽權依舊用謹尋不行之錢律有明式指謂雞眼鐶鑿更無餘禁計河南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昔來繩禁愚竊惑焉又河北州鎮既無新造五銖設有舊者而復禁斷並不得行專以單絲之縑疎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爲尺以濟有無至今徒成杼軸之勞不免飢寒之苦良由分截布帛壅塞錢貨實非救恤凍餒子育黎元謹惟自古以來錢品不一前後累代易變無常且錢之爲名欲泉流不已愚意謂今之太和與新鑄五銖及諸古錢方俗所便用者雖有大小之異並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庶貨環海內公私無壅其不行之錢及盜鑄毀大爲小巧僞不如法者據律罪之詔曰錢行已久今東尚有事且依舊用澄又奏臣猥屬樞衡庶謬心力常願貨物均通書軌一範謹詳周禮外府掌邦布之入出布猶泉也其藏曰泉其流曰布然則錢之興也始於一品欲令世匠均同圜流無極爰暨周景降逮亡新易鑄相尋參差百品遂令接境乖商連邦隔貿臣比奏求宣下海內依式行錢登被旨敕錢行已久且可依舊謹重參量以爲太和五銖乃大魏之通貨不朽之恆模寧可專貿於京師不行於天下但今戎馬在郊江疆未一東南之州依舊爲便至於京西京北域內州鎮未有錢處行之則不足爲難塞之則有乖通典何者布帛不可尺寸而裂五穀則有負擔之難錢之爲用貫繦相屬不假斗斛之器不勞秤尺之平濟世之宜謂爲深允請並下諸方州鎮其太和及新鑄五銖幷古錢內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聽行之雞眼鐶鑿依律而禁河南州鎮先用錢者既聽依舊不在斷限唯太和五銖二錢得用公造新者其餘雜種一用古錢生新之類普同禁約諸方之錢通用京師其聽依舊之處與太和錢及新造五銖並行若盜鑄者罪重常憲既欲均齊物品廛井斯和若不繩以嚴法無以肅茲違犯符旨一宣仍不遵用者刺史守令依律治罪詔從之而河北諸州舊少錢貨猶以他物交易錢略不入市也二年冬尚書崔亮奏恆農郡銅青谷有銅鑛計一斗得銅五兩四銖葦池谷鑛計一斗得銅五兩鸞帳山鑛計一斗得銅四兩河內郡王屋山鑛計一斗得銅八兩南青州苑燭山齊州商山並是往昔銅官舊迹見在謹按鑄錢方興用銅處廣既有冶利並宜開鑄詔從之自後所行之錢民多私鑄稍就小薄價用彌賤建義初重盜鑄之禁開糾賞之格至永安二年秋詔更改鑄文曰永安五銖官自立爐起自九月至三年正月而止官欲貴錢乃出藏絹分遣使人於二市賣之絹匹止錢二百而私市者猶三百利之所在盜鑄彌衆巧僞既多輕重非一四方州鎮用各不同遷鄴之後輕濫尤多武定初齊文襄王奏革其弊於是詔遣使人詣諸州鎮收銅及錢悉更改鑄其文仍舊然姦僥之徒越法趨利未幾之間漸復細薄六年文襄王以錢文五銖名須稱實宜稱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計百錢重一

斤四兩二十銖自餘皆準此爲數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稱懸於市門私民所用之稱皆準市稱以定輕重凡有私鑄悉不禁斷但重五銖然後聽用若入市之錢重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多雜鉛鑞並不聽用若有輒以小薄雜錢入市有人糾獲其錢悉入告者其小薄之錢若即禁斷恐人交乏絕畿內五十日外州百日爲限羣官參議咸以時穀頗貴請待有年上從之而止

魏書卷一百一十

魏書卷一百一十考證

十年給事中李沖上言○十年上脫年號今考本書李沖傳當是高祖太和十年

魏書卷一百一十考證

齊　魏收　撰

志第十六

刑罰七

二儀既判彙品生焉五才兼用廢一不可金木水火土咸相愛惡陰陽所育稟氣呈形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雲雨春夏以生長之秋冬以殺藏之斯則德刑之設著自神道聖人處天地之間率神祇之意生民有喜怒之性哀樂之心應感而動動而逾變淳化所陶下以惇朴故異章服畫衣冠示恥申禁而不敢犯其流既銳姦黠萌生是以明法令立刑賞故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舜命咎繇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夏刑則大辟二百臏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殷因於夏蓋有損益周禮建三典刑邦國以五聽求民情八議以申之三刺以審之左嘉石平罷民右肺石達窮民宥不識宥過失宥遺忘赦幼弱赦耄耋赦惷愚周道既衰穆王荒耄命呂侯度作祥刑以詰四方五刑之屬增矣夫疑獄氾問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先王之愛民如此刑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逮於戰國競任威刑以相吞噬商君以法經六篇入說於秦議參夷之誅連相坐之法風俗凋薄號為虎狼及於始皇遂兼天下毀先王之典制挾書之禁法繁於秋荼網密於凝脂姦偽並生赭衣塞路獄犴淹積囹圄成市於是天下怨叛十室而九漢祖入關蠲削煩苛致三章之約文帝以仁厚斷獄四百幾致刑措孝武世以姦宄滋甚增律五十餘篇宣帝時路溫舒上書曰夫獄者天下之命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治獄吏非不慈仁也上下相敺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人吏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罪何則文致之罪故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宣帝善之痛乎獄吏之害也久矣故曰古之立獄所以求生今之立獄所以求殺人不可不慎也于定國為廷尉集諸法律凡九百六十卷大辟四百九十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比凡三千四百七十二條諸斷罪當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後漢二百年間律章無大增減魏武帝造甲子科條犯釱左右趾者易以十械明帝改士民罰金之坐除婦人加笞之制晉武帝以魏制峻密又詔車騎賈充集諸儒學刪定名例為二十卷并合二千九百餘條晉室喪亂中原蕩然魏氏承百王之末屬崩散之後典刑泯棄禮俗澆薄自太祖撥亂蕩滌華夏至于太和然後吏清政平斷獄省簡所謂百年而後勝殘去殺故權舉行事以著于篇

魏初禮俗純朴刑禁疏簡宣帝南遷復置四部大人坐王庭決辭訟以言語約束刻契記事無囹圄考訊之法諸犯罪者皆臨時決遣神元因循亡所革易

穆帝時劉聰石勒傾覆晉室帝將平其亂乃峻刑法每以軍令從事民乘寬政多以違命得罪死者以萬計於是國落騷駭平文承業綏集離散

昭成建國二年當死者聽其家獻金馬以贖犯大逆者親族男女無少長皆斬男女不以禮交皆死民相殺者聽與死家馬牛四十九頭及送葬器物以平之無繫訊連逮之坐盜官物一備五私則備十法令明白百姓晏然

太祖幼遭艱難備嘗險阻具知民之情偽及在位躬行仁厚協和民庶既定中原患前代刑網峻密乃命三公郎王德除其法之酷切於民者約定科令大崇簡易是時天下民久苦兵亂畏法樂安帝知其若此乃鎮之以玄默罰必從輕兆庶欣戴焉然於大臣持法不捨季年災異屢見太祖不豫綱紀褫頓刑罰頗為濫酷

太宗即位修廢官恤民隱命南平公長孫嵩北新侯安同對理民訟庶政復有敘焉帝既練精庶事為吏者浸以深文避罪

世祖即位以刑禁重神䴥中詔司徒崔浩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增一年刑分大辟為二科死斬死入絞大逆不道腰斬誅其同籍年十四已下腐刑女子沒縣官害其親者轘之為蠱毒者男女皆斬而焚其家巫蠱者負羖羊抱犬沉諸淵當刑者贖貧則加鞭二百畿內民富者燒炭於山貧者役於圊溷女子入舂

業其園疾不逮于人守苑囿王官階九品得以官爵除刑婦人當刑而孕產後百日乃決年十四已下降刑之半八十及九歲非殺人不坐拷訊不踰四十九論刑者部主具狀公車鞫辭而三都決之當死者部案奏聞以死不可復生懼監官不能平獄成皆呈帝親臨問無異辭怨言乃絕之諸州國之大辟皆先讞報乃施行闕左懸登聞鼓人有窮冤則撾鼓公車上奏其表是後民官瀆貨帝思有以肅之太延三年詔天下吏民得舉告牧守之不法於是凡庶之凶悖者專求牧宰之失迫脅在位取豪於閭閻而長吏咸降心以待之苟免而不恥貪暴猶自若也時輿駕數親征討及行幸四方真君五年命恭宗總百揆監國少傅游雅上疏曰殿下親覽百揆經營內外昧旦而興諮詢國老臣職忝疑承司是獻替漢武時始啓河右四郡議諸疑罪而謫徙之十數年後邊郡充實並修農戍孝宣因之以服北方此近世之事也帝王之於罪人非怒而誅之欲其徙善而懲惡謫徙之苦其懲亦深自非大逆正刑皆可從徙雖舉家投遠忻喜赴路力役終身不敢言苦且遠流分離心或思善如此姦邪可息邊垂足備恭宗善其言然未之行

六年春以有司斷法不平詔諸疑獄皆付中書依古經義論決之初盜律贓四十匹致大辟民多慢政峻其法贓三匹皆死正平元年詔曰刑網太密犯者更眾朕甚愍之其詳案律令務求厥中有不便於民者增損之於是游雅與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盜律復舊加故縱通情止舍之法及他罪凡三百九十一條門誅四大辟一百四十五刑二百二十一條有司雖增損條章猶未能闡明刑典

高宗初仍遵舊式太安四年始設酒禁是時年穀屢登士民多因酒致酗訟或議王政帝惡其若此故一切禁之釀沽飲皆斬之吉凶賓親則開禁有日程增置內外候官伺察諸曹外部州鎮至有微服雜亂於府寺間以求百官疵失其所窮治有司苦加訊惻而多相誣逮輒劾以不敬諸司官贓二丈皆斬又增律七十九章門房之誅十有三大辟三十五刑六十二和平末冀州刺史源賀上言自非大逆手殺人者請原其命謫守邊戍詔從之

顯祖即位除口誤開酒禁帝勤於治功百寮內外莫不震肅及傳位高祖猶躬覽萬機刑政嚴明顯拔清節沙汰貪鄙牧守之廉潔者往往有聞焉

延興四年詔自非大逆干紀者皆止其身罷門房之誅自獄付中書覆案後頗上下法遂罷之獄有大疑乃平議焉先是諸曹奏事多有疑請又口傳詔敕或致矯擅於是事無大小皆令據律正名不得疑奏合則制可失衷則彈詰之盡從中墨詔自是事咸精詳下莫敢相罔

顯祖末年尤重刑罰言及常用惻愴每於獄案必令覆鞫諸有囚繫或積年不斷羣臣頗以為言帝曰獄滯雖非治體不猶愈乎倉卒而濫也夫人幽苦則思善故囹圄與福堂同居朕欲其改悔而加以輕恕耳由是囚繫雖淹滯而刑罰多得其所又以赦令屢下則狂愚多僥幸故自延興終於季年不復下赦理官鞫囚杖限五十而有司欲免之則以細捶欲陷之則先大杖民多不勝而誣引或絕命於杖下顯祖知其若此乃為之制其捶用荊平其節訊囚者其本大三分杖背者二分撻脛者一分拷悉依令皆從於輕簡也

高祖馭宇留心刑法故事斬者皆裸形伏質入死者絞雖有律未之行也太和元年詔曰刑法所以禁暴息姦絕其命不在裸形其參詳舊典務從寬仁司徒元丕等奏言聖心垂仁恕之惠使受戮者免裸骸之恥普天感德莫不幸甚臣等謹議大逆及賊各棄市袒斬盜及吏受賕各絞刑踣諸甸師又詔曰民由化穆非嚴刑所制防之雖峻陷者罙甚今犯法至死同入斬刑去衣裸體男女媟見豈齊之以法示之以禮者也今具為之制

三年下詔曰治因政寬弊由網密今候職千數姦巧弄威重罪受賕不列細過吹毛而舉其一切罷之於是更置謹直者數百人以防諠鬭於街術吏民安其職業先是以律令不具姦吏用法致有輕重詔中書令高閭集中祕官等修改舊文隨例增減又敕羣官參議厥衷經御刊定五年冬訖凡八百三十二章門房之誅十有六大辟之罪二百三十五刑三百七十七除羣行剽劫首謀門誅律重者止梟首時法官及州郡縣不能以情折獄乃為重枷大幾圍復以縋石懸於囚頸傷內至骨更使壯卒迭搏之囚率不堪因以誣服吏持此以為能帝

聞而傳之乃制非大逆有明證而不款辟者不得大枷律枉法十匹義贓二百匹大辟至八年始班祿制更定義贓一匹枉法無多少皆死是秋遣使者巡行天下糾守宰之不法坐贓死者四十餘人食祿者跼蹐賕謁之路殆絕帝哀矜庶獄至於奏讞率從降恕全命徙邊歲以千計京師決死獄歲竟不過五十州鎮亦簡

十一年春詔曰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而律不遜父母罪止髡刑於理未衷可更詳改又詔曰前命公卿論定刑典而門房之誅猶在律策違失周書父子異罪推古求情意甚無取可更議之刪除繁酷秋八月詔曰律文刑限三年便入極默坐無太半之校罪有死生之殊可詳案律條諸有此類更一刊定冬十月復詔公卿令參議之

十二年詔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老更無成人子孫又無期親者仰案後列奏以待報著之令格

世宗即位意在寬政正始元年冬詔曰議獄定律有國攸慎輕重損益世或不同先朝垂心典憲刊革令軌但時屬征役未之詳究施於時用猶致疑舛尚書門下可於中書外省論律令諸有疑事斟酌新舊更加思理增減上下必令周備隨有所立別以申聞庶於循變協時永作通制

永平元年秋七月詔尚書檢枷杖大小違制之由科其罪失尚書令高肇尚書僕射清河王懌尚書邢巒尚書李平尚書江陽王繼等奏曰臣等聞王者繼天子物為民父母導之以德化齊之以刑法小大必以情哀矜而勿喜務於三訊五聽不以木石定獄伏惟陛下子愛蒼生恩侔天地疏網改祝仁過商后以枷杖之非度愍民命之或傷爰降慈旨廣垂昭恤雖有虞慎獄之深漢文惻隱之至亦未可共日而言矣謹案獄官令諸察獄先備五聽之理盡求情之意又驗諸證信事多疑似猶不首實者然後加以拷掠諸犯年刑已上枷鎖流徙已上增以杻械迭用不俱非大逆外叛之罪皆不大枷高杻重械又無用石之文而法官州郡因緣增加遂為恆法進乖五聽退違令文誠宜案劾依旨科處但踵行已久計不推坐檢杖之小大鞭之長短令有定式但枷之輕重先無成制臣等參量造大枷長一丈三尺喉下長一丈通頰木各方五寸以擬大逆外叛杻械以掌流刑已上諸臺寺州郡大枷請悉焚之枷本掌囚非拷訊所用從今斷獄皆依令盡聽訊之理量人彊弱加之拷掠不聽非法拷人兼以拷石自是枷杖之制頗有定準未幾獄官肆虐稍復重大法例律五等列爵及在官品令從第五以階當刑二歲免官者三載之後聽仕降先階一等延昌二年春尚書邢巒奏竊詳王公已下或析體宸極或著勳當時咸胙土授民維城王室至於五等之爵亦以功錫雖爵秩有異而號擬河山得之至難失之永墜刑典既同名復殊絕請議所宜附為永制詔議律之制與八座門下參論皆以為官人若罪本除名以職當刑猶有餘資復降階而敘至於五等封爵除刑若盡永即甄削便同之除名於例實爽愚謂自王公以下有封邑罪除名三年之後宜各降本爵一等王及郡公降為縣公公為侯侯為伯伯為子子為男至于縣男則降為鄉男五等爵者亦依此而降至於散男其鄉男無可降授者三年之後聽依其本品之資出身詔從之其年秋符璽郎中高賓弟員外散騎侍郎仲賓叔司徒府主簿六珍等坐弟季賓同元愉逆除名為民會赦之後被旨勿論尚書邢巒奏案季賓既受逆官為其傳檄規扇幽瀛遘茲禍亂據律準犯罪當孥戮兄叔坐法法有明典賴蒙大宥身命獲全除名還民於其為幸然反逆坐重故支屬相及體既相及事同一科豈有赦前皆從流斬之罪赦後獨除反者之身又緣坐之罪不得以職除流且貨賕小愆寇盜微戾贓狀露驗者會赦猶除其名何有罪極裂冠釁均毀冕父子齊刑兄弟共罰赦前同斬從流赦後有復官之理依律則罪合孥戮準赦則例皆除名古人議無將之罪者毀其室洿其宮絕其蹤滅其類其宅猶棄而況人乎請依律處除名為民詔曰死者既在赦前又員外非在正侍之限便可悉聽復仕

三年尚書李平奏冀州阜城民費羊皮母亡家貧無以葬賣七歲子與同城人張回為婢回轉賣於鄃縣民梁定之而不言良狀案盜律掠人掠賣人和賣人為奴婢者死回故買羊皮女謀以轉賣依律處絞刑詔曰律稱和賣人者謂兩人詐取他財今羊皮賣女告回稱良張回利賤知良公買誠於律俱乖而兩各

非詐此女雖父賣爲婢體本是良回轉賣之日應有遲疑而賣者既以有罪買者不得不坐但賣者以天性難奪支屬易遺尊卑不同故罪有異買者知良故買又於彼無親若買同賣者卽理不可何者賣五服內親屬在尊長者死此亦非掠從其眞買暨於致罪刑死大殊明知買者之坐自應一例不得全如鈞議云買者之罪不過賣者之咎也且買者於彼無天性支屬之義何故得有差等之理又案別條知人掠盜之物而故買者以隨從論依此律文知人掠良從其宜買罪止於流然其親屬相賣坐殊凡掠至於買者亦宜不等若處同流坐於法爲深準律斟降合刑五歲至如買者知是良人決便眞賣不語前人得之由緒前人謂眞奴婢更或轉賣因此流漂罔知所在家人追贖求訪無處永沉賤隸無復良期案其罪狀與掠無異且法嚴而姦易息政寬而民多犯水火之喻先典明文今謂買人親屬而復決賣不告前人良狀由緒處同掠罪太保高陽王雍議曰州處張回專引盜律檢回所犯本非和掠保證明然去盜遠矣今引以盜律之條處以和掠之罪原情究律實爲乖當如臣鈞之議知買掠良人者本無罪文何以言之羣盜彊盜無首從皆同和掠之罪故應不異明此自無正條引類以結罪臣鴻以轉賣流漂罪與掠等可謂罪人斯得案賊律云謀殺人而發覺者流從者五歲刑已傷及殺而還蘇者死從者流已殺者斬從而加功者死不加者流詳沉賤之與身死流漂之與腐骨一存一亡爲害孰甚然賊律殺人有首從之科盜人賣買無唱和差等謀殺之與和掠同是良人應爲準例所以不引殺人減之降從彊盜之一科縱令謀殺之與彊盜俱得爲例而似從輕其義安在又云知人掠盜之物而故賣者以隨從論此明禁暴掠之原遏姦盜之本非謂市之於親尊之手而同之於盜掠之刑竊謂五服相賣俱是良人所以容有差等之罪者明去掠盜理遠故從親疏爲差級尊卑爲輕重依律諸共犯罪皆以發意爲首明賣買之元有由魁末之坐宜定若羊皮不云賣則回無買心則羊皮爲元首張回爲從坐首有沾刑之科從有極默之戾推之憲律法刑無據買者之罪宜各從賣者之坐又詳臣鴻之議有從他親屬買得良人而復眞賣不語後人由狀者處同掠罪既一爲婢賣與不賣俱非良人何必以不賣爲可原轉賣爲難恕張回之愆宜鞭一百賣子葬親孝誠可美而表賞之議未聞刑罰之科已降恐非敦風厲俗以德導民之謂請免羊皮之罪公酬賣直詔曰羊皮賣女葬母孝誠可嘉便可特原張回雖買之於父不應轉賣可刑五歲先是皇族有譴皆不持訊時有宗士元顯富犯罪須鞫宗正約以舊制尙書李平奏以帝宗磐固周布於天下其屬籍疏遠蔭官卑末無良犯憲理須推究請立限斷以爲定式詔曰雲來綿遠繁衍世滋植籍宗氏而爲不善量亦多矣先朝既無不訊之格而空相矯恃以長違暴諸在議請之外可悉依常法其年六月兼廷尉卿元志監王靖等上言檢除名之例依律文獄成謂處罪案成者寺謂犯罪逕彈後使覆檢鞫證定刑罪狀彰露案署分兩獄理是成若使案雖成雖已申省事下廷尉或寺以情狀未盡或邀駕撾鼓或門下立疑更付別使者可從未成之條其家人陳訴信其專辭而阻成斷便是曲遂於私有乖公體何者五詐既窮六備已立僥倖之輩更起異端進求延罪於漏刻退希不測之恩宥辨以惑正曲以亂直長民姦於下隳國法於上竊所未安大理正崔纂評楊機丞甲休律博士劉安元以爲律文獄已成及決竟經所綰而疑有姦欺不直於法及訴冤枉者得攝訊覆治之檢使處罪者雖已案成御史風彈以痛誣伏或拷不承引依證而科或有私嫌彊逼成罪家人訴枉辭案相背刑憲不輕理須訊鞫既爲公正豈疑於私如謂規不測之澤抑絕訟端則枉滯之徒終無申理若從其案成便乖覆治之律然未判經赦及覆治理狀眞僞未分承前以來如此例皆得復職愚謂經奏遇赦及已覆治得爲獄成尙書李韶奏使雖結案處上廷尉解送至省及家人訴枉尙書納辭連解下鞫未檢遇宥者不得爲案成之獄推之情理謂崔纂等議爲允詔從之

熙平中有冀州妖賊延陵王買負罪逃亡赦書斷限之後不自歸首廷尉卿裴延儁上言法例律諸逃亡赦書斷限之後不自歸首者復罪如初依賊律謀反大逆處置梟首其延陵法權等所謂月光童子劉景暉者妖言惑衆事在赦後闞合死坐正崔纂以爲景暉云能變爲蛇雉此乃傍人之言雖殺暉爲無理恐赦暉復惑衆是以依違不敢專執當今不諱之朝不應行無罪之戮景暉九歲

小兒口尙乳臭舉動云爲並不關己月光之稱不出其口皆姦吏無端橫生粉墨所謂爲之者巧殺之者能若以妖言惑衆據律應死然更不破關惑衆赦令之後方顯其律令之外更求其罪赦律何以取信於天下天下焉得不疑於赦律乎書曰與殺無辜寧失有罪又案法例律八十已上八歲已下殺傷論坐者上請議者謂悼耄之罪不用此律愚以老智如尙父少惠如甘羅此非常之士可如其議景暉愚小自依凡律靈太后令曰景暉既經恩宥何得議加橫罪可謫略陽民餘如奏。

時司州表河東郡民李憐生行毒藥案以死坐其母訴稱一身年老更無期親例合上請檢籍不謬未及判申憐母身喪州斷三年服終後乃行決司徒曹參軍許琰謂州判爲允主簿李瑒駁曰案法例律諸犯死罪若祖父母父母年七十已上無成人子孫旁無期親者具狀上請流者鞭笞留養其親終則從流不在原赦之例檢上請之言非應府州所決毒殺人者斬妻子流計其所犯實重餘憲準之情律所虧不淺且憐既懷酖毒之心謂不可參鄰人任計其母在猶宜闔門投畀況今死也引以三年之禮乎且給假殯葬足示仁寬今已卒哭不合更延可依法處斬流其妻子實足誡彼氓庶肅是刑章尙書蕭寶夤奏從瑒執詔從之。

舊制直閤直後直齋武官隊主隊副等以比視官至於犯譴不得除罪尙書令任城王澄奏案諸州中正亦非品令所載又無祿恤先朝已來皆得當刑直閤等禁直上下有宿衛之勤理不應異靈太后令準中正。

神龜中蘭陵公主駙馬都尉劉輝坐與河陰縣民張智壽妹容妃陳慶和妹慧猛姦亂耽惑毆主傷胎輝懼罪逃亡門下處奏各入死刑智壽慶和並以知情不加防限處以流坐詔曰容妃慧猛恕死髡鞭付宮餘如奏尙書三公郎中崔纂執曰伏見旨募若獲劉輝者職人賞二階白民聽出身進一階廝役免役奴婢爲良案輝無叛逆之罪賞同反人劉宣明之格又尋門下處奏以容妃慧猛與輝私姦兩情耽惑令輝挾忿毆主傷胎雖律無正條罪合極法並處入死其智壽等二家配敦煌爲兵天慈廣被不卽施行雖恕其命竊謂未可夫律令高皇帝所以治天下不爲喜怒增減不由親疏改易案鬭律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殺子孫者五歲刑毆殺者四歲刑若心有愛憎而故殺者各加一等雖王姬下降貴殊常妻然人婦之孕不得非一夕生永平四年先朝舊格諸刑流及死皆首罪判官後決從者事必因本以求支獄若以輝逃避便應懸處未有捨其首罪而成其末愆流死參差或時未允門下中禁大臣職在敷奏昔邴吉爲相不存鬭斃而問牛喘豈不以司別故也案容妃等罪止於姦私若擒之穢席衆證分明卽律科處不越刑坐何得同宮掖之罪齊奚官之役案智壽口訴妹適司士曹參軍羅顯貴已生二女於其夫則他家之母禮云婦人不二夫猶曰不二天若私門失度罪在於夫釁非兄弟昔魏晉未除五族之刑有免子戮母之坐何曾諍之謂在室之女從父母之刑已醮之婦從夫家之刑斯乃不刊之令軌古今之通議律期親相隱之謂凡罪況姦私之醜豈得以同氣相證論刑過其所犯語情又乖律憲案律姦罪無相緣之坐不可借輝之忿加兄弟之刑夫刑人於市與衆棄之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明不私於天下無欺於耳目何得以非正刑書施行四海刑名一失駟馬不追既有詔旨依卽行下非律之案理宜更請尙書元脩義以爲昔哀姜悖禮於魯齊侯取而殺之春秋所譏又夏姬罪濫於陳國但責徵舒而不非父母明婦人外成犯禮之愆無關本屬況出適之妹釁及兄弟乎右僕射游肇奏言臣等謬參樞轄獻替是司門下出納謨明常則至於無良犯法職有司存劾罪結案本非其事容犯等姦狀罪止於刑並處極法準律未當出適之女坐及其兄推據典憲理實爲猛又輝雖逃刑罪非孥戮募同大逆亦謂加重乖律之案理宜陳請乞付有司重更詳議詔曰輝悖法者之罪不可縱厚賞懸募必望擒獲容妃慧猛與輝私亂因此耽惑主致非常此而不誅將何懲肅且已醮之女不應坐及昆弟但智壽慶和知妹姦情初不防禦招引劉輝共成淫醜敗風穢化理深其罰特敕門下結獄不拘恒司豈得一同常例以爲通準且古有詔獄寧復一歸大理而尙書治本納言所屬弗究悖理之淺深不詳損化之多少違彼義途苟存執憲殊乖任寄深合罪責崔纂可免郎都坐尙書悉奪祿一時。

孝昌已後天下淆亂法令不恆或寬或猛及介朱擅權輕重肆意在官者多以
深酷爲能至遷鄴京畿羣盜頗起有司奏立嚴制諸彊盜殺人者首從皆斬妻
子同籍配爲樂戶其不殺人及贓不滿五匹魁首斬從者死妻子亦爲樂戶小
盜贓滿十匹已上魁首死妻子配驛從者流侍中孫騰上言謹詳法若畫一理
尙不二不可喜怒由情而致輕重案律公私劫盜罪止流刑而比執事苦違好
爲穿鑿律令之外更立餘條通相糺之路班捉獲之賞斯乃刑書徒設獄訟更
煩法令滋彰盜賊多有非所謂不嚴而治遵守典故者矣臣以爲升平之美義
在省刑陵遲之弊必由峻法是以漢約三章天下歸德秦酷五刑率土瓦解禮
訓君子律禁小人舉罪定名國有常辟至如眚災肆赦怙終賊刑經典垂言國
朝成範隨時所用各有司存不宜巨細滋煩令民豫備恐防之彌堅攻之彌甚
請諸犯盜之人悉准律令以明恆憲庶使刑殺折衷不得棄本從末詔從之
天平後遷移草刱百司多不奉法貨賄公行興和初齊文襄王入輔朝政以公
平肅物大改其風至武定中法令嚴明四海知治矣

魏書卷一百一十一

魏書卷一百一十一考證

熙平中李在赦後闕合死坐○闕一本作亦

神龜中齊奚官之闕○闕一本作律

魏書卷一百一十一考證

齊　魏　收　撰

志第十七

靈徵八上

帝王者配德天地協契陰陽發號施令動關幽顯是以克躬脩政畏天敬神雖休勿休而不敢怠也化之所感其徵必至善惡之來報應如響斯蓋神祇眷顧告示禍福人主所以仰瞻俯察戒德慎行弭譴咎致休禎圜首之類咸納於仁壽然則治世之符亂邦之孽隨方而作厥迹不同眇自百王不可得而勝數矣今錄皇始之後災祥小大總爲靈徵志

地震

洪範論曰地陰類大臣之象陰靜而不當動動者臣下彊盛將動而爲害之應也

太宗泰常四年二月甲子司州地震屋室盡搖動

世祖太延二年十一月丁卯幷州地震

四年三月乙未京師地震

十一月丁亥幽兗二州地震

眞君元年五月丙午河東地震

高祖延興四年五月鴈門崎城有聲如雷自上西引十餘聲聲止地震

十月己亥京師地震

太和元年四月辛酉京師地震

五月統萬鎭地震有聲如雷

閏月秦州地震殷殷有聲四年正月雍州氐民齊男王反

二年二月丙子兗州地震四年十月蘭陵民桓富反殺其縣令

七月丁卯幷州地震有聲

三年三月戊辰平州地震有聲如雷野雉皆雊

十月丁卯京師地震五年二月沙門法秀謀反

四年五月己酉幷州地震

五年二月戊戌秦州地震

六年五月癸未秦州地震有聲

八月甲午秦州地震有聲如雷乙未又震

七年三月甲子秦州地震有聲

四月丁卯肆州地震有聲

六月甲子東雍州地震有聲

八年十一月丙申幷州地震

十年正月辛未幷州地震殷殷有聲

閏月丙午秦州地震

二月甲子京師地震丙寅又震

丙午秦州地震有聲

三月壬子京師及營州地震十二年三月中散梁衆保謀反

十九年二月己未光州地震東萊之牟平虞丘山陷五所一處有水

二十年正月辛未幷州地震

四月乙未營州地震十二月桓州刺史穆泰等在州謀反誅

二十二年三月癸未營州地震

八月戊子兗州地震

九月辛卯幷州地震

二十三年六月乙未京師地震

世宗景明元年六月庚午秦州地震

四年正月辛酉涼州地震

壬申幷州地震

六月丁亥秦州地震

十二月辛巳秦州地震正始三年正月秦州民王智等聚衆二千自號王公尋推秦州主簿呂苟兒爲主

正始元年四月庚辰京師地震。
六月乙巳京師地震。
二年九月己丑恒州地震。
三年七月己丑涼州地震殷殷有聲城門崩。
八月庚申秦州地震九月夏州長史曹明謀反。
永平元年春正月庚寅秦州地震三年二月秦州沙門劉光秀謀反。
九月壬辰青州地震殷殷有聲。
二年正月壬寅青州地震。
四年五月庚戌恒定二州地震殷殷有聲。
十月己巳恒州地震有聲如雷。
延昌元年四月庚辰京師及并朔相冀定瀛六州地震恒州之繁畤桑乾靈丘肆州之秀容鴈門地震陷裂山崩泉湧殺五千三百一十人傷者二千七百二十二人牛馬雜畜死傷者三千餘後尒朱榮彊擅之徵也。
十月壬申秦州地震有聲。
十一月己酉定肆二州地震。
十二月辛未京師地震東北有聲。
二年三月己未濟州地震有聲。
閏月丙戌京師地震。
三年正月辛亥有司奏肆州上言秀容郡敷城縣自延昌二年四月地震於今不止尒朱榮徵也。
四年正月癸丑華州地震。
十一月甲午地震從西北來殷殷有聲丁酉又地震從東北來。
肅宗熙平二年十二月乙巳秦州地震有聲。
正光二年六月秦州地震有聲東北引五年莫折念生反。
三年六月庚辰徐州地震孝昌元年元法僧反。
孝靜武定三年冬并州地震。
七年夏并州鄉郡地震。

山崩

鴻範論曰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壞百姓將失其所也。
太祖天賜六年春三月恒山崩。
世祖太延四年四月己酉華山崩其占曰山嶽配天猶諸侯之係天子山嶽崩諸侯有亡者沮渠牧犍將滅之應。
世宗景明元年五月乙丑齊州山茌縣太陰山崩飛泉湧出殺一百五十九人。
四年十一月丁巳恒山崩。
正始元年十一月癸亥恒山崩。
延昌三年八月辛巳兗州上言泰山崩頹石湧泉十七處泰山帝王告成封禪之所也而山崩泉湧陽黜而陰盛岱又齊地也天意若曰當有繼齊而興受禪讓者齊代魏之徵也。

大風

京房易傳曰衆逆同志至德乃潛厥異風。
太宗永興三年二月甲午京師大風五月己巳昌黎王慕容伯兒謀反伏誅。
十一月丙午又大風五年河西叛胡曹龍張大頭等各領部衆二萬入蒲子。
四年正月癸卯元會而大風晦冥乃罷。
五年十一月庚寅京師大風起自西方。
神瑞元年四月京師大風。
二年正月京師大風三月河西飢胡反屯聚上黨推白亞栗斯爲盟主。
世祖太延二年四月甲申京師暴風宮牆倒殺數十人。
三年十二月京師大風揚沙折樹。
真君元年二月京師有暴風竟天廣五丈餘四月庚辰沮渠無諱寇張掖秃髮保周屯于刪丹。
高宗和平二年三月壬午京師大風晦暝。
高祖延興五年五月京師赤風。

太和二年七月庚申武川鎮大風吹失六家羊角而上不知所在。
壬戌雍州赤風。
三年六月壬辰相州大風從酉上來發屋折樹。
七年四月相豫二州大風。
八年三月冀定相三州暴風。
四月濟光幽肆雍齊六州暴風。
九年六月庚戌濟洛肆相四州及靈丘廣昌鎮暴風折木。
十二年五月壬寅京師連日大風甲辰尤甚發屋拔樹。
六月壬申京師大風。
十四年七月丁酉朔京師大風拔樹發屋。
二十三年八月徐州自甲寅至己未大風拔樹。
閏月庚申河州暴風大雨雹。
世宗景明元年二月癸巳幽州暴風殺一百六十一人。
三年閏月甲午京師大風拔樹發屋吹折閶闔門關。
九月丙辰幽岐梁東秦州暴風昏霧拔樹發屋。
四年三月己未司州之河北河東正平平陽大風拔樹。
正始元年七月戊辰東秦州暴風拔樹發屋。
二年二月癸卯有黑風羊角而上起於柔玄鎮盡地一頃所過拔樹甲辰至於營州東入於海。
四年五月甲子京師大風。
永平元年四月壬申京師大風拔樹八月癸亥冀州刺史京兆王愉據州反。
三年五月己亥南秦州廣業仇池郡大風發屋拔樹。
延昌四年三月癸亥京師暴風從西北來發屋折樹。
肅宗熙平二年九月瀛州暴風大雨自辛酉至於乙丑。
正光三年四月癸酉京師暴風大雨發屋拔樹。
四年四月辛巳京師大風。

孝昌二年五月丙寅京師暴風拔樹發屋吹平昌門扉壞永寧九層塔刹於時天下所在兵亂。
前廢帝普泰元年夏大風雨吹普光寺門屋於地。
孝靜武定七年三月潁川大風。

大水

鴻範論曰大水者皆君臣治失而陰氣稸積盛強生水雨之災也。
太祖天賜三年八月霖雨大震山谷水溢。
太宗泰常三年八月河內大水。
世祖延和元年六月甲戌京師水溢壞民廬舍數百家。
眞君八年七月平州大水。
高祖太和二年夏四月南豫徐兗州大霖雨。
六年七月青雍二州大水。
八月徐東徐兗濟平豫光七州平原枋頭廣阿臨濟四鎮大水。
九年九月南豫朔二州各大水殺千餘人。
二十二年戊午兗豫二州大霖雨。
二十三年六月青齊光南青徐豫兗東豫八州大水。
世宗景明元年七月青齊南青光徐兗豫東豫司州之潁川汲郡大水平隰一丈五尺民居全者十四五。
正始二年三月青徐州大雨霖海水溢出於青州樂陵之隰沃縣流漂一百五十二人。
永平三年七月州郡二十大水。
延昌元年夏京師及四方大水。
二年五月壽春大水。
肅宗熙平元年六月徐州大水。
二年九月冀瀛滄三州大水。
正光二年夏定冀瀛相四州大水。

孝昌三年秋。京師大水。

出帝太昌元年六月庚午。京師大水。穀水汎溢。壞三百餘家。

孝靜元象元年。定冀瀛滄四州大水。

興和四年。滄州大水。

湧泉

太宗泰常五年十二月壬辰。湧泉出于平城。

高宗和平五年十一月。鴈門泉水穿石湧出。

前廢帝普泰元年秋。司徒府太倉前井並溢。占曰。民遷流之象。永熙三年十月。都遷於鄴。

孝靜天平四年七月。秦州井溢。

元象元年二月。鄴城西南有枯井溢。

雨雹

洪範論曰。陽之專氣爲雹。陰之專氣爲霰。此言陽專而陰脅之。陰專而陽薄之。不能相入。則專而爲雹。猶臣意不合於君心也。

高祖延興四年四月庚午。涇州大雹。傷稼。

承明元年四月辛酉。青齊徐兗大風雹。

八月庚申。并州鄉郡大雹。平地尺。草木禾稼皆盡。

癸未。定州大雹。殺人。大者方圓二尺。

世宗景明元年六月。雍青二州大雨雹。殺麞鹿。

四年五月癸酉。汾州大雨雹。

六月乙巳。汾州大雨雹。草木禾稼雉兔皆死。

七月甲戌。暴風大雨雹。起自汾州。經并相司兗。至徐州而止。廣十里。所過草木無遺。

正始二年三月丁丑。齊濟二州大雹雨雪。

永平三年五月庚子。南秦廣業郡大雨雹。殺鳥獸禾稼。

雪

洪範論曰。春秋之大雨雪。猶庶徵之恆雨也。然尤甚焉。夫雨。陰也。雪又陰也。大雪者。陰之積盛甚也。一曰。與大水同。冬。故爲雪耳。

世祖始光二年十月。大雪數尺。

真君八年五月。北鎮寒雪。人畜凍死。是時爲政嚴急。

高祖太和四年九月甲子朔。京師大風。雨雪三尺。

世宗正始元年五月壬戌。武川鎮大雨雪。

四年二月乙卯。司相二州暴風大雨雪。

九月壬申。大雪。

肅宗正光二年四月。柔玄鎮大雪。

霜

京房易傳曰。興兵妄誅。茲謂亡法。厥災霜。夏殺五穀。冬殺麥。誅不原情。茲謂不仁。夏先大霜。

太祖天賜五年七月。冀州隕霜。

世祖太延元年七月庚辰。大隕霜。殺草木。

高宗和平六年四月乙丑。隕霜。

高祖太和三年七月。雍朔二州及枹罕吐京薄骨律敦煌仇池鎮並大霜。禾豆盡死。

六年四月。潁州郡隕霜。

七年三月。肆州風霜。殺菽。

九年四月。雍青二州隕霜。

六月。洛肆相三州及司州靈丘廣昌鎮隕霜。

十四年八月乙未。汾州隕霜。

世宗景明元年四月丙子。夏州隕霜。殺草。

六月丁亥。建興郡隕霜。殺草。

八月乙亥。雍并朔夏汾五州司州之正平平陽頻暴風隕霜。

二年三月辛亥。齊州隕霜。殺桑麥。

四年三月壬戌，雍州隕霜殺桑麥。

辛巳，青州隕霜殺桑麥。

正始元年五月壬戌，武川鎮隕霜。

六月辛卯，懷朔鎮隕霜。

七月戊辰，東秦州隕霜。

八月庚子，河州隕霜殺稼。

二年四月，齊州隕霜。

五月壬申，恆汾二州隕霜殺稼。

七月辛巳，豳岐二州隕霜。

乙未，敦煌隕霜。

戊戌，恆州隕霜。

三年六月丙申，安州隕霜。

四年三月乙丑，豳州頻隕霜。

四月乙卯，敦煌頻隕霜。

八月，河州隕霜。

永平元年三月乙酉，岐豳二州隕霜。

己丑，并州隕霜。

四月戊午，敦煌隕霜。

二年四月辛亥，武州鎮隕霜。

延昌四年三月癸亥，河南八州隕霜。

肅宗熙平元年七月，河南北十一州霜。

無雲而雷

洪範論曰：雷陽也，雲陰也，有雲然後有雷，有臣然後有君也。雷託於雲，君託於臣，陰陽之合也。故無雲而雷，示君獨處無臣民也。

顯祖皇興元年七月，東北無雲而雷。

二年七月，東北有聲如雷。

世宗延昌元年二月己酉，有聲起東北，南引，殷殷如雷，二聲而止。

鼓妖

世祖太延四年十月辛酉，北有聲如大鼓，西北行。

雷

洪範論曰：陽用事百八十三日而終，陰用事亦百八十三日而終。雷出地百八十三日而入地，入地百八十三日而復出地，是其常經也。故雷安萬物，安雷害萬物。害猶國也，君安國亦安，君害國亦害。不當雷而雷，皆失節也。

世祖神䴥元年十月己酉，雨雷電。

太延三年十月癸丑，雷。

四年十一月丁亥，雷。

高祖太和三年十一月庚戌，豫州雷雨。

戊申，豫州大雷雨，平地水三寸。

四年十月戊戌，雷。

七年十一月辛巳，幽州雷電，城內盡赤。

世宗景明二年十一月辛卯，涼州雷七發聲。

三年十二月己巳夜，雷九發聲。

正始元年十一月甲寅，秦齊荊朔四州雷電。

肅宗正光元年正月壬寅，雷。

震

春秋震夷伯之廟，左丘明謂展氏有隱慝焉，劉向以為夷伯世大夫，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將專事也。

太祖天賜六年四月，震天安殿東序，帝惡之，令左校以衝車攻殿東西兩序屋毀之。帝竟暴崩。

顯祖皇興二年十一月，夜震電。

高祖太和三年五月戊午，震東廟東中門屋南鴟尾。

霧

班固說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貌言視聽以心為主四者皆失則區霿無識故其咎霧

世祖太延四年正月庚子雨土如霧于洛陽

高祖太和十二年十一月丙戌土霧竟天六日不開到甲夜仍復濃密勃勃如火烟辛慘人鼻

世宗景明三年二月己丑秦州黃霧雨土覆地

八月己酉濁氣四塞

四年八月辛巳涼州雨土覆地亦如霧

正始二年正月己丑夜陰霧四塞初黑後赤

三年正月辛丑土霧四塞

九月壬申黑霧四塞

延昌元年二月甲戌黃霧蔽塞時高肇以外戚見寵兄弟受封同漢之五侯也

桃李花

庶徵之恆燠劉向班固以冬亡冰及霜不殺草之應京房易傳曰夏暑殺人冬則物華實

世祖真君五年八月華林園諸果盡花

高祖延興五年八月中山桃李花

承明元年九月幽州民齊淵家杜樹結實既成一朝盡落花葉復生七日之中蔚如春狀

世宗景明四年十一月齊州東清河郡桃李花

延昌四年閏十月辛亥京師桑樹花

火不炎上

鴻範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謂火失其性而為災

高宗太安五年春三月肥如城內大火官私廬舍焚燒略盡唯有東西二寺佛圖像舍火獨不及

高祖太和八年五月戊寅河內沁縣澤自然稍增至百餘步五日乃滅

世宗景明元年三月乙巳恆岳祠災

肅宗正光元年五月鈎盾禁災

孝昌二年夏幽州遒縣地然

三年春瀛州城內大火燒三千餘家

出帝永熙三年二月永寧寺九層佛圖災既而時人咸言有人見佛圖飛入東海中永寧佛圖靈像所在天意若曰永寧見災魏不寧矣渤海齊獻武王之本封也神靈歸海則齊室將興之驗也

三月并州三級寺南門災

孝靜天平四年秋鄴閶闔門東闕火

武定三年冬汾州西河北山有火潛行地下熱氣上出

黑眚黑祥

世祖始光二年正月甲寅夜天東南有黑氣廣一丈長十丈占有兵二月慕容渴悉鄰反於北平

顯祖皇興三年正月河濟起黑雲廣數里掩東陽城上昏暗如夜既而東陽城潰

世宗景明三年九月己卯黑氣四塞甲辰揚州破蕭衍將張囂之斬級二千

赤眚

高祖太和二年十一月丁未夜有三白氣從地出須臾變為黃赤光明照地

十六年九月丁巳昏時赤氣見於西北長二十丈廣八九尺食頃乃滅

世宗延昌元年三月丙申有赤氣見於天自卯至戌

肅宗正光元年十一月辛未西北赤氣竟天畔似火氣京師不見涼州以聞

三年九月甲辰夜西北有赤氣似火爛東西一匹餘北鎮反亂之徵

五年五月癸酉申時北有赤氣東西竟天如火爛

莊帝永安三年十一月己丑有赤氣如霧從顯陽殿階西南角斜屬步廊高一丈許連地如絳紗幔自未至戌不滅帝見而惡之終有幽崩之禍

孝靜天平三年正月己亥戌時東方有赤氣可三丈餘三食頃而滅

青眚

莊帝永安三年六月甲子申時辰地有青氣廣四尺東頭緣山西北引至天半止西北戌地有黑赤黃雲如山峯頭有青氣廣四尺許東南引至天半二氣相接東南氣前散西北氣後滅亦帝執崩之徵也

夜妖

班固說夜妖者雲風並起而杳冥故與常風同象也溫而風則生螟螣之孽

世宗正始元年六月乙巳晦

八月甲辰晝晦

人痾

劉歆說貌之不恭是謂不肅上嫚下暴則陰氣勝水傷百穀衣食不足姦宄並作故其極惡也一曰民多被刑貌醜惡也班固以為六畜謂之禍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痾痾病貌言寖深也

太宗永興三年民烏蘭喉下生骨狀如羊角長一尺餘

高祖太和十六年五月尚書李沖奏定州中山郡毋極縣民李班虎女獻容以去年九月二十日右手大拇指甲下生毛九莖至十月二十日長一尺二寸

肅宗熙平二年十一月己未并州表送祁縣民韓僧真女令姬從母右脇而生靈太后令付掖庭

正光元年五月戊戌南兗州下蔡郡有大人跡見行七步跡長一尺八寸廣七寸五分

高祖延興三年秋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

莊帝永安三年十一月丁卯京師民家妻產男一頭二身四手四腳三耳

太和十六年十一月乙亥高祖與沙門道登幸侍中省日入六鼓見一鬼衣黃褶袴當戶欲入帝以為人叱之而退問諸左右咸言不見唯帝與道登見之

顯祖皇興二年十月豫州疫民死十四五萬

世宗永平三年四月平陽之禽昌襄陵二縣大疫自正月至是月死者二千七百三十人

金沴

太和十九年六月徐州表言丈八銅像汗流於地

永安普泰永熙中京師平等寺定光金像每流汗國有事變時咸畏異之

永安三年二月京師民家有二銅像各長尺餘一頤下生白毫四一頰傍生黑毛一

龍蛇之孽

鴻範論曰龍鱗蟲也生於水雲亦水之象陰氣盛故其象至也人君下悖人倫上亂天道必有篡殺之禍

世祖神䴥三年三月有白龍二見于京師家人井中

真君六年二月丙辰有白龍見于京師家人井中龍神物也而屈於井中皆世祖暴崩之徵也

肅宗正光元年八月有黑龍如狗南走至宣陽門躍而上穿門樓下而出魏衰之徵也

莊帝永安二年晉陽龍見於井中久不去莊帝暴崩晉陽之徵也

前廢帝普泰元年四月甲寅有龍跡自宣陽門西出復入城乙卯羣臣入賀帝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但當君臣上下克己為治未足恃此為慶

馬禍

鴻範論曰馬者兵象也將有寇戎之事故馬為怪也

肅宗熙平二年十一月辛未恒州送馬駒肉尾長一尺騣庭不生毛

正光元年九月沃野鎮官馬為蟲入耳死者十四五蟲似蠅長五寸已下大如檣

牛禍

鴻範論易曰坤為牛坤土也土氣亂則牛為怪一曰牛禍其象宗廟將滅一曰轉輸煩則牛生禍

世宗景明二年五月冀州上言長樂郡牛生犢一頭二面二口三目三耳

羊禍

鴻範論曰君不明失政之所致
高祖太和二十三年三月肆州上言陽曲縣羊生羔一頭二身一牝一牡三耳八足尋高祖崩六輔專事
世宗正始元年七月鄯善鎮送羊羔一頭兩身八脚
二年正月鄯善鎮送八脚羊
延昌四年五月薄骨律鎮上言羊羔一頭六足兩尾

豕禍

京房傳曰凡妖象其類足多者所任邪也京房易妖曰豕生人頭豕身者邑且亂亡
高祖延興元年九月有司奏豫州刺史臨淮公王讓表有豬生子一頭二身八足
世宗景明四年九月梁州上言大豕交
正始四年八月京師豬生子一頭四耳兩身八足
延昌四年七月徐州上言陽平戍豬生子頭面似人頂有肉髻體無毛靈太后幼主傾覆之徵也

雞禍

鴻範論曰京房傳曰雞小畜猶小臣也角者兵之象在上君之威也此小臣執事者將秉君之威以生亂不治之害
高祖太和元年夏五月有司奏京師有雌雞二頭上生冠如角與衆雞異是時文明太后臨朝信用羣小之徵
世宗正始元年四月河南有雞雛四足四翼語在崔光傳
八月司州上言河內民席衆家雞雛近尾上復有一頭口目具二頭皆從頸後各有二翼二足旁行是時世宗頗任羣小更有朋黨邪佞干政之驗
延昌四年十二月洛州上言魏興太守常矯家黃雌雞頭上肉角大如棗長寸三分角上生聚毛長寸半
肅宗正光元年正月虎賁中郎將蘭兜家雞雄雌二各頭上生兩角其毛雜色上聳過冠時靈太后臨朝專政

羽蟲之孽

鴻範論曰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
太宗泰常三年十一月京師獲白梟
肅宗正光二年八月己卯獲禿鶖鳥於殿內
孝昌二年四月民有送死鴨雛一頭兩身四足四翅兩尾
孝靜天平二年三月雄雉飛入尚書省殿中獲之

蝗蟲螟

鴻範論曰刑罰暴虐取利於下貪饕無厭以興師動衆取邑治城而失衆心則蟲爲害矣
高祖太和五年七月敦煌鎮蝗秋稼略盡
六年七月青雍二州虸蚄害稼
八月徐東徐兗濟平豫光七州平原枋頭廣阿臨濟四鎮蝗害稼
七年四月相豫二州蝗害稼
八年三月冀州相三州虸蚄害稼
四月濟光幽肆雍齊平七州蝗
六月乙巳相齊光青四州虸蚄害稼
十六年十月癸巳枹罕鎮蝗害稼
世宗景明元年五月青齊徐兗光南青六州虸蚄害稼
四年三月壬午河州大螟二麥無遺
五月光州虸蚄害稼
六月河州大蝗
七月東萊郡虸蚄害稼
正始元年六月夏司二州蝗害稼
四年四月青州步屈蟲害棗花
八月涇州黃鼠蝗蟲班蟲河州虸蚄班蟲涼州司州恒農郡蝗蟲並爲災

永平元年六月己巳涼州蝗害稼

五年五月青州步屈蟲害棗花

七月蝗蟲京師蚜蚄

八月青齊光三州蚜蚄害稼三分食二

肅宗熙平元年六月青齊光南青四州蚜蚄害稼

顯祖天安元年六月兗州有黑蟻與赤蟻交鬭長六十步廣四寸赤蟻斷頭而死黑主北赤主南十一月劉彧兗州刺史畢衆敬遣使內屬詔鎮南大將軍尉元納之大破賊將周凱等

高祖太和十年七月幷州治中張萬壽表建興獲澤縣民賈日成以去四月中養蠶有絲綱成幕中有卷物似絹帶長四尺廣三寸薄上復得黃繭二狀如履形

世宗正始二年三月徐州蠶蛾喫人尩殘者一百一十餘人死者二十二人

毛蟲之孽

謂變常而為異也

太祖登國中河南有虎七臥於河側三月乃去後一年蚍蜉白鹿盡渡河北後一年河水赤如血此衞辰滅亡之應及誅其族類悉投之河中其地遂空

孝靜元象元年正月有狼入城至硤石曹[illegible]獲之

武定五年十二月北城銅爵臺上獲豹一

高祖太和元年五月辛亥有狐魅截人髮時文明太后臨朝行多不正之徵也

肅宗熙平二年自春京師有狐魅截人髮人相驚恐六月壬辰靈太后召諸截髮者使崇訓衞尉劉騰鞭之於千秋門外事同太和也

瑞圖外鎮王公刺史二千石令長酷暴百姓人民怨嗟則白鼠至

太宗永興三年二月京師民趙溫家有白鼠以獻

三年春於北苑獲白鼠一尋死剖之腹中有三子盡白

四年三月上幸西宮獲白鼠一

八月御府民張安獲白鼠一

神瑞二年五月帝獵于犢渚山獲白鼠一平城獲白鼠三

六月平城獲白鼠二

八月豫章王虁獲白鼠一

泰常元年十一月京師民獲白鼯一以獻

二年六月中山獲白鼠二

三年三月京師獲白鼠一

十一月京師獲白鼠一

世祖始光三年八月相州魏郡獲白鼠

太延元年八月鴈門獻白鼠

高祖太和二十三年八月京師獲白鼠

世宗景明四年五月京師獲白鼠

正始元年六月京師獲白鼠

肅宗熙平元年四月肆州表送白鼠

魏書卷一百一十二上

魏書卷一百一十二上考證

世宗延昌二年閏月丙戌京師地震○本書世宗紀延昌二年有閏二月或以爲閏字應爲閏字又下文云自延昌二年四月地震則此閏字應爲四字也

世宗永平五年七月蝗蟲京師蚜蚄○蝗蟲不載地名當有脫字

孝靜元象元年曹疑獲之○曹下舊注一疑字詩大雅乃遣其曹傳曹羣也史記平準書分曹循行郡國注曹輩也則此曹字作羣字輩字解似無可疑者

魏書卷一百一十二上考證

齊 魏收 撰

志第十八

靈徵八下

魏氏世居幽朔，至獻帝世，有神人言應南遷，於是傳位於子聖武帝，命令南徙，山谷阻絕，仍欲止焉。復有神獸，其形似馬，其聲類牛，先行導引，積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

高祖延興元年十一月，肆州秀容民獲麟以獻。王者不刳胎剖卵則至。

世祖神䴥三年七月，冀州獻白龜。王者不私人以官，尊耆任舊，無偏黨之應。

高宗興安二年六月，營州進大龜。

高祖延興元年十二月，徐州竹邑戍士邢德於彭城南一百二十里得蓍一株，四十九枝，下掘得大龜，獻之。詔曰：龜蓍與經文相合，所謂靈物也。德可賜爵五等。

三年六月，京師獲大龜。

肅宗神龜元年二月，獲龜於九龍殿靈芝池，大赦改元。

孝靜武定三年十月，有司奏南兗州陳留郡民賈興達於家庭得毛龜一。

天平四年八月，有巨象至於南兗州碭郡，民陳天愛以告，送京師，大赦改年。王者自養有節則至。

高祖太和二年十一月，徐州獻黑狐。周成王時治致太平而黑狐見。

三年五月，獲白狐。王者仁智則至。

六月，撫冥獲白狐以獻。

八年六月，徐州獲黑狐以獻。

十年三月，冀州獲九尾狐以獻。王者六合一統則見。周文王時，東夷歸之。曰王者不傾於色則至，德至鳥獸亦至。

十一年十一月，冀州獲九尾狐以獻。

二十三年正月，司州、河州各獻白狐狸。

十九年六月，司州平陽郡獲白狐以獻。

世宗景明三年二月，河州獻白狐。

永平三年十月，白狐見于汲郡。

延昌四年四月，兗州獻白狐。

九月，相州獻白狐。

閏月，汾州獻白狐二。

肅宗正光二年三月，南青州獻白狐二。

三年六月，平陽郡獻白狐。

八月，光州獻九尾狐。

五年五月，平陽郡獻白狐。

孝靜天平四年四月，西兗州獻白狐。

六月，光州獻九尾狐。

元象元年四月，光州獻九尾狐。

二年二月，光州獻九尾狐。

興和三年五月，司州獻九尾狐。

十二月，魏郡獻白狐。

四年四月，瀛州獻白狐二。

武定元年七月，幽州獲白狐以獻上。

三年七月，瀛州獻白狐二，牡一，牝一。

九月，西兗州獻白狐。

太和二年十一月辛未，泰州獻五色狗。

三年三月，齊州獻五色狗，其五色如畫。

太祖天興四年五月，魏郡斥丘縣獲白鹿。王者惠及下則至。

太宗永興四年九月，建興郡獻白鹿。

世祖神䴥元年二月，定州獲白麚、白麛鹿，又見于樂陵，因以改元。

三年二月，白鹿見于代郡倒刺山。

太延四年十二月。相州獻白鹿。
眞君八年五月。洛州送白鹿。
高宗太安二年十月。白鹿見於京師西苑。
高祖承明元年六月。秦州獻白鹿。
太和元年正月。白鹿見於秦州。
三月。白鹿見於靑州。
四年正月。南豫州獻白鹿。
十九年七月。司州獲白鹿麑以獻。
二十年六月。司州獻白鹿。
世宗景明元年四月。荊州獻白鹿。
永平四年八月。平州獻白鹿。
延昌二年五月。齊州獻白鹿。
四年六月。司州獻白鹿。
肅宗熙平元年五月。濟州獻白鹿。
二年五月。司州獻白鹿。
神龜二年六月。徐州獻白鹿。
孝靜元象元年六月。齊獻武王獲白鹿以獻。
武定元年六月。兗州獻白鹿。
太祖登國六年十二月。上獵親獲鹿一角。召問羣臣。皆曰。鹿當二角。今一。是諸國將幷之應也。
高祖太和三年三月。肆州獻一角鹿。
神龜元年七月。徐州獻一角鹿。
世宗正始二年九月。後軍將軍尒朱新興獻一角獸。天下平一則至。
肅宗熙平元年十一月。肆州獻一角獸。
神龜二年九月。徐州獻一角獸。
高宗太安三年三月。有白狼一。見於太平郡。議者曰。古今瑞應多矣。然白狼見於成湯之世。故殷道用興。太平嘉名也。又先帝本封之國。而白狼見焉。無窮之徵也。周宣王得之而犬戎服。
太宗永興四年十二月。章安子封懿獻白麞。王者刑罰理則至。
高祖太和二年十二月。懷州獻白麞。
三年五月。白麞見於豫州。
二十三年正月。華州獻白麞。
肅宗熙平二年三月。徐州獻白麞。
神龜二年七月。徐州獻白麞。
孝靜武定七年七月。瀛州獻白麞。
高祖太和七年六月。靑州獻三足烏。王者慈孝天地則至。
十三年十一月。滎陽獻三足烏。
十四年六月。懷州獻三足烏。
十五年閏月。濟州獻三足烏。
十七年五月。冀州獻三足烏。
二十年六月。豫州獻三足烏。
二十三年六月。冀州獻三足烏。
世宗景明元年五月。徐州獻三足烏。
四年六月。幽州獻四足烏。
三年二月。豫州獻三足烏。
正始元年二月。冀州獻三足烏。
五月。幽州獻三足烏。
是月。相州獻三足烏。
六月。定州獻三足烏。
二年五月。肆州獻三足烏。
三年三月。豫州獻三足烏。
是月。豫州又獻三足烏。

永平元年四月豫州獻三足烏。
延昌三年二月冀州獻三足烏。
肅宗熙平元年四月汲郡獻三足烏。
二年四月東郡獻三足烏。
是月豫州獻三足烏。
南兗州又獻三足烏。
神龜元年八月雍州獻三足烏。
二年五月潁州郡獻三足烏。
正光元年四月濟州獻三足烏。
是月濟州又獻三足烏。
二年閏月東郡獻三足烏。
三年五月東郡獻三足烏。
潁川郡許昌縣獻三足烏。
肆州獻三足烏。
六月冀州獻三足烏。
四年六月瀛州獻三足烏。
出帝太昌元年五月齊獻武王獲三足烏以獻。
孝靜元象二年四月京師獲三足烏。
武定三年五月瀛州獻三足烏。
四年四月潁州獻三足烏。
五月潁州又獻三足烏。
高祖太和二年七月白烏見於涼州。王者宗廟肅敬則至。
九月白烏見於京師。
三年五月白烏見於豫州。
九月白烏見於秦州。
十七年六月兗州獻白烏。
二十三年十二月司州獻白烏。
世宗正始二年五月司州獻白烏。
三年九月潁川郡獻白烏。
四年七月潁川又獻白烏。
永平元年四月潁川獻白烏。
延昌二年八月平陽郡獻白烏。
三年六月冀州獻白烏。
肅宗正光元年十月幽州獻白烏。
孝靜天平二年七月齊獻武王獲白烏以獻。
元象元年五月冀州獲白烏。
二年八月徐州表濟陰郡廳事前槐樹烏巢於上烏母死有鵲銜食餔烏兒不失其時並皆長大賞太守帛十匹。
興和四年四月魏郡貴鄉縣獲白烏雛。
五月京師獲白烏。是月陽夏郡獻白烏。
七月北豫州獻白烏。
十月瀛州獻白烏。
武定元年六月東郡民獻白烏。
三年五月北豫州獻白烏。
是月廣宗郡獻白烏。
潁州又獻白烏。
六月滄州獻白烏。
四年四月梁州獻白烏。
五月濟州獻白烏。
八月陽夏郡獻白烏。
高祖太和二年二月涼州獻赤烏。周武王時銜麥至而克殷。
肅宗熙平元年二月赤烏見肆州秀容郡。

神龜元年四月，赤烏見并州之晉陽縣。

世宗景明二年十二月，兩青州獻蒼烏。君修行孝慈，萬姓不好殺生則至。

正始二年五月，豳州獻蒼烏。

六月，豳州又獻蒼烏。

永平二年四月，河內獻蒼烏。

肅宗熙平元年六月，冀州獻蒼烏。

前廢帝普泰元年五月，河內獻蒼烏。

孝靜興和四年五月，瀛州獻蒼烏。

七月，瀛州又獻蒼烏。

武定元年四月，兗州獻蒼烏。

五月，瀛州又獻蒼烏。

二年五月，京師獲蒼烏。

三年六月，京師獲蒼烏。

十月，光州獻蒼烏。

高祖延興二年四月，幽州獻白鵲。

四年九月，白鵲見於中山。

承明元年八月，定冀二州俱獻白鵲。

十一月，定州又獻白鵲。

太和二年十一月，洛州獻白鵲。

肅宗熙平元年正月，定州獻白鵲。

正光四年正月，京師獲白鵲。

孝靜興平二年五月，京師獲白鵲。

武定二年七月，林慮獻白鵲。

三年六月，京師獲白鵲。

世祖太平真君二年七月，天有黃光洞照，識者僉謂榮光也。

高宗興光元年二月，有雲五色，所謂景雲，太平之應也。

景明二年六月，有雲五色見於申酉之閒。

出帝太昌元年六月，日初出，有大黃氣成抱。

世祖始光四年六月，甘露降于太學。王者德至天，和氣盛，則降。又王者敬老則柏受甘露，王者尊賢愛老，不失細微，則竹葦受。

神䴥元年二月，甘露降于范陽郡。

二年四月，甘露降于鄴。

六月，甘露降于平城宮。

三年三月，甘露降于鄴。

四年五月，甘露降于河西。

太平真君元年四月，甘露降于平原郡。

高宗太安二年七月，甘露降于常山郡。

和平二年七月，甘露降于京師。

世宗景明三年八月，甘露降于青州新城縣。

永平元年十月，甘露降于青州益都縣。

延昌二年九月，甘露降于齊州清河郡。

三年十月，齊州上言甘露降。

四年七月，甘露降于京師。

肅宗正光三年十月，甘露降華林園柏樹。

四年八月，甘露降頓丘縣。

孝靜元象二年三月，甘露降于京師。

武定五年十月，甘露降齊文襄王第門柳樹。

六年三月，甘露降于京師。

四月，太山郡上言甘露降。

太祖天興二年七月，獲嘉禾於平城縣，異莖同穎。

八月，廣甯送嘉禾一莖十一穗，平城南十里郊，嘉禾一莖九穗，告于宗廟。

太宗永興二年十月，嘉禾生于清河郡。

泰常三年八月，嘉禾生于渤海郡東光縣。
世祖神䴥二年七月，嘉禾生于魏郡安陽縣，三本同穎。
高祖承明元年八月，齊州獻嘉禾。
太和三年九月，齊州獻嘉禾。
五年八月，常山獻嘉禾。
七年八月，定州獻嘉禾。
世宗景明元年七月，齊州獻嘉禾。
三年七月，齊州獻嘉禾。
四年八月，冀州獻嘉禾。
正始元年八月，濟州獻嘉禾。
二年六月，齊州獻嘉禾。七月，晉陽郡獻嘉禾。八月，司州獻嘉禾。
三年七月，冀州獻嘉禾。
永平三年八月，榮陽獻嘉禾。
肅宗熙平二年八月，幽州獻嘉禾，三本同穗。
正光二年七月，朔州獻嘉禾。
三年八月，肆州獻嘉禾，一根生六穗。
孝靜天平三年七月，魏郡獻嘉禾。
四年八月，并州獻嘉禾。
是月，京師又獲嘉禾。
康曹郎中司馬仲璨又獻嘉禾，一莖五穗。
元象元年八月，東雍州獻嘉禾。
興和二年八月，南青州獻嘉禾。
四年八月，京師再獲嘉禾。
武定二年八月，京師獲嘉禾。
三年八月，并州獻嘉禾。
高祖太和三年十月，徐州獻嘉瓠，一蒂兩實。

太祖天興二年七月，并州獻白兔，一。王者敬耆老則見。
三年五月，車駕東巡幸廣甯，有白兔見於乘輿前，獲之。
四年正月，并州獻白兔。
太宗永興三年，上獵於西山，獲白兔。
八月，京師獲白兔。
泰常元年十一月，定州安平縣獻白兔。
二年六月，京師獲白兔。
三年六月，頓丘郡獲白兔。
世祖始光三年五月，洛州獻黑兔。
神䴥元年九月，章武郡獻白兔。
四年二月，渤海郡獻白兔。
真君七年二月，青州獻白兔二。
高宗和平三年十月，雲中獲白兔。
四年閏月，鄴縣獲白兔。
高祖延興五年四月，白兔見于代郡。
承明元年八月，白兔見于雲中。
太和元年六月，雍州周城縣獻白兔。
三年三月，吐京鎮獻白兔。
八年六月，徐州獻白兔。
十八年十月，瀛州獻白兔。
二十年七月，汲郡獻黑兔。
七月，京師獲白兔。
二十三年，獲黑兔。
世宗景明元年十一月，河州獻白兔。
三年四月，潁川郡獻白兔。
八月，河內郡獻白兔。

四年六月，河內郡獻白兔。
七月，夏州獻黑兔。
正始元年三月，河南郡獻黑兔。
四月，魯陽郡獻白兔。
二年八月，東郡獻白兔。
九月，河內郡獻黑兔。
是月，肆州獻白兔，東郡又獻白兔。
三年七月，薄骨律鎮獻白兔。
九月，肆州獻白兔。
四年四月，河內郡獻白兔。
永平元年四月，瀛州獻白兔。
五月，河內獻黑兔。
十月，樂安郡獲白兔。
二年二月，相州獻白兔。
延昌三年七月，豫州獻白兔。
四年三月，河南獻白兔。
八月，河南又獻白兔。
九月，河內又獻白兔。
肅宗熙平二年四月，豫州獻白兔。
五月，東郡獻白兔。
六月，京師獲白兔。
十一月，鄯善鎮獻白兔。
神龜元年六月，京師獲黑兔。
二年八月，正平郡獻白兔。
九月，正平郡又獻白兔。
十月，京師獲黑兔。
正光元年正月，徐州獻白兔。
五月，冀州獻白兔。
三年五月，徐州獻白兔二。
是月，冀州獻白兔。
孝靜天平二年八月，光州獻白兔。
四年十月，光州獻白兔。
元象元年五月，徐州獲白兔。
六月，齊獻武王獲白兔以獻。
是月，濮陽郡獻白兔。
興和二年四月，徐州獻白兔。
六月，京師獲白兔。
四年正月，光州獻白兔。
武定元年三月，瀛州獻白兔。
閏月，汲郡獻白兔。
六年十一月，武平鎮獻白兔。
太祖天興五年八月，上曜軍寬谷，見白鷰一。
太宗永興三年六月，京師獲白鷰。
四年閏月，京師又獲白鷰。
泰常二年六月，京師獲白鷰。
高祖太和二年三月，白鷰見于并州。
八年四月，白鷰集于京師。
是月，代郡獻白鷰。
二十三年八月，荊州獻白鷰。
閏月，正平郡獻白鷰。
世宗景明三年六月，涇州獻白鷰。
肅宗熙平元年七月，京師獲白鷰。

孝靜元象元年八月，西中府獻白鵲。

興和二年三月，京師獲白鵲。

武定三年六月，北豫州獻白鵲。

太宗泰常八年五月，鴈門獻白雀。王者爵祿明，則白雀至。

世祖神䴥元年九月，滄水郡獻白雀。

十月，魏郡獻白雀。

真君八年五月，鴈門郡獻白雀。

高祖延興二年二月，白雀見于扶風郡。

三年五月，白雀見于代郡。

四年正月，青州獻白雀。

太和三年五月，白雀見於豫州。

十三年正月，清河武城縣獻白雀。

世宗景明三年六月，滎陽郡獻白雀。

十月，薄骨律鎮獻白雀。

四年三月，敦煌鎮獻白雀。

五月，京師獲白雀。

六月，恆農郡獻白雀。

七月，京師獲白雀。

正始二年七月，薄骨律鎮獻白雀。

三年四月，獲白雀於京師。

十月，河州獻白雀。

十二月，雍州獻白雀。

四年二月，豫州獻白雀。

永平三年七月，京師獲白雀。

延昌三年七月，河南郡獲白雀。

十一月，秦州獻白雀。

四年五月，滎陽獻白雀。

八月，秦州獻白雀。

是月，青州獻白雀。

是月，恆州獻白雀。

是月，洛陽獲白雀。

十一月，荊州獻白雀。

肅宗熙平元年四月，京師再獲白雀。

七月，宮中獲白雀。

二年四月，華州獻白雀。

六月，相州獻白雀。

是月，薄骨律鎮獻白雀。

七月，京師獲白雀。

八月，薄骨律鎮又獻白雀。

是月，京師獲白雀。

十一月，京師獲白雀。

神龜元年五月，京師獲白雀。

六月，京師獲白雀二。

八月，薄骨律鎮獻白雀。

二年五月，徐州獻白雀。

是月，京師獲白雀。

三年七月，京師又獲白雀。

正光元年六月，京師獲白雀。

二年六月，光州獻白雀。

三年四月，京師獲白雀。

六月，滎陽郡獻白雀。

八月，濟州獻白雀。

是月光州獻白雀。
九月白雀見舍人省。
四年六月京師獲白雀。
七月京師獲白雀。
出帝太昌元年四月京師獲白雀。
孝靜天平二年五月北豫州獻白雀。
三年七月京師獲白雀。
四年七月兗州獻白雀。
元象元年五月京師獲白雀。
六月京師獲白雀。
七月肆州獻白雀。
是月齊獻武王獲白雀。
二年五月京師獲白雀。
六月齊文襄王獲白雀以獻。
是月南兗州獲白雀。
七月京師獲白雀。
興和二年四月京師獲白雀。
閏月京師獲白雀。
六月光州獻白雀。
七月京師獲白雀。
三年五月京師獲白雀。
四年正月京師獲白雀。
六月京師獲白雀。
七月京師獲白雀。
武定元年六月京師獲白雀。
七月京師獲白雀。

三年五月梁州獲白雀。
七月京師獲白雀。
十月兗州獲白雀。
四年六月京師獲白雀。
六年六月京師獲白雀。
世宗景明三年三月濟州獻赤雀。周文王時銜書至。
四年五月獲赤雀於京師。
永平元年四月京師獲赤雀。
肅宗孝昌三年四月河南獲赤雀以獻。
高宗和平四年三月冀州獻白鳩。殷湯時至王者養耆老遵道德不以新失舊
則至。
高祖承明元年十一月冀州獻白鳩。
太和二十三年七月瀛州獻白鳩。
八月滎陽郡獻白鳩。
世宗景明三年七月涇州獻白鳩。
正始元年十月京師獲白鳩。
是月建興郡獻白鳩。
二年四月并州獻白鳩。
七月冀州獻白鳩二。
三年七月夏州獻白鳩。
永平元年六月洛州獻白鳩。
肅宗熙平二年九月汲郡獻白鳩。
太祖天興四年春新興太守上言晉昌民賈相昔年二十二爲鴈門郡吏入句
注西陘見一老父謂相曰自今以後四十二年當有聖人出於北方時當大樂
子孫永長吾不及見之言終而過相顧視之父老化爲石人相今七十下檢石
人見存至帝破慕容寶之歲四十二年真君五年二月張掖郡上言往曹氏之

世丘池縣大柳谷山石表龍馬之形石馬脊文曰大討曹而晉氏代魏今石文
記國家祖宗諱著受命之符乃遣使圖寫其文大石有五皆青質白章間成文
字其二石記張呂之前已然之効其三石記國家祖宗以至于今其文記昭成
皇帝諱繼世四六天法平天下大安凡十四字次記太祖道武皇帝諱應王載
記千歲凡七字次記太宗明元皇帝諱長子二百二十年凡八字次記太平天
王繼世主治凡八字次記皇太子諱昌封太山凡五字初上封太平王天文圖
錄又授太平真君之號與石文相應太宗各諱之後有一人象攜一小兒見者
皆曰上愛皇孫提攜臥起不離左右此即上象靈契真天授也於是衛大將軍
安樂王範輔國大將軍建寧王崇征西大將軍常山王素征南大將軍恆農王
奚斤上奏曰臣聞帝王之興必有受命之符故能經緯三才維建皇極三五之
盛莫不同之伏羲有河圖八卦夏禹有洛書九疇至乃神功播于往古聖跡顯
于來世伏惟陛下德合乾坤明並日月固天縱聖應運挺生上靈垂顧徵書備
集是以始光元年經天師奉天文圖錄授太平真君之號陛下深執虛沖歷年
乃受精誠感于靈物信惠協于天人用能威加四海澤流宇內溥天率土無思
不服今張掖郡列言丘池縣大柳谷山大石有青質白章間成文字記國家祖
宗之諱著受命曆數之符王公已下羣司百辟觀此圖文莫不感動僉曰自古
以來禎祥之驗未有今日之煥炳也斯乃上靈降命國家無窮之徵也臣等幸
遭盛化沐浴光寵無以對揚天休增廣天地謹與羣臣參議宜以石文之徵宣
告四海令方外僭竊知天命有歸制曰此天地況施乃先祖父之遺徵豈朕一
人所能獨致可如所奏

太和元年冬十月南部尚書安定侯鄧宗慶奏鄉郡民李飛太原民王顯前列
稱詣京南山採藥到遊鵶谷南嶺下見清碧石柱數百枚被詔案檢稱所見青
碧柱長者一丈稍梯而上或方一尺二寸或方一尺方楞齊執其數既多不可
具數請付作曹採用奏可時人神異之

顯祖皇興三年六月尉元表臣於彭城遣別將以八月至睢口邀賊將陳顯達
有戰士於營外五里見一白頭翁乘白馬將軍呼之語稱至十八日辰必
來到此語汝將軍領衆從東北臨入我當驅賊令走申時賊必大破宿豫淮揚
皆剋無疑我當與汝國家淮畔爲斷下邳城我當驅出不勞兵力後十日此人
復於彭城南戲馬臺東二里見白頭翁亦乘白馬從東北來呼此人謂曰我與
東海四瀆太山北嶽神共行淮北助汝二將蕩除已定汝上下喜不因忽然不
見詔元於老人前後見所爲壇表記之

肅宗孝昌二年十月揚州刺史李憲表云門下督周伏興以去七月患假還家
至十一日夜夢度肥水行至草堂寺南遙見七人一人乘馬著朱衣籠冠六人
從後與路左而立至便再拜問興何人興對曰李公門下督督使破石其人語
興君可回我是孝文皇帝中書舍人遣語李憲勿憂賊堰此月破矣與行兩步
錄興姓字令興速白興寤曉遂還城具言夢狀七月二十七日堰破

世祖延和三年三月樂安王範獲玉璽一文曰皇帝璽以獻

太延元年自三月不雨至六月使有司遍請羣神數日大雨是日有婦人持一
玉印至潞縣侯孫家寶之孫家得印奇之求訪婦人莫知所在其文曰旱疫平
寇天師曰龍文紐書云此神中三字印也

高宗和平三年四月河內人張超於壞樓所城北故佛圖處獲玉印以獻印方
二寸其文曰富樂日昌永保無疆福祿日臻長壽萬年玉色光潤模制精巧百
寮咸曰神明所授非人爲也詔天下大酺三日

高祖承明元年八月上谷郡民獻玉印上有蛟龍文

太和元年三月武川鎮獻玉印青質素文其文曰太昌

六月雍州獻玉印

是月長安鎮獻玉印一上有龜紐下有文字色甚鮮白有殊常玉

三年七月定州鉅鹿民獻玉印一方七分上有文字

世宗永平元年四月瀛州民獲玉璧玉印各一以獻

肅宗熙平二年十一月京師仍獲玉璽二

孝靜興和三年二月東郡白馬縣民獻玉印一

太宗永興三年十二月北塞候人獲玉板二以獻王者慈仁則見

孝靜天平二年二月，員外散騎常侍穆禮得玉板一，廣三寸，長尺五寸，頭有兩孔，以獻。

高祖承明元年九月，京兆民獻青玉璧一雙，文色炳煥。王者賢良美德則至。

肅宗正光三年六月，幷州靜林寺僧在陽邑城西榛谷掘藥，得玉璧五，珪十，印一，玉柱一，玉盡一，並以獻。

高祖太和五年六月，上邽鎮將上言，於鎮城西二百五十里射獵，於嘗南千水中得玉車釧三枚，二青一赤，制狀甚精。

孝靜興和四年七月，鄴縣民獻白玉一璞。

肅宗熙平二年正月，金出岐州橫水縣赤粟谷。

太祖天興三年四月，有木連理生于代郡天門關之路左。王者德澤純洽，八方爲一則生。

八月，渤海上言，修縣、東光縣木連理各一。

十二月，豫州上言，木連理生于河內之沁縣。

四年春，河內郡木連理二。

八月，魏郡上言，內黃縣木連理。

太宗泰常元年十月，苑陽郡上言木連理。

十一月，常山郡上言木連理。

三年正月，渤海上言，東光縣木連理。

八月，廣甯郡上言木連理。

世祖神䴥四年九月，滎陽郡上言木連理。

延和二年三月，樓煩南山木連理。

三年九月，上谷郡上言木連理。

太延元年二月，魏郡上言木連理。

五年二月，遼西上言木連理。

高祖延興元年十一月，祕書令楊榮、秦鐘律郎李生於京師見長生連理樹。

承明元年九月，幷州上言木連理，相去一丈二尺，中有五枝相連。

太和元年三月，冀州上言木連理。

十七年六月，京師木連理。

十八年十月，河南上言，鞏縣木連理。

二十三年十月，幷州上言，百節連理生縣甕山。瀛州上言木連理。

十二月，瀛州上言木連理。

世宗景明二年正月，瀛州上言，平舒縣木連理。

三年正月，潁川郡上言木連理。

二月，平陽郡上言，襄陵縣木連理。

四月，荊州上言，南陽苑縣木連理。

六月，徐州上言，東海木連理。

十月，秦州上言，南稻、新興二縣木連理各一。

四年二月，趙平郡上言，鶉觚縣木連理。

二月，齊郡上言，臨淄縣木連理。

四月，汾州上言，五城郡木連理。

五月，青州上言，莒縣木連理。

六月，恆農盧氏縣木連理。

是月，徐州上言，梁郡下邑縣木連理。

九月，秦州上言，當亭四縣界各木連理。

正始元年五月，司州上言，滎陽京縣木連理。

六月，京師西苑木連理。

七月，河東郡上言，聞喜縣木連理。

八月，河南郡上言，慈水濱木連理。

十月，恆農郡上言，崤縣木連理。

十二月，涼州上言，石城縣木連理。

二年正月，汾州上言，平昌縣木連理。

二月，司州上言，崤縣木連理。

九月，司州上言，潁川陽翟縣木連理。
三年六月，汾州上言，永安縣木連理。
是月，京師木連理。
七月，潁川陽翟縣上言木連理。
是月，建德郡上言石城縣木連理。
永平元年四月，司州上言，潁川郡木連理。
二年四月，司州上言，恆農北陝縣木連理。
三年十一月，夏州上言，橫風山木連理。
延昌二年正月，徐州上言，建陵戍木連理。
三年正月，司州上言，軹縣木連理。
四年三月，冀州上言，信都縣木連理。
六月，京師木連理。
九月，雍州上言，鄠縣木連理。
肅宗熙平元年正月，光州上言，曲城縣木連理。
二年十一月，京師木連理。
十二月，敦煌鎮上言，晉昌戍木連理。
神龜元年正月，汾州上言，永安縣木連理。
三月，滄州上言，饒安縣木連理。
八月，燕州上言，上谷郡木連理。
九月，秦州上言，隴西之武陽山木連理。
二年六月，夏州上言，山鹿縣木連理。
正光元年五月，并州上言，上黨東山谷中木連理。
十一月，齊州上言，濟南郡靈壽山木連理。
二年六月，齊州上言，魏郡逢陵縣木連理。
二年二月，涼州上言，榆中縣木連理。
三月，青州上言，平昌郡木連理。

八月，徐州上言，龍亢戍東木連理二。
四年二月，揚州上言，汝陰縣木連理。
八月，涼州上言，顯美縣木連理。
孝昌元年十月，魏郡元城縣木連理。
孝靜天平二年四月，臨水郡木連理。
七月，魏郡木連理。
三年五月，司州上言，清河郡木連理。
四年六月，廣平郡上言木連理。
八月，并州上言木連理。
元象元年二月，洛州上言木連理。
五月，林慮縣上言木連理。
八月，上黨郡上言木連理。
興和元年九月，有司奏山西採材司馬張神和上言，司空谷木連理。
二年四月，光州上言，盧鄉縣木連理。
武定元年閏月，西兗州上言，濟陰郡木連理。
九月，齊獻武王上言，并州木連理。
三年九月，瀛州上言，河間郡木連理。
五年十一月，汾州上言木連理。
六年五月，晉州上言木連理。
八年四月，青州上言，齊郡木連理。
世宗景明三年七月，魯陽獻烏芝。王者慈仁則生，食之令人度世。
太祖天興二年七月，并州獻白雉。周成王時，越裳氏來獻。
四年正月，上黨郡獻白雉。
二月，并州獻白雉。
五月，河內郡獻白雉。
太宗神瑞二年十一月，右民尚書周幾獲白雉一於博陵安平以獻。

泰常二年正月，勃海郡高城縣獻白雉。
三月，勃海郡南皮縣獻白雉二。
十一月，中山行唐縣獻白雉。
四年正月，新興郡獻白雉。十二月又獻白雉二。
五年二月，白雉見于河內郡。
世祖神䴥元年二月，相州獻白雉。
二年二月，上黨郡獻白雉。
高祖延興二年正月，青州獻白雉。
五年正月，白雉見於上谷郡。
太和元年二月，秦州獻白雉。
三月，白雉見於秦州。
十一月，白雉見於安定郡。
二年十一月，徐州獻白雉。
三年正月，統萬鎮獻白雉。
四年正月，南豫州獻白雉。
六年三月，豫州獻白雉。
八年六月，齊州青河郡獻白雉。
十七年正月，幽州獻白雉。
四月，瀛州獻白雉。
二十年三月，兗州獻白雉。
世宗景明三年正月，徐州獻白雉。
二月，冀州獻白雉。
正始三年三月，青州獻白雉。
十月，青州獻白雉。
四年十一月，秦州獻白雉。
永平二年四月，河內郡獻白雉。
六月，河南獻白雉。
十二月，豫州獻白雉。
延昌四年二月，冀州獻白雉。
是月，京師獲白雉。
閏月，岐州獻白雉。
十二月，幽州獻白雉。
肅宗熙平元年二月，相州獻白雉。
三月，肆州獻白雉。
二年三月，徐州獻白雉。
神龜元年三月，潁川郡獻白雉。
二年正月，豫州獻白雉。
正光三年二月，夏州獻白雉。
四年三月，光州獻白雉。
孝靜天平三年正月，青州獻白雉。
四年二月，青州獻白雉。
十二月，梁州獻白雉。
元象二年正月，魏郡繁陽縣獻白雉。
武定元年正月，廣宗郡獻白雉。
是月，兗州獻白雉。
四年三月，青州獻白雉。
太宗泰常七年九月，溫泉出于涿鹿，人有風寒之疾，入者多愈。
高祖太和八年正月，上谷郡惠化寺醴泉涌。醴泉，水之精也，味甘美，王者修治則出。
興和元年冬，西兗州濟陰郡宛句縣濮水南岸有泉涌出，色清味甘，飲者愈疾，四遠奔湊。齊獻武王令於泉所營立廬舍，尚書奏賞刺史粟千石，太守粟五百石，縣令粟二百石，以旌善政所感。先列言者，依第出身。詔可。

高宗太和二年九月鼎出於洛州灉水送于京師王者不極滋味則神鼎出也

魏書卷一百一十二下

魏書卷一百一十二下考證

高祖太和二十三年獲黑兎〇獲字上不省地名殆承上二十年七月京師獲白兎而書之也

肅宗熙平二年六月相州獻白雀〇月監本譌年今改正

世祖眞君五年紀昭成皇帝諱繼世四六天法平天下大安凡十四字〇帝各本訛作后今改正臣人龍按昭成帝諱什翼犍今以什翼犍三字弁下繼世四六天法平天下大安十一字合之恰與十四字之數相符

次記太宗明元皇帝諱長子二百二十年凡八字〇八監本訛六今改正臣人龍按明元帝諱嗣今以嗣字弁下長子二百二十年七字合之則六字必係八字之訛矣

高祖太和五年得玉車鉶三枚〇鉶監本訛釧今改正

魏書卷一百一十二下考證

齊　魏收　撰

志第十九

官氏九

百姓不能以自治故立君以司牧元首不可以獨斷乃命臣以佐之然則安海
內正國家非一人之力也書契以外其事蔑聞至於羲軒昊頊之閒龍火鳥人
之職頗可知矣唐虞六十夏商倍之周過三百是爲大備而秦漢魏晉代有加
減罷置盛衰隨時適務且國異政家殊俗設官命職何常之有帝王爲治禮樂
不相沿海內作家物色非一用其由來尙矣魏氏世君玄朔遠統𡊮臣掌事立
司各有號秩及交好南夏頗亦改䂓昭成之卽王位已命燕鳳爲右長史許謙
爲郎中令矣餘官雜號多同於晉朝建國二年初置左右近侍之職無常員或
至百數侍直禁中傳宣詔命皆取諸部大人及豪族良家子弟儀貌端嚴機辯
才幹者應選又置內侍長四人主顧問拾遺應對若今之侍中散騎常侍也其
諸方雜人來附者總謂之烏丸各以多少稱酋庶長分爲南北部復置二部大
人以統攝之時帝弟觚監北部子寔君監南部分民而治若古之二伯焉太祖
登國元年因而不改南北猶置大人對治二部是年置都統長又置幢將及外
朝大人官其都統長領殿內之兵直王宮幢將員六人主三郎衛士直宿禁中
者自侍中已下中散已上皆統之外朝大人無常員主受詔命外使出入禁中
國有大喪大禮皆與參知隨所典焉
皇始元年始建曹省備置百官封拜五等外職則刺史太守令長已下有未備
者隨而置之
天興元年十一月詔吏部郎鄧淵典官制立爵品
十二月置八部大夫散騎常侍待詔等官其八部大夫於皇城四方四維面置
一人以擬八座謂之八國常侍待詔侍直左右出入王命
二年三月分尙書三十六曹及諸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令大夫主之大夫各
有屬官其有文簿當曹敷奏欲以省彈駁之煩初令五經諸書各置博士國子
學生員三十人
三年十月置受恩蒙養長德訓士四官受恩職比特進無常員有人則置親貴
器望者爲之蒙養職比光祿大夫無常員取勤舊休閑者長德職比中散大夫
無常員訓士職比諫議大夫規諷時政匡刺非違又置仙人博士官典煑鍊百
藥
四年七月罷匈奴中郎將官令諸部護軍皆屬大將軍府
九月罷外蘭臺御史總屬內省
十二月復尙書三十六曹曹置代人令史一人譯令史一人書令史二人
天賜元年八月初置六謁官準古六卿其秩五品屬官有大夫秩六品大夫屬
官有元士秩七品元士屬官有署令長秩八品令長屬官有署丞秩九品
九月減五等之爵始分爲四曰王公侯子除伯男二號皇子及異姓元功上勳
者封王宗室及始蕃王皆降爲公諸公降爲侯侯子亦以此爲差於是封王者
十人公者二十二人侯者七十九人子者一百三人王封大郡公封小郡侯封
大縣子封小縣王第一品公第二品侯第三品子第四品又制散官五等五品
散官比三都尉六品散官比議郎七品散官比太中中散諫議三大夫八品散
官比郎中九品散官比舍人文官五品已下才能秀異者總比之造士亦有五
等武官五品已下堪任將帥者亦有五等若百官有闕者則於中擢以補之
初帝欲法古純質每於制定官號多不依周漢舊名或取諸身或取諸物或以
民事皆擬遠古雲鳥之義諸曹走使謂之鳧鴨取飛之迅疾以伺察者爲候官
謂之白鷺取其延頸遠望自餘之官義皆類此咸有比況又制諸州各置都尉
以領兵
十一月以八國姓族難分故國立大師小師令辯其宗黨品舉人才自八國以
外郡各自立師職分如八國比今之中正也宗室立宗師亦如州郡八國之儀
十二月詔始賜王公侯子國臣吏大郡王二百人次郡王上郡公百人次郡公
五十人侯二十五人子十二人皆立典師職比家丞總統羣隸
二年二月復罷尙書三十六曹別置武歸修勤二職武歸比郎中修勤比令史

分主省務

二年正月置內官員二十人比侍中常侍迭直左右

又制諸州置三刺史刺史用品第六者宗室一人異姓二人比古之上中下三大夫也郡置三太守用七品者縣置三令長八品者刺史令長各之州縣以太守上有刺史下有令長雖置而未臨民自前功臣為州者徵還京師以爵歸第

置散騎郎獵郎諸省令史省事典籤等

四年五月增置侍官侍直左右出內詔命取八國良家代郡上谷廣寧雁門四郡民中年長有器望者充之

永興元年十一月置騏驎官四十人宿直殿省比常侍侍郎

神瑞元年春置八大人官大人下置三屬官總理萬機故世號八公云

泰常二年夏置六部大人官有天部地部東西南北部皆以諸公為之大人置三屬官

始光元年正月置右民尚書

神䴥元年三月置左右僕射左右丞諸曹尚書十餘人各居別寺

七月詔諸征鎮大將依品開府以置佐吏

延和元年三月改代尹為萬年尹代令為萬年令後復

真君五年正月侍中中書監宜都王穆壽司徒東郡公崔浩侍中廣平公張黎輔政置通事四人又選諸曹良吏給事東宮

正平元年七月以諸曹吏多減其員

興安二年正月置駕部尚書右士尚書

太安三年五月以諸部護軍各為太守

延興二年五月詔曰非功無以受爵非能無以受祿凡出外還者皆引此奏聞求乞假品在職有效聽下附正若無殊稱隨而削之

舊制諸鎮將刺史假五等爵及有所貢獻而得假爵者皆不得世襲

四年二月置外牧官

五年九月置監御曹

太和二年五月減置侯職四百人司察非違

四年省二部內部幢將

十一年八月置散官員一百人朝請員二百人

十五年七月置司儀官

十二月置侍中黃門各四人又置散騎常侍侍郎員各四人通直散騎常侍侍郎員外散騎常侍侍郎各六人又置司空主客太倉庫部都牧太樂虞曹宮輿覆育少卿官又置光爵騎遊五校中大夫散員士官又置侍官一百二十人改立諸局監羽林虎賁

舊制諸以勳賜官爵者子孫世襲軍號十六年改降五等始革之止襲爵而已

舊制緣邊皆置鎮都大將統兵備禦與刺史同城隍倉庫皆鎮將主之但不治故為重於刺史矣

自太祖至高祖初其內外百官屢有減置或事出當時不為常目如萬騎飛鴻常忠直意將軍之徒是也舊令亡失無所依據太和中高祖詔群寮議定百官著於令今列於左勳品流外位卑而不載矣

太師　太尉　儀同三司

太傅　司徒　都督中外諸軍事

太保　司空　特進

右三師　右三公

大司馬　諸開府

大將軍　驃騎將軍

車騎將軍（二將軍加大者位在三司上）

衛將軍（加大者次儀同三司）

右三將軍

右第一品上　右第一品中　右第一品下

太子太師　四征（加大者次衛將軍）　四鎮（加大者次尚書令）

太子太傅　左右光祿大夫　吏部尚書

太子太保　尙書左僕射　太常
右東宮三師　尙書右僕射　光祿勳
尙書令　中書監　衞尉
都督府州諸軍事　右三卿
中軍將軍
鎭軍將軍
撫軍將軍
右三將軍加大者秩次四征下
金紫光祿大夫
右從第一品上　右從第一品中　右從第一品下
太子少師　列曹尙書　四安加大者秩次三少下
太子少傅　中書令　凡將軍三品已下五品已上加大者
太子少保　領軍　太子左右詹事
右東宮三少　護軍二職若侍臣帶者加中　散騎常侍
中侍中　司州刺史
都督三州諸軍事
太僕
廷尉
大鴻臚
宗正
大司農
少府
右六卿
領軍將軍
護軍將軍二將軍與領護不並置
右第二品上　右第二品中　右第二品下

前後左右將軍　秘書監　武衞將軍
四平加大者秩次護軍下　光祿大夫銀青者　都督一州諸軍事
大長秋卿　將作大匠
左衞將軍　右衞將軍
右從第二品上　右從第二品中　右從第二品下
駙馬　給事黃門侍郎　通直散騎常侍
諸王師　太子中庶子　城門校尉
太子左右衞率　南北東西中郎將　羽林中郎將
御史中尉　護匈奴羌戎夷蠻越中郎將
中常侍　太中大夫
征虜將軍　護羌戎夷蠻越校尉
輔國將軍
龍驤將軍
司衞監
中尹
少卿
光爵
代尹
右第三品上　右第三品中　右第三品下
員外散騎常侍　中給事　鎭遠將軍
驍騎將軍　射聲校尉　安遠將軍
太子家令　越騎校尉　建遠將軍
太子率更令　屯騎校尉　建中將軍
太子僕　步兵校尉　建節將軍
太子庶子　長水校尉　立義將軍
給事中　監軍　立忠將軍

前後左右軍將軍　立節將軍
中大夫　恢武將軍
秘書令　勇武將軍
給事　曜武將軍
昭武將軍
顯武將軍
直閣將軍
右從第三品上　右從第三品中　右從第三品下
國子祭酒　公府司馬　諫議大夫
下大夫　尚書右丞　秘書丞
公府長史　司馬別駕　建武將軍
尚書左丞　太子中舍人　振武將軍
太子三校　中黃門令　奮武將軍
散騎侍郎　令　揚武將軍
中書侍郎　內署令　廣武將軍
中謁者大夫　都水使者　廣威將軍
中散大夫　符節令
中堅將軍　通直散騎常侍
中壘將軍　建威將軍
寧朔將軍　振威將軍
揚威將軍　奮威將軍
右第四品上　右第四品中　右第四品下
元士　諸開府司馬　諸王友
公府諮議參軍　司州功曹都官　員外散騎侍郎
諸開府長史　五局司直　太子門大夫
尚書吏部郎中　司敗　協律中郎

太子洗馬　諸局校尉　戟楯虎賁將軍
武騎侍郎　符璽郎中　募員虎賁將軍
奉車都尉　高車虎賁將軍
駙馬都尉　左右積弩射將軍
騎都尉　強弩將軍
羽林中郎
中散庶長
謁者僕射
羽林郎將
高車羽林郎將
冗從僕射
右從第四品上　右從第四品中　右從第四品下
中軍鎮軍撫軍長史　中書議郎　皇宗博士
鷹揚將軍　諸開府從事中郎　歸義侯
折衝將軍　公府正參軍　率義侯
寧遠將軍　公府主簿　順義侯
揚烈將軍　廷尉正監評　朝服侯
諸開府諮議參軍　太子舍人　太常丞
秘書著作郎　司州主簿
治書侍御史　中黃門
中謁者僕射　輕車將軍
中黃門冗從僕射　威遠將軍
侍御中散　虎威將軍
中軍鎮軍撫軍司馬　中散
公府從事中郎　殿中將軍
尚書郎中　散臣監

伏波將軍
陵江將軍
平漢將軍
太子食官令
太子中盾
右第五品上

太子倉令
右第五品中

右第五品下

祕書郎
國子博士
太學祭酒
祕書著作佐郎
武士將軍
虎賁司馬
虎賁郎將
方舞郎庶長
宿衛軍將
掖庭監
典客監
典儀監
協律郎
太祝令
右從第五品上

太子廐長
諸局監
尙書郎
侍御史
殿中御史
京邑市令
典牧都尉
水衡都尉
司鹽都尉
司竹都尉
崇虛都尉
列卿丞
詹事丞
代尹丞
小黃門
謁者
員外將軍
散員大夫
太樂祭酒
門下錄事
奉乘郎
羽林郎
右從第五品中

附義中郎將
歸義中郎將
率義中郎將
順義中郎將
戟楯虎賁司馬
募員虎賁司馬
高車虎賁司馬
戟楯虎賁將
募員虎賁將
高車虎賁將
嘗藥監
中謁者
宮門司馬
宗聖士
諸開府正參軍
諸門府主簿
辦章郎
太宰令
廩犧令
殿中監
翼馭郎
高車羽林郎
贍人郎
方者郎
右從第五品下

公府行參軍
宣威將軍
明威將軍
襄武將軍
厲威將軍
公府掾屬
中軍撫軍鎮軍正參軍
主書郎
詹事五官
門下主書舍人
門下通事舍人
司州司事
司州從事
代郡功曹主簿
右第六品上

太學博士
太史博士
律博士
禮官博士
公府記室督
威烈將軍
威寇將軍
威虜將軍
威戎將軍
威武將軍
右第六品中

散騎
奉朝請
武烈將軍
武毅將軍
武奮將軍
太樂博士
河隄謁者
右第六品下

諸開府行參軍
散員士
中書舍人
領護二衛主簿
主事郎
詹事主簿

監淮海津都尉
諸局中校尉
方舞郎
諸宮門僕
諸開府記室督
司馬督

戟楯虎賁
募員虎賁
高車虎賁
治禮郎
獄丞

集書舍人　千人督
中軍鎮撫行參軍　校尉
頗護功曹掾
領護五官
散臣中校
宿衛統
太子常從虎賁督
侍幹
寺人
闕人
掌璽郎
太子守舍人
掌服郎
掌筵郎
虎賁郎
諸開府掾屬
集書校書郎
祕書校書郎
祕書鍾律郎
右從第六品上　右從第六品中　右從第六品下
公府舍人　國子學生　祕書舍人
太子主書舍人　討寇將軍　符史郎
太子主衣舍人　討虜將軍　盪寇將軍
都令史　討難將軍　盪虜將軍
主書令史　討夷將軍　盪難將軍
門下令史　盪逆將軍

太子左右衛率主簿　太廟門僕
司事郎
司州錄事
代郡通事
御屬
綏遠將軍
綏虜將軍
綏邊將軍
右第七品上　右第七品中　右第七品下
諸門府舍人　祝史　諸局督事
祕書令史　太常齋郎　獄掾
主書令史　王家尉　太學典錄
集書令史　公主家令　太史博士
起居注令史　太卜博士
直事郎　太醫博士
司州本曹　太常日者
散臣督事　扶令
宿衛幢將　太樂典錄
右從第七品上　右從第七品中　右從第七品下
公府令史　太學助教　厲武將軍
太子典書令史　掃寇將軍　厲鋒將軍
太子典衣令史　掃虜將軍　虎牙將軍
司事令史　掃難將軍　虎奮將軍
諸局通事　掃逆將軍
殄寇將軍
殄虜將軍

殄難將軍
殄夷將軍
右第八品上　右第八品中　右第八品下
直事令史　尚書算生　諸寺算生
宿衞軍司馬　典客舍人　諸局書令史
諸局省事　符券吏　虎賁軍書令史
尚書記室令史　公府閤下令史　乘傳使者
右從第八品上　右從第八品中　右從第八品下
諸開府令史　祀官齋郎　白衣臣
宿衞軍吏　典客參軍
諸局書吏　太醫太史助教
書幹
主書幹
典書幹
廣野將軍
橫野將軍
偏將軍
裨將軍
右第九品上　右第九品中　右第九品下
統史　方驛博士　八書史
中校尉　王家吏
右從第九品上　右從第九品中　右從第九品下
太和十八年十二月。降車驃將軍侍中黃門秩。依魏晉舊事。
十九年八月。初置直齋。御仗左右武官。
二十三年。高祖復次職令。及帝崩。世宗初班行之。以為永制。
太師　太傅　太保

右三師上公
王
大司馬　大將軍
右二大
太尉　司徒　司空
開國郡公
右第一品
儀同三司　開國縣公　都督中外諸軍事
諸開府　散公
右從第一品
太子太師　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
特進　尚書令　驃騎將軍
車騎將軍二將軍加大者。位在都督中外之下。　衞將軍加大者。位在太子太師之上。
四征將軍加大者。位次衞大將軍。　諸將軍加大者
左右光祿大夫　開國縣侯
右第二品
尚書僕射若並置左右。則左居其上。右居其下。　中書監
司州牧　四鎮將軍加大者。次衞將軍。
中軍將軍　鎮軍將軍　撫軍將軍
右三將軍
金紫光祿大夫　散侯
右從第二品
吏部尚書　四安將軍　中領軍
中護軍二軍加將軍。則去中。位次撫軍。
太常　光祿　衞尉
右三卿

太子少師　太子少傅　太子少保
中書令　太子詹事　侍中
列曹尚書　四平將軍
太僕　廷尉　大鴻臚
宗正　大司農　太府
右六卿
河南尹　上州刺史　祕書監
諸王師　左右衞將軍　前左右後將軍
光祿大夫銀青者　開國縣伯
右第三品
散騎常侍　四方郎將　國子祭酒
護匈奴羌戎夷蠻越中郎將
御史中尉　大長秋卿　將作大匠
征虜將軍　二大、二公長史、若司徒置二長史，左在散騎常侍下，右在中庶子下。
太子左右衞率　武衞將軍　冠軍將軍
護羌戎夷蠻越校尉　太中大夫
輔國將軍　中州刺史　龍驤將軍
散伯
右從第三品
二大、二公司馬、
太常　光祿　衞尉
右三少卿
尚書吏部侍郎　給事黃門侍郎　太子中庶子
司空皇子長史
太僕　廷尉　大鴻臚
宗正　大司農　太府

右六少卿
中常侍　中尹　城門校尉
司空皇子司馬　從第一品將軍　開府長史
驍騎將軍　游擊將軍
以前上階
鎮遠將軍　安遠將軍　平遠將軍
建義將軍　建忠將軍　建節將軍
立義將軍　立忠將軍　立節將軍
恢武將軍　勇武將軍　曜武將軍
昭武將軍　顯武將軍
從第一品將軍　開府司馬　通直散騎常侍
司徒諮議參軍事　中散大夫　下州刺史
上郡太守內史相　開國縣子
右第四品
中堅將軍　中壘將軍　尚書左丞
二大、二公諮議參軍事、　司州別駕從事史
第二品將軍、始蕃王長史、　太子家令
太子率更令　太子僕　中書侍郎
太子庶子
第二品將軍、始蕃王司馬、　前左右後軍將軍
以前上階
寧朔將軍　建威將軍　振威將軍
奮威將軍　揚威將軍　廣威將軍
諫議大夫　尚書右丞
司空、皇子、諮議參軍事、　司州治中從事史
左右中郎將　建武將軍　振武將軍

奮武將軍　揚武將軍　廣武將軍
從第一品將軍　開府諮議參軍事
散子
右從第四品
寧遠將軍　鷹揚將軍　折衝將軍
揚烈將軍　從第二品將軍二蕃王長史
二大二公從事中郎　秘書丞
皇子友　國子博士　散騎侍郎
太子中舍人　員外散騎常侍
從第二品將軍二蕃王司馬
以前上階
射聲校尉　越騎校尉　屯騎校尉
步軍校尉　長水校尉
司空皇子之開府從事中郎
第二品將軍始蕃王諮議參軍事
開府從事中郎　中郡太守內史相
開國縣男
右第五品
伏波將軍　陵江將軍　平漢將軍
第三品將軍三蕃王長史　二大二公掾屬
著作郎　通直散騎常侍　太子洗馬
從第二品將軍二蕃王諮議參軍事
第三品將軍三蕃王司馬　奉車都尉
以前上階
太子屯騎校尉　太子步兵校尉　太子翌軍校尉
都水使者　司空皇子之開府掾屬

領護長史司馬　歸義侯　率義侯
順義侯　朝服侯　輕車將軍
威遠將軍　開府掾屬　虎威將軍
洛陽令　中給事中　散男
右從第五品
宣威將軍　明威將軍　從第三品將軍長史
二大二公主簿　二大二公錄事　皇子郎中令
司空主簿　司空皇子錄事參軍事　從第三品將軍司馬
第三品將軍三蕃王諮議參軍事
二大二公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兵參軍事
皇子文學　治書侍御史　謁者僕射
從第一品將軍開府錄事參軍
司空皇子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兵參軍事　皇子功曹史
以前上階
河南郡丞　虎賁中郎將　羽林監
冗從僕射　駙馬都尉　廷尉正監評
尚書郎中　中書舍人
從第一品將軍　開府功曹記室倉曹戶曹中兵參軍事功曹史
下郡太守內史相　上縣令相
右第六品
襄威將軍　厲威將軍
第二品將軍始蕃王錄事參軍
二大二公列曹參軍事　給事中
太子門大夫　皇子大農　騎都尉
符璽郎
以前上階

從第二品將軍、二蕃王錄事參軍。
皇子主簿
司空、皇子列曹參軍事。
第二品將軍、始蕃王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兵參軍事、功曹史。
從第一品將軍開府主簿、列曹參軍事。
從第二品將軍、二蕃王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兵參軍事、功曹史。
太子舍人
三卿丞
右從第六品
威烈將軍
威寇將軍
威虜將軍
威戎將軍
威武將軍
四品正從將軍長史司馬
二大、二公祭酒。
第三品將軍、三蕃王錄事參軍。
司空、皇子之開府祭酒。
武烈將軍
武毅將軍
武奮將軍
王公國郎中令
積弩將軍
積射將軍
員外散騎侍郎
皇子中尉
二大、二公參軍事。
二大、二公列曹行參軍。
開府祭酒
以前上階
司空、皇子、參軍事。
司空、皇子列曹行參軍。
從第三品將軍錄事參軍
第二品將軍、始蕃王、主簿、列曹參軍事。
從第一品將軍開府列曹行參軍。
從第三品將軍、三蕃王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兵、參軍、功曹史。
從第二品將軍、二蕃王、主簿、列曹參軍事。
二衛司馬
討寇將軍

討虜將軍
討難將軍
討夷將軍
從第三品將軍、功曹、戶曹、倉曹、中兵參軍事。
詹事丞
列卿丞
秘書郎中
著作佐郎
中縣令相
右第七品
盪寇將軍
盪虜將軍
盪難將軍
盪逆將軍
五品正從將軍長史司馬
強弩將軍
二大、二公、行參軍。
司空、皇子、行參軍。
第二品將軍、始蕃王、列曹行參軍。
第三品將軍、三蕃王、主簿、列曹參軍事。
第一品將軍、開府行參軍。
王公國大農
以前上階
太學博士
皇子常侍
太常博士
從第二品將軍、二蕃王、參軍事。
從第二品將軍、二蕃王、列曹行參軍。
從第三品將軍、主簿、列曹參軍事。
四品正從將軍錄事、功曹、戶曹、倉曹、中兵參軍事。
司州主簿
奉朝請
國子助教
右從第七品
殄寇將軍
殄虜將軍
殄難將軍
殄夷將軍
第二品將軍、始蕃王、行參軍。
第三品將軍、三蕃王、參軍事。
第三品將軍、三蕃王、列曹行參軍。
四品正從將軍主簿、列曹參軍事。

侯伯國郎中令　司州西曹書佐
殿中將軍　皇子侍郎　大長秋丞
以前上階
侍御史　協律郎　辨章郎
從第二品將軍二蕃王行參軍
從第三品將軍參軍事
從第三品將軍列曹行參軍
五品正從將軍錄事功曹戶曹倉曹中兵參軍事
王公國中尉　司州祭酒從事
下縣令相
右第八品
掃寇將軍　掃虜將軍　掃難將軍
掃逆將軍　司州議曹從事史
二大二公長兼行參軍　公車令
符節令　諸署令千石已上者　中黃門令
門下錄事　尚書都令史　主書令史
殿中侍御史中謁者僕射　中黃門冗從僕射
以前上階
宮門僕射　侯伯國大農
司空皇子長兼行參軍　二大二公長兼行參軍
皇子上中下將軍
皇子中大夫　二率丞
四品正從將軍列曹行參軍
王公國常侍
厲武將軍　厲鋒將軍　虎牙將軍
虎賁將軍　五品正從將軍主簿列曹行參軍

司州文學
從第一品將軍開府長兼行參軍
員外將軍
右從第八品
曠野將軍　橫野將軍　子男國郎中令
太祝令　諸署令六百石已上者　中黃門
公主家令　皇子典書令　四門小學博士
律博士　校書郎
二大二公參軍督護　檢授御史
以前上階
王公國侍郎　侯伯國中尉　謁者
太子三卿丞　五品正從將軍列曹行參軍
司空皇子參軍督護
第二品將軍始蕃王長兼行參軍
從第一品將軍開府參軍督護
殿中司馬督
右第九品
偏將軍　裨將軍　太子廄長
監淮海津都尉　諸局都尉
皇子典祠令　皇子學官令
皇子典衛令　王公國上中下將軍
王公國中大夫　諸署令不滿六百石者
以前上階
第二品將軍始蕃王參軍督護
從第二品將軍二蕃王長兼行參軍
太常光祿衞尉領護

僧曹功曹五官　治禮郎

子男國大農　小黄門

員外司馬督

右從第九品

前世職次皆無從品，魏氏始置之，亦一代之別制也。

正始元年十一月，罷郡中正。

四年九月，詔曰：五校昔統營位次於列卿，奉車都尉禁侍美官，顯加通貴，世移時變，遂爲冗職。既典名猶昔，宜有定員，并殿中二司馬亦須有常數。今五校可各二十人，奉車都尉二十人，騎都尉六十人，殿中司馬二百人，員外司馬三百人。

永平元年十二月，尚書令高肇、尚書僕射清河王懌等奏置小學博士員三千人。

二年正月，尚書令高肇奏：都水臺請依舊二使者，參軍專謁者，并錄事、令史，亦隨事史立。詔曰：使者置二，可如所奏。其下屬司，唯須充事耳，亦何勞多也。參軍錄事並更置一，謁者加二，令史依舊。肇又奏：諸州諸議、記室、戶曹、刑獄、田曹、水曹、集曹、士曹、參軍，悉併省之。

四年七月，詔改宗子羽林爲宗士，其本秩付尚書計其資集，敘從七已下從八已上官。

正光元年七月，置左右衛將軍各二人。

十二月，罷諸州中正，郡縣定姓族，後復。

孝昌二年十月，詔宗士、庶子二官各增二百人，置望士隊四百人，取肺府之族有武藝者。

孝莊初，以尒朱榮有扶翼之功，拜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又拜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增佐吏。又以太尉上黨王天穆爲太宰，增佐吏。

永安二年，各詔復置司直十人，視五品，隸廷尉，覆治御史檢劾事。

普泰初，以尒朱世隆爲儀同三司，位次上公。又侍中、黄門、武衛將軍，並增置六人。

永安已後，遠近多事，置京畿大都督，復立州都督，俱總軍人。

天平四年夏，罷六州都督，悉隸京畿。其京畿大都督仍不改焉，立府置佐。

舊制，有大將軍不置太尉，有丞相不置司徒。自正光已後，天下多事，勳賢並軌，乃俱置之。

武定二年十一月，有司奏：齊獻武王勳高德重，禮絕羣辟，昔霍光陵邑亦置長丞。主陵令請置長一人，丞一人，錄事一人，戶曹史一人，禁備史一人，侍一人，皆降帝陵官品一等，其侍依舊。詔可。

七年三月，詔左右光祿大夫各置二人，金紫光祿大夫置四人，光祿大夫置四人，太中中散各置六人。五月，又詔以四中郎將，世宗永平中，權隸領軍，今還屬護軍。

自古天子立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則以字與諡，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姓則表其所由生，氏則記族所由出，其大略然也。至於或自所居，或以國號，或用官爵，或用事物，雖緣時不同，俱其義矣。魏氏本居朔壤，地遠俗殊，賜姓命氏，其事不一，亦如長勺、尾氏、終葵之屬也。初，安帝統國，諸部有九十九姓。至獻帝時，七分國人，使諸兄弟各攝領之，乃分其氏。自後兼并他國，各有本部，部中別族，爲內姓焉。年世稍久，互以改易，興衰存滅，間有之矣，今舉其可知者。

獻帝以兄爲紇骨氏，後改爲胡氏。

次兄爲普氏，後改爲周氏。

次兄爲拓拔氏，後改爲長孫氏。

弟爲達奚氏，後改爲奚氏。

次弟爲伊婁氏，後改爲伊氏。

次弟爲丘敦氏，後改爲丘氏。

次弟爲侯氏，後改爲亥氏。

七族之興，自此始也。

又命叔父之胤曰乙旃氏，後改爲叔孫氏。
又命疏屬曰車焜氏，後改爲車氏。
凡與帝室爲十姓，百世不通婚。太和以前，國之喪葬祠禮，非十族不得與也。高祖革之，各以職司從事。
神元皇帝時，餘部諸姓內入者。
丘穆陵氏，後改爲穆氏。
步六孤氏，後改爲陸氏。
賀賴氏，後改爲賀氏。
獨孤氏，後改爲劉氏。
賀樓氏，後改爲樓氏。
勿忸于氏，後改爲于氏。
是連氏，後改爲連氏。
僕闌氏，後改爲僕氏。
若干氏，後改爲苟氏。
拔列氏，後改爲梁氏。
撥略氏，後改爲略氏。
若口引氏，後改爲寇氏。
叱羅氏，後改爲羅氏。
普陋茹氏，後改爲茹氏。
賀葛氏，後改爲葛氏。
是賁氏，後改爲封氏。
阿伏于氏，後改爲阿氏。
可地延氏，後改爲延氏。
阿鹿桓氏，後改爲鹿氏。
他駱拔氏，後改爲駱氏。
薄奚氏，後改爲薄氏。

烏丸氏，後改爲桓氏。
素和氏，後改爲和氏。
吐谷渾氏，依舊吐谷渾氏。
胡古口引氏，後改爲侯氏。
賀若氏，依舊賀若氏。
谷渾氏，後改爲渾氏。
匹婁氏，後改爲婁氏。
俟力伐氏，後改爲鮑氏。
吐伏盧氏，後改爲盧氏。
牒云氏，後改爲云氏。
是云氏，後改爲是氏。
叱利氏，後改爲利氏。
副呂氏，後改爲副氏。
那氏，依舊那氏。
如羅氏，後改爲如氏。
乞扶氏，後改爲扶氏。
阿單氏，後改爲單氏。
俟幾氏，後改爲幾氏。
賀兒氏，後改爲兒氏。
吐奚氏，後改爲古氏。
出連氏，後改爲畢氏。
庾氏，依舊庾氏。
賀拔氏，後改爲何氏。
叱呂氏，後改爲呂氏。
莫那婁氏，後改爲莫氏。
奚斗盧氏，後改爲索盧氏。

莫蘆氏後改爲蘆氏
出大汗氏後改爲韓氏
沒路眞氏後改爲路氏
扈地于氏後改爲扈氏
莫輿氏後改爲輿氏
紇干氏後改爲干氏
俟伏斤氏後改爲伏氏
是樓氏後改爲高氏
尸突氏後改爲屈氏
沓盧氏後改爲沓氏
嗢石蘭氏後改爲石氏
解枇氏後改爲解氏
奇斤氏後改爲奇氏
須卜氏後改爲卜氏
丘林氏後改爲林氏
大莫干氏後改爲郃氏
尒綿氏後改爲綿氏
蓋樓氏後改爲蓋氏
素黎氏後改爲黎氏
渴單氏後改爲單氏
壹斗眷氏後改爲明氏
叱門氏後改爲門氏
宿六斤氏後改爲宿氏
馝邗氏後改爲邗氏
土難氏後改爲山氏
屋引氏後改爲房氏

樹洛于氏後改爲樹氏
乙弗氏後改爲乙氏
東方宇文慕容氏即宣帝時東部此二部最爲彊盛別自有傳
南方有茂眷氏後改爲茂氏
宥連氏後改爲雲氏
次南有紇豆陵氏後改爲竇氏
侯莫陳氏後改爲陳氏
庫狄氏後改爲狄氏
太洛稽氏後改爲稽氏
柯拔氏後改爲柯氏
西方尉遲氏後改爲尉氏
步鹿根氏後改爲步氏
破多羅氏後改爲潘氏
叱干氏後改爲薛氏
俟奴氏後改爲俟氏
輾遲氏後改爲展氏
費連氏後改爲費氏
其連氏後改爲綦氏
去斤氏後改爲艾氏
渴侯氏後改爲緱氏
叱盧氏後改爲祝氏
和稽氏後改爲緩氏
寃賴氏後改爲就氏
嗢盆氏後改爲溫氏
達勃氏後改爲褒氏
獨孤渾氏後改爲杜氏

凡此諸部其渠長皆自統眾而尉遲已下不及賀蘭諸部氏

北方賀蘭氏後改為賀氏

郁都甄氏後改為甄氏

紇奚氏後改為嵇氏

越勒氏後改為越氏

叱奴氏後改為狼氏

渴燭渾氏後改為味氏

庫褥官氏後改為庫氏

烏洛蘭氏後改為蘭氏

一那蔞氏後改為蔞氏

羽弗氏後改為羽氏

凡此四方諸部歲時朝貢登國初太祖散諸部落始同為編民

太和十九年詔曰代人諸胄先無姓族雖功賢之胤混然未分故官達者位極公卿其功衰之親任居猥任比欲制定姓族事多未就且宜甄擢隨時漸銓其穆陸賀劉樓于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勳著當世位盡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自此以外應班士流者尋續別敕原出朔土舊為部落大人而自皇始已來有三世官在給事已上及州刺史鎮大將及品登王公者為姓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來職官三世尚書已上及品登王公而中間不降官緒亦為姓諸部落大人之後而皇始已來官不及前列而有三世為中散監已上外為太守子都品登子男者為族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來三世有令已上外為副將子都太守品登侯已上者亦為族凡此姓族之支親與其身有緦麻服已內微有一二世官者雖不全充美例亦入姓族五世已外則各自計之不蒙宗人之蔭也雖緦麻而三世官不至姓班有族官則入族官無族官則不入姓族之例也凡此定姓族者皆具列由來直擬姓族以呈聞朕當決姓族之首末其此諸狀皆須問宗族列疑明同然後勾其舊籍審其官宦有實則奏不得輕信其言虛長僥僞不實者訴人皆加傳旨問而詐不以實之坐選官依職事答問不以實之條令司空公穆亮領軍將軍元儼中護軍廣陽王嘉尚書陸琇等詳定北人姓務令平均隨所了者三月一列簿帳送門下以聞於是升降區別矣

世宗世代人猶以姓族辭訟又使尚書于忠尚書元匡侍中穆紹尚書元長等量定之

魏書卷一百一十三

魏書卷一百一十三考證

第五品平漠將軍○漠各本訛作漢今改正

魏書卷一百一十三考證

魏書卷一百一十四

齊　魏　收　撰

志第二十

釋老十

大人有作司牧生民結繩以往書契所絕故靡得而知焉自羲軒已還至於三代其神言祕策蘊圖緯之文範世率民垂墳典之迹秦肆其毒滅於灰燼漢採遺籍復若丘山司馬遷區別異同有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之義劉歆著七略班固志藝文釋氏之學所未曾紀案漢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討匈奴至皋蘭過居延斬首大獲昆邪王殺休屠王將其衆五萬來降獲其金人帝以爲大神列於甘泉宮金人率長丈餘不祭祀但燒香禮拜而已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有浮屠之教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土聞之未之信了也後孝明帝夜夢金人頂有白光飛行殿庭乃訪羣臣傅毅始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屠遺範愔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明帝令畫工圖佛像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經緘於蘭臺石室愔之還也以白馬負經而至漢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關西摩騰法蘭咸卒於此寺浮屠正號曰佛陁佛陁與浮圖聲相近皆西方言其來轉爲二音華言譯之則謂淨覺言滅穢成明道爲聖悟凡其經旨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歷三世識神常不滅凡爲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麤鄙經無數形藻練神明乃致無生而得佛道其間階次心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藉微而爲著率在於積仁順蠲嗜慾習虛靜而成通照也故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謂之三歸若君子之三畏也又有五戒去殺盜婬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名爲異耳云奉持之則生天人勝處虧犯則墜鬼畜諸苦又善惡生處凡有六道焉諸服其道者則剃落鬚髮釋累辭家結師資遵律度相與和居治心修淨行乞以自給謂之沙門或曰桑門亦聲相近總謂之僧皆胡言也僧譯爲和命衆桑門爲息心比丘爲行乞俗人之信憑道法者男曰優婆塞女曰優婆夷其爲沙門者初修十誡曰沙彌而終於二百五十則具足成大僧婦入道者曰比丘尼其誡至於五百皆以五爲本隨事增數在於防心攝身正口心去貪忿癡身除殺淫盜口斷妄雜諸非正言總謂之十善道能具此謂之三業清淨凡人修行粗爲極云可以達惡善報漸階聖迹初階聖者有三種人其根業太差謂之三乘聲聞乘緣覺乘大乘取其可乘運以至道爲名此三人惡迹已盡但修心盪累濟物進德初根人爲小乘行四諦法中根人爲中乘受十二因緣上根人爲大乘則修六度雖階三乘而要由修進萬行拯度億流彌長遠乃可登佛境矣所謂佛者本號釋迦文者譯言能仁謂德充道備堪濟萬物也釋迦前有六佛釋迦繼六佛而成道處今賢劫文言將來有彌勒佛方繼釋迦而降世釋迦即天竺迦維衛國王之子天竺其總稱迦維別名也初釋迦於四月八日夜從母右脅而生既生姿相超異者三十二種天降嘉瑞以應之亦三十二其本起經說之備矣釋迦生時當周莊王九年春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見夜明是也至魏武定八年凡一千二百三十七年云釋迦年三十成佛導化羣生四十九載乃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以二月十五日而入般涅槃涅槃譯云滅度或言常樂我淨明無遷謝及諸苦累也諸佛法身有二種義一者真實二者權應真實身謂至極之體妙絕拘累不得以方處期不可以形量限有感斯應體常湛然權應身者謂和光六道同塵萬類生滅隨時修短應物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真體不遷但時無妙感故莫得常見耳明佛生非實生滅非實滅也佛既謝世香木焚尸靈骨分碎大小如粒擊之不壞焚亦不燋或有光明神驗胡言謂之舍利弟子收奉置之寶瓶竭香花致敬慕建宮宇謂爲塔塔亦胡言猶宗廟也故世稱塔廟於後百年有王阿育以神力分佛舍利於諸鬼神造八萬四千塔布於世界皆同日而就今洛陽彭城姑臧臨淄皆有阿育王寺蓋承其遺迹焉釋迦雖般涅槃而留影迹爪齒於天竺於今猶在中土來往並稱見之初釋迦所說教法既涅槃後有聲聞弟子大迦葉阿難等五百人撰集著錄阿難親承囑授多聞總持蓋能綜覈深致無所

漏失乃綴文字撰載三藏十二部經如九流之異統其大歸終以三乘爲本後數百年有羅漢菩薩相繼著論贊明經義以破外道摩訶衍大小阿毗曇中論十二門論百法論成實論等是也皆傍諸藏部大義假立外問而以內法釋之漢章帝時楚王英喜爲浮屠齋戒遣郎中令奉黃縑白紈三十匹詣國相以贖愆詔報曰楚王尙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因以班示諸國桓帝時襄楷言佛陁黃老道以諫欲令好生惡殺少嗜慾去奢泰尙無爲魏明帝曾欲壞宮西佛圖外國沙門乃金盤盛水置於殿前以佛舍利投之於水乃有五色光起於是帝歎曰自非靈異安得爾乎遂徙於道東爲作周閣百間佛圖故處鑿爲濛汜池種芙蓉於中後有天竺沙門曇柯迦羅入洛宣譯誡律中國誡律之始也自洛中構白馬寺盛飾佛圖畫迹甚妙爲四方式凡宮塔制度猶依天竺舊狀而重構之從一級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謂之浮圖或云佛圖晉世洛中佛圖有四十二所矣漢世沙門皆衣赤布後乃易以雜色晉元康中有胡沙門支恭明譯佛經維摩法華三本起等微言隱義未之能究後有沙門常山衞道安性聰敏日誦經萬餘言研求幽旨慨無師匠獨坐靜室十二年覃思構精神悟妙賾以前所出經多有舛駁乃正其乖謬石勒時有天竺沙門浮圖澄少於烏萇國就羅漢入道劉曜時到襄國後爲石勒所宗信號爲大和尙軍國規謨頗訪之所言多驗道安曾至鄴候澄澄見而異之澄卒後中國紛亂道安乃率門徒南遊新野欲令玄宗在所流布分遣弟子各趣諸方法汰詣揚州法和入蜀道安與慧遠之襄陽道安後入苻堅堅素欽德問既見宗以師禮時西域有胡沙門鳩摩羅什思通法門道安思與講釋每勸堅致羅什什亦承安令問謂之東方聖人或時遙拜致敬道安卒後二十餘載而羅什至長安恨不及安以爲深慨道安所正經義與羅什譯出符會如一初無乖舛於是法旨大著中原魏先建國於玄朔風俗淳一無爲以自守與西域殊絕莫能往來故浮圖之教未之得聞或聞而未信也及神元與魏晉通聘文帝又在洛陽昭成又至襄國乃備究南夏佛法之事太祖平中山經略燕趙所逕郡國佛寺見諸沙門道士皆致精敬禁軍旅無有所犯帝好黃老頗覽佛經但天下初定戎車屢動庶事草創未建圖宇招延僧衆也然時時旁求先是有沙門僧朗與其徒隱于泰山之琨瑞谷帝遣使致書以繒素旃罽鉢錫爲禮今猶號曰朗公谷焉天興元年下詔曰夫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濟益之功冥及存沒神蹤遺軌信可依憑其勅有司於京城建飾容範修整宮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歲始作五級佛圖耆闍崛山及須彌山殿加以繢飾別構講堂禪堂及沙門座莫不嚴具焉太宗踐位遵太祖之業亦好黃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圖像仍令沙門敷導民俗初皇始中趙郡有沙門法果誡行精至開演法籍太祖聞其名詔以禮徵赴京師後以爲道人統綰攝僧徒每與帝言多所愜允供施甚厚至太宗彌加崇敬永興中前後授以輔國宜城子忠信侯安成公之號皆固辭帝常親幸其居以門小狹不容輿輦更廣大之年八十餘泰常中卒未殯帝三臨其喪追贈老壽將軍趙胡靈公初法果每言太祖明叡好道即是當今如來沙門宜應盡禮遂常致拜謂人曰能鴻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禮佛耳法果四十始爲沙門有子曰猛詔令襲果所加爵帝後幸廣宗有沙門曇證年且百歲邀見於路奉致果物帝敬其年老志力不衰亦加以老壽將軍號是時鳩摩羅什爲姚興所敬於長安草堂寺集義學八百人重譯經本羅什聰辯有淵思達東西方言時沙門道彤僧略道恆道檦僧肇曇影等與羅什共相提挈發明幽致諸深大經論十有餘部更定章句辭義通明至今沙門共所祖習道彤等皆識學洽通僧肇尤爲其最羅什之撰譯僧肇常執筆定諸辭義注維摩經又著數論皆有妙旨學者宗之又沙門法顯慨律藏不具自長安遊天竺歷三十餘國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之十年乃於南海師子國隨商人汎舟東下晝夜昏迷將二百日乃至青州長廣郡不其勞山南下乃出海焉是歲神瑞二年也法顯所逕諸國傳記之今行於世其所得律通譯未能盡正至江南更與天竺禪師跋陀羅辯定之謂之僧祇律大備于前爲今沙門所持受先是有沙門法領從揚州入西域得華嚴經本定律後數年跋陀羅共沙門法業重加譯撰宣行於時世祖初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業每引高德沙門與共談論於四月八日輿諸佛像行於廣衢

帝親御門樓臨觀散花以致禮敬先是沮渠蒙遜在涼州亦好佛法有罽賓沙門曇摩讖習諸經論於姑臧與沙門智嵩等譯涅槃諸經十餘部又曉術數禁呪歷言他國安危多所中驗蒙遜每以國事諮之神䴥中帝命蒙遜送讖詣京師惜而不遣既而懼魏威責遂使人殺讖讖死之日謂門徒曰今時將有客來可早食以待之食訖而走使至時人謂之知命智嵩亦爽悟篤志經籍後乃以新出經論於涼土教授辯論幽旨著涅槃義記戒行峻整門人齊肅知涼州將有兵役與門徒數人欲往胡地道路饑饉絕糧積日弟子求得禽獸肉請嵩強食嵩以戒自誓遂餓死於酒泉之西山弟子積薪焚其屍骸骨灰燼唯舌獨全色狀不變時人以為誦說功報涼州自張軌後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舊式村塢相屬多有塔寺太延中涼州平徙其國人於京邑沙門佛事皆俱東象教彌增矣尋以沙門眾多詔罷年五十已下者世祖初平赫連昌得沙門惠始姓張家本清河聞羅什出新經遂詣長安見之觀習經典坐禪於白渠北晝則入城聽講夕則還處靜坐三輔有識多宗之劉裕滅姚泓留子義真鎮長安義真及寮佐皆敬重焉義真之去長安也赫連屈丐追敗之道俗少長咸見坑戮惠始身被白刃而體不傷眾大怪異言於屈丐屈丐大怒召惠始於前以所持寶劍擊之又不能害乃懼而謝罪統萬平惠始到京都多所訓導時人莫測其迹世祖甚重之每加禮敬始自習禪至於沒世稱五十餘年未嘗寢臥或時跣行雖履泥塵初不汙足色愈鮮白世號之曰白腳師太延中臨終於八角寺齋潔端坐僧徒滿側凝泊而絕停屍十餘日坐既不改容色如一舉世神異之遂瘞寺內至真君六年制城內不得留瘞乃葬於南郊之外始死十年矣開殯儼然初不傾壞送葬者六千餘人莫不感慟中書監高允為其傳頌其德迹惠始冢上立石精舍圖其形像經毀法時猶自全立世祖即位富於春秋既而銳志武功每以平定禍亂為先雖歸宗佛法敬重沙門而未存覽經教深求緣報之意及得寇謙之道帝以清淨無為有仙化之證遂信行其術時司徒崔浩博學多聞帝每訪以大事浩奉謙之道尤不信佛與帝言數加非毀常謂虛誕為世費害帝以其辯博頗信之會蓋吳反杏城關中騷動帝乃西伐至於長安先是長安沙門種麥寺內御騶牧馬於麥中帝入觀馬沙門飲從官酒從官入其便室見大有弓矢矛楯出以奏聞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當與蓋吳通謀規害人耳命有司案誅一寺閱其財產大得釀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蓋以萬計又為屈室與貴室女私行淫亂帝既忿沙門非法浩時從行因進其說詔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勑留臺下四方令一依長安行事又詔曰彼沙門者假西戎虛誕妄生妖孽非所以一齊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自王公已下有私養沙門者皆送官曹不得隱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沙門身死容止者誅一門時恭宗為太子監國素敬佛道頻上表陳刑殺沙門之濫又非圖像之罪今罷其道杜諸寺門世不修奉土木丹青自然毀滅如是再三不許乃下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偽妄假睡夢事胡妖鬼以亂天常自古九州之中無此也夸誕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闇君亂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鬼道熾盛視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以來代經亂禍天罰亟行生民死盡五服之內鞠為丘墟千里蕭條不見人迹皆由於此朕承天緒屬當窮運之敝欲除偽定真復羲農之治其一切盪除胡神滅其蹤迹庶無謝於風氏矣自今以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雖言胡神問今胡人共云無有皆是前世漢人無賴子弟劉元真呂伯彊之徒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實至使王法廢而不行蓋大姦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偽物有司宣告征鎮諸軍刺史諸有佛圖形像及胡經盡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是歲真君七年三月也恭宗言雖不用然猶緩宣詔書遠近皆豫聞知得各為計四方沙門多亡匿獲免在京邑者亦蒙全濟金銀寶像及諸經論大得祕藏而土木宮塔聲教所及莫不畢毀矣始謙之與浩同從車駕苦與浩諍浩不肯謂浩曰卿今促年受戮滅門戶矣後四年浩誅備五刑時年七十浩既誅死帝頗悔之業已行難中修復恭宗潛欲興之未敢言世佛淪廢終帝世積七八年然禁稍寬弛篤信之家得密奉事沙門專至者猶竊法服誦習焉唯不得顯行於京都矣先是沙門曇曜有操尚又為恭宗所知禮佛法之滅沙門多以餘能自效還俗求見曜誓欲

守死恭宗親加勸諭至於再三不得已乃止密持法服器物不暫離身聞者歎重之高宗踐極下詔曰夫為帝王者必祗奉明靈顯彰仁道其能惠著生民濟益羣品者雖在古昔猶序其風烈是以春秋嘉崇明之禮祭典載功施之族況釋迦如來功濟大千惠流塵境等生死者歎其達觀覽文義者貴其妙明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羣邪開演正覺故前代已來莫不崇尚亦我國家常所尊事也世祖太武皇帝開廣邊荒德澤遐及沙門道士善行純誠惠始之倫無遠不至風義相感往往如林夫山海之深怪物多有姦淫之徒得容假託講寺之中致有兇黨是以先朝因其瑕釁戮其有罪有司失旨一切禁斷景穆皇帝每為慨然值軍國多事未遑修復朕承洪緒君臨萬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今制諸州郡縣於衆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任其財用不制會限其好樂道法欲為沙門不問長幼出於良家性行素篤無諸嫌穢鄉里所明者聽其出家率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其郡遙遠臺者十人各當局分皆足以化惡就善播揚道教也天下承風朝不及夕任時所毀圖寺仍還修矣佛像經論皆復得顯京師沙門師賢本罽賓國王種人少入道東遊涼城涼平赴京罷佛法時師賢假為醫術還俗而守道不改於修復日即反沙門其同輩五人帝乃親為下髮師賢仍為道人統是年詔有司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顏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體上下黑子論者以為純誠所感興光元年秋敕有司於五級大寺內為太祖已下五帝鑄釋迦立像五各長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萬五千斤太安初有師子國胡沙門邪奢遺多浮陁難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都皆云備歷西域諸國見佛影迹及肉髻外國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寫其容莫能及難提所造者去十餘步視之炳然轉近轉微又沙勒胡沙門赴京師致佛鉢并畫像迹和平初師賢卒曇曜代之更名沙門統初曇曜以復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見于路御馬前銜曜衣時以為馬識善人帝後奉以師禮曇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鐫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彫飾奇偉冠於一世曇曜奏平齊戶及諸民有能歲輸穀六十斛入僧曹者即為僧祇戶粟為僧祇粟至於儉歲賑給飢民又請民犯重罪及官奴以為佛圖戶以供諸寺掃灑歲兼營田輸粟高宗並許之於是僧祇戶粟及寺戶徧於州鎮矣曇曜又與天竺沙門常那邪舍等譯出新經十四部又有沙門道進僧超法存等並有名於時演唱諸異顯祖即位敦信尤深覽諸經論好老莊每引諸沙門及能談玄之士與論理要初高宗太安末劉駿於丹陽中興寺設齋有一沙門容止獨秀舉衆往目皆莫識焉沙門惠璩起問之答名惠明又問所住答云從天安寺來語訖忽然不見駿君臣以為靈感改中興為天安寺是後七年而帝踐祚號天安元年是年劉彧徐州刺史薛安都始以城地來降明年盡有淮北之地其歲高祖誕載於時起永寧寺構七級佛圖高三百餘尺基架博敞為天下第一又於天宮寺造釋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皇興中又構三級石佛圖榱棟楣楹上下重結大小皆石高十丈鎮固巧密為京華壯觀高祖踐位顯祖移御北苑崇光宮覽習玄籍建鹿野佛圖於苑中之西山去崇光右十里巖房禪堂禪僧居其中焉延興二年夏四月詔曰比丘不在寺舍遊涉村落交通姦猾經歷年歲令民間五五相保不得容止無籍之僧精加隱括有者送付州鎮其在畿郡送付本曹若為三寶巡民教化者在外齎州鎮維那文移在臺者齎都維那等印牒然後聽行違者加罪又詔曰內外之人興建福業造立圖寺高敞顯博亦足以輝隆至教矣然無知之徒各相高尚貧富相競費竭財產務存高廣傷殺昆蟲含生之類苟能精致累土聚沙福鍾不朽欲建為福之因未知傷生之業朕為民父母慈養是務自今一切斷之又詔曰夫信誠則應遠行篤則感深歷觀先世靈瑞乃有禽獸易色草木移性濟州東平郡靈像發輝變成金銅之色殊常之事絕於往古熙隆妙法理在當今有司與沙門統曇曜令州送像達都使道俗咸覩實相之容普告天下皆使聞知三年十二月顯祖因田鷹獲鴛鴦一其偶悲鳴上下不去帝乃惕然問左右曰此飛鳴者為雌為雄左右對曰臣以為雌帝曰何以知對曰陽性剛陰性柔以剛柔推之必是雌矣帝乃慨然而歎曰雖人鳥事別至於資識性情竟何異哉於是下詔禁斷鷙鳥不得畜焉承明元年八月高祖於永寧寺設太法供度良家男女為僧尼者百有餘人帝為剃髮施以僧服令修道戒資福

於顯祖是月又詔起建明寺太和元年二月幸永寧寺設齋赦死罪囚三月又幸永寧寺設會行道聽講命中祕二省與僧徒討論佛義施僧衣服寶器有差又於方山太祖營壘之處建思遠寺自正光至此京城內寺新舊且百所僧尼二千餘人四方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萬七千二百五十八人四年春詔以鷹師爲報德寺九年秋有司奏上谷郡比丘尼惠香在北山松樹下死屍形不壞爾來三年士女觀者有千百於時人皆異之十年冬有司又奏前被勅以勒籍之初愚民僥倖假稱入道以避輸課其無籍僧尼罷遣還俗重被旨所檢僧尼寺主維那當寺隱審其有道行精勤者聽仍在道爲行凡麤者有籍無籍悉罷歸齊民今依旨簡遣其諸州還俗者僧尼合一千三百二十七人奏可十六年詔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聽大州度一百人爲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以爲常準著於令十七年詔立僧制四十七條十九年四月帝幸徐州白塔寺顧謂諸王及侍官曰此寺近有名僧嵩法師受成實論於羅什在此流通後授淵法師淵法師授登紀二法師朕每翫成實論可以釋人深情故至此寺焉時沙門道登雅有義業爲高祖眷賞恒侍講論曾於禁內與帝夜談同見一鬼二十年卒高祖甚悼惜之詔施帛一千匹又設一切僧齋并命京城七日行道又詔朕師登法師奄至徂背痛怛摧慟不能已已比藥治慎喪未容即赴便準師義哭諸門外續素之又有西域沙門名跋陀有道業深爲高祖所敬信詔於少室山陰立少林寺而居之公給衣供二十一年五月詔曰羅什法師可謂神出五才志入四行者也今常住寺猶有遺地欽悅脩蹤情深遐遠可於舊堂所爲建三級浮圖又見逼昏虐爲道殄軀既暫同俗禮應有子胤可推訪以聞當加敘接先是立監福曹又改爲昭玄備有官屬以斷僧務高祖時沙門道順惠覺僧意惠紀僧範道弁惠度智誕僧顯僧義僧利並以義行知重世宗即位永平元年秋詔曰緇素既殊法律亦異故道教彰於互顯禁勸各有所宜自今已後衆僧犯殺人已上罪者仍依俗斷餘犯悉付昭玄以內律僧制治之二年冬沙門統惠深上言僧尼浩曠清濁混流不遵禁典精麤莫別輒與經律法師羣議立制諸州鎮郡維那上坐寺主各令戒律自修咸依內禁若不解律者退

其本次又出家之人不應犯法積入不淨物然經律所制通塞有方依律車牛淨人不淨之物不得爲己私畜唯有老病年六十以上者限聽一乘又比來僧尼或因三寶出貸私財緣州外又出家捨著本無凶儀不應廢道從俗其父母三師遠聞凶問聽哭三日若在見前限以七日或有不安寺舍遊止民間亂道生過皆由此等若有犯者脫服還民其有造寺者限僧五十以上啓聞聽造若有輒營置者處以違勅之罪其僧寺僧衆擯出外州僧尼之法不得爲俗人所用若有犯者還配本屬其外國僧尼來歸化者求精檢有德行合三藏者聽住若無德行遣還本國若其不去依此僧制治罪詔從之先是於恒農荊山造珉玉丈六像一三年冬迎置於洛濱之報德寺世宗躬觀致敬四年夏詔曰僧祇之粟本期濟施儉年出貸豐則收入山林僧尼隨以給施民有窘敝亦即賑之但主司冒利規取贏息及其徵責不計水旱或償利過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貧下莫知紀極細民嗟毒歲月滋深非所以矜此窮乏宗尚慈拯之本意也自今已後不得傳委維那都尉可令刺史共加監括尚書檢諸有僧祇穀之處州別列其元數出入贏息賑給多少并貸償歲月見在未收上臺錄記若收利過本及翻改初券依律免之勿復徵責或有私債轉施償僧即以丐民不聽收檢後有出貸先盡貧窮徵債之科一準舊格富有之家不聽輒貸脫仍冒濫依法治罪又尚書令高肇奏言謹案故沙門統曇曜昔於承明元年奏涼州軍戶趙苟子等二百家爲僧祇戶立課積粟擬濟饑年不限道俗皆以拯施又依內律僧祇戶不得別屬一寺而都維那僧暹僧頻等進違成旨退乖內法肆意任情奏求逼召致使吁嗟之怨盈於行道棄子傷生自縊溺死五十餘人豈是仰贊聖明慈育之意深失陛下歸依之心遂令此等行號巷哭叫訴無所至乃白羽貫耳列訟宮闕悠悠之人尚爲哀痛況慈悲之士而可安之請聽苟子等還鄉課輸儉乏之年周給貧寡若有不虞以擬邊捍其暹等違旨背律謬奏之愆請付昭玄依僧律推處詔曰暹等特可原之餘如奏世宗篤好佛理每年常於禁中親講經論廣集名僧標明義旨沙門條錄爲內起居焉上既崇之下彌企尚至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等積有一萬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侶逾衆熙平元年

詔遣沙門惠生使西域採諸經律正光三年冬還京師所得經論一百七十部
行於世二年春靈太后令曰年常度僧依限大州應百人者州郡於前十日解
送三百人其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州統維那與官及精練簡取充數若無
精行不得濫採若取非人刺史爲首以違旨論太守縣令綱寮節級連坐統及
維那移五百里外異州爲僧自今奴婢悉不聽出家諸王及親貴亦不得輒啓
請有犯者以違旨論其僧尼輒度他人奴婢者亦移五百里外爲僧僧尼多養
親識及他人奴婢子年大私度爲弟子自今斷之有犯還俗被養者歸本等寺
主聽容一人出寺五百里二人千里私度之僧皆由三長罪不及己容多隱濫
自今有一人私度皆以違旨論鄰長爲首里黨各相降一等縣滿十五人郡滿
三十人州鎮滿三十人免官寮吏節級連坐私度之身配當州下役時法禁寬
褫不能改肅也景明初世宗詔大長秋卿白整準代京靈巖寺石窟於洛南伊
闕山爲高祖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頂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
始二年中始出斬山二十三丈至大長秋卿王質謂斬山太高費功難就奏求
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中尹劉騰奏爲世宗復造石
窟一凡爲三所從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已前用功八十萬二千三百六
十六肅宗熙平中於城內太社西起永寧寺靈太后親率百寮表基立刹佛圖
九層高四十餘丈其諸費用不可勝計景明寺佛圖亦其亞也至於官私寺塔
其數甚衆神龜元年冬司空公尚書令任城王澄奏曰仰惟高祖定鼎嵩瀍卜
世悠遠慮括終始制洽天人造物開符垂之萬葉故都城制云城內唯擬一永
寧寺地郭內唯擬尼寺一所餘悉城郭之外欲令永遵此制無敢踰矩逮景明
之初微有犯禁故世宗仰修先志爰發明旨城內不造立浮圖僧尼寺舍亦欲
絕其希覬文武二帝豈不愛尚佛法蓋以道俗殊歸理無相亂故也但俗眩虛
聲僧貪厚潤雖有顯禁猶自冒營至正始三年沙門統惠深有違景明之禁便
云營就之寺不忍移毀求自今已後更不聽立先旨含寬抑典從請前班之詔
仍卷不行後來私謁彌以奔競永平二年深等復立條制啓云自今已後欲造
寺者限僧五十已上聞徹聽造若有輒營置者依俗違勅之罪其寺僧衆擯出

外州還來十年私營轉盛罪擯之事寂爾無聞豈非朝格雖明恃福共毀僧制
徒立顧利莫從者也不俗不道務爲損法人而無厭其可極乎夫學迹沖妙非
浮識所辯玄門曠寂豈短辭能究然淨居塵外道家所先功緣冥深匪尚華遁
苟能誠信童子聚沙可邁於道場純陁儉設足薦於雙樹何必縱其盜竊資營
寺觀此乃民之多幸非國之福也然比日私造動盈百數或乘請公地輒樹私
福或啓得造寺限外廣制如此欺罔非可稍計臣以才劣誠忝工務奉遵成規
裁量是總所以披尋舊旨研究圖格輒遣府司馬陸昶屬崔孝芬都城之中及
郭邑之內檢括寺舍數乘五百空地表刹未立塔宇不在其數民不畏法乃至
於斯自遷都已來年踰二紀寺奪民居三分且一高祖立制非徒欲使緇素殊
途抑亦防微深慮世宗述之亦不錮禁營福當在杜塞未萌今之僧寺無處不
有或比滿城邑之中或連溢屠沽之肆或三五少僧共爲一寺梵唱屠音連檐
接響像塔纏於腥臊性靈沒於嗜慾真僞混居往來紛雜下司因習而莫非僧
曹對制而不問其於汙染真行塵穢練僧薰蕕同器不亦甚歟往在北代有法
秀之謀近日冀州遭大乘之變皆初假神教以惑衆心終設奸誑用逞私悖太
和之制因法秀而杜遠景明之禁慮大乘之將亂始知祖宗叡聖防遏處深履
霜堅冰不可不慎昔如來闡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戀著城邑豈湫隘是經行
所宜浮諠必栖禪之宅當由利引其心莫能自止處者既失其真造者或損其
福乃釋氏之糟糠法中之社鼠內戒所不容王典所應棄矣非但京邑如此天
下州鎮僧寺亦然侵奪細民廣占田宅有傷慈矜用長嗟苦且人心不同善惡
亦異或有栖心真趣道業清遠者或外假法服內懷悖德者如此之徒宜辯涇
渭若雷同一貫何以勸善然覩法贊善凡人所知矯俗避嫌物情同趣臣獨何
爲孤議獨發誠以國典一廢追理至難法網暫失條綱將亂是以冒陳愚見兩
願其益臣聞設令在於必行立罰貴能肅物令而不行不如無令罰不能肅孰
與亡罰頃明詔屢下而造者更滋嚴限驟施而違犯不息者豈不以假福託善
幸罪不加人殉其私吏難苟劾前制無追往之事後旨開自今之恕悠悠世情
遂忽成法今宜加以嚴科特設重禁糾其來違懲其往失脫不峻檢方垂容僧

愁今旨雖明復如往日又旨令所斷標榜禮拜之處悉聽不禁愚以爲樹榜無常禮處難驗欲云有造立榜證公須營之辭指言嘗禮如此則徒有禁名實通造路且徒御已後斷詔四行而私造之徒不懼制旨豈是百官有司怠於奉法將由綱漏禁寬容託有他故耳如臣愚意都城之中雖有標榜營造麤功事可改立者請依先制在於郭外任擇所便其地若買得券證分明者聽其轉之若官地盜作即令還官若靈像既成不可移撤請依今敕如舊不禁悉令坊內行止不聽毀坊開門以妨里內通巷若被旨者不在斷限郭內準此商量其廟像嚴立而逼近屠沽請斷旁屠殺以潔靈居雖有僧數而事在可移者令就閑敞以避隘陋如今年正月赦後造者求依僧制案法科治若僧不滿五十者共相通容小就大寺必令充限其地賣還一如上式自今外州若欲造寺僧滿五十已上先令本州表列昭玄量審奏聽乃立若有違犯悉依前科州郡已下容而不禁罪同違旨庶仰遵先皇不朽之業俯奉今旨慈悲之令則繩墨可全聖道不墜矣奏可未幾天下喪亂加以河陰之酷朝士死者其家多捨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爲寺矣前日禁令不復行焉元象元年秋詔曰梵境幽玄義歸清曠伽藍淨土理絕囂塵前朝城內先有禁斷自聿來遷鄴率由舊章而百辟士民屆都之始城外新城並皆給宅舊城中暫時普借更擬後須非爲永久如聞諸人多以二處得地或捨舊城所借之宅擅立爲寺知非己有假此一名終恐因習滋甚有虧恆式宜付有司精加隱括且城中舊寺及宅並有定帳其新立之徒悉從毀廢冬又詔天下牧守令長悉不聽造寺若有違者不問財之所出并計所營功庸悉以枉法論興和二年春詔以鄴城舊宮爲天平寺世宗以來至武定末沙門知名者有惠猛惠辨惠深僧暹道欽僧獻道晞僧深惠光惠顯法榮道長並見重於當世自魏有天下至於禪讓佛經流通大集中國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已後天下多虞工役尤甚於是所在編民相與入道假慕沙門實避調役猥濫之極自中國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計之僧尼大衆二百萬矣其寺三萬有餘流弊不歸一至於此識者所以歎息也道家之原出於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資萬類上處玉京爲神王

之宗下在紫微爲飛仙之主千變萬化有德不德隨感應物厥迹無常授軒轅於峨嵋教帝嚳於牧德大禹聞長生之訣尹喜受道德之旨至於丹書紫字昇玄飛步之經玉石金光妙有靈洞之說如此之人不可勝紀其爲教也咸蠲去邪累澡雪心神積行樹功累德增善乃至白日昇天長生世上所以秦皇漢武甘心不息靈帝置華蓋於濯龍設壇場而爲禮及張陵受道於鵠鳴因傳天官章本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大行齋祠跪拜各成法道有三元九府百二十官一切諸神咸所統攝又稱劫數頗類佛經其延康龍漢赤明開皇之屬皆其名也及其劫終稱天地俱壞其書多有禁祕非其徒也不得輒觀至於化金銷玉行符敕水奇方妙術萬等千條上云羽化飛天次稱消災滅禍故好異者往往而尊事之初文帝入賓於晉從者務勿塵姿神奇偉登仙於伊闕之山寺識者咸云魏祚之將大太祖好老子之言誦詠不倦天興中儀曹郎董謐因獻服食仙經數十篇於是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煑煉百藥封西山以供其薪蒸令死罪者試服之非其本心多死無驗太祖猶將修焉太醫周澹苦其煎採之役欲廢其事乃陰令妻貨仙人博士張曜妾得曜隱罪曜懼死因請辟穀太祖許之給曜資用爲造淨堂於苑中給洒掃民二家而鍊藥之官仍爲不息久之太祖意少懈乃止世祖時道士寇謙之字輔真南雍州刺史讚之弟自云寇恂之十三世孫早好仙道有絕俗之心少修張魯之術服食餌藥歷年無效幽誠上達有仙人成公興不知何許人至謙之從母家傭賃謙之常覲其姨見興形貌甚彊力作不倦請回賃興代己使役乃將還令其開舍南辣田謙之樹下坐算興懇一發致勤時來看算謙之謂曰汝但力作何爲看此二三日後復來看之如此不已後謙之算七曜有所不了惘然自失興謂謙之曰先生何爲不懌謙之曰我學算累年而近算周髀不合以此自愧且非汝所知何勞問也興曰先生試隨興語布之俄然便決謙之歎伏不測興之淺深請師事之興固辭不肯但求爲謙之弟子未幾謂謙之曰先生有意學道豈能與興隱遁謙之欣然從之興乃令謙之潔齋三日共入華山令謙之居一石室自出採藥還與謙之食藥不復飢乃將謙之入嵩山有三重石室令謙之住第二重歷年興謂謙之曰興

出後當有人將藥來得但食之莫爲疑怪尋有人將藥而至皆是毒蟲臭惡之物謙之大懼出走與還問狀謙之具對與歎息曰先生未便得仙政可爲帝王師耳與事謙之七年而謂之曰與不得久留明日中應去與亡後先生幸爲沐浴自當有人見迎與乃入第三重石室而卒謙之躬自沐浴明日中有叩石室者謙之出視見兩童子一持法服一持鉢及錫杖謙之引入至與尸所與欻然而起著衣持鉢執杖而去先是有京兆灞城人王胡兒其叔父亡頗有靈異曾將胡兒至嵩高別嶺同行觀望見金室玉堂有一館尤珍麗空而無人題曰成公興之館胡兒怪而問之其叔父曰此是仙人成公興館坐失火燒七間屋被謫爲寇謙之作弟子七年始知謙之精誠遠通興乃仙者謫滿而去謙之守志嵩岳精專不懈以神瑞二年十月乙卯忽遇大神乘雲駕龍導從百靈仙人玉女左右侍衛集止山頂稱太上老君謂謙之曰往辛亥年嵩岳鎮靈集仙宮主表天曹稱自天師張陵去世已來地上曠誠修善之人無所師授嵩岳道士上谷寇謙之立身直理行合自然才任軌範首處師位吾故來觀汝授汝天師之位賜汝雲中音誦新科之誡二十卷號曰並進言吾此經誡自天地開闢以來不傳於世今運數應出汝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張僞法租米錢稅及男女合氣之術大道清虛豈有斯事專以禮度爲首而加之以服食閉練使王九疑人長客之等十二人授謙之服氣導引口訣之法遂得辟穀氣盛體輕顏色殊麗弟子十餘人皆得其術泰常八年十月戊戌有牧土上師李譜文來臨嵩岳云老君之玄孫昔居代郡桑乾以漢武之世得道爲牧土宮主領治三十六土人鬼之政地方十八萬里有奇蓋歷術一章之數也其中爲方萬里者有三百六十萬遣弟子宣教云嵩岳所統廣漢平土方萬里以授謙之作誥曰吾處天宮敷演真法處汝道年二十二歲除十年爲竟蒙其餘十二年教化雖無大功且有百授之勞今賜汝遷入內宮太真太寶九州真師治鬼師治民師繼天師四錄修勤不懈依勞復遷賜汝天中三真太文錄劾召百神以授弟子文錄有五等一曰陰陽太官二曰正府真官三曰正房真官四曰宿宮散官五曰並進錄主壇位禮拜衣冠儀式各有差品凡六十餘卷號曰錄圖真經付汝奉持輔佐北方泰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能興造克就則起真仙矣又地上生民末劫垂及其中行教甚難但令男女立壇宇朝夕禮拜若家有嚴君功及上世其中能修身練藥學長生之術即爲真君種民藥別授方銷練金丹雲英八石玉漿之法皆有決要上師李君手筆有數篇其餘皆正真書曹趙道覆所書古文鳥迹篆隸雜體辭義約辯婉而成章大自與世禮相準擇賢推德信者爲先勤者次之又言二儀之間有三十六天中有三十宮宮有一主最高者無極至尊次曰大至真尊次天覆地載陰陽真尊次洪正真尊姓趙名道隱以殷時得道牧土之師也牧土之來赤松王喬之倫及韓終張安世劉根張陵近世仙者並爲翼從牧土命謙之爲子與羣仙結爲徒友幽冥之事世所不了謙之具問一一告焉經云佛者昔於西胡得道在四十二天爲延真宮主勇猛苦教故其弟子皆髡形染衣斷絕人道諸天衣服悉然始光初奉其書而獻之世祖乃令謙之止於張曜之所供其食物時朝野聞之若存若亡未全信也崔浩獨異其言因師事之受其法術於是上疏贊明其事曰臣聞聖王受命則有天應而河圖洛書皆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昔漢高雖復英聖四皓猶或恥之不爲屈節今清德隱仙不召自至斯誠陛下侔蹤軒黃應天之符也豈可以世俗常談而忽上靈之命臣竊懼之世祖欣然乃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岳迎致其餘弟子在山中者於是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布天下道業大行浩事天師禮拜甚謹人或譏之浩聞之曰昔張釋之爲王生結襪吾雖才非賢哲今奉天師足以不愧於古人矣及嵩高道士四十餘人至遂起天師道場於京城之東南重壇五層遵其新經之制給道士百二十人衣食齊肅祈請六時禮拜月設廚會數千人世祖將討赫連昌太尉長孫嵩難之世祖乃問幽徵於謙之謙之對曰必克陛下神武應期天經下治當以兵定九州後文先武以成太平真君真君三年謙之奏曰今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靜輪天宮之法開古以來未之有也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世祖從之於是親至道壇受符錄備法駕旗幟盡青以從道家之色也自後諸帝每即位皆如之恭宗見謙之奏造靜輪宮必令其高不聞雞鳴狗吠之聲欲上與天神交

接功役萬計。經年不成。乃言於世祖曰。人天道殊。卑高定分。今謙之欲要以無成之期。說以不然之事。財力費損。百姓疲勞。無乃不可乎。必如其言。未若因東山萬仞之上。為功差易。世祖深然恭宗之言。但以崔浩贊成。難違其意。沉吟者久之。乃曰。吾亦知其無成。事既爾。何惜五三百功。九年。謙之卒。葬以道士之禮。先於未亡。謂諸弟子曰。及謙之在。汝曹可求遷錄。吾去之後。天宮真難就。復遇設會之日。更布二席於上師坐前。弟子問其故。謙之曰。仙官來。是夜卒。前一日。忽言吾氣息不接。腹中大痛。而行止如常。至明旦便終。須臾口中氣狀若煙雲。上出窗中。至天半乃消。屍體引長。弟子量之。八尺三寸。三日已後稍縮。至斂量之長六寸。於是諸弟子以為尸解變化而去。不死也。時有京兆人韋文秀。隱於嵩高。徵詣京師。世祖曾問方士金丹事。多曰可成。文秀對曰。神道幽昧。變化難測。可以闇遇。難以豫期。臣昔者受教於先師。曾聞其事。未之為也。世祖以文秀關右豪族。風操溫雅。言對有方。遣與尚書崔頤詣王屋山合丹。竟不能就。時方士至者。前後數人。河東祁纖。好相人。世祖賢之。拜纖上大夫。潁陽絳略。聞喜吳劭。道引養氣。積年百餘歲。神氣不衰。恆農閻平仙。博覽百家之言。然不能達其意。辭占應對。義旨可聽。世祖欲授之官。終辭不受。扶風魯祈。遭赫連屈孑暴虐。避地寒山。教授弟子數百人。好方術。少嗜欲。河東羅崇之。常餌松脂。不食五穀。自稱受道於中條山。世祖令崇還鄉里。立壇祈請。崇云條山有穴。與崑崙蓬萊相屬。入穴中得見仙人。與之往來。詔令河東郡給所須。崇入穴行百餘步遂窮。後召至。有司以崇誣罔不道。奏治之。世祖曰。崇修道之人。豈至欺妄以詐於世。或傳聞不審。而至於此。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治之。是傷朕待賢之意。遂赦之。又有東萊人王道翼。少有絕俗之志。隱韓信山四十餘年。斷粟食麥。通達經章。書符錄。常隱居深山。不交世務。年六十餘。顯祖聞而召焉。青州刺史韓頹遣使就山徵之。翼乃赴都。顯祖以其仍守本操。遂令僧曹給衣食。以終其身。太和十五年秋。詔曰。夫至道無形。虛寂為主。自有漢以後。置立壇祠。先朝以其至順可歸。用立寺宇。昔京城之內。居舍尚希。今者里宅櫛比。人神猥湊。非所以祇崇至法。清敬神道。可移於都南桑乾之陰。岳山之陽。永置其所。給戶五十。以供齋祀之用。仍名為崇虛寺。可召諸州隱士。員滿九十人。遷洛移鄴。踵如故事。其道壇在南郊。方二百步。以正月七日。七月七日。十月十五日。壇主道士高人一百六人。以行拜祠之禮。諸道士罕能精至。又無才術可高。武定六年。有司執奏罷之。其有道術。如河東張遠遊。河間趙靜通等。齊文襄王別置館京師。而禮接焉。

魏書卷一百一十四

魏書卷一百一十四考證

皆以闕爲本〇闕一本作五戒.

其中能修身練藥〇練監本訛作緯.今改正.

魏書卷一百一十四考證

前上十志啓

臣收等啓昔子長命世偉才孟堅冠時特秀憲章前喆裁勒墳史紀傳之間申以書志緒言餘述可得而聞叔皮刪緝後劉紹統創撰季漢十志實範遷固表蓋闕焉曹氏一代之籍了無具體典午終世之筆罕云周洽假復事播四夷盜聽閒有小道俗言要奇好異考之雅舊咸乖實錄自永嘉喪圮中原淪然偏僞小書殆無可取魏有天下跨躡前載順末克讓善始令終陛下極聖窮神奉天屈己顧眄百王指掌萬世深存有魏撫運之業永念神州人倫之緒臣等肅奉明詔刊著魏籍編紀次傳備聞天旨竊謂志之爲用綱羅遺逸載紀不可附傳非宜理切必在甄明事重尤應標著搜獵上下總括代終置之衆篇之後一統天人之迹偏心末識輒在於此是以晚始撰錄彌歷炎涼採舊增新今乃斷筆時移世易理不刻船毅閣含毫論敘殊致河溝往時之切釋老當今之重藝文前志可尋官氏魏代之急去彼取此敢率愚心謹成十志二十卷請續於傳末并前例目合一百三十一卷臣等妨官秉筆迄無可採塵黷旒扆冒深冰谷謹啓

十一月持節都督梁州諸軍事驃騎將軍梁州刺史前著作郎富平縣開國子臣魏收啓

平南將軍司空司馬修史臣辛元植

冠軍將軍國子博士修史臣刁柔

陵江將軍尚書左主客郎中修史臣高孝幹

前西河太守修史臣綦毋懷文

編修臣孫人龍謹言魏書一百三十卷國子監舊板歷久漫漶奉
勅校刊臣謹與同事臣陳浩臣齊召南等各就聞見共錄爲考證如干條魏收書號穢史宋以前亡逸不完者三十餘卷後之人取北史等書以補之今明所刻二十一史中此書又最爲冗微宋劉恕明馮夢禎等論之綦詳今欲摘謬辨譌不留遺憾此實難矣惟參校各本悉心稽覈信則傳信疑則傳疑云爾臣人龍謹識

原任詹事臣陳浩　編修臣孫人龍　中允臣齊召南　拔貢生臣羅楠奉
勅恭校刊